

901292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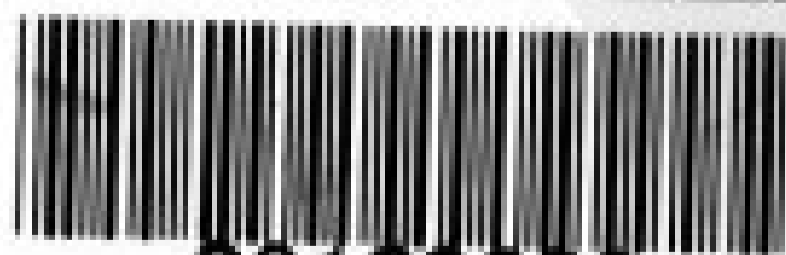
唐五代

笔记小说

大观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社编

下



90129288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校点者(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如明 阳美生 李宗为
李学颖 林艾园 萧逸
曹中孚 曹光甫 穆公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
(全二册)

本社 编

丁如明 李宗为 李学颖等校点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兵部书店 上海发行所发行

商务印书馆 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62.875 插页 10 字数 1,355,000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5325-2675-5
I·1366 定价:86.80 元

出版说明

“笔记小说”是泛指一切用文言写的志怪、传奇、杂录、琐闻、传记、随笔之类的著作，内容广泛驳杂，举凡天文地理、朝章国典、草木虫鱼、风俗民情、学术考证、鬼怪神仙、艳情传奇、笑话奇谈、逸事琐闻等等，宇宙之大，芥子之微，琳琅满目，真是万象包罗。文笔有的简洁朴实，有的情文相生、美丽动人，常为一般读者所喜爱。它是一座非常丰富、值得珍视的宝库，有着后人取之不尽的无价宝藏。治史者可以利用它增补辩证“正史”的阙失，治文者可以从中考察某一时代的文坛风气、文学作品的源流嬗变，治专门史者可以从中间掘资料，文艺创作者可以从中间寻找素材，可以说是各尽其能，各取所需。

据粗略的估计，中国的笔记小说，截止清末，大约不下于 3000 种。这是一笔巨大的文化遗产，对于一般读者来说要全部读遍，是难以做到的。为此，有必

要对它进行一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工作。原上海进步书局出版的《笔记小说大观》走出了第一步。该丛书收书 220 种，多系名家名篇，当时被认为是一部方便实惠、社会反响较好的丛书。但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内容不免芜杂，体例不够统一，并夹杂了一些伪书，还有内容重复的情况。最突出的问题是，书未经很好的整理、标点、校勘，有些书有断句，有些则无，断句与文字均有错误，不便读者。解放后，我社及其他一些出版社也相继出版了一些笔记小说，出书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出版时间长（前后达四十余年），零星分散，读者不易配套。为此，利用已经取得的学术成果，编选一套新的《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是很有必要的。

新编的《历代笔记小说大观》必须具备代表性、实用性、准确性、美观大方、经济方便的特点。从此出发，本丛书共收 200 种左右的笔记小说，上起汉魏（间亦收入或以为属秦汉之前的作品），下迄清末，按《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宋元笔记小说大观》、《明清笔记小说大观》分批出版，分为若干册，每册约 60 至 80 万字。所收笔记小说从内容上来说偏重于记事、记人之作。但汉魏六朝，存世笔记小说不多，因此无论是志怪还是志人，尽可能地多收一些。唐宋以后，传奇小说渐多，一些名篇名著，购求比较容易，一般少收。此外，丛书如《太平广记》

之类、部头过大的著作、汇集摘抄旧文与已收笔记小说内容多重复者和纯学术性的笔记不收。

收入本丛书的各种笔记小说以作者生活年代为次序排列。每种笔记小说前由校点者撰写“校点说明”，简略介绍作者生平，此书内容及意义、版本情况。每种笔记小说以较完备、较好的版本作底本，用他本校勘，并用有关的史籍、笔记、文集、丛书参校，文字择善而从，概不出校。底本原有校注，如系民国以前人所作，则予保留。近人与今人校注，一般删除。对于其中有价值的校记，则酌情校正正文。所收各种笔记小说，一般只收录底本全文，不作补遗辑佚工作。用他人成果作补遗辑佚者，均于校点说明中指出，以示不敢掠美。

上海古籍出版社

总目

出版说明 (1)

上册

- | | |
|-------------|---------------|
| 朝野僉载 | [唐]张 鷟(1) |
| 隋唐嘉话 | [唐]刘 餗(87) |
| 教坊记 | [唐]崔令钦(117) |
| 龙城录 | [唐]柳宗元(133) |
| 唐国史补 | [唐]李 肇(153) |
| 大唐新语 | [唐]刘 肃(203) |
| 玄怪录 | [唐]牛僧孺(339) |
| 续玄怪录 | [唐]李复言(419) |
| 次柳氏旧闻 | [唐]李德裕(461) |
| 博异志 | [唐]谷神子(473) |
| 纂异记 | [唐]李 玫(491) |
| 甘泽谣 | [唐]袁 郊(529) |

- 酉阳杂俎 [唐]段成式(549)
 刘宾客嘉话录 [唐]韦 绚(789)
 因话录 [唐]赵 璘(829)
 大唐传载 [唐]佚 名(879)
 独异志 [唐]李 冗(901)
 明皇杂录 [唐]郑处海(9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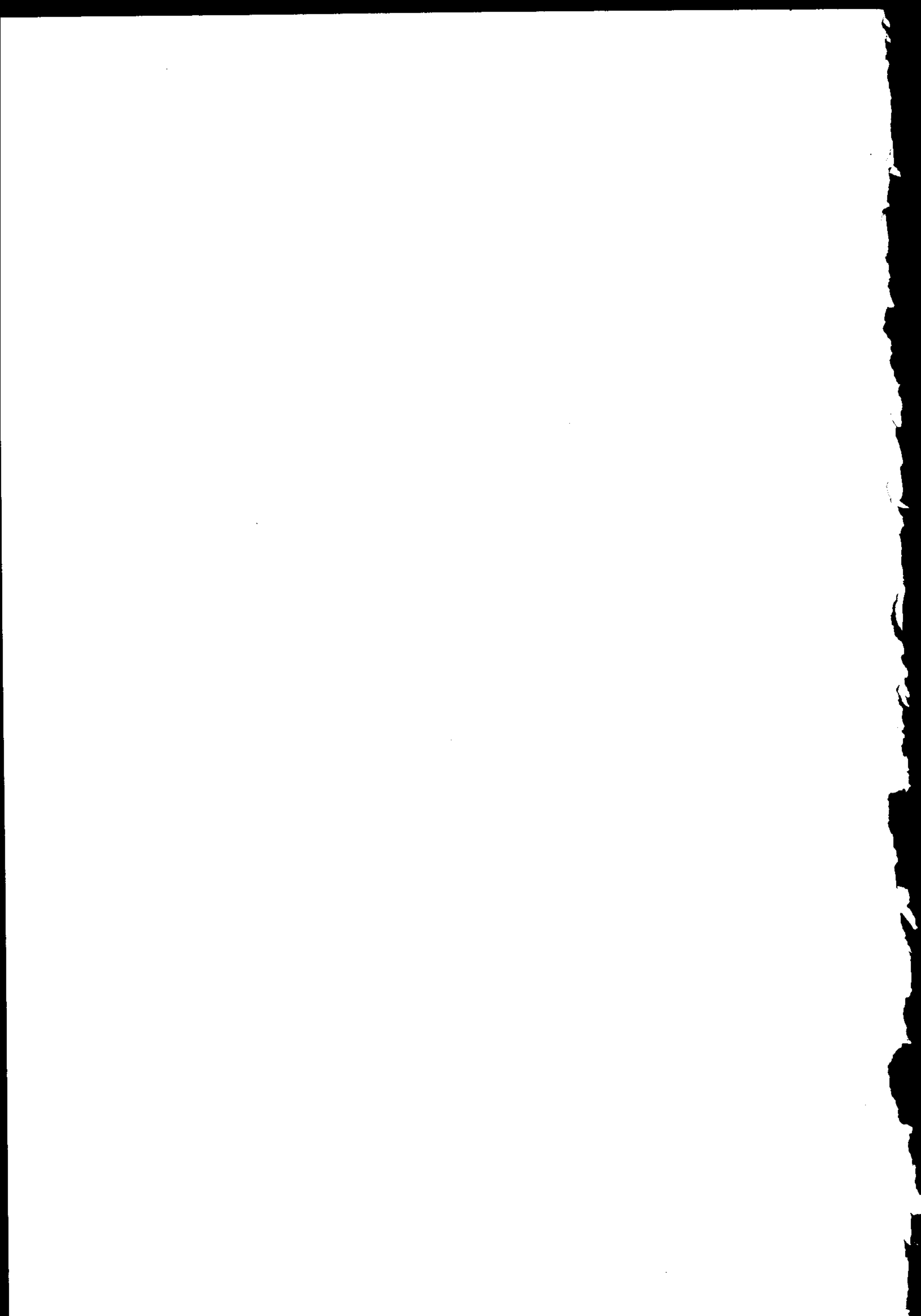
下 册

- 宣室志 [唐]张 读(983)
 传奇 [唐]裴 铏(1083)
 尚书故实 [唐]李 綽(1155)
 三水小牒 [唐]皇甫枚(1171)
 松窗杂录 [唐]李 濬(1209)
 开天传信记 [唐]郑 繁(1219)
 本事诗 [唐]孟 棻(1233)
 云溪友议 [唐]范 摅(1255)
 唐阙史 [唐]高彦休(1323)
 杜阳杂编 [唐]苏 鹞(1367)
 北里志 [唐]孙 棻(1399)
 玉泉子 [唐]阙 名(1419)
 幽闲鼓吹 [唐]张 固(1445)
 剧谈录 [唐]康 骈(1455)
 录异记 [五代]杜光庭(1501)
 桂苑丛谈 [五代]严子休(1555)

唐摭言	[五代]王定保(1571)
开元天宝遗事	[五代]王仁裕(1711)
金华子	[五代]刘崇远(1745)
中朝故事	[五代]尉迟偓(1777)
北梦琐言	[五代]孙光宪(1793)

朝野僉載

[唐]张鷟 撰
恒 鹤 校点



校点说明

本书作者张鷟，字文成，号浮休子。唐深州陆泽（今河北深县北）人。曾任率更令、县尉、鸿胪丞等职。《旧唐书》本传说他“开元中，入为司门员外郎，卒”。当时文名藉甚，员半千揄扬道：“张子之文如青钱，万简万中，未闻退时。”人们因之称他为“青钱学士”。新罗、日本也远闻其名，来朝不惜重金购置其文。今存传世著作除《朝野僉载》外，尚有《游仙窟》、《龙筋凤髓判》等。

《朝野僉载》记述唐代前期朝野遗事佚闻，尤以武后一朝事迹为多。举凡政治黑暗、吏治腐败、酷吏横暴、民生疾苦等均有反映，暴露了“贿货纵横，赃污狼藉”的现实世相。另有治病医例、星相占卜、神灵怪异、文坛掌故等资料及琐闻碎语，皆有可观。至于诸噍荒怪纤悉胪载而失之于琐杂，则为后世垢病，洪迈《容斋续笔》卷十二就曾说：“《僉载》记事，皆琐尾摛裂，且多媒语。”当然，以唐人记唐事，耳目所接，毕竟较近事实，故其所录亦为《资治通鉴》等史书所引用。

《新唐书·艺文志》载张鷟《朝野僉载》二十卷。《宋史·艺文志》同，并另增《僉载补遗》三卷。《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一卷，并云：“其书本三十卷，此特其节略尔。”上述诸本后均散失。明代以后流行有一卷本与六卷本，一卷本有《说郛》、《历代小史》本等，六卷本以《宝颜堂秘笈》为代表。这两者源流体系各不相同。据当代学者赵守俨先生考证，《秘笈》本全部抄辑自《太平广记》，但有遗漏、误收及误抄，致使此本有若干条

日记述作者身后之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金载》乃夔所作，《补遗》则为后人附益。凡阑入中唐后事者，皆应为《补遗》之文。”无论其是否为臆测，也可聊备一说。此外尚有一种十卷本，《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著录有“许氏有抄本十卷”、“影宋十卷本”、“胡心耘有校宋十卷本”。就“影宋”而言，源流颇早，惜均未能得见。余嘉锡先生《四库提要辨证》卷十七云曾见一种十卷本抄本，与《秘笈》比较，乃内容相同，仅分卷有异而已。未知十卷本是否均如此，姑以存疑。

此次校点，以《宝颜堂秘笈》本为底本，参校《太平广记》及《说郛》、《历代小史》各本与有关史书，并参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斟酌取舍，择善而从，不出校记。

目 录

卷一	(6)
卷二	(19)
卷三	(33)
卷四	(47)
卷五	(60)
卷六	(73)

朝野僉载卷一

贞观年中，定州鼓城县人魏全家富，母忽然失明。问卜者王子贞，子贞为卜之，曰：“明年有人从东来青衣者，三月一日来，疗必愈。”至时，候见一人着青绸襦，遂邀为设饮食。其人曰：“仆不解医，但解作犁耳，为主人作之。”持斧绕舍求犁辕，见桑曲枝临井上，遂斫下。其母两眼焕然见物。此曲桑盖井之所致也。

周郎中裴珪妾赵氏，有美色，曾就张璟藏卜年命。藏曰：“夫人目长而漫视，准相书，猪视者淫。妇人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夫人终以奸废，宜慎之。”赵笑而去。后果与合官尉卢崇道奸，没入掖庭。

杜景佺，信都人也。本名元方，垂拱中，更为景佺。刚直严正。进士擢第，后为鸾台侍郎、平章事。时内史李昭德以刚直下狱，景佺廷诤其公清正直。则天怒，以为面欺，左授溱州刺史。初任溱州，会善筮者于路，言其当重入相，得三品，而不着紫袍。至是夏中服紫衫而终。

瀛州人安县令张怀礼、沧州弓高令晋行忠就蔡微远卜。转式讫，谓礼曰：“公大亲近，位至方伯。”谓忠曰：“公得京官，今年禄尽，宜致仕可也。”二人皆应举，怀礼授左补阙，后至和、复二州刺史。行忠授城门郎，至秋而卒。

开元二年，梁州道士梁虚州以九宫推算张鹭云：“五鬼加年，天罡临命，一生之大厄。以《周易》筮之，遇《观》之《涣》，主

惊恐；后风行水上，事即散。”安国观道士李若虚，不告姓名，暗使推之。云：“此人今年身在天牢，负大辟之罪乃可以免。不然病当死，无救法。”果被御史李全交致其罪，敕令处尽。而刑部尚书李日知，左丞张廷珪、崔玄昇，侍郎程行谋咸请之，乃免死，配流岭南。二道士之言信有征矣。

泉州有客卢元钦染大病，惟鼻根未倒。属五月五日官取蚺蛇胆欲进，或言肉可治疯，遂取一截蛇肉食之。三五日后渐可，百日平复。又商州有人患大病，家人恶之，山中为起茅舍。有乌蛇坠酒罌中，病人不知，饮酒渐差。罌底见蛇骨，方知其由也。

则天时，凤阁侍郎周允元朝罢入阁。太平公主唤一医人自光政门入，见一鬼撮允元头，二鬼持棒随其后，直入景运门。医白公主，公主奏之。上令给使覘问，在阁无事。食讫还房，午后如厕。长参典怪其久私，往候之，允元踏面于厕上，目直视，不语，口中涎落。给使奏之，上问医曰：“此可得几时？”对曰：“缓者三日，急者一日。”上与锦被覆之，并床舁送宅，止夜半而卒。上自为诗以悼之。

久视年中，襄州人杨元亮年二十余，于虔州汶山观佣力。昼梦见天尊云：“我堂舍破坏，汝为我修造，遣汝能医一切病。”寤而悦之，试疗无不愈者。赣县里正背有肿大如拳，亮以刀割之，数日平复。疗病日获十千，造天尊堂成，疗病渐无效。

如意年中，洛州人赵玄景病卒五日而苏，云见一僧与一木长尺余，教曰：“人有病者，汝以此木拄之即愈。”玄景得见机上尺，乃是僧所与者，试将疗病，拄之立差，门庭每日数百人。御史马知己以其聚众，追之禁左台，病者满于台门。则天闻之，追入内，宫人病，拄之即愈，放出任救百姓病。数月以后，得钱

七百余贯。后渐无验，遂绝。

洛州有士人患应语病，语即喉中应之。以问善医张文仲，经夜思之，乃得一法。即取《本草》令读之，皆应；至其所畏者，即不言。仲乃录取药，合和为丸，服之应时而愈。一云问医苏澄云。

郝公景于泰山采药，经市过。有见鬼者，怪群鬼见公景皆走避之。遂取药和为“杀鬼丸”，有病患者服之差。

定州人崔务坠马折足，医令取铜末和酒服之，遂痊平。及亡后十余年改葬，视其胫骨折处，有铜末束之。

岭南风俗，多为毒药。令奴食冶葛死，埋之土中。草生正当腹上，食之立死；手足额上生者，当日死；旁自外者，数日死；渐远者，或一月，或两月；全远者，一年、二年、三年亦即死。惟陈怀卿家药能解之。或以涂马鞭头控上，拂着手即毒，拭着口即死。

赵延禧云，遭恶蛇虺所螫处，贴之艾炷，当上灸之，立差，不然即死。凡蛇啮，即当啮处灸之，引去毒气即止。

冶葛食之立死。有冶葛处即有白藤花，能解冶葛毒。鸬鸟食水之处即有犀牛，不濯角。其水物食之必死，为鸬食蛇之故。

医书言：虎中药箭食清泥；野猪中药箭逐芥苋而食；雉被鹰伤，以地黄叶帖之。又：礞石可以害鼠。张鹭曾试之，鼠中毒如醉，亦不识人，犹知取泥汁饮之，须臾平复。鸟兽虫物犹知解毒，何况人乎？被蚕啮者，以甲虫末傅之；被马咬者，以烧鞭鞘灰涂之。盖取其相服也。蜘蛛啮者，雄黄末傅之。筋断须续者，取旋复根绞取汁，以筋相对，以汁涂而封之，即相续如故。蜀儿奴逃走多刻筋，以此续之，百不失一。

永徽中有崔爽者，每食生鱼三斗乃足。于后饥，作鲙未成，爽忍饥不禁，遂吐一物，状如虾蟆。自此之后，不复能食鲙矣。

国子司业、知制造崔融病百余日，腹中虫蚀极痛，不可忍。有一物如守宫从下部出，须臾而卒。

后魏孝文帝定四姓，陇西李氏大姓，恐不入，星夜乘鸣驼，倍程至洛。时四姓已定讫，故至今谓之“驼李”焉。

张文成曰：乾封以前选人，每年不越数千；垂拱以后，每岁常至五万。人不加众，选人益繁者，盖有由矣。尝试论之，只如明经、进士、十周、三卫、勋散、杂色、国官、直司，妙简实材，堪入流者十分不过一二。选司考练，总是假手冒名，势家囑请。手不把笔，即送东司；眼不识文，被举南馆。正员不足，权补试、摄、检校之官。贿货纵横，赃污狼藉。流外行署，钱多即留，或帖司助曹，或员外行案。更有挽郎、鞞脚、营田、当屯，无尺寸工夫，并优与处分，皆不事学问，唯求财贿。是以选人冗冗，甚于羊群；吏部喧喧，多于蚁聚。若铨实用，百无一人。积薪化薪，所从来远矣。

郑愔为吏部侍郎掌选，赃污狼藉。引铨有选人系百钱于靴带上，愔问其故，答曰：“当今之选，非钱不行。”愔默而不言。时崔湜亦为吏部侍郎掌选，有铨人引过，分疏云：“某能翘关负米。”湜曰：“君壮，何不兵部选？”答曰：“外边人皆云：‘崔侍郎下，有气力者即存。’”

景龙中，斜封得官者二百人，从屠贩而践高位。景云践祚，尚书宋璟、御史大夫毕构奏停斜封人官。璟、构出，后见鬼人彭君卿受斜封人贿赂，奏云见孝和，怒曰：“我与人官，何因夺却！”于是斜封皆复旧职。伪周革命之际，十道使人天下选

残明经、进士及下村教童蒙博士，皆被搜扬，不曾试练，并与美职。尘黷士人之品，诱悦愚夫之心，庸才者得官以为荣，有才者得官以为辱。昔赵王伦之篡也，天下孝廉秀才茂异，并不简试，雷同与官，市道屠沽、亡命不轨，皆封侯略尽。太府之铜不供铸印，至有白版侯者。朝会之服，貂者大半，故谣云“貂不足，狗尾续”。小人多幸，君子耻之。无道之朝，一何连类也，惜哉！

天后中，契丹李尽忠、孙万荣之破营府也，以地牢囚汉俘数百人。闻麻仁节等诸军欲至，乃令守囚霁等给之曰：“家口饥寒，不能存活。求待国家兵到，吾等即降。”其囚日别与一顿粥，引出安慰曰：“吾此无饮食养汝，又不忍杀汝，总放归若何？”众皆拜伏乞命，乃给放去。至幽州，具说饥冻逗留。兵士闻之，争欲先入。至黄獐峪，贼又令老者投官军，送遗老牛瘦马于道侧。仁节等三军弃步卒，将马先争入，被贼设伏横截，军将被索缚之，生擒节等，死者填山谷，罕有一遗。

景龙四年，洛州凌空观失火，万物并尽，惟有一真人岿然独存，乃泥塑为之。后改为圣真观。

西京朝堂北头有大槐树，隋曰唐兴材门首。文皇帝移长安城，将作大匠高颖常坐此树下检校。后栽树行不正，欲去之，帝曰：“高颖坐此树下，不须杀之。”至今先天百三十年，其树尚在，柯叶森竦，株根盘礴，与诸树不同。承天门正当唐兴材门首，今唐家居焉。

永徽年以后，人唱《桑条歌》云：“桑条苕，女韦也乐。”至神龙年中，逆韦应之。谄佞者郑愔作《桑条乐词》十余首进之，逆韦大喜，擢之为吏部侍郎，赏缣百匹。

龙朔以来，人唱歌名《突厥盐》。后周圣历年中，差阎知微

和匈奴，授三品春官尚书，送武延秀往娶默啜女，送金银器物、锦彩衣裳以为礼聘，不可胜纪。突厥翻动，汉使并没，立知微为可汗，乃《突厥盐》之应。

调露中，大帝欲封中岳，属突厥叛而止。后又欲封，土番入寇，遂停。至永淳年，又驾幸嵩岳，谣曰：“嵩山凡几层，不畏登不得，只畏不得登。三度征兵马，傍道打腾腾。”岳下遭疾，不愈，回至宫而崩。

永淳之后，天下皆唱“杨柳，杨柳，漫头驼”。后徐敬业犯事，出柳州司马，遂作伪敕，自授扬州司马，杀长史陈敬之，据江、淮反。使李孝逸讨之，斩业首，驿马驼入洛。“杨柳，杨柳，漫头驼”，此其应也。

周如意年中以来，始唱《黄獐歌》，其词曰：“黄獐，黄獐，草里藏，弯弓射你伤。”俄而契丹反叛，杀都督赵文翊，营府陷没。差总管曹仁师、张玄遇、麻仁节、王孝杰，前后百万众，被贼败于黄獐谷，诸军并没，罔有孑遗。《黄獐》之歌，斯为验矣。

周垂拱已来，《苾拏儿歌》词皆是邪曲。后张易之小名苾拏。

景龙年，安乐公主于洛州道光坊造安乐寺，用钱数百万。童谣曰：“可怜安乐寺，了了树头悬。”后诛逆韦，并杀安乐，斩首悬于竿上，改为悖逆庶人。

神龙以后谣曰：“山南乌鹊窠，山北金骆驼。镰柯不凿孔，斧子不施柯。”此突厥强盛，百姓不得斫桑养蚕、种禾刈谷之应也。

景龙中谣曰：“可怜圣善寺，身着绿毛衣。牵来河里饮，踏杀鲤鱼儿。”至景云中，谯王从均州入都作乱，败走，投洛川而死。

景云中谣曰：“一条麻线挽天枢，绝去也。”神武即位，敕令推倒天枢，收铜并入尚方。此其应兆。

景龙中谣曰：“黄柏筷子挽纆断，两脚踏地鞋靸断。”六月，平王诛逆韦。挽纆断者，韦欲作乱。鞋靸断者，事不成。阿韦是“黄犊”之后也。

明堂主簿骆宾王《帝京篇》曰：“倏忽抟风生羽翼，须臾失浪委泥沙。”宾王后与敬业兴兵扬州，大败，投江而死。此其讖也。

麟德已来，百姓饮酒唱歌，曲终而不尽者号为“族盐”。后阎知微从突厥领贼破赵、定。后知微来，则天大怒，磔于西市，命百官射之。河内王武懿宗去七步，射三发，皆不中，其怯懦也如此。知微身上箭如猬毛，剉其骨肉，夷其九族，疏亲及不相识者皆斩之。小儿年七八岁，驱抱向西市，百姓哀之，掷饼果与者，相争夺以为戏笑。监刑御史不忍害，奏舍之。其“族盐”之言，于斯应也。

赵公长孙无忌以乌羊毛为浑脱毡帽，天下慕之，其帽为“赵公浑脱”。后坐事长流岭南。浑脱之言，于是效焉。

魏王为巾子向前踏，天下欣欣慕之，名为“魏王踏”。后坐死。至孝和时，陆颂亦为巾子同此样，时人又名为“陆颂踏”。未一年而陆颂殒。

永徽后，天下唱《武媚娘歌》，后立武氏为皇后。大帝崩，则天临朝，改号大周。二十余年，武后强盛，武三王梁、魏、定等并开府，自余郡王十余人，几迁鼎矣。

咸亨以后，人皆云：“莫浪语，阿婆嗔，三叔闻时笑杀人。”后果则天即位，至孝和嗣之。阿婆者，则天也；三叔者，孝和为第三也。

魏仆射子名叔麟，讖者曰：“‘叔麟’，反语‘身戮’也。”后果被罗织而诛。

梁王武三思，唐神龙初改封德靖王。讖者言：“‘德靖’，‘鼎贼’也。”果有窥鼎之志，被郑克等斩之。

天后时，谣言曰：“张公吃酒李公醉。”张公者，斥易之兄弟也；李公者，言李氏大盛也。

孙佺为幽州都督，五月北征。时军师李处郁谏：“五月南方火，北方水，火入水必灭。”佺不从，果没八万人。昔窦建德救王世充于牛口谷，时谓窦入牛口，岂有还期。果被秦王所擒。其孙佺之北也，处郁曰：“飧若入咽，百无一全。”山东人谓温饭为飧音孙，幽州以北并为燕地，故云。

龙朔年已来，百姓饮酒作令云：“子母相去离，连台拗倒。”子母者，盞与盘也；连台者，连盘拗倒盞也。及天后永昌中，罗织事起，有宿卫十余人于清化坊饮，为此令。此席人进状告之，十人皆弃市。自后庐陵徙均州，则子母相去离也；连台拗倒者，则天被废，诸武迁放之兆。

神武皇帝七月即位，东都白马寺铁像头无故自落于殿门外。自后捉搦僧尼严急，令拜父母等，未成者并停革，后出者科决，还俗者十八九焉。

开元五年春，司天奏：“玄象有眚见，其灾甚重。”玄宗震惊，问曰：“何祥？”对曰：“当有名士三十人同日冤死。今新及第进士正应其数。”其年及第李蒙者，贵主家婿。上不言其事，密戒主曰：“每有大游宴，汝爱婿可闭留其家。”主居昭国里，时大合乐，音曲远畅，曲江涨水，联舟数艘，进士毕集。蒙闻，乃逾垣奔走，群众悵望。才登舟，移就水中，画舸平沉，声妓、篙工不知纪极，三十进士无一生者。

夏侯处信为荆州长史，有宾过之，处信命仆作食。仆附耳语曰：“溲几许面？”信曰：“两人二升即可矣。”仆入，久不出，宾以事告去。信遽呼仆，仆曰：“已溲讫。”信鸣指曰：“大异事。”良久乃曰：“可总燔作饼，吾公退食之。”信又尝以一小瓶贮醯一升自食，家人不沾余沥。仆云：“醋尽。”信取瓶合于掌上，余数滴，因以口吸之。凡市易，必经手乃授直。识者鄙之。

广州录事参军柳庆独居一室，器用食物并致卧内。奴有私取盐一撮者，庆鞭之见血。

夏侯彪夏月食饮，生虫在下，未曾沥口。尝送客出门，奴盗食禽肉。彪还觉之，大怒，乃捉蝇与食，令呕出之。

郑仁凯为密州刺史，有小奴告以履穿，凯曰：“阿翁为汝经营鞋。”有顷，门夫着鞋者至。凯厅前树上有鸢窠（鸢，啄木也），遣门夫上树取其子。门夫脱鞋而缘之。凯令奴着鞋而去，门夫竟至徒跣。凯有德色。

安南都护邓祐，韶州人，家巨富，奴婢千人。恒课口腹自供，未曾设客。孙子将一鸭私用，祐以擅破家资，鞭二十。

韦庄颇读书，数米而炊，秤薪而爨，炙少一脔而觉之。一子八岁而卒，妻敛以时服。庄剥取，以故席裹尸，殓讫，擎其席而归。其忆念也，呜咽不自胜，惟慳吝耳。

怀州录事参军路敬潜遭蔡连辉事，于新开推鞠，免死配流。后诉雪，授睦州遂安县令。前邑宰皆卒于官，潜欲不赴。其妻曰：“君若合死，新开之难早已无身，今得县令，岂非命乎？”遂至州。去县水路数百里上，寝堂两间有三殡坑，皆埋旧县令，潜命坊夫填之。有枭鸣于屏风，又鸣于承尘上，并不以为事。每与妻对食，有鼠数十头，或黄或白，或青或黑，以杖驱之，则抱杖而叫。自余妖怪，不可具言。至四考满，一无所失，

选授卫令，除卫州司马。入为郎中，位至中书舍人。

周甘子布博学有才，年十七为左卫长史，不入五品。登封年病，以驴舆强至岳下，天恩加两阶，合入五品，竟不能起。邻里亲戚来贺，衣冠不得，遂以绯袍覆其上，帖然而终。

太常卿卢崇道坐女婿中书令崔湜反，羽林郎将张仙坐与薛介然口陈欲反之状，俱流岭南。经年，无日不悲号，两目皆肿，不胜凄楚，遂并逃归。崇道至都宅藏隐。为男娶崔氏女未成，有内给使来取充贵人，崇道乃赂给使，别取一崔家女去入内。事败，给使具承，掩崇道，并男三人亦被纠捉，敕杖各决一百，俱至丧命。

青州刺史刘仁轨知海运，失船极多，除名为民，遂辽东效力。遇病，卧平壤城下，褰幕看兵士攻城。有一卒直来前头背坐，叱之不去，仍恶骂曰：“你欲看，我亦欲看，何预汝事？”不肯去。须臾城头放箭，正中心而死。微此兵，仁轨几为流矢所中。

任之选与张说同时应举，后说为中书令，之选竟不及第。来谒张公，公遗绢一束，以充粮用。之选将归，至舍不经一两日，疾大作，将绢市药，绢尽疾自损。非但此度，余处亦然，何薄命之甚也！

杭州刺史裴有敞疾甚，令钱塘县主簿夏荣看之。荣曰：“使君百无一虑，夫人早须崇福以禳之。”崔夫人曰：“禳须何物？”荣曰：“使君娶二姬以压之，出三年则危过矣。”夫人怒曰：“此獠狂语，儿在身无病。”荣退曰：“夫人不信，荣不敢言。使君命合有三妇，若不更娶，于夫人不祥。”夫人曰：“乍可死，此事不相当也。”其年夫人暴亡，敞更娶二姬，荣言信矣。

平王诛逆韦，崔日用将兵杜曲，诛诸韦略尽，绷子中婴孩

亦捏杀之。诸杜滥及者非一。浮休子曰：此逆韦之罪，疏族何辜！亦如冉闵杀胡，高鼻者横死；董卓诛阉人，无须者枉戮。死生，命也。

逆韦之变，吏部尚书张嘉福河北道存抚使，至怀州武涉驿，有敕所至处斩之。寻有敕矜放。使人马上昏睡，迟行一驿，比至，已斩讫。命非天乎，天非命乎！

沈君亮见冥道事：上元年中，吏部员外张仁祎延生问曰：“明公看祎何当迁？”亮曰：“台郎坐不暖席，何虑不迁。”俄而祎如厕，亮谓诸人曰：“张员外总十余日活，何暇忧官职乎？”后七日而祎卒。

虔州司士刘知元摄判司仓，大酺时，司马杨舜臣谓之曰：“买肉必须含胎，肥脆可食，余瘦不堪。”知元乃拣取怀孕牛犊及猪羊驴等杀之，其胎仍动，良久乃绝。无何，舜臣一奴无病而死，心上仍暖，七日而苏。云见一水犊白额，并子随之，见王诉云：“怀胎五个月，枉杀母子。”须臾又见猪羊驴等皆领子来诉，见刘司士答款，引杨司马处分如此。居三日而知元卒亡，又五日而舜臣死。

率更令张文成，枭晨鸣于庭树，其妻以为不祥，连唾之。文成云：“急洒扫，吾当改官。”言未毕，贺客已在门矣。又一说，文成景云二年为鸿胪寺丞，帽带及绿袍并被鼠啮。又蜘蛛大如栗，当寝门上悬丝。经数日大赦，加阶授五品。男不宰鼠亦啮腰带欲断，寻选授博野尉。

隋大业之季，猫鬼事起。家养老猫为厌魅，颇有神灵，递相诬告，京师及郡县被诛戮者数千余家，蜀王秀皆坐之。隋室既亡，其事亦寝矣。

仪凤年中，有长星半天，出东方，三十余日乃灭。自是土

番叛，匈奴反，徐敬业乱，白铁余作逆，博、豫骚动，忠、万强梁，契丹翻营府，突厥破赵、定，麻仁节、张玄遇、王孝杰等皆没百万众。三十余年，兵革不息。

调露之后，有鸟大如鸪，色如乌鹊，飞若风声，千万为队，时人谓之鸪雀，亦名突厥雀。若来突厥必至，后至无差。

天授中，则天好改新字，又多忌讳。有幽州人寻如意上封云：“国字中‘或’，或乱天象，请口中安‘武’以镇之。”则天大喜，下制即依。月余有上封者云：“‘武’退在口中，与囚字无异，不祥之甚。”则天愕然，遽追制，改令中为“八方”字。后孝和即位，果幽则天于上阳宫。

长安二年九月一日，太阳蚀尽，默啜贼到并州。至十五日夜，月蚀尽，贼并退尽。俗谚曰：“枣子塞鼻孔，悬楼阁却种。”又云：“蝉鸣蛰螻唤，黍种糕糜断。”又谚云：“春雨甲子，赤地千里。夏雨甲子，乘船入市。秋雨甲子，禾头生耳。冬雨甲子，鹊巢下地，其年大水。”

长安四年十月，阴，雨雪，一百余日不见星。正月，诛张易之、昌宗等，则天废。

幽州都督孙佺之入贼也，薛讷与之书曰：“季月不可入贼，大凶也。”佺曰：“六月宣王北伐，讷何所知。有敢言兵出不复者斩。”出军之日，有白虹垂头于军门。其夜，大星落于营内，兵将无敢言者。军行后，幽州界内鸦乌鸱鸢等并失，皆随军去。经二旬而军没，乌鸱食其肉焉。

延和初七日，太白昼见经天。其月，太上皇逊帝位，此易主之应也。至八月九日，太白仍昼见，改元先天。至二月七日，太上皇废，诛中书令萧至忠、侍中岑羲；流崔湜，寻诛之。

开元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夜，大流星，如瓮或如盆大者贯北

斗,并西北小者随之,无数天星尽摇,至晓乃止。七月,襄王崩,谥殇帝。十月,土番入陇右,掠羊马,杀伤无数。其年六月,大风拔树发屋,长安街中树连根出者十七八。长安城初建,隋将作大匠高颖所植槐树殆三百余年,至是拔出。终南山竹开花结子,绵亘山谷,大小如麦。其岁大饥,其竹并枯死。岭南亦然,人取而食之。醴泉雨面如米颗,人可食之。后汉襄楷云:“国中竹柏枯者,不出三年,主当之。”人家竹结实枯死者,家长当之。终南竹花枯死者,开元四年而太上皇崩。

开元五年,洪、潭二州复有火灾,昼日人见火精赤燉燉,所诣即火起。东晋时,王弘为吴郡太守,亦有此灾。弘挾部人,将为不慎。后坐厅事,见一物赤如信幡,飞向人家舍上,俄而火起。方知变不复由人,遭燕人家遂免笞罚。

开元八年,契丹叛,关中兵救营府,至澠池缺门,营于穀水侧。夜半水涨,漂二万余人。惟行纲夜樗蒲不睡,据高获免。村店并没尽。上阳宫中水溢,宫人死者十七八。其年京兴道坊一夜陷为池,没五百家。初,邓州三鸦口见二小儿以水相泼,须臾有大蛇十围已上,张口向天。人或有斫射者。俄而云雨晦冥,雨水漂二百家,小儿及蛇不知所在。

洛阳县令宋之逊性好唱歌,出为连州参军。刺史陈希古者,庸人也,令之逊教婢歌。每日端笏立于庭中,呦呦而唱,其婢隔窗从而和之。闻者无不大笑。

朝野僉载卷二

北齐南阳王入朝，上问何以为乐，王曰：“致蝎最乐。”遂收蝎，一宿得五斗，置大浴斛中。令一人脱衣而入，被蝎螫死，宛转号叫，苦痛不可言，食顷而死。帝与王看之。

隋末荒乱，狂贼朱粲起于襄、邓间。岁饥，米斛万钱亦无得处，人民相食。粲乃驱男女小大仰一大铜钟，可二百石，煮人肉以喂贼。生灵殁于此矣。

周恩州刺史陈承亲，岭南大首领也，专使子弟兵劫江。有一县令从安南来，承亲凭买二婢，令有难色。承亲每日重设邀屈，甚殷勤。送别江亭，即遣子弟兵寻复劫杀，尽取财物。将其妻及女至州，妻叩头求作婢，不许，亦缢杀之。取其女。前后官人家过亲，礼遇厚者，必随后劫杀，无人得免。

周杭州临安尉薛震好食人肉。有债主及奴诣临安，于客舍遂饮之醉，杀而脔之，以水银和煎，并骨销尽。后又欲食其妇，妇觉而遁之。县令诘，具得其情，申州录事奏，奉敕杖一百而死。

周岭南首领陈元光设客，令一袍袴行酒。光怒，令拽出，遂杀之。须臾烂煮以食客。后呈其二手，客惧，攫喉而吐。

周瀛州刺史独孤庄酷虐，有贼问不承，庄引前曰：“若健儿，一一具吐放汝。”遂还巾带，贼并吐之。诸官以为必放。顷庄曰：“将我作具来。”乃一铁钩，长丈余，甚锐利。以绳挂于树间，谓贼曰：“汝不闻‘健儿钩下死’？”令以胷钩之，遣壮士掣其

绳，则钩出于脑矣。谓司法曰：“此法何似？”答曰：“吊民伐罪，深得其宜。”庄大笑。后庄左降施州刺史，染病，唯忆人肉。部下有奴婢死者，遣人割肋下肉食之。岁余卒。

周推事使索元礼，时人号为“索使”。讯囚作铁笼头，齧呼角反其头，仍加楔焉，多至脑裂髓出。又为“凤晒翅”、“猕猴钻火”等。以椽关手足而转之，并研骨至碎。又悬囚于梁下，以石缢头。其酷法如此。元礼故胡人，薛师之假父。后坐赃贿，流死岭南。

周来俊臣罗织人罪，皆先进状，敕依奏，即籍没。徐有功出死囚，亦先进状，某人罪合免，敕依，然后断雪。有功好出罪，皆先奉进止，非是自专。张汤探人主之情，盖为此也。

羽林将军常元楷，三代告密得官。男彦玮告刘诚之破家，彦玮处侍御。先天二年七月三日，楷以反逆诛，家口配流。可谓积恶之家殃有余也。

周补阙乔知之有婢碧玉，姝艳能歌舞，有文华。知之时幸，为之不婚。伪魏王武承嗣暂借教姬人妆梳，纳之，更不放还知之。知之乃作《绿珠怨》以寄之，其词曰：“石家金谷重新声，明珠十斛买娉婷。此日可怜偏自许，此时歌舞得人情。君家闺阁不曾观，好将歌舞借人看。意气雄豪非分理，骄矜势力横相干。辞君去君终不忍，徒劳掩袂伤铅粉。百年离恨在高楼，一代容颜为君尽。”碧玉读诗，饮泪不食。三日，投井而死。承嗣撩出尸，于裙带上得诗，大怒，乃讽罗织人告之。遂斩知之于南市，破家籍没。

周张易之为控鹤监，弟昌宗为秘书监，昌仪为洛阳令，竟为奢侈。易之为大铁笼，置鹅鸭于其内，当中爇炭火，铜盆贮五味汁。鹅鸭绕火走，渴即饮汁，火炙痛即回，表里皆熟，毛落

尽，肉赤烘烘乃死。昌宗活拦驴于小室内，起炭火，置五味汁如前法。昌仪取铁橛钉入地，缚狗四足于橛上，放鹰鹞活按其肉食，肉尽而狗未死，号叫酸楚，不复可听。易之曾过昌仪，忆马肠，取从骑破胁取肠，良久乃死。后诛易之、昌宗等，百姓脔割其肉，肥白如猪肪，煎炙而食。昌仪打双脚折，抉取心肝而后死，斩其首送都。谚云“走马报”。

周秋官侍郎周兴推勘残忍，法外苦楚无所不为，时人号“牛头阿婆”。百姓怨谤，兴乃榜门判曰：“被告之人，问皆称枉。斩决之后，咸悉无言。”

周侍御史侯思止，醴泉卖饼食人也，罗告准例酬五品。于上前索御史，上曰：“卿不识字。”对曰：“獬豸岂识字？但为国触罪人而已。”遂授之。凡推勘，杀戮甚众，更无余语，但谓囚徒曰：“不用你书言笔语，但还我白司马。若不肯来俊，即与你孟青。”横遭苦楚非命者，不可胜数。白司马者，北邙山白司马坂也；来俊者，中丞来俊臣也；孟青者，将军孟青棒也。后坐私蓄锦，朝堂决杀之。

周明堂尉吉项夜与监察御史王助同宿。王助以亲故，为说綦连耀男大觉、小觉云：“应两角麒麟也。耀字光翟，言光宅天下也。”项明日录状付来俊臣，敕差河内王懿宗推，诛王助等四十一人，皆破家。后俊臣犯事，司刑断死，进状三日不出，朝野怪之。上入苑，吉项拢马，上问在外有何事意，项奏曰：“臣幸预控鹤，为陛下耳目，在外惟怪来俊臣状不出。”上曰：“俊臣于国有功，朕思之耳。”项奏曰：“于安远告虺贞反，其事并验，今贞为成州司马。俊臣聚结不逞，诬遣贤良，赃贿如山，冤魂满路，国之贼也，何足惜哉！”上令状出，诛俊臣于西市。敕追于安远还，除尚食奉御，项有力焉。除项中丞，赐绯。项理綦

连耀事，以为己功，授天官侍郎、平章事。与河内王竞，出为温州司马，卒。

成王千里使岭南，取大蛇八九尺，以绳缚口，横于门限之下。州县参谒者，呼令入门，但知直视，无复瞻仰，踏蛇而惊，惶惧僵仆，被蛇绕数匝。良久解之，以为戏笑。又取龟及鳖，令人脱衣，纵龟等啮其体，终不肯放，死而后已。其人酸痛号呼，不可复言。王与姬妾共看，以为玩乐。然后以竹刺龟等口，遂啮竹而放人；艾灸鳖背，灸痛而放口。人被试者皆失魂至死，不平复矣。

朔方总管张仁亶好杀。时有突厥投化，亶乃作檄文骂默啜，言词甚不逊。书其腹背，凿其肌肤，涅之以墨，炙之以火，不胜楚痛，日夜作虫鸟鸣。然后送与默啜，识字者宣讫，裔而杀之。匈奴怨望，不敢降。

殿中侍御史王旭括宅中别宅女妇风声色目，有稍不承者，以绳勒其阴，令壮士弹竹击之，酸痛不可忍。倒悬一女妇，以石缢其发，遣证与长安尉房恒奸，经三日不承。女妇曰：“侍御如此，若毒儿死，必诉于冥司；若配入宫，必申于主上。终不相放。”旭惭惧，乃舍之。

监察御史李嵩、李全交，殿中王旭，京师号为“三豹”。嵩为赤鬣豹，交为白额豹，旭为黑豹。皆狼戾不轨，鸩毒无仪，体性狂疏，精神惨刻。每讯囚，必铺棘卧体，削竹签指，方梁压髀，碎瓦搯膝，遣作仙人献果、玉女登梯、犊子悬驹、驴儿拔橛、凤凰晒翅、猕猴钻火、上麦索、下阑单，人不聊生，囚皆乞死。肆情锻炼，证是为非；任意指麾，傅空为实。周公、孔子，请伏杀人，伯夷、叔齐，求其劫罪。讯劾干堑，水必有期；推鞠湿泥，尘非不久。来俊臣乞为弟子，索元礼求作门生。被追者皆相

谓曰：“牵牛付虎，未有出期；缚鼠与猫，终无脱日。妻子永别，友朋长辞。”京中人相要，作咒曰：“若违心负教，横遭三豹。”其毒害也如此。

京兆人高丽家贫，于御史台替勋官递送文牒。其时令史作伪帖，付高丽追人，拟吓钱。事败，令史逃走，追讨不获。御史张孝嵩捉高丽拷，膝骨落地，两脚俱挛，抑遣代令史承伪。准法断死讫，大理卿状上：故事，准《名例律》，笃疾不合加刑。孝嵩勃然作色曰：“脚挛何废造伪！”命两人舁上市，斩之。

周黔府都督谢祐凶险忍毒。则天朝，徙曹王于黔中，祐吓云则天赐自尽，祐亲奉进止，更无别救。王怖而缢死。后祐于平阁上卧，婢妾十余人同宿，夜不觉刺客截祐首去。后曹王破家，簿录事得祐头，漆之，题“谢祐”字，以为秽器。方知王子令刺客杀之。

周默啜之陷恒、定州，和亲使杨齐庄敕授三品，入匈奴，遂没贼。将至赵州，褒公段瓚同没，唤庄共出走。庄惧，不敢发，瓚遂先归。则天赏之，复旧任。齐庄寻至，敕付河内王懿宗鞠问。庄曰：“昔有人相庄，位至三品，有刀箭厄。庄走出被赶，斫射不死，走得脱来，愿王哀之。”懿宗性酷毒，奏庄初怀犹豫，请杀之，敕依。引至天津桥南，于卫士铺鼓格上缚磔手足。令段瓚先射，三发皆不中；又段瑾射之，中。又令诸司百官射，箭如猬毛，仍气磔磔然微动。即以刀当心直下，破至阴，割取心掷地，仍赳赳跳数十回。懿宗忍毒如此。

杨务廉，孝和时造长宁、安乐宅仓库成，特授将作大匠，坐赃数千万免官。又上章奏闻陕州三门，凿山烧石，岩侧施栈道牵船。河流湍急，所顾夫并未与价直，苟牵绳一断，栈梁一绝，则扑杀数十人。取顾夫钱余米充数，即注夫逃走，下本贯禁父

母兄弟妻子。牵船皆令系二瓠于胸背，落棧着石，百无一存，满路悲号，声动山谷。皆称杨务廉人妖也，天生此妖以破残百姓。

监察御史李全交素以罗织酷虐为业，台中号为“人头罗刹”；殿中王旭号为“鬼面夜叉”。讯囚引枷柄向前，名为驴驹拔橛；缚枷头着树，名曰犊子悬车；两手捧枷，累砖于上，号为仙人献果；立高木之上，枷柄向后拗之，名玉女登梯。考柳州典廖福、司门令史张性，并求神狐魅，皆遣唤鹤作凤，证蛇成龙也。

陈怀卿，岭南人也，养鸭百余头。后于鸭栏中除粪，粪中有光燦燦然。以盆水沙汰之，得金十两。乃覘所食处，于舍后山足下，因凿有麸金，销得数十斤，时人莫知。卿遂巨富，仕至梧州刺史。

周长安年初，前遂州长江县丞夏文荣，时人以为判冥事。张鹞时为御史，出为处州司仓，替归，往问焉。荣以杖画地，作“柳”字，曰：“君当为此州。”至后半年，除柳州司户，后改德州平昌令。荣刻时日，晷漏无差。又苏州嘉兴令杨廷玉，则天之表侄也，贪狠无厌，著词曰：“回波尔时廷玉，打獠取钱未足。阿姑婆见作天子，旁人不得柎触。”差摄御史康崑推奏断死。时母在都，见夏文荣，荣索一千张白纸，一千张黄纸，为廷玉祷，后十日来。母如其言，荣曰：“且免死矣，后十日内有进止。”果六日有敕，杨廷玉改尽老母残年。又天官令史柳无忌造荣，荣书“卫汉郴”字，曰：“卫多不成，汉、郴二州交加不定。”后果唱卫州录事。关重，即唱汉州录事。时鸾台凤阁令史进状，诉天官注拟不平。则天责侍郎崔玄玮，玄玮奏：“臣注官极平。”则天曰：“若尔，吏部令史官共鸾台凤阁交换。”遂以无忌

为郴州平阳主簿，鸾台令史为汉州录事焉。

周司礼卿张希望移旧居改造，见鬼人冯毅见之曰：“当新堂下有一伏尸，晋朝三品将军，极怒，公可避之。”望笑曰：“吾少长已来，未曾知此事，公毋多言。”后月余日，毅入，见鬼持弓矢随希望后，迨登阶，鬼引弓射中肩膊间。望觉背痛，以手抚之，其日卒。

周左司郎中郑从简所居厅事常不佳，令巫者观之，果有伏尸姓宗，妻姓寇，在厅基之下。使问之，曰：“君坐我门上，我出入常值君，君自不好，非我之为也。”掘之三丈，果得旧骸，有铭如其言。移出改葬，于是遂绝。

周地官郎中房颖叔除天官侍郎，明日欲上。其夜，有厨子王老夜半起，忽闻外有人唤云：“王老不须起，房侍郎不上，后三日李侍郎上。”王老却卧至晓。房果病起，数日而卒。所司奏状下，即除李迥秀为侍郎，其日谢，即上。王老以其言问诸人，皆云不知，方悟是神明所告也。

北齐稠禅师，邺人也，幼落发为沙弥。时辈甚众，每休暇，常角力腾趯为戏。而禅师以劣弱见凌，给侮毆击者相继，禅师羞之。乃入殿中，闭户抱金刚足而誓曰：“我以羸弱为等类轻侮，为辱已甚，不如死也。汝以力闻，当佑我。我捧汝足七日，不与我力，必死于此，无还志。”约既毕，因至心祈之。初一两夕，恒尔，念益固。至六日将曙，金刚形见，手执大钵，满中盛筋，谓稠曰：“小子欲力乎？”曰：“欲。”“念至乎？”曰：“至。”“能食筋乎？”曰：“不能。”神曰：“何故？”稠曰：“出家人断肉故。”神因操钵举匕，以筋食之。禅师未敢食，乃怖以金刚杵，稠惧遂食。斯须食毕，神曰：“汝已多力，然善持教，勉旃！”神去且晓，乃还所居。诸同列问曰：“竖子顷何至？”稠不答。须臾于堂中

会食，食毕，诸同列又戏毆，禅师曰：“吾有力，恐不堪于汝。”同列试引其臂，筋骨强劲，殆非人也。方惊疑，禅师曰：“吾为汝试之。”因入殿中，横塌壁行，自西至东凡数百步，又跃首至于梁数四。乃引重千钧，其拳捷骁武劲。先轻侮者俯伏流汗，莫敢仰视。禅师后证果，居于林虑山。入山数十里，精庐殿堂，穷极壮大，诸僧从而禅者常数千人。齐文宣帝怒其聚众，因领骁骑数万，躬自往讨，将加白刃焉。禅师是日领僧徒谷口迎候，文宣问曰：“师何遽此来？”稠曰：“陛下将杀贫僧，恐山中血污伽蓝，故此谷口受戮。”文宣大惊，降驾礼谒，请许其悔过。禅师亦无言。文宣命设馔，施毕，请曰：“闻师金刚处祈得力，今欲见师效少力，可乎？”稠曰：“昔力者，人力耳。今为陛下见神力，欲见之乎？”文宣曰：“请与同行寓目。”先是，禅师造寺，诸方施木数千根，卧在谷口。禅师咒之，诸木起立空中，自相搏击，声若雷霆，斗触摧折，缤纷如雨。文宣大惧。从官散走，文宣叩头请止之。因敕禅师度人造寺，无得禁止。后于并州营幢子未成，遘病，临终叹曰：“夫生死者，人之大分，如来尚所未免。但功德未成，以此为恨耳。死后愿为大力长者，继成此功。”言终而化。至后三十年，隋帝过并州见此寺，心中涣然记忆，有似旧修行处，顶礼恭敬，无所不为。处分并州大兴营葺，其寺遂成。时人谓帝大力长者云。

真腊国在驩州南五百里。其俗有客设槟榔、龙脑香、蛤屑等，以为赏宴。其酒比之淫秽，私房与妻共饮，对尊者避之。又行房不欲令人见，此俗与中国同。国人不着衣服，见衣服者共笑之。俗无盐铁，以竹弩射虫鸟。

五溪蛮父母死，于村外阁其尸，三年而葬。打鼓路歌，亲属饮宴舞戏一月余日。尽产为棺，于临江高山半肋凿龕以葬。

之。自山上悬索下柩，弥高者以为至孝，即终身不复祀祭。初遭丧，三年不食盐。

岭南獠民好为蜜唧。即鼠胎未瞬、通身赤蠕者，饲之以蜜，钉之筵上，噉噉而行。以箸夹取啖之，唧唧作声，故曰蜜唧。

梁有磕头师者，极精进，梁武帝甚敬信之。后敕使唤磕头师，帝方与人棋，欲杀一段，应声曰：“杀却。”使遽出而斩之。帝棋罢，曰唤师。使答曰：“向者陛下令人杀却，臣已杀讫。”帝叹曰：“师临死之时有何言？”使曰：“师云：‘贫道无罪。前劫为沙弥时，以锹划地，误断一曲蟪。帝时为蟪，今此报也。’”帝流泪悔恨，亦无及焉。

建昌王武攸宁别置勾使，法外枉征财物，百姓破家者十而九，告冤于天，吁嗟满路。为大库长百步，二百余间，所征获者贮在其中。天火烧之，一时荡尽。众口所咒，攸宁寻患足肿，粗于瓮，其酸楚不可忍，数月而终。

乾封年中，京西明寺僧昙畅将一奴二骡，向岐州稜法师处听讲。道逢一道人，着衲帽弊衣，掐数珠，自云贤者五戒。薄暮至马嵬店宿，五戒礼佛诵经，半夜不歇，畅以为精进。并坐至四更，即共同发。去店十余里，忽袖中出两刃刀矛，便刺杀畅。其奴下马入草走避。五戒骑骡，驱驮即去。主人未晓，梦畅告云：“昨夜五戒杀贫道。”须臾奴走到，告之如梦。时同宿三卫子执持弓箭，乘马赶四十余里，以弓箭拟之，即下骡乞死。缚送县，决杀之。

后魏末，嵩阳杜昌妻柳氏甚妒。有婢金荆，昌沐，令理发，柳氏截其双指。无何，柳被狐刺螫，指双落。又有一婢名玉莲，能唱歌，昌爱而叹其善，柳氏乃截其舌。后柳氏舌疮烂，事

急，就稠禅师忏悔。禅师已先知，谓柳氏曰：“夫人为妒，前截婢指，已失指；又截婢舌，今又合断舌。悔过至心，乃可以免。”柳氏顶礼求哀。经七日，禅师令大张口，咒之，有二蛇从口出，一尺以上。急咒之，遂落地，舌亦平复。自是不复妒矣。

贞观中，濮阳范略妻任氏，略先幸一婢，任以刀截其耳鼻，略不能制。有顷，任有娠，诞一女，无耳鼻。女年渐大，其婢仍在。女问，具说所由，女悲泣，以恨其母。母深有愧色，悔之无及。

广州化蒙县丞胡亮从都督周仁轨讨獠，得一首领妾，幸之。至县，亮向府不在，妻贺氏乃烧钉烙其双目，妾遂自缢死。后贺氏有娠，产一蛇，两目无睛。以问禅师，师曰：“夫人曾烧铁烙一女妇眼，以夫人性毒，故为蛇报，此是被烙女妇也。夫人好养此蛇，可以免难。不然祸及身矣。”贺氏养蛇一二年渐大，不见物，惟在衣被中。亮不知也，拨被见蛇，大惊，以刀斫杀之。贺氏两目俱枯，不复见物，悔而无及焉。

梁仁裕为骁卫将军，先幸一婢，妻李氏甚妒而虐，缚婢击其脑。婢号呼曰：“在下卑贱，势不自由。娘子锁项，苦毒何甚！”婢死。后月余，李氏病，常见婢来唤。李氏头上生四处瘰疽，脑溃，昼夜鸣叫，苦痛不胜，数月而卒。

荆州枝江县主簿夏荣判冥司。县丞张景先宠其婢，厥妻杨氏妒之。景出使不在，妻杀婢，投之于厕。景至，给之曰婢逃矣。景以妻酷虐，不问也。婢讼之于荣。荣追对之，问景曰：“公夫人病困。”说形状。景疑其有私也，怒之。荣曰：“公夫人枉杀婢，投于厕。今见推勘，公试问之。”景悟，问其妇。妇病甚，具首其事。荣令厕内取其骸骨，香汤浴之，厚加殡葬。婢不肯放，月余而卒。

左仆射韦安石女适太府主簿李训。训未婚以前有一妾，成亲之后遂嫁之，已易两主。女患传尸瘦病，恐妾厌禱之，安石令河南令秦守一捉来，榜掠楚苦，竟以自诬。前后决三百以上，投井而死。不出三日，其女遂亡，时人咸以为冤魂之所致也。安石坐贬蒲州，太极元年八月卒。

王弘，冀州恒水人，少无赖，告密罗织善人。曾游河北赵、贝，见老人每年作邑斋，遂告二百人，授游击将军。俄除侍御史。时有告胜州都督王安仁者，密差弘往推索，大枷夹颈，安仁不承伏。遂于枷上斫安仁死，便即脱之。其男从军，亦擒而斩之。至汾州，与司马毛公对食，须臾喝下，斩取首级，百姓震悚。后坐诬枉流雷州，将少姬花严，素所宠也。弘于舟中伪作敕追，花严谏曰：“事势如此，何忍更为不轨乎？”弘怒曰：“此老姬欲败吾事。”缚其手足，投之于江。船人救得之，弘又鞭二百而死，埋于江上。俄而伪敕发，御史胡元礼推之，锢身领回。至花严死处，忽云“花严来唤对事”。左右皆不见，唯弘称“叩头死罪”，如受枷棒之声，夜半而卒。

余杭人陆彦夏月死十余日，见王，云：“命未尽，放归。”左右曰：“宅舍亡坏不堪。”时沧州人李谈新来，其人合死，王曰：“取谈宅舍与之。”彦遂入谈枢中而苏，遂作吴语，不识妻子，具说其事。遂向余杭访得其家，妻子不认，具陈由来，乃信之。

天后中，涪州武龙界多虎暴。有一兽似虎而绝大，日正中，逐一虎直入人家，噬杀之，亦不食其肉。自是县界不复有虎矣。录奏，检《瑞图》乃酋耳，不食生物，有虎暴则杀之。

天后中，成王千里将一虎子来宫中养，损一宫人，遂令生饿，数日而死。天后令葬之，其上起塔，设千人供，勒碑号为“虎塔”。至今犹在。

傅黄中为越州诸暨县令，有部人饮大醉，夜中山行，临崖而睡。忽有虎临其上而嗅之，虎须入醉人鼻中，遂喷嚏，声震虎，遂惊跃，便即落崖。腰胯不遂，为人所得。

阳城居夏县，拜谏议大夫；郑钢一本作镗居阆乡，拜拾遗；李周南居曲江，拜校书郎。时人以为转远转高，转近转卑。

袁守一性行浅促，时人号为“料斗皂翁鸡”。任万年尉，雍州长史窦怀贞每欲鞭之。乃于中书令宗楚客门饷生菜，除监察，怀贞未知也。贞高揖曰：“驾欲出，公作如此检校。”守一即弹之。月余，贞除左台御史大夫，守一请假不敢出，乞解。贞呼而慰之，守一兢惕不已。楚客知之，为除右台侍御史，于朝堂抗衡于贞曰：“与公罗师。”罗师者，市郭儿语，无交涉也。无何，楚客以反诛，守一以其党配流端州。

黄门侍郎崔泰之哭特进李峤诗曰：“台阁神仙地，衣冠君子乡。昨朝犹对坐，今日忽云亡。魂随司命鬼，魄遂阎罗王。此时罢欢笑，无复向朝堂。”

尚书右丞陆馀庆转洛州长史，其子嘲之曰：“陆馀庆，笔头无力嘴头硬。一朝受词讼，十日判不竟。”送案褥下。馀庆得而读之，曰：“必是那狗。”遂鞭之。

周定州刺史孙彦高被突厥围城数十重，不敢诣厅，文符须征发者于小窗接入，锁州宅门。及贼登垒，乃入匱中藏，令奴曰：“牢掌钥匙，贼来索，慎勿与。”昔有愚人入京选，皮袋被贼盗去，其人曰：“贼偷我袋，将终不得我物用。”或问其故，答曰：“钥匙尚在我衣带上，彼将何物开之？”此孙彦高之流也。

姜师度好奇诡，为沧州刺史兼按察，造抢车运粮，开河筑堰，州县鼎沸。于鲁城界内种稻置屯，穗蟹食尽，又差夫打蟹。苦之，歌曰：“卤地抑种稻，一概被水沫。年年索蟹夫，百姓不

可活。”又为陕州刺史，以永丰仓米运将别征三钱，计以为费。一夕忽云得计，立注楼，从仓建槽，直至于河，长数千丈，而令放米。其不快处，具大杷推之，米皆损耗，多为粉末。兼风激扬，凡一函失米百石，而动即千万数。遣典庾者偿之，家产皆竭；复遣输户自量，至有偿数十斛者。甚害人，方停之。

岐王府参军石惠恭与监察御史李全交诗曰：“御史非长任，参军不久居。待君迁转后，此职还到余。”因竞放牒往来，全交为之判十余纸以报，乃假手于拾遗张九龄。

御史中丞李谨度，宋璟引致之。遭母丧，不肯举发哀，讣到皆匿之。官寮苦其无用，令本贯瀛州申谨度母死。尚书省牒御史台，然后哭。其庸猥皆此类也。

王怡为中丞，宪台之秽；姜晦为掌选侍郎，吏部之秽；崔泰之为黄门侍郎，门下之秽。号为“京师三秽”。

阳滔为中书舍人，时促命制敕，令史持库钥他适，无旧本检寻，乃斫窗取得之。时人号为“斫窗舍人”。

国子进士一作祭酒辛弘智诗云：“君为河边草，逢春心剩生。妾如堂上镜，得照始分明。”同房学士常定宗为改“始”字为“转”字，遂争此诗，皆云我作。乃下牒见博士，罗为宗判云：“昔五字定表，以理切称奇；今一言竞诗，取词多为主。诗归弘智，‘转’还定宗。以状牒知，任为公验。”

杭州参军独孤守忠领租船赴都，夜半急追集船人，更无他语，乃曰：“逆风必不得张帆。”众大哂焉。

王熊为泽州都督，府法曹断掠粮贼，惟各决杖一百。通判，熊曰：“总掠几人？”法曹曰：“掠七人。”熊曰：“掠七人，合决七百。法曹曲断，府司科罪。”时人哂之。前尹正义为都督公平，后熊来替，百姓歌曰：“前得尹佛子，后得王癩獭。判事驴

咬瓜，唤人牛嚼沫。见钱满面喜，无镪从头喝。尝逢饿夜叉，百姓不可活。”

冀州参军鞠崇裕送司功入京诗云：“崇裕有幸会，得遇明流行。司士向京去，旷野哭声哀。”司功曰：“大才士。先生其谁？”曰：“吴儿博士教此声韵。”司功曰：“师明弟子哲。”

滑州灵昌尉梁士会，官科鸟翎，里正不送。举牒判曰：“官唤鸟翎，何物里正，不送鸟翎！”佐使曰：“公大好判，‘鸟翎’太多。”会索笔曰：“官唤鸟翎，何物里正，不送雁翅！”有识之士闻而笑之。

朝野僉载卷三

则天朝，太仆卿来俊臣之强盛，朝官侧目。上林令侯敏偏事之，其妻董氏谏止之曰：“俊臣，国贼也，势不久。一朝事败，党附先遭，君可敬而远之。”敏稍稍引退。俊臣怒，出为涪州武龙令。敏欲弃官归，董氏曰：“速去，莫求住。”遂行至州，投刺参州将，错题一张纸。州将展看，尾后有字，大怒曰：“修名不了，何以为县令！”不放上。敏忧闷无已，董氏曰：“且住，莫求去。”停五十日，忠州贼破武龙，杀旧县令，掠家口并尽。敏以不计上获全。后俊臣诛，逐其党流岭南，敏又获免。

唐冀州长史吉懋欲为男瑛娶南宮县丞崔敬女，敬不许。因有故胁以求亲，敬惧而许之。择日下函，并花车卒至门首。敬妻郑氏初不知，抱女大哭，曰：“我家门户低，不曾有吉郎。”女坚卧不起。其小女白其母曰：“父有急难，杀身救解。设令为婢，尚不合辞，姓望之门，何足为耻！姊若不可，儿自当之。”遂登车而去。瑛迁平章事，贤妻达节，谈者荣之。瑛坐与河内王武懿宗争竞，出为温州司马而卒。

监察御史李畬母清素贞洁。畬请禄米送至宅，母遣量之，剩三石。问其故，令史曰：“御史例不概剩。”又问车脚几钱，又曰：“御史例不还脚钱。”母怒，令还所剩米及脚钱。以责畬，畬乃追仓官科罪。诸御史皆有惭色。

文昌左丞卢献女第二，先适郑氏，其夫早亡，誓不再醮。姿容端秀，言辞甚高。姊夫羽林将军李思冲，姊亡之后，奏请

续亲，许之，兄弟并不敢白。思冲择日备礼，贖币甚盛。执贖就宅，卢氏拒关，抗声詈曰：“老奴，我非汝匹也。”乃逾垣至所亲家截发。思冲奏之，敕不夺其志。后为尼，甚精进。

沧州弓高邓廉妻李氏女，嫁未周年而廉卒。李年十八守志，设灵几，每日三上食临哭，布衣蔬食六七年。忽夜梦一男子，容止甚都，欲求李氏为偶。李氏睡中不许之。自后每夜梦见，李氏竟不受。以为精魅，书符咒禁，终莫能绝。李氏叹曰：“吾誓不移节，而为此所挠，盖吾容貌未衰故也。”乃拔刀截发，麻衣不濯，蓬鬓不理，垢面灰身。其鬼又谢李氏曰：“夫人竹柏之操，不可夺也。”自是不复梦见。郡守旌其门闾，至今尚有节妇里。

杨盈川侄女曰容华，幼善属文，尝为《新妆诗》，好事者多传之。诗曰：“宿鸟惊眠罢，房枕乘晓开。凤钗金作缕，鸾镜玉为台。妆似临池出，人疑向月来。自怜终不见，欲去复徘徊。”

初，兵部尚书任瓌敕赐宫女二人，皆国色。妻妒，烂二女头发秃尽。太宗闻之，令上宫赍金壶瓶酒赐之，云：“饮之立死。瓌三品，合置姬媵。尔后不妒，不须饮；若妒，即饮之。”柳氏拜敕讫，曰：“妾与瓌结发夫妻，俱出微贱，更相辅翼，遂致荣官。瓌今多内嬖，诚不如死。”饮尽而卧。然实非鸩也，至夜半睡醒。帝谓瓌曰：“其性如此，朕亦当畏之。”因诏二女令别宅安置。

隋开皇中，京兆韦袞有奴曰桃符，每征讨将行，有胆力。袞至左卫中郎，以桃符久从驱使，乃放从良。桃符家有黄犍，宰而献之，因问袞乞姓。袞曰：“止从我姓为韦氏。”符叩头曰：“不敢与郎君同姓。”袞曰：“汝但从之，此有深意。”故至今为“黄犍子韦”，即韦庶人其后也。不许异姓者，盖虑年代深远，

子孙或与韦氏通婚，此其意也。

则天后尝梦一鸚鵡，羽毛甚伟，两翅俱折。以问宰臣，群公默然。内史狄仁杰曰：“鸚者，陛下姓也；两翅折，陛下二子庐陵、相王也。陛下起此二子，两翅全也。”武承嗣、武三思连项皆赤。后契丹围幽州，檄朝廷曰“还我庐陵、相王来”，则天乃忆狄公之言，曰：“卿曾为我占梦，今乃应矣。朕欲立太子，何者为得？”仁杰曰：“陛下内有贤子，外有贤侄，取舍详择，断在圣衷。”则天曰：“我自有圣子，承嗣、三思是何疥癬！”承嗣等惧，掩耳而走。即降敕追庐陵，立为太子，充元帅。初募兵，无有应者，闻太子行，北邙山头皆兵满，无容人处。贼自退散。

薛季昶为荆州长史，梦猫儿伏卧于堂限上，头向外。以问占者张猷，猷曰：“猫儿者，爪牙；伏门限者，阃外之事。君必知军马之要。”未旬日，除桂州都督、岭南招讨使。

给事中陈安平子年满赴选，与乡人李仙药卧。夜梦十一月养蚕，仙药占曰：“十一月养蚕，冬丝也，君必送东司。”数日，果送吏部。

饶阳李瞿云勋官番满选，夜梦一母猪极大，李仙药占曰：“母猪，豚主也，君必得屯主。”数日，果如其言。

张夔曾梦一大鸟紫色，五彩成文，飞下至庭前不去。以告祖父，云：“此吉祥也。昔蔡衡云，凤之类有五：其色赤者，文章凤也；青者，鸾也；黄者，鹓雏也；白者，鸿鹄也；紫者，鸞也。此鸟为凤凰之佐，汝当为帝辅也。”遂以为名字焉。夔初举进士，至怀州，梦庆云覆其身。其年对策，考功员外骞味道以为天下第一。又初为岐王属，夜梦着绯乘驴，睡中自怪：我绿衣当乘马，何为衣绯却乘驴？其年应举及第，授鸿胪丞。未经考而授五品，此其应也。

河东裴元质初举进士，明朝唱策，夜梦一狗从窠出，挽弓射之，其箭遂撇。以为不祥，问曹良史，曰：“吾往唱策之夜，亦为此梦。梦神为吾解之曰：狗者，第字头也；弓，第字身也；箭者，第竖也；有撇为第也。”寻而唱第，果如梦焉。

右丞卢藏用、中书令崔湜，太平党，被流岭南。至荆州，湜夜梦讲坐下听法而照镜，问善占梦张猷。谓卢右丞曰：“崔令公大恶梦。坐下听讲，法从上来也；镜字，金榜竟也。其竟于今日乎！”寻有御史陆遗勉赍敕令湜自尽。

洛州杜玄有牛一头，玄甚怜之。夜梦见其牛有两尾，以问占者李仙药，曰：“牛字有两尾，失字也。”经数日，果失之。

载初年中，来俊臣罗织，告故庶人贤二子夜遣巫祈祷星月，咒咀不道。拷楚酸痛，奴婢妄证，二子自诬，并鞭杀之，朝野伤痛。浮休子张鹭曰：下里庸人，多信厌禱；小儿妇女，甚重符书。蕴慝崇奸，构虚成实。坎土用血，诚伊戾之故为；掘地埋桐，乃江充之擅造也。

韦庶人之全盛日，好厌禱，并将昏镜以照人，令其速乱，与崇仁坊邪俗师婆阿来专行厌魅。平王诛之。后往往于殿上掘得巫蛊，皆逆韦之辈为之也。

韦庶人葬其父韦玄贞，号鄴王。葬毕，官人路见鬼师雍文智，诈宣鄴王教曰：“常作官人，甚大艰苦，宜与赏，着绿者与绯。”韦庶人悲恻，欲依鬼教与之。未处分间，有告文智诈受贿赂验，遂斩之。

中宗之时，有见鬼师彭君卿被御史所辱。他日，对百官总集，诈宣孝和敕曰：“御史不检校，去却巾带。”即去之。曰：“有敕与一顿杖。”大使曰：“御史不奉正敕，不合决杖。”君卿曰：“若不合，有敕且放却。”御史裹头，仍舞蹈拜谢而去。观者

骇之。

浮休子张鹭为德州平昌令，大旱，郡符下令以师婆、师僧祈之，二十余日无效。浮休子乃推土龙倒，其夜雨足。江淮南好鬼，多邪俗，病即祀之，无医人。浮休子曾于江南洪州停数日，遂闻土人何婆善琵琶卜，与同行郭司法质焉。其何婆士女填门，饷遗满道，颜色充悦，心气殊高。郭再拜下钱，问其品秩。何婆乃调弦柱，和声气曰：“个丈夫富贵。今年得一品，明年得二品，后年得三品，更后年得四品。”郭曰：“阿婆错，品少者官高，品多者官小。”何婆曰：“今年减一品，明年减二品，后年减三品，更后年减四品，更得五六年总没品。”郭大骂而起。

崇仁坊阿来婆弹琵琶卜，朱紫填门。浮休子张鹭曾往观之，见一将军，紫袍玉带甚伟，下一匹绸绫，请一局卜。来婆鸣弦柱，烧香，合眼而唱：“东告东方朔，西告西方朔，南告南方朔，北告北方朔，上告上方朔，下告下方朔。”将军顶礼既，告请甚多，必望细看，以决疑惑。遂即随意支配。

咸亨中，赵州祖珍俭有妖术。悬水瓮于梁上，以刃斫之，绳断而瓮不落。又于空房内密闭门，置一瓮水，横刀其上。人良久入看，见俭支解五段，水瓮皆是血。人去之后，平复如初。冬月极寒，石臼水冻，咒之拔出。卖卜于信都市，日取百钱。盖君平之法也。后被人纠告，引向市斩之，颜色自若，了无惧。命纸笔作词，精神不挠。

凌空观叶道士咒刀，尽力斩病人肚，横桃柳于腹上，桃柳断而内不伤。复将双刀斫一女子，应手两断，血流遍地，家人大哭。道人取续之，喷水而咒，须臾平复如故。

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胡袄神庙。每岁商胡祈福，烹猪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酹神之后，募一胡为袄主，

看者施钱并与之。其袄主取一横刀，利同霜雪，吹毛不过。以刀刺腹，刃出于背，仍乱扰肠肚流血。食顷，喷水咒之，平复如故。此盖西域之幻法也。

凉州袄神祠，至祈祷日袄主以铁钉从额上钉之，直洞腋下，即出门，身轻若飞，须臾数百里。至西袄神前舞一曲即却，至旧袄所乃拔钉，无所损。卧十余日，平复如故。莫知其所以然也。

明崇俨有术法。大帝试之，为地窖，遣妓奏乐。引俨至，谓曰：“此地常闻管弦，是何祥也？卿能止之乎？”俨曰：“诺。”遂书二桃符，于其上钉之，其声寂然。上笑唤妓人问，云见二龙头张口向上，遂怖惧，不敢奏乐也。上大悦。

蜀县令刘静妻患疾，正谏大夫明崇俨诊之，曰须得生龙肝，食之必愈。静以为不可得，俨乃画符，乘风放之上天。须臾有龙下，入瓮水中，剔取食之而差。大帝盛夏须雪及枇杷、龙眼，俨坐顷间，往阴山取雪，岭南取果子并到，食之无别。时四月，瓜未熟，上思之，俨索百钱将去，须臾得一大瓜，云缙氏老人园内得之。上追老人至，问之，云：“土埋一瓜拟进。适卖，唯得百钱耳。”俨独坐堂中，夜被刺死，刀子仍在心上。敕求贼甚急，竟无踪绪。或以为俨役鬼劳苦，被鬼杀之。孔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信哉！

则天朝有鼎师者，瀛州博野人，有奇行。太平公主进，则天试之，以银瓮盛酒三斗，一举而饮尽。又曰：“臣能食酱。”即令以银缸盛酱一斗，鼎师以匙抄之，须臾即竭。则天欲与官，鼎曰：“情愿出家。”即与剃头。后则天之复辟也，鼎曰：“如来螺髻，菩萨宝首，若能修道，何必剃除。”遂长发。使张潜决一百，不废行动，亦无疮疾，时人莫测。

大足中，有袄妄人李慈德，自云能行符书厌，则天于内安置。布豆成兵马，画地为江河，与给使相知削竹为枪，缠被为甲，三更于内反。宫人扰乱相杀者十二三。羽林将军杨玄基闻内里声叫，领兵斩关而入，杀慈德、阉竖数十人。惜哉！慈德以厌为客，以厌而丧。

孝和帝令内道场僧与道士各述所能，久而不决。玄都观叶法善取胡桃二升，并壳食之并尽。僧仍不伏。法善烧一铁钵，赫赤两合，欲合老僧头上。僧唱“贼”，袈裟掩面而走。孝和抚掌大笑。

道士罗公远，幼时不慧。入梁山数年，忽有异见，言事皆中，敕追入京。先天中，皇太子设斋，远从太子乞金银器物，太子靳固不与。远曰：“少时自取。”太子自封署房门，须臾开视，器物一无所见。东房先封闭，往视之，器物并在其中。又借太子所乘马，太子怒，不与。远曰：“已取得来，见于后园中放在。”太子急往枥上检看，马在如故。侍御史袁守一将食器数枚，就罗公远看年命。奴擎衣襖在门外，不觉须臾在公远衣箱中。诸人大惊，莫知其然。

欧阳通，询之子，善书，瘦怯于父。常自矜能书，必以象牙、犀角为笔管，狸毛为心，覆以秋兔毫，松烟为墨，末以麝香，纸必须坚薄白滑者，乃书之。盖自重其书。薛纯陀亦效欧阳草，伤于肥钝，亦通之亚也。

孟知俭，并州人，少时病，忽亡。见衙府如平生时，不知其死。逢故人为吏，谓曰：“因何得来？”具报之，乃知是冥途。吏为检寻，曰：“君平生无修福处，何以得还！”俭曰：“一生诵《多心经》及《高王经》，虽不记数，亦三四万遍。”重检，获之，遂还。吏问：“欲知官乎？”曰：“甚要。”遂以簿示之，云“孟知俭合运出

身，为曹州参军，转邓州司金”，即掩却不许看。遂至荒榛，入一黑坑，遂活。不知“运”是何事，寻有敕募运粮，因放选授曹州参军。乃悟曰：“此州吾不见小书耳。”满授邓州司金。去任，又选唱晋州判司，未过而卒。

贞观中，顿丘县有一贤者，于黄河渚上拾菜，得一树栽子大如指。持归，蒔之三年，乃结子五颗，味状如柰，又似林檎，多汁，异常酸美。送县，县上州，以其味奇，乃进之，赐绫一十匹。后树长成，渐至三百颗，每年进之，号曰“朱柰”，至今存。德、贝、博等州，取其枝接，所在丰足。人以为从西域来，碍渚而住矣。

西晋末有旌阳县令许逊者，得道于豫章西山。江中有蛟为患，旌阳没水，剑斩之。后不知所在。顷渔人网得一石甚鸣，击之声闻数十里。唐朝赵王为洪州刺史，破之得剑一双。视其铭，一有“许旌阳”字，一有“万仞”字。遂有万仞师出焉。

上元年中，令九品以上配刀砺等袋，彩帨为鱼形，结帛作之。取鱼之象，强之兆也。至天后朝乃绝。景云之后又复前，结白鱼为饼。

中宗令扬州造方丈镜，铸铜为桂树，金花银叶。帝每骑马自照，人马并在镜中。专知官高邮县令幼临也。

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五、十六夜，于京师安福门外作灯轮，高二十丈，衣以锦绮，饰以金玉，燃五万盏灯，簇之如花树。宫女千数，衣罗绮，曳锦绣，耀珠翠，施香粉。一花冠、一巾帔皆万钱，装束一妓女皆至三百贯。妙简长安、万年少女妇千余人，衣服、花钗、媚子亦称是，于灯轮下踏歌三日夜，欢乐之极，未始有之。

张易之为母阿臧造七宝帐，金银、珠玉、宝贝之类罔不毕

萃，旷古以来，未曾闻见。铺象牙床，织犀角簟，鼯貂之褥，蛩蚊之毡，汾晋之龙须、河中之凤翮以为席。阿臧与凤阁侍郎李迥秀通，逼之也。同饮以碗盏一双，取其常相逐。迥秀畏其盛，嫌其老，乃荒饮无度，昏醉是常，频唤不觉。出为衡州刺史。易之败，阿臧入官，迥秀被坐，降为卫州长史。

宗楚客造一新宅成，皆是文柏为梁，沉香和红粉以泥壁，开门则香气蓬勃。磨文石为阶砌及地，着吉莫靴者，行则仰仆。楚客被建昌王推得赃万余贯，兄弟配流。太平公主就其宅看，叹曰：“看他行坐处，我等虚生浪死。”一年追入，为凤阁侍郎。景龙中，为中书令。韦氏之败，斩之。

洛州昭成佛寺有安乐公主造百宝香炉，高三尺，开四门，绛桥勾栏，花草、飞禽、走兽，诸天妓乐，麒麟、鸾凤、白鹤、飞仙，丝来线去，鬼出神入，隐起钹镂，窈窕便娟。真珠、玛瑙、琉璃、琥珀、玻璃、珊瑚、玳瑁、琬琰，一切宝贝，用钱三万。府库之物，尽于是矣。

隋炀帝巡狩北边，作大行殿七宝帐，容数百人，饰以珍宝，光辉洞彻。引匈奴启民可汗宴会其中，可汗恍然，疑非人世之有。识者云，大行殿者，示不祥也，亦是王莽轻车之比。天心其关人事也欤！

安乐公主改为悖逆庶人。夺百姓庄园，造定昆池四十九里，直抵南山，拟昆明池。累石为山，以象华岳，引水为涧，以象天津。飞阁步檐，斜桥磴道，衣以锦绣，画以丹青，饰以金银，莹以珠玉。又为九曲流杯池，作石莲花台，泉于台中涌出。穷天下之壮丽。悖逆之败，配入司农，每日士女游观，车马填噎。奉敕，辄到者官人解见任，凡人决一顿，乃止。

安乐公主造百鸟毛裙，以后百官、百姓家效之。山林奇禽

异兽，搜山荡谷，扫地无遗，至于网罗杀获无数。开元中，禁宝器于殿前，禁人服珠玉、金银、罗绮之物，于是采捕乃止。

高宗时，有刘龙子妖言惑众。作一金龙头藏袖中，以羊肠盛蜜水绕系之。每相聚出龙头，言圣龙吐水，饮之百病皆差。遂转羊肠，水于龙口中出，与人饮之，皆罔云病愈，施舍无数。遂起逆谋，事发逃走。捕访久之擒获，斩之于市，并其党十余人。

东海孝子郭纯丧母，每哭则群鸟大集。使验有实，旌表门间。后访乃是孝子每哭，即散饼食于地，群鸟争来食之。后如此，鸟闻哭声以为度，莫不竞凑，非有灵也。

河东孝子王燧家猫犬互乳其子，州县上言，遂蒙旌表。乃是猫犬同时产子，取猫儿置狗窠中，狗子置猫窠内，惯食其乳，遂以为常，殆不可以异论也。自连理木、合欢瓜、麦分歧、禾同穗，触类而长，实繁有徒，并是人作，不足怪也。

唐同泰于洛水得白石紫文，云“圣母临水，永昌帝业”。进之，授五品果毅，置永昌县。乃是白石凿作字，以紫石末和药嵌之。后并州文水县于谷中得一石还如此，有“武兴”字，改文水为武兴县。自是往往作之。后知其伪，不复采用，乃止。

襄州胡延庆得一龟，以丹漆书其腹曰“天子万万年”，以进之。凤阁侍郎李昭德以刀刮之并尽，奏请付法。则天曰：“此非恶心也，舍而勿问。”

则天好祯祥。拾遗朱前疑说梦，云则天发白更黑，齿落更生，即授都官郎中。司刑寺囚三百余人，秋分后无计可作，乃于圜狱外罗墙角边作圣人迹，长五尺。至夜半，三百人一时大叫。内使推问，云：“昨夜有圣人见，身长三丈，面作金色，云：‘汝等并冤枉，不须怕惧。天子万年，即有恩赦放汝。’”把火照

之，见有巨迹，即大赦天下，改为大足元年。

白铁余者，延州稽胡也，左道惑众。先于深山中埋一金铜像于柏树之下，经数年，草生其上。给乡人曰：“吾昨夜山下过，每见佛光。”大设斋，卜吉日以出圣佛。及期，集数百人，命于非所藏处斫，不得。乃劝曰：“诸公不至诚布施，佛不可见。”由是男女争布施者百余万。更于埋处斫之，得金铜像。乡人以为圣，远近传之，莫不欲见。乃宣言曰：“见圣佛者，百病即愈。”左侧数百里，老小士女皆就之。乃以绯紫红黄绫为袋数十重盛像，人聚观者，去一重一回布施，收千端乃见像。如此矫伪一二年，乡人归伏，遂作乱。自号光王，署置官职，杀长吏，数年为患。命将军程务挺斩之。

中郎李庆远狡诈倾险，初事皇太子，颇得出入。暂令出外，即恃威权，宰相以下咸谓之要人。宰执方食即来，诸人命坐，常遣一人门外急唤，云“殿下须使令”，吐饭而去。诸司皆如此。请谒囑事，卖官鬻狱，所求必遂。东宫后稍稍疏之，仍潜入仗内食侍官饭。晚出外腹痛，犹诈云太子赐予食瓜太多。须臾霍出卫士所食米饭黄臭，并韭菜狼藉。凡是小人得宠，多为此状也。

春官尚书阎知微和默啜，司宾丞田归道副焉。至牙帐下，知微舞蹈，宛转抱默啜靴而鼻臭之。田归道长揖不拜，默啜大怒，倒悬之。经一宿，明日将杀，元珍谏：“大国和亲使，若杀之不祥。”乃放之。后与知微争于殿廷，言默啜必不和，知微坚执以为和。默啜果反，陷赵、定。天后乃诛知微九族，拜归道夏官侍郎。

张利涉性多忘，解褐怀州参军。每聚会被召，必于笏上记之。时河内令耿仁惠邀之，怪其不至，亲就门刺请。涉看笏

曰：“公何见顾？笏上无名。”又一时昼寝惊，索马入州，扣刺史邓恽门，拜谢曰：“闻公欲赐责，死罪！”邓恽曰：“无此事。”涉曰：“司功某甲言之。”恽大怒，乃呼州官董以甲问构，将杖之。甲苦诉初无此语。涉前请曰：“望公舍之，涉恐是梦中见说耳。”时人是知其性理昏惑矣。

五原县令阎玄一为人多忘。尝至州，于主人舍坐，州佐史前过，以为县典也，呼欲杖之。典曰：“某是州佐也。”玄一惭谢而止。须臾县典至，一疑其州佐也，执手引坐。典曰：“某是县佐也。”又愧而止。曾有人传其兄书者，止于阶下，俄而里胥白录人到，玄一索杖，遂鞭送书人数下。其人不知所以，讯之，玄一曰：“吾大错。”顾直典回宅取杯酒暖愈。良久，典持酒至。玄一既忘其取酒，复忘其被杖者，因便赐直典饮之。

沧州南皮县丞郭务静初上，典王庆通判禀，静曰：“尔何姓？”庆曰：“姓王。”须臾庆又来，又问何姓，庆又曰姓王。静怪愕良久，仰看庆曰：“南皮佐史总姓王。”

定州何名远大富，主官中三驿。每于驿边起店停商，专以袭胡为业，货财巨万，家有绫机五百张。远年老，或不从戎，即家贫破。及如故，即复盛。

长安富民罗会以剔粪为业，里中谓之“鸡肆”，言若鸡之因剔粪而有所得也。会世副其业，家财巨万。有士人陆景暘，会邀过，所止馆舍甚丽。入内梳洗，衫衣极鲜，屏风、毡褥、烹宰无所不有。景暘问曰：“主人即如此快活，何为不罢恶事？”会曰：“吾中间停废一二年，奴婢死亡，牛马散失；复业已来，家途稍遂。非情愿也，分合如此。”

滕王婴、蒋王恽皆不能廉慎，大帝赐诸王，名五王，不及二王，敕曰：“滕叔、蒋兄自解经纪，不劳赐物与之。”以为“钱贯”。

二王大惭。朝官莫不自励，皆以取受为赃污，有终身为累，莫敢犯者。

瀛州饶阳县令窦知範贪污，有一里正死，範集里正二百人为里正造像，各出钱一贯。範自纳之，谓曰：“里正有过罪，先须急救。範先造得一像，且以与之。”纳钱二百千，平像五寸半。其贪皆类此。範惟一男，放鹰马惊，桑枝打破其脑。百姓快之，皆曰：“千金之子，易一兔之命。”

益州新昌县令夏侯彪之初下车，问里正曰：“鸡卵一钱几颗？”曰：“三颗。”彪之乃遣取十千钱，令买三万颗，谓里正曰：“未须要，且寄母鸡抱之，遂成三万头鸡。经数月长成，令县吏与我卖，一鸡三十钱，半年之间成三十万。”又问：“竹笋一钱几茎？”曰：“五茎。”又取十千钱付之，买得五万茎，谓里正曰：“吾未须要笋，且向林中养之。至秋竹成，一茎十钱，成五十万。”其贪鄙不道皆类此。

汴州刺史王志愔饮食精细，对宾下脱粟饭。商客有一驴，日行三百里，曾三十年不卖。市人报价云：“十四千。”愔曰：“四千金少，更增一千。”又令买单丝罗，匹至三千。愔问：“用几两丝？”对曰：“五两。”愔令竖子取五两丝来，每两别与十钱手功之直。

深州刺史段崇简性贪暴，到任令里正括客，云不得称无。上户每取两人，下户取一人，以刑胁之，人惧，皆妄通。通讫，简云：“不用唤客来，但须见主人。”主人到，处分每客索绢一匹，约一月之内得绢三十车。罢任，发至鹿城县，有一车装绢未满载，欠六百匹，即唤里正令满之。里正计无所出，遂于县令、丞、尉家一倍举送。至都，拜柳州刺史。

安南都护崔玄信命女婿裴惟岳摄爱州刺史，贪暴，取金银

财物向万贯。有首领取妇，裴郎要障车绦，索一千匹，得八百匹，仍不肯放。捉新妇归，戏之，三日乃放还，首领更不复纳。裴即领物至扬州。安南及问至，擒之，物并纳官，裴亦锁项至安南，以谢百姓。及海口，会赦而免。

洛州司金严昇期摄侍御史，于江南巡察，性嗜牛肉，所至州县，烹宰极多。事无大小，入金则弭。凡到处金银为之踊贵，故江南人谓为“金牛御史”。

张昌仪为洛阳令，借易之权势，属官无不允者，风声鼓动。有一人姓薛，赍金五十两遮而奉之。仪领金，受其状，至朝堂，付天官侍郎张锡。数日失状，以问仪，仪曰：“我亦不记，得有姓薛者即与。”锡检案内姓薛者六十余人，并令与官。其蠹政也如此。

朝野僉载卷四

隋辛亶为吏部侍郎，选人为之榜，略曰：“枉州抑县屈滞乡不申里衔恨先生，问隋吏部侍郎辛亶曰：‘当今天子圣明，群僚用命，外拓四方，内齐七政。而子位处权衡，职当水镜，居进退之首，握褒贬之柄。理应识是识非，知滞知微，使无才者泥伏，有用者云飞。奈何尸禄素餐，滥处上官，黜陟失所，选补伤残，小人在位，君子驳弹。莫不代子战灼，而子独何以安？’辛亶曰：‘百姓之子，万国之人，不可皆识，谁厚谁亲。为桀赏者不可不喜，被尧责者宁有不嗔。得官者见喜，失官者见疾，细而论之，非亶之失。’先生曰：‘是何疾欤，是何疾欤！不识何不访其名，官少何不简其精。细寻状迹，足识法家；细寻判验，足识文华。宁不知石中出玉，黄金出沙。量子之才，度子之智，只可投之四裔，以御魑魅。怨嗟不少，实伤和气。’辛亶再拜而谢曰：‘幸蒙先生见责，实觉多违。谨当刮肌贯骨，改过惩非。请先生纵亶自修，舍亶之罚，如更有违，甘从斧钺。’先生曰：‘如子之辈，车载斗量，朝廷多少，立须相代，那得久旷天官，待子自作。急去急去，不得久住，唤取师巫，却行无处。’亶掩泣而言曰：‘罪过自招，自灭自消，岂敢更将面目，来污圣朝。’先生曳杖而歌曰：‘辛亶去，吏部明，开贤路，遇太平。今年定知不可得，后岁依期更入京。’”

隋牛弘为吏部侍郎，有选人马敞者，形貌最陋，弘轻之，侧卧食果子嘲敞曰：“尝闻扶风马，谓言天上下。今见扶风马，得

驴亦不假。”敞应声曰：“尝闻陇西牛，千石不用物。今见陇西牛，卧地打草头。”弘惊起，遂与官。

陈朝尝令人聘隋，不知其使机辨深浅，乃密令侯白变形貌，着故敞衣，为贱人供承。客谓是微贱，甚轻之，乃旁卧放气与之言，白心颇不平。问白曰：“汝国马价贵贱？”报云：“马有数等，贵贱不同。若从伎俩筋脚好，形容不恶，堪得乘骑者，直二十千已上。若形容粗壮，虽无伎俩，堪驮物，直四五千已上。若彌音卜结反尾燥蹄，绝无伎俩，旁卧放气，一钱不直。”使者大惊，问其姓名，知是侯白，方始愧谢。

唐高士廉选，其人齿高。有选人自云解嘲谑，士廉时着木履，令嘲之，应声云：“刺鼻何曾嚏，踏面不知瞋。高生两个齿，自谓得胜人。”士廉笑而引之。

周则天朝蕃人上封事，多加官赏，有为右台御史者。因则天尝问郎中张元一曰：“在外有何可笑事？”元一曰：“朱前疑着绿，逮仁杰着朱。间知微骑马，马吉甫骑驴。将名作姓李千里，将姓作名吴栖梧。左台胡御史，右台御史胡。”胡御史，胡元礼也；御史胡，蕃人为御史者，寻改他官。周革命，举人贝州赵廓眇小，起家监察御史，时人谓之“台矜”，李昭德晋之为“中霜谷束”，元一目为“桌坐鹰架”。时同州孔鲁丘为拾遗，有武夫气，时人谓之“外军主帅”，元一目为“鹭入凤池”。苏味道才学识度，物望攸归；王方庆体质鄙陋，言词鲁钝，智不逾俗，才不出凡；俱为凤阁侍郎。或问元一曰：“苏、王孰贤？”答曰：“苏九月得霜鹰，王十月被冻蝇。”或问其故，答曰：“得霜鹰俊捷，被冻蝇顽怯。”时人谓能体物也。契丹贼孙万荣之寇幽，河内王武懿宗为元帅，引兵至赵州。闻贼骆务整从北数千骑来，王乃弃兵甲，南走邢州，军资器械遗于道路。闻贼已退，方更向

前。军回至都，置酒高会，元一于御前嘲懿宗曰：“长弓短度箭，蜀马临阶骗。去贼七百里，隈墙独自战。甲仗纵抛却，骑猪正南蹕。”上曰：“懿宗有马，何因骑猪？”对曰：“骑猪，夹豕走也。”上大笑。懿宗曰：“元一宿构，不是卒辞。”上曰：“尔叶韵与之。”懿宗曰：“请以葦韵。”元一应声曰：“裹头极草草，掠鬓不葦葦。未见桃花面皮，漫作杏子眼孔。”则天大悦，王极有惭色。懿宗形貌短丑，故曰“长弓短度箭”。周静乐县主，河内王懿宗妹，短丑；武氏最长，时号“大歌”。县主与则天并马行，命元一咏，曰：“马带桃花锦，裙拖绿草罗。定知纱帽底，形容似大歌。”则天大笑，县主极惭。纳言娄师德长大而黑，一足蹇，元一目为“行辙方相”，亦号为“卫灵公”，言防灵柩方相也。天官侍郎吉顼长大，好昂头行，视高而望远，目为“望柳骆驼”。殿中侍御史元本竦体伛身，黑而且瘦，目为“岭南考典”。驾部郎中朱前疑粗黑肥短，身体垢膩，目为“光禄掌膳”。东方虬身长衫短，骨面粗眉，目为“外军校尉”。唐波若矮短，目为“郁屈蜀马”。目李昭德“卒子锐反岁胡孙”。修文学士马吉甫眇一目，目为“端箭师”。郎中长孺子视望阳，目为“呷醋汉”。汜水令苏徵举止轻薄，目为“失孔老鼠”。

周张元一腹粗而脚短，项缩而眼跌，吉顼目为“逆流虾蟆”。

周韶州曲江令朱随侯，女夫李逖，游客尔朱九，并姿相少媚，广州人号为“三樵”七肖反。人歌曰：“奉敕追三樵，随侯傍道走。回头语李郎，唤取尔朱九。”张鹭目随侯为“臞乱土桌”。

周李详，河内人，气侠刚劲。初为梓州监示尉主书考日，刺史问平已否，详独曰不平。刺史曰：“不平，君把笔考。”详曰：“请考使君。”即下笔曰：“怯断大事，好勾小稽。自隐不清，

疑人总浊。考中下。”刺史默然而罢。

则天革命，举人不试皆与官，起家至御史、评事、拾遗、补阙者，不可胜数。张鹭为谣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杷推侍御史，碗脱校书郎。”时有沈全交者，傲诞自纵，露才扬己，高巾子，长布衫，南院吟之，续四句曰：“评事不读律，博士不寻章。面糊存抚使，眯目圣神皇。”遂被杷推御史纪先知捉向左台，对仗弹劾，以为谤朝政，败国风，请于朝堂决杖，然后付法。则天笑曰：“但使卿等不滥，何虑天下人语？不须与罪，即宜放却。”先知于是乎面无色。

唐豫章令贺若瑾眼皮急，项辕粗，鹭号为“饱乳犊子”。

唐郑愔曾骂选人为痴汉，选人曰：“仆是吴痴，汉即是公。”愔令咏痴，吴人曰：“榆儿复榆妇，造屋兼造车。十七八九夜，还书复借书。”愔本姓郑，改姓郑，时人号为“郑郑”。

唐中书令李敬玄为元帅讨吐蕃，至树墩城，闻刘尚书没蕃，著靴不得，狼狈而走。时将军王杲、副总管曹怀舜等惊退，遗却麦饭，及首尾千里，地上尺余。时军中谣曰：“姚河李阿婆，鄯州王伯母。见贼不能斗，总由曹新妇。”

唐礼部尚书祝钦明颇涉经史，不闲时务，博硕肥腩，顽滞多疑，台中小吏号之为“媪”。媪者肉块，无七窍，秦穆公时野人得之。

唐先天中，姜师度于长安城中穿渠，绕朝堂坊市，无所不至。上登西楼望之，师度堰水泷柴筏而下，遂授司农卿。于后水涨则奔突，水缩则竭涸。又前开黄河，引水向棣州，费亿兆功。百姓苦其淹渍，又役夫塞河。开元六年，水泛滥，河口堰破，棣州百姓一概没尽。师度以为功，官品益进。又有傅孝忠为太史令，自言明玄象，专行矫譎。京中语曰：“姜师度一心看

地，傅孝忠两眼相天。”神武即位，知其矫，并斩之。

唐姜晦为吏部侍郎，眼不识字，手不解书，滥掌铨衡，曾无分别。选人歌曰：“今年选数恰相当，都由座主无文章。案后一腔冻猪肉，所以名为姜侍郎。”

唐兵部尚书姚元崇长大行急，魏光乘目为“赶蛇鹳鹊”。黄门侍郎卢怀慎好视地，目为“观鼠猫儿”。殿中监姜皎肥而黑，目为“饱椹母猪”。紫微舍人倪若水黑而无须，目为“醉部落精”。舍人齐处冲好眇目视，目为“暗烛底觅虱老母”。舍人吕延嗣长大少发，目为“日本国使人”。又有舍人郑勉为“醉高丽”。目拾遗蔡孚“小州医博士诈谮药性”。又有殿中侍御史短而丑黑，目为“烟薰地朮”。目御史张孝嵩为“小村方相”。目舍人杨伸嗣为“熟熬上猢猻”。目补阙袁辉为“王门下弹琴博士”。目员外郎魏恬为“祈雨婆罗门”。目李全交为“品官给使”。目黄门侍郎李广为“饱水虾蟆”。由是坐此品题朝士，自左拾遗贬新州新兴县尉。

唐贞观中，桂阳令阮嵩妻阎氏极妒。嵩在厅会客饮，召女奴歌，阎披发跣足袒臂，拔刀至席，诸客惊散。嵩伏床下，女奴狼狈而奔。刺史崔邈为嵩作考词云：“妇强夫弱，内刚外柔。一妻不能禁止，百姓如何整肃？妻既礼教不修，夫又精神何在？考下。省符解见任。”

唐郝象贤，侍郎处俊之孙，顿丘令南容之子也。弱冠，诸友生为之字曰“宠之”。每于父前称字，父给之曰：“汝朋友极贤，吾为汝设馔，可命之也。”翼日，象贤因邀致十数人，南容引生与之饮。谓曰：“谚云：‘三公后，出死狗。’小儿诚愚，劳诸君制字，损南容之身尚可，岂可波及侍中也！”因涕泣，众惭而退。“宠之”者，反语为“痴种”也。

朱前疑浅钝无识，容貌极丑。上书云“臣梦见陛下八百岁”，即授拾遗，俄迁郎中。出使回，又上书云“闻嵩山唱万岁声”，即赐绯鱼袋。未入五品，于绿衫上带之，朝野莫不怪笑。后契丹反，有敕京官出马一匹供军者，即酬五品。前疑买马纳讷，表索绯。上怒，批其状“即放归丘园”，愤恚而卒。

唐王及善才行庸猥，风神钝浊，为内史时，人号为“鸬集凤池”。俄迁文昌右相，无他政，但不许令史之驴入台，终日追逐，无时暂舍。时人号为“驱驴宰相”。

周有逮仁杰，河阳人。自地官令史出尚书，改天下帐式，颇甚繁细，法令滋章。每村立社官，仍置平直老三员，掌簿案，设锁钥，十羊九牧，人皆散逃。而宰相浅识，以为万代可行，授仁杰地官郎中。数年，百姓苦之，其法遂寝。

周考功令史袁琰，国忌众人聚会，充录事勾当。遂判曰：“曹司繁闹，无时暂闲，不因国忌之辰，无以展其欢笑。”合坐嗤之。

周夏官侍郎侯知一年老，敕放致仕。上表不伏，于朝堂踊跃驰走，以示轻便。张琮丁忧，自请起复。吏部主事高筠母丧，亲戚为举哀，筠曰：“我不能作孝。”员外郎张栖贞被讼诈遭母忧，不肯起对。时台中为之语曰：“侯知一不伏致仕，张琮自请起复，高筠不肯作孝，张栖贞情愿遭忧。皆非名教中人，并是王化外物。”兽心人面，不其然乎！

周天官选人沈子荣诵判二百道，试日不下笔。人问之，荣曰：“无非命也。今日诵判，无一相当。有一道颇同，人名又别。”至来年选，判水碓，又不下笔。人问之，曰：“我诵水碓，乃是蓝田，今问富平，如何下笔。”闻者莫不抚掌焉。

周则天内宴甚乐，河内王懿宗忽然起奏曰：“臣急告君，子

急告父。”则天大惊，引问之，对曰：“臣封物承前府家自征，近敕州县征送，太有损折。”则天大怒，仰观屋椽良久，曰：“朕诸亲饮正乐，汝是亲王，为三二百户封几惊杀我，不堪作王。”令曳下。懿宗免冠拜伏。诸王救之曰：“懿宗愚钝，无意之失。”上乃释之。

周张衡令史出身，位至四品，加一阶，合入三品，已团甲。因退朝，路旁见蒸饼新熟，遂市其一，马上食之，被御史弹奏。则天降敕：“流外出身，不许入三品。”遂落甲。

周右拾遗李良弼自矜唇颊，好谈玄理，请使北蕃说骨筮禄。匈奴以木盘盛粪饲之，临以白刃。弼惧，食一盘并尽，乃放还。人讥之曰：“李拾遗，能拾突厥之遗。”出为真源令。秩满还瀛州，遇契丹贼孙万荣使何阿小取沧、瀛、冀、具。良弼谓鹿城令李怀璧曰：“‘孙’者胡孙，即是猕猴，难可当也。‘万’字者有‘草’，即是‘草中藏’。”劝怀璧降何阿小，授怀璧五品将军。阿小败，怀璧及良弼父子四人并为河内王武懿宗斩之。

周春官尚书阎知微庸琐驽怯，使入蕃，受默啜封为汉可汗。贼入恒、定，遣知微先往赵州招慰。将军陈令英等守城西面，知微谓令英曰：“陈将军何不早降下？可汗兵到然后降者，剪土无遗。”令英不答。知微城下连手踏歌，称“万岁乐”。令英曰：“尚书国家八座，受委非轻，翻为贼踏歌，无惭也？”知微仍唱曰：“万岁乐，万岁年，不自由，万岁乐。”时人鄙之。

唐崔湜为吏部侍郎贪纵，兄凭弟力，父挟子威，咸受囑求，赃污狼藉。父挹为司业，受选人钱，湜不之知也，长名放之。其人诉曰：“公亲将赂去，何为不与官？”湜曰：“所亲为谁？吾捉取鞭杀。”曰：“鞭即遭忧。”湜大惭。主上以湜父年老，瓜初熟，赐一颗。湜以瓜遗妾，不及其父，朝野讥之。时崔、岑、郑

愔并为吏部，京中谣曰：“岑羲獠子后，崔湜令公孙。三人相比接，莫贺咄最浑。”

唐左卫将军权龙襄性褊急，常自矜能诗。通天年中，为沧州刺史，初到乃为诗呈州官曰：“遥看沧州城，杨柳郁青青。中央一群汉，聚坐打杯觥。”诸公谢曰：“公有逸才。”襄曰：“不敢，趁韵而已。”又《秋日述怀》曰：“檐前飞七百，雪白后园强。饱食房里侧，家粪集野螂。”参军不晓，请释，襄曰：“鹞子檐前飞，直七百文。洗衫挂后园，干白如雪。饱食房中侧卧，家里便转，集得野泽蛭螂。”谈者嗤之。皇太子宴，夏日赋诗：“严霜白浩浩，明月赤团团。”太子援笔为赞曰：“龙襄才子，秦州人士。明月昼耀，严霜夏起。如此诗章，趁韵而已。”襄以张易之事，出为容山府折冲。神龙中追入，乃上诗曰：“无事向容山，今日向东都。陛下敕进来，令作右金吾。”又为《喜雨》诗曰：“暗去也没雨，明来也没云。日头赫赤赤，地上丝氲氲。”为瀛州刺史日，新过岁，京中数人附书曰：“改年多感，敬想同之。”正新唤官人集，云有诏改年号为“多感”元年，将书呈判司已下，众人大笑。龙襄复侧听，怪赦书来迟。高阳、博野两县竞地陈牒，龙襄乃判曰：“两县竞地，非州不裁。既是两县，于理无妨。付司。权龙襄示。”典曰：“比来长官判事，皆不著姓。”龙襄曰：“余人不解，若不著姓，知我是谁家浪驴也！”龙襄不知忌日，谓府史曰：“何名私忌？”对曰：“父母忌日请假，独坐房中不出。”襄至日，于房中静坐。有青狗突入，龙襄大怒，曰：“冲破我忌。”更陈牒，改作明日好作忌日。谈者笑之。

李宜得本贱人，背主逃匿。当玄宗起义兵，与王毛仲等立功，宜得官至武卫将军。旧主遇诸途，趋而避之，不敢仰视。宜得令左右命之，主甚惶惧。至宅舍，请居上坐，宜得自捧酒

食，旧主流汗辞之。流连数日，遂奏云：“臣蒙国恩，荣禄过分；臣旧主卑琐，曾无寸禄。臣请割半俸，解官以荣之。愿陛下遂臣愚款。”上嘉其志，擢主为郎将，宜得复其秩。朝廷以此多之。

苏颐年五岁，裴谈过其父。颐方在，乃试诵庾信《枯树赋》。将及终篇，避“谈”字，因易其韵曰：“昔年移树，依依汉阴。今看摇落，凄凄江浔。树犹如此，人何以任。”谈骇叹久之，知其他日必主文章也。

唐娄师德，荥阳人也，为纳言。客问浮休子曰：“娄纳言何如？”答曰：“纳言直而温，宽而栗，外愚而内敏，表晦而里明。万顷之波，浑而不浊；百炼之质，磨而不磷。可谓淑人君子，近代之名公者焉。”客曰：“狄仁杰为纳言何如？”浮休子曰：“粗览经史，薄阅文华。箴规切谏，有古人之风；剪伐淫词，有烈士之操。心神耿直，涅而不淄；胆气坚刚，明而能断。晚途钱癖，和峤之徒与！”客曰：“凤阁侍郎李昭德可谓名相乎？”答曰：“李昭德志大而器小，气高而智薄，假权制物，扼险凌人，刚愎有余，而恭宽不足，非谋身之道也。”俄伏法焉。又问：“洛阳令来俊臣雍容美貌，忠赤之士乎？”答曰：“俊臣面柔心狠，行险德薄，巧辨似智，巧谀似忠，倾覆邦家，诬陷良善，其江充之徒欤！蜂虿害人，终为人所害。”无何为太仆卿，戮于西市。又问：“武三思可谓名王哉？”答曰：“三思凭藉国亲，位超袞职，貌象恭敬，心极残忍。外示公直，内结阴谋，弄王法以复仇，假朝权而害物。晚封为德静王，乃鼎贼也，不可以寿终。”竟为节愍太子所杀。又问：“中书令魏元忠耿耿正直，近代之名臣也？”答曰：“元忠文武双阙，名实两空，外示贞刚，内怀趋附。面折张食其之党，勇若熊黑；谄事武士开之俦，怯同弩犬。首鼠之士，进退

两端；虺蜥之夫，曾无一志。乱朝败政，莫非斯人。附三思之徒，斥五王之族，以吾熟察，终不得其死然。”果坐事长流思州，忧恚而卒。又问：“中书令李峤何如？”答曰：“李公有三戾：性好荣迁，憎人升进；性好文章，憎人才笔；性好贪浊，憎人受赂。亦如古者有女君，性嗜肥鲜，禁人食肉；性爱绮罗，断人衣锦；性好淫纵，憎人畜声色。此亦李公之徒也。”又问：“司刑卿徐有功何如？”答曰：“有功耿直之士也，明而有胆，刚而能断。处陵夷之运，不偷媚以取容；居版荡之朝，不逊辞以苟免。来俊臣罗织者，有功出之；袁智弘锻炼者，有功宽之。蹶虎尾而不惊，触龙鳞而不惧。凤跖鸱枭之内，直以全身；豹变豺狼之间，忠以远害。若值清平之代，则张释之、于定国岂同年而语哉！”又问：“司农卿赵履温何如？”答曰：“履温心不涉学，眼不识文，貌恭而性狠，智小而谋大。赵赳狗盗，突忽猪贪。晨羊诱外，不觉其死；夜蛾覆烛，不觉其毙。头寄于项，其能久乎？”后从事韦氏为逆，夷其三族。又问：“郑愔为选部侍郎何如？”答曰：“愔猖獗小子，狡猾庸人，浅学浮词，轻才薄德。狐蹲贵介，雉伏权门，前托俊臣，后附张易，折支德静之室，舐痔安乐之庭。鸱鸢栖于苇苕，鲨鲙游于沸鼎。既无雅量，终是凡材，以此求荣，得死为幸。”果谋反伏诛。

贞观末，南康黎景逸居于空青山，常有鹊巢其侧，每饭食以喂之。后邻近失布者诬景逸盗之，系南康狱，月余劾不承。欲讯之，其鹊止于狱楼，向景逸欢喜，似传语之状。其日传有赦，官司诘其来，云路逢玄衣素衿人所说。三日而赦至，景逸还山。乃知玄衣素衿者，鹊之所传也。

汝州刺史张昌期，易之弟也，恃宠骄贵，酷暴群僚。梁县有人白云有白鹊见，昌期令司户杨楚玉捕之。部人有鷓子七

十笼，令以蜡涂爪。至林见白鹊，有群鹊随之，见鷓进散，惟白者存焉。鷓竦身取之，一无损伤，而笼送之。昌期笑曰：“此鹊赎君命也。”玉叩头曰：“此天活玉，不然投河赴海，不敢见公。”拜谢而去。

渤海高嶷巨富，忽患月余日，帖然而卒。心上仍暖，经日而苏，云有一白衣人眇目，把牒冥司，讼杀其妻子。嶷对：“元不识此老人。”冥官云：“君命未尽，且放归。”遂悟白衣人乃是家中老瞎麻鸡也。令射杀，魅遂绝。

文明以后，天下诸州进雌鸡变为雄者多，或半已化，半未化，乃则天正位之兆。

卫镐为县官下乡，至里人王幸在家。方假寐，梦一乌衣妇人引十数小儿着黄衣，咸言乞命，叩头再三。斯须又至。镐甚恶其事，遂催食欲前。适所亲有报曰：“王幸在家穷，无物设饌，有一鸡见抱儿，已得十余日，将欲杀之。”镐方悟乌衣妇人果乌鸡也，遂命解放。是夜复梦，咸欣然而去。

久视年中，越州有祖录事，不得名。早出，见担鹅向市中者。鹅见录事，频顾而鸣。祖乃以钱赎之，至僧寺，令放为长生鹅，竟不肯入寺，但走逐祖后。经坊历市，稠人广众之处一步不放。祖收养之。左丞张锡亲见说也。

汉时鄆县南门两扇忽开，忽一声称“鸳”，一声称“央”。晨夕开闭，声闻京师。汉末恶之，令毁其门，两扇化为鸳鸯，相随飞去。后改鄆县为晏城县。

天后时，左卫兵曹刘景阳使岭南，得秦吉了鸟雄雌各一只，解人语。至都进之，留其雌者。雄者烦然不食，则天问曰：“何无聊也？”鸟为言曰，其配为使者所得，今颇思之。乃呼景阳曰：“卿何故藏一鸟不进？”景阳叩头谢罪，乃进之。则天不

罪也。

峰州有一道水从吐蕃中来，夏冷如冰雪。有鱼长一二寸，来去有时，盖水上如粥。人取烹之而食，千万家取不可尽，不知所从来。

通川界内多獭，各有主养之，并在河侧岸间。獭若入穴，插雉尾于獭穴前，獭即不敢出。去却尾即出。取得鱼，必须上岸，人便夺之。取得多，然后放令自吃，吃饱即鸣杖以驱之还。插雉尾，更不敢出。

有人见竖子在洛水中洗马，顷之，见一物如白练带，极光晶，缴竖子项三两匝，即落水死。凡是水中及湾泊之所皆有之。人澡浴洗马死者，皆谓鼉所引，非也。此名“白特”，宜慎防之，蛟之类也。

齐州有万顷陂，鱼鳖水族无所不有。咸亨中，忽一僧持钵乞食，村人长者施以蔬供，食讫而去。于时渔人网得一鱼，长六七尺，丝鳞镂甲，锦质宝章，特异常鱼。赍赴州饷遗，至村而死。众共剖而分之，于腹中得长者所施蔬食，俨然并在。村人遂于陂中设斋超度。自是陂中无水族，至今犹然。

杭州富阳县韩珣庄掘井，才深五六尺，土中得鱼数十头，土有微润。

贞观中，卫州板桥店主张迪妻归宁。有卫州三卫杨贞等三人投店宿，五更早发。夜有人取三卫刀杀张迪，其刀却内鞘中，贞等不知之。至明，店人趋贞等，拔刀血狼藉，囚禁拷讯，贞等苦毒，遂自诬。上疑之，差御史蒋恒覆推。至，总追店人十五以上集，为人不足，且散，唯留一老婆年八十已上。晚放出，令狱典密覘之，曰：“婆出，当有一人与婆语者，即记取姓名，勿令漏泄。”果有一人共语者，即记之。明日复尔。其人又

问婆：“使人作何推勘？”如是者二日，并是此人。恒总追集男女三百余人，就中唤与老婆语者一人出，余并放散。问之具伏，云与迪妻奸杀有实。奏之，敕赐帛二百段，除侍御史。

朝野僉载卷五

贞观中，左丞李行廉弟行谗前妻子忠烝其后母，遂私将潜藏，云敕追入内。行廉不知，乃进状问，奉敕推诘极急。其后母诈以领巾勒项卧街中，长安县诘之，云有人诈宣敕唤去，一紫袍人见留宿，不知姓名，勒项送至街中。忠惶恐，私就卜问，被不良人疑之，执送县。县尉王璲引就房内推问，不承。璲先令一人于案褥下伏听，令一人走报长使唤，璲锁房门而去。子母相谓曰：“必不得承。”并私密之语。璲至开门，案下之人亦起，母子大惊，并具承伏法云。

李杰为河南尹，有寡妇告其子不孝。其子不能自理，但云“得罪于母，死所甘分”。杰察其状，非不孝子，谓寡妇曰：“汝寡居，惟有一子。今告之，罪至死，得无悔乎？”寡妇曰：“子无赖，不顺母，宁复惜乎！”杰曰：“审如此，可买棺木来取儿尸。”因使人覘其后。寡妇既出，谓一道士曰：“事了矣。”俄而棺至，杰尚冀有悔，再三喻之，寡妇执意如初。道士立于门外，密令擒之，一问承伏：“某与寡妇私，尝苦儿所制，故欲除之。”杰放其子，杖杀道士及寡妇，便同棺盛之。

卫州新乡县令裴子云好奇策。部人王敬戍边，留犝牛六头于舅李进处，养五年，产犝三十头，例十贯已上。敬还索牛，两头已死，只还四头老牛，余并非汝牛生，总不肯还。敬忿之，经县陈牒。子云令送敬府狱禁，教追盗牛贼李进。进惶怖至县，叱之曰：“贼引汝同盗牛三十头，藏于汝家，唤贼共对。”乃

以布衫笼敬头，立南墙下。进急，乃吐款云：“三十头牛总是外甥犊牛所生，实非盗得。”云遣去布衫，进见是敬，曰：“此是外甥也。”云曰：“若是，即还他牛。”进默然。云曰：“五年养牛辛苦，与数头，余并与敬。”一县服其精察。

中书舍人郭正一破平壤，得一高丽婢，名玉素，极姝艳，令专知财物库。正一夜须浆水粥，非玉素煮之不可。玉素乃毒之而进，正一急曰：“此婢药我！”索土浆、甘草服解之，良久乃止。觅婢不得，并失金银器物十余事。录奏，敕令长安、万年捉不良脊烂求贼，鼎沸三日不获。不良主帅魏昶有策略，取舍人家奴，选年少端正者三人，布衫笼头至卫。缚卫士四人，问十日内已来，何人觅舍人家。卫士云：“有投化高丽留书，遣付舍人捉马奴，书见在。”检云“金城坊中有一空宅”，更无语。不良往金城坊空宅，并搜之。至一宅，封锁正密，开锁破开之，婢及高丽并在其中。拷问，乃是投化高丽共捉马奴藏之。奉敕斩于东市。

垂拱年，则天监国，罗织事起。湖州佐史江琛取刺史裴光判书，割字合成文理，诈为徐敬业反书以告。差使推光，款书是光书，疑语非光语。前后三使推，不能决。敕令差能推事人勘当取实，金曰张楚金可，乃使之。楚金忧闷，仰卧西窗，日高，向看之，字似补作。平看则不觉，向日则见之。令唤州官集，索一瓮水，令琛投书于水中，字一一解散，琛叩头伏罪。敕令决一百，然后斩之。赏楚金绢百匹。

怀州河内县董行成能策贼。有一人从河阳长店盗行人驴一头并皮袋，天欲晓，至怀州。行成至街中见，嗤之曰：“个贼住，即下驴来。”即承伏。人问何以知之，行成曰：“此驴行急而汗，非长行也；见人则引驴远过，怯也。以此知之。”捉送县。

有顷驴主踪至，皆如其言。

张鹞为阳县尉日，有称架人吕元伪作仓督冯忱书，盗巢仓粮粟。忱不认书，元乃坚执，不能定。鹞取吕元告牒，括两头，唯留一字，问：“是汝书，即注是，以字押；不是，即注非，亦以字押。”元乃注曰“非”，去括即是元牒。且决五下。括诈冯忱书上一字以问之，注曰“是”，去括乃诈书也。元连项赤，叩头伏罪。又有一客驴缰断，并鞍失三日，访不获，经县告。鹞推勘急，夜放驴出而藏其鞍，可直五千已来。鹞曰：“此可知也。”令将却笼头放之，驴向旧馁处。鹞令搜其家，其鞍于草积下得之，人伏其计。

张松寿为长安令，时昆明池侧有劫杀，奉敕十日内须获贼，如违，所由科罪。寿至行劫处寻踪迹，见一老婆树下卖食，至以从骑驮来入县，供以酒食。经三日，还以马送旧坐处。令一腹心人看，有人共婆语，即捉来。须臾一人来问明府若为推逐，即披布衫笼头送县，一问具承，并赃并获。时人以为神明。

元嘉少聪俊。左手画员，右手画方，口诵经史，目数群羊，兼成四十字诗，一时而就，足书五言一绝。六事齐举。代号“神仙童子”。

并州人毛俊诞一男，四岁，则天召入内试字。《千字文》皆能暗书，赐衣裳放还。人皆以为精魅所托，其后不知所终。

纳言娄师德，郑州人，为兵部尚书。使并州，接境诸县令随之。日高至驿，恐人烦扰驿家，令就厅同食。尚书饭白而细，诸人饭黑而粗，呼驿长嗔之曰：“饭何为两种者？”驿客将恐，对曰：“邂逅渐米不得，死罪。”尚书曰：“卒客无卒主人，亦复何损。”遂换取粗饭食之。检校营田，往梁州，先有乡人姓娄者为屯官犯赃，都督许钦明欲决杀。令众乡人谒尚书，欲救

之，尚书曰：“犯国法，师德当家儿子亦不能舍，何况渠。”明日宴会，都督与尚书俱坐，尚书曰：“闻有一人犯国法，云是师德乡里。师德实不识，但与其父为小儿时共牧牛耳。都督莫以师德宽国家法。”都督遽令脱枷至，尚书切责之曰：“汝辞父娘，求觅官职，不能谨洁，知复奈何！”将一碟槌饼与之曰：“噉却，作个饱死鬼去。”都督从此舍之。后为纳言、平章事，又检校屯田，行有日矣。谘执事早出，姿先足疾，待马未来，于光政门外横木上坐。须臾有一县令，不知其纳言也，因诉身名，遂与之并坐。令有一子远覘之，走告曰：“纳言也。”令大惊，起曰：“死罪！”纳言曰：“人有不相识，法有何死罪？”令因诉云，有左疑，以其年老眼暗奏解，“某夜书表状亦得，眼实不暗”。纳言曰：“道是夜书表状，何故白日里不识宰相？”令大惭，曰：“愿纳言莫说向宰相，纳言南无佛不说。”公左右皆笑。使至灵州，果驿上食乞，索马，判官谘意家浆水，亦索不得，全不祇承。纳言曰：“师德已上马，与公料理。”往呼驿长，责曰：“判官与纳言何别，不与供给？索杖来。”驿长惶怖拜伏，纳言曰：“我欲打汝一顿，大使打驿将，细碎事，徒涓却名声。若向你州县道，你即不存生命。且放却。”驿将跪拜流汗，狼狈而走。姿目送之，谓判官曰：“与公蹶顿之矣。”众皆怪叹。其行事皆此类。浮休子曰：司马徽、刘宽无以加也。

英公李勣为司空，知政事，有一番官者参选被放，来辞英公。公曰：“明朝早向朝堂见我来。”及期而至，郎中并在旁，番官至辞，英公频眉谓之曰：“汝长生不知事尚书、侍郎，我老翁不识字，无可教汝，何由可得留？深负愧汝，努力好去。”侍郎等惶惧，遽问其姓名，令南院看榜。须臾引入，注与吏部令史。英公时为宰相，有乡人尝过宅，为设食。食客裂却饼缘，英公

曰：“君大少年。此饼犁地两遍熟，概下种锄耨收刈打颺讫，碓罗作面，然后为饼。少年裂却缘，是何道？此处犹可，若对至尊前，公作如此事，参差斫却你头。”客大惭悚。浮休子曰：宇文朝华州刺史王黑，有客裂饼缘者，黑曰：“此饼大用功力，然后入口。公裂之，只是未饥，且擎却。”客愕然。又台使致黑食饭，使人割瓜皮大厚，投地，黑就地拾起以食之。使人极悚息。

刑部尚书李日知自为畿赤，不曾打杖行罚，其事亦济。及为刑部尚书，有令史受敕三日，忘不行者。尚书索杖剥衣，唤令史总集，欲决之。责曰：“我欲笞汝一顿，恐天下人称你云撩得李日知嗔，吃李日知杖。你亦不是人，妻子亦不礼汝。”遂放之。自是令史无敢犯者，设有稽失，众共谪之。

兵部郎中朱前疑貌丑，其妻有美色。天后时，洛中殖业坊西门酒家有婢，蓬头垢面，伛肩蟠腹，寝恶之状，举世所无。而前疑大悦之，殆忘寝食。乃知前世言宿瘤蒙爱，信不虚也。夫人世嗜欲，一何殊性。前闻文王嗜昌歜，楚王嗜芹菹，屈到嗜芰，曾皙嗜羊枣。宋刘雍嗜疮痂，本传曰：“雍诣前吴兴太守孟灵休，灵休脱袜，黏炙疮痂坠地，雍俯而取之餐焉。”宋明帝嗜蜜渍蜚螻，每啖数升。是知海上逐臭之谈，陈君爱丑之说，何足怪欤！夫亦其癖也。

太宗时，西国进一胡，善弹琵琶。作一曲，琵琶弦拨倍粗。上每不欲番人胜中国，乃置酒高会，使罗黑黑隔帷听之，一遍而得。谓胡人曰：“此曲吾宫人能之。”取大琵琶，遂于帷下令黑黑弹之，不遗一字。胡人谓是宫女也，惊叹辞去。西国闻之，降者数十国。

王沂者，平生不解弦管。忽旦睡，至夜乃寤，索琵琶弦之，成数曲：一名《雀啁蛇》，一名《胡王调》，一名《胡瓜苑》。人不

识闻，听之者莫不流泪。其妹请学之，乃教数声，须臾总忘，不复成曲。

周有婆罗门僧惠范，奸矫狐魅，挟邪作蛊，咨起鼠黠，左道弄权。则天以为圣僧，赏赉甚重。太平以为梵王，接纳弥优，生其羽翼，长其光价。孝和临朝，常乘官马，往还宫掖。太上登极，从以给使，出入禁门，每入即赐绫罗、金银器物。气岸甚高，风神傲诞，内府珍宝，积在僧家。矫说袄祥，妄陈祸福。神武斩之，京师称快。

道士史崇玄，怀州河内县缝靴人也。后度为道士，侨假人也。附太平为太清观主。金仙、玉真出俗，立为尊师。每入内奏请，赏赐甚厚，无物不赐。授鸿胪卿，衣紫罗裙帔，握象笏，佩鱼符，出入禁闱，公私避路。神武斩之，京中士女相贺。

岭南风俗，家有人病，先杀鸡鹅等以祀之，将为修福。若不差，即次杀猪狗以祈之。不差，即次杀太牢以祷之。更不差，即是命，不复更祈。死则打鼓鸣钟于堂，比至葬讫。初死，且走，大叫而哭。

景云中，有长发贺玄景，自称五戒贤者。同为妖者十余人。于陆浑山中结草舍，幻惑愚人子女，倾家产事之。给云至心求者必得成佛。玄景为金簿袈裟，独坐暗室，令愚者窃视，云佛放光，众皆慑伏。缘于悬崖下烧火，遣数人于半崖间披红碧纱为仙衣，随风习颺。令众观之，诳曰：“此仙也。”各令着仙衣以飞就之，即得成道。克日设斋，饮中置茛菪子，与众餐之。女子好发者，截取为剃头，串仙衣，临崖下视，眼花恍惚，推崖底，一时烧杀，没取资财。事败，官司来检，灰中得焦拳尸骸数百余人。敕决杀玄景，县官左降。

景龙中，瀛州进一妇人，身上隐起浮图塔庙诸佛形像。按

察使进之，授五品。其女妇留内道场。逆韦死后，不知去处。

周证圣元年，薛师名怀义造功德堂一千尺于明堂北。其中大像高九百尺，鼻如千斛船，中容数十人并坐，夹纈以漆之。五月十五，起无遮大会于朝堂。掘地深五丈，以乱彩为宫殿台阁，屈竹为胎，张施为桢盖。又为大像金刚，并坑中引上，诈称从地涌出。又刺牛血画作大像头，头高二百尺，谎言薛师膝上血作之。观者填城溢郭，士女云会。内载钱抛之，更相踏藉，老少死者非一。至十六日，张像于天津桥南，设斋。二更，功德堂火起，延及明堂，飞焰冲天，洛城光如昼日。其堂作仍未半，已高七十余尺。又延烧金银库，铁汁流液，平地尺余，人不知错入者，便即焦烂。其堂煨烬，尺木无遗。至晓，乃更设会，暴风欻起，裂血像为数百段。浮休子曰：梁武帝舍身同泰寺，百官倾库物以赎之。其夜欻电霹雳，风雨晦冥，寺浮图佛殿一时荡尽。非理之事，岂如来本意哉！

景云中，西京霖雨六十余日。有一胡僧名宝严，自云有术法，能止雨。设坛场，诵经咒。其时禁屠宰，宝严用羊二十口、马两匹以祭。祈请经五十余日，其雨更盛。于是斩逐胡僧，其雨遂止。

周圣历年中，洪州有胡超僧出家学道，隐白鹤山，微有法术，自云数百岁。则天使合长生药，所费巨万，三年乃成。自进药于三阳宫。则天服之，以为神妙，望与彭祖同寿，改元为久视元年。放超还山，赏赐甚厚。服药之后三年而则天崩。

则天时，调猫儿与鸚鵡同器食，命御史彭先觉监，遍示百官及天下考使。传看未遍，猫儿饥，遂咬杀鸚鵡以餐之，则天甚愧。武者国姓，殆不祥之征也。

裴炎为中书令，时徐敬业欲反，令骆宾王画计，取裴炎同

起事。宾王足踏壁，静思食顷，乃为谣曰：“一片火，两片火，绯衣小儿当殿坐。”教炎庄上小儿诵之，并都下童子皆唱。炎乃访学者令解之。召宾王至，数啖以宝物锦绮，皆不言。又赂以音乐、女妓、骏马，亦不语。乃对古忠臣烈士图共观之，见司马宣王，宾王欬然起曰：“此英雄丈夫也。”即说自古大臣执政，多移社稷，炎大喜。宾王曰：“但不知谣讖何如耳。”炎以谣言“片火绯衣”之事白，宾王即下，北面而拜曰：“此真人矣。”遂与敬业等合谋。扬州兵起，炎从内应，书与敬业等合谋。唯有“青鷲”，人缺有告者，朝廷莫之能解。则天曰：“此‘青’字者十二月，‘鷲’字者我自与也。”遂诛炎，敬业等寻败。

逆韦之妹、冯太和之妻号七姨信邪，见豹头枕以辟邪，白泽枕以去魅，作伏熊枕以为宜男。太和死，嗣虢王娶之。韦之败也，虢王斫七姨头送朝堂，则知辟邪之枕无效矣。

后魏高流之为徐州刺史，决滹沱河水绕城。破一古墓，得铭曰：“吾死后三百年，背底生流泉。赖逢高流之，迁吾上高原。”流为造棺椁衣物，取其柩而改葬之。

东都丰都市在长寿市之东北。初筑市垣，掘得古冢，土藏无砧甃，棺木陈朽，触之便散。尸上着平上帻，朱衣。得铭云：“筮道居朝，龟言近市。五百年间，于斯见矣。”当时达者参验，是魏黄初二年所葬也。

寇天师谦之，后魏时得道者也，常刻石为记，藏于嵩山。上元初，有洛州郟城县民因采药于山，得之以献。县令樊文言于州，州以上闻，高宗皇帝诏藏于内府。其铭记文甚多，奥不可解，略曰“木子当天下”；又曰“止戈龙”；又曰“李代代，不移宗”；又曰“中鼎显真容”；又曰“基千万岁”。所谓木子当天下者，盖言唐氏受命也。止戈龙者，言太后临朝也。止戈为武，

武，天后氏也。李代代，不移宗者，谓中宗中兴，再新天地。中鼎显真容者，实中宗之庙讳，真为睿圣之徽谥，得不信乎？基千万岁者，基，玄宗名也，千万岁，盖历数久长也。后中宗御位，樊文男钦贲以石记本上献，上命编于国史。

辰州东有三山，鼎足直上，各数千丈。古老传曰，邓夸父与日竞走，至此煮饭，此三山者，夸父支鼎之石也。

宝历元年乙巳岁，资州资阳县清弓村山有大石，可三间屋大。从此山下忽然吼踊，下山越涧，却上坡，可百步。其石走时，有锄禾人见之，各手把锄，趁至所止。其石高二丈。

赵州石桥甚工，磨砢密致如削焉。望之如初日出云，长虹饮涧。上有勾栏，皆石也，勾栏并有石狮子。龙朔年中，高丽谍者盗二狮子去，后复募匠修之，莫能相类者。至天后大足年，默啜破赵、定州，贼欲南过。至石桥，马跪地不进，但见一青龙卧桥上，奋迅而怒，贼乃遁去。

永昌年，太州敷水店南西坡白日飞四五里，直塞赤水。坡上桑畦麦陇依然仍旧。

邹骆驼，长安人。先贫，常以小车推蒸饼卖之。每胜业坊角有伏砖，车触之即翻，尘土浼其饼，驼苦之。乃将镬刷去十余砖，下有瓷瓮，容五斛许，开看，有金数斗，于是巨富。其子昉，与萧佺交厚，时人语曰：“萧佺驹马子，邹昉骆驼儿。非关道德合，只为钱相知。”

先天年，洛下人牵一牛奔，腋下有一人手，长尺余，巡坊而乞。

隋文皇帝时，大宛国献千里马，鬃曳地，号曰“师子骢”。上置之马群，陆梁人莫能制。上令并群驱来，谓左右曰：“谁能馭之？”郎将裴仁基曰：“臣能制之。”遂攘袂向前，去十余步，踊

身腾上，一手撮耳，一手抠目，马战不敢动，乃鞫乘之。朝发西京，暮至东洛。后隋末，不知所在。唐文武圣皇帝敕天下访之。同州刺史宇文士及访得其马，老于朝邑市面家挽碓，鬃尾焦秃，皮肉穿穴，及见之悲泣。帝自出长乐坡，马到新丰，向西鸣跃。帝得之甚喜，齿口并平，饲以钟乳，仍生五驹，皆千里足也。后不知所在矣。

德州刺史张讷之一白马，其色如练，父雄为荆州刺史常乘。雄薨，子敬之为考功郎中，改寿州刺史，又乘此马。敬之薨，弟讷之从给事中、相府司马改德州刺史，入为国子祭酒，出为常州刺史，至今犹在。计八十余年，极肥健，行骤脚不散。

广平宋察娶同郡游昌女。察先代胡人也，归汉三世矣。忽生一子，深目而高鼻，疑其非嗣，将不举。须臾赤草马生一白驹，察悟曰：“我家先有白马，种绝已二十五年，今又复生。吾曾祖貌胡，今此子复其先也。”遂养之。故曰“白马活胡儿”，此其谓也。

东海有蛇丘，地险多渐洳，众蛇居之，无人民。蛇或有人头而蛇身。

岭南有报冤蛇，人触之，即三五里随身即至。若打杀一蛇，则百蛇相集，将蜈蚣自防乃免。

顾渚山颍石洞有绿蛇，长可三尺余，大类小指，好栖树杪。视之若鞶带缠于柯叶间。无螫毒，见人则空中飞。

山南五溪黔中皆有毒蛇，乌而反鼻，蟠于草中。其牙倒勾，去人数步，直来疾如缴箭，螫人立死。中手即断手，中足则断足，不然则全身肿烂，百无一活。谓蝮蛇也。有黄喉蛇，好在舍上，无毒，不害人。唯善食毒蛇，食饱则垂头直下，滴沫地坟起，变为沙虱，中人为疾。额上有“大王”字，众蛇之长，常食

蝮蛇。

种黍来蛇，烧羶羊角及头发，则蛇不敢来。

隋绛州夏县树提家新造宅，欲移之。忽有蛇无数，从室中流出门外，其稠如箔上蚕，盖地皆遍。时有行客，云解符镇，取桃枝四枝书符，绕宅四面钉之。蛇渐退，符亦移就之。蛇入堂中心，有一孔大如盆口，蛇入并尽。令煎汤一百斛灌之。经宿以锹掘之，深尺，得古铜钱二十万贯。因陈破铸新钱，遂巨富。蛇乃是古铜之精。

开元四年六月，郴州马岭山侧有白蛇长六七尺，黑蛇长丈余。须臾二蛇斗，白者吞黑蛇，到粗处，口两噬皆裂，血流滂沛。黑蛇头入，啮白蛇肋上作孔，头出二尺余。俄而两蛇并死。后十余日大雨，山水暴涨，漂破五百余家，失三百余人。

左补阙毕乾泰，瀛州任丘人。父母年五十，自营生藏讫。至父年八十五，又自造棺，稍高大，嫌藏小，更加砖二万口。开藏欲修之，有蛇无数。时正月尚寒，蛰未能动，取蛇投一空井中，仍受蛇不尽。其蛇金色。泰自与奴开之，寻病而卒。月余，父母俱亡。此开之不得其所也。

沧州东光县宝观寺常有苍鹞集重阁。每有鸽数千，鹞冬中每夕取一鸽以暖足，至晓放之而不杀。自余鹰鹞不敢侮之。

太宗养一白鹞，号曰将军。取鸟常驱至于殿前，然后击杀，故名落雁殿。上恒令送书，从京至东都与魏王，仍取报，日往反数回。亦陆机黄耳之徒欤！

上元中，华容县有象入庄家中庭卧，其足下有槎。人为出之，象乃伏，令人骑。入深山，以鼻掬土，得象牙数十，以报之。

吏部侍郎郑愔，初托附来俊臣。俊臣诛，即托张易之。易之被戮，托韦庶人。后附譙王，竟被斩。

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长史李晋，中书令崔湜、萧至忠、岑羲等，并外饰忠鯁，内藏谄媚，翕肩屏气，舐痔折肢。附太平公主，并腾迁云路，咸自以为得志，保泰山之安。七月三日，破家身斩，何异鸕鹚栖于苇苕，大风忽起，巢折卵破。后之君子，可不鉴哉！

赵履温为司农卿，谄事安乐公主，气势回山海，呼吸变霜雪。客谓张文成曰：“赵司农何如人？”曰：“猖獗小人，心佞而险，行僻而骄，折支势族，舐痔权门，谄于事上，傲于接下，猛若饥虎，贪若饿狼。性爱食人，终为人所食。”为公主夺百姓田园，造定昆池，言定天子昆明池也，用库钱百万亿。斜褰紫衫，为公主背挽金犊车。险谀皆此类。诛逆韦之际，上御承天门，履温诈喜，舞蹈称万岁。上令斩之，刀剑乱下，与男同戮。人割一脔，肉骨俱尽。

天后时，张岌谄事薛师，掌擎黄幟，随薛师后。于马旁伏地，承薛师马镫。侍御史郭霸尝来俊臣粪秽，宋之问捧张易之溺器，并偷媚取容，实名教之大弊也。

天后时，太常博士吉頊父皙易州刺史，以赃坐死。頊于天津桥南要内史魏王承嗣，拜伏称死罪。承嗣问之，曰：“有二妹，堪事大王。”承嗣然之，遂犊车载入。三日不语，承嗣怪问之，二人曰：“儿父犯国法，忧之无复聊赖。”承嗣既幸，免其父极刑，遂进頊笼马监，俄迁中丞、吏部侍郎。不以才升，二妹请求承嗣故也。

天后内史宗楚客性谄佞。时薛师有嫪毒之宠，遂为作传二卷。论薛师之圣从天而降，不知何代人也，释迦重出，观音再生。期年之间，位至内史。

天后梁王武三思为张易之作传，云是王子晋后身。于缙

氏山立庙，词人才子佞者为诗以咏之，舍人崔融为最。周年，易之族，佞者并流于岭南。

唐崔挹子湜，桓、敬惧武三思谗间，引湜为耳目，湜乃反以桓、敬等计潜告三思。寻为中书令，湜又说三思尽杀五王，绝其归望。先是，湜为兵部侍郎，挹为礼部侍郎，父子同为南省副贰，有唐以来未之有也。上官昭容屡出外，湜谄附之。玄宗诛萧至忠后，所司奏官人元氏款称与湜曾密谋进鸩，乃赐湜死，年四十。初，湜与张说有隙，说为中书令，议者以为说构陷之。湜美容仪，早有才名。弟液、涤及从兄洫，并有文翰，列居清要。每私宴之际，自比王、谢之家，谓人曰：“吾之门地及出身历官，未尝不为第一。丈夫当先据要路以制人，岂能默默受制于人！”故进取不已，而不以令终。崔湜谄事张易之与韦庶人。及韦氏诛，附太平，有冯子都、董偃之宠。妻美，与二女并进储闈，为中书侍郎、平章事。或有人榜之曰：“托庸才于主第，进艳妇于春宫。”

燕国公张说，幸佞人也。前为并州刺史，谄事特进王毛仲，饷致金宝不可胜数。后毛仲巡边，会说于天雄军大设，酒酣，恩敕忽降，授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说谢讫，便把毛仲手起舞，嗅其靴鼻。

将军高力士特承玄宗恩宠。遭母丧，左金吾大将军程伯献、少府监冯绍正二人直就力士母丧前披发哭，甚于己亲。朝野闻之，不胜耻笑。

前侍御史王景融，瀛州平舒人也。迁父灵柩就洛州，于隧道掘着龙窟，大如瓮口。景融俯而观之，有气如烟直上，冲损其目。遂失明，旬日而暴卒。

朝野僉载卷六

天宝中，万年主簿韩朝宗尝追一人，来迟，决五下。将过县令，令又决十下。其人患天行病而卒。后于冥司下状言，朝宗遂被追至。入乌头门极大，至中门前，一双桐树，门边一阁垂帘幕，窥见故御史洪子舆坐。子舆曰：“韩大何为得此来？”朝宗云：“被追来，不知何事。”子舆令早过大使。入屏墙，见故刑部尚书李义。朝宗参见，云：“何为决杀人？”朝宗诉云：“不是朝宗打杀，县令重决，由患天行病自卒，非朝宗过。”又问：“县令决汝，何牵他主簿！朝宗无事。然亦县丞，悉见例皆受行杖。”亦决二十放还。朝宗至晚始苏，脊上青肿，疼痛不复可言，一月已后始可。于后巡检坊曲，遂至京城南罗城，有一坊中，一宅门向南开，宛然记得追来及乞杖处。其宅中无人居。问人，云此是公主凶宅，人不敢居。乃知大凶宅皆鬼神所处，信之。

神鼎师不肯剃头，食酱一斗。每巡门乞物，得粗布破衣亦着，得绸锦罗绮亦着。于利贞师座前听，问贞师曰：“万物定否？”贞曰：“定。”鼎曰：“阍梨言若定，何因高岸为谷，深壑为陵？有死即生，有生即死，万物相纠，六道轮回，何得为定耶！”贞曰：“万物不定。”鼎曰：“若不定，何不唤天为地，唤地为天，唤月为星，唤星为月？何得为不定！”贞无以应之。时张文成见之，谓曰：“观法师即是菩萨行人也。”鼎曰：“菩萨得之不喜，失之不悲，打之不怒，骂之不嗔，此乃菩萨行人也。鼎今乞得

即喜，不得即悲，打之即怒，骂之即嗔。以此论之，去菩萨远矣。”

空如禅师者，不知何许人也。少慕修道，父母抑婚，以刀割其势，乃止。后成丁，征庸课，遂以麻蜡裹臂，以火蒸之，遂成废疾。入陆浑山坐兰若，虎不为暴。山中偶见野猪与虎斗，以藜杖挥之，曰：“檀越不须相争。”即弭耳分散。人皆敬之，无敢议者。

司刑司直陈希闵以非才任官，庶事凝滞。司刑府史目之为“高手笔”，言秉笔支额，半日不下，故名“高手笔”。又号“按孔子”，言窜削至多，纸面穿穴，故名“按孔子”。

衢州龙游县令李凝道性褊急。姊男年七岁，故恼之，即往逐之，不及，遂饼诱得之，咬其胸背流血，姊救之得免。又乘驴于街中，有骑马人靴鼻拔其膝，遂怒，大骂，将殴之。马走，遂无所及，忍恶不得，遂嚼路旁棘子流血。

贞观中，冀州武强县丞尧君卿失马，既得贼，枷禁未决。君卿指贼面而骂曰：“老贼吃虎胆来，敢偷我物！”贼举枷击之，应时脑碎而死。

开元中，萧颖士方年十九，擢进士。至二十余，该博三教。其赋性躁忿浮戾，举无其比。常使一仆杜亮，每一决责，皆由非义。平复，遭其指使如故。或劝亮曰：“子佣夫也，何不择其善主，而受苦若是乎？”亮曰：“愚岂不知。但爱其才学博奥，以此恋恋不能去。”卒至于死。

敬宗时，高崔巍喜弄痴。大帝令给使捺头向水下，良久，出而笑之。帝问，曰：“见屈原，云：‘我逢楚怀王无道，乃沉汨罗水。汝逢圣明主，何为来？’”帝大笑，赐物百段。

秋官侍郎狄仁杰嘲秋官侍郎卢献曰：“足下配马乃作驴。”

献曰：“中劈明公，乃成二犬。”杰曰：“狄字犬旁火也。”献曰：“犬边有火，乃是煮熟狗。”

吏部侍郎李安期，隋内史德林之孙，安平公百药之子，性好机警。常有选人被放，诉云：“羞见来路。”安期问：“从何关来？”“从蒲津关来。”安期曰：“取潼关路去。”选者曰：“耻见妻子。”安期曰：“贤室本自相谮，亦不笑。”又一选人引铨，安期看判曰：“弟书稍弱。”对曰：“昨坠马损足。”安期曰：“损足何废好书？”为读判曰：“向看弟判，非但伤足，兼似内损。”其人惭而去。又选士姓杜名若，注芳洲官，其人惭而不伏。安期曰：“君不闻芳洲有杜若？”其人曰：“可以赠名公。”曰：“此期非彼期。”若曰：“此若非彼若。”安期笑，为之改注。又一吴士，前任有酒状，安期曰：“君状不善。”吴士曰：“知暗枪已入。”安期曰：“为君拔暗枪。”答曰：“可怜美女。”安期曰：“有精神选，还君好官。”对曰：“怪来晚。”安期笑而与官。

尹神童每说，伯乐令其子执《马经》画样以求马，经年无有似者。归以告父，乃更令求之。出见大虾蟆，谓父曰：“得一马，略与相同，而不能具。”伯乐曰：“何也？”对曰：“其隆颇跌目脊郁缩，但蹄不如累趋尔。”伯乐曰：“此马好跳踯，不堪也。”子笑乃止。

安南有象缺，有理者即过。负心者以鼻卷之，掷空中数丈，以牙接之，应时碎矣。莫敢竞者。

安南武平县封溪中有猩猩焉，如美人，解人语，知往事。以嗜酒故，以屐得之，槛百数同牢。欲食之，众自推肥者相送，流涕而别。时饷封溪令，以杷盖之。令问何物，猩猩乃笼中语曰：“唯有仆并酒一壶耳。”令笑而爱之，养畜，能传送言语，人不如也。

前御史王义方出莱州司户参军，去官归魏州，以讲授为业。时乡人郭无为颇有法术，教义方使野狐。义方虽呼得之，不伏使，却被群狐竞来恼，每掷砖瓦以击义方。或正诵读，即裂其书碎。闻空中有声云：“有何神术，而欲使我乎！”义方竟不能禁止。无何而卒。

并州石艾、寿阳二界有妒女泉，有神庙，泉水沉洁澈千丈。祭者投钱及羊骨，皎然皆见。俗传妒女者，介之推妹，与兄竞，去泉百里，寒食不许举火，至今犹然。女锦衣红鲜，装束盛服，及有人取山丹、百合经过者，必雷风电雹以震之。

景龙末，韦庶人专制。故安州都督、赠太师杜鹏举时尉济源县，为府召至洛城修籍，一夕暴卒，亲宾具小殓。夫人尉迟氏，敬德之孙也，性通明强毅，曰：“公算术神妙，自言官至方伯，今岂长往？”即安然不哭。洎二日三夕，乃心上稍温，翌日徐苏。数日方语，云初见两人持符来召，遂相引出徽安门。门隙容寸，过之尚宽，直北上邙山，可十余里，有大坑，视不见底。使人令人，鹏举大惧，使者曰：“可闭目。”执手如飞，须臾足已履地。寻小径东行，凡数十里，天气昏惨，如冬凝阴。遂至一廨，墙宇宏壮，使者先入。有碧衣官出，趋拜颇恭，既退引入。碧衣者踞坐案后，命鹏举前。旁有一狗，人语曰：“误，姓□名同，非此官也。”答使者，改符令去。有一马半身两足，跳梁而前曰：“往为鹏举所杀，今请理冤。”鹏举亦醒然记之，诉云：“曾知驿，敕使将马令杀，非某所愿。”碧衣命吏取案，审然之，马遂退。旁见一吏，挥手动目，教以事理，意相庇脱。证既毕，遂揖之出，碧衣拜送门外，云：“某是生人，安州编户，少府当为安州都督，故先施敬，愿自保持。”言讫而向所教之吏趋出，云姓韦名鼎，亦是生人，在上都务本坊。自称向来有力，祈钱十万。

鹏举辞不能致，鼎云：“某虽生人，今于此用纸钱，易致耳。”遂许之。又嘱云：“焚时愿以物藉之，幸不着地，兼呼韦鼎，某即自使人受。”鼎又云：“既至此，岂不要见当家簿书？”遂引入一院，题云“户部”，房廊四周簿帐山积，当中三间架阁特高，覆以赤黄帟帕，金字榜曰“皇籍”。余皆露架，往往有函，紫色盖之。韦鼎云：“宰相也。”因引诣杜氏籍，书签云“濮阳房”，有紫函四。发开卷，鹏举三男，时未生者，籍名已俱。遂求笔，书其名于臂。意愿踟蹰，更欲周览，韦鼎云：“既不住，亦要早归。”遂引出，令一吏送还。吏云：“某苦饥，不逢此使，无因得出，愿许别去，冀求一食。但寻此道，自至其所。”留之不可。鹏举遂西行，道左忽见一新城，异香闻数里，环城皆甲士持兵。鹏举问之，甲士云：“相王于此上天，有四百天人来送。”鹏举曾为相王府官，忻闻此说，墙有大隙，窥见分明。天人数百，围绕相王，满地彩云，并衣仙服，皆如画者。相王前有女人执香炉引，行近窥帝，衣裙带状似剪破，一如雁齿状。相王戴一日，光明辉赫，径可丈余。相王后凡有十九日，累累成行，大光明皆如所戴。须臾有绋骑来迎，甲士令鹏举走，遂至故道，不觉已及徽安门。门闭，过之亦如去时容易，为群犬遮啮，行不可进。至家，见身在床上，跃入身中，遂寤。臂上所记如朽木书，字尚分明。遂焚纸钱十万，呼赠韦鼎。心知卜代之数，中兴之期，遂以假故来谒睿宗。上握手曰：“岂敢忘德。”寻求韦鼎，适卒矣。及睿宗登极，拜右拾遗，词云：“思入风雅，灵通鬼神。”敕宫人妃子数十同其妆服，令视执炉者。鹏举遥识之，乃太平公主也。问裙带之由，公主云：“方熨龙袞，忽为火迸，惊忙之中，不觉燕带。仓惶不及更服。”公主歔歔陈贺曰：“圣人之兴，固自天也。”鹏举所见，先睿宗龙飞前三年，故鹏举墓志云：“及睿宗

践祚，阴鸷祥符。启圣期于化元，定成拜于幽数。”后果为安州都督。处士萧时和作传。 一说，鹏举得释后入一院，问帘下者为谁，曰魏元忠也。有顷敬挥入，下马，众接拜之，云是大理卿，对推事。见武三思着枷，韦温、宗楚客、赵履温等着锁，李峤露头散腰立。闻元忠等云“今年大计会”。至六月，诛逆韦，宗、赵、韦等并斩，峤解官归第，皆如其言。

柴绍之弟某，有材力，轻赅迅捷，踊身而上，挺然若飞，十余步乃止。太宗令取赵公长孙无忌鞍鞞，仍先报无忌，令其守备。其夜，见一物如鸟飞入宅内，割双镫而去，追之不及。又遣取丹阳公主镂金函枕，飞入房内，以手捻土公主面上，举头，即以他枕易之而去。至晓乃觉。尝着吉莫靴走上砖城，直至女墙，手无攀引。又以足踏佛殿柱，至檐头，捻椽覆上。越百尺楼阁，了无障碍。太宗奇之，曰：“此人不可处京邑。”出为外官。时人号为“壁龙”。太宗尝赐长孙无忌七宝带，直千金，时有大盗段师子从屋上上椽孔间而下，露拔刀谓曰：“公动即死。”遂于函中取带去，以刀拄地，踊身椽孔间出。

天后时将军李楷固，契丹人也，善用绳索。李尽忠之败也，麻仁节、张玄遇等并被缚。将獐鹿狐兔走马遮截，放索缚之，百无一漏。鞍马上弄弓矢矛稍如飞仙。天后惜其材不杀，用以为将。稍贪财好色，出为潭州乔口镇守将，愤恚而卒。

宋令文者，有神力。禅定寺有牛触人，莫之敢近，筑围以阑之。令文怪其故，遂袒褐而入。牛竦角向前，令文接两角拔之，应手而倒，颈骨皆折而死。又以五指撮碓觜壁上书，得四十字诗。为太学生，以一手挟讲堂柱起，以同房生衣于柱下压之。许重设酒，乃为之出。令文有三子：长之问，有文誉；次之逊，善书；次之悌，有勇力。之悌后左降朱鸢，会贼破驩州，以

之梯为总管击之。募壮士，得八人。之梯身長八尺，被重甲，直前大叫曰：“獠贼，动即死。”贼七百人一时俱倒，大破之。

彭博通者，河间人也，身長八尺。曾于讲堂阶上临阶而立，取鞋一舄以臂夹，令有力者后拔之，鞋底中断，博通脚终不移。牛驾车正走，博通倒曳车尾，却行数十步，横拔车辙深二尺余，皆纵横破裂。曾游瓜埠，江有急风张帆，博通捉尾缆挽之，不进。

定襄公李宏，虢王之子，身長八尺。曾猎，有虎搏之，踣而卧，虎坐其上。奴走马旁过，虎跳攫奴后鞍。宏起，引弓射之，中臂而死。宏及奴一无所伤。

忠武将军辛承嗣轻捷。曾解鞍绊马，脱衣而卧，令一人百步走马持枪而来。承嗣鞞马解绊，着衣擐甲，上马盘枪逆拒，刺马擒人而还。承嗣曾与将军元帅奖驰骋，一手捉鞍桥，双足直上捺蜻蜓，走马二十里。与中郎裴绍业于青海被吐蕃围，谓绍业曰：“相随带将军共出。”绍业惧，不敢。承嗣曰：“为将军试之。”单马持枪，所向皆靡，却迎绍业出。承嗣马被箭，乃跳下，夺贼壮马乘之，一无损伤。裴旻为幽州都督，孙佺北征，被奚贼围之。旻马上立走，轮刀雷发，箭若星流，应刀而断。贼不敢取，蓬飞而去。

贞观中，恒州有彭闳、高瓚二人斗豪，时于大酺场上两朋竞胜。闳活捉一豚，从头咬至项，放之地上仍走。瓚取猫儿从尾食之，肠肚俱尽，仍鸣唤不止。闳于是乎帖然心伏。

梁庾信从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轻之。信将《枯树赋》以示之，于后无敢言者。时温子升作《韩陵山寺碑》，信读而写其本。南人问信曰：“北方文士何如？”信曰：“唯有韩陵山一片石堪共语。薛道衡、卢思道少解把笔，自余驴鸣犬吠，聒耳

而已。”

卢照邻字昇之，范阳人。弱冠拜邓王府典签，王府书记一以委之。王有书十二车，照邻总披览，略能记忆。后为益州新都县尉，秩满，婆娑于蜀中，放旷诗酒，故世称“王杨卢骆”。照邻闻之曰：“喜居王后，耻在骆前。”时杨之为文，好以古人姓名连用，如“张平子之略谈”，“陆士衡之所记”，“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长统何足知之”。号为“点鬼簿”。骆宾王文好以数对，如“秦地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时人号为“算博士”。如卢生之文，时人莫能评其得失矣。惜哉！不幸有冉耕之疾，著《幽忧子》以释愤焉。文集二十卷。

北齐兰陵王有巧思，为舞胡子。王意所欲劝，胡子则捧盞以揖之，人莫知其所由也。

幽州人刘交戴长竿高七十尺，自擎上下。有女十二，甚端正，于竿上置定，跨盘独立。见者不忍，女无惧色。后竟为扑杀。

巧人张崇者，能作灰画腰带铰具，每一胯大如钱，灰画烧之，见火即隐起，作龙鱼鸟兽之形，莫不悉备。

则天如意中，海州进一匠，造十二辰车。回辕正南则午门开，马头人出。四方回转，不爽毫厘。又作木火通，铁盞盛火，辗转不翻。

韩王元嘉有一铜樽，背上贮酒而一足倚，满则正立，不满则倾。又为铜鸪，毡上摩之热则鸣，如真鸪之声。

洛州殷文亮曾为县令，性巧好酒，刻木为人，衣以缯彩，酌酒行觞，皆有次第。又作妓女，唱歌吹笙，皆能应节。饮不尽，即木小儿不肯把；饮未竟，则木妓女歌管连理催。此亦莫测其神妙也。

将作大匠杨务廉甚有巧思，常于沁州市内刻木作僧，手执一碗，自能行乞。碗中钱满，关键忽发，自然作声云“布施”。市人竞观，欲其作声，施者日盈数千矣。

郴州刺史王琚刻木为獭，沉于水中，取鱼引首而出。盖獭口中安饵，为转关，以石缒之则沉。鱼取其饵，关即发，口合则衔鱼，石发则浮出矣。

薛盲惑者，善投壶，龙跃隼飞，矫无遗箭。置壶于背后，却反矢以投之，百发百中。

天后朝，地官郎中周子恭忽然暴亡，见大帝于殿上坐，裴子仪侍立。子恭拜，问为谁，曰：“周子恭追到。”帝曰：“我唤许子儒，何为错将子恭来？”即放去。子恭苏，问家中曰：“许侍郎好在否？”时子儒为天官侍郎，已病，其夜卒。则天闻之，驰驿向并州，问裴子仪，时为判官，无恙也。

张易之将败也，母韦氏阿藏在宅坐，家人报云有车马骑从甚多，至门而下。疑其内官也，藏出迎之，无所见。又野狐数十擎饭瓮墙头而过。未旬日而祸及。垂拱之后，诸州多进雌鸡化为雄鸡者，则天之应也。

神龙中，户部尚书李承嘉不识字，不解书。为御史大夫兼洛州长史，名判司为狗，骂御史为驴，威振朝廷。西京造一堂新成，坊人见野狐无数直入宅。须臾堂舍四裂，瓦木一聚，判事笔管手中直裂，别取笔，复裂如初。数日，出为藤州员外司马，卒。

大定年中，太州赤水店有郑家庄，有一儿郎年二十余，日晏于驿路上见一青衣女子独行，姿容姝丽。问之，云欲到郑县，待三婢未来，踟蹰伺候。此儿屈就庄宿，安置厅中，借给酒食，将衣被同寝。至晓，门久不开，呼之不应。于窗中窥之，唯

有脑骨头颅在，余并食讫。家人破户入，于梁上暗处见一大鸟，冲门飞出。或云是罗刹魅也。

怀州刺史梁载言昼坐厅事，缺忽有物如蝙蝠从南飞来，直入口中，翕然似吞一物。腹中遂绞痛，数日而卒。

寿安男子不知姓名，肘拍板，鼻吹笛，口唱歌，能半面笑半面啼。一乌犬解人语，应口所作，与人无殊。

越州兵曹柳崇忽疡生于头，呻吟不可忍。于是召术士夜观之，云：“有一妇女绿裙，问之不应，在君窗下，急除之。”崇访窗下，止见一瓷妓女，极端正，绿瓷为饰。遂于铁臼捣碎而焚之，疮遂愈。

永徽中，张鹞筑马槽厂宅，正北掘一坑丈余。时《阴阳书》云子地穿，必有堕井死。鹞有奴名永进，淘井土崩压而死。又鹞故宅有一桑，高四五丈，无故枯死，寻而祖亡歿。后有明阴阳云“乔木先枯，众子必孤”，此其验也。

徐敬业举兵，有大星蓬蓬如筐笼，经三宿而失。俄而敬业败。

司刑卿杜景佺授并州长史，驰驿赴任。其夜有大星如斗，落于庭前，至地而没。佺至并州祈县界而卒。群官迎祭，回所上食为祭盘。

将军黑齿常之镇河源军，城极严峻。有三口狼入营，绕官舍，不知从何而至，军士射杀。黑齿忌之，移之外。奏讨三曲党项，奉敕许，遂差将军李谨行充替。谨行到军，旬日病卒。

天官侍郎顾琮新得三品，有子婿来谒。时大门造成，琮乘马至门，鼓鼻踏地不进。鞭之，跳跃而入，从骑亦如之。有顷，门无故自倒，琮不悦，遂病。郎中、员外已下来问疾，琮云：“未合入三品，为诸公成就至此，自知不起矣。”旬中而薨。

张易之初造一大堂甚壮丽，计用数百万。红粉泥壁，文柏帖柱，琉璃沉香为饰。夜有鬼书其壁曰“能得几时”，令削去，明日复书之。前后六七，易之乃题其下曰“一月即足”，自是不复更书。经半年，易之籍没，入官。

崔玄晔初封博陵王，身为益府长史，受封。令所司造辂，初成，有大风吹其盖倾折，识者以为不祥。无何，弟晕为云阳令，部人杀之雍州衙内。晔三从以上长流岭南。斯亦咎征之先见也。

瀛州饶阳人宋善威曾任一县尉，尝昼坐，忽然取鞋衫笏走出门，迎接拜伏引入。诸人不见，但闻语声。威命酒馔乐饮，仍作诗曰：“月落三株树，日映九重天。良夜欢宴罢，暂别庚申年。”后威果至庚申年卒。

开元三年，有熊昼日入广府城内，经都督门前过，军人逐十余里，射杀之。后月余，都督李处鉴死。自后长史朱思贤被告反，禁身半年，才出即卒。司马宋草宾、长史窦崇嘉相继而卒。

开元四年，尚书考功院厅前一双桐树忽然枯死。旬日，考功员外郎邵某卒。寻而麴先冲为郎中，判邵旧案。月余，西边树又枯死，省中忧之。未几而先冲又卒。

源乾曜为宰相，移政事床。时姚元崇归休，及假满来，见床移，忿之。曜惧，下拜。玄宗闻之而停曜。宰相讳移床，移则改动。曜停后元崇亦罢，此其验也。

梁简文之生，志公谓武帝曰：“此子与冤家同年生。”其年，侯景生于雁门，乱梁，诛萧氏略尽。

魏徵为仆射，有二典事之长参，时徵方寝，二人窗下平章。一人曰：“我等官职总由此老翁。”一人曰：“总由天上。”徵闻

之，遂作一书，遣“由此老翁”人者送至侍郎处，云“与此人一员好官”。其人不知，出门心痛，凭“由天上”者送书。明日引注，“由老人”者被放，“由天上”者得留。徵怪之，问焉，具以实对。乃叹曰：“官职禄料由天者，盖不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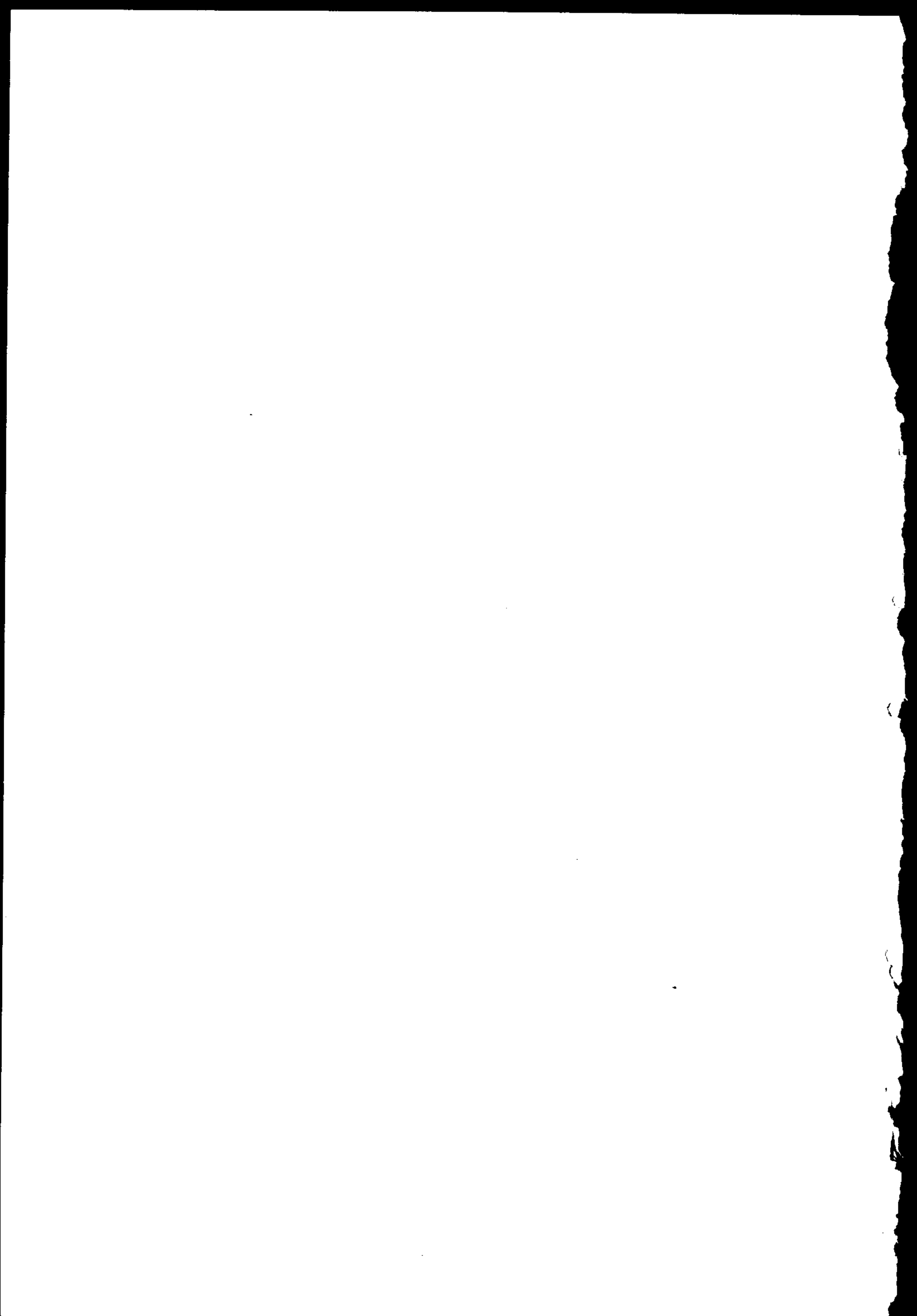
娄师德为扬州江都尉，冯元常亦为尉，共见张罔藏。藏曰：“二君俱贵，冯位不如娄。冯唯取钱多，即官益进；娄若取一钱，官即落。”后冯为浚仪尉，多肆惨虐，巡察以为强，奏授云阳尉。又缘取钱事雪，以为清强监察。娄竟不敢取一钱，位至台辅，家极贫匮。冯位至尚书左丞，后得罪，赐自尽。娄至纳言卒。

王显与文武皇帝有严子陵之旧，每掣裤为戏，将帽为欢。帝微时，常戏曰：“王显抵老不作茧。”及帝登极，而显谒奏曰：“臣今日得作茧耶？”帝笑曰：“未可知也。”召其三子，皆授五品，显独不及。谓曰：“卿无贵相，朕非为卿惜也。”曰：“朝贵而夕死足矣。”时仆射房玄龄曰：“陛下既有龙潜之旧，何不试与之？”帝与之三品，取紫袍、金带赐之，其夜卒。

太宗极康豫，太史令李淳风见上，流泪无言。上问之，对曰：“陛下夕当晏驾。”太宗曰：“人生有命，亦何忧也。”留淳风宿。太宗至夜半，奄然入定，见一人云：“陛下暂合来，还即去也。”帝问：“君是何人？”对曰：“臣是生人判冥事。”太宗入见，冥官问六月四日事，即令还。向见者又迎送引导出。淳风即观玄象，不许哭泣，须臾乃寤。至曙，求昨所见者，令所司与一官，遂注蜀道一丞。上怪问之，选司奏，奉进止与此官。上亦不记，旁人悉闻，方知官皆由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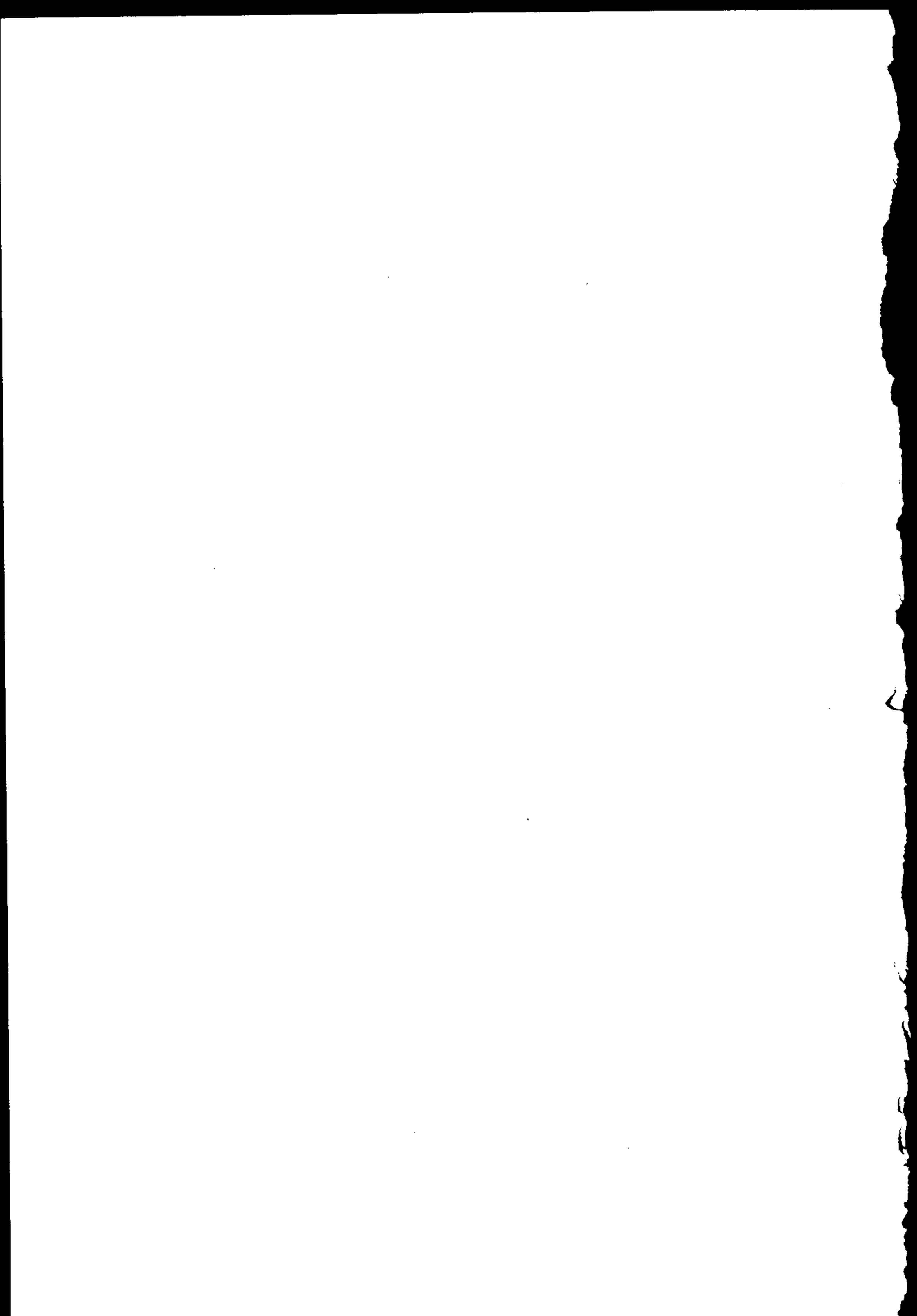
王无寻好博戏，善鹰鹞。文武圣皇帝微时，与无寻蒲戏争彩，有李阳之宿憾焉。帝登极，寻藏匿不出。帝令给使将一鹞

子于市賣之，索錢二十千。尋不知也，酬錢十八貫，給使以聞。帝曰：“必王無尋也。”遂召至，惶懼請罪。帝笑賞之，令于春明門待諸州麻車三日，并與之。尋坐三日，屬灞橋破，唯得麻三車，更無所有。帝知其薄命，更不復賞。頻請五品，帝曰：“非不與卿，惜卿不勝也。”固請，乃許之，其夜遂卒。



隋 唐 嘉 话

[唐]刘餗 撰
恒 鹤 校点



校点说明

《隋唐嘉话》三卷，唐刘餗撰。刘餗字鼎卿，彭城（今江苏徐州）人。著名史家刘知幾之子。天宝初，官集贤殿学士，兼知史官，监修国史，终右补阙。刘氏父子更莅史官数十年，精于修史，颇有章法。《新唐书·艺文志》乙部杂传记类著录刘餗《国朝传记》三卷；丙部小说家类又著录《传记》三卷，并注：“一作《国史异纂》。”其他见诸史志的著作尚有：《史例》三卷、《乐府古题解》一卷、《国朝旧事》四十卷、《六说》五卷、《兼讲书》五卷、《授经图》三卷、《续说苑》十卷。以上诸书，就其原名原貌而言均已亡佚，现存传本仅有已易名之《隋唐嘉话》一种。《全唐文》卷三七八录刘餗《兰亭记》一文，查系《隋唐嘉话》卷下之一则笔记，并非佚文。

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卷十一录《刘餗》小说三卷；《宋史·艺文志》小说类录《隋唐佳话》一卷，列在刘餗《传记》与《小说》之间；明高儒《百川书志》卷八录刘餗《隋唐佳话》三卷、《唐小说》一卷。均将《隋唐嘉话》与《小说》、《（国朝）传记》并列而未加任何注释，可见各本未必是同书异名。可能的情况是，在流传翻刻过程中，各本在内容上有某种交叉与重叠，因此造成三书本源之混淆与迷惑。《四库全书》未收此书，大约以为它是伪作吧。

《隋唐嘉话》开卷有序云：“余自髫髻之年，便多闻往说，不足备之大典，故系之小说之末。”刘餗似有意以此为正史大典之补充。书当作于唐玄宗天宝年间，除少数几条南北朝及隋

代逸闻外,主体是记本朝,尤详于唐太宗一朝君臣时事。记载虽是片断言行,而吉光片羽,也熠熠闪烁。许多名人佚事,脍炙人口。如薛道衡作《人日》诗,宋之问赋诗夺东方虬锦袍等,为后世盛传。本书上承《世说新语》,下启历史见闻笔记小说先河,有相当价值。李肇《唐国史补》则为接续此书之作。

此次校点,以上海涵芬楼影印《顾氏文房小说》本为底本,参校《历代小史》、《说郛》、《唐人说荟》以及其他重要类书所引相关条目,于分段、文字,斟酌比较,择善而定。

目 录

卷上	(92)
卷中	(99)
卷下	(107)

隋唐嘉话卷上

述曰：余自髫髻之年，便多闻往说，不足备之大典，故系之小说之末。昔汉文不敢更先帝约束而天下理康，若高宗拒乳母之言，近之矣。曹参择吏必于长者，惧其文害。观焉马周上事，与曹参异乎？许高阳谓死命为不能，非言所也。释教推报应之理，余尝存而不论。若解奉先之事，何其明著。友人天水赵良玉睹而告余，故书以记异。

薛道衡聘陈，为人日诗云：“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谁谓此虏解作诗！”及云：“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无虚士。”

隋高颀仆射，每以盘盛粉置于卧侧，思得一公事，辄书其上。至明，则录以入朝行之。

京城南隅芙蓉园者，本名曲江园，隋文帝以曲名不正，诏改之。

李德林为内史令，与杨素共执隋政。素功臣豪侈，后房妇女锦衣玉食千人。德林子百药夜入其室，则其宠妾所召也。素俱执于庭，将斩之。百药年未二十，仪神俊秀，素意惜之，曰：“闻汝善为文，可作诗自叙。称吾意，当免汝死。”后解缚，授以纸笔，立就。素览之欣然，以妾与之，并资从数十万。

炀帝善属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隶薛道衡由是得罪，后因事诛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

炀帝为《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独不下帝，帝每衔之。胄竟坐此见害，而诵其警句曰：“‘庭草无人随意绿’，复能作此语耶？”

仆射苏威有镜殊精好，曾日蚀既，镜亦昏黑无所见。威以为左右所污，不以为意。他日日蚀半缺，其镜亦半昏如之，于是始宝藏之。后柜内有声如磬，寻之乃镜声也。无何而子夔死。后更有声，无何而威败。后不知所在云。

洛阳南市，即隋之丰都市也。初筑外垣之时，掘得一冢，无砖甃。棺中有平上朱衣，铭云：“筮言居朝，龟言近市，五百年间，于斯见矣。”校其年月，当魏黄初二年。

隋文帝梦洪水没城，意恶之，乃移都大兴。术者云：“洪水，即唐高祖之名也。”

平阳公主闻高祖起义太原，乃于鄠司竹园招集亡命以迎军，时谓之娘子兵。

秦王府仓曹李守素尤精谱学，人号为肉谱。虞秘书世南曰：“昔任彦昇善谈经籍，时称为五经笥；宜改仓曹为人物志。”

隋司隶薛道衡子收，以文学为秦王府记室，早亡。太宗追悼之，谓梁公曰：“薛收不幸短命，若在，当以中书令处之。”

太宗将诛萧墙之恶，以匡社稷，谋于卫公李靖，靖辞。谋于英公徐勣，勣亦辞。帝以是珍此二人。

太宗燕见卫公，常呼为兄，不以臣礼。初嗣位，与郑公语恒自名。由是天下之人归心焉。

太宗每见人上书有所裨益者，必令黏于寝殿之壁，坐卧观览焉。

太宗每谓人曰：“人言魏徵举动疏慢，我但觉其妩媚耳。”贞观四载，天下康安，断死刑至二十九人而已。户不夜闭，行

旅不赍粮也。

太宗谓群臣曰：“始人皆言当今不可行帝王道，唯魏徵劝我，今遂得功业如此。恨不得使封德彝等见之。”

卫公既灭突厥，斥境至于大漠，谓太宗曰：“陛下五十年后，当忧北边。”高宗末年，突厥为患矣。突厥之平，仆射温彦博请其种落于朔方以实空虚之地，于是入居长安者且万家。郑公以为夷不乱华，非久远策，争论数年不决。至开元中，六胡州竟反叛，其地复空也。

卫公始困于贫贱，因过华山庙，诉于神，且请告以位宦所至，辞色抗厉，观者异之。伫立良久乃去。出庙门百许步，闻后有大声曰：“李仆射好去。”顾不见人。后竟至端揆。隋大业中，卫公上书，言高祖终不为人臣，请速除之。及京师平，靖与骨仪、卫文昇等俱收。卫、骨既死，太宗虑囚，见靖与语，固请于高祖而免之。始以白衣从赵郡王南征，静巴、汉，擒萧铣，荡一扬、越，师不留行，皆靖之力。

武德末年，突厥至渭水桥，控弦四十万。太宗初亲庶政，驿召卫公问策。时发诸州军未到，长安居人，胜兵不过数万。胡人精骑腾突挑战，日数十合，帝怒，欲击之。靖请倾府库赂以求和，潜军邀其归路。帝从其言，胡兵遂退。于是据险邀之，虏弃老弱而遁，获马数万匹，玉帛无遗焉。

隋吏部侍郎高孝基，铨人至梁公房、蔡公杜，愕然端视良久，降阶与之抗礼。延入内厅，共食甚恭，曰：“二贤当为兴王佐命，位极人臣，杜年寿稍减于房耳。愿以子孙相托。”贞观初，杜薨于右仆射，房位至司徒，秉政三十余载。

太宗之为秦王，府僚多被迁夺，深患之。梁公曰：“余人不足惜，杜如晦聪明识达，王佐才也。”帝大惊，由是亲宠日笃。

杜仆射薨后，太宗食瓜美，怵然思之，遂辍其半，使置之于灵座。

郑公尝拜扫还，谓太宗：“人言陛下欲幸山南，在外悉装了，而竟不行，因何有此消息？”帝笑曰：“时实有此心，畏卿嗔遂停耳。”

太宗曾罢朝，怒曰：“会杀此田舍汉！”文德后问：“谁触忤陛下？”帝曰：“岂过魏徵，每廷争辱我，使我常不自得。”后退而具朝服立于庭，帝惊曰：“皇后何为若是？”对曰：“妾闻主圣臣忠。今陛下圣明，故魏徵得直言。妾幸备数后宫，安敢不贺？”

太宗得鹞绝俊异，私自臂之，望见郑公，乃藏于怀。公知之，遂前白事，因语古帝王逸豫，徵以讽谏。语久，帝惜鹞且死，而素严敬徵，欲尽其言。徵语不时尽，鹞死怀中。

太宗谓梁公曰：“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尝宝此三镜，用防己过。今魏徵殁逝，遂亡一镜矣。”

太宗令卫公教侯君集兵法。既而君集言于帝曰：“李靖将反。至于微隐之际，辄不以示臣。”帝以让靖，靖曰：“此君集反耳。今中夏义安，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矣；而求尽臣之术者，是将有他心焉。”

卫公为仆射，君集为兵部尚书。自朝还省，君集马过门数步不觉，靖谓人曰：“君集意不在人，必将反矣。”

太宗中夜闻告侯君集反，起绕床而步，亟命召之，以出其不意。既至，曰：“臣常侍陛下幕府左右，乞留小子。”帝许之。流其子岭南为奴。侯君集既诛，录其家，得二美人，容色绝代。太宗问其状，曰：“自尔已来，常食人乳而不饭。”又君集之破高昌，得金篦二，甚精，御府所无，亦隐而不献。至时并得焉。

英公始与单雄信俱臣李密，结为兄弟。密既亡，雄信降王充，勣来归国。雄信壮勇过人。勣后与海陵王元吉围洛阳，元吉恃其膂力，每亲行围。王充召雄信告之，酌以金碗。雄信尽饮，驰马而出，枪不及海陵者尺。勣惶遽，连呼曰：“阿兄，阿兄，此是勣主！”雄信揽辔而止，顾笑曰：“胡儿不缘你，且了竟。”充既平，雄信将就戮，英公请之不得，泣而退。雄信曰：“我固知汝不了此。”勣曰：“平生誓共为灰土，岂敢念生，但以身已许国，义不两遂。虽死之，顾兄妻子何如？”因以刀割其股，以肉啖雄信，曰：“示无忘前誓。”雄信食之不疑。

英公虽贵为仆射，其姊病，必亲为粥。釜燃辄焚其须，姊曰：“仆妾多矣，何为自苦如此？”勣曰：“岂为无人耶！顾今姊年老，勣亦年老，虽欲久为姊粥，复可得乎？”

英公尝言：“我年十二三为无赖贼，逢人则杀；十四五为难当贼，有所不快者，无不杀之；十七八为好贼，上阵乃杀人；年二十，便为天下大将，用兵以救人死。”

鄂公尉迟敬德，性骁果而尤善避槊。每单骑入敌，人刺之，终不能中，反夺其槊以刺敌。海陵王元吉闻之不信，乃令去槊刃以试之。敬德云：“饶王著刃，亦不畏伤。”元吉再三年来刺，既不少中，而槊皆被夺去。元吉力敌十夫，由是大惭恨。太宗之御宴建德，谓尉迟公曰：“寡人持弓箭，公把长枪相副，虽百万众亦无奈我何。”乃与敬德驰至敌营，叩其军门大呼曰：“我大唐秦王，能斗者来，与汝决。”贼追骑甚众，而不敢逼。御建德之役，既陈未战，太宗望见一少年，骑骠马，铠甲鲜明，指谓尉迟公曰：“彼所乘马，真良马也。”言之未已。敬德请取之，帝曰：“轻敌者亡，脱以一马损公，非寡人愿。”敬德自料致之万全，及驰往，并擒少年而返，即王充兄子伪代王琬。宇文士及

在隋，亦识是马，实内厩之良也。帝欲旌其能，并以赐之。

太宗将征辽，卫公病不能从，帝使执政以起之，不起。帝曰：“吾知之矣。”明日驾临其第，执手与别。靖谢曰：“老臣宜从，但犬马之疾日月增甚，恐死于道路，仰累陛下。”帝抚其背曰：“勉之！昔司马仲达非不老病，竟能自强，立勋魏室。”靖叩头曰：“老臣请舆病行矣。”至相州，病笃不能进。驻蹕之役，高丽与靺鞨合军，方四十里，太宗望之有惧色。江夏王进曰：“高丽倾国以抗王师，平壤之守必弱。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则数十万之众，可不战而降。”帝不应。既合战，为贼所乘，殆将不振。还谓卫公曰：“吾以天下之众，困于蕞尔之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时江夏在侧，帝顾之，道宗具陈前言。帝怅然曰：“时匆遽不忆也。”驻蹕之役，六军为高丽所乘，太宗命视黑旗——英公之麾也。候者告黑旗被围，帝大恐。须臾复曰围解，高丽哭声动山谷，勅军大胜，斩首数万，俘虏亦数万。

郑公之薨，太宗自制其碑文并自书，后为人所间，诏令仆之。及征高丽不如意，深悔为是行，乃叹曰：“若魏徵在，不使我有此举也。”既渡辽水，令驰驿祀以少牢，复立碑焉。

征辽之役，梁公留守西京，敕以便宜从事不请。或诣留台称有密者，梁公问密谋所在，对曰：“公则是也。”乃驿递赴行所，及车驾于相州。太宗闻留守有表送告人，大怒，使人持长刀于前，而后见之，问：“反者为谁？”曰：“房玄龄。”帝曰：“果然！”叱令斩腰。玺书责梁公以不能自任，更有如此者，得专断之。

太宗尝止一树下，曰：“此嘉树。”宇文士及从而美之不容口。帝正色曰：“魏公常劝我远佞人，我不悟佞人为谁，意常疑汝而未明也。今日果然。”士及叩头谢曰：“南衙群官，面折廷

争，陛下尝不得举手。今臣幸在左右，若不少有顺从，陛下虽贵为天子，复何聊乎？”帝意复解。

太宗使宇文士及割肉，以饼拭手。帝屡目焉，士及佯为不悟，更徐拭而便啖之。

赵公宴朝贵，酒酣乐阕，顾群公曰：“无忌不才，幸遇休明之运，因缘宠私，致位上公，人臣之贵，可谓极矣。公视无忌富贵何与越公？”或对为不如，或谓过之。曰：“自揣诚不羨越公，所不及越公一而已。越公之贵也老，而无忌之贵也少。”

武卫将军秦叔宝，晚年常多疾病，每谓人曰：“吾少长戎马，经三百余战，计前后出血不啻数斛，何能无病乎？”

秦武卫勇力绝人，其所将枪逾越常制。初从太宗围王充于洛阳，驰马顿之城下而去。城中数十人，共拔不能动，叔宝复驰马举之以还。迄今国家每大陈设，必列于殿庭，以旌异之。

隋唐嘉话卷中

太宗令虞监写《列女传》以装屏风，未及求本，乃暗书之，一字无失。

太宗将致樱桃于酈公，称奉则以尊，言赐又以卑，乃问之虞监。曰：“昔梁帝遗齐巴陵王称饷。”遂从之。

太宗尝出行，有司请载副书以从。上曰：“不须。虞世南在，此行秘书也。”

太宗称虞监博闻、德行、书翰、词藻、忠直，一人而已，兼是五善。太宗闻虞监亡，哭之恸，曰：“石渠、东观之中，无复人矣。”虞公之为秘书，于省后堂集群书中事可为文用者，号为《北堂书钞》。今此堂犹存，而《书钞》盛行于代。

太史令李淳风校新历成，奏太阳合日蚀当既，于占不吉。太宗不悦，曰：“日或不蚀，卿将何以自处？”曰：“有如不蚀，则臣请死之。”及期，帝候日于庭，谓淳风曰：“吾放汝与妻子别。”对以尚早一刻，指表影曰：“至此蚀矣。”如言而蚀，不差毫发。

李太史与张文收率更坐，有暴风自南而至，李以南五里当有哭者，张以为有音乐。左右驰马观之，则遇送葬者，有鼓吹焉。

润州得玉磬十二以献，张率更叩其一，曰：“是晋某岁所造也。是岁闰月，造者法月，数当十三，今缺其一。宜于黄钟东九尺掘，必得焉。”敕州求之，如其言而得之。贞观中，景云见，河水清，张率更以为《景云河水清歌》，名曰燕乐。今元会第一

奏是也。

太宗之平刘武周，河东士庶歌舞于道，军人相与为《秦王破阵乐》之曲，后编乐府云。

《破阵乐》，被甲持戟，以象战事。《庆善乐》，广袖曳屣，以象文德。郑公见奏《破阵乐》，则俯而不视；《庆善乐》，则玩之而不厌。

太宗阅医方，见《明堂图》，人五藏之系咸附于背，乃怆然曰：“今律杖笞，奈何令髀背分受？”乃诏不得笞背。

贞观中，有河内人妄为妖言，大理丞张蕴古以其素狂病，不当坐。太宗以有情，令斩之。寻悔，以无所及。自后每决死刑，皆令五覆奏。

梁公以度支之司，天下利害，郎曹当阙，求之未得，乃自职之。

张宾客文瓘之为大理，获罪者皆曰：“张卿所罚，不为枉也。”

中书令马周，始以布衣上书。太宗览之，未及终卷，三命召之。所陈世事，莫不施行。旧诸街晨昏传叫，以警行者，代之以鼓；城门入由左，出由右：皆周法也。

旧官人所服，唯黄紫二色而已。贞观中，始令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以上朱，六品七品绿，八品九品以青焉。

贞观中，拣材力骁捷善持射者，谓之飞骑。上出游幸，则衣五色袍，乘六闲马，猛兽皮鞞以从。

李义府始召见，太宗试令咏鸟，其末句云：“上林多许树，不借一枝栖。”帝曰：“吾将全树借汝，岂惟一枝？”

宋谢朓诗云：“芳洲多杜若。”贞观中，医局求杜若，度支郎乃下坊州令贡。州判司报云：“坊州不出杜若，应由谢朓诗

误。”太宗闻之大笑。判司改雍州司法，度支郎免官。

太宗病甚，出英公为叠州刺史，谓高宗曰：“李勣才智有余，屡更大任，恐其不厌伏于汝，故有此授。今若即发者，我死后，可亲任之。如迟疑顾望，便当杀之。”勣奉诏，不及家而行。

有枭晨鸣于张率更庭树，其妻以为不祥，连唾之。文收云：“急洒扫，吾当改官。”言未毕，贺者已在门。

贞观中，西域献胡僧，咒术能死生人。太宗令于飞骑中拣壮勇者试之，如言而死，如言而苏。帝以告太常卿傅奕，奕曰：“此邪法也。臣闻邪不犯正，若使咒臣，必不得行。”帝召僧咒奕，奕对之，初无所觉。须臾，胡僧忽然自倒，若为所击者，便不复苏。

贞观中有婆罗僧，言得佛齿，所击前无坚物。于是士马奔凑其处如市。时傅奕方卧病，闻之，谓其子曰：“是非佛齿。吾闻金刚石至坚，物不能敌，唯羚羊角破之。汝可往试之焉。”胡僧絨膝甚严固，求良久，乃得见。出角叩之，应手而碎，观者乃止。今理珠玉者皆用云。

阎立本家代善画。至荆州，视张僧繇旧迹，曰：“定虚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犹是近代佳手。”明日更往，曰：“名下定无虚士。”坐卧观之，留宿其下，十日不能去。张僧繇始作《醉僧图》，道士每以此嘲僧。群僧于是聚钱数十万，贸阎立本作《醉道士图》。今并传于代。

率更令欧阳询行见古碑，索靖所书，驻马观之，良久而去。数百步复还，下马伫立，疲则布毯坐观。因宿其旁，三日而后去。

贞观中，弹琵琶裴洛儿始废拨用手。今俗谓拊琵琶是也。

贞观初，林邑献火珠，状如水精，云得于罗刹国。其人朱

发黑身，兽牙鹰爪也。

太宗宴近臣，戏以嘲谑。赵公无忌嘲欧阳率更曰：“耸髀成山字，埋肩不出头。谁家麟阁上，画此一猕猴？”询应声云：“缩头连背暖，佞裆畏肚寒。只由心溷溷，所以面团团。”帝改容曰：“欧阳询岂不畏皇后闻？”赵公，后之兄也。

高开道作乱幽州，矢陷其颊，召医使出之。对以镞深不可出，则俾斩之。又召一人，如前对，则又斩之。又召一人如前，曰：“可出，然王须忍痛。”因铍面凿骨，置楔于其间，骨裂开寸余，抽出箭镞。开道奏伎进膳不辍。

太宗之征辽，作飞梯临其城。有应募为梯首，城中矢石如雨，而竟为先登。英公指谓中书舍人许敬宗曰：“此人岂不大健？”敬宗曰：“健即大健，要是不解思量。”帝闻，将罪之。

太宗谓鄂公曰：“人言卿反，何故？”答曰：“臣反是实。臣从陛下讨逆伐叛，虽凭威灵，幸而不死，然所存皆锋刃也。今大业已定，而反疑臣。”乃悉解衣投于地，见所伤之处。帝对之流涕，曰：“卿衣矣！朕以不疑卿，故此相告，何反以为恨？”

太宗谓尉迟公曰：“朕将嫁女与卿，称意否？”敬德谢曰：“臣妇虽鄙陋，亦不失夫妻情。臣每闻说古人语：富不易妻，仁也。臣窃慕之。愿停圣恩。”叩头固让。帝嘉之而止。

薛万彻尚丹阳公主，太宗尝谓人曰：“薛驸马村气。”主羞之，不与同席数月。帝闻而大笑，置酒召对，握槊，赌所佩刀子，佯为不胜，解刀以佩之。罢酒，主悦甚，薛未及就马，遽召同载而还，重之逾于旧。

梁公夫人至妒，太宗将赐公美人，屡辞不受。帝乃令皇后召夫人，告以媵妾之流，今有常制，且司空年暮，帝欲有所优诏之意。夫人执心不回。帝乃令谓之曰：“若宁不妒而生，宁妒

而死？”曰：“妾宁妒而死。”乃遣酌卮酒与之，曰：“若然，可饮此鸩。”一举便尽，无所留难。帝曰：“我尚畏见，何况于玄龄！”

许敬宗性轻傲，见人多忘之。或谓其不聪，曰：“卿自难记。若遇何、刘、沈、谢，暗中摸索着，亦可识。”

虞监草行，本师于释智永。尝楼上学书，业成方下，其所弃笔头至盈瓮。

褚遂良问虞监曰：“某书何如永师？”曰：“闻彼一字，直钱五万。官岂得若此？”曰：“何如欧阳询？”曰：“闻询不择纸笔，皆能如志。官岂得若此？”褚恚曰：“既然，某何更留意于此？”虞曰：“若使手和笔调，遇合作者，亦深可贵尚。”褚喜而退。

褚遂良贵显，其父亮尚在，乃别开门。敕尝有以赐遂良，使者由正门而入。亮出曰：“渠自有门。”

褚遂良为太宗哀册文，自朝还，马误入人家而不觉也。

太宗征高丽，高宗留居定州，请驿递表起居。飞奏事自此始也。

高宗之将册武后，河南公褚遂良谋于赵公无忌、英公勣，将以死谏。赵公请先入，褚曰：“太尉，国之元舅。脱事有不如意，使上有怒舅之名，不可。”英公曰：“勣请先入。”褚曰：“司空，国之元勋。有不如意，使上有罪功臣之名，不可。遂良出自草茅，无汗马功，蒙先帝殊遇以有今日。且当不讳之时，躬奉遗诏，不效其愚衷，何以下见先帝？”揖二公而入。帝深纳其言，事遂中寝。

王义方，时人比之稷、高。郑公每云：“王生太直。”高宗朝，李义府引为御史。义府以定册武后勋，恃宠任势，王恶而弹之。坐是见贬，坎轲以至于终矣。

薛中书元超谓所亲曰：“吾不才，富贵过分。然平生有三

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

有患应声病者，问医官苏澄，云：“自古无此方。今吾所撰《本草》，网罗天下药物，亦谓尽矣。试将读之，应有所觉。”其人每发一声，腹中辄应，唯至一药，再三无声。过至他药，复应如初。澄因为处方，以此药为主，其病自除。

杨弘武为司戎少常伯，高宗谓之：“某人何因辄受此职？”对曰：“臣妻韦氏性刚悍，昨以此人见囑。臣若不从，恐有后患。”帝嘉其不隐，笑而遣之。

卢尚书承庆，总章初考内外官。有一官督运，遭风失米，卢考之曰：“监运损粮，考中下。”其人容止自若，无一言而退。卢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无喜容，亦无愧词。又改注曰：“宠辱不惊，考中上。”

司稼卿梁孝仁，高宗时造蓬莱宫，诸庭院列树白杨。将军契苾何力，铁勒之渠率也，于宫中纵观。孝仁指白杨曰：“此木易长，三数年间宫中可得阴映。”何力一无所应，但诵古诗云：“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意谓此是冢墓间木，非宫中所宜种。孝仁遽令拔去，更树梧桐也。

许高阳敬宗，奏流其子昂于岭南。及敬宗死，博士袁思古议谥曰“缪”。昂子彦伯于众中将击之，袁曰：“今为贤尊报仇，何为反怒？”彦伯惭而止。

李义府既居荣宠，葬其父祖，自京至于一原七十余里，役者相继。始国家以来，人臣丧事之盛，所未有也。

京城东有冢极高，俗谓吕不韦冢。以其锐上，亦谓之尖冢。咸亨初，布政坊法海寺有英禅师，言见鬼物，云秦庄襄王过其舍求食，自言是其冢，而后代人妄云不韦也。

秘书少监崔行功，未得五品前，忽有鸛鹤衔一物入其堂，

置案上而去。乃鱼袋钩铁。数日而加大夫。

刘仁轨为左仆射，戴至德为右仆射，人皆多刘而鄙戴。有老妇陈牒，至德方欲下笔，老妇问左右曰：“此刘仆射、戴仆射？”曰：“戴仆射。”因急就前曰：“此是不解事仆射，却将牒来。”至德笑令授之。戴仆射在职无异迹，当朝似不能言。及薨，高宗叹曰：“自吾丧至德，无可复闻。当其在时，事有不是者，未尝放我过。”因索其前后所陈章奏盈篋，阅而流涕，朝廷始追重之。

高宗乳母卢，本滑州总管杜才幹妻。才幹以谋逆诛，故卢没入于宫中。帝既即位，封燕国夫人，品第一。卢既藉恩宠，屡诉才幹枉见构陷。帝曰：“此先朝时事，朕安敢追更先朝之事。”卒不许。及卢将亡，复请与才幹合葬。帝以获罪先朝，亦不许之。

高宗承贞观之后，天下无事。上官侍郎仪独持国政。尝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辔，咏诗云：“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鹊飞山月晓，蝉噪野风秋。”音韵清亮。群公望之，犹神仙焉。

高宗时，司农欲以冬藏余菜，卖之百姓。以墨敕示仆射苏良嗣，判曰：“昔公仪相鲁，犹拔去园葵；况临御万邦，而贩蔬鬻菜。”事竟不行。

杨汴州德幹，高宗朝为万年令。有宦官恃贵宠，放鸱不避人禾稼，德幹擒而杖之二十，悉拔去鸱头。宦者涕泣袒背以示于帝，帝曰：“你情知此汉狞，何须犯他百姓？”竟不之问。

高宗朝，以太原王、范阳卢、荥阳郑、清河博陵二崔、陇西赵郡二李等七姓，恃其族望，耻与他姓为婚，乃禁其自姻娶。于是不敢复行婚礼，密装饰其女以送夫家。

贾嘉隐年七岁，以神童召见。时长孙太尉无忌、徐司空勣于朝堂立语。徐戏之曰：“吾所倚者何树？”曰：“松树。”徐曰：“此槐也，何得言松？”嘉隐云：“以公配木，何得非松。”长孙复问：“吾所倚何树？”曰：“槐树。”公曰：“汝不能复矫对耶？”嘉隐曰：“何烦矫对，但取其以鬼对木耳。”年十一二，贞观年被举，虽有俊辩，仪容丑陋。尝在朝堂取进止，朝堂官退朝并出，俱来就看。余人未语，英国公徐勣先即诸宰贵云：“此小儿作獠面，何得如此聪明？”诸人未报，贾嘉隐即应声答之曰：“胡头尚为宰相，獠面何废聪明？”举朝人皆大笑。徐状胡故也。

高宗时，蛮群聚为寇，讨之辄不利，乃以徐敬业为刺史。州发卒郊迎，敬业尽放令还，单骑至府。贼闻新刺史至，皆缮理以待。敬业一无所问，他事已毕，方曰：“贼皆安在？”曰：“在南岸。”乃从一二佐史而往，观者莫不骇愕。贼初持兵觐望，见船中无所有，乃闭营藏隐。敬业直入其营内，使告云：“国家知君等为贪吏所苦，非有他恶，可悉归田里。后去者为贼。”唯召其魁帅，责以早降之意，各杖数十而遣之，境内肃然。其祖英公闻之，壮其胆略，曰：“吾不办此。然破我家者必此儿。”英公既薨，高宗思平辽勋，令制其冢像高丽中三山，犹汉霍去病之祁连云。后孙敬业兵起，武后令掘平之，大雾三日不解，乃止焉。

隋唐嘉话卷下

武后以吏部选人多不实，乃令试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判之糊名，自此始也。

武后时，投匭者或不陈事，而谩以嘲戏之言，于是乃置使先阅其书奏，然后投之匭，匭之有司自此始也。

徐大理有功，每见武后将杀人，必据法廷争。尝与后反复，辞色愈厉。后大怒，令拽出斩之，犹回顾曰：“臣身虽死，法终不可改。”至市临刑得免，除名为庶人。如是再三，终不挫折。朝廷倚赖，至今犹怀之。其子预选，有司皆曰：“徐公之子，岂可拘以常调者乎？”

皇甫文备，武后时酷吏也。与徐大理论狱，诬徐党逆人，奏成其罪。武后特出之。无何，文备为人所告，有功讯之在宽。或曰：“彼曩时将陷公于死，今公反欲出之，何也？”徐曰：“汝所言者，私忿也；我所守者，公法也。安可以私害公？”

李昭德为内史，娄师德为纳言，相随入朝。娄体肥行缓，李屡顾待不即至，乃发怒曰：“叵耐杀人，田舍汉！”娄闻之，反徐笑曰：“师德不是田舍汉，更阿谁是？”娄师德弟拜代州刺史，将行，谓之曰：“吾以不才，位居宰相。汝今又得州牧。叨据过分，人所嫉也。将何以全先人发肤？”弟长跪曰：“自今虽有唾某面者，某亦不敢言，但拭之而已。以此自勉，庶免兄忧。”师德曰：“此适所谓为我忧也。夫前人唾者，发于怒也。汝今拭之，是恶其唾而拭之，是逆前人怒也。唾不拭将自干，何若笑

而受之？”武后之年，竟保其宠禄，率是道也。

武后初称周，恐下心不安，乃令人自举供奉官，正员外多置里行，拾遗、补阙、御史等至有“车载斗量”之咏。有御史台令史将入台，值里行御史数人聚立门内，令史不下驴，冲过其间。诸御史大怒，将杖之。令史云：“今日之过，实在此驴，乞先数之，然后受罚。”御史许之。谓驴曰：“汝技艺可知，精神极钝，何物驴畜，敢于御史里行！”于是羞而止。

武后临朝，薛怀义势倾当时，虽王主皆下之。苏良嗣仆射遇诸朝，怀义偃蹇不为礼，良嗣大怒，使左右牵拽，搭面数十。武后知曰：“阿师当向北门出入。南衙宰相往来，勿犯他。”

武后使阎知微与田归道使突厥，归道还云：“突厥叛。”知微争之。后乃令知微多持金帛，以武延秀往聘其女。突厥果留使者而入寇，尊知微与可汗等，以示华人，大破赵、定等州，自河以北骚然。朝廷以为知微卖国，乃族阎氏。知微不知，无何逃还，武后业已致戮，乃云其恶臣子所嫉，赐百官甘心焉。于是兵刃交下，非要职者，或不得其次云。

武后初为明堂，明堂后又为天堂五级，则俯视明堂矣。未就，并为天火所焚。今明堂制度卑狭于前，犹三百余尺。

武后为天堂以安大像，铸大仪以配之。天堂既焚，钟复鼻绝。至中宗欲成武后志，乃斲像令短，建圣善寺阁以居之。今明堂始微于西南倾，工人以木于中廡之。武后不欲人见，因加为九龙盘纠之状。其圆盖上本施一金凤，至是改凤为珠，群龙捧之。

武后将如洛阳，至阆乡县东，骑忽不进。召巫，言晋龙骧将军王濬云：“臣墓在道南，每为樵者所苦。闻大驾今至，故求哀。”后敕去墓百步不得耕殖。至今荆棘森然。

将军王果尝经峡口，见一棺于崖侧，将坠，使人迁之平处，得铭云：“更后三百年，水漂我，临长江，欲堕不堕逢王果。”

张易之、昌宗初入朝，官位尚卑，谄附者乃呼为五郎、六郎，自后因以成俗。

张昌仪兄弟，恃易之、昌宗之宠，所居奢溢，逾于王主。末年有人题其门曰：“一绚丝，能得几日络？”昌仪见之，遽命笔书其下曰：“一日即足。”无何而祸及。

张昌宗之贵也，武三思谓之王子晋后身，为诗以赠之。诗至今犹传。

补阙乔知之有宠婢，为武承嗣所夺。知之为《绿珠篇》以寄之，末句云：“百年离别在高楼，一旦红颜为君尽。”宠者结于衣带上，投井而死。承嗣惊惋，不知其故。既见诗，大恨。知之竟坐此见构陷亡。

沈佺期以工诗著名，燕公张说尝谓之曰：“沈三兄诗，直须还他第一。”

武后游龙门，命群官赋诗，先成者赏锦袍。左史东方虬既拜赐，坐未安，宋之问诗复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称善。乃就夺袍衣之。

狄内史仁杰，始为江南安抚使，以周赧王、楚王项羽、吴王夫差、越王勾践、吴夫槩王、春申君、赵佗、马援、吴桓王等神庙七百余所，有害于人，悉除之。惟夏禹、吴太伯、季札、伍胥四庙存焉。

魏仆射元忠每立朝，必得常处，人或记之，不差尺寸。魏仆射本名真宰，武后朝被罗织下狱，有命出之。小吏闻者以告，魏惊喜曰：“汝名何？”曰：“元忠。”乃改从元忠焉。

朱正谏敬则，代著孝义，自宇文周至国家，并令旌表，门标

六阙。

中宗反正后，有武当县丞寿春周憬，慷慨有节操，乃与王驸马同皎谋诛武三思。事发，同皎见害，憬遁于比干庙中自刎。临死，谓左右曰：“比干，忠臣也。倘神道有知，明我以忠见杀。”

神龙中，洛城东地若水影，纤微必照，就视则无所见。长史李承喜上表庆贺。

崔融司业作武后哀策文，因发疾而卒。时人以为三二百年来无此文。

朝仪：鱼袋之饰，唯金银二等。至武后乃改五品以铜。中宗反正，从旧。

景龙中，中宗游兴庆池，侍宴者递起歌舞，并唱下兵词，方便以求官爵。给事中李景伯亦起唱曰：“回波尔时酒卮，兵儿志在箴规。侍宴既过三爵，喧哗窃恐非宜。”于是乃罢坐。

景龙中，多于侧门降墨敕斜封，以授人官爵。时人号为斜封官。

景龙中，妃主家竞为奢侈，驸马杨慎交、武崇训，至油洒地以筑球场。

兵部尚书韦嗣立，景龙中中宗与韦后幸其庄，封嗣立为逍遥公，又改其居凤凰原为清虚原，鸚鵡谷为幽栖谷。吏部南院旧无选人坐，韦嗣立尚书之为吏部，始奏请有司供床褥，自后因为故事。

昆明池者，汉孝武所穿，有捕鱼利，京师赖之。中宗朝，安乐公主请焉，帝曰：“前代已来，不以与人。不可。”主不悦，因大役人徒，别掘一池，号曰“定昆池”。既成，中宗往观，令公卿赋诗。李黄门日知诗云：“但愿暂思居者逸，无使当时作者

劳。”及睿宗即位，谓之曰：“当时朕亦不敢言。非卿中正，何能若是！”无何而迁侍中。

李侍中日知，初为大理丞。武后方肆诛戮，大卿胡元礼承旨欲陷人死，令日知改断，再三不从。元礼使谓李曰：“胡元礼在，此人莫免活。”李起谓使者：“日知咨卿：李日知在，此人莫免死。”竟免之。

中宗崩，既除丧，吐蕃来吊，深衣练冠待于庙。或曰：“今定陵自有寝庙，若择宗室最长者，素服受礼于彼，其可乎？”举朝称善而从之。

徐彦伯常侍，睿宗朝以相府之旧，拜羽林将军。徐既文士，不悦武职，及迁，谓贺者曰：“不喜有迁，且喜出军耳。”

崔司知琬，中宗朝为侍御史，弹宗楚客反，盛气作色。帝优之不令问，因诏每弹人，必先进内状，许乃可。自后以为故事。

代有《山东士大夫类例》三卷，其非士族及假冒者，不见录，署云相州僧昙刚撰。后柳常侍冲亦明于族姓，中宗朝为相州刺史，询问旧老，云：“自隋已来，不闻有僧昙刚。”盖惧嫉于时，故隐名氏云。

李大夫杰之为河南尹，有妇人诉子不孝。其子涕泣不自辩明，但言：“得罪于母，死甘分。”察其状非不孝子，再三喻其母，母固请杀之。李曰：“审然，可买棺来取儿尸。”因使人尾其后。妇既出，谓一道士曰：“事了矣。”俄而棺至，李尚冀其悔，喻之如初。妇执意弥坚。时道士方在门外，密令擒之。既出其不意，一问便曰：“某与彼妇人私，常为儿所制，故欲除之。”乃杖母及道士杀，便以向棺载母丧以归。

裴知古自中宗、武后朝以知音直太常。路逢乘马者，闻其

声，窃曰：“此人即当堕马。”好事者随而观之，行未半坊，马惊堕殆死。尝观人迎妇，闻妇佩玉声，曰：“此妇不利姑。”是日姑有疾，竟死云。其知音皆此类也。又善于摄卫，开元十二年终，年且百岁。

近代言乐，卫道弼为最，天下莫能以声欺者。曹绍夔与道弼皆为太乐令，享北郊。监享御史有怒于夔，欲以乐不和为之罪。杂扣钟磬，使夔暗名之，无误者，由是反叹服。洛阳有僧，房中磬子夜辄自鸣，僧以为怪，惧而成疾。求术士百方禁之，终不能已。曹绍夔素与僧善，适来问疾，僧具以告。俄顷，轻击斋钟，磬复作声，绍夔笑曰：“明日盛设馔，余当为除之。”僧虽不信其言，冀其或效，乃力置馔以待。绍夔食讫，出怀中错，鏖磬数处而去，其声遂绝。僧苦问其所以，绍夔曰：“此磬与钟律合，故击彼应此。”僧大喜，其疾便愈。

元行冲宾客为太常少卿，有人于古墓中得铜物，似琵琶而身正圆，莫有识者。元视之曰：“此阮咸所造乐具。”乃令匠人改以木，为声甚清雅，今呼为阮咸者是也。

太平公主于京西市掘池，赎水族之生者置其中，谓之放生池。墓铭云：龟言水，蓍言市。

今上之为潞州别驾，将入朝，有军人韩凝礼，自谓知兆，上因以食箸试之。既布卦，一箸无故自起，凡三偃三起，观者以为大吉征。既而诛韦氏，定天位，因此行也。凝礼起家五品，至今犹存。

今上既诛韦氏，擢用贤俊，改中宗之政，依贞观故事。有志者莫不想望太平。中书令元之、侍中璟、御史大夫构、河南尹杰，皆一时之选，时人称姚、宋、毕、李焉。

张同州沛之在州也，任正名为录事，刘幽求为朝邑尉。沛

奴下诸官，而独呼二公为刘大、任大，若平常之交。

今上之诛韦氏，沛兄涉为殿中监，见杀，并令诛沛。沛将出就州，正名时假在家，闻之遽出，曰：“朝廷初有大难，同州京之佐辅，奈何单使一至，便害州将？请以死守之。”于是劝令复奏，因送沛于狱曰：“正名若死，使君可忧，不然无虑也。”时方立元勋，用事于中，竟脱沛于难，二公之力。

萧至忠自晋州之人也，蒋大理钦绪即其妹婿，送之曰：“以足下之才，不忧不见用，无为非分妄求。”至忠不答。蒋退而曰：“九代之卿族，一举而灭之，可哀也哉！”至忠既至中书令，岁余以诛死。

开元始年，上悉出金银珠玉锦绣之物于朝堂，若山积而焚之，示不复御用也。

姚开府凡三为相，而必兼兵部，至于军镇道里与骑卒之数，皆暗能计之矣。

郭尚书元振，始为梓州射洪令，征求无厌，至掠部人卖为奴婢者甚众。武后闻之，使籍其家，唯有书数百卷。后令问资财所在，知皆以济人，于是奇而免之。后为凉州都督，路不拾遗。藩国闻其风，多请朝献。自国家善为凉州者，郭居其最。

今上之初，吐蕃倾国作寇，某官薛讷为元帅以御之，大捷而还。时有贺者退曰：“薛公谦而有礼，宜有凯旋。”

故事：每三月三日、九月九日，赐王公以下射，中鹿赐为第一，院赐绫，其余布帛有差。至开元八年秋，舍人许景先以为徒耗国赋而无益于事，乃破执之，其礼至今遂绝。

京城诸州邸，贞观初所造。至开元初李尚书入，悉卖与居人，以钱入官。

崔湜之为中书令，河东公张嘉贞为舍人，湜轻之，常呼为

“张底”。后曾商量数事，意皆出人右，湜惊美久之，谓同官曰：“知无，张底乃我辈一般人。此终是其坐处。”湜死十余载，河东公竟为中书焉。

东封之岁，洛阳平御路，北市东南隅得铭汉丞相长史朱买臣墓云：“著言市，千载之后阿谁是？”

十七年，丞相源乾曜、张说以八月初五今上生之日，请为千秋节。百姓祭皆就此日，名为赛白帝。群臣上万岁寿，王公戚里进金镜绶带，士庶结丝承露囊，更相遗问。

十九年春，诏州县社及奠并不得用牲牢，荐脯醢而已。十九年夏，诏京都置太公庙于孔子庙之西，以秋春仲月上戊日致祭，汉留侯张良配享。置令丞、录事各一员。

洛阳画工解奉先为嗣江王家画壁像，未毕而逃。及见擒，乃妄云：“功直已相当。”因于像前誓曰：“若负心者，愿死为汝家牛。”岁余，奉先卒。后岁余，王孳产一骑犍，有白文于背曰“解奉先”，观者日夕如市。时今上二十年也。

后土祠，隔河与梁山相望，旧立山神像以配，座如妃匹焉。至开元中年，始别建室而迁出之。或云张燕公之为也。

怀州北有丹水，其源出长平山下。传云：秦杀赵卒，其水变赤，因以为名。今上始幸太原，知其故，诏改为怀水，潼津关为周密。

开元初，司农卿姜师度引洛水灌朝邑泽，尽发以修堤堰。墓为水所湍击，今浸颓削焉。

崔潞府日知历职中外，恨不居八座。及为太常，于都寺厅事后起一楼，正与尚书省相望。人谓之崔公望省楼。

俗五月五日为竞渡戏，自襄州已南，所向相传云：屈原初沉江之时，其乡人乘舟求之，意急而争前，后因为此戏。

晋谢灵运须美，临刑，施为南海祇洹寺维摩诘须。寺人保惜，初不亏损。中宗朝，安乐公主五日斗百草，欲广其物色，令驰驿取之。又恐为他人所得，因剪弃其余，遂绝。

云阳县界多汉离宫故地，有树似槐而叶细，土人谓之玉树。杨子云《甘泉赋》云：“玉树青葱。”后左思以雄为假称珍怪，盖不详也。

江宁县寺有晋长明灯，岁久，火色变青而不热。隋文帝平陈，已讶其古，至今犹存。

旧人皆服袞巾，至周武始为四脚，国初又加巾子焉。

高齐兰陵王长恭白类美妇人，乃著假面以对敌，与周师战于金墉下，勇冠三军。齐人壮之，乃为舞以效其指麾击刺之容，曰代面舞也。

灵州鸣沙县有沙，人马践之，辄鎗然有声。持至他处，信宿之后，而无复声矣。

今开通元宝钱，武德四年铸。其文，欧阳询率更所书也。

王右军《兰亭序》，梁乱出在外，陈天嘉中为僧永所得。至太建中，献之宣帝。隋平陈日，或以献晋王，王不之宝。后僧果从帝借拓。及登极，竟未从索。果师死后，弟子僧辩得之。太宗为秦王日，见拓本惊喜，乃贵价市大王书《兰亭》，终不至焉。及知在辩师处，使萧翊就越州求得之，以武德四年入秦府。贞观十年，乃拓十本以赐近臣。帝崩，中书令褚遂良奏：“《兰亭》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秘于昭陵。

晋平南将军侍中王廙，右军之叔父，工草隶飞白，祖述张、卫法。后得索靖书七月二十六日一纸，每宝玩之。遭永嘉丧乱，乃四叠缀于衣中以过江。今蒲州桑泉令豆卢器得之，叠迹犹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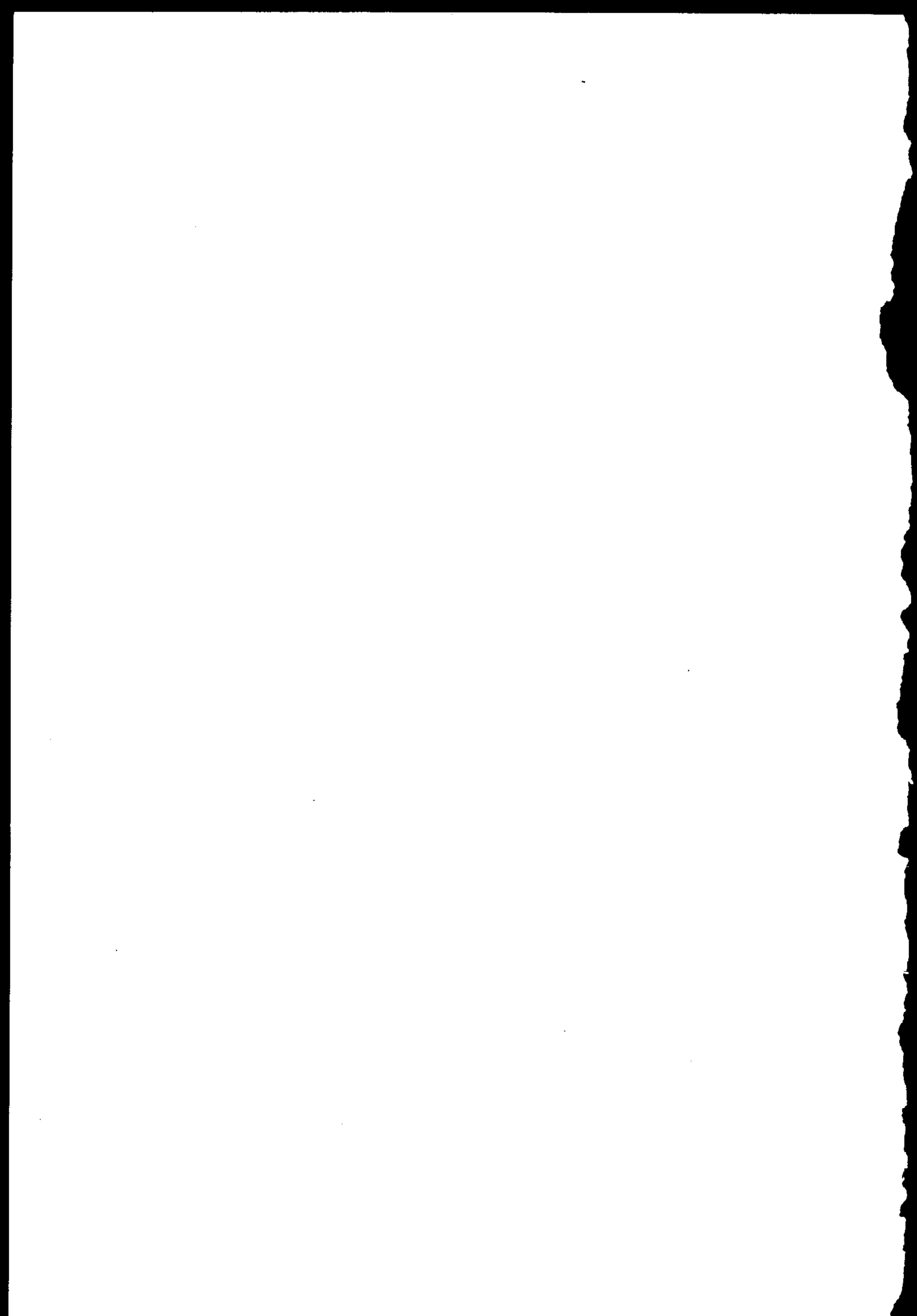
王右军《告誓文》，今之所传，即其藁草，不具年月日朔。其真本云：“维永和十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而书亦真小。开元初年，润州江宁县瓦官寺修讲堂，匠人于鸱吻内竹筒中得之，与一沙门。至八年，县丞李延业求得，上岐王。岐王以献帝，便留不出。或云：后却借岐王。十二年王家失火，图书悉为煨烬，此书亦见焚云。

卢黄门思道仕高齐，久不得进。时和士开方贵宠用事，或谓卢曰：“何不一见和王？”思道素自高，欲往，恐为人所见，乃未明而行。比至其门，立者众矣。卢驻辔望之，彼何人斯，森然而与槐柳齐列？因鞭马疾去。有过卢黄门思道者，见一胡人在座，问此何等，答曰：“从兄浩。”反语卢浩尚为老胡。

梁常侍徐陵聘于齐。时魏收文学北朝之秀，收录其文集以遗陵，令传之江左。陵还，济江而沉之。从者以问，陵曰：“吾为魏公藏拙。”

教坊记

[唐]崔令钦 撰
曹中孚 校点



校点说明

《教坊记》一卷，唐崔令钦撰。

崔令钦，唐玄宗至唐德宗时人。开元年间官左金吾仓曹参军；天宝年间迁著作佐郎，转礼部员外郎；肃宗时改官仓部郎中。后入蜀，任万州刺史，终国子司业。令钦于天宝间为礼部员外郎时，因避安史之乱，寓居润州，师事鹤林寺径山大师。《教坊记》乃在润州时为追忆往昔长安声乐之盛而作。此外，崔氏尚著有《哀江南赋注》一卷，今已失传。

教坊为唐代掌管女乐的官署，专典有关音乐、歌舞，以至俳優杂技等俗乐的教习和演出。本书叙述了唐代的教坊制度、人物、轶闻、琐事，特别是记录的三百多曲名，不但保留了唐代乐曲的丰富资料，且这些曲名，又隐约反映出盛唐四十年间的文治、武功、礼俗、宗教、民情方面的一鳞半甲，故全书虽仅二千八百余字，却也弥足珍贵。

《教坊记》版本，有元陶宗仪《说郛》本，明《古今说海》、《古今逸史》、《续百川学海》、《格致丛书》、《百名家书》、《五朝小说大观》、《绿窗女史》本，以及清《唐人说荟》、《四库全书》、《香艳丛书》本等多种。古典文学出版社于1957年编辑出版《中国文学参考资料小丛书》时，曾以《古今说海》本为底本，用《说郛》本作了校勘，并从《全唐文》中补了自序一篇，又从曾慥《类说》中辑得七则；而宋郭茂倩《乐府诗集》所引《春莺啭》一则较本书一则为详，亦一并辑入作为《补遗》，成为一种较完备的本子。现即据以重校后印行。这次重校，择善而从，不出校记。

又从《类说》中辑得二则，列入原《补遗》之末。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于 1962 年曾出版了任半塘先生的《教坊记笺订》，为一学术性专著，读者如欲进一步研究，可参阅。

目 录

序	(122)
教坊记	(123)
教坊记补遗	(130)

序

昔阴康氏之王也，元气肇分，灾沴未弭，水有襄陵之变，人多肿腿之疾。思所以通利关节，于是制舞。舜作歌以平八风，非恹心也。春秋之时，齐遗鲁以女乐；晋梗阳之大宗，亦以上献子，始淫声色矣！施及汉室，有若卫子夫以歌进，赵飞燕以舞宠。自兹厥后，风流弥盛。晋氏兆乱，涂歌是作；终被诸管弦，载在乐府。吕光之破龟兹，得其名称，多亦佛曲百余成。我国家玄元之胤，未闻颂德。高宗乃命工白明达造道曲、道调。玄宗之在藩邸，有散乐一部，戢定妖氛，颇藉其力；及膺大位，且羈縻之。常于九曲阅太常乐，卿姜晦，嬖人楚公皎之弟也，押乐以进。凡戏辄分两朋，以判优劣，则人心竞勇，谓之“热戏”。于是诏宁王主藩邸之乐以敌之。一伎戴百尺幢，鼓舞而进；太常所戴即百余尺，比彼一出，则往复矣，长欲半之，疾仍兼倍。太常群乐鼓噪，自负其胜。上不悦，命内养五六十人，各执一物，皆铁马鞭、骨槌之属也，潜匿袖中，杂于声儿后立，原注：坊中呼太常人为“声伎儿”。复候鼓噪，当乱捶之。皎、晦及左右初怪内养麋至，窃见袖中有物，于是夺气褫魄。而戴幢者方振摇其竿，南北不已。上顾谓内人者曰：“其竿即自当折。”斯须中断，上抚掌大笑，内伎咸称庆。于是罢遣。翌日诏曰：“太常礼司，不宜典俳优杂伎。”乃置教坊，分为左右而隶焉，左骁卫将军范安及为之使。开元中，余为左金吾仓曹，武官十二三是坊中人。每请禄俸，每加访问，尽为余说之。今中原有事，漂寓江表，追思旧游，不可复得；粗有所识，即复疏之，作《教坊记》。

教坊记

西京右教坊在光宅坊，左教坊在延政坊，右多善歌，左多工舞，盖相因成习。东京两教坊俱在明义坊，而右在南，左在北也。坊南西门外，即苑之东也。其间有顷余水泊，俗谓之“月陂”，形似偃月，故以名之。

妓女入宜春院，谓之“内人”，亦曰“前头人”，常在上前头也。其家犹在教坊，谓之“内人家”，四季给米。其得幸者，谓之“十家”，给第宅，赐无异等。初特承恩宠者有十家，后继进者，敕有司给赐同十家。虽数十家，犹故以“十家”呼之。每月二日、十六日，内人母得以女对；无母，则姊妹若姑一人对。十家就本落，余内人并坐内教坊对。内人生日，则许其母、姑、姊妹皆来对，其对所如式。

楼下戏出队，宜春院人少，即以云韶添之。云韶谓之“宫人”，盖贱隶也。非直美恶殊貌，佩珞居然易辨明：内人带鱼，宫人则否。平人女以容色选入内者，教习琵琶、三弦、箜篌、箏等者，谓“搯弹家”。

开元十一年初，制《圣寿乐》，令诸女衣五方色衣以歌舞之。宜春院女，教一日便堪上场，惟搯弹家弥月不成。至戏日，上亲加策励曰：“好好作，莫辱没三郎。”令宜春院人为首尾，搯弹家在行间，令学其举手也。宜春院亦有工拙，必择尤者为首尾。首既引队，群所属目，故须能者。乐将阕，稍稍失队，余二十许人。舞曲终，谓之“合杀”，尤要快健，所以更须能者也。

《圣寿乐》，舞衣襟皆各绣一大窠，皆随其衣本色。制纯纁衫，下才及带，若短汗衫者以笼之，所以藏绣窠也。舞人初出，乐次，皆是纁衣。舞至第二叠，相聚场中，即于众中从领上抽去笼衫，各内怀中。观者忽见众女咸文绣炳焕，莫不惊异。

凡欲出戏，所司先进曲名，上以墨点者即舞，不点者即否，谓之“进点”。戏日，内妓出舞。教坊人惟得舞《伊州》、《五天》，重来叠去，不离此两曲，余尽让内人也。《垂手罗》、《回波乐》、《兰陵王》、《春莺啭》、《半社渠》、《借席》、《乌夜啼》之属，谓之“软舞”。《阿辽》、《柘枝》、《黄獐》、《拂林》、《大渭州》、《达摩支》之属，谓之“健舞”。凡棚车上击鼓，非《柘枝》，则《阿辽破》也。

凡楼下两院进杂妇女，上必召内人姊妹入内赐食，因谓之曰：“今日娘子不须唱歌，且饶姊妹并两院妇女。”于是内妓与两院歌人更代上舞台唱歌。内妓歌，则黄幡绰赞扬之；两院人歌，则幡绰辄訾诟之。有肥大年长者，即呼为“屈突干阿姑”；貌稍胡者，即云“康太宾阿妹”。随类名之，揲弄百端。

诸家散乐，呼天子为“崖公”，以欢喜为“蚬斗”，以每日长在至尊左右为“长入”。

筋斗裴承恩妹大娘善歌，兄以配竿木侯氏，又与长入赵解愁私通。侯氏有疾，因欲药杀之。王辅国、郑衙山与解愁相知，又是侯乡里，密谓薛忠、王琰曰：“为我语侯大兄：晚间有人送粥，慎莫吃。”及期，果有赠粥者，侯遂不食。其夜，裴大娘引解愁谋杀其夫，衙山情愿擎土袋。灯灭，既黑，衙山乃以土袋置侯身上，不压口鼻，余党不之觉也。比明，侯氏不死，有司以闻。上令范安及穷究其事，于是赵解愁等皆决一百。众皆不知侯氏不掩口鼻而不死也。或言土袋绽裂，故活。是以诸女

戏相谓曰：“女伴，尔自今后缝压婿土袋，当加意夹缝缝之，更勿令开绽也。”

坊中诸女，以气类相似，约为香火兄弟，每多至十四五人，少不下八九辈。有儿郎聘之者，辄被以妇人称呼：即所聘者兄，见呼为新妇；弟，见呼为嫂也。儿郎有任宫僚者，宫参与内人对同日，垂到内门，车马相逢，或攀车帘，呼阿嫂若新妇者，同党未达，殊为怪异。问被呼者，笑而不答。儿郎既聘一女，其香火兄弟多相奔云：“学突厥法。”又云：“我兄弟相怜爱，欲得尝其妇也。”主者知，亦不妒。他香火即不通。

苏五奴妻张四娘，善歌舞，亦姿色，能弄《踏谣娘》。有邀迓者，五奴辄随之前。人欲得其速醉，多劝酒。五奴曰：“但多与我钱，虽吃锤子亦醉，不烦酒也。”今呼鬻妻者为“五奴”，自苏始。

范汉女大娘子，亦是竿木家。开元二十一年出内，有姿媚而微愠羝。原注：谓腋气也。

曲名

献天花	和风柳	美唐风	透碧空 <small>小石</small>	巫山女
度春江	众仙乐 <small>正平</small>		大定乐	龙飞乐 <small>小石</small>
庆云乐	绕殿乐	泛舟乐	抛球乐	清平乐 <small>大石</small>
放鹰乐	夜半乐	破阵乐 <small>贞观时制</small>		还京乐
天下乐 <small>正平</small>		同心乐	贺圣朝 <small>南吕宫《薄媚》</small>	
奉圣乐	千秋乐	泛龙舟	泛玉池	春光好
迎春花	凤楼春	负阳春	帝台春	绕池春
满园春	长命女	武媚娘	杜韦娘	柳青娘
杨柳枝	柳含烟	簪杨柳	倒垂柳	浣溪沙

浪淘沙	撒金沙	纱窗恨	金蓑岭	隔帘听
恨无媒	望梅花	望江南	好郎君	想夫怜
别赵十	忆赵十	念家山	红罗袄	乌夜啼
墙头花	摘得新	北门西	煮羊头	河渚神
二郎神	醉乡游	醉花间	灯下见	醉思乡
秦边邮	太白星	剪春罗	会佳宾	当庭月
思帝乡 _{正平}		归国遥	感皇恩 _{道调官}	
恋皇恩	皇帝感	恋情深	忆汉月	忆先皇
圣无忧	定风波	木兰花	更漏长	菩萨蛮
破南蛮	八拍蛮	芳草洞	守陵宫	临江仙
虞美人	映山红	献忠心	卧沙堆	怨黄沙
遐方怨	怨胡天	送征衣	送行人	望梅愁
阮郎迷	牧羊怨	扫市舞	凤归云	罗裾带
同心结	一捻盐	阿也黄	劫家鸡	绿头鸭
下水船	留客住	离别难	喜长新	羌心怨
女王国	繚踏歌	天外闻	贺皇化	五云仙
满堂花	南天竺	定西番	荷叶杯	感庭秋
月遮楼	感恩多	长相思	西江月	拜新月
上行杯	团乱旋	喜春莺	大献寿	鹊踏枝
万年欢	曲玉管	倾杯乐	谒金门	
巫山一段云		望月婆罗门		玉树后庭花
西河狮子	西河剑器	怨陵三台	儒士谒金门	
武士朝金阙		掺弄	麦秀两岐	金雀儿
浣水吟	玉搔头	鹦鹉杯	路逢花	初漏归
相见欢	苏幕遮	游春苑	黄钟乐	诉衷情
折红莲	征步郎	洞仙歌	太平乐	长庆乐

喜回銮	渔父引	喜秋天	大郎神	胡渭州
梦江南	濮阳女	静戎烟	三台	上韵
中韵	下韵	普恩光	恋情欢	杨下采桑
大酺乐	合罗缝	苏合香	山鹧鸪	七星管
醉公子	朝天乐	木笳	看月宫	宫人怨
叹疆场	拂霓裳	驻征游	泛涛溪	胡相问
广陵散	帝归京	喜还京	游春梦	柘枝引
留诸错	如意娘	黄羊儿	兰陵王	小秦王
花王发	大明乐	望远行	思友人	唐四姐
放鹞乐	镇西乐	金殿乐	南歌子	八拍子
渔歌子	七夕子	十拍子	措大子	风流子
吴吟子	生查子	胡醉子	山花子	水仙子
绿钿子	金钱子	竹枝子	天仙子	赤枣子
千秋子	心事子	胡蝶子	沙磧子	酒泉子
迷神子	得蓬子	剡碓子	麻婆子	红娘子
甘州子	刺历子	镇西子	北庭子	采莲子
破阵子	剑器子	师子	女冠子	仙鹤子
穆护子	赞普子	蕃将子	回戈子	带竿子
摸鱼子	南乡子	大吕子	南浦子	拨棹子
何满子	曹大子	引角子	队踏子	水沽子
化生子	金娥子	舍麦子	多利子	毗沙子
上元子	西溪子	剑阁子	嵇琴子	莫璧子
胡撺子	唧唧子	玩花子	西国朝天	

大曲名

踏金莲

绿腰

凉州

薄媚

贺圣乐

伊州	甘州	泛龙舟	采桑	千秋乐
霓裳	玉树后庭花		伴侣	雨霖铃
柘枝	胡僧破	平蕃	相驼逼	吕太后
突厥三台	大宝	一斗盐	羊头神	大姊
舞大姊	急月记	断弓弦	碧霄吟	穿心蛮
罗步底	回波乐	千春乐	龟兹乐	醉浑脱
映山鸡	昊破	四会子	安公子	舞春风
迎春风	看江波	寒雁子	又中春	玩中秋
迎仙客	同心结			

大面：出北齐。兰陵王长恭性胆勇，而貌若妇人，自嫌不足以威敌，乃刻木为假面，临阵著之。因为此戏，亦入歌曲。

《踏谣娘》：北齐有人姓苏，疮鼻。实不仕，而自号为郎中。嗜饮，酗酒。每醉，辄殴其妻。妻衔怨，诉于邻里。时人弄之：丈夫著妇人衣，徐步入场行歌。每一叠，旁人齐声和之云：“踏谣，和来！踏谣娘苦，和来！”以其且步且歌，故谓之“踏谣”；以其称冤，故言“苦”。及其夫至，则作殴斗之状，以为笑乐。今则妇人为之，遂不呼“郎中”，但云“阿叔子”。调弄又加典库，全失旧旨。或呼为《谈容娘》，又非。

《乌夜啼》：宋彭城王义康，衡阳王义季，帝囚之浔阳。后宥之，使未达，衡王家人扣二王所囚院曰：“昨夜乌夜啼，官当有赦。”少顷使至。故有此曲。亦入《琴操》。

《安公子》：隋大业末，炀帝将幸扬州，乐人王令言以年老，不去，其子从焉。其子在家弹琵琶，令言惊问：“此曲何名？”其子曰：“内里新翻曲子，名《安公子》。”令言流涕悲怆，谓其子曰：“尔不须扈从，大驾必不回。”子问其故，令言曰：“此曲宫声，往而不返。宫为君，吾是以知之。”

《春莺啭》：高宗晓声律，晨坐闻莺声，命乐工白明达写之，遂有此曲。

记曰：夫以廉洁之美而道之者寡，骄淫之丑而陷之者众，何哉？志意劣而嗜欲强也。借如涉畏途，不必皆死，而人知惧；溺声色则必伤夭，而莫之思，不其惑欤？且人之生身所禀，五常耳。至有悦其妻而图其夫，前古多矣，是违仁也；纳异宠而薄糟糠，凡今众矣，是忘义也；重衽席之娱，轻宗祀之敬，是废礼也；贪耳目之玩，忽祸败之端，是无智也；心有所爱，则觊冒苟得，不顾宿诺，是弃信也。敦谕，履仁，蹈义，修礼，任智，而信以成之。呜呼，国君保之，则比德尧、舜；士庶由之，则齐名周、孔矣。当为永代表式，宁止一时称誉。倘谓修小善而无益，犯小恶而无伤，殉嗜欲近情，忘性命大节，施之于国则国风败，行之于家则家法坏，败与坏，不其痛哉！是以楚庄悔惧，斥遣夏氏，宋武纳谏，遽绝慕容，终成霸业，号为良主。岂比高纬以冯小怜灭身，叔宝以张贵妃亡国，汉成以昭仪绝豕嗣，燕熙以苻氏覆邦家乎？非无元龟，自有人鉴。遂形简牋，敢告后贤。

唐崔令钦撰著作佐郎

教坊记补遗

上尝三殿打球，荣王堕马闪绝，移时不苏。黄幡绰奏曰：“大家如今年纪不为小，圣体又重，不宜自劳。何不著女婿等与诸人为之？如臣坐对食盘，口眼俱饱，此为乐耳。旁观大家驰逐忙遽，何暇云乐？”上曰：“尔言大有理，不复自为也。”

上于天津桥南设帐殿，酺三日。教坊一小儿，筋斗绝伦，乃衣以彩缯，梳洗，杂于内妓中。少顷，缘长竿上，倒立，寻复去手。久之，垂手抱竿，翻身而下。乐人等皆舍所执，宛转于地，大呼万岁，百官拜庆。中使宣旨云：“此技尤难，近教坊教成。”其实乃小儿也。

坊中谓太常乐人为声伎儿。

任智方四女，皆善歌，其中二姑子吐纳凄惋，收敛浑沦；三姑子容止闲和，旁观若意不在歌；四姑子发声遒润虚静，似从空中来。

庞三娘善歌舞，其舞颇脚重。然特工装束。又有年，面多皱，帖以轻纱，杂用云母和粉蜜涂之，遂若少容。尝大酺汴州，以名字求雇。使者造门，既见，呼为“恶婆”，问庞三娘子所在。庞给之曰：“庞三是我外甥，今暂不在。明日来书奉留之。”使者如言而至。庞乃盛饰，顾客不之识也，因曰：“昨日已参见娘子阿姨。”其变状如此，故坊中呼为“卖假金贼”。

有颜大娘，亦善歌舞。眼重脸深，有异于众。能料理之，遂若横波，虽家人不觉也。尝因儿死，哀哭拭泪，其婢见面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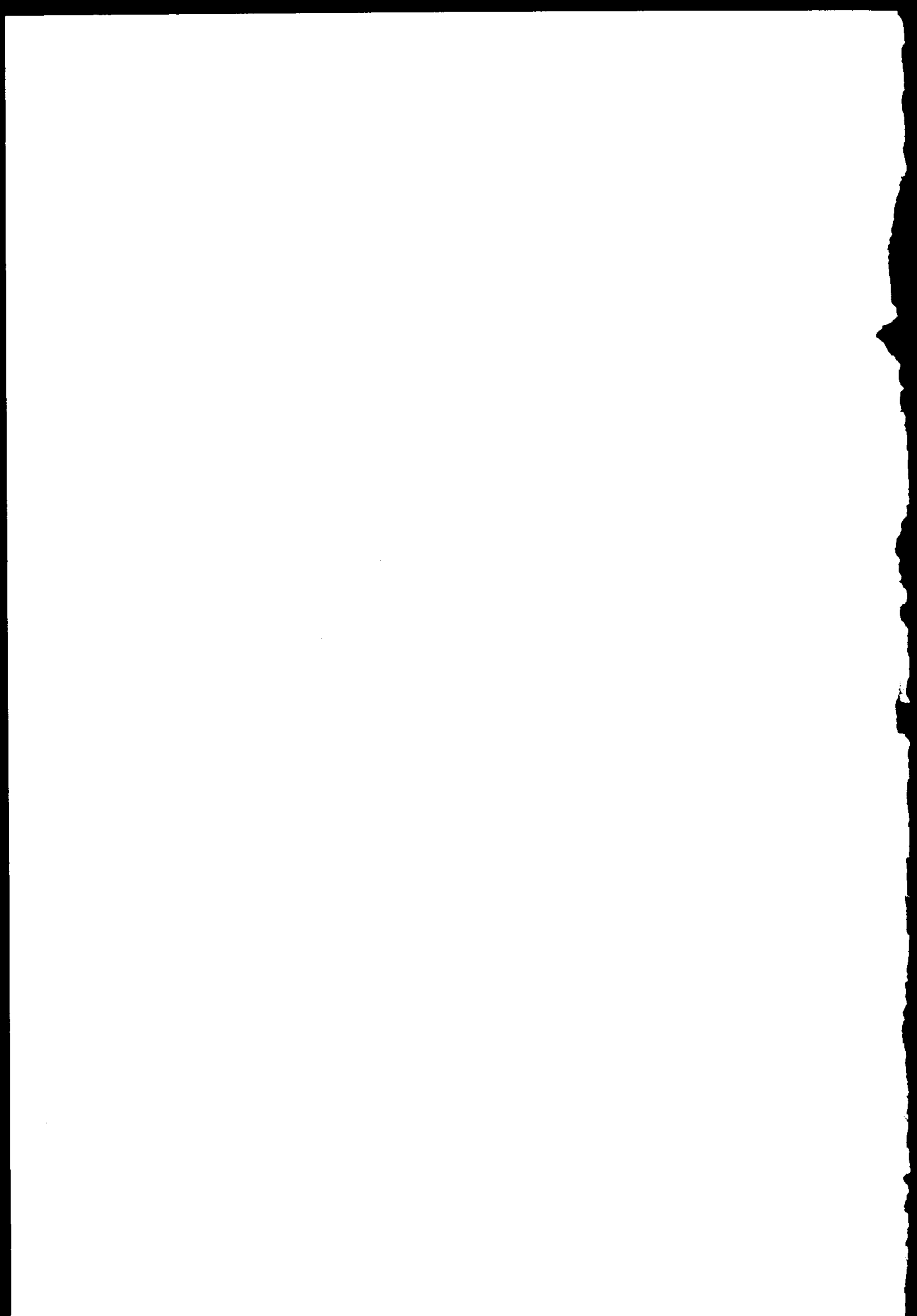
曰：“娘子眼破也。”

魏二容色粗美，歌舞甚拙。尝与同类宴集，起舞。杨家生者，笑视之。须臾歌次，架上鸚鵡初移足右转，俄复左转。家生顾曰：“左转也。”意指鸚鵡，实无他也。魏以为斥己，辍歌极骂，罢乐。人呼失律为“左转”。

高宗晓声律，闻风叶鸟声，皆蹈以应节。尝晨坐，闻莺声，命乐工白明达写之，为《春莺啭》。后亦为舞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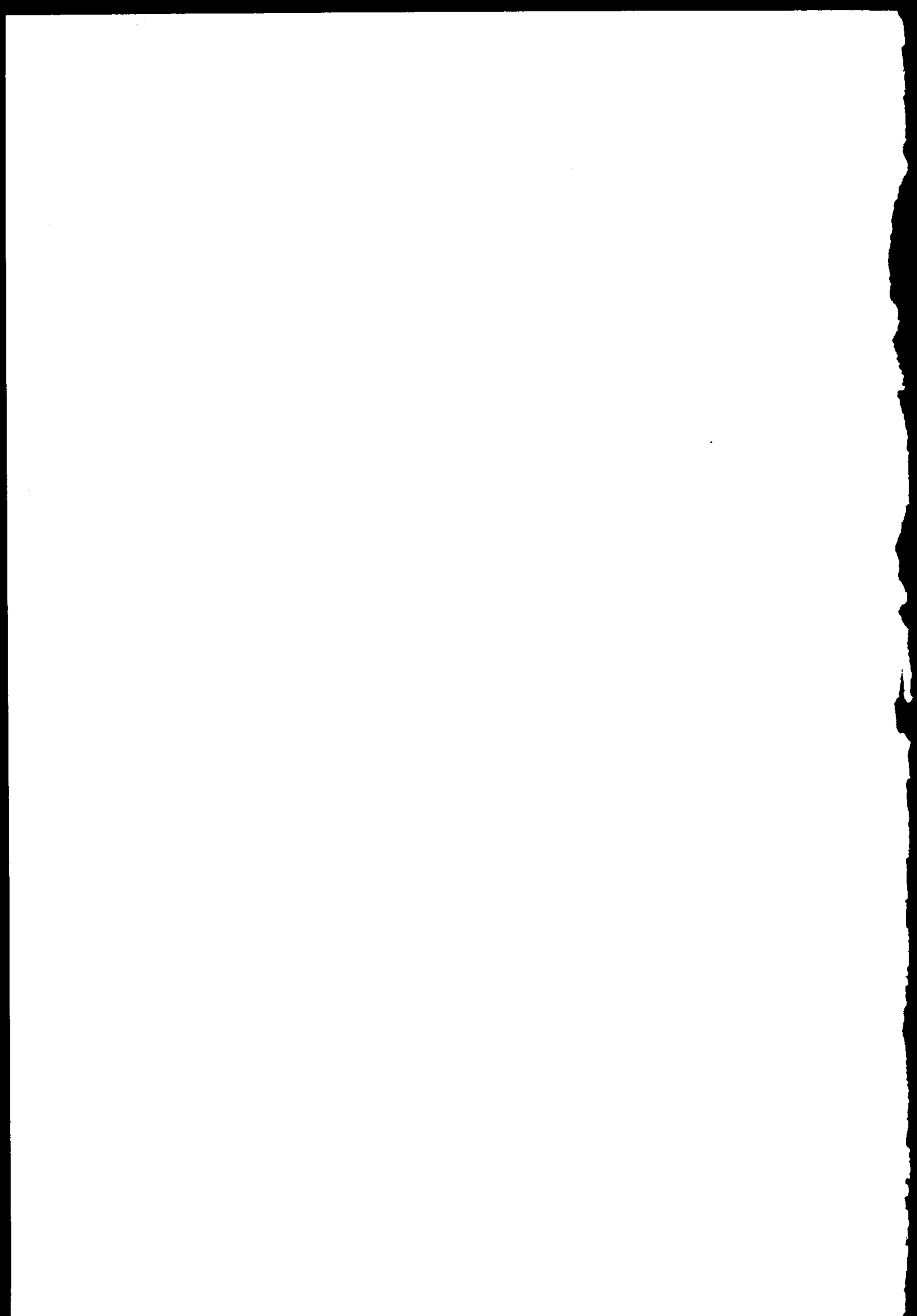
上偏私在左厢，故楼下戏，右厢竿木多失落：是其隐语也。

吕元真打鼓，头上置水碗，曲终而水不倾动，众推其能定头项。上在藩邸，召之。元真恃其能，多不时至，乃云：“须得黄纸。”“黄纸”，谓敕也。上衔之，故流辈皆有爵命，惟元真素身。



龙 城 录

[唐]柳宗元 撰
曹中孚 校点



校点说明

《龙城录》一卷，旧题唐柳宗元撰。

柳宗元，字子厚，唐河东解（今山西运城西）人。生于代宗大历八年（773），卒于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德宗贞元九年（793）进士，中博学宏辞科，授校书郎，调蓝田尉。升监察御史里行。顺宗永贞元年（805）任礼部员外郎，参与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革新活动，失败后，贬为永州司马。元和十年（815）任柳州刺史，世称柳柳州。诗文皆工，与韩愈等同为唐宋八大家。有《柳河东集》传世。

柳州旧称龙城。因《龙城录》旧本题唐柳宗元撰，宋葛峤将它编入柳集之中，而《新唐书·艺文志》未见著录。于是自宋代始，此书作者是谁便引起了争论。何薳《春渚纪闻》卷五和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二均以为是王铎伪作，《朱子语录》亦说：“柳文后《龙城录》杂记，王铎之为也。”魏仲举编《五百家注柳先生集》收《龙城录》为附录，短序有“柳先生谪居龙城，因次所闻于中朝士大夫”；而书中《龙城无妖邪之怪》条又有“柳州旧有鬼，名五通，余始到不之信”之语。又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曰：“《龙城录》一卷，称柳宗元撰。龙城谓柳州也。罗浮梅花梦事出其中。唐志无此书，盖依托也。或云王铎性之作。”故一般以为可能是王铎伪作。余嘉锡《四库提要辨正》据《夷坚支志》戊卷五“柳子厚《龙城录》，盖刘无言所作，皆寓言也”，认为：“又与何薳以为出于王铎者不同，盖传闻异词，未详孰是也。”这样，此书作者就有三种不同说法。《龙城录》与柳

文之峭拔矫健相比,文笔有明显不同。但是,宋人也只是凭其传闻,未有具体证据可以佐证。因此,此书作者究竟是谁,一时尚难肯定。

《龙城录》所叙,以赵师雄醉憩于梅花树下,与花神相遇的故事最负盛名,虽短短一百余字,却写得丝丝入扣,缠绵悱恻,为世人所重。祝穆编《方輿胜览》,在广东惠州“名贤”栏首先记载的即赵师雄梅花梦故事,几乎全文摘引《龙城录》中此条。此外,还有涉及吴峤、魏徵、房玄龄、李白、韩愈等众多人物的异闻逸事。其中如《赵昱斩蛟》,写得有声有色,颇具传奇本色。

此书有二卷本与一卷本多种,均为四十三条。二卷本附于世綵堂本《韩柳二集》及《五百家注柳先生集》中。一卷本收在《历代小史》、《说郭》、《五朝小说大观》、《唐人说荟》、《唐代丛书》、《古今说部丛书》和《说库》等丛书之中。今以《五朝小说大观》本为底本,参校有关版本,择善而从,不出校记。

目 录

吴峤精明天文	(139)
魏徵嗜醋芹	(139)
上帝追摄王远知易总	(139)
武居常有身后名	(140)
房玄龄为相无嗣	(141)
韩仲卿梦曹子建求序	(141)
赵师雄醉憩梅花下	(141)
李太白得仙	(141)
韩退之梦吞丹篆	(142)
宁王画马化去	(142)
含元殿丹石隐语	(142)
景州龙见三头	(142)
神尧皇帝破龙门贼	(142)
明皇梦游广寒宫	(143)
任中宣梦水神持镜	(143)
夜坐谈鬼而怪至	(144)
裴武公夜得鬼诗而化为烬	(144)
房玄龄有大誉	(144)
阎立本有丹青之誉	(144)
王宏善为八体书	(145)
张昶著龙山史记注	(145)
龙城无妖邪之怪	(145)
王渐作孝经义	(145)
晋哀帝著书深阐至理	(145)

老叟讲明种蓺之言	(146)
李明叔精明古器	(146)
贾爽著书仙去	(146)
开元藏书七万卷	(146)
明皇识射覆之术	(147)
明皇梦姚宋当为相	(147)
太宗沉书于溥沓	(147)
尹知章梦持巨凿破其腹	(147)
高皇帝宴赏牡丹	(148)
魏徵善治酒	(148)
裴令公训子	(148)
华阳洞小儿化为龙	(149)
贾宣伯有治三虫之药	(149)
李林甫以毒虐弄正权	(149)
张复条山集论世外事	(149)
罗池石刻	(150)
刘仲卿隐金华洞	(150)
赵昱斩蛟	(150)
宋单父种牡丹	(151)

龙城录

吴峤精明天文

吴峤，霄溪人也。年十三，作道士。时炀帝元年，过邺中，告其令曰：“中星不守太微，主君有嫌，而旺气流萃于秦地。子知之乎？”令不之信。至神尧即位，方知不诬。峤精明天文，即袁天罡之师也。

魏徵嗜醋芹

魏左相忠言谏论，赞襄万机，诚社稷臣。有日退朝，太宗笑谓侍臣曰：“此羊鼻公，不知遗何好，而能动其情？”侍臣曰：“魏徵好嗜醋芹，每食之，欣然称快。此见其真态也。”明旦，召赐食，有醋芹三杯。公见之，欣喜翼然，食未竟而芹已尽。太宗笑曰：“卿谓无所好，今朕见之矣。”公拜谢曰：“君无为，故无所好。臣执作从事，独僻此收敛物。”太宗默而感之。公退，太宗仰睨而三叹之。

上帝追摄王远知易总

上元中，台州一道士王远知善《易》，于观感间，曲尽微妙。善知人死生祸福，作《易总》十五卷，世秘其本。一日，因曝书，雷雨忽至，阴云腾沓，直入卧内。雷殷殷然，赤电绕室。暝雾中，一老人下，身所衣服，但认青翠，莫识其制作也。远知焚香

再拜，伏地若有所待。老人叱起，怒曰：“所泄者书何在？上帝命吾摄六丁雷电追取。”远知方惶惧，据地起。旁有六人青衣，已捧书立矣。老人责曰：“上方禁文，自有飞天保卫，玉笈金科，秘藏玄都。汝是何者，辄混藏绡帙，据其所得？实以告我！”远知战悸对曰：“青丘元老，以臣不逮，故传授焉。”老人颔颌。顷曰：“上帝敕下：汝仙品已及于授度期，展二十四年，二纪数也。”远知拜命次，旋风颭起，坼帷裂幕。时已二鼓，明月在东，星斗灿然，俱无影响。所取将书，乃《易总》耳。远知志颇自失，后闭户不出，经岁不食。人因窥闾中，但闻劝酬交欢，竟不知为谁也。光宅中，召至京玉清观安泊。间或逃去。如此者数次。天后封金紫光禄大夫，但笑而不谢。一日告殂，遗言：“尸赴东流湍水中。”天后不允其语，敕葬开明原上。后长寿中，台州有人过海，阻风飘荡，船欲坼，妄行不知所止。忽见画船一叶，渺自天未来。惊视之，乃远知也。渐相近，台人拜而呼之。远知曰：“君涉险何至于此？”告台人：“此洋海之东十万里也。”台人问归计奈何，远知曰：“借子迅风正西，一夕可到登州。为传语天坛观张光道士。”台人既辞去，舟回如飞羽，但觉风颭颭而过。明日至登州，方知远知死久矣。访天坛道士，其徒云：“死两日矣。”方验二人皆仙去。

武居常有身后名

武居常，天后高祖也。少时游洛下，人呼为猴颊郎，以居常颔下有须，若猿颌也，其上有四靥。一日，伊水上遇一丐者曰：“郎君当有身后名，而骨法当刑。然有女，当八十年后起家暴贵，寻亦浸微。”居常不信，后卒如言。丐者岂非异人乎！

房玄龄为相无嗣

房玄龄来买卜成都，日者笑而掩象曰：“公知名当世，为时贤相，奈无嗣相绍何。”公怒。时遗直已三岁在侧，日者顾指曰：“此儿此儿，绝房氏者此也。”公大怅而还，后皆信然也。

韩仲卿梦曹子建求序

韩仲卿一日梦一乌帟少年，风姿磊落，神仙人也。拜求仲卿，言：“某有文集，在建邺李氏。公当名出一时，肯为我讨是文而序之，俾我亦阴报耳。”仲卿诺之。去复回曰：“我曹植子建也。”仲卿既寤，检邺中书，得《子建集》，分为十卷，异而序之，即仲卿作也。

赵师雄醉憩梅花下

隋开皇中，赵师雄迁罗浮。一日，天寒日暮，在醉醒间，因憩仆车于松林间酒肆旁舍。见一女人，淡妆素服，出迓师雄。时已昏黑，残雪对月色微明。师雄喜之，与之语，但觉芳香袭人，语言极清丽。因与之扣酒家门，得数杯，相与饮。少顷，有一绿衣童来，笑歌戏舞，亦自可观。顷醉寝，师雄亦懵然，但觉风寒相袭。久之，时东方已白。师雄起视，乃在大梅花树下，上有翠羽啾嘈相顾，月落参横，但惆怅而已。

李太白得仙

退之尝言李太白得仙去。元和初，有人自北海来，见太白与一道士，在高山上笑语久之。顷道士于碧雾中跨赤虬而去，太白耸身健步追及，共乘之而东去。此亦可骇也。

韩退之梦吞丹篆

退之常说：少时梦人与《丹篆》一卷，令强吞之，旁一人抚掌而笑。觉后亦似胸中如物噎，经数日方无恙。尚由记其上一两字，笔势非人间书也。后识孟郊，似与之目熟。思之，乃梦中旁笑者。信乎，相契如此。

宁王画马化去

宁王善画马。开元兴庆池南华萼楼下，壁上有《六马滚尘图》。内明皇最眷爱玉面花骢，谓无纤悉不备，风鬃雾鬣，信伟如也。后壁惟有五马，其一者失去。信知神妙将变化俱也。

含元殿丹石隐语

开元末，含元殿火去，基下出丹石，上有隐语，不可解。云：“天汉二年，赤光生粟。木下有子，伤心遇酷。”此亦不能辨也。

景州龙见三头

开元四年，景州水中见一龙三头，时邺中大水。后一日，有风自龙见处西南来，飞屋拔木，白昼暝。

神尧皇帝破龙门贼

神尧皇帝拜河东节度使，九月领大使，击龙门贼毋端儿。夜过韩津口，时明月方出，白雾初澄。于小桥下，有二人语，言：“明日毋大郎死，我辈勤亦不少矣。”神尧驻马问，二人再拜，起泣曰：“某二人，汉兵也。昨奉东岳命，岳神管押七十人

付龙门,助将军讨贼。某二人尸骨在此,因少憩于此,亦自感伤,兼欲先知于将军耳。”神尧讶其言深切,询其姓氏。但笑谢,言:“将军贵人也。其仆卒之贱,分不当逾。”言讫,苍惶辞去,言:“大队至矣。”倏忽不见。倾疾风如过矢,风尘蔽天而过。神尧默喜之。明日破贼,发七十二矢皆中,而复得其矢。信知圣王所向,至灵亦先为佐佑焉。

明皇梦游广寒宫

开元六年,上皇与申天师、道士鸿都客,八月望日夜,因天师作术,三人同在云上游月中。过一大门,在玉光中飞浮,宫殿往来无定,寒气逼人,露濡衣袖皆湿。顷见一大官府,榜曰“广寒清虚之府”。其守门兵卫甚严,白刃粲然,望之如凝雪。时三人皆止其下,不得入。天师引上皇起跃,身如在烟雾中。下视王城崔巍,但闻清香霭郁,视下若万里琉璃之田。其间见有仙人道士,乘云驾鹤,往来若游戏。少焉,步向前,觉翠色冷光,相射目眩,极寒不可进。下见有素娥十余人,皆皓衣乘白鸾往来,舞笑于广陵大桂树之下。又听乐音嘈杂,亦甚清丽。上皇素解音律,熟览而意已传。顷天师亟欲归,三人下若旋风。忽悟,若醉中梦回尔。次夜,上皇欲再求往,天师但笑谢而不允。上皇因想素娥风中飞舞袖,被编律成音,制《霓裳羽衣舞曲》。自古洎今,清丽无复加于是矣。

任中宣梦水神持镜

长安任中宣家素畜宝镜,谓之飞精,识者谓是三代物。后有八字,仅可晓,然近籀篆,云:“水银阴精,百炼成镜。”询所得,云:“商山樵者石下得之。”后中宣南鹜洞庭,风浪汹然,因

泊舟。梦一道士，赤衣乘龙，诣中宣言：“此镜乃水府至宝，出世有期，今当归我矣。”中宣因问姓氏，但笑而不答，持镜而去。梦回，亟视篋中，已失所在。

夜坐谈鬼而怪至

君海尝夜坐，与退之、余三人谈鬼神变化。时风雪寒甚，窗外点点火，明若流萤，须臾千万点，不可数度。顷入室中，或为圆镜，飞度往来，乍离乍合，变为犬声去。而三人虽退之刚直，亦为之动颜。君海与余，但匍匐掩目，前席而已。信乎，俗谚曰：“白日无谈人，谈人则害生。昏夜无谈鬼，谈鬼则怪至。”亦知言也。余三人后皆不利。

裴武公夜得鬼诗而化为烬

开元末，裴武公军夜宿武休。帐前见一介冑者，掷一纸书而去。武公取视，乃四韵诗云：“屡策羸骖历乱岫，丛岚映日昼如曛。长桥驾险浮天汉，危栈通歧触岫云。却念淮阴还得计，又嗟忠武不堪闻。废兴尽系前生数，休衒英雄勇冠军。”武公得诗，大不悦，纸随手落为烬。信知鬼物所制也。出师大不利，武公射中臆下，病月余薨。

房玄龄有大誉

房玄龄幼稚日，王通说其父，谓：“此细眼奴，非立忠志，则为乱贼；辅帝者，则为儒师。”绰有大誉矣。

阎立本有丹青之誉

阎立本画《宣王吉日图》，太宗文皇帝上为题字。时朝中

诸公皆议论东都从幸，上出示图于诸臣，称为越绝前世。已而忽藏于衣袖，笑谢而退。自是立本有丹青之誉。

王宏善为八体书

王宏，济南人，太宗幼日同学，因问为八体书。太宗既即极，因访宏，而乡人竟传隐去。是亦子陵之徒欤？

张昶著龙山史记注

沈休文有《龙山史记注》，即张昶著。昶，后汉末大儒，而世亦不称誉。余少时，江南李育之来访，余求进此文。后为火所焚，更不复得。岂斯文天欲秘者耶！

龙城无妖邪之怪

柳州旧有鬼，名五通，余始到不之信。一日，因发篋易衣，尽为灰烬。余乃为文醮诉于帝。帝息我心，遂尔龙城绝妖邪之怪，而庶士亦得以宁也。

王渐作孝经义

国初有孝子王渐，作《孝经义》成，五十卷，事亦该备。而渐性鄙朴，凡乡里有斗讼，渐即诣门，高声诵义一卷，反为渐谢。后有病者，即请渐来诵经，寻亦得愈，其名蔼然。余时过汴州，适会路逢一老人，亦谈此事，颇亦敬其诚也。

晋哀帝著书深阐至理

晋哀帝著《丹青符经》五卷、《丹台录》三卷。青符子，即神丘先生也，深阐至理。而近世有胡宗道，海上方士，亦得其术。

老叟讲明种蓺之言

余南迁度高乡，道逢老叟，与年少于路次，讲明种蓺。其言深耕概种，时耘时耔，却牛马之践履，去螟螣之戕害，勤以朝夕，滋以粪土，而有秋之利，盖富有年矣。若夫尧汤之水旱，霜雹之不时，则在夫天也。余感此言，将书诸绅，贻于治民理生者。无所施而不可，而又至言也。

李明叔精明古器

建康李生名照，字明叔，真可人书生，好古博雅者。一日，就京师谒余，裹饭从游于溱渭之间。此人宦意畏巧而淡，然蔽于古器。凡自战国洎于萧梁之间，谱所载者十得五六，而皆精制奇巧，后世莫追。然生颇为文思涩，设诸勤求古器心在于文书间，亦足以超伟于当代也。

贾爽著书仙去

贾爽，河南人，字师道，与余先人同室读书。为人谨顺，少调官河南尉，才吏也。后五十岁，弃家隐伊阳小水乡和乐村鸣皋山中。著书二十卷，号鸣皋子。迩年不知其所终，山中人竟言仙去，然讹幻莫之信也。有子鍊，字子美，亦有才，然不逮于父风。

开元藏书七万卷

有唐惟开元最备文籍，集贤院所藏至七万卷。当时之学士，盖为褚无量、裴煜之、郑谭、马怀素、张说、侯行果、陆坚、康子元辈，凡四十七人，分司典籍，靡有阙文。而贼遽兴，兵火交

紊，两都灰烬无存。惜哉！

明皇识射覆之术

上皇始平祸乱，在宫所与道士冯存澄因射覆得卦，曰“合因”，又得卦，曰“斩关”，又得卦，曰“铸印乘轩”。存澄启谢曰：“昔此卦三灵为最善，黄帝胜炎帝而筮得之。所谓合因斩关，铸印乘轩，始当果断，终得嗣天。”上皇掩其口曰：“止矣，默识之矣。”后即位，应其术焉。

明皇梦姚宋当为相

上皇初登极，梦二龙一符，自红雾中来。上大隶“姚崇宋璟”四字，挂之两大树上，宛延而去。梦回，上召申王圆兆。王进曰：“两木，相也。二人名，为天遣龙致于树。即知崇、璟当为辅相兆矣。”上叹异之。

太宗沉书于滹沱

太宗文皇帝平王世充，于图籍有交关语言、构怨连结文书数百事。太宗命杜如晦掌之。如晦复禀上当如何，太宗曰：“付诸曹吏行。”顷闻于外，有大臣将自尽者。上乃复取文书，背裹一物，疑石重。上亲裹百重，命中使沉滹沱中，更不复省。此与光武焚交谤数千章者何异。

尹知章梦持巨凿破其腹

尹知章，字文叔，绛州翼城人。少时性懵，梦一赤衣人，持巨凿破其腹，若内草茹于心中，痛甚惊寤。自后聪敏，为流辈所尊。开元中，张说荐诣朝。上召见延英，上问：“曹植《幽思

赋》，何为远取景物为句，意旨安在？”知章对以：“植所谓赋，作不徒然。若倚高台之曲岬，望且重也。处幽僻之闲深，位至卑也。望翔云之悠悠，嗟朝霁而夕阴，以为物无止定之意，而上多改易也。顾秋华之零落，岁将暮也。感岁暮而伤心，年将易也。观跃鱼于南沼，使智者居于明，非得志也。聆鸣鹤于北林，怨且和也。搦素笔而慷慨，守文而感也。扬太雅之哀吟，悯其时也。仰清风以叹息，思濯烦也。寄予思于悲弦，志在古也。信有心而在远，措者大也。重登高以临川，及上下也。何余心之烦错，宁翰墨之能传，意不尽也。此幽思所以赋也。”上敬异之，擢礼部侍郎、集贤院正字。

高皇帝宴赏牡丹

高皇帝御群臣，赋《宴赏双头牡丹》诗，惟上官昭容一联为绝丽，所谓“势如连璧友，心若臭兰人”者。使夫婉儿稍知义训，亦足为贤妇人，而称量天下，何足道哉？此祸成所以无赦于死也。有文集一百卷行于世。

魏徵善治酒

魏左相能治酒，有名曰醪绿翠涛。常以大金罍内贮盛，十年饮不败，其味即世所未有。太宗文皇帝尝有诗赐公，称：“醪绿胜兰生，翠涛过玉薤。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败。”兰生，即汉武百味旨酒也。玉薤，炀帝酒名。公此酒本学酿于西羌人，岂非得大宛之法，司马迁所谓富人藏万石葡萄酒，数十岁不败者乎？

裴令公训子

裴令公常训其子：凡吾辈但可文种无绝，然其间有成功能

致身为万乘之相，则天也。

华阳洞小儿化为龙

茅山隐士吴绰，素擅洁誉。神凤初，因采药于华阳洞口，见一小儿，手把大珠三颗，其色莹然，戏于松下。绰见之，因前询谁氏子，儿奔忙入洞中。绰恐为虎所害，遂连呼，相从入，欲救之。行不三十步，见儿化作龙形，一手握三珠，填左耳中。绰素刚胆，以药斧鬪之，落左耳，而三珠已失所在，龙亦不见。出不十余步，洞门闭矣。绰后上皇封素养先生。此语贾宣伯说。

贾宣伯有治三虫之药

贾宣伯有神药，能治三虫。止熬黄柏木，以热酒沃之，别无他味。一日过松江，得巨鱼，置于水罟中，因投水刀圭药，鱼引吸中即死。取视则见八足，若爪利焉。后吴江有怪，土人谓蛟为害，宣伯以数刀圭投潭中。明旦，老蛟死浮于水，而水虫莫知数，皆为药死。山人此药，云本受之于閤皂山王天师。乃仙方耶，而涉海者亦或需焉，故书之。

李林甫以毒虐弄正权

惠州一娼女，震厄死于市衢。胁下有朱字：“李林甫以毒虐弄正权。”帝命列仙举三震之疑，此女子偃月公后身耶，譎而可惧。元和元年六月也。

张复条山集论世外事

张复，澧州人。饱书帙，作《条山集》三十卷，论世外事。

此人兼得鬼神趣，隐不仕，有文集行于世。

罗池石刻

罗池，北龙城胜地也。役者得白石，上微辨刻画云：“龙城柳，神所守。驱厉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丑。”余得之，不详其理，特欲隐予于斯欤？

刘仲卿隐金华洞

贾宣伯爱金华山，即今双溪别界。其北有仙洞，俗呼为刘先生隐息处。其内有三十六室，广三十六里。石刻上以松炬照之，云：“刘严，字仲卿。汉室射声校尉。当恭显之际，极谏，被贬于东陬，隐迹于此，莫知所终。”即道士萧至玄所记也。山口人时得玉篆牌。俗传刘仲卿每至中元日来降洞中，州人祈福，寻溪口边，得此者当巨富。此亦未必为然，然仲卿亦梅子真之徒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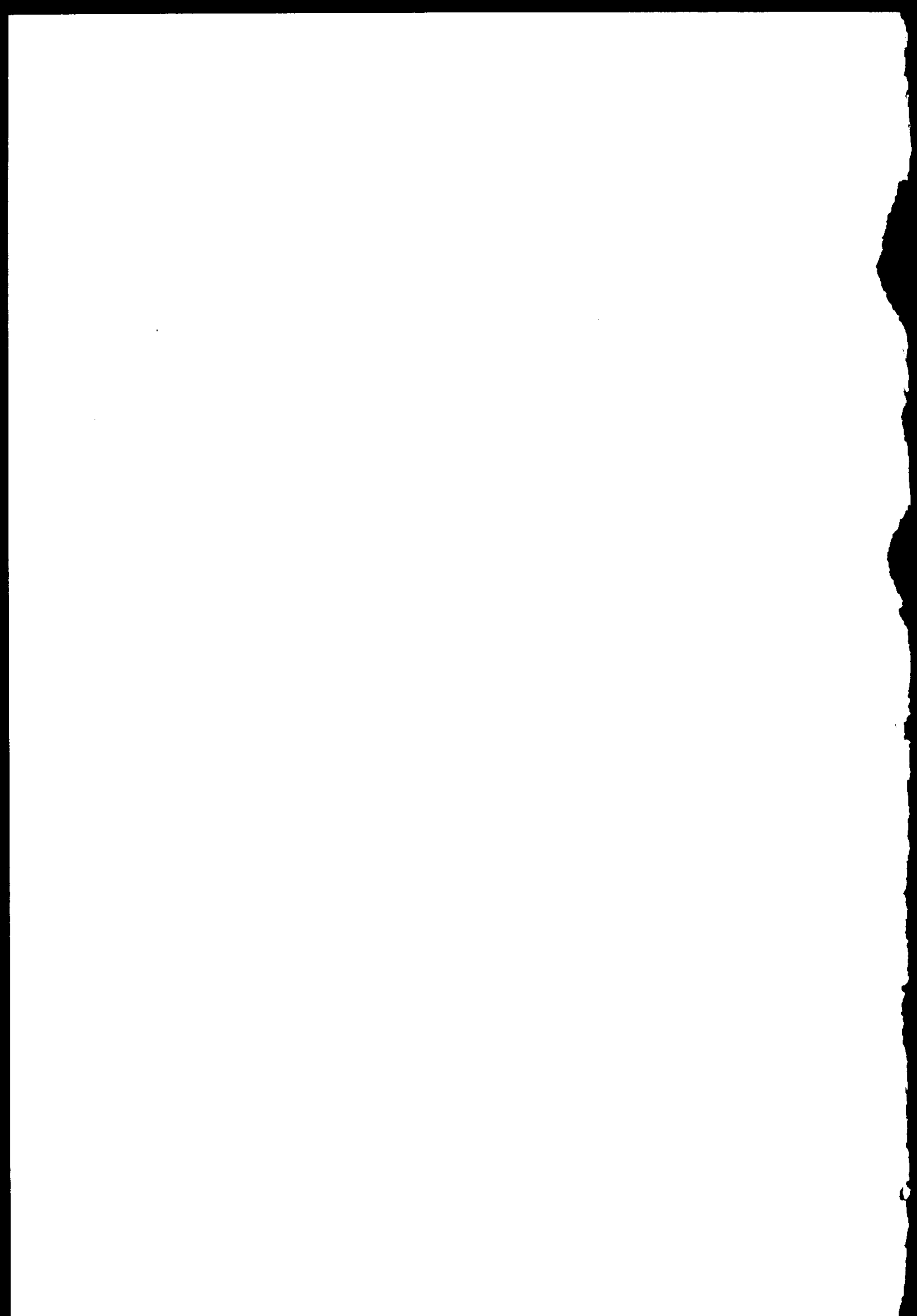
赵昱斩蛟

赵昱，字仲明，与兄冕，俱隐青城山，从事道士李珣。隋末，炀帝知其贤，征召不起。督让益州太守臧贍，强起昱至京师。炀帝糜以上爵，不就，独乞为蜀太守。帝从之，拜嘉州太守。时犍为潭中有老蛟为害日久，截没舟船，蜀江人患之。昱莅政五月，有小吏告昱，会使人往青城山置药，渡江溺死者，没舟航七百艘。昱大怒，率甲士千人及州属男一万人，夹江岸鼓噪，声振天地。昱乃持刀没水，顷江水尽赤，石岩半崩，吼声如雷。昱左手执蛟首，右手持刀，奋波而出。州人顶戴，事为神明。隋末大乱，潜以隐去，不知所终。时嘉陵涨溢，水势汹然，

蜀人思昱。顷之，见昱青雾中骑白马，从数猎者，见于波面，扬鞭而过。州人争呼之，遂吞怒。眉山太守荐章，太宗文皇帝赐封神勇大将军，庙食灌江口，岁时民疾病祷之无不应。上皇幸蜀，加封赤城王，又封昱应侯。昱斩蛟时，年二十六。珏传仙去，亦封佑应保慈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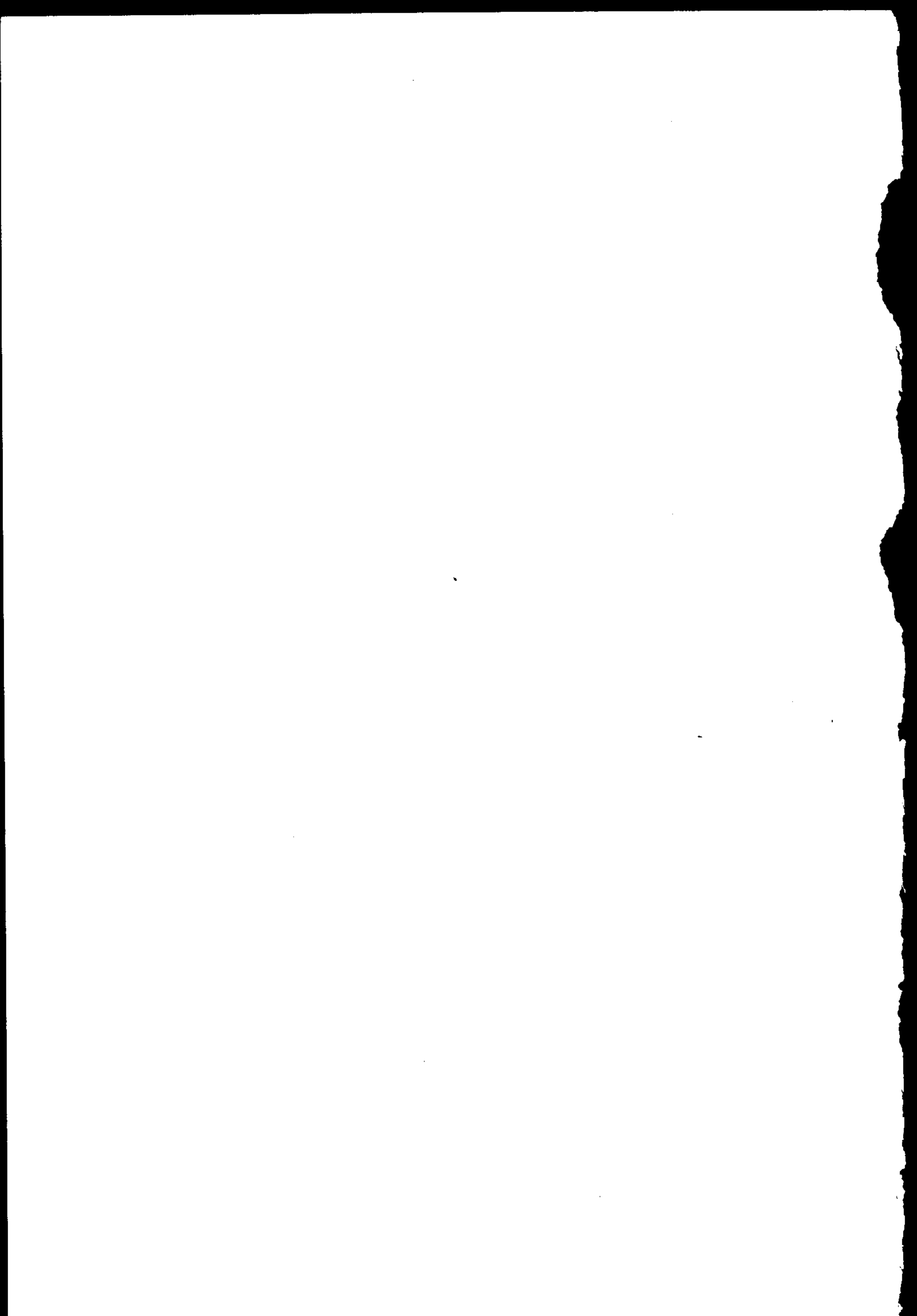
宋单父种牡丹

洛人宋单父，字仲儒。善吟诗，亦能种艺术。凡牡丹变易千种，红白斗色，人亦不能知其术。上皇召至骊山，植花万本，色样各不同。赐金千余两，内人皆呼为花师。亦幻世之绝艺也。



唐国史补

[唐]李肇 撰
曹中孚 校点



校点说明

《唐国史补》三卷，唐李肇撰。

李肇，生平未详。仅知唐宪宗元和七年(812)前曾任华州参军。元和十三年(818)自监察御史充翰林学士，历右补阙、司勋员外郎。长庆元年(821)十二月自司勋员外郎贬为澧州刺史。大和初官中书舍人，卒于开成元年(836)之前。《唐国史补》作于长庆年间，署官名为尚书左司郎中。除本书外，尚有《翰林志》一卷、《经史释题》二卷。

《唐国史补》亦名《国史补》，分上中下三卷，上卷、中卷各一百零三节，下卷一百零二节，共三百零八节，每节均用五字标目。刘餗所撰《国朝传记》(即《隋唐嘉话》)记南北朝至唐开元间事，此书踵刘著而作，记开元至长庆一百多年中的轶事琐闻，本着国史“或阙则补”的观点，故名《国史补》。自序谓“言报应，叙鬼神，征梦卜，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这种著书态度是相当纯正的，故宋欧阳修的《归田录》，自称仿此书而作。此三百多节的内容，除少数有具体细节者外，大多言简意赅，抓住事物本质。条目既多，涉及面亦广。举凡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礼仪、文化，几乎包罗万象，有如开元、长庆间的读史长卷。在所述的百数十人中，在朝在野，政坛文坛，尤多著名人物，作者的爱憎褒贬，表露无遗，给唐史和唐代文学研究者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此书《新唐书·艺文志》杂史类有著录。现有《津逮秘书》、

《唐宋丛书》、《学津讨原》、《得月簪丛书》、《说郛》、《唐人说荟》及汲古阁影宋本等多种。今以《学津讨原》本为底本，用《唐语林》、《太平广记》及新旧《唐书》等有关著作作校勘，错字、避讳字径改，异文择善而从，不出校记。

目 录

唐国史补序	(158)
卷上	(162)
卷中	(175)
卷下	(188)

唐国史补序

《公羊传》曰：“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未有不因见闻而备故实者。昔刘餗集小说，涉南北朝至开元，著为《传记》。予自开元至长庆撰《国史补》，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续传记而有不为。言报应，叙鬼神，征梦卜，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仍分为三卷。

鲁山乳兄子	崔颢见李邕	张说西岳碑	兖公答参军
刘迅著六说	玄宗幸长安	西国献狮子	裴旻遇真虎
伪撰庚桑子	李白脱靴事	张均答弟垺	王维取嘉句
张旭得笔法	李阳冰小篆	绛州碧落碑	胡雏犯崔令
王积薪闻棋	房氏子问疾	王摩诘辨画	张果老衣物
白岑发背方	张公戏浑瑊	安禄山心动	杨妃好荔枝
百钱玩锦鞞	玄宗思张公	临淮代汾阳	蜀郡万里桥
李翰论张巡	左震斩巫事	李唐讽肃宗	柳芳续韦书
李华含元赋	李翰借音乐	二李叙昭穆	李稹称族望
张说婚山东	王家号钺鏖	杨氏居闾乡	元次山称呼
出家大丈夫	李勉投犀象	李廙有清德	李华赋节妇
李端诗擅场	袁倓破贼事	郗昂犯三怒	刘晏见钱流
母喜严武死	郑损为乡葬	刘沮迁幸议	鱼朝恩讲易
淮水无支奇	佛法过海东	路嗣恭入覲	都卢缘橦歌
韩滉召径山	黄三姑穷理	李丹与妹书	熊执易义风
刘颇偿瓮直	德宗恕尼哭	杨炎有崖谷	卢杞论官猪

王武俊决水	执朱泚使者	裴佶佯为奴	李令能戢兵
于公异露布	李令勋臣首	埋怀村下营	韩滉自负米
张凤翔被害	韩滉过大梁	卢杞为奸邪	马燧雪怀光
和解二勋臣	李马不举乐	卢迈撒盐醋	包佶恶陈氏
颜鲁公死事	高郢陷河中	窦申号鹊喜	三处士高卑
汴州佛流汗	德宗望云骓	命马继祖名	徐州朝天行
伊李署子婿	李泌任虚诞	李氏子坠塔	疗风酝蛇酒
乌鬼报王稹	韦丹驴易鼯	阳城裂白麻	裴延龄画雕
韩皋劫吕渭	张造批省牒	张宏毅过驿	韦伦朝朔望
韩陆同使幕	三评事除拜	诸道出界粮	

右卷上凡一百三节

浑令喜不疑	韦皋次汾阳	韦太尉设教	高郢焚制草
扬穆分优劣	穆氏四子目	孟容拒宦者	德宗幸金銮
行状比桓文	阎吉州入道	韦聿白方语	耻科第为资
误造郑云逵	何儒亮访叔	陆羽得姓氏	顾况多轻薄
崔膺性狂率	刘圆假官称	康昆仑琵琶	悬买米画图
京兆府筵饌	刘濂理普润	李惠登循吏	阳城勉诸生
置广文馆事	李实荐萧祐	任迪简呷醋	熊执易谏疏
应制排公在	崔叔清恶诗	马畅宅大杏	曹洽杀小使
薛尚衍何祥	襄样节度使	史牟杀外甥	郑珣瑜罢相
王叔文扬言	郑綰草诏事	谋始得邠公	刘辟为乱阶
韦李皆心疾	唐衢唯善哭	得草圣三昧	李约买萧字
韩愈登华山	王先生名言	灵澈莲花漏	百官待漏院
封山辄有雨	役者将化虎	鸬鸟久愈毒	犀牛解鸬毒
张氏三代相	高郢致仕制	苗夫人贵盛	李锜裂襟书
李钰自拘囚	裴垪报崔枢	宪宗问京尹	独孤郁嘉婿

韦相叱广宣	韦相拒碑志	杜羔有至行	余长安复仇
孔戮论海味	侯高试县令	球场草生对	郑阳武易比
王相注太玄	蒋义宰臣录	陈谏阅染簿	求碑志救贫
崔昭行贿事	夜不开女墙	王鐔散财货	韩弘贼张圆
陈仪刺高洪	论害武相事	晋公祭王义	张仲方驳谥
李氏公惭卿	李愬用李祐	诛贬同晦朔	鉴虚煮胛法
卢昂瑟瑟枕	京师尚牡丹	郝玘食吐蕃	王忱百日约
公主降回鹘	赵太常精健	田孝公自杀	韦山甫服饵
僧荐重元阁	贮醋辟蛟龙	王彦伯治疾	宋清有义声
王四舅一字	窦氏白麦面	灞沪中浸黄	射雉兔之法
古屋东为户	故囚报李勉	妾报父冤事	

右卷中凡一百三节

近代宰相评	拜相礼优异	宰相判事目	台省相呼目
两省上事仪	中书参酌院	论仆射仪注	论尚书丞郎
申明同省敕	长名定留放	就私第注官	郎官判南曹
李建论选集	朱泚伪黄案	郎官分判制	叙诸曹题目
度支判出入	当直夜发敕	省中四军紫	御史台故事
御史扰同州	崔御史巡囚	御史给公券	御史争驿厅
用使下御史	台省相爱憎	内外诸使名	叙著名诸公
叙专门之学	张参手写书	熊氏类九经	高定易外传
董和通乾论	诗赐载叔伦	二文僧首出	韦应物高洁
李益著诗名	韩沈良史才	张登善小赋	叙近代文妖
叙进士科举	礼部置贡院	曲号义阳子	宋济答客嘲
宋五又坦率	叙时文所尚	裴冀论试题	二崔俱捷事
熊执易擅场	第果实进士	韩愈引后进	宋沆得征调
李汧公琴名	雷氏琴品第	郑宥调二琴	韩会歌妙绝

李舟著笛记	李牟夜吹笛	赵璧说五弦	李八郎善歌
于公嫂知音	于公顺圣乐	曲名想夫怜	讹谬坊中语
叙诸茶品目	叙酒名著者	叙诸州精纸	货贿通用物
诙谐等所自	叙风俗所侈	饮酒四字令	叙博长行戏
董叔儒博经	叙古榑蒲法	叙舟楫之利	狮子国海舶
舟中鼠有灵	天官所书气	虹霓颶风母	人食雷公事
龙门人善游	杜邠公下峡	鱼登龙门化	蝎为主簿虫
江东吐蚊鸟	猱然有人心	猩猩好酒屐	甘子不结实
扬州江心镜	苏州伤荷藕	宣州兔毛褐	越人娶织妇
造物由水土	善和坊御井	叙祠庙之弊	菹库蔡伯喈
大摩尼议政	元义使新罗	李汭不受赠	虏帐中烹茶
维州复陷事	赞普妻名号		

右卷下凡一百二节

唐国史补卷上

元鲁山自乳兄子，数日，两乳涇流，兄子能食，其乳方止。

崔颢有美名，李邕欲一见，开馆待之。及颢至，献文，首章曰：“十五嫁王昌。”邕叱起曰：“小子无礼！”乃不接之。

玄宗令张燕公撰《华岳碑》，首四句或云一行禅师所作。或云碑之文凿破，乱取之曰：“巉巉太华，柱天直上。青崖白谷，仰见仙掌。”

陆究公为同州刺史，有家僮遇参军不下马，参军怒，欲贾其事，鞭背见血，入白究公曰：“卑吏犯公，请去官。”公从容谓曰：“奴见官人不下马，打也得，不打也得；官人打了，去也得，不去也得。”参军不测而退。

刘迅著《六说》，以探圣人之旨。唯说《易》不成，行于代者五篇而已。识者伏其精峻。

玄宗开元二十四年，时在东都。因宫中有怪，明日召宰相，欲西幸。裴稷山、张曲江谏曰：“百姓场圃未毕，请待冬中。”是时李林甫初拜相，窃知上意，及班旅退，佯为蹇步。上问：“何故脚疾？”对曰：“臣非脚疾，愿独奏事。”乃言：“二京，陛下东西宫也。将欲驾幸，焉用择时？假有妨于刈获，则独可蠲免沿路租税。臣请宣示有司，即日西幸。”上大说，自此驾至长安，不复东矣。旬月，耀卿、九龄俱罢，而牛仙客进焉。

开元末，西国献狮子。至长安西道中，系于驿树。树近井，狮子哮吼，若不自安。俄顷风雷大至，果有龙出井而去。

裴旻为龙华军使，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尝一日毙虎三十有一，因憩山下，四顾自若。有一老父至曰：“此皆彪也，似虎而非，将军若遇真虎，无能为也。”旻曰：“真虎安在乎？”老父曰：“自此而北三十里，往往有之。”旻跃马而往，次丛薄中，果有真虎腾出，状小而势猛，据地一吼，山石震裂。旻马辟易，弓矢皆坠，殆不得免。自此惭愧，不复射虎。

天宝中，天下屡言圣祖见，因以《四子》列学官。故有伪为《庚桑子》者，其辞鄙俚，非圣贤书。

李白在翰林多沉饮。玄宗令撰乐辞，醉不可待，以水沃之，白稍能动，索笔一挥十数章，文不加点。后对御引足令高力士脱靴，上命小阍排出之。

张垞、张均兄弟俱在翰林。垞以尚主，独赐珍玩，以夸于均。均笑曰：“此乃妇翁与女婿，固非天子赐学士也。”

王维好释氏，故字摩诘。立性高致，得宋之问辋川别业，山水胜绝，今清源寺是也。维有诗名，然好取人文章嘉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英华集》中诗也。“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李嘉祐诗也。

张旭草书得笔法，后传崔邈、颜真卿。旭言：“始吾见公主担夫争路，而得笔法之意。后见公孙氏舞剑器，而得其神。”旭饮酒辄草书，挥笔而大叫，以头搥水墨中而书之，天下呼为张颠。醒后自视，以为神异，不可复得。后辈言笔札者，欧、虞、褚、薛，或有异论，至张长史，无间言矣。

李阳冰善小篆，自言：“斯翁之后，直至小生。曹嘉、蔡邕，不足言也。”开元中，张怀瓘撰《书断》，阳冰、张旭并不及载。

绛州有碑，篆字与古文不同，颇为怪异。李阳冰见而寝处其下，数日不能去。验其文是唐初，不载书者姓名，碑上有“碧

落”二字，人谓之《碧落碑》。

梨园弟子有胡雏者，善吹笛，尤承恩宠。尝犯洛阳令崔隐甫，已而走入禁中。玄宗非时托以他事，召隐甫对，胡雏在侧。指曰：“就卿乞此得否？”隐甫对曰：“陛下此言，是轻臣而重乐人也。臣请休官。”再拜将出。上遽曰：“朕与卿戏耳！”遂令曳出。才至门外，立杖杀之。俄顷有敕释放，已死矣。乃赐隐甫绢百匹。

王积薪棋术功成，自谓天下无敌。将游京师，宿于逆旅。既灭烛，闻主人媪隔壁呼其妇曰：“良宵难遣，可棋一局乎？”妇曰：“诺。”媪曰：“第几道下子矣！”妇曰：“第几道下子矣！”各言数十。媪曰：“尔败矣！”妇曰：“伏局。”积薪暗记。明日覆其势，意思皆所不及也。

韦陟有疾，房太尉使子弟问之。延入卧内，行步悉藉茵毯。房氏子弟袜而后登，侍婢皆笑。举朝以韦氏贵盛，房氏清俭，俱为美谈。

王维画品妙绝，于山水平远尤工。今昭国坊庾敬休屋壁有之。人有画《奏乐图》，维孰视而笑。或问其故，维曰：“此是《霓裳羽衣曲》第三叠第一拍。”好事者集乐工验之，一无差谬。

天宝末，有人于汾晋间古墓穴中，得所赐张果老敕书手诏衣服进之，乃知其异。

白岑尝遇异人传发背方，其验十全。岑卖弄以求利。后为淮南小将，节度使高适胁取其方，然终不甚效。岑至九江，为虎所食，驿吏收其囊中，乃得真本。太原王昇之写以传布。

浑瑊太师，年十一岁，随父释之防秋。朔方节度使张齐丘戏问曰：“将乳母来否？”其年立跳荡功。后二年，拔石堡城，收龙驹岛，皆有奇效。

安禄山恩宠浸深，上前应对，杂以谐谑，而贵妃常在坐。诏令杨氏三夫人约为兄弟，由是禄山心动。及闻马嵬之死，数日叹惋。虽林甫养有之，而国忠激怒之，然其他肠有所自也。

杨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胜蜀者，故每岁飞驰以进，然方暑而熟，经宿则败，后人皆不知之。

玄宗幸蜀，至马嵬驿，命高力士缢贵妃于佛堂前梨树下。马嵬店媪收得锦鞦一只。相传过客每一借玩，必须百钱，前后获利极多，媪因至富。

玄宗至蜀，每思张曲江则泣下。遣使韶州祭之，兼赍货币，以恤其家。其诰辞刻于白石山屋壁间。

郭汾阳自河阳入，李太尉代领其兵。旧营垒也，旧士卒也，旧旗帜也，光弼一号令之，精彩皆变。

蜀郡有万里桥，玄宗至而喜曰：“吾常自知，行地万里则归。”

张巡之守睢阳，粮尽食人，以至受害。人亦有非之者。上元二年，卫县尉李翰撰巡传上之，因请收葬睢阳将士骸骨。又采从来论巡守死立节不当异议者五人之辞，著于篇。

肃宗以王屿为相，尚鬼神之事，分遣女巫遍祷山川。有巫者少年盛服，乘传而行，中使随之，所至之地，诛求金帛，积载于后，与恶少年十数辈，横行州县间。至黄州，左震为刺史，晨至驿，而门扃不启，震乃坏锁而入，曳巫者斩之阶下，恶少年皆死。籍其缗钱巨万，金宝堆积。悉列上而言曰：“臣已斩巫，请以所积资货，以贷贫民输税。其中使送上，臣当万死。”朝廷厚加慰奖，拜震商州刺史。

肃宗五月五日抱小公主，对山人李唐于便殿。顾唐曰：“念之勿怪。”唐曰：“太上皇亦应思见陛下。”肃宗涕泣。是时

张氏已盛，不由己矣。

柳芳与韦述友善，俱为史官。述卒后，所著书有未毕者，多芳与续之成轴也。

李华《含元殿赋》初成，萧颖士见之曰：“《景福》之上，《灵光》之下。”华著论言龟卜可废，可谓深识之士矣。以失节贼庭，故其文殷勤于四皓、元鲁山，极笔于权著作，心所愧也。

李翰文虽宏畅，而思甚苦涩。晚居阳翟，常从邑令皇甫曾求音乐，思涸则奏乐，神全则缀文。

李赞皇峤，初与李奉宸迥秀同在庙堂，奉诏为兄弟。又西祖令璋，与信安王祎同产。故赵郡、陇西二族，昭穆不定。一会中，或孙为祖，或祖为孙。

李稹，酒泉公义琰侄孙，门户第一，而有清名。常以爵位不如族望，官至司封郎中、怀州刺史，与人书札，唯称陇西李稹而不衔。

张燕公好求山东婚姻，当时皆恶之。及后与张氏为亲者，乃为甲门。

四姓唯郑氏不离荥阳，有冈头卢，泽底李，士门崔，家为鼎甲。太原王氏，四姓得之为美，故呼为钁镂王家，喻银质而金饰也。

杨氏自杨震号为关西孔子，葬于潼亭。至今七百年，子孙犹在阆乡故宅，天下一家而已。

元结，天宝之乱，自汝溃大率邻里，南投襄汉，保全者千余家。乃举义师宛、叶之间，有婴城捍寇之功。结，天宝中，始在商馀之山，称元子。逃难入猗玕山，或称浪士。渔者呼为鼈叟。酒徒呼为漫叟。及为官，呼为漫郎。

崔赵公尝问径山曰：“弟子出家得否？”答曰：“出家是大丈

夫事，非将相所为也。”

李汧公勉为岭南节度使，罢镇。行到石门停舟，悉搜家人犀象，投于江中而去。

李廙为尚书左丞，有清德。其妹，刘晏妻也。晏方秉权，尝造廙宅，延晏至室，见其门帘甚弊，乃令潜度广狭，以粗竹织成，不加缘饰，将以赠廙。三携至门，不敢发言而去。

江左之乱，江阴尉邹待徵妻薄氏为盗所掠，密以其夫棺告托于村媪，而后死之。李华为《哀节妇赋》，行于当代。

郭暖，昇平公主驸马也。盛集文士，即席赋诗，公主帷而观之。李端《中宴诗》成，有荀令、何郎之句，众称妙绝，或谓宿构。端曰：“愿赋一韵。”钱起曰：“请以起姓为韵。”复有金埒铜山之句，暖大喜，出名马金帛遗之。是会也，端擅场。《送王相公之镇幽朔》，韩翃擅场。《送刘相之巡江淮》，钱起擅场。

袁傔之破袁晁，擒其伪公卿数十人，州县大具桎梏，谓必生致阙下。傔曰：“此恶百姓，何足烦人！”乃各遣笞臀而释之。

郝昂与韦陟友善，因话国朝宰相。陟曰：“谁最无德？”昂误对曰：“韦安石也。”已而惊走出，逢吉温于街中，温问“何此苍遑？”答曰：“适与韦尚书话国朝宰相最无德者，本欲言吉顼，误云韦安石。”既而又失言。复鞭马而走，抵房相之第。琯执手慰问之，复以房融为对。昂有时称，忽一日触犯三人，举朝嗟叹，惟韦陟遂与之绝。

刘忠州晏，通百货之利，自言如见地上钱流。每入朝乘马，则为鞭算。居取便安，不慕华屋。食取饱适，不务兼品。马取稳健，不择毛色。

严武少以强俊知名，蜀中坐衙，杜甫袒跣登其机按。武爱其才终不害。然与韦彝素善，再入蜀，谈笑杀之。及卒，母喜

曰：“而今而后，吾知免官婢矣！”

大历初，关东人疫死者如麻。荥阳人郑损，率有力者，每乡为一大墓，以葬弃尸，谓之乡葬。翕然有仁义之声。损则卢藏用外甥，不仕，乡里号曰云居先生。

代宗朝，百寮立班。良久，阁门不开。鱼朝恩忽拥白刃十余人而出，宣示曰：“西蕃频犯郊圻，欲幸河中如何？”宰相已下，不知所对，而仓遑颇甚。给事中刘不记名。出班抗声曰：“敕使反耶！屯兵无数，何不捍寇，而欲胁天子去宗庙！”仗内震耸，朝恩大恐骇而退。因罢迁幸之议。

鱼朝恩于国子监高座讲《易》，尽言《鼎卦》，以挫元、王。是日，百官皆在，缙不堪其辱，载独怡然。朝恩退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测也。”

楚州有渔人，忽于淮中钓得古铁锁，挽之不绝，以告官。刺史李阳大集人力引之。锁穷，有青猕猴跃出水，复没而逝。后有验《山海经》云：“水兽好为害，禹锁于军山之下，其名曰无支奇。”

佛法自西土，故海东未之有也。天宝末，扬州僧鉴真，始往倭国，大演释教，经黑海蛇山，其徒号过海和尚。

柳相初名载，后改名浑。佐江西幕中，嗜酒，好入廛市，不事拘检。时路嗣恭初平五岭。元载奏言：“嗣恭多取南人金宝，是欲为乱，陛下不信，试召之，必不入朝。”三伏中，遣诏使至，嗣恭不虑，请待秋凉，以修觐礼。浑入，雨泣曰：“公有大功，方暑而追，是为执政所中。今少迁延，必族灭矣。”嗣恭惧曰：“为之奈何？”浑曰：“健步追还表缄，公今日过江，宿石头驿乃可。”嗣恭从之。代宗谓载曰：“嗣恭不俟驾行矣！”载无以对。

元载擅权累年。客有为《都卢缘橦歌》讽其至危之势，载览而泣下。

韩晋公闻径山，以为妖妄，肩輿召至庭中，望其状貌，不觉生敬，乃为设食，出妻子以拜之。妻乃曰：“愿乞一号。”径山曰：“功德山。”后闻自杭至润，妇人乞号，皆得功德山也。

杭州有黄三姑者，穷理尽性。时径山有盛名，常倦应接，诉于三姑。姑曰：“皆自作也。试取鱼子来咬著，宁有许闹事！”径山心伏。或云夏三姑。

李丹为虔州刺史，与妹书曰：“释迦生中国，设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设教如释迦。天堂无则已，有则君子生。地狱无则已，有则小人入。”闻者以为知言。

熊执易应举，道中秋雨泥潦，逆旅有人同宿，而屡叹息者。问之，乃尧山令樊泽，将赴制举，驴劣不能进。执易乃辍所乘马，并囊中缣帛，悉与泽，以遂其往。诘朝，执易乃东归。

渑池道中，有车载瓦瓮，塞于隘路。属天寒，冰雪峻滑，进退不得。日向暮，官私客旅群队，铃铎数千，罗拥在后，无可奈何。有客刘颇者，扬鞭而至，问曰：“车中瓮直几钱？”答曰：“七八千。”颇遂开囊取缣，立偿之，命僮仆登车，断其结络，悉推瓮于崖下。须臾，车轻得进，群噪而前。

元载之败，其女资敬寺尼真一，纳于掖庭。德宗即位，召至别殿，告其父死。真一自投于地，左右皆叱之。上曰：“焉有闻亲之丧，责其哭踊？”遂令扶出，闻者殒涕。

德宗在东宫，雅知杨崖州。尝令打《李楷洛碑》，钉壁以玩。及即位，征拜。炎有崖谷，言论持正，对见必为之加敬。岁余不倦。及后以刘晏事，上不怿，卢杞揣知而阴中之。

卢杞除虢州刺史。奏言：“臣闻虢州有官猪数千，颇为

患。”上曰：“为卿移于沙苑，何如？”对曰：“同州岂非陛下百姓？为患一也。臣谓无用之物，与人食之为便。”德宗叹曰：“卿理魏州，而忧同州百姓，宰相材也。”由是属意于杞，悉听其奏。

五节度讨魏州，王武俊来救，引水以围，官军樵采路绝。马司徒求于武俊曰：“若开路，当退军。”武俊曰：“我不会诸将讨贼不利而退，何词以见天子？”遂令决水。官军退三十里，复下军营。

李相夷简，未登第时，为郑县丞。泾州之乱，有使走驴东去，甚急。夷简入白刺史曰：“闻京城有故，此使必非朝命，请执而问之。”果朱泚使于朱滔也。

朱泚之乱，裴佶与衣冠数人佯为奴，求出城。佶貌寝，自称甘草。门兵曰：此数子非人奴，如甘草者不疑。

李令军逼神鹿仓，贼张光晟内应，晟乃得入，先斩光晟。又与骆元光争功，置毒以待，元光方食而觉，走归营，不复更出。然晟功戢兵最大也。

德宗览李令《收城露布》，至“臣已肃清宫禁，祇谒寝园，钟虞不移，庙貌如故”，感涕失声，左右六军皆呜咽。《露布》，于公异之词也。议者以国朝《捷书露布》无如此者。公异后为陆贽所忌，诬以家行不至，赐《孝经》一卷，坎壈而终，朝野惜之。

德宗初复宫阙，所赐勋臣第宅妓乐，李令为首，浑侍中次之。

司徒马燧讨李怀光，自太原引兵至宝鼎下营，因问其地名。答曰：“埋怀村。”乃大喜曰：“擒贼必矣。”至是果然。

韩晋公滉闻奉天之难，以夹练囊絨盛茶末，遣健步以进御。至发军食，常自负米一石登舟，大将已下皆运，一日之中，积载数万斛。后大修石头五城，召补迎驾子弟，亦招物议也。

张凤翔闻难，尽出所有衣服，并其家人钿钗枕镜，列于小厅，将献行在。俄顷后院火起，妻女出而投镒，镒遂与判官由水窦得出，匿村舍中。数日稍定，会镒家僮先知之，走告军中，军中计议迎镒，遂遇害也。

韩晋公自江东入觐，气概杰出。是时刘元佐在大梁，倔强难制。滉欲必致朝觐，结为兄弟，入拜其亲。驻车三日，大出金帛赏劳，一军为之倾动，元佐敬伏。乃使人密听滉。滉夜问孔目吏曰：“今日所费多少？”诘责颇细，元佐笑而鄙之。

德宗既贬卢杞，然常思之。后欲稍迁，朝臣恐惧，皆有谏疏。上问李沂公曰：“卢杞何处奸邪？”勉曰：“天下以为奸邪，而陛下不知，所以为奸邪也。”

初，马司徒面雪李怀光。德宗正色曰：“唯卿不合雪人。”惶恐而退。李令闻之，请全军自备资粮，以讨凶逆。由此李、马不叶。

李令尝为制将，将军至西川，与张延赏有隙。及延赏大拜，二勋臣在朝，德宗令韩晋公和解之。每宴乐，则宰臣尽在，太常教坊音声皆至，恩赐酒馔，相望于路。

李、马二家，日出无音乐之声，则执金吾闻奏，俄顷必有中使来问：“大臣今日何不举乐？”

卢相迈不食盐醋，同列问之：“足下不食盐醋，何堪？”迈笑而答曰：“足下终日食盐醋，复又何堪矣？”

包佶自陈少游所困，遂命其子曰：“意欲数代不与陈氏为婚媾。”

颜鲁公之在蔡州，再从侄岷家僮银鹿始终随之。淮西贼将僭窃，问仪注于鲁公。公答曰：“老夫所记，唯诸侯朝觐之礼耳！”临以白刃，视之晏然。尝草《遗表》，及自为《墓志》、《祭

文》，以置座隅，竟遇害于龙兴寺。

李怀光之反，高贞公陷于河中，与吕鸣岳、张延英谋诛之。事泄，二将遇害，怀光执之于庭，辞气不挠。又说怀光子璿，驻军四十七日。时李少保鄜，亦在险中。

窦参之败，给事中窦申止于配流。德宗曰：“吾闻申欲至，人家谓之喜鹊。”遂赐死。

阳城居夏县，拜谏议大夫。郑钢居阆乡，拜拾遗。李周南居曲江，拜校书郎。时人以为，转远转高，转近转卑。

汴州相国寺，言佛有流汗。节帅刘元佐遽命驾，自持金帛以施之。日中，其妻子亦至。明日，复起输斋梵。由是将吏商贾，奔走道路，唯恐输货不及。乃令官为簿书，籍其所入。十日乃闭寺门曰：“佛汗止矣！”所入盖巨万计，悉以贍军。

德宗幸梁洋，唯御骝马号望云骝者。驾还京，饲以一品料，暇日牵而视之，至必长鸣四顾，若感恩之状。后老死飞龙厩中，贵戚多图写之。

马司徒孙始生，德宗命之曰“继祖”。退而笑曰：“此有二义。”意谓以索系祖也。

张建封自徐州入覲，为《朝天行》，末句云：“赖有双旌在手中，镞铎昨夜新磨了。”德宗不说。

伊慎每求甲族以嫁子，李长荣则求时名以嫁子，皆自署为判官，奏曰：“臣不敢学交质罔上。”德宗从之。

李相泌以虚诞自任。尝对客曰：“令家人速洒扫，今夜洪崖先生来宿。”有人遗美酒一榼，会有客至，乃曰：“麻姑送酒来，与君同倾。”倾之未毕，阍者云：“某侍郎取榼子。”泌命倒还之，略无作色。

李氏子为千牛，与其侪类登慈恩寺塔，穷危极险，跃出槛

外，失身而坠，赖腰带挂钉，风摇久而未落。同登者惊倒槛内不能起。院僧径望急呼，一寺皆出以救，连衣为绳，久乃取之下，经宿乃苏。

李丹之弟患风疾，或说乌蛇酒可疗，乃求黑蛇，生置瓮中，酝以曲蘖，戛戛蛇声，数日不绝。及熟，香气酷烈，引满而饮之，斯须悉化为水，惟毛发存焉。

裴中令为江陵节度使，使军将谭弘受、王稹往岭南充使。向至桂林馆，为群鸟所噪，王稹以石击之，鸟中脑而坠死于竹林中。其同行谭弘受忽病头痛不可前，令王稹先行去，戒迤迳相待，或先报我家，令人相接。寻裴中令梦谭弘受言：“在道为王稹所杀，掠其钱物，委尸在竹林中。两日内王稹合到，乞令公治之。”王稹至，遂付推司，箠楚伏法。旬日弘受到，知击鸟之事，乃是乌鬼报仇也。

韦丹少在东洛，尝至中桥，见数百人喧集水滨，乃渔者网得大鼃，系之桥柱，引颈四顾，似有求救之状。丹问曰：“几千钱可赎？”答曰：“五千文。”丹曰：“吾只有驴直三千，可乎？”曰：“可。”于是与之。放鼃水中，徒步而归。后报恩，别有传。

阳城为谏议大夫，德宗欲用裴延龄为相。城曰：“白麻若出，吾必裂之而死。”德宗闻之以为难，竟寝之。

裴延龄恃恩轻躁，班列惧之。唯顾少连不避延龄，尝画一雕，群鸟噪之，以献上。上知众怒如是，故益信之，而竟不大用。

韩皋自中书舍人除御史中丞。西省故事，阁老改官，则词头送以次人。是时吕渭草敕，皋忧恐问曰：“改何官？”渭不敢告。皋劫之曰：“与公一时左降。”渭急，乃告之。皋又欲诉于宰相，渭执之，夺其靴笏，恟恟至午后三刻乃止。

贞元中，度支欲斫取两京道中槐树造车，更栽小树。先符牒渭南尉张造。造批其牒曰：“近奉文牒，令伐官槐，若欲造车，岂无良木？恭惟此树，其来久远。东西列植，南北成行。辉映秦中，光临关外。不惟用资行者，抑亦曾荫学徒。拔本塞源，虽有一时之利；深根固蒂，须存百代之规。况神尧入关，先驻此树；玄宗幸岳，见立丰碑。山川宛然，原野未改。且召伯所憩，尚自保全；先皇旧游，宁宜翦伐？思人爱树，诗有薄言；运斧操斤，情所未忍。”付司具状牒上度支使，仍具奏闻，遂罢。造寻入台。

李汶为商州刺史，渭南尉张宏毅过商州，汶意谓必来干我，以请馈口。须臾，吏报宏毅发去矣。汶曰：“未尝有也。”及拜御史中丞，首请为监察御史，于是宏毅有时望。

韦伦为太子少保致仕，每朝朔望，群从甥侄，候于下马桥，不减百人。

陆长源以旧德为宣武军行军司马，韩愈为巡官，同在使幕，或讥其年辈相辽。愈闻而答曰：一本作周愿曰“大虫老鼠，俱为十二相属，何怪之有！”旬日传布于长安。

韩令为宣武军节度使，张正元为邕管经略使，王宗为寿州刺史，皆自试大理评事殊拜。本寺移牒醴光寺钱，相次而至，寺监为荣。

贞元十五年，讨吴少诚，始令度支供诸道出界粮。元和十年，又加其数矣。

唐国史补卷中

德宗自复京阙，常恐生事，一郡一镇，有兵必姑息之，唯浑令公奏事不过，辄私喜曰：“上必不疑我也。”

郭汾阳再收长安，任中书令，二十四考，勋业福履，人臣第一。韦太尉皋镇西川，亦二十年，降土蕃九节度，擒论莽热以献，大招附西南夷，任太尉，封南康王，亦其次也。

韦太尉在西川，凡事设教。军士将吏婚嫁，则以熟彩衣给其夫氏，以银泥衣给其女氏，又各给钱一万；死葬称是，训练称是。内附者富贍之，远来者将迎之。极其聚敛，坐有余力，以故军府浸盛，而黎甿重困。及晚年为月进，终致刘辟之乱，天下讥之。

高贞公郢，为中书舍人九年，家无制草。或问曰：“前辈皆有制集，公独焚之，何也？”答曰：“王言不可存于私室。”

贞元中，杨氏、穆氏兄弟，人物气概，不相上下。或言，杨氏兄弟宾客皆同，穆氏兄弟宾客各殊，以此为优劣。

穆氏兄弟四人：赞、质、员、赏。时人谓赞俗而有格为酪；质美而多入为酥；员为醍醐，言粹而少用；赏为乳腐，言最凡固也。

许孟容为给事中，宦者有以台座诱之者，拒而绝之；虽不大拜，亦不为患。

德宗幸金銮院，问学士郑馀庆曰：“近日有衣作否？”馀庆对曰：“无之。”乃赐百缣，令作寒服。

刘太真为《陈少游行状》，比之齐桓、晋文，物议器腾。后坐贡院任情，责及前事，乃贬信州刺史。

阎案为吉州刺史，表请入道，赐名遗荣，隶桃源观，朝端盛赋诗以赠之。戎昱诗云：“庐陵太守近隳官，月帔初朝五帝坛。”

国子司业韦聿，皋之兄也，中朝以为戏弄。尝有人言九宫休咎，聿曰：“我家白方，常在西南二十年矣！”

权相为舍人，以闻望自处，尝语同僚曰：“未尝以科第为资。”郑云逵戏曰：“更有一人。”遽问：“谁？”答曰：“韦聿者也。”满座绝倒。

郑云逵与王彦伯邻居，尝有客来求医，误造云逵门。云逵知之，延入与诊候曰：“热风颇甚。”客又请药方。云逵曰：“某是给事中，若觅国医王彦伯，东邻是也。”客惊走而出。自是京城有乖宜者，皆曰热风，或云即刘俛也。

进士何儒亮，自外州至，访其从叔，误造郎中赵需宅，白云：“同房。”会冬至，需家致宴挥霍，需曰既是同房，便令引入就宴。姊妹妻女并在座焉。儒亮食毕徐出，需细审之，乃何氏子也。需大笑。儒亮岁余不敢出，京师自是呼为何需郎中。

竟陵僧有于水滨得婴儿者，育为弟子，稍长，自筮得《蹇》之《渐》繇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乃令姓陆名羽，字鸿渐。羽有文学，多意思，耻一物不尽其妙，茶术尤著。巩县陶者多为瓷偶人，号陆鸿渐，买数十茶器得一鸿渐，市人沽茗不利，辄灌注之。羽于江湖称竟陵子，于南越称桑苎翁。与颜鲁公厚善，及玄真子张志和为友。羽少事竟陵禅师智积，异日在他处闻禅师去世，哭之甚哀，乃作诗寄情，其略云：“不羨白玉盏，不羨黄金罍。亦不羨朝入省，亦不羨暮入台。千羨万羨西

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贞元末卒。

吴人顾况，词句清绝，杂之以诙谐，尤多轻薄。为著作郎，傲毁朝列，贬死江南。

崔膺性狂率，张建封美其才，引以为客。随建封行营，夜中大呼惊军，军士皆怒，欲食其肉，建封藏之。明日置宴，其监军使曰：“某与尚书约，彼此不得相违。”建封曰：“诺。”监军曰：“某有请，请崔膺。”建封曰：“如约。”逡巡，建封复曰：“某有请。”监军曰：“唯。”“却请崔膺。”合座皆笑，然后得免。

江淮客刘圆，尝谒江州刺史崔沆，称前拾遗。沆引坐徐劝曰：“谏官不可自称，司直评事可矣。”须臾他客至，圆抑扬曰：“大理评事刘圆。”沆甚奇之。

韦应物为苏州刺史，有属官因建中乱，得国工康昆仑琵琶，至是送官，表奏入内。

江淮贾人，积米以待踊贵，图画为人持钱一千买米一斗，以悬于市。扬子留后徐粲杖杀之。

德宗非时召吴凑为京兆尹，便令赴上，凑疾驱诸客至府，已列筵毕。或问曰：“何速？”吏对曰：“两市日有礼席，举铛釜而取之，故三五百人之饌，常可立办也。”

刘潼拔涿州兵数千归朝，法令齐整，鸡犬无遗。授行秦州刺史，理普润，军中不置更漏，不设音乐，士卒疾者策杖问之，死者哭之，时人疑其奸雄，后拜节度而卒。

李惠登自军校授随州刺史，自言：“吾二名，唯识惠字，不识登字。”为理清俭，不求人知。兵革之后，闾境大化，近代循吏，无如惠登者。

国子监诸馆生，污杂无良。阳城为司业，以道德训喻，有遗亲三年者勉之归覲，由是生徒稍变。自天宝五年置广文馆，

至今堂宇未起，材木堆积，主者或盗用之。

李实为司农卿，督责官税。萧祐居丧，输不及期，实怒召至，租车亦至，故得不罪。会有赐与，当为谢状，尝秉笔者有故，实急乃曰：“召衣齐衰者。”祐至，立为草状，实大喜，延英面荐德宗。闻居丧礼，屈指以待。及释服，明日以处士拜拾遗。祐虽工文章，善书画，好鼓琴，其拔擢乃偶然耳。

任迪简为天德军判官，军讌后至，当饮觥酒，军吏误以醋酌。迪简以军使李景略严暴，发之则死者多矣，乃强饮之，吐血而归，军中闻者皆感泣。后景略因为之省刑。及景略卒，军中请以为主，自卫佐拜御史中丞，为军使，后至易定节度使。时人呼为呷醋节帅。

熊执易为补阙，上疏极谏，窃示僚友归登。登惨然曰：“愿寄一名。雷霆之怒，恐足下不足以独当也。”

德宗晚年绝嗜欲，尤工诗句，臣下莫可及。每御制奉和，退而笑曰：“排公在。”俗有投石之两头置标，号曰排公，以中不中为胜负也。

杜太保在淮南，进崔叔清诗百篇。德宗谓使者曰：“此恶诗，焉用进？”时呼为准敕恶诗。

马司徒之子畅，以第中大杏馈窦文场。文场以进。德宗未尝见，颇怪之，令使就第封杏树。畅惧，进宅，废为奉诚园，屋木尽拆入内也。

姚南仲滑州苦于监军使薛盈珍，遣部将曹洽奏论盈珍。盈珍亦遣小使偕行。洽自度不得尽言于上，至滋水驿，夜半先杀小使，乃自杀，絨遗表于囊中。

于司空顿方炽于襄阳，朝廷以大阉薛尚衍监其军。尚衍至，顿用数不厚待，尚衍晏如也。后旬日，请出游，及暮而归，

帘幕茵榻什器一以新矣。又列犊车五十乘，实以绫彩，尚衍颌之而已，亦不形言。顿叹曰：“是何祥也！”

襄州人善为漆器，天下取法，谓之襄样。及于司空颇为帅，多酷暴；郑元镇河中，亦虐，远近呼为襄样节度。

史牟榷盐于解县，初变榷法，以中朝廷。有外甥十余岁，从牟捡畦，拾盐一颗以归。牟知立杖杀之。其姊哭而出救，已不及矣。

郑相珣瑜方上堂食，王叔文至，韦执谊遽起，延入阁内。珣瑜叹曰：“可以归矣！”遂命驾，不终食而出，自是罢相。

王叔文以度支使设食于翰林中，大会诸阍，袖金以赠。明日又至，扬言圣人适于苑中射兔，上马如飞，敢有异议者腰斩。其日乃丁母忧。

顺宗风噤不言，太子未立，牛美人有异志。上召学士郑絪于小殿，令草《立储诏》。絪搦管不请，而书立嫡以长四字，跪而上呈。帝深然之，乃定。

宪宗固英主也，然始即位得杜邠公，大启胸臆，以致其道，作事谋始，邠公之力也。

元和初，阴阳家言：“五福太一在蜀。”故刘辟造五福楼，符载为之《记》。初，刘辟有心疾，人自外至，辄如吞噬之状。同府崔佐时体甚肥硕，辟据地而吞，毗裂血流。独卢文若至不吞，故后自惑为乱。

起居舍人韦绶以心疾废。校书郎李播亦以心疾废。播常疑遇毒，锁井而饮。散骑常侍李益少有疑病，亦心疾也。夫心者，灵府也，为物所中，终身不痊，多思虑，多疑惑，乃疾之本也。

唐衢，周郑客也。有文学，老而无成。唯善哭，每一发声，

音调哀切，闻者泣下。常游太原，遇享军，酒酣乃哭，满坐不乐，主人为之罢宴。

长沙僧怀素好草书，自言得草圣三昧。弃笔堆积，埋于山下，号曰笔冢。

梁武帝造寺，令萧子云飞白大书萧字，至今一萧字存焉。李约竭产自江南买归东洛，匾于小亭以玩之，号为“萧斋”。

韩愈好奇，与客登华山绝峰，度不可返，乃作遗书，发狂恸哭，华阴令百计取之，乃下。

罗浮王先生，人或问为政难易。先生曰：“简则易。”又问：“儒释同道否？”先生曰：“直则同。”

越僧灵澈，得莲花漏于庐山，传江西观察使韦丹。初，惠远以山中不知更漏，乃取铜叶制器，状如莲花，置盆水之上，底孔漏水，半之则沉，每昼夜十二沉，为行道之节，虽冬夏短长，云阴月黑，亦无差也。

旧百官早朝，必立马于望仙建福门外，宰相于光宅车坊，以避风雨。元和初，始制待漏院。

京辅故老言：每营山陵封辄雨，至少霖淫亦十余日矣。

元和初，洪崖冶有役者，将化为虎，群众呼，以水沃之，乃不得化。或问苕溪子：“是何谓也？”答曰：“阳极而阴，晦极而明，为雷为电，为雪为霜，形之老之死之，八窍者卵，九窍者胎，推迁之变化也。燕雀为蛤，野鸡为蜃，虾蟆为鹑，蚕蛹为蛾，蚯蚓为百合，腐草为萤火，乌足之根为蛴螬，久竹生青蜓，田鼠为鴽，老猿为猿，陶蒸之变化也。仁而为暴，圣而为狂，雌鸡为雄，男子为女人，为蛇为虎，耗乱之变化也。是必生化而后气化，气化而后形化，俗言四指者，天虎也，五指者，人虎也，唯道德者穷焉。”

松脂入地，千岁为茯苓，茯苓千岁为琥魄，琥魄千岁为翳玉，愈久则愈精也。鸚鸟千岁为鸩，愈老则愈毒也。

南中山川，有鸩之地，必有犀牛；有沙虱水弩之处，必有鸚鸚，及生可疗之草。

张氏嘉贞生延赏，延赏生弘靖。国朝已来，祖孙三代为相，唯此一家。弘靖既拜，荐韩皋自代。韩氏休生滉，滉生皋，二代为相，一为左仆射，终不登廊庙。

高贞公致仕，制云：“以年致政，抑有前闻。近代寡廉，罕由斯道。”是时杜司徒年七十，无意请老。裴晋公为舍人，以此讥之。

苗夫人，其父太师也，其舅张河东也，其夫延赏也，其子弘靖也，其子婿韦太尉也，近代衣冠妇人之贵，无如此者。

李锜之擒也，侍婢一人随之。锜夜则裂衿自书管榷之功，言为张子良所卖，教侍婢曰：“结之衣带。吾若从容奏对，当为宰相，扬、益节度；不得，从容受极刑矣。吾死，汝必入内，上必问汝，汝当以此进之。”及锜伏法，京城三日大雾不开，或闻鬼哭，宪宗又得帛书，颇疑其冤，内出黄衣二袭赐锜及子，敕京兆府收葬之。

李钰，锜之从父兄弟也。为宋州刺史，闻锜反状恸哭，悉驱妻子奴婢无长幼，量其颈为枷，自拘于观察使。朝廷闻而愍之，薄贬而已。

裴相垫尝应宏词崔枢考，不中第。及为相，擢枢为礼部侍郎，笑而谓曰：“此报德也。”枢惶恐欲坠阶，又笑曰：“此言戏耳！”

宪宗久亲政事，忽问：“京兆尹几员？”李吉甫对曰：“京兆尹三员，一员大尹，二员少尹。”时人谓之善对。

独孤郁，权相子婿，历掌内职纶诏，有美名，宪宗尝叹曰：“我女婿不如德舆女婿。”

韦相贯之为尚书右丞，入内，僧广宣造门曰：“窃闻阁下不久拜相。”贯之叱曰：“安得不轨之言！”命纸草奏，僧恐惧走出。

长安中，争为碑志，若市贾然，大官薨卒，造其门如市，至有喧竞构致，不由丧家。是时裴均之子，将图不朽，积缣帛万匹，请于韦相贯之，举手曰：“宁饿死，不苟为此也。”

杜羔有至行，父为河北一尉而卒。母氏非嫡，经乱不知所之，羔尝抱终身之戚。会堂兄兼为泽潞判官，尝鞠狱于私第，有老妇辩对，见羔出入，窃谓人曰：“此少年状类吾儿。”诘之，乃羔母也，自此迎侍而归。又往来河北求父厝所，邑中故老已尽，不知所询，馆于佛庙，日夜悲泣，忽睹屋柱烟煤之下，见字数行，拂而视之，乃其父遗迹，言：“后我子孙，若求吾墓，当于某村某家询之。”羔号泣而往，果有老父年八十岁余，指其丘垆，因得归。羔至工部尚书致仕。

衢州余氏子名长安，父叔二人，为同郡方全所杀。长安八岁自誓，十七乃复仇，大理断死。刺史元锡奏言：“臣伏见余氏一家遭横祸死者实二平人，蒙显戮者乃一孝子。”又引《公羊传》“父不受诛，子得仇”之义，请下百僚集议其可否。词甚哀切。时裴中书埴当国，李刑部鄜司刑，事竟不行。有老儒薛伯高遗锡书曰：“大司寇是俗吏，执政柄乃小生，余氏子宜其死矣！”

孔戣为华州刺史，奏江淮海味无堪，道路扰人，并其类数十条上。后欲用戣，上不记名，问裴晋公，不能答。久之方省，乃拜戣岭南节度使。有殊政，南中士人死于流窜者，子女皆为嫁之。

李逊为衢州刺史，以侯高试守县令。高策杖入府，以议百姓，亦近代所难也。

宪宗问赵相宗儒曰：“人言卿在荆州，球场草生，何也？”对曰：“死罪！有之。虽然草生，不妨球子往来。”上为之启齿。

郑阳武常言欲为《易》比，以三百八十四爻比以人事。又云：“玄义之有庄周，犹禅律之有维摩诘，欲图画之，俱恨未能。”

王相注《太玄经》，常取以卜，自言：“所中多于《易》筮。”

蒋乂撰《宰臣录》，每拜一相，旬月必献一卷，故得物议所嗤。

陈谏者，市人，强记。忽遇染人岁籍所染绫帛寻丈尺寸，为簿合围，谏泛览悉记之。州县籍帐，凡所一阅，终身不忘。

王仲舒为郎中，与马逢有善，每责逢曰：“贫不可堪，何不求碑志见救？”逢笑曰：“适有人走马呼医，立可待否？”

裴佶常话：少时姑夫为朝官，不记名姓。有雅望。佶至宅看其姑，会其朝退，深叹曰：“崔昭何人，众口称美，此必行贿者也。如此安得不乱？”言未竟，阍者报寿州崔使君候谒。姑夫怒呵阍者，将鞭之。良久，束带强出，须臾，命茶甚急，又命酒馔，又命秣马饭仆。姑曰：“前何倨而后何恭也？”及入门，有得色，揖佶曰：“且憩学院中。”佶未下阶，出怀中一纸，乃昭赠官绁千匹。

吕元膺为鄂岳都团练使，夜登城，女墙已锁，守陴者曰：“军法，夜不可开。”乃告言中丞自登。守者又曰：“夜中不辨是非，虽中丞亦不可。”元膺乃归，明日擢守陴者为大职。

王锬累任大镇，财货山积，有旧客诫锬以积而能散之义。后数日，客复见锬，锬曰：“前所见教，诚如公言，已大散矣！”客

曰：“请问其目。”锸曰：“诸男各与万贯，女婿各与千贯矣！”

张圆者，韩弘旧吏。初弘秉节，事无大小委之。后乃奏贬，圆多怨言，乃量移诱至汴州，极欢而遣。次八角店，白日杀之，尽收所赂而还。

于頔任高洪，苛刻剥下，一道苦之。小将陈仪，白日袖刃，刺洪于府，群胥奔溃，洪走案库而伏，中刃七八不死。

武相元衡遇害，朝官震恐，多有上疏请不穷究。唯尚书左丞许孟容奏言：“当罪京兆尹，诛金吾铺官，大索求贼。”行行然有前辈风采。时京兆尹裴武问吏，吏曰：“杀人者未尝得脱。”数日，果擒贼张晏辈。

裴晋公为盗所伤刺，隶人王义捍刃死之。公乃自为文以祭，厚给其妻子。是岁进士撰《王义传》者，十有三二。

近俗以权臣所居坊呼之，李安邑最著，如爵邑焉。及卒，太常议谥，度支郎中张仲方驳曰：“吉甫议信不著，又兴兵戎，以害生物，不可美谥。”其子上诉，乃贬仲方。

李载者，燕代豪杰。常臂鹰携妓以猎，旁若无人，方伯为之前席，终不肯任。载生栖筠，为御史大夫，磊落可观，然其器不及父。栖筠生吉甫，任相国八年，柔而多智。“公惭卿，卿惭长”，近之矣。吉甫生德裕，为相十年，正拜太尉，清直无党。

李司空愬之讨吴元济也，破新栅，擒贼将李祐，将斩而后免之。解衣辍食，与祐卧起帐中半岁，推之肝胆，然后授以精甲，使为先锋，虽祐妻子在贼中，愬不疑也。夜冒风雪，行一百六十里，首缚元济而成大功，乃祐之力也。

德宗建中元年，贬御史中丞元令柔，二年贬御史中丞袁高，三年贬御史中丞严郢，四年贬御史中丞杨顼，皆四月晦，谈者为异。及元和擒刘辟、李锜、吴元济，行大刑者，皆十一月

朔，岂偶然耳。

鉴虚为僧，颇有风格，而出入内道场，卖弄权势，杖杀于京兆府。城中言鉴虚善煮羊胛，传以为法。

卢昂主福建盐铁，赃罪大发，有瑟瑟枕大如半斗，以金床承之。御史中丞孟简案鞫旬月，乃得而进。宪宗召市人估其价直，或云：“至宝无价。”或云：“美石，非真瑟瑟也。”

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执金吾铺官围外寺观种以求利，一本有直数万者。元和末，韩令始至长安，居第有之，遽命斫去曰：“吾岂效儿女子耶！”

郝玘镇良原，捕吐蕃而食之，西戎大惧。宪宗召欲授钺，睹其老耄乃止。

王忱为盩厔镇将，清苦肃下，有军士犯禁，杖而枷之，约曰：“百日而脱。未及百日而脱者有三：我死则脱，尔死则脱，天子之命则脱。非此，臂可折，约不可改也。”由是秋毫不犯。

太和公主出降回鹘，上御通化门送之，百僚立班于章敬寺门外。公主驻车幕次，百僚再拜，中使将命出幕，答拜而退。

长庆初，赵相宗儒为太常卿，赞郊庙之礼。时罢相二十余年，年七十六，众论伏其精健。右常侍李益笑曰：“是仆东府试官所送进士也。”

田令既为成德所害，天子召其子布于泾州，与之举哀，而授魏博节度。布乃尽出妓乐，舍鹰犬，哭曰：“吾不回矣！”次魏郊三十里，跣足被发而入。后知力不可报，密为遗表，伏剑而终。

韦山甫以石流黄济人嗜欲，故其术大行，多有暴风死者。其徒盛言山甫与陶贞白同坛受箓，以为神仙之俦。长庆二年

卒于馀干，江西观察使王仲舒遍告人曰：“山甫老病而死，死而速朽，无小异于人者。”

苏州重元寺阁，一角忽垫，计其扶荐之功，当用钱数千贯。有游僧曰：“不足劳人，请一夫斫木为楔，可以正也。”寺主从之。僧每食毕，辄持楔数十，执柯登阁，敲椽其间，未逾月，阁柱悉正。

旧说，圣善寺阁，常贮醋数十瓮，恐为蛟龙所伏，以致雷霆也。

王彦伯自言医道将行，时列三四灶煮药于庭。老少塞门而请，彦伯指曰：“热者饮此，寒者饮此，风者饮此，气者饮此。”皆饮之而去。翌日，各负钱帛来酬，无不效者。

宋清卖药于长安西市。朝官出入移贬，清辄卖药迎送之。贫士请药，常多折券，人有急难，倾财救之。岁计所入，利亦百倍。长安言：“人有义声，卖药宋清。”

扬州有王生者，人呼为王四舅，匿迹货殖，厚自奉养，人不可见。扬州富商大贾，质库酒家，得王四舅一字，悉奔走之。

窦氏子言家方盛时，有奴厚敛群从数宅之资，供白麦面，医云：“白麦性平。”由是恣食不疑。凡数岁，未尝生疾。其后有奴告其谬妄，所输面乃常麦，非白麦也。群从诸宅，一时暴热皆发。

故老言五十年前，多患热黄，坊曲必有大署其门，以烙黄为业者。灞浐水中，常有昼至暮去者，谓之浸黄。近代悉无，而患腰脚者众耳。疑其茶为之也。

凡射知雉兔头脚之法云：先以加其头，次减其脚。以见脚除头，以本头除脚。飞者在上，走者在下。

古之屋室，中为牖，东为户。故今语曰：“二十三日正南，

二十五日当户。”

或说天下未有兵甲时，常多刺客。李汧公勉为开封尉，鞠狱，狱囚有意气者，感勉求生，勉纵而逸之。后数岁，勉罢秩，客游河北，偶见故囚。故囚喜迎归，厚待之，告其妻曰：“此活我者，何以报德？”妻曰：“偿缣千匹可乎？”曰：“未也。”妻曰：“二千匹可乎？”亦曰：“未也。”妻曰：“若此，不如杀之。”故囚心动。其僮哀勉，密告之。勉褫衣乘马而逸。比夜半，行百余里，至津店，店老父曰：“此多猛兽，何敢夜行？”勉因话言。言未毕，梁上有人瞥下曰：“我几误杀长者！”乃去。未明，携故囚夫妻二首以示勉。

贞元中，长安客有买妾者，居之数年，忽尔不知所之。一夜，提人首而至，告其夫曰：“我有父冤，故至于此，今报矣！”请归，泣涕而诀，出门如风，俄顷却至，断所生二子喉而去。

唐国史补卷下

宰相自张曲江之后，称房太尉、李梁公为重德。德宗朝，则崔太傅尚用，杨崖州尚文，张凤翔尚学，韩晋公尚断，乃一时之风采。其后贞元末年，得高贞公郢门下，亦足坐镇风俗。宪宗朝，则有杜邠公之器量，郑少保之清俭，郑武阳之精粹，李安邑之智计，裴中书之秉持，李仆射之强贞，韦河南之坚正，裴晋公之宏达，亦各行其志也。别本，一时之风采下，作“其后天子少，陆忠州每言：‘我自教得。’又自贾仆射为识字董秦，故常有别受顾问者，末年得高贞公。”其下并同。

凡拜相，礼绝班行，府县载沙填路，自私第至子城东街，名曰沙堤。有服假，或百僚问疾，有司就私第设幕次排班。每元日、冬至立仗，大官皆备珂伞，列烛有至五六百炬者，谓之火城。宰相火城将至，则众少皆扑灭以避之。宰相判四方之事有堂案。处分百司有堂帖。不次押名曰花押。黄敕既行，下有小异同曰帖黄，一作押黄。

宰相相呼为元老，或曰堂老。两省相呼为阁老。尚书丞郎郎中相呼为曹长。外郎御史遗补相呼为院长。上可兼下，下不可兼上，唯侍御史相呼为端公。

两省谏起居郎为螭头，以其立近石螭也。中书门下官并于西省上事，以便礼仪。五品已上，宰相送之，仍并廊参。

长庆初，上以刑法为重，每有断大狱，又令中书舍人一员参酌而出之，百司呼为参酌院。

南省故事，左右仆射上，宰相皆送，监察御史捧案，员外郎奉笔，殿中侍御史押门，自丞郎御史中丞皆受拜。而朝论以为臣下比肩事主，仪注太重，元和已后，悉去旧仪，唯乘马入省门如故。上讫，宰相百僚会食都堂。

国初至天宝，常重尚书，故房梁公言李纬好髭须，崔日知有望省楼，张曲江论牛仙客，皆其事也。兵兴之后，官爵浸轻，八座用之酬勋不暇，故今议者以丞郎为贵。

元和末，有敕申明：父子兄弟无同省之嫌。自是杨於陵任尚书，其子嗣复历郎署，兄弟分曹者亦数家。

自开元二十二年，吏部置南院，始县长名，以定留放。时李林甫知选，宁王私谒十人，林甫曰：“就中乞一人卖之。”于是放选榜云：“据其书判，自合得留。缘囑宁王，且放冬集。”

裴仆射遵庆，罢相知选，朝廷优其年德，令就宅注官，自宣平坊榜引仕子以及东市西街，时人以为盛事。

长庆初，李尚书绛议置郎官十人，分判南曹，吏人不便。旬日出为东都留守，自是选曹成状，常亦速毕也。

李建为吏部郎中，常言于同列曰：“方今俊秀，皆举进士。使仆得志，当令登第之岁，集于吏部，使尉紧县，既罢又集，乃尉两畿，而升于朝。大凡中人，三十成名，四十乃至清列，迟速为宜。既登第，遂食禄，既食禄，必登朝，谁不欲也？无淹翔以守常限，无纷竞以求再捷，下曹得其修举，上位得其历试。就而言之，其利甚博。”议者多之。

吏部甲库，有朱泚伪黄案数百道，省中常取戏玩，已而藏之。柳辟知甲库，白执政，于都堂集八座丞郎而焚之。

郎官故事：吏部郎中二厅，先小铨，次格式；员外郎二厅，先南曹，次废置。刑部分四覆，户部分两赋，其制尚矣。

旧说吏部为省眼，礼部为南省舍人，考功度支为振行。比部得廊下食，以饭从者，号比盘。二十四曹呼左右司为都公。省下语曰：“后行祠屯，不博中行都门；中行刑户，不博前行驾库。”

故事：度支案，郎中判入，员外判出，侍郎总统押案而已。贞元已后，方有使额也。

郎官当直，发敕为重。水部员外郎刘约直宿，会河北系囚，配流岭南，夜发敕，直宿令史不更事，唯下岭南，不下河北。旬月后，本州闻奏，约乃出官。

贞元末，有郎官四人，自行军司马赐紫而登郎署，省中谑为四军紫。

御史故事：大朝会则监察押班，常参则殿中知班，入阁则侍御史监奏。盖含元殿最远，用八品；宣政其次，用七品；紫宸最近，用六品；殿中得立五花砖、绿衣、用紫案褥之类，号为七贵。监察院长与同院礼隔，语曰：“事长如事端。”凡上堂绝言笑，有不可忍，杂端大笑，则合座皆笑，谓之烘堂。烘堂不罚，大夫中丞入三院，罚直尽放，其轻重尺寸由于吏人，而大者存之黄卷。三院上堂有除改者，不得终食，惟刑部郎官得终之。

王某云往年任官同州，见御史出按回，止州驿，经宿不发，忽索杂案，又取印历，锁驿甚急，一州大扰。有老吏窃哂，乃因庖人以通宪胥，许百缣为赠。明日未明，已启驿门，尽还案牍。御史乘马而去。

崔蘧为监察，巡囚至神策军，为吏所陷，张盖而入，讽军中索酒食，意欲结欢。窦文场怒奏，立敕就台，鞭于直厅而流血，自是巡囚不至禁军也。

宝应二年，大夫严武奏，在外新除御史，食宿私舍非宜。

自此乃给公券。

元和中，元稹为监察御史，与中使争驿厅，为其所辱。始敕节度观察使，台官与中使先到驿者处上厅，因为定制。

每大朝会，监察御史押班不足，则使下御史因朝奏者摄之。谏院以章疏之故，忧患略同。台中则务苛礼，省中多事，旨趣不一。故言：“遗补相惜，御史相憎，郎官相轻。”

开元已前，有事于外，则命使臣，否则止。自置八节度、十采访，始有坐而为使，其后名号益广。大抵生于置兵，盛于兴利，普于衔命，于是为使则重，为官则轻。故天宝末，佩印有至四十者；大历中，请俸有至千贯者。今在朝有太清宫使、太微宫使、度支使、盐铁使、转运使、知匭使、宫苑使、闲厩使、左右巡使、分察使、监察使、馆驿使、监仓使、左右街使，外任则有节度使、观察使、诸军使、押蕃使、防御使、经略使、镇遏使、招讨使、榷盐使、水陆运使、营田使、给纳使、监牧使、长春宫使、团练司使、黜陟使、抚巡使、宣慰使、推覆使、选补使、会盟使、册立使、吊祭使、供军使、粮料使、知杂使，此是大略，经置而废者不录。宦官内外悉属之使。旧为权臣所管，州县所理，今属中人者有之。

开元日，通不以姓而可称者：燕公、曲江、太尉、鲁公；不以名而可称者：宋开府、陆充公、王右丞、房太尉、郭令公、崔太傅、杨司徒、刘忠州、杨崖州、段太尉、颜鲁公。位卑而著名者：李北海、王江宁、李馆陶、郑广文、元鲁山、萧功曹、张长史、独孤常州、杜工部、崔比部、梁补阙、韦苏州、戴容州。二人连言者：岐薛、姚宋、亦曰苏宋。燕许、大手笔。元王、秉权。常杨、制诰。萧李。文章。元和后，不以名可称者：李太尉、韦中令、裴晋公、白太傅、贾仆射、路侍中、杜紫微；位卑名著者：贾长江、赵渭

南；二人连呼者：元白；又有罗钤、吉网、酷吏罗希爽、吉温。员推、韦状。能吏员结、韦元甫。又有四夔、四凶。

大历已后，专学者，有蔡广成《周易》，强蒙《论语》，啖助、赵匡、陆质《春秋》，施士丐《毛诗》，刁彝、仲子陵、韦彤、裴茵讲礼，章廷珪、薛伯高、徐润并通经。其余地理则贾仆射，兵赋则杜太保，故事则苏冕、蒋义，历算则董和，名嫌宪宗庙讳。天文则徐泽，氏族则林宝。

张参为国子司业，年老，常手写《九经》，以谓读书不如写书。

熊执易类《九经》之义，为《化统》五百卷，四十年乃就，未及上献，卒于西川。武相元衡欲写进，其妻薛氏虑坠失，至今藏于家。

高定，贞公郢之子也。为《易》，合八出以画八卦，上圆下方，合则为重，转则为演，七转而六十四卦，六甲八节备焉。著《外传》二十三篇。定，小字董二，时人多以小字称。年七岁，读书至《牧誓》，问父曰：“奈何以臣伐君？”答曰：“应天顺人。”又问曰：“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岂是顺人？”父不能对。年二十三，为京兆府参军卒。

董和，究天地阴阳历律之学，著《通乾论》十五卷成。至荆南，节度裴胄之问，董生言曰：“日常右转，星常左转。大凡不满三万年，日行周二十八舍三百六十五度。然必有差，约八十年差一度，自汉文三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至唐兴元元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九度，九百六十一年，差十三度矣。”

贞元五年，初置中和节。御制诗，朝臣奉和，诏写本赐戴叔伦于容州，天下荣之。

楚僧灵一，律行高洁，而能为诗。吴僧皎然，亦名昼，盛工

篇什，著《诗评》三卷，及卒，德宗降使取其遗文。近代文僧，二人首出。

韦应物立性高洁，鲜食寡欲，所居焚香扫地而坐。其为诗驰骤建安以还，各得其风韵。

李益诗名早著，有《征人歌》一篇，好事者画为图障。又有云：“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天下亦唱为乐曲。

沈既济撰《枕中记》，庄生寓言之类。韩愈撰《毛颖传》，其文尤高，不下史迁。二篇真良史才也。

张登长于小赋，气宏而密，间不容发，有织成隐起往往蹙金之状。

近代有造谤而著书，《鸡眼》、《苗登》二文。有传蚁穴而称李公佐《南柯太守》。有乐妓而工篇什者，成都薛涛。有家僮而善章句者，郭氏奴。不记名。皆文之妖也。

进士为时所尚久矣。是故俊义实集其中，由此出者，终身为闻人。故争名常切，而为俗亦弊。其都会谓之举场，通称之为秀才。投刺谓之乡贡。得第谓之前进士。互相推敬谓之先辈。俱捷谓之同年。有司谓之座主。京兆府考而升者，谓之等第。外府不试而贡者，谓之拔解。将试各相保任，谓之合保。群居而赋，谓之私试。造请权要，谓之关节。激扬声价，谓之还往。既捷，列书其姓名于慈恩寺塔，谓之题名会。大宴于曲江亭子，谓之曲江会。籍而入选，谓之春闱。不捷而醉饱，谓之打鼾鼾。匿名造谤，谓之无名子。退而肄业，谓之过夏。执业而出，谓之夏课。挟藏入试，谓之书策。此是大略也。其风俗系于先达，其制置存于有司，虽然，贤士得其大者，故位极人臣，常十有三二，登显列十有六七，而张睢阳、元鲁山

有焉，刘辟、元脩有焉。

开元二十四年，考功郎中李昂，为士子所轻诋，天子以郎署权轻，移职礼部，始置贡院。天宝中，则有刘长卿、袁成用分为朋头，是时常重东府西监。至贞元八年，李观、欧阳詹犹以广文生登第，自后乃群奔于京兆矣。

贞元十二年，驸马王士平与义阳公主反目，蔡南史、独孤申叔播为乐曲，号《义阳子》，有《团雪散云》之歌。德宗闻之怒，欲废科举，后但流斥南史、申叔而止。

或有朝客讥宋济曰：“近日白袍子何太纷纷？”济曰：“盖由绯袍子紫袍子纷纷化使然也。”

宋济老于文场，举止可笑，尝试赋，误失官韵，乃抚膺曰：“宋五又坦率矣！”由是大著名。后礼部上甲乙名，德宗先问曰：“宋五免坦率否？”

元和已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为“元和体”。大抵天宝之风尚党，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也。

建中初，金吾将军裴冀曰：“若使礼部先时颁天下曰某年试题取某经，某年试题取某史，至期果然，亦劝学之一术也。”

崔元翰为杨崖州所知，欲拜补阙，恳曰：“愿得进士。”由此独步场中。然亦不晓呈试，故先求题目为地。崔敖知之。旭日都堂始开，敖盛气白侍郎曰：“若试《白云起封中赋》，敖请退。”侍郎为其所中，愕然换其题，是岁二崔俱捷。

熊执易通于《易》理，会建中四年，试《易知险阻论》，执易端坐剖析，倾动场中，乃一举而捷。

李直方尝第果实名如贡士之目者，以绿李为首，楞梨为

副，樱桃为三，甘子为四，蒲桃为五。或荐荔枝，曰：“寄举之首。”又问：“栗如之何？”曰：“取其实事，不出八九。”始范晔以诸香品时辈，后侯味虚撰《百官本草》，皆此类也。其升降义趣，直方多则而效之。

韩愈引致后进，为求科第，多有投书请益者，时人谓之韩门弟子。愈后官高，不复为也。

宋沆为太乐令，知音，近代无比。太常久亡征调，沆乃考钟律而得之。

李汧公雅好琴，常斫桐，又取漆桶为之，多至数百张，求者与之。有绝代者，一名响泉，一名韵磬，自宝于家。

京师又以樊氏、路氏琴为第一。路氏琴有房太尉石枕，损处惜之不理。

蜀中雷氏斫琴，常自品第，第一者以玉徽，次者以瑟瑟徽，又次者以金徽，又次者螺蚌之徽。

张相弘靖，少时夜会名客，观郑宥调二琴至切，各置一榻，动宫则宫应，动商则商应，稍不切，乃不应。宥师董庭兰，尤善泛声、祝声。

韩会与名辈号为四夔，会为夔头，而善歌妙绝。

李牟好事，尝得村舍烟竹，截以为笛，鉴如铁石，以遗李牟。牟吹笛天下第一，月夜泛江，维舟吹之，寥亮逸发，上彻云表。俄有客独立于岸，呼船请载。既至，请笛而吹，甚为精壮，山河可裂，牟平生未尝见。及入破，呼吸盘擗，其笛应声粉碎，客散不知所之。牟著《记》，疑其蛟龙也。

李牟秋夜吹笛于瓜洲，舟楫甚隘。初发调，群动皆息。及数奏，微风飒然而至。又俄顷，舟人贾客，皆怨叹悲泣之声。

赵璧弹五弦，人问其术，答曰：“吾之于五弦也，始则心驱

之，中则神遇之，终则天随之，吾方浩然，眼如耳，目如鼻，不知五弦之为璧，璧之为五弦也。”

李袞善歌，初于江外，而名动京师。崔昭入朝，密载而至。乃邀宾客，请第一部乐，及京邑之名倡，以为盛会。给言表弟，请登末坐，令袞弊衣以出，合坐嗤笑。顷命酒，昭曰：“欲请表弟歌。”坐中又笑。及啜喉一发，乐人皆大惊曰：“此必李八郎也。”遂罗拜阶下。

于頔司空，尝令客弹琴，其嫂知音，听于帘下曰：“三分中，一分箏声，二分琵琶声，绝无琴韵。”

于司空頔，因韦太尉《奉圣乐》，亦撰《顺圣乐》以进。每宴必使奏之，其曲将半，行缀皆伏，独一卒舞于其中，幕客韦绶笑曰：“何用穷兵独舞？”言虽诙谐，一时亦有谓也。頔又令女妓为《八佾舞》，声态壮妙，号《孙武顺圣乐》。

于司空以乐曲有《想夫怜》，其名不雅，将改之，客有笑者曰：“南朝相府曾有瑞莲，故歌《相府莲》，自是后人语讹，相承不改耳。”

旧说，董仲舒墓门，人过皆下马，故谓之下马陵。后语讹为虾蟆陵。今荆襄人呼堤为堤，晋绛人呼梭为莖，七戈反关中人呼稻为讨、呼釜为付，皆讹谬所习，亦曰坊中语也。

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牙，号为第一。湖州有顾渚之紫笋，东川有神泉、小团、昌明、兽目，峡州有碧涧、明月、芳蕊、茱萸箬，福州有方山之露牙，夔州有香山，江陵有南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瀘湖之含膏，常州有义兴之紫笋，婺州有东白，睦州有鸠坑，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寿州有霍山之黄牙，蕲州有蕲门团黄，而浮梁之商货不在焉。

酒则有郢州之富水，乌程之若下，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河东之乾和蒲萄，岭南之灵溪、博罗，宣城之九酝，浔阳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腔，虾蟆陵郎官清、阿婆清。又有三勒浆类酒，法出波斯。三勒者谓庵摩勒、毗梨勒、诃梨勒。

纸则有越之剡藤苔笺，蜀之麻面、屑末、滑石、金花、长麻、鱼子、十色笺，扬之六合笺，韶之竹笺，蒲之白薄、重抄，临川之滑薄。又宋毫间有织成界道绢素，谓之乌丝栏、朱丝栏，又有茧纸。

凡货贿之物，侈于用者，不可胜纪。丝布为衣，麻布为囊，毡帽为盖，革皮为带，内丘白瓷瓿，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

初，诙谐自贺知章，轻薄自祖咏，谑语自贺兰广、郑涉。近代咏字有萧昕，寓言有李纾，隐语有张著，机警有李舟、张彧，歇后有姚岷、叔孙羽，讹语影带有李直方、独孤申叔，题目人有曹著。

长安风俗，自贞元侈于游宴，其后或侈于书法图画，或侈于博弈，或侈于卜祝，或侈于服食，各有所蔽也。

古之饮酒，有杯盘狼籍、扬觶绝纓之说，甚则甚矣，然未有言其法者。国朝麟德中，壁州刺史邓宏庆始创“平”“索”“看”“精”四字，令至李稍云而大备，自上及下，以为宜然。大抵有律令，有头盘，有抛打，盖工于举场，而盛于使幕。衣冠有男女杂履者，长幼同灯烛者，外府则立将校而坐妇人，其弊如此。又有击毬、畋猎之乐，皆溺人者也。

今之博戏，有长行最盛。其具有局有子，子有黄黑各十五，掷采之骰有二，其法生于握槊，变于双陆。天后梦双陆而

不胜，召狄梁公说之。梁公对曰：“宫中无子之象是也。”后人新意，长行出焉。又有小双陆、围透、大点、小点、游谈、凤翼之名，然无如长行也。鉴险易喻时事焉。适变通者，方易象焉。王公大人，颇或耽玩，至有废庆吊、忘寝休、辍饮食者。及博徒是强名争胜谓之撩零，假借分画谓之囊家，囊家什一而取谓之乞头。有通宵而战者，有破产而输者，其工者近有浑镐、崔师本首出。围棋次于长行，其工者近有韦延祐、杨芄首出。如弹棋之戏甚古，法虽设，鲜有为之，其工者，近有吉逵、高越首出焉。

贞元中，董叔儒进博一局并《经》一卷，颇有新意，不行于时。

洛阳令崔师本，又好为古之樗蒲。其法：三分其子三百六十，限以二关，人执六马，其骰五枚，分上为黑，下为白。黑者刻二为犊，白者刻二为雉。掷之全黑者为卢，其采十六；二雉三黑为雉，其采十四；二犊三白为犊，其采十；全白为白，其采八；四者贵采也。开为十二，塞为十一，塔为五，秃为四，擲为三，泉为二；六者杂采也。贵采得连掷，得打马，得过关，余采则否。新加进九退六两采。

凡东南郡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转运使岁运米二百万石输关中，皆自通济渠入河而至也。江淮篙工不能入黄河。蜀之三峡、河之三门、南越之恶溪、南康之赣石，皆险绝之所，自有本处人为篙工。大抵峡路峻急，故曰“朝发白帝，暮彻江陵”。四月五月为尤险时，故曰“滟滪大如马，瞿塘不可下；滟滪大如牛，瞿塘不可留；滟滪大如幞，瞿塘不可触”。扬子、钱塘二江者，则乘两潮发棹，舟船之盛，尽于江西，编蒲为帆，大者或数十幅，自白沙溯流而上，常待东北风，谓之

潮信。

七月八月有上信，三月有鸟信，五月有麦信。暴风之候，有抛车云，舟人必祭婆官而事僧伽。江湖语云：“水不载万。”言大船不过八九千石。然则大历、贞元间，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养生送死嫁娶悉在其间；开巷为圃，操驾之工数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岁一往来，其利甚博，此则不啻载万也。洪、鄂之水居颇多，与邑殆相半。凡大船必为富商所有，奏商声乐，从婢仆，以据桅楼之下，其间大隐，亦可知矣。

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师子国舶最大，梯而上下数丈，皆积宝货。至则本道奏报，郡邑为之喧阗。有蕃长为主领，市舶使籍其名物，纳舶脚，禁珍异，蕃商有以欺诈入牢狱者。舶发之后，海路必养白鸽为信。舶没，则鸽虽数千里亦能归也。

舟人言鼠亦有灵，舟中群鼠散走，旬日必有覆溺之患。

海上居人，时见飞楼如绉构之状甚壮丽者；太原以北，晨行则烟霭之中，睹城阙状如女墙雉堞者，皆《天官书》所说气也。

南海人言，海风四面而至，名曰飓风。飓风将至，则多虹霓，名曰飓母。然三五十年始一见。

或曰雷州春夏多雷，无日无之。雷公秋冬则伏地中，人取而食之，其状类鼈。又云与黄鱼同食者，人皆震死。亦有收得雷斧、雷墨者，以为禁药。

龙门人皆言善游，于悬水接水，上下如神，然寒食拜必于河滨，终为水溺死也。

近代杜邠公自西川除江陵，五月下峡，官舟千艘，不损一只。旧语曰：“五月下峡，死而不吊。”此特邠公之洪福，自古未

之有也。

旧言春水时至，鱼登龙门，有化龙者。今邠晋山穴间龙蛻骨角甚多，人采以为药，有五色者。

剑南元无蝎，尝有人任主簿，将蝎之任而有之，今呼为主簿虫也。

江东有蚊母鸟，亦谓之吐蚊鸟。夏则夜鸣，吐蚊于丛苇间，湖州尤甚。南中又有蚊子树，实类枇杷，熟则自裂，蚊尽出而空壳矣。

剑南人之采猓獾者，获一猓獾，则数十猓獾可尽得矣。何哉？其猓獾性仁，不忍伤类，见被获者，聚族而啼，虽杀之，终不去也。噫，此乃兽之状人之心也。乐羊食其子，史牟杀其甥，则人之状兽之心也。

猩猩者好酒与屐，人有取之者，置二物以诱之。猩猩始见，必大骂曰：“诱我也！”乃绝走远去，久而复来，稍稍相劝，俄顷俱醉，其足皆绊于屐，因遂获之。或有其图而赞曰：“尔形唯猿，尔面唯人。言不忝面，智不周身。淮阴佐汉，李斯相秦。何如箕山，高卧养真。”

罗浮甘子，开元中方有，山僧种于南楼寺，其后常资进贡。幸蜀奉天之岁，皆不结实。

扬州旧贡江心镜，五月五日扬子江中所铸也。或言无有百炼者，或至六七十炼则已，易破难成，往往有自鸣者。

苏州进藕，其最上者名曰伤荷藕。或云：“叶甘为虫所伤。”又云：“欲长其根，则故伤其叶。”近多重台荷花，花上复生一花，藕乃实中，亦异也。有生花异，而其藕不变者。

宣州以兔毛为褐，亚于锦绮，复有染丝织者尤妙，故时人以为兔褐真不如假也。

初越人不工机杼，薛兼训为江东节制，乃募军中未有室者，厚给货币，密令北地娶织妇以归，岁得数百人，由是越俗大化，竞添花样，绫纱妙称江左矣。

凡物由水土，故江东宜纱绫宜纸者，镜水之故也。蜀人织锦初成，必濯于江水，然后文彩焕发。郑人以茱水酿酒，近邑与远郊美数倍。齐人以阿井煎胶，其井比旁井重数倍。

善和坊旧御井，故老云非可饮之水，地卑水柔，宜用盥浣。开元中，日以骆驼数十驮入内，以给六宫。

每岁有司行祀典者，不可胜纪，一乡一里，必有祠庙焉。为人祸福，其弊甚矣。南中有山洞，一泉往往有桂叶流出，好事者因目为流桂泉，后人乃立栋宇，为汉高帝之神，尸而祝之。又有为伍员庙之神像者，五分其髯，谓之五髯须神。如此皆言有灵者多矣。

江南有驿吏，以干事自任。典郡者初至，吏白曰：“驿中已理，请一阅之。”刺史乃往，初见一室，署云酒库，诸酝毕熟，其外画一神。刺史问：“何也？”答曰：“杜康。”刺史曰：“公有余也。”又一室，署云茶库，诸茗毕贮，复有一神。问曰：“何？”曰：“陆鸿渐也。”刺史益善之。又一室署云菹库，诸菹毕备，亦有一神。问曰：“何？”吏曰：“蔡伯喈。”刺史大笑曰：“不必置此。”

回鹘常与摩尼议政，故京师为之立寺，其法曰：“晚乃食，敬水而茹荤，不饮乳酪。”其大摩尼数年一易，往来中国，小者年转。江岭西市商胡橐，其源生于回鹘有功也。

元义方使新罗，发鸡林洲，遇海岛上有流泉，舟人皆汲携之，忽有小蛇自泉中出，舟师遽曰：“龙怒。”遂发。未数里，风雨雷电皆至，三日三夜不绝。及雨霁，见远岸城邑，问之，乃莱州也。

朝廷每降使新罗，其国必以金宝厚为之赠。唯李洎为判官，一无所受，深为同辈所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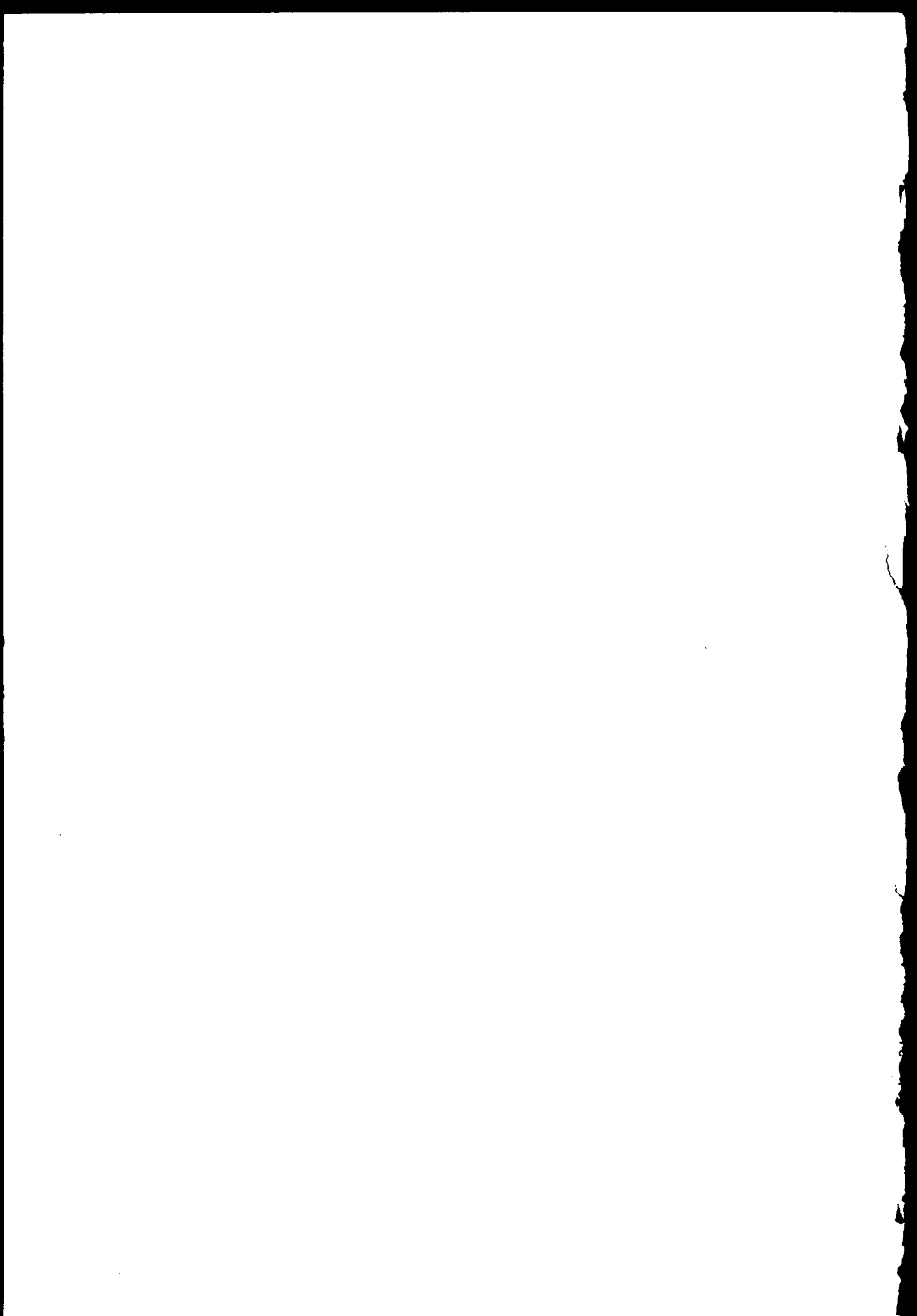
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滢湖者。”

吐蕃自贞元末失维州，常惜其险，百计复之。乃选妇人有心者约曰：“去为维州守卒之妻，十年兵至，汝为内应。”及元和中，妇人已育数子，蕃寇大至，发火应之，维州复陷。

西蕃呼赞普之妻为朱蒙。

大唐新语

[唐]刘肃 撰
恒 鹤 校点



校点说明

《大唐新语》，《新唐书·艺文志》杂史类始见著录，其后书名屡有改动。《宋史·艺文志》别史类作《唐新语》。明人冯梦楨、潘玄度等刻本，均改题《大唐世说新语》或《唐世说新语》。《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子部小说家类，其“续录”云：“宋刊本，题《世说》。”则其改名“世说”，当不始于明代。明徐燏《红雨楼书目》卷三著录刘肃《大唐新话》十三卷，则是又一异名。因“其义例亦全为小说，非史体也”（《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故后世书目大抵将其归于小说家类。

作者刘肃，《新唐书·艺文志》注作“元和中江都主簿”。明刻《稗海》本此书首有“原序”，作时为“元和丁亥”（807），结衔署“登仕郎前守江州浔阳县主簿”。《全唐文》卷六九五云“肃元和中历江都县、浔阳县主簿”。此外身世无考。

本书仿刘义庆《世说新语》体例，记载唐代人物言行故事，凡十三卷，分“匡赞”、“规谏”、“著述”、“谐谑”等三十门，以类相从，取材于佚文旧事有裨劝戒教化者，已发现采自刘餗《隋唐嘉话》、张鷟《朝野合载》者多条。所记上起武德之初，下迄大历之末，几近二百载朝野要闻，搜罗筛选而成。名章俊语迭出，治唐史者多所取资。陈寅恪先生以为，除《谐谑》一篇外，“大都出自国史”。书前刘肃自序云：“备书微婉，恐貽床屋之尤；全采风谣，惧招流俗之说。”酌《春秋》微婉与风谣直白之中，文风亦雅亦俗，承六朝余风，近江左习尚，令人想见典午风流。

此次校点,以明商濬辑《稗海》本为底本,校以明潘玄度刻本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并参考新旧《唐书》与《太平广记》等相关内容,择善而从,有所增删改动。为避免烦琐,一律不出校记。底本原佚卷末《总论》一篇及“政能第八”之标题,现据校本补入。书名原作“大唐世说新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加“世说”为“臆撰”,并云:“商濬刻入《稗海》,并于肃自序中增入‘世说’二字,益伪妄矣。”据此,书名仍复其旧。

目 录

原序	(209)
卷一	
匡赞第一	(210)
规谏第二	(217)
卷二	
极谏第三	(219)
刚正第四	(226)
卷三	
公直第五	(233)
清廉第六	(238)
卷四	
持法第七	(242)
政能第八	(248)
卷五	
忠烈第九	(253)
节义第十	(257)
孝行第十一	(258)
卷六	
友悌第十二	(261)
举贤第十三	(262)
卷七	

识量第十四	(272)
容恕第十五	(275)
知微第十六	(278)
卷八	
聪敏第十七	(283)
文章第十八	(286)
卷九	
著述第十九	(293)
从善第二十	(296)
谏佞第二十一	(297)
卷十	
厘革第二十二	(302)
隐逸第二十三	(307)
卷十一	
褒锡第二十四	(311)
惩戒第二十五	(314)
卷十二	
劝励第二十六	(320)
酷忍第二十七	(322)
卷十三	
谐谑第二十八	(329)
记异第二十九	(332)
郊禅第三十	(334)
总论	(338)

原 序

自庖牺画卦，文字聿兴，立记注之司，以存警诫之法。传称左史记言，《尚书》是也；右史记事，《春秋》是也。洎唐虞氏作，木火递兴，虽戢干戈，质文或异。而《九丘》、《八索》，祖述莫殊。宣父删落其繁芜，丘明捃拾其疑阙，马迁创变古体，班氏遂业前书。編集既多，省览为殆，则拟虞卿、陆贾之作，袁宏、荀氏之录，虽为小学，抑亦可观。尔来记注，不乏于代矣。圣唐御寓，载几二百，声明文物，至化玄风，卓尔于百王，辉映于前古。肃不揆庸浅，辄为纂述。备书微婉，恐貽床屋之尤；全采风谣，惧招流俗之说。今起自国初，迄于大历，事关政教，言涉文词，道可师模，志将存古，勒成十三卷，题曰《大唐世说新语》。聊以宣之开卷，岂敢传诸奇人。时元和丁亥岁有事于圜丘之月序。

登仕郎前守江州浔阳县主簿臣刘肃撰

大唐新语卷一

匡赞第一

杜如晦少聪悟，精彩绝人。太宗引为秦府兵曹，俄改陕州长史。房玄龄闻于太宗曰：“余人不足惜，杜如晦聪明识达，王佐之才。若大王守藩，无用之；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不可。”太宗乃请为秦府掾，封建平县男，补文学馆学士。令文学褚亮为之赞曰：“建平文雅，休有烈光。怀忠履义，身立名扬。”贞观初为右仆射，玄龄为左仆射。太宗谓之曰：“公为仆射，当须大开耳目，求访贤哲，此乃宰相之弘益。比闻听受词诉，日不暇给，安能为朕求贤哉！”自是台阁规模，皆二人所定。其法令意在宽平，不求备以取人，不以己长格物。如晦、玄龄引进之，如不及也。太宗每与玄龄图事，则曰：“非如晦莫能筹之。”及如晦至，卒用玄龄之策。二人相须以断大事，迄今言良相者，称房、杜焉。及如晦薨，太宗谓虞世南曰：“吾与如晦，君臣义重，不幸物化，实痛于怀。卿体吾意，为制碑也。”后太宗尝新瓜美，怆然悼之，辍其半，使置之灵座。及赐玄龄黄银带，因谓之曰：“如晦与公，同心辅朕，今日所赐，惟独见公。”泫然流涕。以黄银带辟恶，为鬼神所畏，命取金带，使玄龄送之于其家也。

魏徵常陈古今理体，言太平可致。太宗纳其言。封德彝难之曰：“三代已后，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皆欲理而不能，岂能理而不欲？魏徵书生，若信其虚论，必乱国家。”

徵诘之曰：“五帝三皇，不易人而理。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在其所化而已。考之载籍，可得而知。昔黄帝与蚩尤战，既胜之后，便致太平。九夷乱德，颡项征之，既克之后，不失其理。桀为乱，汤放之；纣无道，武王伐之：而俱致太平。若言人渐浇讹，不返朴素，至今应为鬼魅，宁可得而教化耶？”德彝无以难之。徵薨，太宗御制碑文并御书。后为人所谗，敕令踏之。及征辽不如意，深自悔恨，乃叹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此举也。”既渡水，驰驿以少牢祭之，复立碑焉。

太宗尝临轩，谓侍臣曰：“朕所不能恣情以乐当年，而励心苦节卑宫菲食者，正为苍生耳！我为人主，兼行将相事，岂不是夺公等名？昔汉高得萧、曹、韩、彭，天下宁晏；舜、禹、殷、周得稷、契、伊、吕，四海又安。如此事，朕并兼之。”给事中张行成谏曰：“有隋失道，天下沸腾。陛下拨乱反正，拯生人于涂炭，何禹、汤所能拟！陛下圣德含光，规模弘远，然文武之烈，未尝无将相。何用临朝对众，与其较量？将以天下已定，不籍其力，复以万乘至尊，与臣下争功？臣闻‘天何言哉，而四时行焉’，又曰‘汝唯弗矜，天下莫与汝争功’。臣备员近枢，非敢知献替事，辄陈狂直，伏待菹醢。”太宗深纳之。俄迁侍中。

太子承乾既废，魏王泰因入侍，太宗面许立为太子，乃谓侍臣曰：“青雀入见，自投我怀中，云：‘臣今日始得与陛下为子，更生之日；臣有一孽子，百年之后当为陛下杀之，传国晋王。’父子之道，固当天性。我见其意，甚矜之。”青雀，泰小字也。褚遂良进曰：“失言。伏愿审思，无令错误。安有陛下万岁之后，魏王持国执权为天子，而肯杀其爱子，传国晋王者乎？陛下顷立承乾，后宠魏王，爱之逾嫡，故至于此。今若立魏王，须先措置晋王，始得安全耳。”太宗涕泗交下，曰：“我不能也。”

因起入内。翌日，御两仪殿，群臣尽出，诏留长孙无忌、房玄龄、李勣、褚遂良，谓之曰：“我有三子一弟，所为如此，我心无憾。”因自投于床。无忌争趋持，上抽佩刀，无忌等惊惧。遂良于手争取佩刀，以授晋王。因请所欲立，太宗曰：“欲立晋王。”无忌等曰：“谨奉诏。异议者请斩之。”太宗谓晋王曰：“汝舅许汝也，宜拜谢之。”晋王因下拜。移御太极殿，召百寮，立晋王为皇太子，群臣皆称万岁。

高宗朝，晋州地震，雄雄有声，经旬不止。高宗以问张行成，行成对曰：“陛下本封于晋，今晋州地震，不有征应，岂使徒然哉！夫地阴也，宜安静，而乃屡动。自古祸生宫掖，衅起宗亲者，非一朝一夕。或恐诸王、公主谒见频频，承间伺隙。复恐女谒用事，臣下阴谋。陛下宜深思虑，兼修德，以杜未萌。”高宗深纳之。

则天朝，默啜陷赵、定等州，诏天官侍郎吉顼为相州刺史，发诸州兵以讨之，略无应募者。中宗时在春宫，则天制皇太子为元帅，亲征之。吏人应募者，日以数千。贼既退，顼征还，以状闻。则天曰：“人心如是邪？”因谓顼曰：“卿可于众中说之。”顼于朝堂昌言，朝士闻者喜悦。诸武患之，乃发顼弟兄赃状，贬为安固尉。顼辞日，得召见，涕泪曰：“臣辞阙庭，无复再谒请言事。臣疾亟矣，请坐筹之。”则天曰：“可。”顼曰：“水土各一盆，有竞乎？”则天曰：“无。”顼曰：“和之为泥，竞乎？”则天曰：“无。”顼曰：“分泥为佛，为天尊，有竞乎？”则天曰：“有。”顼曰：“臣亦为有。窃以皇族外戚，各有区分，岂不两安全耶？今陛下贵贱是非于其间，则居必竞之地。今皇太子万福，而三思等久已封建，陛下何以和之？臣知两不安矣。”则天曰：“朕深知之，然事至是。”顼与张昌宗同供奉控鹤府。昌宗以贵宠惧

不全，计于瑛。瑛曰：“公兄弟承恩泽深矣，非有大功，必无全理。唯一策，若能行之，岂唯全家，当享茅土之封。除此外，非瑛所谋。”昌宗涕泣请闻之，瑛曰：“天下思唐德久矣，主上春秋高，武氏诸王殊非所属意。公何不从容请复相王、庐陵，以慰生人之望？”昌宗乃乘间屡言之。几一岁，则天意乃易。既知瑛之谋，乃召瑛问。瑛对曰：“庐陵、相王，皆陛下子。高宗初顾托于陛下，当有所注意。”乃迎中宗。其兴复唐室，瑛有力焉。睿宗登极，下诏曰：“曩时王命中圯，人谋未辑，首陈反正之议，克创祈天之业。永怀忠烈，宁忘厥勋，可赠御史大夫。”

则天以武承嗣为左相，李昭德奏曰：“不知陛下委承嗣重权，何也？”则天曰：“我子侄，委以心腹耳。”昭德曰：“若以姑侄之亲，何如父子？何如母子？”则天曰：“不如也。”昭德曰：“父子、母子尚有逼夺，何诸姑所能容？使其有便可乘御，宝位其遽安乎？且陛下为天子，陛下之姑受何福庆？而委重权于侄乎？事之去矣！”则天矍然曰：“我未思也。”即日罢承嗣政事。

长安末张易之等将为乱，张柬之阴谋之，遂引桓彦範、敬暉、李湛等为将，委以禁兵。神龙元年正月二十三日，暉等率兵将至玄武门。王同皎、李湛等先遣往迎皇太子于东宫，启曰：“张易之兄弟反道乱常，将图不轨。先帝以神器之重，付殿下主之，无罪幽废，人神愤惋，二十三年于兹矣。今天启忠勇，北门将军、南衙执政，克期以今日诛凶竖，复李氏社稷。伏愿殿下暂至玄武门，以副众望。”太子曰：“凶竖悖乱，诚合诛夷，如圣躬不康何？虑有惊动，请为后图。”同皎讽谕久之，太子乃就路。又恐太子有悔色，遂扶上马。至玄武门，斩关而入，诛易之等于迎仙院。则天闻变，乃起，见太子曰：“乃是汝邪？小儿既诛，可还东宫。”桓彦範进曰：“太子安得更归！往者天皇

弃群臣，以爱子托陛下。今太子年长，久居东宫，将相大臣思太宗、高宗之德，诛凶竖，立太子，兵不血刃而清内难，则天意人事归乎李氏久矣。今圣躬不康，神器无主，陛下宜‘复子明辟’，以顺亿兆神祇之心。臣等谨奉天意，不敢不请陛下传立爱子。万代不绝，天下幸甚矣！”则天乃卧不语。见李湛，曰：“汝是诛易之兄弟人耶？我养汝辈，翻见今日！”湛不敢对。湛，义府之子也。

景云二年二月，睿宗谓侍臣曰：“有术士上言，五日内有急兵入宫。卿等为朕备之。”左右失色，莫敢对。张说进曰：“此有谗人设计，拟摇动东宫耳。陛下若使太子监国，则君臣分定，自然窥觊路绝，灾难不生。”姚崇、宋璟、郭元振进曰：“如说所言。”睿宗大悦，即日诏皇太子监国。时太平公主将有夺宗之计，于光范门内乘步辇，俟执政以讽之。众皆恐惧，宋璟昌言曰：“太子有大功于天下，真社稷主，安敢妄有异议！”遂与姚崇奏：“公主就东都，出宁王已下为刺史，以息人心。”睿宗曰：“朕更无兄弟，唯有太平一妹，朝夕欲得相见。卿勿言，余并依卿所奏。”公主闻之，大怒。玄宗惧，乃奏崇、璟离间骨肉，请加罪黜，悉停宁王已下外授。崇贬申州刺史，璟楚州刺史。

苏頲，神龙中给事中，并修弘文馆学士，转中书舍人。时父瓌为宰相，父子同掌枢密，时人荣之。属机事填委，制诰皆出其手。中书令李峤叹曰：“舍人思如泉涌，峤所不及也。”后为中书侍郎，与宋璟同知政事。璟刚正，多所裁断，頲皆顺从其美。璟甚悦之，尝谓人曰：“吾与苏家父子前后同时为宰相。仆射长厚，诚为国器；献可替否，罄尽臣节，頲过其父也。”后罢政事，拜礼部尚书而薨。及葬日，玄宗游咸宜宫，将举猎，闻頲丧出，怆然曰：“苏頲今日葬，吾宁忍娱游乎！”遂中路还宫。

初，姚崇引璟为中丞，再引之入相。崇善应变，故能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文，故能持天下之政。二人执性不同，同归于道，叶心翼赞，以致刑措焉。

姚崇以拒太平公主，出为申州刺史，玄宗深德之。太平既诛，征为同州刺史。素与张说不叶，说讽赵彦昭弹之，玄宗不纳。俄校猎于渭滨，密召崇会于行所，玄宗谓曰：“卿颇知猎乎？”崇对曰：“此臣少所习也。臣年三十，居泽中，以呼鹰逐兔为乐，犹不知书。张璟谓臣曰：‘君当位极人臣，无自弃也。’尔来折节读书，以至将相。臣少为猎师，老而犹能。”玄宗大悦，与之偕马臂鹰，迟速在手，动必称旨。玄宗欢甚，乐则割鲜，闲则咨以政事。备陈古今理乱之本，上之，可行者必委曲言之。玄宗心益开，听之亹亹忘倦。军国之务，咸访于崇。崇罢冗职，修旧章，内外有叙。又请无赦宥，无度僧，无数迁吏，无任功臣以政。玄宗悉从之，而天下大理。

张说独排太平之党，请太子监国，平定祸乱，迄为宗臣。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几三十年。为文思精，老而益壮，尤工大手笔，善用所长，引文儒之士以佐王化。得僧一行赞明阴阳律历，以敬授人时；封太山，祠睢上，举阙礼，谒五陵，开集贤，置学士；功业恢博，无以加矣。尚然诺于君臣朋友之际，大义甚笃。及薨，玄宗为之罢元会，制曰：“弘济艰难，参其功者时杰；经纬礼乐，赞其道者人师。式瞻而百度允厘，既往而千载贻范。台衡轩鼎，垂黼藻于当年；徽策宠章，播芳蕤于后叶。故尚书左丞相燕国公说，星象降灵，云龙合契，元和体其冲粹，妙有释其至赜。挹而莫测，仰之弥高。释义探系表之微，英词鼓天下之动，昔传风讽，绸缪岁华。含春谷之声，和而必应；蕴泉源之智，启而斯沃。授命与国，则天衢以通；济同以和，则朝

政惟允。司钧总六官之纪，端揆为万邦之式。方弘风纬俗，返本于上古之初；而迈德振仁，不臻于中寿之福。吁嗟不慙，既丧斯文！宣室余谈，洽若在耳；玉殿遗草，宛然留迹。言念忠贤，良深震悼。是用当宁抚几，临乐撤悬，罢称觞之仪，遵往禋之礼。可赐太师，贖物五百段。”礼有加等，儒者荣之。

开元中，陆坚为中书舍人。以丽正学士或非其人，而所司供拟过为丰贍，谓朝列曰：“此亦何益国家，空致如此费损。”将议罢之。张说闻之，谓诸宰相曰：“说闻自古帝王，功成则有奢纵之失，或兴造池台，或耽玩声色。圣上崇儒重德，亲自讲论，刊校图书，详延学者。今之丽正，即是圣主礼乐之司，永代规模不易之道。所费者细，所益者大。陆子之言，为未达也。”玄宗后闻其言，坚之恩眄，从此而减。

开元二十三年，加荣王已下官，敕宰官入集贤院，分写告身以赐之。侍中裴耀卿因入书库观书，既而谓人曰：“圣上好文，书籍之盛事，自古未有。朝宰充使，学徒云集，观象设教，尽在是矣。前汉有金马、石渠，后汉有兰台、东观，宋有总明，陈有德教，周则兽门、麟趾，北齐有仁寿、文林，虽载在前书，而事皆琐细。方之今日，则岂得扶翰捧毂者哉！”

张九龄，开元中为中书令。范阳节度使张守珪奏裨将安禄山频失利，送就戮于京师。九龄批曰：“穰苴出军，必诛庄贾；孙武行令，亦斩宫嫔。守珪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及到中书，九龄与语久之，因奏曰：“禄山狼子野心，而有逆相，臣请因罪戮之，冀绝后患。”玄宗曰：“卿勿以王夷甫识石勒之意，误害忠良。”更加官爵，放归本道。至武德初，玄宗在成都，思九龄之先觉，诏曰：“正大厦者，柱石之力；昌帝业者，辅相之臣。生则保其雄名，歿则称其盛德。饰终未允于人望，加赠实

存于国章。故中书令张九龄，维岳降神，济川作相。开元之际，寅亮成功，诰言定于社稷，先觉合于蓍龟。永怀贤弼，可谓大臣。竹帛犹存，樵苏必禁。爰从八命之秩，更重三台之位。可赐司徒。仍令遣使就韶州致祭者。”

规 谏 第 二

太宗射猛兽于苑内，有群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射之，四发殪四豕。有一雄豕直来冲马，吏部尚书唐俭下马搏之。太宗拔剑断豕，顾而笑曰：“天策长史，不见上将击贼耶？何惧之甚？”俭对曰：“汉祖以马上得之，不以马上理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岂复逞雄心于一兽！”太宗善之，因命罢猎。

太宗：有人言尚书令史多受赂者，乃密遣左右以物遗之。司门令史果受绢一匹。太宗将杀之，裴矩谏曰：“陛下以物试之，遽行极法，所谓陷人以罪，恐非道德齐礼之义。”乃免。

太宗尝罢朝自言：“杀却此田舍汉！”文德皇后问：“谁触忤陛下？”太宗曰：“魏徵每庭辱我，使我常不得自由。”皇后退，朝服立于庭。太宗惊曰：“何为若是？”对曰：“妾闻主圣臣忠。今陛下圣明，故魏徵得尽直言。妾备后宫，安敢不贺？”于是太宗意乃释。

张玄素，贞观初太宗闻其名，召见，访以理道。玄素曰：“臣观自古已来，未有如隋室丧乱之甚，岂非其君自专，其法日乱。向使君虚受于上，臣弼违于下，岂至于此？且万乘之主，欲使自专庶务，日断十事，而有五条不中者，何况万务乎？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缪既多，不亡何待？陛下若近鉴危亡，日慎一日，尧舜之道，何以加之。”太宗深纳之。

太宗幸九成宫还京，有宫人憩沛川县官舍。俄而李靖、王

珪至，县官移宫人于别所，而舍靖、珪。太宗闻之，怒曰：“威福岂由靖等？何为礼靖等而轻我宫人？”即令按验沛川官属。魏徵谏曰：“靖等陛下心膂大臣，宫人皇后贱隶。论其委任，事理不同。又靖等出外，官吏仿阙庭法式；朝覲，陛下问人间疾苦。靖等自当与官吏相见，官吏亦不可不谒也。至于宫人，供养之外，不合参承。若以此加罪，恐不益德音，骇天下耳目。”太宗曰：“公言是。”遂舍不问。

谷那律，贞观中为谏议大夫，褚遂良呼为九经库。永徽中尝从猎，途中遇雨。高宗问：“油衣若为得不漏？”那律曰：“能以瓦为之，不漏也。”意不为畋猎。高宗深赏焉，赐那律绢帛二百匹。

魏知古性方直，景云末为侍中。玄宗初即位，猎于渭川，时知古从驾，因献诗以讽曰：“尝闻夏太康，五弟训禽荒。我后来冬狩，三驱盛礼张。顺时鹰隼击，讲事武功扬。奔走来未及，翮飞岂暇翔。蜚熊从渭水，瑞翟相陈仓。此欲诚难纵，兹游不可常。子云陈《羽猎》，僖伯谏渔棠。得失鉴齐、楚，仁恩念禹、汤。邕熙谅在宥，亭毒匪多伤。《辛甲》今为史，《虞箴》遂孔彰。”手诏褒美，赐物五十段。后兼知吏部尚书，典选事，深为称职。所荐用人，遂咸至大官。

大唐新语卷二

极谏第三

武德初，万年县法曹孙伏伽上表，以三事谏。其一曰：“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凡曰蒐狩，须顺四时。陛下二十日龙飞，二十一日献鹞鸢者，此乃前朝之弊风，少年之事务，何忽今日行之？又闻相国参军卢牟子献琵琶，长安县丞张安道献弓箭，频蒙赏赉。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陛下有所欲，何求不得？陛下所少，岂此物乎？”其二曰：“百戏散乐，本非正声。此谓淫风，不可不改。”其三曰：“太子诸王左右群寮，不可不择。愿陛下纳选贤才以为僚友，则克崇磐石，永固维城矣。”高祖览之，悦，赐帛百匹，遂拜为侍书御史。

高祖即位，以舞胡安叱奴为散骑侍郎。礼部尚书李纲谏曰：“臣按《周礼》，均工乐胥，不得参士伍。虽复才如子野，妙等师襄，皆终身继代，不改其业。故魏武帝欲使祢衡击鼓，乃解朝衣露体而击之。问其故，对曰：‘不敢以先王法服，而为伶人衣也。’惟齐高纬封曹妙达为王，授安马驹为开府。有国家者，俱为殷鉴。今天下新定，开太平之运。起义功臣，行赏未遍；高才硕学，犹滞草莱。而先令舞胡致位五品，鸣玉曳组，趋驰廊庙，固非创业规模，贻厥子孙之道。”高祖竟不能从。

苏长：武德四年王世充平后，其行台仆射苏长以汉南归

顺。高祖责其后服，长稽首曰：“自古帝王受命，为逐鹿之喻，一人得之，万夫敛手。岂有获鹿之后，忿同猎之徒，问争肉之罪也？”高祖与之有旧，遂笑而释之。后从猎于高陵，是日大获，陈禽于旌门。高祖顾谓群臣曰：“今日畋乐乎？”长对曰：“陛下畋猎，薄废万机，不满十旬，未有大乐。”高祖色变，既而笑曰：“狂态发耶？”对曰：“为臣私计则狂，为陛下国计则忠矣。”尝侍宴披香殿，酒酣，奏曰：“此殿隋炀帝之所作耶？何雕丽之若是也？”高祖曰：“卿好谏似直，其心实诈。岂不知此殿是吾所造，何须诡疑是炀帝乎？”对曰：“臣实不知。但见倾宫、鹿台琉璃之瓦，并非受命帝王节用之所为也。若是陛下所造，诚非所宜。臣昔在武功，幸当陪侍，见陛下宅宇才蔽风霜，当时亦以为足。今因隋之侈，人不堪命，数归有道。而陛下得之，实谓惩其奢淫，不忘俭约。今于隋宫之内，又加雕饰，欲拨其乱，宁可得乎？”高祖每优容之。前后匡谏讽刺，多所弘益。

张玄素为给事中，贞观初修洛阳宫以备巡幸，上书极谏。其略曰：“臣闻阿房成，秦人散；章华就，楚众离；及乾阳毕功，隋人解体。且陛下今时功力，何异昔日？役疮痍之人，袭亡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于炀帝。深愿陛下思之，无为由余所笑，则天下幸甚。”太宗曰：“卿谓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玄素对曰：“若此殿卒兴，所谓同归于乱。且陛下初平东都，太上皇敕高门大殿，并宜焚毁。陛下以瓦木可用，不宜焚灼，请赐与贫人。事虽不行，天下称为至德。今若不遵旧制，即是隋役复兴。五六年间，取舍顿异，何以昭示万姓，光敷四海？”太宗曰：“善。”赐彩三百匹。魏徵叹曰：“张公论事，遂有回天之力，可谓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马周，太宗将幸九成宫，上疏谏曰：“伏见明敕，以二月二

日幸九成宫。臣窃惟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侍膳，晨昏起居。今所幸宫，去京二百余里，銮輿动輶，俄经旬日，非可朝行暮至也。脱上皇情或思感，欲见陛下者，将何以赴之？且车驾今行，本意只为避暑，则上皇尚留热处，而陛下自逐凉处，温清之道，臣切不安。”文多不载。太宗称善。

皇甫德参上书曰：“陛下修洛阳宫，是劳人也；收地租，是厚敛也；俗尚高髻，是宫中所化也。”太宗怒曰：“此人欲使国家不收一租，不役一人，宫人无发，乃称其意！”魏徵进曰：“贾谊当汉文之时，上书云‘可为痛哭者三，可为长叹者五’，自古上书，率多激切。若非激切，则不能服人主之心。激切即似讪谤，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焉’，惟在陛下裁察，不可责之。否则于后谁敢言者？”乃赐绢二十匹，命归。

徐充容，太宗造玉华宫于宜君县，谏曰：“妾闻为政之本，贵在为无为。切见土木之功，不可兼遂。北阙初建，南营翠微，曾未逾时，玉华创制。虽复因山藉水，非架筑之劳；损之又损，颇有无功之费。终以茅茨示约，犹兴木石之疲；假使和雇取人，岂无烦扰之弊。是以卑宫菲食，圣主之所安；金屋瑶台，骄主之作丽。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无道之君，以乐乐身。愿陛下使之以时，则力不竭，不用而息之，则人胥悦矣。”词多不尽载。充容名惠，孝德之女，坚之姑也。文彩绮丽，有若生知。太宗崩，哀慕而卒，时人伤异之。

房玄龄与高士廉偕行，遇少府少监窦德素，问之曰：“北门近来有何营造？”德素以闻太宗。太宗谓玄龄、士廉曰：“卿但知南衙事，我北门小小营造，何妨卿事？”玄龄等拜谢。魏徵进曰：“臣不解陛下责，亦不解玄龄等谢。既任大臣，即陛下股肱耳目，有所营造，何容不知？责其访问官司，臣所不解。陛下

所为若是，当助陛下成之；所为若非，当奏罢之。此乃事君之道。玄龄等问既无罪，而陛下责之，玄龄等不识所守，臣实不喻。”太宗深纳之。

总章中，高宗将幸凉州。时陇右虚耗，议者以为非便。高宗闻之，召五品已上，谓曰：“帝五载一巡狩，群后肆朝，此盖常礼。朕欲暂幸凉州，如闻中外咸谓非宜。”宰臣已下，莫有对者。详刑大夫来公敏进曰：“陛下巡幸凉州，宣王略，求之故实，未亏令典。但随时度事，臣下窃有所疑，既见明敕施行，所以不敢陈黷。奉敕顾问，敢不尽言。伏以高黎虽平，扶馀尚梗；西道经略，兵犹未停。且陇右诸州人户寡少，供待车驾，备觉稍难。臣闻中外实有窃议。”高宗曰：“既有此言，我止度陇，存问故老，蒐狩即还。”遂下诏停西幸。擢公敏为黄门侍郎。

袁利贞为太常博士，高宗将会百官及命妇于宣政殿，并设九部乐。利贞谏曰：“臣以前殿正寝，非命妇宴会之地；象阙路门，非倡优进御之所。望请命妇会于别殿，九部乐从东门入，散乐一色伏望停省。若于三殿别所，自可备极恩私。”高宗即令移于麟德殿。至会日，使中书侍郎薛元超谓利贞曰：“卿门传忠梗，能献直言，不加厚赐，何以奖劝。”赐彩百匹，迁祠部员外。

李君球，高宗将伐高黎，上疏谏曰：“心之痛者，不能缓声；事之急者，不能安言；性之忠者，不能隐情。且食君之禄者，死君之事。今臣食陛下之禄，其敢爱身乎？臣闻《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兵者凶器，战者危事，故圣主重行之也。畏人力之尽，恐府库之殫，惧社稷之危，生中国之患。且高黎小丑，潜藏山海，得其人不足以彰圣化，弃其地不足以损天威。”文多不载，疏奏不报。

中书令郝处俊：高宗将下诏逊位于则天摄知国政，召宰臣

议之。处俊对曰：“《礼经》云：‘天子理阳道，后理阴德。’然则帝之与后，犹日之与月，阴之与阳，各有所主，不相夺也。若失其序，上则谪见于天，下则祸成于人。昔魏文帝著令，崩后尚不许皇后临朝，奈何遂欲自禅位于天后？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正合谨守宗庙，传之子孙，不可持国与人，有私于后。惟陛下详审。”中书侍郎李义琰进曰：“处俊所引经典，其言至忠。惟圣虑无疑，则苍生幸甚。”高宗乃止。及天后受命，处俊已歿，孙象竟被族诛。始，则天以权变多智，高宗将排群议而立之。及得志，威福并作，高宗举动，必为掣肘。高宗不胜其忿。时有道士郭行真出入宫掖，为则天行厌胜之术。内侍王伏胜奏之。高宗大怒，密召上官仪废之，因奏：“天后专恣，海内失望，请废黜以顺天心。”高宗即令仪草诏。左右驰告则天，遽诉诏草犹在。高宗恐其怨怼，待之如初，且告之曰：“此并上官仪教我。”则天遂诛仪及伏胜等，并赐太子忠死。自是政归武后，天子拱手而已，竟移龟鼎焉。

周兴、来俊臣罗织衣冠，朝野惧慑，御史大夫李嗣真上疏奏曰：“臣闻陈平事汉祖，谋疏楚之君臣，乃用黄金七十斤，行反间之术。项羽果疑臣下，陈平之计遂行。今告事纷纭，虚多实少。如当有凶慝，焉知不先谋疏陛下君臣，后除国家良善。臣恐有社稷之祸，伏乞陛下回思迁虑，察臣狂瞽，然后退就鼎镬，实无所恨。臣得歿为忠鬼，孰与存为谄人。如罗织之徒，即是疏间之渐，陈平反间，其远乎哉？”遂为俊臣所构，放于岭表。俊臣死，征还，途次桂阳而终，赠济州刺史。中宗朝追复本官。

宗楚客兄秦客，潜劝则天革命，累迁内史。后以赃罪，流于岭南而死。楚客无他材能，附会武三思。神龙中为中书舍

人,时西突厥、阿史那忠节不和,安西都护郭元振奏请徙忠节于内地。楚客与弟晋卿及纪处讷等纳忠节厚赂,请发兵以讨西突厥,不纳元振之奏。突厥大怒,举兵入寇,甚为边患。监察御史崔琬劾奏楚客等曰:“闻四牡项领,良御不乘;二心事君,明罚无舍。谨按宗楚客、纪处讷等性唯险诋,志越溪壑。幸以遭遇圣主,累忝殊荣,承恺悌之恩,居弼谐之地。不能刻意砥操,忧国如家,微效涓尘,以裨川岳。遂乃专作威福,敢树朋党,有无君之心,阙大臣之节。潜通狡狴,纳贿易资;公引顽凶,受赂无限。丑闻充斥,秽迹昭彰。且境外交通,情状难测。今娑葛反叛,边鄙不宁,由此赃私,取怨外国。论之者取祸以结舌,语之者避罪而钳口。晋卿昔居荣职,素阙忠诚,屡以严刑,皆由黷货。今又叨忝,频沐殊恩,厚禄重权,当朝莫比。曾无悛改,乃徇赃私。此而容之,孰云其可!臣谬忝公直,义在触邪,请除巨蠹,以答天造。”中宗不从,遽令与琬和解。俄而韦氏败,楚客等咸诛。

苏安恒博学,尤明《周礼》、《左氏》。长安二年,上疏谏请复子明辟,其词曰:“臣闻‘忠臣不顺时而取宠,烈士不惜死而偷生’。故君道不明,忠臣之过;臣道不轨,烈士之罪。今太子年德俱盛,陛下贪其宝位而忘母子之恩,蔽太子之元良,据太子之神器。何以教天下母慈子孝?焉能使天下移风易俗?惟陛下思之:将何圣颜以见唐家宗庙?将何诰命以谒大帝坟陵?”疏奏不纳。魏元忠为张易之所构,安恒又申理之。易之大怒,将杀之,赖朱敬则、桓彦範等保护获免。后坐节悯太子事,下狱死。睿宗即位,下诏曰:“苏安恒文学立身,鲠直成操,往年陈疏,忠谏可嘉。属回邪擅权,奄从非命,兴言軫悼,用恻于怀。可赠谏议大夫。”

张柬之既迁则天于上阳宫，中宗犹以皇太子监国，告武氏之庙。时累日阴翳，侍御史崔浑奏曰：“方今国命初复，正当徽号称唐，顺万姓之心。奈何告武氏庙？庙宜毁之，复唐鸿业，天下幸甚。”中宗深纳之。制命既行，阴云四除，万里澄廓，咸以为天人之应。

武三思得幸于中宗，京兆人韦月将等不堪愤激，上书告其事。中宗惑之，命斩月将。黄门侍郎宋璟执奏，请按而后刑。中宗愈怒，不及整衣履，岸巾出侧门，迎谓璟曰：“朕以为已斩矣，何以缓之？”命促斩。璟曰：“人言宫中私于三思，陛下竟不问而斩，臣恐有窃议。”固请按而后刑。中宗大怒，璟曰：“请先斩臣，不然，终不奉诏。”乃流月将于岭南，寻使人杀之。

柳泽，睿宗朝太平公主用事，奏斜封官复旧职，上疏谏曰：“药不毒不可以触疾，词不切不可以裨过。是以习甘旨者，非摄养之方；迕谏佞者，积危殆之本。陛下即位之初，纳姚、宋之计，咸黜斜封。近日又命斜封，是斜封之人不忍弃也，先帝之意不可违也。若斜封之人不忍弃，是韦月将、燕钦融之流不可褒赠，李多祚、郑克义之徒不可清雪。陛下何不能忍于此，而独忍于彼？使善恶不定，反覆相攻，致令君子道消，小人道长，为正者衔冤，附伪者得志，将何以止奸邪？将何以惩风俗耶？”睿宗遂从之，因而擢泽拜监察御史。

倪若水为汴州刺史，玄宗尝遣中官往淮南采捕鸬鹚及诸水禽，上疏谏曰：“方今九属时忙，三农并作，田夫拥耒，蚕妇持桑。而以此时采捕奇禽异鸟，供园池之玩，远自江岭，达于京师，力倦担负，食之以鱼肉，间之以稻粮。道路观者，莫不言陛下贱人而贵鸟。陛下当以凤凰为凡鸟，麒麟为凡兽，则鸬鹚鸂鶒之类，曷足贵也！陛下昔龙潜藩邸，备历艰危。今氛侵廓

清,高居九五,玉帛子女充于后庭,职贡珍奇盈于内府,过此之外,又何求哉?”手诏答曰:“朕先使人取少杂鸟,其使不识朕意,将鸟稍多。卿具奏之,词诚忠恳,深称朕意。卿达识周材,义方敬直,故辍纲辖之重,以处方面之权。果能闲邪存诚,守节弥固,骨鲠忠烈,遇事无隐,言念忠谏,深用喜慰。今赐卿物四十段,用答至言。”

安禄山,天宝末请以蕃将三十人代汉将,玄宗宣付中书,令即日进呈。韦见素谓杨国忠曰:“安禄山有不臣之心,暴于天下,今又以蕃将代汉,其反明矣。”遽请对。玄宗曰:“卿有疑禄山之意邪?”见素趋下殿,涕泗且陈禄山反状。诏令复位,因以禄山表留上前而出。俄又宣诏曰:“此之一奏,姑容之,朕徐为图矣。”见素自此后,每对见,每言其事,曰:“臣有一策,可销其难,请以平章事追之。”玄宗许为草诏,讫,中留之。遣中使辅璆琳送甘子,且观其变。璆琳受赂而还,因言无反状。玄宗谓宰臣曰:“必无二心,诏本朕已焚矣。”后璆琳纳赂事泄,因祭龙堂,托事扑杀之。十四年,遣中使马承威赍玺书召禄山曰:“朕与卿修得一汤,故召卿。至十月,朕待卿于华清宫。”承威覆命,泣曰:“臣几不得生还。禄山见臣宣进旨,踞床不起,但云:‘圣体安稳否?’”遽令送臣于别馆。数日,然后免难。”至十月九日,反于范阳,以诛国忠为名,荡覆二京,窃弄神器,迄今五十余年而兵未戢。《易》曰:“履霜坚冰。”所由者渐。向使师尹竭股肱之力,武夫效腹心之诚,则猪突豨勇,亦何能至失于中策,宁在人谋,痛哉!

刚正第四

韦仁约弹右仆射褚遂良,出为同州刺史。遂良复职,黜仁

约为清水令。或慰勉之，仁约对曰：“仆守狂鄙之性，假以雄权，而触物便发。丈夫当正色之地，必明目张胆，然不能碌碌为保妻子也。”时武侯将军田仁会与侍御史张仁祎不协而诬奏之，高宗临轩问仁祎，仁祎惶惧，应对失次。仁约历阶而进曰：“臣与仁祎连曹，颇知事由。仁祎懦而不能自理。若仁会眩惑圣听，致仁祎非常之罪，则臣事陛下不尽，臣之恨矣。请专对其状。”词辩纵横，音旨朗畅。高宗深纳之，乃释仁祎。仁约在宪司，于王公卿相未尝行拜礼。人或劝之，答曰：“雕鸢鹰鹞，岂众禽之偶，奈何设拜以狎之？且耳目之官，固当独立耳。”后为左丞，奏曰：“陛下为官择人，非其人则阙。今不惜美锦令臣制之，此陛下知臣之深矣，亦微臣尽命之秋。”振举纲目，朝廷肃然。

李义府恃恩放纵，妇人淳于氏有容色，坐系大理，乃托大理丞毕正义曲断出之。或有告之者，诏刘仁轨鞠之。义府惧谋泄，毙正义于狱。侍御史王义方将弹之，告其母曰：“奸臣当路，怀禄而旷官，不忠；老母在堂，犯难以危身，不孝。进退惶惑，不知所从。”母曰：“吾闻王陵母杀身以成子之义。汝若事君尽忠，立名千载，吾死不恨焉！”义方乃备法冠，横玉阶弹之。先叱义府令下，三叱乃出，然后跪宣弹文曰：“臣闻春鸢鸣于献岁，蟋蟀吟于始秋，物有微而应时，士有贱而言忠者。”乃庭劾义府曰：“臣闻诬下罔上，圣主之所宜诛；心狠貌恭，明时之所必罚。是以隐贼掩义，不容唐帝之朝；窃幸乘权，终齿汉皇之剑。中书侍郎李义府，因缘际会，遂阶通职。不尽忠竭节，对扬王休；策蹇励弩，祇奉皇眷。而乃冯附城社，蔽亏日月；托公行私，交游群小。贪冶容之美，原有罪之淳于；恐漏泄其谋，殒无辜之正义。挟山超海之力，望此犹轻；回天转地之威，方斯

更烈。此而可恕，孰不可容？方当金风届节，玉露启途，霜简与秋典共清，忠臣将鹰鹫并击。请除君侧，少答鸿私，碎首玉阶，庶明臣节。”高宗以义方毁辱大臣，言词不逊，贬莱州司户。秩满，于昌乐聚徒教授。母亡，遂不复仕进。总章二年卒。撰《笔海》十卷。门人何彦先、员半千制师服三年，丧毕而去。

李昭德：则天朝谀佞者必见擢用。有人于洛水中获白石，有数点赤，诣阙请进。诸宰臣诘之，其人曰：“此石赤心，所以进。”昭德叱之曰：“洛水中石岂尽反邪？”左右皆失笑。昭德建立东都罗城及尚书省洛水中桥，人不知其役而功成就。除数凶人，大狱遂罢。以正直庭诤，为皇甫文所构，与来俊臣同日弃市。国人欢憾相半，哀昭德而快俊臣也。

魏元忠以摧辱二张，反为所构，云结少年为耐久朋。则天大怒，下狱勘之。易之引张说为证。召大臣，令元忠与易之、说等定是非。说佯气逼不应。元忠惧，谓说曰：“张说与易之共罗织魏元忠耶？”说叱曰：“魏元忠为宰相，而有委巷小儿罗织之言，岂大臣所谓？”则天又令说言元忠不轨状，说曰：“臣不闻也。”易之遽曰：“张说与元忠同逆。”则天问其故，易之曰：“说往时谓元忠居伊、周之地。臣以伊尹放太甲，周公摄成王之位，此其状也。”说奏曰：“易之、昌宗大无知，所言伊、周，徒闻其语耳，讵知伊、周为臣之本末。元忠初加拜命，授紫绶，臣以郎官拜贺。元忠曰：‘无尺寸之功而居重任，不胜畏惧。’臣曰：‘公当伊、周之任，何愧三品。’然伊、周历代书为忠臣，陛下不遣臣学伊、周，使臣将何所学？”说又曰：“易之以臣宗室，故托为党。然附易之有台辅之望，附元忠有族灭之势。臣不敢面欺，亦惧元忠冤魂耳。”遂焚香为誓。元忠免死，流放岭南。

张易之、昌宗方贵宠用事，潜相者言其当王，险薄者多附

会之。长安末，右卫西街有榜云：“易之兄弟、长孙汲、裴安立等谋反。”宋璟时为御史中丞，奏请穷理其状。则天曰：“易之已有奏闻，不可加罪。”璟曰：“易之为飞书所逼，穷而自陈。且谋反大逆，法无容免，请勒就台勘当，以明国法。易之等久蒙驱使，分外承恩，臣言发祸从，即入鼎镬。然义激于心，虽死不恨。”则天不悦。内史杨再思遽宣敕命，令璟出。璟曰：“天颜咫尺，亲奉德音，不烦宰臣擅宣王命。”左拾遗李邕历阶而进曰：“宋璟所奏，事关社稷，望陛下可其所奏。”则天意若解，乃传命，令易之就台推问。斯须，特敕原之，仍遣易之、昌宗就璟辞谢。拒而不见，令使者谓之曰：“公事当公言之，私见即法有私也。”璟谓左右：“恨不先打竖子脑破，而令混乱国经，吾负此恨。”时朝列呼易之、昌宗为五郎、六郎，璟独以官呼之。天官侍郎郑杲谓璟曰：“中丞奈何唤五郎为卿？”璟曰：“郑杲何庸之甚！若以官秩，正当卿号；若以亲故，当为张五郎、六郎矣。足下非张氏家僮，号五郎、六郎何也？”杲大惭而退。

宋璟，则天朝以频论得失，内不能容，而惮其公正，乃敕璟往扬州推按。奏曰：“臣以不才，叨居宪府，按州县乃监察御史事耳。今非意差臣，不识其所由，请不奉制。”无何，复令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璟复奏曰：“御史中丞，非军国大事不当出使。且仲翔所犯，赃污耳。今高品有侍御史，卑品有监察御史，今敕臣，恐非陛下之意。当有危臣，请不奉制。”月余，优诏令副李峤使蜀。峤喜，召璟曰：“叨奉渥恩，与公同谢。”璟曰：“恩制示礼数，不以礼遣璟，璟不当行，谨不谢。”乃上言曰：“臣以宪司，位居独坐。今陇蜀无变，不测圣意令臣副峤，何也？恐乖朝廷故事，请不奉制。”易之等冀璟出使，当别以事诛之。既不果，伺璟家有婚礼，将刺杀之。有密以告者，璟乘车舍于

他所，乃免。易之寻伏诛。

薛怀义承宠遇，则天俾之改姓，云是驸马薛绍再从叔。或俗人号为薛师。猖狂恃势，多度膂力者为僧，潜图不轨。殿中侍御史周矩奏请按之。则天曰：“不可。”矩固请，则天曰：“卿去矣！朕即遣来。”矩至台，薛师亦至，踏阶下马，但坦腹于床。将按之，薛师跃马而去。遽以闻则天。则天曰：“此道人患风，不须苦问。所度僧，任卿穷按其事。”诸僧流远恶州。矩后竟为薛师之所构，下狱死。

则天朝，契丹寇河北，武懿宗将兵讨之，畏懦不进。比贼退散后，乃奏沧、瀛等州诖误者数百家。左拾遗王永礼廷折之曰：“素无良吏教习，城池又不完固，遇贼畏惧，苟从之以求生，岂其素有背叛之心耶？懿宗拥兵数万，闻贼辄退走，失城邑，罪当诛戮。今乃移祸草泽诖误之人以自解，岂为臣之道？请斩懿宗，以谢河北百姓！”懿宗惶惧，诸诖误者悉免。

中宗朝，郑普思承恩宠而潜图不轨。苏瓌奏请按之，以司直范献忠为判官。瓌奏收普思。普思妻得幸于韦庶人，持敕于御前对，中宗屡抑瓌而理普思，应对颇不中。献忠历阶而进曰：“臣请先斩苏瓌。”中宗问其故，对曰：“苏瓌，国之大臣，荷荣贵久矣，不能先斩逆贼而后闻。今使其眩惑天听，摇动刑柄，而普思反状昭露，陛下为其申理，此其反者不死。今圣躬万福，岂有天耶？臣请死，终不能事普思。”狱乃定。朝廷咸壮之。

中宗反正才月余，而武三思居中用事，皇后韦氏颇干朝政，如则天故事。桓彦範奏曰：“伏见陛下每临朝听政，皇后必施帷幔，坐于殿上，参闻政事。愚臣历选列辟，详求往代帝王有与妇人谋及政事者，无不破国亡家，倾朝继路。以阴干阳，

违天也；以妇凌夫，违人也。违天不祥，违人不义。《书》称：‘牝鸡之晨，唯家之索。’《易》曰：‘无攸遂，在中馈。’言妇人不得干政也。伏愿陛下览古人之言，以苍生为念，不宜令皇后往正殿干外朝；专在中宫，聿修阴教，则坤仪式叙，鼎命维新矣。”疏奏不纳。又有故僧惠範、山人郑普思、叶静能等，并挟左道，出入宫禁。彦範等切谏，并不从。后彦範等反及祸。

桓彦範等既匡复帝室，勋烈冠古，武三思害其公忠，将诬以不轨诛之。大理丞李朝隐请问明状。卿裴谭附会三思，异朝隐判，竟坐诛。谭迁刑部尚书，侍御史李祥弹之曰：“异李朝隐一判，破桓、敬等五家。附会三思，状验斯在，天下闻者，莫不寒心。刑部尚书，从此而得。”略无回避，朝廷壮之。祥解褐监亭尉，因校考为录事参军所挤排。祥趋入，谓刺史曰：“录事恃纠曹之权，祥当要居之地，为其妄褒贬耳。使祥秉笔，颇亦有词。”刺史曰：“公试论录事状。”遂援笔曰：“怯断大案，好勾小稽。隐自不清，疑他总浊。阶前两竞，斗困方休；狱里囚徒，非赦不出。”天下以为谈笑之最矣。

宗楚客与弟晋卿及纪处讷等恃权势，朝野岳牧除拜多出其门，百寮惕惧，莫敢言者。监察御史崔琬不平之，乃具法冠，陈其罪状，请收案问。中宗不许。明日，又进密状。乃降敕曰：“卿列霜简，忠在触邪，遂能不惧权豪，便有弹射。眷言称职，深领乃诚。然楚客等大臣，须存礼度。朕识卿姓名，知卿鲠直，但守至公，勿有回避。”自此朝廷相谓曰：“仁者必有勇，其崔公之谓欤？”累迁刑部郎中。琬兄璆，以孝友称，历刑部员外、扬州司马。丁母忧，昼夜哀号，水浆不入于口，不胜丧而卒。

陆大同为雍州司田，时安乐公主、韦温等侵百姓田业，大

同尽断还之。长吏惧势，谋出大同。会将有事南郊，时已十月，长吏乃举牒令大同巡县劝田畴，冀他判司摇动其按也。大同判云：“南郊有事，北陆已寒。丁不在田，人皆入室。此时劝课，切恐烦劳。”长吏益不悦，乃奏大同为河东令，寻复为雍州司仓。长吏新兴王晋附会太平公主，故多阿党。大同终不从。因谓大同曰：“雍州判佐不是公官，公何为不别求好官？”大同曰：“某无身材，但守公直，素无廊庙之望，唯以雍州判佐为好官。”晋不能屈。大同阖门雍睦，四从同居。法言即大同伯祖也。

李令质为万年令，有富人同行盗，系而按之。驸马韦擢策马入县救盗者，令质不从。擢乃潜之于中宗。中宗怒，临轩召见，举朝为之恐惧。令质奏曰：“臣必以韦擢与盗非亲非故，故当以货求耳。臣岂不惧擢之势，但申陛下法，死无所恨。”中宗怒解，乃释之。朝列贺之，曰：“设以获谴，流于岭南，亦为幸也。”

大唐新语卷三

公直第五

唐方庆，武德中为察非掾，太宗深器重之，引与议建成事。方庆辞曰：“臣母老，请归养。”太宗不之逼。贞观中，以为藁城令。孙袭秀，神龙初为监察御史。时武三思诬桓、敬等反，又称袭秀与敬等有谋。至是为侍御史冉祖雍所按，辞理竟不屈。或报祖雍云：“适有南使至，云桓、敬已死。”袭秀闻之，泫然流涕。祖雍曰：“桓彦範负国刑宪，今已死矣。祖雍按足下事，意未测。闻其死乃对雍流涕，何也？”袭秀曰：“桓彦範自负刑宪，然与袭秀有旧，闻其死，岂不伤耶！”祖雍曰：“足下下狱，闻诸弟俱纵酒而无忧色，何也？”袭秀曰：“袭秀何负于国家，但于桓彦範有旧耳。公若尽杀诸弟，不知矣；如独杀袭秀，恐明公不得高枕而卧。”祖雍色动，握其手曰：“请无虑，当活公。”乃善为之辞，得不坐。

陆德明受学于周弘正，善言玄理，王世充僭号，署为散骑侍郎。王令子师之，将行束脩之礼。德明服巴豆散，卧东壁下。充之子入跪床下，德明佯给之痢，竟不与语，遂移病成瘵。及入朝，太宗引为文馆学士，使阎立本写真形，褚亮为之赞曰：“经术为贵，玄风可师。励学非远，通儒在兹。”终于国子博士。

李密既降，徐勣尚守黎阳仓，谓长史郭恪曰：“魏公既归于唐，我士众土地，皆魏公之有也。吾若上表献之，即是自邀富

贵，吾所耻也。今宜具录以启魏公，听公自献，则魏公之功也。”及使至，高祖闻其表，甚怪之。使者具以闻，高祖大悦曰：“徐勣盛德推功，真忠臣也。”即授黎州总管，赐姓李氏。

贞观中，太宗谓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注，记何事？大抵人君得观之否？”遂良对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书人君言事。且记善恶，以为检戒，庶乎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君举必记。”刘洎进曰：“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

太宗谓侍臣曰：“朕戏作艳诗。”虞世南便谏曰：“圣作虽工，体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随之。此文一行，恐致风靡。而今而后，请不奉诏。”太宗曰：“卿恳诚若此，朕用嘉之。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理！”乃赐绢五十匹。先是，梁简文帝为太子，好作艳诗，境内化之，浸以成俗，谓之宫体。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台集》，以大其体。永兴之谏，颇因故事。

窦静为司农卿，赵元楷为少卿，静颇方直，甚不悦元楷之为。官属大会，谓元楷曰：“如隋炀帝意在奢侈，竭四海以奉一人者，司农须公矣。方今圣上躬履节俭，屈一人以安兆庶，司农何用于公哉！”元楷赧然而退。初，太宗既平突厥，徙其部众于河南，静上疏极谏，以为不便。又请太宗置屯田，以省馈饷。皆有弘益。

文德皇后崩，未除丧，许敬宗以言笑获谴。及太宗梓宫在前殿，又垂臂过，侍御史阎玄正弹之曰：“敬宗往居先后丧，已坐言笑黜；今对大行梓宫，又垂臂无礼。”敬宗惧获罪，高宗寝其奏。事虽不行，时人重其刚正。

刘仁轨为左仆射，暮年颇以言词取悦诉者。户部员外魏克己断案，多为仁轨所异同。克己执之曰：“异方之乐，不入人心；秋蝉之声，徒聒人耳。”仁轨怒焉，骂之曰：“痴汉！”克己俄迁吏部侍郎。

则天朝，豆卢钦望为丞相，请辍京官九品已上两月日俸以贍军，转帖百司令拜表。群臣俱赴拜表，而不知事由。拾遗王求礼谓钦望曰：“群官见帖即赴，竟不知拜何所由。既以辍俸供军，而明公禄厚俸优，辍之可也；卑官贫迫，奈何不使其知而欺夺之，岂国之柄耶？”钦望形色而拒之。表既奏，求礼历阶进曰：“陛下富有四海，足以储军国之用，何籍贫官九品之俸！而钦望欺夺之，臣窃不取。”纳言姚琇前进曰：“秦汉皆有税算以贍军，求礼不识大体，妄有争议。”求礼曰：“秦皇、汉武税天下，使空虚以事边，奈何使圣朝仿习之？姚琇言臣不识大体，不知琇言是大体耶？”遂寝。

魏元忠男昇娶荥阳郑远女，昇与节愍太子谋诛武三思、废韦庶人，不克，为乱兵所害，元忠坐系狱。远以此乃就元忠求离书。今日得离书，明日改醮。殿中侍御史麻察不平之，草状弹曰：“郑远纳钱五百万，将女易官。先朝以元忠旧臣，操履坚正，岂独尚兹贤行，实欲荣其姻戚，遂起复授远河内县令，远子良解褐洛州参军。既连婚国相，父子崇赫，迨元忠下狱，遂诱和离，今日得书，明日改醮。且元忠官历三朝，荣跻十等，虽金精屡铄，而玉色常温。远胄虽参华，身实凡品。若言齐郑非偶，不合结缡；既冰玉交欢，理资同穴。而下山之夫未远，御轮之婿已周，无闻寄死托孤，见危授命。斯所谓滓秽流品，点辱衣冠，而乃延首颡颜，重尘清鉴。九流选叙，须有淄、澠；四裔遐陬，宜从摈斥。虽渥恩周洽，刑罚免加；而名教所先，理资惩

革。请裁以宪纲，禁锢终身。”远以此废弃。朝野咸赏察之公直。

来俊臣弃故妻，奏娶太原王庆诜女。侯思止亦奏娶赵郡李自挹女。敕正事商量，内史李昭德抚掌谓诸宰曰：“大可笑！大可笑！”诸宰问故，昭德曰：“往年来俊臣贼劫王庆诜女，已太辱国；今日此奴又请索李自挹女，乃复辱国耶？”遂寝。思止竟为昭德所绳，榜杀之。

长安末，诸酷吏并诛死，则天悔于枉滥，谓侍臣曰：“近者朝臣多被周兴、来俊臣推勘，递相牵引，咸自承伏。国家有法，朕岂能违。中间疑有滥者，更使近臣就狱推问，得报皆自承引，朕不以为疑，即可其奏。自周兴、俊臣死，更不闻有反逆者。然已前就戮者，岂不有冤滥耶？”夏官侍郎姚崇对曰：“自垂拱已后，被告身死破家者，皆枉酷自诬而死，告事者特以为功。天下号为罗织，甚于汉之党锢。陛下令近臣就狱推问者，近臣亦不自保，何敢辄有动摇？赖上天降灵，圣情发寤，诛灭凶竖，朝庭宴安。今日已后，微躯及一门百口，保见在内外官吏无反逆者。”则天大悦曰：“已前宰相皆顺成其事，陷朕为淫刑之主。闻卿所说，甚合朕心。”乃赐银一千两。

景龙中，中宗尝游兴庆池，侍宴者递起歌舞，并唱《回波词》，方便以求官爵。给事中李景伯亦起舞，歌曰：“回波尔持酒卮，微臣职在箴规。侍宴既过三爵，喧哗窃恐非仪。”于是宴罢。

安乐公主恃宠，奏请昆明池以为汤沐。中宗曰：“自前代已来不以与人。不可。”安乐于是大役人夫，掘其侧为池，名曰定昆池。池成，中宗、韦庶人皆往宴焉，令公卿已下咸赋诗。黄门侍郎李日知诗曰：“但愿暂思居者逸，无使时传作者劳。”

后睿宗登位,谓日知曰:“朕当时亦不敢言。非卿忠正,何能如此?”俄拜侍中。

景龙末,朝纲失叙,风教既替,公卿大臣初拜命者,例许献食,号为“烧尾”。时苏瓌拜仆射,独不献食。后因侍讌,宗晋卿谓瓌曰:“拜仆射竟不烧尾,岂不熹乎?”中宗默然。瓌奏曰:“臣闻宰相主调阴阳,代天理物。今粒食涌贵,百姓不足,臣见宿卫兵至有三日不得食者。臣愚不称职,所以不敢烧尾耳。”晋卿无以对。

中宗暴崩,秘不发丧。韦庶人亲总庶政,召宰相韦巨源等一十一人入禁中会议。遗诏令韦庶人辅少主知政事,授相王太尉,参谋辅政。宗楚客谓韦温曰:“今皇太后临朝,宜停相王辅政。且太后于诸王居嫂叔之地,难为仪注,是诏理全不可。”苏瓌独正色拒之,谓楚客等曰:“遗诏是先帝意,安可更改!”楚客、温等大怒,遂削相王辅政语,乃宣行之。

玄宗令宋璟制诸王及公主邑号,续遣中使宣诏令,更作一佳号。璟奏曰:“七子均养,鸣鸠之德。至锡名号,不宜有殊。今奉此旨,恐母宠子异,非正家国之训,王化之所宜,不敢奉诏。”玄宗从之。

苏瓌:开元七年五月己丑朔,日有蚀之。玄宗素服候变,撤乐减膳,省囚徒,多所原放,水旱州皆定赈恤,不急之务,一切停罢。瓌与宋璟谏曰:“陛下频降德音,勤恤人隐,令徒已下刑尽责保放。惟流死等色,则情不可宽,此古人所以慎赦也。恐言事者,直以月蚀修刑,日蚀修德,或云分野应灾祥,冀合上旨。臣以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女谒不行,谗夫渐远,此所谓修德。囹圄不扰,甲兵不黩,理官不以深苛,军将不以轻进,此所谓修刑也。若陛下常以此留念,纵日月盈亏,将因此而致

福,又何患乎!且君子耻言浮于行,故曰:‘予欲无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要以至诚动天,不在制书频下。”玄宗深纳之。

安定公主初降王同皎,后降韦擢,又降崔铕。铕先卒。及公主薨,同皎子繇为驸马,奏请与其父合葬。敕旨许之。给事中夏侯铈驳曰:“公主初昔降婚,梧桐半死;逮乎再醮,琴瑟两亡。则生存之时,已与前夫义绝;殂谢之日,合从后夫礼葬。今若依繇所请,却祔旧姻。但恐魂而有知,王同皎不纳于幽壤;死而可作,崔铕必诉于玄天。国有典章,事难逾越。铈谬膺驳正,敢废司存?请傍移礼官,以求指定。”朝廷咸壮之。

玄宗将封禅泰山,张说自定升山之官,多引两省工录及己之亲戚。中书舍人张九龄言于说曰:“官爵者,天下之公器,德望为先,劳旧为次。若颠倒衣裳,则讥议起矣。今登封需泽,十载一遇,清流高品不沐殊恩,胥吏末班先加章绂,但恐制出之后,四方失望。今进草之际,事犹可改。”说曰:“事已决矣。悠悠之谈,何足虑也!”果为于文融所劾。

李辅国扈从肃宗,栖止帷幄,宣传诏命,自灵武列行军司马,中外枢要,一以委之。及克京城后,于银台门决事,凡追捕,先行后闻,权倾朝野,道路侧目。又求宰相,肃宗谓之曰:“卿勋业则可,公卿大臣不欲,如之何?”又讽裴冕等速表荐己。肃宗患之,乃谓萧华曰:“辅国求为宰相,若公卿表来,不得不与。卿与裴冕早为之所。”华出问冕,冕曰:“初无此事,臂可截也,而表不为也。”覆命奏之,上大悦。

清 廉 第 六

李袭誉:江淮俗尚商贾,不事农业。及誉为扬州,引雷陂

水,又筑句城塘,以灌溉田八百余顷。袭誉性严整,在职庄肃,素好读书,手不释卷。居家以俭约自处,所得俸禄,散给宗亲,余资写书数万卷。每谓子孙曰:“吾不好货财,以至贫乏。京城有赐田一十顷,耕之可以充食;河南有桑千树,事之可以充衣;所写得书,可以求官。吾歿之后,尔曹勤此三事,可以无求于人矣。”时论尤善之。

郑善果父诚周为大将军,讨尉迟迥遇害。善果性至孝笃慎,大业中为鲁郡太守。母崔氏甚贤明,晓正道。尝于阁中听善果决断,闻剖析合理,悦;若处事不允,则不与之言。善果伏床前,终日不敢食。母曰:“吾非怒汝,乃愧汝家耶!汝先君清恪,以身殉国,吾亦望汝及此。汝自童子承袭茅土,今致方伯,岂汝自能致之耶?安可不思此事?吾寡妇也,有慈无威,使汝不知教训,以负清忠之业。吾死之日,亦何面目见汝先君乎?”善果由是励己清廉,所莅咸有政绩。炀帝以其俭素,考为天下第一,赏物千段,黄金百两。入朝,拜左庶子,数进忠言,多所匡谏。迁工部尚书,正身奉法,甚著劳绩。

冯立有武艺,略涉书记,事隐太子。太子诛,左右悉逃散。立叹曰:“岂有生受其恩,而逃其难!”乃率兵犯玄武门,杀将军敬君弘,谓其徒曰:“微以报太子矣。”遂解兵而遁。俄来请罪,太宗数之曰:“汝间构阻我骨肉,复出兵来战,杀我将士。汝罪大也,何以逃死?”对曰:“屈身事王,期于效命。当战之日,无所顾惮。”因歔歔,悲不自胜。太宗宥之。立谓其所亲曰:“逢莫大之恩,终当以死奉答。”俄而突厥至便桥,立率数百人力战,杀获甚众。太宗深嘉叹之。出牧南海,前后牧守率多贪冒,蛮夷患之,数为叛逆。立不营生业,衣食取给而已。尝至贪泉,叹曰:“此吴隐之所酌泉也。饮一杯何足道哉!吾当汲

而为食。”毕饮而去。

裴炎有雅望于朝廷，高宗临崩，与舅王德真俱受遗诏辅少主。则天既临朝，废中宗为庐陵王，将行革命之事。徐敬业举兵于扬州，时炎为内史，示闲暇不急讨。则天潜察之，下炎诏狱。凤阁侍郎胡元範、刘齐贤等庭争，以炎忠鯁无反状。则天曰：“炎反有端，顾卿不知耳。”範、贤曰：“若裴炎反，臣等亦反。”则天曰：“朕知裴炎反，知卿不反。”炎既诛，範、贤亦被废黜。炎将刑，顾谓兄弟曰：“可怜官职并自得之，炎无分毫遗，今坐炎流窜矣。”炎虽官达而甚清贫，收其家，略无积聚，时人伤焉。

杨峤为祭酒，谓人曰：“吾虽三品，非不荣贵，意常不逾畴昔一尉也。”时议重之。峤祖父休之，事北齐，执政将封为王以宠之，休之固辞而谓人曰：“我非奴非獠，何事封王耶！”

李日知为侍中，频乞骸骨，诏许之。初，日知将欲陈请，不与妻谋。及还饰装，将出居别业，妻惊曰：“家室屡空，子弟名宦未立，何为辞职也？”日知曰：“书生至此已过分。人情无厌，若恣其心，是无止足也。”

李怀远久居荣位，而好尚清简，宅舍屋宇无所增改。尝乘款段，豆卢欽望谓之曰：“公荣贵如此，何不买骏乘之？”答曰：“此马幸免惊蹶，无假别求。”闻者叹伏。

冯履谦，七岁读书数万言，九岁能属文。自管城尉丁艰，补河北尉。有部人张怀道任河阳尉，与谦畴旧，饷一镜焉。谦集县吏遍示之，咸曰：“维扬之美者，甚嘉也。”谦谓县吏曰：“此张公所致也，吾与之有旧。虽亲故不坐，著之章程，吾效官，但以俸禄自守，岂私受遗哉！”昌言曰：“清水见底，明镜照心，余之效官，必同于此。”覆书于使者，乃归之。闻者莫不钦尚。官

至驾部郎中。

卢怀慎，其先范阳人，祖父恚为灵昌令，因家焉。怀慎少清俭廉约，不营家业。累居右职。及秉钧衡，器用服饰无金玉文绣之丽，所得俸禄，皆随时分散，而家无余蓄，妻子不免匮乏。及薨，赠荆州大都督，谥曰文成。玄宗幸东都，下诏曰：“故检校黄门监卢怀慎，衣冠重器，廊庙周材。诃谟当三杰之一，学行总四科之二，等平津之辅汉，同季文之相鲁。节邻于古，俭实可师。虽清白莹然，赢金非宝；然妻孥贫窶，儋石屡空。言念平昔，弥深軫悼。宜恤凌统之孤，用旌晏婴之德。宜赐物一百段，米粟二百石。”明年，车驾还京师，望见怀慎别业，方营大祥斋，悯其贫乏，即赐绢五百匹。制苏頌为之碑，仍御书焉。子奂，历任以清白闻，为陕郡太守。开元二十四年，玄宗还京师，次陕城顿，赏其政能，题赞于其厅事曰：“专城之重，分陕之雄。人多惠爱，性实谦冲。亦既利物，存乎匪躬。为国之宝，不坠家风。”天宝初，为晋陵太守。岭南利兼山海，前后牧守脏污者多。乃以奂为岭南太守，贪吏敛迹，人庶爱之。

大唐新语卷四

持法第七

戴胄有干局，明法令，仕隋门下省录事。太宗以为秦府掾，常谓侍臣曰：“大理之职，人命所悬，当须妙选正人。用心存法，无过如戴胄者。”乃以为大理少卿。杜如晦临终，委胄以选举。及在铨衡，抑文雅而奖法吏，不适轮辕之用，时议非之。太宗尝言：“戴胄于朕无骨肉之亲，但其忠直励行，情深体国，所延官爵以酬劳耳。”其见重如此。

唐临为大理卿，初莅职，断一死囚。先时坐死者十余人，皆他官所断。会太宗幸寺，亲录囚徒。他官所断死囚，称冤不已；临所断者，默而无言。太宗怪之，问其故。囚对曰：“唐卿断臣，必无枉滥，所以绝意。”太宗叹息久之，曰：“为狱固当若是。”囚遂见原。即日，拜御史大夫，太宗亲为之考词曰：“形若死灰，心如铁石。”初，临为殿中侍御史，正班大夫韦挺责以朝列不肃，临曰：“此将为小事，不以介意，请俟后命。”翌日，挺离班与江夏王道宗语，趋进曰：“王乱班。”将弹之。道宗曰：“共公卿大夫语。”临曰：“大夫亦乱班。”挺失色而退。同列莫不悚动。

太宗问大理卿刘德威曰：“近来刑网稍密，何也？”对曰：“诚在君上，不由臣下。主好宽则宽，好急则急。律文：失入减三等，失出减五等。今则反是，失入无辜，失出则获戾。所以

吏各自爱，竞执深文，畏罪之所致也。”太宗深纳其言。

张玄素为侍御史，弹乐蟠令叱奴鹭盗官粮。太宗大怒，特令处斩。中书舍人张文瓘执据律不当死。太宗曰：“仓粮事重，不斩恐犯者众。”魏徵进曰：“陛下设法，与天下共之。今若改张，人将法外畏罪。且复有重于此者，何以加之？”鹭遂免死。

李勣征高黎，将引其子婿杜怀恭行，以求勋效。怀恭性滑稽，勣甚重之。怀恭初辞以贫，勣贍给之。又辞以无奴马，又给之。既而辞穷，乃亡匿岐阳山中，谓人曰：“乃公将我作法则耳。”固不行。勣闻，泫然流涕曰：“杜郎放而不拘，或有此事。”遂不之逼。时议曰：“英公持法者，杜之怀虑深矣。”

明崇俨为正谏大夫，以奇术承恩。夜遇刺客，敕三司推鞠，其妄承引连坐者众。高宗怒，促法司行刑。刑部郎中赵仁恭奏曰：“此辈必死之囚，愿假数日之命。”高宗曰：“卿以为枉也？”仁恭曰：“臣识虑浅短，非的以为枉，恐万一非实，则怨气生焉。”缓之旬余，果获贼。高宗善之，迁刑部侍郎。

权善才，高宗朝为将军。中郎将范怀义宿卫昭陵，有飞骑犯法，善才绳之。飞骑因番请见，先涕泣不自胜，言善才等伐陵柏，大不敬。高宗悲泣不自胜，命杀之。大理丞狄仁杰断善才罪止免官。高宗大怒，命促刑。仁杰曰：“法是陛下法，臣仅守之。奈何以数株小柏而杀大臣？请不奉诏。”高宗涕泣曰：“善才斫我父陵上柏，我为子不孝，以至是。知卿好法官，善才等终须死。”仁杰固谏，侍中张文瓘以笏挥令出。仁杰乃引张释之高庙、辛毗牵裾之例，曰：“臣闻逆龙鳞，忤人主，自古以为难，臣以为不难。居桀、纣时则难，尧、舜时则不难。臣今幸逢尧、舜，不惧比干之诛。陛下不纳臣言，臣瞑目之后，羞见释之、辛毗于地

下。”高宗曰：“善才情不可容，法虽不死，朕之恨深矣，须法外杀之。”仁杰曰：“陛下作法，悬诸象魏，徒流及死，具有等差。岂有罪非极刑，特令赐死？法既无恒，万方何所措其手足？陛下必欲变法，请今日为始。”高宗意乃解，曰：“卿能守法，朕有法官。”命编入史。又曰：“仁杰为善才正朕，岂不能为朕正天下耶？”授侍御史。后因谏事，高宗笑曰：“卿得权善才便也。”时左司郎中王本立恃宠用事，朝廷惧之。仁杰按之，请付法，高宗特原之。仁杰奏曰：“虽国之英秀，岂少本立之类？陛下何惜罪人，而亏王法？必不欲推问，请曲赦之，弃臣于无人之境，以为忠贞将来之戒。”高宗乃许之。由是朝廷肃然。

李日知为司刑丞，尝免一死囚，少卿胡元礼异判杀之，与日知往复至于再三。元礼怒，遣府吏谓曰：“元礼不离刑曹，此囚无活法。”日知报曰：“日知不离刑曹，此囚无死法。”竟以两闻，日知果直。

则天朝，奴婢多通外人，辄罗告其主，以求官赏。润州刺史窦孝谏妻庞氏，为其奴所告夜醮，敕御史薛季旭推之。季旭言其咒诅，草状以闻，先于玉阶涕泣不自胜，曰：“庞氏事状，臣子所不忍言。”则天纳之，迁季旭给事中。庞弃市，将就刑，庞男希城诉冤于侍御史徐有功。有功览状曰：“正当枉状。”停决以闻。三司对按，季旭益周密其状。秋官及司刑两曹既宣覆而自惧，众迫有功。有功不获申，遂处绞死。则天召见，迎谓之曰：“卿比按，失出何多也？”有功曰：“失出，臣下之小过；好生，圣人之大德。愿陛下弘大德，天下幸甚！”则天默然久之，曰：“去矣！”敕减死，放于岭南。月余，复授侍御史。有功俯伏流涕，固不奉制。则天固授之，有功曰：“臣闻鹿走于山林，而命悬于厨者何？势使然也。陛下以法官用臣，臣以从宽行法，

必坐而死矣。”则天既深器重，竟授之，迁司刑少卿。时周兴、来俊臣等罗告天下衣冠，遇族者数千百家。有功居司刑，平反者不可胜纪，时人方之于定国。中宗朝，追赠越州都督，优赐其家，并授一品官。开元初，窦希瑊外戚荣贵，奏请回己之官，以酬其子。

太宗时，刑部奏贼盗律反逆缘坐，兄弟没官为轻，请改从死。给事中崔仁师驳之曰：“自羲、农以降，或设狱而人不犯，或画象而下知禁。三代之盛，泣辜解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咸臻至理，俱为称首。及其叔世，乱狱滋繁，周之季年，不胜其弊。刑书原于子产，峭涧起于安于，秦严其法，以至于灭。”又曰：“且父子天属，昆弟同气。诛其父子，或累其心，如此不顾，何爱兄弟？”文多不尽载，朝廷从之。

则天朝，恒州鹿泉寺僧净满有高行。众僧嫉之，乃密画女人居高楼，净满引弓射之状，藏于经笥，令其弟子诣阙告之。则天大怒，命御史裴怀古推按，便行诛决。怀古穷其根本，释净满而坐告者，以闻。则天惊怒，色动声战，责怀古宽纵。怀古执之不屈。李昭德进曰：“怀古推事疏略，请令重推。”怀古厉而言曰：“陛下法无亲疏，当与天下执一。奈何使臣诛无辜之人，以希圣旨？向使净满有不臣之状，臣复何颜能宽之乎？臣守平典，庶无冤滥，虽死不恨也。”则天意解，乃释怀古。后副阎知微和亲于突厥，突厥立知微为南面可汗而入寇赵、定，怀古因得逃归。素羸弱不堪奔驰，乃恳诚告天，愿投死南土。倦而寝，梦一僧状如净满者引之，曰：“可从此路出。”觉而从之，果获全。时人以为忠恕之报。

魏元忠、张说为二张所构，流放岭南。夏官侍郎崔贞慎、将军独孤祗之、郎中皇甫伯琼等八人并追送于郊外。易之乃

假作告事人柴明状，称贞慎等与元忠谋反。则天命马怀素按之，曰：“此事并实，可略问，速以闻。”斯须，中使催迫者数焉，曰：“反状皎然，何费功夫，遂至许时？”怀素奏请柴明对问。则天曰：“我亦不知柴明处，但据此状，何须柴明！”怀素执贞慎等无反状。则天怒曰：“尔宽纵反者耶？”怀素曰：“魏元忠以国相流放，贞慎等以亲故相送，诚则可责；若以为谋反，臣岂诬罔神明？只如彭越以反伏诛，栾布奏事尸下，汉朝不坐。况元忠罪非彭越，陛下岂加追送者罪耶？陛下当生杀之柄，欲加之罪，取决圣衷足矣。今付臣推勘，臣但守法耳。”则天曰：“尔欲总不与罪耶？”怀素曰：“臣识见庸浅，不见贞慎等罪。”则天意解，曰：“卿守我法。”乃赦之。时朱敬则知政事，对朝堂执怀素手曰：“马子，马子，可爱，可爱！”时人深赏之。

则天朝，或罗告驸马崔宣谋反者，敕御史张行岌按之。告者先诱藏宣家妾，而云：“妾将发其谋，宣杀之，投尸于洛水。”行岌按无状。则天怒，令重按。行岌奏如初。则天曰：“崔宣反状分明，汝宽纵之。我令俊臣勘当，汝无自悔。”行岌曰：“臣推事不弱俊臣，陛下委臣，必须状实。若顺旨妄族人，岂法官所守，臣必以为陛下试臣矣。”则天厉色曰：“崔宣若实杀妾，反状自然明矣。不获妾，如何自雪？更不得实，我即令俊臣推勘，汝自无悔也。”行岌惧，逼宣家访妾。宣再从弟思竞，乃于中桥南北，多致钱帛，募匿妾者。数日略无所闻。而其家每窃议事，则告者辄知之。思竞揣家中有同谋者，乃佯谓宣妻曰：“须绢三百匹，雇刺客杀此告者。”而侵晨微服俟于台侧。宣家有馆客姓舒，婺州人，言行无缺，为宣家所信，委之如子弟。须臾，见其人至台侧门入，以通于告者。遽密称云：“崔家雇人刺我，请以闻。”台中惊扰。思竞素重馆客，馆客不之疑，密随之

行。到天津桥，料其无由至台，乃骂之曰：“无赖险獠！崔宣破家，必引汝同谋，汝何路自雪？汝幸能出崔家妾，我遗汝五百缣，归乡足成百年之业；不然，杀汝必矣。”其人悔谢，乃引思竟于告者之党，搜获其妾，宣乃得免。

朱履霜好学，明法理。则天朝，长安市屡非时杀人，履霜因入市，闻其称冤声，乘醉入兵围中，大为刑官所责。履霜曰：“刑人于市，与众共之。履霜亦明法者，不知其所犯，请详其按。此据令式也，何见责之甚？”刑官唯诺，以按示之。时履霜详其案，遂拔其二。斯须，监刑御史至，诘责履霜。履霜容止自若，剖析分明，御史意少解。履霜曰：“准令，当刑能申理者，加阶而编入史，乃侍御史之美也。”御史以闻，两囚竟免。由是名动京师。他日当刑之家，或可分议者，必求履霜详案。履霜惧不行。死家诉于主司，往往召履霜详究，多所全济。补山阴尉，巡察使必委以推案。故人或遗以数两黄连，固辞不受，曰：“不辞受此归，恐母妻诘问从何而得，不知所以对也。”后为姑蔑令，威化行于浙西。著《宪问》五卷，撮刑狱之机要。

僧惠範恃权势逼夺生人妻，州县不能理。其夫诣台诉冤，中丞薛登、侍御史慕容珣将奏之。台中惧其不捷，请寝其议。登曰：“宪司理冤滞，何所回避！朝弹暮黜，亦可矣。”登坐此出为岐州刺史。时议曰：“仁者必有勇，其薛公之谓欤！”

李承嘉为御史大夫，谓诸御史曰：“公等奏事，须报承嘉知；不然，无妄闻也。”诸御史悉不禀之。承嘉厉而复言，监察萧至忠徐进曰：“御史，人君耳目，俱握雄权，岂有奏事先咨大夫？台无此例。设弹中丞，大夫岂得奉咨耶？”承嘉无以对。

延和中，沂州人有反者，诖误坐者四百余人，将隶于司农，未即路，系州狱。大理评事敬昭道援赦文刊而免之。时宰相

切责大理：奈何免反者家口。大理卿及正等失色，引昭道以见执政，执政怒而责之。昭道曰：“赦云：‘见禁囚徒。’沂州反者家口并系在州狱，此即见禁也。”反覆诘对，至于五六，执政无以夺之，诬误者悉免。昭道迁监察御史。先是夔州征人舒万福等十人次于巴阳滩，溺死。昭道因使巴渝，至万春驿，方睡，见此十人祈哀。才寐觉，至于再三，乃召驿吏问之，驿人对如梦。昭道即募善游者出其尸，具酒殽以酹之，观者莫不歔歔。乃移牒近县，备樵楛归之故乡。征人闻者，无不感激。

睿宗朝，雍令刘少徵凭恃岑义亲姻，颇黷于货。殿中侍御史辛替否按之，义嘱替否以宽其罪。替否谓同列曰：“少徵恃势贪暴。吾忝宪司，奈何惧势宽纵罪人，以侮王法！”少徵竟处死。

政能第八

开元中，申王执奏：“辰府录事阎楚珪，望授辰府参军。”玄宗许之。姚崇奏曰：“臣昔年奉旨，王公駉马所有奏请，非降墨敕，不可商量。其楚珪官，请停。”诏从之。

肃宗初克复，重将帅之臣，而武人怙宠，不遵法度。将军王去荣打杀本县令，据法处死。肃宗将宥之，下百寮议。韦陟议曰：“昔汉高约法，杀人者死。今陛下出令，杀人者生。伏恐不可为万代之法。”陟尝任吏部侍郎，有一致仕官叙五品，陟判之曰：“青毡展庆，曾不立班；朱绂承荣，无宜卧拜。”时人推其强直政能。

武德中，以景命惟新，宗室犹少，至三从弟侄皆封为王。及太宗即位，问群臣曰：“遍封宗子，于天下便乎？”封德彝对曰：“不便。历观往古，封王者当今最多。两汉以降，唯封帝子

及兄弟。若宗室疏远者，非有大功如周之郇、滕，汉之贾、泽，并不得滥居名器，所以别亲疏也。”太宗曰：“朕为百姓理天下，不欲劳百姓以养己之亲也。”于是疏属悉降爵为公。

狄仁杰因使岐州，遇背军士卒数百人，夜纵剽掠，昼潜山谷，州县擒捕系狱者数十人。仁杰曰：“此途穷者，不辑之，当为患。”乃明榜要路，许以陈首。仍出系狱者，廩而给遣之。高宗喜曰：“仁杰识国家大体。”乃颁示天下，宥其同类，潜窜毕首矣。

薛大鼎为沧州刺史。界内先有棣河，隋末填塞，大鼎奏闻开之，引鱼盐于海。百姓歌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至沧海鱼盐至。昔日徒行今骋驷，美哉薛公德滂被。”大鼎又决长卢及漳、衡等三河，分泄夏潦，境内无复水害。

高宗朝，司农寺欲以冬藏余菜出卖与百姓，以墨敕示仆射苏良嗣。良嗣判之曰：“昔公仪相鲁，犹拔去园葵；况临御万乘，而卖鬻蔬菜。”事遂不行。

员半千本名馀庆，与何彦先师事王义方。义方甚重之，尝谓曰：“五百年一贤，足下当之矣。”改名半千。义方卒，半千、彦先皆制师服。上元初，应六科举，授武陟尉。时属旱歉，劝县令开仓赈恤贫馁，县令不从。俄县令上府，半千悉发仓粟，以给百姓。刺史郑齐宗大怒，因而按之，将以上闻。时黄门侍郎薛元超为河北存抚使，谓齐宗曰：“公百姓不能救之，而使惠归一尉，岂不愧也！”遽令释之。又应岳牧举，高宗御武成殿，召诸举人，亲问曰：“兵书所云天阵、地阵、人阵，各何谓也？”半千越次对曰：“臣观载籍多矣。或谓：‘天阵，星宿孤虚也；地阵，山川向背也；人阵，偏伍弥缝也。’以臣愚见则不然。夫师出以义，有若时雨，则天利，此天阵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战，

得地之利，此地阵也。卒乘轻利，将帅和睦，此人阵也。若用兵者，使三者去，其何以战？”高宗深嗟赏，对策上第，擢拜左卫渭上参军，仍充宣慰吐蕃使。引辞，则天曰：“久闻卿，谓是古人，不意乃在朝列。境外小事，不足烦卿，且留待制也。”前后赐绢千余匹。累迁正谏大夫，封平凉郡公。开元初，卒。

郑惟忠名行忠信，天下推重。自山阴尉应制，则天临轩，问何者为忠。诸应制者对，率不称旨。惟忠曰：“臣闻外扬君之美，内匡君之恶。”则天幸长安，惟忠待制引见，则天曰：“朕识卿：前于东都，言忠臣外扬君之美，内匡君之恶。至今不忘。”中宗朝，拜黄门侍郎。时议禁岭南首领家蓄兵器，惟忠议曰：“夫为政不可骤革其习俗。且《蜀都赋》云：‘家有鹤膝，户有犀渠。’如或禁之，岂无惊挠耶？”事遂不行。

司农卿姜师度明于川途，善于沟洫。尝于蓟北约魏帝旧渠，傍海新创，号曰平虏渠，以避海难，馈运利焉。时太史令傅孝忠明于玄象。京师为之语曰：“傅孝忠两眼窥天，姜师度一心看地。”言其思穿凿之利也。

则天将不利王室，越王贞于汝南举兵，不克，士庶坐死者六百余人，没官人五千余口，司刑使相次而至，逼促行刑。时狄仁杰检校刺史，哀其诬误，止司刑使，停斩决，飞奏表曰：“臣欲闻奏，似为逆人论理；知而不言，恐乖陛下存恤之意。奏成复毁，意不能定。此辈非其本心，愿矜其诬误。”表奏，特敕配流丰州。诸囚次于宁州，宁州耆老郊迎之，曰：“我狄使君活汝耶？”相携哭于碑侧，斋三日而后行。诸囚至丰州，复立碑纪德。初，张光辅以宰相讨越王，既平之后，将士恃威，征敛无度，仁杰率皆不应。光辅怒曰：“州将轻元帅耶！何征发之不赴？仁杰，汝南勃乱，一越王耶？”仁杰曰：“今一越王已死，而

万越王生。”光辅质之。仁杰曰：“明公亲董戎旃二十余万，所在劫夺，远迹流离，创巨之余，肝脑涂地。此非一越王死而万越王生耶？且胁从之徒，势不自固，所以先著纲理之也。自天兵暂临，其弃城归顺者不可胜计，绳坠四面成蹊。奈何纵求功之人，杀投降之士？但恐冤声腾沸，上彻于天，将请尚方断马剑斩足下，当北面请命，死犹生也。”遂为光辅所谮，左授复州刺史。寻征还魏州刺史。威惠大行，百姓为立生祠。迁内史。及薨，朝野凄恻。则天赠文昌左相，中宗朝赠司空，睿宗朝追封梁国公。哀荣备于三朝，代莫与为比。

韦景骏为肥乡令，县界漳水，连年泛滥。景骏审其地势，增筑堤防，遂无水患，至今赖焉。时河北大饥，景骏躬自巡抚贫弱，人吏立碑以纪其德。肥乡人有母子相告者，景骏谓之曰：“吾少孤，每见人养亲，自痛终天无分。汝幸在温清之地，何得如此？锡类不行，令之罪也。”因泪下呜咽，仍取《孝经》与之，令其习读。于是母子感悟，各请改悔。迁赵州长史，路由肥乡，人吏惊喜，竞来犒饯，留连弥日。有童幼数人，年甫十岁，亦在其中。景骏谓之曰：“计吾北去，此时汝辈未生，既无旧思，何殷勤之甚也？”咸对曰：“比闻长老传说，县中廨宇、学堂、馆舍、堤桥，并是明公遗迹。将谓古人，不意得瞻睹，不觉欣恋倍于常也。”终于奉先令。子述，开元、天宝之际，为工部侍郎，代吴兢修国史。

开元九年，左拾遗刘彤上表论盐铁曰：“臣闻汉武帝为政，厩马三十万，后宫数万人，外讨戎夷，内兴宫室，殫费之甚，实百当今，然而财无不足者，何也？岂非古取山泽，而今取贫人哉！取山泽，则公利厚而人归于农；取贫人，则公利薄而人去其业。故先王之作法也，山泽有官，虞衡有职，轻重有术，禁发

有时。一则专农，二则饶富，济人盛事也。臣实谓当今宜行之。夫煮海为盐，采山铸钱，伐木为室者，丰余之辈也；寒而无衣，饥而无食，佣赁自资者，穷苦之流也。若能山海厚利，夺丰余之人；薄敛轻徭，免穷苦之子。所谓损有余益不足，帝王之道不可不然。”文多不尽载。

李杰为河南尹，有寡妇告其子不孝。其子不能自理，但云：“得罪于母，死甘分。”杰察其状，非不孝子也，谓寡妇曰：“汝寡居，唯有一子。今告之，罪至死，得无悔乎？”寡妇曰：“子无赖，不顺母，宁复惜之！”杰曰：“审如此，可买棺木来取儿尸。”因使人俟其后。寡妇既出，谓道士曰：“事了矣。”俄将棺至。杰冀其悔，再三喻之，寡妇执意如初。道士立于门外，密令擒之，一问承伏，曰：“某与寡妇有私，常为儿所制，故欲除之。”杰乃杖杀道士及寡妇，便以向棺盛之。

郭元振为凉州都督。先是凉州南北不过四百余里，吐蕃、突厥二寇频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于南界碛石置和戎城，北界碛中置白亭军，控其路要，遂拓州境一千五百里。自是虏不复纵。又令甘州刺史李汉通置屯田，尽水陆之利。往年粟麦斛至数千，及元振为都督，一缣易数千斛。军粮积数十年，牛羊被野，路不拾遗。至凉州五年，夷夏畏慕。

崔皎为长安令。邠王守礼部曲数辈盗马，承前以上长令不敢按问，奴辈愈甚，府县莫敢言者。皎设法擒捕，群奴潜匿王家，皎命就擒之。奴惧，尽缢杀悬于街树，境内肃然。出为怀州刺史。历任内外，咸有声称也。

大唐新语卷五

忠烈第九

李玄通刺定州，为刘黑闥所获，重其才，欲以为将。叹曰：“吾荷朝恩，作藩东夏，孤城无援，遂陷虏庭。当守臣节，以忠报国，岂能降志，辄受贼官。”拒而不受。故吏有以酒食馈者，玄通曰：“诸君哀吾辱，故以酒食宽慰，吾当为君一醉。”谓守者曰：“吾能舞剑，可借吾刀。”守者与之。曲终，太息曰：“大丈夫受国恩，镇抚方面，不能保全所守，亦何面目视息哉！”以刀溃腹而死。高祖为之流涕，以其子为将军。

刘感镇泾州，为薛仁杲所围，感孤城自守。后督众出战，因为贼所擒。仁杲令感语城中曰：“援军已大败，宜且出降，以全家室。”感伪许之。及到城下，大呼曰：“逆贼饥饿，败在朝夕。秦王率十万众四面俱集，城中勿忧，各宜自勉，以全忠节。”仁杲埋感脚至膝，射而杀之。垂死，声色愈厉。高祖遂追封平城郡公，谥曰忠壮。

常达为陇州刺史，为薛举将作政所执以见举。达词色不屈，举指其妻谓达：“且识皇后否？”达曰：“只是瘦老姬，何足可识！”举奇而宥之。有奴贼帅张贵问达曰：“汝识我？”达曰：“汝逃奴耶！”瞋目视之。大怒，将杀达，人救获免。及贼平，高祖谓达曰：“卿之忠节，便可求之古人。”诏令狐德棻曰：“刘感、常达，当须载之史策。”后复拜陇州刺史。

尧君素为隋炀帝守蒲州，频败义师。高祖使屈突通至城下说之，君素悲不自胜。通泣谓君素曰：“义兵所临，无不响应，天时人事，可以意知。卿可早降，以取富贵。”君素曰：“主上委公以关中甲兵，付公以社稷名位，若自不思报效，何为人作说客耶？”通曰：“我力屈。”君素曰：“当今力犹未屈，何用多言！”通惭而退。高祖又令其妻至城下，谓之曰：“天命有归，隋祚已尽，君何自苦陷身祸败？”君素曰：“天下名义，岂妇人所知。”引弓射之，恸哭而去。君素寻知事必不济，要在守厄，数谓诸将曰：“隋室倾败，天命有归。吾当断颈以付诸君也。”俄为麾下所杀。后太宗幸河东，嘉其忠节，赠河东刺史。

屈突仲通，隋炀帝所任，留镇长安。义师既济河，通将兵至潼关以御义师，遂为刘文静所败。通至归东都，不顾家属。文静遣通子寿往喻之，通曰：“昔与汝为父子，今为仇讐。”命左右射之。乃下马，东向哭曰：“臣力屈兵散，不负陛下，天地鬼神，照臣此心。”洎见高祖，高祖曰：“何见之晚也？”通泣曰：“不能尽人臣之节，于此奉见，为本朝之辱，以愧相王。”高祖曰：“忠臣也。”以为兵部尚书。

萧瑀，贞观初为左仆射。太宗谓之曰：“武德六年已后，太上皇有废立之心而未定也。我当此日，实不为兄弟所容，实有大功而不蒙赏。卿不可以厚利诱，不可以刑戮惧，真社稷臣也。”因赐诗曰：“疾风知劲草，版荡识贞臣。”又谓之曰：“卿之守道眇身，古人无以过也。然善恶太明，有时而失。”瑀谢曰：“臣特蒙训诫，惟死忠良。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十七年，与长孙无忌等二十四人图形于凌烟阁。

安金藏为太常工人，时睿宗为皇嗣。或有诬告皇嗣潜有异谋者，则天令来俊臣按之。左右不胜楚毒，皆欲自诬，唯金

藏大呼谓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言，请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则引佩刀自割，其五脏皆出，流血被地，气遂绝。则天闻，令舁入宫中，遣医人却内五脏，以桑白皮缝合之，傅药，经宿乃苏。则天临视，叹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汝之忠也。”即令停推。睿宗由是乃免。金藏后丧母，复于墓侧躬造石坟石塔。旧源上无水，忽有涌出泉。又李树盛冬开花，大鹿挟其道。本道使卢怀慎以闻，诏旌其门闾。玄宗即位，追思金藏节，下制褒美。拜右骁卫将军，仍令史官编次其事。

李多祚，靺鞨酋长也。少以军功，历右羽林大将军，掌禁兵。神龙初，张柬之谓多祚曰：“将军在北门几年？”曰：“三十年。”柬之曰：“将军击鼓钟鼎食，贵宠当代，岂非大帝之恩。将军既感大帝殊泽，能有报乎？大帝之子见在东宫，易之兄弟欲危宗社，将军诚能报恩，正在今日。”多祚曰：“苟缘王室，惟相公所使，终不顾妻子性命。”因立盟誓，义形于色，遂与柬之定策诛易之等。以功封辽阳郡王，实八百户。后从节愍太子举兵，遇害。睿宗下诏追复本官。

张敬之，则天时每思唐德，唯以禄仕，谓子冠宗曰：“吾今佩服，乃莽朝之服耳。”累官至春卿侍郎，当入三品，子弟将通由历于天官。有僧泓者，善阴阳算术，与敬之有旧，谓敬之曰：“六郎无烦求三品。”敬之曰：“弟子无所求，励此儿子耳。”敬之弟讷之，为司礼博士，有疾，甚危殆。泓师指讷之曰：“八郎得三品。”敬之曰：“忧其疾亟，岂望三品也？”曰：“八郎今日如临万仞间，必不坠矣。”皆如其言。

武三思乱政，寿春周憬慷慨有节概，与驸马王同皎谋诛之。事发，同皎遇害。憬遁于比干庙自刎，临死谓左右曰：“韦后乱国，宠树奸佞。三思干上犯顺，虐害忠良。吾知其灭亡不

久。可悬吾头于国门，观其身首异处而出。”又曰：“比干，忠臣也，悦神道有知，明我以忠见杀。”三思果败。

神龙初，桓彦範与张柬之等发北军入玄武门，斩张易之等，迁则天于上阳宫。柬之勒兵于景运门，将引诸武以诛之。彦範以大功既立，不欲多诛戮，遽解其缚。柬之固争，不果。既而权归三思，诸同谋者咸曰：“斩我项者，桓彦範也。”彦範曰：“主上畴昔为英王，素有明断，吾留诸武，使自致耳。今日事势既尔，乃上天之命，岂人事乎！”寻并流放，为三思所害。海内咸痛之。

节愍太子以武三思乱国，起北军诛之。既而韦庶人与安乐公主翊中宗以登玄武门，千骑王欢憇倒戈击太子。太子兵散，走至鄆县，为宗楚客之党所害。三思尝令子宗训与安乐公主凌忽太子，太子积忿恨，遂举兵而死。兆庶咸痛之。

睿宗皇帝即位，悼太子殒身殉难，下诏曰：“曾氏之孝也，慈亲惑于疑听；赵虏之族也，明帝哀而望思。历考前闻，率由旧典。太子，大行之子，元良守器。往罗构间，困于谗嫉，莫顾铁钺，轻盗甲兵，有此诛夷，无不愤惋。今四凶灭服，十起何追，方申赤晕之冤，以抒黄泉之痛。可赠皇太子，谥曰节愍。”先是宗楚客、纪处讷、冉祖雍等奏言：“相王及太平公主与太子同谋，请收付狱。”中宗命御史中丞萧至忠鞠之。至忠泣而奏曰：“陛下富有四海，贵为天子，岂不能保持一弟一妹，受人罗织？宗社存亡，实在于此。臣虽至愚，窃为陛下不取。《汉书》云：‘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愿陛下详之。且往者则天欲立相王为太子，相王累日不食，请迎陛下。固让之诚，天下传说。”且明祖雍所奏，咸是构虚。中宗纳其言，乃止。十起未详。

节义第十

高祖命屈突仲通副太宗讨王世充。时通二子俱在充所，高祖谓通曰：“东征之事，今且相属。其如两子何？”通对曰：“臣以朽老，诚不足当重任。但自惟畴昔就执事，岂以两儿为念？两儿若死，自是其命，终不以私害公也！”高祖叹息曰：“徇义之夫，一至于此！可尚也。”

李纲慷慨有志节，每以忠义自命。初名瑗，字子玉。读《后汉书》，慕张纲为人，因改名曰纲，字文纪。周齐王宪引为参军。及宪遇害，无敢收视者。纲抚柩号恸，躬自埋瘞，时人义之。仕隋太子洗马。太子勇之废也，隋文帝切责宫寮，以其不存辅导。纲对曰：“今日之事，乃陛下过，非太子罪也。太子才非常品，性本常人，得贤明之士辅之，足嗣皇业。奈何使弦歌鹰犬之徒日在其侧？乃陛下训导之不足，岂太子罪耶！”文帝奇之，擢为尚书左丞。周齐王女孀居，纲以故吏每加贍恤。及纲卒，宇文氏被发号哭，如丧其夫也。

高祖入京城，隋代王府寮咸散，唯侍读姚思廉不离王侧。义师将入殿门，思廉谓之曰：“唐公举义，本匡王室，不宜无礼于王。”众伏其言，于是布列阶下。须臾，太宗至，闻其义，令其扶主至顺阳门，泣拜而去。众咸叹其贞，谓忠烈之士也。

节愍太子兵散遇害，宫寮莫敢近者。有永和县丞甯嘉勛解衣裹太子首号哭，时人义之。宗楚客闻之大怒，收付制狱，贬平兴丞，因杀之。睿宗践祚，下诏曰：“甯嘉勛能重名节，事高栾、向，幽途已往，生气凜然。静言忠义，追存褒宠，可赠永和县令。”

禄山之难，御史中丞卢奕留司东都。禄山反，未至间，奕

遣家属入京,誓以守死。贼至,奕朝服持印,坐厅事以见贼徒,谓曰:“为人臣,识忠与顺耳,使不为逆节,死无恨焉。”贼徒皆怆然改容,遂遇害。

孝行第十一

陈叔达:高祖尝宴侍臣,果有蒲萄,叔达为侍中,执而不食。问其故,对曰:“臣母患口干,求之不得。”高祖曰:“卿有母遗乎?”遂呜咽流涕。后赐帛百匹,以市甘珍。

张志宽为布衣,居河东。隋末丧父,哀毁骨立,为州国所称。寇贼闻其名,不犯其间。后为里尹在县,忽称母疾。县令问其故,志宽对曰:“母尝所害苦,志宽亦有所害。向患心痛,是以知母有疾。”令怒曰:“妖妄之词也!”系之于法。驰遣验之,果如所言,异之。高祖闻,旌表门间,就拜散骑常侍。

王君操父,大业中为乡人李君则毆死。贞观初,君则以运代迁革,不惧宪纲。又以君操孤微,必无复仇之志,遂诣州府自露。为君操密藏白刃刺杀之,剖其心肝,咀之立尽。诣刺史自陈。州司以其擅杀,问之曰:“杀人偿死,律有明文,何方自理,以求生路?”君操曰:“亡父被杀二十余年。闻诸典礼,父仇不同天,早愿从之,久而未遂。常惧灭亡,不展冤情。今耻既雪,甘从刑宪。”州司上闻,太宗特原之。

裴敬彝父知周,为陈国王典仪,暴卒。敬彝时在长安,忽泣涕谓家人曰:“大人必有痛处,吾即不安。今日心痛,手足皆废,事在不测,能不戚乎!”遂急告归,父果已歿,毁瘠过礼。事以孝闻,累迁吏部员外。

杜审言雅善五言,尤工书翰,恃才骖傲,为时辈所嫉。自洛阳县丞贬吉州司户,又与群寮不叶。司马周季重与员外司

户郭若讷共构之，审言系狱，将因事杀之。审言子并，年十三，伺季重等酬宴，密怀刃以刺季重。季重中刃而死，并亦见害。季重临死，叹曰：“吾不知杜审言有孝子，郭若讷误我至此！”审言由是免官，归东都，自为祭文以祭并。士友咸哀并孝烈，苏頔为墓志，刘允济为祭文。则天召见审言，甚加叹异，累迁膳部员外。

孟景休事亲以孝闻，丁母忧，哀毁逾礼，殆至灭性。弟景祚年在襁褓，景休亲乳之。祭为之丰。及葬时，属寒，跣而履霜，脚指皆堕，既而复生如初。景休进士擢第，历监察御史、鸿胪丞。为来俊臣所构，遇害，时人伤焉。

刘审礼为工部尚书。仪凤中吐蕃将入寇，审礼率兵十八万，与吐蕃将谿钦陵战于青海，王师败绩，审礼没焉。审礼诸子诣阙，自请入吐蕃以赎其父，诏许之。次子岐州司兵易从投蕃中省父，比至，审礼已卒。易从昼夜泣血。吐蕃哀其至性，还其父尸。易从徒跣万里，护柩以归，葬于彭城故莹。朝廷嘉之，赠审礼工部尚书，谥曰悼。审礼，刑部尚书德威之子也。少丧母，为祖母元氏所养。元氏有疾，审礼亲尝药膳。事母亦以孝闻。与再从弟同居，家无异爨，阖门二百余口，人无间言。易从后为彭城长史，为周兴所陷，系于彭城狱。将就刑，百姓荷其仁恩，痛其诬枉，竞解衣投于地曰：“为长史祈福。”有司平准，直十余万。易从一门仁孝，举无与比，而横遇冤酷，海内痛之。子昇，年十岁，配流岭南。后六道使诛流人，昇以言行忠信，为首领所保，匡救获免。

崔希高以仁孝友悌，丁母忧，哀毁过礼。为邳县丞，芝草生所居堂，一宿而葩，盖盈尺。州以闻，迁监察御史，转并州兵曹、冯翊令，贫乏徒荷其仁恤。时有云气如盖，当其厅事，须臾

五色错杂，遍于州郭。以状闻，敕编入史。其在并州，厅前丛苇，有小鸟如鸛鷀来巢，孕卵五色，旦如鸡子，数日齧毁雏见，已大于母。月余，五色成文，大如鹅，驯扰闲暇。顷之飞翔，时归旧所。人到于今号为“兵曹鸟”。

张审素为隰州都督，有告其赃者，敕监察杨汪按之。汪途中为审素之党所劫，对汪杀告事者。汪到益州，诬审素谋反，构成其罪，遂斩之，籍没其家。子琇与兄瑄年幼，徙岭外，后各逃归。汪后更名万顷，转殿中侍御史。开元二十三年，瑄、琇于东都候万顷，手刃之，系表于斧刃，言复仇之状，遂奔逃。行至汜水，为吏所得。时人皆矜琇等幼稚孝烈，能复父仇，多言合从矜恕。张九龄欲活之，裴曜卿、李林甫固言不可。玄宗以为然，顾谓九龄等曰：“复仇礼法所许，杀人亦格律具存。孝子之心，义不顾命；国家设法，焉得容此？杀人成复仇之志，赦之亏格律之道。然道路喧议，当须告示。”乃下诏曰：“张瑄兄弟同杀，推问款成，律有正条，俱合至死。近闻士庶颇有喧词，矜其为父报仇，或言本罪冤滥。但国家设法，事存久要，盖以济人，期于止杀。咎繇作士，法在必行；曾参杀人，亦不可恕。不能加以刑戮，肆诸市朝，宜付河南府告示决杀。”瑄、琇既死，士庶痛之，为作哀诔，榜于衢路。市人敛钱，于死处造义井。并葬于北邙，恐为万顷家人所发，作疑冢数所于其所。其为时人之所痛悼者如此。

大唐新语卷六

友悌第十二

李勣既贵，其姊病，必亲为煮粥。火爇其须，姊曰：“仆妾幸多，何为自苦若是？”勣对曰：“岂无人耶？顾姊年长，勣亦年老，虽欲长为姊煮粥，其可得乎？”

冯元常阖门孝友，天下无比。或居兄弟服制，昼则从事，夜则尽会礼堂，虽病亦各卧东西壁一床而已，除服乃归私室。历官左右丞，多所厘革，朝无留事。高宗大渐，敕诸长史曰：“朕四体不好，百司奏事，可共元常平章以闻。”其委任如此。则天深忌之。及高宗崩，四方多说怪妄，以为祥瑞。嵩阳令樊文进瑞石，则天命示百寮。元常奏论其妖妄，不可诬罔士庶。则天甚不悦，出为陇州刺史，寻构害之。神龙初，诏旌其门为“忠臣门”。元常忠孝正直，冠绝古今，而神理福善，眇然无依，天下咸惜之。元常祖慈明，李密之乱，为贼所执。慈明乃潜使人奉表江都，论贼形势，密义而释之。慈明知天命有归，劝密归国，密不纳。贼帅翟让怒骂慈明，明曰：“天子使我剪除尔辈，不图为贼所执，合杀但杀，何烦骂也！”让大怒，乱斫而死。炀帝闻而伤之，赠银青光禄大夫，谥曰壮武公。拜二子为承务郎。

毕构为益州长史兼按察使，多所举正，风俗一变。玄宗降玺书以慰之：“卿孤洁独行，有古人之风。自临蜀川，弊讹顿易。览卿前后执奏，何异破柱求奸。诸使之中，在卿为最。”乃

赐以衣服。终于户部尚书。构性至孝，初丁继亲忧，其萧氏、卢氏两妹皆在襁褓，亲乳之，乳为之出。及其亡也，二妹皆恸哭，绝者久之，言曰：“虽兄弟无三年之礼，吾荷鞠育，岂同常人。”遂三年服。朝野之人，莫不涕泗。构弟栩任太府主簿，留司东都。闻构疾，星驰赴京，侍医药者累月。既而哀毁骨立，变服视事，逾年未尝言笑，深为朝野所重。

薛王业母早亡，为贤妃亲自鞠养。开元初，业迎贤妃归私第，以申供养。业同母妹淮阳、凉阳二公主亦早亡，业抚爱其子如己子。玄宗以业孝友，特加亲爱。尝疾，上亲为祈祷。及瘳，幸其第，置酒宴乐，更为初生之欢。因赋诗曰：“昔见漳滨卧，言将人事违。今逢庆诞日，犹谓学仙归。棠棣花重发，鸰原鸟再飞。”其恩遇如此。

陆南金博涉经史，言行修谨。开元初，太常少卿卢崇道犯赃，自岭南逃归，匿于南金家。俄为仇人所发，侍御史王旭按之。崇道词引南金，旭处以极法。南金弟赵璧请代兄死。南金执称弟实自诬，以身当死。兄弟争死。旭问其故，赵璧曰：“兄长有能干。家亡母未葬，小妹未嫁，自惟幼劣，生无所益，身自请死。”旭上其状。玄宗嘉而宥之。张说、陆象先等咸相钦重，累迁库部员外。南金祖士季为隋王侗记室兼侍读。侗称制，授侍郎。王充将行篡夺，侗谓士季曰：“隋有天下三十余载，朝廷文武遂无忠烈乎？”士季对曰：“见危授命，臣之夙心。今请因其启事，便加手刃。”后事泄，充遂停士季侍读。贞观初，为太学博士而卒。

举贤第十三

李大亮，隋末为贼所获，同辈余人皆死。贼帅张弼见而异

之，独释与语，遂定交于幕下。大亮既贵，每怀张弼之恩。贞观末，张弼为将作丞，自匿不言。大亮遇诸途而识之，持弼而泣，悉推家产以遗之，弼辞而不受。言于太宗曰：“臣有今日之荣贵，乃张弼之力也。乞回臣之官爵以复之。”太宗即以弼为中郎，俄迁代州都督。大亮性志忠谨，虽妻子不见惰容，外若不能言而内刚烈。房玄龄每称曰：“李大亮忠贞文武，有大将节，比之周勃、王陵矣。”后收葬五宗之无后者三十余柩，送终之礼莫不备具。所赐赏分遗亲戚。事兄嫂如父母焉。临终，叹曰：“吾闻礼：男子不死妇人之手。”于是命屏妇人。言毕而卒。家无余财，无珠玉以为含。亲戚孤遗为大亮鞠养，而服之如父者五十人。天下叹伏之。

高祖以唐公举义于太原，李靖与卫文昇为隋守长安，乃收皇族害之。及关中平，诛文昇等，次及靖。靖言曰：“公定关中，唯复私仇。若为天下，未得杀靖。”乃赦之。及为岐州刺史，人或希旨，告其谋反。高祖命一御史按之，谓之曰：“李靖反且实，便可处分。”御史知其诬罔，与告事者行数驿，佯失告状，惊惧，鞭挞行典。乃祈求于告事者曰：“李靖反状分明，亲奉进旨。今失告状，幸救其命，更请状。”告事者乃疏状与御史，验与本状不同，即日还以闻。高祖大惊。御史具奏，靖不坐。御史失名氏，惜哉！

封德彝在隋，见重于杨素，素乃以从妹妻之。隋文帝令素造仁智宫，引德彝为土工监。宫成，文帝大怒曰：“杨素竭百姓之力，雕饰离宫，为吾结怨于天下！”素惶恐，虑得罪。德彝曰：“公勿忧，待皇后至，必有恩赏。”明日，果召素。良久方入对，独孤皇后劳之曰：“大用意，知吾夫妻年老，无以娱心，盛饰此宫室，岂非孝顺。”赏赉甚厚。素退问德彝曰：“卿何以知之？”

对曰：“至尊性俭，虽初见而怒，然雅听后言。妇人唯丽是好。后心既悦，圣虑必移，所以知耳。”素叹曰：“揣摩之才，非吾所及也！”素时勋略在位，下唯激赏德彝，抚其床曰：“封郎后时，必据吾座。”后素南征，泊海曲。素夜召之，德彝落海，人救而免。乃易衣见素，深加嗟赏，亟荐用焉。

薛收，隋吏部侍郎道衡之子，聪明博学。秦府初开，为记室参军。未几卒，太宗深追悼之。后谓房玄龄曰：“薛收不幸短命，若在，以中书令处之。”

魏徵、王珪、韦挺俱事隐太子。时或称东宫有异图，高祖不欲彰其事，将黜免宫寮以解之。流挺、珪于嵩州，徵但免官。而徵言于裴寂、封德彝曰：“徵与韦挺、王珪并承东宫恩遇，俱以被责退。今挺、珪得罪，而徵独留，何也？”寂等曰：“此由在上，寂等不知。”徵曰：“古人云：成王欲杀召公，周公岂得不知？”无何，挺等征还。

马周少落拓，不为州里所敬，补州助教，颇不亲事。刺史达奚怒杖之，乃拂衣去曹、汴。为浚仪令崔贤育所辱，遂感激，西之长安，止于将军常何家。贞观初，太宗命文武百官陈时政利害。何以武吏不涉学，乃委周草状。周备陈损益四十余条，何见之，惊曰：“条目何多也？不敢以闻。”周曰：“将军蒙国厚恩，亲承圣旨，所陈利害，已形翰墨，业不可止也。将军即不闻，其可得耶？”何遂以闻。太宗大骇，召问何，遽召周与语，甚奇之。直门下省，宠冠卿相，累迁中书令。周所陈事：六街设鼓以代传呼，飞驿以达警急，纳居人税及宿卫大小交，即其条也。太宗有事辽海，诏周辅皇太子，留定州监国。及凯旋，高宗遣所留贵嫔承恩宠者迓于行在。太宗喜悦，问高宗。高宗曰：“马周教臣耳。”太宗笑曰：“山东辄窥我。”锡赉甚厚。及

薨，太宗为之恸。每思之甚，将假道术以求见，其恩遇如此。初，周以布衣直门下省，太宗就命监察里行，俄拜监察御史。“里行”之名，自周始也。

岑文本初仕萧詧，江陵平，授秘书郎，直中书省。李靖骤称其才，擢拜中书舍人，渐蒙恩遇。时颜师古谄练故事，长于文诰。时无逮，冀复用之。太宗曰：“我自举一人，公勿复也。”乃以文本为中书侍郎，专与枢密。及迁中书令，归家有忧色。其母怪而问之，文本对曰：“非勋非旧，滥登宠荣，位高贵重，古人所戒，所以忧耳。”有来贺者，辄曰：“今日受吊不受贺。”辽东之役，凡所支度，一以委之，神用顿竭。太宗忧之曰：“文本与我同行，恐不与我同反。”俄病卒矣。

太宗尝问侍臣曰：“朕子弟孰贤？”魏徵对曰：“臣愚，不能尽知，唯霍王元轨数与臣言，臣未尝不自失。”太宗曰：“卿以为前代谁比？”徵曰：“经学文雅，亦汉之宣、平；至如孝行，古之曾、闵也。”由是宠遇弥厚，令聘徵女为妃。

元轨，高祖子也。高祖崩，毁瘠过礼，恒衣布衣，示有终身之戚。尝使国令征赋，令曰：“请依诸王国赋贸易取利。”元轨曰：“汝为国令，当正吾失，反说吾以利也！”令惭而退。则天时，越王贞举兵。元轨随例配流，行至陈仓，死于槛中。天下冤痛之。

岑文本：太宗顾问曰：“梁、陈名臣，有谁可称？复有子弟堪引进否？”文本对曰：“顷日隋师入陈，百司奔散，莫有留者，唯袁宪独坐在后主之傍。王充将受禅，群寮劝进，宪子承家托疾，独不署名。此之父子，足称忠烈。承家弟承序，清贞雅操，实继兄风。”乃由是召拜晋王友记。高宗更赠金紫光禄大夫，吏部尚书。

随弘智事父以孝闻，学通三《礼》、汉史。武德中为詹事府主簿，与诸司同修六代史。又同令孤德菜、袁朗等修《艺文类聚》。事兄弘安，同于事父，凡所动止，咨而后行。累迁黄门侍郎。高宗令弘智于百福殿讲《孝经》，召宰臣以下听之。弘智演畅微言，略陈五孝，诸儒难问相继，酬应如响。高宗怡然曰：“朕颇耽坟籍，至于《孝经》，偏所留意。然孝之为德，弘益实深。故云：‘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是知《孝经》之益为大也。”顾谓弘智曰：“宜略陈此经切要者，以辅不逮。”弘智对曰：“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微臣愿以此言奉献。”高宗大悦，赐彩二百匹，迁国子祭酒。文集二十卷行于代。

季逊为贝州刺史，甘露遍于庭中树。其邑人曰：“美政所致，请以闻。”逊谦退，寝其事。历官十七政，俸禄先兄弟嫂侄，谓其子曰：“吾厚尔曹以衣食，不如厚之以仁义，勿辞敝也。”天下莫不嗟尚。

姚崇初不悦学。年逾弱冠，常过所亲，见《修文殿御览》，阅之，喜，遂耽玩坟史，以文华著名。历牧常、扬，吏并建碑纪德。再秉衡轴，天下钦其公直。外甥任奔、任异少孤，养在崇家，乃与之立家产，谓之曰：“汝，吾无间然矣，惜殊宗而代疏矣。”命与其子同名，冀无别也。时人多之。

张楚金年十七，与兄越石同以茂才应举。所司以兄弟不可两收，将罢越石。楚金辞曰：“以顺则越石长，以才则楚金不如。请某退。”时李绩为州牧，叹曰：“贡才本求才行，相推如此，可双举也。”令两人同赴上京，俱擢第。迁刑部尚书。后为周兴构陷，将刑，仰天叹曰：“皇天后土，岂不察忠臣乎？奈何以无辜获罪！”因泣下。市人为之歔歔。须臾阴云四塞，若有

所感。旋降敕免刑，宣未讫，天开朗，庆云纷郁。时人感其忠正孝悌之报。

狄仁杰为儿童时，门人被害者，县吏就诘之。众咸移对，仁杰坚坐读书。吏责之，仁杰曰：“黄卷之中，圣贤备在，犹未对接，何暇偶俗人而见耶？”以资授汴州判佐。工部尚书阎立本黜陟河南，仁杰为吏人诬告，立本惊谢曰：“仲尼云：‘观过，斯知仁矣。’足下可谓海曲明珠，东南遗宝。”特荐为并州法曹。其亲在河阳别业。仁杰赴任，于并州登太行，南望白云孤飞，谓左右曰：“吾亲所居，近此云下！”悲泣，伫立久之，候云移乃行。

高智周与郝处俊、来济、孙处约同寓于石仲览家。仲览，宣城人，而家于京都，破产以奉四子。尝因夜卧，各言其志。处俊曰：“愿秉枢轴一日足矣。”智周及济愿亦然。处约于被中遽起曰：“大丈夫枢轴不可冀。愿为通事舍人，殿庭周旋吐纳足矣。”仲览尝引相者观济等。相者曰：“四人皆贵极人臣，而石不及见矣。然来早贵，所惜末途屯蹶。高达而最寿者。夫速登者易颠，徐进者少患，天之道也。”顾谓仲览曰：“公因四人而达。”后各从宦州县。及济领吏部，处约以瀛州判佐参选。引注之次，济遽索笔曰：“如志！如志！”注通事舍人。注毕，下阶叙平生，亦一时之美。智周后为费令，与佐官均分俸禄，累迁中书侍郎知政事。仲览，贞观末授兵部郎中，遂卒。而济等乃贵。咸如相所言。

魏元忠为二张所构，左授高要尉。王峻密状以申明之。宋璟时为凤阁舍人，谓峻曰：“魏公且全已尔，今子冒其威严而理之，坐见子狼狈也。”峻曰：“魏公忠而获罪，峻为义所激，必颠沛无恨。”璟叹曰：“璟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负朝廷矣。”

裴景昇为尉氏尉，以无异效，不居最课。考满，刺史皇甫亮曰：“裴尉苦节若是，岂可使无上考，选司何以甄录也。俗号考终为‘送路考’，省校无一成者。然敢竭愚思，仰申清德，当冀中也。”为之词曰：“考秩已终，言归有日。千里无代步之马，三月乏聚粮之资。食唯半菽，室如悬磬。苦心清节，从此可知。不旌此人，无以激劝。”时人咸称亮之推贤。景昇之考，省知左最，官至青刺。

李福业为侍御史，与桓、敬等匡复皇室。及桓、敬败，福业放于番禺，匿志州参军敬元礼家。吏搜获之，与元礼俱死。福业将就刑，谢元礼曰：“子有老亲，为福业所累，愧其深矣！”元礼曰：“明公穷而归我，我不得已乎？今贻亲以非疾之忧，深所痛切。”见者伤之。

尹思贞为青州刺史，勉百姓农桑，蚕有四登者。巡察使路敬潜届于境，部人以原蚕茧书旌。敬潜叹曰：“非善政所致，孰能至此！”遂以闻。玺书旌赏。或问思贞曰：“公敏行者，往与李承嘉忿竞，何几若斯？”思贞曰：“不能言者，时或有言。承嘉恃权相侮，仆义不受，然不知言之从何而至矣。”

张柬之进士擢第，为清源丞，年且七十余。永昌初，勉复应制策。试毕，有传柬之考入下课者，柬之叹曰：“余之命也！”乃委归襄阳。时中书舍人刘允济重考，自下第升甲科，为天下第一，擢第，拜监察，累迁荆州长史。长安中，则天问狄仁杰曰：“朕要一好汉使，有乎？”仁杰对曰：“臣料陛下若求文章资历，则今之宰臣李峤、苏味道，亦足为之使矣。岂非文士齷齪，思大才用之，以成天下之务者乎？”则天悦曰：“此朕心也。”仁杰曰：“荆州长史张柬之，其人虽老，真宰相材也。且久不遇。若用之，必尽于国家。”则天乃召以为洛州司马。他日又求贤，

仁杰曰：“臣前言张柬之，犹未用也。”则天曰：“已迁之矣。”仁杰曰：“臣荐之，请为相也。今为洛州司马，非用之也。”乃迁秋官侍郎。及姚崇将赴灵武，则天令举外司堪为宰相者，姚崇曰：“张柬之沉厚有谋，能断大事，且其人年老，陛下急用之。”登时召见，以为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年已八十矣。与桓彦範、敬晖、袁恕己、崔玄暉等诛讨二张，兴复社稷，忠冠千古，功格皇天云。

张沛为同州刺史，任正名为录事参军，刘幽求为朝邑尉。沛奴下诸寮，独呼二人为刘大、任大，若平常交。玄宗诛韦庶人，沛兄涉为殿中监，伏法，并及沛。沛将出就刑，正名时在假内，闻之，遽出止沛曰：“朝廷初有大艰，同州京之左辅，奈何单使一至，便害州将，请以死守之。”于是覆奏而理沛于狱曰：“正名若死，使君可忧，不然无虑也。”时幽求方立元勋，居中用事，遂免沛于难。

刘幽求既翊戴睿宗，后为中书令崔湜所构，放于番禺。湜令南海都尉周利贞杀之。时王峻为桂州都督，知利贞希时幸意，留幽求于桂州。利贞屡移牒索之，峻终不遣。湜又切逼峻遣幽求，峻报曰：“刘幽求有社稷大功，穷投于荒裔，无当死之罪，奈何坐观夷灭耶？”幽求惧俱不全，谓峻曰：“吾忤大臣而见保，恐势不可全，徒仰累耳。”峻曰：“足下所犯非辜，明也。峻如获罪，放于沧海，亦无所恨。”竟不遣。俄而湜诛，幽求复登用也。

韩琬少负才华，长安中为高邮主簿，使于都场，以州县徒劳，率然题壁曰：“筋力尽于高邮，容色衰于主簿，岂言行之缺，而友朋之过欤？”景龙中，自亳州司户应制，集于京。吏部员外薛钦绪考琬，策入高等，谓琬曰：“今日非朋友之过欤？昔尝与

魏知古、崔璩、卢藏用听《涅槃经》于大云寺，会食，之旧舍，偶见题壁。诸公曰：“此高邮主簿叹后时耶？”顾问主人，方知足下。即未有含蓄意，祈以相汲，今日方申。”琬谢之曰：“士感知己，岂期十年之外，见君子之深心乎？”

张嘉贞落魄有大志，亦不自异，亦不下人。自平乡尉免归乡里，布衣环堵之中，萧然自得。时人莫之知也。张循宪以御史出，还次蒲州驿。循宪方复命，使务有不决者，意颇病之。问驿吏曰：“此有好客乎？”驿吏白以嘉贞。循宪召与相见，咨以其事积时疑滞者，嘉贞随机应之，莫不豁然。及命表，又出意外。他日，则天以问循宪，具以实对，因请以己官让之。则天曰：“卿能举贤，美矣。朕岂可无一官自进贤耶？”乃召见内殿，隔帘与语。嘉贞仪貌甚伟，神彩俊杰，则天甚异之。因奏曰：“臣生于草莱，目不睹阙廷之事。陛下过听，引至天庭，此万代之一遇。然咫尺之间，若披云雾，臣恐君臣之道，有所未尽。”则天曰：“善。”遽命卷帘。翌日，拜监察御史。开元初，拜中书舍人，迁并州长史，天平军节度使。有告其反者，鞠之无状。玄宗将罪告事者，嘉贞谏曰：“准法，告事不实，虽有反坐，此则不然。天下无虞，重兵利器，皆委边将。若告事者一不当，随而罪之，臣恐握兵者生心，为他日之患。且臣备陛下腹心，不宜为臣以绝言事之路。”玄宗大悦，许以衡轴处之。嘉贞因曰：“臣闻时难得而易失，及其过也，虽圣贤不能为时。昔马周起徒步谒圣主，血气方盛，太宗用之尽其才，才五十而终。向用稍晚，则无及也。今臣幸少壮，陛下不以臣不肖，雅宜及时用之。他日衰老，何能为也！”玄宗曰：“卿第往太原，行当召卿。”卒用之为相。在职尚简易，善疏决。论者称之。

姜皎荐源乾曜，玄宗见之，骤拜为相，谓左右曰：“此人仪

形庄肃，似萧至忠，朕故用之。”左右对曰：“至忠以犯逆死，陛下何故比之？”玄宗曰：“我为社稷计，所以诛之。然其人信美才也。”至忠尝与友人期街中，俄而雪下，人或止之。至忠曰：“焉有与人期，畏雪不去？”遂命驾径往，立于雪中，深尺余，期者方至。及登廊庙，居乱后邪臣之间，不失其正。出为晋州刺史，甚有异绩。晚徒失职，为太平公主所引，与之图事，以及于祸害。

玄宗谓宰臣曰：“从工部侍郎有得中书侍郎者否？”对曰：“任贤用能，非臣等所及。”上曰：“苏颋可除中书侍郎，仍令移入政事院，便供政事食。”明日加知制诰。有政事食，自颋始也。及入谢，固辞，上曰：“朕常欲用卿，每有一好官缺，即望诸宰臣论及。此皆卿之故人，遂无荐者，朕尝为卿叹息。中书侍郎，朕极重惜，自陆象先改后，朕每思无出卿者。”俄而弟诜为给事中，颋上表陈让。上曰：“古来有内举不避亲者乎？”颋曰：“晋大夫祈奚是也。”上曰：“若然，朕自用苏诜，何得屡言？近日即父子犹同中书，兄弟有何不得？卿言非至公也。”他日谓颋曰：“前朝有李峤、苏味道，时谓之苏李，朕今有卿及李义，亦不谢之。卿所制文诰，朕自识之。自今以后，进书皆须别录一本，云臣某撰，朕便留篋中也。”至今为故事。

大唐新语卷七

识量第十四

大理卿孙伏伽自万年县法曹上书论事，擢侍书御史，即御史中丞也。虽承内旨，而制命未下。伏伽自朝还家而卧，不见颜色。斯须侍御史已下造门，子孙惊喜以报，伏伽徐起以见之。时人方之顾雍。伏伽与张玄素，隋末俱为尚书令史，既官达后，伏伽谈论之际，了不讳之。太宗尝问玄素，玄素以实对。既出，神彩沮丧，如有所失。众咸推伏伽之弘量。

高丽莫离支盖苏文贡白金，褚遂良进曰：“莫离支弑其君，陛下以之兴兵，将吊伐为辽东之人报主之耻。古者讨弑君之贼，不受其赂。昔宋督遗鲁君以郕鼎，桓公受之于太庙，臧哀伯谏以为不可。《春秋》书之，百王所法。受不臣之筐篚，纳弑逆之朝贡，不以为愆，何以示后？臣谓莫离支所献不宜受。”太宗从之。

王方庆为凤阁侍郎知政事，患风俗偷薄，人多苟且，乃奏曰：“准令式，缙纆大功未葬，并不得朝会。仍终丧，不得参燕乐。比来朝官不依礼法，身有哀惨，陪厕朝贺，手舞足蹈，公违宪章。名教既亏，实玷皇化。请申明程式，更令禁止。”则天从之。方庆，周司空褒之曾孙，博通群书，所著论凡二百余卷。尤精三《礼》，好事者多访之，每所酬答咸有典据，时人编次之，名曰《礼杂问》。聚书甚多，不减秘阁。至于图画，亦多异本。

子峻，工札翰，善琴棋，少聪悟而性严整，历殿中侍御史。

徐有功为秋官郎中、司刑少卿，历居法官，数折大狱，持平守正，不以生死易节，全活者数千百家。有鹿城主簿潘好礼者，慕其为人，乃著论称有功断贤于张释之。其略曰：“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人；有功之断狱，亦天下无冤人。然释之所行甚易，徐公所行甚难。难易之间，优劣可知矣。”君子以为知言。

狄仁杰为内史，则天谓之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欲知潜卿者乎？”仁杰谢曰：“陛下以臣为过，臣当改之。陛下明言，臣之幸也。若臣不知潜者，并为友善，臣请不知。”则天深加叹异。

张文瓘为侍中，同列宰相以政事堂供饌珍美，请减其料。文瓘曰：“此食，天子所以重枢机，待贤才也。若不任其职，当自陈乞，以避贤路，不宜减削公膳以邀虚名。国家所贵，不在于此。苟有益于公道，斯不为多也。”初为大理卿，旬日决遣疑狱四百余条，无一人称屈。文瓘尝卧疾，系囚设斋以祷焉。及迁侍中，诸囚一时恸哭。其得人心如此。四子潜、沛、洽、涉，皆至三品，时人呼为“万石张家”。咸以为福善之应也。

房光庭任侠不拘小节。薛昭坐流放而投光庭，光庭匿之。既露，御史陆遗逼之急，光庭惧，乃见执政。执政诘之曰：“公郎官，何为匿此人？”光庭曰：“光庭与薛昭有旧，途穷而归光庭。且其所犯非大故，光庭得不纳之耶？若擒以送官，居庙堂者复何以见待？”执政义之。出为磁州刺史。

神龙初，将合祔则天于乾陵。给事中严善思上疏谏曰：“汉时诸陵，皇后多不合葬。魏、晋以来，始有合葬。伏愿依汉朝之故事，改魏、晋之颓纲，于乾陵之旁，更择吉地。”疏奏不

纳。有识之士咸是之。

开元初,玄宗诏太子宾客元行冲修魏徵撰次《礼记疏》,拟行之于国学。及成,奏上之。中书令张说奏曰:“今上《礼记》,是戴圣所编。历代传习,已向千载,著为经教,不可刊削。至魏,孙炎始改旧本,以类相比,有同钞书,先儒所非,竟不行用。贞观中,魏徵因炎旧书,更加厘正,兼为之注。先朝虽加赐赉,其书亦竟不行。今行冲勒成一家,然与先儒义乖,章句隔绝,若欲行用,窃恐未可。”诏从之,留其书于内府,竟不颁下。时议以为说之通识,过于魏徵。

玄宗尝赐握兵都将郭知运等四人天军节度,太原尹王皎独不受,上表曰:“臣事君,犹子事父。在三之义,宁有等差。岂有经侍宫闱臣子敢当恩赐?”以死自誓,固辞不受,优诏许之。

张说拜集贤学士,于院厅宴会。举酒,说推让不肯先饮,谓诸学士曰:“学士之礼,以道义相高,不以官班为前后。说闻高宗朝修史学士有十八九人,时长孙太尉以元舅之尊,不肯先饮,其守九品官者亦不许在后,乃取十九杯一时举饮。长安中,说修《三教珠英》,当时学士亦高卑悬隔,至于行立前后,不以品秩为限也。”遂命数杯一时同饮。时议深赏之。

李适之性简率,不务荷细,人吏便之。雅好宾客,饮酒一斗不乱,延接宾朋,昼决公务,庭无留事。及为左相,每事不让李林甫。林甫憾之,密奏其“好酒,颇妨政事”。玄宗惑焉,除太子少保。适之遽命亲故欢会,赋诗曰:“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举朝伏其度量。适之在门下也,性疏而不忌,林甫尝卖之曰:“华山之下,有金矿焉,采之可以富国,上未之知耳。”适之心善其言,他日款曲奏之,玄宗

大悦。顾问林甫，对曰：“臣知之久矣。华山，陛下本命，王气所在，不可发掘，故臣不敢言。”适之由是渐见疏退。林甫阴构陷之，贬于袁州，遣御史罗奭就州处置。适之闻命排马牒到，仰药而死。子霄，亦见害。

牛仙客为凉州都督，节财省费，军储所积万计。崔希逸代之，具以闻，诏刑部尚书张利贞覆之，有实。玄宗大悦，将拜为尚书。张九龄谏曰：“不可。尚书，古之纳言，有唐以来，多用旧相居之。不然，历践内外清贵之地、妙行德望者充之。仙客本河湟一吏典耳，拔升清流，齿班常伯，此官邪也。又欲封之，良为不可。汉法，非有功不封。唐尊汉法，太宗之制也。边将积谷帛，缮兵器，盖将帅之常务。陛下念其勤劳，赏之金帛可也，尤不可列地封之。”玄宗怒曰：“卿以仙客寒士嫌之耶？若是，如卿岂有门籍！”九龄顿首曰：“荒陬贱类，陛下过听，以文学用臣。仙客起自胥吏，目不知书。韩信，淮阴一壮士耳，羞与绛、灌同列。陛下必用仙客，臣亦耻之。”玄宗不悦。翌日，李林甫奏：“仙客宰相材，岂不堪一尚书？九龄文吏，拘于古义，失于大体。”玄宗大悦，遂擢仙客为相。先是，张守珪累有战功，玄宗将授之以宰相。九龄谏曰：“不可。宰相者，代天理物，有其人而后授，不可以赏功。若开此路，恐生人心。传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滥爵轻，不可理也。若赏功臣，即有故事。”玄宗乃止。九龄由是获谴。自后朝士怨九龄之纳忠见斥，咸持禄养恩，无敢庭议矣。

容恕第十五

崔善为明天文历算，晓达时务，为尚书左丞。令史恶其明察，乃为谤书曰：“崔子曲如钩，随时待封侯。”高宗谓之曰：“浇

薄之后，人多丑政。昔北齐奸吏歌斛律明月，高纬暗主遂灭其家。朕虽不明，幸免斯事。”乃构流言者罪之。

李靖征突厥，征颉利可汗，拓境至于大漠。太宗谓侍臣曰：“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今暂劳偏师，无往不捷，单于稽首，耻其雪乎！”群臣皆呼万岁。御史大夫温彦博害靖之功，劾靖军无纪纲，突厥宝货，乱兵所分。太宗舍而不问。及靖凯旋，进见谢罪，太宗曰：“隋将史万岁破突厥，有功不赏，以罪致戮。朕则不然，当舍公之罪，录公之勋也。”

契苾何力，铁勒酋长也。太宗征辽，以为前军总管。军次白雀城，被稍中腰，疮重疾甚。太宗亲为傅药。及城破，敕求得伤何力者，付何力令自杀之。何力奏曰：“犬马犹为主，况于人乎？彼为其主致命，冒白刃而刺臣者，是义勇士也。不相识，岂是冤仇？”遂舍之。

裴玄本好谐谑，为户部郎中。时左仆射房玄龄疾甚，省郎将问疾，玄本戏曰：“仆射病可，须问之；既甚矣，何须问也？”有泄其言者。既而随例候玄龄，玄龄笑曰：“裴郎中来，玄龄不死矣。”

刘童为御史、东都留台，时蔺谟为留守，辄役数百人修宫内。刘童为盛夏不宜擅役工力，谟拒之曰：“别奉进旨。”童奏之，诏决谟二十下，谪岭南。童后因他事左授临朐令，时有敕令上佐县令送租。谟已为司农卿，知出纳。谟雅知童清介，不以曩事嫌恶，乃召仓吏谓之曰：“刘侍御顷在宪司，革非愆违，今亲自送租，固无瑕玷。数州行纳，与刘侍御同行，亦必无欠折。”一切令受纳，更无所问。时人赏谟忠恕。刘名灵童。

苏良嗣为洛州长史，坐妻犯赃，左迁冀州刺史。及事释，

妻妹诣良嗣，初无恨色，谓之曰：“牧守迁转出入是常，不闻有所累也。”后为荊州长史。高宗使中官缘江采异竹，植于苑内。中官科船载竹，所在纵暴。还过荊州，良嗣因之上疏切谏。高宗谓则天曰：“吾约束不严整，果为良嗣所怪乎？”诏慰谕，便令弃竹于江中。荊州旧有河东寺，后梁萧督为其兄河东王所造。良嗣见而惊曰：“此在江汉之间，与河东有何关涉？”遂奏改之。良嗣寡学，深为人所笑。

卢承庆为吏部尚书，总章初，校内外官考。有一官督运，遭风失米，承庆为之考曰：“监运损粮，考中下。”其人容止自若，无一言而退。承庆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无喜容，亦无愧词。又改曰：“宠辱不惊，考中上。”众推承庆之弘恕。

皇甫文备与徐有功同案制狱，诬有功党逆人，奏成其罪。后文备为人所告，有功讯之在宽。或谓有功曰：“彼曩将陷公于死，今公反欲出之，何也？”有功曰：“尔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安得以私害公乎？”

娄师德弱冠进士擢第。上元初，吐蕃强盛，诏募猛士以讨之。师德以监察御史应募，高宗大悦，授朝散大夫，专总边任。前后四十余年，恭勤接下，孜孜不怠，而朴忠沉厚，心无适莫。狄仁杰入相也，师德密荐之。及为同列，颇轻师德，频挤之外使。师德知之而不憾。则天觉之，问仁杰曰：“师德贤乎？”对曰：“为将谨守，贤则臣不知。”又问：“师德知人乎？”对曰：“臣尝同官，未闻其知人。”则天曰：“朕之用卿，师德实荐也，亦可谓知人矣。”仁杰大惭而退，叹曰：“娄公盛德，我为其所容，莫窥其际也。”当危乱之朝，屠灭者接踵，而师德以功名终始，识者多之。初，师德在庙堂，其弟某以资高拜代州都督。将行，

谓之曰：“吾少不才，位居宰相，汝今又得州牧。叨据过分，人所嫉也，将何以终之？”弟对曰：“自今虽有唾某面者，亦不敢言，但自拭之，庶不为兄之忧也。”师德曰：“此适为我忧也。夫前人唾者，发于怒也；汝今拭之，是逆前人怒也。唾不拭将自干，何如笑而受之？”弟曰：“谨受教。”师德与人不竞，皆此类也。

杨再思为玄武尉，使于京，舍于客院。盗者窃其囊袋，邂逅遇之，盗者谢罪。再思曰：“足下有遗行，勿复声，恐旁人害足下。但留公文，余并仰遗。”不形颜色。时人莫测其量。累官至纳言。则天朝，旱涝，辄闭坊市南门以禳之。再思晨入朝，值一重车，将牵出西门。峻而又滑，驭者遽叱牛不前，乃骂曰：“一群痴宰相，不能和得阴阳而闭坊门，遣我车行如此辛苦！”再思徐谓之曰：“你牛亦自弱，不得嗔他宰相。”

陆象先为蒲州刺史，有小吏犯罪，但慰勉而遣之。录事曰：“此例皆合于杖。”象先曰：“人情相去不远，此岂不解吾意。若论必须行杖，当自汝始。”录事惭惧而退。常谓人曰：“天下本自无事，只是愚人扰之，始为烦耳。但静其源，何忧不简。”前后历典数州，其政如一，人吏咸思之。

端午日，玄宗赐宰臣钟乳。宋璟既拜赐，而命医人炼之。医请将归家炼，子弟谏曰：“此乳珍异，他者不如，今付之归，恐招欺换。”璟诫之曰：“自隐尔心然，疑他心耶？仗信示诚，犹恐不至，矧有猜责，岂可得乎？”

知微第十六

隋吏部侍郎高构典选铨综，至房玄龄、杜如晦，愕然正视良久，降阶抗礼。延入内斋共食，谓之曰：“二贤当兴王佐命，

位极人臣。杜年稍减于房耳。愿以子孙为托。”因谓裴矩曰：“仆阅人多矣，未见此贤。”嗟仰不已。贞观初，如晦终右仆射，玄龄至司空，咸如构言。

房玄龄与杜如晦友善，慨然有匡主济时之志。开皇中，随父彦谦至长安。时天下宴安，论者以为国祚无疆。玄龄密告彦谦曰：“隋帝盗有天下，不为后嗣长计，混淆嫡庶，使相倾夺。今虽清平，其亡可翘足而待。”彦谦惊止之，因谓友人李少适曰：“主上性多忌刻，不纳谏争。太子卑弱，诸王擅威。唯行苛酷之政，不弘远大之略。今虽少安，吾忧其危乱矣。”少适以为不然。大业之季，其言皆验。及义师济河，玄龄杖策谒于军门。太宗以为谋主，每叹曰：“昔光武云：‘自吾得邓禹，人益亲。’寡人有玄龄，亦犹禹也。”佐平天下，及终相位，凡三十二年，号为贤相，然无迹可寻。为唐宗臣，宜哉！

李靖既平突厥，倾其种落，言于太宗曰：“陛下五十年后，当忧北边。”至高宗末，突厥果为患。突厥初平，温彦博议迁其人于朔方，以实空虚之地。魏徵以为不可，曰：“夷不乱华，非长久之计。”开元中，六胡果叛，咸如徵言。

李勣少与乡人翟让聚众为盗，以李密为主，言于密曰：“天下大乱，本为饥苦。若得黎阳一仓，大事济矣。”遂袭取之。时在饥饿，就仓者数十万人。魏徵、高季辅、杜正伦、郭孝恪皆客游，勣一见便加礼敬，引之卧内，谈谑无倦。及平武牢，获戴胄，亟推荐。咸至大官。时称勣有知人之鉴。

侯君集得幸于太宗，命李靖教其兵法。既而奏曰：“李靖将反。至隐微之际，辄不以示臣。”太宗以让靖，靖对曰：“此君集反耳。今中夏义安，臣之所教，足以安制四夷矣。今君集求尽臣之术者，是将有异志焉。”时靖为左仆射，君集为兵部尚

书，俱自朝还省。君集马过门数步而不觉，靖谓人曰：“君集意不在人，必将反矣。”至十七年四月，大理囚纥干承基告太子承乾、汉王元昌与侯君集反。太宗大惊，亟命召之，以出期不鞠问，且将贯其死。群臣固争，遽请斩之，以明大法。谓之曰：“与公长诀矣！”遂歔歔下泣。君集亦自投于地。遂戮于四达之衢。君集谓监者曰：“君集岂反者乎？蹉跌至此！昔自藩邸早承羁继，击灭二虏，颇有微功。为言于陛下，乞令一子以主禋祀。”太宗特原其妻并一子为庶人，流之岭南。

马周雅善敷奏，动无不中。岑文本谓人曰：“吾观马周论事多矣，援引事类，扬榷古今，举要删芜，言辩而理切。奇锋高论，往往间出，听之靡靡，令人忘倦。然鸢肩火色腾上，必速死，恐不能久矣。”无何而卒，如文本言。

秦叔宝属隋将来护儿帐内，宝母死，护儿遣使吊之。军吏咸怪曰：“士卒遭丧多矣，将军未尝降问，吊叔宝何也？”护儿曰：“此人勇有志节，吾岂以卑贱处之！”叔宝后事李密。密败，入王充。程咬金谓叔宝曰：“充好为咒誓，乃师老嫗耳，岂是拨乱主乎？”后充拒王师，二人统兵战，马上揖充而降。太宗甚重之。功名克成，死于牖下，皆万人敌也。

太宗破高丽于安市城东南，斩首二万余级，降者二万余人，俘获牛马十万余匹。因名所幸山为“驻蹕山”。许敬宗为文刻石纪功焉。中书舍人敬播曰：“圣人与天地合德，山名驻蹕，此盖天意奎舆不复更东矣。”自七月攻安市，城拔，乃班师焉。

魏王泰有宠于太宗，所给月料逾于太子。褚遂良谏曰：“圣人制礼，尊嫡卑庶，故立嫡以长，谓之储君。其所承也重矣，俾用物不计，与王者共之。庶子虽贤，不是正嫡。先王所

以塞嫌疑之渐，除祸乱之源。伏见储君料物翻少魏王，陛下非所以爱子也。”文多不尽载，太宗纳之。

李义府侨居于蜀，袁天纲见而奇之，曰：“此郎君贵极人臣，但寿不长耳。”因请舍之，托其子曰：“此子七品相，愿公提挈之。”义府许诺。因问天纲寿几何，对曰：“五十二外，非所知也。”安抚使李大亮、侍中刘洎等连荐之。召见，试令咏鸟，立成。其诗曰：“日里颺朝彩，琴中半夜啼。上林许多树，不借一枝栖。”太宗深赏之，曰：“我将全树借汝，岂唯一枝！”自门下典仪超拜监察御史。其后位寿，咸如天纲之言。

李嗣贞尝与朝列同过太清观，道士刘槩辅俨为设乐。嗣贞曰：“此乐宫商不和，君臣相阻之征也；角徵失次，父子不和之兆也。杀声既多，哀调又苦，若国家无事，太子受其咎矣。”居数月，章怀太子果为则天所构，废为庶人，死于巴州。刘槩辅俨奏其事，自始平令擢为太常丞也。

魏元忠本名贞宰，仪凤中以封事召见，高宗与语，无所屈挠，慰喻遣之。忠不舞蹈而出。高宗目送之，谓中书令薛元超曰：“此书生虽未解朝庭礼仪，名以定体，真宰相也。”则天时为酷吏罗织下狱，有诏出之。小吏先闻以告，元忠惊喜，问：“汝名何？”曰：“元忠。”乃改名为元忠也。

裴行俭少聪敏多艺，立功边陲，屡克凶丑。及为吏部侍郎，赏拔苏味道、王勣，曰：“二公后当相次掌钧衡之任。”勣，勃之兄也。时李敬玄盛称王勃、杨炯等四人，以示行俭。曰：“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也。勃等虽有才名，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者！杨稍似沉静，应至令长。并鲜克令终。”卒如其言。

王及善为文昌左相国，因内宴，见张易之兄弟恃宠，无人臣礼，数奏抑之。则天不悦，谓及善曰：“卿既无事，更有游宴，

但检校阁中，不须去也。”及善因请假月余，则天不之问。及善叹曰：“岂有宰相而天子得一月不见乎？事可知矣。”乃乞骸骨。

李迥秀任考功员外，知贡举。有进士姓崔者，文章非佳，迥秀览之良久，谓之曰：“第一。清河崔郎，仪貌不恶，须眉如戟，精彩甚高。出身莫可量，岂必要须进士？”再三慰谕而遣之。闻者大矍焉。

玄宗东封回，右丞相张说奏曰：“吐蕃丑逆，诚负万诛，然国家久事征讨，实亦劳心。今甘、凉、河、鄯征发不息，已数十年于兹矣，虽有克捷，亦有败军，此诚安危之时也。闻其悔过请和，惟陛下许其稽颡，以息边境，则苍生幸甚。”玄宗曰：“待与王君夔筹之。”说出，谓源乾曜曰：“君夔勇而无谋，好兵以求相。两国和好，何以为功？彼若入朝，则吾计不行矣。”竟如其言。说惧君夔黜兵，终致倾覆，时隼州获斗羊，因上斗羊表以讽焉。玄宗不纳。至十五年九月，吐蕃果犯瓜州，杀刺史田元献，并害君夔父，大杀掠男女，取军资仓粮而去。君夔驰赴肃州以袭之，还至甘州巩笔驿，为吐蕃所击，师徒大败，君夔死之。咸如说言。

大唐新语卷八

聪敏第十七

贞观中，有雄雉集于东宫明德殿，太宗问群臣曰：“是何祥也？”褚遂良对曰：“昔秦文公时，有童子化为雉，雌者鸣于陈仓，雄者鸣于南阳。童子言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以为宝鸡祠。汉光武膺得雄之祥，遂起南阳而有四海。陛下旧封秦王，故雄雉见于秦地，所以彰明德也。”太宗悦曰：“立身之道，不可无学。遂良博识，深可重也。”

秦府仓曹李守素尤谙氏族，时人号为“肉谱”。虞世南语人曰：“昔任彦昇善谈经籍，称为‘五经笥’，今宜改仓曹为‘人物志’。”

太宗尝出行，有司请载书以从。太宗曰：“不须。虞世南在，此行秘书也。”南为秘书监，于省后堂集群书中奥义皆应用者，号《北堂书钞》。今此堂犹存。其书盛行于代。

卢庄道年十三，造于父友高士廉，以故人子，引坐。会有献书者，庄道窃窥之，请士廉曰：“此文庄道所作。”士廉甚怪之，曰：“后生何轻薄之行！”庄道请讽之，果通。复请倒讽，又通。士廉称叹良久，庄道谢曰：“此文实非庄道所作，向窥记之耳。”士廉即取他文及案牒试之，一览倒讽。并呈己作文章。士廉具以闻。太宗召见，策试，擢第十六，授河池尉。满，复制举擢甲科。召见，太宗识之曰：“此是朕聪明小儿耶？”授长安

尉。太宗将录囚徒，京宰以庄道幼年，惧不举，欲以他尉代之。庄道不从。但闲暇，不之省也。时系囚四百余人，令丞深以为惧。翌日，太宗召囚，庄道乃徐状以进，引诸囚入。庄道评其轻重，留系月日，应对如神。太宗惊异，即日拜监察御史。

冯智戴，高州首领盎之子，贞观初，奉盎并入朝。太宗闻其善兵法，试指山际云以问之曰：“其下有贼，今日可击否？”对曰：“可击。”问：“何以知之？”对曰：“云形似树，日辰在金。金能制木，击之必胜。”太宗奇之，授左武卫将军。

王义方博学有才华，杖策入长安，数月，名动京师。敕宰相与语，侍中许敬宗以员外郎独孤慙有词学，命与义方谈及史籍，屡相诘对。义方惊曰：“此郎何姓？”慙曰：“独孤。”义方曰：“识字耶？”慙不平之，左右亦愤愤。斯须复相诘，乃错乱其言，谓慙曰：“长孙识字耶？”若此者再三。慙不胜忿怒，对敬宗殴之。敬宗曰：“此拳虽俊，终不可为。”乃黜慙，拜义方为侍御史。

贾嘉隐年七岁，以神童召见。时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勣于朝堂立语，李戏之曰：“吾所倚者何树？”嘉隐对曰：“松树。”李曰：“此槐也，何忽言松？”嘉隐曰：“以公配木，则为松树。”无忌连问之曰：“吾所倚者何树？”嘉隐曰：“槐树。”无忌曰：“汝不能复矫对耶？”嘉隐应声曰：“何须矫对，但取其以鬼配木耳。”勣曰：“此小儿作獠面，何得如此聪明？”嘉隐又应声曰：“胡面尚为宰相，獠面何废聪明！”勣状貌胡也。

贾言忠数岁记讽书，一日万言，七岁神童擢第。事亲以孝闻，迁监察御史。时有事辽海，委以支度军粮，还奏便宜，迁侍御史。高宗问辽东事宜，言忠奏：“辽东可平。”画其山川地势，皆如目见。又问诸将所能，言忠对曰：“李勣先朝旧臣，圣鉴所委。庞同善虽非斗将，所持军严整。薛仁贵勇冠三军，名可震

敌。高俭俭素自处，中果有谋。契苾何力沉毅持重，有统御才，颇、翦之俦。诸将夙夜小心，忠身忧国，莫逮于李勣。”高宗深纳之。累迁吏部员外。

魏奉古制举擢第，授雍丘尉。尝日公讌，有客草序五百言。奉古览之，曰：“皆旧文。”援笔倒疏之。草序者默然自失，列座抚掌。奉古徐笑曰：“适览记之，非旧习也。”由是知名。时姚珽莅汴州，群寮毕谒。珽召奉古前，曰：“此聪明尉耶？”他日，持厩目令示奉古。奉古一览便讽千余言，珽惊起曰：“仕宦四十年，未尝见此。”终兵部侍郎。

裴琰之弱冠为同州司户，但以行乐为事，略不视案牍。刺史李崇仪怪之，问户佐，户佐对：“司户小儿郎，不闲书判。”数日，崇仪谓琰之曰：“同州事物殷系，司户尤甚。公何不别求京官，无为滞此司也。”琰之唯诺。复数日，曹事委积，众议以为琰之不知书，但遨游耳。他日，崇仪召入，励而责之。琰之出问户佐曰：“文案几何？”对曰：“急者二百余道。”琰之曰：“有何多，如此逼人！”命每案后连纸十张，令五六人供研墨点笔。琰之不上厅，语主案者略言其事意，倚柱而断之，词理纵横，文笔灿烂，手不停缀，落纸如飞。倾州官寮，观者如堵。既而回案于崇仪，崇仪曰：“司户解判耶？”户佐曰：“司户大高手笔。”仍未之奇也。比四五案，崇仪悚作，召琰之，降阶谢曰：“公词翰若此，何忍藏锋以成鄙夫之过？”由此名动一州。数日，闻于京邑，除雍州判司。子灌，开元中为吏部尚书。

李嗣真聪敏多才能，以许州判佐直弘文馆。高宗东封还，幸孔子庙，诏赠太师，命有司为祝文。司文郎中富少颖沙直撰进，不称旨，御笔漉破，付左寺丞。贺兰敏之已下战栗。遽召嗣真，咋笔立成。其章句云：“庶能不遗百代，助损益而可知；

永鉴千年，同比肩而为友。”高宗览之，问曰：“谁作此文？”有司言：“嗣真。”高宗曰：“此人那解我意，遂有此句？”诏加两阶。时敏之恃宠骄盈，嗣真审其必败，谓所亲曰：“久荫大树，或有颠坠，吾属无赖矣！”因饥年，讽执政，求出为义乌令。敏之，则天姊子也，无何果败。

天授中，寿春郡王成器等五人同日册命。有司忘载册文，及百寮在列，方知阙礼。宰臣以下相顾失色。中书舍人王剧立召小吏五人，各执笔，口授分写，斯须而毕。词理典贍，举朝叹伏。

唐休璟为灵武大总管，谙练边事，自碣石西逾四镇，绵亘万里，山川要害皆记在目前。先是突厥与诸蕃相攻，安西道绝。表奏押至，则天令宰臣商度事宜。休璟俄顷草奏，便施行。居十余日，安西道果奏请兵马应接，程期一如所画。则天谓休璟曰：“恨用卿晚。”乃委以政事，谓魏元忠等曰：“休璟谙练边事，卿等十当一也。”

玄宗幸成都，给事中裴士淹从。士淹聪悟柔顺，颇精历代史。玄宗甚爱之，马上偕行，得备顾问。时肃忠在凤翔，每有大除拜，辄启闻。房琯为将，玄宗曰：“此不足以破贼也。”历评诸将，并云：“非灭贼材。”又曰：“若姚崇在，贼不足灭也。”因言崇之宏才远略。语及宋璟，玄宗不悦曰：“彼卖直以沽名耳。”历数十余人，皆当其目。至张九龄，亦甚重之。及言李林甫，曰：“妒贤嫉能，亦无敌也。”士淹因启曰：“既知，陛下何用之久耶？”玄宗默然不应。

文章第十八

杜淹为天策府兵曹，杨文幹之乱，流越巂。太宗戡内难，

以为御史大夫。因咏鸡以致意焉。其诗曰：“寒食东郊道，阳沟竞草笼。花冠偏照日，芥羽正生风。顾敌知心勇，先鸣觉气雄。长翘频扫阵，利距屡通中。飞毛遍绿野，洒血渍芳丛。虽云百战胜，会自不论功。”淹聪辩多才艺，与韦福嗣为莫逆之友。开皇中，相与谋曰：“主上好嘉遁，苏威以幽人见擢，盍各效之。”乃俱入太白，佯言隐逸。隋文帝闻之，谪戍江表。后还乡里，以经籍自娱。吏部郎中高构知名，表荐之，大业末为御史中丞。洛阳平，将委质于隐太子，房玄龄恐资敌，遂启用之。寻判吏部尚书，参议政事。

太宗在洛阳，宴群臣于积翠池。酒酣，各赋一事。太宗赋《尚书》曰：“日昃玩百篇，临灯披五典。夏康既逸怠，商辛亦沉湎。恣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鲜。灭身资累恶，成名由积善。”魏徵赋西汉曰：“受降临轶道，争长趣鸿门。驱传渭桥上，观兵细柳屯。夜燕经柏谷，朝游出杜原。终藉叔孙礼，方知天子尊。”太宗曰：“魏徵每言，必约我以礼。”

李百药，德林之子，才行相继，海内名流莫不宗仰。藻思沉蔚，尤工五言。太宗常制《帝京篇》，命其和作，叹其精妙，手诏曰：“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壮？何齿之宿而意之新？”及悬车告老，怡然自得，穿地筑山，以诗酒自适，尽平生之意。高宗承贞观之后，天下无事，上官仪独为宰相。尝凌晨入朝，循洛水堤步月徐辔，咏诗曰：“脉脉大川流，驱马历长洲。鹊飞山月曙，蝉噪野云秋。”音韵凄响，群公望之如神仙焉。

华阴杨炯与绛州王勃、范阳卢照邻、东阳骆宾王，皆以文词知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他日，崔融与张说评论勃等曰：“勃文章宏放，非常人所及，炯与照邻可以企之。”说曰：“杨盈川之文，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耻居

王后则信然，愧在卢前则为误矣。”

苏味道使岭南，闻崔、马二侍御入省，因寄诗曰：“振鹭齐飞日，迁莺远听闻。明光共待漏，清鉴各披云。喜得廊庙举，嗟为台阁分。皎林怀柏悦，新幄阻兰孙。冠去神羊影，车连瑞雉群。独怜南斗外，空仰列星文。”味道富才华，代以文章著称，累迁凤阁侍郎、知政事。与张锡俱坐法，系于司刑寺。所司以上相之贵，所坐事轻，供待甚备。味道终不敢当，不乘马，步至系所，席地而卧，蔬食而已。锡乘马至寺，舍二品院，气色自若。帷屏饮膳，无忝平居。则天闻之，原味道而放锡于岭南。

刘怀一有才藻，自瀛州司法拜右台殿中。时右台监察邓茂迁左台殿中，怀一赠之诗曰：“惟昔参多世，无双仰异才。鹰鹯同放逐，鹓鹭忝游陪。入任光三命，迁荣历二台。隔墙钦素躅，对阁限清埃。紫署春光早，兰闱曙色催。谁怜夕阳至，空想邓林隈。”

吕太一拜监察御史里行，自负才华而不即真，因咏院中竹叶以寄意焉。其诗曰：“濯濯当轩竹，青青重岁寒。心贞徒见赏，箨小未成竿。”同列张沈和之曰：“闻君庭竹咏，幽意岁寒多。叹息为冠小，良工将奈何。”后迁户部员外。户部与吏部邻司，吏部移牒户部，令墙宇悉竖棘，以防令史交通。太一牒报曰：“眷彼吏部，铨综之司。当须简要清通，何必竖篱插棘。”省中赏其俊拔。

贺遂亮与韩思彦同在宪台，钦思彦之风韵，赠诗曰：“意气百年内，平生一寸心。欲交天下士，未面一虚襟。君子重名义，贞道冠衣簪。风云行可托，怀抱自然深。落霞静霜景，坠叶下风林。若上南登岸，希访北山岑。”思彦酬之曰：“古人一

言重，常谓百年轻。今投欢会面，顾眄尽平生。簪裾非所托，琴酒冀相并。累日同游处，通宵款素诚。霜飘知柳脆，雪冒觉松贞。愿言何所道，幸得岁寒名。”

张宣明有胆气，富词翰。尝山行见孤松，赏玩久之，乃赋诗曰：“孤松郁山椒，肃爽凌平霄。既挺千丈干，亦生百尺条。青青恒一色，落落非一朝。大庭今已构，惜哉无人招。寒霜十二月，枝叶独不凋。”凤阁舍人梁载言赏之曰：“文之气质，不减于长松也。”宣明为郭振判官，使至三姓咽面，因赋诗曰：“昔闻班家子，笔砚忽然投。一朝抚长剑，万里入荒陬。岂不厌艰险，只思清国仇。山川去何岁，霜露几逢秋。玉塞已遐廓，铁关方阻修。东都日窅窅，西海此悠悠。卒使功名建，长封万里侯。”时人称为绝唱。

李峤少负才华，代传儒学，累官成均祭酒、吏部尚书，三知政事，封郑国公。长寿三年，则天征天下铜五十万余斤，铁三百三十余万，钱两万七千贯，于定鼎门内铸八棱铜柱，高九十尺，径一丈二尺，题曰“大周万国述德天枢”，纪革命之功，贬皇家之德。天枢下置铁山，铜龙负载，狮子、麒麟围绕。上有云盖，盖上施盘龙以托火珠。珠高一丈，围三丈，金彩荧煌，光侔日月。武三思为其文，朝士献诗者不可胜纪，唯峤诗冠绝当时。其诗曰：“辙迹光西崦，勋名纪北燕。何如万国会，讽德九门前。灼灼临黄道，迢迢入紫烟。仙盘正下露，高柱欲承天。山类丛云起，珠疑大火悬。声流尘作劫，业固海成田。圣泽倾尧酒，熏风入舜弦。欣逢下生日，还偶上皇年。”后宪司发峤附会韦庶人，左授滁州别驾而终。开元初，诏毁天枢，发卒销烁，弥月不尽。洛阳尉李休烈赋诗以咏之曰：“天门街里倒天枢，火急先须卸火珠。计合一条丝线挽，何劳两县索人夫。”先有

讹言云：“一条线挽天枢。”言其不经久也，故休烈诗及之。士庶莫不讽咏。天枢之北，韦庶人继造一台，先此毁拆。

则天初革命，大搜遗逸，四方之士应制者向万人。则天御洛阳城南门，亲自临试。张说对策为天下第一。则天以近古以来未有甲科，乃屈为第二等。其警句曰：“昔三监玩常，有司既纠之以猛；今四罪咸服，陛下宜计之以宽。”拜太子校书。仍令写策本于尚书省，颁示朝集及蕃客等，以光大国得贤之美。

陆馀庆孙海，长于五言诗，甚为诗人所重。性峻不附权要，出牧潮州，但以诗酒自适，不以远谪介意。《题奉国寺》诗曰：“新秋夜何爽，露下风转凄。一磬竹林里，千灯花塔西。”《题龙门寺》诗曰：“窗灯林霭里，闻磬水声中。更筹半有会，炉烟满夕风。”人推其警策。

长寿中，有荥阳郑属宾颇善五言，竟不闻达。年老方授江左一尉。亲朋饯别于上东门，属宾赋诗留别曰：“畏途方万里，生涯近百年。不知将白首，何处入黄泉？”酒酣自咏，声调哀感，满座为之流涕。竟卒于官。

神龙之际，京城正月望日，盛饰灯影之会。金吾弛禁，特许夜行。贵游戚属及下隶工贾，无不夜游。车马骈阗，人不得顾。王主之家，马上作乐以相夸竞。文士皆赋诗一章，以纪其事。作者数百人，惟中书侍郎苏味道、吏部员外郭利贞、殿中侍御史崔液三人为绝唱。味道诗曰：“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妓皆秾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利贞曰：“九陌连灯影，千门度月华。倾城出宝骑，匝路转香车。烂熳唯愁晓，周旋不问家。更逢清管发，处处落梅花。”液曰：“今年春色胜常年，此夜风光正可怜。鸂鶒楼前新月满，凤凰台上宝灯燃。……”文多不

尽载。

刘希夷一名挺之，汝州人。少有文华，好为宫体，词旨悲苦，不为时所重。善捣琵琶，尝为《白头翁咏》曰：“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既而自悔曰：“我此诗似谶，与石崇‘白首同所归’何异也？”乃更作一句云：“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既而叹曰：“此句复似向谶矣！然死生有命，岂复由此？”乃两存之。诗成未周岁，为奸人所杀。或云宋之问害之。后孙翌撰《正声集》，以希夷为集中之最。由是稍为时人所称。

张文成以词学知名，应下笔成章、才高位下、词摛文苑等三入科，俱登上第。转洛阳尉。故有《咏燕》诗，其末章云：“变石身犹重，衔泥力尚微。从来赴甲第，两起一双飞。”时人无不讽咏。累迁司门员外。文成凡七应举，四参选，其判策皆登甲第科。员半千谓人曰：“张子之文如青铜钱，万拣万中，未闻退时。”故人号“青铜学士”。久视中，太官令马仙童陷默啜，问张文成何在。仙童曰：“自御史贬官。”默啜曰：“此人何不见用也？”后暹罗、日本使入朝，咸使人就写文章而去。其才远播如此。

魏求己自御史左授山阳丞，为诗曰：“朝升照日槛，夕次下乌台。风竿一眇邈，月树几徘徊。翼向高标敛，声随下调哀。怀燕首自白，非是为年催。”郑繇少工五言。开元初，山範为岐州刺史，繇为长史。範失白鹰，深所爱惜，因为《失白鹰》诗以致意焉。其诗曰：“白昼文章乱，丹青羽翻齐。云间呼暂下，雪里放还迷。梁苑惊池鹭，陈仓拂野鸡。不知辽廓外，何处别依栖？”甚为时所讽咏。子审，亦以文章知名。

玄宗朝，张说为丽正殿学士，尝献诗曰：“东壁图书府，西

垣翰墨林。讽《诗》关国体，讲《易》见天心。”玄宗深佳赏之，优诏答曰：“得所进诗，甚为佳妙。风雅之道，斯焉可观。并据才能，略为赞述，具如别纸，宜各领之。”玄宗自于彩笺上八分书说赞曰：“德重和鼎，功逾济川。词林秀发，翰苑光鲜。”其徐坚已下，并有赞述，文多不尽载。

张说、徐坚同为集贤学士十余年，好尚颇同，情契相得。时诸学士凋落者众，唯说、坚二人存焉。说手疏诸人名，与坚同观之。坚谓说曰：“诸公昔年皆擅一时之美，敢问孰为先后？”说曰：“李峤、崔融、薛稷、宋之问之文，皆如良金美玉，无施不可。富嘉谟之文，如孤峰绝岸，壁立万仞，丛云郁兴，震雷俱发，诚可畏乎。若施于廊庙，则为骇矣。阎朝隐之文，则如丽色靓妆，衣之绮绣，燕歌赵舞，观者忘忧。然类之《风雅》，则为罪矣。”坚又曰：“今之后进，文词孰贤？”说曰：“韩休之文，有如太羹玄酒，虽雅有典则，而薄于滋味。许景先之文，有如丰肌腻体，虽秾华可爱，而乏风骨。张九龄之文，有如轻缣素练，虽济时适用，而窘于边幅。王翰之文，有如琼林玉笋，虽烂然可珍，而多有玷缺。若能箴其所阙，济其所长，亦一时之秀也。”

大唐新语卷九

著述第十九

太宗欲见前代帝王事得失以为鉴戒，魏徵乃以虞世南、褚遂良、萧德言等采经史百家之内嘉言善语，明王暗君之迹，为五十卷，号《群书理要》，上之。太宗手诏曰：“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览所撰书，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赐徵等绢千匹，彩物五百段。太子诸王，各赐一本。

贞观中，纪国寺僧慧静撰《续英华诗》十卷，行于代。慧静尝言曰：“作之非难，鉴之为贵。吾所搜拣，亦《诗》三百篇之次矣。”慧静俗姓房，有藻识。今复有诗篇十卷，与《英华》相似，起自梁代，迄于今朝，以类相从，多于慧静所集，而不题撰集人名氏。

江淮间为《文选》学者，起自江都曹宪。贞观初，扬州长史李袭誉荐之，征为弘文馆学士。宪以年老不起，遣使就拜朝散大夫，赐帛三百匹。宪以仕隋为秘书，学徒数百人，公卿亦多从之学，撰《文选音义》十卷，年百余岁乃卒。其后句容许淹，江夏李善、公孙罗，相继以《文选》教授。开元中，中书令萧嵩以《文选》是先代旧业，欲注释之。奏请左补阙王智明、金吾卫佐李玄成、进士陈居等注《文选》。先是，东宫卫佐冯光震入院校《文选》，兼复注释。解“蹲鸱”云：“今之芋子，即是着毛萝

卜。”院中学士向挺之、萧嵩抚掌大笑。智明等学术非深，素无修撰之艺，其后或迁，功竟不就。

太宗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比见前后汉史，载扬雄《甘泉》《羽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班固《两都赋》，此既文体浮华，无益劝戒，何暇书之史策？今有上书论事，词理可裨于政理者，朕或从或不从，皆须备载。”

代有释昙刚制《山东士大夫类例》三卷。其假冒者悉不录，署云“相州僧昙刚撰”。左散骑常侍柳冲，亦明氏族。中宗朝为相州刺史，询问旧老，咸云自隋朝以来，不闻有僧昙刚。盖惧见害于时，而匿其名氏耳。

开元初，左庶子刘子玄奏议，请废郑子《孝经》，依孔注；《老子》请停河上公注，行王弼注；《易传》非子夏所造，请停。引今古为证，文多不尽载。其略曰：“今所行《孝经》，题曰郑氏。爰在近古，皆云是郑玄，而魏晋之朝无有此说。后魏北齐之代，立于学官，盖虏俗无识，故致斯谬。今验《孝经》，非郑玄所注，凡十二条。又今俗所行《老子》，云是河上公注。序云：‘河上公者，汉文帝时人，庵于河上，因以为号。以所注《老子》授文帝，因冲空上天。’此乃不经之鄙言，习俗之虚语。案《艺文志》，注《老子》有三家，而无河上公注。虽使才别朱紫，粗分菽麦，亦皆嗤其过谬，况有识者乎？《艺文志》，《易》有十三家，而无子夏传。”子玄争论，颇有条贯，会苏、宋文吏，拘于流俗，不能发明古义，竟排斥之。深为识者所叹。

梁载言《十道志》解南城山，引《后汉书》云：“郑玄遭黄巾之难，客于徐州。”今者有《孝经序》，相承云郑氏所作。其序曰：“仆避难于南城山，栖迟岩石之下，念昔先人，余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经》。”盖康成胤孙所作也。陆德明亦云：“案郑志

及《晋中经簿》并无，唯晋穆帝集讲《孝经》，云以郑注为主。”今验《孝经注》，与康成所注五经体并不同，则刘子玄所证，信有征矣。

萧何封酈侯，先儒及颜师古以酈为南阳筑阳之城。筑阳今属襄州。窃以凡封功臣，多就本土，盖欲荣之也。张良封留侯，是为成例。案班固何须穿凿，更制别音乎？

刘子玄直史馆时，宰臣萧至忠、纪处讷等并监修国史。子玄以执政秉权，事多掣肘，辞以著述无功，求解史任。奏记于至忠等，其略曰：“伏见每汲汲于劝诱，勤勤于课责云：‘经籍事重，努力用心。’或岁序已奄，何时辍手。纲维不举，督课徒勤。虽威以刺骨之刑，勸以悬金之赏，终不可得也。语云：‘陈力就列，不能者止。’仆所以比者布怀知己，历讼群公，屡辞载笔之官，欲罢记言之职者，正为此耳。当今朝号得人，国称多士。蓬山之下，良直比肩；芸阁之间，英奇接武。仆既功亏刻鹄，笔未获麟，徒殫太官之膳，虚索长安之米。乞以本职，还其旧居，多谢简书，请避贤路。”文多不尽载。至忠惜其才，不许。宗楚客恶其正直，谓诸史官曰：“此人作书如是，欲置我于何地！”子玄著《史通》二十篇，备陈史册之体。

开元十年，玄宗诏书院撰《六典》以进。时张说为丽正学士，以其事委徐坚。沉吟岁余，谓人曰：“坚承乏，已曾七度修书，有凭准皆似不难。唯《六典》历年措思，未知所从。”说又令学士毋婴等，检前史职官，以今式分入六司，以今朝六典，象周官之制。然用功艰难，绵历数载。其后张九龄委陆善经，李林甫委苑咸，至二十六年，始奏上。百寮陈贺，迄今行之。

开元十二年，沙门一行造黄道游仪以进。玄宗亲为之序，文多不尽载。其略曰：“孰为天大，此焉取则。均以寒暑，分诸

晷刻。盈缩不愆，列舍不忒。制器垂象，永鉴无惑。”因遣太史官驰往安南及蔚州测候日影，经年乃定。

玄宗谓张说曰：“儿子等欲学缀文，须检事及看文体。御览之辈，部帙既大，寻讨稍难。卿与诸学士撰集要事并要文，以类相从，务取省便，令儿子等易见成就也。”说与徐坚、韦述等编此进上，诏以《初学记》为名。赐修撰学士束帛有差。其书行于代。

道家有庚桑子者，代无其书。开元末，襄阳处士王源撰《亢仓子》两卷以补之。序云：“《庄子》谓之庚桑子，《史记》作亢桑子，《列子》作亢仓子，其实一也。”源又取《庄子·庚桑楚》一篇为本，更取诸子文义相类者，合而成之。亦行于代。

从善第二十

魏徵尝取急还奏曰：“人言陛下欲幸山南，在外装束悉了，而竟不行。何因有此消息？”太宗笑曰：“当时实有此心，畏卿嗔，遂停耳。”

韦惊为右丞，勾当司农木槿七十价，百姓四十价，奏其隐没。太宗切责有司，召大理卿孙伏伽亟书司农罪。伏伽奏曰：“司农无罪。”太宗骇而问之，伏伽曰：“只为官木槿贵，所以百姓者贱。向使官木槿贱，百姓无由贱。但见司农识大体，不知其过也。”太宗深赏之，顾谓韦惊曰：“卿识用欲逮伏伽远矣！”

贞观中，金城坊有人家为胡所劫者，久捕贼不获。时杨纂为雍州长史，判勘京城坊市诸胡，尽禁推问。司法参军尹伊异判之曰：“贼出万端，诈伪非一。亦有胡着汉帽，汉着胡帽，亦须汉里兼求，不得胡中直觅。请追禁西市胡，余请不问。”纂初不同其判。遽命，沉吟少选，乃判曰：“纂输一筹。余依判。”太

宗闻之，笑曰：“朕用尹伊，杨纂闻义伏输一筹，朕复得几筹耶？”俄果获贼。尹伊尝为坊州司户，尚药局牒省索杜若，省符下坊州供送。伊判之曰：“坊州本无杜若，天下共知。省符忽有此科，应由谢朓诗误。华省曹郎如此判，岂不畏二十八宿向下笑人！”由是知名。改补雍州司法。

郭翰为御史，巡察陇右，所经州县，多为按劾。次于宁州，时狄仁杰为刺史，风化大行。翰才入境，耆老荐扬之状已盈于路。翰就馆，以州所供纸笔置于案，召府寮曰：“入境其政可知，愿成使君之美。无为久留，徒烦扰耳。”即命驾而去。翰性宽简不苛，读《老子》至“和其光，同其尘”，慨然叹曰：“大雅君子，明哲以保其身。”乃祈执政，辞以儒门不愿持宪。改授麟台郎。时刘祎之坐赐死，既洗沐而神色自若，命其子草谢死表。其子哀号将绝，不能书。监刑者催逼之，祎之乃自操纸，援笔即成，词理恳至，见者无不伤痛。时翰读之，为宦者所奏，左授巫州司户，俄而征还。

陆象先为益州长史，奏嘉、邛路远，请凿岷山之南，以从捷近。发卒从役，居人不堪，多道亡瘡死，行旅无利。左拾遗张宣明监姚、嵩诸军事，兼招慰使，仍亲验其路，审其难险，移牒益州曰：“此路高山临云，深谷无景，至有斗绝巨险，殆不通人踪。经之者必搏壁傍崖，胁息而度。虽竟日登顿，二十许里，木人犹堪泪下，铁马亦可蹄穿。”象先览之兢惕，遽罢役，仍旧路以闻。蜀人赖焉。

谀佞第二十一

太宗尝止一树下，曰：“此嘉树。”宇文士及从而美之不容口。太宗正色谓之曰：“魏徵尝劝我远佞人。我不悟佞人为谁

矣，意常疑汝而未明也。今乃果然。”士及叩头谢曰：“南衙群臣，面折廷诤，陛下常不举首。今臣幸在左右，若不少顺从，陛下虽贵为天子，复何聊乎？”太宗怒乃解。

代州都督刘兰谋反，腰斩之。将军丘行恭希旨，探心肝而食。太宗责之曰：“典自有常科，何至如此！若食逆者心肝而为忠孝，则兰之心肝当为太子诸王所食，岂到汝乎？”行恭惭谢而退。兰本青州明经，遇乱为乡里所称，保完青郡，远近归之。初降李密。密败归国，在代州为游客所告，遂族灭。

许敬宗父善心，与虞基同为宇文文化及所害。封德彝时为内史舍人，备见其事。贞观初，敬宗以便佞为恩，德彝薄其为人，每谓人曰：“虞基被戮，虞南匍匐以请代；善心之死，敬宗蹈舞以求生。”敬宗深愧恨焉。初，炀帝之被戮也，隋官贺化及。善心独不至，化及以其人望而释之，善心又不舞蹈，由是见害。及为封德彝立传，盛加其罪恶，掌知国史，记注不直，论者尤之。与李义府赞立则天，屠杀朝宰，公卿以下，重足累息。移皇家之社稷，剿生人之性命，敬宗手推毂焉。子昂，颇有才藻，为太子舍人。母裴氏早卒，裴侍婢有姿色，敬宗以为继，假姓虞氏。昂素与之通，敬宗奏昂不孝，流于岭南。又纳资数十万，嫁女与蛮首领冯盎子及监门将军钱九陇，叙其阀阅。又为子娶尉迟宝琳孙女，利其金帛，乃为宝琳父敬德修传，隐其过咎。太宗作《威凤赋》赐长孙无忌，敬宗改云赐敬德。其虚美隐恶，皆此类也。敬宗卒，博士袁思古等议曰：“敬宗位以才升，历居清级。弃长子于荒徼，嫁少女于夷落。闻《诗》闻《礼》，事绝于家庭；纳采问名，唯同于黠货。易名之典，须凭实行。案谥法，名与实爽曰缪。请谥为缪。”敬宗孙彦伯诉于执政，请改谥。礼官议以为既过能改曰恭，乃谥为恭。彦伯，昂

之子也，既与思古忿兢，将于众中殴之。思古谓曰：“吾与贤家君报仇，缘何反怒？”彦伯大惭而退。

高宗末年，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则天幸灾逞己志，潜遏绝医术，不欲其愈。及疾甚，召侍医张文仲、秦鸣鹤诊之，鸣鹤曰：“风毒上攻，若刺头出少血，则愈矣。”则天帘中怒曰：“此可斩！天子头上岂是试出血处耶？”鸣鹤叩头请命，高宗曰：“医之议病，理不加罪。且我头重闷，殆不能忍，出血未必不佳。朕意决矣。”命刺之。鸣鹤刺百会及脑户出血，高宗曰：“吾眼明矣。”言未毕，则天自帘中顶礼以谢鸣鹤等曰：“此天赐我师也。”躬负缙宝以遗之。高宗甚愧焉。

则天称尊号，以睿宗为皇嗣，居东宫。洛阳人王庆之希旨，率浮伪千余人诣阙，请废皇嗣而立武承嗣为太子。召见，两泪交下。则天曰：“皇嗣我子，奈何废之？”庆之曰：“神不享非类。今日谁国，而李氏为嗣也！”则天固谕之令去，庆之终不去，面覆地，以死请。则天务遣之，乃以内印印纸，谓之曰：“持去矣。须见我，以示门者，当闻也。”庆之持纸，去来自若。此后屡见，则天亦烦而怒之，命李昭德赐杖。昭德命左右引出光政门外，昌言曰：“此贼欲废皇嗣而立武承嗣！”命扑之，眼耳皆血出，乃榜杀之。

则天朝，尝三月降雪，凤阁侍郎苏味道等以为祥瑞，草表将贺。左拾遗王求礼止之。味道曰：“国家事，何为诬妄以贺朝廷？”求礼曰：“宰相不能燮理阴阳，令三月降雪。此灾也，乃诬为瑞。若三月雪是瑞雪，腊月雷当为瑞雷耶？”举朝善之，遂不贺。求礼方正有词华，历左台殿中，转卫王掾而卒。

魏元忠为御史大夫，卧病，诸御史省之。侍御史郭霸独后，见元忠，忧形于色，请视元忠便液，以验疾之轻重。元忠辞

拒。霸固请尝之，元忠惊惕。霸喜悦曰：“大夫泄味甘，或难瘳；而今味苦矣，即日当愈。”元忠刚直，甚恶其佞，露其事于朝廷。

张易之兄同休，尝请公卿宴于司礼寺，因请御史大夫杨再思曰：“公面似高丽，请作高丽舞。”再思欣然，帖纸旗巾子，反披紫袍，作高丽舞，略无惭色。再思又见易之弟昌宗以貌美被宠，因谏之曰：“人言六郎似莲花，再思以为不然，只是莲花似六郎耳。”有识咸笑之。后昌宗兄弟犯赃，则天命桓彦範、李承嘉勘当以取实。经数日，彦範等奏：“昌宗兄弟共有赃四千余贯，法当解职。”昌宗奏：“臣有功于国家，所犯不至解免。”则天谓诸宰臣曰：“昌宗于国有功否？”再思时为内史，奏曰：“昌宗合炼神丹，圣躬服之有效，此实莫大之功。”乃赦之。天下名士，视再思如粪土也。

成敬奇有俊才，文章可立就。为大理正，与姚崇有姻亲。崇或寝疾，敬奇造宅省焉，对崇涕泣。怀中置生雀数头，乃一一持出，请崇执手而后放之，祝云：“愿令公速愈。”崇勉而从之。敬奇既出，忿其谄媚，谓子弟曰：“此泪亦何从而来？”自兹不复接遇。

郑愔者，沧州人，来俊臣罗织文状，皆愔草定。张易之兄弟荐为殿中侍御史。易之败，黜为宣州司户。既而归。武三思用事，将害桓敬等，愔揣知其情，求谒三思。三思见之，愔先哭甚哀，既而大笑。三思怪问其故，对曰：“前哭甚哀者，吊大王国破家亡也。后大笑者，贺大王得愔也。柬之等五人为上所忌，日夜为计，非剪除不足以快其意。大王岂不知之？今据将相之权，有过人之智，废则天兵不血刃，易于反掌。今料大王之势，孰与则天？大王不去五王，身有累卵之危，此愔所以

寒心也。”三思大悦，引与登楼。谋陷五王而杀之，皆崔湜、郑愔之谋也。累迁吏部侍郎，卖官为务，后与譙王重福构逆而死。

太平公主沉断有谋，则天爱其类己。诛二张，灭韦氏，咸赖其力焉。睿宗朝，军国大事皆令宰相就宅谘决，然后以闻。睿宗与群臣呼公主为太平，玄宗为三郎。凡所奏请，必问曰：“与三郎商量未？”其见重如此。其宰相有七，四出其门。玄宗孤立而无援。及窦怀贞等诛，乃遁于山寺，俄赐自尽。窦怀贞倾巧进用，累迁晋州长史，谄事中贵，尽得其欢心。韦庶人乳母王氏，本蛮婢也，怀贞聘之为妻，封莒国夫人。俗为奶母之尊曰阿翁，怀贞每因谒见及进奏表状，列其官次，署曰“翊圣皇后阿翁”。时人鄙之，呼为翁，怀贞欣然自得。韦庶人败，遂斩其妻，持首以献。居宪台及京尹，每视事，见无须者误以为中官，必曲加承接。睿宗践祚，怀贞位极人臣，道谀不悛，以至于败。先天中，玄宗戡内难，怀贞投水死。

驸马张垪，以太常卿、翰林院供奉官赞相礼仪，雍容有度。玄宗心悅之，谓垪曰：“朕罢希烈相，以卿代之。”垪谢不敢当。杨贵妃知之，以告杨国忠。杨国忠深忌之。时安禄山入朝，玄宗将加宰相，命垪草诏。国忠谏曰：“禄山不识文字，命之为相，恐四夷轻于唐。”玄宗乃止。及安禄山归范阳，诏高力士送于长乐陂。力士归，玄宗问曰：“禄山喜乎？”力士对曰：“禄山恨不得宰相，颇有言。”国忠遽曰：“此张垪告之也。”玄宗不察国忠之诬，疑垪漏泄，大怒。黜垪为卢溪郡司马，兄均为建安郡司马，弟垪为宜春郡司马。

大唐新语卷十

厘革第二十二

武德九年十一月，太宗始躬亲政事，诏曰：“有隋御宇，政刻刑烦。上怀猜阻，下无和畅。致使朋友游好，庆吊不通；卿士联官，请问斯绝。自今已后，宜革前弊，庶上下交泰，品物咸通。布告天下，使知朕意。”由是风俗一变，浇漓顿革矣。

故事：江南，天子则白蛤帽，公卿则巾褐裙襦。北朝杂以戎狄之制。北齐有长帽、短靴、合袴袄子。朱紫玄黄，各随其好。天子多服绯袍。隋代帝王贵臣，多服黄纹绫袍、乌纱帽、九环带、乌皮六合靴。百官常服，同于走庶，皆着黄袍及衫，出入殿省。后乌纱帽渐废，贵贱通用折上巾以代冠，用靴以代履。折上巾，戎冠也；靴，胡履也：咸便于军旅。昔袁绍与魏武帝战于官渡，军败，复巾渡河，递相仿效，因以成俗。初用全幅皂向后幞发，谓之幞头。周武帝才为四脚；武德以来，始加巾子。至贞观八年，太宗初服翼善冠，赐贵官进德冠，因谓侍臣曰：“幞头起自周武帝，盖取便于军容。今四海无虞，当息武事。此冠颇采古法，兼更类幞头，乃宜常服。可取服。”袴褶通用，此冠亦寻废矣。

太史令傅奕，博综群言，尤精《庄》、《老》，以齐生死、混荣辱为事，深排释氏，嫉之如仇。尝至河东，遇弥勒塔，士女辐辏礼拜。奕长揖之曰：“汝往代之圣人，我当今之达士。”奕上疏

请去释教，其词曰：“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托。故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税。凡百黎庶，不察根源，乃追既往之罪，虚觊将来之福。布施一钱，希万倍之报；持斋一日，期百日之粮。”又上论十二首，高祖将从之，会传位而止。

旧制：京城内金吾晓暝传呼，以戒行者。马周献封章，始置街鼓，俗号“鼙鼙”，公私便焉。有道人裴儵然，雅有篇咏，善画，好酒。尝戏为《渭川歌》，词曰：“遮莫鼙鼙动，须倾湛湛杯。金吾傥借问，报道玉山颓。”甚为时人所赏。

姜晦为吏部侍郎，性聪悟，识理体。旧制：吏曹舍宇悉布棘，以防令史为与选人交通。及晦领选事，尽除之，大开铨门，示无所禁。私行置者，晦辄知之，召问，莫不首伏。初，朝廷以晦改革前规，咸以为不可。竟铨综得所，贿赂不行，举朝叹伏。

高宗欲用郭待举、岑长倩、郭正一、魏玄同等知政事，谓中书令崔知温曰：“待举等历任尚浅，且令参闻政事，未可即卿等同名称也。”自是外司四品以下官知政事者，以平章为名，自待举始也。

自武德至长安四年已前，仆射并是正宰相。故太宗谓房玄龄等曰：“公为宰相，当大开耳目，求访贤哲。”即其事也。神龙初，豆卢钦望为仆射，不带同中书门下三品，不敢参议政事，后加知军国事。韦安石为仆射、东都留守，自后仆射不知政事矣。

自古帝王必躬籍田，以展三推终亩之礼。开元二十三年正月，玄宗亲耕于洛阳东门之外。诸儒奏议，以古者耦耕，以一拨为一推，其礼久废。今用牛耕，宜以一步为一推。及行事，太常卿奏，三推而止。于是公卿以下，皆过于古制。

隋制：员外郎、监察御史亦吏部注，诰词即尚书、侍郎为与之。自贞观已后，员外郎尽制授。则天朝，御史始制授。肃宗于灵武即大位，以强寇在郊，始令中书以功状除官，非旧制也。

武德、贞观之代，宫人骑马者，依《周礼》旧仪多着幂罗，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永徽之后，皆用帷帽施裙，到颈为浅露。显庆中，诏曰：“百家家口，咸厕士流。至于衢路之间，岂可全无障蔽？比来多着帷帽，遂弃幂罗；曾不乘车，只坐檐子。过于轻率，深失礼容。自今已后，勿使如此。”神龙之末，幂罗始绝。开元初，宫人马上始着胡帽，髡妆露面，士庶咸效之。天宝中，士流之妻，或衣丈夫服，靴衫鞭帽，内外一贯矣。

开元中，天下无事。玄宗听政之后，从禽自娱。又于蓬莱宫侧立教坊，以习倡优曼衍之戏。酸枣尉袁楚客以为天子方壮，宜节之以雅，从禽好郑、卫，将荡上心。乃引由余、太康之义上疏以讽。玄宗纳之，迁下邳主簿，而好乐如初。自周衰，乐工师散绝，迨汉制，但纪其铿锵，不能言其义。晋末中原板荡，夏音与声俱绝。后魏、周、齐，悉用胡乐奏西凉伎，惛心堙耳，极而不反。隋平陈，因清商而制雅乐，有名无实，五音虚悬而不能奏。国初始采琤宫之义，备九变之节，然承衰乱之后，当时君子无能知乐。泗滨之磬，贮于太常，天宝中乃以华原石代之。问其故，对曰：“泗滨声下，调之不能和；得华原石，考之乃和。”因而不改。

玄宗北巡狩，至于太行坂，路隘，逢棹车，问左右曰：“车中何物？”曰：“棹。《礼》云：天子即位，为棹，岁一漆之，示存不忘亡也。出则载以从，先王之制也。”玄宗曰：“焉用此！”命焚之。天子出不以棹从，自此始也。

玄宗尝谒桥陵，至金粟山，睹岗峦有龙盘凤翔之势，谓左

右曰：“吾千秋后，宜葬此地。”宝应初，追述先旨而置山陵焉。

旧制：宰相臣尝于门下省议事，谓之政事堂。故长孙无忌、魏徵、房玄龄等，以他官兼政事者，皆云知门下省事。弘道初，裴炎自侍中转中书令，执朝政，始移政事堂于中书省，至今以为故事。

国初因隋制，以吏部典选，主者将视其人，核之吏事。始取州、县、府、寺疑狱，课其断决，而观其能否。此判之始焉。后日月淹久，选人滋多，案牘浅近，不足为准。乃采经籍古义，以为问目。其后官员不充，选人益众，乃征僻书隐义以试之，唯惧选人之能知也。遒丽者号为高等，拙弱者号为蓝罗，至今以为故事。开元中，裴光庭为吏部，始循资格，以一贤愚。遵平辙者喜其循常，负材用者受其抑屈。宋璟固争不得。及光庭卒，有司定谥，其用循资格非奖劝之道，谥为克平。《周礼》：大司徒掌选士之道。春秋之时，卿士代禄，选士之制阙焉。秦承国制，所资武力，任事者皆刀笔俗吏，不由礼义，以至于亡。汉因秦制，未遑条贯。汉高祖十一年，始下求贤之诏。武帝元光元年，始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贡举之法，起于此矣。元帝令光禄勋举四科，以吏事。后汉令郡国举孝廉。魏、晋、宋、齐互有改易。隋炀帝改置明、进二科。国家因隋制，增置秀才、明法、明字、明算，并前为六科。武德则以考功郎中试贡士。贞观则以考功员外掌之。士族所趣，唯明、进二科而已。古唯试策，贞观八年加进士试经史。调露二年，考功员外刘思立奏，二科并帖经。开元二十四年，李昂为考功，性刚急，不容物，乃集进士与之约曰：“文之美恶，悉知之矣。考校取舍，存乎至公。如有请托于人，当悉落之。”昂外舅尝与进士李权邻居，相善，为言之于昂。昂果怒，集贡士数权之过。权曰：“人

或猥知，窃闻之于左右，非求之也。”昂因曰：“观众君子之文，信美矣。然古人有言，瑜不掩瑕，忠也。其有词或不安，将与众详之，若何？”众皆曰：“唯。”及出，权谓众人曰：“向之斯言，意属吾也。昂与此任，吾必不第矣。文何籍为？”乃阴求瑕。他日，昂果摘权章句小疵，榜于通衢以辱之。权引谓昂曰：“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鄙文之不臧，既得而闻矣。而执事有雅什，尝闻于道路，愚将切磋，可乎？”昂怒而应曰：“有何不可！”权曰：“‘耳临清渭洗，心向白云闲。’岂执事辞乎？”昂曰：“然。”权曰：“昔唐尧衰怠，厌倦天下，将禅许由。由恶闻，故洗耳。今天子春秋鼎盛，不揖让于足下，而洗耳何哉？”昂闻惶骇，诉于执政，以权不逊，遂下权吏。初，昂以强愎不受属请，及有吏议，求者莫不允从。由是庭议，以省郎位轻，不足以临多士。乃使吏部侍郎掌焉。宪司以权言不可穷竟，乃寝罢之。

肃宗初即位，在彭原。第五琦以言事得召见，请于江淮分置租庸使，市轻货以济军须。肃宗纳之，拜监察御史。房琯谏曰：“往者杨国忠厚敛以怒天下，今已乱矣。陛下即位以来，人未见德。琦，聚敛臣也，今复宠之。是除一国忠用一国忠也，将何以示远方，收人心乎？”肃宗曰：“今天下方急，六军之命若倒悬然，无轻货则人散矣。卿恶琦可也，何所取财？”琯不能对。卒用琦策，骤迁御史中丞，改铸乾元钱，一以当十。又迁户部侍郎、平章事，兼知度支租庸使。俄被放黜。代宗即位，复判度支盐铁事。永泰初，奏准天下盐斗收一百文，迄今行之。

元载既伏诛，代宗始躬亲政事，励精求理。时常袞当国，竭节奉公，天下翕然，有升平之望。袞奏罢诸州团练、防御等

使,以节财省费。便令刺史主当州军事,司马同副使,专押军案。判司本带参军,便令司兵判兵事。司仓判军粮,司士判甲仗。士人团练,春夏放归,秋冬追集。其刺史官衔,既有持节诸军事,使司军旅。司马即同副使之任。司兵参军,即是团练使判官。代宗并从之。袞独出群拟,为戢兵之渐,持衡数岁,时用小康焉。

隐逸第二十三

孙思邈,华原人,七岁就学,日讽千言。及长,善谈《庄》、《老》、百家之说。周宣帝时,以王室多故,隐于太白山。隋文帝辅政,征为国子博士,不就。常谓人曰:“过是五十年,当有圣人出,吾方助之,以济生人。”太宗召诣京师,嗟其颜貌甚少,谓之曰:“故知有道者诚可尊重,羡门之徒,岂虚也哉!”将授之以爵位,固辞不受。高宗召拜谏议大夫,又固辞。时年九十余,而视听不衰,颇明推步导养之术。时范阳卢照邻有盛名于朝,而染恶疾,嗟禀受之不同,昧彭殇之殊致,尝问于思邈曰:“名医愈疾,其道如何?”对曰:“吾闻善言天者,必本之于人。天有四时五行,寒暑迭代。其运转也,和而为雨,怒而为风,凝为霜雪,张为虹霓:此天地之常数。人有四肢五藏,一觉一寐,呼吸吐纳,精气往来,流而为荣卫,彰而为气色,发而为声音:此人之常数也。阳用其精,阴用其形,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则生热,否则生寒,结而为瘤赘,陷而为痈疽,奔而为喘乏,竭而为焦枯,疹发乎面,变动乎形,推此以及天,则兆亦如之。故五纬盈缩,星辰错行,日月薄蚀,彗孛流飞,此又天文之危疹也。寒暑不时,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此天地之瘤赘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痈疽也。奔风暴雨,此天地之喘乏

也。雨泽不降，川渎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良医导之以药石，救之以针剂。圣人和之以至德，辅之以人事。故体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灾也。”又曰：“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诗》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谓小心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谓大胆也。不为利回，不为义疚，仁之方也。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智之圆也。”制授承务郎，直尚药局。永徽初卒，遗令薄葬，不设明器牲牢之奠。月余颜色不变，举尸入棺，如空焉。时人疑其尸解矣。

朱桃椎，蜀人也。淡泊无为，隐居不仕，披裘带索，沉浮人间。窦範为益州，闻而召之，遗以衣服，逼为乡正。桃椎不言而退，逃入山中，夏则裸形，冬则树皮自覆。凡所赠遗，一无所受。每织芒屨，置之于路，见者皆言：“朱居士屨也。”为鬻取米，置之本处。桃椎至夕取之，终不见人。高士廉下车，深加礼敬，召之至，降阶与语。桃椎不答，瞪目而去。士廉每加优异，蜀人以为美谈。

张果老先生者，隐于恒州枝条山，往来汾、晋。时人传其长年秘术。耆老咸云：“有儿童时见之，自言数百岁。”则天召之，佯尸于妒女庙前。后有人复于恒山中见。至开元二十三年，刺史韦济以闻，诏通事舍人裴晤驰驿迎之。果对晤气绝如死。晤焚香启请，宣天子求道之意，须臾渐苏。晤不敢逼，驰还奏之。乃令中书舍人徐峤、通事舍人卢重玄赍玺书迎之。果随峤至东都，于集贤院肩輿入宫，倍加礼敬。公卿皆往拜谒。或问以方外之事，皆诡对。每云：“余是尧时丙子年生。”时人莫能测也。又云：“尧时为侍中。”善于胎息，累日不食，时进美酒及三黄丸。寻下诏曰：“恒州张果老，方外之士也。迹先高上，心入窅冥，是混光尘，应召城阙。莫知甲子之数，且谓

羲皇上人。问以道枢，尽会宗极。今将行朝礼，爰申宠命。可银青光禄大夫。仍赐号通玄先生。”累陈老病，请归恒州。赐绢三百匹，并扶持弟子二人，并给驿舁至恒州。弟子一人放回，一人相随入山。无何寿终，或传尸解。

卢藏用始隐于终南山中，中宗朝累居要职。有道士司马承祯者，睿宗遣至京。将还，藏用指终南山谓之曰：“此中大有佳处，何必在远！”承祯徐答曰：“以仆所观，乃仕宦捷径耳。”藏用有惭色。藏用博学工文章，善草隶，投壶弹琴，莫不尽妙。未仕时，尝辟谷练气，颇有高尚之致。及登朝，附权要，纵情奢逸，卒陷宪纲。悲夫！

司马承祯，字子微，隐于天台山，自号白云子，有服饵之术。则天、中宗朝，频征不起。睿宗雅尚道教，稍加尊异，承祯方赴召。睿宗尝问阴阳术数之事，承祯对曰：“《经》云：‘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且心目一览，知每损之尚未能已，岂复攻乎异端而增智虑哉！”睿宗曰：“理身无为，则清高矣；理国无为，如之何？”对曰：“国犹身也，《老子》曰：‘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私焉，而天下理。’《易》曰：‘圣人者，与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不为而成。无为之旨，理国之要也。”睿宗深加赏异。无何，苦辞归，乃赐宝琴、花帔以遣之。工部侍郎李适之赋诗以赠焉，当时文士，无不属和。散骑常侍徐彦伯撮其美者三十一首，为制序，名曰《白云记》，见传于代。

王希夷，徐州人，孤贫好道。父母终，为人牧羊取佣，供葬毕，隐于嵩山。师事道士，得修养之术。后居兖州徂徕山，刺史卢齐卿就谒，因访以政事。希夷曰：“孔子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终身行之矣。”玄宗东封，敕州县礼致，时已年九十六。玄宗令张说访其道义，说甚重之。以年老不任职事，乃

下诏曰：“徐州处士王希夷，绝圣去智，抱一居贞，久谢嚣尘，独往林壑。属封峦展礼，侧席旌贤，赅然来思，应兹嘉召。虽纡绮季之迹，已过伏生之年。宜命秩以尊儒，俾全高于上齿。可中散大夫，守国子博士。特听还山。”仍令州县岁时赠束帛羊酒，并赐帛一百匹。

元恺博学善天文，然恭慎，未尝言之。宋璟与之同乡曲，将加荐举，兼遗米百石，皆拒而不受。元行冲为刺史，邀至州，问以经义，因遗衣服。恺辞曰：“微躯不宜服新丽，恐不胜其美以速咎也。”行冲乃泥污而与之，不获已而受。及还家，取素丝五两以酬之，曰：“义不受过望之财。”

白履中博涉文史，隐居大梁，时人号为梁丘子。开元中，王志愔表荐堪为学官，可代马怀素、褚无量入阁侍读。乃征赴京师，履中辞以老疾，不任职事，授朝散大夫。寻请归乡，手诏曰：“卿孝悌立身，静退敦俗，年过从耄，不杂风尘。盛德早闻，通班是锡。岂唯精贲山藪，实欲奖劝人伦。且游上京，徐还故里。”遂停留数月。

玄宗征嵩山隐士卢鸿，三诏乃至。及谒见，不拜，但磬折而已。问其故，鸿对曰：“臣闻老子云：‘礼者，忠信之薄。’不足可依。山臣鸿，敢不忠信奉见。”玄宗异之。诏入赐宴，拜谏议大夫，赐以章服，并辞不受。乃给米百石，绢五百匹，还隐居之所。

大唐新语卷十一

褒锡第二十四

高祖尝幸国学，命徐文远讲《孝经》，僧惠乘讲《金刚经》，道士刘进嘉讲《老子》。诏刘德明与之辩论。于是诘难锋起，三人皆屈。高祖曰：“儒、玄、佛义各有宗旨，刘、徐等并当今杰才，德明一举而蔽之，可谓达学矣。”赐帛五十匹。时有国子司业盖文达涉经史，明三《传》。窦抗为冀州，集诸儒士，令相论难。时刘焯、刘执思、孔颖达、刘彦衡皆在坐。既相酬答，文达所言，皆出其意表。窦大奇之，因问：“盖生就谁学？”刘焯对曰：“此生岐嶷，出自天然，以多问寡，焯为师导。”窦曰：“可谓冰生于水而寒于水也。”

贞观末，房玄龄避位归第。时天旱，太宗将幸芙蓉园以观风俗。玄龄闻之，戒其子弟曰：“銮舆必当见幸。”亟使洒扫备饌。俄顷，太宗果先幸其第，便载入宫。其夕大雨，咸以为优贤之应。

贞观十七年，太宗图画太原倡义及秦府功臣赵公长孙无忌、河间王孝恭、蔡公杜如晦、郑公魏徵、梁公房玄龄、申公高士廉、鄂公尉迟敬德、郟公张亮、陈公侯君集、卢公程知节、永兴公虞南、渝公刘政会、莒公唐俭、英公李勣、胡公秦叔宝等二十四人于凌烟阁。太宗亲为之赞，褚遂良题阁，阎立本画。及侯君集谋反伏诛，太宗与之诀，流涕谓之曰：“吾为卿不复上凌

烟阁矣！”

魏徵有大志，不耻小节，博通群书，颇明王霸之术。隋末为道士，初仕李密，密败归国。后为窦建德所执，建德败，委质于隐太子。太子诛，太宗稍任用，前后规谏二百余奏，无不称旨。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夺嫡之渐。太宗闻而恶之，谓侍臣曰：“当今朝臣，忠谏无逾魏徵。我遣辅太子，用绝天下之望。”乃以为太子太师。徵以疾辞，诏答曰：“汉之太子，四皓为助；我之赖卿，即其义也。知公疾病，可卧护之。”徵宅无堂，太宗将营小殿，辍其材以赐之，五日而就。遣使赍布被素褥以赐之，遂其所尚。及疾亟，太宗幸其第，抚之流涕。问其所欲，徵曰：“妾不恤纬，而忧宗社之陨。”徵貌不逾中人，而素有胆气，善得人主意。身死之日，知与不知，莫不痛惜。

李纲詹事：隐太子尝至温汤，纲以小疾不从。献生鱼者，太子召饗者鲙之。时唐俭、赵元楷在坐，各自赞能为鲙。太子谓之曰：“飞刀鲙鲤，调和鼎食，公实有之。至于审谕弼谐，固属李纲矣。”于是送绢二百匹以遗之。数谏太子，郁郁不得志。辞以年老，乃乞骸骨。

高宗初立为太子，李勣詹事，仍同中书门下三品，自勣始也。太宗谓之曰：“我儿初登储贰，故以宫事相委，勿辞屈也。”勣尝有疾，医诊之曰：“须龙须灰方可。”太宗剪须以疗之，服讫而愈。勣顿首泣谢。他日，顾谓勣曰：“朕当属卿以孤幼，思之无逾公者。往不负李密，岂负于朕哉！”勣流涕而致谢，啞指出血。俄而沉醉，解御服以覆之。

唐九徵为御史，监灵武诸军。时吐蕃入寇蜀汉，九徵率兵出永昌郡千余里讨之，累战皆捷。时吐蕃以铁索跨漾水、湟水为桥，以通西洱河，蛮筑城以镇之。九徵尽刊其城垒，焚其二

桥，命管记间丘均勒石于剑川，建铁碑于滇池，以纪功焉。俘其魁帅以还。中宗不时加褒赏，左拾遗呼延皓论之，乃加朝散大夫，拜侍御史，赐绣袍、金带、宝刀，累迁汾州刺史。开元末与吐蕃赞普书云：“波州铁柱，唐九徵铸。”即谓此是也。

开元初，左常侍褚无量与光禄卿马怀素隔日侍读。诏曰：“朕于百事考之，无如文籍，先王要道，尽在于斯。是欲令经史详备，听政之暇，游心观览。”无量等奉诏整理内库书，至六年，分部上架毕。制文武百官入乾元殿东廊观察，移时乃出。于是赐无量等束帛有差。

贺知章自太常少卿迁礼部侍郎，兼集贤学士，一日并谢二恩。时源乾曜与张说同秉政，乾曜问说曰：“贺公久著盛名，今日一时两加荣命，足为学者光耀。然学士与侍郎，何者为美？”说对曰：“侍郎，自皇朝已来，为衣冠之华选，自非望实具美，无以居之。虽然，终是具员之英，又非往贤所慕。学士者，怀先王之道，为缙绅轨仪，蕴扬、班之词彩，兼游、夏之文学，始可处之无愧。二美之中，此为最矣。”

张说既致仕，在家修养，乃乘闲往景山之阳，于先茔建立碑表。玄宗仍赐御书碑额以宠之。其文曰：“呜呼！积善之墓。”与宣父延陵季子墓志同体也。朝野以为荣。及说薨，玄宗亲制神道碑。其略曰：“长安中，公为凤阁舍人。属麟台监张易之诬构大臣，作为飞语。御史大夫魏元忠即其丑正，必以中伤。天后致投杼之疑，中宗忧掘蛊之变。是时敕公为证，啖以右职。一言刺回，四国交乱。公重为义，死且不辞，庭辩无辜。中旨有忤，左右为之惕息，而公以之抗词。反元忠之莹魂，出太子于坑陷，人谓此举义重于生。由是长流钦州，守正故也。”文多不尽载。

右补阙毋煚，博学有著述才，上表请修古史，先撰目录以进。玄宗称善，赐绢百匹。性不饮茶，制《代茶余序》，其略曰：“释滞销壅，一日之利暂佳；瘠气侵精，终身之累斯大。获益则归功茶力，貽患则不为茶灾。岂非福近易知，祸远难见。”煚直集贤，无何，以热疾暴终。初，煚梦着衣冠上北邙山，亲友相送。及至山顶，回顾，不见一人，意恶之。及卒，僚友送至北邙山，咸如所梦。玄宗闻而悼之，赠朝散大夫。

自汉、魏以来，历代皆封孔子后，或为褒城侯，或号褒圣侯。至开元二十七年，诏册孔子为文宣王，其嗣褒城侯，改封文宣王。令右丞相裴耀卿摄太尉，持节就国子监册命讫，有司奠祭，乐用宫悬八佾之舞。诏曰：“弘我王化，在乎儒术。皆发挥此道，启迪含灵，则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也。所谓自天攸纵，将圣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故能致天下之太平，成天下之大经。美政教，移风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至于今受其赐，不其猗欤！”文多不尽载。

惩戒第二十五

太宗尝与侍臣泛舟春苑，池中有异鸟随波容与，太宗击赏数四，诏坐者为咏，召阎立本写之。阁外传呼云：“画师阎立本。”立本时为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伏池侧，手挥丹青，不堪愧赧。既而戒其子曰：“吾少好读书，幸免面墙。缘情染翰，颇及侪流。唯以丹青见知，躬厮养之务，辱莫大焉。汝宜深戒，勿习此也。”

高宗朝，姜恪以边将立功为左相，阎立本为右相。时以年饥，放国子学生归，又限令史通一经。时人为之语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三馆学生放散，五台令史明经。”以末

技进身者，可为炯戒。

刘仁轨为给事中，与中书令李义府不协，出为青州刺史。时有事辽海，义府逼仁轨运粮，果漂没，敕御史袁异式按之。异式希义府意，遇仁轨不以礼，或对之猥泄，曰：“公与当朝仇者为谁？何不引决？”仁轨曰：“乞方便。”乃于房中裂布，将头自缢。少顷，仁轨出曰：“不能为公死。刘仁轨岂失却死耶！”坐此除名。大将军刘仁愿克百济，奏以为带方州刺史。仁愿凯旋，高宗谓之曰：“卿将家子，处置补署，皆称朕意，何也？”仁愿拜谢曰：“非臣能为，乃前青州刺史教臣耳。”遽发诏征之，至则拜大司宪御史大夫也。初，仁轨被征，次于莱州驿，舍于西厅。夜已久，有御史至，驿人曰：“西厅稍佳，有使止矣。”御史曰：“谁？”答曰：“带方州刺史。”命移仁轨于东厅。既拜大夫，此御史及异式俱在台内，不自安。仁轨慰之曰：“公何瘦也？无以昔事不安耶？知君为势家所逼。仁轨岂不如韩安国，但恨公对仁轨卧而泄耳。”又谓诸御史曰：“诸公出使，当举冤滞，发明耳目，兴行礼义，无为烦扰州县而自重其权。”指行中御史曰：“只如某御史夜到驿，驿中东厅西厅复有何异乎？若移乃公就东厅，岂忠恕之道也！愿诸公不为也。”仁轨后为左仆射，与中书令李敬玄不协。时吐蕃入寇，敬玄奏仁轨征之。军中奏请，多为敬玄所掣肘。仁轨表敬玄知兵事，敬玄固辞。高宗曰：“仁轨须朕，朕亦行之，卿何辞！”敬玄遂行，大败于青海，时议稍少之。始，仁轨既官达，其弟仁相在乡曲升沉不同，遂构嫌恨，与轨别籍，每与县祇奉户课。或谓之曰：“何不与给事同籍？五品家当免差科。”仁相曰：“谁能向狗尾底避阴凉！”兄弟以荣贱致隔者，可为至戒。

杨昉为左丞时，字文化及子孙理资荫。朝廷以事隔两朝，

且其家亲族亦众，多为言者，所司理之。至于左司，昉未详其案状。诉者以道理已成，无复疑滞，勃然逼昉。昉曰：“适朝退未食，食毕当详案。”诉者曰：“公云未食，亦知天下有累年羁旅诉者乎？”昉遽命案，立批之曰：“父杀隋主，子诉隋资。生者犹配远方，死者无宜更叙。”时人深赏之。

娄师德以殿中充河源军使。永和中，破吐蕃于白羊涧，八战七胜，优诏褒美，授左骁卫郎将。高宗手诏曰：“卿有文武才干，故授卿武职，勿辞也。”累迁纳言。临终数日，寝兴不安，无故惊曰：“拊我背者谁？”侍者曰：“无所见。”乃独言，若有所争者，曰：“我寿当八十，今追我何也？”复自言：“往为官误杀二人，减十年。”词气若有屈伏，俄而气绝。以娄公之明恕，尚不免滥，为政者得不慎欤！

李义府定策立则天，自中书舍人拜相，与许敬宗居中用事，连起大狱，诛锄将相，道路以目骇。入则谄谀，出则奸宄，责官鬻狱，海内嚣然。百寮畏惮，如畏天后。高宗知其罪状，谓之曰：“卿儿子女婿皆不谨慎，多作罪过。今且为卿掩覆，勿复如此。”义府凭恃则天，不虑高宗加怒，勃然变色，腮颈俱起，徐对曰：“谁向陛下道此？”高宗曰：“但知我言，何须问我所从得耶？”义府怫然，竟不引过，缓步而出。会右金吾仓曹杨仁颖奏其赃污，诏刘祥道并三司鞠之。狱成，长流嵩州，朝野莫不称庆。或作“河间道元帅刘祥道破铜山贼李义府露布”，榜之通衢。义府先取人奴婢，及败，一夕奔散，各归其家。露布云：“混奴婢而乱放，各识家而竞入。”乾封初，大赦，唯长流人不许还。义府愤恚而死，海内快之。

刘思立任考功员外，子宪为河南尉。思立今日亡，明日选人有索宪阙者。吏部侍郎马载深咨嗟，以为名教所不容，乃书

其无行，注名籍。朝庭咸曰：“直。铨综流品之奇，可谓振理风俗。”其人比出选门，为众目所视，众口所讦，亦趑趄而失步矣。自垂拱之后，斯风大坏，苟且公行，无复曩日之事。

王义方初拜御史，意望殊高，忽略人间细务。买宅酬直讫，数日，对宾朋，忽惊指庭中双青梧树曰：“此忘酬直。”遽召宅主，付直四千。宾朋曰：“侍御贵重，不知交易，树当随宅，无别酬例。”义方曰：“此嘉树，不比他也。”及贬黜，或问其故，答曰：“初以居要津、作宰相，示大耳。”初，义方将弹李义府，惧不捷，沉吟者久之。独言曰：“可取万代名耶？循默以求达耶？”他日忽言曰：“非但为国除蠹，亦乃名在身前。”遂弹焉。坎坷以至于终。

高宗大渐，顾命裴炎辅少主。既而则天以太后临朝，中宗欲以后父韦玄贞为侍中，并乳母之子五品官。炎争以为不可。中宗不悦，谓左右曰：“我让国与玄贞岂不得！何为惜侍中？”炎惧，遂与则天定策，废中宗为卢陵王，幽于别所。则天命炎及中书侍郎刘祎之率羽林兵入，左右承则天旨，扶中宗下殿。中宗曰：“我有何罪？”则天曰：“汝欲将天下与韦玄贞，何得无罪！”炎居中执权，亲授顾托，未尽匡救之节，遽行伊、霍之谋，神器假人，为兽傅翼，其不免也宜哉！

张由古有吏才而无学术，累历台省。尝于众中叹班固大才，文章不入《文选》。或谓之曰：“《两都赋》、《燕山铭》、《典引》等并入《文选》，何为言无？”由古曰：“此并班孟坚文章，何关班固事！”闻者掩口而笑。又谓同官曰：“昨买得《王僧孺集》，大有道理。”杜文範知其误，应声曰：“文範亦买得《张佛袍集》，胜于僧孺远矣。”由古竟不之觉。仕进者可不勉欤！

周矩为殿中侍御史，大夫苏味道待之甚薄，屡言其不了

事。矩深以为恨。后味道下狱，敕矩推之。矩谓味道曰：“尝责矩不了事，今日了公事也。好答辩。”味道由是坐诛。

严识玄为巩令，中书舍人路敬潜黜陟河南道，使还次巩。识玄自以初莅，复以敬潜使还，颇有慢色，虽郊迎之，才上马，弛箠揖鞭而已。敬潜怒，摄而案之，曰：“郊外远迎，故违明敕。马上高揖，深慢王人。礼律有违，恭倨无准。仰具之。”识玄拜伏流汗，乃舍之。后转魏州刺史，为魏令李怀让所辱。俄又俱为兵部郎中，既同曹局，亦难以为容。举朝以为深戒。

李知白为侍中，子弟才总角而婚名族，识者非之：“宰相当存久远，敦风俗，奈何为促薄之事耶！”

惠妃武氏有专房之宠，将夺嫡，王皇后性妒，稍不能平。玄宗乃废后为庶人，肤受日闻，次及太子。太子之将废也，玄宗访于张九龄。九龄对曰：“太子，天下本也，动之则摇人心。自居东宫，未闻大恶。臣闻父子之道，天性也。子有过，父恕而掩之，无宜废绝。且其恶状未著，恐外人窥之，伤陛下慈父之道。”玄宗不悦，隐忍者久之。李林甫秉政，阴申计于武妃，将立其子以自固。武妃亦结之。乃先黜九龄而废太子。太子同鄂王瑶、光王琚同日并命，海内痛之，号为三庶。太子等既受冤死，武妃及左右屡见为祟，宫中终夜相恐，或闻鬼哭声。召巫覡视之，皆曰：“三庶为厉。”先是收鄂王、光王，行刑者射而瘞之，乃命改葬而酬之。武妃死，其厉乃息。玄宗乃立肃宗为太子，林甫之计不行，惕然惧矣。三庶以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死，武妃至十二月而毙，识者知有神道焉。

天宝中，李林甫为相，专权用事。先是，郭元振、薛讷、李适之等咸以立功边陲，入参钧轴。林甫怨前事，遂反其制，始请以蕃人为边将，冀固其权。言于玄宗曰：“以陛下之雄才，国

家富强，而诸蕃未灭者，由文吏为将，怯懦不胜武事也。陛下必欲灭四夷，威海内，莫若武臣；武臣莫若蕃将。夫蕃将生而气雄，少养马上，长于阵敌，此天性然也。若陛下感而将之，使其必死，则狄不足图也。”玄宗深纳之。始用安禄山，卒为戎首。虽理乱安危系之天命，而林甫奸宄，实生乱阶。痛矣哉！

大唐新语卷十二

劝励第二十六

徐文远，齐尚书令孝嗣之孙，江陵被虏至长安，家贫，无以自给。兄林，鬻书为事。文远每阅书肆，不避寒暑，遂通五经，尤精《左氏》。仕隋国子博士，越王侗以为祭酒。大业末，洛经饥馑，因出樵采，为李密所得。密即其门人也，令文远南面坐，率其徒属北面拜之。远谓密曰：“将军欲为伊、霍，继绝扶倾，鄙虽迟暮，犹愿尽力。若为莽、卓，迫险乘危，老夫耄矣，无能为力也。”密谢曰：“敬闻命矣。”密败，归王充。充亦曾受业，见之大悦，给其廩食。文远每见充，必尽敬拜之。或问曰：“闻君倨见李密，而敬王公，何也？”答曰：“李密君子，能受鄙生之揖；王公小人，有杀故人之义。相时而动，岂不然欤？”入朝，迁拜国子博士，甚为太宗所重。孙有功，为司刑卿，持法宽平，天下赖之。

赵郡王孝恭，少沉敏，有识量。及为佐命元勋，身极崇盛。尝谓所亲：“吾所居宅，微为壮丽，非吾心也。将卖之，别营一所，粗充事而已。身没之后，诸子若才，守此足矣。不才，冀免他人所利也。”事未果，暴薨。

宋守敬为吏，清白谨慎，累迁台省，终于绛州刺史。其任龙门丞，年已五十八，数年而登列岳。每谓寮曰：“公辈但守清白，何忧不迁？俗云‘双陆无休势’，余以为仕宦亦无休势，各

宜勉之。”

狄光嗣，仁杰长子也，历淄、许、贝等州刺史。居丧备礼，睿宗朝，起复太府少卿。光嗣频表不赴。乃降敕曰：“朕念卿家门忠于王室，夺卿情理，以展殊恩。屡表固陈，词理恳至，循环省览，有足可矜。今遂所请，用劝浮薄。待卿情理云毕，更俟后命。”仍编入史。

赵武盖少孤，生于河右，遂狎弋猎，获鲜禽以膳其母。母勉之以学，武盖不从。母歔歔谓曰：“汝不习典坟，而肆情畋猎，吾无望矣。”不御所膳。感激而学焉，数年博通经史，进士擢第，侍御史。著《河西人物志》，有集行于代。

赵彦昭兵部侍郎，知政事，封耿国公。睿宗朝，左授岳州司马而终。张说为岳州，著《五君咏》述彦昭曰：“耿公山岳灵，思远神亦妙。鸞鸟峻操立，哀玉振清调。叶赞休明启，恩华日月照。何意瑶台云，风吹落红缴。湘流下浔阳，洒泪一投吊。”为时贤器重如此。

韩思彦以御史巡察于蜀。成都富商积财巨万，兄弟三人，分资不平争诉。长吏受其财贿，不决与夺。思彦推案数日，令厨者奉乳自饮讫，以其余乳赐争财者，谓之曰：“汝兄弟久禁，当饥渴，可饮此乳。”才遍，兄弟窃相语，遂号哭攀援，相咬肩膊，良久不解。但言曰：“蛮夷不识孝义，恶妻儿离间，以至是。侍御岂不以兄弟同母乳耶？”复擗踊悲号，不自胜，左右莫不流涕。请同居如初。思彦以状闻，敕付史官，时议美之。

张泘自左拾遗左授许州司户。有侍佐自相殴竞者，泘曰：“礼宗贤尚齿者，重耆德也。奈何耆旧而有喧竞，此牧宰之政不行耳。泘主司户，忝参其议。”乃举罚刺史已下俸，行乡饮之礼，竞者惭谢而退。风俗为之改焉。

开元初，工部尚书魏知古卒。宋璟闻之，叹曰：“叔向古之遗直，子产古之遗爱，能兼之者，其魏公乎？”

酷忍第二十七

太宗征辽东，留侍中刘洎与高士廉、马周辅太子于定州监国。洎兼左庶子，总吏、礼、户三尚书事。太宗谓之曰：“我今远征，使尔辅翊太子。社稷安危，所寄尤重，尔宜深识我意。”洎对曰：“愿陛下无忧，大臣有僭失者，臣谨即行诛。”太宗以其言发无端，甚怪之，诫之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卿性疏而太健，必以自败。深宜诫慎，以保终吉。”及征辽还，太宗有疾，洎从外至，因大悲泣曰：“疾如此，独可忧圣躬耳！”黄门侍郎褚遂良诬奏洎曰：“国家之事，不足虑也。正当辅少主，行伊、霍之事耳。大臣有异志，诛之自然定矣。”太宗疾愈，诏问其故，洎以实对，遂良执证之。洎引马周以自明。及问周，言如洎所陈。遂良固执曰：“同讳之耳。”遂赐洎死。遂良终于两朝，多所匡正；及其败也，咸以为陷洎之报焉。

吴王恪母曰杨妃，炀帝女也。恪善骑射，太宗尤爱之。承乾既废，立高宗为太子，又欲立恪。长孙无忌谏曰：“晋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也。且举棋不定，前哲所戒。储位至重，岂宜数易。”太宗曰：“朕意亦如此，不能相违，阿舅后无悔也。”由是恪与无忌不协。高宗即位，房遗爱等谋反，敕无忌推之。遗爱希旨引恪，冀以获免。无忌既与恪有隙，因而毙恪。临刑，骂曰：“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良善。若宗社有灵，当见其族灭。”不久，竟如其言。

高宗王皇后性长厚，未尝曲事上下。母柳氏，外舅爽，见内人尚官，又不为礼。则天伺王后所不敬者，倾心结之。所得

赏赐，悉以分布。罔诬王后与母求厌胜之术。高宗遂有意废之。长孙无忌已下，切谏以为不可。时中书舍人李义府阴贼乐祸，无忌恶之，左迁壁州司马。诏书未至门下，李义府密知之，问计于中书舍人王德俭。王德俭曰：“武昭仪甚承恩宠，上欲立为皇后，犹豫未决者，直恐大臣异议耳。公能建策立之，则转祸为福，坐取富贵。”义府然其计，遂代德俭宿直，叩头上表，请立武昭仪。高宗大悦，召见与语，赐宝珠一斗，诏复旧官。德俭，许敬宗之甥也，瘿而多智，时人号曰智囊。义府于是与敬宗及御史大夫崔义玄、中丞袁公瑜等，观时变而布腹心矣。高宗召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褚遂良，将议废立。勣称疾不至，志宁顾望不敢对。高宗再三顾无忌曰：“莫大之罪，无过绝嗣。皇后无子，今欲废之，立武士彟女，何如？”无忌曰：“先朝以陛下托付遂良，望陛下问其可否。”遂良进曰：“皇后出自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伏事先帝，无违妇德。愚臣不敢曲从，上违先帝之旨。”高宗不悦而罢。翌日又言之，遂良曰：“伏愿再三审思。愚臣上忤圣颜，罪当万死。但得不负先帝，甘心鼎镬。”因置笏于殿阶，曰：“还陛下此笏。”乃解巾叩头流血。高宗大怒，命引出。则天隔帘大声曰：“何不扑杀此獠！”无忌曰：“遂良受先帝顾命，有罪不可加刑。”翌日，高宗谓李勣曰：“册立武昭仪，遂良固执不从，且止。”勣曰：“陛下家事，何须问外人。”许敬宗又宣言于朝曰：“田舍儿剩种得十斛麦，尚欲换旧妇。况天子富有四海，立皇后有何不可？关汝诸人底事而生异议！”则天令人以闻，高宗意乃定。遂废王皇后及萧淑妃为庶人，囚之别院。高宗犹念之，至其幽所，见其门封闭极密，唯通一窍以通食器，惻然呼曰：“皇后、淑妃何在，复好在否？”皇后泣而言曰：“妾得罪，废弃以为宫婢，何敢窃皇后名！”言讫

呜咽。又曰：“至尊思旧，使妾再见日月，望改此为回心院，妾再生之幸。”高宗曰：“朕即有处分。”则天知之，各杖一百，截去手，投于酒瓮中，谓左右曰：“令此两姬骨醉可矣。”初，令宫人宣敕示王后，后曰：“愿大家万岁。昭仪长承恩泽。死是吾分也。”次至淑妃，闻敕骂曰：“阿武狐媚，翻覆至此，百生千劫，愿我托生为猫儿，阿武为老鼠，吾扼其喉以报今日，足矣！”自此禁中不许养猫儿。频见二人为祟，被发沥血，如死时状。则天恶之，命巫祝祈祷，祟终不灭。

则天以长孙无忌不附己，且恶其权，深衔之。许敬宗希旨乐祸，又伺其隙。会栎阳人李奉节告太子洗马韦季方、监察御史李巢交通朝贵，有朋党之事，诏敬宗推问。敬宗甚急，季方自杀。又搜奉节，得私书与赵师者。遂奏言：“赵师即无忌，少发，呼作赵师。阴为隐语，欲谋反耳。”高宗泣曰：“我家不幸，亲戚中顿有恶事。往年高阳公主与朕同气，与夫谋反。今阿舅复作恶心。近亲如此，使我惭见百姓。其若之何！”翌日，又令审问。敬宗奏曰：“请准法收捕。”高宗又泣曰：“阿舅果耳，我决不忍杀之。”竟不引问，配流黔州。则天寻使人逼杀之。凉州长史赵持满，与韩瑗、无忌姻亲，许敬宗惧为己患，诬其同反。追至京，考讯，叹曰：“身可杀，词不可辱。”吏更代占而结奏之，遂死狱中。尸于城西，亲戚莫敢视。友人王方翼叹曰：“栾布之哭彭越，大义也。周文之掩枯骸，至仁也。绝友之义，蔽主之仁，何以事君。”遂具礼葬之。高宗义之，不问。

周兴、来俊臣等，罗告天下衣冠，遇族者不可胜纪。俊臣案诏狱，特选十个大枷，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着即承，五曰失魂魄，六曰实同反，七曰反是实，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遭其枷者，宛转于地，斯须

闷绝。又有枷名勔尾獠，棒名见即承。复有铁圈笼头，名号数十，大略如此。又与其徒侯思止、卫遂忠等，招集告事者数百人，造《告密罗织经》一卷，其意网罗平人，织成反状。每讯囚，先布枷棒于地，召囚前，曰：“此是作具。”见者魂魄飞越，罕不自诬。由是破家者已千数。则天不下阶序，潜移六合矣。天授中，春官尚书狄仁杰、天官侍郎任令暉、文昌左丞卢献等五人，并为所告。俊臣既以族人为功，苟引之承反，乃奏请一问即承同首，例得减死。乃胁仁杰等令承反。仁杰叹曰：“大周革命，万物维新。唐朝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俊臣乃少宽之。其判官王德寿谓仁杰曰：“尚书事已尔，且得免死。德寿今业已受驱策，意欲求少阶级，凭尚书牵杨执柔，可乎？”仁杰曰：“若之何？”德寿曰：“尚书昔在春官，执柔任其司员外，引可也。”仁杰曰：“皇天后土，遣仁杰自行此事。”以头触柱，血流被面。德寿惧而谢焉。仁杰既承反，所司但待日刑，不复严备。仁杰求守者得笔砚，拆被头帛，书之叙冤，匿置于绵衣中。谓德寿曰：“时方热，请付家人去其绵。”德寿不之虑。仁杰子光远得衣中书，持以称变，得召见。则天览之惘然，问俊臣曰：“卿言仁杰等反，今子弟诉冤何多也？”俊臣曰：“此等何能自伏其罪？臣寝处甚安，亦不去巾带。”则天使人视之，俊臣遽命仁杰巾带。使者将覆命，俊臣乃令德寿代仁杰等作谢死表，代署，附使者进之。则天召仁杰等谓曰：“卿承反何也？”仁杰等曰：“向若不承反，已死于枷棒矣。”则天曰：“何为作谢死表？”仁杰等曰：“无之。”出表示之，乃知代署。仁杰等五人获免。

孝敬帝仁孝英果，甚为高宗所钟爱。自升储位，敬礼大臣及儒学之士，未尝有过，天下归心焉。咸亨初，留在京师监国。时关中饥甚，孝敬令取廊下兵士粮视之，见有食榆皮蓬实者，

惻然哀之，命家令等给米使足。其仁惠如此。先是义阳、宣城二公主以母得罪，幽于掖庭，垂三十年不嫁。孝敬见之惊恻，遽奏出降。又请以沙苑地分借贫人。诏皆许之。则天大怒，即以卫士二人配二公主。孝敬因是失爱，遇毒而薨，时年二十四。朝野莫不伤痛。

侯思止贫寒无赖，事恒州参军高元礼家。则天朝，以告变授侍御史。按中丞魏元忠曰：“急承白司马，不然即吃孟青。”洛阳北有坂名白司马，将军有姓孟名青棒者。思止间巷佣保，尝以此谓诸囚也。元忠词气不屈，思止倒曳之。元忠徐起曰：“我薄命，如乘恶驴而坠，脚为镫所挂，遂被曳耳。”思止愈怒，又曳之，曰：“汝拒捍制使，即奏斩之。”元忠曰：“侯思止，汝今为国家御史，须识轻重。必须魏元忠头，何不以锯截将，无为抑我承反。奈何佩服朱绂，亲衔天命，不能行正直事，乃言‘白司马、孟青’，是何言也？非魏元忠无人仰教。”思止乃引忠上阶，坐而问之。元忠容止自若。来俊臣党人与司刑府吏樊甚不叶，诬以谋反，诛之。其子诉冤于朝堂，无敢理者，乃引刀自刳其腹。秋官侍郎刘如璿不觉言唧唧而泪下。俊臣奏如璿党恶人，下狱。如璿对曰：“年老，目遇风而泪下。”俊臣批之曰：“目下涓涓之泪，既是因风；口中唧唧之声，如何分雪？”处以绞刑。则天宥之，流于灊州。子景宪诉冤，得征还，复本官。俊臣无文，其批，郑愔之词也。则天时朝士多不自保，险薄之徒，竞告事以求官赏。左司员外霍献可尝以头触玉阶，请杀狄仁杰、裴行本。行本，献可之舅也。既损额，以绿帛裹之幞头下，常令露出，冀则天见之。时人方之李子慎。子慎诬告其舅以获五品，其母见其着绯衫，覆床涕泣曰：“此是汝舅血染者也！”

郭霸与来俊臣为罗织之党，尝按芳州刺史李思微，思微不

承反，乃杀之。圣历中，思微出见霸，霸甚恶之。退朝遽归家，命人速请僧转经设斋。须臾，见思微从数十骑止其庭，诟曰：“汝枉陷我，今取汝。”霸周章惶怖，拔刀自刳腹而死。是日，闾里咸见焉。霸才气绝，思微亦没。太子谕德张元一以斋谐供奉。时中桥新成，则天问元一在外有何好事。元一对曰：“洛桥成而郭霸死，即好事也。”则天默然。

武三思既废五王，虑为后患，乃令宣州司功参军郑愔，告张柬之与王同皎同谋反。又令人阴疏韦后秽行，榜于天津桥，请行废黜。中宗大怒，付执政按之。诸相皆佯假寐，唯李峤、韦巨源、杨再思遽出承制，攘袂于其间。遂命御史大夫李承嘉深竟其事。承嘉奏云：“柬之等令人密为此榜，虽托废皇后为名，实有危君之计。请加族诛。”中宗大怒，遽令法司结罪。又讽皇太子上表，请夷柬之等三族。中书舍人崔湜又劝三思尽杀之，绝其归望。三思问谁可使者，湜荐表兄周利贞。先为桓、景所恶，贬嘉州司马，三思即以利贞为南海都督，令矫诏杀之。唯桓彦範于竹槎上曳，肉尽而死。初，柬之惧三思谗，引湜以为耳目，自使伺其动静。湜反党三思以图柬之等，君子知湜之不免耳。

武三思干纪乱常，海内忿恚。张仲之、宋之逊、祖延庆等，谋于袖中发铜弩射之，伺便未果。之逊子昙知之，以告冉祖雍。祖雍以闻，则天敕宰臣与御史大夫李承嘉于新开门案问。诸相惧三思，但佞俛，佯不应仲之等。唯李峤独与承嘉耳语，令御史姚绍之密致力士七十余，引仲之对问。至则塞口反接，送于系所。绍之谓仲之曰：“张三，事不谐矣！”仲之固言三思反状，绍之命棒之而臂折。仲之大呼天子者七八，谓绍之曰：“反贼！我臂且折，当诉尔于天曹。”请裂汗衫与绍之，乃自诬

反而族。绍之自此神气自若，朝廷侧目焉。寻坐赃污，宪司推之，获赃五十余贯，当死。韦庶人之党护之，得免，放于岭南。

大唐新语卷十三

谐谑第二十八

太宗尝宴近臣，令嘲谑以为乐。长孙无忌先嘲欧阳询曰：“耸膊成山字，埋肩不出头。谁家麟阁上，画此一猕猴？”询应声答曰：“索头连背暖，漫裆畏肚寒。只由心混混，所以面团团。”太宗敛容曰：“汝岂不畏皇后闻耶？”无忌，后之弟也。询为人瘦小特甚，寝陋而聪悟绝伦。读书数行俱下，博览古今，精究《苍》《雅》。初学王羲之书，渐变其体，笔力险劲，为一时之绝。

温彦博为吏部侍郎，有选人裴略被放，乃自赞于彦博，称解白嘲。彦博即令嘲厅前丛竹。略曰：“竹，冬月不肯凋，夏月不肯热，肚里不能容国士，皮外何劳生枝节？”又令嘲屏墙。略曰：“高下八九尺，东西六七步，突兀当厅坐，几许遮贤路。”彦博曰：“此语似伤博。”略曰：“即扳公肋，何止伤博！”博惭而与官。

则天朝，诸蕃客上封事多获官赏，有为右台御史者。则天尝问张元一曰：“近日在外有何可笑事？”元一对曰：“朱前宜着绿，录仁杰着朱。间知微骑马，马吉甫骑驴。将名作姓李千里，将姓作名吴扬吾。左台胡御史，右台御史胡。”胡御史，元礼也。御史胡，蕃人为御史者。寻授别敕。

李义府尝赋诗曰：“镂月成歌扇，裁云作舞衣。自怜回雪

影,好取洛川归。”有枣强尉张怀庆,好偷名士文章,乃为诗曰:“生情镂月成歌扇,出意裁云作舞衣。照镜自怜回雪影,时来好取洛川归。”人谓之谚曰:“活剥王昌龄,生吞郭正一。”

元崇逵为果州司马,有一婢死,处分直典云:“逵家老婢死,驱使来久,为觅一棺木殡之。逵初到,家贫不能买得新者,但经一用者充事即得。亦不须道逵买,直云君家自有须。”直典出说之,一州以为口实。

则天初革命,恐群心未附,乃令人自举。供奉官正员之外,置里行、拾遗、补阙、御史等,至有“车载斗量”之咏。有御史台令史将入台,值里行数人聚立门内。令史下驴驱入其间,里行大怒,将加杖罚。令史曰:“今日过实在驴,乞数之,然后受罚。”里行许之。乃数驴曰:“汝技艺可知,精神极钝,何物驴畜,敢于御史里行!”诸里行羞赧而止。

京城流俗,僧、道常争二教优劣,递相非斥。总章中兴善寺为火灾所焚,尊像荡尽。东明观道士李荣因咏之曰:“道善何曾善,云兴遂不兴。如来烧亦尽,唯有一群僧。”时人虽赏荣诗,然声称从此而减。

侯思止出自皂隶,言音不正,以告变授御史。时属断屠,思止谓同列曰:“今断屠宰,鸡云圭猪云诛鱼云虞驴云平缕,俱云居不得吃云诘,空吃结米云弭面泥去,如云儒何得不饥!”侍御崔献可笑之。思止以闻,则天怒,谓献可曰:“我知思止不识字,我已用之,卿何笑也!”献可具以鸡猪之事对。则天亦大笑,释献可。

晋、宋以还,尚书始置员外郎分判曹事。国朝弥重其迁。旧例:郎中不历员外郎拜者,谓之“土山头果毅”。言其不历清资,便拜高品,有似长征兵士,便得边远果毅也。景龙中,赵谦

光自彭州司马入为大理正，迁户部郎中。贺遂涉时为员外，戏咏之曰：“员外由来美，郎中望不优。谁言粉署里，翻作土山头。”谦光酬之曰：“锦帐随情设，金炉任意薰。唯愁员外署，不应列星文。”

益州每岁进柑子皆以纸裹之。他时长吏嫌纸不敬，代以细布。既而恐柑子为布所损，每怀忧惧。俄有御史甘子布使于蜀，驿使驰白长吏：“有御史甘子布至。”长吏以为推布裹柑子事，惧曰：“果为所推！”及子布到驿，长吏但叙以布裹柑子为敬。子布初不之知，久而方悟。闻者莫不大笑。子布好学有文章，名闻当代。

王上客自负其才，意在前行员外。俄除膳部员外，既乖本志，颇怀怅惋。吏部郎中张敬忠戏咏之曰：“有意嫌兵使，专心取考功。谁知脚蹭蹬，几落省墙东。”膳部在省东北隅，故有此咏。

玄宗初即位，邵景、萧嵩、韦铨并以殿中升殿行事。既而景、嵩俱加朝散，铨独不沾。景、嵩二人多须，对立于庭。铨嘲之曰：“一双胡子着绯袍，一个须多一鼻高。相对厅前搯早立，自言身品世间毛。”举朝以为欢笑。后睿宗御承天门，百僚备列，铨忽风眩而倒。铨既肥短，景意酬其前嘲，乃咏之曰：“飘风忽起团栾回，倒地还如着脚捶。昨夜殿上空行事，直为元非五品才。”时人无不讽咏。

窦怀贞为京兆尹。神龙之际政令多门，京尉由墨敕入台者，不可胜数。或谓怀贞曰：“县官相次入台，县事多办否？”怀贞对曰：“倍办于往时。”问其故，怀贞曰：“好者总在，侥幸者去故也。”闻者皆大噱。

姚崇为紫微令，旧例给舍直次，不让宰相。崇以年位俱

高，不依其请。令史持直簿诣之，崇批其簿曰：“告直令史，遣去又来。必欲取人，有同司命。老人年事，终不拟当。”给舍见之欢笑，不复逼也。后遂停宰相直宿。

记异第二十九

沙门玄奘俗姓陈，偃师人，少聪敏，有操行。贞观三年，因疾而挺志往五天竺国，凡经十七岁，至贞观十九年二月十五日，方到长安。足所亲践者一百一十一国，探求佛法，咸究根源。凡得经论六百五十七部，佛舍利并佛像等甚多。京城士女迎之，填城隘郭。时太宗在东都，乃留所得经像于弘福寺。有瑞气徘徊像上，移晷乃灭。遂诣驾，并将异方奇物朝谒。太宗谓之曰：“法师行后，造弘福寺，其处虽小，禅院虚静，可谓翻译之所。”太宗御制《圣教序》；高宗时为太子，又作《述圣记》；并勒于碑。麟德中，终于坊郡玉华寺。玄奘撰《西域记》十二卷，见行于代。著作郎敬播为之序。

袁天纲，益州人，尤精相术。贞观初，敕召赴京，途经利州。时武士彠为刺史，使相其妻杨氏。天纲曰：“夫人骨法，必生贵子。”乃遍召诸子令相之。见元庆、元爽，曰：“可至刺史，终亦迤否。”见韩国夫人，曰：“此女大贵，然亦不利。”则天时衣男子服，乳母抱出，天纲大惊曰：“此郎君神采奥澈，不易可知。”试令行。天纲曰：“龙睛凤颈，贵之极也。”转侧视之，“若是女，当为天子。”贞观末，高士廉问天纲曰：“君之禄寿，可至何所？”对曰：“今年四月死矣。”咸如其言。

则天时，新丰县东南露台乡，因风雨震雷，有山踊出高二百尺，有池周回三顷，池中有龙凤之形，米麦之异。则天以为休祲，号曰庆山。荆州人俞文俊上书曰：“臣闻天气不和则寒

暑并，人气不和而疣赘出，地气不和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主处阳位，反易刚柔，故地气隔塞而出变为灾。陛下谓之庆山，臣以为非庆也。宜侧身修德，以答天谴。不然，祸立至。”则天大怒，流之岭南。

沙门一行，俗姓张，名遂，郟公公谨之曾孙。年少出家，以聪敏学行，见重于代。玄宗诏于光文殿改撰历经。后又移就丽正殿，与学士参校历经。一行乃撰《开元大演历》一卷、《历议》十卷、《历立成》十二卷、《历书》二十四卷、《七政长历》三卷，凡五部五十卷。未及奏上而卒。张说奏上，请令行用。初，一行造黄道游仪以进，御制《游仪铭》付太史监，将向灵台上用以测候。分遣太史官大相元太等，驰驿往安南、朗、兖等州测候日影，同以二分二至之日正午时量日影，皆数年乃定。安南量极高二十一度六分，冬至日长七尺九寸二分，春秋二分长二尺九寸三分，夏至影在表南三寸三分。蔚州横野军北极高四十度，冬至日影长一丈五尺八分，春秋二分长六尺六寸二分，夏至影在表北二尺二寸九分。此二所为中土南北之极。其朗、兖、太原等州，并差殊不同。一行用勾股法算之，云：大约南北极相去才八万余里。修历人陈玄景亦善算术，叹曰：“古人云‘以管窥天，以蠡测海’，以为不可得而致也。今以丈尺之术而测天地之大，岂可得哉！若依此而言，则天地岂得为大也？”其后参校一行历经，并精密，迄今行用。

开元十五年正月，集贤学士徐坚请假往京兆葬其妻岑氏，问兆域之制于张说。说曰：“墓而不坟，所以反本也。三代以降，始有坟之饰，斯孝子永思之所也。礼有升降贵贱之度，俾存歿之道各得其宜。长安、神龙之际，有黄州僧泓者，能通鬼神之意，而以事参之。仆常闻其言，犹记其要：‘墓欲深而狭，

深者取其幽，狭者取其固。平地之下一丈二尺为土界，又一丈二尺为水界，各有龙守之。土龙六年而一暴，水龙十二年而一暴，当其隧者，神道不安。故深二丈四尺之下，可设窀穸。墓之四维谓之折壁，欲下阔而上敛。其中顶谓之中樵，中樵欲俯敛而傍杀。墓中抹粉为饰，以代石埴。不置瓴甃瓷瓦，以其近于火。不置黄金，以其久而为怪。不置朱丹、雄黄、矾石，以其气燥而烈，使坟上草木枯而不润。不置毛羽，以其近于尸也。铸铁为牛豕之状像，可以御二龙。玉润而洁，能和百神，置之墓内，以助神道。’僧泓之说如此，皆前贤所未达也。桓魋石椁，王孙倮葬，奢俭既过，各不得中。近大理卿徐有功，持法不滥，人用赖焉。及其葬也，俭不逾制。将穿墓者曰：‘必有异应，以旌若人。’果获石堂，其大如釜，中空外坚，四门八牖。占曰：‘此天所以祚有德也。’置其墓中。其后终吉。后优诏褒赠，宠及其子。开府王仁皎以外戚之贵，坟墓逾制，襚服明器，罗列千里。坟土未干，家毁子死。殷鉴不远，子其择焉。”

郊禘第三十

郊祀，礼之宗主也。《传》曰：“国之大事，惟祀与戎。”唐尧望秩，周文明发，礼备心诚，神祇降福。东邻杀牛，亳社用人，肆忍逞欲，祸不旋踵。秦兴五畤之祠，淫而无法；汉增百神之祀，黷而不经。国家远酌《周官》，近看隋制，无文咸秩，事举其中。故撮其旨要，载之篇末。

贞观中，百官上表请封禘，太宗许焉。唯魏徵切谏，以为不可。太宗谓魏徵曰：“朕欲封禘，卿极言之，岂功不高耶，德不厚耶，远夷不服耶，嘉瑞不至耶，年谷不登耶？何为不可？”徵对曰：“陛下功则高矣，而人未怀惠；德虽厚矣，而泽未滂流。

诸夏虽安，未足以供事；远夷慕义，无以供其求。符瑞虽臻，爵罗犹密。积岁一丰，仓廩尚虚。此臣所以窃谓未可。臣未能远譬，但喻于人。今有人，十年长患疮，理且愈，皮骨仅存，便欲使负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乱非止十年，陛下之良医除其疾苦，虽已义安，未甚充实。告成天地，臣窃有疑。且陛下东封，万国咸集，要荒之外，莫不奔走。自今伊、洛，泊于海岱，灌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岂可引彼夷狄，示之虚弱。殫府竭财，未厌远人之望；加年给复，不偿百姓之劳。或遇水旱之灾，风雨之变，庸夫横议，悔不可追。岂独臣言，兆人咸尔。”太宗不能夺，乃罢封禅。

高宗乾封初，封禅岱宗，行初献之礼毕，执事者趋下，而官官执帷。天后率六宫升坛行礼，帷席皆以锦绣为之，识者咸非焉。时有罗文府果毅李敬直上言：“封禅须用明水以实樽彝。按《淮南子》云：‘方诸见月，则津而为水。’注云：‘方诸，阴燧大蛤是也。磨拭令热，以向月则水生。’”诏令试之。自人定至夜半，得水四五斗，便差送太山以供用。古封禅礼多阙不载。管仲对齐桓公：自古封禅者，七十有二君。自管仲后，西汉一封禅，东汉三封禅。而张说《封祀坛碑》云：“高宗六之，于今七矣。”意以汉安帝功德不副，徒有告成之文，故不以为数耳。汉武帝封太山，刻石纪号，其文曰：“事天以礼，立身以义，事亲以孝，育人以仁。四宇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生人蕃息，天禄永德。”其历代玉检文皆秘，代莫闻知。

开元十三年，玄宗既封禅，问贺知章曰：“前代帝王，何故秘玉牒之文？”知章对曰：“玉牒本通神明之意。前代帝王所求

各异，或祷年算，或求神仙，其事微密，故外人莫知之。”玄宗曰：“朕今此行，皆为苍生祈福，更无私请，宜将玉牒示百寮。”其词曰：“有唐嗣天子臣某乙，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天启李氏，运兴土德。高祖、太宗，受命立极。高宗升平，六合殷盛。中宗绍复，继体丕定。上帝眷祐，锡臣忠武。底绥内难，翼戴圣父。恭承大宝，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宴然。封祀岱岳，谢成于天。子孙百禄，苍生受福。”御制撰《太山铭》，亲札勒山顶。诏张说制《封祀坛碑》，以纪功德。

玄宗将东封，诏张说、徐坚、贺知章、韦缙、康子元等，撰东封仪。旧仪，禘社首，享皇地祇，皇后配享。新定尊睿宗以配皇地祇。说谓坚等曰：“王者父天母地，皇地祇虽当皇母位，亦当皇帝之母也。子配母飨，亦有何嫌？而议曰：‘欲令皇后配地祇。’非古制也。天鉴孔明，福善如响。乾封之礼，皇后配地祇，天后为亚献，越国大妃为终献。宫闱接神，有乖旧典，上玄不祐，遂有天授易姓之事。宗社中圯，公族诛灭，皆由此也。景龙之季，有事圜丘，韦庶人为亚献，皆受其咎。平坐斋郎及女人执祭者，亦多天卒。今主上尊天敬神，革改斯礼，非唯乾坤降祐，亦当垂范将来，为万代法也。”事遂施行。

宝应初，杜鸿渐为礼仪使，与礼官薛颙、归崇敬等建议，以神尧皇帝为受命之主，非始封之君，得为太祖。景皇帝受封为唐，即殷之契，周之后稷也。郊天地，请以景皇帝配座，宗庙亦以景皇帝配献。博士独孤及议，亦以为若配天之位既易，则天祖之号宜废。祀之不修，庙亦当毁。恐失宗祖报本之道。代宗从之。至永泰二年，关中大旱，自三月至六月不雨。至六月，执事者皆多云：“景皇帝追封于唐，高祖受命之祖。唐有天下，不因景皇帝，今配享失位，故神不降福，愆阳为灾。”诏旨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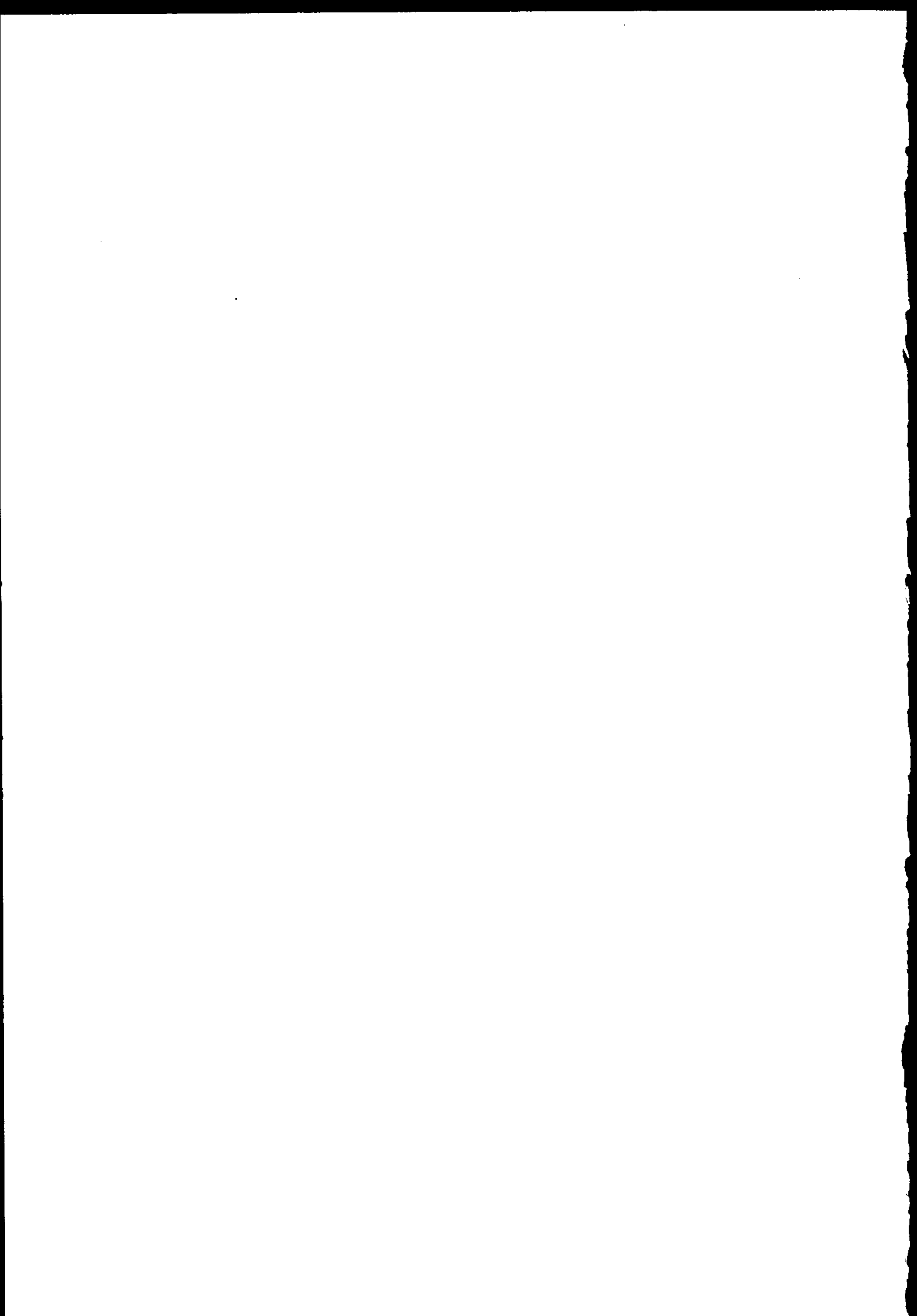
百司议，乃止。先是谏议大夫黎幹亦奏称：“景皇帝非受命之君，不合配天。”发十诘十难以明之。疏奏，不纳。

总论

史册之兴，其来尚矣。苍颉代结绳之政，伯阳主藏室之书。晋之董狐、楚之倚相，皆简牒椎轮也。仲尼因鲁史成文，著为《春秋》。尊君卑臣，去邪归正。用夷礼者无贵贱，名不达于王者无贤愚，不由君命者无大小。人邪行正弃其人，人正国邪弃其国，此《春秋》大旨也。故志曰：仲尼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又曰：拨乱世反诸正，莫近于《春秋》。《春秋》凭义以制法，垂文以行教，非徒皆以日系月编年叙事而已。后之作者无力，病诸司马迁意在博文综核疏略，后六经而先黄老，贱处士而宠奸雄；班固序废兴则褒时而蔑祖德，述政教则左理本而右典刑。此迁、固之所蔽也。然迁辞直而事备，固文赡而事详。若用其所长，盖其所短，则升堂而入室矣。范曄绌公才而采私论，舍典实而饰浮言。陈寿意不迨文，容身远害，既乖直笔，空紊旧章。自兹已降，渐已陵替也。国家革隋之弊，文笔聿修，贞观、开元，述作为盛，盖光于前代矣。自微言既绝，异端斯起，庄、列以仁义为刍狗，申、韩以礼乐为赘疣，徒有著述之名，无裨政教之阙，圣人遗训，几乎息矣。昔荀爽纪汉事可为鉴戒者，以为汉语。今之所记，庶嗣前修。不尚奇正之谋，重文德也；不褒纵横之书，贱狙诈也；刊淫靡之词，归正也；损术数之略，抑末也。理国者以人为本，当厚生以顺天；立身者以学为先，必因文而辅教。纤微之善，罔不备书，百代之后，知斯言之可复也。

玄 怪 录

[唐]牛僧孺 撰
穆 公 校点



校点说明

《玄怪录》，唐牛僧孺撰。僧孺(779—849)字思黯，安定鹑觚(今甘肃灵台)人，一说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南)人。永贞元年(805)进士及第，元和三年(808)登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对策第一。长庆年间官至御史中丞、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与李德裕一派交恶，史称“牛李党争”。开成三年(838)拜左仆射。会昌二年(842)，因李德裕为相，贬为循州员外长史。宣宗时移衡州、汝州长史，迁太子少保。又转太子少师。

《玄怪录》成书年代，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称为牛僧孺应贡举时温卷之作，近人汪辟疆《唐人小说》据此以为“大抵未通籍以前所作”。但书中故事多有元和(如《吴全素》、《李沈》)、长庆(如《张宠奴》、《马仆射总》)年间事，甚至有大和八年(839)事。故今人推测其书集中写于大和年间，大和八年后成书。此说待考。

《玄怪录》被后人公认为唐传奇专集的代表作，对后世影响较大。鲁迅认为：“选传奇之文，荟萃为一集者，在唐代多有，而煊赫莫如《玄怪录》。”(《中国小说史略》)本书记述南朝梁至唐大和年间神奇鬼异之事，内容丰富，有影射官场腐败黑暗的，有反映民间疾苦的，有歌颂义士侠女的，有描写恋爱婚姻的，其中多可见作者目世之见和人生观念。与前代小说相比，作者写作技巧高超，特别是虚构意识强烈。因此，该书的故事题材和叙事方法多为后代小说如“三言两拍”所借鉴。

本书版本,《新唐书·艺文志》作十卷,宋代书目多有著录,皆为十卷。唯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十一卷”,后人疑“一”为衍文。明代以后,因原书散落,版本、卷数杂乱,陈应翔刻本为四卷(书名作《幽怪录》,宋人避始祖玄宗讳),高儒《百川书志》作十一卷,《四库全书》作一卷。另宋代以来类书、丛书如《太平广记》等也多有引征。陈刻本所收最多,为四十四篇,其中有六篇为他本未见。今以陈刻本为底本,参校《太平广记》等其他诸本,凡底本有误者,皆据校本改正,不出校记。《太平广记》所收逸文,则不予收入。

目 录

- 卷一 (344)
 杜子春 张老 裴谿 韦氏 元无有 郭代公 来君绰
- 卷二 (359)
 尼妙寂 党氏女 崔环 柳归舜 崔书生 曹惠 滕庭
 俊 顾总 居延部落主 刘讽 董慎
- 卷三 (380)
 开元明皇幸广陵 袁洪儿夸郎 张左 萧志忠 李訥言
 南纘 侯通 巴邛人 刘法师 刁俊朝 古元之 卢
 公涣 齐饶州 吴全素 掠剩使 叶天师 许元长 王
 国良
- 卷四 (406)
 张宠奴 叶氏妇 马仆射总 华山客 尹纵之 王煌
 岑曦 李沈

玄怪录卷一

杜子春

杜子春者，周、隋间人。少落魄，不事家产。然以心气闲纵，嗜酒邪游，资产荡尽；投于亲故，皆以不事之故见弃。

方冬，衣破腹空，徒行长安中，日晚未食，彷徨不知所往。于东市西门，饥寒之色可掬，仰天长吁。有一老人策杖于前，问曰：“君子何叹？”子春言其心，且愤其亲戚疏薄也，感激之气发于颜色。老人曰：“几缗则丰用？”子春曰：“三五万则可以活矣。”老人曰：“未也，更言之。”“十万。”曰：“未也。”乃言：“百万。”曰：“未也。”曰：“三百万。”乃曰：“可矣。”于是袖出一缗，曰：“给子今夕。明日午时，俟子于西市波斯邸，慎无后期。”及时，子春往，老人果与钱三百万，不告姓名而去。

子春既富，荡心复炽，自以为终身不复羁旅也。乘肥衣轻，会酒徒，征丝竹歌舞于倡楼，不复以治生为意。一二年间，稍稍而尽。衣服车马，易贵从贱，去马而驴，去驴而徒，倏忽如初。既而复无计，自叹于市门。发声而老人到，握其手曰：“君复如此，奇哉！吾将复济子，几缗方可？”子春惭，不对。老人因逼之，子春愧谢而已。老人曰：“明日午时来前期处。”子春忍愧而往，得钱一千万。

未受之初，发愤，以为从此谋身治生，石季伦、猗顿小竖耳。钱既入手，心又翻然。纵适之情，又却如故。不三四年

间，贫过旧日。复遇老人于故处。子春不胜其愧，掩面而走。老人牵裾止之，曰：“嗟乎！拙谋也。”因与三千万，曰：“此而不痊，则子贫在膏肓矣。”子春曰：“吾落魄邪游，生涯罄尽，亲戚豪族，无相顾者。独此叟三给我，我何以当之？”因谓老人曰：“吾得此，人间之事可以立，孤孀可以衣食，于名教复圆矣。感叟深惠，立事之后，唯叟所使。”老人曰：“吾心也。子治生毕，来岁中元见我于老君双桧下。”子春以孤孀多寓淮南，遂转资扬州，买良田百顷，郭中起甲第，要路置邸百余间，悉召孤孀分居第中。婚嫁甥侄，迁祔旅榱，恩者煦之，仇者复之。既毕事，及期而往。

老人者方啸于二桧之阴，遂与登华山云台峰。入四十里余，见一居处，室屋严洁，非常人居。彩云遥覆，鸾鹤飞翔。其上有正堂，中有药炉，高九尺余，紫焰光发，灼焕窗户。玉女九人，环炉而立；青龙白虎，分据前后。其时日将暮，老人者不复俗衣，乃黄冠绛帔士也。持白石三丸，酒一卮，遗子春，令速食之。取一虎皮铺于内西壁，东向而坐，戒曰：“慎勿语，虽尊神、恶鬼、夜叉、猛兽、地狱，及君之亲属为所囚缚，万苦皆非真实，但当不动不语耳。安心莫惧，终无所苦。当一心念吾所言。”言讫而去。子春视庭，唯一巨瓮，满中贮水而已。

道士适去，而旌旗戈甲，千乘万骑，遍满崖谷，呵叱之声动天。有一人称大将军，身長丈余，人马皆着金甲，光芒射人。亲卫数百人，拔剑张弓，直入堂前，呵曰：“汝是何人，敢不避大将军！”左右竦剑而前，逼问姓名，又问作何物，皆不对。问者大怒，催斩，争射之，声如雷。竟不应。将军者拗怒而去。俄而猛虎、毒龙、狻猊、狮子、蝮蛇万计，哮吼拿攫而争前，欲搏噬，或跳过其上。子春神色不动。有顷而散。

既而大雨滂澍，雷电晦暝。火轮走其左右，电光掣其前后，目不得开。须臾，庭际水深丈余，流电吼雷，势若山川开破，不可制止。瞬息之间，波及坐下。子春端坐不顾。未顷而散。将军者复来，引牛头狱卒，奇貌鬼神，将大镬汤而置子春前。长枪刃叉，四面周匝。传命曰：“肯言姓名，即放。不肯言，即当心叉取置之镬中。”又不应。因执其妻来，摔于阶下，指曰：“言姓名免之。”又不应。乃鞭捶流血，或射或斫，或煮或烧，苦不可忍。其妻号哭曰：“诚为陋拙，有辱君子。然幸得执巾栉，奉事十余年矣。今为尊鬼所执，不胜其苦。不敢望君匍匐拜乞，望君一言，即全性命矣。人谁无情，君乃忍惜一言！”雨泪庭中，且咒且骂。子春终不顾。将军曰：“吾不能毒汝妻耶？”令取剉碓，从脚寸寸剉之。妻叫哭愈急，竟不顾之。将军曰：“此贼妖术已成，不可使久在世间。”敕左右斩之。

斩讫，魂魄被领见阎罗王。王曰：“此乃云台峰妖民乎？”促付狱中。于是熔铜、铁杖、碓捣、磔磨、火坑、镬汤、刀山、剑林之苦，无不备尝。然心念道士之言，亦似可忍，竟不呻吟。狱卒告受罪毕，王曰：“此人阴贼，不合得作男身，宜令作女人。”配生宋州单父县丞王勤家。生而多病，针灸医药之苦，略无停日。亦尝坠火堕床，痛苦不济，终不失声。

俄而长大，容色绝代，而口无声，其家目为哑女。亲戚相狎，侮之万端，终不能对。同乡有进士卢珪者，闻其容而慕之，因媒氏求焉。其家以哑辞之，卢曰：“苟为妻而贤，何用言矣，亦足以戒长舌之妇。”乃许之，卢生备礼亲迎为妻。数年，恩情甚笃。生一男，仅二岁，聪慧无敌。卢抱儿与之言，不应，多方引之，终无辞。卢大怒曰：“昔贾大夫之妻鄙其夫，才不笑尔，然观其射雉，尚释其憾。今吾陋不及贾，而文艺非徒射雉也，

而竟不言。大丈夫为妻所鄙，安用其子！”乃持两足，以头扑于石上，应手而碎，血溅数步。子春爱生于心，忽忘其约，不觉失声云：“噫！”噫声未息，身坐故处，道士者亦在其前，初五更矣。

见其紫焰穿屋上，天火起四合，屋室俱焚。道士叹曰：“措大误余乃如是！”因提其髻投水瓮中。未顷火息。道士前曰：“吾子之心，喜怒哀惧恶欲，皆能忘也。所未臻者，爱而已。向使子无噫声，吾之药成，子亦上仙矣。嗟乎，仙才之难得也！吾药可重炼，而子之身犹为世界所容矣。勉之哉！”遥指路使归。子春强登基观焉，其炉已坏，中有铁柱大如臂，长数尺。道士脱衣，以刀子削之。

子春既归，愧其忘誓。复自效以谢其过，行至云台峰，绝无人迹。叹恨而归。

张老

张老者，扬州六合人，园叟也。其邻有韦恕者，梁天监中自扬州曹掾秩满而来，有长女，既笄，召里中媒媪，令访良才。张老闻之，喜而候媒于韦门。媪出，张老固延入，且备酒食。酒阑，谓媪曰：“闻韦氏有女，将适人，求良才于媪，有之乎？”曰：“然。”曰：“某诚衰迈，灌园之业，亦可衣食。幸为求之，事成厚谢。”媪大骂而去。他日又邀媪，媪曰：“叟何不自度，岂有衣冠子女，肯嫁园叟耶？此家诚贫，士大夫家之敌者不少。顾叟非匹，吾安能为叟一杯酒，乃取辱于韦氏！”叟固曰：“强为吾一言之。言不从，即吾命也。”媪不得已，冒责而入言之。韦氏大怒曰：“媪以我贫，轻我乃如是！且韦家焉有此事，况园叟何人，敢发此议！叟固不足责，媪何无别之甚耶？”媪曰：“诚非所宜言，为叟所逼，不得不达其意。”韦怒曰：“为吾报之，今日内

得五百缗则可。”媪出以告，张老乃曰：“诺。”未几，车载纳于韦氏。诸韦大惊曰：“前言戏之耳。且此翁为园，何以致此？吾度其必无而言之。今不移时而钱到，当如之何？”乃使人潜候其女，女亦不恨。乃曰：“此固命乎！”遂许之。

张老既娶韦氏，园业不废，负耜锄地，鬻蔬不辍。其妻躬执爨濯，了无愧色。亲戚恶之，亦不能止。数年，中外之有识者，责恕曰：“君家诚贫，乡里岂无贫子弟，奈何以女妻园叟？既弃之，何不令远去也？”他日，恕置酒召女及张老，酒酣，微露其意。张老起曰：“所以不即去者，恐有留恋。今既相厌，去亦何难。某王屋山下有一小庄，明旦且归耳。”天将晓，来别韦氏：“他岁相思，可令大兄往天坛山南相访。”遂令妻骑驴戴笠，张老策杖相随而去，绝无消息。

后数年，恕念其女，以为蓬头垢面，不可识也。令长男义方访之。到天坛山南，适遇一昆仑奴，驾黄牛耕田。问曰：“此有张老庄否？”昆仑投杖拜曰：“大郎子，何久不来？庄去此甚近，某当前引。”遂与俱东去。初上一山，山下有水，过水，延绵凡十余处，景色渐异，不与人间同。忽下一山，见水北朱户甲第，楼阁参差，花木繁荣，烟云鲜媚，鸾鹤孔雀，徊翔其间，歌管嘹唳耳目。昆仑指曰：“此张家庄也。”韦惊骇不测。

俄而及门。门有紫衣门吏，拜引入中厅。铺陈之物，目所未睹；异香氤氲，遍满崖谷。忽闻环珮之声渐近，二青衣出曰：“阿郎来。”次见十数青衣，容色绝代，相对而行，若有所引。俄见一人戴远游冠，衣朱绶，曳朱履，徐出门。一青衣引韦前拜，仪状伟然，容色芳嫩。细视之，乃张老也。言曰：“人世劳苦，若在火中。身未清凉，愁焰又炽，固无斯须泰时。兄久客寄，何以自如？贤妹略梳头，即当奉见。”因揖令坐。未几，一青衣

来曰：“娘子已梳头毕。”遂引入，见妹于堂前。其堂沉香为梁，玳瑁帖门，碧玉窗，珍珠箔，阶砌皆冷滑碧色，不辨其物。其妹服饰之盛，世间未见。略叙寒暄，问尊长而已，意甚卤莽。有顷，进饌，精美芳馨，不可名状。食讫，馆韦于内厅。

明日方晓，张老与韦生坐。忽有一青衣附耳而语，张老笑曰：“宅中有客，安得暮归。”因曰：“小妹暂欲游蓬莱山，贤妹亦当去，然未暮即归。兄但憩此。”张老揖而入。俄而五云起于中庭，鸾凤飞翔，丝竹并作。张老及妹，各乘一凤，余从乘鹤者数十人，渐上空中，正东而去。望之已没，隐隐有音乐之声。韦君在后，小青衣供侍甚谨。迨暮，稍闻笙簧之音，倏忽复到，乃下于庭。张老与妻见韦曰：“独居太寂寞，然此地神仙之府，非俗人得游，以兄宿命合得到此，然亦不可久居，明日当奉别耳。”及时，妹复出别兄，殷勤传语父母而已。张老曰：“人世遐远，不及作书。”奉金二十镒，并与一故席帽，曰：“兄若无钱，可于扬州北邸卖药王老家取一千万贯，持此为信。”遂别。复令昆仑奴送出，却到天坛，昆仑奴拜别而去。

韦自荷金而归。其家惊讶，问之，或以为神仙，或以为妖妄，不知所谓。五六年间，金尽，欲取王老钱，复疑其妄。或曰：“取尔许钱不持一字，此帽安足信。”既而困极，其家强逼之，曰：“必不得钱，庸何伤。”乃往扬州，入北邸，而王老者，方当肆陈药。韦前曰：“叟何姓？”曰：“姓王。”韦曰：“张老令取钱一千万，持此席帽为信。”王老曰：“钱即实有，帽是乎？”韦前曰：“叟可验之，岂不识耶？”王老未语，有小女自青布帏中出，曰：“张老尝过，令缝帽顶，其时无皂线，以红线缝之。线色手踪，皆可自验。”因取看之，果是也。遂得钱载而归，乃信真神仙也。其家又思女，复遣义方往天坛山南寻之。到即千山万

水,不复有路。时逢樵人,亦无知张老庄者,悲思浩然而归。举家以为仙俗路殊,无相见期。又寻王老,亦去矣。

复数年,义方偶游扬州,闲行北邙前,忽见张老昆仑奴前拜曰:“大郎家中何如?娘子虽不得归,如日侍左右,家中事无巨细,莫不知之。”因出怀中金十斤以奉曰:“娘子令送与大郎君。阿郎与王老会饮于此酒家。大郎且坐,昆仑当入报。”义方坐于酒旗下,日暮不见出,乃入观之。饮者满坐,坐上并无二老,亦无昆仑。取金视之,乃真金也。惊叹而归,又以供数年之食。后不复知张老所在。

贞元进士李公者,知盐铁院,闻从事韩准大和初与甥侄语怪,命余纂而录之。

裴 谔

裴谔、王敬伯、梁芳约为方外之友。隋大业中,相与入白鹿山学道,谓黄白可成,不死之药可致,云飞羽化,无非积学。辛勤采炼,手足胼胝,十数年间。无何,梁芳死。敬伯谓谔曰:“吾所以去国忘家,耳绝丝竹,口厌肥豢,目弃奇色,去华屋而乐茅斋,贱欢娱而贵寂寞者,岂非觊乘云驾鹤,游戏蓬壶?纵其不成,亦望长生,寿毕天地耳。今仙海无涯,长生未致,辛勤于云山之外,不免就死。敬伯所乐,将下山乘肥衣轻,听歌玩色,游于京洛。意足然后求达,建功立事,以荣耀人寰。纵不能憩三山,饮瑶池,骖龙衣霞,歌鸾舞凤,与仙翁为侣,且腰金拖紫,图影凌烟,厕卿大夫之间,何如哉!子盍归乎?无空死深山。”谔曰:“吾乃梦醒者,不复低迷。”敬伯遂归,谔留之不得。时唐贞观初。

以旧籍调授左武卫骑曹参军,大将军赵肸妻之以女。数

年间，迁大理廷评，衣绯。奉使淮南，舟行过高邮。制使之行，呵叱风生，行船不敢动。时天微雨，忽有一渔舟突过，中有老人，衣蓑戴笠，鼓棹而去，其疾如风。敬伯以为吾乃制使，威振远近，此渔夫敢突过我！试视之，乃谏也。遽令追之，因请维舟，延之坐内，握手慰之曰：“兄久居深山，抛掷名宦而无成，到此极也。夫风不可系，影不可捕。古人倦夜长，尚秉烛游，况少年白昼而掷之乎？敬伯自出山数年，今廷尉评事矣。昨者推狱平允，乃天锡命服。淮南疑狱，今献于有司，上择详明吏覆讯之，敬伯预其选，故有是行。虽未可言宦达，比之山叟，自谓差胜。兄甘劳苦，竟如曩日，奇哉！奇哉！今何所须，当以奉给。”谏曰：“吾侪野人，心近云鹤，未可以腐鼠吓也。吾沉子浮，鱼鸟各适，何必矜炫也。夫人世之所须者，吾当给尔，子何以赠我？吾与山中之友，或市药于广陵，亦有息肩之地。青园桥东，有数里樱桃园，园北车门，即吾宅也。子公事少隙，当寻我于此。”遂翛然而去。

敬伯到广陵十余日，事少闲，思谏言，因出寻之。果有车门，试问之，乃裴宅也。人引以入。初尚荒凉，移步愈佳。行数百步，方及大门，楼阁重复，花木鲜秀，似非人境。烟翠葱茏，景色妍媚，不可形状。香风飒来，神清气爽，飘飘然有凌云之意，不复以使车为重，视其身若腐鼠，视其徒若蝼蚁。既而稍闻剑珮之声，二青衣出曰：“阿郎来。”俄有一人，衣冠伟然，仪貌奇丽。敬伯前拜，视之，乃谏也。裴慰之曰：“尘界仕宦，久食腥膻，愁欲之火，焰于心中，负之而行，固甚劳困。”遂揖以入，坐于中堂。窗户栋梁，饰以异宝，屏帐皆画云鹤。有顷，四青衣捧碧玉台盘而至，器物珍异，皆非人世所有，香醪嘉饌，目所未窥。既而日将暮，命其促席。燃九光之灯，光华满坐。女

乐二十人，皆绝代之色，列坐其前。裴顾小黄头曰：“王评事昔吾山中之友，道情不固，弃吾下山，别近十年，才为廷尉属。今俗心已就，须俗妓以乐之。顾伶家女无足召者，当召士大夫之女已适人者。如近无姝丽，五千里内皆可择之。”小黄头唯唯而去。诸妓调碧玉箏，调未谐，而黄头已复命，引一妓自西阶登，拜裴席前。裴指曰：“参评事。”敬伯答拜。细视之，乃敬伯妻赵氏也。敬伯惊讶不敢言，妻亦甚骇，目之不已。遂令坐玉阶下，一青衣捧玳瑁箏授之，赵素所善也，因令与妓合曲以送酒。敬伯坐间取一殷色朱李投之，赵顾敬伯，潜系于衣带。妓奏之曲，赵皆不能逐。裴乃令随赵所奏，时时停之，以呈其曲。其歌虽非云韶九奏之乐，而清亮宛转，酬献极欢。天将晓，裴召前黄头曰：“送赵氏夫人。”且谓曰：“此堂乃九天画堂，常人不到。吾昔与王为方外之交，怜其为俗所迷，自投汤火，以智自烧，以明自贼，将沉浮于生死海中，求岸不得，故命于此以醒之。今日之会，诚难再得，亦夫人之宿命，乃得暂游，云山万重，往复劳苦，无辞也。”赵拜而去。

裴谓敬伯曰：“评公使车留此一宿，得无惊群将乎？宜且就馆，未赴阙闲时，访我可也。尘路遐远，万愁攻人，努力自爱。”敬伯拜谢而去。后五日，将还，潜诣取别，其门不复有宅，乃荒凉之地，烟草极目，惆怅而返。

及京，奏事毕，得归私第。诸赵竞怒曰：“女子诚陋拙，不足以奉事君子。然已辱厚礼，亦宜敬之。夫上以承祖先，下以继后嗣，岂苟而已哉！奈何以妖术致之万里，而娱人之视听乎？朱李尚在，其筵足征，何讳乎？”敬伯尽言之，且曰：“当此之时，敬伯亦自不测。此盖裴之道成矣，以此相炫也。”其妻亦记得裴言，遂不复责。

吁！神仙之变化，诚如此乎！将幻者鬻术以致惑乎？固非常智之所及。且夫雀为蛤，雉为蜃，人为虎，腐草为萤，蜣螂为蝉，鲲为鹏，万物之变化，书传之记者，不可以智达，况耳目之外乎！

韦 氏

京兆韦氏女者，既笄二年，母告之曰：“有秀才裴爽者，欲聘汝。”女笑曰：“非吾夫也。”母记之。虽媒媪日来，盛陈裴之才，其家甚慕之，然终不谐。又一年，母曰：“有王悟者，前参京兆军事。其府之司录张审约者，汝之老舅也，为王媒之，将聘汝矣。”女亦曰：“非也。”母又曰：“张亦熟我，又为王之媒介也，其辞不虚矣。”亦终不谐。

又二年，进士张楚金求之。母以告之，女笑曰：“吾之夫乃此人也。”母许之。遂择吉焉。既成礼讫，因其母徐问之，对曰：“吾此乃梦征矣。然此生之事皆见矣，岂独适楚金之先知乎！某既笄，梦年二十适清河楚金。以尚书节制广陵，在镇七年，而楚金伏法，阖门皆死，惟某与新妇一人，生入掖庭，蔬食而役者十八年，蒙诏放出。自午承命，日暮方出宫闱。与新妇渡水，迨暗及滩，四顾将昏然，不知所往。因与新妇相于滩上掩泣，相勉曰：‘此不可久立，宜速渡。’遂南行。及岸数百步，有坏坊焉。自入西门，随垣而北，其东大门屋，因造焉。又无人而大开，遂入。及坏戟门，亦开，又入。逾屏，回廊四合，有堂既扃。阶前有四大樱桃树林，花发正茂。及月色满庭，似无人居，不知所告。因与新妇对卧阶下。未几，有老人来诉，遂告以前情，遂去。又闻西廊步履之声，有一少年郎来诉，且呼老人令逐之。苦告之，少年郎低首而走。徐乃白衫素履，哭拜

阶下曰：‘某尚书之侄也。’乃恸哭曰：‘无处问耗，不知阿母与阿嫂至，乃自天降也。此即旧宅，堂中所锁，无非旧物。’恸哭开户，宛如故居之地。居之九年前从化。”其母大奇之：“且人之荣悴，无非前定，素闻之矣；岂梦中之信，又如此乎！”乃心记之。

俄而楚金授钺广陵，神龙中以徐敬业有兴复之谋，连坐，伏法。惟妻与妇□死，配役掖庭十八年，则天因降诞日，大纵籍役者，得□例焉。午后受诏，及行，总监绯阍走留食，候之。食毕，实将暮矣。其褰裳涉水而哭，及宅所在，无差梦焉。

噫！梦信征也，则前所叙扶风公之见，又何以偕焉。

元 无 有

宝应中，有元无有，尝以仲春末独行维扬郊野。值日晚，风雨大至。时兵荒后，人户逃窜，入路旁空庄。须臾霁止，斜月自出。无有憩北轩，忽闻西廊有人行声。未几，至堂中，有四人，衣冠皆异，相与谈谐，吟咏甚畅。乃云：“今夕如秋，风月如此，吾党岂不为文以纪平生之事？”其文即口号联句也。吟诵既朗，无有听之甚悉。其一衣冠长人曰：“齐纨鲁缟如霜雪，嘹亮高声为子发。”其二黑衣冠短陋人曰：“家贫长夜清会时，辉煌灯烛我能持。”其三故弊黄衣冠人，亦短陋，诗曰：“清冷之泉俟朝汲，桑屣相牵常出入。”其四黑衣冠，身亦短陋，诗曰：“爨薪贮水常煎熬，充他口腹我为劳。”无有亦不以四人为异，四人亦不虞无有之在堂隍也，递相褒赏，观其自负，虽阮嗣宗《咏怀》亦不能加耳。

四人迟明方归旧所。无有就寻之，堂中惟有故杵、烛台、水桶、破铛，乃知四人即此物所为也。

郭代公

代国公郭元振，开元中下第。自晋之汾，夜行阴晦失道，久而绝远有灯火之光，以为人居也，径往投之。八九里，有宅，门宇甚峻。既入门，廊下及堂下，灯烛辉煌，牢饌罗列，若嫁女之家，而悄无人。公系马西廊前，历阶而升，徘徊堂上，不知其何处也。俄闻堂中东阁有女子哭声，呜咽不已。公问曰：“堂中泣者，人耶，鬼耶？何陈设如此，无人而独泣？”曰：“妾此乡之祠有乌将军者，能祸福人。每岁求偶于乡人，乡人必择处女之美者而嫁焉。妾虽陋拙，父利乡人之五百缗，潜以应选。今夕，乡人之女并为游宴者，到是，醉妾此室，共锁而去，以适于将军者也。今父母弃之就死，而令惴惴哀惧。君诚人耶，能相救免，毕身为扫除之妇，以奉指使。”公愤曰：“其来当何时？”曰：“二更。”公曰：“吾忝为大丈夫也，必力救之。如不得，当杀身以徇汝，终不使汝枉死于淫鬼之手也。”女泣少止。于是坐于西阶上，移其马于堂北，令一仆侍立于前，若为宾而待之。

未几，火光照耀，车马骈阗，二紫衣吏入而复出，曰：“相公在此。”逡巡，二黄衣吏入而出，亦曰：“相公在此。”公私心独喜：“吾当为宰相，必胜此鬼矣。”既而将军渐下，导吏复告之。将军曰：“入。”有戈剑弓矢，翼引以入，即东阶下。公使仆前曰：“郭秀才见。”遂行揖。将军曰：“秀才安得到此？”曰：“闻将军今夕嘉礼，愿为小相耳。”将军者喜而延坐，与对食，言笑极欢。公于囊中有利刀，思取刺之，乃问曰：“将军曾食鹿腊乎？”曰：“此地难遇。”公曰：“某有少许珍者，得自御厨，愿削以献。”将军者大悦。公乃起，取鹿腊并小刀，因削之，置一小器。令自取。将军喜，引手取之，不疑其他。公伺其无机，乃投其脯，

捉其腕而断之。将军失声而走。导从之吏，一时惊散。公执其手，脱衣缠之，令仆夫出望之，寂无所见。乃启门谓泣者曰：“将军之腕，已在于此矣。寻其血踪，死亦不久。汝既获免，可出就食。”泣者乃出，年可十七八，而甚佳丽，拜于公前曰：“誓为仆妾。”公勉谕焉。天方曙，开视其手，则猪蹄也。

俄闻哭泣之声渐近，乃女之父母兄弟及乡中耆老，相与舁柩而来，将收其尸，以备殓殮。见公及女，乃生人也。咸惊以问之，公具告焉。乡老共怒公残其神，曰：“乌将军此乡镇神，乡人奉之久矣，岁配以女，才无他虞。此礼少迟，即风雨雷雹为虐。奈何失路之客，而伤我明神？致暴于人，此乡何负！当杀公以祭乌将军，不尔，亦缚送本县。”挥少年将令执公。公谕之曰：“尔徒老于年，未老于事。我天下之达理者，尔众听吾言。夫神，承天而为镇也，不若诸侯受命于天子而疆理天下乎？”曰：“然。”公曰：“使诸侯渔色于国中，天子不怒乎？残虐于人，天子不伐乎？诚使尔呼将军者，真神明也，神固无猪蹄，天岂使淫妖之兽乎？且淫妖之兽，天地之罪畜也，吾执正以诛之，岂不可乎？尔曹无正人，使尔少女年年横死于妖畜，积罪动天。安知天不使吾雪焉？从吾言，当为尔除之，永无聘礼之患，如何？”乡人悟而喜曰：“愿从公命。”

乃令数百人，执弓矢刀枪锹镬之属，环而自随，寻血而行。才二十里，血入大冢穴中。因围而刷之，应手渐大如瓮口，公令束薪燃火，投入照之。其中若大室，见一大猪，无前左蹄，血卧其地；突烟走出，毙于围中。

乡人翻共相庆，会钱以酬公。公不受，曰：“吾为人除害，非鬻猎者。”得免之女辞其父母亲族曰：“多幸为人，托质血属，闺闼未出，固无可杀之罪。今者贪钱五十万，以嫁妖兽，忍锁

而去，岂人所宜？若非郭公之仁勇，宁有今日。是妾死于父母，而生于郭公也。请从郭公，不复以旧乡为念矣。”泣拜而从公。公多歧援谕，止之不获，遂纳为侧室，生子数人。

公之贵也，皆任大官之位。事已前定，虽生远地而弃于鬼神，终不能害，明矣。

来 君 绰

隋炀帝征辽，十二军尽没，总管来护坐法受戮。炀帝尽欲诛其诸子，君绰忧惧连诛，因与秀才罗巡、罗逖、李万进结为奔走之友，共亡命至海州。

夜黑迷路。路旁有灯火，因与共投之。扣门数下，有一苍头迎拜君绰。君绰因问：“此是谁家？”答曰：“科斗郎君，姓威，即当府秀才也。”遂启门，又自闭，敲中门曰：“蜗儿，外有四五个客。”蜗儿即又一苍头也。遂开门，秉烛引客就馆客位，床榻茵褥甚备。俄有二小童持烛自中门出，曰：“六郎子出来。”君绰等降阶见主人。主人辞彩朗然，文辩纷错，自通姓名曰“威污蠖”。叙寒温讫，揖客由阼阶，坐曰：“污蠖忝以本州乡赋，得与足下同声，清霄良会，殊是所愿。”即命酒合坐。

渐至酣畅，谈谑交至，众所不能对。君绰颇不能平，欲以理挫之，无计，因举觞曰：“君绰请起一令，以坐中姓名双声者，犯罚如律。”君绰曰：“威污蠖。”实讥其姓。众皆抚手大笑，以为得言。及至污蠖，改令曰：“以坐中人姓为歌声，自二字至五字。”令曰：“罗李，罗来李，罗李罗来，罗李罗李来。”众皆惭其辩捷。罗巡又问：“君风雅之士，足得自比云龙，何玉名之自贬耶？”污蠖曰：“仆久从宾贡，多为主司见屈。以仆后于群士，何异尺蠖于污池乎？”巡又问：“公华宗氏族何为不载？”污蠖曰：

“我本田氏，出于齐威王，亦犹桓、丁之类。何足下之不学耶？”既而蜗儿举方丈盘至，珍羞水陆，充溢其间。君绰及仆，无不饱饫。夜阑彻烛，连榻而寝。迟明叙别，恨恨俱不自胜。

君绰等行数里，犹念污蠖，复来，见昨所会之处了无人居，唯污池，池边有大螾，长数尺。又有蜗螺丁子，皆大常者数倍。方知污蠖及二竖，皆此物也。遂共恶昨宵所食，各吐出青泥及污水数升。

玄怪录卷二

尼 妙 寂

尼妙寂，姓叶氏，江州浔阳女也。初嫁任华，浔阳大贾也。父昇，与华往复长沙广陵间。唐贞元十一年春，之潭州不复。过期数月，妙寂忽梦父被发裸形，流血满身，泣曰：“吾与汝夫湖中遇盗，皆已死矣。以汝心似有志者，天许复仇；但幽冥之意，不欲显言，故吾隐语报汝，诚能思而复之，吾亦何恨。”妙寂曰：“隐语云何？”昇曰：“杀我者，車中猴，門東草。”俄而见其夫形状若父，泣曰：“杀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妙寂抚膺而哭，遂为女弟所呼觉。泣告其母，阖门大骇。念其隐语，杳不可知。访于邻叟及乡间之有知者，皆不能解。乃曰：“上元县，舟楫之所交者，四方士大夫多憩焉。而邑有瓦棺寺，寺上有阁，倚山瞰江，万里在目，亦江湖之极境；游人弭棹，莫不登眺。吾将缙服其间，伺可问者，必有省吾惑者。”于是褐衣之上元，舍力瓦棺寺，日持箕帚，洒扫阁下。闲则徙倚栏槛，以伺识者。见高冠博带吟啸而来者，必拜而问。居数年，无能辩者。

十七年，岁在辛巳，有李公佐者，罢岭南从事而来，揽衣登阁，神彩俊逸，颇异常伦。妙寂前拜，泣，且以前事问之。公佐曰：“吾平生好为人解疑，况子之冤息而神告如此，当为汝思之。”默行数步，喜招妙寂曰：“吾得之矣。杀汝父者申蘭，杀汝

夫者申春耳。”妙寂悲喜呜咽，拜问其说。公佐曰：“夫猴，申生也。車去两头而言猴，故申字耳。草而門，門而東，非蘭字耶？禾中走者，穿田过也。此亦申字也。一日又加夫，盖春字耳。鬼神欲惑人，故交错其言。”妙寂悲喜，若不自胜。久而掩涕拜谢曰：“贼名既彰，雪冤有路，苟获释憾，誓报深恩。妇人无他，唯洁诚奉佛，祈增福海耳。”乃再拜而去。

元和初，泗州普光王寺有梵氏戒坛，人之为僧者必由之。四方辐辏，僧尼繁会，观者如市焉。公佐自楚之秦，维舟而往观之。有一尼，眉目朗秀，若旧识者，每过必凝视公佐，若有意而未言者久之。公佐将去，其尼遽呼曰：“侍御贞元中不为南海从事乎？”公佐曰：“然。”“然则记小师乎？”公佐曰：“不记也。”妙寂曰：“昔瓦棺寺阁求解車中猴者也。”公佐悟曰：“竟获贼否？”对曰：“自悟梦言，乃男服，易名士寂，泛佣于江湖之间。数年，闻蕲黄之间有申村，因往焉。流转周星，乃闻其村西北隅有申蘭者，默往求佣，辄贱其价。蘭喜召之。俄又闻其从弟有名春者。于是勤恭执事，昼夜不离，凡其可为者，不顾轻重而为之，未尝待命，蘭家器之。昼与群佣共作，夜寝他席，无知其非丈夫者。逾年，益自勤干，蘭愈敬念，视士寂，即自视其子不若也。蘭或农或商，或畜货于武昌，关锁启闭悉委焉。因验其柜中，半是己物，亦见其父及夫常所服者，垂涕而记之。而蘭、春叔出季处，未尝偕在。虑其擒一而惊逸其一也，衔之数年。永贞年重阳，二盗饮既醉，士寂奔告于州，乘醉而获，一问而辞服，就法。得其所丧以归，尽奉母，而请从释教。师洪州之天宫寺尼洞微，即昔时授教者也。妙寂，一女子也，血诚复仇，天亦不夺，遂以梦寐之言，获悟于君子，与其仇者得不同天。碎此微躯，岂酬明哲。梵宇无他，唯虔诚法象以报效耳。”

公佐大异之，遂为作传。

大和庚戌岁，陇西李复言游巴南，与进士沈田会于蓬州。田因话奇志，持以相示，一览而复之。录怪之日，遂纂于此焉。

党氏女

党氏女，同州韩城县芝川南村人也。

先是，有蔺如宾者，舍于芝川。元和初，客有王兰者，以钱数百万鬻茗，止其家。积数年，无亲友之来者。一旦卧疾，如宾以其无后患也，杀之。服僦车舆仆使之盛，拟于公侯。其年生一男，美而慧，虽孔融、卫玠之为奇，犹未可为比。其家念之，谓骊珠赵璧未敌，名曰玉童。衣食之用，日可数金，其或不欲，舞神拜佛之费，一日而罄，不顾也。既而渐大，轻裘肥马，恣其出入。于是交游少年，歌楼酒肆，悦音恣博，日不暂息，虽狂徒皆伏其豪。然而孳产稍衰，稼或不登，即乞贷望岁。元和十年，玉童暴卒。父母之哀，哭玠之不若也。号哭之声，感动行路，恨不得自身代之。如宾极困成瘵。其所饰终之具，洎舍财梵侣、佛画莲宫、致席命乐之费，若不以家为者。虽丧毕，每忌日，饭僧施财而追泣焉。自是稍稍致贫如旧日矣。

大和三年秋，有僧玄照求食于党氏家。有女子年十三四，映门曰：“母兄皆出，不得具饌。此北数里芝川店有蔺氏者，亡子忌日，方当饭僧，师到必喜，盍往焉。”僧曰：“女非出入村市之人，何以知此而给我也？”女笑曰：“其亡子即我之前身耳。”照大异之，问其所以，不对而入。照于是造蔺氏门，入巷而见其广幕崇筵。及门，门者喜照之来，揖之而入。既卒食，如宾

哀不自胜。照曰：“掌人念亡子若此，要见其今身乎？”如宾大惊，乃问之，照具以告。

如宾遽适党氏，请见之。父母以告，女不肯出。如宾益耸跃，独念不以其母来，且无藉手，此所以不出也。遂归。明日，与其妻偕，携蜀红二十匹为请见之资。女纳红，复不肯出。如宾求其父母万辞，父母以如宾之恳也，入谓女曰：“汝既不欲见，不当言之。既言而藺叟若此之请，安得不强见？”女不复语。父母曰：“必不见，则何辞？”女曰：“递告之，何必相见。但云：‘其子身存及没，多歧所费，王兰之财尽未？’闻此必不求矣。”父母出以告。如宾顾其妻，无言而退。

既出，父母问其故，女曰：“儿前身茗客王兰也，有钱数百万，客其家。元和初，头眩而卧，遂为如宾所杀，而取其财，因而巨富。某既死，而诉于上帝。上帝召问：‘欲何以报？’兰言愿为子以耗之，故委蜕焉。耗之且尽而死。近与之计，唯十环未足，故有蜀红之赠。而今而后，如宾不复念其子，而斋亦罢尔。韩城有赵子良者尝贯茗五束，未酬而兰死。今当以其直求为妇，币足而某去耳，亦不为妇也。”

俄而媒氏言，子良之子纳币焉。亲迎之期，约在岁首。既毕纳而失女。父母惧子良之责也，伪哭而徙葬焉。其夕遇女曰：“天帝以天下人愚，率皆欺暗枉道，诈心万端，谓人可以言排，神可以诈惑。以诈惑人者，人亦诈焉；以妄欺人者，人亦妄焉；以嫉诬人者，人亦诬焉。虽虚矫之俗，交报或阙，而冥冥间良不可罔。知己之所为而不咎人者鲜矣，故遣某托身近地而警群妄耳。顷者未言，得侍昏旦；此心既启，难复淹留。抚育之恩，亦偿旧□，□□顾盼，能不怅怀。各勉令图，无惑多恨。”言讫而去。□□□□劝戒耶？

大和壬子岁通王府功曹赵遵约言。

崔 环

安平崔环者，司戎郎宣之子。元和五年夏五月，遇疾于荜阳别业。忽见黄衫吏二人，执帖来追，遂行数百步入城。城中街两畔，官林相对，绝无人家。直北数里到门，题曰“判官院”。见二吏迤迳向北，亦有林木。袴靴抹头，佩刀头，执弓矢者，散立者，各数百人。同到之人数千，或杻，或系，或缚，或囊盛耳头，或连其项，或衣服俨然，或簪裙济济，各有惧色，或泣或叹。其黄衫人，一留伴环，一入告。俄闻决人四下声，既而告者出曰：“判官传语：何故不抚幼小，不务成家，广破庄园，但恣酒色。又虑尔小累无掌，且为宽恕，轻杖放归。宜即洗心，勿复贰过。若踵前非，固无容舍。”乃敕伴者令送归。环曰：“判官谓谁？”曰：“司戎郎也。”环泣曰：“弃背多年，号天莫及。幸蒙追到，慈颜不遥，乞一拜见，死且无恨。”二吏曰：“明晦各殊，去留有隔，不合见也。”环曰：“向者传语，云已见责。此身不入，何以受刑？”吏曰：“入则不得归矣！凡人有三魂，一魂在家，二魂受杖耳。不信，看郎胫合有杖痕。”遂褰衣自视，其两胫各有杖痕四，痛苦不济，匍匐而行，举足甚艰。同到之人，叹羨之声，喧于歧路。

南行百余步，街东有大林。二吏前曰：“某等日夜事判官，为日虽久，幽冥小吏，例不免贫。各有许惠资财，竟无暇取，不因送郎阴路，无因得往求之。请即暂止林下，某等偕去，俄顷即来。诸处皆是恶鬼曹司，不合往，乞郎不移足相待。”言讫各去，久而不来。环闷，试诣街西行，一署门题曰“人矿院”。门亦甚净。环素有胆，且恃其父为判官，身又蒙放，遂入其中。

过屏障，见一大石，周回数里。有一军将坐于石北厅上，据案而坐。铺人各绕石。及石，上有数十大鬼，形貌不同，以大铁椎椎人为矿石。东有杻械枷锁者数千人，悲啼恐惧，不可名状。点名拽来，投来石上，遂椎之，既碎，唱其名。军将判之，一吏于案后读之云：“付某狱讫。”鬼亦捧去。其中有付磔狱者，付火狱者，付汤狱者。

环直逼石前看之，军将指之云：“曹司法严，不合妄入，彼是何人，敢来闲看？”人吏竞来传问，环恃不对。军将怒曰：“看既无端，问又不对，旁观岂如身试之审乎！”敕一吏拽来锻之。环之魂尚立，见其石上别有一身，被拽，扑卧石上，大锤锤之，痛苦之极，实不可忍。须臾，骨肉皆碎，仅欲成泥。二吏者走来，捶胸曰：“郎君！再三乞不闲行，何故来此？”遽告军将曰：“此是判官郎君，阳禄未终，追来却放，暂来入看。无间地狱，入不须臾，遂道如斯。何计得令复旧？”军将者亦惧曰：“初问不言，忿而处置。如何？”因问诸鬼曰：“何计得令复旧？”皆曰：“唯濮阳霞一人耳。”曰：“远近？”曰：“去此万里。昨者北海王与化形出游，为海人所损。其王请出，今亦未回。”乃令一鬼召之。

有顷而到，乃一髯眇目翁也，应急而来，喘犹未定。军将指环曰：“何计？”霞曰：“易耳。”遂解衣缠腰，取怀中药末糝于矿上团扑，一翻一糝，扁搓其矿为头项及身手足，剜刻五脏，通为肠胃，雕为九窍，逡巡成形。以手承其项曰：“起！”遂起来与立合为一，遂能行。大为二吏所贵。相与复南行。将去，濮阳霞抚肩曰：“措大，人矿中搜得活，然而去不许一钱？”环许钱三十万。霞笑曰：“老吏身忙，当使小鬼桌儿往取，见即分付。”遂行。

欲及城门，见一吏从北向南者。二吏以私行有矿环之过，恐宣之怒环而召也，谓环曰：“彼见若问，但言欲观地狱之法，以为儆戒，故在此耳。”吏见果问，环答之如言。遂别去。

复行，须臾至荥阳。二吏曰：“还生必矣。某将有所取，能一观乎？”环曰：“固所愿也。”共入县郭，到一人家中堂，一吏以怀中绳系床上女人头，尽力拽之；一吏以豹皮囊徐收其气，气尽，乃拽下，皆缚之，同送环家。入门，二吏大呼曰：“崔环！”误筑门扇，遂寤。其家泣候之已七日矣。后数日有杵鸣于庭，环曰：“濮阳翁之子来矣！”遂令家人刻纸钱焚之，乃去。疾平，潜寻所见妇人家，乃县纠郭需妻也。其时尚未有分河之议。后数日，河中节度使司徒薛公平议奏分河一枝，冀减冲城之势。初奏三丁取一，既虑不足，复奏请二丁役一，竟如环阴司所见也。

柳 归 舜

吴兴柳归舜，隋开皇二十年自江南抵巴陵，大风吹至君山下。因维舟登岸，寻小径，不觉行四五里，兴酣，逾越磳硿，不由径路，忽道旁有一大石，表里洞彻，圆而砥平，周匝六七亩，其外尽生翠竹，圆大如盎，高百余尺，叶曳白云，森罗映天，清风徐吹，戛为丝竹音。石中央又生一树，高百尺，条干偃阴，为五色，翠叶如盘，花径尺余，色深碧，蕊深红，异香成烟，著物霏霏。

有鸚鵡数千，丹嘴翠衣，尾长二三尺，翱翔其间。相呼姓字，音旨清越，有名武游郎者，有名阿苏儿者，有名武仙郎者，有名自在先生者，有名踏莲露者，有名风花台者，有名戴蝉儿

者,有名多花子者。或有唱歌者曰:“吾此曲是汉武钩弋夫人常所唱。”词曰:“戴蝉儿,分明传与君王语,建章殿里未得归,朱箔金缸双凤舞。”名阿苏儿者曰:“我忆阿娇深宫下泪,唱曰:‘昔请司马相如为作《长门赋》,徒使费百金,君王终不顾。’”又有诵司马相如《大人赋》者曰:“吾初学赋时,为赵昭仪抽七宝钗横鞭,余痛实不彻,今日诵得,还是终身一艺。”名武游郎者言:“余昔见汉武帝乘郁金楫,泛积翠池。自吹紫玉笛,音韵朗畅,帝意欢适。李夫人歌以随。歌曰:‘顾鄙贱,奉恩私。愿吾君,万岁期。’”

又名武仙郎者问归舜曰:“君何姓氏、行第?”归舜曰:“姓柳,第十二。”曰:“柳十二自何许来?”归舜曰:“吾将至巴陵,遭风泊舟,兴酣至此耳。”武仙郎曰:“柳十二官人,偶因遭风,得臻异境,此所谓因病致妍耳。然下官禽鸟,不能致力生人,为足下转达桂家三十娘子。”因遥呼曰:“阿春,此间有客。”即有紫云数片,自西南飞来,去地丈余,云气渐散。遂见珠楼翠幕,重槛飞楹,周匝石际。一青衣自户出,年始十三四,身衣珠翠,颜甚姝美,谓归舜曰:“三十娘子使阿春传语郎君:贫居僻远,劳此检校。不知朝来食否?请垂略坐,以具蔬馔。”即有捧水精床出者。归舜再让而坐。阿春因呼:“凤花台鸟,何不看客?三十娘子以黄郎不在,不敢接对郎君。汝若等闲,似前度受捶。”有一鸚鵡即飞至曰:“吾乃凤花台也。近有一篇,君能听乎?”归舜曰:“平生所好,实契所愿。”凤花台乃曰:“吾昨过蓬莱玉楼,因有一章,诗曰:

露接朝阳生,海波翻水晶。

玉楼瞰寥廓,天地相照明。

此时下栖止,投迹依旧楹。

顾余复何忝，日侍群仙行。”

归舜曰：“丽则丽矣，足下师乃何人？”凤花台曰：“仆在王丹左右一千余岁，杜兰香教我真箓，东方朔授我秘诀。汉武帝求太中大夫，遂在石渠署见扬雄、王褒等赋颂，始晓箴论。王莽之乱，方得还吴。后为朱然所得，转遗陆逊，复见机、云制作，方学缀篇什。机、云被戮，便至于此。殊不知近日谁为宗匠？”归舜曰：“薛道衡、江总也。”因诵数篇示之。凤花台曰：“近代非不靡丽，殊少骨气。”俄而阿春捧赤玉盘，珍羞万品，目所不识，甘香裂鼻。

饮食讫。忽有二道士自空飞下，顾见归舜曰：“大难得！与鸚鵡相对。君非柳十二乎？君船以风便，索君甚急，何不急回？”因投一尺绮曰：“以此掩眼，即去矣。”归舜从之，忽如身飞，却坠巴陵。达舟所，舟人欲发。问之，失归舜已三日矣。后却至此，泊舟寻访，不复见也。

崔书生

开元天宝中，有崔书生者，于东周逻谷口居，好植花竹，乃于户外别蒔名花，春暮之时，英蕊芬郁，远闻百步。书生每晨必盥漱独看。忽见一女郎自西乘马东行，青衣老少数人随后。女郎有殊色，所乘马骏。崔生未及细视，而女郎已过矣。明日，又过，崔生于花下先致酒茗、樽杓，铺陈茵席，乃迎马首拜曰：“某以性好花木，此园无非手植。今香茂，似堪流盼。伏见女郎频自过此，计仆馭当疲，敢具箠醪，希垂憩息。”女郎不顾而过。其后青衣曰：“但具酒馔，何忧不至。”女郎顾叱曰：“何故轻与人言！”言讫遂去。崔生明日又于山下别致醪酒。俟女郎至，崔生乃鞭马随之。到别墅之前，又下马拜请。良久，一

老青衣谓女郎曰：“单马甚疲，暂歇无伤。”因自控女郎马，至堂寝下。老青衣谓崔生曰：“君既未婚，予为媒妁可乎？”崔生大悦，再拜跪请不相忘。老青衣曰：“事即必定，后十五日大吉辰，君于此时，但具婚礼所要，并于此备酒馔。今小娘子阿姊在逻谷中，有微疾，故小娘子自往看省。某去便当咨启，至期，则皆至此矣。”于是促行。崔生在后，即依言营备吉日所要。至期，女郎及姊皆到。其姊亦仪质极丽。遂以女郎归于崔生。

崔生母在旧居，殊不知崔生纳室。崔生以不告而娶，但启以婢媵。母见女郎，女郎悉归之礼甚具。经月余日，忽有一人送食于女郎，甘香特异。后崔生觉母慈颜衰瘁，因伏问几下，母曰：“吾有汝一子，冀得永寿。今汝所纳新妇，妖美无双。吾于土塑图画之中，未尝识此，必恐是狐媚之辈，伤害于汝，遂致吾忧。”崔生入室见女郎，女郎涕泪交下曰：“本侍箕帚，便望终天。不知尊夫人待以狐媚辈，明晨即便请行，相爱今宵耳！”崔生掩泪不能言。

明日，女郎车骑至。女郎乘马，崔生从送之。入逻谷三十余里，山间有一川，山中异花珍果，不可胜纪；馆宇屋室，侈于王者。青衣百许，迎拜女郎曰：“小娘子，无行崔生，何必将来！”于是捧入，留崔生于门外。未几，一青衣传女郎姊言曰：“崔郎遣行，使太夫人疑阻，事宜便绝，不合相见。然小妹曾奉周旋，亦当奉屈。”俄而召崔生入，责诮再三，辞辩清婉，崔生但拜伏受谴而已。遂坐于中寝，对食。食讫，命酒，召女乐洽饮，铿锵万变。乐阕，其姊谓女郎曰：“须令崔郎却回。汝有何物赠送？”女郎遂出白玉盒子遗崔生。崔生亦自留别。于是各呜咽而出，行至逻谷口，回望，千岩万壑，无径路，自恸哭归家。

常见玉盒子，郁郁不乐。

忽有胡僧扣门求食，崔生出见。胡僧曰：“君有至宝，乞相示也。”崔生曰：“某贫士，何有见请？”僧曰：“君岂不有异人奉赠？贫道望气知之。”崔生因出盒子示胡僧，僧起，拜请曰：“请以百万市之。”遂将去。崔生问僧曰：“女郎是谁？”曰：“君所纳妻，西王母第三个女玉卮娘子也。姊亦负美名在仙都，况复人间！所惜君娶之不得久远。倘住一年，君举家必仙矣。”崔生叹怨迨卒。

曹 惠

武德初，有曹惠者，制授江州参军。官舍有佛堂，堂中有二木偶人，长尺余，雕饰甚巧，丹青剥落。惠因持归与稚儿。后稚儿方食饼，木偶即引手请之。儿惊报惠，惠笑曰：“取木偶来。”即言曰：“轻素、轻红自有名，何呼木偶？”于是转盼驰走，悉无异人。

惠问曰：“汝何时来物？颇能作怪。”轻素曰：“某与轻红是宣城太守谢家俑偶，当时天下工巧，总皆不及沈隐侯家老苍头孝忠也。轻素、轻红，即孝忠所造也。隐侯哀宣城无辜，葬日故有此赠。时轻素在坊中方持汤与乐家娘子濯足，闻外有持兵称敕声。娘子畏惧，跣足化为白蝼。少顷，二贼执炬至，尽掠财物。谢郎时颌瑟瑟环，亦为贼敲颞脱之。贼人照见轻红等，曰：‘二明器不恶，可与小儿为戏具。’遂持出，时天正二年也。自尔流落数家。陈末，麦铁杖犹子咬头将至此，以到今日。”惠又问曰：“曾闻谢宣城索王敬则女，尔何遽云乐家娘子？”轻素曰：“王氏乃生前之妻，乐氏乃冥婚耳。王氏本屠酤种，性粗率多力。至冥中，犹与宣城琴瑟不睦，伺宣城颜严，则

磔石抵关以为威胁。宣城自密启于天帝，帝许逐之。二女一男，悉随母归矣。遂再娶乐彦辅第八娘子，美资质，善书，好弹琴，尤与殷东阳仲文、谢荆州晦夫人相得，日恣追寻。宣城尝云：‘我才方古词人，唯不及东阿耳。其余文士，皆吾机中之肉，可以宰割矣。’见为南曹典铨郎，与潘黄门同列，乘肥衣轻，贵于生前百倍。然十日一朝晋、宋、齐、梁，可以为劳，近闻亦已停矣。”

惠又问曰：“汝二人灵异若此，吾欲舍汝，何如？”即皆喜曰：“以轻素等变化，虽无不可，君意如不放，终不能逃。庐山山神欲索轻素作舞姬久矣，今此奉辞，便当受彼荣富。然君能终恩，请命画工，便赐粉黛。”惠即令工人画之，使被锦绣。轻素喜笑曰：“此度非论舞姬，亦当彼夫人。无以奉酬，请以微言留别。百代之中，但有他人会者，无不为忠臣，居大位矣。言曰：‘鸡角入骨，紫鹤吃黄鼠；申不害五通泉室，为六代吉昌。’”言讫而灭。

后有人祷庐山神，女巫云：“神君新纳一夫人，要翠钗花簪，汝宜求之，当降大福。”祷者求而焚之，遂如愿焉。惠亦不能知其微言，访之时贤，皆不识。或云：中书令岑文本识其三句，亦不为人说云。

滕庭俊

文明元年，毗陵掾滕庭俊患热病积年，每发，身如烧，热数日方定。召医，医不能治。后之洛调选，行至荥阳西十四五里，天向暮，未达前所。遂投一道旁庄家。主人暂出，未至，庭俊心无聊赖，自叹吟曰：“为客多苦辛，日暮无主人。”即有老父鬓发甚秃，衣服亦弊，自堂西出而曰：“老父虽无所解，然性好

文章。适不知郎君来，正与和且耶连句次，闻郎君吟‘为客多苦辛，日暮无主人’，虽曹丕‘客子常畏人’，不能过也。老父与和且耶同作浑家门客，门客虽贫，亦有斗酒，接郎君清话耳。”庭俊甚异之，问：“老父居止何所？”老父曰：“仆忝浑家扫门之客，姓麻，名束禾，第大，君何不呼为麻大？”庭俊即谢不敏，与之偕行，绕堂西隅，遂见一门，门启，华堂复阁甚绮秀，馆中有樽酒盘杓。麻大揖庭俊同坐。

良久，门中一客出，麻大曰：“和至矣。”庭俊即降阶相让，还坐，且耶谓麻大曰：“适与君联句，君诗题成未？”麻大自书题目，曰：“《同在浑平原门联句一首》，予已为四句矣。”麻大诗曰：

自与慎终邻，馨香遂满身。

无关好清净，又用去灰尘。

且耶良久乃曰：“仆是七言，韵又不同，如何？”麻大曰：“但自为一章，亦不恶。”于是且耶即吟曰：

冬日每去依烟火，春至还归养子孙。

曾向苻王笔端坐，迩来求食浑家门。

庭俊犹未悟，见其馆华盛，因有淹留歇马之计，乃书四句云：

田文称好客，凡养几多人？

如欠冯驩在，今希厕下宾。

且耶、麻大皆笑曰：“使君得在浑家，一日自当足矣。”于是餐膳肴馔，引满十巡。主人至，见庭俊，不见麻大二人，家人叫呼之。庭俊应曰：“庭有馆宾。”麻大二人一时不见，身在厕屋下，旁有大苍蝇、秃帚而已。庭俊先有热疾，自此后顿愈，不复更发矣。

顾 总

梁天监元年，顾总为县吏，数被鞭捶，尝郁郁愤怀。因逃墟墓之间，彷徨惆怅，不知所适。忽有二黄衣，见顾总曰：“刘君，颇忆畴昔周旋否？”总惊曰：“弊宗顾氏，先未曾面清颜，何有周旋之问？”二人曰：“仆二人，王粲、徐幹也。足下前生是刘桢，为魏时侍中，以纳赂金，谪为小吏。公今当不知矣。然公言辞历历，犹有记室音旨。”因出袖中五轴书示总曰：“此君集也，当谛视之。”总试省览，乃了然明悟，便觉藻思泉涌。

其集人多有本，唯卒后数篇，记得一章诗，题目曰《从驾游幽丽宫却忆平生西园文会因寄修文府正郎蔡伯喈》。诗曰：

在汉绝纲纪，溟渎多腾湍。
煌煌魏世祖，拯溺静波澜。
天纪已垂定，邦人亦保完。
大开相公府，掇拾尽幽兰。
始从众君子，日侍贤王欢。
文皇在春宫，烝孝逾问安。
监抚多余闲，园囿恣游观。
末臣戴簪笔，翊圣从和鸾。
月出行殿凉，珍木清露漙。
天文信辉丽，铿锵振琅玕。
被命仰为和，顾己试所难。
弱质不自持，危脆朽萎残。
岂意十余年，陵寝梧楸寒。
今朝坤明国，再顾簪蝉冠。

侍游于离宫，高蹶浮云端。
却忆西园时，生死暂悲酸。
君昔汉公卿，未央冠群贤。
倘若念平生，览此同怆然。

其余七篇，传者失本。

王粲谓总曰：“吾本短小，无何，娶乐进女。女似其父，短小尤甚。自别君后，改娶刘荆州女。寻生一子。荆州与字翁奴，今年十八，长七尺三寸。所恨未得参丈人也。当渠年十一，与余同览镜，余谓之曰：‘汝首魁梧于余。’渠立应余曰：‘防风骨节专车，当不如白起头小而锐。’余又谓曰：‘汝长大当为将。’又应余曰：‘仲尼三尺童子，羞言霸道。况某承大人严训，敢措意于相斫道乎？’余知其了了过人矣。不知足下生来，有郎娘否？”良久沈思，稍如相识，因曰：“二君子既是总友人，何计可脱小吏之厄？”徐幹曰：“君但执前集诉于县宰，则脱矣。”总又问：“坤明是何国？”幹曰：“魏开国邺地也。公昔为开国侍中，何遽忘也？公在坤明国家累悉无恙，贤小娘子娇羞娘，有一篇奉忆，昨者已诵似丈人矣。诗曰：

忆爷抛女不归家，不作侍中为小吏，就辛苦，弃荣华。
愿爷相念早相见，与儿买李市甘瓜。”

诵讫，总不觉涕泗交下。为一章寄娇羞娘子：

忆儿貌，念儿心，望儿不见泪沾襟。
时殊世异难相见，弃谢此生当访寻。

既而王粲、徐幹与总殷勤叙别。

乃携《刘桢集》五卷，见县令，并具陈见王粲、徐幹之状，仍说前生是刘桢。县宰因见桢卒后诗，大惊曰：“不可使刘公幹为小吏！”即解遣，以宾礼待之。后不知总所在，集亦寻失

矣。时人勛子弟，皆曰：“死刘桢犹庇得生顾总，可不进修哉！”

居延部落主

周静帝初，居延部落主勃都骨低，凌暴，奢逸好乐，居处甚盛。忽有人数十至门。一人先投刺曰：“省名部落主成多受。”因趋入。骨低问曰：“何故省名部落？”多受曰：“某等数人各殊，名字皆不别造。有姓马者、姓皮者、姓鹿者、姓熊者、姓麀者、姓卫者、姓班者，然皆名受。唯某帅名多受耳。”骨低曰：“君等悉似伶官，有何所解？”多受曰：“晓弄碗珠。性不爱俗，言皆经义。”骨低大喜曰：“目所未睹。”有一优即前曰：“某等肚饥，腊腊怡怡，皮漫绕身三匝。主人食若不充，开口终当不舍。”骨低甚惊，命加食。一人曰：“某请弄大小相成，终始相生。”于是长人吞短人，肥人吞瘦人，相吞残两人。长者又曰：“请作终始相生耳。”于是吐下一人。吐者又吐一人。递相吐出，人数复足。骨低甚惊。因重赐赉遣之。

明日又至，戏弄如初。连翩半月，骨低颇烦，不能设食。诸伶皆怒曰：“主人当以某等为幻术，请借郎君娘子试之。”于是持骨低儿女弟妹甥侄妻妾等吞之于腹中。腹中皆啼呼请命。骨低惶怖，降阶顿首，哀乞亲属。伶者皆笑曰：“此无伤，不足忧。”即吐出之，亲属完全如初。

骨低深怒，欲伺隙杀之。因令密访之，见至一古宅基而灭。骨低闻而令掘之。深数尺，于瓦砾下得一大木槛。中有皮袋数千。槛旁有谷麦，触即为灰。槛中得竹简书。文字磨灭，不可识。唯隐隐似有三数字，若是“陵”字。骨低知是诸袋为怪，欲举火焚之。诸袋因号呼槛中曰：“某等无命，寻合化

灭。缘李都尉留水银在此，故得且存。某等即都尉李少卿般粮袋，屋崩平压，绵历岁月。今已有命，见为居延山神收作伶人。伏乞存情于神，不相残毁。自此不敢复扰高居矣。”骨低利其水银，尽焚诸袋。无不为冤楚声，血流漂洒。焚讫，骨低房廊户牖悉为冤痛之音，如焚袋时。月余日不止。其年，骨低举家病死。周岁无复子遗。水银后亦失所在。

刘 讽

文明年，竟陵掾刘讽，夜投夷陵空馆，月明下憩。忽有一女郎西轩至，仪质温丽，缓歌闲步，徐徐至中轩，回命青衣曰：“紫綰，取西堂花茵来，兼屈刘家六姨姨、十四舅母、南邻翘翘小娘子，并将溢奴来。传语道：此间好风月，足得游乐，弹琴、诵诗，大是好事。虽有竟陵判司，此人已睡，明月下不足回避也。”

未几而三女郎至，一孩儿，色皆绝国。于是紫綰铺花茵于庭中，揖让班坐。坐中设犀角酒樽、象牙勺、绿麝、花瓣、白琉璃盏，醪醴馨香，远闻空际。女郎谈谑歌咏，音词清婉。一女郎为明府，一女郎为录事。明府女郎举觞浇酒曰：“愿三姨婆寿等祇果山，六姨姨与三姨婆寿等，刘姨夫得太山府君纠判官，翘翘小娘子嫁得诸余国太子，溢奴便作诸余国宰相，某三四女伴总嫁得地府司文舍人，不然，嫁得平等王郎君六郎子、七郎子，则平生素望足矣。”一时皆笑曰：“须与蔡家娘子赏口。”翘翘时为录事，独下一筹，罚蔡家娘子曰：“刘姨父才貌温茂，何故不与他五道主使，空称纠判官？怕六姨姨不欢，请吃一盏。”蔡家娘子即持杯曰：“诚知被罚，直缘刘姨夫年老眼暗，恐看五道黄纸文书不得，误大神伯公事，饮亦何伤。”于是众女

郎皆笑倒。又一女郎起传口令，仍抽一翠簪，急说，须传翠簪，翠簪过，令不通即罚。令曰：“鸾老头脑好，好头脑鸾老。”传说数巡，因令紫绶下坐，使说令。紫绶素吃讷，令至，但称鸾老鸾老。女郎皆笑曰：“昔贺若弼弄长孙鸾侍郎，以其年老口吃，又无发，故造此令。”

三更后，皆弹琴击筑，更唱迭和。歌曰：

明月清风，良宵会同。
星河易翻，欢娱不终。
绿樽翠杓，为君斟酌。
今夕不饮，何时欢乐？

又歌曰：

杨柳杨柳，袅袅随风急。
西楼美人春梦中，翠帘斜卷千条入。

又歌曰：

玉户金缸，愿陪君王。
邯郸宫中，金石丝簧。
卫女秦娥，左右成行。
纨绮缤纷，翠眉红妆。
王欢转眄，为王歌舞。
愿得君欢，常无灾苦。

歌竟，已是四更。即有一黄衫人，头有角，仪貌甚伟，走入拜曰：“婆提王屈娘子，便请娘子速来。”女郎等皆起而受命。却传曰：“不知王见召，适相与望月至此。既蒙王呼唤，敢不奔赴！”因命青衣收拾盘筵。讽因大声嚏咳，视庭中无复一物。明旦，帝视之，拾得翠钗数只。将出示人，更不知是何物也。

董 慎

隋大业元年，兖州佐史董慎，性公直，明法理，自都督以下，用法有不直，必犯颜而谏之。虽加谴责，亦不惧，必俟刑正而后退。

尝因事暇偶归家，出州门，逢一黄衣使者曰：“太山府君呼君为录事，知之乎？”因出怀中牒示慎。牒曰：“董慎名称茂实，案牒精练。将平疑狱，必俟良能，权差知右曹录事者。”印甚分明。及后署曰：“倨。”慎谓使者曰：“府君呼我，岂有不行，然不识府君名谓何？”使者曰：“录事勿言，到府即知矣。”因持大布囊，内慎于中，负之趋出兖州郭，致囊于路左，汲水为泥，封慎两目。慎目既无所睹，都不知经过远近。忽闻大唱曰：“范慎追董慎到。”使者曰：“诺。”趋入。府君曰：“所追录事，今复何在？”使者曰：“冥司幽秘，恐或漏泄，向请左曹匿影布囊盛之。”府君大笑曰：“使一范慎追一董慎，取左曹布囊盛右曹录事，可谓能防慎矣。”便令写出，抉去目泥，便赐青缣衣、鱼须笏、豹皮靴，文甚斑驳。邀登副阶，命左右取榻令坐，曰：“籍君公正，故有是请。今有闽州司马令狐寔等六人，置无间狱。承天曹符，以寔是太元夫人三等亲，准令式递减三等。昨罪人程翥一百二十人引例喧讼纷纭，不可止遏。已具名申天曹。天曹以为罚疑唯轻，亦令量减二等。余恐后人引例多矣，君谓宜如何？”慎曰：“夫水照妍媸而人不怒者，以其至清无情，况于天地刑法，岂宜恩贷奸慝。然慎一胥吏尔，素无文字，虽知不可，终语无条贯。常州府秀才张审通，辞彩隽拔，足得备君管记。”府君令帖召。

俄顷，审通至，曰：“此易耳，当为判以状申。”府君曰：“君

善为辞。”即补充左曹录事，仍赐衣服如董慎，各给一玄狐，每出即乘之。审通判曰：“天本无私，法宜画一。苟从恩贷，是恣奸行。令狐寔前命减刑，已同私请；程翥后申簿诉，且异罪疑。倘开递减之科，实失公家之论。请依前付无间狱，仍录状申天曹者。”即有黄衫人持状而往，少顷，复持天符曰：“所申文状，多起异端。奉主之宜，但合遵守。《周礼》八议，一曰‘议亲’。又《元化匱》中《释冲符》，亦曰‘无不亲’。是则典章昭然，有何不可！岂可使太元功德，不能庇三等之亲！仍敢愆违，须有惩罚。府君可罚不衣紫六十甲子，余依前处分者。”府君大怒审通曰：“君为判辞，使我受谴。”即命左右取方寸肉，塞却一耳，遂无闻。审通诉曰：“乞更为判申，不允，则甘罪再罚。”府君曰：“君为我去罪，即更与君一耳。”审通又判曰：“天大地大，本以无亲。若使有亲，何由得一！苟欲因情变法，实将生伪丧真。太古以前，人犹至朴；中古之降，方闻各亲。岂可使太古育物之心，生仲尼观蜡之叹。无不亲，是非公也，何必引之。请宽逆耳之辜，敢荐沃心之药。庶其阅实，用得平均。令狐寔等，并请依正法，仍录状申天曹者。”黄衣人又持往。须臾，又有天符来曰：“再省所申，甚为允当。府君可加六天副正使。令狐寔、程翥等，并正法处置者。”府君悦，即谓审通曰：“非君不可以正此狱。”因命左右割下耳中肉，令一小儿擘之为一耳，安于审通额上。曰：“塞君一耳，与君三耳，何如？”又谓慎曰：“甚赖君荐贤，以成我美。然不可久留君，当加一周年相报耳。君兼本寿，得二十一年矣。”即促送归家。

使者复以泥封二人，布囊各送至宅，欸如写出，而顾问妻子，妻子云：“君亡精魂已十余日矣。”慎自此果二十一年而卒。审通数日额角痒，遂踊出一耳，通前三耳，而踊出者尤聪。时

人笑曰：“天有九头鸟，地有三耳秀才。”亦呼为鸡冠秀才者。慎初见府君称邻，后方知倨乃邻家也。

玄怪录卷三

开元明皇幸广陵

开元十八年正月望夕，帝谓叶仙师曰：“四方之盛，陈于此夕。师知何处极丽？”对曰：“灯烛华丽，百戏陈设，士女争妍，粉黛相染，天下无逾于广陵矣。”帝曰：“何术可使吾一观之？”师曰：“侍御皆可，何独陛下乎。”俄而虹桥起于殿前，板阁架虚，阑楯若画。师奏：“桥成，请行，但无回顾而已。”于是帝步而上之，太真及侍臣高力士、黄旛绰、乐官数十人从行，步步渐高，若造云中。

俄顷之间，已到广陵矣。月色如昼，街陌绳直，寺观陈设之盛，灯火之光照灼台殿。士女华丽，若行化焉，而皆仰望曰：“仙人现于五色云中。”乃蹈舞而拜，阗溢里巷。帝大悦焉，乃曰：“此真广陵也？”师曰：“请敕乐官奏《霓裳羽衣》一曲，后可验矣。”于是作乐云中。瞻听之人，纷纭相蹈。曲终，帝意将回，有顷之间，已到阙矣。帝极喜。

人或谓仙师幻术造微，暂炫耳目。久之未决。后数旬，广陵奏云：“正月十五日三更，有仙人乘彩云自西来，临孝感寺道场上，高数十丈。久之，又奏《霓裳羽衣》一曲，曲终西去。官僚士女，无不具瞻。斯盖陛下虔诚感通，玄德昭著，名应仙箓，道冠帝图。不然，何以初元朝礼之晨而庆云现，小臣贱修之地而仙乐陈。则垂衣裳者徒闻帝德，歌《南风》者才洽人心，岂与

盛朝同日而语哉！”上览表大悦，方信师之不妄也。

袁洪儿夸郎

陈朱崖太守袁洪儿，小名夸郎，年二十，生来性好书，乐静，别处一院，颇能玄言。尝野见翠鸟，命罗得之。袁甚好玩，清夜月明，彻烛长吟：“露湿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忽失翠鸟所在，见一双鬟婢子立在其左，曰：“袁郎此篇甚为佳妙，然未知我二十七郎封郎能押剧韵。人为三言四言句诗，一句开口一句合咏。《春》诗曰：‘花落也，蛺蝶舞，人何多疾，吁足忧苦。’如剧韵押法之者，有一二百首，不能尽记得。”夸郎甚异之，曰：“汝是谁家青衣，乃得至此？且汝封郎，吾可屈致之乎？”婢子曰：“某王家二十七娘子从嫁，本名翡翠，偶因化身游行，便为袁郎子罗得。封郎去此不远，但具主人之礼，少顷封郎即至。”夸郎乃命酒具茶器。

未移时，翡翠至，曰：“封郎在门外。”出见一少年，可二十余，言辞温雅，风流爽迈，揖让登席，讨论子史，自晡竟夕，宾主相得。夸郎曰：“足下高居，当垂见喻。”封郎曰：“平仲来日当有蔬饌奉邀，然非仆本居，赘于琅琊耳。”再三殷勤而别。

及明日辰后，有小童前拜曰：“封郎使归儿送书，令从二郎引路。”启书读曰：“佳辰气茂，思得良会，驻足层台，企俟光仪，唯足下但东驰耳。”夸郎即策马从之，可行十里，忽见泉石萦彻，异花骈植，宾馆宏敞，穷极瑰宝；门县青绡幕，下宛一尺余，皆燕兽炭。夸郎即与封郎相见，方顾异之，平仲回叱一小童曰：“捧笔奴，早令汝煎火浣幕，何故客至犹未毕？”但令去火，而幕色尤鲜。坐未几，又有四人出宅，皆风雅士也。封生曰：“主人王二兄、三兄、四兄、六郎子，其名曰准、曰推、曰惟、曰

淮。”夸郎相见，坐讫。即有六青衣，皆有殊色，悉衣珠翠，捧方丈盘至。珍羞万品，中有珍异，无不殫尽。王淮曰：“有少家乐，请此奉娱。”即有女娃十余人并出，别有胡优咬指翘足，一时拜员外，资次即为给舍。淮指二妓曰：“石崇妾仙娥娘也，名称亚于绿珠。”于是丝竹并作，铿锵清亮。日晚，王氏昆弟醉寝，封生谓夸郎曰：“此亦足为富贵，然丈人为太守，当不以此为盛。”夸郎曰：“不以鄙贱，百倍行采，不审何以致之？”封生曰：“君诚能结同心，仆便请为行人。拙室有姨，美淑善音，请袁君思之。”夸郎曰：“但恐龙门下难为鱼耳。”封生因入白王氏尊长，即出曰：“允矣，明日吉辰，便为迎日。”夸郎大悦，许之。

明日，王氏昆弟方陈设于堂下，茵榻帷帐，赫然眩目。及夸郎入，帘下有女郎曰：“袁郎行动趋跄，犹似把书入学时。”又老青衣过，夸郎拜谢讫，目之。即又笑曰：“禽霏口无乳久矣，袁郎何用目之。”将暮，俟来皆至，有青衣持笈催妆诗，夸郎下笔赋诗曰：

好花本自有春晖，不偶红妆乱玉姿。

若用何郎面上粉，任将多少借光仪。

其余吉礼，无不毕备。篇咏甚多，而不悉记得。唯忆得《咏花扇》诗曰：

团扇画方新，金花照锦茵。

那言灯下见，更值月中人。

夸郎妻殊丽绝国，举止闲雅，小名曰从从，正名携。第二十七仪质亦得类娣娣，辩捷善戏谑，赠袁郎诗曰：

人家女美大须愁，往往丑郎门外求。

昨日金刚脚下见，今朝何得此间游。

及后，班坐桐阴，封平仲鼓琴，顾谓夸郎曰：“姨夫岂无一言相

赠？”夸郎即赋诗曰：

宝匣开玉琴，高梧消烦暑。
商弦一以发，白云飘然举。
何必苍梧东，激琴怀怨浦。

夸郎日恣余赚，遂无归思。忽觉妻色惨然，又饰行装。夸郎问封生，封生曰：“丈人晋侍中王济也，久为阴道交州牧，近改并州刺史。若足下以贤尊在此，不能俱往，则当从此有终天之别。”其妻呜咽流涕曰：“君本自殊途，不期与会，致今日之别，亦封郎二兄之过。”遂闻外人呼声，走出，回顾已茫然不复见一物。太守求不得已近一年。及归，数月犹惆怅，往往奔至前所，别无所见，复涕泣而还，终岁乃如故。

张 左

前进士张左尝为叔父言：少年南次鄂杜，郊行，见有老父乘青驴，四足白，腰背鹿革囊，颜甚悦怿，旨趣非凡。叟自斜径合路，左甚异之，试问所从来，叟但笑而不答。至于再三，叟忽怒叱曰：“年小子，乃敢相逼！吾岂盗贼椎埋者耶？何必问所从来！”左逊谢曰：“向慕先生高躅，愿从事左右耳，何赐深责？”叟曰：“吾无术教子，但寿永者。子当嗤我潦倒，欲矜吾释志耳。”遂鞭乘促走，左亦扑马趋，俱至逆旅。叟枕鹿囊，寝未熟，左方疲倦，取酒将饮，就请曰：“箪醪期先生共之。”叟跳起曰：“此正吾所好，何子解吾意？”饮讫，左覩其色悦，徐请曰：“小生寡昧，愿先生赐言，以广闻见，他非所敢望。”叟曰：“吾所见，梁、陈、隋、唐耳，贤愚治乱，国史已具。然请以身所异者语子。

“吾字文周时居岐，扶风人也，姓申名宗，慕齐神武，因改为欢。十八，从燕公于谨征梁元帝于荆州。州陷，大将军旋。

梦青衣二人谓余曰：‘吕走天年，人向主，寿。’既觉，吾乃诣占梦者于江陵市，占梦者谓余曰：‘吕走，回字也。人向主，住字也。岂子住乃寿也。’时留兵于江陵，吾遂陈情于校尉托跋烈，许之。因却诣占梦者曰：‘住即合矣，寿有术乎？’

“占者曰：‘汝前生梓潼薛君曹也，好服木蕊散，多寻异书，日诵黄老一百纸。徙居鹤鸣山下，草堂三间，户外骈植花竹，泉石萦绕。八月十五日，长啸独饮，因酒酣畅，大言曰：“薛君曹疏淡若此，何无异人降止！”忽觉两耳中有车马声，因颓然思寝。才至席，遂有小车，朱轮青盖，驾赤犊，出耳中，各高二三寸，亦不知出耳之难。车有二童，绿帟青帔，亦长二三寸，凭轼呼御者，踏轮扶下，而谓君曹曰：“吾自兜玄国来，向闻长啸月下，韵甚清激，私心奉慕，愿接清论。”君曹大骇曰：“君适出吾耳，何谓兜玄国来？”二童子曰：“兜玄国在吾耳中，君耳安能处我？”君曹曰：“君长二三寸，岂复耳有国土。傥若有之，国人当尽焦螟耳。”二童曰：“胡为其然？吾国与汝国无异，不信，盍请从吾游。或能便留，则君无生死苦矣。”一童因倾耳示君曹。君曹覩之，乃别有天地，花卉繁茂，薨栋连接，清泉翠竹，萦绕香甸。因扞耳投之，已至一都会，城池楼堞，穷极瑰丽。君曹彷徨，未知所之。顾见向之二童已在侧。谓君曹曰：“此国大小与君国？既至此，盍从吾谒蒙玄真伯？”蒙玄真伯居大殿，墙垣阶陛，尽饰以金碧，垂翡翠帘帷，中间独坐真伯，身衣云霞日月衣，冠通天冠，垂旒皆与身等。玉童四人，立侍左右，一执白拂，一执犀如意。二人既入，皆拱手拜伏，不敢仰视。有高冠、长鬣、绛纱衣人，宣青纸制曰：“肇分太素，国既百亿。尔沦下土，贱卑万品。聿臻于此，实由冥合。况尔清节躬诚，叶于真宰。大官厚爵，俾宜享之。可为主策大夫。”君曹拜舞出门，即

有黄帔三四人,引至一曹署,其中文簿,多所不识。每月亦无请受,但意有所念,左右必先知,当便供给。因暇登楼远望,忽有归思,赋诗曰:

风软景和丽,异花馥林塘。

登高一帐望,信美非吾乡。

因以诗示二童子,童子怒曰:“吾以君质性冲寂,引至吾国。鄙俗余态,果乃未去!乡有何忆耶?”遂疾逐君曹,如陷落地,仰视,乃自童子耳中落,已在旧居处。随视童子,亦不见。因问诸邻人,邻人云:“失君曹已七八年矣。”君曹在彼如数月。未几,而君曹卒,遂生于申家,即今身也。”

“占者又云:‘吾前生乃出耳中童子。以汝前生好道,以至得到兜玄国。然俗想未尽,不可长生。然汝由此寿千岁矣。吾授汝符,即归。’因吐朱绢尺余,令吞之。占者遂复童子形而灭。自是不复有疾,周行天下名山,迨兹向二百余岁。然吾所见异事甚多,并记鹿革中。”因启囊,出二轴书甚大,字颇细,左不能读,请叟自宣,略述十余事,其半昭然可纪。此卷八事,无非叟之所说。其夕,将明,左略寝。及觉,已失叟。后数日,有人于炭谷湫见之。叟曰:“为我致意于张君。”左遽寻之,已复不见。时贞元中。

萧 志 忠

中书令萧志忠,景云元年,为晋州刺史,将以腊日畋游,大事置罗。

先一日,有薪者樵于霍山,暴疰不能归。因止岩穴之中,呻吟不寐。夜将艾,似闻悉窣有人声,初以为盗贼将至,则匍匐伏于林木中。时山月甚明,有一人身长丈余,鼻有三角,体

被豹鞞，目闪闪如电，向谷长啸。俄有虎、兕、鹿、豕、狐、兔、雉、雁，骈匝百许步。长人即宣言曰：“余玄冥使者，奉北帝之命，明日腊日，萧使君当顺时畋猎。尔等若干合箭死，若干合枪死，若干合网死，若干合棒死，若干合狗死，若干合鹰死。”言讫，群兽皆俯伏战惧，若请命者。老虎洎老麋，皆屈膝向长人言曰：“以某等之命，死实以分。然萧公仁者，非意欲害物，以行时令耳。若有少故则止。使者岂无术救某等乎？”使者曰：“非余欲杀汝辈，但今自以帝命宣示汝等刑名，即余使乎之事毕矣。自此任尔自为计。然余闻东谷严四兄善谋，尔等可就彼祈求。”群兽皆轮转欢叫。使者即东行，群兽毕从。时薪者疾亦少间，随往覘之。

既至东谷，有茅堂数间，黄冠一人，架悬虎皮，身正熟寝。惊起，见使者曰：“阔别既久，每多思望。今日至此，得非配群生腊日刑名乎？”使者曰：“正如高明所问。然彼皆求救于四兄。四兄当为谋之。”老虎、老麋即屈膝哀请。黄冠曰：“萧使君每役人，必恤其饥寒。若祈滕六降雪，巽二起风，即不复游猎矣。余昨得滕六书，知己丧偶。又闻索泉家第五娘子为歌姬，以妒忌黜矣。若汝求得美人纳之，则雪立降矣。又巽二好饮，汝若求得醇醪赂之，则风立至矣。”有二狐自称多媚，能取之，“河东县尉崔知之第三妹，美淑娇艳。绛州卢司户善酿醪，妻产，必有美酒。”言讫而去。诸兽皆有欢声。黄冠乃谓使者曰：“忆含质在仙都，岂意千年为兽身，悒悒不得志。聊有《述怀》一章。”乃吟曰：

昔为仙子今为虎，流落阴涯足风雨。

更将斑毳被余身，千载空山万般苦。

“然含质谴谪已满，唯有十一日，即归紫府矣。久居于此，将

别，不无恨恨。因题数行于壁，使后人知仆曾居于此矣。”乃书北壁曰：“下玄八千亿甲子，丹飞先生严含质，谪下中天，被斑革六十甲子，血食涧饮，厕猿穴，下浊界，景云元纪升太一。”时薪者素晓书诵，因密记得之。少顷，老狐负美女至。才及笄岁，红袂拭目，残妆妖媚。又有一狐负美酒二瓶，香气酷烈。严四兄即以美女洎美酒瓶各纳一囊中，以朱书一符，取水喫之。二囊即飞去。

薪者惧且为所见，即寻路却回。未明，风雪暴至，竟日乃罢。而萧使君不复猎矣。

李 洎 言

汉中从事李洎言：天宝中，有士人崔姓者，尉于巴蜀。才至成都而卒。时连帅章仇兼琼哀其妻少而无投止，因于青城山下置一别墅。又以其色美，欲聘纳之。计无所出。谓其夫人曰：“贵为诸侯妻，何不盛为盘筵，邀召女客？五百里内，尽可迎致。”夫人甚悦。兼琼因命衙官遍报五百里内女郎，即日会成都。意欲因会便留亡尉妻，不谓已为族舅卢生纳之。卢舅密知兼琼意，令尉妻辞疾不行，兼琼大怒，促左右百骑往收捕。卢舅时方餐，兵骑绕宅已合。卢谈笑自若，殊不介怀。食讫，谓尉妻曰：“兼琼之意可知矣，夫人不可不行。少顷，即当送素色衣服来，便可服之而往。”言讫，乘驴出门，兵骑前挽不得，徐徐而去，追不及矣。俄使一小童捧箱，内有故青裙、白衫子、绿帔子、绯罗縠绡素，皆非世人之所有。尉妻服之，至成都，诸女郎皆先期而至，兼琼觐于帷下。及尉妻入，光彩绕身，美色旁射，不可正视。坐皆慑气，不觉起拜。会讫，归，三日而卒，红坏立尽。

兼琼大骇，具状录奏闻。帝问张果。果云：“知之，不敢言。请问青城王老。”帝即诏兼琼求访王老进之。兼琼搜索青城山前后，并无此人。唯草市药肆云：“常有二人日来买山药，称王老所使。”二人至，兼琼即令衙官随访，入山数里，至一草堂，王老皤然鬓发，隐几危坐。衙官随入。遂宣诏，兼致兼琼意。王老曰：“此必多言小子张果也。”因与兼琼克期至京师，令先发表，不肯乘传，兼琼从之。使才至银台，王老亦到。帝召问，张果犹在席侧，见王老，惶恐再拜。王老叱果曰：“小子何不言之？又遣远取吾来！”果言：“小仙不敢，专俟仙伯言耳。”因奏曰：“卢二舅即太元夫人库子，因假下游。以亡尉妻微有仙骨，故纳为媵。无何，盗太元夫人衣服与着，已受谪至重，为郁单天子矣。亡尉妻以衣太元夫人衣服，堕无间狱矣。”奏讫，苦不愿留。帝放还，出后不知所在。

南 纘

广汉守南纘，尝为人言：至德中，有调选得同州督邮者，姓崔，忘名字，轻骑赴任。出春明门，见一青袍人乘马出，亦不知其姓字，因相揖偕行。徐问何官，青袍人云：“新授同州督邮。”崔云：“某新授此官，君岂不错误乎？”青袍人笑而不答。又相与行，悉云赴任，去同州数十里，于斜路中，有官吏拜迎。青袍人谓崔生曰：“君为阳道录事，某为阴道录事，路从此别，岂不相送耶？”崔生异之，即与连辔入斜路，遂至一城郭，街衢局署，亦甚壮丽。

青袍人至厅，与崔生同坐受谒。通胥徒、僧道等讫，次通词讼狱囚。崔之妻与焉。崔生大惊，谓青袍人曰：“不知拙室何得至此？”青袍人即避大案后，令崔生自与妻言。妻云：“被追至此，已是数日。君宜哀请录事耳。”崔生即祈求青袍人，青

袍人因令胥吏促放崔生妻令回。崔生试问妻犯何罪至此。青袍人曰：“君寄家同州，应同州亡人皆在此厅勘过。盖君管阳道，某管阴道。”崔生淹流半日，即请却回。青袍人令胥吏拜送曰：“虽阴阳有殊，然俱是同州也，可不拜送督邮哉！”青袍人亦偕钱送，再三勤款，挥袂，又令斜路口而去。

崔生至同州，问妻子。妻子云：“病七八日，冥然无知，神不识生，愈才得一日。”崔生计之，恰放回日也。妻不记阴道见崔生时，崔生言之，妻始悟如梦，亦不审记也。

侯 遁

隋开皇初，广都孝廉侯遁入城。至剑门外，忽见四黄石，皆大如斗。遁爱之，收藏于笼，负之以驴。因歇鞍取看，皆化为金。遁至城货之，得钱百万，市美妾十余人，大开第宅，近甸良田别墅，货买甚多。

后乘春景出游，尽载妓妾随从，下车，陈设酒肴。忽有一老翁，负大笈至，厕下坐。遁怒诟之，命苍头扶出。叟不动，亦不嗔恚。但引满杯，啖炙而笑，云：“吾此来，求君偿债耳。君昔将我金去，不忆记乎？”尽取遁妓妾十余人投之于笈，亦不觉笈中之窄，负之而趋，走若飞鸟。遁令苍头驰马逐之，斯须已失所在。自后遁家日贫，却复昔日生计。

十余年，却归蜀，到剑门，又见前者老翁携所将妓妾游行，侯从极多。见遁皆大笑。问之，不言；逼之，又失所在。访剑门前后，并无此人。竟不能测也。

巴 邛 人

有巴邛人，不知姓名，家有橘园。因霜后，诸橘尽收，余有

两大橘，如三斗盎，巴人异之，即令攀摘。轻重亦如常橘。剖开，每橘有二老叟，鬓眉皤然，肌体红润，皆相对象戏。身長尺余，谈笑自若。剖开后，亦不惊怖，但相与决赌。决赌讫，一叟曰：“君输我海上龙王第七女髮发十两，智琼额黄十二枝，紫绢帔一副，绛台山霞宝散二庾，瀛洲玉尘九斛，阿母疗髓凝酒四钟，阿母女态盈娘子躋虚龙缟袜八辆。后日于王先生青城草堂还我耳。”又有一叟曰：“王先生许来，竟待不得！橘中之乐，不减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蒂，为愚人摘下耳。”又一叟曰：“仆饥矣，须龙根脯食之。”即于袖中抽出一草根，方圆径寸，形状宛转如龙，毫厘罔不周悉。因削食之，随削随满。食讫，以水噉之，化为一龙，四叟共乘之。足下泄泄云起。须臾，风雨晦冥，不知所在。巴人相传云：百五十年来如此，似在陈、隋之间，但不知的年号耳。

刘 法 师

贞元中，华州云台观有刘法师者，炼气绝粒，迨二十年。每三元设斋，则见一人蓬掖衣，而面黧瘦，来居末座，斋毕而去。如此者十余年，而衣服颜色不改。法师异而问之，对曰：“余姓张，名公弼，住莲花峰东隅。”法师意此处无人之境，请同往。公弼怡然许之曰：“此中甚乐，师能便往，亦当无闷。”

法师遂随公弼，行三二十里，援萝攀葛，才有鸟道，经过崖谷险绝，虽猿狖不能过也；而公弼履之若夷途，法师从行，亦无难。遂至一石壁，削成，高直千余仞，下临无底之谷，一径阔数寸。法师与公弼侧足而立。公弼乃以指扣石壁，中有人问曰：“为谁？”曰：“某。”遂划然开一门，门中有天地日月，公弼将入，法师随入，其人乃怒谓公弼：“何引外人来？”其人因阖门，则又

成石壁矣。公弼曰：“此非他人，乃云台刘法师也，余故交，故请来此，何见拒之深也。”又开门，内公弼及法师。公弼曰：“法师此来甚饥，君可丰食遣之。”其人遂问法师：“便能住否？”法师请以后期。其人遂取一盆水，以肘后青囊中一刀圭粉糝之，以饮法师，味甚甘香，饮毕而饥渴之想顿除矣。公弼曰：“余昨云山中甚乐，君盍为戏，令法师观之。”其人乃以水喂东谷中，乃有苍龙白象各一，对舞，舞甚妙；威凤彩鸾各一，对歌，歌甚清。顷之，公弼送法师回。师却顾，唯见青崖丹壑，向之歌舞，一无所见矣。及去观将近，公弼乃辞。

法师至观，处置事毕，却寻公弼，则步步险阻，杳不可阶，痛恨前者不住，号天叫地，遂成腰疾，公弼更不复至矣。

昭应县尉薛公幹为僧孺叔父言也。

刁俊朝

安康伶人刁俊朝，其妻巴姬，项瘿者，初微若鸡卵，渐巨如三四升甔盎。积五年，大如数斛之囊，重不能行。其中有琴瑟笙磬埙篪之响。细而听之，若合音律，泠泠可乐。积数年，瘿外生小穴如针芒者，不知几亿。每天欲雨，则穴中吹白烟，霏霏如丝缕，渐高布散，结为屯云，雨则立降。其家少长惧之，咸请远送岩穴。俊朝恋恋不能已，因谓妻曰：“吾迫以众议，将不能庇于伉俪。送君于无人之境，如何？”妻曰：“吾此疾诚可憎恶，送之亦死，拆之亦死；君当为我决拆之，看有何物。”俊朝即磨淬利刃，挥挑将及妻前，瘿中轩然有声，遂四分披裂，有一大獠，跳走腾踏而去。即以帛絮裹之。虽瘿疾顿愈，而冥然大渐矣。

明日，有黄冠扣门曰：“吾乃昨日瘿中走出之獠也。吾本

猕猴之精，解致风雨。无何与汉江鬼愁潭老蛟还往，常与覘船。舸将至，俾他覆之，以求舟中糗粮，以养孙息。昨者太一诛蛟，搜索党与，故借君夫人螭蛭之领，以匿性命。虽分不相干，然为累亦甚矣。今于凤凰山神处求得少许灵膏，请君涂之，幸当立愈。”俊朝如其言涂之，随手疮合。俊朝因留黄冠，烹鸡设食。食讫，贯酒欲饮。黄冠因转喉高歌，又为丝匏琼玉之音，罔不铿锵可爱。既而辞去，莫知所诣。时大定中也。

古 元 之

后魏尚书令古弼族子元之，少养于弼，因饮酒而卒。弼怜之特甚，三日殓毕，追思，欲与再别。因命斫棺，开已却生矣。

元之云：当昏醉时，忽然如梦。有人沃冷水于体，仰视，乃见一神人衣冠绛裳霓帔，仪貌甚俊。顾元之曰：“吾乃古说也，是汝远祖，适欲至和神国中，无人担囊侍从，因来取汝。”即令负一大囊，可重一钧；又与一竹杖，长丈二余，令元之乘骑随后，飞举甚速，常在半天。西南行，不知里数，山河逾远，欻然下地，已至和神国。其国无大山，高者不过数十丈，皆积碧珉。石际生青彩箨筱，异花珍果；软草香媚，好禽嘲晰。山顶皆平正如砥，清泉迸下者三二百道。原野无凡树，悉生百果及相思石榴之辈。每果树花卉俱发，实色鲜红，映翠叶于香丛之下，纷错满树，四时不改。唯一岁一度暗换花实，更生新嫩，人不知觉。田畴尽长大瓠，瓠中实以五谷，甘香珍美，非中国稻粱可比，人得足食，不假耕种。原隰滋茂，莠稂不生。一年一度，树木枝干间悉生五色丝纆。人得随色收取，任意经纬，异锦纁罗，不假蚕杼。四时之气，常熙熙和淑，如中国二三月。无蚊、虻、蚁、虱、蜂、蝎、蛇、虺、守宫、蜈蚣、蛛螻之虫，又无泉、

鸱、鸦、鷓、鸕、鸬、蝙蝠之属；及无虎、狼、豺、豹、狐狸、驺驳之兽，又无猫、鼠、猪、犬扰害之类。其人长短妍蚩皆等，无有嗜欲爱憎之者。人生二男二女，为邻则世世为婚姻。笄年而嫁，二十而娶，人寿一百二十，中无夭折、疾病、暗聋、跛蹙之患。百岁已下，皆自记忆；百岁已外，不知其寿几何。寿尽则欬然失其所在，虽亲族子孙，皆忘其人，故常无忧戚。每日午时一餐。中间唯食酒浆果实耳。餐亦不知所化，不置溷所。人无私积困仓，余粮栖亩，要者取之。无灌园鬻蔬，野菜皆足人食。十亩有一酒泉，味甘而香。国人日相携游览歌咏，陶陶然，暮夜而散，未尝昏醉。人人有婢仆，皆自然谨慎，知人所要，不烦促使。随意屋室，靡不壮丽。其国六畜唯有马，驯极而骏，不用刍秣。自食野草，不近积聚。人要乘则乘，乘讫而却放。亦无主守。其国千官皆足，而仕官不自知身之在仕，杂于下人，以无职事操断也。虽有君主，而君不自知为君，杂于千官，以无职事升贬故也。又无迅雷风雨，其风常微轻如煦，袭万物不至于摇落；其雨十日一降，降必以夜，津润条畅，不至地有淹流。一国之人，皆自相亲，有如戚属，各各明惠，无市易商贩之事，以不求利故也。

古说既至其国，顾谓元之曰：“此和神国也。虽非神仙，风俗不恶。汝回，当为世人说之。吾既至此，回即别求人负囊，不用汝矣。”因以酒令元之饮，饮满数巡，不觉沉醉。既而复醒，身已活矣。自是元之疏逸人事，都忘宦情，游行山水，自号知和子，后竟不知其所终也。

卢公涣

黄门侍郎卢公涣，为明州刺史。属邑象山县，溪谷迥无人

处。有盗发墓者云：初见车辙中有花砖，因揭之，知是古冢墓。乃结十人，于县投状，请路旁居止，县君允之。遂种麻，令外人无所见；即悉力发掘，入其隧路。渐至圻中，有三石门，皆以铁封之。

其盗先能诵咒，因斋戒禁之。翌日，两门开。每门中各有铜人铜马数百，持执干戈，其制精巧。盗又斋戒三日，中门一扇开，有黄衣人出，传语曰：“汉征南将军刘忘名使来相闻。某生有征伐大勋，及死，敕令护葬及铸铜人马等，以象存日仪卫。奉计来此，必恋财货。所居之室，实无他物。且官葬不瘞货宝，何必苦以神咒相侵！若更不见已，当不免两损。”言讫却入，门复合如初。

盗又诵咒，数日不已，门开，一青衣又出传语。盗弗允说，两扇欬辟，大水漂荡，盗皆溺死。一盗解泅而出，自缚诣官，具说本末。黄门令覆视其墓，其中门内有一石床，骸枕之类，水漂已半垂于下。因却为封两门，窒其隧路矣。

齐 饶 州

饶州刺史齐推女，适湖州参军韦会。长庆三年，韦以妻方娠，将赴调，乃送归鄱阳，遂登上国。十一月，妻方诞之夕，忽见一人长丈余，金甲仗钺，怒曰：“我梁朝陈将军也，久居此室。汝是何人，敢此秽触！”举钺将杀之。齐氏叫乞曰：“俗眼有限，不知将军在此。比来承教，乞容移去。”将军曰：“不移当死。”左右悉闻齐氏哀诉之声，惊起来视，见齐氏汗流浹背，精神恍然，绕而问之，徐言所见。及明，侍婢白于使君，请居他室。使君素正直，执无鬼之论，不听。至其夜三更，将军又到。大怒曰：“前者不知，理当相恕，知而不避，岂可复容！”跳来将用钺。

齐氏哀乞曰：“使君性强，不从所请。我一女子，敢拒神明？容至天明，不待命而移去。此更不移，甘于万死。”将军者拗怒而去。未曙，令侍婢洒扫他室，移榻其中。方将辇运，使君公退，问其故，侍者以告。使君大怒，杖之数十。曰：“产蓐虚羸，正气不足，妖由之兴，岂足遽信？”女泣以请，终亦不许。入夜自寝其前，以身为援，堂中添人加烛以安之。夜分，闻齐氏惊痛之声，开门入视，则头破死矣。使君哀恨之极，百倍常情，以为引刀自残不足以谢其女。乃殡于异室，遣健步者报韦会。

韦以文籍小差，为天官所黜，异道来复，凶讣不逢。去饶州百余里，忽见一女人，仪容、行步酷似齐氏。乃援其仆而指之曰：“汝见彼人乎？何以似吾妻也。”仆曰：“夫人刺史爱女，何以行此，乃人有相类耳。”韦审观之，愈是，跃马而近焉。其人乃入门，斜掩其扇，又意其他人也，乃不下马，过，回而视之，齐氏自门出，呼曰：“韦君，忍不相顾？”遽下马视之，真其妻也，惊问其故，具云陈将军之事，因泣曰：“妾诚愚陋，幸奉巾栉，言词情礼，未尝获罪于君子。方欲竭节闺门，终于白首，而枉为狂鬼所杀。自检命籍，当有二十八年。今有一事，可以自救，君能相哀乎？”悲恨之深，言不尽意。韦曰：“夫妻之情，事均一体。鹣鹣翼坠，比目半无，单然此身，更将何往？苟有歧路，汤火能入。但生死异路，幽晦难知，如可竭诚，愿闻其计。”齐曰：“此村东数里，有草堂中田先生者，领村童教授，此人奇怪，不可遽言。君能去马步行，及门趋谒，若拜上官然，垂泣诉冤，彼必大怒，乃至诟骂，屈辱捶击，拖拽秽唾，必尽数受之。事穷然后见哀，即妾必还矣。先生之貌，固不称焉。晦冥之事，幸无忽也。”于是同行。韦牵马授之，齐氏哭曰：“今妾此身，故非旧日，君虽乘马，亦难相及。事甚迫切，君无推辞。”韦鞭马随之，

往往不及。

行数里,遥见道北草堂。齐氏指曰:“先生居也。救心诚坚,万苦莫退。渠有凌辱,妾必得还;无忽忿容,遂令永隔。勉之,从此辞矣。”挥涕而去。数步间,忽不见。韦收泪,诣草堂。未到数百步,去马公服,使仆人执谒前引。到堂前,学徒曰:“先生转食未归。”韦端笏以候。良久,一人戴破帽、曳木屐而来,形状丑秽之极,问其门人,曰:“先生也。”命仆呈谒,韦趋走迎拜。先生答拜曰:“某村翁,求食于牧竖,官人何忽如此,甚令人惊。”韦拱诉曰:“妻齐氏,享年未半,枉为梁朝陈将军所杀,伏乞放归,终其残禄。”因扣地哭拜。先生曰:“某乃村野鄙愚,门人相竞,尚不能断,况冥晦间事乎!官人莫风狂否?火急须去,勿恣妖言。”不顾而入。

韦随入,拜于床前曰:“实诉深冤,幸垂哀宥。”先生顾其徒曰:“此人风疾,来此相喧,众可拽出。”又复入。“汝共唾之。”村童数十,竞来唾面,其秽可知。韦亦不敢拭,唾歇,然后拜,言诚恳切。先生曰:“吾闻风狂之人,打亦不痛,诸生为吾击之,无折肢败面耳。”村童复来群击,痛不可堪。韦执笏拱立,任其挥击。击罢,又前哀乞。又敕其徒推倒,把脚拽出。放而复入者三。先生谓其徒曰:“此人乃实知吾有术,故此相访。汝今归,吾当救之耳。”

众童既散,谓韦曰:“官人真有心丈夫也,为妻之冤,甘心屈辱,感君诚恳,试为检寻。”因命入房。房中铺一净席,席上有案,置香一炉,炉前又铺席。坐定,令韦跪于案前,俄见黄衫人引向北,行数百里,入城郭,廛里闹喧,一如会府。又如北,有小城,城中楼殿峨若皇居,卫士执兵,立、坐者各数百人。及门,门吏通曰:“前湖州参军韦某。”乘通而入。直北正殿九间,

堂中一间，卷帘，设床案，有紫衣人南面坐者。韦入，向坐而拜，起视之，乃田先生也。韦复诉冤，左右曰：“近西通状。”韦乃趋近西廊，又有授笔砚者，乃为诉词。韦问：“当衙者何官？”曰：“王也。”吏收状上殿，王判曰：“追陈将军，仍检状过。”判状出，瞬息间通曰：“提陈将军到。”衣甲仗钺，如齐氏言。王责曰：“何故枉杀平人？”将军曰：“自居此室，已数百岁，而齐氏擅移，再宥不移，忿而杀之，罪当万死。”王判曰：“明晦异路，理不相干。久幽之鬼，横占人室，不相自省，仍杀无辜，可决一百，配流东海之南。”

案吏过状曰：“齐氏禄命实有二十八年。”王命呼阿齐：“阳禄未尽，理合却回，今将放归，意欲愿否？”齐氏曰：“诚愿却回。”王判曰：“付案勒回。”案吏咨曰：“齐氏宅舍破坏，回无所归。”王曰：“差人修补。”吏曰：“事事皆隳，修补不及。”王曰：“必须放归。”出门商量状过，顷复入曰：“唯有放生魂去，此外无计。”王曰：“魂与生人，事有何异？”曰：“所以有异者，唯年满当死之日，病笃而无尸耳。其他并同。”王召韦曰：“生魂只有此异。”韦拜请之。遂令齐氏同归。各拜而出。黄衫人复引南行。既出其城，若行崖谷，足跌而坠，开目即复跪在案前，先生者亦据案而坐。先生曰：“此事甚秘，非君诚恳，不可致也。然贤夫人未葬，尚瘞旧房，宜飞书葬之，到即无苦也。慎勿言于郡，苟微露于人，将不利于使君耳。贤阁只在门前，便可同去。”

韦拜谢而出，其妻已在马前矣。此时却为生人，不复轻健。韦掷其衣馱，令妻乘马，自跨卫从之，且飞书于郡，请葬其柩。使君始闻韦之将到也，设馆，施纛帐以待之。及得书，惊骇，殊不信，然强葬之，而命其子以肩輿迓焉。见之，益闷。多

方以问，不言其实。其夏，醉韦以酒，迫问之，不觉具述，使君闻而恶焉。俄而得疾，数月而卒。韦潜使人覘田先生，亦不知所在矣。

齐氏饮食生育，无异于常，但肩舆之夫，不觉其有人也。余闻之已久，或未深信。大和二年秋，富平尉宋坚坐，因坐中言及奇事，客有鄜王府参军张奇者，即韦之外弟，具言斯事，无差旧闻，且曰：“齐嫂见在，自归后，已往拜之，精神容饰，殊胜旧日。”冥吏之理于幽晦也，岂虚语哉！

吴全素

吴全素，苏州人，举孝廉，五上不第。元和十二年寓居长安永兴里。十二月十三日夜，既卧，见二人白衣执简，若贡院引牌来召。全素曰：“礼闈引试，分甲有期，何烦夜引？”使者固邀，不得已而下床随行。不觉过子城，出开远门二百步，正北行，有路阔二尺已来，此外尽目深泥。见丈夫、妇人，摔之者、拽倒者、枷杻者、锁身者、连裾者、僧者、道者、囊盛其头者、面缚者、散驱行者，数百辈皆行泥中，独全素行平路。约数里，入城郭，见官府，同列者千余人，军吏佩刀者分部其人，率五十人为一引，引过，全素在第三引中。其正衙有大殿，当中设床几，一人衣绯而坐，左右立吏数十人，衙吏点名，便判付司狱者、付磔狱者、付矿狱者、付汤狱者、付火狱者、付案者。闻其付狱者，方悟身死。见四十九人皆点付讫，独全素在。因问其人曰：“当衙者何官？”曰：“判官也。”遂诉曰：“全素恭履儒道，年禄未终，不合死。”判官曰：“冥司案牒，一一分明，据籍帖追，岂合妄诉？”全素曰：“审知年命未尽，今请对验命籍。”乃命取吴郡户籍到。检得吴全素，元和十三年明经出身，其后三年衣

食，亦无官禄。判官曰：“人世三年，才同瞬息，且无荣禄，何必却回！既去即来，徒烦案牍。”全素曰：“辞亲五载，得归即荣，何况成名尚余三载。伏乞哀察。”判官曰：“任归。”仍诫引者曰：“此人命薄，宜令速去，稍以延迟，即突明矣。”引者受命，即与同行。出门外，羨而泣者不可胜纪。

既出其城，不复见泥矣。复至开远门，二吏谓全素曰：“君命甚薄，突明即归不得，见判官之命乎？我皆贫，各惠钱五十万，即无虑矣。”全素曰：“远客又贫，如何可致？”吏曰：“从母之夫，居宣阳为户部吏者甚富，一言可致也。”既同诣其家，二吏不肯上阶，全素入告，其家方食煎饼，全素至灯前，拱曰：“阿姨万福。”不应。又曰：“姨夫安和。”又不应。乃以手笼灯，满堂皆暗。姨夫曰：“何不抛少物，夜食香物，鬼神便合恼人。”全素既憾其不应，又目为鬼神，意颇忿之。青衣有执食者，其面正当，因以力掌之，应手而倒，家人竞来拔发喷水，呼唤良久方悟。

全素既言情不得，下阶问二吏。吏曰：“固然，君未还生，非鬼而何？鬼语而人不闻。笼灯行掌，诚足以骇之。”曰：“然则何以言事？”曰：“以吾唾，涂人大门，一家睡；涂人中门，门内人睡；涂堂门，满堂人睡。可以手承吾唾而涂之。”全素掬手，二吏交唾。逡巡掬手以涂堂门。才毕，满堂欠伸，促去食器，遂入寝。二吏曰：“君入，去床三尺，立言之。慎勿近床，以手摇动，则魔不寤矣。”全素依其言言之。其姨惊起，泣谓夫曰：“全素晚来归宿，何忽致死？今者见梦求钱，言有所遗。如何？”其夫曰：“忧念外甥，偶为热梦，何足遽信！”又寝，又梦，惊起而泣。求纸于柜，适有二百幅，乃令遽剪焚之，火绝则千缗宛然在地矣。二吏曰：“钱数多，某固不能胜，而君之力，生人

之力也，可以尽举。请负以致寄之。”全素初以为难，试以两手上承，自肩挑之，巍巍然极高，其实甚轻。乃引行寄介公庙，主人者紫衣腰金，敕吏受之。

寄毕，二吏曰：“君之还生必矣。且思便归，为亦有所见邪？今欲取一人送之受生，能略观否？”全素曰：“固所愿也。”乃相引入西市绢行南尽人家，灯火荧煌，呜呜而泣，数僧当门读经，香烟满户。二吏不敢近，乃从堂后檐上，计当寝床，又抽瓦拆椽，开一大穴。穴中下视，一老人气息奄然，相向而泣者周其床。一吏出怀中绳，大如指，长二丈余，令全素安坐执之，一头垂于穴中，诫全素曰：“吾寻取彼人，人来，当掣绳。”遂出绳下之，而以右手捽老人，左手掣绳，全素遽掣出之。

拽于堂前，以绳囚缚，二吏更荷而出，相顾曰：“何处有屠案最大？”其一曰：“布政坊十字街南王家案最大。”乃相与往焉。既到，投老人于案上，脱衣缠身，更上推扑，老人曰苦，其声感人。全素曰：“有罪当刑，此亦非法；若无罪责，何以苦之？”二吏曰：“讶君之问何迟也。凡人有善功清德，合生天堂者，仙乐彩云、霓旌鹤驾来迎也，某何以见之？若有重罪及秽恶，合堕地狱者，牛头奇鬼铁叉枷杻来取，某又何以见之？此老人无升天之福，又无入地狱之罪，虽能修身，未离尘俗，但洁其身，净无瑕秽。既舍此身，只合更受男子之身。当其上计之时，其母已孕，此命既尽，彼命合生。今若不团扑，令彼妇人何以能产？”又尽力揉扑，实觉渐小，须臾其形才如拳大，百骸九窍，莫不依然。

于是依依提行，逾子城大胜业坊西南下东回第二曲北壁，入第一家，其家复有灯火荧煌，言语切切，沙门二人当窗读《八阳经》。因此不敢逼僧，直上阶，见堂门斜掩，一吏执老人投于

堂中，才似到床，新子已啼矣。一吏曰：“事毕矣，送君去。”又偕入永兴里旅舍。到寝房，房内尚黑，略无所见。二吏随自后，乃推全素，大呼曰：“吴全素！”若失足而坠，既苏，头眩苦，良久方定，而衙鼓方动。姨夫者，自宣阳走马来，则已苏矣。其仆不知觉也。乘肩舆，憩于宣阳，数日复故，再由子城入胜业生男之家，历历在眼。自以明经中第，不足为荣，思速侍亲。卜得行日，或头眩不果去，或驴来脚损，或雨雪连日，或亲故往来，因循之间，遂逼试日。入场而过，不复以旧日之望为意。俄而成名，笑别长安而去。

乃知命当有成，弃之不可。时苟未会，躁亦何为。举此端，足可以诫其知进而不知退者。

掠剩使

杜陵韦元方外兄裴璞，任邠州新平县尉，元和五年卒于官。

长庆初，元方下第，将客于陇右，出开远门数十里，抵偏店，将憩，逢武吏跃马而来，骑从数十，而貌似璞。见元方若识，而急下马避之，入茶坊，垂帘于小室中，其徒御散坐帘外。元方疑之，亦造其邸。及褰帘入见，实裴璞也。惊喜拜之，曰：“兄去人间，复效武职？何从吏之赳赳焉！”裴曰：“吾为阴官，职辖武士，故武饰耳。”元方曰：“何官？”“陇右山川掠剩使耳。”曰：“何为典耶？”曰：“吾职司人剩财而掠之。”韦曰：“何谓剩财？”裴曰：“人之转货求丐也，命当即□，忽遇物之稀，或主人深顾所得，乃逾数外之财，即谓之剩，故掠之焉。”曰：“安知其剩而掠之？”裴曰：“生人一饮一啄，无非前定，况财宝乎？阴司所籍，其获有限，获而逾籍，阴吏状来，乃掠之也。”韦曰：“所谓

掠者，夺之于囊耶，窃之于怀耶？”裴曰：“非也，当数而得，一一有成，数外之财，为吾所运，或令虚耗，或藉横事，或买卖不及常价，殊不关身尔。始吾之生也，常谓商勤得财，农勤得谷，士勤得禄，只叹其不勤而不得也。夫覆舟之商，旱岁之农，屡空之士，岂不勤乎？而今乃知勤者德之基，学者善之本，德之为善，乃理身之道耳，亦未足以邀财而求禄也。子之逢吾，亦是前定，合得白金二斤，过此遗子，又当复掠，故不厚矣。子之是行也，岐甚厚而邠甚薄，于泾殊无所得，诸镇平平耳。人生有命，时不参差，以道静观，无复违挠，勉之哉！璞以公事，顷入城中，阴冥数限，不可逾越。”遂以白金二斤授之，揖而上马。元方固请曰：“阔别多年，忽此集会，款言未几，又隔晦明，何遽如此？”璞曰：“本司解署，署在汧陇，阻吐蕃，将来虑其侵轶，当与阴道京尹共议会盟。虽非远图，聊亦纾患，亦粗安之计也。戎马已驾，来期不遥，事非早谋，不可为备，且去，且去！”上马数里，遂不复见。顾其所遗，乃真白金也。怅然而西，所历之获，无差其说。

彼乐天知命者，盖知事皆前定矣。俄而蕃浑骚动，朝廷知之，又虑其叛，思援臣以为谋，宰相莅盟，相国崔公不欲临境，遂为城下之盟，卒如其说也。

叶 天 师

开元中，道士叶静能讲于明州奉化县兴唐观。自升座也，有老父白衣而髯者，每先来而后去，必迟迟然，若有意欲言而未能者。讲将罢去，愈更淹留。听徒毕去，师乃召问。泣拜而言，自称鳞位。曰：“有意求哀，不敢自陈，既蒙下问，敢不尽其诚恳。位实非人，乃宝藏之守龙也。职在观南小海中，千秋无

失，乃获稍迁，苟或失之，即受炎沙之罚，今九百余年矣。胡僧所禁且三十春，其僧虔心，有大咒力，今忧午日午时，其术即成，来喝水干，宝无所隐。弟子当死，不敢望荣迁，然千载之炎海，诚不可忍。惟仙师哀之，必免斯难，不敢忘德。”师许之，乃泣谢而去。师恐遗忘，乃大书其柱曰：“午日午时救龙。”

其日，赴食于邑人，既回方憩，门人忽读其柱曰：“‘午日午时救龙’，今方欲午，吾师正憩，岂忘之乎？”将入白，师已闻，遽问曰：“今何时？”对曰：“顷刻未午耳。”师遽使青衣门人执墨符，奔往海一里余，见黑云惨空，毒风四起，有婆罗门仗剑，乘黑云，持咒于海上，连喝，海水寻减半矣。青衣使亦随声堕焉。又使黄衣门人执朱符奔马以往，去海一百余步，又喝，寻堕，海水十涸七八矣。有白龙跳跃浅波中，喘喘焉。又使朱衣使执黄符以往，僧又喝之，连喝不堕，及岸，则海水才一二尺，白龙者奋鬣张口于沙中。朱衣使投符于海，随手水复。婆罗门抚剑而叹曰：“三十年精勤，一旦术尽。何道士之多能哉！”拗怒而去。既而，海恬然波停风息，前堕二使，亦渐能起，相与偕归，具白于师。未毕，老父者已到。泣拜曰：“向者，几死于胡术，非仙师之力，不能免矣！位兽也，惧不克报，然终天依附，愿出门人，可指使也。若承师命，虽秦越地阻，江山路殊，一念召之，即立左右矣。”自是朝夕定省，若门人焉。

师以其观在原上，不可穿井，童稚汲水，必于十里之外，阖观患之。他日，师谓髯父曰：“吾居此多日，怜其汲远，思绕观有泉以济之，子可致乎？”曰：“泉水之流，天界所有，非力可致。然师能见活，又脱千年之苦，岂可辞乎？夫非可致而致之，界神将拒，俟战胜然后可。令诸人皆他徙。其日，晦明三复，然后归，庶几有从命□□之功。”合观从之。过期而还，则石甃绕

观,清流潺潺,既周而南入于海。黄冠赖焉。乃题渠曰:“仙师渠。”师所以妙术广大天下,盖龙之所助焉。

许元长

许元长者,江陵术士焉,客淮南。御史陆俊之从事广陵也,有贤妻,待之情分倍愈于常。俄而妻亡,俊之伤悼,情又过之。每至春风动处,秋月明时,众乐声悲,征鸿韵咽,或展转忘寐,思苦畏叹,或伫立无憀,心伤永日。如此者,逾年矣。全失壮容,骤或雪鬓。

他日,元长来,陆生知有奇术,试以汉武帝李夫人之事诱之。元长曰:“此甚易耳。”曰:“然则能为我致亡妻之神乎?”曰:“彼所致者,但致其魂,瞥见而已。元长又异焉。”陆曰:“然则子能致者何?”曰:“可致其身,若生人,有以从容尽平生之意。”陆喜极,拜曰:“先生诚能致之,顾某骨肉,手足无所措矣。”曰:“亡夫人周身之衣,亦仿佛能记乎?”曰:“然。”于是,择癸丑日艮宫直音,空其室,陈设焚香之外,悉无外物。乃备美食,夜分,使陆生公服以俟焉。老青衣一人侍立。元长曰:夫人之来,非元长在此不可。元长若去,夫人隐矣。侍御夫人久丧,枕席单然,魂(下阙)。

王国良

庄宅使巡官王国良,下吏之凶暴者也,凭恃宦官,常以凌辱人为事。李复言再从妹夫武全益罢献陵台令,假城中之宅,在其所管。武氏贫,往往纳佣违约束,即言词惨秽,不可和解。宾客到者,莫不先以国良告之,虑其谤及,畏如毒蛇。元和十二年冬,复言馆于武氏,国良者五日一来,其言愈秽,未尝不掩

耳而走。

忽不来二十日，俄闻缓和之声，遣人问之，徐曰：“国良也。”一家畏其悉辞，出而祈之。乃讶其羸瘠。曰：“国良前者奉辞，遂染重病，卧七日而死。死亦七日而苏。冥官以无礼见挞，杖疮见在，久不得来。”复言呼坐，请言其实。国良曰：“疾势既困，忽有壮士数人，揎拳露肘，就床拽起，以布囊笼头，拽行不知里数，亦不知到城郭。忽去其头囊，乃官府门也，署曰‘太山府君院’。喘亦未定，摔入厅前。一人绯衣，当衙坐，谓案吏曰：‘此人罪重，合沉地狱，一日未尽，亦不可追。可速检过。’其人走入西廊，逡巡曰：‘国良从今日已后，有命十年。’判官令拽出放归，既出门，复怒曰：‘拽来！此人言语惨秽，抵忤平人，若不痛惩，无以为诫。’遂拗坐决杖二十。拽起，不苏者久之。判官又赐厅前池水一杯，曰：‘饮之不忘，为吾转语世间人，慎其口过。口之招非，动挂网罗，一言以失，驷马不追。’国良匍匐来归，数宿方到，入门蹶倒，从此忽悟。家人泣伺将殓，问其时日，身冷已七日矣，唯心头似暖，不忍即殓。今起五六日矣，疮痛犹在。”

袒而视之，满背黯黑，若将溃烂然，四际微紫，欲从外散，且曰：“自小凶顽，不识善恶，言词狂悖，罪责积多，从此见戒，不敢复怒矣。凡若有钱，幸副期约，勿使获罪于上也。”乃去。自是每到，必若仁者。明年九月，忽闻其死。计其得杖，从满十月，岂非阴司之事，以年为月乎？

玄怪录卷四

张 宠 奴

长庆元年，田令公弘正之失律镇阳也，进士王泰客焉。闻兵起，乃出城南。走时，兵交于野，乃昼伏宵行。入信都五六里，忽有一犬黄色随来。俄而，犬顾泰曰：“此路绝险，何故夜行？”泰默然久之，以诚告之曰：“镇阳之难矣。”犬曰：“然得逢捷飞，亦郎之福也。许捷飞为仆，乃可无患。”泰私谓：“夫人行爽于显明之中者，有人责；行爽于幽冥之中者，有鬼诛。今吾行无爽，于吾何诛。神祇尚不惧，况妖犬乎？固可以正制之耳。”乃许焉。犬忽化为人，拜曰：“幸得奉侍，然捷飞钝于行，请元从暂为驴，借捷飞乘之，乃可从行。”泰惊不对。乃驱其仆下路，未数步，不觉已为驴矣。犬乃乘之。泰甚惧，然无计御之，但仗正心而已。

偕行十里，道左有物，身长数尺，头面倍之，赤目而髯者，扬眉而笑曰：“捷飞安得事人？”犬曰：“吾乃委质于人。”乃曰：“郎幸无怖。”大头者低面而走。又数里，逢大面多眼者，赤光闪闪，呼曰：“捷飞安得事人？”又对如前，多眼者亦遁去。捷飞喜曰：“此二物者，以人为上味，得人则戏投而争食之，困，然后食。今既去矣，余不足畏。更三五里，有居人刘老者，其家不贫，可以小憩。”

俄而到焉，乃华居大第也。犬扣其门，有应而出者，则七

十余老人，行步甚健，启门喜曰：“捷飞安得与上客来？”犬曰：“吾游冀州，不遇，回次山口，偶事于郎。郎以违镇阳之难，不敢昼行，故夜至。今极困，愿得稍休。”老人曰：“何事不可。”因揖以入，馆泰于厅中。盘馔品味，果粟之属，有顷而至。又有草粟，筐贮饲马，化驴亦饱焉。当食，而捷飞预坐曰：“倦行之人，夜蒙嘉馔，若更有酒，主人之分尽矣。”老人曰：“不待启言，已令涤器。”俄有小童陈酒器，亦甚精洁。老人令捷飞酌焉，遂与同饮。

数巡，捷飞曰：“酒非默饮之物，大凡人之家乐，有上客而不见，复谁见乎？”老人曰：“但以山中妓女不足侍欢，安敢惜焉。”遽召宠奴。有顷，闻宠奴至，乃美妓也，貌称三十余，拜泰而坐其南，辞色颇不平。泰请歌即唱，老人请即必辞拒。犬曰：“宠奴之不肯歌者，当以无侣为恨耳！侧近有花眼者，亦善歌，盍召乎？”主人遽令邀之。未顷呼入，乃十七八女子也，其服半故，不甚鲜华，坐宠奴之下。巡及老人，请花眼即唱，请宠奴即不唱，其意愈不平，似有所诉。巡又至老人，执杯固请不得，老人颇愧，乃笑曰：“常日请歌，宠奴未省相拒；今有少客，遂弃老夫耶？然以旧情当未全替，终请一曲。”宠奴拂衣起曰：“刘琨被段匹磾杀却，张宠奴乃与老野狐唱歌来。”灯火俱灭，满厅暗然。徐窥户外似明，遂匍匐而出。

顾其厅即大墓也。马系长松下，旧仆立于门前，月轮正午。泰问其仆曰：“汝向者何为？”曰：“梦化为驴，为人所乘，而与马偕食草焉。”泰乃寻前路而去，行十余里，天曙，逢耕人，问之曰：“近有何墓？”对曰：“此十里内有晋朝并州刺史刘琨歌妓张宠奴墓。”乃知是昨夜所止也。又三数里，路隅有朽骷髅，旁有穿穴草生其中。泛视之，若四眼，盖所召花眼也。而思大头

多眼者，杳不可知也。

吾尝以儒视世界，人死固有鬼；以释视之，轮回之义，理亦昭然。奈何此妓华落千载，犹歌于冥冥之中？则信乎视听之表，圣贤有不言者也。

叶氏妇

叶诚者，中牟县梁城乡染人也。妇耿氏，有洞晦之目。常言曰：“天下之居者、行者、耕者、桑者、交货者、歌舞者之中，人鬼各半。鬼则自知非人，而人则不识也。”

其家有牛，骅而角者，夫妇念之可知矣。元和二年秋，忽有二鬼，一若州使，一若地界，入圈视牛，曰：“引重致远，毛角筋骨可爱者，吾州无如此牛也。”若地界者曰：“何远役追牛？”曰：“王之季女适南海君次子，从车五百辆，辆一牛，皆天下之美俊者。河南道配供十牛，当州唯一，只此牛耳，盍报使乎？”遂去。其妇视牛，则惴惴然喘，汗流若沃水矣。其翁染人也，遽取蓝花涂之。

才毕，有军吏紫衣乘马，导从数十骑，笑而入视牛，则异前所报矣。军吏大怒，执地界将决之，责曰：“贵主远嫁，一州择牛，既此牛中，奈何虚妄？”对曰：“适与衙官对定，所以驰报。及回失牛，乃本牛主隐匿也。请收牛主问之，牛不远矣。”乃令促主人来。遂数人登阶，摔其翁以出，其家只见中恶，呼不应矣。长幼绕而哭之。妇独不哭，乃汲水浇牛，蓝色尽，见界吏牵去，而翁复来，上阶，乃承呼而起曰：“吾为军吏责以隐牛，方欲洗涤，赖新妇自洗，遂得放归。”使视其牛，已死矣。

杨曙方宰中牟，闻此说，乃召而问之，一无谬矣。

马仆射总

检校右仆射总，元和末节制东平。长庆二年六月十日午时，寝熟，梦二军吏乘马入中门，及阶而下。一人握刀，拱手而前曰：“都统屈公。”公惊曰：“都统谁耶？”曰：“见则知矣。”公欲不去，使者曰：“都统之命，仆射不合辞。”不觉衣服上马，一吏引，一吏从，遂出郓州北郭门数百里。入城，又数十里，见城门题曰：“六押大都统府。”门吏武饰，威容甚严。

入一二百步，有大衙门，正北百余步有殿九间，垂帘下有大声曰：“屈上阶。”阴知其声乃杜司徒佑也，遂趋而升。二阁竖出卷帘。既而见之，果杜司徒也。公素承知友，交契甚深，相见极喜，慰劳如平生，遂揖坐。都统曰：“莫怪奉邀否？佑任此官，年劳将转，上司许自择替。中朝之堪付重权者，今揣量无逾于阁下者，将欲奉托耳。此官名‘六押大都统’，□□不是过也。且以大庇亲族知友耳。人之生世，白驹过隙，谁能不死，而又福不再遇，良时易失，苟非深分，岂荐自代。权位既到，幸勿因循。”公曰：“生为节制，死岂为民。阳禄方崇，阴位谁顾？直使为王且不愿，况都统哉！”杜曰：“上请授公，天命难拒；文符即下，何能违天？”公曰：“天听甚卑，亦从人欲，奈何自取求替，诬其天命乎？”杜曰：“终与公，公岂能免？”公曰：“终不受，都统安能与？必若以鬼相逼，岂无天乎？”杜乃顾谓群吏曰：“公既拒，事不谐矣。”公曰：“渴，请两盂茶。”杜乃促煎茶。从吏曰：“仆射既不住，不合饮此茶。况时热，不可久住，宜速命驾。”

俄而牵马立于故处，公辞将去，都统步步送之。既下阶，执手曰：“勉修令图，此位终奉。”遂乘马南行，旧吏引从如初，

乃却从故道。

华 山 客

党超元者，同州郃阳县人，元和二年隐居华山罗敷水南。明年冬十二月十六日夜，近二更，天晴月朗，风景甚好，忽闻扣门之声。令童候之，云：“一女子，年可十七八，容色绝代，异香满路。”超元邀之而入，与坐。言词清辨，风韵甚高，固非人世之材。良久曰：“君识妾何人也？”超元曰：“夫人非神仙即必非寻常人也。”女曰：“非也。”又曰：“君知妾此来何欲？”超元曰：“不以陋愚，特垂枕席之欢耳。”女笑曰：“殊不然也。妾非神仙，乃南豕之妖狐也。学道多年，遂成仙业。今日业满愿足，须从凡例，祈君活之耳。枕席之娱，笑言之会，不置心中有年矣，乞不以此怀疑。若徇微情，愿以命托。”超元唯唯。又曰：“妾命后日当死于五坊箭下。来晚，猎徒有过者，宜备酒食以待之。彼必问其所须，即曰：‘亲戚有疾，要一猎狐。能遂私诚，必有殊赠。’以此恳请，其人必从。赠礼所须，今便留献。”因出束素与党曰：“得妾之尸，请夜送旧穴，道成之后，奉报不轻。”乃拜泣而去。

至明，乃鬻束素以市酒肉，为待宾之具。其夕，果有五坊猎骑十人来求宿，遂厚遇之。十人相谓曰：“我猎徒也，宜为衣冠所恶，今党郎倾盖如此，何以报之。”因问所须。超元曰：“亲戚有疾，医藉猎狐，其疾见困，非此不愈。”乃祈于诸人：“幸得而见惠，愿奉五素为酒楼费。”十人许诺而去。南行百余步，有狐突走绕大豕者，作围围之，一箭而毙。其徒喜曰：“昨夜党人固求，今日果获。”乃持来与超元，奉之五素。既去，超元洗其血，卧于寝床，覆以衣衾。至夜分人寂，潜送穴中，以土封之。

后七日夜半，复有扣门者。超元出视，乃前女子也，又延入。泣谢曰：“道业虽成，准例当死，为人所食，无计复生。今蒙深恩，特全毙质，修理得活，以证此身。磨顶至踵，无以奉报。人尘已去，云驾有期，仙路遥遥，难期会面，请从此辞。药金五十斤，收充赠谢。此金每两值四十缗，非胡客勿示。”乃出其金，再拜而去。且曰：“金乌未分，有青云出于冢上者，妾去之候也。火宅之中，愁焰方炽，能思静理，少息俗心，亦可一念之间，暂臻凉地。勉之！勉之！”言讫而去。明晨专视，果有青云出于冢上，良久方散。

人验其金，真奇宝也。即日携入市，市人只酬常价。后数年，忽有胡客来诣曰：“知君有异金，愿一观之。”超元出示。胡笑曰：“此乃九天掖金，君何以致之？”于是，每两酬四十缗，收之而去，后不知其所在耳。

尹 纵 之

尹纵之，元和四年八月，肄业中条山西峰。月朗风清，必吟啸鼓琴以怡中。一夕，闻檐外履步之声，若女子行者。纵之遥谓曰：“行者何人？”曰：“妾山下王氏女，所居不远。每闻郎君吟咏鼓琴之声，未尝不倾耳向风，凝视于蓬户。以父母训严，不敢来听。今夕之亲有适人者，父母俱往，妾乃独止。复闻久慕之声，故来潜听，不期郎之闻也。”纵之曰：“居止接近，相见是常，既来听琴，何不入座？”纵之出迎，女子乃拜。纵之略复之，引以入户，设榻命坐。仪貌风态，绰约异常，但耳稍黑。纵之以为真村女之尤者也。山居闲寂，颇积愁思，得此甚愜心也。命仆夫具果煮茗，弹琴以怡之。山深景静，琴思清远，女意极欢。因留宿，女辞曰：“父母如何？”纵之曰：“喜会是

赴，固不夜归。五更潜复闭户为独宿者，父母曙到，亦何觉之。”女笑而止。相得之欢，誓将白首，绸缪之意，无不备尽。

天欲曙，衣服将归。纵之深念，虑其得归而难召也，思留质以系之。顾床前有青花毡履，遽起取一只锁于柜中。女泣曰：“妾贫无他履，所以承足止此耳。郎若留之，当跣足而去，父母召问，何以说告焉？杖固不辞，绝将来之望也。”纵之不听。女泣曰：“妾父母严，闻此恶声，不复存命，岂以承欢一宵，遂令死谢。缱绻之言，声未绝矣，必忘陋拙，许再侍枕席，每夕尊长寝后，犹可潜来。若终留之，终将杀妾，非深念之道也。绸缪之欢，弃不旋踵耳。且信誓安在？”又拜泣曰：“但请与之，一夕不至，任言于邻里。”自五更至晓，泣拜床前，言辞万端。纵之以其辞恳，益疑，坚留之。将明，又不敢住。又泣曰：“妾前生负郎君，送命于此。然郎之用心，神理所殛，修文求名，终无成矣。”收泪而去。

纵之以通宵之倦，忽寝熟。日及窗，方觉，闻床前腥气，起而视之，则一方凝血在地，点点而去。开柜验毡履，乃猪蹄壳也。遽策杖寻血而行，至山下王朝猪圈，血踪入焉。乃视之，一大母猪无后右蹄壳，血引墙下，见纵之，怒目而走。纵之告王朝，朝执弓矢逐之，一矢而毙。其年，纵之山下求贡，虽声华籍盛，终无成，岂负豕之罪欤？

王 煌

太原王煌，元和三年五月初申时，自洛之缙氏庄。乃出建春门二十五里，道左有新冢，前有白衣姬设祭而哭甚哀。煌微覘之，年适十八九，容色绝代。旁有二婢，无丈夫。侍婢曰：“小娘子秦人，既笄，适河东裴直。未二年，裴郎乃游洛不复。

小娘子讶焉，与某辈二人偕来，到洛则裴已卒矣。其夫葬于此，故来祭哭耳。”煌曰：“然即何归？”曰：“小娘子少孤无家，何归！顷婚礼者外族，其舅已亡。今且驻洛，必谋从人耳。”煌喜曰：“煌有正官，少而无妇，庄居缙氏，亦不甚贫。今愿领微诚，试为咨达。”婢笑，徐诣姬言之。姬闻而哭愈哀。婢牵衣止之曰：“今日将夕矣，野外无所止，归秦无生业。今此郎幸有正官而少年，行李且贍，固不急于衣食，必欲他行，舍此何适？若未能抑情从变，亦得归体，奈何不听其言耶？”姬曰：“吾结发事裴，今客死洛下，绸缪之情，已隔明晦，碎身粉骨，无谢裴恩。未展哀诚，岂忍他适。汝勿言，吾且当还洛。”其婢以告煌，煌又曰：“归洛非有第宅，决为客之于缙，何伤？”婢复以告。

姬顾日将夕，回称所抵，乃敛哀拜煌，言礼欲申，哀咽良久。煌召左右饰骑。与煌同行十余里，偕宿彭婆店，礼设别榻。每闻煌言，必呜咽而泣，不敢不以礼待之。先曙而到芝田别业，于中堂泣而言曰：“妾诚陋拙，不足辱君子之顾。身今无归，已沐深念，请备礼席，展相见之仪。”煌遽令陈设，对食毕，入成结褵之礼。自是相欢之意，日愈殷勤。观其容容婉婉，言词闲雅，工容之妙，卓绝当时。信誓之诚，惟死而已。

后数月，煌有故人洛。洛中有道士任玄言者，奇术之士也，素与煌善。见煌颜色，大异之，曰：“郎何所偶，致形神如此耶？”煌笑曰：“纳一夫人耳。”玄言曰：“所偶非夫人，乃威神之鬼也。今能速绝，尚可生全，更一二十日，生路即断矣，玄言亦无能奉救也。”煌心不悦，以所谋之事未果，白不遗人，请归。其意尤切，缠绵之思，不可形状。

更十余日，煌复入洛，遇玄言于南市。执其手而告曰：“郎之容色决死矣，不信吾言，乃至如是。明日午时，其人当来；来

即死矣。惜哉！惜哉！”因泣与煌别。煌愈惑之。玄言曰：“郎不相信，请置符于怀中，明日午时，贤宠入门，请以符投之，当见本形矣。”煌乃取其符而怀之。既背去，玄言谓其仆曰：“明日午时，芝田妖当来，汝郎必以符投之。汝可视其形状，非青面耐重鬼，即赤面者也。入反坐汝郎，郎必死。死时视之，坐死耶。”其仆潜记之。

及时，煌坐堂中。芝田妖恨恨来，及门，煌以怀中符投之，立变面为耐重鬼。鬼执煌，已死矣。问其仆曰：“如此，奈何取妖道士言，令吾形见？”反摔煌，卧于床上，一踏而毙。日暮，玄言来候之，煌已死矣。问其仆曰：“何形？”仆乃告之。玄言曰：“此乃北天王右脚下耐重也，例三千年一替。其鬼年满，自合择替，故化形成人而取之。煌得坐死，满三千年亦当求替。今脱卧亡，终天不复得替矣。”前睹煌尸，脊骨已折。玄言泣之而去。此传之仆。

岑 曦

进士郑知古，睿宗朝客于相国岑公门下，有日矣。一夕，寝于内厅。夜分，远闻众闹祈哀之声。倾耳听之，声声渐近。既而分明闻其所求人曰：“岑氏寒微，未达于天下，幸而生曦，谬掌朝政，其心畏惧，未尝敢危人。设使妇人而持权者，其心亦猛于曦矣。即曦□□御物，生无怨人，死无怨鬼，何所触犯，而当此戮？唯使者恕之。某等当使曦以阴钱百万奉谢。”泣告之声盈路。俄见大鬼丈余，蓬头朱衣，执长剑，逾墙而入。有丈夫、妇女、老者、少者亦随之入。或自投于墙下遮拜，其辞恳切。大鬼不顾，又逾中门，众已纷纭而入。食顷，闻阖门大哭之声。惊起听之，大鬼者执曦头仍出。门内哭声极哀，若有大

祸。衙鼓将动,稍稍似息。知古彷徨,不知所为,行于廊下,以及鸣鼓。

鼓发,中门大开,厩吏乃惊焉。导从之士俨立于门下矣。知古微视之,闻曦起而颀冠矣。有顷,朝天时至,执炬者告之。曦簪笏而出,抚马欲上,忽扞其颈曰:“吾夜半项痛,及此愈甚,如何?”急命书吏为简,请展前假小憩之。遂复入,行数步,回曰:“今晨有事,须自对扬。”强投简而登马。知古所见中夜之事小验,益忧。有顷,一骑奔归,曰:“相国伏法□,家当籍没!”知古逾垣而出,免焉。法司所诘。前拜泣而求恕者,盖岑氏之先也。

仆常闻人之荣辱,皆稟自阴灵,惟此鬼吏,其何神速矣。乃知幽晦之内,其可忽之乎!

李 沈

陇西李沈者,其父尝受朱泚恩,贼平伏法,沈乃逃而得免。既而逢赦,以家产、童仆悉施洛北惠林寺而寓生焉。读书弹琴,聊以度日。今荆南相公清河崔公群、群弟进士于皆执门人礼,即其所与游者,不待言矣。常与处士李擢为刎颈交。

元和十三年秋,擢因谓沈曰:“吾有故将适宋,回期未卜,兄能泛舟相送乎?”沈闻其去,离思浩然,遂登舟。初约一程,程尽,则曰:“兄之情岂尽于此?”及又行,言似有感,竟不能别,直抵睢阳。其暮,擢谢舟人而去,与沈坐汴堤,月中徐曰:“承念诚久,兄识擢何人也?”沈曰:“辨博之士也。”擢曰:“非也。擢乃冥官,顷为洛州都督,故在洛多时。阴道公事,故不任昼,乃得与兄同游。今去阴迁阳,托孕于亲已五载矣。所以步步邀兄者,意有所托。”沈曰:“何事?”曰:“擢之此身,艺难为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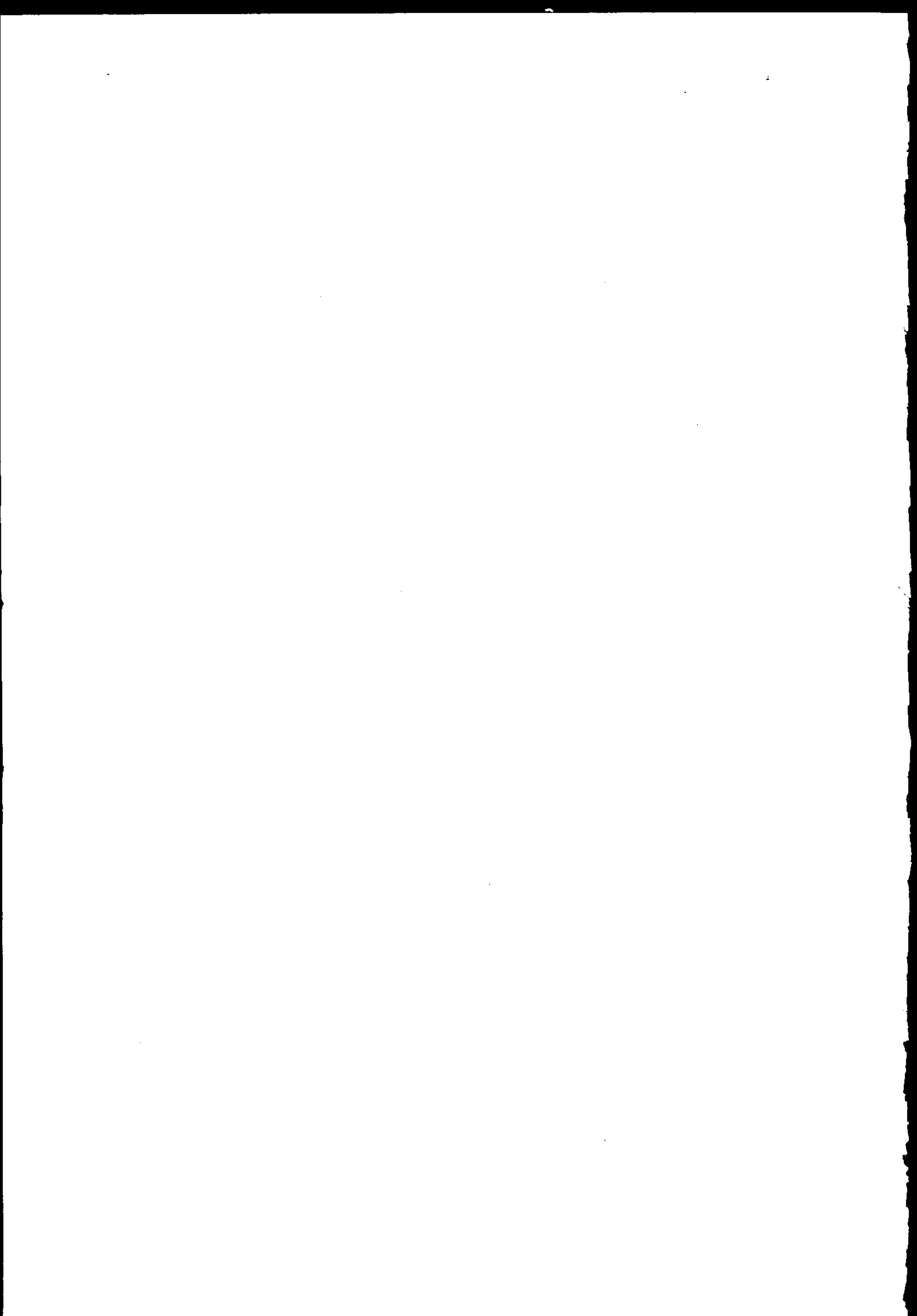
唯虑一舍此身，都醉前业，祈兄与醒之耳。然擢孕五载，寓亲腹中，其家以为不祥，祈神祝佛之法，竭货而为，擢尚未往，神固何为！兄可往其家，书朱‘产’字，令吞之，擢即生矣。必奉兄绢素。兄得且去，候擢三岁，宜复来视之，且曰：‘主人孙久不产者，某以朱字吞之。生儿奇惠，今三载矣，思宿以占之，故复来也。’可取儿抱卧，夜久，伺掌人闭户，即抱于静处呼曰：‘李擢，记我否？’儿当啼，啼即掌之。再三问之，擢必微悟。兄宜与擢言洛中居处及游宴之地，擢当大悟。悟后，此身之业无子遗矣。此时必醒素以归，擢乃后荣盛。兄不可复得从容矣。兄声名籍甚，不久当有大谏之拜，慎勿赴也，赴当非寿。此郡北三十里，有胡村，村前有车门，即擢新身之居也。”言讫，泣拜而去。

迟明，沈策杖访之，果有胡村。叩门求憩，掌人翁年八十余，倚杖延入。即命坐，似有忧色。沈问之，翁曰：“新妇孕五载矣，计穷术尽，略无少征。”沈因曰：“沈道门留心，颇善咒术，不产之由，见之即辨。”遽令左右召新妇来。沈诊其臂曰：“男也，甚明惠，有非常之才，故不拘常月耳。”于是令速具产所、帷帐、床榻毕，沈执笔若祝者，朱书“产”字，令吞之，入口而男生焉。翁极喜，奉绢三十匹，沈乃受焉。曰：“此儿不常也，三岁当复来，为君相之。”言讫而去。

及期再往。乃曰：“前所生子，今三岁矣。愿得之一宿，占相之。”掌人喜而许之。沈夜伺人静，抱之远处，呼曰：“李擢，今识我否？”儿惊啼，沈掌之曰：“李擢，何见我不记耶？”又掌之，儿愈啼。而问之者三四，儿忽曰：“十六兄果能来此耶？”沈因与言洛中事，遂大笑，言若平生，曰：“擢一一悟矣。”乃抱之归宿。及明朝，告其掌人曰：“此儿有重禄，乃成家之贵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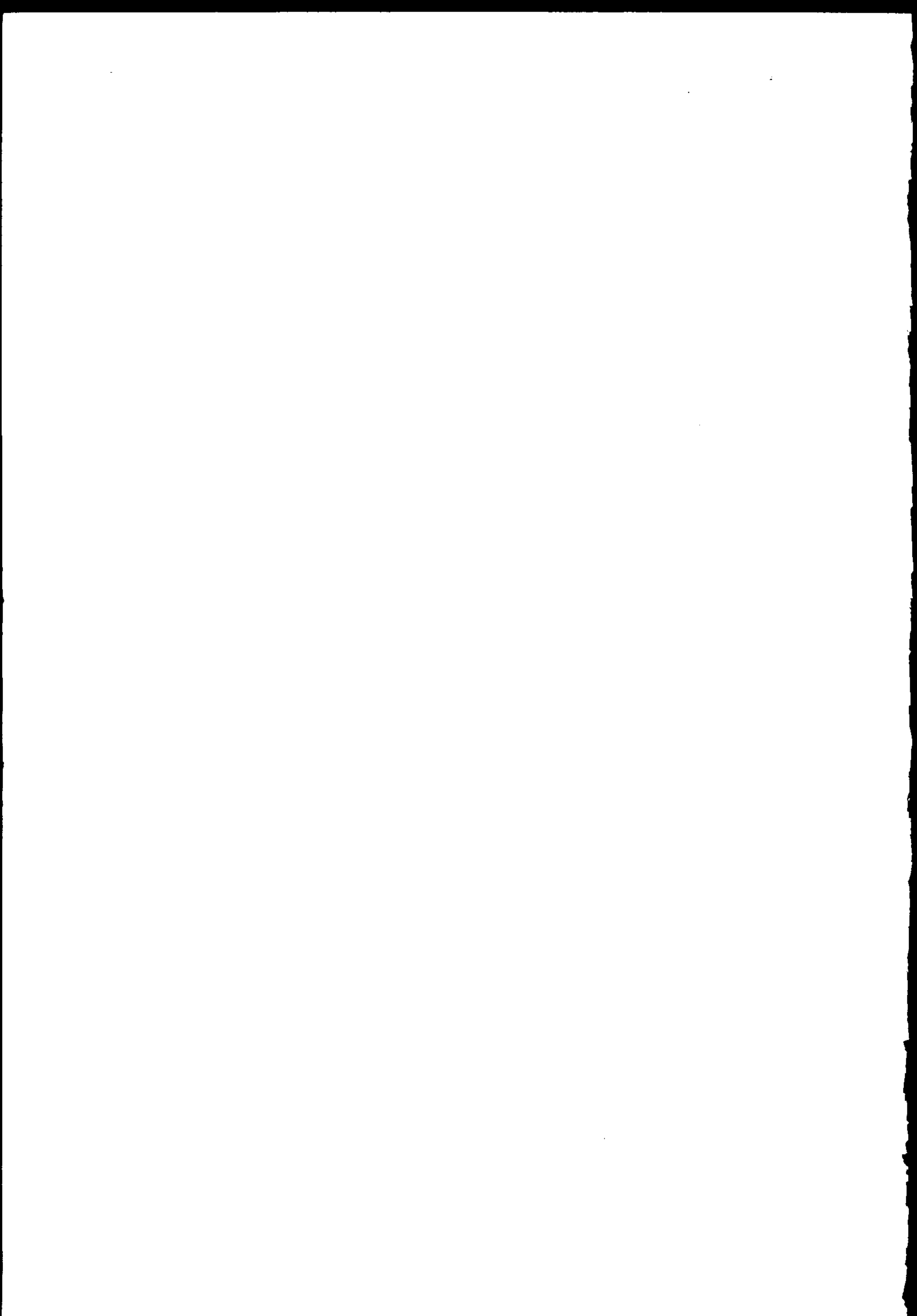
宜保持之。”胡氏喜，又赠绢五十匹，因取别。乃忆醒素之言，盖以三才五星隐其成数耳。

以沈食禄而诛，不食而免，其命乎？足以警贪禄位，而不知其命者也。



续玄怪录

[唐]李复言 撰
穆 公 校点



校点说明

《续玄怪录》，唐李复言撰。复言生平说法不一。据清钱大昕及今人卞孝萱考证，即李谅(775—833)，字复言。贞元十六年(800)进士，历任泗州刺史等，终于岭南节度使。但书中《麒麟客》篇谓张茂实大中初游洛中，已为李谅身后之事。另据宋钱易《南部新书》甲集，《纂异》作者为李复言，开成五年(840)进士。但书中《辛公平上仙》和《张质》二篇皆云“李生于元和初，六年(811)任彭城宰，则不应为开成间举子。故二说皆存疑待考。

从书名看，《续玄怪录》当成书于《玄怪录》之后。然《玄怪录》中多次提到，像《张老》、《王国良》、《尼妙寂》篇，都是牛僧孺从李复言处听来并“纂而录之”的，则知李复言与牛僧孺当为同时代、同辈人，且有记录怪异之事的同好。由此推之，二书当编撰于同时，可能先有《玄怪录》之书名，李复言慕之，而名己撰曰《续玄怪录》。

《续玄怪录》记唐代奇闻异事，以元和事居多，又因受当时佛、道二教影响，书中多因果报应、轮回转世之事。也有直接揭露官场丑行和社会矛盾的。总体来说，其内容和风格与《玄怪录》相似，对后世影响较大，明清的戏曲、小说从中多有取材。

本书版本，《新唐书·艺文志》、《中兴馆阁书目》、《通志》作五卷，《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等作十卷。《宋史·艺文志》作五卷，又录李复言《搜古异录》十卷，当为同书异名。今存南

宋临安府尹家书棚刻本，题作《续幽怪录》（宋人避始祖玄宗讳）四卷，二十三篇，其中《辛公平上仙》篇他本未见。另《太平广记》、原本《说郭》、《古今图书集成》等书也多有引征。今以南宋尹家书棚本为底本，校以其他诸本，凡底本有误者，皆据校本改正，不出校记。《太平广记》所收逸文，则不予收入。

目 录

- 卷一 (424)
 杨敬真 辛公平上仙 凉国武公李愬 薛中丞存诚
 麒麟客
- 卷二 (433)
 卢仆射从史 李岳州 张质 韦令公皋
 郑虢州驹夫人 薛伟
- 卷三 (442)
 苏州客 张庾 窦玉妻 房杜二相国 钱方义
- 卷四 (450)
 张逢 定婚店 叶令女 驴言 木工蔡荣 梁革
 李卫公靖行雨

续玄怪录卷一

杨敬真

杨敬真，虢州阌乡县长寿乡天仙村田家女也，年十八，适同村王清。其夫贫，力田；杨氏奉箕帚，供农妇之职甚谨。夫族目之曰勤力新妇。性沉静，不好戏笑。有暇，必洒扫静室，闭门闲居；虽邻妇狎之，终不相往来。生三男一女。

年二十四岁。元和十二年五月十五日夜，告其夫曰：“妾神识颇不安，恶闻人语，当于静室宁之。请君与儿女暂居异室。”其夫以田作困，又保无他，因以许之，不问其故。杨氏遂沐浴着新衣，洒扫其室，焚香闭户而坐。及明，讶其起迟，开门视之，衣服委于床上，若蝉蜕然，身已去矣。但觉异香满屋。其夫惊，以告其父母。共叹之次，邻人来曰：“昨夜夜半，有天乐从西而来，似若云中，下于君家，奏乐久之，稍稍上去。阖村皆听之，君家闻否？”而异香酷烈，遍数十里。村吏以告县令李邕，遣吏民远近寻逐，皆无踪迹。因令不动其衣，闭其户，以棘环之，冀其或来也。

至十八日夜五更，村人复闻云中仙乐之声、异香之芳从东来，复下王氏宅，作乐久之而去。王氏亦无闻者。及明来视，其门棘封如故。房中仿佛若有人声。遽走告，县令李邕亲率僧道官吏，共开其门，则新妇者宛在床矣。但觉面目光芒，有非常之色。邕问曰：“向何所去？今何所来？”对曰：“昨十五日

夜初，有仙骑来曰：‘夫人当上仙，云鹤即到，宜静室以俟之。’遂求静室。至三更，有仙乐、彩仗、霓旌、绛节，鸾鹤纷纭，五云来降，入于房中。执节者前曰：‘夫人准籍合仙，仙师使者来迎，将会于西岳。’于是彩童二人，捧玉箱来献，箱中有奇服，非绮非罗，制若道人之衣；珍华香洁，不可名状。遂衣之。毕，乐作三阕，青衣引白鹤来，曰：‘宜乘此。’初尚惧其危，试乘之，稳不可言。飞起而五云捧出，彩仗、霓旌，次第前引，至于华山云台峰。峰上有盘石，已有四女先在彼焉。一人云姓马，宋州人；一人姓徐，幽州人；一人姓郭，荆州人；一人姓夏，青州人；皆其夜成仙，同会于此。旁一小仙曰：‘并舍虚幻，得证真仙。今当定名，宜有真字。’于是马曰信真，徐曰湛真，郭曰修真，夏曰守真。其时五云参差，遍覆崖谷，妙乐罗列，间作于前。五人相庆曰：‘同生浊界，并是凡身，一旦翛然，遂与尘隔。今夕何夕，欢会于斯，宜各赋诗，以道其意。’信真诗曰：

几劫澄烦思，今身仅小成。

誓将云外隐，不向世间行。

湛真诗曰：

绰约离尘界，从容上太清。

云衣无绽日，鹤驾没遥程。

修真诗曰：

华岳无三尺，东瀛仅一杯。

入云骑彩凤，歌舞上蓬莱。

守真诗曰：

共作云山侣，俱辞世界尘。

静思前日事，抛却几年身。

敬真亦继诗曰：

人世徒纷扰，其生似蕤华。

谁言今夕里，俯首视云霞。

既而雕盘珍果，名不可知。妙乐铿锵，响动崖谷。俄而执节者请曰：‘宜往蓬莱谒大仙伯。’五真曰：‘大仙伯为谁？’曰：‘茅君也。’妓乐鸾鹤，复次第前引，东去，倏忽间已到蓬莱。其宫阙皆金银，花木楼殿，皆非人世之制作。大仙伯居金阙玉堂中，侍卫甚严。见五真喜曰：‘来何晚耶！’饮以玉杯，赐以金简、凤文之衣、玉华之冠，配居蓬莱华院。四人者出。敬真独前曰：‘王清父年高，无人侍养，请回侍其残年。王父去世，然后从命，诚不忍得乐而忘王父也。唯仙伯哀之。’仙伯曰：‘敬真！汝村一千年方出一仙人，汝当其会。无自坠其道。’因敕四真送至其家，故得还也。”

邯问昔何修习，曰：“村妇何以知，但性本虚静，闲即凝神而坐，不复俗虑得入胸中耳。此性也，非学也。”又问要去可否？曰：“本无道术，何以能去。云鹤来迎，即去；不来，亦无术可召。”于是遂谢绝其夫，服黄冠。邯以状闻州，州闻廉使。时崔尚书从按察陕辅，延之，舍于陕州紫极宫。请王父于别室，人不得升其阶，唯廉使从事及夫人得之，瞻拜者才及阶而已，亦不得升。廉使以闻，上召见，舍于内殿。虔诚访道，而无以对。罢之。今在陕州，终岁不食，时啖果实，或饮酒三两杯，绝无所食，但容色转芳嫩耳。

辛公平上仙

洪州高安县尉辛公平、吉州庐陵县尉成士廉同居泗州下邳县，于元和末偕赴调集，乘雨入洛西榆林店。掌店人甚贫，待宾之具莫不尘秽，独一床似洁，而有一步客先憩于上矣。主

人率皆重车马而轻徒步，辛、成之来也，乃逐步客于他床。客倦起于床而回顾，公平谓主人曰：“客之贤不肖，不在车徒。安知步客非长者，以吾有一仆一马而烦动乎？”因谓步客曰：“请公不起，仆就此憩矣。”客曰：“不敢。”遂复就寝。

深夜，二人饮酒食肉。私曰：“我钦之之言，彼固德我，今或召之，未恶也。”公平高声曰：“有少酒肉，能相从否？”一召而来，乃绿衣吏也。问其姓名，曰：“王臻。”言辞亮达，辩不可及，二人益狎之。酒阑，公平曰：“人皆曰：‘天生万物，唯我最灵。’儒书亦谓人为生灵。来日所食，便不能知，此安得为灵乎？”臻曰：“步走能知之。夫人生一言一憩之会，无非前定。来日必食于磁涧王氏，致饭，蔬而多品；宿于新安赵氏，得肝羹耳。臻以徒步，不可昼随，而夜可会耳。君或不弃，敢附末光。”未明，步客前去。二人及磁涧逆旅，问其姓，曰：“王。”中堂方饌僧，得僧之余悉奉客，故蔬而多品。到新安，店叟召之者十数，意皆不往。试入一家，问其姓，曰：“赵。”将食，果有肝羹。二人相顾方笑，而臻适入，执其手曰：“圣人矣！”礼钦甚笃。宵会晨分，其将来之事，莫不中的。

行次阆乡，臻曰：“二君固明智之士，识臻何为者？”曰：“博文多艺，隐遁之客也。”曰：“非也。固不识，我乃阴吏之迎驾者。”曰：“天子上仙，可单使迎乎？”曰：“是何言欤？甲马五百，将军一人，臻乃军之籍吏耳。”曰：“其徒安在？”曰：“左右前后。今臻何所以奉白者，来日金天置宴，谋少酒肉奉遗。请华阴相待。”黄昏，臻乘马引仆，携羊豕各半、酒数斗来。曰：“此人间之物，幸无疑也。”言讫而去。其酒肉肥浓之极。过于华阴，聚散如初。宿灞上，臻曰：“此行乃人世不测者也。辛君能一观。”成公曰：“何独弃我？”曰：“神祇尚侮人之衰也，君命稍薄，

故不可耳。非敢不均其分也。入城当舍于开化坊西门北壁上第二板门王家，可直造焉。辛君初五更立灞西古槐下。”

及期，辛步往灞西，见旋风卷尘，迤迳而去。到古槐，立未定，忽有风来扑林，转盼间，一旗甲马立于其前。王臻者乘且牵，呼辛速登。既乘，观焉，前后戈甲塞路。臻引辛谒大将军。将军者丈余，貌甚伟，揖公平曰：“闻君有广钦之心，诚推此心于天下，鬼神者且不敢侮，况人乎？”谓臻曰：“君既召来，宜尽主人之分。”遂同行入通化门，及诸街铺，各有吏士迎拜。次天门街，有紫吏若供顿者，曰：“人多，并下不得，请逐近配分。”将军许之。于是分兵五处，独将军与亲卫馆于颜鲁公庙。既入坊，颜氏之先簪裾而来，若迎者，遂入舍。臻与公平止西廊幕次，肴饌馨香，味穷海陆，其有令公平食之者，有令不食者。臻曰：“阳司授官，皆禀阴命。臻感二君也，检选事，据籍诚当驳放，君仅得一官耳。臻求名加等，吏曹见许矣。”居数日，将军曰：“时限向尽，在于道场。万神护躄，无计奉迎，如何？”臻曰：“牒府请夜宴，宴时腥羶，众神自许即可矣。”遂行牒。牒去，逡巡得报，曰：“已敕备夜宴。”于是部管兵马，戌时齐进入光範及诸门，门吏皆立拜。

宣政殿下，马兵三百，余人步，将军金甲仗钺来，立于所宴殿下，五十人从卒环殿，露兵，若备非常者。殿上歌舞方欢，俳优赞咏，灯烛荧煌，丝竹并作。俄而三更四点，有一人多髯而长，碧衫皂裤，以红为褌；又以紫縠画虹蜺为帔，结于两肩右腋之间，垂两端于背；冠皮冠，非虎非豹，饰以红鬣，其状可畏。忽不知其所来，执金匕首，长尺余，拱于将军之前，延声曰：“时到矣！”将军频眉，揖之，唯而走，自西厢历阶而上，当御座后，跪以献上。既而左右纷纭。上头眩，音乐骤散，扶入西阁，久

之未出。将军曰：“升云之期，难违顷刻，上既命驾，何不遂行。”对曰：“上澡身否？然，可即路。”遽闻具浴之声。三更，上御碧玉舆，青衣士六，衣上皆画龙凤，肩舁下殿。将军揖，“介胄之士无拜。”因慰问以：“人间纷拏，万机劳苦，淫声荡耳，妖色惑心，清真之怀，得复存否？”上曰：“心非金石，见之能无少乱？今已舍离，固亦释然。”将军笑之。遂步从环殿，引翼而出。自内阁及诸门吏，莫不呜咽。群辞，或拄血捧舆，不忍去者。过宣政殿，二百骑引，三百骑从，如风如雷，飒然东去，出望仙门。

将军乃敕臻送公平，遂勒马离队，不觉足已到一板门前。臻曰：“此开化王家宅，成君所止也。仙驭已远，不能从容。为臻多谢成君。”牵辔扬鞭，忽不复见。公平扣门一声，有人应者，果成君也。秘不敢泄。更数月，方有攀髯之泣。来年，公平授扬州江都县簿。士廉授兖州瑕丘县丞，皆如所言。元和初，李生畴昔宰彭城，而公平之子参徐州军事，得以详闻。故书其实以警道途之傲者。

凉国武公李愬

凉武公以殊勋之子，将元和之兵，擒蔡破郢；数年攻战，收城下壁，皆以仁恕为先，未尝枉煞一人。诚信遇物，发于深恳。

长庆元年秋，自魏博节度使、左仆射、平章事诏征还京师。将入洛，其衙门将石季武先在洛，梦凉公自北登天津桥，季武为导。以宰相行，呵叱动地。有道士八人，乘马，持绛节幡幢，从南欲上。导骑呵之，对曰：“我迎仙公，安知宰相？”招季武与语，季武骤马而前。持节道士曰：“可记我言，闻于相公。”其言曰：“耸辔排金阙，乘轩上汉槎。浮名何足恋，高举入烟霞。”季

武原不识字，记性又少，及随道士言之，再闻已得。道士曰：“已记得，可先白相公。”乃惊觉，汗流被体。喜以为相国由当上仙，况俗官乎！后三日，凉公果自北登天津桥，季武为导，因入憩天宫寺，月余而薨。

时人以仁恕端悫之心，固合于道，安知非谪仙数满而去乎？材行官业著于国史，故不书。

薛中丞存诚

御史中丞薛存诚，元和末，由台丞入给事中。未期，复亚台长。宪阁清严，尘俗罕到，再入之日，浩然有闲旷之思。及厅，吟曰：“卷帘疑客到，入户似僧归。”后数月，阍吏因昼寝未熟，仿佛间见僧童数十人，持香花幢盖，作梵唱，决第入台。阍吏呵之，曰：“此御史台，是何法事，高声入来？”其一僧自称识达，曰：“识达是中丞弟子，来迎本师。师在台，可入省迎乎？”阍吏曰：“此中丞官，亚台本非僧侣，奈何妖僧敢入台门？”即欲擒之。识达曰：“中丞元是须弥山东峰静居院罗汉大德，缘误与天下人言，意涉近俗，谪来俗界五十年。年足合归，故来迎耳。非汝辈所知也。”阍吏将驰报，遂惊觉。后数日，薛公自台中遇疾而薨。潜问其年，正五十矣。

麒麟客

麒麟客者，南阳张茂实家佣仆也。茂实家于华山下。大中初偶游洛中，假仆于南市，得一人焉。其名曰王复，年可四十余，佣作之直月五百。勤于无私，出于深诚，苟有可为，不待指使。茂实器之，易其名曰大历。将倍其直，固辞，其家益怜之。居五年，计酬直尽，一旦辞茂实曰：“复本居山，家业不薄，

适与厄会，须佣作以禳之，固非无资而卖力者也。今厄尽矣，请从此辞。”茂实不测其言，不敢留，听之。曰：“今暮当去。”迨暮，入白茂实曰：“感君恩宥，深欲奉报，复家去此甚近，其中景趣亦甚可观，能相逐一游乎？”茂实喜曰：“何幸！然不欲令家中知，潜一游，可乎？”复曰：“甚易。”于是截竹杖长数尺，其上书符，授茂实曰：“君杖此入室，称腹痛，左右人悉令取药；去后，潜置竹于衾中，抽身出来可也。”茂实从之。复喜曰：“君真可游吾居者也。”

相与南行一里余，有黄头执青麒麟一，赤文虎二，俟于道左。茂实惊欲回，复曰：“无苦，但前行。”既到前，复乘麒麟，茂实与黄头各乘一虎。茂实惧不敢近，复曰：“相随，请不复畏。且此物，人间之极俊者，但试乘之。”遂凭而上，稳不可言。于是从之上仙掌峰。越壑凌山，举意而过，殊不觉峻险。如到三更，计数百里矣。

下一山，物象鲜媚，松石可爱，楼台宫观，非世间所有。将及门，引者揖曰：“阿郎来。”紫衣吏数百人罗拜道侧。既入，青衣数十人，容色皆殊，衣服鲜华，不可名状，各执乐器引拜。遂入中堂。宴食毕，且命茂实坐。复入更衣，返坐，衣裳冠冕，仪貌堂堂然，实真仙之风度也。其窗户、阶闼、屏帟、床榻、茵褥之盛，固非人世之所有；歌鸾舞凤及诸声乐，皆所未闻。情意高逸，不复思人寰之事，欢极。主人曰：“此乃仙居，非世人之所到。君宿缘合一到此，故有逃厄之遇。仙俗路殊，尘静难杂，君宜归修其心，三五劫当复相见。复比者尘缘将尽，上界有名，得遇太清真人召入小有洞中，示以九天之乐。复令下，指生死海波，且曰：‘乐虽难求，苦亦易遣。如为山者，掬土增高，不掬则止，穿则陷。夫升高者，不上难而下易乎？’自是修

习，经六七劫，乃证此身。回视委骸，积如山岳；四大海水，半是吾宿世父母妻子别泣之泪。然念念修之，倏已一世。形骸虽远，此不忘修致，其功即亦非远。亦时有心远气清，一言而悟者。勉之！”遗金百镒，为修身之助。复乘麒麟，令黄头执之，复步送到家。家人方环泣。茂实投金于井中，复取去竹杖，令茂实潜卧衾中。复曰：“我当至蓬莱谒大仙伯。明旦，于莲花峰上有彩云东去，我之乘也。”遂揖而去。

茂实忽呻吟，众惊而问之。茂实给之曰：“初腹痛，忽若有人见召，遂奄然耳。不知其多少时也。”家人曰：“取药既回，呼之不应，已七日矣。唯心头尚暖，故未殁也。”明日望之，莲花峰上果有彩云去。遂弃官，游名山。后归，出井中金与眷属，再出游山，终不知所在也。

续玄怪录卷二

卢仆射从史

卢公元和初以左仆射节制泽潞，因镇阳拒命，迹涉不臣，为中官驃骑将军吐突承璀所给，缚送京师。以反状未明，左迁驩州司马。既而逆迹尽露，赐死于康州。

宝历元年，蒙州刺史李湘去郡归阙，自以海隅郡守，无台阁之亲，一旦造上国，若扁舟泛沧海者。闻端溪县女巫者，知未来之事，维舟召焉。巫到曰：“某能知未来之事，乃见鬼者也。呼之，皆可召。然鬼有二等：有福德之鬼，有贫贱之鬼。福德者精神俊爽，往往自与人言；贫贱者气劣神悴，假某以言事。尽在所遇，非某能知也。”湘曰：“安得福德之鬼而问之？”曰：“厅前楸树下有一人衣紫佩鱼，自称泽潞卢仆射，可拜而请之。”湘乃公服执简，向树而拜。女巫曰：“仆射已答拜。”湘遂揖上阶。空中曰：“从史死于此厅，为弓弦所迫，今尚恶之。使君床上弓，幸除之。”湘遽命去焉。

时驿厅副阶上只有一榻，湘偶忘其贵，将坐问之。女巫曰：“使君无礼，仆射官高，何不延坐，乃将吏视之？仆射大怒去也。急随拜谢，或肯却来。”湘匍匐下阶，问其所向，一步一拜，凡数十步。空中曰：“大错！公之官未敌吾军一裨将，奈何对我而自坐？”湘再三辞谢，方肯却回。女巫曰：“仆射却回矣。”于是拱揖而行，及阶，女巫曰：“仆射上矣。”别置榻，而设

裊褥以延之。巫曰：“坐矣。”湘乃坐。空中曰：“使君何所问？”对曰：“湘远官归朝，忧疑日极。伏知仆射神通造化，识达未然，伏乞略赐一言，示其荣悴。”空中曰：“大有人接引，到城一月，当刺梧州。”湘又问，终更不言。湘因问曰：“仆射去人寰久矣，何不还生人中，而久处冥冥？”曰：“吁！是何言哉！人世劳苦，万愁缠心，尽如灯蛾，争扑名利；愁胜而发白，神败而形羸；方寸之间，波澜万丈，相妒相贼，猛于豪兽。故佛以世界为火宅，道以人身为大患。吾已免离，下视汤火，岂复低身而卧其间乎？且夫据其生死，明晦未殊，学仙成败，则无所异。吾已得炼形之术也。其术自无形而炼成三尺之形，则上天入地，乘云驾鹤，千变万化，无不可也。吾之形所未圆者，三寸耳，飞行自在，出幽入明，亦可也。万乘之君不及吾，况平民乎？”湘曰：“炼形之道，可得闻乎？”曰：“非使君所宜闻也。”复问梧州之后，终而不言，乃去。

湘到鞏下，以奇货求助，助者数人。未一月，拜梧州刺史，皆如其言，竟终于梧州。卢所以不复言其后事也。

李 岳 州

岳州刺史李公俊，兴元中举进士，连不中第。次年，有故人国子祭酒通春官包佶者，援成之。榜前一日，例以名闻执政。初五更，俊将候祭酒，里门未开，立马门侧。傍有鬻糕者，其气熇熇。有一吏若外郡之邮檄者，小囊毡帽，坐于其侧，欲糕之色盈面。俊顾曰：“此甚贱，何不以钱易之？”客曰：“囊中无钱耳。”俊曰：“俊有钱，愿献一饱，多少唯意。”客甚喜，啖数片。

俄而，里门开，众竞出。客独附俊马曰：“少故，愿请少

间。”俊下路听之。曰：“某乃冥吏之送进士名者，君非其徒耶？”俊曰：“然。”曰：“送堂之榜在此，可自寻之。”因出视。俊无名，垂泣曰：“苦心笔砚，二十余年，偕计而历试者亦十年；心破魂断，以望斯举，今复无名，岂不终无成乎？”曰：“君之成名在十年之外，禄位甚盛。今欲求之，亦非难，但于本禄耗半，且多屯剥，才获一郡，如何？”俊曰：“所求者名，名得足矣。”客曰：“能行少赂于冥吏，即于此取其同姓者去其名而自书其名，可乎？”俊曰：“几赂可？”曰：“阴钱三万贯。某感恩而以诚告，其钱非某敢取，将遗牒吏。来日午时送可也。”复授俊自注。从上有故太子少师李公夷简名，俊欲措之。客遽曰：“不可，此人禄重，未易动也。”又其下有李温名，客曰：“可矣。”俊乃措去温字，注俊字。客遽卷而行曰：“无违约。”

既而俊诣祭酒。祭酒未冠，闻俊来，怒目延坐，徐出曰：“吾与主司分深，一言姓名，状头可致。公何躁甚相疑，频频见问，吾岂轻语者耶？”俊再拜对曰：“俊悬于名者，受恩决此一朝。今当呈榜之晨，冒责奉谒。”祭酒曰：“唯唯。”其声甚不平。俊见其责，忧疑愈极，乃变服伺祭酒出，随之到子城东北隅，逢春官怀其榜，将赴中书。祭酒揖问曰：“前言遂否？”春官曰：“诚知获罪，负荆不足以谢。然迫于大权，难副高命。”祭酒自以交春官深，意谓无阻，待俊之怒色甚峻。今乃不成，何面相见，因曰：“季布所以名重天下者，能立然诺。今君不副然诺，移妄于某，盖以某官闲也。平生交契，今日绝矣。”不揖而行。春官遽追之曰：“迫于豪权，留之不得。窃恃深顾，外于形骸，见责如此，宁得罪于权右耳。请同寻榜，措名填之。”祭酒开榜，见李公夷简，欲措。春官急曰：“此人宰相处分，不可去。”指其下李温曰：“可矣。”遂措去温字，注俊字。及榜出，俊名果

在已前所措处。

其日午时,随众参谢,不及即糕客之约。迨暮将归,道逢糕客。泣示之背曰:“为君所误,得杖矣。牒吏将举勘,某更他祈,共止之。”其背实有重杖者。俊惊谢之。且曰:“当如何?”客曰:“既而勿复道也。来日午时送五万缗,亦可无追勘之厄。”俊曰:“诺。”及到时焚之,遂不复见。然俊筮仕之后,追劾贬降,不歇于道,才得岳州刺史。未几而终。

生人之穷达,皆自阴鹭,岂虚乎哉。

张 质

张质者,猗氏人。贞元中明经,授亳州临涣尉。到任月余,日初暮,见数人执符来追,其仆亦持马俟于阶下,遂乘马随之,出县门。初黄昏,县吏犹列坐门下,略无起者。质怒曰:“州司暂追,官不遽废,人吏敢无礼如此!”人亦不顾。出数十里,到一柏林,使者曰:“到此宜下马。”遂去马步行,约百余步,入城郭,直北有大府门,门额题曰“地府”。入府,经西有门,题曰“推院”。吏士甚众,门人曰:“临涣尉张质。”遂入。见一美须髯衣绯人,据案而坐,责曰:“为官本合理人,因何曲推事,遣人枉死?”质被掙抢地,叫曰:“质本任解褐到官月余,未尝推事。”又曰:“案牒分明,诉人不远,府命追勘,仍敢诋欺。”取枷枷之。质又曰:“诉人既近,请与相见。”曰:“召冤人来。”有一老人眇目,自西房出,疾视质曰:“此人年少,非推某者。”乃敕录库检猗氏张质,贞元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上临涣尉。又检诉状被屈抑事。又牒阴道亳州,其年三月临涣见任尉年名,如已受替,替人年名,并受上月日。得牒,其年三月见任尉江陵张质,年五十一,贞元十一年四月十一日上任,十七年四月二

十一日受替。检猗氏张质，年四十七。检状过，判官曰：“名姓偶同，遂不审勘。错行文牒，追扰平人，闻于上司，岂斯容易。本典决于下；改追正身，其张尉任归。”

执符者复引而回，若行高山，坠于岩下，遂如梦觉。乃在柏林中，伏于马项上，雨裋衣，背痛，不能自起。且不知何处，隐隐闻樵歌之声，知其有人，遂大呼救命。樵人来视之，惊曰：“县失官人并马，此莫是乎？”竟来问，质不能对。扶正其身，策以送县。其柏林在县北三十里，官吏大喜，迎焉。

质之马为鬼所取，仆人不知。及乘马出门，门吏虽环坐，为鬼所隐，人亦不见。有顷，家童求质不得，问于邻厅，并云不在。入厩视马，亦不在，而仆夫不觉。访于门吏，吏不见出。其宰惑之，且疑质之初临也，严于吏，吏怨而杀之。是夜坐门者及门人当宿之吏，莫不禁锢。寻求不得者，已七日矣。质归，憩数日，方能言，然神识遂阙。

元和六年，质尉彭城，李生者为之宰，讶其神荡，说奇以导之，质因具言也。

韦令公皋

韦皋初无官，薄游剑外。西川节度使兵部尚书平章事张延赏以女妻之，既而恶焉，厌薄之情日露。公郁郁不得志，时入幕廷，与宾朋从游，且摅其愤。张公愈恶，乘间谓公曰：“幕僚无非时彦，延赏尚钦惮之，韦郎无事不必数到。”其见轻也如此。

他日，其妻尤甚悯之，曰：“男儿固有四方志，大丈夫何处不安？今厌贱如此而不知，欢然度日，奇哉！推故舞人，岂公之乐？妾辞家事君子，荒隅一间茅屋，亦君之居；炊菽羹藜，箪

食瓢饮，亦君之食，何必忍愧强安，为有血气者所笑？”时公之道未行，自疑其命，尝希乘张之权于仕，一旦悟此身茫然，于是入告张行意。张公遗帛五束，夫人薄之，揣知深意，不敢言，乃私遗二十束。

公将别而行也，自中堂归院，益州女巫适到，见之，问夫人曰：“向之绿衣入西院者为谁？”曰：“韦郎。”曰：“此人极贵，位过丞相远矣。其禄将发，不久亦镇此，宜殊待之。”问其所以，曰：“贵人之行，必有阴吏，相国之侍，一二十人耳，如绿衣郎者，乃百余人。”夫人既悯韦之是行也，其女且嫁之，闻是大喜，遽言于相国。相国怒曰：“闺闱中人无端乃如是。且延赏女已嫁此人，怜其贫而赠薄，请益则加，奈何假托妖巫以相罔乎？”拗怒，与之帛五束。

是日韦行。月余日，到岐。岐帅以西川之贵婿，延置幕中，奏大理评事。寻以鞫狱平允，加监察。以陇州刺史卒，出知州事。俄而朱泚窥神器，驾幸奉天。兵戈乱起，征镇路绝，辇下军士，衣食将阙，独陇州贡献不绝于道。天子忠之，乃除御史中丞、行在军粮使。既而妖氛廓清，驾还宫阙，乃授兵部尚书、西川节度使。辞相国岁余，代居其位。相国闻之，拔剑将自抉其目，以惩不知人之过。左右执之，久而方解。闻知韦路入朝，盖以轻忽之极，无面目复见。

噫！夫人未遇，其必然乎！非张相之忽悔，不足以戒天下之傲者。

郑虢州驹夫人

弘农令女既笄，将适卢氏。卜吉之日，女巫有来者。李氏之母问曰：“小女今夕适人。卢郎常来，巫当屡见，其人官禄厚

薄？”巫曰：“卢郎，非长而髯者乎？”曰：“然。”“然则非夫人之子婿也。夫人子婿，中形，且无髯。”夫人大惊曰：“吾女今夕适人，何以非卢生？”曰：“不知其他，卢非子婿之貌。”俄而卢纳采。夫人怒，援巫视之。巫曰：“事在今夕，安敢妄乎？即卢纳其身，非夫人之子婿也。”其家大怒，共逐焉。

及夕，卢乘轩车来，展亲迎之礼。宾主礼具，解珮约花。卢若惊，奔而出，乘马而遁。众宾追之不及。掌人素有丈夫气，不胜其愤，且恃其女之容也，邀客皆坐，呼女出拜。其貌之丽，天然罕敌，指曰：“此女岂惊人乎？今若不出，人以为兽形也。”众莫不嗟愤。掌人曰：“此女已奉见，众宾中有能聘者，愿赴今夕！”时有郑驹，为卢之候相，在坐，起曰：“愿事门馆！”于是奉书择相，登车成礼。巫言之貌宛然，乃知巫之有知也。

后数年，郑仕于京，逢卢，问其走状。卢曰：“两眼赤，且大如盏，牙长数寸，出于口两角，得无惊奔乎？”郑素与卢善，乃出其妻以示之。卢大惭而退。乃知结褵之亲，命固前定，不可苟求。乃验巫言有征矣。

薛 伟

薛伟者，乾元元年任蜀州青城县主簿，与丞邹滂、尉雷济、裴寮同时。其秋，伟病七日，忽奄然若往者，连呼不应，而心头微暖，家人不忍即殓，环而伺之。经二十日，忽长吁起坐，谓家人曰：“吾不知人间几日矣？”曰：“二十日矣。”“与我覩群官，方食鲙否？言吾已苏矣。甚有奇事，请诸公罢箸来听也。”仆人走视群官，实欲食鲙，遂以告。皆停箸而来。伟曰：“诸公敕司户仆张弼求鱼乎？”曰：“然。”又问弼曰：“渔人赵幹藏巨鲤，以小者应命。汝于苇间得藏者，携之而来。方入县也，司户吏坐

门东，纠曹吏坐门西，方弈棋。入及阶，邹、雷方博，裴啖桃实。弼言幹之藏巨鱼也，曰：‘五鞭之。’既付食工王士良者喜而煞之，皆然乎？”递相问，诚然。众曰：“子何以知之？”曰：“向杀之鲤，我也。”

众骇曰：“愿闻其说。”曰：“吾初疾困，为热所逼，殆不可堪。忽闷，忘其疾，恶热求凉，策杖而去，不知其梦也。既出郭，其心欣欣然，若笼禽槛兽之得逸，莫我如也。渐入山。山行益闷，遂下游于江畔。见江潭深净，秋色可爱；轻涟不动，镜涵远虚。忽有思浴意，遂脱衣于岸，跳身便入，自幼狎水，成人已来，绝不复戏，遇此纵适，实契宿心。且曰：‘人浮不如鱼快也，安得摄鱼而健游乎？’旁有一鱼曰：‘顾足下不愿耳；正授亦易，何况求摄。当为足下图之。’决然而去。未顷，有鱼头人长数尺，骑鲩来导，从数十鱼，宣河伯诏曰：‘城居水游，浮沉异道，苟非其好，则昧通波。薛主簿意尚浮深，迹思闲旷。乐浩汗之域，放怀清江；厌巖嶿之情，投簪幻世。暂从鳞化，非遽成身。可权充东潭赤鲤。呜呼！恃长波而倾舟，得罪于晦；昧纤钩而贪饵，见伤于明。无惑失身，以羞其党。尔其勉之。’听而自顾，即已鱼服矣。于是放身而游，意往斯到。波上潭底，莫不从容。三江五湖，腾跃将遍。然配留东潭，每暮必复。

“俄而饥甚，求食不得，循舟而行，忽见赵幹垂钓，其饵芳香，心亦知戒，不觉近口。曰：‘我人也，暂时为鱼，不能求食，乃吞其钩乎？’舍之而去。有顷，饥益甚。思曰：‘我是官人，戏而鱼腹。纵吞其钩，赵幹岂煞我？固当送我归县耳。’遂吞之。赵幹收纶以出。幹手之将及也，伟连呼之。幹不听，而以绳贯我腮，乃系于苇间。既而张弼来，曰：‘裴少府买鱼，须大者。’幹曰：‘未得大鱼，有小者十余斤。’弼曰：‘奉命取大鱼，安用小

者。’乃自于苇间寻得伟而提之。又谓弼曰：‘我是汝县主簿，化形为鱼游江，何得不拜我？’弼不听，提之而行。骂之不已，弼终不顾。入县门，见县吏坐者弈棋，皆大声呼之，略无应者。唯笑曰：‘可畏鱼，直三四斤余。’既而入阶，邹、雷方博，裴啖桃实，皆喜鱼大，促命付厨。弼言幹之藏巨鱼，以小者应命。裴怒鞭之。我叫诸公曰：‘我是公同官，今而见擒，竟不相舍，促杀之，仁乎哉？’大叫而泣。三君不顾，而付鲙手。王士良者，方持刃，喜而投我于几上。我又叫曰：‘王士良，汝是我之常使鲙手也，因何杀我？何不执我白于官人？’士良若不闻者，按吾颈于砧上而斩之。彼头适落，此亦醒悟。遂奉召尔。”

诸公莫不大惊，心生爱忍。然赵幹之获，张弼之提，县司之弈吏，三君之临阶，王士良之将杀，皆见其口动，实无闻焉。于是三君并投鲙，终身不食。伟自此平愈，后累迁华阳丞，乃卒。

续玄怪录卷三

苏州客

洛阳刘贯词，大历中求丐于苏州，逢蔡霞秀才者，精彩隽爽之极。一相见，意颇勤勤，以兄呼贯词。既而，携羊酒来宴。酒阑，曰：“兄今泛浮江湖间，何为乎？”曰：“求丐耳。”霞曰：“有所抵耶？泛行郡国耶？”曰：“蓬行耳。”霞曰：“然则几获而止？”曰：“十万。”霞曰：“蓬行而望十万，乃无翼而思飞者也；设令必得，亦废数月。霞居洛中，左右亦不贫，以他故避地，音问久绝，意有所托，祈兄为回，途中之费，蓬游之望，不掷日月而得，如何？”曰：“固所愿耳。”霞于是遗钱十万，授书一缄，白曰：“逆旅中遽蒙周念，既无形迹，辄露心诚。霞家长鳞虫，宅渭桥下。合眼叩桥柱，当有应者，必邀入宅。娘奉见时，必请与霞小妹相见。既为兄弟，情不合疏，书中亦令渠出拜。渠虽年幼，性颇聪惠，使渠助为掌人，百缗之赠，渠当必诺。”贯词遂归。

到渭桥下，一潭泓澄，何计自达。久之，以为龙神不当我欺，试合眼叩之，忽有一人应。因视之，则失桥及潭矣。有朱门甲第，楼阁参差，有紫衣仆拱立于前，而问其意。贯词曰：“来自吴郡，郎君有书。”问者执书以入，顷而复出曰：“太夫人奉屈。”遂入厅中，见太夫人者，年四十余，衣服皆紫，容貌可爱。贯词拜之，太夫人答拜，且谢曰：“儿子远游，久绝音耗，劳

君惠顾，数千里达书。渠少失意上官，其恨未减。一从遁去，三岁寂然。非君特来，愁绪犹积。”言讫，命坐。贯词曰：“郎君约为兄弟，小娘子即贯词妹也，亦当相见。”夫人曰：“儿子书中亦言。渠略梳头，即出奉见。”

俄有青衣曰：“小娘子来。”年可十五六，容色绝代，辩惠过人，既拜，坐于母下。遂命饮饌，亦甚精洁。方对食，太夫人忽眼赤，直视贯词。女急曰：“哥哥凭来，宜且礼待，况令消息，不可动摇。”因曰：“书中以兄处分，令以百缗奉赠，既难独举，须使轻贲，今奉一器，其价相当，可乎？”贯词曰：“已为兄弟，寄一书札，岂宜受其赐。”太夫人曰：“郎君贫游，儿子备述，今副其诺，不可推辞。”贯词谢之，因命取镇国碗来。又进食。未几，太夫人复瞪视，眼赤，口两角涎下。女急掩其口，曰：“哥哥深诚托人，不宜如此。”乃曰：“娘年高，风疾发动，祇对不得，兄宜且出。”女若惧者，遣青衣持碗，自随而授贯词曰：“此罽宾国碗，其国以镇灾疠。唐人得之，固无所用，得钱十万即货之，其下勿鬻。某缘娘疾，须侍左右，不遂从容。”再拜而入。

贯词持碗而行，数步，回顾碧潭危桥，宛似初到。下视手中器，乃一黄色铜碗也。其价只三五铤矣，大以为龙妹之妄也。执鬻于市，有酬七百八百者，亦有酬五百者。念龙神贵信，不当欺人，日日持行于市。及岁余，西市店忽有胡客周视之，大喜，问其价。贯词曰：“二百缗。”客曰：“物宜所直，何止二百缗。但非中国之宝，有之何益，百缗可乎？”贯词以初约只尔，不复广求，遂许之。

交受，客曰：“此乃罽宾国镇国碗也。在，其国大穰，人民忠孝。比碗失来，其国大荒，兵戈乱起。吾闻龙子所窃，已近四年，其君方以国中半年之赋召赎，君何以致之？”贯词具告其

实。客曰：“鬪宾守龙上诉，当追寻次，此霞所以避地也。阴冥吏严，不得陈首，藉君为邮送之耳。殷勤见妹者，非固亲也。虑老龙之囓，或欲相啖，以其妹卫君耳。此碗既去，渠亦当来，亦销患之道也。五十日后，漕洛波腾，滂澍竟日，是霞归之候也。”曰：“何以五十日然后归？”客曰：“吾携过岭，方敢来复。”贯词记之。及期往视，诚然矣。

张 庾

张庾举进士，元和十二年，居长安升道里南街。十一月八日夜，仆夫他宿，独庾在月下，忽闻异香氛馥，惊惶之次，俄闻行步之声渐近。庾屣履听之。数青衣，年十八九，艳美无敌，推开庾门曰：“步月逐胜，不必乐游原，只此院小台藤架，可以乐矣。”遂引少女七八人，容色皆艳，绝代莫比；衣服华丽，首饰珍光，宛若公王节制家。庾侧身走入堂前，垂帘望之。诸女徐行，直诣藤下。须臾，陈设华丽，床榻并列，雕盘、玉樽、杯、杓皆奇物。八人环坐，青衣执乐者十人，执板立者二人，左右侍立者十人。丝管方动，坐上一人曰：“不告掌人，遂欲张乐，得无慢易乎？既是衣冠，且非异类，邀来同欢，亦甚不恶。”因命一青衣传语曰：“姊妹步月，偶入贵院，酒肉丝竹，辄以自随，秀才能暂出作掌人否？夜深，计已脱冠，纱巾而来，可称疏野。”庾闻青衣受命，畏其来也，乃闭门拒之。

传词者叩门而呼，庾不应；推门，门复闭，遂走复命。一女曰：“吾辈同欢，人不敢望，既入其家门，不召亦合来谒。闭门塞户，羞见吾徒，呼既不应，何须更召。”于是一人执樽，一人纠司。酒既巡行，丝竹合奏，肴饌芳珍，音曲清亮，权贵之极，不可名言。庾自度此坊南街尽是墟墓，绝无人住。谓是坊中出

来，则坊门已闭。若非妖狐，乃是鬼物。今吾尚未惑，可以逐之；少顷见迷，何能自悟。于是潜取支床石，徐开门突出，望席而击，正中台盘。众起纷纭，各执而去。庾逐之，夺得一盏，遽以衣裹之。及明解视，乃一白角盏。盏中之奇，不是过也。院中香气，数日不歇。其盏锁于柜中，亲朋来者，莫不传视。竟不能辨其所自。后十余日，转观之次，忽堕地，遂不复见。庾明年春，进士上第焉。

窆 玉 妻

进士王胜、盖夷，元和中求荐于同州。其时客多，宾馆颇溢，二人闻郡功曹王翥私第空闲，借其西廊，以俟郡试。既而他室皆有人，唯正堂以小绳系门，自牖而窥其厢，独床上有褐衾，床北有被笼，此外空然，更无他有。问其邻，曰：“处士窆三郎玉居也。”二客以西厢为窄，思与同居，甚喜其无姬仆也。迨暮，窆处士者，一驴一仆，乘醉而来。夷、胜前谒，且曰：“胜求解于此，所得西廊亦甚窄，君子既无姬仆，又是方外之人，愿略同此堂，以俟郡试。”玉固辞，接对之色甚傲。夷、胜衔之。

夜深将寝，忽闻异香；惊起寻之，则见堂中垂帘帷，喧然语笑。于是夷、胜突入，其堂中屏帷四合，奇香扑人，雕盘珍膳，不可名状。有一女，年可十八九，妖丽无比，与窆三对食。侍婢十余人，亦皆端妙，银炉煮茗方熟。坐者起，入西厢帷中，侍婢悉入，曰：“是何儿郎，突冲人家。”窆三者面色如土，端坐不语。夷、胜无以致辞，啜茗而出。既下阶，闻其闭户之声，乃复听之，闻曰：“风狂儿郎，因何共止？古人所以卜邻者，岂虚言哉！致相突乃如此，岂非君率易也？”窆辞以非己之居，难拒异

客，必虑轻侮，岂无他宅。因复欢笑。

及明，往覘之，尽复其故。窈三者独偃于褐衾中，拭目方起。夷、胜召诘之，不对。夷、胜曰：“君昼为布衣，夜会公族，非习妖幻，何以致之丽人？不言其实，当即告郡。”窈曰：“此固秘事，言亦无妨。比者，玉薄游太原，晚发冷泉，将宿于孝义县。阴晦失道，夜投人庄，问其掌，庄仆曰：‘汾州崔司马庄也。’令人告焉，出曰：‘延入。’崔司马年可五十余，衣绯，仪貌可爱。问窈之先及伯叔昆弟，诘其中外，自言其族乃玉亲，重表丈也。玉自幼亦尝闻此丈人，恨不知其官位。慰问殷勤，情礼优重。因令报其妻曰：‘窈秀才乃是右卫将军七兄之子也，是吾之重表侄。夫人亦是丈母，可见之。从宦异方，亲戚离阻，不因行李，岂得相逢。请即梳头相见。’少顷，一青衣曰：‘屈三郎子入。’其中堂陈设之盛晔，若王侯之居。盘馔珍华，味穷海陆。既食，丈人曰：‘君今此游，将何所求？’曰：‘求举资耳。’曰：‘家在何郡？’曰：‘海内无家，萍蓬之士也。’丈人曰：‘君生涯如此，身事落然，蓬游无抵，徒劳往复。丈人有女，年近长成，今便令奉事，衣食之给，不求于人，可乎？’玉起拜曰：‘孤客无家，才能素薄，忽蒙采顾，何副眷怜。但虑庸虚，敢不承命。’夫人喜曰：‘今夕甚佳，又有牢馔。亲戚中配属，何必广召宾客。吉礼既具，便取今夕。’于是言谢讫，复坐，又进食。食毕，揖玉退于西厅，具浴。浴讫，授衣一袭，巾栉一幘。引相者三人来，皆聪明之士。一人姓王，称郡法曹；一人姓裴，称户曹；一人姓韦，称郡督邮，相揖而坐。俄而礼舆、香车皆具，华烛前引，自西厅至中门，展亲御之礼。因又绕庄一周，自南门入，及中堂，堂中帷帐已满。成礼讫，初三更。

“其妻告玉曰：‘此非人间，乃神道也。所言汾州，阴道汾

州，非人间也。相者数子，无非冥官。妾与君宿缘，合为夫妇，故得相遇。人神路殊，不可久住，君宜即去。’玉曰：‘人神既殊，安得配属？已为夫妇，便合相从。信誓之诚，言犹在耳。一夕而别，何太惊人。’妻曰：‘妾身奉君，固无远迹。但君生人，不合久居于此。君速命驾，入辞而行。常令君篋中有绢百匹，用尽复满，数万减焉。所到必求静室独居，少以存想，随念即至。十年之外，可以同行，今且昼别宵会尔。’玉入辞，丈人曰：‘明晦虽殊，人神无二。小女子得奉巾栉，盖是宿缘。勿谓异类，遂猜薄之。亦不可唱言于人，公法讯问，言亦无妨。’言讫，得绢百匹而别。自是每夜独宿，思之则来，供帐、饌具，悉其携也。若此者，五年矣。”

夷、胜开其篋，果有绢百匹。因各赠三十匹，求其秘之。言讫遁去，不知所在焉。

房杜二相国

房相国玄龄、杜相国如晦微时，尝自周偕之秦，宿敷水店，适有酒肉，夜深对食。忽见两黑毛手出于灯下，若有所请，乃各以一炙置手中。有顷，复出若掬，又各斟酒与之，遂不复见。食讫，背灯就寝。

至二更，闻街中有高声呼“王文晟”者，连呼不已。忽闻一人应于灯下，呼者乃曰：“正东二十里，村人有筵神者，酒食甚丰，汝能去否？”对曰：“吾已醉饱于酒肉，有公事去不得，劳君相召。”呼者曰：“汝终日饥困，何有酒肉？本非吏人，安得公事？何妄语也。”对曰：“吾被界吏差直二相，蒙赐酒肉，故不得去。若常时闻命，即子行吾走耳。”呼者谢而去。二君共喜，识之。竟同入凤城，诏为名相焉。

钱方义

殿中侍御史钱方义，故华州刺史、礼部尚书徽之子。宝历初，独居长乐第。夜如厕，童仆无从者，忽见蓬头青衣者长数尺，来逼。方义初惧，欲走入，以鬼神自来，走亦何益，乃强谓曰：“君非郭登耶？”曰：“然。”曰：“与君殊路，何必相见。常闻人之见君，莫不致死。岂方义命当死而见耶？将以君故相害耶？方义家居华州，女兄依佛者亦在此，一旦溘死君手，命不敢惜，顾人弟之情不足，能相容面辞乎？”蓬头者复曰：“登非害人，出亦有限。人之见者，正气不胜，自致夭横，非登煞之。然有心曲，欲以托人，以此久不敢出。惟贵人福禄无疆，正气充溢，见亦无患，故敢出相求耳。”方义曰：“何求？”对曰：“登久任此职，积效当迁，但以福薄，须得人助。贵人能为写金字《金刚经》一卷，一心表白，回付与登，即登之职，遂乃小转。必有厚报，不敢虚言。”方义曰：“诺。”蓬头者又曰：“登以阴气侵阳，贵人虽福力正强，不成疾病，亦当有少不安。宜急服生犀角、生玳瑁，麝香塞鼻，则无苦矣。”方义到中堂，闷绝欲倒，遽服麝香等，并塞鼻。尚书门人王直温者，居同里，久于江岭从事，飞书求得生犀角，又服之，良久方定。明旦，召经工，令写金字《金刚经》三卷，贵酬其直，令早毕工。功毕，饭僧，赞叹，回付郭登。

后月余，归同州别墅，下马方憩，丈人有姓裴者，家寄鄂渚，别已十年，忽自门入，径到阶下。方义遽拜之，丈人曰：“有客，且出门。”遂前示，方义从之。及门，失丈人矣。见一紫袍牙笏，导从绯紫吏数十人俟于门外，俯视其貌，乃郭登也。敛笏前拜曰：“弊职当迁，只销《金刚经》一卷，贵人仁念，特致三

卷。今功德极多，超转数等，职位崇重，爵为贵豪，无非贵人之力。虽职已骤迁，其厨仍旧。顷者当任，实如鲍肆之人，今既别司，复求就食，方知前苦殆不可堪。贵人慈察，更为转《金刚经》七遍，即改厨矣。终身铭德，何时敢忘。”方义曰：“诺。”因问：“丈人安在？”曰：“贤丈江夏寝疾，今夕方困，神道可求人，非其亲人，不可自诣，适已先归耳。”又曰：“厕神每月六日、十六、二十六日，例当出巡。此日，人逢必致灾难，人见即死，见人即病。前者八座抱疾三旬，盖缘登巡毕将归，瞥见半面耳。亲戚之中，须宜相避。”又曰：“幽冥吏人，薄福者众，无所得食，率常受饿，必能推食泛祭一切鬼神，此心不忘，咸见斯众，暗中陈力，必救灾厄。”方义曰：“晦明路殊，偶得相遇，每一奉见，数日不平。意欲所言，幸于梦寐。转经之请，天晓为期。”唯唯而去。及明，因召所敬僧念《金刚经》四十九遍；又明，祝付与郭登。功毕，梦曰：“本请一七，数又六之，累计其功，食天厨矣。贵人有难，当先奉白，不尔，不敢来黠也。泛祭之请，记无忘焉。”

复言顷亦闻之，未详其实。大和二年秋，与方义从兄及河南兄不旬，求岐州之荐。道途授馆，日夕同之，宵话奇言，故及斯事，故得以备书焉。

续玄怪录卷四

张 逢

南阳张逢，贞元末薄游岭表，行次福州福唐县横山店。时初霁，日将暮，山色鲜媚，烟岚蔼然。策杖寻胜，不觉极远。忽有一段细草，纵广百余步，碧鲜可爱。其旁有一小树，遂脱衣挂树，以杖倚之，投身草上，左右翻转，既而酣甚，若兽蹶然；意足而起，其身已成虎也。文彩烂然，自视其爪牙之利，胸膂之力，天下无敌。遂腾跃而起，超山越壑，其疾如电。

夜久颇饥，因傍村落徐行，犬彘驹犊之辈，悉无可取。意中恍惚，自谓：“当得福州郑录事。”乃傍道潜伏。未几，有人自南行，若候吏迎郑纠者。见人问曰：“福州郑录事名璠，计程宿前店，见说何时发？”来人曰：“吾之出掌人也，闻其饰装，到亦非久。”候吏曰：“只一人来，且复有同行者？吾当迎拜时，虑其误也。”曰：“三人之中，惨绿者是。”其时逢方伺之，而彼详问，若为逢而问者。逢既知之，攢身以俟之。俄而郑纠到，导从甚众，衣惨绿，甚肥，巍巍而来。适到逢前，遂蹴衔之，走而上山。时天未晓，人莫敢逐，得恣食之，残其肠发耳。行于山林，单然无侣，乃忽思曰：“我本人也，何乐为虎，自囚于深山？盍求初化之地而复耶？”乃步步寻之，日暮，方到其所，衣服犹挂，杖亦倚树，碧草依然，翻复转身于其上，意足而起，即复人形矣。于是衣衣策杖而归。昨往今来，一复时矣。

初，其仆夫惊其失逢也，访之于邻，或云，策杖登山。多歧寻之，杳无行处。及其来也，惊喜，问其故。逢给之曰：“偶寻山泉，到一山院，共谈释教，不觉移时。”仆夫曰：“今旦侧近有虎，食福州郑录事，求余不得。山林故多猛兽，不易独行。郎之未回，忧负亦极。且喜平安无他。”逢遂行。

元和六年，旅次淮阳，舍于公馆。馆吏宴客，坐客有为令者，曰：“巡若到，各言己之奇事，事不奇者，罚。”巡到逢。逢言横山之事。末坐有进士郑遐者，乃郑纠之子也。怒目而起，持刀将杀逢，言复父仇。众共隔之，遐怒不已，遂白郡将。于是送遐淮南，敕津吏勿复渡。逢西迈，具改姓名，以避遐。议曰：“闻父之仇，不可以不报。然此仇非故煞。必使煞逢，遐亦当坐。”遂遁去而不复其仇也。

吁，亦可谓异矣！

定 婚 店

杜陵韦固，少孤，思早娶妇，多歧求婚，必无成而罢。元和二年，将游清河，旅次宋城南店。客有以前清河司马潘昉女见议者。来日先明期于店西龙兴寺门。固以求之意切，旦往焉，斜月尚明。有老人倚布囊，坐于阶上，向月捡书。固步覘之，不识其字；既非虫篆八分科斗之势，又非梵书。因问曰：“老父所寻者何书？固少小苦学，世间之字，自谓无不识者。西国梵字，亦能读之，唯此书目所未覩，如何？”老人笑曰：“此非世间书，君因何得见？”固曰：“非世间书则何也？”曰：“幽冥之书。”固曰：“幽冥之人，何以到此？”曰：“君行自早，非某不当来也。凡幽吏皆掌生人之事，掌人可不行冥中乎？今道途之行，人鬼各半，自不辨尔。”固曰：“然则君又何掌？”曰：“天下之婚媾

耳。”固喜曰：“固少孤，常愿早娶，以广胤嗣。尔来十年，多方求之，竟不遂意。今者，人有期此，与议潘司马女，可以成乎？”曰：“未也。命苟未合，虽降衣纓而求屠博，尚不可得，况郡佐乎？君之妇，适三岁矣。年十七，当入君门。”因问：“囊中何物？”曰：“赤绳子耳。以系夫妻之足。及其生，则潜用相系，虽仇敌之家，贵贱悬隔，天涯从宦，吴楚异乡，此绳一系，终不可道。君之脚，已系于彼矣。他求何益？”曰：“固妻安在？其家何为？”曰：“此店北卖菜陈婆女耳。”固曰：“可见乎？”曰：“陈尝抱来，鬻菜于市。能随我行，当即示君。”

及明，所期不至。老人卷书揭囊而行。固逐之，入菜市。有眇姬，抱三岁女来，弊陋亦甚。老人指曰：“此君之妻也。”固怒曰：“杀之可乎？”老人曰：“此人命当食天禄，因子而食邑，庸可杀乎？”老人遂隐。固骂曰：“老鬼妖妄如此！吾士大夫之家，娶妇必敌。苟不能娶，即声伎之美者，或援立之，奈何婚眇姬之陋女？”磨一小刀子，付其奴曰：“汝素干事，能为我杀彼女，赐汝万钱。”奴曰：“诺。”明日，袖刀入菜行中，于众中刺之而走。一市纷扰，固与奴奔走获免。问奴曰：“所刺中否？”曰：“初刺其心，不幸才中眉间。”尔后固屡求婚，终无所遂。

又十四年，以父荫参相州军。刺史王泰俾摄司户掾，专鞫词狱，以为能，因妻以其女，可年十六七，容色华丽。固称惬之极。然其眉间，常帖一花子，虽沐浴寝处，未尝暂去。岁余，固讶之，忽忆昔日奴刀中眉间之说，因逼问之。妻潜然曰：“妾郡守之犹子也，非其女也。畴昔父曾宰宋城，终其官。时妾在襁褓，母兄次没，唯一庄在宋城南，与乳母陈氏居，去店近，鬻蔬以给朝夕。陈氏怜小，不忍暂弃。三岁时，抱行市中，为狂贼

所刺，刀痕尚在，故以花子覆之。七八年前，叔从事卢龙，遂得在左右，仁念以为女嫁君耳。”固曰：“陈氏眇乎？”曰：“然。何以知之？”固曰：“所刺者固也。”乃曰：“奇也！命也！”因尽言之，相敬愈极。后生男鲲，为雁门太守，封太原郡太夫人。乃知阴鹭之定，不可变也。

宋城宰闻之，题其店曰“定婚店”。

叶 令 女

汝州叶县令卢造者，有女幼，大历中，许邑客郑楚曰：“及长，以嫁君之子元方。”楚拜之。俄而楚录潭州军事，造亦辞官寓叶。后楚卒，元方护丧居江陵。数年间，音问两绝，县令韦计为子娶焉。

其吉晨，元方适到，会武昌戍边兵亦止其县，县隘，天雨甚，元方无所容，径往县东十二里佛舍。舍西北隅有若小兽号鸣者，出火视之，乃三虎子，目犹未开。以其小，未能害人，且不忍投于雨中，闭门坚拒而已。约三更初，虎来触其门，不得入，其西有窗，亦甚坚。虎怒搏之，椽折，陷头于中，为左右所辖，进退不得，元方取佛塔砖击之，虎吼怒拿攫，终莫能去。连击之，俄顷而毙。

既而闻门外若女人呻吟，气甚困劣。徐问曰：“门外呻吟者，人耶？鬼耶？”曰：“人也。”曰：“何以到此？”曰：“妾前卢令女也。今夕将适韦氏，亲迎，方登车，为虎所执，负荷而来投此。今即无损，而甚畏其复来，能相救乎？”元方奇之，执烛出视，真衣纓也，年十七八，礼服俨然，泥水皆澈。既扶入，复固其门，拾佛塔毁象以继其明。女曰：“此何处也？”曰：“县东佛舍耳。”元方言姓名，且话旧诺。女亦能记之，曰：“妾父曾许妻

君，一旦以君之绝耗也，将嫁韦氏。天命难改，虎送归君。庄去此甚近，君能送归，请绝韦氏而奉巾栉。”

及明而送归。其家以虎攫而去，方坐且制服礼，见其来，喜若天降。元方致虎于县，具言其事，县宰异之，以卢氏归于郑焉。当时闻者莫不叹异之。

驴 言

长安张高者，转货于市，资累巨万，有一驴，育之久矣。元和十二年秋八月，高死。死十三日，妻命其子张和乘往近郊，营饭僧之具。出里门，驴不复行，击之即卧。乘而鞭之，驴忽顾和曰：“汝何击我？”和曰：“吾家用钱二万以致汝，汝不行，安得不击也？”然甚惊。驴又曰：“钱二万！不说父骑我二十余年？吾今告汝：人道、兽道之倚伏，若车轮然，未始有定。吾前生负汝父力，故为驴酬之。无何，汝饲吾丰。昨夜，汝父就吾算，侵汝钱一缗半矣。汝父当骑我，我固不辞；吾不负汝，汝不当骑我。汝强骑我，我亦骑汝。汝我交骑，何劫能止？以吾之肌肤，不啻直二万钱也，只负汝一缗半，出门货之，人酬亦尔。然而无的取者，以他人不负吾钱也。麸行王胡子负吾二缗，吾不负其力，取其缗半还汝，半缗充口食，以终驴限耳。”

和牵归以告其母。母泣曰：“郎骑汝年深，固甚劳苦。缗半钱何足惜，将舍债丰秣而长生乎？”驴摆头。又曰：“卖而取钱乎？”乃点头。遽令货之，人酬不过缗半，且无敢取者。牵入西市麸行，逢一人，长而胡者，乃与缗半易之。问其姓，曰：“王。”自是连雨数日乃晴，和往覘之，驴已死矣，王竟不得骑。又不负之验也。

和东邻有右金吾郎将张达，其妻，李之出也。余尝造焉，

云见驴言之夕，遂闻其事，且以戒欺暗者，故备书之。

木工蔡荣

中牟县三异乡木工蔡荣者，自幼信神祇。每食，必分置于地，潜祝土地。自总角至于不惑，未尝暂忘也。

元和二年春，卧疾六七日。方暮，有武吏走来，谓其母曰：“蔡荣衣服、器物速藏之，勿使人见。仍速作妇人装梳，覆以妇人之服。有人来问，必给之曰：‘出矣。’求其处，则亦意对，勿令知所在也。”言讫走去。妻、母不测其故，遽藏器物，装梳才毕，有将军乘马，从十余人，执弓矢，直入堂中，曰：“蔡荣在否？”其母惊惶曰：“不在。”曰：“何往？”对曰：“荣醉归，怠于其业，老妇怒而笞之。荣或潜去，不知何在，月余日矣。”将军遣吏入搜，搜者出曰：“房中无丈夫，亦无器物。”将军连呼地界，教藏者出曰：“诺。”责曰：“蔡荣出行，岂不知处？”对曰：“怒而去，不告所由。”将军曰：“王后殿倾，须此巧匠，期限向尽，何人堪替？”对曰：“梁城乡叶幹者，巧于蔡荣，计其年限，正当追役。”将军者走马而去。有顷，教藏者复来曰：“某，地界所由也。以蔡荣每食必相召，故报恩耳。”然莫不惊之。计即平愈，遂去。母视荣，即汗洽矣。自此疾愈。俄闻梁城乡叶幹者暴卒。幹妻乃荣母之犹子也。审其死者，正当荣服雌服之时。

有李复者，从母夫杨曙为中牟团户于三异乡，遍闻其说，召荣母问之，回以相告。泛祭之见德者，岂其然乎？

梁革

金吾骑曹梁革，得和扁之术者也。大和初为宛陵巡官。

按察使于公敖有青衣美色而艳者，曰莲子，念之甚厚。一旦以笑语获罪，斥出货焉。市吏定直曰七百缗，从事御史崔公者闻而召焉。命革诊其脉。革诊其臂曰：“二十春无疾佳人也。”公喜留之，送其直于于公。公以常深念也，偶怒而逐之，售于不识者斯已矣；闻崔公宠之也，不悦之意形于颜色。然业已去之，难复召矣，常贮于怀。

未一年，莲子暴死。革方有外邮之事，回及城门，逢柩车，崔人有执紼者，问其所葬，曰：“莲子也。”呼载归，而奔告崔曰：“莲子非死，盖尸蹶耳。向者革入郭，遇其柩，载归而请往苏之。”崔怒革之初言，悲莲子之遽夭，勃然曰：“匹夫也，妄惑诸侯，遂齿簪裾之列。谓二十春无疾者，一年而死。今既葬矣，召柩而归，脱不能生，何以相见？阶前数步之内，知公何有？”革曰：“此固非死而尸蹶耳，千年而一，苟不能生之，是革术不神于天下，何如就死以谢过言。”乃辞，往崔第破棺出之。遂刺其心及脐下各数处，凿去一齿，以药一刀圭于口中，衣以单衣，卧空床上，以练素缚其手足，有微火于床下。曰：“此火衰，莲子生矣。”且戒其徒：“煮葱粥伺焉。其气通，若狂者，慎勿令起；逡巡自定，定而困，困即解其缚，以葱粥嚙之，遂活矣。正狂令起，非吾之所知也。”言竟，复入府谓崔曰：“莲子即生矣。”崔大释其怒，留坐厅事。

俄而莲子起坐言笑。界吏报于公，公飞牒于崔：“莲子复生，乃何术也？”与革偕归，入门则莲子来迎矣。于公大奇之。且夫莲子事崔也，非素意，因劝以与革。崔亦恶其无齿，又重于公，遂与革得之，以神药傅齿，未逾月而齿生如故。大和壬子岁，调授金吾骑曹，与莲子偕在辇下。

其年秋，友人高损之以其元舅为天官郎，日与相闻，故熟

其事而言之，命余纂录耳。

李卫公靖行雨

卫国公李靖微时，常射猎霍山中，寓食山村。村翁奇其为人，每丰馈焉，岁久益厚。忽遇群鹿，乃逐之，会暮，欲舍之不能。俄而阴晦迷路，茫然不知所归，怅怅而行，困闷益极，乃极目有灯火光，因驰赴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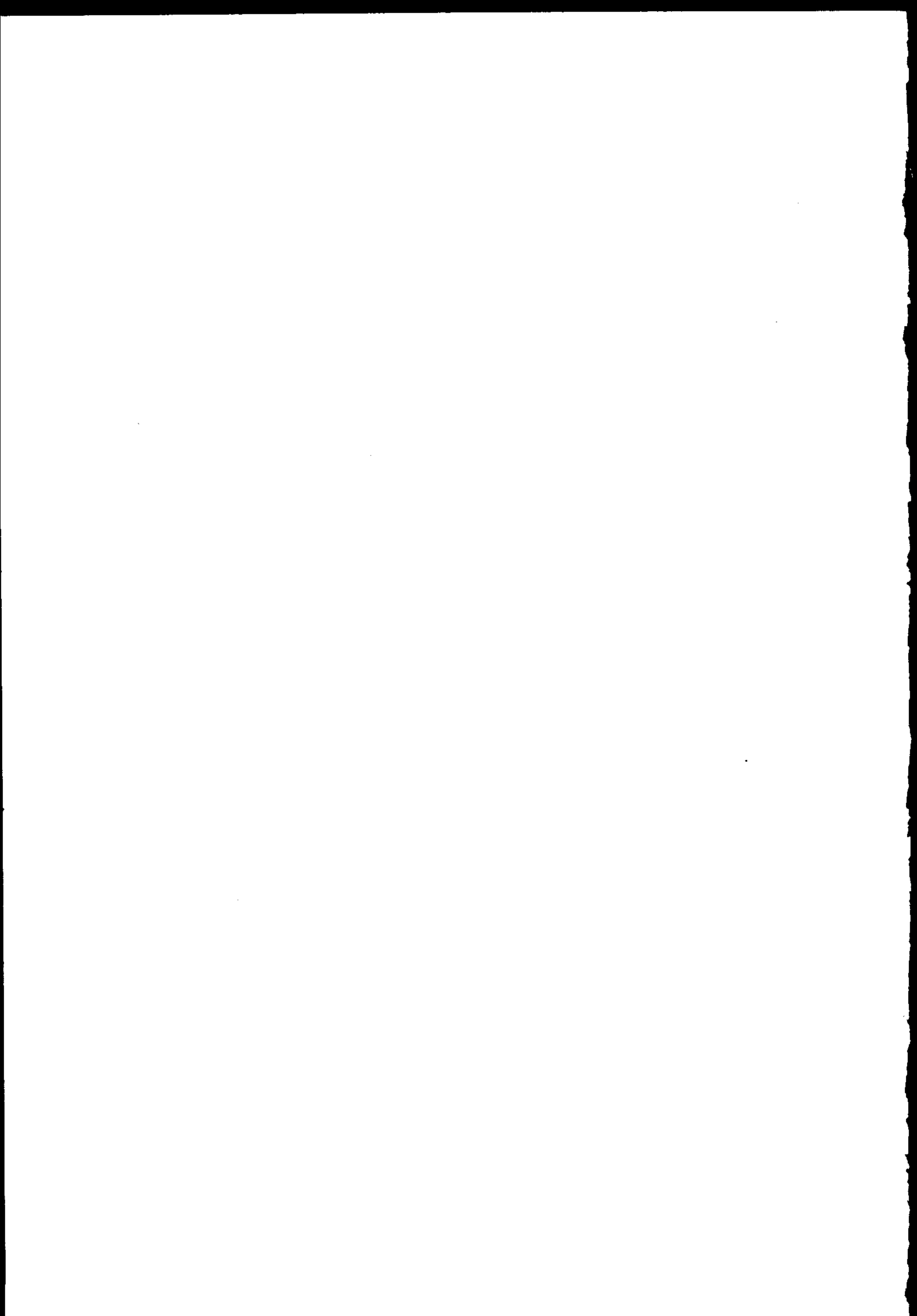
既至，乃朱门大第，墙宇甚峻。叩门久之。一人出问。公告其迷，且请寓宿。人曰：“郎君皆已出，惟太夫人在，宿应不可。”公曰：“试为咨白。”乃入告而出曰：“夫人初欲不许，且以阴黑，客又言迷，不可不作主人。”遂入厅中。有顷，一青衣出曰：“夫人来。”年可五十余，青裙素襦，神气清雅，宛若士大夫家。公前拜之，夫人答拜，曰：“儿子皆不在，不合奉留。今天色阴晦，归路又迷，此若不容，遣将何适。然此乃山野之居，儿子往还，或夜到而喧，勿以为惧。”公曰：“不敢。”既而命食。食颇鲜美，然多鱼。食毕，夫人入宅，二青衣送床席褥褥，衾被香洁，皆极铺陈，闭户，系之而去。

公独念山野之外，夜到而闹者，何物也？惧不敢寝，端坐听之。夜将半，闻扣门声甚急，又闻一人应之，曰：“天符，报大郎子当行雨，周此山七百里，五更须足，无慢滞！无暴伤！”应者受符入呈。闻夫人曰：“儿子二人未归。行雨符到，固辞不可，违时见责。纵使报之，亦已晚矣。童仆无任专之理，当如之何？”一小青衣曰：“适观厅中客，非常人也，盍请乎？”夫人喜。因自扣厅门曰：“郎觉否？请暂出相见。”公曰：“诺。”遂下阶见之。夫人曰：“此非人宅，乃龙宫也。妾长男赴东海婚礼，小男送妹。适奉天符，次当行雨。

计两处云程，合逾万里，报之不及，求代又难，辄欲奉烦顷刻间，如何？”公曰：“靖俗客，非乘云者，奈何能行雨？有方可教，即唯命耳。”夫人曰：“苟从吾言，无有不可也。”遂敕黄头鞞青骢马来。又命取雨器，乃一小瓶子，系于鞍前。诫曰：“郎乘马，无勒衔勒，信其行，马躩地嘶鸣，即取瓶中水一滴，滴马鬃上，慎勿多也。”于是上马，腾腾而行，其足渐高，但讶其稳疾，不自知其云上也。风急如箭，雷霆起于步下。于是随所躩，辄滴之。既而电掣云开，下见所憩村，思曰：“吾扰此村多矣，方德其人，计无以报。其久旱，苗稼将悴，而雨在我手，宁复惜之？”顾一滴不足濡，乃连下二十滴。俄顷雨毕，骑马复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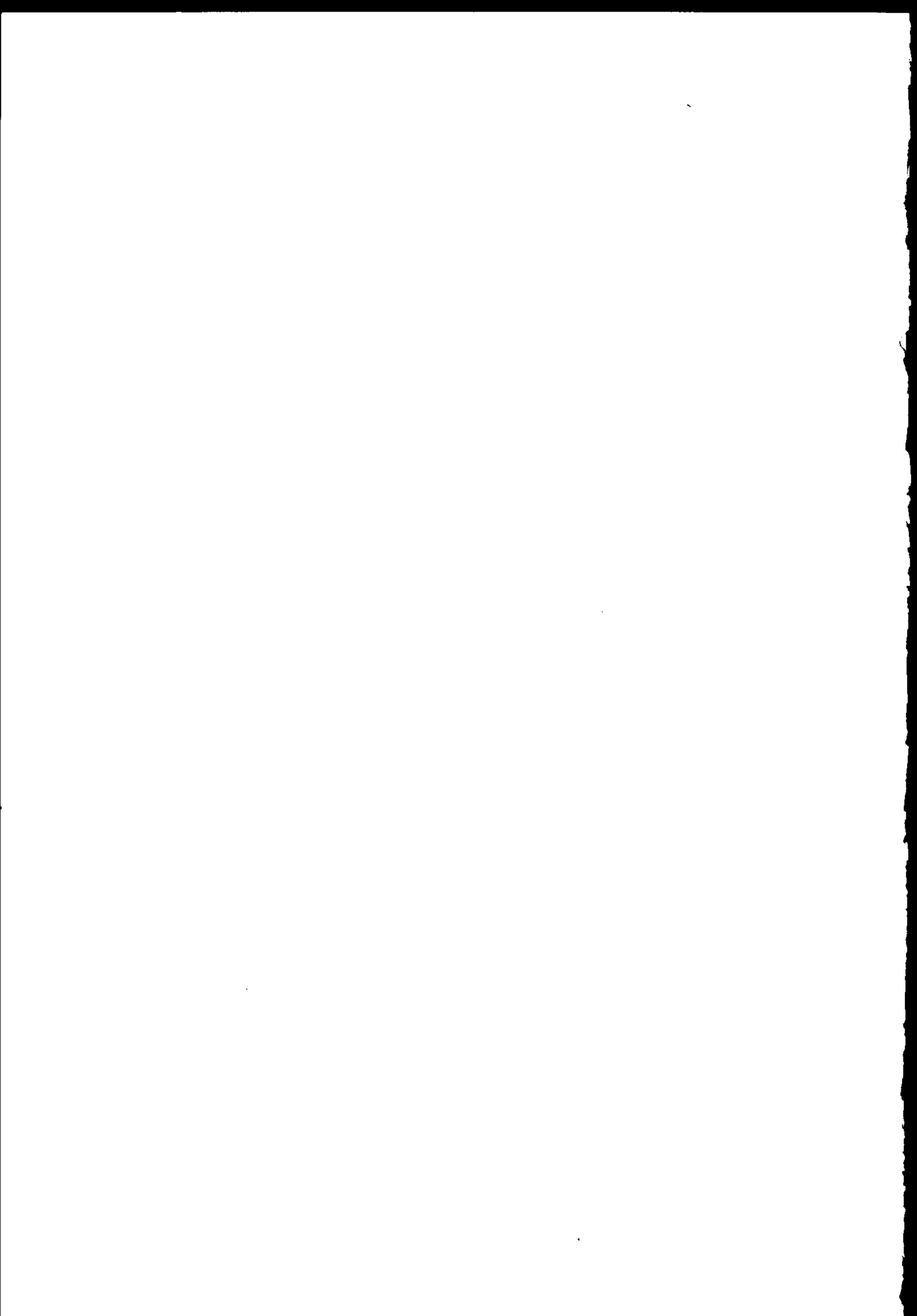
夫人者泣于厅曰：“何相误之甚。本约一滴，何私感而二十之。天此一滴，乃地上一尺雨也。此村夜半，平地水深二丈，岂复有人？妾已受谴，杖八十矣。”袒视其背，血痕满焉。“儿子并连坐，如何？”公惭怖，不知所对，夫人复曰：“郎君世间人，不识云雨之变，诚不敢恨。即恐龙师来寻，有所惊恐，宜速去此。然而劳烦未有以报。山居无物，有二奴奉赠，总取亦可，取一亦可，唯意所择。”于是命二奴出来。一奴从东廊出，仪貌和悦，怡怡然；一奴从西廊出，愤气勃然，拗怒而立。公曰：“我猎徒，以斗猛为事，一旦取奴而取悦者，人以我为怯乎？”因曰：“两人皆取则不敢。夫人既赐，欲取怒者。”夫人微笑曰：“郎之所欲乃尔。”遂揖与别，奴亦随去。出门数步，回望失宅。顾问其奴，亦不见矣。独寻路而归。及明，望其村。水已极目，大树或露梢而已，不复有人。其后竟以兵权静寇难，功盖天下，而终不及于相，岂非悦奴之不得乎？

世言：“关东出相，关西出将。”岂东西二喻耶？所以言奴者，亦臣下之象。向使二奴皆取，即位极将相矣。



次柳氏旧闻

[唐]李德裕 编
丁如明 校点



校点说明

《次柳氏旧闻》，唐李德裕(787—849)撰。德裕字文饶，赵郡人。唐宰相李吉甫之子。以荫补校书郎。穆宗即位，擢翰林学士。敬宗时，为浙西观察使。文宗立，裴度荐为相，而李宗闵、牛僧孺辈深衔之，揜不得进。武宗时，由淮南节度使入相，当国六年。宣宗立，被贬崖州司户，卒。新旧《唐书》有传。本篇内容盖记高力士所述玄宗宫中之事，高力士以之语于柳芳，芳传之其子柳冕，冕告诉于德裕之父李吉甫，德裕则记其父言以成书，进于唐文宗，以备史官之阙。

本书为较早记述安史之乱及唐玄宗有关情事的笔记小说，且富有文采，曾对后世以明皇为题材的小说戏曲产生过一定影响。然此书的本来面目，不得而知，至宋时，似仅剩十七事，故曾慥《类说》题名曰《明皇十七事》。其散佚辑录及历代著录情况，可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叶德辉《重刻次柳氏旧闻序》。今以《顾氏文房小说》本作底本，参校《唐开元小说六种》本、《五朝小说大观》本。《唐开元小说六种》本后附叶德辉《考异》一卷，实为校勘，兹择其善者校改正文。

次柳氏旧闻

大和八年秋，八月乙酉，上于紫宸殿听政，宰臣涯已下奉职奏事。上顾谓宰臣曰：“故内臣力士终始事迹，试为我言之。”臣涯即奏云：“上元中，史臣柳芳得罪，窜黔中，时力士亦徙巫州，因相与周旋。力士以芳尝司史，为芳言先时禁中事，皆芳所不能知，而芳亦有质疑者。芳默识之。及还，编次其事，号曰‘问高力士’。”上曰：“令访史氏，取其书。”臣涯等既奉诏，乃召芳孙度支员外郎璟询事。璟曰：“某祖芳，前从力士问视缕，未竟，复著唐历，采摭义类尤相近者以传之。其余或秘不敢宣，或奇怪，非编录所宜及者，不以传。”今按求其书，亡失不获。臣德裕亡父先臣，与芳子吏部郎中冕，贞元初俱为尚书郎，后谪官，亦俱东出，道相与语，遂及高力士之说，且曰：“彼皆目睹，非出传闻，信而有征，可为实录。”先臣每为臣言之。臣伏念所忆授凡有十七事。岁祀久，遗稿不传。臣德裕非黄琼之达练，习见故事；愧史迁之该博，惟次旧闻。惧失其传，不足以对大君之问，谨录如左，以备史官之阙云。

玄宗之在东宫，为太平公主所忌，朝夕伺察，纤微闻于上；而宫阙左右，亦潜持两端，以附太平之势。时元献皇后得幸，方娠，玄宗惧太平，欲令服药除之，而无可与语者。张说以侍

读得进太子宫中，玄宗从容谋及说，说亦密赞其事。他日，说又入侍，因怀去胎药三煮剂以献。玄宗得其药，喜，尽去左右，独构火殿中，煮未及熟，怠而假寐。胖蚤之际，有神人长丈余，身披金甲，操戈绕药三匝，煮尽覆而无遗焉。玄宗起视，异之，复增火，又投一剂，煮于鼎中，因就榻瞬目以候之，而见神覆煮如初。凡三煮皆覆，乃止。明日，说又至，告其详。说降阶拜贺曰：“天所命也，不可去。”厥后，元献皇后思食酸，玄宗亦以告说。说每因进经，辄袖木瓜以献。故开元中，说恩泽莫之与比；肃宗之于说子均、垧，若亲戚昆弟云。芳本张说所引，说尝自陈述，与力士词协也。

玄宗初即位，体貌大臣，宾礼故老，尤注意于姚崇、宋璟，引见便殿，皆为之兴，去则临轩以送。其他宰臣，优宠莫及。至李林甫以宗室近属，上所援用，恩意甚厚，而礼遇渐轻。姚崇为相，尝于上前请序进郎吏，上顾视殿宇不注，崇再三言之，冀上少售，而卒不对。崇益恐，趋出。而高力士奏曰：“陛下初承鸿业，宰臣请事，即当面言可否。而崇言之，陛下不视，臣恐宰臣必大惧。”上曰：“朕既任崇以庶政，事之大者当白奏，朕与共决之；如郎署吏秩甚卑，崇独不能决，而重烦吾耶？”崇至中书，方悸不自安。会力士宣事，因为言上意，崇且解且喜。朝廷闻者，皆以上有人君之大度，得任人之道焉。

魏知古起诸吏，为姚崇引用，及同升也，崇颇轻之。无何，请知古摄吏部尚书、知东都选士事，以吏部尚书宋璟门下过官，知古心衔之，思有以中之者。时，崇二子并分曹洛邑，会知古至，恃其家君，颇招顾请托。知古归，悉以上闻。他日，上召崇，从容谓曰：“卿子才乎？皆何官也？又安在？”崇揣知上意，因奏云：“两人皆分司东都矣。其为人欲而寡慎，是必以事干

知古。然臣未及问之耳。”上始以丞相子重言之，欲微动崇，而意崇私其子，或为之隐。及闻崇所奏，大喜，且曰：“卿安从知之？”崇曰：“知古微时，是臣之所慰荐，以至荣达。臣之子愚，谓知古见德，必容其非，故必干之。”上于是明崇不私其子之过，而薄知古之负崇也。上欲斥之，崇为之请曰：“臣有子无状，挠陛下法，陛下特原之，臣为幸大矣。而由臣逐知古，海内臣庶必以陛下为私臣矣，非所以裨元化也。”上久乃许之。翌日，以知古为工部尚书，罢知政事。

源乾曜因奏事称旨，上悦之，于是骤拔用，历户部侍郎、京兆尹以至宰相。异日，上独与力士语曰：“尔知吾拔用乾曜之速乎？”曰：“不知也。”上曰：“吾以其容貌言语类萧至忠，故用之。”力士曰：“至忠不尝负陛下乎？陛下何念之深也？”上曰：“至忠晚乃谬计耳。其初立朝，得不谓贤相乎？”上之爱才有过，闻者无不感悦。

萧嵩为相，引韩休为同列，及在位，稍与嵩不协。嵩因乞骸骨，上慰嵩曰：“朕未厌卿，卿何庸去！”嵩俯伏曰：“臣待罪相府，爵位已极，幸陛下未厌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厌臣，臣首领之不保，又安得自遂？”因陨涕。上为之改容曰：“卿言切矣，朕思之未决，卿第归，至夕当有使，如无使，旦日宜如常朝谒也。”及日暮，命力士诏嵩曰：“朕惜卿，欲固留，而君臣始终，贵全大义，亦国家美事也。今除卿右丞相。”是日，荆州始进柑子，上以素罗包其二以赐之。

玄宗好神仙，往往诏郡国征奇异士。有张果者，则天闻其名，不能致。上亟召之，乃与使偕至，其所为变怪不测。又有邢和璞者，善算心术，视人投算，而能究知善恶夭寿。上使算果，懵然莫知其甲子。又有师夜光者，善视鬼。后召果与

坐，密令夜光视之。夜光进曰：“果今安在？臣愿得见之。”而果坐于上前久矣，夜光终莫能见。上谓力士曰：“吾闻奇士至人，外物不足以败其中，试饮以堇汁，无苦者，乃真奇士也。”会天寒甚，使以汁进果，果遂饮尽三卮，醇然如醉者，顾曰：“非佳酒也。”乃寝。顷之，取镜，视其齿，已尽焦且黧矣。命左右取铁如意以击齿，尽堕而藏之于带。乃于怀中出神药，色微红，傅于堕齿穴中，复寝。久之，视镜，齿皆生矣，而粲然洁白。上方信其不诬也。

玄宗尝幸东都，天大旱，且暑。时圣善寺有竺乾僧无畏，号三藏，善召龙致云之术。上遣力士疾召无畏请雨。无畏奏云：“今旱，数当然耳。召龙兴云，烈风迅雷，适足暴物，不可为也。”上强之曰：“人苦暑病矣，虽暴风疾雷，亦足快意。”无畏不得已，乃奉诏。有司为陈请雨具，而幡幢像设甚备。无畏笑曰：“斯不足致雨。”悉令撤之。独盛一钵水，以刀搅旋之，胡言数百咒水。须臾，有如龙状，其大类指，赤色，首啖水上，俄复没于钵水中。无畏复以刀搅水咒者三。顷之，白气自钵中兴，如炉烟，径上数尺，稍引去，出讲堂外。无畏谓力士曰：“宜去，雨至矣。”力士绝驰而去，还顾，见白气疾旋，自讲堂西，若一匹素者。既而昏霾大风，震雷以雨。力士才及天津之南，风雨亦随马而驰至矣。衢中大树多拔。力士比复奏，衣尽沾湿。时孟温礼为河南尹，目睹其事。温礼子皞，尝言于臣亡祖先臣，与力士同。吏部员外郎李华撰《无畏碑》，亦云：奉诏致雨，灭火返风，昭昭然遍于耳目也。今洛京天津桥有荷泽寺者，即高力士去请咒水祈雨，回至此寺前，雨大降，明皇因于此地造寺而名荷上声泽焉。寺今见存。

玄宗善八分书，凡命将相，皆先以御札书其名，置案上。

会太子入侍，上举金瓿覆其名，以告之曰：“此宰相名也，汝庸知其谁耶？射中，赐尔卮酒。”肃宗拜而称曰：“非崔琳、卢从愿乎？”上曰：“然。”因举瓿以示之，乃赐卮酒。是时，琳与从愿皆有宰相望，玄宗将倚为相者数矣，终以宗族繁盛，附托者众，卒不用。

肃宗在东宫，为李林甫所构，势几危者数矣。无何，鬓发斑白。常早朝，上见之，愀然曰：“汝第归院，吾当幸汝。”及上至，顾见宫中庭宇不洒扫，而乐器久屏，尘埃积其间，左右使命，无有妓女。上为之动色，顾力士曰：“太子居处如此，将军盍使我闻之乎？”——上在禁中，不名力士，呼为将军——力士奏曰：“臣尝欲上言，太子不许，云：无以动上念。”上即诏力士下京兆尹，亟选人间女子细长洁白者五人，将以赐太子。力士趋出庭下，复还奏曰：“臣他日尝宣旨京兆阅致女子，人间器器然，而朝廷好言事者，得以为口实。臣以为掖庭中故衣冠以事没其家者，宜可备选。”上大悦，使力士诏掖庭，令按籍阅视。得三人，乃以赐太子，而章敬皇后在选中。顷者，后侍寝，厌不寤，吟呼若有痛，气不属者。肃宗呼之不解，窃自许曰：“上始赐我，卒无状不寤。上安知非吾护视不谨耶？”遽秉烛视之。良久方寤。肃宗问之，后手掩其左胁曰：“妾向梦有神人长丈余，介金操剑，谓妾曰：‘帝命与汝作子。’自左胁以剑决而入腹，痛殆不可忍，及今未之已也。”肃宗验之于烛下，有若缢而赤者存焉。遽以状闻，遂生代宗。吴操尝言于先臣，与力士说符。

代宗之诞三日，上幸东宫，赐之金盆，命以浴。吴皇后年幼体弱，皇孙体未舒，负媪惶惑，乃以宫中诸子同日生而体貌丰硕者以进。上视之，不乐曰：“此非吾儿。”负媪叩头具服。

上睨谓曰：“非尔所知，取吾儿来。”于是以太子之子进见。上大喜，置诸掌内，向日视之，笑曰：“此儿福祿，一过其父。”及上起还宫，尽留内乐，谓力士曰：“此一殿有三天子，乐乎哉！可与太子饮酒。”吴溱尝言于先臣，与力士说亦同。

肃宗为太子时，尝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臠，上顾使太子割。肃宗既割，余污漫在刃，以饼洁之。上熟视不怪，肃宗徐举饼啖之，上甚悦，谓太子曰：“福当如是爱惜。”

兴庆宫，上潜龙之地，圣历初五王宅也。上性友爱，及即位，立楼于宫之西南垣，署曰“花萼相辉”。朝退，亟与诸王游，或置酒为乐。时天下无事，号太平者垂五十年。及羯胡犯阙，乘传遽以告，上欲迁幸，复登楼置酒，四顾凄怆，乃命进玉环。玉环者，睿宗所御琵琶也。异时，上张乐宫殿中，每尝置之别榻，以黄帕覆之，不以杂他乐器，而未尝持用。至，俾乐工贺怀智取调之，又命禅定寺僧段师取弹之。时美人善歌从者三人，使其中一人歌《水调》。毕奏，上将去，复留眷眷，因使视楼下有工歌而善《水调》者乎？一少年心悟上意，自言颇工歌，亦善《水调》。使之登楼且歌，歌曰：“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不见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飞。”上闻之，潜然出涕，顾侍者曰：“谁为此词？”或对曰：“宰相李峤。”上曰：“李峤真才子也。”不待曲终而去。

玄宗西幸，车驾自延英门出，杨国忠请由左藏库而去，上从之。望见千余人持火炬以俟，上驻蹕曰：“何用此为？”国忠对曰：“请焚库积，无为盗守。”上敛容曰：“盗至若不得此，当厚敛于民，不如与之，无重困吾赤子也。”命撤火炬而后行。闻者皆感激流涕，迭相谓曰：“吾君爱人如此，福未艾也。虽太王去幽，何以过此乎？”

上始入斜谷，天尚早，烟雾甚晦。知顿使给事中韦倜，于野中得新熟酒一壶，跪献于马首者数四，上不为之举。倜惧，乃注以他器，引满于前。上曰：“卿以我为疑耶？始吾御宇之初，尝饮，大醉损一人，吾悼之，因以为戒，迨今四十余年，未尝甘酒味。”指力士及近侍者曰：“此皆知之，非给卿也。”从臣闻之，无不感悦。上孜孜儆戒也如是。富有天下，仅五十载，岂不由斯道乎？

天宝中，兴庆池小龙尝出游宫垣南沟水中，蜿蜒奇状，靡不瞻睹。及銮舆西幸，龙一夕乘云雨，自池中望西南而去。上至嘉陵江，将乘舟，有龙翼舟而进，上泫然流涕，顾谓左右曰：“此吾池中龙也。”命以酒沃爵之，于是龙振甲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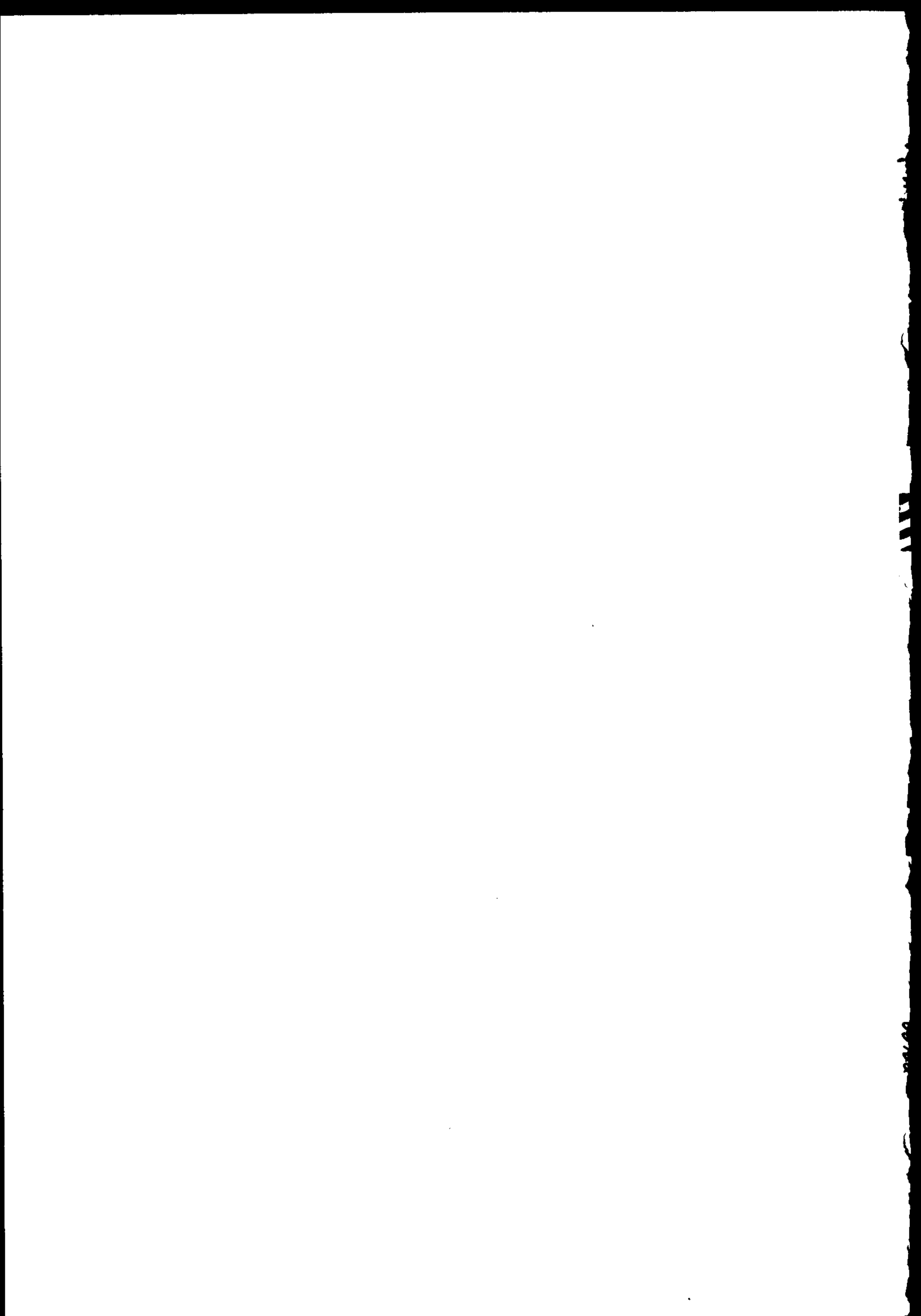
玄宗于诸昆季，友爱弥笃，呼宁王为大哥，每与诸王同食。因食之次，宁王错喉喷上髭，王惊惭不遑。上顾其悚悚，欲安之，黄幡绰曰：“不是错喉。”上曰：“何也？”对曰：“是喷帝。”上大悦。

安禄山之叛也，玄宗忽遽播迁于蜀，百官与诸司多不知之。有陷在贼中者，为禄山所胁从，而黄幡绰同在其数，幡绰亦得出入左右。及收复，贼党就擒。幡绰被拘至行在，上素怜其敏捷，释之。有于上前曰：“黄幡绰在贼中，与大逆圆梦，皆顺其情，而忘陛下积年之恩宠。禄山梦见衣袖长，忽至阶下，幡绰曰：‘当垂衣而治之。’禄山梦见殿中榻子倒，幡绰曰：‘革故从新。’推之多此类也。”幡绰曰：“臣实不知陛下大驾蒙尘赴蜀，既陷贼中，宁不苟悦其心，以脱一时之命？今日得再见天颜，以与大逆圆梦，必知其不可也。”上曰：“何以知之？”对曰：“逆贼梦衣袖长，是出手不得也。又梦榻子倒者，是胡不得也。以此臣故先知之。”上大笑而止。

补 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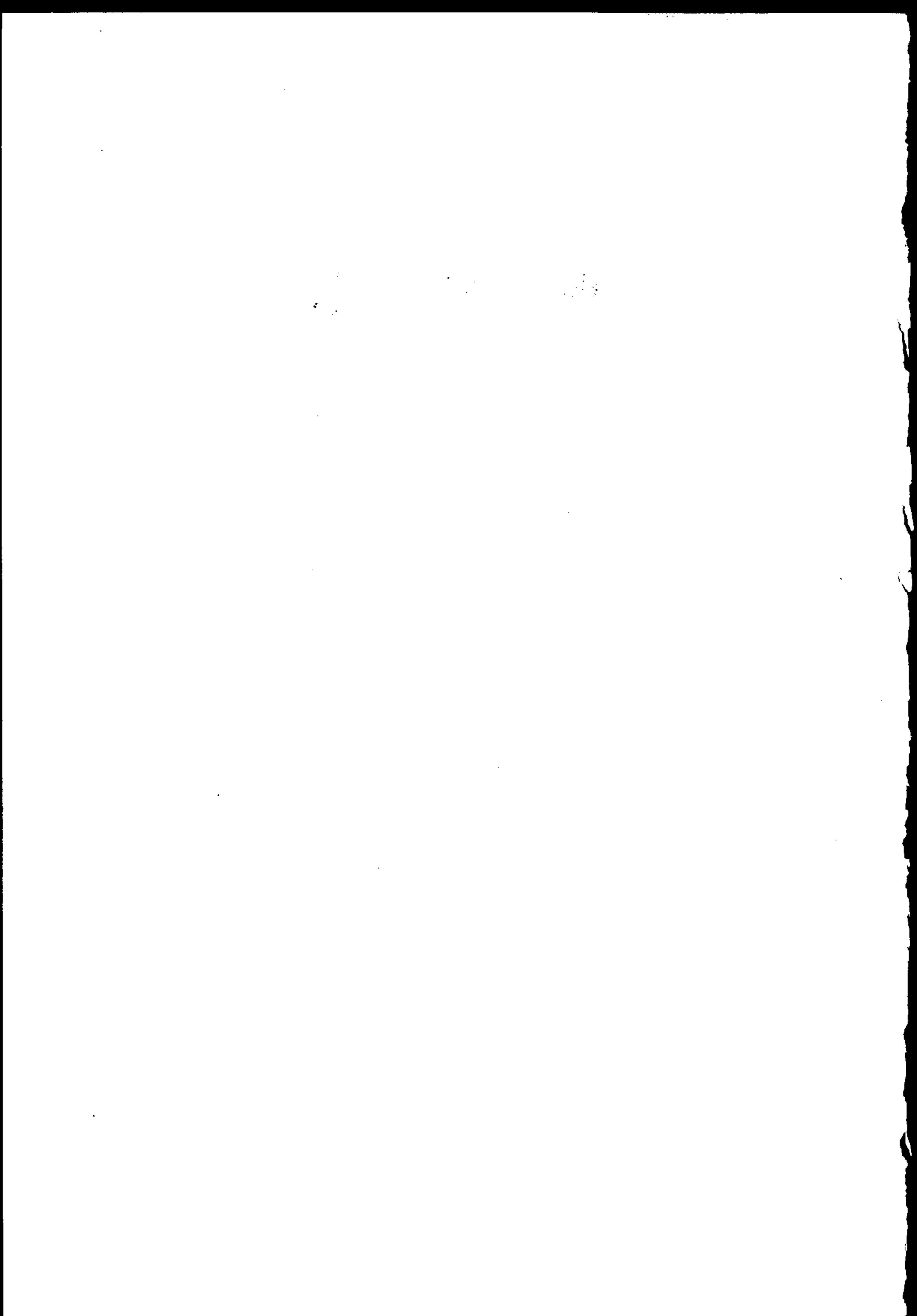
天宝中，安禄山每来朝，上特异待之，每为致坐于殿，而遍张金鸡障其下，来辄赐坐。肃宗谏曰：“自古正殿无人臣坐礼，陛下宠之既厚，必将骄也。”上呼太子前曰：“此胡有奇相，吾以此厌弭之尔。”

天宝中，上于内道场为兆庶祈福，亲制素黄文。及登坛之际，其文乃自然凌空而上腾于天也。闻空有言云：“圣寿延长。”王公已下请编入史册，制从之。（以上据《学海类编》本补）



博 异 志

[唐]谷神子 撰
穆 公 校点



校点说明

《博异志》，唐谷神子纂。谷神子其人，历来有郑怀古、冯廓、裴翎三说，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和今人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皆认为是郑怀古。怀古字号不详，元和间进士，家居洛阳，曾任太学博士、河中从事、吉州掾等。事迹见《因话录》卷三。

作者自序其书“非徒但资笑语，抑亦粗显箴规。或冀逆耳之辞，稍获周身之诫”。其“笑语”之文恬淡闲适，幽默诙谐，意境美妙；“箴规”之文则多写出人间世态诸相。故事想象奇特，隽永动人，虽多记仙鬼，但颇具人情意味。文中常穿插诗歌韵文，故每每可见情景交融之境界，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其故事内容亦常为后世戏曲、小说所引用。

本书《新唐书·艺文志》作三卷，《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均题为一卷。《少室山房笔丛》云一卷本为十篇，今传《顾氏山房小说》等俱为一卷十篇。《太平广记》亦多有征引本书，或作《博异记》、《博异录》、《博异传》等，共二十三篇，然多在今本之外（参见中华书局《博异志·集异记》，1980年）。今以《顾氏山房小说》本为底本，校以其他诸本。凡底本有误者，皆据校本改正，不出校记。《太平广记》所引，则未予收入。

目 录

博异志序	(477)
敬元颖	(478)
许汉阳	(480)
王昌龄	(481)
张竭忠	(482)
崔玄微	(483)
阴隐客	(484)
岑文本	(486)
沈亚之	(487)
刘方玄	(488)
马侍中	(488)

博异志序

夫习讖谭妖，其来久矣，非博闻强识，何以知之。然须抄录见知，雌黄事类。语其虚则源流具在，定其实则姓氏罔差。既悟英彦之讨论，亦是宾朋之节奏。若纂集克备，即应对如流。余放志西斋，从宦北阙。因寻往事，辄议编题，类成一卷。非徒但资笑语，抑亦粗显箴规。或冀逆耳之辞，稍获周身之诫。只同求己，何必标名。是称谷神子。

博异志

敬元颖

天宝中，有陈仲躬家居金陵，多金帛。仲躬好学，修词未成，乃携数千金，于洛阳清化里假居一宅。其井尤大，甚好溺人，仲躬亦知之，志靡有家室，无所惧。仲躬常抄习不出月余日。有邻家取水女子，可十数岁，怪每日来于井上，则逾时不去，忽堕井中而溺死。井水深，经宿方索得尸。仲躬异之，闲乃窥于井上，忽见水影中一女子面，年状少丽，依时样妆饰，以目仲躬。仲躬凝睇之，则红袂半掩其面微笑，妖冶之姿出于世表。仲躬神魂恍惚，若不支持，然乃叹曰：“斯乃溺人之由也。”遂不顾而退。

后数月炎旱，此井亦不减。忽一日，水顿竭，清旦，有一人扣门，云：“敬元颖请谒。”仲躬命入，乃井中所见者，衣绯绿之衣，其制饰铅粉乃当时耳。仲躬与坐，而讯之曰：“卿何以杀人？”元颖曰：“妾实非杀人者。此井有毒龙，自汉朝绛侯居于兹，遂穿此井；洛城内都有五毒龙，斯乃一也。缘与太一左右侍龙相得，每相蒙蔽，天命追征，多故为不赴集役，而好食人血。自汉已来，已杀三千七百人矣，而水不曾耗涸。某乃国初方堕于井，遂为龙所驱使，为妖惑以诱人，用供龙所食。其于辛苦，情所非愿。昨为太一使者交替，天下龙神尽须集驾，昨夜子时已朝太一矣。兼为河南旱，被勘责，三数日方回。今井

内已无水，君子诚能命匠淘之，则获脱难矣。如脱难，愿于君子一生奉养，世间之事，无所不致。”言讫，便失所在。仲躬乃当时命匠，令一信者与匠同入井中，但见异物，即令收之。至底，无别物，唯获古铜镜一枚，面阔七寸八分。仲躬令洗净，安匣中，焚香以洁之。斯乃敬元颖者也。

一更后，忽见元颖自门而入，直造烛前设拜，谓仲躬曰：“谢以生成之恩，煦衣浊水泥之下。某本师旷所铸十二镜之第七者也，其铸时皆以日月为大小之差，元颖则七月七日午时铸者也。贞观中，为许敬宗婢兰苔所堕，以此井水深兼毒龙气所苦，人入者闷绝而不可取，遂为毒龙所役。幸遇君子正直者，乃获重见人间尔。然明晨内望君子移出此宅。”仲躬曰：“某以用钱僦居，今移出，何以取措定之所？”元颖曰：“但请君子饰装，一无忧矣。”言讫，再拜，云：“自此去，不复见形矣。”仲躬遽留之，问曰：“汝以红绿脂粉之丽，何以诱女子小儿也？”对曰：“某变化无常，各以所悦，百方谋策，以供龙用。”言讫，即无所见。

明晨，忽有牙人扣户，兼领宅主来谒仲躬，便请仲躬移居，夫役并足。到斋时，便到立德坊一宅中，其大小价数一如清化者。其牙人云：“价直契书，一无遗阙。”并交割讫。后三日，会清化宅井无故自崩，兼延及堂隍东厢，一时陷地。仲躬后文战累胜，为大官，所有要事，未尝不如移宅之绩效也。

其镜背有二十八字，皆科斗书，以今文推而写之，曰：“维晋新公二年七月七日午时，于首阳山前白龙潭铸成此镜。千年后世。”于背上环书，一字管天文一宿，依方列之，则左有日而右有月；龟、龙、虎、雀，并依方安焉。于鼻中题曰“夷则之镜”。

许 汉 阳

汉阳名商，本汝南人也。贞元中，舟行于洪饶间。日暮，洪波急，寻小浦濡入，不觉行三四里，到一湖中，虽广而水才三二尺。北行一里许，见湖岸，竹树森茂，乃投以泊舟。渐近，见亭宇甚盛，有二青衣双发若鸦，素面如玉，迎舟而笑。汉阳讶之而入以游词；又大笑，返走入宅。汉阳束带上岸投谒，未行三数步，青衣延入内厅，揖坐云：“女郎等易服次。”

须臾，青衣命汉阳入中门，见满庭皆一大池。池中荷芰芬芳，四岸砌如碧玉，作两道虹桥，以通南北。北有大阁，上阶见白金书曰“夜日宫”。四面奇花异木，森耸连云。青衣引上阁一层，又有青衣六七人，见汉阳列拜。又引上二层，方见女郎六七人，目未尝睹，相拜问来由，汉阳具述不意至此。女郎揖坐云：“客中止一宵，亦有少酒，愿追欢。”揖坐讫，青衣具饮食，所用皆非人间见者。食讫，命酒。其中有一树，高数丈余，干如梧桐，叶如芭蕉，有红花满树，未吐，大如斗盎，正对饮所。一女郎执酒相揖，一青衣捧一鸟如鸚鵡置饮前阑干上，叫一声而树上花一时开，芳香袭人。每花中有美人，长尺余，婉丽之姿，掣曳之服，各称其质。诸乐弦管尽备，其鸟再拜，女郎举酒，众乐具作，萧萧泠泠，杳入神仙。才一巡，此夕月色复明。女郎所论，皆非人间事，汉阳所不测。时因汉阳以人间事杂之，则女郎亦无所酬答。

欢饮至二更已来，毕。其树花片片落池中，人亦落，便失所在。一女郎取一卷文书以示汉阳，览之，乃《江海赋》。女郎令汉阳读之，遂为读一遍。女郎请又自读一遍，命青衣收之。一女郎谓诸女郎兼白汉阳曰：“有感怀一章，欲诵之。”诸女郎

及汉阳曰：“善。”乃言曰：“海门连洞庭，每去三千里。十载一归来，辛苦潇湘水。”女郎命青衣取诸卷兼笔砚，请汉阳与录之。汉阳展卷，皆金花之素，上以银字扎之；卷大如拱，已半卷相卷矣。观其笔，乃白玉为管；砚乃碧玉，以颇黎为匣，砚中皆研银水。写毕，令以汉阳之名押之。展向前，见数首皆有人名押署，有名仲方者，有名巫者，有名朝阳者，而不见其姓。女郎遂却索卷，汉阳曰：“有一篇欲奉和，拟继此，可乎？”女郎曰：“不可。此卷每归呈父母兄弟，不欲杂尔。”汉阳曰：“适以弊名押署，复可乎？”曰：“事别非君子所论。”四更已来，命发。收拾挥霍次，二青衣曰：“郎可归舟矣。”汉阳乃起。诸女郎曰：“欣此旅泊接奉，不得郑重耳。”恨恨而别，归舟，忽大风，云色斗暗，寸步黯黑。而至平明，方自观夜来饮所，乃空林树而已。

汉阳解缆行，至昨晚濡口江岸人家，见十数人，似有非常故，泊舟乃讯之，曰：“濡口溺杀四人，至二更后，却捞出，三人已卒，其一人虽似活而若醉。有巫女以杨柳水洒拂禁咒，久而乃言曰：‘昨夜海龙王诸女及姨姊妹六七人过归洞庭，宵宴于此处，取我辈四人作酒，缘客少不多饮，所以我却得来。’”汉阳异之，乃问曰：“客者谓谁？”曰：“一措大耳，不记姓名。”又云：“青衣言诸小娘子苦爱人间文字不可得，常欲请一措大文字而无由。”又问：“今在何处？”“已发过也。”汉阳乃念昨宵之事及感怀之什，皆可验也。汉阳默然而归舟，觉腹中不安，乃吐出鲜血数升，方知悉以人血为酒尔。三日方平。

王 昌 龄

开元中，琅邪王昌龄自吴抵京国。舟行至马当山，属风

便，而舟人云：“贵贱至此，皆合谒庙，以祈风水之安。”昌龄不能驻，亦先有祷神之备，见舟人言，乃命使赍酒脯、纸马献于大王，兼有一量草履子上大王夫人，而以一首诗令使者至彼而祷之。诗曰：

青骢一匹昆仑牵，奉上大王不取钱。

直为猛风波里骤，莫怪昌龄不下船。

读毕而过。当市草履子时，兼市金错刀子一副，贮在履子内，至祷神时忘取之，误并履子将往，使者亦不晓焉。昌龄至前程，偶觅错刀子，方知误并将神庙所矣。又行数里，忽有赤鲤鱼，长可三尺，跃入昌龄舟中。昌龄笑曰：“自来之味。”呼侍者烹之。既剖腹，得金错刀子，宛是误送庙中者。昌龄叹息曰：“鬼神之情亦昭然。常闻葛仙公命鱼送书，古诗有‘剖鲤得素书’，今日亦颇同。”

张 竭 忠

天宝中，河南缙氏县东太子陵仙鹤观常有道士七十余人，皆精专修习，法箓斋戒皆全，有不专者自不之往矣。常每年九月三日夜，有一道士得仙，已有旧例。至旦，则具姓名申报以为常。其中道士每年到其夜，皆不扃户，各自独行，以求上升之应。后张竭忠摄缙氏令，不信。至时，乃令二勇者以兵器潜覘之。初无所睹，至三更后，见一黑虎入观来。须臾，衔出一道士。二人遂射，不中，奔弃道士而往。至明，并无人得仙。具以此白竭忠。竭忠申府，请弓矢大猎，于太子陵东石穴中格杀数虎，或金筒玉箓泊冠帔，或人之发骨甚多，斯皆谓每年得仙道士也。自后仙鹤观中即渐无道士。今并休废，为守陵使所居也。

崔 玄 微

天宝中，处士崔玄微洛苑东有宅，耽道，饵木茯苓三十载。因药尽，领童仆入嵩山采之。采毕方回，宅中无人，蒿莱满院。时春季夜阒，风月清朗。不睡，独处一院，家人无故辄不到。三更后，忽有一青衣人云：“在苑中住，欲与一两女伴过至上东门表里处，暂借此歇，可乎？”玄微许之。须臾，乃有十余人，青衣引入。有绿裳者前曰：“某姓杨。”指一人曰：“李氏。”又一人曰：“陶氏。”又指一绯衣小女曰：“姓石，名醋醋。”各有侍女辈。玄微相见毕，乃命坐于月下。问出行之由，对曰：“欲到封十八姨，数日云欲来相看，不得，今夕众往看之。”坐未定，门外报：“封家姨来也。”坐皆惊喜，出迎。杨氏云：“主人甚贤，只此从容不恶，诸处亦未胜于此也。”玄微又出见封氏，言词泠泠，有林下风气。遂揖入坐，色皆殊绝，满坐芳香，醇醇袭人。处士命酒，各歌以送之。玄微志其二焉。有红裳人与白衣送酒，歌曰：

皎洁玉颜胜白雪，况乃当年对芳月。

沉吟不敢怨春风，自叹容华暗消歇。

又白衣人送酒，歌曰：

绛衣披拂露盈盈，淡染燕脂一朵轻。

自恨红颜留不住，莫怨春风道薄情。

至十八姨持盏，性轻佻，翻酒污醋醋衣裳。醋醋怒曰：“诸人即奉求，余不奉求！”拂衣而起。十八姨曰：“小女子弄酒！”皆起，至门外别。十八姨南去，诸子西入苑中而别，玄微亦不至异。

明夜又来，云：“欲往十八姨处。”醋醋怒曰：“何用更去封姬舍，有事只求处士，不知可乎？”醋醋又言曰：“诸女伴皆住苑

中,每岁多被恶风所挠,居止不安,常求十八姨相庇。昨醋醋不能低回,应难取力。处士倘不阻见庇,亦有微报耳。”玄微曰:“某有何力,得及诸女?”醋醋曰:“但处士每岁岁日与作一朱幡,上图日月五星之文,于苑东立之,则免难矣。今岁已过,但请至此月二十一日平旦,微有东风则立之,庶夫免于患也。”处士许之。乃齐声曰:“不敢忘德。”拜谢而去。处士于月中随而送之,逾苑墙,乃入苑中,各失所在。依其言,至此日立幡。是日,东风刮地,自洛南折树飞沙,而苑中繁花不动。玄微乃悟诸女曰姓杨、李、陶,乃衣服颜色之异,皆众花之精也;绯衣名醋醋,即石榴也;封十八姨,乃风神也。后数夜,杨氏辈复来愧谢,各裹桃李花数斗,劝崔生服之,可延年却老:“愿长于此住,卫护某等,亦可致长生。”至元和初,处士犹在,可称年三十许。人言此事于时人,得不信也。

阴 隐 客

神龙元年,房州竹山县阴隐客家富,庄后穿井二年,已浚一千余尺而无水。隐客穿凿之志不辍。

二年外一月余,工人忽闻地中鸡犬鸟雀声;更凿数尺,旁通一石穴,工人乃入穴探之。初数十步无所见,但扞壁而旁行。俄转,会如日月之光,遂下;其穴下连一山峰,工人乃下于山。正立而视,乃别一天地日月世界。其山旁向万仞,千岩万壑,莫非灵景,石尽碧琉璃色。每岩壑中,皆有金银宫阙。有大树,身如竹,有节,叶如芭蕉,又有紫花如盘。五色蛺蝶,翅大如扇,翔舞花间。五色鸟大如鹤,翱翔乎树杪。每岩中有清泉一眼,色如镜;白泉一眼,白如乳。工人渐下,至宫阙所,欲入询问。行至阙前,见牌上署曰“天桂山宫”,以银字书之。门

两阁内各有一人惊出，各长五尺余，童颜如玉，衣服轻细如白雾绿烟，绛唇皓齿，鬓发如青丝，首冠金冠而跣足，顾谓工人曰：“汝胡为至此？”工人具陈本末。言未毕，门中有数十人出，云“怪有昏浊气”，令责守门者，二人惶惧而言曰：“有外界工人，不意而到。询问次，所以未奏。”须臾，有绯衣一人传敕曰：“勒门吏礼而遣之。”工人拜谢。未毕，门人曰：“汝已至此，何不求游览毕而返？”工人曰：“向者未敢，愧赐从容，乞乘便而言之。”

门人遂通一玉简入，旋而玉简却出。门人执之，引工人行至清泉眼，令洗浴及浣衣服。又至白泉眼，令与漱之。味如乳，甘美甚。连饮数掬，似醉而饱。遂为门人引下山，每至宫阙，只得于门外而不许入。如是经行半日，至山趾，有一国城，皆是金银珉玉为宫室，城楼以玉字题云“梯仙国”。工人询曰：“此国何如？”门人曰：“此皆诸仙初得仙者，关送此国，修行七十万日，然后得至诸天，或玉京、蓬莱、昆阇、姑射，然方得仙官职位，主策、主符、主印、主衣，飞行自在。”工人曰：“既是仙国，何在吾国之下界？”门人曰：“吾此国是下界之上仙国也。汝国之上，还有仙国如吾国，亦曰‘梯仙国’，一无所异。”言毕，谓工人曰：“卿可归矣。”遂却上山，聿寻来路，又令饮白泉数掬。欲至山顶求来穴，门人曰：“汝来此虽顷刻，已人间数十年矣。却出旧穴，应不可矣，待吾奏请通天关钥匙送卿归。”工人拜谢。须臾，门人携金印及玉简，又引工人别路而上。至一大门，势侔楼阁，门有数人俯伏而候。门人示金印，读玉简，划然开门。门人引工人上，才入门，风云拥而去，因无所睹。唯闻门人云：“好去，为吾致意于赤城真伯。”

须臾云开，已在房州北三十里孤星山顶洞中。出后，而询

阴隐客家，时人云已三四世矣。开井之由，皆不能知。工人自寻其路，惟见一巨坑，乃崩井之所为也。时贞元七年。工人寻觅家人，了不知处。自后不乐人间，遂不食五谷，信足而行。数年后，有人于剑阁鸡冠山侧近逢之，后莫知所在。

岑 文 本

贞观中，文本下朝，多于山亭避暑。日午时，寐初觉，忽有叩山亭院门者。药竖报云：“上清童子元宝，故此参奉。”文本性慕高道，束带命入，乃年二十已下道士，仪质爽迈，衣服纤异。冠浅青圆角冠，衣浅青圆帔，履青圆头履，衣服轻细如雾，非齐纨鲁縠之比。文本与语，乃曰：“仆上清童子，自汉朝而果成。本生于吴，已得不凝滞之道，遂为吴王进入见汉帝。有事拥遏教化不得者，无不相问。仆常与方圆行下，皆得美畅。由是自文、武二帝迄至哀帝，皆相眷。王莽作乱，方出外方，所在皆沐人怜爱。自汉成帝，遂厌人间，乃尸解。或秦或楚，不常厥居。闻公好道，故此相晓耳。”文本诘以汉、魏、宋、齐、梁间君王社稷之事，了了如目睹。因言史传间屈者虚者亦甚多。文本曰：“吾人冠帔何制度之异？”对曰：“夫道在于方圆之中，仆外服圆而心方正，相时仪也。”又问曰：“衣服皆轻细，何土所出？”对曰：“此是上清五铢服。”又问曰：“比闻六铢者天人衣，何五铢之异？”对曰：“尤细者则五铢也。”谈论不觉日晚。文本乃别，出门而忽不见。文本知是异人，乃每下朝，即令伺之，到则话论移时。后令人潜送，诣其所止，出山亭门东行数步，于院墙下，瞥然不见。文本命工力掘之三尺，至一古墓。墓中了无余物，唯得古钱一枚。文本悟上清童子是铜名；元宝，钱之文也；外圆心方，钱之状也；青衣，铜衣也；五铢服，亦钱

之文也。汉时生于吴，是汉朝铸五铢钱于吴王也。文本虽知之，而钱帛日盛。至中书令十余年，忽失古钱所在，文本遂堯。

沈 亚 之

沈亚之以记室从陇西公谓军泾州，昔见陇西公言：少从邢凤游。凤帅家子，无他能。后寓居长安平康里南，以钱百万质故豪洞门曲房之第。即其寝而昼偃，梦一美人，自西楹来，环步从容，执卷且吟，为古妆而高鬟长眉，衣方领绣带，被广袖之襦。凤大悦，问：“丽人何自而临我哉？”美人笑曰：“此妾家也。而君容于妾宇下，焉有所自？”凤曰：“愿示其书目。”美人曰：“妾好诗而常缀此。”凤曰：“丽人幸少留，得赐观览于人。”美人授诗坐西床，凤发卷，视其首篇，题之曰《春阳曲》，终四句。其后他篇皆数十句。美人曰：“君必欲传之，无令过一篇。”凤即起，从东庑下机上取彩笺，传春阳之曲。其词曰：“长安少女踏春阳，何处春阳不断肠？舞袖弓弯浑忘却，罗帏空度九秋霜。”凤吟卒，请曰：“何谓弓弯？”曰：“妾昔年父母教妾此舞。”美人乃起，整衣张袖，舞数拍，为弓弯之状以示凤。既罢，美人泫然良久，即辞去。凤曰：“愿复少从容。”须臾间竟去，凤亦旋觉，昏然忘有所记。凤更衣，即于怀袖中得其词，惊视，方省所梦。时贞元中也。又吴兴姚合谓亚之曰：“吾友王炎云：元和初，夕梦游吴，侍吴王。久之，闻宫中出辇，鸣箫击鼓，言葬西施。王悲悼不止，立诏词客作挽歌。炎遂应教作西施挽歌。其词曰：‘西望吴王阙，云书凤字牌。连江起珠帐，择土葬金钗。满地红心草，三层碧玉阶。春风无处所，凄恨不胜怀。’进词，王甚嘉之。乃悟，能记其实。”炎，太原人也。

刘 方 玄

山人刘方玄，自汉南抵巴陵，夜宿江岸古馆之厅。其西有巴篱，所隔又有一厅，常扃锁，云多有怪物，使客不安，已十数年不开矣。中间为厅廊崩摧，州司完葺至新净，而无人敢入。其夜，方玄都不知之。至二更后，见月色满庭，江山清寂。唯闻厅西有家口语言啸咏之声，殆不多辨。唯一老青衣语声稍重而带秦音者，言曰：“往年阿郎贬官时，常令老身骑偏面驹，抱阿荆郎。阿荆郎娇，不肯稳坐，或偏于左，或偏于右，坠损老身左膊。至今天欲阴，使我患酸疼焉。今又发矣，明日必大雨。如今阿荆郎官高也，不知知有老身无？”复闻相应答者。俄而有歌者，歌音清细，若曳绪之不绝。复吟诗者，吟声切切，如含酸和泪之词。幽咽良久，亦不可辨其文，而无所记录也。久而老青衣又云：“昔日阿荆郎爱念‘青青河畔草’，今日亦颇谓‘绵绵思远道’也。”仅四更，方不闻其声。明旦，果大雨。呼馆吏讯之，吏云：“此西厅空更无人。”方叙此中宾客不曾敢入之由。方玄固请开院视之，则秋草满地，苍苔没阶。中院之西则连山林，无人迹也。启其厅，厅则新净，了无所有。唯前间东面柱上，有诗一首，墨色甚新。其词曰：

耶娘送我青枫根，不记青枫几回落。

当时手刺衣上花，今日为灰不堪着。

视其书则鬼之诗也。馆吏云：“此厅成来，不曾有人，入亦逃，无此题诗处。”乃知夜来人也。复以此访于人，终不能知其来由耳。

马 侍 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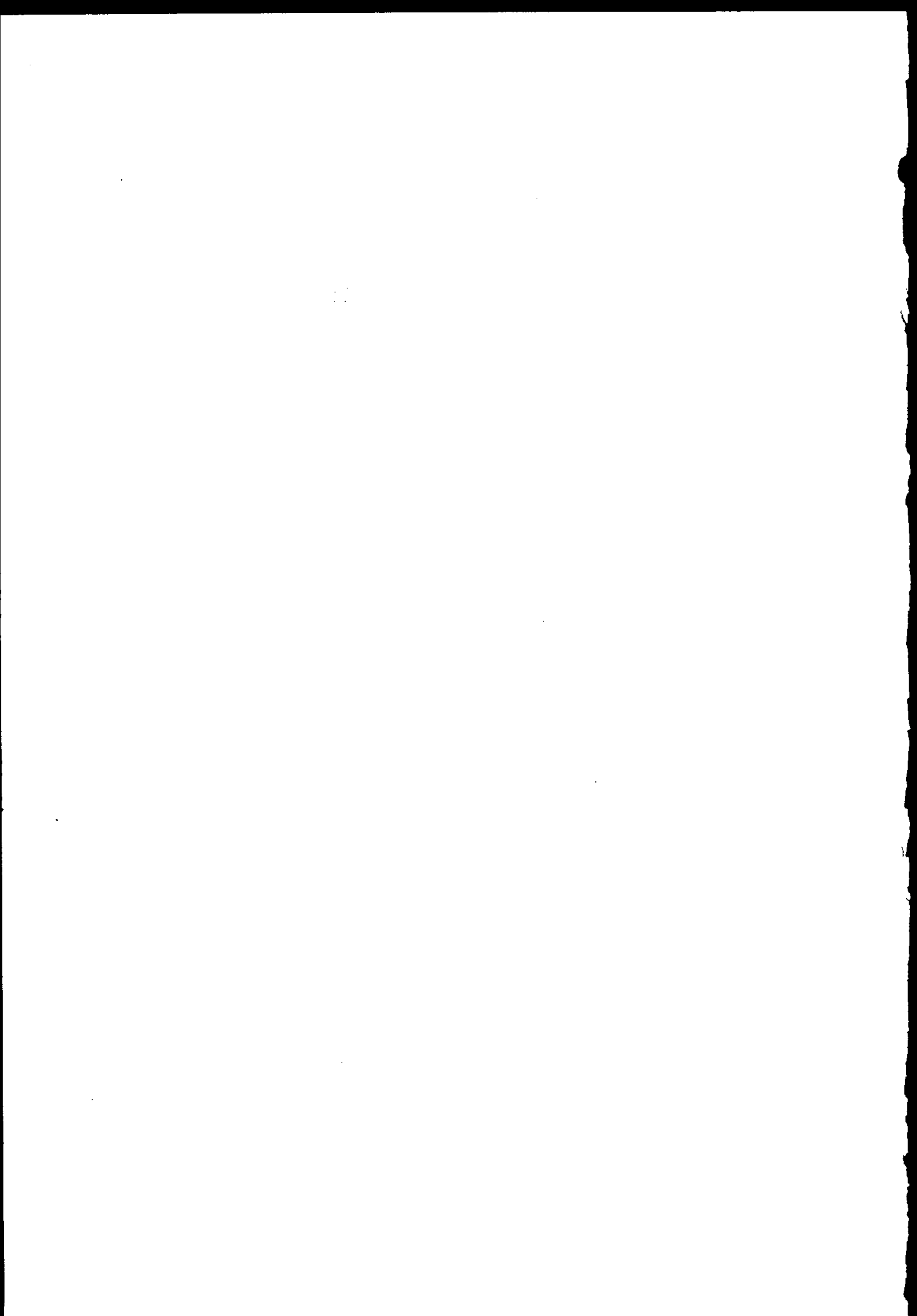
马燧贫贱时，寓游北京，谒府主不见，而乃寄于园吏。吏

曰：“莫欲谒护戎否？若谒，即须见言，当为其岐路耳。护戎讳数字而甚切，君当在意。若犯之，无逃其死也。然若幸愜之，则所益与诸人不同，慎勿暗投也。某乃护戎先乳母子，得以详悉，而辄赞君子焉。”燧信与疑半。明晨入谒护戎，果犯讳，庭叱而出。畏惧之色见园吏，吏曰：“是必忤护戎耳。”燧问计求脱，园吏曰：“君子戾我，而栖遑如是。然败则死，不得渎我也。”遂匿燧于粪车中，载出郭而逃。于时护戎果索燧，一报不获，散铁骑者，每门十人。燧狼忙窜六十余里，日暮，度不出境，求蔽于逃民败室中。尚未安，闻车马蹄喷声，人相议言：“能更三二十里否？”果护戎之使也。俄闻势渐远，稍安焉。未复常息，又闻有悉窣人行声。燧危栗次，忽于户牖见一女人，衣布衣，身形绝长，手携一襖曰：“马燧在此否？”燧默不敢对。又曰：“大惊怕否？胡二姊知君在此，故来安慰，无至忧疑也。”燧乃应唯而出。胡二姊曰：“大厄，然已过，尚有余恐尔。君固馁，我食汝。”乃解所携襖，有熟肉一瓯，胡饼数枚。燧食甚饱。却令于旧处，更不可动。胡二姊以灰数斗，于燧前地上，横布一道以援之，言曰：“今夜半有异物相恐劫，辄不得动。过此厄后，勋贵无双。”言毕而去。近夜半，有物闪闪照人，渐近户牖间。见一物长丈余，乃夜叉也。赤发猬奋，金牙锋铄，臂曲瘦木，甲擘兽爪，衣豹皮褙，携短兵，直入室来。狞目电烜，吐火喷血，跳踉哮吼，铁石消铄。燧之惴栗，殆丧魄亡精矣。然此物终不敢越胡二姊所布之灰。久之，物乃撤一门扉，藉而熟寝。俄又闻车马来声，有人相请曰：“此乃逃人之室，不妨马生匿于此？”子时数人持兵器下马入来，冲踏夜叉。夜叉奋起，大吼数声，裂人马啖食，血肉殆尽。夜叉意气徐步而去。四更，东方月上，燧觉寂静，乃出而去，见人马骨肉狼藉，燧乃获免。

后立大勋，官爵穹崇，询访胡二姊之由，竟不能得。思报不及，每春秋祠飨，别置胡二姊一座，列于庙左。

纂 异 记

[唐]李 玫 撰
李宗为 校点



校点说明

《纂异记》原书一卷，《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崇文总目》等均曾著录，但于作者的名字则颇有不同。《新唐书》、《崇文总目》作“李玫”，《宋志》则题“李攻”，又“一作政”。《南部新书》引书中《许生》事而称作者为“李纹”，《全唐诗》亦载《许生》中诗而题作者为“李玖”。核以此书中《齐君房》篇末作者自称“李玫”，则其名当以“玫”为是。

李玫的生平事迹，勾稽诸书所载，仅知其大略如下：他在大和元年（827）前寄居洛阳龙门山天竺寺习业，其间曾受到王涯“推食解衣”的恩遇；大和九年（835）前后任歙州巡官，闻王涯等“甘露四相”遇难，作诗悼之，几乎罹祸；至大中、咸通年间犹曾赴进士试，不第，但以文章闻名于时。

据《友会丛谈》所述，《纂异记》是李玫病居遣兴之作。原书佚失已久，本书系自《太平广记》中辑出。谈恺刻本《太平广记》注“出《纂异记》”（“纂”或讹作“慕”）者凡十二篇，而明抄本在此之外则另有谈本注出“《集异记》”的《蒋琛》、《僧晏通》二篇也注出“《纂异记》”。其中《蒋琛》一文与《纂异记》诸篇风格吻合，故从明抄本辑入；《僧晏通》纯为志怪一流，显然不是李玫所作，则从谈本略之。这样，本书实际辑得《纂异记》佚文十三篇。此书原只一卷，今所辑近二万言，当与原帙已相去不远。

本书所辑皆按其在《太平广记》中原来的卷次校录，以中华书局 1961 年版本为底本，复以收有《纂异记》佚文或节文之

《说郛》、《虞初志》、《绀珠集》、《类说》、《岁时广记》、《群书类编故事》等书加以校雠，尽量令其文从字顺，接近原貌。遵照本丛书的体例，不出校记。

《纂异记》最大的特点是许多作品具有强烈的政治讽刺色彩，与以往唐人传奇之用以消遣娱乐、抒情逞才大异其趣，可谓是我国第一部讽刺小说集，其创作年代也早于唐末皮日休等人的讽刺小品文。因此，此书在我国文学史中的影响与地位，应当予以足够的重视。

目 录

嵩岳嫁女	(496)
陈季卿	(500)
刘景复	(502)
张生	(504)
蒋琛	(505)
三史王生	(511)
张生	(512)
韦鲍生妓	(513)
许生	(516)
浮梁张令	(518)
杨楨	(520)
齐君房	(522)
徐玄之	(524)

纂异记

嵩岳嫁女

三礼田璆者，甚有文，通熟群书。与其友邓韶博学相类，皆以人昧，不能彰其明。家于洛阳。元和癸巳岁中秋望夕，携觞晚出建春门，期望月于韶别墅。行二三里，遇韶亦携觞自东来。驻马道周，未决所适。有二书生乘驄复出建春门，揖璆、韶，曰：“二君子挈榼，得非求今夕望月地乎？某敞庄，水竹台榭，名闻洛下，东南去此二、三里。倘能迂辔，冀展倾盖之份耳。”璆、韶甚愜所望，乃从而往。问其姓氏，多他语对。

行数里，桂轮已升，至一车门。始入，甚荒凉；又行数百步，有异香迎前而来，则豁然真境矣：泉瀑交流，松桂夹道；奇花异草，照烛如昼；好鸟腾翥，风和月莹。璆、韶请簇马飞觞。书生曰：“足下榼中，厥味何如？”璆、韶曰：“乾和五醖。虽上清醒醐，计不加此味也。”书生曰：“某有瑞露之酒，酿于百花之中，不知与足下五醖孰愈耳？”谓小童曰：“折烛夜一花，倾与二君子尝。”其花四出而深红，圆如小瓶，径三寸余，绿叶形类杯，触之有余韵。小童折花至，倾于竹叶中。凡飞数巡，其味甘香，不可比状。

饮讫，又东南行数里，至一门，书生揖二客下马。觞以烛夜花中之余，贲诸从者。饮一杯，皆大醉，各止于户外。乃引客入，则有鸾鹤数十，腾舞来迎。步而前，花转繁，酒味尤美。

其百花皆芳香，压枝于路旁。凡历池馆堂榭，率皆陈设盘筵；若有所待，但不留璆、韶坐。璆、韶饮多，行又甚倦，请暂憩盘筵。书生曰：“坐亦何难，但不利于君耳。”璆、韶诘其由，曰：“今夕中天群仙会于兹岳。藉君神魄，不杂腥膻，请以知礼导升降。此皆诸仙位座，不宜尘触耳。”

言讫，见直北花烛亘天，箫韶沸空，驻云母双车于金堤之上，设水晶方盘于瑶幄之内。群仙方奏《霓裳羽衣曲》，书生前进，有玉女问曰：“礼生来未？”于是引璆、韶进，立于碧玉堂下。左右命璆、韶拜夫人。夫人蹇帷笑曰：“下域之人，而能知礼。然服食之气，犹然射人，不可近他贵婿，可各赐薰髓酒一杯。”

璆、韶饮讫，觉肌肤温润，稍异常人，呼吸皆异香气。夫人问左右：“谁人召来？”曰：“卫符卿、李八百。”夫人曰：“便令此二童接待。”于是二童引璆、韶于神仙之后纵目。璆问曰：“相者谁？”曰：“刘纲。”“侍者谁？”曰：“茅盈。”“东邻女弹箏击筑者谁？”曰：“麻姑、谢自然。”“幄中坐者谁？”曰：“西王母。”

俄有一人驾鹤而来。王母曰：“久望刘君矣。”刘君笑曰：“适缘莲花峰道士奏章事，须决遣。尚多未来客，何言‘久望’乎？”王母曰：“奏章事者有何所为？”曰：“论浮梁县令求延年矣，以其人因贿赂履官途，以苛虐为官政。生情于案牍，忠恕之道蔑闻；唯锥于货财，巧伪之计更作。自贻覆餗，以促余龄。但以莲花峰叟徇从于人，奏章甚恳，特纾死限，量延五年。”璆问：“刘君谁？”曰：“汉朝天子。”

续有一人，驾黄龙，戴黄旂，导以笙歌，从以嫔嫡，及瑶幄而下。王母复问曰：“李君来何迟？”曰：“为敕龙神设水旱之计，作汴淮、蔡，以歼妖逆。”汉主曰：“奈百姓何？”曰：“上帝亦有此问，予一表断其惑矣。”曰：“可得闻乎？”曰：“不能悉记，略

举大纲耳。其表云：‘某孙某，克构丕基，德洽兆庶。临履深薄，匪敢怠荒。不劳师车，平中夏、西蜀之孽；不费天府，扫东吴、上党之妖。九有已见其廓清，一方尚屯其氛祲。伏以虺蜴肆毒，痛于淮、蔡。豺狼尚惜其口喙，蝼蚁犹固其封疆。若遣时丰人安，是稔群丑；但使年饥疠作，必摇人心。如此倒戈而攻，可以席卷。祸三州之逆党，所损至微；安六合之疾疢，其利则厚。伏请神龙施水，疠鬼行灾，由此天诛，以资战力。’”汉主曰：“表至嘉。第既允许，可以前贺诛锄矣。”书生谓璆、韶：“此开元、天宝太平之主也。”

未顷，闻箫韶自空而来。有执绛节者前唱言：“穆天子来。”奏乐，群仙皆起，王母避位拜迎，二主降阶，入幄环坐而饮。王母曰：“何不拉取老轩辕来？”曰：“他今夕主张月宫之醮，非不勤请耳。”王母又曰：“瑶池一别后，陵谷几迁移。向来观洛阳东城，已丘墟矣；定鼎门西路，忽焉复新。市朝云改，名利如旧，可以悲叹耳。”穆王把酒，请王母歌。以珊瑚钩击盘而歌曰：

劝君酒，为君悲且吟。

自从频见市朝改，无复瑶池宴乐心。

王母持杯，穆天子歌曰：

奉君酒，休叹市朝非。

早知无复瑶池兴，悔驾骅骝草草归。

歌竟，与王母话瑶池旧事。乃重歌一章云：

八马回乘汗漫风，犹思往事憩昭宫。

宴移玄圃情方洽，乐奏钧天曲未终。

斜汉露凝残月冷，流霞杯泛曙光红。

昆仑回首不知处，疑是酒酣魂梦中。

王母酬穆天子歌曰：

一曲笙歌瑶水滨，曾留逸足驻征轮。
人间甲子周千岁，灵境杯觞初一巡。
玉兔银河终不夜，奇花好树镇长春。
悄知穆满饶词句，歌向俗流疑误人。

酒至汉武帝，王母又歌曰：

珠露金风下界秋，汉家陵树冷脩脩。
当时不得仙桃力，寻作浮尘飘陇头。

汉主上王母酒，歌以送之曰：

五十余年四海清，自亲丹灶得长生。
若言尽是仙桃力，看取神仙簿上名。

帝把酒曰：“吾闻丁令威能歌。”命左右招来。令威至，帝又遣子晋吹笙以和。歌曰：

月照骊山露泣花，似悲仙帝早升遐。
至今犹有长生鹿，时绕温泉望翠华。

帝持杯久之。

王母曰：“应须召叶静能来，唱一曲当时事。”静能续至，跪献帝酒，复歌曰：

幽蓟烟尘别九重，贵妃汤殿罢歌钟。
中宵扈从无全仗，大驾苍皇发六龙。
妆匣尚留金翡翠，暖池犹浸玉芙蓉。
荆榛一闭朝元路，唯有悲风吹晚松。

歌竟，帝凄惨良久，诸仙亦惨然。于是黄龙持杯，立于车前，再拜祝曰：“上清神女，玉京仙郎。乐此今夕，和鸣凤凰。凤凰和鸣，将翱将翔。与天齐休，庆流无央。”仙郎即以鲛绡五千匹，海人文锦三千端，琉璃琥珀器一百床，明月骊珠各十斛，赠奏乐仙女。乃有四鹤立于车前，载仙郎并相者、侍者，兼有宝花

台。俄进法膳，凡数十味，亦沾及璆、韶，璆、韶饫饱。有仙女捧玉箱，托红笺笔砚而至，请催妆诗。于是刘纲诗曰：

玉为质兮花为颜，蝉为鬓兮云为鬟。

何劳傅粉兮施渥丹，早出娉婷兮缥缈间。

于是茅盈诗云：

水晶帐开银烛明，风摇珠佩连云清。

休匀红粉饰花态，早驾双鸾朝玉京。

巢父诗曰：

三星在天银河回，人间曙色东方来。

玉苗琼蕊亦宜夜，莫使一花冲晓开。

诗既入，内有环佩声。即有玉女数十，引仙郎入帐，召璆、韶行礼。礼毕，二书生复引璆、韶辞夫人。夫人曰：“非无至宝可以相赠，但尔力不任挈耳。”各赐延寿酒一杯，曰：“可增人间半甲子。”复命卫符卿等引还人间，无使归途寂寞。

于是二童引璆、韶而去。折花倾酒，步步惜别。卫君谓璆、韶曰：“夫人白日上升，骖鸾驾鹤，在积习而已。未有积德累仁，抱才蕴学，卒不享爵禄者。吾未之信。倘吾子尘牢可逾，俗桎可脱，自今十五年后，待子于三十六峰。愿珍重自爱！”复出来时车门，握手告别。别讫，行四、五步，杳失所在。唯见嵩山，嵯峨倚天。得樵径而归。

及还家，已岁余，室人招魂，葬于北邙之原，坟草宿矣。于是璆、韶弃家室，同入少室山。今不知所在。

（《太平广记》卷五〇）

陈 季 卿

陈季卿者，家于江南。辞家十年，举进士，志不能无成归，

羈栖輦下，鬻书判给衣食。尝访僧于青龙寺，遇僧他适，因息于暖阁中，以待僧还。有终南山翁，亦伺僧归，方拥炉而坐。揖季卿就炉。坐久，谓季卿曰：“日已晡矣，得无馁乎？”季卿曰：“实饥矣。僧且不在，为之奈何？”翁乃于肘后解一小囊，出药方寸，止煎一杯，与季卿，曰：“粗可疗饥矣。”季卿啜讫，充然畅适，饥寒之苦，洗然而愈。

东壁有寰瀛图，季卿乃寻江南路，因长叹曰：“得自渭泛于河，游于洛，泳于淮，济于江，达于家，亦不悔无成而归。”翁笑曰：“此不难致。”乃命僧童折阶前一竹叶，作叶舟，置图中渭水之上，曰：“公但注目于此舟，则如公向来所愿耳。然至家，慎勿久留。”

季卿熟视久之，稍觉渭水波浪，一叶渐大，席帆既张，恍然若登舟。始自渭及河，维舟于禅窟兰若。题诗于南楹云：“霜钟鸣时夕风急，乱鸦又望寒林集。此时辍棹悲且吟，独向莲花一峰立。”明日，次潼关。登岸，题句于关门东普通院门云：

度关悲失志，万绪乱心机。

下坂马无力，扫门尘满衣。

计谋多不就，心口自相违。

已作羞归计，还胜羞不归。

自陕东，凡所经历，一如前愿。旬余至家，妻子兄弟拜迎于门。夕有《江亭晚望》诗，题于书斋，云：

立向江亭满目愁，十年前事信悠悠。

田园已逐浮云散，乡里半随逝水流。

川上莫逢诸钓叟，浦边难得旧沙鸥。

不缘齿发未迟暮，吟对远山堪白头。

此夕，谓其妻曰：“吾试期近，不可久留，即当进棹。”乃吟一章

别其妻曰：

月斜寒露白，此夕去留心。
酒至添愁饮，诗成和泪吟。
离歌栖凤管，别鹤怨瑶琴。
明夜相思处，秋风吹半衾。

将登舟，又留一章别诸兄弟云：

谋身非不早，其奈命来迟。
旧友皆霄汉，此身犹路歧。
北风微雪后，晚景有云时。
惆怅清江上，区区趁试期。

一更后，复登叶舟，泛江而逝。兄弟妻属，恸哭于滨，谓其鬼物矣。

一叶漾漾，遵旧途至于渭滨，乃赁乘，复游青龙寺。宛然见山翁拥褐而坐。季卿谢曰：“归则归矣，得非梦乎？”翁笑曰：“后六十日方自知。”而日将晚，僧尚不至，翁去，季卿还主人。

后二月，季卿之妻子，赍金帛，自江南来。谓季卿厌世矣，故来访之。妻曰：“某月某日归。是夕作诗于西斋，并留别二章。”始知非梦。

明年春，季卿下第东归。至禅窟及关门兰若，见所题两篇，翰墨尚新。后年季卿成名，遂绝粒，入终南山去。

（《太平广记》卷七四）

刘景复

吴泰伯庙，在东阊门之西。每春秋季，市肆皆率其党，合牢醴祈福于三让王，多图善马、彩舆、女子以献之，非其月亦无虚日。

乙丑春，有金银行首纠合其徒，以绡画美人捧胡琴以从，其貌出于旧绘者。名美人为“胜儿”，盖户牖墙壁会前后所献者，无以匹也。女巫方舞，有进士刘景复送客之金陵，置酒于庙之东通波馆，而欠伸思寝，乃就榻。方寝，见紫衣冠者言曰：“让王奉屈。”刘生随而至庙，周旋揖让而坐。王语刘生曰：“适纳一胡琴，艺甚精而色殊丽。吾知子善歌，故奉邀作胡琴一章，以宠其艺。”初，生颇不甘，命酌人间酒一杯与歌。逡巡酒至，并献酒物。视之，乃适馆中祖筵者也。生饮数杯，醉而作歌曰：

繁弦已停杂吹歇，胜儿调弄逻迤发。
四弦拢捻三四声，唤起边风驻寒月。
大声漕漕奔湓湓，浪蹙波翻倒溟渤。
小弦切切怨颺颺，鬼泣神悲低悉率。
侧腕斜挑掣流电，当胸直戛腾秋鹞。
汉妃徒得端正名，秦女虚夸有仙骨。
我闻天宝年间事，凉州未作西戎窟。
麻衣右衽皆汉民，不省胡尘暂蓬勃。
太平之末狂胡乱，犬豕崩腾恣唐突。
玄宗未到万里桥，东洛西京一时没。
一朝汉民没为虏，饮恨吞声空咽嗝。
时看汉月望汉天，怨气冲星成彗孛。
国门之西八九镇，高城深垒闭闲卒。
河湟咫尺不能收，挽粟推车徒矻矻。
今朝闻奏凉州曲，使我心魂暗超忽。
胜儿若向边塞弹，征人血泪应阑干。

歌既成，刘生乘醉，落泪草札而献。王寻绎数四，召胜儿以授之。王之侍儿有不乐者，妒色形于坐中，恃酒，以金如意

击胜儿首，血淋襟袖。生乃惊起。明日视绘素，果有损痕。歌今传于吴中。

(《太平广记》卷二八〇)

张 生

有张生者，家在汴州中牟县东北赤城坂。以饥寒，一旦别妻子游河朔，五年方还。

自河朔还汴州，晚出郑州门。到板桥，已昏黑矣，乃下道，取陂中径路而归。忽于草莽中见灯火荧煌，宾客五、六人，方宴饮次，生乃下驴以诣之。相去十余步，见其妻亦在坐中，与宾客语笑方洽。生乃蔽形于白杨树间以窥之。见有长须者，持杯请措大夫人歌。生之妻，文学之家，幼学诗书，甚有篇咏。欲不为唱，四座勤请，乃歌曰：

叹衰草，络纬声切切。

良人一去不复还，今夕坐愁鬓如雪。

长须云：“劳歌一杯。”饮讫。

酒至白面年少，复请歌。张妻曰：“一之谓甚，其可再乎！”长须持一筹箸，云：“请置觥。有拒请歌者，饮一钟；歌旧词中笑语，准此罚。”于是，张妻又歌曰：

劝君酒，君莫辞。

落花徒绕枝，流水无返期。

莫恃少年时，少年能几时。

酒至紫衣者，复持杯请歌。张妻不悦，沉吟良久，乃歌曰：

怨空闺，秋日亦难暮。

夫婿断音书，遥天雁空度。

酒至黑衣胡人，复请歌。张妻连唱三、四曲，声气不续。

沉吟未唱间，长须抛觥云：“不合推辞。”乃酌一钟。张妻涕泣而饮，复唱送胡人酒曰：

切切夕风急，露滋庭草湿。

良人去不回，焉知掩闺泣。

酒至绿衣少年，持杯曰：“夜已久，恐不得从容，即当睽索，无辞一曲，便望歌之。”又唱云：

萤火穿白杨，悲风入荒草。

疑是梦中游，愁迷故园道。

酒至张妻，长须歌以送之曰：

花前始相见，花下又相送。

何必言梦中，人生尽如梦。

酒至紫衣胡人，复请歌，云：“须有艳意。”张妻低头未唱间，长须又抛一觥。于是张生怒，扞足下得一瓦，击之，中长须头；再发一瓦，中妻额。阒然无所见。

张君谓其妻已卒，恸哭，连夜而归。及明至门，家人惊喜出迎。张君问其妻，婢仆曰：“娘子夜来头痛。”张君入室，问其妻病之由。曰：“昨夜梦草莽之处，有六、七人，遍令饮酒，各请歌。奴凡歌六、七曲。有长须者，频抛觥。方饮次，外有发瓦来，第二中奴额，因惊觉，乃头痛。”张君因知昨夜所见，乃妻梦也。

（《太平广记》卷二八二）

蒋琛

霁人蒋琛，精熟二经，常教授于乡里。每秋冬，于霁溪、太湖中流，设网罟以给食。尝获巨龟，以其质状殊异，乃顾而言曰：“虽入余且之网，俾免刳肠之患。既在四灵之列，得无愧于鄙叟乎？”乃释之。龟及中流，凡返顾六七。

后岁余,一夕风雨晦冥,闻波间汹汹声,则前之龟扣舷,人立而言曰:“今夕太湖、霅溪、松江神境会,川渚诸长,亦闻应召。开筵解榻,密迓渔舟。以足下淹滞此地,持网且久,纤鳞细介,苦于数网;脱祸之辈,常怀怨心。恐水族乘便,得肆胸臆。昔日恩遇,常贮恻诚。由斯而来,冀答万一。能退咫尺以远害乎?”琛曰:“诺。”遂于安流中,缆舟以伺焉。

未顷,有龟鼉鱼鳖,不可胜计,周匝二里余,蹙波为城,遏浪为地,辟三门,坦通衢。异怪千余,皆人质螭首,执戈戟,列行伍,守卫如有所待。续有蛟蜃数十,东西驰来,乃嘘气为楼台,为琼宫珠殿,为歌筵舞席,为座榻衾褥,顷刻毕备。其尊罍器皿,玩用之物,皆非人世所有。又有神鱼数百,吐火珠,引甲士百余辈,拥青衣黑冠者,由霅溪南津而出。复见水兽亦数百,冲跃,引铁骑二百余,拥朱衣赤冠者,自太湖中流而来。至城门,下马交拜。溪神曰:“一不展觐,五纪于兹。虽鱼雁不绝,而笑言久旷。勤企盛德,衷肠惘然。”湖神曰:“我心亦如之。”

揖让次,有老蛟前唱曰:“安流王上马。”于是二神立候焉。则有衣虎豹之衣,朱其额,青其足,执蜡炬,引旌旗、戈甲之卒凡千余,拥紫衣朱冠者,自松江西派而至。二神迎于门,设礼甚谨。叙暄凉竟,江神曰:“此去有将为宰执者北渡,而神貌未扬,行李甚艰。恐神不识,不知事,须帖屏翳收风,冯夷息浪。斯亦上帝素命,礼宜躬亲,候吾子清尘。得免举罚否?然窃于水滨,拉得范相国来,足以补其尤矣。”乃有披褐者,仗剑而前。溪湖神曰:“钦奉实久。”范君曰:“凉德未泯,吴人怀恩,立祠于江滨,春秋设薄祀。为村醪所困,遂为江公驱来。唐突盛筵,益增惭栗。”于是揖让入门。

既即席,则有老蛟前唱曰:“湘王去城二里。”俄闻辘轳车

马声，则有绿衣玄冠者，气貌甚伟，驱殿亦百余。既升阶，与三神相见，曰：“适辄与汨罗屈副使俱来。”乃有服饰与容貌惨悴者，偃偻而进。

方即席，范相笑谓屈原曰：“被放逐之臣，负波涛之困，谗痕谤迹，骨销未灭，何惨面目，便猎其杯盘？”屈原曰：“湘江之孤魂，鱼腹之余肉，焉敢将喉舌酬对相国乎？然吾闻穿七札之箭，不射笼中之鸟；荆洪钟之剑，不刳几上之肉。且足下亡吴霸越，功成身退，逍遥于五湖之上，辉焕于万古之后，故鄙夫窃仰重德盛名，不敢以常意奉侍。何今日戏谑于绮席，恃意气于放臣，则何异射病鸟于笼中，刳腐肉于几上？窃于君子惜金铍与利刃也！”于是湘神动色，命酒罚范君。

君将饮，有女乐数十辈，皆执所习于舞筵。有俳優扬言曰：“皤皤美女，唱《公无渡河歌》。”其词曰：

浊波扬扬兮凝晓雾，公无渡河兮公竟渡。

风号水激兮呼不闻，提衣看入兮中流去。

浪排衣兮随步没，沉尸深入兮蛟螭窟。

蛟螭尽醉兮君血干，推出黄沙兮泛君骨。

当时君死兮妾何适，遂就波澜兮合魂魄。

愿持精卫衔石心，穷取河源塞泉脉。

歌竟，俳優复扬言：“谢秋娘舞《采桑曲》。”凡十余叠，曲韵哀怨。

舞未竟，外有宣言：“申徒先生从河上来，徐处士与鸱夷君自海滨至。”乃随导而入。江、溪、湘、湖，礼接甚厚。屈大夫曰：“子非蹈瓮抱石抉眼之徒欤？”对曰：“然。”屈曰：“余得朋矣。”于是朱弦雅张，清管徐奏，酌瑶觥，飞玉觞，陆海珍味，靡不臻极。

舞竟，俳优又扬言：“曹娥唱《怨江波》。”凡五叠。琛所记者唯三，其词云：

悲风淅淅兮波绵绵，芦花万里兮凝苍烟。
虬螭窟宅兮渊且玄，排波叠浪兮沉我天。
所覆不全兮身宁全，溢眸恨血兮徒涟涟。
誓将柔荑抉锯齿之啄，空水府而藏其腥涎。
青娥翠黛兮沉江堞，碧云斜月兮空婵娟。
吞声饮恨兮语无力，徒扬哀怨兮登歌筵。

歌竟，四座为之惨容。江神把酒，太湖神起舞作歌曰：

白露漙兮西风高，碧波万里兮翻洪涛。
莫言天下至柔者，载舟覆舟皆我曹。

江神倾杯，起舞作歌曰：

君不见，夜来渡口拥千艘，中载万姓之脂膏。
当楼船泛泛于叠浪，恨珠贝又轻于鸿毛。
又不见，朝来津亭维一舫，中有一士青其袍。
赴宰邑之良日，任波吼而风号。
是知溺名溺利者，不免为水府之腥臊。

湘王持杯，霅溪神歌曰：

山势萦回水脉分，水光山色翠连云。
四时尽入诗人咏，役杀吴兴柳使君。

酒至霅溪神，湘王歌曰：

渺渺烟波接九疑，几人经此泣江蓠。
年年绿水青山色，不改重华南狩时。

于是范相国献《境会夜宴》诗曰：

浪阔波澄秋气凉，沉沉水殿夜初长。
自怜休退五湖客，何幸追陪百谷王。

香袅碧云飘绮席，觥飞白玉滟椒浆。

酒酣独泛扁舟去，笑入琴高不死乡。

徐衍处士献《境会夜宴并简范》诗曰：

珠光龙耀火幢幢，夜接朝云宴渚宫。

风管清吹凄极浦，朱弦闲奏冷秋空。

论心幸遇同归友，揣分惭无辅助功。

云雨各飞真境后，不堪波上起悲风。

屈大夫左持杯，右击盘，朗朗作歌曰：

凤騫騫以降瑞兮，患山鸡之杂飞。

玉温温以呈器兮，困砒砒之争辉。

当侯门之四辟兮，瑾嘉谟之重扉。

既瑞器而无庸兮，宜昏暗之相微。

徒刳石以为舟兮，顾沿流而志违。

将刻木而作羽兮，与超腾之理非。

矜子子于空举兮，靡群援之可依。

血淋淋而滂流兮，顾江鱼之腹而将归。

西风萧萧兮湘水悠悠，白芷芳歇兮江蓠秋。

日晚晚兮川云收，棹歌四起兮悲风幽。

羈魂汨没兮我名永浮，碧波虽涸兮厥誉长流。

向使甘言顺行于曩昔，岂今日居君王之座头？

是知贪名徇禄而随世磨灭者，虽正寝而死兮，无得与吾俦。

当鼎足之嘉会兮，获周旋于君侯。

雕盘玉豆兮罗珍羞，金卮琼斝兮方献酬。

敢写心兮歌一曲，无谓余持杯以淹留。

申屠先生献《境会夜宴》诗曰：

行殿秋未晚，水宫风初凉。
 谁言此中夜，得接朝宗行。
 灵鼉振瑟瑟，神龙耀煌煌。
 红楼压波起，翠幄连云张。
 玉箫冷吟秋，瑶瑟清含商。
 贤臻江湖叟，贵列川渚王。
 谅予衰俗人，无能振颓纲。
 分辞昏乱世，乐寐蛟螭乡。
 栖迟幽岛间，几见波成桑。
 尔来尽流俗，难与倾壶觞。
 今日登华筵，稍觉神扬扬。
 方欢沧浪侣，遽恐白日光。
 海人瑞锦前，岂敢言文章。
 聊歌灵境会，此会诚难忘。

鸱夷君衔杯作歌曰：

云集大野兮血波汹汹，玄黄交战兮吴无全垒。
 既霸业之将坠，宜嘉谟之不从。
 国步颠蹶兮吾道遭凶。
 处鸱夷之大困，入渊泉之九重。
 上帝悯余之非辜兮，俾大江鼓怒其冤踪。
 所以鞭浪山而疾驱波岳，亦粗足展余怫郁之心胸。
 当灵境之良宴兮，谬尊俎之相容。
 击箫鼓兮撞歌钟，吴讴越舞兮欢未极，遽军城晓鼓之
 瑟瑟。

愿保上善之柔德，何行乐之地兮难相逢。

歌终，霁郡城楼早鼓绝，洞庭山寺晨钟鸣；而飘风勃兴，玄

云四起。波间车马音犹合沓。顷之，无所见。曙色既分，巨龟复延首于中流，顾眄琛而去。

（《太平广记》卷三〇九）

三史王生

有王生者，不记其名，业三史，博览甚精。性好夸炫，语甚容易。每辩古昔，多以臆断。有旁议者，必大言折之。

尝游沛，因醉，入高祖庙。顾其神座，笑而言曰：“提三尺剑，灭暴秦，翦强楚，而不能免其母‘乌老’之称，徒歌‘大风起兮云飞扬’，曷能威加四海哉！”徘徊庭庑间，肆目久之，乃还所止。

是夕才寐而卒，见十数骑擒至庙庭。汉祖按剑大怒曰：“史籍未览数纸，而敢褻黷尊神。‘乌老’之言，出自何典？若无所据，尔罪难逃！”王生顿首曰：“臣常览大王本纪，见司马迁及班固云：‘母刘媪’，而注云‘乌老反’，释云‘老母之称也’。见之于史，闻之于师，载之于籍，炳然明如白日，非臣下敢出于胸襟尔。”汉祖益怒，曰：“朕沛中《泗水亭长碑》，昭然具载矣。曷以外族媪氏，而妄称乌老乎？读错本书，且不见义，敢恃酒喧于殿庭，宜付所司劾犯上之罪。”

语未终，而西南有清道者，扬言太公来。方及阶，顾王生曰：“斯何人而见辱之甚也？”汉祖降阶，对曰：“此虚妄侮慢之人也，罪当斩之。”王生逞目太公，遂厉声而言曰：“臣览史籍，见侮慢其君亲者尚无所贬，而贱臣戏语于神庙，岂期肆于市朝哉！”汉祖又怒曰：“在典册，岂载侮慢君亲者？当试征之。”王生曰：“臣敢征大王可乎？”汉祖曰：“然。”王生曰：“王即位，会群臣，置酒前殿，献太上皇寿。有之乎？”汉祖曰：“有之。”“既

献寿，乃曰：“大人常以臣无赖，不事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孰与仲多？”有之乎？”汉祖曰：“有之。”“殿上君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有之乎？”曰：“有之。”王生曰：“是侮慢其君亲矣。”太公曰：“此人理不可屈，宜速逐之。不尔，必遭杯羹之让也。”汉祖默然良久，曰：“斩此物，污我三尺刃。”令搨发者搨之。一搨惘然而苏，东方明矣。以镜视腮，有若指踪。数日方灭。

（《太平广记》卷三一〇）

张 生

进士张生，善鼓琴，好读孟轲书。下第游蒲关，入舜城。日将暮，乃排闥耸轡争进，因而马蹶。顷之马毙，生无所投足，遂诣庙吏，求止一夕。吏指檐庑下曰：“舍此无所诣矣。”遂止。

初夜方寝，见绛衣者二人。前言曰：“帝召书生。”生遽往。帝问曰：“业何道艺之人？”生对曰：“臣，儒家子，常习孔孟书。”帝曰：“孔，圣人也。朕知久矣。孟是何人，得与孔同科而语？”生曰：“孟亦传圣人意也，祖尚仁义，设礼乐而施教化。”帝曰：“著书乎？”生曰：“著书七千二百章，盖与孔门之徒难疑答问，及鲁论、齐论，俱善言也。”帝曰：“记其文乎？”曰：“非独晓其文，抑亦深其义。”帝乃令生朗念，倾耳听之。念：“万章问：‘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何为其号泣也？’孟子曰：‘怨慕也。’万章问曰：‘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劳而不怨。然则舜怨乎？’答曰：‘长息问于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则吾得闻命矣。号泣于旻天，怨于父母，则吾不知也。’”

帝止生之词，恍然叹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亦此之谓矣。朕舍天下千八百二十载，暴秦窃位，毒痛四海。焚我典

籍，泯我帝图，蒙蔽群言，逞恣私欲。百代之后，经史差谬。辞意相及，邻于诙谐。常闻赞唐尧之美曰：‘垂衣裳而天下理。’盖明无事也。然则平章百姓，协和万邦，至于滔天怀山襄陵，下民其咨。夫如是则与垂衣之义乖矣。亦闻赞朕之美曰：‘无为而治。’乃载于典则云。宾四门，齐七政，类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偏群神，流共工，放驩兜，殛鲧，窜三苗。夫如是与无为之道远矣。今又闻‘号泣于旻天，怨慕也’，非朕之所行。夫莫之为而为之者，天也；莫之致而致之者，命也。朕泣者，怨己之命不合于父母，而诉于旻天也。何万章之问，孟轲不知其对！传圣人之意，岂宜如是乎？”嗟不能已。

久之，谓生曰：“学琴乎？”曰：“嗜之而不善。”帝乃顾左右取琴，曰：“不闻鼓五弦，歌《南风》，奚足以光其归路？”乃抚琴以歌之曰：

南风薰薰兮草芊芊，妙有之音兮归清弦。

荡荡之教兮由自然，熙熙之化兮吾道全。

薰薰兮思何传。

歌讫，鼓琴为《南风弄》。音韵清畅，爽朗心骨。生因发言曰：“妙哉！”乃遂惊悟。

（《太平广记》卷三一〇）

韦鲍生妓

酒徒鲍生，家富蓄妓。开成初，行历阳道中。止定山寺，遇外弟韦生下第东归，同憩水阁。

鲍置酒。酒酣，韦谓鲍曰：“乐妓数辈焉在？得不有携挈者乎？”鲍生曰：“幸各无恙。然滞维扬日，连毙数驷，后乘既阙，不果悉从，唯与梦兰、小倩俱。今亦可以佐欢矣。”顷之，二

双鬟抱胡琴、方响而至，遂坐韦生、鲍生之左。搯丝击金，响亮溪谷。酒阑，鲍谓韦曰：“出城得良马乎？”对曰：“予春初塞游，自鄜坊历乌延，抵平夏，止灵武而回。部落馥骏获数匹，龙形凤颈、鹿胫鳧膺、眼大足轻、脊平肋密者，皆有之。”鲍抚掌大悦，乃停杯命烛，阅马于轩槛前。数匹，与向来夸诞，十未尽其八九。韦戏鲍曰：“能以人换，任选殊尤。”

鲍欲马之意颇切，密遣四弦更衣盛妆。顷之乃至，命捧酒劝韦生，歌一曲以送之云：

白露湿庭砌，皓月临前轩。

此时颇留恨，含思独无言。

又歌送鲍生酒云：

风飏荷珠难暂圆，多生信有短因缘。

西楼今夜三更月，还照离人泣断弦。

韦乃召御者，牵紫叱拨以酬之。鲍意未满，往复之说，紊然无章。

有紫衣冠者二人，导从甚众，自水阁之西，升阶而来。鲍、韦以寺当星使交驰之路，疑大寮夜至，乃恐悚入室，阖户以窥之，而杯盘狼籍，不暇收拾。时紫衣即席，相顾笑曰：“此即向来闻妾换马之筵。”因命酒对饮。一人须髯甚长，质貌甚伟，持杯望月，沉吟久之，曰：“足下盛赋云：‘斜汉左界，北陆南躔。白露暖空，素月流天。’可得光前绝后矣。”对曰：“殊不见赏‘气霁地表，云敛天末。洞庭始波，木叶微脱’？”长须云：“数年来在长安，蒙乐游王引至南宫，入都堂，与刘公幹、鲍明远看试秀才。予窃入司文之室，于烛下窥能者制作，见属对颇切，而赋有蜂腰鹤膝之病，诗有重头重尾之犯。若如足下洞庭、木叶之对，为纰缪矣。小子拙赋云：‘紫台稍远，燕山无极。凉风忽

起,白日西匿。’则稍远忽起之声,俱遭黜退矣。不亦异哉!”谓长须曰:“吾闻古之诸侯,贡士于天子,尊贤劝善者也。故一适为之好德,再适为之尊贤,三适为之有功,乃加九锡。不贡士,一黜爵,再黜地,三黜爵地。夫古之求士也如此。犹恐搜山之不高,索林之不深,尚有遗漏者,乃每岁季春,开府库,出币帛,周天下而礼聘之。当是时,儒墨之徒,岂尽出矣?智谋之士,岂尽举矣?山林川泽,岂无遗矣?日月照临,岂尽得其所矣?天子求之既如此,诸侯贡之又如此,聘礼复如此,尚有栖栖于岩谷,郁郁不得志者。吾闻今之求聘之礼缺,是贡举之道隳矣。贤不肖同途焉,才不才汨汨焉。隐岩穴者,自童髦穷经,至于白首焉;怀方策者,自壮岁力学,讫于没齿。虽每岁乡里荐之于州府,州府贡之于有司。有司考之诗赋:蜂腰鹤膝,谓不中度;弹声韵之清浊,谓不协律。虽有周、孔之贤圣,班、马之文章,不由此制作,靡得而达矣。然皇王帝霸之道,兴亡理乱之体,其可闻乎?今足下何乃赞扬今之小巧,而隳张古之大体?况予乃愬皓月长歌之手,岂能欢于雕文刻句者哉!”

“今珠露既清,桂月如昼,吟咏时发,杯觞间行,能援笔联句,赋今之体调一章,以乐长夜否?”曰:“何以为题?”长须曰:“便以《妾换马》为题,仍以‘舍彼倾城,求其骏足’为韵。”命左右折庭前芭蕉一片,启书囊,抽毫以操之,各占一韵。长须者唱云:“彼佳人兮,如琼之英;此良马兮,负骏之名。将有求于逐日,故何惜乎倾城。香暖深闺,未厌夭桃之色;风清广陌,曾怜喷玉之声。”希逸曰:“原夫人以矜其容,马乃称其德。既各从其所好,谅何求而不克。长跪而别,姿容休耀其金钿;右牵而来,光彩顿生于玉勒。”文通曰:“步及庭砌,立当轩墀。望新恩,惧非吾偶也;恋旧主,疑借人乘之。香散绿骏,意已忘于鬓

发；汗流红颊，爱无异于凝脂。”希逸曰：“是知事有兴废，用有取舍。彼以绝代之容为鲜矣，此以轶群之足为贵者。买笑之恩既尽，有类卜之；据鞍之力尚存，犹希进也。”

文通赋四韵讫，芭蕉尽。韦生发篋取红笺，跪献于庀下。二公大惊曰：“幽显路殊，何见逼之若是？然吾子非后有爵禄，不可与鄙夫相遇。”谓生曰：“异日主文柄，较量俊秀轻重，无以小巧为意也。”言讫，二公行十余步间，忽不知其所在矣。

（《太平广记》卷三四九）

许 生

会昌元年春，孝廉许生下第东归。次寿安，将宿于甘泉店。甘棠馆西一里已来，逢白衣叟，跃青骢，自西而来。徒从极盛，醺颜怡怡，朗吟云：“春草萋萋春水绿，野棠开尽飘香玉。绣岭宫前鹤发人，犹唱开元太平曲。”生策马前进，问其姓名。叟微笑不答，又吟一篇云：“厌世逃名者，谁能答姓名。曾问三乐否，看取路旁情。”生知其鬼物矣，遂不复问，但继后而行。

凡二三里，日已暮矣，至喷玉泉牌堠之西。叟笑谓生曰：“吾闻三四君子，今日追旧游于此泉。吾昨已被召。自此南去，吾子不可连骑也。”生固请从，叟不对而去。生纵辔以随之。去甘棠一里余，见车马导从，填隘路歧。生麾盖而进，既至泉亭，乃下马，伏于丛棘之下，屏气以窥之。见四丈夫，有少年神貌扬扬者，有短小器宇落落者，有长大少髭髯者，有清瘦言语及瞻视疾速者。皆衣金紫，坐于泉之北矶。

叟既至，曰：“玉川来何迟？”叟曰：“适傍石墨涧寻赏，憩马甘棠馆亭，于西楹偶见诗人题一章，驻而吟讽，不觉良久。”座首者曰：“是何篇什，得先生赏叹之若是？”叟曰：“此诗有似为

席中一二公，有其题而晦其姓名。怜其终章皆有意思。”乃曰：

浮云凄惨日微明，沉痛将军负罪名。
白昼叫阍无近戚，缟衣饮气只门生。
佳人暗泣填宫泪，厩马连嘶换主声。
六合茫茫皆汉土，此身无处哭田横。

座中闻之，皆以襟袖拥面，如欲恸哭。神貌扬扬者云：“我知作诗人矣。得非伊水之上，受我推食脱衣之士乎？”

久之，白衣叟命飞杯。凡数巡，而座中歆歆未已。白衣叟曰：“再经旧游，无以自适，宜赋篇咏，以代管弦。”命左右取笔砚，乃出题云：“《喷玉泉感旧游书怀》，各七言长句。”白衣叟倡云：

树色川光向晚晴，旧曾游处事分明。
鼠穿月榭荆榛合，草掩花园畦垅平。
迹陷黄沙仍未寤，罪标青简竟何名？
伤心谷口东流水，犹喷当时寒玉声。

少年神貌扬扬者诗云：

鸟啼莺语思何穷，一世荣华一梦中。
李固有冤藏蠹简，邓攸无子续清风。
文章高韵传流水，丝管遗音托草虫。
春月不知人事改，闲垂光影照洿宫。

短小器宇落落者诗云：

桃蹊李径尽荒凉，访旧寻新益自伤。
虽有衣衾藏李固，终无表疏雪王章。
羁魂尚觉霜风冷，朽骨徒惊月桂香。
天爵竟为人爵误，谁能高叫问苍苍。

清瘦及瞻视疾速者诗云：

落花寂寂草绵绵，云影山光尽宛然。
 坏室基摧新石鼠，渚宫水引故山泉。
 青云自致惭天爵，白首同归感昔贤。
 惆怅林间中夜月，孤光曾照读书筵。

长大少须髯者诗云：

新荆棘路旧衡门，又驻高车会一樽。
 寒骨未沾新雨露，春风不长败兰荪。
 丹诚岂分埋幽壤，白日终希照覆盆。
 珍重昔年金谷友，共来泉际话孤魂。

诗成，各自吟讽，长号数四，响动岩谷。

逡巡，怪鸟鸱枭，相率啾唧；大狐老狸，次第鸣叫。顷之，骡脚自东而来，金铎之声，振于坐中。各命仆马，颇甚草草；惨无言，掩泣攀鞍。若烟雾状，自庭而散。生于是出丛棘，寻旧路。匹马斲草于涧侧，蹇童美寝于路隅。

未明，达甘泉店。店媪诘冒夜，生具以对媪。媪曰：“昨夜三更，走马挈壶，就我买酒，得非此耶？”开柜视，皆纸钱也。

（《太平广记》卷三五〇）

浮梁张令

浮梁张令，家业蔓延江淮间，累金积粟，不可胜计。秩满，如京师，常先一程致顿，海陆珍美毕具。

至华阴，仆夫施幄幕，陈樽罍。庖人炙羊方熟，有黄衫者，据盘而坐，仆夫连叱，神色不挠。店姬曰：“今五坊弋罗之辈，横行关内，此其流也，不可与竞。”仆夫方欲求其帅以责之，而张令至，具以黄衫者告。张令曰：“勿叱。”召黄衫者问曰：“来自何方？”黄衫但唯唯耳。促暖酒，酒至，令以大金钟饮之；虽

不谢，似有愧色。饮讫，顾炙羊，著目不移。令自割以劝之，一足尽，未有饱色。令又以奩中饌十四五啖之。凡饮二斗余。

酒酣，谓令曰：“四十年前，曾于东店得一醉饱，以至今日。”令甚讶，乃勤恳问姓名。对曰：“某非人也，盖直送关中死籍之吏耳。”令惊问其由。曰：“太山召人魂，以将死之籍付诸岳，俾其捕送耳。”令曰：“可得一观乎？”曰：“便窥亦无患。”于是解革囊，出一轴。其首云“太山主者牒金天府”，其第二行云“贪财好杀，见利忘义人，前浮梁县令张某”——即张君也。令见名，乞告使者曰：“修短有限，谁敢惜死？但某方强仕，不为死备，家业浩大，未有所付，何术得延其期？某囊橐中，计所值不下数十万，尽可以献于执事。”使者曰：“一饭之恩，诚宜报答，百万之贖，某何用焉？今有仙官刘纲，谪在莲花峰。足下宜匍匐径往，哀诉奏章，舍此则无计矣。某昨闻金天王与南岳博戏不胜，输二十万，甚被逼迫。足下可诣岳庙，厚数以许之，必能施力于仙官。纵力不及，亦得路于莲花峰下。不尔，荆榛蒙密，川谷阻绝，无能往者。”

令于是赍牲牢，驰诣岳庙，以千万许之。然后直诣莲花峰。得幽径，凡数十里，至峰下。转东南，有一茅堂，见道士隐几而坐。问令曰：“腐骨秽肉、魂亡神耗者，安得来此？”令曰：“钟鸣漏尽，露晞顷刻。窃闻仙官能复精魂于朽骨，致肌肉于枯骸。既有好生之心，岂惜奏章之力？”道士曰：“吾顷为隋朝权臣一奏，遂谪居此峰。尔何德于予，欲陷吾为寒山之叟乎？”令哀祈愈切，仙官神色甚怒。

俄有使者，赍一函而至，则金天王之书札也。仙官览书，笑曰：“关节既到，难为不应。”召使者反报，曰：“莫又为上帝谴责否？”乃启玉函，书一通，焚香再拜以遣之。凡食顷，天符乃降，

其上署“彻”字。仙官复焚香再拜以启之。云：“张某弃背祖宗，窃假名位，不顾礼法，苟窃官荣，而又鄙僻多藏，诡诈无实。百里之任，已是叨居；千乘之富，全因苟得。今按罪已实，待戮余魂，何为奏章，求延厥命？但以扶危拯溺者，大道所尚；纾刑宥过者，玄门是宗。徇尔一眚，全我弘化，希其悛恶，庶乃自新。贪生者量延五年，奏章者不能无罪。”仙官览毕，谓令曰：“大凡世人之寿，皆可致百岁。而以喜怒哀乐，汨没心源；爱恶嗜欲，戕伐性根。而又扬己之能，掩彼之长。颠倒方寸，顷刻万变。神倦思息，难全天和。如彼淡泉，汨于五味，欲致不坏，其可得乎？勉导归途，无堕吾教。”令拜辞，举首已失所在。

复寻旧路，稍觉平易。行十余里，黄衫吏迎前而贺。令曰：“将欲奉报，愿知姓氏。”吏曰：“吾姓钟，生为宣城县脚力。亡于华阴，遂为幽冥所录。递符之役，劳苦如旧。”令曰：“何以免执事之困？”曰：“但酬金天王愿曰‘请置予为阁人’，则吾饱神盘子矣。文符已违半日，难更淹留，便与执事别。”入庙南柘林三五步而没。是夕，张令驻车华阴，决东归。计酬金天王愿，所费数逾二万。乃语其仆曰：“二万可以贍吾十舍之资粮矣。安可以受祉于上帝，而私谒于土偶人乎？”明旦，遂东至偃师，止于县馆。见黄衫旧吏，赍牒排闥而进，叱张令曰：“何虚妄之若是？今祸至矣。由尔偿三峰之愿不果，俾吾答一饭之恩无始终。悒悒之怀，如痛毒螫。”言讫，失所在。顷刻，张令有疾。留书遗妻子，未讫而终。

（《太平广记》卷三五〇）

杨 祜

进士杨祜，家于渭桥。以居处繁杂，颇妨肄业，乃诣昭应

县，长借石瓮寺文殊院。

居旬余，有红裳既夕而至，容色姝丽，姿华动人。祜常悦者，皆所不及。徐步于帘外，歌曰：

凉风暮起骊山空，长生殿锁霜叶红。

朝来试入华清宫，分明忆得开元中。

祜曰：“歌者谁耶？何清苦之若是？”红裳又歌曰：

金殿不胜秋，月斜石楼冷。

谁是相顾人，褰帷吊孤影。

祜拜迎于门。

既即席，问祜之姓氏，祜具告。祜祖、父、母、叔、兄弟、中外亲族、曾游石瓮寺者，无不熟识。祜异之，曰：“得非鬼物乎？”对曰：“吾闻魂气升于天，形魄归于地。是无质矣，何鬼之有？”曰：“又非狐狸乎？”对曰：“狐狸者接人矣，一中其媚，祸必能及。某世业功德，实利生民。某虽不淑，焉能苟媚而欲奉祸乎？”祜曰：“可闻姓氏乎？”“某燧人氏之苗裔也。始祖有功烈于人，乃统丙丁，镇南方，复以德王神农、陶唐氏。后又王于西汉，因食采于宋。远祖无忌，以威猛暴耗，人不可亲，遂为白泽氏所执。今樵童牧竖，得以知名。汉明帝时，佛法东流。摩胜、竺法兰二罗汉，奏请某十四代祖，令显扬释教，遂封为长明公。魏武季年，灭佛法，诛道士，而长明公幽死。魏文嗣位，佛法重兴，复以长明世子袭之。至开元初，玄宗治骊山，起至华清宫，作朝元阁，立长生殿，以余材因修此寺。群像既立，遂设东幢。帝与妃子，自汤殿宴罢，微行佛庙。礼随伽竟，妃子谓帝曰：‘当于飞之秋，不当令东幢岿然无偶。’帝即日命立西幢，遂封某为西明夫人。因赐琥珀膏，润于肌骨；设珊瑚帐，固于形貌。于是巽生及蛾郎，不复强暴矣。”

祜曰：“歌舞丝竹，四者孰妙？”曰：“非不能也，盖承先祖之明德，禀炎上之烈性，故奸声乱色不入于心。某所能者，大则铄金为五兵，为鼎彝钟镛；小则化食为百品，为炮燔烹炙。动即煨山岳而烬原野，静则烛幽暗而破昏蒙。然则抚朱弦，咀玉管，骋纤腰，矜皓齿，皆冶容之末事，是不为也。昨闻足下有幽隐之志。籍甚既久，愿一款颜，由斯而来，非敢自献。然宵清月朗，喜覩良人，‘桑中’之讥，亦不能耻。傥运与时会，少承周旋，必无累于盛德。”祜拜而纳之。自是，晨去而暮还，唯霾晦则不复至。尝遇风雨，有婴儿送红裳诗，其词云：

烟灭石楼空，悠悠永夜中。虚心怯秋雨，艳质畏飘风。
向壁残花碎，侵阶坠叶红。还如失群鹤，饮恨在雕笼。

每侵星请归，祜追而止之，答曰：“公违晨夕之养、就岩谷而居者，得非求静专习文乎？奈何欲使采过之人称君违亲而就偶？一被瑕玷，其能洗涤乎？非但损公之盛名，亦当速某之生命耳。”归。

半年，家童归，告祜乳母。母乃潜伏于佛榻，俟明以观之。果自隙而出，入西幢，澄澄一灯矣；因扑灭。后遂绝红裳者。

（《太平广记》卷三七三）

齐 君 房

齐君房者，家于吴。自幼苦贫。虽勤于学，而寡记性。及壮，有篇咏，则不堪清新。常为冻馁所驱，役役于吴、楚间。以四、五、六、七言干谒，多不遇侯伯礼接。虽时所获，未尝积一金贮布袋。脱满一绳，则必病，罄而复愈。

元和初，游钱塘。时属凶年箕敛，投人十不遇一，乃求朝

飧于天竺。至孤山寺西，馁甚，不能前去，因临流零涕，悲吟数声。俄尔有胡僧自西而来，亦临流而坐，顾君房笑曰：“法师，谙秀才旅游滋味否？”君房曰：“旅游滋味即足矣，‘法师’之呼，一何谬哉！”僧曰：“子不忆讲《法华经》于洛中同德寺乎？”君房曰：“某生四十五矣，盘桓吴、楚间，未尝涉京江，又何有洛中之说乎？”僧曰：“子应为饥火所恼，不暇忆前事也。”乃探钵囊，出一枣，大如拳，曰：“此吾国所产，食之，知过去未来事，岂止于前生尔！”

君房馁甚，遂请食之。食讫甚渴，掬泉水饮之，忽欠伸枕石而寝。顷刻乃寤，因思讲《法华》于同德寺，如昨日焉。因泣涕礼僧曰：“震和尚安在？”曰：“专精未至，再为蜀僧。今则断攀缘矣。”“神上人安在？”曰：“前愿未满，又闻为法师矣。”“悟法师焉在？”曰：“岂不忆香山寺石像前戏发大愿：‘若不证无上菩提，必愿为赳赳贵臣。’昨闻已得大将军。当时云水五人，唯吾得解脱，独尔为冻馁之土耳。”君房泣曰：“某四十余年日一飧，三十余年拥一褐，浮俗之事，决断根源。何期福不圆修，困于今日？”僧曰：“过由狮子座上广说异端，使学空之人，心生疑惑；戒珠曾缺，禅味曾膻。声浑响清，终不可致；质伧影曲，报应宜然。”君房曰：“为之奈何？”僧曰：“今日之事，吾无计矣。他生之事，庶有警于吾子焉。”乃探钵囊中，出一镜，背面皆莹彻。谓君房曰：“要知贵贱之分，修短之限，佛法兴替，吾道盛衰，宜一览焉。”君房览镜久之，谢曰：“报应之事，荣枯之理，谨知之矣。”僧收镜入囊，遂挈之而去。行十余步，旋失所在。

是夕，君房至灵隐寺，乃剪发具戒，法名镜空。

大和元年，李玫习业在龙门天竺寺，镜空自香山敬善寺访之，遂闻斯说。因语玫曰：“我年五十有七矣，僧腊方二十。持

钵乞食，尚九年在。舍世之日，佛法其衰乎？”诘之，默然无答。乃请笔砚，题数行于经藏北垣而去，曰：“兴一沙，衰恒沙。兔而置，犬而拏。牛虎相交亡角牙，宝檀终不灭其华。”

（《太平广记》卷三八八）

徐玄之

有徐玄之者，自浙东迁于吴，于立义里居。其宅素有凶籍，玄之利以花木珍异，乃营之。

月余，夜读书，见武士数百骑，升自床之西南隅。于花毡上置罾缴，纵兵大猎。飞禽走兽，不可胜计。猎讫，有旌旗豹纛并导骑数百，又自外入，至西北隅。有带剑操斧手执弓槌者，凡数百；挈幄幕帘榻、盘碟鼎镬者，又数百；负器盛陆海之珍味者，又数百；道路往返、奔走探侦者，又数百。

玄之熟视，转分明。至中军，有错彩信旗，拥赤帟紫衣者，侍从数千，至案之右。有大铁冠执钺前，宣言曰：“殿下将欲观鱼于紫石潭，其先锋、后军、并甲士执戈戟者勿从。”于是赤帟者下马，与左右数百升玄之石砚之上，北设红拂卢帐。俄尔，盘榻幄幕、歌筵舞席毕备。宾旅数十辈；绯紫红绿、执笙竽箫管者，又数十辈；更歌迭舞，俳优之类，不可尽记。

酒数巡，上客有酒容者。赤帟顾左右曰：“索渔具。”复有旧网笼罩之类，凡数百，齐入砚中，未顷，获小鱼数百千头。赤帟谓上客曰：“予深得任公之术，请以乐宾。”乃持钓于砚中之南滩。乐徒奏《春波引》。曲未终，复获鲂、鲤、鲈、鳊百余。遽命操脍促膳。凡数十味，皆馨香不可言。金石丝竹，铿鞞齐奏。

酒至赤帟者，持杯顾玄之而谓众宾曰：“吾不习周公礼，不

习孔氏书，而贵居王位。今此儒发鬓焦秃，饥色可掬，虽孜孜矻矻，而又奚为？肯折节为吾下卿，亦得陪今日之宴。”玄之乃以书卷蒙之，执烛以观，一无所见。

玄之舍卷而寝。方寐间，见被坚执锐者数千骑，自西牖下分行布伍，号令而至。玄之惊呼仆夫，数骑已至床前。乃宣言曰：“蚩蚩王子猎于羊林之茸，钓于紫石之潭。玄之牖奴，遽有迫胁。士卒溃乱，宫车振惊。既无高共临危之心，须有晋文还国之伐。付大将军蚩蚩追过。”宣讫，以白练系玄之颈。甲士数十，罗曳而去。

其行迅疾，倏忽如入一城门。观者架肩叠足，逗五六里。又行数里，见子城。入城，有宫阙甚丽。玄之至阶下，有赤衣冠者唱言：“追徐玄之至。”蚩蚩王大怒曰：“披儒服，谈儒书，不修前言往行，而肆勇敢凌上。付三事已下议。”乃释缚引入议堂。见紫衣冠者十人。玄之遍拜，皆瞋目踞受。所陈设之类，尤炳焕于人间。

是时，王子以惊恐入心，厥疾弥甚。三事已下议：“请置肉刑。”议状未下，太史令马知玄进状论曰：“伏以王子自不遵典法，游观失度，视险如砥，自贻震惊。徐玄之性气不回，博识非浅，况修天爵，难以妖诬。今大王不能度己，返恣胸臆，信彼多士，欲害哲人。窃见云物频兴，沴怪屡作，市言讹讖，众情惊疑。昔者秦射巨鱼而衰，殷格猛兽而灭。今大王欲害非类，是躐殷、秦。但恐季世之端，自此而起。”王览疏大怒，斩太史令马知玄于国门，以令妖言者。

是时大雨暴至，草泽臣鬣飞上疏曰：“臣闻纵盘游、恣渔猎者，位必亡；罪贤臣、戮忠谏者，国必丧。伏以王子猎患于绝境，钓祸于幽泉；信任幻徒，荧惑儒士。丧履之戚，所谓自贻。

今大王不究游务之非，反听诡随之议。况知玄是一国之元老，实大朝之世臣，是宜采其谋猷，匡此颠仆。全身或止于三谏，犯上未伤于一言。肝胆方期于毕呈，身首俄惊于异处。臣窃见兵书云：‘无云而雨者，天泣。’今直臣就戮，而天为泣焉。伏恐比干不恨死于当时，知玄恨死于今日。大王又不贷玄之峻法，欲正名于肉刑。是抉吾眼而观越兵，又在今日。昔者虞以宫之奇言为谬，卒并于晋公；吴以伍子胥见为非，果灭于勾践。非敢自周秦悉数，累黷聪明；窃敢以尘埃之卑，少益嵩岳。”王览疏，即拜鬻飞为谏议大夫，追赠太史马知玄为安国大将军，以其子蜚为太史令。赙布帛五百段，米粟各三百石。其徐玄之，待后进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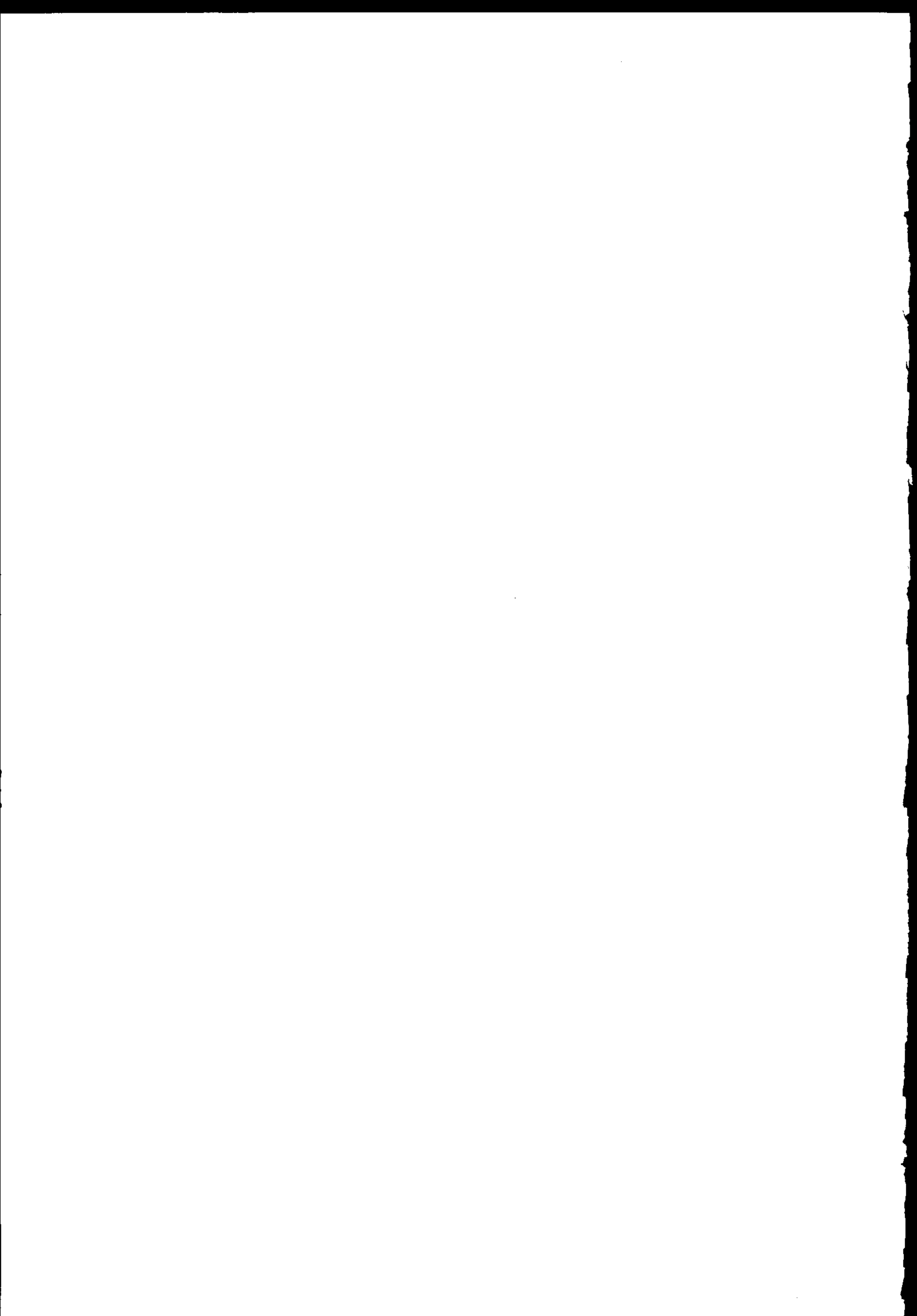
于是蜚言移市门进官表曰：“伏奉恩制云：‘马知玄有殷王子比干之忠贞，有魏侍中辛毗之谏诤。而我亟以用己，昧于知人，爇栋梁于将为大厦之晨，碎舟楫于方济巨川之日。由我不德，致尔非辜。是宜褒赠其亡，赏延于后者。’宸翰忽临，载惊载惧，叩头气竭，号断血零。伏以臣先父臣知玄，学究天人，艺穷历数，因通玄鉴，得居圣朝。当大王采刍蕘之晨，是臣父展嘉谟之日。逆耳之言难听，惊心之说易诛。今蒙圣泽旁临，照此非罪。鸿恩沾洒，犹惊已散之精魂；好爵弥缝，难续不全之腰领。今臣岂可因亡父之诛戮，要国家之宠荣。报平王而不能，效伯禹而安忍？况今天图将变，历数堪忧，伏乞斥臣遐方，免逢丧乱。”王览疏不悦，乃返寝于候雨殿。

既寤，宴百执事于陵云台，曰：“适有嘉梦，能晓之使我心洗然而亮者，赐爵一级。”群臣有司，皆顿首敬听。曰：“吾梦上帝云：‘助你金，开尔国，展尔疆土，自南至北。赤玉泊石，以答尔德。’卿等以为如何？”群臣皆拜舞称贺曰：“启邻国之庆也。”

鬻飞曰：“大不祥，何庆之有！”王曰：“何谓其然？”鬻飞曰：“大王逼胁生人，滞留幽穴。锡兹咎梦，由天怒焉。夫‘助金’者，锄也；‘开国’者，辟也；‘展疆土’者，分裂也；‘赤玉泊石’，与火俱焚也。得非玄之锄吾土，攻吾国，纵火南北，以答系领之辱乎？”王于是赦玄之之罪，戮方术之徒，自坏其宫，以禳厥梦。

乃以安车送玄之归，才及榻，玄之寤，汗流浹洽。既明，乃召家童，于西牖掘地五尺余，得蚁穴，如三石缶。因纵火以焚之，靡有孑遗。自此，宅不复凶矣。

（《太平广记》卷四七八）



甘 泽 谣

[唐]袁郊 撰
李宗为 校点



校点说明

袁郊《甘泽谣》一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宋人其他著录悉相一致。

袁郊，蔡州朗山人，宪宗朝宰相袁滋之子。综合诸书记载，知其生平大略如此：出生于元和年（806—820）中期，字之仪或之乾，咸通年中曾为祠部郎中，或又曾任刑部郎中。昭宗朝为翰林学士，官终虢州刺史。

据《直斋书录解题》记载，《甘泽谣》全书凡九篇，系咸通九年（868）春季袁郊患足疾时所作，书前有作者自序。今存《甘泽谣》一卷，乃明人杨仪所传。其《重校〈甘泽谣〉序》称此书在明代已几乎绝迹，端赖其百方搜求始获一旧本，“其为书九章，悉完好；但袁郊自序首卷则损缺不可复读”，故付阙如。明末毛晋据杨仪传本将此书刊入《津逮秘书》，清嘉庆中张海鹏复据《津逮秘书》本校正后刊入《学津讨原》，《丛书集成初编》又据《学津讨原》本编录。故杨仪之原刊本虽已绝迹，其传本却赓续不绝。

杨仪传本之可靠性，向来为人所疑。清人周亮工《书影》称其书“皆从他书抄撮而成，伪本也”。对此，《四库全书提要》有所辨证，大略谓杨仪本与《太平广记》注“出《甘泽谣》”者“一一相符”，当是从《太平广记》中辑出，故不能称之为贋书。此说影响极大，后来治唐人传奇者莫不从之，故杨本中所有而《广记》注“出《传奇》”之《聂隐娘》一文，也向来被定为《传奇》作者裴铏所作。

然而, 只要将杨仪传本与《太平广记》细细校勘, 就可以发现在文字上颇有详略异歧之处, 最显著的是《陶岷》篇末, 杨本有“孟彦深复游青琐”等等五十九字, 为《广记》所无。其他《广记》缺数字者更是不胜枚举。即以《聂隐娘》一文而言, 其风格与袁郊诸作也无不相合而与裴铏所作颇相径庭, 故杨仪所传当确有所本, 并非辑自《广记》。

本书以毛晋《津逮秘书》本为底本, 校以《太平广记》、明抄本《说郭》、《类说》、《岁时广记》诸书, 遵照本丛书的体例, 不出校记。

目 录

魏先生	(534)
素娥	(535)
陶岷	(536)
懒残	(538)
聂隐娘	(539)
韦骥	(541)
圆观	(542)
红线	(544)
许云封	(546)

甘泽谣

魏先生

魏先生生于周，家于宋；儒书之外，详究乐章。隋初出游关右，值太常考乐，议者未平，闻先生来，竞往谒问。先生乃取平陈乐器，与乐官苏夔、蔡子元等详其律度，然后金石丝竹，咸得其所。内致清商署为太乐官，敛帛二百段以酬之。先生不复入仕，遂归梁宋，以琴酒为娱。

及隋末兵兴，杨玄感战败，谋主李密亡命雁门，变姓名以教授。先生同其乡曲，由是遂相来往。常论钟律，李密颇能，先生因戏之曰：“观吾子气沮而目乱，心摇而语偷。气沮者，新破败；目乱者，无所依；心摇者，神未定；语偷者，思有谋于人。今方捕蒲山党，得非长者乎？”李公惊起，执先生手曰：“既能知我，岂不能教我欤？”先生曰：“吾子无帝王规模，非将相才略，乃乱世之雄杰耳。”李公曰：“为吾辨析行藏，亦当由此而退。”先生曰：“夫为帝王者，包罗天地，仪范古今。外则日用而不知，中则岁功而自立。尧询四岳，举鯀而殛羽山，此乃出于无私也；汉任三杰，纳良而围垓下，亦出于无私也。故凤有爪吻而不施，麟有蹄足而永废者，能得其道而求自集于时。此帝王之规模地。凡为将军者，幕建太一旗，驱无战之师，伐有罪之民，乃雕戈既授，玉弩斯张，诚负羈之有言，那季良之犹在。所以务其宴犒，致逸待劳，修其屯田，观衅而动。遂使风生虎啸，

不可抗其威；云起龙骧，不可攘其势。仲尼曰：‘我战则克。’孟轲云：‘夫谁与敌。’此将帅之才也。至有秉其才知，动以机铃，公于国则为帅臣，私于己则曰乱盗。私于己，必掠取财色，屠其城池。朱亥为前席之宾，樊期为升堂之客。朝闻夕死，公孙终败于邑中；宁我负人，曹操岂兼于天下？是忘辇千金之贖，报陈一饭之恩，有感谢之人，无怀归之众。且鲁史之诫曰‘度德’，连山之文曰‘待时’，尚欲谋于人，不能惠于己。天人厌乱，历数有归。时雨降而妖祲除，太阳升而层冰释。引绳缚虎，难希飞兔之门；赴水持罌，岂是安生之地？吾尝望汾、晋有圣人生，能往事之，富贵可取。”李公拂衣而言曰：“隋氏以篡杀取天下，吾家以勋德居人表。振臂一呼，众心响应；提兵时伐，何往不下？道行，可以取四海；不行，亦足以王一方。委质于人，诚所未忍。汝真竖儒，不足以计事。”遂绝魏生。

因写怀赋诗，为乡吏发觉，李公脱身而走，所在收兵。北依黎阳而南据洛口，连营百万，与王世充争衡。首尾二年，终见败覆。追思魏生之说，即日遂归于唐，乃授司农之官，复构桃林之叛。

魏生，得道之士，亡其名，盖文贞之宗亲也。

素娥

素娥者，武三思之姬人也。三思初得乔氏青衣窈娘，能歌舞。三思晓知音律，以窈娘歌舞天下至艺也。未几，沉于洛水，遂族乔氏之家。左右有举素娥者曰：“相州凤阳门宋媪女，善弹五弦，世之殊色。”三思乃以帛三百段往聘焉。

素娥既至，三思大悦，遂盛宴以出素娥。公卿大夫毕集，唯纳言狄仁杰称疾不来。三思怒，于座中有言。宴罢，有告仁

杰者。明日，谢谒三思，曰：“某昨日宿疾暴作，不果应召。然不睹丽人，亦分也。他后或有良宴，敢不先期到门。”素娥闻之，谓三思曰：“梁公强毅之士，非款狎之人，何必固抑其性。若再宴，可无请召梁公也。”三思曰：“倘阻我宴，必族其家。”

后数日，复宴。客未来，梁公果先至。三思特延梁公坐于内寝，徐徐饮酒，待诸宾客。请先出素娥，略观其艺，遂停杯设榻召之。

有顷，苍头出曰：“素娥藏匿，不知所在。”三思自入召之，皆不见。忽于堂奥隙中闻兰麝芬馥，乃附耳而听，即素娥语音也，细于属丝，才能认辨，曰：“请公不召梁公，今固召之，某不复生也。”三思问其由，曰：“某非他怪，乃花月之妖。上帝遣来，亦以多言荡公之心，将兴李氏。今梁公乃时之正人，某固不敢见。某尝为仆妾，宁敢无情？愿公勉事梁公，勿萌他志。不然，武氏无遗种矣。”言讫，更问亦不应也。

三思出见仁杰，称素娥暴疾，未可出。敬事之礼，仁杰莫知其由。明日，三思密奏其事，则天叹曰：“天之所授，不可废也。”

陶 峴

陶峴者，彭泽之孙也。开元中，家于昆山，富有田业。择家人不欺而了事者悉付之，身则泛舸江湖，遍游烟水，往往数岁不归。见其子孙成人，初不辨其名字也。

峴之文学，可以经济；自谓疏脱，不谋宦游。有生之初，通于八音，命陶人为甃，潜记岁时，敲取其声，不失其验。撰《乐录》八章，以定八音之得失。自制三舟，备极坚巧。一舟自载，一舟置宾，一舟贮饮馔。客有前进士孟彦深、进士孟云卿、布

衣焦遂，各置仆妾共载。而岷有女乐一部，奏清商曲。逢奇遇兴，则穷其景物，兴尽而行。岷且闻名朝廷，又值天下无事，经过郡邑，无不招延，岷拒之曰：“某麋鹿间人，非王公上客。”亦有未招而自请者，系方伯之为人，江山之可驻耳。吴、越之士，号为“水仙”。

曾有亲戚，为南海守，因访韶石，遂往省焉。郡守喜其远来，赠钱百万，遗古剑长二尺许，玉环径四寸，海舶昆仑奴名摩诃——善泅水而勇捷。遂悉以所得归，曰：“吾家之宝也。”及回棹，下白芒，入湘江，每遇水色可爱，则遗环剑于水，令摩诃下取，以为戏笑也。如此数岁。

因渡巢湖，亦投环剑而令取之。摩诃才入，获剑环，跳波而出焉，曰：“为毒蛇所啮。”遽刃去一指，乃能得免。焦遂曰：“摩诃所伤，得非阴灵为怒乎？犀烛下照，果为所仇。盖水府不欲人窥也。”岷曰：“敬奉谕矣。然某尝慕谢康乐之为人，云终当乐死山水间，但徇所好，莫知其他。且栖迟于逆旅之中，载于大块之上，居布素之贱，擅贵游之欢，浪迹怡情垂三十年，固其分也；不得升玉墀，见天子，施功惠养，得志平生，亦其分也。”乃命移舟，曰：“要须一别襄阳山水，后老吴郡也。”

行次西塞山，泊舟吉祥佛舍，见江水黑而不流，曰：“此下必有怪物。”乃投环剑，命摩诃下取。见摩诃汨没波际，久而方出，气力危断，殆不任持，曰：“环剑不可取。有龙高二丈许，而环剑置前。某引手将取，龙辄怒目。”岷曰：“汝与环剑，吾之宝。今者既亡环剑，汝将安用？必须为我力争也。”摩诃不得已，被发大呼，目眦流血。穷泉一入，不复出矣。久之，见摩诃肢体磔裂，浮于水上，如有示于岷也。

岷流涕水滨，乃命回棹。因赋诗自叙，不复议游江湖矣。

诗曰：

匡庐旧业自有主，吴越新居安此生。
 白发数茎归未得，青山一望计还成。
 鸦栖枫叶夕阳动，鹭立芦根秋水明。
 从此舍舟何所诣？酒旗歌扇正相迎。

孟彦深复游青琐，出为武昌令；孟云卿当时文学乃南朝上品；焦遂，天宝中为长安饮徒，时好事者为《饮中八仙歌》云，云：“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

懒 残

懒残者，名明瓚，天宝初衡岳寺执役僧也。退食，即收所余而食，性懒而食残，故号“懒残”也。昼专一寺之功，夜止群牛之下，曾无倦色，已二十年矣。

时邺侯李泌寺中读书，察懒残所为，曰：“非凡物也。”听其中宵梵呗，响彻山林，李公情颇知音，能辨休戚，谓：“懒残经音先凄惋而后喜悦，必谪堕之人，时将去矣。”候中夜，李公潜往谒焉，望席门通名而拜。懒残大诟，仰空而唾曰：“是将贼我。”李公愈加谨敬，惟拜而已。懒残正拔牛粪火，出芋啖之，良久乃曰：“可以席地。”取所啖芋之半以授焉。李公捧承就食而谢。谓李公曰：“慎勿多言，领取十年宰相。”公一拜而退。

居一月，刺史祭岳，修道甚严。忽中夜风雷，而一峰颓下，其缘山磴道为大石所拦。乃以十牛縻绊以挽之，又以数百人鼓噪以推之，物力竭而石愈固；更无他途，可以修事。懒残曰：“不假人力，我试去之。”众皆大笑，以为狂人。懒残曰：“何必见嗤？试可乃已。”寺僧笑而许之。遂履石而动，忽转盘而下，声若震雷。山石既开，众僧皆罗拜，一郡皆呼“至圣”，刺史奉

之如神。懒残悄然乃怀去意。

寺外虎豹忽尔成群，日有杀伤，无由禁止。懒残曰：“授我棒，为尔尽驱除之。”众皆曰：“大石犹可推，虎豹当易制。”遂与之荆挺，皆蹶而观之。才出门，见一虎衔之而去。懒残既去，虎豹亦绝踪。

后李公果十年为相也。

聂 隐 娘

聂隐娘者，贞元中魏博大将聂锋之女也。方十岁，有尼乞食于锋舍，见隐娘，悦之，乃云：“问押衙乞取此女教。”锋大怒，叱尼。尼曰：“任押衙铁柜中盛，亦须偷去矣。”后夜，果失隐娘所在。锋大惊骇，令人搜寻，曾无影响。父母每思之，相对啼哭而已。

后五年，尼送隐娘归，告锋曰：“教已成矣，可自领取。”尼款亦不见。一家悲喜，问其所习。曰：“初但读经念咒，余无他也。”锋不信，恳诘，隐娘曰：“真说，父恐不信，如何？”锋曰：“但真说之。”乃曰：“隐娘初被尼挈去，不知行几里。及明，至大石穴中，嵌空数十步。寂无居人，猿猱极多，松萝益邃。尼先已有二女，亦各十岁，皆聪明婉丽，不食，能于峭壁上飞走，若捷猱登木，无有蹶失。尼与我药一粒，兼令执宝剑一口，长一二尺许，锋利，吹毛可断。遂令二女教某攀援，渐觉身轻如风。一年后，刺猿猱，百无一失；后刺虎豹，皆决其首而归。三年后，能飞，使刺鹰隼，无不中。剑之刃渐减五寸，飞走遇之，亦莫知其去来也。至四年，留二女守穴，挈我于都市——不知何处也，指其人者，一一数其过，曰：‘为我刺其首来，无使知觉。定其胆，若飞鸟之易也。’授以羊角匕首，刃广三寸，遂白日刺

其人于都市中，人莫能见。以首入囊反命，则以药化之为水。五年，又曰：‘某大僚有罪，无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决其首来。’又携匕首入其室，度其门隙，无有障碍。伏之梁上，至暝时，得其首归。尼大怒曰：‘何太晚如是？’某云：‘见前人戏弄一儿，可爱，未忍便下手。’尼叱曰：‘已后遇此辈，必先断其所爱，然后决之。’某拜谢。尼曰：‘吾为汝开脑后藏匕首。’而无所伤，用即抽之。曰：‘汝术已成，可归家。’遂送还，云：‘后二十年，方可一见。’”

锋闻语，甚惧。后遇夜即失踪，及明而返。锋已不敢诘之，因兹亦不甚怜爱。忽值磨镜少年及门，曰：“此人可与我为夫。”白父，又不敢不从，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镜，余无他能，父乃给衣食甚丰，具外室而居。

数年后，父卒。魏帅知其异，遂以金帛署为左右吏。如此又数年，至元和间，魏帅与陈许节度使刘昌裔不协，使隐娘贼其首。隐娘辞帅之许，刘能神算，已知其来，召衙将，令曰：“来日早至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各跨白黑卫，至门，遇有鹊来噪，丈夫以弓弹之，不中；妻夺夫弹，一丸而毙鹊者，揖之曰：吾欲相见，故远相祗迎也。”衙将受约束，遇之。隐娘夫妻云：“刘仆射果神人，不然者，何以动召也。愿见刘公。”刘劳之，隐娘夫妻拜曰：“得罪仆射，合万死。”刘曰：“不然。各亲其主，人之常事。魏今与许何异？请当留此，勿相疑也。”隐娘谢曰：“仆射左右无人，愿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耳。”盖知魏帅之不及刘也。刘问所须，曰：“每日只要钱二百文足矣。”乃依所请。忽不见二卫所在，刘使人寻之，不知所向。后潜于布囊中见二纸卫，一黑一白。

后月余，白刘曰：“彼未知止，必使人继至。今宵请剪发，

系之以红绶，送于魏帅枕前，以表不回。”刘听之。至四更，却返，曰：“送其信矣。是夜必使精精儿来杀某，及贼仆射之首。此时亦万计杀之，乞不忧耳。”刘豁达大度，亦无畏色。是夜明烛，半宵之后，果有二幡子，一红一白，飘飘然如相击于床四隅。良久，见一人自空而踣，身首异处。隐娘亦出，曰：“精精儿已毙。”拽出于堂之下，以药末化之为水，毛发不存矣。

隐娘曰：“后夜当使妙手空空儿继至。空空儿之神术，人莫能窥其用，鬼莫得蹶其踪，能从空虚入冥漠，无形而灭影。隐娘之伎，故不能造其境。此即系仆射之福耳。但以于阗玉周其颈，拥以衾，隐娘当化为螻蛄，潜入仆射肠中听伺。其余无逃避处。”刘如言。至三更，瞑目未熟，果闻项上铿然，声甚厉。隐娘自刘口中跃出，贺曰：“仆射无患矣。此人如俊鹞，一搏不中，即翩然远逝，耻其不中耳。才未逾一更，已千里矣。”后视其玉，果有匕首划处，痕逾数分。自此，刘转厚礼之。

自元和八年，刘自许入觐，隐娘不愿从焉，云：“自此寻山水，访至人。”但一一请给与其夫。刘如约。后渐不知所之。及刘薨于军，隐娘亦鞭驴而一至京师，柩前恸哭而去。

开成年，昌裔子纵除陵州刺史，至蜀栈道，遇隐娘。貌若当时，甚喜相见，依前跨白卫如故。谓纵曰：“郎君大灾，不合适此。”出药一粒，令纵吞之，云：“来年火急抛官归洛，方脱此祸。吾药力只保一年患耳。”纵亦不甚信。遗其繒彩，隐娘一无所受，但沉醉而去。

后一年，纵不休官，果卒于陵州。自此，无复有人见隐娘矣。

韦 驺

韦驺者，明五音，善长啸，自称“逸群公子”。举进士，一不

第便已，曰：“男子四方之志，岂拘节于风尘哉！”游岳阳，太守以亲知见辟。数月，谢病去。

驺亲弟驺，舟行溺于洞庭湖，驺乃水滨恸哭，移舟湖神庙下，欲焚其庙，曰：“千金贾胡，安稳获济；吾弟穷悴，乃罹此殃。焉用尔庙为？”忽于舟中寐，梦神人盛服来谒，谓驺曰：“幽冥之途，无枉杀者。明公先君尝为城守，方刚说正，鬼神避之。撤淫祠甚多，不当废者有二。二神上诉，帝初不许。固请十余年，乃许与后嗣一人，谢二废庙之主。然亦须退不能知其道、进无以补于时者，故贤弟当之耳。倘求丧不获，即我之过，当令水工送尸湖上。”驺惊寤，其事遽止。遂命渔舟施钩缙，果获弟之尸于岸。

是夕，又梦神谢曰：“鬼神不畏忿怒，而畏果敢，以其诚也。君今为人果敢如是，吾所以怀畏。昔洞庭张乐，是吾所司，愿以至音，酬君厚惠。所冀观咸池之节奏，释浮世之忧烦也。”忽睹金石羽龠，铿锵振作。驺甚叹异，以为非据。曲终乃寤。

圆 观

圆观者，大历末洛阳惠林寺僧。能事田园，富有粟帛。梵学之外，音律贯通。时人以“富僧”为名，而莫知所自也。李谏议源，公卿之子，当天宝之际，以游宴饮酒为务；父愷居守，陷于贼中，乃脱粟布衣，止于惠林寺，悉将家业为寺公财，寺人日给一器、食一杯饮而已。不置仆使，绝其闻知，惟与圆观为忘言交，促膝静话，自旦及昏。时人以清浊不伦，颇生讥诮。

如此三十年，二公一旦约游蜀州，抵青城、峨眉，同访道求药。圆观欲游长安，出斜谷；李公欲上荆州、三峡。争此两途，半年未决。李公曰：“吾已绝世事，岂取途两京？”圆观曰：“行

固不由人，请出三峡而去。”遂自荆江上峡。

行次南浦，维舟山下，见妇女数人，锦裆，负瓮而汲。圆观望见，泣下曰：“某不欲至此，恐见其妇人也。”李公惊问曰：“自上峡来，此徒不少，何独恐此数人？”圆观曰：“其中孕妇姓王者，是某托身之所，逾三载尚未娩怀，以某未来之故也。今既见矣，即命有所归。释氏所谓‘循环’也。”谓公曰：“请假以符咒，遣其速生，少驻行舟，葬某山下。浴儿三日，公当访临。若相顾一笑，即某认公也。更后十二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与公相见之期。”

李公遂悔此行，为之一恸。遂召妇人，告以方书。其妇人喜跃还家。顷之，亲族毕至，以枯鱼献于水滨。李公往，为授朱字符。圆观具汤沐，新其衣装。是夕，圆观亡而孕妇产矣。李公三日往观新儿，襁裸就明，果致一笑。李公泣下，具告于王。王乃多出家财，葬圆观。明日，李公回棹，言归惠林。询问观家，方知已有理命。

后十二年秋八月，直诣余杭，赴其所约。时天竺寺山雨初晴，月色满川，无处寻访。忽闻葛洪川畔有牧竖歌《竹枝词》者，乘牛叩角，双髻短衣。俄至寺前，乃圆观也。李公就谒曰：“观公健否？”却向李公曰：“真信士。与公殊途，慎勿相近。俗缘未尽，但愿勤修不堕，即遂相见。”李公以无由叙话，望之潸然。圆观又唱《竹枝》，步步前去，山长水远，尚闻歌声。词切韵高，莫知所诣。初到寺前，歌曰：

三生石上旧精魂，赏月吟风不要论。

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常存。

寺前又歌曰：

身前身后事茫茫，欲话因缘恐断肠。

吴越山川游已遍，却回烟棹上瞿塘。
后三年，李公拜谏议大夫；一年，亡。

红 线

红线，潞州节度使薛嵩家青衣。善弹阮咸，又通经史，嵩遣掌笈表，号曰“内记室”。时军中大宴，红线谓嵩曰：“羯鼓之音颇凄，调其声者，必有事也。”嵩亦明晓音律，曰：“如汝所言。”乃召而问之。云：“某妻昨夜亡，不敢乞假。”嵩遽遣放归。

时至德之后，两河未宁，初置昭义军，以潞阳为镇，命嵩固守，控压山东。杀伤之余，军府草创。朝廷复遣嵩女嫁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男，男娶滑州节度使令狐彰女，三镇互为姻娅，人使日浹往来。

时田承嗣尝患热毒风，遇夏增剧，每曰：“我若移镇山东，纳其凉冷，可缓数年之命。”乃募军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号“外宅男”而厚恤养之，常令三百人常直州宅。卜选良日，将并潞州。嵩闻之，日夜忧闷，咄咄自语，计无所出。

时夜漏将传，辕门已闭，杖策庭除，唯红线从行。红线曰：“主自一月，不遑寝食，意有所属，岂非邻境乎？”嵩曰：“事系安危，非尔能料。”红线曰：“某虽贱品，然亦有解主忧者。”嵩乃具告其事，曰：“我承祖父遗业，受国家厚恩，一旦失其土疆，即数百年勋伐尽矣。”红线曰：“易尔，不足劳主忧也。乞放某一到魏郡，看其形势，观其有无。今一更首途，三更可以复命。请先定一走马，兼具寒暄书，其他即俟某却回也。”嵩大惊曰：“不知汝是异人，我之暗也。然事若不济，反速其祸，奈何？”红线曰：“某之行，无不济者。”乃入闺房，饬其行具。梳乌蛮髻，攒金凤钗，衣紫绣短袍，系青丝轻履，胸前佩龙文匕首，额上书太

乙神名，再拜而倏忽不见。

嵩乃返身闭户，背烛危坐。常时饮酒，不过数合，是夕举觞，十余不醉。忽闻晓角吟风，一叶坠露，惊而起问，即红线回矣。嵩喜而慰问曰：“事谐否？”曰：“不敢辱命。”又问曰：“无伤杀否？”曰：“不至是，但取床头金盒为信耳。”

红线曰：“某子夜前三刻即到魏郡，凡历数门，遂及寝所。闻外宅男止于房廊，睡声雷动。见中军士卒步于庭庑，传呼风生。某发其左扉，抵其寝帐。田亲家翁止于帐内，鼓趺酣眠，头枕文犀，髻包黄縠。枕前露橐七星剑，剑前仰开一金盒，盒内书生身甲子与北斗神名，复著名香及美珠，散覆其上。扬威玉帐，但期心豁于生前；同梦兰堂，不觉命悬于手下。宁劳擒纵，只益伤嗟。时则蜡炬光凝，炉香烬煨，侍人四布，兵器森罗。或头触屏风，鼾而弹者；或手持巾拂，寝而伸者。某攀其簪珥，縻其襦裳，如病如昏，皆不能寤。遂持金盒以归。既出魏城西门，将行二百里，见铜台高揭，漳水东注，晨飙动野，斜月在林。忧往喜还，顿忘于行役；感知酬德，仰副于心期。所以夜漏三时，往返七百余里，入危邦，经五六城，冀减主忧，敢言其苦。”

嵩乃发使遗承嗣书曰：“昨夜有客从魏中来，云自元帅头边获一金盒，不敢留驻，谨却封纳。”专使星驰，夜半方到，见搜捕金盒，一军忧疑。使者以马挝叩门，非时请见。承嗣遽出，使者以金盒授之；捧承之时，惊怛绝倒。遂驻使者止于宅中，狎以宴私，多其赐赉。明日，遣使赉缯帛三万匹、名马二百匹，他物称是，以献于嵩，曰：“某之首领，系在恩私，便宜知过自新，不复更贻伊戚。专膺指使，敢议姻亲；役当奉轂后车，来则麾鞭前马。所置纪纲仆号为‘外宅男’者，本防他盗，亦非异

图。今并脱其甲裳，放归田亩矣。”

由是，一两月内，河北、河南人使交至，而红线辞去。嵩曰：“汝生我家，而今欲安往？又方赖汝，岂可以议行？”红线曰：“某前世本男子，游学江湖间，读神农药书，救世人灾患。时里有孕妇忽患蛊症，某以茺花酒下之，妇人与腹中二子俱毙。是某一举杀三人。阴功见诛，降为女子，使身居贱隶，气禀贼星。所幸生于公家，今十九年矣。使身厌罗绮，口穷甘鲜，宠待有加，荣亦至矣。况国家建极，庆且无疆，此辈背违天理，当尽弭患。昨往魏郡，以示报恩。两地保其城池，万人全其性命；使乱臣知惧，烈士安谋。在某一妇人，功亦不小，固可赎其前罪，还其本形。便当遁迹尘中，栖心物外，澄清一气，生死常存。”嵩曰：“不然，遗尔千金，为居山之所给。”红线曰：“事关来世，安可预谋？”

嵩知不可驻留，乃广为饯别，悉集宾客，夜宴中堂。嵩以歌送红线酒，请座客中冷朝阳为辞。辞曰：

采菱歌怨木兰舟，送客魂消百尺楼。

还似洛妃乘雾去，碧天无际水空流。

歌毕，嵩不胜悲，红线反袂且泣，因伪醉离席，遂亡其所在。

许 云 封

许云封，乐工之笛者。贞元初，韦应物自兰台郎出为和州牧，非所宜愿，颇不得志。轻舟东下，夜泊灵璧驿。时云天初秋，浓露凝冷，舟中吟讽，将以属词。忽闻云封笛声，嗟叹久之。韦公洞晓音律，谓其笛声酷似天宝中梨园法曲李暮所吹者。遂召云封问之，乃是李暮外孙也。

云封曰：“某任城旧士，多年不归。天宝改元，初生一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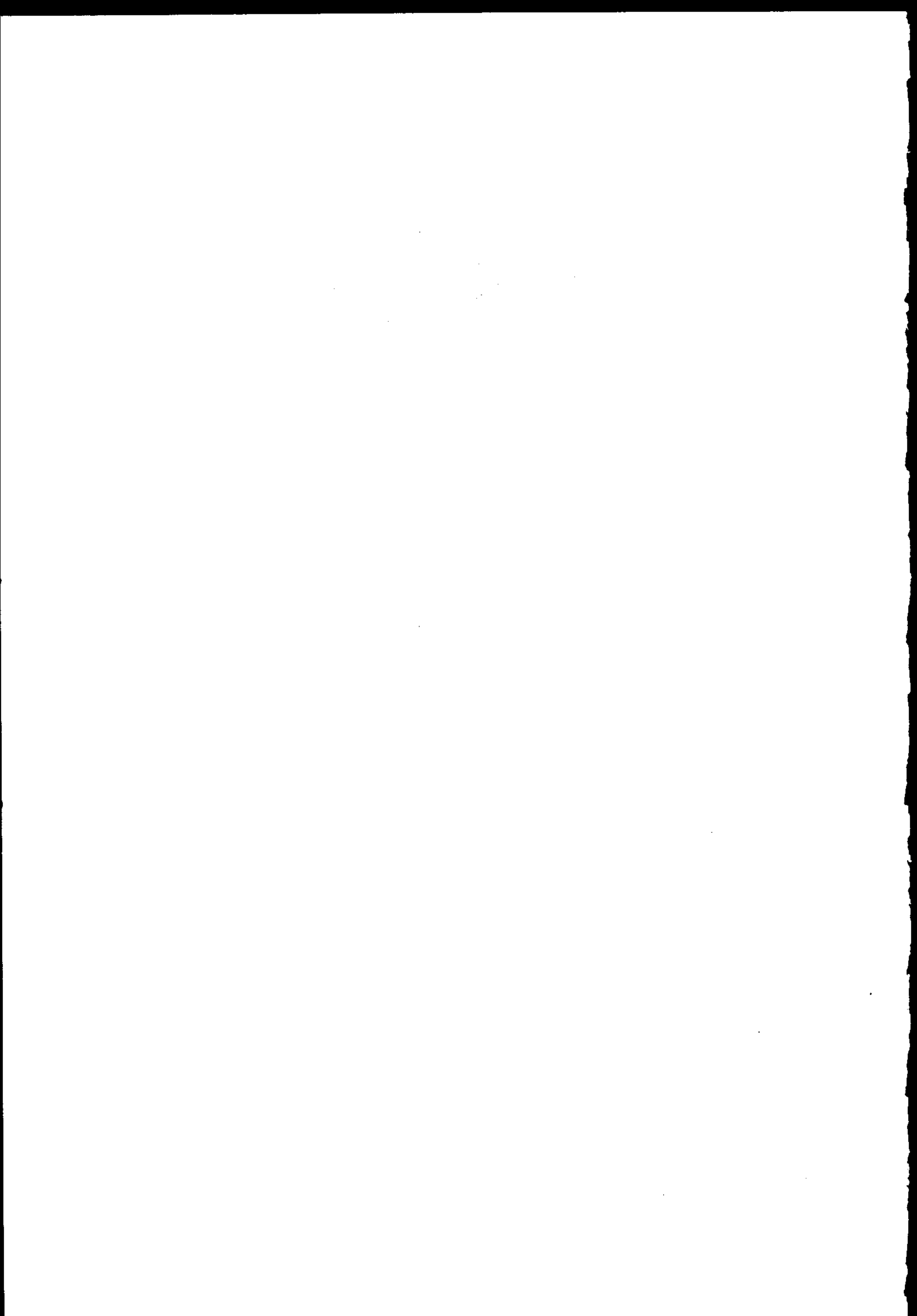
时东封回驾，次至任城。外祖闻某初生，相见甚喜，乃抱诣李白学士，乞撰令名。李公方坐旗亭，高声命酒。当垆贺兰氏，年且九十余，邀李置饮于楼上，外祖高笛送酒。李公握管醉书某胸前曰：‘树下人不语，不语真我好。语若及日中，烟霏谢陈宝。’外祖辞曰：‘本于学士乞名，今不解所书之语。’李公曰：‘此即名在其间也。树下人是木子；木子，李字也。不语是莫言；莫言，暮也。好是女子；女子，外孙也。语及日中，是言午；言午，是许也。烟霏谢陈宝，是云出封中，乃是云封也。即李暮外孙许云封也。’后遂名之。某才始十年，身便孤立，因乘义马，西入长安。外祖悯以远来，令齿诸舅学业，谓某性知音律，教以横笛。每一曲成，必抚背赏叹。值梨园法部置小部音声，凡三十余人，皆十五以下。天宝十四载六月日，时骊山驻蹕，是贵妃诞辰。上命小部音声乐长生殿，仍奏新曲，未有名。会南海进荔枝，因以曲名《荔枝香》。左右欢呼，声动山谷。是年安禄山叛，车驾还京。自后俱逢离乱，漂流南海近四十载。今者近访诸亲，将抵龙邱。”

韦公曰：“我有乳母之子，其名千金，尝于天宝中受笛李供奉，艺成身死，每所悲嗟。旧吹之笛，即李君所赐也。”遂囊出旧笛。云封跪捧悲切，抚而观之，曰：“信是佳笛，但非外祖所吹者。”又谓韦公曰：“竹生云梦之南，鉴在柯亭之下。以今年七月望前生，明年七月望前伐。过期不伐，则其音窒；未期而伐，则其音浮。浮者，外泽中干；干者，受气不全；气不全，则其竹夭。凡发扬一声，出入九息。古之至音者，一叠十二节，一节十二敲，今之名乐也。至如《落梅》流韵，感金谷之游人；《折柳》传情，悲玉关之戍客。诚有清响异音，非至音，无以降神而祈福也。其已夭之竹，遇至音必破，所以知非外祖所吹者。”

韦公曰：“欲信汝鉴，笛破无伤。”云封乃捧笛吹《六州遍》。一叠未尽，划然中裂。韦公惊叹久之，遂礼云封于曲部。

酉阳杂俎

[唐]段成式 撰
曹中孚 校点



校点说明

《酉阳杂俎》前集二十卷，续集十卷，唐段成式撰。

段成式，字柯古，山东临淄邹平人，约生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或稍后，卒于懿宗咸通四年(863)。父段文昌于中晚唐间官居显要，元和十五年(820)穆宗即位曾出任宰相，工诗，有文名。成式于文宗开成初以父荫为秘书省校书郎，历尚书郎，吉州、处州、江州三郡刺史，官至太常少卿。段氏乃书香门第，家中藏书甚多，成式从小博闻强记，入仕后又得饱览秘阁书籍，尤深通于佛典。除《酉阳杂俎》外，其《庐陵官下记》二卷已佚；今《全唐诗》、《全唐文》各存其诗文一卷。

《酉阳杂俎》在唐人笔记中是一部别具特色的重要之作。此书分门辑事，鲁迅先生称其“或录秘书，或叙异事，仙佛人鬼，至以动植，弥不毕载，以类相聚，有如类书。虽源或出于张华《博物志》，而在唐时，则犹独创之作”；“所涉既广，遂多珍异，以世爱玩，与传奇并驱争先矣”（《中国小说史略》）。明李云鹄在序此书时则说它是“无所不有，无所不异。使读者忽而颐解，忽而发冲，忽而目眩神骇，愕眙而不能禁”。书名“酉阳”，乃取梁元帝赋“访酉阳之逸典”，以示取材珍秘。故千百年来，向为世人所重，书中资料，颇具研究价值。美国东方学者劳费尔和英国李约瑟博士分别在他们的科技著作《中国伊朗编·阿月浑子》和《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所征引。

此书最早著录于《新唐书·艺文志》，列于小说家类，为三十卷。《郡斋读书志》谓《酉阳杂俎》二十卷，《续酉阳杂俎》十

卷。历经传抄,现通常能见到的有《四部丛刊》本、《津逮秘书》本、《学津讨原》本、《稗海》本、《唐人说荟》本和《说库》本等多种。以上诸本中,《四部丛刊》本为最早,系影印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李云鹄本,李乃据赵琦美校本刊印,包括前集二十卷和续集十卷;余则或无续集,或存漫漶,或有缺漏,而《学津讨原》本较为完备。今以《学津讨原》本为底本标校,并适当汲取了前人和今人的有关校勘成果,择善而从,依照本丛书体例,不出校记。

目 录

酉阳杂俎序	(557)
前集卷一	
忠志	(558)
礼异	(561)
天咫	(563)
前集卷二	
玉格	(566)
壶史	(575)
前集卷三	
贝编	(581)
前集卷四	
境异	(590)
喜兆	(593)
祸兆	(594)
物革	(594)
前集卷五	
诡习	(596)
怪术	(597)
前集卷六	
艺绝	(604)
器奇	(605)

乐	(606)
前集卷七	
酒食	(608)
医	(611)
前集卷八	
黥	(613)
雷	(617)
梦	(618)
前集卷九	
事感	(621)
盗侠	(622)
前集卷十	
物异	(626)
前集卷十一	
广知	(635)
前集卷十二	
语资	(641)
前集卷十三	
冥迹	(648)
尸穿	(649)
前集卷十四	
诺皋记上	(654)
前集卷十五	
诺皋记下	(665)
前集卷十六	
广动植之一	(673)

羽篇	(675)
毛篇	(679)
前集卷十七	
广动植之二	(683)
鳞介篇	(683)
虫篇	(686)
前集卷十八	
广动植之三	(691)
木篇	(691)
前集卷十九	
广动植之四	(699)
草篇	(699)
前集卷二十	
肉攫部	(707)
续集卷一	
支诺皋上	(712)
续集卷二	
支诺皋中	(720)
续集卷三	
支诺皋下	(729)
续集卷四	
贬误	(739)
续集卷五	
寺塔记上	(751)
续集卷六	
寺塔记下	(759)

续集卷七

金刚经鸠异 (766)

续集卷八

支动 (775)

续集卷九

支植上 (781)

续集卷十

支植下 (785)

酉阳杂俎序

夫《易》象一车之言，近于怪也；诗人南箕之兴，近乎戏也。固服缝掖者肆笔之余，及怪及戏，无侵于儒。无若诗书之味大羹，史为折俎，子为醢醢也。炙鴛羞鳖，岂容下箸乎？固役而不耻者，抑志怪小说之书也。成式学落词曼，未尝覃思，无崔駰真龙之叹，有孔璋画虎之讥。饱食之暇，偶录记忆，号《酉阳杂俎》，凡三十篇，为二十卷，不以此间录味也。

酉阳杂俎前集卷一

忠 志

高祖少神勇，隋末，尝以十二人破草贼号无端儿数万。又龙门战，尽一房箭，中八十人。太宗虬须，尝戏张弓挂矢，好用四羽大箭，长常箭一肤，射洞门阖。上尝观渔于西宫，见鱼跃焉，问其故，渔者曰：“此当乳也。”于是中网而止。

骨利幹国献马百匹，十匹尤骏，上为制名。决波驹者，近后足有距，走历门三限不蹶，上尤惜之。隋内库有交臂玉猿，二臂相贯如连环，将表其饗。上后尝骑与侍臣游，恶其饰，以鞭击碎之。一曰文皇御制十骏名。

贞观中，忽有白鹊构巢于寝殿前槐树上，其巢合欢，如腰鼓，左右拜舞称贺。上曰：“我尝笑隋炀帝好祥瑞，瑞在得贤，此何足贺！”乃命毁其巢，鹊放于野外。

高宗初扶床，将戏弄笔，左右试置纸于前，乃乱画满纸，角边画处，成草书敕字。太宗遽令焚之，不许传外。

则天初诞之夕，雌雉皆雊。右手中指有黑毫，左旋如黑子，引之长尺余。

骆宾王为徐敬业作檄，极疏大周过恶，则天览及“蛾眉不肯让人，狐媚偏能惑主”，微笑而已。至“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不悦曰：“宰相何得失如此人。”

中宗景龙中，召学士赐猎，作吐陪行，前方后圆也。有二

大雕，上仰望之，有放挫啼曰：“臣能取之。”乃悬死鼠于鸢足，联其目，放而钓焉，二雕果击于鸢盘。狡兔起前，上举挝击毙之，帝称那庚，从臣皆呼万岁。

三月三日，赐侍臣细柳圈，言带之免蚤毒。

寒食日，赐侍臣帖彩球，绣草宣台。

立春日，赐侍臣彩花树。

腊日，赐北门学士口脂、蜡脂，盛以碧镂牙筒。

上尝梦日乌飞，蝙蝠数十逐而堕地。惊觉，召万回僧，曰：“大家即是上天时。”翌日而崩。

睿宗尝阅内库，见一鞭，金色，长四尺，数节有虫啮处，状如盘龙，靶上悬牙牌，题象耳皮，或言隋宫库旧物也。上为冀王时，寝斋壁上，蜗迹成天字，上惧，遽扫之，经数日如初。及即位，雕玉铸黄金为蜗形，分置于释道像前。

玄宗，禁中尝称阿瞞，亦称鸦。寿安公主，曹野那姬所生也，以其九月而诞，遂不出降。常令衣道服，主香火。小字虫娘，上呼为师娘。为太上皇时，代宗起居，上曰：“汝在东宫，甚有令名。”因指寿安，“虫娘是鸦女，汝后与一名号。”及代宗在灵武，遂令苏澄尚之，封寿安焉。

天宝末，交趾贡龙脑，如蝉蚕形。波斯言老龙脑树节方有，禁中呼为瑞龙脑。上唯赐贵妃十枚，香气彻十余步。上夏日尝与亲王棋，令贺怀智独弹琵琶，贵妃立于局前观之。上数子将输，贵妃放康国狒子于坐侧。狒子乃上局，局子乱，上大悦。时风吹贵妃领巾于贺怀智巾上，良久，回身方落。贺怀智归，觉满身香气非常，乃卸幞头，贮于锦囊中。及上皇复宫阙，追思贵妃不已，怀智乃进所贮幞头，具奏他日事。上皇发囊，泣曰：“此瑞龙脑香也。”

安禄山恩宠莫比，锡赆无数，其所赐品目有：桑落酒 阔尾羊窟利 马酪 音声人两部 野猪鲊 鲫鱼并鲩手刀子 清酒 大锦 苏造真符宝舆 余甘煎 辽泽野鸡 五术汤 金石凌汤一剂及药童昔贤子就宅煎 蒸梨 金平脱犀头匙 箸 金银平脱隔馄饨盘 金花狮子瓶 平脱着足叠子 熟线 绫接鞞 金大脑盘 银平脱破觚 八角花鸟屏风 银凿镂铁 锁 帖白一曰花檀香床 绿白平细背席 绣鹅毛毡兼令瑶令 光就宅张设 金鸾紫罗绯罗立马宝 鸡袍 龙须夹帖 八斗 金渡银酒瓮 银瓶平脱掏魁织锦筐 银策篱 银平脱食台盘 油画食藏 又贵妃赐禄山金平脱装具玉合 金平脱铁面碗

肃宗将至灵武一驿，黄昏，有妇人长大，携双鲤咤于营门曰：“皇帝何在？”众谓风狂。遽白上，潜视举止。妇人言已，止大树下。军人有逼视，见其臂上有鳞，俄天黑，失所在。及上即位，归京阙，虢州刺史王奇光奏女娲坟云：天宝十三载，大雨，晦冥忽沉。今月一日夜，河上有人觉风雷声，晓见其坟涌出，上生双柳树，高丈余，下有巨石。兼画图进。上初克复，使祝史就其所祭之。至是而见，众疑向妇人其神也。

代宗即位日，庆云见，黄气抱日。初，楚州献定国宝一十二，乃诏上监国。诏曰：“上天降宝，献自楚州，神明生历数之符，合璧定妖灾之气。”初，楚州有尼真如，忽有人接去天上。天帝言下方有灾，令此宝镇之。其数十二，楚州刺史崔侁表献焉：一曰玄黄，形如笏，长八寸，有孔，辟人间兵疫。二曰玉鸡，毛白玉也，王者以孝理天下则见。三曰谷璧，白玉也，如粟粒，无雕镌之迹，王者得之，五谷丰熟。四曰西王母白环二枚，所在处，外国归伏。五曰碧色宝。六曰如意宝珠，大如鸡卵。七曰红鞮鞞，大如巨栗。八曰琅玕珠二枚，逾常珠，有逾径一寸

三分。九曰玉玦，形如玉环，四分缺一。十曰玉印，大如半手，理如鹿形，啖入印中。十一曰皇后采桑钩，细如箸，屈其末。十二曰雷公石，斧形，无孔。诸宝置之日中，皆白气连天。

礼 异

西汉，帝见丞相，谒者赞曰：“皇帝为丞相起。”御史大夫见，皇帝称谨谢。

汉木主，纆以桔木皮，置牖中，张绵絮以障外。不出时，玄堂之上，以笼为俑人，无头，坐起如生时。

凡节，守国用玉节，守都鄙用角节，使山邦用虎节，土邦用人节，泽邦用龙节，门关用符节，货贿用玺节，道路用旌节。古者安平用璧，兴事用圭，成功用璋，边戎用珩，战斗用璩，城围用环，灾乱用籥，大旱用龙，龙节也，大丧用琮。

北齐迎南使，太学博士监舍迎使。传诏二人，骑马荷信在前。羊车二人，捉刀在传诏后。监舍一人，典客令一人，并进贤冠。生，朱衣骑马罩伞十余，绛衫一人，引从使车前。又，绛衫骑马平巾帻六人，使主副各乘车，但马在车后。铁甲者百余人，仪仗百余人，剪彩如衣带，白羽间为稍，髻发绛袍，帽凡五色，袍随髻色，以木为稍、刃、戟，画绛为虾蟆幡。

梁正旦，使北使乘车至阙下，入端门。其门上层题曰朱明观，次曰应门，门下有一大画鼓。次曰太阳门，左有高楼，悬一大钟，门右有朝堂，门辟，左右亦有二大画鼓。北使入门，击钟磬，至马道北、悬钟内道西北立。引其宣城王等数人后入，击磬，道东北面立。其钟悬外东西厢，皆有陛臣。马道南、近道东有茹昆仑客，道西近道有高句丽、百济客，及其升殿之官三千许人。位定，梁主从东堂中出，云斋在外宿，故不由上阁来，

击钟鼓，乘輿警蹕，侍从升东阶，南面幄内坐。幄是绿油天皂裙，甚高，用绳系着四柱，凭黑漆曲几。坐定，梁诸臣从西门入，着具服、博山远游冠，纓末以翠羽、真珠为饰，双双佩带剑，黑烏。初入，二人在前导引，次二人并行，次一人擎牙箱、班剑箱，别二十人具省服，从者百余人。至宣城王前数步，北面有重席为位，再拜，便次出，引王公登，献玉，梁主不为兴。魏使李同轨、陆操聘梁，入乐游苑西门内青油幕下。梁主备三仗，乘輿从南门入，操等东面再拜，梁主北入林光殿。未几，引台使入。梁主坐皂帐，南面。诸宾及群官俱坐定，遣书舍人殷灵宣旨慰劳，具有辞答。其中庭设钟悬及百戏殿上，流杯池中行酒。具进梁主者，题曰御杯，自余各题官姓之杯，至前者即饮。又图象旧事，令随流而转，始至讫于座罢，首尾不绝也。

梁主常遣传诏童赐群臣岁旦酒、辟恶散、却鬼丸三种。

北朝婚礼，青布幔为屋，在门内外，谓之青庐，于此交拜。迎妇，夫家领百余人或十数人，随其奢俭挟车，俱呼“新妇子催出来”，至新妇登车乃止。婿拜阁日，妇家亲宾妇女毕集，各以杖打聳为戏乐，至有大委顿者。聳，《说文》云即婿字。

律有甲娶，乙丙共戏甲。旁有柜，比之为狱，举置柜中，覆之。甲因气绝，论当鬼薪。

近代婚礼，当迎妇，以粟三升填臼，席一枚以覆井，臬三斤以塞窗，箭三只置户上。妇上车，聳骑而环车三匝。女嫁之明日，其家作黍臠。女将上车，以蔽膝覆面。妇入门，舅姑以下悉从便门出，更从门入，言当躡新妇迹。又妇入门先拜猪枳及灶。娶妇，夫妇并拜或共结镜纽。又娶妇之家，弄新妇。腊月娶妇不见姑。

婚礼，纳彩有合欢、嘉禾、阿胶、九子蒲、朱苇、双石、绵絮、

长命缕、干漆九事，皆有词：胶、漆取其固；绵絮取其调柔；蒲、苇为心，可屈可伸也；嘉禾，分福也；双石，义在两固也。

北朝妇人，常以冬至日进履袜及靴。正月进箕帚、长生花。立春进春书，以青缯为鞞，刻龙像衔之，或为虾蟆。五月进五时图、五时花，施帐之上。是日，又进长命缕、宛转绳，皆结为人像带之。夏至日，进扇及粉脂囊，皆有辞。

秦汉以来，于天子言陛下，于皇太子言殿下，将言麾下，使者言节下、轂下，二千石长史言阁下，父母言膝下，通类相言称足下。

天 咫

旧言月中有桂、有蟾蜍，故异书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树创随合。人姓吴名刚，西河人，学仙有过，谪令伐树。释氏书言，须弥山南面有阎扶树，月过，树影入月中。或言月中蟾桂，地影也；空处，水影也。此语差近。

僧一行，博览无不知，尤善于数，钩深藏往，当时学者莫能测。幼时家贫，邻有王姥，前后济之数十万。及一行开元中承上敬遇，言无不可，常思报之。寻王姥儿犯杀人罪，狱未具，姥访一行求救。一行曰：“姥要金帛，当十倍酬也。明君执法，难以请一日情求，如何？”王姥戟手大骂曰：“何用识此僧！”一行从而谢之，终不顾。一行心计浑天寺中工役数百，乃命空其室内，徙大瓮于中。又密选常住奴二人，授以布囊。谓曰：“某坊某角有废园，汝向中潜伺，从午至昏，当有物入来，其数七，可尽掩之，失一则杖汝。”奴如言而往。至酉后，果有群豕至，奴悉获而归。一行大喜，令置瓮中，覆以木盖，封于六一泥，朱题

梵字数十，其徒莫测。诘朝，中使叩门急召。至便殿，玄宗迎问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见，是何祥也，师有以禳之乎？”一行曰：“后魏时，失荧惑。至今，帝车不见，古所无者，天将大警于陛下也。夫匹妇匹夫不得其所，则陨霜赤旱。盛德所感，乃能退舍。感之切者，其在葬枯出系乎？释门以瞋心坏一切善，慈心降一切魔。如臣曲见，莫若大赦天下。”玄宗从之。又其夕，太史奏北斗一星见，凡七日而复。成式以此事颇怪，然大传众口，不得不著之。

永贞年，东市百姓王布，知书，藏镪千万，商旅多宾之。有女年十四五，艳丽聪悟，鼻两孔各垂息肉如皂荚子，其根如麻线，长寸许，触之，痛入骨髓。其父破钱数百万治之，不瘥。忽一日，有梵僧乞食，因问布：“知君女有异疾，可一见，吾能止之。”布被问，大喜。即见其女，僧乃取药，色正白，吹其鼻中。少顷，摘去之。出少黄水，都无所苦。布赏之百金，梵僧曰：“吾修道之人，不受厚施，唯乞此息肉。”遂珍重而去，行疾如飞，布亦意其贤圣也。计僧去五六坊，复有一少年，美如冠玉，骑白马，遂扣门曰：“适有胡僧到无？”布遽延入，具述胡僧事。其人吁嗟不悦曰：“马小腕足，竟后此僧。”布惊异，诘其故。曰：“上帝失乐神二人，近知藏于君女鼻中。我天人也，奉帝命来取，不意此僧先取之，吾当获谴矣。”布方作礼，举首而失。

长庆中，有人玩八月十五夜月，光属于林中如匹布。其人寻视之，见一金背虾蟆，疑是月中者。工部员外郎张周封尝说此事，忘人姓名。

大和中，郑仁本表弟，不记姓名，尝与一王秀才游嵩山，扞萝越涧，境极幽复，遂迷归路。将暮，不知所之。徙倚间，忽觉丛中鼾睡声，披榛窥之，见一人布衣甚洁白，枕一襍物，方眠

熟。即呼之，曰：“某偶入此径，迷路，君知向官道否？”其人举首略视，不应，复寝。又再三呼之，乃起坐，顾曰：“来此！”二人因就之，且问其所自。其人笑曰：“君知月乃七宝合成乎？月势如丸，其影，日烁其凸处也。常有八万二千户修之，予即一数。”因开襍，有斤凿数事，玉屑饭两裹，授与二人，曰：“分食此，虽不足长生，可一生无疾耳。”乃起，与二人指一支径：“但由此，自合官道矣。”言已不见。

酉阳杂俎前集卷二

玉 格

道列三界诸天，数与释氏同，但名别耳。三界外曰四人境，谓常融、玉隆、梵度、贾奕四天也。四人天外曰三清：大赤、禹馀、清微也。三清上曰大罗，又有九天波利等九名。

天圆十二纲，运关三百六十转为一周，天运三千六百周为阳李。地纪推机三百三十转为一度，地转三千三百度为阳蚀。天地相去四十万九千里，四方相去万万九千里。名山三百六十，福地七十二，昆仑为天地之齐。又九地、四十六土、八酒仙宫，言冥谪阴者之所。有罗酆山，在北方癸地，周回三万里，高二千六百里。洞天六宫，周一万里，高二千六百里，是为六天鬼神之宫。六天：一曰纒绝阴天宫，二曰泰煞谅事宫，三曰明辰耐犯宫，四曰怙照罪气宫，五曰宗灵七非宫，六曰敢司连苑一作宛宫。人死皆至其中，人欲常念六天宫名。空洞之小天，三阴所治也。又耐犯宫主生，纒绝天主死。祸福续命，由怙照第四天，鬼官北斗君所治，即七辰北斗之考官也。项梁城《酆都宫颂》曰：纒绝标帝晨，谅事构重阿。炎如霄汉烟，勃若景耀华。武阳带神锋，怙照吞清河。开阖临丹井，云门郁嵯峨。七非通奇灵，连苑亦敷魔。六天横北道，此是鬼神家。凡有二万言，此唯天宫名耳。夜中微读之，辟鬼魅。

酆都稻名重思，其米如石榴子，粒稍大，味如菱。杜琼作

《重思赋》曰：霏霏春暮，翠矣重思。云气交被，嘉谷应时。

夏启为东明公，文王为西明公，邵公为南明公，季札为北明公，四时主四方鬼。至忠至孝之人，命终皆为地下主者，一百四十年，乃授下仙之教，授以大道。有上圣之德，命终受三官书，为地下主者，一千年，乃转三官之五帝，复一千四百年，方得游行太清，为九宫之中仙。又有为善爽鬼者，三官清鬼者，或先世有功，在三官流。逮后嗣易世练化，改世更生。此七世阴德，根叶相及也，命终当道遗脚一骨以归三官，余骨随身而迁。男左女右，皆受书为地下主者，二百八十年，乃得进处地仙之道矣。

炎帝甲为北太帝君，主天下鬼神。三元品式、明真科、九幽章，皆律也。连苑、曲泉、泰煞、九幽、云夜、九都、三灵、万掠、四极、九科，皆治所也。三十六狱，流沙赤等号溟涿狱，北岳狱也。又二十四狱，有九平、元正、女青、河北等号。人犯五千恶为五狱鬼，六千恶为二十八狱狱囚，万恶乃堕薛荔也。

罪簿有黑、绿、白簿，赤丹编简。刑有搪蒙山石、副太山、搪夜山石、寒河源及西津水置、东海风刀、电一曰雷风、积夜河。

鬼官有七十五品。仙位有九：太帝二十七，天君一千二百，仙官二万四千，灵司三十二，司命三品、九品、七城、一曰城，一曰地。九阶、二十七位，七十二万之次第也。

老君西越流沙，历八十一国。乌弋、身毒为浮屠，化被三千国，有九万品戒经，汉所获大月支《复立经》是也。孔子为元宫仙。佛为三十三天仙，延宾官主所为。道在竺乾有古先生，善入无为。

《释老志》亦曰：佛于西域得道。陶胜力言：小方诸国多奉

佛，不死，服五笙精，读《夏归藏》，用之以飞行也。藏经，菩萨戒也。

方诸山在乙地。

太极真仙中，庄周为闾编郎。八十一戒、千二百善，入洞天。二百三十戒，二千善，登山上灵官。万善升玉清。

白志见腹，名在琼简者；目有绿筋，名在金赤书者；阴有伏骨，名在琳札青书者；胸有偃骨，名在星书者；眼四规，名在方诸者；掌理回菌，名在绿籍者。有前相皆上仙也，可不学，其道自至。其次，鼻有玄山，腹有玄丘，亦仙相也。或口气不洁，性耐秽，则坏玄丘之相矣。

五脏、九宫、十二室、四支、五体、三焦、九窍、百八十机关、三百六十骨节、三万六千神，随其所而居之。魂以精为根，魄以目为户，三魂可拘，七魄可制。庚申日，伏尸言人过；本命日，天曹计人行。三尸一日三朝：上尸青姑，伐人眼；中尸白姑，伐人五脏；下尸血姑，伐人胃。命亦曰玄灵。又曰：一居人头中，令人多思欲，好车马，其色黑；一居人腹，令人好食饮，恚怒，其色青；一居人足，令人好色，喜杀。七守庚申三尸灭，三守庚申三尸伏。

仙药 钟山白胶 阆风石脑 黑河蔡瑚 太微紫麻 太极井泉 夜津日草 青津碧荻 圆丘紫柰 白水灵蛤 八天赤薤 高丘余粮 沧浪青钱 三十六芝 龙胎醴 九鼎鱼 火枣交梨 凤林鸣醅 中央紫蜜 崩岳电柳 玄郭绮葱 夜牛伏骨 神吾黄藻 炎山夜日 玄霜绛雪 环刚树子 赤树白子 徊水玉精 白琅霜 紫酱一作浆 月醴 虹丹 鸿丹

药草异号 丹山魂：雄黄 青要女：空青 灵华泛腴：薰陆香 北帝玄珠：消石 东华童子：青木香 五精金：阳起石

流丹白膏：胡粉 亭灵独生：鸡舌香 倒行神骨：戎盐 白虎脱齿：金牙石 灵黄：石硫黄 陆虎遗生：龙骨 章阳羽玄：白附子 绿伏石：母慈石 绛晨伏胎：茯苓 七白灵蔬：薤白华，一名守宅，一名家芝 伏龙李：苏牙树 凡三十四名。

图籍有符图七千章

《雌一玉检》、《四规明镜》、《五柱中经》、《飞龟帙》、《飞黄子经》、《鹿卢跻经》、《含景图》、《卧引图》、《园芝图》、《木芝图》、《大隗新芝图》、《牵牛经》、《玉案记》、《玉玺记》、《腊成记》、《丹台经》一曰记、《日月厨食经》、《金楼经》、《三十六水经》、《中黄丈人经》、《协龙子鹿台经》、《玉胎经》、《官氏经》、《凤纲经》、《六阴玉女经》、《白虎七变经》、《九仙经》、《十上化经》、《滕中有首摄提经》、《三纲六纪经》、《白子变化经》、《隐首经》、《入军经》、《泉枢经》、《赤甲经》、《金刚八叠录》一曰经。

老君母曰玄妙玉女，天降玄黄，气如弹丸，入口而孕，凝神琼胎宫三千七百年，赤明开运，岁在甲子，诞于扶刀，盖天西那王国，郁寥山丹玄之阿。 又曰：老君在胎八十一年，剖左腋而生，生而白首。 又曰：青帝劫末，元气改运，托形于洪氏之胞。 又曰：李母，本元君也。日精入口，吞而有孕，三色气绕身，五行兽卫形，如此七十二年而生陈国苦县赖乡涡水之阳、九井西李下。具三十六号，七十二名，又有九名，又千二百。老君又曰九大上皇洞真第一君、大千法王、九灵老子、太上真人、天老玄中法师、上清太极真人、上景君等号。形长九尺，或曰二丈九尺。耳三门，又耳附连环，又耳无轮廓。眉如北斗，色绿，中有紫毛，长五寸。目方瞳，绿筋贯之，有紫光。鼻双柱，口方，齿数六八。颐若方丘，颊如横珣，龙颜金容，额三理，腹三志，顶三约把，十蹈五身，绿毛白血，顶有紫气。

人死形如生，足皮不青恶，目光不毁，头发尽脱，皆尸解也。白日去曰上解，夜半去曰下解。向晓、向暮谓之地下主者。太乙守尸，三魂营骨，七魄卫肉，胎灵录气，所谓太阴练形也。赵成子后五六年，肉朽骨在，液血于内，紫色发外。又曰：若人暂死，适太阴权过三官，血沉脉散，而五脏自生，白骨如玉，三光惟息，太神内闭，或三年至三十年。

又曰：白日尸解，自是仙，非尸解也。鹿皮公吞玉华而流虫出尸。王西城漱龙胎而死诀，饮琼精而扣棺。仇季子咽金液而臭彻百里。季主服霜散以潜升，而头足异处。黑狄咽虹丹而投水。宁生服石脑而赴火。柏成纳气而胃肠三腐。

句曲山五芝，求之者投金环二双于石间，勿顾念，必得矣。第一芝名龙仙，食之为太极仙；第二芝名参成，食之为太极大夫；第三芝名燕胎，食之为正一郎中；第四芝名夜光洞鼻，食之为太清左御史；第五芝名料玉，食之为三官真御史。

真人用宝剑以尸解者，蝉化之上品也。锻用七月庚申、八月辛酉日，长三尺九寸，广一寸四分，厚三分半，杪九寸，名子干，字良非。青乌公入华山，四百七十一岁，十二试三不过。后服金沟而升太极，以为试三不过，但仙人而已，不得真人位。

有傅先生入焦山七年，老君与之木钻，使穿一盘石，石厚五尺，曰：“此石穴，当得道。”积四十七年，石穿，得神丹。

范零子随司马季主入常山石室。石室东北角有石匱，季主戒勿开。零子思归，发之，见其家父母大小，近而不远，乃悲思，季主遂逐之。经数载，复令守一铜匱，又违戒，所见如前，竟不得道。

卫国县西南有瓜穴，冬夏常出水，望之如练，时有瓜叶出焉。相传苻秦时有李班者，颇好道术，入穴中行可三百步，廓

然有宫宇，床榻上有经书，见二人对坐，须发皓白。班前拜于床下，一人顾曰：“卿可还，无宜久住。”班辞出，至穴口，有瓜数个，欲取，乃化为石。寻故道得还。至家，家人云，班去来已经四十年矣。

长白山，相传古肃然山也。岷南有钟鸣，燕世桑门释惠霄者，自广固至此岷，听钟声，稍前，忽见一寺，门宇炳焕，遂求中食，见一沙弥，乃摘一桃与霄。须臾，又与一桃，语霄曰：“至此已淹留，可去矣！”霄出，回头顾，失寺。至广固，见弟子，言失和尚已二年矣。霄始知二桃兆二年矣。

高唐县鸣石山，岩高百余仞，人以物扣岩，声甚清越。晋太康中，逸士田宣隐于岩下，叶风霜月，常拊石自娱。每见一人着白单衣，徘徊岩上，及晓方去。宣于后令人击石，乃于岩上潜伺。俄然果来，因遽执袂诘之。自言姓王，字中伦，卫人。周宣王时入少室山学道，比频适方壶，去来经此，爱此石响，故辄留听。宣乃求其养生，唯留一石如雀卵。初则凌空百余步犹见，渐渐烟雾障之。宣得石，含辄百日不饥。

荆州利水间有二石若阙，名曰韶石。晋永和中，有飞仙衣冠如雪，各憩一石。旬日而去，人咸见之。

贝丘西有玉女山，传云：晋泰始中，北海蓬球，字伯坚，入山伐木，忽觉异香，遂溯风寻之。至此山，廓然宫殿盘郁，楼台博敞。球入门窥之，见五株玉树。复稍前，有四妇人，端妙绝世，自弹棋于堂上，见球俱惊起，谓球曰：“蓬君何故得来？”球曰：“寻香而至。”遂复还戏。一小者便上楼弹琴，留戏者呼之曰：“元晖，何为独升楼？”球树下立，觉少饥，乃以舌舐叶上垂露。俄然，有一女乘鹤而至，逆恚曰：“玉华，汝等何故有此俗人！”王母即令王方平行诸仙室。球惧而出门，回顾，忽然不

见。至家，乃是建平中。其旧居间舍，皆为墟墓矣。

晋许旌阳，吴猛弟子也。当时江东多蛇祸，猛将除之，选徒百余人，至高安，令具炭百斤，乃度尺而断之，置诸坛上。一夕，悉化为玉女惑其徒。至晓，吴猛悉命弟子，无不湿其衣者，唯许君独无，乃与许至辽江。及遇巨蛇，吴年衰，力不能制，许遂禹步敕剑，登其首斩之。

孙思邈尝隐终南山，与宣律和尚相接，每来往互参宗旨。时大旱，西域僧请于昆明池结坛祈雨，诏有司备香灯，凡七日，缩水数尺。忽有老人夜诣宣律和尚求救，曰：“弟子昆明池龙也，无雨久，匪由弟子。胡僧利弟子脑，将为药，欺天子言祈雨，命在旦夕，乞和尚法力加护。”宣公辞曰：“贫道持律而已，可求孙先生。”老人因至思邈石室求救。孙谓曰：“我知昆明龙宫有仙方三十首，尔传与予，予将救汝。”老人曰：“此方上帝不许妄传，今急矣，固无所吝。”有顷，捧方而至。孙曰：“尔第还，无虑胡僧也。”自是池水忽涨，数日溢岸，胡僧羞恚而死。孙复著《千金方》三十卷，每卷入一方，人不得晓。及卒后，时有人见之。玄宗幸蜀，梦思邈乞武都雄黄，乃命中使赍雄黄十斤，送于峨眉顶上。中使上山未半，见一人幅巾被褐，须鬓皓白，二童青衣丸髻，夹侍立屏风侧，手指大盘石曰：“可致药于此。上有表录上皇帝。”中使视石上朱书百余字，遂录之，随写随灭。写毕，石上无复字矣。须臾，白气漫起，因忽不见。

同州司马裴沆尝说，再从伯自洛中将往郑州，在路数日，晚程偶下马，觉道左有人呻吟声，因披蒿莱寻之，荆丛下见一病鹤，垂翼俯味，翅关上疮坏无毛，且异其声。忽有老人，白衣曳杖，数十步而至，谓曰：“郎君年少，岂解哀此鹤耶？若得人

血一涂，则能飞矣！”裴颇知道，性甚高逸，遽曰：“某请刺此臂血不难。”老人曰：“君此志甚劲，然须三世是人，其血方中。郎君前生非人，唯洛中胡芦生三世是人矣。郎君此行非有急切，可能却至洛中干胡芦生乎？”裴欣然而返，未信宿至洛，乃访胡芦生，具陈其事，且拜祈之。胡芦生初无难色，开襍取一石合，大若两指，援针刺臂，滴血下满其合，授裴曰：“无多言也。”及至鹤处，老人已至，喜曰：“固是信士。”乃令尽其血涂鹤，言与之结缘。复邀裴曰：“我所居去此不远，可少留也。”裴觉非常人，以丈人呼之，因随行。才数里，至一庄，竹落草舍，庭庑狼藉。裴渴甚求茗，老人指一土瓮：“此中有少浆，可就取。”裴视瓮中，有一杏核，一扇如笠，满中有浆，浆色正白，乃力举饮之，不复饥渴。浆味如杏酪。裴知隐者，拜请为奴仆。老人曰：“君有世间微禄，纵住亦不终其志。贤叔真有所得，吾久与之游，君自不知。今有一信，凭君必达。”因裹一襍物，大如羹碗，戒无窃开。复引裴视鹤，鹤所损处，毛已生矣。又谓裴曰：“君向饮杏浆，当哭九族亲情，且以酒色为诫也。”裴还洛，中路阅其所持，将发之，襍四角各有赤蛇出头，裴乃止。其叔得信即开之，有物如干大麦饭升余。其叔后因游王屋，不知其终。裴寿至九十七矣。

明经赵业，贞元中，选授巴州清化县令，失志成疾，恶明，不饮食四十余日。忽觉室中雷鸣，顷有赤气如鼓，轮转至床，腾上当心而住。初觉精神游散如梦中。有朱衣平帻者引之东行，出山断处，有水东西流，人甚众，久立视之。又东行，一桥饰以金碧，过桥北入一城，至曹司中，人吏甚众，见妹婿贾奕与己争煞牛事，疑是冥司，遽逃避至一壁间，墙如黑石，高数丈，听有呵喝声。朱衣者遂领入大院，吏通曰：“司命过人。”复见

贾奕，因与辩对。奕固执之，无以自明。忽有巨镜径丈，虚悬空中，仰视之，宛见贾奕鼓刀，赵负门有不忍之色，奕始伏罪。朱衣人又引至司人院，一人被褐帔紫霞冠，状如尊像，责曰：“何故窃拨幞头二事，在滑州市隐橡子三升。”因拜之无数。朱衣者复引出，谓曰：“能游上清乎？”乃共登一山，下临流水，其水悬注腾沫，人随流而入者千万，不觉身亦随流。良久，住大石上，有青白晕道。朱衣者变成两人，一导之，一促之，乃升石崖上立，坦然无尘。行数里，旁有草如红蓝茎，叶密无刺，其花拂拂然飞散空中。又有草如苕，附地，亦飞花，初出如马勃，破大如叠，赤黄色。过此，见火如山，横亘天，候焰绝乃前。至大城，城上重雉，街列果树，仙子为伍，迭谣鼓乐，仙姿绝世。凡历三重门，丹牖交换，其地及壁，澄光可鉴。上不见天，若有绛晕都覆之。正殿三重，悉列尊像。见道士一人，如旧相识，赵求为弟子，不许。诸乐中如琴者，长四尺，九弦，近头尺余方广，中有两道，横以变声。又如一酒榼，三弦，长三尺，腹面上广下狭，背丰隆。顷有过录，乃引出阙南一院，中有绛冠紫霞帔，命与二朱衣人坐厅事，乃命先过戊申录。录如人间词状，首冠人生辰，次言姓名年纪，下注生月日，别行横布六旬甲子，所有功过，日下具之，如无，即书无事。赵自窥其录，姓名、生辰日月，一无差错也。过录者数盈亿兆。朱衣人言，每六十年，天下人一过录，以考校善恶，增损其算也。朱衣者引出北门，至向路，执手别，曰：“游此是子之魂也，可寻此行，勿返顾，当达家矣。”依其言，行稍急，蹶倒，如梦觉，死已七日矣。赵著《魂游上清记》，叙事甚详悉。

史论在齐州时，出猎，至一县界，憩兰若中，觉桃香异常，访其僧。僧不及隐，言近有人施二桃，因从经案下取出献论，

大如饭碗。时饥，尽食之，核大如鸡卵，论因诘其所自。僧笑：“向实谬言之。此桃去此十余里，道路危险，贫道偶行脚见之，觉异，因掇数枚。”论曰：“愿去骑从，与和尚偕往。”僧不得已，导论北去荒榛中。经五里许，抵一水，僧曰：“恐中丞不能渡此。”论志决往，乃依。僧解衣载之而浮，登岸。又经西北，涉二小水，上山越涧数里，至一处，奇泉怪石，非人境也。有桃数百株，枝干扫地，高二三尺，其香破鼻。论与僧各食一蒂，腹果然矣。论解衣将尽力苞之，僧曰：“此或灵境，不可多取。贫道尝听长老说，昔日有人亦尝至此，怀五六枚，迷不得出。”论亦疑僧非常，取两个而返。僧切戒论不得言。论至州，使招僧，僧已逝矣。

壶 史

武攸绪，天后从子。年十四，潜于长安市中卖卜，一处不过五六日。因徙升中岳，遂隐居，服赤箭、伏苓。贵人王公所遗鹿裘藤器，上积尘萝，弃而不用。晚年肌肉殆尽，目有紫光，昼见星月，又能辨数里外语。安乐公主出降，上遣玺书召，令勉受国命，暂屈高标。至京，亲贵候谒，寒温之外，不交一言。封国公，及还山，敕学士赋诗送之。

玄宗学隐形于罗公远，或衣带、或巾脚不能隐，上诘之，公远极言曰：“陛下未能脱屣天下，而以道为戏，若尽臣术，必怀玺入人家，将困于鱼服也。”玄宗怒，谩骂之。公远遂走入殿柱中，极疏上矢。上愈怒，令易柱破之。复大言于石碣中，乃易碣观之。碣明莹，见公远形在其中，长寸余，因碎为十数段，悉有公远形。上惧，谢焉，忽不复见。后中使于蜀道见之，公远笑曰：“为我谢陛下。”

邢和璞，偏得黄老之道，善心算，作《颍阳书疏》，有叩奇旋入空，或言有草，初未尝睹。成式见山人郑昉说，崔司马者，寄居荆州，与邢有旧。崔病积年且死，心常恃于邢。崔一日觉卧室北墙有人斲声，命左右视之，都无所见。卧室之北，家人所居也。如此七日，斲不已，墙忽透明如一粟。问左右，复不见。经一日，穴大如盘，崔窥之，墙外乃野外耳。有数人荷锹镬立于穴前一曰侧，崔问之，皆云：“邢真人处分开此，司马厄重，倍费功力。”有顷，导驺五六，悉平帻朱衣，辟曰：“真人至。”见邢輿中，白帽垂绶，执五明扇，侍卫数十，去穴数步而止，谓崔曰：“公算尽，璞为公再三论，得延一纪，自此无苦也。”言毕，壁如旧，旬日病愈。又曾居终南，好道者多卜筑依之。崔曙年少，亦随焉。伐薪汲泉，皆是名士。邢尝谓其徒曰：“三五日有一异客，君等可为予办一味也。”数日备诸水陆，遂张筵于一亭，戒无妄窥，众皆闭户，不敢瞥咳。邢下山延一客，长五尺，阔三尺，首居其半，绯衣宽博，横执象笏，其睫疏长，色若削瓜，鼓髯大笑，吻角侵耳。与邢剧谈，多非人间事故也。崔曙不耐，因走而过庭。客熟视顾邢曰：“此非泰山老师乎？”邢应曰：“是。”客复曰：“更一转，则失之千里，可惜。”及暮而去。邢命崔曙谓曰：“向客，上帝戏臣也，言泰山老师，君颇记无？”崔垂泣言：“某实泰山老师后身，不复忆，幼常听先人言之。”房瑄太尉祈邢算终身之事，邢言：“若来由东南，止西北，禄命卒矣。降魄之处，非馆非寺，非途非署。病起于鱼膾，休于龟兹板。”后房自袁州除汉州，及罢，归至阆州，舍紫极宫，适雇工治木，房怪其木理成形，问之，道士称数月前有贾客施数段龟兹板，今治为屠苏也。房始忆邢之言。有顷，刺史具鲙邀，房叹曰：“邢君，神人也。”乃具白于刺史，且以龟兹板为托。其夕，病鲙

而终。

王皎一曰曠先生善他术，于数未尝言。天宝中，偶与客夜中露坐，指星月曰：“时将乱矣！”为邻人所传。时上春秋高，颇拘忌，其语为人所奏，上令密诏杀之。刑者钁其头数十方死，因破其脑视之，脑骨厚一寸八分。皎先与达奚侍郎来往，及安史平，皎忽杖屨至达奚家，方知异人也。

翟天师名乾祐，峡中人，长六尺，手大尺余，每揖人，手过胸前，卧常虚枕。晚年往往言将来事。尝入夔州市，大言曰：“今夕当有八人过此，可善待之。”人不知悟。其夜，火焚数百家。八人，乃火字也。每入山，虎群随之。曾于江岸与弟子数十玩月，或曰：“此中竟何有？”翟笑曰：“可随吾指观。”弟子中两人见月规半天，楼殿金阙满焉，数息间不复见。

蜀有道士阳狂，俗号为灰袋，翟天师晚年弟子也。翟每戒其徒：“勿欺此人，吾所不及。”尝大雪中衣布褐入青城山，暮投兰若，求僧寄宿。僧曰：“贫僧一衲而已，天寒如此，恐不能相活。”但言：“容一床足矣。”至夜半，雪深风起，僧虑道者已死，就视之。去床数尺，气蒸如炊，流汗袒寝，僧知其异人。未明，不辞而去。多住村落，每住不逾信宿。曾病口疮，不食数月，状若将死，人素神之，因为设道场。斋散，忽起，就谓众人曰：“试窥吾口中有何物也？”乃张口如箕，五脏悉露。同类惊异，作礼问之，唯曰：“此足恶！此足恶！”后不知所终。成式见蜀郡郭采真尊师说也。

秀才权同休友人，元和中落第，旅游苏湖间。遇疾贫窘，走使者本村野人，雇已一年矣。疾中思甘豆汤，令其市甘草，雇者久而不去，但具汤火来。秀才且意其怠于祇承，复见折树枝盈握，仍再三搓之，微近火上，忽成甘草。秀才心大异之，且

意必有道者。良久，取粗沙数抔掇，已成豆矣。及汤成，与甘豆无异，疾亦渐差。秀才谓曰：“余贫迫若此，无以寸步。”因褴垢衣授之：“可以此办少酒肉，予将会村老，丐少道路资也。”雇者微笑：“此固不足办，某当营之。”乃斫一枯桑树，成数筐札，聚于盘上喫之，悉成牛肉。复汲数瓶水，顷之，乃旨酒也。村老皆醉饱，获束缣三千。秀才惭，谢雇者曰：“某本骄稚，不识道者，今返请为仆。”雇者曰：“予固异人，有少失，谪于下贱，合役于秀才，若限未足，复须力于他人。请秀才勿变常，庶卒某事也。”秀才虽诺之，每呼指，色上面，蹙蹙不安。雇者乃辞曰：“秀才若此，果妨某事也。”因说秀才修短穷达之数，且言万物无不化者，唯淤泥中朱漆箸及发，药力不能化。因去，不知所之也。

宝历中，荆州有卢山人，常贩烧朴石灰，往来于白湫南草市，时时微露奇迹，人不之测。贾人赵元卿好事，将从之游，乃频市其所货，设果茗，诈访其息利之术。卢觉，竟谓曰：“观子意，似不在所市，意有何也？”赵乃言：“窃知长者埋形隐德，洞过著龟，愿垂一言。”卢笑曰：“今且验，君主人午时有非常之祸也，若信吾言当免，君可告之。将午，当有匠饼者负囊而至。囊中有钱二千余，而必非意相干也。可闭关，戒妻孥勿轻应对，及午必极骂，须尽家临水避之。若尔，徒费三千四百钱也。”时赵停于百姓张家，即遽归语之。张亦素神卢生，乃闭门伺之。欲午，果有人状如卢所言，叩门求余，怒其不应，因蹴其户，张重箠捍之。顷聚人数百，张乃自后门率妻孥回避。差午，其人乃去，行数百步，忽蹶倒而死。其妻至，众人具告其所为，妻痛切，乃号适张所，诬其夫死有因。官不能评，众具言张闭户逃避之状，理者谓张曰：“汝固无罪，可为办其死。”张欣然

从断，其妻亦喜。及市榷就舆，正当三千四百文。因是，人赴之如市。卢不耐，竟潜逝。至复州界，维舟于陆奇秀才庄门。或语陆，卢山人非常人也，陆乃谒卢。陆时将入京投相知，因请决疑。卢曰：“君今年不可动，忧旦夕祸作。君所居堂后有钱一瓶，覆以板，非君有也。钱主今始三岁，君慎勿用一钱，用必成祸，能从吾戒乎？”陆矍然谢之。及卢生去，水波未定，陆笑谓妻子曰：“卢生言如是，吾更何求乎！”乃命家童锹其地，未数尺，果遇板，彻之，有巨瓮，散钱满焉。陆喜，其妻亦搬运纫草贯之。将及一万，儿女忽暴头痛不可忍。陆曰：“岂卢生言将征乎！”因奔马追及，且谢违戒。卢生怒曰：“君用之必祸骨肉。骨肉与利，轻重君自度也。”棹舟去之不顾。陆驰归，醮而瘞焉，儿女豁愈矣。卢生到复州，又尝与数人闲行，途遇六七人，盛服俱带，酒气逆鼻。卢生忽叱之曰：“汝等所为不悛，性命无几！”其人悉罗拜尘中，曰：“不敢，不敢。”其侣讶之，卢曰：“此辈尽劫江贼也。”其异如此。赵元和言卢生状貌，老少不常，亦不常见其饮食。尝语赵生曰：“世间刺客隐形者不少，道者得隐形术，能不试二十年，可易形，名曰脱离。后二十年，名籍于地仙矣。”又言刺客之死，尸亦不见，所论多奇怪，盖神仙之流也。

长庆初，山人杨隐之在郴州，常寻访道者。有唐居士，土人谓百岁人，杨谒之，因留杨止宿。及夜，呼其女曰：“可将一下弦月子来。”其女遂贴月于壁上，如片纸耳。唐即起祝之曰：“今夕有客，可赐光明。”言讫，一室朗若张烛。

南中有百姓，行路遇风雨，与一老人同庇树阴，其人偏坐敬让之。雨止，老人遗其丹三丸，言有急事即服。岁余，妻暴病卒。数日，方忆老人丹事，乃毁齿灌之，微有暖气，颜色如

生。今死已四年矣，状如沉醉，爪甲亦长。其人至今輿以相随，说者于四明见之矣。

酉阳杂俎前集卷三

贝 编

释门三界二十八天、四洲至华严藏世界、八寒八热地狱等，法自三身、五位、四果、七支至十八界、三十七道品等，入释者率能言之。今不复具，录其事尤异者。

鬘持天，十住处、十六分中轮王，乐不及其二。

四种乐：一无怨，二随念，及天女不念馀天等，身香百由旬。迦留波陀天，此由象迹有十地也。

目不曠，众蜂出妙音。 六天香风，皆入此天。 四天王十地彩地。 质多罗地八林。 笏篔天十地金流河。 无影山。 有影游一曰随。 乌随一曰众。 其行处池同其色。 众乌说偈白身天。 身色如拘勿头花。 无足柔软。 随足上下。 乐游戏天。 乘鹅殿。 宝树枝叶如殿。 三十三天，九十九那由天女。 忆念树物随意而出。 十花池。 千柱殿。 六时林，一日具六时。

千辐轮殿，天妃舍友一曰女所坐也。 衣无经纬。 将死者坐着身。 马殿千鹅驾。 金刚缜带。 行林随天所至。

众乌金臆。 大象百头，头有十牙，牙端有百浴池，顶有山，名曰界庄严。 鼻有河，如阎牟那河水，散落世界为雾。 胁有二园，一名喜林，二名乐林。 象名伊罗婆那。 光明林，四维有意树。 帝释将与修罗战，入此林四树间，自见胜败之相。 甲

胄林，甲胄从树而生，不可破坏。 莲出摩偷美饮也，修一千二百善业者，生此天。上妙之触，如触迦旃邻提鸟，此鸟轮王出世方见。 开合林，开目常见光明。 夜摩天，住虚空，阎婆风所持也。 积崖山，高三百由旬，有七榻七箱。 始生天者五相：一光覆身而无衣，二见物生希有心，三弱颜，四疑，五怖。

又，五木：一近莲池花不开一无不字，二近林蜂一曰缘离树，三听天女歌而出压离，四近树花萎，五殿不行空。

又，见身光衣触如金刚，及照毗琉璃镜，不见其道。

天女九退相：一皮缓，二头花散落，三赤花行道变为黄，四风吹无缕衣，如人依触，五飞行意倦，六触水而浊，七取树花高不可及，八见天子无媚，九发散粗涩。 又，唇动不止，瓔珞花鬘皆重。 十二种离垢布施生此天，群鸟青影覆万由旬。 摩尼珠中，有金字偈。 四天王天，有十二失坏，常与修罗斗战等。 三十三天八种失坏，有劣天，不为帝释所识等。 食夜摩天，六失坏，食劣生惭等。 兜率陀天，四失坏，不乐鹅王说法声等。 化乐天，四失坏，天业将尽，其足无影等。 他化自在天，四失坏，宝翅蜂舍去等。

色界天下石，经十万八千三百八十三年，方至地。

阎浮提人生三肘半至四肘，骨四一作五十五，脉十三，身虫有毛灯膜血。 禅都摩虫，流行血中。 善色虫，处粪中，令人安乐。 起根虫，饱则喜。 欢喜口虫，能见众梦。 又有痲痲等。 赊婆罗人穿唇。 驼面目有诸人二足。 师子有翼。 女人狗面。 有林名吱多迦，罗刹所住。 眇目间行百千由旬，洲有赤地黑玉铜康白等。 郁单越鸡多迦等天河七十。

自在无畏四天王否如鸭音林。 麒麟陀树。 迦吱多那

等。 二十五鹿名。有山多牛头旃檀，天人与阿修罗斗，伤者于此涂香。 提罗迦树花，见日光即开。 拘尼陀树花，见月光即开。 无忧树，女人触之花方开。 尸利沙树，足蹈即长。 又，白龙、活鹅、旋鼻境界等花。 瞿陀尼女人主乳，有十亿聚落，一万二城大国。 多伽多支五大河，月力等弗婆提。 三大林峪鬘等。 三一作王大城，大者三亿五十万三千五百五十六聚落。 南洲耳发庄严。 北洲眼庄严。 西洲顶腹庄严。 东洲肩膀庄严。 生瞻部者见白鬘，生郁林越见赤鬘，见母如鹅；生瞿陀夷，生黄屋，见母如牛；生弗婆提见青鬘，见母如马。 阿修罗以鬼摄魔及鬼有神通者，二畜摄在海地下八万四千由旬。 酒树 又有树，群蜂流蜜，其色如金。 婆罗婆树，其实如瓮。

四婁女如影等，各有十二亿那由他侍女，寿五千岁，地名月鬘。 不见顶山十三处，鹿迷蜂旋。 赤目鱼，正走冰行，主空住山窟。 爱池鱼口等。 黄鬘林。

鎗毗罗城。 战时手足断而更生，半身及道即死。 鬼怪，阎浮提下五百由旬，有三十六种魔罗令鬘鬼，此言鬼子魔。 遮叱迦鸟，唯得食鱼，舍鹅鬼受此身。

畜生有三十四一曰六亿种，龙住阎浮提者五十七亿，龙于瞿陀尼，不降浊水。西洲人食浊水则夭，单越人恶冷风。 龙不发冷，于弗婆提洲不作雷声，不起电光，东洲恶也。 其雷声，兜率天作歌呗音，阎浮提作海潮音。 其雨，兜率天上雨摩尼，护世城雨美膳，海中注雨不绝如连轮，阿修罗中雨兵仗，阎浮提中雨清净水。 地狱一百三十六。 三角生死善无记也。 团生死诸天也。

青出死地狱。 黄出死饿鬼。 赤业一曰出畜生。 活

地狱十六别处，下天五千年，此狱一昼夜。金刚虫瓮热黄蓝花心，弥泥鱼。排筒。

黑绳地狱。旃荼一日荼剧。畏鹫处合地狱上中下等铜汁河中身。洋如苏鹫腹火入。割剝处，坚鞞一日靳炎口，夜于一曰干朱诛虫。铁蚁。泪火处，以佉佉罗灰致眼中，镬池鼈。

号叫地狱。发流火处。火未虫处，四百四痛火厚二百肘。大号叫地狱。阔广三居踰，口生确虫火鬣一日须处，金舒迦色，肉泥色也。赤树鱼腹苦。

焦热地狱。十二炎处。火生十方及饥渴火也。针风生龙口中，弥泥鱼。镬量五十由旬，沸沫高半由旬，吹下三十六亿由旬，鬣块乌处地盆虫。置之鼓牛鼓出恶声。千头龙。阿鼻十六别剧，衣裳健破浣而速垢，将生阿鼻之相。死时见身如八岁儿，面在下空中风吹三千年受苦，胜如阿迦尼吒天乐。狱中臭气能坏欲界六天，有出没之二山遮之。乌口处，黑肚处，一角二角处。

八寒地狱，多与常说同。凡生地狱有三种形：罪轻作人形，其次畜形，极苦无形，如肉轩、肉屏等。今佛寺中画地狱变，唯隔子狱稍如经说，其苦具悉，图人间者曾无一据。旧说地狱中阴，牛头阿傍，无情业所感现。人渐死时足后最冷，出地狱之相也。器世将坏，无生地狱者。阿修罗有一切观见池，战之胜败，悉见池中。鬣持天，镜林中，天人自见善恶因缘。正行天，颇梨树，见人行与非法。毗留博天，常于此观之。切利天，及人中七生事，见于殿壁中。无法第八生波利邪多天，有波利邪多树，见阎浮提人善不善相，行善则照百由旬，行不善则凋枯，半行善则半荣。微细行天，

宝树枝叶悉见，天人影像，上中下业，亦见其中。阎摩那婆罗天，娑罗树中见果报，其殿净如镜，悉见天人所作之业果报。

又，第二树中有千柱殿，有业网，诸地狱十六隔剧，悉见其中。夜摩天，抚垢镜池，池中见自身额上所见过见业果。

又，阎浮那施塔影中，见欲界罪福及三恶，趣言天象异者，若有将食肥膩沉水。鸟下飞，日将蚀，诸方赤。

二十八宿：昴一曰角为首，一夜行三十一有六字时，形如剃刀，姓鞞耶尼，祭用乳，属火。毕形如笠，又属木，祭用鹿肉，祭颇罗堕。觜属日一无日字月之子，姓毗梨佉耶尼，形如鹿头，祭用果。参属日，姓天婆斯缔，形如妇人麤，祭用醍醐。

井属日，姓同参，形如足迹，祭用粳米和蜜。鬼属木，姓炮波罗毗，形如佛胸，祭同井。柳属蛇，姓、祭与参同，形如蛇。

星属火，形如河岸，姓宾伽耶尼，祭用乌麻。张属福德天，姓瞿昙弥，形、祭如井。翼属林天，姓侨陈如，祭用黑豆，形同上。轸属毗沙梨帝，形如人手，姓迦遮延，祭用莠稗。

角属喜乐天，姓质多罗，形如上，祭用花。亢姓迦旃延，祭用菘豆。氏姓多罗尼，以花祭。房属慈天，姓阿蓝婆，形如瓔珞，祭用酒肉。

心属忉利天，姓迦罗延，形如大麦，祭用粳米。尾属腊师天，姓遮耶尼，形如蝎尾，祭用果根。箕属

清净天，姓持叉迦，形如牛角。斗姓莫迦逻，形如人拓石，祭如井。牛属梵天，姓梵岚摩，形如牛头，祭如参。女属毗

纽天，姓帝利迦遮耶尼，形如心，祭以鸟肉。虚姓同翼，形如鸟，祭用乌豆汁。危姓单罗尼，形如参一曰心，祭以粳米。

室属蛇头天，蝎天之子，姓阎浮都迦，祭用血。壁姓陀难闍。

奎姓阿瑟吒，祭用酪。娄属乾闥婆天，姓阿含婆，形如马头，祭用大麦。胃姓驮伽毗，形如鼎足。亢、虚、参、胃四

星,不得入阵。 轸宿生人,七步无蛇。 角宿生人,好嘲戏。

女宿生人,亢、参、危三宿日作事不成。 虚角一有事字胜。

一千六百刹那为一伽那,倍六十名横呼律多,倍三十名为一日夜。 夜叉口烟为彗。

龙王身光曰忧流迦,此言天狗。

汉明帝始造白马寺,寺中悬幡,影入内,帝怪问左右曰:“佛有何神,人敬事之?”

乌仗那国有佛迹,随人身福寿,量有长短。

那揭罗曷国城东塔中有佛顶骨,周二尺,欲知善恶者,以香涂印骨,其迹焕然,善恶相悉见。

北天健驮罗国有大窣堵波,佛悬记七烧七立佛法方尽,玄奘言成坏已三。

西域佛金刚座,有标界铜观自在像两躯,国人相传菩萨身没,佛法亦尽,隋末已没过胸臆矣。

乾陀国头河岸有系白象树,花叶似枣,季冬方熟,相传此树灭,佛法亦灭。

北朝时,徐州角城县之北,僧尼着白布法服,时有青布袈裟者。

波斯属国有阿耆茶国,城北大林中有伽蓝音佛,于此听比丘着函缚屣。函缚,此言靴也。

宁王宪寝疾,上命中使送医药,相望于道。僧崇一疗宪稍瘳,上悦,持赐崇一绯袍鱼袋。

梁简文帝有《谢赐郁泥纳袈裟表》。

魏使陆操至梁,梁王坐小舆,使再拜,遣中书舍人殷炅宣旨劳问。至重云殿,引升殿,梁主着菩萨衣,北面,太子以下皆菩萨衣;侍卫如法。操西向以次立,其人悉西厢东面。一道人

赞礼，佛词凡有三卷，其赞第三卷中称为魏主、魏相高并南北二境士女。礼佛讫，台使与其群臣俱再拜矣。

魏李骞、崔劼至梁同泰寺，主客王克、舍人贺季友及三僧迎门引接。至浮图中，佛旁有执板笔者，僧谓骞曰：“此是尸头，专记人罪。”骞曰：“便是僧之董狐。”复入二堂，佛前有铜钵，中燃灯，劼曰：“可谓日月出矣，爝火不息。”

卢县东有金榆山，昔朗法师令弟子至此采榆荚，诣瑕丘市易，皆化为金钱。

后魏胡后尝问沙门一曰法师宝公国祚，且言把粟与鸡唤朱朱，盖尔朱也。

有赵法和请占，宝公曰：“大竹箭，不须羽。东厢屋，急手作。”法和寻丧父。

历城县光政寺有磐石，形如半月，腻光若滴。扣之，声及百里。北齐时移于都内，使人击之，其声杳绝。却令归本寺，扣之声如故。士人语曰：“磐神圣，恋光政。”

国初，僧玄奘往五印取经，西域敬之。成式见倭国僧金刚三昧，言尝至中天，寺中多画玄奘麻屣及匙箸，以彩云乘之，盖西域所无者。每至斋日，辄膜拜焉。

又言那兰陀寺僧食堂中，热际有巨蝇数万至，僧上堂时，悉自飞集于庭树。

僧万回年二十余，貌痴不语。其兄戍辽阳，久绝音问，或传其死，其家为作斋。万回忽卷饼茹，大言曰：“兄在，我将馈之。”出门如飞，马驰不及。及暮而还，得其兄书，缄封犹湿，计往返一日万里，因号焉。

天后任酷吏罗织，位稍隆者日别妻子。博陵王崔玄暉，位望俱极，其母忧之曰：“汝可一迎万回，此僧宝志之流，可以观

其举止祸福也。”及至，母垂泣作礼，兼施银匙箸一双。万回忽下阶，掷其匙箸于堂屋上，掉臂而去，一家谓为不祥。一日，令上屋取之，匙箸下得书一卷。观之，讖纬书也，遽令焚之。数日，有司忽即其家，大索图讖不获，得雪。时酷吏多令盗夜埋蛊遗讖于人家，经月，乃密籍之。博陵微万回，则灭族矣。

梵僧不空，得总持门，能役百神，玄宗敬之。岁尝旱，上令祈雨，不空言，可过某日，令祈之，必暴雨。上乃令金刚三藏设坛请雨，连日暴雨不止，坊市有漂溺者，遽召不空，令止之。不空遂于寺庭中，捏泥龙五六，当溜水，作胡言骂之。良久，复置之，乃大笑，有顷，雨霁。

玄宗又尝召术士罗公远与不空同祈雨，互校功力。上俱召问之，不空曰：“臣昨焚白檀香龙。”上令左右掬庭水嗅之，果有檀香气。又与罗公远同在便殿，罗时反手搔背。不空曰：“借尊师如意。”殿上花石莹滑，遂激一臼击宰至其前，罗再三取之不得。上欲取之，不空曰：“三郎勿起，此影耳。”因举手示罗如意。

又，邙山有大蛇，樵者常见，头若丘陵，夜常承露气。见不空，作人语曰：“弟子恶报，和尚何以见度？常欲翻河水陷洛阳城，以快所居也。”不空为受戒，说苦空，且曰：“汝以瞋心受此苦，复忿恨，吾力何及！当思吾言，此身自舍昔而来。”后旬月，樵者见蛇死于涧中，臭达数十里。不空每祈雨，无他轨则，但设数绣座，手簸旋数寸木神，念咒掷之，自立于座上，伺木神吻角牙出，目曠，则雨至。

僧一行穷数有异术。开元中尝旱，玄宗令祈雨，一行言当得一器上有龙状者，方可致雨。上令于内库中遍视之，皆言不类。数日后，指一古镜，鼻盘龙，喜曰：“此有龙矣。”乃持入道

场，一夕而雨。或云是扬州所进，初范模时，有异人至，请闭屋入室，数日开户，模成，其人已失。有图并传于世。此镜五月五日，于扬子江心铸之。

荆州贞元初，有狂僧些僧其名者，善歌《河满子》。尝遇醉，五佰途辱之，令歌，僧即发声，其词皆五佰从前隐慝也。五佰惊而自悔。

苏州贞元中，有义师状如风狂。有百姓起店十余间，义师忽运斤坏其檐，禁之不止。其人素知其神，礼曰：“弟子活计赖此。”顾曰：“尔惜乎？”乃掷斤于地而去。其夜市火，唯义师所坏檐屋数间存焉。常止于废寺殿中，无冬夏常积火，坏幡木象悉火之。好活烧鲤鱼，不待熟而食。垢面不洗，洗之辄雨，吴中以为雨候。将死，饮灰汁数斛，乃念佛而坐，不复饮食，百姓日观之，坐七日而死。时盛暑，色不变，肢不摧。安国寺僧熟地，常烧木佛，往往与人语，颇知宗要，寺僧亦不之测。

睿宗初生含凉殿，则天乃于殿内造佛氏，有玉像焉。及长，闲观其侧，玉像忽言：“尔后当为天子。”

酉阳杂俎前集卷四

境 异

东方之人，鼻大，窍通于目，筋力属焉。南方之人，口大，窍通于耳。西方之人，面大，窍通于鼻。北方之人，窍通于阴，短颈。中央之人，窍通于口。

无启民，居穴食土。其人死，其心不朽，埋之百年化为人。录民，膝不朽，埋之百二十年化为人。细民，肝不朽，埋之八年化为人。

息土人美，耗土人丑。

帝女子泽，性妒，有从婢散逐四山，无所依托。东偶狐狸，生子曰殃；南交猴，有子曰溪；北通獾狻，所育为伦。

突厥之先曰射摩舍利海神，神在阿史德窟西。射摩有神异，又海神女每日暮以白鹿迎射摩入海，至明送出，经数十年。后部落将大猎，至夜中，海神女谓射摩曰：“明日猎时，尔上代所生之窟，当有金角白鹿出。尔若射中此鹿，毕形与吾来往；或射不中，即缘绝矣。”至明入围，果所生窟中有金角白鹿起，射摩遣其左右固其围，将跳出围，遂杀之。射摩怒，遂手斩呵喃首领，仍誓之曰：“自杀此之后，须人祭天。”即取呵喃部落子孙斩之以祭也。至今突厥以人祭彘，常取呵喃部落用之。射摩既斩呵喃，至暮还，海神女报射摩曰：“尔手斩人，血气腥秽，因缘绝矣。”

突厥事袄神，无祠庙，刻毡为形，盛于皮袋，行动之处，以脂酥涂之。或系之竿上，四时祀之。

坚昆部落非狼种，其先所生之窟在曲漫山北。自谓上代有神与牴牛交于此窟。其人发黄，目绿，赤髭髯。其髭髯俱黑者，汉将李陵及其兵众之胤也。西屠俗，染齿令黑。

獠在牂牁，其妇人七月生子死，则竖棺埋之。

木耳夷，旧牢西，以鹿角为器，其死则屈而烧之，埋其骨。木耳夷，人黑如漆，小寒则掙沙自处，但出其面。

木饮州，珠崖一州，其地无泉，民不作井，皆仰树汁为用。

木仆，尾若龟，长数寸，居木上，食人。

阿萨部，多猎虫鹿，剖其肉，重叠之，以石压沥汁。

税波斯、拂林等国，米及草子，酿于肉汁之中，经数日，即变成酒，饮之可醉。

孝亿国界周三千余里，在平川中，以木为栅，周十余里。栅内百姓二千余家，周国大栅五百余所。气候常暖，冬不凋落。宜羊马，无驼牛。俗性质直，好客侣。躯貌长大，褰鼻黄发，绿眼赤髭，被发，面如血色。战具唯稍一色。宜五谷，出金铁，衣麻布，举俗事袄，不识佛法。有袄祠三百一曰千余所，马步甲兵一万，不尚商贩，自称孝亿人。丈夫、妇人俱佩带。每一日造食，一月食之，常吃宿食。

仍建国，无井及河涧，所有种植，待雨而生。以紫矿泥地，承雨水用之。穿井即若海水，又咸，土俗俟海潮落之后，平地为池，取鱼以作食。

婆弥烂国，去京师二万五千五百五十里。此国西有山，巉岩峻险，上多猿，猿形绝长大，常暴田种，每年有二三十万。国中起春以后，屯集甲兵与猿战，虽岁杀数万，不能尽其巢穴。

拔拔力国，在西南海中，不识五谷，食肉而已。常针牛畜脉，取血和乳生饮。无衣服，唯腰下用羊皮掩之。其妇人洁白端正，国人自掠卖与外国商人，其价数倍。土地唯有象牙及阿末香。波斯商人欲入此国，团集数千，赍绛布，没老幼共刺血立誓，乃市其物。自古不属外国。战用象牙排、野牛角为稍，衣甲弓矢之器。步兵二十万，大食频讨袭之。

昆吾国，累壑为丘，象浮屠，有三层，尸干居上，尸湿居下，以近葬为至孝。集大毡，居中悬衣服彩繒，哭祀之。龟兹国，元日斗牛马驼，为戏七日，观胜负，以占一年羊马减耗繁息也。婆罗遮，并服狗头猴面，男女无昼夜歌舞。八月十五日，行像及透索为戏。焉耆国元日、二月八日婆摩遮，三日野祀，四月十五日游林，五月五日弥勒下生，七月七日祀先祖，九月九日床撒，十月十日王为厌法。王出首领家，首领骑王马，一日一夜处分王事，十月十四日作乐至岁穷。

拔汗那，十二月十九日，王及首领分为两朋，各出一人着甲，众人执瓦石棒杖，东西互击，甲人先死即止，以占当年丰俭。

苏都识匿国有夜叉城。城旧有野叉，其窟见在。人近窟住者五百余家，窟口作舍，设关箭，一年再祭。人有逼窟口，烟气出，先触者死，因以尸掷窟中口，其窟不知深浅。

马伏波有余兵十家不返，居寿洽县，自相婚姻，有二百户，以其流寓，号马留。衣食与华同。山川移易，铜柱入海，以此民为识耳，亦曰马留。

峡中俗，夷风不改。武宁蛮好着芒心接离，名曰苧绥。尝以稻记年月，葬时以笄向天，谓之刺北斗。相传盘瓠初死，置于树，以笄刺其下，其后化为象。

临邑县有雁翅泊，泊旁无树木。土人至春夏，常于此泽罗雁鸟，取其翅以御暑。

乌耗西有悬渡国，山溪不通，引绳而渡，朽索相引二千里。其土人佃于石间，垒石为室，接手而饮，所谓猿饮也。

鄯善之东，龙城之西南，地广十里，皆为盐田。行人所经，牛马皆布毡卧焉。

岭南溪洞中，往往有飞头者，故有飞头獠子之号。头将飞一日前，颈有痕，匝项如红缕，妻子遂看守之。其人及夜状如病，头忽生翼，脱身而去，乃于岸泥寻蟹蚓之类食，将晓飞还，如梦觉，其腹实矣。

梵僧菩萨胜又言，阇婆国中有飞头者，其人目无瞳子，聚落时有一人据。于氏《志怪》，南方落民，其头能飞，其俗所祠，名曰虫落，因号落民。

晋朱桓有一婢，其头夜飞。

《王子年拾遗记》言，汉武帝时，因墀国使言，南方有解形之民，能先使头飞南海，左手飞东海，右手飞西泽，至暮，头还肩上，两手遇疾风，飘于海水外。

近有海客往新罗，吹至一岛上，满山悉是黑漆匙箸。其处多大木，客仰窥匙箸，乃木之花与须也。因拾百余双还，用之肥不能使，后偶取搅茶，随搅而消焉。

喜 兆

集贤张希复学士尝言：李揆相公将拜相前一月，日将夕，有虾蟆大如床，见于寝堂中，俄失所在。又言初授新州，将拜相，井忽涨水，深尺余。

郑綮相公宅在昭国坊南门，忽有物投瓦砾，五六夜不绝，

乃移于安仁西门宅避之，瓦砾又随而至，经久复归昭国。郑公归心释门禅室方丈，及归，将入丈室，蟪子满室悬丝，去地一二尺，不知其数。其夕瓦砾亦绝，翌日拜相。

成式见大理丞郑复说，淮西用兵时，刘沔为小将，军头颇易一日异之。每捉生踏伏，沔必在数，前后重创，将死数四。后因月黑风甚，又令沔捉生，沔愤激深入，意必死。行十余里，因坐将睡，忽有人觉之，授以双烛，曰：“君方大贵，但心有此烛在，无忧也。”沔后拜将，常见烛影在双旌上，及不复见烛，乃诈疾归宗。

祸 兆

杨慎矜兄弟富贵，常不自安。每诘朝礼佛像，默祈冥卫。或一日，像前土榻上聚尘三堆，如豕状，慎矜恶之，且虑儿戏，命扫去。一夕如初，寻而祸作。

姜楚公，尝游禅定寺。京兆办局甚盛，及饮酒，座上一妓绝色，献杯整鬟，未尝见手，众怪之。有客被酒，戏曰：“勿六指乎？”乃强牵视，妓随牵而倒，乃枯骸也，姜竟及祸焉。

萧澣初至遂州，造二幡竿施于寺，设斋庆之。斋毕作乐，乐忽暴霹雳，竿各成数十片。至来年，当雷霹日，澣死。

物 革

咨议朱景玄见鲍容说，陈司徒在扬州时，东市塔影忽倒，老人言，海影翻则如此。

崔玄亮常侍在洛中，尝步沙岸，得一石子，大如鸡卵，黑润可爱，玩之。行一里余，砉然而破，有鸟大如巧妇飞去。

进士段硕尝识南孝廉者，善斫鲙，縠薄丝缕，轻可吹起，操

刀响捷，若合节奏。因会客衒技，先起鱼架之，忽暴风雨，雷震一声，鲙悉化为蝴蝶飞去。南惊惧，遂折刀，誓不复作。

开成末，河阳黄鱼池，冰作花如纈。

河阳城南百姓王氏庄，有小池，池边巨柳数株。开成末，叶落池中，旋化为鱼，大小如叶，食之无味。至冬，其家有官事。

婺州僧清简家园蔓菁，忽变为莲。

酉阳杂俎前集卷五

诡 习

大历中，东都天津桥有乞儿，无两手，以右足夹笔，写经乞钱。欲书时，先再三掷笔，高尺余，未曾失落。书迹官楷，手书不如也。

于頔在襄州，尝有山人王固谒见于，于性快，见其拜伏迟缓，不甚礼之。别日游宴，不复得进，王殊怏怏。因至使院造判官曾叔政，颇礼接之。王谓曾曰：“予以相公好奇，故不远而来，今实乖望矣！予有一艺，自古无者，今将归，且荷公见待之厚，今为一设。”遂诣曾所居，怀中出竹一节及小鼓，规才运寸。良久，去竹之塞，折枝连击鼓。筒中有蝇虎子数十枚，列行而出，分为二队，如对阵势。每击鼓，或三或五，随鼓音变阵，天衡地轴，鱼丽鹤列，无不备也。进退离附，人所不及。凡变阵数十，乃行入筒中。曾观之大骇，方言于于公，王已潜去。于悔恨，令物色求之，不获。

张芬曾为韦南康亲随行军，曲艺过人，力举七尺碑，定双轮水碓。常于福感寺趺鞠，高及半塔。弹弓力五斗。尝拣向阳巨笋，织竹笼之，随长旋培，常留寸许，度竹笼高四尺，然后放长，秋深方去笼伐之，一尺十节，其色如金，用成弓焉一作弹弓。每涂墙方丈，弹成“天下太平”字。字体端严，如人模成焉。

建中初，有河北军将姓夏，弯弓数百斤。尝于球场中，累钱十余，走马以击鞠杖击之，一击一钱飞起六七丈，其妙如此。又于新泥墙安棘刺数十，取烂豆，相去一丈，一一掷豆，贯于刺上，百不差一。又能走马书一纸。

元和末，均州郢乡县有百姓，年七十，养獭十余头，捕鱼为业，隔日一放。将放时，先闭于深沟斗门内令饥，然后放之。无网罟之劳，而获利相若。老人抵掌呼之，群獭皆至，缘衿藉膝，驯若守狗。户部郎中李福亲观之。

怪 术

大历中，荆州有术士从南来，止于陟岵寺。好酒，少有醒时。因寺中大斋会，人众数千，术士忽曰：“余有一伎，可代扑瓦盂珠之欢也。”乃合彩色于一器中，蹶步抓目，徐祝数十言，方欲水再三喷壁上，成维摩问疾变相，五色相宣如新写，逮半日余，色渐薄，至暮都灭。唯金粟纶巾鹞子衣上一花，经两日犹在。成式见寺僧惟肃说，忘其姓名。

张魏公在蜀时，有梵僧难陀，得如幻三昧，入水火，贯金石，变化无穷。初入蜀，与三少尼俱行，或大醉狂歌，戍将将断之。及僧至，且曰：“某寄迹桑门，别有药术。”因指三尼：“此妙于歌管。”戍将反敬之，遂留连为办酒肉。夜会客，与之剧饮。僧假裊裆巾帽，市铅黛，伎其三尼。及坐，含睇调笑，逸态绝世。饮将阑，僧谓尼曰：“可为押衙踏某曲也。”因徐进对舞，曳绪回雪，迅赴摩趺，技又绝伦也。良久曲终，而舞不已。僧喝曰：“妇女风邪？”忽起取戍将佩刀，众谓酒狂，各惊走，僧乃拔刀斫之，皆踏于地，血及数丈。戍将大惧，呼左右缚僧。僧笑曰：“无草草。”徐举尼，三枝笻杖也，血乃酒耳。又尝在饮会，

令人断其头，钉耳于柱，无血。身坐席上，酒至，泻入脰疮中，面赤而歌，手复抵节。会罢，自起提首安之，初无痕也。时时预言人凶衰，皆谜语，事过方晓。成都有百姓供养数日，僧不欲住，闭关留之。僧因是走入壁角，百姓遽牵，渐入，唯余袈裟角，顷亦不见。来日壁上有画僧焉，其状形似，日日色渐薄。积七日，空有黑迹，至八日，迹亦灭，僧已在彭州矣。后不知所之。

虞部郎中陆绍，元和中尝谒表兄于定水寺，因为院僧具蜜饵、时果。邻院僧亦陆所熟也，遂令左右邀之。良久，僧与一李秀才偕至，乃环坐，笑语颇剧。院僧顾弟子煮新茗，巡将匝而不及李秀才。陆不平曰：“茶初未及李秀才，何也？”僧笑曰：“如此秀才，亦要知茶味？且以余茶饮之。”邻院僧曰：“秀才乃术士，座主不可轻言。”其僧又言：“不逞之子弟，何所惮！”秀才忽怒曰：“我与上人素未相识，焉知予不逞徒也？”僧复大言：“望酒旗玩变场者，岂有佳者乎？”李乃白座客：“某不免对贵客作造次矣。”因奉手袖中，据两膝，叱其僧曰：“粗行阿师，争敢辄无礼，拄杖何在？可击之。”其僧房门后有筇杖子子跳出，连击其僧。时众亦为蔽护，杖伺人隙捷中，若有物执持也。李复叱曰：“捉此僧向墙。”僧乃负墙拱手，色青气短，唯言乞命。李又曰：“阿师可下阶。”僧又趋下，自投无数，衄鼻败颡不已。众为请之，李徐曰：“缘对衣冠，不能杀此为累。”因揖客而去。僧半日方能言，如中恶状，竟不之测矣。

元和末，盐城脚力张俨，递牒入京。至宋州，遇一人，因求为伴。其人朝宿郑州，因谓张曰：“君受我料理，可倍行数百。”乃掘二小坑，深五六寸，令张背立，垂足坑口，针其两足。张初不知痛，又自膝下至骭，再三捋之，黑血满坑中。张大觉举足

轻捷，才午至汴，复要于陕州宿，张辞力不能。又曰：“君可暂卸膝盖骨，且无所苦，当日行八百里。”张惧，辞之。其人亦不强，乃曰：“我有事，须暮及陕。”遂去，行如飞，顷刻不见。

蜀有费鸡师，目赤，无黑睛，本濮人也。成式长庆初见之，已年七十余。或为人解灾，必用一鸡设祭于庭。又取江石如鸡卵，令疾者握之，乃踏步作气嘘叱，鸡旋转而死，石亦四破。成式旧家人永安，初不信，尝谓曰：“尔有厄。”因丸符逼令吞之。复去其左足鞋及袜，符展在足心矣。又谓奴沧海曰：“尔将病。”令袒而负户，以笔再三画于户外，大言曰：“过！过！”墨遂透背焉。

长寿寺僧誓，言他时在衡山，村人为毒蛇所噬，须臾而死，发解肿起尺余。其子曰：“咎老若在，何虑！”遂迎咎至。乃以灰围其尸，开四门，先曰：“若从足入，则不救矣！”遂踏步握固，久而蛇不至。咎大怒，乃取饭数升，捣蛇形沮之，忽蠕动出门。有顷，饭蛇引一蛇从死者头入，径吸其疮，尸渐低，蛇疮缩而死，村人乃活。

王潜在荆州，百姓张七政，善止伤折。有军人损胫，求张治之，张饮以药酒，破肉去碎骨一片，大如两指，涂膏封之，数日如旧。经二年余，胫忽痛，复问张，张言前为君所出骨，寒则痛，可遽觅也，果获于床下。令以汤洗贮于絮中，其痛即愈。王公子弟与之狎，尝祈其戏术。张取马草一掬，再三挪之，悉成灯蛾飞。又画一妇人于壁，酌酒满杯饮之，酒无遗滴。逡巡，画妇人面赤，半日许可尽，湿起坏落，其术终不肯传人。

韩饮在桂州，有妖贼封盈，能为数里雾。先是，尝行野外，见黄蛺蝶数十，因逐之，至一大树下忽灭。掘之，得石函，素书大如臂，遂成左道，百姓归之如市。乃声言某日将攻桂州，有

紫气者，我必胜。至期，果紫气如匹帛，自山亘于州城。白气直冲之，紫气遂散。天忽大雾，至午稍开霁，州宅诸树滴下小铜佛，大如麦，不知其数。其年韩卒。

海州司马韦敷，曾往嘉兴，道遇释子希遁，深于缮生之术。又能用日辰可代药石，见敷镊白，曰：“贫道为公择日拔之。”经五六日，僧请镊其半。及生，色若黧矣。凡三镊之，鬓不复变。座客有祈镊者，僧言取时稍差。别后，髭色果带绿，其妙如此。

众言石旻有奇术，在扬州，成式数年不隔旬与之相见，言事十不一中。家人头痛、嚏咳者，服其药，未尝效也。至开成初，在城亲故间，往往说石旻术不可测。盛传宝历中，石随钱徽尚书至湖州，尝在学院，子弟皆文丈呼之。于钱氏兄弟求兔汤饼。时暑月，猎师数日方获，因与子弟共食，笑曰：“可留兔皮，聊志一事。”遂钉皮于地，垒壑涂之，上朱书一符。独言曰：“恨校迟！恨校迟！”钱氏兄弟诘之，石曰：“欲共诸君共记卯年也。”至大和九年，钱可复凤翔遇害，岁在乙卯。

元和中，江淮术士王琼，尝在段君秀家，令坐客取一瓦子，画作龟甲怀之。一食顷取出，乃一龟，放于庭中，循垣西行，经宿却成瓦子。又取花含默封于密器中，一夕开花。

江西人有善展竹，数节可成器。 又有人熊葫芦，云翻葫芦易于翻鞠。

厌鼠法，七日以鼠九枚置笼中，埋于地，秤九百斤土覆坎，深各二尺五寸，筑之令坚固，杂五行书曰：“亭部地上土。”涂灶，水火盗贼不经；涂屋四角，鼠不食蚕；涂仓，鼠不食谷；以塞坎，百鼠种绝。

雍益坚云：“主夜神咒，持之有功德，夜行及寐，可已恐怖恶梦。”咒曰：“婆珊婆演底。”

宋居士说，掷骰子咒云：“伊谛弥谛弥揭罗谛。”念满万遍，彩随呼而成。

云安井，自大江溯别派，凡三十里。近井十五里，澄清如镜，舟楫无虞。近江十五里，皆滩石险恶，难于沿溯。天师翟乾祐，念商旅之劳，于汉城山上，结坛考召，追命群龙。凡一十四处，皆化为老人，应召而至。乾祐谕以滩波之险，害物劳人，使皆平之。一夕之间，风雷震击，一十四里尽为平潭矣，惟一滩仍旧，龙亦不至。乾祐复严敕神吏追之。又三日，有一女子至焉，因责其不伏应召之意。女子曰：“某所以不来者，欲助天师广济物之功耳。且富商大贾，力皆有余；而佣力负运者，力皆不足。云安之贫民，自江口负财货至近井潭，以给衣食者众矣。今若轻舟利涉，平江无虞，即邑之贫民，无佣负之所，绝衣食之路，所困者多矣。余宁险滩波以贍佣负，不可利舟楫以安富商，所以不至者，理在此也。”乾祐善其言，因使诸龙皆复其故，风雷顷刻，而长滩依旧。天宝中，诏赴上京，恩遇隆厚。岁余，还故山，寻得道而去。

玄宗既召见一行，谓曰：“师何能？”对曰：“惟善记览。”玄宗因诏掖庭取官人籍以示之。周览既毕，覆其本，记念精熟，如素所习读。数幅之后，玄宗不觉降御榻为之作礼，呼为圣人。先是，一行既从释氏，师事普寂于嵩山。师尝设食于寺，大会群僧及沙门，居数百里者，皆如期而至，聚且千余人。时有卢鸿者，道高学富，隐于嵩山。因请鸿为文赞叹其会。至日，鸿持其文至寺，其师受之，致于几案上。钟梵既作，鸿请普寂曰：“某为文数千言，况其字僻而言怪，盍于群僧中选其聪悟者，鸿当亲为传授。”乃令召一行。既至，伸纸微笑，止于一览，复致于几上。鸿轻其疏脱而窃怪之。俄而群僧会于堂，一行

攘袂而进，抗音兴裁，一无遗忘。鸿惊愕久之，谓寂曰：“非君所能教导也，当从其游学。”一行因穷大衍，自此访求师资，不远数千里。尝至天台国清寺，见一院，古松数十步，门有流水。一行立于门屏间，闻院中僧于庭布算，其声簌簌。既而谓其徒曰：“今日当有弟子求吾算法，已合到门，岂无人道达耶？”即除一算，又谓曰：“门前水合却西流，弟子当至。”一行承言而入，稽首请法，尽受其术焉。而门水旧东流，今忽改为西流矣。邢和璞尝谓尹惜曰：“一行，其圣人乎？汉之洛下闳造《大衍历》，云后八百岁当差一日，则有圣人定之，今年期毕矣。而一行造《大衍历》，正在差谬，则洛下闳之言信矣。”一行又尝诣道士尹崇借扬雄《太玄经》，数日，复诣崇还其书。崇曰：“此书意旨深远，吾寻之数年，尚不能晓，吾子试更研求，何遽还也？”一行曰：“究其义矣。”因出所撰《太衍玄图》及《义诀》一卷以示崇，崇大嗟服，曰：“此后生颜子也。”至开元末，裴宽为河南尹，深信释氏，师事普寂禅师，日夕造焉。居一日，宽诣寂，寂云：“方有小事，未暇款语，且请迟回休憩也。”宽乃屏息，止于空室。见寂洁正堂，焚香端坐。坐未久，忽闻叩门，连云：“天师一行和尚至矣。”一行入，诣寂作礼，礼讫，附耳密语，其貌绝恭，但颌云无不可者。语讫礼，礼讫又语，如是者三，寂惟云是是，无不可者。一行语讫，降阶入南室，自阖其户。寂乃徐命弟子云：“遣钟，一行和尚灭度矣。”左右疾走视之，一行如其言灭度。后宽乃服衰经葬之，自徒步出城送之。

天宝末，术士钱知微尝至洛，遂榜天津桥表柱卖卜，一卦帛十匹。历旬，人皆不诣之。一日，有贵公子意其必异，命取帛如数卜焉。钱命蓍布卦成，曰：“予筮可期一生，君何戏焉？”其人曰：“卜事甚切，先生岂误乎？”钱云：“请为韵语曰：两头点

土，中心虚悬。人足踏踖，不肯下钱。”其人本意卖天津桥给之，其精如此。

酉阳杂俎前集卷六

艺 绝

南朝有姥善作笔，萧子云常书用，笔心用胎发。开元中，笔匠名铁头，能莹管如玉，莫传其法。

成都宝相寺偏院小殿中有菩提像，其尘不集，如新塑者。相传此像初造时，匠人依明堂先具五脏，次四肢百节。将百余年，纤尘不凝焉。

李叔詹尝识一范阳山人，停于私第，时语休咎必中，兼善推步禁咒。止半年，忽谓李曰：“某有一艺，将去，欲以为别，所谓水画也。”乃请后厅上掘地为池，方丈，深尺余，泥以麻灰，日汲水满之。候水不耗，具丹青墨砚，先援笔叩齿，良久，乃纵笔毫水上，就视，但见水色浑浑耳。经二日，拓以缣绢四幅，食顷，举出观之，古松怪石，人物屋木，无不备也。李惊异，苦诘之，惟言善能禁彩色，不令沉散而已。

旧记藏驱令人生离，或言古语有征也。举人高映善意驱。成式尝于荆州藏钩，每曹五十余人，十中其九，同曹钩亦知其处，当时疑有他术。访之，映言但意举止辞色，若察囚视盗也。山人石旻尤妙打驱，与张又新兄弟善，暇夜会客，因试其意驱，注之必中。张遂置钩于巾襞中。旻曰：“尽张空拳。”有顷，眼钩在张君幞头左翅中，其妙如此。旻后居扬州，成式因识之，曾祈其术，石谓成式曰：“可先画人首数十，遣胡越异辨则相

授。”疑其见欺，竟不及画。

器 奇

开元中，河西骑将宋青春，骁果暴戾，为众所忌。及西戎岁犯边，青春临阵，常运剑大呼，执馘而旋，未尝中锋镝，西戎惮之，一军咸赖焉。后吐蕃大北，获生口数千。军帅令译问衣大虫皮者：“尔何不能害青春？”答曰：“尝见青龙突阵而来，兵刃所及，若叩铜铁，我为神助将军也。”青春乃知剑之有灵。青春死后，剑为瓜州刺史李广琛所得，或风雨后，迸光出室，环烛方丈。哥舒镇西知之，求易以他宝，广琛不与，因赠诗：“刻舟寻化去，弹铗未酬恩。”

郑云逵少时得一剑，鳞铗星镡，有时而吼。尝在庄居，晴日藉膝玩之。忽有一人从庭树窅然而下，紫衣朱虬髯，露剑而立，黑气周身，状如重雾。郑素有胆气，佯若不见。其人因言：“我上界人，知公有异剑，愿借一观。”郑谓曰：“此凡铁耳，不堪君玩，上界岂藉此乎？”其人求之不已。郑伺便良久，疾起斫之，不中，忽堕黑气着地，数日方散。

成式相识温介云：大历中，高邮百姓张存，以踏藕为业。尝于陂中见旱藕，梢大如臂，遂并力掘之。深二丈，大至合抱，以不可穷，乃断之，中得一剑，长二尺，色青无刃，存不之宝。邑人有知者，以十束薪获焉。其藕无丝。

元和末，海陵夏侯乙庭前生百合花，大于常数倍，异之。因发其下，得甃匣十三重，各匣一镜，第七者光不蚀，照日光环一丈，其余规铜而已。

高瑀在蔡州，有军将田知回易折欠数百万。回至外县，去州三百余里，高方令錡身勘田。忧迫，计无所出，其类因为设

酒食开解之。坐客十余，中有称处士皇甫玄真者，衣白若鹅羽，貌甚都雅。众皆有宽勉之辞，皇但微笑曰：“此亦小事。”众散，乃独留，谓田曰：“予尝游海东，获二宝物，当为君解此难。”田谢之，请具车马，悉辞，行甚疾。其晚至州，舍于店中，遂晨谒高。高一见不觉敬之，因谓高曰：“玄真此来，特从尚书乞田性命。”高遽曰：“田欠官钱，非瑀私财，如何？”皇请避左右：“某于新罗获一巾子辟尘，欲献此赎田。”于怀内探出授高。高才执，已觉体中虚凉，惊曰：“此非人臣所有，且无价矣，田之性命，恐不足酬也。”皇甫请试之。翌日，因宴于郭外。时久旱，埃尘且甚，高顾视马尾鬣及左右骑卒数人，并无纤尘。监军使觉，问高：“何事尚书独不沾尘坌，岂遇异人获至宝乎？”高不敢隐。监军不悦，固求见处士，高乃与俱往。监军戏曰：“道者独知有尚书乎？更有何宝，愿得一观。”皇甫具述救田之意，且言药出海东，今余一针，力弱不及巾，可令一身无尘。监军拜请曰：“获此足矣！”皇即于巾上抽与之。针金色，大如布针，监军乃札于巾试之。骤于尘中，尘唯及马鬃尾焉。高与监军日日礼谒，将讨其道要，一夕，忽失所在矣。

乐

咸阳宫中有铸铜人十二枚，坐皆三五尺，列在一筵上。琴筑笙竽，各有所执，皆组绶花彩，俨若生人。筵下有铜管，上口高数尺，其一管空，内有绳大如指，使一人吹空管，一人纫绳，则琴瑟笙筑皆作，与真乐不异。有琴长六尺，安十三弦，二十六徽，皆七宝饰之，铭曰“玛瑙之乐”。玉笛长二尺三寸，二十六孔，吹之则见车马出山林，隐隐相次，息亦不见，铭曰“昭华之管”。

魏高阳王雍美人徐月华，能弹卧箜篌，为明妃出塞之声。

有田僧超能吹笛，为《壮士歌》、《项羽吟》。将军崔延伯出师，每临敌，令僧超为壮士声，遂单马入阵。

古琵琶弦用鸚鸡筋。开元中，段师能弹琵琶，用皮弦，贺怀智破拨弹之，不能成声。

蜀将军皇甫直，别音律，击陶器能知时月。好弹琵琶，元和中，尝造一调，乘凉临水池弹之，本黄钟而声入蕤宾，因更弦再三奏之，声犹蕤宾也。直甚惑，不悦，自意为不祥。隔日，又奏于池上，声如故，试弹于他处，则黄钟也。直因调蕤宾，夜复鸣弹于池上，觉近岸波动，有物激水如鱼跃。及下弦则没矣。直遂集客，车水竭池，穷池索之。数日，泥下丈余得铁一片，乃方响蕤宾铁也。

王沂者，平生不解弦管。忽旦睡，至夜乃寤，索琵琶弦之，成数曲，一名《雀啁蛇》，一名《胡王调》，一名《胡瓜苑》。人不识闻，听之莫不流涕。其妹请学之，乃教数声，须臾总忘，后不成曲。

有人以猿臂骨为笛，吹之，其声清圆，胜于丝竹。

琴有气，尝识一道者，相琴知吉凶。

酉阳杂俎前集卷七

酒 食

魏贾瑀家累千金，博学善著作。有苍头善别水，常令乘小艇于黄河中，以瓠匏接河源水，一日不过七八升，经宿，器中色赤如绛，以酿酒，名昆仑觞。酒之芳味，世中所绝，曾以三十斛上魏庄帝。

历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郑公愷三伏之际，每率宾僚避暑于此。取大莲叶置砚格上，盛酒二升，以簪刺叶，令与柄通，屈茎上轮菌如象鼻，传吸之，名为碧筒杯。历下学之，言酒味杂莲气，香冷胜于水。

青田核，莫知其树实之形。核大如六升瓠，注水其中，俄顷水成酒。一名青田壶，亦曰青田酒。蜀后主有桃核两扇，每扇着仁处，约盛水五升。良久，水成酒，味醉人，更互贮水，以供其宴。即不知得自何处。

武溪夷田强，遣长子鲁居上城，次子玉居中城，小子仓居下城。三垒相次一曰望，以拒王莽。光武二十四年，遣武威将军刘尚征之。尚未至，仓获白鳖为臠，举烽请两兄，兄至无事。及尚军来，仓举火，鲁等以为不实，仓遂战而死。

梁刘孝仪食鲭鮓，曰：“五侯九伯，令尽征之。”魏使崔劼、李騫在坐，劼曰：“中丞之任，未应已得分陕？”騫曰：“若然，中丞四履，当至穆陵。”孝仪曰：“邺中鹿尾，乃酒肴之最。”劼曰：

“生鱼熊掌，孟子所称。鸡跖猩唇，吕氏所尚。鹿尾乃有奇味，竟不载书籍，每用为怪。”孝仪曰：“实自如此，或是古今好尚不同。”梁贺季曰：“青州蟹黄，乃为郑氏所记，此物不书，未解所以。”騫曰：“郑亦称益州鹿尾，但未是珍味。”

何胤侈于味，食必方丈，后稍欲去其甚者，犹食白鱼、鮓腊、糖蟹，使门人议之。学士钟岷议曰：“鮓之就腊，骤于屈伸，而蟹之将糖，躁扰弥甚。仁人用意，深怀如怛。至于车螯母蛎，眉目内阙，惭浑沌之奇；唇吻外絨，非金人之慎。不荣不悴，曾草木之不若；无馨无臭，与瓦砾而何异？故宜长充庖厨，永为口实。”后梁韦琳，京兆人，南迁于襄阳。天保中为舍人，涉猎有才藻，善剧谈，尝为《鮓表》以讥刺时人。其词曰：“臣鮓言：伏见除书，以臣为粽——曰糝熬将军、油蒸校尉、臈州刺史，脯腊如故。肃承将命，含灰屏息。凭笼临鼎，载兢载惕。臣美愧夏鱸，味惭冬鲤。常怀鲑腹之谗，每惧鳌岩之讥。是以嗽流湖底，枕石泥中。不意高赏殊私，曲蒙钩拔，遂得超升绮席，忝预玉盘。远厕玳筵，猥颁象筋，泽覃紫膾，恩加黄腹。方当鸣姜动椒，纒苏佩椀。轻瓢才动，则枢盘如烟；浓汁暂停，则兰肴成列。宛转绿齏之中，逍遥朱唇之内。衔恩噬泽，九殒弗辞。不任屏营之诚，谨列铜鎗门，奉表以闻。”诏答曰：“省表具知，卿池沼搢绅，陂渠俊义。穿蒲入苻，肥滑有闻。允堪兹选，无劳谢也。”

伊尹干汤，言天子可具三群之虫，谓水居者腥，肉攫者臊，草食者膾也。

五味 三材 九沸 九变 三膾 七菹 具酸 楚酪
芍药之酱 秋黄之苏 楚苗 挫槽 山肤太一云大苦

甘而不噉，酸而不哂，咸而不减，辛而不糴，淡而不薄，肥

而不腴。

猩唇 獲炙 鱗翠 扞腴 縻臄 述荡之挈 旄象之约
 桂蠹 石鮠 河隈之苏 巩洛之鱒 洞庭之鮓 灌水之鲤
 一云鱒 珠翠之珍 菜黄之鮓 膾鳖 炮羔 膾臄 螾臄
 御宿青祭一云粲 瓜州红菱 冀野之粱 芳菰 精稗 会稽
 之菰 不周之稻 玄山之禾 杨山之稌 南海之秬 寿木之
 华 玄木之叶 梦泽之芹 具区之菁 杨朴之姜 招摇之桂
 越酪之菌 长泽之卵 三危之露 昆仑之井 黄颌臄 醒
 酒鯖 饴糊饧 柜枚 寒具 小蚶 熟蚬 炙糒 蛆子
 蟹螯 葫精 细乌贼 细飘一曰鱼鱠 梨醢 鲑酱 干栗
 曲阿酒 麻酒 掘酒 新鮓子 石耳 蒲叶崧 西棗 青根
 粟 菰首 鮓子鮓 熊蒸 麻胡麦 藏荔支 绿施笋 紫鱒
 千里莼 鮓曰万丈蚊足 红粹精细曰万凿百炼 蝇首如虬
 张掖九蒸豉 一丈三节蔗 一岁一花梨 行米 丈松 魚
 鮓 蚶酱 苏膏 糖頰蚶子 新乌蚶 纒胶法 乐浪酒法
 二月二日法酒 酱酿法 绿酏法 猪骸羹 白羹 麻羹 鸽
 臄 隔冒法 肚铜法 大貊炙 蜀梲炙 路时腊 棋腊 攫
 天腊 细面法 飞面法 薄演法 笼上牢丸 汤中牢丸 櫻
 桃髓 蝎饼 阿韩特饼 凡当饼 兜猪肉 悬熟 杏炙 蛙
 炙 脂血 大扁飴 马鞍飴 黄丑 白丑 白龙舍 黄龙舍
 荆飴 竿炙 羌炙一曰炙 疏饼 饴糊饼 饼谓之托,或谓
 之饧馄。 饧谓之饧一曰惟。 饱饧谓之饧一曰饧。 饧作估
 估本二字皆从鱼。 茹、叽,食也。 膜一曰俊、膜、膈、胀、膈,肉
 也。 膈、膈,膜也。 膈、膈一曰膈、膈,臄也。 格、糒、麸、
 梳,微也。 饧一曰饧、饧、膈、饧、饧,餌也。 醢、醢、醢、醢,
 醢也。 酪、葷、醇,浆也。 醢、醢、醢、醢,盐也。 醢、醢、醢、

醖、齧，酱也。

折粟米法：取筒胜粟一石，加粟奴五斗舂之，粟奴能令馨香。乳煮羊腩利法：槟榔詹阔一寸，长一寸半，胡饭皮。

鲤鲋鲈法：次第以竹枝赍头置日中，书复为记赍字。五色饼法：刻木莲花，藉禽兽形按成之，合中累积五色竖作道，名为斗钉。色作一合者皆糖蜜，副起板法、汤肱法、沙棋法、甘口法。蔓菁蕪菹法：饱霜柄者，合眼掘取作樗蒲形。蒸饼法：用大例面一升，练猪膏三合。梨溲法、腩肉法、腓肉法、淪鮎法。治犊头，去月骨，舌本近喉，有骨如月。木耳鮎、汉瓜菹切用骨刀、豆牙菹、肺饼法、覆肝法、起起肝如起鱼菹。菹族并乙去法一曰汁。又，鮎法：鲤一尺，鲫八寸，去排泥之羽，鲫员天肉腮后髻前，用腹腩拭刀，亦用鱼脑，皆能令鮎缕不着刀。鱼肉冻脛法：淪肉酸脛，用鲫鱼、白鲤、魴、鯈、鳊、鲈，煮驴马肉用助底。郁驴肉驴作鮎贮反。炙肉，鯈鱼第一，白其次，已前日味。

今衣冠家名食，有萧家馄饨，漉去汤肥，可以淪茗。庾家粽子，白莹如玉。韩约能作樱桃饅饅，其色不变。又能造冷胡突、鮎醴鱼、臆连蒸诈草獐、皮索饼。将军曲良翰，能为驴鬃驼峰炙。

贞元中，有一将军家出饭食，每说物无不堪吃，唯在火候，善均五味。尝取败障泥胡盃一曰鹿，修理食之，其味极佳。道流陈景思说，敕使齐日昇养樱桃，至五月中，皮皱如鸿柿不落，其味数倍，人不测其法。

医

卢城之东有扁鹊冢，云魏时针药之士，以卮腊祷之，所谓

卢医也。

魏时有句骊客善用针，取寸发斩为十余段，以针贯取之，言发中虚也，其妙如此。

王玄策俘中天竺王阿罗那顺以诣阙，兼得术士那罗迺^{一有婆字婆}，言寿二百岁。太宗奇之，馆于金鸢门内，造延年药，令兵部尚书崔敦礼监主之。言婆罗门国有药名畔茶佉水，出大山中石臼内。有七种色，或热或冷，能消草木金铁，人手入则消烂。若欲取水，以骆驼鬣沉于石臼，取水转注瓠芦中。每有此水，则有石柱似人形守之。若彼山人传道此水者则死。又有药名咀赖罗，在高山石崖下。山腹中有石孔，孔前有树，状如桑树，孔中有大毒蛇守之。取以大方箭射枝叶，叶下，便有鸟衔之飞去，则众箭射鸟而取其叶也。后死于长安。

荆人道士王彦伯，天性善医，尤别脉，断人生死寿夭，百不差一。裴胄尚书子忽暴中病，众医拱手，或说彦伯，遽迎使视。脉之良久，曰：“都无疾。”乃煮散数味，入口而愈。裴问其状，彦伯曰：“中无腮鲤鱼毒也。”其子因鲙得病，裴初不信，乃鲙鲤鱼无腮者，令左右食之，其候悉同，始大惊异焉。

柳芳为郎中，子登疾重。时名医张方福初除泗州，与芳故旧，芳贺之，且言子病，唯恃故人一顾也。张诘旦候芳，芳遽引视登。遥见登顶曰：“有此顶骨，何忧也。”因按脉五六息，复曰：“不错，寿且逾八十。”乃留芳数十字，谓登曰：“不服此亦得。”登后为庶子，年至九十而卒。

酉阳杂俎前集卷八

黥

上都街肆恶少，率髡而肤札，备众物形状。恃诸军，张拳强劫，一曰弓剑，至有以蛇集酒家，捉羊胛击人者。今京兆薛公元赏，上三日，令里长潜捕，约三十余人，悉杖杀，尸于市。市人有点青者，皆灸灭之。时大宁坊力者张幹，札左膊曰“生不怕京兆尹”，右膊曰“死不畏阎罗王”。又有王力奴，以钱五千召札工，札胸腹为山、亭院、池榭、草木、鸟兽，无不悉具，细若设色。公悉杖杀之。

又贼赵武建，札一百六十处番印、盘鹊等，左右膊刺言：“野鸭滩头宿，朝朝被鹊梢。忽惊飞入水，留命到今朝。”又高陵县捉得镂身者宋元素，刺七十一处，左臂曰：“昔日以前家未贫，苦将钱物结交亲。如今失路寻知己，行尽关山无一人。”右臂上刺葫芦，上出人首，如傀儡戏郭公者。县吏不解，问之，言葫芦精也。

李夷简，元和末在蜀。蜀市人赵高好斗，常入狱。满背镂毗沙门天王，吏欲杖背，见之辄止，恃此转为坊市患害。左右言于李，李大怒，擒就厅前，索新造筋棒，头径三寸，叱杖子打天王，尽则已，数三十余不绝。经旬日，袒衣而历门，叫呼乞修理功德钱。

蜀小将韦少卿，韦表微堂兄也。少不喜书，嗜好札青。其

季父尝令解衣视之，胸上刺一树，树杪集鸟数十。其下悬镜，镜鼻系索，有人止于侧牵之。叔不解问焉，少卿笑曰：“叔不曾读张燕公诗否？‘挽镜寒鸦集’耳。”

荆州街子葛清，勇不肤挠，自颈以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诗。成式尝与荆客陈至呼观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暗记。反手指其札处，至“不是此花偏爱菊”，则有一人持杯临菊丛。又“黄夹缬林寒有叶”，则指一树，树上挂缬，缬窠锁胜绝细。凡刻三十余首，体无完肤，陈至呼为“白舍人行诗图”也。

成式门下驹路神通，每军较力，能戴石箠鞞六百斤石，啮破石粟数十。背刺天王，自言得神力，入场神助多则力生。常至朔望日，具乳糜，焚香袒坐，使妻儿供养其背而拜焉。

崔承宠少从军，善驴鞠，逗脱杖捷如胶焉。后为黔南观察使。少，遍身刺一蛇，始自右手，口张臂食两指，绕腕匝颈，齟齬在腹，拖股而尾及胛焉。对宾侣常衣覆其手，然酒酣辄袒而努臂戟手，捉优伶辈，曰：“蛇咬尔！”优伶等即大叫毁而为痛状，以此为戏乐。

宝历中，长乐里门有百姓刺臂，数十人环瞩之。忽有一人，白襦屠苏，倾首微笑而去。未十步，百姓子刺血如衄，痛若次骨。食顷，出血斗余，众人疑向观者所为，令其父从而求之。其人不承，其父拜数十，乃捻撮土若祝：“可傅此。”如其言，血止。

成式三从兄邁，贞元中，尝过黄坑，有从者拾髑髅骨数片将为药，一片上有“逃走奴”三字，痕如淡墨，方知黥踪入骨也。从者夜梦一人，掩面从其索骨曰：“我羞甚，幸君为我深藏之，当福君。”从者惊觉毛戴，遽为埋之。后有事，鬼仿佛梦中报之，以是获财，欲至十万而卒。

蜀将尹偃营有卒，晚点后数刻，偃将责之。卒被酒自理，声高，偃怒，杖数十，几至死。卒弟为营典，性友爱，不平偃，乃以刀斨肌作“杀尹”两字，以墨涅之。偃阴知，乃以他事杖杀典。及大和中，南蛮入寇，偃领众数万保邛崃关。偃膂力绝人，常戏左右，以枣节杖击其胫，随击筋涨臃肿，初无痕搥。恃其力，悉众出关，逐蛮数里。蛮伏发，夹攻之，大败，马倒，中数十枪而死。初出关日，忽见所杀典拥黄案，大如毂，在前引，心恶之，问左右，咸无见者，竟死于阵。

房孺复妻崔氏，性忌，左右婢不得浓妆高髻，月给胭脂一豆、粉一钱。有一婢新买，妆稍佳，崔怒曰：“汝好妆耶？我为汝妆。”乃令刻其眉，以青填之，烧锁梁，灼其两眼角，皮随手焦卷，以朱傅之。及痂脱，瘢如妆焉。

杨虞卿为京兆尹时，市里有三王子，力能揭巨石。遍身图刺，体无完肤。前后合抵死数四，皆匿军以免。一日有过，杨令五百人捕获，闭门杖杀之。判云：“鑿刺四肢，只称王子，何须讯问，便合当辜。”

蜀人工于刺，分明如画。或言以黛则色鲜。成式问奴辈，言但用好墨而已。

荆州贞元中，市有鬻刺者，有印，印上簇针为众物状，如蟾蜍杵臼，随人所欲。一印之，刷以石墨，疮愈后，细于随求印。

近代妆尚靛，如射月曰黄星一曰是靛。靛钿之名，盖自吴孙和邓夫人也。和宠夫人，尝醉舞如意，误伤邓颊，血流，娇婉弥苦。命太医合药，医言得白獭髓，杂玉与琥珀屑，当灭痕。和以百金购得白獭，乃合膏。琥珀太多，及痕不灭，左颊有赤点如痣，视之，更益甚妍也。诸嬖欲要宠者，皆以丹青点颊，而进幸焉。

今妇人面饰用花子，起自昭容上官氏所制，以掩点迹。大历以前，士大夫妻多妒悍者，婢妾小不如意，辄印面，故有月点、钱点。

百姓间有面戴青痣如黥，旧言妇人在草蓐亡者，以墨点其面，不尔，则不利后人。

越人习水，必镂身以避蛟龙之患。今南中绣面佬子，盖雕题之遗俗也。

周官，墨刑罚三百。郑言，先刻面，以墨窒之，窒墨者使守门。《尚书刑德考》曰：涿鹿者，凿人颡也。黥人者，马羈笮人面也。郑云：涿鹿黥，世谓之刀墨之民。

《尚书大传》：虞舜象刑，犯墨者皂巾。《白虎通》：墨者，额也。取汉法，火之胜金。

《汉书》：除肉刑，当黥者髡钳为城旦舂。

又《汉书》：使王乌等窥匈奴。匈奴法，汉使不去节，不以墨黥面，不得入穹庐。王乌等去节，黥面，得入穹庐，单于爱之。

晋令，奴始亡，加铜青若墨，黥两眼；后再亡，黥两颊上；三亡，横黥目下：皆长一寸五分。

梁朝杂律，凡囚未断，先刻面作劫字。

释僧祇律涅槃印者，比丘作梵王法，破肉以孔雀胆、铜青等画身、作字及鸟兽形，名为印黥。

《天宝实录》云：日南旃山连接，不知几千里，裸人所居，白民之后也。刺其胸前作花，有物如粉而紫色，画其两目下。去前二齿，以为美饰。成式以君子耻一物而不知，陶贞白每云，一事不知，以为深耻。况相定黥布当王，淫著红花欲落，刑之墨属，布在典册乎！偶录所记寄同志，愁者一展眉头也。

雷

安丰县尉裴颢，士淹孙也。言玄宗尝冬月召山人包超，令致雷声，超对曰：“来日及午有雷。”遂令高力士监之。一夕醮式作法，及明至巳矣，天无纤翳，力士惧之。超曰：“将军视南山，当有黑气如盘矣。”力士望之，如其言。有顷风起，黑气弥漫，疾雷数声。玄宗又每令随哥舒翰西征，每阵常得胜风。

贞元初，郑州百姓王幹有胆勇，夏中作田，忽暴雨雷，因入蚕室中避雨。有顷，雷电入室中，黑气陡暗，幹遂掩户，把锄乱击。声渐小，云气亦敛，幹大呼，击之不已，气复如半床，已至如盘，蹶然坠地，变成熨斗、折刀、小折脚铛焉。

李鄘在北都，介休县百姓送解牒，夜止晋祠宇下。夜半有人叩门云：“介休王暂借霹雳车，某日至介休收麦。”良久，有人应曰：“大王传语，霹雳车正忙，不及借。”其人再三借之，遂见五六人，秉烛自庙后出，介休使者亦自门骑而入，数人共持一物如幢扛，上环缀旗幡，授与骑者曰：“可点领。”骑者即数其幡，凡十八叶，每叶有光如电起。百姓遍报邻村，令速收麦，将有大风雨。村人悉不信，乃自收刈。至其日，百姓率亲情，据高阜候天色。及午，介山上有黑云，气如窑烟。斯须蔽天，注雨如绠，风吼雷震，凡损麦千余顷。数村以百姓为妖讼之。工部员外郎张周封，亲睹其推案。

成式至德坊三从伯父，少时于阳羨家乃亲故也。夜遇雷雨，每电起，光中见有人头数十，大如栲栳。柳公权侍郎尝见亲故说，元和末，止建州山寺中，夜半觉门外喧闹，因潜于窗櫺中观之，见数人运斤造雷车，如画者。久之，一嚏气，忽斗暗，其人两目遂昏焉。

处士周洪言：宝历中，邑客十余人，逃暑会饮。忽暴风雨，有物坠如瓠，两目睽睽。众人惊伏床下。倏忽上阶，历视众人，俄失所在。及雨定，稍稍能起，相顾，耳悉泥矣。邑人言：向来雷震，牛战鸟堕，邑客但觉殷殷而已。

元稹在江夏襄州贾塍有庄，新起堂，上梁才毕，疾风甚雨。时庄客输油六七瓮，忽震一声，油瓮悉列于梁上，一滴不漏。其年元卒。

贞元年中，宣州忽大雷雨，一物堕地，猪首，手足各两指，执一赤蛇啗之。俄顷，云暗而失。时皆图而传之。

梦

魏杨元慎能解梦，广阳王元渊梦着衮衣倚槐树，问元慎。元慎言当得三公，退谓人曰：“死后得三公耳。槐字，木旁鬼。”果为尔朱荣所杀，赠司徒。

许超梦盗羊入狱，元慎曰：“当得城阳令。”后封城阳侯。

侯君集与承乾谋通逆，意不自安，忽梦二甲士录至一处，见一人高冠奋髯，叱左右取君集威骨来。俄有数人操屠刀，开其脑上及右臂间，各取骨一片，状如鱼尾。因吮吃而觉，脑臂犹痛。自是心悸力耗，至不能引一钩弓。欲自首，不决而败。

扬州东陵圣母庙主女道士康紫霞，自言少时梦中被人录于一处，言天符令摄将军巡南岳，遂擐以金锁甲，令骑，道从千余人，马蹶虚南去。须臾至，岳神拜迎马前，梦中如有处分。岳中峰岭溪谷，无不历也。恍惚而返，鸡鸣惊觉，自是生须数十根。

司农卿韦正贯应举时，尝至汝州，汝州刺史柳凌，留署军事判官。柳尝梦有一人呈案，中言欠柴一千七百束。因访韦

解之。韦曰：“柴，薪木也。公将此不久乎！”月余，柳疾卒。素贫，韦为部署，米麦镪帛，悉前请于官数月矣。唯官中欠柴一千七百束，韦披案，方省柳前梦。

道士秦霞霁，少勤香火，存想不息。尝梦大树，树忽穴，有小儿青摺髻发，自穴而出，语秦曰合土尊师。因惊觉，自是休咎之事，小儿仿佛报焉。凡五年，秦意为妖，偶以事访于师，师遽戒勿言，此修行有功之证。因此遂绝。旧说梦不欲数占，信矣。

蜀医咎殷言：藏气阴多则数梦，阳壮则梦少，梦亦不复记。《周礼》有掌三梦，又以日月星辰各占六梦，谓日有甲乙，月有建破，星辰有居直，星有扶一曰符刻也。又曰：舍萌于四方，以赠恶梦。谓会民方相氏，四面逐送恶梦至四郊也。

《汉仪》大雉偃子辞，有伯奇食梦。道门言梦者魄妖，或谓三尸所为。释门言有四：一善恶种子，二四大偏增，三贤圣加持，四善恶征祥。成式尝见僧首素言之，言出《藏经》，亦未暇寻讨。又言梦不可取，取则著，著则怪入。夫瞽者无梦，则知梦者习也。成式表兄卢有则，梦看击鼓，及觉，小弟戏叩门为街鼓也。又，成式姑婿裴元裕言，群从中有悦邻女者，梦女遗二樱桃食之。及觉，核坠枕侧。

李铉著《李子正辩》，言至精之梦，则梦中身人可见。如刘幽求见妻，梦中身也。则知梦不可以一事推矣。愚者少梦，不独至人，问一云闻之驺皂，百夕无一梦也。

秘书郎韩泉善解梦。卫中行为中书舍人时，有故旧子弟赴选，投卫论属，卫欣然许之。驳榜将出，其人忽梦乘驴蹶，坠水中，登岸而靴不湿焉。选人与韩有旧，访之。韩被酒，半戏曰：“公今选事不谐矣！据梦，卫生相负，足下不沾。”及榜出，

果驳放。韩有学术，韩仆射犹子也。

威远军小将梅伯成以善占梦，近有优人李伯怜游涇州，乞钱得米百斛。及归，令弟取之，过期不至。昼梦洗白马，访伯成占之。伯成仁思曰：“凡人好反语，洗白马，泻白米也。君所忧或有风水之虞乎？”数日，弟至，果言渭河中覆舟，一粒无余。

卜人徐道昇，言江淮有王生者，榜言解梦。贾客张瞻将归，梦炊于白中。问王生，生言：“君归不见妻矣。白中炊，固无釜也。”贾客至家，妻果卒已数月，方知王生之言不诬矣。

补阙杨子孙堇善占梦。一人梦松生户前，一人梦枣生屋上。堇言松丘垅间所植；枣字重来，重来呼魄之象。二人俱卒。

酉阳杂俎前集卷九

事 感

平原高苑城东有渔津，传云魏末平原潘府君，字惠延，自白马登舟之部，手中算囊，遂坠于水，囊中本有钟乳一两。在郡三年，济水泛滥，得一鱼，长三丈，广五尺。剖其腹中，有得一坠水之囊，金针尚在，钟乳消尽，其鱼得脂数十斛。时人异之。

譙郡有功曹峒。天统中，济南来府君出除譙郡，时功曹清河崔公恕，弱冠有令德。于时春夏积旱，送别者千余人，至此峒上，众渴甚思水，升直万钱矣，来公有思水色。恕独见一青鸟于峒中乍飞乍止，怪而就焉。鸟起，见一石，方五六寸，以鞭拨之，清泉涌出，因盛以银瓶，瓶满，水立竭，唯来公与恕供疗而已。议者以为盛德所感致焉。时人异之，故以为目。

李彦佐在沧景，大和九年，有诏诏浮阳兵北渡黄河。时冬十二月，至济南郡，使击冰延舟，冰触舟，舟覆诏失。李公惊惧，不寝食六日，鬓发暴白，至貌侵肤削，从事亦讶其仪形也。乃令津吏，不得诏尽死。吏惧，且请公一祝，沉浮于河，吏凭公诚明，以死索之。李公乃令具爵酒，言祝传语诘河伯。其旨曰：“明天子在上，川渎山岳，祝史咸秩，予境之内，祀未尝匮，尔河伯泊鳞之长，当卫天子诏，何返溺之？予或不获，予斋告于天，天将谪尔。”吏酌冰，辞已，忽有声如震，河冰中断可三十

丈。吏知李公精诚已达，乃沉钩索之，一钩而出，封角如旧，唯篆印微湿耳。李公所至，令务严简，推诚于物，著于官下。如河水色浑，驶流大木与纤芥，顷而千里矣。安有舟覆六日，一酌而坚冰陷，一钩而沉诏获，得非精诚之至乎！

盗 侠

魏明帝起凌云台，峻峙数十丈，即韦诞白首处。有人铃下能着屐登缘，不异践地，明帝怪而杀之，腋下有两肉翅，长数寸。

高堂县南有鲜卑城，旧传鲜卑聘燕，停于此矣。城傍有盗跖冢，冢极高大，贼盗尝私祈焉。齐天保初，土鼓县令丁永兴，有群贼劫其部内，兴乃密令人冢旁伺之。果有祈祀者，乃执诸县案杀之，自后祀者颇绝。《皇览》言，盗跖冢在河东，按盗跖死于东陵，此地古名东平陵，疑此近之。

或言刺客，飞天夜叉术也。韩晋公在浙西时，瓦官寺因商人无遮斋，众中有一年少请弄阁，乃投盖而上，单练髻履膜皮，猿挂鸟跂，捷若神鬼。复建罽水于结脊下，先溜至檐，空一足欹身承其溜焉，睹者无不毛戴。

马侍中尝宝一玉精碗，夏蝇不近，盛水经月，不腐不耗。或目痛，含之立愈。尝匣于卧内，有小奴七八岁，偷弄坠破焉。时马出未归，左右惊惧，忽失小奴。马知之大怒，鞭左右数百，将杀小奴，三日寻之不获。有婢晨治地，见紫衣带垂于寝床下，视之，乃小奴蹶张其床而负焉。不食三日而力不衰，马睹之大骇，曰：“破吾碗乃细过也。”即令左右擗杀之。

韦行规自言少时游京西，暮止店中，更欲前进，店前老人方工作，曰：“客勿夜行，此中多盗。”韦曰：“某留心弧矢，无所

患也。”因进发。行数十里，天黑，有人起草中尾之，韦叱不应，连发矢中之，复不退。矢尽，韦惧，奔马。有顷，风雨忽至，韦下马负一树。见空中有电光相逐如鞠杖，势渐逼树杪，觉物纷纷坠其前，韦视之，乃木札也。须臾，积札埋至膝，韦惊惧，投弓矢，仰空乞命，拜数十，电光渐高而灭，风雷亦息。韦顾大树，枝干童矣。鞍馱已失，遂返前店，见老人方箍桶，韦意其异人，拜之，且谢有误也。老人笑曰：“客勿恃弓矢，须知剑术。”引韦入院后，指鞍馱言：“却须取相试耳。”又出桶板一片，昨夜之箭，悉中其上。韦请役力汲汤，不许，微露击剑事，韦亦得其一二焉。

相传黎幹为京兆尹时，曲江涂龙祈雨，观者数千。黎至，独有老人植杖不避。幹怒，杖背二十，如击鞞革，掉臂而去。黎疑其非常人，命老坊卒寻之。至兰陵里之内，入小门，大言曰：“我今日困辱甚，可具汤也。”坊卒遽返白黎，黎大惧，因弊衣怀公服与坊卒至其处。时已昏黑，坊卒直入，通黎之官阙。黎唯而趋入，拜伏曰：“向迷丈人物色，罪当十死。”老人惊起，曰：“谁引君来此？”即牵上阶。黎知可以理夺，徐曰：“某为京兆尹，威稍损则失官政，丈人埋形杂迹，非证慧眼，不能知也。若以此罪人，是钓人以贼，非义士之心也。”老人笑曰：“老夫之过。”乃具酒设席于地，招坊卒令坐。夜深，语及养生之术，言约理辩，黎转敬惧。因曰：“老夫有一伎，请为尹设。”遂入。良久，紫衣朱鬣，拥剑长短七口，舞于庭中，迭跃挥霍，搥光电激，或横若裂帛，旋若规火。有短剑二尺余，时时及黎之衽，黎叩头股栗。食顷，掷剑植地，如北斗状，顾黎曰：“向试黎君胆气。”黎拜曰：“今日以后，性命丈人所赐，乞役左右。”老人曰：“君骨相无道气，非可遽教，别日更相顾也。”揖黎而入。黎归，

气色如病，临镜方觉须剃落寸余。翌日复往，室已空矣。

建中初，士人韦生，移家汝州，中路逢一僧，因与连镳，言论颇洽。日将衔山，僧指路谓曰：“此数里是贫道兰若，郎君岂不能左顾乎？”士人许之，因令家口先行。僧即处分步者先。排比行十余里，不至，韦生问之，即指一处林烟曰：“此是矣！”又前进，日已没，韦生疑之，素善弹，乃密于靴中取弓卸弹，怀铜丸十余，方责僧曰：“弟子有程期，适偶贪上人清论，勉副相邀，今已行二十里不至，何也？”僧但言且行。至是，僧前行百余步，韦知其盗也，乃弹之，正中其脑。僧初不觉，凡五发中之，僧始扞中处，徐曰：“郎君莫恶作剧。”韦知无奈何，亦不复弹。见僧方至一庄，数十人列炬出迎。僧延韦坐一厅中，唤云：“郎君勿忧。”因问左右：“夫人下处如法无？”复曰：“郎君且自慰安之，即就此也。”韦生见妻女别在一处，供帐甚盛，相顾涕泣。即就僧，僧前执韦生手曰：“贫道，盗也。本无好意，不知郎君艺若此，非贫道亦不支也。今日固无他，幸不疑也。适来贫道所中郎君弹悉在。”乃举手搦脑后，五丸坠地焉。盖脑衔弹丸而无伤，虽列言“无痕搥”，孟称“不肤挠”，不翅过也。有顷，布筵具蒸犊，犊札刀子十余，以齏饼环之。揖韦生就坐，复曰：“贫道有义弟数人，欲令伏谒。”言未已，朱衣巨带者五六辈，列于阶下。僧呼曰：“拜郎君！汝等向遇郎君，则成齏粉矣。”食毕，僧曰：“贫道久为此业，今向迟暮，欲改前非，不幸有一子，技过老僧，欲请郎君为老僧断之。”乃呼飞飞出参郎君。飞飞年才十六七，碧衣长袖，皮肉如脂。僧叱曰：“向后堂侍郎君。”僧乃授韦一剑及五丸，且曰：“乞郎君尽艺杀之，无为老僧累也。”引韦入一堂中，乃反锁之。堂中四隅，明灯而已。飞飞当堂执一短马鞭，韦引弹，意必中，丸已敲落。不觉跳在梁上，

循壁虚摄，捷若猿獾，弹丸尽不复中。韦乃运剑逐之，飞飞倏忽逗闪，去韦身不尺。韦断其鞭数节，竟不能伤。僧久乃开门，问韦：“与老僧除得害乎？”韦具言之，僧怅然，顾飞飞曰：“郎君证成汝为贼也，知复如何。”僧终夕与韦论剑及弧矢之事。天将晓，僧送韦路口，赠绢百匹，垂泣而别。

元和中，江淮有唐山人者，涉猎史传，好道，常游名山。自言善缩锡，颇有师之者。后于楚州逆旅遇一卢生，意气相合，卢亦语及炉火，称唐族乃外氏，遂呼唐为舅。唐不能相舍，因邀同之南岳。卢亦言亲故在阳羨，将访之，今且贪舅山林之程也。中途止一兰若，夜半语笑方酣，卢曰：“知舅善缩锡，可以梗概语之？”唐笑曰：“某数十年重趼从师，只得此术，岂可轻道耶！”卢复祈之不已，唐辞以师授有时，可达岳中相传。卢因作色：“舅今夕须传，勿等闲也。”唐责之：“某与公风马牛耳，不意盱眙相遇，实慕君子，何至驹卒不若也。”卢攘臂瞋目眄之，良久，曰：“某刺客也，如不得，舅将死于此。”因怀中探乌韦囊，出匕首，刃势如偃月，执火前熨斗削之如札。唐恐惧具述。卢乃笑语唐：“几误杀舅。”此术十得五六，方谢曰：“某师，仙也。令某等十人，索天下妄传黄白术者杀之。至添金缩锡，传者亦死。某久得乘蹠之道者。”因拱揖唐，忽失所在。唐自后遇道流，辄陈此事戒之。

李廓在颍州，获光火贼七人，前后杀人，必食其肉。狱具，廓问食人之故，其首言：“某受教于巨盗，食人肉者夜入，人家必昏沉，或有寤不悟者，故不得不食。”两京逆旅中，多画鸛鹑及茶碗。贼谓之鸛鹑辣者，记嘴所向；碗子辣者，亦示其缓急也。

酉阳杂俎前集卷十

物 异

秦镜，儋溪古岸石窟有方镜，径丈余，照人五脏。秦皇世号为照骨宝，在无劳县境山。

风声木，东方朔西那汗国回，得风声木枝，帝以赐大臣。人有疾则枝汗，将死则折。里语曰：“生年未半枝不汗。”

汉高祖入咸阳宫，宝中尤异者有青玉灯。檠高七尺五寸，下作蟠螭，以口衔灯，灯燃则鳞甲皆动，炳焕若列星。

珊瑚，汉积草池中珊瑚，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二条，是南越王赵佗所献，号为烽火树，夜有光影，常似欲燃。

石墨，无劳县山出石墨，爨之弥年不消。

异字境，山西有石壁，壁间千余字，色黄，不似镌刻，状如蝌蚪，莫有识者。

田公泉，华阳雷平山有田公泉，饮之除肠中三虫。用以浣衣，胜灰汁。

萤火芝，良常山有萤火芝，其叶似草，实大如豆，紫花，夜视有光。食一枚，心中一孔明，食至七，心七窍洞彻，可以夜书。

石人，寻阳山上有石人，高丈余，虎至此辄倒石人前。

冬瓜，晋高衡为魏郡太守，戍石头。其孙雅之在厩中，有

神来降，自称白头公，所拄杖光照一室。又有一物如冬瓜，眼遍其上也。

豫章船，昆明池汉时有豫章船一艘，载一千人。

铜驼，汉元帝竟宁元年，长陵铜驼生毛，毛端开花。

篸，晋时钱塘有人作篸，年收鱼亿计，号万匠篸。

碑龟，临邑县北有华公墓碑，寻失，唯跌龟存焉。石赵世，此龟夜常负碑入水，至晓方出，其上常有萍藻。有伺之者，果见龟将入水，因叫呼，龟乃走，坠折碑焉。

陆盐，昆吾陆盐周十余里，无水，自生末盐，月满则如积雪，味甘；月亏则如薄霜，味苦；月尽则全尽。

《颍阳碑》“魏曹丕受禅处”，后六字生金。司马氏金行，明六世迁魏也。

泉，元街县有泉，泉眼中水交旋如盘龙。或试挠破之，寻手成龙状。驴马饮之，皆惊走。

石漆，高奴县石脂水，水膩，浮水上如漆，采以膏车及燃灯，极明。

麝橙，晋时有徐景，于宣阳门外得一锦麝橙，至家开视，有虫如蝉，五色，后两足各缀一五铢钱。

玉龙，梁大同八年，戍主杨光欣获玉龙一枚，长一尺二寸，高五寸，雕镂精妙，不似人作。腹中容斗余，颈亦空曲，置水中，令水满。倒之，水从口出，水声如琴瑟，水尽方止。

木字，齐永明九年，秣陵安明寺有古树，伐以为薪，木理自然，有“法大德”三字。

木简，齐建元初，延陵季子庙，旧有涌井，井北忽有金石声，掘深二尺，得涌泉，泉中得木简，长一尺，广一寸二分，隐起字曰“庐山道士张陵再拜谒”，木坚而白，字色黄。

赤木，宗庙地中生赤木，人君礼名得其宜也。

红沫，练丹砂为黄金，碎以染笔，书入石中，削去逾明，名曰红沫。

镜石，济南郡有方山，相传有兔生得仙于此。山南有明镜崖，石方三丈，魑魅行伏；了了然在镜中。南燕时，镜上遂使漆焉。俗言山神恶其照物，故漆之。

承受石，筑阳县水中有孤石挺出，其下澄潭，时有见此石根如竹根，色黄，见者多凶，俗号承受石。

锥，中牟县魏任城王台下池中，有汉时铁锥，长六尺，入地三尺，头西南指，不可动。

釜石，夷道县有釜濼，其石大者如釜，小者如斗，形色乱真，唯实中耳。

鱼石，衡阳湘乡县有石鱼山，山石色黑，理若生雌黄，开发一重，辄有鱼形，鳞鳍首尾有若画，长数寸，烧之作鱼腥。

铜神，衡阳唐安县东有略塘，塘有铜神，往往铜声激水，水为变绿，作铜腥，鱼尽死。

材，中宿县山下有神宇，溱水至此沸腾鼓怒，槎木泛至此沦没，竟无出者。世人以为河伯下材。

鼓杖，含洹县翁水口下东岸有圣鼓杖，即阳山之鼓杖也。横在川侧，冲波所激，未尝移动，众鸟飞鸣，莫有萃者。船人误以篙触，必患疟。

井，石阳县有井，水半青半黄，黄者如灰汁，取作粥饮，悉作金色，气甚芬馥。

燃石，建城县出燃石，色黄理疏，以水灌之则热，安鼎其上，可以炊也。

石鼓，冀县有天鼓山，山有石如鼓。河鼓星摇动，则石鼓

鸣，鸣则秦土有殃。

半汤湖，句容县吴渎塘有半汤湖，湖水半冷半热，热可以淪鸡。皆有鱼，鱼交入辄死。

盐，胸臆县盐井，有盐方寸，中央隆起如张伞，名曰伞子盐。

泉，玉门军有芦葭泉，周二丈，深一丈，驼马千头饮之不竭。

茯苓，沈约谢始安王赐茯苓一枚，重十二斤八两，有表。

古镬，虢州陵县石城岗有古镬一口，树生其内，大数围。

君王盐，白盐崖有盐如水精，名为君王盐。

手板，宋山阳王休祐屡以言语忤颜。有庾道敏者，善相手板，休祐以己手板托言他人者，庾曰：“此板乃贵，然使人多忤。”休祐以褚渊详密，乃换其手板。别日，褚于帝前称下官，帝甚不悦。

鼠丸，王肃造逐鼠丸，以铜为之，昼夜自转。

木囚，《论衡》言，李子长为政，欲知囚情，以梧桐为人，象囚之形，凿地为臼，以芦苇为郭，藉卧木囚于其中。囚当罪，木囚不动；囚或冤，木囚乃奋起。

苏秦金，魏时洛阳令史高显掘得黄金百斤，铭曰“苏秦金”。

梨，洛阳报德寺梨重六斤。

甑花，滕景真在广州七层寺，永徽中，罢职归家。婢炊，釜中忽有声如雷，米上芄芄隆起。滕就视，声转壮，甑上花生数十，渐长似莲花，色赤，有光似金，俄顷萎灭。旬日，滕得病卒。

官金中螭顶金最上，六两为一垛，有卧螭蛄穴及水皋形，当中陷处名曰趾腹。又铤上凹处有紫色，名紫胆。开元中，有

大唐金一有印字，即官金也。

玄金，太宗时，汾州言青龙、白虎吐物在空中，有光如火，坠地陷入二尺。掘之，得玄金，广尺余，高七寸。

芝，天宝初，临川人李嘉胤所居，柱上生芝草，状如天尊。太守张景佚拔柱献焉。

龟，建中四年，赵州宁晋县沙河北有大棠梨树，百姓常祈祷。忽有群蛇数十，自东南来渡北岸，集棠梨树下为二积，留南岸者为一积。俄见三龟径寸，绕行积旁，积蛇尽死，乃各登其积。视蛇腹悉有疮，若矢所中。刺史康日知图甘棠梨、奉三龟来献。

雪，贞元二年，长安大雪，平地深尺余，雪上有薰黑色。

雨木，贞元四年，雨木于陈留，大如指，长寸许，每木有孔通中，所下其立如植，遍十余里。

齿，梵那衍国有金轮王齿，长三寸。

石柱，劫化他国有石柱，高七十余尺，无忧王所建，色绀光润，随人罪福影其上。

旃檀鼓，于阗城东南有大河，溉一国之田。忽然绝流，其国王问罗洪僧，言龙所为也。王乃祠龙，水中有一女子，凌波而来，拜曰：“妾夫死，愿得大臣为夫，水当复旧。”有大臣请行，举国送之。其臣车驾白马，入水不溺，中河而后白马浮出，负一旃檀鼓及书一函。发书，言大鼓悬城东南，寇至，鼓当自鸣。后寇至，鼓辄自鸣。

石靴，于阗国刹利寺有石靴。

石阜石，河目县东有石阜石，破之有禄马迹。

舍利，东迦毕诚国有窣堵波，舍利常见，如缀珠幡，循绕表树一曰柱。

虬像，健驮逻国石壁上有佛像。初，石壁有金色虬，大者如指，小者如米，啮石壁如雕鏤，成立佛状。

焦米，乾陀国昔尸毗王仓库为火所烧，其中粳米焦者，于今尚存，服一粒，永不患疟。

辟支佛靴，于阗国赞摩寺有辟支佛靴，非皮非彩，岁久不烂。

石驼溺，拘夷国北山有石驼溺，水溺下，以金银铜铁瓦木等器盛之皆漏，掌承之亦透，唯瓢不漏。服之令人身上臭毛落尽，得仙。出《论衡》。

人木，大食西南二千里有国，山谷间树枝上，化生人首，如花，不解语。人借问，笑而已，频笑辄落。

马，俱位国以马种蒔，大食国马解人语。

石人，莱子国海上有石人，长一丈五尺，大十围。昔秦始皇遣此石人追劳山不得，遂立于此。

铜马，俱德建国乌浒河中，滩派中有火袄祠。相传袄神本自波斯国乘神通来此，常见灵异，因立袄祠。内无像，于大屋下置大小炉，舍檐向西，人向东礼。有一铜马，大如次马，国人言自天下，屈前脚在空中而对神立，后脚入土。自古数有穿视者，深数十丈，竟不及其蹄。西域以五月为岁，每岁日，乌浒河中有马出，其色金，与此铜马嘶相应，俄复入水。近有大食王不信，入袄祠，将坏之，忽有火烧其兵，遂不敢毁。

蛇磧，苏都瑟匿国西北有蛇磧，南北蛇原五百余里，中间遍地毒气如烟，飞鸟悉坠地，蛇吞食，或大小相噬，及食生草。

石鼈，私河条国金辽山寺中有石鼈，众僧饮食将尽，向石鼈作礼，于是饮食悉具。

神厨，俱振提国尚鬼神，城北隔真珠江二十里有神，春秋

祠之。时国王所须什物金银器，神厨中自然而出，祠毕亦灭。天后使验之，不妄。

毒槩，南蛮有毒槩，无刃，状如朽铁，中人无血而死。言从天雨下，入地丈余，祭地方掘得之。蛮中人呼为铎刀。

甲，辽城东有锁甲，高丽言前燕时自天而落。

土槟榔，状如槟榔，在孔穴间得之，新者犹软。相传蟾蜍矢也，不常有之，主治恶疮。

鬼矢，生阴湿地，浅黄白色，或时见之，主疮。

石栏干，生大海底，高尺余，有根，茎上有孔如物点，渔人网罟取之。初出水正红色，见风渐渐青色，主石淋。

壁影，高邮县有一寺，不记名，讲堂西壁枕道，每日晚，人马车輿影悉透壁上，衣红紫者影中卤莽可辨。壁厚数尺，难以理究。辰午之时则无。相传如此二十余年矣，或一年半不见。成式大和初扬州见寄客及僧说。

醢石，成式群从有言，少时尝毁鸟巢，得一黑石如雀卵，圆滑可爱。后偶置醋器中，忽觉石动，徐视之，有四足如蜒，举之，足亦随缩。

桃核，水部员外郎杜陟常见江淮市人以桃核扇量米，正容一升，言于九嶷山溪中得。

人足，处士元固言，贞元初，尝与道侣游华山，谷中见一人股，袜履甚新，断如膝头，初无疮迹。

瓷碗，江淮有士人庄居，其子年二十余，常病魔。其父一日饮茗，瓯中忽疱起如沔，高出瓯外，莹净若琉璃，中有一人，长一寸，立于沔，高出瓯中。细视之，衣服状貌，乃其子也。食顷，爆破，一无所见，茶碗如旧，但有微墨耳。数日，其子遂着神，译神言，断人休咎不差谬。

铁镜，荀讽者，善药性，好读道书，能言名理，樊晃尝给其絮帛。有铁镜径五寸余，鼻大如拳，言于道者处传得，亦无他异。但数人同照，各自见其影，不见别人影。

大虫皮，永宁王盐铁旧有大虫皮，大如一掌，须尾斑点如犬者。

人腊，李章武有人腊，长三尺余，头项中骨筋成就，云是僬侥国人。

牛黄，牛黄在胆中，牛有黄者，或吐弄之。集贤校理张希复言，尝有人得其所吐黄剖之，中有物如蝶飞去。

上清珠，肃宗为儿时，常为玄宗所器，每坐于前，熟视其貌，谓武惠妃曰：“此儿甚有异相，他日亦吾家一有福天子。”因命取上清玉珠，以绛纱裹之，系于颈。是开元中罽宾国所贡，光明洁白，可照一室。视之，则仙人玉女，云鹤绛节之形，摇动于其中。及即位，宝库中往往有神光。异日掌库者具以事告，帝曰：“岂非上清珠耶？”遂令出之，绛纱犹在，因流泣遍示近臣曰：“此我为儿时，明皇所赐也。”遂令贮之以翠玉函，置之于卧内。四方忽有水旱兵革之灾，则虔恳祝之，无不验也。

汉帝相传以秦王子婴所奉白玉玺、高祖斩白蛇剑。剑上有七彩珠、九华玉以为饰，杂厕五色琉璃为剑匣。剑在室中，光景犹照于外，与挺剑不殊。十二年一加磨莹，刃上常若霜雪。开匣拔鞘，辄有风气，光彩射人。

楚州界有小山，山上有室而无水。僧智一掘井，深三丈遇石。凿石穴及土，又深五十尺，得一玉，长尺二，阔四尺，赤如榴花，每面有六龟子，紫色可爱，中若可贮水状。僧偶击一角视之，遂沥血，半月日方止。

虞乡有山观，甚幽寂，有洛阳道士居焉。大和中，道士尝

一夕独登坛，望见庭忽有异光，自井泉中发。俄有一物状若兔，其色若精金，随光而出，环绕醮坛，久之，复入于井。自是每夕辄见，道士异其事，不敢告于人。后因淘井得一金兔，甚小，奇光烂然，即置于巾箱中。时御史李戎职于蒲津，与道士友善，道士因以遗之。其后戎自奉先县令为忻州刺史，其金兔忽亡去，后月余而戎卒。

李师古治山亭，掘得一物，类铁斧头。时李章武游东平，师古示之，武惊曰：“此禁物也，可饮血三斗。”验之而信。

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一

广 知

俗讳五月上屋，言五月人蜕，上屋见影，魂当去。

金曾经在丘冢及为钗钏、洩器，陶隐居谓之辱金，不可合炼。

炼铜时与一童女俱，以水灌铜，铜当自分为两段，有凸起者牡铜也，凹陷者牝铜也。

爨釜不沸者，有物如豚居之，去之无也。

灶无故自湿润者，赤虾蟆名钩注居之，去则止。

饮酒者，肝气微则面青，心气微则面赤也。

脉勇怒而面青，骨勇怒而面白，血勇怒而面赤。

山气多男，泽气多女，水气多暗，风气多聋，木气多伛，石气多力，阻险气多瘿，暑气多残，云气多寿，谷气多痹，丘气多疔，衍气多仁，陵气多贪。

身神及诸神名异者：脑神曰觉元，发神曰玄华，目神曰虚监，鼻神曰冲龙玉，舌神曰始梁。

夫学道之人，须鸣天鼓以召众神也。左相叩为天钟，卒遇凶恶不祥叩之。右相叩为天磬，若经山泽邪僻威神大祝叩之。中央上下相叩名天鼓，存思念当道鸣之。叩之数三十六，或三十二，或二十七，或二十四，或十二。

玉女以黄玉为痣，大如黍，在鼻上。无此痣者鬼使也。

入山忌日：大月忌三日、十一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四日、二十六日、三十日；小月忌一日、五日、十三一作二日、十六日、二十六日、二十八日。

凡梦五脏得五谷：肺为麻，肝为麦，心为黍，肾为菽，脾为粟。

凡人不可北向理发、脱衣、及唾、大小便。

月朔日勿怒。

三月三日不可食百草心，四月四日勿伐树木，五月五日勿见血，六月六日勿起土，七月七日勿思忖恶事，八月四日勿市履屣，九月九日勿起床席，十月五日勿罚责人，十一月十一日可沐浴，十二月三日可戒斋，如此忌，三官所察。凡存修不可叩头，叩头则倾九天，覆泥丸，九天帝号于上境，太乙泣于中田，但心存叩头而已。老子拔白日：正月四日、二月八日、三月十二日、四月十六日、五月二十一有六字日、六月二十四日、七月二十八日、八月十九日、九月十六日、十月十三日、十一月十日、十二月七日。

《隐诀》言太清外术：生人发挂果树，鸟鸟不敢食其实。瓜两鼻两蒂，食之杀人。檐下滴菜，有毒堇、黄花及赤芥一曰芥杀人。瓠牛践苗则子苦。大醉不可卧黍穰上，汗出眉发落。妇人有娠，食干姜，令胎肉消。十月食霜菜，令人面无光。三月不可食陈菹。莎衣结治蠖蝮疮。井口边草，止小儿夜啼，着母卧荐下，勿令知之。船底苔，疗天行。寡妇藁荐草节，去小儿霍乱。自缢死绳主颠狂。孝子衿灰傅面肝。东家门鸡栖木作灰，治失音。砧垢能蚀人履底。古椽板作琴底，合阴阳、通神。鱼有睫，及目合，腹中自连珠，二目不同，连鳞、白鬣，腹下丹字，并杀人。鳖目白，腹下五一曰丹字、卜一曰十字者，不可食。

蟹腹下有毛，杀人。蛇以桑柴烧之，则见足出。兽歧尾，鹿斑如豹，羊心有窍，悉害人。马夜眼，五月以后食之杀人。犬悬蹄肉有毒。白马鞍下肉食之，伤人五脏。乌自死，目不闭，鸭目白，乌四距，卵有八字，并杀人。凡飞鸟投人家井中，必有物，当拔而放之。水脉不可断，井水沸不可饮，酒浆无影者，不可饮。蝮与青蛙，蛇中最毒，蛇怒时毒在头尾。凡冢井间气，秋夏中之杀人。先以鸡毛投之，毛直下，无毒；回旋而下，不可犯，当以醋数斗浇之，方可入矣。颇梨，千岁冰所化也。琉璃玛瑙，先以自然灰煮之令软，可以雕刻。自然灰，生南海。玛瑙，鬼血所化也。《玄中记》言：枫脂入地为琥珀。《世说》曰：桃沉入地所化也。《淮南子》云：兔丝，琥珀苗也。

鬼书有业煞，刁斗出于古器。

百体中有悬针书、垂露书、秦望书、汲冢书、金鹊书、虎爪书、倒薤书、偃波书、幡信书、飞白书、籀书、缪一云缪篆书、制书、列书、日书、月书、风书、署书、虫食叶书、胡书、篷书、天竺书、楷书、横书、芝英隶、钟隶、鼓隶、龙虎篆、麒麟篆、鱼篆、虫篆、鸟篆、鼠篆、牛书、兔书、草书、龙草书、狼书、犬书、鸡书、震书、反左书、行押书、楫书、景书、半草书。

召奏用虎爪书，为不可学，以防诈伪。诰下用偃波书。谢章诏板用螭脚书。节信用鸟书。朝贺用慎书一曰填，亦施于婚姻。

西域书有驴唇书、莲叶书、节分书、大秦书、馱乘书、牴牛书、树叶书、起尸书、石旋书、覆书、天书、龙书、鸟音书等，有六十四种。

胡综博物，孙权时有掘得铜匣，长二尺七寸，以琉璃为盖。又一白玉如意，所执处皆刻龙虎及蝉形，莫能识其由。使人问

综，综曰：“昔秦皇以金陵有天子气，平诸山阜，处处辄埋宝物以当王气，此盖是乎？”

邓城西百余里有穀城，穀伯绥之国。城门有石人焉，刊其腹云“摩兜鞬，摩兜鞬，慎莫言”，疑此亦同太庙《金人缄口铭》。

历城北二里有莲子湖，周环二十里，湖中多莲花，红绿间明，乍疑濯锦。又渔船掩映，罟罨疏布，远望之者，若蛛网浮杯也。魏袁翻曾在湖宴集，参军张伯瑜咨公言：“向为血羹，频不能就。”公曰：“取洛水必成也。”遂如公语，果成。时清河王怪而异焉，乃咨公：“未审何义得尔？”公曰：“可思湖目。”清河笑而然之，而实未解。坐散，语主簿房叔道曰：“湖目之事，吾实未晓。”叔道对曰：“藕能散血，湖目莲子，故令公思。”清河叹曰：“人不读书，其犹夜行。二毛之叟，不如白面书生。”

梁主客陆缅谓魏使尉瑾曰：“我至邺，见双阙极高，图饰甚丽，此间石阙亦为不下。我家有荀勖尺，以铜为之，金字成铭，家世所宝此物。往昭明太子好集古器，遂将入内。此阙既成，用铜尺量之，其高六丈。”瑾曰：“我京师象魏，固中天之华阙。此间地势过下，理不得高。”魏肇师曰：“荀勖之尺是积黍所为，用调钟律，阮咸讥其声有湫隘之韵。后得玉尺度之，过短。”

旧说不见辅星者将死，成式亲故常会修行里，有不见者，未周岁而卒。

相传识人星不患疟，成式亲识中，识者悉患疟。又俗不欲看天狱星，有流星入，当被发坐哭之，候星却出，灾方弭。《金楼子》言：余以仰占辛苦，侵犯霜露，又恐流星入天牢。方知俗忌之久矣。

荆州陟岵寺僧那照善射，每言光长而摇者鹿，帖地而明灭者兔，低而不动者虎。又言夜格虎时，必见三虎并来，夹者虎

威，当刺其中者。虎死威乃入地，得之可却百邪。虎初死，记其头所藉处，候月黑夜掘之。欲掘时，必有虎来吼掷前后，不足畏，此虎之鬼也。深二尺当得物如琥珀，盖虎目光沦入地所为也。

又言雕翎能食诸鸟羽，复善作风羽。风羽法，去括三寸钻小孔，令透筇及镞风渠深一粒，自括达于孔，则不必羽也。

道士郭采真言，人影数至九。成式常试之，至六七而已，外乱莫能辨，郭言渐益炬则可别。又说九影各有名，影神：一名右皇，二名魍魎，三名泄节枢，四名尺鬼，五名索关，六名魄奴，七名灶囟一曰囟，旧抄九影名在麻面纸中，向下两字鱼食不记。八名亥灵胎，九鱼全食不辨。

宝历中，有王山人取人本命日，五更张灯相人影，知休咎。言人影欲深，深则贵而寿；影不欲照水、照井、及浴盆中，古人避影亦为此。古蠮螋、短狐、踏影蛊，皆中人影为害。近有人善炙人影治病者。

都下佛寺，往往有神像鸟雀不污者。凤翔山人张盈善飞化甲子，言或有佛寺金刚，鸟不集者，非其灵验也，盖由取土处及塑像时，偶与日辰王相相符也。

又言相寺观当阳像可知其贫富。故洛阳修梵寺有金刚二，鸟雀不集。元魏时，梵僧菩提达摩，称得其真像也。

或言龙血入地为琥珀。《南蛮记》：宁州沙中有折腰蜂，岸崩则蜂出，土人烧冶，以为琥珀。

李洪山人善符篆，博知，尝谓成式，瓷瓦器墨者可弃。昔遇道者言，雷蛊及鬼魅，多遁其中。

近佛画中有天藏菩萨、地藏菩萨，近明帝观之，规彩铄目，若放光也。或言以曾青和壁鱼设色，则近目有光。又往往壁

画僧及神鬼，目随人转，点眸子极正则尔。

秀才顾非熊言：钓鱼当钓其有旋绕者，失其所主，众鳞不复去，顷刻可尽。

慈恩寺僧广升言：贞元末，阆州僧灵鉴善弹，其弹丸方，用洞庭沙岸下一日畔土三斤，炭末三两，瓷末一两，榆皮半两，泔淀二勺，紫矿二两，细沙三分，藤纸五张，渴拓汁半合，九味和捣三千杵，齐手丸之，阴干。郑彙为刺史时，有富家名寅，读书善饮酒，彙甚重之。后为盗，事发而死。寅常诣灵鉴角放弹，寅指一树节，其节目相去数十步，曰：“中之获五千。”一发而中，弹丸反射，不破。至灵鉴，乃陷节碎弹焉。

王彦威尚书在汴州之二年，夏旱，时袁王傅季玘寓汴，因宴，王以旱为言。季醉曰：“欲雨甚易耳，可求蛇医四头，十石瓮二枚，每瓮实以水，浮二蛇医，以木盖密泥之，分置于闹处，瓮前后设席烧香，选小儿十岁以下十余，令执小青竹，昼夜更击其瓮，不得少辍。”王如言试之，一日两夜，雨大注。旧说龙与蛇师为亲家焉。

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二

语 资

历城县魏明寺中有《韩公碑》，大和中所造也。魏公曾令人遍录州界石碑，言此碑词义最善，常藏一本于枕中，故家人名此枕为麒麟函。韩公讳麒麟。

庾信作诗用《西京杂记》事，旋自追改，曰：“此吴均语，恐不足用也。”魏肇师曰：“古人托曲者多矣，然《鹦鹉赋》，祢衡、潘尼二集并载；《弈赋》，曹植、左思之言正同。古人用意，何至于此？”君房曰：“词人自是好相采取，一字不异，良是后人莫辨。”魏尉瑾曰：“《九锡》或称王粲，《六代》亦言曹植。”信曰：“我江南才士，今日亦无。举世所推如温子升独擅邺下，尝见其词笔，亦足称是远名。近得魏收数卷碑，制作富逸，特是高才也。”

梁遣黄门侍郎明少遐、秣陵令谢藻、信威长史王缵冲、宣城王文学萧恺、兼散骑常侍袁狎、兼通直散骑常侍贺文发，宴魏使李骞、崔劼。温凉毕，少遐咏骞赠其诗曰：“萧萧一曰肃风帘举，依依然可想。”骞曰：“未若‘灯花寒不结’最附时事。”少遐报诗中有此语。劼问少遐曰：“今岁奇寒，江淮之间，不乃冰冻？”少遐曰：“在此虽有薄冰，亦不废行，不似河冰一合，便胜车马。”狎曰：“河冰上有狸迹，便堪人渡。”劼曰：“狸当为狐，应是字错。”少遐曰：“是，狐性多疑，鼬性多预，狐疑鼬预，因此而

传耳。”劼曰：“鹊巢避风，雉去恶政，乃是鸟之一长；狐疑黜预，可谓兽之一短也。”

梁徐君房劝魏使尉瑾酒，一吸即尽。笑曰：“奇快！”瑾曰：“乡在邺饮酒，未尝倾卮。武州已来，举无遗滴。”君房曰：“我饮实少，亦是习惯。微学其进，非有由然。”庾信曰：“庶子年之高卑，酒之多少，与时升降，便不可得而度。”魏肇师曰：“徐君年随情少，酒因境多，未知方十复作，若为轻重？”

梁宴魏使，魏肇师举酒劝陈昭曰：“此席以后，便与卿少时阻阔，念此甚以凄眷。”昭曰：“我钦仰名贤，亦何已也。路中都不尽深心，便复乖隔，兹叹如何！”俄而酒至鸚鵡杯，徐君房饮不尽，属肇师，肇师曰：“海蠡蜿蜒，尾翅皆张。非独为玩好，亦所以为罚，卿今日真不得辞责。”信曰：“庶子好为术数。”遂命更满酌。君房谓信曰：“相持何乃急？”肇师曰：“此谓直道而行，乃非豆萁之喻。”君房乃覆碗。信谓瑾、肇师曰：“适信家餽致濡醪酒数器，泥封全，但不知其味若为。必不敢先尝，谨当奉荐。”肇师曰：“每有珍藏，多相费累，顾更以多惭。”

宁王尝猎于鄆县界，搜林，忽见草中一柜，扃锁甚固。王命发视之，乃一少女也。问其所自，女言姓莫氏，父亦曾作仕，叔伯庄居。昨夜遇光火贼，贼中二人是僧，因劫某至此。含嚙上诉，冶态横生。王惊悦之，乃载以后乘。时慕萃者方生获一熊，置柜中，如旧锁之。时上方求极色，王以莫氏衣冠子女，即日表上之，具其所由。上令充才人。经三日，京兆奏鄆县食店有僧二人，以钱一万，独赁店一日一夜，言作法事，唯舁一柜入店中。夜久，膈膊有声。店户人怪日出不启门，撤户视之，有熊冲人走出，二僧已死，骸骨悉露。上知之，大笑，书报宁王：“宁哥大能处置此僧也。”莫才人能为秦声，当时号“莫才人啖”焉。

一行公本不解弈，因会燕公宅，观王积薪棋一局，遂与之敌，笑谓燕公曰：“此但争先耳，若念贫道四句乘除语，则人人为国手。”

晋罗什与人棋，拾敌死子，空处如龙凤形。或言王积薪对玄宗棋局毕，悉持一曰时出。

黄颿儿矮陋机惠，玄宗常凭之行，问外间事，动有锡赉，号曰肉机。一日入迟，上怪之，对曰：“今日雨淖，向逢捕贼官与臣争道，臣掀之坠马。”因下阶叩头。上曰：“外无奏，汝无惧。”复凭之。有顷，京兆上表论，上即叱出，令杖杀焉。

历城房家园，齐博陵君豹之山池。其中杂树森竦，泉石崇邃，历中袂褰之胜也。曾有人折其桐枝者，公曰：“何谓伤吾凤条！”自后人不复敢折。公语参军尹孝逸曰：“昔季伦金谷山泉，何必逾此？”孝逸对曰：“曾诣洛西，游其故所。彼此相方，诚如明教。”孝逸尝欲还邺，词人饯宿于此。逸为诗曰：“风沦历城水，月倚华山树。”时人以此两句，比谢灵运池塘十字焉。

单雄信幼时，学堂前植一枣树，至年十八，伐为枪，长丈七尺，拱围不合。刃重七十斤，号为寒骨白。尝与秦王卒相遇，秦王以大白羽射中刃，火出，因为尉迟敬德拉折。

秦叔宝所乘马号忽雷驳，常饮以酒。每于月明中试，能竖越三领黑毡。及胡公卒，嘶鸣不食而死。

徐敬业年十余岁，好弹射。英公每曰：“此儿相不善，将赤吾族。”射必溢镞，走马若灭，老骑不能及。英公尝猎，命敬业入林趁兽，因乘风纵火，意欲杀之。敬业知无所避，遂屠马腹，伏其中，火过，浴血而立，英公大奇之。

玄宗常伺察诸王。宁王尝夏中挥汗鞞鼓，所读书乃龟兹乐谱也。上知之，喜曰：“天子兄弟，当极醉乐耳。”

魏仆射收临代，七月七日登舜山，徘徊顾眺，谓主簿崔曰：“吾所经多矣，至于山川沃壤，衿带形胜，天下名州，不能过此。唯未审东阳何如？”崔对曰：“青有古名，齐得旧号。二处山川，形胜相似。曾听所论，不能逾越。”公遂命笔为诗。于时新故之际，司存缺然，求笔不得，乃以伍伯杖画堂北壁为诗曰：“述职无风政，复路阻山河。还思麾盖日，留谢此山阿。”

舜祠东有大石，广三丈许，有凿“不醉不归”四字于其上，公曰：“此非遗德。”令凿去之。

梁宴魏使李骞、崔劼。乐作，梁舍人贺季曰：“音声感人深也。”劼曰：“昔申喜听歌怆然，知是其母，理实精妙然也。”梁主客王克曰：“听音观俗，转是精者。”劼曰：“延陵昔聘上国，实有观风之美。”季曰：“卿发此言，乃欲挑战？”骞曰：“请执鞭弭，与君周旋。”季曰：“未敢三舍。”劼曰：“数奔之事，久已相谢。”季曰：“车乱旗靡，恐有所归。”劼曰：“平阴之役，先鸣已久。”克曰：“吾方欲馆谷而旌武功。”骞曰：“王夷师燔，将以谁属？”遂共大笑而止。乐欲讫，有马数十匹驰过，未有阍人。骞曰：“巷伯乃同趣马，讵非侵官？”季曰：“此乃貌似。”劼曰：“若值袁绍，恐不能免。”

王勃每为碑颂，先墨磨数升，引被覆面而卧。忽起，一笔书之，初不窜点，时人谓之腹稿。少梦人遗以丸墨盈袖。

燕公尝读其《夫子学堂碑颂》，头自帝车至太甲四句，悉不解，访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无位圣人当出。”华盖以下，卒不可悉。

李白名播海内，玄宗于便殿召见，神气高朗，轩轩然若霞举，上不觉亡万乘之尊，因命纳履。白遂展足与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势，遽为脱之。及出，上指白谓力士曰：“此人

固穷相。”白前后三拟词选，不如意，悉焚之，唯留《恨》《别赋》。及禄山反，制《胡无人》，言“太白入月敌可摧”。及禄山死，太白蚀月。众言李白唯戏杜考功饭颗山头之句，成式偶见李白《祠亭上宴别杜考功》诗，今录首尾曰：“我觉秋兴逸，谁言秋兴悲？山将落日去，水共晴空宜。”“烟归碧海夕，雁度青天时。相失各万里，茫然空尔思。”

薛平司徒尝送太仆卿周皓，上诸色人吏中，末有一老人，八十余，著绯。皓独问：“君属此司多少时？”老人言：“某本艺正伤折，天宝初，高将军郎君被人打，下颌骨脱，某为正之，高将军赏钱千万，兼特奏绯。”皓因颌遣之，唯薛觉皓颜色不足。伺客散，独留，从容谓周曰：“向卿问著绯老吏，似觉卿不悦，何也？”皓惊曰：“公用心如此精也。”乃去仆，邀薛宿，曰：“此事长，可缓言之。某少年常结豪族为花柳之游，竟蓄亡命，访城中名姬，如蝇袭膻，无不获者。时靖恭坊有姬，字夜来，稚齿巧笑，歌舞绝伦，贵公子破产迎之。予时与数辈富于财，更擅之。会一日，其母白皓曰：‘某日夜来生日，岂可寂寞乎？’皓与往还，竟求珍货，合钱数十万，会饮其家。乐工贺怀智、纪孩孩，皆一时绝手。肩方合，忽觉击门声，皓不许开。良久，折关而入。有少年紫裘，骑从数十，大诟其母，母与夜来泣拜，诸客将散。皓时血气方刚，且恃扛鼎，顾从者敌。因前，让其怙势，攘臂殴之，踏于拳下，遂突出。时都亭驿有魏贞，有心义，好养私客，皓以情投之。贞乃藏于妻女间。时有司追捉急切，贞恐踪露，乃夜办装，腰具白金数挺，谓皓曰：‘汴州周简老，义士也。复与郎君当家，今可依之，且宜谦恭不怠。’周简老，盖大侠也，见魏贞书，甚喜，皓因拜之为叔，遂言状，简老命居一船中，戒无妄出，供与极厚。居岁余，忽听船上哭泣声，皓潜窥之，见一

少妇，缟素甚美，与简老相慰。其夕，简老忽至皓处，问：‘君婚未？某有表妹，嫁与甲，甲卒，无子，今无所归，可事君子。’皓拜谢之，即夕其表妹归皓。有女二人，男一人，犹在舟中。简老忽语皓，事已息，君貌寝，必无人识者，可游江淮。乃赠百余千。皓号哭而别，简老寻卒。皓官已达，简老表妹尚在，儿娶女嫁，将四十余年，人无所知者。适被老吏言之，不觉自愧，不知君子察人之微。”有人亲见薛司徒说之也。

大历末，禅师玄览住荆州陟岵寺，道高有风韵，人不可得而亲。张璪尝画古松于斋壁，符载赞之，卫象诗之，亦一时三绝，览悉加巫焉。人问其故，曰：“无事疥吾壁也。”僧那即其甥，为寺之患，发瓦探磬，坏墙薰鼠，览未尝责。有弟子义诠，布衣一食，览亦不称。或怪之。乃题诗于竹曰：“大海从鱼跃，长空任鸟飞。欲知吾道廓，不与物情违。”忽一夕，有梵僧拨户而进，曰：“和尚速作道场。”览言：“有为之事，吾未尝作。”僧熟视而出，反手阖户，门扃如旧。览笑谓左右：“吾将归欤！”遂遽浴讫，一曰早起，隐几而化。

马仆射一曰侍中既立勋业，颇自矜伐，常有陶侃之意，故呼田悦为钱龙，至今为义士非之。当时有揣其意者，乃先著谣于军中，曰：“斋钟动也，和尚不上堂。”月余，方异其服色，谒之，言善相，马遽见，因请远左右。曰：“公相非人臣，然小有未通处，当得宝物直数千万者，可以通之。”马初不实之，客曰：“公岂不闻谣乎？正谓公也。斋钟动，时至也。和尚，公之名。不上堂，不自取也。”马听之始惑，即为具肪玉、纹犀及贝珠焉。客一去不复知之，马病剧，方悔之。

信都民苏氏有二女，择良婿，张文成往相。苏曰：“子虽有财，不能富贵，得五品官即死。”时魏知古方及第，苏曰：“此虽

黑小，后必贵。”乃以长女妻之。女发长七尺，黑光如漆，相者云大富贵。后知古拜相，封夫人云。

明皇封禅泰山，张说为封禅使。说女婿郑镒，本九品官，旧例封禅后，自三公以下皆迁转一级，惟郑镒因说骤迁五品，兼赐绯服。因大脯次，玄宗见镒官位腾跃，怪而问之，镒无词以对。黄幡绰曰：“此泰山之力也。”

成式曾一夕堂中会，时妓女玉壶忌鱼炙，见之色动。因访诸妓所恶者，有蓬山忌鼠，金子忌虱尤甚。坐客乃竞征虱拿鼠事，多至百余条，予戏摭其事，作《破虱录》。

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三

冥迹

魏韦英卒后，妻梁氏嫁向子集。嫁日，英归至庭，呼曰：“阿梁，卿忘我耶？”子集惊，张弓射之，即变为桃人、茅马。

长白山西有夫人墓。魏孝昭之世，搜扬天下才俊，清河崔罗什，弱冠有令望，被征诣州，夜经于此。忽见朱门粉壁，楼台相望。俄有一青衣出，语什曰：“女郎须见崔郎。”什恍然下马，入两重门，内有一青衣通问引前，什曰：“行李之中，忽蒙厚命，素既不叙，无宜深入。”青衣曰：“女郎乃平陵刘府君之妻，侍中吴质之女。府君先行，故欲相见。”什遂前，入就床坐。其女在户东坐，与什叙温凉。室内二婢秉烛，呼一婢令以玉夹膝置什前。什素有才藻，颇善风咏，虽疑其非人，亦惬意好也。女曰：“比见崔郎息驾庭树，嘉君吟啸，故欲一叙玉颜。”什遂问曰：“魏帝与尊公书，称尊公为元城令，然否？”女曰：“家君元城之日，妾生之岁。”什乃与论汉魏大事，悉与《魏史》符合。言多不能备载。什曰：“贵夫刘氏，愿告其名。”女曰：“狂夫刘孔才之第二子，名瑶，字仲璋，比有罪被摄，乃去不返。”什乃下床辞出，女曰：“从此十年当更相逢。”什遂以玳瑁簪留之，女以指上玉环赠什。什上马行数十步，回顾，乃一大冢。什届历下，以为不祥，遂请僧为斋，以环布施。天统末，什为王事所牵，筑河于桓家冢，遂于幕下话斯事于济南奚叔布。因下泣曰：“今岁

乃是十年，如何？”什在园中食杏，忽见一人云：“报女郎信。”俄即去。食一杏未尽而卒。什十二为郡功曹，为州里推重，及死，无不伤叹。

南巨川尝识判冥者张叔言，因撰《续神异记》，具载其灵验。叔言判冥鬼十人，十人数内，两人是妇人。又，乌龟、狐亦判冥。

于襄阳岷在镇时，选人刘某入京，逢一举人，年二十许，言语明朗，同行数里，意甚相得，因藉草。刘有酒，倾数杯。日暮，举人指支径曰：“某弊止从此数里，能左顾乎？”刘辞以程期，举人因赋诗曰：“流水涓涓芹努一曰吐牙，织鸟双飞客还家。荒村无人作寒食，殡宫空对棠梨花。”至明年，刘归襄州，寻访举人，殡宫存焉。

顾况丧一子，年十七，其子魂游，恍惚如梦，不离其家。顾悲伤不已，因作诗，吟之且哭。诗云：“老人丧一子，日暮泣成血。心逐断猿惊，迹随飞鸟灭。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时别。”其子听之感恻，因自誓忽若作人，当再为顾家子。经日，如被人执至一处，若县吏者，断令托生顾家，复都无所知。忽觉心醒，开目认其屋宇，兄弟亲爱满侧，唯语不得。当其生也，以后又不记。年至七岁，其兄戏批之，忽曰：“我是尔兄，何故批我！”一家惊异，方叙前生事，历历不误。弟妹小名，悉遍呼之。抑知羊叔子事非怪也。即进士顾非熊，成式常访之，涕泣为成式言。释氏《处胎经》，言人之住胎，与此稍差。

尸 窆

近代丧礼，初死内棺，而截亡人衣后幅留之。

又，内棺加盖，以肉饭黍酒著棺前，摇盖叩棺呼亡者名字，

言起食，三度然后止。

琢钉及漆棺止哭，哭便漆不干也。

铭旌出门，众人掣裂将去。

送亡人不可送韦革、铁物及铜磨镜使盖，言死者不可使见明也。董勋言：“《礼》：弁服秣鞞。此用韦也。一曰茅韦。”

刻木为屋舍、车马、奴婢、抵蛊等，周之前用涂车、乌灵，周以来用俑。

送亡者又以黄卷、蜡钱、兔毫、弩机、纸疏、挂树之属，又作辘车。车，古菱也，菱似屏。

世人死者有作伎乐，名为乐丧。魃头，所以存亡者之魂气也，一名苏衣被，苏苏如也。一曰狂阻，一曰触圻。四目曰方相，两目曰傲。据费长房识李娥一曰俄药丸，谓之方相脑，则方相或鬼物也，前圣设官象之。

又，忌狗见尸，令有重丧。

亡人坐土作魂衣，谓之上天衣。

送亡者不赍镜奁盖。

衾，鬼衣也。桐人起虞卿，明衣起左伯桃，挽歌起绋讴。故旧律发冢弃市。冢者，重也。言为孝子所重，发一茧土则坐，不须物也。

吊字，矢贯弓也。古者葬弃中野。《礼》：贯弓而吊，以助鸟兽之害。后魏俗竞厚葬，棺厚高大，多用柏木，两边作大铜环钮，不问公私贵贱，悉白油络轳辘车，迺素稍仗，打虏鼓，哭声欲似南朝。传哭挽歌无破声，亦小异于京师焉。

《周礼》：方相氏驱罔象。罔象好食亡者肝，而畏虎与柏。墓上树柏，路口致石虎，为此也。

昔秦时陈仓人，猎得兽若彘而不知名，道逢二童子，曰：

“此名弗述，常在地中食死人脑。欲杀之，当以柏插其首。”

遭丧妇人，有面衣，期以下妇人著幘，不著面衣。又，妇人哭以扇掩面，或有帷幄内哭者。

汉平陵王墓，墓多狐，狐自穴出者皆毛上盆灰。

魏末有人至狐穴前，得金刀镊、玉唾壶。

贝丘县东北有齐景公墓，近世有人开之，下入三丈，石函中得一鹅，鹅回转翅以拨石。复下入一丈，便有青气上腾，望之如陶烟，飞鸟过之辄堕死，遂不敢入。

元魏时，菩提寺僧多一曰达多发冢取砖，得一人，自言姓崔名涵，字子洪。在地下十二年，如醉人，时复游行，不甚辨了。畏日及水火兵刃。常走，疲极则止。洛阳奉终里多卖送死之具，涵言：“作柏棺莫作桑榭。吾地下见发鬼兵，一鬼称是柏棺，主者曰：虽是柏棺，乃桑榭也。”

南朝薨卒赠予者以密，应看貂蝉者以雁代之，绶者以书。

先贤大臣冢墓，揭杙题其官号姓名，五品以上漆棺，六品以下但得漆际。

南阳县民苏调女死三年，自开棺还家，言夫将军事。赤小豆、黄豆，死有持此二豆一石者，无复作苦。又言可用梓木为棺。

刘晏判官李邈，庄在高陵，庄客悬欠租课，积五六年。邈因官罢归庄，方欲勘责，见仓库盈羨，输尚未毕。邈怪问，悉曰：“某作端公庄客二三年矣，久为盗，近开一古冢，冢西去庄十里，极高大，入松林二百步方至墓。墓侧有碑，断倒草中，字磨灭不可读。初，旁掘数十丈，遇一石门，固以铁汁，累日羊粪沃之方开。开时箭出如雨，射杀数人，众惧欲出，某审无他，必机关耳。乃令投石其中，每投箭辄出，投十余石，箭不复发，因

列炬而入。至开第二重门，有木人数十，张目运剑，又伤数人，众以棒击之，兵仗悉落。四壁各画兵卫之像。南壁有大漆棺，悬以铁索，其下金玉珠玑堆积。众惧，未即掠之。棺两角忽飒飒风起，有沙迸扑人面。须臾，风甚，沙出如注，遂没至膝，众惊恐走，比出，门已塞矣。一人复一曰后为沙埋死，乃同酹地谢之，誓不发冢。

《水经》言：越王勾践都琅琊，欲移允一曰元常冢，冢中风生，飞沙射人，人不得近，遂止。按《汉旧仪》，将作营陵地，内方石，外沙演，户交横莫耶，设伏弩、伏火、弓矢与沙，盖古制有其机也。

又，侯白《旌异记》曰一作言：盗发白茅冢，棺内大吼如雷，野雉悉雊，穿内火起，飞焰赫然，盗被烧死，得非伏火乎？

永泰初，有王生者，住在扬州孝感寺北。夏月被酒，手垂于床。其妻恐风射，将举之。忽有巨手出于床前，牵王臂坠床，身渐入地。其妻与奴婢共曳之不禁，地如裂状，初余衣带，顷亦不见。其家并力掘之，深二丈许，得枯骸一具，已如数百年者，竟不知何怪。

江淮元和中，有百姓耕地，地陷，乃古墓也，棺中得裤五十腰。

处士郑宾于言：尝客河北，有村正妻新死，未殓。日暮，其儿女忽觉有乐声渐近，至庭宇，尸已动矣。及入房，如在梁栋间，尸遂起舞，乐声复出，尸倒，旋出门，随乐声而去。其家惊惧，时月黑，亦不敢寻逐。一更，村正方归，知之，乃折一桑枝如臂，被酒大骂寻之。入墓林约五六里，复闻乐声在柏林上，及近树，树下有火荧荧然，尸方舞矣。村正举杖击之，尸倒，乐声亦住，遂负尸而返。

医僧行儒说，福州有弘济上人，斋戒清苦，尝于沙岸得一颅骨，遂贮衣篮中归寺。数日，忽眠中有物啮其耳，以手拨之落，声如数升物，疑其颅骨所为也。及明，果坠在床下。遂破为六片，零置瓦沟中。夜半，有火如鸡卵，次第入瓦下，烛之，弘济责曰：“尔不能求生人天，凭朽骨何也？”于是怪绝。

近有盗发蜀先主墓，墓穴，盗数人齐见两人张灯对棋，侍卫十余，盗惊惧拜谢。一人顾曰：“尔饮乎？”乃各饮以一杯，兼乞与玉腰带数条，命速出。盗至外，口已漆矣，带乃巨蛇也，视其穴，已如旧矣。

酉阳杂俎前集卷十四

诺皋记上

夫度朔司刑，可以知其情状；葆登掌祀，将以著于感通。有生尽幻，游魂为变。乃圣人定璇玑之式，立巫祝之官，考乎十辉之祥，正乎九黎之乱。当有道之日，鬼不伤人；在观德之时，神无乏主。若列生言灶下之驹掇，庄生言户内之雷霆，楚庄争随兕而祸移，齐桓睹委蛇而病愈。征祥变化，无日无之，在乎不伤人，不乏主而已。成式因览历代怪书，偶疏所记，题曰《诺皋记》。街谈鄙俚，輿言风波，不足以辨九鼎之象，广七车之对。然游息之暇，足为鼓吹耳。

昆仑之墟，帝之下都，百神所在也。

大荒中有灵山，有十巫：咸、即、盼、彭、姑、真、礼、抵、谢、罗，从此升降。

天山有神，是名浑激，状如橐而光，其光如火，六足重翼，无面目，是识一曰嗜音歌舞，实为帝江。形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山，乃以乳为目，脐为口，操干戚而舞焉。

汉竹宫用紫泥为坛，天神下若流火，玉饰器七千枚一作枝，舞女三百人。一曰汉祭天神用万二千杯，养牛五岁，重三千斤。

太一君讳腊，天秩万二千石。

天翁姓张名坚，字刺渴，渔阳人。少不羈，无所拘忌。尝

张罗，得一白雀，爱而养之。梦天刘翁责怒，每欲杀之，白雀辄以报坚，坚设诸方待之，终莫能害。天翁遂下观之，坚盛设宾主，乃窃骑天翁车，乘白龙，振策登天。天翁乘余龙追之，不及。坚既到玄宫，易百官，杜塞北门，封白雀为上卿侯，改白雀之胤不产于下土。刘翁失治，徘徊五岳作灾。坚患之，以刘翁为泰山太守，主生死之籍。

北斗魁第一星神名曰执一作报阴，第二星曰叶谄一作谱，第三星曰视金，第四星曰拒一作拒理，第五星曰防忤，第六星曰开宝，第七星曰招摇一作始。

东王公讳倪，字君明。天下未有人民时，秩二万六千石，佩杂色绶，绶长六丈六尺，从女九千，以丁亥日死。

西王母姓杨，讳回，治昆仑西北隅，以丁丑日死。一曰婉妗。

灶神名隗，状如美女。又姓张名单，字子郭。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一作祭洽。常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状，大者夺纪，纪三百日，小者夺算，算一百日。故为天帝督使，下为地精。己丑日，日出卯时上天，禺中下行署，此日祭得福。其属神有天帝娇孙、天帝大夫、天帝都尉、天帝长兄、崑上童子、突上紫宫君、太和君、玉池夫人等。一曰灶神，名壤子也。

河伯人面，乘两龙，一曰冰夷，一曰冯夷。又曰人面鱼身。《金匱》言，一名冯循一作修，《河图》言，姓吕名夷，《穆天子传》言无夷，《淮南子》言冯迟。《圣贤记》言，服八石，得水仙。《抱朴子》曰：八月上庚日溺河。

甲子神名弓隆，欲入水内，呼之，河伯九千导引，入水不溺。

甲戌神名执明，呼之，入火不烧。

《太真科经》说有鬼仙：丙戌日鬼名斃生。丙午日鬼名挺张。乙卯日鬼名天陪。戊午日鬼名耳述。壬戌日鬼名遘。辛丑日鬼名迺。乙酉日鬼名聂左。丙辰日鬼名天遘。辛卯日鬼名懋。酉虫鬼名发廷迺。厕鬼名项天竺一曰笙。语忘、敬遗二鬼名，妇人临产呼之，不害人，长三寸三分，上下乌衣。马鬼名赐。蛇鬼名侧石圭一曰麤。井鬼名琼。衣服鬼名甚辽。神荼、郁垒领万鬼，旧傩词曰“申作食”。狒胃食虎，雄伯食魅，腾兰一曰筒食祥，搅一曰搅诸食咎，伯倚食梦，强梁祖名共，食砾一曰磔死。寄生、穷奇、腾根，共食蛊。王延寿所梦有游光、鬻毅、诸渠、印尧、夔瞿、伧儻、将剧、摘脉、尧峴寺一曰尧峴等。

吐火罗国缚底野城，古波斯王乌瑟多习之所筑也。王初筑此城，高二三尺即坏，叹曰：“吾应无道，天令筑此城不成矣！”有小女名那息，见父忧患，问曰：“王有邻敌乎？”王曰：“吾是波斯国王，领千余国，今至吐火罗国中，欲筑此城，垂功万代。既不遂心，所以忧耳。”女曰：“愿王无忧，明旦，令匠视我所履之迹筑之，即立。”王异之。至明，女起，步西北，自截右手小指，遗血成踪，匠随血筑之，逐日转踪匝，女遂化为海神。其海神至今犹在堡子下，澄清如镜，周五百余步。

古龟兹国王阿主儿者，有神异，力能降伏毒龙。时有贾人买市人金银宝货，至夜中，钱并化为炭，境内数百家皆失金宝。王有男先出家，成阿罗汉果。王问之，罗汉曰：“此龙所为，龙居北山，其头若虎，今在某处眠耳。”王乃易衣持剑，默出。至龙所，见龙卧，将欲斩之，因曰：“吾斩寐龙，谁知吾有神力！”遂叱龙，龙惊起，化为狮子。王即乘其上，龙怒作雷声，腾空至城北二十里。王谓龙曰：“尔不降，当断尔头。”龙惧王神力，乃作人语曰：“勿杀我，我当与王乘，欲有所向，随心即至。”王许之，

后常乘龙而行。

乾陀国昔有王神勇多谋，号伽当一曰加色伽当，讨袭诸国，所向悉降。至五天竺国，得上细线二条，自留一，一与妃。妃因衣其线谒王，线当妃乳上有郁金香手印迹，王见惊恐，谓妃曰：“尔忽著此手迹之服，何也？”妃言向王所赐之线。王怒问藏臣，藏臣曰：“线本有是，非臣之咎。”王追商者问之，商言南天竺国娑陀婆恨王，有宿愿，每年所赋细线，并重叠积之，手染郁金柘于线上，千万重手印悉透。丈夫衣之，手印当背；妇人衣之，手印当乳。王令左右披之，皆如商者言。王因叩剑曰：“吾若不以此剑裁娑陀婆恨王手足，无以寝食。”乃遣使就南天竺索娑陀婆恨王手足。使至其国，娑陀婆恨王与群臣给报曰：“我国虽有王名娑陀婆恨，原无王也，但以金为王，设于殿上，凡统领教习，在臣下耳。”王遂起象马兵南讨其国，其国隐其王于地窟中，铸金人来迎。王知其伪，且自恃福力，因断金人手足，娑陀婆恨王于窟中，手足亦自落也。

齐郡接历山，上有古铁锁，大如人臂，绕其峰再浹。相传本海中山，山神好移，故海神锁之，挽锁断，飞来于此矣。

太原郡东有崖山，天旱，土人常烧此山以求雨。俗传崖山神娶河伯女，故河伯见火，必降雨救之。今山上多生水草。

华不注泉，齐顷公取水处，方圆百余步。北齐时，有人以绳千尺沉石试之不穷，石出，赤如血。其人不久坐事死。

荆州永丰县东乡里有卧石一，长九尺六寸，其形似人，体青黄隐起，状若雕刻。境若旱，便齐手一作祭，元齐字而举之，小举小雨，大举大雨。相传此石忽见于此，本长九尺，今加六寸矣。

清一曰清水宛一曰穴口旁，义兴十二年，有儿群浴此水，忽

然岸侧有钱出如流沙，因竞取之，手满置地，随复去，乃衣襟结之，然后各有所得。流钱中有铜车，以铜牛牵之，行甚迅速。诸童奔逐，掣得车一脚，径可五寸许，猪鼻轂有六幅，通体青色，轂内黄锐，状如常运。于时沈敬守南阳，求得车脚钱，行时贯草辄便停破，竟不知所终往。

虎窟山，相传燕建平中，济南太守胡谔，于此山窟得白虎，因名焉。

乌山下无水，魏末有人掘井五丈，得一石函，函中得一龟，大如马蹄，积炭五枝于函旁。复掘三丈，遇盘石，下有水流汹汹然，遂凿石穿水，北流甚驶。俄有一船触石而至，匠人窥船上得一杉木板，板刻字曰：“吴赤乌二年八月十日，武昌王子义之船。”

平原县西十里旧有杜林，南燕太上时末，有邵敬伯者，家于长白山。有人寄敬伯一函书，言我吴江使也，令吾通问于济伯，今须过长白，幸君为通之。仍教敬伯，但于杜林中取树叶投之于水，当有人出。敬伯从之，果见人引入，敬伯惧水，其人令敬伯闭目，似入水中，豁然宫殿宏丽。见一翁，年可八九十，坐水精床，发函开书，曰“裕兴超灭”。侍卫者皆圆眼，具甲冑。敬伯辞出，以一刀子赠敬伯曰：“好去，但持此刀，当无水厄矣。”敬伯出，还至杜林中，而衣裳初无沾湿。果其年宋武帝灭燕。敬伯三年居两河间，夜中忽大水，举村俱没，唯敬伯坐一榻床。至晓著岸，敬伯下看之，乃是一大鼃一曰龟也。敬伯死，刀子亦失。世传杜林下有河伯家。

妒妇津，相传言晋泰始中，刘伯玉妻段氏，字明光，性妒忌。伯玉常于妻前诵《洛神赋》，语其妻曰：“娶妇得如此，吾无憾矣。”明光曰：“君何得以水神美而欲轻我？吾死，何愁不为

水神。”其夜乃自沉而死。死后七日，托梦语伯玉曰：“君本愿神，吾今得为神也。”伯玉寤而觉之，遂终身不复渡水。有妇人渡此津者，皆坏衣枉妆，然后敢济，不尔，风波暴发。丑妇虽妆饰而渡，其神亦不妒也。妇人渡河无风浪者，以为己丑，不致水神怒；丑妇讳之，无不皆自毁形容，以塞嗤笑也。故齐人语曰：“欲求好妇，立在津口。妇立水旁，好丑自彰。”

虞道施，义熙中乘车山行，忽有一人，乌衣，径上车言寄载。头上有光，口目皆赤，面被毛，行十里方去。临别语施曰：“我是驱除大将军，感尔相容。”因留赠银环一双。

晋隆安中，吴兴有人年可二十，自号圣公，姓谢，死已百年。忽诣陈氏宅言：“是己旧宅，可见还，不尔烧汝。”一夕，火发荡尽，因有鸟毛插地，绕宅周匝数重。百姓乃起庙。

大足初，有士人随新罗使，风吹至一处，人皆长须，语与唐言通，号长须国。人物茂盛，栋宇衣冠，稍异中国。地曰扶桑洲，其署官品有王长、戢波、目役岛逻等号。士人历谒数处，其国皆敬之。忽一日，有车马数十，言大王召客，行两日方至一大城，甲士守门焉。使者导士人入伏谒，殿宇高敞，仪卫如王者。见士人拜伏，小起，乃拜士人为司风长，兼驸马。其王甚美，有须数十根。士人威势烜赫，富有珠玉，然每归见其妻则不悦。其王多月满夜则大会。后遇会，士人见姬嫔悉有须，因赋诗曰：“花无蕊不妍，女无须亦丑。丈人试遣总无，未必不如总有。”王大笑曰：“驸马竟未能忘情于小女颔颌间乎？”经十余年，士人有一儿二女。忽一日，其君臣忧戚，士人怪问之。王泣曰：“吾国有难，祸在旦夕，非驸马不能救。”士人惊曰：“苟难可弭，性命不敢辞也。”王乃令具舟，令两使随士人，谓曰：“烦驸马一谒海龙王，但言东海第三汉第七岛长须国，有难求救。

我国绝微，须再三言之。”因涕泣执手而别。士人登舟，瞬息至岸。岸沙悉七宝，人皆衣冠长大。士人乃前，求谒龙王。龙宫状如佛寺所图天宫，光明迭激，目不能视。龙王降阶迎士人，齐级升殿，访其来意。士人具说，龙王即令速勘。良久，一人自外白曰：“境内并无此国。”士人复哀祈，言长须国在东海第三汉第七岛。龙王复叱使者细寻勘，速报。经食顷，使者返，曰：“此岛虾合供大王此月食料，前日已追到。”龙王笑曰：“客固为虾所魅耳。吾虽为王，所食皆禀天符，不得妄食，今为客减食。”乃令引客视之，见铁镬数十如屋，满中是虾。有五六头色赤，大如臂，见客跳跃，似求救状。引者曰：“此虾王也。”士人不觉悲泣，龙王命放虾王一镬，令二使送客归中国。一夕至登州，回顾二使，乃巨龙也。

天宝初，安思顺进五色玉带，又于左藏库中得五色玉杯。上怪近日西徕无五色玉，令责安西诸蕃。蕃言比常进，皆为小勃律所劫，不达。上怒，欲征之，群臣多谏。独李右座林甫赞成上意，且言武臣王天运谋勇可将。乃命王天运将四万人，兼统诸蕃兵伐之。及逼勃律城下，勃律君长恐惧请罪，悉出宝玉，愿岁贡献。天运不许，即屠城，虏三千人及其珠玕而还。勃律中有术者言，将军无义，不祥，天将大风雪矣。行数百里，忽惊风四起，雪花如翼，风激小海水成冰柱，起而复摧。经半日，小海涨涌，四万人一时冻死，唯蕃汉各一人得还。具奏，玄宗大惊异，即令中使随二人验之。至小海侧，冰犹峥嵘如山，隔冰见兵士尸，立者、坐者，莹澈可数。中使将返，冰忽消释，众尸亦不复见。

郭代公尝山居，中夜有人面如盘，瞬目出于灯下。公了无惧色，徐染翰题其颊曰：“久戍人偏老，长征马不肥。”公之警句

也，题毕吟之，其物遂灭。数日，公随樵闲步，见巨木上有白耳，大如数斗，所题句在焉。

大历中，有士人庄在渭南，遇疾卒于京，妻柳氏因庄居。一子，年十一二。夏夜，其子忽恐悸不眠。三更后，忽见一老人，白衣，两牙出吻外，熟视之。良久，渐近床前。床前有婢眠熟，因扼其喉，咬然有声，衣随手碎，攫食之。须臾骨露，乃举起饮其五脏。见老人口大如簸箕，子方叫，一无所见，婢已骨矣。数月后亦无他。士人祥斋，日暮，柳氏露坐逐凉，有胡蜂绕其首面，柳氏以扇击堕地，乃胡桃也。柳氏遽取玩之掌中，遂长，初如拳、如碗，惊顾之际，已如盘矣。曝然分为两扇，空中轮转，声如分蜂，忽合于柳氏首。柳氏碎首，齿著于树。其物因飞去，竟不知何怪也。

贾相公耽在滑州，境内大旱，秋稼尽损。贾召大将二人，谓曰：“今岁荒旱，烦君二人救三军百姓也。”皆言：“苟利军州，死不足辞。”贾笑曰：“君可辱为健步，乙日当有两骑，衣惨绯，所乘马蕃步鬣长，经市出城，君等踪之，识其所灭处，则吾事谐矣。”二将乃裹粮，衣皂衣寻之。一如贾言，自市至野二百余里，映大冢而灭，遂垒石标表志焉。经信而返。贾大喜，令军健数百人具畚鍤，与二将偕往其所，因发冢，获陈粟数十万斛，人竟不之测。

胡珣为虢州时，猎人杀得鹿，重一百八十斤。蹄下贯铜镮，镮上有篆字，博物者不能识之。

博士丘濡说，汝州旁县，五十年前，村人失其女。数岁忽自归，言初被物寐中牵去，倏止一处，及明，乃在古塔中。见美丈夫谓曰：“我天人，分合得汝为妻，自有年限，勿生疑惧。”且戒其不窥外也。日两返，下取食，有时炙饵犹热。经年，女伺

其去，窃窥之，见其腾空如飞，火发蓝肤，磔磔耳如驴焉，至地乃复人矣，惊怖汗洽。其物返，觉曰：“尔固窥我，我实野叉，与尔有缘，终不害尔。”女素惠，谢曰：“我既为君妻，岂有恶乎？君既灵异，何不居人间，使我时见父母乎？”其物言：“我辈罪业，或与人杂处，则疫疠作。今形迹已露，任尔纵观，不久当尔归也。”其塔去人居止甚近，女常下视，其物在空中不能化形，至地方与人杂。或有白衣尘中者，其物敛手侧避；或见挽其头，唾其面者，行人悉若不见。及归，女问之：“向见君街中有敬之者，有戏狎之者，何也？”物笑曰：“世有吃牛肉者，予得而欺之。或遇忠直孝养，释道守戒律、法篆者，吾误犯之，当为天戮。”又经年，忽悲泣语女：“缘已尽，候风雨送尔归。”因授一青石，大如鸡卵，言至家可磨此服之，能下毒气。一夕风雷，其物遽持女曰：“可去矣。”如释氏言，屈伸臂顷，已至其家，坠之庭中。其母因磨石饮之，下物如青泥斗余。

李公佐大历中在庐州，有书吏王庚请假归，夜行郭外，忽值引骑呵辟，书吏遽映大树窥之，且怪此无尊官也。导骑后一人紫衣，仪卫如节使，后有车一乘，方渡水。御者前白：“车钩索断。”紫衣者言：“检簿。”遂见数吏检簿曰：“合取庐州某里张某妻脊筋修之。”乃书吏之姨也。顷刻吏回，持两条白物，各长数尺，乃渡水而去。至家，姨尚无恙，经宿忽患背疼，半日而卒。

元和初，有一士人，失姓字，因醉卧厅中。及醒，见古屏上妇人等悉于床前踏歌，歌曰：“长安女儿踏春阳，无处春阳不断肠。舞袖弓腰浑忘却，蛾眉空带九秋霜。”其中双鬟者问曰：“如何是弓腰？”歌者笑曰：“汝不见我作弓腰乎？”乃反首，髻及地，腰势如规焉。士人惊惧，因叱之，忽然上屏，亦无其他。

郑相馀庆在梁州，有龙兴寺僧智圆，善总持敕勒之术，制邪理病多著效，日有数十人候门。智圆腊高稍倦，郑公颇敬之，因求住城东隙地。郑公为起草屋种植，有沙弥、行者各一人。居之数年，暇日，智圆向阳科脚甲。有妇人布衣甚端丽，至阶作礼。智圆遽整衣，怪问：“弟子何由至此？”妇人因泣曰：“妾不幸夫亡，而子幼小，老母危病。知和尚神咒助力，乞加救护。”智圆曰：“贫道本厌城隍喧啾，兼烦于招谢，弟子母病，可就此为加持也。”妇人复再三泣请，且言母病剧，不可举扶，智圆亦哀而许之。乃言：“从此向北二十余里，至一村，村侧近有鲁家庄，但访韦十娘所居也。”智圆诘朝如言行二十余里，历访悉无而返。来日妇人复至，僧责曰：“贫道昨日远赴约，何差谬如此？”妇人言：“只去和尚所止处二三里耳，和尚慈悲，必为再往。”僧怒曰：“老僧衰暮，今誓不出。”妇人乃声高曰：“慈悲何在耶？今事须去。”因上阶牵僧臂，僧惊迫，亦疑其非人，恍惚间以刀子刺之，妇人遂倒，乃沙弥误中刀，流血死矣。僧忙然，遽与行者瘞之于饭瓮下。沙弥本村人，家去兰若十七八里，其日，其家悉在田，有人皂衣揭襖，乞浆于田中。村人访其所由，乃言居近智圆和尚兰若。沙弥之父欣然访其子耗，其人请问，具言其事，盖魅所为也。沙弥父母尽皆号哭诣僧，僧犹给焉。其父乃锹索而获，即诉于官。郑公大骇，俾求盗吏细按，意其必冤也。僧具陈状，贫道宿债，有死而已。按者亦以死论，僧求假七日，令持念为将来资粮，郑公哀而许之。僧沐浴设坛，急印契缚爆考其魅。凡三夕，妇人见于坛上。言我类不少，所求食处，辄为和尚破除，沙弥且在，能为誓不持念，必相还也。智圆恳为设誓，妇人喜曰：“沙弥在城南某村几里古丘中。”僧言于官吏，用其言寻之，沙弥果在，神已痴矣。发沙弥棺，中乃

苕帚也。僧始得雪，自是绝珠贯，不复道一梵字。

元和初，洛阳村百姓王清，佣力得钱五贯，因买田畔一枯栗树，将为薪以求利。经宿，为邻人盗斫，创及腹，忽有黑蛇举首如臂，人语曰：“我王清本也，汝勿斫。”其人惊惧，失斤而走。及明，王清率子孙薪之，复掘其根，根下得大瓮二，散钱实之，王清因是获利而归。十余年巨富，遂斲钱成龙形，号王清本。

元和中，苏湛游蓬鹊山，裹粮钻火，境无遗跬。忽谓妻曰：“我行山中，睹倒岩有光如镜，必灵境也，明日将投之，今与卿诀。”妻子号泣，止之不得。及明遂行，妻子领奴婢潜随之。入山数十里，遥望岩有白光，圆明径丈，苏遂逼之。才及其光，长叫一声，妻儿遽前救之，身如茧矣。有蜘蛛黑色，大如钴铤，走集岩下。奴以利刃决其网，方断，苏已脑陷而死。妻乃积薪烧其崖，臭满一山中。相传裴旻山行，有山蜘蛛垂丝如匹布，将及旻，旻引弓射杀之，大如车轮，因断其丝数尺收之。部下有金创者，剪方寸贴之，血立止也。

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五

诺皋记下

和州刘录事者，大历中罢官居和州旁县，食兼数人，尤能食鲙，常言鲙味未尝果腹。邑客乃网鱼百余斤，会于野亭，观其下箸。初食鲙数叠，忽似哽，咯出一骨珠子，大如黑豆，乃置于茶瓯中，以叠覆之。食未半，怪覆瓯倾侧，刘举视之，向者骨珠已长数寸，如人状，坐客竞观之，随视而长。顷刻长及人，遂摔刘，因相殴流血。良久，各散走。一循厅之西，一转厅之左，俱及后门，相触，翕成一人，乃刘也，神已痴矣。半日方能言，访其所以，皆不省，自是恶鲙。

冯坦者，尝有疾，医令浸蛇酒服之。初服一瓮，于疾减半。又令家人园中执一蛇，投瓮中，封闭七日。及开，蛇跃出，举首尺余，出门因失所在。其过迹，地坟起数寸。陆绍郎中又言：尝记一人浸蛇酒，前后杀蛇数十头。一日自临瓮窥酒，有物跳出啮其鼻将落，视之，乃蛇头骨。因疮毁其鼻如劓焉。

有陈朴，元和中住崇贤里北街。大门外有大槐树，朴尝黄昏徙倚窥外，见若妇人及狐犬老鸟之类，飞入树中，遂伐视之。树三槎：一槎空中，一槎有独头栗一百二十，一槎中襁一死儿，长尺余。

僧无可言：近传有白将军者，尝于曲江洗马，马忽跳出惊走，前足有物，色白如衣带，萦绕数匝。遽令解之，血流数升。

白异之，遂封纸帖中，藏衣箱内。一日，送客至浚水，出示诸客，客曰：“盍以水试之。”白以鞭筑地成窍，置虫于中，沃盥其上。少顷，虫蠕蠕而长，窍中泉涌，倏忽自盘若一席，有黑气如香烟，径出檐外，众惧曰：“必龙也。”遂急归，未数里，风雨忽至，大震数声。

景公寺前街中旧有巨井，俗呼为八角井。元和初，有公主夏中过，见百姓方汲，令从婢以银棱碗就井取水，误坠碗，经月余，出于渭河。

东平未用兵，有举人孟不疑，客昭义。夜至一驿，方欲濯足，有称淄青张评事者，仆从数十。孟欲参谒，张被酒，初不顾，孟因退就西间。张连呼驿吏索煎饼，孟默然窥之，且怒其傲。良久，煎饼熟，孟见一黑物如猪，随盘至灯影而立。如此五六返，张竟不察。孟因恐惧，无睡，张寻大鼾。至三更后，孟才交睫，忽见一人皂衣，与张角力，久乃相摔入东偏房中，拳声如杵。一饷间，张被发双袒而出，还寝床上。入五更，张乃唤仆，使张烛巾栉，就孟曰：“某昨醉中，都不知秀才同厅。”因命食，谈笑甚欢，时时小声曰：“昨夜甚惭长者，乞不言也。”孟但唯唯。复曰：“某有程须早发，秀才可先也。”遂摸靴中，得金一挺授曰：“薄贖，乞密前事。”孟不敢辞，即为前去。行数日，方听捕杀人贼。孟询诸道路，皆曰淄青张评事至其驿早发，迟明，空鞍失所在。驿吏返至驿寻索，驿西阁中有席角，发之，白骨而已，无泊一蝇肉也，地上滴血无余，惟一只履在旁。相传此驿旧凶，竟不知何怪。举人祝元膺尝言亲见孟不疑说，每每诫夜食必须发祭也。祝又言孟素不信释氏，颇能诗，其句云：“白日故乡远，青山佳句中。”后常持念游览，不复应举。

刘积中尝于京近县庄居，妻病重。于一夕，刘未眠，忽有

妇人白首，长才三尺，自灯影中出，谓刘曰：“夫人病，唯我能理，何不祈我？”刘素刚，咄之，姥徐戟手曰：“勿悔！勿悔！”遂灭。妻因暴心痛，殆将卒。刘不得已，祝之。言已复出，刘揖之坐，乃索茶一瓯，向口如咒状，顾命灌夫人，茶才入口，痛愈。后时时辄出，家人亦不之惧。经年，复谓刘曰：“我有女子及笄，烦主人求一佳婿。”刘笑曰：“人鬼路殊，固难遂所托。”姥曰：“非求人也，但为刻桐木为形稍工者，则为佳矣。”刘许诺，因为具之，经宿，木人失矣。又谓刘曰：“兼烦主人作铺公、铺母，若可，某夕我自具车轮奉迎。”刘心计无奈何，亦许之。一日过酉，有仆马车乘至门，姥亦至，曰：“主人可往。”刘与妻各登其车马，天黑至一处，朱门崇墉，笼烛列迎，宾客供帐之盛，如王公家。引刘至一厅，朱紫数十，有与相识者，有已歿者，各相视无言。妻至一堂，蜡炬如臂，锦翠争焕，亦有妇人数十，存歿相识各半，但相视而已。及五更，刘与妻恍惚间却还至家，如醉醒，十不记其一二矣。经数月，姥复来拜谢曰：“小女成长，今复托主人。”刘不耐，以枕抵之曰：“老魅敢如此扰人！”姥随枕而灭，妻遂疾发。刘与男女酹地祷之，不复出矣。妻竟以心痛卒。刘妹复病心痛，刘欲徙居，一切物胶着其处，轻若履屣，亦不可举。迎道流上章，梵僧持咒，悉不禁。刘尝暇日读药方，其婢小碧自外来，垂手缓步，大言：“刘四颇忆平昔无？”既而嘶咽曰：“省躬近从泰山回，路逢飞天野叉携贤妹心肝，我亦夺得。”因举袖，袖中蠕蠕有物，左顾似有所命，曰：“可为安置。”又觉袖中风生，冲帘幌入堂中。乃上堂对刘坐，问存歿，叙平生事。刘与杜省躬同年及第，有善，其婢举止笑语，无不肖也。顷曰：“我有事，不可久留。”执刘手呜咽，刘亦悲不自胜，婢忽然而倒。及觉，一无所记。其妹亦自此无恙。

临川郡南城县令戴督，初买宅于馆娃坊，暇日与弟闲坐厅中，忽听妇人聚笑声，或近或远，督颇异之。笑声渐近，忽见妇人数十，散在厅前，倏忽不见。如是累日，督不知所为，厅阶前枯梨树大合抱，意其为祥，因伐之。根下有石露如块，掘之转阔，势如整形，乃火其上，沃醴复凿，深五六尺不透。忽见妇人绕坑，抵掌大笑。有顷，共牵督入坑，投于石上。一家惊惧之际，妇人复还，大笑，督亦随出。督才出，又失其弟，家人恸哭，督独不哭，曰：“他亦甚快活，何用哭也。”督至死不肯言其情状。

独孤叔牙尝令家人汲水，重不可转，数人助出之，乃人也。戴席帽，攀栏大笑，却坠井中。汲者揽得席帽，挂于庭树。每雨，所溜雨处，辄生黄菌。

有史秀才者，元和中曾与道流游华山。时暑，环憩一小溪，忽有一叶大如掌，红润可爱，随流而下，史独接得，置怀中。坐食顷，觉怀中渐重，潜起观之，觉叶上鳞起，栗栗而动。史惊惧，弃林中，遽白众曰：“此必龙也，可速去矣。”须臾，林中白烟生，弥于一谷，史下山未半，风雷大至。

史论作将军时，忽觉妻所居房中有光，异之，因与妻遍索房中，且无所见。一日，妻早妆开奁，奁中忽有五色龟，大如钱，吐五色气，弥漫一室。后常养之。

工部员外郎张周封言：旧庄城东狗脊背《水经注》言此狗架背西，尝筑墙于太岁上，一夕尽崩。且意其基虚，功不至，乃率庄客指挥筑之。高未数尺，炊者惊叫曰：“怪作矣！”遽视之，饭数斗悉跃出蔽地，著墙匀若蚕子，无一粒重者，矗墙之半如界焉。因诣巫酹地谢之，亦无他焉。

山萧，一名山臊，《神异经》作豨一曰臊，《永嘉郡记》作山

魅，一名山骆，一名蛟一曰蛟，一名濯肉，一名热肉，一名晖，一名飞龙。如鸪青色，亦曰治鸟。巢大如五斗器，饰以土垩，赤白相间，状如射侯，犯者能役虎害人，烧人庐舍，俗言山魃。

伍相奴或扰人，许于伍相庙多已。旧说一姓姚，二姓王，三姓汪。昔值洪水，食都树皮，饿死，化为鸟都。皮骨为猪都，妇女为人都。鸟一曰鸟都左腋下有一镜印，阔二寸一分，右脚无大指，右手无三指，左耳缺，右目盲。在树根居者名猪都，在树半可攀及者名人都，在树尾者名鸟都。其禁有打土垄法、山鹊法。其掌诀：右手第二指上节边禁山都眼，左手目禁其喉。南中多食其巢，味如木芝。窠表可为履屐，治脚气。

旧说野狐名紫狐，夜击尾火出，将为怪，必戴髑髅拜北斗。髑髅不坠，则化为人矣。

刘元鼎为蔡州。蔡州新破，食一曰仓场狐暴，刘遣吏生捕，日于球场纵犬逐之为乐。经年，所杀百数。后获一疥狐，纵五六犬，皆不敢逐，狐亦不走。刘大异之，令访大将家猎狗，及监军亦自夸巨犬，至皆弭耳环守之。狐良久缓迹直上设厅，穿台盘出厅后，及城墻，俄失所在，刘自是不复令捕。道术中有天狐别行法，言天狐九尾金色，役于日月宫，有符有醮日，可洞达阴阳。

南中有兽名风狸，如狙，眉长好羞，见人辄低头，其溺能理风疾。术士多言风狸杖难得于翳形草。南人以上长绳系于野外大树下，人匿于旁树穴中以伺之。三日后知无人至，乃于草中寻摸，忽得一草茎，折之长尺许，窥树上有鸟集，指之，随指而堕，因取而食之。人候其息，劲走夺之。见人遽啣食之，或不及，则弃于草中，若不可得，当打之数百，方肯为人取。有得之者，禽兽随指而毙，有所欲者，指之如意。

开成末，永兴坊百姓王乙掘井，过常井一丈余无水。忽听向下有人语及鸡声，甚喧闹，近如隔壁，井匠惧不敢掘。街司申金吾韦处仁将军，韦以事涉怪异，不复奏，遽令塞之。据亡新求周秦故事，谒者阁上得骊山本。李斯领徒七十二万人作陵，凿之以章程，三十七岁，固地中水泉。奏曰：“已深已极，凿之不入，烧之不燃，叩之空空，如下天一日如有天状状。”抑知厚地之下，别有天地也。

大和三年，寿州虞候景乙，京西防秋回。其妻久病，才相见，遽言我半身被斫去往东园矣，可速逐之。乙大惊，因趣园中。时昏黑，见一物长六尺余，状如婴儿裸立，挈一竹器。乙情急将击之，物遂走，遗其器。乙就视，见其妻半身。乙惊倒，或亡所见。反视妻，自发际、眉间及胸，有墨如指，映膜赤色。又谓乙曰：“可办乳二升，沃于园中所见物处，我前生为人后妻，节其子乳致死，因为所讼，冥断还其半身，向无君则死矣。”

大和末，荆南松滋县南有士人，寄居亲故庄中肄业。初到之夕二更后，方张灯临案，忽有小人才半寸，葛巾杖策，入门谓士人曰：“乍到无主人，当寂寞。”其声大如苍蝇。士人素有胆气，初若不见。乃登床责曰：“遽不存主客礼乎？”复升案窥书，诟骂不已，因覆砚于书上。士人不耐，以笔击之，堕地叫数声，出门而灭。顷有妇人四五，或姥或少，皆长一寸，呼曰：“真官以君独学，故令郎君言展，且论精奥，何痴顽狂率，辄致损害，今可见真官。”其来索续如蚁，状如驹卒，扑缘士人。士人恍然若梦，因啮四肢痛苦甚。复曰：“汝不去，将损汝眼。”四五头遂上其面，士人惊惧。随出门，至堂东，遥望见一门绝小，如节使之门。士人乃叫：“何物怪魅，敢凌人如此！”复被众啮之，恍惚间已入小门内。见一人峨冠当殿，阶下侍卫千数，悉长寸余，

叱士人曰：“吾怜汝独处，俾小儿往，何苦致害，罪当腰斩。”乃见数十人悉持刀攘臂迫之。士人大惧，谢曰：“某愚呆，肉眼不识真官，乞赐余生。”久之乃曰且解知悔，叱令曳出，不觉已在小门外。及归书堂，已五更矣，残灯犹在。及明，寻其踪迹，东壁古墙下有小穴如粟，守宫出入焉。士人即率数夫发之，深数丈，有守宫十余石，大者色赤，长尺许，盖其王也。壤土如楼状，士人聚苏焚之，后亦无他。

京宣平坊，有官人夜归入曲，有卖油者张帽驱驴，驮桶不避，导者搏之，头随而落，遂遽入一大宅门。官人异之，随入，至大槐树下遂灭。因告其家，即掘之，深数尺，其树根枯，下有大虾蟆如叠，挟二笔镞他答反，树溜津满其中也。及巨白菌如殿门浮沕钉，其盖已落。虾蟆即驴矣，笔镞乃油桶也，菌即其人也。里有沽其油者月余，怪其油好而贱。及怪露，食者悉病呕泄。

陵州龙兴寺僧惠恪，不拘戒律，力举石臼。好客，往来多依之。尝夜会寺僧十余，设煎饼。二更，有巨手被毛如胡鹿，大言曰：“乞一煎饼。”众僧惊散，惟惠恪掇煎饼数枚，置其掌中，魅因合拳，僧遂极力急握之。魅哀祈，声甚切，惠恪呼家人斫之。及断，乃鸟一羽也。明日，随其血踪，出寺西南入溪，至一岩罅而灭。惠恪率人发掘，乃一坑磐石。

开成初，东市百姓丧父，骑驴市凶具。行百步，驴忽然曰：“我姓白名元通，负君家力已足，勿复骑我。南市卖麸家，欠我五千四百，我又负君，钱数亦如之，今可卖我。”其人惊异，即牵行，旋访主卖之。驴甚壮，报价只及五千，诣麸行，乃还五千四百，因卖之。两宿而死。

郢州阍司仓者，家在荆州。其女乳母钮氏，有一子，妻爱

之,与其子均焉,衣物饮食悉等。忽一日,妻偶得林檎一蒂,戏与己子,乳母乃怒曰:“小娘子成长,忘我矣。常有物与我子,停今何容偏?”因啮吻攘臂,再三反覆主人之子。一家惊怖,逐夺之。其子状貌长短,正与乳母儿不下也。妻知其怪,谢之,钮氏复手簸主人之子,始如旧矣。阍为灾祥,密令人持钁暗击之,正当其脑,蹉然反中门扇。钮大怒,诟阍曰:“尔如此勿悔。”阍知无可奈何,与妻拜祈之,怒方解。钮至今尚在,其家敬之如神,更有事甚多矣。

荆州处士侯又玄,尝出郊,厕于荒冢上。及下,跌伤其肘,创甚。行数百步,逢一老人,问何所苦也。又玄见其肘,老人言偶有良药可封之,十日不开必愈。又玄如其言,及解视之,一臂遂落。又玄兄弟五六互病,病必出血。月余,又玄兄两臂忽病疮六七处,小者如榆钱,大者如钱,皆人面,至死不差。时荆秀才杜晔话此事于座客。

许卑山人言:江左数十年前,有商人左膊上有疮如人面,亦无他苦。商人戏滴酒口中,其面亦赤,以物食之,凡物必食,食多觉膊内肉涨起,疑胃在其中也。或不食之,则一臂痹焉。有善医者,教其历试诸药,金石草木悉与之。至贝母,其疮乃聚眉闭口。商人喜曰:“此药必治也。”因以小苇筒毁其口灌之,数日成痂,遂愈。

工部员外郎张周封言:今年春拜扫假回,至湖城逆旅。说去年秋有河北军将过此,至郊外数里,忽有旋风如升器,尝起于马前,军将以鞭击之,转大,遂旋马首,鬣起如植。军将惧,下马观之,觉鬣长数尺,中有细绠如红线焉。时马立嘶鸣,军将怒,乃取佩刀拂之。风因散灭,马亦死。军将割马腹视之,腹中无伤,不知是何怪也。

酉阳杂俎前集卷十六

广动植之一 并序

成式以天地间所化所产，突而旋成形者樊然矣，故《山海经》、《尔雅》所不能究。因拾前儒所著，有草木、禽鱼未列经史，或经史已载事未悉者，或接诸耳目，简编所无者，作《广动植》，冀培土培丘陵之学也。昔曹丕著论于火布，滕循献疑于虾须，蔡谟不识螾螭，刘绍误呼荔挺，至今可笑，学者岂容略乎？

羽嘉生飞龙，飞龙生凤，凤生鸾，鸾生庶鸟。应龙生建鸟，建鸟生骐驎，骐驎生庶兽。分鳞生蛟龙，蛟龙生鯤鯁，鯤鯁生建邪，建邪生庶鱼。分潭生先龙，先龙生玄魃，玄魃生灵龟，灵龟生庶龟。日冯生玄阳阙，玄阳阙生鳞胎，鳞胎生干木，干木生庶木。招摇生程君一曰若，程君生玄玉，玄玉生醴泉，醴泉生应黄，应黄生黄华，黄华生庶草。海间生屈龙，屈一曰尾龙生容华，容华生藁，藁生藻，藻生浮草。甲虫影伏，羽虫体伏。食草者多力而愚，食肉者勇敢而悍。齧吞者八窍而卵生，咀嚼者九窍而胎生。无角者膏而先前，有角者脂而先后。食叶者有丝，食土者不息，食而不饮者蚕，饮而不食者蝉，不饮不食者蜉蝣。蜣一曰蜣属却行，蛇属纡行，蜻蛉属注鸣，蝟属旁鸣，发皇翼鸣，蚣蝑股鸣，蝶螈胃鸣。蝟三十日而死。鱣鱼三月上官于孟津。鸛鹄向日飞。鰾与

鳖鱼，车螯与移角并相似。凤雄鸣节节，雌鸣足足，行鸣曰归嬉，止鸣曰提扶。麒麟牡鸣曰逝，曰游圣，牝鸣曰归和，春鸣曰扶助，夏鸣曰养绥。鳖无耳为守神。虎五指为豸。

鱼满三百六十年则为蛟龙，引飞去水。鱼二千斤为蛟。

武阳小鱼，一斤千头。东海大鱼，瞳子大如三斗盎。桃支竹以四寸为一节，木瓜一尺一百二十一节。木兰去皮不死。荆木心方。蛇有水、草、木、土四种。孔雀尾端一寸名珠毛。鹤左右脚里第一指名兵爪。蜀郡无兔、鸽。

江南曰耒无狼、马。朱提以南无鸠、鹊。鸟有四千五百种，兽有二千四百种。鸱，楚鸠所生。骡不滋乳。蔡中郎以反舌为虾蟆，《淮南子》以蚕为螻蛄，诗义以蝻为蝼蛄，高诱以乾鹊为蟋蟀。兔吐子。鸬鹚吐鸬。瓜瓠子曰犀，胡桃人曰虾蟆。虾蟆无肠。龟曰鼈肠属于头。蝌蚪尾脱则足生。鸟未孕者为禽，鸟养子曰乳。蛇蟠向王，鹊巢背太岁，燕伏戊巳，虎奋冲破，乾鹊知来，猩猩知往。鹤影抱，虾蟆声抱。蝉化齐后，鸟生杜宇。椰子为越王头，壶楼为杜宇项。鸬鹚鸣曰向南不北，逃间鸣悬壶卢系项曰颈。豆以二七为族，粟累十二为寸。

人参处处生，兰长生为瑞。有实曰果。又，在木曰果。

小麦忌戌，大麦忌子。芥、葶苈、荇蓂为三叶，孟夏煞之。

乌头壳外有毛，石劫应节生花。木再花，夏有雹。李再花，秋大霜。木无故丛生，枝尽向下；又，生及一尺至一丈自死，皆凶。邑中终岁无鸟，有寇。郡中忽无鸟者，日乌亡。

鸡无故自飞去，家有蛊。鸡日中不下树，妻妾奸谋。见蛇交，三年死。蛇冬见寝室，主兵急。人夜卧无故失髻者，鼠妖也。屋柱木无故生芝者，白为丧，赤为血，黑为贼，黄为

喜。其形如人面者，亡财；如牛马者，远役；如龟蛇者，田蚕耗。

德及幽隐，则比目鱼至一曰生。妾媵有制，则白燕来巢。

山上有葱，下有银。山上有薤，下有金。山上有姜，下有铜锡。山有宝玉，木旁枝皆下垂。

葛稚川尝就上林令鱼泉，得朝臣所上草木名二千余种，邻人石琮就之求借，一皆遗弃。语曰：买鱼得鲂，不如食茹。宁去累世宅，不去鰾鱼额。洛鲤伊鲂，贵于牛羊。得合澜蝓，虽不足豪，亦足以高。槟榔扶留，可以忘忧。白马甜榴，一实直牛。草木晖晖，苍黄乱飞。

羽 篇

凤，骨黑，雄雌夕旦鸣各异。黄帝使伶伦制十二箫写之，其雄声，其雌音。乐有凤凰台，此凤脚下物如白石者。凤有时来仪，候其所止处，掘深三尺，有圆石如卵，正白，服之安心神。

孔雀，释氏书言孔雀因雷声而孕。

鹤，江淮谓群鹤旋飞为鹤井。鹤亦好旋飞，必有风雨。人探巢取鹤子，六十里旱。能群飞，薄霄激雨，雨为之散。

乌鸣地上无好声。人临行，乌鸣而前引，多喜，此旧占所不载。贞元十四年，郑、汴二州群乌飞入田绪、李纳境内，衔木为城，高至二三尺，方十余里。纳、绪恶而命焚之，信宿如旧，乌口皆流血。俗候乌飞翅重，天将雨。

鹊巢中必有梁。崔圆相公妻在家时，与姊妹戏于后园，见二鹊构巢，共衔一木如笔管，长尺余，安巢中，众悉不见。俗言见鹊上梁必贵。大历八年，乾陵上仙观天尊殿有双鹊衔柴及泥，补葺隙坏一十五处。宰臣上表贺。

贞元三年，中书省梧桐树上有鹊以泥为巢，焚其巢可禳

狐魅。

燕，凡狐白、貉、鼠之类，燕见之则毛脱。或言燕蛰于水一曰井底，旧说燕不入室，是井之虚也。取桐为男女各一投井中，燕必来。胸斑黑，声大，名胡燕，其巢有容匹素练者。

雀，释氏书言雀沙生，因浴沙尘受卵。蜀吊乌山，至雉雀来吊最悲，百姓夜燃火伺取之。无噉不食，似持一曰特悲者，以为义，则不杀。

鸽，大理丞郑复礼言：波斯舶上多养鸽，鸽能飞行数千里，辄放一只至家，以为平安信。

鸚鵡，能飞，众鸟趾前三后一，唯鸚鵡四趾齐分。凡鸟下睑眨上，独此鸟两睑俱动，如人目。玄宗时，有五色鸚鵡能言，上令左右试牵帝衣，鸟辄瞋目叱咤。岐府文学熊延京，献《鸚鵡篇》以赞其事，张燕公有表贺，称为时乐鸟。

杜鹃，始阳相催而鸣，先鸣者吐血死。尝有人山行，见一群寂然，聊学其声，即死。初鸣先听其声者，主离别；厕上听其声，不祥。厌之法，当为大声应之。

雌鸽，旧言可使取火，效人言胜鸚鵡。取其目睛和人乳研，滴眼中，能见烟霄外物也。

鹅，济南郡张公城西北有鹅浦。南燕世，有渔人居水侧，常听鹅之声，众中有铃声甚清亮。候之，见一鹅咽颈极长，罗得之，项上有铜铃，缀以银锁，隐起“元鼎元年”字。

晋时营道县令何潜之，于县界得鸟，大如白鹭，膝上髀下，自然有铜环贯之。

鸪鹑，旧言辟火灾。巢于高树，生子穴中，衔其母翅，飞下养之。

鸪即鹑字，相传鹑生三子，一为鸪。肃宗张皇后专权，每进

酒，常置鸱脑酒。鸱脑酒令人久醉健忘。

异鸟，天宝二年，平卢有紫虫食禾苗，时东北有赤头鸟，群飞食之。开元二十三年，榆关有蚜蚘虫，延入平州界，亦有群雀食之。又，开元中，贝州蝗虫食禾，有大白鸟数千，小白鸟数万，尽食其虫。

大历八年，大鸟见武功，群鸟随噪之，行营将张日芬射获之。肉翅，狐首，四足，足有爪，广四尺三寸，状类蝙蝠。又邠州有白头鸟，乳鸕鹚。

王母使者，齐郡函山有鸟，足青，嘴赤，黄素翼，绛颡，名王母使者。昔汉武登此山得玉函，长五寸。帝下山，玉函忽化为白鸟飞去。世传山上有王母药函，常令鸟守之。

吐绶鸟，鱼复县南山有鸟大如鸕鹚，羽色一曰毛多黑，杂以黄白，头颊似雉，有时吐物长数寸，丹采彪炳，形色类绶，因名为吐绶鸟。又食必蓄嗉，臆前大如斗，虑触其嗉，行每远草木，故一名避株鸟。

鸛鹑，一名堕羿，形似鹑，人射之则衔矢反射人。

鸛雕，喙大而勾，长一尺，赤黄色，受二升，南人以为酒杯也。

菘节鸟，四脚，尾似鼠，形如雀，终南深谷中有之。

老鸛，秦中山谷间有鸟如枭，色青黄，肉翅，好食烟，见人辄惊落，隐首草穴中，常露身。其声如婴儿啼，名老鸛。

柴蒿，京之近山有柴蒿鸟，头有冠如戴胜，大若野鸡。

兜兜鸟，其声自号，正月以后作声，至五月节不知所在，其形似鸕鹚。

虾蟆护，南山下有鸟名虾蟆护，多在田中，头有冠，色苍，足赤，形似鹭。

夜行游女，一曰天帝女，一名钓星。夜飞昼隐如鬼神，羽毛为飞鸟，脱毛为妇人。无子，喜取人子，胸前有乳。凡人饴小儿不可露处，小儿衣亦不可露晒，毛落衣中，当为鸟祟，或以血点其衣为志。或言产死者所化。

鬼车鸟，相传此鸟昔有十首，能收人魂，一首为犬所噬。秦中天阴，有时有声，声如力车鸣，或言是水鸡过也。

《白泽图》谓之苍鹳，《帝誉》书谓之逆鸽，夫子、子夏所见。宝历中，国子四门助教史迥语成式，尝见裴瑜所注《尔雅》，言鸽麋鵒是九头鸟也。

细鸟，汉武时毕勒国献细鸟，以方尺玉为笼，数百头状如蝇，声如鸿鹄，此国以候日，因名候日虫。集宫人衣，辄蒙爱幸。

嗽金鸟，出昆明国，形如雀，色黄，常翱翔于海上。魏明帝时，其国来献此鸟，饴以真珠及龟脑，常吐金屑如粟，铸之，乃为器服。宫人争以鸟所吐金为钗珥，谓之辟寒金，以鸟不畏寒也。宫人相嘲弄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帝王心。不服辟寒钿，那得帝王怜。”

背明鸟，吴时越嶲之南献背明鸟，形如鹤，止不向明，巢必对北，其声百变。

崑崙鸟，出河西赤坞镇，状似鸟而大，飞翔于阵上，多不利。

鹳鹳，状如燕，稍大，足短，趾似鼠。未常见下地，常止林中。偶失势控地，不能自振。及举，上凌青霄。出凉州也。

鹳鸟，武周县合火山，山上有鹳鸟。形类鸟，嘴赤如丹。一名赤嘴鸟，亦曰阿鹳鸟。

训胡，恶鸟也，鸣则后窍应之。

百劳，博劳也。相传伯奇所化，取其所踏枝鞭小儿，能令速语。南人继母有娠乳儿，儿疟，唯鸚毛治之。

毛 篇

师子，释氏书言，师子筋为弦，鼓之众弦皆绝。西域有黑师子、捧师子。集贤校理张希复言：旧有师子尾拂，夏月，蝇蚋不敢集其上。

旧说苏合香，师子粪也。

象，旧说象性久识，见其子皮必泣，一枚重千斤。

释氏书言，象七九柱地六牙，牙生理必因雷声。

又言，龙象六十岁骨方足。今荆地象色黑，两牙，江猪也。

咸亨二年，周澄国遣使上表，言诃伽国有白象，口垂四牙，身运五足。象之所在，其土必丰。以水洗牙，饮之愈疾。请发兵迎取。象胆，随四时在四腿，春在前左，夏在前右，如龟无定体也。鼻端有爪，可拾针。肉有十二般，惟鼻是其本肉。陶贞白言，夏月合药，宜置象牙于药旁。南人言象妒，恶犬声。猎者裹粮登高树，构熊巢伺之。有群象过，则为犬声，悉举鼻吼叫，循守不复去。或经五六日，困倒其下，因潜杀之。耳后有穴，薄如鼓皮，一刺而毙。胸前小横骨，灰之酒服，令人能浮水出没。食其肉，令人体重。古训言，象孕五岁始生。

虎，交而月晕。仙人郑思远常骑虎，故人许隐齿痛求治，郑曰：“唯得虎须，及热插齿间即愈。”郑为拔数茎与之。因知虎须治齿也。虎杀人，能令尸起自解衣，方食之。虎威如乙字，长一寸，在肋两旁皮内，尾端亦有之。佩之临官，使无官人所媚嫉。虎夜视，一目放光，一目看物。猎人候而射之，光坠入地成白石，主小儿惊。

马，虏中护兰马，五白马也，亦曰玉面谮真马，十三岁马也。以十三岁以下可以留种。旧种马：戎马八尺，田马七尺，弩马六尺。瓜州饲马以萁草，沙州以茨萁，凉州以教突浑，蜀以稗草。以萝卜根饲马，马肥。安北饲马以沙蓬根针。

大食国马解人语。悉怛国、怛斡国出好马。马四岁两齿，至二十岁，齿尽平。体名有输鼠、外鳧、乌头、龙翅、虎口。

猪槽饲马，石灰泥槽，汗而系门，三事落驹。回毛在颈，白马。黑马鞍下腋下回毛，右胁白毛，左右后足白。马四足黑，目下横毛，黄马白喙，旋毛在吻后，汗沟上通尾本，目赤，睫乱及反睫，白马黑目，目白郤视：并不可骑。夜眼名附蝉，户肝名悬燧，亦曰鸡舌绿帙。方言以地黄、甘草啖五十岁，生三驹。

牛，北人牛瘦者，多以蛇灌鼻口，则为独肝。水牛有独肝者杀人，逆贼李希烈食之而死。相牛法：岐胡有寿，膺匡欲广，毫筋欲横，蹄后筋也。常有声，有黄也。角冷有病。旋毛在珠泉无寿。睫乱触人。衔乌角偏妨主。毛少骨多有力。溺射前，良牛也。疏肋难养。三岁二齿，四岁四齿，五岁六齿，六岁以后，每一年接脊骨一节。

甯公所饭牛，阴虹属颈。阴虹，双筋自尾属颈也。

北虏之先索国有泥师都，二妻生四子，一子化为鸿，遂委三子，谓曰：“尔可从古旃。”古旃，牛也。三子因随牛，牛所粪，悉成肉酪。太原县北有银牛山，汉建武二十一年有人骑白牛蹊人田，田父诘之，乃曰：“吾北海使，将看天子登封。”遂乘牛上山。田父寻至山上，唯见牛迹，遗粪皆为银也。明年，世祖封禅。

鹿，虞部郎中陆绍弟为卢氏县尉，尝观猎人猎，忽遇鹿五六头临涧，见人不惊，毛斑如画。陆怪猎人不射，问之。猎者

言：“此仙鹿也，射之不能伤，且复不利。”陆不信，强之。猎者不得已，一发矢，鹿带箭而去。及返，射者坠崖，折左足。

《南康记》云：合浦有鹿，额上戴科藤一枝，四条直上，各一丈。

犀之通天者必恶影，常饮浊水，当其溺时，人赶不复移足。角之理形似百物。或云犀角通者，是其病。然其理有倒插、正插、腰鼓插。倒者，一半已下通；正者，一半已上通；腰鼓者，中断不通。故波斯谓牙为白暗，犀为黑暗。成式门下医人吴士皋，尝职于南海郡，见舶主说本国取犀，先于山路多植木，如狙杙，云犀前脚直，常倚木而息，木栏折则不能起。犀牛一名奴角，有鸕处必有犀也。犀，三毛一孔。刘孝标言：犀堕角埋之，人以假角易之。

驼，性羞。《木兰篇》：明驼千里脚。多误作鸣字。驼卧腹不贴地，屈足漏明，则行千里。

天铁熊，高宗时，加一曰伽毗叶国献天铁熊，擒白象、师子。

狼，大如狗，苍色，作声诸窍皆沸。脰中筋大如鸭卵，有犯盗者，薰之当令手挛缩。或言狼筋如织络，小囊虫所作也。狼粪烟直上，烽火用之。或言狼狽是两物，狽前足绝短，每行常驾于狼腿上，狽失狼则不能动，故世言事乖者称狼狽。临济郡西有狼冢。近世曾有人独行于野，遇狼数十头，其人窘急，遂登草积上。有两狼乃入穴中，负出一老狼。老狼至，以口拔数茎草，群狼遂竞拔之。积将崩，遇猎者救之而免。其人相率掘此冢，得狼百余头杀之。疑老狼即狽也。

貂泽，大如犬，其膏宣利，以手所承及于铜铁瓦器中，贮悉透，以骨盛则不漏。

狽，徼外勃樊州，熏陆香所出也，如枫脂，狽好啖之。

大者重十斤，状似獭，其头身四肢了无毛，唯从鼻上竟脊至尾有青毛，广一寸，长三四分。猎得者斫刺不伤，积薪焚之不死，乃大杖击之，骨碎乃死。

黄腰，一名唐已，人见之不祥，俗相传食虎。

香狸，取其水道连囊，以酒浇干之，其气如真麝。

耶希，有鹿两头，食毒草，是其胎矢也。夷谓鹿为耶，矢为希。

蠖，似黄狗，圜有常处，若行远不及其家一云处，则以草塞其尻。

猥獠，蜀西南高山上有物如猴状，长七尺，名猥獠，一曰马化。好窃人妻，多时形皆类之，尽姓杨，蜀中姓杨者往往攫爪。

狒狒，饮其血可以见鬼。力负千斤，笑辄上吻掩额，状如猕猴，作人言，如鸟声，能知生死。血可染绯，发可为髮。旧说反踵，猎者言无膝，睡常倚物。宋建武高城郡进雌雄二头。

在子者，鳖身人首，炙之以藿则鸣，曰在子。

大尾羊，康居出大尾羊，尾上旁广，重十斤。又，僧玄奘至西域，大雪山高岭下有一村，养羊大如驴。罽宾国出野青羊，尾如翠色，土人食之。

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七

广动植之二

鳞介篇

龙，头上有一物如博山形，名尺木。龙无尺木，不能升天。

井鱼，井鱼脑有穴，每翕水辄于脑穴蹙出，如飞泉散落海中，舟人竞以空器贮之。海水咸苦，经鱼脑穴出，反淡如泉水焉。成式见梵僧菩提胜说。

异鱼，东海渔人言近获鱼，长五六尺，肠胃成胡鹿刀槊之状，或号秦皇鱼。

鲤，脊中鳞一道，每鳞有小黑点，大小皆三十六鳞。国朝律，取得鲤鱼即宜放，仍不得吃，号赤鲋公，卖者杖六十，言鲤为李也。

黄鱼，蜀中每杀黄鱼，天必阴雨。

乌贼，旧说名河伯度一日从事小吏，遇大鱼，辄放墨，方数尺，以混其身。江东人或取墨书契以脱人财物，书迹如淡墨，逾年字消，唯空纸耳。海人言昔秦王东游，弃算袋于海，化为此鱼，形如算袋，两带极长。一说乌贼有碇，遇风，则蚪前一须下碇。

鲎鱼，凡诸鱼欲产，鲎鱼辄舐其腹，世谓之众鱼之生母。

鰾鱼，章安县出，出入鰾腹，子朝出索食，暮入母腹，腹中

容四子。颊赤如金，甚健，网不能制，俗呼为河伯健儿。

鮫鱼，鮫子惊则入母腹中。

马头鱼，象浦有鱼，色黑，长五丈余，头如马，伺人入水食人。

印鱼，长一尺三寸，额上四方如印，有字，诸大鱼应死者，先以印封之。

石斑鱼，僧行儒言：建州有石斑鱼，好与蛇交。南中多隔蜂，窠大如壶，常群螫人。土人取石斑鱼就蜂树侧炙之，标于竿上向日，令鱼影落其窠上。须臾，有鸟大如燕数百，互击其窠，窠碎，落如叶，蜂亦全尽。

鯢鱼，如鲇，四足长尾，能上树，天旱辄含水上山，以草叶覆身，张口，鸟来饮水，因吸食之，声如小儿。峡中人食之，先缚于树鞭之，身上白汗出如构汁，去此方可食，不尔有毒。

鲿，雌常负雄而行，渔者必得其双，南人列肆卖之，雄者少肉。旧说过海辄相负于背，高尺余，如帆，乘风游行。今鲿壳上有一物，高七八寸，如石珊瑚，俗呼为鲿帆，成式荆州尝得一枚。至今闽岭重鲿子酱。鲿十二足，壳可为冠，次于白角。南人取其尾，为小如意也。

飞鱼，朗山浪水有之，鱼长一尺，能飞，飞即凌云空，息即归潭底。

温泉中鱼，南人随溪有三亭城，城下温泉中，生小鱼。

羊头鱼，周陵溪中有鱼，其头似羊，俗呼为羊头鱼，丰肉少骨，殊美于余鱼。

鯀鱼，济南郡东北有鯀坑，传言魏景明中有人穿井得鱼，大如镜，其夜，河水溢入此坑，坑中居人，皆为鯀鱼焉。

瑇瑁，虫不再交者，虎驾与瑇瑁也。

螺蚌，鸚鵡螺如鸚鵡，見之者凶，蚌当雷声则瘕一曰痢。

蟹，八月腹中有芒，芒真稻芒也，长寸许，向东输与海神，未输不可食。

善苑国出百足蟹，长九尺，四螯。煎为胶，谓之螯胶，胜凤喙胶也。

平原郡贡塘蟹，采于河间界。每年生贡，斫冰火照，悬老犬肉，蟹觉老犬肉即浮，因取之，一枚直百金。以毡密束于驿马，驰至于京。

蝤蛸，大者长尺余，两螯至强。八月能与虎斗，虎不如。随大潮退壳，一退一长。

奔鲋，奔鲋一名瀾，非鱼非蛟，大如船，长二三丈，色如鲇，有两乳在腹下，雄雌阴阳类人，取其子著岸上，声如婴儿啼。顶上有孔通头，气出吓吓作声，必大风，行者以为候。相传懒妇所化。杀一头得膏三四斛，取之烧灯，照读书纺绩辄暗，照欢乐之处则明。

系臂，如龟，入海捕之，人必先祭。又陈所取之数，则自出，因取之。若不信，则风波覆船。

蛤蜊，候风雨，能以壳为翅飞。

拥剑，一螯，极小，以大者斗，小者食。

寄居，壳似蜗，一头小蟹，一头螺蛤也。寄在壳间，常候蜗一名螺开出食，螺欲合，遽入壳中。

牡蛎，言牡，非谓雄也。介虫中唯牡蛎是咸水结成也。

玉桃，似蚌，长二寸，广五寸，壳中柱炙之如牛头肱项。

数丸，形似螭，竞取土各作丸，丸数满三百而潮至。一曰沙丸。

千人捏，形似蟹，大如钱，壳甚固，壮夫极力捏之不死，俗

言千人捏不死，因名焉。

虫 篇

蝉，未蜕时名复育，相传言蛭蛻所化。秀才韦翽一曰翻，庄在杜曲，尝冬中掘树根，见复育附于朽处，怪之。村人言蝉固朽木所化也，翽因剖一视之，腹中犹实烂木。

蝶，白蛺蝶，尺蠖茧所化也。秀才顾非熊少时，尝见郁栖中坏绿裙幅，旋化为蝶。工部员外郎张周封言，百合花合之，泥其隙，经宿化为大蝴蝶。

蚁，秦中多巨黑蚁，好斗，俗呼为马蚁。次有色窃赤者。细蚁中有黑者，迟钝，力举等身铁。有窃黄者，最有兼弱之智。成式儿戏时，常以棘刺标蝇，置其来路，此蚁触之而返，或去穴一尺或数寸，才入穴中者如索而出，疑有声而相召也。其行每六七有大首者间之，整若队伍。至徙蝇时，大首者或翼或殿，如备异蚁状也。元和中，成式假居在长兴里，庭中有一穴蚁，形状大如次窃赤者而色正黑，腰节微赤，首锐足高，走最轻迅。每生致蠖及小鱼一曰虫入穴，辄坏垤窒穴，盖防其逸也。自后徙居数处，更不复见此。山人程宗义一曰文云，程执恭在易、定，野中蚁楼高三尺余。

蜘蛛，道士许象之言，以盆覆寒食饭于暗室地上，入夏悉化为蜘蛛。

蜈蚣，绥安县多蜈蚣，大者兔寻，能以气吸兔一云大者能以气吸兔，小者吸蜥蜴，相去三四尺，骨肉自消。

蠨螋，成式书斋多此虫，盖好窠于书卷也，或在笔管中，祝声可听。有时开卷视之，悉是小蜘蛛，大如蝇虎，旋以泥隔之。时方知不独负桑虫也。

颠当，成式书斋前，每雨后多颠当。窠俗人所呼深如蚓穴，网丝其中，土盖与地平，大如榆荚。常仰捍其盖，伺蝇蠖过，辄翻盖捕之，才入复闭，与地一色，并无丝隙可寻也。其形似蜘蛛。如墙角乱网中者。《尔雅》谓之王蛛蛸，《鬼谷子》谓之蛛母。秦中儿童戏曰：“颠当颠当牢守门，蠖蠖寇汝无处奔。”

蝇，长安秋多蝇，成式尝日读《百家》五卷，颇为所扰，触睫隐字，驱不能已。偶拂杀一焉，细视之，翼甚似蜩，冠甚似蜂。性察于腐，嗜于酒肉。按理首翼，其类有苍者声雄壮，负金者声清聒，其声在翼也。青者能败物。巨者首如火，或曰大麻蝇，茅根所化也。

壁鱼，补阙张周封言：尝见壁上白瓜子化为白鱼，因知《列子》言朽瓜为鱼之义。

蛭蜃，草中有蛭蜃树。

天牛虫，黑甲虫也。长安夏中，此虫或出于篱壁间，必雨，成式七度验之皆应。

异虫，温会在江州与宾客看打鱼，渔子一人忽上岸狂走，温问之，但反手指背不能语。渔者色黑，细视之，有物如黄叶，大尺余，眼遍其上，啣不可取。温令烧之方落，每对一眼，底有觜如钉。渔子出血数升而死，莫有识者。

冷蛇，申王有肉疾，腹垂至骭，每出，则以白练束之。至暑月，常鼾息不可过。玄宗诏南方取冷蛇二条赐之，蛇长数尺，色白，不螫人，执之冷如握冰。申王腹有数约，夏月置于约中，不复觉烦暑。

异蜂，有蜂如蜡蜂稍大，飞劲疾，好圆裁树叶，卷入木窍及壁罅中作窠。成式常发壁寻之，每叶卷中实以不洁，或云将化为蜜也。

白蜂窠，成式修行里私第，果园数亩。壬戌年，有蜂如麻子蜂，胶土为窠于庭前檐，大如鸡卵，色正白可爱，家弟恶而坏之，其冬果蚌钟手足。《南史》言，宋明帝恶言白。问金楼子言，子婚日，疾风雪下，帷幕变白，以为不祥。抑知俗忌白久矣。

毒蜂，岭南有毒菌，夜明，经雨而腐，化为巨蜂，黑色，喙若锯，长三分余，夜入人耳鼻中，断人心系。

竹蜜蜂，蜀中有竹蜜蜂，好于野竹上结窠，窠大如鸡子，有蒂，长尺许。窠与蜜并绀色可爱，甘倍于常蜜。

水蛆，南中水溪涧中多有蛆，长寸余，色黑，夏深变为虻，螫人甚毒。

水虫，象浦其川渚有水虫，攒木食船，数十日船坏，虫甚微细。抱枪，水虫也，形如蛞蝓，稍大，腹下有刺，似枪，如棘针，螫人有毒。

负子，水虫也，有子多负之。

避役，南中有虫名避役，一曰十二辰虫。状似蛇医，脚长，色青赤，肉鬣。暑月时见于篱壁间，俗云见者多称意事。其首倏忽更变，为十二辰状，成式再从兄郢常观之。

食胶虫，夏月食松胶，前脚傅之，后脚摄之，内之尻中。

螻蛄，形如蝉，其子如虾，著草叶，得其子则母飞来就之。煎食，辛而美。

灶马，状如促织，稍大，脚长，好穴于灶侧。俗言灶有马，足食之兆。

谢豹，虢州有虫名谢豹，常在深土中，司马裴沈子常掘地获之。小类虾蟆而圆如球，见人，以前两脚交覆首，如羞状。能穴地如鼯鼠，顷刻深数尺。或出地听谢豹鸟声，则脑裂而

死，俗因名之。

碎车虫，状如唧聊，苍色，好栖高树上，其声如人吟啸，终南有之。一本云，沧州俗呼为搔。前太原有大而黑者，声唧聊。碎车，别俗呼为没盐虫也。

度古，似书带，色类蚓，长二尺余，首如铲，背上有黑黄斓，稍触则断。常趁蚓，蚓不复动，乃上蚓掩之。良久蚓化，惟腹泥如涎，有毒，鸡吃辄死，俗呼土虫。

雷蜺，大如蚓，以物触之乃蹙缩圆转若鞠。良久引首，鞠形渐小，复如蚓焉。或云啗人毒甚。

矛，蛇头螫身，入水缘树木，生岭南，南人谓之矛。膏至利，铜瓦器贮浸出，惟鸡卵壳盛之不漏，主肿毒。

蓝蛇，首有大毒，尾能解毒，出梧州陈家洞。南人以首合毒药，谓之蓝药，药人立死。取尾为腊，反解毒药。

蝮蛇，长十丈，常吞鹿，鹿消尽乃绕树出骨。养创时肪腴甚美。或以妇人衣投之，则蟠而不起。其胆上旬近头，中旬在心，下旬近尾。

蝎，鼠负虫巨者多化为蝎。蝎子多负于背，成式尝见一蝎负十余子，子色犹白，才如稻粒。成式尝见张希复言，陈州古仓有蝎，形如钱，螫人必死。江南旧无蝎，开元初，尝有一主簿，竹筒盛过江，至今江南往往而有，俗呼为主簿虫。蝎常为蝮所食，以迹规之，蝎不复去。旧说过满百，为蝎所螫。蝎前谓之螫，后谓之蚤。

虱，旧说虱虫饮赤龙所浴水则愈。虱恶水银，人有病虱者，虽香衣沐浴不得已。道士崔白言：荆州秀才张告，尝扞得两头虱。有草生山足湿处，叶如百合，对叶独茎，茎微赤，高一二尺，名虱建草，能去虻虱。有水竹，叶如竹，生水中，短小，亦

治虱。

蝗，荆州有帛师，号法通，本安西人。少于东天竺出家，言蝗虫腹下有梵字，或自天下来者，乃忉利天。梵天来者，西域验其字，作本天坛法禳之。今蝗虫首有王字，固自不可晓。或言鱼子变，近之矣。旧言虫食谷者，部吏所致，侵渔百姓则虫食谷。虫身黑头赤，武吏也；头黑身赤，儒吏也。

野狐鼻涕，螻蛸也，俗呼为野狐鼻涕。

酉阳杂俎前集卷十八

广动植之三

木 篇

松，今言两粒、五粒，粒当言鬣。成式修行里私第，大堂前有五鬣松两株，大财如碗。甲子年结实，味与新罗、南诏者不别。五鬣松，皮不鳞。中使仇士良水碓亭子在城东，有两鬣皮不鳞者。又有七鬣者，不知自何而得。俗谓孔雀松，三鬣松也。松命根下遇石则偃，盖不必千年也。

竹，竹花曰覆一曰覆，死曰筇，六十年一易根，则结实枯死。

箛堕竹，大如脚指，腹中白幕拦一曰兰隔，状如湿面。将成竹而筒皮未落，辄有细虫啮之，陨箨后，虫啮处成赤迹，似绣画可爱。

棘竹，一名筰竹，节皆有刺，数十茎为丛，南夷种以为城，卒不可攻。或自崩根出，大如酒瓮，纵横相承，状如辘车，食之落人齿。

筋竹，南方以为矛，笋未成竹时，堪为弩弦。

百叶竹，一枝百叶，有毒。

《竹谱》，竹类有三十九。

慈竹，夏月经雨，滴汁下地，生蓐似鹿角，色白，食之已痢也。

异木，大历中，成都百姓郭远，因樵获瑞木一茎，理成字曰“天下太平”，诏藏于秘阁。

京西持国寺，寺前有槐树数株，金监买一株，令所使巧工解之。及入内回，工言木无他异，金大嗟惋，令胶之。曰：“此不堪矣！但使尔知予工也。”乃别理解之，每片一天王塔戟成就。都官陈修古员外言：西川一县，不记名，吏因换狱卒木薪之，天尊形像存焉。

异树，娄约居常山，据禅座。有一野姬手持一树，植之于庭，言此是蜻蜓树。岁久，芬芳郁茂，有一鸟，身赤尾长，常止息其上。

异果，瞻披国有人牧羊千百余头，有一羊离群，忽失所在，至暮方归，形色鸣吼异常，群羊异之曰长之。明日遂独行，主因随之。入一穴，行五六里，豁然明朗，花木皆非人间所有。羊于一处食草，草不可识。有果作黄金色，牧羊人窃一将还，为鬼所夺。又一日，复往取此果，至穴，鬼复欲夺，其人急吞之，身遂暴长，头才出，身塞于穴，数日化为石矣。

甘子，天宝十年，上谓宰臣曰：“近日于宫内种甘子数株，今秋结实一百五十颗，与江南、蜀道所进不异。”宰臣贺表曰：“雨露所均，混天区而齐被。草木有性，凭地气而潜通。故得资江外之珍果，为禁中之华实。”相传玄宗幸蜀年，罗浮甘子不实。岭南有蚁，大于秦中蚂蚁，结窠于甘树，甘实时，常循其上，故甘皮薄而滑，往往甘实在其窠中，冬深取之，味数倍于常者。

樟木，江东人多取为船，船有与蛟龙斗者。

石榴，一名丹若。梁大同中，东州后堂石榴皆生双子。南诏石榴，子大，皮薄如藤纸，味绝于洛中。石榴甜者谓之天

浆，能已乳石毒。

柿，俗谓柿树有七德：一寿，二多阴，三无鸟巢，四无虫，五霜叶可玩，六嘉实，七落叶肥大。

汉帝杏，济南郡之东南有分流山，山上多杏，大如梨，黄如橘，土人谓之汉帝杏，亦曰金杏。

脂衣柰，汉时紫柰大如升，核紫花青，研之有汁，可漆。或著衣，不可浣也。

仙人枣，晋时太仓南有翟泉，泉西有华林园，园有仙人枣，长五寸，核细如针。

楷，孔子墓上，特多楷木。

梔子，诸花少六出者，唯梔子花六出。陶真白言，梔子剪花六出，刻房七道，其花香甚，相传即西域薝卜花也。

仙桃，出郴州苏耽仙坛，有人至心祈之，辄落坛上，或至五六颗，形似石块，赤黄色，破之，如有核三重，研饮之，愈众疾，尤治邪气。

娑罗，巴陵有寺，僧房床下忽生一木，随伐随长，外国僧见曰：“此娑罗也。”元嘉初，出一花如莲。天宝初，安西道进娑罗枝，状言：“臣所管四镇，有拔汗那，最为密近，木有娑罗树，特为奇绝。不庇凡草，不止恶禽，耸干无惭于松栝，成阴不愧于桃李。近差官拔汗那使令采得前件树枝二百茎，如得托根长乐，擢颖建章，布叶垂阴，邻月中之丹桂，连枝接影，对天上之白榆。”

赤白怪，出凉州，大者为炭，复一曰伤入灰汁，可以煮铜为银。

仙树，祁连山上有仙树实，行旅得之止饥渴，一名四味木。其实如枣，以竹刀剖则甘，铁刀剖则苦，木刀剖则酸，芦刀剖则

辛。木五香，根旃檀，节沉香，花鸡舌，叶藿，胶薰陆。

椒，可以来水银。茱萸气好上，椒气好下。

构，谷田久废必生构。叶有瓣曰楮，无曰构。

黄杨木，性难长，世重黄杨以无火。或曰以水试之，沉则无火。取此木必以阴晦，夜无一星，则伐之，为枕不裂。

蒲萄，俗言蒲萄蔓好引于西南。庾信谓魏使尉瑾曰：“我在邺，遂大得蒲萄，奇有滋味。”陈昭曰：“作何形状？”徐君房曰：“有类软枣。”信曰：“君殊不体物，可得不言似生荔枝？”魏肇师曰：“魏武有言，末夏涉秋，尚有余暑，酒醉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饴，酸而不酢。道之固以流沫称奇，况亲食之者。”瑾曰：“此物实出于大宛，张骞所致。有黄白黑三种，成熟之时，子实逼侧，星编珠聚，西域多酿以为酒，每来岁贡。在汉西京，似亦不少。杜陵田五十亩，中有蒲萄百树。今在京兆，非直止禁林也。”信曰：“乃园种户植，接荫连架。”昭曰：“其味何如橘柚？”信曰：“津液奇胜，芬芳减之。”瑾曰：“金衣素裹，见苞作贡。向齿自消，良应不及。”

贝丘之南有蒲萄谷，谷中蒲萄，可就其所食之。或有取归者，即失道，世言王母蒲萄也。天宝中，沙门昙霄因游诸岳，至此谷，得蒲萄食之。又见枯蔓堪为杖，大如指，五尺余，持还本寺植之，遂活。长高数仞，荫地幅员十丈，仰观若帷盖焉。其房实磊落，紫莹如坠，时人号为草龙珠帐。

凌霄花中露水，损人目。

松栝，即钟藤也。叶大者，晋安人以为盘。

侯骚，蔓生，子如鸡卵，既甘且冷，轻身消酒。《广志》言，因王太仆所献。

蠡芥，子如弹丸，魏武帝常啖之。

酒杯藤，大如臂，花坚可酌酒，实大如指，食之消酒。

白柰，出凉州野猪泽，大如兔头。

比间，出白州，其华若羽，伐其木为车，终日行不败。

菩提树，出摩伽陀国，在摩诃菩提寺，盖释迦如来成道时树，一名思惟树。茎干黄白，枝叶青翠，经冬不凋。至佛入灭日，变色凋落，过已还生。至此日，国王、人民大作佛事，收叶而归，以为瑞也。树高四百尺，以下有银塔周回绕之。彼国人四时常焚香散花，绕树作礼。唐贞观中，频遣使往，于寺设供，并施袈裟。至高宗显庆五年，于寺立碑，以纪圣德。此树梵名有二：一曰宾拔梨婆一曰梨婆力叉，二曰阿湿曷咄婆一曰婆力叉。《西域记》谓之卑钵罗，以佛于其下成道，即以道为称，故号菩提婆一曰婆力叉，汉翻为道树。昔中天无忧王剪伐之，令事大婆罗门，积薪焚焉。炽焰中忽生两树，无忧王因忏悔，号灰菩提树，遂周以石垣。至设赏迦王复掘之，至泉，其根不绝，坑火焚之，溉以甘蔗汁，欲其焦烂。后摩揭陀国满胄王，无忧之曾孙也，乃以千牛乳浇之，信宿，树生如旧。更增石垣，高二丈四尺。玄奘至西域，见树出垣上二丈余。

贝多，出摩伽陀国，长六七丈，经冬不凋。此树有三种：一者多罗婆一曰婆力叉贝多，二者多梨婆一曰婆力叉贝多，三者部婆一曰婆力叉多罗多梨一曰多梨贝多。并书其叶，部闍一色取其皮书之。贝多是梵语，汉翻为叶，贝多婆一曰婆力叉者，汉言叶树也。西域经书，用此三种皮叶，若能保护，亦得五六百年。

《嵩山记》称嵩高寺中有思惟树，即贝多也。

释氏有贝多树下《思惟经》，顾徽《广州记》称贝多叶似枇杷，并谬。

交趾近出贝多枝，弹材中第一。

龙脑香树，出婆利国，婆利呼为固不婆律。亦出波斯国。树高八九丈，大可六七围，叶圆而背白，无花实，其树有肥有瘦，瘦者有婆律膏香。一曰瘦者出龙脑香，肥者出婆律膏也。在木心中，断其树劈取之，膏于树端流出，斫树作坎而承之。入药用，别有法。

安息香树，出波斯国，波斯呼为辟邪。树长三丈，皮色黄黑，叶有四角，经寒不凋。二月开花，黄色，花心微碧，不结实。刻其树皮，其胶如饴，名安息香。六七月坚凝，乃取之烧，通神明，辟众恶。

无石子，出波斯国，波斯呼为摩贼。树长六七丈，围八九尺，叶似桃叶而长。三月开花，白色，花心微红。子圆如弹丸，初青，熟乃黄白。虫食成孔者正熟，皮无孔者入药用。其树一年生无石子，一年生跋屨子，大如指，长三寸，上有壳，中仁如栗黄，可啖。

紫铍树，出真腊国，真腊国呼为勒佉。亦出波斯国。树长一丈，枝条郁茂，叶似橘，经冬而凋，三月开花白色，不结子。天大雾露及雨沾濡，其树枝条即出紫铍。波斯国使乌海及沙利深所说并同。真腊国使折冲都尉沙门陀沙尼拔陀言，蚁运土于树端作窠，蚁壤得雨露凝结而成紫铍。昆仑国者善，波斯国者次之。

阿魏，出伽阇那国，即北天竺也。伽阇那呼为形虞，亦出波斯国，波斯国呼为阿虞截。树长八九丈，皮色青黄，三月生叶，叶似鼠耳，无花实。断其枝，汁出如饴，久乃坚凝，名阿魏。拂林国僧鸾所说同。摩伽陀国僧提婆言，取其汁和米豆屑，合成阿魏。

婆那娑树，出波斯国，亦出拂林，呼为阿部鞞。树长五六

丈，皮色青绿，叶极光净，冬夏不凋，无花结实。其实从树茎出，大如冬瓜，有壳裹之，壳上有刺，瓤至甘甜可食。核大如枣，一实有数百枚，核中仁如栗黄，炒食之甚美。

波斯枣，出波斯国，波斯国呼为窟莽。树长三四丈，围五六尺，叶似土藤，不凋。二月生花，状如蕉花，有两甲，渐渐开罅，中有十余房。子长二寸，黄白色，有核，熟则子黑，状类干枣，味甘如饴，可食。

偏桃，出波斯国，波斯呼为婆淡。树长五六丈，围四五尺，叶似桃而阔大，三月开花，白色，花落结实，状如桃子而形偏，故谓之偏桃。其肉苦涩不可啖，核中仁甘甜，西域诸国并珍之。

槃柝穉树，出波斯国，亦出拂林国，拂林呼为群汉。树长三丈，围四五尺，叶似细榕，经寒不凋。花似橘，白色。子绿，大如酸枣，其味甜腻可食。西域人压为油以涂身，可去风痒。

齐噉树，出波斯国，亦出拂林国，拂林呼为齐虚音阳兮反。树长二三丈，皮青白，花似柚，极芳香。子似杨桃，五月熟，西域人压为油，以煮饼果，如中国之用巨胜也。

胡椒，出摩伽陀国，呼为味履支。其苗蔓生，茎极柔弱，叶长寸半，有细条与叶齐。条上结子，两两相对，其叶晨开暮合，合则裹其子于叶中。子形似汉椒，至辛辣，六月采，今人作胡盘肉食皆用之。

白豆蔻，出伽古罗国，呼为多骨。形似芭蕉，叶似杜若，长八九尺，冬夏不凋，花浅黄色，子作朵如蒲萄。其子初出微青，熟则变白，七月采。

荜拔，出摩伽陀国，呼为荜拔梨，拂林国呼为呵梨河咄。苗长三四尺，茎细如箸，叶似蕺叶，子似桑椹，八月采。

翻齐，出波斯国，拂林呼为项勃梨咄。长一丈余，围一尺许。皮色青薄而极光净，叶似阿魏，每三叶生于条端，无花实。西域人常八月伐之，至腊月，更抽新条，极滋茂。若不剪除，反枯死。七月断其枝，有黄汁，其状如蜜，微有香气，入药疗病。

波斯皂荚，出波斯国，呼为忽野檐默，拂林呼为阿梨去伐。树长三四丈，围四五尺，叶似枸橼而短小，经寒不凋，不花而实。其荚长二尺，中有隔，隔内各有一子，大如指头，赤色至坚硬，中黑如墨，甜如饴，可啖，亦入药用。

没树，出波斯国，拂林呼为阿缛。长一丈许，皮青白色，叶似槐叶而长，花似橘花而大。子黑色，大如山茱萸，其味酸甜，可食。

阿勃参，出拂林国，长一丈余，皮青白色，叶细，两两相对，花似蔓菁，正黄，子似胡椒，赤色。斫其枝，汁如油，以涂疥癣，无不瘥者。其油极贵，价重于金。

捺祇，出拂林国，苗长三四尺，根大如鸭卵，叶似蒜叶，中心抽条甚长，茎端有花六出，红白色，花心黄赤，不结子。其草冬生夏死，与芥麦相类，取其花，压以为油，涂身，除风气，拂林国王及国内贵人皆用之。

野悉蜜，出拂林国，亦出波斯国。苗长七八尺，叶似梅叶，四时敷荣。其花五出，白色，不结子。花若开时，遍野皆香，与岭南詹糖相类。西域人常采其花，压以为油，甚香滑。

阿驿，波斯国呼为阿驸，拂林呼为底柰。树长丈四五，枝叶繁茂。叶有五出，似裨麻，无花而实。实赤色，类裨子，味似甘柿，而一月一熟。

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九

广动植之四

草 篇

芝，天宝初，临川郡人李嘉胤所居，柱上生芝草，形类天尊，太守张景佚截柱献之。

大历八年，庐州庐江县紫芝生，高一丈五尺。芝类至多：参成芝，断而可续。夜光芝，一株九实，实坠地如七寸镜，夜视如牛目，茅君种于句曲山。隐辰芝，状如斗，以屋一作星为节，以茎为刚一作网。

凤脑芝，《仙经》言穿地六尺，以环实一枚种之，灌以黄水五合，以土坚筑之。三年生苗如匏一日刻，实如桃，五色，名凤脑芝。食其实，唾地为凤，乘升太极。白符芝，大雪而白华。

五德芝，如车马。菌芝，如楼。凡学道三十年不倦，天下金翅鸟衔芝至。罗门山食一日生石芝，得地仙。

莲实，莲入水必沉，唯煎盐咸卤能浮之，雁食之，粪落山石间，百年不坏。相传橡子落水为莲。

苔，慈恩寺唐三藏院后檐阶，开成末，有苔状如苦苣，布于砖上，色如蓝绿，轻嫩可爱。谈论僧义林，大和初，改葬基法师。初开冢，香气袭人，侧卧砖台上，形如生，砖上苔厚二寸余，作金色，气如蕪檀。

瓦松，崔融《瓦松赋》序曰：“崇文馆瓦松者，产于屋霤之下。谓之木也，访山客而未详。谓之草也，验农皇而罕记。”赋云：“煌煌特秀，状金芝之产霤。历历虚悬，若星榆之种天。葩条郁毓，根柢连卷。间紫苔而裛露，凌碧瓦而含烟。”又曰：“惭魏宫之乌悲，恧汉殿之红莲。”崔公学博，无不该悉，岂不知瓦松已有著说乎？

《博雅》：在屋曰昔耶，在墙曰垣衣。《广志》谓之兰香，生于久屋之瓦。魏明帝好之，命长安西载其瓦于洛阳以覆屋。前代词人诗中多用昔耶，梁简文帝《咏蔷薇》曰：“缘阶覆碧绮，依檐映昔耶。”或言构木上多松栽土，木气泄则瓦生松。大历中，修含元殿，有一人投状请瓦，且言瓦工惟我所能，祖父已尝瓦此殿矣。众工不服。因曰：“若有能瓦毕不生瓦松乎？”众方服焉。又有李阿黑者，亦能治屋。布瓦如齿，间不通缝，亦无瓦松。《本草》：瓦衣谓之屋游。

瓜，恶香，香中尤忌麝。郑注大和初赴职河中，姬妾百余尽骑，香气数里，逆于人鼻。是岁自京至河中所过路，瓜尽死，一蒂不获。

芰，今人但言菱芰，诸解草木书亦不分别，唯王安贫《武陵记》言：四角、三角曰芰，两角曰菱。今苏州折腰菱多两角。成式曾于荆州，有僧遗一斗郢城菱，三角而无芒一曰刺，可以节一曰接莎。芰，一名水栗，一名薺蓂。汉武昆明池中有浮根菱，根出水上，叶沦没波下，亦曰青水芰。玄都有菱碧色，状如鸡飞，名翻鸡芰，仙人鳧伯子常采之。

兔丝子，多近棘及藿，山居者疑二草之气类也。

天名精，一曰鹿活草。昔青州刘慥，宋元嘉中射一鹿，剖五脏，以此草塞之，蹶然而起，慥怪而拔草，复倒。如此三度，

慳密录此草种之，多主伤折，俗呼为刘慳草。

牡丹，前史中无说处，惟《谢康乐集》中言竹间水际多牡丹。成式检隋朝《种植法》七十卷中，初不记说牡丹，则知隋朝花药中所无也。开元末，裴士淹为郎官，奉使幽冀回，至汾州众香寺，得白牡丹一窠，植于长安私第，天宝中，为都下奇赏。当时名公，有《裴给事宅看牡丹》诗，时寻访未获。一本有诗云：“长安年少惜春残，争认慈恩紫牡丹。别有玉盘乘露冷，无人起就月中看。”太常博士张乘尝见裴通祭酒说。又房相有言牡丹之会，瑄不预焉。至德中，马仆射镇太原，又得红紫二色者，移于城中。元和初犹少，今与戎葵角多少矣。韩愈侍郎有疏从子侄自江淮来，年甚少，韩令学院中伴子弟，子弟悉为凌辱。韩知之，遂为街西假僧院令读书。经旬，寺主纲复诉其狂率，韩遽令归，且责曰：“市肆贱类营衣食，尚有一事长处。汝所为如此，竟作何物？”侄拜谢，徐曰：“某有一艺，恨叔不知。”因指阶前牡丹曰：“叔要此花，青紫黄赤，唯命也。”韩大奇之，遂给所须，试之。乃竖箔曲，尽遮牡丹丛，不令人窥。掘棵四面，深及其根，宽容人座。唯赍紫矿、轻粉、朱红，旦暮治其根。凡七日，乃填坑，白其叔曰：“恨较迟一月。”时冬初也。牡丹本紫，及花发，色白红历绿，每朵有一联诗，字色紫分明，乃是韩出官时诗。一韵曰：“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十四字，韩大惊异。侄且辞归江淮，竟不愿仕。兴唐寺有牡丹一窠，元和中，著花一千二百朵。其色有正晕、倒晕、浅红、浅紫、深紫、黄白檀等，独无深红。又有花叶中无抹心者，重台花者，其花面径七八寸。兴善寺素师院，牡丹色绝佳，元和末，一枝花合欢。金灯，一曰九形，花叶不相见，俗恶人家种之，一名无义草。合离，根如芋魁，有游子十二环之，相

须而生，而实不连，以气相属，一名独摇，一名离母，言若土人所食者，合呼为赤箭。

蜀葵，本胡中葵也，一名胡葵。似葵，大者红可以缉为布。枯时烧作灰，藏火，火久不灭。花有重台者。

茄子，茄字本莲茎名，革遐反。今呼伽，未知所自。成式因就节下食伽子数蒂，偶问工部员外郎张周封伽子故事，张云一名落苏，事具《食疗本草》。此误作《食疗本草》，原出《拾遗本草》。成式记得隐侯《行园诗》云：“寒瓜方卧垄，秋菰正满陂。紫茄纷烂漫，绿芋郁参差。”又一名昆仑瓜。岭南茄子，宿根成树，高五六尺，姚向曾为南选使，亲见之。故《本草》记广州有慎火树，树大三四围。慎火即景天也，俗呼为护火草。茄子熟者，食之厚肠胃，动气发痰，根能治灶瘿。欲其子繁，待其花时，取叶布于过路，以灰规之，人践之，子必繁也，俗谓之稼茄子。僧人多炙之，甚美。有新罗种者，色稍白，形如鸡卵，西明寺僧造玄一曰玄造院中有其种。《水经》云，石头西对蔡浦，浦长百里，上有大荻浦，下有茄子浦。

异菌，开成元年春，成式修行里私第书斋前，有枯紫荆数枝蠹折，因伐之，余尺许。至三年秋，枯根上生一菌，大如斗，下布五足，顶黄白两晕，缘垂裙如鹅鞞一曰鞞，高尺余，至午色变黑而死，焚之，气如芋香。成式常置香炉于栢台，每念经，门生以为善征。后览诸志怪，南齐吴郡褚思庄，素奉释氏，眠于梁下，短柱是楠木，去地四尺余，有节。大明中，忽有一物如芝，生于节上，黄色鲜明，渐渐长数尺，遂成千佛状。面目爪指及光相衣服，莫不完具，如金镮隐起，摩之殊软。常以春末生，秋末落，落时佛形如故，但色褐耳。至落时，其家贮之箱中。积五年，思庄不复住其下，亦无他显盛。阖门寿考，思庄父终

九十七，兄年七十，健如壮年。

又梁简文延香园，大同十年，竹林吐一芝，长八寸，头盖似鸡头实，黑色。其柄似藕柄，内通干空一曰柄干通空。皮质皆纯白，根下微红。鸡头实处似竹节，脱之又得脱也。自节处别生一重，如结网罗，四面，周可五六寸，圆绕周匝，以罩柄上，相远不相著也。其似结网众目，轻巧可爱，其柄又得脱也。验仙书与威喜芝相类。

舞草，出雅州，独茎三叶，叶如决明，一叶在茎端，两叶居茎之半，相对。人或近之歌，及抵掌讴曲，必动，叶如舞也。

护门草，常山北，草名护门，置诸门上，夜有人一曰物过，辄叱之。

仙人绦，出衡岳，无根蒂，生石上，状如同心带，三股，色绿，亦不常有。

睡莲，南海有睡莲，夜则花低入水。屯田韦郎中从事南海，亲见。

蔓金苔，晋时外国献蔓金苔，紫聚之如鸡卵，投之水中，蔓延波上，光泛铄日如火，亦曰夜明苔。

异蒿，田布悦之子也。大和中，尝过蔡州北，路侧有草如蒿，茎大如指，其端聚叶，似鹪鹩巢在颠，折视之，叶中有小鼠数十，才若皂荚子，目犹未开，啾啾有声。

蜜草，北天竺国出蜜草，蔓生，大叶，秋冬不死，因重霜露，遂成蜜，如塞上蓬盐。

老鸦笊篱，叶如牛蒡而狭，子熟时色黑，状如笊篱。

鸭舌草，生水中，似莼。俗呼为鸭舌草。

胡蔓草，生邕、容间，丛生，花偏如梔子稍大，不成朵，色黄白，叶稍黑。误食之，数日卒，饮白鹅、白鸭血则解。或以一物

投之，祝曰：“我买你。”食之立死。

铜匙草，生水中，叶如剪刀。

水耐冬，此草经冬在水不死，成式于城南村墅池中有之。

天芋，生终南山中，叶如荷而厚。

水韭，生于水湄，状如韭而叶细长，可食。

地钱，叶圆茎细，有蔓，生溪涧边，一曰积雪草，亦曰连钱草。

蚍蜉酒草，一曰鼠耳，象形也，亦曰无心草。

盆甑草，即牵牛子也。结实后断之，状如盆甑，其中有子似龟，蔓如薯蕷。

蔓胡桃，出南诏，大如扁螺，两隔，味如胡桃。或言蛮中藤子也。

油点草，叶似菘苢，每叶上有黑点相对。

三白草，此草初生不白，入夏叶端方白，农人候之蒔田，三叶白，草毕秀矣。其叶似薯蕷。

落回一曰博落回，有大毒，生江淮山谷中。茎叶如麻，茎中空，吹作声如勃逻回，因名之。

蒟蒻，根大如碗，至秋叶滴露，随滴生苗。

鬼皂荚，生江南地，泽如皂荚，高一二尺，沐之长发，叶亦去衣垢。

通脱木，如婢麻，生山侧，花上粉主治恶疮，心空，中有瓢，轻白可爱，女工取以饰物。

毗尸沙花，一名日中金钱花，本出外国，梁大同一年进来中土。

左行草，使人无情，范阳长贡。

青草槐，龙阳县裨牛山南有青草槐，丛生，高尺余，花若金

灯,仲夏发花,一本云迄十秋。

竹肉,江淮有竹肉,生竹节上,如弹丸,味如白鸡,代竹皆向北。有大树鸡,如栝椹,呼为胡孙眼。

石耳,庐山有石耳,性热。

野狐丝,庭有草蔓生,色白,花微红,大如粟,秦人呼为野狐丝。

金钱花,一云本出外国,梁大同二年进来中土。梁时荆州掾属双陆,赌金钱,钱尽,以金钱花相足,鱼弘谓得花胜得钱。

荷,汉明帝时,池中有分枝荷,一茎四叶,状如骈盖,子如玄珠,可以饰珮也。灵帝时有夜舒荷,一茎四莲,其叶夜舒昼卷。

梦草,汉武时,异国所献,似蒲,昼缩入地,夜若抽萌。怀其草,自知梦之好恶。帝思李夫人,怀之辄梦。

乌蓬,叶如鸟翅,俗呼为仙人花。

雀芋状如雀头,置干地反湿,置湿处复干。飞鸟触之堕,走兽遇之僵。

望舒草,出扶支国,草红色,叶如莲叶,月出则舒,月没则卷。

红草,山戎之北有草,茎长一丈,叶如车轮,色如朝虹。齐桓时,山戎献其种,乃植于庭,以表霸者之瑞。

神草,魏明时,苑中合欢草状如蓍,一株百茎,昼则众条扶疏,夜乃合一茎,谓之神草。

三蔬,晋时有芳蔬园,在墉—曰金墉—之东,有菜名芸薇。类有三种:紫色为上蔬,味辛;黄色者为中蔬,味甘;青者为下蔬,味咸。常以三蔬充御菜,可以藉食。

掌中芥,末多国出也。取其子置掌中吹之,一吹一长,长

三尺，乃植于地。

水网藻，汉武昆明池中有水网藻，枝横侧水上，长八九尺，有似网目。鳧鸭入此草中，皆不得出，因名之。

地日草，南方有地日草，三足乌欲下食此草，羲和之馭以手掩乌目，食此则美闷不复动。东方朔言，为小儿时，并陷，坠至地下，数十年无所寄托，有人引之，令住此草中，隔红泉不得渡。其人以一只履，因乘泛红泉，得至草处食之。

挟剑豆，乐浪东有融泽，之中生豆荚，形似人挟剑，横斜而生。

牧靡，建宁郡乌句山南五百里，牧靡草可以解毒。百卉方盛，乌鹊误食，乌喙中毒，必急飞牧靡上，喙牧靡以解也。

酉阳杂俎前集卷二十

肉 攫 部

取鹰法，七月二十日为上时，内地者多，塞外者殊少。八月上旬为次时，八月下旬为下时，塞外鹰毕至矣。鹰网目方一寸八分，纵八十目，横五十目。以黄蘗和杼汁染之，令与地色相类。昆虫好食网，以蘗防之。有网竿 都杙 吴公磔竿二：一为鹑竿，一为鸽竿。鸽飞能远察：见鹰，常在人前；若竦身动盼，则随其所视候之。

取木鸡、木雀、鷓，网目方二寸，纵三十目，横十八目。

凡鸷鸟，雏生而有慧，出壳之后，即于窠外放巢。大鸷恐其堕坠，及为日所曝，热喝致损，乃取带叶树枝，插其巢畔，防其坠堕及作阴凉也。欲验雏之大小，以所插之叶为候，若一日二日，其叶虽萎而尚带青色，至六七日，其叶微黄，十日后枯瘁，此时雏渐大可取。

凡禽兽，必藏匿形影同于物类也，是以蛇色逐地，茅兔必赤，鹰色随树。

鹰巢，一名鼓鹰，呼鼓子者，雏鹰也。鹰四月一日停放，五月上旬拔毛入笼。拔毛先从头起，必于平旦过顶，至伏鹑则止，从颈下过颞毛，至尾则止。尾根下毛名颞毛。其背毛、并两翅大翎覆翻、及尾毛十二根等并拔之，两翅大毛合四十四枝，覆翻翎亦四十四枝。八月中旬出笼。

雕角鹰等,三月一日停放,四月上旬置笼。

鹞,北回鹰过尽停放,四月上旬入笼,不拔毛。

鹞,五月上旬停放,六月上旬拔毛入笼。

凡鸞击等,一变为鹞,二变为鹞,转鹞,三变为正鹞。自此以后,至累变,皆为正鹞。

白鹞,觜爪白者,从一变为鹞至累变,其白色一定,更不改易。若觜爪黑者,臆前纵理,翎尾斑节,微微有黄色者,一变为鹞,则两翅封上,及两脰之毛间似紫白,其余白色不改。

齐王高纬武平六年,得幽州行台仆射河东潘子光所送白鹞,合身如雪色。视臆前微微有纵白斑之理,理色暧昧如纁,觜本之色微带青白,向末渐乌,其爪亦同于觜,蜡胫并作黄白赤,是为上品。黄麻色,一变为鹞,其色不甚改易,惟臆前纵斑渐阔而短,鹞转出后,乃至累变,背上微加青色,臆前纵理转就短细,渐加膝上鲜白,此为次。青麻色,其变色一同黄麻之鹞,此为下品。又有罗鸟鹞,罗麻鹞。一曰鹞。

白兔鹰,觜爪白者,从一变为鹞,乃至累变,其白色一定,更不改易。觜爪黑而微带青白色,臆前纵理及翎尾斑节,微有黄色者,一变,背上翅尾微为灰色,臆前纵理变为横理,变色微漠若无,脰间仍白。至于鹞转以后,其灰色微褐,而渐渐向白,其觜爪极黑,体上黄鹞斑色微深者,一变为青白鹞,鹞转之后,乃至累变,臆前横理转细,则渐为鹞色也。

齐王高洋天保三年,获白兔鹰一联,不知所得之处。合身毛羽如雪,目色紫,爪之本白,向末为浅乌之色一曰目赤色、觜爪之本色白。蜡胫并黄,当时号为金脚。

又,高帝一曰高齐武平初,领军将军赵野又献白兔鹰一联,头及顶遥看悉白,近边熟视,乃有紫迹在毛心。其背上以白地

紫迹点其毛心，紫外有白赤周绕。白色之外，以黑为缘，翅毛亦以白为地，紫色节之。臆前以白为地，微微有纁赤纵理。眼黄如真金，觜本之色微白，向末渐乌，蜡作浅黄色，胫指之色亦黄，爪色与觜同。

散花白，觜爪黑而微带青白色者，一变为紫理白鸪，鸪转以后，乃至累变，横理转细，臆前紫渐灭成白。其觜爪极黑者，一变为青白鸪，鸪转之后，乃至累变，横理转细，臆前渐作灰白色。

赤色，一变为鸪，其色带黑，鸪转以后，乃至累变，横理转细，臆前微微渐白，其背色不改，此上色也。

白唐，一变为青鸪，而微带灰色，鸪转之后，乃至累变，横理转细，臆前微微渐白。

鸪烂堆一曰雌、一曰雄黄，一变为鸪，色如鹞鹞，鸪转之后，乃至累变，横理转细，臆前渐渐微白。

黄色，一变之后，乃至累变，其色似于鹞鹞，而色微深，大况鸪烂雄黄变色同也。

青斑，一变为青父鸪，鸪转之后，乃至累变，横理转细，臆前微微渐白，此次色也。

白唐，唐者黑色也。谓斑上有黑色，一变为青白鸪，杂带黑色，鸪转之后，乃至累变，横理转细，臆前渐渐微白。

赤斑唐，谓斑上有黑色也。一变为鸪，其色多黑，鸪转之后，乃至累变，横理转细，臆前黑虽渐褐，世人仍名为黑鸪。

青斑唐，谓斑上有黑色也。一变为鸪，其色带青黑，鸪转之后，乃至累变，横理虽细，臆前之色仍常暗黦，此下色也。

鹰之雌雄，唯以大小为异，其余形像，本无分别。雉鹰虽小，而是雄鹰，羽毛杂色，从初及变，既同兔鹰，更无别述。雉

鹰一岁，臆前纵理阔者，世名为鸱斑，至后变为鸱鸢之时，其臆纵理变作横理，然犹阔大，若臆前纵理本细者，后变为鸱鸢之时，臆前横理亦细。

荆窠白者，短身而大，五斤有余，便鸟而快，一名沙里白。生代北沙漠里荆窠上，向雁门、马邑飞。

代都赤者，紫背，黑须，白睛，白毛，三斤半以上，四斤以下便兔，生代川赤岩里，向虚丘、中山、白峒飞。

漠北白者，身长且大，五斤有余，细斑短胫，鹰内之最。生沙漠之北，不知远近，向代川、中山飞，一名西道白。房山白者，紫背细斑，三斤以上、四斤以下便兔，生代东房山白杨、椴树上，向范阳、中山飞。

渔阳白，腹背俱白，大者五斤便兔，生徐无及东西曲。一名大曲、小曲。白叶树上生，向章武、合口、博海飞。

东道白，腹背俱白，大者六斤余，鹰内之最大。生卢龙、和龙以北，不知远近，向涣休、巨黑一日里、章武、合口、光州一日川飞，虽稍软，若值快者，越于前鹰。土黄，所在山谷皆有，生柞栎树上，或大或小。

黑皂骊，大者五斤，生渔阳山松、杉树上，多死，时有快者，章武飞。白皂骊，大者五斤，生渔阳、白道、河阳、漠北，所在皆有。生柏枯树上，便鸟，向灵丘、中山、范阳、章武飞。青斑，大者四斤，生代北及代川白杨树上，细斑者快，向灵丘山、范阳飞。

鸱鹰茭子，青黑者快，蛻净眼明，是未尝养雏，尤快。若目多眵，蛻不净者，已养雏矣，不任用，多死。又条头无花，虽远而聚，或条出句然作声，短命之候。口内赤，反掌热，隔衣蒸人，长命之候。叠尾、振卷打格、只立理面毛、藏头睡，长命之

候也。

凡鸷鸟飞尤忌错，喉病入叉，十无一活。汉在咽喉骨前皮里，缺盆骨内，膝之下。

吸筒，以银碟为之，大如角鹰翅管，鹰以下，筒大小准其翅管。

凡夜条不过五条数者短命，条如赤小豆汁与白相和者死。

凡网损，摆伤，兔蹋伤，鹤兵爪，皆为病。

酉阳杂俎续集卷一

支诺皋上

新罗国有第一贵族金哥，其远祖名旁缶，有弟一人，甚有家财。其兄旁缶因分居，乞衣食。国人有与其隙地一亩，乃求蚕谷种于弟，弟蒸而与之，缶不知也。至蚕时，有一蚕生焉，日长寸余，居旬大如牛，食数树叶不足。其弟知之，伺间杀其蚕。经日，四方百里内，蚕飞集其家，国人谓之巨蚕，意其蚕之王也，四邻共缲之，不供。谷唯一茎植焉，其穗长尺余，旁缶常守之，忽为鸟所折，衔去，旁缶逐之。上山五六里，鸟入一石罅，日没径黑，旁缶因止石侧。至夜半月明，见群小儿赤衣共戏。一小儿云：“尔要何物？”一曰：“要酒。”小儿露一金锥子击石，酒及樽悉具。一曰：“要食。”又击之，饼饵羹炙罗于石上。良久，饮食而散，以金锥插于石罅。旁缶大喜，取其锥而还，所欲随击而办，因是富侔国力。常以珠玑贖其弟，弟方始悔其前所欺蚕谷事，仍谓旁缶试以蚕谷欺我，我或如兄得金锥也。旁缶知其愚，谕之不及，乃如其言。弟蚕之，止得一蚕如常蚕；谷种之，复一茎植焉。将熟，亦为鸟所衔，其弟大悦，随之入山，至鸟入处，遇群鬼，怒曰：“是窃予金锥者。”乃执之，谓曰：“尔欲为我筑糠一作塘三版乎？欲尔鼻长一丈乎？”其弟请筑糠三版。三日饥困，不成，求哀于鬼，乃拔其鼻，鼻如象而归，国人怪而聚观之，惭恚而卒。其后子孙戏击锥求狼粪，因雷震，锥失

所在。

临瀨一作湍西北有寺，寺僧智通，常持《法华经》入禅。每晏坐，必求寒林静境，殆非人迹所至。经数年，忽夜有人环其院呼智通，至晓声方息。历三夜，声侵户，智通不耐，应曰：“汝呼我何事，可入来言也。”有物长六尺余，皂衣青面，张目巨吻，见僧初亦合手。智通熟视良久，谓曰：“尔寒乎？就是向火。”物亦就坐。智通但念经，至五更，物为火所醉，因闭目开口，据炉而鼾。智通睹之，乃以香匙举灰火置其口中。物大呼，起走，至闻若蹶声。其寺背山，智通及明视蹶处，得木皮一片。登山寻之，数里，见大青桐，树稍已童矣，其下凹根若新缺然。僧以木皮附之，合无踪隙。其半有薪者创成一蹬，深六寸余，盖魅之口，灰火满其中，火犹荧荧。智通以焚之，其怪自绝。

南人相传，秦汉前有洞主吴氏，土人呼为吴洞。娶两妻，一妻卒，有女名叶限。少惠，善淘一作钩金，父爱之。末岁父卒，为后母所苦，常令樵险汲深。时尝得一鳞二寸余，赭髻金目，遂潜养于盆水，日日长，易数器，大不能受，乃投于后池中。女所得余食，辄沉以食之。女至池，鱼必露首枕岸，他人至，不复出。其母知之，每伺之，鱼未尝见也，因诈女曰：“尔无劳乎，吾为尔新其襦。”乃易其弊衣。后令汲于他泉，计里数百一作里也。母徐衣其女衣，袖利刃行向池呼鱼，鱼即出首，因斫杀之。鱼已长丈余，膳其肉，味倍常鱼，藏其骨于郁栖之下。逾日，女至向池，不复见鱼矣，乃哭于野。忽有人被发粗衣，自天而降，慰女曰：“尔无哭，尔母杀尔鱼矣！骨在粪下，尔归，可取鱼骨藏于室，所须第祈之，当随尔也。”女用其言，金玃衣食随欲而具。及洞节母往，令女守庭果。女伺母行远，亦往，衣翠纺上衣，蹑金履。母所生女认之，谓母曰：“此甚似姊也。”母亦疑

之，女觉遽反，遂遗一只履为洞人所得。母归，但见女抱庭树眠，亦不之虑。其洞邻海岛，岛中有国名陀汗，兵强，王数十岛，水界数千里。洞人遂货其履于陀汗国，国主得之，命其左右履之，足小者履减一寸。乃令一国妇人履之，竟无一称者。其轻如毛，履石无声。陀汗王意其洞人以非道得之，遂禁锢而拷掠之，竟不知所从来，乃以是履弃之于道旁，即遍历人家捕之，若有女履者，捕之以告。陀汗王怪之，乃搜其室，得叶限，令履之而信。叶限因衣翠纺衣，蹑履而进，色若天人也。始具事于王，载鱼骨与叶限俱还国。其母及女即为飞石击死，洞人哀之，埋于石坑，命曰懊女冢。洞人以为媒祀，求女必应。陀汗王至国，以叶限为上妇。一年，王贪求，祈于鱼骨，宝玉无限。逾年，不复应。王乃葬鱼骨于海岸，用珠百斛藏之，以金为际，至征卒叛时，将发以贍军。一夕，为海潮所沦。成式旧家人李士元所说。士元本邕州洞中人，多记得南中怪事。

大和五年，复州医人王超善用针，病无不差。于午，忽无病死，经宿而苏。言始梦至一处，城壁台殿如王者居，见一人卧，召前袒视，左髀有肿大如杯，令超治之，即为针，出脓升余。顾黄衣吏曰：“可领视毕也。”超随入一门，门署曰毕院，庭中有人眼数千聚成山，视肉迭瞬明灭。黄衣曰：“此即毕也。”俄有二人形甚奇伟，分处左右，鼓巨箠吹激，眼聚扇而起，或飞或走，或为人者，倾刻而尽。超访其故，黄衣吏曰：“有生之类，先死而毕。”言次忽活。

前秀才李鹄觐于颖川，夜至一驿，才卧，见物如猪者突上厅阶。鹄惊走，透后门投驿廐，潜身草积中，屏息且伺之。怪亦随至，声绕草积数匝，瞪目相视鹄所潜处，忽变为巨星，腾起数道烛天。鹄左右取烛索鹄于草积中，已卒矣。半日方苏，因

说所见，未旬，无病而死。

元和中，国子监学生周乙者，尝夜习业。忽见一小鬼鬚鬣，头长二尺余，满头碎光如星，眨眨一作荧荧可恶。戏灯弄砚，纷纭不止。学生素有胆，叱之稍却，复傍书案，因伺其所为，渐逼近，乙因擒之，踞坐求哀，辞颇苦切。天将晓，觉如物折声，视之，乃弊木杓也，其上粘粟百余粒。

贞元一作上元中，蜀郡有僧志功一作志誓，言住宝相寺持经。夜久，忽有飞虫五六枚，大如蝇，金色，迭飞起灯焰，或蹲于炷花上鼓翅，与火一色，久乃灭焰中。如此数夕，童子击堕一枚，乃薰陆香也，亦无形状，自是不复见。

元和初，上都东市恶少李和子，父努眼。和子性忍，常攘狗及猫食之，为坊市之患。尝臂鷓立于衢，见二人紫衣，呼曰：“公非李努眼子名和子乎？”和子即遽祇揖。又曰：“有故，可隙处言也。”因行数步，止于人外，言冥司追公，可即去。和子初不受，曰：“人也，何给言。”又曰：“我即鬼。”因探怀中，出一牒，印窠犹湿。见其姓名分明，为猫犬四百六十头论诉事。和子惊惧，乃弃鷓子拜祈之，且曰：“我分死，尔必为我暂留，具少酒。”鬼固辞不获已。初，将入毕罗肆，鬼掩鼻不肯前。乃延于旗亭杜家，揖让独言，人以为狂也。遂索酒九碗，自饮三碗，六碗虚设于西座，且求其为方便以免。二鬼相顾，我等既受一醉之恩，须为作计。因起曰：“姑迟我数刻当返。”未移时至，曰：“君办钱四十万，为君假三年命也。”和子诺许，以翌日及午为期。因酬酒值，且返其酒，尝之味如水矣，冷复冰齿。和子遽归，货衣具凿楮，如期备酹焚之，自见二鬼挈其钱而去。及三日，和子卒。鬼言三年，盖人间三日也。

贞元末，开州军将冉从长，轻财好事，而州之儒生、道者多

依之。有画人甯采图为《竹林会》，甚工。坐客郭萱、柳成二秀才，每以气相轧。柳忽眇图谓主人曰：“此画巧于体势，失于意趣。今欲为公设薄技，不施五色，令其精彩殊胜，如何？”冉惊曰：“素不知秀才艺如此，然不假五色，其理安在？”柳笑曰：“我当入彼画中治之。”郭抚掌曰：“君欲给三尺童子乎？”柳因邀其赌，郭请以五千抵负，冉亦为保。柳乃腾身赴图而灭，坐客大骇。图裱于壁，众摸索不获。久之，柳忽语曰：“郭子信来？”声若出画中也。食顷，瞥自图上坠下，指阮籍像曰：“工夫祇及此。”众视之，觉阮籍图像独异，吻若方笑，甯采睹之不复认。冉意其得道者，与郭俱谢之。数日，竟他去。宋存寿处士在冉家时，目击其事。

奉天县国盛村百姓姓刘者病狂，发时乱走，不避井堑，其家为迎禁咒人侯公敏治之。公敏才至，刘忽起，曰：“我暂出，不假尔治。”因杖薪担至田中，袒而运担，状若击物。良久而返，笑曰：“我病已矣，适打一鬼头落，埋于田中。”兄弟及咒者，犹以为狂，不实之，遂同往验焉。刘掘出一骷髅，载赤发十余茎，其病竟愈。是会昌五年事。

柳璟知举年，有国子监明经，失姓名，昼寝，梦徙倚于监门。有一人负衣囊，衣黄，访明经姓氏，明经语之，其人笑曰：“君来春及第。”明经因访邻房乡曲五六人，或言得者。明经遂邀入长兴里毕罗店常所过处。店外有犬竞，惊曰：“差矣。”梦觉，遽呼邻房数人语其梦。忽见长兴店子入门曰：“郎君与客食毕罗，计二斤，何不计值而去也？”明经大骇，褫衣质之，且随验所梦，相其榻器，皆如梦中。乃谓店主曰：“我与客俱梦中至是，客岂食乎？”店主惊曰：“初怪客前毕罗悉完，疑其嫌置蒜也。”来春，明经与邻房三人梦中所访者，悉及第。

潞州军校郭谊，先为邯郸郡牧使，因兄亡，遂于郾州举其先，同茔一作兄柩葬于磁州滏阳县之西岗县界接山。土中多石，有力葬者率皆凿石为穴，谊之所卜亦凿焉。积日倍工，忽透一穴，穴中有石长可四尺，形如守宫，肢体首尾毕具，役者误断焉。谊恶之，将别卜地，白于刘从谏。从谏不许，因葬焉。后月余，谊陷于厕，体仆几死，骨肉、奴婢相继死者二十余人。自是常恐悸，唵吃不安，因哀请罢职，从谏以都押衙焦长楚之务与谊对换。及贼稹一作刘积阻兵，谊为其魁，军破梟首。其家无少长，悉投井中死。盐州从事郑宾于言，石守宫见在磁州官库中。

伊阙县令李师晦，有兄弟任江南官，与一僧往还，尝入山采药，遇暴风雨，避于欂一作椴树。须臾大震，有物瞥然坠地，倏而朗晴，僧就视，乃一石，形如乐器，可以悬击者。其上平齐如削，其中有窍可盛，其下渐阔而圆，状若垂囊，长二尺，厚三分，其左小缺，斑如碎锦，光泽可鉴，叩之有声。僧意其异物，置于樵中归，柜而埋于禅床下，为其徒所见，往往有知者。李生恳求一见，僧确然言无。忽一日，僧召李生。既至，执手曰：“贫道己力衰弱，无常将至，君前所求物，聊用为别。”乃尽去侍者，引李生入卧内，撤榻掘地，捧匣授之而卒。

贼稹阻命之时，临洛市中百姓有推磨盲骡无故死，因卖之。屠者剖腹中得二石，大如合拳，紫色赤斑，荧润可爱，屠者遂送稹，乃留之。

韦温为宣州，病疮于首，因托后事于女婿，且曰：“予年二十九为校书郎，梦沪水中流，见二吏赍牒相召。一吏至，言彼坟至大，功须万日，今未也。今正万日，予岂逃乎！”不累日而卒。

醴泉尉崔汾仲兄居长安崇贤里，夏月乘凉于庭际。疏旷月色，方午风过，觉有异香。顷间，闻南垣土动簌簌，崔生意其蛇鼠也。忽睹一道士，大言曰：“大好月色。”崔惊惧遽走。道士缓步庭中，年可四十，风仪清古。良久，妓女十余，排大门而入，轻绡翠翘，艳冶绝世。有从者具香茵，列坐月中。崔生疑其狐媚，以枕投门阖警之，道士小顾，怒曰：“我以此差静，复贪月色。初无延伫之意，敢此粗率。”复厉声曰：“此处有地界耶？”欵有二人，长才三尺，巨首僂耳，唯伏其前。道士颐指崔生所止，曰：“此人合有亲属入阴籍，可领来。”二人趋出，一饷间，崔生见其父母及兄悉至，卫者数十，捽曳批之。道士叱曰：“我在此，敢纵子无礼乎？”父母叩头曰：“幽明隔绝，海责不及。”道士叱遣之。复顾二鬼曰：“捉此痴人来！”二鬼跳及门，以赤物如弹丸遥投崔生口中，乃细赤绋也。遂钓出于庭中，又诟辱之。崔惊失音，不得自理，崔仆妾号泣。其妓罗拜曰：“彼凡人，因讶仙官无故而至，非有大过。”怒解，乃拂衣由大门而去。崔病如中恶，五六日方差，因迎祭酒醮谢，亦无他。崔生初隔纸隙见亡兄以帛抹唇如损状，仆使共讶之，一婢泣曰：“几郎就木之时，面衣忘开口，其时匆匆就剪，误伤下唇，然旁人无见者。不知幽冥中二十余年，犹负此苦。”

辛秘五经擢第后，常州赴婚。行至陕，因息于树阴。旁有乞儿箕坐，痲面虬衣，访辛行止，辛不耐而去，乞儿亦随之。辛马劣不能相远，乞儿强言不已。前及一衣绿者，辛揖而与之语，乞儿后应和。行里余，绿衣者忽前马骤去，辛怪之，独言此人何忽如是。乞儿曰：“彼时至，岂自由乎？”辛觉语异，始问之，曰：“君言时至，何也？”乞儿曰：“少顷当自知之。”将及店，见数十人拥店，问之，乃绿衣者卒矣。辛大惊异，遽卑下之，因

褫衣衣之，脱乘乘之，乞儿初无谢意，语言往往有精义。至汴，谓辛曰：“某止是矣，公所适何事也？”辛以娶约语之，乞儿笑曰：“公士人，业不可止，此非君妻，公婚期甚远。”隔一日，乃扛一器酒，与辛别，指相国寺刹曰：“及午而焚，可迟此而别。”如期，刹无故火发，坏其相轮。临去以绫帕复赠辛，带有一结，语辛异时有疑，当发视也。积二十余年，辛为渭南尉，始婚裴氏。洎裴生日，会亲宾，忽忆乞儿之言，解帕复结，得楮幅大如手板，署曰“辛秘妻，河东裴氏，某月日生”，乃其日也。辛计别乞儿之年，妻尚未生，岂蓬瀛籍者谪于人间乎！方之蒙袂辑履，有愤于黔娄，撻植索涂，见称于杨子，差不同耳。

酉阳杂俎续集卷二

支诺皋中

上都浑瑊宅，戟门内一小槐树，树有穴，大如钱。每夜月霁后，有蚓如巨臂，长二尺余，白颈红斑，领蚓数百条，如索，缘树枝条。及晓，悉入穴。或时众鸣，往往成曲。学士张乘言浑令公时，堂前忽有一树从地踊出，蚯蚓遍挂其上。已有出处，忘其书名目。

东都尊贤坊田令宅，中门内有紫牡丹成树，发花千朵。花盛时，每月夜有小人五六，长尺余，游于上。如此七八年，人将掩之，辄失所在。

大和七年，上都青龙寺僧契宗，俗家在樊州一作川。其兄樊竟因病热，乃狂言虚笑，契宗精神总持，遂焚香敕勒。兄忽诟骂曰：“汝是僧，第归寺住持，何横于事？我止居在南柯，爱汝苗硕多获，故暂来耳。”契宗疑其狐魅，复禁桃枝击之。其兄但笑曰：“汝打兄不顺，神当殛汝，可加力勿止。”契宗知其无可奈何，乃已。病者欬起牵其母，母遂中恶。援其妻，妻亦卒。乃攀其弟妇，回面失明，经日悉复旧。乃语契宗曰：“尔不去，当唤我眷属来。”言已，有鼠数百，穀穀作声，大于常鼠，与人相触，驱逐不去。及明，失所在。契宗恐怖加切，其兄又曰：“慎尔声气，吾不惧尔，今须我大兄弟自来。”因长呼曰：“寒月、寒月，可来此！”至三呼，有物大如狸，赤如火，从病者脚起，缘衾

止于腹上，目光四射。契宗持刀就击之，中物一足，遂跳出户，烛其穴，踪至一房，见其物潜走瓮中，契宗举巨盆覆之，泥固其隙。经三日发视，其物如铁，不得动，因以油煎杀之，臭达数里，其兄遂愈。月余，村有一家父子六七人暴卒，众意其兴蛊。

贞元中，望苑驿西有百姓王申，手植榆于路旁成林，构茅屋数椽，夏月常馈浆水于行人，官者即延憩具茗。有儿年十三，每令伺客。忽一日白其父，路有女子求水，因令呼入。女少年，衣碧襦，白幅巾，自言家在此南十余里，夫死无儿，今服禫矣，将适马嵬访亲情，丐衣食。言语明悟，举止可爱，王申乃留饭之。谓曰：“今日暮夜可宿此，达明去也。”女亦欣然从之，其妻遂纳之后堂，呼之为妹。倩其成衣数事，自午至戌悉办，针缀细密，殆非人工。王申大惊异，妻尤爱之，乃戏曰：“妹既无极亲，能为我家作新妇子乎？”女笑曰：“身既无托，愿执粗井灶。”王申即日赁衣贯礼为新妇。其夕暑热，戒其夫，近多盗，不可辟门，即举巨椽捍而寝。及夜半，王申妻梦其子披发诉曰：“被食将尽矣。”惊欲省其子，王申怒之：“老人得好新妇，喜极吃言耶？”妻还睡，复梦如初。申与妻秉烛呼其子及新妇，悉不复应。启其户，户牢如键，乃坏门，阖才开，有物圆目凿齿，体如蓝色，冲人而去，其子唯余脑骨及发而已。

枝江县令张汀，子名省躬，汀亡，因住枝江。有张垂者，举秀才下第，客于蜀，与省躬素未相识。大和八年，省躬昼寝，忽梦一人，自言姓张名垂，因与之接，欢狎弥日。将去，留赠诗一首曰：“戚戚复戚戚，秋堂百年色。而我独茫茫，荒郊遇寒食。”惊觉，遽录其诗，数日卒。

江淮有何亚秦，弯弓三百斤，常解斗牛，脱其一角。又过蕲州，遇一人长六尺余，髯而甚口，呼：“亚秦，可负我过桥。”亚

秦知其非人，因为背，觉脑冷如冰，即急投至交牛柱，乃击之，化为杉木，沥血升余。

长庆初，洛阳利俗坊有百姓行车数辆，出长夏门。有一人负布囊，求寄囊于车中，且戒勿妄开，因返入利俗坊。才入坊内，有哭声起，受寄者发囊视之，其口结以生纆，内有一物，状如牛胞，及黑绳长数尺，百姓惊，遽敛结之。有顷，其人亦至，复曰：“我足痛，欲憩君车中数里可乎？”百姓知其异，许之。其人登车，览其囊，不悦，顾曰：“何无信？”百姓谢之。又曰：“我非人，冥司俾予录五百人，明历陕、虢、晋、绛及至此，人多虫，唯得二十五人耳。今须往徐泗。”又曰：“君晓予言虫乎？患赤疮即虫耳。”车行二里，遂辞有程不可久留，君有寿者，不复忧矣。”忽负囊下车，失所在。其年夏，天下多患赤疮，少有死者。

元和中，光宅坊百姓失名氏，其家有病者将困，迎僧持念，妻儿环守之。一夕，众仿佛见一人入户，众遂惊逐，乃投于瓮间，其家以汤沃之，得一袋，盖鬼间所谓搐气袋也。忽听空中有声求其袋，甚哀切，且言我将别取人以代病者，其家因掷还之，病者即愈。

相传人将死，虱离身。或云取病者虱于床前，可以卜病。将差，虱行向病者，背则死。

兴州有一处名雷穴，水常半穴，每雷声，水塞穴流，鱼随流而出。百姓每候雷声，绕树布网，获鱼无限。非雷声，渔子聚鼓于穴口，鱼亦辄出，所获半于雷时。韦行规为兴州刺史时，与亲故书说其事。

上都务本坊，贞元中，有一家因打墙掘地，遇一石函。发之，见物如丝满函，飞出于外。惊视之次，忽有一人起于函，被白发长丈余，振衣而起，出门失所在。其家亦无他。前记之中

多言此事，盖道门太阴炼形，日将满，人必露之。

于季友为和州刺史时，临江有一寺，寺前渔钓所聚。有渔子下网，举之重，坏网，视之，乃一石如拳。因乞寺僧置于佛殿中，石遂长不已，经年重四十斤。张周封员外入蜀，亲睹其事。

进士王恽，才藻雅丽，尤长体物，著《送君南浦赋》，为词人所称。会昌二年，其友人陆休符，忽梦被录至一处，有驹卒止之。屏外见若胥靡数十，王恽在其中。陆欲就之，恽面若愧色，陆强牵与语，恽垂泣曰：“近受一职司，厌人闻。”指其类，“此悉同职也。”休符恍惚而觉。时恽往扬州，有妻子居住太平侧，休符异所梦，迟明访其家信，得王至洛书。又七日，其讣至，计其卒日，乃陆之梦夕也。

武宗元年，金州军事典邓俨先死数年，其案下书手蒋古者，忽心痛暴卒，如有人捉至一曹司，见邓俨，喜曰：“我主张甚重，籍尔录数百幅书也。”蒋见堆案绕壁，皆涅楮朱书，乃给曰：“近损右臂，不能搦管。”有一人谓邓，既不能书，可令还，蒋草草被遣还，陨一坑中而觉。因病，右手遂废。

姚司马者，寄居汾州，宅枕一溪，有二小女常戏钓溪中，未尝有获。忽挠竿各得一物，若鱣者而毛，若鳖者而鳃，其家异之，养以盆池。经年，二女精神恍惚，夜常明灯挫针，染蓝涅皂，未尝暂息，然莫见其所取也。时杨元卿在邠州，与姚有旧，姚因从事邠州。又历半年，女病弥甚。其家张灯戏钱，忽见二小手出灯下，大言曰：“乞一钱。”家人或唾之，又曰：“我是汝家女婿，何敢无礼。”一称乌郎，一称黄郎，后常与人家狎熟。杨元卿知之，因为求上都僧瞻。瞻善鬼神部，持念治魅，病者多著效。瞻至其家，标扛界绳，印手敕剑召之。后设血食、盆酒于界外。中夜，有物如牛，鼻于酒上。瞻乃匿剑，跣步大言，极

力刺之。其物匣刃而走，血流如注。瞻率左右明炬索之，迹其血至后宇角中，见若乌革囊，大可合簣，喘若鞞囊，盖乌郎也。遂毁薪焚杀之，臭闻十余里，一女即愈。自是风雨夜，门庭闻啾啾。次女犹病。瞻因立于前，举伐折罗叱之，女恐怖泚额。瞻偶见其衣带上有皂袋子，因令侍婢解视之，乃小籥也。遂搜其服玩，勘得一簣，簣中悉是丧家搭帐衣，衣色唯黄与皂耳。瞻假将满，不能已其魅，因归京。逾年，姚罢职入京，先诣瞻，为加功治之。浹旬，其女臂上肿起如沔，大如瓜，瞻禁针刺之，出血数合，竟差。

东都龙门有一处，相传广成子所居也。天宝中，北宗雅禅师者，于此处建兰若。庭中多古桐，枝干拂地。一年中桐始华，有异蜂，声如人吟咏，禅师谛视之，具体人也，但有翅长寸余，禅师异之，乃以卷竹幕巾网获一焉，置于纱笼中，意嗜桐花，采华致其旁。经日集于一隅，微聆吁嗟声。忽有数人翔集笼者，若相慰状。又一日，其类数百，有乘车舆者，其大小相称，积于笼外，语声甚细，亦不惧人。禅师隐于柱听之，有曰：“孔昇翁为君筮不祥，君颇记无？”有曰：“君已除死籍，又何惧焉！”有曰：“叱叱，予与青桐君弈，胜获琅玕纸十幅，君出可为礼星子词，当为料理。”语皆非世人事，终日而去。禅师举笼放之，因祝谢之。经次日，有人长三尺，黄罗衣，步虚止禅师屠苏前，状如天女：“我三清使者，上仙伯致意多谢。”指顾间失所在，自是遂绝。

倭国僧金刚三昧，蜀僧广昇，峨眉县，与邑人约游峨眉。同雇一夫，负笈荷糗药。山南顶径狭，俄转而待，负笈忽入石罅，僧广昇先览，即牵之，力不胜，视石罅甚细，若随笈而开也。众因组衣断蔓，厉其腰肋出之。笈才出，罅亦随合。众诘之，

曰：“我常薪于此，有道士住此隙内，每假我舂药。适亦招我，我不觉入。”时元和十三年。

上都僧太琼者，能讲《仁王经》。开元初，讲于奉化县京遥村，遂止村寺，经两夏。于一日持钵将上堂，阖门之次，有物坠檐前。时天才辨色，僧就视之，乃一初生儿，其襁褓甚新，僧惊异，遂袖之，将乞村人。行五六里，觉袖中轻，探之，乃一弊帚也。

陕州西北白径岭上逻村村人田氏，尝穿井得一根，大如臂，节中粗，皮若茯苓，气似术。其家奉释，有像设数十，遂置于像前。田氏女名登娘，年十六七，有容质，父常令供香火焉。经岁余，女尝见一少年出入佛堂中，白衣蹑履，女遂私之，精神举止，有异于常矣。其物根每岁至春擢芽，其女有娠，乃以其事白于母，母疑其怪。尝有衲僧过门，其家因留之供养，僧将入佛宇，辄为物拒之。一日，女随母他出，僧入佛堂，门才启，有鸽一只拂僧飞去。其夕，女不复见其怪，视其根，顿成朽蠹。女娠才七月，产物三节，其形如像前根也。田氏并火焚之，其怪亦绝。成式尝见道者论枸杞、茯苓、人参、术形有异，服之获上寿。或不荤血、不色欲遇之，必能降真为地仙矣。田氏无分，见怪而去，宜乎。

宝历二年，明经范璋居梁山读书。夏中深夜，忽听厨中有拉物声，范慵省之。至明，见束薪长五寸余，齐整可爱，积于灶上，地上危累蒸饼五枚。又一夜，有物叩门，因拊掌大笑，声如婴儿，如此经三夕。璋素有胆气，乃乘其笑，曳巨薪逐之。其物状如小犬，璋欲击之，变成火满川，久而乃灭。

建中初，有人牵马访马医，称马患脚，以二十铍求治。其马毛色骨相，马医未尝见，笑曰：“君马大似韩幹所画者，真马

中固无也。”因请马主绕市门一匝，马医随之。忽值韩幹，幹亦惊曰：“真是吾设色者。”乃知随意所匠，必冥会所肖也。遂摩挲，马若蹶，因损前足，幹心异之。至舍，视其所画马本，脚有一点黑缺，方知是画通灵矣。马医所获钱，用历数主，乃成泥钱。

莱州即墨县有百姓王丰兄弟三人，丰不信方位所忌，尝于太岁上掘坑，见一肉块，大如斗，蠕蠕而动，遂填其坑，肉随填而出，丰惧弃之。经宿，长塞于庭，丰兄弟奴婢数日内悉暴卒，唯一女存焉。

虢州玉城县黑鱼谷，贞元中，百姓王用业炭于谷中，中有水，方数步，尝见二黑鱼，长尺余，游于水上，用伐木饥困，遂食一鱼。其弟惊曰：“此鱼或谷中灵物，兄奈何杀此？”有顷，其妻饷之。用运斤不已，久乃转面，妻觉状貌有异，呼其弟视之。忽褫衣号跃，变为虎焉，径入山。时时杀獐鹿，夜掷庭中，如此二年。一日日昏，叩门自名曰：“我用也。”弟应曰：“我兄变为虎三年矣，何鬼假吾兄姓名？”又曰：“我往年杀黑鱼，冥谪为虎，比因杀人，冥官笞余一百，今免放，杖伤遍体，汝第视予，无疑也。”弟喜，遽开门，见一人头犹是虎，因怖死，举家叫呼奔避，竟为村人格杀之，验其身有黑子，信王用也，但首未变。元和中，处士赵齐约尝至谷中，见村人说。

元和初，上都义宁坊有妇人风狂，俗呼为五娘，常止宿于永穆墙垣下。时中使茹大夫使于金陵，有狂者，众名之信夫，或歌或哭，往往验未来事。盛暑拥絮，未尝沾汗；沍寒袒露，体无拘折。中使将返，信夫忽叫，拦马曰：“我有妹五娘在城中，今有少信，必为我达也。”中使素知其异，欣然许之。乃探怀出一襖，内中使靴中，仍曰：“为语五娘，无事速归也。”中使至长

乐坡，五娘已至，拦马笑曰：“我兄有信，大夫可见还。”中使久而方悟，遽令取信授之，五娘因发襖，有衣三事，乃衣之而舞，大笑而归，复至墙下，一夕而死，其坊率钱葬之。经年，有人自江南来，言信夫与五娘同日死矣。

元和中，有淮西道军将使于汴州，止驿中。夜久，眠将熟，忽觉一物压己，军将素健，惊起与之角力，其物遂退，因夺手中革囊，鬼暗中哀祈甚苦。军将谓曰：“汝语我物名，我当相还。”良久，曰：“此搐气袋耳。”军将乃举臂击之，语遂绝。其囊可盛数升，无缝，色如藕丝，携于日中无影。

建中末，书生何讽尝买得黄纸古书一卷，读之。卷中得发卷，规四寸，如环无端，何因绝之。断处两头滴水升余，烧之作发气。讽尝言于道者，吁曰：“君固俗骨，遇此不能羽化，命也。据《仙经》曰：“蠹鱼三食神仙字，则化为此物，名曰脉望，夜以规映当天中星，星使立降，可求还丹，取此水和而服之，即时换骨上宾。”因取古书阅之，数处蠹漏，寻义读之，皆神仙字，讽方哭伏。

华阴县东七级赵村，村路因水啮成谷，梁之。村人日行车过桥，桥根坏，坠车焉，村人不复收。积三年，村正尝夜度桥，见群小儿聚火为戏，村正知其魅，射之，若中木声，火即灭，啾啾曰：“射着我阿连头。”村正上县回，寻之，见败车轮六七片，有血，正衔其箭。

相国李公固言，元和六年，下第游蜀，遇一老姥，言：“郎君明年芙蓉镜下及第，后二纪拜相，当镇蜀土，某此时不复见郎君出将之荣也。”明年，果然状头及第，诗赋题有《人镜芙蓉》之目。后二十年，李公登庸，其姥来谒，李公忘之，姥通曰：“蜀民老姥尝嘱季女者。”李公省前事，具公服谢之，延入中堂见其妻

女。坐定，又曰：“出将入相定矣。”李公为设盛馔，不食，唯饮酒数杯，即请别。李固留不得，但言乞庇我女。赠金皂襦帽，并不受，唯取其妻牙梳一枚，题字记之。李公从至门，不复见。及李公镇蜀日，卢氏外孙子九龄不语，忽弄笔砚，李戏曰：“尔竟不语，何用笔砚为？”忽曰：“但庇成都老姥爱女，何愁笔砚无用也。”李公惊悟，即遣使分诣诸巫。巫有董氏者，事金天神，即姥之女，言能语此儿，请祈华岳三郎。如其言，诘旦，儿忽能言。因是蜀人敬董如神，祈无不应，富积数百金，恃势用事，莫敢言者。洎相国崔邺来镇蜀，遽毁其庙，投土偶于江，仍判责事金天王董氏杖背，递出西界，今在贝州。李公婿卢生舍之于家，其灵歇矣。

登封尝有士人，客游十余年，归庄，庄在登封县。夜久，士人睡未著，忽有星火发于墙堵下，初为萤，稍稍芒起，大如弹丸，飞烛四隅，渐低，轮转来往，去士人面才尺余。细视，光中有一女子，贯钗，红衫碧裙，摇首摆尾，具体可爱。士人因张手掩获，烛之，乃鼠粪也，大如鸡栖子。破视，有虫首赤身青，杀之。

融州河水有泉半岩，将注其下，相次九磴，每磴下一白石浴斛承之，如似镌造。尝有人携一婢，取下浴斛中浣巾，须臾风雨忽至，其婢震死，所浣巾斛，碎于山下。自别安一斛，新于向者。

有人游终南山一乳洞，洞深数里，乳旋滴沥成飞仙状，洞中已有数十，眉目衣服，形制精巧。一处滴至腰以上，其人因手承漱之。经年再往，见其所承滴，像已成矣，乳不复滴，当手承处，衣缺二寸不就。

滕王图，一日，紫极宫会，秀才刘鲁封云：尝见《滕王蛺蝶图》，有名江夏斑、大海眼、小海眼、村里来、菜花子。

酉阳杂俎续集卷三

支诺皋下

开元末，蔡州上蔡县南李村百姓李简，病疾卒。瘞后十余日，有汝阳县百姓张弘义，素不与李简相识，所居相去十余舍，亦因病死。经宿却活，不复认父母妻子，且言：“我是李简，家住上蔡县南李村，父名亮。”惊问其故，言方病时，梦有二人着黄，赍帖见追。行数里，至一大城，署曰王城。引入一处，如人间六司院，留居数日，所勘责事悉不能对。忽有一人自外来，称错追李简，可即放还，一吏曰：“李简身坏，须令别托生。”时忆念父母亲族，不欲别处受生，因请却复本身。少顷，见领一人至，通曰：“追到杂职汝阳张弘义。”吏又曰：“弘义身幸未坏，速令李简托其身，以尽余年。”遂被两吏扶持却出城，但行甚速，渐无所知，忽若梦觉，见人环泣，及屋宇，都不复认。”亮访其亲族名氏及平生细事，无不知也。先解竹作，因自入房索刀具，破蔑成器，语音举止，信李简也，竟不返汝阳。时成式三从叔父摄蔡州司户，亲验其事。昔扁鹊易鲁公扈、赵婴齐之心，及寤，互返其室，二室相咨。以是稽之，非寓言矣。

武宗六年，扬州海陵县还俗僧义本且死，托其弟言：“我死必为我剃须发，衣僧衣三事。”弟如其言，义本经宿却活。言见二黄衣吏追至冥司，有若王者问曰：“此何州县？”吏言：“扬州海陵县僧。”王言：“奉天符沙汰僧尼，海陵无僧，因何作僧领

来？”令回，还俗了领来。僧遽索俗衣，衣之而卒。

汴州百姓赵怀正，住光德坊。大和三年，妻阿贺尝以女工致利。一日，有人携石枕求售，贺一环获焉。赵夜枕之，觉枕中如风雨声，因令妻子各枕一夕，无所觉，赵枕辄复如旧，或喧悸不得眠，其侄请碎视之。赵言：“脱碎之无所见，弃一百之利也，待我死后，尔必破之。”经月余，赵病死。妻令侄毁视之，中有金银各一铤，如模铸者。所函铤处无丝隙，不知从何而入也。铤各长三寸余，阔如巨臂。遂货之，办其殓及偿债，不余一钱。阿贺今住洛阳会节坊，成式家雇其纫针，亲见其说。

成式一作段文昌三从房叔父某者，贞元末，自信安至洛，暮达瓜洲，宿于舟中。夜久弹琴，觉舟外有嗟叹声，止息即无。如此数四，乃缓轸还寝。梦一女子年二十余，形悴衣败，前拜曰：“妾姓郑名琼罗，本居丹徒，父母早亡，依于孀嫂，嫂不幸又歿，遂来扬子寻姨。夜至逆旅，市吏子王惟举，乘醉将逼辱，妾知不免，因以领巾绞项自杀，市吏子乃潜埋妾于鱼行西渠中。其夕，再见梦扬子令石义留，竟不为理。复见冤气于江石上，谓非烟之祥，图而表奏。抱恨四十年，无人为雪。妾父母俱善琴，适听郎君琴声，奇音翕响，心感怀叹，不觉来此。”寻至洛北河清县温谷访内弟樊元则，元则自少有异术，居数日，忽曰：“兄安得此一女鬼相随，请为遣之。”乃张灯焚香作法，顷之，灯后窸窣有声，元则曰：“是请纸笔也。”即投纸笔于灯影中。少顷，旋纸疾落灯前，视之，书盈于幅。书杂言七字，辞甚凄恨，元则遽令录之，言鬼书不久辄漫灭。及晓，纸上若煤污，无复字也。元则复令具酒脯纸钱，乘昏焚于道。有风旋灰直上数丈，及聆悲泣声。诗凡二百六十二字，率叙幽冤之意，语不甚晓，词故不载。其中二十八字曰：“痛填心兮不能语，寸断肠兮

诉何处。春生万物妾不生，更恨魂香不相遇。”

庐州舒城县蚓，成式三从房伯父，大和三年，任庐州某官。庭前忽有蚓出，大如食指，长三尺，白项下有两足，足正如雀脚，步于垣下，经数日方死。

荆州百姓孔谦蚓，成式侄女乳母阿史，本荆州人，尝言小时，见邻居百姓孔谦篱下有蚓，口露双齿，肚下足如螭，长尺五，行疾于常蚓，谦恶，遽杀之。其年，谦丧母及兄，谦亦不得活。

越州有卢冉者，时举秀才，家贫未及入京，因之顾头堰。堰在山阴县顾头村，与表兄韩确同居。自幼嗜鲙，在堰尝凭吏求鱼。韩方寤，梦身为鱼在潭，有相忘之乐，见二渔人乘艇张网，不觉身入网中，被掷桶中，覆之以苇。复睹所凭吏就潭商价，吏即揭鳃贯鲙，楚痛殆不可忍。及至舍，历认妻子婢仆。有顷，置砧斫之，苦若脱肤，首落方觉，神痴良久，卢惊问之，具述所梦。遽呼吏访所市鱼处，洎渔子形状，与梦不差。韩后入释，住祇园寺，时开成二年。成式书吏沈郢家在越州，与堰相近，目睹其事。

曹州南华县端相寺，时尉李蕴至寺巡检，偶见尼房中地方丈余独高，疑其藏物，掘之数尺，得一瓦瓶，覆以木槩。视之，有颅骨、大方隅颧下属骨两片，长八寸。开罅彻上容钗股，若合筒瓦，下齐如截，莹如白牙。蕴意尼所产，因毁之。

中书舍人崔嘏弟崔暇，娶李氏。为曹州刺史，令兵马使国邵南勾当障车。后邵南因睡，忽梦崔女在一厅中，女立于床西，崔暇在床东。执红笺题诗一首，笑授暇，暇因朗吟之。诗言：“莫以贞留妾，从他理管弦。容华难久驻，知得几多年。”梦后才一岁，崔暇妻卒。

李正己本名怀玉，侯希逸之内弟也。侯镇淄青，署怀玉为兵马使。寻构飞语，侯怒，囚之，将置于法。怀玉抱冤无诉，于狱中垒石象佛，默期冥助。时近腊日，心慕同侪，叹吒而睡。觉有人在头上语曰：“李怀玉，汝富贵时至。”即惊觉，顾不见人，天尚黑，意甚怪之。复睡，又听人谓曰：“汝看墙上有青乌子噪，即是富贵时。”及觉，不复见人。有顷，天曙，忽有青乌数十如雀，飞集墙上。俄闻三军叫唤，逐出希逸，坏炼取怀玉，扶知留后。成式见台州乔庶说，乔之先官于东平目击其事。

河南少尹韦绚，少时尝于夔州江岸见一异虫，初疑棘针一枝，从者惊曰：“此虫有灵，不可犯之，或致风雷。”韦试令踏地惊之，虫伏地如灭，细视地上若石脉焉。良久渐起如旧，每刺上有一爪，忽入草疾走如箭，竟不知是何物。

永宁王相涯三怪，浙米匠人苏润，本是王家炊人，至荆州方知，因问王家咎征，言宅南有一井，每夜常沸涌有声，昼窥之，或见铜厮一作叵罗，或见银熨斗者，水腐不可饮。又王相内斋有禅床，柘材丝绳，工极精巧，无故解散，各聚一处，王甚恶之，命焚于灶下。又长子孟博晨兴，见堂地上有凝血数滴，踪至大门方绝，孟博遽令铲去，王相初不知也，未数月及难。

许州有一老僧，自四十以后，每寐熟即喉声如鼓簧，若成韵节。许州伶人伺其寝，即谱其声，按之丝竹，皆合古奏，僧觉亦不自知，二十余年如此。

荆有魏溪，好食白鱼，日命仆市之，或不获，辄笞责。一日，仆不得鱼，访之于猎者可渔之处，猎者给之，曰：“某向打鱼，网得一麝，因渔而获，不亦异乎？”仆依其所售，具事于溪，溪喜曰：“审如是，或有灵矣。”因置诸榻，日夕荐香火，历数年不坏，颇有吉凶之验。溪友人恶溪所为，伺其出，烹而食之，亦

无其灵。

成都坊正张和。蜀郡有豪家子，富拟卓郑，蜀之名姝，无不毕致，每按图求丽，媒盈其门，常恨无可意者。或言坊正张和，大侠也，幽房闺稚，无不知之，盍以诚投乎？豪家子乃具簠金篋锦，夜诣其居，具告所欲，张欣然许之。异日，谒豪家子，偕出西郭一舍，入废兰若，有大像岿然，与豪家子昇像之座，坊正引手扞佛乳，揭之，乳坏成穴如碗，即挺身入穴，因拽豪家子臂，不觉同在穴中。道行十数步，忽睹高门崇墉，状如州县。坊正叩门五六，有丸髻婉童启迎，拜曰：“主人望翁来久矣。”有顷，主人出，紫衣贝带，侍者十余，见坊正甚谨，坊正指豪家子曰：“此少君子也，汝可善待之，予有切事须返。”不坐而去，言已，失坊正所在。豪家子心异之，不敢问。主人延于堂中，珠玑缙绣，罗列满目，又有琼杯，陆海备陈。饮彻，命引进妓数四，支鬟撩鬓，缥若神仙。其舞杯闪球之令，悉新而多思。有金器容数升，云擎鲸口，钿以珠粒。豪家子不识，问之，主人笑曰：“此次皿也，本拟伯雅。”豪家子竟不解。至三更，主人忽顾妓曰：“无废欢笑，予暂有所适。”揖客而退，骑从如州牧，列烛而出。豪家子因私于墙隅妓中年差暮者，遽就，谓曰：“嗟乎，君何以至是，我辈早为所掠，醉其幻术，归路永绝，君若要归，第取我教。”授以七尺白练，戒曰：“可执此候主人归，诈祈事设拜，主人必答拜，因以练蒙其头。”将曙，主人还，豪家子如其教，主人投地乞命，曰：“死姬负心，终败吾事，今不复居此。”乃驰去。所教妓即共豪家子居。二年忽思归，妓亦不留，大设酒乐饯之。饮既阑，妓自持锤开东墙一穴，亦如佛乳，推豪家子于墙外，乃长安东墙堵下。遂乞食，方达蜀，其家失已多年，意其异物，道其初始信。贞元初事。

兴元城固县有韦氏女，两岁能语，自然识字，好读佛经。至五岁，一县所有经悉读遍。至八岁，忽清晨薰衣靓妆，默存牖下，父母讶移时不出，视之，已蜕衣而失，竟不知何之。荆州处士许卑得于韦氏邻人张弘郢。

忠州垫江县县吏冉端，开成初父死，有严师者，善山岗，为卜地，云合有生气群聚之物。掘深丈余，遇蚁城，方数丈，外重雉堞皆具，子城谯橹，工若雕刻。城内分径街，小垤相次，每垤有蚁数千，憧憧不绝。径甚净滑，楼中有二蚁，一紫色，长寸余，足作金色；一有羽，细腰，稍小，白翅，翅有经脉，疑是雌者。众蚁约有数斛。城隅小坏，上以坚土为盖，故中楼不损。即掘露，蚁大扰，若求救状。县吏遽白县令李玄之，既睹，劝吏改卜，严师伐其卜验，为其地吉。县吏请迁蚁于岩侧，状其所为，仍布石覆之以板。经旬，严师忽得病若狂，或自批触，秽詈叫呼，数日不已。玄之素厚严师，因为祝祷，疗以雄黄丸，方愈。

朱道士者，大和八年尝游庐山，憩于涧石，忽见蟠蛇如堆繒锦，俄变为巨龟。访之山叟，云是玄武。

朱道士又曾游青城山丈人观，至龙桥，见岩下有枯骨，背石平坐，按手膝上，状如钩锁，附苔络蔓，色白如雪。云祖父已尝见，不知年代，其或炼形濯魄之士乎？

武宗之元年，戎州水涨，浮木塞江，刺史赵士宗召水军接木，约获百余段。公署卑小，地窄不复用，因并修开元寺。后月余日，有夷人逢一人如猴，着故青衣，亦不辨何制，云关将军差来采木，今被此州接去，不知为计，要须明年却来取。夷人说于州人。至二年七月，天欲曙，忽暴雨至。州城临江枕山，每大水犹去州五十余丈。其时水高百丈，水头漂二千余人。州基地有陷深十丈处，大石如三间屋者，堆积于州基，水黑而

腥，至晚方落。知州官虞藏玘及官吏才及船投岸。旬月后，旧州地方干，除大石外，更无一物，惟开元寺玄宗真容阁去本处十余步，卓立沙上，其他铁石像，无一存者。

成都乞儿严七师，幽陋凡贱，涂垢臭秽不可近，言语无度，往往应于未兆。居西市悲田坊，尝有帖衙侪儿干满川、白迦、叶珪、张美、张翱等五人为火。七师遇于涂，各与十五文，勤勤若相别为赠之意。后数日，监军院宴满川等为戏以求衣粮，少师李相怒，各杖十五，递出界。凡四五年间，人争施与，每得钱帛，悉用修观，语人曰：“寺何足修。”方知折寺之兆也。今失所在。

荆州百姓郝惟谅，性粗率，勇于私斗。武宗会昌二年寒食日，与其徒游于郊外，蹴鞠角力，因醉卧墀间。迨宵分方始寤，将归，历道左里余，值一人家，室绝卑陋，虽张灯而颇昏暗，遂诣乞浆。睹一妇人姿容惨悴，服装羸弊，方向灯纫缝，延郝，以浆授郝。良久，谓郝曰：“知君有胆气，故敢陈情。妾本秦人，姓张氏，嫁于府衙健儿李自欢。自欢自大和中戍边不返，妾遭疾而歿，别无亲戚，为邻里殡于此处，已逾一纪，迁葬无因。凡死者肌骨未复于土，魂神不为阴司所籍，离散恍惚，如梦如醉。君或留念幽魂，亦是阴德，使妾遗骸得归泉壤，精爽有托，斯愿毕矣。”郝谓曰：“某生业素薄，力且不办，如何？”妇人云：“某虽为鬼，不废女工。自安此，常造雨衣，与胡氏家佣作，凡数岁矣。所聚十三万，备掩藏固有余也。”郝许诺而归。迟明，访之胡氏，物色皆符，乃具以告，即与偕往殡所，毁瘞视之，散钱培椁，缙之数如其言。胡氏与郝哀而异之，复率钱与同辈合二十万，盛其凶仪，瘞于鹿顶原，其夕见梦于胡、郝。

衡岳西原近朱陵洞，其处绝险，多大木、猛兽，人到者率迷

路,或遇巨蛇,不得进。长庆中,有头陀悟空,尝裹粮持锡,夜入山林。越咒侵虎,初无所惧。至朱陵原游览累日,扞萝垂踵,无幽不迹。因是胼胝,憩于岩下,长吁曰:“饥渴如此,不遇主人。”忽见前岩有道士坐绳床,僧诣之,不动。遂责其无宾主意,复告以饥困,道士欬起,指石地曰:“此有米。”乃持钁劖石,深数寸,令僧探之,得陈米升余,即着于釜,承瀑敲火,煮饭劝僧食,一口未尽,辞以未熟,道士笑曰:“君飧止此,可谓薄分,我当毕之。”遂吃硬饭。又曰:“我为客设戏。”乃处木衰枝,投盖危石,猿悬鸟跂,其捷闪目。有顷,又旋绕绳床,劬步渐趋,以至蓬转涡急,但睹衣色成规,倏忽失所。僧寻路归寺,数日不复饥渴矣。

严绶镇太原,市中小儿如水际泅戏,忽见物中流流下,小儿争接,乃一瓦瓶,重帛幕之。儿就岸破之,有婴儿长尺余,遂走,群儿逐之。顷间,足下旋风起,婴儿已蹈空数尺,近岸,舟子遽以篙击杀之。发朱色,目在顶上。

王哲,虔州刺史,在平康里,治第西偏。家人掘地拾得一石子,朱书其上,曰“修此不吉”,家人揩拭转分明,乃呈哲。哲意家人惰于畚鍤,自磨朱,深若石脉,哲甚恶之,其年哲卒。

世有村人供于僧者,祈其密言,僧给之曰驴,其人遂日夕念之。经数岁,照水,见青毛驴附于背。凡有疾病魅鬼,其人至其所立愈。后知其诈,咒效亦歇。

秀才田暉云:大和六年秋,凉州西县百姓妻产一子,四手四足,一身分两面,项上发一穗长至足。时朝伯峻为县令。

韦斌虽生于贵门,而性颇厚质,然其地望素高,冠冕特盛,虽门风稍奢,而斌立朝侃侃,容止尊严,有大臣之体。每会朝,未尝与同列笑语。旧制,群臣立于殿庭,既而遇雨雪,亦不移

步于廊下。忽一旦密雪骤降，自三事以下，莫不振其簪裾，或更其立位。独斌意色益恭，俄雪甚至膝。朝既罢，斌于雪中拔身而去，见之者咸叹重焉。斌兄陟，早以文学识度著名于时，善属文，攻草隶书。出入清显，践历崇贵，自以门地才华，坐取卿相，而接物简傲，未尝与人款曲。衣服车马，犹尚奢侈。侍儿阉竖，左右常数十人，或隐几搢颐，竟日懒为一言。其于僕羞，犹为精洁，仍以鸟羽择米，每食毕，视厨中所委弃，不啻万钱之直。若宴于公卿，虽水陆具陈，曾不下箸。每令侍婢主尺牍，往来复章，未尝自札，受意而已，词旨重轻，正合陟意。而书体遒利，皆有楷法，陟唯署名。尝自谓所书陟字，如五朵云，当时人多仿效，谓之郇公五云体。尝以五彩纸为缄题，其侈纵自奉，皆此类也。然家法整肃，其子允，课习经史，日加海励，夜分犹使人视之，若允习读不辍，旦夕问安，颜色必悦。若稍怠惰，即遽使人止之，令立于堂下，或弥旬不与语。陟虽家僮数千人，应门宾客，必遣允为之，寒暑未尝辍也，颇为当时称之。然陟竟以简倨恃才，常为持权者所忌。

天宝中，处士崔玄微洛东有宅，耽道，饵术及茯苓三十载，因药尽，领童仆辈入嵩山采芝，一年方回，宅中无人，蒿莱满院。时春季夜间，风清月朗，不睡，独处一院，家人无故辄不到。三更后，有一青衣云：“君在院中也，今欲与一两女伴过至上东门表姨处，暂借此歇可乎？”玄微许之。须臾，乃有十余人，青衣引入。有绿裳者前曰：“某姓杨氏。”指一人，曰：“李氏。”又一人，曰：“陶氏。”又指一绯衣小女，曰：“姓石，名阿措。”各有侍女辈。玄微相见毕，乃坐于月下，问行出之由。对曰：“欲到封十八姨。数日云欲来相看不得，今夕众往看之。”坐未定，门外报封家姨来也。坐皆惊喜出迎。杨氏云：“主人

甚贤，只此从容不恶，诸处亦未胜于此也。”玄微又出见封氏，言词泠泠有林下风气。遂揖入坐，色皆殊绝，满座芬芬，馥馥袭人，命酒各歌以送之，玄微志其一二焉。有红裳人与白衣送酒，歌曰：“皎洁玉颜胜白雪，况乃青年对芳月。沉吟不敢怨春风，自叹容华暗消歇。”又白衣人送酒，歌曰：“绛衣披拂露盈盈，淡染胭脂一朵轻。自恨红颜留不住，莫怨春风道薄情。”至十八姨持盏，情颇轻佻，翻酒污阿措衣，阿措作色曰：“诸人即奉求，余不奉畏也。”拂衣而起。十八姨曰：“小女弄酒。”皆起至门外别。十八姨南去，诸人西入苑中而别，玄微亦不至异。明夜又来，欲往十八姨处，阿措怒曰：“何用更去封姬舍，有事只求处士，不知可乎？”诸女皆曰：“可。”阿措来言曰：“诸女伴皆住苑中，每岁多被恶风所挠，居止不安，常求十八姨相庇。昨阿措不能依回，应难取力。处士倘不阻见庇，亦有微报耳。”玄微曰：“某有何力得及诸女。”阿措曰：“但求处士每岁岁日与作一朱幡，上图日月五星之文，于苑东立之，则免难矣，今岁已过，但请至此月二十一日平旦，微有东风，即立之，庶可免也。”玄微许之，乃齐声谢曰：“不敢忘德。”各拜而去。玄微于月中随而送之，逾苑墙乃入苑中，各失所在。乃依其言，至此日立幡。是日东风振地，自洛南折树飞沙，而苑中繁花不动。玄微乃悟诸女曰姓杨、姓李，及颜色衣服之异，皆众花之精也。绯衣名阿措，即安石榴也。封十八姨，乃风神也。后数夜，杨氏辈复至愧谢，各裹桃李花数斗，劝崔生服之，可延年却老，愿长如此住护卫某等，亦可至长生。至元和初，玄微犹在，可称年三十许人。

酉阳杂俎续集卷四

贬 误

小戏中于弈局一枰，各布五子角迟速，名“蹙融”。予因读《座右方》，谓之“蹙戎”。又尝览王充《论衡》之言秦穆为缪音谬。及往往见士流遇人促装，必谓之曰“车马有行色”。直台、直省者云“寓直”，实为可笑。乃录宾语甚误者，著之于此。

予大和初，从事浙西赞皇公幕中，尝因与曲宴。中夜，公语及国朝词人优劣云：“世人言灵芝无根，醴泉无源，张曲江著词也，盖取虞翻《与弟求婚书》，徒以芝草为灵芝耳。”予后偶得《虞翻集》，果如公言。开成初，予职在集贤，颇获所未见书。始览王充《论衡》，自云“充细族孤门”，或嘲之，答曰：“鸟无世凤凰，兽无种麒麟，人无祖圣贤。”必当因祖有以效贤号，则甘泉有故源，而嘉禾有旧根也。

范传正中丞举进士，省试《风过竹赋》，甚丽，为词人所讽，然为从竹之箫，非萧艾之萧也。《荀子》云：如风过箫，忽然已化。义同。草上之风必偃，相传至今已为误。予读《淮南子》云：夫播棋丸于地，圆者趣窞，方者止高，各从其所安，夫人又何上下焉。若风之过箫也，忽然感之，可以清浊应矣。高诱注云：清商，浊宫也。

相传云，释道钦住径山，有问道者，率尔而对，皆造宗极。刘忠州晏，尝乞心偈，令执炉而听，再三称“诸恶莫作，诸善奉

行”。晏曰：“此三尺童子皆知之。”钦曰：“三尺童子皆知之，百岁老人行不得。”至今以为名理。予读《梁元帝杂传》，云晋惠末，洛中沙门耆域，盖得道者。长安人与域食于长安寺，流沙人与域食于石人前，数万里同日而见。沙门竺法行，尝稽首乞言，域升高坐曰：“守口摄意，心莫犯戒。”竺语曰：“得道者当授所未听，今有八岁沙弥亦以诵之。”域笑曰：“八岁而致诵，百岁不能行。”嗟乎，人皆敬得道者，不知行即是得。

相传云，韩晋公滉在润州，夜与从事登万岁楼，方酣，置杯不悦，语左右曰：“汝听妇人哭乎，当近何所？”对在某街。诘朝，命吏捕哭者讯之，信宿狱不具。吏惧罪，守于尸侧。忽有大青蝇集其首，因发髻验之，果妇私于邻，醉其夫而钉杀之。吏以为神，吏问晋公，晋公云：“吾察其哭声疾而不悼，若强而惧者。”王充《论衡》云：郑子产晨出，闻妇人之哭，拊仆之手而听。有间，使吏执而问之，即手杀其夫者也。异日，其仆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子产曰：“凡人于其所亲爱，知病而忧，临死而惧，已死而哀。今哭已死而惧，知其奸也。”

相传云，德宗幸东宫，太子亲割羊脾，水泽手，因以饼洁之，太子觉上色动，乃徐卷而食。司空赞皇公著《次柳氏旧闻》，又云是肃宗。刘餗《传记》云：太宗使宇文士及割肉，以饼拭手，上屡目之，士及佯不悟，徐卷而啖。

相传云，张上客艺过十全。有果毅，因重病虚悸，每语腹中辄响，诣上客请治，曰：“此病古方所无。”良久思曰：“吾得之矣。”乃取《本草》令读之，凡历药名六七不应，因据药疗之立愈。据刘餗《传记》，有患应病者，问医官苏澄，澄言：“无此方。吾所撰《本草》，网罗天下药可谓周，令试读之。”其人发声辄应，至某药，再三无声，过至他药，复应如初。澄因为方，以此

药为主，其病遂差。

今人云，借书还书等为二痴。据杜荆州书告耽云：知汝颇欲念学，今因还书致副书，可案录受之，当别置一宅中，勿复以借人。古谚云：有书借人为嗤，借人书送还为嗤也。

世呼病瘦为崔家疾。据《北史》，北齐李庶无须，时人呼为天阉。博陵崔谏，暹之兄也。尝调之曰：“何不以锥刺颐，作数十孔，拔左右好须者栽之。”庶曰：“持此还施贵族艺眉，有验，然后艺须。”崔家时有恶疾，故庶以此调之。俗呼滹沱河为崔家墓田。

俗好于门上画虎头，书聳字，谓阴刀鬼名，可息疫疠也。予读《汉旧仪》，说雉逐疫鬼，又立桃人、苇索、沧耳、虎等。聳为合沧耳也。

予在秘丘，尝见同官说俗说楼罗，因天宝中，进士有东西棚，各有声势，稍佗者多会于酒楼食毕罗，故有此语。予读梁元帝《风人辞》云：“城头网雀，楼罗人着。”则知楼罗之言，起已多时。一云：“城头网张雀，楼罗人会着。”

世说曹著轻薄才，长于题目人。尝目一达官为热熬上猢猻，其实旧语也。《朝野僉载》云：魏光乘好题目人。姚元之长太行急，谓之趁蛇鸛鹊。侍御史王旭短而黑丑，谓之烟薰水蛇。杨仲嗣躁率，谓之热熬上猢猻。

蜀石笋街，夏中大雨，往往得杂色小珠，俗谓地当海眼，莫知其故。蜀僧惠疑曰：“前史说蜀少城饰以金璧珠翠，桓温恶其大修，焚之，合在此。今拾得小珠，时有孔者，得非是乎？”予开成初，读《三国典略》，梁大同中骤雨，殿前有杂色珠，梁武有喜色，虞寄因上《瑞雨颂》，梁武谓其兄荔曰：“此颂清拔，卿之士龙也。”

俗好剧语者云，昔有某氏破产贯酒，少有醒时，其友题其门闾云：“今日饮酒醉，明日饮酒醉。”邻人读之不解，曰：“今日饮酒醉，是何等语？”于今青衿之子，无不记者。《谈薮》云：北齐高祖尝宴群臣，酒酣，各令歌，武卫斛律丰乐《歌》曰：“朝亦饮酒醉，暮亦饮酒醉。日日饮酒醉，国计无取次。”帝曰：“丰乐不谄，是好人也。”

相传玄宗尝令左右提优人黄幡绰入池水中，复出，幡绰曰：“向见屈原笑臣，尔遭逢圣明，何尔至此？”据《朝野僉载》：散乐高崔嵬善弄痴，大帝令没首水底。少顷，出而大笑，上问之，云：“臣见屈原，谓臣云：‘我遇楚怀无道，汝何事亦来耶？’”帝不觉惊起，赐物百段。又《北齐书》，显祖无道，内外各怀怨毒。曾有典御丞李集面谏，比帝甚于桀纣。帝令缚致水中，沉没久之，后令引出，谓曰：“我何如桀纣？”集曰：“向来你不及矣。”如此数四，集对如初。帝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痴汉，方知龙逢、比干，非是俊物。”遂解放之。盖事本起于此。

今人每睹栋宇巧丽，必强谓鲁般奇工也。至两都寺中，亦往往托为鲁般所造，其不稽古如此。据《朝野僉载》云：鲁般者，肃州燉煌人，莫详年代，巧侔造化。于凉州造浮图，作木鸢，每击楔三下，乘之以归。无何，其妻有妊，父母诘之，妻具说其故。父后伺得鸢，击楔十余下，乘之，遂至吴会。吴人以为妖，遂杀之。般又为木鸢乘之，遂获父尸。怨吴人杀其父，于肃州城南作一木仙人，举手指东南，吴地大旱三年。卜曰：“般所为也。”赍物具千数谢之，般为断一手，其日吴中大雨。国初，土人尚祈祷其木仙。六国时，公输般亦为木鸢以窥宋城。

俗说沙门杯渡入梁，武帝召之，方弈棋呼杀，阍者误听杀

之。浮休子云：梁有榼头师，高行神异，武帝敬之，尝令中使召至，陛奏榼头师至，帝方棋，欲杀子一段，应声曰：“杀。”中使人遽出斩之。帝棋罢，命师入。中使曰：“向者陛下下令杀，已法之矣。师临死云：‘我无罪，前生为沙弥，误锄杀一蚓，帝时为蚓，今此报也。’”

予门吏陆畅，江东人，语多差误，轻薄者多加诸以为剧语。予为儿时，尝听人说陆畅初娶童溪女，每旦，群婢捧匱，以银奩盛藻豆。陆不识，辄沃水服之。其友生问：“君为贵门女婿，几多乐事？”陆云：“贵门礼法甚有苦者，日俾予食辣赽，殆不可过。”近览《世说新书》，云王敦初尚公主，如厕，见漆箱盛干枣，本以塞鼻。王谓厕上下果，食至尽。既还，婢擎金漆盘贮水，琉璃碗进藻豆。因倒著水中，既饮之，群婢莫不掩口。

焦贛《易林·乾卦》云：“道陟多阪，胡言连蹇。译暗且聾，莫使道通。”据梁元帝《易连山》，每卦引《归藏》斗图，立成委化。《集林》及焦贛《易林》乾卦卦辞，与贛《易林》卦辞同，盖相传误也。

予别著郑涉好为查语，每云：“天公映冢，染豆削棘，不若致余富贵。”至今以为奇语。释氏《本行经》云：自穿藏阿逻仙言，磨棘画羽为自然义。盖从此出也。

《续齐谐记》云，许彦于绥安山行，遇一书生，年二十余，卧路侧，云足痛，求寄鹅笼中，彦戏言许之。书生便入笼中，笼亦不广，书生与双鹅并坐，负之不觉重。至一树下，书生乃出笼，谓彦曰：“欲薄设馔。”彦曰：“甚善。”乃于口中吐一铜盘，盘中海陆珍羞，方丈盈前。酒数行，谓彦曰：“向将一妇人相随，今欲召之。”彦曰：“甚善。”遂吐一女子，年十五六，容貌绝伦，接膝而坐。俄书生醉卧，女谓彦曰：“向窃一男子同来，欲暂呼，

愿君勿言。”又吐一男子，年二十余，明恪可爱，与彦叙寒温，挥觞共饮。书生似欲觉，女复吐锦行障，障书生。久而书生将觉，女又吞男子，独对彦坐。书生徐起，谓彦曰：“暂眠遂久留君，日已晚，当与君别。”还复吞此女子及诸铜盘，悉纳口中。留大铜盘与彦曰：“无以籍意，与君相忆也。”释氏《譬喻经》云：昔梵志作术，吐出一壶，中有女与屏处作家室。梵志少息，女复作术，吐出一壶，中有男子，复与共卧。梵志觉，次第互吞之，柱杖而去。余以吴均尝览此事，讶其说，以为至怪也。

相传天宝中，中岳道士顾玄绩，尝怀金游市中。历数年，忽遇一人，强登旗亭，扛壶尽醉。日与之熟，一年中输数百金，其人疑有为，拜请所欲。玄绩笑曰：“予烧金丹八转矣，要一人相守，忍一夕不言，则济吾事。予察君，神静有胆气，将烦君一夕之劳。或药成，相与期于太清也。”其人曰：“死不足酬德，何至是也。”遂随入中岳，上峰险绝，岩中有丹灶盆，乳泉滴沥，乱松闭景。玄绩取干饭食之，即日上章封劄。及暮，授其一板云：“可击此知更，五更当有人来此，慎勿与言也。”其人曰：“如约。”至五更，忽有数铁骑呵之曰：避！其人不动。有顷，若王者，仪卫甚盛，问汝何不避，令左右斩之。其人如梦：遂生于大贾家。及长成，思玄绩不言之戒。父母为娶，有三子。忽一日，妻泣：“君竟不言，我何用男女为！”遂次第杀其子。其人失声，豁然梦觉，鼎破如震，丹已飞矣。释玄奘《西域记》云：中天婆罗痾斯国鹿野东，有一涸池，名救命，亦曰烈士。昔有隐者于池侧结庵，能令人畜代形，瓦砾为金银，未能飞腾诸天，遂筑坛作法，求一烈士，旷岁不获。后遇一人于城中，乃与同游。至池侧，赠以金银五百，谓曰：“尽当来取。”如此数返，烈士屡求效命。隐者曰：“祈君终夕不言。”烈士曰：“死尽不惮，岂徒

一夕屏息乎！”于是令烈士执刀立于坛侧，隐者按剑念咒。将晓，烈士忽大呼，空中火下，隐者疾引此人入池。良久出，语其违约。烈士云：“夜分后，惛然若梦，见昔事主躬来慰谕，忍不交言，怒而见害。托生南天婆罗门家住胎，被尝艰苦，每思恩德，未尝出声。及娶，生子，丧父母，亦不语。年六十五，妻忽怒，手剑提其子，若不言杀尔子。我自念已隔一生，年及衰朽，唯止此子，应遽止妻，不觉发此声耳。”隐者曰：“此魔所为，吾过矣。”烈士惭忿而死。盖传此之误，遂为中岳道士。

相传云，一公初谒华严，严命坐，顷曰：“尔看吾心在何所？”一公曰：“师驰白马过寺门矣。”又问之，一公曰：“危乎，师何为处乎刹末也？”华严曰：“聪明果不虚，试复观我。”一公良久，泚颡，面洞赤，作礼曰：“师得无入普贤地乎？”集贤校理郑符云：“柳中庸善《易》，尝诣普寂公，公曰：“筮吾心所在也。”柳云：“和尚心在前檐第七题。”复问之，在某处。寂曰：“万物无逃于数也，吾将逃矣。”尝试测之。柳久之瞿然曰：“至矣！寂然不动，吾无得而知矣。”又《洗禅师本传》云：日照三藏诣洗，洗不迎接，直责之曰：“僧何为俗入器湫处？”洗微曛，亦不答。又云：“夫立不可过人头，岂容漂身鸟外？”洗曰：“吾前心于市，后心刹末。三藏果聪明者，且复我。”日照乃弹指数十，曰：“是境空寂，诸佛从自出也。”予按《列子》曰：有神巫自齐而来，处于郑，命曰季咸。列子见之心醉，以告壶丘子。壶丘子曰：“尝试与来，以吾示之。”明日，列子与见壶丘子，壶丘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殆见吾杜德机也。尝又与来。”列子又与见壶丘子，壶丘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列子明日又与见壶丘子，出曰：“子之先生不齐，吾无得而相焉。”“吾示之以太冲莫朕。尝又与来。”明日又与之见壶丘子，立未定，失而走。壶丘子曰：

“吾与之虚而猗移，因以为方靡，因以为流波，故逃也。”予谓诸说悉互窜是事也。如晋时有人百掷百卢，王衍曰：“后掷似前掷矣。”盖取于《列子》均后于前之义，当时人闻以为名言。人之易欺，多如此类也。

相传江淮间有驿，俗呼露筋。尝有人醉止其处，一夕，白鸟姑嘬，血滴筋露而死。据江德藻《聘北道记》云：自邵伯棣三十六里至鹿筋，梁先有逻。此处足白鸟，故老云，有鹿过此，一夕为蚊所食，至晓见筋，因以为名。

昆明池中有冢，俗号浑子。相传昔居民有子名浑子者，常违父语，若东则西，若水则火。病且死，欲葬于陵屯处，矫谓曰：“我死必葬于水中。”及死，浑泣曰：“我今日不可更违父命。”遂葬于此。据盛弘之《荆州记》云：固城临洱水，洱水之北岸有五女墩。西汉时有人葬洱北，墓将为水所坏。其人有五女，共创此墩，以防其墓。又云：一女嫁阴县佷子，子家赀万金，自少及长，不从父言。临死，意欲葬山上，恐子不从，乃言必葬我于渚下磧上。佷子曰：“我由来不听父教，今当从此一语。”遂尽散家财，作石冢，以土绕之，遂成一洲，长数步。元康中，始为水所坏。今余石成半榻许，数百枚，聚在水中。

今军中将射鹿，往往射棚上亦画鹿。李绩封君义《聘梁记》曰：梁主客贺季指马上立射，嗟美其工。绘曰：“养由百中，楚恭以为辱。”季不能对。又有步从射版，版记射的，中者甚多。绘曰：“那得不射獐。”季曰：“上好生行善，故不为獐形。”自獐而鹿，亦不差也。

今言泉镜者，往往谓壁间蛛为镜，见其形规而匾。伏子，必为子所食也。《西汉》云：春祠黄帝，用一泉、破镜，以泉食母，故五月五日作泉羹也。破镜食父，如豕虎眼。黄帝欲绝其

类，故百物皆用之。傅玄赋云：“荐祠破镜，膳用一泉。”

《朝野僉载》云：“隋末有管君谟善射，闭目而射，应口而中，云志其目则中目，志其口则中口。有王灵智学射于谟，以为曲尽其妙，欲射杀谟，独擅其美。谟执一短刀，箭来辄截之，唯有一矢，谟张口承之，遂啮其镞。笑曰：“学射三年，未教汝啮镞法。”《列子》云：甘蝇，古之善射者，弟子名飞卫，巧过于师。纪昌又学射于飞卫，以蒸一作征角之弧，朔蓬之箛，射贯虱心。既尽飞卫之术，计天下敌己者，一人而已，乃谋杀飞卫。相遇于野，二人交射，矢锋相触，坠地而尘不扬。飞卫之矢先穷，纪遗一矢，既发，飞卫以棘刺之端捍之而无差焉。于是二子泣而投弓，请为父子，刻臂以誓，不得告术于人。《孟子》曰：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唯羿为愈己，于是杀羿。

予未亏齿时，尝闻亲故说，张芬中丞在韦南康皋幕中，有一客于宴席上以筹碗中绿豆击蝇，十不失一，一坐惊笑。芬曰：“无费吾豆。”遂指起蝇，拈其后脚，略无脱者。又能拳上倒碗，走十间地不落。《朝野僉载》云：伪周滕州录事参军袁思中，平之子，能于刀子锋杪倒箸。挥蝇起，拈其后脚，百不失一。

士林间多呼殿榱桷护雀网为罍思，其浅误也如此。《礼记》曰：疏屏，天子之庙饰。郑注云：屏谓之树，今罍思也。列之为云气虫兽，如今之阙。张揖《广雅》曰：复思谓之屏。刘熙《释名》曰：罍思在门外。罍，复也。臣将入请事，此复重思。西汉文帝七年，未央宫东阙罍思灾。罍思在外，诸侯之象。后果七国举兵。又王莽性好时日小数，遣使坏渭陵、延陵园门罍思，曰：“使民无复思汉也。”鱼豢《魏略》曰：黄初三年，筑诸门阙外罍思。予自筮仕以来，凡见搢绅数十人，皆谬言泉镜、罍

愚事。

世说蓐泥为窠，声多稍小者谓之汉燕。陶胜力注《本草》云：紫胸轻小者是越燕，胸斑黑声大者是胡燕，其作巢喜长。越巢不入药用。越于汉，亦小差耳。

予数见还往说，天后时有献三足鸟，左右或言一足伪耳。天后笑曰：“但史册书之，安用察其真伪乎？”《唐书》云：天授元年，有进三足鸟，天后以为周室嘉瑞。睿宗云：“鸟前足伪。”天后不悦。须臾，一足坠地。

世说挽歌起于田横，为横死，从者不敢大哭，为歌以寄哀也。挚虞《新礼议》：挽歌出于汉武帝，役人劳苦，歌声哀切，遂以送终，非古制也。工部郎中严厚本云：“挽歌其来久矣。据《左氏传》，公会吴子伐齐，将战，公孙夏命其徒歌《虞殡》，示必死也。”予近读《庄子》曰：缚讴于所生，必于斥苦。司马彪注云：缚读曰拂，引枢索。讴，挽歌，斥疏缓，苦急促。言引缚讴者，为人用力也。

旧言藏钩起于钩弋，盖依辛氏《三秦记》，云汉武钩弋夫人手拳，时人效之，目为藏钩也。《列子》云：瓦抠者巧，钩抠者惮，黄金抠者昏。殷敬顺敬训曰：驱与抠同，众人分曹，手藏物，探取之。又令藏钩剩一人，则来往于两朋，谓之饿鸱。《风土记》曰：藏钩之戏，分二曹以校胜负。若人耦则敌对，若奇则使一人为游附，或属上曹，或属下曹，名为飞鸟。又今为此戏必于正月。据《风土记》，在腊祭后也。庾阐《藏钩赋》序云：予以腊后，命中外以行钩为戏矣。

《世说》云：弹棋起自魏室，妆奁戏也。《典论》云：予于他戏弄之事少所喜，唯弹棋略尽其巧。京师有马合乡侯、东方世安、张公子，恨不与数子对。起于魏室明矣。今弹棋用棋二十

四，以色别贵贱，棋绝后一豆。《座右方》云：白黑各六棋，依六博棋形一云依大棋形，颇似枕状。又魏戏法，先立一棋于局中，余闻一作斗者白黑围绕之，十八筹成都。

《梁职仪》曰：八座尚书以紫纱裹手版，垂白丝于首如笔。《通志》曰：今录仆射、尚书手版，以紫皮裹之，名曰笏。梁中世已来，唯八座尚书执笏者。白笔缀头，以紫囊之，其余公卿但执手版。今人相传云：陈希烈不便税笏，骑马以帛裹，令左右执之。李右座见云便为将来故事，甚失之矣。

今人谓丑为貌寝，误矣。《魏志》曰：刘表以王粲貌寝，体通悦，不甚重之。一云貌寝，体通悦，甚重之。注云：寝，貌不足也。

予大和末，因弟生日观杂戏。有市人小说呼扁鹊作褊鹊，字上声，予令座客任道昇字正之。市人言二十年前尝于上都斋会设此，有一秀才甚赏某呼扁字与褊同声，云世人皆误。予意其饰非，大笑之。近读甄立言《本草音义》引曹宪云：扁，布典反，今步典，非也。案扁鹊姓秦，字越人，扁县郡属渤海。

今六博齿采妓乘，乘字去声呼，无齿曰乘。据《博塞经》云：无齿为绳，三齿为杂绳。今樗蒲塞行十一字。据《晋书》，刘毅与宋祖、诸葛长民等东府聚戏，并合大掷，制应至数百万，余人并黑犊已还，毅后掷得雉。

今阁门有宫人垂帛引百寮，或云自则天，或言因后魏。据《开元礼疏》曰：晋康献褚后临朝不坐，则宫人传百寮拜，有虜中使者见之，归国遂行此礼。时礼乐尽在江南，北方举动法之。周隋相沿，国家承之不改。

侍中，西汉秩甚卑，若今千牛官。举中者，皆禁中。言中严，谓天子已被冕服，不敢斥，故言中也。今侍中品秩与汉殊

绝，犹奏中严外办，非也。

《礼》，婚礼必用昏，以其阳往而阴来也。今行礼于晓祭，质明行事。今俗祭先又用昏，谬之大者矣。夫宫中祭邪魅及葬窆则用昏。又今士大夫家昏礼露施帐，谓之入帐，新妇乘鞍，悉北朝余风也。《聘北道记》云：北方婚礼必用青布幔为屋，谓之青庐。于此交拜，迎新妇。夫家百余人挟车，俱呼曰：“新妇子催出来。”其声不绝，登车乃止，今之催妆是也。以竹杖打婿为戏，乃有大委顿者。江德藻记此为异，明南朝无此礼也。至于奠雁曰鹅，税纓曰合髻，见烛举乐，铺母蚕童，其礼太紊，杂求诸野。

今之士大夫丧妻，往往杖竹甚长，谓之过头杖。据《礼》，父在，嫡子妻丧不杖，众子则杖。据《礼》，彼以父服我，我以母服报之。杖同削杖也。

酉阳杂俎续集卷五

寺塔记上

武宗癸亥三年夏，予与张君希复善继，同官秘书，郑君符梦复，连职仙署。会暇日，游大兴善寺。因问《两京新记》及《游日记》，多所遗略，乃约一旬寻两街寺。以街东兴善为首，二记所不具，则别录之。游及慈恩，初知官将并寺，僧众草草，乃泛问一二上人及记塔下画迹，游于此遂绝。后三年，予职于京洛。及刺安成，至大中七年归京，在外六甲子，所留书籍，揃坏居半，于故简中睹与二亡友游寺，沥血泪交，当时造适乐事，邈不可追。复方刊整，才足续穿蠹，然十亡五六矣。次成两卷，传诸释子。东牟人段成式，字柯古。

靖善坊大兴善寺 寺取大兴城两字、坊名一字为名。《新记》云：优填像，总章初为火所烧，据梁时，西域优填在荆州，言隋自台城移来此寺，非也。今又有旃檀像，开目，其工颇拙，犹差谬矣。 不空三藏塔前多老松，岁旱则官伐其枝为龙骨以祈雨，盖三藏役龙，意其树必有灵也。 行香院堂后壁上，元和中，画人梁洽画双松，稍脱俗格。曼殊堂工塑极精妙，外壁有泥金帧，不空自西域赍来者。 发塔内有隋朝舍利塔，下有记云：爰在官中兴居之所，舍利感应，前后非一。时仁寿元年十二月八日。 旃檀像堂中有《时非时经》，界朱写之，盛以漆龕，僧云隋朝旧物。 寺后先有曲池，不空临终时忽然涸竭，

至惟宽禅师止住，因潦通泉，白莲藻自生，今复成陆矣。东廊之南素和尚院，庭有青桐四株，素之手植。元和中，卿相多游此院。桐至夏有汗，污人衣如鞣脂，不可浣。昭国东门郑相，尝与丞郎数人避暑，恶其汗，谓素曰：“弟子为和尚伐此树，各植一松也。”及暮，素戏祝树曰：“我种汝二十余年，汝以汗为人所恶，来岁若复有汗，我必薪之。”自是无汗。宝历末，予见说已十五余年无汗矣。素公不出院，转《法华经》三万七千部，夜尝有貉子听经，斋时鸟鹊就掌取食。长庆初，庭前牡丹一朵合欢。有僧玄幽题此院诗，警句曰：“三万莲经三十春，半生不踏院门尘。”今有梵僧侨陈如难陀，以粉画坛。性狷急我慢，未甚通中华经。左顾蛤像，旧传云，隋帝嗜蛤，所食必兼蛤味，数逾数千万矣。忽有一蛤，椎击如旧，帝异之，置诸几上，一夜有光。及明，肉自脱，中有一佛、二菩萨像。帝悲悔，誓不食蛤。非陈宣帝。于阗玉像高一尺七寸，阔寸余，一佛、四菩萨、一飞仙，一段玉成，截肪无玷膩，彩若滴。天王阁，长庆中造，本在春明门内，与南内连墙，其形大为天下之最。大和二年，敕移就此寺。拆时，腹中得布五百端，漆数十筒。今部落鬼神形像隳坏，唯天王不损。

辞 《二十字连绝句》 乘晴入精舍，语默想东林。尽是忘机侣，谁惊息影禽。善继 有松堪系马，遇钵更投针。记得汤师句，高禅助朗吟。柯古 一雨微尘尽，支郎许数过。方同嗅薝卜，不用算多罗。梦复 《蛤像连二十字连句》虽因雀变化，不逐月亏盈。纵有天中匠，神工讵可成。柯古 相好全如梵，端倪只为隋。宁同蚌顽恶，但与鹬相持。善继 《圣柱连句》上有铁索迹。天心助兴善，圣迹此开阳。柯古 载想雷轮重，绠疑电索长。善继 上冲扶蟒蛛，不动束银铛。柯古 饥鸟

未曾啄，乖龙宁敢藏。善继

语 各征象事须切，不得引俗书 一宝之数，无钩不可。
鼎上人 唯貌可伏，非驼所堪。柯古 坑中无底，迹中无胜。文
上人 与马同渡，负猿而行。善继 色青力劣，名香几重。梦复
尾既出牖，身可取兴。约上人 六牙生花，七支拄地。柯古
形如珂雪，力绝羈琐。善继 园开胁上，河出鼻中。柯古 一醉
难调，六对曾胜。日高上人

长乐坊安国寺 红楼，睿宗在藩时舞榭。东禅院亦曰木塔院，院门北西廊五壁，吴道玄弟子释思道画释梵八部，不施彩色，尚有典刑。 禅师法空影堂，世号吉州空者，久养一骡，将终，鸣走而死。有弟子允嵩患风，尝于空室，埋一柱锁之，僧难辄愈。 佛殿 开元初，玄宗拆寝室施之。当阳弥勒像，法空自光明寺移来。未建都时，此像在村兰若中，往往放光，因号光明寺。寺在怀远坊，后为延火所烧，唯像独存。法空初移像时，索大如虎口，数十牛曳之，索断不动。法空执炉，依法作礼，九拜，涕泣发誓，像身忽曝曝有声，迸分竟地为数十段。不终日，移至寺焉。 利涉塑堂，元和中，取其处为圣容院，迁像庑下。上忽梦一僧，形容奇伟，诉曰：“暴露数日，岂圣君意耶？”及明，驾幸验问，如梦。即令移就堂中侧，施帷帐安之。

光明寺中，鬼子母及文惠太子塑像，举止态度如生。工名李岫。 山庭院，古木崇阜，幽若山谷，当时辇土营之。 上座璘公院，有穗柏一株，衢柯偃覆，下坐十余人。

辞 《红楼连句》隐侯体 重叠碎晴空，余霞更照红。蟾踪近鸚鵡，鸟道接相风。善继 苔静金轮路，云轻白日宫。元和中，帝幸此处。壁诗传谢客，词人陈至题此院诗云：藻井尚寒龙迹在，红楼初启

日光通。门榜占休公。广宣上人住此院，有诗名，号为《红楼集》。柯古《穗柏连句》一院暑难侵，莓苔可影深。标枝争息鸟，余吹正开衿。柯古 宿雨香添色，残阳石在阴。乘闲动诗思，助静入禅心。善继 《题璘公院》一言至七言，每人占两题。静，虚。热际，安居。梦复 龕灯敛，印香除。东林宾客，西涧图书。檐外垂青豆，经中发白蕖。纵辩宗因袞袞，忘言理事如如。柯古竟 泉台定将入流否，邻笛足疑青梵余。柯古新续

语 征释门中僻事须对 麋字、莎灯、华绵、象荐^{昇上人}集鬣地，效殿林。柯古 夜续不竟

常乐坊赵景公寺 隋开皇三年置，本曰弘善寺，十八年改焉。南中三门里东壁上，吴道玄白画地狱变，笔力劲怒，变状阴怪，睹之不觉毛戴，吴画中得意处。 三阶院西廊下，范长寿画西方变及十六对事，宝池尤妙绝，谛视之，觉水入深壁。院门上白画树石，颇似阎立德。予携立德行天祠粉本验之，无异。 西中三门里门南，吴生画龙及刷天王须，笔迹如铁。有执炉天女，窃眸欲语。 华严院中，输石卢舍立像，高六尺，古样精巧。 塔下有舍利三斗四升，移塔之时，僧守行建道场，出舍利俾士庶观之，呗赞未毕，满地现舍利，士女不敢践之，悉出寺外。守公乃造小泥塔及木塔近十万枚葬之，今尚有数万存焉。 寺有小银象六百余躯，金佛一躯长数尺。大银象高六尺余，古样精巧。又有嵌七宝字《多心经》小屏风，盛以宝函，上有杂色珠及白珠，骈翫乱目。禄山乱，宫人藏于此寺。屏风十五牒，三十行经，后云：发心主司马恒存，愿成主上柱国索伏宝息、上柱国真德，为法界众生造。黄金牒经，善继疑外国物。

辞 《吴画连句》惨淡十堵内，吴生纵狂迹。风云将逼人，

鬼神如脱壁。柯古 其中龙最怪,张甲方汗栗。黑夜窸窣时,安知不霹雳。善继 此际忽仙子,猎猎衣鸟奕。妙瞬乍疑生,参差夺人魄。梦复 往往乘猛虎,冲梁耸奇石一作特。苍峭束高泉,角睐警欹侧。柯古 冥狱不可视,毛戴腋流液。苟能水成河,刹那沉火宅。善继

语 各录禅师佳语:兰若和尚云,家家门有长安道。柯古 荆州些些和尚云,自看工夫多少。善继 无名和尚云,最后一大息须分明。梦复

《题约公院四言》印火荧荧,灯续焰青。善继 七俱胝咒,四阿含经。柯古 各录佳语,聊事素屏。梦复 丈室安居,延宾不扃。昇上人

大同坊灵华寺 大历初,僧俨讲经,天雨花,至地咫尺而灭。夜有光烛室,敕改为灵华。俨即康藏之师也,康本住靖恭里毡曲,忽睹光如轮,众人皆见,遂寻光至俨讲经所灭。佛殿西廊立高僧一十六身,天宝初,自南内移来,画迹拙俗。观音堂在寺西北隅,建中末,百姓屈俨患疮且死,梦一菩萨摩其疮曰:“我住灵华寺。”俨惊觉,汗流数日而愈。因诣寺寻检,至圣画堂,见菩萨一如其睹。倾城百姓瞻礼,俨遂立社,建堂移之。圣画堂中构大坊为壁,设色焕缛。本邵武宗画,不知何以称圣?据《西域记》,菩提树东有精舍,昔婆罗门兄弟,欲图如来,初成佛像,旷岁无人应召。忽有一人自言善画如来妙相,但要香泥及一灯照室,可闭户六月。终怪之,余四日未满,遂开户,已无人矣。唯右膊上工未毕,盖好事僧侈此说也。堂中有于阗输石立像,甚古。《游日记》所说刺柏,大和中伐为殿材。

辞 《偶连句》 共入夕阳寺,因窥甘露门。昇上人清香惹

苔藓，忍草杂兰荪。梦复 捷偈飞钳答，新诗倚杖论。柯古 坏
幡标古刹，圣像焕崇垣。善继 岂慕穿笼鸟，难防在牖猿。柯古
一音唯一性，三语更三幡。善继

道政坊宝应寺 韩幹，蓝田人。少时常为贯酒家送酒，王
右丞兄弟未遇，每一贯酒漫游，幹常征债于王家。戏画地为人
马，右丞精思丹青，奇其意趣，乃岁与钱二万，令学画十余年。
今寺中释梵天女，悉齐公妓小小等写真也。寺有韩幹画下生
幀弥勒，衣紫袈裟，右边仰面菩萨及二师子，犹入神。 有王
家旧铁石及齐公所丧一岁子，漆之如罗睺罗，每盆供日出之。
寺中弥勒殿，齐公寝堂也。东廊北面杨岫之画鬼神，齐公嫌其
笔迹不工，故止一堵。

辞 《僧房连句》 古画思匡岭，上方疑傅岩。蝶闲移忍
草，蝉晓揭高杉。柯古 香字消芝印，金经发茝函。井通松底
脉，书拆洞中緘。善继 《哭小小写真连句》 如生小小真，犹
自未栖尘。梦复 褙袂将离壁，斜柯欲近人。柯古 昔时知出
众，清宠占横陈。善继 不遣游张巷，岂教窥宋邻。梦复 庾楼
吹笛裂，弘阁赏歌新。柯古 蝉怯折腰步，蛾惊半额颦。善继
图形谁有术，买笑詎辞贫。柯古 复陇迷村径，重泉隔汉津。
梦复 同心知作羽，比目定为鳞。善继 残月巫山夕，余霞洛浦
晨。柯古

安邑坊玄一作立法寺 初，居人张频宅也。尝供养一僧，
僧以念《法华经》为业，积十余年，张门人潜僧通其侍婢，因以
他事杀之。僧死后，阖宅常闻经声不绝。张寻知其冤，惭悔不
及，因舍宅为寺，铸金铜像十万躯，金石龕中皆满，犹有数万
躯。东廊南观音院、卢奢那堂内槽北面壁画维摩变，屏风上相
传有虞世南书。其日，善继令彻障登榻读之，有世南、献之白，

方知不谬矣。西北角院内有怀素书，颜鲁公序，张渭侍郎、钱起郎中赞。曼殊院东廊，大历中，画人陈子昂画廷下象马人物，一时之妙也。及檐前额上有相观法，法儼韩混同。西廊壁有刘整画双松，亦不循常辙。

征内典中禽事，须切对：鹭头作岭，鸡足名山。梦复 孔雀为经，鸚鵡语偈。善继 共命是化，入数论贪。柯古 未解出笼，岂能献果。昇上人 鷓居其上，雁堕于前。柯古 巢顶既安，入影不怖。字中疑鹤鹤一作鸛，珠里认鹅。柯古 征兽中事，须切对：金翅鸟王，银角犊子。柯古 地名鹿苑，塔号雀离。善继 啐啄同时，忧悞调伏。昇上人

征马事：加诸楚毒，昇上人 乾陟，善继 马宝，梦复 驮经，柯古 爱马，昇上人 绀马，善继 马麦约食粳，柯古 铁马，昇上人 先陀和，柯古 胜步，昇上人 游入正路。柯古

平康坊菩萨寺 佛殿东西障日及诸柱上图画，是东廊旧迹，旧郑法士画。开元中，因屋坏移入大佛殿内槽北壁。食堂东壁上，吴道玄画《智度论》色偈变，偈是吴自题，笔迹遒劲，如磔鬼神毛发。次堵画礼骨仙人，天衣飞扬，满壁风动。佛殿内槽后壁面，吴道玄画《消灭经》事，树石古险。元和中，上欲令移之，虑其摧坏，乃下诏择画手写进。佛殿内槽东壁维摩变，舍利弗角而转睐，元和末，俗讲僧文淑装之，笔迹尽矣。故兴元郑公尚书题北壁僧院，诗曰：“但虑彩色污，无虞臂胛肥。”置寺碑阴，雕饰奇巧，相传郑法士所起样也。初，会觉上人以施利起宅十余亩，工毕，酿酒百石，列瓶瓮于两庑下，引吴道玄观之，因谓曰：“檀越为我画，以是赏之。”吴生嗜酒，且利其多，欣然而许。予以踪迹似不及景公寺画。中三门内东门塑神，善继云是吴生弟子王耐儿之工也。其侧一鬼有灵，往

往百姓戏犯之者得病，口目如之。寺之制度，钟楼在东，唯此寺缘李右座林甫宅在东，故建钟楼于西。寺内有郭令琬瑁鞭及郭令王夫人七宝帐。寺主元意，多识释门故事，云李右座每至生日常转请此寺僧就宅设斋。有僧乙尝叹佛，施鞍一具，卖之，材直七万。又僧广，有声名，口经数年，次当叹佛，因极祝右座功德，冀获厚赍。斋毕，帘下出彩筐，香罗帕籍一物如朽钉，长数寸。僧归失望，惭愧数日。且意大臣不容欺己，遂携至西市，示于商胡。商胡见之，惊曰：“上人安得此物，必货此不违价。”僧试求百千，胡人大笑曰：“未也，更极意言之。”加至五百千，胡人曰：“此直一千万。”遂与之。僧访其名，曰：“此宝骨也。”又，寺先有僧，不言姓名，常负束藁，坐卧于寺两廊下，不肯住院。经数年，寺纲维或劝其住房，曰：“尔厌我耶？”其夕，遂以束藁焚身。至明，唯灰烬耳。无血骨之臭，众方知异人，遂塑灰为像，今在佛殿上，世号束草师。

辞 《书事连句》 悉为无事者，任被俗流憎。梦复 客异干时客，僧非出院僧。柯古 远闻疏牖磬，晓辨密龕灯。善继 步触珠幡响，吟窥钵水澄。梦复 句饶方外趣，游惬社中朋。柯古 静里已驯鸽，斋中亦好鹰。善继 金涂笔是褻，彩溜纸非缯。昇上人 锡杖已克，田衣从坏滕。柯古 占床敷一肋，卷箔赖长肱。善继 佛日初开照，魔天破几层。柯古 咒中陈秘计，论处正先登。善继 勇带绽绽，疑作磁针石，危防丘井藤。昇上人

酉阳杂俎续集卷六

寺塔记下

宣阳坊奉慈寺 开元中，虢国夫人宅。安禄山伪署百官，以田乾真为京兆尹，取此宅为府，后为郭暖驸马宅。今上即位之初，太皇太后为升平公主追福，奏置奉慈寺，赐钱二十万，绣帟三车，抽左街十寺僧四十人居之。今有僧惟则，以七宝末摹阿育王舍利塔，自明州负来。寺成后二年，司农少卿杨敬之小女，年十三，以六韵诗题此寺，自称关西孔子二十七代孙，字德邻。警句云：“日月金轮动，旃檀碧树秋。塔分鸿雁翅，钟挂凤凰楼。”事因见，敕赐衣。

征释门衣事，语须对：如象鼻，投牛一云羊耳。柯古 五纳，三衣。善继 惭愧，抖擞。昇上人 坏衣，严身。约上人 畜长十日，应作三志。入上人 杂身四寸，掩手两指。柯古 琐形，刀残。善继 其形如稻，其色如莲。昇上人 赤麻白豆，若青若黑。柯古

光宅坊光宅寺 本官蒲萄园中禅师影堂，师号惠中，肃宗上元二年，征至京师，初居此寺。征诏云：“杖锡而来，京师非远。斋心已久，副朕虚怀。”建中中，有僧竭造曼殊堂，将版基于水际，虑伤生命，乃建三月道场，祝一足至多足、无足，令他去。及掘地至泉，不遇虫蚁。又以复素过水，有虫投一井水中，号护生井，至今涸。又铸铜蟾为息烟灯，天下传之。今曼

殊院尝转经,每赐香,宝台甚显,登之,四极眼界。其上层窗下尉迟画,下层窗下吴道玄画,皆非其得意也。丞相韦处厚,自居内廷至相位,每归,辄至此塔,焚香瞻礼。普贤堂,本天后梳洗堂,蒲萄垂实,则幸此堂。今堂中尉迟画颇有奇处,四壁画像及脱皮白骨,匠意极险。又变形三魔女,身若出壁。又佛圆光,均彩相错乱目成。讲东壁佛座前锦如断古标。又左右梵僧及诸蕃往奇,然不及西壁。西壁逼之漂漂然。

辞 《中禅师影堂连句》 名下固无虚,敖曹貌严毅。洞达见空王,圆融入佛地。善继 一言当要害,忽忽醒诸醉。不动须弥山一云不动如须弥,多方辨无匮。梦复 坦率对万乘,偈答无所避。尔如毗沙门,外形如脱履。柯古 但以理为量,不语怪力事。木石摧贡高,慈悲引贪恚。昇上人 当时乏支许,何人契深致。随宜诘说三,直下开不二。柯古

翊善坊保寿寺 本高力士宅,天宝九载舍为寺。初铸钟成,力士设斋庆之,举朝毕至,一击百千,有规其意,连击二十杵。经藏阁规构危巧,二塔火珠受十余斛。河阳从事李涿,性好奇古,与僧智增善,尝俱至此寺,观库中旧物。忽于破瓮中得物如被,幅裂污盆,触而尘起。涿徐视之,乃画也。因以州县图三及缣三十获之,令家人装治之,大十余幅。访于常侍柳公权,方知张萱所画《石桥图》也。玄宗赐高,因留寺中,后为鬻画人宗牧言于左军,寻有小使领军卒数十人至宅,宣敕取之,即日进入。先帝好古,见之大悦,命张于云韶院。寺有先天菩萨帧本,起成都妙积寺。开元初,有尼魏八师者,常念《大悲咒》。双流县百姓刘乙,名意儿,年十一,自欲事魏尼,尼遣之不去,常于奥室立禅。尝白魏云,先天菩萨见身此地,遂筛灰于庭。一夕,有巨迹数尺,轮理成就。因竭画工,随意设

色，悉不如意。有僧杨法成，自言能画，意儿常合掌仰祝，然后指授之，以近十稔，工方毕。后塑先天菩萨凡二百四十二首，首如塔势，分臂如意蔓。其榜子有一百四十日鸟树，一凤四翅。水肚树，所题深怪，不可详悉。画样凡十五卷。柳七师者，崔宁之甥，分三卷，往上都流行。时魏奉古为长史，进之。后因四月八日，赐高力士。今成都者是其次本。

辞 《先天帧赞连句》 观音化身，厥形孔怪。脍膈淫厉，众魔膜拜。善继 指蔓鸿纷，榜列区界。其事明张，何不可解。柯古 阎河德川，大士先天。众像参罗，瞰瞰田田。梦复 百亿花发，百千灯燃。胶如络绎，浩汗连绵。善继 焰摩界戚一作灭，洛迦苦霁。正念归依，众皆如慧。柯古 戾淬可汰，痴膜可蜕。稽首如空，睟容若睟。善继 阐提墨尿，睹而面之。寸念不生，未遇乎而。柯古

事征 高力士呼二兄、柯古 呼阿翁、善继 呼将军、梦复 呼火老、柯古 五轮碓、善继 初施桀戟、梦复 常卧鹿床、柯古 长六尺五寸、善继 陪葬泰陵、梦复 咏芥、柯古 齿成印、善继 上国下国、梦复 梦鞭、柯古 吕氏生髭。善继

宣阳坊静域寺 本太穆皇后宅。寺僧云，三阶院门外是神尧皇帝射孔雀处。禅院门内外，《游日记》云，王昭隐画。门西里面和修吉龙王有灵。门内之西，火目药叉及北方天王甚奇猛。门东里面贤门也，野叉部落。鬼首上蟠蛇，汗烟可惧。东廊树石险怪，高僧亦怪。西廊万寿菩萨院门里南壁，皇甫軫画鬼神及雕，形势若脱。軫与吴道玄同时，吴以其艺逼己，募人杀之。万菩萨堂内有宝塔，以小金铜塔数百饰之。大历中，将作刘监有子，合手出胎，七岁念《法华经》。及卒焚之，得舍利数十粒，分藏于金铜塔中。善继云：合是刘铭一作铭。

佛殿东廊有古佛堂，其地本雍村一作维村，堂中像设，悉是石作，相传云，隋恭帝终此堂。三门外画，亦皇甫軫迹也。金刚旧有灵，天宝初，驸马独孤明宅与寺相近，独孤有婢名怀香，稚齿俊俏，尝悦西邻一士人，因宵期于寺门，有巨蛇束之俱卒。佛殿内西座，蕃神甚古实质。贞元以前，西蕃两度盟，皆载此神立于坛而誓。相传当时颇有灵。

辞 《三阶院连句》 密密助堂堂，隋人歌屎桑。双弧摧孔雀，一矢陨贪狼。柯古 百步望云立，九规看月张。获蛟徒破浪，中乙漫如墙。善继 还似贯金鼓，更疑穿石梁。因添挽河力，为灭射天狂。柯古 绝艺却南牧，英声来鬼方。丽龟何足敌，殪豕未为长。善继 龙臂胜猿臂，星芒起箭芒。虚夸绝高鸟，垂拱议明堂。柯古

崇义坊招福寺 本曰正觉，国初毁之，以其地立第赐诸王，睿宗在藩居之。乾封二年，移长宁公主佛堂于此，重建此寺。寺内旧有池，下永乐东街数方土填之，今地底下树根多露。长安二年，内出等身金铜像一铺，并九部乐。南北两门额，上与岐、薛二王亲送至寺，彩乘象舆，羽卫四合，街中余香，数日不歇。景龙二年，又赐真容坐像，诏寺中别建圣容院，是玄宗在春宫真容也。先天二年，敕出内库钱二千万，巧匠一千人，重修之。睿宗圣容院，门外鬼神数壁，自内移来，画迹甚异，鬼所执野鸡，似觉毛起。库院鬼子母，贞元中，李真画，往往得长史规矩，把镜者犹工。寺西南隅僧伽像，从来有灵，至今百姓上幡伞不绝。先，寺奴朝来者，常续明涂地，数十年不懈。李某为尹时，有贼引朝来，吏将收捕，奴不胜其冤，乃上钟楼，遥启僧伽而碎身焉。恍惚间，见异僧以如意击曰：“无苦，自将治也。”奴觉，奴跳下数尺地，一毛不损。囚闻之，悔懊

自服,奴竟无事。

辞 《赠诸上人连句》 翻了西天偈,烧余梵宇香。捻眉愁俗客,支颊背残阳。柯古 洲号唯思沃,山名祇记匡。辨中摧世智,定里破魔强。善继 许睿禅心彻,汤休诗思长。朗吟疏磬断,久语贯珠妨。柯古 乘兴书芭叶,闲来入豆房。漫题存古壁,怪画匝长廊。善继

事征 释门古今谜字:争田书贞字,善继 焉兜知伯叔,柯古 解梦羊负鱼,梦复 问入曰下人,善继 塔上书师子。柯古 征前代关释门佳谱:何充志大宇宙,善继 此子疲于津梁。柯古 生天在丈人后。梦复 二何佞于佛。善继 问年,答小如来五岁。柯古 答四声,云天宝寺刹。梦复 菩萨颦眉,所以慈悲六道。善继 周妻何肉。柯古

招国坊崇济寺 寺内有天后织成蛟蛟,志作纹龙被袄子及绣衣六事。东廊从南第二院,有宣律师制袈裟堂。曼殊堂有松数株甚奇。

辞 《宣律和尚袈裟绝句》 共覆三衣中夜寒,披时不镇尼师坛。无因盖得龙宫地,畦里尘飞业相残。善继 和前云:南山披时寒夜中,一角不动毗岚风。何人见此生惭愧,断续犹应护得龙。柯古 《奇松二十字》杉桂何相疏,榆栊方迴屑。无人擅谈柄,一枝不敢折。柯古 半庭苔藓深,吹余鸣佛禽。至于摧折枝,凡草犹避阴。善继 僻径根从露,闲房枝任侵。一株风正好,来助碧云吟。梦复 时时扫窗声,重露滴寒砌。风飈一枝遁,闲窥别生势。昇上人 偃盖入楼妨,盘根侵井窄。高僧独惆怅,为与澄岚隔。柯古

永安坊永寿寺 三门东吴道子画,似不得意。佛殿名会仙,本是内中梳洗殿。贞元中,有证智禅师,往往著灵验。或

时在张棣兰若中治田,及夜归寺,若在金山界,相去七百里。

辞 《闲中好》 闲中好,尽日松为侣。此趣人不知,轻风度僧语。梦复 闲中好,尘务不萦心。坐对当窗木,看移三面阴。柯古 闲中好,幽磬度声迟。卷上论题肇,画中僧姓支。善继

崇仁一作圣坊资圣寺 净土院门外,相传吴生一夕秉烛醉画,就中戟手,视之恶骇。院门里卢楞伽画,卢尝学吴势,吴亦授以手诀,乃画总持三门寺,方半,吴大赏之,谓人曰:“楞伽不得心诀,用思太苦,其能久乎!”画毕而卒。 中门窗间吴道子画高僧,韦述赞,李严书。 中三门外两面上层,不知何人画,人物颇类阎令。 寺西廊北隅杨坦画近塔天女,明睇将瞬。

团塔院北堂有铁观音,高三丈余。观音院两廊,四十二贤圣,韩幹画,元中书载赞。东廊北头散马,不意见者,如将嘶蹠。圣僧中龙树、商那、和修绝妙。团塔上菩萨,李真一作真画。四面花鸟,边鸾画。当药上菩萨顶,茂葵尤佳。 塔中藏千部《法华经》。

辞 《诸画连句》柏梁体 吴生画勇矛戟攒,柯古 出奇变势千万端,一作出奇骋变势万端。善继 苍苍鬼怪层壁宽,梦复 睹之忽忽毛发寒,柯古 棱伽之力所疹癩一作所瘳,柯古 李真、周昉优劣难,梦复 活禽生卉推边鸾,柯古 花房嫩彩犹未干,善继 韩幹变态如激湍,梦复 惜哉壁画势未殫,柯古 后人新画何漫汗。善继

晋昌坊楚国寺 寺内有楚哀王等金身铜像。哀王绣袄半袖犹在。长庆中,赐织成双凤夹黄袄子,镇在寺中。门内有放生池。大和中,赐白氎黄胯衫。寺墙西朱泚宅。

事征 地狱等活约上人八抹洛伽义上人波吒昇上人坏从狱不

生柯古铅河约上人剑林义上人焯铜昇上人诸上人以予该悉内典，请予独征。无中荫五无间黑绳赤树，火厚二百肘，风吹二千年。陀罗炭，钵头摩赫护量五十由旬，舌长三车，铜鹫铁蚁阿鼻十一义，九千钵头摩如一袈诃麻，百年余一尽。并柯古

慈恩寺 寺本净觉故伽蓝，因而营建焉，凡十余院，总一千八百九十七间，敕度三百僧。初，三藏自西域回，诏太常卿江夏王道宗设九部乐，迎经像入寺，彩车凡千余辆，上御安福门观之。太宗尝赐三藏衲，约直百余金，其工无针缜之迹。初，三藏翻《因明》，译经僧栖玄，以论示尚药奉御吕才，才遂张之广衢，指其长短，著《破义图》。其序云：岂谓象系之表，犹开八正之门；形器之先，更弘二知之教。立难四十余条。诏才就寺对论。三藏谓才云：“檀越平生未见太玄，诏问须臾即解。由来不窥象戏，试造旬日即成。以此有限之心，逢事即欲穿凿。”因重申所难，一一收摄，析毫藏耳，袞袞不穷，凡数千言。才屈不能领，辞屈礼拜。塔西面画湿耳师子，仰攀蟠龙，尉迟画。及花子钵、曼殊，皆一时绝妙。寺中柿树、白牡丹，是法力上人手植。上人时常执炉循诸屋壁，有变相处，辄献虔祝，年无虚月。又殿庭大莎罗树，大历中，安西所进。其木桩赐此寺四楹，楹皆灼固。其木大德行逢自种之，一株不活。

酉阳杂俎续集卷七

金刚经鸠异

贞元十七年，先君自荆入蜀，应韦南康辟命。洎韦之暮年，为贼辟谗构，遂摄尉灵池县。韦寻薨，贼辟知留后，先君旧与辟不合，闻之，连夜离县。至城东门，辟寻有帖，不令诸县官离县。其夕阴风，及返，出郭二里，见火两炬夹道，百步为导。初意县吏迎候，且怪其不前，高下远近不差，欲及县郭方灭。及问县吏，尚未知府帖也。时先君念《金刚经》已五六年，数无虚日，信乎至诚必感，有感必应，向之导火，乃经所著迹也。后辟逆节渐露，诏以袁公滋为节度使。成式再从叔少从军，知左营事，惧及祸，与监军定计，以蜡丸帛书通谋于袁。事旋发，悉为鱼肉，贼谓先君知其谋。于一时先君念经夜久，不觉困寐，门户悉闭。忽觉，闻开户而入，言“不畏”者再三，若物投案，曝然有声。惊起之际，言犹在耳，顾视左右，吏仆皆睡。俾烛桦四索，初无所见，向之关扃，已开辟矣。先君受持此经十余万遍，征应事孔著。成式近观晋宋以来，时人咸著传记彰明其事。又先命受持讲解有唐已来《金刚经灵验记》三卷，成式当奉先命受持讲解。大和二年，于扬州僧栖简处听《平消御注》一遍。六年，于荆州僧靖奢处听《大云疏》一遍。开成元年，于上都怀楚法师处听《青龙疏》一遍。复日念书写，犹希传照罔极，尽形流通，摭拾遗逸，以备阙佛事，号《金刚经鸠异》。

张镒相公先君齐丘，酷信释氏，每旦更新衣，执经于像前念《金刚经》十五遍，积数十年不懈。永泰初，为朔方节度使，衙内有小将负罪惧事露，乃扇动军人数百，定谋反叛。齐丘因衙退，于小厅闲行，忽有兵数十，露刃走入。齐丘左右唯奴仆，遽奔宅门，过小厅数步，回顾又无人，疑是鬼物。将及门，其妻女奴婢复叫呼出门，云有两甲士，身出厅屋上。时衙队军健闻变，持兵乱入，至小厅前，见十余人伫然庭中，垂手张口，投兵于地，众遂擒缚。五六人喑不能言，余者具首云，欲上厅，忽见二甲士长数丈，瞋目叱之，初如中恶。齐丘闻之，因断酒肉。张凤翔，即予门吏卢迈亲姨夫，迈语予云。

刘逸淮在汴时，韩弘为右厢虞候，王某为左厢虞候，与弘相善。或谓二人取军情，将不利于刘。刘大怒，俱召诘之。弘即刘之甥，因控地碎首大言，刘意稍解。王某年老，股战不能自辩，刘叱令拉坐杖三十。时新造赤棒，头径数寸，固以筋漆，拉之不仆，数五六当死矣。韩意其必死，及昏造其家，怪无哭声，又谓其惧不敢哭。访其门卒，即云大使无恙。弘素与熟，遂至卧内问之。王云：“我读《金刚经》四十年矣，今方得力。”言初被坐时，见巨手如簸箕，翕然遮背，因袒示韩，都无挞痕。韩旧不好释氏，由此始与僧往来。日自写十纸，乃积计数百轴矣。后在中书，盛暑，有谏官因事谒见，韩方浹汗写经，怪问之，韩乃具道王某事。予职在集仙，常侍柳公为予说。

梁崇义在襄州，未阻兵时，有小将孙咸暴卒，信宿却苏。梦至一处，如王者所居，仪卫甚严，有吏引与一僧对事。僧法号怀秀，亡已经年，在生极犯戒，及入冥，无善可录，乃给云：“我尝嘱孙咸写《法华经》。”故咸被追对。咸初不省，僧故执之，经时不决，忽见沙门曰：“地藏尊者语云，弟子若招承，亦自

获祐。”咸乃依言，因得无事。又说对勘时，见一戎王，卫者数百，自外来。冥王降阶，齐级升殿。坐未久，乃大风卷去。又见一人被拷覆罪福，此人常持《金刚经》，又好食肉，左边有经数千轴，右边积肉成山，以肉多，将入重论。俄经堆中有火一星，飞向肉山，顷刻销尽，此人遂履空而去。咸问地藏：“向来外国王，风吹何处？”地藏云：“彼王当入无间，向来风即业风也。”因引咸看地狱。及门，烟焰扇赫，声若风雷，惧不敢视。临回，镬汤跳沫，滴落左股，痛入骨髓。地藏乃令一吏送归，不许漏泄冥事。及回如梦，妻儿环泣已一日矣。遂破家写经，因请出家，梦中所滴处成疮，终身不差。

贞元中，荆州天崇寺僧智灯常持《金刚经》，遇疾死，弟子启手足犹热，不即入木，经七日却活。云初见冥中若王者，以念经故，合掌降阶。因问讯，言更容上人十年在世，勉出生死。又问人间众僧中，后食薏苡仁及药，食此大违本教。灯报云：“律中有开遮条，如何？”云：“此后人加之，非佛意也。”今荆州僧众中，后无饮药者。

公安潺陵村百姓王从贵妹未嫁，常持《金刚经》。贞元中，忽暴疾卒，埋已三日，其家复墓，闻冢中呻吟，遂发视之，果有气，舆归。数日能言，云：“初至冥间，冥吏以持经功德放还。”王从贵能治木，尝于公安灵化寺起造，其寺禅师曙中，尝见从贵说。

韦南康镇蜀时，有左营伍伯，于西山行营与同火卒学念《金刚经》。性顽，初，一日才得题目，其夜堡外拾薪，为蕃骑缚去，行百余里乃止。天未明，遂踣之于地，以发系掬，覆以驼毯一作罽，寝其上。此人惟念经题，忽见金一铤放光，止于前。试举首动身，所缚悉脱，遂潜起逐金铤走，计行未得十余里，迟

明,不觉已至家。家在府东市,妻儿初疑其鬼,具陈来由。到家五六日,行营将方申其逃。初,韦不信,以逃日与至家日不差,始免之。

元和初,汉州孔目典陈昭,因患见一人着黄衣至床前,云:“赵判官唤尔。”昭问所因,云:“至自冥间,刘辟与窦悬对事,要君为证。”昭即留坐。逡巡,又有一人手持一物如球胞,前吏怪其迟,答之曰:“缘此候屠行开。”因笑谓昭曰:“君勿惧,取生人气须得猪胞,君可面东侧卧。”昭依其言,不觉已随二吏行。路甚平,可十余里,至一城,大如府城,甲士守门焉。及入,见一人怒容可骇,即赵判官也。语云:“刘辟败东川,窦悬捕牛四十七头送梓州,称准辟判杀,辟又云先无牒。君为孔目典,合知是实?”未及对,隔壁闻窦悬呼陈昭好在,及问兄弟妻子存亡。昭即欲参见,冥吏云:“窦使君形容极恶,不欲相见。”昭乃具说杀牛实奉刘尚书委曲,非牒也。纸是麻面,见在汉州某司房架。即令吏领昭至汉州取之,门馆扃锁,乃于节窍中出入。委曲至,辟乃无言。赵语昭:“尔自有一过,知否?窦悬所杀牛,尔取一牛头。”昭未及对,赵曰:“此不同人间,不可抵假。”须臾,见一卒挈牛头而至,昭即恐惧求救。赵令检格,合决一百,考五十日。因谓昭曰:“尔有何功德?”昭即自陈设若干人斋,画某像。赵云:“此来生缘尔!”昭又言:“曾于表兄家转《金刚经》。”赵曰:“可合掌请。”昭依言,有顷;见黄袱箱经自天而下,住昭前。昭取视,即表兄所借本也,有烧处尚在。又令合掌,其经即灭。赵曰:“此足以免。”便放回,复令昭往一司曰生禄,检其修短。吏报云:“昭本名钊,是金榜刀,至某年改为昭,更得十八年。”昭闻惆怅。赵笑曰:“十八年大得作乐事,何不悦乎?”乃令吏送昭至半道,见一马当路,吏云:“此尔本属,可乘

此。”即骑，乃活，死已一日半矣。

荆州法性寺僧惟恭，三十余年念《金刚经》，日五十遍。不拘僧仪，好酒，多是非，为众僧所恶。后遇疾且死，同寺有僧灵岿，其迹类惟恭，为一寺二害。因他故出，去寺一里，逢五六人，年少甚都，衣服鲜洁，各执乐器如龟兹部。问灵岿：“惟恭上人何在？”灵岿即语其处，疑其寺中有供也。及晚回入寺，闻钟声，惟恭已死，因说向来所见。其日合寺闻丝竹声，竟无乐人入寺。当时名僧云：“惟恭盖承经之力，生不动罔，亦以其迹勉灵岿也。”灵岿感悟，折节缙门。

董进朝，元和中入军。初在军时，宿直城东楼上。一夕月明，忽见四人着黄从东来，聚立城下，说己姓名，状若追捕。因相语曰：“董进朝常持《金刚经》，以一分功德祝庇冥司，我辈久蒙其惠，如何杀之？须枉命相代，若此人他去，我等无所赖矣。”其一人云：“董进朝对门有一人，同姓同年，寿限相埒，可以代矣。”因忽不见，进朝惊异之。及明，已闻对门复魂声。问其故，死者父母云：“子昨宵暴卒。”进朝感泣说之，因为殡葬，供养其父母焉。后出家，法号慧通，住兴元唐安寺。

元和中，严司空绶在江陵。时涪阳镇将王沔常持《金刚经》，因使归州勘事，回至咤滩，船破，五人同溺。沔初入水，若有人授竹一竿，随波出没，至下牢镇，着岸不死。视手中物，乃授持《金刚经》也。咤滩至下牢三百余里。

长庆初，荆州公安僧会宗，姓蔡，尝中蛊，得病骨立。乃发愿念《金刚经》以待尽，至五十遍，昼梦有人令开口，喉中引出发十余茎。夜又梦吐大蟪长一肘余，因此遂愈。荆山僧行坚见其事。

江陵开元寺般若院僧法正，日持《金刚经》三七遍。长庆

初，得病卒，至冥司，见若王者问：“师生平作何功德？”答曰：“常念《金刚经》。”乃揖上殿，令登绣坐，念经七遍。侍卫悉合掌阶下，拷掠论对皆停息而听。念毕，后遣一吏引还，王下阶送，云：“上人更得三十年在人间，勿废读诵。”因随吏行数十里，至一大坑，吏因临坑，自后推之，若陨空焉。死已七日，唯面不冷。法正今尚在，年八十余。荆州僧常靖亲见其事。

石首县有沙弥道荫，常持念《金刚经》。宝历初一云长庆，因他出夜归，中路忽遇虎吼掷而前。沙弥知不免，乃闭目而坐，但默念经，心期救护，虎遂伏草守之。及曙，村人来往，虎乃去。视其蹲处，涎流于地。

大和三年，贼李同捷阻兵沧景，帝命李祐统齐德军讨之。初围德州城，城坚不拔。翌日又攻之，自卯至未，十伤八九，竟不能拔。时有齐州衙内八将官健儿王忠幹，博野人，常念《金刚经》，积二十余年，日数不阙。其日，忠幹上飞梯，将及堞，身中箭如猬，为櫺木击落，同火卒曳出羊马城外，置之水濠里岸。祐以暮夜命抽军，其时城下矢落如雨，同火人匆忙，忘取忠幹尸。忠幹既死，梦至荒野，遇大河，欲渡无因，仰天大哭。忽闻人语声，忠幹见一人长丈余，疑其神人，因求指营路。其人云：“尔莫怕，我令尔得渡此河。”忠幹拜之，头低未举，神人把腰掷之空中，久方着地，忽如梦觉，闻贼城上交二更。初，不记过水，亦不知疮，抬手扞面，血涂眉睫，方知伤损。乃举身强行百余步，却倒。复见向人持刀叱曰：“起、起。”忠幹惊惧，遂走一里余，坐歇，方闻本军喝号声，遂及本营。访同火卒，方知身死在水濠里，即梦中所过河也。忠幹见在齐德军。

何軫，鬻贩为业，妻刘氏，少断酒肉，常持《金刚经》。先焚香像前，愿年止四十五。临终心不乱，先知死日。至大和四年

冬,四十五矣,悉舍资装供僧。欲入岁假,遍别亲故,何轸以为病魅,不信。至岁除日,请僧受入关,沐浴易衣,独处一室,趺坐高声念经。及辨色悄然,儿女排室入看之,已卒,顶热灼手。轸以僧礼葬,塔在荆州北郭。

蜀左营卒王殷,常读《金刚经》,不茹荤饮酒。为赏设库子,前后为人误累,合死者数四,皆非意得免。至大和四年,郭钊司空镇蜀,郭性严急,小不如意皆死。王殷因呈锦纈,郭嫌其恶弱,令袒背,将毙之。郭有番狗,随郭卧起,非使宅人,逢之辄噬。忽吠数声,立抱王殷背,驱逐不去。郭异之,怒遂解。

郭司空离蜀之年,有百姓赵安常念《金刚经》。因行野外,见衣一襖遗墓侧,安以无主,遂持还。至家言于妻子,邻人即告官赵盗物,捕送县。贼曹怒其不承认,以大关挟胫,折三段。后令杖脊,杖下辄折。吏意其有他术,问之,唯念《金刚经》。及申郭,郭亦异之,判放。及归,其妻云:“某日闻君经函中震裂数声,惧不敢发。”安乃驰视之,带断轴折,纸尽破裂。安今见在。

大和五年,汉州什邡县百姓王翰,常在市,日逐小利,忽暴卒,经三日却活。云冥中有十六人同被追,十五人散配他处,翰独至一司。见一青衫少年,称是己侄,为冥官厅子,遂引见推典。又云是己兄,貌皆不相类。其兄语云:“有冤牛一头,诉尔烧畬枉烧杀之。尔又曾卖竹与杀狗人作筲篲,杀狗两头,狗亦诉尔。尔今名未系死籍,犹可以免,为作何功德?”翰欲为设斋及写《法华经》、《金光明经》,皆曰不可,乃请曰持《金刚经》日七遍与之,其兄喜曰:“足矣。”及活,遂舍业出家。今在什邡县。

大和七年冬,给事中李公石为太原行军司马。孔目官高

涉因宿使院，至冬冬鼓起时诣邻房。忽遇一人，长六尺余，呼曰：“行军唤尔。”涉遂行，行稍迟，其人自后拓之。不觉向北，约行数十里，至野外，渐入一谷底。后上一山，至顶四望，邑屋尽眼下。至一曹司，所追者呼云：“追高涉到。”其中人多衣朱绿，当案者似崔行信郎中。判云：“付司对。”复引出，至一处，数百人露坐，与猪羊杂处。领至一人前，乃涉妹婿杜则也。逆谓涉曰：“君初得书手时，作新人局，遣某买羊四口，记得否？今被相债，备尝苦毒。”涉遽云：“尔时祇使市肉，非羊也。”则遂无言，因见羊人立啗则。逡巡，被领他去。倏忽，又见一处，露架方梁。梁上钉大铁环，有数百人皆持刀以绳系人头，牵入环中剝剔之。涉惧，走出，但念《金刚经》。倏忽，逢旧相识杨演，云：“李尚书时，杖杀贼李英道，为劫贼事，已于诸处受生三十年。今却诉前事，君尝记得无？”涉辞以年幼不省。又遇旧典段怡，先与涉为义兄弟，逢涉云：“先念《金刚经》，莫废忘否？向来所见，未是极苦处，勉树善业，今得还，乃经之力。”因送至家，如梦，死已经宿。向所拓处，数日青肿。

永泰初，丰州烽子暮出，为党项缚入西蕃易马。蕃将令穴肩骨，贯以皮索，以马数百蹄配之。经半岁，马息一倍，蕃将赏以羊革数百，因转近牙帐。赞普子爱其了事，遂令执纛左右，有剩肉、余酪与之。又居半年，因与酪肉，悲泣不食，赞普问之，云有老母频夜梦见。赞普颇仁，闻之怅然，夜召帐中语云：“蕃法严，无放还例。我与尔马有力者两匹，于其道纵尔归，无言我也。”烽子得马极骋，俱乏死，遂昼潜夜走，数日后为刺伤足，倒磔中。忽有风吹物窸窣过其前，因揽之裹足。有顷，不复痛，试起步走如故。经信宿，方及丰州界。归家，母尚存，悲喜曰：“自失尔，我唯念《金刚经》，寝食不废，以祈见尔，今果其

誓。”因取经拜之，缝断，亡数幅，不知其由。子因道碛中伤足事，母令解足视之，所裹疮物，乃数幅经也，其疮亦愈。

大历中，太原偷马贼诬一王孝廉同情，拷掠旬日，苦极强首，推吏疑其冤，未即具狱。其人惟念《金刚经》，其声哀切，昼夜不息。忽一日，有竹两节坠狱中，转至于前。他囚争取之，狱卒意藏刃，破视，内有字两行云：“法尚应舍，何况非法？”书迹甚工。贼首悲悔，具承以旧嫌诬之。

酉阳杂俎续集卷八

支 动

北海有木兔，类顛颞。

鼠食盐则身轻。

乌贼鱼骨如通草，可以刻为戏物。

章举每月三八则多。

虾姑状若蜈蚣，管虾。

南海有水族，前左脚长，前右脚短。口在胁旁背上，常以左脚捉物，置于右脚，右脚中有齿嚼之，方内于口。大三尺余，其声术术，南人呼为海术。

猎者不杀豺，以财为同声。又，南方恶豺向人作声。

卫公幼时，尝于明州见一水族，有两足，觜似鸡，身如鱼。

卫公年十一过瞿塘，波中睹一物，状如婴儿，有翼，翼如鸚鵡。公知其怪，即时不言，晚风大起方说。

句容赤沙湖食朱砂鲤，带微红，味极美。

负朱鱼亦绝美，每鳞一点朱。

向北有濮固羊，大而美。

丙穴鱼食乳水，食之甚温。

蜃身一半以下鳞尽逆。

大和七年，河阴忽有蝇蔽天如蝗，止三日，河阳界经旬方散。有李肇，时为尉，向予三从兄说。

南中玳瑁斑点尽模糊，唯振州玳瑁如舶上者。尝见卫公先白书上作此疇帽字。

卫公言鹅警鬼，鸪鹑厌火，孔雀辟恶。

洪州有牛尾狸，肉甚美。

威远军子将臧平者，好斗鸡，高于常鸡数寸，无敢敌者。威远监军与物十匹强买之，因寒食乃进。十宅诸王皆好斗鸡，此鸡凡敌十数，犹擅场怙气。穆宗大悦，因赐威远监军帛百匹。主鸡者想其蹠距，奏曰：“此鸡实有弟，长趾善鸣，前岁卖之河北军将，获钱二百万。”

韦绚云：巴州兔作狸斑。

凡鸷鸟雄小雌大，庶鸟皆雄大雌小。

予同院宇文献云：吉州有异虫，长三寸余，六足，见蚓必啗为两段，才断各化为异虫，相似无别。

又有赤腰蜂，养子于蜘蛛腹下。

鲙鱖鱼，肝与子俱毒，食此鱼必食艾。艾能已其毒，江淮人食此鱼必和艾。

夔州刺史李贻孙云：尝见木枝化为蚓。

道书以鲤鱼多为龙，故不欲食，非缘反药。庶子张文规又曰：“医方中畏食鲤鱼，谓若鱼中猪肉也。”

卫公画得峡中异蝶，翅阔四寸余，深褐色，每翅上有二金眼。

公又说道书中言獐鹿无魂，故可食。

予幼时尝见说郎巾，谓狼之筋也。武宗四年，官市郎巾。予夜会客，悉不知郎巾何物？亦有疑是狼筋者。坐老僧泰贤云：“泾帅段祐宅在招国坊，尝失银器十余事。贫道时为沙弥，每随师出入段公宅，段因令贫道以钱一千诣西市贾胡求郎巾。

出至修行南街金吾铺，偶问官健朱秀，秀曰：‘甚易得，但人不识耳。’遂于古培摘出三枚，如巨虫，两头光，带黄色。祐得，即令集奴婢环庭炙之，虫栗蠕动，有一女奴脸唇瞬动，诘之，果窃器而欲逃者。”

象管，环王国野象成群，一牡管牝三十余。牝牙才二尺，送供牡者水草，卧则环守，牝象死，共挖地埋之，号吼移时方散。又国人养驯，可令代樵。

熊胆，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

南安蛮江蛇，至五六月，有巨蛇泛江岸，首如张帽，万万蛇随之入越王城。

野牛，高丈余，其头似鹿，其角丫戾，长一丈，白毛，尾似鹿，出西域。

潜牛，勾漏县大江中有潜牛，形似水牛，每上岸斗，角软还入江水，角坚复出。

猫，目睛暮圆，及午竖敛如缢，其鼻端常冷，唯夏至一日暖，其毛不容蚤虱。黑者暗中逆循其毛，即若火星。俗言猫洗面过耳则客至。楚州谢阳出猫，有褐花者。灵武有红叱拨及青骢色者。猫一名蒙贵，一名乌员。平陵城，古潭国也。城中有一猫，常带金锁，有钱飞若蛱蝶，士人往往见之。

鼠，旧说鼠王其溺精一滴成一鼠。一说鼠母头脚似鼠，尾苍口锐，大如水中獭，性畏狗。溺一滴成一鼠，时鼠灾多起于鼠母，鼠母所至处，动成万万鼠。其肉极美。凡鼠食死人目睛则为鼠王。俗云：鼠啮上服有喜，凡啮衣欲得有盖，无盖凶。

千岁燕，齐鲁之间谓燕为乙，作巢避戊巳。《玄中记》云：千岁之燕户北向。《述异记》云：五百岁燕生胡髯。

鹧鸪飞数逐月，如正月一飞而止于窠中，不复起矣。十二

月十二起,最难采,南人设网取之。

鹊窠,鹊构窠取在树杪枝,不取堕地者。又缠枝受卵。端午日午时焚其窠灸病者,疾立愈。

勾足鸛鸽,交时以足相勾,促鸣鼓翼如斗状,往往坠地,俗取其勾足为媚药。

壁镜,一日江枫亭会,众说单方,成式记治壁镜用白矾。重访许君,用桑柴灰汁,三度沸,取汁,白矾为膏,涂疮口即差,兼治蛇毒。自商、邓、襄州多壁镜,毒人必死。坐客或云,已年不宜杀蛇。

大蝎,安邑县北门县人云,有一蝎如琵琶大,每出来不毒人,人犹是恐,其灵积年矣。

红蝙蝠,刘君云,南中红蕉花时,有红蝙蝠集花中,南人呼为红蝙蝠。

青蚨似蝉而状稍大,其味辛可食。每生子,必依草叶,大如蚕子。人将子归,其母亦飞来,不以远近,其母必知处。然后各致小钱于巾,埋东行阴墙下。三日开之,即以母血涂之如前。每市物,先用子,即子归母;用母者,即母归子,如此轮还,不知休息。若买金银珍宝,即钱不还。青蚨,一名鱼伯。

寄居之虫如螺而有脚,形似蜘蛛,本无壳,入空螺壳中载以行,触之缩足,如螺闭户也。火炙之,乃出走,始知其寄居也。

螺羸,今谓之螻蛄也。其为物纯雄无雌,不交不产,取桑虫之子祝之,则皆化为己子。蜂亦如此耳。

鲫鱼,东南海中有祖州,鲫鱼出焉,长八尺,食之宜暑而避风,此鱼状即与江湖小鲫鱼相类耳。浔阳有青林湖鲫鱼,大者二尺余,小者满尺,食之肥美,亦可止寒热也。

黄魮鱼，色黄无鳞，头尖，身似大榭叶，口在颌下，眼后有耳，窍通于脑，尾长一尺，末三刺甚毒。魮音烘。

螃蟹，傍海大鱼，脊上有石十二时，一名篙头溺，一名螃蟹，其溺甚毒。

郟县侯生者，于沔麻池侧得鱗鱼，大可尺围，烹而食之，发白复黑，齿落更生，自此轻健。

剑鱼，海鱼千岁为剑鱼，一名琵琶鱼，形似琵琶而喜鸣，因以为名。虎鱼老则为蛟。江中小鱼化为蝗而食五谷者，百岁为鼠。

金驴，晋僧朗住金榆山，及卒，所乘驴上山失之，时有人见者，乃金驴矣。樵者往往听其鸣响，土人言：金驴一鸣，天下太平。

圣龟，福州贞元末，有村人卖一笼龟，其数十三，贩药人徐仲以五铖获之。村人云：“此圣龟，不可杀。”徐置庭中，一龟藉龟而行，八龟为导，悉大六寸。徐遂放于乾元寺后林中，一夕而失。

运粮驴，西域厌达国有寺户，以数头驴运粮上山，无人驱逐，自能往返，寅发午至，不差晷刻。

邓州卜者，有书生住邓州，尝游郡南，数月不返。其家诣卜者占之，卜者视卦曰：“甚异，吾未能了，可重祝。”祝毕，拂龟改灼，复曰：“君所卜行人，兆中如病非病，如死非死，逾年自至矣。”果半年，书生归。云游某山深洞，入值物，蛰如中疾，四肢不能动，昏昏若半醉。见一物自明入穴中，却返，良久又至，直附身引颈临口鼻，细视之，乃巨龟也。十息顷方去，书生酌其时日，其家卜吉时焉。

五时鸡，影鹄池北有鸣琴苑伺夜鸡，鸣随鼓节而鸣，从夜

至晓，一更为一声，五更为五声，亦曰五时鸡。

鸕鹚似雌雉，飞但南不向北。杨孚《交州异物志》云：鸟像雌雉，名鸕鹚，其志怀南，不向北徂。

猬见虎则跳入虎耳。

鸱子两翅各有复翎，左名撩风，右名掠草。带两翎出猎，必多获。

世俗相传云，鸱不饮泉及井水，惟遇雨濡翻，方得水饮。

开元二十一年，富平县产一角神羊，肉角当顶，白毛上捧，议者以为獬豸。

獬豸见斗不直者触之，穷奇见斗不直者煦之，均是兽也，其好恶不同。故君子以獬廌为冠，小人以穷奇为名。

鼠胆在肝，活取则有。

酉阳杂俎续集卷九

支 植 上

卫公平泉庄有黄辛夷、紫丁香。

都胜花，紫色，两重心，数叶卷上如芦，朵蕊黄叶细。

那提槿花，紫色，两重叶，外重叶卷心，心中抽茎高寸余，叶端分五瓣如蒂，瓣中紫蕊，茎上黄叶。

月桂，叶如桂，花浅黄色，四瓣，青蕊，花盛发如柿叶，蒂棱，出蒋山。

溪荪，如高粱姜，生水中，出茆山。

山茶，似海石榴，出桂州，蜀地亦有。

贞桐，枝端抽赤黄条，条复旁对，分三层，花大如落苏，花作黄色，一茎上有五六十朵。

俱那卫，叶如竹，三茎一层，茎端分条如贞桐，花小，类木槲，出桂州。

瘴川花，差类海榴，五朵簇生，叶狭长重沓，承于花底，色中第一，蜀色不能及，出黎州按箐岭。

木莲花，叶似辛夷，花类莲花，色相傍，出忠州鸣玉溪，邛州亦有。

牡桂，叶大如苦竹叶，叶中一脉如笔迹，花蒂叶三瓣，瓣端分为两歧，其表色浅黄，近歧浅红色。花六瓣，色白，心凸起如荔枝，其色紫，出婺州山中。

簇蝶花，花为朵，其簇一蕊，蕊如莲房，色如退红，出温州。
山桂，叶如麻细，花紫色，黄叶簇生如慎火草，出丹阳山中。

那伽花，状如三春无叶花，色白心黄，六瓣，出舶上。

安南有人子藤，红色，在蔓端有刺，其子如人状昆仑，烧之集象，南中亦难得。

三赖草，如金色，生于高崖，老子弩射之，魅药中最切用。

卫公言：桂花三月开，黄而不白，大庾诗皆称桂花耐日。又，张曲江诗“桂华秋皎洁”，妄矣。

木中根固柿为最，俗谓之柿盘。

曹州及扬州淮口出夏梨。

卫公言：滑州樱桃十二枚，长一尺。

韦绚云：湖南有灵寿花，数蒂簇开，视一曰规日如槿，红色，春秋皆发，非作杖者。

又言：衡山祝融峰下法华寺，有石榴花如槿，红花，春秋皆发。

卫公又言：衡山旧无棘，弥境草木无有伤者。曾录知江南，地本无棘，润州仓库或要固墙隙，植蔷薇枝而已。

卫公言：有蜀花鸟图，草花有金粟、石阑、水礼、独用将军、药管。石阑叶甚奇，根似棕叶。大凡木脉皆一脊，唯桂叶三脊。近见菝葜亦三脊。

莼根，羹之绝美，江东谓之莼龟。

王旻言：萝卜根茎，并生熟俱凉。

重台朱槿，似桑，南中呼为桑槿。

金松，叶似麦门冬，叶中一缕如金缢，出浙东，台州犹多。

卫公言：回纥草鼓如鼓，又难果能菜。

江淮有孟娘菜，并益肉食。

又青州防风子可乱毕拔。

又太原晋祠，冬有水底蘋，不死，食之甚美。

卫公言：蜀中石竹有碧花。

又言：贞元中牡丹已贵，柳浑善言：“近来无奈牡丹何，数十千钱买一颗。今朝始得分明见，也共戎葵校几多。”成式又尝见卫公图中有冯绍正鸡图，当时已画牡丹矣。

卫公庄上旧有同心蒂木芙蓉。

卫公言：金钱花损眼。

紫薇，北人呼为猴郎达树，谓其无皮，猿不能捷也。北地其树绝大，有环数夫臂者。

卫公言：石榴甜者谓之天浆，能已乳石毒。

东都胜境有三溪，今张文规庄近溪有石竹一竿，生瘿，今大如李。

麻黄，茎端开花，花小而黄，簇生，子如覆盆子，可食。至冬枯死如草，及春却青。

太常博士崔硕云：汝西有练溪，多异柏，及暮秋，叶上敛，俗呼合掌柏。

洛中鬻花木者言，嵩山深处有碧花玫瑰，而今亡矣。

崔硕又言：常卢潘云，衡山石名怀。

三色石楠花，衡山石楠花有紫碧白三色，花大如牡丹，亦有无花者。

卫公言：二鬣松与孔雀松别。又云：欲松不长，以石抵其直下根，便不必千年方偃。

东都敦化坊百姓家，大和中有木兰一树，色深红。后桂州观察使李勃看宅人，以五千买之。宅在水北，经年，花紫色。

处士郑又玄云：闽中多佛桑树，树枝叶如桑，唯条上勾，花房如桐，花含长一寸余，似重台状，花亦有浅红者。

独豆树，顿丘南应足山有之。山上有一树，高十余丈，皮青滑似流碧，枝干上耸，子若五彩囊，叶如亡子镜，世名之仙人独豆树。

木龙树，徐之高豕城南有木龙寺，寺有三层砖塔，高丈余。塔侧生一大树，萦绕至塔顶，枝干交横，上平，容十余人坐。枝杪四向下垂如百子帐，莫有识此木者，僧呼为龙木。梁武曾遣人图写焉。

鱼甲松，洛中有鱼甲松。

酉阳杂俎续集卷十

支 植 下

青杨木出峡中，为床，卧之无蚤。

夏州槐，夏州唯一邮有槐树数株。盐州或要叶，行牒求之。

蜀楷木，蜀中有木类柞，众木荣时枯槁，隆冬方萌芽布阴，蜀人呼为楷木。

古文柱，齐建元二年夏，庐陵长溪水冲击山麓，崩长六七尺，下得柱千余根，皆十围，长者一丈，短者八九尺。头题古文字，不可识。江淹以问王俭，俭云：“江东不闲隶书，秦汉时柱也。”

色绫木，台山有色绫木，理如绫文，百姓取为枕，呼为色绫枕。

鹿木，武陵郡北有鹿木二株，马伏波所种，木多节。

倒生木，此木依山生，根在上，有人触则叶翕，人去则叶舒，出东海。

黝木，节似虫兽，可以为鞭。

桃榔树，古南海县有桃榔树，峰头生叶，有面，大者出面百斛，以牛乳啖之，甚美。

怪松，南康有怪松，从前刺史令画工写松，必数枝衰悴。后因一客与妓环饮其下，经日松死。

河伯下材，中宿县山下有神宇，溱水至此，沸腾鼓怒。槎木泛至此沦没，竟无出者，世人以为河伯下材。

交让木，《武陵郡记》：白雉山有木名交让，众木敷荣后方萌芽，亦更岁迭荣也。

三枝槐，相国李石河中永乐有宅，庭槐一本抽三枝，直过堂前屋脊，一枝不及。相国同堂兄弟三人，曰石，曰程，皆登第宰执，唯福一人，历七镇使相而已。

无患木，烧之极香，辟恶气，一名噤娄，一名桓。昔有神巫曰瑶眊，能符劾百鬼，擒魍魅，以无患木击杀之。世人竞取此木为器，用却鬼，因曰无患木。

醋心树，杜师仁尝赁居，庭有巨杏树，邻居老人每担水至树侧，必叹曰：“此树可惜。”杜诘之，老人云：“某善知木病，此树有疾，某请治。”乃诊树一处，曰：“树病醋心。”杜染指于蠹处尝之，味若薄醋。老人持小钩披蠹，再三钩之，得一白虫如蝠。乃傅药于疮中，复戒曰：“有实自青皮时必摽之，十去八九则树活。”如其言，树益茂盛矣。又云尝见《栽植经》三卷，言木有病醋心者。

女草，葳蕤草一名丽草，亦呼为女草，江湖中呼为娃草。美女曰娃，故以为名。

山茶花，山茶叶似茶树，高者丈余，花大盈寸，色如绯，十二月开。

异木花，卫公尝获异木一株，春花紫。予思木中一岁发花唯木兰。

王母桃，洛阳华林园内有之，十月始熟，形如括蓐。俗语曰：“王母甘桃，食之解劳。”亦名西王母桃。

胡榛子、阿月，生西国，蕃人言与胡榛子同树，一年榛子，

二年阿月。

橄欖子，独根，树东向枝曰木威，南向枝曰橄欖。

东荒栗，东方荒中有木名曰栗，有壳径三尺二寸，壳刺长丈余，实径三尺，壳亦黄，其味甜，食之令人短气而渴。

猴栗，李卫公一夕甘子园会客，盘中有猴栗，无味。陈坚处士云：“虔州南有渐栗，形如素核。”

儋崖芥，芥高者五六尺，子大如鸡卵。

儋崖瓠，儋崖种瓠，成实率皆石余。

童子寺竹，卫公言：北都惟童子寺有竹一窠，才长数尺。相传其寺纲维，每日报竹平安。

石桂芝，生山石穴中，似桂树而实石也。高大如绞尺，光明而味辛，有枝条，捣服之，一斤得千岁也。

石发，张乘言：南中水底有草如石发，每月三四日始生，至八九日以后可采，及月尽悉烂，似随月盛衰也。

席箕，一名塞芦，生北胡地，古诗云：千里席箕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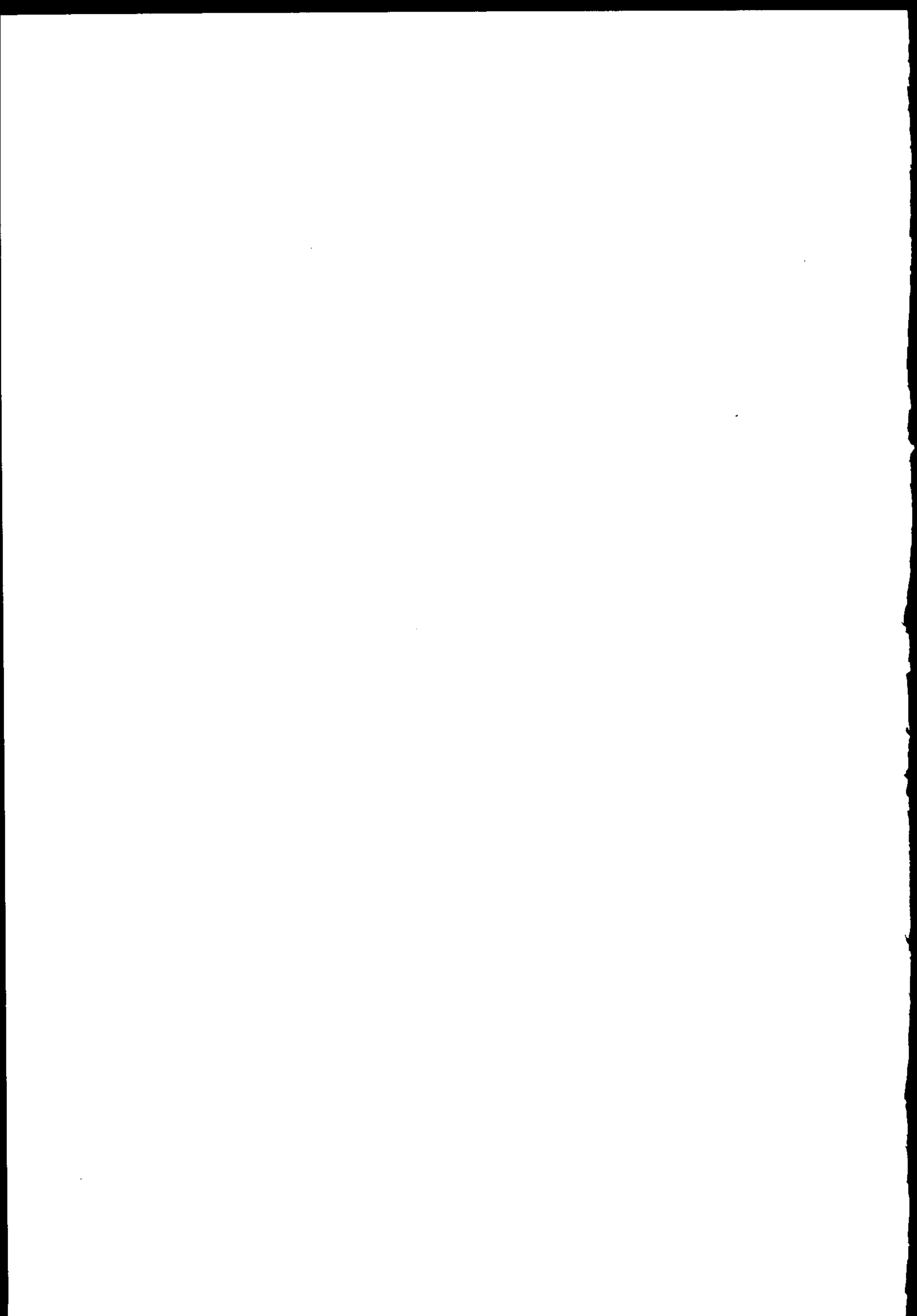
宋州莆田县破冈山，武宗二年，巨石上生菌，大如合箕，茎及盖黄白色，其下浅红，尽为过僧所食，云“美倍诸菌”。

大食勿斯离国，石榴重五六斤。

南中桐花，有深红色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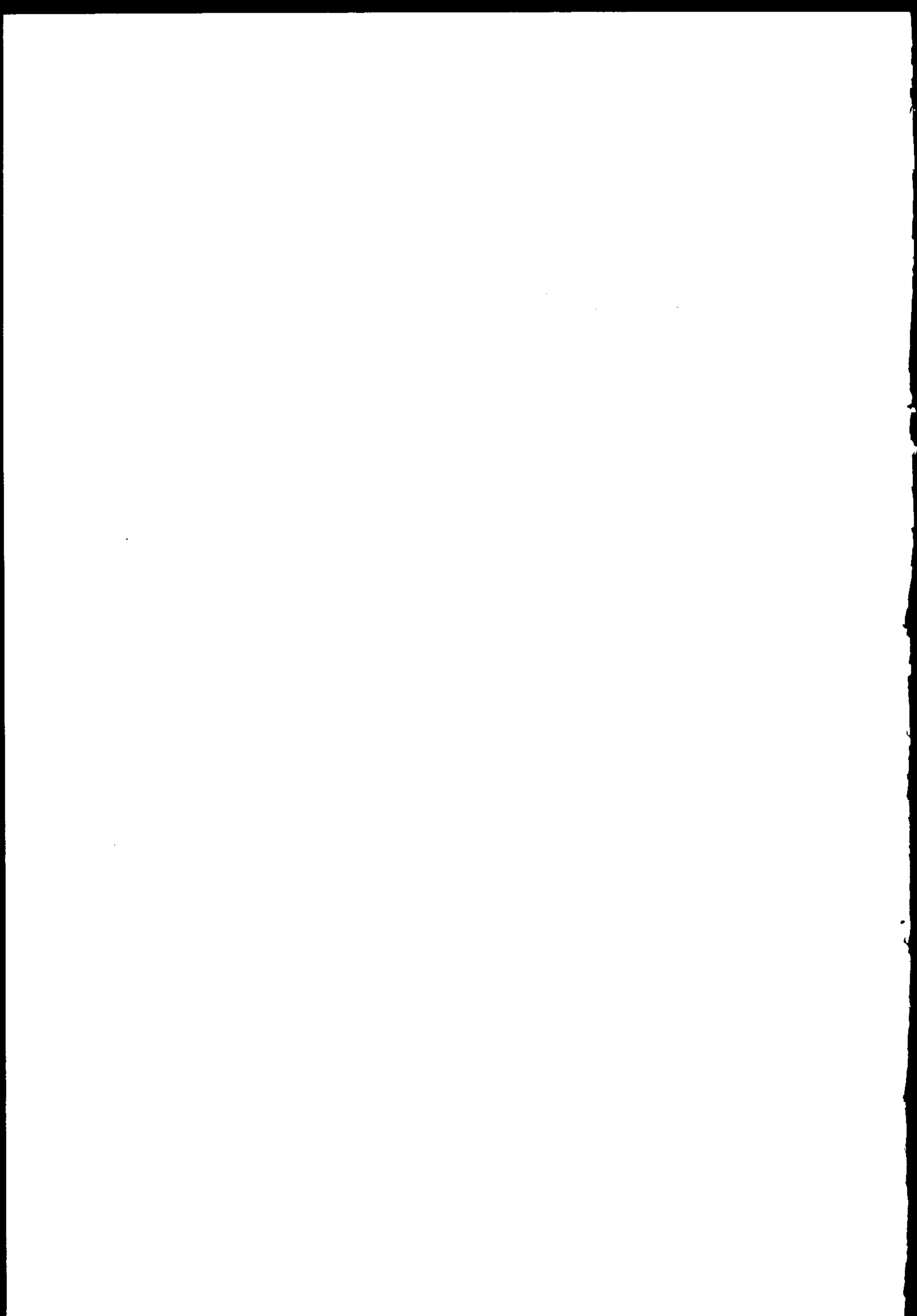
东官郡，汉顺帝时属南海，西接高凉郡，又以其地为司谏都尉。东有芜地，西邻大海。有长洲，多桃枝竹，缘岸而生。

枫树，子大如鸡卵，二月华已乃著实，八九月熟，曝干，烧之香馥。



刘宾客嘉话录

[唐]韦绚 撰
阳羨生 校点



校点说明

《刘宾客嘉话录》，著者韦绚(801—866?)，字文明，唐京兆(今陕西西安市)人。顺宗时宰相韦执谊子。大和五年(831)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幕府巡官，历官校书郎、起居舍人、江陵少尹、义武军节度使等。除本书外，尚著有《戎幕闲谈》。

据书前自序，知穆宗长庆元年作者二十一岁时往投夔州刺史刘禹锡从学，闲中刘禹锡为述前代轶事，退而默记，写成此书。书成于大中十年(856)，记述唐代朝政掌故，兼及经传诗文评价。原书已佚，今本皆从《顾氏文房小说》本出，共一三〇则，据今人唐兰先生等学者考证，其中仅四十五则为原书所有，其余则录自《尚书故事》、《隋唐嘉话》等书。唐兰辑本(中华书局《文史》第四辑《〈刘宾客嘉话录〉的校辑与辨伪》)，除对今本作校理外，复从《唐语林》、《太平广记》等书中补辑逸文五十六则，最是精审。今即以《顾氏文房小说》本为底本，唐兰辑本考定伪作者，前加“*”号以示区别，文字据唐兰辑本择要加以校改；书后收入唐兰辑本“补遗”部分(其“附录”部分从略)。

原 序

绚少陆机入洛之三岁，多重耳在外之二年，自襄阳负笈至江陵，挈叶舟，升巫峡，抵白帝城，投谒故赠兵部尚书宾客中山刘公二十八丈，求在左右学问。是岁长庆元年春。蒙丈人许措足侍立，解衣推食，晨昏与诸子起居，或因宴命坐。与语论，大抵根于教诱，而解释经史之暇，偶及国朝文人剧谈，卿相新语，异常梦话，若谐谑卜祝，童谣佳句。即席听之，退而默记，或染翰竹简，或簪笔书绅，其不暇记，因而遗忘者，不知其数。在掌中梵夹者，百存一焉。今悉依当时日夕所话而录之，不复编次，号曰《刘公嘉话录》，传之好事，以为谈柄也。时大中十年二月，朝散大夫江陵少尹上柱国京兆韦绚序。

刘宾客嘉话录

张巡之守睢阳，玄宗已幸蜀。胡羯方炽，城孤势蹙，人困食竭，以纸布切煮而食之，时以茶汁和之，而意自如。其谢加金吾将军表曰：“想峨眉之碧峰，豫游西蜀；追绿耳于玄圃，保寿南山。逆贼禄山，迷逆天地，戮辱黎献，膻臊阙庭。臣被围四十七日，凡一千二百余阵。主辱臣死，当臣致命之时；恶稔罪盈，是贼灭亡之日。”其忠勇如此。又激励将士，尝赋诗曰：“接战春来苦，孤城日渐危。合围侔月晕，分守效鱼丽。屡厌黄尘起，时将白羽挥。裹疮犹出阵，饮血更登陴。忠信应难敌，坚贞谅不移。无人报天子，心计欲何施。”又《夜闻笛》诗曰：“崑崙试一临，虏骑俯城阴。不辨风尘色，安知天地心。营开星月近，战苦阵云深。旦夕更楼上，遥闻横笛吟。”时雍丘令令狐潮以书劝诱，不纳。其书有曰“宋七昆季，卫九诸子，昔断金成契，今乃刎颈相图”云云。时刘禹锡具知宋卫，耳剽所得，濡毫有遗，所冀多闻补其阙也。又说，许远亦有文，其祭纛文，为时所称。所谓“太一先锋，蚩尤后殿，苍龙持弓，白虎捧剑”。又祭城隍文云：“智井鸪翔，危堞龙攫。”皆文武雄健，志气不衰，真忠烈之士也。刘禹锡曰：此二公天赞其心，俾之守死善道。向若救至身存，不过是一张仆射耳。则张巡、许远之名，焉得以光扬于万古哉！巡性明达，不以簿书介意。为真源宰，县有豪华南金，悉委之，故时人语曰：“南金口，明府手。”及巡闻之，不以为事。

为诗用僻字，须有来处。宋考功诗云：“马上逢寒食，春来不见饧。”尝疑此字，因读《毛诗》郑笺说箫处注云：即今卖饧人家物。六经唯此注中有“饧”字。吾缘明日是重阳，欲押一“饧”字，续寻思六经竟未见有“饧”字，不敢为之。尝讶杜员外“巨颿拆老拳”，疑“老拳”无据，及览《石勒传》：“卿既遭孤老拳，孤亦饱卿毒手”，岂虚言哉？后辈业诗，即须有据，不可率尔道也。

刑部侍郎从伯伯尝言：某所居安邑里巷口有鬻饼者，早过户，未尝不闻讴歌而当垆，兴甚早。一旦，召之与语，贫窘可怜，因与万钱，令多其本，日取饼以偿之。欣然持镪而去。后过其户，则寂然不闻讴歌之声，谓其逝矣。及呼，乃至，谓曰：“尔何辍歌之遽乎？”曰：“本流既大，心计转粗，不暇唱《渭城》矣。”从伯曰：“吾思官徒亦然。”因成大噱。

永徽中，卢齐卿暴死，及苏，说见其舅李某为冥司判官，有吏押案，曰：“宇文融合为宰相。”舅曰：“宇文融岂堪作宰相？”吏曰：“天符已下，数日多少即由判官。”舅乃判一百日。既拜，果百日而罢。公因曰：“官不前定，何名真幸？”

崔丞相造布衣时，江左士人号曰“白衣夔”。时有四人，一是卢东美，其二遗忘。崔左迁在洪州，州帅曹王将辟为副。时德宗在梁，奏的合过，况曹王有功，且亲也。时有赵山人，言事多中。崔问之，曰：“地主奏某为副使，且的过否？”对曰：“不过。”崔诘曰：“以时以事，必合得过也。”山人曰：“却得一刺史，不久敕到，更远于此。”崔不信，再问。曰：“必定耳，州名某亦知之，不可先言。”且曰：“今月某日敕到，必先吊而后贺。”崔心惧久之，盖言某日即崔之忌日也。谓赵山人曰：“言中奉百千，不中轻挞五下，可乎？”山人笑曰：“不合得崔员外百千，只合得

崔员外起一间竹屋。”其语益奇。又问之：“且我有宰相分无？”曰：“有。”崔曰：“远近？”曰：“只隔一两改官，不至三矣。”及某日私忌，洪州诸僚皆知其说。是日，悉之江亭，将慰崔忌。众皆北望人信。至酉时，见一人从北岸袒而招舟，急使人问之。乃曰：“州之脚力。”将及岸，问曰：“有何除改？且有崔员外奏副使过否？”曰：“不过，却得虔州刺史，敕牒在此。”诸公惊笑。其暮，果先慰而后贺焉。明日，说于曹王。曹王与赵山人镪百千，不受。崔为起竹屋一间，欣然徙居之。又谓崔曰：“到虔州后，须大经一段惊惧，即必得入京也。”既而崔舅源休与朱泚为宰相，崔忧间，堂帖追入，甚忧惕。时故人窦参作相，拜兵部郎中，俄迁给事中平章事。与齐映相公同制。

又曰：薛邕侍郎有宰相望。时有张山人善相，崔造相公方为兵部郎中，与前进士姜公辅同在薛侍郎坐中。薛问张山人曰：“坐中有宰相否？”心在己身多矣。张曰：“有。”薛曰：“几人？”曰：“有两人。”薛意其一人即己也。曰：“何人？”曰：“崔、姜二人，必同时宰相。”薛讶忿之，嘿然不乐。既而崔郎中徐问张曰：“何以同时？”意谓姜公始前进士，己正郎，势不相近也。曰：“命合如此，事须同时。仍郎中在姜之后。”后姜为京兆尹功曹，充翰林学士，时众知泾将姚令言入城，的取朱泚，泚曾帅泾，得其军心，乃上疏令防虞之。疏入十日，德宗幸奉天；悔不纳姜言，遂于行在擢姜为给事中平章事。崔后姜半年以夕郎拜相，果同时而崔在姜后。离虔州后，第二改官拜官亦不差，而薛侍郎竟终于列曹，始知前辈不可忽后辈也。

李丞相泌谓德宗曰：“肃宗师臣，岂不呼陛下为崽郎？”圣颜不悦。泌曰：“陛下天宝元年生，向外言改年之由或以弘农得宝，此乃谬也。以陛下此年降诞，故玄宗皇帝以天降至宝，

因改年号为天宝也。”圣颜然后大悦。又韦渠牟曾为道士及僧，德宗问：“卿从道门，本师复是谁？”渠牟曰：“臣师李先师，仙师师张果老先生。肃宗皇帝师李先师，为仙帝。臣道合为陛下师，由迹微官卑，故不足为陛下师。”渠牟亦效李相泌之对也。

德宗降三日，玄宗立于高阶上，肃宗次之，代宗又次之。保母襁抱德宗来呈，色不白皙，耳仆前。肃宗、代宗不悦。二帝以手自下递传呈上，玄宗一顾之，曰：“真我儿也。”谓肃宗曰：“汝不及他。”又谓代宗曰：“汝亦不及他，仿佛似我。”既而在位二十七年，寿六十三。肃宗登位五年，代宗登位十五年，是不及也。后明皇帝幸蜀，至中路曰：“崽郎亦一遍到此来里。”及德宗幸梁，是验也。乃知圣人应天受命，享国绵远，岂徒然哉！

刘希夷诗曰：“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其舅宋之问苦爱此两句，知其未示人，恳乞，许而不与。之问怒，以土袋压杀之。宋生不得其死，天报之也。

逆胡将乱于中原，梁朝誌公大师有语曰：“两角女子绿衣裳，却背太行邀君王，一止之月必消亡。”两角女子，“安”字也；绿者，“禄”字也；一止，正月也。果正月败亡，圣矣，符誌公之寓言也。

时张巡将雷万春于城上与巡语次，被贼伏弩射之，中万春面，不动。令狐潮疑是木人，询问巡，知是万春，乃言曰：“向见雷将军，方知足下军令矣。然其如天理何？”巡与潮书曰：“仆诚下材，亦天下一男子耳。今遇明君圣主，畴则屈腰。逢豺狼犬羊，今须展志”云云，“请足下多服续命之散，数加益智之丸，无令病入膏肓，坐视斧钺也。”

琼州地名胸腮，胸腮是蚯蚓也。其土多此虫，盖其状物也。常至夜，江畔出其身，半跳于空中而鸣，其形胸腮。上音屈，下音忍。

绚曰：“五夜者，甲、乙、丙、丁、戊，更相送之。今惟言乙夜与子夜，何也？”公曰：“未详。”

大司徒杜公在维扬也，尝召宾幕闲语：“我致政之后，必买一小驹八九千者，饱食讫而跨之，著一粗布襦衫，入市看盘铃傀儡足矣。”又曰：“郭令公位极之际，常虑祸及，此大臣之危事也。”司徒深旨，不在傀儡，盖自污耳。司徒公后致仕，果行前志。谏官上疏，言三公不合入市。公曰：“吾计中矣。”计者，即自污耳。

刑部侍郎从伯伯刍自王府长史三年为新罗使，始得郎中，朱绂。因见宰相，自言此事。时宰不知是谁，曰：“大是急流。”

相国李司徒勉，为开封知县尉捕贼时，有不良试公之宽猛，乃潜纳人贿，俾公知之。公召告吏卒曰：“有纳其贿者，我皆知之。任公等自陈首，不可过三日，过则异样相见。”其纳贿不良故逾限，而欣然自赍其样至。公令取石灰棘刺置于样中，令不良入，命取钉钉之，送汴河讫，乃请见廉使。使叹赏久之。后公为大梁节度使，人问公曰：“今有官人如此，公如何待之？”公曰：“即打腿。”

上官昭容者，侍郎仪之孙也。仪子有罪，妇郑氏填宫，遗腹生昭容。其母将诞之夕，梦人与秤，曰：“持之秤量天下文士。”郑氏冀其男也。及生昭容，母视之，曰：“秤量天下，岂是汝耶？”口中呕哑如应曰“是”。

李丞相绛，先人为襄州督邮，方赴举求乡荐。时樊司徒泽为节度使，张常侍正甫为判官，主乡荐。张公知丞相有前途，

启司徒曰：“举人中悉不如李某秀才，请只送一人，请众人之资以奉之。”欣然允诺。又荐丞相弟为同舍郎。不十年而李公登庸，感司空之恩，以司空之子宗易为朝官。人问宗易之文于丞相，丞相戏而答曰：“盖代。”时人因以“盖代”为口实，相见论文，必曰：“莫是李三盖代否？”丞相之为户部侍郎也，常侍为本司郎中，因会，把酒请侍郎唱歌。李终不唱而哂之，满席大噱。

菜之菠棱者，本西国中。有僧自彼将其子来，如苜蓿、蒲陶，因张騫而至也。绚曰：“岂非颇棱国将来，而语讹为菠棱耶？”

杜丞相鸿渐，世号知人。见马燧、李抱真、卢新州杞、陆丞相贽、张丞相弘靖、李丞相藩，皆云并为将相，既而尽然。许、郭之徒又何以加也。又大司徒杜公，见张相弘靖，曰：“必为宰相。”贵人多知人也如此。

范希朝将赴镇太原，辞省中郎官，既拜而言曰：“郎中有事，但处分希朝。希朝第一遍不应，亦且恕；至第三遍不应，即任郎中员外下手插打得。”插打为造箭者插羽打干，言攒箭射我也。

公曰：“诸葛所止，令兵士独种蔓菁者何？”绚曰：“莫不是取其才出甲者可生啖，一也；叶舒可煮食，二也；久居则随以滋长，三也；弃去不惜，四也；回则易寻而采之，五也；冬有根可斲食，六也。比诸蔬属，其利不亦博乎？”曰：“信矣！”三蜀之人今呼蔓菁为诸葛菜，江陵亦然。

河东张嘉贞为平姚，见河东碑为文书甚佳。及还，面奏天后。天后对之，河东请去帘，曰：“臣出自寒微，今蒙召对。然咫尺天颜，犹隔云雾，伏乞陛下去帘。”则天许之。事书史册。

蔡之将破，有水牛黑色入池浴，既出，身白白，皎然，唯头

不变；又有雀数百，同为一窠，皆丝絮为之；有群鸟同巢，一旦尽弃掷其巢而去；有马生牛蹄者。蔡州既平，宪宗命道士张某至境，置醮于紫极宫。宫本吴少诚生祠也，裴令公毁之为宫。有道士院，阶前种麻，生高如墉，道士葺为藩屏。其醮日，霹雳麻屏两片，下有穴五寸已来，有狸迹。寻之上屋，其踪稍大如马，亦如人足，直至屋上而灭。其韩碑石，本吴少诚德政碑，世与狄梁公碑对立。其吴碑亦流汗成泥，狄梁公碑如故。不十日中使至，磨韩之作而刊改制焉。

* 公尝于贵人家，见梁昭明太子胫骨，微红而润泽，岂非异也！又尝见人腊长尺许，眉目手足悉具，或以为僬侥人也。

* 元公镇南海日，疽生于鬓，气息憊然。忽有一年少道士直来房前，谓元公曰：“本师知病疮，遣某将少膏药来，可便傅之。”元公宠姬韩氏，家号静君，遂取膏疾贴之于疮上，至暮而拔，数日平复。于苍黄之际，不知道士所来。及令勘，中门至衙门十余重，并无出入处，方知是其异也。盛膏小银合子，韩氏收得，后犹在。

* 蜀王尝造千面琴，散在人间。王即隋文之子杨秀也。

* 李汧公勉，取桐丝之精者，杂缀为之，谓之百衲琴。用蜗壳为徽，其间三面尤绝异，通谓之响泉韵磬。弦一上可十年不断。

* 绛州碧落碑文，乃高祖子韩王元吉四男训、谊、课、湛。为先妃所制，陈惟玉书。今不知者，皆妄有指说。

* 荀爽能书，尝写狸骨方，狸骨理劳方也。右军临之，谓之狸骨帖。

* 昔中书令河东公开元中居相位，有张憬藏者能言休咎。一日，忽诣公，以一幅纸大书“台”字授公。公曰：“余见居台

司,此意何也?”后数日,贬台州刺史。

* 河东公出镇并州日,上问:“有何事,但言之。”奏曰:“臣有弟嘉祐,远牧方州,不记去处。手足支离,常系念虑。”上因口敕“张嘉祐可忻州刺史。”忻州,河东属郡,上意不疑,公亦不让,岂非至公无隐,出于常限也。

* 王平南,虞。右军之叔也,善书画,尝谓右军曰:“诸事不足法,唯书画可法。”晋明帝师其画,右军学其书。

* 京国顷岁街陌中有聚观戏场者,询之,乃二刺猬对打令,既合节奏,又中章程。

* 汲冢书,盖魏安釐王时卫郡汲县耕人于古冢中得之。竹简漆书科斗文字,杂写经史,与今本校验,多有同异。耕人忘其姓名。

* 世谓牡丹花近有,盖以前朝文士集中无牡丹歌诗。公尝言杨子华有画牡丹处,极分明。子华北齐人,则知牡丹花亦久矣。

* 王僧虔,右军之孙也。齐高祖尝问曰:“卿书与我书孰优?”对曰:“陛下书帝王第一,臣书人臣第一。”帝不悦。尝以撮笔书,恐帝所忌故也。

* 陆畅尝谒韦皋,作《蜀道易》一首,句曰:“蜀道易,易于履平地。”皋大喜,赠罗八百匹。皋薨,朝廷欲绳其既往之事,复开先所进兵器,其上皆刻“之秦”二字,不相与者欲窘成罪名。畅上疏理之,云:“臣在蜀日,见造所进兵器‘之秦’者,匠之名也。”由是得释。《蜀道难》,李白罪严武作也,畅感韦之遇,遂反其词焉。

* 魏受禅碑,王朗文,梁鹄书,钟繇镌字,谓之三绝。古镌字皆须妙于篆籀,故繇方得镌刻。张怀瓘《书断》曰:篆、籀、八分、隶

书、草书、章书、飞白、行书，通谓之八体，而右军皆在神品。右军尝醉书，点画类龙爪，后遂为龙爪书；如科斗、玉箸、偃波之类，诸家共五十二般。

* 舒州灊山下有九井，其实九眼泉也。旱则杀一犬投其中，大雨必降，犬亦流出焉。

* 南山久旱，即以长绳系虎头骨投有龙处，入水即掣不定。俄顷，云起潭中，雨亦随降。龙虎，敌也，虽枯骨犹能激动如此。

* 五星恶浮图佛像，今人家多图画五星，杂于佛事，或谓之禳灾，真不知也。

* 武后朝宰相石泉公，王方庆，琅耶王。后尝御武成殿阅书画，问方庆曰：“卿家旧法书帖乎？”方庆遂进自右军已下至僧虔、智永禅师等二十五人各书帖一卷，命崔融作序，谓之《宝章集》，亦曰《王氏世宝》。

* 今延英殿，紫芝殿也，谓之小延英。苗韩公居相位，以足疾，步骤微蹇。上每于此待之。宰相传小延英，自此始也。

* 八分书起于汉时王次仲。次仲有道术，诏征聘，于车中化为大鸟飞去，遗二翻于山谷间。今有大翻山，小翻山偶忘其处。

* 李约尝江行，与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固邀与约相见，以二女托之，皆异色也，又遗一大珠，约悉唯唯。及商胡死，财宝数万，约皆籍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殓商胡时，自以夜光含之，人莫知之也。后死胡亲属来理资财，约请官司发掘验之，夜光在焉。其密行有如此者。

* 杨祭酒爱才公心，尝知江表之士项斯，赠诗曰：“度度见诗诗总好，及观标格过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相逢说项斯。”项斯由此名振，遂登高科。

* 东都顷年创造防秋馆，穿掘多得蔡邕鸿都学所书石经，至今人家往往有之。

* 王内史《借船帖》，书之尤工者也，卢公尚书宝惜有年矣。张宾获致书借之，不得。云：“只可就看，未尝借人。”卢公除潞州，旌节在途，才数程，忽有人将书帖来就公求售。阅之，乃《借船帖》也。公惊异，问之。云：“卢家郎君要钱，遣卖耳。”公嗟讶移时，不问其价，还之。后不知落何处。

* 飞白书始于蔡邕，在鸿都学见匠人施丕帚，遂创意焉。梁子云能之，武帝谓曰：“蔡邕飞而不白，羲之白而不飞，飞白之间，在卿斟酌耳。”

* 章仇兼琼镇蜀日，仇尝设大会，百戏在庭。有十岁女童，舞于竿杪，忽有物状如雕鹞，掠之而去。群众大骇，因而罢乐。后数日，其父母见在高塔上，梯而取之，则神形如痴。久之方语，云见壁画飞天夜叉者，将入塔中，日伺果食饮饌之类，亦不知其所自。四日方精神如初。

* 传记所传，汉宣帝以皂盖车一乘，赐大将军霍光，悉以金较具。至夜，车辖上金凤皇辄亡去，莫知所之，至晓乃还。如此非一，守车人亦尝见。后南郡黄君仲，北山罗鸟，得凤皇子，入手即化成紫金，毛羽冠翅，宛然具足，可长尺余。守车人列云：“今月十二日夜，车辖上凤皇俱飞去，晓则俱还，今日不返，恐为人所得。”光甚异之，具以列上。后数日，君仲诣阙上金凤皇子，云：“今月十二日夜，北山罗鸟所得。”帝闻而疑之，以置承露盘上，俄而飞去。帝使寻之，直入光家，止车辖上，乃知信然。帝取其车，每游行辄乘御之。至帝崩，凤皇飞去，莫知所在。嵇康诗云：“翩翩凤辖，逢此网罗。”正谓此也。

* 昔东海蒋潜，尝至不其县，路次，林中遇一尸，已臭烂，

鸟来食之，辄见小儿长三尺驱鸟，鸟飞起，如此非一。潜异之，看见尸头上着通天犀纛，揣其价，可数万钱。潜乃拔取。既去，众鸟争集，无通驱者。潜以此纛上晋武灵王晞。晞薨，以衬众僧，王武纲以九万钱买之。后落褚太宰处，复以饷齐故丞相豫章王。王薨后，内人江夫人遂断以为钗。每夜辄见一儿绕床啼叫，云：“何为见屠割，天当相报。”江夫人恶之，月余乃亡。

石季龙少好挟弹，其父怒之，其母曰：“健犊须走车破辕，良马须逸鞅泛驾，然后能负重致远。”盖言童稚不奇不慧，即非异器定矣。

人言鹤胎生，所以赋云“胎化仙禽”也。今鸛鷀亦是胎生，《抱朴子》、《本草》说同，此岂亦仙禽者乎？绚曰：“但恐世只知鹤胎生，不知鸛鷀亦是胎生，鹤便谓胎生也。若缘鸛鷀食腥鱼，虽胎生不得与鹤同，今见养鹤者说其鹤食腥秽更甚于鸛鷀。若以色黑于鹤，则白鹤千万年方变为玄鹤，又何尚焉？”公笑曰：“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其鸛鷀之谓乎？”绚曰：“鹤难见也，鸛鷀易见也，世人贵耳而贱目之故也。若使鸾凰如鹤之长见，即鹤亦如鸛鷀矣。以少为贵，世以不见为圣为瑞而贵之也。所以进士陈标咏蜀葵诗云：‘能共牡丹争几许，得人憎处只缘多。’鸛鷀之谓也。”

刘仆射晏五鼓入朝，时寒，中路见卖烝胡之处，势气腾辉。使人买之，以袍袖包裙帽底啖之，且谓同列曰：“美不可言，美不可言。”

王承昇有妹，国色，德宗纳之，不恋宫室。德宗曰：“穷相女子。”乃出之，敕其母兄：不得嫁进士朝官，任配军将作亲情。后适元士会，因以流落。真穷相女子也。

韩十八愈，直是太轻薄，谓李二十六程曰：“某与丞相崔大群同年往还，直是聪明过人。”李曰：“何处是过人者？”韩曰：“共愈往还二十余年，不曾共说著文章，此岂不是敏慧过人也？”

韩十八初贬之制，席十八舍人为之词曰：“早登科第，亦有声名。”席既物故，友人曰：“席无令子弟，岂有病阴毒伤寒而与不洁吃耶？”韩曰：“席十八吃不洁太迟。”人问之何也，曰：“出语不是。”盖忿其责辞云“亦有声名”耳。

元载将败之时，妻王氏曰：“某四道节度使女，十八年宰相妻。今日相公犯罪，死即甘心；使妾为舂婢，不如死也。”主司上闻，俄亦赐死。

王缙之下狱也，问头云：“身为宰相，夜醮何求？”王答曰：“知则不知，死则合死。”

元载于万年县佛堂子中谒主者，乞一快死也。主者曰：“相公今日受些子污泥，不怪也。”乃脱秽袜塞其口而终。

公曰：卢华州，予之堂舅氏也。尝于元载相宅门见一人，频至其门，上下瞻顾。卢疑异人，乃邀以归，且问元载相公如何，曰：“新相将出，旧者须去，吾已见新相矣。一人绯，一人紫，一人街西住，一人街东住，皆惨服也。然二人俱身小而不知姓名。”不经旬日，王、元二相下狱。德宗将用刘晏为门下，杨炎为中书，外皆传说必定，疑季子之言不中。时国舅吴凑见王、元事讫，因贺德宗而启之曰：“新相欲用谁？”德宗曰：“刘、杨。”凑不语。上曰：“吾舅意如何？言之无妨。”凑曰：“二人俱曾用也，行当可见。陛下何不用后来俊杰？”上曰：“为谁？”吴乃奏常袞及某乙。翌日，并命拜二人为相，以代王、元，果如季子之说，绯紫、短长、街之东西，无不验也。

赵相璟之为入蕃副使，谓二张判官曰：“前几里合有河，河边柳树下合有一官人，着惨服立。”既而悉然。官人，置顿官也。二张问之，赵曰：“某年三十前，已梦此行，亦不怨他时相。”赵相将薨时，长安诸城门金吾官见一小儿衣豹犊鼻，携五色绳子，觅赵相。其人见者知异。不经旬日，赵相薨。

公曰：杜相鸿渐之父，名鹏举，父子而似兄弟之名，盖有由也。鹏举父尝梦有所之，见一大碑，云是宰相碑。已作者金填其字，未作者刊名于上。杜问曰：“有杜家儿否？”曰：“有，任自看之。”记得姓下是鸟偏旁、曳脚，而忘其字，乃名子为鹏举，而谓之曰：“汝不为相，即世世名鸟旁而曳脚也。”鹏举生鸿渐，而名字亦前定矣，况其官与寿乎？

袁德师，给事中高之子也。九日出糕，谓人曰：“某不敢吃，请诸公破除。”且言是其先讳，良久低头，然语多不可具载。

杨国忠尝会诸亲，时知吏部铨事，且欲大噱以娱之。已设席，呼选人名引入于中庭，不问资序，短小者道州参军，鬚者湖州文学。帘中大笑。

卢新州为相，令李揆入蕃。揆对德宗曰：“臣不惮远使，恐死于道路，不达君命。”上惻然，欲免之，谓卢相曰：“李揆莫老无？”杞曰：“和戎之使，须谙练朝廷事，非揆不可。且使揆去，向后差使小于揆年者，不敢辞远使矣。”揆既至蕃，蕃长曰：“闻唐家有一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曰：“非也。他那个李揆，争肯到此？”恐其拘留，以此诬之也。揆门户第一，文学第一，官职第一。致仕东都，大司徒杜公罢淮海入洛，见之，言及头头第一之说。揆曰：“若道门户，门户有所自，承余裕也。官职，遭遇尔。今形骸凋悴，看即下世，一切为空，何第一之有？”

德宗降诞日，内殿三教讲论，以僧监虚对韦渠牟，以许孟

容对赵需，以僧覃延对道士郗惟素。诸人皆谈毕，监虚曰：“臣请奏事：玄元皇帝，我唐天下之圣人；文宣王，古今之圣人；释迦如来，西方之圣人；今皇帝陛下，是南赡部州之圣人。臣请讲御制赐新罗铭。”讲罢，德宗有喜色。

饮酒四字，著于史氏，出于则天时壁州刺史郑弘庆者进之。人或知之，以三台送酒，当未尽晓。盖因北齐高洋毁铜雀台，筑三个台，宫人拍手呼“上台”，因以送酒。

德宗诞日，三教讲论。儒者第一赵需，第二许孟容，第三韦渠牟，与僧覃延嘲谑，因此承恩也。渠牟荐一崔阡，拜谕德，为侍书于东宫。东宫，顺宗也。阡触事面墙，对东宫曰：“臣山野鄙人，不识朝典，见陛下合称臣否？”东宫曰：“卿是东僚，自合知也。”

李二十六丈丞相善谑，为夏口日，有客辞焉。相留更住三两日，客曰：“业已行矣，舟船已在汉口。”曰：“此汉口不足信。”其客掩口而退。又因与堂弟居守相石投盘饮酒，居守误收骰子，纠者罚之。丞相曰：“何罚之有？”司徒曰：“汝向忙闹时把他堂印将去，又何辞焉？”饮酒家谓重四为堂印，盖讥居守大和九年冬，朝廷有事之际而登庸也。又与石话服食，云：“汝服钟乳否？”曰：“近服甚觉得力。”司徒曰：“吾一不得乳力。”盖讥其作相日无急难之效也。又尝于街西游宴，贪在北局，时已昏黑，从者迭报云：“鼓动。”司徒应声曰：“靴！靴！”其意谑鼓动似受慰之声以吊客，靴靴答之，连声索靴，言欲速去也。又在夏口时，官园纳芡头而余者分给将校，其主将报之。军将谢芡头，司徒手拍头云：“著他了也。”然后传语：“此芡头不必谢也。”

予与窦丈及王承昇同在朗州日共欢宴，后三人相代为夔

州，亦异矣。

*《晋书》中有饮食名寒具者，亦无注解处，后于《齐民要术》并《食经》中检得，是今所谓饅饼。桓玄尝盛陈法书名画，请客观之。有客食寒具，不濯手而执书，因有污处。玄不怪，自是命宾，不设寒具。

昌黎生，名父之子，虽教有义方，而性颇暗劣。尝为集贤校理，史传中有说金根车处，皆臆断之，曰：“岂其误欤？必金银车也。”悉改“根”字为“银”字。至除拾遗，果为谏院不受。俄有以故人之子愍之者，因辟为鹿门从事。

今谓进士登第为迁莺者久矣。盖自《毛诗·伐木篇》诗云：“伐木丁丁，鸟鸣嚶嚶。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又曰：“嚶其鸣矣，求其友声。”并无“莺”字。顷岁试“早莺求友”诗，又“莺出谷”诗，别书固无证据，岂非误欤？

*东晋谢太傅墓碑，但树贞石，初无文字，盖重难制述之意也。

*《千字文》，梁周兴嗣编次，而有王右军书者，人皆不晓其始。梁武教诸王书，令殷铁石于大王书中撮一千字不重者，每字一片纸，杂碎无叙。武帝召兴嗣，谓曰：“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兴嗣一夕编次进上，鬓发皆白，而赏锡甚厚。右军孙智永禅师自临八百本，散与人外，江南诸寺各留一本。永公住永欣寺，积年学书，后有笔头十瓮，每瓮皆数万。人来觅书，兼请题头者如市，所居户限为之穿穴，乃用铁叶裹之，人谓之铁门限。后取笔头瘞之，号退笔冢，自制铭志。

*郑广文学书而病无纸，知慈恩寺有柿叶数间屋，遂借僧房居止，日取红叶学书，岁久殆遍。后自写所制诗并画同为一卷，封进玄宗，御笔书其尾，曰“郑虔三绝”。

* 郭侍郎承嘏，尝宝惜法书一轴，每随身携往。初应举，就杂文试，写毕，夜色犹早，以纸緘裹，置于篋中。及纳试，而误纳所宝书帖。却归铺，于烛笼中取书帖观览，则程试宛在篋中，遽惊嗟。计无所出，来往棘围门外。忽有老吏询其事，具以实告。吏曰：“某能换之。然某家贫，居兴道里，倘换得，愿以钱三万见酬。”公悦以许之。逡巡，赍程试入，而以书帖出授公。公愧谢而退。明日，归亲仁里，遽以钱送诣兴道。款关久之，吏有家人出，公以姓氏质之。对曰：“主人死已三日矣，力贫未办周身之具。”公惊叹久之，方知棘围所见，乃鬼也，遂以钱赠其家。

* 张尚书牧弘农日，捕获发墓盗十余辈。中有一人，请问言事。公因屏吏独问，对曰：“愿以他事赎死。卢氏南川有尧女冢，近亦曾为人开发，获一大珠并玉碗，人亦不能计其直，余宝器极多，世莫之识也。”公因遣吏发验其冢，果有开处，旋获其党，考讯，与前通无异。及牵引其徒，皆在商州治务中。时商牧名卿也。州移牒，公致书，皆怒而不遣。窃知者云：“珠玉之器，皆入京国贵人家矣。”然史传及地里书并不载此冢，且尧女舜妃者死于湘岭，今所谓者，岂传说之误欤？矧貽训于茅茨土阶，不宜有厚葬之事，即此墓果何人哉？

* 圣善寺银佛，天宝乱，为截将一耳。后少傅白公奉佛，用银三铤添补，然犹不及旧者。

* 果州谢真人上升前，在金泉山道场上，帝锡以马鞍，使安其心也。刺史李坚遗之玉念珠，后问念珠在否，云已在玉皇之前矣。一日，真人于紫极宫致斋，金母下降，郡郭处处有虹霓云气之状，至白昼轻举，万目睹焉。

* 旧官人所服，唯黄、紫二色。贞观中始令三品已上服

紫，四品、五品以朱，六品、七品以绿，八品、九品以青。

* 谢朓诗云：“芳洲多杜若。”贞观中，医局求杜若，度支郎乃下邠州，令贡之。判司云：“邠州不出杜若，应由谢朓诗误。”太宗闻之大笑，改雍州司户。

* 郑公尝出行，以正月七日谒见太宗。太宗劳之，曰：“卿今日至，可谓人日矣。”

* 虞公之为秘书，于省后堂集群书中事可为文用事，号为《北堂书钞》。今北堂犹存，而《书钞》盛传于世。

* 贞观中，西域献胡僧，咒术能生死人。太宗令飞骑中拣壮勇者试之，如言而死，如言而苏。帝以告宗正卿傅奕，奕曰：“此邪法也。臣闻邪不干正，若使咒臣，必不能行。”帝令咒奕，奕对之初无所觉。须臾，胡僧忽然自倒，若为物所击者，便不复苏。

* 阎立本善画，至荆州见张僧繇旧迹，曰：“定虚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犹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定无虚士。”坐卧观之，留宿其下，十日不能去。张僧繇遂作醉僧图，每以此嘲之。于是诸僧聚钱十万，资阎立本作醉道士图。今并传于世。

* 率更令欧阳询，行见古碑，晋索靖所书。驻马观之，良久而去。数百步复还，下马伫立，疲倦则布毯坐观，因宿其下，三日而去。

* 贞观中弹琵琶，裴洛儿始废拨用手，今俗为掐琵琶是也。

* 许敬宗性轻傲，见人多忘。或谓之不聪。敬宗曰：“卿自难记，若遇何、刘、沈、谢，暗中摸索着亦可识之。”

* 高阳许敬宗，奏流其子昂于南。及敬宗死，博士袁思古

议溢为“谬”。昂子彦伯于众中将击之，袁曰：“今为贤家君报仇讎，何为反怒？”彦伯惭而止。

* 褚遂良问虞监曰：“某书何如永师？”曰：“闻彼一字直五百金，岂得若此？”曰：“何如欧阳询？”曰：“不择纸笔，皆能如志。”褚恚曰：“既然，某何更留意于此？”虞曰：“若使手和笔调，遇合作者，亦深可尚。”褚喜而退。

* 卢承庆尚书总章初考内外官，有督运遭风失米，卢考之曰：“监运损粮，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无言而退。卢重其雅量，改注曰：“非所及，考中中。”既无喜容，亦无愧词。又改曰：“宠辱不惊，考中上。”

* 刘仁轨为左仆射，戴至德为右仆射，人皆多刘而鄙戴。有老妇陈牒，至德方欲下笔，老妇问其左右：“此是刘仆射？”曰：“戴仆射。”因急就前曰：“此是不解事仆射，却将牒来！”至德笑令授之。戴仆射在职无异迹，当朝似不能言。及薨，高宗叹曰：“自吾丧至德，无复闻说言。在时有不是者，未尝放我过。”因索其前后所陈章奏盈篋，阅而流涕，朝廷始重之。

* 高宗承贞观之后，天下无事。上官侍郎独持国政，常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辔，咏云：“脉脉广川流，驱马入长洲。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音韵清亮，群公望若神仙焉。

* 贾嘉隐年七岁，以神童召见。时长孙太尉无忌、徐司空劼，于朝堂立语。徐戏之曰：“吾所倚何树？”嘉隐云：“松树。”徐曰：“此槐也，何言松？”嘉隐云：“以公配木，何得非松？”长孙复问：“吾所倚何树？”曰：“槐树。”公曰：“汝不能复矫对耶？”嘉隐曰：“何烦矫对，但取其鬼木耳。”徐叹曰：“此小儿作獠面，何得如此聪明？”嘉隐云：“胡头尚为宰相，獠面何废聪明！”徐状胡也。

* 左史东方虬每云：“二百年后，乞你与西门豹作对。”

* 昆明池者，汉孝武所制，蒲鱼之利，京师赖之。中宗安乐公主请之，帝曰：“前代已来，不以与人，此则不可。”主不悦，因役人别凿一池，号曰定昆池。既成，中宗往观，令公卿赋诗。李黄门日知诗曰：“但愿暂思居者逸，无使时传作者劳。”及睿宗即位，谓之曰：“定昆池诗，当时朕亦不敢言，非卿忠正，何能若此！”寻迁侍中。

* 徐彦伯常侍，睿宗朝以相府之旧拜羽林将军。徐既文士，不悦武职，及迁，谓贺者曰：“不喜有迁，且喜出军。”

* 代有《山东士大夫类例》三卷，其非士类及假冒者不见录。署云“相州僧昙刚撰”。时柳常侍冲，亦明于族姓，中宗朝为相州刺史，询问旧老。云：“自隋以来，不闻有僧名昙刚。”盖疾于时，故隐其名氏云。

* 宋谢灵运须美，临刑，因施为南海祇洹寺维摩诘像须。寺人宝惜，初不亏损。中宗朝，安乐公主五日斗草，欲广其物色，令驰骑取之；又恐为他所得，因剪弃其余，今遂无。

* 洛阳画匠解奉先，为嗣江王家画像，未毕而逃。及见擒，乃妄云：“工直未相当。”因于像前誓曰：“若负心者，愿死为汝家牛。”岁余，王家产一驎犊，有白文于背，曰是解奉先。观者日夕如市。时开元二十年也。

* 云阳县界多汉离宫，故地有似槐而叶细，土人谓之玉树。扬子云《甘泉赋》云：“玉树青葱。”后左思以雄为“假称珍怪”，盖不详也。

* 江宁县寺有晋长明灯，岁久火色变青而不热。隋文帝平陈，已讶其古，至今犹在。

* 王右军《告誓文》，今之所传，即其稿本，不具年月日朔。

其真本云“维永和十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而书亦是真小文。开元初年，润州江宁县瓦官寺修讲堂，匠人于鸱尾内竹筒中得之，与一沙门。至八年，县丞李延业求得之，上岐王。岐王以献帝，便留不出。或云后借得岐王，十年，王家失火，图书悉为煨烬，此书亦见焚。

* 洛阳有僧，房中磬子日夜辄自鸣。僧以为怪，惧而成疾，求术士百方禁之，终不能已。曹绍夔素与僧善，夔来问疾，僧具以告。俄击斋钟，磬复作声。绍夔笑曰：“明日设盛饌，余当为除之。”僧虽不信绍夔言，冀或有效，乃力置饌以待。绍夔食讫，出怀中错，鏖磬数处而去，其声遂绝。僧问其所以，绍夔曰：“此磬与钟律合，故击彼应此。”僧大喜，其疾便愈。

* 隋末有河间人，觜鼻醜酒，自号郎中，每醉必殴击其妻。妻美而善歌，每为悲怨之声，辄摇顿其身。好事者乃为假面以写其状，呼为“踏摇娘”。今谓之“谈娘”。

* 故事：每三月三日、九月九日，赐王公以下射中鹿鸣赐马，第一赐绫，其余布帛有差。至开元八年秋，舍人许景先以为徒耗国用而无益于事，罢之。

* 皇甫文备，武后时酷吏也。与徐大理论狱，诬徐党逆人，奏成其罪。武后特出之。无何，文备为人所告，有功讯之，在宽。或曰：“彼曩时将陷公于死，今公反欲出之，何也？”徐曰：“汝所言者私怨，我所守者公法，安可以公容私耶？”

* 武后以吏部选人多不实，乃令试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判之糊名，自此始也。

右韦绚所录《刘宾客嘉话》，《新唐书》采用多矣，而人罕见全录。国家有先人手校旧本，因钺板于昌化县学，以

补博洽君子之万一云。乾道癸巳十一月旦，海陵卞圜谨书。

补 遗

刘禹锡云：与柳八韩七诣施士丐听《毛诗》，说“维鵜在梁”，“梁”人取鱼之梁也。言鵜自合求鱼，不合于人梁上取其鱼，譬之人自无善事，攘人之美者，如鵜在人之梁，毛注失之矣。又说“山无草木曰岵”，所以言“陟彼岵兮”，言无可怙也。以岵之无草木，故以譬之。《唐语林》二。

因言“罍思”者复思也，今之板障屏墙也。天子有外屏，人臣将见，至此复思其所对扬、去就、避忌也。“魏”大、“阙”楼观也，人臣将入，至此则思其遗阙。“桓楹”者，即今之华表也。桓、华声讹，因呼为桓。“桓”亦丸丸然柱之形状也。《唐语林》二。

又说：古碑有孔，今野外见碑有孔。古者于此孔中穿棺以下于墓中耳。《唐语林》二。

又说：“甘棠”之诗“勿剪”原脱此二字，今补。勿拜，召伯所憩，“拜”言如人身之拜，小能屈也。“能”《困学纪闻》三引《唐语林》作“低”。上言“勿剪”，终言“勿拜”，此两句《困学纪闻》引作“勿拜则不止勿剪”。明召伯渐远，“明”《困学纪闻》作“言”。人思不得见也。“不得见也”《困学纪闻》作“不可及”。毛注“拜犹伐”非也。又言“维北有斗，不可挹酒浆”，言不得其人也。毛郑不注。《唐语林》二。“毛郑不注”四字，齐之鸾本作“毛都不注此下”。

按《唐语林》此下为“为诗用僻事”条。

韦绚曰：“司马墙何也？”曰：“今唯陵寝绕垣，即呼为司马墙。而球场是也，不呼之何也？”刘禹锡曰：“恐是陵寝，即呼臣

下避之。”《唐语林》二。

《诗》曰“我思肥泉”者，源同而分之曰肥也。言我今卫女嫁于曹，如肥泉之分也。《唐语林》二。

魏文帝诗云“画舸覆缁”，本作“堤”，今正。即今淮浙间船篷子上帷幕耳。《唐书·卢藩传》言之，文渊阁本《唐语林》原注云：“案《唐书》无《卢藩传》，韦绚唐人，亦无引《唐书》之理，疑有脱误。”船子著油□，比惑之，见魏诗方悟。《唐语林》二。

又曰：“旄邱”者上侧下高曰旄邱，言君臣相背也。郑注云“旄当为整”，又言“整未详”，齐之鸾本“又”上尚有一字，不清楚，似是“既”字。何也？《唐语林》二。

郭璞《山海经》序曰：“人不得耳闻眼不见为无。”非也，是自不知不见耳，夏虫疑冰之类是矣。仲尼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又韦编三绝。所以明未会者多于解也。《唐语林》二。

有杨何者有礼学，以廷评来夔州，转云安盐官。因过刘禹锡，与之□□，何云：“仲尼合葬于防。”“防”地名，非也。仲尼以开墓合葬于防，“防”隧道也，且潸然流涕，是以合葬也。若谓之地名，则未开墓而已潸然何也。《唐语林》二。

按《唐语林》此下为“五夜”条。

刘禹锡曰：《总龟》作“刘梦得言”，《容斋随笔》作“刘梦得云”。茱萸二字，《总龟》无“二字”二字。《随笔》作“诗中用茱萸字者”。更三诗人道之，本作“经二诗人用”，据《总龟》改，《随笔》作“凡三人”。而有能否，“而”本作“亦”，据《总龟》改，《随笔》无此句。杜甫云“云”本作“言”，据《随笔》改，《总龟》作“杜子美云”。“醉把茱萸子细看”，王右丞云：本无“云”字，据《总龟》增，《随笔》作“王维云”。“遍插茱萸少一人”，“遍插”《随笔》作“插遍”。朱仿云：“仿”《随笔》作“放”。“学他年少插茱萸”，三君所用，《总龟》

无此四字。杜公《总龟》作“子美”。为优。《唐语林》二本无“朱仿以下”至此，但存“最优也”三字，据《总龟》《随笔》增。《诗话总龟》五《容斋随笔》四。

刘禹锡曰：《总龟》无此四字。牛丞相奇章公初为诗，务奇特之语，《总龟》作“矜奇特语”。至有“地瘦草丛短”之句。《总龟》无“之”字。明年秋卷成，呈之，乃有“求人气色沮”，“乃有求人气色沮”七字，《总龟》作“曰：有求色必赧”。凭酒意乃伸”，益加能矣。明年乃上第。《唐语林》二。《诗话总龟》十四，与下条为一条。

因曰：本无此二字，据《总龟》补。杨茂卿云：“河势昆仑远，山形菡萏秋。”此诗题云“过华山下作”，“此诗”云云，《总龟》作“此过华阴山下作”。而用莲蓬之菡萏，《总龟》作“初用莲峰作菡萏”。极的当而暗静矣。《唐语林》二。《诗话总龟》十四连上条，末句作“的当而暗尽矣”。

按《唐语林》此下为“石季龙”条。

又曰：为文自斗异一对不得。予尝为大司徒杜公之故吏，司徒冢嫡之薨于桂林也，柩过渚宫，予时在朗州，使一介具奠醑，以申门吏之礼。为一祭文云：“事吴之心，虽云已矣。报智之志，岂可徒然。‘报智’人或用之，‘事吴’自思得者。”《唐语林》二。

柳八驳韩十八《平淮西碑》云：《总龟》句首有“刘梦得曰”四字。“驳”误“骏”，“十”误“一”。“‘左殍右粥’，何如我《平淮西雅》之云‘仰父俯子’。”本无“之”字，依《总龟》增。《总龟》“俯”作“抚”。禹锡曰：“美宪宗俯下之道尽矣。”《总龟》无此十二字。柳云：“韩碑兼有冒子，‘冒’《总龟》作‘帽’。使我为之，便说用兵讨叛矣。”《唐语林》二。《诗话总龟》五，“便”误作“使”。

刘禹锡曰：《总龟》无“禹锡”二字。“韩碑柳雅”，“柳”《总龟》误作“刘”。予为诗云：本无“为”字，依《总龟》增。“城中晨鸡喔喔鸣”，“晨”《总龟》作“早”，《临汉隐居诗话》作“城中喔喔晨鸡鸣”。城头鼓角声和平”，

美李尚书愬之入蔡城也，《总龟》无“尚书城也”四字。须臾之间，《总龟》无此句。贼都不觉。《总龟》作“贼无觉者”。又落句云：本作“又诗落句言”，此依《总龟》改。“始知元和十二载，四海重见升平时”，“时”《临汉隐居诗话》作“年”。所以言“十二载”者。《总龟》无“所以”二字。因以记淮西平之年。《唐语林》二。《诗话总龟》五“记淮西平”作“见平淮西”。按《临汉隐居诗话》约引前二句云：“为尽李愬之美”后两句云：“为尽宪宗之美”，不知此文有脱误，抑是魏泰误记上节刘氏评《平淮西雅》之语也。

段相文昌重为《淮西碑》，碑头便曰：“韩宏为统，公武为将。”用左氏“栾书将中军，栾黶佐之”，文势也甚善，亦是效班固《燕然碑》样，别是一家之美。《唐语林》二。

又曰：薛伯鼻修史，为愬传，收蔡州径入为能。禹锡曰：“我则不然。若作史官，以愬得李祐，释缚委心用之为能。入蔡非能，乃一夫勇耳。”《唐语林》二。

刘禹锡曰：《春秋》称“赵盾以八百乘”，凡帅能曰以，由也。由赵盾也。《唐语林》二。

又曰：王莽以羲和为官名，如今之司天台，本属太史氏。故春秋史鱼、史苏、史暨，皆知阴阳术数也。《唐语林》二。

《南都赋》“南”齐之鸾本《唐语林》作“蜀”，误。“春茆”音子卯之卯也。“春茆”下本有“夏韭”两字，而无“音”字，齐之鸾本有“音”字。按“音”字当接“子卯之卯也”五字，为“茆”字作音耳。后人既增“夏韭”二字，遂以“音”字为误而删之。然《南都赋》自云“春卯夏笋，秋韭冬菁”，不云“夏韭”也。而公孙罗云：“茆鸟卵”非也。且皆言菜也，何卯忽无言。《唐语林》二。

方书中“劳薪”，亦有“劳水”者，扬之使水力弱，亦劳也。亦用笔心，笔亦心劳一也。与薪劳之理，皆药家之妙用。《唐语林》二。

又曰：近代有中正，中正乡曲之表也。藻别人物，知其乡

中贤愚出处。晋重之。至东晋，吏部侍郎裴楷，乃请改为九品法，即今之上中下，分为九品官也。《唐语林》二。

王武子曾在夔州之西市，齐之鸾本《唐语林》“在”误作“为”，《广记》只有“夔州西市”四字。俯临江岸沙石，下看诸葛亮八阵图。“看”《广记》作“有”，非。箕张翼舒，鹅形鹤势，“鹤”本作“鹤”，据《广记》改。聚石分布，“聚”《广记》作“象”。宛然尚存。峡水大时，三蜀雪消之际，湏涌滉漭，“湏涌”本误作“湏滂”，据《广记》改，“滉”《广记》作“混”。可胜道哉。本无此四字，据《广记》增。大树十围，枯槎百丈，破碓巨石，“碓”本作“碓”，依《广记》改。随波塞川而下，水与岸齐，雷奔山裂，《广记》作“人奔山上”，似误。则聚石为堆者，断可知也。本无“则”字，据《广记》增。及乎水落川平，本作“及乎水已平”，据《广记》改。万物皆失故态，惟诸葛阵图小石之堆，本无“诸葛”二字，据《广记》增。标聚行列，依然如是者，仅已六七百年，本作“垂六七百年间”，据《广记》改。年年淘洒推激，本无“年年”二字，据《广记》增。迨今不动。刘禹锡曰：“是诸葛公诚明，一心为先主效死。况此法出《六韬》，是太公上智之材所构，自有此法，惟孔明行之，所以神明保持，一定而不可改也。”东晋桓温过此曰：“此常山蛇阵，击头则尾应，击尾则头应，击其中则头尾皆应。”常山者地名，其蛇两头，出于常山，其阵适类其蛇之两头，故名之也。温遂勒铭曰：“望古识其真，临源爱往迹，恐君遗事节，聊下南山石。”陆法和亦曾征蜀，“陆法和”以下本另起，今据齐之鸾本《唐语林》改。“亦曾”二字本作“尝”，亦据齐本。及上白帝城，插标，曰：“此下必掘得诸葛亮镞。”既掘之，得箭镞一斛。或曰：“当法和至此时，去诸葛亮犹近，应有人向说，故法和掘之耳。法和虽是异人，未必知诸葛亮箭镞在此也。”“未必”本作“必未”，据齐本改。《太平广记》三百七十四引至“殆今不动”。《唐语林》二。

按《唐语林》此下为“诸葛亮令兵士独种蔓菁”条。

禹锡曰：“‘芍药’和物之名也，此药之性能调和物，或音‘著略’，语讹也。”绚时献赋，用此“芍药”字，以“烟兮雾兮，气兮霭兮”，言四时调和为云也。公曰：“甚善。”因以解之。《唐语林》二。

按《唐语林》所引，以上各条，似有次序，故首出焉。

刘□□云：“刘”作“郑”，今以意改。“张燕公文逸而学奥，苏许公文似古，学少简而密。张有河朔刺史冉府君碑，序金城郡君云：‘葬华前落，薰瘞城隅，天使马悲，启滕公之室；人看鹤舞，闭王母之坟。’亦其比也。”公又云：“张巧于才，近世罕比。端午三殿侍宴诗云：‘甘露垂天酒，芝盘捧御书。含丹同蛄蛭，灰骨慕蟾蜍。’上亲解紫拂蒜带以赐焉。苏尝梦书壁云：‘元老见逐，谗人孔多。既诛群凶，方宣大化。’后十三年视草禁中，拜刘幽求左仆射制，上亲授其意，及进本，上自益前四句，乃梦中之词也。”《唐语林》二。

又曰：“曰”本作“闻”，今以意改。杜工部诗如爽鹞摩霄，骏马绝地，其《八哀诗》，诗人比之大谢拟魏太子邺中八篇。杜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吾诗曰：汝阳让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春。八篇中有此句不？”或曰：“百川赴巨海，众星拱北辰。所谓世有其人。”杜曰：“使昭明复生，吾当出刘曹二谢上。”杜善郑广文，尝以花卿及姜楚公画鹰示郑，郑曰：“足下此诗可以疗疾。”他日郑妻病，杜曰：“尔但言：子章髑髅血模糊，手提掷还崔大夫。如不瘥，即云：观者徒惊帖壁飞，画师不是无心学。未间，更有：太宗拳毛騧，郭家师子花。如又不瘥，虽和、扁不能为也。”其自得如此。《唐语林》二。

按此二条本为一条，详其文义，当亦出《嘉话录》。文

中引“公又云”即韦书通例。末云“其自得如此”，按张巡守睢阳条云：“其忠勇如此”，杜丞相鸿渐条云：“贵人多知人也如此”，苗给事条云：“其父子之情切如此”，贞元末太府卿韦渠牟条云：“名场险巖如此”，均与此相类，故定为《嘉话录》佚文。首言“郑□□云”，疑本作“刘禹锡云”，既脱“禹锡”两字，又误“刘”为“郑”耳。按《观林诗话》引《树萱录》云：“杜工部诗世传骨气高峭，如爽鹞摩霄，骏马绝地。”又《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一引《西清诗话》云：“《树萱录》云：子美自负其诗，郑虔妻病疟，过之，云：当诵予诗，疟鬼自避。初曰：日月低秦树，乾坤绕汉宫。不愈则诵：子章髑髅血模糊，手提掷还崔大夫。又不愈则诵：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春。若又不愈则卢扁无如何矣。”又《唐诗纪事》卷十八引《诗话》云：“有病疟者，子美曰：吾诗可以疗之。病者曰：云何？曰：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其人诵之，疟犹是也。杜曰：更诵吾诗云：子章髑髅血模糊，手提掷还崔大夫。其人诵之果愈。”葛常之《韵语阳秋》引《古今诗话》曰：“子美因见病疟者，曰：诵吾诗可疗。令诵：子章髑髅血模糊，手提掷还崔大夫之句，病遂愈。”诸书传说不一，但以《嘉话录》为最早，且只是杜氏自得之意，并非其诗句真得疗疟疾，似为近真也。

宣平郑相之铨衡也，《广记》首有“刘禹锡曰”四字。选人相贺得入其铨。“入其”二字本误倒，据《广记》改。刘禹锡曰：本无“曰”字，据《广记》增。“予从弟某在郑铨，本无“予从”二字，据《广记》增。“在”本作“为”，据齐之鸾本《唐语林》改，《广记》同。注潮州尉，“潮”《广记》误作“湖”，又“尉”字误入下句“一字”下。一唱唯唯而出。《广记》少一“唯”字。郑呼之却回，曰：“曰”上本尚有一“郑”字，据《广记》删。‘如公所试，“公”本作“此”。

据《广记》改。场中无五六人，一唱便受之，本无“之”字，据《广记》增。亦无五六人，《广记》无此句。此而不奖，何以铨衡。公要何官，去家稳便？曰：‘家住常州。’乃注武进县尉。人翕然畏而爱之。及后作相，选官又称第一，“选”《广记》作“过”。宜其有后于鲁也。”《广记》无“宜”字。又云：“陈讽、张复元各注畿县尉，《广记》无“尉”字。请换县，允之。既而张却请不换，郑昉子引张，才入门，报已定，《广记》无“报”字。不可改。时人服之。”《唐语林》一 《太平广记》一百八十六。

裴藻者延龄之子，应鸿辞举。延龄于吏部候消息。时苗给事及杜黄门同时为吏部知铨，将出门，延龄接见；采侦二侍郎口气。延龄乃念藻赋头曰：“是冲仙人。”黄门顾苗给事曰：“记有此否？”苗曰：“恰似无。”延龄仰头大呼曰：“不得，不得。”敕下，果无名藻者。刘禹锡曰：“当延龄用事之时，不预实难也。非杜黄门谁能拒之。”《唐语林》三。

苗给事子纘应举次，“给事”二字《广记》作“粲”，又脱“次”字。而给事以中风语涩，“给事”二字，《广记》作“粲”。而心中至切。“中”《广记》作“绪”。临试，又疾亟。纘乃为状，请许入试否。粲犹能把笔，淡墨为书，曰“入！入！”本少一“入”字，据《广记》增。其父子之情切如此。其年纘及第。《唐语林》四 《太平广记》一百八十。

元相载用李纾侍郎知制诰，元败，欲出官。王相缙曰：“且留作诰。”待发遣诸人尽，始出为婺州刺史。又曰：独孤侍郎求知制诰，“侍郎”《广记》作“及”。试见元相，“相”《广记》作“载”。元相知其所欲，《广记》无此“相”字。迎谓常州曰：《广记》无“迎常州”三字。“求知制诰阿谁堪？”“阿谁”二字本作“可难”，误。据《广记》改。《广记》无“知”字。心知不我与也，《广记》作“及心知不我与而他也”。乃荐李侍郎纾。《广记》无“侍郎”二字。时杨炎在阁下，忌常州之来，“常州”《广记》作“及”。

故元阻之。本无“故”字，据《广记》增。乃二人之力也。《唐语林》五《太平广记》一百八十七无“之”字。

赵璟卢迈二相《广记》“相”下有“国”字。皆吉州旅客，《广记》作“皆吉州人”。人人呼为赵七卢三。“人人”《广记》作“旅众”。赵相自微而著，盖为是姚广女婿，“广”《广记》作“旷”。姚与独孤问俗善，因托之，得作湖南判官，《广记》无“作”字。累奏官至监察。“奏”本作“授”，据《广记》改。萧相复代问俗为潭州，“相复”二字原倒，据《广记》改。有人又荐于萧，萧留为判官，至侍御史。萧入，主留务，有美声，闻于德宗，遂兼中丞，为湖南廉使。及李泌入相，不知之，俄而除替。璟既罢任，遂入京。李元素知璟湖南政事多善，意甚慕之。“俄而除替”以下二十六字，《广记》作“俄而以李元素知璟湖南留务事而诏璟归阙”十八字，盖节引而多误也。璟闲居慕静，“闲居”《广记》作“居京”。深巷杜门不出，元素访之甚频。元素乃是泌相之从弟。《广记》无“是”字。璟因其相访，《广记》无“其相”二字。引元素于青龙寺，“引”《广记》作“别”，误。谓之曰：“赵璟亦自合有官职，本无“合”字，据《广记》增。誓不敢怨他人也。《广记》无“他也”二字。诚非偶然耳，本无“诚”字，据《广记》增。盖得于日者焉。”《广记》无“焉”字。遂同访之。《广记》无此句。仍密问元素年命，本无“仍密”二字，据《广记》增。谓之曰：《广记》无“谓之”二字。“据此年命，本无此句，据《广记》增。亦合富贵人也。”“亦合”本作“公亦”，据《广记》改。元素因自负，亦不言于泌相兄也。《广记》无“于”字。顷之，本无此二字，据《广记》增。德宗忽记得璟，赐对，本无“对”字，据《广记》增。拜给事中，泌相不测其由。会有和戎使事，出新相关播为大使，张荐张式为判官，泌因乃奏璟为副使，“乃”《广记》作“判”。未至西蕃，《广记》无“西”字。右丞有阙，宰相上名，德宗曰：“赵璟堪为此官”，追赴拜右丞。“追赴”二字本作“进”，据《广记》改。不数月，迁尚书左丞平章事。

五年,《广记》“五年”上有“作相”二字。薨于位。此乃吉州旅人赵七郎之变化也。《唐语林》六 《太平广记》一百五十二。

按此条下似当接今本“赵相璟之为入蕃副使”一条。

司空曾为杨丞相炎判官,故卢新州见忌,欲出之。公见桑道茂,道茂曰:“年内出官,官名遗忘,福寿。”果然。按《唐语林》本不记出处,此条次卢华州条上,且文义近似,故录之。《唐语林》六。

永宁王二十、光福王八二相,皆出于先安邑李丞相之门。安邑薨于位,一王素服受慰,一王则不然,中有变色,是谁过欤?又曰:李安邑之为淮海也,树置裴光德,及去则除授不同。李再入相,对宪宗曰:“臣路逢中人送节与吴少阳,不胜愤。”圣颜赧然。翌日罢李丞相蕃为太子詹事,盖与节是蕃之谋也。又论:征元济时馈运使皆不得其人,数日罢光德为太子宾客,主馈运者裴之所除也。刘禹锡曰:“宰相皆用此势,自公孙弘始而增稳妙焉。但看其传,当自知之。萧曹之时,未有斯作。”《唐语林》六。

刘禹锡守连州,“守”《广记》作“牧”,“刘禹锡”《侯鯖录》六作“刘梦得”,盖本作“公”字,各以臆改耳。替高霞寓,《广记》脱“霞”字。霞寓本无此二字,据《侯鯖录》增。《广记》只有“寓”字。后入为羽林将军,自京附书,曰:《侯鯖录》无“曰”字。“以承眷,辄请自代矣。”“辄”《侯鯖录》作“顾”,“请”《广记》作“举”。公曰:“奉感。本无“奉”字,据《侯鯖录》增。“公”字《广记》作“刘”,下皆阙文。然有一话。《侯鯖录》无“然”字,《广记》阙文。曾有老姬,《侯鯖录》“有”下有“一”字。山行见大虫,本作“见一兽如大虫”,据《广记》引,“见”《侯鯖录》作“遇”。羸然跬步而不进,“跬步”《侯鯖录》作“惧”。若伤其足者。《广记》无“者”字。姬因即之,《广记》作“姬目之”,误。而虎举前足以示姬,《广记》作“而虎遂自举足以示姬”,《侯鯖录》作“乃举足以视姬”。姬看之,《广记》无此句。乃有芒刺在掌下,《广记》无

“下”字，《侯鯖录》无“乃”字。因为拔之。俄而奋迅阚吼，别姬而去，《广记》作“俄奋迅阚吼”《侯鯖录》作“俄顷奋迅而去”。似愧其恩者。“似”《广记》作“而”，无“者”字。“愧”《侯鯖录》作“感”。及归，翌日，《侯鯖录》无此四字。《广记》作“自后”二字。自外掷麋鹿狐兔至于庭者，《广记》无“至者”二字，《侯鯖录》无“者”字。日无阙焉。姬登垣视之，乃前伤虎也，“伤”下《侯鯖录》有“之”字。因为亲族具云其事而心异之。《侯鯖录》无此十二字。一旦忽掷一死人入，本无“入”字，据《侯鯖录》增。血肉狼籍，乃被村人凶者呵捕《广记》作“姬乃被村胥诃捕”，《侯鯖录》作“被村人所捕”。云：杀人。《侯鯖录》作“称为杀人”，《广记》无此句。姬具说其由，《侯鯖录》无“具”字。始得释缚。乃登垣，《广记》“乃”上有“姬”字。伺其虎至而语之，曰：《广记》《侯鯖录》并无“之”字。‘感则感矣，《广记》无“感则”二字。叩头大王，“头”《侯鯖录》作“首”。已后更莫抛人来也。’”《太平广记》二百五十一“抛人”作“抛死人”。《侯鯖录》六“莫”作“不”，误。《唐语林》六。

刘禹锡曰：史氏所贵著作起居注，橐笔于魑首之下，人君言动皆书之，君臣启沃皆记之，后付史氏记之，故事也。今起居惟写除目，著作局可张罗，不亦倒置乎。《唐语林》六。

刘禹锡曰：大抵诸物须酷好则无不佳，有好骑者必畜好马，曰好瑟者必善弹，皆好而别之，不必富贵而亦获之。韦绚曰：蔡邕焦尾，王戎牙筹，若不酷好，岂可得哉。《唐语林》六。

贞元末有相骨山人，瞽双目，人求相，以手扪之，必知贵贱。房次卿方勇于趋进，率先访之。及出户时，后谒者盈巷，睹次卿已出，迎问之，曰：“如何？”答曰：“不足言，不足言。且道个瘦长杜秀才位极人臣，何必更云。”或有退者。后杜循果带相印镇西蜀也。《太平广记》七六。

权丞相德舆言无不闻，又善度词。尝逢李二十六于马上，

度词问答，闻者莫知其所说焉。或曰：“度词何也？”曰：“隐语耳。语不曰：‘人焉度哉！人焉度哉！’此之谓也。”（《太平广记》一百七十四）

侍郎潘炎进士榜有六异：朱遂为朱滔太子；王表为李纳女婿，彼军呼为驸马；赵博宣为易定押衙，“易”本作“异”，据《唐诗纪事》二十二改。袁同直入番为阿师；窦常二十年称前进士；奚某亦有事；《唐诗纪事》云：“其一为奚陟。”时谓之六差。窦常新及第，薛某给事宅中逢桑道茂，给事曰：“窦秀才新及第，早晚得官？”桑生曰：“二十年后方得官。”一坐皆哂，不信。然果耳五度奏官，皆敕不下，即摄职数四，其如命何！（《太平广记》一百七十九）

通事舍人宣诏，旧例，“例”本作“命”，据《近事会元》改。拾遗团句把麻者，盖谒者不知书，多失句度，故用拾遗低声摘句以助之。“声摘”原作“摘声”，误，以意改。及吕温为拾遗，被唤把麻，不肯去，遂成故事。拾遗不把麻者，《近事会元》无“者”字。自吕始也。时柳宗元戏吕云：“幸识一文半字，何不与他把也。”（《近事会元》卷二引无“时柳宗元”以下。《太平广记》一百八十七）

开成末，韦绚自左补阙为起居舍人。时文宗稽古尚文，多行贞观开元之事。妙选左右史，以魏謩为右史，俄兼大谏，入阁秉笔，直声远闻。帝倚以为相者，期在旦暮，对敷原作“剔”，今以意改。进谏，细大必行，公望美事，朝廷拭目以观文贞公之风采。会文宗晏驾，时事变移，遂中辍焉。时绚已除起居舍人，杨嗣复于殿下先奏，曰：“左补阙韦绚新除起居舍人，未中谢，奏取进止。”帝颌之。李珣招而引之，绚即置笔札于玉阶栏槛之石，遽然趋而致词拜舞焉。左史得中谢，自开成中。至武宗即位，随仗而退，无复簪笔之任矣。遇簪笔之际，因得密迹天颜，故时人谓两省为侍从之班，则登选者不为不达矣。（《太平广

记》一百八十七。

贞元末，《纪事》作“贞元元年”，《总龟》作“贞元中”。太府卿韦渠牟、金吾李齐运、度支裴延龄、京兆尹嗣道王实《纪事》无“王实”二字，《总龟》无“度支”以下十一字。皆承恩宠事《总龟》作“皆宠贵”。荐人多得名位。时刘师老、穆寂皆应科目，“师老”《纪事》俱误作“老师”。渠牟主持穆寂，齐运主持师老。《总龟》无二“持”字。会齐运朝对，《总龟》无“朝”字。上嗟其羸弱，“上”《总龟》作“顺宗”。许其致政而归。本无“归”字，据《总龟》增。“其”《纪事》《总龟》作“以”，“政”《纪事》《总龟》作“仕”。师老失据，“据”本作“授”，据《纪事》《总龟》改。故无名子曰：《纪事》《总龟》无“故”字。“太府朝天升穆老，“府”《纪事》、《总龟》作“尉”，误。尚书倒地落刘师。”“师”《纪事》作“郎”。刘禹锡曰：“名场险巇如此。”《太平广记》一百八十八，本无“刘禹锡曰”以下十字，据《唐诗纪事》四十八引《古今诗话》《诗话总龟》三十六补。

又渠牟因对德宗，德宗问之，曰：“我拟用郑絪作宰相，如何？”渠牟曰：“若用此人，必败陛下公事。”他日又问，对亦如此。帝曰：“我用郑絪，定也，卿勿更言。”絪即昭国司徒公也。再入相位，以清俭文学号为贤相，于今传之。渠牟之毁，滥也。本与上为一条，今别。《太平广记》一百八十八。

韦延祐围棋与李士秀敌手，士秀惜其名，不肯先，宁输延祐筹，终饶两路。延祐本应明经举，道过大梁，其护戎知其善棋，表进之。遂因言江淮足棋人，就中弈棋明经者多解。《太平广记》二百二十八。

贞元中有杜劝好长行，皆有佳名。各记有……《太平广记》二百二十八，本与下条相连，今析之。“各记有”三字似有脱误。

轻纱本作“妙”，误，据《唐语林》改。夏中用者名为冷子。本无“名”字，据《唐语林》增。取其似蕉葛《唐语林》作“叶”。之轻健而名之。《太

平广记》二百二十八，本误与上条相联。《唐语林》八。

刘禹锡言：司徒杜公佑视穆赞也，《南部新书》无“也”字。如故人子弟，《南部新书》无“如”字，“弟”下有“也”字。佑见赞为台丞，数弹劾，本无“台丞数弹劾”五字，而作四个方围，据《南部新书》补。因事戒之，曰：本无“事戒”二字，作一方围，据《南部新书》补。“仆有一言，“仆”字本空，据《南部新书》补。为大郎久计，“大”本误“入”，“计”字本空，据《南部新书》改。他日少树敌为佳。”本无“他日少树”四字，作五方围，又“敌”误“蔽”，“佳”误“珪”，据《南部新书》改正。穆深纳之，“深”字本空，据《南部新书》补。由是稍霁其威也。《太平广记》二百三十五，末句原作“友□□威也”，今据《南部新书》辛卷补正。

崔清除濠州刺史，替李逊，清辞户部侍郎李巽。留坐与语。清指谓所替李逊，曰：“清都不知李逊浑不解官。”再三言之。巽曰：“李巽即可在，只是独不称公意。”清稍悟之，惭顾而去。《太平广记》二百四十二。

杨茂卿客游扬州，与杜佑书，词多揶揄，以周公吐握之事为讽。佑讶之。时刘禹锡在坐，亦使召杨至，共饮。佑持茂卿书与禹锡，曰：“请丈人一为读之。”既毕。佑曰：“如何？”禹锡曰：“大凡布衣之士，皆须摆阖以动尊贵之心。”佑曰：“休休！摆阖之事烂也。独不见王舍乎，摆阖陈少游，少游刎其颈。今我与公饭吃，过犹不及也。”翌日，杨不辞而去。《太平广记》二百四十四。

刘禹锡曰：崔护不登科，怒其考官苗登，即崔之三从舅也。乃私试为判头，毁其舅，曰：“甲背有猪皮之异，人问曰：何不去之，有所受。”其判曰：“曹人之袒重耳，骈胁再观。相里之剥苗登，猪皮斯见。”初登为东畿尉，相里造为尹，曾欲笞之，袒其背，有猪毛，长数寸。故又曰：“当偃兵之时则隧而无用，在穴

之口则摇而有求。”皆言其尾也。《太平广记》二百五十五。

柳宗元与刘禹锡同年及第，题名于慈恩塔。谈元茂秉笔，时不欲名字者，彰曰：“押缝版子上者率多不达，或即不久物故。”柳起草，暗斟酌之。张复已下，马徵、邓文佐名尽著版子矣。题名皆以姓望，而辛南容人莫知之。元茂阁笔，曰：“请辛先辈言其族望。”辛君适在他处。柳曰：“东海人。”元茂曰：“争得知？”柳曰：“东海之大，无所不容。”俄而辛至，人问其望，曰：“渤海。”众大笑。慈恩题名，起自张莒，《纬略》引作“起自进士张莒”。本于寺中闲游而题其同年人，《纬略》引作“游寺中而题其姓名于塔下”。因为故事。《纬略》卷五引“慈恩题名”以下，“因”作“遂”。《太平广记》二百五十六。

贞元中武臣常愿好作本色语。曾谓余曰：“昔在奉天为行营都虞候，圣人门疑当作“问”。都有几个贤郎。”他悉如此。且曰：“奉天城斗许大，更被朱泚吃兵马植为如累鸡子。今抛向南衙，被公措大伟屹邓邓把将化疑当作“他”。官职去。”至永贞初，禹锡为御史监察，见常愿摄事在焉。因谓之，曰：“更敢道屹邓否？”曰：“死罪死罪。”《太平广记》二百六十。

于頔之镇襄阳也，朝廷姑息，除其子方为太常丞。頔让之，表曰：“刘元佐儿本作“倪”今正。士荣，以佐之功，先朝为太常丞，时臣与士荣同登朝列，见其凡劣，实鄙之。今臣功名不如元佐，某之凡劣不若士荣，若授此爵，更为叨忝。”德宗令将其表宣示百寮。时士荣为南衙将军目睹其表。有浑鍪者锡之口也。“锡”疑当作“鎬”。鎬宴客饮酒，更为令，曰：“征近日凡劣，不得即雨。”口疑当作“鍪”。曰：“刘士荣。”鎬曰：“于方。”鎬谓席人曰：“诸公并须精除。”《太平广记》二百六十。

窦群与袁德师同在浙西幕，窦群知尉，尝嗔堂子，曰：“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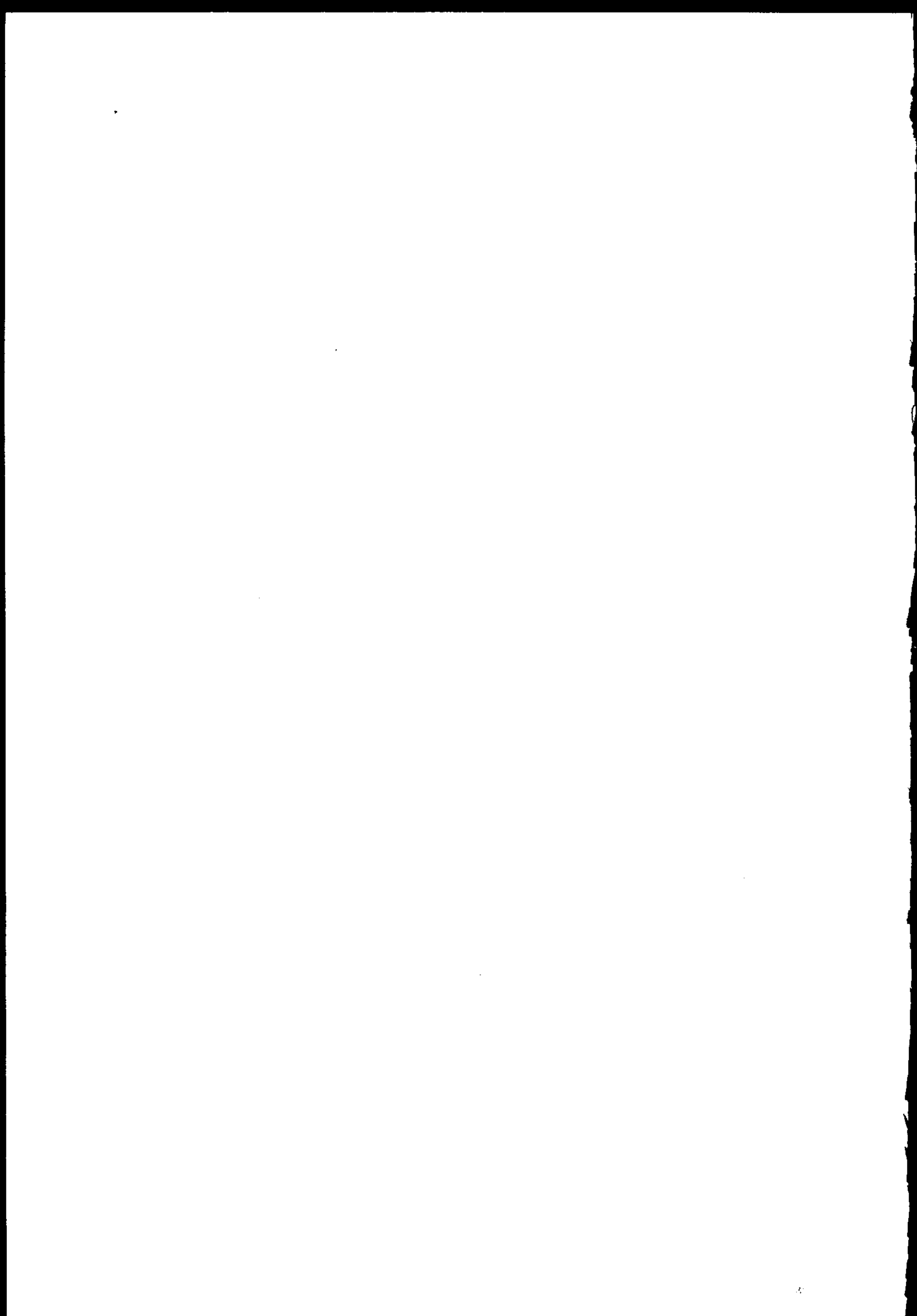
送伯禽。”按此所谓度词也。“伯禽”名鯉，谐“理”，或“李”指司法也。问德师曰：“会否？”曰：“某乙亦不到如此，也还曾把书，□何乃相卿。”“卿”疑当作“轻”。诘之：“且伯禽何人？”德师曰：“只是古之堂子也。”满座人哂。《太平广记》二百六十。

刘禹锡云：道宣持律第一。忽一旦霹雳绕户外不绝。“且”《类事》作“曰”。宣曰：“我持律更无所犯，《类事》无“更”字。若有宿业则不知之。”于是褫三衣于户外，“于是”《类事》作“乃”。谓有蛟螭凭焉。“谓”《类事》作“恐”。衣出而声不已。“已”《类事》作“止”。宣乃视其十指甲有一点如油麻者，《类事》无“乃”字。在右手小指上，疑之，乃出于隔子孔中，一震而失半指。黑点是蛟龙之藏处也。“龙”《类事》作“螭”。禹锡曰：“曰”《类事》作“云”。“在龙亦尤善求避地之所矣，“在”《类事》作“斯”，“尤”《类事》作“可谓”。而终不免，“终”下《类事》有“犹”字。则一切分定，岂可逃乎。《太平广记》三百九十三《分门古今类事》卷十八。

湖南观察使有夫人脂粉钱者，自颜杲卿妻始之也。柳州刺史亦有此钱，是一军将为刺史妻致，不亦谬乎。《太平广记》四百九十七。

因 话 录

[唐] 赵璘 撰
曹中孚 校点



校点说明

《因话录》六卷，唐赵璘撰。

赵璘，字泽章。平原（今属山东）人。约生于唐宪宗元和初，文宗大和八年（834）登进士第，开成三年（838）举拔萃科，宣宗大中七年（853）为左补阙，曾为裴坦从事，后官汉州刺史、衢州刺史。赵璘系德宗贞元时宰相赵宗儒的侄孙；其母柳氏为关中贵族，母之叔曾祖姑为玄宗柳婕妤，生延王玢，为肃宗弟兄。由于家世原因，书中所记，乃得之于家族和亲故间的异闻轶事，以及他本人的亲历往事或见闻。除本书外，据《东观奏记》称，赵璘曾采访诸科目记，撰成《登科记》十三卷。可惜此书今已失传。

《因话录》一书按五音（宫商角徵羽）分为五部分：卷一宫部，为君，记帝王；卷二卷三商部，为臣，记王公贵族和百官；卷四角部，为人，记不仕者，附谐戏；卷五徵部，为事，记典故等；卷六羽部，为物，记见闻、杂物，凡无处归属者入此部。所录资料颇为珍贵，可与史传相参证。本书另一特点是每条资料文字较为简洁，却往往成为后世文艺创作的素材。如郭子仪之子郭暧尚昇平公主，夫妻琴瑟不和，郭暧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激怒公主而向代宗皇帝告状，急得郭子仪拘子向皇帝请罪。书中记述了君臣共同教育子女的经过。此事为后代戏曲《打金枝》所用，影响深远。

此书《新唐书·艺文志》已有著录，今有《百川学海》、《唐宋丛书》、《说郭》、《唐人说荟》、《唐代丛书》等多种刊本，乃一卷

本；《稗乘》本为三卷本；而《稗海》本为六卷本。现以《稗海》本为底本，用《唐语林》等有关著作作了校勘，遇有异文，择善而从，不出校记。

目 录

卷一	
宫部	(834)
卷二	
商部上	(840)
卷三	
商部下	(846)
卷四	
角部	(854)
角部之次	(857)
谐戏附	(858)
卷五	
徵部	(861)
卷六	
羽部	(869)

因话录卷第一

官 部

玄宗柳婕妤，余母之叔曾祖姑也。生延王玢。婕妤有学问，玄宗甚重之。肃宗每见王，则语左右曰：“我与王，兄弟中更相亲，外家皆关中贵族。”柳氏乃尚书右丞範之女，睦州刺史齐物之妹也。柳氏姻眷，奕叶贵盛，而人物尽高，方与公、康城公，皆《北史》有传。睦州刺史讳齐物，尚书右丞之子。右丞讳範，国史有传，少而俊迈，风格精异，能为江南折桂书生，咏调精绝，见媚于时。自周隋已后，家富于财。尝因调集至京师，有名娼娇陈者，姿艺俱美，为士子所奔走。睦州君诣之，悦焉。娇陈曰：“第中有锦帐三十重，即奉事终身。”盖将以斯言戏之耳。翌日，遂如数载席帐以行。娇陈大惊，且赏其奇特，竟如约，入柳氏之家，执仆媵之礼，为中表所推。玄宗在人间，常闻娇陈名，访之。及召入宫，涕泣称痼疾且老。上知其不可强也，许其归。因语曰：“我闻柳家多贤子女，可以称内职者，可言之。”娇陈以睦州君女弟对。遂纳之，立婕妤，生延王及一公主焉。睦州君闺门士行，为官政绩，载于家传，此偶因娇陈事书之。

肃宗在春宫，尝与诸王从玄宗诣太清宫。有龙见于殿之东梁，玄宗目之，顾问诸王：“有所见乎？”皆曰：“无之。”问太子，太子俯而未对。上问：“头在何处？”曰：“在东。”上抚之曰：“真我儿也。”

安禄山入觐，肃宗屡言其不臣之状，玄宗无言。一日，召太子诸王击球，太子潜欲以鞍马伤之。密谓太子曰：“吾非不

疑，但此胡无尾，汝姑置之。”

政和公主，肃宗第三女也，降柳潭。肃宗宴于宫中，女优有弄假官戏，其绿衣秉简者，谓之参军桩。天宝末，蕃将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善为优，因使隶乐工。是日遂为假官之长，所为桩者，上及侍宴者笑乐，公主独俯首颦眉不视。上问其故，公主遂谏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须得此人？使阿布思真逆人也，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近至尊之座。若果冤横，又岂忍使其妻与群优杂处为笑谑之具哉？妾虽至愚，深以为不可。”上亦恻恻，遂罢戏，而免阿布思之妻。由是贤重公主。公主即柳晟之母。

代宗独孤妃薨，赠贞懿皇后，将葬。尚父汾阳王在邠州，以其子尚主之故，欲致祭。遍问诸从事，皆云：“自古无人臣祭皇后之仪。”汾阳曰：“此事须得柳侍御裁之。”时予外伯祖殿中侍御史，讳芳，字伯存。掌汾阳书记，奉使在京，即以书急召之。既至，汾阳迎笑曰：“有切事，须藉侍御为之。”遂说祭事。殿中君初亦对如诸人，既而曰：“礼缘人情，令公勋德不同常人，且又为国姻戚，自令公始，亦谓得宜。”汾阳曰：“正合子仪本意。”殿中君草祭文，其官衔之首称：“驸马都尉郭暖父。”其中叙特恩许致祭之意，辞简礼备，汾阳览之大喜。其文列于左：

维某年月日，驸马都尉郭暖父，关内河东副元帅、司徒兼中书令、汾阳郡王臣子仪，谨遣上都进奏院官傅涛，敢昭告于贞懿皇后行宫：伏惟德曜坤灵，明齐月魄，母仪万国，化洽六宫，光辅圣人，赞成阴教，载荣史策，式播讴谣。奄违圣日，上仙灵界，遐迹痛愤，宫闈哀慕。臣幸忝诸亲，男尚贵主，天人之美，鞠育所钟，姻戚光荣，宗族咸戴。今园陵礼备，祖载及期，臣限守方镇，不获陪侍行宫，

瞻望灵驾，不胜摧慕。伏荷皇恩，眷以国戚，许申祭礼，超越等夷，古今所绝，独开圣造，无任惶恐铭戴之至。谨献牲牢庶羞之奠。尚飨！

代宗以郭尚父勋高，兼连姻帝室，常呼为大臣而不名。每中使内人往来，必询其门内休戚。尚父二爱姬，或云南阳夫人及李夫人。尝竞宠争长，互论其公私佐助之功，忿媚不相面，尚父不能禁。上知之，赐金帛及簪钿，命宫人载酒以和之。方饮，令选人歌以送酒。一姬怒未解，歌未发，遽引满置觞于席前曰：“酒尽不须歌。”

郭暖尝与昇平公主琴瑟不调，暖骂公主：“倚乃父为天子耶？我父嫌天子不作。”质词别有所呼，不言父。公主恚啼，奔车奏之。上曰：“汝不知，他父实嫌天子不作。使不嫌，社稷岂汝家有也？”因泣下，但命公主还。尚父拘暖，自诣朝堂待罪。上召而慰之曰：“谚云：‘不痴不聋，不作阿家阿翁。’小儿女子闺帏之言，大臣安用听？”锡赉以遣之。尚父杖暖数十而已。

德宗初嗣位，深尚礼法。谅暗中，召韩王食马齿羹，不设盐酪。皇姨有寡居者，时节入宫，妆饰稍过，上见之极不悦。异日如礼，乃加敬焉。

德宗初登勤政楼，外无知者。望见一人衣绿乘驴戴帽至楼下，仰视久之，俯而东去。上立遣宣示京尹，令以物色求之。尹召万年捕贼官李镛，使促求访。李尉仁立思之曰：“必得。”及出，召干事所由于春明门外数里内，应有诸司旧职事伎艺人，悉搜罗之。而绿衣者果在其中。诘之，对曰：“某天宝教坊乐工也。上皇时数登此，每来，鸱必集楼上，号随驾老鸱。某自罢居城外，更不复见。今群鸱盛集，又觉景象宛如昔时，心知圣人在上，悲喜且欲泣下。”以此奏闻。敕尽收此辈，却系教

坊。李尉亦为京尹所擢用，后至郡守。

德宗尝暮秋猎于苑中。是日天色微寒，上谓近臣曰：“九月衣衫，二月衣袍，与时候不相称，欲递迁一月，何如？”左右皆拜谢。翌日，命翰林议之，而后下诏。李赵公吉甫，时为承旨，以圣人能上顺天时，下尽物理，表请宣示万方，编之于令。李相程初为学士，独不署名。具状奏曰：“臣谨按《月令》，十月始裘。《月令》是玄宗皇帝删定，不可改易。”上乃止。由是与吉甫不协。

德宗躬亲庶政，中外除授，无不留神。余伯父自监察里行浙东观察判官，特授高陵县令，裴尚书武，亦自鄜坊监察宰栌阳，二人同制。后数日，因游苑中，有执役者，上问：“何处人？”云：“是高陵百姓。”上曰：“汝是高陵人也，我近为汝拣得一好长官，知否？”伯父讳惨，贞元三年进士及第，当年制策登科。

宪宗初，征柳宗元、刘禹锡至京，俄而以柳为柳州刺史，刘为播州刺史。柳以刘须侍亲，播州最为恶处，请以柳州换。上不许。宰相对曰：“禹锡有老亲。”上曰：“但要与恶郡，岂系母在？”裴晋公进曰：“陛下方侍太后，不合发此言。”上有愧色。既而语左右曰：“裴度终爱我切。”刘遂改授连州。

宪宗知权文公甚真。后权长孺知盐铁福建院，赃污盈积，有司以具狱奏。上曰：“必致极法。”崔相群救之云：“是德舆族子。”上曰：“德舆必不合有子弟犯赃。若德舆在，自犯赃，朕且不赦，况其宗从也？”及知其母年高，乃免死，杖一百，长流康州。

文宗将有事南郊，祀前，本司进相扑人。上曰：“我方清斋，岂合观此事？”左右曰：“旧例皆有，已在门外祇候。”上曰：“此应是要赏物，可向外扑了。”即与赏物令去。又赏观斗鸡，

优人称叹大好鸡，上曰：“鸡既好，便赐汝。”

文宗赐翰林学士章服，续有待诏欲先赐本司者以名上。上曰：“赐君子小人不同日，且待别日。”

文宗欲以韦宣州温为翰林学士。韦以先父遗命，恳辞。上后谓次对官曰：“韦温，朕每欲用之，皆辞诉，又安用韦温？”声色俱厉。户部崔侍郎蠡进曰：“韦温禀其父遗命耳。”上曰：“温父不令其子在翰林，是乱命也，岂谓之理乎？”崔曰：“凡人子能遵理命，已是至孝，况能禀乱命而不改者，此则尤可嘉之，陛下不可怪也。”上曰：“然。”乃止。

文宗时，有正塔僧履险若平，换塔杪一柱，倾都奔走，皆以为神。上闻之曰：“此塔固由人工所成，当时匠者，岂亦有神？”沙门后果以妖妄伏法。

文宗对翰林诸学士，因论前代文章。裴舍人数道陈拾遗名，柳舍人璟目之，裴不觉。上顾柳曰：“他字伯玉，亦应呼陈伯玉。”

武宗时，李崖州尝面奏处士王龟志业堪为谏官。上曰：“龟是谁子？”对曰：“王起之子。”曰：“凡言处士者，当是山野之人。王龟父大僚，安得居山野？不自合有官？”李无以对。又将赐杜棕之子无逸衣，所司条列数目，其衫色未奉进旨，上久之言曰：“我不可赐其白衫，年小未有官，又难假其服色，但赐青衣无衫可也。”

宣宗朝，两省官对。上曰：“卿等皆朕诤臣，切须各务公道，但无私党。所论事，必与卿行。若苟近私，虽直无益。”时子任补阙在外。

大中七年冬，诏来年正月一日，御含元殿受朝贺。璘时为左补阙，请权御宣政殿。疏曰：伏以新正大庆，万国来朝。华夷愿睹盛仪，

士庶固当胥悦。但窃闻关辅之内，频岁不登；自冬已来，降雪极少。尚须祈祷，方臻圣慈。伏见去岁之初，权御宣政。从宜之制，出自宸衷。事简礼全，人心为便。伏乞且推此例，停御含元，待至丰年，却依旧典。所冀觴称万寿，不愆元会之期；礼酌一时，益表圣明之美。臣官忝谏列，合陈管见。疏奏之明日，闻上谓宰臣曰：“有谏官疏来年御含元殿事如何？莫须罢否？”宰臣魏公谟奏曰：“元年大庆，正殿称贺，亦是常仪，况当无事之时。陛下肆觐百辟，朝廷盛礼，不可废阙。”上曰：“近华州奏，光化贼劫下邳县，又关辅久无雨雪，皆朕之忧，岂谓之无事？须与他罢。假如权御宣政，亦何不可也？”宰臣奉诏，方欲宣下，而日官奏太阳当亏，遂罢之。其后宰相因奏对，以遗补多阙，请更除八人。上曰：“谏官但要职业修举，亦岂在多。只如张道符、牛业、赵璘辈三数人足矣，使朕闻所未闻。”

因话录卷第二

商部上 商为臣，凡自王公至有秩已上，皆入此部。

郭汾阳在汾州，尝奏一州县官，而敕不下。判官张昙言于同列，以令公勋德，而请一吏致阻，是宰相之不知体甚也。汾阳王闻之，谓寮属曰：“自艰难以来，朝廷姑息方镇武臣，求无不得，以是方镇跋扈，使朝廷疑之，以致如此。今子仪奏一属官不下，不过是所请不当圣意。上恩亲厚，不以武臣待子仪，诸公可以见贺矣！”闻者服其公忠焉。王在河中，禁无故走马，犯者死。南阳夫人乳母之子抵禁，都虞候杖杀之。诸子泣告于王，言虞候纵横之状，王叱而遣之。明日，对宾僚吁叹者数四。众皆不晓，徐问之，王曰：“某之诸子，皆奴材也。”遂告以故，曰：“伊不赏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阿奶儿，非奴材而何？”

余外伯祖殿中侍御史柳君，讳芳，字伯存。掌汾阳书记时，有高堂之庆。王每因军中大宴，常戒左右曰：“柳侍御太夫人就棚，可先告。”及赵夫人板舆至，君外族赵氏，事具家传。王降阶与僚属等立俟，到棚而退。尝谓柳君曰：“子仪早亲戎事，不尽奉养而孤。今日幸忝重寄，恩宠逾分，虽为贵盛，实无侍御之荣。”因呜咽不胜。又曰：“若太夫人许降顾子仪之家，使南阳夫人已下执爨，子仪自捧饌具供养，足矣！”而赵夫人以清素自居，终不一往。

司徒郑真公，每在方镇，崇树公家，陈设器用，无不精备。

至于宴犒之事，未尝刻薄。而居常奉身，过于俭素。中外婚嫁，无日无之，凡是礼物，皆经神虑。公与其宗叔太子太傅绾，俱住招国，太傅第在南，出自南祖；司徒第在北，出自北祖。时人谓之南郑相、北郑相。司徒堂兄文宪公，前后相德宗。亦谓之大郑相、小郑相焉。其后门内居台席者多矣。

韩仆射皋为京兆尹，韦相贯之以畿尉趋事。及韦公入相，仆射为吏部尚书，每至中书，韦常异礼，以伸故吏之敬。又仆射为尹时，久旱祈雨，县官读祝文，一心记公之家讳，及称官衔毕，而误呼先相公名。公但惨然，因命重读，亦不之罪。在夏口，尝病小疮，令医傅膏药。药不濡，公问之，医云：“天寒膏硬。”公笑曰：“韩皋实是硬。”竟不以为事，得大贤体矣。初，公自贬所量移钱唐，与李庶人不协。后公在鄂州，骑梦万岁楼上挂冰，因自解曰：“冰者寒也，楼者高也，岂韩皋来代我乎？”意甚恶之。其后公果移镇浙右焉。自黄门以来，三世传执一笏，经祖父所执，未尝轻授于仆人之手，归则躬置于卧内一榻，以示敬慎。

族祖天水昭公，以旧相为吏部侍郎。考前进士杜元颖宏词登科，镇南又奏为从事。杜公入相，昭公复掌选。至杜出镇西川，奏宋相申锡为从事。数年，杜以南蛮入寇，贬刺循州，遂卒。宋以宰相被诬，谪佐开州。又数年，昭公始薨。公凡八任铨衡，三领节镇，皆带府号，为尚书，惟不历工部，其兵、吏、太常皆再往。年八十七薨，其间未尝遇重疾，异数寿考，为中朝之首焉。

仆射柳元公家行，为士林仪表。居大官，奉继亲薛太夫人，尽孝敬之道，凡事不异布衣时。薛夫人左右仆使，至有连小字呼公者。性严重，居外下辇，常惕惧。在薛夫人之侧，未

尝以毅颜待家人，恂恂如小子弟。敦睦内外，当世无比。宗族穷苦无告，因公而存立优泰者，不知其数。在方镇，子弟有事他适，所经境内，人不知之。族子应规，为水部员外郎，求公为市宅，公不与。潜语所亲曰：“柳应规以儒素进身，始入省，便坐新宅，殊不若且税居之为善也。”及水部歿，公抚视孤幼，恩意加厚，特为置居处，诸子皆与身名。族孙立疾病，以儿女托公。及廉察夏口，嫁其孤女，虽箱篋刀尺微物，悉手自阅视以付之。公出自清河崔氏，继外族薛氏，前后与舅能、从同时领方镇、居省闕，又与继舅苹同时为观察使，妻父韩仆射同时居大僚，未尝敢以爵位自高，减卑下之敬，其行已如此。

权文公德輿，身不由科第，掌贡举三年。门下所出诸生，相继为公相。得人之盛，时论居多。

赵郡李氏，三祖之后，元和初，同时各一人为相。藩南祖，吉甫西祖，绛东祖，而皆第三。至大和、开成间，又各一人前后在相位：德裕，吉甫之子；固言，藩再从弟；皆第九。珏亦绛之近从。诸族罕有。

李尚书益，有宗人庶子同名，俱出于姑臧公。时人谓尚书为文章李益，庶子为门户李益，而尚书亦兼门地焉。尝姻族间有礼会，尚书归，笑谓家人曰：“大堪笑，今日局席两个坐头，总是李益。”

大僚睦亲敦旧者，前辈有司徒郑公，中间有杨詹事凭、柳卿元公，近日李相国武都公宗闵，士大夫间罕俦。

裴尚书武，奉寡嫂，抚甥侄，为中表所称。尚书卒后，工部夫人崔氏，语其仁，辄流涕。工部名佶，有清德，武之长兄也。兄弟皆为八座，自丞相耀卿至工部子泰章，四世入南北省，群从居显列者，不可胜书。泰章后亦为尚书。

靖安李少师，虽居贵位，不以威重隔物。与宾僚饮宴谭笑，曲尽布衣之欢，不记过失。善饮酒。暑月临水，以荷为杯，满酌密系，持近人口，以箸刺之，不尽则重饮。燕散，有人言昨饮大欢者，公曰：“今日言欢，则明前之不欢，无论好恶，一不得言。”段相文昌，性介狭，燕席宾客，有眉睫之失，必致怪讶。在西川，有进士薛太白饮酒，称名太多，明日遂不复召。元和已来，宰相有两李少师，故以所居别之。永宁少师固言，性狷急，为士大夫所非。靖安少师事具国史。

李太师逢吉知贡举，榜成未放而入相，礼部王尚书播代放榜。及第人就中书见座主，时谓“好脚迹门生”，前世未有。

刘桂州栖楚为京兆尹，号令严明，诛罚不避权势。先是，京城恶少，屠沽商贩，多系名诸军，不遵府县法令，以凌衣冠、夺贫弱为事，有罪即逃入军中，无由追捕。刘公为尹，一皆穷治。至有匿军中名目，自称百姓者。旬朔内，坊市奸偷宿猾，慑气屏迹。余尝与友生入市，市内有一军人，乘醉误突友生驴。过旁诸少年噪曰：“痴男子，死日到，敢近衣冠耶？”人人似头上各有一刘尹，栗栗惴惧，不敢为非。而与属吏言，未曾伤气，不叱责一官。人常谓府县僚曰：“诸公各有自了本分公事，晴天美景，任恣意游赏，勿致拘束。”

李司徒洧公镇宣武，戎事之隙，以琴书为娱。自造琴，聚新旧桐材，扣之合律者，则裁而胶缀；不中者弃之。故所蓄二琴殊绝，所谓“响泉”、“韵磬”者也。性不喜琴兼箏声，惟二宠妓曰秀奴、七七，皆聪慧善琴，兼箏与歌，时令奏之。自撰《琴谱》。兵部员外郎约，洧公之子也。以近属宰相子，而雅度玄机，萧萧冲远，德行既优，又有山林之致。琴道、酒德、诗调皆高绝，一生不近粉黛，性喜接引人物，不好俗谈。晨起草裹头，

对客蹙融，便过一日。多蓄古器，在湖州，尝得古铁一片，击之清越。又养一猿名山公，尝以之随逐。月夜泛江登金山，击铁鼓琴，猿必啸和。倾壶达旦，不俟外宾。与璘先君同在浙西使府，居处相接，慕先君家行及诗韵，契分最深。伯父高陵府君夫人韦氏，即兵部之姨妹也。余虽不及见，每闻长属说其风格容仪，真神仙也。又传闻汧公徐夫人，虽生二子，中年于徐夫人琴瑟小乖，及兵部在母之后，情好加重，夫人情性益善于初。既得君于诸子之中，宝爱悬隔，天人降谪，信不诬矣。在官所得俸禄，付与从子，一不问数，惟给奉崔氏、元氏二孀姨，事事礼厚。元氏夫人有操行，祭酒弘农公既为传，此不复书。君初至金陵，于府主庶人椅坐，屡赞招隐寺标致。一日，庶人燕于寺中。明日谓君曰：“十郎尝夸招隐寺，昨游宴细看，何殊州中？”君笑曰：“某所赏者，疏野耳。若远山将翠幕遮，古松用彩物裹，腥膻浣鹿蹄泉，音乐乱山鸟声，此则实不如在叔父大厅也。”庶人大笑。约天性唯嗜茶，能自煎。谓人曰：“茶须缓火炙，活火煎。”活火谓炭火之焰者也。客至不限瓯数，竟日执持茶器不倦。曾奉使行至陕州硤石县东，爱渠水清流，旬日忘发。

张弘靖三世掌书命，在台座，前代未有。杨巨源赠公诗云：“伊陟无闻祖，韦贤不到孙。”时称其能与张家说家门。巨源在元和中，诗韵不为新语，体律务实，功夫颇深。自旦至暮，吟咏不辍。巨源年老，头数摇，人言吟诗多致得。

裴晋公为门下侍郎，过吏部选人官，谓同过给事中曰：“吾徒侥幸至多，此辈优与一资半级，何足问也？”一皆注定，未曾限量。公不信术数，不好服食，每语人曰：“鸡猪鱼蒜，逢著则吃。生老病死，时至则行。”其器抱弘达，皆此类。

沈吏部传师，性不流不矫，待物以和。观察三方，皆脂膏之地，去镇无余蓄。京城居处隘陋，不加一椽，所辟宾僚，无非名士。身没之后，家至贫苦。二子继业，并致时名，又以报施不妄。公先君礼部员外郎既济撰《建中实录》，体裁精简，虽宋、韩、范、裴亦不能过，自此之后，无有比者。公继世为史官，及出镇湖南、江西，奉诏在镇修《宪宗实录》，当时荣之。

刘敦儒事亲以孝闻。亲心绪不理，每鞭人见血，则一日悦畅。敦儒尝敛衣受杖，曾不变容。宪宗朝，旌表门间。又赵郡李公道枢先夫人卢氏性严，事亦类此。公名问已光，又在班列，往往宾客至门，值公方受杖责。

柳元公初拜京兆尹，将赴府上，有神策军小将乘马不避，公于街中杖杀之。及因对扬，宪宗正色诘公专杀之状。公曰：“京兆尹，天下取则之地。臣初受陛下奖擢，军中偏裨，跃马冲过，此乃轻陛下典法，不独侮臣。臣杖无礼之人，不知打神策军将。”上曰：“卿何不奏？”公曰：“臣只合决，不合奏。”上曰：“既死，合是何人奏？”公曰：“在街中，本街使金吾将军奏；若在坊内，则左右巡使奏。”上乃止。

因话录卷第三

商部下

韩文公与孟东野友善。韩公文至高，孟长于五言，时号孟诗韩笔。元和中，后进师匠韩公，文体大变。又柳柳州宗元、李尚书翱、皇甫郎中湜、冯詹事定、祭酒杨公、余座主李公，皆以高文为诸生所宗，而韩、柳、皇甫、李公皆以引接后学为务。杨公尤深于奖善，遇得一句，终日在口，人以为癖，终不易初心。长庆以来，李封州甘为文至精，奖拔公心，亦类数公。甘出于李相国武都公门下，时以为得人。惜其命运湮厄，不得在抡鉴之地。又元和以来，词翰兼奇者，有柳柳州宗元、刘尚书禹锡及杨公。刘、杨二人，词翰之外，别精篇什。又张司业籍善歌行，李贺能为新乐府，当时言歌篇者，宗此二人。李相国程、王仆射起、白少傅居易兄弟、张舍人仲素为场中词赋之最，言程式者，宗此五人。伯仲昆弟，以史笔继业，家藏书最多者，苏少常景胤、堂弟尚书涤，诸家无比，而皆以清标雅范，为后来所重。少卿登第，与堂兄特并时，亦士林之美。

广平程子齐昔範，未举进士日，著《程子中谟》三卷，韩文公一见大称叹。及赴举，言于主司曰：“程昔範不合在诸生之下。”当时下第，大振屈声。庾尚书承宣知贡举，程始登第，以试正字，从事泾原军。李太师逢吉在相位，见其书，特荐拜左拾遗。竟因李公之累，湮厄而没。其立身贞苦，能清谭乐善，

士多附之。惜其位不至耳。与堂舅李信州虞，相知最深，交契至厚，有裴公夷直，皆士林之望也。

胡尚书证，河中人。太傅天水昭公镇河中，尚书建节赴振武，备桑梓礼入谒，持刺称百姓。献昭公诗云：“诗书入京国，旌旆过乡关。”州里荣之。余宗侄櫓，应进士时，著《乡籍》一篇，大夸河东人物之盛，皆实录也。同乡中，赵氏轩冕文儒最著，曾祖父、祖父世掌纶诰，櫓昆弟五人进士及第，皆历台省。卢少傅弘宣、卢尚书简辞、弘正、简求，皆其姑子也。时称赵家出。外家敬氏先世，亦出自河中，人物名望，皆谓至盛。櫓著《乡籍》载之。

杨仆射於陵在考功时，与李师稷及第。至其子相国嗣复知举，门生集候仆射，而李公在座，时人谓之杨家上下门生。代有姑之婿与侄之婿，谓之上下同门，盖以此况也。

李相公石，是庾尚书承宣门生。不数年，李佐魏博军，因奏事，特赐紫，而庾尚衣绯，人谓李侍御将紫底绯上座主。

李相国武都公知贡举，门生多清秀俊茂，唐冲、薛庠、袁都辈，时谓之玉笋。

元和中，柳柳州书，后生多师效，就中尤长于章草，为时所宝。湖湘以南，童稚悉学其书，颇有能者。长庆已来，柳尚书公权，又以博闻强识工书，不离近侍。柳氏言书者，近世有此二人。尚书与族孙璟，开成中，同在翰林，时称大柳舍人、小柳舍人。自祖父郎中芳以来，奕世以文学居清列。舍人在名场淹屈，及擢第首冠诸生，当年宏词登高科，十余年便掌纶诰，侍翰苑。性喜汲引后进，出其门者，名流大僚至多。以诚明待物，不妄然诺，士益附之。记录此书后二年，柳公方知举。

开成三年，余忝列第。考官刑部员外郎纆干公，崔相国群

门生也。公及第日，于相国新昌宅小厅中，集见座主。及为考官之前，假舍于相国故第，亦于此厅见门生焉。是年科目八人，六人继升朝序。鄙人蹇薄，晚方通籍。敕头孙河南谷，先于雁门公为丞。公后自中书舍人观察江西，又历工部侍郎，节制南海，累赠封雁门公。

裴晋公平淮西后，宪宗赐玉带一条。公临薨却进，使门人作表，皆不如意。公令子弟执笔，口占状曰：“内府之珍，先朝所赐。既不敢将归地下，又不合留向人间，谨却封进。”闻者叹其简切而不乱。

晋公贞元中作《铸剑戟为农器赋》，其首云：“皇帝嗣位之十三载，寰海镜清，方隅砥平。驱域中尽归力穡，示天下不复用兵。”宪宗平荡宿寇，数致太平，正当元和十三年，而晋公以文儒作相，竟立殊勋，为章武佐命，观其辞赋气概，岂得无异日之事乎？

进士李为作《泪赋》，及轻、薄、暗、小四赋。李贺作乐府，多属意花草蜂蝶之间，二子竟不远大。文字之作，可以定相命之优劣矣。

相国令狐公楚，自河阳征入，至闾乡，暴风，有裨将饲官马在逆旅，屋毁马毙。到京，公旋大拜。时魏义通以检校常侍，代镇三城，裨将当还，缘马死，惧帅之责，以状请一字为押。公援笔判曰：“厩焚鲁国，先师惟恐伤人；屋倒闾乡，常侍岂宜问马？”

新野庾倬，贞元初为河南府兵曹。有寡姊在家。时洛中物价翔贵，难致口腹，庾常于公堂辍己僕以饷其姊。始言所爱小男，以饷之。同官初甚鄙笑，后知之，咸嘉叹。倬生简休。

荊阳郑还古，少有俊才，嗜学，而天性孝友。初家青、齐

间,遇李师道渐阻王命,扶侍老亲归洛。与其弟自舁肩舆,晨暮奔迫,两肩皆疮。妻柳氏,仆射元公之女也,妇道克备。弟齐古,好博戏赌钱,还古帑藏中物,虽妻之货玩,恣其所用,齐古得之辄尽。还古每出行,必封管钥付家人曰:“留待二十九郎偿博,勿使别为债息,为恶人所陷误也。”弟感其意,为之稍节。有堂弟浪迹好吹觱篥,投许昌军为健儿,还古使使召之,自与洗沐,同榻而寝。因致书所知之为方镇者,求补他职。姻族以此重之。而竟以刚躁,喜持论,不容于时,惜也。

刘司徒玄佐,滑州匡城人。尝出师经其本县,欲申桑梓之礼于令,令坚辞不敢当,玄佐叹恨久之。先是,陈金帛数筐,将遗邑僚,以其愚懦而止。玄佐贵为相,其母月织绢一匹,以示不忘本。每观玄佐视事,见邑令走阶下,退必语玄佐:“吾向见长官白事卑敬,不觉恐悚。思乃父为吏本县,时常畏长官汗粟。今尔当厅,据案待之,其何安焉?”因喻以朝廷恩寄之重,须务捐躯。故玄佐始终不失臣节。是时乡里姻旧,以地近,多投之,司徒不欲以私擢居将校之列,又难置于贱卒,尽署为散将判官。此职例假绯衫银鱼袋,外示荣之,实处散冗。其类渐众,久之,有献启诉于公者。其一联云:“覆盆子落地变作赤烘,羊羔儿作声尽是没益。”公览之而笑,各改署他职。

太子陆文学鸿渐名羽,其先不知何许人。竟陵龙盖寺僧,姓陆,于堤上得一初生儿,收育之,遂以陆为氏。及长,聪俊多能,学赡辞逸,诙谐纵辩,盖东方曼倩之俦。与余外祖户曹府君,外族柳氏,外祖洪府户曹讳澹,字中庸,别有传。交契深至。外祖有笺事状,陆君所撰。性嗜茶,始创煎茶法,至今鬻茶之家,陶为其像,置于炆器之间,云宜茶足利。余幼年尚记识一复州老僧,是陆僧弟子,常讽其歌云:“不羨黄金罍,不羨白玉杯。不

羨朝入省，不羨暮入台。千羨万羨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又有追感陆僧诗至多。

崔吏部枢夫人，太尉西平王女也。西平生日，中堂大宴，方食，有小婢附崔氏妇耳语久之，崔氏妇颌之而去。有顷，复至，王问曰：“何事？”女对曰：“大家昨夜小不安适，使人往候。”王掷箸怒曰：“我不幸有此女，大奇事！汝为人妇，岂有阿家体候不安，不检校汤药，而与父作生日。吾有此女，何用作生日为？”遽遣走檐子归，身亦续至崔氏家问疾，且拜谢教训子女不至。姻族闻之，无不愧叹。故李夫人妇德克备，治家整肃，贵贱皆不许时世妆梳。勋臣之家，特数西平礼法。

裴灏为陕府录事参军。李洧公勉除长史充观察，始至官，属吏谒讫。令别召裴录事，坐与之语，面约云：“少顷有燕，便请随判官同赴。”及燕，凡三召不至。公极怒。明晨召灏让之曰：“某忝公之官长，以素闻公名，兼朝中亲友，话公美事，思接从容。故超礼分，面约赴燕，遂累召不来，何相忽之甚也？”灏正色言曰：“中丞细思之，未知谁失？必也正名，各司其局，古人所守，某敢忘之？中丞使府，自有宾僚，某走吏也，安得同之？”洧公曰：“老夫过矣，请吾子归所止。”灏既退，洧公遽命驾访之，拜请置在宾席。灏之子充为太常寺太祝，年甚少。时京司书考官之清高者，例得上考。充之同侪以例，皆止中考，诉于卿长，曰：“此旧例也。”充曰：“奉常职重地高，不同他寺。大卿在具瞻之地，作事当出于人。本设考课，为奖勤劳，则书岂系于官秩。若一一以官高下为优劣，则卿合书上上考，少卿合上中考，丞合中上考，主簿合中考，协律合下考，某等合吃杖矣！”卿笑且惭，遂特书上考。灏后累迁同州刺史，所在有能名。充至湖州刺史。

崔相国群为华州刺史。郑县陆镇以名与崔公近讳音同，请假。崔视事后，遍问官属，怪镇不在列，左右以回避对。公曰：“县尉旨授官也，不可以刺史私避，而使之罢不治事。”召之令出。镇因陈牒，请权改名瑱。公判准状，仍戒之曰：“公庭可以从权，簿书则当仍旧，台省中无陆瑱名也。”其知大体如此。

柳元公善张尚书正甫。元公之子仲郢，尝遇张于途，去盖下马而拜，张止之不获。他日张言于元公曰：“寿郎则小仆射之小字也。相逢，其谦太过。”元公作色不应。久之，张起去。元公谓客曰：“张正甫与公绰往还，欲使儿子街中骑马冲公绰耶？此人亦不足与语。”张闻之，拜谢。元公为西川从事，尝纳一姬，同院知之。或征出其妓者，言之数四。元公曰：“士有一妻一妾，以主中馈，备洒扫。公绰买妾，非妓也。”

范阳卢仲元，家于寿之安丰。其妻清河崔氏，率更令谦侄女也。崔氏兄即，有薄田百亩，在洛城之东，守道力田以自给，未尝干人。常躬耕得金一瓶，计百两，不言于人，密埋于居室内。临终，其妻李氏，以家贫子幼，身后冻馁为忧。崔屏人，语妻以埋金之事，指其记处。戒云：“慎勿言于人，他日卢郎中来，可告也。”未几，卢赴调，经洛中，吊崔氏之孤讫。李使婢传语曰：“新妇有哀迫之事，须面见姑夫。”卢许之。既见，乃述亡夫之意。卢悲泣久之，曰：“惟嫂之命。”李氏仍密遣所使之谨厚者，持金付之。卢遂罢选，持金鬻于扬州。时遇金贵，两获八千。复市南货入洛，为崔孤置田宅，兼为剖分家事，既毕而归。逾年方选。竟未尝言于人，惟密亲有知者。卢君生既字子严，清望重器，为世名臣，信阴德之报也。

有读萧氏集，问功曹是谁子孙，及有后否。余应之曰：“梁高祖武皇帝，父讳顺之，《齐书》有传。武帝受禅，武尊文帝。

文帝第三子恢，封鄱阳王，薨谥忠烈。恢生宜丰侯循。循生唐太子太保造。造生武威大将军夙。夙生雅州都督善义。善义生左卫录事参军元恭。元恭生密县主簿旻。旻生杨府功曹讳颖士，字茂挺，门人谥曰文元先生。先生一子存，字伯诚，为金部员外郎，谅直有功曹之风。时裴延龄为户部尚书，恃恩奸佞，与张滂不叶。金部恶延龄之为人，弃官归庐山，以山水自娱，识者甚高之。终于检校仓部郎中。生三子，皆无禄早世，无后。惟次子东，从事邑南，有二子，今皆流落江湖，假吏州县。功曹以其子妻门人柳君讳澹，字中庸，即余之外王父也。韩文公少时，常受萧金部知赏。及自袁州入为国子祭酒，途经江州，因游庐山，过金部山居，访知诸子凋谢，惟二女在。因赋诗曰：“中郎有女能传业，伯道无儿可主家。今日匡山过旧隐，空将衰泪对烟霞。”留百缣以拯之。或传功曹为李林甫所召，时在禪制中，谒见，林甫薄之，不复用。萧遂作《伐樱桃树赋》以刺。此盖不与者所诬也。功曹孝爱著于士林，李吏部华称其冒难葬亲，岂有越礼之事？此事且下萧公数等者不为。余尝闻外族长老说，林甫闻功曹名，欲见之，知在艰棘。后闻禪制已毕，令功曹所厚之人导意，请于萧君所居侧僧舍一见，遂许之。林甫出中书至寺，自以宰辅之尊，意谓功曹便于下马处趋见。功曹乃于门内哭以待之，林甫不得已前吊。由此怒其恃才敢与宰相敌礼，竟不问。后余见今丞相崔公铉，说正同。崔公外祖母柳夫人，亦余族姨，即李北海之外孙也。柳夫人聪明强记，且得于其外族，可为实录。

余座主陇西公为台丞，奏今孔尚书温、丞相徐公商为监察。及孔为中丞，陇西公淹恤在外多年，除宗正少卿归朝。而孔徐二公并时为丞相，每宴集，时人以为盛事。亦可太息于宦

途也。

唐尚书特，大和六年尉渭南，为京兆府试进士官。杜丞相惊时为京兆尹，将托亲知闻等第，时重十人，内为等第。召公从容，兼命茶酒。及语举人，则趋而下阶，俯伏不对，杜公竟不敢言而止。是年上等内近三十余人，数年内皆及第，无缺落者，前后莫比。时余偶在等第之选。

权寔子範为殿中侍御史知巡。有小吏从市求取者，事发，笞臀十数。他日复有如此者，白于台长，杖背十五。同列疑其罪同罚异。权对曰：“前吏所取者，名属左军。台之威令不振久矣，百司尚有不禀奉者，况凭禁军之势耶！彼受贿于此辈，且是知抑豪强，可以末减。后吏则挟台之威，恐吓百姓，杖背全命，犹为至轻。”

张杰夫前自襄州从事至京，先到台中。三院多张之亲友，为求马价，同列有或怒或嗤而不署文字者。权独先署，谓众曰：“某向不与张君熟，且闻其在穷丧马，正当求禄求知之际，不可使徒行。且一缗何足为轻重，若使小生荐所不知之人，实不从众署状。”

刑部郎中元沛妻刘氏，全白之妹，贤而有文学。著《女仪》一篇，亦曰《直训》。夫人既寡居，奉玄元之教，受道篆于吴筠先生，精苦寿考。长子固，早有名，官历省郎、刺史、国子司业。次子察，进士及第，累佐使府，后高卧庐山。察之长子潏，好道不仕；次子充，进士及第，亦尚灵玄矣。

因话录卷第四

角部 角，为人凡不仕者，皆以此部。

元和初，南岳道士田良逸、蒋含弘，皆道业绝高，远近钦敬，时号田蒋。田以虚无为心，和煦待物，不事浮饰，而天格清峻，人见者褊悛尽去。吕侍郎渭、杨侍郎凭，相继廉问湖南，皆北面师事。潭州大旱，祈祷不获，或请邀致先生。杨公曰：“田先生岂为人祈雨者耶？”不得已迎之。先生蓬发弊衣，欣然就辇到郡，亦终无言，即日降雨。所居岳观，内建黄箬坛场，法具已陈，而天阴晦。弟子请先生祈晴，先生亦无言，岸帻垂发而坐。及行斋，左右代整冠履，扶而升坛，天即开霁。尝有村姥，持一碧绢襦来奉先生，先生对众便著之，在坐者窃笑，先生不以介意。杨公尝迎先生至潭州，先生方洗足，使到，乘小舟便行。侍者以履袜追及于衙门，先生即于门外坐砖阶著袜，旁若无人。杨再拜，亦不止之。喜饮酒，而言不及吉凶是非。及杨自京尹谪临贺尉，使使候先生，兼遗银器，先生受之，便悉付门人，作法会。使还，先生曰：“报汝阿本郎，不久即归，勿忧也。”未几，杨果移杭州长史。良逸未尝干人，人至亦不逆，不记人官位姓名第。与吕渭分最深。后郎中吕温刺衡州，因来候之，左右先告以使君是侍郎之子。及温入，下床抚其背曰：“尔是吕渭儿子耶？”温泫然降阶，田亦不止。其真朴如此。良逸母为喜王寺尼，尼众皆呼先生为小师。尝日负薪两束奉母，或有

故不及往，即弟子代送之。或传寺尼晨起见一虎在田媪门外，走以告，媪曰：“此应是小师使送柴来，不足畏也。”蒋君混元之气，虽不及田，而修持趣尚亦相类。兄事于田，号为莫逆。蒋始善符术，自晦其道，人莫知之。后居九贞观，曾命弟子至县市斋物，不及期还，语其故云：“于山口见一猛兽当路，良久不去，以故迟滞。”蒋曰：“我在此庇伊已多时，何敢如此。”即以一符置所见处，明日兽踏符下。蒋闻之曰：“我本以符却之，使其不来，岂知不能自脱。既以害物，安用术为？”取符焚之，自此绝不复留意。有欧阳平者，行业亦高，又兄事蒋君，于田君即邻于入室。欧阳曾一夕梦三金炉自天而下，若有所召。既寤，潜告人曰：“二先生不久去矣，我继之。”俄而田君蜕去，蒋次之，欧阳亦逝。桐柏山陈寡言、徐灵府、冯云翼三人，皆田之弟子也。衡山周混沌，蒋之门人也。陈徐在东南，品第比田蒋，而冯在欧阳之列。周自幼入道，科法清严，今为南岳首冠。

道士陶天活者，安南人。居濒海，海溢，家人悉惊走避水。天活始生，其母挈去不得，举族悲念。洎水退而归，其婴儿在桑之交枝，无恙，抱之啼乳如常，遂以天活为名。及长，聪慧简率，真气内充。自元和至大和，为供奉道士，朝野归向。

江南多名僧。贞元、元和以来，越州有清江、清昼，婺州有乾俊、乾辅，时谓之会稽二清，东阳二乾。

吴兴僧昼，字皎然，工律诗。尝谒韦苏州，恐诗体不合，乃于舟中抒思，作古体十数篇为贽。韦公全不称赏，昼极失望。明日写其旧制献之，韦公吟讽，大加叹咏。因语昼云：“师几失声名，何不但以所工见投，而猥希老夫之意。人各有所得，非卒能致。”昼大伏其鉴别之精。

元和以来，京城诸僧及道士，尤多大德之号。偶因势进，

则得补署，遂以为头衔。各因所业谈论，取本教所业，以符大德之目，此犹近于理，至有号文章大德者。夫文章之称，岂为缙徒设耶？讹亦甚矣！有似昔岁，德宗搜访怀才抱器不求闻达者，有人于昭应县逢一书生，奔驰入京，问求何事，答云：“将应不求闻达科。”此科亦岂可应耶？号欺聋俗，皆此类也。

昔北齐封阳休之为王，休之曰：“我非奴非獠，何故封我为王？”使林远及陶隐居之徒，当必为休之耻矣。

有文淑僧者，公为聚众谭说，假托经论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不逞之徒，转相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奉，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其毗庶易诱，释徒苟知真理，及文义稍精，亦甚嗤鄙之。近日庸僧以名系功德使，不惧台省府县，以士流好窥其所为，视衣冠过于仇雠，而淑僧最甚，前后杖背，流在边地数矣。

元和中，僧鉴虚本为不知肉味，作僧素无道行。及有罪伏诛，后人遂作《鉴虚煮肉法》，大行于世。不妨他僧为之，置于鉴虚耳。亦犹《才命论》称张燕公，《革华传》称韩文公，《老牛歌》称白乐天，《佛骨诗》称郑司徒，皆后人所诬也。故其辞多鄙浅。

卢子严说，早年随其懿亲郑常侍东之同游宣州当涂，隐居山岩，即陶贞白炼丹所也。炉迹犹在，后为佛舍。有僧甚高洁，好事因说其先师名彦範，姓刘，虽为沙门，早究儒学，邑人呼为刘九经。颜鲁公、韩晋公、刘忠州、穆监宁、独孤常州皆与之善，各执经受业者数十人。年八十，犹精强，僧行不亏。性颇嗜酒，饮亦未尝及乱。学徒有携壶至者，欣然而受之。每进三数杯，则讲说方锐。所居有小圃，自植茶，为鹿所损，人劝以垣隔之，诸名士悉乐为运石共成。穆兵部贖，事之最谨。尝得

美酒，密以小瓷壶置于怀中。累石之际，因白师曰：“有少好酒，和尚饮否？”彦範笑而倾饮。满似酣，则语穆曰：“不用般石，且来听书。”遂与剖析微奥，至多不倦。郑君更征其遗事，僧叹息久之曰：“近日尊儒重道，都无前辈之风。”因出一纸，穆兵部与书，倾寒暄之仪极卑敬。其略曰：“某偶忝名宦，皆因善诱。自居班列，终日尘屑。却思昔岁临清涧，荫长松，接待座下，获闻微言。未知何时复遂此事？遥瞻水中月，岭上云，但驰攀想而已。和尚薄于滋味，深于酒德，所食仅同婴儿，所饮或如少壮。常恐尊体有所不安，中夜思之，实怀忧恋。”其诚切如此。月日之下，但云门人姓名，状上和尚法座前，不言官位，当时嗜学事师，可谓至矣。又云，有耆宿僧总持，彦範之友也。为人清苦，一生未曾干人，惟自垦山种田数亩给衣食。或遇丰岁多麦，傍有滞穗，度知其主必不收者，拾之以归。若可惜者，则求而积之，召主以付，不至则置于路口，其独行如此。

角部之次

元和十五年，淮南裨将谭可则，因防边为吐蕃所掠。初到蕃中，蕃人未知宪宗弃天下，日夜惧王师复河湟，不安寝食。可则既至，械系之置地牢中，绝其饮食，考问累至。可则具告以大行升遐，蕃人尚未之信。其傍有知书者，可则因略记遗诏示之，乃信焉。蕃法刻木为印，每有急事，则使人驰马赴赞府牙帐，日行数百里，使者上马如飞，号为马使。报得可则审宪皇崩问之状。先是，每得华人，其无所能者，便充所在役使，辄黥其面。粗有文艺者，则涅其臂，以候赞普之命。得华人补为吏者，则呼为舍人。可则以晓文字，将以为知汉书舍人，可则不愿。其旧舍人有姓崔者，本华人，可则尝于灵武相识。其人

大为蕃帅所信，为言之，得免。可则前后数逃归，辄为候者所得。蕃帅虽不杀，以皮鞭榜之，凡数百，竟得脱。凡在蕃六年，及归，诣阙自陈，敕付神策军前驱使。未及进用，为军中沙汰，因配在浙东，止得散将而已，竟无官。开成四年，余于越州遇之，见其步履不快，云于蕃中走时冻损足。视其臂，一字尚存。译云：“天子家臣。”可则亦细言河湟可复之状。听其语，犹微染戎音。

谐 戏 附

玄宗问黄幡绰：“是勿儿得人怜？”是勿儿，犹言何儿也。对曰：“自家儿得人怜。”时杨贵妃宠极中宫，号禄山为子。肃宗在春宫，常危惧。上闻幡绰言，俯首久之。上又尝登苑北楼，望渭水，见一醉人临水卧。问左右：“是何人？”左右不知，将遣使问之。幡绰曰：“是年满令史。”上问曰：“汝何以知？”对曰：“更一转入流。”上笑而止。上又与诸王会食，宁王对御坐喷一口饭，直及龙颜。上曰：“宁哥何故错喉？”幡绰曰：“此非错喉，是喷嚏。”幡绰优人，假戏谑之言警悟时主，解纷救祸之事甚众，真滑稽之雄。

周愿常奉使魏州，节度使田季安引之连轡。路周一驴极肥，季安指示愿曰：“此物大王世充。”应声答曰：“总是小窦建德。”李尚书选，性严毅，不好戏笑。时愿知江西盐铁留后事，将至，李公戒从事曰：“周生好谐谑，忝僭无礼，幸诸贤稍庄以待之。”及愿至，数燕，李公寒温外，不与之言，周亦无由得发。一日僎亲宾，愿亦预焉。李公有故人子弟来投，落拓不事。李公遍问旧时别墅，及家童有技者，图书有名者，悉云卖却。李责曰：“郎君未官家贫，产业从卖，何至卖及书籍古画？”惆怅久之。复问曰：“有一本虞永兴手写《尚书》，此犹在否？”其人惭

惧，不敢言卖，云：“暂将典钱。”愿忽言曰：“《尚书》大屯。”李公忘却先拒其谈谐之事，遂问曰：“《尚书》何屯？”愿曰：“已遭《尧典》《舜典》，又被此儿郎典。”李公兴怒之意大开，自此更不拒周。一日后，洪之属邑民产一子，有三首，李公览状恶之，久不恻。愿曰：“留待长大，令试幞头。”

李纾侍郎好谐戏，又服用华鲜。尝朝回，以同列入坊门，有负贩者呵不避。李骂云：“头钱价奴兵辄冲官长。”负者顾而言曰：“八钱价措大漫作威风。”纾乐采异语，使仆者诱之至家，为设酒馔，徐问八钱之义。负者答曰：“只是衣短七耳。”同列以为破的，纾甚惭。下人呼举不正，故云短也。

京兆庞尹及第后，从事寿春。有江淮举人，姓严，是《登科记》误本，倒书庞严姓名，遂赁舟丐食。就谒时，郡中止有一判官，亦更不问其氏，便诣门投刺，称从侄。庞之族人甚少，览刺极喜，延纳殷勤，便留款曲，兼命对举匕箸。久之，语及族人，都非庞氏之事，庞方讶之。因问止竟：“郎君何姓？”曰：“某姓严。”庞抚掌大笑曰：“君误矣！余自姓庞，预君何事？”揖之令去。其人尚拜谢叔父，从容而退。

姚峴有文学，而好滑稽，遇机即发。姚仆射南仲，廉察陕郊，峴初释艰服候见，以宗从之旧，延于中堂。吊讫，未语及他事。陕当两京之路，宾客谒无时。门外忽有投刺者云：“李过庭。”仆射曰：“过庭之名甚新，未知谁家子弟？”客将左右，皆称不知。又问峴：“知之否？”峴初犹俯首颦眉，顷之自不可忍，敛手言曰：“恐是李趋儿。”仆射久方悟而大笑。

卢尚书弘宣，与弟卢衢州简辞同在京。一日衢州早出，尚书问：“有何除改？”答曰：“无大除改，惟皮遐叔蜀中刺史。”尚书不知皮是遐叔姓，谓是宗人，低头久之曰：“我弭当家，没处

得卢皮遐来。”衢州为辩之，皆大笑。

有人说李寰建节晋州，表兄武恭，性诞妄，又称好道及蓄古物。遇寰生日，无餽遣，乃箱擎一故皂袄子与寰云：“此是李令公收复京师时所服，愿尚书功业一似西平。”寰以书谢。后闻知恭生日，箱擎一破膩脂幞头餽恭曰：“知兄深慕高贞，求得一洪崖先生初得仙时幞头，愿兄得道，一如洪崖。”宾僚无不大笑。余尝读谢绰宗《拾遗录》云：江夏王义恭，性爱古物，常遍就朝士求之。侍中何勳已有所送，而王征索不已，何甚不平。尝出行于道，遇狗枷败犊鼻，乃命左右取之还，以箱擎送之。笈曰：“承复须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犊鼻。”此颇与寰、恭相类耳。

衢州视事际，有妇人姓翁，陈牒论田产，称阿公阿翁在日，下阿翁两字，言其大父也。坐客笑之。因征其类。余尝目睹者，王屋有梓人女曰阿家，京中有阿辅，洪州有阿姑，蜀中有阿母，洛中有阿伯、阿郎，皆因其姓，亦堪笑也。

因话录卷第五

徵部 徵为事，凡不为其人与物而泛说者，皆入此部。

尚书省东南隅通衢有小桥，相承目为拗项桥。言侍御史及殿中诸郎久次者，至此必拗项而望南宫也。

都堂南门东道，有古槐垂阴至广。相传夜深闻丝竹之音，省中即有人入相者，俗谓之音声树。祠部呼为冰去声。厅，言其清且冷也。

尚书省二十四司印，故事：悉纳直厅，每郎官交直时，吏人悬之于臂以相授，颇觉为烦。杨虔州虞卿任吏部员外郎，始置柜加镳以贮之，人以为便，至今不改。柜初成，周戎时为吏部郎中，大书其上，戏作考词状：“当有千有万，忍俊不禁考上下。”

秘书省内有落星石，薛少保画鹤，贺监草书，郎馀令画凤，相传号为四绝。元和中，韩公武为秘书郎，挟弹中鹤一眼，时谓之五绝。又省之东，即右威卫，荒秽摧毁，其大厅逼校书院，南对御史台，有人嘲之曰：“门缘御史塞，庙被校书侵。”

御史台三院，一曰台院，其僚曰侍御史，众呼为端公。见宰相及台长，则曰某姓侍御。知杂事，谓之杂端。见台长，则曰知杂侍御。虽他官高秩兼之，其侍御号不改。见宰相，则曰知杂某姓某官。台院非知杂者，乃俗号散端。二曰殿院，其僚曰殿中侍御史，众呼为侍御。见宰相及台长杂端，则曰某姓殿

中。最新入，知右巡，已次知左巡，号两巡使，所主繁剧。及迂向上，则又入推，益为劳屑。惟其中间，则入清闲。故台中谚曰：“免巡未推，只得自知。”言其畅适也。厅有壁画小山水甚工，云是吴道玄真迹。三曰察院，其僚曰监察御史，众呼亦曰侍御。见宰相及台长杂端，则曰某姓监察。若三院同见台长，则通曰三院侍御，而主簿纪其所行之事。每公堂食会，杂事不至，则无所检辖，惟相揖而已。杂事至，则尽用宪府之礼，杂端在南榻，主簿在北榻，两院则分坐，虽举匕箸，皆绝谈笑。食毕，则主簿持黄卷揖曰：“请举事。”于是台院白杂端曰：“举事。”欲上堂，三院长各于会堂南廊下，先白杂端云：“合举事。”则举曰：“某姓侍御更有姓同者，则以第行别之。有某过，请准条。”主簿书之。其两院皆如此。若举时差错，则最小殿中举院长，最小侍御史举殿院长。又错，则向上人乃举。若杂端失笑，则三院皆笑，谓之烘堂，悉免罚矣。凡见黄卷罚直遇赦悉免，台长到诸院，凡官吏所罚，亦悉免。御史历三院虽至美，而月满殿中推鞠之劳，惮于转两院。以向下侍御史，便领推也，多不愿为，以此台中以殿中转两院为戏谑之辞。每出入行步，侍御史在柱里，殿察两院在柱外。有时殿中入柱里，则共哈之曰：“著直略反。去也。”三院御史主簿有事白端公，就其厅。若有中路白事，谓之“篡端”。篡端有罚。殿中已免巡，遇正知巡者假故，则向上人又权知，谓之“蘸巡”。台官有亲爱除拜喜庆之事，则谒院长、杂端、台长，谓之“取贺”。凡此皆因胥徒走卒之言，遂成故事。院长每上堂了各报，诸御史皆立于南廊，便服鞞鞋以俟院长。立定，院长方出。相揖而序行，至殿院门，揖殿中。又序行，至食堂门，揖侍御史。凡入门至食，凡数揖。大抵揖者，古之肃拜也。台中无不揖，其酒无起谢之礼，但云揖酒而已。酒最合

敬，以恐烦却揖。往往自台拜他官执事，亦误作台揖，人皆笑之。每赴朝，序行至待漏院偃息，则有卧揖。上门有马揖。凡院长在厅院内，御史欲往他院，必先白。决罚又必先白。察院有都厅，院长在本厅，诸人皆会话于都厅。御史初上，后遇杂端上堂，则举三愆九失仪，意缘是新人，欲并罚出。未遇杂端上堂，其犯旧条并不罚。察院南院，会昌初，监察御史郑路所葺。礼察厅谓之松厅，南有古松也。刑察厅谓之魘厅，寝于此多魘。兵察常主院中茶，茶必市蜀之佳者，贮于陶器，以防暑湿。御史躬亲缄启，故谓之“茶瓶厅”。吏察主院中入朝人次第名籍，谓之“朝簿厅”。吏察之上，则馆驿使。馆驿使之上，则监察使。监察使，同僚之冠也，谓之院长。台中敬长，三院皆有长。察院风采尤峻。凡三院御史初拜，未朝谢，先谒院长。院长辞疾不见，则不得谢及上矣。诸家《御史台记》，多载当时御史事迹，戏笑之言，故事甚略。堂中有《仪注》，近渐遗阙，虽有版榜，亦但录一时要节，自此转恐磨灭矣。因与亲友话及此，遂粗疏之。

北省班谏议，在给事中上。中书舍人，在给事中下。裴尚书休为谏议大夫，形质短小，诸舍人戏之曰：“如此短，何得向上立？”裴对曰：“若怪即曳向下着。”众皆大笑。后除舍人。

或问东津先生曰：“昔人立法，将以利人邪？”曰：“利之。”曰：“何以后世反为害也？”曰：“因其利而奸生，则反害也。燧人钻木，致民火食，以熟百物，安知后世有咸阳焚烧宫室，三月不绝之毒？伏羲画八卦，造书契，安知后世有假鬻文字，以市道欺诳时俗之弊？后稷播百谷，安知后世有榷酤闭采茶盐求利之苦？轩辕制车服戎器，安知后世有华泽靡丽相尚，及穷兵黩武之弊？制宫室，安知后世有甲第别馆，凌云耀日？唐虞建官列爵，安知后世有入金纳粟，冒取公侯？禹平水土，别九州，

安知后世有山林川泽之税，开津堰埭之难？周公制嫁娶之礼，安知后世以依炫姻援而求富贵？孔子删《诗》《书》，定礼乐，垂五常之教，安知后世有掠儒之名，而盗声华，叨尊显？凡此触类浇讹，流荡纪纲，大坏其本，岂圣人之过耶？其由圣人启之耶？其后世为治者，引而炽之耶？呜呼！马肝之说，余不忍言。所可叹者，伊、周初以公忠，放主操政，以全国家安社稷。而莽、卓、操、懿以降，行滔天之心，援此为法，尤可悲也。桀、纣、幽、厉，身遭放弑，常与万世之君，必为龟镜。则伊、周一时公忠，反误后世乱臣贼子；桀、纣、幽、厉，一时淫虐，而有益万世明君矣。善为政者，有才必用，用必当才。任之而不私之，非才则不任。故使人无弃无滥，天下无一人叹不遇而怀过望之事者。皋陶曰：‘知人则哲，能官人。’传曰：‘及其使人也器之。’臧僖伯云：‘国家之败，由官邪也。’班固称宣帝：‘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者也。’光武不许馆陶公主子为郎。前代明哲之主，及霸业之君，国朝列圣，躬亲庶政，用才使器，著在史籍者多矣。以君上之尊，深居高视，犹于小官小吏，一赏一罚，重慎如此，况辅弼之臣，岂得容易苟且哉？苻秦入寇，谢安石用其兄子玄为帅以拒之。郗超虽素与不善，闻而叹曰：‘安为重举亲，明也。玄心不负举，才也。’人皆以为不然。超曰：‘吾尝与玄共府，见其使才，虽履屐间亦得其任。是以知之。’玄果立功于淮淝，破苻秦百万之众。郗嘉宾之言，亦可谓至公矣。今之人徒私于所亲，无安石之明；徒憎所不善，无嘉宾之论，可悲矣！李林甫奸邪阴贼，妒嫉贤能，至于善守章程，深得宰相之体。当时虽正直有名之士，多被构害。而守寻常仕进者，各获其分。至今人有

以右座呼之，而不名也。非其在下有感之者乎？韩晋公节制三吴，多历年所，取宾佐僚属，随其所长，无不得人。尝有故旧子弟投之与语，更无能解。召之与宴而观之，毕席端坐不旁视，不与比坐交言。数日，署以随军，令监库门。使人视之，每早入，惟端坐至夕，警察吏卒之徒，无敢滥出入者，竟获其力。”

裴光德均在中书，有故人，官亦不卑，自远相访。裴公给恤优厚，从容款洽，在其第无所不为。乘间求京府判司。裴公曰：“公诚佳士，但此官与公不相当，不敢以故人之私，而隳朝廷纲纪。他日有瞎眼宰相怜公者，不妨却得，某必不可。”其执守如此。呜呼，上不慎名器，是以厮养待贤也；下不慎名器，是以婴孩奉君，而削弱朝廷也。遂致猥滥讹弊，流荡可忧，不知谁之咎也。已上二章，偶曾论及，坐有相知者，因附于此。

王并州璠，自河南尹拜右丞相。除日才到，少尹侯继有宴，以书邀之。王判书后云：“新命虽闻，旧衔尚在。遽为招命，堪入《笑林》。”洛中以为话柄。故事：少尹与大尹游宴礼隔，虽除官，亦须候正敕也。

有人撰《集怪异记传》云：“玄宗令道士叶静能书符，不见国史。”不知叶静能中宗朝坐妖妄伏法。玄宗时，有道术者乃法善也。谈话之误差尚可，若著于文字，其误甚矣。

又有人检陆法言《切韵》，见其音字，遂云：“此吴儿真是翻字太僻。”不知法言是河南陆，非吴郡也。

又有书生，读经书甚精熟，不知近代事。因说骆宾王，遂云：“某识其孙李少府者，兄弟太多。”意谓骆宾是诸王封号也。今人往往说旧云：“准皇太子教。”不知皇太子合称令。称教，乃王公也。此皆不知根本之误也。

人道尚右，以右为尊。礼先宾客，故西让客，主人在东，盖

自卑也。今之人，或以东让客，非礼也。盖缘所任在地，所主在东，俗有东行南头之戏，此乃贵其为一方一境之主也。记曰：“天子无客礼，莫敢为主焉。故君适其臣，升自阼阶，不敢有其室也。”注云：“明飨君非礼也。”今之方镇刺史入本部，于令长以下，礼绝宾主，犹近君臣。至于藩镇，经管内支郡，则俱是古南面诸侯，但以使职监临，如台省之官至外地耳。既通宴飨，则异君臣，而用古天子升阼阶之仪，昧于《礼经》，遂同僭拟，是不讲贯所致。又小人姑息讹谬相承，亦可笑且叹也。近见会补阙，实引《礼记·乡饮酒义》。言东方仁，仁者主人之位；西方义，义者宾之位。此理亦至当矣。

古者三公开阁，郡守比古之侯伯，亦有阁，所以世之书题有阁下之称。前辈呼刺史太守，亦曰节下。与宰相大僚书，往往呼执事，言阁下之执事人耳。刘子玄为史官，《与监修宰相书》呼足下，韩文公《与使主张仆射书》呼执事，即其例也。其记室本系王侯宾佐之称，他人亦非所宜。执事则指斥其左右之人，尊卑皆可通称。侍者，士庶可用之。近日官至使府御史及畿令，悉呼阁下。至于初命宾佐，犹呼记室。今则一例阁下，亦谓上下无别矣。其执事才施于举人，侍者止行于释子而已。今又布衣相呼，尽曰阁下。虽出于浮薄相戏，亦是名分大坏矣。又中表疏远卑行，多有座前之目，尤可惩戒。夫阁下去殿下一阶，座前降几前一等，此之乖僭，其可行耶？宗从叔姑及姨舅之行，施之可也。近见房州刺史李使君所著《资暇集》，亦与此说相符耳。

《汉书》载张骞穷河源，言其奉使之远，实无天河之说。惟张茂先《博物志》，说近世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见海槎来不违时。赍一年粮，乘之到天河，见妇人织，丈夫饮牛。遣问严

君平，云：某年某月某日，客星犯牛斗，即此人也。后人相传云：得织女支机石，持以问君平。都是凭虚之说。今成都严真观有一石，俗呼为支机石，皆目云当时君平留之。宝历中，余下第还家，于京洛途中，逢官差递夫舁张騫槎。先在东都禁中，今准诏索有司取进，不知是何物也。前辈诗往往有用张騫槎者，相袭谬误矣。纵出杂书，亦不足据。

高宗朝，改门下省为东台，中书省为西台，尚书省为文昌台，故御史台呼为南台。南朝同也。武后朝，御史台有左右肃政之号，当时亦谓之左台右台，则宪府未曾有东西台之称。惟俗间呼在京为西台，东都为东台。李栖筠为御史大夫，后人不名者，呼为西台，又不知出何故事。岂以其名上栖字，遂呼之耶？又呼杜门下黄裳。（下有缺文）

（上原缺）为当致敬，安得辄废？若妖神淫祀，无名而设，苟有识者，固当远之。虽岳海镇渎，名山大川，帝王先贤，不当所立之处，不在典籍，则淫祀也。昔之为人，生无功德可称，死无节行可奖，则淫祀也，当斧之火之，以示愚俗，又何谒而祀之哉？神饭在礼宜拜受，其他则以巫覡之饷，可挥而去也。为吏宜鉴之。

有士人退朝，诣其友生，见衲衣道人在坐，不恠而去。他日，谓友生曰：“公好衣毳褐之夫，何也？吾不知其贤愚，且觉其臭。”友生应曰：“毳褐之臭，外也。岂甚铜乳？铜乳之臭，并肩而立，接迹而趋。公处其间，曾不嫌耻，反讥余与山野有道之士游。南朝高人，以蛙鸣蒿莱胜鼓吹。吾视毳褐，愈于今之朱紫远矣！”

下辈不通义理者，使之写文字，甚误。悉同一本，若宦字，仕宦，合著臣妾之臣。多作官。职官，合著目也。茱字，茱水在茱阳，合著水

也。多作荣，荣枯，合著木。或多误著莢。莢，合著火。髭鬚，合著须，多著宾。鬢髮。合著宾。又偏旁只较一点一画，而义全不通，若棹、棹船，从木。掉、掉尾，从扌。杨、杨柳，从木。扬、扬州，从扌。棒、棒枝，从木。捧、捧字，从扌。传、经传，无点。傅、师傅及人姓，有点。沐、无点者，沐浴也。沐、有点者，音述，古沐阳县。氏、无点者，姓氏。氏、有点者，古弥氏县字。惟怅、上思惟，下惆怅，并从心。帷帐、此并从巾。赐惕，并无横画。又锡、铅锡之字，无横画，音先槩反。錫、《毛诗》饁錫，《左传》錫鸞字，有横画，皆音杨。場，堰場字，音易。若此者众矣。辨文字者，勿以为小事而不留意也。

武宗皇帝庙讳炎，改两火相重，其偏旁言谈字已改为譚，谈改为澹。其噉字，俗多不定，旧或书餽。餽音譚，《尔雅》训进，本非饭食名。世重饼噉，庖人以意相传。及下俚，凡关食物，偏旁尽从食。又啗字声不同，索前史及诸家并佛经，多作口边敢。其音与著两火同徒敢反。又《玉篇》、《切韵》，噉字是正也，著两火俗也，并徒敢反，正合作噉不疑矣。啗马即合用啗字，音徒滥反。以义言之，以物自食，谓之噉。以物喂人，谓之啗。又案《汉书·高帝纪》云：“使酈食其陆贾往说，将啗以利。”颜监注曰：“啗者本谓食啗耳，音徒敢反，以食喂人，令其啗食，则改变为徒滥反。今以利诱之，取实为辞也。”颜监讲啗字虽未分明，亦无口旁两火之说。则明是字俗相传，而后人为姓，亦因俗耳。近日书饼噉字，至有食边口边作覃，及口边作詹者，率意而为，其误甚矣。《切韵》是寻常文书，何不置之几案旋看也。

因话录卷第六

羽 部

南人长林中大树谓之有神，云近此伐木，则必神怒致祸。□□乃斧他人之树，为主所诉，官捕而鞠之，当以盗论。其家质田以赂狱吏，鬻衣以备囚粮，卒不免笞背，皆被疮而归，此乃避祸而速祸也。

又有里人为邻巫所惑，而当有灾，宜谢神，乃杀家犊，酿酒，声鼓以祀。时官禁屠牛私酿，法甚峻，又当国忌，不合动乐。并犯三罪，为吏所擒。家长邻保，皆抵重罪，连及数十人，此乃禳灾适所以致灾也，其愚如此。

洪州优胡曹赞者，长近八尺，知书而多慧。凡诸谐戏，曲尽其能。又善为水嬉，百尺檣上不解衣，投身而下，正坐水面，若在茵席。又于水上靴而浮。或令人以囊盛之，系其囊口，浮于江上，自解其系。至于回旋出没，变易千状，见者目骇神竦，莫能测之。恐有他术致之，不尔真轻生也。

军中有透剑门伎。大燕日，庭中设幄数十步，若廊宇者，而编剑刃为榱栋之状。其人乘小马，至门审度，马调道端，下鞭而进，铮焉闻剑动之声。既过，而人马无伤。宣武军有小将善此伎，每飨军则为之，所获赏止于三数匹帛而已。一日，主者误漏其名，此将忿恨，诉于所管大将，得复以名入。至呈伎之际，极为调审，入数步，忽风起，马惊，触剑失序，人马皆毙于

刃下。

有士鬻产于外，得钱数百缗，惧川途之难赍也，祈所知纳于公藏，而持牒以归，世所谓便换者，真之衣囊。一日醉，指囊示人曰：“莫轻此囊，大有好物。”盗在侧闻之。其夜，杀而取其囊，意其有金也。既开无获，投牒于水。盗为吏所捕，得其状。枢机之发，岂容易哉？此所谓不密而致害也。

进士郑翬说，家在高邮，有亲表卢氏，庄近水。有邻人数家，共杀一白蛇。未久，忽大震雷电雨，发洪，数家皆陷溺无遗，惟卢氏当中一家无恙。

窦相易直，幼时名秘。家贫，受业村学，教授叟有道术，而人不知。一日近暮，风雨暴至，学童悉归家不得，而宿于漏屋之下。寒，争附火，惟窦公寝于榻，夜深方觉。叟抚公令起，曰：“窦秘君后为人臣，贵寿之极，勉力自爱也。”及德宗幸奉天日，公方举进士，亦随驾而西。乘一蹇驴，至开远门，人稠路隘，其扉将阖，公惧势不可进。闻一人叱驴，兼捶其后，得疾驰而入。顾见一黑衣卒，呼公曰：“秀才，已后莫忘此情。”及升朝，访得其子，提挈累至大官，吏中荣达。

卢宾客贞白父曰老彭，有道术，兼号知人。元和初，宗人弘宣、简辞、弘正、简求，俱候焉。留坐目之甚久，命贞亦序坐。又目之曰：“一行五节度使，可谓盛矣！”卒如其言。又族子锴，初举进士，就安邑所居谒之。谓锴曰：“尔求名，大是美事。但此后十余年方得，勿以迟晚为恨。登朝亦得大美官。”锴至长庆元年，始擢第。大中十年，终庶子。简辞已下三人，亲昆弟也。弘宣又简辞之姨兄弟，皆至八座拥旄。

张县为汾阳王从事，家尝有怪。召术者问之，言以大祸将至，惟休退则免。县不之信。又方燕宾，席上见血，有巫者闻

之，劝其杜门不纳宾客，屏游宴。县怒杖之。其后县言语乖度，公颇衔之。又屡言同列间事，每独候见，多值公方燕宠姬所。不令白事，必抑门者令通。公谓其以武臣轻忽，益不平之。后因请公去所任吏，遂发怒囚之以闻，竟毙于杖。

柳员外宗元，自永州司马征至京，意望录用。一日，诣卜者问命，且告以梦曰：“余柳姓也，昨梦柳树仆地，其不吉乎？”卜者曰：“无苦，但忧为远官耳。”征其意，曰：“夫生则柳树，仆则柳木，木者，牧也。君其牧柳州乎？”卒如其言。或传是陈子谅。

李凉公逢吉，未掌纶诰前，家有老婢好言梦，后多有应。李公久望除官，因访于婢。一日，婢晨至，惨然。公问其故，曰：“昨夜与郎君作梦，不是好意，不欲说。”公强之。婢曰：“梦有一人，舁一棺至堂后云：‘且置在此。’不久，即移入堂中。此梦恐非佳也。”公闻窃喜。俄尔除中书舍人。后知贡举，未毕而入相。

都水使者崔绰，少年豪侠，不拘小节。天宝中，有方士过其家，崔倾财奉之，亦无所望。方士临去，留药一丸为别。崔殊不之重，埋于床下。燕蓟之乱，家人避贼，崔在后未去。忽见床下有菌，甚肥鲜，因煮而食之，杂以荤味。自此体腹轻健，至老更无疾病，月中视小字，夜食生彘。元和初犹在，年九十余卒。苏州刺史韦公余之祖舅。集中所《赠崔都水诗》者是也。向得灵药，便能正尔服之，当已轻举矣。其次，食所化灵芝，不杂荤茹，又应反颜住世，寿不可量。盖玄中但以有寿无疾，酬好施之功而已。崔即苏州之堂妹婿也。

崔相国群之镇徐州，尝以崔氏《易林》自筮。遇《乾》之《大畜》，其繇曰：“典策法书，藏在兰台。虽遭乱渎，独不遇灾。”及经王智兴之变，果除秘书监也。

长庆中，鄂州里巷间人，每语辄以牛字助之。又有一僧，自号牛师，乍愚乍智，人有忤之者，必云：“我兄即到，岂奈我何？”未几，而相国奇章公带平章事节度武昌军，其语乃绝。而牛师尚存。僧者，乃牛公之名也。方知将相之位，岂偶然耶？先是，元和初，韩尚书皋在夏口，就加节度使，自后复为观察使。长庆三年，崔相国植从刑部尚书除观察。明年冬，牛公实来。宰臣建节镇夏口，自牛公始也。

博陵崔子年出书一通示余曰：“刘逸淮在汴时，韩弘为右厢，虞候王某为左厢，虞候与弘相善。或潜二人取军情，将不利于刘。刘大怒，俱召诘之。弘即刘之甥，因控地碎首，大言数百，刘意稍解。王某年老股战，不能自辩。刘叱令拉坐，杖三十。时新造赤棒，头径数寸，固以筋漆，立之不仆，数五六当死矣。韩意其必死，及昏，造其家，怪无哭声。又谓其惧不敢哭，访其门卒，即言大使无恙。弘素与某熟，遂至卧内问之。王曰：‘我读《金刚经》四十年矣，今方得力。记初被坐时，见巨手如簸箕，吸然遮背。’因袒示韩，都无挞痕。韩旧不好释氏，由此始与僧往来，日自写十纸。及贵，计数百轴矣。后在中书，盛暑时，有谏官因事谒见，韩方浹汗写经。谏官怪问之，韩乃具道王某事。予职在集仙，常侍柳公常为予说。”已上并本录，崔公名寿。

王智兴在徐州，法令甚严。有防秋官健交代归，其妹婿于家中设饌以贺。自于厨中磨刀，将就生割羊脚。磨讫，持之疾行，妻兄自堂走入厨，仓卒相值，锋正中妻兄心，即死。所在擒之以告，智兴讯问，但称过误，本无恶意。智兴不之信，命斩之。刀辄自刑者手中跃出，径投于地，三换皆然。智兴异之，乃不杀。余按《广陵烈士传》曰：刘隽，字幼节。迁宛胸令。到

官二年，政治清平，为吏民所亲。时县有友人相过者，主人欢喜为具，捕犬，因误中客。客死，平法者云：“主人本有杀心，应当伏辜。”隽曰：“闻许太子至孝，误不尝药，史官书弑君，曰：‘尽心力以事君，舍药物可也。’今主人与客，本无仇恨，但欢喜为供，有亲爱饮食之意，无伤害之心。不幸而死。当以《周礼》过误平之，奈何欲用法律所失，一时两杀不辜。”平法者拘有常例不听。隽曰：“界有失礼之民，皆令之罪也。”解印绶去。盖与此事相近。而徐州者，神为之辩耳。

汉州开元寺，有菩萨像，自顶及焰光坐趺，都是一段青石。洁膩可爱，雕琢极工，高数尺。会昌毁寺时，佛像多遭摧折刑缺，惟此不伤丝毫。及再立寺，僧振古宝而置放西廊。余与京大德知玄法事西川从事杨仁贍同谒，杨深于释氏，好古之士也。贍敬弥日，而玄心精识多闻，话其本末云：“先是匠人得此石异之，虔心镌刻，殆忘餐寝。有美女常器食给之。其人运思在像，都无邪思。久之，怠而妄心生，女乃不至。饥渴既逼，兼毒厉匝体，遂悟是天女。因焚香叩首，悔谢切至。女复来，其病立愈，而像即成。亦尝有记录，因毁寺失其传焉。寺今再立矣。”

元和、长庆中，两京间巷间相见，多云：“合是阿舅。”及大和以来，文宗欲崇树外戚，而诈称国舅者数辈，竟不得其真。合是之说，果有验矣。

余年小，在江汉，尝与群儿戏。以竹竿为枪，鸟翎饰其上，裂纸为旌旗，作战斗之像，相向云杀。俄尔立定，又云再杀。不数年，宪宗剪除群寇，蔡、齐二巨猾，相次夷灭，再杀之应也。

大和初，京师有轻薄徒，取贡士姓名，以义理编饰为词，号为“举人露布”。九年冬，就戮者，多出自文儒。

大和初，王潜为荆南节度使，无故有白马驰入府门而毙，僵卧塞涂。是岁潜卒。此近马祸也。

进士陈存能为古歌诗，而命蹇。主司每欲与第，临时皆有故，不果。许尚书孟容旧相知，知举日，万方欲为申屈。将试前夕，宿宗人家。宗人为具入试食物，兼备晨食，请存偃息以候时。五更后，怪不起，就寝呼之，不应。前视之，已中风不能言也。

进士郑滂，在名场岁久，流辈多已崇达，常有后时之叹。一夕忽梦及第，而与韦周方同年。当时韦氏先期举人，无周方之名者，益闷闷。大和元年秋，移举洛中，时韦景方居守，尚书族弟也。赴举过陕。尚书时廉察陕郊，诘景方曰：“我名弘景，汝兄弘方，汝名景方，兄弟各分吾名一字名之，殊无义也。”遂更名周方。滂闻之，极喜曰：“吾及第有望矣。”四年，周方果同年焉。滂登朝，至殿中侍御史。前宣成观察大夫郑常说此事。大夫，即滂之再从弟也。子溥又自说应举时，曾梦看及第榜，榜上但见大书“凤”字。大中元年冬，求解凤翔，偶看本府乡贡士纸之首，便是“凤”字。至东都试《缙山月闻王子晋吹笙》诗，坐侧诸诗，悉有“凤”字。明年，果登第焉。子溥，郑公之子。

大中九年，沈询侍郎以中书舍人知举。其登第门生李彬父丛为万年令。同年有起居者之会，仓部李郎中螾时在座，因戏诸进士曰：“今日极盛，螾与贤座主同年。”时右司李郎中从晦，又在座戏螾曰：“殊未耳。小生与贤座主同年，如何？”谓郴州柳侍郎也。众皆以为异。是日，数公皆诣宾客。冯尚书审，则又柳公座主杨相国之同年，举坐嗟叹。侍读谏议漳说。

河南孔尹温裕任补阙日，谏讨党项事，贬郴州司马。久之得堂兄尚书温业书，报云：“宪府欲取尔作侍御史。”日望敕下。

忽又得书云：“宰相以右史处之。”皆无音耗。一日，有鹊喜于庭，直若语状，孙稚拜且祝云：“愿早得官。”鹊既飞去，坠下方寸纸，有“补阙”二字，极异之。无几，却除此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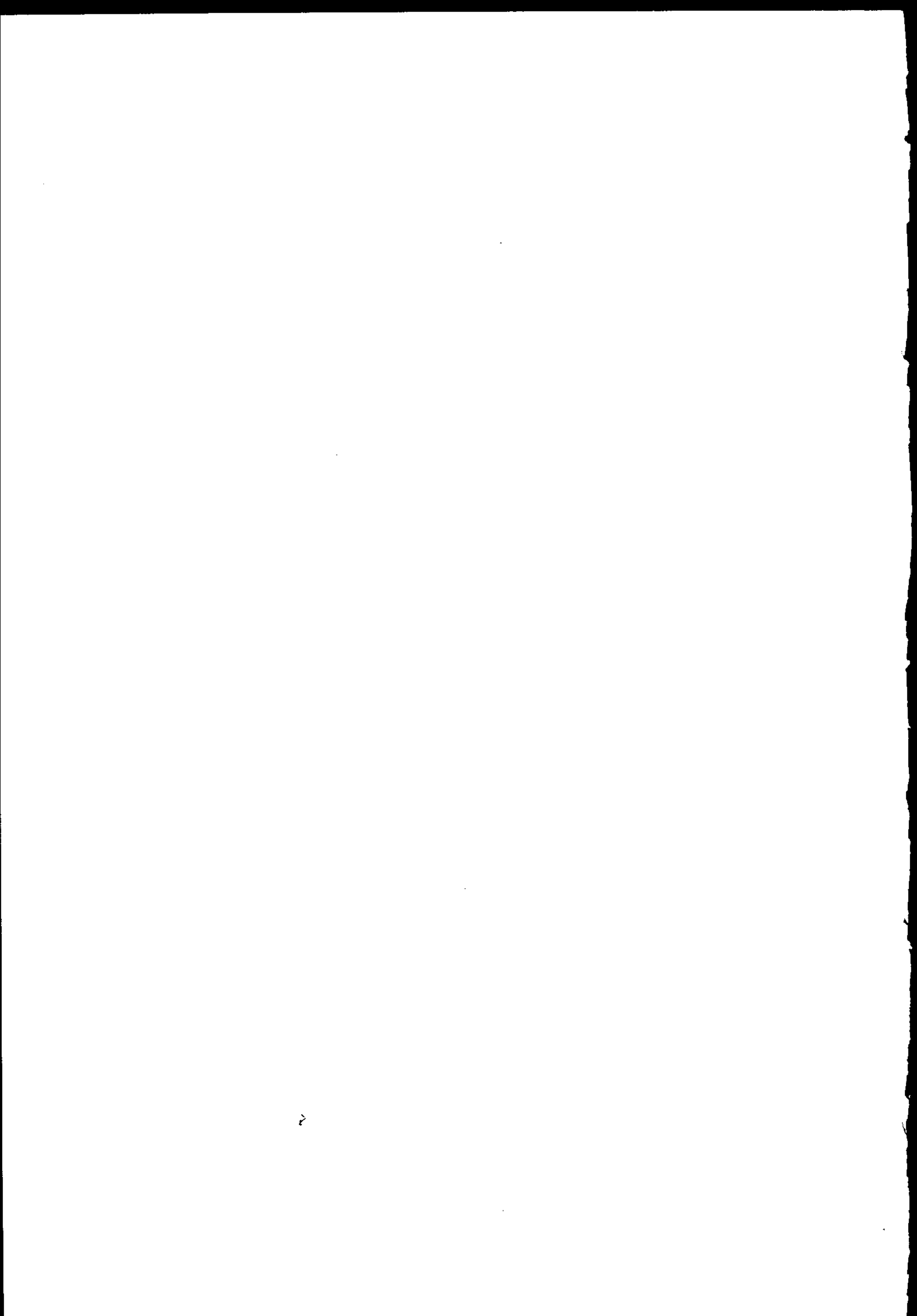
郑又自说，早承相国武都公知奖。当时为大理司直，常叹滞淹。会张谟欲除大常博士，李公云：“郑司直久屈，必请举自代。”旋遇萧儂服阙，且要与官，诸坐遂以萧为博士。前此，有大云寺僧宝锐者，知人休咎。因问之，锐曰：“司直朝官终得，中间且合为数郡，如何便得？”既而以侍御史历作河阳、浙西、淮南，累至检校郎中，方除比部员外郎。锐师说事，亦不常中，此又极验者。以阴陞要显前定之事耳。

王蒙者，与赵门下憬，布衣之旧，常知其吏才。及公入相，蒙自前吉州新淦令来谒。公见喜极，给恤甚厚，将擢为御史。时宪僚数至少，德宗甚难于除授。而赵公秉政，其言多行，蒙坐待绣衣之拜矣。一日，偶诣慈恩僧寺占色者，忘其名。蒙问早晚得官，僧曰：“观君之色，殊未见喜兆，此后若干年，当得一边上御史。”蒙大笑而归。数日，宰臣对，赵公乘间奏曰：“御史府阙人太多，就中监察尤为要者，臣欲选择三数人。”德宗曰：“非不欲补其阙员，此官须得孤直茂实者充选，料卿只应取轻薄后生朝中子弟耳。此不如不置。”赵公曰：“臣之愚见，正如圣虑，欲于录事参军县令中求之。”上大喜曰：“如此即朕之意，卿有人未？”公因荐二人，其一即蒙也。上曰：“且将状来。”公既出，逢裴延龄，时以度支次对。问公曰：“相公奏何事称意，喜色充溢？”公不之对。延龄愠骂而去，云：“看此老兵，所请得行否？”既见上，奏事毕，因问曰：“赵憬向论请何事？”上曰：“赵憬极公心。”因说御史事。延龄曰：“此大不可，陛下何故信之？且赵憬身为宰相，岂谪州县官绩效？向二人又不为人所称说，

憬何由自知之？必私也。复至，陛下但诘其所自即知矣。”他日上阁，问云：“卿何以知此二人？”公曰：“一是故人，一与臣微亲，谙熟之。”上无言。他日，延龄又入。上曰：“赵憬所请，果如卿料。”遂寝不行。蒙却归故林，而赵公薨于相位。后数年，边帅奏为从事，得假御史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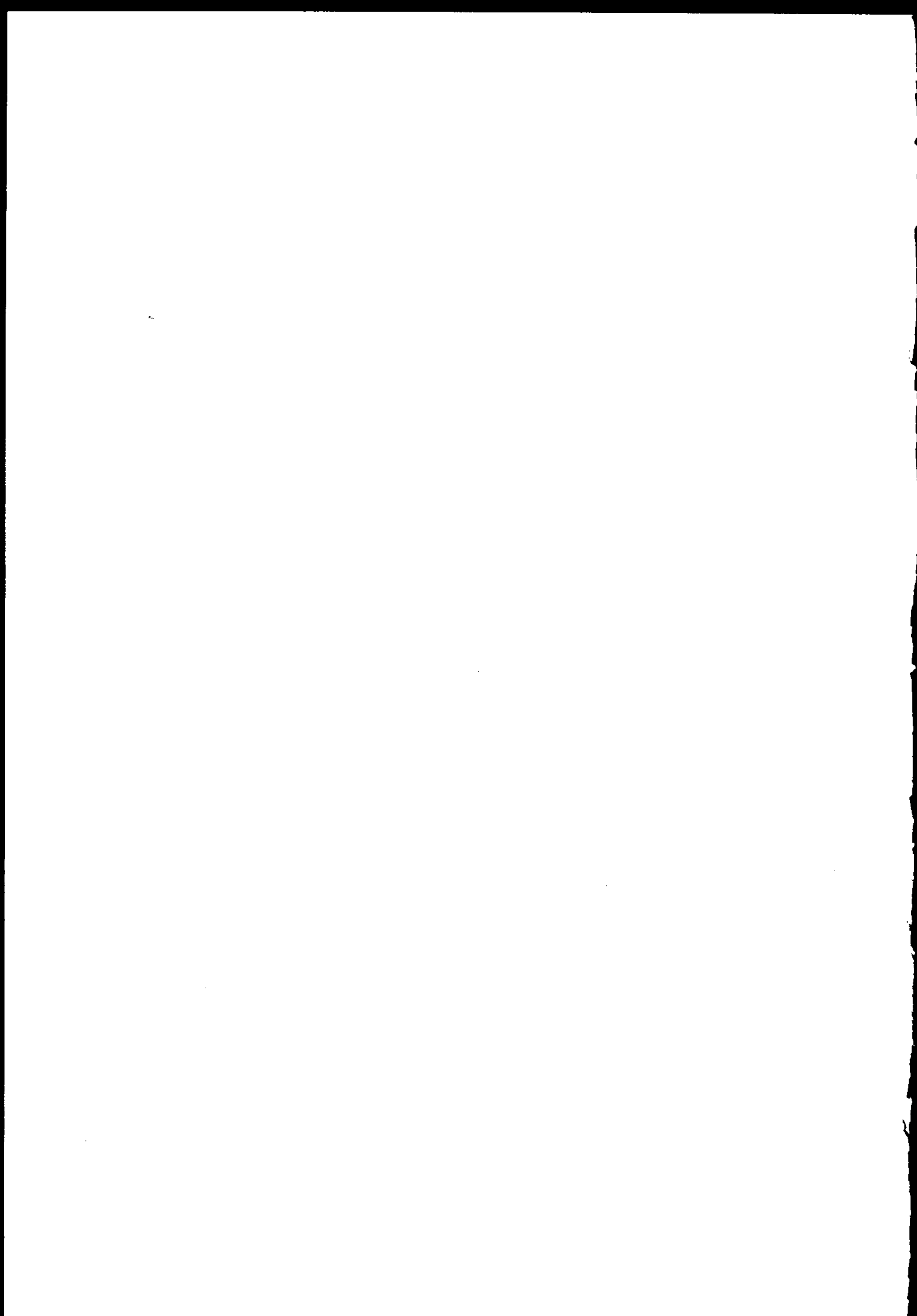
相国崔公慎由廉察浙西。左目眦生赘，如息肉，欲蔽瞳人，视物极碍，诸医方无验。一日，淮南判官杨员外牧，自吴中越职，僎召于中堂。因话扬州有穆中善医眼，来为白府主，请遗书崔相国铉，令致人。崔公许诺。后数日，得书云：“穆生性粗疏，恐不可信。有谭简者，用心精审，胜穆甚远。”遂致以来。既见，白崔公曰：“此立可去。但能安神不挠，独断于中，则必效矣。”崔公曰：“如约，虽妻子必不使知。”谭简又曰：“须用九日晴明，亭午于静处疗之，若其日果能遂心，更无忧矣。”是时月初也。至六七日间，忽阴雨甚，谭生极有忧色。至八九大开霁，问崔公：“饮酒多少？”崔公曰：“户虽至小，亦可引满。”谭生大喜。初公将决意用谭之医，惟语大将中善医者沈师象，师象赞成其事。是日引谭生于使宅北楼，惟师象与一小竖随行，左右更无人知者。谭生请公饮酒数杯，端坐无思。俄而谭生以手微扞所患曰：“殊小事耳。”初觉似拔之，虽痛亦忍。又闻动剪刀声。白公曰：“此地稍暗，请移往中庭。”象与小竖扶公而至于庭。坐既定，闻栉焉有声。先是，谭生请好绵数两染绛。至是，以绛绵拭病处，兼傅以药，遂不甚痛。谭生请公开眼，看所赘肉，大如小指，坚如干筋，遂命投之江中。方遣报夫人及子弟。谭生立以状报淮南，崔相国复书云：“自发医后，忧疑颇甚。及闻痊愈，神思方安。”后数日，而征诏至金陵。嗟夫！向若杨君不遇，谭生不至，公心不断，九日不晴，征诏遽来，归期

是切，碍其目疾，位当废矣，安得秉钧入辅，为帝股肱？此数事足验玄助。而公作相之后，谭生已逝，又何命之太薄也！



大唐传载

[唐]佚名 撰
恒 鹤 校点



校点说明

《大唐传载》一卷，《新唐书·艺文志》作《传载》，不著撰人。是书开卷有云：“八年夏南行极岭峤，暇日泷舟传其所闻而载之，故曰《传载》。”不仅可知其书命名之由，而且可推测其成书年代。此书所载内容上自唐初，下迄文宗，其“河南冯宿之三子”条，“当大和初”云云，可作佐证。其后宣宗大中、懿宗咸通虽均有八年，惟本书无宣宗、懿宗二朝记载，故粗略可推定书当作于唐文宗大和八年。

书中记述唐代公卿大夫的言论事迹，可觐当时风尚。其中如尉迟敬德、唐临、韩皋、李晟等材料，宋祁修《唐书》时都已采入各本传。另有一些典章制度的零星记载，也极具史料价值。此外的趣谈琐闻以及志怪灵异故事，虽无关宏旨，亦有小说本色，可资谈助。本书“天宝中有书生旅次宋州”条，记李勉贫苦时德行，此素材后衍变成《醒世恒言》中《李汧公穷途逢侠客》，颇堪注目。

《大唐传载》现有条目，均见于《太平广记》。商务印书馆影印涵芬楼明《说郛》百卷本卷三八收《传载》文十一则，宛委山堂明陶宗仪辑《说郛》一百二十卷本卷三二收《传载》文十五则，内容皆不见于今本《大唐传载》，且作者均题为“唐刘餗”，显然书名及作者都不符。今传有《四库全书》、《唐人说荟》、《守山阁丛书》诸本，其中《守山阁丛书》本虽注明据《四库全书》原本，而业经编辑者金山钱熙祚锡之校刊，不失为一种较佳传本。今即以之为底本，并保留其大部分校记及跋。另以

《太平广记》、文渊阁《四库全书》等本参校，酌改文字及径改清代避讳字。囿于本丛书体例，概不出校。校点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大唐传载

书云：“不有博弈者乎？犹贤乎已。”斯圣人疾夫饱食而怠惰之深也。又曰：“吾不试故艺。”试，用也。夫艺者，不独总多能，第以其无用于代而穷愁时有所述耳。八年夏南行极岭峽，暇日泷舟传其所闻而载之，故曰《传载》。虽小说，或有可观，览之而喁而笑焉。

杜河南兼常聚书至万卷，每卷后必有自题云：“清俸写来手自校，汝曹读之知圣道，坠之鬻之为不孝。”

阳道州城之为朝士也，家苦贫，常以木枕布衾质钱数万，人争取之。

苏州开元寺东有陆氏世居，门临河渚，有巨石块立焉。乃吴陆绩为郁林郡守，罢秩泛海而归，不载宝货，舟轻，用此石重之，人号郁林石。陆氏自绩及裔孙国朝太子少保充公，犹保其居。今子孙渐削其居，十不存一焉。

费县西漏泽者，漫十数里。岁时雨降即泛溢自满，蒲鱼之利，人实赖焉。至白露应节前后一夕，即一空如扫焉。信殊异也。

李忠公之为相也，政事堂有会食之床。吏人相传，移之则宰臣罢。不迁者五十年。公曰：“朝夕论道之所，岂可使朽蠹之物秽而不除？俗言拘忌，何足听也！以此获免，余之愿焉。”命彻而焚其下，铲去聚壤十四畝。议者称正焉。

杜太保宣简公，大历中，有故人遗黄金百两。后三十年为淮南节度使，其子投公，取其黄金还，緘封如故。

赵郡三相，元和中每房一人同时为相，皆第三。即司徒吉甫、司空绛、华州刺史藩。

天宝中，有书生旅次宋州。时汧公勉少年贫苦，与书生同店。而不旬日，书生疾作，遂至不救。临绝，语公曰：“某家住洪州，将于北都求官，于此得疾且死，其命也。”因出囊金百两，付公曰：“某之仆使无知有此者，足下为我毕死事，余金奉之。”李公许为办事。及毕，密置金于墓中而同葬焉。后数年，公尉开封，书生兄弟赍洪州牒来，果然寻生行止。至宋州，知李为主丧事，专诣开封，诘金之所。公请假至墓所，出金以付之焉。

韦献公夏卿有知人之鉴，人不知也。因退朝于街中逢再从弟执谊、从弟渠牟、丹，三人皆第二十四，并为郎官。簇马良久，献公曰：“今日逢三二十四郎，辄欲题目之。”语执谊曰：“汝必为宰相，善保其末耳。”语渠牟曰：“弟当别奉主上恩而速贵为公卿。”语丹曰：“三人之中，弟最长远，而位极旄钺。”后竟如其言。

杜亚为淮南，竞渡采莲龙舟锦缆绣帆之戏费金数千万。于顿为襄州，点山灯，一上油二千石。李昌夔为荆南，打猎，大修妆饰。其妻独孤氏亦出女队二千人，皆著红紫锦绣袄子。此三府亦因而空耗。

汝南袁德师，故给事高之子，尝于东都买得娄师德故园地起书楼。洛人语曰：“昔曰娄师德园，今乃袁德师楼。”

兴元元年十月戊辰，始诏中官窦文场监神策军左厢兵马，马有麟为左神策大将军。神策监军将军之始也。贞元十二年六月乙丑，始以窦文场为左神策护军中尉，霍仙鸣为右神策护

军中尉，其日又以张尚进为神武中护军。左右辟仗使之始也。

建中初，关播为给事中，以诸司胥吏为弊颇多，播议用士人掌之。

弘农杨氏居东都者，承四太尉之后。世传黄雀所衔玉环，至天宝，为杨国忠所夺，今不知所在。

张守珪，陕州平陆人，自幽州入覲，过本县，见令李杭，申桑梓之礼。见陕尉李冕桎梏，令众冤呼。张公曰：“困危之中，岂能相救？”至灵宝，便奏兖州判官。冕后至宰相。

贞元中，张茂宗所尚义章公主赠郑国公主，谥为庄穆；韦宥所尚故唐安公主赠韩国公主，谥为贞穆。所司择日册命。国朝已来公主即有追封者，未有加谥者。公主追谥，自此始也。

徐尚书晦、沈吏部传师，徐公嗜酒，沈公善餐。杨东川嗣复尝云：“徐家肺，沈家脾，真安稳耶！”

有士人平生好食爇牛头。一日忽梦其物故，拘至地府酆都狱，有牛头在旁。其人了无畏惮，仍以手抚其头云：“只者头子大堪爇食。”牛头人笑而放回。○在旁、其头、牛头人，《广记》二百五十并作阿旁。

元和中，郎吏数人省中纵酒，语平生各爱尚及憎怕者。或言爱图画及博弈，怕妄与佞。工部员外汝南周愿独云：“爱宣州观察使，怕大虫。”

贞元中，禁未仕不得乘大马。有人言于执政：“大马甚多，货不得。举人不得骑，当尽为河北节制所得耳。”

陆鸿渐嗜茶，撰《茶经》三卷，行于代。常见鬻茶邸烧瓦瓷为其形貌，置于灶釜上左右为茶神，有交易则茶祭之，无则以釜汤沃之。

高祖之制,凡出将赐旌节专征,行军有大总管之号也。

高祖之制,镇君有大都督之号。

玄宗之初,为节度大使节度之号。

凡皇太子、亲王统军,中有元帅府之制。

宰相遥领节度使,自牛仙客始也。

开元九年,命宗正寺官寮并以宗子为之。

唐制:男子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为丁,六十为老。

赋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税,三曰役,四曰徭。凡丁,岁输粟二石。凡调,随乡土所产绢绫绝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麻三斤。凡役,岁二旬,闰加二日。

至德元年三月,方以侍御史文叔清为宣谕使,许人纳钱授官及明经出身。

至德二年,敕以僧及道士入钱自度有差。

乾元元年七月,铸钱使第五琦奏请铸乾元钱,每贯重二十斤,一文当五十。宝应元年,以盗铸日甚,物价腾贵,咸称非便。减重轮钱以一当三十。

乾元二年,御史中丞元载为江淮五道租庸使,高户定数征钱,谓之白著榷酤。

至德元年,敕天下州县量定酤酒,随月纳税。建中二年,更加青苗。大历中,初税每亩十文,三年加五文。敕以御史大夫充使,其后割归度支。

卢中丞迈有宝琴四,各直数十万。有寒玉、古磬、响泉、和志之号。

李河南素替杜公兼。时韩吏部愈为河南令,除职方员外归朝。问前后之政如何,对曰:“将兼来比素。”

李相国程执政时，严蕃、严休皆在南省。有万年令阙，人多属之，李公云：“二严不如蕃。”○《广记》百七十四作“二年不知蕃”。

豆卢署少年旅于衢州，梦老人云：“君后二十年为牧兹郡。”已果为衢州，于所梦之地立征梦亭。

郑滁州昞于曲江见令史醉池岸，云：“更一转即入流矣。”

白宾客居易云：“忠州有荔枝一株，槐一株。自忠之南更无槐，自忠之北更无荔枝。”

贾至常侍平生毁佛。尝假寐厅事，忽见一牛首人，长不满尺，携小锅而燃薪于床前。公惊起而讯之，对曰：“所谓羹汤者，罪其毁佛人。”公曰：“小鬼何足畏耶？”遂伸足床下。其汤沸，忽染于足，涌然而上。未几，烘烂而卒。

乌江有项羽系乌骓树，历千余年尚郁茂。建中年中，县令张勤厌宾客观游，令伐却。至今兹地独不生草。

李镇恶即赵公峤之父，选授梓州郫县令。与友人书云：“州带子号，县带妻名，由来不属老夫，并是妇儿官职。”

刘巨麟，开元中为广州刺史，弟仲邱为丽政殿学士，兄弟友爱。有罗浮道者为巨麟合丹剂，将分半以遗仲邱，命刀中破之，分铢无差焉。

萧功曹颖士、赵员外骥，开元中同居兴敬里肆业，共一靴，久而见东郭之迹。赵曰：“可谓驶于道路矣。”萧曰：“无乃禄在其中。”

苏州洞庭，杭州兴德寺，房太尉瑄云：“不游兴德、洞庭，未见山水。”

寿安县有喷玉泉、石溪，皆山水之胜绝也。贞元中，李宾客洞为县令，乃划翳荟，开径隧，人方闻而异焉。太和初，博陵崔蒙为主簿，标堠于道周，人方造而游焉。

颜太师鲁公刻名于石，或置之高山之上，或沉之大洲之底，而云：“安知不有陵谷之变耶？”

独孤常州及末年尤嗜鼓琴，得眼疾，不理，意欲专听也。

曲阜县先圣庙前有数株古柏，亦传千余岁，其大十围。潘华为兖州，军食贫穷，无以结四方之信。华遂命伐之，裁为简册，刻为器皿，以行饷云。

张文贞公第某女嫁卢氏，尝为舅卢公求官，候公朝下而问焉。公不语，但指搗床龟而示之。女拜而归室，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

开元东封，有太原人于伯陇者，年一百二十八岁，精爽不昧。其子已卒，两孙随之，各年七八十矣。自北乘诣阙引见，上劳之：“老人无拜礼。”伯陇曰：“臣，神尧皇帝之臣也。荏苒岁月，得至今日，复事郎君，臣之幸矣。郎君明圣，功成封岳，不以昏老，千里而来。”上笑而悯之，乃赐紫袍牙笏，及优恤有加。伯陇自言隋仁寿年生，说大业末事，了然可见。

李右丞虞年二十九为尚书右丞，至五十九又为尚书右丞。

元和十五年，辛邱度、邱紆、杜元颖同时为拾遗，令使分直故事，但举其姓曰：“辛邱杜当入。”

萧功曹颖士尝出灞桥，道左逢一老人，眉发皓白，状骨甚奇古。萧甚异之。老人瞻顾，萧因问之。老人云：“公似吾亡友耳。”萧固请言之。老人曰：“吾与鄱阳王恢善，君甚类之。”乃颖士六代祖。萧问其所来，不应而去。

洛阳金谷去城二十五里。晋石崇依金谷为园苑，高台飞阁，余址隐磷。独有一皂荚树甚大，至今郁茂。

郑公审，开元中为殿中侍御史，充馆驿使。令每传舍立辰堠，自公始也。

润州金坛县，大历中北人为主簿，以竹筒赍蝎十余枚，置于厅事之柳树。后遂孳育至百余枚，为土气所蒸而不能螫人。南民不识，呼为主簿虫。

开元中，进士第唱于尚书省。其策试者并集于都堂，唱其第于尚书省。有落去者，语云：“两两三三戴帽子，日暮但候吟一声，长安竹帛皆枯死。”

开元中，吏部侍郎被宁王宪嘱亲故十人官，遂诣王请见，云：“十人之中有商量去者乎？”王云：“九人皆不可矣。一人某者听公。”吏部归，九人皆超资好官，独某者当时出，云：“据其书判，自合得官，缘嘱宁王，且放冬集。”

昆山县遗尺潭，本大历中村女为皇太子元妃，遗玉尺，化为龙，至今遂成潭。

洛东龙门香山寺上方，则天时名望春宫。则天常御石楼坐朝，文武百执事班于外而朝焉。

永和中，有判太常寺行事礼官祭圜丘，至时不到，云：“太常大寺，实曰伽蓝；圜丘小僧，不合无礼。”

沙堤起天宝三年，因萧京兆炅奉请于要路筑甬道以通车骑，而覆沙其上。

天宝中，乐章多以边地为名，若《凉州》、《甘州》、《伊州》之类是焉。其曲遍繁声名入破，后其地尽为西番所没，其破兆矣。

高平徐弘毅为弹侍御史，创一知班官，令自宣政门检朝官之失仪者，到台司举而罚焉。有公卿大僚令问之曰：“未到班行之中，何必拾人细事？”弘毅报之曰：“为我谢公卿，所以然者，以恶其无礼于其君。”

裴仆射遵庆二十入仕，裹折上巾子，未尝随俗样。凡代之

移易者五六，而公年九十，所裹者犹幼小时样。今巾子有仆射样。

韩太保皋生知音律，尝观客弹琴为《止息》，乃叹曰：“妙哉！嵇生之音也！为是曲也，其当魏晋之际乎？《止息》与《广陵散》同出而异名也。其音主商，商为秋声，天将肃杀，草木摇落，其岁之晏乎？此所以知为魏之季也。慢其商弦与宫同音，是臣夺其君之位乎？此所以知司马氏之将篡也。广陵，维扬之地。散者，流亡之谓也。扬者，武帝后之姓也。言杨后与其父骏之倾覆晋祚也。止息者，晋虽兴终止息于此。其音哀愤而噍杀，操蹙而惨痛，永嘉之乱其应乎？此叔夜撰此，将贻后代知音，且避晋祸，托之鬼神。史氏非知味者，安得不传其谬也欤？”

韩太保皋常言：“《洪范》五福，独不言贵者，贵近于高危。福之自至犹警动，奈何枉道邀之？”

李西平晟之为将军也，尝谒桑道茂，云：“将军异日为京兆尹，慎少杀人。”西平曰：“武夫岂有京兆尹望乎？”后兴元收复，西平兼京兆。时道茂在俘囚中，当断之际，告西平曰：“公忘少杀人之言乎？”西平释之。○末四字，据《广记》二百二十三补。

韩太保皋之为御史中丞京兆尹，常有所陈，必于紫宸对百僚而请，未尝诣便殿。上谓曰：“我与卿言于此不尽，可来延英。”议及大政，多匡益之。亲友咸谓公曰：“自乾元以来，群臣启事皆诣延英方得详尽，公何独于外庭对众官以陈之，得无不慎密乎？”公曰：“御史，天下之平也。摧刚直枉，惟在公，何在不可令人知之？奈何求请便殿，避人窃语以私国家之法？且延英之置也，肃宗皇帝以苗晋卿年老艰步，故设之。后来得诣便殿，多以私自售，希旨求宠，干求相位，奈何以此为望哉？”

张秘书荐自筮仕至秘书监常带使职，三入蕃，竟歿于赤岭外。

韦崖州执谊自幼不喜闻岭南州县。拜相日，出外舍，见一州郡图，迟回不敢看。良久，临起，误视，乃崖州图也。竟以贬终。

王河南维，或有人报云：“公除右辖。”王曰：“吾居此官，虑被人呼为不解作诗王右丞。”

阳道州城未尝有所蓄积，惟所服用不可阙者。客称其物可佳可爱，公辄喜，举而授之。有陈苕者，候其始请月俸，常往称其钱帛之美，月有获焉。

韦中书处厚在开州也，尝有李潼、崔冲二进士来谒，留连月余日。会有过客西川军将某能相术，于席上言李潼三日内有虎厄。后三日，相君与诸客游山寺，自上方抵下方，日已暮矣。李先下，崔后来，冲大呼李云：“待冲来！待冲来！”李闻“待冲来”声，谓虎至矣，颠蹶坠下山址，绝而复苏，数日方愈。及军将回，谓李曰：“君厄过矣。”

苏给事岱，建中末，为太常博士。遇朱泚乱，将赴行在。夜行山谷，常有二烛前导，危险毕见。既过，烛然后灭。岂忠愤所感耶！

李龟年、彭年、鹤年兄弟三人，开元中，皆有才学盛名。鹤年诗尤妙唱渭城，彭年善舞。龟年善打羯鼓，玄宗问：“卿打多少杖？”对曰：“臣打五千杖讫。”上曰：“汝殊未，我打却三竖柜也。”后数年，有闻打一竖柜，因赐一拂杖羯鼓后卷。流传至建中三年，任使君又传一弟子，使君令取江陵漆盘底泻水卷中，竟日不散，以其至平。又云：“卷人鼓只在调竖慢。此卷一调之后，经月如初。”今不知所存。

安邑县北门，县人云有一蝎如琵琶大，每出来不毒人，人犹是恐其灵，闭之积年矣。

泾州将郝玘，自贞元末及元和中，数于泾州擒杀西人。及筑临泾城，西戎畏之。赞普铸一金郝玘，号曰：“有能得玘者，赐金玘焉。”

建中中，李希烈攻汴州城陷，用百姓妇女辘重以实壕堑，谓之湿稍。

窞参之作相也，用从父弟申为耳目。每除吏，先言于申，申告人，故谓窞给事为喜鹊。

同州唐女寺有盗帅董太宫之漆身，后有盗者皆来拜祝，有至鸣祝者。今漆足背口牙。

襄州汉皋庙，本为解珮于汉皋之义，今为汉高祖，误也。

陕州平陆县主簿厅事西序楣，有隋房公、杜公仁寿九年十二月题玄龄、如晦题处。房年二十三，杜年二十六。今移在使府食堂之梁。

杨京兆凭兄弟三人皆能文学，甚攻苦。或同赋一篇，共坐庭石，霜积襟袖，课成乃已。

李愿司空兄弟九人，四有土地。愿为夏州、徐泗、凤翔、宣武、河中五节度，宪为江西观察、岭南节度，愬为唐邓、襄阳、徐泗、凤翔、泽潞、魏博六节度使，听为夏州、灵武、河东、郑滑、魏博、邠宁、凤翔七节度。一门登坛授钺无比焉。

于良史为张徐州建封从事，每日吟曰：“出身三十年，发白衣仍碧。日暮依朱门，从未染袍赤。”因为之奏章服焉。○首十一字原与前辛邱杜条首二十四字错简互误，据唐语林、广记百七十四校正。

河南广武山有流桂泉，史思明于其上立汉高庙。

茅山下泊宫茅君炼丹井，香洁不受触，曾有修宫工人获知

取水煮肉，良久不熟。

宝历中，亳州云出圣水，服之愈宿疾，亦无一差者。自洛已来，及江西数郡中人，争施金货衣服以饮焉，获利千万，人转相惑。李赞皇德裕在浙西也，命于大市集人置金，取其水，于市司取猪肉五斤煮，云：“若圣水也，肉当如故。”逡巡肉熟烂。自此人心稍定，妖者寻而败露。

朗州武陵山有人换骨匣，每年若大风雨，望峭壁即有新者。

泽州长平即白起坑赵卒故地，开元中诏为省冤谷。至今天气长阴，有泉色赤，于其下立丹井碑。

湖州德清县南前溪村，前朝教乐舞之地。今尚有数百家，尽习乐，江南声妓多自此出。所谓“舞出前溪”者也。

终南山有湫池，本咸阳大洲，一夜忽飞去。所历皆暴雨，与鱼俱下，大者至四五尺，小者不可胜计，遂落终南山中峰。水浮数尺，纵广一里余，色如黛黑，云雨常自中出，焦旱祈祷无不应焉。山僧采樵，时见群龙瀹灏其中。

昭应庆山，长安中从河朔飞来。夜过，闻雷声如疾风，○《广记》三百九十七作有声如雷，疾若奔马。土石乱下，直坠新丰西一村，百余家因山为坟。今于其上起持国寺。

魏齐公元忠少时曾谒张憬藏，待之甚薄，就质通塞，亦不答。公大怒曰：“仆不远千里裹粮求见，非徒行也，意必谓明公有以见教，而含木石不尽勤勤之意何耶？且穷通贵贱，自属苍苍，何与公焉！”因拂衣而去。憬藏遽起言曰：“君之相禄，正在怒中。”后位极人臣。

解县盐池，当安史时水忽淡，釜輿反正复如故。

上都崇圣寺有徐贤妃妆殿。太宗曾召妃，久不至，怒之，

因进诗曰：“朝来临镜台，妆罢暂徘徊。千金始一笑，一召讵能来？”

汉中王瑀为太常卿，早起朝，闻永兴里人吹笛，问：“是太常乐人否？”曰：“然。”已后因阅乐而挹之，问曰：“何得某日卧吹笛？”又见康昆仑弹琵琶，云：“琵琶声多，瑟声少，亦未可弹五十四丝大弦也。”自下而上谓之琵琶，自上而下谓之瑟。

裴延龄尝怒李京兆充云：“近日兼放髭须白，犹向人前作背面。”

薛汝丹家在南岳，常与一僧知闻。其僧每年以香炼顶供养佛，至八十余终。后岁余，有州民生一子，色貌绝殊，而顶甚香，十步之外，人皆慕之。生不食鱼肉，数岁出家，为南岳高行律师焉。

王藻、王素，贞元初应举，名皆第十四。每诣通家称王十四郎，或问曰：“藻也？素也？”

常相袞为礼部判杂文榜后云：“旭日登场，思非不锐；通宵绝笔，恨即有余。”所以杂文入选者常不过百人。鲍祭酒防为礼部帖经落人亦甚。时谓之“常杂鲍帖”。

左右常侍与给谏同。厨人进鲜菌于给谏，问云：“莫有毒否？”厨人答曰：“常侍已尝了。”

乾元中，太子左赞善大夫吕旬母张氏年八十八，以旬久不归，愈思念之。忽觉左乳长汁流出，顾谓孙郾：“汝父即来也。”不十日，旬遂至。

至德初，当安史乱，河东大饥，忽然荒地十五里生豆谷。及扫却又复生，约得五六千石。其米甚圆细复美，人赖焉。

开元、天宝之间，传家法者崔沔之家学，○三字原脱，据《唐语林》补。崔均之家法。

泓师云：“长安永宁坊东南是金盞地，安邑里西是玉盞地。”永宁为王太傅鐔地，安邑为马北平燧地。后王、马皆进入宫。王宅累赐韩令弘及史宪诚、李载义等，所谓金盞破而成也；马燧为奉诚园，所谓玉破而不完也。

常相袞之在福建也，有僧某者善占色，言事若神。相国惜其僧老，命弟子就学其术。僧云：“此事有天性，非可造次为传。某常于相君左右见一人可教。”遍召，得小吏黄彻焉。相命就学。老僧遂于暗室中置五色彩于架，令视之，曰：“世人皆用眼力不尽，但熟看之。”旬后，依稀认其白者。后半载，看五色即洞然而得矣。命之曰：“以若暗中之视五彩，回之白昼占人。”因传其方诀，且言后代当无加也。李忠公吉甫云：“黄彻之占，袁、许之亚次也。”

礼部刘尚书禹锡，与友人三年同处，其友人云：“未尝见刘公说重话。”

唐公临性宽仁，多慈恕。欲吊丧，令家童归取白衫，童仆误持余衣，惧未敢进。临祭，公谓之曰：“今日气逆，不宜哀泣，向取白衫且止之。”又令煮药，不精，潜觉其故，又谓曰：“今日阴晦，不宜服药，可弃之。”终不扬其过也。

唐皎，贞观中为吏部。先时选集四时，随到即补。皎始请以冬时大集，终季春而毕，至今行之。

徐大理宥少为蒲州司法参军，为政宽仁。吏感其恩信，递相约曰：“若犯徐司法杖，必斥罚。”终官不杖一人。

颜鲁公真卿为监察御史，充河西陇右军覆充交兵使。五原旱，有冤狱，狱决乃雨，郡人呼为御史雨。

德宗问李汧公勉：“人云卢杞是奸邪，何也？”勉曰：“人皆知之，陛下独不知，此所以为奸邪也。”

李希烈跋扈蔡州时，卢杞为相，奏颜鲁公往宣谕之，而谓颜曰：“十三丈此行出自圣意。”颜曰：“公先中丞面上血，某亲舌舐之，乃忍以垂死之年饵于虎口！”杞闻之，踣焉。卢即是御史中丞奕之子。

南蛮清平官，犹国家之宰相也。元和中，有邓旁来庭，宰臣问之：“公名旁，其何意乎？”对曰：“亦犹大朝之刘宗经矣。”

苏户部并、刘常侍伯刍，皆聚书至二万卷。

河南冯宿之三子陶、韬、图，兄弟连年进士及第，连年登宏词科，一时之盛，代无比焉。当太和初，冯氏进士及第者，海内十八，而公家兄弟叔侄八人。

李相国程为翰林学士，以阶砖日影为入候。公性懒，每入必逾八砖，故号为八砖学士焉。

永州龙兴寺乃吴军司马蒙之故宅。僧怀素善草隶，尝浚井，得军司马印，文字不灭，雕刻如新。怀素每草书，用此为志。

英公贵为仆射，其姊病，必亲为粥，火燃辄焚其髭。姊曰：“仆妾多矣，何为自苦？”勣曰：“岂无人耶？顾今姊年老，勣亦年老，虽欲久为姊粥，复可得乎？”

英公尝言：“我年十二三时为无赖贼，逢人则杀。十四五时为难当贼，有所不愜者杀之。十七八时为好贼，上阵杀人。年二十便为天下大将军，用兵以救人死。”

尉迟敬德性饶宽而尤善避槊。每军骑入阵，敌人刺之终不能中，反夺其槊以刺敌人。海陵王元吉闻之不信，乃令去槊刃以试焉。敬德曰：“饶王著刃，亦不畏伤。”元吉再三年来刺，既不少中，而槊皆被夺去。元吉力敌十夫，大惭恨。太宗之御宴

建德，谓尉迟公曰：“寡人持弓箭，公把长枪，二人相副，虽百万众亦无奈。”乃与敬德驰至敌营，叩其军门大呼曰：“大唐秦王！能敌来，与汝决！”追骑甚众，不敢御。

窦建德之役，既阵未战。太宗见一少年骑驄马，铠甲鲜明，指谓尉迟公曰：“彼所乘马真良马也！”言之不已。敬德请取之，帝曰：“轻敌者亡。脱以一马陨公，非寡人愿。”敬德自料攻之万全，乃驰往，并擒少年而返，即王世充之兄子伪代王琬。宇文士及在隋亦识之，是马实内厩之良马也。帝欲旌其能，并以赐之。

太宗将征辽，卫公病不能从。帝使执政已下起之，不起。帝曰：“吾知之矣。”明日驾临其第，执手与别。靖曰：“老臣宜从。但犬马之疾，日月增甚，恐死于道路，仰累陛下。”帝抚其背曰：“勉之！昔司马仲达非不老病，竟能自强，立勋魏室。”靖叩头曰：“请舆，病行。”至相州，疾笃，不能进。

驻蹕之役，高丽与靺鞨合军四十里，太宗有惧色。江夏王进曰：“高丽倾国以拒王师，平壤之守必弱。请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则千万之众不战而降。”

借商：建中二年，京师及江淮借商钱物。

省官：建中三年，天下州县各省一官。乾元四年，敕下注额内官。元和六年，又减州县官。

除陌：建中四年，敕天下州县市买交关每贯五十文纳官。

间架：建中四年，户部侍郎赵瓚奏天下州县屋宇间架率算钱有差。

沙门一行，开元中尝奏玄宗云：“陛下行幸万里，圣祚无疆。”故天宝中幸东都，庶盈万数。及上幸蜀，至万里桥，方悟焉。

天宝中，天下无事，选六宫风流艳态者，名花鸟使，主宴。

玄宗幸蜀，天厩八骏，其七尽毙于栈道，惟一云骅存焉。德宗幸梁，亦充御马。

五台山北台下有青龙池，约二亩已来，佛经云禁五百毒龙之所。每至盛午，昏雾暂开，比丘及净行居士方可一观。比丘尼及女子近，即雷电风雨，当时大作。如近池，必为毒气所吸，逡巡而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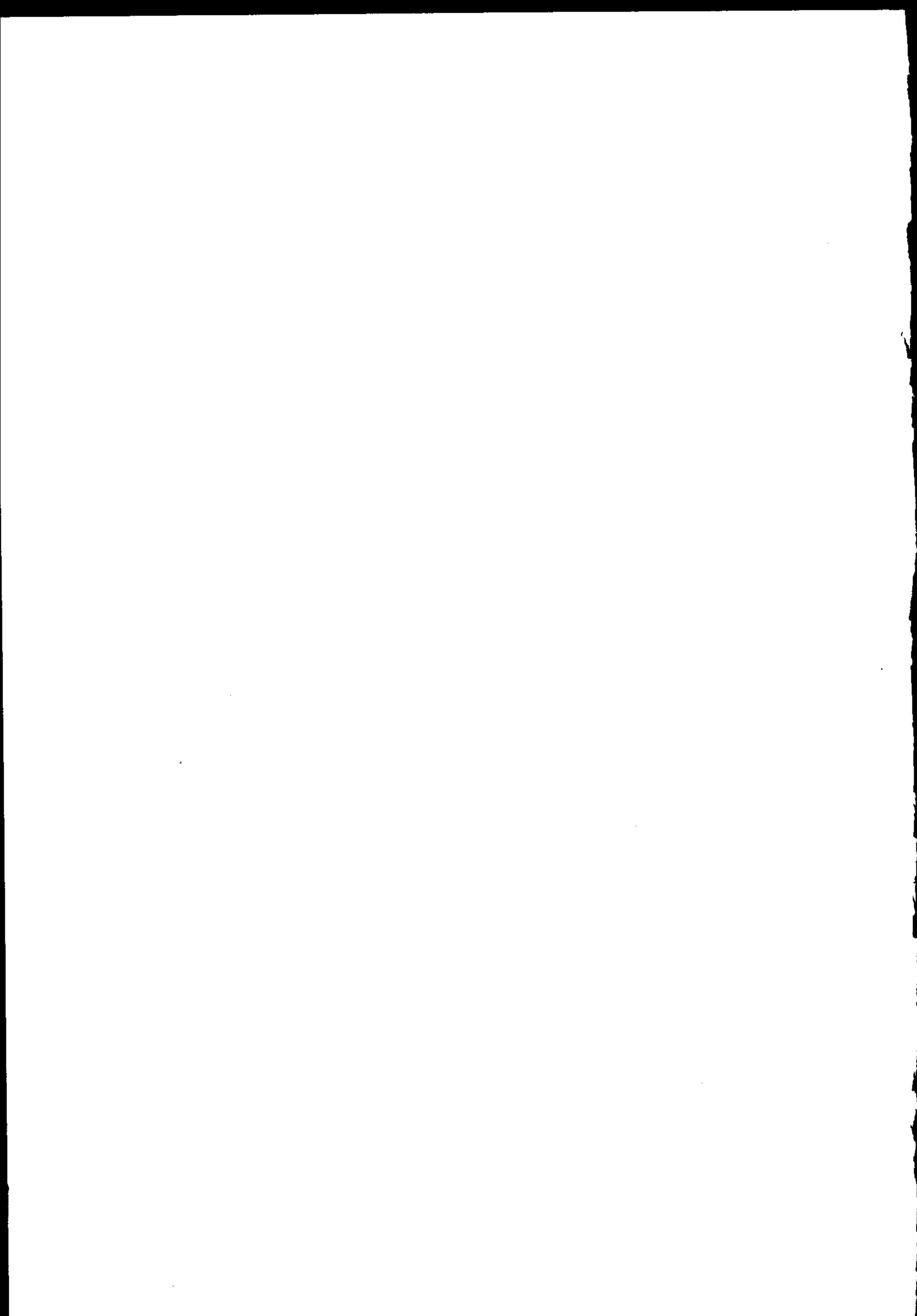
韦献公夏卿不经方镇，唯止于东都留守。郡吏八人，而路公隋、皇甫崖州搏，皆为宰相；张尚书贾、段给事平仲、卫大夫中行、李常侍翱、李谏议景俭、李湖南词，皆至显官；亦名知人矣。

李西台文献公避暑于青龙寺，梦戴白神人云：“昔尹氏相宣王，致中兴；君男亦佐中兴，君宜以吉甫名之。”

李相国忠公，贞元十九年为饶州刺史。先是郡城之东，四牧故府，废者七稔。公莅止后，命启籥而居之。郡吏以语怪坚请，公曰：“神实正直，正直则神避；妖不胜德，德失则妖兴。居之在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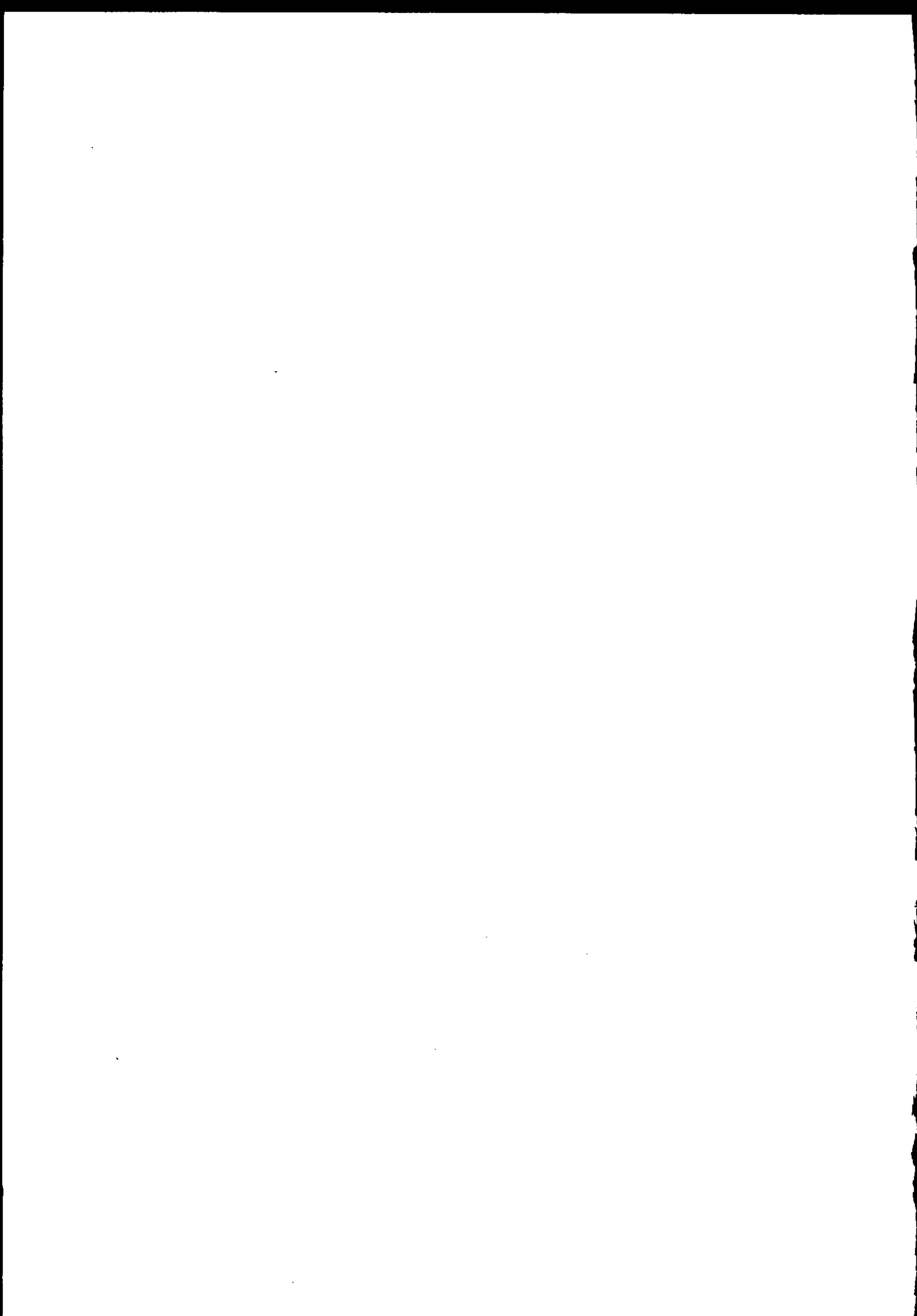
《唐志·杂史类》：《传载》一卷。不著撰人名氏。检《太平广记》引《传载》文，悉见今《大唐传载》，则《唐志》著录者即此也。《唐语林》、《近事会元》亦颇引用，字句间有异同。惟《广记》二百一引陆鸿渐事，二百七十八引豆卢署事，并多至百二三十字，疑原书已佚，此系后人删节之本。然如颜鲁公条“五原有冤狱”下，《广记》百七十二引有“久不决真卿力辨之天久及”十一字，而《唐语林》亦脱去，则知此本单行已久矣。今无别本可校，止据诸书所

引，讹者正之，阙者补之，两通者因之，以存唐人小说之一云尔。熙祚。



独异志

[唐]李冗 撰
萧逸 校点



校点说明

据张永钦、侯志明点校本《独异志》，前录明嘉靖抄本《独异志》有自序云：“《独异志》者，记世事之独异也。自开辟以来迄于今世之经籍□□耳目可见闻，神仙鬼怪，并所摭录。然有记载所繁者俱□□不量虚薄，构成三卷。愿传博达，所贵解颜耳。”此序是否即为原貌，不可考知，但对《独异志》一书的旨意是说得很清楚的：它是记“世事之独异”者，摭录“经籍□□耳目可见闻”者，并及“神仙鬼怪”之事；写作的目的是要“愿传博达，所贵解颜”。因此全书所记，均为世间怪怪奇奇之异事，且不说“文王四乳，皋陶鸟喙，尧眉八彩，汤臂四肘，禹耳三漏”之类，即使记当时事，也充满神秘怪异色彩。其中有些记载，在未发现新的古佚书之前，其出处可以说是最早的，如女娲兄妹结为夫妇事，乐昌公主破镜重圆事等，均为后世民俗学家、小说戏曲家取资。有些故事则可看作是由起源至后世传说及小说戏曲之中间环节，如“子产闻哭察奸”条等。全书文笔简练，承六朝志怪余绪。

《独异志》作者，明抄本所录自序署作“前明州刺史赐紫金鱼袋李元纂”，但正史未见有关李元的记载。考《全唐文》卷八〇六及四明方志，咸通六年有“李伉”者任明州刺史。于是较多学者认为李伉即为《独异志》作者。此外各种著录及书目中将作者署为“李元”、“李元”、“李元”等等，都难以下最后的结论。此次校点整理，仍以《稗海》本所署，著者暂定作“李元”，其经历则仅知其曾官明州刺史。

《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均著录《独异志》十卷，今传明抄本、《稗海》本、《四库》本均作上中下三卷。何时散佚，不得而知。

今以《稗海》本为底本，校以《四库》本及《太平广记》等有关条目，并据张永钦、侯志明校本所引明抄本异文参校。至于补漏辑逸，暂付阙如。

目 录

卷上	(906)
卷中	(923)
卷下	(939)

独异志卷上

伊尹无父，生于空桑中。禹妻化为石，后剖腹而生启。老君耳长七尺，在母腹中八十一年，剖左胁而生，及生，鬓发皓白。徐偃王无骨而有圣德，刘邕好食人疮痂，文王四乳，皋陶鸟喙，尧眉八彩，汤臂四肘，禹耳三漏。离娄察见秋毫于十里之外，卫臣弘演开己腹，纳懿公之肝。周穆贵为天子，车辙马迹遍于天下，凡游行一亿一万里。

海若居海岛，每至八月，即有流槎过，如是累年不失期。其人赍粮乘槎而往，及至一处，见有人饮牛于河，又见织女，问其处，饮牛之父曰：“可归问蜀严君平，当知之。”其人归，诣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斗牛，计时即汝也。”其人乃知随流槎至天津。

娥皇、女英从舜巡狩，行及湘川，闻舜崩于苍梧，泣下，泪洒湘川之竹，皆成斑文。

公孙吕面长三尺，阔三寸，为卫国贤臣。

汉赵伯翁尝昼寝，群孙戏其腹上，内七李于脐中。李至烂流汁出，其家谓其将死，后李核出而无患。

刘曜字永明，须百茎，皆长五尺。

汉中山靖王胜，有男女一百人，其后子孙流衍，于今问之，皆刘裔。

后周独孤信三女为后，各生周、隋、唐一朝天子。长生周武帝，次生隋炀帝，次生唐高祖。

汉昌邑王贺即位二十七日，积恶凡一千四百二十七条，为霍光所废。

项羽每叱咤，万人手足皆废。

晋宣王司马懿，自顾见背。

隋有麦铁杖，一夕行一千百里。夕发洛阳，往宋州为盗，及明却返。宋人因见其所盗之物者，执麦告之，为吏所劫，乃承愆。

淮南程幹，本富人，三年间为水火焚荡俱尽。妻茅氏，连八年孳生十六子，相持行乞于市。

梁武帝贵为天子，三舍身为同泰寺奴。

唐郭子仪授中书令，考二十四考，月入俸钱二万贯，官供二千人，熟食马料五百石。

郭太后贵极，绵联八朝帝王：代宗外孙，德宗外甥，顺宗新妇，宪宗皇后，穆宗之母，敬宗、文宗、武宗三宗祖母。

李广利拔佩刀刺山石，泉涌。

东汉孟业，身重千斤，故帝疑其自重，乃以大秤悬栋间，业启曰：“陛下秤上秤臣，请秤之；虽肉重千斤，而智无一两。”

于宝母妒，当葬父时，潜推一婢于墓中。十余年后母亡，与父合葬，开墓，婢伏于棺上，久而乃生，问之如平昔之时，指使无异。

唐初僧玄奘至西域取经，入维摩诘方丈室。及归，将书年月于壁，染翰欲书，约行数千百步，终不及墙。

唐柳子昇妻郑氏，无疾而终。临卒时告子昇曰：“不离君之身，后十八年更与君为亲。”已而子昇年近七十，再娶于崔氏，或多省前生之事，后产一男而卒。

前凉张轨时，抱罕令严根妾产，同夕产一女、一龙、一鸷。

贾弼之夜梦一人，面貌极醜丑。谓弼之曰：“思以易之可乎？”梦中微有所诺，及觉，临镜大惊，一如梦中见者。左右家人见之，皆奔走。其所异者，两手各执一笔，书之于纸，俱有理例，徐说之亲戚，然后乃信。

魏建凌云阁既成，匠人误钉其额，文帝乃令车绳引上，韦诞题三字而下，顷刻之间，头须皓白。

晋赵末年八岁，一夕异长，身長八尺，髭须满颌，三日而死。

唐惠卿荆州庭中有橘树，其末有一实甚大，独异之。由是会宾客，摘而将食，乃剖之，有一赤蛇蟠于其中矣。

德宗朝有戴竿三原妇人王大娘，首戴十八人而行。

韶阳有一人牧牛，一旦牛舐其臂，而色皎白。此人乐之，即袒其体，令牛遍舐，皆白。其人数日间暴卒。其家恨杀此牛，召村社同食之，凡食者数十人，一夕同卒。

羿烧仙药，药成，其妻姮娥窃而食之，遂奔入月中。

《山海经》有大耳国，其人寝，常以一耳为席，一耳为衾。

贾耽为滑州节度，酸枣县有俚妇，事姑不敬。姑年甚老，无双目。旦食，妇以食裹纳犬粪授姑，姑食之，觉有异气。其子出远还，姑问其子：“此何物，向者妇与吾食。”其子仰天大哭，有顷雷电发，若有人截妇首，以犬续之。耽令牵行于境内，以告不孝者，时人谓之狗头新妇。

天后朝，工人安金藏保中宗不反，乃自持刀开腹明之，五脏坠地。后遣医工复内入腹，以桑皮细针缝合，经夕复生。玄宗即位，追封代国公。

有娥简狄氏，吞鸟卵而生后稷。

东汉陆续，岁饥，太守施贫者食，既毕问之，凡赐六百人，

言其姓名,无一参差。

吴王阖闾死,埋剑客三千以为殉葬。

汉武钩弋夫人姓赵氏,手本拳,帝纳后以手伸之,遂展。

王献之常为写《祭晋元帝庙祝文》版,墨入木深八分。

王戎视日睛不眩。

廉颇食,尽米一斗,肉一斤。

陶侃,有相者视其手策文上指,谓曰:“策文到指上为三公,贵不可说。”侃以针刺之通指,因血出,洒墙为公字。

唐大历中,河南尹相里造刑洛阳尉苗登,有尾长二尺余。

《神异经》有李子昂,长七寸,日行千里,一旦被海鹄所吞,居鹄腹中,三年不死。

殷纣为糟丘酒池,广可以泛舟。

张少平妻田氏,少平卒后,累年寡居。忽梦一人自天而下,压其腹,因而怀孕。乃曰:“无夫而孕,人闻弃我也。”徙于代,依东方,五月朔旦生一子,以其居代东方,名之东方朔。或言岁星精,多能,无不该博。

蜀先主刘备,自见其耳。

邹衍吹律,能变寒谷生禾黍。

京房吹律易姓,本李氏,因吹律知名,乃改京耳。后弃市。

牛哀病三月,化而为虎,遂食,其虎复化为人。当其为虎时,不知其为人;及其为人,又不知其为虎。

申包胥哭于秦廷,七日七夜不食,乞兵救楚。秦感之,乃假兵救之。

后周有一人姓陈氏,二十而娶妻,妻亦齐年。至四十,儿女又各生孙,孙复生子,子复生孙,相承百年内,其子孙盈数百人。老少悉为炀帝征辽所杀。

东汉灵帝时，有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

灵帝时，洛阳女子生时两头四臂。

魏文帝尝著《典论》云：“天下无切玉刀、火浣布。”俄而外国进此二物，文帝遂毁《典论》。

古有女木兰者，代其父从征，身备戎装，凡十三年，同伙之卒不知其是女儿。

蜀人杨行廉精巧，尝刻木为僧，于益州市引手乞钱，钱满五十于手，则自倾写下瓶口。

汉有黄安，不知何许人，常坐一龟，畏日光，龟每二千年一出头，安坐来见龟五出头矣。

苻坚三年，凤凰集于东阁。坚欲赦国中，时无有知者。忽有一童儿，绯帕幕首，走于市曰：“官家有赦。”坚复验诘，言赦书日，有一苍蝇立于笔端，久而飞去，化为童子，以告市人也。

禹治水，渡浙江，风涛甚。有二花蛇龙负舟而过，左右恐惧，惟禹安然无畏。

王濬伐吴，于蜀江造战舰长二百四十步，上起走马楼。舟船之盛，自古莫比。

唐贞元中，有乞者解如海，其手自臂而堕，足自胫而脱，善击球、樗蒲戏，又善剑舞、数丹丸。挟二妻，生子数人。至元和末，犹在长安戏场中日集，数千人观之。

《燉煌实录》云：王樊卒，有盗开冢，见王樊与人樗蒲，以酒赐盗，惶怖饮之，见有人牵铜马出冢者。夜有神至城门，自言是王樊使，今有人发冢，以酒墨其唇，但至，可以验而擒之。盗既入城，城门者乃缚诘之，如神言。

唐李祐为淮西将，元和十二年送款归国，裴公破吴元济，入其城，汉军有剥妇人衣至裸体者。祐有新妇姜氏，怀妊五月

矣，为乱卒所劫，以刀划其腹，姜氏气绝踏地。祐归见之，腹开尺余，因脱衣襦裹之。妇一夕复苏，傅以神药而平。满十月而产一男。朝廷以祐归国功授一子官，曰行修，年三十余，为南海节度。罢归，卒于道。

韩晋公滉镇浙西，威令大行。时陈少游为淮南节度，理民有冤不得伸者，往诣晋公，必据而平之。浙右进钱船渡江，为惊涛所溺，篙工募人漉出不得，众以钱填其数。滉自至津部视之，乃责江神，因指其钱曰：“此钱干，非水中得之者。”问吏，吏具实对；复投词诟责。俄然二缙浮出波上，遂以取之。

玄宗打羯鼓，天宝初，春景甚煦，而卉物未坼，乃命鼓座于殿阶击之，满树花发。帝谓左右曰：“一曲未终而花烂然，得不以我为圣耶？”

刘伶好酒，常袒露不挂丝。人见而责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裋裤，君等无事，何得入我裋裤中。”其人笑而退。

唐开元五年春，司天密奏云：“玄象有谪见，其灾甚重。”玄宗大惊，问曰：“何祥？”对曰：“当有名士三十八人同日冤死。今新进及第进士，正应其数。内一人李蒙者，贵主家婿。”上不得已言其事，密戒主曰：“每有大游宴，汝爱婿可闭留其家。”主居昭国里，时大合乐，音曲远畅，曲江涨水，联舟数十艘，进士毕集。蒙闻之，乃逾垣走赴。群众愜望。方登舟，移就池中，暴风忽起，画舸半沉，声伎持篙楫，不知纪极，三十八人无一生者。

唐刘辟初登第，诣卜者葫芦生筮得一卦，以定官禄。葫芦生双瞽，卦成，谓辟曰：“自此二十年，禄在西南，不得善终。”辟留束素与之。其后脱褐，从韦令公于西川，官至御史大夫，为

行军司马。既二十年，韦病薨，使辟入奏，请益东川，诏未允。辟乃微服单骑，复诣葫芦生筮之，揲蓍成卦，谓辟曰：“吾二十年前，常与一人曾卜，得无妄之随。今复得此卦，非曩昔贤乎？”辟即依阿唯诺。葫芦生曰：“若审其人，祸将至矣！”辟不甚信，乃归蜀，果叛。宪宗皇帝擒之，戮于藁街。

唐贺知章，会稽永真人，进士擢第，太常少卿、秘书监，为太子诸王侍读。性落托放纵，逸思过人。年八十余，因醉赋诗，问左右曰：“纸多少？”对曰：“有十幅。”乃书告老乞归乡里。皇帝及皇太子诸王皆赋送行诗，赐越中剡田以给之。

孔子行过少陵原，闻妇人哭甚哀，使子贡问焉：“何哭之悲也？”妇人曰：“向者刈薪而遗簪。”孔子复问曰：“刈薪遗簪，乃常也，而哭悲者，何也？”答曰：“非惜一簪，所以悲，不忘故也。”

唐天后朝，处士孙思邈居于嵩山修道。时大旱，有敕选洛阳德行僧徒数千百人，于天宫寺讲《人王经》，以祈雨泽。有二人在众中，须眉皓白，讲僧昙林遣人谓二老人曰：“罢后可一过院。”既至，问其所来，二老人曰：“某伊、洛二水龙也，闻至言当得改化。”林曰：“讲经祈雨，二圣知之乎？”答曰：“安得不知，然雨者须天符乃能致之。居常何敢自施也。”林曰：“为之奈何？”二老曰：“有修道人以章疏闻天，因而滂沱。某可力为之。”林乃入启则天，发使嵩阳召思邈，内殿飞章，其夕天雨大降。思邈亦不自明，退诣讲席，语林曰：“吾修心五十年，不为天知，何也？”因请问二老，二老答曰：“非利济生人，岂得升仙？”于是思邈归蜀青城山，撰《千金方》三十卷，既成而白日冲天。

晋尚书令卞壺，死苏峻之难，葬在上元县。后盗发其墓，见壺鬓发苍白，面色如生，两手皆拳甲，穿于手背。安帝赐钱十万，令改葬焉。

摯虞《要注》云：晋武帝时，有彭权为侍中。帝问髦头义，权答曰：秦时有奇怪，触山截水，无不崩溃，惟畏髦头。”帝乃令虎贲之士戴之，以卫左右。

河东裴章者，其父胄，曾镇荆州，门僧昙照，道行甚高，能知休咎。章幼时为昙照所重，言其官班位望过于其父。章弱冠，父为娶李氏女，乃三十年余。章从职太原，弃其妻于洛中，过门不入，别有所挈。李氏自感其薄命，常褐衣鬢髻，读佛书，蔬食。又十年，严经自荆州移镇太原，昙照随之。章因见照叙旧，照惊噫久之，谓之曰：“贫道五十年前，常谓郎君必贵。今削尽，何也？”章自以薄妻之事启之，照曰：“夫人生魂诉上帝，以罪处君。”后旬日为其下以刀划腹于浴斛，五脏堕地，遂死。

唐贞观中，张宝藏为金吾长史，尝因下直归栌阳。路逢少年畋猎，割鲜野食。倚树长叹曰：“张宝藏身年七十，未尝得一食酒肉如此者，可悲哉！”旁有一僧指曰：“六十日内，官登三品，何足叹也！”言讫不见。宝藏异之，即时还京。太宗苦病痢疾，众医不效，即下诏问殿廷左右，有能治此疾者，当重赏之。宝藏曾因此疾，即具疏，以乳煎葶苈方进。上服之，立差。宣下宰臣，与五品官。魏徵难之，逾月不进拟。上疾复作，问左右曰：“吾前服乳煎葶苈有效，复令进之。”一啜又平复。上问曰：“尝令与进方人五品官，不见除授，何也？”徵惧曰：“奉诏之际，未知文武二吏。”上怒曰：“治得宰相，不妨授三品，我天子也，岂不及汝邪！”乃厉声曰：“与三品文官！”立授鸿胪卿，时正六十日矣。

陶弘景隐居茆山，梁武帝每有大事，飞诏与之参诀。时人谓隐居为“山中宰相”。

梁张僧繇善画，为吴兴太守，武帝每思诸王在外藩者，即

令僧繇乘传往写其貌，如对其面。尝于江陵天皇寺画佛并仲尼及十哲，帝曰：“释门之内画此，何也？”对曰：“异日赖之。”至后周，焚灭佛教，以此殿有儒圣，独不焚之。又于金陵安乐寺画四龙，不点睛。人问之，答曰：“点则飞去。”众人以为虚诞，固请点之。顷刻，雷霆，二龙乘云腾上，其二不点者犹在。画之通神若此。

晋何曾家法修整。年五十以上，每见妻，必正衣冠，自坐面南，妻坐面北，上酒酬酢，一岁不至再三。年八十而终焉。

唐贞元初，河南少尹李则卒。未殓，有一朱衣人投刺申吊，自称苏郎中。既入，哀恸尤甚。俄顷亡者遂起，与之相搏，家人子弟惊走出堂。二人闭门殴击，抵暮方息。孝子乃敢入，见二尸并卧一床，长短、形状、姿貌、鬢髯、衣服，一无差异，于是聚族不能定识，遂同棺葬之。

汉武陈皇后，本其姑公主嫖女也，色衰弃后宫。乃以黄金五百斤赠司马相如，令作赋。赋成，帝见之，再得宠幸。

侯景常有一瘤如小龟，每战胜，龟则起；及其败死之日，瘤入一寸。

东汉耿秉，镇抚西边，单于匈奴多怀其恩。闻秉卒，有劈面流血哀痛者，举国发丧。

唐元和初，有天水赵云，客游郾时。过中部县，县寮有宴，吏擒一囚至，其罪不甚重，官寮愿纵之。云醉，因劝加于刑责，于是杖之二十。累月云出塞，行及芦子关，道逢一人，邀之言款。日暮，延云下道过其居，去路数里，于是命酒偶酌。既而问之曰：“君省相识否？”云曰：“未尝，此行实味平昔。”乃曰：“前月中部值君，遭罹横罪，与君素无仇隙，为君所劝，因被重刑。”云遽起谢之，其人曰：“吾望子久矣，岂虞于此获雪小耻。”

乃命左右拽入一室，室有大坑，深三丈余，中唯贮酒糟数十斛，剥去其衣，推云于中，饥食其糟，渴饮其汁，旦夕昏昏。几一月，乃缚出之，使人蹙额掇揆，肢体、手指、肩髀，皆改于旧，提出风中，倏然凝定，至于声韵亦改，以为贱隶。弟为御史，出按灵州狱，云以前事密疏示之，其弟告于观察使李钜，由是发卒讨寻，尽得奸人而覆灭其党。临刑亦无隐匿，云前后变改人者数代矣。

郑覃历官三十任，未尝出都门，便登相位，以至于终。

唐萧瑀尝因内宴，上曰：“自知一座最贵者先把酒。”时长孙无忌、房玄龄等相顾未言，瑀引手取杯。帝问曰：“卿有何说？”瑀曰：“臣是梁朝天子儿，隋朝皇后弟，尚书左仆射，天子亲家翁。”太宗抚掌，极欢而罢。

唐贞观初，丹阳令王琼三年调集遭黜。琼甚愤惋，乃赍百千诣茆山道士叶灵中求章奏以问吉凶。灵中年九十，强为奏之。其章随香烟飞去，缥眇不见。食顷后堕地，有朱书批其末云：“受金百两，折禄三年，枉杀二人，死后处断。”一岁，琼无疾暴卒。

唐初有僧玄奘，往西域取经，一去十七年。始去之日，于齐州灵严寺院，有松一本立于庭。奘以手摩其枝曰：“吾西去求佛教，汝可西长；若归即此枝东向，使吾门人弟子知之。”及去，年年西指，约长数丈。一年，忽东向指，门人弟子曰：“教主归矣！”乃西迎之。奘果还归，得佛经六百部，至今众谓之摩顶松。

东晋大将军赵固，所乘马暴卒，将军悲惋。客至，吏不敢通。郭璞造门语曰：“余能活此马。”将军遽召见。璞令三十人悉持长竿，东行三十里，遇丘陵社林，即散击。俄顷，擒一兽如

猿，持归至马前，兽以鼻吸马，马起跃。如今以猕猴置马厩，此其义也。

《说苑》曰：汤时大旱七年，煎沙烂石，于是使人以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节耶，使民疾耶；苞苴行耶，谗夫昌耶；宫室崇耶，女谒盛耶；何不雨之极也！”言未既，天大雨。

汉霍光立宣帝，帝谒太庙，为初献，帝行而光在后，帝恐惧，如负荆棘。

后汉贾琮为冀州刺史，传车垂赤帷裳。琮升车攀帟曰：“刺史当远视广听，纠察善恶，何垂帷裳以自掩塞乎！”百姓闻之，振悚耳目。

吴隐之为广州刺史，旧有贪泉，人饮之则贪黷。隐之酌而饮之，兼赋诗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又居母丧过礼，家贫无以候，宵分常有双鹤至，夜半惊唳，隐之起哭，不失其时。

伍员吹箫，行乞食于市。

庖丁善解牛，投刃皆虚，丁曰：“臣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全牛。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及今十九年，而刃无肯綮，若初发硎，游刃必有余地也。”

郢人以歪漫其鼻，薄如蝇翼，使匠石斫之。匠石运斤成风，尽去其歪而不伤鼻。

唐高宗尝苦头风，而目闭心乱，乃召医工，工曰：“当于眉间刺血即差。”天后怒曰：“天子头是汝出血处！”命扑之。帝曰：“若因血获差，幸也。”遂针之，血出溅黼衣，眼遂明而悉平复。天后自抱缙帛以赠医工。

阮籍放旷，有兵家女，极有容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遂往哭之，尽哀而返。

唐太宗皇帝虬须，可以挂弓。

唐韩幹善画马，闲居之际，忽有一人玄冠朱衣而至。幹问曰：“何缘及此？”对曰：“我鬼使也。闻君善画良马，愿赐一匹。”幹立画焚之。数日因出，有人揖而谢曰：“蒙君惠骏足，免为山水跋涉之苦，亦有以酬效。”明日有人送素缣百匹，不知其来，幹收而用之。

谢灵运临刑，翦其须施广州佛寺，须长三尺，今存焉。

《博物志》曰：太公为灌坛令，文王梦一人哭于当道，问其故，乃曰：“吾泰山神女，嫁为西海妇，吾行必以暴风雨，灌坛当吾道，不敢以疾风暴雨也。”梦觉，召太公，三日果疾风暴雨过境。

晋桓豁镇荆州，有一参军五月五日采鸬鹚，剪其舌，令学人语，经年遂能言。后因大会，豁出之，令遍学座客话。有一人患鼈鼻，鸬乃遽飞入瓮中，语与患者无异，举席皆笑。

玄宗朝，宰相卢怀慎无疾暴终，夫人崔氏，止儿女不令号哭，曰：“公命未终，我得知之。”语曰：“公清俭而廉洁，蹇进而谦退，四方赂遗，毫发不留。与张燕公同时为相，张纳货山积，其人尚在，奢俭之报，岂虚也哉！”及宵分，公复生，左右以夫人之言启陈，公曰：“理固不同，冥司有三十炉，日夕鼓橐，为说铸横财，我无一焉，恶可匹哉！”言讫复绝。

唐裴晋公度寝疾永乐里，暮春之月，忽偶游南园，令家仆童舁至药栏，语曰：“我不见此花而死，可悲也！”怅然而返。明早报牡丹一丛先发，公视之，三日乃薨。

晋孟嘉少知名，庾亮大会州府人士，嘉坐甚远。亮问江州刺史曰：“闻有孟嘉，其人何在？”守曰：“在坐，君自认之。”俄然指曰：“彼君少异于众，非嘉乎？”曰：“然。”亮大笑，喜得嘉。

王敦为驸马，如厕，左右侍者甚众。敦乃脱衣裸体而登厕，无羞愧色。有一侍女曰：“此人必能作贼。”其后果为乱也。

宋武帝未杀殷仲文之时，仲文每照镜，常不见其首，后数日，果为武帝所杀。

汉宣帝时，有人于疏属山石盖下得二人，俱被桎梏。将至长安，乃变为石。宣帝集群臣问之，无一知者。刘向对曰：“此是黄帝时窳窳国负贰之臣，犯罪大逆，黄帝不忍诛，流之疏属山。若有明君，当得出外。”帝不信，谓其妖言，收向系狱。其子歆自出应募以救其父，曰：“须七岁女子以乳之，即复变。”帝使女子乳，于是复为人，便能言语应对，如刘向之言。帝大悦，拜向大中大夫，歆为宗正卿。诏曰：“何以知之？”歆曰：“出《山海经》。”

汉东方朔，岁星精也。自入仕汉武帝，天上岁星不见，至其死后，星乃出。

东汉王霸，善抚士卒，每有人死者，脱衣殓之。

刘琨、字越石，尝为胡骑所围，救兵不至。城中窘迫无计，琨乃登楼清啸，贼闻之凄然。日中又奏胡笳，贼皆流涕怀土。至晚复吹之，贼舍围而去。

宋景公时，荧惑守心，子韦吊曰：“祸当君，可移于相。”公曰：“相，所理国家，不可也。”“可移于百姓。”公曰：“百姓，国之本，不可也。”“可移于岁。”公曰：“岁，民之本，不可也。”子韦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赏君。”于是荧惑退三舍。

唐贞元中，李师古暇日常宴其从事。适有日者预坐，师古遣遍视幕客皇甫弼、贾直言之徒凡十辈，答曰：“十日之内，俱有重祸。”又指一从事王生者曰：“此先忌马厄。”时有从事姓魏者，师古之妻党，移第凿池，积土其旁，上构高亭，极为弘敞，既

成，即迎入舍乐之。饮酣，亭忽摧塌，以其下土弱，不胜其任，坐客皆折手足，不至于死。王生因为角马木长钉横贯其脑，立死。

楚昭王与吴战，败走四十步，忽遗其履，取之。左右曰：“楚国虽贫，而无一履哉？”王曰：“吾悲与其俱出，而不得与其俱返。”于是国无相弃者。

隋杨素家，富侈之极，家童数千人，后庭曳罗绮之女亦数千，都会之处，邸店碾硃，不知纪极。性贪营利，心无厌足，时议鄙之。

李善，本李元家苍头也。建武中，元家遭疾疠，子孙尽死，唯一子续生数旬，群奴欲杀之，分其财。善窃之，将入瑕丘山中，至七岁，出理于官。钟离意为令，杀群奴，表善之忠孝。善后拜郡守。

魏太祖军中粮乏，令主仓吏用小斗。后军众有言，太祖归罪主吏，谓曰：“借汝死，令压众。”谤词遂息焉。

秦惠王伐蜀，乃刻五石牛，置金于后曰：“此天牛，能粪金以遗王。”王以为然，即发五丁力士拖成道。秦使张仪随其后开蜀。

汉于公门坏，大治之，教曰：“稍高其门，可容车马，我治狱多阴德，后世必昌。”子定国，果为丞相。

殷仲堪节俭，为荆州刺史，每食，饭落席，自拾食之。

伊尹耻其君不及尧舜，若挞之于市。

禹伤其父功不成，乃南逃衡山，斩马以祭之，仰天而啸。忽梦神人，自称玄夷苍水使者，谓禹曰：“欲得我书者斋焉。”禹遂斋三日，乃降金简玉字之书，得治水之要。

孙坚，字文台，战而堕马，军吏失之，所爱骏马入营，踏地

悲鸣。人异之，逐马往，得坚于草中。

王粲尝谒蔡邕，倒屣迎之。满座皆惊，曰：“王孙久有异才，吾家书籍，悉以赠之。”

越王勾践为吴所败于会稽，将以勉励于众，尝施一器，悬胆于门，出入尝之，令士卒不忘其苦。

隋贺若弼父敦，临死之日，令弼吐其舌，以锥刺之，流血及地，戒曰：“吾以舌败，汝可戒言！”及死，弼亦以言议伤炀帝，为炀帝所杀。

宋刘裕贫贱时，尝盖布被，用牛尾作蝇拂子。及登极，亦不弃之。敕其女彭城公主，谨收藏以遗子孙。

梁武帝酷好佛法，然性多含恕，敕天下贡献绫罗锦绮，不令织鸟兽之形，恐裁剪之时，有伤生物之意也。

薛大鼎为沧州刺史，引海水，利鱼盐，邑人歌之。时瀛州刺史贾敦顺、冀州刺史郑德本俱有美政，河北称为“铛脚刺史。”

楚王铸作三剑，晋、郑求之不得，兵围楚三年不解。楚王登城，引太阿麾之，晋军血流，郑卒奔走。

晋谢玄，字幼度，有才业，甚为从父安所重。少好佩紫罗香囊，安鄙之，而不欲伤其意，因戏赌得，焚之。

汉武帝自回中郡绕一山曲，见一物盘地，状若牛，推之不去，击之不散。问左右，无能知者。东方朔进曰：“请以酒一斛浇之。”帝命酒浇之，立散。复问，朔曰：“此必秦之故狱，积其怨气所致。酒能消愁耳。”帝抚朔曰：“人之多知，有如此者！”

宋明帝借张南苑三百年，敕云：“期毕便申。”

汉光武爱惜士卒，每欲发一兵，头须悉白。

东方朔伏日对武帝拔剑割肉，帝令自责，曰：“拔剑割肉，

一何勇也；割之不多，一何廉也；归遗细君，一何仁也。”帝曰：“令卿自责，反自誉也。”蒙赐酒一斛、肉一百斤，令遗细君。

秦穆公亡善马，岐山野人共得而食之，吏欲法之。公曰：“君子不以畜害人。吾闻食马肉，不饮酒伤人。”皆赐酒沃之。后与晋战，而三百人争死以报恩。

卫玠为性通恕，常自戒曰：“人之不逮，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终身无怨怒。

汉阴丈人抱瓮入井，负水灌园，有人教其为桔槔，用力寡而利用多。丈人曰：“吾宁自倦败，不可以机为用，有伤真性。”

秦始皇欲观日，乃造石桥海岸，驱使鬼运。始皇曰：“欲见君形可乎？”海神遂出，谓始皇左右曰：“我形甚丑，勿画我形。”其下有巧者，暗以脚画地图之。神怒，海岸遂崩。始皇脱走，仅免死，左右皆陷没焉。

历阳县有一媪，常为善，忽有少年过门求食，待之甚恭。临去，谓媪曰：“时往县，见门闾有血，即可登山避难。”自是媪日往之，门吏问其状，媪答以少年所教。吏即戏以鸡血涂门闾。明日媪见有血，乃携鸡笼走山上。其夕县陷为湖，今和州历阳湖是也。

傅奕常不信佛法。高祖时，有西国胡僧，能口吐火，以威协众。奕对高祖曰：“此胡法，不足信，若火能烧臣，即为圣者。”高祖试之，立胡僧于殿西，奕于殿东，乃令胡僧作法。于是跳跃禁咒，火出僧口，直触奕，奕端笏曰：“乾元亨利贞，邪不干正。”由是火返焰烧僧，立死。

晋孝武欲为晋陵公主求婚，问王珣曰：“得及刘真长、王子敬便足。”珣曰：“谢琨不及刘真长，不减王子敬。”帝然之。未几帝崩。后司空袁山松欲以女妻谢琨，珣曰：“卿勿近禁裔。”

元帝初渡江，国内常乏，朝士每烹猪，以项肉一斤尤脆美，进充御食，时人以此为禁脔。

唐大历中，万年尉侯彝者，好侠尚义，常匿国贼。御史推鞠理穷，终不言贼所往。御史曰：“贼在汝右膝盖下。”彝遂揭阶砖，自击其膝盖，翻示御史曰：“贼安在？”即以熬贮烈火，置其腹上，烟火燔慄，左右皆不忍视，彝叫曰：“何不加炭！”御史奇之，奏闻代宗，即召对何为隐贼，自贻其苦若是。彝答曰：“贼实臣藏之，已然诺，其人终死不可得。”遂以贼故，贬为瑞州高要尉。

周穆王南征，一军尽化为猿鹤，君子为鹤，小人为猿。

陈胜以丹帛书“陈胜王”字置鱼腹中令卖，有市得者，烹食之，见而怪之，遂立胜为王。

刘备尝乘爱马号的卢，居樊城，刘表欲因会杀之。备走陷檀溪，乃语的卢曰：“今日之意，得不努力乎！”马一跃三丈，遂脱难。

任公子为钓，用十五犗蹲于会稽，期年无所得。一旦获大鱼，自荆江东，皆厌腥臊。

独异志卷中

吴公子光飡王僚，令专诸侍，置剑于蒸鱼腹中，因进鱼抽剑，刺杀王僚。

晋羊祜，字叔子，为荆州守，有恩及闾里。及死，阖境并不言祜字，其有同音，亦改讳之。襄阳百姓于岘山立堕泪碑。

王允欲杀蔡邕，马日磾曰：“邕逸才多艺，详汉传事，何可害之！”允曰：“汉武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今岂可使佞臣执笔，我辈等蒙其讪议耶？”遂杀之。

魏陈寿撰《三国志》，丁廙、丁仪俱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与我千斛米，当为尊公立佳传。”其子不与之，遂不作传。

晋王濛、刘惔，并为中书侍郎。及宋辅政，俱加侍中。时人故号为“入室之宾”也。

汉赵尧为周昌侍御史，人谓之曰：“赵尧乃奇士也，必代君为大夫。”昌曰：“尧，刀笔吏，何至此也！”后昌为赵王相，高帝持大夫印视尧曰：“无以易尧。”乃授尧。

晋帝问王夷甫曰：“寿阳以东常涝，寿阳以西常旱，何也？”夷甫曰：“寿阳以东，吴人亡国哀音，鼎足强邦，一朝失职，叹愤为阴，阴积成水，故常涝。寿阳以西，中国新平，强吴美宝尽入，志盈心满，常欢娱，故旱。”

因畅为河南尹，时久旱，祷祠无应，乃收葬傍城客死骸骨百余具，遽降大雨，年谷丰稔。

后魏曹彰，性倜傥，偶逢骏马，爱之，其主所惜也。彰曰：

“余有美妾可换，唯君所选。”马主因指一妓，彰遂换之。马号曰白鹤，后因猎献于文帝。

《武陵记》曰：后汉马融勤学，梦见一林，花如绣锦，梦中摘此花食之。及寤，见天下文词，无所不知。时人号为“绣囊”。

崔豹《古今注》：齐王后怨死，尸化为蝉，遂登庭树嚙啖而鸣。后王悔恨，闻蝉即悲叹。

陈宣帝时，扬州人严泰，江行逢渔舟，问之，云有龟五十头。泰用钱五百赎放之。行数十步，渔舟乃覆。其夕有乌衣五十人扣泰门，谓其父母曰：“贤郎附钱五百，可领之。”缙皆濡湿，父母虽受钱，不知其由。泰归问焉，乃说赎龟之异。因以其居为寺，里人号法严寺。

晋王导子悦，年二十有名，为中书郎。导尝梦人以百万买悦，于梦中领之。导寤不乐，亟为祈祷。未几修墙，掘得钱百万，导意恶之，一皆不用。及悦病，导复梦一被甲持刀，自称蒋山侯索食，食毕，作色谓导曰：“公儿已卖与他！”言讫觉，翌日悦卒。

汉景帝好游猎，有猎人见虎，无便得之，乃为珍馐祭所见之虎。帝乃梦虎曰：“汝祭我，欲得我牙皮耶？我自杀，从汝取之。”明日帝之山，果见此虎死在祭所，乃命剥取皮牙，余肉悉化为虎而去。

后汉马略，年十七，闭室读书，九年不出，三日一食，续命而已。乡里谓之潜龙。三十谒桓帝曰：“我贤人也。”遂拜关内侯、光州刺史。略弃官入海，恶虫猛兽悉避路。

《吕氏春秋》曰：齐有二烈士别于路，相与沽酒共饮。其人欲市肉，一人曰：“子亦肉也，我亦肉也，无须往市。”因以刀各割身肉，递相食啖。须臾，酒与肉皆尽而俱死。

梁武帝太清三年，侯景反，围台城，远近不通。简文与太子大器为计，缚鸢飞空，告急于外。侯景谋臣谓景曰：“此必厌胜术，不然，即事达人。”令左右射之，及堕，皆化为禽鸟飞去，不知所在。

《京房列传》曰：房临刑之时，谓人曰：“吾死之后，客星入天井。”举朝皆哀之。

王充《论衡》云：汉李子长为政，欲知囚情，以桐木刻为囚象，凿地为坎，致木人拷讯之。若正罪，则木人不动；如冤枉，则木人摇其头。精感立政动神如此。

王子年《拾遗记》曰：燕昭王时，波弋国人贡茶茺之香，若焚著衣，而弥月不绝；过地则土石皆香，经朽木与腐草，则皆荣秀；用熏枯骨，则肌肉再生。

后汉明帝杨后，花面美色，有颠狂病，发则杀人。唯内傅孟召为文，后每读之，颠狂辄醒。时人语曰：“孟召文，差颠狂。”

《玉箱记》曰：前汉刘子光西征，过山而渴，无水。子光在山间见一石人，问之曰：“何处有水？”石人不答，乃拔剑斩石人，须臾，穷山水出。

齐王奂二子融、琛，同是殷夫人四月二日孛生，又以四月二日同刑于都市。

梁武太清元年，岳阳郡民王保幸种田六顷，悉生嘉禾。

周厉王时，北斗与三台并流，不知其所。厉王没后，两主星复见。

《搜神记》：吴时，葛祚为衡阳太守，先有大查当江损行舟。若祠祭者，查浮可见；不祭者辄沉，暗覆行舟。祚造大斧数十，明旦往伐之，其夕汹汹然波浪振惊，查浮遂移去，不为江中之

患。郡人立碑以诵祚之德也。

干宝《搜神记》曰：零陵太守史满有女，悦书吏，乃密使侍婢取吏食余残水饮之，遂有孕，十月而生一子。及岁，太守使抱出门，儿匍匐入吏怀，吏推之仆地，化为水。具省前事，太守以女妻吏。

司马懿拜司空日，夜有人扣门请见，自称白虎使者，皆衣白衣。怀中探一物，内懿手中，戒曰：“两世慎勿开墓中绝。”言讫不见。懿曰：“此或数也。”遂开视之，乃一金龙子，长三四寸，背上有铭云：“父子从我受重火。”至武帝受禅，世墓中绝；元帝渡江，都建邺。

《三峡录》云：明月峡中，二溪东西。宋顺帝昇明二年，峡人微生亮于溪中钓得一白鱼，长三尺，投置船中，以草覆之。及归，取烹之，见一美女草下，洁白端丽，年可十六七，自称唐高之女，偶化鱼游，为君所得。亮曰：“既为人，能为妻否？”女曰：“冥契使然，何为不得？”其后三年为亮妻，女曰：“数已足矣。请归高唐。”亮曰：“何时复来？”答曰：“情不可忘，有思即复至。”其后一岁三四往。不知所终。

《成应元事统》云：车胤好学，常聚萤光读书。时值风雨，胤叹曰：“天不遣我成其志业耶！”言讫，有大萤傍书窗，比常萤数倍，读书讫即去，如风雨即至。

汉黄霸为封溪令，部人陈廉携酒并猩猩以献。霸问是何物，人未及应，囊中语曰：“斗酒并仆耳。”霸以其物有灵，开囊放之，猩猩悲啼而去。

梁徐勉为三公，武帝委以国事，每月三两归其家。家畜犬，见吠之。勉叹曰：“吾忧国忘家，以致如是！”

《越绝书》曰：越王句践既为吴辱，尝尽礼接士，思以平吴。

一日出游，蛙怒，句践揖之。左右曰：“王揖怒蛙何也？”答曰：“蛙如是怒，可不揖！”于是勇士闻之，皆归越而助平吴。

《搜神记》曰：冯稜妻死，稜哭之恸，乃叹曰：“奈何不生一子而死！”俄而妻复苏，后孕十月，产讫而死。

始皇二十八年，登封泰山，至半，忽大风雨雷电，路旁有五松树，荫翳数亩，乃封为五大夫。忽闻松上有人言曰：“无道德，无仁礼，而天下妄命，帝何以封！”左右咸闻，始皇不乐，乃归，崩于沙丘。

汉高祖每战，亲当矢石，前后被七十二箭，或言灭七十二黑子。

柳积，字德封，勤苦为学，夜燃木叶，以代灯火。中夕闻窗外有呼者，积出见之，有五六丈夫各负一囊，倾于屋下如榆荚。语曰：“与君为书粮，勿忧业不成。”明旦起视，皆汉古钱，计得一百七十千，乃终其业。宋明帝时，官至东宫舍人。

后汉刘圣公，初得玺绶之夕，有流星下降，如绳绕圣公。明日为刘盆子将谢禄缢杀之，亦绕星之象。

曹操无道，置发丘中郎、摸金校尉数十员，天下人冢墓，无问新旧，发掘时，骸骨横暴草野，人皆悲伤。其凶酷残忍如此。

《成应元事统》云：刘牧，字子仁，尝居南山野中，喜山鸟之啼，爱风松之韵，植果种蔬。野人侮之，多伐树践圃，牧曰：“我不负人，人何负我！”俄有二虎近其居，为见牧则摇尾，牧曰：“汝来护我也？”虎辄俯首。历数年，牧卒，虎乃去。

蚩尤，是古之帝者，兄弟八十一人，皆铜头铁额，食沙啖石，然卒为黄帝所灭也。

《搜神记》曰：宋康王以韩朋妻美而夺之，使朋筑青凌台，然后杀之。其妻请临丧，遂投身而死。王令分埋台左右。期

年,各生一梓树。及大,树枝条相交,有二鸟哀鸣其上,因号之曰“相思树”。

黄帝斩蚩尤,冢在高平寿长县,高七丈,时人常十月祠之。有赤气如匹绛,时人谓之蚩尤旗。

《西京杂记》:弘成子少时好学,尝有人过门,受一文石,大如燕卵。吞之,遂明悟而更聪敏,为天下通儒。又五鹿充宗受学成子,成子一日病,乃吐此石,充宗受而吞之,又为名儒。

晋陶侃微时,丁父艰。将葬,忽失牛,不知所在。遇一老父,谓曰:“前有一牛眠圩中,其地若葬,位极人臣。”又指一山,云:“亦其次,当世出二千石。”言讫不见,侃寻牛得之,因改葬地。

汉太尉杨震以忠贞见黜,及还洛,叹曰:“吾居上司,疾奸臣樊丰之狡不能诛,知帑藏空虚而不能富。”因饮鸩而卒。门人冤之,天子嘉之。改葬日,有大鸟翼一丈三尺,集于柩前,低头垂泪。葬毕,乃飞去。时人以为忠贞所感。

《会稽记》:上虞兰室山,葛玄所隐之处。有隐几化为鹿,鹿鸣即县令有罪。

司马郊,字子都,隐居华山,向五十年,禽兽日游目前,有如家驯。每灌园,不食菜心,以其伤生意。及四时山果熟,果大大鸟衔,果小小鸟衔,俱送郊斋中,不知纪极。叹曰:“禽鸟送我果甚多,但可日料三十颗。异日如戒,比三十年。”及郊卒,百禽聚于庭,悲鸣累日而去。

魏陈思王曹植,与文帝不叶。文帝即位,尝欲害之,又以思王太后之爱,不敢肆心,因召植游华林园饮酒,酣醉之,密遣左右缢杀。使者以弓弦三缢不死,而弦皆顿绝,植即惊觉。左右走白帝,帝自是后不敢害植。

《华阳国志》：夜郎者，有一女子浣服水滨。忽见三节大竹筒至女前，闻竹中儿啼，剖而视之，得一男，收养。及长，甚有武才，自立为夜郎侯，以竹为姓。

淄川有女曰颜文姜，事姑孝谨。樵薪之外，复汲山泉，以供姑饮。一旦缉笼之下，忽涌一泉，清泠可爱。时人谓之“颜娘泉”，至今利物。

汉杨仆为楼船将军，自以功高，耻为关外人，请以家财移关于新安，有诏从之。

《列子》曰：韩娥过齐雍门，鬻歌假食，既毕而余响绕梁，三日不绝。娥因曼声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对三日不食。复作长歌，于是雍门之人，欣跃抃舞不止。乃厚赂遣之。

项籍开始皇墓，探取珠宝，其余不尽取者，有金雁飞出墓外，为罗者所获。

汉武帝元封中，浮圻国贡兰金之泥。其金生于汤泉，盛夏之日，波浪常沸，飞鸟不敢过，居人不敢渡。国人于水边见有此泥，取为器物，色若紫磨金，其滑者如泥。贡于汉，帝取之，常封函匣，以辟邪魅。卫青、张骞，皆蒙此泥封玺绶。帝既崩，紫泥遂绝。

石虎于太武殿前造楼，高四十丈，以珠为帘，五色玉为珮。每风至即惊触，似音乐在空，过者皆仰视爱之。又屑诸异香如粉撒楼上，风吹四散，谓之“芳尘”。

《吕氏春秋》曰：有人臭者，父母兄弟妻子道路皆恶之，此人无所容足，乃之海上。海上有人悦其臭，昼夜随之，不能抛舍。

晋文公时，有蛇当道而横，文公以为不祥，反政修德，令吏守蛇。守吏夜梦有人杀蛇，曰：“何以当圣人道！”觉而见蛇已

坏矣。

《庄子》云：齐桓公出游于泽，泽畔见一物，其大如毂，其长如辕，紫衣而朱冠，见人则捧其首。公谓管仲曰：“此其怪乎？”仲曰：“此委蛇也，见者必霸。”公后果霸其国，为五霸之首。

魏公子无忌视事，忽有一鹳逐鸠，鸠入公子案下，鹳遂去。令捕鹳，取数百列于庭下问之，逐鸠者当伏翹。有鹳伏罪于地，乃杀之，而放其群鹳。

后汉卢景初生，项有一丛白毛，数之得四十九茎，后四十九年卒。

后汉裴安祖常息大树下，有鸞鸟逐一雄雉，雉急投安祖，忽触树而死。安祖哀之，置于荫地，俄顷复生，乃飞去。因寝见一人，衣冠甚伟，拜谢安祖曰：“荷君保全，故此伸谢。”安祖年八十而卒。

后汉郑弘为临淮太守，行春，有二白鹿夹车而行。弘异之，主簿黄国曰：“三公车旁画鹿，君必为相。”后位至太尉。

宋长沙王道怜，子义庆，在广陵卧病，食粥之次，忽有白虹入室，就食其粥。义庆掷器于阶，虹遂作风雨声，响撼庭户，良久不见。

《列女传》：陶答子相陶，其政不修而家益富。其妻抱子而泣，姑问：“泣何也？”曰：“妾闻南山有玄豹，雾雨十日不下食，欲以泽其身而有文章也，故有威而远害。今夫子不修德而家益厚，祸将至矣。”期年而答子见诛。

伪蜀李势宫人张氏，有妖容，势宠之。一旦化为大斑蛇，长丈余。送于苑中，夜复来寝床下。势惧，遂杀之。后有郑美人，势亦宠爱，化为雌虎，一夕食势姬三人。未几，势为桓温所杀。

吴道子善画神，开元中，将军裴旻居母丧，诣道子于东都天宫寺图神鬼数壁，以资冥助。答曰：“废画已久，若将军有意为吾缠结，舞剑一曲，庶因猛励，获通幽冥。”旻于是脱去衰服，若常时妆饰，走马如飞，左旋右抽，掷剑入云，高数十丈，若电光下射，旻引手执鞘承之，剑透空而下。观者数千人，无不悚栗。道子于是援毫图壁，俄顷之际，魔魅化出，飒然风起，为天下之壮观。道子平生所画，得意无出于是。

晋王恺有牛，号八百里，常莹其蹄角。王武子戏与射赌，以金敌之，偶中的，谓左右曰：“可生采其心作炙”。至食一脔而止。

蜀将姜维既死，剖其腹，视其胆如斗大。

左思构《三都赋》，门庭墙溷，皆置纸笔，十年乃就。

汉张仓年老而无齿，饮人乳，过百余岁终。常感王陵，母卒后，奉陵妻，朝夕侍诺，如事其母。

唐德宗朝有阳城者，华阴人也。其弟域，兄弟雍睦，坐卧相随，皆不娶妻。朝廷以谏议大夫征起。性嗜酒，常枕以江石，每用质于酒家，有得三数斛者，料钱入室，即复赎之。

唐文宗朝，宰相路随志行清俭，常闭门不见宾客。状貌或似其先人，以此未尝视镜。又感其父没蕃，终身不背西坐，其寝西首。

晋桓玄贪秽，金玉不离其手。

吴隐之兄坦之，葬母设祭，每祭恸绝，至第七祭，呕血而死。

要离羸瘦极，每出，遇顺风即行，逆风即倒。

汉成帝赵飞燕身轻，能为掌上舞。

唐高开道箭在脑中，使医凿骨取出镞，与客饮酒，谈笑

如常。

唐天后朝，宰相娄师德温恭谨慎，未尝与人有毫发之隙。弟授代州刺史，临行戒曰：“吾甚爱汝，慎勿与人相竞。”弟答曰：“人唾面，亦拭之而去。”兄曰：“只此不可，凡唾汝面者，其人怒也，拭之是逆其心，何不待其自干。”其于保身远害，皆如此类也。

苍梧王酷暴好杀，尝自持刀槊，行见人，即击刺死之。若一日不杀人，即惨而不乐。

何宴常服妇人之衣。

晋陆云，字士龙，家在吴，久不得家信。有犬黄耳，云摩其背，谓曰：“与吾达一书至家，得否？”其犬即摇尾，因以竹筒盛书，置之犬项，旬日达家，得报而还。

陈正为太官，进炙，有发贯炙，光武令斩正，正曰：“臣有三罪，请言毕而后死。”曰：“山出炭，炎焰不能焦发，臣罪一也；匣出佩刀，日砥砺，不能断发，臣罪二也；臣与庖人六目同视之，曾不如黄门两目，臣罪三也。”光武乃罪黄门而释正。

汉武帝自甘泉至渭桥，有女浴于渭水者，乳长七尺。上怪问之，答曰：“后第七车当知我。”时侍中张宽在第七车，使问之。宽曰：“祭天星斋不严，即此女见。”

梁沈约家藏书十二万卷，然心僻恶，闻人一善，如万箭攒心。

唐富人王元宝，玄宗问其家财多少，对曰：“臣请以一缣系陛下南山一树，南山树尽，臣缣未穷。”时人谓钱为王老，以有元宝字也。

玄宗御含元殿，望南山，见一白龙横亘山上。问左右，曰不见。令急召元宝。问之，元宝曰：“见一白物横在山顶，不辨

于状。”左右贵人启曰：“何臣等不见，元宝独见之也？”帝曰：“我闻至富敌至贵，朕天下之主，而元宝天下之富，故见耳。”

玄宗幸蜀之时，至东泰山，内臣高力士拢马请下，东北陈四拜，奏曰：“陛下出幸忽遽，不得亲辞九庙，此山最高，可望秦中。”玄宗悲感恻极，左右不胜哀咽。

陆贾得南越王赵佗所赠橐中装万金，归分五男，各令散居，而贾携侍儿竟乐游于五子之家。每止十日，极其滋味承奉。其宝剑珠玉随身皆赐之，虽非训导，亦为达见。

魏鲍子都暮行于野，见一书生卒然心痛，下马为摩其心。有顷，书生卒。子都视其囊中，有素书一帙，金十饼。乃卖二饼葬书生，其余枕之项下，置素书腹上而退。其后数十年，子都行，有一骏马逐之。既而有认马者，谓子都为盗，因问儿所在。子都具言，于是相随往，开墓取其儿归葬。金八饼在项下，素书在腹上。举家诣官称子都之德，由是子都声名大振。

魏毛玠，字孝先，为尚书，人无敢以好衣食见者。武帝叹曰：“吾不及毛尚书能移风俗。”

窦婴征七国时，得赐千金，置之庑下，任人所取，不入私室。

宋昭王出亡，谓其御者曰：“吾知所以亡者。”御者曰：“何以知之？”昭王曰：“吾被服而立，左右皆曰，君丽者也；发言举事，左右皆曰，君圣者也。吾内外不见其过，安得不亡乎！”于是改行易操。后三年，美行于宋，宋人迎之复位，谥曰昭。

晋王戎，字濬仲，性鄙吝，家有绿李子，熟时惠人，必钻破其核，恐他人种植之。

王澄出为荆州刺史，送者盈路。见路旁树有一鹊巢，乃自解衣上树，探弄鹊雏，旁若无人。

王右军永和九年曲水会，用鼠须笔、蚕茧纸，为《兰亭记叙》，平生之札，最为得意。其后虽书数百本，无一得及者。太宗令御史萧翼密购得之，爵赏之外，别费亿万。太宗临崩，谓高宗曰：“以《兰亭》殉吾，孝也。”遂随梓宫入陵。

汉张骞奉使大月氏，往返一亿三万里，得蒲萄、涂林、安石榴，植之于中国。

汉和亿为畿令，常有一虎害人。亿令设槛，得二虎，亿曰：“害人者低头！”一虎低头，亿杀之，其一虎放去。自是猛兽皆出境，吏人以为神君。

后汉郑玄居山东，有疑莫知所问，遂往入关诣马融，三年不得见。一日融大会，遂见之，登楼问其疑，数十段，皆决。语毕遂归。融谓门人曰：“玄既归，吾道东矣。”

晋索琳报兄之仇，手杀四十人。

鲁公仪休为相，归见其妻织，乃焚机而出，谓其妻曰：“吾为相食禄，今尔夺百姓之利，使民安归哉！”

韩康伯隐药肆，卖价无二。有二女子买药，不识康伯，乃酬酢之，康伯不移，女子曰：“君何若康伯无二价也！”康伯乃逃去，不知所在。

高丽国王侍婢立王左右，一旦有气自天而下，大如鸡子，入其口，十月孕一男，名曰东明，善射。王恐为国害，欲杀之。东明走，弯弓射水，鱼鳖浮出而为梁，以渡东明。

魏武帝尝居铜雀台，及终，令妓乐登台，望西陵而歌舞。

郑子华之弟子臧，好聚鹬毛为冠，郑伯闻而恶甚，使盗诱杀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灾。”以其非法服也。晋大医司马程据上武帝雉头裘，诏曰：“此裘非常服，损费功用。”遂命火于殿前焚之。

陶潜在家，每酒熟，即以头上葛巾漉酒，毕复裹之。

晋羊琇，字稚舒，家富豪，秋冬月造酒，令人抱瓮，须臾易之，有顷便可熟。

汉文帝俭约，常集谏书囊而为帐。所幸姬慎夫人，衣不曳地。

晋庾袞，字叔褒，父在常戒袞以酒。及父歿，日饮不止。因责曰：“余废先人之戒，何以训人！”乃携挺于墓前，自杖三十。

晋明帝十余岁，未为太子，元帝坐之膝上，问曰：“日与长安孰近？”答曰：“日近。”复问之：“何言日近？”答曰：“举头见日，不见长安。”帝异之，明日对群臣复问之，答曰：“日远，长安近。”元帝甚惊，问曰：“何以与昨日之对有异？”复答曰：“只闻人从长安来，不闻人从日边来。”帝愈奇之，立为太子。

管辂年七八岁时，与邻里小儿戏，画地为日月星辰之状，言动不常，父母禁之，答曰：“家鸡野雉，尚知天时，况人乎哉？”

舜父瞽瞍纳后妻谗言，尝笞舜，舜见小杖则受，大杖则走，故能保身于孝道。

黄霸为颍川太守，召吏，方食于野亭，鸟攫食，霸见吏曰：“汝为鸟攫食耶！”吏惊，以为霸尽知其行止，后不敢为非。

秦败，豪杰之士争取金玉，唯任氏子独为仓窖贮粟。后谷石万钱，于是金玉宝货，尽归任氏。

何劭，字敬祖，日供口食计二万钱，而兼四方珍味。虽三日帝厨之膳，不及之也。

《吕氏春秋》曰：以隋侯之珠，弹千仞之雀，人笑其用重求所轻也。

唐初，张公艺九世同居。高宗东封，过其家，问之何以致

然，公艺执笔，唯书百余“忍”字，余无他言。遂旌表其门。

汉高祖既入关，诸将劫珠玉宝货，唯萧何独收秦格式律令，卒为汉名相，功居第一。

阮修字宣子，居贫，年四十未有室。王敦等敛钱为婚，皆名士也。时慕之者，求入一钱不得。

隋刘君良累代义居，兄弟四人同气。大业末，天下饥馑，其妻欲劝分居，乃窃取庭树中鸟雏，置诸窠中，令群鸟斗竞，举家怪之。其妻曰：“今天下大乱，战争之秋，禽鸟尚不相容，况人乎？”君良知其计，中夜遂搅妻发大呼曰：“此乃破家贼！”召诸兄弟，哭以告之，而弃其妻。居虽三院而共一厨。

唐中宗为天后废于房陵，仰天而叹，因抛一石于云中，心祝之曰：“我为帝，即此石不落。”遂为树枝阁之，至今犹存。又有人渡水拾薪，得一古镜，进之。中宗照面，其影中有人语曰：“即作天子，即作天子。”未浹旬，践居帝位。

荀奉倩与妻情厚，冬月妇病热，奉倩出露坐，候体冷，即入熨之，甚为世所讥。

玄宗幸蜀，至利州吉伯渡，有一白鱼来，御舟而过。

河间王孝恭，才智识略，时出于众。初，受诏征蒲公柘，上有一器，倏然变成血，满坐惊畏。左右不测，孝恭自省，无负神祇，此变应是公柘。时人服其先见。

太公封于齐，于逆旅，主人晨起，有一人谓曰：“客寝甚甘，殆非就国者也。”太公蹶起即路，俄有追者至，以其出关，遂止。

齐桓公与管仲谋伐莒，国人知之。桓公谓管仲曰：“寡人与仲父言，国人知之，何也？”管仲曰：“意者左右有圣人乎？今东都牙安在？”桓公顾曰：“在此。”管仲曰：“子何以知之？”牙曰：“君子有三色，是以知之。”仲曰：“何谓三色？”曰：“欢欣众

悦，钟鼓之色；愁悴哀忧，衰经之色；猛厉忠实，兵革之色。”仲曰：“何以知其莒也？”曰：“君东面南面指之，口张而不掩，舌举而不下，是以知其莒也。”

朱敬则，亳州永城人，孝友忠鲠，举世莫比。门表阙者六所，古今无之。

公仪休相鲁国，入园见妻蒔葵，因拔去，谓妻曰：“身为国相，与民争利，非理也。”乃逐其妻。

晋文公出伐卫，公子仰而笑，公问何笑，公子曰：“臣笑臣邻人也。臣之邻人有送其妻适私家者，道逢桑妇而悦，与之言；然顾视其妻，亦有招之者矣。是以窃笑之。”公悟其言，乃止，引兵而还。未到，有伐其北鄙者。

昔有人海上，日与鸥鸟狎引，数百相从。其父曰：“吾闻鸥鸟从汝游，可与俱来，吾玩之。”明日其人往，群鸥翔而不下，盖以机萌于心而物惧也。

姚泓将妻子降于刘裕，裕斩之于建康市，凡百里之内，草皆焦而死。

苻坚委政于王猛，小大无疑。猛卒，其子皮谋反，坚让曰：“丞相临终，以十具牛为田，不闻与子求位。知子莫若父，何斯言之验也！”赦而不诛。

唐仪凤中，中书舍人欧阳通起复判馆，每入朝，必徒跣至城门，然后着鞋到直省所，即席地藉藁，非公事不言，未尝启齿。归经，号恸无时。国朝夺情，惟通得理。

汉宣帝足下有毛，所居常有光耀。

晋颜含有孝行，兄畿服药过多，死于家，含遂开棺，复生。母妻家人尽勤倦，含弃官侍兄疾，十三年曾无劳怠。

宋燕相齐，见逐罢归，召门尉陈饶等二十三人曰：“诸大夫

有能与我赴诸侯乎？”饶等皆伏而不对。燕曰：“悲乎哉，士大夫易得而难用！”陈饶对曰：“非士大夫易得而难用，君不能用也。君不能用，即有不平之心，是先诸己而责诸人。”燕曰：“先诸己而责诸人，其云何？”饶曰：“三斗之粟，不足于士，而君雁鹜有余食，园果梨栗，后宫妇女以相携掷，而士不得一尝；绫纨绮縠丽靡于常服，而士大夫不得以为缘。财者君之所轻，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能捐其所轻，而使士致其所重，譬若铅刀蓄之，干将用之，不亦难乎？”宋燕惭而避席，曰：“燕过矣！”

独异志卷下

赵简子死而未葬，而中牟叛。五日，襄子举兵攻之，围未匝而城自坏者十丈。襄子令退，军吏谏曰：“君诛有罪而城自坏者，天助也，曷为退？”襄子曰：“吾闻于叔向曰：‘君子不承人之危，不扼人之险。’使其理城后攻之。”中牟闻之，请降。

太康畋于洛之表，十日不返。其弟五人，辇其母以从，终失国。

汉王欲以赵王如意易太子，吕后问计于张良，曰：“南山有四皓，隐而不仕于秦。太子卑辞延之，若四老人到，扶太子，一助也。”于是东园公、夏黄公、角里先生、绮里季，皆随太子入谒。高帝曰：“吾得天下，□□不到。今从吾儿游，何也？”四老曰：“陛下侮慢，臣等耻来；今太子贤明，臣故佐之。”于是太子乃定。高祖谓戚夫人曰：“羽翼已成，难动摇矣。”

李嘉祐为相州刺史，至都询故事，皆云前后太守多不生出郡城，苟不流死则贬。嘉祐按其图籍，自北周尉迟迥死王事始也。乃为迥立庙，四时享之。后三年，入拜大金吾，到吴，竟加以冕服。而其后皆荣迁去。

汉耿寿昌置常平仓，贱时籴粟，贵时减价卖恤民，以成为国之体也。

唐崔群为相，清名甚重。元和中，自中书舍人知贡举。既罢，夫人李氏因暇日常劝其树庄田，以为子孙之计，笑答曰：“余有三十所美庄良田遍天下，夫人复何忧？”夫人曰：“不闻君

有此业。”群曰：“吾前岁放春榜三十人，岂非良田耶？”夫人曰：“若然者，君非陆相门生乎？然往年君掌文柄，使人约其子简礼，不令就春闱之试。如君以为良田，则陆氏一庄荒矣。”群惭而退，累日不食。

唐魏元忠神气刚直。初为洛阳令，有罪戮于都市，已坐讫，天后以元忠有平徐敬业之功，特敕免之。承制者走而传呼：“释元忠。”传呼先至，执捉者扶令起。元忠曰：“敕未至，岂可求生？”有顷方至，观者咸服其安闲神异也。

隋炀帝无道，杜伏威以齐州叛，炀帝遣陈稜击之。稜下偏裨射中伏威额，伏威怒曰：“不杀射我者，终不拔此箭。”由是奋击而入，获所射者，乃令拔箭毕，然后斩其首，携入稜军中，稜遂大败。

汉惠帝时，叔孙通讽上曰：“古者春有献。今樱桃熟，愿陛下取之。”献果皆自此始。

北齐高洋凶暴，贵嫔薛氏有小过，遽杀支解之。抱其股为琵琶弹之，复叹曰：“佳人难再得！”

唐沧景节度李同捷叛，王智兴帅徐泗兵讨于棣州。时同捷遣一能言者，披短褐，坐于城上战棚骂智兴，军吏耻之，智兴蒙衣掩耳不忍闻。有一卒曰：“此可用抛石击去其首。”智兴喜曰：“若中，赏汝千万金！”乃与抛发一石，正中其首，随石迸落，军中欢叫，城上飞动。

汉臧宫威名闻于匈奴。匈奴欲识，使人求见宫。宫启帝曰：“域外重人形状魁梧，臣貌丑陋，不如选瓌伟者示之。”帝以大鸿胪卿魏应代之。

东汉宦者张让、赵忠持国权，引用屠沽人登清贵。灵帝语左右曰：“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是我母。”故卒以灭汉者，赵、

张是也。

张安世每举进贤达，不令其知。或有诣门谢者，安世亦不见。终身恨曰：“安有拜官公庭，谢恩私门乎！”

虞氏，梁之富人也。起高楼临大道，日夕歌宴击博于上。博者胜，掩口而笑。适有三客过楼下，飞鸢衔腐鼠堕客。客举面，值其笑。二客相与谋曰：“虞氏富乐久矣，我不侵犯，何为辱我！”乃聚众灭其家。谚曰：“骄奢之灾，祸非一致。”

汉邴丹曼容养志乐，外权势，仕至六百石，即免归，畏权而祸至也。

张衡死，蔡邕生，时人以邕为张衡后身。

唐初有阉稜者，善用长刀，刀长丈余，每下刀毙数人，莫有嗣者。

薄昭，汉文帝舅。以其杀汉使，文帝不忍行法，乃令朝臣衣丧服哭之，昭遂自尽。或云昭侍饮，酌酒不满，一郎纠之，昭既归，使人持刀杀纠者，帝闻之怒，故有此。

北方有匈奴，形质皆人，而足如马蹄，谓之“马蹄突厥”。

窦滔久戍，其妻苏氏能词，织锦为回文诗，叙离间阻隔之意以寄之，其理纵横读之，皆有旨义。

贾逵年五岁，姊抱听邻家读书，及长，俱能通经籍。姊问曰：“吾未尝教汝，何得致然？”答曰：“姊抱听读书，皆省之。”及成人，更博群书，天下闻名。载粟帛受业，而家大富。时人以为贾逵舌耕。

钟繇年七十而纳正室。

卫青本平阳公主家参乘，驸马曹寿卒，敕令择国中贵居第一者尚之。青最贵，主问之曰：“是常为我参乘，如之何？”使者答曰：“当世无如将军者。”遂尚平阳公主。

汉武帝乳母恃恩，家人纵横，帝怒乳母，流于边。入辞帝，郭舍人谓曰：“母今出时，但屡顾，我当救母不行。”母如其言，乃顾舍人。舍人骂曰：“姬回顾何为？帝壮矣，岂假汝乳耶！”帝于是悦，遂不流乳母。

秦优旃侍始皇立殿上，秦法重，非有诏不得辄动。时天雨甚，武士被盾立于庭，优旃欲救之，戏曰：“被盾郎，汝虽长，立雨中；我虽短，立殿上。”始皇闻之，乃命徙立庑下。

汉高祖微时，常与客过其丘嫂食。客益羹，嫂厌叔，佯为羹尽，戛其釜。高祖怨其嫂。及为帝，封其子为“戛羹侯”。或问帝，帝曰：“其母不长者。”

齐景公时，有一人犯罪，景公怒，令支解之，语曰：“有敢谏者诛！”晏子左手持其头，右手执刀，仰问景公曰：“自古圣主明王支解人，从何而始？”景公遽舍之，曰：“罪在寡人。”

梁元帝眇一目，宠徐姬。姬性妒，后怨帝，每召至，即妆半面见之。意者以帝一目，非为全面也。帝亲杀之。

尸乡有祝鸡翁，善养群鸡，皆有名呼之。贩卖鸡卵，获亿万。一旦逃入山，不知所之。

李怀光既叛于蒲，朝廷以法诛之。有子七人，其长曰铈，谓诸弟曰：“我兄弟不可死于兵卒之手，曾不自裁！”于是执剑俱斩弟首，堆积叠之，立剑于中，以心淬剑，乃洞于胸。闻者伤之。

郑之管城，有居人郑虔章者，落魄杯酒间，年五十余无闻焉。日醉归，寝宾署中，夕引手取酒器，遂为鬼曳臂入坑。逡巡至膊，其人荒叫，亲戚举烛俱至，相与牵争而不能制。渐入至胸臆，头遂入地，俄然全身陷没，若堕水者。乃合众村锹钁掘之，深丈余，得一枯骨，可长八九寸。又复旁搜无所见，因出而葬之。

王锷为辛京杲下偏裨，杲时帅长沙，甚易之。一旦击球，驰逐既酣，锷仰天呵气，高数丈，若白练上銜。杲谓妻曰：“此极贵相。”遂以女弟配之。锷终为将相。

西极有献续弦胶者，帝不信，即断而接之。使人挽曳，及他处，断而接者如故。

魏国有女子极美丽，逾时不嫁，以右膝上常患一疮肿，脓水不绝。遇华佗过，其父问之，佗曰：“使人乘马，牵一栗色犬走三十里，归而截犬右足挂之。”俄顷一赤蛇从疮而出，入犬足中，其疾遂愈。

玄宗朝有张果老先生者，不知岁数。出于邢州，帝迎于内，礼敬甚，问无不知者。一旦有道士叶静能，亦多知解。玄宗问：“果老何人？”静能答曰：“臣即知之。然臣言讫即死，臣不敢言。若陛下免冠跣足救臣，臣即能活。”帝许之。静能曰：“此混沌初分白蝙蝠精。”言讫，七窍血流，偃仆于地。玄宗遽往，果老徐曰：“此小儿多口过，不谪之，败天地间事耳。”帝哀恳久之，果老以水喷其面，复生。其后果老辞归邢州所隐之处，俄然不知所往。

后汉刘焉，字君卿，灵帝时为太常。见王室多故，意求之交趾，欲避难。侍中董扶谓焉曰：“常见益州有天子气焉。”乃求益州，遂拜之。既而至蜀，思扶之言，咸造乘舆旌旗，一如王者之制。忽一旦天火下烧，所造作物荡尽焉，疽背而死。

始皇时长安县忽有大水，涨而欲没县。主簿全幹入白，明府谓幹曰：“今日卿何作鱼面？”幹曰：“明府亦作鱼头。”言讫，遂陷为湖。

唐宰相王涯，奢豪贵极。庭穿大井，合木为柜，严其锁钥，天下宝玉、珍珠、琼璧，投置水中，汲水供涯所饮。未几犯法，

为天兵泉戮而赤族，其肉色并如金。

《神异记》注曰：西南大荒中有兽，形如兔，人面而能言。心常欺人，言东即西，言南即北，其名曰诡。

吴孙权猎于武昌，有神女见曰：“今日当猎异兽。”忽然不见。俄顷猎得一豹，女复见曰：“可竖其尾于我处而立祠焉。”或曰：“豹尾之设，自孙权始焉。”

《三十国春秋》：伪前梁张重华在梁州，欲诛西河张祚。祚厩马数十匹，同时皆无尾，未几祚遇祸。

唐贾直言，德宗朝父泄漏禁中事，帝怒，赐鸩酒。直言白中使，请自执器以饮其父。中使然之。直言既持杯而自饮之，立死，酒自左足间出，复活。具奏，遂流其父于南海，遇恩归还东平。以劲直名闻，拜谏议大夫。直言妻董氏亦奇节，直言随父流所，谓董氏曰：“生死莫期，不复相见。”令其改适。董入室，以绳缚发，取笔令直言封之，启曰：“非君不解，毕死不开。”其后二十二年再会，旧题宛然，以油沐之，其发俱堕。

太宗朝罢归而含怒曰：“终须杀此田舍奴！”文献皇后问曰：“大家嗔怨谁也？”帝曰：“只是魏徵老兵对众辱我。”后入院，衣赭翟下殿拜，帝惊问曰：“何也？”后曰：“妾闻主圣臣忠。徵能直言，非大家圣德，不有忠臣，妾敢庆贺！”帝大悦，益重魏徵。

曹操密语左右一人曰：“汝明日可挟一刃入吾室中，吾令人执汝。汝勿言，吾有重报于汝。”其人不悟，遂缄默至于死。操用此以惑众，能察人眉睫之用也。

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楚、越。

唐张文成七登科选，员半千云：“张子之文，如青钱万拣万中。”时人以文成为“青钱学士”。

唐狄仁杰为大理寺丞，申中上考。考功驳下，问有何劳绩，寺复执申曰：“岁凡断狱一万二千。”考功特升上下考。

齐高洋残酷，其弟南阳王淩献计，令取群蝎置斛中，裸断一人，为蝎所螫，哀号宛转，不胜其苦。洋笑，飞书谓其弟曰：“有此乐事，何不早言之！”

玄宗御勤政楼，下设百戏，坐安禄山于东阅看。肃宗谏曰：“历古今无臣下与君王同坐阅戏者。”上曰：“渠有异相，故襁之。”又尝与之夜宴，禄山醉，化为猪而龙头。左右遽告，帝曰：“渠龙首猪身，无能为也。”终不杀之，卒乱中国。

河上公尝居河上，不知姓字，无营欲，不履城郭。文帝召之不至，乃就见之。自云穷《老子》一经，甚侮侵于世。与帝语之，帝曰：“吾君也，公卿也，岂无敬君之礼乎？”公遂跃起空中，曰：“吾上不在天，下不在地。帝虽尊，于我何加？”帝谢之，乃下，共论《老子》经之义，帝不能屈。

陆云有笑癖。尝谒司空张华，华多须，以袋盛之。云见华，不及拜而笑倒。又尝自服缢经上船，见水中影，笑而堕水，几至于死。

太宗以魏徵为人镜，谓左右曰：“以古为镜见成败，以铜为镜知美丑，以人为镜知善恶。吾用此三镜，以辨兴衰。今魏徵死，吾失一镜！”

李衡江陵种橘千树，岁收其利，谓其子曰：“吾有木奴千头，可为汝业，当终身衣食也。”

祭彤为辽东太守三十年，帝嘉其功，赐钱百万。

周亚夫平七国归，不得任用，怏怏不乐。帝觉之，因宴与肉，大馘不设箸。亚夫有怨色，帝付廷尉，饥食藁席，九十日至饿死。先时人相其有纵理入口，当饿死，果然。

吕蒙随姊夫邓当击贼，年十六，呵叱而前，当不能禁止。归言于母曰：“贫贱谁可居？设有功，富贵可致。”又曰：“不探虎穴，焉得虎子！”遂成大名。

隋文帝在位时已无道，天下船长三丈，谓其既大，必能藏匿奸党，并令没入官。

昔有人出行，逢一兔走，头击树而死。其人得之，后日日忘家失业，专坐此树下守兔。有过者见之，问：“汝何守株也如是？”

后汉窦武生时，其母并生一蛇，乃送山中。及武母死，有大蛇至母棺柩侧，蜿蜒磕头，血流而去。

郅都为济南太守，诛豪族三百余家，不顾妻子。

后汉韦逞母宗氏，博究经典，置生徒一百二十人，隔纱窗授业。

荀崧有女名灌，崧为襄阳太守，为杜曾所围，崧欲求救于平南将军石览。灌年十三，率勇士千余人，逾城突围，且战且前，诣览乞救。览假兵救崧，贼遂走散。

契苾何力，西蕃酋种大守，授右骁卫将军，早立功勋。太宗征辽，至白雀城，为贼所围，腰中贼稍，疮极重。帝因传令，及拔贼城，得行稍者高突鹑鹑。太宗捉付何力，令自杀。曰：“犬马犹为其主，况于人乎？彼为其主用刃而刺臣者，是勇也。本不相识，岂是冤仇。”遂舍之。

郗超有旷世之度，每有寒素后进，力引拔之。死日为其作诔者四千余人。

鲁肃以义气周急为意。周瑜为居巢长，居母丧，过肃求粮。时肃有米两囤，各三千斛。指一囤与瑜，瑜奇之，遂定交，卒霸吴。

晋王浑妻钟氏，字琰，有藻鉴。生女子淑，求夫。有兵家之子甚俊，欲妻之。令与群吏处，琰自帷中窃视之，曰：“此人才足拔萃，然地寒寿促，不足展其器。”遂止。其人数月卒。

伊尹负鼎以干汤，汤令调味甚甘，得进见。汤问之，答曰：“使臣调国亦如是。”遂以为相，果成王道。

玄宗幸蜀，裴士淹从驾马上，以商较当时卿相。士淹曰：“姚元之如何？”上曰：“才而健者也。”“宋璟如何？”上曰：“贤而泥者也。”论及数十人，皆当其目。末问：“李林甫如何？”上曰：“妒贤嫉能，古今无比。”士淹曰：“若陛下知之，何委用如此之深也！”上俯首而无言。

晋杜预拜荆州，贺客皆集，羊琇与裴楷后至。客坐连床，琇怒曰：“杜预以连榻待客。”拂衣而出。

武宗朝，宰相李德裕奢侈极。每食一杯羹，费钱约三万，杂宝贝、珠玉、雄黄、朱砂，煎汁为之。至三煎，即弃其滓于沟中。

汉昭帝纳上官桀孙女，其父名安，策立为后，方年六岁。

唐萧颖士，开元中，年十九岁，擢进士第。儒释道三教无不该博，然性褊躁，忿戾无比。常使一佣仆曰杜亮，每一决责，便至疮痍，养平，复为其指使如故。人有劝亮曰：“子佣夫也，何不适善主而自苦若是？”答曰：“愚岂不知，但爱其才，慕其博奥，以此恋恋不能。”而卒至于死也。

吴诸葛恪妻晨起对妆台，一婢侍后，忽跃身触栋，张目大叫曰：“室家被害。”有顷，家人归曰：“恪为孙峻所杀。”

陈仲弓《异闻记》曰：张广定者，遭乱避地，有一女子，四岁不能走，又不忍弃之，乃悬笼于古冢中，意谓他日得骸骨。及三年归，引取之，见其尚活。问之，女答曰：“食尽则馁，见其旁

有物引颈呼吸，则效之，故能活。”广定入视之，乃一龟也。陈寔之言，固当不妄。

玄宗偶与宁王博，召太真妃立观，俄而风冒妃帔，覆乐人贺怀智巾帨，香气馥郁不灭。后幸蜀归，怀智以其巾进于上，上执之，潜然而泣曰：“此吾在位时，西国有献香三丸，赐太真，谓之瑞龙脑。”

晋荀爽女适阴瑜，周岁瑜卒，爽以女才高气逸，悯其少寡，欲夺志再嫁。郭奕遣所亲人问之，女私挟刃至，爽夺之。其后广集亲族，设大宴方合，令奕突出见之。女令四角备烛，与奕相见，奕但危坐。即令备浴，女遣二侍者出家以取他物，乃刺臂血书扇曰：“以尸还阴氏。”自缢而死。

昔者愚公居山之阴，而出入有阻，乃勸励子孙移之。山神见曰：“山极崇高，汝何可移？”公曰：“吾生有子，子复有孙，子子孙孙，誓而移之，何为不可！”于是神命夸娥氏为之移之。

秦于骊山之下坑儒士二百四十人，焚《诗》《书》，皆用李斯之计，欲愚黔首焉。

赫连勃勃本号屈子，自改其姓云赫连勃勃，言辉赫与天连。杀人积其头为京观，谓之髑髅台。蒸土筑城，锥刺入，即板筑者死；刺之不入，即锻锥者死。其造器，射入甲者杀铠匠，不入者杀弓匠。莫知所措。

梁周兴嗣为散骑常侍，聪明多才思。武帝出千言，无章句，令嗣次之，因成千字文，归而两目俱丧。及死，开视之，心如掬燥泥。

刘幽求自朝邑尉为中书舍人，三日内拜相。

太宗谓虞世南一人有五绝：一曰博闻，二曰德行，三曰书翰，四曰词藻，五曰忠直。图形凌烟。寿年八十一终。

公孙瓒既杀刘虞，则见有胜己者皆杀之。男子年七岁者不许入城，传达皆用妇人，令语音雄者宣扬其命。

袁绍逼急，乃先缢其妻儿姊妹，然后自赴火而死。

魏武残人性命，重伎艺。有一歌儿性甚慧，而声响入云，操爱其声，未忍杀。乃于群妾中求得二人，声如歌者，密令教授。数月乃成，听之，立杀其前者。

晋范粲，字承明，时齐王芳被废，承明哭甚恸，因不仕。景王辅政，召之不赴，称疾佯狂不言，足不履地。人不闻音。家有婚姻，咨访之，合意者即色不变，否者即卧寝不安。家人以此候其旨于所寝之车。

唐狄仁杰为安抚使，除去淫祠一千二百所。

张巡守宁陵，事急心孤，每战，喊一声，即雁数行飞逆。阮籍居母丧，有吊客至，籍哭即呕血，伏鸡滑浇。

时苗为寿春令，谒治中蒋济，济醉，不见之。归而刻木为人，书曰“酒徒蒋济”，以弓矢射之。牧长闻之不能制。

季孙相鲁，家无衣帛之妾，枵无食粟之马。

哀牢夷，其先有妇人名沙壹，居哀牢山，捕鱼水中，触沉木若有感，因妊孕，十月而生十子，今西南夷其裔也。

唐高祖起义并州，第三女柴绍妻，聚兵鄠、杜间，以应高祖。高祖登位后，封平阳公主，号娘子军，克著勋绩。获封邑不因夫子者，葬用卤簿，自此始。

魏文侯问孤卷子曰：“父子兄弟臣贤足恃乎？”对曰：“父贤不过尧而丹朱傲，子贤不过舜而瞽瞍拘，兄贤不过舜而象傲，弟贤不过旦而管诛，臣贤不过汤武而桀纣伐。君欲理国，贤可恃乎！”

常枞有疾，老子曰：“先生疾甚，能无教语弟子乎？”枞乃大

其口示老子曰：“舌存乎？”曰：“存，岂非柔耶？”“齿亡乎？”曰：“亡，岂非刚耶？”捩曰：“天子事尽矣。”

子产闻妇人哭，使人执而拘之，果手刃其夫者。御者问曰：“何以知之？”子产曰：“夫人所亲也，有病则忧，临死则哀。今夫已死，不哀而惧，是以知有奸也。”

隋朝徐德言妻陈氏，叔宝妹。因惧乱不能相保，德言乃破一镜分之，以为他年不知存亡，但端午日各持其半镜，于市内卖之，以图相合。至期适市，果有一破镜，德言乃题其背曰：“镜与人俱去，镜归人不归。无复嫦娥影，空余七月辉。”时陈氏为杨素所爱，见之，乃命德言对饮。三人环坐，令陈氏赋诗一章，即还之。陈氏诗曰：“今日何迁次，新官对旧官。笑啼俱不敢，方验作人难。”素感之，乃还德言。

昔宇宙初开之时，只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妻，又自羞耻，兄即与其妹上昆仑山，咒曰：“天若遣我兄妹二人为夫妻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于是烟即合，其妹即来就兄，乃结草为扇以障其面。今时人取妇执扇，象其事也。

羊角哀、左伯陶二人为友而贤，俱诣道途，其遇风雨，粮尽，计不俱存。角哀乃并粮与伯陶，得济。角哀入空树中饿死。

明皇杂录

[唐]郑处诲 撰
丁如明 校点

+

南

22/00

校点说明

《明皇杂录》，唐郑处海撰。处海字延美（一作廷美），荥阳人。大和八年（834）举进士，释褐秘府，转监察、拾遗、尚书郎、给事中。累迁工部、刑部侍郎，出为越州刺史、浙东观察使、检校刑部尚书、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新旧《唐书》有传。处海方雅好古，勤于著述，《明皇杂录》为其官校书郎时所撰。此书记玄宗一代杂事，偶亦兼及肃、代两朝史实，颇有史料价值，然时见乖错，《四库全书总目》叹为“小说记事，苟非耳目亲接，安可轻言”。此书《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杂史类著录二卷，《郡斋读书志》收原书二卷，别录一卷，但均非完帙。《守山阁丛书》本据《四库》本翻刻，分上下两卷及补遗一卷，并自辑逸文一卷。今以《守山阁丛书》本作底本，参校《唐代丛书》本及《太平广记》有关各条。底本原有《校勘记》数纸，今不逐录，仅择其善者，径改补正文。另辑得补遗四则，采自宋曾慥《类说》及阮阅《诗话总龟》。

目 录

卷上	(955)
卷下	(961)
补遗	(969)
逸文	(975)
补遗四则	(981)

明皇杂录卷上

开元中，房瑄之宰卢氏也，邢真人和璞自泰山来，房瑄虚心礼敬，因与携手闲步，不觉行数十里。至夏谷村，遇一废佛堂，松竹森映。和璞坐松下，以杖扣地，令侍者掘，深数尺，得一瓶，瓶中皆是娄师德与永公书。和璞笑谓曰：“省此乎？”房遂洒然方记其为僧时。永公即房之前身也。和璞谓房曰：“君歿之时，必因食鱼脍；既歿之后，当以梓木为棺；然不得歿于君之私第，不处公馆，不处玄坛佛寺，不处亲友之家。”其后遭于阆州，寄居州之紫极宫，卧疾数日，使君忽具鲙邀房于郡斋，房亦欣然命驾，食竟而归，暴卒。州主命攒槨于宫中，棺得梓木为之。

开元末，杭州有孙生者，善相人，因至睦州，郡守令遍相僚吏。时房瑄为司户，崔涣自万年县尉贬桐庐县丞，生曰：“二君位皆至台辅，然房神器大宝合在掌握中，崔后合为杭州刺史，某虽不见，亦合蒙其恩惠。”既而房以宰辅赉册书，自蜀往灵武授肃宗。崔后果为杭州刺史，下车访孙生，即已亡旬日矣。署伊子为牙将，以粟帛赈恤其家。

开元中，上急于为理，尤注意于宰辅，常欲用张嘉贞为相，而忘其名。夜令中人持烛于省中，访直宿者为谁，还奏中书侍郎韦抗，上即令召入寝殿。上曰：“朕欲命一相，尝记得风标为当时重臣，今为北方诸伯，不欲访左右，旬日念之，终忘其名，卿试言之。”抗奏曰：“张齐丘今为朔方节度。”上即令草诏，仍

令宫人持烛，抗跪于御前，援笔而成。上甚称其敏捷典丽，因促命写诏敕。抗归宿省中，上不解衣以待旦，将降其诏书。夜漏未半，忽有中人复促抗入见。上迎谓曰：“非张齐丘，乃太原节度张嘉贞。”别命草诏。上谓抗曰：“维朕志先定，可以言命矣。适朕因阅近日大臣章疏，首举一通，乃嘉贞表也，因此洒然方记得其名，此亦天启，非人事也。”上嘉其得人，复叹用舍如有人主张。

苏頔聪悟过人，日诵数千言，虽记览如神，而父瓌训厉至严，常令衣青布襦伏于床下，出其颈受覆楚。及壮，而文学该博，冠于一时，性疏俊嗜酒。及玄宗既平内难，将欲草制书，难其人，顾谓瓌曰：“谁可为诏？试为思之。”瓌曰：“臣不知其他，臣男頔甚敏捷，可备指使，然嗜酒，幸免沾醉，足以了其事。”玄宗遽命召来。至时宿醒未解，粗备拜舞，尝醉呕殿下，命中使扶卧于御前，玄宗亲为举衾以覆之。既醒，受简笔立成，才藻纵横，词理典贍。玄宗大喜，抚其背曰：“知子莫若父，有如此耶？”由是器重，已注意于大用矣。韦嗣立拜中书令，瓌署官告，頔为之辞，薛稷书，时人谓之三绝。頔才能言，有京兆尹过瓌，命頔咏“尹”字，乃曰：“丑虽有足，甲不全身，见君无口，知伊少人。”瓌与东明观道士周彦云素相往来，周时欲为师建立碑碣，谓瓌曰：“成某志不过烦相君诸子：五郎文，六郎书，七郎致石。”瓌大笑，口不言而心服其公。瓌子頔第五，诜第六，冰第七，诜善八分书。

玄宗御勤政楼，大张乐，罗列百妓。时教坊有王大娘者，善戴百尺竿，竿上施木山，状瀛洲、方丈，令小儿持绛节出入于其间，歌舞不辍。时刘晏以神童为秘书正字，年十岁，形状犷劣，而聪悟过人。玄宗召于楼上帘下，贵妃置于膝上，为施粉

黛，与之巾栉。玄宗问晏曰：“卿为正字，正得几字？”晏曰：“天下字皆正，唯‘朋’字未正得。”贵妃复令咏王大娘戴竿，晏应声曰：“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谁得绮罗翻有力，犹自嫌轻更著人。”玄宗与贵妃及诸嫔御欢笑移时，声闻于外，因命牙笏及黄文袍以赐之。

杨国忠之子暄，举明经，礼部侍郎达奚珣考之，不及格，将黜落，惧国忠而未敢定。时驾在华清宫，珣子抚为会昌尉，珣遽召使，以书报抚，令候国忠具言其状。抚既至国忠私第，五鼓初起，列火满门，将欲趋朝，轩盖如市。国忠方乘马，抚因趋入谒于烛下，国忠谓其子必在选中，抚盖微笑，意色甚欢。抚乃白曰：“奉大人命，相君之子试不中，然不敢黜退。”国忠却立，大呼曰：“我儿何虑不富贵，岂藉一名，为鼠辈所卖耶！”不顾，乘马而去。抚惶骇，遽奔告于珣曰：“国忠持势倨贵，使人之惨舒，出于咄嗟，奈何以校其曲直？”因致暄于上第。既而为户部侍郎，珣才自礼部侍郎转吏部侍郎，与同列。暄话于所亲，尚叹己之淹徊，而谓珣迁改疾速。

萧颖士，开元二十三年及第，恃才傲物，曼无与比。常自携一壶，逐胜郊野。偶憩于逆旅，独酌独吟，会有风雨暴至，有紫衣老人，领一小童，避雨于此。颖士见之散冗，颇肆陵侮。逡巡风定雨霁，车马卒至，老人上马呵殿而去。颖士仓忙覘之，左右曰：“吏部王尚书，名丘。”初，萧颖士常造门，未之面，极惊愕，则日具长笺造门谢。丘命引至庑下，坐责之，且曰：“所恨与子非亲属，当庭训之耳。”顷曰：“子负文学之名，踞忽如此，止于一第乎？”颖士终扬州功曹。

润州刺史韦诜，自以族望清华，尝求子婿，虽门地贵盛、声名藉甚者，诜悉以为不可。遇岁除，日闲无事，妻孥登城眺览，

见数人，方于园圃有所瘞。洗异之，召吏指其所，使访求焉。吏还白曰：“所见乃参军裴宽所居也。”令与宽俱来。洗诘其由，宽曰：“某常自戒，义不以苞苴污其家。今日有人遗鹿置之而去，既不能自欺，因与家僮瘞于后园，以全其所守。不谓太守见之。”洗因降阶曰：“某有息女，愿授君子。”裴拜谢而去。归谓其妻曰：“尝求佳婿，今果得之。”妻问其谁，即向之城上所见瘞物者。明日，复召来，韦氏举家视其帘下。宽衣碧衫，疏瘦而长，旧制，八品以下衣碧。入门，其家大噓，呼为鹤鹑，洗妻涕泣于帷下。既退，洗谓其妻曰：“爱其女，当令作贤公侯之妻，奈何白如瓠者，人奴之材？”洗竟以女妻之，而韦氏与宽偕老，其福寿贵盛，亲族莫有比焉。故开元、天宝推名家旧望，以宽为称首。

姚元崇与张说同为宰辅，颇疑阻，屡以其相侵，张衔之颇切。姚既病，诫诸子曰：“张丞相与我不叶，衅隙甚深。然其人少怀奢侈，尤好服玩，吾身歿之后，以吾尝同寮，当来吊。汝其盛陈吾平生服玩宝带重器，罗列于帐前，若不顾，汝速计家事，举族无类矣；目此，吾属无所虞，便当录其玩用，致于张公，仍以神道碑为请。既获其文，登时便写进，仍先砉石以待之，便令镌刻。张丞相见事迟于我，数日之后当悔，若却征碑文，以刊削为辞，当引使视其镌刻，仍告以闻上。”讫姚既歿，张果至，目其玩服三四，姚氏诸孤，悉如教诫。不数日文成，叙述该详，时为极笔。其略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时成岁，亭毒之功存。”后数日，张果使使取文本，以为词未周密，欲重为删改。姚氏诸子，仍引使者示其碑，乃告以奏御。使者复命。悔恨拊膺，曰：“死姚崇犹能算生张说，吾今知才之不及也远矣。”

李适之既贵且豪，常列鼎于前，以具膳羞。一旦庭中鼎跃

出相斗，家僮告适之，乃往其所，酌酒自誓，而斗亦不解，鼎耳及足皆落。明日，适之罢知政事，拜太子少保，时人知其祸未止也。俄为李林甫所陷，贬宜春太守。适之男霄，为卫尉少卿，亦贬巴陵郡别驾。适之至州，不旬月而终，时人以林甫迫杀之。霄乃迎丧至都，李林甫怒犹未已，令人诬告于河南府，杖杀之。适之好饮，退朝后，即速宾朋亲戚谈话赋诗，曾不偏于林甫。初，适之在相位日，曾赋诗曰：“朱门长不备，亲友恣相过，今日过五十，不饮复如何？”及罢相，作诗曰：“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借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及死非其罪，时人冤叹之。

李林甫宅亦屡有妖怪，其南北隅沟中，有火光大起，或有小儿持火出入，林甫恶之，奏于其地立嘉猷观。林甫将疾，晨起将朝，命取书囊，——即常时所要事目也。忽觉书囊颇重于常，侍者开视之，即有二鼠出焉。投于地，即变为狗，苍色壮大，雄目张牙，仰视林甫。命弓射之，殷然有声，狗形即灭。林甫恶之，称疾不朝。其日遂病，不逾月而卒。

唐天后尝召诸皇孙坐于殿上，观其嬉戏，取西国所贡玉环钏杯盘列于前后，纵令争取，以观其志。莫不奔竞，厚有所获，独玄宗端坐，略不为动。后大奇之，抚其背曰：“此儿当为太平天子。”遂命取玉龙子以赐。玉龙子，太宗于晋阳宫得之，文德皇后常置之衣箱中，及大帝载诞之三日，以朱络衣裸并玉龙子赐焉。其后常藏之内府，虽其广不数寸，而温润精巧，非人间所有。及玄宗即位，每京师愆雨，必虔诚祈祷，将有霖注，逼而视之，若奋鳞鬣。开元中，三辅大旱，玄宗复祈祷，而涉旬无雨，帝密投南内之龙池，俄而云物暴起，风雨随作。及幸西蜀，车驾次渭水，将渡，驻蹕于水滨，左右侍御，或有临流濯弄者，

于沙中得之。上闻惊喜，视之泫然流泣曰：“此吾昔时所宝玉龙子也。”自此每夜中光彩辉烛一室。上既还京，为小黄门攘窃以遗李辅国，李辅国常置于柜中。辅国将败，夜闻柜中有声，开视之，已亡其所。

王锜之子准为卫尉少卿，出入以斗鸡侍帝左右。时李林甫方持权恃势，林甫子岫为将作监，亦入侍帷幄。岫常为准所侮，而不敢发一言。一旦准尽率其徒过驸马王瑶私第，瑶望尘趋拜，准挟弹，命中于瑶巾冠之上，因折其玉簪，以为取笑乐，遂置酒张乐。永穆公主亲御匕，公主即帝之长女也，仁孝端淑，颇推于戚里，帝特所钟爱。准既去，或有谓瑶曰：“鼠辈虽恃其父势，然长公主帝爱女，君待之或阙，帝岂不介意耶？”瑶曰：“天子怒无所畏，但性命系七郎，安敢不尔！”时人多呼为七郎，其盛势横暴，人之所畏也如是。

王毛仲本高丽人，玄宗在藩邸，与李宜得服勤左右，帝皆爱之。每侍宴，与姜皎同榻，坐于帝前。既而贵倨恃旧，益为不法，帝常优容之，每遣中官问讯。毛仲受命之后，稍不如意，必恣其凌辱，而后遣还。高力士、杨思勳忌之颇深，而未尝敢言于帝。毛仲妻李氏，既诞育三日，帝命力士赐以酒食金帛甚厚，仍命其子为五品官。力士既还，帝曰：“毛仲喜否，复有何词？”力士曰：“出其儿以示臣，熟眄裸中曰：‘此儿岂不消三品官？’”帝大怒曰：“往诛韦氏，此贼尚持两端，避事不入，我未尝言之。今敢以赤子恨我耶？”由是恩义益衰。帝自先天在位，后十五年至开府者，惟四人：后父王仁皎、姚崇、宋璟、王毛仲而已。

明皇杂录卷下

张九龄在相位有謇谔匪躬之诚，玄宗既在位年深，稍息庶政，每见帝无不极言得失。李林甫时方同列，闻帝意，阴欲中之。时欲加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实封，九龄因称其不可，甚不叶帝旨。他日林甫请见，屡陈九龄颇怀诽谤。于时方秋，帝命高力士持白羽扇以赐，将寄意焉。九龄惶恐，因作赋以献，又为《归燕》诗以贻林甫。其诗曰：“海燕何微渺，乘春亦蹇来。岂知泥滓贱，只见玉堂开。绣户时双入，华轩日几回。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林甫览之，知其必退，恚怒稍解。九龄洎裴耀卿罢免之日，自中书至月华门，将就班列，二人鞠躬卑逊，林甫处其中，抑扬自得。观者窃谓一雕挟两兔。俄而诏张、裴为左右仆射，罢知政事。林甫视其诏，大怒曰：“犹为左右丞相耶？”二人趋就本班，林甫目送之。公卿以下视之，不觉股栗。

玄宗宴于勤政楼下，巷无居人，宴罢，帝犹垂帘以观。兵部侍郎卢绚谓帝已归宫掖，垂鞭按辔，纵横楼下，绚负文雅之称，而复风标清粹。帝一见不觉目送之，问左右曰：“谁？”近臣具以绚名氏对之，帝亟称其蕴藉。是时林甫方持权忌能，帝左右宠幸，未尝不厚以金帛为贿，由是帝之动静，林甫无不知之。翌日，林甫召绚之子弟谓曰：“贤尊以素望清崇，今南方籍才，圣上有交广之寄，可乎？若惮遐方，即当请老，不然，以宾詹仍分务东洛，亦优贤之命也。”子归而具道建议可否，于是绚以宾詹为请。林甫恐乖众望，出为华州刺史，不旬月，诬其有疾，为

郡不理，授太子詹事员外安置。

唐玄宗在东洛，大酺于五凤楼下，命三百里内县令、刺史率其声乐来赴阙者，或请令较其胜负而赏罚焉。时河内郡守令乐工数百人于车上，皆衣以锦绣，伏厢之牛，蒙以虎皮，及为犀象形状，观者骇目。时元鲁山遣乐工数十人联袂歌《于芳》，于芳，鲁山文也。玄宗闻而异之，试征其词，乃叹曰：“贤人之言也。”其后上谓宰臣曰：“河内之人其在涂炭乎？”促命征还，而授以散秩。每赐宴设酺会，则上御勤政楼。金吾及四军兵士未明陈仗，盛列旗帜，皆帔黄金甲，衣短后绣袍。太常陈乐，卫尉张幕后，诸蕃酋长就食。府县教坊大陈山车旱船、寻撞走索、丸剑角抵、戏马斗鸡。又令宫女数百，饰以珠翠，衣以锦绣，自帷中出，击雷鼓为《破阵乐》、《太平乐》、《上元乐》。又引大象、犀牛入场，或拜舞，动中音律。每正月望夜，又御勤政楼，观作乐。贵臣戚里官设看楼，夜阑，即遣宫女于楼前歌舞以娱之。

唐开元中，乐工李龟年、彭年、鹤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学盛名。彭年善舞，鹤年、龟年能歌，尤妙制《渭川》，特承顾遇。于东都大起第宅，僭侈之制，逾于公侯。宅在东都通远里，中堂制度甲于都下。今裴晋公移于定鼎门外别墅，号绿野堂。其后龟年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赏，为人歌数阕，座中闻之，莫不掩泣罢酒。则杜甫尝赠诗所谓：“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值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崔九堂，殿中监涤、中书令湜之第也。

唐开元中，关辅大旱，京师阙雨尤甚，亟命大臣遍祷于山泽间，而无感应。上于龙池新创一殿，因召少府监冯绍正，令于四壁各画一龙。绍正乃先于西壁画素龙，奇状蜿蜒，如欲振

跃。绘事未半，若风云随笔而生。上及从官于壁下观之，鳞甲皆湿。设色未终，有白气若帘庑间出，入于池中，波涌涛汹，雷电随起，侍御数百人皆见。白龙自波际乘云气而上，俄顷阴雨四布，风雨暴作，不终日而甘霖遍于畿内。

安禄山之陷两京，王维、郑虔、张通皆处于贼庭。洎克复，俱囚于杨国忠旧宅。崔相国圆因召于私第令画，各画数壁。当时皆以圆勋贵莫二，望其救解。故运思精深，颇极能事，故皆获宽典，至于贬降，必获善地。

张说之谪岳州也，常郁不乐。时宰以说机辨才略，互相排摈。苏颋方当大用，而张说与瓌相善，张因为《五君咏》，致书，封其诗以遗颋，戒其使曰：“候忌日近暮送之。”使者既至，因忌日赍书至颋门下。会积阴累旬，近暮吊客至，多说先公僚旧，颋因览诗，呜咽流涕，悲不自胜。翌日，乃上封事，陈说忠贞蹇谔，尝勤劳王室，亦人望所属，不宜沦滞于遐方。上乃降玺书劳问，俄而迁荆州长史。陆象先、韦嗣立、张廷珪、贾曾，皆以遭逐岁久，因加甄收。颋常以说父之执友，事之甚谨；而说重其才器，深加敬慕焉。

玄宗幸华清宫，新广汤池，制作宏丽。安禄山于范阳，以白玉石为鱼龙鳧雁，仍为石梁及石莲花以献，雕镌巧妙，殆非人工。上大悦，命陈于汤中，又以石梁横亘汤上，而莲花才出于水际。上因幸华清宫，至其所，解衣将入，而鱼龙鳧雁皆若奋鳞举翼，状欲飞动。上甚恐，遽命撤去，其莲花至今犹存。又尝于宫中置长汤屋数十间，环回甃以文石，为银镂漆船及白香木船，置于其中，至于楫橹，皆饰以珠玉。又于汤中垒瑟瑟及丁香为山，以状瀛洲、方丈。上将幸华清宫，贵妃姊妹竞车服，为一犍车，饰以金翠，间以珠玉，一车之费，不下数十万贯。

既而重甚，牛不能引，因复上闻，请各乘马。于是竞购名马，以黄金为衔鞅，组绣为障泥，共会于国忠宅，将同入禁中。炳炳照灼，观者如堵。自国忠宅至于城东南隅，仆御车马，纷纭其间。国忠方与客坐于门下，指而谓客曰：“某家起于细微，因缘椒房之亲，以至于是。吾今未知税驾之所，念终不能致令名，要当取乐于富贵耳。”由是骄奢僭侈之态纷然，而昧处满持盈之道矣。太平公主玉叶冠，虢国夫人夜光枕，杨国忠锁子帐，皆稀代之宝，不能计其直。

杨贵妃姊虢国夫人，恩宠一时，大治宅第。栋宇之华盛，举无与伦。所居韦嗣立旧宅，韦氏诸子方午偃息于堂庑间。忽见妇人衣黄罗帔衫，降自步辇，有侍婢数十人，笑语自若，谓韦氏诸子曰：“闻此宅欲卖，其价几何？”韦氏降阶曰：“先人旧庐，所未忍舍。”语未毕，有工数百人，发东西厢，撤其瓦木。韦氏诸子乃率家童，絜其琴书，委于路中。而授韦氏隙地十数亩，其宅一无所酬。虢国中堂既成，召匠圻墁，授二百万偿其值，而复以金盞瑟瑟三斗为赏。后复归韦氏，曾有暴风拔树，委其堂上，已而视之，略无所伤。既撤瓦以观之，皆乘以木瓦，其制作精致，皆此类也。虢国每入禁中，常乘骢马，使小黄门御。紫骢之俊健，黄门之端秀，皆冠绝一时。

张果者，隐于恒州条山，常往来汾晋间，时人传有长年秘术。耆老云为儿童时见之。自言数百岁矣。唐太宗、高宗屡征之不起，则天召之出山，佯死于妒女庙前。时方盛热，须臾臭烂生虫。闻于则天，信其死矣。后有人于恒州山中复见之。果乘一白驴，日行数万里，休则摺叠之，其厚如纸，置于巾箱中；乘则以水喂之，还成驴矣。开元二十三年，玄宗遣通事舍人裴晤驰驿于恒州迎之，果对晤气绝而死。晤乃焚香启请，宣

天子求道之意，俄顷渐苏，晤不敢逼，驰还奏之。乃命中书舍人徐峤赍玺书迎之，果随峤到东都，于集贤院安置，肩舆入宫，备加礼敬。玄宗因从容谓曰：“先生得道者，何齿发之衰耶？”果曰：“衰朽之岁，无道术可凭，故使之然，良足耻也。今若尽除，不犹愈乎？”因于御前拔去鬓发，击落牙齿，流血溢口。玄宗甚惊，谓曰：“先生休舍，少选晤语。”俄顷召之，青鬓皓齿，愈于壮年。一日，秘书监王迥质、太常少卿萧华，尝同造焉。时玄宗欲令尚主，果未之知也，忽笑谓二人曰：“娶妇得公主，甚可畏也。”迥质与华咸未谕其言。俄顷有中使至，谓果曰：“上以玉真公主早岁好道，欲降于先生。”果大笑，竟不承诏，二人方悟向来之言。是时公卿多往谒，或问以方外之事，皆诡对之。每云余是尧时丙子年人，时莫能测也。又云尧时为侍中，善于胎息，累日不食，食时但进美酒及三黄丸。玄宗留之殿，赐之酒，辞以山臣饮不过二升，有一弟子饮可一斗。玄宗闻之喜，令召之。俄一小道士自殿檐飞下，年可十六七，美姿容，旨趣雅淡，谒见上，言词清爽，礼貌臻备。玄宗命坐，果曰：“弟子当侍立于侧，未宜赐坐。”玄宗目之愈喜，遂赐之酒，饮及一斗不辞。果辞曰：“不可更赐，过度必有所失，致龙颜一笑耳。”玄宗又逼赐之，酒忽从顶涌出，冠子落地，化为一榼。玄宗及嫔御皆惊笑，视之，已失道士矣。但见一金榼在地，覆之，榼盛一斗，验之，乃集贤院中榼也。累试仙术，不可穷纪。有师夜光者，善视鬼，玄宗尝召果坐于前，而敕夜光视之。夜光至御前，奏曰：“不知张果安在乎？愿视察也。”而果在御前久矣，夜光卒不能见。又有邢和璞者，尝精于算术，每视人则布筹于前，未几已能详其名氏、善恶、夭寿，前后所算计千数，未尝不析其详细，玄宗奇之久矣。及命算果，则运筹移时，意竭神沮，终不

能定其甲子。玄宗谓中贵人高力士曰：“我闻神仙之人，寒燠不能瘵其体，外物不能浼其中，今张果，善算者不能究其年，视鬼者莫得见其状，神仙倏忽，岂非真者耶？然尝闻堇斟饮之者死，若非仙人，必败其质，可试以饮也。”会天大雪，寒甚，玄宗命进堇斟赐果。果遂举饮尽三卮，醺然有醉色，顾谓左右曰：“此酒非佳味也。”即偃而寝，食顷方寤。忽览镜视其齿，皆斑然焦黑，遽舍侍童，取铁如意击其齿尽堕，收于衣带中，徐解衣出药一帖，色微红光莹，果以傅诸齿穴中。已而又寝，久之忽寤。再引镜自视，其齿已生矣，其坚然光白，愈于前也。玄宗方信其灵异，谓力士曰：“得非真神仙乎？”遂下诏曰：“恒州张果先生，游方之外者也，迹先高尚，心入宵冥，久混光尘，应召赴阙，莫知甲子之数，且谓羲皇上人。问以道枢，尽会宗极。今则将行朝礼，爰申宠命，可授银青光禄大夫，赐号通玄先生。”未几，玄宗狩于咸阳，获一大鹿，稍异常者。庖人方饌，果见之曰：“此仙鹿也，已满千岁。昔汉武元狩五年，臣曾侍从畋于上林，时坐获此鹿，既而放之。”玄宗曰：“鹿多矣，时迁代变，岂不为猎者所获乎？”果曰：“武帝舍鹿之时，以铜牌志于左角下。”遂命验之，果获铜牌二寸许，但文字凋暗耳。玄宗又谓果曰：“元狩是何甲子，至此凡几年矣？”果曰：“是岁癸亥，武帝始开昆明池，今甲戌，八百五十二年矣。”玄宗命太史校其长历，略无差焉，玄宗又奇之也。是时又有道士叶法善，亦多术，玄宗问曰：“果何人耶？”答曰：“臣知之，然臣言讫即死，故不敢言。若陛下免冠跣足救臣，即得活。”玄宗许之。法善曰：“此混沌初分白蝙蝠精。”言讫，七窍流血，僵仆于地。玄宗遽诣果所，免冠跣足，自称其罪。果徐曰：“此儿多口过，不遣之，恐败天地间事耳。”玄宗复哀请，久之，果以水喷其面，法善即时复

生。其后累陈老病，乞归恒州，诏给驿送到恒州。天宝初，玄宗又遣征召，果闻之，忽卒，弟子葬之。后发棺视之，空棺而已。

李遐周者，颇有道术，唐开元中，尝召入禁中，后求出住玄都观。唐宰相李林甫尝往谒之，遐周谓曰：“若公存则家泰，亡则家破。”林甫拜泣，求其救解。笑而不答，曰：“戏之耳。”天宝末，禄山豪横跋扈，远近忧之，而上意未悟。一旦遐周隐去，不知所之，但于其所居壁上题诗数章，言禄山僭窃及幸蜀之事，时人莫晓，后方验之。其末篇曰：“燕市人皆去，函关马不归。若逢山下鬼，环上系罗衣。”“燕市人皆去”，禄山悉幽蓟之众而起也；“函关马不归”者，哥舒翰潼关之败，匹马不还也；“若逢山下鬼”者，马嵬蜀中驿名也；“环上系罗衣”者，贵妃小字玉环，马嵬时，高力士以罗巾缢之也。其所先见，皆此类矣。

开元中，朝廷选用群官，必推精当，文物既盛，英贤出入，皆薄其外任，虽雄藩大府，由中朝冗员而授，时以为左迁。班景倩自扬州采访使入为大理少卿，路由大梁，倪若水为郡守，西郊盛设祖席。宴罢，景倩登舟，若水望其行尘，谓掾吏曰：“班公是行，何异登仙乎？为之驺殿，良所甘心。”默然良久，方整回驾。既而为诗投相府，以道其诚，其词为当时所称赏。

玄宗尝器重苏颋，欲待以为相，礼遇顾问，与群臣特异。欲命相前一日，上秘密不欲左右知，迨夜将艾，乃令草诏，访于侍臣曰：“外廷直宿谁？”遂命秉烛召来，至则中书舍人萧嵩。上即以颋姓名授嵩，令草制书。既成，其词曰：“国之瑰宝。”上寻读三四，谓嵩曰：“颋，瓌之子，朕不欲斥其父名，卿为刊削之。”上仍命撤帐中屏风与嵩，嵩惭惧流汗，笔不能下者久之。上以嵩抒思移时，必当精密，不觉前席以观。唯改曰：“国之珍

宝。”他无更易。嵩既退，上掷其草于地曰：“虚有其表耳。”嵩长大多髯，上故有是名。左右失笑。上闻，遽起掩其口，曰：“嵩虽才艺非长，人臣之贵，亦无与比，前言戏耳。”其默识神览，皆此类也。

玄宗命宇文融为括田使，融方恣睢，稍不附己者必加诬潜。密奏以为卢从愿广置田园，有地数百顷，帝素器重，亦倚为相者数矣。而又族望宦婚，鼎盛于一时，故帝亦重言其罪，但目从愿为多田翁。从愿少家相州，应明经，常从五举，制策三等，授夏县尉。自明经至吏部侍郎才十年，自吏部员外至侍郎只七个月。

明皇杂录补遗

高力士既谴于巫州，山谷多莽而人不食，力士感之，因为诗寄意：“两京作斤卖，五溪无人采。夷夏虽有殊，气味终不改。”其后会赦归至武溪，道遇开元中羽林军士坐事谪岭南，停车访旧，方知上皇已厌世。力士北望号泣，呕血而死。

天宝末，群贼陷两京，大掠文武朝臣及黄门宫嫔乐工骑士，每获数百人，以兵仗严卫送于雒阳。至有逃于山谷者，而卒能罗捕追胁，授以冠带。禄山尤致意乐工，求访颇切，于旬日获梨园弟子数百人。群贼因相与大会于凝碧池，宴伪官数十人，大陈御库珍宝，罗列于前后。乐既作，梨园旧人不觉歔歔，相对泣下，群逆皆露刃持满以胁之，而悲不能已。有乐工雷海清者，投乐器于地，西向恸哭。逆党乃缚海清于戏马殿，支解以示众，闻之者莫不伤痛。王维时为贼拘于菩提寺中，闻之赋诗曰：“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

唐天宝中，有孙甌生者，深于道术，玄宗召至京师，甌生善辘石累卵，折草为人马，乘之东西驰走。太真妃特乐其术，数召入宫试之。及禄山之乱，不知所之。

唐开元中，有僧义福者，上党人也。梵行精修，相好端洁，缙绅士庶，翕然归依。尝从驾往东都，所历郡县，人皆倾向，檀施巨万，皆委之而去。忽一旦召其学徒，告己将终。兵部侍郎张均、中书侍郎严挺之、刑部侍郎房琯、礼部侍郎韦陟，常所礼

谒，是日亦同造焉。义福乃升座为门徒演法，乃曰：“吾没于是日，当以诀别耳。”久之，张谓房曰：“某宿岁饵金丹，尔来未尝临丧。”言讫，张遂潜去。义福忽谓房曰：“某与张公游有数年矣，张有非常之咎，名节皆亏，向来若终法会，足以免难，惜哉！”乃携房之手曰：“必为中兴名臣，公其勉之。”言讫而终。及禄山之乱，张均陷贼庭，授伪署，房瑄赞两朝，竟立大节。

僧一行，姓张氏，钜鹿人，本名遂。唐玄宗既召见，谓曰：“卿何能？”对曰：“唯善记览。”玄宗因诏掖庭，取宫人籍以示之，周览既毕，覆其本，记念精熟，如素所习读。数幅之后，玄宗不觉降御榻，为之作礼，呼为圣人。先是，一行既从释氏，师事普寂于嵩山，师尝设食于寺，大会群僧及沙门，居数百里者皆如期而至，且聚千余人。时有卢鸿者，道高学富，隐于嵩山，因请鸿为文赞叹其会。至日，鸿持其文至寺，其师授之，致于几案上。钟梵既作，鸿请普寂曰：“某为文数千言，况其字僻而言怪，盍于群僧中选其聪悟者，鸿当亲为传授。”乃令召一行。既至，伸纸微笑，止于一览，复致于几上，鸿轻其疏脱而窃怪之。俄而群僧会于堂，一行攘袂而进，抗音兴裁，一无遗忘。鸿惊愕久之，谓寂曰：“非君所能教导也，当纵其游学。”一行因穷《大衍》。自此访求师资，不远千里。尝至天台国清寺，见一院古松数十步，门有流水。一行立于门屏间，闻院中僧于庭布算，其声簌簌。既而谓其徒曰：“今日当有弟子求吾算法，已合到门，岂无人导达耶？”即徐一算，又谓曰：“门前水合却西流，弟子当至。”一行承言而入，稽首请法，尽授其术焉。而门水旧东流，忽改为西流矣。邢和璞尝谓尹愔曰：“一行其圣人乎？汉之洛下閎造《大衍历》，云后八百岁当差一日，则有圣人定，今年期毕矣。而一行造《大衍历》，正在差谬，则洛下閎之言信

矣。”一行又尝诣道士尹崇，借扬雄《太玄经》，数日复诣崇还其书。崇曰：“此书意旨深远，吾寻之积年，尚不能晓，吾子试更研求，何遽见还也？”一行曰：“究其义矣。”因出所撰《大衍玄图》及《义诀》一卷，以示崇，崇大嗟伏，谓人曰：“此后生颜子也。”初，一行幼时家贫，邻有王姥，前后济之约数十万，一行常思报之。至开元中，一行承玄宗敬遇，言无不可。未几，会王姥儿犯杀人，狱未具，姥诣一行求救。一行曰：“姥要金帛，当十倍酬也，君上执法，难以情求，如何？”王姥戟手大骂曰：“何用识此僧！”一行从而谢之，终不顾。一行心计浑天寺中工役数百，乃命空其室内，徙一大瓮于中央，密选常住奴二人，授以布囊，谓曰：“某坊某角有废园，汝向中潜伺，从午至昏，当有物入来，其数七者，可尽掩之，失一则杖汝。”如言而往，至酉后，果有群豕至，悉获而归。一行大喜，令置瓮中，覆以木盖，封以六一泥，朱题梵字数十，其徒莫测。诘朝，中使叩门急，召至便殿，玄宗迎问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见，是何祥也？师有以禳之乎？”一行曰：“后魏时失荧惑，至今帝车不见，古所无者，天将大警于陛下也。夫匹妇匹夫，不得其所则殒霜赤旱，盛德所感，乃能退藏，感之切者，其在葬枯出系乎？释门以瞋心坏一切喜，慈心降一切魔，如臣曲见，莫若大赦天下。”玄宗从之。又其夕，太史奏北斗一星见，凡七日而复。至开元末，裴宽为河南尹，深信释氏，师事普寂禅师，日夕造焉。居一日，宽诣，寂云：“方有少事，未暇款语，且请迟回少憩也。”宽乃屏息，止于空室，见寂洁涤正堂，焚香端坐。坐未久，忽闻扣门，连云：“天师一行和尚至矣。”一行入诣寂作礼，礼讫，附耳密语，其貌绝恭，寂但颌云：“无不可者。”一行语讫，降阶入南室，自阖其户。寂乃徐命弟子云：“遣钟，一行和尚灭度矣。”左右疾走视

之，一如其言。灭度后，宽乃服衰经葬之，自徒步出城送之。

唐玄宗既用牛仙客为相，颇忧时议不叶，因访于高力士：“用仙客相，外议以为如何？”力士曰：“仙客出于胥吏，非宰相器。”上大怒曰：“即当用康璠。”盖上一时恚怒之词，举其极不可者。或有窃报璠，以为上之语恩渥颇深，行当为相矣。璠闻之，以为信然。翌日，盛服趋朝，既就列，延颈北望，冀有成命，观之者无不掩口。然时论亦以长者目焉。璠为将作大匠，多巧思，尤能知地，常谓人曰：“我居是宅中，不为宰相耶？”闻之者益为嗤笑。

玄宗尝命教舞马四百蹄各为左右，分为部目，为某家宠、某家骄。时塞外亦有善马来贡者，上俾之教习，无不曲尽其妙。因命衣以文绣，络以金银，饰其鬃鬣，间杂珠玉。其曲谓之《倾杯乐》者数十回，奋首鼓尾，纵横应节。又施三层板床，乘马而上，旋转如飞。或命壮士举一榻，马舞于榻上，乐工数人立左右前后，皆衣淡黄衫、文玉带，必求少年而姿貌美秀者。每千秋节，命舞于勤政楼下。其后上既幸蜀，舞马亦散在人间。禄山常观其舞而心爱之，自是因以数匹置于范阳。其后转为田承嗣所得，不之知也，杂之战马，置之外栈。忽一日，军中享士，乐作，马舞不能已。厮养皆谓其为妖，拥彗以击之。马谓其舞不中节，抑扬顿挫，犹存故态。吏遽以马怪白承嗣，命箠之甚酷，马舞甚整，而鞭挞愈加，竟毙于桁下。时人亦有知其舞马者，惧暴而终不敢言。

唐玄宗自蜀回，夜阑登勤政楼，凭栏南望，烟云满目，上因自歌曰：“庭前琪树已堪攀，塞外征夫久未还。”盖卢思道之词也。歌歇，上问：“有旧人乎？逮明为我访来。”翌日，力士潜求于里中，因召与同至，则果梨园子弟也。其夜，上复与乘月登

楼，唯力士及贵妃侍者红桃在焉。遂命歌《凉州词》，贵妃所制，上亲御玉笛为之倚曲。曲罢相睹，无不掩泣。上因广其曲，今《凉州》传于人间者，益加怨切焉。至德中，明皇复幸华清宫，父老奉迎，壶浆塞路。时上春秋已高，常乘步辇，父老进曰：“前时上皇过此，常逐从禽，今何不为？”上曰：“吾老矣，岂复堪此？”父老士女闻之，莫不悲泣。新丰市有女伶曰谢阿蛮，善舞《凌波曲》，常入宫中，杨贵妃遇之甚厚，亦游于国忠及诸姨宅。上至华清宫，复令召焉。舞罢，阿蛮因出金粟装臂环，云：“此贵妃所与。”上持之出涕，左右莫不呜咽。

明皇既幸蜀，西南行初入斜谷，属霖雨涉旬，于栈道雨中闻铃，音与山相应。上既悼念贵妃，采其声为《雨霖铃》曲，以寄恨焉。时梨园子弟善吹觱篥者张野狐为第一，此人从至蜀，上因以其曲授野狐。洎至德中，车驾复幸华清宫，从官嫔御多非旧人，上于望京楼中命野狐奏《雨霖铃》曲，未半，上四顾凄凉，不觉流涕，左右感动，与之歔歔。其曲今传于法部。

天宝中，诸公主相效进食，上命中官袁思艺为检校进食使，水陆珍羞数千，一盘之贵，盖中人十家之产。中书舍人窦华，尝因退朝，遇公主进食，方列于通衢，乃传呵按辔，行于其间。宫苑小儿数百人奋挺而前，华仅以身免。

武惠妃生日，上与诸公主按舞于万岁楼下。上乘步辇，从复道窥见卫士食毕，以饼相弃水窦中，上大怒，命高力士杖杀之。上方震怒，左右无敢言者。宁王从容请上曰：“从复道窥见护卫士之有过而杀之，恐人臣不能自安，又失大体。陛下志在勤俭爱物，恶弃于地，奈何性命至重，反轻于残飧乎？”上蹶然大悟，遽命赦之。

杜甫后漂寓湘潭间，旅于衡州耒阳县，颇为令长所厌。甫

投诗于宰，宰遂致牛炙白酒以遗，甫饮过多，一夕而卒。集中犹有赠聂耒阳诗也。

明皇杂录逸文

舞者，乐之容也。有《大垂手》、《小垂手》，或像惊鸿，或如飞燕。婆娑，舞态也；蔓延，舞缀也。古之能者，不可胜记。开元中，有公孙大娘善剑舞，僧怀素见之，草书遂长，盖壮其顿挫势也。《御览》五百七十。案：上并见《乐府杂录》，此疑有误。

开成末，有乐人崇胡子，能软舞，其腰支不异女郎也。同上。此亦疑《乐府杂录》文。

天宝中，上命宫女子数百人为梨园弟子，皆居宜春北院。上素晓音律，时有马仙期、贺怀智洞知音律。安禄山自范阳入觐，亦献白玉箫管数百事，安皆陈于梨园，自是音响殆不类人间。有中官白秀贞，自蜀使回，得琵琶以献。其槽以逻逖檀为之，温润如玉，光辉可见，有金缕红文蹙成双凤。贵妃每抱是琵琶奏于梨园，音韵凄清，飘如云外。《六帖》“如”作“出”。而诸王贵主洎虢国以下，竞为贵妃琵琶弟子，每奏曲毕，广有进献。《御览》五百八十三，《六帖》六十二。

李林甫子婿郑平为户部员外郎，尝与林甫同处。一日，林甫就院省其女。遇平方柳发，见林甫坐处甘露羹，取而食之，曰：“纵当华皓，必当鬓黑。”明日，果有中使至，赐林甫食，中有甘露羹，遂以与平。平食讫，一旦发毛如髻。《御览》八百六十一。《海录碎事》十上引云：“李林甫婿郑平，鬓发斑。明皇幸林甫第赐食，以甘露羹与平食。一夕鬓如鬣。”疑《御览》有脱误。

唐杨慎矜，隋室之后。其父崇礼，太府少卿，葬少陵原。

封域之内，草木皆流血。守者以告，慎矜大惧，问史敬忠。忠有术，谓慎矜可以禳之免祸。乃于慎矜后园大陈法事，罢朝归则裸袒桎梏，坐于丛棘。如是者数旬，而流血亦止。敬忠曰：“可以免祸。”慎矜愧之，遗侍婢明珠。明珠有美色，路由八姨门（贵妃妹也）。姨方登楼临大道，姨与敬忠相识，使人谓曰：“何得从车乎？”敬忠未答，使人去帘观之。姨于是固留邀敬忠坐楼，乃曰：“后车美人请以见遗。”因驾其车以入，敬忠不敢拒。明日入宫，以侍婢从。帝见而异之，问其所来，明珠曰：“杨慎矜家人也，近赠史敬忠。”帝曰：“敬忠何人，而慎矜辄遗其婢？”明珠乃具言厌胜之事。上大怒，以告林甫，林甫素忌慎矜才必为相，以吉温阴害，有憾于慎矜，遂构成其事，下温案之。温求得敬忠于汝州，诬慎矜以自谓亡隋遗裔，潜谋大逆，将复宗祖之业。于是赐自尽，皆不全其族。《广记》一百四十三。

唐卢怀慎，清慎贞素，不营资产，器用屋宇，皆极俭陋。既贵，妻孥尚不免饥寒，而于故人亲戚散施甚厚。为黄门侍郎在东都掌选事，奉身之具，才一布囊耳。后为黄门监兼吏部尚书，卧病既久，宋璟、卢从愿常相与访焉。怀慎卧于敝簟单席，门无帘箔，每风雨至则以席蔽焉。常器重璟与从愿，见之甚喜，留连永日，命设食，有蒸豆两瓿、菜数茎而已，此外儵然无办。因持二人手曰：“二公当出入为藩辅，圣上求理甚切，然享国岁久，近者稍倦于勤，当有小人乘此而进，君其志之。”不数日而终。疾既笃，因手疏荐宋璟、卢从愿、李杰、李朝隐，上览其表，益加悼惜。既歿，家无留储，惟苍头自鬻以给丧事。上因校猎于城南，望墟落间，环堵卑陋，其家若有所营，因驰使问焉。还白怀慎大祥，方设斋会，上因为罢猎。因悯其贫匮，即以缣帛赠之。《广记》一百六十五，《御览》八百四十一，《避暑录话》上。

唐崔曙应进士举，作《明堂火珠》诗，有“夜来双月满，曙后一星孤”，其言深为工文士推服。既夭歿，一女名星星，而无男，当时异之。《广记》一百九十八。

开元中，有名医纪朋者，吴人也。尝授秘诀于隐士周广，观人颜色谈笑，便知疾深浅，言之精详，不待诊候。上闻其名，征至京师，令于掖庭中召有疾者，俾周验焉。有宫人每日晨则笑歌啼号，若中狂疾，而又足不能及地。周视之曰：“此必因食且饱而大促力，顷复仆于地而然也。”周乃饮以云母汤，既已，令熟寐之，觉，乃失所苦。问之，乃言：“尝因大华公主载诞三日，宫中大陈歌吹，某乃主讴者，惧其声不能清，且常食豚蹄羹，遂饱而当筵歌数曲，曲罢，觉胸中甚热，戏于砌台，乘高而下，未及其半，复有后来者所激，因仆于地，久而方苏而病狂，因兹足不能及地也。”上大异之。有黄门奉使自交广而至，拜舞于殿下，周顾谓曰：“此人腹中有蛟龙，明日当产一子，则不可活也。”上惊问黄门曰：“卿有疾否？”乃曰：“臣驰马大庾岭时，当大热，既困且渴，因于路旁饮野水，遂腹中坚痞如石。”周即以消石雄黄煮而饮之，立吐一物，不数寸，其大如指，视之，鳞甲备具，投之以水，俄顷长数尺，周遭以苦酒沃之，复如故形，以器覆之，明日器中已生一龙矣。上深加礼焉，欲授以官爵，周固请还吴中，上不违其意，遂令还乡。水部员外郎刘复为周作传，叙述甚详。《广记》二百十九，《御览》九百三十，《证类本草》三四，《吴郡志》四十三。

哥舒翰尝镇于青海，路既遥远，遣使常乘白骆驼以奏事，日驰五百里。《广记》四百三十六。

上在东都，遇正月望夜，移仗上阳宫，大陈影灯，设庭燎，自禁中至于殿庭，皆设蜡炬，连属不绝。时有匠毛顺，巧思结

创缯彩为灯楼三十间，高一百五十尺，悬珠玉金银，微风一至，锵然成韵。乃以灯为龙凤虎豹腾跃之状，似非人力。《六帖》四。

正月望夜，上与叶法善游西凉州，烛灯十数里，俄顷还而楼下之歌舞未终。同上。

三元日，宣令崇元学士讲《道德》、《南华》等经，群公咸就观礼。同上。

上自解红玉带赐宁王。《六帖》十二。

上以紫金带赐岐王，盖昔高宗破高丽所得。开元中，高丽遣使来朝，宴内殿，因从容言于内臣曰：“紫金带本国亡是，岁荒民散，干戈屡起，幸在内帑，一见足矣。”上闻之，封付其使。同上。

帝友爱至厚，殿中设五幄，与五王处，号五王帐。《六帖》十四。

安禄山初为张韩公帐下走使之吏，韩公尝令禄山洗足。韩公脚下有黑点子，禄山因窃窥之，韩公顾笑曰：“黑子吾贵相，汝亦能有之乎？”禄山曰：“某贱人也，不幸两足皆有，比将军者黑而加大。”韩公奇而玩之，益亲厚。《六帖》三十一，《唐语林》末句作“约为义儿，弥加慰勉”。

吴道玄善画，将军裴旻请画天宫寺壁，道玄曰：“闻将军善舞剑，愿作气以助挥毫。”旻欣然为舞一曲。道玄看毕，奋笔立成，若有神助。《六帖》三十二。

明皇自为上皇，尝玩一紫玉笛，一日吹笛，有双鹤下，顾左右曰：“上帝召我为孔昇真人。”未几果崩。《六帖》三十八。

兴庆宫帝潜邸，于西南隅起花萼相辉之楼，与诸王游处。禄山犯顺，乘遽以闻，议欲迁幸，置酒楼上，命作乐，有进《水调歌》者曰：“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不见只今汾水

上，惟有年年秋雁飞。”上问谁为此词，曰：“李峤。”上曰：“真才子也。”遂不终饮而去。《六帖》六十一，《碧鸡漫志》。又《六帖》九十四作：“羯胡犯京，上欲迁幸，复登楼置酒。有一少年自言工歌，歌云云。上闻之，潸然流涕，顾侍臣云云。不待终曲而去。”与此小异。

羯胡犯京，上欲迁幸，复登花萼楼，置酒四顾，乃命进玉环。玉环者，睿宗所御琵琶也。异时上长乐宫中，常置别榻，以帕覆之，不以杂他乐器，而未尝持用。至是，命乐工贺怀智取调之，又命禅定僧段师弹之。《六帖》六十二《鸡肋》。

元献皇后思食酸味，明皇以告张说，因进经，袖出木瓜以献。《六帖》一百。

玄宗曰：“我祖破高丽，获紫金带、红玉支二宝，朕以岐王初进龙池篇，赐之金带，以红玉支赐妃子，后以赐阿蛮。”《海录碎事》十五。

六月一日，上幸华清宫，是贵妃生日，上命小部音乐（小部者，梨园法部所置，凡三十人，皆十五岁以下），于长生殿奏新曲。未名，会南海进荔支，因名《荔支香》。《海录碎事》十六。

玄宗梦仙子十余辈，御卿云而下，各执乐器悬奏之，曲度清越。一仙人曰：“此《神仙紫云回》，今传授陛下，为正始之音。”上觉，命玉笛习之，尽得其曲。同上。

玄宗梦凌波池中龙女，制《凌波曲》。同上。

崔琳三十年间，无中外缙麻之丧。《事文类聚》前集五十二。

天宝中，岭南献白鸚鵡，养之宫中，岁久颇聪慧，洞晓言词。上及贵妃皆呼为雪衣女。性即驯扰，常纵其饮啄飞鸣，然亦不离屏帟间。上令以近代词臣诗篇授之，数遍便可讽诵。上每与贵妃及诸王博戏，上稍不胜，左右呼雪衣娘，必入局中鼓舞，上六字《六帖》作“即飞至将翼”。以乱其行列，或啄嫔御及诸王

手,使不能争道。忽一日,飞上贵妃镜台,语曰:“雪衣娘昨夜梦为鸞鸟所搏,将尽于此乎?”上使贵妃授以《多心经》,记诵颇精熟,日夜不息,若惧祸难,有所禳者。上与贵妃出于别殿,贵妃置雪衣娘于步辇竿上,与之同去。既至,上命从官校猎于殿下,鸞方戏于殿上,忽有鹰搏之而毙。上与贵妃叹息久之,遂命瘞于苑中,为立冢,呼为鸞冢。《事文类聚》后集四十、《六帖》九十四。

上所乘马有玉花骢、照夜白。《能改斋漫录》十四。

肃宗中兴而枯松复生。同上。

明皇用叶法善术,上元夜,自上阳宫往西凉州观灯,以铁如意质酒而还,遣使取之,不诬。《碧鸡漫志》。

上幸东都至绣岭宫。《玉海》百五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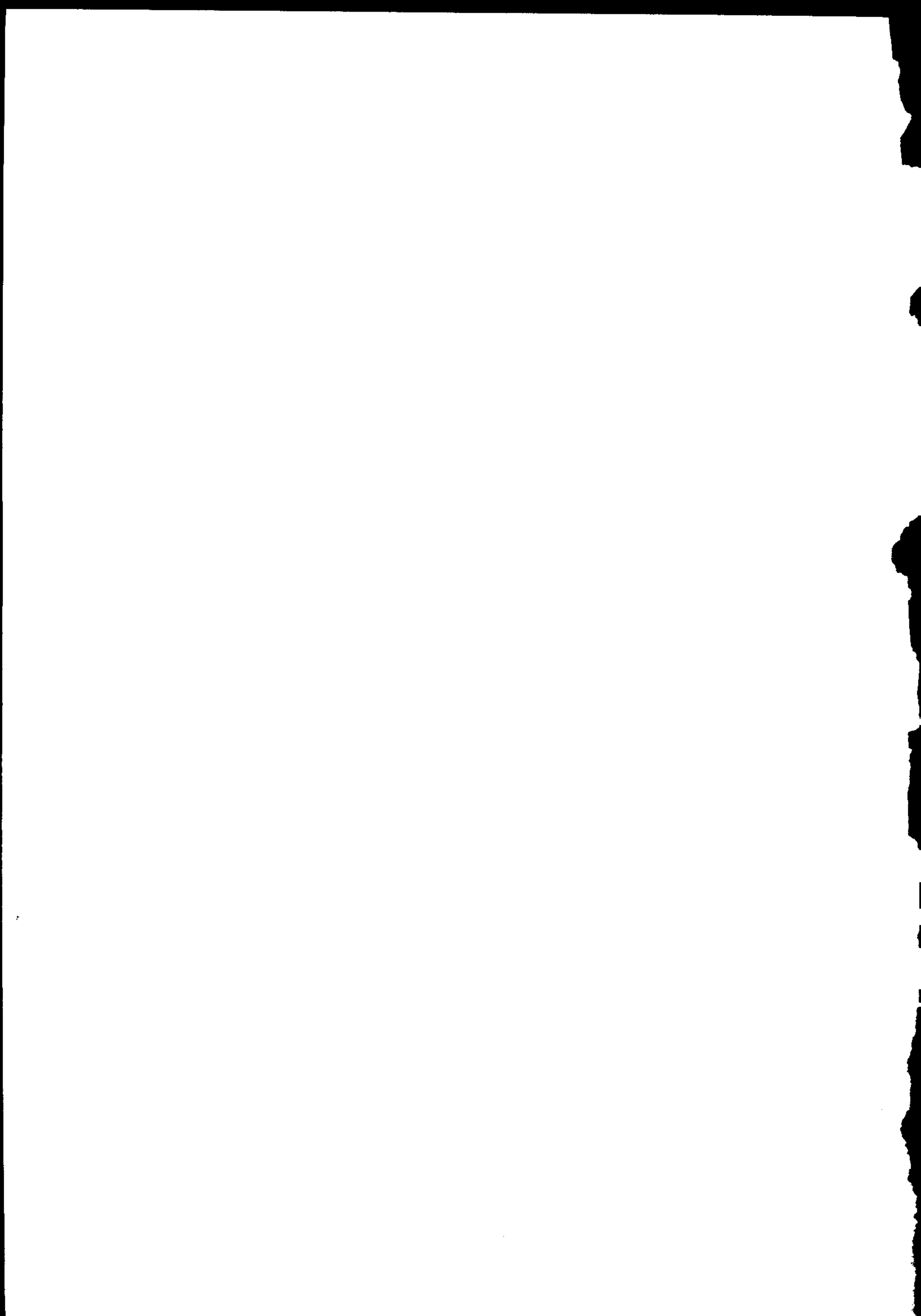
补遗 四则

天宝中，刘希夷、王昌龄、祖咏、张若虚、孟浩然、常建、李白、杜甫，虽有文名，俱流落不偶，恃才浮诞而然也。

上幸绣岭宫，宫隘而暑甚。上使覘姚崇，报曰：“乘小驷，按辔木阴下。”上从之，顿忘烦暑。（以上据宋曾慥《类说》卷十六补。案：第二条《守山阁丛书》本列《逸文》之末，引自《玉海》，然不全，兹补足之。）

明皇在南内，耿耿不乐，每自吟太白《傀儡》诗曰：“刻木牵丝作老翁，鸡皮鹤发与真同，须臾弄罢浑无事，还似人生一世中。”

杨贵妃尝以假髻为首饰，而好服黄裙。天宝末童谣曰：“义髻抛河里，黄裙逐水流。”（以上据宋阮阅《诗话总龟》补。）



宣室志

[唐]张读 撰
萧逸 校点



校点说明

《宣室志》，著者张读(834或835—886?)，字圣用，一字圣朋，深州陆泽(今河北深县)人。大中六年登进士第，入宣歙观察使郑薰幕。历官中书舍人、礼部侍郎、尚书左丞。广明元年，黄巢陷长安，读随僖宗入蜀，官吏部侍郎。后兼弘文馆学士，判院事。读高祖张鷟，祖父张荐，外祖牛僧孺皆为小说名家。其著述除《宣室志》外，尚有《建中西狩录》，已佚。

《宣室志》，取名于汉文帝在宣室召见贾谊问鬼神之事，故此书多记神仙鬼怪狐精、佛门休咎故事，为古代神怪小说之集大成者。其中叙鬼神狐精与人相爱事，生动感人，颇具传奇色彩，常为后世小说、戏曲作者取材。书中所载一些佛教故事，也可见出印度文化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研究中印文化交流的资料。全书内容广泛，涉及面甚多。凡此种种，对今人了解当时的风俗习尚及我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变化，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此书《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为十卷，原书已佚。现存最早的为明抄本与《稗海》本，均为十卷，并附《补遗》一卷，共一百五十五条。此外《太平广记》、《绀珠集》、《类说》中有不见于今本者六十余条。可知今本已非原貌。今以《稗海》本为底本，校以《四库》本及其他刻本，文字择善而从。疏虞之处，请读者指正。

目 录

卷一	(987)
卷二	(996)
卷三	(1004)
卷四	(1012)
卷五	(1020)
卷六	(1029)
卷七	(1038)
卷八	(1048)
卷九	(1056)
卷十	(1066)
补遗	(1076)

宣室志卷一

李揆于乾元中为礼部侍郎，尝一日昼坐于堂之前轩，忽闻堂中有声极震，若墙圯。揆惊，入视之，见一蛤蟆俯于地，高数尺，魁然殊状。揆且惊且异，莫穷其来，即命家童以一缶盖之。客曰：“夫蛤蟆者，月中之物，亦天使也。今天使来公堂，岂非上帝以荣命付公乎？”黎明启视之，已亡见矣。后数日，果拜中书侍郎平章事。

有石宪者，其籍编太原，以商为业，常行货于代北。长庆二年夏中于雁门关行道中，时暑方甚，因偃于大木下。忽梦一僧，蜂目，被褐衲，其状甚异，来宪前谓曰：“我庐于五台山之南，有穷林积水，出尘俗甚远，实群僧消暑之地。檀越幸偕我而游乎？即不能，吾见檀越病热且死，得无悔于心耶？”宪以时暑方盛，僧且以祸福语相动，因谓僧曰：“愿与师偕往。”于是，其僧引宪西去。且数里，果有穷林积水。见群僧在水中，宪怪而问之，僧曰：“此玄阴池，故我徒浴于中，且以荡炎燠。”于是引宪环池行。宪独怪群僧在水中，又其状貌无一异者。已而天暮，有一僧曰：“檀越可听吾徒之梵音也。”于是宪立池旁，群僧即于水中合声而噪。仅食顷，有一僧挈手曰：“檀越与吾偕浴于玄阴池，慎无惧！”宪即随僧入池中，忽觉一身尽冷，噤而战，由是惊悟。见己卧于大木下，衣尽湿而寒栗且甚。时已日暮，即抵村舍中。至明日，病稍愈，因行于道。闻道中忽有蛙鸣，甚类群僧之梵音，于是径往寻之。行数里，见穷林积水，有

蛙甚多。其水果名玄阴池者，其僧乃群蛙尔。宪曰：“此蛙能幻形以惑于人，岂非怪之尤者乎！”于是尽杀之。

宝历初，长沙有民王叟者，家贫，营田为业。一日耕于野，为蚯蚓螫其臂，痛楚甚，遂驰以归，其痛益不可忍。夜呻而晓，昼吟而夕，如是者凡旬月。有医者云：“此受毒之甚者也。病之始，庶几有及；状且深矣，则吾不得而知也。”后数日，病益甚，忽闻臂中有声，幽然而微，若蚯蚓吟者。又数日，其声益响，如合千万音。其痛亦随而多焉，是夕果卒。

有御史韦君，尝从事江夏，复以奉使至京；既还，道次商於馆亭中，忽见亭柱有白蜘蛛曳而下，状甚微。韦君曰：“是为人之患也，吾闻汝虽小，螫人良药无及。”因以指杀焉。俄又见一白者下，如前所杀之，且视其上，有网为窟，韦乃命左右挈帚尽为扫去，且曰：“为人患者，吾已除矣。”明日欲去，因以手抚其柱，忽觉指痛不可忍，乃是有一白蜘蛛螫其上。韦君惊，即拂去，俄遂肿焉，不数日而尽一臂。由是肩舆舁至江夏，医药无及，竟以左臂溃为血，血尽而终。先是，韦君先夫人在江夏，梦一白衣人谓曰：“我弟兄二人为汝子所杀。吾告上帝，帝用雪其冤，且遂吾请。”言毕，夫人惊寤，甚异之，恶不能言。后旬余而韦君至，具得其状，方悟所梦。觉为梦日，果其杀蜘蛛于馆亭时也。夫人泣曰：“其能久乎！”数日而韦君终矣。

吴郡陆颺，家于长城之东，其世以明经仕。颺自幼嗜面，为食愈多而质愈瘦。及长，从本郡贡于礼部。既下第，遂为生太学中。后数月，有胡人数辈挈酒食诣其门，既坐，颺谓颺曰：“吾南越人，长蛮貊中，闻唐天子网罗天下英俊，且欲以文化动四夷，故我航海梯山来中华，将观文物之光。惟吾子峨焉其冠，襜焉其裾，庄然其容，肃然其仪，真唐朝儒生也，故我愿与

子交欢。”颺谢曰：“颺幸得籍于太学，然无他才能，何足下见爱之深也？”于是相与酬燕，极欢而去。颺，信士也，以为群胡不我欺。旬余，群胡又至，持金缯为颺寿。颺志疑其有他，即固拒之。胡人曰：“吾子居长安中，惶惶然有饥寒色，故持金缯，为子仆马一日之费，所以交吾子欢尔。岂有他哉？幸勿疑我也！”颺不得已，受金缯。及胡人去，太学中诸生闻之，偕来谓颺曰：“彼胡率好利不顾其身，争米盐之微，尚致相贼杀者，宁肯轻金缯为君寿乎？且太学中诸生甚多，何为独厚君耶？君匿身郊野间，以避再来也。”颺遂侨居于渭上，杜门不出。仅月余，群胡又诣其门，颺大惊，胡人喜曰：“比君在太学中，我未得尽言；今君退处郊野，果吾心也！”既坐，胡人挈颺手而言曰：“我之来，非偶然也，盖欲富君尔，幸望知之！且我所祈，于君固无害，于我则大惠也。”颺曰：“谨受教。”胡人曰：“吾子好食面乎？”曰：“然。”又曰：“食面者非君也，乃君肚中一虫尔。今我欲以一粒药进君，君饵之，当吐出虫，则我以厚价从君易之，其可乎？”颺曰：“若诚有之，又安有不可耶？”已而，胡人出一粒药，其色光紫，命饵之。有顷，遂吐出一虫，长二寸许，色青，状如蛙。胡人曰：“此名消面虫，实天下之奇宝也。”颺曰：“何以识之？”“吾尝见宝气亘天，起于太学中，故我特访而取之；然自一月余，清旦望之，见斯气移于渭水上，果君迁居焉。夫此虫禀天地中和之气而生，故好食面，盖以麦自秋始种，至来年夏季方始成实，受天地四时之全气，故嗜其味焉。君宜以面食之，可见矣。”颺即以面斗余致其前，虫乃食之立尽。颺又问曰：“此虫安所用也？”胡人曰：“夫天下之奇宝，俱禀中和之气。此虫乃中和之粹也。执其本而取其末，其远乎哉！”既而以函盛其虫，又金篋扃之，命颺致于寝室，谓颺曰：“明日当自来。”

及明旦,胡人以十辆车犍金玉绢帛约数万献于颺,共持金函而去。颺自此大富,治园田为养生具,日食果肉,衣鲜衣,游于长安中,号豪士。仅岁余,群胡又来,谓颺曰:“吾子能与我偕游海中乎?我欲探海中之奇宝以夸天下,而吾子岂非好奇之士耶?”颺既以甚富,素享闲逸自遂,即与群胡俱至海上。胡人结宇而居,于是置油膏于银鼎中,构火其下,投虫于鼎中炼之,七日不绝燎。忽有一童,分发衣青襦,自海中出,捧白玉盘,盘中有径寸珠甚多,来献胡人,胡人大声叱之,其童色惧,捧盘而去。仅食顷,又有一玉女,貌极冶,衣霞绡之衣,佩玉珥珠,翩翩自海中而出,捧紫玉盘,中有珠数十,来献胡人。胡人叱之,玉女捧盘而去。俄有一仙人,戴碧瑶冠,被霞衣,捧绛帕籍,籍中有一珠,径二寸许,奇光泛空,照数十步。仙人以珠献胡人,胡人笑而受之。喜谓颺曰:“至宝来矣!”即命绝燎。自鼎中收虫置金函中。其虫虽炼之且久,而跳跃如初。胡人吞其珠,谓颺曰:“子随我入海中,慎无惧!”颺即执胡人佩带,从而入焉。其海水皆豁开数步,鳞介之族,俱辟易而去。乃游龙宫,入蛟室,奇珍怪宝,惟意所择。才一夕,而其获甚多。胡人谓颺曰:“此可以致亿万之资矣。”已而,又以珍贝数品遗颺。径于南越货金千镒,由是益富。其后竟不仕,老于闽越,而甲于巨室也。

大历中,彭偃未仕时,尝有人谓曰:“君当得珠而贵,后且有祸。”寻为官得罪,谪为澧州司马。既至,以江中多蚌,偃喜,以为珠可贵,即命人采之,获蚌甚多,而卒无有应。及朱泚反,召偃为伪中书舍人。偃方悟得珠乃朱泚也。果诛死。

跋扈李师道以青齐叛,章武帝将讨之,凡数年,而王师失利,师道益骄。尝一日,坐于堂,其榻前有银鼎,忽相鼓,其一鼎耳足皆坠。后月余,刘悟手刃师道,青齐遂平,盖银鼎相鼓

之兆也。

左丞相王涯，大和九年掌邦赋，又主盐铁。其子仲翔，尝一日避暑于山亭。忽见家僮数十，咸若无首，被血来仲翔前。仅食顷，方不见。仲翔惊异且甚，即具白之，愿解去权位，涯不听。是岁冬十一月，果罹郑注之祸。

新昌里尚书温造宅，桑道茂尝居之。庭有一柏树甚高，桑生曰：“夫人之所居，古木蕃茂者，皆宜去之；且木盛则土衰，由是居人有病者，乃土衰之验也。”于是以铁数十钩镇于柏树下。既而告人曰：“后有居者发吾所镇之铁，则其家长当死！”唐大和元年，温造居其宅，因修建堂宇，发地营缮，得其所镇之铁。后数月，造果卒。

丞相李宗闵，大和七年夏出镇汉中；明年冬，再入相；又明年夏中，尝退朝于靖安里第。其榻前有熨斗，忽跳踣久之，宗闵异且恶。是时李训、郑注以奸诈得幸，数言于帝。训知之，遂奏以致其罪。后旬日，有诏贬为明州刺史，连贬潮州司户，盖其兆也。

柳公济尚书，唐大和中，奉诏讨李同捷。既出师，无何麾枪忽折。客有见者叹曰：“夫大将军出师，其门旗及麾枪折者，军必败衄；不然，上将死。”后数月，公济果薨。凡出军征讨，有乌鸢随其后者，皆败亡之征。有曾敬玄者，尝为北部裨将。李师道叛时，曾将行营兵士数千人。每出军，有乌鸢随其后，必主败折，率以为常。后舍家为僧，住持太原凝定寺。大和九年，罗立言为京兆尹，尝因入朝，既冠带，引镜自照，不见其首，遂语于季弟约言。后果为李训连坐，诛死。

云花寺有圣画殿，长安中谓之七圣画。初，殿宇既制，寺僧求画工，将命施彩饰绘，责其直，不合寺僧所酬，亦竟去。后

数日，有二少年诣寺来谒曰：“某，善画者也。今闻此寺将命画工，某不敢利其直，愿输工，可乎？”寺僧欲先阅其笔，少年曰：“某兄弟凡七人，未尝画于长安诸寺，宁有迹乎？”僧以为妄，稍难之。少年曰：“某既不纳师之直，苟不可师意，即命圻其壁，未为晚也。”寺僧利其无直，遂许之。后一日，七人果至，各挈彩绘，将入殿宇，且为僧约曰：“从此去七日，慎勿启吾之户，亦不劳赐食，盖以畏风日侵铄也。当以泥锢之，无使有纤隙；不然，则不能施其妙矣。”僧从其语，自是凡六日，阒无有闻。僧相语曰：“此必怪也。当不宜果其约。”遂相与发其封。户既启，有七鸽翩翩，望空飞去。其殿中彩绘，俨若四隅，惟西北墉未尽饰焉。后画工来见之，大惊曰：“真神妙之笔也！”于是莫敢继其色者。

唐故尚书李公诩镇北门时，有道士尹君者隐晋山，不食粟，尝饵柏叶，虽发尽白而容貌如童子，往往独游城市。里中有老父年八十余者，顾谓人曰：“吾孩提时，尝见李翁言，李翁，吾外祖父也。且曰：‘我年七岁已识尹君矣，迨今七十余年，而尹君容貌如旧，得非神仙乎！吾且老，自度能几何为世间人；汝方当壮，志尹君之容状。’自始至今，七十余岁矣，而尹君曾不老惫，岂非以千百岁为瞬息哉！”北门从事冯翊严公绶，好奇者。慕尹之得道，每旬休，即驱驾而诣焉。其后严公自军司马为北门帅，遂迎尹君至府廨，馆于官署中，日与同席。闻有异香自肌中发，公益重之。公有女弟学佛屠氏，尝曰：“佛祖与黄老固殊致。”且怒其兄与道士游，后一日，密以薑汁置汤中，命尹君饮之。尹君既饮，惊而起曰：“吾其死乎！”俄吐出一物，甚坚，有异香发其中。公命割而视之，真麝脐也。自是尹君貌衰齿落，其夕，卒于馆中。严君既知女弟之所为也，怒且甚。即

命部将治其丧。后二日，葬尹君于汾水西二十里。明年秋，有昭圣观道士朱太虚，因投龙至晋山，忽遇尹君在山中，太虚惊而问曰：“师何为至此耶？”尹君笑曰：“吾去岁在北门，有人以菹汁饮我者，我故示之以死。然则菹汁安能败吾真耶？”言讫忽无所见。太虚窃异其事。及归，具白严公。公曰：“吾闻神仙不死，脱有死者，乃尸解尔；不然，何变异之若是耶！”将命发其墓以视之，然虑惑于人，遂寝其事。

浮屠氏契虚者，本姑臧李氏子，其父为御史于玄宗时。契虚自孩提好佛氏法律，年二十七，髡发衣褐，居长安佛寺中。及禄山破潼关，玄宗西幸蜀门，契虚遁入太白山，采柏叶而食之，自是绝粒。尝一日，有道士乔君，颜貌清瘦，须发尽白，来诣契虚，谓契虚曰：“师神骨甚孤秀，后当遨游仙都中矣。”契虚曰：“吾尘俗之人，安能诣仙都乎？”乔君曰：“仙都甚近，吾师可立去也。”契虚因请乔君导其径。乔君曰：“师当备食于商山逆旅中，遇揜子_{音奉}，即荷竹囊而贩者，即犒于商山而馈焉。或有问师所诣者，师第言愿游稚川，揜子当导师而去矣。”契虚闻其言，喜且甚。及禄山败，上自蜀门还长安，天下无事。契虚即往商山，舍逆旅中，备甘美以俟揜子而馈焉。仅数月，遇揜子百余，俱食毕而去，契虚敬稍殆，且谓乔君见欺，将归长安。既治装，是夕，一揜子年甚少，谓契虚曰：“吾师安所诣乎？”契虚曰：“吾愿游稚川有年矣。”揜子惊曰：“稚川，仙府也。吾师安得而至乎？”契虚对曰：“吾始自孩提好神仙，尝遇至人，劝我游稚川。路几何耳？”揜子曰：“稚川甚近。师能偕我而去乎？”契虚曰：“诚得游稚川，死不悔！”于是揜子与契虚俱至蓝田上治具。其夕即登玉山，涉危险，逾岩岫，且八十里，至一洞，水出洞中，揜子与契虚共负巨石置洞口，以壅其流，三日洞水方绝。

二人俱入洞中，昏晦不可辨。见一门在数十步外，遂望门而去。既出洞外，风日恬煦，山水清丽，真神仙都也。又行百余步，见一高山，其山攒峰迴拔，道径危峻，契虚眩惑不敢登，择子曰：“仙都且近，何为彷徨耶？”即挈手而去。既至山顶，其上坦平，下视川原，邈然不可见矣。又行百余里，入一洞中，及出，见积水无穷，水中有石径，横尺余，纵且百里余。择子引契虚蹑石径而去，至山下，前有巨木，烟影繁茂，高数十寻。择子登木长啸久之，忽有秋风起于林杪。俄见巨绳系一竹橐，自山顶缒下，择子命契虚瞑目坐橐中，仅半日，择子曰：“师可寤而视矣。”契虚既望，已在山顶，见有城邑宫阙，玃玉交映于云霞之外。择子指语：“此稚川也！”于是相与诣其所，见有仙童百辈，罗列前后。有一仙人谓择子曰：“此僧何为者？莫非人间人乎？”择子对曰：“此僧名契虚，尝愿游稚川，故吾挈而至此。”已而至一殿，上有具簪笏者凭玉几而坐，其貌甚伟。侍卫环列，呵禁极严。择子命契虚稽首上谒且拜，谓曰：“此稚川真君也。”契虚拜，真君召契虚上，讯曰：“尔尝绝三彭之仇乎？”契虚不能对。真君曰：“慎勿久留于此！”因命择子与登翠霞亭。其亭亘空，栏槛云矗，见一人袒而瞬目，发长数十尺，凝膩黯黑，洞莹心目。择子谓之曰：“尔可谒而拜。”契虚既拜，问：“此人为谁？乃于此瞬目乎？”择子曰：“此人名杨外郎也。外郎乃隋氏宗室，尝为外郎于南宫。属隋末帝主荒淫，天下分裂，兵戈四起，国属他人，因避地居山，今已得道。此非瞬目，乃彻视也。夫彻视者，寓目于人世尔。”契虚曰：“请寤其目，可乎？”择子即面请，外郎忽寤而视，其两目光皆若日月之昭明。契虚悸然背汗，毛发尽劲。既而又见一人卧石壁之下，择子曰：“此人姓一，支润其名，亦人间之人，得道而至此者。”于是择子引契

虚归，其道途皆去时之履历。契虚因问撻子曰：“吾向者谒覲真君，真君问我‘三彭之仇’，我不能对。”撻子曰：“夫彭者，三尸之姓，常居人身中，伺察其罪。每至庚申日，籍于上帝。故凡学仙者，当先绝其三尸，如是，则神仙可得；不然，虽苦其心，无补也。”契虚悟其事。自是而归。因庐于太白山，绝粒吸气，未尝以稚川之事语于人。贞元中，徙居华山下。有荥阳郑绅与吴兴沈津俱至长安，东出关，行至华山下，会天暮大雨，二人遂止。契虚已绝粒，故不置庖爨。郑君异其不食而骨状丰秀，因征其实。契虚始以稚川之事告于郑。郑好奇者，既闻其事，且叹且惊。及自关东回，重至契虚舍，其契虚已遁去，竟不知所在。郑君尝传其事，谓之《稚川记》。

唐玄宗尝梦仙子十余辈，御卿云而下，立于庭，各执乐器而奏之。其度曲清越，真仙府之音也。及乐阕，有一仙人揖而言曰：“陛下知此乐乎？此神仙《紫云曲》也。今愿传授陛下，为圣唐正始音，与夫《咸池》、《大夏》，固不同矣。”玄宗喜甚，即传受焉。俄而寤，其余响犹若在听。玄宗遽命玉笛吹而习之，尽得其节奏，然默而不泄。及晓，听政于紫宸殿，宰臣姚崇、宋璟入，奏事于御前，玄宗俯而不听；二相惧，复奏之，玄宗拂衣而起，卒不顾二相；二相益恐，趋出。时高力士侍侧，即奏曰：“宰相请事，陛下宜面决可否。兹有崇、璟所言，皆军国大政，而陛下不之顾，岂二相有忤于圣意乎？”玄宗笑而谓曰：“我昨夕梦十仙子奏乐曰《紫云曲》，因以授我，我恐忘其节奏，由是默而习之，故不暇听二相奏事。”即于衣中出玉笛以示力士。是日，力士至中书，以此事语于二相。二相惧少解。曲后传于乐府。

宣室志卷二

至德二年十月二十三日，丰乐里开业寺有神人足迹甚长，自寺外门至佛殿。先是，闾人宿门下，梦一人长二丈余，披金甲，执银槩，立于寺门外，俄而以手轧其门，扃镞尽解，神人即俯而入寺。行至佛殿，顾望久之而没。闾人惊寤。及曙，视其门，已辟矣。即以梦白于寺僧，众往共视，见神人之迹。告于京兆尹，尹具表以闻。肃宗命使验之，果如其言。

陈少游镇淮南时，尝遣军卒赵某使京师遗公卿书。将行，戒之曰：“吾有急事，俟汝还报。以汝骁健，故使西往，不可少留。计日不还，当死！”赵日驰数百里，不敢息。至华阴县，舍逆旅中，寝未熟，倏见一人绿衣，谓赵曰：“我吏于金天王。王命召君，宜疾去！”赵不测，即与使者偕行。至岳庙前，使者入白赵某至。既而呼赵，趋拜阶下。其堂上列烛，见一贵人据案而坐，侍卫严肃，谓赵曰：“吾有子婿，在蜀数年，欲驰音问，无可为使者。闻汝善行，日数百里，将命汝使蜀，可乎？”赵辞以相国有命使长安，且有刻限，不然当死。今为大王使蜀，是弃相国命，他日实不敢还广陵。且某父母妻子俱在，忍生不归乡土。非敢以他故不奉命，惟大王察之。王曰：“径为我去，当不日至西蜀，而还长安，未为晚也。”即留赵宿庙后空舍中，具饮食。忧惶不敢寐——遂往蜀，且惧得罪；固辞不往，又虑祸及——计未决，俄而渐晓。闻庙中喧阗有声，因出视，见庭中虎豹、麋鹿、狐兔、禽鸟近数万，又有奇状鬼神千数，罗列鞠躬

如朝谒礼。顷有诉冤者数人偕入，金天断理甚明，良久退去。既而谓左右呼赵，应声而出。王命上阶，于袖中出书一通付赵曰：“持此为我至蜀都，访成都萧敬之者与之。吾此吏卒甚多，但以事机幽密，虑有所泄，非生人传之不可。汝一二日当疾还，无久留！”因以钱一万遗之。赵拜谢而行。至门，告吏曰：“王赐我万钱，我徒行者，安所赍乎？”吏曰：“致怀中尔。”赵即以钱贮怀中，了无所碍，亦不觉其重也。行未数里，探衣中，皆冥楮耳，即弃道旁。俄有追者至，以钱数千遗之，曰：“向吾误以阴道所用钱赐汝，固无所用，今别赐此矣。”赵受之。昼夜兼行，逾旬至成都。访萧敬之，以书付之。敬之启视，喜甚，因命酒食，谓赵曰：“我，人也，家汝郑间，往岁赴调京师，途至华阴，为金天王所摄为婿。今我妻在此，与生人不殊。向者力求一官，今则遂矣，故命君驰报。”留赵一日，赠缣数匹，以还书托焉。过长安，遂达少游书。得还报，日夜驰行至华阴，金天见之大喜，且慰劳：“非汝莫可使者。今遣汝还，设相国讯汝，但言为我使，遣汝为裨将，无惧！”即以数十缣与之，曰：“此人间物，可用之。”赵拜谢而出，径归淮南。少游讯其稽留，赵具以事对。少游怒，不信，系狱中。是夕，少游梦一人，介金甲，持宝剑，曰：“金天王告相国，向者实遣赵某使蜀，今闻得罪，愿释之！”少游惊寤，叹息良久。明日晨起，语于宾僚，即命释赵而署为裨将。元和中犹在。

元载布衣时，尝与故礼部侍郎张谓友善。贫无仆马，弊衣徒行于陈蔡。一日天暮，忽大风雷，原野昏黑，二人偕行诣道左神庙中以避焉。时有盗数辈，皆仗剑佩弧，匿于庙庑下。二人见之甚惧，且虑为其所害，即负壁而立，不敢动。俄闻庙中有声曰：“元相国、张侍郎且至，群盗当速去，无有惊于贵人！”

群盗惶怖驰去。二人相贺曰：“吾向者以殍死为忧，今吾闻声，真神人之语也！”且喜且异。其后，载果相代宗，谓终礼部侍郎。

贞元初，陈郡袁生者，尝任参军于唐安。罢秩，游巴川，舍于逆旅氏。忽有一丈夫，白衣谒覲，既坐，谓生曰：“某，高氏子也，家于此郡新明县。往者尝职军伍间，今已免矣，故旅游至此。”生与语，其聪辩敏博出于人，袁生甚奇之。又曰：“某，善于推算者，能预知君平生荣悴得失之事。”生即讯之，遂述既往得丧，一一如笔写。生大惊。是夕，夜既深，密谓袁生曰：“我非人也。幸一陈于君子，可乎？”袁生闻而惧，即起曰：“尔既非人，果鬼乎？是将崇我耶？”高生曰：“吾非鬼，亦非崇君，所以来者，将有托于君尔。我赤水神，有祠在新明之南。壬戌岁霖雨数月，居舍尽圯，郡人无有治者，使我为风日所侵剥且甚，又日为樵牧者欺侮，里中人视我如一坯土尔。今我赴诉于子，子以为可则行，不则去，无恨乎？”袁生曰：“神既有愿，有何不可哉！”神曰：“子来岁当调补新明令，倘为我重建庙宇，以时祭祀，则幸之甚矣。惟愿无忘！”袁生许之。既而又曰：“君初至邑时，当一见诣；然而人神理隔，虑君仆吏有黷于我，君当悉屏去吏卒，独入庙中，冀一言以相告。”袁生曰：“谨受教。”是岁冬，袁生果补新明令。及至任问之，果有赤水神庙在县南数里。旬余乃诣之，未至百余步，下马屏卒，独入于庙中，见其檐宇摧颓，蓬荒如积。伫望久之，有一白衣丈夫自庙后来，高生也，色甚喜。既相拜揖，乃谓袁生曰：“君不忘夙约，今日动劳车马，俯而诣我，幸何甚哉！”于是引入庙。见北垣下有一老僧，荷桎梏，有数人立其旁。袁生因问曰：“此僧亦何为而得罪，以至于是？”神曰：“此僧乃县东兰若道成师也。身有殃咎，

故系于此，今将一岁矣。每旦夕，余则鞭箠之。从此后旬余，余当释之。”袁生又问曰：“此僧身居阳世，安得系于此乎？”神曰：“以此僧之生魂系之，则其身自遭沉疾，亦安得知其魂为余所系哉？”神告袁生曰：“君幸诺我兴建祠宇，幸疾图之！”袁生曰：“不敢相忘。”既归，欲为计其工费，然以初官贫甚，无以为资，因自念曰：“神人所言系道成师之生魂，因而困惫，僧本不知。又云从此去旬余，当解脱矣。吾今假以他语，俾其建庙，无乃不可乎？彼僧闻此，必无所疑。”于是命驾径往县东兰若问之，果有道成师者，卧疾沉惫，几一岁矣。袁生见道成，道成曰：“某病将死，旦夕之期，一身痛苦，相告不尽。”袁生曰：“师疾如此，濒于逝矣。我能愈之。师其愿乎？师其发愿出财修建赤水神庙，自当愈也。”道成曰：“疾果得痊，虽于货货，安所吝乎？”袁生乃相告曰：“吾善视鬼。近谒赤水神庙，见师生魂荷桎梏系于垣下，因召赤水神问其故，曰：‘此僧有宿殃，故系于此。’吾怜师之苦，叱其神：‘尔何为系生人魂？可疾解之。吾当命此僧以修建庙宇，慎无相违也！’神喜而诺我，曰：‘从此去旬余，当舍其罪。’吾故告师，疾当愈，宜修赤水神庙也。毋以疾愈息尔初心。如此，则祸且及矣！”道成伪曰：“敬受教！”后旬余，疾果愈，因召弟子告之曰：“吾少年弃家学浮屠氏，迨今年五十，不幸沉疾。向者袁生谓我曰：‘师之疾，赤水神为之也。疾若愈，可修补其庙。’夫置神庙者，所以佑兆人，祈福应；今既有害于我，安得不除之乎！”即与其徒持甬负畚诣庙，尽去神像及祠宇，无遗者。又明日，道成诣袁生。袁生喜曰：“师疾果愈。吾语岂妄耶？”道成曰：“然。幸君拯我，何敢忘君之恩乎！”袁生谓曰：“可速建赤水神庙，不然，且惧为祸。”道成曰：“夫人所以赖于神者，以其福可延，祸可弭；旱亢则雩之以泽，

淫潦则祈之以霁。故天子诏天下诸郡国，虽一邑一里必建其祠，盖用祈民之福也。若赤水神者，无以福人而为人害，焉可不去之？今已尽毁其庙矣！”袁生且惊且惧，遂谢之。道成气益丰，而袁生惧甚。后月余，吏有罪，袁生扑之，无何吏死，其家诉于郡，坐徙端溪。行抵三峡，忽遇一白衣立于道左，视之，乃赤水神也，曰：“向托君修我祠宇，奈何致道成毁我之舍，弃我之像，使一旦无所归，君之罪也。今君弃逐穷荒，亦我报仇尔。”袁生谢曰：“毁君者，道成也。何为罪我而为仇也？”神曰：“道成虽为僧，而余福犹盛，故吾不能为灾。今君禄与命衰，皆弃宿约，故吾得而为谋矣。”言已不见。生甚恶之。数日，竟以忧卒。

王锬之镇太原也，忽一日亭午，有小吏见一神人，长丈余，介金仗剑，自衙门缓步而来。既而伫立久之，若有所伺。小吏见之，惧甚，白于衙将靳坦、张和。偕视之，如小吏言。俄有暴风起，因忽不见。后月余而锬薨。时元和中也。

云朔之间尝大旱，时暑益甚，里人病热者以千数。有村叟陈翁者，尝独行田间，忽逢一人，仪状甚异，擐金甲，左右佩弧矢，执长剑，御良马，朱纓金珮，光饰华焕，鞭马疾驱。适遇陈翁，因驻马而谓曰：“汝非里中人乎？”翁曰：“某农人，家于此亦有年矣。”神人曰：“我，天使。今上帝以汝里中俱病热，岂独骄阳之所致乎；且有厉鬼在君邑中为祟，故人多此疾。上帝命我逐之。”俄而不见。陈翁即以其事白于里人，自是云朔之间，病热者皆愈。

王锬镇太原，有清河崔泽者，长庆中，刺坊州。尝避暑于亭，时风月清朗，忽见一丈夫，身甚长，危冠广袖，自堂之前轩而降，立于阶所，厉声而呼者三。呼既止，崔氏一家皆见之。

崔泽惧而且恶，命家童逐之，已亡见矣。是夕泽被疾，至明日，发使献书，愿解官归老，相府不允。后月余，卒于郡。

吏部侍郎韩愈，长庆四年夏，因疾不治。至秋九月免，其疾益甚。冬十一月，于靖安里昼卧，见一神人，长丈余，披甲仗剑，佩弧矢，仪状甚峻。至寝室，立于榻前，久而谓愈曰：“帝命与卿计事！”愈遂起，力疾正冠，揖之曰：“臣不幸有疾，敢遽见帝！”神曰：“威梓国绝域远夷，部落繁聚，世与韩氏为仇，而乃骋悖肆奸，覬觐中夏。今将付之，非力不给，卿以为何如？”愈对曰：“愿从大王讨之。”神人颌之而去。于是书其词揭于座右，终不能解。至十二月而卒。

故相李逢吉，尝为司空范希朝从事于单于府。时金城寺有老僧无为者，年七十余。尝一人独处禅斋，负壁而坐，瞬目数息。忽有一介甲持殳者，由寺门而入。食顷，闻报李从事来。自是逢吉将游金城寺，无为辄见向者神人先至，率以为常。衙将简郢，与无为弟子法真善，尝为郢语之。

故相李回，少时尝久疾，其兄辇召巫祝，于庭中设酒食以乐神。方面壁而卧，忽闻庭中喧然，回视，见堂下有数十人，或衣黄衣绿，竞接酒食而啖之。良久将散，巫欲撤其席，忽有一神自空而降，左右两翅，诸鬼皆辟易四散，且曰：“陆大夫神至矣！”巫者亦惊曰：“陆大夫神来！”即命致酒食于庭。其首俯于筵上，食之且尽，乃就饮其酒，俄顷，其貌赅然，若有醉色，遂飞去。群鬼亦随而失。后数日，回疾愈。

有崔君者，贞元中为河内守。崔君贪而刻，河内人苦之。尝于佛寺中假佛像金凡数镒，而竟不酬直，其寺僧亦以太守终不敢言。未几而崔君卒于郡。是日，寺有牛产一犊，其犊顶上有白毛如缕织成文字曰“崔某”者。寺僧相与观之，且叹且异。

曰：“崔君为吾郡太守，尝假此寺中佛像金，而竟不还。今日事，果何如哉？”崔君之家闻之，即以他牛易其犊，既至，命剪去毛上文字，已而复生。回至其家，虽豢以刍粟，卒不食。崔氏且以为异，亦竟归其寺焉。

海岱之间出玄黄石，或云茹之可以长生。玄宗皇帝尝命临淄守每岁采而贡焉。开元二十七年，江夏李邕为临淄守，是岁秋，因入山采玄黄石。忽遇一翁，姿质甚妙而风度明朗，髭髯极丰，衣褐衣，自道左出，叩李邕马且告曰：“君侯躬自采药，岂不为延圣主之寿乎？”曰：“然。”翁曰：“圣主当获龙马，以彰清世雍熙之瑞，则享国无疆，无劳采常药耳！”邕曰：“龙马安在？”答曰：“当产齐鲁之郊，若获之，即是太平之符；虽麟凤龟龙，不足以并其瑞。”邕方命驾以后乘，遽亡见矣。邕大异之，顾谓从事曰：“得非神人乎？”即命其吏王乾贞者，求龙马于齐鲁之间。至开元二十九年夏五月，乾贞果得马于北海郡民马会恩之家。其色雅毛，两胁有鳞甲，鬃尾若龙之髻鬣，嘶鸣真箎笛之音，日驰三百里。乾贞讯其所自，会恩曰：“吾独有牝马，尝浴于淄水，遂有胎而产，因以龙子呼之。”乾贞即白于邕。邕甚喜，因表其事以献。上大悦，诏内闲厩异其刍豢，命画工图其状，用颁示中外。

天宝初，有王薰者居长安延寿里中。尝一夕，有三四辈挈食会薰所居。既饮食，烛前忽有巨臂出烛影下，薰与诸友且惧，相与观之，其臂色黑，而有毛甚多。未几，影外有语曰：“君有会，不能一见呼耶？愿得少肉致掌中！”薰莫测其由，即与之，其臂遂引去。少顷，又伸其臂曰：“君幸与我肉，今食具尽，愿君更赐之！”薰即又置肉于掌中，已而又去。于是相与谋曰：“此必怪也，俟其再来，当断其臂。”顷之果来，拔剑斩之，臂既

墮，其声亦远。俯而视之，乃一驴足，血满于地。明日，因以血踪追寻之，入里中民家。既以事问民，民曰：“家有一驴，且二十年矣，夜失其足，有似刃而断者焉，方骇之。”薰具言其事，若符所怪，即杀而食之。

郭司空钊，大和中自梓潼移镇西凉府。时有阍者甚谨朴，钊念之，多委以事。尝一日，钊命市纹缯丝帛百余匹，其价倍，且以为欺我，即囚于狱，用致其罪。狱既具，钊命笞于庭，忽有十余犬争拥其背，吏卒莫能制。钊大异之，且讯其事，阍者曰：“某好阅佛氏《金刚经》，自童非常以食饲群犬，不知其他。”钊叹曰：“犬尚能感其惠，报其德，吾安可不施恩信？”遂释之。

扶风县西有天和寺，在高岗之上，其下龕宇轩豁，可居穷者，赵叟家焉。叟无妻孥，病足而伛，常策杖行乞于市，里人哀其老病而穷无所归，率给以食。叟得食，必先聚群犬以食之。后岁余，叟病寒卧于龕中，时大雪，叟贫无衣，裸形就地，且战且栗。群犬但集于叟旁，摇尾而嗥，已而环其衽席，竞以身卫叟肢体，由是寒威稍解。后旬余，竟以寒死于龕中，群犬哀鸣，昼夜不歇，数日方去。

宣室志卷三

贞元中，有大理评事韩生者，侨居西河郡南。有一马，甚豪骏，尝一日清晨，忽委首于枥，汗而且喘，若涉远而殆者。圉人怪之，具白于韩生。韩生怒：“若盗马夜出，使吾马力殆，谁之咎？”乃令扑焉。圉人无以辞，遂受扑。至明日，其马又汗而喘。圉人窃异之，莫可测。是夕，圉人卧于厩舍，阖扉，乃于隙中视之。忽见韩生所蓄黑犬至厩中，且嗥且跃，俄化为一丈夫，衣冠尽黑，即挟鞍鞭马，驰骋而去。行至门，门垣甚高，其黑衣人以鞭策马，马竟跃而过，黑衣人乘马而去。复归，既下马解鞍，其黑衣人又嗥跃，还化为犬。圉人惊异，不敢泄于人。后一夕，黑犬又驾马而往，逮晓方归。圉人因寻马踪，以天雨新霁，其为踪历历可辨。至南十余里一古墓前，其踪方息。圉人乃结茅斋于墓侧。来夕，先止于斋中以伺之。夜将分，黑衣人果驾马而来，下马，系于野树，其人入墓，与数辈笑言极欢。圉人在茅斋中伏而听之，不敢动。近数食顷，黑衣人告去，数辈送出墓穴。于内一褐衣者顾谓黑衣人曰：“韩氏名籍今安在？”黑衣人曰：“吾已收在捣练石下，吾子无以为忧。”褐衣者曰：“慎无泄。兹事泄之，则吾属不遗噍类矣！”黑衣人曰：“谨受教！”褐衣者又曰：“韩氏稚儿有字乎？”曰：“未也。吾俟彼有字，当即编于名籍，必不致弛懈也。”褐衣者曰：“明夕再来，当得以笑语。”黑衣人唯而去。及晓，圉者归，遂以其事密告于韩生。生即命肉喂其犬。犬既至，因以绳系，及次所闻，遂穷捣

练石下，果得一轴书，具载韩氏弟兄、妻子、家童名氏，纪莫不具，盖所谓韩氏名籍者也。有子生一月矣，独此子不书，黑衣人所谓“稚儿未字”也。韩生大惊，命致犬于庭，鞭而杀之，熟其肉以食家童。已而，率邻居士子十余辈，执弧矢兵仗，至郡南古墓前，发其冢，穴中有数犬，毛状异恶，尽杀之以归。

宝应中，有李氏子，亡其名。家于洛阳，其世以不好杀，故家未尝蓄狸，所以宥鼠之死也。迨其孙，亦能世祖父意。尝一日，李氏大集其亲友，会食于堂上，而门外有群鼠数百，俱人立以前足相鼓，如甚喜状。家童惊异，告于李氏。李氏亲友乃空其堂而纵观，人去且尽，堂忽摧圮，其家无一伤者。堂既摧而群鼠亦去。悲夫！鼠固微物也，尚能识恩而知报，况人乎？如是则施恩者宜广其泽，而报德者亦宜竭其诚。有不顾者，当视此以愧。

相国王公缙，大历中与元载同执政事。尝一日入朝，天尚早，坐于烛下。其榻前有囊，公命侍童取之，侍童挈以进，觉其重不能举。公启而视之，忽有一鼠长尺余，质甚丰白，囊中跃出。公大惧，顾谓其子曰：“我以不才，谬居卿相，无德而贵，常惧有意外之咎。今者异物接于踵，岂非祸之将萌耶？”后数日，果得罪，乃贬为缙云守也。

娄师德布衣时，尝因沉疾，夜梦一人紫衣，来榻前再拜曰：“君之疾且间矣，幸与某偕去！”即引公出。忽觉力甚捷，自谓疾愈。行数里，见路旁有廨署，左右吏卒，朱门甚高，曰“地府院”，惊曰：“何地府院而在人间乎？”紫衣者对曰：“冥途固与人接迹，世人又安得而知之。”公入其院，吏卒辟易而退。见一室曰司命署，问：“职何如？”对曰：“主世人禄命之籍也。”公因入室视之，有书数千幅在几上；旁有绿衣者，称为按掾。公因命

出己之籍，按掾取一轴以进。公阅之，书己名，载其禄位年月，履历清贵，出入台辅，寿至八十有五。览之喜，谓按掾曰：“某一布衣耳，无饥冻忧足矣，又安敢有他望乎？”言未毕，忽有一声沿空而下，震动檐宇。按掾惊曰：“天鼓且动，君宜疾归，不可留矣。”闻其声遂惊，始悟为梦游尔。时天已曙，其所居东邻有佛寺，击晓钟，盖按掾所谓天鼓者也。自是疾亦间焉。后入仕，历官咸如所载者。及为西凉帅，一日，见黄衣使者至阁前曰：“冥途小吏，奉命请公。”公曰：“吾尝见司命之籍，纪吾之位，当至上台，寿凡八十有五，今何为遽见命耶？”黄衣人曰：“公某官时，尝误杀无辜人，位与寿为主吏所降，今则穷矣！”言訖，忽亡所见。自是卧疾，后三日而薨。

太子宾客卢尚书贞犹子为僧。会昌中，沙汰僧徒，斥归家，以荫补光王府参军。一夕，梦为僧时所奉师来慰，问其出处再三，告以“佛法沦破，已无所归，今为一官，徒遭旦夕，期在落顶上发，方毕志愿”，且泣且诉之，良久曰：“若我志果遂，兴佛法。”语未竟，见八面屯兵，千乘万骑，旌旗日月，衣裳锦绣，仪卫四合，真天子大驾。军中人喧言，将迎光王。部整行列，以次前去。卢方骇愕不能测，遽惊觉，魂悸流汗，久之方能言。卒不敢泄于人。无几，宣宗自光邸践祚，录王府属吏，卢以例不拘常调格迁叙。自是稍稍兴复释教，寺宇僧尼如旧制，一契梦中语。卢校梦中所谓本师，盖参军事府主近师弟子，故以为冥兆。岂神之意以是微而显乎？

清河张诜，贞元中，以前王屋令调于有司。忽梦一中使来，诜即具簪笏迎之。谓诜曰：“有诏召君，可偕去！”诜惊喜，且以为上将用我。既命驾，与中使俱出。见门外有吏卒十余为驱殿者，诜益喜，遂出开远门西望而去。其道左有吏甚多，

咸再拜于前。过二百里至一城，舆马人物，喧喧然阗咽于路，槐影四矗，烟幕迤迳。城之西北数里，又有一城，城外有被甲者数百，罗立门之左右，执戈戟，列幡帜，环卫甚严，若王者居。既至门，中使命诜下马。诜即整巾笏。既而中使引入门。其城内檐宇栉比，兵士甚多，又见宫阙台阁，既峻且丽。又至一门，中使引入，门内百余人，具笏组列于庭，仪甚谨肃。又有一殿巍然，琼玉华耀，真天子正殿。殿左右有武士数十，具甲倚剑立。殿上有朱紫中使甚多。见一人峨冠，被袞龙衣，凭玉案而坐其殿之东宇。又有一冠裳者，貌若妇人，亦据玉案，在殿之西宇。有宫嫔数十列于前。中使谓诜曰：“上在东宇，可前谒！”即趋至东宇前再拜。有朱衣中使立于殿之前轩，宣曰：“卿今宜促治吾宫庭事，无使有不如法者。”诜又再拜舞蹈。既而又引至西宇下，其仪度如东宇。既拜，中使遂引出门。诜悸且甚，因谓之曰：“某久处外藩，未得见天子，向者朝对，无乃不合于礼乎？”中使笑曰：“吾君宽，固无惧尔！”言毕东望，有兵士数百驰来，中使谓诜曰：“此警夜之兵也。子疾去，无犯严禁！”即呼吏命驾。惶惑之际而寤，窃异其梦，不敢语于人。后数日，诜拜乾陵令。及至，凡所经历，尽符所梦。又天后祔葬，诜所梦殿东宇下峨冠被袞龙衣者，乃高宗也；其殿西宇下冠衣貌如妇人者，乃天后也。后数月，因至长安，与其友数辈会宿，具话其事。有以《历代圣贤图》示诜者，高宗及天后，果梦中所见也。

开元中，杨慎矜为御史中丞。一日，将入朝，家奴开其外门，既启锁，其门噤不可解。慎矜且惊且异。泊天将晓，其导从群吏自外见慎矜门外有一夜叉，长丈余，状极异，立于宇下，以左右手噤其门，火吻电眸，盼顾左右。从吏见之，俱惊栗四

去。久而街中舆马人物稍多，其夜又南向而去。行者见之，咸辟易仆地。慎矜闻其事，惧甚。后月余遂为李林甫所诬，弟兄皆诛死。

有吴生者，江南人，尝游会稽，娶刘氏女为妾。后数年，吴生出宰于雁门郡，与刘氏偕之官。刘氏初以柔婉闻，凡数年，其后忽犷烈自恃不可禁。往往有逆意者即发怒，殴其婢仆，或啗其肌，血且甚，而怒不可解。吴生始知刘氏悍，心稍外之。尝一日，吴与雁门部将数辈猎于野，获狐兔甚多，置庖舍下。明日，吴生出，刘氏即转入庖舍，取狐兔生啖之且尽。吴生归，因诘狐兔所在，而刘氏俯然不答。吴生怒，讯其婢，婢曰刘氏食之尽矣。生始疑刘氏为他怪。旬余，有县吏以一生鹿献，吴生命置于庭。已而，吴生给言将远适，既出门，即匿身潜伺之。见刘氏散发袒肱，目眦尽裂，状貌顿异，立庭中，左手执鹿，右手拔其髀而食之。吴生大惧，仆地不能起久之，因急召吏卒十余辈，持兵仗而入。刘氏见吴生来，尽去襦袖，挺然立庭下，一夜叉尔。目若电光，齿若战刃，筋骨盘蹙，身尽青色。吏卒俱战栗不敢近，而夜叉四顾，若有所惧。仅食顷，忽东向而走，其势甚疾，竟不知其所在。

武陵郡有浮图祠，其高数百寻，下瞰大江，每江水泛扬，则浮图势若摇动，故里人无敢登其上者。有贾人朱岷，家极贍，生一女，无何失所在。其家寻之，仅旬余，莫穷其适。一日，天雨初霁，郡民望见浮图之颠若有人立者，隐然纹彩衣，郡民且以为怪。岷闻之，往观焉。望其衣妆，甚肖己女，即命人登其上取之，果岷女也。岷惊讯其故，女曰：“某向者独处，有一夜叉，长丈余，甚犷异，自屋上跃而下，入某之室，谓某曰：‘无惧我也。’即揽衣驰去，至浮图上。既而兀兀然，若甚醉者，凡数

日，方稍寤，困惧且甚。其夜叉率以将晓则下浮图，行里中取食饮某。一日，夜叉方去，某下视之，见其行里中，会遇一白衣，夜叉辟易，退远百步，不敢窃视。及其暮归，因诘之：‘何为惧彼白衣者乎？’夜叉曰：‘向者白衣自少不食太牢，故我不得近也。’某问何故，夜叉曰：‘牛者，所以耕田畴，为生人之大本，苟不食其肉者，则上天佑之。故我不敢近也。’某默念曰：‘吾人也，去父母与异类为伍，可不悲乎！’明日，夜叉去而祝曰：‘某愿终身不食丑肉也。’三祝已，夜叉忽自他所归浮图上，望某而语曰：‘汝为何有异志弃我乎？使我不得再近汝也。从此别去矣！’夜叉东向而去，竟不知其所往。某喜甚，由浮图中得以归。”

颍州陈越石，初名黄石，郊居于王屋山下。有妾张氏者，元和中，越石与张氏俱夜食，忽闻烛影后有呼吸声而甚异，已而出一手至越石前。其手青黑色，指短，爪甲纤长，有黄毛连臂，似乞食之状。越石固知其怪，恶而且惕。久之，闻烛影下有曰：“我病饥，故来奉谒。愿以少肉置掌中。幸无所怯。”越石即以少食肉并投于地，其手即取之去。又曰：“此肉味腴美。”享讫，又出手越石前。越石怒骂曰：“妖物何为辄来？宜疾去，不然，且击汝，得无悔耶！”其手即引去，若有所惧。俄顷，又出其手至张氏前，谓张曰：“女郎能以少食肉见惠乎？”越石谓其妾曰：“慎无与！”张氏竟不与。久之，忽于烛影旁出其面，乃夜叉也，赤发蓬然，两目如电，四牙若锋刃之状，甚可怖。以手击张氏，张氏遽仆于地，冥然不能动。越石有胆勇，即起而逐之，夜叉遂驰走，不敢返顾。明日穷其迹，于垣上下有过踪。越石曰：“此夜叉今夕将复来矣！”于是至夜持杖立东北垣下以伺之。仅食许，夜叉果来，既逾墙，足未及地，越石即以杖

连击数十。及夜叉去，以烛视其垣下，血甚多，有皮尺余，亦在地，盖击而堕者。自是张氏病愈。至夕，闻百步外有呼求者曰：“陈黄石何为不归我皮！”连声不已。仅月余，每夕尝闻呼声。越石度不可禁止，甚恶之，于是迁居以避之，因改名越石。元和十五年，登进士第，至会昌二年，卒于蓝田令。

通州有王居士者，有道术。会昌中，刺史郑君有幼女，甚爱之，而自幼多疾，若神魂不足者。郑君因请居士，居士曰：“此女非疾，乃生魂未归其身。”郑君询其事，居士曰：“某县令某者，即此女前身也。当死数岁矣，以平生为善，故幽冥佑之得过期，今年九十余矣。令卒之日，此女当愈。”郑君即遣人驰访之，其令果九十余矣。后月，其女忽若醉醒，疾愈。郑君又使往验之，令以此女病愈之日，无疾而卒。

唐贞元中有李生者，家河朔间，少有膂力，恃气好侠，不拘细行。常集轻薄少年二十余辈为乐，厥后省过，折节读书，以诗名称之。累为河朔官，改深州录事参军。生美风仪，善谈笑，曲晓吏事，廉谨明干，至于击鞠饮酒，兼能之，雅为太守所重。时王武俊帅成德军，恃功负众，不顾法度，支郡守畏之侧目。尝遣其子士真巡属郡，至深州，太守大具牛酒，所居备声乐，宴士真。太守畏武俊而奉士真之礼甚谨，又虑有以酒忤士真者，以是僚吏宾客一不敢召。士真大喜，以为他郡莫能及。欢饮入夜，士真乃曰：“幸使君见待之厚，欲尽乐于今夕，岂无嘉宾韵士，愿为我召而见之！”太守致敬前白曰：“偏郡无名人。其僚属庸猥，恐其辞令不谨，礼度失当，少有愆责，吾之任也。”士真强之，太守曰：“录事参军李某，愿以侍谈笑。”士真曰：“但命之。”于是召李生。生入趋拜，士真见之，色甚怒。既而命坐，貌益恭。士真甚不悦，瞪视攘腕，无向时之欢矣。太守惧，

莫知所谓，顾视生，覩然而汗，不能持杯，一座皆愕。少顷，士真叱左右缚李某系狱，左右即牵李袂疾去，械狱中。已而，士真欢饮如初。迨晓宴罢。太守且惊且惧，乃潜使人于狱中讯李生曰：“君貌甚恭，且未尝言，固非忤于王君。宁自知取怒之意否？”李生悲泣久之，乃曰：“尝闻释氏有现世之报，吾知之矣。某少贫窘，无以自资，由是好与侠客游，往往掠夺里人财帛。尝驰马腰弓，往还太行道，日百余里。一日遇一少年，鞭骏骡，负二巨囊，吾利其资，顾左右皆崖岩万仞，而日渐曛黑，遂力排之，堕于崖下。即疾驱其骡逆旅氏，解其囊，得缯绮百余端。自此家稍贍，因折弓矢，闭门读书，遂仕至此，而及今二十七年。昨夕，君侯命与王君之宴，既入而视王君之貌，乃吾曩所杀少年也。一拜之中，心怀栗惕。自知死于旦夕，今将延颈待刃，又何言哉！为我谢君侯，幸深知我，敢以身后为托。”有顷，士真醉悟，急召左右往狱中取李某首来，左右即于狱中斩其首以送士真，士真熟视而笑。既而又与太守大饮于郡斋，酒酣，太守因欢甚，乃曰：“某幸得守一郡，而副大使下察弊政，宽不加罪，为恩厚矣。昨夕，副大使命某召他客，属郡僻小无客，不足奉欢宴者。窃以李某善饮酒，故为召之，而李某愚劣，不习礼法，有忤于明公，实余之罪也。今明公既已诛之，宜矣；窃有所未晓，敢问李某之罪何为者？愿得明公教之，且用诫于将来也。”士真笑曰：“李生亦无罪，但一见之，即忿然激吾怒，便有戕戮之意。今既杀之，吾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君无再言！”及宴罢，太守密访其年，曰二十有七矣。盖李生杀少年之岁，而士真生于王氏也。太守叹异久之，因以家财厚葬李生。

宣室志卷四

汝南周氏子，吴郡人也，忘其名，家于昆山县。元和中以明经上第，调选，得尉昆山。既之官，未抵邑数十里，舍于逆旅中。夜梦一丈夫，衣白衣，仪状甚秀，而血濡其襟，若伤其臆者。既拜，而泣谓周生曰：“吾，家于林泉者也。以不尚尘俗，故得安其所有年矣。今以偶行田野间，不幸值君之家童有系吾者。吾本逸人也，既为所系，心甚不乐。又纵狂犬噬吾臆，不胜其愤。愿君子悯而宥之。不然，则死在朝夕矣！”周生曰：“谨受教，不敢忘！”言讫而寤，心窃异之。明日至其家。是夕，又梦白衣人来曰：“吾前以事诉君，幸君怜而诺之，然今尚为所系。愿君勿易仁人之心，疾为我解其缚，使不为君家囚，幸矣！”周即问曰：“然则汝之名氏可得闻乎？”其人曰：“我，鸟也。”言已，遂亡去。又明日，周生乃以梦语家童，且以事讯之。其家人因适野，遂获一鹅，乃笼归，前夕，有犬伤其臆。周生即命放之。是夕，又梦白衣人辞谢而去。

东平吕生，鲁国人，家于郑。其妻黄氏，病将死，告于姑曰：“妾病且死。然闻人死当为鬼，妾常恨人鬼不相通，使存者益哀。今姑念妾深，妾死，必能以梦告于姑矣。”及其死，姑梦见黄氏来，泣而言曰：“妾平生时无状，今为异类，生于郑之东野丛木中，黯其翼噉其鸣者是也。后七日，当来谒姑。愿姑念妾平生时，无以异类见阻。”言讫遂去。后七日，果有一鸟自东来，至吕氏家，止于庭树，哀鸣久之。其姑泣而言曰：“果吾之

梦矣。汝无味平素，直来吾之居也。”其鸟即飞入堂中，回翔哀唳，仅食顷，东向而去。

汧阳郡有张女郎庙。上元中，有韦氏子客于汧阳，途至其庙，遂解鞍以憩。忽见庙宇中有二屐子在地上，生视之，乃结草成者，文理甚细，色白而制度极妙，韦生乃收贮于囊中。既而别去。及至郡，郡守舍韦生于馆亭中。是夕，生以所得屐置于前而寝，明日，已亡其所在，莫穷其处。仅食顷，乃于馆亭屋瓦上得焉。仆夫惊愕，告于韦生，生即命升屋而取之。既得，又致于前，明日，仍失其屐，复于屋瓦上得之。如是者三。韦生窃谓仆曰：“此其怪乎，可潜伺之！”是夕，其仆乃窃于隙中窥之。夜将半，其屐忽化为白鸟，飞于屋上。韦乃命取焚之，卒飞而去。

吏部侍郎韩昌黎公愈，自刑部侍郎贬潮阳守。先是郡西有大湫，中有鳄鱼，长者百尺，每一怒，则湫水腾溢，林岭如震，民之马牛有滨其水者，辄吸而噬之，一瞬而尽。为所害者，莫可胜计。民患之有年矣，及愈刺郡，即至之三日，问民间不便事，俱曰：“郡西湫中之鳄鱼也。”愈曰：“吾闻至诚感神，昔鲁恭宰中牟，雉驯而蝗避；黄霸治九江，虎皆遁去。是知政之所感，故能化鸟兽矣。”即命庭掾以牢醴陈于湫之旁，且祝曰：“汝，水族也，无为生人患，将以酒沃之！”是夕，郡西有暴风雷，声振山郭，夜分霁焉。明日，里民视其湫，水已尽。公命使穷其迹，至湫西六十里易地为湫，巨鳄亦随而徙焉。自是郡民获免其患。故工部郎中皇甫湜撰《愈神道碑序》曰：刑部为潮阳守，云：“峒獠海夷，陶然自化；鳄鱼稻蟹，不暴民物。”盖谓此也。

唐柳州刺史河东柳宗元，尝自省郎出为永州司马。途至荆门，舍驿亭中。是夕，梦一妇人，衣黄衣，再拜而泣曰：“某，

家楚水者也。今不幸死在朝夕，非君不能活之。倘获其生，不独戴恩而已，兼能假君禄，益君寿，为将为相，且无难矣。幸明君子一图焉！”公谢而许之。既寤，默自异之。及再寐，又梦妇人且祈且谢，久而方去。明晨有吏来，称荆帅命，将宴宗元。宗元既命驾，以天色尚早，因假寐焉。既而又梦妇人，嗔然其容，忧惶不暇，顾谓宗元曰：“某今之命若败缕之悬风中，危将断而飘矣。而君不能念事之急耶？幸即为计，不然，亦与败缕皆断矣。愿君子许之！”言已，又祈拜。既告去，心亦未悟，宗元俯而念曰：“吾一夕三梦妇人告我，辞甚恳。岂吾之吏有不平于人者耶？抑将宴者以鱼为我膳耶？得而活之，亦吾事也。”即命驾诣郡宴。既而以梦话于荆帅，且召吏讯之。吏曰：“前一日，渔人网获一巨黄鳞鱼，将为膳，今已断其首。”宗元惊曰：“果昨夕之梦也！”遂挈而投江中，然而其鱼已死矣。是夕，又梦妇人来，失其首。宗元益异之。

唐河东柳泝者，侨居洛阳。因乘春钓伊水，得巨鱼，挈而归，置于盆水中。先是，泝有婴儿始六七岁。是夕，泝梦鱼以喙啮婴儿臆。泝悸然而寤，果闻儿啼，曰：“梦一大鱼咬其臆，痛不可忍，故啼焉。”与泝梦合。泝异之，乃视小儿之臆，果有疮而血，泝益惧焉。明旦，以鱼投伊水中，且命僧转经画像，旬余，儿之疮始愈。泝自后不复钓。

宣城郡当涂民有刘成、李暉者，俱不识农事，常以巨舫载鱼蟹，鬻于吴越间。天宝十三年春三月，成与暉自新安江载往丹阳郡。行至下查浦，去宣城四十里，会天暮，泊舟，二人俱登陆。时李暉往浦岸村舍中，独刘成在江上，四顾云岛，阒无人迹。忽闻舫中有连呼“阿弥陀佛”者，声甚厉，成惊而视之，见一大鱼自舫中振鬣摇首，作声而呼“阿弥陀佛”焉。成且惧且

悚，毛发尽劲，即匿身芦中以伺之。俄而舫中万鱼俱跳跃呼佛，声动地。成大恐，遽登舫，悉投群鱼于江中。有顷而李暉至，成具以告暉，暉怒曰：“竖子安得为妖妄乎？”唾而骂者且久。成无以自白，即用衣资酬其直。既而余有钱，易荻草十余束致于岸。明日迁于舫中，忽觉重不可举，解而视之，得缙十五千，签题云：“偿汝鱼直。”成益奇之。是日于瓜洲会群僧食，并以缙施焉。时有万庄者，自涇阳令退居瓜洲，备得其事，传以纪述。

元和初，有进士陆乔者，好为歌诗，人颇称之。家于丹阳，所居有亭沼，号为胜境。乔家富而好客，一夕，风月清莹，有扣门者，出视之，见一丈夫，衣冠甚伟，仪状秀逸。乔延入与坐，谈议朗畅，出于意表，乔重之，以为人无及者。因请其名氏，曰：“我，沈约也。闻君善诗，故来候耳。”乔惊起曰：“某，一贱士，不意君之见临也。愿得少留，以侍谈笑。”既而命酒，沈曰：“我平生不饮酒，非阻君也。”又谓乔曰：“吾友人范仆射云，子知之乎？”乔对曰：“某常读梁史，熟范公之名久矣。”约曰：“吾将邀之。”乔曰：“幸甚。”约乃命侍者邀范仆射。顷之，云至，乔即拜，延坐。云谓约曰：“休文安得而至此耶？”约曰：“吾慕主人能诗，且好宾客，步月至此，遂相谈谑。”久之，约呼左右曰：“往召青箱来。”俄有一儿至，年可十岁余，风貌明秀，约指谓乔曰：“此吾爱子也。少聪敏，好读书。吾甚怜之，因以青箱为名焉，欲使继吾学也，不幸先吾逝矣，今谒君。”即命其子拜乔。又曰：“此子亦好为诗，近从吾与仆射同过台城，因命为《感旧》，援笔立成，甚有可观者。”讽之曰：“六代旧江川，兴亡几百年。繁华今寂寞，朝市昔喧阗。夜月琉璃水，春风柳色天。伤时与怀古，垂泪国门前。”乔赏叹久之。因问约曰：“某常览昭

明所集《文选》，见其编录诗句，皆不拘音律，谓之‘齐梁体’。自唐朝沈佺期、宋之问方好为律诗。青箱之体乃效今体，何哉？”约曰：“今日为之，是为今体。亦何讶乎？”云又谓约曰：“昔我与君及玄晖、彦昇俱游于竟陵之门，日夕笑语卢博，此时之欢，不可追矣。及萧公禅代，吾与君俱为佐命之臣，虽位甚崇，恩愈厚，而心常忧惕，无曩日之欢矣。诸葛长民有言：‘贫贱常思富贵，富贵又履危机。’此言岂虚语哉！”约亦吁嗟久之，又叹曰：“自梁及今，四百年矣。江山风月，不异当时，但人物潜换耳，能不悲乎！”既而谓云曰：“吾尝为蔡公郢州记室，梦一人告我曰：‘君后位当至端揆，然终不及台司。’及吾为仆射尚书令，论者颇以此见许，而终不得。乃知人事无非命也。”时夜已分，云谓约曰：“可返矣。”因相与归，谓乔曰：“此地当有兵起，不过二载。”乔送至门，行未数步，俱亡所见。乔以事告于亲友。后岁余，李锜反，又一年而乔卒。

元和长庆间，有郭翥者，尝为鄂州武昌尉，与沛国刘执谦友善，二人每相语，常恨幽明不相通，约先歿者当来告。后，执谦卒数月，翥居华阴，一夕独处，闻户外嗟吁，久而言曰：“郭君无恙！”翥聆其音，知执谦语也，曰：“可得一面否？”曰：“去烛，与子谈耳。”翥即撤烛，引其袂而入。与同榻，话旧历然。又言冥途罪福甚详，不可欺。夜既分，翥忽觉有秽气发于左右，须臾不可近，即以手扞之，讶其躯甚大，不类执谦。翥有膂力，知为他怪，因揽其袂，以身加之，牢不可动，掩鼻而卧。既而告去，翥佯与语留之。将晓，求去愈急，曰：“将曙矣，不遣我，祸且及子！”翥不答。顷之，遂不闻语。俄天晓，见一胡人，长七尺余，如卒数日者。时当暑，秽不可近，即命弃去郊外。忽有里人数辈望见，疾来视之，惊曰：“是吾兄也。亡数日矣，昨夕

忽失所在。”乃求尸而返。

长庆中，裴度为北都留守，有部将赵姓者病热且甚。其子煮药于室，既置药于鼎中，欲构火，赵见一黄衣人自门来，止于药鼎旁，挈一囊。囊中有药屑，其色洁白，如麦粉状。已而，置屑于鼎中而去。赵告其子，子曰：“岂非鬼乎？是欲重吾父之疾也！”遂去药。赵见向者黄衣人再至，又置药屑于鼎中。赵恶之，命弃去。复一日昼寝，其子又煮药，药熟而赵寤，遂进以饮之。越数日，果卒。

李光颜居守北都时，有部将成少仪者，其子曰公逵，尝梦一白衣人曰：“地府使我召汝！”公逵拒之，使者曰：“冥官遣召一属龙人，汝既属龙，何以逃！”公逵给曰：“某非属龙者，君何为见诬？”使者稍解，顾曰：“今舍汝归，当更召属龙者。”公逵惊寤，具以梦白于少仪。少仪有卒十余，常在其门，至明日，一卒无疾而卒。少仪因讯其生年，其父曰属龙，果公逵之所梦也。

董观，太原人，善阴阳占候之术。元和中与僧灵习善，偕适吴楚间。灵习道卒，观亦归并州。宝历中，观游邠江，至泥阳郡，舍于龙兴寺，堂宇宏丽，有经数百函。观遂留止，将期尽阅乃还。先是，院之东庑北室，空而扃鐍，观因请居，寺僧不可，曰：“居是室者，多病或死。且多妖异。”观少年恃气，乃曰：“某愿得之。”遂居焉。旬余，一夕未寝，辄有胡人十数，挈乐持酒来，歌笑其中，旁若无人。如是数夕，观虽惧，尚不言于寺僧。一日经罢，时已曛黑，观怠甚，闭室而寝。未熟，忽见灵习在榻前，谓观曰：“师行矣！”观惊且恚曰：“师，鬼也，何为而至？”习笑曰：“吾子运穷数尽，故我得以俟子。”即牵观袂去榻。观回视，见其身尚偃，如熟寝，乃叹曰：“嗟乎！我家远，父母尚在，今死此，谁蔽吾尸耶？”习曰：“何吾子言之失而忧之深乎？”

夫人之所以为人者,以其能运手足、善视听而已,此精魄扶之使然,非自尔也。精魄离身,故曰死。是以手足不能为,视听不能施,虽六尺之躯,安所用乎?子宁足念!”观谢之,因问习:“尝闻我教中有阴去身者,孰为耶?”习曰:“吾子将谓死未得更生也。”遂与偕行。其所向,虽关键甚严,辄不相碍。于是出泥阳城西去。其地多草,茸密红碧如毳毯状。行十余里,至一水,广不数尺,流而西南。观问习,习曰:“此俗所谓奈河,其源出于地府。”观即视其水,皆血而腥秽不可近。又见岸上有冠带袴襦凡数百,习曰:“此逝者之衣。由此趋冥道耳。”又望水西有二城,南北可一里余,草木蒙蔽,庐舍骈接。习谓观曰:“与君俱住彼,君生南城徐氏,为次子;我生北城侯氏,为长子:生十年,当重与君舍家归释氏。”观曰:“吾闻人死当为冥官追捕,案籍罪福,苟平生事行无大过,然后更生人间。今我死未几夕,遂能如是耶?”曰:“不然。冥途与世人无异,脱不为不道,宁桎梏可及身哉?”言已,习即褰衣跃而过。观方攀岸将下,水豁然而开,广丈余。观惊惕惶惑,忽有牵观者,回视其人,尽体皆毛,状若狮子,其貌即人也。谓观曰:“师何往?”曰:“往此南城耳。”其人曰:“吾命汝阅《大藏经》,宜疾还,不可久留!”遂持观臂,急于东南指郡城而归。至数里,又见一人,状如前召观者,大呼曰:“可驰去,将无及!”顷之,遂至寺。时天已晓,见所居室有僧数十拥其门,视己身在榻,二人排观入门,忽有水自上沃其体,遂寤。寺僧曰,观卒一夕矣。于是以其事语僧。后数日,于佛宇中见二土偶神像为左右侍,乃观前所见者。观因誓心精思,诵阅藏经,虽寒暑不少惰,凡数年而归,时宝历二年五月十五日也。会昌中,诏除天下佛寺,观亦斥去。后至长安,以占候游公卿间,言事往往奇中。尝为沂州临沂

尉，今在京师，闻其事于观云。

吴郡任生者善视鬼，庐于洞庭山，貌常若童儿，吴楚之俗，莫能究其甲子。宝历中，有前昆山尉杨氏子侨居吴郡，尝一日，里中三四辈相与泛舟，俱游虎丘寺。时任生在舟中，具话及鬼神事。杨生曰：“人鬼殊途，故不得而易见矣。”任生笑曰：“鬼甚多，人不能识耳，我独能识之。”乃顾一妇人，衣青衣，拥婴儿，步于岸，生指谓曰：“此鬼也。其拥者，乃婴儿魂也。”杨生曰：“然则汝何以辨其为鬼耶？”生曰：“君第观我与语。”即厉声呼曰：“尔，鬼也。何窃人之子？将安往乎！”妇人闻而惊惧，疾回步，未十数，遽无见矣。杨生且叹且异。及晚还，去郭数里，岸旁一家陈斋设供，有女巫鼓舞于其左，乃醮神也。任与杨往问其故，巫曰：“今日里中人有婴儿暴卒，今则苏矣，故设斋以谢。”遂命出婴儿以视，则与鬼妇所拥者无异。诸客皆惊叹久之，谓任生曰：“先生真有术者。”生曰：“以神合用，以用合神，则吾得而知之矣。”

安定胡湮，家于河东郡，以文学知名。大和七年春，登进士第，时贾餗为礼部侍郎。后二年，文宗皇帝擢餗相国事，是岁冬十一月，京师乱，餗与宰臣涯已下俱遁去，有诏捕甚急。时中贵人仇士良护左禁军，命部将执兵以穷其迹。部将谓士良曰：“胡湮受贾餗恩，今当匿于湮家，愿得骁健士五百，环其居而取之。”士良可其请。于是部将拥兵至湮门，召湮出厅，谕之曰：“贾餗在汝家，汝宜立出；不然，与餗同罪！”湮度其势，不可以理辩，则抗辞拒之。部将怒，执诣士良所，士良使戮于辕门之外。时湮弟湘在河东郡居，是日，湘家人见一人，无首，衣绿衣，有血污濡之迹，自门而入，步至庭。湘大恐，命家童逐之，遽不见。越三日而凶问至。

宣室志卷五

荥阳有郑生，善骑射，以勇悍赅捷闻，家于巩洛之郊。尝一日，乘醉手弓腰矢，驰健马，独驱田野间，去其居且数十里，会天暮，大风雨，生庇于大木下久之。及雨霁，已夕矣。迷失道路，纵马行，见道旁有门宇，乃神庙也。生以马系门外，将入屋中，忽栗然心动，即匿身东庑下。闻庙西空舍中窸窣然，生疑其为鬼，因引弓震弦以伺之。俄见一丈夫，身长，衣短后皂衣，负囊仗剑，自空舍中出。既而倚剑扬言曰：“我，盗也。尔非盗乎？”郑生曰：“吾家于巩洛之郊，向者独驱田间，适遇大风雨，迷而失道，故匿身于此。”仗剑者曰：“子既不为盗，得无害我之意乎？且我遁去，道必经东庑下。愿解弓弦以授我，使我得去；不然，且死于竖子矣！”先是，生常别以一弦置袖中，既解弦投于剑客前，密以袖中弦系弓上。贼既得弦，遂至东庑下，将杀郑生以灭口。急以矢系弦，贼遂去，因曰：“吾子果智者，某罪固当死矣！”生曰：“我不为害，尔何为疑我？”贼再拜谢，生即去西庑下以避之。贼既去，生惧其率徒再来，于是登木自匿。久之，星月始明，忽见一妇人，貌甚冶，自空舍中出，泣于庭。问之，妇人曰：“妾家于村中，为贼见诱至此，且利妾衣装，遂杀妾空舍中，弃其尸而去。幸君子为雪其冤。”又曰：“今夕当匿于田横墓，愿急逐之，无失！”生诺之，妇人谢而去。及晓，生视之，果见其尸。即驰至洛，具白于河南尹郑叔则。尹命吏捕之，果得贼于田横墓中。

樊宗谅为密州刺史，时属邑有群盗纵横，入里中毗殷氏家，掠夺金帛，戕其父子，死者三人，刺史捕之甚急，月余不获。有巨鹿魏南华者，寓居齐鲁之间，家甚贫。宗谅命摄司法掾。一夕，南华梦数人皆被发，列诉于南华曰：“姓殷氏。父子三人，俱无罪而死。愿明公雪其冤！”南华曰：“杀汝者为谁？”对曰：“某所居东十里，有姓姚者，乃贼之魁也。”南华许诺，惊寤。数日，宗谅谓南华曰：“盗杀吾毗，且一月矣，莫穷其迹，岂非吏不奉职乎？尔为司法官，第往验之！”南华驰往，未至，忽见一狐起于路旁深草中，驰入里人姚氏所居，噪而逐者以百数，其狐入一穴中。南华命以锤发之，得金帛甚多，乃群盗劫殷氏财也。即召姚氏子，讯其所自，目动词讷；即收劾之，果盗之魁也。自是，尽擒其支党且十辈。其狐虽匿于穴中，穷之卒无所见也，岂非冤魂之所假欤？时大和中也。

兰陵萧逸人，亡其名。尝举进士，下第，遂焚其书，隐居潭水上，从道士学神仙。因绝粒吸气，每日柔搦支体，冀延其寿。积十年余，发尽白，色枯而背偻，齿有堕者。一旦引镜自视，勃然发怒，且曰：“吾弃声利，隐身田野间，绝食吸气，冀得长生；今亦衰瘠如是，岂我之心哉！”即迁居邨下，学商人逐什一之利。凡数年，费用大饶，为富家。后因治园屋发地，得物状类人手，肥而且润，色微红。逸人得之，惊曰：“岂非祸之芽？且吾闻太岁所在，不可兴土事，脱有犯者，当有脩肉出其下，固不祥也。今果有，奈何？然吾闻得肉食之，或可以免。”于是烹而食，味甚美，食且尽。自是逸人听视聪明，状貌愈少，而发之秃者尽黦然而长矣，其齿之堕者亦骈然而生矣。逸人默自奇异，不敢告于人。后有道士至邨下，逢逸人，惊曰：“先生尝饵仙药乎？何神气清悟如是！”道士因诊其脉，久之，又曰：“先生尝食

灵芝矣。夫灵芝状类人手，肥而且润，色微红者是也。”逸人悟其事，以告道士，贺曰：“先生之寿，可与龟鹤齐矣。然不宜居尘俗间，当退居山林，弃人世，神仙可致矣！”逸人喜而从其语，遂去，竟不知其所在。

东洛有故宅，其堂奥轩级甚宏峙，然居者多暴死，是以空而键之且久。故右散骑常侍范阳卢虔，贞元中，为御史分察东台，尝欲质其宅而止焉。或曰：“此宅有怪，不可居处。”曰：“吾自能弭之。”后一夕，卢与从吏同寝其堂，命仆使尽止于门外。从吏勇悍善射，于是执弓矢坐轩下。夜既深，闻有扣门者，从吏即问之，应曰：“柳将军遣某送书与卢侍御。”卢不应。已而，投一书轩下，字若濡笔而书者，点画纤整。虔命从吏读其字曰：“吾家于此有年矣。堂奥轩级，皆吾之居也，门神户灵，皆吾之隶也，而君突入吾舍，岂其理耶？假令君之舍，吾入之可乎？既不吾惧，宁不愧于心乎？君速去，勿招败亡之辱！”读既毕，其书飘然四散，若飞烬之状。俄又闻有言者：“柳将军愿见卢御史。”已而，有大厉至，身长数十寻，于庭，手执一瓢。其从吏即引满而发，中其所执，其厉遂退，委其瓢。久之又来，俯轩而立，俯其首且窥焉，貌甚异。从吏又射之，中胸，其厉惊，若有惧，遂东向而去。至明，虔命穷其迹，至宅东隙地，有柳高百余尺，有一矢贯其上，所谓柳将军也。虔伐其薪，自此其宅居者无恙。后岁余，因重构堂宇，于屋瓦下得一瓢杓长丈余，有矢贯其柄，即将军所执之瓢也。

大和中，有江夏从事某，其官舍常有怪异。每夕见一巨人，身尽黑，甚光，见之即悸而病死。后有许元长者，善视鬼，从事命元长以符术考召。后一夕，元长坐于堂西轩下，巨人忽至，元长出一符飞之，中其臂，割然有声，遂堕于地，巨人即去。

元长视其堕臂，乃一枯木枝。至明日，有家童谓元长曰：“堂之东北隅有枯树焉，先生符今在其上。”即往视之。见其树有枝稍折者，果巨人所堕臂也。即伐而焚之。宅遂无怪。

扶风窦宽者，家于梁山。大和八年秋，宽自大理评事解县榷盐使判官罢职退归，因治园屋。命家童伐一树，既伐，见有血成沼，滂然注地，食顷而尽。宽异之，具知为怪，由是闭门绝人事。明年冬十一月，郑注、李训反，宽与注连，遂诛死于左禁军中。

有醴泉县民吴偃者，家于田野间。有一女，十余岁，一夕忽失去，莫知所往。后数日，偃梦其父谓偃曰：“汝女今在东北隅，盖木神为祟。”偃惊而寤。至明日，即于东北隅穷其迹，果闻有呻吟之声。偃视之，见其女在一穴内，口甚小，然穴中宽敞，旁有古槐木，盘根甚大。于是挈之而归，然兀若沉醉者。会有李道士至，偃请符术呵禁，其女忽瞬而语曰：“地东北有槐木，木有神，引某自树空腹入地下穴内，故某病。”于是伐其树。后数日，女病始愈。

有董观者，尝为僧，居于太原佛寺。大和七年夏，与其表弟王生南游荆楚。后将入长安，道至商於，一夕舍山馆中，王生既寐，独观未寝，忽见一物出烛下；既而掩其烛，状类人手，但指则细；视烛影外，若有物。观急呼王生，生起，其手遂去。顾谓王曰：“慎无寝，魅当再来！”因持挺而坐伺之。良久，王生曰：“魅安在？兄妄矣！”即就寝。顷之，有一物长五尺余，蔽烛而立，无手及面目。观益恐，又呼王生。生怒，不起。观因以挺搯其首，其躯若草所缩，挺亦随入其中，而力取不可得。俄而退去。观虑其又来，迨晓不敢寝。明日，访馆吏，吏曰：“此西数里有古杉，尝为魅，疑即所见也。”即与观及王生往寻，果

见古杉，有槎贯其枝柯间。吏曰：“人言此为妖且久，未尝验其真，今则信矣！”急取斧，尽伐去之。

晋阳西有童子寺，在郊牧之外。贞元中，有邓珪者寓居于寺。是岁秋，与客数辈会宿，既阖扉后，忽见一手自牖间入。其手色黄而瘦甚，众视之，俱栗然，独珪无所惧。及闻牖间有吟啸之声，珪知其怪耳，讯之曰：“汝为谁？”对曰：“吾隐居山谷有年矣。今夕从风月之游，闻先生在此，故来奉谒；诚不当列先生之席，愿得坐牖下，听先生与客谈，足矣。”珪许之。既坐，与客谈笑极欢。久之告去，将行，谓珪曰：“明夕当再来，愿先生无摈。”既去，珪与诸客议曰：“此必鬼也，不穷其迹，且将为患。”于是缉丝为缙数百寻，候其再来，必缚之。明夕果来，又以手出于牖间，珪即以缙系其臂，牢不可解。闻牖间云：“何罪而见缚，其义安在？得无悔耶！”遂引缙而去。至明日，珪与诸客俱穷其迹，至寺北百余步，有蒲萄一株甚蕃茂，而缙系其枝，有叶类人手，果牖间所见者。遂命掘其根而焚之，怪遂绝矣。

灵石县南，尝夜中有妖怪，由是里中人无敢夜经其地者。元和初，董叔经为河西守，时有彭城刘皂，假孝义尉。皂顷尝以书忤董，怒甚，遂弃职，入汾水关。夜至灵石南，逢一人立于路旁，其状绝异。皂马惊而堕，久之乃起，其路旁立者即解皂衣袍而自衣之。皂以为劫，不敢拒。既而西走去，近十余里，至逆旅，因而述其事。逆旅中人曰：“邑南夜中有妖怪，固非贼尔。”明日，有自县南来者，谓皂曰：“县南野中有蓬蔓，状类人，披一青袍，不亦异乎！”皂往视之，果己之袍也。里中人始悟为妖者乃蓬蔓耳，由是尽焚之。其后妖亦绝。

唐兴平之西有梁生别墅，其后园有梨木十余株。大和四年冬十一月，新雨霁后，其梨忽有花发，芳而且茂。梁生甚奇

之，以为吉兆。有韦氏谓梁生曰：“夫木以春而荣，冬而悴，固其常矣。今反是，可谓之吉兆乎？”生闻之不怿。月余，梁生父卒。

天宝中有赵生者，其先以文学显，兄弟四人，俱以进士明经入仕。独生性鲁钝，虽读书，然不能分句详义，由是年壮尚不得为郡贡。常与兄弟友生会宴，盈座朱绿相接，独生白衣，甚为不乐。及酒酣，或嘲之，生益惭且怒。后一日，弃其家遁去，隐晋阳山，葺茅为舍。生有书百余篇，笈而至山中，昼习夜思，虽寒暑切肌，食粟袭苳，不惮劳苦；而生蒙庸，力愈勤而功愈小，生愈孳如，卒不易其志。厥后旬余，有翁衣褐来造之，因谓生曰：“吾子居深山中，读古人书，岂有志于禄仕乎？虽然，学愈久而卒不能分句详义，何蔽滞之甚耶？”生谢曰：“仆不敏，自度老且无用，故居深山，读书自悦，虽不能达其精微，然必欲终于志业，不辱先人，又何及于禄仕乎？”翁曰：“吾子志趣甚坚。老夫虽无所能，诚有补于郎君，幸一访我耳。”因征其所止，翁曰：“吾，段氏子，家于山西大木之下。”言竟，忽亡所见。生怪之，以为妖，遂径往山西寻其迹，果有椴树蕃茂。生曰：“岂非段氏子乎？”因持锛发其下，得人参长尺余，甚肖所遇翁之形。生曰：“吾闻人参能为怪者，又可愈疾。”遂瀹而食之。自是醒然明悟，所览书自能穷奥。后岁余，以明经及第，历官数任而卒。

寇天师谦之，后魏时得道者也。常刻石为记，藏于嵩山之上。上元初，有洛川郟城县民，因采药于山，得之以献县。县令樊文言于州，州以上闻，高宗皇帝诏藏于内府。其铭记文甚多，奥不可解，略曰“木子当天下”，又曰“止戈龙”，又曰“李代代，不移宗”，又曰“中鼎显真容”，又曰“基千万岁”。所谓“木

子当天下”者，盖言唐氏受命也；“止戈龙”者，言天后临朝也，止戈为武，武，天后氏也；“李代代，不移宗”者，谓中宗中兴，再新天地；“中鼎显真容”者，“显”实中宗之庙讳，“真”为睿圣之徽谥，得不信乎；“基千万岁”者，“基”，玄宗名也，“千万岁”，盖历数久长也。后中宗立极，樊文男钦贡以石记本上献，上命编于国史。

卫先生大经，解梁人，以文学闻，不狎俗，常闭门绝人事。生而敏悟，周知天文历象，穷冥索玄。后以寿终，墓于解梁之野。开元中大水，姜师度奉诏凿无咸河以溉盐田，划室庐、溃丘墓甚多，解梁人皆病之。既至卫先生墓前，发其地得一石，刻字为铭，盖先生之词也。其铭曰：“姜师度，更移向南三五步。”工人得之，以状言之于师度。师度异其事，叹而久之，顾谓僚吏曰：“卫先生真奇士也。”即命工人迁其河，远先生之墓数十步。

开元中，江南大水，溺而死者千数，郡以状闻，玄宗诏侍御史郇载往巡之。载至江南，忽见道旁有古墓，水溃而穴出。公念之，命工迁其骸于高原。既发墓，得一石，凿而成文，盖志其墓也。志后有铭二十言，乃卜地者之词。铭曰：“尔后一千岁，此地化为泉。赖逢郇侍御，移我向高原。”载览而异之，因校其年，果千岁矣。

泉州之南有山焉，其山峻起壁立，下有潭，水深不可测，周十余亩。中有蛟鳄，常为人患，人有误近，或马牛就而饮者，辄为吞噬，泉人苦之有年矣。由是近山居者，咸挈引妻子，徙去他郡，以逃其患。元和五年，一夕闻南山有雷震暴，声闻数百里，若山崩之状，一郡惊惧。里人泊牛马鸡犬俱失声仆地，汗流被体，屋瓦交击，木树颠拔，自戌及子，雷电方息。明旦，往

视之，其山摧堕，石壁数百仞殆尽，俱填其潭，潭水溢流，注满四野，蛟鳄之血，遍若玄黄，而石壁之上，有凿成文字一十九言。字势甚古，郡中士庶，无能知者。自是居人无复患矣，惧者俱息，迁者亦归，结屋架庐，接比其地。郡守因名其地为“石铭里”，盖因字为名，且识其异也。后有客于泉者，能传其字，持至东洛。时故吏部侍郎韩愈，自尚书郎为河南令，见而识之。其文曰：“诏赤黑，示之鳄鱼，天公卑杀牛人，壬癸神书，急急！”然则详究其义，似上帝责蛟鳄之词，令戮其害也。其字则蝌斗书，故泉人无有识者矣。

元和元年秋九月，淮西帅吴少诚死。子元济拒命，诏邻淮西者以兵四面攻之，凡数年不克。十三年，诏丞相晋国公裴度将兵击焉。度既至，因命封人深池濠，且发其地。有得一石者，上有雕虫文字为铭，封人持以献度。文曰：“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绿绿。鸡未肥，酒未熟，障车儿郎且须缩。”度得之，以示从事，令辨其义焉，咸不能究。度方念之，俄有一卒自行间跃而贺曰：“吴元济逆天子之命，纵狂兵为反谋。赖天子威圣与丞相令德，合今日逆竖成擒矣。敢贺丞相功！”度惊讯之，对曰：“封人得石铭，是其兆也。且‘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绿绿’者，言吴少诚由行间一卒，遂拥十万兵，为一方帅，且喻其荣也；‘鸡未肥’者，言无肉也，夫以‘肥’去‘肉’，为‘己’字；‘酒未熟’者，言无水也，以‘酒’去‘水’，为‘酉’字也；‘障车儿郎’谓兵革之士也；‘且须缩’者，谓宜退守其所也。推而言之，则己酉日当克也；苟未及期，则可俟矣。”度喜顾左右曰：“卒，辩者也。”叹而异之。是岁冬十月，相国李愬将兵入淮西，生得元济，尽诛反者。度因校其日，果己酉焉。于是度益奇卒之辩，擢为裨将。

东阳郡滨于浙江，有山周回数百里，江水曲而环焉，迂滞舟楫，人颇病之。常侍敬昕，大和中出守。其山一夕云物曛晦，暴风雷电，动荡室庐，江水腾溢，莫不惶惑，迨晓方霁。人往视之，已劈而中分，相远数百步，引江流直而贯焉，其环曲处悉填以石，遂无萦回之患。

宣室志卷六

平卢从事御史辛神邕，大和五年冬，以前白水尉，调集于京师。时有佣者刘万金，与家童自勤同室而居。自勤病数月，将死。一日，万金他出，自勤偃于榻。忽有一人，紫衣、危冠、广袂，貌枯形瘠，巨准修髯，自门而入。至榻前，谓自勤曰：“汝宜强起，疾当间矣！”于是扶自勤负壁而坐。先是，室之东垣下有食案，列数器。紫衣人探袖中出一掬物，状如稻实而色青，即以十余粒置食器中，谓自勤曰：“吾非人间人，今奉命召万金，万金当食此而死。尔勿泄吾言；不然，则祸及矣！”言讫遂去。是日，万金归，脸赤而喘，且曰：“我以腹虚热上，殆不可治。”即就其器而食。食且尽，自勤之疾随愈，万金果卒。

晋昌唐燕士，好读书，隐于九华山。尝日晚，天雨霁，燕士步月上山。夜既深，有群狼拥于道，不得归，惧既甚，遂匿于深林中。俄有白衣丈夫，戴纱巾，貌孤俊，年近五十，循涧而来，吟步自若。伫立且久，乃吟曰：“涧水潺潺声不绝，溪陇茫茫野花发；自去自来人不知，长时唯对空山月。”燕士常好为七言诗，颇称于时人，闻此惊叹，将与之言，未及而没。明日燕士归，以貌问里人，有识者曰：“是胡氏子，举进士，善为诗，卒数年矣。”

郭郭罢栌阳县尉，久不得调，穷居京华，困甚。胖蚤间常有二物如猿獾，衣青碧，出入寝兴，无不相逐。凡欲举意求索，必与郭俱往。所造诣，如碍枳棘；亲友见之，俱若仇隙。或厌

之以符术，或避之于山林，数年竟莫能绝。一夕，忽来告别，云：“某等承君厄运，不相别者久；今则候晓而行，无复至矣！”郭既喜其去，遂问所诣，云：“世路如某者甚多，但人不见耳。今吾之所诣，乃胜业坊富人王氏，将往散之。”郭曰：“彼之聚敛丰盈，何以遽散？”云：“先得计于安品子矣。”晓鼓忽鸣，遂失所在。郭既兴盥栉，便觉愁愤开豁。试诣亲友，无不改观相接。未旬，见宰相面白，遂除通事舍人。郭有表弟张生者，为金吾卫佐，交游皆豪侠，少年好奇，闻之未之信也。知胜业王氏隶左军，自是常往伺之。王氏性俭约，所费未尝过分。家有妓乐，端丽者至多，外之炫服冶容，造次莫回其意。一日，与宾朋过鸣珂曲，有妇人靓妆立于门首，王生驻马迟留，喜动颜色。因召同列者置酒为欢，张生预焉。访之，即安品子之弟也。品子善歌，是日歌数曲，王生悉以金彩赠之。众皆讶其广费。自是輿辇资货，日输其门，未经数年，遂至贫匮。

有梁璟者，开成中自长沙将举孝廉。途次商山，舍于馆亭中。时八月十五夕，天雨新霁，风月高朗，璟偃而不寐。至夜半，忽见三丈夫，衣冠甚古，皆披朱绿，徐步而来，至庭中，且吟且赏，从者数人。璟心知其鬼也，然素有胆气，因降阶揖之。三人亦无惧色，自称萧中郎、王步兵、诸葛长史。即命席坐于庭中，曰：“不意良夜遇君于此！”因呼其僮玉山往取酒，既至，环席递酌。已而王步兵曰：“值此好风月，况嘉宾在席，不可无诗也。”因命题联句，以咏秋物。步兵即首为之曰：“秋月圆如镜。”萧中郎曰：“秋风利似刀。”璟曰：“秋云轻比絮。”以至诸葛长史，默然久之，二人促曰：“幸以拙速为事。”长史沉吟，又食顷，乃曰：“秋草细同毛。”二人皆大笑曰：“拙则拙矣，何乃迟乎？”长史曰：“此中郎过耳，为僻韵而滞捷才。”既而中郎又曰：

“良会不可无侑酒佐欢。”命玉山召惠娘来。玉山去，顷之，有一美人，鲜衣自门步入，笑而拜坐客。诸葛长史戏谓女郎曰：“汝自赴中郎召尔，与吾何事？”美人曰：“安知不为众人来乎？”步兵曰：“安用自明。不若歌以送长史之酒。”惠娘起曰：“愿歌《凤楼之曲》。”即歌之，清音怨慕，璟听之忘倦。久而歌阕，中郎又歌一曲，既终，曰：“山光渐明，愿更缀一篇以尽欢也。”中郎曰：“山树高高影。”步兵曰：“山花寂寂香。”因指长史曰：“向者僻韵，信中郎过；今愿续此，以观捷才耳。”长史应曰：“山天遥历历。”一坐大笑：“迟不能巧，速而且拙，捷才如是耶！”长史色不能平。次至璟，曰：“山水急汤汤。”中郎泛言赏之。乃问璟曰：“君非举进士者乎？”璟曰：“将举孝廉科。”中郎笑曰：“孝廉安知为诗哉！”璟因怒叱之。长史亦奋袂而起，坐客惊散，遂失所在，而盘杯亦亡见矣。璟自此被疾恍惚，往往梦中郎、步兵来，心甚恶之。后至长安，遇术士李生，辟鬼符佩之，遂绝矣。

广陵有官舍，地步数百，制度宏丽，相传其中为鬼所宅，故居之者一夕即暴死，锁闭累年矣。有御史崔某，官于广陵，至，开门曰：“妖不自作。我必居之，岂能为祟哉！”即白廉使而居焉。是夕微雨，崔君命仆者：“尽居他室，而吾寝于堂。”夜已半，惕然而寤，衣尽沾湿，即起，见己之卧榻在庭中。却寝，未食顷，其榻又迁于庭。如是者三。崔曰：“我谓天下无鬼者，今则果有矣！”即具簪笏，命酒，沃而祝曰：“吾闻居此者多暴死。且人神殊道，当各安其居，岂害生人耶？虽苟以形见、以声闻者，是其负冤郁而将有诉者，或将求一饭以祭者；则现于人，而人自惊悸以死，固非神灵害人也。吾今遇汝，汝无畏。若真有所诉，当为我言，可以副汝托，虽汤火不避！”沃而祝者三。俄

闻空中有言曰：“君，人也；我，鬼也。诚不当以鬼干人，直将以深诚奉告。”崔曰：“但言之。”鬼曰：“我，女子也。女兄弟三人，俱未笄而歿。父母葬我于郡城之北久矣。其后，府公于此浚城池，构城屋，工人伐我封内树且尽，又徙我于此堂之东北隅，使羈魂不宁，无所栖托。不期今夕幸遇明君子，故我得语其冤。倘君以仁心为我棺敛，葬于野外，其恩之莫大者矣！”已而涕泣呜咽。又曰：“我在此十年矣。前后所居者，皆欲诉其事，自是居人惊悸而死。某本女子，非有害于人也。”崔曰：“吾前言固如是矣。虽然，如何不见我耶？”鬼曰：“某鬼也，岂敢以幽晦之质而见君子乎？既诺我之请，虽处冥昧中，亦当感君子之恩，岂可徒然而已。”言讫告去。明日，召工人，于堂东北隅发之，果得枯骸，葬于禅智寺隙地。里人皆祭之，谓之三女坟。自是其地获安矣。

大历中有吕生者，自会稽上虞尉，调集于京师，既而侨居永崇里。尝一夕，与其友数辈，会食于其室。食毕将就寝，俄有一姬，容服洁白，长二尺许，出于堂之北隅，缓步而来，其状极异。众视之，相向大笑。其姬渐迫其榻，且语曰：“君有会，不能一命耶？何待吾之薄欤！”吕生叱之，遂退去，至北隅乃亡所见。且惊且异，莫知其所来。明日，生独寝于室，又见其姬在北隅下，将前且退，惶惶然若有所惧，生又叱之，遂没。明日，生默念曰：“是必怪也。今夕将至，吾不除之，必为吾患不朝夕矣！”即命以一剑置于榻下。是夕，果自北隅徐步而来，颜色不惧，至榻前。生以剑挥之。其姬忽上榻，以臂搯生胸，余又跃于左右，举袂而舞；久之，又有一姬忽上榻，复以臂搯生。生遽觉一身尽凜然，若霜被于体。生又以剑乱挥，俄有数姬亦随而舞焉。生挥剑不已，又为十余姬，各长寸余，愈多而貌如

一焉，皆不可辨，环走四垣。生惧甚，计不能出。中有一姬谓吕生曰：“吾将与合矣，君且观我。”言已，遂相望而来，俱至榻前，翕然而合，又为一姬，与前见者不异。生惧益甚，乃谓曰：“尔为何怪，而敢如是挠生人耶！当疾去。不然，吾求方士，将以神术制汝。汝又安能为祟耶？”姬笑曰：“君言过矣。果有术士，吾愿见之。吾之来，戏君耳，非敢害也，幸君无惧。吾亦还其所矣。”言毕，遂退于北隅而没。明日，生以事语于人。有田氏子者，善以符术祛除怪魅，名闻长安中，见说，喜跃曰：“是吾事也。去之若以爪压蚁尔。今夕愿往君舍伺焉。”至夜，生与田氏子俱坐于室，未几而姬果又至榻前。田氏子叱曰：“魅疾去！”姬扬然其色，不顾左右，徐步而来去者久之，谓田生曰：“非君之所知也。”其姬忽挥其手，手堕于地，又为一姬，甚小。忽跃而升榻，突入田生口中。田惊曰：“吾死乎！”姬谓生曰：“吾比言不为君害，君不听；今田生之疾果如何哉？虽然，姬等亦将成君一富耳。”言毕又去。明日，有谓吕生者：“宜于北隅发之，可见矣。”生喜而归，命家童于其所没处发之，下至丈余，得一瓶，可受斛许，贮水银甚多。生方信其姬乃水银精也。田生竟以寒栗而卒。

宋顺帝昇明中，荆州刺史沈攸之厩中群马辄蹄蹋惊嘶，若见他物。攸之令人伺之，见一白驹，以绿绳系腹，直从外来。圉者具言其状，攸之使人夜伏枥边候之。俄而见白驹来，忽然复去。视厩门犹闭，计其踪迹，直入阁内。时人见者，咸谓为妆奁间物。沈有爱妾冯月华，臂上一玉马，以绿丝绳穿之。至暮，辄脱置枕边，至夜有时失去，晓时复还。试取视之，见蹄下有泥。后攸之败，不知所在。

冯翊严生者，家于汉南。尝游岷山得一物，其状若弹丸，

色黑而大，有光，视之洁彻若轻冰焉。生持以示于人，或曰：“珠也。”生因以“弹珠”名之。常置于箱中。其后生游长安，晚于春明门逢一胡人，叩马而言：“衣囊之中有奇宝，愿得一见！”生即以弹珠示之。胡人捧之而喜跃曰：“此天下之奇货也，愿以三十万为价。”生曰：“此宝安所用乎？而君厚其价如是哉？”胡人曰：“我，西国人。此乃吾国之至宝，国人谓之‘清水珠’，若置于浊水，泠然洞彻矣。自亡此宝且三载，吾国之井泉尽浊，国人俱病；于是我等越海逾山，来中夏求之。今果得于子矣！”胡人即命注浊水于缶，以珠投之，俄而其水澹然清莹，纤毫可辨。生于是以珠与胡，获其厚价而归。

杜陵韦弁，字景照。开元中举进士第，寓游于蜀。蜀多胜地，会春末，弁与其友数辈为花酒宴，虽夜不怠。一日，有请者曰：“郡南去十里有郑氏亭，亭起苑中，真尘外境也。愿偕往！”弁闻其说喜甚，遂与俱。南行十里，得郑氏亭，撑空危危，扩然四峙，门因花辟，砌用烟矗。弁望之不暇他视，真所谓尘外境也。使者揖弁入。既入，见亭上有神仙十数，皆极色也，凝立若伫，半掉云袂，飘飘然其状。列左右者亦十数，纹绣杳眇，殆不可识。有一人望弁而语曰：“韦进士来。”命左右请上亭。斜栏层幕，既上且拜。群仙喜曰：“君不闻刘阮事乎？今日亦如是。愿奉一醉，将尽春色。君以为何如？”弁谢曰：“不意今日得为后世刘阮，幸何甚哉！然则此为何所？女郎亦何为者？愿一闻之。”群仙曰：“我，玉清之女也，居于此久矣，此乃玉清宫也。向闻君为下第进士，寓游至此，将以一言奉请；又惧君子不顾，且貽其辱，是以假郑氏之亭以命君，果副吾志。虽然，此仙府也，惟虑不可久滞世间人。若居之，固无损耳。幸不以为疑。”即命酒乐宴亭中，丝竹尽举，飘飘然凌玄越冥，不为人

间之声。日晚酒酣，群仙曰：“吾闻唐天子尚神仙，吾有新乐一曲，名《紫云》，愿授圣王。君，唐人也。为吾传之一进，可乎？”曰：“弇，一儒也。在长安中，徒为区区于尘土间，望天子门且不可见，况又非知音者。如是，则固不为耳。”群仙曰：“君既不能，吾将以梦传于天子，是可矣。”又曰：“吾有三宝焉，将以赠君，能使君富敌王侯，君其受之。”乃命左右出其宝。始出一杯，其色碧，而光莹洞彻，顾谓弇曰：“碧瑶杯也。”又出一枕，似玉，微红，曰：“红蕤枕也。”又出一小函，其色紫，亦似玉，而莹彻过之，曰：“紫玉函也。”已而皆授弇，弇拜谢而出，然行未及一里，回望其亭，茫然无有。弇异之，亦竟不知何所也。遂挈其宝还长安。明年下第，东游至广陵，因以其宝集于广陵市。有胡人见而拜曰：“此天下之奇宝也。虽千万年，人无得者。君何得而有？”弇以告之，因问曰：“此何宝乎？”曰：“乃玉清宫三宝也。”遂以数千万为直而易之。弇由是连甲第，居广陵中为豪士，竟卒于白衣也。

扶风县之西南有三宝村，故老相传云：“建村之时，有胡僧谓村人曰：‘此地有宝气，而今人莫得之，其启发将自有时耳。’村人曰：‘是何宝也？’曰：‘此交趾之宝，数有三焉。’故因以‘三宝’名其村，盖识其事。”开成元年春，村中民有夜梦一丈夫者，黑簪帻，被广袂于体，腰佩长剑，仪状峻古，谓民曰：“吾尝仕东汉。当光武时，与飞将马公同征交趾，尝得南人之宝。其后马公遭谤，以为多掠南宝，尽载以归，光武怒，将命籍其家。吾惧且及祸，故埋于此地。”言未讫而寤。民即以所梦具告于邻伍中。是岁仲夏之夕，云月阴晦，有牧竖望见西京原下炯然有光，若曳练焉，久而不灭。牧竖惊，告其父，即驰往视之，其光愈甚。至明夕，亦然。于是里人数辈，夜寻其光，俯而观之，其

光自土而出，若焰薪火。里人乃相与植表以识之。又明日，携锄具，穷表之下，深约丈余，得一金龟，长二寸许，制度奇妙，代所未识；又得宝剑一，长二尺有四寸；又得古镜一，径尺余：皆尘迹蒙然。里人得之，遂持以诣县。时县令沛国刘随得之，发矐，其剑澹然若水波之色，虽利如切玉，无以加焉；其长二尺四寸者，盖古以八寸为尺，乃古三尺。其镜背文迹繁会，有异兽环绕镜鼻，而年代绵邈，形理无刻；乃命磨莹，其清若水之洁澈，真天下之奇宝也。县令刘君曰：“此为古之珍玩，宜归王府，可与天球、和璧，焜耀于上庠。”遂缄胶其事闻岐阳帅，愿表献天子。时陈君亦节度岐陇，得而爱之，因有是宝。由是人无知者。

安南有玉龙膏，南人用之，能化银液。说者谓此膏不可持北来；苟有犯者，则祸且及矣。大和中，韩约都护安南，得此膏。及还，遂持以归。人有谓曰：“南人传此膏不可持以北，而公持去，得无有悔于后耶？”约不听，卒以归焉。后约为执金吾，是岁京师乱，约以附会郑注，竟赤其族，岂玉龙膏之祸所归乎？由是南去者不敢复执以北也。

陈蔡间有民竹季贞者，卒十余年矣；后里人赵子和亦卒，数日忽寤，即起驰出门，其妻子惊，前讯之，子和曰：“我，竹季贞也，安识汝？今将归吾家。”既而，语音非子和矣。其妻子随之。至季贞家，见子和来，以为狂疾，骂而逐之。子和曰：“我，竹季贞，卒十一年，今乃归，何拒我耶？”其家人聆其语音，果季贞也；验其事，又季贞也。妻子俱骇异，诘之，季贞曰：“我自去人世，迨今且一纪。居冥途中，思还省妻孥，不一日相忘；然冥间每三十年即一逝者再生，使言罪福。昨者吾启请案椽，得以名闻冥官，愿为再生者。既而冥官谓我曰：‘汝宅舍久坏矣，如

何?’案椽白曰：‘季贞同里赵子和者卒数日，愿借其壳还季贞之魂。’冥官许之，即遣使送我于赵氏之舍，我故得归。”因话平昔事，历历可听，妻子方信而纳之。自是季贞不食酒肉，衣短粗衣，行乞陈、蔡、汝、郑间，缙帛随以修佛像，施贫饿者。后还家，至今尚存。

宣室志卷七

黑山之阴有李卫公庙。宝历中，张惟清都护单于，其从事卢立尝梦一人，颀长黑衣，告立曰：“吾居于卫公庙且久矣，子幸迁我于军城中。”已而遂去。及晓，立不谕即入白于惟清曰：“卫公于国有大勋劳，今庙宇隳残，飘濡且甚，愿新其土木之制。”惟清喜而可其请。先是，单于府以惟清有美化，状其政绩，遣护军骆忠表闻于上。有诏命中书舍人高公钺文其事，刻于碑。诏既至而未有坚砥，惟清方命使采石于云中郡未还，及修卫公庙，濠其西，得一石，方而长，其下有刻出“张”字，历然可辨。土人持以献于惟清。惟清喜曰：“天赐吾之碑石。”即召从事视之。立且惊且异，因起贺而白前梦。于是以石为碑，高公之文刻焉。

大和中，王璠廉问丹阳，因沟其城，既凿深数尺，得一石，铭文曰：“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即休。”工人得之，具以事告白而献于璠。详其义，久而不能解，即命僚佐辨之，皆无能析其理者。数日，有一叟请谒璠之吏，且密谓曰：“吾闻王公得石铭，今有辨者乎？”吏曰：“公方念之，其义为何如耶？君即能究耶？”叟曰：“是不祥也。夫‘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即休’也，皆叙王公之世也。且公之先曰崑，崑生础，以文而观，是‘山有石’也；础生璠，是‘石有玉’也；璠之子曰瑕休，是‘玉有瑕，即休’。休者，绝之兆。推是而辨，其绝绪乎！”吏谢之。叟言竟而去。至大和九年冬，璠卒夷其宗，果符叟之解也。

大和中有柳光者，尝南游，因行山道，会日晚，误入山庵中，松径盘曲。行数里，至一石室，云水环拥，清泉交贯，室有茵榻，若人居者，前对霞翠，固非人境。光因临流凝伫，忽见一缶合于地，光即启之，其缶下有泉，周不尽尺，其水清澈。举缶以饮，若甘醴，尽十余缶而已醉甚，遂偃于榻。及晓方寤，因视石壁有雕刻文字极多，遂写其字置于袖，词曰：“武之在卯，尧王八季，我弃其寝，我去其扃。深深然，高高然，人不吾知，人不吾谓。由今之后，二百余祀，焰焰其光，和和其始。东方有兔，小首兀尾，经过吾道，来至吾里，饮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寐，刻乎其壁，奥乎其义。人谁以辨，其东平子。”光阅而异之，遂行，出径约数十步，回望其室，尽无见矣。光究之不得。友人吕生者，视而解之，未几告曰：“吾尽详矣。此乃得道者语也。大唐氏之初，建号武德，武之二年，其岁己卯，‘武之在卯’，其义见矣，盖武德二年也。‘尧王’者，谓高祖之号神尧。曰‘八季’者，亦二年也。‘我弃其寝，我去其扃’者，言其去。盖绝去之时，乃武德二年也。‘深深然，高高然，人不吾知，人不吾谓’者，言其隐而人不知也。‘由今之后，二百余祀’者，言君之来也。且唐氏之初，今果二百余矣。‘焰焰其光，和和其始’者，‘焰焰其光’，谓岁在丁未也。焰者火，岂非南方丙丁之谓乎？未亦火之位也；‘和和其始’，谓今天子建号曰‘大和’，‘其始’，盖元年也。‘东方有兔，小首兀尾’者，叙君之名氏。‘东方’，甲乙木也；‘兔’者，卯也；卯以附木，是柳字也；‘小首兀尾’，是光也。‘经吾道’‘来吾里’，言君之来也。‘饮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寐’，言君之止也。‘刻乎其壁，奥乎其义，人谁以辨，其东平子’，谓其义奥，而独吾能辨之。‘东平’，吾之邑也，益又信矣。如是而辨，果得道者之遗记也。”

唐元和中，李师道据青齐，蓄兵勇锐，地广千里，储积数百万，不贡不覲。宪宗命将讨之，王师不利，而师道益骄，乃建新宫，拟天子正殿，卜日而居。是夕，云物遽晦，风雷如撼，遂为震击倾圮。俄复继以天火，了无遗烬。青齐人相顾语曰：“为人臣而逆其君者，祸固宜矣。今责降自天，安可逃其戾乎！”旬余，师道果诛死。

唐刘禹锡云：僧道宣持律第一。忽一旦，霹雳绕户外不绝，宣曰：“我持律更无所犯，若有宿业，则不知之。”于是褫三衣于户外，谓有蛟螭凭焉。衣出而声不已，宣乃视其十指甲，有一点如油麻者，在右手小指上。疑之，乃出于隔子孔中，一震而失半指。黑点，是蛟龙之藏处也。禹锡曰：“在龙亦善求避地之所矣，而终不免。则一切分定，岂可逃乎！”

唐晋陵郡建元寺僧智空，本郡人，道行彰闻于里中，年七十余。一夕既阖关，忽大风雷若起于禅堂，殷然不绝，烛灭而尘盆，晦黑且甚，檐宇摇震。矍然自念曰：“吾弃家为僧，迨兹四纪。暴雷如此，岂神龙有怒我者？不然，有罪当雷震死耳！”既而声益甚，复坐而祝曰：“某少学浮屠氏，为沙门迨五十余年，岂所行乖于释氏教耶？不然，岂有黩神龙耶？如是，安敢逃其死？倘不然，则愿亟使开霁，俾举寺僧得自解也！”言讫，大震一声，若发左右，坐榻倾靡，昏霾颠悖。由是惊惧仆地。仅食顷，声方息，云月晴朗，然觉有腥腐气，如在室内。秉烛视之，于垣下得一蛟，其长数丈，血流于地。乃是禅堂庭北有槐树，高数十寻，为雷震死，循木理而裂，中有蛟龙蜿蜒之迹焉。

唐河东郡东南百余里有积水，谓之“百丈泓”，清澈，纤毫必鉴，在驿路之左，槐柳环拥，烟影如幕，途出于此者，乃为憩驾之所。大和五年夏，有徐生自洛阳抵河东，至此水，困殆既

甚，因而暂息，且吟且望。日卓午，忽闻水中有细声若蝇蚋之噪，俄而纤光发，其声稍响，辘若击毂，其光如索而曳焉，生始异之。声久益繁，遂有雷自波间起，震光为电接云气。至旅次，遽话其事，答曰：“此‘百丈泓’也。岁旱，未尝不指期而雨。今旱且甚，巫师命巫属祷焉，巫者告曰：‘某日当有大雨。’至日，果为之沾足。”

唐御史杨询美，居广陵郡，从子数人皆幼，始从师学。尝一夕，大风雨，雷电震耀，诸子俱出户望，且笑且詈曰：“我闻雷有鬼，不知鬼安在？愿得而杀之，可乎？”既而雷声愈震，林木倾靡，忽一声轰然，若在于庑，诸子惊甚，即驰入户，负壁而立，不敢辄动。复闻雷声若天呵地吼，庐舍摇动，诸子益惧。仅食顷，雷电方息，天月清霁。庭有大古槐，击拔其根而劈之。诸子觉两髀痛不可忍，具告询美。命家童执烛视之，诸髀咸有赤文，纵横十数，状类杖痕。疑雷鬼之所为也。

宝历中，有京兆韦思玄，侨居洛阳，性尚奇，尝梦神仙之术。后游嵩山，有道士教曰：“夫饵金液者，可以延寿。吾子当先学炼金，如是，则可以肩赤松、驾广成矣。”于是思玄求炼金之术，积十余年，会术士数百，终不能得其妙。后一日，有居士辛锐者，貌甚清瘦，愀然有寒色，衣敝裘，扣思玄门，谓思玄曰：“吾病甚，穷无所归。闻先生好古尚奇，集天下异人方士。我故来谒耳，愿先生纳之！”思玄即止居士于舍。其后居士身疾痲尽溃，血秽甚，韦氏一家尽恶之。思玄尝召术士数人会食，而居士不得预。既具膳，居士突至客前，溺于筵席上，尽湿。客怒皆起，韦氏家童亦竞来骂之，居士遂告去，行至庭，忽亡所见。思玄与诸客甚异之，因视其溺，乃紫金也，奇光灿然，真旷代之宝，思玄且惊且叹。有解者曰：“居士，紫金精也。征其名

氏信矣：且辛者，盖西方庚辛金。而锐字者，兑从金，兑亦西方之正位。推其义，则吾之解若合符然。”

故崔宁领蜀时，犍为守清河崔君，既以启尹真人函，事具《灵仙篇》。是夕，崔君为冥司所召，其冥官，即故相吕涇也，与崔君友善，相见悲泣。已而，谓崔曰：“尹真人有石函在贵郡，何为辄开？今奉玉帝命，召君按验，将如之何？”崔谢曰：“愚俗聋瞽，不识神仙事，故辄开真人之函，罪诚重；然以三宥之典，其不识不知者俱得原赦。愷公宽之，某庶获自新耳。”涇曰：“帝主命严，地府卑屑，何敢违乎！”即召案掾出崔君籍。有顷，案掾至，白曰：“崔君余位五任，余寿十五年。今上帝有命，折寿十三年，尽夺其官。”崔又谢曰：“与公平生为友，今日之罪，诚自己召，然故人岂不能宥之？”涇曰：“折寿削官，则固不可逃；然可以为足下致二年假职，优其廩禄，用副吾子之托。”崔又再拜谢。言方毕，忽有云气炳然，红光自空而下，涇及廷掾仆吏俱惊跃而起，曰：“天符下！”遂揖崔于一室中。崔于室中壁隙间潜窥之，见涇具巾笏，率廷掾，分立于庭，咸俯而拱。云中有一人，紫衣金鱼，执一幅书，宣导帝命。于是涇及廷掾再拜受书，便驾云而上，顷之遂没。涇命崔君出坐，启天符视之，且叹且泣，谓崔曰：“子识元三乎？”元相国行三，名载也。崔曰：“乃布衣之旧耳。”涇曰：“血属无类。吁，可悲乎！某虽与元三为友，至是亦无能拯之，徒积悲叹！”词已又泣。既而，命一吏送崔君归。再拜而出，与使者俱行，入郡城廨中，已身卧于榻，其妻孥哭而环之。使者引崔俯于榻，魂与身翕然而合，遂寤。其家云：卒三日矣，本郡已白廉使。崔即治装，尽室往蜀，具告于宁。宁遂署摄副使，月给俸钱二十余万。时元载方执国政，宁与载善，馈遗甚多。闻崔之言，惧连坐，因命亲吏持五百金，赂

载左右，尽购得其书百余轴，皆焚之。后月余，元载籍没。又二年，崔亦终矣。

彭城刘溉者，贞元中为韩城令，卒于官。家甚贫，因寄韩城佛寺中。岁将半，其县丞窦亦卒，三日而寤。初，窦生昼寝，梦一吏导而西去，经高原大泽数百里，抵一城郭，入门，导吏亡去。生惧甚，即出城门。门有卫卒，举剑而列，窦生讯之，卫卒举剑南指曰：“由此之生道耳！”窦始知身死，背汗而股栗。即南去，虽殆不敢息。俄见十余人立道左，有一人呼窦生，挈其手而熟视之，乃是刘溉，曰：“吾兄何自而来？”窦具以告。曰：“我自与足下别，若委身于陷阱中，念平生时安可得？”因涕泣。窦即讯冥途事，溉泣不语。久之，又曰：“我妻今安在？得无恙乎？”窦曰：“贤子侨居韩城佛寺中，将半岁矣。”溉曰：“子今去，为我问讯。我以穷泉困辱，远不可逃，每念妻孥，若别而不忘步。幽显之恨，何可尽道哉？”将别，谓窦曰：“我有诗赠君，曰：冥路杳杳人不知，不用苦说使人悲。喜得逢君传家信，后会茫茫何处期。”已而又泣。窦遂告别，未十余里，闻击钟声极震响，因悸而寤。窦即师扬慈祖兄，其甥崔氏子常以其事语诸人。

贞元中，有卢江郡民因采樵至山，会日暮，忽见一胡人，长丈余，自山崦中出，衣黑衣，执弓矢，民大恐，遽走匿林中窥之。胡人伫望良久，忽东向发一矢。民随望之，见百步外有一物，状类人，举体黄毛数寸，蒙乌巾而立，矢中其腹，辄不动，胡人笑曰：“果非吾所及！”遂去。又一胡，亦长丈余，魁伟愈于前者，亦执弧矢，东望而射。中其物之胸，亦不动，胡人又曰：“非将军不可。”又去。俄有胡人数十，衣黑衣，臂弓腰矢，若前驱者；又见一巨人，长数丈，披紫衣，状貌极异，缓步而来。民见

之，不觉瞿然。巨胡东望，谓其前驱者曰：“射其喉！”群胡欲争射之，巨胡诫曰：“非雄舒莫可。”他胡皆退。有一胡前，引满一发，遂中其喉。其物亦不惧，徐以手拔去三矢，持一巨砾向西而来。胡人皆有惧色，前白巨胡曰：“事迫矣。不如降之！”巨胡即命呼曰：“将军愿降！”其物乃投砾于地，自取其巾，状如妇人，无发，至群胡前，尽收夺所执弓矢，皆折之，遂令巨胡跪于地，以手连掌其颊。胡人哀祈，称死罪者数四，方释之。诸胡高拱而立，不敢辄动。其物徐以巾蒙首，东望而去。胡人相贺曰：“赖今日甲子尔；不然，吾辈其死乎！”既而，俱拜于巨胡前，巨胡颌之，良久，遂导而入山庵。时欲昏黑，民雨汗而归，竟不知何物也。

唐敬宗皇帝御历，以天下无事，视政之余，因广浮屠教，由是长安中缁徒益多。及文宗嗣位，亲阅万机，思除其害于人者，尝顾谓左右曰：“自吾为天子，未能有补于人。今天下幸无兵革，吾将尽除害物者，使亿兆之民，指今日为尧舜时，愿足矣！有不能补治化而蠹于物者，但言之。”左右或对曰：“独浮屠氏不得有补于大化，而蠹于物为甚，可以斥去。”于是文宗病之，始命有司诏中外，罢缁徒说佛经义，又斥其不修教者。诏命将行，会尚食厨吏修御膳，以鼎烹鸡卵，方措火于其下，忽闻鼎中有声极微，如人言者，迫而听之，乃群卵呼“观世音菩萨”也，声甚凄咽，似有所诉。尚食吏异之，具其事上闻。文宗命左右验之，如尚食所奏。文宗叹曰：“吾不知浮屠氏之力乃如是耶！”翌日，敕尚食吏勿以鸡卵为膳。因颁诏郡国，各于精舍塑观世音菩萨之像，以彰感应。

高阳许文度，唐大和中侨居岐阳郡。后以病热近月余，瞑而卧于榻，若沉醉状。后数日始寤。初，文度梦有衣黄袍数辈

与俱行田野，四望间寂然无鸡犬声，且不知几百里。是时天景已曛晦，愁思如结。有黄袍者谓文度曰：“子无苦，夫寿之与夭，固有涯矣，虽圣人，安能逃其数？”文度忽悟身已死，忧且甚。又行十余里，至一水，尽目无际，波涛黑色，杳莫穷其深浅。黄衣人俱履水而去，独文度惧不敢涉。已而，有二金人，皆长五寸余，奇光皎然，自水上来。黄衣者望见金人，沮色震栗，即辟易驰去，不敢正视。二金人谓文度曰：“汝何为来地府中？我今挈汝归生途，慎无恐！”文度惧稍解，因再拜谢之。于是金人与文度偕行数十里，俄见里门，喜不胜。忽闻有厉声呼文度者，文度悸而醒，见妻子方泣于前，且奇且叹，而羸惫不能运肢体，故未暇语其事。后旬日，病少间，策而行于庭，忽见二金人，皆长五寸余，在佛舍下，果前时梦中所见者。视其仪状，无毫缕之异，心益奇之，始以其事告于妻。妻曰：“昨者以君病且亟，妾忧不解。然尝闻佛氏有救苦之力，由是弃资玩，铸二金人之像，每清旦，先具斋祀之。自是君之疾亦除，盖其佛力也。”文度感二金人报效之速，不食牲牢，常阅佛书，因穷尽其旨，而皈依于释氏焉。

有商居士者，三河县人，年七岁，能读佛氏书，里人异之。后庐于三河县西田中，有佛书数百篇，手卷目阅，未尝废一日，从而师者且百辈。往往独游城邑，偕其行者，闻居士每运肢体，珑然若戛玉之音，听者奇之。或曰：“居士之骨，真锁骨也。夫锁骨连络如蔓，故动摇肢体，则有清越之声，固其然矣。昔闻佛氏书言，佛身有舍利骨，菩萨之身有锁骨。今商居士者，岂非菩萨乎？然愚俗之人，固不可辨也。”居士后年九十余，一日，汤沐具冠带，悉召门弟子会食，因告之曰：“吾年九十矣，今旦暮且死，汝当以火烬吾尸。慎无违逆吾旨！”门弟子泣曰：

“谨听命！”是夕，端坐而逝。后三日，门弟子焚居士于野，及视其骨，果锁骨也，肢体连贯，若缀络之状，风一拂则纤韵徐引。于是里人竞施金钱，建一塔，以居士锁骨瘞于塔中。

宁勉者，云中人也，年少，有刚勇气，善骑射，能以力格猛兽，不用兵仗。北都守健其勇，署为衙将，后以兵士千人军于飞狐城。时蓟门帅骄悍，弃天违法，反书闻阙下，唐文宗皇帝诏北都守攻其南。诏未至，而蓟门兵夜伐飞狐，钲鼓震地，飞狐人恟然不自安，谓宁勉曰：“蓟兵豪健不可敌，今且至矣，其势甚急，愿空其邑以遁去；不然，旦暮拔吾城，吾不忍父子兄弟尽血贼刃下，悔宁可及！虽天子神武，安能雪吾冤乎？幸熟计之！”勉自度兵少，固不能折蓟师之锋，将听邑人语，虑得罪于天子；欲坚壁自守，又虑一邑之人悉屠于贼手；忧既甚，而策未有所决。忽有谍者告曰：“贼尽溃矣。有弃甲在城下，愿取之。”勉即登城垣望，见星月明朗，有贼兵驰走，颠蹶者不可数，若有大兵击其后。勉大喜，开邑门，纵兵逐之，生擒卒数千人，得其遗甲甚多。先是，勉好浮屠氏，常诵佛书《金刚经》，既败蓟师，擒其虏以讯焉。虏曰：“向者望见城上有巨人数百，俱长三丈余，雄猛可惧，怒目呿吻，袒肱执剑。蓟人见之，尽惨然汗栗，遂驰走远避，又安有斗心乎？”勉始悟巨人乃金刚也，益自奇之。勉累官至御史中丞，后为清塞副使也。

唐贞观中，有玉润山悟真寺僧，夜如蓝溪，忽闻有读《法华经》者，其声纤远。时星月迴临，四望数十里阒然无睹，其僧惨然有惧。及至寺，具白其事于群僧。明夕，俱于蓝溪听之，果闻经声自地中发，于是以标表其所。明日穷表下，得一颅骨在积壤中。其骨槁然，独唇吻与舌鲜而且润，遂持归寺，乃以石函致于千佛殿西轩下。自是，每夕常有读《法华经》声在石函

内,长安士女观者千数。后新罗僧客于寺,仅岁余,一日寺僧尽下山,独新罗僧在,遂窃石函而去。寺僧迹其所往,已归海东矣。时开元末也。

宣室志卷八

太原王含者，为振武军都将。其母金氏，本胡人女，善弓马，素以犷悍闻。尝驰健马，臂弓腰矢入深山，取熊鹿狐兔，杀获甚多，故北人皆惮其能而推重之。后年七十余，以老病，遂独止一室，辟侍婢，不许辄近左右，至夜即扃户而寝。往往发怒，过杖其家人辈。后一夕，既扃其户，家人忽闻轧然之声，遂趋以伺之：望见一狼自室中开户而出；天未晓，而狼自外还，入室又扃其门。家人甚惧，具白于含。是夕，于隙中潜窥，如家人言。含忧悸不自安。至晓，金氏召含，且海即市麋鹿。含熟以献，金氏曰：“吾所需生者尔！”于是以生麋鹿致于前，金氏啖立尽。含益惧。家人辈或窃语其事，金氏闻之，色甚惭。是夕，既扃户，家人又伺而视之，有狼遂破户而出。自是竟不复还矣。

晋阳以北，地寒而少竹，故居人多种苇成林，所以代南方之竹也。唐长庆初，北都有民，其家地多苇林，里中尝有会宴，致余食于其舍，至明日，辄不知其所在。其民有贮缙帛于室者，亦尝亡之，民窃异焉。后夜闻婴儿号者甚众，迫而听之，则阒然矣。明日又闻，民惧且甚。后一日，乃语里中他民曰：“吾夕闻林中有婴儿号，吾度此不当有婴儿，惧其怪耳。”即相与芟除其林，薙其草，既穷，得一穴，中有缙帛食器，见野狸十余，有嘬而俯者，呻而仰者，瞬而乳者，偃而踞者，嗷嗷然若有愁状。民尽杀之，自是里民用安其居。

开元二十三年秋，玄宗皇帝狩于近郊。驾至咸阳原，有大鹿兴于前，颯然其躯，颇异于常者。上命弓射之，引发一中。及驾还，乃敕厨吏炙其脍以进，而尚食具熟俎献。时张果老先生侍，上命果坐于前，以其肉赐之。果谢而食。既食，且奏曰：“陛下以此鹿为何如？”上曰：“吾只知其鹿也，亦安知何如。”果曰：“此鹿年且千岁矣。陛下幸闻之！”上笑曰：“此一兽耳，何遂言其千岁耶？”果曰：“昔汉元狩五年秋，臣侍武帝猎于上林，其从臣有生获此鹿而献者。帝以示臣，奏曰：‘此仙鹿也，寿将千岁；今既生获，不如活之。’会武帝尚神仙，由是纳臣之奏。”上曰：“先生误矣。且汉元狩五年及今八百岁，其鹿长寿，岂历八百岁而不为畋所获乎？况苑圃内麋鹿亦多，今所获何妨为他鹿耶？”果曰：“曩时武帝既获此鹿，将舍去之，但命东方朔以炼铜为牌，刻成文字，以识其年，系于左角下。愿得验之，庶表臣之不诬也。”上即命致鹿首如前，诏内臣力士具验之。凡食顷，绝无所见。上笑曰：“先生果误矣。左角之下，铜牌安在？”果曰：“臣请自索之。”即顾左右，命铁钳，令出一小牌，实铜制者，可二寸许；盖以年月悠久，为毛革蒙蔽，殆不可见。且持以进，上命磨拭视之，其文字芜蔽，殆不可识矣。上于是验果之言不谬。又问果曰：“汉元狩五年，甲子何次？史编何事？吾将征诸纪传，先生第为我言之。”果曰：“是岁岁次癸亥，武帝始开昆明池，用习水战，因搜狩以顺礼焉。迨今甲戌岁，八百五十二年。”上即命按汉史，其昆明池果元狩五年所开，其甲子亦无少差。顾谓力士曰：“异哉！张果能言汉武帝时事，真所谓至人矣，吾固不可得而知也！”

颍川陈岩，字叶梦，武阳人，间侨东吴。景龙末，举孝廉，如京师。行至渭南，见一妇人，貌甚姝，衣白衣，立于路隅，以

袂蒙口而哭，若负冤抑之状。生乃讯之，妇人哭而对曰：“妾，楚人也，侯其氏，家于弋阳之南。先父以高尚闻于湘楚间，由是隐迹山林，未尝肯谒侯伯。妾虽一女子，亦有箕颍之志，方将栖迹蓬瀛、昆阆以遂其好。适遇有沛国刘君者，尉弋阳，尝与妾先人为忘形之友；先人慕刘君之高义，遂以妾归刘氏。自为刘氏妇，且十年矣，未尝有纤毫过失。前岁春，刘君调补宜原尉，未一岁，以病免，尽室归于渭上郊居。刘氏无行，又娶一卢氏者，濮上人，性极悍戾，每以唇齿相及。妾不胜其愤，故遁而至此。且妾本慕神仙，常欲高蹈云霞，安岩壑之隐，饵橡栗之味，亦足以终老；岂徒扰扰于尘世，适足为累。今者，分不归刘氏矣。”已而，顰容怨咽，若不自解。岩性端恣，闻其言，甚信之。因问曰：“女郎何所归乎？”妇人曰：“妾，一穷人，安所归止？然君之见问，其有意耶？果如是，又安敢逆君之命。”岩喜，即以后乘驾而偕往京师，居于永崇里。其始甚谨，后乃不恭，往往诟怒，若发狂之状。岩恶之而且悔。明日岩出，妇人令阖扉，键其门，以岩衣囊致庭中，毁裂殆尽。至夕，岩归，妇人拒而不纳。岩怒，即破户而入。见己之衣资，悉已毁裂。岩因诟而责之，妇人愈发怒，毁岩之衣襟佩带，殆无完缕；又爪其面，啮其肌，一身尽伤，血沾于地；已而，嗥叫者移时。岩恶之，不可制。于是里中民俱来观，簇其门。时有郝居士者在里中，善视鬼，精符篆呵禁之术。闻妇人哭音，顾谓里中民曰：“此妇人非人，乃山兽也，寓形以惑于世。”里民具告于岩，岩即请焉，居士乃至岩所居。妇人见居士来，甚惧。居士出墨符一道，向空掷之，妇人大叫一声，忽跃而去，立于屋瓦上。岩窃怪之。居士又出丹符掷之，妇人遂委身于地，化为猿而死。岩既悟其妖异，心颇怪悸。后一日，遂至渭南，讯其居人，果有刘君庐于

郊外。岩即谒而问焉，刘曰：“吾尝射于弋阳，弋阳多猿狖，遂求得其一，近兹且十年矣。适遇有故人自濮上来，以黑犬见惠，其猿为犬所啮，因而遁去。”亦竟不穷其事，因录以传之。岩后以明经入仕，终于秦州上邽尉。客有游于太原者，偶于铜锅店精舍解鞍憩马。于精舍佛书中，得刘君所传之事，而文甚鄙。后亡其本。客为余道之如是。

东都崇让里有李氏宅，相传云其地非吉地，固不可居。后李生既卒，其家尽徙居陆浑别墅中，由是，键其门且数年矣。开元中，有王长史者，亡其名。长史尝为清显官，以使酒忤权贵，遂摈为长史于吴越间，后退居洛中，因买李氏宅以家焉。长史素劲，闻其宅有不祥之名，且曰：“我命在天不在宅。”即入而居，常独处堂之西宇下。后一夕，闻有哀啸之音极清楚，若风籁焉。长史起而望之，见一人，衣黑衣，立于几上。长史严声叱之，其人即时举一几击长史肩，长史惧而退，其人亦去。长史因病疮且甚，后旬余，方少愈。夜中又闻哀啸之音，家童寻之，见前时黑衣人在庭树上。长史有弟善射，于是命弓射之，一发遂中，其人嗥叫，跳上西庑屋瓦而去。明日寻其迹，皆无所见。岁秋，长史召工人重修马厩，因发内重舍，乃得一死猿，有矢贯胁，验其矢，果长史弟之矢也。方悟黑衣人者，乃猿尔。

乾元初，会稽民有杨叟者，家以资产丰贍，闻于郡中。一日，叟将死，卧而呻吟，且经数月。叟有子曰宗素，以孝行称于里人。迨其父病，罄其产以求医术。后得陈生者，究其原，曰：“是翁之病，心也。盖以财产既多，其心为利所运，故心已离去其身，非食生人心，不可以补之；而天下生人之心，焉可致耶？舍是，则非吾之所知也。”宗素闻之，以生人之心固莫可得也，

独修浮屠氏法，庶可以间其疾。即召僧转经，命工绘图铸像，已而自赍衣粮，诣郡中佛寺饭僧。一日，因挈食去，误入一山径中，见山下有石龕，龕有胡僧，貌甚老瘦枯瘠，衣褐毛缕成袈裟，踞于磐石上。宗素以为异人，即礼而问曰：“师何人也？独处穷谷，以人迹不到之地为家，又无侍者，不惧山野之兽有害于师乎？不然，是得释氏之法者耶？”僧曰：“吾本是袁氏。某祖世居巴山，其后子孙，或在弋阳，散游诸山谷中，尽能绍修祖业，为林泉逸士，极得吟啸；又好为诗者，多称其善吟啸，于是稍闻于天下。有孙氏，亦族也，则多游权贵之门；亦以善谈谑，故又以资游于市肆间，每一戏，能使人获其利焉。独吾好浮屠氏，脱尘俗，栖心岩谷中不动，而在此且有年矣。常慕歌利王割截身体及萨埵投崖以饲饿虎，故吾啖橡栗，饮流泉，恨未有虎狼噬吾，吾于此候之。”宗素因告曰：“师真至人，能舍其身而不顾，将以饲山兽，可谓仁勇俱极矣。然弟子父有疾已数月，进而不瘳，某夙夜忧迫，计无所出。有医者云，是心之病也，非食生人心则固不可得而愈矣。今师能弃身于豺虎以救其馁，岂若舍命于人以惠其生乎？愿师详之！”僧曰：“诚如是，果吾之志也。檀越为父而求吾心，岂有不可之意？且以身委于猛兽，曷若救人之生乎？然今日尚未食，愿致一饭而后死也。”宗素且喜且谢，即以所挈食置于前。僧食之立尽，而又曰：“吾既食矣，当亦奉命，然俟吾礼四方之圣也。”于是整其衣，出龕而礼。礼四方已毕，忽跃而腾向一高树，宗素以为神通变化殆不可测。俄召宗素，厉声叱曰：“檀越向者所求何也？”宗素曰：“愿得生人心，以疗吾父疾。”僧曰：“檀越所愿者，吾已许焉。今欲先说《金刚经》之奥义，尔亦闻乎？”宗素曰：“某素尚浮屠氏，今日获遇吾师，安敢不听乎？”僧曰：“《金刚经》云：过去心

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檀越若要取吾心，亦不可得矣。”言已，忽跳跃大呼，化为一猿而去。宗素惊异，惶骇而归。

唐林景玄者，京兆人，侨居雁门，以骑射畋猎为已任。郡守悦其能，因募为衙门将。尝与其徒数十辈，驰健马，执弓矢兵杖，臂隼牵犬，俱骋于田野间，得麋鹿狐兔甚多。由是，郡守纵其所往，不使亲吏事。尝一日，畋于郡城之高岗。忽起一兔榛莽中，景玄鞭马逐之，仅十余里，兔匿一墓穴。景玄下马，即命二卒守穴旁，自解鞍而憩。忽闻墓中有语者曰：“吾命属土也，克土者木，日次于乙，辰居卯，二木俱王，吾其死乎！”已而，咨嗟者久之。又曰：“有自东而来者，我将不免。”景玄闻其语，且异之。因视穴中，见一翁，衣素衣，髯白而长，手执一轴书，前有死鸟鹊甚多。景玄即问之，其人惊起曰：“果然，祸我者且至矣！”即詈骂。景玄默而计之曰：“此穴甚小，而翁居其中，岂非鬼乎？不然，是盗而匿此。”即毁其穴，翁遂化为老狐，帖然俯地，景玄因射之而毙。视其所执之书，点画甚异，有似梵书而非梵字，用素缣为幅，仅数十尺。景玄焚之。

唐祁县有村民，因犂地征刍粟至太原府。及归，途中日暮，有一白衣妇人立路旁，告村民曰：“妾今日都城而来，困而且惫，愿寄载车中，可乎？”村民许之，乃升车。行未三四里，因脂辖，忽见一狐尾在车之隙中，垂于车辕下。村民即以镰断之，其妇乃化为无尾白狐，鸣嗥而去。

唐邠州景云观道士王洞微者，家于孝义里，初为小胥，性喜杀，尚渔猎钓弋，自弱冠至壮年，凡杀狼狐雉兔洎鱼鳖飞走，计以万数。后为里尹，患病热月余，忽觉室内有禽兽鱼鳖万数，环绕其榻而噬之，疮痍被身，殆无完肤。中夕之后，其父

母、妻子、兄弟咸闻洞微卧内有群鸟啁啾，历然可辨。凡数年，疾益甚。或有谓洞微父曰：“汝子病且亟，宜迁居景云观。”于是卜日徙居。月余，会群道士修斋授箓，是夕，洞微瘳。后十年，竟以疾卒。

太子宾客卢贞有犹子，尝为沙门。会昌中，沙汰归俗，荫补为光王府参军。一日，梦前师至其家而问讯焉，卢即告卑官屑屑然，非其愿也，常思落发，再披缁褐。师曰：“汝诚有是志，像教兴复，非晚也！”语未竟，俄四面见日月旌旆、千乘万骑，喧言迎光王即皇帝位。未几，武帝崩矣，光王即皇帝位。至是，竟符其事。

吴郡蒋生，好神仙，弱岁弃其家，隐四明山下。尝从道士学炼丹，遂葺炉鼎，爨薪鼓鞴，积十年而炼丹卒不成。其后寓游荆门，见有行乞于市者，肤甚悴，裸身而病寒，且噤不能言。生怜其穷困，解裘衣之，且命执侍左右。征其家于何所，对曰：“某，楚人，章氏子，全素其名。始家于南昌，有沃田数百亩。属年饥，流徙荆江间且十年矣。田归于官，身病而不能自振，幸君子怜而容焉。”于是与蒋生同归四明山下，而全素甚惰，常旦寐自逸，蒋生恶骂而捶者不可计。生有石砚在几上，忽一日，全素白蒋生曰：“先生好神仙者，学炼丹且久矣。夫仙丹，食之则骨化为金，如是，安有不长生耶？今先生神丹能化石砚为金乎？若然者，吾谓先生为道术士。”生自度不果，心甚惭，且以他词拒之曰：“汝，佣者，岂能知神仙事乎？汝毋妄言，自速笞骂之辱。”全素笑而去。后月余，全素于衣中出一瓢甚小，顾谓蒋生曰：“此瓢中有仙丹，能化石为金。愿得先生之石砚，以一刀圭傅其上，可乎？”蒋生性轻率，且以为诞妄，诟骂曰：“吾学炼丹十年矣，尚未能穷其妙，佣者何敢与吾喋喋谗语

耶！”全素佯惧不敢对。明日，蒋生独行山间，命全素守舍，于是键其门而去。至晚归也，见全素已卒矣。生且以箒蔽其尸，将命棺而瘞于野。及撤其箒，见全素之尸已亡去，徒有冠带衣履存焉。生大异，且以为神仙得道者，即于几上视石砚，亦亡见矣，生益异之。后一日，蒋生见药鼎下有奇光，生曰：“岂非吾仙丹乎？”即于炉中探之，得石砚，其上寸余化为紫金，光甚莹彻，盖全素仙丹之所化也。生始悟全素果仙人，独恨不能识，益自惭恚。其后，蒋生学炼丹卒不成，竟死于四明山中。

宣室志卷九

河中永乐县道净院，居蒲中之胜境，道士寓居，常以千数。文宗时，道士邓太玄炼丹于药院中，丹成，疑转功未完，留贮院内，人共掌之。太玄观化，其徒周悟仙主院事，时有蒲人侯道华侍事悟仙以供给使，诸道士皆奴畜之，洒扫隶役，无所不为，而道华愈欣然。又常好子史，手不释卷，一览必诵之于口，众或问之：“要此安用？”答曰：“天上无愚懵仙人。”咸大笑之。蒲中多大枣，天下人传，岁中不过一二无核者，道华比三年辄得啖之。一旦，道华执斧斫古松垂枝，且尽如削，院中人无喻其意。明日昧爽，众晨起，入道华房中，一无所见，惟古松下施案致一杯水案上，仍脱双履案前，道华衣挂松上。院中人视之，中留偈一首云：“帖裹大还丹，多年色不移。前宵盗吃却，今日碧空飞。惭愧深珍重，珍重邓天师。他年炼得药，留著与肉芝。吾师知此术，速炼莫教迟。三清专相待，大罗的有期。”下列细辞，称：去年七月一日，蒙韩君赐姓李，名肉芝，配住上清善进院。以次十数言，时唐大中五年五月二十一日。院中人方验道华窃太玄药仙去，因相率白节度使尚书郑公光。按视踪迹不诬，即以其事闻奏。诏赍绢五百匹，并赐御衣，修饰廊殿，赐观名“昇仙院”。

荥阳郑又玄，名家子也，居长安中。自少常与邻舍闾丘氏子，偕读书于师氏。又玄性骄，率以门望清贵，而闾丘氏寒贱者，往往戏而骂之曰：“闾丘氏，非吾类也，而与我偕学于师氏，

我虽不语，汝宁不愧于心乎？”间丘子默然有惭色。后数岁，间丘氏病死。及十年，又玄以明经上第，其后调补参军于唐安郡。既至官，郡守命假尉唐兴。有同舍仇生者，大贾之子，年始冠，其家资产万计，日与又玄会。又玄累受其金钱赂遗，常与宴游。然仇生非士族，未尝以礼貌接之。尝一日，又玄置酒高会，而仇生不得预。及酒阑，有谓又玄者曰：“仇生与子同舍，会宴而仇生不得预，岂非有罪乎？”又玄惭，即召仇生。生至，又玄以卮酒饮之，生辞不能引满，固谢。又玄骂曰：“汝，市井之民，徒知锥刀尔，何为僭居官秩耶！且吾与汝为伍，实汝之幸，又何敢辞酒乎！”因振衣起。仇生羞且甚，俯而退。遂弃官闭门，不与人来往。经数月，病卒。明年，郑罢官，侨居濠阳郡佛寺中。郑常好黄老之道，时有吴道士者，以道艺闻，庐于蜀门山，又玄高其风，即驱而就谒，愿为门弟子。吴道士曰：“子既慕神仙，当且居山林，无为汲汲于尘俗间。”又玄喜谢曰：“先生真有道者。某愿为隶于左右，其可乎？”道士许而留之。凡十五年，又玄志稍惰，吴道士曰：“子不能锢其心，徒为居山林，终无补矣！”又玄即辞去，宴游濠阳郡久之。其后东入长安，次褒城，舍逆旅氏。遇一童子，十余岁，貌甚秀，又玄与之语，其辩慧千转万化，又玄自谓不能及。已而，谓又玄曰：“我与君故人有年矣，君省之乎？”又玄曰：“忘矣。”童子曰：“吾尝生间丘氏之门，居长安中，与子偕学于师氏，子以我寒贱，且曰‘非吾类也’。后又为仇氏子，尉于唐兴，与子同舍，子受我金钱赂遗甚多，然子未尝以礼貌遇我，骂我‘市井之民’。何吾子骄傲之甚也？”又玄惊叹之，因再拜谢曰：“诚吾之罪也。然子非圣人，安得知三生事乎？”童子曰：“我，太清真人。上帝以汝有道气，令我生于人间，与汝为友，将授真仙之诀；而汝以性骄

傲,终不能得其道。吁,可悲乎!”言讫,忽不见。又玄既悟其事,甚惭恚,竟以忧卒。

元和中,武陵郡开元寺有僧惠照,貌衰体羸,好言人之休咎而皆中。性介独,不与群狎,常闭关自处,左右无侍童,每乞食于里人。里人有年八十余者云:“照师居此六十载,其容状无少异于昔时,但不知其甲子。”后有陈广者,由孝廉科为武陵官,广好浮屠氏。一日,因诣寺,尽访群僧,至惠照室。惠照见广,且悲且喜,曰:“陈君何来之晚耶?”广愕然,自以为平生不识照,则谓曰:“未尝与师游,何见讶来之晚乎?”照曰:“此非立可尽言,当与子一夕静语尔。”广异之。后一日,乃诣照宿,因请其事。照乃曰:“我,刘氏子,彭城人,宋孝文帝之玄孙也。曾祖鄱阳王休业,祖士弘,并详国史。余先人以文学自负,为齐竟陵王子良所知。子良招贤俊文学之士,而先人预焉。后仕齐梁之间,为会稽令。吾生于梁普通七年夏五月,年三十方仕于陈,至宣帝时为卑官,不为人知。常与吴兴沈彦文为诗酒之交。后长沙王叔坚与始兴王叔陵皆广聚宾客,大为声势,各恃权宠,有不平心。吾与彦文俱在长沙之门下。及叔陵被诛,吾与彦文惧长沙之不免,则祸且相及,因偕遁去,隐于山林。因食橡栗,衣一短褐,虽寒暑不更。一日,有老僧至吾所居,曰:‘子骨甚奇,当无疾耳。’彦文亦拜请其药,僧曰:‘子无刘君之寿,奈何?虽饵吾药,亦无补耳!’遂告去。将别,又谓我曰:‘尘俗以名利相胜,竟何有哉?唯释氏可以舍此矣。’吾敬佩其语,自是不知人事,凡十五年。又与彦文俱至建业,时陈氏已亡,宫阙尽毁;台城牢落,荆榛蔽路;景阳、结绮,空基尚存;衣冠文物,阒无所睹。故老相遇,捧袂而泣曰:‘后主骄淫,为隋氏所灭,良可悲乎!’吾且泣不能已。又闻后主及陈氏诸王皆

入长安，即与彦文挈一囊，乞食于路，以至关中。吾，长沙之故客也，恩遇甚厚，闻其迁于瓜州，则又径往就谒。长沙少长绮纨，而又早贵，虽流放之际，尚不事生业。时方与沈妃酣饮，吾与彦文再拜于前，长沙悲恸久之，洒泣而起，乃谓吾曰：‘一日家国沦亡，骨肉播迁，岂非天耶！’吾自是留瓜州。数年而长沙殂；又数年，彦文亦亡；吾因髡发为僧，遁迹会稽山佛寺，凡二十年，时已百岁矣。虽容状枯瘠，而筋力不衰，尚日行百里，因与一僧同至长安。时唐帝有天下，建号武德，凡六年矣。吾自此或居京洛，或游江左，至于三蜀五岭，无不往焉，迨今二百九十年矣；虽然，烈寒盛暑，未尝有微恙。贞元末，于此寺尝梦一丈夫，衣冠甚伟，视之，乃长沙王也。吾迎延坐，话旧伤感如平生时，而谓吾曰：‘后十年，我六世孙广当官于此郡，师其念之！’吾因问曰：‘王今何为？’曰：‘冥官甚尊。’既而，又泣曰：‘师存，而我今六世矣，悲夫！’吾既觉，因纪君之名于经笥中。至去岁，凡十年，乃以君之名氏访于郡人，尚讶君之未至。昨因乞食里中，遇邑吏，访之，果得焉。及君之来，又依然长沙之貌；然自梦及今，十一年矣，故讶君之来晚也！”已而悲惋，泣下数行。因出经笥示之，广乃再拜，愿执履锡为门弟子。照曰：“君且去，翌日当再来。”广受教而还。明日，至其居，而照已遁去，莫知其适。时元和十一年。至大和初，广为巴州掾，于蜀道忽逢照，惊喜再拜曰：“愿弃官从吾师，为物外之游。”照许之。其夕，偕舍于逆旅氏。天未晓，广起而照已去矣。自是不知其所往。然照自梁普通七年生，按梁史，普通七年，岁在丙午，至唐元和十年乙未，凡二百九十年，则与照言果符矣。愚尝考梁、陈二史，校其所说，颇有同者，由是益信其不诬矣。

中宗朝，唐公休璟为相。尝有一门僧，言多中，好为厌胜

之术。休璟甚敬之。一日僧来，谓休璟曰：“相国将有大祸，且不远数月，然可以禳去。”休璟惧甚，即拜之。僧曰：“某无他术，但奉一计耳，愿听之！”休璟曰：“幸吾师教焉。”僧曰：“天下郡守，非相国命之乎？”曰：“然。”僧曰：“相国当于卑冗官中，访一孤寒家贫有才干者，出为曹州刺史，必深感相国恩，而可以指纵也。既得之，愿以报某。”休璟且喜且谢，遂访于亲友，得张君者，家甚贫，为京卑官，即日拜赞善大夫。又旬日，用为曹州刺史。既而召僧谓曰：“已从师之计，得张某矣，然则可教乎？”僧曰：“张君赴郡之时，当令求二犬，高数尺而神俊者。”休璟唯之。已而，张君荷唐公特达之恩，然莫喻其旨。及将赴郡，告辞于休璟，既而谢之曰：“某名迹幽昧，才识庸浅。相国拔此沉滞，牧守大郡，由担石之储，获二千石之禄，自涸辙而泛东溟，出穷谷而举层霄，德诚厚矣；然而感恩之外，窃所忧惕者，未知相国之旨何哉？”休璟曰：“用君之才尔，非他也；然尝闻贵郡多善犬，愿得神俊非常者二焉。”张曰：“谨奉教。”既至郡数日，乃悉召郡吏，且告之曰：“吾受丞相唐公厚恩，拔于不次，得守大郡。今唐公求二良犬，可致之乎？”有一吏前曰：“独某家畜一犬，质状异常，愿献之。”张君大喜，即往取焉。既至，其犬高数尺而肥，其臆广尺余，神俊异常，而又驯扰。张君曰：“相国所求者二，今如何？”吏白曰：“郡内唯有此耳，他皆常犬也；然郡南十里某村某民家有一焉。民极爱之，非君侯亲往，不可得之。”张君即命驾，赍厚直而访之，果得焉。其状与吏所献者不异，而神俊过之。张君甚喜，即召亲吏以二犬献休璟。休璟大悦，且奇其状，以为所未尝见。遂召僧视之，僧曰：“善育之。脱君之祸者，二犬耳。”后旬日，其僧又至，谓休璟曰：“事在今夕，愿相君严为之备。”休璟即留僧宿其第。是夜，休

璟坐于堂之前轩，命左右十余人执弧矢立于榻之隅，而僧与休璟共处一榻。至夜分，僧笑曰：“相君之祸免矣！可以就寝。”休璟大喜，且谢之，遂撤左右，与僧寝焉。迨晓，僧呼休璟曰：“可起矣。”休璟即起，谓僧曰：“祸诚免矣，然二犬安所用乎？”僧曰：“俱往观焉。”乃与休璟偕寻其迹，至后园中，见一人仆地而卒矣，视其颈有血，盖为物所噬者；又见二犬在大木下，仰视之，见一人袒而匿其上。休璟惊，且诘曰：“汝为谁？”其人泣而指死者曰：“某与彼俱为盗，昨夕偕来，将致害相国。盖遇此二犬，环而且吠，彼遂为所噬而死。某惧，因隐身于此。二犬见之，乃蹲于树下，某伺其他往将逃焉，迨晓终不去。今即甘死于是矣！”休璟即召左右，令缚之。曰：“此罪固当死，然非某心也，盖受制于人尔。愿释之。”休璟命解缚，盗拜泣而去。休璟谢其僧曰：“赖吾师，不然将死于二人之手。”僧曰：“此盖相国之福也，岂余之所能为哉！”休璟有表弟卢轸，帅荆门，有术者告之：“君将有灾戾，当求一善禳厌者焉，庶可瘳矣。”轸素知其僧，因致书于休璟转求之。僧即以书付休璟曰：“事在其中耳。”及书达荆州，而轸已卒。其家开视其书，徒见一幅纸，无文字焉。休璟益奇之。后数年，其僧遁去，不知所终。

唐故剑南节度使、太尉兼中书令韦皋，既生一月，其家召群僧会斋。有一胡僧，貌甚陋，不召而至，韦氏家童咸怒之，以弊席坐于庭中。既食，韦氏命乳母出婴儿，请群僧祝其寿。胡僧忽自升阶，谓婴儿曰：“别久无恙乎？”婴儿若有喜色，众皆异之。韦氏先君曰：“此子生才一月，吾师何故言别久耶？”胡僧曰：“此非檀越之所知也。”韦氏固问之，胡僧曰：“此子乃诸葛武侯之后身耳。武侯当东汉之季，为蜀丞相，蜀人受其赐且久；今降生于世，将为蜀门帅，蜀人当受其福。吾往岁在剑南，

与此子友善，今闻生于韦氏，吾故不远而来。”韦氏异其言，因以武侯字之。后韦氏自左金吾节制剑南军，累迁太尉兼中书令，在蜀十八年，果契胡僧之语也。

唐贞元中，有一僧客于广陵，亡其名，自号“大师”，广陵人因以“大师”呼之。大师质甚陋，好饮酒食肉；日衣弊裘，虽盛暑不脱，由是蚤虻聚其上。侨居孝感寺，独止一室，每夕阖扉而寝，率以为常。性狂悖，好屠犬彘，日与广陵少年斗殴，或醉卧道旁，广陵人俱以此恶之。有一少年，以力闻。尝一日，少年与人对博，大师大怒，以手击其博局尽碎。少年笑曰：“驽儿，何敢逆壮士耶！”大师且骂而唾其面，于是与少年斗击，而观者千数，少年卒不胜，竟遁去。由是广陵人谓大师有神力。大师亦自负其力，往往剽夺市中金钱衣物，市人皆惮其勇，莫敢拒。后有老僧召大师，谓之曰：“僧当死心奉教戒，奈何食酒肉，杀犬彘，剽夺市人钱物，又与少年斗殴，岂僧人之道耶？一旦吏执以闻官，汝岂不羞人耶？”大师怒骂曰：“蝇蚋徒嗜膻腥耳，安能知龙鹤之心哉？然则吾道非汝所知也。且我清其中而混其外者，岂若汝齷齪无大度乎？”老僧卒不能屈其词。后一日，大师自外来归，既入室闭户，有于门隙视者，大师坐于席，有奇光自眉端发，晃然照一室。观者奇之，具告群僧。群僧来，见大师眉端之光，相指语曰：“吾闻佛之眉有白毫相光，今大师有之，果佛矣！”遂相率而拜。至明日清旦，群僧俱集于庭，候谒大师，及开户而大师亦亡矣。群僧益异其事，因号大师为“大师佛”云。

元和初，长乐县有冯生者，家于吴，以明经调选于天官氏。是岁，见黜于有司，因侨居长安中。有老僧鉴其名者，一日来诣生，谓生曰：“汝，吾同姓也。”因相与往来经岁余。及冯尉于

东越，既治装，鉴师负笈来，告去。冯问曰：“师去安所诣乎？”鉴师曰：“我庐于灵岩寺之西庑下且久，其后游长安中，至今十年矣，幸得与子相遇。今将归旧居，故来告别。然吾子尉于东越，道出灵岩寺下，且当一访我也！”生诺之，曰：“谨受教。”后数月，冯生自长安之任，至灵岩寺门，立马望曰：“岂非鉴师所居寺乎？”即入而访焉。时有一僧在庭，生问曰：“不知鉴师庐安在？吾将谒之。”僧曰：“吾曹数辈，独无鉴其名者。”生始疑异，默而计曰：“鉴师信士，岂欺我哉？”于是独游寺庭。行至西庑下，忽见有群僧画像，内有一僧，状与鉴师同。生大惊曰：“鉴师果异人也，且能降神于我。”因慨然泣下者久之。视其题云：“冯氏子，吴郡人也。年十岁学浮屠氏法，以道行闻。卒年七十八。”冯阅其题，益感异之。

相国李德裕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尝召一老僧问己之休咎，僧曰：“非立可尽，愿结坛设佛像。”僧居其中，凡三日。谓公曰：“公灾戾未已，当万里南行耳！”公大怒，叱之。明日，又召其僧问焉。“虑所见未子细，请更观之。”即又结坛三日。告公曰：“南行之期，不旬日矣，不可逃。”公益不乐，且曰：“然则吾师何以明其不妄耶？”僧曰：“愿陈目前事为验，庶表某之不诬也。”公曰：“果有说乎？”即指其地曰：“此下有石函，请发之。”即令穷其下数尺，果得石函，启之，亦无睹焉，公异而稍信之；因问：“南行诚不免矣，然乃终不还乎？”僧曰：“当还耳。”公讯其事，对曰：“相国平生当食万羊，今食九千五百矣；所以当还者，未尽五百羊耳。”公惨然而叹曰：“吾师果至人。且我元和十三年为丞相张公从事于北都，尝梦行晋山，见其上皆白羊，有牧者十数迎拜我，我因问牧者，牧者曰：‘此侍御平生所食羊。’吾尝识此梦，不泄于人。今者果如师之说耶，乃知冥数

固不诬也!”后旬日,振武军节度使米暨遣使致书于公,且馈五百羊。公大惊,即召僧告其事。僧叹曰:“万羊将满,公其不还乎!”公曰:“吾不食之,亦可免耶?”曰:“羊至此,已为相国所有。”公戚然不悦。旬日,贬潮州司马,连贬崖州司户,竟没于荒裔也。

兴福寺西北隅有隋朝佛堂,其北壁有画十光佛者,笔势甚妙,为天下之奇冠。有识者云,此国手蔡生之迹也。蔡生,隋朝以善画闻。初构堂宇既成,有僧以百金募善画者,得蔡生。既画,谓人曰:“吾平生所画多矣。独今日下笔,若有鬼神翼而成者。”由是,长安中尽传其名。贞观初,寺僧以此堂年月稍久,虑一旦有摧圯,遂召数工计土木之费,且欲新其制。忽一日,群僧斋于寺庭,既坐,有僧十人,俱白皙清瘦,貌甚古,相次而来,列于席。食毕偕起,入佛堂中,群僧亦继其后。俄而,十人忽亡所见,群僧相顾惊叹者久之。因视北壁十光佛,见其风度与向者十人果同。自是僧不敢毁其堂,且用旌十光之异也。

道岩师者,居于成都宝历寺。唐开元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道岩于佛殿前轩燃长明灯,忽见一巨手在殿西轩。道岩悸且甚,俯而不敢动。久之,忽闻空中有语云:“无惧,无惧,吾善神也,且不敢害师之一毫,何俯而不动耶?”道岩闻之,惧亦少解。因问曰:“檀越为何神?匿其躯而见其手乎?”已而,闻空中对曰:“天命我护佛寺之地,以世人好唾佛祠地,我即以背承之,受其唾,由是背有疮,溃吾肌且甚,愿以膏油傅其上,可乎?”道岩遂以清油置巨手中,其手即引去。道岩请曰:“吾愿观檀越之形,使画工图于屋壁,且书其事以表之,冀世人无敢唾佛祠之地者。”神曰:“吾貌甚陋,师见之,顾无惊悚耶?”道岩曰:“檀越但见其身,勿我阻也。”见西轩下有一神,形质狞,丰

首巨准，严目呀口，体状魁硕，长数丈。道岩一见，背忽汗浹，其神即隐去。于是具以神状告于画工，图于西轩之壁。

故刑部尚书沛国刘遵古，大和四年，节度东蜀军。先是，蜀人有富蓄群书者，刘既至，尝假其百余编，然未尽详阅。明年夏，涪江大汛，突入壁垒，漂溃里中庐舍。历数日，水势始平，而刘之图画器玩，尽为暴水濡污。刘始命列于庭以曝之，后于群书中得《周易正义》一轴，笔势殊妙，字体稍古，盖非近代之书也。其卷尾有题识云：“上元二年三月十一日，因读《周易正义》，从兹易号十二三，岁至一人八千口，当有大水漂溺之，后当有人舒转晒曝。衡阳道士李德初题。”刘阅其识，叹息良久，穷其所自，乃蜀人所蓄之书也。于是召宾掾以视之。所谓“易号十二三，岁至一人八千口”者，一人八千口，盖大和字也；自上元历宝应、广德、永泰、大历、建中、兴元、贞元、永贞、元和、长庆、宝历至大和，凡更号改元一十有三矣，与其记语果相契合，然不知李道士德初何如人耳，抑非假其名而传于后乎！

宣室志卷十

天宝中，有渤海高生者，亡其名。病热而瘖，其臆痛不可忍。召医视之，医曰：“有鬼在臆中，药亦可疗。”于是煮药而饮之。忽觉臆中动摇，有顷，呕涎斗余，其中凝固不可解。以刃剖之，有一人自涎中起，初甚么么，俄长数尺。高生欲苦之，其人趋出降阶，遽不见。自是疾愈。

荥阳郑德楸，尝独乘马，逢一婢，姿色甚美，马前拜云：“崔夫人奉迎郑郎！”郑愕然曰：“素不识崔夫人，我又未婚，何迎之有？”婢曰：“夫人小女，颇有容质，且以清门令族，宜相配敌。”郑知非人，坚拒之。俄有黄衣苍头十余人至，曰：“夫人趣郎！”迫辄控马，其行甚疾，耳中但闻风鸣。奄至一处，崇垣高门，外皆列植楸桐。郑立于门外，婢先白，须臾，命引郑郎入。进历数门，馆宇甚盛。夫人著青罗裙，年将四十，而姿容可爱，立于东阶下。侍婢八九，皆鲜整。郑趋诣再拜。夫人曰：“无怪相屈耶？以郑郎甲族美才，愿托姻娅。小女无堪，幸能垂意。”郑见逼，不知所对，但唯唯而已。夫人乃堂上命引郑郎自西阶升。堂上悉以花厨荐地，左右施豹脚床，七宝屏风黄金屈膝，门垂碧箔，银钩珠珞，长筵列饌，皆极丰洁，乃命坐。夫人又善清谈，叙置轻重，世难与比。食毕，命酒，以银樽贮之，可三斗余，琥珀色，酌以镂杯，侍婢行酒，味极甘馥。向暮，一婢前曰，女郎已艳妆讫。乃命引郑郎出就外间，浴以百味香汤，左右进衣冠履珮。美婢十人扶入，恣为调谑。自堂外门步至花烛，乃

延就帐。女年十四五，姿色甚艳，目所未见；被服粲丽，冠绝当时。郑遂欣然。其夜成礼。明日，夫人命女輿就东堂，堂中置红罗绣帐，衾帟茵席，皆悉精绝。女善弹箜篌，曲词新异。郑问所迎婚前乘来马，今在何许？曰：“今已返矣。”如此百余日。郑虽情爱颇重，而心稍疑忌，因谓女曰：“可得同归乎？”女惨然曰：“幸托契会，得事巾栉，然幽冥理隔，不遂如何？”因涕泣交下。郑审其怪异，乃谓夫人曰：“家中相失，颇有疑怪。乞赐还也。”夫人曰：“过蒙见顾，良深感慕。然幽显殊途，理当暂隔。分离之际，能不泫然。”郑亦泣下。乃大燕会，与别曰：“后三年当相迎也。”郑因拜辞。妇出门挥泪握手曰：“虽有后期，尚延年岁；欢会尚浅，乖离苦长。努力自爱！”郑亦悲惋。妇以衬体红衫及金钗一双赠别，曰：“若未相忘，以此为念。”乃分袂而去。夫人敕送郑郎，乃前青骢也，鞮带甚精。郑乘马出门，倏忽复至其家。奴遂云：“家中失君已一年矣。”视其所赠，皆真物也。其家语云：“郎君出行之后，其马自归，不见有人送回。”郑始寻其故处，惟见大坟，旁有小冢，茔前列树皆已枯矣，而前所见，悉华茂成阴。其左右人传云：“崔夫人及女郎墓也。”郑尤异之。自度三年之期，必当死矣。后至期，果见前所使婢乘车来迎，郑曰：“生死固有定命。苟得安处，吾复何忧。”乃为分判家事，预为终期。明日乃暴卒。

李林甫为相既久，自以阴祸且多，天下人多怨望，颇招鬼灾，乃致方士以禳去之。后得一术士，曰：“相国豪贵，下人积怨者不少矣，为祸之基，非一朝一夕之故。虽然，庶可免者，朝夕之祸也。”林甫曰：“若之何？”术士曰：“可于长安市求一善射者以备之。”林甫乃于西市召募而得焉。自云：“尝厕军伍间，以善射称，近为病，他无所知。”林甫即资其衣食，计月以给。

后一夕，林甫会宴于庭，燕赵翼侍，度曲未终，忽然中绝。善射者异而听之，阒无闻矣。乃默筹曰：“夜未阑，忽如是，非有他邪？抑术士之言耶？”乃执弓矢逾垣以入伺之，忽见垣之南有一物坠而下，又一人逾垣来，善射者一发中之，乃惊去。因至林甫张乐之地，见歌者舞者，噤而不能啞其喉，屹而不得翻其袖，寂寂然若木偶状者。因视垣南坠下之物，即一囊而结者。解，其中有数百签，皆林甫及家童名氏也。于是以名呼，一一而应，遂宴饮如初。其明日，术士来，且贺曰：“赖此人，不然，几为所祸。向乃负冤而死者也，明公久专机要，积戾万状。自兹十稔，乃非吾之所知。”其后林甫籍没，果符十年之期也。

大历中，有进士窦裕者，家寄淮海，下第将之成都，至洋州无疾卒。裕尝与淮阴令吴兴沈生善，别有年矣，声尘两绝，莫知其适。后沈生自淮海调补金堂令，至洋州，舍于馆亭中。是夕风月清朗，夜将半，生独若有所亡，而不得其寝。俄见一白衣丈夫自门步入，且吟且嗟，似有恨而不舒者。久之吟曰：“家依楚水岸，身寄洋州馆。望月独相思，尘襟泪痕满。”生听之，甚觉类窦裕，亟起，与语未及，遂亡见矣，乃叹曰：“吾与窦君别久矣，岂为鬼耶？”明日，命驾而去，行未数里，有殡于路前，有志曰：“进士窦裕殡宫。”生惊，即驰至馆，问馆吏，曰：“有进士窦裕，自京游蜀，至此暴亡。太守命殡于馆南二里外，道左殡宫是也。”沈即致奠拜泣而去。

李生者，贞元中举进士，下第归浔阳，途次商洛，会汉南节度使入覲，为导骑所迫，四顾惟苍山万重，不知所适。时日暮，马劣无仆从，见荆棘之深，有殡宫在焉，生遂投匿其中。使既过，方将前去，又不知道途之几何，乃叹曰：“吾之寄于是，岂非命哉！”于是止于殡宫中，先拜而祝曰：“某家庐山，下第南归，

至此为府公前驱所迫，既不可进，又不得退，是以来；魂如有知，愿容一夕之安！”既而闲望，时风月澄霁，虽郊原数里，皆可洞见。又有一殡宫在百步外，仿佛见一人，俄而渐近，乃一女子，妆饰严丽，短不尽尺，至殡宫南，入穴中。生且听之，闻其言曰：“金华夫人奉白崔女郎：今夕风月好，可以肆目，时难再得，愿稍留念。”穴中应曰：“属有贵客寄吾之舍，吾不忍去。乖一夕之欢，无足怪矣。”其人乃去，归殡宫下。生明日至逆旅问之，有知者：是博陵崔氏女也，随父为尉江南，至此而歿，遂藁葬焉。生感之，乃以酒膳致奠而去。

唐李林甫方居相位，尝退朝坐于堂之前轩，见一玄狐，其质甚大，若牛马，而毛色黯黑有光，自堂中出，驰至庭，顾望左右。林甫命弧矢，将射之，未及，已亡见矣。自是凡数日，每昼坐，辄有一玄狐出焉。其岁，林甫籍没被诛。

唐丞相李揆，乾元初为中书舍人，尝一日退朝归，见一白狐在庭中捣练石上。命侍童逐之，已亡见矣。时有客于揆门者，因话其事，客曰：“此祥符也，某敢贺！”至明日，果选礼部侍郎。

唐贞元中，江陵少尹裴君者，亡其名。有子十余岁，聪敏有文学，风貌明秀，裴君深爱之。忽被病，旬日益甚，医药无及。裴君方求道术士为呵禁之，冀瘳其疾。有叩门者自称高氏子，以符术为业，裴即延入，令视其子。生曰：“此子非他疾，乃妖狐所为耳，然某有术能愈之。”即谢而祈焉。生遂以符术考召，仅食顷，其子忽起，曰：“某病今愈。”裴君大喜，谓高生为真术士，具饮食，已而厚赠缗帛，谢遣之。生曰：“自此当日日来候耳。”遂去。其子他疾虽愈，而常神魂不足，往往狂语，或哭笑，不可禁。高生每至，裴君即以此祈之。高生曰：“此子精

魄已为妖魅所夺，今尚未还耳。不旬日当间，幸无以忧！”裴信之。居数日，又有王生者，自言有神符，能以呵禁除去妖魅疾，来谒，裴与语，谓裴曰：“闻君爱子被病且未瘳，愿得一见矣。”裴即使见其子，生大惊曰：“此郎君病狐也，不速治，当加甚耳！”裴君因话高生，王笑曰：“安知高生不为狐？”乃坐，方设席为呵禁，高生忽至，既入，大骂曰：“奈何此子病愈，而乃延一狐于室内耶？即为病者耳！”王见高来，又骂曰：“果然妖狐！今果至，安用他术考召哉？”二人纷然相诟辱不已。裴氏家方大骇异，忽有一道士至门，私谓家童曰：“闻裴公有子病狐，吾善视鬼，汝但告请入谒。”家童驰白，裴君出，具话其事。道士曰：“易愈耳。”入见二人，二人又诟曰：“此亦妖狐，安得为道士惑人？”道士亦骂之曰：“狐当处郊野墟墓中，何为挠人乎！”既而闭户相斗殴，数食顷。裴公益恐，其家童惶惑，计无所出。及暮，忽阒然不闻其声，开户视之，见三狐卧地而喘，不能动矣。裴君尽鞭杀之。后其子旬月乃愈。

尹瑗者，尝举进士下第，后为晋阳普原尉。既罢秩，退居郊野，以文墨自适。忽一日，有白衣丈夫来谒，自称：“吴兴朱氏子，早岁嗜学，闻明公以文学自负，愿质疑于执事，无见拒。”瑗延入与之语，且征其说，云：“家侨岚川，早岁与御史王君皆至北门，今者寓迹于王氏别业累年。”自此每四日辄一来，甚敏辩纵横，词意典雅，瑗深爱之。瑗因谓曰：“吾子机辩玄奥，可以从郡国之游，为公侯高客。何乃自取沉滞，隐迹藁莽？”生曰：“余非不愿谒公侯，且惧旦夕有不虑之祸。”瑗曰：“何为发不祥之言乎？”生曰：“某自今岁来，梦卜有穷尽之兆。”瑗即以词慰谕之，生颇有愧色。后至重阳日，有人以醪醖一瓶遗瑗，朱生亦至，因以酒饮之。初辞以疾，不敢饮，已而又曰：“佳节

相遇，岂敢不尽主人之欢耶！”即引满而饮，食顷，大醉告去。未行数十步，忽仆于地，化为一老狐，酩酊不能动矣，瑗即杀之。因访王御史别墅，有老农谓瑗曰：“王御史，并之裨将，往岁戍于岚川，为狐媚病而卒，已累年矣。墓于村北数十步。”即命家童寻御史墓，果有穴。瑗后为御史，窃语其事，时唐大和初也。

元和中，有计真者，家侨青齐间。尝西游长安，至陕。真与陕从事友善，是日，将告去，从事留饮酒，至暮方与别。及行未十里，遂兀然堕马，而二仆驱其衣囊前去矣。及真醉寤，已曛黑，马亦先去，因顾道左小径有马溺，即往寻之，不觉数里。忽见朱门甚高，槐柳森密，真既亡其仆马，怅然，遂扣其门，已扃键，有小童出视，真即问曰：“此是谁家？”曰：“李外郎别墅。”真请入谒。童遽以告主。顷之，又令请客入息于宾馆。即引入门，其左有宾位，甚清敞，所设屏障皆古山水及名画，经典图籍、衾榻之类，率洁而不华。真坐久之，小童出曰：“主君且至。”俄有一丈夫，年约五十，朱绂银章，仪状甚伟，与生相见，揖让而坐。生因具述从事故人留饮酒，道中沉醉，不觉曛黑，仆马俱失，愿寓此一夕可乎。李曰：“但虑此卑隘，不可安止贵客，宁有间耶？”真谢之。李又曰：“某尝从事于蜀，寻以疾罢去，今则归休于是矣。”因与议语，甚敏博。真爱慕之。又命家童访真仆马，俄而皆至，即舍之。既而设饌供食，食竟，饮酒数杯而寐。明日，真晨起告去，李曰：“愿更留一日，侍欢笑。”生感其意，即留之，明日乃别。及至京师，居月余，有款其门者，自称进士独孤沼。延坐与语，甚聪辩，且谓曰：“某家于陕，昨西来，过李外郎，谈君之美不暇，且欲与君为姻好，故令某奉谒话此意。君以为何如？”喜而诺之。沼曰：“某今还陕。君东归

当更访外郎，且谢其意也。”遂别去。后旬月，生还，诣外郎别墅。李见真至，大喜。生即话独孤沼之言，因谢之。李遂留生，卜日成礼。妻色甚姝，且聪敏柔婉。生留旬月，乃挈其妻孥归青齐。自是李君音问不绝。生奉道，每晨起阅《黄庭内景经》，李氏常止之曰：“君好道，宁如秦皇汉武乎？求仙之力，又孰若秦皇汉武乎？彼二人贵为天子，富有四海，竭天下之财，以学神仙，尚崩于沙丘，葬于茂陵。况君一布衣，而乃惑于求仙耶？”真叱之，乃终无倦，意其知道者，亦不疑为他类也。后岁余，真挈家调选，至陕郊，李君留其女而遣生来京师。明年秋，授兖州参军，李氏随之官。数年，罢秩归齐鲁。又十余年，李有七子二女，才质姿貌，皆居众人先；而李容色端丽，无殊少年时。生益钟念之。无何，被疾且甚，生奔走医巫，无所不至，终不愈。一日，屏人握生手，呜咽流涕，自言曰：“妾自知死至，然忍羞以心曲告君，幸君宽罪宥戾，使得尽言。”已，意悲不自胜。生亦为之泣，固慰之，乃曰：“一言诚自知受责于君，顾九稚子犹在，以为君累，尚敢一发口。且妾非人间人，天命当与君偶，得以狐狸贱质，奉箕帚二十年，未尝纤芥获罪，惧以他类贻君忧。一女子血诚自谓竭尽。今日永去，不敢以妖幻余气托君，念稚弱满眼，皆世间人为嗣续。及某气绝，愿少念弱子心，无以枯骨为仇，得全肢体，瘞之土中，乃百生之赐也。”言终，又悲恻，泪百行下。生惊恍伤感，咽不能语，相对泣良久。以被蒙首，背壁而卧，食顷无声。生遂发被，见一狐死被中。生特感悼之，为之殓葬之，制皆如人。礼讫，生径至陕，访李氏居，墟墓荆棘，阒无所见，惆怅而还。居岁余，七子二女相继而卒，其骸骨皆人也。而真终无恶心。

杜陵韦氏子，家于韩城，有别墅在邑北十余里。开成四年

秋，自邑中游焉，日暮，见一妇人，素衣，挈一瓢自北而来，谓韦曰：“妾居邑北里中有年矣，家甚贫，今为里胥所辱，将讼于官，幸吾子纸笔书其事，妾得以执诣邑，冀雪其耻。”韦诺之。妇人即揖韦坐田野，衣中出一酒卮，曰：“瓢中有酒，愿与吾子尽醉。”于是注酒一饮韦。韦方举卮，会有猎骑从西来，引数犬，妇人望见，即东走数十步，化为一少狐。韦大恐，视手中卮，乃一髑髅，酒若牛溺之状。韦因病热，月余方瘳。

长安兴福寺有十光佛院，其院宇极壮丽，云是隋所制。贞观中，寺僧以其年纪绵远，虑有摧圯，即经费计工，且欲新其土木。及将毁撤，既启户，见有蛇万数，连贯其地，蟠绕如积，摇首咭喙，若蚕噬之状。寺僧大惧，以为天悯重劳，故假灵变，于是不敢除毁。

李林甫宅即李靖宅。有泓师者，以道术闻于睿宗时，常与过其宅，谓人曰：“后之人有能居此者，贵不可言。”其后，久无居人。开元初，林甫官为奉御，遂徙而居焉。人有告于泓师，曰：“异乎哉！吾言果如是。十有九年居相位，称豪贵于天下者，一人也。虽然，吾惧其易制中门，则祸且及矣。”林甫果相玄宗，恃权贵，为人觖望者久之。及末年，有人献良马甚高，而其门稍卑，不可乘以过，遂易门制。既毁其檐，忽有蛇千万数在屋瓦中，林甫恶之，即罢而不敢毁焉。未几，林甫竟籍没。校其始相至籍没，果十九年矣。

临淮郡有馆亭，滨泗水上。亭有大木，周数十拱，突然劲拔，阴合百步。往往有甚风迅雷，夕发其中。人望见亭有二光，对而上下，赫然若电。风雷既息，其光随闭。开元中有韦子春，以勇力闻。会子春客于临淮，有人语其事者，子春曰：“吾将伺之。”于是挈衣囊止于亭中以伺焉。后一夕，忽有大风

雷振于地，亭屋摇撼，果见二光照耀亭宇。子春乃敛衣而下，果觉有物蟠绕其身，冷如冰冻，束不可解。回视，见二光在身后，子春即奋跃挥臂，砉然有声，其缚亦解，遂归亭中。未几而风雨霁开，亭中腥若鲍肆。明日视之，见一巨蛇中断而毙，血遍其地。里人相与来观，谓子春且死矣，及见之，大惊。自是其亭无风雷患。

天宝中，无畏师在洛。是时有巨蛇，状甚异，高丈余，广二三尺，魁魁若蟠绕出于山下。洛民咸见之。于是无畏师曰：“后此蛇决水湑洛城。”即说佛书义甚精，其蛇至夕则驾风雷来，若倾听状。无畏乃责之曰：“尔，蛇也，营居深山中，固安其所，何为将欲肆毒于世耶？速去，无患生人！”其蛇闻之，遂俯于地，若有惭色，须臾而死。其后禄山据洛阳，尽毁宫庙，果无畏所谓决洛水湑城之应。

开成中有陇西李生，为利州录事参军，居于官舍中。尝晓起，见蛇数百在庭，生大惧，尽命弃于郊野外。其明旦，群蛇又集于庭，生益惧之且异也，亦命弃去。后一日，群蛇又至，李生惊曰：“岂天将祸我乎！”蹙其容者且久。后旬余，生以赃罪闻于刺史，遣吏至门，将按其罪且闻于天子。生惶骇无以自安，缢于庭树，绝脰而死。生有妻，感生不得其死，亦自缢焉。于是其家童震慑，委身于井者且数辈。果符蛇见之祸。刺史，即李行枢也。

贞元十四年秋，有异鸟，其色青，状类鸬鹚，翔于睢阳之郊，止丛木中。有群鸟千数，俱率其类列于左右前后，而又朝夕各衔蜚虫稻粱以献焉。是鸟每飞，则群鸟咸噪而导其前，或翼其旁，或拥其后，若传唤警卫之状，止则环而向焉，虽人臣侍天子之礼，无以加矣。睢阳人咸适野纵观，以为羽族之灵者；

然其状不类鸾凤，由是益奇之。时李翱客于睢阳，翱曰：“此真凤鸟也。”于是作《知凤》一章，备书其事。

薛嵩镇魏时，邺郡人有好育鹰隼者。一日，有人持鹰来，告于邺人，遂市之。其鹰甚神俊，邺人家所育鹰隼极多，皆莫能比。常臂以玩，不去手。后有东夷人见者，请以缯帛百余端为直，曰：“吾方念此，不知其所用。”其人曰：“此海鷁也，善辟蛟螭患。君宜于邺城南放之，可以见其用矣。”先是，邺城南陂，蛟常为人患，郡民苦之有年矣。邺人遂持往，海鷁忽投陂水中，顷之乃出，得一小蛟，既出，食之且尽。自是邺民免其患。有告于嵩，乃命邺人讯其事，邺人遂以海鷁献焉。

宣室志补遗

进士李员，河东人也，居长安延寿里。元和初夏，一夕，员独处其室，方偃卧于榻，寝未熟，忽闻室之西隅有微声，纤而远，锵然若韵金石之乐，如是者久而不绝。俄又有歌者，其音极清越，泠泠然，又久不已。员窃志其歌词曰：“色分蓝叶青，声比磬中鸣。七月初七日，吾当示汝形。”歌竟其一阕，员且惊且异，翊日命家童穷其迹，不能得焉。是夕，员方独处，及闻其声，凄越且久，亦歌如前。词竟，员心知其为怪也，默然异之。如是凡数夕，亦复闻焉。后至秋始六日，夜有甚雨，颓其堂之北垣。明日，垣北又闻其声，员惊而视之，于北垣下得一缶，仅尺余，制用金成，形状奇古，与今之缶甚异。苔翳其光，隐然有文，视不可见，盖千百年之器也。扣之，则其韵极长。即命涤去尘土，方可读之，字皆小篆书，乃崔子玉《古磬铭》也。员得而异之，然竟不知何代所制也。

虞乡有山观，甚幽寂，有滌阳道士居焉。大和中，道士尝一夕独登坛望观庭，忽见有异光自井泉中发，俄有一物状如兔，其色若精金，随光而出，环绕醮坛久之，复入于井。自是，每夕辄见。道士异其事，不敢告于人。后因淘井，得一金兔甚小，奇光烂然，即置于巾箱中。时御史李戎职于蒲津，与道士友善，道士因以遗之。其后戎自奉先县令为忻州刺史，其金兔忽亡去，后月余而戎卒。

陈郡谢翱者，尝举进士，好为七字诗。其先寓居长安昇道

里,所居庭中多牡丹。一日晚霁,出其居,南行百步,眺望南峰。伫立久之,见一骑自西驰来,绣纒仿佛,近乃双鬟,高髻靚妆,色甚姝丽。至翱所,因驻谓翱曰:“郎非见待耶?”翱曰:“步此,徒望南山耳。”双鬟笑降,拜曰:“愿郎归所居。”翱不测,即回望其居,见青衣三四人偕立其门外,翱益骇异。入门,青衣俱前拜。既入,见堂中设茵毯,张帐帘,锦绣辉映,异香遍室。翱愕然且惧,不敢问。一人前曰:“郎何惧?固不为损耳。”顷之,有金车至门。见一美人,年十六七,风貌闲丽,代所未识,降车入门,与翱相见。坐于西轩,谓翱曰:“闻此地有名花,故来与君一醉耳。”翱惧稍解。美人即命设饌同食,其器用食物,莫不珍丰,出玉杯,命酒递酌。翱因问曰:“女郎何为者?得不为它怪乎?”美人笑不答。固请之,乃曰:“君但知非人则已,安用问耶?”夜阑,谓翱曰:“某家甚远,今将归,不可久留此矣!闻君善为七言诗,愿见赠。”翱怅然,因命笔赋诗曰:“阳台后会杳无期,碧树烟深玉漏迟。半夜香风满庭月,花下竟发楚王诗。”美人览之,泣下数行,曰:“某亦尝学为诗,欲答来赠,幸不见消。”翱喜而请。美人求绛笺,翱视笥中,惟碧笺一幅,因与之。美人题曰:“相思无路莫相思,风里花开只片时。惆怅金闺却归处,晓莺肠断绿杨枝。”其笔札甚工,翱嗟赏久之。美人遂顾左右撤帷帘,命烛登车。翱送至门,挥泪而别。未数十步,车與人物尽亡见矣。翱异其事,因贮美人诗于笥中。明年春,下第东归,至新丰,夕舍逆旅氏。因步月长望,追感前事,又为诗曰:“一纸华笺丽碧云,余香犹在墨犹新。空添满目凄凉事,不见三山缥缈人。斜月照衣今夜梦,落花啼雨去年春。红闺更有堪愁处,窗上虫丝镜上尘。”既而朗吟之。忽闻数百步外有车音西来甚急,俄见金车从数骑,视其从者,乃前时双

鬟也。惊问之，双鬟遽前告。即驻车，使谓翱曰：“通衢中，恨不得一见。”翱请其舍逆旅，固不可。又问所适，答曰：“将之弘农。”翱曰：“某今亦归洛阳，愿偕往东行，可乎？”曰：“吾行甚迫，不可待。”即褰车帘谓翱曰：“感君意勤厚，故一面耳。”言竟，呜咽不自胜。翱亦为之悲泣，因诵以所制之诗。美人曰：“不意君之不相忘如是也，幸何厚焉！”又曰：“愿更酬此一篇。”翱即以纸笔与之，俄顷而成，曰：“惆怅佳期一梦中，武陵春色尽成空。欲知离别偏堪恨，只为音尘两不通。愁态上眉凝浅绿，泪痕侵脸落轻红。双轮暂与王孙驻，明日西驰又向东。”翱谢之。良久别去，才百余步，又无所见。翱虽知为怪，眷然不能忘。及至陕西，遂下道至弘农，留数日，冀一再遇，竟绝影响。乃还洛阳，出二诗，话于友人。不数日，以怨结遂卒。

河南龙门寺僧法长者，郑州原武人。宝历中，尝自龙门归原武。家有田数顷，稔而未刈。一夕，因乘马行田间，马忽屹不前，虽鞭策辄不动，惟瞪目东望，若有所见。时月明，随其望，数百步外有一物，如古木状，兀然而来。法长惧，即回马走道左数十步，伺之。其物西来渐近，乃是白气，高六七尺，腥秽甚，逾于鲍肆，有声绵绵，如呻吟，西望而去。长策马随其后，常远数十步。行一里余，至里民王氏家，遂突入焉，长驻马伺之。顷之，忽闻其家呼曰：“车宇下牛将死，可偕来视之。”又顷，闻呼：“后舍驴蹶仆地，不可救。”又顷，闻惊哭，有出者，长佯过讯之，曰：“主人有子十余岁，忽卒。”语未竟，又闻哭音，或惊叫，联联不已。夜半后，声渐少，迨明而绝。长骇异，即具告其邻，偕来王氏居侦之。其中悄然无闻，因开户，而其家十余人皆死，鸡犬亦无存者。

俗传人之死，凡数日，当有禽自柩中而飞者，曰“煞”。大

和中，有郑生者，尝客于隰州，与郡官畋于野，有鹰逐得一巨鸟，色苍，高五尺余。生将命解而视之，忽亡所见。生惊，即访里中民，有对者曰：“里中有人死且数日，卜人言，今日‘煞’当去，其家伺而视之，有巨鸟，色苍，自柩中出。君之所获，果是乎？”天宝中，京兆尹崔光远，因游畋尝遇一妖鸟，事与此同。

开元中，清江郡叟常牧牛于郡南田间，忽闻有异声自地中发，叟与牧童数辈俱惊走辟易。自是叟病热且甚，经旬余，病少愈，梦一丈夫，衣青襦，顾谓叟曰：“迁我于开元观。”叟惊而寤，然不知其旨。后数日，又适野，复闻之。即以其事白于郡守，封君怒曰：“岂非昏而妄乎？”叱遣之。是夕，叟又梦衣青襦者告曰：“吾委迹于地下久矣。汝速出我，不然祸至。”叟大惧。及晓，与子偕往郡南，即凿其地，约丈余，得一钟，色青，乃向所梦丈夫衣色也。遂再白于郡守。郡守置于开元观。是日辰时，不击忽自鸣，声极震响。清江之人俱异而惊叹。郡守具其事上闻。玄宗诏宰臣李林甫写其钟样，告示天下。

东都郡有馆亭，其西轩常有怪异。客有寝其下者，夜常闻有犬吠，声甚微。以烛视之，则一无所见。如是者累年矣。其后郡守命扃键为库。尝一夕，月皎，有库吏见一犬甚小，苍色，自轩下环庭而走。库吏怪其与常犬异，因投石击之，其犬吠而去，入西轩下。明日库吏以其事白于郡守，郡守命于西轩穷其迹。见门上狗有苍毛甚多，果库吏所见苍犬之色，众方悟焉。

交城县南十数里，常夜有怪见于人，多悸而病且死焉。里人患之久矣。其后里中人有执弧矢夜行者，县南见一人，魁然若巨人状，衣朱衣，以皂巾蒙其首，缓步而来，欹偃若甚醉者。里人惧，即引满而发，果中焉。其怪遂退。里人惧少解，即北走至旅舍，且语其事。明日，抵县城，见郭之西有丹桂，一矢贯

其上，果里人之矢，取之以归，镞有血甚多。言于县令，令命焚之。由是县南无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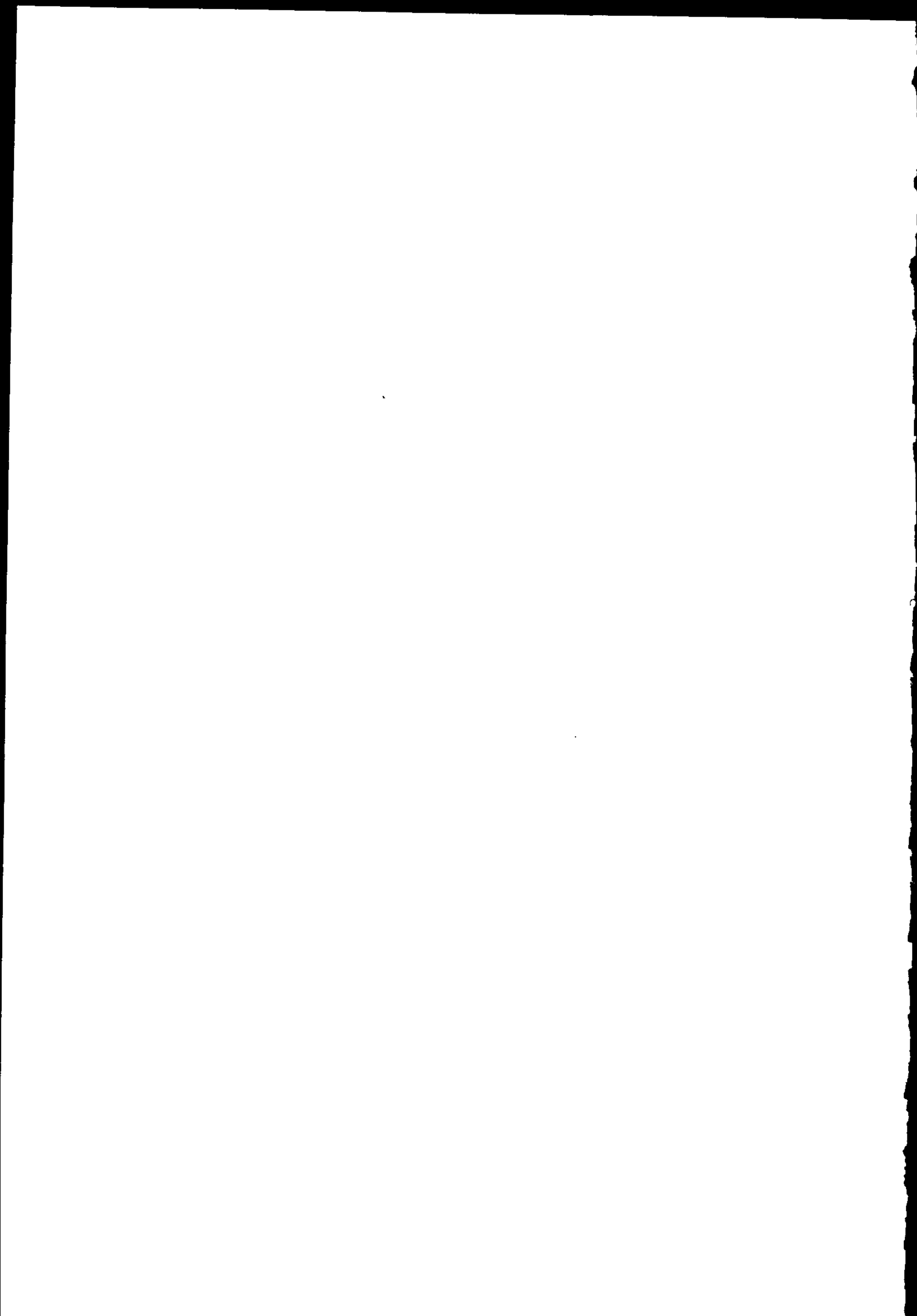
元和中，博陵崔穀者，自汝郑来，侨居长安延福里。尝一日读书牖下，忽见一童，长不尽尺，露发，衣黄，自北牖下趋至榻前，且谓穀曰：“幸寄君砚席，可乎？”穀不应。又曰：“我尚壮，愿备指使，何见拒之深耶？”穀又不顾。已而上榻，跃然拱立良久，于袖中出一小幅文书致穀前，乃诗也，字细如粟，历然可辨，诗曰：“昔荷蒙恬惠，寻遭仲叔投。夫君不指使，何处觅银钩？”览讫，笑而谓曰：“既愿相从，无乃后悔耶？”其童又出一诗，投于几上，诗曰：“学问从君有，诗书自我传。须知王逸少，名价动千年。”穀曰：“吾无逸少之艺，虽得汝，安所用？”俄而又投一篇曰：“能令音信通千里，解致龙蛇运八行。惆怅江生不相赏，应缘自负好文章。”穀戏曰：“恨汝非五色者。”其童笑而下榻，遂趋北垣，入一穴中。穀即命仆发其下，得一管文笔。穀因取书，锋锐如新。用之月余，亦无他怪。

东都陶化里有空宅，大和中，张秀才借居肄业。常忽忽不安，自念为男子，当抱慷慨之志，不宜恇怯以自软，因移入中堂以处之。夜深欹枕，乃见道士与僧徒各十五人从堂中出，形容长短皆相似，排作六行，威仪容止，一一可敬。秀才以为灵仙所集，不敢惕息，因佯寝以窥之。良久，别有二物展转于其地，每一物各有二十一眼，内四眼剌剌如火色，相驰逐，而目光眩转，割然有声。逡巡间，僧道三十人，或驰或走，或东或西，或南或北，道士一人独立一处，则被一僧击而去之；其二物周流于僧道之中，未尝暂息。如此争相击搏，或分或聚。一人忽叫云：“卓绝矣。”言竟，僧道皆默然而息。乃见二物相谓曰：“向者群僧与道流妙法绝高，然皆赖我二人成其行数耳，不然，安

得称卓绝哉？”秀才乃知必妖怪也，因以枕掷之。僧道与二物一时惊走，曰：“不速去，吾辈且为措大所使也。”遂皆不见。明日搜寻之，于壁角得一败囊，中有长行子三十个，并骰子一双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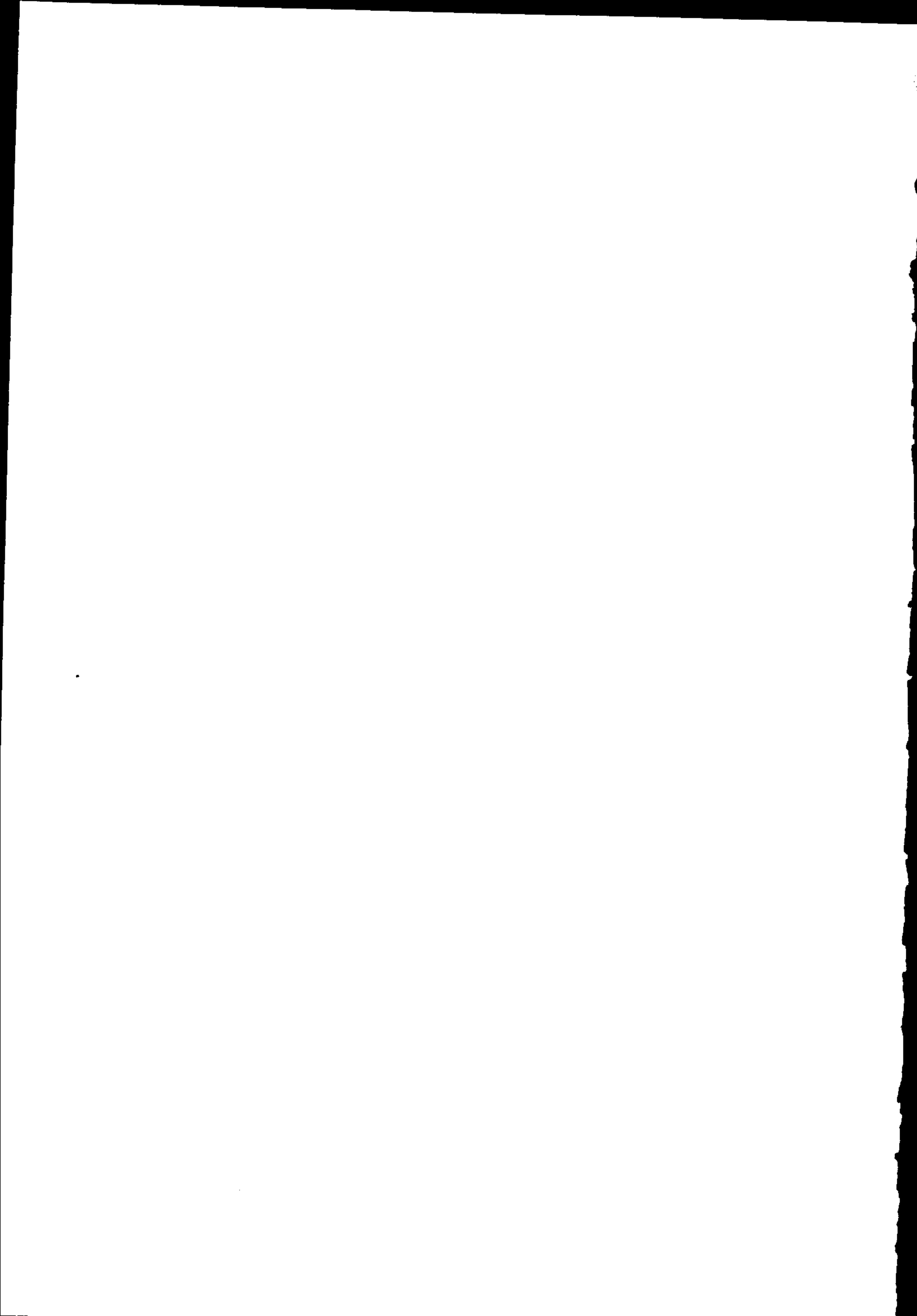
开成中，河东郡有街吏，常中夜巡警于路。一夕，天晴月朗，乃至景福寺前，见一人俯而坐，交臂拥膝，身尽黑，居然不动。吏惧，因叱之，其人俯而不顾。叱且久，即扑其首。忽举视，其面貌极异，长数尺，色白而瘦，状甚可惧。吏初惊仆于地，久之，稍能起，因视之，已亡见矣。吏由是惧益甚，即驰归，且语于人。其后因重构景福寺门，发地，得一漆桶，凡深数尺，上有白泥合其首，果如街吏所见。

国初有神像，范金而制，传云，隋朝有术士镕范而成之。天后朝，因命置于宫中，扃其殿宇甚严。玄宗尝幸其殿，启而视焉。时肃宗在东宫，代宗尚稚，俱侍上。上问内臣高力士曰：“此神像何所异？亦有说乎？”力士曰：“此前代所制，可以占王者之在位几何年耳。其法当厉声而叱之，苟年甚永，则其像摇震亦久；不然，一撼而止。”上即严声叱之，其像若有惧，摇震移时，仆于地。上喜笑曰：“诚如是，我为天子几何时？”力士因再拜贺。上命太子叱之，其像微震。又命皇孙叱之，亦动摇久之。上曰：“吾孙似我。”其后玄宗在位五十载，肃宗在位凡六年，代宗在位凡十九年，尽契其占也。



奇 传

[唐]裴铏 撰
穆 公 校点



校点说明

《传奇》，唐裴铏撰。铏生平不见史载，据《全唐文》和《唐诗纪事》等，知其咸通八年(867)为静海节度使高骈掌书记，加侍御史内供奉衔，乾符五年(878)为成都节度副使加御史大夫衔。

书中除《王居贞》篇外，各篇皆系以历史年代，其中最晚的《陶尹二君》和《宁茵》二篇系宣宗大中年间事；又宋赵彦卫《云麓漫钞》以其为温卷之作，据此今人周楞伽认为成书于咸通末年，“至迟不出乾符初”作者显达之时(见《裴铏传奇·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书中多记神仙怪异之事，尤以豪侠故事最为著名，如《昆仑奴》篇为世代传诵。书中人仙、人鬼的恋爱故事如《裴航》篇也别具一格，极具浪漫色彩。全书内容虚实相结合，情节生动，构思精巧，叙事委婉；文中多用诗歌、骈句，故文笔华丽典雅，代表了唐代传奇小说的主要特点和最高成就，堪称唐代小说之经典。书名《传奇》也因此成为唐代“传奇”小说的命名依据，并为中国文学中“传奇性”一词的引申来源。书中的许多故事成为明清戏曲、小说题材的渊薮。

本书版本，《新唐书·艺文志》、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为三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则著录为六卷，并云：“《唐志》三卷，今六卷，皆后人以其卷帙多而分之也。”明陈第《世善堂藏书目录》收录本书三卷本，但至高儒《百川书志》录为一卷，云只二十二事，则已为残本。二本今已不存。赖《太平广记》、

《岁时广记》、《类说》等多有征引，今人周楞伽据此辑成《裴铏传奇》，共三十一篇。今以《太平广记》、《岁时广记》为底本，校以《类说》，并参考了周辑本的辑校成果。另《绀珠集》本所收《金钗玉龟》和《红拂妓》二篇为周辑本漏载，今据《四库全书》本补入。凡底本有误者，皆据校本改正，不出校记。

目 录

元柳二公	(1089)
崔炜	(1092)
陶尹二君	(1096)
许栖岩	(1099)
裴航	(1100)
樊夫人	(1103)
封陟	(1105)
薛昭	(1107)
金刚仙	(1110)
郑德璘	(1111)
昆仑奴	(1114)
聂隐娘	(1116)
张无颇	(1119)
萧旷	(1122)
曾季衡	(1124)
赵合	(1126)
颜濬	(1128)
韦自东	(1130)
卢涵	(1132)
陈鸾凤	(1133)
江叟	(1134)
周邨	(1136)

马拯	(1138)
王居贞	(1139)
宁茵	(1140)
蒋武	(1142)
孙恪	(1143)
姚坤	(1146)
邓甲	(1148)
高昱	(1149)
文箫	(1151)
金钗玉龟	(1152)
红拂妓	(1153)

传奇

元柳二公

元和初，有元彻、柳实者，居于衡山。二公俱有从父，为官浙右。李庶人连累，各窜于驩、爱州，二公共结行李而往省焉。至于廉州合浦县，登舟而欲越海，将抵交趾，舣舟于合浦岸。夜有村人飡神，箫鼓喧哗，舟人与二公仆吏齐往看焉。夜将午，俄颶风欻起，断缆漂舟，入于大海，莫知所适。冒长鲸之鬣，抢巨鳌之背；浪浮雪峤，日涌火轮；触蛟室而梭停，撞蜃楼而瓦解。摆簸数四，几欲倾沉，然后抵孤岛而风止。二公愁闷而陟焉。见天王尊像，莹然于岭所，有金炉香烬，而别无一物。

二公周览之次，忽睹海面上有巨兽，出首四顾，若有察听，牙森剑戟，目闪电光，良久而没。逡巡，复有紫云自海面涌出，漫衍数百步，中有五色大芙蓉，高百余尺，叶叶而绽；内有帐幄，若绮绣错杂，耀夺人眼。又见虹桥忽展，直抵于岛上。俄有双鬟侍女，捧玉合，持金炉，自莲叶而来天尊所，易其残烬，炷以异香。二公见之，前告叩头，辞理哀酸，求返人世。双鬟不答。二公请益良久，女曰：“子是何人，而遽至此？”二公具以实白之。女曰：“少顷有玉虚尊师当降此岛，与南溟夫人会约。子但坚请之，当有所遂。”言讫，有道士乘白鹿，馭彩霞，直降于岛上。二公并拜而泣告。尊师悯之，曰：“子可随此女而谒南

溟夫人，当有归期，可无碍矣。”尊者语双鬟曰：“余暂修真，毕当诣彼。”二子受教，至帐前，行拜谒之礼。见一女，未笄，衣五色文彩，皓玉凝肌，红流腻艳，神澄沆漑，气肃沧溟。二子告以姓字，夫人哂之曰：“昔时天台有刘晨，今有柳实；昔有阮肇，今有元彻；昔时有刘、阮，今有元、柳，莫非天也！”设二榻而坐。

俄顷，尊者至，夫人迎拜，遂还坐。有仙娥数辈，奏笙簧箫笛，旁列鸾凤之歌舞，雅合节奏；二子恍惚若梦于钧天，即人世罕闻见矣。遂命飞觞。忽有玄鹤，衔彩笈，自空而至，曰：“安期生知尊者赴南溟会，暂请枉驾。”尊者读之，谓玄鹤曰：“寻当至彼。”尊者语夫人曰：“与安期生间阔千年，不值南游，无因访话。”夫人遂命侍女进馔，玉器光洁；夫人对食，而二子不得饷。尊者曰：“二子虽未合饷，然为求人间之食而饷之。”夫人曰：“然。”即别进馔，乃人间味也。尊者食毕，怀中出丹篆一卷而授夫人，夫人拜而受之，遂告去。回顾二子曰：“子有道骨，归乃不难，然邂逅相遇，合有灵药相贶。但子宿分自有师，吾不当为子师耳。”二子拜，尊者遂去。

俄海上有武夫，长数丈，衣金甲，仗剑而进，曰：“奉使天真，清道不谨，法当显戮，今已行刑。”遂趋而没。夫人命侍女紫衣凤冠者曰：“可送客去，而所乘者何？”侍女曰：“有百花桥，可馭二子。”二子感谢拜别。夫人赠以玉壶一枚，高尺余。夫人命笔题玉壶诗赠曰：

来从一叶舟中来，去向百花桥上去。

若到人间扣玉壶，鸳鸯自解分明语。

俄有桥长数百步，栏槛之上，皆有异花。二子于花间潜窥，见千龙万蛇，递相交绕，为桥之柱。又见前海上之兽，已身

首异处，浮于波上。二子因诘使者，使者曰：“此兽为不知二君故也。”使者曰：“我不当为使而送子，盖有深意欲奉托，强为此行。”遂襟带间解一琥珀合子，中有物，隐隐若蜘蛛形状，谓二子曰：“吾辈，水仙也。水仙，阴也，而无男子。吾昔遇番禺少年，情之至而有子，未三岁，合弃之；夫人命与南岳神为子，其来久矣。闻南岳回雁峰使者有事于水府，返日，凭寄吾子所弄玉环往，而使者隐之，吾颇为恨。望二君子为持此合子，至回雁峰下，访使者庙而投之，当有异变。倘得玉环，为送吾子，吾子亦自当有报效耳。慎勿启之！”二子受之，谓使者曰：“夫人诗云：‘若到人间扣玉壶，鸳鸯自解分明语。’何谓也？”曰：“子归，有事，但扣玉壶，当有鸳鸯应之，事无不从矣。”又曰：“玉虚尊师云吾辈自有师，师复是谁？”曰：“南岳太极先生耳，当自遇之。”遂与使者告别。

桥之尽所，即昔日合浦之维舟处；回视，已无桥矣。二子询之，时已一十二年，驩、爱二州亲属，已殒谢矣。问道将归衡山，中途因馁而扣壶，遂有鸳鸯语曰：“若欲饮食，前行自遇耳。”俄而道左有盘馔丰备，二子食之，而数日不思他味。寻即达家，昔日童稚，已弱冠矣。然二子妻各谢世已三昼。家人辈悲喜不胜，曰：“人云郎君亡没大海，服阕已九秋矣。”

二子厌人世，体以清虚，睹妻子丧，不甚悲戚。遂相与直抵回雁峰，访使者庙，以合子投之，倏有黑龙，长数丈，激风喷电，折树揭屋，霹雳一声，而庙立碎。二子战栗，不敢熟视。空中乃有掷玉环者，二子取之而送南岳庙。及归，有黄衣少年，持二金合子，各到二子家，曰：“郎君令持此药曰还魂膏，而报二君子，家有毙者，虽一甲子，犹能涂顶而活。”受之，而使者不见。二子遂以活妻室。后共寻云水，访太极先生，而曾无影

响，闷却归。因大雪，见老叟负樵而鬻，二子哀其衰迈，饮之以酒。睹樵担上有太极字，遂礼之为师，以玉壶告之。叟曰：“吾贮玉液者，亡来数十甲子，甚喜再见。”二子因随诣祝融峰，自此而得道，不重见耳。

（《太平广记》卷二五）

崔 炜

贞元中，有崔炜者，故监察向之子也。向有诗名于人间，终于南海从事。炜居南海，意豁然也，不事家产，多尚豪侠。不数年，财业殫尽，多栖止佛舍。

时中元日，番禺人多陈设珍异于佛庙，集百戏于开元寺。炜因窥之，见乞食老妪，因蹶而覆人之酒瓮，当垆者殴之，计其直，仅一缗耳。炜怜之，脱衣为偿其所直，妪不谢而去。异日又来，告炜曰：“谢子为脱吾难，吾善灸赘疣，今有越井冈艾少许奉子，每遇疣赘，只一炷耳，不独愈苦，兼获美艳。”炜笑而受之，妪倏亦不见。

后数日，因游海光寺，遇老僧赘于耳，炜因出艾试灸之，而如其说。僧感之甚，谓炜曰：“贫道无以奉酬，但转经以资郎君之福祐耳。此山下有一任翁者，藏镪巨万，亦有斯疾，君子能疗之，当有厚报。请为书导之。”炜曰：“然。”任翁一闻，喜跃，礼请甚谨。炜因出艾，一爇而愈。任翁告炜曰：“谢君子痊我所苦，无以厚酬，有钱十万奉子，幸从容，无草草而去。”炜因留之数日。炜素善丝竹之妙，闻主人堂前弹琴声，诘家童，对曰：“主人之爱女也。”因请其琴而弹之，女潜听而有意焉。

时任翁家事鬼曰独脚神，每三岁，必杀一人殮之。时已逼

矣,求人不获。任翁俄负心,召其子计之曰:“门下客既不来,无血属可以为殮。吾闻大恩尚不报,况愈小疾乎?”遂令具神僕,夜将半,拟杀炜,已潜扃炜所处之室,而炜莫觉。女密知之,潜持刃,于窗隙间告炜曰:“吾家事鬼,今夜当杀汝而祭之,汝可持此破窗遁去,不然者,少顷死矣。此刃亦望持去,无相累也!”炜恐悸汗流,挥刃携艾,断窗棂跃出,拔键而走。任翁俄觉,率家童十余辈,持刃秉炬,追之六七里,几及之。炜因迷道,失足坠于大枯井中。追者失踪而返。

炜虽坠井,为槁叶所藉而无伤。及晓视之,乃一巨穴,深百余丈,无计可出。四旁嵌空宛转,可容千人。中有一白蛇盘屈,可长数丈。前有石臼,岩上有物滴下如饴蜜,注臼中,蛇就饮之。炜察蛇有异,乃叩首祝之曰:“龙王!某不幸坠于此,愿王悯之,幸不相害!”因饮其余,亦不饥渴。细视蛇之唇吻,亦有疣焉。炜感蛇之见悯,欲为灸之,奈无从得火。既久,有遥火飘入于穴,炜乃燃艾,启蛇而灸之,是赘应手坠地。蛇之饮食久妨碍,及去,颇以为便,遂吐径寸珠酬炜。炜不受而启蛇曰:“龙王能施云雨,阴阳莫测,神变由心,行藏在己,必能有道,拯援沉沦。倘赐挈维,得还人世,则死生感激,铭在肌肤。但得一归,不愿怀宝。”蛇遂咽珠,蜿蜒将有所适。炜遂载拜,跨蛇而去。不由穴口,只于洞中行,可数十里。其中幽黯若漆,但蛇之光烛四壁,时见绘画古丈夫,咸有冠带。最后触一石门,门有金兽啣环,洞然明朗。蛇低首不进而卸下炜。炜将谓已达人世矣。

入户,但见一室空阔,可百余步,穴之四壁,皆镌为房室,当中有锦绣帟帐数间,垂金泥紫,更饰以珠翠,炫晃如明星之连缀。帐前有金炉,炉上有蛟龙、鸾凤、龟蛇、燕雀,皆张口喷

出香烟，芬芳蓊郁。旁有小池，砌以金璧，贮以水银，鳧鹭之类，皆琢以琼瑶而泛之。四壁有床，咸饰以犀象，上有琴瑟、笙篁、鼗鼓、祝敌，不可胜记。炜细视，手泽尚新。炜乃恍然，莫测是何洞府也。

良久，取琴试弹之，四壁户牖咸启，有小青衣出而笑曰：“玉京子已送崔家郎君至矣。”遂却走入。须臾，有四女，皆古鬟髻，曳霓裳之衣，谓炜曰：“何崔子擅入皇帝玄宫耶？”炜乃舍琴再拜，女亦酬拜。炜曰：“既是皇帝玄宫，皇帝何在？”曰：“暂赴祝融宴尔。”遂命炜就榻鼓琴，炜乃弹胡笳。女曰：“何曲也？”曰：“胡笳也。”曰：“何谓胡笳？吾不晓也。”炜曰：“汉蔡文姬，即中郎邕之女也，没于胡中，及归，感胡中故事，因抚琴而成斯弄，象胡中吹笳哀咽之韵。”女皆怡然，曰：“大是新曲！”遂命酌醴传觞。炜乃叩首，求归之意颇切。女曰：“崔子既来，皆是宿分，何必匆遽，幸且淹驻。羊城使者少顷当来，可以随往。”谓崔子曰：“皇帝已许田夫人奉箕帚，便可相见。”崔子莫测端倪，不敢应答。遂命侍女召田夫人。夫人不肯至，曰：“未奉皇帝诏，不敢见崔家郎也。”再命不至。谓炜曰：“田夫人淑德美丽，世无俦匹，愿君子善奉之，亦宿业耳。夫人，即齐王女也。”崔子曰：“齐王何人也？”女曰：“王讳横，昔汉初亡齐而居海岛者。”

逡巡，有日影入照座中，炜因举首，上见一穴，隐隐然睹人间天汉耳。四女曰：“羊城使者至矣！”遂有一白羊自空冉冉而下，须臾至座。背有一丈夫，衣冠俨然，执大笔，兼封一青竹筒，上有篆字，进于香几上。四女命侍女读之曰：“广州刺史徐绅死，安南都护赵昌充替。”女酌醴饮使者，曰：“崔子欲归番禺，愿为挈往。”使者唱喏。回谓炜曰：“他日须与使者易服缙

字,以相酬劳。”炜但唯唯。四女曰:“皇帝有敕,令与郎君国宝阳燧珠,将往至彼,当有胡人具十万缗而易之。”遂命侍女开玉函,取珠授炜。炜载拜捧受,谓四女曰:“炜不曾朝谒皇帝,又非亲族,何遽贶遗如是?”女曰:“郎君先人有诗于越台,感悟徐绅,遂见修葺,皇帝愧之,亦有诗继和;贶珠之意,已露诗中,不假仆说,郎君岂不晓耶?”炜曰:“不识皇帝何诗?”女命侍女书题于羊城使者笔管上云:

千岁荒台隳路隅,一烦太守重椒涂。

感君拂拭意何极,报尔美妇与明珠。

炜曰:“皇帝原何姓字?”女曰:“已后当自知耳。”女谓炜曰:“中元日,须具美酒丰饌于广州蒲涧寺静室,吾辈当送田夫人往。”炜遂再拜告去,欲躡使者之羊背。女曰:“知有鲍姑艾,可留少许。”炜但留艾,即不知鲍姑是何人也,遂留之。瞬息而出穴履于平地,遂失使者与羊所在。望星汉,时已五更矣。俄闻蒲涧寺钟声。遂抵寺,僧人以早糜见饷,遂归广州。

崔子先有舍税居,至日,往舍询之,曰:“已三年矣。”主人谓崔炜曰:“子何所适,而三秋不返?”炜不实告;开其户,尘榻俨然,颇怀凄怆。问刺史,则徐绅果死,而赵昌替矣。乃抵波斯邸,潜鬻是珠。有老胡人一见,遂匍匐礼手曰:“郎君的人南越王赵佗墓中来,不然者,不合得斯宝,盖赵佗以珠为殉故也。”崔子乃具实告。方知皇帝是赵佗,佗亦曾称南越武帝故耳。遂具十万缗易之。崔子诘胡人曰:“何以知之?”曰:“我大食国宝阳燧珠也。昔汉初赵佗,使异人梯山航海,盗归番禺,今仅千载矣。我国有能玄象者,言来岁国宝当归,故我王召我具大舶重资,抵番禺而搜索,今日果有所获矣。”遂出玉液而洗之,光鉴一室。胡人遽泛舶归大食去。炜得金,遂具家产。然

访羊城使者，竟无影响。

后有事于城隍庙，忽见神像有类使者，又睹神笔上有细字，乃侍女所题也。方具酒脯而奠之，兼重粉绘及广其宇。是知羊城即广州城，庙有五羊焉。又征任翁之室，则村老云：“南海尉任器之墓耳。”又登越王殿台，睹先人诗云：

越井冈头松柏老，越王台上生秋草。

古墓多年无子孙，野人践踏成官道。

兼越王继和诗，踪迹颇异。乃询主者。主者曰：“徐大夫绅，因登此台，感崔侍御诗，故重粉饰，台殿所以焕赫耳。”

后将及中元日，遂丰洁香饌甘醴，留蒲涧寺僧室。夜将半，果四女伴田夫人至，容仪艳逸，言旨雅淡。四女与崔生进觞谐谑，将晓，告去。崔子遂再拜乞，致书达于越王，卑辞厚礼，敬荷而已。遂与夫人归室。炜诘夫人曰：“既是齐王女，何以配南越人？”夫人曰：“某国破家亡，遭越王所虏，为嫔御。王崩，因以为殉，乃不知今是几时也，看烹酈生如昨日耳。每忆故事，辄一潸然。”炜问曰：“四女何人？”曰：“其二瓠越王摇所献，其二闽越王无诸所进，俱为殉者。”又问曰：“昔四女云鲍姑，何人也？”曰：“鲍靓女，葛洪妻也。多行灸于南海。”炜方叹骇昔日之姬耳。又曰：“呼蛇为玉京子，何也？”曰：“昔安期生长跨斯龙而朝玉京，故号之玉京子。”炜因在穴饮龙余沫，肌肤少嫩，筋力轻健。后居南海十余载，遂散金破产，栖心道门。乃挈室往罗浮访鲍姑，后竟不知所适。

（《太平广记》卷三四）

陶尹二君

唐大中初，有陶太白、尹子虚二老人，相契为友。多游嵩、

华二峰，采松脂、茯苓为业。二人因携酿酝，涉芙蓉峰，寻异境，憩于大松林下，因倾壶饮，闻松稍有二人抚掌笑声。二公起而问曰：“莫非神仙乎？岂不能下降而饮斯一爵？”笑者曰：“吾二人非山精木魅，仆是秦之役夫，彼即秦宫女子。闻君酒馨，颇思一醉，但形体改易，毛发怪异，恐子悸栗，未能便降。子但安心徐待，吾当返穴易衣而至，幸无遽舍我去。”二公曰：“敬闻命矣。”遂久伺之。

忽松下见一丈夫，古服俨雅；一女子，鬢髻彩衣，俱至。二公拜谒，忻然还坐。顷之，陶君启：“神仙何代人？何以至此？既获拜侍，愿祛未悟。”古丈夫曰：“余，秦之役夫也，家本秦人。及稍成童，值始皇帝好神仙术，求不死药，因为徐福所惑，搜童男童女千人，将之海岛。余为童子，乃在其选。但见鲸涛蹙雪，蜃阁排空，石桥之柱欹危，蓬岫之烟杳渺。恐葬鱼腹，犹贪雀生，于难厄之中，遂出奇计，因脱斯祸。归而易姓业儒，不数年中，又遭始皇煨烬典坟，坑杀儒士，搢绅泣血，簪绂悲号。余当此时，复在其数，时于危惧之中，又出奇计，乃脱斯苦。又改姓氏为板筑夫，又遭秦皇歛信妖妄，遂筑长城。西起临洮，东之海曲。陇雁悲昼，寒云咽空。乡关之思魂飘，砂碛之劳力竭。堕趾伤骨，陷雪触冰。余为役夫，复在其数，遂于辛勤之中，又出奇计，得脱斯难。又改姓氏而业工，乃属秦皇帝崩，穿凿骊山，大修茔域。玉墀金砌，珠树琼枝；绮殿锦宫，云楼霞阁；工人匠石，尽闭幽隧。余为工匠，复在数中，又出奇谋，得脱斯苦。凡四设权奇之计，俱脱大祸。知不遇世，遂逃此山，食松脂木实，乃得延龄耳。此毛女者，乃秦之宫人，同为殉者；余乃与同脱骊山之祸，共匿于此。不知于今经几甲子耶？”二子曰：“秦于今世，继正统者九代千余年，兴亡之

事，不可历数。”

二公遂俱稽顙曰：“余二小子，幸遇大仙，多劫因依，使今谐遇，金丹大药，可得闻乎？朽骨腐肌，实翼麻荫。”古丈夫曰：“余本凡人，但能绝其世虑，因食木实，乃得凌虚。岁久日深，毛发绀绿，不觉生之与死，俗之与仙，鸟兽为邻，猿狖同乐，飞腾自在，云气相随，亡形得形，无性无情，不知金丹大药为何物也。”二公曰：“大仙食木实之法，可得闻乎？”曰：“余初饵柏子，后食松脂，遍体疮疡，肠中痛楚。不及旬朔，肌肤莹滑，毛发泽润。未经数年，凌虚若有梯，步险如履地，飘飘然顺风而翔，皓皓然随云而升。渐混合虚无，潜孚造化，彼之于我，视无二物，凝神而神爽，养气而气清，保守胎根，含藏命蒂。天地尚能覆载，云气尚能郁蒸，日月尚能晦明，川岳尚能融结，即余之体莫能败坏矣。”二公拜曰：“敬闻命矣！”

饮将尽，古丈夫折松枝啣玉壶而吟曰：

饵柏身轻叠嶂间，是非无意到尘寰。

冠裳暂备论浮世，一饷云游碧落间。

毛女继和曰：

谁知古是与今非，闲蹑青霞远翠微。

箫管秦楼应寂寂，彩云空惹薜萝衣。

古丈夫曰：“吾与子邂逅相遇，那无恋恋耶？吾有万岁松脂，千秋柏子少许，汝可各分饵之，亦应出世。”二公捧受拜荷，以酒吞之。二仙曰：“吾当去矣。善自道养，无令漏泄伐性，使神气暴露于窟舍耳。”二公拜别，但觉超然莫知其踪，去矣。旋见所衣之衣，因风化为花片蝶翅而扬空中。

陶、尹二公今巢居莲花峰上，颜脸微红，毛发尽绿，言语而芳馨满口，履步而尘埃去身。云台观道士往往遇之，亦时细话

得道之来由尔。

(《太平广记》卷四〇)

许 栖 岩

许栖岩，岐阳人也。举进士，习业于昊天观。每晨夕，必瞻仰真像，朝祝灵仙，以希长生之福。时南康韦皋太尉镇蜀，延接宾客，远近慕义，游蜀者甚多。岩将为入蜀之计，欲市一马，而力不甚丰，自入西市访之。有蕃人牵一马，瘦削而价不高，因市之而归。以其将远涉道途，日加刍秣，而肌肤益削。疑其不达前所，试诣卜肆筮之，得乾卦九五。道流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此龙马也，宜善宝之。”泊登蜀道危栈，马惊，栖岩与马俱坠崖下，积叶承之，幸无所损；仰不见顶，四面路绝。计无所出，乃解鞍去卫，任马所往。于槁叶中得栗如拳，栖岩食之，亦不饥矣。

寻其崖下，见一洞穴，行而乘之，或下或高。约十余里，忽尔及平川，花木秀异，池沼澄澈，见碧桃万余株，有一道士卧于石上，二女侍之。岩进而求见，问二玉女，云是太乙元君。岩即以行止告玉女。玉女悯之，白于元君，召曰：“尔于人世，亦好道乎？”曰：“读《庄》、《老》、《黄庭》而已。”曰：“三景之中，得何句也？”答曰：“《老子》云：‘其精甚真。’《庄子》云：‘真人之息以踵。’《黄庭》云：‘但思一部寿无穷。’”笑曰：“去道近矣，可教也。”命坐，酌小杯以饮之。曰：“此石髓也，嵇康不能得近，尔得之矣，数也！”

乃邀入别室，有道士，云是颍阳尊师，为元君布算。元君曰：“请算三事：攀太华，何神也？立海桥，何鬼也？”道士布算良久，曰：“攀太华虽云巨灵，实夸父之神也；立海桥虽云丑

怪，乃五丁之鬼也。”元君曰：“算吾今夕何为？”曰：“今夕当东游十万里。”岩熟视之，乃卜马道士也。道士曰：“乾卦今日中。”

逡巡，有仙童曰：“东皇君请今宵曲龙山桥玩月。”元君请栖岩曰：“可同游曲龙。”同跨鹿、龙而去。顷刻而至，见危桥若长虹亘天，势连河汉，深入沧溟。东皇君命酌醴，鸾歌凤舞，响彻天外。见栖岩，喜曰：“许长史孙也，有仙相矣！”及明，复从太乙君归太白洞中。

居半月，思家求还。太乙曰：“汝饮石髓，已寿千岁。无输泄，无荒淫，复此来，再相见也。”命牵栖岩马来。将行，谓曰：“此马，吾洞中龙也，以作怒伤稼，谪其负荷。子有仙骨，故得值之。不然，此太白洞天，瑶华上宫，何由而至也？汝到人间，放之渭曲，任其所适，勿复留之。”玉女曰：“龙子回日，虢县田婆针寄少许来。”

跨马，食顷达虢县旧庄，则无复故居矣。问乡人，年代已六十年。询田婆，曰：“太乙家紫霄姊妹，尝寄信买针。”遂取针系马鬣，放之渭滨，化龙而去。栖岩幼在乡里，已见田婆，至此惟田婆容状如旧，盖亦仙人也。

栖岩大中末年复入太白山去。

（《太平广记》卷四七）

裴航

唐长庆中，有裴航秀才，因下第，游于鄂渚，谒故旧友人崔相国。值相国，赠钱二十万，远挈归于京，因佣巨舟，载于湘汉。同载有樊夫人，乃国色也。言词问接，帷帐昵洽。航虽亲切，无计道达而会面焉。因赂侍妾裊烟，而求达诗

一章，曰：

同为胡越犹怀想，况遇天仙隔锦屏。

倘若玉京朝会去，愿随鸾鹤入青云。

诗往，久而无答。航数诘裊烟，烟曰：“娘子见诗，若不闻，如何？”航无计，因在道求名酝珍果而献之。夫人乃使裊烟召航相识。及褰帷，而玉莹光寒，花明丽景，云低鬓鬓，月淡修眉，举止烟霞外人，肯与尘俗为偶。航再拜揖，愕眙良久之。夫人曰：“妾有夫在汉南，将欲弃官而幽栖岩谷，召某一诀耳。深哀草扰，虑不及期，岂更有情留盼他人，的不然耶？但喜与郎君同舟共济，无以谐谑为意耳。”航曰：“不敢！”饮讫而归。操比冰霜，不可干冒。夫人后使裊烟持诗一章，曰：

一饮琼浆百感生，玄霜捣尽见云英。

蓝桥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岖上玉清？

航览之，空愧佩而已，然亦不能洞达诗之旨趣。后更不复见，但使裊烟达寒暄而已。遂抵襄汉，与使婢挈妆奁，不告辞而去。人不能知其所造。航遍求访之，灭迹匿形，竟无踪兆。

遂饰装归鞏下。经蓝桥驿侧近，因渴甚，遂下道求浆而饮。见茅屋三四间，低而复隘，有老姬缉麻苧。航揖之，求浆。姬咄曰：“云英，擎一瓯浆来，郎君要饮。”航讶之，忆樊夫人诗有“云英”之句，深不自会。俄于苇箔之下，出双玉手捧瓷。航接饮之，真玉液也。但觉异香氤郁，透于户外。因还瓯，遽揭箔，睹一女子，露裊琼英，春融雪彩，脸欺腻玉，鬓若浓云，娇而掩面蔽身，虽红兰之隐幽谷，不足比其芳丽也。航惊怛，植足而不能去，因白姬曰：“某仆马甚饥，愿憩于此，当厚答谢，幸无见阻。”姬曰：“任郎君自便。”且遂饭仆秣马。良久，谓姬曰：“向睹小娘子艳丽惊人，姿容擢世，所以踌蹰而不能适。愿纳

厚礼而娶之，可乎？”姬曰：“渠已许嫁一人，但时未就耳。我今老病，只有此女孙。昨有神仙遗灵丹一刀圭，但须玉杵臼捣之百日，方可就吞，当得后天而老。君约取此女者，得玉杵臼，吾当与之也；其余金帛，吾无用处耳。”航拜谢曰：“愿以百日为期，必携杵臼而至，更无他许人。”姬曰：“然。”航恨恨而去。

及至京国，殊不以举事为意，但于坊曲、闹市、喧衢，而高声访其玉杵臼，曾无影响。或遇朋友，若不相识，众言为狂人。数月余日，或遇一货玉老翁，曰：“近得虢州药铺下老书，云‘有玉杵臼货之’。郎君恳求如此，此君吾当为书导达。”航愧荷珍重，果获杵臼。下老曰：“非二百缗不可得。”航乃泻囊，兼货仆货马，方及其数。

遂步骤独挈而抵蓝桥。昔日姬大笑曰：“有如是信士乎？吾岂爱惜女子，而不酬其劳哉？”女亦微笑曰：“虽然，更为吾捣药百日，方议姻好。”姬于襟带间解药，航即捣之，昼为而夜息。夜则姬收药臼于内室。航又闻捣药声，因窥之，有玉兔持杵臼，而雪光辉室，可鉴毫芒。于是航之意愈坚。如此日足，姬持而吞之，曰：“吾当入洞而告姻戚，为裴郎具帐帟。”遂挈女入山，谓航曰：“但少留此。”

逡巡，车马仆隶，迎航而往。俄见一大第连云，珠扉晃日，内有帐幄屏帟，珠翠珍玩，莫不臻至，愈如贵戚家焉。仙童侍女，引航入帐就礼讫。航拜姬，悲泣感荷。姬曰：“裴郎自是清灵裴真人子孙，业当出世，不足深愧老姬也。”及引见诸宾，多神仙中人也。后有仙女，鬢髻霓衣，云是妻之姊耳。航拜讫，女曰：“裴郎不相识耶？”航曰：“昔非姻好，不醒拜侍。”女曰：“不忆鄂渚同舟回而抵襄汉乎？”航深惊怛，恳悃陈谢。后问左右，曰：“是小娘子之姊云翘夫人，刘纲仙君之妻也。已是高

真，为玉皇之女吏。”姬遂遣航将妻入玉峰洞中，琼楼殊室而居之，饵以绛雪、琼英之丹，体性清虚，毛发绀绿，神化自在，超为上仙。

至大和中，友人卢颢遇之于蓝桥驿之西，因说得道之事，遂赠蓝田美玉十斤，紫府云丹一粒，叙话永日，使达书于亲爱。卢颢稽颡曰：“兄既得道，如何，乞一言而教授。”航曰：“老子曰：‘虚其心，实其腹。’今之人，心愈实，何由得道之理？”卢子懵然。而语之曰：“心多妄想，腹漏精溢，即虚实可知矣。凡人自有不死之术，还丹之方，但子未便可教，异日言之。”卢子知不可请，但终宴而去。后世人莫有遇者。

（《太平广记》卷五〇）

樊 夫 人

樊夫人者，刘纲妻也。纲仕为上虞令，有道术，能檄召鬼神；禁制变化之事，亦潜修密证，人莫能知。为理尚清静简易，而政令宣行，民受其惠，无水旱疫毒鸷暴之伤，岁岁大丰。暇日，常与夫人较其术用：俱坐堂上，纲作火，烧客碓屋，从东起，夫人禁之即灭。庭中两株桃，夫妻各咒一株，使相斗击；良久，纲所咒者不如，数走出篱外。纲唾盘中，即成鲤鱼；夫人唾盘中成獭，食鱼。纲与夫人入四明山，路阻虎，纲禁之，虎伏不敢动，适欲往，虎即灭之；夫人径前，虎即面向地，不敢仰视，夫人以绳系虎于床脚下。纲每共试术，事事不胜。将升天，县厅侧先有大皂荚树，纲升树数丈，方能飞举，夫人平坐，冉冉如云气之升，同升天而去。

后至唐贞元中，湘潭有一媪，不云姓氏，但称湘媪，常居止人舍，十有余载矣。尝以丹篆文字救疾于闾里，莫不响应。

乡人敬之，为结构华屋数间而奉媪。媪曰：“不然，但土木其宇，是所愿也。”媪鬓翠如云，肥洁如雪，策杖曳履，日可数百里。忽遇里人女，名曰逍遥，年二八，艳美，携筐采菊，遇媪瞪视，足不能移。媪目之曰：“汝乃爱我，可同之所止否？”逍遥欣然掷筐，敛衽称弟子，从媪归室。父母奔追及，以杖击之，叱而返舍；逍遥操益坚，窃索自缢。亲党敦谕其父母，请纵之。度不可制，遂舍之。复诣媪，但帚尘、易水、焚香、读道经而已。

后月余，媪白乡人曰：“某暂之罗浮，扃其户，慎勿开也。”乡人问：“逍遥何之？”曰：“前往。”如是三稔，人但于户外窥，见小松迸笋而丛生阶砌。及媪归，召乡人同开锁，见逍遥懵坐于室，貌若平日，唯蒲履为竹梢串于栋宇间。媪遂以杖叩地曰：“吾至，汝可觉。”逍遥如寐醒，方起，将欲拜，忽遗左足，如刖于地。媪遽令无动，拾足勘膝，喂之以水，乃如故。乡人大骇，敬之如神，相率数百里皆归之。

媪貌甚闲暇，不喜人之多相识。忽告乡人曰：“吾欲往洞庭救百余人性命，谁有心为我设船一只，一两日可同观之。”有里人张拱，家富，请具舟楫，自驾而送之。欲至洞庭前一日，有大风涛蹙一巨舟，没于君山岛上而碎，载数十家，近百余人，然不至损，未有舟楫来救，各星居于岛上。忽有一白鼉，长丈余，游于沙上，数十人拦之，挝杀，分食其肉。明日，有城如雪，围绕岛上，人家莫能辨。其城渐窄狭，束岛上人，忙怖号叫，囊橐皆为齑粉，束其人为簇，其广不三数丈，又不可攀援，势已紧急。岳阳之人，亦遥睹雪城，莫能晓也。时媪舟已至岸，媪遂登岛攘剑，步罡喂水，飞剑而刺之。白城一声如霹雳，城遂崩，乃一大白鼉，长十余丈，蜿蜒而毙，剑立其

胸。遂救百余人之性命，不然，顷刻即拘束为血肉矣。岛上之人，咸号泣礼谢。命拱之舟返湘潭，拱不忍便去。忽有道士与媪相遇，曰：“樊姑，尔许时何处来？”甚相慰悦。拱诘之，道士曰：“刘纲真君之妻，樊夫人也。”后人方知媪即樊夫人也。拱遂归湘潭。

后媪与逍遥一时返真。

（《太平广记》卷六〇）

封 陟

宝历中，有封陟孝廉者，居于少室。貌态洁朗，性颇贞端。志在典坟，僻于林藪。探义而星归腐草，阅经而月坠幽窗。兀兀孜孜，俾夜作昼，无非搜索隐奥，未尝暂纵揭时日也。书堂之畔，景象可窥：泉石清寒，桂兰雅淡。戏猿每窃其庭果，唳鹤频栖于涧松。虚籁时吟，纤埃昼阒。烟锁笏篁之翠节，露滋踟躅之红葩。薜蔓衣垣，苔茸毯砌。

时夜将午，忽飘异香酷烈，渐布于庭际。俄有辘辘自空而降，画轮轧轧，直凑檐楹。见一仙姝，侍从华丽，玉珮敲磬，罗裙曳云，体欺皓雪之容光，脸夺芙蕖之艳冶。正容敛衽而揖陟曰：“某籍本上仙，谪居下界。或游人间五岳，或止海面三峰。月到瑶阶，愁莫听其风管；虫吟粉壁，恨不寐于鸳衾。燕浪语而徘徊，鸾虚歌而缥缈。宝瑟休泛，虬觥懒斟。红杏艳枝，激含嗽于绮殿；碧桃芳萼，引凝睇于琼楼。既厌晓妆，渐融春思。伏见郎君坤仪浚洁，襟量端明，学聚流萤，文含隐豹。所以慕其真朴，爰以孤标，特谒光容，愿持箕帚。又不知郎君雅旨如何？”陟摄衣朗烛，正色而坐，言曰：“某家本贞廉，性惟孤介，贪古人之糟粕，究前圣之指归。编柳苦辛，燃柏幽暗；布被粝食，

烧蒿茹藜。但自固穷，终不斯滥，必不敢当神仙降顾。断意如此，幸早回车。”姝曰：“某乍造门墙，未申恳迫，辄有诗一章奉留，后七日更来。”诗曰：

谪居蓬岛别瑶池，春媚烟花有所思。

为爱君心能洁白，愿操箕帚奉屏帏。

陟览之，若不闻。云辔既去，窗户遗芳，然陟心中不可转也。

后七日夜，姝又至，骑从如前时。丽容洁服，艳媚巧言，入白陟曰：“某以业缘遽紫，魔障欬起，蓬山瀛岛，绣帐锦宫，恨起红茵，愁生翠被。难窥舞蝶于芳草，每妒流莺于绮丛，靡不双飞，俱能对跂。自矜孤寝，转憎空闺。秋却银缸，但凝眸于片月；春寻琼圃，空抒思于残花。所以激切前时，布露丹恳，幸垂采纳，无阻精诚。又不知郎君意竟如何？”陟又正色而言曰：“某身居山藪，志已颛蒙，不识铅华，岂知女色。幸垂速去，无相见尤。”姝曰：“愿不贮其深疑，幸望容其陋质，辄更有诗一章，后七日复来。”诗曰：

弄玉有夫皆得道，刘纲兼室尽登仙。

君能仔细窥朝露，须逐云车拜洞天。

陟览，又不回意。

后七日夜，姝又至，态柔容冶，靓衣明眸，又言曰：“逝波难驻，西日易颓。花木不停，薤露非久。轻沤泛水，只得逡巡；微竹当风，莫过瞬息。虚争意气，能得几时？恃顽韶颜，须臾槁木。所以君夸容鬓，尚未凋零，固止绮罗，贪穷典籍，及其衰老，何以任持？我有还丹，颇能驻命，许其依托，必写襟怀，能遣君寿例三松，瞳方两目，仙山灵府，任意追游。莫种槿花，使朝晨而骋艳；休敲石火，尚昏黑而流光。”陟乃怒目而言曰：“我居书斋，不欺暗室，下惠为证，叔子是师。是何妖精，苦相凌

逼？心如铁石，无更多言，倘若迟回，必当窘辱。”侍卫谏曰：“小娘子回车，此木偶人，不足与语，况穷薄当为下鬼，岂神仙配偶耶？”姝长吁曰：“我所以恳恳者，为是青牛道士之苗裔。况此时一失，又须旷居六百年，不是细事。於戏！此子大是忍人！”又留诗曰：

萧郎不顾凤楼人，云涩回车泪脸新。

愁想蓬瀛归去路，难窥旧苑碧桃春。

辘辘出户，珠翠响空，泠泠箫笙，杳杳云露。然陟意不移。

后三年，陟染疾而终，为太山所迫，束以大锁，使者驱之，欲至幽府。忽遇神仙骑从，清道甚严。使者躬身于路左，曰：“上元夫人游太山耳。”俄有仙骑，召使者与囚俱来。陟至彼，仰窥，乃昔日求偶仙姝也。但左右弹指悲嗟。仙姝遂索追状，曰：“不能于此人无情。”遂索大笔判曰：“封陟性虽执迷，操唯坚洁，实由朴憨，难责风情，宜更延一纪。”左右令陟跪谢。使者遂解去铁锁，曰：“仙官已释，则幽府无敢追摄。”使者却引归。良久，苏息。后追悔昔日之事，恸哭自咎而已。

（《太平广记》卷六八）

薛 昭

薛昭者，唐元和末为平陆尉，以气义自负，常慕郭代公、李北海之为人。因夜直宿，囚有为母复仇杀人者，与金而逸之。故县闻于廉使，廉使奏之，坐谪为民于海东。敕下之日，不问家产，但荷银铛而去。有客田山叟者，或云数百岁矣，素与昭洽，乃赍酒拦道而饮饯之，谓昭曰：“君，义士也，脱人之祸而自当之，真荆、聂之俦也！吾请从子。”昭不许，固请，乃许之。至

三乡，夜，山叟脱衣贯酒，大醉，屏左右，谓昭曰：“可遁矣。”与之携手出东郊，赠药一粒，曰：“非唯去疾，兼能绝谷。”又约曰：“此去但遇道北有林藪繁翳处，可且暂匿，不独逃难，当获美姝。”

昭辞行，过兰昌宫，古木修竹，四合其所。昭逾垣而入，追者但东西奔走，莫能知踪矣。昭潜于古殿之西间。及夜，风清月皎，见阶前三美女，笑语而至，揖让升于花茵，以犀杯酌酒而进之。居首女子酌之曰：“吉利！吉利！好人相逢，恶人相避。”其次曰：“良宵宴会，虽有好人，岂易逢耶？”昭居窗隙间闻之，又志田生之言，遂跳出曰：“适闻夫人云：‘好人岂易逢耶？’昭虽不才，愿备好人之数。”三女愕然，良久，曰：“君是何人，而匿于此？”昭具以实对。乃设座于茵之南。昭询其姓氏。长曰：“云容张氏。”次曰：“凤台萧氏。”次曰：“兰翘刘氏。”饮将酣，兰翘命骰子，谓三女曰：“今夕佳宾相会，须有匹偶，请掷骰子，遇采强者，得荐枕席。”乃遍掷，云容采胜，翘遂命薛郎近云容姊坐，又持双杯而献曰：“真所谓合叠矣。”昭拜谢之。遂问：“夫人何许人？何以至此？”容曰：“某乃开元中杨贵妃之侍儿也。妃甚爱惜，常令独舞霓裳于绣岭宫，妃赠我诗曰：

罗袖动香香不已，红蕖袅袅秋烟里。

轻云岭上乍摇风，嫩柳池边初拂水。

诗成，明皇吟咏久之，亦有继和，但不记耳。遂赐双金扼臂，因此宠幸愈于群辈。此时多遇帝与申天师谈道，予独与贵妃得窃听。亦数侍天师茶药，颇获天师悯之。因间处，叩头乞药。师云：“吾不惜，但汝无分，不久处世如何？”我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天师乃与绛雪丹一粒，曰：“汝但服之，虽死不

坏,但能大其棺,广其穴,含以真玉,疏而有风,使魂不荡空,魄不沉寂,有物拘制,陶出阴阳;后百年,得遇生人,交精之气,或再生,便为地仙耳。’我没兰昌之时,具以白贵妃,贵妃恤之,命中贵人陈玄造受其事,送终之事,皆得如约,今已百年矣。仙师之兆,莫非今宵良会乎?此乃宿分,非偶然耳。”昭因诘申天师之貌,乃田山叟之魁梧也。昭大惊曰:“山叟即天师,明矣!不然,何以委曲使予符曩日之事哉?”又问兰、凤二子。容曰:“亦当时宫人有容者,为九仙媛所忌,毒而死之,藏吾穴侧,与之交游,非一朝一夕耳。”凤台请击席而歌送昭、容酒,歌曰:

脸花不绽几含幽,今夕阳春独换秋。

我守孤灯无白日,寒云垆上更添愁。

兰翘和曰:

幽谷啼莺整羽翰,犀沉玉冷自长叹。

月华不忍扃泉户,露滴松枝一夜寒。

云容和曰:

韶光不见分成尘,曾饵金丹忽有神。

不意薛生携旧律,独开幽谷一枝春。

昭亦和曰:

误入宫垣漏网人,月华净洗玉阶尘。

自疑飞到蓬莱顶,琼艳三枝半夜春。

诗毕,旋闻鸡鸣。三人曰:“可归室矣。”昭持其衣,超然而去,初觉门户至微,及经闾,亦无所妨。兰、凤亦告辞而他往矣。但灯烛荧荧,侍婢凝立,帐幄绮绣,如贵戚家焉。遂同寝处。昭甚慰喜,如此数夕,但不知昏旦。容曰:“吾体已苏矣,但衣服破故,更得新衣,则可起矣。今有金扼臂,君可持往近

县易衣服。”昭惧不敢去，曰：“恐为州邑所执。”容曰：“无惮！但将我白绶去，有急，即蒙首，人无能见矣。”昭然之，遂出三乡；货之，市其衣服。夜至穴，则容已迎门而笑，引入曰：“但起榻，当自起矣。”昭如其言，果见容体已生，及回顾帷帐，但一大穴，多冥器、服玩、金玉，唯取宝器而出。遂与容同归金陵幽栖，至今见在，容鬓不衰，岂非俱饵天师之灵药耳！

申师，名元也。

（《太平广记》卷六九）

金 刚 仙

唐开成中，有僧金刚仙者，西域人也。居于清远峡山寺，能梵音，弹舌摇锡而咒物，物无不应。善囚拘鬼魅，束缚蛟螭。动锡杖一声，召雷立震。

是日，峡山寺有李朴者，持斧剪巨木，剝而为舟。忽登山，见一磐石上有穴，睹一大蜘蛛，足广丈余，四驰啮卉窒其穴而去。俄闻林木有声，暴猛吼骤。工人惧而缘木伺之，果睹积首之虺，长可数十丈，屈曲蹙怒，环其蛛穴，东西其首。俄而跃西之首，吸穴之卉，团而飞去，颖脱俱尽。复回东之首，大划其目，大呀其口，吸其蜘蛛。蜘蛛驰出，以足擒穴之口，翘屈毒丹，然若火，焮虺之咽喉，去虺之目。虺懵然而复苏，举首又吸之。蛛不见，更毒虺，虺遂倒于穴而殒。蛛跃出，缘虺之腹咀内，齿折二头，俱出丝而囊之，跃入穴去。朴讶之，返峡山寺，语金刚仙。仙乃祈朴验穴，振环杖而咒之，蛛即出于僧前，俨若神听；及引锡触之，蛛乃殒于穴侧。及夜，金刚仙梦见老人捧匹帛而前曰：“我即蛛也，复能织耳。”礼金刚仙曰：“愿为福田之衣。”语毕，遂亡。僧及觉，布已在侧，其精妙奇巧，非世茧

丝之所能制也。僧乃制而为衣，尘垢不触。

后数年，僧往番禺，泛舶归天竺，乃于峡山金锁潭畔，摇锡大呼而咒水。俄而水辟见底矣，以澡瓶张之，有一泥鳅鱼，可长三寸许，跃入瓶中。语众僧曰：“此龙矣。吾将至海门，以药煮为膏，涂足，则渡海若履坦途。”是夜，有白衣叟，持转关榼诣寺家人傅经曰：“知金刚仙好酒，此榼一边美酝，一边毒醪，其榼即晋帝曾用鸩牛将军者也。今有黄金百两奉公，为持此酒毒其僧也。是僧无何取吾子，欲为膏，恨伊之深，痛贯骨髓，但无计而奈何。”傅经喜，受金与酒，得转关之法，诣金刚仙。仙持杯向口次，忽有数岁小儿跃出，就手覆之，曰：“酒是龙所将来而毒师耳！”僧大骇，诘傅经，傅经遂不敢隐。僧乃问小儿曰：“尔何人，而相救耶？”小儿曰：“吾昔日之蛛也，今已离其恶业，而托生为人七稔矣。吾之魂，稍灵于常人，知师有难，故飞魂奉救。”言讫而没。众僧怜之，共礼金刚仙，求舍其龙子。僧不得已而纵之。后仙果泛舶归天竺矣。

（《太平广记》卷九六）

郑 德 璘

贞元中，湘潭尉郑德璘，家居长沙，有亲表居江夏，每岁一往省焉。中间涉洞庭，历湘潭，多遇老叟，棹舟而鬻菱芡，虽白发而有少容。德璘与语，多及玄解。诘曰：“舟无糗粮，何以为食？”叟曰：“菱芡耳。”德璘好酒，长挈松醪春，过江夏，遇叟，无不饮之。叟饮，亦不甚愧荷。

德璘抵江夏，将返长沙，驻舟于黄鹤楼下。旁有醜贾韦生者，乘巨舟，亦抵于湘潭。其夜，与邻舟告别饮酒。韦生有女，居于舟之柁榜，邻舟女亦来访别，二女同处笑语。夜将半，闻

江中有秀才吟诗曰：

物触轻舟心自知，风恬浪静月光微。

夜深江上解愁思，拾得红蕖香惹衣。

邻舟女善笔札，因睹韦氏妆奁中有红笺一幅，取而题所闻之句，亦吟哦良久，然莫晓谁人所制也。

及旦，东西而去。德璘舟与韦氏舟同离鄂渚信宿，及暮，又同宿；至洞庭之畔，与韦生舟楫颇以相近。韦氏美而艳，琼英膩云，莲蕊莹波，露濯蕤姿，月鲜珠彩，于水窗中垂钩。德璘因窥见之，甚悦，遂以红绡一尺，上题诗曰：

纤手垂钩对水窗，红蕖秋色艳长江。

既能解佩投交甫，更有明珠乞一双。

强以红绡惹其钩，女因收得，吟玩久之，然虽讽读，即不能晓其义。女不工刀札，又耻无所报，遂以钩丝而投夜来邻舟女所题红笺者。德璘谓女所制，凝思颇悦，喜畅可知，然莫晓诗之意义，亦无计遂其款曲。由是女以所得红绡系臂，自爱惜之。明月清风，韦舟遽张帆而去；风势将紧，波涛恐人，德璘小舟不敢同越，然意殊恨恨。

将暮，有渔人语德璘曰：“向者贾客巨舟，已全家没于洞庭耳！”德璘大骇，神思恍惚，悲惋久之，不能排抑。将夜，为吊韦姝诗二首曰：

湖面狂风且莫吹，浪花初绽月光微。

沉潜暗想横波泪，得共鲛人相对垂。

又曰：

洞庭风软荻花秋，新没青娥细浪愁。

泪滴白蘋君不见，月明江上有轻鸥。

诗成，酌而投之。精贯神祇，至诚感应，遂感水神，持诣水府。

府君览之，召溺者数辈曰：“谁是郑生所爱？”而韦氏亦不能晓其来由。有主者搜臂见红绡而语府君。曰：“德璘异日是吾邑之明宰，况曩有义相及，不可不曲活尔命。”因召主者携韦氏送郑生。韦氏视府君，乃一老叟也。逐主者疾趋而无所碍，道将尽，睹一大池，碧水汪然，遂为主者推堕其中，或沉或浮，亦甚困苦。

时已三更，德璘未寝，但吟红笺之诗，悲而益苦。忽觉有物触舟然，舟人已寝，德璘遂秉炬照之。见衣服彩绣，似是人物，惊而拯之，乃韦氏也，系臂红绡尚在。德璘喜骤。良久，女苏息；及晓，方能言，乃说：“府君感君而活我命。”德璘曰：“府君何人也？”终不省悟。遂纳为室，感其异也。将归长沙。

后三年，德璘当调选，欲谋醴陵令。韦氏曰：“不过作巴陵耳。”德璘曰：“子何以知？”韦氏曰：“向者水府君言：‘是吾邑之明宰。’洞庭乃属巴陵，此可验矣。”德璘志之。选，果得巴陵令。及至巴陵县，使人迎韦氏，舟楫至洞庭侧，值逆风不进，德璘使佣篙工者五人而迎之。内一老叟，挽舟若不为意，韦氏怒而唾之。叟回顾曰：“我昔水府活汝性命，不以为德，今反生怒？”韦氏乃悟，恐悸。召叟登舟，拜而进酒果，叩头曰：“吾之父母，当在水府，可省覲否？”曰：“可。”

须臾，舟楫似没于波，然无所苦。俄到往时之水府，大小倚舟号恸，访其父母。父母居止，俨然第舍，与人世无异。韦氏询其所须，父母曰：“所溺之物，皆能至此，但无火化，所食惟菱芡耳。”持白金器数事而遗女，曰：“吾此无用处，可以赠尔，不得久停。”促其相别。韦氏遂哀恸别其父母。叟以笔大书韦氏巾曰：

昔日江头菱芡人，蒙君数饮松醪春。

活君家室以为报，珍重长沙郑德璘。

书讫，叟遂为仆侍数百辈自舟迎归府舍。俄顷，舟却出于湖畔，一舟之人，咸有所睹。德璘详诗意，方悟水府老叟，乃昔日鬻菱芡者。

岁余，有秀才崔希周投诗卷于德璘，内有《江上夜拾得芙蓉》诗，即韦氏所投德璘红笺诗也。德璘疑诗，乃诘希周，对曰：“数年前，泊轻舟于鄂渚，江上月明，时当未寝，有微物触舟，芳馨袭鼻，取而视之，乃一束芙蓉也，因而制诗；既成，讽咏良久。敢以实对。”德璘叹曰：“命也！”然后更不敢越洞庭。德璘官至刺史。

（《太平广记》卷一五二）

昆仑奴

唐大历中，有崔生者，其父为显僚，与盖代之勋臣一品者熟。生是时为千牛，其父使往省一品疾。生少年，容貌如玉，性稟孤介，举止安详，发言清雅。一品命妓轴帘，召生入室。生拜传父命，一品欣然爱慕，命坐与语。时三妓人，艳皆绝代，居前以金瓯贮含桃而擘之，沃以甘酪而进。一品遂命衣红绡妓者擘一瓯与生食。生少年，赧妓辈，终不食；一品命红绡妓以匙而进之，生不得已而食，妓哂之。遂告辞而去。一品曰：“郎君闲暇，必须一相访，无间老夫也。”命红绡送出院。时生回顾，妓立三指，又反者掌三，然后指胸前小镜子，云：“记取！”余更无言。

生归，达一品意。返学院，神迷意夺，语减容沮，恍然凝思，日不暇食，但吟诗曰：

误到蓬山顶上游，明珰玉女动星眸。

朱扉半掩深宫月，应照璫芝雪艳愁。

左右莫能究其意。

时家中有昆仑奴磨勒，顾瞻郎君曰：“心中有何事，如此抱恨不已？何不报老奴？”生曰：“汝辈何知，而问我襟怀间事！”磨勒曰：“但言，当为郎君释解，远近必能成之。”生骇其言异，遂具告之。磨勒曰：“此小事耳，何不早言之，而自苦耶？”生又白其隐语。勒曰：“有何难会？立三指者，一品宅中有十院歌姬，此乃第三院耳。反掌三者，数十五指，以应十五日之数。胸前小镜子，十五夜月圆如镜，令郎来耶！”生大喜不自胜，谓磨勒曰：“何计而能导达我郁结？”磨勒笑曰：“后夜乃十五夜，请深青绢两匹，为郎君制束身之衣。一品宅有猛犬守歌妓院门，非常人不得辄入，入必噬杀之，其警如神，其猛如虎，即曹州孟海之犬也。世间非老奴，不能毙此犬耳；今夕当为郎君挝杀之。”遂宴犒以酒肉。

至三更，携鍊椎而往，食顷而回，曰：“犬已毙讫，固无障塞耳。”是夜三更，与生衣青衣，遂负而逾十重垣，乃入歌妓院内，止第三门。绣户不扃，金缸微明，惟闻妓长叹而坐，若有所俟，翠环初坠，红脸才舒，玉恨无妍，珠愁转莹。但吟诗曰：

深洞莺啼恨阮郎，偷来花下解珠珰。

碧云飘断音书绝，空倚玉箫愁凤凰。

侍卫皆寝，邻近阒然，生遂缓褰帘而入。良久，验是生，姬跃下榻，执生手曰：“知郎君颖悟，必能默识，所以手语耳。又不知郎君有何神术，而能至此？”生具告磨勒之谋，负荷而至。姬曰：“磨勒何在？”曰：“帘外耳。”遂召入，以金瓯酌酒而饮之。

姬白生曰：“某家本富，居在朔方，主人拥旄，逼为姬仆，不能自死，尚且偷生。脸虽铅华，心颇郁结，纵玉箸举饌，金炉泛香，云屏而每进绮罗，绣被而常眠珠翠，皆非所愿，如在桎梏。贤爪牙既有神术，何妨为脱狴牢？所愿既申，虽死不悔。请为仆隶，愿侍光容。又不知郎君高意如何？”生愀然不语。磨勒曰：“娘子既坚确如是，此亦小事耳。”姬甚喜。磨勒请先为姬负其囊橐妆奁，如此三复焉，然后曰：“恐迟明。”遂负生与姬而飞出峻垣十余重。一品家之守御，无有警者。遂归学院而匿之。及旦，一品家方觉，又见犬已毙。一品大骇曰：“我家门垣，从来邃密，扃锁甚严。势似飞腾，寂无形迹，此必侠士而挈之；无更声闻，徒为患祸耳。”

姬隐崔生家二岁，因花时，驾小车而游曲江，为一品家人潜志认，遂白一品。一品异之，召崔生而诘之事。惧而不敢隐，遂细言端由：皆因奴磨勒负荷而去。一品曰：“是姬大罪过！但郎君驱使逾年，即不能问是非。某须为天下人除害。”遂命甲士五十人，严持兵仗，围崔生院，使擒磨勒。磨勒遂持匕首，飞出高垣，瞥若翎，疾同鹰隼，攒矢如雨，莫能中之；顷刻之间，不知所向。然崔家大惊愕。后一品悔惧，每夕多以家童持剑戟自卫，如此周岁方止。

后十余年，崔家有人见磨勒卖药于洛阳市，容颜如旧耳。

（《太平广记》卷一九四）

聂 隐 娘

聂隐娘者，唐贞元中魏博大将聂锋之女也。年方十岁，有尼乞食于锋舍，见隐娘，悦之，云：“问押衙乞取此女教。”锋大怒，叱尼。尼曰：“任押衙铁柜中盛，亦须偷去矣。”及夜，果失

隐娘所向。锋大惊骇，令人搜寻，曾无影响。父母每思之，相对涕泣而已。

后五年，尼送隐娘归，告锋曰：“教已成矣，子却领取。”尼歛亦不见。一家悲喜，问其所学。曰：“初但读经念咒，余无他也。”锋不信，恳诘，隐娘曰：“真说，又恐不信，如何？”锋曰：“但真说之。”曰：“隐娘初被尼挈，不知行几里。及明，至大石穴之嵌空，数十步寂无居人，猿狖极多，松萝益邃。已有二女，亦各十岁，皆聪明婉丽，不食，能于峭壁上飞走，若捷猿登木，无有蹶失。尼与我药一粒，兼令长执宝剑一口，长二尺许，锋利吹毛，令刳逐二女攀援，渐觉身轻如风。一年后，刺猿狖，百无一失。后刺虎豹，皆决其首而归。三年后，能飞，使刺鹰隼，无不中。剑之刃渐减五寸，飞禽遇之，不知其来也。至四年，留二女守穴，挈我于都市——不知何处也，指其人者，一一数其过，曰：‘为我刺其首来，无使知觉。定其胆，若飞鸟之容易也。’受以羊角匕首，刃广三寸，遂白日刺其人于都市，人莫能见。以首入囊，返主人舍，以药化之为水。五年，又曰：‘某大僚有罪，无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决其首来。’又携匕首入室，度其门隙，无有障碍。伏之梁上，至暝，持得其首而归。尼大怒曰：‘何太晚如是？’某云：‘见前人戏弄一儿，可爱，未忍便下手。’尼叱曰：‘已后遇此辈，先断其所爱，然后决之。’某拜谢。尼曰：‘吾为汝开脑后，藏匕首而无所伤，用即抽之。’曰：‘汝术已成，可归家。’遂送还，云：‘后二十年，方可一见。’”

锋闻语，甚惧。后遇夜即失踪，及明而返。锋已不敢诘之，因兹亦不甚怜爱。忽值磨镜少年及门，女曰：“此人可与我为夫。”白父，父不敢不从，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镜，余无他能。

父乃给衣食甚丰，外室而居。

数年后，父卒。魏帅稍知其异，遂以金帛署为左右吏。如此又数年，至元和间，魏帅与陈许节度使刘昌裔不协，使隐娘贼其首。隐娘辞帅之许，刘能神算，已知其来，召衙将，令“来日早，至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各跨白黑卫，至门，遇有鹊前噪夫，夫以弓弹之不中，妻夺夫弹，一丸而毙鹊者，揖之，云：‘吾欲相见，故远相祗迎也。’”衙将受约束，遇之。隐娘夫妻曰：“刘仆射果神人，不然者，何以洞吾也？愿见刘公。”刘劳之。隐娘夫妻拜曰：“合负仆射，万死！”刘曰：“不然，各亲其主，人之常事。魏今与许何异？愿请留此，勿相疑也。”隐娘谢曰：“仆射左右无人，愿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也。”知魏帅之不及刘。刘问其所须，曰：“每日只要钱二百文足矣。”乃依所请。忽不见二卫所之，刘使人寻之，不知所向，后潜搜布囊中，见二纸卫，一黑一白。

后月余，白刘曰：“彼未知住，必使人继至。今宵请剪发，系之以红绡，送于魏帅枕前，以表不回。”刘听之。至四更，却返，曰：“送其信了，后夜必使精精儿来杀某，及贼仆射之首。此时亦万计杀之，乞不忧耳。”刘豁达大度，亦无畏色。是夜明烛，半宵之后，果有二幡子，一红一白，飘飘然如相击于床四隅。良久，见一人自空而踣，身首异处。隐娘亦出，曰：“精精儿已毙。”拽出于堂之下，以药化为水，毛发不存矣。

隐娘曰：“后夜当使妙手空空儿继至。空空儿之神术，人莫能窥其用，鬼莫得蹶其踪，能从空虚之入冥，善无形而灭影。隐娘之艺，故不能造其境，此即系仆射之福耳。但以于阗玉周其颈，拥以衾，隐娘当化为螻蛄，潜入仆射肠中听

伺,其余无逃避处。”刘如言。至三更,瞑目未熟,果闻项上铿然声甚厉。隐娘自刘口中跃出,贺曰:“仆射无患矣!此人如俊鹞,一搏不中,即翩然远逝,耻其不中。才未逾一更,已千里矣。”后视其玉,果有匕首划处,痕逾数分。自此,刘转厚礼之。

自元和八年,刘自许入覲,隐娘不愿从焉,云:“自此寻山水,访至人。”但乞一虚给与其夫。刘如约,后渐不知所之。及刘薨于统军,隐娘亦鞭驴而一至京师枢前,恸哭而去。

开成年,昌裔子纵,除陵州刺史,至蜀栈道,遇隐娘,貌若当时。甚喜相见。依前跨白卫如故,语纵曰:“郎君大灾,不合适此。”出药一粒,令纵吞之,云:“来年火急抛官归洛,方脱此祸,吾药力只保一年患耳。”纵亦不甚信,遗其缙彩,隐娘一无所受,但沉醉而去。后一年,纵不休官,果卒于陵州,自此无复有人见隐娘矣。

(《太平广记》卷一九四)

张 无 颇

长庆中,进士张无颇居南康,将赴举,游丐番禺。值府帅改移,投诣无所,愁疾,卧于逆旅,仆从皆逃。忽遇善易者袁大娘来主人舍,瞪视无颇曰:“子岂久穷悴耶?”遂脱衣买酒而饮之,曰:“君窘厄如是,能取某一计,不旬朔,自当富贍,兼获延龄。”无颇曰:“某困饿如是,敢不受教。”大娘曰:“某有玉龙膏一合子,不惟还魂起死,因此亦遇名姝。但立一表白,曰‘能治业疾’,若常人求医,但言不可治,若遇异人请之,必须持此药而一往,自能富贵耳。”无颇拜谢受药。以暖金合盛之,曰:“寒时但出此合,则一室暄热,不假炉炭矣。”无颇依其

言，立表。

数日，果有黄衣若宦者，扣门甚急，曰：“广利王知君有膏，故使召见。”无颇志大娘之言，遂从使者而往。江畔有画舸，登之，甚轻疾。食顷，忽睹城宇极峻，守卫甚严。宦者引无颇入十数重门，至殿庭，多列美女，服饰甚鲜，卓然侍立。宦者趋而言曰：“召张无颇至。”遂闻殿上使轴帘，见一丈夫，衣王者之衣，戴远游之冠，二紫衣侍女扶立而临砌，招无颇曰：“请不拜。”王曰：“知秀才非南越人，不相统摄，幸勿展礼。”无颇强拜。王罄折而谢曰：“寡人薄德，远邀大贤，盖缘爱女有疾，一心钟念。知君有神膏，倘或痊平，实所愧戴。”遂令阿监二人，引入贵主院。

无颇又经数重户，至一小殿，廊宇皆缀明玳翠瑯，楹楣焕耀，若布金钿，异香氤郁，满其庭户。俄有二女奉帘，召无颇入。睹真珠绣帐中，有一女子，才及笄年，衣翠罗缕金之襦。无颇切其脉良久，曰：“贵主所疾，是心之所苦。”遂出龙膏，以酒吞之，立愈。贵主遂抽翠玉双鸾篋而遗无颇，目成者久之。无颇不敢受，贵主曰：“此不足酬君子，但表其情耳，然王当有献遗。”无颇愧谢。阿监遂引之见王。王出骇鸡犀、翡翠碗、丽玉明瑰而赠无颇，无颇拜谢。宦者复引送于画舸，归番禺，主人莫能觉。才货其犀，已巨万矣。无颇睹贵主华艳动人，颇思之。

月余，忽有青衣扣门而送红笺，有诗二首，莫题姓字。无颇捧之，青衣倏忽不见。无颇曰：“此必仙女所制也。”词曰：

羞解明瑯寻汉渚，但凭春梦访天涯。

红楼日暮莺飞去，愁杀深宫落砌花。

又曰：

燕语春泥堕锦筵，情愁无意整花钿。

寒闺欹枕不成梦，香炷金炉自袅烟。

顷之，前时宦者又至，谓曰：“王令复召，贵主有疾如初。”无颇忻然复往。见贵主，复切脉次，左右云：“王后至。”无颇降阶，闻环珮之响，宫人侍卫罗列，见一女子，可三十许，服饰如后妃。无颇拜之。后曰：“再劳贤哲，实所怀惭，然女子所疾，又是何苦？”无颇曰：“前所疾耳，心有击触，而复作焉，若再饵药，当去根干耳。”后曰：“药何在？”无颇进药合。后睹之默然，色不乐，慰喻贵主而去。后遂白王曰：“爱女非疾，私其无颇矣。不然者，何以宫中暖金合，得在斯人处耶？”王愀然。良久，曰：“复为贾充女耶？吾亦当继其事而成之，无使久苦也。”无颇出，王命延之别馆，丰厚宴犒。后王召之曰：“寡人窃慕君子之为人，辄欲以爱女奉托，如何？”无颇再拜辞谢，心喜不自胜。

遂命有司择吉日，具礼待之。王与后敬仰愈于诸婿。遂止月余，欢宴俱极。王曰：“张郎不同诸婿，须归人间，昨夜检于幽府，云：‘当是冥数。’即寡人之女不至苦矣。番禺地近，恐为时人所怪，南康又远，况别封疆，不如归韶阳，甚便。”无颇曰：“某意亦欲如此。”遂具舟楫、服饰、异珍、金珠、宝玉无限。曰：“唯侍卫辈即须自置，无使阴人，此减算耳。”遂与王别，曰：“三年即一到彼，无言于人。”无颇挈家居于韶阳，人罕知者。

住月余，忽袁大娘扣门见无颇，无颇大惊。大娘曰：“张郎今日赛口及小娘子谢媒人可矣。”二人各具珍宝赏之，然后告去。无颇诘妻，妻曰：“此袁天纲女，程先生妻也。暖金合，即某宫中宝也。”后每三岁，广利王必夜至张室，佩金鸣玉，骑从

阆咽，惊动闾里。后无颇稍畏人疑讶，于是去之，不知所适。

(《太平广记》卷三一〇)

萧 旷

大和中，处士萧旷，自洛东游，至孝义馆，夜憩于双美亭。时月朗风清，旷善琴，遂取琴弹之。夜半，调甚苦。俄闻洛水之上有长叹者，渐相逼，乃一美人。旷因舍琴而揖之曰：“彼何人斯？”女曰：“洛浦神女也。昔陈思王有赋，子不忆耶？”旷曰：“然。”旷又问曰：“或闻洛神即甄皇后，谢世，陈思王遇其魄于洛滨，遂为《感甄赋》；后觉事之不正，改为《洛神赋》，托意于宓妃，有之乎？”女曰：“有之，妾即甄后也，为慕陈思王之才调，文帝怒而幽死，后精魄遇王于洛水之上，叙其冤抑；因感而赋之，觉事不典，易其题，乃不缪矣。”

俄有双鬟，持茵席、具酒馔而至。谓旷曰：“妾为袁家新妇时，性好鼓琴，每弹至《悲风》及《三峡流泉》，未尝不尽夕而止。适闻君琴韵清雅，愿一听之。”旷乃弹《别鹤操》及《悲风》，神女长叹曰：“真蔡中郎之侍也！”问旷曰：“陈思王《洛神赋》如何？”旷曰：“真体物浏亮，为梁昭明之精选尔。”女微笑曰：“状妾之举止云‘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得无疏矣？”旷曰：“陈思王之精魄，今何在？”女曰：“见为遮须国王。”旷曰：“何谓遮须国？”女曰：“刘聪子死而复生，语其父曰：‘有人告某云：遮须国久无主，待汝父来作主。’即此国是也。”

俄有一青衣，引一女，曰：“织绡娘子至矣。”神女曰：“洛浦龙君之处女，善织绡于水府，适令召之尔。”旷因语织绡曰：“近日人世，或传柳毅灵姻之事，有之乎？”女曰：“十得其四五尔，余皆饰词，不可惑也。”旷曰：“或闻龙畏铁，有之乎？”女曰：“龙

之神化，虽铁石金玉，尽可透达，何独畏铁乎？畏者，蛟螭辈也。”旷又曰：“雷氏子佩丰城剑至延平津，跃入水，化为龙，有之乎？”女曰：“妄也！龙，木类；剑乃金，金既克木而不相生，焉能变化？岂同雀入水为蛤、野鸡入水为蜃哉？但宝剑灵物，金水相生而入水，雷生自不能沉于泉，信其下，搜剑不获，乃妄言为龙。且雷焕只言化去，张司空但言终合，俱不说为龙，任剑之灵异。且人之鼓铸锻炼，非自然之物，是知终不能为龙，明矣。”旷又曰：“梭化为龙，如何？”女曰：“梭，木也；龙本属木，变化归木，又何怪也？”旷又曰：“龙之变化如神，又何病而求马师皇疗之？”女曰：“师皇是上界高真，哀马之负重行远，故为马医，愈其疾者万有匹。上天降鉴，化其疾于龙唇吻间，欲验师皇之能。龙后负而登天。天假之，非龙真有病也。”

旷又曰：“龙之嗜燕血，有之乎？”女曰：“龙之清虚，食饮沆瀣，若食燕血，岂能行藏？盖嗜者乃蛟蜃辈。无信造作，皆梁朝四公诞妄之词尔。”旷又曰：“龙何好？”曰：“好睡，大即千年，小不下数百岁。偃仰于洞穴，鳞甲间聚其沙尘。或有鸟衔木实，遗弃其上，乃甲坼生树，至于合抱，龙方觉悟。遂振迅修行，脱其体而入虚无，澄其神而归寂灭，自然形之与气，随其化用，散入真空，若未胚腓，若未凝结，如物有恍惚，精奇杳冥。当此之时，虽百骸五体，尽可入于芥子之内，随举止无所不之，自得还原返本之术，与造化争功矣。”旷又曰：“龙之修行，向何门而得？”女曰：“高真所修之术何异。上士修之，形神俱达；中士修之，神超形沉；下士修之，形神俱堕。且当修之时，气爽而神凝，有物出焉，即老子云‘恍恍惚惚，其中有物’也。其于幽微，不敢泄露，恐为上天谴谪尔。”

神女遂命左右传觞叙语，情况昵洽，兰艳动人，若左琼枝

而右玉树，缱绻永夕，感畅冥怀。旷曰：“遇二仙娥于此，真所谓双美亭也。”忽闻鸡鸣，神女乃留诗曰：

玉箸凝腮忆魏宫，朱丝一弄洗清风。

明晨追赏应愁寂，沙渚烟消翠羽空。

织绡诗曰：

织绡泉底少欢娱，更劝萧郎尽酒壶。

愁见玉琴弹《别鹤》，又将清泪滴真珠。

旷答二女诗曰：

红兰吐艳间夭桃，自喜寻芳数已遭。

珠珮鹊桥从此断，遥天空恨碧云高。

神女遂出明珠、翠羽二物赠旷曰：“此乃陈思王赋云：‘或采明珠，或拾翠羽。’故有斯赠，以成《洛神赋》之咏也。”龙女出轻绡一匹赠旷曰：“若有胡人购之，非万金不可。”神女曰：“君有奇骨异相，当出世，但淡味薄俗，清襟养真，妾当为阴助。”言讫，超然蹶虚而去，无所睹矣。

后旷保其珠、绡，多游嵩岳，友人尝遇之，备写其事。今遁世不复见焉。

（《太平广记》卷三一）

曾 季 衡

大和四年春，盐州防御使曾孝安有孙曰季衡，居使宅西偏院，室屋壮丽，而季衡独处之。有仆夫告曰：“昔王使君女暴终于此，乃国色也；昼日，其魂或见于此，郎君慎之！”季衡少年好色，愿睹其灵异，终不以人鬼为间。频炷名香，颇疏凡俗，步游闲处，恍然凝思。

一日晡时，有双鬟前揖曰：“王家小娘子遣某传达厚意，欲

面拜郎君。”言讫，瞥然而没。俄顷，有异香袭衣，季衡乃束带伺之。见向双鬟引一女而至，乃神仙中人也。季衡揖之，问其姓氏。曰：“某姓王氏，字丽真。父今为重镇，昔侍从大人牧此城，据此室，无何物故。感君思深杳冥，情激幽壤，所以不间存歿，颇思神会。其来久矣，但非吉日良时；今方契愿，幸垂留意。”季衡留之款会，移时乃去，握季衡手曰：“翌日此时再会，慎勿泄之于人。”遂与侍婢俱去。

自此每及晡一至，近六十余日，季衡不疑。因与大父麾下将校说及艳丽，误言之，将校惊惧，欲实其事，曰：“郎君将及此时，愿一扣壁，某当与二三辈潜窥焉。”季衡亦终不能扣壁。是日，女郎一见季衡，容色惨怛，语声嘶咽，握季衡手曰：“何为负约而泄于人，自此不可更接欢笑矣！”季衡惭悔，无词以应。女曰：“殆非君之过，亦冥数尽耳！”乃留诗曰：

五原分袂真胡越，燕拆莺离芳草竭。

年少烟花处处春，北邙空恨清秋月。

季衡不能诗，耻无以酬，乃强为一篇曰：

莎草青青雁欲归，玉腮珠泪洒临歧。

云鬟飘去香风尽，愁见莺啼红树枝。

女遂于襦带解蹙金结花合子，又抽翠玉双凤翘一只，赠季衡曰：“望异日睹物思人，无以幽冥为隔。”季衡搜书篋中，得小金镂花如意，酬之。季衡曰：“此物虽非珍异，但贵其名如意，愿长在玉手操持耳。”又曰：“此别何时更会？”女曰：“非一甲子，无相见期。”言讫，呜咽而没。季衡自此寢寐求思，形体羸瘵。故旧丈人王回，推其方术，疗以药石，数月方愈。乃询五原纫针妇人，曰：“王使君之爱女，不疾而终于此院，今已归葬北邙山，或阴晦而魂游于此，人多见之。”则女诗云“北邙空恨清秋

月”也。

(《太平广记》卷三四七)

赵 合

进士赵合，貌温气直，行义甚高。大和初，游五原，路经沙碛，睹物悲叹。遂饮酒，与仆使并醉，因寝于沙碛。

中宵半醒，月色皎然，闻沙中有女子悲吟曰：“云鬓消尽转蓬稀，埋骨穷荒无所依。牧马不嘶沙月白，孤魂空逐雁南飞。”合遂起而访焉。果有一女子，年犹未笄，色绝代，语合曰：“某姓李氏，居于奉天，有姊嫁洛源镇帅，因往省焉。道遭党羌所虏，至此挝杀，劫其首饰而去。后为路人所悲，掩于沙内，经今三载。知君颇有义心，倘能为归骨于奉天城南小李村，即某家粉榆耳，当有奉报。”合许之，请示其掩骼处。女子感泣，告之。合遂收其骨，包于橐中，伺旦。

俄有紫衣丈夫跃骑而至，揖合曰：“知子仁而义，信而廉，女子启祈，尚有感激。我李文悦尚书也。元和十三年曾守五原，为犬戎三十万围逼，城池之四隅，兵各厚十数里。连弩洒雨，飞梯排云，穿壁决壕，昼夜攻击，城中负户而汲者，矢如猬毛。当其时，御捍之兵才三千，激厉其居人，妇女老幼，负土而立者，不知寒馁。犬戎于城北造独脚楼，高数十丈，城中巨细，咸得窥之。某遂设奇计定，中其楼立碎，羌酋愕然，以为神功。又语城中人曰：‘慎勿拆屋烧，吾且为汝取薪。’积于城下，许人钓上。又太阴稍晦，即闻城之四隅，多有人物行动声，言云：‘夜攻城耳。’城中慑栗，不敢暂安。某曰：‘不然。’潜以铁索下烛而照之，乃空驱牛羊行，胁其城，兵士稍安。又西北隅被攻摧十余丈，将遇昏晦，群胡大喜，纵酒狂歌，云：

‘候明晨而入。’某以马弩五百，张而拟之，遂下皮墙障之，一夕并工暗筑，不使有声，涂之以水。时寒，来日冰坚，城之莹如银，不可攻击。又羌酋建大将之旗，乃赞普所赐，立之于五花营内。某夜穿壁而夺之如飞，众羌号泣，誓请还前掳掠之人而赎其旗，纵其长幼妇女百余人，得其尽归，然后掷旗而还之。时邠、泾救兵二万人临其境，股栗不进。如此相持三十七日，羌酋乃遥拜曰：‘此城内有神将，吾今不敢欺。’遂卷甲而去，不信宿，达宥州，一昼而攻破其城，老少三万人，尽遭掳去。以此利害，则余之功及斯城不细。但当时时相使余不得仗节出此城，空加一貂蝉耳。余闻钟陵韦大夫旧筑一堤，将防水潦，后三十年，尚有百姓及廉问周公感其功，而奏立德政碑峨然。若余当时守壁不坚，城中之人，尽为羌胡之贱隶，岂存今日子孙乎？知子有心，请白其百姓，讽其州尊，与立德政碑足矣。”言讫，长揖而退。合既受教，就五原以语百姓及刺史，俱以为妖，不听；惆怅而返。

至沙中，又逢昔日神人，谢合曰：“君为言五原，无知之俗，刺史不明。此城当有火灾，方与祈求幽府，吾言于五原之事不谐，此意亦息，其祸不三旬而及矣。”言讫而没。果如期灾生，五原城仅死万人，老幼相食。合挈女骸骨至奉天，访得小李村而葬之。明日，道侧，合遇昔日之女子来谢，而言曰：“感君之义，吾大父乃贞元中得道之士，有《演参同契》、《续混元经》，子能穷之，龙虎之丹，不日而成矣。”合受之，女子已没。合遂舍举，究其玄微，居于少室。烧之一年，皆使瓦砾为金宝；二年，能起毙者；三年，饵之能度世。今时有人遇之于嵩岭耳。

（《太平广记》卷三四七）

颜 濬

会昌中，进士颜濬，下第，游广陵，遂之建业。赁小舟抵白沙。同载有青衣，年二十许，服饰古朴，言词清丽。濬揖之，问其姓氏，曰：“幼芳姓赵。”问其所适，曰：“亦之建业。”濬甚喜，每维舟，即买酒果，与之宴饮；多说陈、隋间事，濬颇异之。或谐谑，即正色敛衽不对。抵白沙，各迁舟航，青衣乃谢濬曰：“数日承君深顾，某陋拙，不足奉欢笑。然亦有一事可以奉酬，中元必游瓦官阁，此时当为君会一神仙中人，况君风仪才调，亦甚相称，望不渝此约。至时，某候于彼。”言讫，各登舟而去。濬志其言。

中元日，来游瓦官阁，士女阗咽。及登阁，果有美人，从二女仆，皆双鬟而有媚态。美人倚栏独语，悲叹久之。濬注视不易，双鬟笑曰：“憨措大，收取眼。”美人亦讶之，乃曰：“幼芳之言不缪矣。”使双鬟传语曰：“西廊有惠鉴阁黎院，则某旧门徒，君可至是，幼芳亦在彼。”濬甚喜，蹑其踪而去，果见同舟青衣出而微笑。濬遂与美人叙寒暄，言语竟日。僧进茶果。至暮，谓濬曰：“今日偶此登览，为惜高阁，病兹用功，不久毁除，故来一别，幸接欢笑。某家在青溪，颇多松月，室无他人，郎君今夕必相过，某前往，可与幼芳后来。”濬然之。遂乘轩而去。

及夜，幼芳引濬前行，可数里而至。有青衣数辈，秉烛迎之，遂延入内室，与幼芳环坐。曰：“孔家娘子相邻，使邀之曰：‘今夕偶有佳宾相访，愿同倾觞，以解烦愤。’”少顷而至，遂延入，亦多说陈朝故事。濬因起白曰：“不审夫人复何姓第，颇贮疑讶。”答曰：“某即陈朝张贵妃，彼即孔贵嫔。居世之时，谬当

后主采顾，宠幸之礼，有过嫔嫱，不幸国亡，为杨广所杀。然此贼不仁何甚乎！昔刘禅亦有后妃，魏君不罪；孙皓岂无嫔御，晋帝不诛。独有斯人，行此冤暴！且一种亡国，我后主实即风流，诗酒追欢，琴樽取乐而已，不似杨广西筑长城，东征辽海，使天下男怨女旷，父寡子孤。途穷广陵，死于匹夫之手，亦上天降鉴，为我报仇耳。”孔贵嫔曰：“莫出此言，在座有人不欲。”美人大笑曰：“浑忘却。”濬曰：“何人不欲斯言耶？”幼芳曰：“某本江令公家嬖者，后为贵妃侍儿；国亡之后，为隋宫御女；炀帝幸江都，为侍汤膳者。及化及乱兵入，某以身蔽帝，遂为所害。萧后怜某尽忠于主，因使殉葬吴公台下，后改葬于雷塘侧，不得从焉。时至此谒贵妃耳。”

孔贵嫔曰：“前说尽是闲事，不如命酒，略延曩日之欢耳。”遂命双鬟持乐器洽饮。久之，贵妃题诗一章曰：

秋草荒台响夜蛩，白杨声尽减悲风。
彩笺曾擘欺江总，绮阁尘清《玉树》空。

孔贵嫔曰：

宝阁排空称望仙，五云高艳拥朝天。
青溪犹有当时月，应照琼花绽绮筵。

幼芳曰：

皓魄初圆恨彩娥，繁华秾艳竟如何？
两朝唯有长江水，依旧行人作逝波。

濬亦和曰：

箫管清吟怨丽华，秋江寒月绮窗斜。
惭非后主题笺客，得见临春阁上花。

俄闻叩门曰：“江修容、何婕妤、袁昭仪来谒贵妃。”曰：“窃闻今夕佳宾幽会，不免辄窥盛筵。”俱艳其衣裾、明其珎珎而入

座。及见四篇，捧而泣曰：“今夕不意再逢三阁之会，又与新狎客题诗也。”顷之，闻鸡鸣，孔贵嫔等俱起，各辞而去。潜与贵妃就寝。欲曙而起，贵妃赠辟尘犀簪一枚，曰：“异日睹物思人。昨宵值客多，未尽欢情，别日更当一小会，然须咨祈幽府。”呜咽而别。

潜翌日懵然若有所失。信宿，更寻曩日地，则近青溪松桧丘墟。询之于人，乃陈朝宫人墓。潜惨恻而返。数月，阁因寺废而毁。后至广陵，访得吴公台炀帝旧陵，果有宫人赵幼芳墓，因以酒奠之。

（《太平广记》卷三五〇）

韦 自 东

贞元中，有韦自东者，义烈之士也。尝游太白山，栖止段将军庄。段亦素知其壮勇者。一日，与自东眺望山谷，见一径甚微，若旧有行迹。自东问主人曰：“此何诣也？”段将军曰：“昔有二僧，居此山顶，殿宇宏壮，林泉甚佳，盖唐开元中万迴师弟子之所建也，似驱役鬼工，非人力所能及。或问樵者，说：‘其僧为怪物所食，今绝踪二三年矣。’又闻人说：‘有二夜叉于此山。亦无人敢窥焉。’”自东怒曰：“予操心在平侵暴，夜叉何类，而敢噬人？今夕必挈夜叉首，至于门下。”将军止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自东不顾，仗剑奋衣而往，势不可遏。将军悄然曰：“韦生当其咎耳！”

自东扞萝蹶石，至精舍，悄寂无人。睹二僧房，大敞其户，履锡俱全，衾枕俨然，而尘埃凝积其上。又见佛堂内细草茸茸，似有巨物偃寝之处。四壁多挂野彘、玄熊之类，或庖炙之余，亦有锅镬、薪。自东乃知是樵者之言不谬耳。度其夜叉未

至，遂拔柏树，径大如碗，去枝叶为大杖，扃其户，以石佛拒之。

是夜，月白如昼。夜未分，夜叉挈鹿而至，怒其扃镬，大叫，以首触户，折其石佛而踏于地。自东以柏树挝其脑，再举而死之。拽之入室，又阖其扉。顷之，复有夜叉继至，似怒前归者不接己，亦哮吼，触其扉，复踏于户闕，又挝之，亦死。自东知雌雄已殒，应无济类，遂掩关烹鹿而食。

及明，断二夜叉首，挈余鹿而示段。段大骇曰：“真周处之俦矣！”乃烹鹿，饮酒尽欢，远近观者如堵。有道士出于稠人中，揖自东曰：“某有衷恳，欲披告于长者，可乎？”自东曰：“某一生济人之急，何为不可？”道士曰：“某栖心道门，恳志灵药，非一朝一夕耳。三二年前，神仙为吾配合龙虎丹一炉，据其洞而修之有日矣。今灵药将成，而数有妖魔入洞，就炉击触，药几废散。思得刚烈之士，仗剑卫之。灵药倘成，当有分惠。未知能一行否？”自东踊跃曰：“乃生平所愿也。”遂仗剑从道士而去。跻险躋峻，当太白之高峰将半，有一石洞，可百余步，即道士烧丹之室，唯弟子一人。道士约曰：“明晨五更初，请君仗剑当洞门而立，见有怪物，但以剑击之。”自东曰：“谨奉教！”久立烛于洞门外以伺之。

俄顷，果有巨虺，长数丈，金目雪牙，毒气氤郁。将欲入洞，自东以剑击之，似中其首。俄顷，若轻雾而化去。食顷，有一女子，颜色绝丽，执芰荷之花，缓步而至，自东又以剑拂之，若云气而灭。食顷，将欲曙，有道士乘云驾鹤，导从甚严，劳自东曰：“妖魔已尽，吾弟子丹将成矣，吾当来为证也。”盘旋候明而入，语自东曰：“喜汝道士丹成，今有诗一首，汝可继和。”诗曰：

三秋稽颡叩真灵，龙虎交时金液成。

绛雪既凝身可度，蓬壶顶上彩云生。

自东详诗意，曰：“此道士之师。”遂释剑而礼之。俄而突入，药鼎爆裂，更无遗在。道士恸哭，自东悔恨自咎而已。二人因以泉涤其鼎器而饮之。自东后更有少容，而适南岳，莫知所止。今段将军庄尚有夜叉骷髅见在。道士亦莫知所之。

（《太平广记》卷三五六）

卢 涵

开成中，有卢涵学究，家于洛下，有庄于万安山之阴。夏麦既登，时果又熟，遂独跨小马，造其庄。

去十余里，见大柏林之畔，有新洁室数间，而作店肆。时日欲沉，涵因憩马。睹一双鬟，甚有媚态，诘之。云“是耿将军守茔青衣，父兄不在”。涵悦之，与语，言多巧丽，意甚虚襟，盼睐明眸，转资态度。谓涵曰：“有少许佳酝，郎君能饮三两杯否？”涵曰：“不恶。”遂捧古铜樽而出，与涵饮，极欢。青衣遂击席而讴送卢生酒曰：

独持巾栉掩玄关，小帐无人烛影残。

昔日罗衣今化尽，白杨风起陇头寒。

涵恶其词之不称，但不能晓其理。酒尽，青衣谓涵曰：“更与郎君入室添杯去。”秉烛挈樽而入。涵蹑足窥之，见悬大乌蛇，以刀刺蛇之血，滴于樽中，以变为酒。涵大恐栗，方悟怪魅，遂掷出户，解小马而走。青衣连呼数声，曰：“今夕事，须留郎君一宵，且不得去。”知势不可，又呼：“东边方大，且与我趁取遮郎君。”俄闻柏林中有一大汉，应声甚伟。须臾，回顾，有物如大枯树而趋，举足甚沉重，相去百余步。涵但疾加鞭，又经一小柏林，中有一巨物，隐隐雪白处，有人言云：“今宵必须擒取此

人，不然者，明晨君当受祸。”涵闻之，愈怖怯。

及庄门，已三更，扃门阒然，唯有数乘空车在门外，群羊方咀草次，更无人物。涵弃马，潜跣于车箱之下，窥见大汉径抵门，墙极高，只及斯人腰胯。手持戟，瞻视庄内，遂以戟刺庄内小儿，但见小儿手足捞空于戟之颠，只无声耳。良久而去。涵度其已远，方能起扣门。庄客乃启关，惊涵之夜至。喘汗而不能言。

及旦，忽闻庄院内客哭声，云：“三岁小儿，因昨宵寐，而不苏矣。”涵甚恶之，遂率家僮及庄客十余人，持刀斧弓矢而究之。但见夜来饮处，空逃户环屋数间而已，更无人物。遂搜柏林中，见一大盟器婢子，高二尺许；旁有乌蛇一条，已毙。又东畔柏林中，见一大方相骨，遂俱毁拆而焚之。寻夜来白物而言者，即是人白骨一具，肢节筋缀，而不欠分毫，锻以铜斧，终无缺损，遂投之于堑而已。涵本有风疾，因饮蛇酒而愈焉。

（《太平广记》卷三七二）

陈 鸾 凤

唐元和中，有陈鸾凤者，海康人也。负气义，不畏鬼神，乡党咸呼为“后来周处”。海康者，有雷公庙，邑人虔洁祭祀，祷祝既淫，妖妄亦作。邑人每岁闻新雷日，记某甲子，一旬，复值斯日，百工不敢动作，犯者不信宿必震死，其应如响。

时海康大旱，邑人祷而无应，鸾凤大怒曰：“我之乡，乃雷乡也。为神不福，况受人奠酌如斯；稼穡既焦，陂池已涸，牲牢餼尽，焉用庙为？”遂秉炬焚之。其风俗，不得以黄鱼彘肉相和

食，食之亦必震死。是日，鸾凤持竹炭刀，于野田中以所忌物相和啖之，将有所伺。果怪云生，恶风起，迅雷急雨震之。鸾凤乃以刀上挥，果中雷左股而断。雷堕地，状类熊、猪，毛角，肉翼青色，手执短柄刚石斧，流血注然，云雨尽灭。鸾凤知雷无神，遂驰赴家，告其血属曰：“吾断雷之股矣，请观之。”亲爱愕骇，共往视之，果见雷折股而已。又持刀欲断其颈，啖其肉，为群众共执之，曰：“霆是天上灵物，尔为下界庸人，辄害雷公，必我一乡受祸。”众捉衣袂，使鸾凤奋击不得。逡巡，复有云雷，裹其伤者和断股而去。沛然云雨，自午及酉，涸苗皆立矣。

遂被长幼共斥之，不许还舍。于是持刀行二十里，诣舅兄家。及夜，又遭霆震，天火焚其室，复持刀立于庭，雷终不能害。旋有人告其舅兄向来事，又为逐出。复往僧室，亦为霆震，焚蕪如前。知无容身处，乃夜秉炬，入于乳穴嵌空之处，后雷不能复震矣。三暝，然后返舍。自后海康每有旱，邑人即醵金与鸾凤，请依前调二物食之，持刀如前，皆有云雨滂沱，终不能震。如此二十余年，俗号鸾凤为雨师。

至大和中，刺史林绪知其事，召至州，诘其端倪。鸾凤云：“少壮之时，心如铁石，鬼神雷电，视之若无当者。愿杀一身，请苏万姓，即上玄焉能使雷鬼敢骋其凶臆也？”遂献其刀与绪。厚酬其值。

（《太平广记》卷三九四）

江 叟

开成中，有江叟者，多读道书，广寻方术。善吹笛，往来多在永乐县灵仙阁。时沉饮酒，适闾乡，至盘豆馆东官道大槐树下醉寝。及夜艾，稍醒，闻一巨物行声，举步甚重。叟暗窥之，

见一人，崔嵬，高数丈，至槐侧坐，而以毛手扞叟曰：“我意是树畔锄儿，乃瓮边毕卓耳。”遂敲大树数声，曰：“可报荆馆中二郎来省大兄。”大槐乃语云：“劳弟相访。”似闻槐树上有人下来与语。须臾，饮酌之声交作。荆山槐曰：“大兄何年抛却两京道上槐王耳。”大槐曰：“我三甲子当弃此位。”荆山槐曰：“大兄不知老之将至，犹顾此位，直须至火入空心，膏流节断，而方知退，大是无厌之士。何不如今因其雷霆，自拔于道，必得为材用之木，构大厦之梁栋，尚得存重重碎锦，片片真花，岂他日作朽蠹之薪，同入爨，为煨烬耳。”大槐曰：“雀鼠尚贪生，吾焉能办此事邪？”槐曰：“老兄不足与语。”告别而去。及明，叟方起。

数日，至阆乡荆山中，见庭槐森耸，枝干扶疏，近欲十围，如附神物。遂伺其夜，以酒脯奠之，云：“某昨夜闻槐神与盘豆官道大槐王论语云云，某卧其侧，并历历记其说。今请树神与我言语。”槐曰：“感子厚意，当有何求？殊不知尔夜烂醉于道，夫乃子邪？”叟曰：“某一生好道，但不逢其师。树神有灵，乞为指教，使学道有处，当必奉酬。”槐神曰：“子但入荆山，寻鲍仙师。脱得见之，或水陆之间，必获一处度世。盖感子之请，慎勿泄吾言也！君不忆华表告老狐，祸及余矣！”叟感谢之。

明日，遂入荆山，缘岩循水，果访鲍仙师，即匍匐而礼之。师曰：“子何以知吾而来师也？须实言之。”叟不敢隐，具陈：“荆山馆之树神言也。”仙师曰：“小鬼焉敢专辄指人，未能大段诛之，且飞符残其一枝。”叟拜乞免。仙师曰：“今不诛，后当继有来者。”遂谓叟曰：“子有何能，一一陈之。”叟曰：“好道，癖于吹笛。”仙师因令取笛而吹之，一气清逸，五音激越，驱泉迸山，引雁行低，槁叶辞林，轻云出岫。仙师叹曰：“子之艺至矣，但

所吹者，枯竹笛耳。吾今赠子玉笛，乃荆山之尤者，但如常笛吹之，三年，当召洞中龙矣。龙既出，必衔明月之珠而赠子，子得之，当用醍醐煎之三日，凡小龙已脑疼矣，盖相感使其然也。小龙必持化水丹而赎其珠也。子得，当吞之，便为水仙，亦不减万岁。无烦吾之药也，盖子有琴高之相耳。”仙师遂出玉笛与之。叟曰：“玉笛与竹笛何异？”师曰：“竹者，青也，与龙色相类，能肖之吟，龙不为怪也。玉者，白也，与龙相克，忽听其吟，龙怪也，所以来观之，感召之有能变耳，义出于玄。”叟受教，乃去。后三年，方得其音律。

后因之岳阳，刺史李虞馆之。时大旱，叟因出笛，夜于圣善寺经楼上吹，果洞庭之渚龙飞出，而降云绕其楼者不一。遂有老龙，果衔珠赠叟。叟得之，依其言而熬之二昼，果有龙化为人，持一小药合，有化水丹，匍匐请赎其珠。叟乃持合而与之珠。饵其药，遂变童颜，入水不濡。凡天下洞穴，无不历览。

后居于衡阳，容发如旧耳。

（《太平广记》卷四一六）

周 邕

贞元中，有处士周邕，文学豪俊之士也。因彝人卖奴，年十四五，视其貌，甚慧黠，言善入水，如履平地，令其沉潜，虽经日移时，终无所苦，云蜀之溪壑潭洞，无不届也。邕因买之，易其名曰水精，异其能也。邕自蜀乘舟下峡，抵江陵，经瞿塘、滠灞，遂令水精沉而视其邃远。水精入，移时而出，多探金银器物。邕喜甚，每舣舟于江潭，皆令水精沉之，复有所得。沿流抵江都，经牛渚矶，古云最深处是温峤燕犀照水怪之滨，又使

没入，移时，复得宝玉，云：“甚有水怪，莫能名状，皆怒目戟手，身仅免祸。”因兹邯亦至富贍。

后数年，邯有友人王泽，牧相州，邯适河北而访之；泽甚喜，与之游宴，日不能暇。因相与至州北隅八角井，天然盘石，而甃成八角焉，阔可三丈余，旦暮烟云蓊郁，漫衍百余步，晦夜有光如火红，射出千尺，鉴物若昼。古老相传，云有金龙潜其底，或亢阳，祷之，亦甚有应。泽曰：“此井应有至宝，但无计而究其是非耳！”邯笑曰：“甚易。”遂命水精曰：“汝可与我投此井到底，看有何怪异。泽亦当有所赏也。”水精已久不入水，忻然脱衣，沉之良久而出，语邯曰：“有一黄龙极大，鳞如金色，抱数颗明珠熟寐。水精欲劫之，但手无刃，惮其龙忽觉，是以不敢触。若得一利剑，如龙觉，当斩之，无惮也。”邯与泽大喜。泽曰：“吾有剑，非常之宝也，汝可持而往劫之。”水精饮酒，仗剑而入。移时，四面观者如堵。忽见水精自井面跃出数百步，续有金手亦长数百尺，爪甲锋颖，自空拿攫水精，却入井去。左右慑栗，不敢近睹。但邯悲其水精，泽恨失其宝剑。

逡巡，有一老人，身衣褐裘，貌甚古朴，而谒泽曰：“某土地之神，使君何容易而轻其百姓？此亢金龙，是上玄使者，宰其瑰璧，泽润一方。岂有信一微物，欲因睡而劫之？龙忽震怒，作用神化，摇天关，摆地轴，捶山岳而碎丘陵，百里为江湖，万人为鱼鳖，君之骨肉焉可保？昔者钟离不爱其宝，孟尝自返其珠，子不之效，乃肆其贪婪之心，纵使猾韧之徒，取宝无惮！今已啖其躯而锻其珠矣。”泽赧恨，无词而对。又曰：“君须火急悔过而祷焉，无使甚怒耳。”老人倏去，泽遂具牲牢奠之。

（《太平广记》卷四二二）

马 拯

唐长庆中，有处士马拯，性冲淡，好寻山水，不择险峭，尽能跻攀。

一日，居湘中，因之衡山祝融峰，诣伏虎师。佛室内道场严洁，果食馨香，兼列白金皿。于佛榻上，见一老僧，眉毫雪色，朴野魁梧。甚喜拯来，使仆挈囊。僧曰：“假君仆使近县市少盐酪。”拯许之。仆乃挈金下山去，僧亦不知去向。俄有一马沼山人，亦独登此来，见拯，甚相慰悦，乃告拯曰：“适来道中遇一虎，食一人，不知谁氏之子。”说其服饰，乃拯仆夫也。拯大骇。沼又云：“遥见虎食人尽，乃脱皮，改服禅衣，为一老僧也。”拯甚怖惧。及沼见僧，曰：“只此是也。”拯白僧曰：“马山人来，云某仆使至半山路，已被虎伤，奈何！”僧怒曰：“贫道此境，山无虎狼，草无毒螫，路绝蛇虺，林绝鸱鸢，无信妄语耳。”拯细窥僧吻，犹带殷血。

向夜，二人宿其食堂，牢扃其户，明烛伺之。夜已深，闻庭中有虎怒，首触其扉者三四，赖户壮而不隳。二子惧而焚香，虔诚叩首于堂内土偶宾头卢者。良久，闻土偶吟诗曰：

寅人但溺栏中水，午子须分艮畔金。

若教特进重张弩，过去将军必损心。

二子聆之，而解其意曰：“寅人，虎也。栏中，即井。午子，即我耳。艮畔金，即银皿耳。其下两句未能解。”

及明，僧叩门曰：“郎君起来食粥。”二子方敢启关。食粥毕，二子计之曰：“此僧且在，我等何由下山？”遂诈僧云：“井中有异。”使窥之。僧窥次，二子推僧堕井，其僧即时化为虎，二

子以巨石镇之而毙矣。二子遂取银皿下山。

近昏黑而遇一猎人，于道旁张弰弓，树上为棚而居，语二子曰：“无触我机。”兼谓二子曰：“去山下不远，诸虎方暴，何不且上棚来？”二子悸怖，遂攀缘而上。将欲人定，忽三五十人过，或僧、或道、或丈夫、或妇女，歌吟者、戏舞者，前至弰弓所，众怒曰：“朝来被二贼杀我禅和，今方追捕之，又敢有人张我将军。”遂发其机而去。二子并闻其说，遂诘猎者。曰：“此是伧鬼，被虎所食之人也，为虎前呵道耳。”二子因征猎者之姓氏，曰：“名进，姓牛。”二子大喜曰：“土偶诗下句有验矣：特进，乃牛进也；将军，即此虎也。”遂劝猎者重张其箭，猎者然之。张毕登棚，果有一虎，哮吼而至，前足触机，箭乃中其三斑，贯心而踣。逡巡，诸伧奔走却回，伏其虎，哭甚哀，曰：“谁人又杀我将军？”二子怒而叱之曰：“汝辈无知下鬼，遭虎啣死，吾今为汝报仇，不能报谢，犹敢恸哭，岂有为鬼不灵如是？”遂悄然。忽有一鬼答曰：“都不知将军乃虎也，聆郎君之说，方大醒悟。”就其虎而骂之，感谢而去。

及明，二子分银与猎者而归耳。

（《太平广记》卷四三〇）

王 居 贞

明经王居贞者，下第归洛之颍阳。出京，与一道士同行。道士尽日不食，云：“我咽气术也。”每至居贞睡后灯灭，即开一布囊，取一皮，披之而去；五更复来。他日，居贞佯寝，急夺其囊。道士叩头乞。居贞曰：“言之即还汝。”遂言：“吾非人，衣者，虎皮也。夜即求食于村鄙中，衣其皮，即夜可驰五百里。”居贞以离家多时，甚思归，曰：“吾可披乎？”曰：“可也。”居贞去

家犹百余里，遂披之暂归。夜深，不可入其门，乃见一猪立于门外，擒而食之。逡巡，回，乃还道士皮。及至家，云：“居贞之次子夜出，为虎所食。”问其日，乃居贞回日。自后一两日甚饱，并不食他物。

（《太平广记》卷四三〇）

宁 茵

大中年，有宁茵秀才，假大寮庄于南山下，栋宇半堕，墙垣又缺。因夜风清月朗，吟咏庭际。俄闻叩关声，称“桃林斑特处士相访”。茵启关，睹处士形质瑰玮，言词廓落。曰：“某田野之士，力耕之徒，向畎亩而辛勤，与农夫而齐类。巢居侧近，睹风月皎洁，闻君吟咏，故来奉谒。”茵曰：“某山林甚僻，农具为邻，蓬荜既深，轮蹄罕至；幸此见访，颇慰羁怀。”遂延入，语曰：“然处士之业何如，愿闻其说。”特曰：“某少年之时，兄弟竞生头角，每读《春秋》，至颖考叔挟辀以走，恨不得佐辅其间。读《史记》，至田单破燕之计，恨不得奋击其间。读《东汉》，至光武新野之战，恨不得腾跃其间。此三事俱快意，俱不能逢，但恨恨耳。今则老倒，又无嗣子，空怀舐犊之悲，况又慕徐孺子吊郭林宗言曰：‘生刍一束，其人如玉。’其人如玉，即不敢当，生刍一束，堪令讽味。”

俄又闻人叩关曰：“南山斑寅将军奉谒。”茵遂延入，气貌严耸，旨趣刚猛。及二斑相见，亦甚忻慰。寅曰：“老兄知得姓之根本否？”特曰：“昔吴太伯为荆蛮，断发文身，因兹遂有斑姓。”寅曰：“老兄大妄，殊不知根本。且斑氏出自斗穀於菟，有文斑之像，因以命氏。远祖固及婕妤，好词章，大有称于汉朝，皆有传于史。其后英杰间生，蝉联不绝。后汉有班超，投笔从

戎，相者曰：‘君当封侯万里外。’超诘之，曰：‘君燕颌虎头，飞而食肉，万里公侯相也。’后果守玉门关，封定远侯。某世为武贲中郎，在武班，因有过，窜于山林，昼伏夜游，露迹隐迹，但偷生耳。适闻风吹月高，墙外闲步，闻君吟咏，因来追谒，况遇当家，尤增慰悦。”

寅因睹棋局在床，谓特曰：“愿接老兄一局。”特遂欣然为之。良久，未有胜负。茵玩之，教特一两著。寅曰：“主人莫是高手否？”茵曰：“若管中窥豹，时见一斑。”斑寅笑曰：“大有微机，真一发两中。”茵倾壶请饮。及局罢而饮，数巡，寅请备脩脯以送酒。茵出鹿脯，寅啮决，须臾而尽；特即不茹。茵诘曰：“何故不茹？”特曰：“无上齿，不能咀嚼故也。”数巡后，特称小疾，便不敢过饮。寅曰：“谈何容易，有酒如渑，方学纣为长夜之饮。”觉面已赤。特曰：“弟大是钟鼎之户。”一坐耽，更不动。

后二斑饮过，语纷拿。特曰：“弟倚是爪牙之士，而苦相凌，何也？”寅曰：“老兄凭有角之士，而苦相诋，何也？”特曰：“弟夸猛毅之躯，若值人如卞庄子，当为齑粉矣。”寅曰：“兄夸壮勇之力，若值人如庖丁，当为头皮耳。”茵前有削脯刀，长尺余。茵怒而言曰：“宁老有尺刀，二客不得喧竞，但且饮酒。”二客悚然。特吟曹植诗曰：“‘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此一联甚不恶。”寅曰：“鄙谚云：‘鸱鸢树上鸣，意在麻子地。’”俱大笑。

茵曰：“无多言，各请赋诗一章。”茵曰：

晓读云水静，夜吟山月高。

焉能履虎尾，岂用学牛刀？

寅继之曰：

但得居林啸，焉能当路蹲？
渡河何所适？终是怯刘昆。

特曰：

无非悲宁戚，终是怯庖丁。
若遇龚为守，蹄涔向北溟。

茵览之，曰：“大是奇才！”寅怒，拂衣而起曰：“宁生何党此辈？自古即有班马之才，岂有班牛之才？且我生三日，便欲噬人；此人况偷我姓氏。但未能共语者，盖恶伤其类耳。”遂怒曰：“终不能摇尾于君门下。”乃长揖而去。特亦怒曰：“古人重者白眉，君今白额，岂敢有人言誉耳，何相怒如斯？”特遂亦告辞。

及明，视其门外，惟虎迹牛踪而已。宁生方悟，寻之数百步，人家废庄内，有一老牛卧，而犹带酒气；虎即入山矣。茵后更不居此，而归京矣。

（《太平广记》卷四三四）

蒋 武

宝历中，有蒋武者，循州河源人也。魁梧伟壮，胆气豪勇。独处山岩，唯求猎射而已。善于蹶张，每赍弓挟矢，遇熊黑虎豹，靡不应弦而毙，剖视其骸，皆一一贯心焉。

忽有物叩门，甚急速，武隔扉而窥之，见一猩猩，跨白象。武知猩猩能言，而诘曰：“与象叩吾门，何也？”猩猩曰：“象有难，知我能言，故负吾而相投耳。”武曰：“汝有何苦，请话其由。”猩猩曰：“此山南二百余里，有嵌空之大岩穴，中有巴蛇，长数百尺，电光而闪其目，剑刃而利其牙。象之经过，咸被吞噬，遭者数百，无计避匿。今知山客善射，愿持毒矢而射之，除

得此患，众各思报恩矣。”其象乃跪地，洒涕如雨。猩猩曰：“山客若许行，便请挟矢而登。”

武感其言，以毒淬矢而登。果见双目，在其岩下，光射数百步。猩猩曰：“此是蛇目也。”武怒，蹶张端矢，一发而中其目，象乃负而奔避。俄若穴中雷吼，蛇跃出蜿蜒，或掖或踊，数里之内，林木草芥如焚。至暝，蛇殒。乃窥穴侧，象骨与牙，其积如山。于是有十象，以长鼻各卷其红牙一枚，跪献与武。武受之，猩猩亦辞而去，遂以前象负其牙而归。武乃大有资产。

忽又有猩猩跨虎，持金钗钏数十事而告曰：“此虎一穴雌雄三子，遭一黄兽，擒其耳，醢其脑。昨见山客脱象之苦，因来相投。”武挟矢欲行，见前者跨象猩猩至，曰：“昨五虎凡噬数百人。天降其兽，食其四矣。今山客受赂，欲射兽，是养虎噬人。观其钗钏，可知食妇人多少。跨虎猩猩，同恶相济。”武惭曰：“吾当留意。”回矢殒虎，踏其猩猩。悬钗钏于门。村人多来认云：“为虎所食。”武一无所取。

（《太平广记》卷四四一）

孙 恪

广德中，有孙恪秀才者，因下第，游于洛中。至魏王池畔，忽有一大第，土木皆新，路人指云：“斯袁氏之第也。”恪径往叩扉，无有应声。户侧有小房，帘帷颇洁，谓伺客之所。恪遂褰帘而入。

良久，忽闻启关者，一女子光容鉴物，艳丽惊人，珠初涤其月华，柳乍含其烟媚，兰芬灵濯，玉莹尘清。恪疑主人之处子，但潜窥而已。女摘庭中之萱草，凝思久立，遂吟诗曰：

彼见是忘忧，此看同腐草。

青山与白云，方展我怀抱。

吟讽惨容。后因来褰帘，忽睹恪，遂惊惭入户，使青衣诘之曰：“子何人，而夕向于此？”恪乃语以税居之事，曰：“不幸冲突，颇益惭骇，幸望陈达于小娘子。”青衣具以告。女曰：“某之丑拙，况不修容，郎君久盼帘帷，当尽所睹，岂敢更回避耶？愿郎君少仁内厅，当暂饰装而出。”恪慕其容美，喜不自胜，诘青衣曰：“谁氏之子？”曰：“故袁长官之女，少孤，更无姻戚，惟与妾辈三五人据此第耳。小娘子见求适人，但未售也。”

良久，乃出见恪，美艳逾于向者所睹。命侍婢进茶果，曰：“郎君即无第舍，便可迁囊橐于此厅院中。”指青衣谓恪曰：“少有所须，但告此辈。”恪愧荷而已。恪未室，又睹女子之妍丽如是，乃进媒而请之；女亦忻然相受，遂纳为室。袁氏贍足，巨有金缿，而恪久贫，忽车马焕若，服玩华丽，颇为亲友之疑讶，多来诘恪，恪竟不实对。恪因骄傲，不求名第，日洽豪贵，纵酒狂歌；如此三四岁，不离洛中。

忽遇表兄张闲云处士。恪谓曰：“既久睽间，颇思从容，愿携衾绸，一来宵话。”张生如其所约。及夜半将寝，张生握恪手，密谓之曰：“愚兄于道门曾有所授，适观弟词色，妖气颇浓，未审别有何所遇？事之巨细，必愿见陈；不然者，当受祸耳。”恪曰：“未尝有所遇也。”张生又曰：“夫人稟阳精，妖受阴气，魂掩魄尽，人则长生；魄掩魂销，人则立死。故鬼怪无形而全阴也，仙人无影而全阳也。阴阳之盛衰，魂魄之交战，在体而微有失位，莫不表白于气色。向观弟神采，阴夺阳位，邪干正腑；真精已耗，识用渐隳；津液倾输，根蒂荡动；骨将化土，颜非渥丹。必为怪异所铄，何坚隐而不剖其由也？”恪方惊悟，遂陈取

纳之因。张生大骇曰：“只此是也，其奈之何！”恪曰：“弟忖度之，有何异焉？”张曰：“岂有袁氏海内无瓜葛之亲哉？又辨慧多能，足为可异矣！”遂告张曰：“某一生遭迍，久处冻馁，因兹婚娶，颇似苏息，不能负义，何以为计？”张生怒曰：“大丈夫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传云：妖由人兴。人无衅焉，妖不自作。且义与身孰亲？身受其灾，而顾其鬼怪之恩义，三尺童子，尚以为不可，何况大丈夫乎？”张又曰：“吾有宝剑，亦干将之侔亚也。凡有魍魉，见者灭没，前后神验，不可备数。诘朝奉借，倘携密室，必睹其狼狈，不下昔日王君携宝镜而照鸚鵡也。不然者，则不断恩爱耳。”明日，恪遂受剑。张生告去，执手曰：“善伺其便。”

恪遂携剑，隐于室内，而终有难色。袁氏俄觉，大怒而责恪曰：“子之穷愁，我使畅泰，不顾恩义，遂兴非为。如此用心，则犬彘不食其余，岂能立节行于人世耶？”恪既被责，惭颜惕虑，叩头曰：“受教于表兄，非宿心也。愿以饮血为盟，更不敢有他意。”汗落伏地。袁氏遂搜得其剑，寸折之，若断轻藕耳。恪愈惧，似欲奔迸。袁氏乃笑曰：“张生一小子，不能以道义诲其表弟，使行其凶险，来当辱之。然观子之心，的应不如是。然吾匹君已数岁也，子何虑哉？”恪方稍安。后数日，因出，遇张生，曰：“无何使我撩虎须，几不脱虎口耳！”张生问剑之所在，具以实对。张生大骇曰：“非吾所知也。”深惧而不敢来谒。后十余年，袁氏已鞠育二子，治家甚严，不喜掺杂。

后恪之长安，谒旧友王相国缙，遂荐于南康张万顷大夫为经略判官，挈家而往。袁氏每遇青松高山，凝睇久之，若有不快意。到端州，袁氏曰：“去此半程，江坝有峡山寺，我家旧有门徒僧惠幽居于此寺，别来数十年。僧行夏腊极高，能别形

骸，善出尘垢。倘经彼设食，颇益南行之福。”恪曰：“然。”遂具斋蔬之类。及抵寺，袁氏欣然易服理妆，携二子诣老僧院，若熟其径者。恪颇异之。遂将碧玉环子以献僧曰：“此是院中旧物。”僧亦不晓。

及斋罢，有野猿数十，连臂下于高松，而食于生台上，后悲啸扞萝而跃。袁氏恻然。俄命笔题僧壁曰：

刚被恩情役此心，无端变化几湮沉。

不如逐伴归山去，长啸一声烟雾深。

乃掷笔于地，抚二子，咽泣数声，语恪曰：“好住！好住！吾当永诀矣！”遂裂衣化为老猿，追啸者跃树而去；将抵深山，而复返视。恪乃惊惧，若魂飞神丧。

良久，抚二子一恸。乃询于老僧。僧方悟：“此猿是贫道为沙弥时所养。开元中，有天使高力士经过此，怜其慧黠，以束帛而易之。闻抵洛京，献于天子。时有天使来往，多说其慧黠过人，长驯扰于上阳宫内，及安史之乱，即不知所之。於戏！不期今日更睹其怪异耳！碧玉环者，本河陵胡人所施，当时亦随猿颈而往，今方悟矣！”恪遂惆怅，舣舟六七日，携二子而回棹，不复能之任也。

（《太平广记》卷四四五）

姚 坤

大和中，有处士姚坤，不求荣达，常以钓渔自适。居于东洛万安山南，以琴尊自怡。其侧有猎人，常以网取狐兔为业；坤性仁，恒收赎以放之，如此活者数百。坤旧有庄，质于嵩岭菩提寺，坤持其价而赎之。其知庄僧惠沼，行凶，常于阒处凿井，深数丈，投以黄精数百斤，求人试服，观其变化。乃饮坤大

醉，投于井中，以硃石咽其井。坤及醒，无计跃出，但饥茹黄精而已。

如此数日夜，忽有人于井口召坤姓名，谓坤曰：“我狐也，感君活我子孙不少，故来教君。我，狐之通天者，初穴于冢，因上窍，乃窥天汉星辰，有所慕焉，恨身不能奋飞，遂凝盼注神，忽然不觉飞出，蹶虚驾云，登天汉，见仙官而礼之。君但能澄神泯虑，注盼玄虚，如此精确，不三旬而自飞出，虽窍之至微，无所碍矣。”坤曰：“汝何所据耶？”狐曰：“君不闻《西昇经》云：‘神能飞形，亦能移山。’君其努力！”言讫而去。

坤信其说，依而行之，约一月，忽能跳出于硃孔中。遂见僧；大骇，视其井，依然。僧礼坤，诘其事。坤告曰：“但于中饵黄精一月，身轻如神，自能飞出，窍所不碍。”僧然之，遣弟子以索坠下，约弟子一月后来窥。弟子如其言，月余来窥，僧已毙于井耳。

坤归旬日，有女子自称夭桃，诣坤，云“是富家女，误为年少诱出，失踪，不可复返，愿持箕帚”。坤见其妖丽冶容，至于篇什书札，俱能精至。坤亦念之。后坤应制，挈夭桃入京，至盘豆馆，夭桃不乐，取笔题竹简为诗一首曰：

铅华久御向人间，欲舍铅华更惨颜。

纵有青丘今夜月，无因重照旧云鬟。

吟讽久之，坤亦矍然。忽有曹牧，遣人执良犬，将献裴度，入馆。犬见夭桃，怒目掣锁，蹲步上阶。夭桃亦化为狐，跳上犬背，抉其目。犬惊，腾号出馆，望荆山而窜。坤大骇，逐之，行数里，犬已毙，狐即不知所之。坤惆怅悲惜，尽日不能前进。及夜，有老人挈美酝诣坤，云“是旧相识”。既饮，坤终莫能达相识之由。老人饮罢，长揖而去，云：“报君亦足矣；吾孙亦无

恙。”遂不见。坤方悟狐也。后寂无闻矣。

(《太平广记》卷四五四)

邓 甲

宝历中，邓甲者，事茅山道士峭岩。峭岩者，真有道之士，药变瓦砾，符召鬼神。甲精恳虔诚，不觉劳苦，夕少安睫，昼不安床。峭岩亦念之，教其药，终不成；受其符，竟无应。道士曰：“汝于此二般无分，不可强学。”授之禁天地蛇术。寰宇之内，唯一人而已。甲得而归焉。

至乌江，忽遇会稽宰遭毒蛇螫其足，号楚之声，惊动闾里，凡有术者，皆不能禁。甲因为治之，先以符葆其心，痛立止。甲曰：“须召得本色蛇，使收其毒，不然者，足将刖矣。是蛇疑人禁之，应走数里。”遂立坛于桑林中，广四丈，以丹素周之。乃飞篆字，召十里内蛇。不移时而至，堆之坛上，高丈余，不知几万条耳。后四大蛇，各长三丈，伟如汲桶，蟠其堆上。时百余步草木，盛夏尽皆黄落。甲乃跣足攀缘上其蛇堆之上，以青篆敲四大蛇脑曰：“遣汝作五主，掌界内之蛇，焉得使毒害人？是者即住，非者即去。”甲却下，蛇堆崩倒，大蛇先去，小蛇继往，以至于尽。只有一小蛇，土色，肖箸，其长尺余，懵然不去。甲令舁宰来，垂足，叱蛇收其毒。蛇初展缩，难之。甲又叱之，如有物促之，只可长数寸耳，有膏流出其背，不得已而张口向疮吸之。宰觉其脑内有物，如针走下。蛇遂裂皮成水，只有脊骨在地。宰遂无苦，厚遗之金帛。

时维扬有毕生，有常弄蛇千条，日戏于闾阗，遂大有资产，而建大第。及卒，其子鬻其第，无奈其蛇，因以金帛召甲。甲至，与一符，飞其蛇过城垣之外，始货得宅。

甲后至浮梁县,时逼春风,有茶园之内,素有蛇毒,人不敢啜其茗,毙者已数十人。邑人知甲之神术,敛金帛,令去其害。甲立坛,召蛇王,有一大蛇如股,长丈余,焕然锦色。其从者万条,而大者独登坛,与甲较其术。蛇渐立,首隆数尺,欲过甲之首。甲以杖上拄其帽而高焉。蛇首竟困,不能逾甲之帽,蛇乃踣为水,余蛇皆毙。倘若蛇首逾甲,即甲为水焉。从此茗园遂绝其毒虺。

甲后居茅山学道,至今犹在焉。

(《太平广记》卷四五八)

高 昱

元和中,有高昱处士,以钓鱼为业。尝舣舟于昭潭,夜仅三更,不寐,忽见潭上有三大芙蓉,红芳颇异。有三美女各据其上,俱衣白,光洁如雪,容华艳媚,莹若神仙。共语曰:“今夕阔水波澄,高天月皎,怡情赏景,堪话幽玄。”其一曰:“旁有小舟,莫听我语否?”又一曰:“纵有,非濯纓之士,不足惮也!”相谓曰:“‘昭潭无底橘洲浮’,信不虚耳!”又曰:“请各言其所好何道。”其次曰:“吾性习释。”其次曰:“吾习道。”其次曰:“吾习儒。”各谈本教道义,理极精微。一曰:“吾昨宵得不祥之梦。”二子曰:“何梦也?”曰:“吾梦子孙仓皇,窟宅流徙,遭人斥逐,举族奔波,是不祥也。”二子曰:“游魂偶然,不足信也。”三子曰:“各算来晨得何物食。”久之,曰:“从其所好,僧、道、儒耳。吁!吾适来所梦,便成先兆,然未必不为祸也。”言讫,逡巡而没。昱听其语,历历记之。

及旦,果有一僧来渡,至中流而溺。昱大骇曰:“昨宵之言不谬耳!”旋踵,一道士舣舟将济,昱遽止之。道士曰:“君,妖

也。僧偶然耳。吾赴知者所召，虽死无悔，不可失信。”叱舟人而渡。及中流，又溺焉。续有一儒生，挈书囊，径渡。昱息曰：“如前去，僧、道已没矣。”儒正色而言：“死、生，命也。今日吾族祥斋，不可亏其吊礼。”将鼓棹，昱挽书生衣袂曰：“臂可断，不可渡。”书生方叫呼于岸侧，忽有物如练，自潭中飞出，绕书生而入。昱与渡人遽前，捉其衣襟，漉涎流滑，手不可制。昱长吁曰：“命也！顷刻而没三子！”

俄而有二客，乘叶舟而至，一叟一少。昱遂谒叟，问其姓字。叟曰：“余祁阳山唐勾鳖，今适长沙，访张法明威仪。”昱久闻其高道，有神术，礼谒甚谨。俄闻岸侧有数人哭声，乃三溺死者亲属也。叟诘之，昱具述其事。叟怒曰：“焉敢如此害人！”遂开篋，取丹笔篆字，命同舟弟子曰：“为吾持此符入潭，勒其水族，火急他适。”弟子遂捧符而入，如履平地。循山脚行数百丈，观大穴明莹，如人间之屋室。见三白猪寐于石榻，有小猪数十，方戏于旁。及持符至，三猪忽惊起，化白衣美女，小者亦俱为童女，捧符而泣曰：“不祥之梦，果中矣！”曰：“为某启先师，住此多时，宁无爱恋？容三日徙归东海。”各以明珠为献。弟子曰：“吾无所用。”不受而返，具以白叟。叟大怒曰：“汝更为我语此畜生：‘明晨速离此，不然，当使六丁就穴斩之。’”弟子又去。三美女号恸曰：“敬依处分。”弟子归。

明晨，有黑气自潭面而出；须臾，烈风迅雷，激浪如山。有三大鱼，长数丈，小鱼无数周绕，沿流而去。叟曰：“吾此行甚有所利，不因子，何以去昭潭之害？”遂与昱乘舟东西耳。

（《太平广记》卷四七〇）

文 箫

大和末岁，有书生文箫者，海内无家，因萍梗抵钟陵郡。生性柔而洽道，貌清而出尘，与紫极宫道士柳棲乾善，遂止其宫，三四年矣。

钟陵有西山，山有游帷观，即许仙君逊上升地也。每岁至中秋上升日，吴、越、楚、蜀人，不远千里而携挈名香、珍果、绘绣、金钱，设斋醮，求福祐。时钟陵人万数，车马喧阗，士女栉比，数十里若阡陌。其间有豪杰，多以金召名姝善讴者，夜与丈夫闲立，握臂连踏而唱，其调清，其词艳，惟对答敏捷者胜。

时文箫亦往观焉，睹一姝，幽兰自芳，美玉不艳，云孤碧落，月淡寒空。聆其词理，脱尘出俗，意谐物外。其词曰：

若能相伴陟仙坛，应得文箫驾彩鸾。

自有绣襦并甲帐，琼台不怕雪霜寒。

生久味之，曰：“吾姓名其兆乎？此必神仙之俦侣也。”竟植足不去。姝亦盼生。

久之，歌罢，秉烛穿大松径将尽，陟山扞石，冒险而去。生亦潜蹑其踪。烛将尽，有仙童数辈，持松炬而导之。生因失声，姝乃觉，回首而诘：“莫非文箫耶？”生曰：“然。”姝曰：“吾与子数未合而情之忘，乃得如是也。”遂相引至绝顶坦然之地，侍卫甚严，有几案帷幄，金炉国香。与生坐定，有二仙娥各持簿书，请姝详断，其间多江湖沉溺之事。某日，风波误杀孩稚。姝怒曰：“岂容易而误耶？”仙娥持书既去，忽天地黯晦，风雷震怒，摆裂帐帷，倾覆香几。生恐惧不敢旁视。姝仓皇披衣秉简，叩齿肃容，伏地待罪。俄而风雨帖息，星宿陈布，有仙童自

天而降，持天判，宣曰：“吴彩鸾以私欲而泄天机，谪为民妻一纪。”姝遂号泣，与生携手下山而归钟陵。生方知姝姓名，因诘曰：“夫人之先，可得闻乎？”姝曰：“我父吴仙君猛，豫章人也。《晋书》有传。常持孝行，济人利物，立正祛邪。今为仙君，名标洞府。吾亦为仙，主阴籍，仅六百年矣。睹色界而兴心，俄遭其谪，然子亦因吾可出世矣。”

生素穷寒，不能自贍。姝曰：“君但具纸，吾写孙愐《唐韵》。”日一部，运笔如飞，每鬻获五缗。缗将尽，又为之。如此仅十载，至会昌二年，稍为人知，遂与文生潜奔新吴县越王山侧百姓郡举村中，夫妻共训童子数十人。主人相知甚厚，欲稔。姝因题笔作诗曰：

一斑与两斑，引入越王山。
世数今逃尽，烟萝得再还。
箫声宜露滴，鹤翅向云间。
一粒仙人药，服之能驻颜。

是夜，风雷骤至，闻二虎咆哮于院外。及明，失二人所在。凌晨，有樵者在越山，见二人各跨一虎，行步如飞，陟峰峦而去。郡生闻之惊骇，于案上见玉合子，开之，有神丹一粒，敬而吞之，却皓首而返童颜。后竟不复见二人。今钟陵人多有吴氏所写《唐韵》在焉。

（《岁时广记》卷三三）

金钗玉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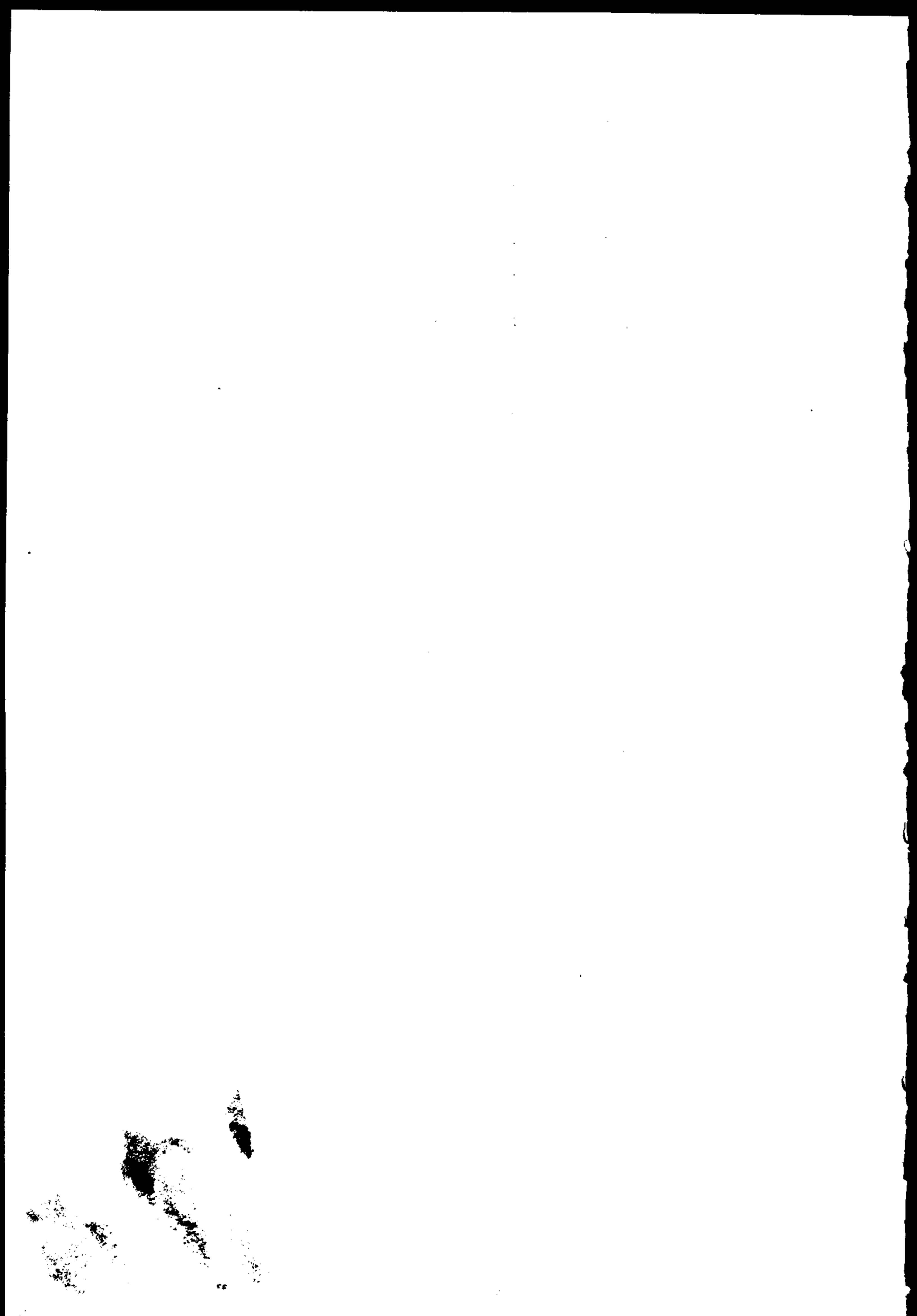
明皇念杨妃，令方士杨什伍求之。至蓬莱顶高宫西庑，上玄女仙张太真即贵妃，谓什伍曰：“我，上帝侍女，隶上玄宫。圣上太阳朱宫真人偶以宿缘为侍卫尔。”乃取开元中所赐金钗

钿盒各半、玉龟子为信。什伍以进，上为潜然，赐号“通幽”。
(《绀珠集》)

红 拂 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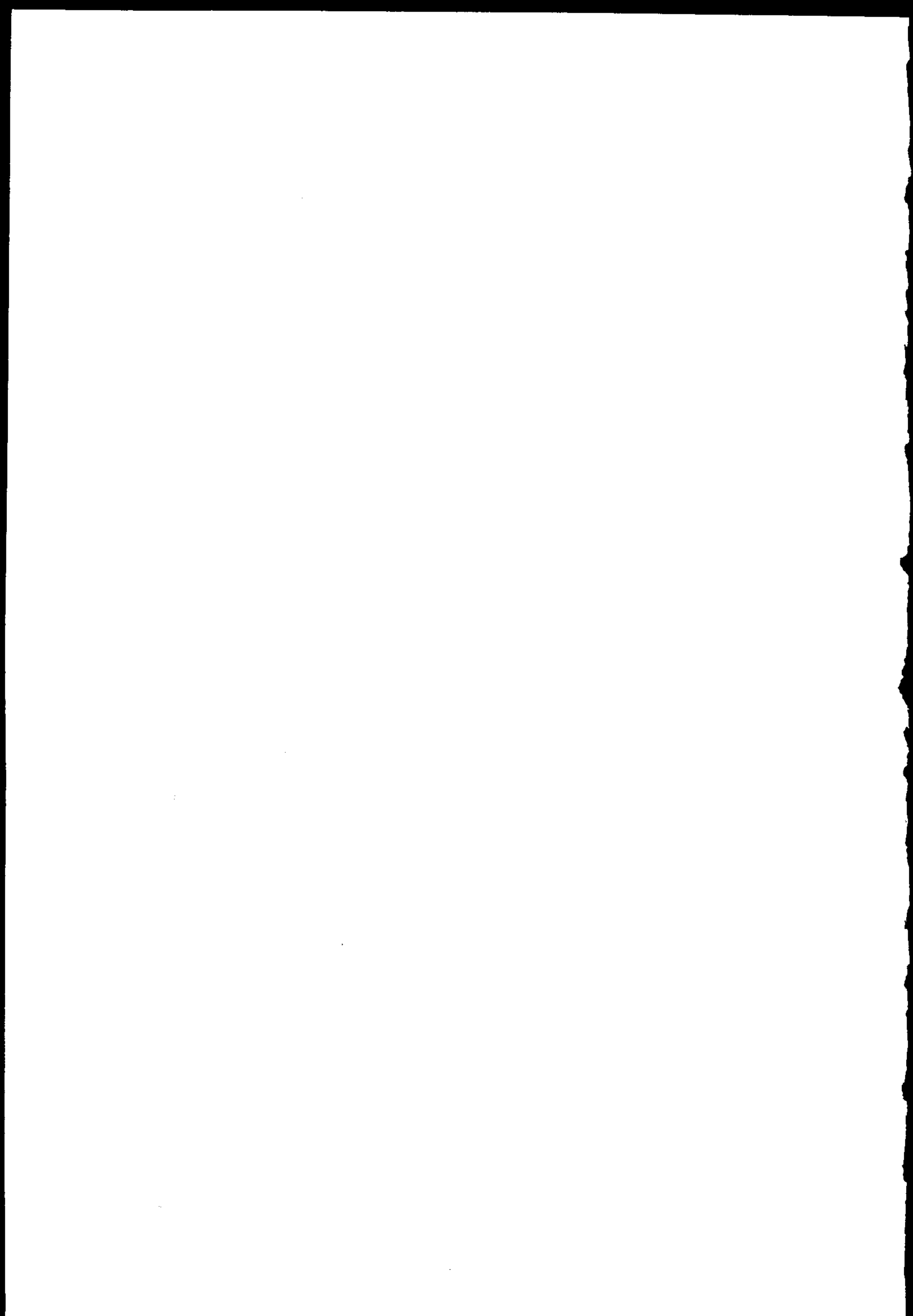
李靖微时，见杨素白事。有红拂妓目靖久之，其夜来奔，
曰：“我杨家红拂妓也，阅天下人多矣，未有如公者。松萝愿
托，故来奔耳。”

(《绀珠集》)



尚 书 故 实

[唐]李 倬 撰
萧 逸 校点



校点说明

《尚书故实》著者李绰，字肩孟，赵州（今河北赵县）人。广明中曾避乱于郑州中牟县。龙纪元年官太常博士，约于乾宁初任膳部郎中，四年为礼部郎中。唐亡不仕，避乱南方。著有《秦中岁时记》一卷，已佚，《尚书故实》一卷，今存。

据《尚书故实》书前自序，云“绰避难圃田，寓居佛庙”，蒙“宾护尚书河东张公”接待，“每容侍话”，所言都是异常之事。于是李绰纂集其中“尤异者，兼杂以诙谐十数节，作《尚书故实》”。所云“河东张公”为谁？《新唐书·艺文志》注：“尚书即张延赏。”后来又有人以为是张嘉贞、张宏靖。但据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的说法，认为张延赏、张嘉贞、张宏靖之说，都难以断定，当存疑待考。全书多记艺林掌故，颇具史料价值，为后人所重。文笔简练，轻快灵动，诚足解颐。

传世的本子有《宝颜堂秘笈》本及《重辑百川学海》本、《畿辅丛书》本等，均一卷。《太平广记》、《绀珠集》中所引，亦有数条不见于今本。此次整理用《丛书集成》排印《宝颜堂秘笈》本作底本，校以《四库》本，并用《太平广记》等参校。文字择善而从，概不出校。底本中原有校注文字，则予保留。

尚书故实

宾护尚书河东张公，三相盛门，四朝雅望。博物自同于壮武，多闻远迈于聿臣。绰避难圃田，寓居佛庙，秩有同于锥印，迹更甚于酒佣。叨遂迎尘，每容侍话。凡聆征引，必异寻常。足广后生，可贻好事。遂纂集尤异者，兼杂以诙谐十数节，作《尚书故实》云耳。

高祖太武皇帝本名与文皇帝同上一字，后乃删去。尝有碑版，凿处具在。太武是陵庙中玉册定□，神尧乃母后追尊。颜公曾抗疏极论，为袁倓所沮而寝。

太宗酷好法书，有大王真迹三千六百纸，率以一丈二尺为一轴。宝惜者独《兰亭》为最，置于座侧，朝夕观览。尝一日，附耳语高宗曰：“吾千秋万岁后，与吾《兰亭》将去也。”及奉讳之日，用玉匣贮之，藏于昭陵。

天册府弧矢尺度，盖倍于常者。太宗北逐刘黑闥，为突厥所窘，遂亲发箭射退贼骑。突厥中得此箭传观，皆叹伏神异。后余弓一张，箭五只，藏在武库。历代一作朝。郊丘重礼，必陈于仪卫之前，以耀武德。惜哉，今与法物同为煨烬矣。然此即刘氏斩蛇剑之比也，岂不有所归乎？

司马天师名承祜，字紫微，形状类陶隐居。玄宗谓人曰：“承祜，弘景后身也。”天降车，上有字曰“赐司马承祜”。尸解去日，白鹤一作云。满庭，异香郁烈。承祜号白云先生，故人谓

车为白云车。至文宗朝，并张骞海槎同取入内。

有李幼奇者，开元中以艺干柳芳。尝对芳念百韵诗，芳已暗记，便题之于壁，不差一字。谓幼奇曰：“此吾之诗也。”幼奇大惊异之，有不平色。久之，徐曰：“聊相戏，此君所念诗也。”因请幼奇更诵所著文章，皆一遍便能写录。

又说汉武帝时，尝有外域献独足鹤，人皆不知，以为怪异。东方朔奏曰：“此《山海经》所谓毕方鸟也。”验之果是。因敕廷臣皆习《山海经》。《山海经》，伯翳著，刘向编次作序。伯翳亦曰伯益，《书》曰：“益典朕虞。”盖随禹治水，撮山海之异，遂成书，郭弘农注解。

郑广文作《圣善寺报慈阁大像记》云：“自顶至颐，八十三尺，额珠以银铸成，虚中盛八石。”

构圣善寺佛殿僧惠範，以罪没入其财，得一千三百万贯。

元载破家，籍财货诸物，得胡椒九百石。

卢元公好道，重方士，有王谷者得黄白术，变瓦砾泥土立成黄金。宾护时在相国大梁幕中，皆目睹之。谷一日死于淮阴，宾护见范阳公叙言，公曰：“王十五兄不死。”后果有人于湘潭间见之，已变姓名矣。宾护既徙知广陵，常亦话于崔魏公。公因说他日有王修能变竹叶为黄金，某所目击也。

进士卢融尝说，卢元公镇南海日，疽发于鬓，气息惛然。有一少年道士，直来床前谓相国曰：“本师知尚书病疮，遣某将少膏药来，可便傅之。”相国宠姬韩氏遂取膏药疾贴于疮上，至暮而较数日平复。于仓皇之际，不知道士所来。及令勘中门至衙门十数重，并无出入处。方知其异也。盛膏小银合子，韩氏收得，后犹在。融即相国亲密，目验其事，因附于此。

公自言四世祖河东公为中书令着绯，绛安邑宅中，曾有河东公

任中书令着绯真。又说傅游艺居相位着绿。

李师海者，画蕃马李渐之孙也。为刘从谏潞州从事，知刘不轨，遂隐居黎城山。潞州平，朝廷嘉之，就除一县宰。曾于衲僧处得落星石一片。僧云：“于蜀路早行，见星坠于前，遂围数尺掘之，得片石如断磬。其一端有雕刻狻猊之首，亦如磬，有孔，穿绦处尚光滑。岂天上乐器毁而坠欤？”此石后流转至绛安邑宅中。

《清夜游西园图》，顾长康画，有梁朝诸王跋尾处云，图上若干人，并食天厨。语出诸子书，检寻未得。贞观中，褚河南装背题处具在。本张维素家收得，维素，从申之子。传至相国张公，弘靖。元和中，准宣索并《钟元常写道德经》同进入内。时张公镇并州，进图表，李太尉卫公作也。后中贵人崔潭峻自禁中将出，复流传人间。维素子周封，前泾州从事，在京。一日，有人将此图求售，周封惊异之，遽以绢数匹赎得。经年忽闻款关甚急，问之，见数人同称仇中尉传语评事，知《清夜图》在宅，计闲居家贫，请以绢三百匹易之。周封惮其迫胁，遽以图授使人。明日，果赍绢至。后方知诈伪。乃是一力足人求江淮大盐院，时王庶人涯判盐铁，酷好书画，谓此人曰：“为余访得此图，然遂公所请。”因为计取耳。及十二家事起，复落在粉铺内。郭侍郎承嘏。闾者以钱三百买得献郭。郭公又流传至令狐家。宣宗尝问相国有何名画，相国具以图对，复进入内。宾护亲见相国说。

公尝于贵人家见梁昭明太子脑骨，微红而润泽，抑异于常也。

又尝见人腊长尺许，眉目手足悉具，或以为僬僂人也。

又说表弟卢某，一日碧空澄澈，仰见仙人乘鹤而过，别为数鹤飞在前后，适睹自一鹤背迁一鹤背，亦如人换马之状。

国朝李嗣真评事云：“顾画屈居第一，然虎头又伏卫协画《北风图》。”《北风图》，《毛诗》义。

公平康里宅，乃崔司业融旧第，有司业题壁处犹在。

蜀王尝造千面琴，散在人间，蜀王即隋文之子杨秀也。

又李汧公取桐孙之精者，杂缀为之，谓之百纳琴。用蜗壳为徽，其间三面尤绝异，通谓之“响泉韵磬”，弦一上，可十年不断。

兵部李员外约，汧公之子也。识度清旷，迥分尘表。与主客张员外谔同弃官，并韦征君况墙东遁世，不婚娶，不治生业。李尤厚于张，每与张匡床静言，达旦不寝，人莫得知。赠张诗曰：“我有心中事，不向韦二说。秋夜洛阳城，明月照张八。”谔即尚书公之群从。

佛像本胡夷，朴陋，人不生敬。今之藻绘雕刻，自戴颙始也。颙尝刻一像，自隐帐中，听人臧否，随而改之。如是者积十年，厥功方就。

绛州《碧落碑》文，乃高祖子韩王元嘉四男为先妃所制，陈惟玉书。今不知者，妄有指说，非也。

荀爽能书，尝写《狸骨治劳方》，右军临之，至今谓之《狸骨帖》。

古碑皆有圆空，音孔。盖碑者，悲本也。墟墓间物，每一墓有四焉。初葬穿绳于空以下棺，乃古悬窆之礼。《礼》曰：“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人因就纪其德，由是遂有碑表。数十年前，有树德政碑，亦设圆空，不知根本，甚失。后有悟之者，遂改焉。

公自述高伯祖嘉祐，开元中为相州都督，廨宇有灾异，郡守物故者连累。政将军嘉祐终金吾将军。至，则于正寝整衣冠通

夕而坐。夜分，忽肃屏间闻叹息声。俄有人自西庑而出，衣巾蓝缕，形器憔悴，历阶而上，直至于前。将军因厉声问曰：“是何神祇，来至于此！”答曰：“余后周将尉迟回也。死于此地，遗骸尚存，愿托有心，得毕葬祭。前牧守者，皆胆薄气劣，惊悸而终，非余所害。”又指一十余岁女子曰：“此余之女也，同瘞庑下。”明日，将军召吏发掘，果得二骸。备衣衾棺器，礼而葬之。越二夕，复出感谢，因曰：“余无他能报效，愿裨公政节宣，水旱唯所命焉。”将军遂以事上闻，请置庙，岁时血食。上特降书诏褒异，勒碑叙述，今相州碑庙见在。

中书令河东公，开元中居相位，有张憬藏者，能言休咎。一日忽诣公，以一幅纸大书“台”字授公。公曰：“余见居台司，此何意也？”后数日，贬官台州刺史。

河东公镇并州，上问：“有何事，第言之。”奏曰：“臣有弟嘉祐，远牧方州，手足支离，常系念虑。”上因口敕张嘉祐可忻州刺史，河东属郡。上意不疑，张亦不让，岂非至公无隐，出于常限者乎？

王平南虞，右军之叔也。善书画，尝谓右军：“吾诸事不足法，惟书画可法。”晋明帝师其画，王右军学其书焉。

宣平太傅相国卢公，应举时，寄居寿州安丰县别墅。尝游芍陂，芍字今呼为鹊革下，芍药之芍。按《魏志》是芍，音着多。见里人负薪者持碧莲花一朵，已伤器刃矣。云：“陂中得之。”卢公后从事浙西，因使淮服，话于太尉卫公。公令搜访芍陂，则无有矣。又遍寻于江渚间，亦终不能得。乃知向者一朵，盖神异耳。

京国顷岁街陌中有聚观戏场者，询之，乃二刺猬对打令，既合节奏，有中章程。时座中有前将作李少监韞，亦云曾见。

京城佛寺，率非真僧。曲槛回廊，户牖重复。有一僧室，

当门有柜，扃锁甚牢。窃知者云：“自柜而入，则别有幽房邃阁，诘曲深严，囊橐奸回，何所不有。”

牛相公僧孺镇襄州日，以久旱祈祷无应，有处士不记名姓，众云豢龙者。公请致雨，处士曰：“江汉间无龙，独一湫泊中有之，黑龙也。强驱逐，必虑为灾难制。”公固命之，果有大雨，汉水泛涨，漂溺万户。处士惧罪，亦亡去。十年前，有人他处见犹在。

《汲冢书》，盖魏安釐王冢，晋时卫郡汲县耕人于古冢中得之。竹简漆书科斗文字，杂写经史，与今本校验，多有异同。耕人姓不，不字，呼作彪；其名曰准，出《春秋后序》，《文选》中注出。

王内史书帖中有与蜀郡守朱不记名。书求樱桃来禽，日给藤子。来禽，言味甘来众禽也。俗作林檎。又云胡桃种已成矣。又问司马相如、杨子云有后否，蜀城门是司马错所制存乎。

卢元公钧奉道，暇日与宾友话言，必及神仙之事。云某有表弟韦卿材，大和中选授江淮县宰，赴任出京日，亲朋相送，离灞浐，时已曛暮矣。行一二十里外，觉道路渐异，非常日经过处。既而望中有灯烛荧煌之状，林木葱蒨，似非人间。顷之，有谒于马前者，如州县候吏。问韦曰：“自何至此？此非俗世。”俄顷，复有一人至前，谓谒者曰：“既至矣，则须速报上公。”韦问曰：“上公何品秩也？”吏亦不对，却走而去。逡巡递声连呼曰：“上公屈韦下马。”趋走入门，则峻宇雕墙，重廊复阁，侍卫严肃，拟于王侯。见一人年仅四十，戴平上帻，衣素服，遥谓韦曰：“上阶。”韦拜而上。命坐慰劳，久之，亦无肴酒汤果之设。徐谓韦曰：“某因世乱，百家相纠，窜避于此。推某为长，强谓之上公。尔来数百年，无教令约束，但任之自然而已。公得至此，尘俗之幸也。不可久留，当宜速去。”命取绶十

匹赠之。韦出门上马，却寻旧路，回望亦无所见矣。半夜胧月，信马而行，至明则已在官路。逆旅暂歇，询之于人，且无能知者。取绡视之，光白可鉴。韦遂骤却入关诣相国，具述其事。因以戈戈分遗亲爱，相国得绡，亦裁制自服。韦云：“约其处，乃在骊山蓝田之间。盖地仙也。”

顾况字逋翁，文词之暇，兼攻小笔。尝求知新亭监，人或诘之，谓曰：“余要写貌海中山耳。”仍辟善画者王默为副知也。

世言牡丹花近有，盖以国朝文士集中无牡丹歌诗。张公尝言杨子华有画牡丹处极分明。子华，北齐人，则知牡丹花亦已久矣。

又说顾况志尚疏逸，近于方外，有时宰曾招致，将以好官命之。况以诗答曰：“四海如今已太平，相公何用唤狂生。此身还似笼中鹤，东望沧洲叫一声。”后吴中皆言况得道解化去。

有黄金生者，擢进士第，人问：“与颇同房否？”对曰：“别洞。”黄本溪洞豪姓，生故以此对。人虽诘之，亦赏其真实也。

王僧虔，右军之孙也。齐高帝尝问曰：“卿书与我书孰优？”对曰：“臣书人臣第一，陛下书帝王第一。”帝不悦，后尝以橛笔书，恐为帝所忌故也。

陆畅字达夫，常为韦南康作《蜀道易》，首句曰：“蜀道易，易于履平地。”南康大喜，赠罗八百匹。南康薨，朝廷欲绳其既往之事，复阅先所进兵器，刻“定秦”二字，不相与者因欲构成罪名。畅上疏理之，云：“臣在蜀日，见造所进兵器。定秦者，匠之名也。”由是得释。《蜀道难》，李白罪严武也。畅感韦之遇，遂反其词焉。

圣善寺银佛，天宝乱，为贼截将一耳。后少傅白公奉佛银三铤添补，然不及旧者。会昌拆寺，命中贵人毁像，收银送内

库中。人以白公所添铸，比旧耳少银数十两，遂诣白公索余银。恐涉隐没故也。

又云士张林说毁寺时，分遣御史，检天下所废寺及收录金银佛像。有苏监察者，不记名。巡覆两街诸寺，见银佛一尺以下者多袖之而归，谓之苏杠。乌讲反。佛。或问温庭筠：“将何对好。”遽曰：“无以过密陀僧也。”

□州谢真人上升前，玉帝锡以鞍马为信，意者使其安心也。刺史李坚遗之玉念珠，后问念珠在否，云已在紫皇之前矣。一日，真人于紫极宫置斋，金母下降，郡郭处处有虹霓云气之状。至白昼轻举，万目睹焉。

《魏受禅碑》，王朗文，梁鹄书，钟繇镌字，谓之三绝。镌字皆须妙于篆籀，故繇方得镌刻。

张怀瓘《书断》曰：“篆、籀、八分、隶书、草书、章草、飞白、行书，通谓之八体。而右军皆在神品。右军尝醉书数字，点画类龙爪，后遂有龙爪书，如科斗、玉筋、偃波之类。诸家共五十二般。”

公云舒州灊山下有九井，其实九眼泉也。旱即煞一犬投其中，大雨必降，犬亦流出。

又南中久旱，即以长绳系虎头骨投有龙处。入水，即数人牵制不定。俄顷云起潭中，雨亦随降。龙虎敌也，虽枯骨犹激动如此。

五星恶浮屠像，今人家多图画五星杂于佛事中，或谓之禳灾者，真不知也。

武后朝宰相石泉公王方庆，琅琊王也。武后尝御武成殿阅书画，问方庆曰：“卿家旧法书存乎？”方庆遂集自右军已下至僧虔、智永禅师等二十五人，各书一卷进上。后命崔融作

序, 谓为《宝章集》, 亦曰《王氏世宝》也。

今延英殿, 灵芝殿也。谓之小延英。苗韩公居相位, 以足疾步骤微蹇, 上每于此待之。宰相对于小延英, 自此始也。

台仪自大夫已下至监察, 通谓之五院御史。国朝践历五院者共三人, 为李商隐、张魏公延赏、温仆射造也。

裴岳者, 久应举, 与长兴于左揆友善。曾有一古镜子, 乃神物也。于相布素时得一照, 分明见有朱衣吏导从。他皆类此。宾护与岳微亲, 面诘之, 云: “不虚。”旋亦坠失。

陈朝谢赫善画, 尝阅秘阁, 叹伏曹不兴所画龙首, 以为若见真龙。

陶贞白所著《太清经》, 一名《剑经》, 凡学道术者, 皆须有好剑镜随身。又说干将、莫耶剑, 皆以铜铸, 非铁也。按隐居《古今刀剑录》云: 自古好刀剑, 多投伊水中, 以褰腴人之妖。盖伊水中有怪异似人, 腴胫已下至脚, 有首鼻口耳手足, 常损害人矣。

八分书起于汉时王次仲。次仲有道, 诏征聘于车中, 化为大鸟飞去, 坠三翻于地。今有大翻山在常山郡界。

兵部李约员外尝江行, 与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 固邀相见, 以二女托之, 皆绝色也, 又遗一珠, 约悉唯唯。及商胡死, 财宝约数万, 悉籍其数送官, 而以二女求配。始殓商胡时, 约自以夜光含之, 人莫知也。后死商胡有亲属来理资财, 约请官司发掘验之, 夜光果在, 其密行皆此类也。

公云, 牧弘农日, 捕获伐墓盗十余。辈中有一人请间言事。公因屏吏独问, 对曰: “某以他事赎死。卢氏县南山尧女冢, 近亦曾为人开发, 获一大珠并玉碗, 人亦不能计其直, 余宝器极多, 世莫之识也。”公因遣吏按验, 即冢果有开处, 旋获其盗, 考讯与前通无异。及牵引其徒, 称皆在商州冶务中。时商

牧名卿也，州移牒，公致书皆怒而不遣。窃知者云：“珠玉之器，皆入京师贵人家矣。”公前岁自京徒步东出，过卢氏，复问邑中，具如所说，然史传及地里书并不载此冢。且尧女，舜妃也，皆死于湘岭。今所谓者，岂传说之误欤？矧貽训于茅茨土阶，不宜有厚葬之事，即此冢果何人哉？

飞白书始于蔡邕，在鸿门见匠人施罽箒，遂创意焉。梁萧子云能之。武帝谓曰：“蔡邕飞而不白，羲之白而不飞，飞白之间，在斟酌耳。”尝大书“萧”字，后人匣而宝之。传至张氏，宾护东都旧第有萧斋，前后序引，皆名公之词也。

杜紫微顷于宰执求小仪不遂，请小秋又不遂。尝梦人谓曰：“辞春不及秋，昆脚与皆头。”后果得比部员外。又杜公自述，不曾历小比，此必传之误。

杨祭酒敬之爱才，公心尝知江表之士项斯，赠诗曰：“处处见诗诗总好，及观标格过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相逢说项斯。”因此名振，遂登高科也。

东都顷于创造防秋馆，穿掘多得蔡邕鸿都学所书石经。后洛中人家，往往有之。

王内史《借船帖》，书之尤工者也。故山北卢尚书匡宝惜有年。公致书借之不得，云：“只可就看，未尝借人也。”公除潞州，旗节在途，才数程，忽有人将书帖就公求书，阅之，乃《借船帖》也。公惊异问之，云：“卢家郎君要钱遣卖耳。”公叹异移时，不问其价还之。后不知落于何人。

京师书侏孙盈者，名甚著。盈父曰仲容，亦鉴书画，精于品目。豪家所宝，多经其手，真伪无逃焉。王公《借船帖》是孙盈所蓄，人以厚价求之不果。卢公其时急切减而赈之，曰：“钱满百千方得。”卢公，韩太冲外孙也。故书画之尤者，多阅而识焉。

尝有一沦落衣冠，以先人执友方为邦伯，因远投谒，冀有厚需。及谒见，即情极寻常，所赉至寡。归无道路之费，愁怨动容，因闲步长衢，叹吒不已。忽有一人，衣服垢弊，行过于前，回目之曰：“公有不平之气，余愿知之。”因具告情旨，答曰：“止于要厚恤，小事耳。今夜可宿某舍。”至暮往，即已迟望门外。遂延入，谓之曰：“余隐者也，见为县狱卒，要在济人之急。”既夜分，取一碗合于面前，俄顷揭看，见一斑白紫绶者才长数寸。此人诟责之曰：“与人有分，不恤其孤可乎！”紫衣者逊谢，久之，复用碗覆于地，更揭之，则无有矣。明日平旦，闻传声觅某秀才甚急，往则紫衣敛板以待，情义顿浓，遂赠数百缣，亦不言其事，岂非仙术乎。经云：佛教上属鬼宿，盖神鬼之事，鬼暗则佛教衰矣。吴先生尝称有《灵鬼录》，佛乃一灵鬼耳。

李抱真之镇潞州也，军资匱阙，计无所为。有老僧大为郡人信服，抱真因诣之，谓曰：“假和尚之道以济军中，可乎？”僧曰：“无不可。”抱真曰：“但言请于鞠场焚身，某当于使宅凿一地道通连，候火作，即潜以相出。”僧喜从之，遂陈状声言。抱真命于鞠场积薪贮油，因为七日道场，昼夜香灯，梵呗杂作。抱真亦引僧入地道，使之不疑。僧仍升座执炉，对众说法。抱真率监军僚属及将吏膜拜其下，以俸入檀施，堆于其旁。由是士女骈填，舍财亿计。满七日，遂送柴积，灌油发焰，击钟念佛。抱真密已遣人填塞地道，俄顷之际，僧薪并灰。数日藉所得货财，辇入军资库。别求所谓舍利者数十粒，造塔贮焉。

又说洛中顷年有僧得数粒所谓舍利者，贮于琉璃器中，昼夜香灯，檀施之利，日无虚焉。有士子迫于寒馁，因请僧愿得舍利，掌而观瞻。僧遂出瓶授与，遽即吞之。僧惶骇如狂，复

虑闻之于外。士子曰：“与吾几钱，当服药出之。”僧闻喜，遂赠二百缗，仍取万病丸与吃。俄顷泄痢，以盆盎盛贮，濯而收之。此一事，东都储隐说，后即江表诗人路豹所为。豹非苟于利者，乃刚正之性，以愆无良。豹与张祜、崔涯三人，为文酒之侣也。

章仇兼琼镇蜀日，佛寺设大会，百戏在庭。有十岁童儿一作女童。舞于竿杪。忽有物状如雕鹞，掠之而去。群众大骇，因而罢乐。后数日，其父母见在高塔之上，梯而取之，则神如痴，久之方语，云：“见如壁画飞天夜叉者将入塔中，日饲果实饮馔之味，亦不知其所自。”旬日方精神如初。

《晋书》中有饮食名“寒具”者，亦无注解处。后于《齐人要术》并《食经》中检得，是今所谓饅饼。桓玄尝盛具法书名画，请客观之。客有食寒具，不濯手而执书画，因有洼，玄不怪，自是会客不设寒具。

昌黎生者，名父子也。虽教有义方，而性颇暗劣。尝为集贤校理，史传中有说金根车处，皆臆断之，曰：“岂其误欤，必金银车。”悉改“根”字为“银”字。至除拾遗，果为谏院不受。俄有以故人子恻之者，因辟为鹿门从事也。

今谓进士登第为迁莺者久矣。盖自《伐木》诗：“伐木丁丁，鸟鸣嚶嚶。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又曰：“嚶其鸣矣，求其友声。”并无“莺”字。顷岁省试《早莺求友》诗，又《莺出谷》诗，别书固无证据，岂非误欤？

东晋谢太傅墓碑，但树贞石，初无文字。盖重难制述之意也。

西平王始将禁军在蜀戍蛮，与张魏公不叶，及西平功高居相位，德宗欲追魏公者数四，虑西平不悦而罢。后上令韩晋公善说，然后并处中书。一日，因内宴禁中，出瑞锦一匹，令系两人一处，以示和解之意。

潞州启圣宫有明皇帝欹枕斜书壁处，并腰鼓马槽并在。公为潞州从事，皆见之。

《千字文》，梁周兴嗣编次，而有王右军书者。人皆不晓。其始乃梁武教诸王书，令殷铁石于大王书中拓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纸，杂碎无序。武帝召兴嗣，谓曰：“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兴嗣一夕编缀进上，鬓发皆白，而赏赐甚厚。右军孙智永禅师自临八百本，散与人间，江南诸寺，各留一本。永往住吴兴永福寺，积年学书，秃笔头十瓮，每瓮皆数石。人来觅书并请题头者如市。所居户限为之穿穴，乃用铁叶裹之，人谓为铁门限。后取笔头瘞之，号为“退笔冢”，自制铭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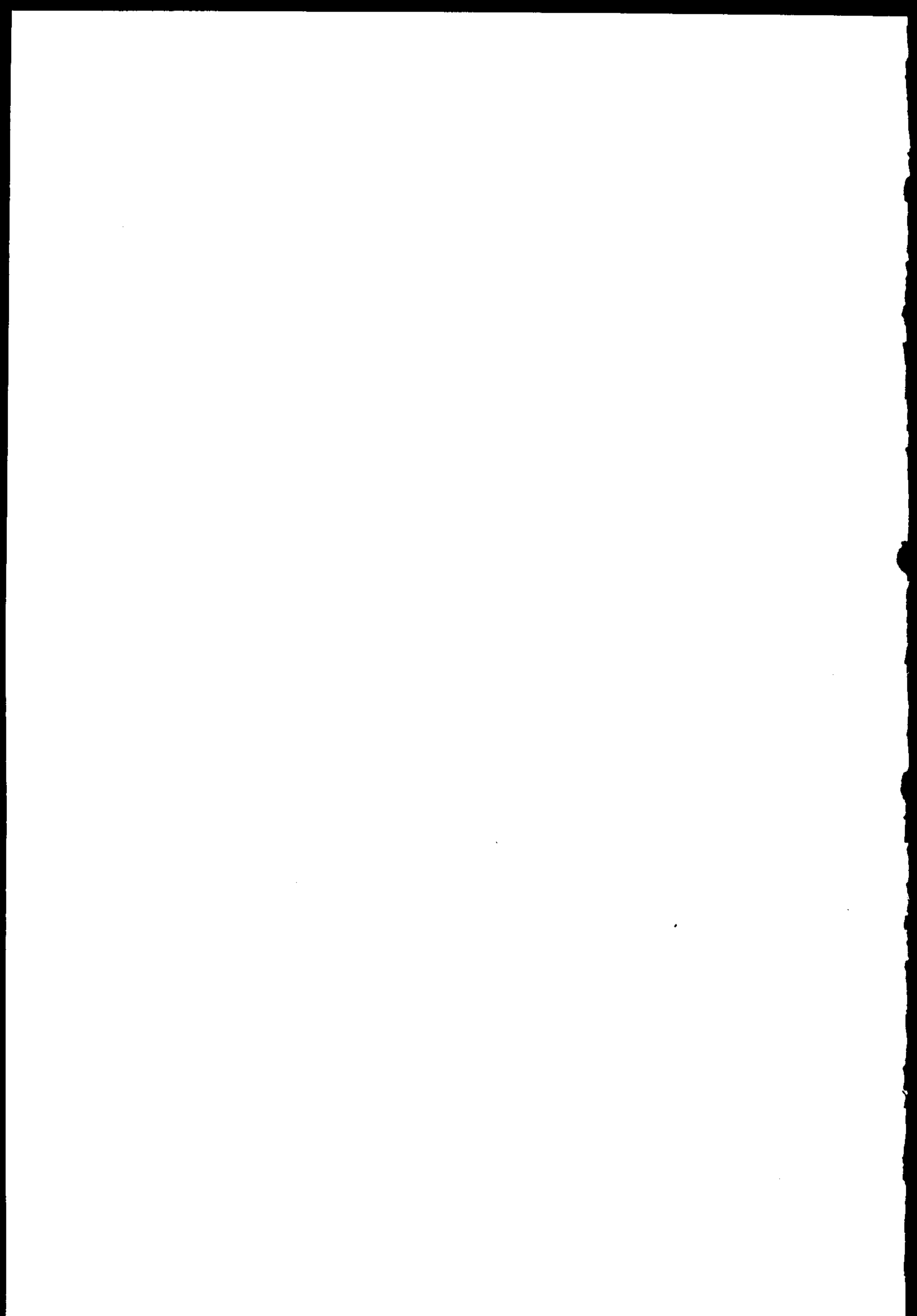
孙季雍著《葬经》，又有著《葬略》者，言葬用吉礼，僧尼并不可令见之也。

郑广文学书而病无纸，知慈恩寺有柿叶数间屋，遂借僧房居止，日取红叶学书，岁久殆遍。后自写所制诗并画，同为一卷封进。玄宗御笔书其尾曰“郑虔三绝”。

郭侍郎承嘏。尝宝惜书法一卷，每携随兵。初应举，就杂文试，写毕夜色犹早，以纸絨裹置于篋中，及纳所宝书帖。却归铺，于烛笼下取书帖观览，则程试宛在篋中。匆遽惊嗟，计无所出。来往于棘围门外，见一老吏，询其事，具以实告。吏曰：“某能换之，然某家贫，居兴道里，倘换得，愿以钱三万见酬。”公悦而许之。逡巡，赍程试往而易书帖出，授公，公愧谢而退。明日归亲仁里，自以钱送诸兴道。款关久之，吏有家人出，公以姓氏质之，对曰：“主父死三日，方贫，未办周身之具。”公惊叹久之，方知棘围所见乃鬼也。遂以钱赠其家而去。余在京，曾侍太傅相国卢公宴语，亲闻其事。今又得于张公，方审其异也云耳。

三水小牋

[唐]皇甫枚 撰
穆 公 校点



校点说明

《三水小牋》，唐皇甫枚撰。枚字遵美，安定三水（今陕西彬县）人。咸通末为鲁山主簿，光启年中赴调行在。据晁载之《续谈助》本跋载：“枚自言天祐庚午（910）岁寓食汾晋为此书。”则成书时间当依此说。

书中记晚唐间奇闻逸事，或与时世相关，或为神灵果报。书中若干故事未附议论，则为前人小说所罕见。其与《阙史》、《剧谈录》共开后来宋人小说好发议论之风气。部分故事对后代文学或有影响。

本书《崇文总目》作二卷，《直斋书录解题》作三卷。原书已佚。《续谈助》、《绀珠集》、《类说》、《太平广记》等多有征引。今传辑本有卢文弨《抱经堂丛书》本二卷；《古今说海》本一卷，七条；清末缪荃孙据《抱经堂丛书》本，校以《太平广记》、《续谈助》诸书，补辑佚文十二条，刻入《云自在龕丛书》。今以《云自在龕丛书》本为底本，校以《类说》、《太平广记》、《续谈助》等。凡底本有误者，皆据校本改正，不出校记。另《类说》所收逸文，因其归属未有定论，故不予收入。

目 录

卷上十七则 (1175)

赵知微雨夕登天柱峰玩月 韩文公从大圣讨仇 元稹烹
鲤得镜 永福湖水变血 冠盖山获古铜斗 风卷曝纸如
雪 蛇鼠斗 白角栉之异 埋蚕受祸 韦玘马祸 王
玄冲登华山莲华峰 鲁山尧庙 卫庆耕田得大珠 董汉
勋宴阵没同僚 赵将军凶宅 鲁县纆豆将军庙 王知古
为狐招婿

卷下十八则 (1186)

崆峒山神仙灵迹 高平县所见 陈璠临刑赋诗 郟城令
陆存遇贼偷生李庭妻崔氏骂贼被杀 夏侯楨黠女灵皇甫
枚为祷乃免 殷保晦妻封氏骂贼死 广明庚子大风雨之
异 李仲吕祷尧祠以乌马驹人为献 黑水将军灵异 刘
刺夫家怪异 郑大王聘严郃女为子妇 李约遇老父求负
侯元违神君之戒兵败见杀 张谋孙凿池犯太岁 周撞
子 鱼玄机笞毙绿翘致戮 岷阳峰池雨征 暴风拔旆李
钧不终

逸文 (1198)

三水小牘卷上

赵知微雨夕登天柱峰玩月

九华山道士赵知微，乃皇甫玄真之师，少有凌云之志。入兹山，结庐于凤凰岭前。讽颂道书，炼志幽寂。蕙兰以为服，松柏以为粮。隐迹数十年，遂臻玄牝。由是好奇之士多从之。玄真既申弟子礼，服勤执敬，亦十五年。至咸通辛卯岁，知微以山中炼丹须西土药者，乃使玄真来京师，寓于玉芝观之上清院。皇甫枚时居兰陵里第，日与相从，因询赵君事业。玄真曰：“自居师门，人不见其惰容。尝云：‘分杯结雾之术，化竹钓鲈之方，吾久得之，固耻为耳。’去岁中秋，自朔霖霪，至于望夕，玄真谓同门生曰：‘甚惜良宵而值苦雨。’语顷，赵君忽命侍童曰：‘可备酒果。’遂遍召诸生，谓曰：‘能升天柱峰玩月不？’诸生虽强应，而窃以为浓阴驶雨如斯，若果行，将有垫巾角、折屐齿之事。少顷，赵君曳杖而出，诸生景从。既辟荆扉，而长天廓清，皓月如昼。扞萝援箬，及峰之巅，赵君处玄豹之茵，诸生藉芳草列侍。俄举卮酒，咏郭景纯《游仙诗》数篇。诸生有清啸者、步虚者、鼓琴者，以至寒蟾隐于远岑，方归山舍。既各就榻，而凄风苦雨，暗晦如前。众方服其奇致。”玄真棋格无敌，黄白术复得其玄妙。壬辰岁春三月，归于九华，后亦不更至京洛。

韩文公从大圣讨仇

韩文公之寝疾也，名医良药，日进有加，而无瘳。忽宵中惊怖，既寤，而汗沾衾裯。命侍人扶坐，小君问之，良久曰：“向来梦神人长丈余，金铠持戟，直入寝门。我不觉降阶拜之。自称大圣，瞋目谓我曰：‘睢邃骨税国世与韩为仇，吾欲讨之不能，如何？’我跪答曰：‘愿从大圣讨焉。’”不旬日而文公薨。果从其请矣。

元稹烹鲤得镜

丞相元稹之镇江夏也，尝秋夕登黄鹤楼，遥望河江之湄，有光若残星焉。乃令亲信某往视之。某遂棹小舟，直诣光所，乃钓船中也。询彼渔者，云：“适获一鲤，光则无之。”亲信乃携鲤而来。既登楼，公庖人剖之，腹中得镜二，如古大钱；以面相合，背则隐起双龙，虽小而鳞鬣爪角悉具。既莹，则常有光耀。公宝之，置卧内巾箱中。及相公薨，镜亦亡去。

永福湖水变血

荥阳郡城西有永福湖，引郑水以注之。平时绕岸皆台榭花木，乃太守郊劳班饯之所。西南埭多修竹乔木，则故徐帅崔常侍彦曾别业也。当咸通中，庞勋之作变，崔公为所执也，湖水赤如凝血者，三日而复。未几而其家凶问至。余光启初寓居郑地，故得之。昔读本朝书，见河间王之征辅公柘也，江行，舟中宴群帅，命左右以金碗酌江水。将饮之，水忽化为血。合坐失色。王徐曰：“碗中之血，公柘授首之征。”果破之。则祸福之难明也如是。

冠盖山获古铜斗

余温泉别业有田客。咸通中，因耕于庄前冠盖山之阴，获古铜斗，长二尺余，其魁方而下杀，柄曲且圆。既治之，四周皆隐起麟凤龟龙之状，标有异字十。访于明篆籀者，亦不能详。余思之：古史云：“秦皇所幸，令望气者望有佳气处，辄瘞奇物以厌当之。”此其是乎？而庄后横冈，发自紫逻。联鸣皋而东，洎庄之左，已延袤数十里矣。庄西二里许，旧掘沟三道以断厥势，亦类此也，故书。

风卷曝纸如雪

唐文德戊申岁，巨鹿郡南和县街北有纸坊，长垣悉曝纸。忽有旋风自西来，卷壁纸略尽，直上穿云，如飞雪焉。此兵家大忌也。夏五月，郡守死。

蛇鼠斗

乾宁末，初峡师蛇鼠斗于南门之外，观者如堵。蛇死而鼠亡去。未旬而峡师遇祸，则知内蛇死而郑厉入，群鼠奔而蒲山亡。妖由人兴，可为戒惧。

白角栳之异

唐张应自荣梗命至河内郡。涉九鼎渡，所乘小驷惊逸及北岸。视后足有物萦绕，状如大螾，绛色，乃抽佩刀断于地；辄复相续，坚缩如白角栳，红影若缕。横络之，遂置诸橐中。事毕而还，复渡河。至河阴，天景燉蒸。憩于园井，就之灌濯，因与园叟话之。取角栳置盆水上，忽黑气渤兴，浓云四合，狂电

雷霆，雨雹交下，食顷方霁，盆洞而栉已亡。

埋蚕受祸

唐咸通庚寅岁，洛师大饥，谷价腾贵，民有殍于沟塍者。至蚕月而桑多为虫食，叶一斤直一铖。新安县慈涧店北村民王公直者，有桑数十株，特茂盛荫翳。公直与其妻谋曰：“歉俭若此，家无见粮。徒极力于此蚕，尚未知其得失。以我计者，莫若弃蚕，乘贵货叶，可获钱千万，蓄一月之粮，则接麦矣，岂不胜为馁死乎？”妻曰：“善。”乃携插坎地，养蚕数箔瘞焉。明日凌晨，荷桑叶诣都市鬻之，得三千文，市彘肩及饼饵以归。

至徽安门，门吏见囊中殷血连洒于地，遂止诘之。公直曰：“适卖叶得钱，市彘肩及饼饵贮囊，无他物也。”请吏搜索之。既发囊，唯有人左臂，若新支解焉。群吏乃反接送于居守，居守命付河南府。尹正琅琊王公凝令纲纪鞠之，具款云：“某瘞蚕卖桑叶市肉以归，实不杀人，特请检验。”尹判差所由监令就村验埋蚕处。所由领公直至村，先集邻保责手状，皆称实知王公直埋蚕，别无恶迹。乃与村众及公直同发蚕坑，中有箔角一死人，而阙其左臂。取得臂附之，宛然符合。遂复领公直诣府白尹。尹曰：“王公直虽无杀人之辜，且有坑蚕之咎。法或可恕，情在难容。蚕者，天地灵虫，绵帛之本。故加剿绝，与杀人不殊。当置严刑，以绝凶丑。”遂命于市杖杀之。使验死者，则复为腐蚕矣。

韦玘马祸

京兆韦玘，小逍遥公之裔，世居孟州汜水县庄。性不喜书，好驰骋田弋，马有蹄啮不可羁勒者则市之。咸通末，因来

汜水，饮于市。酣歌之际，忽有鬻白马者，曰：“此极骏。”玘乘之于衢，曰：“善，可著鞭者。”遂市之。日宴乘归，御之铁鞭。一仆以他马从，既登东原，绝驰十余里，仆不能及。复遗铁鞭，马逸不能止，迅越藜莽沟畎，而玘酒困力疲，度必难禁矣。马方骤逼大桑下，玘遂跃上高枝中，以为无害矣。马突过数十步，复来桑下，瞋目仰视玘，而长鸣躩地。少顷，啮其桑本，木柿落如掌。卧即或啮草于十步五步内。旋复来啮不已，桑本将半焉。玘惧其桑之颠也，遥望其左数步外有智井，伺马之休于茂草，乃跳下，疾走投井中。才至底，马亦随入，玘与马俱殒焉。

王玄冲登华山莲华峰

咸通癸巳岁，余从鼎臣兄自汝入秦。冬十二月，宿于华野狐泉店。鼎臣兄与余同登南坡兰若，访主僧曰义海。因话三峰事，海曰：去秋有士人王玄冲者，来自天姥，云游涉名山，亦尽东南之美矣。惟有华山莲华峰，今则方伺一登耳。计其五千仞为一旬之程，既上当爇烟为信。翌日，发笈取一药壶并火金以去。及期，海至桃林以俟。数息间，有白烟欻起莲华峰，海秘之不言。后二旬而玄冲至，言曰：“前者既入华阳山，寻微径至莲华峰下。初登虽峻险，犹可重足一迹；既及峰三分之一，则劣容半足。乃以死誓志，作气而登。时遇石室，上下悬绝，则有萝葛及石发垂下。接之以升，果一旬而及峰顶。顶广约百亩，中有池亦数亩，菡萏方盛，浓碧鲜妍，四旁则巨桧乔松。池侧有破铁舟，触之则碎。既周览矣，乃爇火焉。既而循池玩花，探取落叶数片及铁舟寸许怀之。一宿乃下。下之危栗，复倍于登涉时。”海不觉其执玄冲手曰：“君固三清之奇士

也。”于是玄冲尽以莲叶铁舟铁赠海。明日复负笈而去，莫知所终。则尚子寻五岳，亦斯人之徒与。

鲁山尧庙

汝之鲁山县二十里曰鲁山，民讹曰“路山”。则古曰“尧山”也。岳山《续谈助》岳山作山岳。有唐尧庙，故《文选·南都赋》云“甘厥龙而为醢，视鲁山而来迁。奉先帝而追孝，立唐祀于尧山”是也。

卫庆耕田得大珠

卫庆者，汝坟编户也。其居在温泉，家世游惰。至庆乃服田。尝戴月耕于村南古项城之下，倦憩荒陌。忽见白光焰焰起于垆亩中，若星流，庆掩而得之。遂藏诸怀，晓归视之，乃大珠也。其径寸五分，莹无纤翳。乃衣以缣囊，絨之漆匣。会示博物者，曰：“此合浦之宝也。得蓄之，纵未贵而当富矣。”庆愈宝之。常置于卧内。自是家产日滋，饭牛四百蹄，垦田二千亩，其丝枲他物称是，十年间郁为富家翁。至乾符末，庆忽疾。虽医巫迭进，莫有征者，逾月病且亟。忽闻枕前铨然有声，庆心动，使开匣，珠有墨若缕，色如墨矣。数日而卒，珠亦亡去。自是家日削，子复不肖，货鬻以供菹酒之费。未释丧，室已如悬罄矣。

董汉勋宴阵没同僚

汝坟部将董汉勋，善骑射，力兼数人，赅捷能斗。累戍于西北边，羌人惮之。乾符丙申岁，为汝之龙兴镇将。忽一日，谓其妻曰：“来日有十余故人相访，可丰备酒食。”其家以为常

客也。翼日，盛饰厅事。至辰巳间，汉勋束带出镇门，向空连拜，或呼行第，或呼字，言笑揖让而登厅。其家大愕，具酒食若陈祭焉。既罢，其妻诘之，汉勋曰：“皆曩日边上阵没同侪也。久别一来耳，何异之有？”后汉勋亦无恙。

至明年秋八月晦，青土贼王仙芝数万人奄至。时承明之代，郡国悉无武备。是日，郡选锐卒五百人，令勇将龔洪主之。出郡东二十里苦慕店，尽为贼所禽，唯一骑走至郡。郡人大惊，遂闭门登陴，部分固守。汉勋以五百人据北门。九月朔旦，贼至合围，一鼓而陷南门，执太守王镣。汉勋于北门乘城苦战，中矢者皆应弦饮羽，所杀数十人。矢尽，贼已入，汉勋运剑复杀数十人。剑既折，乃抽屋椽复杀数十人。日夕饥疲，为兵所殄。贼帅亦嗟异焉。

赵将军凶宅

许都城西之北阨，有赵将军宅。主父既没，子孙流移，其处遂凶，莫敢居者。亲近乃榜于里门曰：“有居得者便相奉。”

乾符初，许有游氏子者，性刚悍，赳捷过人，见榜曰：“仆猛士也，纵其妖异，必有以制之。”时盛夏既夕，携剑而入。室宇深邃，前庭广袤。游氏子设簟中庭，绋绌而坐。一鼓尽，阒寂无惊，游氏子倦，乃枕剑面堂而卧。再鼓将半，忽闻轧然开后门声，蜡炬齐列；有役夫数十，于堂中洒扫。辟前轩，张朱帘绣幕，陈筵席，宝气异香，馥于檐楹。游氏子心谓此必小魅耳，未欲迫之，将观其终。少顷，执乐器，纁朱紫者数十辈，自东廊升阶；歌舞妓数十辈，自后堂出。入于前堂，紫衣者居前，朱绿衣、白衣者次之，亦二十许人；言笑自若，揖让而坐。于是丝竹合奏，飞觞举白，歌舞间作。游子欲前突禽其渠魁，将起，乃觉

髀间为物所压,冷且重,不能兴;欲大叫,口哆而不能声。但观堂上欢洽,直至严鼓方散。灯火既灭,寂尔如初。游氏子骇汗心悸,匍伏而出。至里门,良久方能语其事。后卒无敢居者。

鲁县纥豆将军庙

汝州鲁县,元魏时西广州也。刺史纥豆陵层,雄勇有智略。及卒,将吏奉遗旨窆于子城南之左却敌上。今县治其中,于却敌前立庙,题云“纥豆将军”,岁时奉祀焉。

王知古为狐招婿

咸通庚寅岁,卢龙军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张直方,抗表请修入觐之礼,优诏允焉。先是,张氏世莅燕土,民亦世服其恩。礼燕台之嘉宾,抚易水之壮士,地沃兵庶,朝廷每姑息之。洎直方之嗣事也,出绮纨之中,据方岳之上,未尝以民间之休戚为意。而酣酒于室,淫兽于原;巨赏狎于皮冠,厚宠集于绿帟。暮年而三军大怨,直方稍不自安。左右有为其计者,乃尽室西上。至京,懿宗授之左武卫大将军。而直方飞苍走黄,莫亲微道之职。往往设罟置于通衢,则犬彘无遗,臧获有不如意者立杀之。或曰:鞶鞶之下,不可专戮。其母曰:“尚有尊于我子者耶?”则僭秩可知也。于是谏官列状上请收付廷尉,天子不忍置于法,乃降为燕王府司马,俾分务洛师焉。直方至东都,既不自新,而慢游愈极。洛阳四旁,翫者、攫走者见皆识之,必群噪长嗥而去。

有王知古者,东诸侯之贡士也。虽薄涉儒术,而素不中春官选。乃退处于三川之上,以击鞠飞觞为事,遨游于南邻北里间。至是有介绍于直方者,直方延之,睹其利喙贍辞,不觉前

席，自是日相狎。壬辰岁冬十一月，知古尝晨兴，僦舍无烟，愁云塞望，悄然弗怡，乃徒步造直方第。至则直方急趋将出，曰：“能相从乎？”而知古以祁寒有难色。直方顾小童曰：“取短皂袍来，请知古衣之。”知古乃上加麻衣焉，遂联辔而去。出长夏门，则微霰初零，由阙塞，而密雪如注，乃渡伊水而东，南践万安山之阴麓。而鞬弋之获甚夥，倾羽觞，烧兔肩，殊不觉有严冬意。乃雾开雪霁，日将夕焉。忽有封狐突起于知古马首，乘酒驰之，数里不能及，又与猎徒相失。

须臾，雀噪烟暝，莫知所如。隐隐闻洛城暮钟，但彷徨于古陌樵径之上。俄而山川黯黯，若一鼓半，试长望，有炬火甚明，乃依积雪光而赴之。复若十余里，至则乔木交柯，而朱门中开，皓壁横亘，真北阙之甲第也。知古及门下马，将徙倚以达旦，无何，小驷顿辔。阍者觉之，隔壁而问阿谁，知古应曰：“成周贡士太原王知古也。今旦有友人将归于崆峒旧隐者，仆饯之伊水滨，不胜离觞，既掺袂，马逸复不能止，失道至此耳。迟明将去，幸无见让。”阍曰：“此南海副使崔中丞之庄也。主父近承天书赴阙，郎君复随计吏西征，此惟闺闾中人耳，岂可淹久乎？某不敢去留，请问于内。”知古虽怵惕不宁，自度中宵矣，去将安适，乃拱立以次。

少顷，有秉蜜炬自内至者，振管辟扉，引保母出。知古前拜，仍述厥由。母曰：“夫人传语，主与小子皆不在家，于礼无延客之道。然僻居于山藪接畛，豺狼所嗥，若复固拒，是见溺而不援也。请舍外厅，翌日可去。”知古辞谢，从保母而入。过重门侧厅所，栾栌宏敞，帷幙鲜华，张银灯，设绮席，命知古坐焉。酒三行，复陈方丈之饌，豹胎魴腴，穷水陆之美，保母亦时来相勉。食毕，保母复问知古世嗣宦族及内外姻党，知古具言

之。乃曰：“秀才轩裳令胄，金玉奇标；既富春秋，又洁操履，斯实淑媛之贤夫也。小君以钟爱稚女，将及笄年，尝托媒妁为求佳对久矣。今夕何夕，获遘良人，潘杨之睦可遵，凤凰之兆斯在。未知雅抱何如耳？”知古敛容曰：“仆文愧金声，才非玉润，岂家室为望，惟泥涂是忧。不谓宠及迷津，庆逢子夜，聆好音于鲁馆，逼佳气于秦台。二客游神，方兹莫及；《广记》作莫计。三星委照，唯恐不扬。倘获托彼强宗，眷以佳耦，则生平所志，毕在斯乎。”保母喜，遽浪而入白。复出，致小君之命曰：“儿自移天崔门，实秉懿范。奉蘋蘩之敬，知琴瑟之和。惟以稚女是怀，思配君子，既辱高义，乃叶夙心。上京飞书，路且不远，百两陈礼，事亦非僭。忻慰孔多，倾矚而已。”知古罄折而对曰：“某虫沙微类，分及湮沦。而钟鼎高门，忽蒙采拾，有如白水，以奉清尘，鹤企鳧趋，唯待休旨。”知古复拜。保母戏曰：“他日锦雉之衣欲解，青鸾之匣全开，貌如月华，室若云邃，此际颇相念否？”知古谢曰：“以凡近仙，自地登汉，不有所举，谁能自媒？谨当铭彼襟灵，志之绅带，期于没齿，佩以周旋。”复拜。少时，则燎沉当庭，良夜将艾，保母请知古脱服以休。既解麻衣，而皂袍见，保母诮曰：“岂有逢掖之士而服短后之衣也？”知古谢曰：“此乃假之于与所游熟者，固非己有。”又问所从，答曰：“乃卢龙张直方仆射所借耳。”保母忽惊叫仆地，色如死灰。既起，不顾而走，入宅，遥闻大叱曰：“夫人差事宿客，乃张直方之徒也！”复闻夫人者叫曰：“火急斥去，无启寇仇！”于是婢子小竖辈群出，秉猛炬，曳白梲而登阶。知古偃蹇于庭中，四顾逊谢，詈言狎至，仅得出门，才出，已横门阖扉，犹闻喧哗未已。

知古愕立道左，自怛久之，将隐颓垣，乃得马于其下，遂驰去。遥望大火若燎原者，乃纵辔赴之，则输租车方饭牛附火

耳。询其所，则伊水东草店之南也。复枕簪假寐，食顷，而震方洞然，心思稍安。乃扬鞭于大道，比及都门，已有张直方骑数辈来迹矣。遥至其第，既见直方，而知古愤懣不能言。直方慰之，坐定，知古乃述宵中怪事。直方起而抚髀曰：“山魃木魅，亦知人间有张直方也。”且止知古，复益其徒数十人，皆射皮饮羽者，享以卮酒豚肩，与知古复南出。既至万安之北，知古前导，残雪中马迹宛然。直诣柏林下，则碑板废于荒坎，樵苏残于茂林，中列大冢十余，皆狐兔之窟宅，其下成蹊。于是直方命四周张罗彀弓以待，内则束缁荷锛，且掘且熏。少顷，群狐突出，焦头烂额者，置罗罟挂者，应弦饮羽者，凡获狐大小百余头。以其尸归。

三水人曰：嗟乎王生，生斯世不谐而为狐貉所侮，况其大者乎？向若无张公之皂袍，则强死秽臙之穴矣。余时在洛敦化里第，于庠集中博士渤海徐公说为余言之，岂曰语怪。以摭奇文，故传言之。

三水小牘卷下

崆峒山神仙灵迹

汝州临汝县南十八里，广成坡之西垠，有小山。山曰崆峒，即黄帝访道之地，广成子所隐也。祠在山东麓，堂上广成子像，戴独角巾，被紫霞衣，二侍童而已。重门之右有碑，刺史陆长源文。其颠洞穴如盎，将有大风雨，则白犬自穴出，田夫以为候，亦名山曰玉犬峰。耆老云：“若九春三秋，天景清丽，必有素雾自山岳起。须臾，粉堞青甍，弥亘数里，楼殿辚辚，花木绚烂。数息中，雾势漫散，不复见矣。庸辈不知神仙窟宅，谓广成化城，乃里谈也。”

高平县所见

光启中，僖宗在梁州。秋九月，皇甫枚将赴调行在，与所亲裴宜成者偕行。十月，自相州西抵高平县。县西南四十里，登山越玉溪。其日行旅稍稀，烟云昼晦，日昃风劲。惑于多歧，上一长坂，下视有茆屋数间，槿篱疏散；其中有喧语声，乃延望之。少顷，有村妇出自西厢之北，著黄故衣，蓬头败屨，连呼之不顾，但俯首而复入。乃循坡东南下，得及其居。至则荆扉横葛紫带其上，茨棘罗生于其庭，略无人踪，如涉一二年者矣。枚与裴生愕立久之。复登坂长望，见官道有人行，乃策蹇驴赴之。至则邮吏将往端氏县者也，乃与俱焉，是

夜宿端氏。

陈璠临刑赋诗

陈璠者，沛中之卒徒也，与故徐帅时浦少结军中兄弟之好。及浦为支详所任，璠亦累迁右职。黄巢之乱，支辟简劲卒五千人，命浦总之而西，璠为次将。浦自许昌趋洛下，璠以千人反平阴，浦乃矫称支命追兵回，于是引师与璠合屠平阴，掠圃田而下及沛。支虑其变，郊劳，及解甲，盛设厚赂之。浦乃令其亲讽支曰：“军前不安，民望见迫，且请公解印以厌众心。”支力不能制，乃率其孥出居大彭馆，浦自称留后。璠谓浦曰：“支尚书惠及沛人，若不杀之，将貽后悔。”浦不可，璠固请，与浦往复十余。浦怒曰：“自看自看。”璠乃诈为浦命谓之曰：“请支行李归阙下。”支以为诚也，翌日，遂发。璠伏甲于七里庭，至则无少长皆杀之。沛人莫不流涕。其后浦受朝命，乃表璠为宿州太守。璠性僭酷喜杀，复厚敛淫刑，百姓嗟怨，五年中货贿山积。浦恶之，乃命都将张友代璠，璠怒，不受命。友至，处别第以俟璠出。璠夜率髦俊五百余人围友。迟明，友自领骁果百余人突之。璠溃，与十余骑走出数十里，从骑皆亡，璠弃其马，微服乞食于野。野人有识之者，执以送郡，友繫之往白浦，浦命斩之于郡。璠本粗悍，而朴不知书，临刑忽索笔赋诗曰：

积玉堆金官又崇，未几倏忽变成空。

五年荣贵今何在，不异南柯一梦中。

时以为鬼代作也。

郟城令陆存遇贼偷生李庭妻崔氏骂贼被杀

陆存者，愚儒也。衰白之后，方调授汝州郟城令，时乾符丁酉岁也。是秋，王仙芝党与起自海沂，来攻郡。途经郟城，存微服将遁，为贼所虏。其酋问曰：“汝何等人也？”存给之曰：“某庖人也。”乃命溲面煎油作赅麩者，移时不成，贼酋怒曰：“这汉谩语，把剑来！”存惧，急撮面，两手速拍曰：“祖祖父父，世业世业。”众大笑，释之。时校尉李庭妻崔氏，有殊色，贼至为所掠，将妻之，崔氏大诟曰：“我公卿家女，为士子妻，死乃缘命，岂受草贼污辱！”贼怒，剖其心而食，见者无不洒涕。

夏侯禎黠女灵皇甫枚为祷乃免

汝州鲁山县西六十里小山间有祠曰“女灵观”，其像独一女子焉，低鬟顰蛾，艳冶而有怨慕之色。祠堂后平地怪石围数亩，上擢三峰皆十余丈，森然肖泰华也。询之父老，云：大中初，斯地忽暴风骤雨，襄丘陵震屋瓦，一夕而止，遂有兹山。其神见形于樵苏者曰：“吾商於之女也，帝命有此百里之境，可告乡里为吾立祠于山前，山亦吾所持来者，无旷时祭，当福汝。”乡人遂建祠宫，书祠典，历数世矣。

咸通末，余调补县印吏，实尸尝祭，与同舍生谯国夏侯禎偕行。祭毕，与禎纵观祠内，禎独眷眷不能去，乃索卮酒酌曰：“夏侯禎少年未有配偶，今者仰覩灵姿，愿为庙中扫除之隶，神其鉴乎。”既舍爵，乃归。其夕，夏侯生惆怅不寐，若为阴灵所中。其仆来告，余走视之，则目瞪口呆不能言矣。余谓曰：“得非女灵乎？”禎颌焉。余命吏载楮镪，洁尊席而祷曰：“夫人岳

镇爱女，疆场明祇，致禾黍丰登，戢虎狼暴殄，斯神之任也。今日之祭，乃郡县常祀，某职其事，敢不严恭，岂谓友生不胜饫餮之余。至有慢言黷于神听，岂降之罚耶？亦果其请耶？若降之罚，是以一言而毙一国士，是违好生之德，当专戮之辜，帝岂不降鉴，而使神祇虐《广记》作滋虐。于下乎？若果其请，是以一言舍贞静之道，播淫佚之风，缘张硕而动云辔，顾交甫而解明佩。若九阍一叫，必貽帙箔不修之素，况天下多美丈夫，何必是也。神其听之。”莫讫，夏侯生康豫如故。

殷保晦妻封氏骂贼死

渤海封夫人讳询，字景文，天官侍郎敖孙也。诸兄皆贡士，有声名场。夫人气韵恬和，容止都雅，善草隶，工文章；盛饰则芙蕖出绿波，巧思则柳絮因风起。至于婉静之法，翦制之工，固不学而先知。姻党号为淑女。咸通戊子岁，始从媒赘，移居于殷门故秘省校书保晦遐构。遐构兄，余寮婿也。爱钟自出，姑实亲姨，夙夜蒸蒸，劬劳无怠。广明庚子岁，妖缠黄道，衅起白丁，关辅烽飞，輶轂遐狩。以天府陆海之盛，奄化于鲸鲵腹中。即冬十二月七日也，邦人大溃，校书自永宁里所居，尽室潜于兰陵里萧氏池台，地邻五门，以为贼不复入。至明日，群凶雾合。秘校遂为所俘。贼酋睹夫人之丽，将欲叱后乘以载之。夫人正色相拒，确然不移，诱说万辞，俱瞑目反背而莫顾。日将夕，贼因勃然起曰：“行则保罗绮于百龄，止则取齏粉于一剑！”夫人奋袂骂曰：“狂贼狂贼，我生于公卿高门，为士君子正室，琴瑟叶奏，凤凰和鸣。岂意昊天不容，降此大戾，守正而死，犹生之年。终不负秽抱羞于汝逆竖之手！”言讫，遇害。贼酋既去，秘校脱身来归。侍婢迎门白夫人逝矣，秘校拊

膺失声而前，枕尸于股。大恸良久，挥泪于夫人面曰：“景文景文，即相见。”遂长号而绝。三婢子睹主父主母俱殒，乃相携投浚井而死。

三水人曰：噫！二主二天，实士女之丑行。至于临危抗节，乃丈夫难事，岂谓今见于女德哉！渤海之媛，汝阴之嫔，贞烈规仪，永光于彤管矣。辛丑岁，遐构兄出自雍，话兹事，以余有《春秋》学，命笔削以备史官之阙。

广明庚子大风雨之异

广明庚子岁，余在汝坟温泉之别业。夏四月朔旦，云物暴起于西北隅，瞬息间浓云四塞，大风坏屋拔木，雨且雹，雹有如杯棬者。鸟兽尽殄，被于山泽中。至午方霁，观行潦之内，虾蟹甚众。明日，余抵洛城。自长夏门之北，夹道古槐十拔去五六矣，门之鸱吻亦失矣，余以为非吉征。至八月，汝州召募军李巡光等一千五百人，自雁门回掠东都南市，焚长夏门而去，入蜀。自兹诸夏骚荡矣。上天垂戒，岂虚也哉！

李仲吕祷尧祠以乌马驹人为献

姑臧李仲吕，咸通末，调授汝之鲁山令。为政明练，吏不敢欺。遇旱，请祷群望皆不应，仲吕乃洁斋自祷于县二十里鲁山尧祠，以所乘乌马及驹人张翰为献。祭毕，将下山，云雾暴起，及平泽而大雨，仆马皆暴殒。于是仲吕复设祭，图仆马于东壁。

黑水将军灵异

弋阳郡东南有黑水河，河湑有黑水将军祠。大和初，薛用

弱自仪曹郎出守此郡，为政严而不残。一夕梦赞者云：“黑水将军至。”延之，乃魁梧丈夫，须眉雄杰，介金附鞬。既坐，曰：“某顷溺于兹水，自以秉仁义之心未展，上诉于帝。帝曰：‘汝阴位方崇。’遂授此任。郎中可为立祠河上，当祐斯民。”言訖而寤，遂命建祠设祭。水旱灾沴，祷之皆应。用弱有葛溪宝剑，复梦求之，遂以为赠。仍剝神前柱并匣置之，外设小扉，加扃锁焉。

乾符戊戌岁，大理少卿徐焕以决狱平允，授弋阳郡。秋七月出京，时方霖霖，东道泥泞。历嶠函，度东周，由许蔡，略无霁日。既渡长淮，宿于嘉鹿馆，则弋阳之西境也。时方苦雨凄风，徒御多寒色，焕具酒祈之，其夕乃霁。焕由是加敬，每春秋常祀，必躬亲之。明年冬十月，贼党数千人来攻郡城。焕坚守，城不可拔，乃引兵西入义阳。时有无赖者，以庙剑言于贼裨将，将乃率徒破柱取去。既而晓出纵掠，氛雾四合，莫知所如。忽遇一樵童，遂执之令前导。既越山，雾开，乃义营张周寨也，率与贼遇，尽杀之。张周亲禽其首，解其剑复归诸庙，至今时享不废。

刘刺夫家怪异

彭城刘刺夫，会昌中进士上第，大中年授鄂县尉。卒，妻王氏归其家，居洛阳敦化里第堂之后院。咸通丁亥岁，夜聚诸子侄藏钩食煎饼，厨在西厢，小童籽儿持器下食。时月晦云惨，指掌莫分，籽儿者忽失声仆地而绝。秉炬视之，则体冷面黑，口鼻流血矣。擢发灸指，少顷而苏。复令数夫束缁火循廊之北，于仓后得所持器。仓西则大厕，厕上得一煎饼，溷中复有一饼焉。

郑大王聘严郃女为子妇

许州长葛令严郃，衣冠族也。立性简直，虽羈束于官署，常畜退心。咸通中罢任，乃于县西北境上陞山阳置别业。良田万顷，桑柘成阴，奇花芳草，与松竹交错，引泉成沼，即阜为台，尽登临之志矣。夫人河东裴氏，有三女：长适荥阳郑氏，次适京兆杜氏，幼曰阿珊，特端丽妍莹。乙巳岁，年十五矣。时清明节，严公尽室登陞山。山西岑有郑大王祠，乃于祠中荐酒饌，令诸女纵观，日晚方归。降及山半，旋风忽起于道左，缭绕诸女，尘坌阴晦。众皆惊惧，而阿珊独仆于地，色变不能言，鬢上失金翘。乃扶持而归，召巫者视之。巫译神言曰：“我郑大王也，今聘尔女为第三子妇。”其家遽使赍酒馐纸钱，令巫者诣祠求之。既至，得金翘于神座上，巫者再三请祷，神终言不可。明日，阿珊殒，便凭巫言以达所以，严氏遂令送服玩，设礼筵于祠内。厥后每有所须，必托巫言告其家。严公夫人即余室之诸姑也，故得其实而传之。

李约遇老父求负

咸通丁亥岁，陇西李夷遇为邠州从事。有仆曰李约，乃夷遇登第时所使也，愿捷善行，故常令邮书入京。其秋七月，李约自京还邠，早行数里，鼓方始绝，倦憩古槐下。时月映林杪，余光向明。有一父皤然，偃而曳杖，亦来同坐。既坐而呻吟不绝，良久谓约曰：“老父欲至咸阳，而蹒跚不良于行，若有义心，能负我乎？”约怒不应。父请之不已，约乃谓曰：“可登背。”父欣然而上。约知其鬼怪也，阴以所持哥舒棒自后束之而趋。将及开远门，东方明矣，父数请下，约谓曰：“何相负而见登？”

何相惮而见舍？”束之愈急。父言语无次，求哀请命，约不答。忽觉背轻，有物坠地，视之，乃旧败枢板也，父已化去，掷于里垣下。后亦无咎。

侯元违神君之戒兵败见杀

侯元者，上党郡铜鞮县山村之樵夫也。家道贫窶，唯以鬻薪为事。唐乾符己亥岁，于县西北山中伐薪回，憩谷口旁，有巨石巖然若厦屋。元对之太息，恨己之劳也。声未绝，石割然豁开若洞，中有一叟，羽服乌帽，髯发如霜，曳杖而出。元惊愕，遽起前拜。叟曰：“我神君也。汝何多叹，自可于吾法中取富贵，但随吾来。”叟复入洞中。元从之，行数十步，廓然清朗，田畴砥平，特多异花芳草。数里，过横溪，碧湍流苔，鸳鸯溯洄，其上长梁夭矫如晴虹焉。过溪北，左右皆乔松修篁，高门渥丹，台榭重复。引元之别院，坐小亭上，檐楹阶砌，皆奇宝焕然。及进食行觞，复目皆未睹也。食毕，叟退。少顷，二童揖元诣便室，具汤沐，进新衣一袭；冠带竟，复导至亭上。叟出，命仆设净席于地，令元跪席上。叟授以秘诀数万言，皆变化隐显之术。元素蠢蠢，至是一听不忘。叟戒曰：“汝虽有少福，合于至法进身；然面有败气未除，亦宜谨密自固。若图谋不轨，祸丧必至。且归存思，如欲谒吾，但至心叩石，当有应门者。”元因拜谢而出，仍令一童送之。既出，洞穴泯然如故，视其樵苏已失。

至家，其父母兄弟惊喜曰：“去一旬，谓已碎于虎狼之吻。”元在洞中如一日耳。又讶其服装华洁，神气激扬，元知不可隐，乃为其家人言之。遂入静室中习熟其术，期月而术成，能变化百物，役召鬼魅，草木土石，皆可为步骑甲兵。于是悉收

乡里少年勇悍者为将卒，出入陈旌旂幢盖，鸣鼓吹，仪比列国焉。自称曰“贤圣”，官有三老、左右弼、左右将军等号。每朔望，必盛饰往谒神君。神君必戒以无称兵，若固欲举事，宜待天应。至庚子岁，聚兵数千人，县邑恐其变，乃列上。上党帅高公浚命都将以旅讨之。元驰谒神君请命，神君曰：“既言之矣，但当偃旌卧鼓以应之，彼见兵威若是，必不敢内薄而攻我。志之，慎勿轻接战。”元虽唯唯，心计以为我奇术制之有余，且小者不能抗，后其大者若之何，复示众以不武也。既归，令其党戒严。是夜潞兵去元所据险三十里，见步骑戈甲蔽山泽，甚难之。明方阵而前，元领千余人直突之，先胜后败，酒酣被禽。至上党，繫之府狱，严兵围守。旦视枷穿中惟灯台耳，失元所在。夜分已达铜鞮，径诣神君谢罪。神君怒曰：“庸奴！终违前教，今日虽幸而免，斧钺亦行将及矣。非吾徒也！”不顾而入。郁悒趋出，后复谒神君，虔心叩石，石不为开矣，而其术渐歇。犹为其党所说，是秋，率徒掠并州之大谷；而并骑适至，围之数重。术既不神，遂斩之于阵，其党与散归田里焉。

张谋孙凿池犯太岁

广州刺史张谋孙，虽出于闾茸，有口辩，善心计，累为王府参佐。咸通初，从交广倅，遂为元寮。性贪侈，聚敛不倦。南海多奇货，若犀、象、珠、贝之类，不可胜计。及府罢，北归于汝坟，于郡三十里郁阳驿南汝水之上构别业，穷极华敞。尝凿一池，欲北引官渠水涨之。或曰：此处今年太岁所在也。谋孙诫役夫曰：“掘得太岁则止。”明日及泉，获一土囊，破之，中有物升余，色白如粟粒，忽跳跃四散而隐。谋孙遂中暴病，信宿

而卒。

周 撞 子

唐广明岁，薛能失律于许昌，都将周岌代之。明年，宰相王徽过许，谓岌曰：“昔闻贵藩有部将周撞子，得非司空耶？何致此号？”岌愧赧良久，答曰：“岌出身走卒，实蕴壮心。每有征行，不避锋剑，左冲右捩，屡立微功，所以军中有此名号。”王笑，复谓岌曰：“当时扑落涡河里，可是撞不著耶？”岌顷总许卒征徐，方为贼所败，溺于涡水，或拯之，仅免。故有此言。

鱼玄机答毙绿翘致戮

西京咸宜观女道士鱼玄机，字幼微，长安倡家女也。色既倾国，思乃入神，喜读书属文，尤致意于一吟一咏。破瓜之岁，志慕清虚，咸通初，遂从冠帔于咸宜，而风月赏玩之佳句，往往播于士林。然蕙兰弱质，不能自持，复为豪侠所调，乃从游处焉。于是风流之士争修饰以求狎，或载酒诣之者，必鸣琴赋诗，间以谑浪，懵学辈自视缺然。其诗有“绮陌春望远，瑶徽秋兴多”。又“殷勤不得语，红泪一双流”。又“焚香登玉坛，端简礼金阙”。又云：“多情自郁争因梦，仙貌长芳又胜花。”此数联为绝矣。

一女僮曰绿翘，亦特明惠有色。忽一日，机为邻院所邀，将行，诫翘曰：“无出。若有熟客，但云在某处。”机为女伴所留，迨暮方归院。绿翘迎门曰：“适某客来，知炼师不在，不舍辔而去矣。”客乃机素相昵者，意翘与之狎。及夜，张灯扃户，乃命翘入卧内，讯之。翘曰：“自执巾盥数年，实自检御，不令

有似是之过，致忤尊意。且某客至，款扉，翹隔闔报云‘炼师不在’。客无言，策马而去。若云情爱，不蓄于胸襟有年矣，幸炼师无疑。”机愈怒，裸而笞百数，但言无之。既委顿，请杯水酹地曰：“炼师欲求三清长生之道，而未能忘解佩荐枕之欢，反以沉猜，厚诬贞正，翹今必死于毒手矣。无天则无所诉，若有，谁能抑我强魂？誓不蠢蠢于冥莫之中，纵尔淫佚！”言讫，绝于地。机恐，乃坎后庭瘞之，自谓人无知者。时咸通戊子春正月也。有问翹者，则曰：“春雨霁，逃矣。”客有宴于机室者，因洩于后庭，当瘞上，见青蝇数十集于地，驱去复来；详视之，如有血痕，且腥。客既出，窃语其仆。仆归，复语其兄。其兄为府街卒，尝求金于机，机不顾，卒深衔之。闻此，遽至观门覘伺，见偶语者，乃讶不睹绿翹之出入。街卒复呼数卒，携锒共突入玄机院发之，而绿翹貌如生。卒遂录玄机京兆府，吏诘之，辞伏，而朝士多为言者。府乃表列上，至秋，竟戮之。在狱中亦有诗曰：“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明月照幽隙，清风开短襟。”此其美者也。

岷阳峰池雨征

安定郡有岷阳峰，峰上有池，若雨而云起池中若车盖然。故里谚云：“岷山张盖雨滂沱。”

暴风拔旆李钧不终

李钧之莅临汝也，郡当王仙芝大兵之后，民间多警。李钧以兵力单薄，抗疏上闻，诏以昭义军三千五百人镇焉。乾符戊戌岁也，兵至，营于郡西郭。明年春，钧节制上党，杂报到，于是镇兵部将排队于州前通衢，率其属入衙，展君臣之礼。忽有

暴风扬尘，起自军门而南，蟠折行伍，拔大旆十余以登。州人愕然而顾，没于天际。明日，州北二十里大牛谷野人得旆以献，帛无完幅，支干皆摺折矣。钧至上党统众出雁门，兵既不戢，暴残居民，遂为猛虎军所杀矣。

三水小牒逸文

温璋，唐咸通壬辰尹正天府。性黠货敢杀，人亦畏其严残，不犯，由是治有能名。旧制：京兆尹之出，静通衢，闭里门；有笑其前道者，立杖杀之。是秋，温公出自天街，将南抵五门，呵喝风生。有黄冠老而且伛，弊衣曳杖，将横绝其间。骑人呵不能止。温公命捽来，笞背二十，振袖而去，若无苦者。温异之，呼老街吏令潜而覘之有何言。复命黄冠扣之，既而迹之。迨暮，过兰陵里，南入小巷，中有衡门，止处也。吏随入关。有黄冠数人出谒甚谨，且曰：“真君何迟也？”答曰：“为凶人所辱。可具汤水。”黄冠前引，双鬟青童从而入；吏亦随之。过数门，堂宇华丽，修竹夹道，拟王公之甲第。未及庭，真君顾曰：“何得有俗物气？”黄冠争出索之，吏无所隐，乃为所录。见真君，吏叩头拜伏，具述温意。真君盛怒曰：“酷吏不知祸将覆族，死且将至，犹敢肆毒于人，罪在无赦！”叱街吏令去。吏拜谢了，趋出；遂走诣府，请见温。时则深夜矣，温闻吏至，惊起，于便室召之。吏悉陈所见，温大嗟惋。明日将暮，召吏引之；街鼓既绝，温微服与吏同诣黄冠所居。至明，吏款扉，应门者问谁，曰：“京兆温尚书来谒真君。”既辟重闺，吏先入拜，仍白曰：“京兆君温璋。”温趋入拜。真君踞坐堂上，戴远游冠，衣九霞之衣，色貌甚峻。温伏而叙曰：“某任总浩穰，权唯震肃，若稍畏懦，则损威声。昨日不谓凌迫大仙，自贻罪戾，故来首服，幸赐矜哀。”真君责曰：“君忍杀立名，专利不厌，祸将行及，犹逞凶

威。”温拜首求哀者数四，而真君终蓄怒不许。少顷，有黄冠自东序来，拱立于真君侧，乃跪启曰：“尹虽得罪，亦天子亚卿，况真君洞其职所统，宜少降礼。”言讫，真君令黄冠揖温升堂，别设小榻令坐，命酒数行，而真君怒色不解。黄冠复启曰：“尹之忤犯，弘宥诚难。然则真君变服尘游，俗士焉识？白龙鱼服，见困豫且。审思之。”真君悄然良久，曰：“恕尔家族，此间亦非淹久之所。”温遂起，于庭中拜谢而去。与街吏疾行至府，动晓钟矣。虽语亲近，亦秘不令言。明年，同昌主薨，懿皇伤念不已，忿药石之不征也，医韩宗绍等四家诏府穷竟，将诛之。而温鬻狱缓刑，纳宗绍等金带及余货凡数千万。事觉，饮鸩而死。（广记）四十九。

东都敬爱寺北禅院大德从谏，姓张氏，南阳人，徙居广陵，为土著姓。身長八尺，眉目魁奇。越壮室之年，忽顿悟真理，遂舍妻子，从披削焉。于是研精禅观，心境明白。不逾十载，耆年宿德，皆所推服。及来洛，遂止敬爱寺。年德并成，缙黄所宗，每赴供皆与宾头卢尊者对食，其为人天钦奉若此。唐武宗嗣历，改元会昌。爱馭凤骖鹤之仪，薄点墨降龙之教，乃下郡国毁塔庙，令沙门复初。谏公乃乌帽麻衣，潜于皇甫枚之温泉别业。后冈上乔木骈郁，巨石砥平，谏公夏日常于中入寂，或补毳事。忽一日，颓云挟雨，霆击石旁大檀。雨至，诸兄走往林中，谏公恬然跌坐，若无所闻者。诸兄致问，徐曰：“恶畜生而已。”至大中初，宣宗复兴内教，谏公归东都故居。其子自广陵来观，适与遇于院门，威貌崇严，不复可识，乃拜而问从谏大德所居。谏公指曰：“近东头。”其子既去，遂阖门不出。其割裂爱刚又如此。咸通丙戌岁夏五月，忽遍诣所信向家，皆谓曰：“善建福业，贫道秋初当远行，故相别耳。”至秋七月朔，清

旦，盥手焚香，念慈氏如来。遂右胁而卧，呼门人玄章等戒曰：“人生难得，恶道易沦。唯有归命释尊，励精梵行，龙花会上，当复相逢。生也有涯，与尔少别。”是日，无疾奄化，年有八十余矣。玄章等奉遗旨送尸于建春门外尸阤林中，施诸鸟兽。三日复视之，肌貌如生，无物敢近。遂覆以饼饵，经宿，有狼狐迹，唯啖饼饵，而丰肤宛然。乃依天竺法闍维讫，收余烬，起白塔于道旁，春秋奉香火之荐焉。《广记》九十七。

唐僖宗之狩于岷蜀也，黄巾尚游魂于三辅。中和辛丑岁，诏丞相晋国公王铎为诸道行营都统，执操旗鼓，乘三峡而下，作镇南燕，为东诸侯节度。又诏军容使西门季玄为都监。秋七月，铎至滑，都监次于临汝，郡当兵道，邮传皆焚，乃舍于龙兴北禅院。其西廊小院，即都监下都押衙何群处之。群，滑人也，世为本军副职。群少凶险，亲姻颇薄之，乃西走上京，以干中贵人，而西门纳焉。至是擢为元从都押衙，戎事一以委焉。群志气骄佚，肉视其从。尝一日，汝州监军使董弘贇令孔目官宋柔，奉启于都监致命。将出，值群方据胡床于门下，怒其不先礼谒也。叱数卒捽以入，击以马挝而遣之。弘贇闻之大恐，笞宋柔数十，仍斥去不复任使；驰书使谢群，群亦无作。复数旬，日将夕，宋柔徒行经寺门，又值群自外将入，瞥见发怒，连叱驺皂录之。入院，候曛黑，杀而支解，纳诸溷中。既张灯，宛见宋柔被发徒跣，浴血而立于灯后。群矍起，奋剑击刺，欻然而灭。厥后夜夜见之。暮秋月，都监迁于荥阳郡，舍于开元寺子城东南隅之地。至是群神情怊恍，渐不自安，乃与其裨将窦思礼等谋叛，将大掠郡中，而奔于江左，都监部曲三百许人皆畏群而唯诺。会太守杜真府符请都监夜宴，启至，群谓思礼等曰：“机不旋踵，时不再来。必发今宵，无贻后悔。”思礼等遂潜

勒部分。至晡时，都监赴宴，群令亲信十数人从，戒曰：“至三更，汝焚六司院门，寺中必举火相应。”其夕一鼓，群假寝帐中，乃梦宋柔向群大叱曰：“吾仇雪矣。”遂惊觉，召思礼语之。对曰：“此乃思也，是何能为？”二鼓将半，乃令其徒擐甲，使一卒登佛殿西大梓树眇子城内。无何，郡都虞候游巡至。僧纲启门，入至殿隅，仰视木杪，心动，命爇炬于下，乃见介者蹲于枝间。方诘所从，群连声谓曰：“走卒疴作，遂逃于上，无他也。”都虞候色变，驰出戒严。群呼思礼等谓曰：“事亟矣，不速行，将为竖子所殄。”乃拥其徒斩东门关而出奔。若走两舍，而群心荡，无所从其适，下稍稍亡去。倦憩水侧，遥闻严鼓声，乃仆射陂东北隅堞也。思礼觉，乃前请启密语，群将耳附之，思礼拔佩刀疾斫群首坠于地，余众大器而散。思礼携群首，迟明归命于都监；贯其罪，使招其散卒焉。《广记》一百二十三。

河东裴光远，唐龙纪己酉岁调授滑州卫南县尉。性贪婪，冒于货贿，严刑峻法，吏民畏而恶之。尤好击鞠，虽九夏蒸郁，亦不暂休息。畜一白马，骏健能驰骋，竟以暑月不胜其役，而致毙于广场之内。有里长王表者，家虽富贍，早丧其妻，唯一子可七八岁，白皙端丽，常随父来县曹。光远见而怜之，呼令入宅，遗以服玩，自是率以为常。光远令所亲谓表曰：“我无子，若能以此儿相饷，当善待汝，纵有大过，亦不汝瑕疵也。”表答曰：“某诚微贱，受制于上，骨肉之间，则无以奉命；况此儿襁褓丧母，岂可复离其父乎？设使以此获罪于明公，亦甘心矣。”光远闻而衔之。后数日，乃遣表使于曹南，使盗待诸境上，杀之，而取其子。大顺辛亥岁春，光远遘疾，逾月委顿。或时若鬼物所中，独言曰：“王表来也，当还尔儿。”又为表言曰：“某虽小吏，慎密未尝有过，反招残贼，规夺赤子。已诉于天，今来请

命。”又为已语：“今还尔儿，与尔重作功德，厚赂尔阴钱，免我乎？”皆曰不可。少顷曰：“马来也。”则代马语曰：“为人乘马自有年限，至于负载驰骤，亦有常程，筋力之劳，所不敢惮。岂有盛夏之月，击鞠不止。毙此微命，实由于君。已诉上天，今来奉取。”又为已语祈之如王表，终不听。数日，光远遂卒。《广记》一百二十三。

外王父中书令晋国公，宣宗朝再启黄阁，不协比于权道。唯以公谅宰大政，四方有所请，碍于德行者，必固争不允，由是征镇忌焉。而志尚典籍，虽门施行马，庭列鳧钟，而寻绎未尝倦。于永宁里第别构书斋，每退朝独处其中，欣如也。居一日，将入斋，唯所爱卑脚犬花鹊从。既启扉，而花鹊连吠，衔公衣却行，叱去复至。既入阁，花鹊仰视，吠转急。公亦疑之，乃于匣中拔千金剑按于膝上，向空祝曰：“若有异类阴物，可出相见。吾乃丈夫，岂慑于鼠辈而相逼耶！”言讫，欻有一物自梁间坠地，乃人也。朱鬣，衣短后衣，色貌黝瘦，顿首再拜，唯曰“死罪”。公止之，且询其来及姓名，对曰：“李龟寿，卢龙塞人也。或有厚赂龟寿令不利于公，龟寿感公之德，复为花鹊所惊，形不能匿。公若舍龟寿罪，愿以余生事公。”公谓曰：“待汝以不死。”遂命元从都押衙傅存初录之。明日诘旦，有妇人至门，服装单急，曳履而抱持襁婴，请于阁曰：“幸为我呼李龟寿。”龟寿出，乃其妻也，且曰：“讶君稍迟，昨夜半自蓟来相寻。”及公薨，龟寿尽室亡去。《广记》一百九十六。

皇甫及者，其父为太原少尹，甚钟爱之，及生如常儿。至咸通壬辰岁，年十四矣，忽感异疾，非有切肌彻骨之苦，但暴长耳，逾时而身越七尺，带兼数围。长喙大嚼，复三倍于昔矣。明年秋，无疾而逝。《广记》二百二十。

东都留守刘允章，文学之宗，气颇高介，后进循常之士，罕有敢及门者。咸通中，自礼部侍郎授鄂州观察使。明年皮日休登第，将归覲于苏台，路由江夏，因投刺焉。刘待之甚厚，至于饗飨有加等。留连累日，仍致宴于黄鹤楼以命之，监军使与参佐悉集后，日休方赴召，已酒酣矣。既登楼，刘以其未至，复乘酒应命，心薄之。及酒数行，而日休吐论纷扰，顿亡礼敬，刘作色谓曰：“吴儿，勿恃蕞尔之才，且可主席。”日休答曰：“大丈夫岂南岳诸刘乎？何倨贵如是。”刘大怒，戟手遥指而诟曰：“皮日休！知鹦鹉洲是祢衡死处不？”日休不敢答，但嵬峨如醉，掌客者扶出。翌日微服而遁于浙左。《广记》二百六十五。

捧砚者，裴至德之家童也。其母曰春红，配驸人高璠而生。一岁，夏日浴之，裸卧于廊庑间，有卑脚犬曰青花，忽来啗儿阴食之。春红闻啼声，狼忙而至，则血流盈席矣。赖至德有良药，封之，百日如故。明年夏，寝之前轩，青花伺人隙复来，并卵又食讫，宛转于地而死，又以前食之药傅之。及愈，为宦者焉，字之曰捧砚，委以内竖之职。至光启丙午，年十余岁矣，裴使外出，遇盗于郑郊，见害。噫！捧砚，童也，再残而无恙。裴以一出而不回者，其故何哉？《广记》二百七十五。

湖南观察使李庾之女奴曰却要，美容止，善辞令。朔望通礼谒于亲姻家，惟却要主之，李侍婢数十莫之偕也。而巧媚才捷，能承顺颜色，姻党亦多怜之。李四子，长曰延禧，次曰延范，次曰延祚，所谓大郎而下五郎也，皆年少狂侠，咸欲烝却要而不能也。尝遇清明节，时纤月娟娟，庭花烂发，中堂垂绣幕，背银缸。而却要遇大郎于樱桃花影中，大郎乃持之求偶，却要取茵席授之，曰：“可于厅之东南隅伫立相待，候堂前眠熟，当至。”大郎既去。至廊下，又逢二郎调之，却要复取茵席授之，

曰：“可于厅中东北隅相待。”二郎既去，又遇三郎束之，却要复取茵席授之，曰：“可于厅中西南隅相待。”三郎既去，又与四郎遇，握手不可解，却要亦取茵席授之，曰：“可于厅中西北隅相待。”四郎皆去。延禧于厅角中屏息以待，厅门斜闭，见其三弟比比而至，各趋一隅，心虽讶之，而不敢发。少顷，却要密燃炬，疾向厅事豁双扉而照之，谓延禧辈曰：“阿堵贫儿，争敢向这里觅宿处。”皆弃所携，掩面而走。却要复从而哈之，自是诸子怀惭，不敢失礼。《广记》二百七十五。《岁时广记》十七。

临淮武公业，咸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参军。爱妾曰非烟，姓步氏，容止纤丽，若不胜绮罗；善秦声，好文笔，尤工击瓠，其韵与丝竹合。公业甚嬖之。其比邻，天水赵氏第也，亦衣纓之族，不能斥言。其子曰象，秀端有文，才弱冠矣，时方居丧礼。忽一日，于南垣隙中窥见非烟，神气俱丧，废食忘寐，乃厚赂公业之阍，以情告之。阍有难色，复为厚利所动，乃令其妻伺非烟闲处，具以象意言焉。非烟闻之，但含笑凝睇而不答。门媪尽以语象，象发狂心荡，不知所持，乃取薛涛笺题绝句曰：

一睹倾城貌，尘心只自猜。

不随萧史去，拟学阿兰来。

以所题密缄之，托门媪达非烟。烟读毕，吁嗟良久。谓媪曰：“我亦曾窥见赵郎，大好才貌，此生福薄，不得当之。”盖鄙武生粗悍，非良配耳，乃复酬篇，写于金凤笺曰：

绿惨双蛾不自持，只缘幽恨在新诗。

郎心应以琴心怨，脉脉春情更拟谁？

封付门媪，令遗象。象启缄，吟讽数四，拊掌喜曰：“吾事谐矣。”又以剡溪玉叶纸赋诗以谢曰：

珍重佳人赠好音，彩笺芳翰两情深。

薄于蝉翼难供恨，密似蝇头未写心。

疑是落花迷碧洞，只思轻雨洒幽襟。

百回消息千回梦，裁作长谣寄绿琴。

诗去旬日，门媪不复来。象忧，恐事泄，或非烟追悔，春夕于前庭独坐，赋诗曰：

绿暗红藏起暝烟，独将幽恨小庭前。

沉沉良夜与谁语，星隔银河月半天。

明日晨起，吟际而门媪来，传非烟语曰：“勿讶旬日无信，盖以微有不妥。”因授象以连蝉锦香囊并碧苔笺。诗曰：

无力严妆倚绣枕，暗题蝉锦思难穷。

近来赢得伤春病，柳弱花欹怯晓风。

象结锦囊于怀，细读小简，又恐烟幽思增疾，乃翦乌丝阑为回简曰：“春日迟迟，人心悄悄。自因窥觐，长役梦魂。虽羽驾尘襟，难于会合；而丹诚皎日，誓以周旋。况又闻乘春多感，芳履违和。耗冰雪之妍姿，郁蕙兰之佳气。忧抑之极，恨不翻飞。企望宽情，无至憔悴。莫孤短韵，宁爽后期。恍惚寸心，书岂能尽。兼持菲什，仰继华篇。”诗曰：

见说伤情为见春，想封蝉锦绿蛾颦。

叩头为报烟卿道，第一风流最损人。

门媪既得回简，径赍诣烟阁中。武生为府掾属，公务繁夥，或数夜一直，或竟日不归，是时适值生入府曹。烟拆书，得以款曲寻绎，既而长太息曰：“丈夫之志，女子之心，情契魂交，视远如近也。”于是阖户垂幌，为书曰：“下妾不幸，垂髻而孤。中间为媒妁所欺，遂匹合于琐类。每至清风朗月，移玉桂以增怀；秋帐冬缸，泛金罍而寄恨。岂期公子，忽贻好音。发华缄而思飞，讽妙句而目断。所恨洛川波隔，贾午墙高。联云不及于秦

台，荐梦尚遥于楚岫。犹望天从素恳，神假微机，一拜清光，九殒无恨。兼题短什，用寄幽怀。”诗曰：

画檐春燕须同宿，洛浦双莺肯独飞？

长恨桃源诸女伴，等闲花里送郎归。

封讫，乃召门姬令达于象。象览书及诗，以烟意稍切，喜不自持，但静室焚香，虔祷以俟。忽一日，将夕，门姬促步而至，笑且拜曰：“赵郎愿见神仙否？”象惊，连问之。传烟语曰：“今夜功曹值府，可谓良时。妾家后庭，郎君之前垣也。若不渝惠好，专望来仪。方寸万里，悉俟晤语。”既曛黑，象乃逾梯而登，烟已令重榻于下。既下，见烟靓妆盛服，立于花下。拜讫，俱以喜极不能言，乃相携自后门入堂中；遂背缸解幌，尽缱绻之意焉。及晓钟初动，复送象于垣下，烟执象泣曰：“今日相遇，乃前生姻缘耳。勿谓妾无玉洁松贞之志，放荡如斯，直以郎之风调，不能自顾。愿深鉴之。”象曰：“挹希世之貌，见出人之心。已誓幽庸，永奉欢狎。”言讫，象逾垣而归。明日，托门媪赠烟诗曰：

十洞三清虽路阻，有心还得傍瑶台。

瑞香风引思深夜，知是蕊宫仙驭来。

烟览诗微笑，因复赠象诗曰：

相思只怕不相识，相见还愁却别君。

愿得化为松下鹤，一双飞去入行云。

封付门媪，仍令语象曰：“赖妾有小小篇咏，不然，君作几许大才面目。兹不盈旬，当得一期于后庭。展微密之思，罄宿昔之心。”以为鬼神不知，天人相助。或景物寓目，歌咏寄情，来往频繁，不能悉载，如是者周岁。无何，烟数以细过挹其女奴，奴阴衔之，乘间尽以告公业。公业曰：“汝慎言，我当伺察之。”后

至直日，乃伪陈状请假。迨夕，如常入直，遂潜于里门；街鼓既作，匍伏而归。循墙至后庭，见烟方倚户微吟，象则据垣斜睇。公业不胜其忿，挺前欲擒，象觉跳去，业搏之，得其半襦。乃入室，呼烟诘之。烟色动声战，而不以实告。业愈怒，缚之大柱，鞭楚血流，但云“生得相亲，死亦何恨”。深夜，公业怠而假寐，烟呼其所爱女仆曰：“与我一杯水。”水至，饮尽而绝。公业起，将复笞之，已死矣，乃解缚，举置阁中，连呼之，声言烟暴疾致殒。后数日，窆于北邙。而里巷间皆知其强死矣。象因变服易名，远窜江浙间。洛阳才士有崔、李二生，常与武掾游处。崔赋诗，末句云：“恰似传花人饮散，空床抛下最繁枝。”其夕梦烟谢曰：“妾貌虽不迨桃李，而零落过之。捧君佳什，愧仰无已。”李生诗末句云：“艳魄香魂如有在，还应羞见坠楼人。”其夕梦烟执手而言曰：“士有百行，君得全乎？何至矜片言苦相诋斥，当屈君于地下面证。”数日李生卒，时人异焉。《广记》四百九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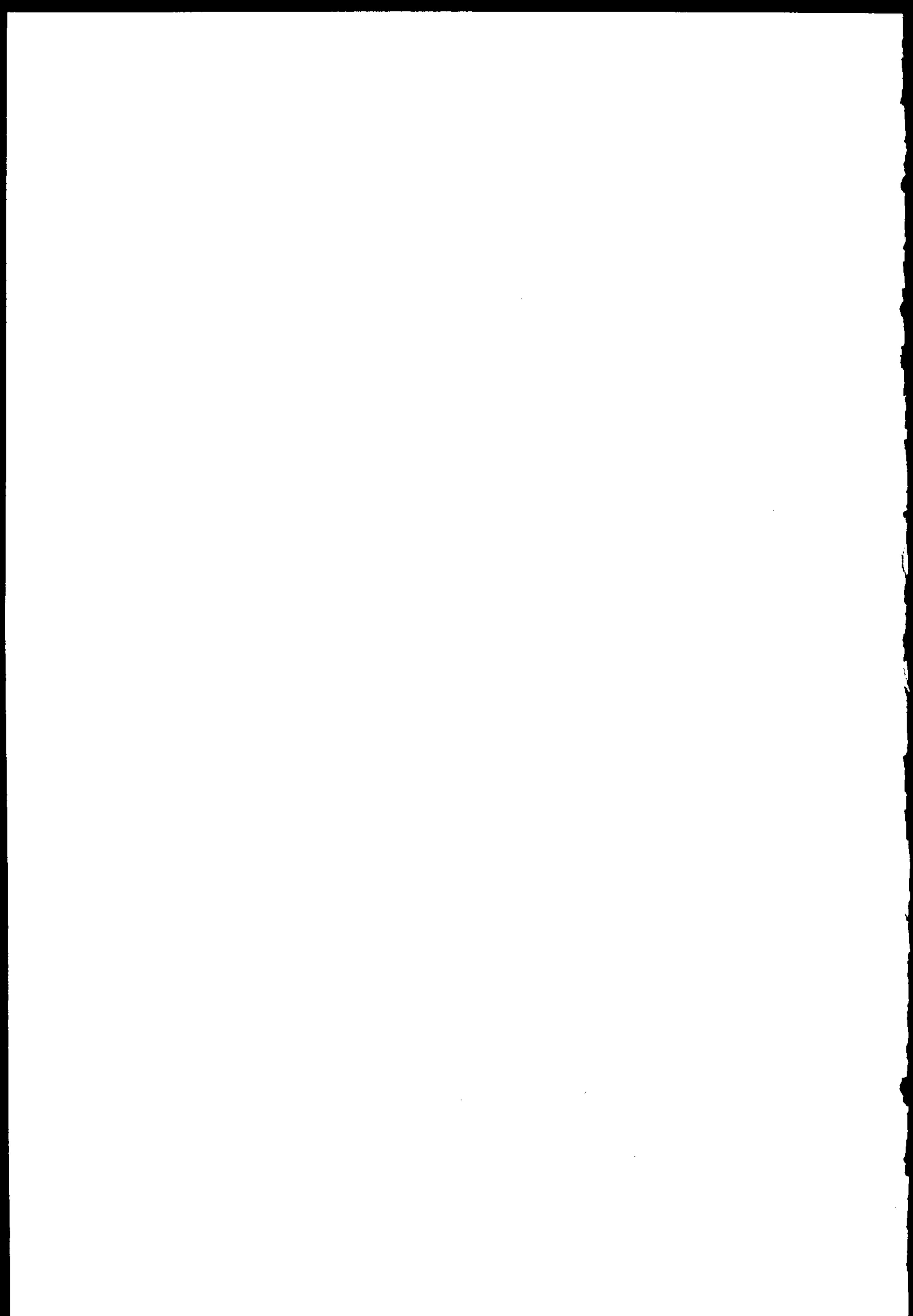
乾符丁酉岁，秋七月，诏以左卫将军刘秉仁为江刺。刘公自京将一橐驼至郡，自风而逸于庐山下。南土无此畜，人睹而大惊，因聚徒击射至毙，乃列状于太守曰：“获庐山精。”刘公讶其事，既至，愀然曰：“此吾橐驼也。”乃命瘞于江埂。《续谈助》。

桂林有韩生，嗜酒，自云有道术。一日，欲自桂过明，同行者二人与俱，止桂林郊外僧寺。韩生夜不睡，自抱一篮，持匏杓，出就庭下。众往视之，则见以杓酌取月光，作倾泻状。韩生曰：“今夕月色难得，我惧他夕风雨夜黑，留此待缓急尔。”众笑焉。明日取视之，则空篮弊杓如故。众益哂其妄。及舟行至邵平，共坐至江亭上，各命仆办治馔膳，多市酒，期醉。适会天大风，日暮，风益急，灯烛不得张。众大闷，一客忽念前夕

事，戏黼韩生曰：“子所贮月光，今安在？”韩生抚掌对曰：“我几忘之。”即狼狽走舟中，取篮杓一挥，则白光燎焉，见于梁栋间。如是连数十挥，一坐遂昼如秋天晴夜，月色潋滟，秋毫皆睹。众乃大呼，痛饮达四鼓。韩生者又酌取而收之篮，夜乃黑如故。《琅邪代醉编》。

松窗杂录

[唐]李濬 编
阳羨生 校点



校点说明

《松窗杂录》，记唐中宗至武宗间宫廷轶事，而以玄宗一朝事迹为多。作者自云“童儿时即历闻公卿间叙国朝故事，次兼多语其遗事特异者，取其必实之迹，暇日缀成一小轴，题曰《松窗杂录》”。所叙故事大多生动传神，然亦有失实之处，类小说家言。

此书的作者，历来说法很多，今较多倾向于李潜一说。李潜，无锡人，诗人李绅之子。僖宗乾符四年（877）自秘书省校书郎入直史馆。六年春乞假南归，編集李绅所作制诏章表等文章，又编撰本书。《顾氏文房小说》中所收的《松窗杂录》为较早刊行的本子。1958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曾据《顾氏文房小说》本标点排印。现即根据中华上编本为基础，参阅《四库全书》本，订正错排，改动了一些标点。

松窗杂录

濬忆童儿时即历闻公卿间叙国朝故事，次兼多语其遗事特异者，取其必实之迹，暇日缀成一小轴，题曰《松窗杂录》。

玄宗先天中再平内难，后以中外无事，锐意政理，好于观书。迨自周汉以来有所未及者，必欲尽举之。帝既勤书，海内之风翕然率化。尤注意于起居注。先天、开元中，皆选当时鸿儒或贞正之士充之。若有举其职者，虽十数年犹载笔螭头，惜不欲去，则迁名曹郎与兼之。自先天元年至天宝十一载冬季，起居注撰成七百卷，内起居注撰成三百卷。内起居注自开元二年春，因上幸宁王宅，叙家人礼，至于乐奏前后，酒食沾贄，上无自专，皆令禀于宁王教。上曰：“大哥好作主人，阿瞞但谨为上客。”上在禁中尝自称阿瞞。以是极欢而罢。明日宁王率岐、薛已下同奏曰：“臣闻起居注必记天子言动，臣恐左右史不得天子闺行极庶人之礼，无以光示万代。臣请自今后臣与兄弟各轮日载笔于乘舆前，得以行在纪叙其事，四季则用朱印联名牒送史馆，然皆依外史例悉上闻，庶明臣等守职如螭头官。”上以八分书日本国纸为答辞甚谨，欣然悉允所奏。自是天宝十载冬季以成三百卷，率以五十幅黄麻为一编，用雕檀轴紫龙凤绫褱。书成，宁王上请自部纳于史阁。上命赐以酒乐，共宴侍臣于史馆。上宝惜是史尤甚，因命别起大阁以贮之。及禄山

陷长安，用严、高计，未□升殿宫，先以火千炬猛焚是阁，不移时灰灭。故玄宗实录百不叙及三四，以是人间传记者尤鲜。禄山谋臣严庄、高尚。

开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药，即今牡丹也。《开元天宝》花呼木芍药，本记云禁中为牡丹花。得四本红、紫、浅红、通白者，上因移植于兴庆池东沉香亭前。会花方繁开，上乘月夜召太真妃以步辇从。诏特选梨园弟子中尤者，得乐十六色。李龟年以歌擅一时之名，手捧檀板，押众乐前欲歌之。上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遂命龟年持金花笺宣赐翰林学士李白，进《清平调》词三章。白欣承诏旨，犹苦宿醒未解，因援笔赋之。“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晓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龟年遽以词进，上命梨园弟子约略调抚丝竹，遂促龟年以歌。太真妃持颇黎七宝杯，酌西凉州葡萄酒，笑领意甚厚。上因调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将换，则迟其声以媚之。太真饮罢，饰绣巾重拜上意。龟年常话于五王，独忆以歌得自胜者无出于此，抑亦一时之极致耳。上自是顾李翰林尤异于他学士。会高力士终以脱乌皮六缝为深耻，异日太真妃重吟前词，力士戏曰：“始谓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拳拳如是？”太真妃因惊曰：“何翰林学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飞燕指妃子，是贱之甚矣。”太真颇深然之。上尝欲命李白官，卒为宫中所捍而止。

玄宗幸东都，偶因秋霁，与一行师共登天宫寺阁。临眺久之，上遐顾凄然，发叹数四，谓一行曰：“吾甲子得终无患乎？”一行进曰：“陛下行幸万里，圣祚无疆。”及西行初至成都，前望

大桥，上举鞭问左右曰：“是桥何名？”节度使崔圆跃马前进曰：“万里桥。”上因追叹曰：“一行之言今果符之，吾无忧矣。”

上好马上击球，内厩所饲者意犹未甚适。会黄幡绰戏语相解，因曰：“吾欲良马久之，而谁能通于《马经》者？”幡绰奏曰：“臣能知之。”且曰：“今三丞相悉善《马经》。”上曰：“吾与三丞相语，政事之外，悉究其旁学，不闻有通《马经》者，尔焉得之？”幡绰曰：“臣日日沙堤上见丞相所乘马皆良马也，以是必知通《马经》。”上因大笑而语他。

上自临淄郡王为潞州别驾，乞假归京师，观时晦迹，尤用卑损。会春暮，豪家子数辈盛酒馔，游于昆明池，选胜方宴。上戎服臂小鹰于野次，因疾驱直突会前，诸子辈颇露难色。忽一少年持酒船唱令曰：“宜以门族官品备陈之。”酒及于上，因大声曰：“曾祖天子，父相王，临淄郡王某也。”诸少年闻之，惊走四散，不敢复视于车服。上因联饮三银船，尽一巨馅，徐乘马而东去。

上初以林邑国进白鸚鵡，惠利之性特异常者，因暇日以金饰之，示于三相。上再三美之。时苏颋初入相，每以忠让励上，因前进曰：“书云：‘鸚鵡能言，不离飞鸟。’臣愿陛下深以为诫。”

何皇后始以色进，及上登位不数年，恩宠日衰。后忧畏之状，愈不自安。然抚下有恩，幸免谗语共危之祸。忽一日泣诉于上曰：“三郎独不记何忠脱新紫半臂，更得一斗面，为三郎生日汤饼耶？何忍不追念于前时！”上闻之戚然改容，有悯皇后之色。由是得延于其恩者三更秋。终以诸妃恩遇日盛，皇后竟见黜焉。后无罪被摈，六宫共怜之。何忠，何后自呼其父名也。

中宗尝召宰相苏瓌、李峤子进见，二丞相子皆童年，上近

抚于赭袍前，赐与甚厚。因语二儿曰：“尔日忆所通书，可奏为吾者言之。”颀应曰：“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峤子失其名。亦进曰：“斫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上曰：“苏瓌有子，李峤无儿。”

德宗命李泌为相，以泌三朝顾遇，礼待信用不与诸宰相等。常于便殿语及玄宗朝，尤惜谬用李林甫，因再三叹息重言曰：“中原之祸，自林甫始也。然以玄宗英特之姿，何始不察耶？”泌因奏曰：“玄宗盛年始初，已历则天、中宗多难之后，虽江充将陷戾园，贾后欲图愍怀，于睿宗之患无以改过也。及降封临淄，旋出入阁，上下鄂杜之间，备闻人间疾苦。又以天纵英姿，志除内难，有汉宣之多异，仗萧王之赤城。故英威一震，奸凶自殒。而夙尚儒学，深达政经，薄汉高马上之言，美武帝更仆之问。自初登宝位，乐近正人。惟帝之难，力所能举。上既勤俭，政事无不施行，又得良臣，天下自化。及东封之后，上每览帝籍，有自多之言。用声色为娱，渐堂阶之峻。故古语曰：‘贫不学俭而俭自来，富不学奢而奢自至。’若以勤俭为志，则臣下守法，官无邪人。及嗜欲稍深，则政亦息矣。故林甫善为承迎上意，招顾金玉，托庇左右，安国委相之迹如是，则百吏可知。是以扬雄言：昔武帝运帑藏之财，填庐山之壑，未为害也。今货入权门，甚于此矣。林甫未厌，仙客继之。昔齐桓以管仲存而霸业成，管仲亡而齐难作，则古人所讽见于深旨。”由是泌屡以是非讽之，上怡然听从，似喜所得。因曰：“相才而又知书，吾高枕矣。”

大和、开成中，有程修己者，以善画得进谒。修己始以孝廉召入籍，故上不甚以画者流视之。会春暮内殿赏牡丹花，上颇好诗，因问修己曰：“今京邑传唱牡丹花诗，谁为首出？”修己

对曰：“臣尝闻公卿间多吟赏中书舍人李正封诗曰：‘天香夜染衣，国色朝酣酒。’”上闻之，嗟赏移时。杨妃方恃恩宠，上笑谓贤妃曰：“妆镜台前宜饮以一紫金盏酒，则正封之诗见矣。”

自大和乙卯岁后，上不乐事，稍闻则必有叹息之音。会幸三殿东亭，因见横廊架巨轴于其上，上谓修己曰：“斯《开元东封图》也。”因命内巨轴悬于东庑下。上举白玉如意指张说辈数人叹曰：“使吾得其中一人来，则吾可见开元矣。”由是惋惜之意见于颜色，遂命进美耐尽爵，促步辇归寝殿。《开成永诸录》中叙上语李右相曰：“吾思天下事难理，则进饮醪酎以自醉解。”

狄仁杰之为相也，有卢氏堂姨居于午桥南别墅。姨止有一子，而未尝来都城亲戚家。梁公每遇伏腊晦朔，修礼甚谨。尝经甚雪多休暇，因候卢姨安否，适见表弟挟弓矢携雉兔来归，膳味进于北堂。顾揖梁公，意甚轻简。公因启姨曰：“某今为相，表弟有何乐从，愿悉力以从其旨。”姨曰：“相自贵尔。有一子，不欲令其事女主。”公大惭而退。

姚崇为相，忽一日对于便殿，举左足不甚轻利。上曰：“卿有足疾耶？”崇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因前奏张说罪状数百言。上怒曰：“卿归中书，宜宣与御史中丞共按其事。”而说未之知，会朱衣吏报午后三刻，说乘马先归。崇急呼御史中丞李林甫，以前诏付之。林甫语崇曰：“说多智谋，是必困之，宜以剧地。”崇构曰：“丞相得罪，未宜太逼。”林甫曰：“公必不忍耶？说当无害。”林甫正将诏付于御史，中路以马坠告假。说之未遭崇构也，前旬月有教授书生私通于侍婢最宠者，会擒得奸状以闻于说。说怒甚，将穷狱于京兆尹。书生励声曰：“睹色不能禁，亦人之常情也。公贵为相，岂无缓急有用人乎？”

斫于一婢女耶？”说奇其言而释之，以侍儿与归。书生一遁迹去，旬月余无所闻知。忽一日，直访于说，忧色满面，且言：“某感公之恩，思有谢者久之。今方闻公为姚相国所构，外狱将具，公不知之，危将至矣。某愿得公平生所宝者，用计于九公主，必能立释之。”说因自历指状所宝之物，书生告云未足解公之难。又凝思久之，忽曰：“近有鸡林郡夜明帘为寄信者。”书生曰：“吾事济矣。”因请手札数行，悉以情言。遂急趋出，逮夜始及九公主邸第，书生具以说旨言之，兼用帘为贖。且请公主曰：“上独不念在东宫时，思必始终恩加张丞相乎？而今反用快不利张丞相之心耶？”明旦公主入谒，具为奏之。上感动，急命高力士就御史台宣前所按事并宜罢之。书生亦不再见张丞相矣。

太尉卫国公为并州从事，到职未旬月，忽有王山人者诣门请谒。公命与坐，乃曰：“某善按冥也。”公初未之奇，因请正寝备几案纸笔香水而已。因令垂帘静伺之，生与公偕坐于西庑下。顷之，王生曰：“可验矣。”纸上书八字甚大，且有楷注曰：“位极人臣，寿六十四。”王生遽请归，竟不知所去。及会昌朝，三策一品，薨于海南，果符王生所按之年。

卫公长庆中在浙右，会有渔人于秦淮垂机网下深处，忽觉力举异于当时。及敛就水次，卒不获一鳞。忽得古铜镜可尺余，光浮于波际。渔人惊取照之，历历尽见五藏六府，营脉动，竦骇神魄，因腕战而坠。渔人偶话于舍旁，遂乃闻之于公，尽周岁万计穷索水底，终不复得。

物之异闻 雷公锁 辟尘犀簪 暖金鱼袋 青龙皮 鄱阳王墓中自动墨研 口中软杖子 龙脑香昆仑子 元先生赠韦丹尚书蛟绡 镂白玉香囊并玉锁子长三尺余 异竹篾长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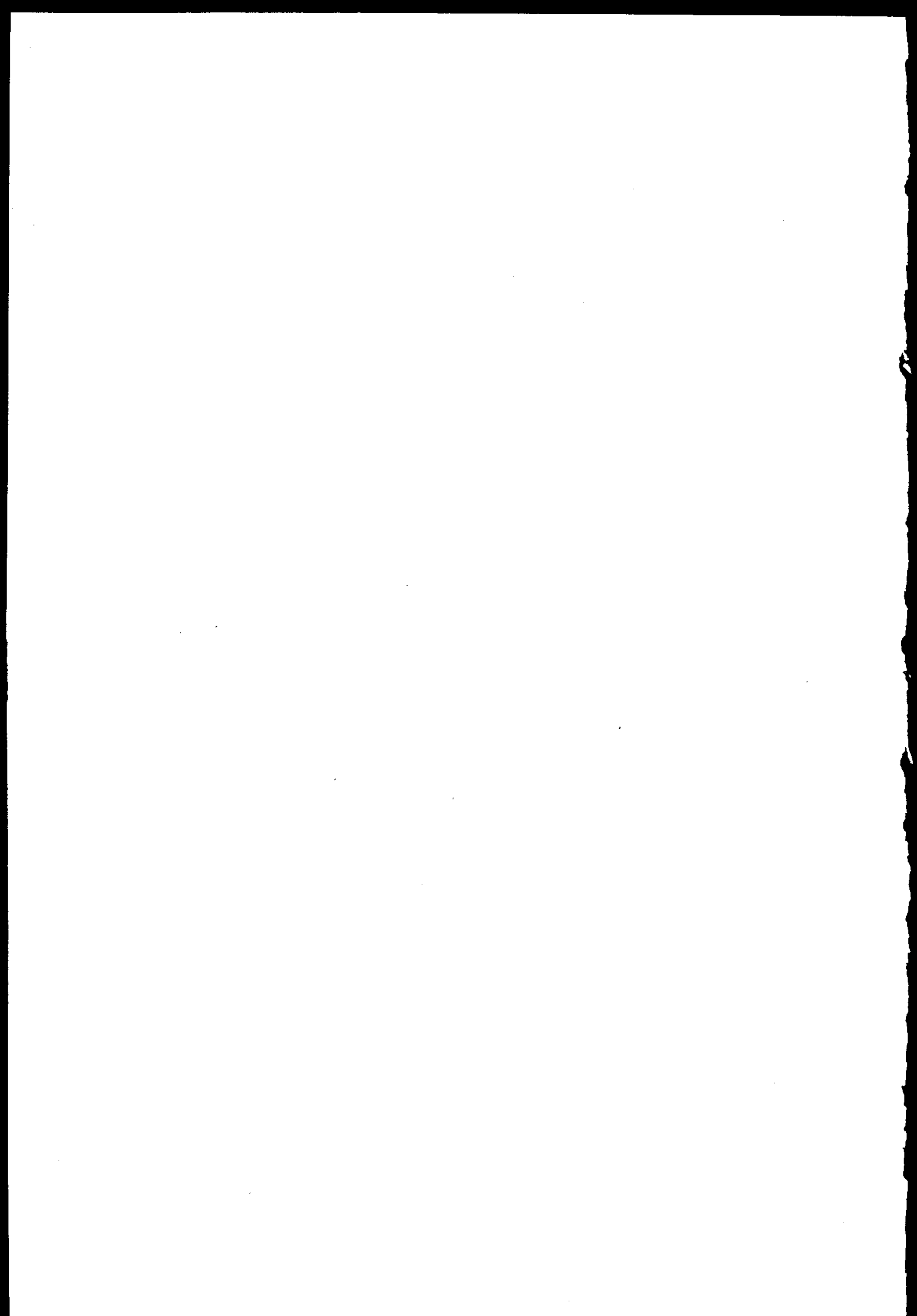
百余尺 黄杨枕文有仙人乘龙形 张公洞翠碧石枕疑中藏上药 海虾蟆牙汉时大司马郎小睢牙象子腹中成二佛象各一轴 桃源洞中仙人棋子 不生涩铁腰带 韦壳尚书梦中所得软罗缬巾 西蜀织成兰亭 厨宾国黄金衣 笔管上镂卢思道《燕行歌》 拂林国雕紫文马脑如小合底写国王□□上又小貌亦类之 白玉剑长二尺余

已上二十一物皆得其所自，或经目识，客有疑问，悉用条注。

开天传信记

[唐]郑縠 撰

丁如明 校点



校点说明

《开天传信记》，唐郑綮（一作郑棨）撰。綮字蕴武，荥阳人。以进士登第，历监察、殿中，仓、户二员外，金、刑、右司三郎中。家贫求郡，出为庐州刺史。后为兵部郎中、知台杂，迁给事中。昭宗时拜相。綮善为诗，多侮剧刺时，故落格调，时号郑五歇后体。及拜相，侃然守道，无复诙谐。以太子少保致仕，昭宗光化二年（899）卒。新旧《唐书》有传。全书记开元天宝故事三十二条，其中神仙志怪者十四条，与《明皇杂录》等雷同者九条。本书《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一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误作《开元传信记》。此书版本有《百川学海》本、《说郛》本、《学津讨原》本、《唐人说荟》本、《荥阳杂俎八种》本等。今以《百川学海》本作底本，校以《学津讨原》本、《唐代丛书》本，《太平广记》收入诸条亦作参校。其中“唐开元末于弘农古函谷关得宝符”条，《百川学海》本语多不词，径以《太平广记》卷一百三十六作底本，以《唐代丛书》本作校。明显误字，据新旧《唐书》及其他各本改正。

开天传信记

余何为者也？累忝台郎，思勤坟典，用自修励。窃以国朝故事，莫盛于开元、天宝之际。服膺简策，管窥王业，参于闻听，或有阙焉。承平之盛，不可殒坠。辄因簿领之暇，搜求遗逸，传于必信，名曰《开天传信记》。斗筭微器，周鼎不节之咎，何已遐乎？好事者观其志、宽其愚，是其心也。

上于藩邸时，每戏游城南韦、杜之间。因逐狡兔，意乐忘返，与其徒十数人，饥倦甚，休息于封部大树下。适有书生延上过其家，家贫，止于村妻、一驴而已。上坐未久，书生杀驴拔蒜备馔，酒肉霏霏。上顾而奇之，及与语，磊落不凡，问其姓名，乃王琚也。自是上每游韦、杜间，必过琚家，琚所谏议合意，益亲善焉。及韦氏专制，上忧甚，独密言于琚，曰：“乱则杀之，又何疑也？”上遂纳琚之谋，戡定祸难。累拜为中书侍郎，实预配享焉。

上于诸王友爱特甚，常思作长枕，与诸王同起卧。诸王有疾，上辄终日不食，终夜不寝，形忧于色。左右或开谕进食，上曰：“弟兄，吾手足也。手足不理，吾身废矣，何暇更思美食安寝邪？”上于东都起五王宅，于上都制“花萼相辉”之楼，盖为诸王为会集宴乐之地。上与诸王靡日不会聚，或讲经义、论理道，间以球猎蒲博、赋诗饮食，欢笑戏谑，未常惰息。近古帝王

友爱之道，无与比也。

开元初，上励精理道，铲革讹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自开远门西行，亘地万余里，入河隍之赋税。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较。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管户一千余万，米一斗三四文，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其瑞叠应，重译麇至，人情欣欣然，感登岱告成之事。上犹惕励不已，为让者数四焉。是时，刘晏年八岁，献《东封书》。上览而奇之，命宰相出题，就中书试验。张说、源乾曜等咸宠荐。上以晏间生秀妙，引晏于内殿，纵六宫观看。贵妃坐晏于膝上，亲为晏画眉总髻髻。宫中人投果遗花者，不可胜数也。寻拜晏秘书省正字。

开元初，山东大蝗。姚元崇请分遣使捕蝗埋之。上曰：“蝗，天灾也，诚由不德而致焉。卿请捕蝗，得无违而伤义乎？”元崇进曰：“臣闻《大田》诗曰‘秉畀炎火’者，捕蝗之术也。古人之之于前，陛下用之于后，古人之之，所以安农；陛下行之，所以除害。臣闻安农，非伤义也。农安则物丰，除害则人丰乐，兴农去害，有国之大事也，幸陛下熟思之。”上喜曰：“事既师古，用可救时，是朕心也。”遂行之。时中外咸以为不可，上谓左右曰：“吾与贤相讨论已定，捕蝗之事，敢议者死！”是岁所司结奏捕蝗虫凡百余万石，时无饥馑，天下赖焉。

上将登封太山，益州进白骡至，洁朗丰润，权奇伟异。上遂亲乘之，柔习安便，不知登降之倦。告成礼毕，复乘而下。才下山坳，休息未久，而有司言白骡无疾而殒。上叹异之，谥曰白骡将军，命有司具槨，叠石为墓，在封禅坛北一里余。于今存焉。

车驾次华阴，上见岳神数里迎谒。上问左右，莫之见。遂

诏诸巫，问神安在。独老巫阿马婆奏云：“三郎，在路左，朱发紫衣，迎候陛下。”上顾笑之，仍敕阿马婆，敕神先归。上至庙，见神囊鞬，俯伏庭东南大柏树下，又诏阿马婆问之，对如上见。上加敬礼，命阿马婆致意，而旋降诏先诣岳，封为金天王，仍上自书制碑文以宠异之。其碑高五十余尺，阔丈余，厚四五尺，天下碑莫比也。其阴刻扈从太子王公以下百官名氏。制作壮丽，巧无伦比焉。

上为皇孙时，风表瑰异，神彩英迈。尝于朝堂叱武攸暨曰：“朝堂，我家朝堂，汝得恣蜂虿而狼顾耶？”则天闻而惊异之，再三顾曰：“此儿气概，终当为吾家太平天子也。”

西凉州俗好音乐，制新曲曰《凉州》，开元中列上献。上召诸王便殿同观。曲终，诸王贺，舞蹈称善，独宁王不拜。上顾问之，宁王进曰：“此曲虽嘉，臣有闻焉：夫音者，始于宫，散于商，成于角、徵、羽，莫不根柢囊橐于宫、商也。斯曲也，宫离而少徵，商乱而加暴。臣闻宫，君也；商，臣也。宫不胜则君势卑，商有余则臣事僭，卑则逼下，僭则犯上。发于忽微，形于音声，播于歌咏，见之于人事。臣恐一日有播越之祸，悖逼之患，莫不兆于斯曲也。”上闻之默然。及安史作乱，华夏鼎沸，所以见宁王审音之妙也。

天宝中，上以三河道险束，漕运艰难，乃旁北山凿石为月河，以避湍急，名曰天宝河。岁省运夫五十万，久无覆溺淹滞之患，天下称之。其河东西径直长五里余，阔四五丈，深三四丈，皆凿坚石。匠人于石得古铁镮，长三尺余，上有“平陆”二字，皆篆文也。上异之，藏于内库。遂命改河北县为平陆县，旌其事也。

上御勤政楼大酺，纵士庶观看。百戏竞作，人物填咽。金

吾卫士白棒雨下，不能制止。上患之，谓力士曰：“吾以海内丰稔，四方无事，故盛为宴乐，与百姓同欢，不知下人喧乱如此，汝何方止之？”力士曰：“臣不能也。陛下试召严安之处分打场，以臣所见，必有可观。”上从之。安之到则周行广场，以手板画地示众曰：“逾此者死！”以是终五日酺宴，咸指其地画曰“严公境界”，无一人敢犯者。

苏瓌初未知颀，常处颀于马厩中，与佣仆杂作。一日，有客诣瓌，候于厅所。颀拥篲趋庭，遗坠文书。客取视之，乃咏昆仑奴诗也。其词曰：“指头十挺墨，耳朵两张匙。”客心异之。久而瓌出，与客淹留。客笑语之余，因咏其诗，并言形貌，问：“何人？非足下宗族庶孽耶？若加礼收举，必苏氏之令子也。”瓌自是稍稍亲之。适有人献瓌兔，悬于廊庑间。瓌乃召颀咏之，立呈诗曰：“兔子死阑殫，持来挂竹竿。试将明镜照，何异月中看。”瓌大惊奇，骤加礼敬。颀由是学问日新，文章盖代。及上平内难，一夕间制诏络绎，无非颀出，代称小许公也。

上封太山回，车驾次上党。路之父老，负担壶浆，远近迎谒。上皆亲加存问，受其献馈，锡赉有差。父老有先与上相识者，上悉赐酒食，与之话旧。故过村部，必令询访孤老丧疾之家，加吊恤之。父老欣欣然，莫不瞻戴叩乞驻留焉。及车驾过金桥，御路萦转，上见数十里间，旌纛鲜洁，羽卫整肃。顾谓左右曰：“张说言：‘勒兵三十万，旌旗千里间。陕右上党，至于太原。’见后土碑。真才子也。”左右皆称万岁。上遂诏吴道玄、韦无忝、陈闳，令同制金桥图。圣容及上所乘照夜白马，陈闳主之；桥梁、山水、车舆、人物、草树、雁鸟、器仗、帷幕，吴道玄主之；狗马、骡驴、牛羊、骆驼、猫、猴、猪豕四足之类，韦无忝主之。图成，时谓三绝焉。

上幸蜀回，车驾次剑门，门左右岩壁峭绝。上谓侍臣曰：“剑门天险若此，自古及今，败亡相继，岂非在德不在险耶？”因驻蹕题诗曰：“剑阁横空峻，銮舆出守回。翠屏千仞合，丹障五丁开。灌木萦旗转，仙云拂马来。乘时方在德，嗟尔勒铭才。”其诗至德二年普安郡太守贾深勒于石壁，今存焉。

贺知章秘书监，有高名，告老归吴中，上嘉重之，每事优异焉。知章将行，涕泣辞上。上曰：“何所欲？”知章曰：“臣有男未有定名，幸陛下赐之，归为乡里荣。”上曰：“为道之要莫若信，孚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卿子必信顺之人也，宜名之曰孚。”知章再拜而受命。知章久而谓人曰：“上何谿我耶？我实吴人，孚乃爪下为子。岂非呼我儿为爪子耶？”

上尝坐朝，以手指上下按其腹。朝退，高力士曰：“陛下向来数以手指按其腹，岂非圣体小不安耶？”上曰：“非也。吾昨夜梦游月宫，诸仙娱予以上清之乐，寥亮清越，殆非人间所闻也。酣醉久之，合奏诸乐以送吾归。其曲凄楚动人，杳杳在耳。吾回，以玉笛寻之，尽得之矣。坐朝之际，虑忽遗忘，故怀玉笛，时以手指上下寻，非不安。”力士再拜贺曰：“非常之事也。愿陛下为臣一奏之。”其声寥寥然，不可名言也。力士又再拜，且请其名。上笑言曰：“此曲名《紫云回》。”遂载于乐章。今太常刻石在焉。

上封太山，进次茌阳旃然河上，见黑龙，命弧矢射之。矢发，龙潜灭，自尔旃然伏流，于今百余年矣。按旃然即济水也，溢而为茌，遂名旃然。《左传》云“楚师济于旃然”是也。

华岳云台观中方之上，有山崛起半瓮之状，名曰瓮肚峰。上赏望，嘉其高迥，欲于峰腹大凿“开元”二字，填以白石，令百余里望见。谏官上言，乃止。

唐开元末，于弘农古函谷关得宝符，白石赤文，正成“乘”字。识者解之云：“乘者四十八，所以示圣人御历之数也。”及帝幸蜀之来岁，正四十八年。得宝之时，天下歌之曰：“得宝耶？弘农耶？弘农耶？得宝耶？”得宝之年，遂改元为天宝。

上幸爱禄山为子，尝与贵妃于便殿同乐。禄山每就坐，不拜上而拜妃。上顾问：“此胡不拜我而拜妃，子意何在也？”禄山奏曰：“胡家即知有母，不知有父也。”上笑而舍之。禄山丰肥大腹，上尝问曰：“此胡腹中何物，其大如是？”禄山寻声应曰：“腹中更无他物，唯赤心尔。”上以言诚而益亲善之。

一行将卒，留物一封，命弟子进于上。发而视之，乃蜀当归也。上初不谕，及幸蜀回，乃知微旨，深叹异之。

罗公远多秘术，最善隐形之法。上就公远，虽传受不肯尽其要。上每与同为之，则隐没人不能知。若自试，或余衣带，或露幞头脚，每被宫人知上所在。上怒，命力士裹以油幞，置榨木下，压杀而埋弃之。不旬日，有中使自蜀道回，逢公远于路，乘骡而笑谓使者曰：“上之为戏，一何谑耶？”

万回师，阆乡人也。神用若不足，谓愚而痴，无所知，虽父母亦以豚犬畜之。兄被戍役安西，音问隔绝。父母谓其诚死，日夕涕泣而忧思也。万回顾父母感念甚，忽跪而言曰：“涕泣岂非忧兄耶？”父母且疑且信，曰：“然。”万回曰：“详思我兄所要者，衣装糗粮巾履之属，悉备之，某将覲焉。”忽一日朝贡所备而往，夕返其家，告父母曰：“兄平善矣。”发书视之，乃兄迹也，一家异之。弘农抵安西万余里，以其万里而回，故谓之“万回”也。居常貌如愚痴，忽有先觉异见，惊人神异也。上在藩邸，或游行人间，万回于聚落街衢高声曰：“天子来！”或曰：“圣人来！”其处信宿间，上必经过徘徊也。安乐公主，上之季妹

也，附会韦氏，热可炙手，道路惧焉。万回望其车骑，道唾曰：“血腥不可近也。”不旋踵而灭亡之祸及矣。上知万回非常人，内出二宫人，日夕侍奉，特敕于集贤院图形焉。

道士叶法善，精于符箓之术，上累拜为鸿胪卿，优礼待焉。法善居玄真观，尝有朝客数十人诣之，解带淹留，满座思酒。忽有人叩门，云：“鞠秀才。”法善令人谓曰：“方有朝寮，未暇瞻晤，幸吾子异日见临也。”语未毕，有一美措傲睨直入，年二十余，肥白可观，笑揖诸公，居末席，抗声谈论，援引古人，一席不测，众耸观之。良久蹙起，如风旋转。法善谓诸公曰：“此子突入，语辩如此，岂非魑魅为惑乎？试与诸公取剑备之。”鞠生复至，扼腕抵掌，论难锋起，势不可当。法善密以小剑击之，随手失坠于阶下，化为瓶榼，一座惊慑，遽视其所，乃盈瓶醪醢也。咸大笑，饮之，其味甚嘉。坐客醉而揖其瓶曰：“鞠生风味，不可忘也。”

上命裴宽为河南尹，宽性好释氏，师事普寂禅师，旦夕造谒焉。居一日，宽诣寂，寂曰：“有少事，未暇款语，且请迟回休憩也。”宽乃屏宾从，止于空室。见寂洁涤正堂，焚香端坐。坐未久，忽闻扣门连声云：“一行天师至。”一行入，诣作礼，礼寂之足。礼讫，附耳密语，其貌绝恭。寂但顾云无不可者，语讫入礼，礼语如是三。寂唯云：“是，是！”一行语讫，降阶入南堂，自阖其扉。寂乃徐命弟子云：“遣声钟，一行和尚灭度矣。”左右疾走视之，一如其言。后寂灭度，宽复衰经。葬之日，徒步出城送之，甚为搢绅所讥也。宽子谔复为河南尹，素好诙谐，多异笔。尝有投牒，误书纸背。谔判云：“者畔似那畔，那畔似者畔，我不可辞与你判，笑杀门前著靴汉。”又有妇人投状争猫儿，状云：“若是儿猫，即是儿猫；若不是儿猫，即不是儿猫。”谔

大笑，判状云：“猫儿不识主，旁我搦老鼠。两家不须争，将来与裴谔。”遂纳其猫儿，争者亦哂。

安禄山初为张韩公帐下走使之吏，韩常令禄山洗足。韩公脚下有黑点子，禄山因洗脚而窃窥之。韩公顾笑曰：“黑子，吾贵相也，独汝窥之，亦能有之乎？”禄山曰：“某贱人也，不幸两足皆有，比将军者黑而加文，竟不知是何祥也。”韩公奇而观之，益亲厚之，约为义儿而加荐宠焉。

无畏三藏初自天竺至，所司引谒于上，上见而敬信焉。上谓三藏曰：“师自远而来，困倦，欲于何方休息耶？”三藏进曰：“臣在天竺国时，闻西明寺宣律师持律第一，愿依止焉。”上可之。宣律禁诫坚苦，焚修精洁。三藏饮酒食肉，言行粗易，往往乘醉而喧，秽污细席。宣律颇不甘心。忽中夜，宣律扞虱，将投于地，三藏半醉，连声呼曰：“律师扑死佛子！”宣律方知是神异人也，整衣作礼，投而师事之。宣律精苦之甚，常夜行道，临阶坠堕，忽觉有人捧承其足。宣律顾视之，乃少年也。宣律遽问：“弟子何人，中夜在此？”少年曰：“某非常人，即毗沙王之子那吒太子也。护法之故，拥护和尚久矣。”宣律曰：“贫道修行，无事烦太子，太子威神自在，西域有可作佛事者，愿太子致之。”太子曰：“某有佛牙，宝事虽久，头目犹舍，敢不奉献。”宣律求之，即今崇圣寺佛牙是也。

太真妃最善于击磬拊搏之音，泠泠然新声。虽太常梨园之能人，莫能加也。上令采蓝田绿玉琢为器，上造篋虞流苏之属，皆以金钿珠翠珍怪之物杂饰之。又铸二金狮子，作拏攫腾奋之状，各重二百余斤，以为趺。其他彩绘缛丽，制作神妙，一时无比也。上幸蜀回京师，乐器多亡失，独玉磬偶在。上顾之凄然，不忍置于前，促令送太常。至今藏于太常正乐库。

上所幸美人，忽梦人邀去，纵酒密会，任饮尽而归，归辄流汗，倦怠忽忽。后因从容尽白于上，上曰：“此必术人所为也，汝若复往，但随宜以物识之。”其夕熟寐，飘然又往。半醉，见石砚在前，乃密印手文于曲房屏风上，寤而具启上。上乃潜以物色，令于诸宫观求之。异日，于东明观得其屏风，手文尚在，道士已遁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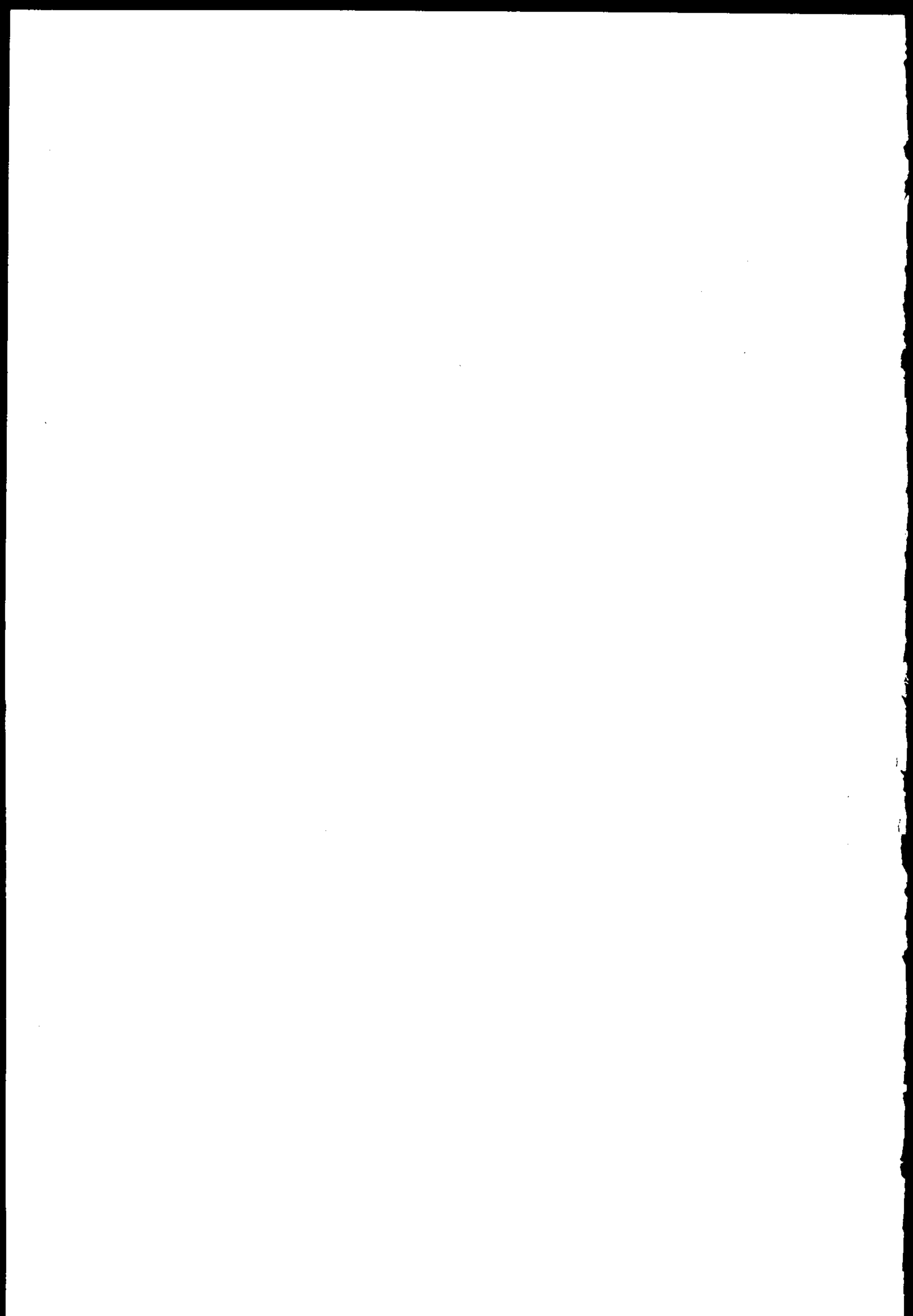
安西牙将刘文树，口辩，善奏对，上每嘉之。文树髭生颌下，貌类猿猴。上令黄幡绰嘲之。文树切恶猿猴之号，乃密赂黄幡绰，祈不言之。幡绰许而进嘲曰：“可怜好文树，髭须共颌颐别住。文树面孔不似猢猻，猢猻面孔强似文树。”上知其赂遗，大笑之。

平康坊南街废蛮院，即李林甫旧宅也。林甫于正堂后别创一堂，制度弯曲，有却月之形，名曰月堂。土木秀丽精巧，当时莫俦也。林甫每欲破灭人家，即入月堂精思极虑，喜悦而出，必不存焉。及将败，林甫于堂上见一物如人动，遍体被毛，毛如猪立，锯牙钩爪三尺余，以击林甫，目如电光而怒视之。林甫连叱不动，遂命弧矢。毛人笑而跳入前堂，堂中青衣，遇而暴卒；经于厩中，善马皆死。不累日而林甫卒。

太真妃常因妒媚，有语侵上，上怒甚，召高力士以辘辘送还其家。妃悔恨号泣，抽刀剪发授力士曰：“珠玉珍异，皆上所赐，不足充献，唯发父母所生，可达妾意，望持此伸妾万一慕恋之诚。”上得发，挥涕恻然，遽命力士召归。

天宝初，上游华清宫。有刘朝霞者，献《驾幸温泉赋》。词调倜傥，杂以俳谐，文多不载。今略其词曰：若夫天宝二年，十月后兮腊月前，办有司之供具，命驾幸于温泉。天门乾开，露神仙之辐辏；銮舆划出，驱甲仗以骈阗。青一队兮黄一队，熊

踏胸兮豹拏背；朱一团兮绣一团，玉镂珂兮金钺鞍。述德云：直攫得盘古髓，搯得女娲瓢，遮莫你古时千帝，岂如我今日三郎。自叙云：别有穷奇蹭蹬，失路猖狂，骨董虽短，伎艺能长。梦里几回富贵，觉来依旧凄惶。今日是千年一遇，叩头莫五角六张。帝览而奇之，将加殊赏，上命朝霞改去“五角六张”字。奏云：“臣草此赋时，有神助，自谓文不加点，笔不停缀，不愿从天而改。”上顾曰：“真穷薄人也。”遂授以宫卫佐而止焉。



本 事 诗

[唐]孟 棻 撰
李学颖 校点

校点说明

关于《本事诗》的作者孟棻，生平资料很少，籍贯家世均不可详，仅知其字初中，唐文宗开成(836—840)中曾在广西梧州做过小官，出入场籍三十余年，僖宗乾符二年(875)始登进士第。《本事诗》成于光启二年(886)，自序称“前尚书司勋郎中”，疑仕终此官。开成至光启已五十年，棻享寿当甚高。

诗歌至唐极盛，而许多诗作的产生都包含着一段饶有兴味的故事。《本事诗》采集了以唐人为主的若干“触事兴咏”之作，并记载了与之相联系的轶事遗闻和民间传说。其中有些故事如人面桃花、破镜重圆、制衣结缘、灵隐续诗等，久已脍炙人口；也有些故事对权贵横恣、封赏私滥、吏治腐败、宫闱哀怨等现象进行了揭露与嘲讽，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本事诗》的价值，还在于它开创了纪事诗话这一新的文学体裁。嗣后续作踵起，不仅历朝诗皆有篇幅浩大的《纪事》，形成系列，而且扩及于词，可见其影响之深广。现用《历代诗话》本标点出版，校以《津逮秘书》本，并以《太平广记》有关篇目参校，择善而从，不出校记。

目 录

本事诗序	(1237)
情感第一	(1238)
事感第二	(1244)
高逸第三	(1246)
怨愤第四	(1248)
征异第五	(1249)
征咎第六	(1251)
嘲戏第七	(1251)

本事诗序

诗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故怨思悲愁，常多感慨。抒怀佳作，讽刺雅言，著于群书，虽盈厨溢阁，其间触事兴咏，尤所钟情。不有发挥，孰明厥义。因采为《本事诗》，凡七题，犹四始也。情感、事感、高逸、怨愤、征异、征咎、嘲戏，各以其类聚之。亦有独掇其要，不全篇者，咸为小序以引之，贻诸好事。其有出诸异传怪录，疑非是实者，则略之；拙俗鄙俚，亦所不取。闻见非博，事多阙漏，访于通识，期复续之。时光启二年十一月，大驾在褒中，前尚书司勋郎中赐紫金鱼袋孟棻序。

本事诗

情感第一

陈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后主叔宝之妹，封乐昌公主，才色冠绝。时陈政方乱，德言知不相保，谓其妻曰：“以君之才容，国亡必入权豪之家，斯永绝矣。倘情缘未断，犹冀相见，宜有以信之。”乃破一镜，人执其半，约曰：“他日必以正月望日卖于都市，我当在，即以是日访之。”及陈亡，其妻果入越公杨素之家，宠嬖殊厚。德言流离辛苦，仅能至京，遂以正月望日访于都市。有苍头卖半镜者，大高其价，人皆笑之。德言直引至其居，设食，具言其故，出半镜以合之，仍题诗曰：“镜与人俱去，镜归人不归。无复嫦娥影，空留明月辉。”陈氏得诗，涕泣不食。素知之，怆然改容，即召德言，还其妻，仍厚遗之。闻者无不感叹。仍与德言、陈氏偕饮，令陈氏为诗，曰：“今日何迁次？新官对旧官。笑啼俱不敢，方验作人难。”遂与德言归江南，竟以终老。

唐武后时，左司郎中乔知之有婢名窈娘，艺色为当时第一。知之宠爱，为之不婚。武延嗣闻之，求一见，势不可抑。既见，即留，无复还理。知之痛愤成疾，因为诗，写以缣素，厚赂阍守以达。窈娘得诗悲惋，结于裙带，赴井而死。延嗣见诗，遣酷吏诬陷知之，破其家。诗曰：“石家金谷重新声，明珠十斛买娉婷。昔日可怜君自许，此时歌舞得人情。君家闺阁

不曾难，好将歌舞借人看。富贵雄豪非分理，骄奢势力横相干。别君去君终不忍，徒劳掩袂伤红粉。百年离别在高楼，一旦红颜为君尽。”时载初元年三月也。四月下狱，八月死。

宁王曼贵盛，宠妓数十人，皆绝艺上色。宅左有卖饼者妻，纤白明媚，王一见注目，厚遗其夫取之，宠惜逾等。环岁，因问之：“汝复忆饼师否？”默然不对。王召饼师使见之，其妻注视，双泪垂颊，若不胜情。时王座客十余人，皆当时文士，无不凄异。王命赋诗。王右丞维诗先成：“莫以今时宠，宁忘昔日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

开元中，颁赐边军纩衣，制于宫中。有兵士于短袍中得诗曰：“沙场征戍客，寒苦若为眠。战袍经手作，知落阿谁边？蓄意多添线，含情更著绵。今生已过也，结取后身缘。”兵士以诗白于帅，帅进之。玄宗命以诗遍示六宫，曰：“有作者勿隐，吾不罪汝。”有一宫人自言万死。玄宗深悯之，遂以嫁得诗人。仍谓之曰：“我与汝结今身缘。”边人皆感泣。

朱滔括兵，不择士族，悉令赴军，自阅于球场。有士子容止可观，进趋淹雅。滔召问之曰：“所业者何？”曰：“学为诗。”问：“有妻否？”曰：“有。”即令作寄内诗，援笔立成。词曰：“握笔题诗易，荷戈征戍难。惯从鸳被暖，怯向雁门寒。瘦尽宽衣带，啼多渍枕檀。试留青黛着，回日画眉看。”又令代妻作诗答曰：“蓬鬓荆钗世所稀，布裙犹是嫁时衣。胡麻好种无人种，合是归时底不归？”滔遗以束帛，放归。

顾况在洛，乘间与一二诗友游于苑中，坐流水上，得大梧叶，上题诗曰：“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聊题一片叶，寄与有情人。”况明日于上游，亦题叶上，放于波中，诗曰：“花落深宫莺亦悲，上阳宫女断肠时。帝城不禁东流水，叶上题诗欲寄

谁？”后十余日，有客来苑中寻春，又于叶上得诗，以示况，诗曰：“一叶题诗出禁城，谁人酬和独含情？自嗟不及波中叶，荡漾乘春取次行。”

韩晋公镇浙西，戎昱为部内刺史。失州名。郡有酒妓，善歌，色亦媚妙，昱情属甚厚。浙西乐将闻其能，白晋公，召置籍中。昱不敢留，饯于湖上，为歌词以赠之，且曰：“至彼令歌，必首唱是词。”既至，韩为开筵，自持杯，命歌送之。遂唱戎词。曲既终，韩问曰：“戎使君于汝寄情邪？”悚然起立曰：“然。”言随泪下。韩令更衣待命，席上为之忧危。韩召乐将责曰：“戎使君名士，留情郡妓，何故不知而召置之，成余之过！”乃十笞之。命与妓百缣，即时归之。其词曰：“好去春风湖上亭，柳条藤蔓系离情。黄莺久住浑相识，欲别频啼四五声。”

韩翃少负才名。天宝末，举进士。孤贞静默。所与游，皆当时名士。然而葺门圭窞，室唯四壁。邻有李将失名妓柳氏，李每至，必邀韩同饮。韩以李豁落大丈夫，故常不逆，既久逾狎。柳每以暇日隙壁窥韩所居，即萧然葭艾，闻客至，必名人，因乘间语李曰：“韩秀才穷甚矣，然所与游，必闻名人，是必不久贫贱，宜假借之。”李深颌之。间一日，具饌邀韩。酒酣，谓韩曰：“秀才当今名士，柳氏当今名色；以名色配名士，不亦可乎？”遂命柳从坐接韩，韩殊不意，恳辞不敢当。李曰：“大丈夫相遇杯酒间，一言道合，尚相许以死，况一妇人，何足辞也。”卒授之，不可拒。又谓韩曰：“夫子居贫，无以自振，柳资数百万，可以取济。柳，淑人也，宜事夫子，能尽其操。”即长揖而去。韩追让之，顾况然自疑曰：“此豪达者，昨暮备言之矣。勿复致讶。”俄就柳居。来岁成名，后数干淄青节度侯希逸，奏为从事。以世方扰，不敢以柳自随，置之都下，期至而迓之。连三

岁，不果迓，因以良金买练囊中寄之，题诗曰：“章台柳，章台柳，往日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亦应攀折他人手。”柳复书，答诗曰：“杨柳枝，芳菲节，可恨年年赠离别。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柳以色显独居，恐不自免，乃欲落发为尼，居佛寺。后翊随侯希逸入朝，寻访不得，已为立功番将沙吒利所劫，宠之专房。翊怅然不能割。会入中书，至子城东南角，逢犍车，缓随之。车中问曰：“得非青州韩员外邪？”曰：“是。”遂披帘曰：“某柳氏也。失身沙吒利，无从自脱。明日尚此路还，愿更一来取别。”韩深感之。明日如期而往，犍车寻至，车中投一红巾苞小合子，实以香膏，呜咽言曰：“终身永诀。”车如电逝。韩不胜情，为之雪涕。是日，临淄大校置酒于都市酒楼，邀韩。韩赴之，怅然不乐。座人曰：“韩员外风流谈笑，未尝不适。今日何惨然邪？”韩具话之。有虞候将许俊，年少被酒，起曰：“寮尝以义烈自许，愿得员外手笔数字，当立置之。”座人皆激赞。韩不得已与之。俊乃急装，乘一马、牵一马而驰，径趋沙吒利之第。会吒利已出，即以入曰：“将军坠马，且不救，遣取柳夫人。”柳惊出，即以韩札示之。挟上马，绝驰而去。座未罢，即以柳氏授韩，曰：“幸不辱命。”一座惊叹。时沙吒初立功，代宗方优借，大惧祸作，阖座同见希逸，白其故。希逸扼腕奋髯，曰：“此我往日所为也，而俊复能之！”立修表上闻，深罪沙吒利。代宗称叹良久，御批曰：“沙吒利宜赐绢二千匹，柳氏却归韩翊。”后罢府闲居，将十年，李相勉镇夷门，又署为幕吏。时韩已迟暮，同职皆新进后生，不能知韩，举目为恶诗。韩邑邑殊不得意，多辞疾在家。唯末职韦巡官者，亦知名士，与韩独善。一日，夜将半，韦叩门急，韩出见之，贺曰：“员外除驾部郎中、知制诰。”韩大愕然曰：“必无此事，定误矣。”韦

就座曰：“留邸状报制造阙人，中书两进名，御笔不点出，又请之，且求圣旨所与，德宗批曰：与韩翃。时有与翃同姓名者，为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进，御笔复批曰：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又批曰：与此韩翃。”韦又贺曰：“此非员外诗耶？”韩曰：“是也。”是知不误矣。质明而李与僚属皆至，时建中初也。自韩复为汴职以下，开成中，余罢梧州，有大梁夙将赵唯为岭外刺史，年将九十矣，耳目不衰，过梧州，言大梁往事，述之可听，云此皆目击之。故因录于此也。

李相绅镇淮南，张郎中又新罢江南郡，素与李构隙，事在别录。时于荆溪遇风，漂没二子；悲蹙之中，复惧李之仇己，投长笺自首谢。李深悯之，复书曰：“端溪不让之词，愚罔怀怨；荆浦沉沦之祸，鄙实愍然。”既厚遇之，殊不屑意。张感铭致谢，释然如旧交。与张宴饮，必极欢尽醉。张尝为广陵从事，有酒妓，尝好致情，而终不果纳。至是二十年，犹在席，目张悒然，如将涕下。李起更衣，张以指染酒，题词盘上，妓深晓之。李既至，张持杯不乐。李觉之，即命妓歌以送酒。遂唱是词曰：“云雨分飞二十年，当时求梦不曾眠。今来头白重相见，还上襄王玳瑁筵。”张醉归，李令妓夕就张郎中。张与杨虔州齐名友善，杨妻李氏即郾相之女，有德无容，杨未尝意，敬待特甚。张尝谓杨曰：“我少年成美名，不忧仕矣。唯得美室，平生之望斯足。”杨曰：“必求是，但与我同好，必谐君心。”张深信之。既婚，殊不惬意，杨以笏触之曰：“君何大痴！”言之数四，张不胜其忿，回应之曰：“与君无间，以情告君，君误我如是，何谓痴？”杨历数求名从宦之由，曰：“岂不与君皆同邪？”曰：“然。”“然则我得丑妇，君讵不同我邪？”张色解，问：“君室何

如？”曰：“特甚。”张大笑，遂如初。张既成家，乃为诗曰：“牡丹一朵直千金，将谓从来色最深。今日满阑开似雪，一生辜负看花心。”

刘尚书禹锡罢和州，为主客郎中、集贤学士。李司空罢镇在京，慕刘名，尝邀至第中，厚设饮饌。酒酣，命妙妓歌以送之。刘于席上赋诗曰：“鬟髻梳头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肠。”李因以妓赠之。鬟髻，字亦作低堕，并上声，《古今注》言即堕马之遗传也。

太和初，有为御史分务洛京者，子孙官显，隐其姓名。有妓善歌，时称尤物。时太尉李逢吉留守，闻之，请一见，特说延之。不敢辞，盛妆而往。李见之，命与众姬相面。李妓且四十余人，皆处其下。既入，不复出。顷之，李以疾辞，遂罢坐，信宿绝不复知。怨叹不能已，为诗两篇投献。明日见李，但含笑曰：“大好诗。”遂绝。诗曰：“三山不见海沉沉，岂有仙踪尚可寻？青鸟去时云路断，嫦娥归处月宫深。纱窗遥想春相忆，书幌谁怜夜独吟。料得此时天上月，只应偏照两人心。”欠一首。

博陵崔护，姿质甚美，而孤洁寡合。举进士下第。清明日，独游都城南，得居人庄。一亩之宫，而花木丛萃，寂若无人。扣门久之，有女子自门隙窥之，问曰：“谁耶？”以姓字对，曰：“寻春独行，酒渴求饮。”女入以杯水至，开门设床命坐，独倚小桃斜柯伫立，而意属殊厚，妖姿媚态，绰有余妍。崔以言挑之，不对，目注者久之。崔辞去，送至门，如不胜情而入。崔亦眷盼而归，嗣后绝不复至。及来岁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径往寻之。门墙如故，而已锁扃之。因题诗于左扉曰：“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只今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后数日，偶至都城南，复往寻之，闻其中有哭声，扣门

问之，有老父出曰：“君非崔护邪？”曰：“是也。”又哭曰：“君杀吾女。”护惊起，莫知所答。老父曰：“吾女笄年知书，未适人，自去年以来，常恍惚若有所失，比日与之出，及归，见左扉有字，读之，入门而病，遂绝食数日而死。吾老矣，此女所以不嫁者，将求君子以托吾身，今不幸而殒，得非君杀之耶？”又持崔大哭。崔亦感恻，请入哭之。尚俨然在床。崔举其首，枕其股，哭而祝曰：“某在斯，某在斯。”须臾开目，半日复活矣。父大喜，遂以女归之。

事感第二

天宝末，玄宗尝乘月登勤政楼，命梨园弟子歌数阙。有唱李峤诗者云：“富贵荣华能几时，山川满目泪沾衣。不见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飞。”时上春秋已高，问是谁诗，或对曰李峤，因凄然泣下，不终曲而起，曰：“李峤真才子也。”又明年，幸蜀，登白卫岭，览眺久之，又歌是词，复言李峤真才子，不胜感叹。时高力士在侧，亦挥涕久之。

刘尚书自屯田员外左迁朗州司马，凡十年始征还。方春，作赠看花诸君子诗曰：“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其诗一出，传于都下。有素嫉其名者，白于执政，又诬其有怨愤。他日见时宰，与坐，慰问甚厚，既辞，即曰：“近者新诗，未免为累，奈何？”不数日，出为连州刺史。其自叙云：“贞元二十一年春，余为屯田员外，时此观未有花，是岁出牧连州，至荆南，又贬朗州司马。居十年，诏至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盛如红霞，遂有前篇，以记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于今十四年，始为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因再题

二十八字，以俟后再游。时太和二年三月也。”诗曰：“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独来。”

元相公稹为御史，奉使东川，于褒城题黄明府诗，其序云：“昔年曾于解县饮酒，余尝为觥录事。尝于窦少府厅，有一人后至，频犯语令，连飞十数觥，不胜其困，逃席而去。醒后问人，前虞乡黄丞也。此后绝不复知。元和四年三月，奉使东川，十六日，至褒城望驿，有大池，楼榭甚盛。逡巡有黄明府见迎，瞻其形容，仿佛似识，问其前衔，即往日之逃席黄丞也。说问前事，黄生惘然而悟，因馈酒一樽，舣舟请余同载。余不免其意，与之尽欢。遍问座隅山水，则褒女所奔走城在其左，诸葛所征之路次其右。感今怀古，作《赠黄明府》诗曰：‘昔年曾痛饮，黄令困飞觥。席上当时走，马前今日迎。依稀迷姓字，即渐识平生。故友身皆远，他乡眼暂明。便邀同榻坐，兼共刺船行。酒思临风乱，霜棱拂地平。不堪深浅酌，还怆古今情。迢迢七盘路，陂陀数丈城。花疑褒女笑，栈想武侯征。一种埋幽石，老闲千载名。’”

白尚书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年既高迈，而小蛮方丰艳，因为杨柳之词以托意，曰：“一树春风万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永丰坊里东南角，尽日无人属阿谁？”及宣宗朝，国乐唱是词，上问谁词，永丰在何处？左右具以对之。遂因东使，命取永丰柳两枝，植于禁中。白感上知其名，且好尚风雅，又为诗一章，其末句云：“定知此后天文里，柳宿光中添两枝。”

李章武学识好古，有名于时。大和末，敕僧尼试经若干纸，不通者勒还俗。章武时为成都少尹，有山僧来谒云：“禅观

有年，未尝念经。今被追试，前业弃矣。愿长者宥之。”章武赠诗曰：“南宗尚许通方便，何处心中更有经？好去苾芻云水畔，何山松柏不青青？”主者免之而去。

诗人许浑，尝梦登山，有宫室凌云，人云此昆仑也。既入，见数人方饮酒，招之，至暮而罢。赋诗云：“晓入瑶台露气清，坐中唯有许飞琼。尘心未断俗缘在，十里下山空月明。”他日复梦至其处，飞琼曰：“子何故显余姓名于人间？”座上即改为“天风吹下步虚声”，曰：“善。”

高逸第三

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期不间日，由是称誉光赫。贺又见其《乌栖曲》，叹赏苦吟曰：“此诗可以泣鬼神矣。”故杜子美赠诗及焉。曲曰：“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吴歌楚舞欢未毕，西山欲衔半边日。金壶丁丁漏水多，起看秋月堕江波。东方渐高奈乐何。”或言是《乌夜啼》，二篇未知孰是，故两录之。《乌夜啼》曰：“黄云城边乌欲栖，归飞哑哑枝上啼。机中织锦秦川女，碧纱如烟隔窗语。停梭向人问故夫，欲说辽西泪如雨。”白才逸气高，与陈拾遗齐名，先后合德。其论诗云：“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与！”故陈、李二集，律诗殊少。尝言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于声调俳优哉。故戏杜曰：“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盖讥其拘束也。玄宗闻之，召入翰林。以其才藻绝人，器识兼茂，欲以上位处之，故未命以

官。尝因宫人行乐，谓高力士曰：“对此良辰美景，岂可独以声伎为娱，倘时得逸才词人吟咏之，可以夸耀于后。”遂命召白。时宁王邀白饮酒，已醉；既至，拜舞颓然。上知其薄声律，谓非所长，命为《宫中行乐》五言律诗十首。白顿首曰：“宁王赐臣酒，今已醉。倘陛下赐臣无畏，始可尽臣薄技。”上曰：“可。”即遣二内臣掖扶之，命研墨濡笔以授之，又令二人张朱丝栏于其前。白取笔抒思，略不停缀，十篇立就，更无加点。笔迹遒利，凤跗龙拏。律度对属，无不精绝。其首篇曰：“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楼巢翡翠，珠殿宿鸳鸯。选妓随雕辇，征歌出洞房，宫中谁第一，飞燕在昭阳。”文不尽录。常出入宫中，恩礼殊厚。竟以疏纵乞归。上亦以非廊庙器，优诏罢遣之。后以不羈，流落江外；又以永王招礼，累谪于夜郎。及放还，卒于宣城。杜所赠二十韵，备叙其事。读其文，尽得其故迹。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

杜舍人牧，弱冠成名。当年制策登科，名振京邑。尝与一二同年城南游览，至文公寺，有禅僧拥褐独坐，与之语，其玄言妙旨，咸出意表。问杜姓字，具以对之。又云：“修何业？”旁人以累捷夸之，顾而笑曰：“皆不知也。”杜叹讶，因题诗曰：“家在城南杜曲旁，两枝仙桂一时芳。禅师都未知名姓，始觉空门意味长。”

杜为御史，分务洛阳，时李司徒罢镇闲居，声伎豪华，为当时第一。洛中名士，咸谒见之。李乃大开筵席，当时朝客高流，无不臻赴。以杜持宪，不敢邀置。杜遣座客达意，愿与斯会。李不得已，驰书。方对花独酌，亦已酣畅，闻命遽来。时会中已饮酒，女奴百余人，皆绝艺殊色。杜独坐南行，瞪目注

视,引满三卮,问李云:“闻有紫云者,孰是?”李指示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虚得,宜以见惠。”李俯而笑,诸妓亦皆回首破颜。杜又自饮三爵,朗吟而起曰:“华堂今日绮筵开,谁唤分司御史来?忽发狂言惊满座,两行红粉一时回。”意气闲逸,旁若无人。杜登科后,狎游饮酒,为诗曰:“落拓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情。三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后又题诗曰:“舫船一棹百分空,十载青春不负公。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飏落花风。”

怨愤第四

宋考功,天后朝求为北门学士,不许,作《明河篇》以见其意,末云:“明河可望不可亲,愿得乘槎一问津。更将织女支机石,还访成都卖卜人。”则天见其诗,谓崔融曰:“吾非不知之问有才调,但以其有口过。”盖以之问患齿疾,口常臭故也。之问终身惭愤。

吴武陵虽有才华,而强悍激讦,为人所畏。尝为容州部内刺史,赃罪狼藉,敕令广州幕吏鞠之。吏少年科第,殊不假贷,持之甚急。武陵不胜其愤,题诗路左佛堂曰:“雀儿来逐颺风高,下视鹰鹞意气豪。自谓能生千里翼,黄昏依旧入蓬蒿。”

开元末,宰相李适之,疏直坦夷,时誉甚美。李林甫恶之,排诬罢免。朝客来,虽知无罪,谒问甚稀。适之意愤,日饮醇酣,且为诗曰:“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李林甫愈怒,终遂不免。

张曲江与李林甫同列,玄宗以文学精识深器之。林甫嫉之若仇,曲江度其巧谲,虑终不免,为《海燕诗》以致意,曰:“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暂来。岂知泥滓溅,只见玉堂开。绣户时双

入，华轩日几回。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亦终退斥。

贾岛于兴化里凿池种竹，起台榭。时方下第，或谓执政恶之，故不在选。怨愤尤极，遂于庭内题诗曰：“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种蔷薇。蔷薇花落秋风后，荆棘满庭君始知。”由是人皆恶侮慢不逊，故卒不得第，抱憾而终。

征异第五

开元中，有幽州衙将姓张者，妻孔氏，生五子，不幸去世。复娶妻李氏，悍怒狠戾，虐遇五子，日鞭捶之。五子不堪其苦，哭于其葬。母忽于冢中出，抚其子，悲恸久之，因以白布巾题诗赠张曰：“不忿成故人，掩涕每盈巾。死生今有隔，相见永无因。匣里残妆粉，留将与后人。黄泉无用处，恨作冢中尘。有意怀男女，无情亦任君。欲知肠断处，明月照孤坟。”五子得诗，以呈其父，其父恸哭，诉于连帅。帅上闻，敕李氏杖一百，流岭南，张停所职。

宋考功以事累贬黜，后放还，至江南，游灵隐寺。夜月极明，长廊行吟，且为诗曰：“鹫岭郁岧峣，龙宫隐寂寥。”第二联搜奇思，终不如意。有老僧点长明灯，座大禅床，问曰：“少年夜夕久不寐，而吟讽甚苦，何邪？”之问答曰：“弟子业诗，适偶欲题此寺，而兴思不属。”僧曰：“试吟上联。”即吟与听之，再三吟讽，因曰：“何不云‘楼观沧海日，门听浙江潮’？”之问愕然，讶其迢丽。又续终篇曰：“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扪萝登塔远，剝木取泉遥。霜薄花更发，冰轻叶未凋。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桥。”僧所赠句，乃为一篇之警策。迟明更访之，则不复见矣。寺僧有知者，曰：“此骆宾王也。”之问诘之，曰当敬业之败，与宾王俱逃，捕之不获。将帅虑失大魁，得不测罪，时死

者数万人，因求戮类二人者，函首以献。后虽知不死，不敢捕送，故敬业得为衡山僧，年九十余乃卒。出赵鲁《游南岳记》。宾王亦落发，遍游名山，至灵隐，以周岁卒。当时虽败，且以匡复为名，故人多护脱之。

韩吏部作轩辕弥明传，言尝与文友数人会宿，有老道士形貌瑰异，自通姓名求宿，言论甚奇。既及饮酒，众度其必不留情于诗，因联句咏铲中石罌，将以困之。其首唱曰：“妙匠琢山骨，剝中事调烹。”至弥明，白云不善俗书，书则人多不识。遣人执笔，吟曰：“龙头缩菌蠢，豕腹涨膨脝。”座客无不叹异。会人思竭，不能复续，弥明连足成之。有微吟者，其声凄苦，弥明咏中讥侮之，曰：“仍于蚯蚓窍，更作苍蝇声。”状罌之声，既已酷似；讥微吟者，亦复著题，皆大惊伏。须臾，倚壁而睡，鼻中大鼾，其声如雷。座人异且畏之，咸避就寝。既明失之，莫知所在。

元相公稹为御史，鞠狄梓潼。时白尚书在京，与名辈游慈恩，小酌花下，为诗寄元曰：“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时元果及褒城，亦寄梦游诗曰：“梦君兄弟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里游。驿吏唤人排马去，忽惊身在古梁州。”千里神交，合若符契，友朋之道，不期至欤？

马相植罢安南都护，与时宰不通，又除黔南，殊不得意。维舟峡中古寺，寺前长堤，堤畔林木，夜月甚明，见人白衣缓步堤上，吟曰：“截竹为筒作笛吹，凤凰池上凤凰飞。劳君更向黔南去，即是陶钧万类时。”历历可听，吟者数四。遣人邀问，即已失之。后自黔南入为大理卿，迁刑部侍郎，判盐铁，遂作相。

征咎第六

诗人刘希夷尝为诗曰：“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忽然悟曰：“其不祥欤？”复遘思逾时，又曰：“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又恶之。或解之曰：“何必其然。”遂两留之，果以来春之初下世。

崔曙进士作《明堂火珠》诗试帖，曰：“夜来双月满，曙后一星孤。”当时以为警句。及来年，曙卒，唯一女名星星，人始悟其自讖也。

范阳卢献卿，大中中举进士，词藻为同流所推。作《愍征赋》数千言，时人以为庾子山《哀江南》之亚，今谏议大夫司空图为注之。连不中第，薄游衡湘，至郴而病，梦人赠诗曰：“卜筑郊原古，青山唯四邻。扶疏绕台榭，寂寞独归人。”后旬日而歿，郴守为葬之近郊，果以夏初窆，皆符所梦。

嘲戏第七

宋武帝尝吟谢庄《月赋》，称叹良久，谓颜延之曰：“希逸此作，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昔陈王何足尚邪？”延之对曰：“诚如圣旨。然其曰‘美人迈兮音信阔，隔千里兮共明月’，知之不亦晚乎？”帝深以为然。及见希逸，希逸对曰：“延之诗云‘生为长相思，歿为长不归’，岂不更加于臣邪？”帝拊掌竟日。

国初长孙太尉，见欧阳率更姿形么陋，嘲之曰：“耸膊成山字，埋肩畏出头。谁言麟阁上，画此一猕猴？”询亦酬之曰：“索头连背暖，漫裆畏肚寒。只缘心混混，所以面团团。”太宗闻之而笑曰：“询此嘲，岂不畏皇后闻邪？”

则天朝，左司郎中张元一，滑稽善谑。时西戎犯边，则天

欲诸武立功，因行封爵，命武懿宗统兵以御之。寇未入塞，懿宗始逾邠郊，畏懦而遁。懿宗短陋，元一嘲之曰：“长弓短度箭，蜀马临高蹇。去贼七百里，隈墙独自战。忽然逢着贼，骑猪向南窜。”则天闻之，初未悟，曰：“懿宗无马邪，何故骑猪？”元一解之曰：“骑猪者，是夹豕走也。”则天乃大笑。懿宗怒曰：“元一夙构，贵欲辱臣。”则天命赋诗与之，懿宗请赋葦字。元一立嘲曰：“裹头极草草，掠鬓不葦葦。未见桃花面皮，先作杏子眼孔。”则天大欢，故懿宗不能侵伤。

开元中，宰相苏味道与张昌龄俱有名，暇日相遇，互相夸诩。昌龄曰：“某诗所以不及相公者，为无‘银花合’故也。”苏有《观灯》诗曰：“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味道云：“子诗虽无‘银花合’，还有‘金铜钉’。”昌龄《赠张昌宗》诗曰：“昔日浮丘伯，今同丁令威。”遂相与拊掌大笑。

诗人张祜，未尝识白公。白公刺苏州，祜始来谒。才见白，白曰：“久钦籍，尝记得君款头诗。”祜愕然曰：“舍人何所谓？”白曰：“‘鸳鸯钿带抛何处，孔雀罗衫付阿谁？’非款头何邪？”张顿首微笑，仰而答曰：“祜亦尝记得舍人《目连变》。”白曰：“何也？”祜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非《目连变》何邪？”遂与欢宴竟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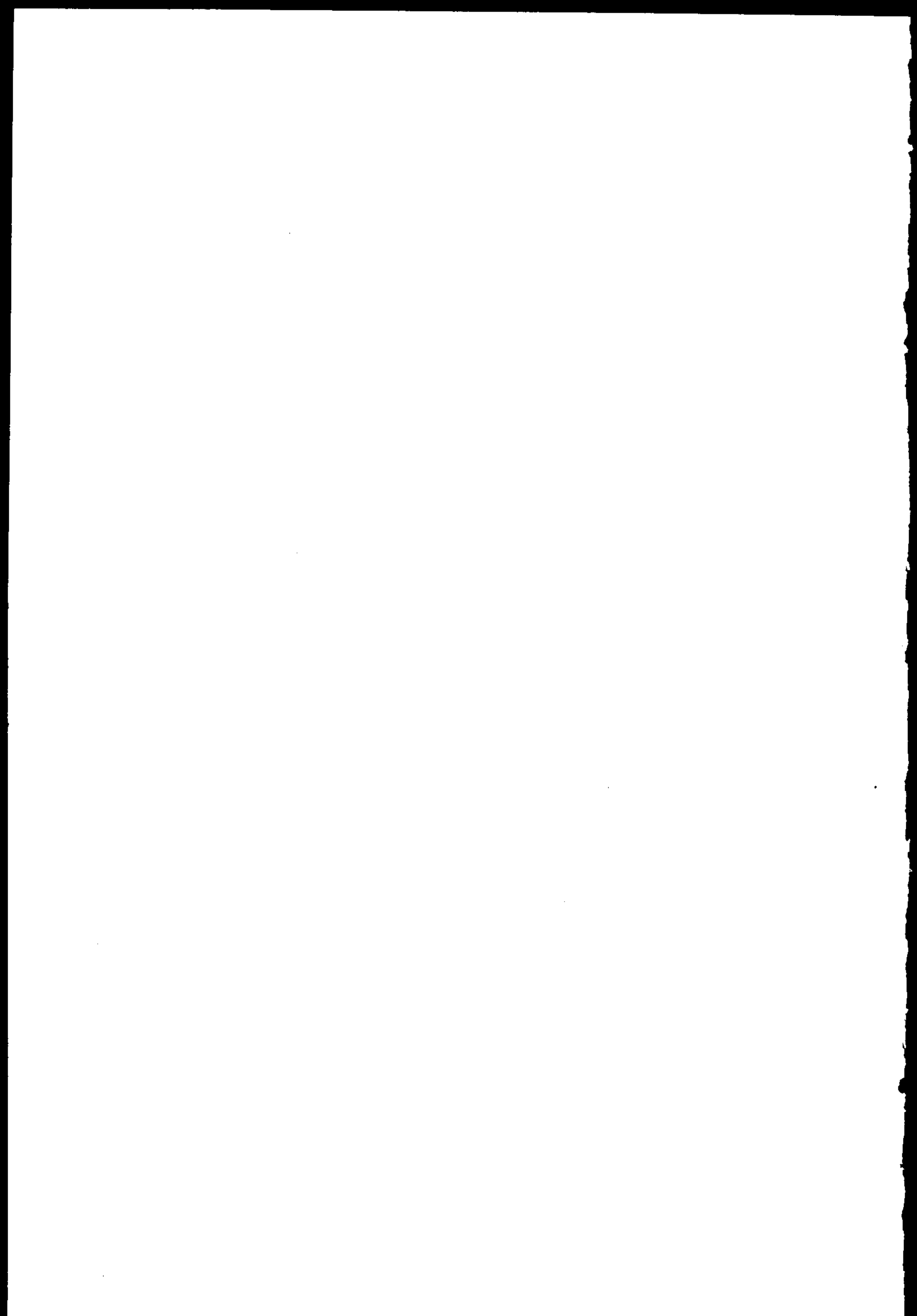
沈佺期以罪谪，遇恩，复官秩，朱绂未复。尝内宴，群臣皆歌《回波乐》，撰词起舞，因是多求迁擢。佺期词曰：“回波尔时佺期，流向岭外生归。身名已蒙齿录，袍笏未复牙绯。”中宗即以绯鱼赐之。崔日用为御史中丞，赐紫。是时佩鱼须有特恩。亦因内宴，中宗命群臣撰词。日用曰：“台中鼠子直须谗，信足跳梁上壁龕。倚翻灯脂污张五，还来啮带报韩三。莫浪

语，直王相，大家必若赐金龟，卖却猫儿相赏。”中宗亦以绯鱼赐之。

中宗朝，御史大夫裴谈崇奉释氏。妻悍妒，谈畏之如严君。尝谓人：“妻有可畏者三：少妙之时，视之如生菩萨。及男女满前，视之如九子魔母，安有人不畏九子魔母耶？及五十、六十，薄施妆粉，或黑，视之如鸠盘荼，安有人不畏鸠盘荼？”时韦庶人颇袭武氏之风轨，中宗渐畏之。内宴唱《回波词》，有优人词曰：“回波尔时栲栳，怕妇也是大好。外边只有裴谈，内里无过李老。”韦后意色自得，以束帛赐之。

云溪友议

[唐]范摅 撰
阳羨生 校点



校点说明

《云溪友议》，共六十五条，大抵记述唐开元以后文坛的逸事琐闻、诗歌本事，性质颇类孟棨所著《本事诗》。此书尤其引起后人注目的是这样几点：一是作者的生活年代与所记之事时间较为切近，“耳目所接，终较后人为近”（《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〇）；二是书中较集中地提供了唐代白话诗的资料；三是其中有不少资料被后人改编为戏剧或小说，成为后世其他艺术形式的素材。它的缺点是，所载多有不实之处。关于这一点，《四库全书总目》亦曾指出，并谓此书立论亦多有不当之处，读者可参看。

著者范摅，吴人，居越州五云溪（会稽若耶溪别名），自号五云溪人、云溪子。与诗人方干同时。乾符间客于湖州霅川，闻李涉遇盗，曾往游巫峡。一生未做官，以布衣终。谢世后，李咸用曾有《悼范摅处士诗》（据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

《云溪友议》，《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三卷，《直斋书录解题》作十二卷，《宋史·艺文志》作十一卷（《四库全书总目》以为是刊误）。现存《稗海》本十二卷、明刻本三卷。两本内容无异，唯三卷本各以三字标题，十二卷本则无。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曾据《四部丛刊》影印明刊三卷本标点排印，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又于1959年以商濬《稗海》本核勘。此次整理即以中华上编本为底本，明显讹误，即据《稗海》本、《太平广记》有关条目校改，间亦依《四库》本改正误字。

目 录

云溪友议序 (1259)

卷上 (1260)

名儒对	南阳录	苕萝遇	鲁公明	真诗解	毗陵出
巫咏难	灵丘误	襄阳杰	冯生佞	江都事	南海非
四背篇	严黄门	哀贫诚	古制兴	夷君谄	饯歌序
宗兄悼	梦神姥	玉泉祠	舞娥异		

卷中 (1276)

葬书生	玉箫化	苗夫人	思归隐	买山谏	吴门秀
钱塘论	辞雍氏	李右座	衡阳遁	三乡略	狂巫讪
彰术士	云中命	谭生刺	弘农忿	贤君鉴	澧阳讪
白马吟	中山海	赞皇勋	南黔南		

卷下 (1301)

和戎讽	去山泰	因嫌进	讯岳灵	沈母议	龟长证
祝坟应	郭仆奇	名义士	江客仁	艳阳词	温裴黜
琅琊忤	巢燕词	题红怨	羨门远	金仙指	蜀僧喻
杂嘲戏	窥衣帷	闺妇歌			

云溪友议序

近代何自然续《笑林》，刘梦得撰《嘉话录》，或偶为编次，论者称美。余少游秦、吴、楚、宋，有名山水者，无不弛驾踟躇，遂兴长往之迹。每逢寒素之士，作清苦之吟，或樽酒和酬，稍蠲于远思矣。谚云：街谈巷议，倏有裨于王化。野老之言，圣人采择。孔子聚万国风谣，以成其《春秋》也。江海不却细流，故能为之大。摭昔藉众多，因所闻记，虽未近于丘坟，岂可昭于雅量？或以篇翰嘲谑，率尔成文，亦非尽取华丽，因事录焉，是曰《云溪友议》。悦论交会友，庶希于一述乎！

云溪友议卷上

名 儒 对

王仆射起，再主礼闱，远迹称扬，皆以文德巍巍，聿兴之也。武宗皇帝诏至殿曰：“朕近见二字，一‘乃’一‘宀’，莫能详也，特询于卿。”王公对曰：“臣于三教经典，窃常遍览。向者二字，群书未之见也，未审天颜于何文而得。《周穆王传》有‘𤝵’‘𤝵’二字，经百儒宗，但言古马名，不敢分于飞兔、骀𤝵，于今靡有详之者也。”上笑曰：“知卿夙儒，学综朝野，偶为此二字相试，非于经籍而得之。”遂赐金彩等。乃知王公，三学之中，无不通晓。我唐之孔、郑乎？

南 阳 录

李筌郎中为荆南节度判官，集《阃外春秋》十卷。既成，自鄙之，曰：“常文也。”乃注黄帝《阴符经》，兼成大义。至“禽兽之制在气”，经年懵然不解。忽梦乌衣人引理而教之，其书遂行于世，金谓鬼谷、留侯复生也。所谓玄龟食蟒，黄腰服虎，飞鼠断猿，粮狙啮鹤，以小服大，皆得乌衣之旨，筌遂通其义也。筌后为邓州刺史，常夜占星宿而坐。一夕，三更，东南隅忽见异气。明旦，呼吏于郊市，如产男女者，不以贫富，悉取至焉。过十余辈，筌视之曰：“皆凡骨也。”重令于村落搜访之。乃得牧羊胡妇一子，李君惨容曰：“此假天子也。”座客劝杀之，筌以为不可，曰：“此胡

鸩必为国盗，古亦有然，杀假恐生真矣。”则安禄山生于南阳，异人先知之矣。梁代志公讖曰：“两角女子绿衣裳，端坐太行邀君王，一止之月自灭亡。”解曰：“两角女子，‘安’字也；绿衣，‘禄’字也；太行，‘山’字也；一止，‘正’字也。”禄山果于正月死也。后李遐周讖曰：“樵市人将尽，函关马不归；道逢山下鬼，环上系罗衣。”又曰：“此天下之事，不可卒去。”是以石勒致鹿奔之兆，桓玄动星光之瑞，王夷甫、宋高祖非不欲早害玄、勒，永称太平，杀之不得耳。梁武帝视太白之变，而下殿奔，后愧于夷狄之主。凡为大盗者，必有异也。筮首知之，知之而不可禳也。

苙萝遇

王轩少为诗，寓物皆属咏，颇闻《淇澳》之篇。游西小江，泊舟苙萝山际，题西施石曰：“岭上千峰秀，江边细草春。今逢浣纱石，不见浣纱人。”题诗毕，俄而见一女郎，振琼珰，扶石笋，低回而谢曰：“妾自吴宫还越国，素衣千载无人识。当时心比金石坚，今日为君坚不得。”既为鸳鸯之会，仍为恨别之词。后有萧山郭凝素者，闻王轩之遇，每适于浣溪，日夕长吟，屡题歌诗于其石，寂尔无人，乃郁快而返。进士朱泽嘲之，闻者莫不嗤笑。凝素内耻，无复斯游。泽诗曰：“三春桃李本无言，苦被残阳鸟雀喧。借问东邻效西子，何如郭素拟王轩。”

鲁公明

颜鲁公为临川内史，浇风莫竞，文教大行。康乐已来，用为嘉誉也。邑有杨志坚者，嗜学而居贫，乡人未之知也。山妻厌其饘臛不足，索书求离，志坚以诗送之曰：“平生志业在琴诗，头上如今有二丝。渔父尚知溪谷暗，山妻不信出身迟。

荆钗任意撩新鬓，明镜从他别画眉。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时。”其妻持诗诣州，请公牒，以求别醮。颜公案其妻曰：“杨志坚素为儒学，遍览九经，篇咏之间，风骚可摭。愚妻睹其未遇，遂有离心。王欢之廩既虚，岂遵黄卷；朱叟之妻必去，宁见锦衣？恶辱乡间，败伤风俗，若无褒贬，侥幸者多。阿王决二十后，任改嫁。杨志坚秀才，赠布绢各二十匹、禄米二十石，便署随军，仍令远近知悉。”江左十数年来，莫有敢弃其夫者。

真 诗 解

濠梁人南楚材者，旅游陈颖。岁久，颖守慕其仪范，将欲以子妻之。楚材家有妻，以受颖牧之眷深，忽不思义，而辄已诺之。遂遣家仆归取琴书等，似无返旧之心也。或谓求道青城，访僧衡岳，不亲名宦，唯务玄虚。其妻薛媛，善书画，妙属文，知楚材不念糟糠之情，别倚丝萝之势，对镜自图其形，并诗四韵以寄之。楚材得妻真及诗范，遽有隳不疑之让，夫妇遂偕老焉。里语曰：“当时妇弃夫，今日夫离妇。若不逞丹青，空房应独守。”薛媛写真寄夫诗曰：“欲下丹青笔，先拈宝镜端。已惊颜索寞，渐觉鬓凋残。泪眼描将易，愁肠写出难。恐君浑忘却，时展画图看。”

毗 陵 出

慎氏者，毗陵庆亭儒家之女。三史严灌夫，因游彼，遂结姻好，同载归蕲春。经十余秋，无胤嗣。灌夫乃拾其过，而出妻，令归二浙。慎氏慨然登舟，亲戚临流相送，妻乃为诗以诀灌夫。灌夫览诗凄感，遂为夫妇如初。云溪子曰：曹叔妻叙

《东征》之赋，刘伶室作《诫酒》之辞；以女子之所能，实其罕矣。爰书薛媛之事，斯可附焉。慎氏诗曰：“当时心事已相关，雨散云飞一饷间。便是孤帆从此去，不堪重过望夫山。”

巫 咏 难

秭归县繁知一，闻白乐天将过巫山，先于神女祠粉壁，大署之曰：“苏州刺史今才子，行到巫山必有诗。为报高唐神女道，速排云雨候清词。”白公睹题处怅然，邀知一至，曰：“历阳刘郎中禹锡，三年理白帝，欲作一诗于此，怯而不为。罢郡经过，悉去千余首诗，但留四章而已；此四章者，乃古今之绝唱也。而人造次不合为之。”沈佺期诗曰：“巫山高不极，合沓奇状新。暗谷疑风雨，幽崖若鬼神。月明三峡曙，潮满九江春。为问阳台客，应知入梦人。”王无竞诗曰：“神女向高唐，巫山下夕阳。徘徊作行雨，婉变逐荆王。电影江前落，雷声峡外长。霁云无处所，台馆晓苍苍。”李端诗曰：“巫山十二重，皆在碧虚中。回合云藏日，霏微雨带风。猿声寒渡水，树色暮连空。愁向高唐去，千秋见楚宫。”皇甫冉诗曰：“巫峡见巴东，迢迢出半空。云藏神女馆，雨到楚王宫。朝暮泉声落，寒暄树色同。清猿不可听，偏在九秋中。”白公但吟四篇，与繁生同济，竟而不为。故太尉李德裕镇渚宫，尝谓宾侣曰：“余偶欲遥赋《巫山神女》一诗，下句云‘自从一梦高唐后，可是无人胜楚王’。昼梦宵征巫山，似欲降者，如何？”段记室成式曰：“屈平流放湘沅，椒兰友而不争，卒葬江鱼之腹，为旷代之悲。宋玉则招屈之魂，明君之失，恐祸及身，遂假高唐之梦以惑襄王，非真梦也。我公作神女之诗，思神女之会，唯虑成梦，亦恐非真。”李公退惭，其文不编集于卷也。

灵丘误

麻姑山，山谷之秀，草木多奇。邓仙客至延康，四五代为国道师，而锡紫服。泊死，自京辇归，葬是山，是谓“尸解”也。然悉为丘垅，松柏相望。词人经过，必当兴咏几千首矣。忽有一少年，偶题一绝句，不言姓字，但云“天峽游人”耳。后来观其所刺，无复为文，且邓氏之名，因斯稍减矣。诗曰：“鹤老芝田鸡在笼，上清那与俗尘同。既言白日升仙去，何事人间有殡宫？”

襄阳杰

郑太穆郎中为金州刺史，致书于襄阳于司空颉。郑书傲倪自若，似无郡吏之礼。书曰：“阁下为南溟之大鹏，作中天之一柱。騫腾则日月暗，摇动则山岳颓。真天子之爪牙，诸侯之龟镜也。太穆孤幼二百余口，饥冻两京。小郡俸薄，尚为衣食之忧，沟壑之期，斯须至矣。伏惟贤公，息雷霆之威，垂特达之节，赐钱一千贯、绢一千匹、器物一千事、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且曰：“分千树一叶之影，即是浓阴；减四海数滴之泉，便为膏泽。”于公览书，亦不嗟讶，曰：“郑使君所须，各依来数一半；以戎旅之际，不全副其本望也。”又有匡庐符载山人遣三尺童子赍数幅之书，乞买山钱百万，公遂与之，仍加纸墨衣服等。又有崔郊秀才者，寓居于汉上，蕴积文艺，而物产罄悬。无何，与姑婢通，每有阮咸之从。其婢端丽，饶彼音律之能，汉南之最也。姑贫，鬻婢于连帅。连帅爱之，以类无双，无双，即薛太保爱妾，至今图画观之。给钱四十万，宠眄弥深。郊思慕无已，即强亲府署，愿一见焉。其婢因寒食来从事家，值郊立于柳阴，马

上连泣，誓若山河。崔生赠之以诗曰：“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滴罗巾。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或有嫉郊者，写诗于于座。公睹诗，令召崔生，左右莫之测也。郊则忧悔而已，无处潜遁也。及见郊，握手曰：“‘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便是公制作也。四百千，小哉！何靳一书，不早相示！”遂命婢同归，至于帟幌奩匣，悉为增饰之，小阜崔生矣。初，有客自零陵来，称戎昱使君席上有善歌者，襄阳公遽命召焉。戎使君岂敢违命，逾月而至。及至，令唱歌，乃戎使君送妓之什也。公曰：“丈夫不能立功立业，为异代之所称，岂有夺人姬爱，为己之嬉娱？以此观之，诚可窜身于无人之地。”遂多以缙帛赆行，手书逊谢于零陵之守也。云溪子曰：王敦驱女乐以给军士，杨素归徐德言妻，临财莫贪，于色不吝者，罕矣！时人用为雅谭。历观国朝挺特英雄，未有如襄阳公者也。戎使君诗曰：“宝钿香蛾翡翠裙，妆成掩泣欲行云。殷勤好取襄王意，莫向阳台梦使君。”

冯 生 佞

雍陶员外，蜀川人也。上第后，稍薄于亲党。其舅云安刘敬之，罢举归三峡，素事篇章，让陶不寄书，曰：“山近衡阳虽少雁，水连巴蜀岂无鱼？”陶得诗悸赧，方有狐首之思欤。后为简州牧，自比之谢宣城、柳吴兴也。宾至则折挫之，阍者亦怠，投贖者稀得见焉。有冯道明下第，请谒，云：“与员外故旧。”阍者以道明言启之。及引进，陶诃曰：“与公昧平生，何方相识矣！”道明曰：“诵员外之言，仰员外之德；诗集中日得相见，何隔平生也？”遂吟曰：“立当青草人先见，行近白莲鱼未知。”又曰：“江声秋入寺，雨气夜侵楼。”又曰：“闭门客到

常疑病，满院花开不似贫。”陶闻吟，欣狎待道明如曩昔之友。君子以雍君矜夸而好媚，冯子匪艺而求知；其两违之，文园岂尚也？

江 都 事

李相公绅督大梁日，闻镇海军进健卒四人，一曰富苍龙，二曰沈万石，三曰冯五千，四曰钱子涛，悉能拔橛角抵之戏。既至，果然赳径也。翌日，于球场内犒劳，以驾车老牛筋皮为炙瘤魁之脔。魁，酒樽也，盛一斗二升，多以栖槐榴为之，或铜铸也。坐四辈于地茵，大梓，令食之。万石等三人，视炙坚粗，莫敢就食。独五千瞋目张口，两手捧炙，如虎啖肉。丞相曰：“真壮士也！可以扑杀西域健胡。”又令试于抵戏，苍龙等亦不利，独五千胜之。十万之众，为之披靡。于是独进五千，苍龙等退还本道，语曰：“壮儿过大梁，如上龙门也。”大梁城北门，常扃锁不开，开必有事。公命开之，骡子营骚动，军府乃悉诛之，自此平泰也。李公既治淮南，决吴湘之狱，而持法清峻，犯者无宥，有严、张之风也。狡吏奸豪，潜形叠迹。然出于独见，寮佐莫敢言之。李元将评事及弟仲将，侨寓江都。李公羁旅之年，每止于元将之馆，而叔呼焉。荣达之后，元将称弟称侄，皆不悦也；及为孙子，方似相容。又有崔巡官者，昔居郑圃也，与丞相同年之旧，特远来谒。才到客舍，不意家仆与市人有竞，诘其所以，仆人曰：“宣州馆驿崔巡官。”下其仆、市人皆抵极法。令捕崔至，曰：“昔尝识君，到此何不相见也？”崔生叩头谢曰：“适憩旅舍，日已迟晚，相公尊重，非时不敢具陈卑礼。伏希哀怜，获归乡里。”遂縻留服罪，笞股二十，送过秣陵，貌若死灰，莫敢恸哭。时人相谓曰：“李公宗叔翻为孙子，故人忽作流囚。”邑客

黎人，惧罹不测之祸，渡江过淮者众矣。主吏启曰：“户口逃亡不少。”丞相曰：“汝不见淘麦乎？秀者在下，糠秕随流。随流者，不必报来。”自此一言，竟无逾境者也。又忽有少年，势似疏简，自云：“辛氏郎君来谒。”丞相于晤对之间，未甚周至。悬车白尚书先寄元相公诗曰：“闷劝迂辛酒，闲吟短李诗。”且曰：“辛大丘度，性迂嗜酒；李二十绅，短而能诗。”辛氏郎君，即丘度之子也，谓李公曰：“小子每忆白廿二丈诗曰：‘闷劝畴昔酒，闲吟廿丈诗。’”李公笑曰：“辛大有此狂儿，吾敢不存旧矣。”凡是官族，相快辛氏子之能忤诞，丞相之受侮，刚肠暂屈乎？有一曹官到任，仪质颇似府公；府公见而恶之，书其状曰：“着青把笏，也请料钱。睹此形骸，足可伤叹。”左右皆窃笑焉。又有宿将有过，请罚，且云：“臭老兵，倚恃年老，而刑不加；若在军门，一百也决。”竟不免其槓楚。凡所书判，或是卒然，故趋事皆惊神破胆矣。初，李公赴荐，常以古风求知，吕光化温谓齐员外煦及弟恭曰：“吾观李二十秀才之文，斯人必为卿相。”果如其言。诗曰：“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先是，元相公廉察江东之日，修龟山寺鱼池，以为放生之铭，戒其僧曰：“劝汝诸僧好护持，不须垂钓引青丝。云山莫厌看经坐，便是浮生得道时。”李公到镇，游于野寺，睹元公之诗而笑曰：“僧有渔罟之事，必投于镜湖。”后有犯者，坚而不恕焉。复为二绝而示之云：“剃发多缘是代耕，好闻人死恶人生。祇园说法无高下，尔辈何劳尚世情。”“汲水添池活白莲，十千髻鬣尽生天。凡庸不识慈悲意，自葬江鱼入九泉。”忽有老僧诣谒，愿以因果喻之。丞相问：“阿师从何处来？”答云：“贫道从来处来。”遂决二十，曰：“任从去处去。”至如浮薄宾客，莫敢

候门。三教所来，俱有区别。海内服其才俊，终于相者也。初贫，游无锡惠山寺，累以佛经为文稿，致主藏僧殴打，终身所憾焉。后之剡川天宫精舍，凭笈而昼寝。有老僧斋罢，见一大蛇上刹前李树，食其子焉。恐其遗毒而人误食之，徐徐驱下，蛇乃望东序而去，遂入李秀才怀中，倏而不见矣。公乃惊觉。老僧曰：“秀才睡中有所睹否？”李公曰：“梦中上李树食李，甚美。似有一僧相逼。及寤，乃见上人。”老僧知此客非常，延归本院，经数年而辞赴举。将行，赠以衣钵之资，因喻之曰：“郎君身必贵矣。然勿以僧之尤过，贻于祸难。”及领会稽，僧有犯者，事无巨细，皆至极刑。唯忆无锡之时也，遂更剡川为龙宫寺额。嗟老僧之已逝，为其营塔立碑，平生之修建，只于龙宫一寺矣。云溪子曰：萧相国立殊勋，方明昴宿；（前汉史）谓：酈侯，昴星之精尔。杜元凯因醉吐，始见蛇形。则李公食李于龙宫，其不谬矣。

南 海 非

房千里博士初上第，游岭徼诗序云：“有进士韦滂者，自南海邀赵氏而来，十九岁，为余妾。余以鬓发苍黄，倦于游从，将为天水之别。止素秋之期，纵京洛风尘，亦其志也。赵屡对余潸然恨恨者，未得偕行。即泛轻舟，暂为南北之梦。歌陈所契，诗以寄情。”曰：“鸾凤分飞海树秋，忍听钟鼓越王楼。只应霜月明君意，缓抚瑶琴送我愁。山远莫教双泪尽，雁来空寄八行幽。相如若返临邛市，画舸朱轩万里游。”万里桥在蜀川。房君至襄州，逢许浑侍御赴弘农公番禺之命，千里以情意相托，许具诺焉。才到府邸，遣人访之，拟持薪粟给之，曰：“赵氏却从韦秀才矣。”许与房、韦，俱有布衣之分，欲

陈之，虑伤韦义；不述之，似负房言。素款难名，为诗代报。房君既闻，几有欧阳四门詹太原之丧。欧阳太原亡姬之事，孟简尚书已有序诗述之矣。浑寄房秀才诗曰：“春风白马紫丝缰，正值蚕眠未采桑。五夜有心随暮雨，百年无节待秋霜。重寻绣带朱藤合，却认罗裙碧草长。为报西游减离恨，阮郎才去嫁刘郎。”

四 背 篇

刘长卿郎中，皆谓前有沈、宋、王、杜，后有钱、郎、刘、李。刘君曰：“李嘉祐、郎士元，焉得与予齐称也！”每题诗，不言其姓，但“长卿”而已，以海内合知之乎？士林或之讥也。宋雍初无令誉，及娶瞽疾，其诗名始彰。卢员外纶作拟僧之诗，僧清江作七夕之咏，刘随州有眼作无眼之句，宋雍无眼作有眼之诗。诗流以为四背，或云四倒，然辞意悉为佳致乎？卢公诗曰：“愿得远公知姓字，焚香洗钵过余生。”清江上人诗曰：“唯愁更漏促，离别在明朝。”刘随州诗曰：“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宋君诗曰：“黄鸟不堪愁里听，绿杨宜向雨中看。”

严 黄 门

武后朝严安之、定之，昆弟也。安之为长安戎曹，权过京尹，至今为寮者，愿得安之之术焉。定之则登历台省，亦有时名。娶裴卿之女，才三夕，其妻梦一人佩服金紫，美须鬓，曰：“诸葛亮也，来为夫人儿。”既妊而产婴孩，其状端伟，颇异常流，定之薄其妻而爱其子。严武年八岁，询其母曰：“大人常厚玄英，玄英，定之妾也。未常慰省阿母，何至于斯乎？”母曰：“吾与

汝，母子也。以汝尚幼，未之知也。汝父薄幸，嫌吾寝陋，枕席数宵，遂即怀汝。自后相弃如离妇焉。”其母凄咽，武亦愤惋难处。候父既出，玄英方睡，武持小铁锤，击碎其首。及定之归，惊愕，视之，乃毙矣。左右曰：“小郎君戏运铁锤而致之。”定之呼武至，曰：“汝何戏之甚矣！”武曰：“焉有大朝人士，厚其侍妾，困辱儿之母乎？故须击杀，非戏之也。”父曰：“真严定之之子。”而每抑遏，恐其非器。武年二十三，为给事黄门侍郎，明年拥旄西蜀，累于饮筵，对客骋其笔札。杜甫拾遗乘醉而言曰：“不谓严定之有此儿也！”武恚目久之，曰：“杜审言孙子，拟捋虎须？”合座皆笑，以弥缝之。武曰：“与公等饮饌谋欢，何至于祖考耶？”房太尉绾亦微有所忤，忧怖成疾。武母恐害贤良，遂以小舟送甫下峡。母则可谓贤也，然二公几不免于虎口矣。李太白为《蜀道难》，乃为房、杜之危也，略曰：“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非人，化为狼与豺。此谓武之酷暴矣。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杜初自作《阆中行》：“豺狼当路，无地游从。”或谓章仇大夫兼琼为陈拾遗雪狱，陈晃字子昂。高适侍御与王江宁昌龄申冤，当时同为义士也。李翰林作此歌，朝右闻之，疑严武有刘焉之志。支属刺史章彝，因小瑕，武遂棒杀；后为彝外家报怨，严氏遂微焉。

哀 贫 诚

余以曾子回车不入胜母之间，吕不韦有桐轮之媚，是乃曾参立孝行之名，不韦抱淫邪之责。迹之进退者，岂以二子而鹭是非乎？渚宫有李令者，自宰延安，本狡猾之徒也。强为篇

章，而干谒时贵。有归评事任江陵鹺院，常怀恤士之心。李令既识归君，累求救贷，而悉皆允诺。又云：“某欲寻亲湖外，辄假舍而安家族。”归君亦敏诺之。李且乘舟而去。不二旬，其妻遣仆使告丐糒粮，主人拯其乏绝。李忽寄书于鹺院，情况款密，且异寻常，书中有赠家室等诗一首，意欲组织归君。归君快恨，悔而不能明，与率武陵渠江之务，以糊其口焉。举士沈擢，既违名路，从知长沙，每述于同院众宾，用兹戒慎也。李令寄妻诗曰：“有人教我向衡阳，一度思归欲断肠。为报艳妻兼少女，与吾觅取朗州场。”

古制兴

文宗元年秋，诏礼部高侍郎锴，复司贡籍，曰：“夫宗子维城，本枝百代，封爵便宜，无令废绝。常年宗正寺解送人，恐有浮薄，以忝科名。在卿精拣艺能，勿妨贤路。其所试，赋则准常规，诗则依齐梁体格。”乃试《琴瑟合奏赋》、《霓裳羽衣曲诗》。主司先进五人诗，其最佳者，其李肱乎？次则王收日斜见赋，则《文选》中《雪赋》、《月赋》也。况肱宗室，德行素明，人才俱美，敢不公心，以辜圣教？乃以榜元及第。《霓裳羽衣曲诗》，任用韵。李肱：“开元太平时，万国贺丰岁。梨园献旧曲，玉座流新制。风管势参差，霞衣竞摇曳。宴罢水殿空，辇馀春草细。蓬壶事已久，仙乐功无替。讵肯听遗音，圣明知善继。”上披文曰：“近属如肱者，其不忝乎！有刘安之识，可令著书；执马孚之正，可以为传。秦嬴统天下，子弟同匹夫，根本之不深固，曹冏曷不非也。”评曰：“李君文章精练，行义昭详。策名于睿哲之朝，得路于韦萧之室。然止于岳、齐二牧，未登大任，其有命焉！”

夷君诮

登州贾者马行馀，转海拟取昆山路，适桐庐时，遇西风而吹到新罗国。新罗国君闻行馀中国而至，接以宾礼，乃曰：“吾虽夷狄之邦，岁有习儒者，举于天阙，登第荣归，吾必禄之且厚。乃知孔子之道，被于华夏乎！”因与行馀论及经籍，行馀避位曰：“庸陋贾竖，长养虽在中华，但闻土地所宜，不识诗书之义。熟诗书、明礼律者，其唯士大夫乎，非小人之事也。”遂乃言辞，扬舲背扶桑而去。新罗君讶曰：“吾以中国之人，尽闲典教，不谓尚有无知之俗欤！”行馀还至乡井，自以贪吝百味好衣，愚昧不知学道，为夷狄所咄，况于英哲也。

饯歌序

李尚书讷夜登越城楼，闻歌曰：“雁门山上雁初飞。”其声激切。召至，曰：“去籍之妓盛小藁也。”曰：“汝歌何善乎？”曰：“小藁是梨园供奉南不嫌女甥也。所唱之音，乃不嫌之授也。今色将衰，歌当废矣！”时察院崔侍御元範，自府幕而拜，即赴阙庭，李公连夕饯崔君于镜湖光候亭。屡命小藁歌饯，在座各为一绝句赠送之。亚相为首唱矣，崔下句云：“独向柏台为老吏。”皆曰：“侍御凤阁中书，即其程也，何以老于柏台？”众请改之。崔让曰：“某但止于此任，宁望九迁乎？”是年秋，崔君鞠狱于谯中，乃终于柏台之任矣。杨、封、卢、高数篇，亦其次也。《听盛小藁歌送崔侍御浙东廉使》，李讷：“绣衣奔命去情多，南国佳人敛翠蛾。曾向教坊听国乐，为君重唱盛藁歌。”《奉和亚台御史》，崔元範：“杨公留宴岷山亭，洛浦高歌五夜情。独向柏台为老吏，可怜林木响余声。”团练判官杨知至：“燕赵能歌

有几人，落花回雪似含嗔。声随御史西归去，谁伴文翁怨九春？”观察判官封彦冲：“莲府才为绿水宾，庾杲之在王俭府，似芙蓉泛绿水，故有此句。忽乘骏马入咸秦。为君唱作西河调，日暮偏伤去住人。”观察支使卢邺：“何郎戴笏别贤侯，更吐歌珠宴庾楼。莫道江南不同醉，即陪舟楫上京游。”前进士高湘：“谢安春渚饯袁宏，千里仁风一扇清。歌黛惨时方酩酊，不知公子重飞觥。”处士卢澥：“乌台上客紫髯公，共捧天书静镜中。桃叶不须歌白苧，耶溪暮雨起樵风。”

宗 兄 悼

滕倪苦心为诗，嘉声早播。远之吉州，谒宗人迈郎中。吉守以“吾家鲜士，此弟则千里之驹也”，每吟其“白发不知容相国，也同闲客满头生”。又《题鹭鸶障子》云：“映水有深意，见人无惧心。”且曰：“魏文酷陈思之学，潘岳褒正叔之文；贵集一家之芳，安以宗从疏远矣。”倪既秋试，捧笈告游，及留诗一首为别。滕君得之怅然，曰：“此生必不与此子再相见也。”乃祖于大皋之阁，别异常情。倪至秋深，逝于商於之馆舍，闻者莫不伤悼焉。倪诗曰：“秋初江上别旌旗，故国无家泪欲垂。千里未知投足处，前程便是听猿时。误攻文字身空老，却返樵渔计已迟。羽翼凋零飞不得，丹青无路接差池。”

梦 神 姥

卢著作肇为华州纆干公泉防御判官，游仙掌诸峰，歇马于巨灵庙。忽寐，梦在数间空舍中，见一老妪于大釜中燃火。卢君询其所由，曰：“老人是华岳神母也。”又问：“釜中煮者何物？”母曰：“橡子也。”“用此奚为？”母愀然曰：“食之也。”卢曰：

“且儿为五岳神主，厌于祷祠；母食树子，岂无奉养之志乎？”母曰：“以神鬼之道，虽有君臣父子，祸福本不相及矣。祈祭之所，不呼名字者，不得飨焉。”卢梦毕，召岳庙祝，别置神母位，常饌出生一分，公宴则阙。在家，忽遗忘之，啜咽而体中不快也。云溪子曰：亲闻范阳所述，故书之。

玉泉祠

余以鬼神之道难明也，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朝贤后于盟津，报受禅于晋壤，祷祀名山大川，则其兆应也。蜀前将军关羽守荆州，梦猪啮足，自知不祥，语其子曰：“吾衰暮矣。是若征吴，必不还尔。”果为吴将吕蒙麾下所殛，蜀遂亡荆州。今吴楚之俗，梦半猪者，乃书其屋柱而禳之。玉泉祠，天下谓四绝之境。或言此祠鬼兴土木之功而树，祠曰“三郎神”。三郎，即关三郎也。允敬者，则仿佛似睹之。缙俗居者，外户不闭，财帛纵横，莫敢盗者。厨中或先尝食者，顷刻大掌痕出其面，历旬愈明。侮慢者，则长蛇毒兽随其后。所以惧神之灵，如履冰谷，非斋戒护净，莫得居之。

舞娥异

李八座翱，潭州席上有舞柘枝者，匪疾而颜色忧悴。殷尧藩侍御当筵而赠诗曰：“姑苏太守青蛾女，流落长沙舞柘枝。满座绣衣皆不识，可怜红脸泪双垂。”明府诘其事，乃故苏台韦中丞爱姬所生之女也。亚卿之胤、正卿之侄。曰：“妾以昆弟夭丧，无以从人，委身于乐部，耻辱先人。”言讫涕咽，情不能堪。亚相为之吁叹，且曰：“吾与韦族，其姻旧矣。”速命更其舞服，饰以袿襦，延与韩夫人相见。夫人，吏部之子。顾其言语清楚，宛有

冠盖风仪，抚念如其所媵，遂于宾榻中选士而嫁之也。舒元與侍郎闻之，自京驰诗赠李公曰：“湘江舞罢忽成悲，便脱蛮靴出绛帟。谁是蔡邕琴酒客，魏公怀旧嫁文姬。”李尚书初守庐江，有重系者合当大辟。引讞之时，启鸣曰：“某偶黷典章，即从诛戮。然昔于群山，专习一艺，愿于贵人之前试之。”乃曰：“长啸也。死而无恨欤！”乃命缓系而听之，清声上彻云汉。公曰：“不谓苏门之风，出于赭衣之下。可命鸾鹤同游，可与孙、阮齐躅。去其械梏，蠲其罪乎！”后镇山南，夜闻长笛之音，而浏亮不绝。问是何人吹之也，具云：“府狱重囚。”令明日引来。官吏递相尤怨，夜使囚徒为乐，罪累必深。及至，发龙吟之韵，奏出塞之悲，闺思乡情，莫不凄切。公曰：“汝之吹竹已得其能。不事农业，可为伶人尔。”卒岁而怜愍之，便令奔去也。夫徐晃持刑，而行阵齐整；慕容贷法，而兵士倾心。宽猛相济，故无不均。前闻于襄阳雕鹗高举，后有李汉南文学推能。于、李之双名，真亚匹也；虽杨、杜之齐勋，未比二侯之奇特者矣。

云溪友议卷中

葬书生

刘侍郎轸者，韶右人也。幼之罗浮、九疑，读黄老之书，欲轻举之便。又于曹溪探释氏关戒，遂披僧服焉。僧名“溢纳”。北之筠川方山等寺，又居庐岳东林寺，习《南山钞》及《百法论》，咸得宗旨焉。独处一室，数梦一人衣短褐，曰：“我书生也。顷因游学，逝此一室。以主寺僧不闻郡邑，乃瘞于牖下，而尸骸跼促，死者从直，何以安也。君能迁葬，必有酬谢。”乃访于缙属，果其然也。寻改窆于虎溪之上，求得一柏函，刘君解所着之衣覆其骸骨。是夜，梦书生来谢。持三鸡子，劝轸立食之，食讫明爽，虽冥寞之道，其不妄言。轸嚼一卵而吞，二者犹豫未食，手握之而觉。后乃精于儒学，而隶文章，因荣名第，历任史馆。欲书梦中之事，不可身为传记。吏部尚书退之，素知焉，曰：“待余馀暇，当为一文赞焉。”韩公左迁，其文竟不成也。刘君之修史时，宰辅得人，藩条有事，朝廷凡有瑕绩，悉欲书之，冀人惕励。拟纵董狐之笔，尤谤必生，匿其功过，又非史职。常暮则沉湎而出。韩公曰：“史官，国之枢机也。其如海纳之醉乎？”云溪子以刘公之居史馆而为两端，夫杜微之聋也，推蜀贤于葛亮；阮籍之醉也，托魏史于王沉。恐危难之逼，假聋醉而混时；遇物从机，即其尚也。昔文王葬枯骨，德王岐周；邹湛瘞甄舒，而名魁岷首；刘君因梦寐而解衣，遂通三学，可谓

古人乎！前者有郑广文虔者，明皇时为文馆，故以广文号焉。編集之外，唯日嗜酒。睹嫔妃之贵，必致邦家之祸乎？杜工部遗之歌，略曰：“广文到官舍，置马堂阶下。醉则乘马归，颇遭官长骂。”“诸公袞袞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诸公往往厌粱肉，广文先生饭不足。”“才名四十年，座客寒无毡；近者苏司业，时时与酒钱。”予以刘磁州之醉，与广文所同，避嫌远害，未为非也。

玉箫化

西川韦相公皋，昔游江夏，止于姜使君之馆。姜辅，相国之从兄也。姜氏孺子曰荆宝，已习二经，虽兄呼于韦，恭事之礼，如父叔也。荆宝有小青衣曰玉箫，年才十岁，常令祇候，侍于韦兄，玉箫亦勤于应奉。后二载，姜使君入关求官，而家累不行。韦乃易居，止头陀寺，荆宝亦时遣玉箫往彼应奉。玉箫年稍长大，因而有情。时廉使陈常侍得韦君季父书云：“侄皋久客贵州，切望发遣归覲。”廉察启缄，遗以舟楫服用。仍恐淹留，请不相见。泊舟江渚，俾篙工促行。昏瞑拭泪，乃书以别荆宝。宝顷刻与玉箫俱来，既悲且喜。宝命青衣从往，韦以违覲日久，不敢俱行，乃固辞之。遂为言约，少则五载，多则七年，取玉箫。因留玉指环一枚，并诗一首。五年既不至，玉箫乃静祷于鸚鹄洲。又逾二年，暨八年春，玉箫叹曰：“韦家郎君，一别七年，是不来耳！”遂绝食而殒。姜氏愍其节操，以玉环着于中指，而同殡焉。后韦公镇蜀，到府三日，询鞠狱情，涤其冤滥轻重之系，近三百余人。其中一辈，五器所拘，偷视厅事，私语云：“仆射是当时韦兄也。”乃厉声曰：“仆射仆射，忆得姜家荆宝否？”韦公曰：“深忆之。”“即某是也。”公曰：“犯何罪而重羈

縲？”答曰：“某辞违之后，寻以明经及第，再选清城县令。家人误燕廨舍库牌印等。”韦曰：“家人之犯，固非己尤。”便与雪冤，仍归墨绶，乃奏眉州牧。敕下，未令赴任，遣人监守，朱绂其荣，留连宾幕。属大军之后，草创事繁，经奠莢数凋，方谓：“玉箫何在？”姜牧曰：“仆射维舟之夕，与伊留约，七载是期。逾时不至，乃绝食而殒。”因吟留赠玉环诗云：“黄雀衔来已数春，别时难解赠佳人。长吟不见鱼书至，为遣相思梦入秦。”韦公闻之，益增凄叹，广修经像，以报夙心。且想念之怀，无由再会。时有祖山人者，有少翁之术，能令逝者相亲。但令府公斋戒七日，清夜，玉箫乃至，谢曰：“承仆射写经，僧佛之力，旬日便当托生。却后十二年，再为侍妾，以谢鸿恩。”临袂微笑曰：“丈夫薄情，令人死生隔矣！”后韦公陇右之功，终德宗之代，理蜀不替。是故年深，累迁中书令同平章事。天下向附，泸棘归心。因作生日，节镇所贺，皆贡珍奇。独东川卢八座，送一歌姬，未当破瓜之年，亦以“玉箫”为号。观之，乃真姜氏之玉箫也，而中指有肉环隐出，不异留别之玉环也。京兆公曰：“吾乃知存歿之分，一往一来；玉箫之言，斯可验矣！”议者以韦中书脱布衣不五秋，而拥旌钺，皇朝之盛，罕有其伦。然镇蜀近二纪，云南诸蕃部落，悉遣儒生教其礼乐，易衽归仁，彼我以盐铲货赂，悉无怨焉。后司空林公，弛其规准，别诱言往，复通其盐运而不贍金帛，遂令部落怀贰，猾悍邦君，蝨蚤为群，侵逼城垒，俘掠士庶妻子，不啻万人。雍陶先辈感乱后诗曰：“锦城南面遥闻哭，尽是离家别国声。”或谓黜韦帅之功，削成都之爵。且淮阴叛国，名居定难之勋；窦融要君，迹践诸侯之列，盖录其勋而不废其名乎？所让不合教戎濮诗书，致闲兵法，考其衔怨有以，而莫敢斥言。故乃削爵黜功，是为大谬矣。

苗夫人

张延赏相公，累代台铉，每宴宾客，选子婿莫有入意者。其妻苗氏，太宰苗公晋卿之女也。夫人有才鉴，甚别英锐，特选韦皋秀才，曰：“此人之贵，无与比俦。”既以女妻之，不二三岁，以韦郎性度高廓，不拘小节，张公稍悔之，至不齿礼。一门婢仆渐见轻怠，惟苗氏待之常厚矣。其于众多视之悒悒，而不能制遏也。皋妻张氏，垂泣而言曰：“韦郎七尺之躯，学兼文武，岂有沉滞儿家，为尊卑见诮；良时胜境，何忍虚掷乎？”韦乃遂辞东游，妻罄妆奁赠送。清河公喜其往也，赉以七驴驮物。每之一驿，则附递一驮而还；行经七驿，所送之物尽归之也。其所有者，清河氏所赠妆奁及布囊书册而已。清河公睹之，莫可测也。后权陇右军事，会德宗行幸奉天，在西面之功，独居其上也。圣驾旋复之日，自金吾持节西川，替妻父清河公。乃改易姓名，以“韦”作“韩”，以“皋”作“翱”，莫敢言之也。至天回驿，去府城三十里，上皇发驾日以为名。有人特报相公曰：“替相公者，金吾韦皋将军，非韩翱也。”苗夫人曰：“若是韦皋，必韦郎也。”张公笑曰：“天下同姓名者何限，彼韦生应已委弃沟壑，岂能乘吾位乎？妇女之言，不足云尔。”初有管姬巫者，每述祸祟，其言多中。乃云：“相公当直之神渐减，韦郎拥从之神日增。”皆以妖妄之言，不复再召也。苗夫人又曰：“韦郎比虽贫贱，气凌霄汉。每以相公所诮，未尝一言屈媚，因而见尤。成事立功，必此人也！”来早入州，方知不误。张公忧惕，莫敢瞻视，曰：“吾不识人。”西门而出。凡是旧时婢仆曾无礼者，悉遭韦公棒杀，投于蜀江，展男子平生之志也。独苗氏夫人，无愧于韦郎，贤哉，贤哉！韦公侍奉外姑，过于布素之时。海内贵门，不敢忽于贫贱东床者

乎！所以郭泗滨圆诗曰：“宣父从周又适秦，昔贤多少出风尘。当时甚讶张延赏，不识韦皋是贵人。”

思 归 隐

江西韦大夫丹，与东林灵澈上人，鹭忘形之契，篇诗唱和，月居四五焉。序曰：“澈公近以《匡庐七咏》见寄，及吟味之，皆丽绝于文圃也。即莲花峰、石镜、虎跑泉、聪明水、白鹿洞、铁船、康王庙为七咏也。此七篇者，俾予益起‘归欤’之兴。且芳时胜侣卜游于三二道人，必当攀跻千仞之峰，观九江之水。是时也，飘然而去，不希京口之顾；默尔而游，不假东门之送。天地为一朝，万物任陶铸。夫二林羽翼，松径幽邃，则何必措足于丹青，驰心于太古矣！偶为《思归》绝句诗一首，以寄上人。法友谭玄，幸先达其深趣矣！”予谓韦亚台归意未坚，果为高僧所诮。历览前代散发海隅者，其几人乎？寄庐山上人澈公诗曰：亚相丹：“王事纷纷无暇日，浮生冉冉只如云。已为平子归休计，五老岩前必共君。”澈奉酬诗曰：“年老身闲无外事，麻衣草座亦容身。相逢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

买 山 讖

邕州蔡大夫京者，故令狐相公楚镇滑台之日，因道场见僧中，令京挈瓶钵，彭阳公曰：“此童眉目疏秀，进退不慑，惜其单幼，可以劝学乎？”师从之，乃得陪相国子弟。青州尚书绪、丞相绚也。后以进士举上第，乃彭阳令狐公之举也。寻又学究登科，而作尉畿服。既为御史，覆狱淮南，李相公绅忧悸而已。颇得绣衣之称。吴汝南诣阙申冤，蔡君先榜之曰：“是主上忧国之时，乃臣下无私之日。”谪居澧州，为厉员外玄所辱。稍迁抚州刺史，常称宇内

无人。对僧徒，则非大品之谈；遇道流，则五千言之义；接儒士，自比端木之贤于仲尼；次论《周易》，则评九圣之谬。来者纵得相许，有始而无卒焉。谓丁遐秀才等。郡有汝水，为放生池，不与渔罟之事。忽一人乘小舟钓于此，蔡君张眦，遣吏捕之。钓者乃为诗曰：“抛却长竿卷却丝，手携蓑笠献新诗。临川太守清如镜，不是渔人下钓时。”京览诗，乃召之，已去，竟不言其姓字。或有识者，曰：“野人张顶也。”顶字不惑，本姓王氏，隐而不言。蔡牧益自骄矜，作诗以责商山四老，曰：“秦末家家思逐鹿，商山四皓独忘机。如何鬓发霜相似，更出深山定是非？”及假节邕交，道经湘口，零陵郑太守史，与京同年，远以酒乐相迟。座有琼枝者，郑君之所爱，而席之最姝。蔡强夺之行，郑莫之竞也。邕交所为，多如此类，德义者见鄙，终其不佞也。行泊中兴颂所，地名，在浯溪也。僦勉不前。题篇久之，似有怅怅之意。才到邕南，制御失律，伏法湘川，权厝于此。二子延、近，号诉苍天，未终丧而俱逝。论者以妄责四皓，而欲买山于浯溪之间，不徒言哉！诗曰：“停桡积水中，举目孤烟外。借问浯溪人，谁家有山卖？”

吴 门 秀

昔张茂先谓陆机曰：“君家兄弟，龙跃云津，顾彦先凤鸣朝阳。谓东南之宝已尽，不意又见褚生。言褚陶也。”故知吴门之德不孤，川渎之珍不匮矣。予以宋、齐已降，朱、张、顾、陆，时有奇藻者欤？陆郎中畅，早耀才名，鞶鞶不改于乡音。自贺秘书知章、贾相耽、顾著作况，讥调秦人，至于陆君者矣。贡举之年，和群公对雪，落句云：“天人宁底巧，剪水作花飞。”又《山斋玩月》诗曰：“野性平生唯好月，新晴半夜睹婵娟。起来自擘书

窗破，恰漏清光落枕前。”又《经崔谏议玄亮林亭》曰：“蝉噪入云树，风开无主花。”在越，每经游兰亭，高步禹迹、石帆之绝境，如不系之舟焉。初为西江王大夫仲舒从事，终日长吟，不亲公牍。府公微言，拂衣而去，辞曰：“不可偶为大夫参佐，而妨志业耶！”王乃固留不已，请举自代，然后登舟，曰：“洵子侄得耳，渠曾数辟不就，畅召必来。”陆洵，员外畅之侄也。而乃采药西山，饮泉湓水。建昌之南也，今新吴。昔许真君铭曰：“有水曰湓，有鱼曰航，天地昏冥，何以伏藏。”又谓真君淬剑之水，铸锻者多于此水砥砺也。朝客闻之，以为仕隐也，美誉益彰。及登兰省，遇云阳公主下降刘都尉，百僚举为宾相。诗题之者，顷刻而成，其诗亦丽也。《咏帘》诗曰：“劳将素手卷虾须，琼室流光更缀珠。玉漏报来过夜半，可怜潘岳立踟蹰。”《咏行障》诗曰：“碧玉为竿丁字成，鸳鸯绣带短长馨。强遮天上花颜色，不隔云中语笑声。”诏作《催妆》五言诗一首曰：得“花”字。“云安公主贵，出嫁五侯家。天母看调粉，日兄怜赐花。催铺柏子帐，待障七香车。借问妆成未，东方欲晓霞。”内人以陆君吴音，才思敏捷，凡所调戏，应对如流，复以诗嘲之，陆亦酬和，六宫大哈，凡十余篇，嫔娥皆讽诵之。例物之外，别赐宫锦五十段、楞伽瓶及唾盂各一枚，以赏吻翰之端也。内人诗云：“十二层楼倚翠空，凤鸾相对立梧桐。双成走报监门卫，莫使吴歃入汉宫。”此篇或谓内学宋若兰、若昭姊妹所作也，宋考功之孙也。陆君酬曰：“粉面仙郎选圣朝，偶逢秦女学吹箫。须教翡翠闻王母，不奈乌鸢噪鹊桥。”

钱 塘 论

致仕尚书白舍人，初到钱塘，令访牡丹花。独开元寺僧惠

澄，近于京师得此花栽，始植于庭，栏圈甚密，他处未之有也。时春景方深，惠澄设油幕以覆其上。牡丹自此东越分而种之也。会徐凝自富春来，未识白公，先题诗曰：“此花南地知难种，惭愧僧闲用意栽。海燕解怜频睥睨，胡蜂未识更徘徊。虚生芍药徒劳妒，羞杀玫瑰不敢开。唯有数苞红幙在，含芳只待舍人来。”白寻到寺看花，乃命徐生同醉而归。时张祜榜舟而至，甚若疏诞。然张、徐二生，未之习隐，各希首荐焉。中舍曰：“二君论文，若廉、白之斗鼠穴，胜负在于一战也。”遂试《长剑倚天外赋》、《余霞散成绮诗》。试讫解送，以凝为元，祜其次耳。张祜诗有“地势遥尊岳，河流侧让关”。多士以陈后主“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比，徒有前名矣。又祜《题金山寺》诗曰：此寺大江之中。“树影中流见，钟声两岸闻。”虽綦母潜云：“塔影挂青汉，钟声和白云。”此句未为佳也。祜《观猎》四句及《宫词》，白公曰：“张三作猎诗，以较王右丞，予则未敢优劣也。”王维诗曰：“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忽过新丰戍，还归细柳营。回看失雁处，千里暮云平。”张祜诗曰：“晓出禁城东，分围浅草中。红旗开向日，白马骤临风。背手抽金镞，翻身控角弓。万人齐指处，一雁落寒空。”白公又以《宫词》四句之中，皆数对，何足奇乎？然无徐生云：“今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徐凝赋曰：“譙周室里，定游夏于丘虔；马守帷中，分《易》《礼》于卢郑。如我明公荐拔，岂唯偏党乎？”张祜曰：“《虞韶》九奏，非瑞马之至音；荆玉三投，伫良工之必鉴。且鸿钟运击，瓦缶雷鸣；荣辱纠绳，复何定分？”祜遂行歌而迈，凝亦鼓柷而归。二生终身偃仰，不随乡赋者矣。先是李补阙林宗、杜殿中牧，与白公鞏下较文，具言元、白诗体舛杂，而为清苦者见嗤，因兹有恨也。白为河南尹，李

为河南令，道上相遇，尹乃乘马，令则肩舆，似乖趋事之礼。尝谓乐天为“啜嚅公”，闻者皆笑，乐天之名稍减矣。白尹曰：“李直水，林宗字也。吾之獬子也，其锋不可当。”后杜舍人之守秋浦，与张生为诗酒之交，酷吟枯《宫词》，亦知钱塘之岁，自有是非之论，怀不平之色，为诗二首以高之。则曰：“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又云：“如何故国三千里，虚唱歌词满六宫。”张君诗曰：“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河满子，双泪落君前。”此歌宫娥讽念思乡，而起长门之思也。枯复游甘露寺，观前卢肇先辈题处曰：“不谓三吴，经此诗人也。”枯曰：“日月光先到，山川势尽来。”卢曰：“地从京口断，山到海门回。”因而仰伏，愿交于此士矣。

辞 雍 氏

崔涯者，吴楚之狂生也，与张枯齐名。每题一诗于倡肆，无不诵之于衢路。誉之，则车马继来；毁之，则杯盘失错。嘲妓曰：“谁得苏方木，犹贪玳瑁皮。怀胎十个月，生下昆仑儿。”又：“布袍披袄火烧毡，纸补篋篨麻接弦。更着一双皮屐了，纆梯纆榻出门前。”又嘲李端端：“黄昏不语不知行，鼻似烟窗耳似铛。独把象牙梳插鬓，昆仑山上月初生。”端端得此诗，忧心如病，候涯使院饮回，遥见二子蹑屐而行，乃道旁再拜竟灼曰：“端端祇候三郎、六郎，伏望哀之。”又重赠一绝句粉饰之，于是大贾居豪，竞臻其户。或戏之曰：“李家娘子，才出墨池，便登雪岭。何期一日，黑白不均？”红楼以为倡乐，无不畏其嘲谑也。枯、涯久在维扬，天下晏清，篇词纵逸，贵达钦惮，呼吸风生，畅此时之意也。赠诗曰：“觅得黄骝被绣鞍，善和坊里取端端。扬州近日浑成差，一朵能行白牡丹。”杂嘲二首：“二年不

到宋家东，阿母深居僻巷中。含泪向人羞不语，琵琶弦断倚屏风。”“日暮迎来画阁中，百年心事一宵同。寒鸡鼓翼纱窗外，已觉恩情逐晓风。”又悼妓诗曰：“赤板桥西小竹篱，槿花还似去年时。淡黄衫子都无也，肠断丁香画雀儿。”崔生之妻雍氏者，乃扬州总效之女也，仪质闲雅，夫妇甚睦。雍族以崔郎甚有诗名，资贍每厚。崔生常于饮食之处，略无裨敬之颜，但呼妻父“雍老”而已。雍久之而不能容，勃然仗剑，呼女而出崔秀才曰：“某河朔之人，唯袭弓马。养女合嫁军门，徒慕士流之德。小女违公，不可别醮，便令出家。汝若不从，吾当挥剑！”立令涯妻剃发为尼。涯方悲泣悔过，雍亦不听分疏，亲戚挥恸，别易会难。涯不得已，裁诗留赠。至今江浦离愁，莫不吟讽是诗而惜别也。诗曰：“陇上流泉陇下分，断肠呜咽不堪闻。姮娥一日宫中去，巫峡千秋空白云。”

李右座

李相公林甫，当开元之际，与巷陌交通，权等人主。天下之能名，须出其门也；如不称意者，必遭窜逐之祸。虽杨国忠之盛，未得侔焉。其姬爱之众，皆不胜其珠翠。尝赐宫娥二人，一者潜归私家，经旬方还，相公亦乃不知。其荣显谓之右座相公，轩盖诸侯，见者如履冰谷。举子尉迟匡，幽并耿概之士也，以频年不第，投书于右座，皆击刺之说。匡有《暮行潼关》之作，云：“明日飞出海，黄河流上天。”又《观内人楼上踏歌》曰：“芙蓉初出水，桃李忽无言。”又《塞上曲》云：“夜夜月为青冢镜，年年雪作黑山花。”相公鉴此句曰：“得非才子乎？若使匡伏恨衔冤，不假陶铸之力，则从四夷八蛮，分为左衽矣！岂为进人乎？岂为贤相乎？”及得相见，

右座曰：“有一萧颖士，既叨科第，轻时纵酒，不遵名教。尝忤吏部王尚书丘，然以文识该通，孰为其敌，君子不遗其言，几至鞭扑。子之诗篇，幸未方于颖士，且吾之名，复异于王公，言王吏部。重欲相干，三思可矣。”匡知右座见怒，惶怖而趋出。栖屑无依，退归林墅。罢宁戚之高歌，效约成之独乐。登山临水，劳灼灼之音焉。且李君之为辅翊，妒贤害能，太平之基，因而覆餗也。昔重华登用，进二八于明君；姬旦为相，述四人于少主。故行流殛之刑，成吐握之美，乃帝子之股肱，万方之轨度也。若李丞相，恣行残贼，不慕姚、姬，卒罹其殃，乃其宜矣。

衡 阳 遁

徐侍郎安贞，久居中书省。常参李右丞议，恐其罪累，乃逃隐衡山岳寺，为东林掇蔬行者，而喑哑不言者数年。后值修建佛殿，僧中选善书者题其梁，已二三人矣，而徐行者跨过。掌事怒，以杖连击其背。行者乃画地曰：“某口虽不言，昔年曾学大书也，乞试之。”及试，乃题数行，群僧皆悦服，因遣尽书之。时李北海邕，游岳过寺，观其题处曰：“不知徐公在此。”乃召至，握手而言曰：“朝列于公，已息论矣。”遂解其布褐，饰以簪裳。僧尝杖击者，潜匿无地。徐谓邕曰：“吾恐逢非罪，遁迹深山。凡庸僧辈，安能识我？汝无疑也。”江夏公因戏之云：“徐郎曾吟：‘岷山思驻马，汉水忆回舟。’又：‘暮雨夜犹湿，春风帆正开。’”徐曰：“喑哑之日，时亦默而诵之。”二联乃安贞佳句也。因同载北归，止潭州，察使水亭相迓。徐侍郎指李北海呼曰：“行者潇湘逢故人，得随归客，止乎汀洲之娱，若幽谷之睹太阳者矣。不然委顿岩谷，卒于寺隶也。”

三 乡 略

云溪子素闻“三乡”之咏，怅然未明其所自也。洎得吴郡陆君贞洞，或纪其年代而不知者矣。用序乎，然群书有无名氏，乐府集无名诗。今简陆君之意，诗序亦云姓字隐而不书。夫序者，述作之本意，编其旧序，是诗继和者，多不能遍录，略举十余篇以次之。无名序曰：“余本若耶溪东，与同志者二三，纫兰佩蕙，每贪幽闲之境，玩花光于松月之亭，竟昼绵宵，往往忘倦。洎乎初笄，至于五换星霜矣。自后不得已，从良人西入函关，寓居晋昌里第。其居也，门绝嚣尘，花木丛翠。东西邻二佛宫，皆上国胜游之最。伺其闲寂，因游览焉，亦不辜一时之风月也。不意良人已矣，邈然无依。帝里芳春，吊影东迈。涉浚水，历渭川，背终南，陟太华，经虢略，抵陕郊，揖嘉祥之清流，面女儿之苍翠。凡经过之所，皆曩昔谵笑之地，绸缪之所。衔冤加叹，举目魂销。虽残骸尚存，而精爽都失。假使潘岳复生，无以悼其幽思也。遂命笔聊题，终不能涤其怀抱，绝笔恸哭而去。以翰墨非妇人女子之事，名字是故隐而不书。时会昌壬戌岁仲春十九日。”又赋诗曰：“昔逐良人西入关，良人身歿妾空还。谢娘卫女不相待，为雨为云过此山。”和诗十一首。进士陆贞洞：“惆怅残花怨暮春，孤鸾舞镜倍伤神。清词好个干人事，疑是文姬第二身。”同前王祝：“女儿山前岚气低，佳人留恨此中题。不知云雨归何处，空使王孙见即迷。”刘谷：“兰蕙芬芳见玉姿，路旁花笑景迟迟。兰萝山下无穷意，并在三乡惜别时。”王条：“浣沙游女出关东，旧迹新词一梦中。槐陌柳亭何限事，年年回首向春风。”李昌邺：“红粉萧娘手自题，分明幽怨发云闺。不应更学文君去，泣向残花归剡溪。”王硕：“无

姓无名越水滨，芳词空怨路旁人。莫教才子偏惆怅，宋玉东家是旧邻。”李缙：“会稽王谢两风流，王子沉沦谢女愁。归思若随文字在，路旁空为感千秋。”张绮：“洛川依旧好风光，莲帐无因见女郎。云雨散来音信断，此生遗恨寄三乡。”高衢：“南北千山与万山，轩车谁不思乡关。独留芳翰悲前迹，陌上恐伤桃李颜。”韦冰：“来时欢笑去时哀，家国迢迢向越台。待写百年幽思尽，故宫流水莫相催。”五言复睹三乡题处，留赠贾驰：“壁古字未灭，声长响不绝。蕙质本如云，松心应耐雪。耿耿离幽谷，悠悠望瓯越。杞妇哭夫时，城崩无此说。”

狂 巫 讪

太仆韦卿覲，欲求夏州节度使。有巫者知其所希，忽诣韦门曰：“某善祷祝星神，凡求官职者，必能应之。”韦卿不知其诳诈，令择日。夜深，于中庭备酒果香灯等，巫者乘醉而至，请韦卿自书官阶一道，虔启于醮席。既得手书官衔，仰天大叫曰：“韦覲有异志，令我祭天！”韦公合族拜乞之：“山人无以此言，百口之幸也。”凡所玩用财物，悉与之。时湖上崔大夫侖，充京尹，有府囚叛狱，谓巫者是其一辈。里胥诘其衣装忽异，巫情窘，乃云：“太仆韦覲，曾令我祭天。我欲陈告，而以家财求我，非窃盗也。”既当申奏，宣宗皇帝召覲至其殿前，获明冤状，复召宰臣，诏曰：“韦覲，城南上族，轩盖承家。昨为求官，遂招诬谤。无令酷更加之罪。”愆其师诬诳，便付京兆处死讫申。韦则量事受责，门下议贬潘州司马。云溪子曰：“昔晋献因嬖姬之谮，申生不终孝道；汉武信江充之佞，太子以至捐躯。事莫争于当时，仁必伤于旧史。我宣宗文武光孝皇帝，亲综万机，恩覃九裔，可以农轩比德，

舜禹同规。测韦氏之深冤，获全家之盛族，虽之岭隅，亦其幸也。”察院李公明远诗：“北鸟飞不到，南人谁去游。天涯浮瘴水，岭外向潘州。草木春秋暮，猿猱日夜愁。定知迁客泪，应只对君流。”

彰 术 士

昔许负谓薄姬必贵，何颙谓曹瞒必杰，是挟天子而号令诸侯。其言所验，编于简牍。夫艺术于时者，不可不申扬赞。浙东李尚书褒，闻婺女二人，有异术，曰娄千宝、吕元芳。发使召至。既到，李公便令止从事家。从事问曰：“府主八座，更作何官？”元芳对曰：“适见尚书，但前浙东观察使，恐无别拜。”千宝所述亦尔。从事默然罢问。及再见李公，李公曰：“仆他日何如？”二术士曰：“稽山竦翠，湖柳垂阴。尚书画鹢百艘，正堪游观。昔人所谓：人生一世，若轻尘之著草，何论异日之荣悴？荣悴定分，莫敢面陈。”因问幕下诸公，元芳曰：“崔副使刍言、李推官正範，器度相似，但作省郎，止于郡守。团练李判官服古，自此大醉不过数场，何论官矣。观察判官任穀，止于小谏，不换朱衣。杨损支使评事，虽骨体清瘦，幕中诸宾福寿皆不如。卢判官纁，虽即状貌光泽，若比团练李判官，在世日月稍久，寿亦不如副使，与杨、李三人禄秩区分矣。”二术士所言，咸未之信，无以证焉。是后李服古不过五日而逝，诚大醉不过数场也。李尚书及诸从事验其所说，敬之如神。时罗郎中绍权赴任明州，窦弘馥少卿常之子也。赴台州，李公于席上问台、明二使君如何。娄千宝曰：“窦使君必当再醉望海亭；罗使君此去便应求道四明山，不游尘世矣。”窦少卿罢郡，再之府庭，是重醉也。罗郎中迁于海岛，故以学

道为名，知其不还也。李尚书归义兴，未几薨变，是无他拜。卢纁判官校理，明年逝于宛陵使幕。比李服古判官稍久矣，为少年也。任穀判官才为补阙，休官归圃，是不至朱紫也。崔刍言郎中止于吴兴郡，李正範郎中止于九江郡，二侯皆自南宮，止于名郡，是乃禄秩相参。独杨损尚书，三十年来，两为给事，再任京尹、防御三峰、青州节度使，年逾耳顺，官历藩垣，浙东同院诸公，福寿悉不如也。皆依娄、吕二生所说焉。又杜胜给事在杭州之日，问娄千宝曰：“胜为宰相之事何如？”曰：“如筮得《震》卦，有声而无形也。《周易》卜得《震》卦，如闻雷不见其形，凡事皆不成遂也。当此之时，或阴人之所潜也。若领大镇，必忧悒成疾，可以修禳乎！”后杜公为度支侍郎，有直上之望，草麻待宣，府吏已上，于杜公门构板屋，将布沙堤，忽有东门驃骑，奏以小疵，而承旨以蒋伸侍郎拜相，杜出镇天平，忧悒不乐，失其大望也。乃叹曰：“金华娄山人之言，果应矣！”欲令招千宝、元芳，又曰：“娄、吕二生，孤云野鹤，不知栖宿何处。”杜尚书寻亦薨于郢州。钟离侑少詹，昔岁闲居东越，睹斯异术，每求之二生，不可得也。云溪子曰：自童騃之年知之，方敢备录。

云中命

明皇幸岷山，百官皆窜辱，积尸满中原，士族随车驾也。伶官：张野狐鬻栗、雷海清琵琶、李龟年唱歌、公孙大娘舞剑。初，上自击羯鼓，而不好弹琴，言其不俊也。又宁王吹箫，薛王弹琵琶，皆至精妙，共为乐焉。唯李龟年奔迫江潭，杜甫以诗赠之曰：“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值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龟年曾于湘中采访使筵上唱：“红豆生

南国，秋来发几枝。赠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又：“清风朗月苦相思，荡子从戎十载余。征人去日殷勤嘱，归雁来时数附书。”此词皆王右丞所制，至今梨园唱焉。歌阕，合座莫不望行幸而惨然。龟年唱罢，忽闷绝仆地，以左耳微暖，妻子未忍殓殓。经四日乃苏，曰：“我遇二妃，令教侍女兰苕唱袂楔毕，放还。”且言主人即复长安，而有中兴之主也。谓龟年：“有何忧乎？”后李校书群玉，既解天禄之任，而归涔阳。经湘中，乘舟题二妃庙诗二首，曰：“小孤洲北浦云边，二女明妆共俨然。野庙向江空寂寂，古碑无字草芊芊。东风近暮吹芳芷，落日深山哭杜鹃。犹似含颦望巡狩，九疑如黛隔湘川。”又：“黄陵庙前莎草春，黄陵女儿茜裙新。轻舟小楫唱歌去，水远山长愁杀人。”后又题曰：“黄陵庙前春已空，子规滴血啼松风。不知精爽落何处，疑是行云秋色中。”李君自以第三篇“春空”便到“秋色”，踟蹰欲改之。乃有二女郎见曰：“儿是娥皇、女英也。二年后，当与郎君为云雨之游。”李君乃悉具所陈，俄而影灭，遂掌其神塑而去。重涉湖岭，至于浔阳。浔阳太守段成式郎中，素为诗酒之交，具述此事。段公因戏之曰：“不知足下是虞舜之辟阳侯也！”群玉题诗后二年，乃逝于洪井。段乃为诗，哭李四校书也：“酒里诗中三十年，纵横唐突世喧喧。明时不作祢衡死，傲尽公卿归九泉。”又曰：“曾话黄陵事，今为白日催。老无男女累，谁哭到泉台？”

谭生刺

真娘者，吴国之佳人也。时人比于苏小小，死葬吴宫之侧。行客感其华丽，竟为诗题于墓树，栉比鳞臻。有举子谭铢者，吴门秀逸之士也，因书绝句以贻后之来者。睹其题处，经

游之者稍息笔矣。诗曰：“武丘山下冢累累，松柏萧条尽可悲。何事世人偏重色，真娘墓上独题诗。”

弘 农 忿

东川处士柳全节，习百家之言，衣华阳鹤氅，或呼为“柳尊师”，又曰“柳百经”也。有子棠，应进士举，才思优赡，见者奇之。庞严舍人眷眄诸歌姬，方戏于阶，问：“墙头何人也？”曰：“柳秀才也。”遽命姬者饰妆，召柳秀才对观之。庞公曰：“恐墙上远见不得分明。”因请细而观矚。棠深耻之，不辞而去。时裴谏议休相公，因封事出汉州，即棠旧知也。闻棠来，且喜；及再谒，则蓝衫木简而已。裴公问其故，对曰：“名场孤寒，虚掷光景。欲求斗粟之养，以成子道焉。”有宴，召冯戡、胡掾、柳棠三举士。裴公于棠名下注曰：“此柳秀才，已于盐铁求事，不用屈私。”令棠见之，盖惜其举子也。柳棠之欲罢举者，为庞门之有失矣。乃弃蓝袍而归旧服。非时请见司谏，司谏慨然谓曰：“子年方少，篇翰如流，不可驥垂长坂，兰谢深林。况今急士之秋，必能首送。”兼与荐书。开成二年，上第。后归东川，历旬，但于狭斜旧游之处，不谒府主杨尚书汝士。杨公谓诸宾曰：“每见报前柳棠秀才多于妓家饮酒，或三更至暮，竟未相访。社日必相召焉。”及召棠至，已在醉乡矣。斟三器酒，内一巨鱼杯，棠不即饮。杨公乃诮曰：“文章漫道能吞凤，杯酒何曾解吃鱼。今日梓州张社会，应须遭这老尚书。”棠答曰：“未向燕台逢厚礼，幸因社会接余欢。一鱼吃了终无恨，鲲化成鹏也不难。”初，棠与冯戡争先，棠所颉颃；及第后，戡与诗曰：“桃花浪里成龙去，竹叶山头退鹤飞。”棠、戡为友甚善焉。柳每于东川席上，狂纵日甚，干忤杨公，诗曰：“莫言名位未相俦，风月何曾

阻献酬？前辈不须轻后辈，靖安今日在衡州。”靖安，李宗闵尚书，与杨公中外昆弟，况有朗陵之分。东川益怒，为书让其座主高锠侍郎曰：“柳棠者，凶悖鬻竖，识者恶之。狡过仲容，才非犬子。且膺门之贵，岂宜有此生乎？”小宗伯曰：“某滥司文柄，以副悬旌，夙夜兢惶，恐招訕谤。是以搜求俊彦，冀辅聪明，不敢蔽才，与棠及第。”东川又书曰：“昔周公挾伯禽，以戒成王也；昌邑杀王式，式，昌邑之师也。而怨霍光乎？岂不由师傅之情尔？兴亡之道，孔子先推德行，然后文学焉。吾师垂训，千古不易。前书云‘不敢蔽才’，何必一柳棠矣？若以篇章取之，宁失于何植、王条也？”高公又复书曰：“唐尧之圣也，不致丹朱之贤；宣尼之明也，不免仲由之害。如其可化，安有坠典？伊祁九子，尽可等于黄、唐；门人三千，悉能继于颜、闵。若棠者，自求瑕玷，难以磨灭。其所忤黷尊威，亦予谬举之过也。”棠闻二公交让，不任忧惕，又不敢远申卑谢，遂之剑州王使君。使君者，善画松竹狗兔，以十五侯而四郡守。棠至，联夕而饮。王君辞曰：“某以衰朽，恐乖去就。小男忝趋文场，不知许容侍座否？老夫暂归憩歇焉。”王氏之子泊醉，轻易之甚。棠呵之曰：“公称举人，与棠分有前后。画师之子，安得无礼于先辈乎？”王氏乃自去其道服，空戴黄葛巾，谓棠曰：“我大似贤尊，尊师幸不喧酗耳！”棠转益怒，叱咤而散。柳生虽登科第，始参越嶲军事，而夭丧。且渤海高公，三榜一百二十人，多平人得路。若柳棠者，诚累恩门举主。善乎裴公曰：“人不易知乎？”

贤 君 鉴

唐宣宗十二年，前进士陈玩等三人，应博学宏词选。所司

考定名第,及诗、赋、论进呈讫,上于延英殿,诏中书舍人李潘等对。上曰:“凡考试之中,重用字如何?”中书对曰:“赋即偏枯丛杂,论即褒贬是非,诗即缘题落韵。只如《白云起封中》诗云‘封中白云起’是也。其间重用文字,乃是庶几,亦非常有例也。”又曰:“孰诗重用字?”对曰:“钱起《湘灵鼓瑟诗》有二不字。诗曰:‘善抚云和瑟,常闻帝子灵。冯夷空自舞,楚客不堪听。逸韵谐金石,清音发杳冥。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流水传湘浦,悲风过洞庭。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上鉴钱公此年宏词诗,曰:“且一种重用文字,此诗似不及起。起则今之协律之字也。合于匏革宫商,即变郑卫文奏。惟谢朓云:‘洞庭张乐地,潇湘帝子游。云去苍梧野,水还江汉流。’此若比《鼓瑟》一篇,摘藻妍华,无以加。其前进宏词诗重字者,登科更待明年,考校起诗,便付吏选。”

澧 阳 讌

故荆州杜司空惊,自忠武军节度使出澧阳。宏词李宣古者李生,会昌三年王起侍郎下上第。数陪游宴,每谑戏于其座:或以铅粉傅其面,或以轻绡为其衣。侮慢既深,杜公不能容忍,使卧宣古于泥中,欲辱之檟楚也。长林公主闻之,不待穿履,奔出而救之,曰:“尚书不念诸子学,又拟陪李秀才砚席。岂有饮筵,而举人细过?待士如此,异时那得平阳之誉乎?”遂遣人扶起李秀才,于东院以香水沐浴,更以新衣,却赴中座。贵主传旨京兆公,请为诗,冀弥缝也。李生得韵书之,不劳思忖也。诗曰:得“高”字。“红灯初上月轮高,照见堂前万朵桃。罽栗调清银字管,琵琶声亮紫檀槽。能歌姹女颜如玉,解饮萧郎眼似刀。争奈夜深抛耍令,舞来按去使人劳。”杜公赏诗,贖物十

箱，希无愧于一醉也。后二子裔休、孺休，皆以进士登科。人谓之曰：“非其母贤，不成其子。”时澧州宴席酒，崔云娘者，形貌瘦瘠，而戏调罚于众宾，兼恃歌声，自以为郢人之妙也。李生乃当筵一咏，遂至钳口。又杜牧侍郎罢宣城幕，经陕圻，有录事肥而且巨，敏其言词，牧为诗以挫焉。复州陆巖梦《桂州筵上赠胡子女》一诗，至今欢狎之所，辞吟之篇，无不低颜变色也。《赠崔云娘》，李宣古：“何事最堪悲？雪娘只首奇。瘦拳抛令急，长嘴出歌迟。只怕肩侵鬓，唯愁骨透皮。不须当户立，头上有钟馗。”《赠肥录事》，杜紫微：“盘古当时有远孙，尚令今日逞家门。一车白土将泥项，十幅红旗补破褌。瓦官寺里逢行迹，华岳山前见掌痕。不须啼哭愁难嫁，待与将书报乐坤。”陆君《赠胡子女》：“自道风流不可攀，那堪蹙额更颓颜。眼睛深却湘江水，鼻孔高于华岳山。舞态固难居掌上，歌声应不绕梁间。孟阳死后欲千载，犹有佳人觅往还。”

白 马 吟

平曾以凭人傲物，多犯讳忌，竟没于县曹，知己叹其运蹇也。薛平仆射出镇浙西，投谒，主礼稍薄，曾留诗以讽之曰：“梯山航海几崎岖，来谒金陵薛大夫。髭发竖时趋剑戟，衣冠俨处拜冰壶。诚知两轴非珠玉，深愧三缣恤旅途。今日楚江风正好，不须回首望勾吴。”薛闻之，曾将出境，遣吏追还，縻留数日。又献《紫白马诗》曰：“白马披鬃练一团，今朝被绊欲行难。云中放去空寻迹，月下牵来只见鞍。向北长鸣天外远，临风斜控耳边寒。自知毛骨还应异，更请孙阳子细看。”河东公睹诗曰：“若不留绊行轩，那得观其毛骨？”遂以殊礼相待，厚送筐赂饯行。曾后游蜀川，谒少师李固言相公。在成都宾馆，则

李珪郎中、郭圆员外、陈会端公、袁不约侍郎、来择书记、薛重评事，皆远从公，可谓莲幕之盛矣。曾每与诸公评论，则言笑弥日；侍于相公，则轻佻无所畏怵。遂献《雪山赋》一首，言：“雪山虽兹洁白之状，叠障攒峰，夏日清寒，而无草木华茂，为人采掇。”以李公罕作文章，废其庠序也。相公读赋，命推出曾。曾不逾旬，又献《鲙鲙鱼赋》，言：“此鱼触物而怒，翻身上波，为鸱鸢所获，奈魴魮之何？”相公览赋而笑曰：“昔赵元淑之狂简，袁彦伯之机捷，无以过焉。”然爱其文彩，投贖者无以出于曾，曾有过忤，不至深罪矣。乃知相公之用心乎。又作《潼关赋》而刺中朝：“此关倚太华，瞰黄河，虽来往攸同，而叹有异也。”乃与贾岛齐躋，为时所忽，至于潦倒，诚可惜哉！后温庭筠为赋，亦警刺，少类于平、贾，而谪方城，乃诗曰：“侯印不能封李广，别人丘陇似天山。”举子纪唐夫有诗送之。时，温庭筠作尉，纪唐夫得名，盖因文而致也。诗曰：“何事明时泣玉频，长安不见杏园春。凤凰诏下虽沾命，《鸚鵡》才高却累身。且饮绿醪消积恨，莫言黄绶拂行尘。方城若比长沙远，犹隔千山与万津。”

中山海

襄阳牛相公赴举之秋，每为同袍见忽。及至升超，诸公悉不如也。尝投贖于刘补阙禹锡，对客展卷，飞笔涂窜其文，且曰：“必先辈未期至矣！”然拜谢砉斲，终为怏怏。历廿余岁，刘转汝州，陇西公镇汉南，枉道驻旌旄。信宿，酒酣，直笔以诗喻之。刘公承诗意，方悟往年改张牛公文卷，因诫子弟咸元、承雍等曰：“吾立成人之志，岂料为非。况汉上尚书，高识达量，罕有其比。昔主父偃家为孙弘所夷，嵇叔夜身死钟会之口。

是以魏武诫其子云：‘吾大忿怒、小过失，慎勿学焉。’汝辈修进守忠为上也。”《席上赠汝州刘中丞》，襄州节度牛僧孺诗曰：“粉署为郎四十春，今来名辈更无人。休论世上升沉事，且斗樽前见在身。珠玉会应成咳唾，山川犹觉露精神。莫嫌侍酒轻言语，曾把文章谒后尘。”《奉和牛尚书》，汝州刺史刘禹锡：“昔年曾忝汉朝臣，晚岁空余老病身。初见相如成赋日，后为丞相扫门人。追思往事咨嗟久，幸喜清光语笑频。犹有当时旧冠剑，待公三日拂埃尘。”牛公吟和诗，前意稍解，曰：“三日之事，何敢当焉！”宰相三朝后主印，所以升降百司也。于是移宴竟夕，方整前驱也。中山公谓诸宾友曰：“予昔与权丞相德舆度词，同舍郎莫之会也；“度词”，隐语，时人罕知。与韩退之愈优劣人物，而浙袁给事同肩；与李表臣程突梯而侮李兵部绅；与柳子厚宗元评修国史，而薄侍郎袞；与吕光化论制诰，而鄙席舍人藁。余二十八年在外，五为刺史，言遵道路知苏杭五郡。而不复亲台省。以此将知清途隔绝，其自取乎！或有淡薄相於、緘翰莽卤者，每吟张博士籍诗云：‘新酒欲开期好客，朝衣暂脱见闲身。’对花木则吟王右丞诗云：‘兴阑啼鸟换，坐久落花多。’则幽居之趣少安乎？余友稀旧人，名为异代，近日为文，都不惬。洛中白二十居易苦好余《秋水咏》曰：‘东屯沧海阔，南壤洞庭宽。’又《石头城下作》云：‘山连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余自知不及苏州韦十九郎中应物诗曰：‘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尝过洞庭，虽为一篇，静思杜员外甫落句云：‘年去年来洞庭上，白蘋愁杀白头人。’鄙夫之言，有愧于杜公也。杨危卿校书《过华山》诗曰：‘河势昆仑远，山形菡萏秋。’此句实为佳对。又皇甫博士湜《鹤处鸡群赋》云：‘若李君之在胡，但见异类；如屈原之相楚，唯我独醒。’然二君矜衒，俱

为朝野之绝伦。余亦昔时直气，难以为制，因作一口号，赠歌人米嘉荣曰：‘唱得《梁州》意外声，旧人唯有米嘉荣。近来年少轻前辈，好染髭须事后生。’夫人游尊贵之门，常须慎酒。昔赴吴台，扬州大司马杜公鸿渐为余开宴。沉醉归驿亭，似醒见二女子在旁，惊非我有也，乃曰：‘郎中席上与司空诗，特令二乐伎侍寝。’且醉中之作，都不记忆。明旦，修状启陈谢，杜公亦优容之，何施面目也。余郎署州牧，轻忤三司，岂不难也。诗曰：‘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寻常事，断尽苏州刺史肠。’”中山刘公后以太子校书尚书令呼刘为州牧也。曰：“顷在夔州，少逢宾客。纵有停舟相访，不可久留。而独吟曰：‘巴人泪逐猿声落，蜀客舟从鸟道来。’”忽得京洛故人书题，对之零涕，又曰：“浮生谁至百年，倏尔衰暮，富贵穷愁，实其常分，胡为嗟惋焉！”

赞皇勋 朱涯太尉之封也。

石雄仆射，初与康诜同为徐州王侍中智兴首校。王公忌二人骁勇，奏守本官。雄则许州司马也，寻授石州刺史。有李弘约者，以石使君许下之日，曾负弘约资货，累自窘索，后诣石州求其本物。既入石州境，弘约迟疑，恐石君怒。遇里有神祠祈飨，皆谓其灵。弘约乃号启于神之祝，父子俱称神下，索纸笔，命弘约书之。约又不识文字，求得村童口占之，曰：“石使君此去，当有重臣抽擢而立武功，合为河阳、凤翔节度，复有一官失望。所以此事须闷密，不得异耳闻之。”弘约以巫祝之言，先白石君。石君相见甚悦。寻潞州刘从谏背叛，朝廷议欲讨伐。赞皇时为上宰，而用于石雄，雄奋武夺得天井关。后共刘振又破黑山诸蕃部落，走南单于，迎公主归国，皆雄之展效也。

然是鷹犬之功，非良宰不能驅馳者。及李公以太子少保分洛，石仆射詣中書論官，曰：“雄立天井關及黑山之功，以兩地之勞，更希一鎮養老。”相府曰：“仆射潞州之功，國家以酬河陽節度使；西塞之績，又拜鳳翔，在兩鎮之重，豈不為酬賞也？”石乃復為左右統軍，不愜其望，悉如巫者之言焉。太尉相公泊謫潮州，有客復陳石仆射神祠之驗，明其盛衰有數，稍抑其噎郁乎。《再貶朱崖道中詩》曰：“十年紫殿掌洪鈞，出入三朝一品身。文帝寵深陪雉尾，武皇恩重宴龍津。黑山永破和親虜，烏嶺全坑跋扈臣。自是功高臨盡處，禍來名滅不由人。”又《登崖州城樓》曰：“獨上高樓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青山欲似留人住，百匝千遭繞郡城。”先是，韋相公執誼得罪，薨變于此，今朱崖有韋公山。柳宗元員外與韋丞相有韶年之好，三致書與廣州趙尚書宗儒相公，勸表雪韋公之罪，始詔歸葬京兆，至今山名不革矣。贊皇感其遠謫不還，為文祭曰：“維大中年月日，趙郡李德裕，謹以蔬醴之奠，敬祭于故相國韋公仆射之靈。嗚呼！皇道咸寧，藉乎賢相；德邁皋陶，功宣呂尚。文學世推，智謀神賦。一遭讒嫉，遠投荒障。地雖厚兮不察，天其高兮不諒。野掇潤蕨，思違秬鬯。信成禍深，業崇身喪。某亦竄迹南陬，從公旧丘。永泯軒裳之愿，長為猿鶴之愁。嘻吁絕域，寤寐西周。倘知公者，測公非罪；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其心若水，其死若休。臨風敬吊，愿與神游。嗚呼！”云云。或問贊皇公之秉鈞衡也，毀譽如之何？削禍亂之階，辟孤寒之路；好奇而不奢，好學而不倦；勛業素高，瑕疵不顧。是以結怨豪門，取尤群彥。光福王起侍郎，自長慶三年知舉，后二十一歲，復為仆射，武皇朝猶主國。凡有親戚在朝者，不得應舉，遠人得路，皆相賀慶而已。后之文場困辱者，若周人之思鄉焉，皆曰：“八百孤寒齊下泪，一時回首望崖州。”

南 黔 南

南中丞卓，吴楚游学十余年，衣布缕，乘牝卫，薄游上蔡。蔡牧待之似厚，而为客吏难阻。每宴集，令召，则云：“南秀才自以衣冠不整，称疾不赴。”南生羈旅穷愁，似无容足之地。唯城南鬻饭老妪，待之无厌色。后十七年，为蔡牧，到郡乃曰：“古人一饭之恩必报，眦睚之怨必酬。吾虽位微，幸当斯日也。”遂戮仇吏，而奠饭妪焉。转黔南经略使，大更风俗。凡是溪坞，呼吸文字，皆同秦汉之音，甚有声光。先柳子厚在柳州，吕衡州温嘲谑之曰：“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柳馆依然在，千株柳拂天。”至南公至黔南，又以故人嘲曰：“黔南南太守，南郡在云南。闲向南亭醉，南风变俗谈。”撰《驳史》三十卷，与马史殊贯，班书小异，三国二晋已下之文，多被攻难。每于朝野权论，莫能屈之者乎！唯吴武陵郎中、刘轸侍御，俱服其才识也。初为拾遗，与崔詹事黯，因谏诤出宰。崔为枝江令，南为松滋令。二谏垣墙，矫翼翩翩，无所羈束。双名并扇，二邑妥然。公府常为高榻相待，南公犹赠副戎等诗曰：“翱翔曾在玉京天，堕落江南路几千。从事不须轻县宰，满身犹带御炉烟。”

云溪友议卷下

和戎讽

宪宗皇帝朝，以北狄频侵边境，大臣奏议，古者和亲之有五利，而日无千金之费。上曰：“比闻有一卿能为诗，而姓氏稍僻，是谁？”宰相对曰：“恐是包子虚、冷朝阳。”皆不是也。上遂吟曰：“山上青松陌上尘，云泥岂合得相亲？世路尽嫌良马瘦，唯君不弃卧龙贫。千金未必能移姓，一诺从来许杀身。莫道书生无感激，寸心还是报恩人。”侍臣对曰：“此是戎昱诗也。京兆尹李璠拟以女嫁昱，令改其姓，昱固辞焉。”上悦曰：“朕又记得《咏史》一篇，此人若在，便与朗州刺史。武陵桃源，足称诗人之兴咏。”圣旨如此稠叠，士林之荣也。其《咏史诗》云：“汉家青史内，计拙是和亲。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岂能将玉貌，便欲静胡尘。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上笑曰：“魏绛之功，何其懦也？”大臣公卿，遂息和戎之论矣。文宗、武宗之代，举子亦有斯咏，果毅者佳焉。有项斯者，作《长安退将诗》曰：“塞外冲沙损眼明，归来养疾卧秦城。上高楼阁看星座，着白衣裳把剑行。常说老身思斗将，最怜无事削蕃营。翠蛾红脸和回鹘，惆怅中原不用兵。”苏郁曰：“关月夜悬青冢镜，塞云秋薄汉宫罗。君王莫信和亲策，生得胡雏转更多。”

去 山 泰

宋言端公，近十举，而名未播。大中十一年，将取府解。言本名嶽，因昼寝，似有人报云：“宋二郎秀才，若头上戴山，无因成名。但去其山，自当通泰。”觉来便思去之，不可名“狱”，遂去二“犬”，乃改为“言”。及就府试，冯涯侍郎作掾而为试官，以解首送言也。时京兆尹张大夫毅夫，以冯参军解送举人有私，奏遣澧州司户。再试，退解头宋言为第六十五人。知闻来信，宋曰：“来春之事，甘已参差。”李潘舍人放榜，以言为第四人及第。言感恩最深，而为望外也。乃服冯涯知人，寻亦获雪。

因 嫌 进

安邑李相公吉甫，初自省郎为信州刺史。时吴武陵郎中，贵溪人也，将欲赴举，以哀情告于州牧，而遗五布三帛矣。吴以轻鲜，以书让焉。其词唐突，不存桑梓之分，乃非其礼。正郎微诮焉。赞皇母氏谏曰：“小儿方求成人，何得与举子相忤？”遂与米二百斛。赵郡果为宰辅，竟其憾焉。元和二年，崔侍郎邠重知贡举，酷搜江湖之士。初春将放二十七人及第，潜持名来呈相府，才见首座李公。公问：“吴武陵及第否？”主司恐是旧知，遽言：“吴武陵及第也。”其榜尚在怀袖，忽报中使宣口敕，且揖礼部从容，遂注武陵姓字，呈上李公。公谓曰：“吴武陵至是粗人，何以当其科第？”礼部曰：“吴武陵德行虽即未闻，文笔乃堪采录。名已上榜，不可却焉。”相府不能因私汕士，唯唯而从。吴君不附国庠，名第在于榜末。是日既集省门试，谓同年曰：“不期崔侍郎今年倒挂榜也。”观者皆讶焉。

讯 岳 灵

乐坤员外，素名冲，出入文场多蹇。元和十二年，而起归耕之思。乃辞知己东迈，夜祷华岳庙。虔心启祝：“愿知升黜之分，止此一宵。如可求名者，则重适关城，如不可，则无由再窥仙掌矣。”中夜忽寐，一青绶人检簿书报云：“来年有乐坤及第，坤名已到冥簿，不见乐冲也。”冲遂改为坤。果如其说。春闱后，经岳祈谢，又祝官职，曰：“主簿梦中称官历四资，郡守而已。”乃终于郢州，神甚灵也。

沈 母 议

潞州沈尚书询，宣宗九载，主春闱。将欲放榜，其母郡君夫人曰：“吾见近日崔、李侍郎，皆与宗盟及第，似无一家之谤。汝叨此事，家门之庆也。于诸叶中，拟放谁也？”吴兴沈氏，相见问叶，不问房。询曰：“莫先沈光也。”太夫人曰：“沈光早有声价，沈擢次之。二子科名，不必在汝，自有他人与之。吾以沈儋孤单，鲜其知者，汝其不愆，孰能见哀？”询不敢违慈母之命，遂放儋第也。光后果升上第，擢奏芸阁，从事三湘。太夫人之朗悟，亦儋之感激焉。

龟 长 证

《左传》称筮短龟长，知凶袭吉。《易经》周鲁上圣，龟亦备在典彝。后之学者，随应而术之。李相公回，以旧名躔，累举未捷。尝之洛桥，有二术士，一者筮，一者能龟。乃先访筮者，曰：“某欲改名赴举，如之何？”筮者曰：“改名其善乎！不改终不成事也。”又访龟者邹生，生曰：“君子此行，慎勿易名，名将

远布矣。然则成遂之后，二十年间，名字终当改矣。今则已应玄象，异时方测余言。”将行，又戒之曰：“郎君必策荣名，后当重任。接诱后来，勿以白衣为隙，他年必为深躋矣。”淮南从事力荐毕丞相诚，后又举赵渭南嘏。李公长庆二年及第，至武宗登极，与上同名，始改为回。从辛丑至庚申，二十年矣。乃曰：“筮短龟长，邹生之言中矣。”李公既为丞郎，永兴魏相公暮为给事。因省会，谓李公曰：“昔求府解，侍郎为试官，送一百二人，独小生不蒙一解，今日还忝金璋，厕诸公之列也。”合坐皆惊此说，欲其逊容。李公曰：“如今脱却紫衫称魏秀才，仆为试官，依前不送公，公何得以旧事相让耶？”李乃寻秉独坐之权，三台肃畏，而升相府，至今少台官之直拜也。后三五年间，魏公亦自同州入相，实继文贞之谏，宣皇之代，而致清平。乃李丞相有九江之除，续有临川之出，跋涉江湖，喟然叹曰：“洛桥先生之诚，吾自取尤，然亦命之故牵也！”

祝 坟 应

列子终于郑，今墓在郊藪。谓贤者之迹，而或禁其樵采焉。里有胡生者，性落拓，家贫。少为洗镜镢钉之业，倏遇甘果、名茶、美酝，辄祭于列御寇之祠垆，以求聪慧，而思学道。历稔，忽梦一人，刀画其腹开，以一卷之书，置于心腑。及睡觉，而吟咏之意，皆绮美之词，所得不由于师友也。既成卷轴，尚不弃于猥贱之事，真隐者之风，远近号为“胡钉铰”。太守名流，皆仰矚之，而门多长者。或有遗賂，必见拒也；或持茶酒而来，则忻然接奉。其文略记数篇，资其异论耳。《喜圃田韩少府见访》一首：“忽闻梅福来相访，笑着荷衣出草堂。儿童不惯见车马，争入芦花深处藏。”又《观郑州崔郎中诸妓绣样》曰：

“日暮堂前花蕊娇，争拈小笔上床描。绣成安向春园里，引得黄莺下柳条。”《江际小儿垂钓》曰：“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恐畏鱼惊不应人。”

郭 仆 奇

咸阳郭氏者，殷富之室也，仆媵甚众。其间有一苍头，名曰捧剑，不事音乐，常以望水眺云，不遵驱策。每遭鞭捶，终所见违。一旦，忽题一篇章，其主益怒。诗曰：“青鸟衔葡萄，飞上金井栏。美人恐惊去，不敢卷帘看。”儒士闻而竞观之，以为协律之词。其主稍容焉。又《题后堂牡丹花》曰：“一种芳菲出后庭，却输桃李得佳名。谁能为向夫人说，从此移根近太清。”捧剑私启宾客曰：“愿作夷狄之鬼，耻为愚俗苍头。”其后将窜，复留诗曰：“珍重郭四郎，临行不得别。晓漏动离心，轻车冒残雪。欲出主人门，零涕暗呜咽。万里隔关山，一心思汉月。”京兆全曙司录，尝述此事于王祝、李磻二郎中，并进士韩铢、郑嵩等也。

名 义 士

廖有方校书，元和十年失意后游蜀。至宝鸡西界馆，窆一旅逝之人，天下誉为君子之道也。书板为其记云：“余元和乙未岁，落第西征，适此公署，闻呻吟之声，潜听而微愒也。乃于暗室之内，见一贫病儿郎，问其疾苦行止，强而对曰：‘辛勤数举，未偶知音眇睐。’叩头，久而复语，唯以残骸相托，余不能言；拟求救疗，是人俄忽而逝。余遂贱鬻所乘鞍马于村豪，备棺殓之礼，恨不知其姓字。苟为金门同人，临歧凄断。复为铭曰：‘嗟君没世委空囊，几度劳心翰墨场。半面为君申一恸，不

知何处是家乡。”廖君自西蜀取东川路，还至灵合驿，驿将迎归私第。及见其妻，素衣，再拜呜咽，情不可任。徘徊设辞，有同亲懿。淹留半月，仆马皆饫啜熊鹿之珍，极宾主之分。有方不测何缘如此，悚惕尤甚。临别，其妻又至，相别悲啼，又赠赆缙锦一驮，其价值数百千。驿将曰：“郎君今春所埋胡绾秀才，即某妻室之季兄也。”始知亡者姓字，复叙平生之吊。所遗之物，终不纳焉。少妇及夫，坚意拜上。有方又曰：“仆为男子，粗察古今。偶然葬一同流，不可当兹厚惠。”遂促辔而前。驿将奔骑而送，逾一驿，尚未分离。廖君不顾其物，驿将竟不挈还。执袂各恨东西，物乃弃于林野。乡老以义事申州，州以表奏中朝。其于文武宰僚，愿识有方，共为导引。明年，李侍郎逢吉，放有方及第，改名游卿，声动华夷。皇唐之义士也。其主驿戴克勤，堂牒本道节度，甄升至于极职。克勤名义，与廖君同远矣。

江 客 仁

李博士涉，谏议渤海之兄，尝适九江看牧弟。临袂，凡有囊装，悉分匡庐隐士，荷戴山人芳也。唯书籍薪米存焉。至浣口之西，忽逢大风，鼓其征帆，数十人皆驰兵仗，而问是何人。从者曰：“李博士船也。”其间豪首曰：“若是李涉博士，吾辈不须剽他金帛。自闻诗名日久，但希一篇，金帛非贵也。”李乃赠一绝句。豪首饯赂且厚，李亦不敢却。而睹斯人神情复异，而气义备焉。因与淮阳佛寺之期，而怀陆机之荐也。李君及至扬州，遍历诸寺，遇一女子拜泣，自谓宋态也。宋态者，故吴兴刘员外爱姬也。刘全白也。刘、李有昔年之分，因有诗赠曰：“长忆云仙至小时，芙蓉头上绾青丝。当时惊觉高唐梦，唯有如今宋

玉知。”又曰：“陵阳夜宴使君筵，解语花枝在眼前。自从明月西沉海，不见姮娥二十年。”李君叹曰：“不见豪首，而逢宋态。成终身之喜，恨无言于知旧欤！”李博士奇义且多，注不尽录尔。后番禺举子李汇征，客游于闽越，驰车至循州，冒雨水求宿，田翁指韦氏之庄居。韦氏乃杖屦迎宾，年已八十有余，自称曰：“野人韦思明，幸获祇奉。”与李生谈论，或文或史，淹留累夕。汇征善谈而不能屈也。对酒征古今及诗语，韦叟吟曰：“长安轻薄儿，白马黄金羈。”以汇征年少而事轻肥故也。李生还令云：“昨日美少年，今日成老丑。”韦乃喟然叹曰：“老其丑矣，少壮所嗤！”至客改令，不离旧意，曰：“白发有前后，青山无古今。”韦微笑曰：“白发不远于秀才，何忽于老夫也！”叟复还令曰：“此公头白真可怜，惜伊红颜美少年。”于是共论数十家歌诗，次第及李涉绝句，主人似酷称善矣。汇征遂吟曰：“远别秦城万里游，乱山高下出商州。关门不锁寒溪水，一夜潺湲送客愁。”又曰：“华表千年一鹤归，丹砂为顶雪为衣。泠泠仙语人听尽，却向五云翻翅飞。”思明复吟二篇曰：“因韩为赵两游秦，十月冰霜渡孟津。纵使鸡鸣见关吏，不知余也是何人。”又曰：“滕王阁上唱《伊州》，二十年前向此游。半是半非君莫问，西山长在水长流。”李生重咏《赠豪客诗》，韦叟愀然变色曰：“老身弱龄不肖，游浪江湖，交结奸徒，为不平之事。后遇李涉博士，蒙简此诗，因而跽迹。李公待愚，拟陆士衡之荐戴若思，共主晋室，中心藏焉。远隐罗浮山，经于一纪。李即云亡，不复再游秦楚。”追惋今昔，因乃潜然。或持觞而酌，反袂而歌云：“春雨萧萧江上村，五陵豪客夜知闻。他时不用相回避，世上如今半是君。”云溪子以刘向所谓“传闻不如亲闻，亲闻不如亲见”也，乾符己丑岁，客于雷川，值李生细述其事。汇征于韦叟

之居，观李博士手翰，冀余导于文林。且思明感知从善，岂谢古人乎？

艳 阳 词

安人元相国，应制科之选，历天禄畿尉，则闻西蜀乐籍有薛涛者，能篇咏，饶词辩，常悄悒于怀抱也。及为监察，求使剑门，以御史推鞠，难得见焉。及就除拾遗，府公严司空绶，知微之之欲，每遣薛氏往焉。临途诀别，不敢挈行。洎登翰林，以诗寄曰：“锦江滑腻蛾眉秀，化出文君及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皆停笔，个个君侯欲梦刀。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元公既在中书，论与裴晋公度子弟撰及第，议出同州。诏云：裴度立蔡上之功，元稹有鬻妻之过也。乃廉问浙东，别涛已逾十载。方拟驰使往蜀取涛，乃有俳優周季南、季崇及妻刘采春，自淮甸而来。善弄陆参军，歌声彻云，篇韵虽不及涛，容华莫之比也。元公似忘薛涛，而赠采春诗曰：“新妆巧样画双蛾，慢裹恒州透额罗。正面偷轮光滑笏，缓行轻踏皱文靴。言词雅措风流足，举止低回秀媚多。更有恼人肠断处，选词能唱《望夫歌》。”《望夫歌》者，即《罗唖》之曲也。金陵有罗唖楼，即陈后主所建。采春所唱一百二十首，皆当代才子所作。其词五、六、七言，皆可和矣。词云：“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载儿夫婿去，经岁又经年。”一“借问东园柳，枯来得几年？自无枝叶分，莫怨太阳偏。”二“莫作商人妇，金钗当卜钱。朝朝江口望，错认几人船！”三“那年离别日，只道往桐庐。桐庐人不见，今得广州书。”四“昨日胜今日，今年老去年。黄河清有日，白发黑无缘。”五“闷向江头采白蘋，尝随女伴祭江神。众中羞不分明语，暗掷金钗卜远人。”六“昨夜北风寒，

牵船浦里安。潮来打缆断，摇橹始知难。”七采春一唱是曲，闺妇行人莫不涟泣。且以藁砧尚在，不可夺焉。元公求在浙江七年，因醉题东武亭。此亭宋武帝所制，壮丽天下莫比也。诗曰：“役役闲人事，纷纷碎簿书。功夫两衙尽，留滞七年余。病痛梅天发，亲情海岸疏。因循未归得，不是恋鲈鱼。”卢侍御简求戏曰：“丞相虽不恋鲈鱼，乃恋谁耶？”初娶京兆韦氏，字蕙蕙，官未达而苦贫。继室河东裴氏，字柔之。二夫人俱有才思，时彦以为嘉偶。初韦蕙蕙逝，不胜其悲，韩侍郎作墓铭。为诗悼之曰：“谢家最小偏怜女，嫁与黔娄百事乖。顾我无衣搜画篋，泥他沽酒拔金钗。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今日赠钱过百万，为君营奠复营斋。”又云：“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复自会稽拜尚书右丞，到京未逾月，出镇武昌。武昌建节李相、牛相、元相比也。是时中门外构缙幕，候天使送节次，忽闻宅内恸哭，侍者曰：“夫人也。”乃传问：“旌钺将至，何长恸焉？”裴氏曰：“岁杪到家乡，先春又赴任。亲情半未相见，所以如此。”立赠柔之诗曰：“穷冬到乡国，正岁别京华。自恨风尘眼，常看远地花。碧幢还照曜，红粉莫咨嗟。嫁得浮云婿，相随即是家。”裴柔之答曰：“侯门初拥节，御苑柳丝新。不是悲殊命，唯愁别是亲。黄莺迁古木，珠履徙清尘。想到千山外，沧江正暮春。”元公与柔之琴瑟相和，亦房帷之美也。余故编录之。

温 裴 黜

裴郎中诚，晋国公次弟子也，足情调，善谈谐。举子温岐为友，好作歌曲，迄今饮席，多是其词焉。裴君既入台，而为三院所谑曰：“能为淫艳之歌，有异清洁之士也。”裴君《南歌子》词云：“不是厨中串，争知炙里心。井边银钏落，展转恨还深。”

又曰：“不信长相忆，抬头问取天。风吹荷叶动，无夜不摇莲。”又曰：“簞蛄为红烛，情知不自由。细丝斜结网，争奈眼相钩。”二人又为《新添声杨柳枝》词，饮筵竞唱其词而打令也。词云：“思量大是恶因缘，只得相看不得怜。愿作琵琶槽那畔，美人长抱在胸前。”又曰：“独房莲子没人看，偷折莲时命也拼。若有所由来借问，但道偷莲是下官。”温岐曰：“一尺深红朦曲尘，旧物天生如此新。合欢桃核终堪恨，里许元来别有人。”又曰：“井底点灯深烛伊，共郎长行莫围棋。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湖州崔郎中刍言，初为越副戎，宴席中有周德华。德华者，乃刘采春女也。虽《罗唢》之歌，不及其母，而《杨柳枝》词，采春难及。崔副车宠爱之异，将至京洛。后豪门女弟子从其学者众矣。温、裴所称歌曲，请德华一陈音韵，以为浮艳之美，德华终不取焉。二君深有愧色。所唱者七八篇，乃近日名流之咏也。滕迈郎中一首：“三条陌上拂金羈，万里桥边映酒旗。此日令人肠欲断，不堪将入笛中吹。”贺知章秘监一首：“碧玉装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是剪刀。”杨巨源员外一首：“江边杨柳曲尘丝，立马凭君折一枝。唯有春风最应惜，殷勤更向手中吹。”刘禹锡尚书一首：“春江一曲柳千条，二十年前旧板桥。曾与美人桥上别，恨无消息至今朝。”韩琮舍人二首：“枝斗芳腰叶斗眉，春来无处不如丝。灞陵原上多离别，少有长条拂地垂。”又曰：“梁苑随堤事已空，万条犹舞旧春风。那堪更想千年后，谁见杨花入汉宫。”云溪子曰：汉署有《艳歌行》，匪为桑间濮上之音也。偕以雪月松竹，杂咏《杨柳枝》词，作者虽多，鲜睹其妙。杜牧舍人云：“巫娥庙里低含雨，宋玉堂前斜带风。”滕郎中又云：“陶令门前胃接离，亚夫营里拂朱旗。”但不言“杨柳”二字，最

为妙也。是以姚合郎中苦吟《道旁亭子》诗云：“南陌游人回首去，东林道者杖藜归。”不谓“亭”，称奇矣。

琅 琊 忤

王建校书为渭南尉，作宫词。元丞相亦有此句。河南、渭南，合成二首矣。时谓长孙翱、朱庆馀，各有一篇，苟为当矣。长孙词曰：“一道甘泉接御沟，上皇行处不曾秋。谁言水是无情物，也到宫前咽不流。”朱君词曰：“寂寂花时闭院门，美人相对泣琼轩。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元公以讳秀明经制策入仕，秀字子芝，为鲁山令，政有能名。颜真卿为碑文，号曰“元鲁山”也。其一篇自述云：“延英引对碧衣郎，红砚宣毫各别床。天子下帘亲自问，宫人手里过茶汤。”是时贵族竞应制科，用为男子荣进，莫若兹乎，乃自河南之咏也。渭南先与内宫王枢密，尽宗人之分，然彼我不均，后怀轻谤之色。忽因过饮，语及“桓灵信任中官，多遭党锢之罪，而起兴废之事”，枢密深憾其讥，诘曰：“吾弟所有宫词，天下皆诵于口。禁掖深邃，何以知之？”建不能对。元公亲承圣旨，令隐其文，朝廷以为孔光不言温树者，何其慎静乎！二君将遭奏劾，为诗以让之，乃脱其祸也。建诗曰：“先朝行坐镇相随，今上春宫见长时。脱下御衣偏得着，进来龙马每交骑。常承密旨还家少，独奏边情出殿迟。不是当家频向说，九重争遣外人知。”

巢 燕 词

近日举场为诗清切，而鄙元和风格，用高往式乎？然由工用之不同矣。章正字孝标《对月》落句云：“长安一夜千家月，几处笙歌几处愁。”有类乎秦交云：“一种蛾眉明月夜，南宫歌

吹北宫愁。”章君章题之中，颇得声称也。元和十三年下第，时辈多为诗以刺主司；独章君为《归燕诗》，留献庾侍郎承宣。小宗伯得诗，展转吟讽，诚恨遗才，仍候秋期，必当荐引。庾果重秉礼曹，孝标来年擢第。群议以为二十八字而致大科，则名路可遵，递相砉砺也。诗曰：“旧累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归。连云大厦无栖处，更望谁家门户飞。”孝标及第，正字东归，《题杭州樟亭驿云》：“樟亭驿上题诗客，一半寻为山下尘。世事日随流水去，红花还似白头人。”初成落句云“红花真笑白头人”，改为“还似白头人”。言我将老成名，似花芳艳，讵能久乎。及还乡而逝。前有章八元，后有章孝标，皆桐庐人，名虽远而还不达矣。后五十年来，有闽川欧阳漉者，四门詹之孙也。贾陵、陈羽、李观、李绛、韩愈、王涯、刘遵古、崔群、冯宿、李博等，与四门同年，其名流于海岳。漉娶妇经旬，而辞赴举，抗节不还。诗云：“黄菊离家十四年。”又云：“离家已是梦松年。”又云：“落日望乡处，何人知客情？”自怜十八年之帝乡，未遇知己也。亦为《燕诗》以献主司郑愚侍郎，其词虽为朝贤称叹，尚未第焉。漉诗曰：“翩翩双燕画堂开，送古迎今几万回。长向春秋社前后，为谁归去为谁来？”

题 红 怨

明皇代，以杨妃、虢国宠盛，宫娥皆颇衰悴，不备掖庭。常书落叶，随御沟水而流云：“旧宠悲秋扇，新恩寄早春。聊题一片叶，将寄接流人。”顾况著作，闻而和之。既达宸聪，遣出禁内者不少。或有五使之号焉。和曰：“愁见莺啼柳絮飞，上阳宫女断肠时。君恩不禁东流水，叶上题诗寄与谁？”卢渥舍人应举之岁，偶临御沟，见一红叶，命仆拏来。叶上乃有一绝句，置于巾箱，或

呈于同志。及宣宗既省宫人，初下诏，许从百官司吏，独不许贡举人。渥后亦一任范阳，获其退宫人，睹红叶而吁怨久之，曰：“当时偶题随流，不谓郎君收藏巾篋。”验其书，无不讶焉。诗曰：“水流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

羨 门 远

纆干尚书泉，苦求龙虎之丹，十五余稔。及镇江右，乃大延方术之士。乃作《刘弘传》，雕印数千本，以寄中朝及四海精心烧炼之者。夫人欲点化金银，非拟救于贫乏，必期多蓄田畴，广置仆妾，此谓贪婪，岂名道术？且玄妙之门，虚无之事，得其要旨，亦恐不成；况乎不得，悉焚《参同契》金诀者？其言至也。皇甫大夫或曰“王相公”也。在夏口日，勤求艺术。时有一道士，策杖蹑屣，直入戟门。门人以廉使奉道，不敢制止。安定公遽起而迎接，道士则傲然不窥，向竹而吟曰：“积尘为太山，掬水成东海。富贵有时乖，希夷无日改。绛节出崆峒，霓衣发光彩。古者有七贤，六个今何在？”自谓我是一贤也。访其名姓，曰：“黄山隐。”府公未能明其真伪，请于宫观，愿在牌亭，得观云水。亚相曰：“斯人若是至道，名利俱捐。”试令干事军将持书送绢百匹、钱一百千文，至其所止。山隐启缄忻喜，立修回报。遂乃脱其道服，饰以青衿，引见谢陈，礼度甚恭，殊异初来傲睨之态矣。皇甫公判书之末，乃至尽刑，曰：“道士黄山隐，轻人复重财。太山将比甑，东海只容杯。绿绶藏云帔，乌巾换鹿胎。黄泉六个鬼，今夜待君来。”云溪子曰：王子年之著书也，不脱后秦之难；东方朔之知机也，恐罹西汉之咎。是乔、松独乐，巢、务不居。若山隐者，拟为妖惑，敢蔑公侯。死无于吉，致孙策镜里之殃；来非许迈，起刘恢舟中之顾。足见

凡愚。黄山隐自贻之祸，安定公明察之断，合其宜乎！

金 仙 指

邓州有老僧，日食二鸱鸪。僧俗共非之，老僧终无所避。当饌之际，贫士求餐，分其二足而食。食讫，老僧盥嗽，双鸪从口而出，一则能行，一则匍匐在地。贫士惊怪，亦吐其馀，其鸪二脚亦生。其僧后乃不食此味，睹验，众加敬异，号曰“南阳鸱鸪和尚”也。兴元县西墅，有兰若上座僧，常饮酒食肉，群辈皆效焉。一旦，多作大饼，招群徒众入尸陀林，以饼裹腐尸肉而食，数啖不已，众僧掩鼻而走。上座曰：“汝等能食此肉，方可食诸肉。”自此缁徒因成精进也。此事柳仆射仲郢在兴元日睹验之也。宝志大师尝于台城对梁武帝吃鲙，昭明诸王子皆侍侧。食讫，武帝曰：“朕不知味二十余年矣。师何为尔！”志公乃吐出小鱼，依依鳞尾，帝深异之。如今秣陵有鲙残鱼也。且达人崇佛奉僧，近亦众矣。若留守王仆射逢、裴相公休、凤翔白中令敏中、夏侯相孜、崔仆射安潜，皆严饰道场，躬自焚香执钱，老而无倦焉。然诸贵达，皆乃恶其过犯，必不容贷焉。李常侍续，分陕之日，闲登城楼，遥见二僧抱秩从寺门而出，有二鬼异状随僧后谛听。行过百步，忽见一女子自东而来，二僧极目而送。鬼乃俱怒，抛砂石作旋风，左右或有见者。遂召僧至，问其所以，具云：“初出寺门，共论经义。寻有他言，不敢隐讳伏藏。”公曰：“鬼神重斋戒，善恶必知。”二僧既还，益加惕励也。岳牧李员外膺，群玉校书者，即岳牧从孙也。昔来覲谒，曾与宴席。李公曰：“吾征士也，识古知今。视汝侪流，只如粟粒。”群玉兢惶，几不脱于楯辱。其高概如此，有天下名称。群玉后过岳阳，题诗曰：“昔年曾接李膺欢，远泛仙舟醉碧澜。诗

句乱题青草发，酒肠俱逐洞庭宽。浮生聚散云相似，往事微冥梦一般。今日片帆城下过，春风回首涕栏干。”岳阳于奉释之心，日无倦矣。尝撰清远寺碑文，甚得大理。若僧有故投网罗者，其不恕乎。尝断僧结党屠牛捕鱼事，曰：“违西天之禁戒，犯中国之条章。不思流水之心，辄举庖丁之刃。既集徒侣，须务极刑。各决三十，用示伽蓝。”襄州李八座翱，断僧相打，云：“夫说法则不曾敷坐而坐，相打则偏袒右肩左肩。领来向佛前，而作偈言。各笞去衣十五，以例三千大千。”又断僧通状云：“上岁童子二十受戒，君王不朝，父母不拜。口称‘贫道’，有钱放债。量决十下，牒出东界。”婺州陆郎中长源，判僧常满、智真等同于倡家饮酒，烹宰鸡鹅等事，云：“且口说如来之教，在处贪财；身着无价之衣，终朝食肉。苦行未同迦叶，自谓头陀；神通何有净名，入诸淫舍。犯尔严戒，黷我明刑，仍集远近僧，痛杖三十处死。”又断金华观道士盛若虚，云：“本是樵童牧竖，偶然戴帻依师。不游玄牝之门，莫鉴丹田之义。早闻僭犯，苟乃包容。作孽既多，为弊斯久。常住钱谷，唯贮私家。三盞香炉，不修数夕。至于奴婢，遍结亲情。良贱不分，儿女盈室。行齐犬马，一异廉愚。恣伊非类之徒，负我无为之教。贷其死状，尚任生全。量决若干，便勒出院。别召精洁主首，务在焚修。”浙西韩相公晃，断法师云晏等五人聚集赌钱，因有喧诤，云：“正法何曾执贝，空门不积余财。白日既能赌博，通宵必醉樽罍。强说天堂难到，又言地狱长开。并付江神收管，波中便是泉台。”

蜀僧喻

云溪子昔遁西霞峰，厥气方壮，尝遇玄朗上人者，乃南泉

禅宗普愿大师之嗣孙也。南泉之德业，诸佛之支体。《维三经》云：“即心是佛，非心是道；非心非道，非道非心；离佛离道，即是一真。”大师句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言其心有善恶，智有利钝，心智两非，名为究竟。南泉既逝，崔行检员外为之铭曰：“百骸俱散，一物常灵。”释学徒服其简妙也。朗公或遇高才亡智者，则论六度迷津，三明启道，此灭彼往，无荣绝辱也。或有愚士昧学之流，欲其开悟，别吟以王梵志诗。梵志者，生于西域林木之上，因以梵志为名。其言虽鄙，其理归真，所谓归真悟道，徇俗乖真也。诗云：“欺枉得钱君莫羨，得了却是输他便。来往报答甚分明，只是换头不识面。”又曰：“天公未生我，冥冥无所知。天公忽生我，生我复何为？无衣遣我寒，无食令我饥。还尔天公我，还我未生时。”又曰：“我肉众生肉，形殊性不殊。元同一性命，只是别形躯。苦痛教他死，将来作已须。莫教阎老断，自想意何如？”又曰：“多置庄田广修宅，四邻买尽犹嫌窄。雕墙峻宇无歇时，几日能为宅中客？造作庄田犹未已，堂上哭声身已死。哭人尽是分钱人，口哭元来心里喜。”又曰：“粗行出家儿，心中未平实。贫斋行则迟，富斋行则疾。贪他油煮髓，我有波罗蜜。饱食不知惭，受罪无休日。”又曰：“不愿大大富，不愿大大贫。昨日了今日，今日了明晨。此之大大因。所愿只如此，真成上上人。”又曰：“良田收百顷，兄弟犹工商。却是成忧恼，珠金虚满堂。满堂何所用，妻儿日夜忙。行坐闻人死，不解暂思量。贫儿二亩地，干枯十树桑。桑下种粟麦，四时供父娘。图谋未入手，只是愿饥荒。结得百家怨，此身终受殃。”又曰：“本是尿屎袋，强将脂粉涂。音茶。凡人无所识，唤作一团花。相牵入地狱，此最是冤家。”又曰：“生时不共作荣华，死后随车强叫唤。齐头送到墓门回，分

你钱财各头散。”又曰：“众生头兀兀，常住无明窟。心里唯欺漫，口中佯念佛。世无百年人，拟作千年调。打铁作门闾，鬼见拍手笑。家有梵志诗，生死免入狱。不论有益事，且得耳根熟。白纸书屏风，客来即与读。空饭手捻盐，亦胜设酒肉。劝君莫杀命，背面被生嗔。吃他他吃汝，轮环作主人。”又曰：“照面不用镜，布施不须财。端坐念真相，此便是如来。大皮裹大树，小皮裹小木。生儿不用多，了事一个足。省得分田宅，无人横煎蹙。但行平等心，天亦念孤独。我身虽孤独，未死先怀虑。家有五男儿，哭我无所据。哭我我不闻，不哭我亦去。无常忽到来，知身在何处！”又曰：“世间何物贵，无价是诗书。了了说仁义，愚夫都不知。深房禁婢妾，对客夸妻儿。青石甃行路，未知身死时！”

杂 嘲 戏

万彤云为白太傅所知，后游梓州，累为阍人艰阻。为诗以献卢尚书弘宣，范阳公怒阍者，而礼万生焉。诗曰：“荷衣拭泪几回穿，欲谒朱门抵上天。不是尚书轻下客，山家无物与王权。”夔州游使君符，邀客看花而不饮，至今荆襄花下斟茶者，吟此戏焉。卢子发：“白帝城头二月时，忍教清醒看花枝。莫言世上无袁许，客子由来是相师。”《咏螃蟹呈浙西从事》，皮日休：“未游沧海早知名，有骨还从肉上生。莫道无心畏雷电，海龙王处也横行。”又题《金钱花》：“阴阳为火地为炉，铸得金钱不用模。漫向人前逞颜色，不知还解济贫无？”郑愚《醉题广州使院》，似讥前政：“数年百姓受饥荒，太守贪残似虎狼。今日海隅鱼米贱，大须惭愧石留黄。”《拟权龙褒体赠鄂县李令及寄朝右》，李乃因病休官：“鄂县李长官，横琴膝上弄。不闻有政

声,但见手子动。”李日新《题仙娥驿》诗曰:“商山食店大悠悠,陈黠髓饽古馐头。更有台中牛肉炙,尚盘数脔紫光球。”贺秘监、顾著作,吴越人也,朝英慕其机捷,竞嘲之,乃谓南金复生中土也。每在班行,不妄言笑。贺知章曰:“银镂银盘盛蛤蜊,镜湖莼菜乱如丝。乡曲近来佳此味,遮渠不道是胡儿。”顾况和曰:“银镂银盘盛炒虾,镜湖莼菜乱如麻。汉儿女嫁吴儿妇,吴儿尽是汉儿爷。”张祜客于丹徒,有朱坛者轻佻,侮慢祜之篇咏。后坛与祜卷,欲其润饰之,祜乃戏简二十字,欣而不悟,厚为饯别焉:“昔人有玉碗,击之千里鸣。今日睹斯文,碗有当时声。”温州颜郎中,儒士也,不知弧矢之能,张祜观其骑猎马上,以诗戏之曰:“忽闻射猎出军城,人着戎衣马带缨。倒把角弓呈一箭,满山狐兔当头行。”张祜为冬瓜堰官,憾其牛户无礼,责欲鞭笞,无不取给于其中也,然无名秀才居多,职事皆怯于祜。钱塘酒徒朱冲和,小舟经过,祜令语曰:“张祜前称进士,不亦难乎?”冲和乃自启名,而赠诗嘲之。祜平生傲诞,至于公侯,未如斯之挫也。诗曰:“白在东都元已薨,兰台凤阁少人登。冬瓜堰下逢张祜,牛屎堆边说我能。”韦鹏翼《戏题盱眙邵明府壁》:“岂肯闲寻竹径行,却嫌丝管好蛙声。自从煮鹤烧琴后,背却青山卧月明。”乐营子女席上戏宾客,量情三木,乃书榜子示诸妓云,岭南掌书记张保胤:“绿罗裙上标三棒,红粉腮边泪两行。叉手向前咨大使,遮回不敢恼儿郎。”时谓张书记,文彩纵横,比之何逊;人材瑰伟,有似玄宗。及罢府北归,留诗戏诸同院,闻者莫不大哈。诗曰:“忆昔前年富贵时,如今头恼尚依稀。布袍破后思宫内,锦裤穿时忆御衣。鹞子背钻高力士,婊娟翻画太真妃。如今憔悴离南海,恰似当时幸蜀归。”莆田县有染家,家富,因醉殴兄,至高标十木。既归,乡亲为会。

有柳逢秀才旅游掇席，主人不乐，柳生怒而题壁，染人遂与束帛贖其诗。“紫绿终朝染，因何不识非？莆田竹木贵，背负十柴归。”浙东孟简尚书，六衙按覆囚徒，其间一人自曰“鲁人孔颞”，献诗启云：“偶寻长街柳阴吟咏，忽被都虞候拘縲数日，责以罪名，敢露血诚，伏请申雪。”孟公立以宾客待之，批其状曰：“薛陟不知典教，岂辨贤良？驱遣健徒，凭陵国土，殊无畏惮，辄恣威权，翻成刺许之宾，何异吠尧之犬。然以久施公效，尚息杖刑，退补散将，外镇收管。”孔生诗曰：“有个将军不得名，唯教健卒喝书生。尚书近日清如镜，天子官街不许行。”池州杜少府髓、亳州韦中丞仕符，二君皆以长年，精求释道。乐营子女，厚给衣粮，任其外住。若有宴饮，方一召来；柳际花间，任为娱乐。谯中举子张鲁封，为诗谑其宾佐，兼寄大梁李尚书，诗曰：“杜叟学仙轻蕙质，韦公事佛畏青娥。乐营却是闲人管，两地风情日渐多。”戏酬张十五秀才见寄池毫二州之事，宣武军掌书记李昼：“秋浦亚卿颜叔子，谯都中宪老桑门。如今柳巷通车马，唯恐他时立棘垣。”《题大梁临汴驿》，进士姚嵘：“近日侯门不重才，莫将文艺拟为媒。相逢若要如胶漆，不是红妆即撒灰。”麻衣黎瓘者，南海狂生也，游于漳州，频于席上喧酗。乡饮之日，诸宾悉赴，客司独不召瓘。瓘作《翻韵诗赠崔使君》，坐中皆大笑。崔使君驰骑迎之。诗曰：“惯向溪边折柳杨，因循行客到州漳。无端触忤王衙押，不得今朝看饮乡。”

窥衣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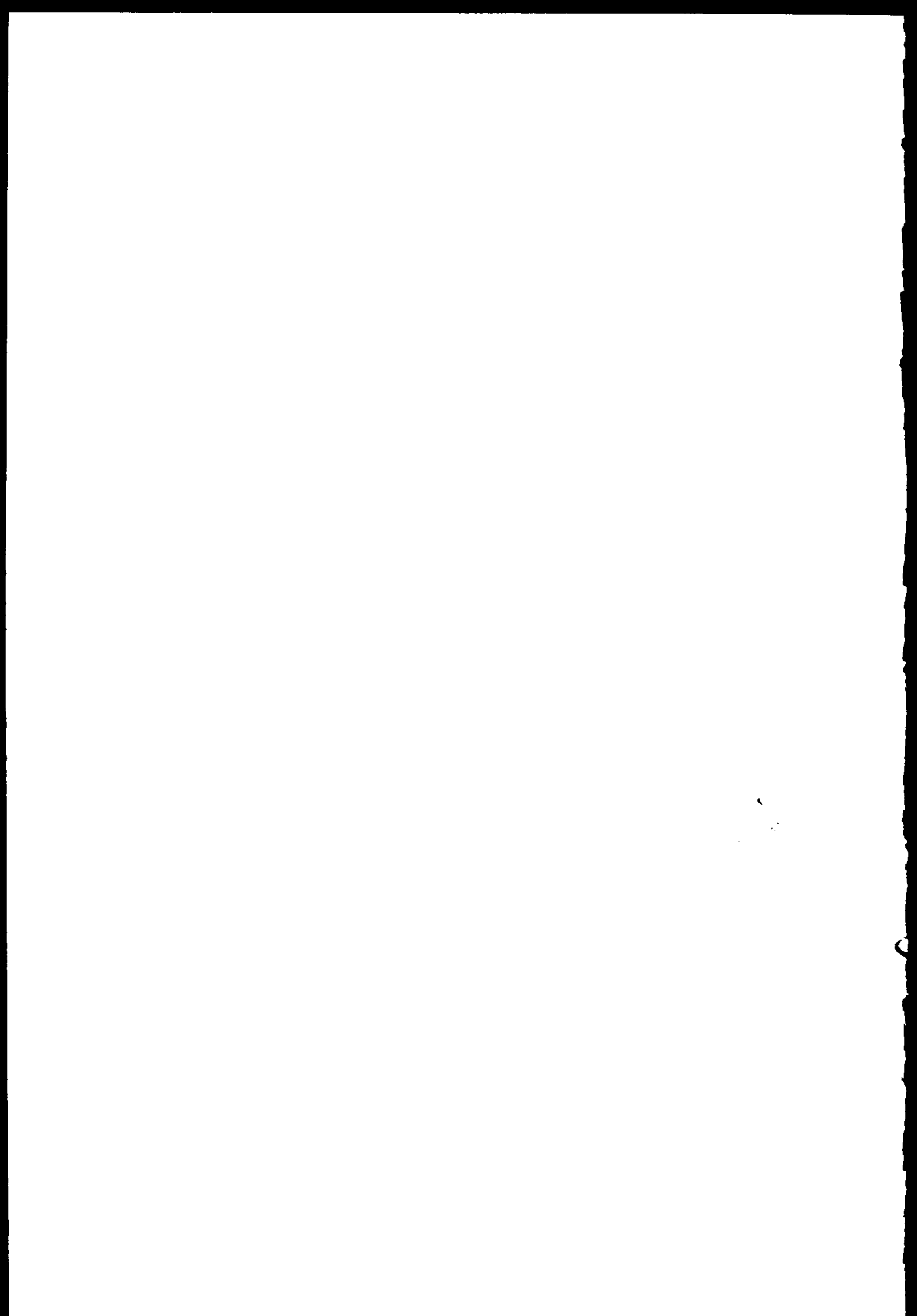
元丞相载妻王氏，字韞秀。王绪相公之女，维右丞之侄。初，王相公镇北京，以韞秀嫁元载，岁久而见轻怠。韞秀谓夫曰：“何不增学？妾有奁幌资装，尽为纸墨之费。”王氏父母，未或知

之。亲属以载夫妻皆乞儿，厌薄之甚。元乃游秦，为诗别韞秀曰：“年来谁不厌龙钟，虽在侯门似不容。看取海山寒翠树，苦遭霜霰到秦封。”妻请偕行，曰：“路扫饥寒迹，天哀志气人。休零离别泪，携手入西秦。”元秀才既到京，屡陈时务，深符上旨，肃宗擢拜中书。王氏喜元郎入相，寄诸姨妹诗曰：“相国已随麟阁贵，家风第一右丞诗。笄年解笑明机妇，耻见苏秦富贵时。”元公，肃宗、代宗两朝宰相，贵盛无比，广葺亭台，交游贵族，客候其门，而或间阻。王氏复为一篇以喻之，曰：“楚竹燕歌动画梁，春兰重换舞衣裳。孙弘开馆招嘉客，知道浮荣不久长。”元公于是稍减矣。太原内外亲族，悉来谒贺者众矣。韞秀置于闲院。忽因晴霁日景，以青紫丝绦四十条，条长三十丈，皆施罗纨绮绣之饰。每条绦下，排金银炉二十枚，皆焚异香，香亘其服。乃命诸亲戚西院闲步，韞秀问是何物，侍婢对曰：“今日相公及夫人晒曝衣服。”王氏谓诸亲曰：“岂料乞索儿妇，还有两事。”盖形粗衣也。于是诸亲羞赧，稍稍而辞。韞秀每分衣服饰于他人，而不及于太原之骨肉也，且曰：“非儿不礼于姑姊，其奈当时见辱乎？”洎元公贪吝为心，竟招罪戾，台阁弹奏而亡。其家韞秀，少有识量，节概固高。丞相已谢，上令人入宫备彤笔箴规之任。叹曰：“王家十三娘，二十年太原节度使女，十六年宰相妻，谁能书得长信、昭阳之事？死亦幸矣！”坚不从命。或曰上宥连罪，或云京兆笞而毙矣。

闺 妇 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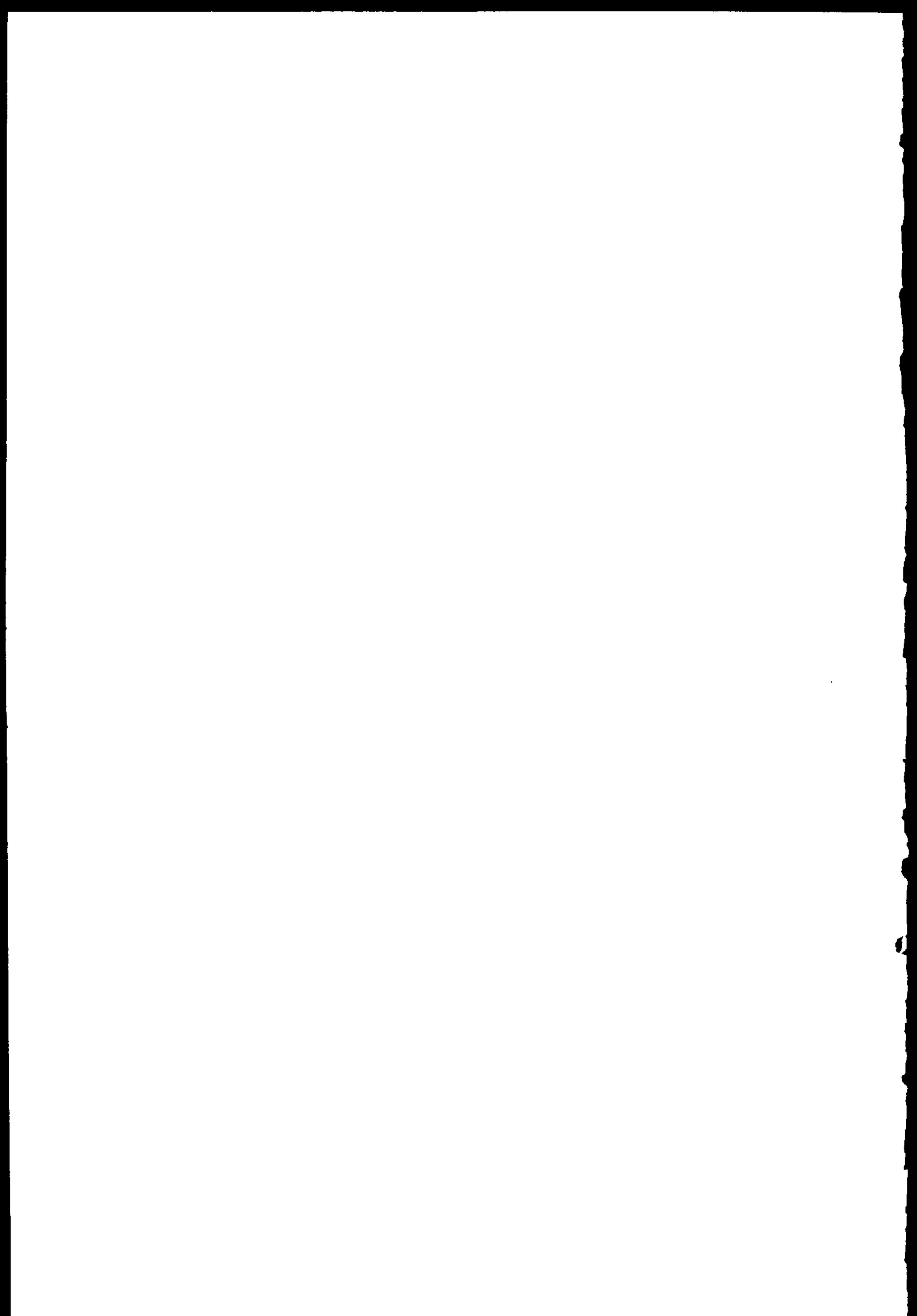
朱庆馀校书，既遇水部郎中张籍知音，遍索庆馀新制篇什数通，吟改后，只留二十六章，水部置于怀抱，而推赞焉。清列以张公重名，无不缮录而讽咏之，遂登科第。朱君尚为谦退，

作《闺意》一篇，以献张公。张公明其进退，寻亦和焉。诗曰：“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张籍郎中酬曰：“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人间贵，一曲菱歌敌万金。”朱公才学，因张公一诗，名流于海内矣。



唐 阙 史

[唐]高彦休 撰
阳羨生 校点



校点说明

《唐阙史》，或称《阙史》，唐高彦休著。高彦休(854—?)，号参寥子。乾符元年举进士，中和年间曾以朝议郎守咸阳郡尉，后摄淮南节度使高骈幕府之盐铁巡官。《唐阙史》成于中和四年，其自序云：“大中、咸通而下，或有可以为夸尚者、资谈笑者、垂训诫者，惜乎不书于方册，辄从而记之；其雅登于太史氏者，不复载录。”所记内容较为可信。

此书《新唐书·艺文志》、《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均有著录。现存《闾丘辨圃》、《知不足斋丛书》本，二卷，五十一则。宋人著述引文中尚有上列现存诸本所无之逸文。今以《知不足斋丛书》本为底本，校以《四库》本，整理标点出版。逸文暂不辑补。

目 录

唐阙史序 (1327)

卷上 (1328)

丁约剑解 荜阳公清俭 郗尚书鼠妖 裴晋公大度皇甫
郎中褊直附 吐突承璀地毛 丞相妻命朱衣吏引马 沧州
钓飞诏 周丞相对扬 李文公夜醮 路舍人友卢给事
李丞相特达 杨江西及第 崔相国请立太子 裴丞相古
器 杜舍人牧湖州 许道敏同年 韦御史铛怪 郑相国
题马嵬诗 秦中子得先人书 齐将军义犬 真陵开山
郑侍郎判司勋检 赵江阴政事 单进士辨字 李仆射方
正

卷下 (1347)

郑少尹及第 卢员外题青龙寺 崔起居题上马图 崔尚
书雪冤狱 李可及戏三教 梦神医病者 渤海僧通鸟兽
言 御楼前一日雨 王居士神丹 辛尚书神力 贱买古
画马 韦进士见亡妓 卢尚书庄堕雷公 泗州风狂尼
迎佛骨事 丞相兰陵公晚遇 寿安山土棺 卢相国指挥
镇州事 太清宫玉石像 卢左丞赴陕郊诗 杨尚书补吏
薛氏子为左道所误 军中生饩 虎食伊璠 蓝田贡冰
东都焚寺

唐阙史序

皇朝济济多士，声名文物之盛，两汉才足以扶轮捧毂而已；区区晋、魏、周、隋已降，何足道哉！故自武德、贞观而后，吮笔为小说、小录、稗史、野史、杂录、杂纪者多矣。贞元、大历已前，捃拾无遗事，大中、咸通而下，或有可以为夸尚者、资谈笑者、垂训诫者，惜乎不书于方册，辄从而记之；其雅登于太史氏者，不复载录。愚乾符甲午岁生唐世二十有一，始随乡荐于小宗伯，或预闻长者之论，退必草于捣网。岁月滋久，所录甚繁。辱亲朋所知，谓近强记。中和岁齐偷构逆，翠华幸蜀，搏虎未期，鸣鸾在远，旅泊江表。问安之暇，出所记述，亡逸过半。其间近屏帟者，涉疑诞者，又删去之，十存三四焉。共五十一篇，分为上下卷，约以年代为次。讨寻经史之暇，时或一览，犹至味之有菹醢也。甲辰岁清和月编次。

唐阙史卷上

丁约剑解

大历初，韦行式为西川采访使。有侄曰子威，年及弱冠，聪敏温克，常耽玩道书，惑神仙修炼之术。有步卒丁约者，执役于部下，周旋勤恪，未尝少惰。子威颇私之。一日，辞气惨栗，云：“欲他适。”子威怒曰：“籍在棘门，焉容自便！”丁曰：“去计已果，不可留也。然某肃勤左右，二载于兹，未能忘情，思有以报。某非碌碌求食者，尚萦俗阂耳。有药一粒，愿以赠别，食此非能长生，限内无他恙矣。”因褫衣带，得药类粟，以奉子威。又谓曰：“郎君道情深厚，不欺暗室，终当弃俗，尚隔两尘。”子威曰：“何谓两尘？”对曰：“儒谓之世，释谓之劫，道谓之尘，善坚此亦复遐寿。后五十年，近京相遇，此际无相讶也。”言讫而出。子威惊愕，亟命追之，已不及矣。主将以逃亡上状，请落兵籍。尔后子威行思坐念，留意寻访，竟亡其踪。后擢明经第，调数邑宰。及从心之岁，毛发皆鹤，时元和十三年也，将还京师，夕于骊山旅舍。闻通衢甚哗，询其由，曰：“刘悟执逆帅李师道下将至阙下。”步出视之，则兵仗丛卫，桎梏累累。其中一人，乃丁约也，反接双臂，长驱而西，齿发强壮，无异昔日。子威大奇之，百千人中惊认之际，丁约则已见矣，微笑遥谓子威曰：“尚记临邛别否？一瞬五十载矣，幸且相送至前驿。”须臾到滋水，则散紮于邮舍，壁间开一窍以给食物，子

威窥之。俄见脱置桎梏，覆之以席，跃自窞出，与子威携手上旗亭，话阔别之恨，且叹子威之衰耄。子威谓曰：“仙兄既有相见之期，圣朝奄宅天下，何为私叛臣耶？”丁曰：“言之久矣，何所逃哉！蜀国睽辞，岂不云‘近京相遇，慎勿多讶’乎？”又问曰：“果就刑否？”对曰：“道中有尸解、剑解、火解、水解，惟剑解实繁有徒。嵇康、郭璞非受戕害者，以此委蜕耳，异韩、彭与粪壤并也。某或思避，自此而逃，孰能追耶？”他问不对，唯云须笔。子威搜书囊以进，亦愧领之。子威又曰：“某得亲朋书，促令著鞭，以为明晨藁街寓目，岂蜕于此乎？”丁曰：“未也。夕当甚雨，未克行刑，一再昼雨止，国有小故，十九日大限方及。君于此时，幸一访别。”言讫还馆，复入穴荷校以坐。子威却往温泉，日已晡矣，风埃坌起，夜中雨果大澍。迟明泥及骭，诏改日行刑。再宿方霁，则王姬有薨于外馆者，复三日不视朝。果至十九日，方献庙巡酈，始行大戮。子威是日饫仆饱马，诘旦往棘场候焉。停午间，方号令回，观者不啻亿兆众矣，面语不辨，寸步相失。俘囚才至，丁已志焉，遥目子威，笑颌三四。及挥刃之际，子威独见断笔，霜锋倏及之次，丁囚跃出而南，广众之中，蹶足以进。又登酒肆，言当之蜀，脱衣换觞，与子威对饮，云：“某自此遐适矣，勉于奉道，犹隔两尘，当奉候于昆仑石室。”言讫，下旗亭冉冉西去，数步而灭。

参寥子曰：上古以前，帝王将相得仙道者往往有之，近代则无闻焉。盖羽化尸解，脱略生死之事，所得何常其人！愚常思之：得非名与利善桎缚其身乎？富与贵能胶糊其心乎？噫！内胶糊而外桎缚，是以仙灵之风，清真之气，无从而入也。

荥阳公清俭

荥阳公尚书郑浣，以清规素履，嗣续门风。尹正圻南日，有从父昆弟之孙自覃怀来谒者，力农自贍，未尝干谒，拜揖甚野，冠带亦古。郑公之子弟仆御，皆笑其疏质，而公心独怜之。问其所欲，则曰：“某为本邑以民待久矣，思得承乏一尉，乃锦游故乡里也。”公深然之。而公之清誉重德，为时所归，或致书于郡守，犹臂之使指也。将脂辖前一日，召甥侄与之会食。有蒸而为饼者，郑孙搴去其皮，然后食之。公大嗟，怒曰：“皮之与中，何以异耶？仆常病浇态讹俗，骄侈自奉，思得以还淳返朴，敦厚风俗，是独怜子力用弊衣，必能知艰难于稼穡，奈何器浮有甚于五侯家绮纨乳臭儿耶？”因引手请所弃饼表，郑孙错愕失据，器而承之，公则尽食所弃。遂揖归宾闼，赠以束帛，斥归乡里。

参寥子曰：传不云乎？俭，德之恭也；侈，恶之大也。公所执如此，宜乎子孙昌衍，光辅累朝矣。

郗尚书鼠妖

许下郗尚书士美，元和末为鄂州观察使，仁以抚下，忠以奉上，政化之美，载在册书。一日夙兴，将出视事，束带已毕，左手引鞞，未及陷足。忽有巨鼠过庭，北向拱立而舞。入座大怒，惊叱之，略无惮意。因掷靴以击，鼠则奔逸。有毒虺堕于鞞中，珠目锦身，长笑细螫，勃勃起于舌端。向无鼠妖，则必致臃指溃足之患矣。

参寥子曰：枭鸣鼠舞，不常为灾。大人君子，遇之而吉。

裴晋公大度皇甫郎中褊直附

皇甫郎中湜，气貌刚质，为文古雅，恃才傲物，性复褊而直。为郎南宮时，乘酒使气，忤同列者。及醒，不自适，求分务温、洛。时相允之。值伊瀍仍岁歉食，正郎滞曹不迁，省俸甚微，困悴且甚。尝因积雪，门无辙迹，庖突无烟。晋公时保厘洛宅，人有以为言者，由是卑辞厚礼，辟为留守府从事。正郎感激之外，亦比比乖事大之礼。公优容之如不及。先是，公讨淮西日，恩赐巨万，贮于集贤私第。公信浮屠教，且曰：“燎原之火，漂杵之诛，其无玉石俱焚者乎？”因尽舍讨叛所得，再修福先佛寺。危楼飞阁，琼砌璇题，就有日矣。将致书于秘监白乐天，请为刻珉之词。公与乐天，俱兴平年传法堂师弟子。值正郎在座，忽发怒曰：“近舍某而远征白，信获戾于门下矣。且某之文，方白之作，自谓瑶琴宝瑟，而比之桑间濮上之音也！然何门不可以曳长裾？某自此请。”长揖而退。座客旁观，靡不股栗。公婉词敬谢之，且曰：“初不敢以仰烦长者，虑为大手笔见拒。是所愿也，非敢望也。”正郎赧怒稍解，则请斗酿而归。至家独饮其半，寝酣数刻，呕哕而兴，乘醉挥毫，黄绢立就。又明日洁本以献。文思古睿，字复怪僻。公寻绎久之，目瞪舌涩，不能分其句。读毕叹曰：“木元虚、郭景纯《江》、《海》之流也。”其碑在寺西北廊玉石幢院，洛中人家往往有本在。因以宝车名马缯彩器玩约千余缗，置书命小将就第酬之。正郎省札大忿，掷书于地，叱小将曰：“寄谢侍中，何相待之薄也！某之文，非常流之文也，曾与顾况为集序外，未尝造次许人。今者请制此碑，盖受恩深厚尔。其辞约三千余字，每字三匹绢，更减五分钱不得。”已上实录正郎语，故不文。小校既恐且怒，跃马而归。公门下

之僚属列校，咸扼腕切齿，思啻其肉。公闻之笑曰：“真命世不羈之才也。”立遣依数酬之。愚幼年尝数其字，得三千二百五十有四，计送绢九千七百有二。后逢寺之老僧曰师约者，细为愚说，其数亦同。自居守府至正郎里第，辇负相属，洛人聚观，比之雍绛泛舟之役。正郎领受之，无愧色。湜褊急之性，独异于人。尝为蜂螫手指，因大躁急，命臧获及里中小儿辈，箕敛蜂巢，购以善价。俄顷山聚于庭，则命碎烂于砧机杵臼，绞取其液，以酬所痛。又尝命其子松，录诗数首，一字小误，诟詈且跃，呼杖不及，则擒啮其臂，血流及肘而止。其褊讦之性，率此类也。

参寥子曰：祢衡恃才名傲黄祖而死，正郎以直气诋晋公而生。尊贤容众之风，山高水深之量，较之古今，悬鸡凤矣。至于皇甫正郎螫指而渫众巢，信乎拔剑逐蝇之说。

吐突承璀地毛

仲尼云：“必也正名乎。”近世逢掖耻呼本字，南省官局则曰版图小绩，春闱秋曹；北省官位则曰紫微貂蝉，侧坡夕拜；未尝正名其名，岂宣父之本意也？左军中尉吐突承璀方承恩，顾及将败之岁，有妖生所居。先是，承璀尝华一室，红梁粉壁，为谨诏敕藏机务之所。一日，晨启其户，则有毛生地，高二尺许。承璀大恶之，且恐事泄，乃躬执箕帚芟除以瘞。虽防口甚固，而齶齶有知者。承璀尤不欲达于班列。一日，命其甥尝所亲附者曰：“姑为我微行省闕之间，伺其丛谈有言者否。”甥稟教敛躬而往，至省寺即词诘，守卫辄不许进。方出安上门，逢二秀士自贡院回，笑相谓曰：“东广坤毳，可以为异矣。”甥驰告曰：“醋大知之久矣，中官谓南班，无贵贱皆呼醋大。且易其名呼矣，谓左军为东广，地毛为坤毳矣。”承璀笑曰：“其可那何？”或令

专局北司，则飞龙庄宅，内园弓箭，皆得以文呼也。其明年，承瓘以托附澧王，潜图不轨，籍没其家。

丞相妻命朱衣吏引马

丞相河南公妻晋国夫人京兆□□，原缺二字，赵本及金本俱旁注“稹相”二字，义不可解。按《康熙字典》亦无“稹”字。才辨强明，资质瑰秀。尝登楼轴帘，俯瞰阡陌。轩车簪纓，经过楼下，俯盖挝马，若不自安。而晋国冶态自恃，无羞避色。一日，命妇朝觐皇太后。仗鼓才下，晋国出宅，将升步辇，执烛者双前步引。晋国怒不乘马，旁有中书绯衣吏二人，方请事于丞相门，晋国谓曰：“第持炬前导。”绯衣吏辞以前无规，晋国曰：“且使有之，亦因人而著，非天降地出也。今则以自我而始。”吏逡巡不得免，乃捧火登骑。自是宰相妻出，得以中书朱纓吏为驺导。

沧州钓飞诏

太和末，司空陇西公之镇横海也。九年十一月，朝廷行大戮，宣刑于四方，急诏北渡。于时寒气方隆，河冰层合，以诏北渡，公急击冰，令截舟中流。水胜舟覆舟人尽溺，诏书随没。守者以状闻，水工大恐，失脚摔地，走东西阶，乃连使飞令，鞭策相沓，以必复为命。守吏持众击冰抉诏，搜索六日竟不得。浑河奔湍，崩腾东走，度其泛去不啻千万里也。水工又谓津吏曰：“王命莫大，尔吏不敬，俾有斯溺，且不得诏，吏无大小一死之！”吏辈得令大恐，于是相与言曰：“吾帅信于用刑，今不得诏，吾百族之血，当殷于河畔枯草矣。然河神阴鹭，遽敢没天子之书，而忍嫁祸于吾辈哉？请帅祷祭，冀凭胖蚤而有以复也。”水工乃命具蠲洁版词而祝之。词卒洒沥，划然有声，若飞

雳横霆，地动水响。倏而视之，则河冰中断二十余丈，间阔三四步。沉丝一钓，随钩而出，第印微湿，封角不败。

议者曰：黄河流激，大冰既合，而布封一尺，轻止半升，长水之下，六日之久，复与一缕相遇，斯盖水神河伯以芝泥緘敕，蛟鱼辈推鳞翼总而归之。时有从事掾宋藩，为记甚备，然多归美于水工。议者以此薄之。

周丞相对扬

文宗皇帝自改元开成后，尝郁郁不乐，驾幸两军球猎，宴会十减六七，宠锡之命，左解于右，盖上意有所嫌忌而不能去也。四年冬杪，风痹稍间，延英初对宰臣。时以药饵初平，台座略奏事后，诸司及待制官并不召对，盖虑宸居之疲倦也。及仗下后，又坐思政殿拱默良久，左右侍卫者屏息不敢进。上徐谓曰：“今日直翰林者为谁？”学士院使奏曰：“中书舍人周墀。”上曰：“试命召来。”汝南公既至，上命之坐，以金屈卮赐酒三器，问曰：“朕何如主？”汝南公降阶再拜而称曰：“小臣不足以知大君之德，凡百臣庶，皆言陛下唐尧之圣，虞舜之明，殷汤之仁，夏禹之俭。”上曰：“卿爱君之志，不得不然。然朕不敢追踪尧、舜、禹、汤之明，所问卿者，何如周赧、汉献尔？”汝南公震惧惶骇，又再拜而言曰：“陛下自出震乘乾，光宅天下，诞敷文教，销偃武功，蛮貊怀柔，车书顺轨，臣窃谓羲、昊、轩、项才可抗衡；至于周之成、康，汉之文、景，曾不足比数，岂可以赧、献亡国之君而上攀睿德哉！伏愿陛下无执拗谦之小节，以为社稷之大幸也，则天下幸甚，生灵受福，非独臣之愿也。”上又曰：“朕自以为不及也。周赧、汉献，受制于强诸侯，今朕受制于家臣，固以为不及也。”既而龙姿掩抑，泪落衣襟。汝南公陨越于

前，不复进谏，因俯伏流涕，再拜而退。自尔不复视朝，以至厌代。

李文公夜醮

李文公翱，自文昌宫出刺合淝郡。公性褊直方正，未尝信巫覡之事。郡客有李处士者，自云能通鬼神之言，言事颇中。一郡肃敬，如事神明。公到郡旬月，乃投刺候谒，礼容甚倨。公心忌之，思以抑挫，抗声谓曰：“仲尼大圣也，尚云‘未知生，焉知死’，子能贤于宣父耶？”生曰：“不然。独不见阮生著《无鬼论》，精辨宏贍，人不能屈，致鬼神见乎？且公骨肉间，朝夕当有遘病沉困者，宴安鸩毒则已，或五常粗备，渍于七情，孰忍视溺而不援哉？”公愈怒，立命械系之，将痛鞭其背。夫人背疽，明日内溃。果啜食昏瞑，百刻不糝。遍召医药，曾无少瘳。爱女数人，既笄未嫁，环床呱呱而泣，且归罪于公之桎梏李生也。公以伉俪义重，息胤情牵，不得已解纆继而祈叩之。则曰：“第手翰一状，俟夜祷之，某留墨篆同焚，当可脱免。”仍诫曰：“慎勿笈易铅槩，他无所须矣。”公敬受教，即自草词祝，洁手书之。性褊，札写数纸皆误，不能爽约，则又再书。烛炆更深，疲于毫研，克意一幅，缮札稍严，而官位之中，竟笈一字。既逾时刻，遂并符以焚，闻呻吟顿减，阖室相庆。黎明，李生候谒，公深德之。生曰：“祸则可免，犹谓迟迟，诫公无得漏略，何为复注一字？”公曰：“无之。向写数本，悉以涂改，不忍自欺。就焚之书，颇为精谨，老夫未尝忘也。”生曰：“谈何容易，祝词在斯。”因探怀以出示，则昨日所烬之文也。公惊愕惭赧，避席而拜，酬之厚币。竟无所取，旬日告别，不知所从，病亦渐间。

路舍人友卢给事

路舍人群，与卢给事宏正，性相异，情相善。紫微清瘦古淡，未尝言朝市；夕拜魁梧富贵，未尝言山水。紫微日谋高卧，有制诏则就宅草之；夕拜未尝乞告，有宾客则就省谒之。虽秦吴所尚，而坝箴其友。一日，雪满玉京，紫微在假，夕拜将欲晏入，先及路门。紫微寓于南垣茅亭，肆目山雪，鹿冠鹤氅，手卷膝琴，篝火于炉，酌杯于机。忽闻卢至，曰：“适我愿兮。”促命延入。夕拜金紫华焕，意气轩昂，偶紫微道服而坐。紫微曰：“卢六卢六，曾莫顾我，何也？”夕拜曰：“月限向满，家食相仍，日诣台庭，以图外任。”紫微貌惨曰：“驾肩权门，所不忍视，且有夙分，徒劳汝形。腊营一壶，能同幕席天地否？”夕拜曰：“诣省之计决矣。”紫微又呼侍儿曰：“卢六待去，早来药糜，宜洁匀越中二饮器，我与给事公俚食。”夕拜振声曰：“不可。”紫微曰：“何也？”夕拜曰：“今旦犯冷，且欲遐征，已市血食之加蒜者餐矣。”时人闻之，以为路之高雅，卢之俊达，各尽其性。

李丞相特达

丞相陇西公之秉钧衡也，以特达自负，鱼服民间，时尝旅游覃怀，寓王氏别墅。忘其名。王氏先世薄宦，子孙以力稼自贍，杀鸡炊黍以备日饷。沂相德之。及佐佑大化，王氏子赍逾限官□来谒。蹇驴村仆，不得与鸣珂武卫者较进，则隐于执金挝坎舍，伺板舆出，拜于道左。沂相久之方省，曰：“故人也。”遂刍飨之。逾旬，以前衔除大理寺评事，且赉吉钿轴于天官氏面授之。前制狱寺有新莅官者，必寺寮旧委，微此则在朝五品

以上清资官为识,盖国家慎刑讞也。王氏子罢耕客长安,寺官既不友其僚,朝客又皆昧其面,往不克莅,复谒相门。机务方繁积于外,无肯为道其姓氏者。既不果谒,候坎舍如前。步辇始过,则皂趋以进,具道前事。相君问曰:“有状乎?”对曰:“无。”又曰:“有纸乎?”亦曰:“无。”“襟袖何贮?”则遽探轴以进。丞相异中尝置毫砚,遂拥百骑批绫纸曰:“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平章事李回识。”仍语廷评曰:“寄谢棘寺诸曹长,此亦五品以上清资朝官也。”时议许以特达称。

杨江西及第

祭酒杨尚书敬之子,江西观察使载。江西应科时,成均长年,天性尤切。时已秋暮,忽梦新榜,四十进士,历历可数。寓目及半,钟陵在焉。其邻则姓濮阳而名不可辨。既寤大喜,访于词场,则云有濮阳愿者,为文甚高,且有声誉。时搜访草泽,方急色目,雅在选中。遂寻其居,则曰闽人,未至京国。杨公诫其子令听之,俟其到京,与之往来,以符斯梦。一日,杨公祖客灞上,客未至,间休于逆旅舍。有秣马伺仆如自远来者,试命询之,乃贡士。侦所自,曰闽,问其姓,曰濮阳,审其名,曰愿。杨公曰:“吁,斯天启也!安有既梦于彼,复遇于此哉?”亟命相见。濮阳逡巡不得让,执所业以进。始阅其人,眉宇清秀,次与之语,词气安详,终阅其文,体理精奥。问其所抵,则曰:“今将僦居。”杨公曰:“不然。”尽驱所行,置于庠序,命江西寅夕与之同处。杨公朝廷旧德,为文有凌轹韩、柳意,尤自得者《华山赋》五千字,唱在人口。赋内之句,况华之高,曰:“醯鸡之往来,周东西矣;蜂蝎之联联,阿房成矣;见若茧栗,祖龙藏矣;小星奕奕,咸阳焚矣。”故杜司空、李太尉常所诵念。是后大称濮阳艺学于公卿间,人情翕然,

谓升第必矣。试期有日，因食面之寒者，一夕腹鼓而卒。杨公惋痛嗟骇，搜囊甚贫，乡路且远，力为营办，归骨闽中。仍谓江西曰：“我梦无征，汝之一名，亦不可保。”及第甲乙，则江西中选，而同年无氏濮阳者，固不可谕。之夏首将关，送于天官氏。时相有言：前辈重族望，轻官职，今则不然。竹林七贤曰“陈留阮籍，沛国刘伶，河间向秀”，得以言高士矣。是岁慈恩寺榜因以望题。题毕，杨公闲步塔下仰视之，则曰“弘农杨载，濮阳吴当”，恍然如梦中所睹。

崔相国请立太子

丞相太保崔公，庄严宏厚，清雅公忠，善诱后来，有佐时许国之志。时以艺学进者，一参讲席，如登龙门。初诏以绣衣自洛朝觐，访别承国寺僧神照。照亦近岁名僧，无出其右者。谓曰：“弟子忝官西上，师有何言赠别？”僧笑曰：“大哉，临别之问！”公避席以请。则曰：“恶事不为，贤人也；善事不为，圣人也。崇高之名，博施之利，天下公器也。与众共之，无或独擅，无或多取。独善多取，祸生其中矣，孔孟其犹病诸！”言既而别，崔公不谕。祥鸾威凤，游于青云，爰立作相。时宣宗景化维新，求理方切，将擅相印，洽人望者十稔不易。崔公春秋鼎富，誉望云高，朝野人情，谓可以继汾阳王二十四考矣。一日，备顾问于便殿，宰臣齐进。上曰：“朕以时和岁丰，万方无事，欲御楼肆赦以答天休，可否？”丞相令狐公奏曰：“御楼所费至多，宣下须有名目，次则频行赦宥，实启幸门。今边戍衣赐未充，臣不敢草草商议，俟至中书，召有司计度，续具申奏。”上不悦，曰：“遣朕何处求御楼名目？”太保奏曰：“臣闻太子是天下之本，实系万国之心，匕鬯是司。国朝盛典，陛下倘行大礼，则

岂惟肆赦，兼可郊天。”时上方饵金石药求长生之术，遂致躁渴不康，内外无人知者。疑忌方切，恶聆斯言，俯首久之，不复顾问。后旬日，罢知政事。时同列恶其太劲，有以飞语巧中者。所赖自居台席，人情攸归，上亦素知其名，不能动摇，不尔则忧在意表。老僧赠别，于斯验焉。

裴丞相古器

丞相河东公，尚古好奇。掌纶诰日，有亲表调授宰字于曲阜者，耕人息田，得古铁器曰盎。腹容三斗，浅项痹足，规口矩耳，朴厚古丑，蠹蚀于土壤者。既洗涤之，复磨砢之，隐隐有古篆九字，带盎之腰。曲阜令不能辨。兖州有书生姓鲁，善八体书。子男召致于邑，出盎示之。曰：“此大篆也，非今之所行者。惟某颇尝学之，是九字曰‘齐桓公会于葵丘岁铸’。”邑宰大奇其说。及以篆验，则字势存焉，乃辇致于河东公之门。公以为麟经时物，得以为古矣，宝之犹钟珉郃鼎也。视草之暇，辄引亲枝之分深者观之。以是京辇声为至宝。公后以小宗伯掌文学柄，得士之后，生徒有以盎宝为请者。裴公一日设食会门生，器出于庭，则离立环观，迭词以赞。独刘舍人蜕，以为非当时之物，乃近世矫作也。公不悦，曰：“果有说乎？”紫微曰：“某幼专丘明之书，齐侯小白谥曰桓公，九合诸侯，取威定霸，葵丘之会，是第八盟。齐桓公，鲁庄公九年即位，十六年会于幽，二十七年又会于幽，僖公三年会于阳谷，四年会诸侯侵蔡，五年会首止，七年会宁母，八年会洮，九年会葵丘，十五年会杜丘。又按《礼经》，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既葬，然后反虞，既虞，然后卒哭，卒哭，然后定谥。则葵丘之会，实在生前，不得以谥称之。此乃近世矫作也。”裴公恍然始悟，立命击碎，然后举爵尽欢而罢。

杜舍人牧湖州

杜舍人再捷之后，时誉益清，物议人情，待以仙格。紫微恃才名，亦颇纵声色，尝自言有鉴裁之能。闻吴兴郡有长眉纤腰有类神仙者，罢宛陵从事，专往观焉。使君籍甚其名，接待颇厚。至郡旬日，继以洪饮，睨观官妓曰：“善则善矣，未称所传也。”览私选曰：“美则美矣，未惬所望也。”将离去，使君敬请所欲。曰：“愿泛彩舟，许人纵视，得以寓目，愚无恨焉。”使君甚悦，择日大具戏舟讴棹较捷之乐，以鲜华夸尚，得人纵观，两岸如堵。紫微则循泛肆目，竟迷所得。及暮将散，俄于曲岸见里妇携幼女，年邻小稔。紫微曰：“此奇色也。”遽命接致彩舟。欲与之语，母幼惶惧，如不自安。紫微曰：“今未必去，第存晚期耳。”遂赠罗缬一筐为质。妇人辞曰：“他人无状，恐为所累。”紫微曰：“不然。余今西航，祈典此郡，汝待我十年不来而后嫁。”遂笔于纸，盟而后别。紫微到京，常意霄上。厥后十四载，出刺湖州。之郡三日，即命搜访。女适人已三载，有子二人矣。紫微召母及嫁者诘之。其夫虑为所掠，携子而往。紫微谓曰：“且纳我贿，何食前言？”母即出留翰以示之，复白曰：“待十年不至而后嫁之，三载有子二人。”紫微熟视旧札，俯首逾刻，曰：“其词也直。”因赠诗以导其志。诗曰：“自是寻春去较迟，不须惆怅怨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树成阴子满枝。”翌日，遍闻于好事者。

许道敏同年

贡士许道敏，随乡荐之初，获知于时相。是冬主文者将莅事于贡院，谒于相门。丞相大称其文学精臻，宜在公选。主文

加简揖额而去。许潜知其旨，则磨厉以须，屈指试期，大挂人口。俄有张希复员外结婚于丞相奇章公之门。亲迎之夕，辟道敏为宾赞。道敏乘其喜气，纵酒飞章，摇佩高谈，极欢而罢。居无何，时相敷奏不称旨，移秩他郡，人情恐骇。主文不敢第于甲乙。尔后晦昧坎壈，不复闻达，继丁家故，垂二十载。至柘国小兵部知举年，方擢于上科。时有同年张侍郎读，一举成事，年才十九。乃道敏败于垂成之冬，候导外郎鹊桥之夕，牛夫人所出也。差之毫厘，何啻千里。

韦御史铛怪

故山北从事韦某，殿中尝话幼年尚在庠序，甫书云节，逮夜，自学舍捧书以归。及堂寝，阒其无人，独狭室有篝火烹油之所。因窥之，则铛长数尺，久而复低，如是者三四。潞豸大恐，奔出于门，方见其家悉于宇下营时奠之具。潞豸神色惨栗，且告之故。即众瞥之，以为稚子妄语也。俄顷偕入，其主庖青衣就铛蒔事，仍贮婴孩于怀抱间。婴涌身须食，因误坠于铛中，沸油浪涌。青衣大叫，火已及屋。长幼奔救，或沃以水，焰则益炽，盖膏水相反也。乃杂掷罌甌茵毯之类，久之方灭。灭后视婴，已焦爇矣。阖室惊怖，为之罢节废奠。青衣亦以心悸而终。

郑相国题马嵬诗

马嵬佛寺，杨贵妃缢所。迺后才士文人，经过赋咏以导幽怨者，不可胜纪。莫不以翠翘香钿，委于尘土，红凄碧怨，令人伤悲，虽调苦词清，而无逃此意。独丞相荥阳公畋，为凤翔从事日，题诗曰：“肃宗回马杨妃死，云雨虽亡日月新。终是圣明

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后人观者以为真辅相之句。公之篇什，可以糠秕颜、谢，笞挞曹、刘。为渭南县尉日，尝有题缙山王子晋庙诗，尤为绝唱。其中警策之句曰：“晓花珠弄蕊，春茹玉生苗。楚妓红丝瑟，秦郎白管箫。衣从星渚浣，丹就日宫烧。句曲觞金洞，天台啸石桥。雾垂鸦翅发，冰冻虎章腰。”议者以为悦遇评于精鉴，当在李翰林、杜工部之右。

秦中子得先人书

秦川富室少年有能规利者，盖先兢慎诚信，四方宾贾慕之如归，岁获美利，藏镪巨万。一日逮夜，有投书于户者，仆执以进。少年启书，则蒲纸加蜡，昧墨斜翰，为其先考所遗者。且曰：“汝之获利，吾之冥助也。今将有祸，履校灭趾，故先觉耳。然吾已请于阴鹭矣。汝及朔旦，宜斋躬洁服，夕于春明门外逆旅，仍备缣之随龄者三十有五，藁帕弢之。候夜分则往灞水横梁，步及石岸，见有黄其衣者，乃置于前，礼祝而进，灾当可免。或无所遇，即挈缣以归，善计家事，急为窜计，祸不旋踵矣。”少年捧书大恐，阖室素服而泣。专志朔旦，则舍弃他事，弹冠振衣，宵出青门之外，俨若不寐，恭候夜分，乃从一仆乘一马驰往横梁，怯于无覩。至则果睹一物，形质恢怪，蓬头黄衣，交臂束膝，负柱而坐，俯首以寐。少年载惊载喜，捧素于前，祈祝设拜，无敢却顾，急驱而回，返辕相庆，以为幸免。独有仆之司驭者，疑其不直。曾未逾旬，铜壶始漏，复有掷书者，厩皂立擒之，乃邻宇集庠序导青襟者。启其缄札，蒲蜡昧札如上，词曰：“汝灾甚大，曩之寿帛，祸源未塞，宜更以缣三十五重置河梁。”富室少年列状始末，诉于县官，诘问伏罪，遂真枯木。时故桂府李常侍丛制锦万年，讼牒数年前尚在，往往为朝士取去。

参寥子云：巫蛊似是，其孰能辩。小则蒲纸，大则桐人。

齐将军义犬

禁军大校有瑛名而齐姓者，始以驰骋大承恩宠，以是假御史衔至于剧宪。家蓄良犬四，尝咬回广中，辄饲以粱肉。其一独填茹咽喉齿牙间以出，如隐丛薄然后食，罄则复至，齐窃异之。一日，敕仆伺其所往，则圯垣枯窞，有母存焉，老瘠疥秽，吐哺以饲。齐亦义者，奇叹久之。乃命筐牝而归，以败茵席温之，余饼饵饱之。犬则摇尾俯首，若怀感激。尔后擒奸逐狡，指顾如飞。齐将扈猎驾前，必获丰赏。逾年牝死，犬弥加勤。又更律琯，齐亦殒落。犬嗥吠终夕，呱呱不辍。越月将襄事于丘陇，则留四窞以御奸盗。及悬窞之夕，斯犬独举足踏土成坳，俯首叩棺见血，掩土未毕，犬亦致毙。

参寥子曰：噫，被毳于蹄走，而能两有忠孝，嗟夫！

真陵开山

丞相夏侯公为宣宗山陵使，有司妙选陵寝，虽山形外正而蕴石中顽。丞相衔命，以丰价募丁匠开凿皇堂，弥月不就。京府两邑隶纳锻具，联车以载，辙迹相望。至则镬醢以沃之，且煎且凿，役百万丁力，孜孜矻矻，竟日所攻，不及函丈。暨石工告毕，百步夷然。于柏寝之上得折钗半股，其长如掌，衔于顽石间。匠者抉取以献夏侯公，公以园陵甫及，圣情哀慕，寝而不奏。上古已前，宁无妆牖，桑海陵谷，其可谓诬。

郑侍郎判司勋检

吏部郑侍郎薰，介洁方廉，以端劲自许，朝右畏惮，咸通初

有德音云。官阶至朝散大夫者，许追荣先世及妻。以邑封至正议大夫者，用勋荫子。至光禄大夫者，得袞服庙祭，设棨戟。一日，内侍省牒言，弓箭库使正议大夫内谒者监某乙请少恩例，用阶荫子。吏部牒司勋刺检云，大历中鱼朝恩曾有是事。郑公怒吏，判其后云：“正议大夫诚宜荫子，内谒者监不合有男。有司具以此牒。”自是无敢复请者。后以聚食百口，困于朝俸，白执政以外任为请。时宰以公清望耆德，议假端揆出刺华州，拟状留中不出。论者或以为尝失律于宛陵，上意迟于再委分阃，而仆射李公亦尝不利于镜水，何三拥朱轮于莲华峰下哉！盖以三峰且无戎机，不侔藩府，止类关辅丞郎耳。今者恩命不行，实以刚简为幸臣所忌。

赵江阴政事

咸通初，有天水赵宏者任江阴令，以片言折狱著声。由是累宰剧邑，皆以雪冤获优考，至于疑似晦伪之事，悉能以情辩之。时有楚州淮阴农者，比庄顷以丰岁而货殖焉。其东邻则拓腴田数百亩，资镪未满，因以庄券质于西邻，贷缗百万，契书显验，且言来岁赍本利以赎。至期，果以腴田获利，首以贮财赎契，先纳八百缗，第检置契书期，明日以残资换券。所隔信宿，且恃通家，因不征纳缗之籍。明日，赍余镪至，遂为西邻不认矣。且无保证，又乏簿籍，终为所拒。东邻冤诉于县，县为追勘，无以证明。邑宰谓曰：“诚疑尔冤，其如官中所赖者券，乏此以证，何术理之？”复诉于州，州不能辨。东邻不胜其愤，远聆江阴之善政，讼者乃越江而南，诉于赵宰。赵宰谓曰：“县政地卑，且复逾境，何计奉雪？”东邻则冤泣曰：“此地不得理，则无由自涤也。”赵曰：“第止吾舍，试为思之。”经宿，召前曰：

“吾计就矣。尔果不妄否？”则又曰：“焉敢厚诬？”赵曰：“诚如是言，当为置法。”乃召捕盗之干事者数辈至淮堧曰：“有聚啸而寇江者，按验已具，且言有同恶相济者在某居处。”名姓形状，俱以西邻指言，请械送至此。先是，邻州条法，唯持刃截江，无得藏匿，追牒至彼，果擒以还。然西邻自恃无迹，未甚加惧，至则旅于庭下。赵厉声谓曰：“幸耕织自活，何为寇江？”囚则号呼与泪随，曰：“稼穡之夫，未尝舟楫。”赵又曰：“辨证甚明，且姓氏无差。”或言伪而坚，则血肤取实。”囚则大恐，叩头见血，如不胜其冤者。赵又曰：“所盗率多金银锦绣，非农家所宜有也。汝宜籍舍之产以辨之。”囚意稍开，谓皆非所贮者，且不疑东邻之越讼也。乃言有稻若干斛，庄客某甲算纳到者；绸绢若干匹，家机所出者；钱若干贯，东邻赎契者；银器若干件，匠某锻成者。赵宰大喜，即再审其事，复谓曰：“汝果非寇江者，何为讳东邻所赎八百缗？”导引诉邻，令其偶值。于是惭惧灰色，祈死厅前。赵令桎梏往本土检付契书，然后置之于法。

参寥子曰：江阴邑之遐者，天水吏之微者，卓异之政，无由人知。史氏宜采此以广圣朝循吏传。

单进士辨字

进士单长鸣者，随计求试于春官日，袖状诉吏云：“某姓单，音丹。为笔引榜者易为單，音善。单诚姓氏之僻，而援毫吏得以侮易之，实貽宗先之羞也。”主司初不谕，久之方云：“方口尖口，亦何异耶？”长鸣厉声曰：“不然！梯航所通，声化所暨，文学之柄，属在明公。明公倘以尖方口得以互书，则台州吴儿乃吕州矣儿也。”主文者不能对，词场目为举妖。

李仆射方正

三峰端揆李公，有居第在长安修行里，有密邻即故日南阳相也。丞相早岁与之有旧，及登庸权倾天下，相君选妓数辈，以宰府不可外馆，栋宇无便事者，独书阁东邻，乃李公冗舍也。意欲吞之，垂涎久矣，且迟迟于发言。忽一日，谨致一函，以为必遂。及睹覆札，大失所望。又逾月，召李公之吏得言者，愿以厚价购之，或用水竹别墅交质。李公复不许。又逾月，乃授公之子弟官，冀其稍动初意，竟无回命。有王处士者，知书善棋，加之敏辨，李公寅夕与之同处。丞相密召以诚告之，托其讽谕。王生扑捧其旨，勇于展效，然以李公褊直，伺良便者良久之。间公遭疾，生独侍前。公谓曰：“筋衰骨弱，风气因得乘间而入，所谓空穴来风，枳枸来巢也。”生对曰：“然。向聆西院泉集树杪，某心忧之，果致微恙。空院之来妖禽，犹枳枸来巢矣。且知赍器换缙，未如鬻之以贍医药。”李公卞急，揣知其意，怒发上植，厉声曰：“男子寒死馁死，病而死尔，其死命也！先人之敝庐，不忍为权贵优笑之地。”挥手而别，自是王生及门，不复再接矣。

唐阙史卷下

郑少尹及第

世传《前定录》所载事类实繁，其间亦有邻委曲以成其验者，今复有前定卓异之说，且非诞妄，故附于此。长安鼎甲之族，有荥阳郑氏，尝为愚言：其先相故河中少尹，讳复礼，应进士举十，不中所司选，困厄且甚。千福寺有僧宏道者，人言昼则平居，夕则视事于阴府，十祈叩者八九拒之。蒲亚不胜其蹇蹶愤惋，则择日斋沐候焉。颇容接之，且曰：“某未尝妄泄于人，今知茂才抱积薪之叹，且久之不能隐忍耳。勉旃进取，终成美名。然其事颇异，不可名也。”蒲亚拜请其期，宏道曰：“唯君无期，须四事相就，然后遂志；四缺其一，则复负冤。如是者骨肉相继三榜，三榜之前，犹梯天之难；三榜之后，则反掌之易也。”蒲亚愕眙不谕，复再拜请语四事之目。宏道持疑良久，则曰：“慎勿言于人。君之成名，其事有四，亦可以为异矣。其一，须是国家改元之第二年；其二，须是礼部侍郎再知贡举；其三，须是第二人姓张；其四，同年须有郭八郎。四者缺一，则功亏一篑矣。如是者贤弟侄三榜，率须依此。”蒲亚虽大疑其言，然郁郁不乐，以为无复望也，唯敬谢而退。至长庆二年，人有导其姓名于主文者。蒲亚以其非知贡举，意甚疑之，果不中第。直至改元宝历之二年，新昌杨相国再司文柄，蒲亚私喜其事，未敢泄言。来春遂登第，第二人姓张名知实，同年郭八郎名言扬。

蒲亚奇叹且久，因记于小书之杪，私自谓曰：“宏道言三榜率须如此，一之已异，其可至于再乎？其可至于三乎？”次至故尚书右丞讳宪，应举大和二年，颇有籍籍之誉，以主文非再知举，试日果有期周之恤。尔后应大和九年九举，年年败于垂成。直至改元开成之二年，愚江夏伯祖再司文柄，右辖私异其事，明年果登上第。第二人姓张名棠，同年郭八郎名植，又附书于小书之杪。三榜虽欠其一，两榜且无小差。闺门之内私相谓曰：“岂其然乎？岂其然乎？”时僧宏道已不知所往矣。次至故驸马都尉讳颢应举，时誉转洽，至改元会昌二年，礼部柳侍郎再司文柄，都尉以状头及第。第二人姓张名潜，同年郭八郎名京。三榜皆改元第二年，主文再知举，第二人姓张，同年有郭八郎。阴鹭驱驾，须及于斯，非兔楮可以尽述者。尔后荥阳之弟侄就试，如破竹之势，迎刃自解矣。以其前定稍异，故书。

卢员外题青龙寺

卢骈员外，才俊之士，忽一日晏抵青龙精舍，休于僧院。气凄惨如蓄甚忧者，吁嗟往复于轩槛间。僧问不对。逮夜，将整归骑，徘徊四顾，促命毫砚题于南楣曰：“寿夭虽云命，荣枯亦太偏。不知雷氏剑，何处更冲天。”题毕，草草而去。涉旬出官，未逾月卒。其诗至今在院，僧逢人辄话其异。

崔起居题上马图

崔雍起居，誉望清举，尤嗜古书图画，故钟、王、韩、展之迹，萃于其家。尝宝《太真上马图》一轴，以为画品之上。咸通戊子岁，授禄二千石于和州。值庞勋构逆丰沛间，贼锋四掠，历阳么郡，古史儒生，非枝拒所及矣。乃命小将赍羽檄牛酒犒

贼师，且以全雉堞、活黎庶为请，由是境亡剽掠之患。虽矫为款谕，而密表自陈。时宰有不协者，因置之以法，士君子相吊。后有得崔君所宝画者，轴杪题云：“上蔡之犬堪嗟，人生到此；华亭之鹤徒唤，天命如何？”字虽真踪，不书时日。识者云：闻命之后，无暇及此，其预知耶？复偶然耶？

崔尚书雪冤狱

尚书博陵公碣，任河南尹，摘奸翦暴，为天下吏师。先是，有结客王可久者，膏腴之室，岁鬻茗于江湖间，常获丰利而归。是年又笈贿适楚，始返楫于彭门，值庞勋构逆，阱于寇域，逾期不归。有妻美少，且无伯仲息胤之属。妻尝善价募人，访于贼境之内，四裔竟无得其影迹者。或曰：已戕于巨盗而帑其财贿矣。洛城有杨乾夫者，以善卜称。妻晨持一缣决疑于彼。杨生素熟于事，且利其色，思以计中之。乃为端蓍虔祝，六位既兆，则曰：“所忧岂非伉俪耶？是人绝气久矣，象见坟墓矣，遇劫杀与身并矣。”妻号咷将去，即又勉之曰：“阳乌已晚，幸择良辰清旭，更垂访问，当为再祝。”妻诚信之，他日复往。振策布算，宛得前卦，乃曰：“神也，异也，无复望也。”仍言号恸非所以成礼者，第择日举哀，缞服髻发，绘佛饭僧，以资冥福。妻且悲且愧，以为诚言，无巨细事，一以托之。杨生主办，惟竭其志，则又谓曰：“妇人茕独而积财贿，寇盗方炽，身之灾也。宜割爱以谋安适。”妻初不纳，夜则飞砾以惧之，昼则声寇以饵之。妻多杨之义，遂许嫁焉。杨生既遂志，乃悉籍所有，雄据优产。又逾月，皆货旧业，挈妻卜居洛渠北。其明年，徐州平，天子下洗兵诏，大憝就擒，外胁从其间者，宥而不问，给篆为信，纵归田里。可久髡裸返洛，疥痒瘡秽，丐食于路。至则访其庐舍，

已易主矣；曲讯妻室，不知所从。辗转饥寒，循路号叫。渐有人知者，因指其新居，见妻及杨肆目门首。欲为楫认，则诃詈诟辱，仅以身免。妻愕眙以异，复制于杨。可久不胜其冤，诉于公府。及法司按劾，杨皆厚贿以行，取证于妻，遂诬其妄。时属尹正长厚，不能辩奸，于是以诬人之罪加之，痛绳其背肩校强。可久冤楚相萦，殆将溘尽。命禄未绝，洛尹更任，则衔血赍冤，诉于新政。新政亦不能辩，其所鞠吏，得以肆堇毒于簧言，且曰：“以具狱讼旧政者，有汉律在。”则又列赇配邑之遐者，隶执重役，可久双眦洒血而目枯焉。时博陵公伊水燕居，备聆始卒，天启良便，再领三川，狱吏屏息，覆盆举矣。揽辔观风化之三日，潜命就役所出可久以至，仍敕吏掩乾夫一家，并素鞠吏同桎其颈。且命可久暗籍其家服玩物，所存尚夥，而鞠吏贿赂丑迹昭焉。既捶其胁，复血其背，然后擢发折足，同弃一坎，收录家产，手授可久。时离毕作疹，黧云复郁，断狱之日，阳轮洞开，通逵相庆，有至出涕者。沉冤积愤，大亨畅于是日。古之循吏，孰能拟诸！

李可及戏三教

优孟师曾见于史传，是知伶伦优笑，其来尚矣。开元中黄幡绰，玄宗如一日不见，则龙颜为之不舒。而幡绰往往能以倡戏匡谏者，漆城荡荡，寇不能上，信斯人之流也。咸通中，优人李可及者，滑稽谐戏，独出辈流。虽不能托讽匡正，然巧智敏捷，亦不可多得。尝因延庆节缙黄讲论毕，次及倡优为戏。可及乃儒服险巾，褰衣博带，摄齐以升崇座，自称三教论衡。其隅坐者问曰：“既言博通三教，释迦如来是何人？”对曰：“是妇人。”问者惊曰：“何也？”对曰：“《金刚经》云：‘敷座而坐。’或非

妇人，何烦夫坐然后儿坐也？”上为之启齿。又问曰：“太上老君何人也？”对曰：“亦妇人也。”问者益所不喻。乃曰：“《道德经》云：‘吾有大患，是吾有身。及吾无身，吾复何患。’倘非妇人，何患于有娠乎？”上大悦。又曰：“文宣王何人也？”对曰：“妇人也。”问者曰：“何以知之？”对曰：“《论语》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价者也。’向非妇人，待嫁奚为？”上意极欢，宠锡甚厚。翌日，授环卫之员外职。

参寥子曰：开成初，文宗皇帝耽玩经典，好古博雅，尝欲黜郑卫之乐，复正始之音。有太常寺乐官尉迟璋者，善习古乐，为法曲箫磬琴瑟，夏击铙拊，咸得其妙，遂成《霓裳羽衣曲》以献。诏中书门下及诸司三品以上，具常朝服班坐以听。旬。合奏相顾曰：“不知天上也，瀛洲也。”因以曲名宣赐贡院，充试进士赋题，又命授尉迟璋官，丞相荥阳郑公覃拟王府率。时有左拾遗窦洵直上疏，以为乐官受赏，不如多予之金，无令浼污清秩。荥阳公曰：“王府率是六品杂官，君谓之清秩，便授洵直可否？”时上方锐意纳谏，亦优容之。今可及以不稽之词，非圣人之论，狐媚于上，遽授崇秩，虽员外环卫而名品稍过。时非无谏官，竟不能证引近例，抗疏论列者，吁！

梦神医病者

青龙寺西廊近北，有绘释氏部族曰毗沙门天王者，不详谁氏笔迹，而精妙如动，祈请辐辏，传有神异。尝有民居新昌里者，因时疫，百骸绵弱，不能胜衣。其室甚富有，妻且少，视之燕宋也。母氏啜泣，遍访医巫，竟无能原其病状。一日，自言欲从释氏，且不能跛倚，其可髡首而缁体乎？母徇其欲，肩致绘壁之下，厚施主僧，眠食于寺庑。逾旬喜寐，梦有人魁形铠

服，焰加于肩，弓桡其臂，持筋类鲙，以食病者。复若严恿，促迫咀嚼坚韧，不堪其忧。所食衰丈，遽然而觉，绵骨木强矣。又明日能步，又明日能驰，逾月以力闻。先是，禁军悬弧矢之六石者于门，且示曰：“能引其半者，骈粮以赐之，满者倍斯。”民应募，随引而满，于是服厚禄以终身。

渤海僧通鸟兽言

公冶长通鸟语，介葛卢辨牛鸣，著在格言，固非妄矣。咸通初，有渤海僧萨多罗者，寓于西明精舍，云能通鸟兽之言，往往闻鸟鹊燕雀啁噪，则说休咎及间巷间事，如目击者。佛图澄之听铃语，不是过也。一日，秋暑方炎，与小朝客数人联骑，将纳凉于城西别墅。路遇牝豕引诸犍而行，喀喀有声。一朝士戏曰：“此猪有语否？”对曰：“有之，人自不能谕也。”又问曰：“所语何？”对曰：“巨彘顾诸雏云：‘行，行，行，向前树阴下吃奶’。料其不远当遇官槐而止，且饲群子矣。”诸朝士颇奇之，因缓辔以侦，果逾沟不没，过圈不奔，直抵木阴，踞乳诸子。尔后贵臣宅互迎问之，无少差忒。后中官主禁旅者，将籍名于军寺，蕃僧不乐，杖锡出京，不知所往。

参寥子曰：夷夏之言不通，人兽之音固异，挝而跨之可也，杀而食之可也。非礼非义，勿欺于前。

御楼前一日雨

咸通丙戌岁，上以年和时丰，思减徭免罪，乃下诏以其冬御丹凤楼，申眚灾肆赦之命。有司择用十月十日。近岁以知星食禄者，止能胶柱选日，不克风雨之候。前一日，百司蒞事向毕，巳时风雨暴作。上仁恻及物，不罪日官，乃手香以祝，及

未而霁，人心甚悦。诏有司令市良土，以夷楼前坳潦之所。时丞相李公蔚尹正神州，于是严令两邑召载土者以集事。先是，有以只轮载土而鬻者，每乘不逾三十钱，至是幸时之急，遂高其价，逾倍方止。两邑官吏有司捕盗者专其事，虑价不廉，惧未敢发。李公以羲驭向晚，闵事不集，坐退朝别馆。市有消递院，尹退朝即视事于其中。具桎梏鞭扑于前，援毫以伺，督责骑步，旁午于道。二县僚不得已趋而前曰：“常鬻土者每轮十数及三，今则幸其急，骤加十至七，愿立毙其首以衄其价。”李公谓曰：“事非舒缓，安以价为？”遂令每乘加钱至百。二官吏奉命大喜，只轮云集。至暮，夷坳燥潴俱毕。役夫乐其善价，继来不已，金吾司候有佚背而回者。诘旦，上御楼宣赦，百官毕集，乐悬具举，兵仗罗列，建鸡免囚。楼观之下，纤埃不生，圣颜甚悦。后一日，鬻土者诣府请直，则复给五十钱。

参寥子曰：丞相得权变之道，前时立毙之，则事不集矣；今日厚偿之，则幸门启矣。始加至百以饵其来，终削之半以惩其蠹，擒纵其术，于是乎在。此亦书事之琐者。嗟乎！国家分列卿寺，其位亚诸侯一级，而挈壶氏之司，纡朱拖紫，敛板莅事者，不下五六百员，皆月蠹厚禄，曾昧仰瞻之妙，不知天文之书。皆市中卜祝小儿，居羲和梓慎之职。其有干局可称者，岁精一轴历书而已。呜呼！由是橈枪所起，彗孛所指，星纬陵犯之度，日月薄蚀之由，君臣无得而察。后之执政者，不得不以此深虑。

王居士神丹

有长乐王居士者，老年鹤发，精彩不衰，常持珠诵佛，施药里巷，家属十余口，丰俭适其中。一日，游于终南山之灵应台，

台有观音殿基。询其僧，则曰：“梁栋栌，悉已具矣。属山路险峻，辇负上下，大役工徒，非三百缗不可集事。”居士许诺。期旬日，赍镪而至。至京，乃托于人曰：“有富室危病医药不救者，某能活之，得三百千成终南山佛屋足矣。”果有延寿坊鬻金银珠玉者女，岁十余，遭病甚危，众医聚药，手不能措，愿以其价疗之。居士则设盟于笈，期于必效，且曰：“滞工役已久矣。今留神丹，不足多虑。某先持此镪付所主僧，冀获双济。”鬻金者亦奉释教，因许之。留丹于小壶中，赍缗而往。涉旬无耗语，女则物化，其家始营丧具。居士仗策而回，乃诟骂囚拘，将送于邑。且曰：“某苟大妄，安敢复来？”请入户视之，则僵绝久矣。乃命密一室，焚槐柳之润者，涌烟于其间，人不可迹。中平一榻，籍尸其上，褫药数粒，杂置于顶鼻中。又以铜器中贮温水，置于心上，则谨户与众伺之。及晚，烟烬薰黔其室。居士染指于水，曰：“尚可救。”亟命取乳，碎丹数粒，滴于唇吻。俄顷，流入口中，喜曰：“无忧矣。”则以纤纩蒙其鼻，温水置于心。及夕，执烛以俟。铜壶下漏数刻，鼻纩微嘘。又数刻，心水微滂。则以前药复滴于鼻。须臾忽苏，黎明则胎息续矣。一家惊异，愧谢王生。生乃更留药而去。或许再来，竟不复至。后移家他适，不知所依从。女适人，育数子而卒。

参寥子曰：奇绝之艺，和扁之术，何代无之。有实艺而无谄行者，公卿之门不内。贾生所以恸哭于时事，愚知谊心。

辛尚书神力

邕府辛谠尚书，传有神力，尝与故滑台杜仆射为泗上郡职。时属丰沛兵起，浮磬雉堞，围于贼锋，其不抵于偷儿之手者数板而已。杜公将有包胥乞师之请于邻封，以剿垒方严，募

辕门勇士，无敢应者。独说请行。岸列霜锋，河浮战舰，裸身宵度，胜舟而济，获告邻部，果解重围，贼锋遂衄。朝廷录功，累授刺史于曹州，团练于泗州，节度于邕州。尝言微时力田自粒，三伏甚暑，与邻庄老农纳凉于山之阴。山上有巨牛怒斗者，哮吼争力声达数里。邻人虑其奔北退走，则有蹂践冲触之患，相谋备钩索为制拒之计。辛曰：“众力非及，某能当之。”俄顷，有牛果北而下，犴蹄踏土，凶角以奔。辛则正立中途，俟其欲至，两执其角，牛不能前。旁观移时，如不置力，牛怒滋甚，退身数尺，养力而冲。如是三四，划然有声，流血滂沱，角折牛仆。其主乃屠肉聚食，以酬壮观，则命持斫斧断角，坚不可刈。辛复拉之，应手而碎。时说侏儒瘠瘁，如不胜衣；至官崇体腩，力亦随减。

贱买古画马

荥阳外郎贲宰万年日，有荷校者，以贼呼之，言尝给妇人廉市马画。外郎奇之，命取以视。则古丝烟晦，幅联三四，蛮鬪裁标，斑鬣轴之，曰：“是画也，太尉李公所宝，隙有赞皇图书篆焉。人有以七万购献牢盆者得署。渭渠横梁，梗船碎职，因出妓于阁，又落民间，言是寇幸其不鉴，于是卑价市之。为妓主自他方归所诉，请以所亏价书罪。”外郎不能决。时延寿里有水墨李处士，以精别画品游公卿门，召至辨之。瞪目三叹云：“韩展之上品也。”黄沙之情已具，丹笔之断尚疑。会有赍籍自禁军来认者，外郎以其异奸盗，非愿苛留，因并画桎送，后永亡其耗。

参寥子曰：时也玉塞风清，虏多汉冕，长安马肆，以驯良骏逸称者，蹄不止三万。而数幅绘事，反邀丰直，且复阱人于死，

此诚好古博雅君子之所尚，然浇浮之风，亦取笑于骊连栗陆之代。

韦进士见亡妓

京兆韦氏子举进士，门阀甚盛。尝纳妓于潞，颜色明秀，尤善音律，慧心巧思，众寡其伦。韦曾令写杜工部诗，得本甚舛缺，妓随笔铅正，文理晓然。以是韦颇惑之。十六归京兆，二十一而凋落。韦悲咽痛悼，不能悦情，茹蔬甚羸，弃事而寐，意其梦睹。一日，家童有言嵩山任处士者，得返魂之术。韦尝视妓妖蛊，时则牵于相念，促命见之。乃妙选良辰，斋除堂室，舒帟于壁，穗香于炉，仍须一经身之衣以导其魂。韦自喜自叹，搜衣苧篋，皆换福于梵王家矣，唯余一裙之金缕者。任曰：“事济矣。”是日宜绝人屏事，且以昵近悲泣为诫。设灯炬于香前，曰：“观后烬寸，即复去矣。”韦洁服敛息，一禀其诲。是夜，万籁俱止，河汉澄明，清露始垂。任忽长啸，香裙在手，面帟而招。如是者三，忽闻吁嗟之声，俄顷映帟微出，蓑服少选，斜睇而立，幽芳怨态，若不自胜。韦惊起拜泣。任曰：“无庸恐迫，以致倏回。”生忍泪揖坐，无异平生。或与之言，可否以首。鼎居逾刻，烛跋及期，欵欲逼之，纷然而灭。生乃捧帟长恸，既绝而苏，仿佛衣香，泛于坐侧。任生曰：“某非猎食者，哀君情切，因来奉救，沔珠槿艳，不必多怀。”韦欲酬之，不顾而别。韦尝赋诗曰：“惆怅金泥簇蝶裙，春来犹见伴行云。不教布施刚留得，浑似初逢李少君。”悼亡甚多，不复备录。韦自此郁郁不悵，逾年而没。

参寥子曰：大凡人之情，鲜不惑者。淫声艳色，惑人之深者也。是以夏姬灭陈，西施破吴，汉武文成之溺，明皇马嵬之

惑，大亦丧国，小能亡躯。由是老子目盲耳聋之诫，宜置于座右。

卢尚书庄堕雷公

洛城建春门外，有信安卢尚书庄，竹树亭台，芰荷洲岛，实为胜境。乾符乙未岁，有乡荐之士，相与避暑，坦率于西亭。钓罢弈棋之际，阴云暴兴，雷霆击空。食顷大雨，未可整归骑，第临轩观霖霖之势。忽有一物，堕于檐下，臃牂其状，而崇角奢足，随隕偃于弈榻之前，如伤困者。众咸惊异，相与环观，危轩跨池，少顷，则泅转于水中矣。柔毛雨渍，印于碧砌，积久不灭。相与逼视，余腥薄人，命仆搜池，竟不复得。

泗州风狂尼

丞相陇西公蔚，建大旆于广陵日，时咸通十二年也。有泗州状言：女僧二人，至普光王寺，将祈礼者，睚眦顾视。女病风狂，云后二年，国有更变，此寺大圣和尚，当履宝位。循廊喧叫，聚人甚多，不迹其来。释徒大恐，正欲拘縻之际，则齐登峻塔，投身而下。其一不救，其一堕伤，狂痛昏迷，诘问不获。丞相立命火焚其状，仍牒州杖杀之。至十四年，果懿皇晏驾，今上即位，是为普王。

迎佛骨事

咸通癸巳岁，有诏迎佛骨于岐下。先是元和末，宪宗命取到京。时韩吏部上疏极谏，以为远近农商，弃业奔走如不及，至有火其顶者，刃其臂者。当时佛骨之盛已如此，至是又加甚，不啻百千倍焉。有僧自京一步一礼至凤翔法门寺，及到

京，则倾城迎请，幡幢珂伞，香车宝马，阗咽衢路。天子御安福楼，降万乘之尊，亲为设礼。兆众涕泪，感动左右，竭家产，断肌骨，以表诚志者，不可胜纪，皆言：“皇帝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尚此敬信，吾辈何所吝哉！”此乃上之风行，下则草偃，固其宜也。然有鹤盘其上，牛跪于下，又何情哉！明年，懿宗升遐，今上即位，诏归本寺，肩舁陌上，粗备香梵，去岁徒众，万无一来，循路见者，顶别而已。人情寒暑，既已牢落，丹顶莹蹄，亦不复至。所异者桃林之兽，青田之禽，岂能时其盛衰，改柯易叶，浮沉于世态耶？

丞相兰陵公晚遇

丞相兰陵崔公，清誉俭德，时所推服。尝统戎于番禺，有酌泉投香之誉，以是夷估辐辏，至于长安，宝货药肆，咸丰衍于南方之物，由此人情归美。今上诞圣于壬午，龙飞于癸巳，皇算十有二岁矣。思命耆德，佐佑大化，乃自奉常卿起公为上相，公时年八十有三。居台席数载，汲引贤哲，导畅皇慈，俭德既彰，浇风少革。及薨于位，上再兴不愁遗之叹，而废常朝者三日，册赠之礼，有加美焉。议者曰：高位厚禄，苟有其分，阴灵必助其寿考。不然者，安有过悬车之岁，而命相之主始生？世传太公晚达，七十而遇文王，今又逾钓渭之年一纪。乃知荣辱之分，岂偶然哉！

参寥子曰：道则由己，命则在天，君子行由己之道，委在天之命，达则为稷禹，为蛟龙，为云雨；穷则为孔孟，为禽鱼，为游泳，何往而不适哉！弄怒涛者鲜不溺死，戏竿杪者或多堕伤，急驱必猛颠，遑荣亦骤辱，士有尤人而躁进者，非君子也。

寿安山土棺

寿安之南，有土峰甚峻。乾符中，因雨而圯，半壁衔土棺。棺下有木横亘之，木见风揉而成尘土，形尚固。邑令涤之泥，汨于水，粉膩而蜡黄，剖其腹依稀骸骨，因征近代无以土为周身之器者。《戴记》云：夏后氏用埴周，殷人以棺，周人以槨。郑玄注曰：埴周，以土为之也。岂锡玄圭之世窆耶？莫究其年代是非矣。

卢相国指挥镇州事

丞相范阳公携，清苦律身，刳断无滞，代天理物，必先鹑衣藿食，遐陬远裔，以是四方之誉，翕然归之。乾符丁酉岁，因与同列廷诤机务，词气相高。朝廷两解之，偕授宾翼储闈，分秩洛汭、河朔三镇。屡贡表词，且以弃瑕擢用为请。先是，常山帅王景崇者，年十有八，袭继父位，朝廷常姑息之。时每律琯三周，则各隆品爵，仍与幽、魏并制。幽、魏继有更变，景崇独得军情，以是爵位相悬，镇至剧品。景崇时已检校太尉，兼中书令，常山郡王，食邑五千户，实食袭三百户，穷极勋赏，无以加焉。而幽、魏官秩尚卑，以镇州故，未行册命。常山揣朝廷方用恩泽，怀抚方伯，青徐之野，尚聚萑蒲，餉挽方繁，兵力且困，乃上表，其略曰：“臣当道与卢龙、魏博往列，三载考绩，咸蒙宠荣。今者以臣官位稍崇，而两镇久稽成命。臣弟冀州刺史检校工部尚书景儒，自委郡符，亟闻美政，诚惭内举，堪委外藩，请回臣官，荣授景儒一镇，意图易定。”时内臣秉权者，固欲与之。一日，枢密使出至中书，奉宣与宰臣商量镇州事。乃曰：“相公为国择帅，尝难其人。今或能教战抚民，袭守政化，

即良将也。何必拒常山之请耶？况某知景儒，恪居官次，若别选用，未必及之。适奉圣旨，便委中山，以收后效。”诸相无言，独崔公沆曰：“开府固昧远大之计矣。国朝自蒯胡作乱，于今三道，止类国宾，尝贻宗社之羞，未雪神人之愤。今者徇其苟得，又授景儒，一失其机，噬脐无及。始则入充贡赋，终尔渐紊彝章，疆界接连，既以与之，复欲取之，未知其可也。景儒既卒，必以军意请立子孙，倘未议加兵，即立须降节。然后魏博岂无骨肉，必俯瞰洛城，显然卢龙，坐邀青社。开府此际，何术枝梧？”二内臣喏舌者久之，且曰：“适奉圣旨，遣与相公商量。所仗者庙谟，非敢参以末议。”崔公遂草诏意进曰：“卿世袭忠贞，材兼文武，既竭事君之节，必先体国之诚。卿弟冀州刺史景儒，英卫齐勋，龚、黄让政。至于擢用，自贮素心。但以患在不均，理须经久，易定既为恩赏，幽、魏何以酬劳？辍食再思，难允诚请，临轩注想，宜悉朕怀。望付翰林如此赐诏。”诏书再往，勤请愈坚，表云：“愿得手足之荣，共竭股肱之效。”圣上为之盱食，乃诏范阳公以兵部尚书入觐。到京旬日，拜特进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平章事。三镇有表，贺宰辅得其人。时公以步蹇，未任衙谢。上因命中书官就宅问计，对曰：“臣待罪台司，五环星岁，前后三镇，以甘言佞臣，美贖饵臣，臣皆拒而不纳。或所论奏不违程式者，翌日允之。”仍召奉使小将显布皇恩，且诫曰：“事出此口，言归彼耳，可否面定，不自外来，无为贿妄于其间也。前日驿书已告尔帅矣。宜以覆族为虑，以是知臣一心事主，必合信臣，臣请与书，谕以是非祸福之源，君臣父子之道。”立进书草。卢公才辨词藻，尤工于指谕事理。上览书色动，命中使送春服象只者赍往。及回，表云：“冀州刺史景儒，自聆擢用，黎庶偃轘，令望

加官，勤留当道。”且言：“臣滥分茅土，曾乏内劳，位冠三台，官崇一品。方思让爵，不敢贪荣，幽、魏加官，请循往例。”上大悦。

太清宫玉石像

明皇朝，崇尚玄元圣主之教，故以道举入仕者，岁岁有之。诏天下州府立紫极宫，度道流为三元朝醮之会。长安重建太清宫，琢玉石为玄元皇帝真像，雕镌之丽，不类人工。列太常乐悬，服天子衮冕。次又以玉石雕成玄宗、肃宗二圣真容于殿之东室。次又琢左右丞相李林甫、陈希烈于东西序。至代宗朝，人有以为言者曰：“陈、李二相，阴狡险诈，常欲动摇东宫，将有不利于先帝者数四。赖玄宗英明，社稷垂祐，不尔则宗庙有缀旒之危。奈何以玉琢二臣，列于清敬之地，比扁舟五湖之人，铸金肖形之像也？”寻诏除去，瘞于殿阴，尔后人无知者。至广明庚子岁，丞相范阳公为太清宫使，因命葺修颓废之所。工役掘地，得玉石人，涤去泥壤，则簪裾端简，如龙之像。工人不知其所自，以状白公。公命寻究之，则林甫官衔铭于其背。丞相公忠褊直者，大以为不可，因具奏其事，且曰：“林甫险巧罪迹，不宜获保首领，请辇送京兆府击碎之。”议者以为李林甫、陈希烈辅佐明皇，骄奢贪狠，而又益憎蓄怨，摇动储君，信是一乱臣贼子也。然《礼经》云“刑不上大夫”，而况琢石之像，且异戮尸之责，况朝服簪裾而碎于府门，君子谓是失刑政矣。遂有好事者传丞相奏章云：“臣闻见无礼于其君者，如鹰鹯之逐鸟雀也。右相李林甫等，宠异之命，冠于人臣；枭獍之心，勃于君上。像已辇送京兆府集众击碎讫。其徒伴陈希烈，见搜擒次，候获日送府司同罪。”士大夫闻之，无不掩笑。

鞏碎林甫、搜寻希烈之事，则实有之，至于徒伴擒获之语，斯又妄也。

卢左丞赴陕郊诗

卢左丞渥，冠裳之盛，近代无出其右者，伯仲四人，咸居清显。乾符初，服丧纪于洛下，先终制，渥自前中书舍人拜陕郊观察使；又旬日，其弟绍自前长安县令除给事中；又旬日，弟沆自前集贤校理授左拾遗；又旬日，弟沼自前畿尉迁监察御史。鸣珂佩玉，纓朱拖紫，照耀街巷，士族荣之。及赴任陕郊，洛城自保厘尹正已下，更设祖筵，以鲜华相尚，分秩故相。及朝容恶日，两邑县官，卑秩麻衣，倾都出郭，洛城为之一空。食器酒具，罗列道路，盛于清明簪洁松楸之日。填咽临都，驿前后十五里，车马不绝。左辖始舍辔居首筵，则为川尹邀去，乃大合乐于旧相之座，而诸朝容已携酒馔出城者，散于田野选胜聚饮。歌乐四起，飘飘然若澧州上巳、会稽禊事也。无贵无贱，及暮醉归。有白髯驿吏声指曰：“某自拥彗清邨，五十载未尝睹祖送之盛有如此者。”左辖有诗题在嘉祥驿云：“交亲荣饯洛城空，秉钺戎装上将同。星使自天丹诏下，雕鞍照地数程中。马嘶静谷声偏响，旆映晴山色更红。到后定知人易化，满街棠树有遗风。”此诗为牌子，后为易定帅王处存碎之。

杨尚书补吏

青州杨尚书损，观风陕郊日，政令颇肃。郡人戎校缺，必采于舆论而升陟之；缕及细胥贱卒，率用斯道。以是莅政累载，无积薪叹燥请托之源。一日，使院有专兵籍者阙，局司颇

重，选置惟难。有吏两人，众推合授，较其岁月职次功绩违犯，无少差异者。从事掾不能决，请裁于长。长或臆断，谁曰无私。杨公俯首久之，曰：“余得之矣。”乃谓曰：“为吏之最，孰先于书算耶？姑听吾言：有夕道于丛林间者，聆群跖评窃贿之数，且曰人六匹则长仗。五匹，人七匹则短八匹。不知几人复几匹。”顾主砚小吏著于纸，令俯阶筹之。且曰：“先达者胜。”少顷，一吏果以状先，遂授良阙，侪类则胎伏而退。以其类亥二首六身之说，故书。

薛氏子为左道所误

有河东薛氏子二，野居伊阙，茂林修竹，面水背山，力田藏书，皆务修进。先世亟典大郡，薄留伏腊婚嫁之资。一日，木阴初成，清和戒候。偶有击扉者，启而视之，则星冠霞帔之士也。草屣霜髯，气质清古，曰：“半途病渴，幸分一杯浆。”二子则延入宾位，雅谈奥论，深味道腴。又曰：“某非渴浆者，杖藜过此，气色甚佳，因愿少驻。”二子则留连之。坐久复曰：“舍此东南百步而近，有五松虬偃在疆内者。”曰：“某之良田也。”左道愈喜，因屏人言：“此下有黄金百斤，宝剑二口，其气隐隐浮张翼间，张翼，洛之分野。某寻之久矣，丰狱即其地。三品可以分贍亲属之甚困者，唯龙泉自佩，当位极人臣。某亦请其一，效斩魔之术。”二薛大惊。左道曰：“家童暨役客辈，悉命具畚鍤之类，俟择日发土，须臾可以目验矣。无术以制，则逃匿黄坏，不复能追。令俟良宵，翦方为埤法，步水嚙之，不能遁也。”且诫童仆无得泄者。又问结坛所需，则曰：“须徽纆三百尺。”赤黑索也。随方缙彩缣素甚夥，暨机案炉香茵褥之具，且曰：“某非利财者，假以为法，不毫触耳。所费者祭膳十

座，醕茗随之，器以中金者为首。”二子则竭产以经营，其所缺者，贷于亲友。又言：“某善点化术，以是粪睨金玉，常以济人危急为务。今有橐装寓太微宫，欲以奉寄。”二子许诺，乃召人负荷而至，囊笈四所，重不可胜，絨镭甚严，祈托以寄。旋至吉日，因大施法具于五松间。命二子拜祝讫，亟令返第封门而俟，且诫：“无得窥隙，某当效景纯散发衔剑之术，脱或为人窥，则福移祸至。俟行法毕，当举燧以呼炬兴，可与童役偕来矣。俟扶桑未烛，聚力以发，冀得静观至宝也。”二子敬依此教，严戢輿皂，无得妄行。自夜分危坐，系望烛光，杳不见举，伺久则鸡晨树杪矣。二子虑太阳东上，览于行人，不得已辟户遐侦之，默无影响。步于松下，则掷杯覆器，似数辈纵食于其间者。炉香机案，倾侧左右，缙彩器皿，悉已携去，轮蹄印迹，错于短墙，疑用徽纆萦固以遁。因发四篋，瓦砾实中。自是家产甚困，失信于人，惊愕忧惭，默不敢诉。而骇谈非论，夕遍京洛。

参寥子曰：非望之福，焉可苟得。左道之事，其足信乎？

军中生饩

寇陷钟陵毒逋岁，诏会诸侯之师讨之，未格苗间，统兵者带绕于贼堞。王人督军，日月而至，宴犒迎饩，旬日无虚时。先是，自九江至于敷浅源，宝视肥羜，及大军加境，畅饮荐羞，不常厥味，猫脾鼠肝，亦登于俎。是以二物也，犹傲价于雾市，逾月复罄。一日，上命内臣之贵显者，慰抚于柳营。有军帅置生饩于皇华，发函伸幅，以肉脚冠其首。皇华喜为珍贐，不以羊呼者，意其避心罣之字也。则命启器，乃刑刖一足，屈于桎中，缣褥麻屨，亦不削去。皇华大啖，终日不食。

参寥子曰：钩爪踞牙，食人之肉者，豺狼也。以豺狼戮臬獍，孰能分善恶于毫厘之间哉！

虎食伊璠

巢偷污踞宫阙，与安、朱之乱不侔。其间尤异者，各为好事传记，冠裳农贾，挈妻孥潜迹而出者，不可胜记。至有积月陷寇，终日逃避，竟不睹贼锋者。独前泾阳令伊璠，为戎所得，屡脱命于刃下。其后血属相失，村服晦行。及蓝关，为猛兽搏而食之。祸患之来，其可苟免？

蓝田贡冰

蓝田县岁贡冰，常在冬杪。有腊候尚怒，蓝水不冰，则主吏宣命以祭。一夕而成冰，形似今承柱之础，方尺数之，厚三寸数之，十及镌额，求中矩者亦艰，难以具美。至于清虚明洁，如椎骊颌而割蚌腹也。或有粟砂线叶黏于其中，则命镌取，以跃汤补之。汤澄蓝水沸于中金器，赫天不辍，以俟其用。或沃以冷，则冻敛不固，寻复脱去。用火泉填之，乃水纹丝散，交涯如织，磨砉以平。他邑亦贡，其数甚寡，且非上品，不及蓝冰也。中和辛丑，翠华在蜀，优诏以云栈岩险，罢贡洞庭丹实。是年木奴之属，既醯且瘠。有鸡林僧亦言，本国濒海岛上，其水多卤，或有如剉檠投其中者。唯淮波截海而渡，味甘色澈，愈病析醒。彼国或一岁息于朝贡，则淮水为之不至，且多群疫，水旱作厉，与冰橘之说符。

东都焚寺

东都圣善寺，缔构甲于天下。愚曾看修寺记云：殿基掘地

及泉，以蜃灰和香土错实之，所以备倾蛰也。乾符初，尝有估客沥愿帚除殿屋之表，工徒集金三十万，以埏埴叠脊峻十有三尺，每瓦丘铁贯之具，率以木者，神功异绩，不可殫记，咸此类也。巢贼陷洛之前年，寺僧见东鸱鸣吻上有青碧霏烟，径冲天汉，如筒如幢，其围合抱。是日秋霁，天无纤云。斯气也，自卯至酉而后销散，烟中隐隐如有物。上下观者如堵，竟不能谕。粤二年，烬灭于贼燧。

参寥子者，高彦休，乾符中人也。众传之本出余，余得之丈人太仆李公，公得之海虞钱允言家。祝允明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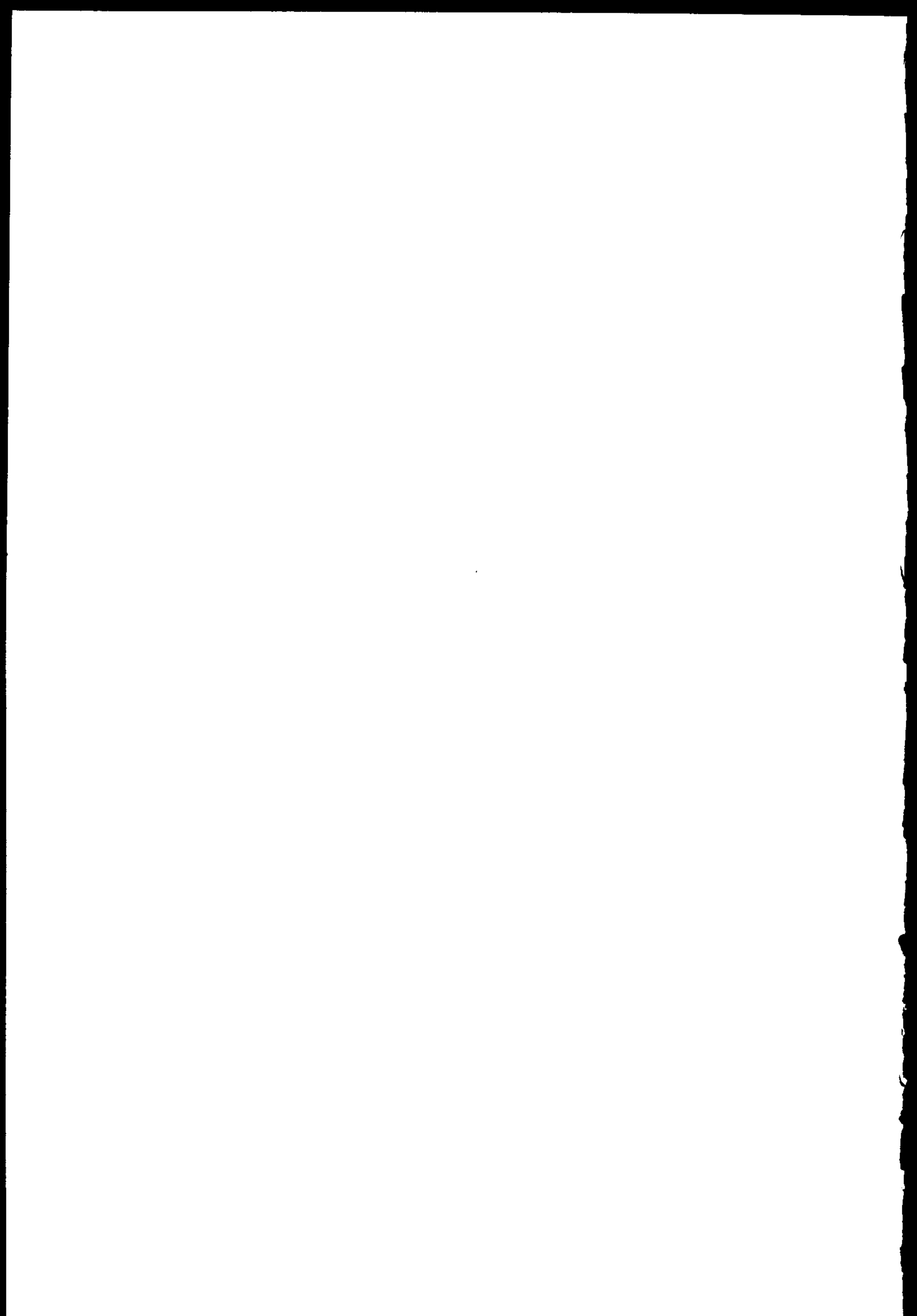
《唐阙史》上下卷，得西亭汪氏钞本，匆遽录就。复得秀野草堂刊本校勘，订正讹字数百。然细阅刊本，尚多舛错，亦未称为完善也。雍正丙午除夕前一日，谷林赵昱识于小山堂。

乾隆三十年岁次乙酉仲春，从汪氏振绮堂假赵谷林先生手校本勘定，并录其题语于右。得闲居士鲍廷博识。

三月十七日，再假桐乡金氏桐华馆钞本，校于知不足斋。

杜 阳 杂 编

[唐]苏鹗 撰
阳羨生 校点



校点说明

《杜阳杂编》著者苏鹞，字德祥，京兆武功（今属陕西）人。自唐懿宗咸通间举进士，十上不第，至僖宗光启二年（886），始得折桂。其余事迹不详。此书成于僖宗乾符三年（876）。苏鹞家居武功杜阳川，故取以为书名。《杜阳杂编》记唐代宗广德元年（763）至唐懿宗咸通十四年（873）十朝故事，宫廷轶事、海外异闻，均有所记载，内容十分广泛，有一定的资料价值。前人则以为类六朝志怪小说，不足凭信。

此书《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为三卷，《宋史·艺文志》作二卷。今有《稗海》本、《学津讨原》本等，均作三卷。1958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曾将《稗海》本校点整理出版。今即以中华上编本为基础，据《四库全书》本校改部分错排。

目 录

卷上	(1371)
卷中	(1381)
卷下	(1390)

杜阳杂编卷上

代宗广德元年，吐番犯便桥。上幸陕，王师不利。常有紫气如车盖，以迎马首。及回潼关，上叹曰：“河水洋洋，送朕东去。”上至陕，因望铁牛，蹶然谓左右曰：“朕年十五六，宫中有尼号功德山，言事往往神验，屡抚吾背曰：‘天下有灾，遇牛方回。’今见牛也，朕将回尔。”是夜，梦黄衣童子歌于帐前曰：“中五之德方峨峨，胡呼胡呼何奈何！”诘旦，上具言其梦。侍臣咸称土德当王，胡虏破灭之兆也。黄衣土之色，中五土之数，峨峨者高盛之义也。是月，副元帅郭子仪与大将李忠义、渭北节度使王仲昇克复京都，吐番大溃。上还宫阙，图功臣于凌烟阁上，因谓子仪曰：“安禄山僭乱中原，是卿再安皇祚。昨朕蒙尘，卿复戮力，今日天下乃卿与我也，虽图券不足以褒元老。”因泣下沾衣。子仪伏于上前，呜咽流涕曰：“老臣无复致命久矣。但虑衰耄不堪王事，赖仗陛下宗庙社稷之灵，以成微绩。”上因命御马九花虬并紫玉鞭辔以赐，子仪知九花之异，固陈让者久之。上曰：“此马高大，称卿仪质，不必让也。”子仪身長六尺余。九花虬，即范阳节度李德山所贡，额高九寸，毛拳如鳞，头颈鬃鬣，真虬龙也。每一嘶则群马耸耳。以身被九花文，故号为九花虬。亦有狮子骢，皆其类。上东幸，观猎于田，不觉日暮。忽顾谓左右曰：“行宫去此几里？”奏曰：“四十里。”上遂令速鞭，恐闋夜，而九花虬缓缓然若行五里而已，侍从奔骤无及者。上以为超光、趋影之匹也。王子年《拾遗记》：周穆王有八骏，号超光、趋影、逐日

者。自是益加钟爱。既复京师，特赐子仪，崇功臣也。

上尝幸兴庆宫，于复壁间得宝匣，匣中获玉鞭，鞭末有文曰‘软玉鞭’，即天宝中异国所献。光可鉴物，节文端妍，虽蓝田之美不能过也。屈之则头尾相就，舒之则劲直如绳，虽以斧钺锻斫，终不伤缺。上叹为异物，遂命联蝉绣为囊，碧玉丝为鞘。碧玉蚕丝即永泰元年东海弥罗国所贡，云其国有桑，枝干盘屈，覆地而生，大者连延十数顷，小者荫百亩。其上有蚕，可长四寸，其色金，其丝碧，亦谓之金蚕丝。纵之一尺，引之一丈，捻而为鞘，表里通莹，如贯瑟瑟，虽并十夫之力挽之不断。为琴瑟弦则鬼神悲愁忭舞，为弩弦则箭出一千步，为弓弦则箭出五百步。上令藏之于内府。至朱泚犯禁闱，其鞭不知所在。故水部贾嵩员外所传也。

上宽厚之德出于天然，为儿时常为玄宗器之。每坐于玉案前，熟视上貌，谓武惠妃曰：“此儿甚有异相，他日亦是吾家一有福天子也。”因命取上清珠，以绛纱裹之，系于颈上。上清珠即开元初罽宾国所贡，罽宾国在西海。其珠光明洁白，可照一室。视之，则出仙人玉女云鹤绛节之象摇动于其中。及上即位，宝库中往往有神光异气，掌库者具以事告。上曰：“岂非上清珠耶？”遂令出之，绛纱犹在。乃泫然流涕，遍示近臣曰：“此我为儿时明皇所赐也。”遂令贮之于翠玉函，置之于卧内。忽有水旱兵革之灾，上每虔祝之，无不应验。

大历中，日林国献灵光豆、龙角钗，其国在海东北四万里。国西南有怪石，方数百里，光明澄澈，可鉴人五藏六腑，亦谓之仙人镜。其国人有疾，辄照其形，遂知起于某藏腑，即自采神草饵之，无不愈焉。灵光豆，大小类中国之绿豆，其色殷红，而光芒长数尺。本国人亦呼为诘多珠。和石上菖蒲叶煮之，即

大如鹅卵，其中纯紫，秤之可重一斤。上啖一丸，香美无比，而数日不复言饥渴。龙角钗类玉而绀色，上刻蛟龙之形，精巧奇丽，非人所制。上因赐独孤妃。与上同游龙舟，池有紫云，自钗上而生，俄顷满于舟楫。上命置之掌内，以水喷之，遂化为二龙，腾空东去。

上崇奉释氏，每春百品香，和银粉以涂佛室。遇新罗国献五彩毼毼，制度巧丽，亦冠绝一时。每方寸之内，即有歌舞伎乐、列国山川之象。忽微风入室，其上复有蜂蝶动摇，燕雀飞舞。俯而视之，莫辨真假。又献万佛山，可高一丈。因置山于佛室，以毼毼籍其地焉。万佛山则雕沉檀珠玉以成之。其佛之形，大者或逾寸，小者七八分。其佛之首，有如黍米者，有如半菽者。其眉目口耳螺髻毫相无不悉具。而更镂金玉水精为幡盖流苏，庵罗薜萝等树，构百宝为楼阁台殿。其状虽微，而势若飞动。又前有行道僧徒，不啻千数。下有紫金钟，径阔三寸，上以龟口衔之。每击其钟，则行道之僧礼首至地，其中隐隐谓之梵音，盖关戾在乎钟也。其山虽以万佛为名，其数则不可胜纪。上因置九光扇于岩岫间，四月八日召两众僧徒入内道场礼万佛山。是时观者叹非人工，及睹九色光于殿中，咸谓之佛光，即九光扇也。由是上令三藏僧不空念天竺密语于口而退。传之于僧惟籍。

李辅国恣横无君，上切齿久矣。因寝梦登楼，见高力士领兵数百铁骑，以戟刺辅国首，流血洒地，前后歌呼，自北而去。遣谒者问其故，力士曰：“明皇之令也。”上觉亦不敢言，辅国寻为盗所杀。上异之，方以梦话于左右。先是肃宗赐辅国香玉辟邪二，各高一尺五寸，奇巧殆非人间所有。其玉之香，可闻于数百步，虽锁之金函石匱，终不能掩其气。或以衣裾误拂，

则芬馥经年，纵浣濯数四，亦不消歇。辅国常置于座侧。一日方巾栉，而辟邪忽一大笑，一悲号。辅国惊愕失据，而褰然者不已，悲号者更涕泗交下。辅国恶其怪，碎之如粉，以投厕中，其后常闻冤痛之声。其辅国所居里巷，酷烈弥月犹在，盖春之为粉而愈香故也。不周岁而辅国死焉。初碎辟邪，辅国嬖奴慕容官人，知异常物，隐屑二合。而鱼朝恩不恶辅国之祸，以钱三十万买之。及朝恩将伏诛，其香化为白蝶，竟天而去。当时议者以奇香异宝非人臣之所蓄也。辅国家藏珍玩，皆非人世所识。夏则于堂中设迎凉之草，其色类碧，而干似苦竹，叶细如杉。虽若干枯，未尝凋落。盛暑束之窗户间，而凉风自至。凤首木高一尺，雕刻鸾凤之状，形似枯槁，毛羽脱落不甚尽。虽严凝之时，置诸高堂大厦之中，而和煦之气如二三月，故别名为常春木。纵烈火焚之，终不焦黑焉。凉草凤木或出于薛王宅。《十洲记》事“火林有不焚之木”，殆非此类者耶？

鱼朝恩专权使气，公卿不敢仰视。宰臣或决政事不预谋者，则眦睚曰：“天下之事岂不由我乎？”于是上恶之。而朝恩幼子曰令徽，年十四五，始给事于内殿，上以朝恩故，遂特赐绿焉。未浹旬月，同列黄门位居令徽上者，因叙立于殿前，恐其后至，遂争路以进。无何，误触令徽臂。乃驰归告朝恩，以班次居下为同列所欺。朝恩怒，翌日于上前奏曰：“臣幼男令徽位处众僚之下，愿陛下特赐金章以超其等。”不由绯便求紫。上未及语，而朝恩已令所司捧紫衣而至，令徽即谢于殿前。上虽知不可，强谓朝恩曰：“卿儿着章服大宜称也。”鱼氏在朝，动无畏惮，他皆仿此。其同列黄门寻遭斥逐于岭表。及朝恩被诛，天下无不快焉。

上纂业之始，多以庶务托于钧衡。而元载专政，益堕国

典,若非良金重宝,赳赳左道,则不得出入于朝廷。及常袞为相,虽贿赂不行,而介僻自专,少于分别,故升降多失其人。或同列进拟稍繁,则谓之沓伯。由是京师语曰:“常无分别元好钱,贤者愚而愚者贤。”时崔祐甫素公直,与众言曰:“朝廷上下相蒙,善恶同致。清曹峻府,为鼠辈养资,岂裨皇化耶?”由是益为持权者所忌。至建中初,祐甫执政,人心方有所归。元载末年,造芸辉堂于私第。芸辉,香草名也,出于阆国。其香洁白如玉,入土不朽烂,舂之为屑,以涂其壁,故号芸辉焉。而更构沉檀为梁栋,饰金银为户牖,内设悬黎屏风,紫绡帐。其屏风本杨国忠之宝也。屏上刻前代美女伎乐之形,外以玳瑁水犀为押,又络以真珠瑟瑟,精巧之妙,殆非人工所及。紫绡帐得于南海溪洞之首帅,即绞绡之类也。轻疏而薄,如无所碍。虽属凝冬,而风不能入。盛夏则清凉自至。其色隐隐焉,忽不知其帐也,谓载卧内有紫气。而服玩之奢僭,拟于帝王之家。芸辉之前有池,悉以文石砌其岸。中有蕪阳花,亦类白蕪,其花红大如牡丹,不知自何而来也。更有碧芙蓉,香洁菡萏伟于常者。载因暇日,凭栏以观,忽闻歌声清响,若十四五女子唱焉,其曲则《玉树后庭花》也。载惊异,莫知所在。及审听之,乃芙蓉中也。俯而视之,闻喘息之音。载恶之既甚,遂剖其花,一无所见,即秘之不令人说。及载受戮,而逸奴为平卢军卒,人故得其实。载有龙须拂,色如烂椹,可长三尺。削水精为柄,刻红玉为环钮。或风雨晦暝,临流沾湿,则光彩动摇,奋然如怒。置之于堂中,夜则蚊蚋不敢入,拂之为声,鸡犬牛马无不惊逸。若垂之池潭,则鳞介之属悉俯伏而至。引水于空中,则成瀑布三五尺。未尝辄断,烧燕肉熏之,则焯焯焉若生云雾。厥后上知其异,屡言之,载不得已而遂进焉。载自云得于

洞庭道士张知和。载宠姬薛瑶英攻诗书，善歌舞，仙姿玉质，肌香体轻，虽旋波、摇光、飞燕、绿珠，不能过也。瑶英之母赵娟，亦本岐王之爱妾也，后出为薛氏之妻，生瑶英而幼以香啖之，故肌香也。及载纳为姬，处金丝之帐，却尘之褥。其褥出自勾骊国，一云是却尘之兽毛所为也。其色殷鲜，光软无比。衣龙绡之衣，一袭无一二两，持之不盈一握。载以瑶英体轻不胜重衣，故于异国以求是服也。唯贾至、杨公南与载友善，故往往得见歌舞。至因赠诗曰：“舞怯铢衣重，笑疑桃脸开。方知汉武帝，虚筑避风台。”王子年《拾遗记》：赵飞燕体轻恐暴风，帝为筑台焉。公南亦作长歌褒美，其略曰：“雪面蟾娥天上女，凤箫鸾翅欲飞去。玉钗碧翠步无尘，楚腰如柳不胜春。”瑶英善为巧媚，载惑之，怠于尘务。而瑶英之父曰宗本，兄曰从义，与赵娟递相出入，以构贿赂，号为关节，更与中书主吏卓倩等为腹心。而宗本辈以事告者，载未尝不颌之。天下赍宝货求大官职，无不恃载权势，指薛、卓为梯媒。及载死，瑶英自为俚妻矣。论者以元载丧令德而崇贪名，自一妇人而致也。传于进士贾遂。

德宗皇帝英明果断，无以比德。每进用公卿大臣，莫不出自宸衷。若闻一善可录，未尝不称奖之。百官对敷如稍称旨，无不即抬眉耸听，朝退辄书其姓名于座侧。或有奖用，多所称职。故卿大夫已下谓上圣英睿。每与宰臣从容询访时政，往往呼其行第。其尚贤进善皆此类也。及上蒙尘，幸奉天，翰林学士姜公辅屡进嘉谋，深叶上意。初，泾原兵乱长安，公辅奏云：“朱泚甚有反状，不如早为之所，无令为凶逆也。”上仓皇之际，不暇听从。更云：朱泚素镇泾原，颇得将士心，今罢兵权，居常悒悒，不如诏之以从鸾驾。不然，即斩之以绝后患。及闻段秀实之死，上执公辅手曰：“姜公姜公，先见之明可谓神略矣。卢杞，朕擢自郡守，坐

于庙堂,自陈百口之说,何独误我也?”卢杞常言以百口保朱泚不反。上将欲幸奉天,自携火精剑出内殿,因叹曰:“千万年社稷,岂为狗鼠所窃耶?”遂以剑斫槛上铁狻猊,应手而碎,左右皆呼万岁。上曰:“若碎小寇如斩狻猊,不足忧也。”及乘輿遇夜,侍从皆见上仗数尺光明,即火精剑也。建中二年,大林国所贡云。其国有山方数百里,出神铁,其山有瘴毒,不可轻为采取。若中国之君有道,神铁即自流溢,炼之为剑,必多灵异。其剑之光如电,切金玉如泥。以朽木磨之,则生烟焰;以金石击之,则火光流起。上始于行在,无药饵以备将士金疮。时有裨将为流矢所中,上碎琥珀匣以赐之,其匣则火精剑匣也。近臣谏曰:“陛下奈何以裨将金疮而碎琥珀匣?”上曰:“今凶奴逆恣,欲危社稷,是军中藉材用人之际,而战士有疮,如朕身之疮也。昔太宗剪须以付英公,今朕以人为宝,岂以剑匣为宝也!”左右及中外闻者无不感悦。初,上欲西行,有知星者奏上曰:“逢林即住。”上曰:“岂可令朕处林木间乎?”姜公辅曰:“不然,但以地名亦应也。”及奉天尉贾隐林谒上于行在,上观隐林气宇雄俊,兼是忠烈之家,而名叶知星者语,隐林即天宝末贾循之犹子也。上因延于卧内,以采筹略之深浅。隐林于狮榻前以手板画地,陈攻守之策,上甚异之。隐林因奏曰:“臣昨夜梦日坠地,臣以头戴日上天。”上曰:“日即朕也,此来事莫非前定!”遂拜为侍御史,纠劾行在。寻迁左常侍。后驾迁幸梁州,而隐林卒。

二年夏五月,京师副元帅李晟收复宫阙。朱泚走泾原,而兵士才余数百人,昏忽迷路,不辨南北。因问路于田父。田父对曰:“岂非朱太尉耶?”伪宰相源休止之曰:“汉皇帝。”泚伪号汉。田父曰:“天不长凶,地不生恶,蛇不为龙,鼠不为虎。天网恢恢,去将何适?”泚怒将杀之,忽亡其所在。及去泾州百余

里,泚忽马上叩头称乞命,而手足纷纭若有拒捍,因之坠马。良久复苏,左右扶上马,问其故。泚曰:“见段司农、刘海宾杖戈执戟,与朕相敌,不堪其苦也。”时将士闻者益怀异意。翌日达泾州,伪节度使田希鉴闭门不纳。遂至宁州彭源县,为心腹卫士韩旻、薛纶、朱维孝等逼而坠阱,将杀之。泚谓旻曰:“汝等朕所钟爱,今将败绩,可忍共杀耶?”旻曰:“诚为陛下腹心,失则不可共为涂炭。今借陛下之首以取富贵也。”言未终,泚首已断。泚始乱长安,源休、姚令言等,广陈图讖,以坚泚意。及为伪宰相,日益自负。休乃收图书,贮仓廩,作萧何事业。或闻王师不利,而喜色出面,谓令言曰:“天下将定,吾等之功岂后于萧何矣?”令言曰:“汉皇未弱于刘季。”休退语伪黄门侍郎蒋谏曰:“若度其才,即吾为萧,姚为曹耳。”识者闻之,谓休不奈官职。乔琳虽受伪官而性好谐戏,因语旧僚曰:“源公真所谓火迫酆侯耳。”

代宗朝,异国所献奇禽驯兽,自上即位多放弃之。建中二年,南方贡朱来鸟,形有类于戴胜,而红嘴紺尾,尾长于身。巧解人语,善别人意。其音清响,闻于庭外数百步。宫中多所怜爱,为玉屑和香稻以啖之,则其声益加寥亮。夜则栖于金笼,昼则飞翔于庭庑,而俊鹰大鹞不敢近。一日,为巨雕所搏而毙,宫中无不歔歔。或遇其笼自开,内人有善书者,于金华纸上为朱来鸟写《多心经》。及朱泚犯禁闱,朱来鸟之兆明矣。又大历中,泽潞有僧号普满,随意所为,不拘僧相,或歌或哭,莫喻其旨。以言事往往有验,故时人比为万回。建中初,于潞州佛舍中题诗数篇而亡去。所记者云:“此水连泾水,双珠血满川。青牛将赤虎,还号太平年。”此水者,泚字。泾水者,自泾州兵乱。双珠者,泚与弟滔。青牛者,兴元二年乙丑岁,乙,木也,丑,牛也。是岁改贞

元元年。丙，火，寅，虎也。是岁贼平故也。

上切于时政，而颇倚注于台衮之臣。每命相，密召学士草诏。及进本，上辄多改注，即顾谓左右曰：“朕处渠等极位，复以美词褒之，所冀为朕戮力同心以成大化。”既用崔祐甫为相，悉以国务委之，而祐甫事无巨细悉皆陈谏。上曰：“朕与卿道合，天下小事卿宜随便剖奏，无乃多疑朕也。”自是祐甫之道益所公当。及杨公南、卢杞执政，报恩复仇，紊乱纲纪，朝野为之戢手。公南既杀刘晏，士庶莫不冤痛之。明年，公南得罪，赐死崖州，时人谓刘相公冤报矣。建中元年七月乙丑，杨杀晏。二年十月乙未，贬杨为崖州司户，去州百里赐死。实录云，七月庚午晏已受诛，使回，云至乙丑，下诏杀之。

上每临朝，多令征四方丘园才能学术直言极谏之士，由是提笔贡艺者，满于阙下。上亲自考试，用绝请托之门。是时文学相高，公道大振，得路者咸以推贤进善为意。上试制科于宣政殿，或有词理乖谬者，即浓笔抹之至尾。如辄称旨者，必翘足朗吟。翌日则遍示宰臣学士曰：“此皆朕门生也。”是以公卿大臣已下无不服上藻鉴。宏词独孤绶所司试《放驯象赋》，及进其本，上自览考之，称叹者久。因吟其句曰：“化之式孚，则必受乎来献；物或违性，斯用感于至仁。”上以绶为知去就，故特书第三等。先是代宗朝文单国累进驯象三十有二。上即位，悉令放之于荆山之南，而绶不辱其受献，不伤放弃，故赏其知去就焉。

贞元三年，中常侍自蜀使回，进瑞鞭一。其文节高，有麟凤龟龙之形，体质微，而鳞甲毛羽无不备具。其色照烂，有类琥珀，于暗中挥之则如电光。上虽不好宝货祥瑞，及览此鞭，颇甚称旨称叹。遂置之于明珠匣，其匣盖饰以明珠者也。

上西幸有二马，一号神智骢，一号如意骝，皆耳中有毛，引之可长一尺。《相马经》云：耳中有毛长一尺者，日行千里。而进退缓急皆如上意，故以是名之。一日，花木方春，上欲幸诸苑。内厩控马侍者进瑞鞭，上指二骏语近臣曰：“昔朕西幸有二骏，谓之二绝；今获此鞭，可谓三绝矣。”遂命酒饮之，左右引翼而去。因吟曰：“鸳鸯赭白齿新齐，晚日花间落碧蹄。玉勒乍回初喷沫，金鞭欲下不成嘶。”中书舍人韩翃诗也。

八年，吴明国《洞冥记》有吴明之瓊。贡常燃鼎，鸾蜂蜜。云其国去东海数万里，经挹娄、沃沮等国。挹娄、沃沮皆出汉东夷传。其土宜五谷，珍玉尤多。礼乐仁义无剽劫，人寿二百岁。俗尚神仙术，而一岁之内乘云控鹤者往往有之。常望有黄气如车盖，知中国有土德王，遂愿入贡焉。常燃鼎量容三斗，光洁类玉，其色纯紫，每修饮饌，不炽火而俄顷自熟，香洁异于常等。久食之，令人反老为少，百疾不生。鸾蜂蜜，云其蜂之声有如鸾凤，而身被五彩，大者可重十余斤。为窠于深岩峻岭间，大者占地二三亩。国人采其蜜三二合，如过度则有风雷之异。若误螫人则生疮，以石上菖蒲根傅之即愈。其蜜色碧，常贮之于白玉碗，表里莹彻，如碧琉璃。久食之令人长寿，颜如童子，发白者应时而黑，及沉疴眇跛诸僻恶之病，无不疗焉。

杜阳杂编卷中

顺宗皇帝即位岁，拘弭国贡却火雀一雄一雌、履水珠、常坚冰、变昼草。其却火雀纯黑，大小似燕，其声清，殆不类寻常禽鸟，置于火中，火自散去。上嘉其异，遂盛于水精笼，悬于寝殿。夜则宫人持蜡炬以烧之，终不能损其毛羽。履水珠色黑类铁，大如鸡卵，其上鳞皴，其中有窍。云持入江海内，可行于洪波之上下。上始不谓之实，遂命善浮者以五色丝贯之，系于左臂，毒龙畏五色丝。遣入龙池。其人则步骤于波上，若在平地。亦潜于水中，良久复出，而遍体略无沾湿。上奇之，因以御僕赐使人。至长庆中，嫔御试弄于海池上，遂化为黑龙入于池内，俄而云烟暴起，不复追讨矣。常坚冰，云其国有大凝山，中有冰千年不释。及贡至京师，洁冷如故，虽盛暑赭日终不消，嚼之即与中国者无异。变昼草，有类芭蕉，可长三尺，而一茎千叶，树之则百步内昏黑如夜。始藏于百宝匣中，其上緘以胡书。上见而怒曰：“背明向暗之物，是何贵也？”遂命并匣焚之于使前。使初不为乐，及退谓鸿胪曰：“本国以变昼为异，今皇帝以向暗为非，可谓明德也。”

永贞元年，南海贡奇女卢眉娘，年十四，眉娘生而眉如线细长也。称本北祖帝师之裔，自大足中流落于岭表。后汉卢景祚、景裕、景宣、景融兄弟四人皆为帝师，因号为帝师也。幼而慧悟，工巧无比，能于一尺绢上绣《法华经》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粒，而点画分明，细于毛发。其品题章句，无有遗阙。更善作飞仙盖，以丝

一缕分为三缕，染成五彩，于掌中结为伞盖五重，其中有十洲三岛、天人玉女，台殿麟凤之象而外，执幢捧节之童，亦不啻千数。其盖阔一丈，秤之无三数两。自煎灵香膏傅之，则虬硬不断。上叹其工，谓之神助。因令止于宫中，每日但食胡麻饭二三合。至元和中，宪宗皇帝嘉其聪慧而奇巧，遂赐金凤环以束其腕。知眉娘不愿住禁中，遂度以黄冠，放归南海，仍赐号曰逍遥。及后神迁，香气满室。弟子将葬，举棺觉轻，即彻其盖，惟有藕屣而已。后入海人往往见乘紫云游于海上。是时罗浮处士李象先作《卢逍遥传》，而象先之名无闻，故不为世人传焉。

宪宗皇帝宽仁大度，不妄喜怒。及便殿与宰臣言政事，莫不严肃容貌。是以进善出恶，俗泰刑清，而天下风化矣。或延英入阁，未尝不以生民哀乐为意。或四方进歌舞妓乐，上皆不纳。则谓左右曰：“六宫之内嫔御已多，一旬之中资费盈万，岂可剥肤搥髓强娱耳目焉！”其俭德忧人皆此类也。

吴元济之乱淮西，以宰臣裴度为元帅。及对于殿，上曰：“伪蔡称兵，朕于择帅甚难其人也。且安天下用将帅，如造大舟以越沧海，其功则多，其成则大，一日万里无所不届。若乘一叶而蹈洪波，其功也寡，其覆也速。朕今托元老以摧狂寇，真谓一日万里矣。”度曰：“微臣无状，叨蒙大用。唯虑一丸之卵不足以胜太山，款段之马不足以行千里。但竭臣至忠，以仗宗庙之灵，臣虽不才，敢以死效命。”泣下沾濡，若不胜语。上亦为之动容。

元和五年，内给事张惟则自新罗使回，云于海上泊洲岛间，忽闻鸡犬鸣吠，似有烟火，遂乘月闲步。约及一二里，则见花木台殿，金户银阙。其中有数公子，戴章甫冠，着紫霞衣，吟

啸自若。惟则知其异，遂请谒见。公子曰：“汝何所从来？”惟则具言其故。公子曰：“唐皇帝乃吾友也。汝当旋去，为吾传语。”俄而命一青衣捧金龟印以授惟则，乃置之于宝函。复谓惟则曰：“致意皇帝。”惟则遂持之还舟中。回顾旧路，悉无踪迹。金龟印长五寸，上负黄金，玉印面方一寸八分，其上曰：“凤芝龙木，受命无疆。”惟则达京师，即具以事进。上曰：“朕前生岂非仙人乎？”及览龟印，叹异良久，但不能谕其文尔。因命緘以紫泥玉锁，致于帐内。其上往往见五色光，可长数尺。是月寝殿前连理树上生灵芝二株，宛如龙凤。上因叹曰：“凤芝龙木，宁非此验乎？”

上好神仙不死之术，而方士田佐元、僧大通皆令入宫禁，以炼石为名。时有处士伊祁玄解，缙发童颜，气息香洁。常乘一黄牝马，才高三尺，不啖刍粟，但饮醇酎；不施缰勒，唯以青毡藉其背。常游历青兖间，若与人款曲语，话千百年事皆如目击。上知其异人，遂令密召入宫，处九华之室，设紫茭之席，饮龙膏之酒。紫茭席色紫而类茭叶，光软香净，冬温夏凉。龙膏酒黑如纯漆，饮之令人神爽，此本乌弋山离国所献。乌弋山离国见班固《西域传》。上每日亲自访问，颇加敬仰。而玄解鲁朴，未尝闲人臣礼。上因问曰：“先生春秋既高，而颜色不老何也？”玄解曰：“臣家于海上，常种灵草食之，故得然也。”即于衣间出三等药实，为上种于殿前，一曰双麟芝，二曰六合葵，三曰万根藤。双麟芝色褐，一茎两穗，隐隐形如麟，头尾悉具，其中有子如瑟瑟焉。六合葵色红，而叶类于茭葵，始生六茎，其上合为一株，共生十二叶，内出二十四花，花如桃花而一朵千叶，一叶六影，其成实如相思子。万根藤一子而生万根，枝叶皆碧，钩连盘屈，可荫一亩。其花鲜洁，状类芍药，而蕊色殷红，细如丝

发,可长五六寸,一朵之内不啻千茎,亦谓之绛心藤。灵草既成,人莫得见。玄解请上自采饵之,颇觉神验,由是益加礼重。遇西域有进美玉者二,亡其国名。一圆一方,径各五寸,光彩凝冷,可鉴毛发。时玄解方坐于上前,熟视之曰:“此一龙玉也,一虎玉也。”上惊而问曰:“何谓龙玉虎玉耶?”玄解曰:“圆者龙也,生于水中,为龙所宝,若投之水,必虹霓出焉。方者虎也,生于岩谷,为虎所宝,若以虎毛拂之,即紫光迸逸而百兽慑服。”上异其言,遂令试之,各如其说。询得玉之由,使人曰:“一自渔者得,一自猎者获。”上因命取龙虎二玉,以锦囊盛之于内府。玄解将还东海,亟请于上,上未之许。过宫中,刻木作海上三山,彩绘华丽,间以珠玉。上因元日与玄解观之。指蓬莱曰:“若非上仙,无由得及此境。”玄解笑曰:“三岛咫尺,谁曰难及?臣虽无能,试为陛下一游,以探物象妍丑。”即踊体于空中,渐觉微小,俄而入于金银阙内,左右连声呼之,竟不复有所见。上追思叹恨,仅成羸疹。因号其山为藏真岛,每诘旦于岛前焚凤脑香以崇礼敬。后旬日,青州奏云:玄解乘黄牝马过海矣。

八年,大轸国贡重明枕、神锦衾、碧麦、紫米。云其国在海东南三万里,当轸宿之位,故曰大轸国,经合丘禹槁之山。合丘禹槁山见《山海经》。重明枕,长一尺二寸,高六寸,洁白逾于水精。中有楼台之状,四方有十道士,持香执简,循环无已,谓之行道真人。其楼台瓦木丹青、真人衣服簪帔无不悉具,通莹焉如水睹物。神锦衾,水蚕丝所织也。方二丈,厚一寸,其上龙文凤彩殆非人工。其国以五色彩石甃池塘,采大拓叶饲蚕于池中,始生如蚊睫,游泳于其间,及老可五六寸。池中有挺荷,虽惊风疾吹,不能倾动,大者可阔三四尺。而蚕经十五日即跳入荷

中以成其茧，形如斗，自然五色。国人缲之，以织神锦，亦谓之灵泉丝。上始览锦衾，与嫔御大笑曰：“此不足以为婴儿绷褙，曷能为我被耶？”使者曰：“此锦之丝，水蚕也，得水则舒，水火相反，遇火则缩。”遂于上前令四官张之，以水一喷，即方二丈，五色灿烂，逾于向时。上乃叹曰：“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不亦然哉！”则却令以火逼之，须臾如故，上益异之。翌日出示术士田元佐、李元戢焉。碧麦大于中华之麦粒，表里皆碧，香气如粳米，食之体轻，久则可以御风。紫米有类苕蓐，炊一升得饭一斗，食之令人髭发缜黑，颜色不老，久则后天不死。上因中元日荐于玄元皇帝，故当时道士有得食者。得于太清宫道士朱环中。

穆宗皇帝殿前种千叶牡丹，花始开，香气袭人，一朵千叶，大而且红。上每睹芳盛，叹曰人间未有。自是宫中每夜即有黄白蛱蝶万数飞集于花间，辉光照耀，达晓方去。宫人竞以罗巾扑之，无有获者。上令张网于空中，遂得数百，于殿内纵嫔御追捉以为娱乐。迟明视之，则皆金玉也。其状工巧，无以为比。而内人争用绛缕绊其脚，以为首饰。夜则光起妆奁中。其后开宝厨，睹金钱玉屑之内将有化为蝶者，宫中方觉焉。

飞龙卫士韩志和，本倭国人也。善雕木作鸾鹤鸦鹊之状，饮啄动静，与真无异。以关戾置于腹内，发之则凌云奋飞，可高三尺，至一二百步外方始却下。兼刻木作猫儿以捕鼠雀。飞龙使异其机巧，遂以事奏，上睹而悦之。志和更雕踏床，高数尺，其上饰之以金银彩绘，谓之见龙床。置之则不见龙形，踏之则鳞鬣爪牙俱出。及始进，上以足履之，而龙夭矫若得云雨，上怖畏，遂令撤去。志和伏于上前曰：“臣愚昧，致有惊忤圣躬。臣愿别进薄伎稍娱至尊耳目，以赎死罪。”上笑曰：“所

解伎何？试为我作之。”志和遂于怀中出一桐木合子，方数寸，中有物名蝇虎子，数不啻一二百焉，其形皆赤。云以丹砂啖之故也。乃分为五队，令舞《凉州》。上令召乐以举其曲，而虎子盘回宛转无不中节。每遇致词处，则隐隐如蝇声。及曲终，累累而退，若有尊卑等级。志和臂虎子，令于上前猎蝇，于数百步之内，如鷓捕雀，罕有不获者。上嘉其小有可观，即赐以杂彩银碗。志和出宫门，悉转施于他人。不逾年竟不知志和之所在。

敬宗皇帝宝历元年，南昌国献玳瑁盆、浮光裘、夜明犀。其国有酒山、紫海。盖山有泉，其味如酒，饮之甚美，醉则经月不醒。紫海，水色如烂椹，可以染衣。其龙鱼龟鳖砂石草木无不紫焉。玳瑁盆可容十斛，外以金玉饰之。及盛夏，上置于殿内，贮水令满，遣嫔御持金银杓酌水相沃以为嬉戏，终不竭焉。浮光裘，即海水染其色也，以五彩蹙成龙凤，各一千三百，络以九色真珠。上衣之以猎北苑，为朝日所照，而光彩动摇，观者皆眩其目，上亦不为之贵。一日驰马从禽，忽值暴雨，而浮光裘略无沾润，上方叹为异物也。夜明犀，其状类通天，夜则光明可照百步，覆缙千重终不能掩其辉焕。上令解为腰带，每游猎，夜则不施蜡炬，有如昼日。

宝历二年，浙东国贡舞女二人：一曰飞鸾，二曰轻凤。修眉黦首，兰气融冶，冬不纟衣，夏不汗体。所食多荔枝榘实、金屑龙脑之类。衣辘罗之衣，戴轻金之冠，表异国所贡也。辘罗衣无缝而成，其纹巧织，人未之识焉。轻金冠以金丝结之为鸾鹤状，仍饰以五彩细珠，玲珑相续，可高一尺，秤之无二三分。上更琢玉芙蓉以为二女歌舞台，每歌声一发，如鸾凤之音，百鸟莫不翔集其上。及观于庭际，舞态艳逸，更非人间所有。每

歌罢，上令内人藏之金屋宝帐，盖恐风日所侵故也。由是宫中语曰：“宝帐香重重，一双红芙蓉。”

上降日，大张音乐，集天下百戏于殿前。时有妓女石火胡，本幽州人也，挈养女五人，才八九岁。于百尺竿上张弓弦五条，令五女各居一条之上，衣五色衣，执戟持戈，舞《破阵乐》曲。俯仰来去，赴节如飞。是时观者目眩心怯。火胡立于十重朱画床子上，令诸女迭踏以至半空，手中皆执五彩小帜，床子大者始一尺余。俄而手足齐举，为之踏浑脱，歌呼抑扬若履平地。上赐物甚厚。文宗即位，恶其太险伤神，遂不复作。

文宗皇帝尚贤乐善，罕有伦比。每与宰臣学士论政事之暇，未尝不话才术文学之士。故当时以文进者，无不谔谔焉。于是上每视朝后即阅群书，见无道之君行状，则必扼腕歔歔；读尧舜禹汤传，则欢呼袞衽。谓左右曰：“若不甲夜视事，乙夜观书，何以为人君耶？”每试进士及诸科举人，上多自出题目。及所司进所试，而披览吟诵，终日忘倦。常延学士于内庭，讨论经义，较量文章，令宫女已下侍茶汤饮馔。而李训讲《周易》微义颇叶于上意。时方盛夏，遂命取水玉腰带及辟暑犀如意以赐训。训谢之，上曰：“如意足以与卿为谈柄也。”上读高郢《无声乐赋》、白居易《求玄珠赋》，谓之玄祖。传于水部贾曷员外。

大和九年，诛王涯、郑注后，仇士良专权恣意，上颇恶之。或登临游幸，虽百戏骈罗，未尝为乐。往往瞠目独语，左右莫敢进问。因题诗曰：“辇路生春草，上林花满枝。凭高何限意，无复侍臣知。”

上于内殿前看牡丹，翘足凭栏，忽吟舒元舆《牡丹赋》云：“俯者如愁，仰者如语，合者如咽。”吟罢，方省元舆词，不觉叹息良久，泣下沾臆。时有宫人沈阿翘为上舞《河满子》，调声风

态，率皆宛畅。曲罢，上赐金臂环，即问其从来。阿翘曰：“妾本吴元济之妓女，济败，因以声得为宫人。”俄遂进白玉方响，云本吴元济所与也。光明皎洁，可照十数步。言其犀槌即响犀也，凡物有声乃响应其中焉。架则云檀香也，而文彩若云霞之状，芬馥着人，则弥月不散。制度精妙，固非中国所有。上因令阿翘奏《凉州曲》，音韵清越，听者无不凄然。上谓之天上乐，乃选内人与阿翘为弟子焉。

开成初，宫中有黄色蛇，夜自宝库中出，游于阶庭间，光彩照灼，不可擒捕。宫人掷珊瑚玦击之，遂并玦而亡去。掌库者具以事告，上令遍搜库内，乃得黄金蛇，而珊瑚玦着其首。上熟视之，曰：“昔隋炀帝为晋王时，以黄金蛇赠陈夫人，吾不知此蛇得自何处。”左右因睹颌下有“糜”字。上蹶然曰：“果不失朕所疑耳。”阿糜，炀帝小字也。上之博学敏悟率多此类。遂命取颇梨连环系于玉彘之前足，其后更不复见焉。以彘能啖蛇也。

上好食蛤蜊，一日左右方盈盘而进，中有擘之不裂者。上疑其异，乃焚香祝之。俄顷自开，中有二人，形眉端秀，体质悉备，螺髻璎珞，足履菡萏，谓之菩萨。上遂置之于金粟檀香合，以玉屑覆之，赐兴善寺，令致敬礼。至会昌中毁佛舍，遂不知所在。传之泾州从事陈讷。

王涯初为大官，名德闻望颇为朝廷钦仰。末年恃宠固位，为士大夫讥之。其所居之地，妖怪屡见，知气者以不吉语告之。而涯广自引谕，曾无休退之意。及伏诛，时人谓王公祸至不省，惑矣。

郑注奸险，左道荧惑人主，为天下侧目。郑镇凤翔日，有草如茵，生于紫金带上。注既心有所图，乃喜谓芝瑞。识者以

物反其所：夫草生于土，常也；今生于金，是反常也。郑氏之祸将至，其不久矣。注又常置药篋，药化为青蝇万数飞去。注颇恶之，数日不视事，未逾月而诛焉。

贾餗布衣时，谒滑台节度使贾耽，耽以餗宗党，复喜其文才宏丽，由是延纳之。忽一日，宾客大会，有善相者，在耽座中。及餗退而相者谓曰：“向来贾公子神气俊逸，当位极人臣。然当执政之时，朝廷微变。若当此际，诸公宜早避焉。”耽颌之，以至动容。及大和初，餗秉钧衡，有知者潜匿于山谷间，十有三四耳。

王沐者，涯之再从弟也，家于江南，老而且穷。以涯执相权，遂跨蹇驴至京师，索米僦舍。经三十余月，始得一见涯于门屏，所望不过一簿尉耳。涯潦倒无雁序之情。大和九年秋，沐方说涯之嬖奴，以导所欲，涯始一召见，款曲而许微官处焉。自是旦夕造涯之门，以俟其命。及涯败露伏法，仇士良收王氏家族，沐方在涯私第，以为族人，被执而腰斩之。

舒守谦，即元舆之族也，聪敏慧悟，富有春秋。元舆以源流非远，而礼遇颇厚，经岁处元舆舍，未尝一日间怠于车服饮饌。元舆谓之犹子，荐取明经第，官历秘书郎。及持相印，许列清曹命之。无何，末年以非过怒守谦，至于朔旦伏谒，顿不相见。由是日加谴责，亦为童仆辈白眼。守谦既不自安，遂置书于门下，辞往江南。元舆亦不见问。翌日，办装出长安，咨嗟蹇分，怊怅自失，即驻马回望，泣涕涟洳。始达昭应，忽闻元舆之祸，释然惊喜。是时于宰相宅收捕家口，不问亲疏，并从诛戮。当时论者以王、舒祸福之异，有定分焉。

杜阳杂编卷下

武宗皇帝会昌元年，夫馀国夫馀国见《汉·东夷传》。贡火玉三斗及松风石。火玉色赤，长半寸，上尖下圆。光照数十步，积之可以燃鼎，置之室内则不复挟纩。才人常用煎澄明酒。其酒亦异方所贡也，色紫如膏，饮之令人骨香。松风石方一丈，莹彻如玉，其中有树，形若古松偃盖，飒飒焉而凉飈生于其间。至盛夏，上令置诸殿内，稍秋风飈飈，即令撤去。上好神仙术，遂起望仙台以崇朝礼。复修降真台，舂百宝屑以涂其地，瑶楹金拱，银槛玉砌，晶荧炫耀，看之不定。内设玳瑁帐、火齐床，焚龙火香，荐无忧酒。此皆他国所献也。亡其国名。上每斋戒沐浴，召道士赵归真已下共探希夷之理。由是室内生灵芝二株，皆如红玉。又渤海贡马脑横、紫瓷盆。马脑横方三尺，深色如茜所制，工巧无比，用贮神仙之书，置之帐侧。紫瓷盆量容半斛，内外通莹，其色纯紫，厚可寸余，举之则若鸿毛。上嘉其光洁，遂处于仙台秘府，以和药饵。后王才人掷玉环，误缺其半菽，上犹叹息久之。传于濮州刺史杨坦。

处士元藏幾，自言是后魏清河孝王之孙也，隋炀帝时官奉信郎。大业元年，为过海使判官，遇风浪坏船，黑雾四合，同济者皆不救，而藏幾独为破木所载，殆经半月，忽达于洲岛间。洲人问其从来，藏幾具以事对。洲人曰：“此乃沧浪洲，去中国已数万里。”乃出菖蒲酒、桃花酒饮之，而神气清爽焉。其洲方千里，花木常如二三月，地土宜五谷，人多不死。亦出凤凰孔

雀灵牛神马之属。又产分蒂瓜，瓜长二尺，其色如椹，一颗二蒂。有碧枣丹栗，皆大如梨。其洲人多衣缝掖衣，戴远游冠，与之语中华事，则历历如在目前。所居或金阙银台，玉楼紫阁，奏箫韶之乐，饮香雾之醕。洲上有久视山，山下出澄绿水，其泉阔一百步，亦谓之流绿渠。虽投之金石，终不沉没，故洲人以瓦铁为船舫。又有良金池，可方数十里，水石沙泥，皆如金色，其中有四足鱼。今刑部卢浣员外云：金义岭有池如盆，其中有鱼皆四足。又有金莲花，洲人研之如泥，以间彩绘，光影焕烁，与真金无异，但不能入火而已。更有金茎花，其花如蝶，每微风至，则摇荡如飞，妇人竞采之以为首饰。且有语曰：“不戴金茎花，不得在仙家。”又有强木，造舟楫，其上多饰珠玉以为游戏。强木，不沉木也，方一寸，重百斤，巨石缒之，终不能没。藏幾淹驻既久，忽思中国，洲人遂制凌风舸以送之。激水如箭，不旬日即达于东莱。问其国，乃皇唐也；询年号，则贞元也；访乡里，则榛芜也；追子孙，皆疏属也。自隋大业元年至贞元末，殆二百年矣。有二鸟大小类黄鹂，每翔翥空中，藏幾呼之则至，或令衔珠，或令授人语，乃谓之传信鸟，本出沧浪洲也。藏幾工诗好酒，混俗无拘检，数十年间遍游无定，人莫知之。惟赵归真常与藏幾弟子九华道士叶通微相遇，遂得其实。归真往往以藏幾之异备奏于上，上令谒者赍手诏急征，及至中路，忽然亡去。谒者惶怖，即上疏具言其故。上览疏，咨嗟曰：“朕不能如明皇帝以降异人。”后有人见藏幾泛小舟于海上者，至今江表道流，大传其事焉。

宣宗皇帝英明俭德，器识高远。比在藩邸，常为诸王典式。忽一日不豫，神光满身，南面独语，如对百僚。郑太后惶恐，虑左右有以此事告者，遂奏文宗，云上心疾。文宗召见，熟

视上貌，以玉精如意抚背曰：“此真我家他日英主，岂曰心疾乎？”即赐上御马金带，仍令选良家子以纳上宅。及即位，时人比汉文帝。衣浣濯之衣，饌不兼味。先是，宫中每欲行幸，即先以龙脑郁金藉其地。自上垂拱，并不许焉。凡与朝士从容，未尝一日不论儒学，而颇注意于贡举。常于殿柱上题乡贡进士字。或大臣出镇，即赋诗赐之。凡欲对公卿百僚，必先严整容止，更衣盥手，然后方出。语及庶政，则终日忘倦。章奏有不欲左右见者，率皆焚爇。倡优妓乐或弥日嬉戏，上未尝等闲破颜，纵赐与亦甚寡薄。一日，后宫有疾，召医人侍汤药。洎平愈，上袖出金数两遗之。医者将谢，遽止之曰：“勿使内官知，言出于外，更使谏官上疏也。”其俭静率多此类。

大中初，女蛮国贡双龙犀，有二龙，鳞鬣爪角悉备。明霞锦，云炼水香麻以为之也。光耀芬馥着人，五色相间，而美丽于中国之锦。其国人危髻金冠，瓔珞被体，故谓之菩萨蛮。当时倡优遂制《菩萨蛮》曲，文士亦往往声其词。更有女王国，贡龙油绫、鱼油锦，纹彩尤异，皆入水不濡湿，云有龙油鱼油故也。优者亦作《女王国》曲，音调宛畅，传于乐部。《后汉·东夷传》云：海中有女王国，视井即有孕。又梁朝公子传云女国有六。

大中中，日本国王子来朝，献宝器音乐，上设百戏珍饌以礼焉。王子善围棋，上敕顾师言待诏为对手。王子出楸玉局，冷暖玉棋子。云本国之东三万里有集真岛，岛上有凝霞台，台上有手谈池，池中生玉棋子，不由制度，自然黑白分焉。冬温夏冷，故谓之冷暖玉。又产如楸玉，状类楸木，琢之为棋局，光洁可鉴。及师言与之敌手，至三十三下，胜负未决。师言惧辱君命，而汗手凝思，方敢落指，则谓之镇神头，乃是解两征势也。王子瞪目缩臂，已伏不胜，回语鸿胪曰：“待诏第几手耶？”

鸿胪诡对曰：“第三手也。”师言实第一国手矣。王子曰：“愿见第一。”曰：“王子胜第三方得见第二，胜第二方得见第一。今欲躁见第一，其可得乎？”王子掩局而吁曰：“小国之一不如大国之三，信矣！”今好事者尚有《顾师言三十三镇神头图》。

罗浮先生轩辕集，年过数百而颜色不老，立于床前则发垂至地，坐于暗室则目光可长数丈。每采药于深岩峻谷，则有毒龙猛兽，往来卫护。或晏然居家，人有具斋邀之，虽一日百处，无不分身而至。或与人饮酒，则袖出一壶，才容一二升，纵客满座，而倾之弥日不竭。或他人命饮，即百斗不醉。夜则垂发于盆中，其酒沥沥而出，麴蘖之香辄无减耗。或与猎人同群，有非朋游者，俄而见十数人仪貌无不间别。或飞朱篆于空中，则可届千里。有病者，以布巾拭之，无不应手而愈。及上召入内庭，遇之甚厚。每与从容论道，率皆叶于上意。因问曰：“长生之道可致乎？”集曰：“撤声色，去滋味，哀乐如一，德施无偏，自然与天地合德，日月齐明，则致尧舜禹汤之道，而长生久视之术何足难哉？”又问：“先生之道孰愈于张果？”曰：“臣不知其他，但少于果耳。”及退，上遣嫔御取金盆，覆白鹊以试之。集方休于所舍，忽起谓中贵人曰：“皇帝安能更令老夫射覆盆乎？”中贵人皆不喻其言。于时上召令速至，而集才及玉阶，谓上曰：“盆下白鹊宜早放之。”上笑曰：“先生早已知矣。”坐于御榻前，上令宫人侍茶汤。有笑集貌古布素者，而缜发绛唇年才二八，须臾忽变成老姬，鸡皮鲐背，发鬓皤然。宫人悲骇，于上前流涕不已。上知宫人之过，促令谢告先生，而容质却复如故。上因语京师无豆蔻荔枝花，俄顷二花皆连枝叶各数百，鲜明芳洁如才折下。又尝赐甘子，集曰：“臣山下有味逾于此者。”上曰：“朕无复得之。”集遂取上前碧玉瓿，以宝盘覆之，俄

顷撒盘,即甘子至矣。芬馥满殿,其状甚大。上食之,叹其甘美无匹。又问曰:“朕得几年天子?”即把笔书曰“四十年”,但“十”字挑脚。上笑曰:“朕安敢望四十年乎!”及晏驾,乃十四年也。集初辞上归山,自长安至江陵,于一布囊中探金钱以施贫者,约数十万。中使从之,莫知其所出。既至,中路忽亡其所在,使臣惶恐不自安。后数日,南海奏先生归罗浮山矣。

大中末,舒州奏众鸟成巢,阔七尺,高一丈,而燕雀鹰鹞水禽山鸟,无不亲狎如一。又有鸟,人面绿毛,觜爪悉紺,其声曰甘虫,因谓之曰甘虫。时人画图鬻于市肆焉。

懿宗皇帝,器度沉厚,形貌瑰伟。在藩邸时,疾疹方甚,而郭淑妃见黄龙出入于卧内。上疾稍间,妃异之,具以事闻。上曰:“无泄是言,贵不见忘。”又尝大雪盈尺,上寢室上,辄无分寸。诸王见者无不异之。

大中末,京城小儿叠布蘸水,向日张之,谓揆晕。及上自郓王即位,揆晕之言应矣。

宣宗制《泰边陲曲》,其词曰:“海岱晏咸通。”及上垂拱,而年号咸通焉。上仁孝之道出于天性,郑太后厌代而蔬素悲咽,同士人之礼,公卿奉慰者无不动容,以至酸鼻。

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广化里,赐钱五百万贯,仍罄内库宝货以实其宅。至于房栊户牖,无不以珍异饰之。又以金银为井栏药臼食槽水槽釜铛盆瓮之属,仍镂金为笊篱箕筐。制水精火齐琉璃玳瑁等床,悉檣以金龟银螯。又琢五色玉器为什合,百宝为圆案。又赐金麦银米共数斛,此皆太宗庙条支国所献也。堂中设连珠之帐,却寒之帘,犀簟牙席,龙鬪凤褥。连珠帐,续真珠为之也。却寒帘,类玳瑁班,有紫色,云却寒之鸟骨所为也,未知出自何国。又有鸛鹄枕、翡翠匣、神

丝绣被。其枕以七宝合成，为鸕鹚之状。翡翠匣，积毛羽饰之。神丝绣被，绣三千鸳鸯，仍间以奇花异叶，其精巧华丽绝比。其上缀以灵粟之珠，珠如粟粒，五色辉焕。又带罽毼犀、如意玉，其犀圆如弹丸，入土不朽烂，带之令人罽毼怒。如意玉类桃实，上有七孔，云通明之象也。又有瑟瑟幕、纹布巾、火蚕绵、九玉钗。其幕色如瑟瑟，阔三丈，长一百尺，轻明虚薄，无以为比。向空张之，则疏朗之纹如碧丝之贯真珠，虽大雨暴降不能湿溺，云以鲛人瑞香膏傅之故也。纹布巾即手巾也，洁白如雪，光软特异，拭水不濡，用之弥年不生垢腻。二物称得之鬼谷国。火蚕绵云出炎洲，絮衣一袭用一两，稍过度则焯蒸之气不可近也。九玉钗上刻九鸾，皆九色，上有字曰“玉儿”。工巧妙丽，殆非人工所制。有金陵得之者，以献，公主酬之甚厚。一日昼寝，梦绛衣奴授语云：南齐潘淑妃取九鸾钗。及觉，具以梦中之言言于左右。洎公主薨，其钗亦亡其处。韦氏异其事，遂以实话于门人。或有云：玉儿即潘妃小字也。逮诸珍异不可具载。自两汉至皇唐，公主出降之盛，未之有也。公主乘七宝步辇，四面缀五色香囊，囊中贮辟寒香、辟邪香、瑞麟香、金凤香。此香异国所献也，仍杂以龙脑金屑。刻镂水精、马脑、辟尘犀为龙凤花，其上仍络以真珠玳瑁，又金丝为流苏，雕轻玉为浮动。每一出游，则芬馥满路，晶荧照灼，观者眩惑其目。是时中贵人买酒于广化旗亭，忽相谓曰：“坐来香气何太异也？”同席曰：“岂非龙脑耶？”曰：“非也。余幼给事于嫔御宫，故常闻此，未知今日由何而致。”因顾问当垆者，遂云公主步辇夫以锦衣换酒于此也。中贵人共视之，益叹其异。上每赐御馔汤物，而道路之使相属。其馔有灵消炙、红虬脯，其酒有凝露浆、桂花醕，其茶则绿华紫英之号。灵消炙，一羊之肉

取之四两，虽经暑毒终不见败。红虬脯，非虬也，但仁于盘中则健如虬。红丝高一尺，以箸抑之无数分，撤则复其故。迨诸品味人莫能识，而公主家饜饩如里中糠粃。一日大会韦氏之族于广化里。玉饌俱列，暑气将甚，公主命取澄水帛，以水蘸之，挂于南轩，良久，满座皆思挾纒。澄水帛长八九尺，似布而细，明薄可鉴，云其中有龙涎，故能消暑毒也。韦氏诸家好为叶子戏，夜则公主以红琉璃盘盛夜光珠，令僧祁捧立堂中，而光明如昼焉。公主始有疾，召术士米赉为灯法，乃以香蜡烛遗之。米氏之邻人觉香气异常，或诣门诘其故，赉具以事对。其烛方二寸，上被五色文，卷而薰之，竟夕不尽，郁烈之气可闻于百步。余烟出其上，即成楼阁台殿之状，或云蜡中有蜃脂故也。公主疾既甚，医者欲难其药饵，奏云得红蜜白猿膏，食之可愈。上令访内库，得红蜜数石，本兜离国所贡也。白猿脂数瓮，本南海所献也。《山海经》曰：南方有山，中多白猿。虽日加饵，一无其验，而公主薨。上哀痛之，自制挽歌词，令百官继和。及庭祭日，百司与内官皆用金玉饰车舆服玩以焚于韦氏之庭，家人争取其灰以择金宝。及葬于东郊，上与淑妃御延兴门，出内库金玉驼马凤凰麒麟各高数尺，以为威仪。其衣服玩具悉与生人无异。一物已上皆至一百二十异，刻木为楼阁宫殿龙凤花木人畜之象者不可胜计。以绛罗多绣络金银瑟瑟为帐幕者亦各千队。结为幢节伞盖，弥街翳日。旌旗珂佩兵士卤簿率加等。以赐紫尼及女道士为侍从引翼，焚升霄降灵之香，击归天紫金之磬。繁华辉焕，殆二十余里。上赐酒一百斛，饼饌三十骆驼，各径阔二尺，饲役夫也。京城士庶，罢市奔看，汗流相属，惟恐居后。及灵车过延兴门，上与淑妃恸哭，中外闻者无不伤泣。同日葬乳母，上又作祭乳母文，词理悲切，人多传写。

是后上晨夕惴心挂想。李可及进《叹百年》曲，声词怨感，听之莫不泪下。又教数千人作叹百年队，取内库珍宝雕成首饰。画八百匹官绉作鱼龙波浪文，以为地衣。每一舞而珠翠满地。可及官历大将军，赏赐盈万，甚无状。左军容使西门季玄素鲠直，乃谓可及曰：“尔恣巧媚以惑天子，灭族无日矣。”可及恃宠，亦无改作。可及善转喉舌，对至尊弄媚眼，作头脑，连声作词，唱新声曲，须臾即百数方休。时京城不调少年相效谓之拍弹。去声。一日，可及乞假为子娶妇。上曰：“即令送酒米以助汝嘉礼。”可及至舍，见一中使监二银榼，各高二尺余，宣赐。可及始谓之酒，及封启，皆实中也。上赐可及金麒麟高数尺，可及取官车载归私第。西门季玄曰：“今日受赐，更用官车，他日破家，亦须辇还内府，不道受赏，徒劳牛足。”后可及坐流岭南，其旧赐珍玩悉皆进纳。君子谓西门有先见之明。

上敬天竺教，十二年冬，制二高座赐新安国寺。一为讲座，一曰唱经座，各高二丈。研沉檀为骨，以漆涂之，镂金银为龙凤花木之形，遍覆其上。又置小方座，前陈经案，次设香盆，四隅立金颖伽，高三丈，磴道栏槛无不悉具，前绣锦檐褥，精巧奇绝，冠于一时。即设万人斋，敕大德僧撒首为讲论。上创修安国寺，台殿廊宇制度宏丽。就中三间华饰秘邃，天下称之为最，工人以夜继日而成之。上亲幸赏劳，观者如堵。降诞日于宫中结彩为寺，赐升朝官已下锦袍，李可及尝教数百人作四方菩萨蛮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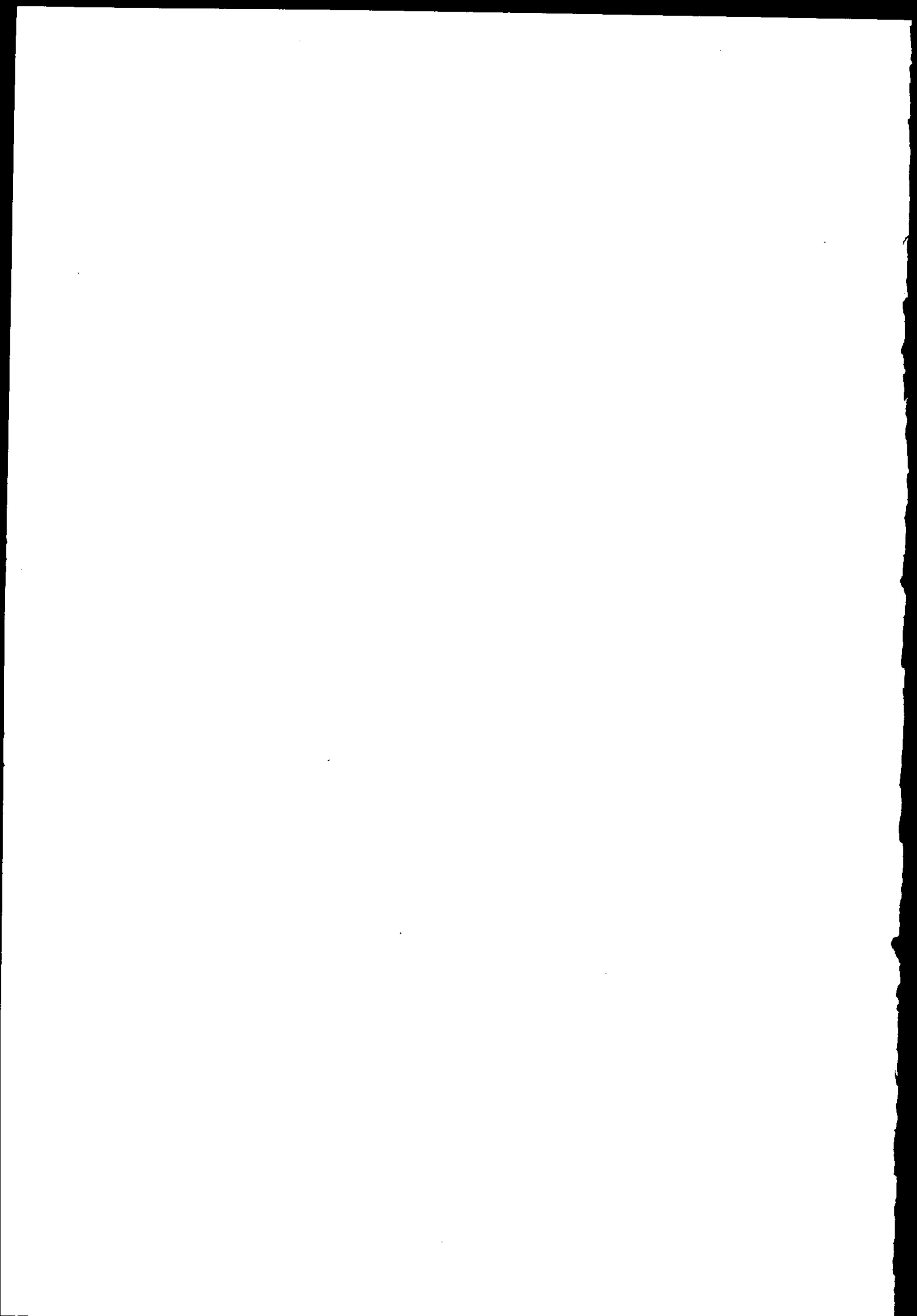
十四年春，诏大德僧数十辈于凤翔法门寺迎佛骨。百官上疏谏，有言宪宗故事者。上曰：“但生得见，死而无恨也。”遂以金银为宝刹，以珠玉为宝帐香舁，仍用孔雀毳毛饰其宝刹，小者高一丈，大者二丈。刻香檀为飞帘花槛瓦木阶砌之类，其

上遍以金银覆之。舁一刹则用夫数百。其宝帐香舁不可胜纪。工巧辉煌,与日争丽。又悉珊瑚、马脑、真珠、瑟瑟缀为幡幢,计用珍宝不啻百斛。其剪彩为幡为伞,约以万队。四月八日,佛骨入长安,自开远门安福楼,夹道佛声振地,士女瞻礼,僧徒道从。上御安福寺亲自顶礼,泣下沾臆。即召两街供奉僧赐金帛各有差。而京师耆老元和迎真体者,悉赐银碗锦彩。长安豪家竞饰车服,驾肩弥路,四方挈老扶幼来观者,莫不蔬素以待恩福。时有军卒断左臂于佛前,以手执之,一步一礼,血流满地。至于肘行膝步,啮指截发,不可算数。又有僧以艾覆顶上,谓之炼顶。火发痛作,即掉其首呼叫。坊市少年擒之不令动摇,而痛不可忍,乃号哭卧于道上。头顶焦烂,举止苍迫,凡见者无不大笑焉。上迎佛骨入内道场,即设金花帐、温清床,龙鳞之席,凤毛之褥,焚玉髓之香,荐瓊膏之乳,皆九年诃陵国所贡献也。初迎佛骨,有诏令京城及畿甸于路旁垒土为香刹。或高一二丈,迨八九尺,悉以金翠饰之。京城之内约及万数。是妖言香刹摇动,有佛光庆云现路衢,说者迭相为异。又坊市豪家相为无遮斋大会,通衢间结彩为楼阁台殿,或水银以为池,金玉以为树。竞聚僧徒,广设佛像,吹螺击钹,灯烛相继。又令小儿玉带金额白脚呵唱于其间,恣为嬉戏。又结锦绣为小车輿以载歌舞。如是充于辇毂之下,而延寿里推为繁华之最。是岁秋七月,天子晏驾,识者以为物极为妖。公主薨而上崩,同昌之号明矣。

僖宗皇帝即位,诏归佛骨于法门,其道从威仪十无其一,具体而已。然京城耆耄士女争为送别,执手相谓曰:“六十年一度迎真身,不知再见复在何时。”即伏首于前,呜咽流涕。所在香刹诏悉铲除,近甸百无一二焉。

北里志

[唐]孙棨 撰
曹中孚 校点



校点说明

《北里志》一卷，唐孙棨撰。

孙棨，字文威，自号无为子。历官侍御史、中书舍人。此书成于僖宗中和四年(884)，为唐王朝经乱离之后作者追忆旧游而作。唐自宣宗以来，贵族子弟、新进举子，盛行狎游之风。时妓女聚居之地为平康里，位于长安北门内，通称北里，故书名为《北里志》。

此书虽短短十数则，然生动地记述了唐时长安文士和一些歌妓的生活情状：《海论三曲中事》为总叙；《天水仙哥》以下，逐一描述了诸妓与各文士间诗酒往还的种种佳话，诸如“席纠”、“酒纠”之趣闻，以及“曲中常价，一席四环，见烛即倍”等细节的记载，为唐代文史研究者提供了可贵的资料。是为后世《青楼集》、《板桥杂记》一类作品之开端。

《北里志》最早著录于《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及《宋史·艺文志》亦有著录。今有《古今说海》、《续百川学海》、《说郛》、《五朝小说》、《唐人说荟》和《唐代丛书》等多种版本。现以《古今说海》本为底本，用《说郛》本作了校勘，择善而从，不出校记。

目 录

北里志序	(1403)
海论三曲中事	(1403)
天水仙哥	(1405)
楚儿	(1405)
郑举举	(1406)
牙娘	(1407)
颜令宾	(1408)
杨妙儿 长妓莱儿 次妓永儿 次妓迎儿 次妓桂儿	(1409)
王团儿 长妓小润 次妓福娘 次妓小福	(1410)
俞洛真	(1412)
王苏苏	(1413)
王莲莲	(1413)
刘泰娘	(1413)
张住住	(1414)
附录	(1416)
狎游妓馆五事	(1416)
胡證尚书 裴思谦状元 郑光业补袞 杨汝士尚书	
郑合敬先辈	
北里不测堪戒二事	(1417)
故王金吾式 令狐博士滴	

北里志序

自太中皇帝好儒术，特重科第，故其爱婿郑詹事再掌春闈，上往往微服长安中，逢举子则狎而与之语，时以所闻，质于内庭，学士及都尉皆耸然莫知所自。故进士自此尤盛，旷古无俦。然率多膏粱子弟，平进岁不及三数人，由是仆马豪华，宴游崇侈，以同年俊少者为两街探花使，鼓扇轻浮，仍岁滋甚。自岁初等第于甲乙，春闈开送，天官氏设春闈宴，然后离居矣。近年延至仲夏。京中饮妓，籍属教坊，凡朝士宴聚，须假诸曹署行牒，然后能致于他处。惟新进士设筵顾吏，故便可行牒追，其所赠之资，则倍于常数。诸妓皆居平康里，举子、新及第进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馆殿者，咸可就诣。如不吝所费，则下车水陆备矣。其中诸妓，多能谈吐，颇有知书言语者，自公卿以降，皆以表德呼之。其分别品流，衡尺人物，应对非次，良不可及。信可辍叔孙之朝，致杨秉之惑。比常闻蜀妓薛涛之才辩，必谓人过言，及睹北里二三子之徒，则薛涛远有惭德矣。予频随计吏，久寓京华，时亦偷游其中，固非兴致。每思物极则反，疑不能久，常欲纪述其事，以为他时谈藪，顾非暇豫，亦窃俟其叨忝耳。不谓泥蟠未伸，俄逢丧乱，銮舆巡省崤函，鲸鲵逋窜山林，前志扫地尽矣。静思陈事，追念无因，而久罹惊危，心力减耗，向来闻见，不复尽记。聊以编次，为太平遗事云。时中和甲辰岁，无为子序。

北里志

海论三曲中事

平康里。入北门，东回三曲，即诸妓所居之聚也。妓中有铮铮者，多在南曲、中曲。其循墙一曲，卑屑妓所居，颇为二曲轻斥之。其南曲、中曲门前通十字街，初登馆阁者，多于此窃游焉。二曲中居者，皆堂宇宽静，各有三数厅事，前后植花卉，或有怪石盆池，左右对设，小堂垂帘，茵榻帷幌之类称是。

诸妓皆私有指占。厅事皆彩版，以记诸帝后忌日。妓之母，多假母也，俗呼为爆炭，不知其因，应以难姑息之故也。亦妓之衰退者为之。诸女自幼丐育，或佣其下里贫家，常有不调之徒潜为渔猎。亦有良家子，为其家聘之，以转求厚赂，误陷其中，则无以自脱。初教之歌令而责之甚急。微涉退息，则鞭扑备至。皆冒假母姓，呼以女弟女兄，为之行第。率不在三旬之内。诸母亦无夫，其未甚衰者，悉为诸邸将辈主之。或私蓄侍寝者，亦不以夫礼待。多有游惰者，于三曲中而为诸倡所攀养，必号为妙客。比见东洛诸妓体裁，与诸州饮妓固不侔矣，然其羞匕箸之态，勤参请之仪，或未能去也。北里之妓，则公卿举子，其自在一也。朝士金章者，始有参礼。大京兆但能制其昇夫，或可驻其去耳。诸妓以出里艰难，每南街保唐寺有讲席，多以月之八日，相牵率听焉。皆纳其假母一缗，然后能出于里。其于他处，必因人而游，或约人与同行，则为下牒，而纳资于假母。故保唐

寺每三八日士子极多，盖有期于诸妓也。有一姬号袁州婆，盛有财货，亦育数妓，多蓄衣服器用，僦赁于三曲中。亦有乐工聚居其侧，或呼召之，立至。每饮率以三锺，继烛即倍之。

天水仙哥

天水仙哥，字绛真，住于南曲中。善谈谑，能歌令，常为席纠，宽猛得所。其姿容亦常常，但蕴藉不恶，时贤雅尚之，因鼓其声价耳。故右史郑休範仁表。尝在席上赠诗曰：“严吹如何下太清，玉肌无奈六铢轻。虽知不是流霞酌，愿听云和瑟一声。”刘覃登第，年十六七，永宁相国邺之爱子，自广陵入举，辎重数十车，名马数十驷，时同年郑贲先辈扇之，郑贲本吴人，或荐裴贲为东床，因与名士相接，素无操守，粗有词学。乾符四年，裴公致其捷，与覃同年，因诣事覃，以求维扬幕，不慎廉隅，猥褻财利，又薄其中馈，竟为时辈所弃斥。极嗜欲于长安中。天水之齿甚长于覃，但闻众誉天水，亦不知其妍丑。所由辈潜与天水计议，每令辞以他事，重难其来。覃则连增所购，终无难色。会他日天水实有所苦，不赴召，覃殊不知信，增缙不已。所由辈又利其所乞，且不忠告，而终不至。时有户部府吏李全者户部炼子也。居其里中，能制诸妓，覃闻，立使召之，授以金花银榼可二斤许。全贪其重赂，经入曲追天水入兜輿中，相与至宴所。至则蓬头垢面，涕泗交下，褰帘一睹，亟使舁回，而所费已百余金矣。

楚儿

楚儿，字润娘，素为三曲之尤，而辩慧，往往有诗句可称。近以退暮，为万年捕贼官郭锻所纳，置于他所。润娘在娼中逛逸特甚，及被拘系，未能悛心。锻主繁务，又本居有正室，至润

娘馆甚稀。每有旧识过其所居，多于窗牖间相呼，或使人询讯，或以巾笺送遗。锻乃亲仁诸裔孙也，为人异常凶忍且毒，每知必极笞辱。润娘虽甚痛愤，已而殊不少革。尝一日自曲江与锻行，前后相去十数步，同版使郑光业昌国。时为补衮，道与之遇，楚儿遂出帘招之，光业亦使人传语。锻知之，因曳至中衢，击以马箠，其声甚冤楚，观者如堵。光业遥视之，甚惊悔，且虑其不任矣。光业明日特取路过其居侦之，则楚儿已在临街窗下弄琵琶矣。驻马使人传语已，持彩笺送光业，诗曰：“应是前生有宿冤，不期今世恶因缘。蛾眉欲碎巨灵掌，鸡肋难胜子路拳。只拟吓人传铁券，汾阳王有铁券，免死罪，今则无矣。盖恐吓之词。未应教我踏金莲。曲江昨日君相遇，当下遭他数十鞭。”光业马上取笔答之曰：“大开眼界莫言冤，毕世甘他也是缘。无计不烦乾偃蹇，有门须是疾连拳。据论当道加严箠，便合披缁念法莲。如此兴情殊不减，始知昨日是蒲鞭。”光业性疏纵，且无畏惮，不拘小节，是以敢驻马报复，仍便送之，闻者为缩颈。锻累主两赤邑捕贼，故不逞之徒，多所效命，人皆惮焉。

郑 举 举

郑举举者，居曲中，亦善令章，尝与绛真互为席纠，而充博非貌者，但负流品，巧谈谐，亦为诸朝士所眷。有名贤饌宴，辟数妓，举举者预焉。今左谏王致君、调。右貂郑礼臣、毅。夕拜孙文府、储。小天赵为山崇。皆在席。时礼臣初入内庭，矜夸不已，致君已下，倦不能对，甚减欢情。举举知之，乃下筹指礼臣曰：“学士语太多。翰林学士虽甚贵甚美，亦在人耳。至如李隋、刘允承、雍章亦尝为之，又岂能增其声价耶？”致君已下，

皆跃起拜之，喜不自胜。致君、礼臣因引满自饮，更不复有言。于是极欢，至暮而罢。致君已下，各取彩缯遗酬。孙龙光为状元，名偁，文府弟，为状元在乾符五年。颇惑之，与同年侯彰臣、潜。杜宁臣、彦殊。崔勋美、昭愿。赵延吉、光逢。卢文举、择。李茂勋茂藩弟。等数人，多在其舍。他人或不尽预，故同年卢嗣业诉醜罚钱，致诗于状元曰：“未识都知面，频输复分钱。苦心亲笔砚，得志助花钿。徒步求秋赋，持杯给暮饘。力微多谢病，非不奉同年。”嗣业，简辞之子。少有词艺，无操守之誉。与同年非旧知闻，多称力穷不遵醜罚，故有此篇。曲内妓之头角者，为都知，分管诸妓，俾追召匀齐。举举、绛真、皆都知也。曲中常价，一席四环，见烛即倍，新郎君更倍其数，故云复分钱也。今左史刘郊文崇及第年，亦惑于举举。同年宴，而举举有疾不来，其年酒纠，多非举举，遂令同年李深之邀为酒纠。坐久，觉状元微哂，良久乃吟一篇曰：“南行忽见李深之，手舞如蜚令不疑。任尔风流兼蕴藉，天生不似郑都知。”

牙 娘

牙娘居曲中，亦流辈翘举者。性轻率，惟以伤人肌肤为事。故硤州夏侯表中，泽。相国少子，离辞年自比员刺硤州，不到任。及第中甲科，皆流品知闻者，宴集尤盛。而表中性疏猛，不拘言语，或因醉戏之，为牙娘批颊，伤其面颇甚。翼日期集于师门，同年多窃视之，表中因厉声曰：“昨日子女牙娘抓破泽腮。”同年皆骇然。裴公俯首而哂，不能举者久之。裴公瓌，其年主司。今小天赵为山，每因宴席，偏眷牙娘，谓之郡君。为山内子，予从母妹也，甚明悟，为山颇惮之。或亲姻中闻为山属意牙娘，遂以告其内子。他日为山自外归，内子谓为山曰：“今日颜色甚悦畅，定应是见郡君也。”为山愕然久之，无言以答，亦终不敢诘其言之所来。

颜 令 宾

颜令宾，居南曲中，举止风流，好尚甚雅，亦颇为时贤所厚。事笔砚，有词句。见举人，尽礼祇奉，多乞歌诗，以为留赠，五彩笺常满箱篋。后疾病且甚，值春暮景色晴和，命侍女扶坐于砌前，顾落花而长叹数四，因索笔题诗云：“气余三五喘，花剩两三枝。话别一樽酒，相邀无后期。”因教小童曰：“为我持此出宣阳亲仁已来，逢见新第郎君及举人，即呈之云：曲中颜家娘子将来扶病奉候郎君。”因令其家设酒果以待。逡巡至者数人，遂张乐欢饮至暮，涕泗交下曰：“我不久矣，幸各制哀挽以送我。”初，其家必谓求赙送于诸客，甚喜。及闻其言，颇嫌之。及卒，将瘞之日，得书数篇，其母拆视之，皆哀挽词也，母怒掷之于街中曰：“此岂救我朝夕也。”其邻有喜羌竹刘驼驼，聪爽能为曲子词，或云尝私于令宾，因取哀词数篇，教挽柩前同唱之，声甚悲怆。是日瘞于青门外。或有措大逢之，他日召驼驼使唱，驼驼尚记其四章。一曰：“昨日寻仙子，辘车忽在门。人生须到此，天道竟难论。客至皆连袂，谁来为鼓盆？不堪襟袖上，犹印旧眉痕。”二曰：“残春扶病饮，此夕最堪伤。梦幻一朝毕，风花几日狂。孤鸾徒照镜，独燕懒归梁。厚意那能展，含酸尊一觞。”三曰：“浪意何堪念，多情亦可悲。骏奔皆露胆，磨至尽齐眉。花坠有开日，月沉无出期。宁言掩丘后，宿草便离离。”四曰：“奄忽那如此，夭桃色正春。捧心还动我，掩面复何人。岱岳谁为道，逝川宁问津。临丧应有主，宋玉在西邻。”自是盛传于长安，挽者多唱之。或询驼曰：“宋玉在西，莫是你否？”驼哂曰：“大有宋玉在。”诸子皆知私于乐工，及邻里之人，极以为耻，递相掩覆。绛真因与诸子争全相谑，失言

云：“莫倚居突肆。”既而甚有恨色。后有与绛真及诸子昵熟者，勤问之，终不言也。

杨妙儿

杨妙儿者，居前曲，从东第四五家。本亦为名辈，后老退为假母。居第最宽洁，宾甚翕集。长妓曰莱儿，字逢仙，貌不甚扬，齿不卑矣。但利口巧言，诙谐臻妙。陈设居止处，如好事士流之家，由是见者多惑之。进士天水，光远。故山北之子，年甚富，与莱儿殊相悬，而一见溺之，终不能舍。莱儿亦以光远聪悟俊少，尤谄附之，又以俱善章程，愈相知爱。天水未应举时，已相昵狎矣。及应举，自以俊才，期于一战而取。莱儿亦谓之万全，是岁冬大夸于宾客，指光远为一鸣先辈。及光远下第，京师小子弟，自南院径取道诣莱儿以快之。莱儿正盛饰立于门前以俟榜，小子弟辈马上念诗以谑之曰：“尽道莱儿口可凭，一冬夸婿好声名。适来安远门前见，光远何曾解一鸣。”莱儿尚未信，应声嘲答曰：“黄口小儿口没凭，逡巡看取第三名。孝廉持水添瓶子，莫向街头乱碗鸣。”其敏捷皆此类也。是春，莱儿毵毵久不痊于光远，京师以宴下第者谓之打毵毵。光远尝以长句诗题莱儿室曰：“鱼钥兽环斜掩门，萋萋芳草忆王孙。醉凭青琐窥韩寿，困掷金梭恼谢鲲。不夜珠光连玉匣，辟寒钗影落瑶樽。欲知明惠多情态，役尽江淹别后魂。”莱儿酬之曰：“长者车尘每到门，长卿非慕卓王孙。定知羽翼难随风，却喜波涛未化鲲。娇别翠钿粘去袂，醉歌金雀碎残樽。多情多病年应促，早办名香为返魂。”莱儿乱离前有闾阖豪家以金帛聘之，置于他所，人颇思之，不得复睹。莱儿以敏妙诱引宾客，倍于诸妓，权利甚厚，而假母杨氏未尝优恤，莱儿因大诟假母，拂

衣而去，后假母泣诉于他宾。次妓曰永儿，字齐卿，婉约于莱儿，无他能，今相国萧司徒遣甚眷之，在翰苑时，每知闻间为之致宴，必约定名占之。次妓曰迎儿，既乏丰姿，又拙戏谑，多劲词以忤宾客。次妓曰桂儿，最少，亦窘于貌，但慕莱儿之为人，雅于逢迎。

王团儿

王团儿，前曲自西第一家也。昨车驾反正，朝官多居此。己为假母，有女数人，长曰小润，字子美，少时颇籍籍者。小天崔垂休名微，本字似之，及第时年二十。变化年溺惑之，所费甚广。尝题记于小润髀上，为山所见，名就，今字袞求，近白小求，宰临晋。赠诗曰：“慈恩塔下亲泥壁，滑腻光华玉不如。何事博陵崔四十，金陵腿上逞欧书？”垂休本第四十，后改为四十一，即崔四十崔相也。次曰福娘，字宜之，甚明白，丰约合度，谈论风雅，且有体裁。故天官崔知之侍郎尝于筵上与诗曰：名澹，赠诗方在内庭。“怪得清风送异香，娉婷仙子曳霓裳。惟应错认偷桃客，曼倩曾为汉侍郎。”时为内庭月部侍郎。次曰小福，字能之，虽乏风姿，亦甚慧黠。予在京师，与群从少年习业，或倦闷时，同诣此处，与二福环坐，清谈雅饮，尤见风态。予尝赠宜之诗曰：“彩翠仙衣红玉肤，轻盈年在破瓜初。霞杯醉劝刘郎饮，云髻慵邀阿母梳。不怕寒侵缘带宝，每忧风举倩持裾。漫图西子晨妆样，西子元来未得如。”得诗甚多，颇以此诗为称惬，持诗于窗左红墙，请予题之。及题毕，以未满壁，请更作一两篇，且见戒无艳。予因题三绝句，如其自述。其一曰：“移壁回窗费几朝，指环偷解薄兰椒。无端斗草输邻女，更被拈将玉步摇。”其二曰：“寒绣红衣餉阿娇，新团香兽不禁烧。东邻起样裙腰阔，刺蹙黄金线几

条。”其三曰：“试共卿卿戏语粗，画堂连遣侍儿呼。寒肌不奈金如意，白獭为膏郎有无？”尚校数行未几，翼日诣之，忽见自札后宜之题诗曰：“苦把文章邀劝人，吟看好个语言新。虽然不及相如赋，也直黄金一二斤。”宜之每宴洽之际，常惨然郁悲，如不胜任，合坐为之改容，久而不已。静询之，答曰：“此踪迹安可迷而不返耶？又何计以返？每思之，不能不悲也。”遂呜咽久之。他日忽以红笺授予，泣且拜，视之诗曰：“日日悲伤未有图，懒将心事话凡夫。非同覆水应收得，只问仙郎有意无。”余因谢之曰：“甚知幽旨，但非举子所宜，何如？”又泣曰：“某幸未系教坊籍，君子倘有意，一二百金之费尔。”未及答，因授予笔，请和其诗。予题其笺后曰：“韶妙如何有远图，未能相为信非夫。泥中莲子虽无染，移入家园未得无。”览之因泣，不复言，自是情意顿薄。其夏，予东之洛，或醪饮于家，酒酣，数相嘱曰：“此欢不知可继否？”因泣下。洎冬初还京，果为豪者主之，不复可见。曲中诸子，多为富豪辈日输一缗于母，谓之买断。但未免官使，不复祗接于客。至春上巳日，因与亲知楔于曲水，闻邻棚丝竹，因而视之，西座一紫衣，东座一缣麻，北座者遍通出甲反。麻衣，对米盂为纠，其南二妓，乃宜之与母也。因于棚后候其女佣以询之，曰：“宣阳彩缣铺张言为街使郎官置宴，张即宜之所主也。”时街使令坤为敬瑄，二缣盖在外艰耳。及下棚，复见女佣曰：“来日可到曲中否？”诘旦诣其里，见能之在门，因邀下马，予辞以他事，立乘与语。能之团红巾掷予曰：“宜之诗也。”舒而题诗曰：“久赋恩情欲托身，已将心事再三陈。泥莲既没移栽分，今日分离莫恨人。”予览之，怅然驰回，且不复及其门。每念是人之慧性可喜也。常语予：本解梁人也，家与一乐工邻，少小常依其家学针线，诵歌诗。总角为人所误，聘一过客，

云入京赴调选。及挈至京，置之于是，客给而去。初是家以亲情，接待甚至。累月后乃逼令学歌令，渐遣见宾客。寻为计巡辽所嬖，韦宙相国子及卫增常侍子所娶，输此家不啻千金矣。间者亦有兄弟相寻，便欲论夺。某量其兄力轻势弱不可夺，无奈何谓之曰：“某亦失身矣，必恐徒为。”因尤其家得数百金与兄，乃恸哭永诀而去。每遇宾客话及，呜咽久之。

俞洛真

俞洛真，有风貌，且辩慧。顷曾出曲中，值故左揆于公，贵主许纳别室。于公琮。尚广德公主，宣宗女也，颇有贤淑之誉。从子税冒其季父，税，珠之子。于公柄国时，颇用事。曾贬振州司户，后改名应举，左揆为力甚切，竟不得。后投迹今左广令孜门，因中第，遂佐十军。先通洛真而纳之，月余不能事，诸媵之间彰其迹，以告贵主。主即出之，亦获数百金，遂嫁一胥吏。未期年而所有索尽，吏不能给，遂复入曲，携胥一女，亦当时绝色。洛真虽有风情，而淫冶任酒，殊无雅裁。亦时为席纠，颇善章程。郑右史仁表。常与诗曰：“巧制新章拍指新，金罍巡举助精神。时时欲得横波盼，又怕回筹错指人。”离乱前两日，与进士李文远，渭。渥之弟，今改名，浣。其年初举，乘醉同诣之。文远一见，不胜爱慕。时日已抵晚，新月初升，因戏文远题诗曰：“引君来访洞中仙，新月如眉拂户前。领取嫦娥攀取桂，便从陵谷一时迁。”予题于楣间讫，先回。间两日，文远因同诣南院，文远言：“前者醉中题姓字于所诣，非宜也。回将撤去之。”及安上门，有自所居追予者曰：“潼关失守矣。”文远不肯中返，竟至南院。及回，固不暇前约，耸辔而归。及亲仁之里，已夺马纷纭矣，因仓皇而回，遂乃奔窜。因与文远思

所题诗，真讖词也。

王 苏 苏

王苏苏，在南曲中，屋室宽博，庖饌有序。女昆仲数人，亦颇善谐谑。有进士李标者，自言李英公勅之后，久在大谏王致君门下，致君弟侄，因与同诣焉。饮次，标题窗曰：“春暮花株绕户飞，王孙寻胜引尘衣。洞中仙子多情态，留住刘郎不放归。”苏苏先未识，不甘其题，因谓之曰：“阿谁留郎？君莫乱道。”遂取笔继之曰：“怪得犬惊鸡乱飞，羸童瘦马老麻衣。阿谁乱引闲人到，留住青蚨热赶归。”标性褊，头面通赤，命驾先归。后苏苏见王家郎君，辄询：“热赶郎在否？”

王 莲 莲

王莲莲，字沼容，微有风貌。女弟小仙已下数辈，皆不及。但假母有郭氏之癖，假父无王衍之嫌，诸妓皆攫余特甚，诣其门者，或酬酢稍不至，多被尽留车服赁卫而返。曲中惟此家假父颇有头角，盖无图者矣。

刘 泰 娘

刘泰娘，北曲内小家女也。彼曲素无高远者，人不知之。乱离之春，忽于慈恩寺前见曲中诸妓同赴曲江宴，至寺侧下车而行，年齿甚妙，粗有容色。时游者甚众，争往诘之，以居非其所，久乃低眉。及细询之，云：“门前一榑树子。”寻遇暮雨，诸妓分散。其暮，予有事北去，因过其门，恰遇犍车返矣，遂题其舍曰：“寻常凡木最轻榑，今日寻榑桂不如。汉高新破咸阳后，英俊奔波遂吃虚。”同游人闻知，诘朝诣之者结驷于门矣。

张 住 住

张住住者，南曲所居卑陋，有二女兄不振，是以门甚寂寞，为小铺，席货草剉姜果之类。住住，其母之腹女也，少而敏慧，能辨音律。邻有庞佛奴，与之同岁，亦聪警，甚相悦慕，年六七岁，随师于众学中，归则转教住住，私有结发之契。及住住将笄，其家拘管甚切，佛奴稀得见之，又力窘不能致聘。俄而里之南有陈小凤者，欲权聘住住，盖求其元，已纳薄币，约其岁三月五日。及月初，音耗不通，两相疑恨。佛奴因寒食争毬，故逼其窗以伺之，忽闻住住曰：“徐州子，看看日中也。”佛奴，庞勋同姓，佣书徐邸，因私呼佛奴为徐州子。日中，盖五日也。佛奴甚喜，因求。住住云：“上巳日我家踏青去，我当以疾辞彼，即自为计也。”佛奴因求其邻宋姬为之地，姬许之。是日举家踏青去，而姬独留，住住亦留，住住乃键其门，伺于东墙，闻佛奴语声，遂梯而过。佛奴盛备酒馔，亦延宋姬，因为幔寝，所以遂平生。既而谓佛奴曰：“子既不能见聘，今且后时矣。随子而奔，两非其便。千秋之誓，可徐图之。五日之言，其何如也？”佛奴曰：“此我不能也，但愿保之他日。”住住又曰：“小凤亦非娶我也，其旨可知也。我不负子矣，而子其可便负我家而辱之乎？子必为我之计！”佛奴许之。曲中素有畜斗鸡者，佛奴常与之狎，至五日，因髡其冠，取丹物托宋姬致于住住。既而小凤以为获元，甚喜，又献三缗于张氏，遂往来不绝。复贪住住之明慧，因欲嘉礼纳之。时小凤为平康富家，车服甚盛。佛奴佣于徐邸，不能给食，母兄喻之，邻里讥之。住住终不舍佛奴，指阶井曰：“若逼我不已，骨董一声即了矣。”平康里中，素多轻薄小儿，遇事辄唱“住住诳小凤也”，邻里或知之。俄而

复值北曲王团儿假女小福，为郑九郎主之，而私于曲中盛六子者，及诞一子，荥阳抚之甚厚。曲中唱曰：“张公吃酒李公颠，盛六生儿郑九怜。舍下雄鸡伤一德，南头小凤纳三千。”久之小凤因访住住，微闻其唱，疑而未察。其与住住昵者，诘旦告以街中之辞曰：“是日前佛奴雄鸡，因避斗飞上屋伤足，前曲小铁炉田小福者，卖马街头，遇佛奴父，以为小福所伤，遂毆之。”住住素有口辩，因抚掌曰：“是何庞汉，打他卖马街头田小福？街头唱：‘舍下雄鸡失一足，街头小福拉三拳。’且雄鸡失德，是何谓也？”小凤既不审且不喻，遂无以对，住住因大诮，递呼家人，随弄小凤，甚不自足。住住因呼宋媪，使以前言告佛奴。奴视鸡足且良，遂以生丝缠其鸡足，置街中，召群小儿共变其唱住住之言。小凤复以住住家噪弄不已，遂出街中以避之。及见鸡跛，又闻改唱，深恨向来误听，乃益市酒肉，复之张舍。一夕，宴语甚欢，至旦将归，街中又唱曰：“莫将庞大作菽音翘。团，庞大皮中的不干。不怕凤凰当额打，更将鸡脚用筋缠。”小凤闻此唱，不复诣住住。佛奴初佣徐邸，邸将甚怜之，为致职名，竟裨邸将，终以礼聘住住，将连大第，而小凤家事日蹙，复不侔矣。

附录

狎游妓馆五事

胡證尚书

胡證尚书，质状魁伟，膂力绝人，与裴晋公度同年。公尝狎游，为两军力士十许辈凌轹，势甚危窘，公潜遣一介求救于胡。胡衣皂貂金带，突门而入，诸力士睨之失色。胡后到饮酒，一举三钟，不啻数升，杯盘无余沥。逡巡主人上灯，胡起取铁灯台，摘去枝叶，而合其跗，横置膝上，谓众人曰：“鄙夫请非次改令。凡三钟引满，一遍三台，酒须尽，仍不得有滴沥。犯令者一铁蹄。”自谓灯台。胡复一举三钟，次及一角觥者，凡三台三遍，酒未能尽淋漓，遽至并坐，胡举蹄将击之。群恶皆起设拜，叩头乞命，呼为神人。胡曰：“鼠辈敢尔，乞汝残命！”叱之令去。

裴思谦状元

裴思谦状元及第后，作红笺名纸十数，诣平康里，因宿于里中。因旦赋诗曰：“银缸斜背解鸣珰，小语低声贺玉郎。从此不知兰麝贵，夜来新惹桂枝香。”

郑光业补袞

郑光业新及第，年宴次，有子女卒患心痛而死，同年皆惶

骇，光业撤筵中器物，悉授其母，别征酒器，尽欢而散。

杨汝士尚书

杨汝士尚书镇东川，其子知温及第，汝士开家宴相贺，营妓咸集，汝士命人与红绫一匹，诗曰：“郎君得意及青春，蜀国将军又不贫。一曲高歌红一匹，两头娘子谢夫人。”

郑合敬先辈

郑合敬先辈及第后，宿平康里，诗曰：“春来无处不闲行，楚润相看别有情。好是五更残酒醒，时时闻唤状元声。”楚娘字润卿，妓之尤者。

北里不测堪戒二事

余顷年往长安中，鰥居侨寓，颇有介静之名。然惚率交友，未赏辞避，故胜游狎宴，常亦预之。朝中知己，谓余能立于颜生子祚生之间矣。余不达声律，且无耽惑，而不免俗，以其道也。然亦惩其事，思有以革其弊。尝闻大中以前，北里颇为不测之地。故王金吾式、令狐博士瀉，皆目击其事，几罹毒手，实昭著本末，垂戒后来。且又焉知当今无之，但不值执金吾曲台之泄耳。

故王金吾式

王金吾，故山南相国起之子，少狂逸，曾昵行此曲。遇有醉而后至者，遂避之床下。俄顷又有后至者，仗剑而来，以醉者为金吾也，因梟其首而掷之曰：“来日更呵殿入朝耶？”遂据其床。金吾获免，遂不入此曲。其首家人收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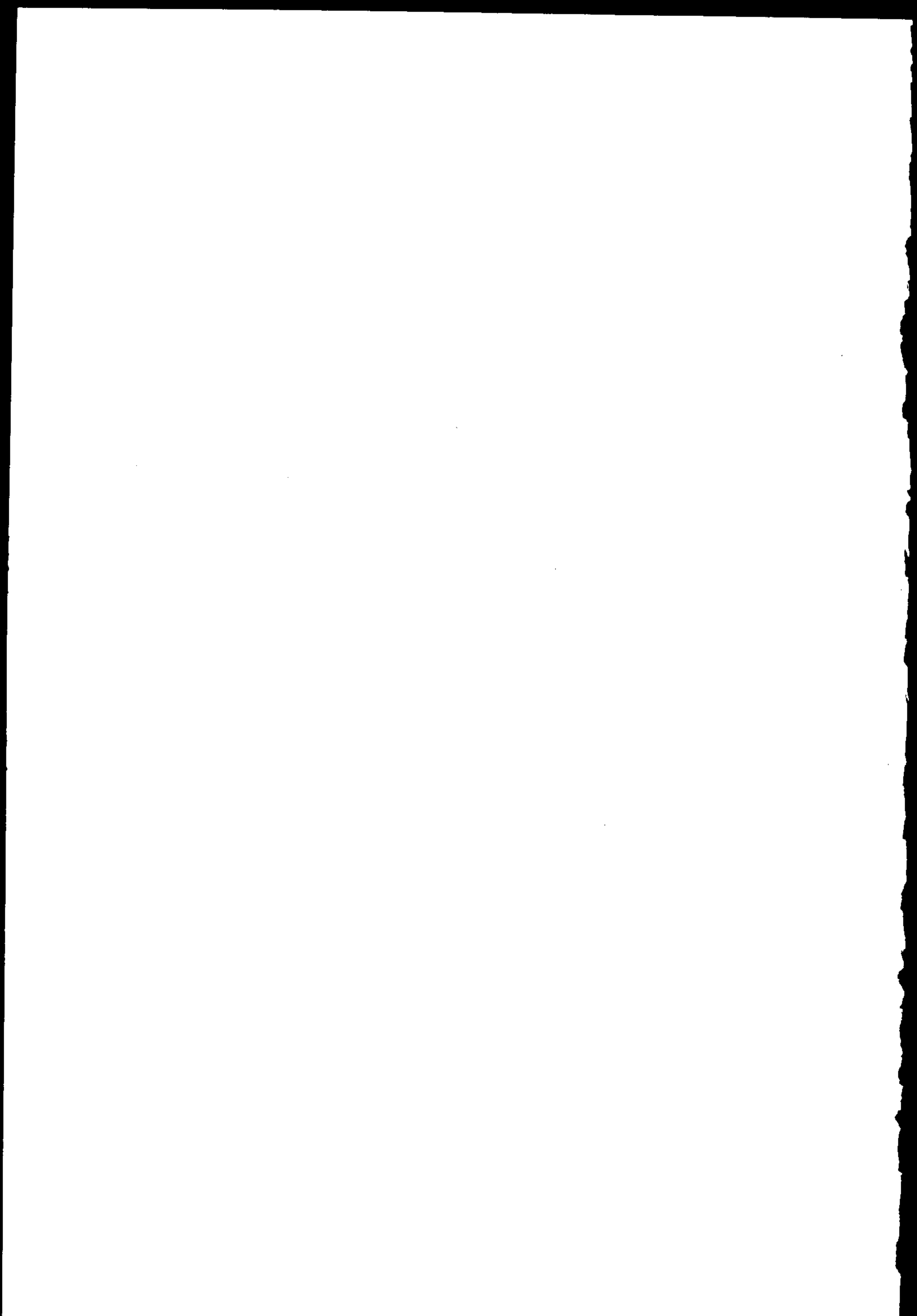
令狐博士瀉

令狐博士瀉，相君当权日，尚为贡士，多往此曲，有昵熟之地往访之。一旦忽告以亲戚聚会，乞辍一日，遂去之。瀉于邻舍密窥，见母与女共杀一醉人而瘞之室后。来日复再诣之宿，中夜问女，女惊而扼其喉，急呼其母，将共毙之，母劝而止。及旦，归告大京尹捕之，其家已失所在矣。以博文事不可不具载于明文耳。顷年举子皆不及此里，惟新郎君恣游于一春。近不知谁何启迪。呜呼，有危梁峻谷之虞，则回车返策者众矣。何危祸之惑，甚于彼而不能戒于人哉？则鼓洪波遵覆辙者，甚于作俑乎？后之人可以作规者，当力制乎其所志。是不独为风流之谈，亦可垂诫劝之旨也。述才慧，所以痛其辱重廩也；述误陷，所以警其轻体也。叙宜之，所以怜拯己之惠也；叙洛真，所以诫上姓之容易也。举令宾，所以念蚩蚩者有轻才之高见也；举住住，所以嘉碌碌者有重让之明心也。引执金吾与曲台，所以裨将来危梁峻谷之虞也。可不戒之哉！

玉泉子

[唐]阙名 撰

阳羨生 校点



校点说明

《玉泉子》，唐人著，作者姓名无考。此书杂载中晚唐文士官宦逸事琐闻、社会习尚、迷信怪异，内容较集中于举场弊端、吏治腐败及世态炎凉，颇可见出作者之思想趣向。文笔洗炼传神，为人所称。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五卷，题《玉泉子闻见真录》；《宋史·艺文志》著录五卷，题《玉泉笔论》；《直斋书录解题》著录《玉泉笔端》三卷，又别一卷，谓三卷本不著名氏，有中和三年序，末有黄巢陷落之明年无名氏跋，称“扶风李昭德家藏之书”。又谓“别一本号《玉泉子》，比此本少数条，而多五十二条，无序跋，录其所多者为一卷”。则知宋时犹有三种《玉泉子》流传。今本《玉泉子》一卷皆从《稗海》本出，学术界大多认为系后人杂纂众书而成。1958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即以《稗海》本整理标点出版，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据周勋初诸先生考证，《类说》、《太平广记》、《唐语林》中均有不见于《稗海》本之《玉泉子》条目，而《稗海》本又杂有《卢氏杂说》等他书文字。现仍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本改成横排本印行，并改正一些错讹与标点；辑佚补遗，剔除伪作，则俟诸异日。

玉泉子

裴晋公度为门下侍郎，过吏部选人官，谓同过给事中曰：“吾徒侥幸，至于此辈优与一资半级，何足问也？”一皆注定，未曾限量。公不信术数，不好服食，每语人曰：“鸡、猪、鱼、蒜，逢着即吃；生、老、病、死，时至则行。”其器抱弘达，皆此类也。

裴晋公在中书，左右忽白以印失所在，闻之者莫不失色。度即命张筵举乐，人不晓其故，窃怪之。夜半饮酣，左右忽白以印存焉，度不答，极欢而罢。或问度以其故，度曰：“此出于胥徒盗印书券耳，缓之则存，急之则投诸水火，不复更得之矣。”时人服其弘量，临事不挠。

李相德裕，抑退浮薄，奖拔孤寒，于时朝贵朋党，德裕破之。由是结怨而绝于附会，门无宾客。惟进士卢肇，宜春人，有奇才，德裕尝左宦宜阳，肇投以文卷，由此见知。后随计京师，每谒见，待以优礼。旧制：礼部放榜，先呈宰相。会昌三年，王起知举，问德裕所欲，答曰：“安问所欲？如卢肇、丁稜、姚鹄，岂可不与及第耶？”起于是依其次而放。

卢肇、丁稜之及第也，先是放榜讫，则须谒宰相，其导启词语，一出榜元者，俯仰疾徐，尤宜精审。时肇首冠，有故不至，次乃稜也。稜口吃，又形体小陋，及引见，则俯而致词。意本言稜等登科，而稜赭然发汗，鞠躬移时，乃曰：“稜等登，稜等登。”竟不发其后语而罢，左右皆笑。翌日，友人戏之曰：“闻君善箏，可得闻乎？”稜曰：“无之。”友人曰：“昨日闻稜等登，稜等

登，岂非箏之声乎？”

李德裕以己非由科第，恒嫉进士举者。及居相位，权要束手。德裕尝为藩府从事日，同院李评事以词科进，适与德裕官同。时有举子投文轴，误与德裕。举子既误，复请之曰：“其文轴当与及第李评事，非与公也。”由是德裕志在排斥。

元和初，黜八司马：韦执谊崖州，韩泰虔州，柳宗元永州，刘禹锡朗州，韩晔杭州，凌準连州，程异郴州，陈諫台州。及咸通中，韦保衡、路岩作相，除不附己者十司户：崔沆循州，李洙绣州，萧连播州，崔彦融雷州，高湘高州，张颜潘州，李贶勤州，杜裔休端州，杜彦持义州，李藻费州；内绣州、潘州、雷州三人不回。初，高湜与弟湘少不相睦，咸通末，既出高州，湜雅与路岩相善，见岩阳救湘。岩曰：“某与舍人皆是京兆府荷枷者。”先是刘瞻志欲除岩，温璋希旨，别制新枷数十待之。瞻以人情附己，不甚緘密，其计泄焉。故居岩之后。湜既知举，而问岩所欲言。时岩以去年停举，已潜奏恐有遗滞，请加十人矣，即托湜以五人。湜喜其数宽，形于颜色。不累日十人敕下，湜未之知。岩执诏笑谓湜曰：“前者五人，侍郎所惠也。今之十人，某自致之。”湜竟依其数放焉。湘到任，愤湜不佑己，尝赋诗云“唯有高州是富家”之句焉。

路岩出镇坤维也，开远中衢，恣为瓦石所击：故京兆尹温璋诸子之党也。岩以薛能自尚书郎权京兆尹事，李蟪之举也。至是岩谓能曰：“临行劳以瓦砾相钱。”能徐举手板对曰：“旧例宰相出镇府司，无例发人防送。”岩有惭色。懿宗晚节，朝政多门，岩年少固位，邂逅致此。一旦失势，当歧路者，率多仇隙附丽之徒，钓射时态，志在谀媚，雷同一词，中外腾沸，其实未然也。始岩在淮南，与崔铉作度支使，除监察，不十年，城门不

出,而致位卿相,物禁太盛,暴贵不祥,良有以哉。初铉以岩为必贵,常曰:“路十终须与他那一官也。”自监察入翰林,铉犹在淮南,闻之曰:“路十如今便入翰林,如何得老去?”皆如所言。

邓敞,封敖之门生,初随计,以孤寒不中第。牛蔚兄弟,僧孺之子,有势力,且富于财,谓敞曰:“吾有女弟未出门,子能婚乎?当为君展力,宁靳一第乎?”时敞已婚李氏矣,其父尝为福建从事,官至评事。有女二人,皆善书,敞之所行卷,多二女笔迹。敞顾己寒贱,必不能致腾蹕,私利其言,许之。既登第,就牛氏亲。不日挈牛氏而归,将及家,给牛氏曰:“吾久不到家,请先往俟卿可乎?”牛氏许之。泊到家,不敢泄其事。明日,牛氏之奴驱其辎橐直入,即出居常牛氏所玩用、供帐、帷幕、杂物,列于庭庑之间。李氏惊曰:“此何为?”奴曰:“夫人将到,令具陈之。”李氏曰:“吾即妻也,又何夫人为!”即抚膺大哭。顷之,牛氏至,知其卖己也,请见李氏曰:“吾父为宰相,兄弟皆在郎省,纵嫌不能富贵,岂无嫁处耶?其不幸,岂唯夫人乎?今愿一切与夫人同之,夫人纵憾于邓郎,宁忍不为二女计耶?”时李氏将诉于官,二女方牵挽其袖而止。后敞以秘书少监分司,慳吝尤甚。黄巢入洛,避乱于河桥,节度使罗元杲请为副使从事。后巢寇又来,与元杲窜焉,其金帛悉藏于地中,并为群盗所得。

杜邠公惊为小儿时,尝至昭应县,与群儿戏于野。忽有一道士独爱惊,以手摩挲曰:“郎君勤读书,勿与诸儿戏。”指其观曰:“吾居此,颇能相访否?”既去,惊即诣之。但见荒凉他无所有,独一殿岿然存焉。内有老君像,初道士半面紫黑色,至是详观其像,颇类向者所见之道士,乃半面为漏雨所淋故也。

夏侯相孜与王生同在场屋,王生有时价,孜且不侔矣。尝

落第，偕游于京西，凤翔连帅馆之。一日，从事有宴召焉。酒酣，从事以骰子祝曰：“二秀才若俱得登第，当掷堂印。”王生自负才雅，如有德色，怒曰：“吾诚浅薄，与夏侯孜同年乎？”不悦而去。孜及第，累官至宰相，王竟无所闻。孜在蒲津，王生之子不知其故，偶获孜与父平昔所尝往来笔札累十幅，皆孜手迹也，欣然挈之以谒孜。孜既见，问其所欲，一以依之，即召诸从事以话其事。

崔殷梦瓌，宗人瑶门生也，夷门节度使龟从之子。同年首冠于瓌，瓌白瑶曰：“夫一名男子，伤身世以为美也，不可以等埒也。近岁关试内多以假为名，求适他处，甚无谓也。今乞侍郎不可循其旧辙。”瑶大以为然。一日，瓌等率集同年诣瑶起居。既坐，瑶笑谓瓌等曰：“昨得大梁相公书，且欲先辈一到，骏马健仆，往复当不至稽滞，幸诸先辈留意。”瓌以坐主之命，无如之何。

皮日休，南海郑愚门生。春关内尝宴于曲江，醉寝于别榻，衣囊书笥，罗列旁侧，率皆新饰。同年崔昭符，僚之子，因蔑视之，亦醉更衣。见日休谓其素所熟狎者，即固问，且欲戏之。日休童仆遽前呼之，昭符知日休也。曰：“勿呼之，渠方宗会矣。”以其囊笥皆皮，时人传之，以为口实。

日休尝游江湖间。时刘允章镇江夏，幕中有穆判官者，允章亲也，或潜日休薄焉。允章素使酒，一旦方宴，忽怒曰：“君何以薄穆判官乎？君知身之所来否？鸚鵡洲在此，即黄祖沉祢衡之所也。”举席为之惧，日休雨涕而已。

裴勋质貌么麽，而性尤率易。尝与父坦会饮，坦令飞盞，每属其人辄目诸状。坦付勋曰：“矮人饶舌，破车饶楔，裴勋十分。”勋饮讫而复盞曰：“蝙蝠不自见，笑他梁上燕。十一郎十

分。”坦第十一也。坦怒答之。又慈恩寺连接曲江，京辇胜景，每岁新得第者，毕列姓名于此。勋尝与亲属游，见其父及第榜率多物故，谓人曰：“此皆鬼录也。”其轻薄如此。

卢隐、李峭皆滑帅王铎之门生，前后黜辱者数矣。隐、峭物议以为衽席不修。隐以从兄携为相，特除右司员外郎，右丞崔沆不听，隐上省，仍即见携于私第。携未知之，欣然而出。沆曰：“员外前日入省，时议未息，今复除右司员外。省中所不敢从，他曹惟相公命。”携大怒，驰入曰：“舍弟极屈，即当上陈。”既上，沆乃求假。携即时替沆官沆，谓人曰：“吾见丞郎出省郎，未见省郎出丞郎。”隐初自太常博士除水部员外为右丞，李景温抑焉；迨右司之命，景温之旨也，至是而遂其志矣。是时谏官亦有陈疏者。携曰：“谏官似狗，一个吠辄一时有声。”

白敏中为相，尝欲以前进士侯温为子婿，且有日矣。其妻卢氏曰：“身为宰相，愿求为我婿者多矣。己既姓白，又以侯氏儿为婿，必为人呼作白侯耳。”敏中为之止焉。

李相福妻裴氏，性妒忌，姬侍甚多，福未尝敢属意。镇滑台日，有以女奴献之者，福欲私之而未果。一日，乘间言于妻曰：“某官已至节度使矣，然所指使者，不过老仆，夫人待某，无乃薄乎！”裴曰：“然，不能知公意所属何人？”福即指所献之女奴也。裴许诺，尔后不过执衣侍膳，未尝一得缱绻。福又嘱妻之左右曰：“设夫人沐发，必遽来报我。”既而果有以夫人沐发来告者。福即伪言腹痛，且召其女奴。既往，左右以裴方沐不可遽已，即白以所疾。裴以为信然，遽出发盆中，跣问福所苦。福既给以疾为言，即若不可忍状。裴极忧之，由是以药投儿溺中进之。明日，监军使及从事悉来候问，福即具以事告之，因笑曰：“一事无成，固当其分；所苦者，虚咽一瓯溺耳。”闻者莫

不大笑之。

杨希古，靖恭诸杨也，朋党连结，悉相期以死。权势熏灼，力不可拔，与同里崔氏相埒，而叔季过之。希古性行诞僻，初应进士举，投丞郎以所业，丞郎延奖之。希古起而对曰：“斯文也，非希古之作也。”丞郎讶而诘之，曰：“此舍弟源蟠为希古所作也。”丞郎大异之曰：“今之子弟，以文求名者，大半假手也。苟袖一轴投之于先进，靡不私自炫鬻，以为莫我若也。如子之用意，足以整顿颓波矣。”性酷嗜佛法，常置僧于第，陈列佛事，杂以幡盖，是谓道场者。每凌晨辄入其内，以身俯地，俾僧据其上诵《金刚经》三遍。性又洁净，内逼如厕，必撒衣无所有，然后高履以往。

相国李石，河中永乐有宅，庭槐一本抽三枝，直过堂舍屋脊，内一枝不及。相国同堂昆弟三人，曰石，曰程，皆登宰执；唯福一人历七镇使相而已，盖一枝稍短尔。

苗耽以进士及第，困居洛中有年矣，不堪其穷。或意谓将来通塞，可以响卜，即命儿侄洒扫厅事，设几焚香，束带秉笏，端坐以俟一言。所居穷僻，久之无闻。日晏，有货枯鱼者至焉。耽复祝其至而谛听之。其家童连呼之，且挈鱼以入，其实元无一钱，良久方出。货者迟其出，因怒之矣。又儿或微剗其鱼，货者视之，因骂曰：“乞索儿终饿死尔，何滞我之如是耶！”初，耽尝自外游归，途遇疾甚，不堪登降。忽见辇棺而过者，以其价贱，即僦之，寢息其中。既至洛东门，阖者不知其中有人，诘其所由来。耽恐其讶己，徐答曰：“衣冠道路得贫病，不能致他舆，奈何怪也？”阖者退曰：“吾守此三年矣，未尝见有解语神柩。”后耽亦终江州刺史。

杜羔妻刘氏，善为诗。羔累举不中第，乃归。将至家，妻

即先寄诗与之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已羞君面，君到来时近夜来。”羔见诗，即时而去，竟登第而返。

赵惊妻父为钟陵大将，惊以久随计不第，穷悴愈甚。妻族益相薄，虽妻父母不能不然也。一日，军中高会，州郡谓之春设者，大将家相率列棚以观之。其妻虽贫，不能无往，然所服故弊，众以帷隔绝之。设方酣，廉使忽驰吏呼将，将且惧。既至，廉使临轩手持一书笑曰：“赵惊得非君之婿乎？”曰：“然。”乃告之：“适报至，已及第矣。”即授所持书，乃榜也。将遽以榜奔归呼曰：“赵郎已及第矣！”妻之族即撤去帷帐，相与同席，竟以簪服而庆遗焉。

李讷除浙东路，出淮楚时，卢罕方为郡守。讷既至，适值元日，罕命设将送素膳于讷。讷初见欣然，迨览状，乃将名与讷父讳同——讷，建子也。雅性褊急，大怒，翌日仅旦，已命鼓棹前去。罕闻之，急命驾而往，舟已行矣。罕知其故，逊谢良久，且言所由以不谨答之。讷去意益坚，罕度不可留，怒曰：“大约下人多名建，公何怒之深也！”遂拂衣而去。

温庭筠有词赋盛名。初从乡里举，客游江淮间，杨子留后姚勛厚遗之。庭筠少年，其所得钱帛，多为狭邪所费。勛大怒，笞且逐之，以故庭筠不中第。其姊赵颢之妻也，每以庭筠下第，辄切齿于勛。一日厅有客，温氏偶问：“谁氏？”左右以勛对之。温氏遽出厅事，执勛袖大哭。勛殊惊异，且持袖牢固不可脱，不知所为。移时，温氏方曰：“我弟年少宴游，人之常情，奈何笞之？迄今遂无有成，安得不由汝致之？”遂大哭。久之，方得解脱。勛归愤訝，竟因此得疾而卒。

郑昌图登第，岁居长安。夜后纳凉于庭，梦为人殴击，擒

出春明门，至合大路处石桥上乃得解，遗其紫罗履一只，奔及居而寤，甚困。言于兄弟，床前果失一只履，旦令人于石桥上追寻得之。

杜宣猷大夫，自闽中除宣城，中官之力也。诸道每岁送阉人所谓私白者，闽为首焉，且多任用，以故大阉已下，桑梓多系闽焉。时以为中官藪泽。宣猷既至，每寒食节，辄散遣将吏荷挈食物，祭于诸阉冢墓，所谓洒扫者也。故时号为敕使看墓。

故相晋国公王铎为丞郎，李蟪时判度支，每年以江河淮运至京水陆脚钱，斗计七百，京国米价斗四十，议欲令江淮不运米，但每百斗纳钱七百。铎曰：“非计也，若于京国籴米，且耗京国之食，若运米自淮至京国，兼济无限贫民也。”籴米之制，业已行矣，竟无敢沮其议者。都下米果大贵，未经旬而度支请罢，以民无至者故也。于是识者乃服铎之察事矣。铎卒以此大用。

贾相耽在滑台，于城北命筑八角井以镇黄河，于是潜使人于凿所侦之。果有一老父来观，问曰：“谁凿此井？”曰：“贾相公也。”父曰：“大好手，但近东、近西、近南、近北也。”耽闻之曰：“吾井太大，惜哉！”

翁彦枢，苏州人也，应进士举。有僧与彦枢同乡，出入故相国裴公坦门下，以年老优恤之，虽中门内，亦不禁其出入。手持贯珠，闭目以诵经，非寝食，未尝辍也。坦主文柄入贡院，子勋、质日议榜于私室。僧多处其间，二子不之虞也。拟议名氏，迨与夺径路，僧悉熟之，归寺而彦枢诣焉。僧问彦枢将来得失之耗，彦枢具对以无有成遂状。僧曰：“公成名须第几人？”彦枢谓僧戏己，答曰：“第八人足矣。”即复往裴氏家。二子所议如初，僧忽张目谓之曰：“侍郎知举耶？郎君知举耶？”

夫科第国家重事，朝廷委之侍郎，意者欲侍郎划革前弊，孤平得路。今之与夺，悉由郎君，侍郎宁偶人耶？且郎君所与者，不过权豪子弟，未尝以一平人艺士议之，郎君可乎？”即屈其指，自首及末，不差一人。其豪族私仇曲折，必中二子所讳。勋等大惧，即问僧所欲，且以金帛啖之。僧曰：“贫道老矣，何用金帛为？有乡人翁彦枢者，陡要及第耳。”勋等即列丙科。僧曰：“非第八人不可也。”勋不得已许之。僧曰：“与贫道一文书来。”彦枢其年及第，竟如其言，一无差忒。

韦保衡尝访同人家，方坐，有李钜新及第亦继至。保衡以其后先匿于帷下。既入曰：“有客乎？”同人曰：“韦保衡秀才，可以出否？”钜新成事甚自得，徐曰：“出也何妨？”保衡竟不之出。洎保衡尚主为相，李蟪镇岐下，钜新方自山北旧从事辟焉。又保衡初既登第，独孤云除西川辟在幕中。乐籍间有佐酒者，副使李甲属意时久，以逼于他适，私期回将纳焉。保衡既至，不知所之，祈于独孤，且将解其籍。李至，意殊不平，每在宴席，辄以语侵保衡。保衡不能容，即携其妓以去。李益怒之，屡言于云。云不得已，命飞牒追之而回。无何，堂牒追保衡赴阙下，乃尚同昌公主也。李固惧之矣。不日，保衡复入翰林。李闻之，登时而卒。

崔铉，元略之子。京兆参军卢甚之死，铉之致也，时议冤之。铉子沆，乾符中亦为丞相，黄巢赤其族，物议以为卢甚之报焉。初，崔铉虽谏官，婚姻假回，私事也；甚虽府职，乃公事也，相与争驿厅。甚既下狱，与宰相书，则以己比孟轲。而方瑄、钱凤既朋党宏大，莫不为之尽力。甚出于卑微，加以铉亦瑄之门生，方为宰相，过而诬罔。瑄曰：“左补阙出为翟阳宰。”甚行及长乐坡，赐自尽。中使适回，遇瑄，囊出其喉曰：“此卢

甚结喉也。”瑄甚不怿。京城不守，崔氏诸子并血其族。呜呼！谓天盖高，何其明哉！

郑路昆仲，有为江外官者，维舟江渚，群盗奄至，即以所有金币，罗列岸上，而任盗贼自运取。贼一不犯，曰：“但得侍御小娘子来足矣。”其女有姿色，贼潜知之矣。骨肉相顾，不知所以答。女欣然请行，其贼即取小舟，载之而去。女谓贼曰：“君虽为偷，得无所居与亲属乎？然吾家衣冠族也，既为汝妻，岂以无礼见逼？若达汝所止，一会亲族，以托好迷足矣。”贼曰：“诺。”又指所偕来二婢曰：“公既以偷为名，此婢不当为公计，不若归吾家。”贼以貌美，词且顺，顾已无不可者，即自鼓棹载二婢而去。女于是赴江而死。

刘蕡，杨嗣复门生也，对策以直言忤时，中官尤所嫉忌。中慰仇士良谓嗣复曰：“奈何以国家科第放此风汉耶？”嗣复惧而答曰：“嗣复昔与刘蕡及第时，犹未风耳。”

杜羔，字中立，少年时贖于财产，它无所求。其所与游者，徒利于酒肉，其实蔑视之也。一日，同送迎于城外逆旅，客有善相者，历观诸宾侣，独指中立曰：“此子异日当为将矣。”一座大笑。中立后尚真源公主，竟为沧州节度使。初，李琢之出镇，旗竿道折，乃饗杀其执旗者。中立在道亦然，杖之二十，琢竟无患，而中立卒焉。岂煞之可以应其祸哉？

李蟪与王铎进士同年，后居得路，尝恐铎之先相而已后之。路岩出镇益失势，铎柔弱易制，中官爱焉。洎韦保衡将欲大拜，不能先于恩地，将命铎焉。蟪阴知之，挈一壶酒请铎曰：“公将登庸矣，吾恐不可以相攀也，愿先是少接左右可乎？”即命酒饮铎。妻氏疑其董焉，使女奴传言于铎曰：“一身可矣，须为妻儿谋。”蟪惊曰：“以吾酒为鸩乎？”即命一大爵，自引满，饮

之而去。

牛庶锡性静退寡合，累举不第。贞元元年，因问日者，“君明年状头及第。”庶锡但望偶中一第，殊不信也。时已八月，未命主司，偶经少保萧昕宅前，值昕策杖独游南园，庶锡遇之，遽投刺并贽所业。昕独居方思宾客，甚喜，延之语。及省文卷，再三称赏，因问：“外议以何人当知举？”庶锡对曰：“尚书至公为心，必更屈领一岁。”昕曰：“必不见命，若尔，君即状头也。”庶锡起拜谢。坐未安，忽闻驰马传呼曰：“尚书知举。”昕遽起。庶锡复再拜曰：“尚书适已赐许，皇天后土，实闻斯言。”昕曰：“前言已定矣。”明年，果状头及第。

故相卢携为监察御史，中丞归仁绍上初日，传语携曰：“昔自浙东推事回，鞞袋中何得有绫三千匹？请出台。”后自郎官除洛阳县令，改郑州刺史，以谏议入至京，除兵部侍郎。携自洛阳至相台百数日，曰：“间何不见归侍郎？”或对之云：“自相公大拜请假。”携即除仁绍兵部尚书，人情大洽。

进士李昭嘏，举十上不第。时登科年已有主司，并无荐托之地。主司昼寢寤，见一轴文卷在枕前，看其题处乃昭嘏之卷。令选于架上，复寢。暗视有一大鼠，取其卷，衔其轴，复还枕前。再三如此。昭嘏来春及第，主司问其故，乃三世不养猫，皆云鼠报。

鲁国公孔纬入相后，言于甥侄曰：“吾顷任兵部侍郎，与王晋公铎充弘文馆学士判馆事，上后巡厅谢晋公。公乃言曰：‘余昔任兵部侍郎，与相公杜邠公惊充弘文馆学士判事，暮春留看牡丹于新厅内。杜曰：此厅比令无逸无逸，邠国之元子，绛州刺史。修之，止要一间，今壮丽如此，殊不知非久须为灰烬。余闻此言，心常铭之。’又语余曰：‘明公将来亦据此坐，犹或庶几

由公而下者，罹其事矣。’以吾观之，则邠公之言，其大概验矣。”时昭宗纂承，孔纬入相，朝廷事体扫地无余，故纬感昔言而伤时也。

马摠为天平军节度使，暇日方修远书。时术人程居在旁，摠隐几忽若假寐，而神色惨戚，不类于常。程不敢惊，乃徐起，诣其左相元封语之。俄而召元封，屏人谓曰：“异事，异事。某适所诣严邃崇宏，王者之居不若也。为人导前，见故杜十丈司徒，笑而下阶迎曰：‘久延望，甚喜相见。’因留连曰：‘佑之此官，亦人世中书令耳，六合之内，靡不关闻。久处会剧，心力殆倦，将求贤自代。公之识度，诚克大用，况亲且故，所以奉邀，敬以相授。’摠固辞，至于泣下。良久，杜乃曰：‘既未愿，则且归矣。然二十年当复相见。’”摠既寤，大喜其寿之遐远。自是后二年而薨，岂马公误听，抑姑增年以悦其意耶？

李克勤为大理卿，昭宗在华州时，郑县令崔銮，有民告举放绝绢价。刺史韩建令计以为赃，奏下三司定罪。御史台、刑部奏罪当绞，大理寺数月不奏。建问李尚书：“崔令乃亲情耶，何不奏？”克勤曰：“裨公之政也。”韩云：“崔令犯赃，奈何言我之过也？”李云：“闻公举放将数万矣。”韩曰：“我华州节度使，华州民，我民也。”李曰：“华民乃天子之民，非公之民。若尔，则郑县民，乃崔令之民也。”建服其论，乃舍崔令罪，止责授颖阳县尉。

举人李文彬受知于舍人纆干洎。有同时今京兆府司录贺兰洎卒，彬因谒紫微，问：“今日有何新事？”对曰：“适过府，闻纆干洎卒。”洎曰：“莫错否？”彬曰：“不错。”洎曰：“君又似共鬼语也。”拂衣而入。彬乃悟，盖俱重姓，又同名而误对也。

省郎张廷之有疾，过诣赵鄂诊脉，说其疾宜服生姜酒一

盞，地黄酒一杯。仍謁梁新，說與鄂皆同，過此即卒。自飲此酒後，所疾尋平。他日為時相邀飲，堅虐百杯，訴之不及，其夕卒。時論謂之二妙。

呂元膺為東都留守，常與處士對棋之次，有文簿堆擁。元膺方秉筆閱覽，棋侶謂呂必不顧局矣，因私易一子以自勝。呂輒已窺之，而棋侶不悟。翌日，呂請棋處士他適，內外人莫測，棋者亦不會，仍以束帛贖之。如是十年許。呂疾亟，命兒侄列前曰：“游處交友，爾宜精擇。吾為東都留守，有一棋者云云，吾以他事俾去。當日一棋子，亦未足介意，但心迹可畏。亟言之，慮其忧畏；終不言，又恐汝輩滅裂于知聞。”言畢，惘然長逝。

夏侯孜為左拾遺，常着桂管布衫朝謁。開成中，文宗無忌諱好文，問孜衫何太粗澀。具言桂管產此布，厚可以御寒。他日上問宰相：“朕察拾遺夏侯孜，必貞介之士。”宰相曰：“其行今之顏、冉。”上嗟嘆，亦效着桂管布。滿朝皆仿之，此布為之驟貴也。

李德裕退朝，多與親表裴璟破體笑語，詢以新事。李問：“更有何說？”裴云：“別無新事。但昨日坡下郎官集送某官出牧湖州，飲餞郵亭，人客甚眾。有倉部白員外未至。崔駢郎中作錄事下籌，白自以卑秩，人乘凌竟，更固辭上次。酌四大器，白連飲三器訖，飲一器持之，而請第四器名。崔郎中云：‘亦別無事，但何必要到處出頭腦？’白踉蹌仆于下座，竟不飲而去。坐中有笑者，有縮頭者，但不知此官人今日起得未？”李大怒曰：“何由可奈！弟斯言果有之乎？”曰：“固然。”又問：“弟知白員外所止否？”璟曰：“知其某坊某曲。”李曰：“為某傳語曰：員外請至宅。”白捧命，又忧恐。比至，李曰：“久欲從容，中外事

屏，然旬朔不要出人事。”既而白授翰林学士。崔骈汾州刺史，续改洛州刺史，流落外不复更游郎署，终鸿胪卿。

李德裕在中书，尝饮惠山泉，自毗陵至京置递铺。有僧人诣谒，德裕好奇，凡有游其门者，虽布素皆接引。僧白德裕曰：“相公在中书，昆虫遂性，万汇得所，水递一事，亦日月之薄蚀。微僧窃有感也，敢以上谒，欲沮此可乎？”德裕颌之曰：“大凡为人，未有无嗜者，至于烧汞，亦是所短。况三惑、博塞、弋弈之事，弟子悉无所染，而和尚不许弟子饮水，无乃虐乎？为上人停之，即三惑驰骋，怠慢必生焉。”僧人曰：“贫道所谒相公者，为足下通常州水脉。京都一眼井，与惠山泉脉相通。”德裕大笑曰：“真荒唐也。”曰：“相公但取此泉脉。”德裕曰：“井在何坊曲？”曰：“昊天观常住库后是也。”因以惠山一罍，昊天一罍，杂以八罍，一类十罍，暗记出处，遗僧辨析。僧因啜尝，取惠山、昊天，余八瓶同味。德裕大加奇叹。当时停水递，人不告劳，浮议乃弭。

崔蠡知制诰，丁太夫人忧，居东都里第。时尚苦俭嗇，四方寄遗茶药而已，不纳金帛。故亲宾至家，不异寒素，虽名姬爱子，服无轻细。崔公卜兆有期。一日，宗门士人请谒于蠡，闾吏拒之，告曰：“公居丧，未尝见他客。”乃曰：“某崔家宗门子弟，又知尊夫人有卜兆之日，愿一见公。”公闻之，延入与语。直云：“知公居缙绅间清且俭，太夫人丧事所须，不能无费。某已忝孙侄之行，又且资货稍给，愿以钱三百万济公大事。”蠡见其慷慨，深奇之，但嘉纳其意，终却不受。此人调举久不第，亦颇有屈声。蠡未几服阕，拜尚书左丞，知举礼部。此人就试，蠡第之为状元。众颇惊异，谓蠡之主文，以公道取士，崔之献艺，由善价成名，一第可矣，首冠未可。以是人有诘于蠡者。

答曰：“崔某固是及第人，但状头是其私恩所致耳。”以前事告之。于是中外始服，名益重焉。

崔珙为东都留守，判尚书省事。中书舍人崔荆，为庶子分务，谒珙，珙不为见。荆乃求与珙素善者，使候问之，怒不已。他日因酒酣，复诘之，居守益忿曰：“誓不与此人相面！且人为文词言语，岂可以珙兄弟作假对耶？”荆终不渝。亲族咸忧栗不安。甥姓中有颖悟者，探取荆文集详之，乃掌制日贬崔球为抚州郡丞云：“夤缘雁序，鼓扇浇风。”荆因尔感疾。

刘瞻之先，寒士也。十岁许，在郑綰左右主笔砚。至十八九，綰为御史，西巡荆部商山歇马亭，俯瞰山水。时雨新霁，岩岚奇秀，泉石甚佳。綰坐久，起行五六里曰：“此胜概不能吟咏，必晚何妨？”即停于亭。欲题诗，顾见一绝，染翰尚湿，綰大讶其佳绝。时南北无行人，顾左右，但向来刘景在后三二里。公戏之曰：“莫是尔否？”景拜曰：“实见侍御吟赏起予，辄有寓题。”引咎又拜。公咨嗟久之而去。比回京阙，戒子弟涵瀚已下曰：“刘景他日有奇才，文学必超异。自此可令与汝共处于学，寝馔一切，无异尔辈，吾亦不复指使。”至三数年，所成文章皆词理优壮。凡再举成名，公召辟法寺学省清级，及生瞻及第。

杜黄裳知贡举，闻尹枢时名籍籍，乃微服访之。问场中名士，枢唯唯。黄裳乃具告曰：“某即今年主司也，受命久矣，唯得一人，其他相烦指列。”枢耸然谢曰：“既辱下问，敢有所隐！”即言子弟崔元略，孤寒有材藻令狐楚数人。黄裳大喜。其年枢状头及第，试《珠还合浦赋》成，或假寐，梦人告曰：“何不序珠来去之意？”既寤，乃改数句。及谢恩，黄裳谓之曰：“序珠来去之意，如有神助。”

李回之为御史中丞也，时会昌中王师讨昭义，久未成功。贼之游兵往往散出下剽掠邢、洛、怀、孟，又发轻卒数千，伪为群臣，散漫山谷，以啖官军。官军自远见之，乃分头掩捕，因不成列，且无备焉，于是短兵接斗，蹂践相乘，凡十数里，王师大败。是月东都总统王宰、石雄皆坚壁自守。武宗坐朝不怡，召宰相李德裕等谓之曰：“王宰、石雄不与朕杀贼，频遣中使促之，尚闻逗挠依违，岂可使贼党坐至东都耶！卿今日与朕晚归，别与制置军前事宜奏来。”时宰相陈夷行、郑肃拱默听命。德裕至中书，召御史中丞李回，具言上意曰：“中丞必一行，责戎帅早见成功，慎无违也。”回刻时受命。于是具名以闻曰：“今欲以御史中丞李回为催军使，不能尽知，敢以为请。”帝曰：“可。”即日李回自右银台戒路，有邸吏五十导从，至于河中，援辔以进，俟王宰等至河中界迎候召行。二帅至翼城东道左，执兵如外府列校迎候仪。回立马受起居寒温之礼。二帅复前进数步，磬折致词，回击鞭亦不甚顾之。礼成，二帅旁行，俯首俟命。回于马上厉声曰：“今日当直令吏安在？”郡吏跃马听命。回曰：“责破贼限状来。”二帅鞠躬流汗而退。请以六十日破贼，过约请行军中令。于是二帅大惧，亲率军鼓之，士卒齐进。凡五十八日，拔潞城，枭刘稹首以献。功成，回复命。后六十日，由御史中丞拜中书侍郎平章事。

李业之举进士，因下第过陕、虢山路，阻暴雨，投村舍避之。邻里甚远，村家只有一小童看舍。业牵驴，庇于檐下。时左军李生与行官杨镇亦投舍中。李有一马，相与入止舍内，及稍霁已暮矣。小童曰：“阿翁即欲归，不喜见客，可去矣。”业谓曰：“此去人家极远，日势已晚，固不可前去也。”须臾，老翁归，见客欣然，异礼延接，留连止宿。既晓，恳留欲备馔。业已谢

愧再三，言曰：“孙子云阿翁不爱客，某又碍夜，前去不得，甚忧怪，乃不意过礼周旋，何以当此？”公曰：“某家贫无以待宾，惭于接客，非不好客也。然三人皆节度使，某何敢不祇奉耶？”业曰：“三人之中，一人行官。尔言之过矣。”老翁曰：“行官领节钺，在兵马使之前，秀才节制，在兵马使之后。然秀才五领节钺，勉自爱也。”业既数年不第，从戎幕矣。杨镇为仇士良开府擢用，累职至军使，除泾州节度使。李与镇同时为军使，领邠州节度使。业以讨党项功除镇武汾泾，凡五镇麾钺，一如老翁之言。

丞相邹平公段文昌，负才傲俗，落泊荆楚间。尝半酣，鞞履于江陵大街往来。雨霁泥甚，街侧有大宅枕渠，公乘醉于渠上脱履濯足，旁若无人。自言：“我作江陵节度使，必买此宅。”闻者皆笑。其后果镇荆南，遂买此宅。

文昌又尝佐太尉南康王韦皋，为城都馆驿巡官。忽失意，皋逐之，使作灵池尉。羸童劣马，奔迫就限。去灵池六七里，已昏黑，路绝行人。忽有两炬前引，更呼曰：“太尉来就。”及郭门，两炬皆灭。先时韦皋奏使入长安，素与刘禹锡深交。禹锡时为礼部员外郎，与日者从容。文昌入谒，日者匿于帘下。既去，日者谓禹锡曰：“员外若图省转，事势殊远，须待十年后此客入相，方转本曹正郎尔。”自是禹锡失意，连授外官，十余年文昌入相，方除禹锡吏部郎中。

崔湜为中书令，张嘉贞为舍人，湜轻之，尝呼为张底后。曾量数事，意出人右，湜惊美久之，谓同列曰：“知否，张底后乃我辈一人，此终是坐处。”湜死后十余年，河东竟为中书令。

李抱真之镇潞州，军资匱缺，计无所出。有老僧大为郡人所敬服，抱真因请之曰：“假和尚之道，以济军中可乎？”僧曰：

“无不可。”抱真曰：“但言请于鞠场焚身，某当于使宅凿一地道通运，俟火作，即潜以相出。”僧喜从之，遂陈状申言。抱真命于鞠场积薪贮油，因为七日道场，昼夜香灯，梵呗杂作。抱贞亦引僧入地道，使之不疑。僧乃升坐执炉，对众说法。抱真率军僚属及将吏膜拜其下，以俸入檀施堆于其旁。由是士女骈阗，舍财亿计。满七日，遂送柴积，灌油发焰，击钟念佛。抱贞密遣人填塞地道，俄顷之际，僧薪并灰。数日，籍所得货财，辇入军资库；别求所谓舍利者数十粒，造塔以贮焉。

长兴于相惊与举人裴丘友善。丘有一古镜，所常宝者。惊布素时，曾一照分明，见有朱衣吏导从，他皆类此。其镜旋亦坠矣。

宣平卢太傅应举时，寄居寿州安丰县别墅。尝游芍陂，见里人负薪者持碧莲花一朵，已伤器刃矣，言陂中得之。卢公后从浙西回使淮，复诘于相国李德裕，令搜访芍陂，则无有矣。又遍寻于江渚间，亦终不能得，乃知向者一朵盖神异耳。

集贤韩昶，名父之子，虽教有方，而性颇暗劣。及为校理，史传中见说金根车处，皆臆断之曰：“岂其误欤？必金银车。”悉改根字为银字。至除拾遗，果有谏院不受。

牛僧孺镇襄州日，以久旱祈祷无应。有处士，众云豢龙者，公请致雨。处士曰：“江汉间无龙，独一湫泊中有之。果龙也，强驱之，必虑为灾难制。”固命之，果有大雨，汉水泛溢，漂溺万户。处士避罪亦潜去。十年，有人于他处见犹在。

杜紫微顷于宰执处求一小仪不遂，请小秋又不遂。尝梦人谓曰：“辞春不及秋，昆脚与皆头。”后果得比部员外。

会昌末年，武宗忽改御名为火下大。及宣宗以光王龙飞。于古文，光字实从火焉。噫！先兆之明若是耶！

又宣宗在藩邸，尝从驾回而误坠马，人不之觉，比二更方能兴。时天大雪，四顾悄无人声，上寒甚，巡警吏至大惊。上曰：“我光王也，不虞至此，方困且渴，若为我求水。”警者即于旁近得水以进，遂委而去。良久起，举瓯将饮，顾视瓯中水，尽为芳醪矣。上独喜自负，一举瓯，已而体微暖有力，步归藩邸。后即帝位。

裴均仆射之镇襄州也，郑滑馆驿巡官裴弘泰先聘至驿，值彼大宴，客司漏名。及设定，令人召屈，遂奔至。均大不悦，因责之曰：“君何后来？大涉不敬。”时酒已数筹，弘泰曰：“都不见客司报宴，非敢怠慢。然叔父检罪，请尽饮在座器物，仍欲乞饮尽赐弘泰上件器物可否？”合坐皆壮之，均亦许弘泰。弘泰遂次第揭银器饮之，饮讫，即置怀中，须臾盈怀。盘中余一银醢，受一斗已上，其酒亦满。弘泰捧之而饮，均亦令人吏去醢覆中。饮讫，踏其醢抱之而出，请索牡马归驿。均以弘泰饮酒必过量所伤，忧之，使吏问饮后所宜。使者方见弘泰戴纱帽于厅上秤器物，正重二百余两。均不觉大笑，回车赠赏甚厚。

太保令狐相绚出镇淮海日，友使班蒙与从事俱游大明寺之西廊。睹前壁所题云：“一人堂堂，二曜同光。泉深尺一，点去冰旁。二人相连，不欠一边。三梁四柱，烈火而然。除却双勾，两日不全。”诸僚佐幕驻足久之，莫能辨。独班蒙曰：“一人岂非‘大’字乎？二曜者日月，非‘明’字乎？尺一者十一寸，非‘寺’字乎？点去冰旁，‘水’字也。二人相连，‘天’字也。不欠一边，‘下’字也。三梁四柱而烈火，‘無’字也。两日除双勾，‘比’字也。得非‘大明寺水天下无比’乎？”众皆恍然曰：“黄绢之奇智，亦何异哉！”叹羨弥日。询之老僧，曰：“顷年有客独游，题之而去，不言姓氏。”

乾符末，有客寓止广陵开元寺，因文会话云：顷在京寄青龙寺日，有客尝访知寺僧，属其匆遽，不暇留连。翌日至，又遇要地朝客，后至复来复阻。他日颇有怒色，题其门而去。“龕龙东去海，时日应西斜。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沙。”僧皆不能详。有沙弥颇解，众问其由，曰：“龕龙去，有‘合’字存焉。时日隐，有‘寺’字存焉。敬文不在，有‘苟’字存焉。碎石入沙，有‘卒’字存焉。此不逊之言，辱我曹矣。”僧大悟，追访，杳无踪矣。客云合寺苟卒，沙弥乃懿皇朝云皓供奉是也。

昔有人授舒州牧，李德裕谓之曰：“到彼郡日，天柱峰茶可惠三角。”其人献之数十斤，李不受退还。明年罢郡，用意精求，获数角投之。德裕阅而受曰：“此茶可以消酒食毒。”乃命烹一瓯沃于肉食内，以银合闭之。诘旦，因视其肉，已化为水，众服其广识。

京辇自黄巢退后，修葺残毁之处。时定州有儿，俗号王酒胡，居于上都，巨富，纳钱三十万贯，助修朱雀门。昭宗又诏重修安国寺毕，亲降车辇，以设大斋。乃扣新钟，一撞舍钱一万贯，命大臣请各取意而击。上曰：“有能舍一千贯文者，即打一槌。”斋罢，王酒胡半醉入来，径上钟楼，连打一百下，便于西寺运钱十万贯入寺。

韦保衡欲除裴修为省郎，时李章为左丞，韦先遣卢望来申意，探其可否。李曰：“相公但除，不合先问某。”卢以时相事权，设为所沮，则伤盛重，因劝韦勿除郎中。

南卓与李修古亲表昆弟，李性迂僻，卓尝轻之。李俄受许州从事，奏官敕下。时许帅方大讷，忽递到开角，有卓与李书，遂执书喜曰：“某与南卓二十三表兄弟，多蒙相轻。今日某忝为尚书宾幕，又奏署敕下，遽与某书，大奇。”及启封云：即日卓

死老不死，生见李修古上除目帅请书。合坐大笑，修古大惭。

郑文公畋，字台文，父亚，曾作容管观察使。畋生于桂州，小字桂儿。时西门思恭为监军。有诏征赴阙下，饯于北郊，自以衰年，因以畋托曰：“他日愿以桂儿为念，九泉之下，不敢忘之。”言讫，泫然流涕，思恭志之。及神策军中，亚已卒。思恭使人召畋，馆之于第，年未及冠，甚爱之，如甥侄，因选师友教导之。畋后官至将相。黄巢之入长安，思恭逃难于终南山。畋以家财厚募有勇者访而获之，以归岐下，温清侍膳，有如父焉。思恭终于畋所，畋葬近西门，坟陌皆造二垄焉。吊者无不堕泪，咸伏其义也。

崔郢为京兆尹日，三司使在永达亭子宴丞郎。崔乘醉突饮，众人皆延之。时谯公夏侯孜为户部使，问曰：“尹曾任给舍否？”崔曰：“无。”谯公曰：“若不曾历给舍，京兆尹不合冲丞郎宴。”命酒纠来要下筹，且吃罚爵，取三大器物引满饮之，良久方起。决引马将军至毙，崔出为宾客分司。

郑馀庆清俭有重德，一日，忽召诸朋朝官数人会食。众皆朝僚，以故相重望，皆凌晨诣之。至日高，馀庆方出。闲话移时，诸人皆鬯然。馀庆呼左右曰：“处分厨家，烂蒸去毛，勿拗折项。”诸人相顾，以为必蒸鹅鸭之类。逡巡舁抬盘出，酱醋亦极香新，良久就食，人前下粟米饭一碗，蒸葫芦一枚。相国食美，诸人强进而罢。

文宗命中使宣两军中尉及诸司使内官等，不许著纱縠綾罗布。其后驸马韦处仁冠布夹罗巾以进。上曰：“本慕卿门户清素，故俯从选尚。如此巾服，从他诸戚为之，卿不须为也。”

淮南节度使王播以钱十万贯赂遗恩幸求盐铁使，谏议大夫独孤朗、张仲方，起居郎孔敏行、柳公权，起居舍人宋申锡，

补阙杨仁实、刘敦儒，拾遗李景让、薛延老等十人前一日诣延英抗论其事。后之有迁，其途实繁，自宰相、翰林学士、三司使皆有定价，因此致位者不少。近又县令、录事参军亦列肆鬻之，至有白身便为宰相者。然所至多为四方诸侯不放，上有以知其来也。俾不遵王命，抑有由焉。岂时之重利耶？抑谏省任非其人耶？未尝以一字整顿颓纲，深所未喻。

裴冕代杜鸿渐秉政，小吏以俸钱文簿白之，冕顾子弟，喜见于色。其嗜财若此。冕性本侈靡，好尚车服，名马数百金者，常十匹。每宴宾客，滋味品极，坐客有味于名者。

崔安潜东洛掌选，人有不能显其姓名，窃顾云启事投献者。崔公不之知，大赏叹。召之与语，便注一起资县令。后有人白之，崔公方悔。

冯莞给事亲仁坊有宅，南面山亭，尤多养鹅鸭，及杂禽之类极多。常遣一家人掌之，时人谓之雀省。

郑光除河中节度，宣宗问曰：“卿在凤翔使官，先是何人？”曰：“冯三。”上不之会。枢密使奏曰：“是冯衮。臣曾充使至彼知之。”上曰：“便与冯三为副使。”及罢河中归，又诏对曰：“卿在河中断大事时如何？”光对曰：“臣须开始得。”又更对他事曰：“不得，臣须裂始得。”上笑。后朝臣每遇延英入阁使对，多以开裂为号。时裴司谦郎中为节判，顷客于河中，到使院，裴曰：“某在身官爵，为尚书削尽。”所谓不以本官呼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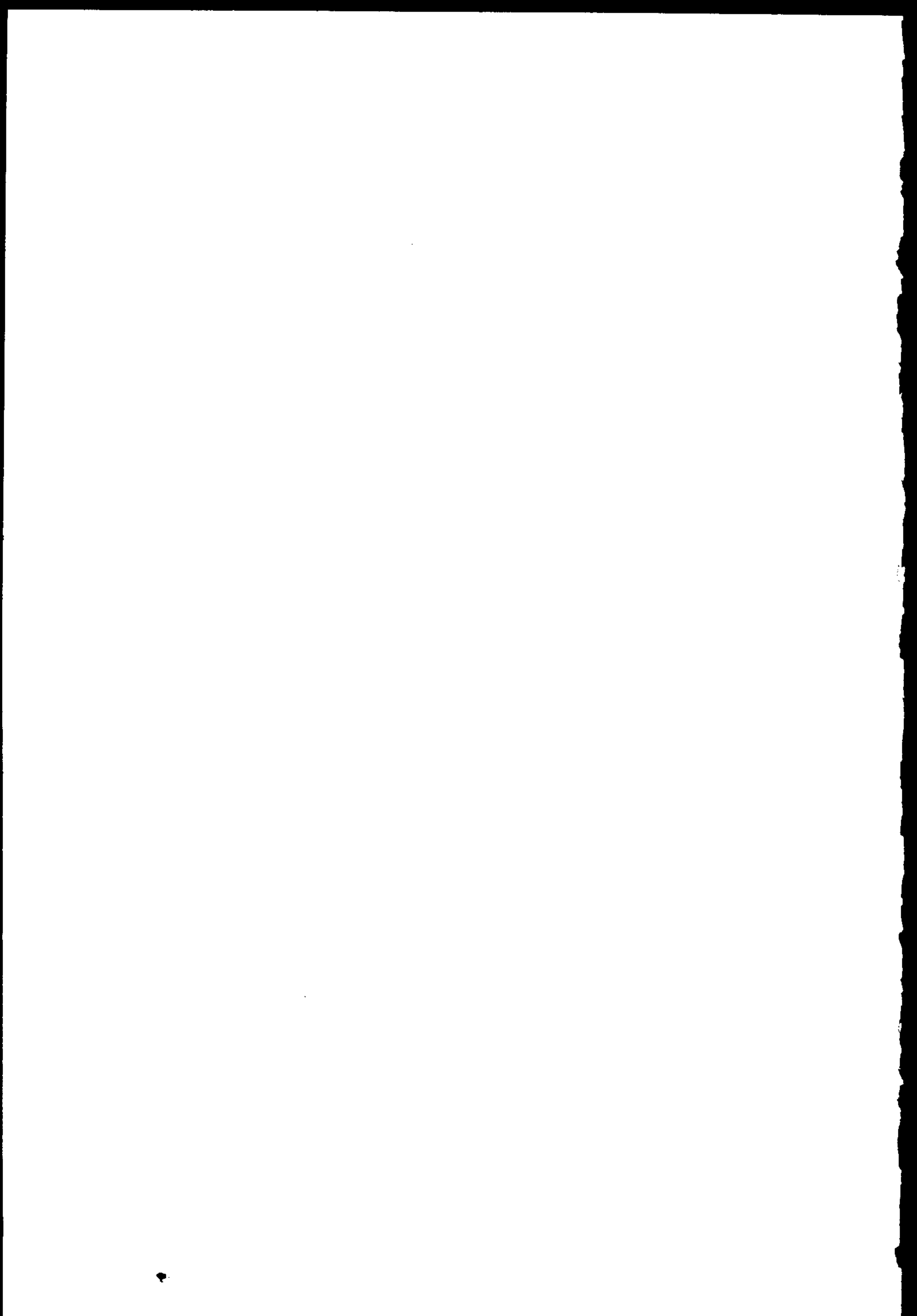
光在河中日，遇国忌行香，便与判官及屈客寺中宴饮征令。时薛起居保逊为客在坐。光把酒曰：“某改令，身上取一果子名：脆脐。”他人皆尽思不得。至薛乃还令曰：“脚杏。”满坐皆大笑。

李据，宰相绛之侄，生长绮纨，曾宰字于渑池，皆以门荫

也。不知书，因节岁索鱼不得，怒追，渔师云：“缘獭暴不敢打鱼。”判云：“俯临新岁，猛兽惊人。渔网至宽，疏而不漏。”后又祇承人请假，状后判云：“白日黄昏须到，夜即平明放归。”祇承人并不敢去。又判决祇承人云：“如此痴顽，岂合吃杖五下？”或语据曰：“岂合吃杖，不合吃杖也。”李曰：“公何不会，岂是助语，共之乎者也何别哉！”

幽闲鼓吹

[唐]张固 撰
恒 鹤 校点



校点说明

《幽闲鼓吹》一卷，唐清河张固撰。《新唐书·艺文志》有著录。清河为其郡望，具体籍贯仍未可知。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三谓张固为“懿、僖间”人，余未详。是书记事虽从宣宗时叙起，却并非专叙宣宗朝事，凡开元、天宝至大中间遗事，均有涉及。文坛掌故如白居易以诗初谒顾况，顾况前倨后恭；李贺以歌诗谒韩愈，韩愈激赏其“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句等，后人都耳熟能详。又李贺诗歌篇什流传甚少之原因，乃由于其表兄之毁弃作梗。于此可见其大略。是书记达官贵人、文士墨客轶事琐闻，较为曲折生动。“崔造相将退位”条，写其退位前犹豫不决，退位后“居闲躁闷”，后决定再入官场，其原因竟是赋闲“不得他诸道金铜茶笼子物”，为特权而固位心态如描。又元载丈人得婿一函后之心理状态，亦相当逼真传神。《四库全书总目》称赞此书：“所记虽篇帙寥寥，而其事多关法戒，非造作虚辞无裨考证者比。在唐人小说之中，犹差为切实可据焉。”故书中内容大都采入唐史及《唐语林》等书。

此书旧有明嘉靖大石山人顾元庆跋，谓书“共二十五篇”，与《群斋读书志》所载“纪唐史遗事二十五篇”合。上海涵芬楼影印《顾氏文房小说》本，即是顾元庆十友斋据宋本重刻者。细核之乃有二十七篇。《四库全书总目》云“今检此本乃二十六篇，盖误断元载及其子一条为二耳”，亦不合。今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并将“潘炎侍郎”及“子孟阳初为户部侍郎”也

合为一条,已符二十五篇之数。其实,“潘炎”两条同叙潘炎夫人事,合而为一不错;至于“元载”及其子两条乃分叙二人事,本不当合,故今传《幽闲鼓吹》实为二十六篇。

此次校点即以《顾氏文房小说》本为底本,参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此外参考《宝颜堂秘笈》、《学海类编》、《说郛》本等,改正若干错字,不出校记。

幽闲鼓吹

宣宗囑念万寿公主，盖武皇世有保护之功也。驸马郑尚书之弟颀，尝危疾，上使讯之。使回，上问公主视疾否。曰：“无。”“何在？”曰：“在慈恩寺看戏场。”上大怒且叹曰：“我怪士大夫不欲与我为亲，良有以也！”命召公主。公主走辇至，则立于阶下，不视久之。主大惧，涕泣辞谢。上责曰：“岂有小郎病乃亲看他处乎？”立遣归宅。毕宣宗之世，妇礼以修饰。

宣宗暇日召翰林学士。时韦尚书澳遽入，上曰：“要与卿款曲。少间出外，但言论诗。”上乃出新诗一篇。有小黄门置茶讫，亦屏之。乃问曰：“朕于敕使如何？”韦公即述上威制前朝无比。上闭目摇首曰：“总未总未，依前怕他。在于卿如何？计将安出？”韦公既不为之素备，乃率意对曰：“以臣所见，谋之于外庭即恐有大和末事，不若就其中拣拔有才识者委以计事，如何？”上曰：“此乃末策，朕已行之。初擢其小者，自黄至绿至绯，皆感恩。若紫衣挂身，即一片矣。”公惭汗而退。噫！大君之问，社稷之福，对扬止此，惜哉！

裴公休在相位。一日奏对，宣宗曰：“今赐卿无畏，有何贮画言之。”公尝蓄论储君之意，至是乃顿首以谏。上曰：“若立储君，便是闲人。”公不敢尽言而退。

宣宗坐朝，次对官趋至，必待气息平均，然后问事。令狐相进李远为杭州，宣宗曰：“比闻李远诗云：‘长日唯销一局棋。’岂可以临郡哉？”对曰：“诗人之言，不足有实也。”仍荐远

廉察可任，乃俞之。

宣宗视远郡谢上表，左右曰：“不足烦圣虑也。”上曰：“远郡无非时章奏，只有此谢上表，安知其不有情恳乎？吾不敢忽也。”

张长史释褐为苏州常熟尉，上后旬日，有老父过状，判去。不数日复至，乃怒而责曰：“敢以闲事屡扰公门？”老父曰：“某实非论事，但睹少公笔迹奇妙，贵为篋笥之珍耳。”长史异之，因诘其何得爱书。答曰：“先父爱书，兼有著述。”长史取视之，曰：“信天下工书者也。”自是备得笔法之妙，冠于一时。

白尚书应举，初至京，以诗谒顾著作。顾睹姓名，熟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咸阳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即嗟赏曰：“道得个语，居即易矣。”因为之延誉，声名大振。

乔彝京兆府解试时，有二试官。彝日午叩门，试官令引入，则已醺醉，视题曰《幽兰赋》，不肯作，曰：“两个汉相对作此题。”速改之，为《渥洼马赋》，曰：“校些子。”奋笔斯须而就。警句云：“四蹄曳练，翻瀚海之惊澜；一喷生风，下胡山之乱叶。”便欲首送。京尹曰：“乔彝峥嵘甚，宜以解副荐之。”

李藩侍郎尝缀李贺歌诗，为之集序未成。知贺有表兄与贺笔砚之旧者，召之见，托以搜访所遗。其人敬谢，且请曰：“某尽记其所为，亦见其多点窜者，请得所葺者视之，当为改正。”李公喜，并付之，弥年绝迹。李公怒，复召诘之。其人曰：“某与贺中外自小同处，恨其傲忽，常思报之。所得兼旧有者，一时投于溷中矣！”李公大怒，叱出之，嗟恨良久。故贺篇什流传者少。

李贺以歌诗谒韩吏部。吏部时为国子博士分司，送客归

极困，门人呈卷，解带旋读之。首篇《雁门太守行》曰：“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却援带命邀之。

苗帝师困于名场，一年似得复落第。春景暄妍，策蹇驴出都门，贯酒一壶，藉草而坐，醺醉而寐。久之，既觉，有老父坐其旁。因揖叙，以馀杯饮老父。愧谢曰：“郎君紫绶耻，宁要知前事耶？”苗曰：“某应举已久，有一第分乎？”曰：“大有事，但更问。”苗曰：“某困于穷变，一郡宁可及乎？”曰：“更向上。”曰：“廉察乎？”曰：“更向上。”苗公乘酒猛问曰：“将相乎？”曰：“更向上。”苗公怒，全不信，因肆言曰：“将相向上作天子乎？”老父曰：“天子真者即不得，假者即得。”苗都以为怪诞，揖之而去。后果为将相。及德宗升遐，摄冢宰三日。

宾客刘公之为屯田员外郎时，事势稍异，旦夕有腾越之势。知一僧有术数极精，寓直日邀之至省。方欲问命，报韦秀才在门外。公不得已，且令僧坐帘下。韦秀才献卷已，略省之，而意色殊倦。韦觉之，乃去。与僧语，不对。吁嗟良久，乃曰：“某欲言，员外必不愜，如何？”公曰：“但言之。”僧曰：“员外后迁，乃本行正郎也，然须待适来韦秀才知印处置。”公大怒，揖出之。不旬日贬官。韦秀才乃处厚相也，后三十馀年在中书，刘转屯田郎中。

朱崖李相在维扬，封川李相在湖州，拜宾客分司。朱崖大惧，遣专使厚致信好。封川不受，取路江西而过。非久，朱崖入相，过洛。封川忧惧，多方求厚善者致书，乞一见，欲解纷。复书曰：“怨即不怨，见即无端。”初，朱崖、封川早相善，在中外致力。及位高，稍稍相倾。及封川在位，朱崖为兵部尚书，自得歧路，必当大拜。封川多方阻之未效，朱崖知而忧之。邠公杜相即封川党，时为京兆尹。一日谒封川，封川深念，杜公进

曰：“何戚戚也？”封川曰：“君揣我何念？”杜公曰：“非大戎乎？”曰：“是也。何以相救？”曰：“某即有策，顾相公必不能用耳。”曰：“请言之。”杜曰：“大戎有辞学而不由科第，于今怏怏。若与知举，则必喜矣。”封川默然良久，曰：“更思其次。”曰：“更有一官，亦可平治嫌恨。”曰：“何官？”曰：“御史大夫。”封川曰：“此即得。”邠公再三与约，乃驰诣安邑门。门人报杜尹来，朱崖迎揖曰：“安得访此寂寞？”对曰：“靖安相公有意旨，令某传达。”遂言亚相之拜。朱崖惊喜，双泪遽落，曰：“大门官，小子岂敢当此荐拔？”寄谢重叠。杜遽告封川，封川与虔州议之，竟为所隳，终致后祸。

朱崖在维扬，监军使杨钦义追入，必为枢近，而朱崖致礼皆不越寻常，钦义心衔之。一日邀中堂饮，更无馀宾，而陈设宝器图画数床皆殊绝，一席祇奉亦竭情礼，起后皆以赠之。钦义大喜过望，旬日行至汴州，有诏，令监淮南军。钦义至即具前时所获归之。朱崖笑曰：“此无所直，奈何相拒？”一时却与，钦义感悦数倍。后竟作枢密使。武皇一朝之柄用，皆自钦义也。

李师古跋扈，惮杜黄裳为相，未敢失礼，乃命一干吏寄钱数千缗，并毡车子一乘，亦直千缗。使者未敢遽送，乃于宅门伺候。累日，有绿舆自宅出，从婢二人，青衣褴褛，问：“何人？”曰：“相公夫人。”使者遽归以告师古，师古折其谋，终身不敢失节。

潘炎侍郎，德宗时为翰林学士，恩渥极异。其妻刘氏，晏相之女也。京尹某有故，伺候累日不得见，乃遗阍者三百缣。夫人知之，谓潘曰：“岂有人臣京尹愿一见，遗奴三百匹缣帛？其危可知也。”遽劝潘公避位。

子孟阳初为户部侍郎，夫人忧惕，谓曰：“以尔人材而在丞郎之位，吾惧祸之必至也。”户部解喻再三，乃曰：“不然，试会尔同列，吾观之。”因遍招深熟者，客至，夫人垂帘视之。既罢会，喜曰：“皆尔之俦也，不足忧矣。末座惨绿少年何人也？”答曰：“补阙杜黄裳。”夫人曰：“此人全别，必是有名卿相。”

元相在鄂州，周复为从事。相国常赋诗，命院中属和，周正郎乃簪笏见相公曰：“某偶以大人往还高门，谬获一第，其实诗赋皆不能也。”相国嘉之曰：“遽以实告，贤于能诗者矣。”

裴宽尚书罢郡西归，汴流中，日晚维舟，见一人坐树下，衣服极弊。因命屈之，与语，大奇之，遂为见知：“以君才识必自当富贵，何贫也？”举船钱帛奴婢贖之。客亦不让所惠，语讫上船，奴婢偃蹇者鞭撻之。裴公益奇之。其人乃张徐州也。

安禄山将反前三两日，于宅宴集大将十余人，锡赀绝厚。满厅施大图，图山川险易攻取剽劫之势。每人付一图，令曰：“有违者斩，直至洛阳！”指挥皆毕，诸将承命，不敢出声而去。于是行至洛阳，悉如其画也。

张正甫为河南尹，裴中令衔命代淮西，置宴府西亭。裴公举一人词艺好解头，张相公正色曰：“相公此行何为也？争记得河南府解头？”中令有惭色。

崔咸舍人尝受张公之知，及悬车之后，公与议行止。崔时为司封郎中，以感知之分，极言赞美。公便令制表。表上，值无厚善者，而一章允请。三数月后，门馆阒寂，家人辈窃骂之。公后亦悔，每语子弟曰：“后有大段事，勿与少年郎议之。”

崔造相将退位，亲厚皆勉之。长女贤，知书，独劝相国，遂决退。一二岁中，居闲躁闷，顾谓儿侄曰：“不得他诸道金铜茶笼子物掩也。”遂复起。

相国张延赏将判度支，知有一大狱，颇有冤滥，每甚扼腕。及判使，即召狱吏严诫之，且曰：“此狱已久，旬日须了。”明旦视事，案上有一小帖子，曰：“钱三万贯，乞不问此狱。”公大怒，更促之。明日帖子复来，曰：“钱五万贯。”公益怒，命两日须毕。明日复见帖子曰：“钱十万贯。”公曰：“钱至十万，可通神矣。无不可回之事。吾惧及祸，不得不止。”

元相载在中书日，有丈人自宣州所居来投，求一职事。中书度其材不任事，赠河北一函书而遣之。丈人惋怒，不得已，持书而去。既至幽州，念破产而来，止得一书，书若恳切犹可望。乃拆而视之，更无一辞，唯署名而已。大悔，怒欲回，心念已行数千里，试谒院寮。问：“既是相公丈人，岂无缄题？”曰：“有。”判官大惊，立命谒者上白，斯须乃有大校持箱复请书。书既入，馆之上舍，留连数日。及辞去，奉绢一千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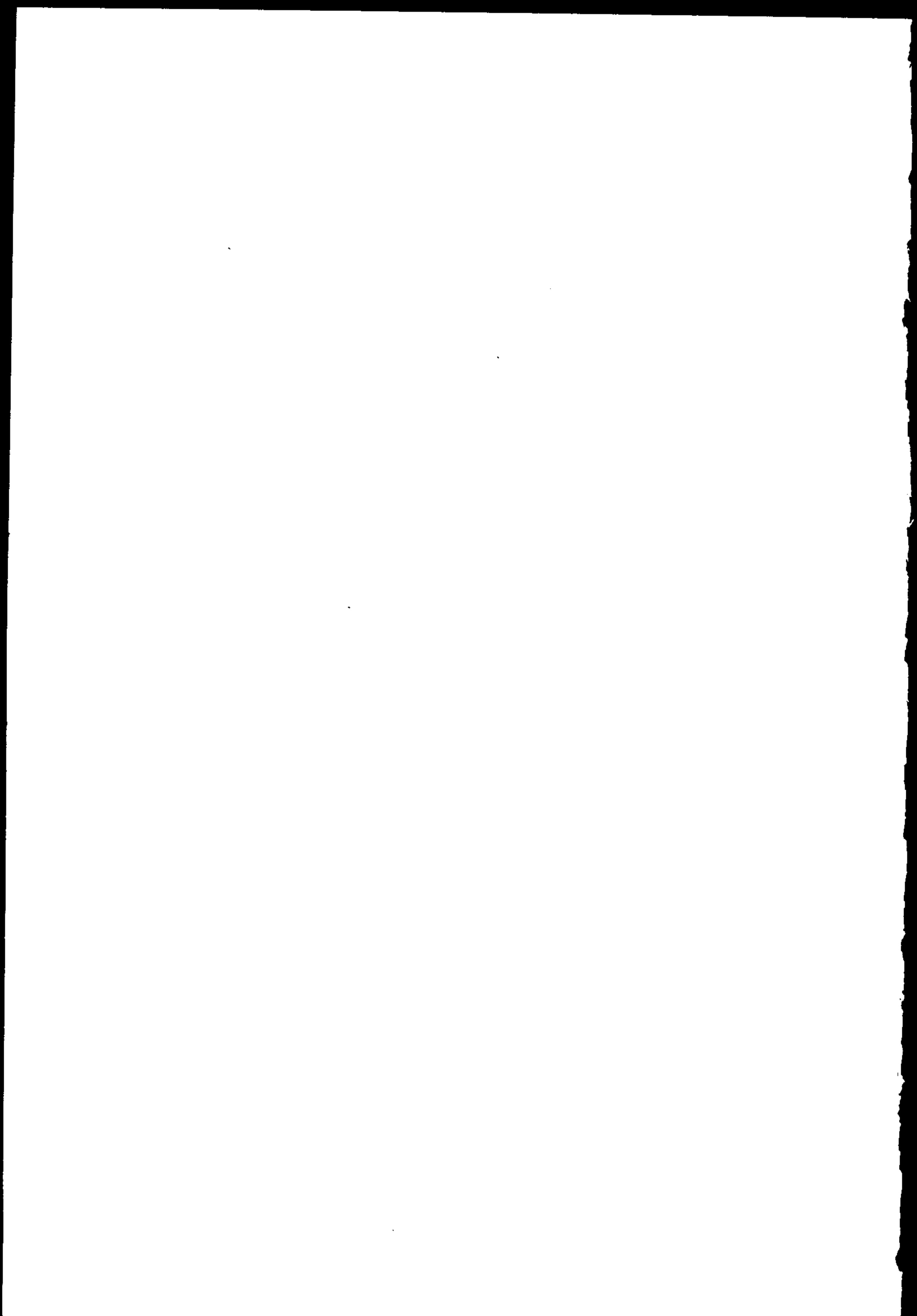
元载子伯和势倾中外，福州观察使寄乐妓十人，既至，半载不得送。使者窥伺门下，出入频者有琵琶康昆仑最熟，厚遗求通，即送妓。伯和一试奏，尽以遗之。先有段和尚善琵琶，自制《西梁州》，昆仑求之不与。至是以乐之半赠之，乃传焉。道调《梁州》是也。

丞相牛公应举，知于顿相之奇俊也，特诣襄阳求知。住数月两见，以海客遇之，牛公怒而去。去后忽召客将问曰：“累日前有牛秀才，发未？”曰：“已去。”“何以赠之？”曰：“与之五百。”“受之乎？”曰：“掷之于庭而去。”于公大恨，谓宾佐曰：“某盖事繁有阙违者。”立命小将赍绢五百，书一函，追之，曰：“未出界即领来，如已出界即送书信。”小将于界外追及，牛公不启封，揖回。

剧谈录

[唐]康骕 撰

萧逸 校点



校点说明

《剧谈录》著者康骈，一作康辘，字驾言，池州（今安徽贵池）人。咸通中，应进士试，乾符五年（878）登第，六年举宏博。历官崇文馆校书郎。广明乱后，退居乡里，后入宜州田颀幕府，荐授中书舍人。

此书成于乾宁二年（895），自序云：“新见异闻，常思纪述。或得史官残事，聚于竹素之间。”后因兵乱，亡佚都尽，及退耕池阳山中，耕耨之余，继成前志。所记多为中晚唐期间朝野遗闻，亦涉及神仙灵怪及剑侠故事。所记史料，多有可疑之处；所作传奇，则颇有可观，对后世小说具有一定的影响。

《剧谈录》作者自序及各种著录均为二卷，惟《新唐书·艺文志》及《郡斋读书志》作三卷。晚清刘世珩曾以《太平广记》、《类说》、《角力记》等校勘，卷前据《稽古堂丛刻》本补录自序一篇，并辑有逸文，刻入《贵池先哲遗书》中，最便应用。1958年古典文学出版社据刘本断句排印。今即据此本，用新式标点排印出版，对书中误阙，作了一些校补。

目 录

剧谈录序 (1459)

卷上 (1460)

宣宗夜召翰林学士 刘平见安禄山魑魅 王鲔活崔相公
歌妓 御史滩 浑令公李西平燕朱泚云梯 潘将军失珠
李邕侯救窦庭芝 续坤蹶马 龙待诏相笏丁重相于驸马
附 孟才人善歌 袁相雪换金县令 郭邾见穷鬼 裴晋
公天津桥遇老人 狄惟谦请雨 王侍中题诗 道流相夏
侯谯公 华山龙移湫 田膨郎偷玉枕 洛中大水 李朱
崖知白令公

卷下 (1479)

刘相国宅 李相国宅 慈恩寺牡丹 管万敌遇壮士 张
季弘逢恶新妇 王蕊院真人降 宰相布施 崔道枢食井
鱼 洛中豪士 凤翔府举兵讨贼 老君庙画 白傅乘舟
严史君遇终南山隐者 韦颢泉鸣 命相日雨雹崔沆、豆
卢琢 李生见神物遗酒 说方士 广谪仙怨词台州刺史窦
弘馥撰 含元殿 曲江 真身 元相国谒李贺

逸文 (1499)

桑道茂 元稹 裴度 李德裕

剧谈录序

骈咸通中始随乡赋，以薄伎贡于春官，爰及窃名，殆将一纪。其间退黜羈寓，旅乎秦甸洛师，新见异闻，常思纪述。或得史官残事，聚于竹素之间，进趋不遑，未暇编缀。及寇犯天邑，挈归渔樵，属江表乱离，亡逸都尽。景福、乾宁之际，耦耕于池阳山中，闭关云林，罕值三益；而又环堵之内，阙于坟典。思欲叙他日之游谈，迹先王之轨范，不可得矣。然则平昔之道，本为于文，既未能立匡世之功名，又安得舍穷愁之翰墨？因想时经丧乱，代隔中兴，人事变更，邈同千载，寂寥堙没，知者渐稀；是以耘耨之余，粗成前志。所记亦多遗漏，非详悉者不复叙焉。分为二编，目之曰《剧谈录》。文义既拙，复无雕丽之词，亦观小说家流，聊以传诸好事者。乾宁二年建巳月池州黄老山白社序。

剧谈录卷上

宣宗夜召翰林学士

宣宗皇帝圣政钦明，光宅天下。常欲刑清俗富，有宵衣旰食之怀；仄席仁贤，每如不及。令狐相国自吴兴郡守授司勋郎中，未居内署，初与学士候对，便以为有宰辅之才。一夕，于禁林寓直，忽有中使来召。行百余步，至于便殿，遣内人秉烛候之，引于御榻之前。上自宣令坐，问：“卿来从江表，见彼中毗庶来否？廉察、郡守字人求瘼之道如何？朕常思四海之大，九州之广，虽明君不能自理，常须良弼贤佐。迩来窃窥朝廷，皆未睹其忠赤。”相国降阶俯伏曰：“圣意如此，微臣便合得罪。”上曰：“卿才为翰林学士，所职者，朕之丝纶。向来之言，本不相及。”既而，复宣令坐，俾御以玉杯，斟酒赐之。有小案置于御床，案上有书两卷，指谓相国曰：“朕听政之暇，未尝不披寻史籍。此读者先朝所述《金镜》。一卷则《尚书·大禹谟》。”复问：“卿曾读《金镜》否？”对曰：“文皇帝所著之书，有理国理身之要。披阅诵讽，不离于口。”上曰：“卿试举其要。”相国跪于御前，抗声而诵，至“乱未尝不任不肖，理未尝不任忠贤；任忠贤则享天下之福，任不肖则受天下之祸”，上止之曰：“朕每读至此，未尝不三复后已。《书》又云：‘任贤勿贰，去邪勿疑。’是则欲致升平，当用此言为首。”相公抃舞而称曰：“先臣父每言《金镜》垂裕，可为万古格言。

自非聪明文思，无以探其壶奥。况尧舜、禹汤之道，在典谟训诰之间。陛下不以黄屋为尊，每观之于夙夜，将欲择贤举善，使庶绩咸熙，如此则功冠百王，事超三五矣。”上曰：“曩者仰卿材器，今日睹卿词学。”临轩伫立久之，谓中使曰：“持烛送学士归院！”及还禁林，夜漏将半，咸以近臣恩泽，殆无其比。繇是注意益深。居岁余，遂为宰相。自郡守至于台铉，首尾才经二载。尝自郊坛回，渭南尉赵嘏上诗云：“鸚在卿云冰在壶，代天材业奉吁谟。荣同伊陟传朱户，秀比王商入画图。昨夜星辰回剑履，前年风月满江湖。不知机务时多暇，犹许诗家属和无。”

议曰：凡怀才抱器，有时而通，非得苟容，虽遇不显。向使明主有任贤之意，近臣无专对之能；徒彰妄进之讥，方病退惭之说；殊恩厚渥岂及于身？是以君子励志饬躬，以遭逢之运，良有旨哉。

刘平见安禄山魑魅

咸通中，有五经博士卢肇，得神仙保养之道。自言生于隋代，宿德朝士皆云见于童幼，奕世奉之，不穷年寿云。安史之乱，隐于终南山中，其后或出或处。先是，令狐相公谕以柱下、漆园之事，稍从宦于京师，常话与处士刘平执友修道。平，天宝中居于齐鲁间，尤善吐纳之术，能夜中视物，不假灯烛。安禄山在范阳，厚币致于门下。平见禄山左右常有鬼物数十，殊形诡状，持炉执盖以为导从，平心异之，谓禄山必为人杰。及禄山朝觐，与平俱至辇下。行至华阴县，值叶天师投龙于西岳，平见二青衣童子承虚而至，所卫禄山魑魅，皆弃炉投盖，狼狽而行。平因知禄山为邪物所辅，必不以正道克终。及禄山

却归范阳，遂逃入华山而隐。

王鲧活崔相公歌妓

凤翔少尹王鲧，侍郎凝之叔也。年十四五，与儿童戏于果园竹林下。见二枯首为粪壤所没，乃令小仆择净地瘞之，祭以酒饌。其后数夕，阴晦，忽闻窗外窸窣有声，良久问之，云：“某等受郎君深恩，免在芜秽，未知所酬，聊愿驱策。迩来凡有吉凶，先兆胖蚤，必来潜报。”如此数年，遂与灵物通彻。崔相国珙为度支使，雅知于鲧。一夕，留饮家酿，酒酣稍欢，云有小妓善歌，得于亲友。因令左右召之，良久不至。相国俄而自归。内云理妆才罢，忽病心痛，请饮汤而出。相国复坐，鲧具言歌者仪貌，相国怪而问之，云适见一人著短后绯袍，控马而去。语未毕，家仆遽报中恶，救不及矣。相国悲惋不已。鲧密言有一事或可活之，然须得白牛头及酒一斛。因召左右，试令求觅。有度支所由甚干事，径诣东市肉行，以善价取之。将牛头而至，鲧令扶歌者置于净室榻上，以土盆盛酒，横板用安牛头，设席焚香，密封其户，且诫曰：“专伺之，晓鼓一动，闻牛吼，当急开户，可以活矣！”鲧既去，久而无声。禁鼓忽鸣，果闻牛吼，开户视之，歌者微喘，盆中斛酒悉干，牛怒目出于外。数日之后，方述前事，云其夕治妆既毕，有人促召出门，乘马而行。约数里，见有室宇华丽，其间列筵张乐，四座皆朱紫少年，见歌者至大喜，致于女妓中。欢笑方洽，忽闻人大叫，声震庭庑，坐中皆失色相视，妓乐俱罢。俄见牛头人，长丈余，执戟径趋而入，无不狼狈而走，唯歌者在焉。牛头者引于阶前，背负而出，才数十步，忽觉卧于室内。迩后相国询其由，鲧终不尽言其事。

御 史 滩

河南府伊阙县前临大溪，每僚佐有入台者，即水中先有小滩涨出，石砾金沙，澄澈可爱。牛相国为县尉，一旦忽报滩出，翌日，宰邑者与同僚列筵于亭上观之，因召耆宿备询其事。有老吏云：“此必分司御史，非西台之命，若是西台，滩上当有鸛鹄双立。前后居人以此为则。”相国潜揣县僚无出于己，因举杯祝曰：“既能有滩，何惜鸛鹄！”宴未终，俄有一双飞下。不旬日，拜西台监察御史。

浑令公李西平燕朱泚云梯

朱泚之乱，德宗皇帝车驾出幸奉天。是时沿边藩镇，皆已举兵扈蹕。泚自率凶渠，直至城下。有西明寺僧陷在贼中，性甚机巧，教泚造攻城云梯，其高九十余尺，上施板屋楼橹，可以下瞰城中。浑中令李司徒奏曰：“贼锋既盛，云梯又壮，若纵之，诚恐不能御；及其尚远，请以锐兵挫之。”遂率王师五千列阵而出。于时束蕴居后，约战酣而燎。风势不便，火不能举。二公酌酒抗词，拜空祝曰：“天道助顺，至圣感神。泚贼包藏祸心，窃弄凶器，敢以狂孽，来犯乘輿，今拥众胁君，将逼城垒。城等誓输忠节，志殄妖氛，若社稷再安，威灵未泯，当使云梯就燕，逆党冰销！”于是词情慷慨，人百其勇。俄而风势遽回，鼓噪而进，火烈飙骇，烟埃涨天，梯烬卒奔，贼遂退衄。德宗皇帝御楼以观，中外咸称万岁。及克复京国，二公勋绩为首，宠锡茅土，铭镂钟鼎。匡扶社稷，终始一致。其后李司徒有子四人，皆分部节制。忠烈荣耀，于今蔼然。

李司徒尝于左广效职，久未迁超。闻桑道茂善相人，赍绢

一匹，凌晨而往。时道茂倾信者甚众，造谒多不即见之。闻李公在门，亲自迎接，施设肴醴，情意甚专。既而问之，谓曰：“他日建立勋庸，贵盛无比；或事权在手，当以性命为托！”李公莫测其由，但惭唯而已。请回所贶缣，换李公所著汗衫子，仍请于襟上书名，云他日见此相忆。及泚之叛，道茂陷在贼庭。既克复京师，从乱者悉皆就戮。李公受命斩决，道茂将就刑，请致分雪之词，遂以汗衫为请。李公奏以非罪，遂令原之。

潘将军失珠

京国豪士潘将军，住光德坊。忘其名。时人呼为潘鹤碑也。本居襄汉间，常乘舟射利，因泊江壖。有僧乞食，留之数日，尽心檀施，僧谓潘曰：“观尔形质器度，与众贾不同；至于妻孥已来，皆享巨福。”因以玉念珠一穿留赠，云：“宝之不但通财，他后亦有官禄。”既而迁贸数年，藏镪巨万，遂均陶、郑。其后职居左广，列第京师，常宝念珠，贮之以绣囊玉合，置道场内。每月朔，则出而拜之。一旦开合启囊，已亡珠矣，然而缄封若旧，他物亦无所失。于是夺魄丧精，以为其家将破之兆。有主藏者，尝识京兆府停解所由王超，年且八十。已来因密话其事，超曰：“异哉，此非攘窃之盗也。某试为寻之，未知果得否。”超他日因过胜业坊北街，时春雨新霁，有三鬟女子，年可十七八，衣装蓝缕，穿木屐，立于道侧槐树下。值军中少年蹴鞠，接而送之，直高数丈，于是观者渐众，超独异焉。及罢，随之而行，止于胜业坊北门短曲，有母同居，盖以纫针为业。超时因以他事熟之，遂为舅甥，然居室甚贫，与母同卧土榻，烟爨不动者往往经旬。累日或设肴羞，时有水陆珍异，吴中初进洞庭橘子，恩赐宰臣外，京辇未有此物，密以一枚赠超，云有人从内中将出。

而禀性刚决，超意甚疑之。如此往来周岁矣，超一旦携酒食与之从容，徐谓之曰：“舅有深诚，欲告外甥，未知如何？”女曰：“每感重恩，恨无所答，若力有可施，必能赴汤蹈火！”超曰：“潘将军失却玉念珠，不知知否？”女子微笑曰：“从何知之？”超揣其意不甚藏密，又曰：“外甥可寻觅，厚备缯彩酬赠。”女子曰：“勿言于人，某偶与朋侪为戏，终却还与，因循未暇。舅来日诘旦，于慈恩寺塔院相候，某知有人寄珠在此。”超如期而往，时寺门始开，塔户犹锁，女子先在，谓超曰：“少倾仰观塔上，当有所见。”语讫而去，疾若飞鸟。忽于相轮上举手示超，欵然携珠而下，谓超曰：“便可将还，勿以财帛为意。”超径诣潘，具述其事，因以金玉缯锦，密为之赠。明日访之，已空室矣。

冯针给事，常闻京师多任侠之徒。及为尹，密询左右，超具述前事，潘将军所说与超符同。

李邕侯救窦庭芝

宝应年中，员外郎窦庭芝分司洛邑，常敬事卜者胡卢生，每言吉凶，无不必中，如此者往来甚频，长幼莫不倾盖。一旦凌晨入门，颇甚嗟惋，庭芝问之，良久乃言：“君家大祸将成，举族恐无遗类，即未在旦夕，所期亦甚不远！”既而举家涕泣，请问求生之路。云：“非遇黄中君、鬼谷子，不可相救，然黄中君造次难见，但见鬼谷子。当无患矣。”具述形貌服饰，仍约浹旬求之。于是窦与兄弟群从，泊妻子奴仆，晓夕求访于洛下。时李邕侯有内艰，居于河清县，因省覲亲友，策蹇驴入洛。至中桥南，遇大尹避道，所乘驴忽惊逸而走，径入庭芝所居。与仆者共造其门，值庭芝车马罗列将出，忽见邕侯，皆惊眙而退。俄有人出来，云此是分司窦员外宅，所失驴收在马厩，请客入

座，员外尝愿修谒。如此者数四，邺侯不获已，就其厅事。庭芝既出，降阶而拜，延接殷勤，遂至信宿。至如妻孥孩稚，咸备家人之礼。数日告去，赠送殊厚，但云贵达之辰，愿以一家为托。邺侯居于河清，信宿旁午于道，及朱泚构逆，庭芝方廉察陕服，车驾出幸奉天，遂陷于贼庭。及銮舆返正，德宗首命诛之，邺侯自南岳征回，至行在便为宰相，因第臣僚罪状，遂请庭芝减死。圣意不解，云：“卿以为宁王懿亲乎？以此论之，犹不可；然莫有他事，俾其全活否？卿但言之。”于是具以前事上闻，由是特原其罪。邺侯始奏，上密使中官夜乘传陕州问之，窦奏其事，德宗曰：“曩言黄中君，盖指于朕，未知呼卿为鬼谷子何也？”或云，李相先代灵城在清谷前浊谷后，恐以此言之。

续坤蹶马

咸通乾符中，京师医者续坤，坤，官为都水使者。颇得秦和之术，评脉知吉凶休咎，至于得失时日皆可预言。古者善医道多矣，迹其前事，不过视彻膏肓，心解分剂，未闻乎评诊脉候，见于蓍龟之能也。适有燕中奏事大将，暴得风疾，众医无不疗之，不瘳。异疾请坤投药，数服而愈，所酬金帛甚多，仍以边马一匹留赠。马之骨相甚奇，然步骤多蹶，虽制以衔勒，加之鞭策，而款段之性竟莫能改。坤以浪费刍粟，托人以贱价卖之。求骏者才试，遂复如初，累月不售。邻伍间有王生，贸易于中贵之门，颇甚贫窶。忽诣坤云：“有青州监军将发，须鞍马以备行李，亦知驰骋非骏，但欲致于牵控之间。”坤直以无用之畜付焉，亦不约鬻马之价。王生经旬不至，谓其脱略亡逸。一旦复来，且逾十万。坤既获善价，因以十千遣之。俄见王生易衣装，置仆马，至于奴婢妻子服饰皆鲜洁。或曰：“王生卖马，金帛缣资几三四百万。”坤

甚惊，试询其事。王生初不备说，坤曰：“某以无用之畜，获价颇多，但惊駑劣之材，何以至此？”乃云：“初致马于青社监军，举足如有羈絆。及将还，途遇小马坊中使，因遣留试，信宿而往，不复见焉。密询左右，云数日前魏博曾进一马，毛骨大小，与此正同。圣人常乘打球，骏异未有其偶。将到日，方遣调习步骤，紫转如风，今则进御，数朝所赐之物甚厚。”王生因大索其价，遂以四十万酬之。是以物之逢时亦有冥数，不遇其主，则駑驥莫分。乃知耕莘野，筑傅岩，未遇良途，奚异于此。

龙待诏相笏 丁重相于駑马附

开成中，有龙复本者，无目，善听声揣骨，每言休咎，无不中。凡有象筒竹笏，以手捻之，必知官禄年寿。宋祁补阙，有盛名于世，缙绅之士无不倾属，屈指翘足，期于贵达。时永乐萧相亦居谏署，同日诣之。授以所持竹笏，复本执萧相竹笏，良久，置于案上曰：“宰相笏。”次至宋补阙笏，曰：“长官笏。”宋闻之不乐，相国曰：“无凭之言，安足介意！”经月余，同列于中书，候见宰相。时李朱崖方秉钧轴，威震朝野。未见间，伫立闲谈，互有谐谑。顷之，丞相遽出，宋以手板障面，笑犹未已。朱崖目之，回谓左右曰：“宋补阙笑某何事？”闻之者莫不寒心股栗。未旬日，出为河清县令；岁余，遂终所任。其后萧相扬历清途，自浙西观察使入判户部，非久遂居廊庙，俱如复本之言。

自咸通、乾符已来，京国察相者殊多，言事适中者甚少。愚之所识处士丁重，善于相人吉凶，屡有奇验。于都尉方判盐铁，频有宰弼之耗。时路相国秉钧持权，与之不叶。一旦，重在新昌私第，值于公适至，路曰：“某与之宾朋，处士垂箔细看

此人，终作宰相否？”备陈饮饌，留连数刻。既去，问之曰：“所见何如？”重曰：“入相必矣，兼在旬月之内。”路公笑曰：“见是帝王密亲，复作盐铁使尔。”重曰：“不然，请问于之恩泽何如宣宗朝郑都尉？”相国曰：“又安可比乎？”重曰：“郑为宣宗注意久之，而竟不为相，岂将人事可以斟酌？某比不熟识于侍郎，今日见之，观其骨状，真为贵人；其次风仪秀整，礼貌谦揖，如百斛巨器，所贮尚空其半，安使不受益于禄位哉？苟逾月不居廊庙，某无复更至门下。”路曰：“处士可谓弘远矣！”其后浹旬，于果登台铉。路相国每见朝士，大为称赏。由兹声动京邑，车马造门者甚众，凡有所说，其言皆验。后居终南山，好事者亦至其所。

孟才人善歌

孟才人善歌，有宠于武宗皇帝，嫔御之中，莫与为比。一旦，龙体不豫，召而问曰：“我若不讳，汝将何之？”对曰：“以微眇之身，受君王之宠，若陛下万岁之后，无复生焉！”是日，俾于御榻前歌《河满子》一曲，声调凄切，闻者莫不涕零。及宫中晏驾，哀恸数日而殒。禁掖近臣以小棺殡于殿侧。山陵之际，梓宫重莫能举，识者曰：“得非候才人乎？”于是舆槨以殉，遂窆于端陵之侧。是岁，攻文之士或为赋题，或为诗，目以为冯媛、班姬无以过也。所知者张祜有诗云：“偶因清唱咏歌频，奏入宫中二十春。却为一声河满子，下泉须吊孟才人。”

袁相雪换金县令

李汧公镇凤翔，有属邑编甿，因耨田得马蹄金一瓮。注：《汉书》武帝诏云：往者东岳见金，又有白麟神马之瑞，宜以黄金铸麟状，以叶瑞

应。盖铸金象马蹄之状。其后民间效之。里民送于县署，沿牒将至府庭。宰邑者喜于获宝，欲以自为殊绩，虑公藏主守不严，因使置于私室。信宿，与官吏重开视之，则皆为土块矣。瓮金出土之际，乡社悉来观验；遽为变更，靡不惊骇。以状闻于府主，议者金云奸计换之，遂遣理曹掾与军吏数人就鞠案其事，获金之社，咸共证焉。宰邑者为众所挤，摧沮莫能自白；既而诋辱滋甚，遂以为易金伏罪。词款具存，未穷隐用之所，遂令拘系仆隶，胁以刑辟。或云藏于粪壤，或云投于水中，纷纭枉挠，结成狱具，备以词案上闻。汧公览之愈怒。俄而，因有筵席，停杯语及斯事，列坐宾客，咸共惊叹。或云效齐人之攫，或云有杨震之癖。谈笑移时，以为胠篋穿窬，无足讶也。时袁相公滋亦在幕中，俯首略无词对。李公目之数四，曰：“宰邑非判官亲懿乎？”袁相曰：“与之无素。”李曰：“闻彼之罪，何不乐之甚？”袁相曰：“某疑此事未了，更请相国详之！”汧公曰：“换金之状极明，若言未了，当别有见。非判官莫探情伪。”袁相曰：“诺。”因俾移狱府中按问，乃令阅瓮间，得三十五块；诘其初获者，即本质在焉。遂于列肆索金熔写，与块形相等。既成，始秤其半，已及三百斤矣。询其负担人力二农工，诘中舁至县境，计其负金大数，非二人以竹担可举；明其即路之时，金已化为土矣。于是群情大豁，宰邑者遂获清雪。汧公叹伏无已，每言才智不如。其后履历清途，至德宗朝，皆为宰相。

愚尝闻金宝藏于土，偶见者或变其质。东部敦化坊有麟迹见于兴庆观，殿宇悉皆颓毁。咸通中，毕相国再令营造，基址间得巨瓮，皆贮白金，理材者与工匠三十三人尽惧为官所取，乃攀木梯盖之，以候昏黑。及夜，各以衣物包裹而归。明旦开之，如坚土削成银铤。所说与此正同。

郭郛见穷鬼

通事舍人郭郛，罢栌阳县尉，久不得调，穷居京辇，委困方甚。胖蚤间常有二物，状如猿獾，衣以青衣碧衣，出入寝兴，无不相逐。凡欲举意求索，必与郛俱往。所造之间，如碍枳棘，匪惟干禄不遂，方且病于寒馁。亲友见之，俱若仇隙，或厌之以符术，或避之于山林。如此数年，竟莫能绝。一夕，处于净室，忽来告别，云：“某等承君厄运，不相离者久焉；今则候晓而行，无复至矣。”郛既喜其去，遂询所之，云：“世路如某者甚多，但人不见耳。今之所诣，乃胜业坊王氏，其家大积金帛，将往散之，不久当竭。”郛复问云：“彼之聚敛丰盈，何以遽令散去？”云：“先得计于安品子，其余冰销雾散。”而晓钟忽鸣，遂失所在。郛既兴盥漱，便觉愁愤开豁，是日试诣亲友，无不改观相接。未涉旬，于政事堂见宰相自白，遂除通事舍人。郛有表弟张生者，为金吾卫佐，交游皆豪侠少年，骋骏好奇，闻之未甚为信。知胜业坊王氏于左广列职，其后往伺之。王氏润屋之资几侔猗顿，然为性俭约，所费未尝过分。家有姬仆声乐，其间端丽者至多，外之炫服冶容，造次莫回其意。一旦与宾朋骤过鸣珂曲，有妇人靓妆立于门首。王氏驻马迟留，喜动颜色，因召同列者命酒开筵，为欢颇甚。时张生预其末，密访于左右，即安品子，善歌。是日歌数曲，王氏悉以金彩赠之，众皆讶其广费。自此舆辇资货，日输其门，每欢洽酒酣，略无所吝。繇是治生之业，渐属他门，未经数年，遂至贫匮。

裴晋公天津桥遇老人

裴晋公度，微时羈寓洛中，常乘蹇驴入皇城。方上天津

桥，时淮西不庭已数年矣，有二老人傍桥柱而立，语云：“蔡州用兵日久，征发甚困于人，未知何时得平定。”忽睹裴公，惊愕而退。有仆者携书囊后行，相去稍远，闻老人云：“适忧蔡州未平，须待此人为将。”既归，仆者具述其事，裴公曰：“见我龙钟相戏尔。”其秋，东府乡荐，明年及第。洎秉钧衡，朝廷议授吴元济节钺，既而延英候对，宪皇以问宰臣，裴公奏曰：“贼臣跋扈四十余年，圣朝姑务含弘，盖虑凋伤一境，不闻归心效顺，乃欲坐据一方，若以旄钺授之，翻恐恣其凶逆。以陛下聪明神武，藩镇皆愿勤王。臣请一诏追兵，可以平荡妖孽！”于是命晋公为淮西节度使，兴师致讨。时陈许汴滑三帅，先于鄆城县屯军。晋公统精甲五万会之，受律鼓行而进，直造蔡州城下。才两月，擒贼以献，淮西遂平。后入朝居廊庙，六拜正司徒，为侍中中书令，儒风武德，振耀古今。洎留守洛师，每话天津桥老人之事。

狄惟谦请雨

会昌中，北都晋阳县令狄惟谦，梁公之后。守官清恪，有蒲密之政，抚绥勤恤，不畏强御。属邑境亢阳，涉历春夏，数百里水泉农田，无不耗教枯竭。祷于晋祠者数旬，略无阴曠之兆。时有郭天师者，本并土女巫，少攻符术，多行厌胜之道。有监军使将至京师，因缘中贵，出入宫掖。其后军牒告归，遂赐天师号。既而亢旱滋甚，阖境莫知所为，金言曰：“若得天师一到晋祠，则灾旱不足忧矣！”惟谦请于主帅，主帅难之。惟谦曰：“灾厉流行，毗庶焦灼，若非天师一救，万姓恐无聊生。”既而，主帅亲往迓焉，巫者唯唯。乃具车舆，列幡盖，迎于私室，惟谦躬为控马。既至祠所，盛设供帐，丰洁饮饌，自旦及昏，磬

折于阶庭之下,如此者两日,语惟谦曰:“我为尔飞符于上界请雨,已奉天帝之命,必在虔恳至诚,三日雨当足矣。”由是四郊士庶,奔走云集,三夕于兹,曾不降雨。又曰:“灾沴所兴,亦由县令无德。我为尔再上天请,七日方合有雨。”惟谦引罪,奉之愈恭。俄而,又及所期,略无沾淫。郭乃骤索马入州宅,惟谦拜留曰:“天师已为万姓此来,更乞至心祈祷。”于是勃然而怒骂曰:“庸琐官人,不知道理,天时未肯下雨,留我将复奚为!”惟谦谢曰:“非敢更烦天师,候明旦排比相送耳。”于是惟谦宿诫左右曰:“我为巫者所辱,岂可复言为官邪?明晨别有指挥,汝等咸须相禀,是非好恶,我自当之。”及晓,伺门未开,郭已严饰归骑,而狄常供肴醴,一无所施,坐于皇堂,大恣呵责。惟谦遂曰:“左道女巫,妖惑日久,当须毙在兹日,焉敢言归!”叱左右坐于神前,鞭背三十,投于潭水。祠后有山,高万千丈,遽令设席焚香,从吏悉皆放还,簪笏立于其上。于是合县骇愕云:“长官打杀天师!”驰走纷纭,观者如堵。是时炎旱累月,烁石流金,晴空万里,略无纤翳。祠上忽有片云如车盖,俄顷渐高,先覆惟谦立所,四郊云物,随之而合。雷震数声,甘泽大澍,焦原赤野,无不滋润。于是士庶数千,自山顶拥惟谦而下。州将以杖杀巫者,初亦怒之,既而精诚有感,深加叹异。与监军发表上闻,俄有诏书褒奖,赐钱五十万,宠赐章服,为绛隰二州刺史,所理咸有政声。

敕书云:狄惟谦剧邑良才,忠臣华胄。睹此天厉,将瘳下民,当请祷于晋祠,类投巫于邺县。曝山椒之畏景,事等焚躯;起天际之油云,法同翦爪。遂使旱风潜息,甘泽旋流。天心犹鉴于克诚,余志岂忘于褒善。特颁朱绂,俾耀铜章;勿替令名,更昭殊绩。

王侍中题诗

王侍中智兴，武略英奇，初授徐方节制，雄才磊落，有命世间生之誉。幕府既开，所辟皆是儒者。一旦，从事于使院会饮，与从容赋诗，顷之，达于王公，乃召护军俱至。从事乃屏去翰墨，但以杯盘迎接。良久，问之曰：“适闻判官与诸贤作诗，何得见某而罢！”遽令却取笔砚，复以彩笺数十幅散于座。众宾相顾迟疑。将俟行觞举乐，复曰：“本来欲观制作，非以饮酒为意。”时小吏亦以笺翰置于王公之前，从事礼为揖让，王公曰：“某以韬铃发迹，未尝留心章句。今日陪奉英髦，不免亦陈愚悞。”遂乃引纸援毫，顷刻而就，云：“平生弓剑自相随，刚被郎官遣作诗。江南花柳从君咏，塞北烟尘我自知。”四座览之，惊叹无已。咸云：“忠烈词彩，虽曹景宗、贺若弼，无以加也！”曹景宗于御座探韵赋诗云：“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路旁人，何如霍去病。”宋帝览之，称赏无已。又隋将贺若弼《赠源雄》诗云：“交河骤骑幕，合浦伏波营。莫使骐驎上，无我二人名。”时文人张祜亦预此筵，监军谓之曰：“睹兹盛事，岂得无言？”祜即席为诗以献云：“古来英杰动寰区，武德文经未有余。王氏柱天勋业外，李陵章句右军书。”王公览之笑曰：“褒饰之词，可谓过当矣。”左右或言曰：“书生之徒，务为谄佞。”王公叱之曰：“有人道我恶，汝辈又肯否？张秀才海内知名，篇什岂云易得？天下人闻，且以为王智兴乐善矣。”留驻数旬，临歧赠绢千匹。其后移镇蒲津，子宴平仗节灵武，四远多士，翕然归向。风烈遗芳，迄于今日。

道流相夏侯谯公

张侍郎为河阳乌司徒从事，同幕皆是名辈。有道流殷九

霞,来自青城山,有知人之鉴。乌公问以年寿官禄,九霞曰:“司徒贵极藩服,所望者秉持钧轴,封建茅土;惟在保守勋庸,苞贮仁义,享福隆厚,殊不可涯。”既而遍问宾僚,九霞曰:“其间必有台辅。”时乌公重一裴副使,应声曰:“裴中丞是宰相否?”九霞曰:“若以目前人事言之,当如尊旨;以某所观,即不在此。”时夏侯相国为馆驿巡官,形质低悴,乌因戏曰:“裴副使不作宰相,莫是夏侯巡官否?”对曰:“司徒所言是矣!”乌公抚掌而笑曰:“尊师莫错否?”九霞曰:“某山野之人,早修直道,无意于名宦金玉,盖以所见,任直而道耳。”乌公曰:“如此,则非某所知也。然其次贵达者为谁?”曰:“张支使虽不居廊庙,履历清途,亦至荣显。”既出,遂造张侍郎所居,从容谓曰:“支使神骨清爽,气韵高邈,若以绂冕累身,止于三二十年居于世俗;倘能摆脱器俗,相随学道,即三十年内白日升天。某之此行,非有尘虑,实亦访寻修真之士耳。然阅人甚多,无如支使者。”张以其言意浮阔,但唯之而已。将去复来,情甚恳至,审知张意不回,颇甚嗟惜,因留药数粒并黄纸书一缄而别去,云:“药数粒,服之可以无疾;书纪宦途所得,每一迁转,密自启之,书穷之辰,当复相忆。”其后谯公显赫令名,再居鼎铉。张果践朝列,出入台省,佩服朱紫,廉察数州,书载之言,靡不详悉。年及三纪,时为户部侍郎,书之所存,盖亦无几。虽名位通显,而齿发衰退,每言道流之事,话于亲友,追想其风,莫能及矣。

华山龙移湫

咸通九年春,华阴县南十余里,一夕风雷暴作,有龙移湫自远而至。先是,崖垆高亚,无贮水之所;此夕徙开数十丈小山,从东西直南北,峰峦草树,一无所伤,碧波回塘,湛若疏凿。

京洛符旅，无不枉道而观。有好事者自鞶鞶、蒲津，相率而至，车马不绝，逮于累月。京城南灵应台有三娘子湫，与炭谷相近，水波澄明，莫测深浅。每秋风摇落，未尝有草木飘泛其上。或睹片叶纤茎，必有飞鸟衔而去之。祈祷者多致花钿粉黛及绮罗之类，启祝投之，歛然而没。乾符初，有朝士数人，同游终南山，遂及湫所，因话灵应之事。其间有不信者，试以木石投之。俄有巨鱼跃出波心，鳞甲如雪，俄而风雨冥晦，车马几为暴雨所漂。迺后人愈敬伏，莫有敢犯者。

田彭郎偷玉枕

文宗皇帝常持白玉枕，德宗朝于阆国所献，追琢奇巧，盖希代之宝。置寝殿帐中，一旦忽失所在，然而禁卫清密，非恩渥嫔御，莫能至者，珍玩罗列，他无所失。上惊骇移时，下诏于都城索贼，密谓枢近及左右广中尉曰：“此非外寇所能及，盗者当在禁掖。苟求之不获，且虞他变，一枕诚不足惜，卿等卫我皇宫，必使罪人斯得，不然天子环列，自兹无用矣！”内官惶栗谢罪，请以浹旬求捕，大悬金帛购求，略无寻究之迹。圣旨严切，收系者渐多，坊曲闾巷，靡不搜捕。有龙武二蕃将军王敬宏，常蓄小仆，年甫十八九，神彩俊利，使之无往不屈。敬宏曾与流辈于威远军会宴，有侍儿善鼓胡琴，四座酒酣，因请度曲，辞以乐器非妙，须常御手者弹之，钟漏已传，取之不及，因起解带。小仆曰：“若要琵琶，顷刻可至。”敬宏曰：“禁鼓才动，军门已锁，寻常汝岂不见，何言之谬也！”既而就饮数巡，小仆以绣囊将琵琶而至。座客欢笑曰：“乐器本相随，所难者惜其妙手。南军去左广回复三十里，入夜且无行伍，既而倏忽往来。”敬宏惊异如失，时又搜捕严紧，意以为窃盗疑之。宴罢及明，遽归

其第,引而问曰:“使汝累年,不知赳捷如此。我闻世有侠客,汝莫是否?”小仆谢曰:“非有此事,但能行尔。”因言:“父母俱在蜀川,顷年偶至京国,今欲却归乡里,有一事欲以报恩。偷枕者已知姓名,三数日当令伏罪。”敬宏曰:“如此事即非等闲,因兹全活者不少。未知贼在何许,可报司存掩获否?”小仆曰:“偷枕者,田膨郎也。市廛军伍,行止不恒,勇力过人,且善超越。苟非伺便折其足,虽千兵万骑亦将奔走。自兹再宿候之于望仙门,伺便擒之必矣。将军随某观之,此事仍须秘密。”是时涉旬无雨,向晓埃尘颇甚,车马践踏,跬步间人不相见。膨郎与少年数辈,连臂将入军门,小仆执球杖击之,欵然已折左足,仰而观之曰:“我偷枕来,不怕他人,惟惧于尔;既而相值,岂复多言。”于是昇至左军,一款而伏。上喜于得贼,又知获在禁旅,引膨郎临轩诘问,具陈常在宫掖往来。上曰:“此乃任侠之流,非常窃盗。”内外囚系数百人,于是悉令原之。小仆初得膨郎,已告敬宏归蜀,于是寻之不可,但赏敬宏而已。

洛中大水

咸通四年秋,洛中大水,苑囿庐舍,靡不淹没。厥后,香山寺僧云:“其日将暮,见暴雨自龙门川北下,有如决江海,鼓怒之间,殷若雷震,有二黑牛出于水上,掉尾跃空而进。众僧与居人凭高望之,谓城中悉为鱼矣。俄见定鼎、长夏二门,阴曠忽开,亦有青牛奋跃而出,相去约有百步,黑牛奔走而回,向之怒浪惊澜,翕然遂低数丈。是夕飘溺尤甚,京邑遂至萧条。十余年间,尚未完葺。先是,皇城守阍者,白昼闻五凤楼中有人歌云:“天津桥畔火光起,魏王堤上看洪水。”时郑相国涯留守洛师,闻之,以为妖妄。经月余,从事宴罢夜归,执烛者有火烬

遗落，骑从才过，烟焰已高，救之不及，遂烧其半。及潦将兴，谷洛先涨，魏王与月波二堤俱坏，乃明阍者之言。

李朱崖知白令公

白中书方居郎署，未有知者，唯朱崖李相国器之，许于缙绅间多所延誉，然而资用不充，无以祇奉僚友。一旦，相国遗钱十万，俾为酒肴之备，约省阁名士数人，克日同过其第。时秋暮阴沉，涉旬霖沥，贺拔碁任员外府罢，求官未遂，将欲出京薄游；与白公同年登第，羸驹就门告别。阍者以方俟朝客，乃以他适对之。贺拔碁遂驻车留书，备述羈游之意。白公览书叹曰：“丈夫处世，穷达当有时命，苟不才以侥幸取容，未足为发身之道。岂得家蓄美馔。止邀当路豪贵；曩时登第贫交，今日闭关不接。纵使便居荣显，又安得不愧于怀？”遽令仆者命贺拔回车，遂以杯盘同费。俄而所约朝贤，联骑而至，阍者具陈与贺拔从容，无不惋愕而去。翌日，于私第谒见相国，询朝士来者为谁，白公对以宾客未至，适有同年出京访别，悯其龙钟委困，不忍弃之，留饮数杯，遂阙祇接。既负吹嘘之意，甘从遣斥之罪。相国称叹。逾时，云：“此事真古人之道，由兹贵达，可以激劝浇薄。”不旬日，贺拔自使下评事，先授美官。白公以库部郎中入为翰林学士，未逾三载，便秉钧衡，其后五镇藩方，再居廊庙，蹈义怀仁，而终始一致，流芳传素，士林美之。大中初，边鄙不宁，吐蕃尤甚，恣其倔强。宣宗欲致讨伐，遂于延英殿先问宰臣，公首奏兴师，请为统帅沿边藩镇兵士数万，鼓行而前。时犬戎列阵平川，以生骑数千，伏藏山谷。既而得于谍者，遂设奇兵待之。有蕃中酋帅，衣绯茸裘，系宝装带，所乘白马，骏异无比。锋镝未交，扬鞭出于阵面者数四，频召汉

军斗将。白公诫兵士无得应之。俄而，驻军指挥背我师百余步而立，有潞州小将骁勇善射，驰快马弯弧而出，连发两矢，皆中其项。跃马而前，抽短剑踏于鞍上，以手扶挟，如斗欧之状。蕃将士卒，但呼噪助之。于是脱绯裘，解金带，夺马而还，师旅无不奋勇。既大战沙漠，虏阵瓦解，乘胜追奔，几及黑山之下。所获驼马辎重，不可胜计，束手而降三四千人。先是河湟郡界在匈奴者，自此悉为内地。宣皇初览捷书，云：“我知敏中必殄凶丑。”白公凯旋，与同列宰相进诗云：“一诏皇城四海颁，丑戎无数束身还。戍楼吹笛人休战，牧野嘶风马自闲。河水九盘收数曲，陇山千里锁诸关。西边北塞今无事，为报东南夷与蛮。”马相植诗云：“舜德尧仁化犬戎，许提河陇款皇风。指挥獯武皆神算，开拓乾坤是圣功。四师有征无汗马，七关虽戍已弜弓。天留此事还英主，不在他年在大中。”魏相扶诗云：“萧关新复旧山川，古戍秦原景象鲜。戎虏乞降归惠化，皇威渐被慑腥膻。穹庐远戍烟尘灭，神武光扬竹帛传。左衽尽知歌帝泽，从兹不更备三边。”崔相铉诗云：“边陲万里注恩波，宇宙群方洽凯歌。右地名王争解辫，远方戎垒尽投戈。烟尘永息三秋戍，瑞气遥清九折河。共偶圣明千载运，更观俗阜与时和。”

剧谈录卷下

刘相国宅

通义坊刘相国宅，本文宗朝朔方节度使李进贤旧第。进贤起自戎旅，而倜傥瑰玮，累居藩翰，富于财宝。虽豪侈奉身，雅好宾客。有中朝宿德，常话在名场日，失意边游，进贤接纳甚至。其后京华相遇，时亦造其门。属牡丹盛开，因以赏花为名，及期而往。厅事备陈饮馔，宴席之间，已非寻常。举杯数巡，复引众宾归内，室宇华丽，楹柱皆设锦绣；列筵甚广，器用悉是黄金。阶前有花数丛，覆以锦幄。妓妾俱服纨绮，执丝簧善歌舞者至多。客之左右，皆有女仆双鬟者二人，所须无不必至，承接之意，常日指使者不如。芳酒绮肴，穷极水陆，至于仆乘供给，靡不丰盈。自午讫于明晨，不睹杯盘狼籍。朝士云：迩后历观豪贵之属，筵席臻此者甚稀。厥后进贤徙居长兴，其宅互为他人所有。咸通中，刘相国罢北京亚尹，复为翰林学士，数岁后，自承旨入相，尚以十千税焉。及出镇荆南，朝野无不惋惜，都城士庶以少及长，闻之俱为涕泣。其后兴化萧相登庸，举为自代，表云：“正人吞声而扼腕，百姓掩泪于道途。”是时升道郑相国在内庭，夜草麻制，具述其事云：“安数亩之居，仍非己有；却四方之赂，惟畏人知。”是时都下传写，为之纸贵。持权者睹其词大怒，郑公自翰林承旨左迁梧州，相国自端溪窜于日南，谪居四年，方获清雪，以秘书监召还。未久，复持钧

轴。或将甲第为献，竟无所受。复于此宅寓居，庭宇不加修饰。清风俭德。充塞寰宇。

君子曰：“仁义之感物也大哉！刘公知帝道钦明，欲贤人尽举，四海之内，翕然向风。虽谪居累年，再升鼎任，奸邪之口不能掩其善，魑魅之域不能陷其身。振誉一时，流芳千载，岂不伟欤！其有冒官爵，叨货贿，怙宠专权，身存名灭者，一何谬哉！”

李相国宅

朱崖李相国德裕宅，在安邑坊东南隅，桑道茂谓为玉碗。舍宇不甚宏侈，而制度奇巧，其间怪石古松，俨若图画。在文宗武宗朝，方秉相权，威势与恩泽无比。每好搜掇殊异，朝野归附者多求宝玩献之。尝因暇日休浣，邀同列宰相及朝士宴语。时畏景赫曦，咸有郁蒸之病。轩盖候门，已及亭午，缙绅名士，交扇不暇，将期憩息于清凉之所。既而延入小斋，不甚高敞，四壁施設，皆古书名画，而炎烁之患未已。及列坐开樽，烦暑都尽。良久，觉清飏爽气，凜若高秋。备设酒肴，及昏而罢。出户则火云烈日，焯然焦灼。有好事者求亲信问之，云：“此日唯以金盆贮水，渍白龙皮，置于座末。龙皮有新罗僧得自海中，云海旁有居者得之于鱼窟，其初以为鳞介之属，曾有老人见而识之。僧知相国好奇，因以金帛赎之而献。又暖金带、辟尘簪，皆希代之宝。及南迁，悉为恶溪沉溺。使昆仑没水求之，在鳄鱼穴，不能取。平泉庄去洛城三十里，卉木台榭，若造仙府。有虚槛，前引泉水，萦回穿凿，像巴峡、洞庭、十二峰、九派迄于海门江山景物之状。竹间行径有平石，以手摩之，皆隐隐见云霞、龙凤、草树之形。有巨鱼肋骨一条，长二丈五尺，其上刻云：“会昌六年海州送到。”庄东南隅即征士韦楚老拾

遗别墅，楚老风韵高致，雅好山水。相国居廊庙日，以白衣累擢谏署，后归平泉，造门访之，楚老避于山谷。相国题诗云：昔日征黄诏，余惭在凤池。今来招隐士，恨不见琼枝。又新昌北街牛相国宅，即玄宗朝将作监康誓旧第，桑道茂谓之金杯，俱出良相者也。

慈恩寺牡丹

京国花卉之晨，尤以牡丹为上。至于佛宇道观，游览者罕不经历。慈恩浴堂院有花两丛，每开及五六百朵，繁艳芬馥，近少伦比。有僧思振，常话会昌中朝士数人，寻芳遍诣僧室，时东廊院有白花可爱，相与倾酒而坐，因云牡丹之盛，盖亦奇矣。然世之所玩者，但浅红深紫而已，竟未识红之深者。院主老僧微笑曰：“安得无之？但诸贤未见尔！”于是从而诘之，经宿不去。云：“上人向来之言，当是曾有所睹。必希相引寓目，春游之愿足矣！”僧但云：“昔于他处一逢，盖非辇毂所见。”及旦求之不已，僧方露言曰：“众君子好尚如此，贫道又安得藏之，今欲同看此花，但未知不泄于人否？”朝士作礼而誓云：“终身不复言之。”僧乃自开一房，其间施設幡像，有板壁遮以旧幕。幕下启关而入，至一院，有小堂两间，颇甚华洁，轩庑栏槛皆是柏材。有殷红牡丹一窠，娉娉几及千朵，初旭才照，露华半晞，浓姿半开，炫耀心目。朝士惊赏留恋，及暮而去。僧曰：“予保惜栽培近二十年矣，无端出语，使人见之，从今已往，未知何如耳！”信宿，有权要子弟与亲友数人同来入寺，至有花僧院，从容良久，引僧至曲江闲步。将出门，令小仆寄安茶笈，裹以黄帕，于曲江岸藉草而坐。忽有弟子奔走而来，云有数十人入院掘花，禁之不止。僧俯首无言，唯自吁叹。坐中但相盼而笑。既而却归至寺门，见以大畚盛花舁而去。取花者谓僧曰：

“窃知贵院旧有名花，宅中咸欲一看，不敢预有相告，盖恐难于见舍。适所寄笼子，中有金三十两、蜀茶二斤，以为酬赠。”

管万敌遇壮士

会昌中，左军壮士管万敌富有膂力，扛鼎挟辘，众所推伏。一日，与侪辈会于东市酒肆，忽有麻衣张盖者，直入其座，引觥而饮，旁若无人。万敌振腕瞋目，略无所惮。同席恃勇之辈，共为推挽，竟不微动，而观者渐众。乃言曰：“某与管供奉较力以定强弱，先请供奉拳某三拳，后乞搭供奉一搭。”遂袒膊抱楼柱而立。万敌怒其轻己，欲令殒于手下，尽力拳之，如扣木石，观者咸见楼柱与屋宇俱震，其人略不微动。既而笑曰：“到某搭供奉矣！”于是奋臂而起，掌大如箕，高及丈余，屹屹而下。前后有力之辈方甚恐栗，知非常人。众拥万敌谢而去之。俄失所在。万敌寝瘵月余，力遂消灭。

张季弘逢恶新妇

咸通中有左军张季弘，勇而多力，尝雨中经胜业坊，遇泥泞深隘。有僧人骑驴负薪而至，适当其道。季弘怒之，因捉驴四足，掷过水渠数步，观者无不惊骇。后供奉襄州，暮泊商山逆旅，逆旅有老嫗谓其子曰：“恶人将归矣，速令备办茶饭，勿令喧噪！”既而愁愤吁叹，咸有所惧。季弘问之，嫗曰：“有新妇悖恶，制之不可。”季弘曰：“向来见嫗忧恐，谓有何事；若是新妇，岂不能共语邪？”嫗曰：“客未知子细。新妇壮勇无敌，众皆畏惧，遂至于此。”季弘笑曰：“其他则非某所知，若壮勇，当为主人除之。”母与子遽叩头曰：“若此，则母子无患矣；虽然穷阙，当为酬赠。”顷之，邻伍乡社悉来观视。日暮，妇人负束薪

而归，状貌亦无他异。逆旅后圃有盘石，季弘坐其上，置骡鞭于侧，召而谓曰：“汝是主人新妇，我在长安城即闻汝倚有气力，不伏承事阿家，岂敢如此！”新妇拜季弘曰：“乞押衙不草草，容新妇分雪：新妇不敢不承事阿家，自是大人憎嫌新妇。”其媪在旁谓曰：“汝勿向客前妄有词理！”新妇因言曰只如某年月日，如此事，岂是新妇不是。每言一事，引手于季弘所坐石上，以中指画之，随手作痕，深可数寸。季弘汗落神骇，但言道理不错。阖扉假寐，伺晨而发。及回问之，新妇已他适矣。

玉蕊院真人降

上都安业坊唐昌观旧有玉蕊花。其花每发，若瑶林琼树。元和中，春物方盛，车马寻玩者相继。忽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绿绣衣，乘马，峨髻双鬟，无簪珥之饰，容色婉约，迥出于众。从以二女冠三小仆，仆者皆卯头黄衫，端丽无比。既下马，以白角扇障面，直造花所，异香芬馥，闻于数十步之外。观者以为出自宫掖，莫敢逼而视之。伫立良久，令小仆取花数枝而出。将乘马回，谓黄冠者曰：“曩者玉峰之约，自此可以行矣。”时观者如堵，咸觉烟霏鹤唳，景物辉焕。举辔百余步，有轻风拥尘，随之而去。须臾尘灭，望之已在半空天，方悟神仙之游。余香不散者经月余日。时严给事休复、元相国、刘宾客、白醉吟，俱有《闻玉蕊院真人降诗》。严给事诗曰：“味道斋心祷玉宸，魂消眼冷未逢真。不知满树琼瑶蕊，笑对藏花洞里人。”又云：“羽车潜下玉龟山，尘界无由睹蕤颜。唯有无情枝上雪，好风吹缀绿云鬟。”元相国诗曰：“弄玉潜过玉树时，不教青鸟出花枝。的应未有诸人觉，只是严郎卜得知。”刘宾客诗云：“玉女来看玉树花，异香先引七香车。攀枝弄雪时回首，惊

怪人间日易斜。”又云：“雪蕊琼丝满院春，羽衣轻步不生尘。君王帘下徒相问，长伴吹箫别有人。”白醉吟诗云：“羸女偷乘风下时，洞中潜歇弄琼枝。不缘啼鸟春饶舌，青琐仙郎可得知。”

宰相布施

乾符中，有宰相自中书还第，使人以布囊盛钱数千，沿路以施丐者。于是贫乏相率罗路隅，所分既微，渐不能普。台铉行李无复威仪。时有朝士，投笺谏之，其略云：方今兵寇互兴，民力凋弊，所望明公弼成大化，弥纶纪纲；举贤任能，以光庶事；俾万物各得其理，百姓日用不知；损不急之官，杜私门之请。如此则刑清俗富，天下自无穷人。不宜专政庙堂，方行小惠。昔子产以己车济人于溱洧，君子谓不知为政，不如以时修桥梁。惟明公察焉。执政者览书惭怒。俄而巢寇陷京，遂及于难。

崔道枢食井鱼

中书舍人韦颜子婿崔道枢，举进士者屡屡。乾符二年春，下第归宁汉上。所居因井渫得鲤鱼一头，长可五尺，鳞鬣金色，目光射人。众视异于常鱼，令仆投于江水。道枢与表兄韦氏，密备鼎俎，烹而食之。经信宿，韦得疾暴卒，有碧衣人引至府舍，廨宇颇甚严肃。既入门，见厅事有女人，戴金翠冠，著紫绣衣，据案而坐。左右侍者皆黄衫金栉，如宫内之饰。有一吏人，从后执簿领而出，及轩陛间，付双鬟青衣置于绣衣案上。更引韦生东庖曹署理，诘杀鱼之状。韦引过，道枢云：“非某之罪。”吏曰：“此雨龙也，若潜伏于江海湫涓，虽为人所食，即无

从而辨矣，但昨者得之于井中。崔氏与君又非愚昧，杀而啖之，俱难获免。然君且却还，试与崔君广为佛道功德，庶几稍减其过。自兹浹旬，当复相召。”韦忽然而寤，具以所说话于眷属。命道枢具述其事，道枢虽怀忧迫，亦未深信。才经及旬余，韦生果歿。韦乃道枢之姑子也。数日后寄梦于母云：“以杀鱼获罪，所至之地即水府，非久当受重谴，可急修黄箓道斋，尚冀得宽刑辟。表兄之过亦成矣，今夕当自知其事。”韦母泣告道枢，及暝昏然而寝，复见碧衣人引至公署，俱是韦之所述。俄有吏执黑纸，丹书文字，立道枢于屏侧，疾趋而入，见绣衣操笔而书讫。吏接之而出，令道枢览之，其初云“某官，登四品，年至七十二”，其后有判词云：“崔道枢所害雨龙，事关天府，原之不可。按罪急追，所有官爵，并皆削除；年寿亦减一半。”时道枢三十五矣，夜分而寤，恍惚悲涕，莫知所为。时节在冬季，其母方为修崇福力，才及春首，抱疾数日而终。时崔之妻孥咸在京师，紫微备述其事。旧传夔州及牛渚矶皆是水府，未详道枢所至何所也。

洛中豪士

乾符中，洛中有豪贵子弟，承藉勋荫，物用优足。恣陈锦衣玉食，不以充拙为戒，饮饌华鲜，极口腹之欲。有李使君出牧罢归，居止亦在东洛，深感其家恩旧，欲召诸子从容。有敬爱寺僧圣刚者，常所来往。李因以具宴为说，僧曰：“某与为门徒久矣。每见其饮食，穷极水陆滋味，常饌必以炭炊，往往不愜其意。此乃骄逸成性，使君召之可乎？”李曰：“若朱象髓、白猩唇恐不可致；止于精洁修办小筵，亦未为难。”于是广求珍异，俾妻孥亲为调鼎，备陈绮席雕盘，选日邀致，弟兄列坐矜持，俨若冰玉。肴羞每至，曾不下箸。主人揖之再三，唯沾果

实而已。及至水餐，俱致一匙于口，各相眄良久，咸若飧茶食槩李，莫究其由。但以失饪为谢。明日复睹圣刚，备述诸子情貌，僧曰：“某前者所说岂谬哉！”而因造其门以问之曰：“李使君特备一筵，肴饌可为丰洁，何不略领其意？”诸子曰：“燔炙煎和，未得其法。”僧曰：“他物纵不可食，炭炊之餐，又嫌何事？”乃曰：“上人未知。凡以炭炊饌，先烧令熟，谓之炼火，方可入爨，不然，犹有烟气。李使君宅炭不经炼，是以难于餐啖。”僧抚掌大笑曰：“此则非贫道所知也。”及大寇先陷瀍洛，财产剽掠俱尽，昆仲数人，与圣刚同时窜避，潜伏山谷，不食者三日。贼锋稍远，徒步将往河桥，道中小店始开，以脱粟为餐而卖。僧囊中有钱数文，买于土杯同食，腹枵既甚，粱肉之美不如。僧笑而谓曰：“此非炼炭所炊，不知可与诸郎君吃否？”但低首惭赧，无复词对。

古人云：膏粱之性难正，其此之谓乎？是以圣人量腹而食，贤者戒于奢逸。宋武帝幸武帐堂，将往，敕诸子弟勿食。至会所赐饌，日旰而食不至，咸有饥色。帝谓曰：“尔曹少长骄贵，不见百姓艰难。今使尔等识有饥苦，知以节俭期物，前圣用心同旨哉。”

凤翔府举兵讨贼

巢寇攻陷宫阙，近京藩镇，悉无兵备。初，王仙芝败衄，黄寇引余党南走交广。朝廷以高骈令公统帅诸道兵师，于江湖屯据要路。议者以为高令公奕世名将，可以坐制凶渠。及贼徒拥众北来，浮舟遂逼淮甸，于天长县广布营寨驻泊。高令公既不出军，但闭关自保而已。贼锋因此弥锐，长驱遂涉淮北。时齐相公领青州，睹蜂蚁强众，亦不敢进，卷旆遄征，或于中路迟留。藩屏既无捍御，庙堂复失机谋，盗遍九衢乃未知觉，岂不异哉！时李相镇蒲津，郑相国

镇岐下，既闻车马播迁，俱有勤王之念。郑相国率宾僚将校共巡城垒，雉堞池隍，悉皆毁塞，计其修筑之功，万旅月余未竟。而贼锋方盛，立虞奔轶。明晨复召从事大将，坐于内厅，询以谋计。咸以巨盗方炽，未可枝梧。众议且欲从权，俟兵集乃图收复。相国曰：“诸君劝某臣贼乎？”于是欵然而倒，左右扶之不及，为地瓮所伤，面首皆破。洎日午达于明旦，口喑尚未能语。是时关辅征镇，咸已归款，唯凤翔信耗不通。贼议兴师致讨，有奔来者具述其事，于是监军与僚佐代为表章，使两骑驰至京国。贼徒览之大喜，遣王怀顺将百余人厚赍彩缯金玉，以申慰劳之意。既而，开筵以待怀顺。宴席施设，侔于曩日，列坐行觞，将陈饮饌。乐工才合管弦，文武军吏及声妓一时恸哭。监军从事雪涕止之，良久方定。怀顺与来者皆骇愕相眄。就食乃问其由，时吏部孙侍郎亦在幕中，对曰：“相国自镇此方，恩及万物。听政之暇，时命音乐与将吏交欢，遽及风疹所侵，今辰不赴兹会，众闻丝竹声，不觉悲泣耳。”是日合城老幼咸共凄伤。相国闻之曰：“我知亿兆人民之心，未厌唐德。贼势虽甚，窃据宫阙，灭亡当在旦夕。”于是密飞羽檄，告于邻道会兵。旬朔间，邠、泾、洋、陇及沿边藩镇，俱以锐师来集。既而，神策守镇军士，闻风亦至麾下。一旦，贼中遣千余人，大索粮糗。于时烽候已严，侦逻殊密，云旗霜刃，森罗于百里之内。贼入界大惊，俱就擒戮。有后殿者，奔以状告，凶党无不夺魄。陷京黔庶，亦思奋勇，初，有走还京中者云：“凤翔郑相公已叛黄王，兵士甚众。”巢闻之殊不介意，言：“我行却半天下，所至无不收克，直至高令公犹不敢出军敌我，郑相国拟作何计？”唯赵张王潘闻之，已为奔轶之备也。俄而蒲关、晋绛、并汾泽潞，及河北三镇，并举雄师，翕然响附。相国仗节训兵，援旗誓众，摧锋督战，累剋凶渠，首运奇谋，终摧巨孽。

其后请朝，庸蜀复秉化权，匡国济时，终始一致，文经武纬，何谢古人。诗云：“维岳降神，生甫及申。维申及甫，维周之翰。”相国有焉。

老君庙画

东都北邙山，有玄元观，南有老君庙，台殿高敞，下瞰伊洛，神仙泥塑之像，皆开元中杨惠之所制，奇巧精严，见者增敬。壁有吴道玄画五圣真容及老子化胡经事，丹青绝妙，古今无比。杜工部题诗云：“配极玄都阙，凭高禁籞长。守桃严具礼，掌节镇非常。碧瓦初寒外，金茎一气旁。山河扶绣户，日月近雕梁。仙李蟠根大，猗兰奕叶光。世家遗旧史，道德付今王。画手看前辈，吴生远擅场。森罗移地轴，妙绝动宫墙。五圣联龙袂，千官列雁行。冕旒俱秀发，旌旆尽飞扬。翠柏深留景，红梨迥得霜。风筝吹玉柱，露井冻银床。身退卑周室，经传拱汉皇。谷神如不死，养拙更何乡。”爱敬寺复有雉尾病龙，莫知画者谁氏。绘事奇巧，皆入神之迹。雉尾在东庑观音院，天王部从中绯衣神人抱野雉一只，逼而观之，势若飞动。政平坊安国观，明皇朝玉真公主所建，门楼高九十尺，而柱端无拱料。殿南有精思院，琢玉为天尊老君之像。叶法善、罗公远、张果先生并图之于壁。院南池沼引御渠水注之，垒石像蓬莱、方丈、瀛州三山。女冠多上阳退宫嫔御，其东与国学相接。咸通中，有书生云：“每清风朗月，即闻山池之内步虚笙磬之音。”卢尚书有诗云：“夕照纱窗起暗尘，青松绕殿不知春。君看白首诵经者，半是宫中歌舞人。”

白傅乘舟

白尚书为少傅，分务洛师，情兴高逸，每有云泉胜境，靡不追游。常以诗酒为娱。因著《醉吟先生传》以叙。卢尚书简辞有别

墅，近枕伊水，亭榭清峻。方冬，与群从子侄同游，倚栏眺玩嵩洛。俄而霰雪微下，情兴益高，因话廉察金陵，常记江南烟水，每见居人以叶舟浮泛，就食菰米鲈鱼。近来思之，如在心目。良久，忽见二人衣蓑笠，循岸而来，牵引水乡篷艇，船头覆青幕，中有白衣人，与衲僧偶坐。船后有小灶，安桐甑而炊，卍角仆烹鱼煮茗。溯流过于槛前，闻舟中吟啸方甚。卢抚掌惊叹，莫知谁氏。使人从而问之，乃曰：“白傅与僧佛光，同自建春门往香山精舍。”其后每遇亲友，无不话之，以为高逸之情，莫能及矣。

严史君遇终南山隐者

大中末，建州刺史严士则，本穆宗朝为尚衣奉御。颇好真道，因午日于终南山采药迷路，徘徊岩嶂之间。数日，所赍糗粮既尽，四远复无居人，计其道路，去京不啻五六百里，然而林岫深僻，风景明丽。忽有茅屋数间，出于松竹之下，烟萝四合，才通小径。士则连扣其门，良久竟无出者。窥其篱隙内，见有一人于石榻，偃卧看书。士则推户直造其前，方乃摄衣而起。士则拜罢，自陈行止，因遣坐于盘石之上，亦问京华近事，复询天子嗣位几年。云：“自安史犯阙居此，迄于今日。”士则具陈奔驰涉历，资粮已绝，迫于枵腹，请以食饌救之。隐者曰：“自居山谷，且无烟爨，有一物可以疗饥，念君远来相过，自起于梁栋间。”脱纸囊开启，其中有百余颗如菉豆之状，俾于药室取铛，拾薪汲泉而煮。良久，盛有香气，视之已如掌大，曰：“可以食矣，渴即取铛中余水饮之。”士则方啖其半，已极丰饱。复曰：“汝得至此，当有宿分。自兹三十年间，无复饥渴。俗虑尘情，将澹泊也。他时位至方伯，当取罗浮相近。傥能脱去纷华，兼获长生之道。辞家日久，可以还矣！”士则将欲告归，因述虑失道，曰：

“勿忧，去此二三里，与采薪人相值，可以随之而去，国门不远。”既出于山隅，果有人采薪在路侧，因问隐者姓名，竟无所对。才经信宿，已及樊川村野，既还鞶鞶，不喜更尝滋味，日觉气壮神清，有骖鸾馭鹤之意。衣褐杖藜，多止岩岫。居守卢仆射，耽味玄默，思睹异人。有道流具述其由，延之致于门下。及闻方伯之说，因以处士奏官，自梓州别驾作牧建溪，时年已九十。到郡才经周岁，即解印归罗浮。及韦相公宙出镇广南，使人访之，犹在山谷。大中十四年之任建安，路由江浙，时萧相国观风浙右，于桂楼开宴召之，唯酒数杯，他无所食矣。

韦颢泉鸣

大中年，韦颢举进士，词学优赡，而贫窶滋甚。岁暮饥寒，无以自给。有韦光者，待以宗党，辍所居外舍馆之。放榜之夕，风雪凝互，报光成名者络绎而至，颢略无登第之耗。光延之于堂际小阁，备设肴饌慰安之。见光婢妾罗列衣装，仆者排比鞍马。颢夜分归于所止，拥炉而坐，愁叹无已；候光成名，将修贺礼。颢坐迫于坏牖，以横竹挂席蔽之。檐际忽有鸣泉，顷之集于竹上。颢神魄惊骇，杖策出户逐之，飞起复还，久而方去。谓仆者曰：“我失意亦无所恨，妖禽作怪如此，兼恐横罹灾患！”俄而禁鼓忽鸣，榜到，颢已登第。光之服用车马，悉皆遗焉。世以鹏至泉鸣，不祥之兆。近观数事，亦不然乎？

昔邓艾泉鸣牙旗，乃军胜之兆，张率更闻于庭树，亦授官之祥：以此推之，未必皆为不吉者。

命相日雨雹 崔沆、豆卢瑑

乾符六年夏五月，巢寇自广陵将及襄汉，朝廷以王铎令公

为南面都统，崔相国、豆卢相国同日策拜。宣麻之际，殿庭雾气四塞；及政事堂立班贺，有雹大如鸡卵。时五月二十三日。识者以为钧轴不祥之兆。明年大寇攻陷京师，二相俱及于难，其天意乎？非人事也！

李生见神物遗酒

咸通中，有中牟尉李浚寓居圃田别墅，禀性刚戾，不以鬼神为意。每见人衔杯酌酒，无不怒而止之。一旦暴得风眩，方卧檐庑之下，忽有田父立于榻前，云邻伍间欲来省疾。见数人形貌佺劣，服饰或青或紫，后有矮仆提酒两壶，相与历阶而上，左右妻孥悉无所睹。谓浚曰：“尔常日负气，忽于我曹，至于醪醴之间，必为他人爱惜。今有醇酎数斗，众欲遗君一醉！”俄以巨盆满酌逼饮，两壶俱尽，床第衾褥，皆是余沥。将出，谓浚曰：“何似当时惜酒也邪！”自兹百骸昏悴，如病宿醒，寝瘵憊然，数月方愈。冯给事为郑州刺史，亲召李生而说之。

说方士

武宗皇帝好神仙异术，海内道流方士多至辇下。赵归真探赜玄机，善制铅汞，气貌清爽，见者无不竦敬。请于禁中筑望仙台，高百尺，以为鸾骖鹤驭可指期而降。常云飞炼中须得生银。诏使于乐平采取。既而大役工徒，所出者皆衔石矿，非烹冶乃无从而得。归真斋醮数朝，写御书置于岩穴间。俄有老人策杖而至，曰：“山川藏宝，盖因有道而出。况明主以修真为念，是何感应不臻？尊师无复怀忧，明旦当从所请。”语罢而出，莫知其所之。是夕有声如雷，山矿豁开数丈，银液盆然而涌出，与入用之数相符。禁中修炼至多，外人罕知其术。复有

金陵人许元长、王琼者，善书符幻变，近于役使鬼神。会昌初，召至京国，出入宫闱。武皇谓之曰：“吾闻先朝有明崇俨，善于符篆，尝取罗浮山柑子以资御果，万里往来止于旬日；我虽圣德不逮前朝，卿之术岂便劣于崇俨？”元长谢曰：“臣之受法，未臻玄妙。若涉越山海，恐诬圣德；但千里之间，可一日而至。”上曰：“东都常进石榴，时已熟矣，卿今夕当致十颗！”元长奉语而出，及旦，寝殿始开，金盘贮石榴致于御榻。俄有中使奉进，亦以所失之数上闻。灵验变通，皆如此类。王琼妙于化物，无所不能。方冬，以药栽培桃杏数株，一夕繁英尽发，芳蕊秾艳，月余方谢。及武皇猷代，归真与琼俱窜逐岭表，唯元长逸去，莫知所在。昊天观周尊师，乾符中年九十七，自言以童幼间便居洞庭山，诸父隐尧，深得真道。有张孺华者，襄汉豪士，耽味玄默，一旦广赍财宝，访道于江湖之间。至吴门，知隐尧出世修炼，径往洞庭诣之。囊橐中所挈金帛，倾竭以资香火。隐尧知其志，俾于岸顶坐守药炉，其或风雨晦冥，往往有神物来萃，殊形诡状，深可骇人。孺华端洁自安，竟不微动。如此者涉于周岁，隐尧谓之曰：“炉中炼药乃七返灵砂也，虽非九转金丹，饵之可还魂返魄。曩令子弟数辈守之，靡不畏怯而罢，汝相从未久，遂能苦节如是。”及鼎开药成，才成十粒，但令宝之以囊篋，未传吞饵之法。孺华以去乡逾年，一旦告归覲省，隐尧别谓之曰：“吾知汝未能久住，自兹复为世网所萦。苟慕仙之意不忘，勿以器尘为恋。付汝之药，每丸可益算十二。有疾终者审其未至朽败，虽涉旬能使再活；然事关阴鹭，非行道有心之徒，不可轻授。凡欲此药救人，当焚香启告，吾为助尔。”孺华归，甚为乡里所敬。父母遭疾而歿，服之皆愈。居数岁，复诣洞庭，系舟于金陵江岸。有良贾徐士则者，乘巨艘十余只，亦

于浦间同泊。有子一人，方及壮岁，无疾而殁于中夜。父母咸以衰耄，哭泣不食崇朝。孺华悯之，因以灵砂往救。其初服之时未验，再服一粒，蹶然而苏，云：“所至之处，城府甚严。方为吏从拘录，俄有二黄衣人，手执丹书文字洞庭周尊师令唤，厅事间有紫衣者据案而坐。于是簪笏而兴，谓左右曰：‘仙师来召，焉可复留！’乃令放还。谓曰：‘汝因此寿命增延，当可力行善道。’”士则所将财物，分其半以答孺华。孺华取钱五十万，散施贫乏。至洞庭，与隐尧俱隐。

广谪仙怨词 台州刺史窦弘馥撰

玄宗天宝十五载正月，安禄山反，陷没洛阳。王师败绩，关门不守，车驾幸蜀。途次马嵬驿，六军不发，赐贵妃自尽，然后驾发。行次骆谷，上登高下马，谓力士曰：“吾苍惶出狩长安，不辞宗庙。此山绝高，望见秦川，吾今遥辞陵庙。”因下马望东再拜，呜咽流涕。左右皆泣。谓力士曰：“吾取九龄之言，不到于此。”乃命中使往韶州以太牢祭之。中书令张九龄每因奏对，未尝不谏诛禄山。上怒曰：“卿岂以王夷甫识石勒，便杀禄山！”于是不敢谏矣。因上马，遂索长笛吹于曲，曲成，潸然流涕，伫立久之。时有司旋录成谱，及銮驾至成都，乃进此谱，请曲名。上不记之，视左右曰：“何曲？”有司具以骆谷望长安，下马后索长笛吹出对。上良久曰：“吾省矣，吾因思九龄，亦别有意，可名此曲为《谪仙怨》。”其旨属马嵬之事。厥后以乱离隔绝，有人自西川传得者，无由知，但呼为《剑南神曲》，其音怨切，诸曲莫比。大历中，江南人盛为此曲。随州刺史刘长卿左迁睦州司马，祖筵之内，吹之为曲，长卿遂撰其词，意颇自得，盖亦不知本事。词云：“晴川落日初低，惆怅孤舟解携。鸟去平芜远近，人随流水

东西。白云千里万里，明月前溪后溪。独恨长沙谪去，江潭春草萋萋。”余在童幼，亦闻长老话谪仙之事颇熟，而长卿之词甚是才丽，与本事意兴不同。余既备知，聊因暇日，辄撰其词，复命乐工唱之，用广不知者。其词曰：“胡尘犯阙冲关，金辂提携玉颜。云雨此时消散，君王何日归还。伤心朝恨暮恨，回首千山万山。独望天边初月，蛾眉犹在弯弯。”骈以为窦使君序《谪仙怨》云刘随州之词，未知本事，及详其意，但以贵妃为怀。盖明皇登骆谷之时，实有思贤之意，窦之所制，殊不述焉。骈因更广其词，盖欲两全其事，虽才情浅拙，不逮二公，而理或可观，贻诸识者。词云：“晴山碍日横天，绿叠君王马前。銮辂西巡蜀国，龙颜东望秦川。曲江魂断芳草，妃子愁凝暮烟。长笛此时吹罢，何言独为婵娟。”

含元殿

含元殿，国初建造，凿龙首岗以为基趾，彤墀钜砌，高五十余尺，左右立栖凤翔鸾二阙，龙尾道出于阙前。倚栏下瞰，前山如在诸掌。殿去五门二里，每元朔朝会，禁军与御仗宿于殿庭，金甲葆戈，杂以绮绣，罗列文武，纓珮序立。蕃夷酋长仰观玉座，若在霄汉。识者以为自姬汉之代迄于亡隋，未有如斯之盛。京城自朱泚之乱，逮乾符中，近百年无事。君臣和叶，四表靖谧，文物之盛，笼罩姬汉，藩方职贡。府无虚月。上至士君子，下及庶民，皆修饬廉谨，以邀时誉。食禄者守其官，耕贾者专其业，八紘四海，遂同文轨。承平既久，稍务奢逸。贵族豪家，轻视稼穡；征镇牧守，或非其才。黔黎兴杼轴之嗟，郡邑有萑蒲之盗。然主上劳谦端委，无亏圣政，亦使寇犯神州，銮辂播越；况秦汉之代，魏晋之时，主荒臣残，岂不颠覆！今则睹淳辉之列，

启中兴之期,亿兆人心复新于唐德矣。礼乐刑政,得无诚哉!

曲 江

曲江池,本秦世隄洲,开元中疏凿,遂为胜境。其南有紫云楼、芙蓉苑,其南有杏园、慈恩寺。花卉环周,烟水明媚。都人游玩,盛于中和、上巳之节。彩幄翠帟,匝于堤岸;鲜车健马,比肩击毂。上巳即赐宴臣僚,京兆府大陈筵席,长安、万年两县以雄盛相较,锦绣珍玩无所不施。百辟会于山亭,恩赐太常及教坊声乐。池中备彩舟数只,唯宰相、三使、北省官与翰林学士登焉。每岁倾动皇州,以为盛观。入夏则菰蒲葱翠,柳阴四合;碧波红蕖,湛然可爱。好事者赏芳辰,玩清景,联骑携觞,饔饔不绝。

升平裴相国廉察宣城,朝谢后,未离京国,时曲江荷花盛发,与省阁名士数人同游。自慈恩寺屏去左右,各领小仆,步至紫云楼下,见五六人坐于水际。裴公与名士憩于旁。中有黄衣饮酒半酣,轩昂颇甚,指顾笑语轻脱。裴意稍不平,揖而问之:“吾贤所任何官?”率尔而对曰:“喏,即不敢,新授宣州广德县令。”连问裴曰:“押衙所任何职?”裴公效曰:“喏,即不敢,新授宣州观察使。”于是狼狈而走,同坐亦皆奔散。朝士抚掌大笑。不数日,布于京华。左右于铨司访之,云有广德县令请换罗江宰矣。宣皇在宫即闻是说,与诸王每为戏谈其事。及龙飞,裴公入秉钧轴,因书麻制回谓枢近曰:“喏,即不敢,新授中书侍郎平章事。”

真 身

咸通十四年,诏自凤翔迎真身至于辇下。真身相传云是释迦

文佛中指节骨，长一寸八分，莹净如玉，以小金棺盛之，旧于凤翔建塔。又释氏《涅槃经》云：如来于双林灭度，贮于金棺银椁，积旃檀香焚之，诸天以八金刚分取舍利，唯留四牙，余悉煨烬。未详此骨从何而有。都城士庶奔走云集，自开远门达于岐川，车马昼夜相属，饮饌盈溢路衢，谓之无碍檀施。京城坊曲，旧有迎真身社，居人长幼旬出一钱。自开成之后，迄于咸通，计其资积无限。于是广为费用。时物之价高，茶米载以大车，往往至于百两。他物丰盈，悉皆称是。至京日，上与诸王亲御城楼。坊市以缯彩结为龙凤象马之形，纸竹作僧佛鬼神之状，幡花幢盖之属，罗列二十余里。间之歌舞管弦，杂以禁军兵仗。缙徒梵诵之声，沸聒天地。民庶间有嬉笑踊跃者，有悲怆涕泣者。真身以宝舆舁之，居于内殿数月。俄属懿皇厌代，密使送于凤翔。先是，真身到城，每坊十字街以砖垒浮图供养，妖妄之辈互陈感应。或云夜中震动，或云其上放光，以求化资财，因此获利者甚众。及宫车晏驾，怙然乃定。诸坊浮图，一时毁圻。有好事者密询放光之由，云以大云母片窥看，远而望之，靡不倾信耳。咸通、乾符中，兴善寺复有阿闍黎，以教法传授，都下翕然宗之。所居院金碧华焕，器用俱是宝玉。语人云：“焚香结坐，每告西方。”及迁化，谥为普照大师，信者咸为出涕。刘都尉、崔给事、寓张常侍。同与中贵，多为弟子。出城之日，皆缟素后随，劝朝士持斋。受其法者，不复思理时务。

骈常读《名僧传》，宋文帝时，有永那跋摩，居金陵祇园寺。文帝谓之曰：“弟子常愿持斋，不杀生命，以身徇物，不获其志。法师不远万里，来化此国，将何以教之？”对曰：“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非由人。且帝王与凡庶，所修亦有殊矣。若凡庶者，身贱名微，德不及远，其教不出于闺门，其言不行于仆妾。若不克己苦躬，行善持戒，将何以用心哉？帝王以四海为家，

万民为子，出一嘉言，则士庶咸悦；布一善政，则人神以和。刑清则不夭其命，役简则无劳其力，然后辨钟律、定时令。钟律辨则风雨调，号令时则寒暑节。知百姓之饥，斯所以就于无饥；知百姓之寒，斯所以就于无寒。如此，则持斋亦大矣，不杀亦已众矣，安在于阙一时之膳，全一禽之命，然后乃弘济也？”文帝抚几嗟叹，称善良久，乃曰：“俗人迷于远理，沙门滞于近教；迷远理者谓为虚说，滞近教者则拘挛章句。如公者，真所开悟明达，可以言天人之际矣。”

元相国谒李贺

元和中，进士李贺善为歌篇。韩文公深所知重，于缙绅之间每加延誉，由此声华藉甚。时元相国稔年老，以明经擢第，亦攻篇什，常愿交结于贺。一日，执贽造门。贺览刺不容，遽令仆者谓曰：“明经擢第，何事来看李贺？”相国无复致情，惭愤而退。其后左拾遗制策登科，日当要路。及为礼部郎中，因议贺父名晋，不合应进士举。贺亦以轻薄为时辈所排，遂致轹轲。文公惜其才，为著《讳辩录》明之，然竟不成事。

自大中咸通之后，每岁试春官者千余人。其间章句有闻，麀麀不绝。如何植、李玫、皇甫松、李孺犀、梁望、毛涛、贝麻、来鹄、贾随，以文章著美；温庭筠、郑洙、何涓、周钊、宋耘、沈驾、周繁，以词赋标名；贾岛、平曾、李陶、刘得仁、喻坦之、张乔、剧燕、许琳、陈觉，以律诗流传；张维、皇甫川、郭郢、刘延晖，以古风擅价；皆苦心文华，厄于一第。然其间数公，丽藻英词，播于海内。其虚薄叨联名级者，又不可同年而语矣。

唐人最拈弄小说，虽金紫大老，趋跄殿陛之余；使命一方，

鞅掌簿书之暇：尽日有所记录，积久成编。李文饶、刘宾客，尤兢兢耳。时至咸通，以迨乾宁，其间韵事，足新耳目。况三辅、曲江，士庶都冶景物，为之点次，事事俱堪据拾也。康校书能无技痒乎！古人读《汉书》。至留侯遇高帝于下邳，便浮一大白。想此时长安酒垆间，声价不啻倍蓰矣。 湖南毛晋识。

剧谈录逸文

桑道茂

唐盛唐令李鹏遇桑道茂曰：“长安只此一邑而已。贤郎二人，大者位极人臣，次者殆于数镇。”子孙百世后如其言。长子石出入将相，子孙二世及第。至次子福，历七镇，终于使相；凡八男，三人及第，至尚书、给谏、郡牧，诸孙皆朱紫。建中元年，道茂请城奉天为王者居。列象龟，别内分六街。德宗素神道茂言，遂命京尹严郢发众数千，与六军士杂往城之。时属盛夏，而土功大起，人不知其故。至播迁都彼，乃验。

司徒杜佑，曾为杨炎判官，故卢杞见忌，欲出之。杜见道茂，曰：“年内出官，则福寿无疆。”既而自某官九十余日，出为某官。官名遗忘，福寿果然。《广记》三百九十四。

元稹

唐元稹，镇江夏，襄州贾墅有别业。构堂架梁才毕，疾风甚雨。时户各输油六七瓮，忽震一声，瓮悉列于梁上，都无滴污于外。是年稹卒。同上。

裴度

裴出征淮西，请韩愈自中书舍人为掌书记。及贼平朝覲，乐和李仆射方为华州刺史，戎服鞶鞭迎于道左。愈有诗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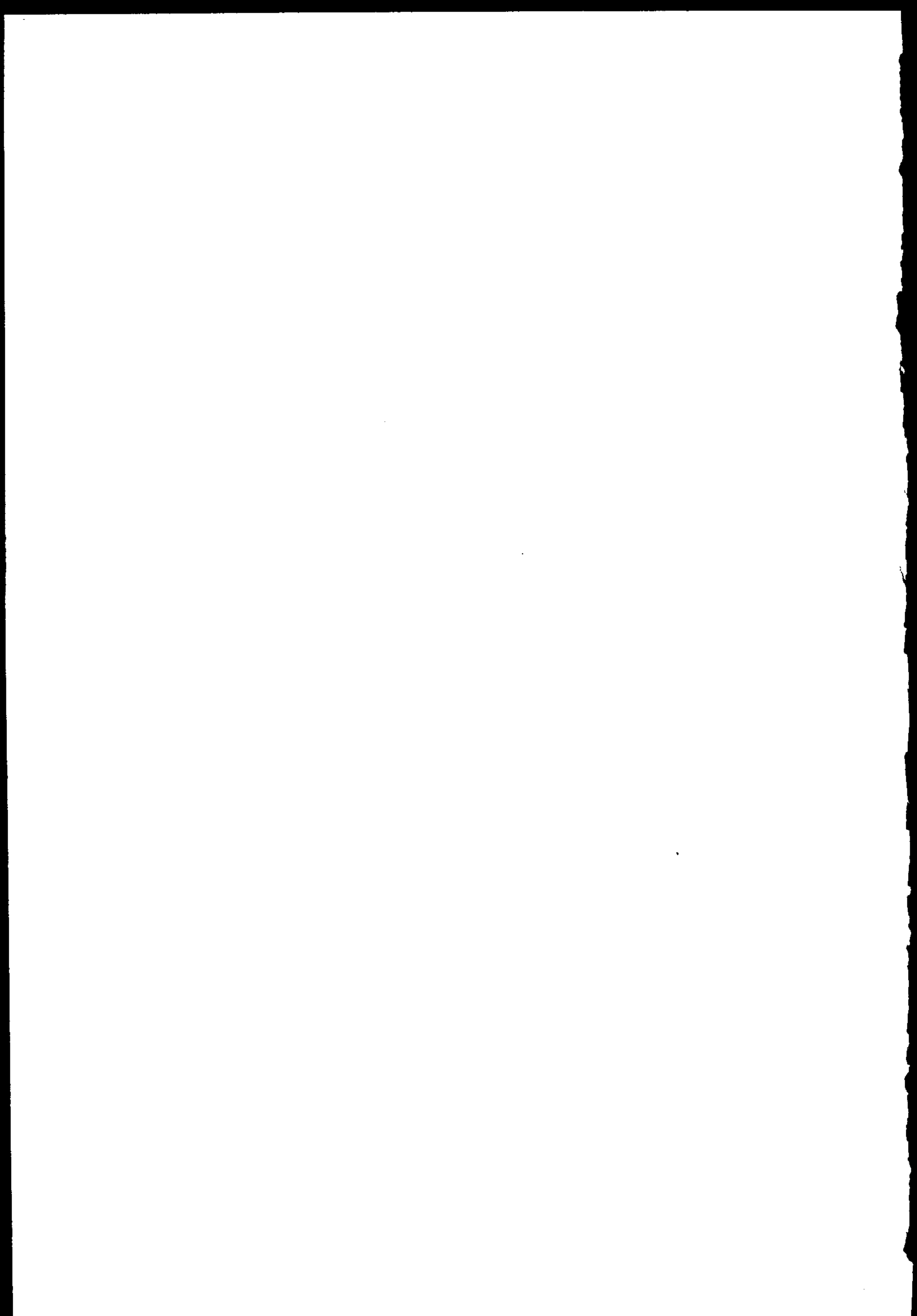
“荆山行尽华山来，日照潼关四扇开。刺史莫辞迎候远，相公亲破蔡州回。”《广记》四百五。

李 德 裕

初，德裕之营平泉也，远方之人多以土产异物奉之，故数年之间无物不有。时文人有题平泉诗者：“陇右诸侯供语鸟，日南太守送花钱。”威势之使人也。同上。

录 异 记

[五代]杜光庭 撰
萧 逸 校点



校点说明

《录异记》著者杜光庭，字圣宾，一作宾至，号东瀛子，又号华顶羽人。京兆杜陵（今陕西长安）人，寓居处州缙云（今属浙江）。咸通间，应九经举不第，入天台山为道士。因道士潘稠荐，僖宗召见，赐紫衣，赐号广成先生。后入蜀，依前蜀王建，住成都玉局观。拜户部侍郎，封蔡国公。后主王衍即位，从其受道箓。乾德三年，封为传真天师，崇真馆大学士。旋即解官，隐居青城山白云观。一生著述甚丰，除有关道教著作之外，传奇志怪小说存世者有《神仙感遇传》、《仙传拾遗》、《墉城集仙录》、《录异记》等。有文集，今存十二卷，《全唐诗》并辑存其诗一卷。

《录异记》，《崇文总目》著录为十卷，通行本为八卷。《国史经籍志》道家类著录为四卷，实为八卷本之并合。全书分“仙”、“异人”、“忠”、“孝”、“感应”、“鬼神”、“墓”等十七类，多记神仙怪异之事，荒诞不经，不足凭信。或云“杜撰”一词，即源于此公。然叙事条畅，状物可观，颇可满足一般读者嗜奇猎异心理。

此次校点用《四部丛刊》影印之《秘册汇函》本为底本。另，《太平广记》、《类说》中有溢出于底本外者三十余条，因未经详考，暂不收录。

目 录

录异记序	(1506)
卷一	
仙	(1507)
卷二	
异人	(1513)
卷三	
忠	(1520)
孝	(1522)
感应	(1523)
异梦	(1524)
卷四	
鬼神	(1525)
卷五	
龙	(1531)
异虎	(1532)
异龟	(1533)
异鼈	(1534)
异蛇	(1535)
异鱼	(1536)
卷六	
洞	(1538)

卷七

异水····· (1543)

异石····· (1545)

卷八

墓····· (1549)

录异记序

怪力乱神，虽圣人不语，经诰史册往往有之。前达作者《述异记》、《博物志》、《异闻集》，皆其流也。至于六经、图纬、河洛之书，别著阴阳神变之事，吉凶兆朕之符，随二气而生，应五行而出，虽景星甘露，合璧连珠，嘉麦嘉禾，珍禽珍兽，神芝灵液，卿云醴泉，异类为人，人为异类，皆数至而出，不得不生；数讫而化，不得不没；亦由田鼠为鴽，野鸡为蜃，雀化为蛤，鹰化为鸩，星精降而为贤臣，岳灵升而为良辅，今古所载，其徒实繁。又若晋石莘神凭人约物，鸟血鱼火，为灾为异，有之乍惊于闻听，验之乃关于数历，大区之内，无日无之耶？因暇辰偶为集录，或征于闻见，或采诸方册，庶好事者无忘于披绎焉，命曰《录异记》。 臣光庭谨叙。

录异记卷一

仙

鬼谷先生者，古之真仙也。云姓王氏，自轩辕之代历于商周，随老君西化流沙，洎周末复还中国，居汉滨鬼谷山。受道弟子百余人，惟张仪、苏秦不慕神仙，好纵横之术。时王纲颓弛，诸侯相征，陵弱暴寡，干戈云扰。二子得志，肆唇吻于战国之中，或遇或否，或屯或泰，以辩譎相高，争名贪禄，无复云林之志。先生遗仪、秦书曰：“二君足下，功名赫赫，但春到秋，不得久茂；日既将尽，时既将老。君不见河边之树乎？仆馭折其枝，波浪激其根，此木非与天下人有仇怨，所居者然也。子不见嵩岱松柏，华霍之树，上叶凌青云，下根通三泉；上有玄狐黑猿，下有豹隐龙潜，千秋万岁，不逢斤斧之患，此木非与天下人有骨血，盖所居者然也。今二子好云路之荣，慕长久之功，轻乔松之永延，贵一夕之浮爵，痛焉悲夫二君，痛焉悲夫二君！”仪、秦答书曰：“先生秉德含弘，饥必啖芝英，渴必饮玉浆，德与神灵齐，明与三光同。不忘赐书，戒以贪味。仪〔等〕以不敏，名闻不昭，入秦匡霸，欲翼时君。刺以河边，喻以深山，虽素空暗，诚衔斯旨。仪等白。”伟哉先生，玄览遐鉴，兴亡皎然。二子不能抑志退身，甘蓼虫之乐，栖竹苇之巢，自掇泯灭，悲夫痛哉！

庐山九天使者，开元中，皇帝梦神仙羽卫，千乘万骑，集于空中。有一人朱衣金冠，乘车而下，谒帝曰：“我九天采访，巡

纠人间,欲于庐山西北置一下宫。自有木石基址,但须工力而已。”帝即遣中使诣山西北,果有基迹宛然。信宿,有巨木数千段,自然而至,非人力所运。堂殿廊宇,随类致木,皆得足用。或云,此木昔九江王所采,拟作宫殿,沉在江州湓浦。至是,神人运来,以供所用。庙西长廊,柱础架虚,在巨涧之上。其下汨流奔响,泓窅不测。久历年岁,曾无危垫。初构庙时,材木自至,一夕巨万,皆有水痕。门殿廊宇之基,自然化出,非人版筑。常有五色神光,照烛庙所,常如昼日。挥斤运工,略无余暇。人力忘倦,旬月告成。毕工之际,中使梦神人曰:“赭堊丹绿,庙北地中寻之自得,勿须远求。”于是访之,采以充用,略无所阙。既而建昌渡有灵官五百余人若衣道士服者,皆言诣使者。庙今图像存焉。初,玄宗梦神人日,因召天台炼师司马承祯以访其事。承祯奏曰:“今名山岳渎,血食之神,以主祭祠。太上虑其妄有威福,以害蒸黎,分命上真监莅川岳。有五岳真君焉,又青城丈人为五岳之长,灊山九天司命主九天生籍;庐山九天使者执三天之录,弹纠万神,皆为五岳上司,盖各置庙以斋食为飧。”是岁,五岳三山,各置庙焉。

鄂州黄鹤楼前江中,云有罗真人碑,言是罗真人曾于鄂州化见,头为双髻,年可四十余,于民家佣力,未尝言语。忽一旦,郡中大设,于众中叱责一人,令其速去。此人惊惧拜谢,奔入楼下江中,众皆异之。太守问其所以,答云:“所叱者,江中白龙也,潜欲害此城池,吾故叱之遣去。”太守疑其诈,试请一见白龙,验其虚实。此人与太守登楼,以符投之,俄而江上晦暝,白龙即见,长数百丈,众皆见之。寻复遣去,此人是罗真人也。今罗公远真人于蜀频见,多主水旱之事,鄂州所见,亦恐是公远耳。

淮南王安好神仙之道,海内方士从其游者多矣。一旦,有

八公诣之，容状衰老，枯槁伛偻。阍者谓之曰：“王之所好神仙度世、长生久视之道，必须有异于人，王乃礼接。今公衰老如此，非王所宜见也。”拒之数四，公求见不已，阍者对如初。八公曰：“王以我衰老不欲相见，却致年少，又何难哉！”于是振衣整容，立成童幼之状。阍者惊而引进，王倒屣而迎之，设礼称弟子曰：“高仙远降，何以教寡人？”问其姓氏，答曰：“我等之名，所谓文五常，武七德，枝百英，寿千龄，叶万椿，鸣九皋，修三田，岑一峰也。各能吹嘘风雨，震动雷电，倾天骇地，回日驻流，役使鬼神，鞭挞魔魅，出入水火，移易山川，变化之事，无所不能也。”时王之小臣伍被曾有过，恐王诛之，心不自安，诣阙告变，证安必反。武帝疑之，诏大宗正持节淮南，以案其事。宗正未至，八公谓王曰：“伍被人臣而诬其主，天必诛之，王可去矣。此亦天遣王耳，若无此事，日复一日，人间岂可舍哉？”乃取鼎煮药，使王服之，骨肉近三百余人，同日升天，鸡犬舐药器者，亦同飞去。八公与王驻马于山石上，但留人马踪迹，不知所在。宗正至，以此事奏帝，帝大懊恨，命诛伍被。自此广招方士，亦求度世之药，竟不得。其后王母降时，授仙经，密赐灵方，得尸解之道。由是茂陵玉箱金杖再出人间，抱犊《道经》见于山洞，亦示武帝不死之迹耳。

成都至真观道士黎元兴，龙朔年中，于学射山欲创造观宇。夜梦神人引升高山大殿之中，谒见中央黄老君。身長数丈，髭须皎白，戴金凤冠，著云霞衣，侍卫十余人。顾谓元兴曰：“吾近有材木，可构此观，无烦忧也。”如此再梦数日，有人于万岁池中乘舟取鱼，或见水色清澈，池底大木极多，以告元兴。元兴令人取之，得乌杨木千余段，至有长百尺者。以用起观，作黄老君殿，依梦中像塑之；又制三尊殿，讲堂斋坛，房廊

门宇,木皆足用。

永平四年甲戌,利州刺史王承赏奏:深渡西,入山二十里道长山杨谟洞在峭壁之中,上下悬险,人所不到。洞中元有神仙,或三人,或五人,服饰黄紫,往往出见。是时所见人数稍多,诏道门威仪凝真大师默鉴先生任可言、内大德施昭训,赍青词御香,与内使杨知淑同往醮谢。又复出见如初。诏改景谷县为金仙县,道长山为玄都山,杨谟洞为紫霞洞,仍封玄都山主者为玉清公,置紫霞观,以旌其事。县令李镛,赐绯鱼袋正授。

思州大江之侧,崖壁万仞,高处有洞门,中有仙人。江中船人叫声呼之,往往即出,多着紫衣。下窥江岸,踌躇久之方去。洞下江滩水浅,往来舟船于此般载上岸,船轻然后可行。有旭川刘宰宏,曾过此滩,舟人具话其事,因呼数声,仙人果出。山上绝顶,多有石笋,迥然挺拔,高者仅十尺,亦有数百尺者,皆光色洁白如凝酥积雪,人迹不到。大都黔峡诸山有大酉、小酉,皆是绝迹胜境,为神仙所居。

苏校书者好酒,唱《望江南》,善制球杖,外混于众,内潜修真,每有所阙,即以球杖干于人,得所酬之金以易酒。一旦于郡中白日升天,约是壬申癸酉年也。晋州汾西令张文涣长官说此。

仙人许君,居世之时,尝因修观工用既毕,欲刻石记之,因得古碑文字,形缺不可复识,因划去旧文,刊勒新记,自是恍惚不安。暇日徐步庭砌,闻空中语曰:“许君,许君,速诣水官求救,不然即有不测之衅。”愕然异之,再问其事,杳不复答。乃炷香虔祝,愿示求救之由。良久复语曰:“所刻碑旧文虽已磨灭,而当时为文之人,见诣水官,相讼夺我之名,显己之名,由此水官将有执对之命,宜速求之!”许君乃访得旧文,立石刊纪。一夕梦神人相谢云:“再显名氏,无以相报,请作水陆大

醮，普告山川万灵，得三官举明，可以证道。”君依教修之，遂成道果。自此水陆醮法传于人间。成都道士杨景昭说此。

马道流名智能，常游历江湖间。乾宁丁巳岁，至玉梁观。时有大斋，智能径上山顶。时道众留之不住，至山顶九仙得道处，安座俨然而化，神色不变，手足柔软，与生无异。

司马凝正攻书好道，游江湖间久矣。咸通初，与道士白无隅、张坚白于洞真观缮写真经，寻复游历诸山，貌如五十岁人。天复中，来往西山、玉笥，袁、吉诸郡。人皆识之，但性多鬪茸，未尝拘检。每于市肆里巷，与人斗殴。忽于洪州生米埠止僧院中累日喧醉，为人所击。众患之，醒而谓之曰：“师不拘道行，作此猖狂，不惟污辱道风，亦且喧乱于我。”凝正怒曰：“我为僧人所辱，何用生为！”即仆地而死，逡巡肌肉青黑，手足坚劲。即为官中检视，县申于州，时当暑月，停留数日，验覆方毕，了无臭败。州司命给衣物秘器，沐浴将殓，蹶然而起，振衣出棺，神色自若，入肆饮酒，与常无异。众共惊叹，莫测其由。今犹在江西境内，时天祐庚午年也。

隐士朱君记《灵池县图经》云：朱桃槌者，隐士也。以武德元年于蜀县白女毛村居焉。草服素冠，晦名匿位，织屨自给，口无二价。后居棟平山白马溪大磐石山，石色如冰，素平易如砥，可坐十人。石侧有一树，垂阴布护于其上，当暑炽之月，兹焉如秋。桃槌休偃于是焉。有好古之士，多于兹游。朱公或斫轮以为资，前长史李厚德、后长史高士廉，或招以弓旌，或道以尺牍，并笑傲不答。太子少保河东薛公稷初为彭山令，闻其风而说之，乃作《茆茨赋》以赠焉。洎解印还京，假途就谒，其室已虚矣。但遗踪宛然。访于乡里，云：“朱公或出或处，或隐或显，盖得道者。”薛公题赞于其壁而还长安。复数年，乡人时

见朱公，而竟不知所在。其所隐之石，今亦不见。巨木之下，惟石洞存焉。近年石洞长亦闭塞，后宰邑好事者刻赋为碣，立于洞门官道之侧，然乡邑祈请，焚香祷祝者，颇有灵应。自非得道证品，孰能与于此乎？

赋

若夫虚寂之士，不以世务为荣；隐遁之流，乃以闲居为乐。故孔子达士，仍遭沮溺之讥；叔夜高人，乃被孙登之诮。况复寻山玩水，散志娱神，稳卧茆茨之间，属想青云之外，逸世间之烦襟，遂明时之高志而已矣。其辞曰：

若乃观余庵室，修诸陋质；野外孤标，山旁迥出。峭壁则崩剥而通风，悬崖则摧颓而泻日。时或居闲晚思，景媚青春；陶斯硿谷，委此心神。削野藜而作杖，卷竹叶而为巾。不以声名为贵，不以珠玉为珍。自然风前引啸，月下高眠。庭唯三径，琴则一弦；散诞池塘之上，逍遥岩壑之间。逍遥兮无所托，志意兮还自乐。向明月以弹琴，对清风而缓酌。望岭上之青松，听云间之白鹤；用山水以优游，忘琴书之寂寞。谷中偏觉鸟声多，声多音韵自相和。见许毛衣真乱锦，听渠声韵宛如歌。调弦声缓急，向我茆茨集。时逢双燕来，屡值游蜂入。冰开绿水更应流，草长阶前还复湿。吾意不欲世人交，吾意不羨功名立。将知世事尽徒劳，争似幽栖长自戢。

赞

先生知足，离居盘桓。口无二价，食惟一餐。筑土为室，卷叶为冠。斫轮之妙，齐扁同欢。

录异记卷二

异 人

李特字玄休，廩君之后。昔武落钟离山崩，有石穴二所，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于赤穴者，名务相，姓巴氏。有出于黑穴者，凡四姓：皞氏、樊氏、柏氏、郑氏。五姓皆出，皆争为长。于是务相约以剑刺穴能著者为廩君。四姓莫著，而务相之剑悬焉。又以土为船，雕画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者为廩君。务相船又独浮。于是遂称廩君。乘其土船，将其徒卒，当夷水而下，至于盐阳。盐阳水神女子止廩君曰：“此鱼盐所有，地又广大，与君俱生，可止无行！”廩君曰：“我为君求廩地，不能止也。”盐神夜从廩君宿，旦辄去为飞虫，诸神皆从，其飞蔽日。廩君欲杀之不可别，又不知天地东西，如此者十日，廩君即以青缕遗盐神曰：“婴此即宜之与汝俱生，不宜将去汝。”盐神受而婴之，廩君至碭石上，望膺有青缕者跪而射之，中盐神，盐神死，群神与俱飞者皆去，天乃开玄。廩君复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岸曲，泉水亦曲，望之如穴状。廩君叹曰：“我新从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即为崩，广三丈余，而阶阶相承。廩君登之，岸上有平石，长五尺，方一丈。廩君休其上，投策计算，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后种类遂繁。秦并天下，以为黔中郡。薄赋敛之，岁出钱四十万。巴人呼赋为资，因谓之资人焉。

袁起者，后汉时湘中人。在乡忽醉，三日始醒。起吐皆闻酒气，自云起与天人共饮，后任汉阳令，逆说丰俭有验，白日判阳夜判阴。忽乘云而上天，不知所在。

契真先生李羲範住北邙山玄元观，咸通末已数年矣，每入洛城徽安门内，必改服歇辔焉。有李生者，不知何许人，年貌可五十余，与先生叙宗从之礼，揖诣其所居。有学童十数辈。生有一妻一男，其居甚贫窶，日不暇给。自此先生往来，多止其学中，异常款狎。忽一夕，诣邙山与先生为别，拥炉夜话。问其将何适耶，生曰：“某此别辞世矣，非远适也。某受命于冥曹主，给一城内户口逐日所用之水，今月限既毕，不可久住。后三日死矣，五日妻男葬某于此山之下，所缺者雇送终之人少一千钱，托道兄贷之，故此相嘱，兼告别矣。”因曰：“人世用水不过日用三五升，过此极有减福折算，切宜慎之！”问其身后生计，生曰：“某妻聘执丧役夫姓王，某小男后当为僧，然其师在江南，二年外方至，名行成，未至间，且寄食观中也。”先生曰：“便令入道可乎？”生曰：“伊是僧材，不可为道，非人力所能遣，此并阴鹭品定。”言讫，及晚告去。自是累阻寒雪，不入洛城且五日矣。初霁，李生之妻与数辈诣先生云：“李生谢世，今早葬于山下，欠一千钱，云尝托先生助之，故来取耳，仍将男寄先生院。”后江南僧行成果至，宿于先生之室，因与李生之男委之行成，欣然携去，云既有成约，当教以事业，度之为僧。二岁余，行成复至，已为僧矣。诵得《法华经》甚精熟焉。初，先生以道经授之，经年不能记一纸，人之分定，信有之焉，果僧材也！

李业举进士，因下第过陕虢山路，值暴风雨，投村舍避之。邻里甚远，村家只有一小童看舍。业牵驴庇于檐下，左军李生与行官杨镇亦投舍中。李有一马，相与入止舍内。及稍霁，已

暮矣。小童曰：“阿翁昂欲归，不喜见宾客，可去矣！”业谓曰：“此去人家极远，日势已晚，固不可前去也。”须臾，老翁归，见客欣然，异礼延接，留连止宿。既晓，恳留欲备馔。业愧谢再三，因言曰：“孙子云：阿翁不爱宾客。某又疑夜前去不得，甚忧怪及。不意过礼周旋，何以当此！”翁曰：“某家贫，无以仁宾，惭于接客，非不好客也。然三人皆节度使，某何敢不祇奉耶？”业曰：“三人之中一人行官耳，言之过矣。”翁曰：“行官领节钺在兵马使之前，秀才节制在兵马使之后。然秀才五节钺，勉自爱也。”既数年，不第，业从戎幕矣。明年，杨镇为仇士良开府擢用，累职至军使，除泾州节度使；李与镇同时为军使，领邠州节度；业以讨党项功，除振武邠泾凡五镇旄钺。一如老翁之言。

景知果，亦有道者也。居窦垂山，与虎豹同处，驯之如家犬焉。鸦数只集其肩臂之上，鸣戏为常。又有巨蛇时出，知果叱而遣之，蜿蜒而去。虎三数头，于庭中月夜交搏腾踏既甚。知果怒持白挺击之，遂散去。知果于观侧薙草，兔卧草中不惊。手移于他所如猫犬耳。其狎异类也如此。一旦失所之。

凤州宾佐，王郾员外时在相国满在相府幕中筹画，宾佐最为相善。有客任三郎者在焉。府中僚属咸与之相识，而独亲于王。居无何，忽谓王曰：“或有小失意，抑吾子之福也。”又旬日，王忽失主公意，因称疾百余日。主公致于度外，音问杳绝。任亦时来。一日，谓王曰：“此地将受灾。官街大树自枯，事将逼矣。叶陨之时，事行也，可速求寻医以脱此祸！”王以主公之怒未息，深以为不可。任曰：“但三贡启事，必有指挥。”如其言，数日内，三贡启乞于关陇已来寻医，果使人传旨相勉。遽以出院例钱匹段相遗，倍厚于常。王乃入谢，留宴，又遗彩纈

锦绣之物及其家，不旬，即促行北去。满相于郊外宴饯，临歧之贶，仅二百余。十五六日至吴山县僦居而止，又十来日，凤州人言，已军变矣。满公归囊中，同院皆死于难。王独免其祸。任公问其所舍，再往谒之，失其所在矣。

黄齐，衙队军偏裨也。常好道，行阴功有岁年矣。于朝天岭遇一老人，髭鬓皎白，颜色婴孺，肌肤如玉。与之语曰：“子既好道，五年之后，当有大厄，吾必相救。勉思阴德，无退前志！”其后齐下峡舟船覆溺，流至滩上，如有人相拯，得及于岸。视之，乃前所遇老人也。寻失所在。自是往往见之。忽于什邡县市中相见，召齐过其所居。出北郭外，行树林中可三二里，即到其家。山川林木，境趣幽胜。留止一夕，因言曰：“蜀之山川是大福之地，久合为帝王之都。多是前代圣贤镇压岗源，穿绝地脉，致其迟晚。凡此去处，吾皆知之。又蜀字若去虫著金，正应金德久远，王于西方，四海可服。汝当为我言之。”及明，相送出门，已在后城山内，去县七十余里。既归，亦话于人，终无申达之路。数月，齐卒。

夔州道士王法玄，舌大而长，呼文字不甚典切，常以为恨。因发愿读《道德经》，梦老君与翦其舌，觉而言词轻利，精诵五千言，颇有征验。

道士郗法遵，居庐山简寂观。道行精确；独力检校，以历数年，全无徒弟。忽梦玄中法师谓之曰：“汝无人，甚见勤劳，今有二童子，所恨年小耳。”既觉，话之于众，出山过民王家，有孩子年才一晷。见法遵至来，抱其足不肯舍去。法遵去后，昼夜啼号，累日不息。法遵至，则欣然迎之。其父母曰：“三五年后，即舍为童子。”又一小儿，姓刘，眼有五色光，父母疑其怪异，因灸眼尾，其光遂绝。已四五岁，舍在观中。今稍长成，相

次入道，果符玄中梦授之语矣。

湖南判官郑郎中尧庭，今为连州刺史。顷于岳下寄褐，其兄鱼监纮诞一男，当生之时，有鹤七只，盘旋居处。至七日，鹤又来。至百二十日，二十七鹤俱来。天地晴朗，云物稍异，皆经日而去。所产之子，性颇淳厚，仪貌整肃，即以鹤为名。天复庚申年也。四明山道士焦隐黄立传记其事矣。

燉煌公李太尉德裕，一旦有老叟诣门，引五六辈舁巨木请谒焉。闾者不能拒之，公异而见之。叟曰：“某家藏此桑宝三世矣。某已耄矣，感公之好奇搜异，是以献尔。木中有奇宝，若能者斫之，必有所得。洛邑有匠，计其年齿且老，或身已歿。子孙亦当得其旨诀，非洛匠无能斫之者也。”公如其言，访于洛下，匠已殁矣。其子应召而来，睨而视之曰：“此可徐而斫之矣。”因解为二琵琶槽，自然有白鸽羽翼爪足，巨细毕备。匠料之微失，厚薄不中，一鸽少其翼，公以形羽全者进之，自留其一，今犹在民间。水部员外卢延让见太尉之孙道其事。

洪州北界大王埠胡氏子，亡其名。胡本家贫，有子五人，其最小者气状殊伟。此子既生，家稍充给，农桑营贍，力渐丰足。乡里咸异之。其家令此子以船载麦溯流诣州市。未至间，江岸险绝，牵路不通，截江而渡，船势抵岸，力不能制，沙摧岸崩，穴中得钱数百万，弃麦载钱而归。由是其家益富，市置仆马，营饰服装，咸言此子有福。不欲久居村落，因令来往城市，稍亲狎人事。行及中道，所乘之马跑地不进。顾谓其仆曰：“船所抵处，岸中得钱；马所跑处，亦恐有物。”因令左右劓之，得金五百两，赍之还家。他日复诣城市，因有商胡遇之，知其头中有珠，使人诱之，以其狎熟，饮之以酒，取其珠而去。初，额上有肉隐起如半球子形，失珠之后，其肉遂陷。既还

家，亲友眷属，咸共嗟讶。自是此子精神减耗，成疾而卒。其家生计亦渐亡落焉。

宣州节使赵锽，额上亦有肉隐起，时人疑其有珠。既为淮南，攻夺其郡县，锽为乱兵所害。有卒访其首级，剖额得珠而去。货与商胡，胡云：“此人珠既死矣，不可复用。”乃售与塑画之人为佛额珠而已。

赵燕奴者，合州石镜人也。居大云寺地中。初，其母孕数月，产一虎，弃于江中；复孕数月，产一巨鳖，又弃之；又孕数月，产一夜叉，长尺余，弃之；复孕数月，而产燕奴。眉目耳鼻口，一一皆具，其自项已下，其身如断瓠，亦有肩夹，两手各长数寸，无肘臂腕掌，于圆肉上各生六指，才寸余，爪甲亦具。其下有两足，各一二寸，亦皆六指。既产，不忍弃之。及长，只长二尺余。善入水，能乘舟，性甚狡慧，词喙辨给，颇好杀戮。以捕鱼宰豚为业，每斗船驱雉及歌《竹枝》词较胜，必为首冠。市肆交易，必为牙保。常髡发缁衣，民间呼为赵师。晚岁，但秃头白衫而已。或拜跪跳跃，倒踣于地，形必裸露，人多笑之；或乘驴远适，只使人持之，横卧鞍中，若衣囊焉。有二妻一女，衣食丰足。或击室家，力不可制。乾德初，年仅六十，腰腹数围，面目如常人无异。其女右手无名指长七八寸，亦异于人。

苻氏始王关中，新平有长人见语百姓张靖曰：“苻氏应天受命，今当太平，外面者归中而安泰。”问姓名不答，俄而不见。新平令以间苻健，以为妖，下靖狱。会大霖雨，河渭蒲津监寇登得一履于河，长七尺三寸，人迹称之，指长尺余，文深一寸。健叹曰：“覆载之间，何所不有。张靖所见，定非虚也！”赦之。

吉州东山有观焉，隔赣江去州六十里。咸通中，有杨尊师居焉。师有道术，能飞符救人。观侧有三井，一井出盐，一井

出茶，一井出豉。每有所阙，师令取之，皆得食之，能疗众疾。师得道之后，取之，无复得矣。

邵州城下大江南面潭中，昔开元年天师申元之藏道士之书三石函于潭底。元之善三五禁咒之法，至今邵州犹多能此术者，为南法焉。

白鹤山属岳州湘阴县，接潭、澧二州界，即晋代陶真君拔宅升天之所，有陶仙观在焉。山不甚深，而兵戈寇盗不可得至，居者数百户，晏然无虞。处士胡恬卜居于此，父为晏州刺史，恬独好道，高卧云林，善阴阳纬候、星历推步、炉火黄白之事，彭素、道易、占术、篆隶、词赋，皆曲尽其能；调元炼气，专以神仙为务。景福年于安州遇上蔡人马处谦卖卜于世，悯其瞽疾而致孝于二亲，学术未至，旨甘不足，因挈入山，授其推课之诀。岁余业就，送之出山。时鄂州大旱，相国杜洪与恬相遇，话及祈祷之事，恬为考召，投丹符于江中，俄而大霪，合境告足。厚酬金帛，不顾而去。虽诸侯辟召，皆不能致屈。至今犹在山中。尝诫处谦曰：“吾之所学，为身也，非以为人。以子纯孝恭谨，故以相教，欲丰终身之给。黄白之术，吾欲言之，足以速子之祸。夫子之命矣，非所惜也。勿以知数而夸诞，轻言以取患。夫人资五气而生有升降，阴阳有盛衰，五星有逆顺，年命有吉凶；然积善者貽福，积恶者貽殃，视其所履，灾沴可知耳。苟善之不修，非禳请所及也。”由是处谦虽与人言休咎，未尝行禳厌之事。是后，仕蜀为少将作、检校仆射。

录异记卷三

忠

光启二年丙午正月一日壬午，河东兵士入京师。是时车驾已巡幸陈仓，诸侯奔问，相次而至。河东之师搜索都城，诸朝士于新昌井窖中得奉常牛公丛及甥侄三四人，与军将卢谦。将往河东，卢谦方有疾，舍于井畔而去。牛公既至河东，晋王承迎稟敬逾于师资，公亦以忠孝之道、君臣之礼谕之焉。朝廷故实、政理体要，晋王亦时访之于公焉。是岁六月，僖宗幸褒梁，萧遘、裴彻立襄王于长安，号曰监国。京辅左右洎江南河北，皆传襄王教令，以怀抚之，或就加勋爵，或征督贡奉。亦使谏议大夫郑合敬与中官赍教令官告，以入河东。牛公谓晋王曰：“传闻圣上驻蹕陈仓，必恐南幸梁、洋。襄王之立，非得众心，盖萧、裴辈嫉阉尹持权，不欲扈卫南去，故有此立。有君在外，襄王之教非真命也。”晋王勃然，遂戮其使，焚其教令。月余，道路阻绝，不复得知朝廷之信。牛公忧戚不悛，因之遘疾，晋王叠命医药，或躬诣所居，劝以饮食，不能致损。卢谦疾愈，自西京乞食开道，求公之信息，亦达河东。晋王嘉其诚节，授以右职，谓其左右将校曰：“事主勤尽有卢谦者，吾将脱衣以衣之，均食以食之，岂复惜官爵重赏乎！”一旦，医工忽谓牛公以行路谬传之信云：襄王正位，圣主升遐。公失声号呼，呕血而绝，良久方苏。自草遗表，恳陈晋王忠孝诚节，

自言老病不得扈卫奔问，辞旨激切，览者感动。公呜咽涕泗移时，绝笔而薨。晋王惊痛者久之，斩医工以谢焉。乃驿表俾卢谦奏于行在，上闻于岐府，下诏褒美，赠牛公忠贞公，卢谦授滑州别驾。

僖宗在蜀，以司封郎中王慥授万年令兼御史中丞，先次归京。乙巳年，驾回长安，转右散骑常侍。十二月二十五日乙亥，蒲帅犯阙，是夜三更，驾出宝鸡。慥方寝疾，不得扈卫，自居平康里奔南山下，自是杜门息迹，养疾累月。其夏，襄王称制，京师搜访，具言教令峻切，萧、裴秉权，中外畏惮。慥不自安，异疾起。既至，伪诏加左常侍。慥称疾不朝谢。襄王使御医视之，赐药物，一无所受，号恸而薨。朝野闻之，莫不痛惜焉。

僖宗幸蜀，黄巢陷长安，南北臣僚奔问者相继。无何，执金吾张直方与宰臣刘邺、于侗诸朝士等，潜议奔行朝，为群盗所觉，诛戮者至多。自是厄束，内外阻绝。京师积粮尚多，巧工刘万余、乐工邓慢儿、角抵者摘星胡弟米生者，窃相谓曰：“大寇所向无敌，京城粮贮甚多，虽诸道不宾，外物不入，而支持之力，数年未尽。吾党受国恩深，志效忠赤而飞窜无门，皆为逆党所使。吾将贡策，请竭其粮，外货不至，内食既尽，不一二年，可自败亡矣。”万余，黄巢怜其巧性，常侍直左右，因从容言曰：“长安苑囿城隍，不啻百里，若外兵来逼，须有御备；不尔，固守为难，请自望仙门以北，周玄武、白虎诸门，博筑城池，置楼橹却敌，为御捍之备，有持久之安也。”黄巢喜，且赏其忠节。即日使两街选召丁夫各十万人筑城，人支米二升、钱四十文，日计左右军支米四千石、钱八千贯。岁余功不辍而城未周，以至于出太仓谷以支夫食，然后剥榆皮而充御厨，城竟不

就。万余惧贼觉其机，出投河阳，经年病卒。邓慢儿善弹琵琶，乐府推其首冠，黄巢颇狎之。因灸其右手，托以风废，终不为弹。礼之甚厚，而未尝为执器奏曲。每三五日一召入禁中，辄与之金帛。一旦谓其友曰：“吾尝闻忠节之士，有死而已。吾频为大寇所逼，终不能为之屈节奏曲，今日见召，吾当就死，不复归矣。”与妻女一儿诀别，使者促之，遂入见黄巢。黄巢欣然谓曰：“汝乐官推所艺第一，而久云风废，吾亦信待于汝，岂不致三两声琵琶乎？不全曲也。”慢儿曰：“某出身应役，朱紫之服，皆唐天子所赐，固不忍负前朝之恩，以此乐乐于他人也。”巢大怒，命斩之，屠其家焉。摘星胡弟善射，发无不中，巢甚爱之，衣以锦服，出入常在马前。渭桥为官军所夺，黄巢亲领兵以御之。既至桥，命米生引满以射，凡发十数箭，箭皆及远而不中。黄巢诘之：“箭皆及远而不中物，何也？”对曰：“圣唐兵士，非亲即故，故不中尔。”巢怒，亦杀之。

孝

资州人阴玄之，少习五经，尤精《左史》，父歿庐墓，六时临哭，常有溪龙山虎助其号声。久之，亦有鬼神助哭。每夜常有二灯来照墓前，至明乃息。又丁母忧，庐墓凡六年，草庵破坏，终不再葺，处于土穴中，每患冷气腰脚，声音嘶哑而讲诵不倦。每谓人曰：“干名求进，非为己身，吾二亲俱歿，禄不及养，何用名为？”竟不应举，贫苦终身，八十余而卒。

杨太博，资州人也。年十六，庐父母墓三年。有神灯照墓，猛虎驯伏，有白兔之异。蜀相王公上闻，降敕褒奖，表其门闾。

句龙弘道居梓潼山下偃武亭南，庐墓于官路之东，年逾八

十，发长丈余。父母二坟各生紫芝一茎，高六七寸，驯伏猛兽以为常焉。广明辛丑岁，僖宗幸蜀，亲幸其第，坐于庭中巨石上。弘道寻作亭子覆护其石。乙巳年驾回，又临幸之，颁赐钱帛衣物甚多，来往皆如之。驾驻剑州，诏复其租赋三年，仍赐旌表。

感 应

嘉州夹江令检校工部尚书朱播，尝居官得疾，四支不能运用，举体沉重，每转侧皆须数人扶舁，以为风废，药饵攻之未效。忽眼痛且癢，昼夜烦楚。又数日，俄而渴作，嗜水及汤饮，不知石斗之量。又数日，心狂愤愤，若有所睹。赖其沉顿不能转动，若不然，亦将披发裸走无所畏惮矣。旬日之中，四疾相属，风露之危，期在旦夕矣。既昼夜不寐，疲倦之极，忽如睡不睡，见七仙人列坐在前，才长五六寸，衣数冠服、眉目髭发历历分明。五人相倚而坐，二人两畔横坐。播心自思之：正坐即有，横坐如何？忽闻侧畔空中有人应曰：“既为仙人，无所不可，何怪横坐？”闻讫，亦不见所语之人。七仙人亦复不见，自此常觉有人为握搦手足，扞拍背膊，所疾渐损。其日，所嗜冷水汤饮顿减一半，如是三五日，便能主持公事，祇对宾客，所疾全愈。因画北斗七星真人供养焉。

刀子判官右仆射尹瓌，永平三年寝疾。初患下痢，昼夜五六十行，久之，即成心风狂热，言词无度，忽忽多忘常欲，颠沛驰走，一家扃镳守护之，因而手足不遂，肢体沉重，每一起止，即四五人扶持，方能凭于几案。又历数月，家人看视，昼夜劳倦，忽见一老人髭鬓雪白，着白衣来谓瓌曰：“病已效矣，何不速起！”即以手抬其头，便能起坐，逡巡自起，添油注灯，就前取

鞋着之。四顾，见仆使皆困卧，不欲惊之，自持烛出门，巡行一宅，然后乃复其处。一家惊异，自此都愈。

异 梦

礼部尚书庾朴，举进士时，甚有声称，必就册名。梦入桂宫折得桂枝，将归人间，视之，已焦枯矣。俄而下第。是岁，婚归氏，亲迎之后，旬日间，窃视归氏，额上指许，常涂艺油。问之，云：“小年为火所烧，有痕而无发也，故又名桂娘子。”竟不登第也。

前源州中令宗夔，光天戊寅岁，梦一万斤秤。如此者三度，梦挂秤于楼屋脊桁之上。俄而桁秤俱折，心甚恶之。是岁十月八日戊申薨，时年六十一。

广明辛丑岁正月，僖宗车驾已及左绵。郫县镇使任时当昼假寝于厅事，忽梦巡街小吏告之曰：“大将军迎驾，合伺于道左。”任即奔诣通衢之侧，兵骑数千已直北而去，旌旗部伍，异常严整；戈甲之盛，首尾十余里不绝；久之，介金曳地者千数，拥白马朱纓金甲一人，五彩日月旗罗列以从。任鞠躬，两食顷，队仗方绝。问报者大将军为谁，云是法定寺后李将军也。既觉，流汗浹体，想其所睹，犹历然在目。是岁，余奉诏青城修斋，话其事，光庭记。

录异记卷四

鬼 神

进士崔生，自关东赴举，早行潼关外十余里，夜方五鼓，路无人行，唯一仆一担一驴而已。忽遇列炬呵殿，旗帜戈甲二百许人，若节使行。李生映槐树以自匿，既过乃行。不三二里，前之队仗复回，又避之，然后徐行随之。有步健押茶担，其行甚迟，生因问为谁，曰：“岳神迎天官也。天官姓崔，呼侍御。秀才方入关应举，何不一谒以卜身事？”生谢以无由自达，步健许侦之。既及庙门，天犹未曙。步健约生伺于门侧，押茶担先入。良久出曰：“侍御请矣！”遽引相见，欣喜异常，即留于下处。逡巡岳神至，立语便邀崔侍御入庙中，陈设帐幄、筵席、妓乐极盛。顷之，张乐饮酒。崔临赴宴约，敕侍者祇待于生，供以汤茶所须，情旨敦厚。饮且移时，生倦，徐行周览，不觉出门。忽见其表丈人颡色憔悴，衣服褴褛，泣而相问。生因曰：“丈人恰似久辞人间，何得于此相遇？”答曰：“仆离人世十五年矣，未有所诣，近作敷水桥神，倦于送迎而窘于衣食，穷困之状，迨不可济。知侄与天官侍御相善，又宗姓之分，必可相荐，故来投诚，愿为述姓字。若得南山觜神，即粗免饥穷。此后迁转，得居天秩，去离幽苦矣。”生辞以乍相识，不知果可相荐否，然试为道之。言罢，复下处。侍御寻亦罢宴而归，顾问久之，曰：“后年方及第，今年不就试亦得。余少顷公事亦毕，即当归

去,程期甚迫,不可久留。”生因以表丈人所求告之,侍御曰:“鬻神似人间遗、补,极是清资,敷水桥神其位卑杂,岂可便得?然试为言之,岳神必不相阻。”即复诣岳神道之,生潜近伺之,历历闻所托,岳神果许之。即命出牒补署。俄尔受牒入谢,迎官将吏一二百人,侍从甚整。生因出门相贺。鬻神沾洒相感曰:“非吾侄之力,不可得此位也。他后一转,便入天司矣。今年地神所申渭水泛滥,侄庄当漂坏,上下邻里一道所损三五百家,已令为侄护之。五六月必免此祸。更有五百缗相酬。”须臾鬻神驱殿而去,侍御亦发,岳神出送,生独在庙中,欵如梦觉。出门访仆使,只在店中,一无所睹。于是不复入关,却回止别墅。其夏渭水泛滥,漂损甚多,唯崔生庄独得免。庄前泊一空船,水涸之后,船有绢五百匹。生益信不虚。复明年,果擢第矣。宗正王大卿郢说。

邹平公段文昌负才傲俗,落魄荆楚间,常半酣鞞屐于江陵大街往来,雨霁泥甚,街侧有大宅,门枕流渠,公乘醉于渠上脱屐濯足,旁若无人,自言:“我作江陵节度使,必买此宅。”闻者皆掩口而笑。不数年,果镇荆南,遂买此宅。又尝佐太尉南康王韦皋为成都邮巡,忽失意,韦公逐之,使摄灵池尉。苍惶受命,羸僮劣马,奔迫就县,去灵池六七里,日已昏黑,路绝行人。忽有两炬皆前引,更呼曰:“太尉来!”既及郭门,两炬皆灭。扣关良久,令长差人延之,然后得入。时自邮巡与韦奉使入长安。公与刘禹锡深交,禹锡为礼部员外,公往谒之,禹锡与日者从容之际,公遽至。日者匿于箔下。公既去,日者出谓禹锡曰:“员外若图省转,事势殊远,须待十年后此客入相方转本曹正郎耳。”自是禹锡失意,连授外官十余年,邹平入相,方除禹锡礼部郎中归阙,果如日者所言。

蜀朝庚午年夏大雨，岷江泛涨，将坏京江灌口，堰上夜闻呼噪之声，若千百人，列炬无数。大风暴雨如火影不灭，及明，大堰移数百丈。堰水入新津江，李冰祠中所立旗帜皆湿。导江令黄璟及镇静军同奏其事，是时新津嘉眉水害尤多，而京江不加溢焉。

郑君雄为遂州刺史，一日晚，忽见兵士旗队若数千人，在水东坝内屯驻。旗帜帘幕，人物喧阗，与军行无异。不敢探报，莫知其由，但是州内警备突来而已。未晓，差人密探之，大军已去，只三五人在后。探者问之，答曰：“江渎神也。数年川府不安，移在峡内。今远近安矣，却归川中。”差人视之，有下营及火幕踪迹一一可验。

遂州东岸唐村，云古有一人，宽衣大袖，著古冠帻，立于道左，与村人语曰：“我钟离大王也。旧有庙在下流十余里，因水摧坏，今形像溯流而上，即将至矣。汝可于此为我立庙。”村人诣江视之，得一木人，长数尺，遂于所见处立庙，号唐村神。至今水旱祷祈无不征验。或云初见时似道流形。

广都县有盘古三郎庙，颇有灵应。民之过门稍不致敬，必加显验。或为人殴击，或道途颠蹶，由是远近畏而敬之。县人杨知遇者，尝受正一盟威箬。一夕醉甚，将还其家，路远月黑，因庙门过，大呼曰：“余正一弟子也，酒醉月黑，无伴还家，愿得神力示以归路。”俄有一炬火自庙门出，前引之。比至其家二十余里，虽狭桥细路略无蹉跌，火炬亦无见矣。乡里之人尤惊异之。

庐山九天使者真君庙门外，有石如瓦甑，光滑莹洁，人尝看玩之，颇有灵异。或庙中秽触者，多被灵官执于石边扑之。忽有寄居士人家小童戏弄此石，或坐或溺，如此数四。俄有刘

敦者诣州陈状,讼此小童。州官差人就庙所追寻,但有小童戏弄此石之事,而无刘敦庙前居住踪迹。时有毛尊师寄止庙中,云近有官人刘敦,云在庙前居止,曾相访言话,甚是风流稽古之人。亦曾访之,不知居处。既言坐其头上,又云溺之,恐是此石耳。因与众人劓掘其下,才三四尺,即连大石,根甚广阔,众共神异,因立小亭作纱窗以护净之。

房州永清县去郡东百二十里,山邑残毁,城郭萧条。穆宗时有孙令自京之任,逾年,其弟宁省,乍睹牢落,不胜其忧。暇日周览四隅,无非榛棘。见荒庙岿然,土偶罗列,一神当座,三妇侍侧,无门榜标记,莫知谁氏。访之邑吏,但云“永清大王”而已。令弟徙倚久之,莫雪其闷,赋诗于壁,以诘以叹。顷之,昏然成寐,与神相接。神谓之曰:“我名迹不显久矣。郁然欲自述其由,恐为妖怪。今吾子致问,得申素诚,以摅积年之愤。我毗陵人也,大父子隐为大将军,《吴书》有传。将军诛南山之虎,斩长桥蛟龙,与民除害,阴功昭著。余素有壮志,以功佐时。余名字廓浦,为上帝所命,于金、商、均、房四郡之内尝有鸷兽暴害于人,渔樵不通,道途断绝。余数年之内,剿戮猛虎,不可胜数,生聚顿安。虎之首帅在西城郡,其形伟博,便捷异常,身如白锦,额有圆镜,光彩闪烁,害人最多。余亦诛之,殄灭其类。居人怀恩,为余立庙。自襄汉之北,蓝关之南,肖形构宇三十余处,及此庙貌,皆余憩息之所也。岁祀绵远,俗传多误,以余祠为白虎神庙,谬之甚矣。幸君子访问,得叙首末,愿为显示,以正其非。”他日,令弟话于襄中宾幕,编述书版,置于庙中,尘侵雨渍,文字将灭。大中壬申岁,襄州观风判官王士澄督审支郡,览而异之,恐板木销讹,乃刻石于庙。故祀典曰:捍大灾,御大患,功及于民者,世世祀之。周君绍厥父之

勇，膺上帝之命，四郡之境，丰祠相接，其惠人也博矣，其受享也宜矣。然毗俗莫知，谬以为白虎之庙，非孙生之赋咏激发，廓浦之幽灵感通，神功不彰，邪正莫辨矣。后之览者，审而识之。

合州巴川县，兵乱后官舍残毁，移居寨中，稍可自固。崔令在官日，有健卒盗拔寨木，擒之送镇，镇将斩之。卒家元事壁山神，卒死之后，神乃与令家为祟。或见形往来，或空中诟骂。投掷火烛，损破器物，钱帛衣服，无不遗失。箱篋之中，锁闭如初，具内衣服，多皆剪碎。求方术禳解，都不能制。令罢官还，相去千里，祟亦随之。又日夕饮食，与人无异，一家承事，不敢有怠，费用甚多，事力将困。忽一旦举家闻大鸟鼓翼之声俯近屋上。久之，空中大呼曰：“我来矣！”一家大小皆迎事之。祟自称大王，曰：“汝比有灾，值我雍溪兄弟非理破除汝家活计，损失财物，作诸怪异，计汝必甚畏之。今并与发遣去矣。汝灾尽福生，大王自来，且暂驻泊，亦将不久，且借天蓬龕子中安下，兼此天蓬样极好，借上天上传写一本，三五日即送来。”数日后，插天蓬于舍檐高处，并无污损。自此日夕常在，往往召主人语话。忽令小大念诗赋，作音乐，一一能随声唱之。所念文字或有错呼，必为改正。言论间，多劝人为善，亦令人学气术修道。或云“寻常乘鹤往来天上”。初，邑中有群鹤现，神云：“数内只有两只真鹤，我所骑来，其余皆常鸟矣。”或自云“姓张”，每日饮食与人无异。亦有名锦绣娘及妻仆使等，食物所费，亦甚不少。大都见善人君子即肯言话；稍近凶暴强恶之人，即不与语。亦云上天去。忽有醉僧健卒三人来谒之，言词无度，有所陵毁，固即不语。僧去之后，徐谓人曰：“此僧餐狗肉饮酒，凶暴无良，不欲共语。”然人之所行善恶灾

福吉凶，了了知之，言无不中，至于小名第行，一一皆知。若子细问之，即以他语为对，未知是何神也。

永平初，有僧惠进者，姓王氏，居福感寺。旦出至资福院门，见一人长大，身如靛色，迫之渐急，奔走避之。至竹簧桥，驰入民家，此人亦随至，撮拽牵顿，势不可解，僧哀鸣祈之。此人问：“汝姓何也？”答云：“姓王。”此人曰：“名同姓异。”乃舍之而去。僧战惧投民家，移时稍定，方归寺中。是夕有与之同名异姓者死焉。

录异记卷五

龙

海龙王宅在苏州东入海五六日程小岛之前，阔百余里，四面海水粘浊，此水清，无风而浪高数丈，舟船不敢辄近。每大潮水漫没其上，不见此浪，船则得过。夜中远望，见此水上红光如日，方百余里，上与天连。船人相传：龙王宫在其下矣。

柳子华，唐朝为成都令，一旦方午，有车骑犍车，前后女骑导从，径入厅事。使一介告柳云：“龙女且来矣！”俄而下车，左右扶卫升阶，与子华相见，云：“宿命与君子为匹偶。”因止，命酒乐极欢成礼而去。自是往复为常，远近咸知之。子华罢秩，不知所之。俗云入龙宫得水仙矣。柳孙君庆，乾符中为节度押衙、青城镇遏使。颇好善，常以药石救贫民之疾。每自躬亲抚视建卒民庶，孳孳焉。勤恪奉公，推诚及物，为时人所重。有一珠大如球子，云是其祖所留，数世传宝矣。照物形状、毛发、形色，一一备足，但皆倒立耳。是时晋源贼帅韩珠攻陷青城，及诸草市。柳为都镇，领所部将士救陶坝镇，为贼所围。健卒三十辈与柳战数百人，兵力不均，将陷敌，犹有步卒十余人拥柳突围，不果，为贼所害，远近知者，莫不痛惜。

荆州当阳县倚山为廨，内有刘文龙井极深。井中有龙窠，旁入不知几许，欲晴霁及将雨，往往有云气自井而出。光化

中,有道士称自商山来,入井中,取龙窠及草药而去。其后有令黄驯者,到任之后,常系马于井旁,滓秽流渍尽入于井中。或有讥之者,饰辞以对。岁余,驯及马皆瞽。

蜀庚午岁,金州刺史王宗朗奏洵阳县洵水畔有青烟庙,数日,庙上烟云昏晦,昼夜奏乐。忽一旦,水波腾跃,有群龙出于水上,行入汉江。大者数丈,小者丈余,或黄,或黑,或赤,或白,或青,有如半马驴羊之形,大小五十,垒垒相次,行入汉江,却回庙所,往复数里,或隐或见,三日乃止。

癸酉年,犀浦界田中有小龙一,青黑色,剖为两片,旬日臭败,寻亦失去。

摩河池大厅西面亦有龙井,甚灵,人不可犯。

成都书台坊武侯宅南乘烟观内古井中,有鱼长六七寸,往往游于井上,水必腾涌,相传井有龙。

异 虎

剑州永归、葭萌、剑门、益昌界嘉陵江侧。有妇人年五十已来,自称十八姨。往往来民家,不饮不食,每教谕于人,但作好事,莫违负神理,居家和顺孝行为上;若为恶事者,我常令猫儿三五个巡检汝来。语毕遂去,或奄忽不见。每岁约三五度。有人遇之民间,知其是虎所化也。皆敬而惧之。

吉阳治在涪州南,溯黔江三十里得之,有像设古碑犹在,物业甚多,人莫敢犯。涪州裨将蔺庭雍妹因过化中,盗取常住物,因即迷路,数日之内,身变为虎。其前足之上银缠、金钏,宛然犹存。每见乡人隔树与语云:“我盗化中之物,变身如此。”求见其母,托人为言之。母畏之,不敢往。虎来往郭外,经年渐去。

异 龟

明皇帝尝有方士献一小龟，径寸而金色可爱，云此龟神明而不食，可置诸枕笥之中，辟巨蛇之毒。上常贮巾箱中。忽有小黄门恩渥方深，而为骨肉所累，将窜南徼，不欲屈法免之，密授此龟，敕之曰：“南荒多巨蟒，常以龟置于侧，可以无苦。”阉者拜受而怀之。泊达象郡之属邑，里市馆舍悄然无一人，投宿于旅馆，饮膳、刍豢、灯烛、供具一无所阙。是夜月明如昼，而有风雨之声，其势渐近，因出此龟，置于阶上。良久，神龟伸颈吐气，其大如缙，直上高三四尺，徐徐散去。已而，龟游息如常，向之风雨声亦已绝矣。及明，驿吏稍稍而至，罗拜庭下，曰：“昨知天使将至，合备迎奉，适缘行旅误杀一蛇。众知报冤蛇必此夕为害，侧近居人皆出三五十里外避其毒气。某等不敢远去，止在近山岩穴之中伏而待旦。今则天使无恙，乃神明所佑，非人力所及也。”久之行人渐至，云：“当道有巨蛇十数，皆已糜烂。”自此无复报冤之物，人莫测其由。逾年，黄门应召归长安，复以金龟进上，泣而谢曰：“不独臣之性命赖此生全，南方之人永祛毒类，所全人命，不知纪极，实圣德所及，神龟之力也。”

武成三年庚午六月五日癸亥，广汉太守孟彦晖奏西湖有金龟径寸，游于荷叶之上，画图以闻。

有贾客维舟汴河上，获一巨龟，于灶火中煨之。是夕偶忘出之，明日取视，皮壳已焦矣。拂拭去灰，置于食床上，欲以助餐。良久，伸颈动足，徐行床上，其生如常。众共异之，投于水中，游泳而去。

宣州下流采石山之西岸，有西梁山焉，与东梁隔水相对。

西梁居民捕龟为业，生解其板以为灼卜之货。既解，其甲与肉俱弃水中，犹能运动。或云其板复生，岁岁取之，日供货不知纪极，而此山出龟未尝竭尽。天下所卜之龟，皆出于此，莫知其所以然也。

唐高祖武德三年，老君见于羊角山，秦王令吉善行入奏，善行告老君云：“入京甚难，无物为验。”老君曰：“汝到京日，有献石似龟者可验矣。”既至朝门，果有邵州献石似龟，下有六字文曰“天下安，千万日”。

武德末，太宗平内难，苑中池内有白龟游于荷叶之上，太宗取之，化为白石，莹洁如玉。登极之后，降制曰“皇天眷佑，锡以宝龟”。

蜀丁卯年，会昌庙城壕岸侧穴中龟生四龟，各三二寸，背上有金书“王”字“大吉”字。

蜀皇帝乾德元年己卯七月十五日庚辰降诞广圣节，朔口镇将王彦徽于罗真人宫内得白龟以进。

长沙县东晋太始元年有神龟，皎然白色，其形长四五尺，出其水中，巡行岸上，因名龟塘。下有良田百余顷。

异 鼈

鼈其状如鳖，腹下赤者为鼈，白者为鳖。俗云鼈之身有十二属肉，渔人捕得之，惧其所害，必加钩鏃利器制之。乃以长柯巨斧钺而碎之，虽支分裔解，随其巨细，未投汤镬者，皆能跳走。鳖与鼈虽至大者，如蚊蚋嗜之，一夕乃死。

民有于蜀江之上获巨鳖者，大于常，长尺余，其裙朱色。锅中煮之，经宿游戏自若。又加火一日，水涸而鳖不死。举家惊惧，以为能类也。乃投于江中，浮泛而去，不复见矣。

异 蛇

剑利门有蛇长三尺，其大如瓮，小者亦如柱焉。兔头蛇身，项下白色，欲害人也。出自山上，轮转而下，以噬行旅，必穴其腋而饮血焉。其名曰“坂鼻”。每于穴中藏，微出其鼻而鸣声若牛，响闻数里，地为之震竝焉。民有冬烧田者，或烧杀之，但多脂耳。

乾符中神仙驿有巨蛇，黑色，高三十余丈，诸小蛇如椽如柱，如十石五石瓮者数百头随之，自东向西，群队行旅。自辰时已前见之，至酉时方尽，不知其长几里也。将尽，有一小儿执红旗立于蛇尾之上，跳跃鼓舞而过。是岁，山南节度使阳守亮败。

南海中有山高数十里，周围百里。每年夏月有巨蛇缴山三四匝，饮海水，如此为常。一旦，饮海水之次，有大鱼自海中来吞此蛇，天地晦暝，久之，不复见。

鸡冠蛇，头如雄鸡，有冠，身长尺余，围可数寸，中人必死。会稽山下有之。

爆身蛇，长一二尺，形如灰色，闻人行声林中飞出，状若枯枝，横来击人，中者皆死。

黄颌蛇，长一二尺，色如黄金，居石缝中，欲雨之时作牛吼声，中人亦死，四明山有之。

郫县有民于南郭渠边得一小蛇，长尺余，剖剔五脏，盘而串置于烟火之上，焙之数日。民家孩子数岁，忽遍身肿赤，皮肤炮破，呻吟痛楚异常。因自语曰：“汝家无状杀我，剖剔肠胃，置于火上，且令汝儿知此痛苦。”民家闻之惊异，取蛇，拔去划竹，以水洒之，焚香祈谢，送于旧所。良久，蜿蜒而去。民家

儿亦平愈焉。

异 鱼

南海中有山高数千尺，两山相去十余里，有巨鱼相斗，髻鬣挂山，半山为之摧折。

郫县侯生者，于沔麻池侧得鱗鱼，大可尺围，烹而食之，发白复黑，齿落复生，自此轻健。

天复初，冯行袭侍中节制金州。洵阳县永南乡百姓柏君怀于汉江勒漠潭采得鱼长数尺，身上有字云“三度过海，两度上汉，行至勒漠，命嘱柏君”。

前进士崔道纪，及第后游江淮间，过酒醉甚，卧于客馆中。其仆使井中汲水，有一鱼随桶而上。仆者得之，以告道纪。道纪喜曰：“鱼羹甚能醒酒，可速烹之。”既食良久，有黄衣使者自天而下，立于庭中，连呼道纪，使人执梃，宣敕曰：“崔道纪下土小民，敢杀龙子，官合至宰相，寿合至七十，并宜削除。”言讫升天而去。是夜道纪暴卒，年三十五。

鱗鱼状如鱧，其文赤斑，长者尺余。豫章界有之，多居污泥池中，或至数百，能为魍。子故反。鬼，幻惑、妖怪，亦能魅人。其污池侧近所有田地，人不敢犯。或告而佃之，厚其租直，田即部丰，但匿己姓名，佃之三年而后舍去，必免其害。其或为人患者，能换人面目，反人手足。祈谢之而后免。亦能夜间行于陆地，所经之处，有泥踪迹；所到之处，闻嗷嗷之声。北帝二十五部大将军有破泉魍符，书于砖石之上，投其池中，或书板刺钉于池畔，而必因风雨雷霆以往他所，善此术者，方能行之。

鯪鱼，文斑如虎，俗云煮之不熟食之，必死。相传以为

常矣。饶州有吴生者，家盛丰足，妻家亦富。夫妇和睦，曾无亏间。一旦，吴生醉归，投身床上，妻为整衣解屣，扶舁其足，醉者运动，误中妻之心胸，其妻蹶然而死，醉者不知也。遽为妻族所陵，云殴击致毙。狱讼经年，州郡不能理，以事闻，繫系狴牢，以俟王命。吴生亲族惧救命到必有明刑，为举族之辱，因饷狱生鮠鲙鱼以啖之，冀其狱中自毙。吴生食之无苦。如此数四，竟不能害，益加充悦。俄而会赦获免。还家之后，胤嗣繁盛，年洎八十，竟以寿终。且烹之不熟尚能杀人，生啖数四不能为害，此其命欤！

录异记卷六

洞

长安富平县北定陵后通关乡，入谷二十余里，有二洞：一名东女学，一名西女学。其东女学崖壁悬绝，洞门在崖面，跻攀不及，夜往往闻读书之声。其西女学，约山有路，可到洞门，近门有一石室，可容一二十人。其洞门时有人，秉烛可入，行一二十里，两面有五门，皆各有题记，或通蓬莱及诸仙境。近年有石摧下，遮闭洞门，不通人入。又山顶有一天井，直下深二丈许，有自然横石旁出，石下天井亦可二丈余，可通人。过其底，旁有崖龕，梯磴而上，屈曲甚广。龕内有道经数万卷，皆置于柏木板床之上。有一石人，俛首凭案而坐，形如生人。天井之底，有道门所投之简，委积朽烂，不知其数。其大顺年中，富平奉道人姓徐第七，曾于洞内取《养生经》出外传写，却送山洞中。又向北行二十余里，有三泉山，谷中有石嵌，可容三二百人。当谷内有三石盆，其盆各广丈余，制度光滑，迥非人工。三盆涌出泉水常满，余水流出山外。古老云，时有仙人浴此盆。大都此山有人触犯，即立致雷雹，损伤苗稼。由是乡里多隐避踪迹，难于寻访。山上有仙人斗圣，踪迹极多。东女学山前有神雕一窠，常护洞门，人或侵犯者，神雕击之，立致殒毙。古有道流，刻五石人致于山上，民有锄禾者，为雕所惊走，避于石人之下，置笠于石人头上，雕即击之，石人头殒，于今见在其

山下。通关乡多姓公孙，贾家山上石保村多姓闫氏、麻氏。

繁阳山麻姑洞，即二十四化之第一阳平之别名也。在繁水之阳，因以为名。《本际经》云“天师张道陵所游，太上说经之处，在成都府新都县南。渡江十五里，众山连接，孤峰特起”是也。神武皇帝潜龙之时，光化二年己未五月四日丙申，山土摧落，洞门自开。县吏时康乡、所由杨靖、道士张守真等以事申府，云自洞门开后，每日有百姓往来者。府差县典杨泽、画工任从与张守真同往检覆，画图申上，称：把灯烛入洞看检，其第一门对北高二尺，阔三尺五寸。入至第二门，约五尺已来，第二洞门方一尺六寸，入内并是黑处，长一丈二尺，阔六尺。有石窟两处，在东畔。并西南有洞门两路。南畔一路，圆阔一尺六寸，入内长一丈二尺，阔一丈，高四尺。南畔有石窟三处，西畔两路入内通绕门，圆阔一丈七尺，内各阔五尺、高六尺已来。门相去一丈，门屋一所，高五尺，阔四尺。从内往来，有刻料拱甌瓦，约山作石日月，兼作日字月字。隔子房一所，阔二尺五寸，高一尺五寸，刻料拱甌瓦。石灶一所，高一尺，阔一尺五寸，门阔五寸。石窟三处，各阔七尺。又西入洞门，圆阔一尺七寸，弯曲入向南门，屋一所，高六尺，阔四尺，从内来往，有石料拱甌瓦。又有灶模两所，共一床，高一尺，阔二尺三寸。门阔八尺，有石料拱。西北角又有一门，方一尺六寸，内方二丈已来。南畔、西畔、北畔各窟一所。南角又有一洞，圆阔一尺六寸已来，将灯烛近前，有黑气出，灯火即灭，更入不得。其洞连接繁阳本山，相去三里已来。其山据诸乡帐生张赞等状称：繁阳是古迹山，每准敕祭祀，其洞亦是元有，往往闭塞。元和中南康王韦皋莅蜀，洞忽开，时人咸云：洞门开，即年丰物贱。寻又闭塞。至是复开，其后果远近丰稔。其洞本名麻姑

洞，山侧有麻姑宅基，盖修道之所也。

开州后倚盛山，东枕清江，溯江而北三十余里，至温汤井。井有汤泉。北山上麟德年因雷雨震霹，山脚摧裂，洞门自开。当门有石钟，自然成形，如数千斤钟大，悬身去地二尺许，外像钟而中实，扣之无声。门两壁有石如金刚力士之形者数人。钟旁有小径，高六尺已来，有二三丈稍阔，有石碑，巨龟负之，自然而成，但无文字而已。碑侧有巨屏，上与鼎相连，下有一穴，侧身可入，一二尺许，自是广阔。中有路径，平坦与常无异。路之左右滴乳为石，罗列众形，龙麟、鸾鹤、颓云、巍山，如林如柱，似动似跃，乍飞乍顾，千形万态，不可殚纪。仅一里许，傍耸莲台，周回数步，高三四丈，层缀重叠，皆可攀跻。旋生乳石，如臂、如指者，以烛照之，通透莹彻，随折脆断。及出洞门外，得风皆为白石矣。自台侧三四十步，步有莲花，罗布于地。旁有甘泉，水色温白。游洞者烹茗于此。前有横溪，湍波甚急；其声喧汹，流出洞外。溪上有桥长二三丈，阔一丈许，非石非土，功甚宏壮。过桥得黄土坡，高四五丈，道径险滑，行者累息，方至其顶。坡上有巨堂，四壁平静，中高数丈，壁上皆有游山之人题记年月处。堂之极处曲角有一穴，高四五尺，广三四尺，去下丈余，跻攀莫及。相传云，昔有游人攀缘而入，累月之后，出于巫山洞中，自后无复敢入者。

岐府西陇州路七十余里有鱼龙洞，中有石，或大或小，随水流出，破而看之，石中皆有鱼龙形。人过洞前，并不敢语。语者便闻风雷之声立致，惊惧奔走；但诸人不闻耳。

绵州昌明县豆圖山，真人豆子明修道之所也。西接长岗，犹通车马；东临峭壁，陡绝一隅。自西壁至东峰，石笋如圖，两崖中断，相去百余丈，跻攀险绝，人所不到。其顶有天尊古宫，

不知所制年月。古仙曾笮绳桥以通登览，而绳笮朽绝，已积岁年。里中有言曰：“欲知修续者，脚下自生毛。”如此相传久矣。咸通中有道士毛意欢，山下居人，幼而为道，常持《五千言》，诵不辍口。著弊布褐日于市诵经，乞酒醉而登山。攀缘峭险，以绝道为桥焉。山顶多曰松树，以绳系之，横亘中顶，布板椽于绳上，士女善看，随而度焉。行及其半，动摇将堕，而其底不测，莫敢俯视。数年，绳朽桥坏，无复缉者。咸通壬辰岁，与宾客醮山于西峰展礼。时毛师他游，人有谓令曰：“此峰之侧有小径抱崖，才通人迹，无所攀援。意欢常游此而去，逾旬而出。”令疑其隐在穴中，座内有广陵郭头陀者，令请由此径而往探求之。头陀久之，惊眙不能语，而后言曰：“此径去约三十余丈，然到一穴口，才三五尺。下去平地犹数百尺，穴内可坐十余人，中有巨木柜，絨锁极固。意欢读经处石面平滑，有足膝之痕，而经卷在焉。不知意欢所之。”其家有一妻一女而已，疑其得道者也。意欢每多持灯碗度绳桥，山侧居人视之，以为常矣。山多毒蛇猛虎，里中人莫敢独往，意欢夜归，亦无所畏焉。常有二鸦，有客将至，鸦必飞鸣，意欢整饰宾阶坐榻未毕，客果至矣。

壬子岁七月十三日，青城鬼城山因滞雨崖崩，暴雨大至，在丈人观后，高百余丈。殿当其下，将忧催坏。俄有坠石如岸，堰水向东，竟免漂陷。观中常汲溪水以供日食，甚以为劳。自此暴雨出处，常有流泉直注厨内，其味甘香，冬夏不绝。

东柱、西柱；金州之北，乾元之南，六十余里，地名东柱、西柱，众山连接，峰峦秀异，乡人云，有山自南而来，其北有巨石而柱，山穿柱过，因以为名。又东有数峰，峭拔，一峰最高，云是蒲仙上升之所。蒲仙山下侧近崖上及溪涧中有石版篆文，

凡六七处，人多不识，往往亦可寻见。

焰阳洞，古老相传在陵州阳山之上，从来隐蔽，人莫知处。乾德三年辛巳正月十六日癸卯，井监使、保义军使、太保马全章中夜梦一人，紫衣束带，巍冠古服，状若道流，揖之俱行。至崖壁所，告之曰：“此焰阳洞也，闭塞多年，能开发护持，可以福利邦国。”又指其地近开小径，亦可断之，勿使常人践踏。言讫而去。及旦，全章往寻其所，果见土势微陷，以杖导之，深不可测。即令本军节级侯广之勾当人夫鬲掘，渐获踪由。相次开掘，见三重石门，其内并是细砂，一无虫蚁他物。其洞自东入西，深三丈九尺，阔五尺三寸，其洞完全是石。洞门第一重高六尺，阔五尺二寸；第二重门高五尺五寸，阔三尺七寸；第三重门高四尺七寸，阔三尺五寸。第三重门内从顶至底一向高六尺一寸，其门三重，相去各只三四尺，镌凿精巧，迨非人功。第三重门内南畔石房阔七尺四寸，高四尺八寸，深四尺二寸。其后别有一小洞，元有一片石遮掩其门，旁通一缝，以灯烛照之，深不知其底。北畔石房深四尺二寸，阔七尺三寸，高五尺。其房内有石床一所。西畔小石房深二尺，阔三尺五寸，高三尺一寸。西北畔石床长三尺八寸，阔二尺八寸；西北畔石灶模长二尺三寸，门额阔七寸，灶深八寸，周围三尺五寸。从洞门向东一直至盐井面，相去四十一丈八尺。洞门面正东。全章召得当井监天师院主内大德道士费省真顾问，云：“天师院见有元和年刺史李正卿著《天师圣德碑》云：‘张天师以东汉建安二年自沛游蜀，占乾为分野，见阳山气象，指门弟子曰：此山直下有醜泉焉。’今验此洞，正当井上，即是焰阳洞也。”

录异记卷七

异 水

益阳县在长沙郡界，秦时立此县，至今不改。《地理志》云：“益水在其阳。”今则无闻。北临澧水，源出邵陵武岗县界，东北流入洞庭县治。东望时见长沙城隍，人马形色悉可审辨。或平旦，或平午，览瞩移晷，仍渐散灭。县去长沙径道三百里，跨越重山理绝表显，将是山岳炳灵冥像所传者乎？其土谣曰：“长沙益阳，一时相印。”昔光武中元元年封泰山、禅梁父，是日山灵秉成宫室，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浮海采药，于波中见汉家阶基楼观参差，宛然备瞩，公侯第宅皆满目。班超在浑耶国，平旦云霞鲜朗，见天际宫馆严列，侍臣左右，悉汉家也。如斯之类，难可审论。

新康县西百二十里有清潭，在漳浦，溪源极深，常有白龙藏此中。天旱令人取猪羊粪掷潭中，即有洪雨大水，至今有验。

钱塘江潮头，昔伍子胥累谏吴王，忤旨赐属镂剑而死。临终戒其子曰：“悬吾首于南门，以观越兵来伐吴；以鲛鱼皮裹吾尸，投于江中，吾当朝暮乘潮以观吴之败。”自是自海门山潮头汹涌高数百尺，越钱唐，过渔浦，方渐低小，朝暮再来。其声震怒，雷奔电激，闻百余里。时有见子胥乘素车白马，在潮头之中，因立庙以祠焉。

庐州城内淝河岸上亦有子胥庙，每朝暮潮时，淝河之水亦鼓怒而起，至其庙前高一尺，广十余丈。食顷乃定。俗云与钱唐潮水相应焉。

中宗景龙年东京之西四百里官路之地，皆如水影。人马树木行立其上，历历焉影可俯视。月余乃灭。

昭潭山下有寒泉，水深不测，名曰昭潭。谚曰：“昭潭无底橘洲浮。”昔人覆舟于此，沉其铜甌，甌有铭题。后于洞庭湖中得之，疑有潜穴相通耳。

湘水瓮中有石床，床上有石棺和盖宛然，其色如青铜镜，莫之能测。

庐山西南七十里有涌泉观，昔太极仙公葛玄炼丹于此，感致泉水自石窦中涌出，流百余里，入浔阳湖，溉田极广。其地旧多水蛭，农人患之，仙公刻符于洞门之下，水沃其上，自此水所及处，皆无水蛭之患，远近赖之。后人凿此符移于涌泉观中，但旧迹在耳，而灵验不改。

汉州赤水有涌泉焉，水脉五六，自山下涌出，因成大池，流三二百步，可激碓碓，流为大溪。

药水在房州西四十里九室宫亭中。此宫大底基址在巨石之上，唯药水一穴，径二尺已来，乃是土井，深三四尺，水常数寸，不耗不溢。古老相传云：昔有二鹤栖于双柏之上，时饮此水，居人因取饮之，有疾皆愈。以淬刀剑，铄利倍常。因名药水。双柏夹井，至今犹在。魏周之间，敕构宫宇，以其山有九处神仙洞室，因名九室宫。宫北五里有汤口村，昔有温汤，院宇崇丽，郡人浴于此。庐陵王在郡之日，爱女年幼，浴于汤中，遇疔而夭。自此汤泉涸竭。今为陵陆矣。初女歿之后，密梦于其父云：“汤下阴暗，愿置灯以照之。”王命树九幽灯昼夜照

灼，今并泯灭，无复旧址，但号汤口村焉。

青城县西北去县三里有老君观，观门东，上有一泉，号为跑泉。其泉水味甘，四时不绝，春夏如冰冷，秋冬即温。昔太上老君与天真皇人于此会真之所。其泉是老君所乘者马跑成泉焉。

六时水。青城山宗玄观南二里已来，有峭崖面对观中，高五百余尺。其山崖上有授道坛，昔宁真君与轩辕黄帝授道之所。下涧底，有石龕。玄宗皇帝御真，每日六时，从崖上自然有水出，至今不绝。时人游，礼见焉。

异石

帝尧时有五星自天而陨，一是土之精，坠于穀城山下，其精化为圯桥老人，以兵书授张子房，云：“读此当为帝王师，后求我于穀城山下黄石是也。”子房佐汉功成，求于穀城山下，果得黄石焉。子房隐于商山，从四皓学道，其家葬其衣冠黄石焉。占者常见墓上黄气高数丈，后为赤眉所发，不见其尸，黄石亦失所在，其气自绝。

岁星之精坠于荆山，化而为玉，侧而视之，色碧；正而视之，色白。卞和得之，献楚王。后入赵，献秦。始皇一统天下，琢为受命玺。李斯小篆其文，历世传之，为传国宝。又《古今异说》云是大角星精，大角亦木星是也。

火星之精坠于南海中，为大珠，径尺余，时出海上，光照数百里，红气亘天。今名其地为珠池，亦名珠崖，后有时出焉。

金星之精坠于终南圭峰之西，因号为太白山，其精化为白石，状如美玉，时有紫气覆之。天宝中，玄宗皇帝立玄元庙于长安大宁里临淄旧邸，欲塑玄元像，梦神人曰：“太白北谷中有

玉石，可取而琢之，紫气见处是也。”翼日，命使入谷求之，山下人云：“旬日来常有紫气，连日不散。”果于其下掘获玉石，琢为玄元像，高二尺许，又为二真人、二侍童及李林甫、陈希烈之形，高六尺已来。

水星之精坠于张掖郡柳谷中，化为黑石，广一丈余，高三尺。后汉之末，渐有文彩，未甚分明。魏青龙年，忽如雷震，声闻百余里，其石自立，白色为文，有牛马仙人之状，及玉环、玉玦兼文字，果应司马氏为晋，以符金德焉。唐尧之际，当天气穷于太阳，地气极于太阴，阳九百六交周之运，甲申之年，洪灾之会，故五星贯精，日月浊景，有此异焉。

天复十年庚午夏，洪州贯石于越王山下昭仙观前，有声如雷，光彩五色，阔十丈。袁、吉、江、洪四州之界，皆见光闻声。观前五色烟雾，经月而散。有石长七八尺，围三尺余，清碧如玉，堕于地上。节度相国刘威命舁入昭仙观内，设斋祈谢。七日之内，石稍小，长三尺。又斋数日，石长尺余。今只及七八寸，留在观内。

江州南五十里有店名七里店，在蛇江之南小山上。有石青色坚膩，俗云石中有珠，每至中秋，往往群飞，凡十余枚，如流星往来，或聚或散。石上时有光景，相传云珠藏于此，乃无价宝也。或有见者，密认其处，寻亦不得。

会稽进士李眺，偶拾得小石，青黑平正，温滑可玩，用为书镇焉。偶有蝇集其上，驱之不去，视之，已化为石。求他虫试之，随亦化焉。壳落坚重，与石无异。

婺州永康县山亭中有枯松树，因断之误堕水中，化为石。取未化者试于水，随亦化焉。其所化者，枝干及皮与松无异，但坚劲。有未化者数段，相兼留之，以旌异物焉。

绵州昌明县山中周回二十里许，瓷香炉者二寸来，或全破，堆积林中，莫知其数。

洪州建昌县界野田中有自然石碑、石人及龟，散在地中，莫知其数。皆如镌琢之状，而无文字。石人倒卧者多，时有立者。又云侧近有石井，深而无水。有好事者持火入其中，旁有横道，莫知远近。道侧亦皆是石人焉。

昌松瑞石文：初李袭誉为凉州刺史，奏昌松有瑞石，自然成字，凡一百一十字。其略曰“高皇海出两字李九王八千太平天子李世民王千年太子治书燕山人士国主尚汪锸奖文通千古大王五王七王十凤毛才子武文贞观昌大圣四方上下万治忠孝为善”。敕礼部郎中柳逞驰驿检覆不虚，并同所奏。

新北市是景云观旧基，有一巨石，大于柱础。人或坐之踏之，逡巡如火烧，应心烦热，因便成疾，往往致死。或云若聚火烧此石，即瞿塘山吼而水沸。古老相传耳。

蜀州晋源县山亭中有二大石，各径二尺已来，出地七八寸，人或坐之，心痛往往不救。又是落星石，东边者生，即灵验，西边者死。与诸石无异，色并带青白也。

镇静军侧近江坝中有石长五六尺，高大二尺已来，击之如钟声。军使刘师简送一石，长四尺已来，形圆色青，击之如钟磬声。

吴郡临江半岸崩出一石，鼓捶之无声。武帝以问张华，华曰：“取蜀中桐材刻为鱼形，扣之则鸣矣。”于是如其言，果声闻数里。

石季龙立河桥于灵昌津，采石为中济，石无大小，下辄随流。用工五百余万而不成。季龙遣使致祭，沉璧于河，俄而所沉璧流于渚上，地震水波腾上津所，楼殿倾坏，压死者百余人。

天台僧乾符中自台山之东临海县界得一洞穴，同志僧相将寻之。初一二十里，径路低狭，率多泥涂。自外稍平阔，渐有山川十里许，见市肆居人与世无异。此僧素习咽气，不觉饥渴。其同行之僧饥甚，诣食肆乞食。人或谓曰：“若能忍饥渴，速还无苦。或餐啖此地之食，必难出矣。”饥甚，固求食焉。食毕，相与行十余里，路渐隘小，得一小穴而出。餐物之僧立化为石矣。天台僧出山，逢人问其所管，已在牟平海滨矣。

录异记卷八

墓

陈州为太昊之墟，东关城内有伏羲女娲庙。庙东南隅有八卦坛，西南隅有海眼。是古树根穴直下，以物投之，不知深浅。岁旱以金银物投之，可致雨。亦是国家投奠之所。穴侧有龙堂焉。东关外有伏羲墓，以铁锢之，触犯不得。时人谓之翁婆墓。陈州虽小，寇贼攻之，固不能克，以其墓灵也。

房州上庸界有伏羲女娲庙，云是抔土为人民之所，古迹在焉。又华陕界黄河中有小洲岛，古树数根，河水泛涨，终不能没，云是女娲墓。大历年中连日风雨晦冥，雷电不已，晴霁之后，忽失此墓，不知所在。

蔡州西北百里平舆县界有仙女墓，即董仲舒为母追葬衣冠之所。传云董永初居玄山，仲舒既长，追思其母，因筑墓焉。秦宗权时，或云仲舒母是天女，人间无墓，恐是仲舒藏神符灵药及阴阳秘诀于此。宗权命裨将领卒百余人往发掘之，即时注雨六旬不止，竟施工不得。是岁淮西妨农，因致大饥焉。

汉长沙王吴芮冢，在长沙县东二里，高二十七丈，周回六百丈。昔诸葛诞长史吴纲时，有人诣纲者云：“君酷似吴芮。”纲惊曰：“君何以知之？”客曰：“黄初三年，尝至长沙，见人发吴芮冢，中多玉器，芮僵尸容貌不异生时。君酷似之。”纲曰：“是吾七世祖也。君于时见得，玉复何在？”曰：“悉置孙坚庙中。”

汉长沙定王墓及其母唐姬墓，各高十三丈，周回三里，墓高十八丈，其间相去三丈。

宣州当涂县之东南有横山焉，山下有八墓，形甚高大。乾符中有盗发之，得一穴，续绢为绳，凡七十匹，缒一人以观之，为黑蜂所螫。蜂既甚多，缒者惊惧而去，竟无所得。相传云是陶广州墓，莫知其名及年代矣。

洪州大厅前有皂荚树，数人合抱，鸟不敢栖。人犯之者，立有灵应。相传见之数百年矣。大厅中非时不敢视事，固为常矣。李宪为太守，既至，命伐其树。吏民争之，咸以为不可。宪竟伐去之。既而群鸦数千，鸣噪不已。宪疑其下有物，命掘之而深数尺，乃巨墓也。中有石志，讖言数百字，末云：“郭璞墓也，后五百岁开墓贼李宪是也。”所讖将来之事，至今犹有知者。即命修完其墓，迁厅事以避之。按东晋元帝元年时，郭璞为王敦所杀，事在金陵，不知何因墓在豫章。东晋元年丁丑至唐文宗、敬宗中，即五百岁矣。

钟传初入洪州，命修一城，军吏散掘墓砖以称用。工毕，传梦一人，古服颀长，貌如子路，来诣传曰：“将军何得暴我居处，令我不安，速宜修之！”既觉，历问军吏宾客，莫能知者。市老罗通入谒曰：“旧图云：城东南角三十一步有子羽先生墓，相传甚灵，恐军人取砖，有所触犯。”传使人视之，果验。即命甃砌修饰，立亭子于其上，以表古迹。既毕后，梦致谢。传以束帛赏罗通焉。按澹台灭明，仲尼弟子也，字子羽，居于武城，貌恶而廉谨。武城非豫章郡，不知何因有墓于此。

许静墓，在成都延秋门外，直西七八里，田中有巨墓，云许将军墓也。耕牧之人、牛、豕之属，犯者必有祸焉。近制置军营屯野外，墟墓多不存者，唯此岿然存焉，人莫敢犯。静在前

蜀，官至大司徒。

越州上虞县过江二十余里有南宝寺，在南宝村，过横岭则到。有好事者寻访山水，登岭行，倦怠于树下。有村叟亦歇焉，共话山川形胜。指顾之间，见路侧一坟，老叟曰：“此坟若是丈夫，则无可说；若是女人，则子当为三公好事者。”异其言，访于寺僧，村民有知者曰，此郑注母墓也。初，元和中，寺有女家人与村民石生通焉，有一儿，十余岁。时有客僧姓郑游止寺中，病苦痢逾月，寺僧常令此儿供给汤粥，甚得气力，拟乞为童子将去，问可否。诸僧曰：“其父石生存，待为问之。石生许可，固无所吝。”三纲问石生，生乃许焉。僧将去，因姓郑氏，僧以方书伎术教之，又别遇方士，颇精游艺，交谒王公，因遂荣达。大和中，恩渥隆异，除凤府节度使，因坐事伏诛，即郑注也。其母死后，寺僧葬于岭上，则是老叟所指之坟也。

李道，咸通末为凤翔府府曹，因推发掘冢贼，问其所发，云：“数为盗三十年，咸阳之北，岐山之东，陵域之外古冢皆开发矣。”又问其所得之物，云：“尝入一冢，自埏道直下三十余尺，得一石门，以物开之，门内箭出不已，如是百余发，不复有箭矣。遂以物撞开之。一盗先入，俄为轮剑所中，倒死于地。门内十余木人周转运剑，其疾如风，势不可近。盗以木横拒之，机关遂定，尽拔去其刃，亦不复能转，因至其中。但见帐幄俨然，繡褥舒展，遍于座上。有漆灯甚明，木偶人与姬妾皆偶。去地丈余，有皮裹棺柩，铁索悬挂焉。即以木撞之，才动其棺，即有砂流下如水，逡巡不可止，流溢四面。奔驰出门，砂已深二尺余。良久视之，砂满冢内，不可复入，竟不知何人之墓矣。又一墓在咸阳原上，既入，得镜两面，可照人。鼻在侧畔。背面莹洁如新，磨毕以面照之如常无异；以背照之，形状备足，衣

冠俨然而倒立也。”

安州东北七里，有古墓，高七八尺，周回数百步，莫知名氏。群盗发掘，见以生铁镗之入地丈余，莫见其底矣。

城东二十余里有一大墓，群贼发之，数日乃开，得金钗百余枚，各重百斤。有石座、杂宝、古样腰带，陈列甚多，取其一带，随手有水涌，俄顷满墓，所开之处，寻自闭。盗以二师子献太守武司空。太守夜梦一人古服，侍从极多，来谒云：“南蛮武相公也，为群盗坏我居处，以太守宗姓之分，愿为修之。盗当发狂，勿加擒捕，即命修之。”群盗三十余人同时发狂，相次皆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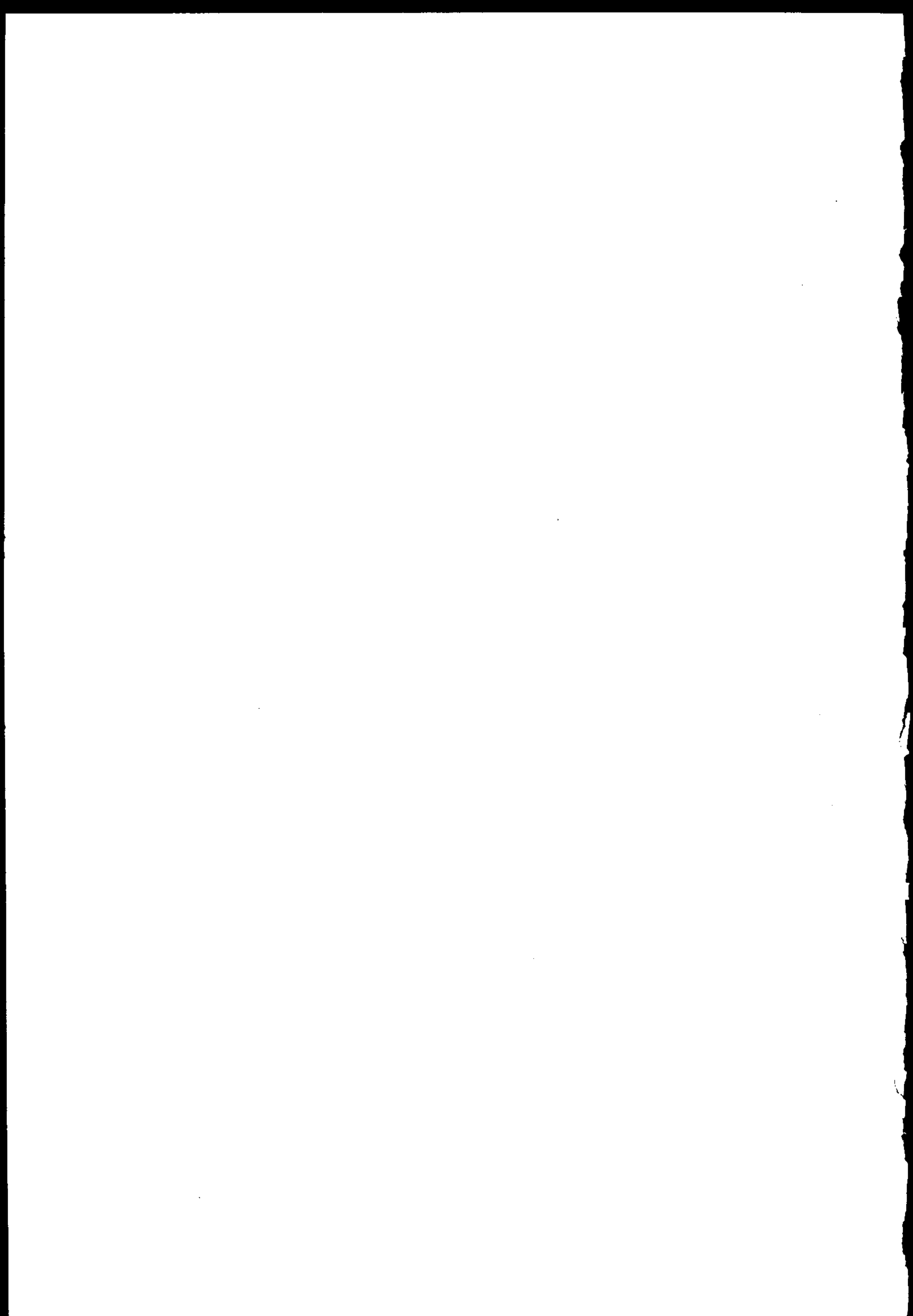
乾宁三年丙辰，蜀州刺史节度参谋司徒李公师泰，理第于成都锦浦里北门之内西回第一宅西，与李冰祠相邻。距宅之北，地形渐高，岗走西南，与祠相接。于其堂北凿地五六尺，得巨冢焉。砖甃甚固，于砖外得金钱数十枚，各重十七八铢，径寸七八分，圆而无眼，去缘二分，有隐起规。规内两面各有蕃书二十一字，其缘甚薄犹刃焉。督役者驰其二以白，司徒命使者入青城云溪山居以示余云，此钱得有石余。公以命复瘞之，仍不开发其冢，但不知谁氏之墓也。度其地形，当石笋之南百步所，即知石笋即此墓之阙矣。自此甚灵，人不敢犯。其后蜀主改置祠堂，以龙神享之，为立小屋，龙堂即在墓之东矣。李公不发古冢，不贪金钱，亦古贤之高鉴也。

永平乙亥岁，有说开封人发曹王皋墓，取其石人羊马砖石之属，见其棺宛然而随手灰灭，无复形骨，但有金器数事。棺前有铸银盆，广三尺，满盆贮水，中坐玉孩儿，高三尺，水无减耗。则泓师所云墓中贮玉，则草木温润；贮金多，则草木焦枯。曹王自贞元之后历二百岁矣，盆水不减，玉之润也。

洪州丰城县，旧在赣江之南，即雷焕得剑之所也。自黄巢后，所在干戈，县邑多为抚州所侵。制置使唐宝迁邑于江北，城于赤岗之上，前临陡崖，以为险固。发掘丘墓，创屋宇居人，市井数千家，咸居其上。甚多厉鬼，形状长大，见者辄有所伤。唐公在县，居人皆安；或时往州使及暂有他适，即鬼物恣横不可禁止；唐公复至，晏然无苦。其后唐与诸郡制置，使查郛代之理县，鬼物敬伏，与唐无异。郛或暂出，鬼即为害。数年之后，县竟荒毁，后还旧处。就中廨署内厅事间尤难居止。顷有邻郡避难户人千百家寄止廨署中者，死亡略尽。暮夜之际，鬼多见形为暴。疑是积古丘墓中伏尸鬼耳，终莫知其年代。

桂苑丛谈

[五代]严子休 撰
阳羨生 校 点



校点说明

《桂苑丛谈》，严子休著。严子休，郡望冯翊（今陕西大荔），自号冯翊子。子休为字为名，不详。五代时人。此书首记唐懿宗咸通时至唐末遗闻十则，多为怪异游侠之事，从中颇可见出晚唐社会风情，亦可探后世小说之源，如“崔张自称侠”条，即与《儒林外史》中“张铁臂虚设人头会”情节相类。后录“史遗”十八条，多为杂采众书而成，其中亦不乏为后世所乐道者，如围棋国手王积薪夜宿山村，闻主人婆媳弈盲棋事。

《桂苑丛谈》今存《宝颜堂秘笈》本、《说郛》本、《五朝小说》本等，以《宝颜堂秘笈》本为最完备，但亦非原璧，有散佚条目。1958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据《宝颜堂秘笈》本标点排印。今即以中华上编本为基础，校以《四库》本，重加标点出版。

目 录

张绰有道术	(1559)
太尉朱崖辩狱	(1560)
崔张自称侠	(1560)
班支使解大明寺语	(1561)
赏心亭	(1562)
方竹柱杖	(1562)
杜可均却鼠	(1563)
李将军为左道所误	(1564)
沙弥辩诗意	(1564)
客饮甘露亭	(1564)
史遗	(1566)

桂苑丛谈

张绰有道术

咸通初，有进士张绰者，下第后多游江淮间，颇有道术。常养气绝粒，嗜酒耽棋。又以炉火药术为事。一旦睹天大晒，命笔题云：“争奈金乌何，头上飞不住。红炉漫烧药，玉颜安可驻。今年花发枝，明年叶落树。不如且饮酒，莫管流年逝。”人以此异之。不喜装饰，多历旗亭而好酒杯也。或人召饮，若遂合意，则索纸剪蛱蝶三二十枚，以气吹之，成列而飞，如此累刻；以指收之，俄皆在手。见者求之，即以他事为阻。常游盐城，多为酒困。非类辈欲乘酒试之，相竞较力，留系是邑中。醒乃课述德、陈情二首以上狄令。乃立释之。诗所记惟一篇云：“门风常有蕙兰馨，鼎族家传霸国名。容貌静悬秋月彩，文章高振海涛声。讼堂无事调琴轸，郡阁何妨醉玉觥。今日东渐音尖。桥下水，一条从此镇长清。”自后狄宰多张之才，次求其道，日久延接，欲传其术。张以明府勋贵家流，年少而宰剧邑，多声色狗马之求，未暇志味玄奥，因赠诗以开其意云：“何用梯媒向外求，长生只在内中修。莫言大道人难得，自是行心不到头。”他日将欲离去，乃书琴堂而别。后人多云江南上升。初去日乘醉，因求捣网剪纸鹤二只，以水噀之，俄而翔翥，乃曰：“汝先去，吾即后来。”时狄公亦醉，不暇拘留，遂得去。其所题云：“张绰张绰自不会，天下经书在腹

内。身却腾腾处世间，心即逍遥出天外。”至今江淮好事者记绰时事诗极多。

太尉朱崖辩狱

太尉朱崖出镇浙右，有甘露知主事者诉交代得常住什物，被前主事隐用却常住金若干两。引证前数辈皆有递相交割文字分明，众词皆指以新得替者隐用之。但初上之时交领既分明，及交割之日不见其金，鞠成具狱，伏罪昭昭，然未穷破用之所由。或以僧人不拘细行而费之，以是无理可伸，甘之死地。一旦引虑之际，公疑其未尽，微以意揣之，髡人乃具实以闻曰：“居寺者乐于知事，前后主之者，积年已来空交分两文书，其实无金。郡众以某孤立，不杂辈流，欲乘此挤排之。”因流涕不胜其冤。公乃悯而恻之曰：“此固非难也。”俯仰之间，曰：“吾得之矣。”乃立召兜子数乘，命关连僧入对事，咸遣坐兜子。下帘子毕，令门不相对，命取黄泥各令模前后交付下次金样，以凭证据。僧既不知形段，竟模不成。公怒，令鞠前数辈，皆一一伏罪，其所排者遂获清雪。

崔张自称侠

进士崔涯、张祜下第后，多游江淮。常嗜酒，侮谑时辈，或乘饮兴，即自称豪侠。二子好尚既同，相与甚洽。崔因醉作《侠士诗》云：“太行岭上三尺雪，崔涯袖中三尺铁。一朝若遇有心人，出门便与妻儿别。”由是往往播在人口。崔、张真侠士也，以此人多设酒饌待之，得以互相推许。一旦张以诗上牢盆使，出其子授漕渠小职，得堰俗号冬瓜。张二子一椿儿，一桂子，有诗曰：“椿儿绕树春园里，桂子寻花夜月中。”人或戏之

曰：“贤郎不宜作此等职。”张曰：“冬瓜合出桔子。”戏者相与大笑。后岁余，薄有资力。一夕，有非常人装饰甚武，腰剑手囊，贮一物流血于外，入门谓曰：“此非张侠士居也？”曰：“然。”张揖客甚谨。既坐，客曰：“有一仇人，十年莫得，今夜获之，喜不可已。”指其囊曰：“此其首也。”问张曰：“有酒否？”张命酒饮之。客曰：“此去三数里有一义士，余欲报之，则平生恩仇毕矣。闻公气义，可假余十万缗，立欲酬之，是余愿矣。此后赴汤蹈火，为狗为鸡，无所惮。”张且不吝，深喜其说，乃倾囊烛下，筹其缣素中品之物量而与之。客曰：“快哉！无所恨也。”乃留囊首而去，期以却回。及期不至，五鼓绝声，东曦既驾，杳无踪迹。张虑以囊首彰露，且非己为，客既不来，计将安出？遣家人将欲埋之。开囊出之，乃豕首也。因方悟之而叹曰：“虚其名，无其实，而见欺之若是，可不戒欤！”豪侠之气自此而丧矣。

班支使解大明寺语

太保令狐相绚出镇淮海日，支使班蒙与从事俱游大明寺之西廊，忽睹前壁题云：“一人堂堂，二曜重光，泉深尺一，点去冰旁，二人相连，不欠一边，三梁四柱烈火燃，添却双勾两日全。”诸宾至而顾之，皆莫能辨。独班支使曰：“一人非大字乎？二曜者日月，非明字乎？尺一者寸土，非寺字乎？点去冰旁，水字也。二人相连，天字也。不欠一边，下字也。三梁四柱烈火燃，无字也。添却双勾两日全，比字也。以此观之，得非‘大明寺水天下无比’八字乎？”众皆恍然曰：“黄绢之奇智亦何异哉！”嗟叹弥日。询之老僧，曰：“顷年有客独游，题之而去，不言姓氏。”

赏心亭

咸通中，丞相姑臧公拜端揆日，自大梁移镇淮海，政绩日闻。未期周，荣加水土，移风易俗，甚洽群情。自彭门乱常之后，藩镇疮痍未平，公按轡躬己而治之。补缀颓毁，整葺坏纲，功无虚日。以其郡无胜游之地，且风亭月榭既已荒凉，花圃钓台未惬深旨，一朝命于戏马亭西连玉钩斜道，开辟池沼，构葺亭台。挥斤既毕，萃其所，芳春九旬，都人士女得以游观。一旦闻浙右小校薛阳陶监押度支运米入城，公喜其姓同曩日朱崖左右者，遂令询之，果是其人矣。公愈喜，似获古物。乃命衙庭小将代押，留止别馆。一日，公召陶同游，问及往日芦管之事。陶因献朱崖、陆鬯、元、白所撰歌一曲，公亦喜之，即于兹亭奏之。其管绝微，每于一觔栗管中常容三管也。声如天际自然而来，情思宽闲。公大佳赏之，亦赠其诗，不记终篇。其发端云：“虚心纤质雁衔余，风吹龙吟定不如。”于是赐赉甚丰，出其二子，皆授牢盆倖职。初公构池亭毕，未有名，因名赏心。诸从事以公近讳，盖赏字有尚也。公曰：“宣父言征不言在，言在不称征，且非内官宫妾，何避其疑哉？”遂不改作。其亭自秦、毕陷逆，乃为刍豢之地。叹乎公孙弘之东阁，刘屈氂后为马厩，亦何异哉！

方竹柱杖

太尉朱崖公两出镇于浙右，前任罢日游甘露寺，因访别于老僧院公曰：“弟子奉诏西行，祇别和尚。”老僧者熟于祇接，至于谈话多空教所长，不甚对以他事。由是公怜而敬之。煮茗既终，将欲辞去。公曰：“昔有客遗筇杖竹一条，聊与师赠别。”

亟令取之，须臾而至。其杖虽竹而方，所持向上，节眼须牙四面对出，天生可爱。且朱崖所宝之物即可知也。别后不数岁，再领朱方，居三日，复因到院，问前时柱杖何在。曰：“至今宝之。”公请出观之，则老僧规圆而漆之矣。公嗟叹再弥日，自此不复目其僧矣。太尉多蓄古远之物，云是大宛国人所遗竹，唯此一茎而方者也。昔者友人尝语愚云：往岁江行风阻，未得前去，沿岸野步，望出岭而去。忽见兰若甚多，僧院睹客来皆扃门不内。独有一院大敞其户，见一僧翘足而眠，以手书空，顾客殊不介意。友人窃自思书空有换鹅之能，翘足类坦床之事，此必奇僧也。直入造之，僧虽强起，全不乐客。不得已而问曰：“先达有诗云：‘书空翘足睡，路险侧身行’。和尚其庶几乎？”僧曰：“贫道不知何许事，适者画房门拔匙翻。”客不辞而出。呜呼！弥天四海之谈，澄汰簸扬之对，故附于此。

杜可均却鼠

僖宗末，广陵有穷丐人杜可均者，年四十余。人见其好饮绝粒，每日常入酒肆，巡坐求饮，亦不见其醉。盖自量其得所。人有怜之者，命与之饮，三两杯便止。有姓乐者，列酒旗于城街之西，常许以阴雨往诸旗亭不及，即令来此与饮。可均有所求亦不造矣。或无所获，必乃过之，乐亦无阻。一旦遇大雪，诣乐而求饮。睹主事者白云：“既已啮损，即须据物赔来。”乐不喜其说。可均乃问曰：“何故？”曰：“有人将衣物换酒，收藏不谨，致鼠啮坏。”杜曰：“此间屋院几何？”曰：“若干。”杜曰：“某弱年曾记得一符，甚能却鼠，即不知可有验否。请书以试之，术或有验，则尽此室永无鼠矣。”就将符依法命焚之，自此鼠踪遂绝，不知何故。杜属府城倾陷之后，秦、毕重围之际，容貌不改，皆为绝粒耳。

李将军为左道所误

护军李将军全皋罢淮海日，寓于开元寺，以朝廷艰梗，未获西归。一旦，有一小校介绍一道人，云能炉火之事。护军乃延而客之，自此常与之善。一日，话及黄白事，道人曰：“唯某颇能得之。可求一鼎容五六升已来者，得金二十余两为母，日给水银药物，火候足而换之，莫穷岁月，终而复始。”李喜其说，顾囊有金带可及其数，以付道人。诸药既备，用火之后，日日亲自看验。居数日觉有微倦，乃令家人亲爱者守之。数日既满，斋沐而后开，金色粲然，的不虚矣。李拜而信之，三日之内添换有征。一日道人不来，药炉一切如旧。疑骇之际，俄经再宿，初且讶其不至，不得已启炉而视之，不见其金矣。事及导引小校，代填其金，道人杳无踪迹。

沙弥辩诗意

乾符末，有客寓止广陵开元寺，因友会语愚云：顷年在京权寄青龙寺日，见有客尝访寺僧，届宾署，属主者匆遽，不暇留连。翌日复至，又遇要地朝客，不得展敬。别时又来，亦阻他事。客怒色取笔题门而去。词曰：“龕龙东去海，時日隱西斜。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沙。”僧众皆不能详，独有沙弥能解之。众问其由，则曰：“龕龙去矣，乃合字；時日隱西，乃寺字也；敬文不在，苟字也；碎石入沙，卒字也。此不逊之言，辱我曹矣。”僧人大悟，追前人杳无踪由。客云沙弥乃懿皇朝文皓供奉。

客饮甘露亭

有甘露寺僧语愚云：吴王收复浙右之岁明年夏中夜，月莹

无云，望江澄澈如昼，诸徒侣悉已禅寂，竟无人踪，禽犬皆息矣。独某默默持课，时亦惜其皎月沉房廊，临江恰幽静。俄有数人自西轩而来，领仆厮辈挈酒壶，直抵望江亭而止。皆话今宵明月江水清澄，得与诸人邂逅相遇，且不辜兹景矣。僧窥之而思曰：中夜禁行，客自何来？必是幽灵异人乎！乃于窗际俯伏而伺之。既至，坐定命酒，罗列果食器皿，随时所有。东向一人南朝之衣，清扬甚美。西坐一人北虏之服，魁梧臃臃。北行一人逢掖之衣，指东向者设礼而坐。南行一人朱衣霜简，清瘦多髯。飞杯之顷，东向者语西坐曰：“项羽重瞳，犹有乌江之败；湘东一目，宁为四海所归。果致如是乎？”虏服乃笑而言曰：“往者贤金昆不竖篙棘见未萌，吾子岂有向来之患乎？”由是二客各低头不乐。南向朱衣曰：“时世命也，知复何为？且某又忽致此，二三君子以为何如？”东向者曰：“朝代虽殊，古今一致。俾公纵无满宫多少承恩者，似有容华，妾也亦恐不脱此难。”北向逢掖衣曰：“此犹可也。大忌者，‘满身珠翠将何用，唯与豪客拂象床。’大患此也。”朱衣歉歉低头而已。东向曰：“今日得恣纵江南之游，皆乏风流矣。仆记云：‘邑人种得西施花，千古春风开不尽。’可谓越古越今矣。”酒至西行，虏服曰：“各征曩日临危一言以代丝竹，自吟自送，可乎？”众曰：“可。”虏服乃执杯而吟曰：“赵壹能为赋，邹阳解献书。可惜西江水，不救辙中鱼。”次至逢掖，举行而歌曰：“伟哉横海鳞，壮矣垂天翼。一旦失风水，翻为蝼蚁食。”巡至东向，曰：“功遂侔昔人，保退无智力。既涉太行险，兹路信难陟。”以至朱衣，乃朗吟曰：“握里龙蛇纸上鸾，逡巡千幅不将难。顾云已往罗隐毫，更有何人逞笔端。”吟罢东楼晨钟遽鸣，僧户轧然而启，欵尔而散，竟无踪矣。僧之聪慧不群，多有道之者，愚故得而录其

略焉。

史 遗

崔英年九岁，在秦王苻坚宫内读书。坚殿上方卧，诸生皆趋，英独缓步。怪而问之，英曰：“陛下如慈父，非桀纣君，何用畏乎？”又问：“卿读何书？”曰：“《孝经》。”坚曰：“有何义？”曰：“在上不骄。”坚为之起，更问：“有何义？”曰：“自《天子》至于《庶人》章，上爱下，下敬上。”坚曰：“卿好待十七，必用卿为大夫。”英曰：“日月可重见，陛下至尊，不可再睹洪恩，士或可用则用，何在后期？”坚曰：“须待十七，必召卿也。”及期，拜谏议大夫。

高洸为沧牧，善捕贼。有人失黑牛，背上有白毛。韦道建白：“高洸捉贼无不获矣，得此可为神。”洸乃诈为州县市牛皮，不限多少，倍酬其直。使主认之，因获是贼。

高延宗，北齐文帝之弟，纵恣过度。为齐牧，乃于楼上溺而使人向上张口承之，又以猪肉和粪以饲左右。

崔弘度，隋文时为太仆卿，尝戒左右曰：“无得诳我。”后因食鳖，问侍者曰：“美乎？”曰：“美。”弘度曰：“汝不食安知其美？”皆杖焉。长安为之语曰：“宁饮三斗醋，不见崔弘度。宁茹三斗艾，不逢屈突盖。”盖同时虐吏也。

王梵志，卫州黎阳人也。黎阳城东十五里有王德祖者，当隋之时，家有林檎树生瘿大如斗。经三年其瘿朽烂，德祖见之，乃撒其皮，遂见一孩儿抱胎而出，因收养之。至七岁能语，问曰：“谁人育我？”及问姓名。德祖具以实告：“因林木而生曰梵天，后改曰志，我家长育，可姓王也。”作诗讽人，甚有意旨，盖菩萨示化也。

释法庆，炀帝时在长安先天寺造丈六夹柱像，未成暴亡。时宝昌寺僧大智亦卒，三日而还。良久，云见宫殿若王者，见法庆在一像前语曰：“法庆造像未毕，何乃令我死？”检簿者曰：“命禄俱尽。”像曰：“须成我矣，可给荷叶以终其事。”言讫大智再生。众异之，往问法庆，亦话说其验迹。竟不能食，每旦食荷叶一枚，斋时三枚，如此五年，功就而卒。

邹凤炽，高宗时人，眉高背曲，住长安怀德坊，富于财。市南山木，每树估一匹。自云山木可尽，我绢有余，乃邹骆驼也。

王积薪随明皇西幸，有司奔从，翰林弈棋者独王在焉。蜀道隘狭，每止息，道路店舍多为尊官所占，王凄凄无所入，因沿溪深远寓宿山中孤姥之家。但有妇姑，止给薪水。才暝，妇姑皆阖户而休，王宿于檐下。夜忽闻堂内姑谓妇曰：“良宵无以为适，与子棋一局。”王异之。堂内无烛，又妇姑各在东西室。王即附耳门扉，俄闻妇曰：“起东五南九置子矣。”姑曰：“东五南十二置子矣。”妇又曰：“起西八南十置子矣。”姑又曰：“西九南十四置子矣。”每置一子，皆良久思维。夜及四鼓，王一一密记，共下子三十六。忽闻姑曰：“子已北矣，吾止胜九枰耳。”妇亦甘焉。迟明，王具礼请问于老姥。姥曰：“尔可率己之意而按局置子焉。”王则出局尽平生之妙，而布子未及数十，谓妇曰：“是子可教以常势耳。”因指示攻守杀夺救应防拒之法。其意甚略，王即更求其说。姥笑曰：“止此已无敌于人间矣。”王谢而别，行不数十步，回顾皆失向之室庐矣。自是王之艺绝无其伦，即布所记妇姑对敌之势，罄竭心力，较其九枰之势，终不得也。因名邓艾开蜀势，至今有焉。

郑代，肃宗时为润州刺史，兄侃，嫂张氏，女年十六，名采娘，淑贞其仪。七夕夜陈香筵祈于织女，是夕梦云輿雨盖，蔽

空驻车，命采娘曰：“吾织女，祈何福？”曰：“愿丐巧耳。”乃遗一金针长寸余，缀于纸上，置裙带中，令“三日勿语，汝当奇巧，不尔化成男子”。经二日以告其母，母异而视之，则空纸矣，其针迹犹在。张数女皆卒，至娠，母病而不言。张氏有恨言曰：“男女五人皆卒，复怀何为？”将复服药以损之。药至将服，采娘昏奄之内忽称杀人。母惊而问之，曰：“某之若终，当为男子，母之所怀是也。闻药至情急，是以呼之。”母异之，乃不服药。采娘寻卒。既葬，母悲念，乃收常所戏之物而匿之。未逾月，遂生一男子。人有动所匿之物，儿即啼哭。张氏哭女，孩儿亦啼，哭罢即愈。及能言，常戏弄之物，乃采娘后身也，因名曰叔子。后及位至柱史。

竟陵僧有于水滨得婴儿者，育为弟子。稍长自筮，得蹇之渐，繇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乃姓陆氏，字鸿渐，名羽。及冠有文章，多意思，耻一物不尽其妙，得煎茶之法著于世。

吴郡顾况，贞元中进士及第，词清妙绝，为韩晋公浙西观察判官。公尝有乳母与外相通，卜射求事，公持法欲杀。阖宅莫敢言，密令人言于况，令救之。况乃诣公所问何故。公曰：“天下皆知某守法，岂伊乳母先犯也？”况对曰：“三尺儿亦知公法令禁，何宅内人而违犯？然公幼年时读书早起夜卧，看待即要乳母；今年长为公相侯伯，乳母焉用哉？诚宜杀之也。”公悲悟，遽舍之。况后在朝为小著，谐谑轻薄，傲毁朝士，贬信州司马。

崔膺，博陵人也。性狂，少长于外家不齿。及长能文，首出众子，作《道旁孤儿歌》以讽外氏，其文典而美。常在张建封书院，怜其才引为上客，善为画。时因酒兴，偶画得一匹马，为

诸小儿窃去。一旦将行营，大叫称膺失马，张公令捕之，厢将问毛色，应云膺马昨夜犹在毡下。监军怒，请杀之。建封与监军先有约，彼此不相违。建封曰：“却乞取崔膺。”军中遂舍之。

淮南节度杜佑，先婚梁氏女，梁卒，策嬖姬李氏为正嫡，有敕封邑为国夫人。膺密劝请让追封亡妻梁氏，佑请膺为表略云：以妾为妻，鲁史所禁。又云“岂伊身贱之时，妻同勤苦；宦达之后，妾享荣封”云云。梁氏遂得追封，李亦受其命，时议美焉。其后终为李氏所怒。社日公命食彘肉，因为李氏置堇而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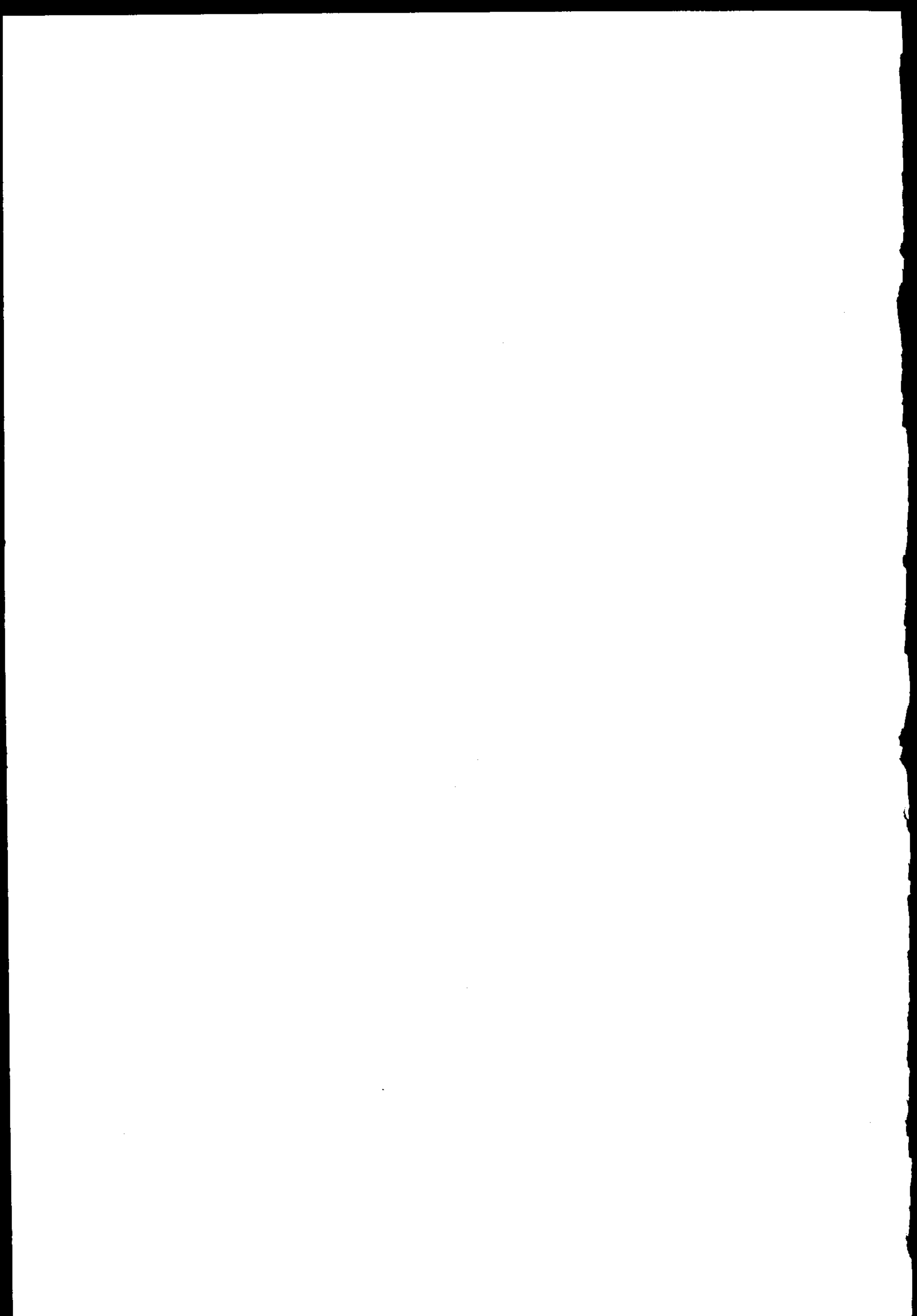
李铤，铤从父弟也，为宋州刺史。闻铤于浙西反，恸哭，悉驱妻子奴婢老幼量项而枷，自拘于廉使，朝廷闻而薄贬。

马司徒之子鬯，以第中大杏馈窦文场，文场以进德宗。德宗以为未尝见，颇怪鬯，令中使就封其树，盖惧宅废为奉诚园也。

任迪简为天德军判官，饮酒，吏误以醋供。迪简以李景略令酷，发之必死，乃强饮之，吐血而归。军中闻皆泣感。后景略卒，军请为主，自卫佐拜中宪，为军使，后镇亦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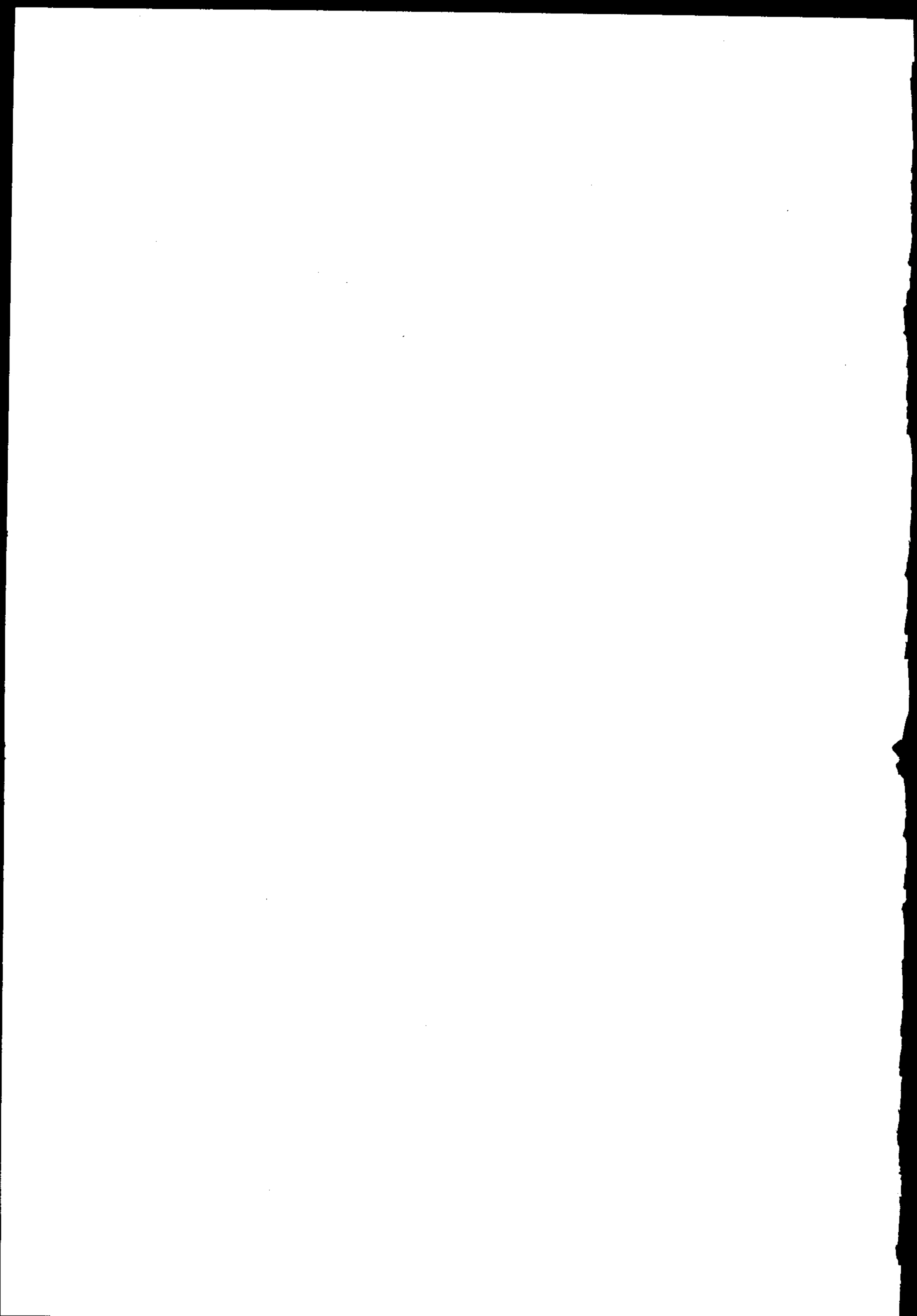
周郑客唐衢，有文学，老而无成。善哭，每一声音调哀切，闻者泣下。常游太原遇享军，酒酣乃哭，满座不乐，主人为之罢宴矣。

越僧灵彻得莲花漏于庐山。传江西廉使韦丹，以惠远山中不知刻漏，乃得铜叶制器状如莲花，置盆水之上，底孔漏水，半之则沉。每昼夜十二沉之节，虽冬夏云阴月黑无所差矣。



唐 摭 言

[五代]王定保 撰
阳羨生 校 点



校点说明

《唐摭言》，著者王定保(870—941?)，洪州南昌(今属江西)人。唐昭宗光化三年(900)进士。任容管节度巡官。唐末世乱，奔亡湖南、广州，入清海节度使刘隐幕，继为刘隐之子南汉主刘龚宁远军节度使，官终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据清人刘敏崧考证，《唐摭言》约成于后梁末帝贞明二年(916)九月之后至三年七月之前。全书十五卷，详细记载唐代科举制度及与此相关的遗闻琐事、文士风习，并保存了许多诗人别集中失载的断章零句，是后人研究唐代科举与文学的重要参考书，极有资料价值。书中有一部分故事被后世演为小说戏曲，如裴度还带、王勃滕王阁作赋、王播孤贫中举、孟浩然终身不遇、李白写《清平调》等。

此书《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均著录为十五卷。今存《雅雨堂丛书》本十五卷及仅为删节本之《稗海》本一卷等本。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以雅雨堂刻本为据，并对照学津讨原本补正若干文字，排印出版。1960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予以重版。此次整理校点，即以中华上编本为底本，据《太平广记》、周勋初《唐语林校证》有关条目改正错讹。原书附录《〈唐摭言〉校勘记》，此次整理时也酌取一二校改。

目 录

- 卷一 (1576)
 统序科第 贡举厘革并行乡饮酒 会昌五年举格节文
 述进士上篇 述进士下篇 散序进士 两监 西监 东
 监 乡贡 广文 两都贡举 试杂文 朝见 谒先师
 进士归礼部
- 卷二 (1585)
 京兆府解送 元和元年登科记京兆等第榜叙 废等第
 置等第 府元落 等第末为状元 等第罢举 为等第后
 久方及第 海述解送 争解元叩贡院门求试后到附 得失
 以道 恚恨
- 卷三 (1594)
 散序 谢恩 期集 点检文书 过堂 关试 宴名 今
 年及第明年登科 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记
- 卷四 (1611)
 节操 与恩地旧交 师友 气义
- 卷五 (1619)
 切磋 以其人不称才试而后惊
- 卷六 (1626)
 公荐门生荐坐主师友相荐附
- 卷七 (1635)
 起自寒苦不第即贵附 好放孤寒 升沈后进 知己
- 卷八 (1643)
 通榜 主司挠闷 阴注阳受 梦 听响卜 自放状头

- 遭遇 友放 误放 忧中有喜 为乡人轻视而得者 以
贤妻激劝而得者 已落重收 放老 及第与长行拜官相
次 别头及第 及第后隐居 入道
- 卷九 (1652)
- 防慎不至 误掇恶名 好知己恶及第 好及第恶登科
敕赐及第 表荐及第 恶得及第 芳林十哲今记得者八人
四凶今所记者三
- 卷十 (1660)
- 载应不捷声价益振 海叙不遇 韦庄奏请追赠不及第人
近代者
- 卷十一 (1672)
- 反初及第 反初不第 无官受黜 荐举不捷 已得复失
以德报怨 恶分疏 怨怒懣直附
- 卷十二 (1684)
- 自负 轻佻戏谑嘲咏附 设奇沽誉 酒失
- 卷十三 (1692)
- 敏捷 矛盾 惜名 无名子谤议
- 卷十四 (1699)
- 主司称意 主司失意
- 卷十五 (1703)
- 杂记 条流进士 闽中进士 贤仆夫 旧话 切忌 没
用处

唐摭言卷一

统序科第

周礼：乡大夫具乡饮酒之教，考其德行，察其道艺，三年，举贤者贡于王庭。非夫乡举里选之义源于中古乎？夫子圣人，始以四科齿门弟子，后王因而范之。汉革秦乱，讲求典礼，亦解循途方辙，以须贤俊。考德行则升孝廉而激浮俗，抡道艺则第隗造而广人文，故郡国贡士无虚岁矣。繇是天下上计集于大司徒府，所以显五教于万民者也。我唐沿隋法汉，孜孜矻矻，以事华泽。琴瑟不改，而清浊殊途；丹漆不施，而丰俭异致。始自武德辛巳岁四月一日，敕诸州学士及早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随物入贡。斯我唐贡士之始也。厥有沿革，录之如左。

贡举厘革并行乡饮酒

开元二十五年二月，敕应诸州贡士：上州岁贡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必有才行，不限其数。所宜贡之人，解送之日，行乡饮礼，牲用少牢，以官物充。

会昌五年举格节文

公卿百寮子弟及京畿内士人寄客外州府举士人等修明

经、进士业者，并隶名所在监及官学，仍精加考试。所送人数：其国子监明经，旧格每年送三百五十人，今请送三百人；进士，依旧格送三十人；其隶名明经，亦请送二百人；其宗正寺进士，送二十人；其东监同华、河中所送进士，不得过三十人，明经不得过五十人。其凤翔、山南西道东道、荆南、鄂岳、湖南、郑滑、浙西、浙东、鄜坊、宣商、泾邠、江南、江西、淮南、西川、东川、陕虢等道，所送进士不得过一十五人，明经不得过二十人。其河东、陈许、汴、徐泗、易定、齐德、魏博、泽潞、幽、孟、灵夏、淄青、郛曹、兖海、镇冀、麟胜等道，所送进士不得过一十人，明经不得过十五人。金汝、盐丰、福建、黔府、桂府、岭南、安南、邕、容等道，所送进士不得过七人，明经不得过十人。其诸支郡所送人数，请申观察使为解都送，不得诸州各自申解。诸州府所试进士杂文，据元格并合封送省。准开成三年五月三日敕落下者，今缘自不送所试以来，举人公然拔解；今诸州府所试，各须封送省司检勘，如病败不近词理，州府妄给解者，试官停见任用阙。

述进士上篇

永徽已前，俊、秀二科犹与进士并列；咸亨之后，凡由文学一举于有司者，竟集于进士矣。繇是赵修等尝删去俊、秀，故目之曰“进士登科记”。古者，闾有序，乡有庠，以时教行礼而视化焉。其有秀异者，则升于诸侯之学；诸侯岁贡其尤著者，移之于天子，升于太学。故命曰造士，然后命焉。周礼：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以告于王者，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若列之于科目，则俊、秀盛于汉、魏，而进

士，隋大业中所置也。如侯君素、孙伏伽，皆隋之进士也明矣。然彰于武德而甲于贞观。盖文皇帝修文偃武，天赞神授，尝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若乃光宅四夷，垂祚三百，何莫由斯之道者也！

述进士下篇

元和中，中书舍人李肇撰《国史补》，其略曰：进士为时所尚久矣，是故俊义实在其中。由此而出者，终身为文人，故争名常为时所弊。其都会谓之“举场”，通称谓之“秀才”，投刺谓之“乡贡”，得第谓之“前进士”，互相推敬谓之“先辈”，俱捷谓之“同年”，近年及第，未过关试，皆称“新及第进士”，所以韩中丞仪尝有“知闻近过关试仪”，以一篇纪之曰：“短行纳了付三铨，休把新衔恼必先，今日便称前进士，好留春色与明年。”有司谓之“座主”，京兆府考而升者谓之“等第”，外府不试而贡者谓之“拔解”，然拔解亦须预托人为词赋，非谓白荐。将试各相保谓之“合保”，群居而赋谓之“私试”，造请权要谓之“关节”，激扬声价谓之“还往”，既捷，列名于慈恩寺塔谓之“题名”，大燕于曲江亭子谓之“曲江会”，曲江大会在关试后，亦谓之“关宴”。宴后同年各有所之，亦谓之“离会”。藉而入选谓之“春关”，不捷而醉饱谓之“打鼾鼾”，匿名造谤谓之“无名子”，退而肄业谓之“过夏”，执业以出谓之“夏课”，亦谓之“秋卷”。挟藏入试谓之“书策”：此其大略也。其风俗系于先达，其制置存于有司。虽然，贤者得其大者，故位极人臣，常有十二三；登显列，十有六七。而元鲁山、张睢阳有焉，刘辟、元脩有焉。

散序进士

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

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其负倜傥之才，变通之术，苏、张之辨说，荆、聂之胆气，仲由之武勇，子房之筹画，弘羊之书计，方朔之诙谐，咸以是而晦之，修身慎行，虽处子之不若；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所无恨。故有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独孤及撰河南府法曹参军张从师墓志云：“从师祖损之，隋大业中进士甲科，位至侍御史诸曹员外郎。损之生法，以硕学丽藻，名动京师，亦举进士，自监察御史为会稽令。”

两 监

按实录：西监，隋制；东监，龙朔元年所置。开元已前，进士不由两监者，深以为耻。李华员外寄赵七侍御诗，略曰：“昔日萧邵友，四人才成童。”华与赵七侍御骅、萧十功曹颖士、故邵十六司仓珍，未冠游太学，皆苦贫共被。五人登科，相次典校。邵后二年擢第，以冤横贬，卒南中。又郭代公、崔湜、范履冰辈，皆由太学登第。李肇舍人撰《国史补》亦云：“天宝中，袁咸用、刘长卿分为朋头，是时尚重两监。尔后物态浇漓，稔于世禄，以京兆为荣美，同华为利市，莫不去实务华，弃本逐末；故天宝十二载敕天下举人不得言乡贡，皆须补国子及郡学生。广德二年制京兆府进士，并令补国子生，斯乃救压覆者耳。奈何人心既去，虽拘之以法，犹不能胜。矧或执大政者不常其人，所立既非自我，则所守亦不坚矣。繇是贞元十年已来，殆绝于两监矣。贞观五年已后，太宗数幸国学，遂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增置学生凡三千二百六十员。无何，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

有。至永淳已后，乃废。龙朔二年九月，敕学生在学，各以长幼为序。初入学皆行束脩之礼，各绢三匹；四门学生，各绢二匹；隽士及律、书、算学、州县学，各绢一匹。皆有酒脯。其分束脩，三分入博士，二分助教。又每年国子监所管学生，国监试；州县学生，当州试。并艺业优长者为试官，仍长官监试。其试者通计一年所授之业，口问大义十条。得八已上为上，得六已上为中，得五已下为下。类三不及，在学九年。律，生六年，不任贡举者，并解退。其从县向州者，数下第，并须通计；眼阙重任者不在计限，诸博士助教皆分经授。每一经必令终讲，未终不得改业。开元二十一年五月，敕诸州县学生二十五已下，八品、九品子弟，若庶人，并年二十一已下，通一经已上，未及一经而精神聪悟，有文词史学者，每年铨量举送所司简试，听入四门学充俊士。即诸州贡人省试下第，情愿入学者，听。国子监所管学生，尚书省补；州县学生，州县长官补；州县学生取郭下县人替。诸州县学生习本业之外，仍令兼习吉凶礼，公私有礼事，令示仪式，余皆不得辄使。诸百姓立私学，其欲寄州县学授业者，亦听。会昌五年正月，敕公卿百寮子弟及京畿内士人寄修明经、进士业者，并宜隶名太学；外州寄学及士人，并宜隶名所在官学；仍永为常制。

西 监

元和二年十二月，奏：“两京诸馆学生总六百五十员。每馆定额如后：两京学生，五百五十员；国子馆，八十员；太学，七十四员；四门馆，三百员；广文馆，六十员；律馆、算馆，各十员。”又奏：“伏见天宝已前，国学生其数至多，并有员额。至永泰后，西监置五百五十员，东监近置一百员，未定每馆员额。今谨具每馆定额如前。伏请下礼部准格补置。”敕旨：“依。”

东 监

东监，元和二年十二月，敕东都国子监量置学生一百员：国子馆十员，太学十五员，四门五十员，律馆十员，广文馆十员，书馆三员，算馆二员。

乡 贡

乡贡里选，盛于中古乎！今之所称，盖本同而末异也。今之解送，则古之上计也。汉武帝置五经博士，博士奉常，通古今，员数十人。汉置五经而已。太常选民年十八已上好学者，补弟子；郡国有好文学，敬顺于乡党者，令与计偕，受业太常，如弟子。一岁辄课通经艺，补文学掌故。上第为郎。其秀异等，太常以名闻；其下材不事学者，罢之。若等虽举于乡，亦由于学。两汉之制盖本乎周礼者也。有唐贞元已前，两监之外，亦颇重郡府学生，然其时亦由乡里所升，直补监生而已。尔后膏粱之族，率以学校为鄙事。若乡贡，盖假名就贡而已。景云之前，乡贡岁二三千人，盖用古之乡贡也。咸亨五年，七世伯祖鸾台风阁龙石白水公，时任考功员外郎下覆试十一人，内张守贞一人乡贡。开耀二年，刘思立下五十一人，内雍思泰一人。永淳二年，刘廷奇下五十五人，内元求仁一人。光宅元年闰七月二十四日，刘廷奇重试下十六人，内康庭芝一人。长安四年，崔湜下四十一人，李温玉称苏州乡贡。景龙元年，李钦让称定州乡贡附学。尔来乡贡渐广，率多寄应者，故不甄别于榜中。信本同而末异也明矣。大历中，杨绾疏请复旧章，贵全乎实。寻亦浸于公族，垂空言而已。

广 文

天宝九年七月，诏于国子监别置广文馆，以举常修进士业者，斯亦救生徒之离散也。始，其春官氏擢广文生者，名第无高下。贞元八年，欧阳詹第三人，李观第五人。迩来此类不乏。暨大中之末，咸通、乾符以来，率以为末第。或曰：乡贡，宾也；学生，主也。主宜下于宾，故列于后也。大顺二年，孔鲁公在相位，思矫其弊，故特置吴仁璧于蒋肱之上。明年，公得罪去职，及第者复循常而已。悲夫！

两 都 贡 举

永泰元年，始置两都贡举。礼部侍郎官号皆以“知两都”为名，每岁两地别放及第。自大历十一年停东都贡举，是后不置。

试 杂 文

进士科与雋、秀同源异派，所试皆答策而已。两汉之制，有射策、对策二义者何？射者，谓列策于几案，贡人以矢投之，随所中而对之也。对则明以策问授其人而观其臧否也。如公孙弘、董仲舒，皆由此而进者也。有唐自高祖至高宗，靡不率由旧章。垂拱元年，吴师道等二十七人及第，后敕批云：“略观其策，并未尽善。若依令式，及第者唯只一人；意欲广收其材，通三者并许及第。”后至调露二年，考功员外刘思立奏请加试帖经与杂文，文之高者放入策。寻以则天革命，事复因循。至神龙元年，方行三场试，故常列诗赋题目于榜中矣。

朝 见

国朝旧式，天下贡士，十一月一日，赴朝见。长寿二年，拾遗刘承之上疏：“请元日举人朝见，列于方物之前。”从之。见状，台司接览，中使宣口敕慰谕。建中元年十一月，朝集使及贡士见于宣政殿。兵兴已来，四方不上计，内外不会同者，二十五年矣。今计吏至一百七十三人矣。仍令朝集使每日二人待制。

谒 先 师

开元五年九月，诏曰：“古有宾献之礼，登于天府，扬于王庭，重学尊师，兴贤进士；能美风俗，成教化，盖先王之繇焉。朕以寡德，钦若前政，思与子大夫复臻于理，故他日访道，有时忘食；乙夜观书，分宵不寐。悟专经之义，笃学史之文。永怀覃思，有足尚者；不示褒崇，孰云奖劝！其诸州乡贡、明经、进士，见讫宜令引就国子监谒先师，学官为之开讲，质问其义。宜令所司优厚设食。两馆及监内得举人亦准。其日，清资官五品已上及朝集使往观礼，即为常式。《易》曰：‘学以聚之，问以辩之。’《诗》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朕所望于习才也。”

进士归礼部

隽、秀等科，比皆考功主之。开元二十四年，李昂员外性刚急，不容物，以举人皆饰名求称，摇荡主司，谈毁失实，窃病之而将革焉。集贡士与之约曰：“文之美恶悉知之矣，考校取舍存乎至公，如有请托于时，求声于人者，当悉落之。”既而昂

外舅常与进士李权邻居相善，乃举权于昂。昂怒，集贡人，召权庭数之。权谢曰：“人或猥知，窃闻于左右，非敢求也。”昂因曰：“观众君子之文，信美矣。然古人云：瑜不掩瑕，忠也。其有词或不典，将与众评之若何？”皆曰：“唯公之命！”既出，权谓众曰：“向之言，其意属吾也。吾诚不第决矣，又何藉焉！”乃阴求昂瑕以待之。异日会论，昂果斥权章句之疵以辱之。权拱而前曰：“夫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鄙文不臧，既得而闻矣；而执事昔有雅什，常闻于道路，愚将切磋，可乎？”昂怒而嘻笑曰：“有何不可！”权曰：“‘耳临清渭洗，心向白云闲。’岂执事之词乎？”昂曰：“然。”权曰：“昔唐尧衰耄，厌倦天下，将禅于许由，由恶闻，故洗耳。今天子春秋鼎盛，不揖让于足下，而洗耳，何哉？”是时国家宁谧，百寮畏法令，兢兢然莫敢跌。昂闻惶骇，蹶起，不知所酬，乃诉于执政，谓权风狂不逊。遂下权吏。初，昂强愎，不受囑请，及是有请求者，莫不先从。由是庭议以省郎位轻，不足以临多士，乃诏礼部侍郎专之矣。

论曰：永徽之后，以文儒亨达，不由两监者稀矣。于时场籍，先两监而后乡贡，盖以朋友之臧否，文艺之优劣，切磋琢磨，匪朝伊夕，抑扬去就，与众共之。有如赵、邵、萧、李，赵骅，邵轸，萧颖士，李华。娄、郭、苑、陈，娄师德，郭元振，苑咸，陈子昂。靡不名遂功成，交全分契。洎乎近代，厥道浸微，玉石不分，薰莸错杂。长我之望殊缺，远方之来亦乖。止谓群居，固非瓦合。是知生而知之者，性也；学而知之者，习也。浑金璞玉，又何追琢之劳乎？潢污行潦，又何板筑之置乎？纻衣之献，彼迹疏而道亲也；画龙之劾，斯面交而心贼也。后之进者，定交择友，当问道之何如。

唐摭言卷二

京兆府解送

神州解送，自开元、天宝之际，率以在上十人，谓之等第，必求名实相副，以滋教化之源。小宗伯倚而选之，或至浑化，不然，十得其七八。苟异于是，则往往牒贡院请落由。暨咸通、乾符，则为形势吞嚼，临制近，同及第，得之者互相夸诩，车服侈靡，不以为僭；仍期集人事，贞实之士不复齿，所以废置不定，职此之由。其始末录之如左。

元和元年登科记京兆等第榜叙

天府之盛，神州之雄，选才以百数为名，等列以十人为首，起自开元、天宝之世，大历、建中之年，得之者抟跃云衢，阶梯兰省，即六月冲霄之渐也。今所传者始于元和景戌岁，次叙名氏，目曰“神州等第录”。

废等第

开成二年，大尹崔珙判云：选文求士，自有主司。州府送名，岂合差等？今年不定高下，不锁试官；既绝猜嫌，暂息浮竞。差功曹卢宗回主试。除文书不堪送外，便以所下文状为先后，试杂文后，重差司录侯云章充试官，竟不列等第。明年，崔珙出镇徐方，复置等第。

大中七年，韦澳为京兆尹，榜曰：“朝廷将裨教化，广设科场，当开元、天宝之间，始专明经、进士；及贞元、元和之际，又益以荐送相高。当时唯务切磋，不分党甲，绝侥幸请托之路，有推贤让能之风。等列标名，仅同科第；既为盛事，固可公行。近日已来，前规顿改，互争强弱，多务奔驰。定高卑于下第之初，决可否于差肩之日。会非考核，尽系经营。奥学雄文，例舍于贞方寒素；增年矫貌，尽取于朋比群强。虽中选者曾不足云，而争名者益炽其事。澳叨居畿甸，合贡英髦。非无藻鉴之心，惧有爱憎之谤。且李膺以不察孝廉去任，胡广以轻举茂才免官；况在管窥，实难裁处。况礼部格文，本无等第，府解不合区分。其今年所合送省进士、明经等，并以纳策试前后为定，不在更分等第之限。”

置 等 第

乾符四年，崔洵为京兆尹，复置等第。差万年县尉公乘亿为试官。试《火中寒暑退》赋，《残月如新月》诗。

李特文公孙。 韦劼 沈驾 罗隐 刘纂 倪曙 唐骈
周繁池人，善赋。 吴廷隐 贾涉 其年所试八韵，涉擅场，而屈其
等第。

府 元 落

郭求元和元年 杨正举六年 唐炎八年 高钺九年 平曾长
庆二年贬 崔伸宝历二年罢 韦铤太和二年 郑从说开成二年 韦彖
乾宁二年

等第末为状元

李固言元和七年

等第罢举

刘骛 田邕并元和七年 张僖 韦元佐并元和八年 孟夷十二年 韦璟十四年 辛凉 崔恣 薛浑并长庆元年 韦澌 李余并二年 郭崖三年 李景方 卢鎰并宝历元年 韦敖二年 元道韦衍并大和二年 殷恪 刘筠并八年 崔济开成二年 胡澳 樊京并卒 温岐四年 苏俊卒 韩宁会昌二年 李谟 韩肱并三年 魏僚 孙珣并四年卒 韦劂 沈驾 罗隐 周繁并乾符三年

为等第后久方及第

韦力仁 赵蕃并三年 黄颇 刘纂后二十一年

论曰：孟轲言，遇不遇，命也。或曰：性能则命通。以此循彼，匪命从于性耶！若乃大者科级，小者等列，当其角逐文场，星驰解试，品第潜方于十哲，春闱断在于一鸣，奈何取舍之源，殆不踵此！或解元永黜，或高等寻休。黄颇以洪奥文章，蹉跎者一十三载；刘纂以平漫子弟，汨没者二十一年。温岐滥窜于白衣，罗隐负冤于丹桂。由斯言之，可谓命通性能，岂曰性能命通者欤！苟佛于是，何奸宄乱常不有之矣！京兆府解试比同礼部三场试，巢寇之后，并只就一场耳。

海述解送

荆南解比号天荒。大中四年，刘蛻舍人以是府解及第。时崔魏公作镇，以破天荒钱七十万资蛻。蛻谢书略曰：“五十年来，自是人废；一千里外，岂曰天荒！”

争解元 叩贡院门求试后到附

同华解最推利市，与京兆无异，若首送，无不捷者。元和中，令狐文公镇三峰，时及秋赋，榜云：“特加置五场。”盖诗、歌、文、赋、帖经，为五场。常年以清要书题求荐者，率不减十数人，其年莫有至者。虽不远千里而来，闻是皆浸去，唯卢弘正尚书独诣华请试。公命供帐，酒馔侈靡于往时。华之寄客毕纵观于侧。弘正自谓独步文场。公命日试一场，务精不务敏也。弘正已试两场，而马植下解。植，将家子弟，从事辈皆窃笑。公曰：“此未可知。”既而试《登山采珠赋》。略曰：“文豹且异于骊龙，采斯疏矣；白石又殊于老蚌，剖莫得之。”公大伏其精当，遂夺弘正解元。后弘正自丞郎将判鹺，俄而为植所据。弘正以手札戏植曰：“昔日华元，已遭毒手；今来鹺务，又中老拳。”复日，试《破竹赋》。

咸通末，永乐崔侍中廉问江西，取罗邺为督邮，邺因主解试。时尹璞自远来求计偕，璞有文而使气，邺挟私黜之，璞大恚，怒疏邺云：“罗邺讳则，则可知也。”邺父则，为余杭盐铁小吏。

白乐天典杭州，江东进士多奔杭取解。时张祜自负诗名，以首冠为己任。既而徐凝后至。会郡中有宴，乐天讽二子矛盾。祜曰：“仆为解元，宜矣。”凝曰：“君有何嘉句？”祜曰：“甘露寺诗有‘日月光先到，山河势尽来。’又金山寺诗有‘树影中流见，钟声两岸闻。’”凝曰：“善则善矣，奈无野人句云‘千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祜愕然不对。于是一座尽倾。凝夺之矣。

大中中，纥干峻与魏铤争府元，而纥干屈居其下。翌日，铤暴卒。时峻父方镇南海，由是为无名子所谤，曰：“离南海之

日，应得数斤；当北阙之前，未消一捻。”因此峻兄弟皆罢举。

张又新时号张三头。进士状头，宏词敕头，京兆解头。

国朝自广明庚子之乱，甲辰，天下大荒，车驾再幸岐梁，道殣相望，郡国率不以贡士为意。江西钟传令公起于义聚，奄有疆土，充庭述职，为诸侯表式，而乃孜孜以荐贤为急务。虽州里白丁，片文只字求贡于有司者，莫不尽礼接之。至于考试之辰，设会供帐，甲于治平。行乡饮之礼，常率宾佐临视，拳拳然有喜色。复大会以饯之，筐篚之外，率皆资以桂玉。解元三十万，解副二十万，海送皆不减十万。垂三十载，此志未尝稍息。时举子有以公卿关节，不远千里而求首荐者，岁常不下数辈。

合淝李郎中群，始与杨衡、符载等，同隐庐山，号“山中四友”。内一人不记姓名。先是封川李相迁阁长，会有名郎出牧九江郡者，执辞之际，屡以文柄迎贺于公。公曰：“诚如所言，庐山处士四人，倘能计偕，当以到京兆先后为齿。”既，公果主文。于是拥旌旗，造柴关，激之而笑。时三贤皆胶固，唯合淝公年十八，矍然曰：“及其成功，一也！”遂束书就贡。比及京师，已锁贡院，乃捶院门请引见。公问其所止。答云：“到京后时，未遑就馆。”合淝神质瑰秀，主副为之动容。因曰：“不为作状头，便可延于吾庐矣。”杨衡后因中表盗衡文章及第，诣阙寻其人，遂举，亦及第。或曰：见衡业古调诗，其自负者，有“一一鹤声飞上天”之句。初遇其人颇愤怒，既而问曰：“且‘一一鹤声飞上天’在否？”前人曰：“此句知兄最惜，不敢辄偷。”衡笑曰：“犹可恕矣。”符载后佐李翱为江西副使，失意，去从刘辟。已上李群与杨衡、符载等事一节，事意、年代前后不相接，差互尤甚。

高贞公郢就府解后，时试官别出题目曰“沙洲独鸟赋”。郢援笔而成曰：“馱有飞鸟，在河之洲。一饮一啄，载沈载浮。

赏心利涉之地，浴质至清之流。”其年首送。

得失以道

李翱与弟正辞书，贞元末，正辞取京兆解，掾不送，翱故以书勉之。其书曰：“知汝京兆府取解，不得如其所怀，念勿在意。凡人之穷达，所遇亦各有时尔，何独至于贤丈夫而反无其时哉！此非吾人之所忧也。吾所忧者何？畏吾之道未到于天人之际耳。其心既自以为到，且无谬，则吾何往而不得所乐？何必与夫时俗之人同得失忧喜而动乎心？借如用汝之所知，分为十焉，用其九学圣人之道而和其心，使余者以与时进退俯仰，如可求也，则不啻富且贵也；如非吾力也，虽尽其十，只益动其心尔，安能有所得乎？汝勿信人号文章为一艺。夫所谓一艺者，乃时俗所好之文，或有盛名于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则仁义之辞也，恶得一艺而名之哉！仲尼、孟轲，没千余岁矣，吾不及见其人，能知其圣且贤者，以吾读其辞而得之者也。后来者不可期，安知其读吾辞者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亦未可诬也。夫性于仁义者，未见其无文也；有文而能到者，则吾未见其不力于仁义也。由仁义而后文者，性也；由文而后义者，习也。犹诚明之必相依尔。贵与富，在乎外者也，吾不能知其无也，非吾求而能至者也。吾何爱屑屑于其间哉！仁义与文章，生乎内者也，吾知其有也，吾能求而充之者也。吾何惧而不为哉！汝虽性过于人，然而未能浩浩于其心，吾故书其所怀以张汝，且以乐言吾道云尔。”

恚恨

大和初，李相回任京兆府参军，主试，不送魏相公暮，深衔

之。会昌中，回为刑部侍郎，暮为御史中丞，尝与次对官三数人候于衙门。暮曰：“某顷岁府解，蒙明公不送，何幸今日同集于此？”回应声答曰：“经，上呼如今也不送。”暮为之色变，益怀愤恚。后回谪牧建州，暮大拜，回有启状，暮悉不纳。既而回怒一衙官，决杖勒停建州，衙官能庇徭役，求隶籍者所费不下数十万，其人切恨停废。后因亡命至京师，接时相诉冤，诸相皆不问。会停午，憩于槐阴，颜色憔悴，傍人察其有私，诘之。其人具述本意，于是诲之曰：“建阳相公素与中书相公有隙，子盍诣之！”言讫，魏公导骑自中书而下；其人常怀文状，即如所诲，望尘而拜。导从问，对曰：“建州百姓诉冤。”公闻之，倒持麈尾，敲檐子门，令止；及览状，所论事二十余件，第一件取同姓子女入宅。于是为魏相极力锻成大狱。时李相已量移邓州刺史，行次九江，遇御史鞠，却回建阳，竟坐贬抚州司马，终于贬所。

卢吉州肇，开成中，就江西解试，为试官未送。肇有启谢曰：“巨鳌肩馘，首冠蓬山。”试官谓之曰：“昨某限以人数挤排，虽获申展，深惭名第奉浼，焉得翻有‘首冠蓬山’之谓？”肇曰：“必知明公垂问。大凡顽石处上，巨鳌戴之，岂非‘首冠’耶？”一座闻之大笑。

华良夫尝为京兆解，不送。良夫以书让试官曰：圣唐有天下，垂二百年；登进士科者，三千余人。良夫之族，未有登是科者，以此慨叹愤惋。从十岁读书，学为文章，手写之文，过于千卷。

王泠然与御史高昌字书曰：“仆之怪君甚久矣。不忆往日任宋城县尉乎？仆稍善文章，每蒙提奖，勤勤见过，又以齐毗，叨承恩顾，铭心在骨。复闻升进不出台省，当为风波可望，故

旧不遗。近者，伏承皇皇者华，出使江外，路次于宋，依然旧游，门生故人，动有十辈，蒙问及者众矣，未尝言泠然。明公纵欲高心，不垂半面，岂不畏天下窥公侯之浅深与？着绿袍，乘驄马，跽跽正色，谁敢直言？仆所以数日伺君，望尘而拜，有不平事，欲图于君，莫厌多言而彰公短也。先天年中，仆虽幼小，未闲声律，辄参举选。公既明试，量拟点额；仆之枉落，岂肯缄口！是则公之激仆，仆岂不知！公之辱仆，仆终不忘，其故亦上一纸书，蒙数遍读，重相摩奖，道有性灵云。某年来掌试，仰取一名，于是逡巡受命，匍匐而归，一年在长安，一年在洛下，一年坐家园。去年冬十月得送，今年春三月及第。往者虽蒙公不送，今日亦自致青云。天下进士有数，自河以北，唯仆而已。光华藉甚，不是不知，君须稍垂后恩，雪仆前耻；若不然，仆之方寸别有所施。何者？故旧相逢，今日之谓也。仆之困穷，如君之往昔；君之未遇，似仆之今朝。因斯而言，相去何远！君是御史，仆是词人，虽贵贱之间，与君隔阔；而文章之道，亦谓同声。而不可以富贵骄人，亦不可以礼义见隔。且仆家贫亲老，常少供养，兄弟未有官资，嗷嗷环堵，菜色相看，贫而卖浆。值天凉，今冬又属停选。试遣仆为御史，君在贫途，见天下文章，精神、气调得如王子者哉！实能忧其危，拯其弊。今公之富贵亦不可多得。意者，望御史今年为仆索一妇，明年为留心一官。幸有余力，何惜些些？此仆之宿憾，口中不言；君之此恩，顶上相戴。倘也贵人多忘，国士难期，使仆一朝出其不意，与君并肩台阁，侧眼相视，公始悔而谢仆，仆安能有色于君乎？仆生长草野，语诚触忤。并诗若干首，别来三日，莫作旧眼相看。山东布衣，不识忌讳。泠然顿首。”

论曰：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又曰：“求

己，不责于人。”君子振迹发身，咸覬善地。反之于己，何得丧之不常；望之于人，则爱憎之竞作。王泠然之负气，推命何疏；魏丞相之复仇，尤人太过。陵轹险诋，二子得之。有若李文公海弟之书，华良夫于时之启，所谓君子之儒也。徐凝、马植，岂非得之！且武当垂名于不朽，尹璞所谓虽文何益！后之学者，得不以为炯戒哉！

唐摭言卷三

散 序

定保生于咸通庚寅岁，时属南蛮骚动，诸道征兵，自是联翩，寇乱中土，虽旧第太平里，而迹未尝达京师。故治平盛事，罕得博闻；然以乐闻科第之美，尝谘访于前达间。如丞相吴郡公晟，翰林侍郎濮阳公融，恩门右省李常侍渥，颜夕拜尧，从翁丞相溥，从叔南海记室涣，其次同年卢十三延让、杨五十一赞图、崔二十七籍若等十许人，时蒙言及京华故事，靡不录之于心，退则编之于简策。始以进士宴游之盛。案李肇舍人《国史补》云：曲江大会比为下第举人，其筵席简率，器皿皆隔山抛之，属比之席地幕天，殆不相远。尔来渐加侈靡，皆为上列所据，向之下第举人，不复预矣。所以长安游手之民，自相鸠集，目之为“进士团”。初则至寡，洎大中、咸通已来，人数颇众。其有何士参者为之酋帅，尤善主张筵席。凡今年才过关宴，士参已备来年游宴之费，繇是四海之内，水陆之珍，靡不毕备。时号“长安三绝”。南院主事郑容，中书门官张良佐，并士参为“三绝”。团司所由百余辈，各有所主。大凡谢后便往期集院团司先于主司宅侧税一大第，与新人期集。院内供帐宴饌，甲于辇毂。其日，状元与同年相见后，便请一人为录事。旧例率以状元为录事。其余主宴、主酒、主乐、探花、主茶之类，咸以其日辟之。主两人，一人主饮妓。放榜后，大科头两人，第一部。小科头一人，第二部。常诘

旦至期集院；常宴则小科头主张，大宴则大科头。纵无宴席，科头亦逐日请给茶钱。平时不以数，后每人日五百文。第一部乐官科地每日一千，第二部五百，见烛皆倍，科头皆重分。逼曲江大会，则先牒教坊请奏，上御紫云楼，垂帘观焉。时或拟作乐，则为之移日。故曹松诗云：“追游若遇三清乐，行从应妨一日春。”敕下后，人置被袋，例以图障、酒器、钱绢实其中，逢花即饮。故张籍诗云：“无人不借花园宿，到处皆携酒器行。”其被袋，状元、录事同检点，阙一则罚金。曲江之宴，行市罗列，长安几于半空。公卿家率以其日拣选东床，车马阗塞，莫可殫述。洎巢寇之乱，不复旧态矣。

谢 恩

状元已下，到主司宅门下马，缀行而立，敛名纸通呈。入门，并叙立于阶下，北上东向。主司列席褥，东面西向。主事揖状元已下，与主司对拜。拜讫，状元出行致词，又退着行各拜，主司答拜。拜讫，主事云：“请诸郎君叙中外。”状元已下各各齿叙，便谢恩。余人如状元礼。礼讫，主事云：“请状元曲谢名第。第几人，谢衣钵。”“衣钵”谓得主司名第，其或与主司先人同名第，即谢衣钵，如践世科，即感泣而谢。谢讫，即登阶，状元与主司对坐。于时，公卿来看，皆南行叙坐；饮酒数巡，便起赴期集院。或云：此礼亦不常。即有，于都省致谢。公卿来看，或不坐而去。三日后，又曲谢。其日，主司方一一言及荐导之处，俾其各谢挈维之力。苟特达而取，亦要言之。

期 集

谢恩后，方诣期集院。大凡敕下已前，每日期集，两度诣

主司之门；然三日后，主司坚请已，即止。同年初到集所，团司、所由辈，参状元后，便参众郎君。拜讫，俄有一吏当中庭唱曰：“诸郎君就坐，只东双西。”其日醵罚不少。又出抽名纸钱，每人十千文。其敛名纸，见状元。俄于众中募抽三五个，便出此钱铺底，一自状元已下，每人三十千文。

点检文书

状元、录事具启事取人数，主司于其间点请三五人工于八韵、五言者。或文字乖讹，便在点窜矣。大约避庙讳、御名、宰相讳。然三十所制，分为两卷，以金铜轴头、青缥首进上。

过堂

其日，团司先于光范门里东廊供帐备酒食。同年于此候宰相上堂后参见。于时，主司亦召知闻三两人，会于他处。此筵罚钱不少。宰相既集，堂吏来请名纸。生徒随座主过中书，宰相横行，在都堂门里叙立。堂吏通云：“礼部某姓侍郎，领新及第进士见相公。”俄有一吏抗声屈主司，乃登阶长揖而退，立于门侧，东向，前后状元已下叙立于阶上。状元出行致词云：“今日，礼部放榜，某等幸忝成名，获在相公陶铸之下，不任感惧。”在左右下，即云庆惧。言讫，退揖。乃自状元已下，一一自称姓名。称讫，堂吏云：“无客。”主司复长揖，领生徒退诣舍人院。主司褰简，舍人公服鞞鞋，延接主司。然舍人礼貌谨敬有加。随事叙杯酒，列于阶前，铺席褥，请舍人登席。诸生皆拜，舍人答拜。状元出行致词，又拜，答拜如初。便出于廊下，候主司出，一揖而已。当时诣宅谢恩，便致饮席。

关 试

吏部员外，其日于南省试判两节。诸生谢恩。其日称门生，谓之“一日门生”。自此方属吏部矣。

宴 名

大相识主司在具庆。次相识主司在偏侍。小相识主司有兄弟。闻喜敕士宴。樱桃 月灯 打球 牡丹 看佛牙每人二千以上。佛牙楼，宝寿、定水、庄严皆有之，宝寿量成佛牙，用水精函子盛。银菩萨捧之，然得一僧跪捧菩萨。多是僧录或首座方得捧之矣。关宴此最大宴，亦谓之“离筵”，备述于前矣。

今年及第明年登科

郭代公十八擢第；其年冬，制入高等。

何扶，太和九年及第；明年，捷三篇，因以一绝寄旧同年曰：“金榜题名墨尚新，今年依旧去年春。花间每被红妆问：何事重来只一人？”

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纪

进士题名，自神龙之后，过关宴后，率皆期集于慈恩塔下题名。故贞元中，刘太真侍郎试慈恩寺望杏园花发诗。会昌三年，赞皇公为上相，其年十一月十九日，敕谏议大夫陈商守本官，权知贡举。后因奏对不称旨，十二月十七日，宰臣遂奏：依前命左仆射兼太常卿王起主文。二十二日，中书覆奏：“奉宣旨，不欲令及第进士呼有司为座主，趋附其门。兼题名、局席等条疏进来者。伏以国家设文学之科，求贞正之士，所宜行

敦风俗，义本君亲，然后申于朝廷，必为国器。岂可怀赏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谓门生，遂成胶固。所以时风浸薄，臣节何施？树党背公，靡不由此。臣等商量，今日已后，进士及第任一度参见有司，向后不得聚集参谒，及于有司宅置宴。其曲江大会朝官及题名、局席，并望勒停。缘初获美名，实皆少隳；既遇春节，难阻良游。三五人自为宴乐，并无所禁，唯不得聚集同年进士，广为宴会。仍委御史台察访闻奏。谨具如前。”奉敕：“宜依。”于是向之题名，各尽削去。盖赞皇公不由科第，故设法以排之。洎公失意，悉复旧态。

曲江游赏，虽云自神龙以来，然盛于开元之末。何以知之？案实录：天宝元年，敕以太子太师萧嵩私庙逼近曲江，因上表请移他处，敕令将士为嵩营造。嵩上表谢，仍让令将士创造。敕批云：“卿立庙之时，此地闲僻；今傍江修筑，举国胜游。与卿思之，深避喧杂。事资改作，遂命官司。承已拆除，终须结构。已有处分，无假致辞！”

萧颖士开元二十三年及第，恃才傲物，复无与比。常自携一壶，逐胜郊野。偶憩于逆旅，独酌独吟。会风雨暴至，有紫衣老父，领一小童避雨于此。颖士见其散冗，颇肆陵侮。逡巡，风定雨霁，车马卒至，老父上马呵殿而去。颖士仓忙覘之，左右曰：“吏部王尚书也。”颖士常造门，未之面，极所惊愕。明日，具长笺，造门谢。尚书命引至庑下，坐而责之，且曰：“所恨与子非亲属，当庭训之耳。”复曰：“子负文学之名，倨忽如此，止于一第乎！”颖士终于扬州功曹。

小归尚书榜，裴起部与邠之李抟先辈旧友。抟以诗贺廷裕曰：“铜梁千里曙云开，仙笈新从紫府来。天上也张新羽翼，世间无复旧尘埃。嘉祯果中君平卜，贺喜须斟卓氏杯。应笑

戎藩刀笔吏，至今泥滓曝鱼鳃。”既而复以二十八字谑之曰：“曾随风水化凡鳞，安上门前一字新。闻道蜀江风景好，不知何似杏园春？”裴有六韵答曰：“何劳问我成都事，亦报君知便纳降。蜀柳笼堤烟矗矗，海棠当户燕双双。富春不并穷师子，濯锦全胜旱曲江。高卷绛纱杨氏宅，时主文寓杨子巷，故有此句。半垂红袖薛涛窗。浣花泛鹤诗千首，静众寻梅酒百缸。若说弦歌与风景，主人兼是碧油幢。”

大和二年，崔郾侍郎东都放榜，西都过堂。杜牧有诗曰：“东都放榜未花开，三十三人走马回。秦地少年多酿酒，却将春色入关来。”

胡证尚书质状魁伟，膂力绝人，与裴晋公度同年。度尝狎游，为两军力人十许辈陵轹，势甚危窘。度潜遣一介求救于证。证衣皂貂金带，突门而入。诸力士睨之失色。证饮后到酒，一举三钟，不啻数升，杯盘无余沥。逡巡，主人上灯，证起取铁灯台，摘去枝叶，而合其跗，横置膝上，谓众人曰：“鄙夫请非次改令，凡三钟引满一遍，三台酒须尽，仍不得有滴沥。犯令者一铁蹄。”自谓灯台。证复举三钟。次及一角牴者，凡三台三遍，酒未能尽，淋漓逮至并座。证举蹄将击之。群恶皆起设拜，叩头乞命，呼为神人。证曰：“鼠辈敢尔，乞汝残命！”叱之令去。

崔沆及第年为主罚录事。同年卢彖附近关宴，坚请假往洛下拜庆：既而淹缓久之。及同年宴于曲江亭子，彖以雕轝载妓，微服鞞鞞，纵观于侧。遂为团司所发。沆判之，略曰：“深掩席帽，密映毡车。紫陌寻春，便隔同年之面；青云得路，可知异日之心。”

咸通中，进士及第过堂后，便以骡从，车服侈靡之极，稍不

中式，则重加罚金。蒋泳以故相之子，少年擢第。时家君任太常卿，语泳曰：“尔门绪孤微，不宜从世禄所为，先纳罚钱，慎勿以骤从也。”

卢文焕，光化二年状元及第，颇以宴馔为急务，常俯关宴。同年皆患贫，无以致之。一旦，给以游齐国公亭子，既至，皆解带从容。文焕命团司牵驴。时柳璨告文焕以驴从非己有。文焕曰：“‘药不瞑眩，厥疾弗瘳！’”璨甚衔之。居四年，璨登庸。文焕忧戚日加。璨每遇之，曰：“‘药不瞑眩，厥疾弗瘳！’”

曲江亭子，安、史未乱前，诸司皆列于岸浒；幸蜀之后，皆烬于兵火矣，所存者唯尚书省亭子而已。进士关宴，常寄其间。既彻馔，则移乐泛舟，率为常例。宴前数日，行市骈阗于江头。其日，公卿家倾城纵观于此，有若中东床之选者，十八九钿车珠鞍，栉比而至。或曰：乾符中，薛能尚书为大京兆，杨知至侍郎将携家人游，致书于能，假舫子。先是舫子已为新人所假。能答书云：“已为三十子之鸠居矣。”知至得书，怒曰：“昨日郎吏，敢此无礼！”能自吏部郎中拜京兆少尹，权知大尹。开成五年，乐和李公榜，于时上在谅暗，故新人游赏，率常雅饮。诗人赵嘏寄赠曰：“天上高高月桂丛，分明三十一枝风。满怀春色向人动，遮路乱花迎马红。鹤驭回飙云雨外，兰亭不在管弦中。居然自是前贤事，何必青楼倚翠空？”

宝历年中，杨嗣复相公具庆下继放两榜。时先仆射自东洛入覲，嗣复率生徒迎于潼关。既而大宴于新昌里第，仆射与所执坐于正寝，公领诸生翼坐于两序。时元、白俱在，皆赋诗于席上。唯刑部杨汝士侍郎诗后成。元、白览之失色。诗曰：“隔坐应须赐御屏，尽将仙翰入高冥。文章旧价留鸾掖，桃李新阴在鲤庭。再岁生徒陈贺宴，一时良史尽传馨。当年疏傅

虽云盛，讵有兹筵醉醪醕！”汝士其日大醉，归谓子弟曰：“我今日压倒元、白。”

大顺中，王涣自左史拜考功员外；同年李德邻自右史拜小戎，赵光允自补袞拜小仪，王拯自小版拜少勋。涣首唱长句感恩，上裴公曰：“青衿七十榜三年，建礼含香次第迁。珠彩乍连星错落，桂花曾对月婵娟。玉经磨琢多成器，剑拔沉埋便倚天。应念衔恩最深者，春来为寿拜尊前。”裴公答曰：“谬持文柄得时贤，粉署清华次第迁。昔岁策名皆健笔，今朝称职并同年。各怀器业宁推让，俱上青霄岂后先！何事老来犹赋咏，欲将酬和永留传。”

王起于会昌中放第二榜，内道场诗僧广宣以诗寄贺曰：“从辞凤阁掌丝纶，便向青云领贡宾。再辟文场无枉路，两开金榜绝冤人。眼看龙化门前水，手放莺飞谷口春。明日定归台席去，鹤鹑原上共陶钧。”起答曰：“延英面奉入青闱，亦选功夫亦选奇。在治只求金不耗，用心空学秤无私。龙门变化人皆望，莺谷飞鸣自有时。独喜向公谁是证，弥天上士与新诗。”

周墀任华州刺史，武宗会昌三年，王起仆射再主文柄，墀以诗寄贺，并序曰：“仆射十一叔以文学德行，当代推高。在长庆之间，春闱主贡，采摭孤进，至今称之。近者，朝廷以文柄重难，将抑浮华，详明典实，繇是复委前务。三领贡籍，迄今二十二年于兹，亦缙绅儒林罕有如此之盛。况新榜既至，众口称公。墀忝沐深恩，喜陪诸彦，因成七言四韵诗一首，辄敢寄献，用导下情，兼呈新及第进士：文场三化鲁儒生，二十余年振重名。曾忝木鸡夸羽翼，又陪金马入蓬瀛。墀初年《木鸡赋》及第，常陪仆射守职内庭。虽欣月桂居先折，更羨春兰最后荣。欲到龙门看风水，关防不许暂离营。”时诸进士皆贺。起答曰：“贡院离

来二十霜，谁知更忝主文场。杨叶纵能穿旧的，桂枝何必爱新香！九重每忆同仙禁，六义初吟得夜光。莫道相知不相见，莲峰之下欲征黄。”

王起门生一榜二十二人和周墀诗：

嵩高降德为时生，洪笔三题造化名。凤诏仁归专北极，骊珠搜得尽东瀛。褒衣已换金章贵，禁掖曾随玉树荣。明日定知同相印，青衿新列柳间营。卢肇，字子发。

公心独立副天心，三辖春闱冠古今。兰署门生皆入室，莲峰太守别知音。同升翰苑时名重，遍历朝端主意深。新有受恩江海客，坐听朝夕继为霖。丁棱，字子威。

三年竭力向春闱，塞断浮华众路歧。盛选栋梁称昔日，平均雨露及明时。登龙旧美无斜径，折桂新荣尽直枝。莫道只陪金马贵，相期更在凤凰池。姚鹄，字居云。

昔年桃李已滋荣，今日兰荪又发生。葑菲采时皆有道，权衡分处且无情。叨陪鸳鹭朝天客，共作门阑出谷莺。何事感恩遍觉重？忽闻金榜扣柴荆。退之自顾微劣，始不敢有叨窃之望，策试之后，遂归盘屋山居。不期一旦进士团遣人赍榜，扣关相报，方知忝幸矣。高退之，字遵圣。

当年门下化龙成，今日余波进后生。仙籍共知推丽则，禁垣同得荐嘉名。桃溪早茂夸新萼，菊圃初开耀晚英。谁料羽毛方出谷，许教齐和九皋鸣。孟球，字廷玉。

孔门频建铸颜功，紫绶青衿感激同。一篲勤劳成太华，三年恩德重维嵩。杨随前辈穿皆中，桂许平人折欲空。惭和周郎应见顾，感知大造意无穷。刘耕，字遵益。

常将公道选群生，犹被春闱屈重名。文柄久持殊岁纪，恩门三启动寰瀛。云霄幸接鸳鸾盛，变化欣同草木荣。乍得阳

和如细柳，参差长近亚夫营。裴翻，字云章。

满朝簪绂半门生，又见新书甲乙名。孤进自今开道路，至公依旧振寰瀛。云飞太华清词著，花发长安白屋荣。忝受恩光同上客，唯将报德是经营。樊骥，字彦龙。

满朝朱紫半门生，新榜劳人又得名。国器旧知收片玉，朝宗转觉集登瀛。同升翰苑三年美，继入花源九族荣。共仰莲峰听雪唱，欲赓仙曲意怔营。崔轩，字鸣冈。

一振声华入紫微，三开秦镜照春闱。龙门旧列金章贵，莺谷新迁碧落飞。恩感风雷皆变化，诗裁锦绣借光辉。谁知散质多荣忝，鸳鹭清尘接布衣。蒯希逸，字大隐。

龙门一变荷生成，况是三传不朽名。美誉早闻喧北阙，颓波今见走东瀛。鸳行既接参差影，鸡树仍同次第荣。从此青衿与朱紫，升堂侍宴更何营？林滋，字后象。

恩光忽逐晓春生，金榜前头忝姓名。三感至公裨造化，重扬文德振寰瀛。仁为霖雨曾相贺，半在云霄觉更荣。何处新诗添照灼？碧莲峰下柳间营。李仙古，字垂后。

二十二年文教主，三千上士满皇州。独陪宣父蓬瀛奏，方接颜生鲁卫游。多羨龙门齐变化，屡看鸡树第名流。升堂何处最荣美？朱紫环尊几献酬。黄颇，字无颇。

三开文镜继芳声，暗指云霄接去程。会压洪波先得路，早升清禁共垂名。莲峰对处朱轮贵，金榜传时玉韵成。更许下才听白雪，一枝今过郾谿荣。张道符，字梦锡。

常将公道选诸生，不是鸳鸿不得名。天上宴回联步武，禁中麻出满寰瀛。簪裾尽过前贤贵，门馆仍叨后学荣。看着凤池相继入，都堂那肯滞关营？邱上卿，字陪之。

重德由来为国生，五朝清显冠公卿。风波久仁济川楫，羽

翼三迁出谷莺。绛帐青衿同日贵，春兰秋菊异时荣。孔门弟子皆贤哲，谁料穷儒忝一名！石贯，字总之。

文学宗师心称平，无私三用佐贞明。恩波旧是仙舟客，德宇新添月桂名。兰署崇资金印重，莲峰高唱玉音清。羽毛方荷生成力，难继鸾凰上汉声。李潜，字德隐。

科文又主守初时，光显门生济会期。美擅东堂登甲乙，荣同内署待恩私。群莺共喜新迁木，双凤皆当即入池。别有倍深知感士，曾经两度得芳枝。孟宁，字处中。

儒雅皆传德教行，几敦浮俗赞文明。龙门昔上波涛远，禁署同登渥泽荣。虚散谬当陪杞梓，后先宁异感生成？时方侧席征贤急，况说歌谣近帝京！唐思言，字子文。

圣朝文德最推贤，自古儒生少比肩。再启龙门将二纪，两司莺谷已三年。蓬山皆美齐荣贵，金榜谁知忝后先。正是感恩流涕日，但思旌旆碧峰前。左牢，字德胶。

春闱帝念主生成，长庆公闻两岁名。有诏赤心分雨露，无私和气浹寰瀛。龙门乍出难胜幸，鸳侣先行是最荣。遥仰高峰看白雪，多惭属和意屏营。王甚夷，字无党。

长庆曾收间世英，早居台阁冠公卿。天书再受恩波远，金榜三开日月明。已见差肩趋翰苑，更期联步掌台衡。小儒谬迹云霄路，心仰莲峰望太清。金厚载，字化光。

曹汾尚书镇许下，其子希幹及第，用钱二十万。榜至镇，开贺宴日，张之于侧。时进士胡铨有启贺，略曰：“桂枝折处，著莱子之采衣；杨叶穿时，用鲁连之旧箭。”汾之名第同故也。又曰：“一千里外，观上国之风光；十万军前，展长安之春色。”

杨汝士尚书镇东川，其子如温及第。汝士开家宴相贺，营妓咸集。汝士命人与红绡一匹。诗曰：“郎君得意及青春，蜀

国将军又不贫。一曲高歌绫一匹，两头娘子谢夫人。”

华州榜，薛侍郎诸门生诗曰：“时君过听委平衡，粉署华灯到晓明。开卷固难窥浩汗，执心空欲慕公平。机云笔舌临文健，沈宋篇章发韵清。自笑观光浑昨日，披心争不愧群生！”

卢相国钧初及第，颇窘于牵费。俄有一仆愿为月佣，服饰鲜絮，谨干不与常等。睹钧褊乏，往往有所资。时俯及关宴，钧未办醪率，忧形于色。仆辄请罪，钧具以实告。对曰：“极细事耳。郎君可以处分，最先合勾当何事？”钧初疑其妄，既而将覘之，给谓之曰：“尔若有伎，吾当主宴，第一要一大第为备宴之所，次则徐图。”其仆唯而去，顷刻乃回白钧曰：“已税得宅矣，请几郎检校。”翌日，钧强往看之，既而朱门甲第拟于宫禁。钧不觉欣然，复谓曰：“宴处即大如法，此尤不易张陈。”对曰：“但请选日，启闻侍郎张陈。某请专掌。”钧始虑其非，反覆诘问，但微笑不对。或意其非常人，亦不固于猜疑。既宴除之日，钧止于是。俄睹幕帘茵毯，华焕无比，此外松竹、花卉皆称是，钧之醪率毕至。由是公卿间靡不夸诧。诘朝，其仆请假，给还诸色假借什物，因之一去不返。逮旬日，钧异其事，驰往旧游访之，则向之花竹一无所有，但见颓垣坏栋而已。议者以钧之仁，感通神明，故为曲赞一春之盛，而成终身之美。卢肃，钧之孙，贞简有祖风，光化初，华州行在及第。洎大寇犯阙，二十年缙绅靡不褊乏。肃始登第，俄有李鸿者造之，愿佣力。鸿以锥刀，暇日往往反资于肃，此外未尝以所须为意。肃有旧业在南阳，常令鸿征租，皆如期而至，往来千里，而未尝侵费一金。既及第，鸿奔走如初。及一春事毕，鸿即辞去。

新进士尤重樱桃宴。乾符四年，永宁刘公第二子覃及第。时公以故相镇淮南，敕邸吏日以银一铤资覃醪罚，而覃所费往

往数倍。邸吏以闻，公命取足而已。会时及荐新状元，方议醪率，覃潜遣人厚以金帛预购数十硕矣。于是独置是宴，大会公卿。时京国樱桃初出，虽贵达未适口，而覃山积铺席，复和以糖酪者，人享蛮榼一小盎，亦不啻数升。以至参御辈，靡不沾足。

罗玠，贞元五年及第关宴，曲江泛舟，舟沉，玠以溺死。后有关试前卒者，谓之“报罗”。

宣慈寺门子，不记姓氏，酌其人，义侠之徒也。咸通十四年，韦昭范先辈登第，昭范乃度支侍郎杨严懿亲。宴席间，帘幕、器皿之类皆假于计司，杨公复遣以使库供借。其年三月中，宴于曲江亭，供帐之盛，罕有伦拟。时饮兴方酣，俄睹一少年，跨驴而至，骄悖之状，旁若无人。于是俯逼筵席，张目，引颈及肩，复以巨箠振筑佐酒，谑浪之词，所不忍聆。诸君子骇愕之际，忽有于众中批其颊者，随手而坠，于是连加毆击，复夺所执箠，箠之百余。众皆致怒，瓦砾乱下，殆将毙矣。当此之际，紫云楼门轧开，有紫衣从人数辈驰告曰：“莫打！莫打！”传呼之声相续。又一中贵，驱殿甚盛，驰马来救。门子乃操箠迎击，中者无不面仆于地，敕使亦为所箠。既而奔马而返，左右从而俱入，门亦随闭而已。座内甚欣愧，然不测其来，仍虑事连宫禁，祸不旋踵；乃以缗钱、束素，召行毆者讯之曰：“尔何人？与诸郎君谁素，而能相为如此？”对曰：“某是宣慈寺门子，亦与诸郎君无素，第不平其下人无礼耳。”众皆嘉叹，悉以钱帛遗之。复相谓曰：“此人必须亡去，不则当为擒矣。”后旬朔，座中宾客多有假途宣慈寺门者，门子皆能识之，靡不加敬，竟不闻有追问之者。

裴思谦状元及第后，作红笺名纸十数，诣平康里，因宿于

里中。诘旦，赋诗曰：“银缸斜背解鸣珰，小语偷声贺玉郎。从此不知兰麝贵，夜来新惹桂枝香。”

郑合敬先辈及第后，宿平康里，诗曰：“春来无处不闲行，楚闰相看别有情。好是五更残酒醒，时时闻唤状头声。”楚娘，闰娘，妓之尤者。

卢肇，袁州宜春人；与同郡黄颇齐名。颇富于产，肇幼贫乏。与颇赴举，同日遵路，郡牧于离亭饯颇而已。时乐作酒酣，肇策蹇邮亭侧而过；出郭十余里，驻程俟颇为侣。明年，肇状元及第而归，刺史已下接之，大惭恚。会延肇看竞渡，于席上赋诗曰：“向道是龙刚不信，果然衔得锦标归。”锦标，船头所得。

薛监晚年厄于宦途，尝策羸赴朝，值新进士榜下，缀行而出。时进士团所由辈数十人，见逢行李萧条，前导曰：“回避新郎君！”逢輶然，即遣一介语之曰：“报道莫贫相！阿婆三五少年时，也曾东涂西抹来。”

许昼者，睢阳人也，薄攻五字诗。天复四年，大驾东幸，驻蹕甘棠。昼于此际及第。梁太祖长子，号大卿郎君者，常与昼属和。昼以卿为奥主，随驾至洛下，携同年数人，醉于梁祖私第，因折牡丹十许朵。主吏前白云：“凡此花开落，皆籍其数申令公，秀才奈何恣意攀折！”昼慢骂久之。主吏衔之，潜遣一介驰报梁祖。梁祖闻之，颇睚眦，独命械昼而献。于时，大卿窃知，间道先遣使至。昼遂亡命河北，莫知所止。

郑光业新及第年，宴次，有子女卒患心痛而死，同年皆惶骇。光业撤筵中器物，悉授其母，别征酒器，尽欢而散。

乾符四年，诸先辈月灯阁打球之会，时同年悉集。无何，为两军打球，军将数辈，私较于是。新人排比既盛，勉强迟留，用抑其锐。刘覃谓同年曰：“仆能为群公小挫彼骄，必令解去，

如何？”状元已下应声请之。覃因跨马执杖，跃而揖之曰：“新进士刘覃拟陪奉，可乎？”诸辈皆喜。覃驰骤击拂，风驱电逝，彼皆愕视。俄策得球子，向空磔之，莫知所在。数辈惭沮，俛俛而去。时阁下数千人因之大呼笑，久而方止。

咸通十三年三月，新进士集于月灯阁为蹙鞠之会。击拂既罢，痛饮于佛阁之上，四面看棚栳比，悉皆褰去帷箔而纵观焉。先是饮席未合，同年相与循槛肆览。邹希回者，年七十余，榜末及第。时同年将欲即席，希回坚请更一巡历。众皆笑。或谑之曰：“彼亦何敢望回！”

大中十年，郑颢都尉放榜，请假往东洛覲省，生徒饯于长乐驿。俄有纪于屋壁曰：“三十骅骝一哄尘，来时不锁杏园春。杨花满地如飞雪，应有偷游曲水人。”

乾符丁酉岁，关宴甲于常年。有温定者，久困场屋，坦率自恣，尤愤时之浮薄，设奇以侮之。至其日，蒙衣肩舆，金翠之饰，复出于众，侍婢皆称是，徘徊于柳阴之下。俄顷，诸公自露棚移乐登鹞首，既而谓是豪贵，其中姝丽，因遣促舟而进，莫不注视于此，或肆调谑不已。群兴方酣，定乃于帘间垂足，定膝胫伟而毳。众忽睹之，皆掩袂，亟命回舟避之。或曰：“此必温定矣！”

乾宁末，驾幸三峰，太子太师卢知猷于西溪亭子赴进士关宴，因谓前达曰：“老夫似这关宴，至今相继赴三十个矣！”

李峒及第，在偏侍下，俯逼起居宴，霖雨不止，遣赁油幕以张去之。峒先人旧庐升平里，凡用钱七百缗，自所居连亘通衢，殆足一里。余参馭辈不啻千余人。鞞马车舆，阗咽门巷。来往无有沾濡者，而金碧照耀，颇有嘉致。峒时为丞相韦都尉所委，干预政事，号为“李八郎”。其妻又南海韦宙女。宙常资

之，金帛不可胜纪。

神龙已来，杏园宴后，皆于慈恩寺塔下题名。同年中推一善书者纪之。他时有将相，则朱书之。及第后知闻，或遇未及第时题名处，则为添“前”字。或诗曰：“曾题名处添前字，送出城人乞旧诗。”

苗台符六岁能属文，聪悟无比；十余岁博览群籍，著《皇心》三十卷，年十六及第。张读亦幼擅词赋，年十八及第。同年进士，同佐郑薰少师宣州幕。二人尝列题于西明寺之东庑。或窃注之曰：“一双前进士，两个阿孩儿。”台符，十七，不禄；读，位至正卿。

李汤题名于昭应县楼，韦蟾睹之，走笔留谑曰：“渭水秦川拂眼明，希仁何事寡诗情？只应学得虞姬婿，书字才能记姓名。”

裴晋公赴敌淮西，题名华岳之阙门。大顺中，户部侍郎司空图以一绝纪之曰：“岳前大队赴淮西，从此中原息战鞞。石阙莫教苔藓上，分明认取晋公题。”

白乐天一举及第，诗曰：“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乐天时年二十七。省试《性习相近远赋》，《玉水记方流》诗，携之谒李凉公逢吉。公时为校书郎，于时将他适。白遽造之，逢吉行携行看，初不以为意；及览赋头，曰：“噫！下自人上，达由君成；德以慎立，而性由习分。”逢吉大奇之，遂写二十余本。其日，十七本都出。

论曰：科第之设，沿革多矣。文皇帝拨乱反正，特盛科名，志在牢笼英彦。迩来林栖谷隐，栝比鳞差，美给华资，非第勿处；雄藩剧郡，非第勿居。斯乃名实相符，亨达自任，得以惟圣作则，为官择人。有其才者，靡捐于瓮牖绳枢；无其才者，诘系

于王孙公子！莫不理推画一，时契大同。垂三百年，擢士众矣。然此科近代所美。知其美之所美者，在乎端己直躬，守而勿失；昧其美之所美者，在乎贪名巧宦，得之为荣。噫！大圣设科，以广其教，奈何味道由径，未旋踵而身名俱泯，又何科第之庇乎！矧诸寻芳逐胜，结友定交，竞车服之鲜华，骋杯盘之意气，沽激价誉，比周行藏。始胶漆于群强，终短长于逐末。乃知得失之道，坦然明白。丘明所谓“求名而亡，欲盖而彰。”苟有其实，又何科第之阙欤！

唐摭言卷四

节 操

裴晋公质状眇小，相不入贵，既屡屈名场，颇亦自惑。会有相者在洛中，大为缙绅所神。公时造之问命。相者曰：“郎君形神稍异于人，不入相书。若不至贵，即当饿死，然今则殊未见贵处。可别日垂访，勿以蔬粝相鄙。候旬日，为郎君细看。”公然之，凡数往矣。无何，阻朝客在彼，因退游香山佛寺，徘徊廊庑之下。忽有一素衣妇人，致一缁绶于僧伽和尚栏楯之上，祈祝良久，复取笈掷之，叩头瞻拜而去。少顷，度方见其所致，意彼遗忘，既不可追，然料其必再至，因为收取。踌躇至暮，妇人竟不至，度不得已，携之归所止。诘旦，复携就彼。时寺门始辟，俄睹向者素衣疾趋而至，逡巡抚膺惋叹，若有非横。度从而讯之。妇人曰：“新妇阿父无罪被系，昨告人，假得玉带二；犀带一，直千余缗，以赂津要。不幸遗失于此。今老父不测之祸无所逃矣！”度恍然，复细诘其物色，因而授之。妇人拜泣，请留其一。度不顾而去。寻诣相者，相者审度声色顿异，大言曰：“此必有阴德及物！此后前途万里，非某所知也。”再三诘之，度偶以此言之。相者曰：“只此便是阴功矣，他日无相忘！勉旃，勉旃！”度果位极人臣。

卢大郎补阙，卢名上字与仆家讳同，下字曰晖。升平郑公之甥也。晖少孤，长于外氏，愚常海之举进士。咸通十一年初，举

广明，庚子岁，遇大寇犯阙，窜身南服。时外兄郑续镇南海，晖向与续同庠序。续仕州县官，晖自号白衣卿相。然二表俱为愚钟爱。尔来未十稔，续为节行将，晖乃穷儒，复脱身虎口，挈一囊而至。续待之甚厚。时大驾幸蜀，天下沸腾，续勉之出处，且曰：“人生几何，苟富贵可图，何须一第耳！”晖不答。复请宾佐诱激者数四，复虚右席以待晖。晖因曰：“大朝设文学之科以待英俊，如晖能否，焉敢期于饔餐！然闻昔舅氏所勸，常以一第见勉。今旧馆寂寥，奈何违宿昔之约！苟白衣歿世，亦其命也；若见利改途，有死不可！”续闻之，加敬。自是龙钟场屋复十许岁，大顺中，方为宏农公所擢，卒于右袞。

孙泰，山阳人，少师皇甫颖，操守颇有古贤之风。泰妻即姨妹也。先是姨老矣，以二子为托，曰：“其长损一目，汝可娶其女弟。”姨卒，泰娶其姊。或诘之，泰曰：“其人有废疾，非泰不可适。”众皆伏泰之义。尝于都市遇铁灯台，市之，而命洗刷，却银也，泰亟往还之。中和中，将家于义兴，置一别墅，用缗钱二百千。既半授之矣，泰游吴兴郡，约回日当诣所止。居两月，泰回，停舟徒步，复以余资授之，俾其人他徙。于时，睹一老嫗，长恸数声，泰惊悸，召诘之。嫗曰：“老妇常逮事翁姑于此，子孙不肖，为他人所有，故悲耳！”泰恻然久之，因给曰：“吾适得京书，已别除官，固不可驻此也，所居且命尔子掌之。”言訖，解维而逝，不复返矣。子展，进士及第，入梁为省郎。

论曰：范宣之三立，德居其首；夫子之四科，行在其先。矧乃五常者，总之于仁；百虑者，试之于利。祸福不能回至德，贫富不能窥至仁。夫炯戒之伦，而穷达不侔者，其惟命与！苟届诸道，又何穷达之异致矣！

与恩地旧交

刘虚白与太平裴公早同砚席。及公主文，虚白犹是举子。试杂文日，帘前献一绝句曰：“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灯烛一般风。不知岁月能多少，犹着麻衣待至公。”

孟荣年长于小魏公。放榜日，荣出行曲谢。沆泣曰：“先辈，吾师也。”沆泣，荣亦泣。荣出入场籍三十余年。

长孙籍与张公旧交。公兄呼籍。公尝讽其改图。籍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师友

李华以文学名重于天宝末。至德中，自前司封员外，起为相国李梁公峴从事，检校吏部员外。时陈少游镇淮阳，尤仰公之名。一旦，城门吏报华入府，少游大喜，簪笏待之。少顷，复曰：“云已访萧公功曹矣。”即颖士也。

卢江何长师，赵郡李华，范阳卢东美，少与韩衢为友，江淮间号曰“四夔”。

裴佶字弘正，宰相耀卿之孙，吏部郎中综之子，卒于工部尚书。郑余庆请先行朋友服，私谥曰“贞”，子曰泰章。

乔潭，天宝十三年及第，任陆浑尉。时元鲁山客死是邑，潭减俸礼葬之，复恤其孤。李华《三贤论》曰：“潭，昂之孙，有古人风。”李华称元德秀、张友略：“志如《道德》，行如经术。”

贞元十二年，李肇以大宏词振名，与李敏同姓，同年，同登第，又同甲子，及第时俱二十五岁。又同门。肇尝答行敏诗曰：“因缘三纪异，契分四般同。”

陇西李舟与齐相国映友善，映为将相，舟为布衣，而舟致

书于映，以交不以贵也。时映左迁于夔，舟书曰：“三十三官足下：近年已来，宰臣当国，多与故人礼绝。仆以礼处足下，则足下长者，仆心未忍；欲以故人处足下，则虑悠悠之人，以仆为诡。我欲修书，逡巡至今，忽承足下出守夔国，于苍生之望，则为不幸；为足下谋之，则名遂身退，斯又为准。仆昧时者，谨以为贺。但鄱阳、云安，道阻且长，音尘寂蔑，永以增叹。仆所疾沈痼，方率子弟力农，为世疏矣，足下亦焉能不疏仆耶！足下素达，仆所知之，其于得丧，固怡如也。然朝臣如足下寡矣，明王岂当不察之耶！惟强饭自爱。珍重，珍重！”

李华祭萧颖士文：“维乾元三年二月十日，孤子赵郡李华以清酌之奠，敬祭于亡友故杨府功曹兰陵萧公之灵：呜呼茂挺，平生相知，情体如一；岁月之别，俄成古今。天乎丧予，此痛何极！华衅罚深重，艰难所钟，殊方永慕，触目号裂，途穷易感，况哭故人。以足下才为挺生，名盖天下，道孤命屈，沦厄终身。避乱全絜，忠也；冒危迁祔，孝也。有王佐之才，先师之训，而歿于道路，何负于天乎？痛哉！华畴昔之岁，幸忝周旋，足下不弃愚劣，一言契合，古称管、鲍、今则萧、李，有过必规，无文不讲。知名当世，实类无人，循环往复，何日忘此！存实等泣血千里，羈旅相依；闻其一哀，心骨皆断。夫痛之至者，言不能宣，虽欲寄词，祇益填塞。茂挺，君其降灵！尚享！”

韩文公瘞砚文：“陇西李元宾始从进士，贡在京师，或貽之砚。四年，悲欢否泰，未尝废用。凡与之试艺春官，实二年登上第。行于褒谷间，役者误坠之地，毁焉。乃匣归，埋于京师里中。昌黎韩愈，其友人也，赞而识之：土乎成质，陶乎成器。复其质非生死，类全斯用，毁不忍弃，埋而识之仁之义。砚乎砚乎瓦砾异！”

杜工部交郑广文,尝以诗赠虔曰:“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甲第纷纷厌梁肉,广文先生饭不足。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过屈宋。德尊一代常壑坎,名垂万古知何用!杜陵野老人更嗤,短褐身窄鬓如丝。日采太仓五升米,时赴郑老同襟期。得钱即相觅,沽酒不复疑。忘形到尔汝,痛饮真我师。清夜沈沈动春酌,灯前细雨帘前落。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相如逸才亲涤器,子云识字终投阁。先生早赋归去来,石田茅屋荒苍苔。儒术于我何有哉?孔某盗跖俱尘埃。不须闻此意惨澹,生前相遇且衔杯。”又曰:“广文到官舍,系马堂阶下。醉则骑马归,频遭官长骂。垂名三十年,坐客寒无毡。赖有苏司业,时时与酒钱。”及虔即世,甫赋《八哀诗》,其一章咏虔也。

崔群字敦诗,贞元八年,陆贽下及第,与韩愈为友。群佐宣州幕时,愈与群书论交,略云:“考之言行而无瑕尤,窥之阃奥而不见畛域,明白淳粹,辉光日新者,唯吾君一人。仆愚陋无所知,然晓圣人之书,无所不读,其精麓巨细,出入晦明,虽不尽识,抑不可谓不涉其源者也。以此而推之,而广之,诚足下出群拔萃,无谓仆从何而得也。”

刘驾与曹邴为友,俱攻古风诗。邴既擢第,而不即出京,俟驾成名同去,果谐所志。

毛杰与卢藏用书:“月日,云梦子毛杰谨致书于卢公足下:杰闻君所贵者,道也;所好者,才也。故才高则披襟而论翰墨,道狎则言事而致谈笑。何必鸡鸣狗盗,始资侥幸之能;簞食瓢饮,不顾清虚之用。自公立名休代,博物多能。帝曰尔谐,擢为近侍。所以从容禁省,出入琐闱;忠弼在躬,优柔荐及。杰时在草莽,运厄穷愁,思折俎而无因,嗟扫门而不逮。岂知群

邪遘逆，联声嗷嗷，紫夺我朱，远诣恶土。赖公神色自若，心行不逾。饵芝朮以养闲，坐烟篁而收思。杰梁鸿远旅，闵仲未归，留恋德音，徘徊失路。互乡童子，当愿接于宣尼；苏门先生，竟未言于阮籍。公于杰者如彼，仆于公者若此。百年朝夕，何事惜于交游；四海兄弟，何必轻于行路！贾生不云乎：‘达人大观，物无不可；小智自私，贱彼贵我。’况公拂衣高尚，习静闲局，世事都捐，尤精道意，岂有自私而已无大观者哉！倘能怜云壑，奖无知，愍张良小子，说鸿濛之偈，遗黄石之书，虚往实归，沾雾露之微润；哀多益寡，落丘山之一毫：则知足下之眷深焉，小人之庆毕矣。”卢答毛公：“毛子足下：勤身访道，不毒氛瘴，裹粮鬼门，放荡云海，有足多矣。一昨不遗，猥辱书札，期我遐意，询于道真，使人惭愧也。仆知之矣：士之生代，则有冥志深蔽，灭木穹窿，炼九还以咽气，味三秀以咏言，固将养蒙全理，不以能鸣天性，则其上也。义感当途，说动时主；怀全德以自达，裂山河以取贵，又其次也。至于诚信不申，忠孝胥缺，独禦魑魅，永投豺虎，无面目以可数，椎心膺以问天，斯最下也。仆在壮年，常慕其上，先贞后黜，卒罹忧患，负家为孽，置身于此，何颜复讲道德哉！虽然，少好立言，亟闻长者之说；老而弥笃，犹怜薄暮之晷。加我数年，庶无大过。览庄生鹏鹏之喻，则乾坤龙马之旨可好矣；培风运海，则六九之源无差矣；隳之正气，则洗心藏密有由矣。开卷独得，恬然会真，不知寰宇之寥廓，不知生之与谢，斯亦曖昧所守，何必为是！倘吾人起予，指掌而说，今之隐几，不亦乐乎！道在稊稗，无相阻，曷为区区，过劳按剑也！顷风眩成疾，下泪复厉，笔此还答，无所铨次，淹迟日期，庶不我责。卢藏用顿首。”

方干师徐凝。干常刺凝曰：“把得新诗草里论。”反语曰：

“村里老。”李频师方干，后频及第。诗僧清越赠干诗云：“弟子已得桂，先生犹灌园。”

韩文公名播天下，李翱、张籍皆升朝，籍北面师之，故愈答崔立之书曰：“近有李翱、张籍者，从予学文。”翱与陆修员外书亦曰：“韩退之之文，非兹世之文也，古之文也；其人非兹世之人，古之人也。”后愈自潮州量移宜春郡，郡人黄颇师愈为文，亦振大名。颇尝睹卢肇为碑版，则唾之而去。案实录：愈与人交，其有沦谢，皆能恤其孤，复为毕婚嫁，如孟东野、张籍之类是也。

李义山师令狐文公，呼小赵公为“郎君”，于文公处称“门生”。

气 义

郭代公年十六，入太学，与薛稷、赵彦昭为友。时有家信至，寄钱四十万以为学粮。忽有一衰服者叩门云：“五代未葬，各在一方，今欲同时举大事，乏于资财。闻公家信至，颇能相济否？”公即命以车，一时载去，略无留者，亦不问姓氏。深为赵、薛所诮。元振怡然曰：“济彼大事，亦何诮焉！”其年，为粮食断绝，竟不成举。

熊执易赴举，行次潼关，秋霖月余，滞于逆旅。俄闻邻居有一士吁嗟数四，执易潜伺之。曰：“前尧山令樊泽举制科，至此，马毙囊空，莫能自进！”执易造焉，遽辍所乘马，倒囊济之。执易其年罢举，泽明年登科。

代公为通泉县尉，掠卖千余人以供过客。天后异之，召见，大愆圣旨。并口占《古剑》一篇以进。上奇之，命缮写，当直学士。

杨虞卿及第后，举三篇，为校书郎。来淮南就李郃亲情，遇前进士陈商启护穷窘，公未相识，问之，倒囊以济。

李北海年十七，携三百缣就纳国色，偶遇人启护，倾囊救之。

许棠久困名场，咸通末，马戴佐大同军幕，棠往谒之，一见如旧相识。留连数月，但诗酒而已，未尝问所欲。一旦，大会宾友，命使者以棠家书授之。棠惊愕，莫知其来。启缄，乃知戴潜遣一介恤其家矣。

赞曰：孰以显廉？临财不苟。孰以定交？宏道则久。穷乃益坚，达以胡有！无得无丧，天长地久。君子行之，小人则否。

唐摭言卷五

切 磋

大居守李相读《春秋》，误呼叔孙媯敕略。为媯敕暑。日读一卷。有小吏侍侧，常有不怿之色。公怪问曰：“尔常读此书耶？”曰：“然。”“胡为闻我读至此而数色沮耶？”吏再拜言曰：“缘某师授，误呼文字，今闻相公呼媯敕略。为媯，敕暑。方悟耳。”公曰：“不然。吾未之师也，自检《释文》而读，必误在我，非在尔也。”因以《释文》示之。盖书“略”字以“田”加“各”首，久而成“曰”，配“咎”为“暑”。小吏因委曲言之。公大惭愧，命小吏受北面之礼，号为“一字师”。

韩文公著《毛颖传》，好博籀之戏。张水部以书劝之，凡二书。其一曰：“比见执事多尚驳杂无实之说，使人陈之于前以为欢，此有累于令德。又高论之际，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胜者，亦有所累也。先王存六艺，自有常矣，有德者不为，犹以为损，况为博籀之戏，与人竞财乎！君子固不为也。今执事为之，以废弃时日，籍实不识其然。”文公答曰：“吾子讥吾与人言为无实驳杂之说，此吾所以为戏耳，比之酒色，不有间乎！吾子讥之，似同浴而讥裸体也。若高论不能下气，或似有之，当更思而海之耳。博籀之讥，敢不承教！其他俟相见。”

羊绍素夏课有《画狗马难为功赋》，其实取“画狗马难于画鬼神”之意也，投表兄吴子华。子华览之，谓绍素曰：“吾子此

赋未嘉。赋题无鬼神，而赋中言鬼神。子盍为‘画狗马难于画鬼神赋’，即善矣。”绍素未及改易，子华一夕成于腹笥。有进士韦彖，池州九华人，始以赋卷谒子华。子华闻之，甚喜。彖居数日，贡一篇于子华，其破题曰：“有丹青二人：一则矜能于狗马，一则夸妙于鬼神。”子华大奇之，遂焚所著，而绍素竟不能以己下之。其年，子华为彖取府元。

陈峤谒安陆郑郎中诚，三年方一见。诚从容谓峤曰：“识闵廷言否？”峤曰：“偶未知闻。”诚曰：“不妨与之还往，其人文似西汉。”

吴融，广明、中和之际，久负屈声，虽未擢科第，同人多赞谒之如先达。有王图，工词赋，投卷凡旬月，融既见之，殊不言图之臧否，但问图曰：“更曾得卢休信否？何坚卧不起，惜哉！融所得，不如也！”休，图之中表，长于八韵，向与子华同砚席，晚年抛废，归镜中别墅。

李翱与陆惨书：“李观之文章如此，官止于太子校书，年止于二十九，虽有名于时俗，其率深知其至者，果谁哉！信乎天地鬼神之无情于善人，而不罚罪也甚矣！为善者将安所归乎？翱书其人，赠于兄；赠于兄，盖思君子之知我也。予与观平生不得相往来，及其死也，则见文，尝谓：使李观若永年，则不远于扬子云矣！书己之文次，忽然若观之文，亦见于君也，故书《苦雨赋》缀于前。当下笔时，复得咏其文，则观也虽不永年，亦不甚远于扬子云矣。书苦雨之辞，既又思：我友韩愈，非兹世之文，古之文也；非兹世之人，古之人也。其词旨，其意适，则孟轲既没，亦不见有过于斯者。当下笔时，如他人疾书之。写诵之，不是过也。其词乃能如此，尝书其一章曰《获麟解》，其他亦可以类知也。穷愁不能无述，适有书寄弟正辞，及其

终，亦自觉不甚下寻常之所为者，亦以赠焉。亦唯读观、愈之词，冀一详焉。翱再拜。”

李元宾与弟书曰：“年不甚幼，近学何书？拟应明经，为复有文？明经世传，不可坠也。文贵天成，强不高也。二事并良，苟事立，汝择处焉。”

景福中，江西节度使钟传遣僧从约进《法华经》一干部，上待之恩渥有加，宣从约入内赐斋，面锡紫衣一副。将行，太常博士戴司颜以诗赠行。略曰：“远来朝凤阙，归去恋元侯。”时吴子华任中谏，司颜仰公之名，志在属和，以为从约之资。融览之，拊掌大笑曰：“遮阿师更不要见，便把拽出得！”其承奉如此矣。

皇甫湜答李生二书。第一书：“辱书，适曛黑，使者立复，不果一二，承来意之厚。传曰：‘言及而不言，失人。’麓书其愚，为足下答，幸察：来书所谓今之工文，或先于奇怪者，顾其文工与否耳。夫意新则异于常，异于常则怪矣；词高出众，出众则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于犬羊；鸾凤之音，不得不锵于乌鹊；金玉之光，不得不炫于瓦石：非有意先之也，乃自然也。必崔巍然后为岳，必滔天然后为海。明堂之栋，必挠云霓；骊龙之珠，必锢深泉。足下以少年气盛，固当以出拔为意。学文之初，且未自尽其才，何遽称力不能哉！图王不成，其弊犹可以霸；其仅自见也，将不胜弊矣。孔子讥其身不能者，幸勉而思进之也。来书所谓浮艳声病之文，耻不为者，虽诚可耻，但虑足下方今不尔，且不能自信其言也。何者，足下举进士；举进士者，有司高张科格，每岁聚者试之，其所取乃足下所不为者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足下方伐柯而舍其斧，可乎哉？耻之，不当求也；求而耻之，惑也。今吾子求之矣，是

徒涉而耻濡足也，宁能自信其言哉？来书所谓急急于立法宁人者，乃在位者之事，圣人得势所施为也，非诗赋之任也。功既成，泽既流，咏歌记述光扬之作作焉。圣人不得势，方以文词行于后。今吾子始学未仕，而急其事，亦太早计矣。凡来书所谓数者，似言之未称，思之或过；其余则皆善矣。既承嘉惠，敢自固昧！聊复所为，俟见方尽。湜再拜。”

皇甫湜与李生第二书：“湜白：生之书辞甚多，志气甚横流，论说文章，不可谓无意。若仆愚且困，乃生词竞于此，固非宜。虽然，恶言无从，不可不卒，勿怪。夫谓之奇，则非正矣，然亦无伤于正也。谓之奇，即非常矣。非常者，谓不如常，乃出常也。无伤于正，而出于常，虽尚之亦可也。此统论奇之体耳，未以言文之失也。夫文者非他，言之华者也，其用在通理而已；固不务奇，然亦无伤于奇也。使文奇而理正，是尤难也。生意便其易者乎！夫言，亦可以通理矣，而以文为贵者，非他，文则远，无文即不远也。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是所以不朽也。生何嫉之深耶？夫‘绘事后素’，既谓之文，岂苟简而已哉！圣人之文，其难及也，作《春秋》，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词。吾何敢拟议之哉！秦、汉以来，至今文学之盛，莫如屈原、宋玉、李斯、司马迁、相如、扬雄之徒。其文皆奇，其传皆远。生书文亦善矣，比之数子，似犹未胜，何必心之高乎？传曰：‘其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生自视何如哉？《书》之文，不奇；《易》之文，可为奇矣。岂碍理伤圣乎？如‘龙战于野，其血玄黄’，‘见豕负涂，载鬼一车’，‘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此，何等语也？生轻宋玉而称仲尼、班、马、相如为文学。案司马迁传屈原曰：‘虽与日月争光，可矣。’生当见之乎！若相如之徒，即祖习不暇者也。岂生称误耶？将识分有所至极耶？

将彼之所立卓尔，非强为所庶几，遂仇嫉之耶？其何伤于日月乎？生笑‘紫贝阙兮珠宫’，此与诗之‘金玉其相’何异？天下人有金玉为之质者乎？‘被薛荔兮带女萝’，此与‘赠之以芍药’何异？文章不当如此说也。岂谓怒三四而喜四三，识出之白，而性入之黑乎？生云：‘虎豹之文非奇。’夫长，本非长短，形之则长矣：虎豹之形于犬羊，故不得不奇也。他皆仿此。生云：‘自然者，非性。’不知天下何物非自然乎？生又云：‘物与文学不相侔。’此喻也。凡喻，必以非类，岂可以弹喻弹乎？是不根者也。生称以‘知难而退为谦’。夫无难而退，谦也；知难而退，宜也，非谦也。岂可见黄门而称贞哉！生以一诗一赋为非文章，抑不知一之少，便非文章耶？直诗赋不是文章耶？如诗赋非文章，《三百篇》可烧矣。如少非文章，汤之盘铭是何物也？孔子曰：‘先行其言。’既为甲赋矣，不得称不作声病文也。孔子云：‘必也正名乎？’生既不以一第为事，不当以进士冠姓名也。夫‘焕乎’‘郁郁乎’之文，谓制度，非止文词也。前者捧卷轴而来，又以浮艳声病为说，似商量文词当与制度之文异日言也。近风偷薄，进士尤甚，乃至有一谦三十年之说，争为虚张以相高自谩。诗未有刘长卿一句，已呼阮籍为老兵矣；笔语未有骆宾王一字，已骂宋玉为罪人矣。书字未识偏旁，高谈稷、契；读书未知句度，下视服、郑。此时之大病，所当嫉者。生美才，勿似之也。传曰：‘唯善人能受善言。’孔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问于湜者多矣，以生之有心也，聊有复，不能尽，不宣。湜再拜。”

以其人不称才试而后惊

韩文公、皇甫补阙见李长吉时，年七岁。二公不之信，因

面试《高轩过》一篇。

蒋凝，咸通中词赋绝伦，随计途次汉南，谒相国徐公。公见其人么麽，不信其有才，因试《岷山怀古》一篇。凝于客位赋成，公大奇之。

令狐文公镇三峰，时及秋赋，特置五场试。第一场，杂文；第二场，诗歌；第三场，表檄。先是，卢弘正一人就试，来者皆栗缩而退。马植以将家子来求荐，文公与从事皆鄙之，专令人伺其词句。既而试《登山采珠赋》，曰：“文豹且异于骊龙，采斯疏矣；白石又殊于老蚌，剖莫得之。”众皆大惊，遂夺弘正解元矣。

黎逢气貌山野，及第年，初场后至，便于帘前设席。主司异之，谓其生疏，必谓文词称是，专令人伺之，句句来报。初闻云：“何人徘徊？”曰：“亦是常言。”既而将及数联，莫不惊叹，遂擢为状元。

王勃著滕王阁序，时年十四。都督阎公不之信，勃虽在座，而阎公意属子婿孟学士者为之，已宿构矣。及以纸笔巡让宾客，勃不辞让。公大怒，拂衣而起；专令人伺其下笔。第一报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亦是老先生常谈！”又报云：“星分翼轸，地接衡庐。”公闻之，沉吟不言。又云：“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公矍然而起曰：“此真天才，当垂不朽矣！”遂亟请宴所，极欢而罢。

论曰：书云：“人无常师，主善为师。”於戏！近世浮薄，率皆贵彼生知，耻乎下学；质疑问礼者，先怀愧色；探微蹟奥者，翻汨沈流。风教颓圯，莫甚于此。由是李华自曰：“师于茂挺。”李翱亦曰“请益退之。”于时，名遂功成，才高位显，务乎矫俗，以遏崩波。盛则盛矣，方之缪公以小吏一言，北面而师之

者，可谓旷古一人而已。有若考核词艺之臧否，振举后生之行藏，非唯立贤，所谓报国。噫！今之论者，信侥幸之贼欤！

唐摭言卷六

公荐 门生荐坐主师友相荐附

崔郾侍郎既拜命，于东都试举人，三署公卿皆祖于长乐传舍，冠盖之盛，罕有加也。时吴武陵任太学博士，策蹇而至。郾闻其来，微讶之，乃离席与言。武陵曰：“侍郎以峻德伟望，为明天子选才俊，武陵敢不薄施尘露！向者，偶见太学生十数辈，扬眉抵掌，读一卷文书，就而观之，乃进士杜牧《阿房宫赋》。若其人，真王佐才也，侍郎官重，必恐未暇披览。”于是搢笏朗宣一遍。郾大奇之。武陵曰：“请侍郎与状头。”郾曰：“已有人。”曰：“不得已，即第五人。”郾未遑对。武陵曰：“不尔，即请此赋。”郾应声曰：“敬依所教。”既即席，白诸公曰：“适吴太学以第五人见惠。”或曰：“为谁？”曰：“杜牧。”众中有以牧不拘细行间之者。郾曰：“已许吴君矣。牧虽屠沽，不能易也。”

韩文公、皇甫湜，贞元中名价籍甚，亦一代之龙门也。奇章公始来自江黄间，置书囊于国东门，携所业，先诣二公卜进退。偶属二公，从容皆谒之，各袖一轴面贽。其首篇说乐。韩始见题而掩卷问之曰：“且以拍板为什么？”僧孺曰：“乐句。”二公因大称赏之。问所止，僧孺曰：“某始出山随计，进退唯公命，故未敢入国门。”答曰：“吾子之文，不止一第，当垂名耳。”因命于客户坊僦一室而居。俟其他适，二公访之，因大署其门曰：“韩愈、皇甫湜同访几官先辈，不遇。”翌日，自遗阙而下，观

者如堵，咸投刺先谒之。由是僧孺之名，大振天下。

卢延让，光化三年登第。先是，延让师薛许下为诗，词意入癖，时人多笑之。吴翰林融为侍御史，出官峡中，延让时薄游荆渚，贫无卷轴，未遑贽谒。会融表弟滕籍者，偶得延让百篇，融览，大奇之，曰：“此无他，贵不寻常耳。”于是称之于府主成汭。时故相张公职大租于是邦，常以延让为笑端，及融言之，咸为改观。由是大获举粮，延让深所感激，然犹因循，竟未相面。后值融赴急征入内庭，孜孜于公卿间称誉不已。光化戊午岁，来自襄南，融一见如旧相识，延让呜咽流涕，于是攘臂成之矣。

将仕郎守太子校书郎王泠然谨再拜上书相国燕公阁下：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则仆所以有意上书于公，为日久矣。所恨公初为相，而仆始总角；公再为相，仆方志学；及仆预乡举，公左官于巴邱；及仆参常调，而公统军于沙朔。今公复为相，随驾在秦，仆适效官，分司在洛，竟未识贾谊之面，把相如之手，则尧、舜、禹、汤之正道，稷、契、夔、龙之要务，焉得与相公论之乎？昔者，公之有文章时，岂不欲文章者见之乎？公未富贵时，岂不欲富贵者用之乎？今公贵称当朝，文称命代，见天下未富贵、有文章之士，不知公何以用之？公一登甲科，三至宰相，是因文章之得用，于今亦三十年。后进之士，公勿谓无其人。何者？长安令裴耀卿于开元五年掌天下举，擢仆高第，以才相知；今尚书右丞王丘于开元九年掌天下选，拔仆清资，以智见许。然二君者，若无明鉴，宁处要津？是仆亦有文章，思公见也；亦未富贵，思公用也。此非自媒自炫，恐不道不知。有唐以来，无数才子，至于崔融、李峤、宋之问、沈佺期、富嘉谟、徐彦伯、杜审言、陈子昂者，与公连飞并

驱,更唱迭和。此数公者,真可谓五百年后挺生矣。天丧斯文,凋零向尽,唯相公日新厥德,长守富贵,甚善,甚善。是知天赞明主而福相公。当此之时,亦宜应天之休,报主之宠,弥缝其阙,匡救其灾,若尸禄备员,则焉用彼相矣!仆闻位称燮理者,则道合阴阳,四时不愆,则百姓无怨。岂有冬初不雪,春尽不雨,麦苗继日而青死,桑叶未秋而黄落,蠢蠢迷愚,嗷嗷愁怨,而相公温眠甲第,饱食庙堂!仆则天地之一生人,亦同人而怨相公也。京房《易传》曰“欲德不用”,兹谓张言人君欲贤者而不用,徒张此意;厥灾荒,云大旱也,阴阳不雨。复曰“师出过时”,兹谓旷,其旱不生。夫天道远,人道迩。仆多言者也,安知天道!请以人事言之。主上开张翰林,引纳才子,公以傲物而富贵骄人,为相以来,竟不能进一贤,拔一善。汉高祖云:“当今之贤士,岂独异于古人乎?”有而不知,是彰相公之暗;知而不用,是彰相公之短。故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云才积而便散,雨垂落而复收,此欲德不用之罚也。仍闻六胡为孽,日寇边陲;邦家连兵,来往塞下;巴西诸将,必不出师,过时之咎也。四效之多垒,卿大夫之辱也。不知庙堂肉食者何以谋之?相公在外十余年,而复相国,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今人室如悬磬,野无青草,何恃而不恐!天则不雨,公将若之何?昨五月有恩,百官受赐,相公官既大,物亦多,有金银器及锦衣等,闻公受之,面有喜色。今岁大旱,黎民阻饥,公何不固辞金银,请赈仓廩?怀宝衣锦,于相公安乎?百姓饿欲死,公何不举贤自代,让位请归?公三为相而天下之人皆以公为亢极矣。夫物极则反,人盛必衰;日中则昃,月成则亏。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今公富贵功成,文章名遂,唯身未退耳。相公昔在南中,自为《岳阳集》,有送

别诗云：“谁念三千里，江潭一老翁。”则知虞卿非穷愁，不能著书以自宽；贾谊非流窜，不能作赋以自安。公当此时，思欲生入京华，老归田里，脱身瘴疠，其可得乎？今则不然，忘往日之栖迟，贪暮年之富贵；仆恐前途更失，后悔难追！主上以相公为贤，使辅佐社稷，若弃德不让，是废明君之举，岂曰能贤？仆见相公事方急，不可默诸桃李；公闻人之言或中，犹可收以桑榆。《诗》曰：“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此言虽小，可以喻大。相公《五君咏》曰：“凄凉丞相府，余庆在玄成。”苏公一闻此诗，移相公于荆府，积渐至相，由苏得也。今苏屈居益部，公坐庙堂，投木报琼，义将安在？亦可举苏以自代，然后为朔方之行。抑又闻：“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报国之重，莫若进贤。去年赦书云：“草泽卑位之间，恐遗贤俊，宜令兵部即作牒目，征召奏闻。”而吏部起请云：“试日等第全下者，举主量加贬削”条目一行，仆知天下父不举子，兄不举弟。向者，百司诸州长官皆无才能之辈，并是全躯保妻子之徒。一入朝廷，则恐出；暂居州郡，即思改。岂有轻为进举，以取贬削？今闻天下向有四百人应举，相公岂与四百人尽及第乎？既有第差，由此百司诸州长官，惧贬削而不举者多矣。仆窃谓今之得举者，不以亲，则以势；不以贿，则以交；未必能鸣鼓四科，而裹粮三道。其不得举者，无媒无党，有行有才，处卑位之间，仄陋之下，吞声饮气，何足算哉！何乃天子令有司举之，而相公令有司拒之！则所谓“欲德不用”，徒张此意，事与京房《易传》同。故天下以大旱相试也。去年所举县令，吏部一例与官。举若得人，天下何不雨？贤俊之举，楚既失之；县令之举，齐亦未得。夫有贤明宰相，尚不能燮理阴阳，而令庸下宰君，岂即能缉熙风化？相公必欲选良宰，莫若举前仓部员外郎吴太玄为洛阳令；

必欲举御史中丞，莫若举襄州刺史吴靳。清辇毂之路，非太玄不可；生台阁之风，非靳不可。仆非吴靳亲友，但以知其贤明。相公有而不知，知而不用，亦其过深矣。抑又闻之，昔闵子騫为政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凡校书、正字，一政不得入畿。相公曾为此职，见贞观已来故事。今吏部侍郎杨滔，眼不识字，心不好贤，芜秽我清司，改张我旧贯，去年冬奏请：“自今已后，官无内外，一例不得入畿。”即知正字、校书，不如十乡县尉；明经、进士，不如三卫出身。相公复此改张，甄别安在？古人有坐钓登相，立筹封侯；今仆无尚父之谋，薛公之策，徒以仕于书苑，生于学门，小道逢时，大言祈相。仆也幸甚，幸甚！去冬有诗赠公爱子协律，其诗有句云：“官微思倚玉，交浅怯投珠。”《吕氏春秋》云：“尝一脔之肉，可知一鼎之味。”请公且看此十字，则知仆曾吟五言，则亦更有旧文，愿呈作者。如公之用人，盖已多矣；仆之思用，其来久矣。拾遗、补阙，宁有种乎！仆虽不佞，亦相公一株桃李也。此书上论不雨，阴阳乖度；中愿相公进贤为务；下论仆身求用之路。事繁而言不典，理切而语多忤。其善也，必为执事所哂；其恶也，必为执事所怒。倘哂既罢，怒方解，则仆当持旧文章而再拜来也。

韩偓，天复初入翰林。其年冬，车驾出幸凤翔，偓有扈从之功。返正初，上面许偓为相。奏云：“陛下运契中兴，当复用重德，镇风俗。臣座主右仆射赵崇可以副陛下是选，乞回臣之命，授崇，天下幸甚。”上嘉叹。翌日，制用崇暨兵部侍郎王赞为相。时梁太祖在京，素闻崇之轻佻，赞复有嫌，驰入请见，于上前具言二公长短。上曰：“赵崇是偓荐。”时偓在侧，梁主叱之。偓奏曰：“臣不敢与大臣争。”上曰：“韩偓出。”寻谪官入闽。故偓有诗曰：“手风慵展八行书，眼暗休看九局图。窗里

日光飞野马，按前筠管长蒲卢。谋身拙为安蛇足，报国危曾捋虎须。满世可能无默识，未知谁拟试秦竽！”

崔颢荐樊衡书：“夫相州者，先王之旧都，西山雄崇，足是秀异。窃见县人樊衡，年三十，神爽清晤，才能绝伦。虽白面书生，有雄胆大略，深识可以轨时俗，长策可以安塞裔。藏用守道，实有岁年。今国家封山勒崇，希代罕遇，含育之类，莫不踊跃。况诏征隐逸，州贡茂异，衡之际会，千载一时。君侯复躬自执圭，陪銮日观，此州名藩，必有所举。当是举者，非衡而谁？伏愿不弃贤才，赐以甄奖。得奔大礼，升闻天朝。衡因此时策名树绩，报国荣家，令当代之士知出君侯之门矣。颢不胜区区，敢闻左右。俯伏阶屏，用增战汗！”

颢荐齐秀才书：“某官至，辱垂下问，令公举一人，可管记之任者。愚以为军中之书记，节度使之喉舌。指事立言而上达，思中天心；发号出令以下行，期悦人意。谅非容易，而可专据。窃见前进士高阳齐孝若考叔，年二十四，学必专授，文皆雅正，词赋甚精，章表殊健；疏眉目，美风姿，外若坦荡，中甚畏慎。执事倘引在幕下，列于宾佐，使其驰一檄飞书，必能应马上之急求，言腹中之所欲。夫掇芳刈楚，不弃幽远。况孝若相门子弟，射策甲科，家居君侯之化下，且数年矣。不劳重币，而获至宝，甚善，甚善。雄都大府，多士如林，最所知者实斯人也。请为阁下记其若此。唯用与舍，高明裁之。谨再拜。”

李翱荐所知于徐州张仆射书：“翱载拜：齐桓公不疑于其臣，管夷吾信而伯天下，攘戎狄，匡周室，亡国存，荆楚服，诸侯无不至焉。竖刁、易牙信而国乱，身死不葬，五公子争立，兄弟相及者数世。桓公之信于其臣，一道也。所信者得其人，则格于天地，功及后世；不得其人，则不能免其身。知人不易也。

岂唯霸者焉，虽圣人亦不免焉！帝尧之时，贤不肖皆立于朝，尧能知舜，于是乎放驩兜，流共工，殛鲧，窜三苗，举禹、稷、皋陶二十有二人，加诸上位，故尧崩三载，四海之内，遏密八音，后世之人皆谓之帝尧焉。向使尧不能知舜，而遂尊驩兜、共工之徒于朝，禹、稷、皋陶之下二十有二人不能用，则尧将不得为齐桓公矣，岂复得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者哉！《春秋》曰：‘夏灭项。孰灭之？盖齐灭之。曷为不言齐灭之？为桓公讳也。《春秋》为贤者讳，此灭人之国，何贤尔？君子之恶恶也疾始，善善也乐终。桓公尝有继绝存亡之功，故君子为之讳也。’继绝存亡，贤者之事也。管夷吾用，所以能继绝世存亡国焉耳；竖刁、易牙用，则不能也。向使桓公始不用管夷吾，未有竖刁、易牙，争权不葬，而乱齐国，则幽、厉之诸侯也。始用贤而终身讳其恶，君子之乐用贤也如此；始不用贤，以及其终，而幸后世之掩其过也，则微矣。然则居上位、流德泽于百姓者，何所劳乎？于择贤，得其人，措诸上，使天下皆化之焉而已矣。兹天子之大臣，有土千里者，孰有如阁下之好贤不倦者焉？盖得其人亦多矣。其所可求而不取者，则有人焉。陇西李观，奇士也，伏闻阁下知其贤，将用之未及，而观病死。昌黎韩愈得古人之遗风，明于理乱根本之所由，伏闻阁下复知其贤，将用之未及，而愈为宣武军节度使之所用。观、愈，皆豪杰之士也，如此人，不时出。观自古天下亦有数百年无如其人者焉。闻阁下皆得而知之，皆不得而用之，翺实为阁下惜焉。岂惟翺一人而已，后之读前载者，亦必多为阁下惜之矣。兹有平昌孟郊，贞士也，伏闻阁下旧知之。郊为五言诗，自前汉李都尉、苏属国及建安诸子、南朝二谢，郊能兼其体而有之。李观荐郊于梁肃补阙书曰：

‘郊之五言，其有高处，在古无上；其有平处，下顾二谢。’韩愈送郊诗曰：‘作诗三百首，杳默咸池音。’彼二子皆知言者，岂欺天下之人哉！郊穷饿，不得安养其亲，周天下无所遇，作诗曰：‘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其穷也甚矣！又有张籍、李景俭者，皆奇才也。未闻阁下知之。凡贤士奇人，皆自有所负，不苟合于世，是以虽见之，难得而知也；见而不能知，如勿见而已矣；知其贤而不能用，如勿知其贤而已矣；用而不能尽其才，如勿用而已矣；能尽其才而容谗人之所间者，如勿尽其才而已矣。故见贤而能知，知而能用，用而能尽其材，而不容谗人之所间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兹有二人焉皆来：其一，贤士也；其一，常常之人也。待之礼貌不加隆焉，则贤者往而常常之人日来矣。况其待常常之人加厚，则善人何求而来哉！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圣人不好色而好德者也；虽好色而不如好德者，次也；色与德均好者，又其次也；虽好德而不如好色者，下也；不好德而好色者，穷矣！人有告曰：‘某所有女，国色也。’天下之人必竭其财求之而无所爱矣。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国士也。’天下之人则不能一往而见焉。是岂非不好德而好色者乎？贤者则宜有别于天下之人矣。孔子述《易》，定《礼》、《乐》，删《诗》序《书》，作《春秋》，圣人也，奋乎万世之上。其所化之者非其道，则夷狄之人也，而孔子之庙存焉，虽贤者亦不能日往而拜之，以其益于人者寡矣。故无益于人，虽孔子之庙犹不能朝夕而事焉。有待于人，而不能礼善人、良士，则不如无待也。呜呼！人之降年，不可与期。郊将为他人所得，而大有立于世，与短命而死，皆不可知也。二者卒有一于郊之身，其为惜之不可既矣。阁下终不得而用之矣，虽恨之亦无可奈何矣。翱，穷贱人也，直词

无让，非所宜至于此者也，为道之存焉耳；不直则不足以伸道也，非好多言者也。翱再拜。”

赞曰：举孤弃仇，圣人所美；下展蔽善，匹夫所鄙。懿彼数公，时行时止。守道克勤，荐贤不倚。泠然所尚，鸿儒不为矣。

唐摭言卷七

起自寒苦 不第即贵附

武德五年，李义琛与弟义琰、从弟上德，三人同举进士。义琛等陇西人，世居邠城。国初，草创未定，家素贫乏，与上德同居，事从姑，定省如亲焉。随计至潼关，遇大雪，逆旅不容。有咸阳商人见而怜之，延与同寐处。居数日，雪霁而去。琛等议鬻驴，以一醉酬之。商人窃知，不辞而去。义琛后宰咸阳，召商人，与之抗礼。琛位至刑部侍郎，雍州长史；义琰，相高宗皇帝；上德，司门郎中。

王播少孤贫，尝客扬州惠昭寺木兰院，随僧斋餐。诸僧厌息，播至，已饭矣。后二纪，播自重位出镇是邦，因访旧游，向之题已皆碧纱幕其上。播继以二绝句曰：“二十年前此院游，木兰花发院新修。而今再到经行处，树老无花僧白头。”“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阇黎饭后钟。二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

郑朗相公初举，遇一僧，善气色，谓公曰：“郎君贵极人臣，然无进士及第之分。若及第，即一生厄塞。”既而状元及第，贺客盈门，唯此僧不至。及重试，退黜，喧者甚众，而此僧独贺，曰：“富贵在里。”既而竟如其所卜。

李绛，赵郡赞皇人。曾祖贞简；祖冈，官终襄帅。绛为名相。绛子璋，宣州观察。杨相公造白檀香亭子初成，会亲宾落

之。先是璋潜遣人度其广狭，织一地毯，其日，献之。及收败，璋从坐。璋子德璘名过其实，入梁，终夕拜。

徐商相公尝于中条山万固寺泉，入院读书。家庙碑云：“随僧洗钵。”

韦令公昭度少贫窶，常依左街僧录净光大师，随僧斋粥。净光有人伦之鉴，常器重之。

好放孤寒

元和十一年，岁在丙申，李凉公下三十三人皆取寒素。时有诗曰：“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仙。袍似烂银文似锦，相将白日上青天。”

李太尉德裕颇为寒峻开路，及谪官南去，或有诗曰：“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南望李崖州。”

昭宗皇帝颇为寒峻开路。崔合州榜放，但是子弟，无问文章厚薄，邻之金瓦，其间屈人不少。孤寒中唯程晏、黄滔擅场之外，其余以呈试考之，滥得亦不少矣。然如王贞白、张蠙诗、赵观文古风之作，皆臻前辈之闾闾者也。

升沈后进

大和中，苏景胤、张元夫为翰林主人，杨汝士与弟虞卿及汉公，尤为文林表式。故后进相谓曰：“欲入举场，先问苏张。苏张犹可，三杨杀我。”

大中、咸通中，盛传崔慎由相公尝寓尺题于知闻。或曰：王凝、裴瓚、舍弟安潜，朝中无呼字知闻，厅里绝脱靴宾客。凝，终宣城；瓚，礼部尚书；潜，侍中。

太平王崇、窦贤二家，率以科目为资，足以升沈后进，故科

目举人相谓曰：“未见王窋，徒劳漫走。”

奇章公始举进士，致琴书于灞浐间，先以所业谒韩文公、皇甫员外。时首造退之，退之他适，第留卷而已。无何，退之访湜，遇奇章亦及门。二贤见刺，欣然同契，延接询及所止。对曰：“某方以薄技卜妍丑于崇匠，进退惟命。一囊犹寘于国门之外。”二公披卷，卷首有说乐一章，未阅其词，遽曰：“斯高文，且以拍板为什么？”对曰：“谓之乐句。”二公相顾大喜曰：“斯高文必矣！”公因谋所居。二公沉默良久，曰：“可于客户坊税一庙院。”公如所教，造门致谢。二公复诲之曰：“某日可游青龙寺，薄暮而归。”二公其日联镳至彼，因大署其门曰：“韩愈、皇甫湜同谒几官先辈不遇。”翌日，辇毂名士咸往观焉。奇章之名由是赫然矣。

论曰：马不必骐驎，要之善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苟华而不实，以比周鼓誉者，不为君子腹诽，鲜矣！

知 己

张燕公知房太尉，独孤常州知梁补阙，二君子之美出于李翱《上杨中丞书云》：“窃以当世之士，立行光明，可以为后生之所依归者，不过十人焉。举其五六人，则无诱劝之心，虽有卓犖奇怪之贤，固不可得而知也。其余虽则或知之，欲为之荐言于人，又恐人之不我信；因人之所不信，复生疑而不自信；自信犹且不固，矧曰能知人之固？是以再往见之，或不如其初；三往见之，不如其再。若张燕公之于房太尉，独孤常州之于梁补阙者，讫不见一人焉。”

李翱《感知己赋》序：“贞元九年，翱始就州序之贡举人事。其九月，执文章一通，谒右补阙梁君。当此时，梁君誉塞天下，

属词求进之士，奉文章走梁君门下者，盖无虚日，梁君知人之故也。亦既相见，遂于翱有相知之道焉，谓翱得古人之遗风，期翱之名不朽于无穷，许翱以拂拭吹嘘。翱初谓其面相进也，亦未幸甚。十一月，梁君遘疾而歿，翱渐游于朋友公卿间，往往皆曰：“吾既籍子姓名于补阙梁君也。”翱乃知其非面进也。当时意谓先进者遇人特达，皆合有此心，亦未谓知己之难得也。梁君歿，于兹五年，翱学圣人经籍教训文句之旨，为文将数万言，愈昔年见梁君之文，弗啻数倍，虽不敢同德于古人，然亦幸无忤于中心。每岁试于礼部，连以文章罢黜，名声晦昧于时，俗人皆谓之固宜，然后知先进者遇人特达，亦不皆有此心，乃知己之难得也。未见善而不能知，虽善何为！知而不能誉，则如弗知；誉而不能深，则如勿誉；深而不能久，则如弗深；久而不能终，则如勿久。翱虽不肖，幸辱梁君所知。君为之言于人，岂非誉欤？谓其得古人之遗风，岂非深欤？而逮及终身，岂非久欤？不幸梁君短命遽歿，是以翱未能有成也。其谁将继续梁君之志而成之欤？已焉哉，天之遽丧梁君也！是使予之命久迤遭厄穷也！遂赋《感知己》以自伤。”其言怨而不乱，盖小雅骚人之余风也。

李元宾曰：“观有倍年之友朱巨源。”

李华撰《三贤论》：刘昫虚，萧颖士，元德秀。“或曰，吾读古人之书，而求古人之未获，嗟夫！遐叔谓曰：无世无贤人，其或世教不至，沦于风波，虽贤不能自辨，况察者未之究乎！郑卫方奏，正声间发。极和无味，至文无采。听者不达，反以为怪譎之音，太师、乐工亦失容而止。曼都之姿，杂为颀颀，被缁絮，蒙萧艾，美丑夷伦，自以为陋。此二者，既病不自明，又求者亦昏；将割其善恶，在迁政化，端风俗，则贤不肖异贯，而后贤者

自明，而察者不惑也。予兄事元鲁山而友刘、萧二功曹：此三贤者，可谓之达矣。或曰：愿闻三子之略。遐叔曰：元之志行当以道纪天下，刘之志行当以六经谐人心，萧之志行当以中古易今世。元齐愚智，刘感一物不得其正，萧呼吸折节而获重禄，不易一刻之安。元之道，刘之深，萧之志，及于夫子之门，则达者其流也。然各有病：元病酒，刘病赏物，萧病贬恶太亟，奖能太重。元奉亲孝，居丧安，抚孤仁，徇朋友之急，莅职明于赏罚，终身贫而乐天知命，以为王者作乐崇德，殷荐上帝以配祖考，天人之极致也，而辞章不称；于是作《破阵乐》词，是乐也，协商、周之《颂》；推是而论，则见元之道矣。刘名儒、史官之家，兄弟以学著称，乃述《诗》、《书》、《礼》、《乐》、《春秋》，为五说，条贯源流，备古今之变；推是而论，则见刘之深矣。萧以史书为繁，尤罪子长不编年，陈事而为列传，后代因之，非典训也；将正其失，自《春秋》三家之后，非训齐生人不录，次序纒修，以迄于今，志未就而歿；推是而论，则见萧之志矣。元据师保之席，瞻其形容，不俟其言，而见其仁。刘被卿佐之服，居宾友之地，言理乱根源，人伦隐明，参乎元精，而后见其妙。萧若百炼之钢，不可屈折，当废兴去就之际，一死一生之间，而后见其大节；视听过速，欲人人如我，志与时多背，常见诟于人，取其中节之举，足可以为人师矣；学广而不遍精，其贯穿甚于精者；又文方复雅商之至当，以律度百代，而古之能者往往不至焉。超迈蹈厉，可与知者言也。茂挺父为莒丞，得罪清河张惟一，时佐廉使按成之。茂挺初登科，自洛还莒，道邀使车发辞哀乞，惟一涕下，即日舍之，且曰：‘萧赞府生一贤，方资天下风教，吾由是得罪，无憾也！’夫如是，得不谓之孝乎？或曰：三子者各有所与游乎？遐叔曰：若太尉房公，可谓名卿矣，每见鲁

山,即终日叹息,谓余曰:‘见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尽矣!’若司业苏公,可谓贤人矣,每谓当时名士曰:‘仆不幸生于衰俗,所不耻者,识元紫芝。’广平程休士美,端重寡言;河间邢宇绍宗,深明操持;宇弟宙次宗,和而不流;南阳张茂之季丰,守道而能断;赵郡李崕伯高,含大雅之素;崕族子丹叔南,诚庄而文;丹族子惟岳谋道,沈邃廉静;梁国乔泽潭源,昂昂有古风;弘农杨拯士扶,敏而安道;清河房垂翼明,志而好古;河东柳识方明,遐旷而才:是皆慕元者也。刘在京下,尝寝疾,房公时临;扶风闻之,通夕不寐,顾谓宾从曰:‘挺卿若不起,无复有神道!’尚书刘公每有胜理必诣与谈,终日忘返,退而叹曰:‘闻清言,见皇王之理矣。’陈郡殷寅,直清有识,尚恨言理少对,未与刘面,常想见其人。河东裴腾士举,朗迈真直;弟霸士会,峻清不杂;陇西李广敬叔坚,明而冲粹;范阳卢虚舟幼真,质方而清;颍川陈说言士然,淡而不厌;吴兴沈兴宗季长,专静不渝;颍川陈谦不器,行古人之道;渤海高适达夫,落落有奇节:是皆重刘者也。工部侍郎韦述修国史,推萧同事;礼部侍郎阳浚掌贡举,问萧求人海内,以为德选;汝南邵轸纬卿,有词学标干;天水赵骅云卿,才美行纯;陈郡殷寅直清,达于名理;河南源衍季融,粹微而俊;会稽孔至惟微,述而好古;河南陆据德邻,恢恢善于事理;河东柳芳仲敷,该练故事;长乐贾至幼邻,名重当时;京兆韦收仲成,远虑而深;南阳张有略维之,履道体仁;有略族弟邈季遐,温其如玉;中山刘颖士端,疏明简畅;颍川韩拯佐元,行备而文;乐安孙益盈孺,温良忠厚;京兆韦建士经,中明外纯;颍川陈晋正卿,深于诗书;天水尹徵之诚明,贯百家之言:是皆厚于萧者也。尚书颜公,重名节,敦故旧,与茂挺少相知;颜与陆据、柳芳最善,茂挺与赵骅、邵轸泊华最善,天下谓

之‘颜、萧之交’。殷寅，源衍睦于二交间，不幸元罢鲁山，终于陆浑；刘避地逝于安康；萧归葬先人，歿于汝南。今复求斯人，有之无之？是必有之，而察之未克也。三贤不登尊位，不享下寿，居易委顺，贤人之达也；不蒙其教，生人之病。余知三贤也深，故言之不作云。”一云：李华复有权皋张有略。出皋墓铭。

颜真卿与陆据、柳芳善。

杜紫微览赵渭南卷《早秋诗》云：“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吟味不已，因目暇为赵倚楼。复有赠暇诗曰：“命代风骚将，谁登李杜坛？灞陵鲸海动，翰苑鹤天寒。”“今日访君还有意，三条冰雪借予看。”紫微更寄张祜略曰：“睫在眼前长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

贞元中，李元宾、韩愈、李绛、崔群同年进士。先是，四君子定交久矣，共游梁补阙之门。居三岁，萧未之面，而四贤造萧多矣，靡不偕行。萧异之，一日延接，观等俱以文学为萧所称，复奖以交游之道。然萧素有人伦之鉴。观、愈等既去，复止绛、群，曰：“公等文行相契，他日皆振大名；然二君子位极人臣，勉旃！勉旃！”后二贤果如所卜。

李华著《含元殿赋》，萧颖士见之，曰：“《景福》之上，《灵光》之下。”

白居易初举，名未振，以歌诗谒顾况。况谑之曰：“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及读至《赋得原上草送友人》诗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况叹之曰：“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老夫前言戏之耳。”

李太白始自西蜀至京，名未甚振，因以所业贽谒贺知章。

知章览《蜀道难》一篇，扬眉谓之曰：“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

蒋凝，江东人，工于八韵，然其形不称名。随计途次襄阳，谒徐商相公，疑其假手，因试《岷山怀古》一篇。凝于客次赋成，尤得意。时温飞卿居幕下，大加称誉。

论曰：夫求知者，匪言不通；既通者，匪节不合。得之于内，失之于外，万万不能移也。所以越石父免于羈束，未旋踵而责以非礼，善窥其合而已矣。其有属辞叙事，言虽讦□，知之者不其咎欤？苟异于是，其如险诋何！

唐摭言卷八

通 榜

贞元十八年，权德舆主文，陆俊员外通榜帖，韩文公荐十人于俊，其上四人曰侯喜、侯云长、刘述古、韦纾，其次六人：张弘、尉迟汾、李绅、张俊余，而权公凡三榜共放六人，而弘、绅、俊余不出五年内，皆捷矣。

陆忠州榜时，梁补阙肃、王郎中杰佐之，肃荐八人俱捷，余皆共成之。故忠州之得人，皆烜赫。事见韩文公《与陆俊员外书》。

三榜，裴公第一榜，拾遗卢参预之；第二、第三榜，谏议柳逊、起居舍人于竞佐之；钱紫微珣亦颇通矣。

郑颢都尉第一榜，托崔雍员外为榜。雍甚然诺，颢从之，雍第推延。至榜除日，颢待榜不至，陨获且至。会雍遣小童寿儿者传云：“来早陈贺。”颢问有何文字？寿儿曰：“无。”然日势既暮，寿儿且寄院中止宿，颢亦怀疑，因命搜寿儿怀袖，一无所得，颢不得已遂躬自操觚。夜艾，寿儿以一蜡弹丸进颢，即榜也。颢得之大喜，狼忙札之，一无更易。

主 司 挠 闷

贞元十一年，吕渭第一榜，挠闷不能定去留，因以诗寄前主司曰：“独坐贡闱里，愁多芳草生。仙翁昨日事，应见此时情。”

阴注阳受

杨嗣复第二榜，卢求者李翱之婿。先是翱典合淝郡，有一道人诣翱，自言能使鬼神。翱谓其妖，叱去。既而谓翱曰：“使君胡不惜骨肉？”翱愈怒，命系于非所。其夕内子心痛将绝，颇为儿女所尤，亟命召至谢焉。道人唯唯而已。翱待之以酒，其人能剧饮，数斗不乱。翱心敬惮，以孺人之危为乞；因请为翱奏章，其妻寻愈。翱叩头致谢。复谓翱曰：“所写章不谨，某向甚惧谪罚。”翱对以自札固无错误。其人微笑，即探怀中得向所焚章，果注一字，翱益神之。后翱任楚州，或曰桂州。其人复至。其年杨嗣复知举，求落第。嗣复，翱之亲表，由是颇以求为嫌。因访于道人，道人言曰：“此细事，亦可为奏章一通。”几砚纸笔，复置醇酎数斗于侧。其人以巨杯引满而饮，寝少顷而觉；觉而复饮。暨鼾耻，即整衣冠北望而拜，遽对按手疏二缄，迟明授翱曰：“今秋有主司且开小卷，明年见榜开大卷。”翱如所教。寻递中报至，嗣复依前主文，即开小卷，辞云：“非头黄尾，三求六李。”翱奇之，遂寄嗣复。嗣复已有所贮，颇疑漏泄。及放榜开大卷，乃一榜焕然，不差一字。其年裴休为状元，黄价居榜末，次则卢求耳，余皆契合。后翱镇襄阳，其人复至，翱虔敬可知也。谓翱曰：“鄙人载来，盖仰公之政也。”因命出诸子，熟视，皆曰：“不继。”翱无所得，遂遣诸女出拜之，乃曰：“尚书他日外孙三人，皆位至宰辅。”后求子携，郑亚子畋，杜审权子让能，为将相。

梦

钟辐，虔州南康人也。始建山斋为习业之所，因手植一松

于庭际。俄梦朱衣吏白云：“松围三尺，子当及第。”輻恶之。尔来三十余年，輻方策名；使人验之，松围果三尺矣。

沈光始贡于有司，尝梦一海船；自梦后，咸败于垂成，暨登第年亦如是。皆谓失之之梦，而特地不测。无何，谢恩之际升阶，忽尔回飙吹一海图，拂光之面，正当一巨舶，即梦中所睹物。

孙龙光偃，崔澹下状元及第。前一年，尝梦积木数百，偃践履往复。既而请一李处士圆之，处士曰：“贺喜郎君，来年必是状元，何者？已居众材之上也。”

予次匡庐，其夕遥祝九天使者。俄梦朱衣道人，长丈余，特以青灰落衣襟间霏霏然，常自谓鱼透龙门，凡三经复透矣。私心常虑举事中辍。既三举矣，欲罢不能，于是四举有司，遂饶忝矣。

听响卜

毕诚相公及第年，与一二同人听响卜。夜艾人稀，久无所闻。俄遇人投骨于地，群犬争趋，又一人曰：“后来者必衔得。”

韦甄及第年，事势固万全矣，然未知名第高下，志在鼎甲，未免挠怀。俄听于光德里南街，忽睹一人，叩一板门甚急。良久轧然门开，呼曰：“十三官尊体万福。”既而甄果是第十三人矣。

自放状头

杜黄门第一榜，尹枢为状头。先是，杜公主文，志在公选，知与无预评品者。第三场庭参之际，公谓诸生曰：“主上误听薄劣，俾为社稷求栋梁，诸学士皆一时英俊，奈无人相救！”时

入策五百余人，相顾而已。枢年七十余，独趋进曰：“未谕侍郎尊旨？”公曰：“未有榜帖。”对曰：“枢不才。”公欣然延之，从容因命卷帘，授以纸笔。枢援毫斯须而就。每札一人，则抗声斥其姓名；自始至末，列庭闻之，咨嗟叹其公道者一口。然后长跪授之，唯空其元而已。公览读致谢讫，乃以状元为请，枢曰：“状元非老夫不可。”公大奇之，因命亲笔自札之。

郑损舍人，光启中随驾在兴元，丞相陆公扈为状元。先是，扈与损同止逆旅，扈于时出丞相文忠公之门，切于了却身事。时已六月，恳叩公，希奏置举场。公曰：“奈时深夏，复使何人为主司？”扈曰：“郑舍人其人也。”公然之。因请扈致谢于损，扈乃躬诣损拜请，其榜贴皆扈自定。

遭 遇

贞元二年，牛锡庶、谢登，萧少保下及第。先是，听宝应二年一榜之后，尔来二纪矣。国之耆老，殆非俊造驰骛之所。二子久屈场籍，其年计偕来，主文颇以耕凿为急，无何并驰人事，因回避朝客。误入听第，听岸帻倚杖，谓二子来谒，命左右延接。二子初未知谁也，潜访于阍吏，吏曰：“萧尚书也。”因各以常行一轴面贽，大蒙称赏。听以久无后进及门，见之甚善，因留连竟日。俄有一仆附耳，听盼二子輶然。既而上列继至，二子隐于屏后。或曰：“二十四年载主文柄，国朝盛事，所未曾有。”二子闻之，亦不意是听。犹虑数刻淹留，失之善地。朝士既去，二子辞；听面告之，复许以高第，竟如所诺。

友 放

王相起，长庆中再主文柄，志欲以白敏中为状元，病其人

与贺拔碁为交友，碁有文而落拓。因密令亲知申意，俾敏中与碁绝。前人复约敏中，为具以待之。敏中欣然曰：“皆如所教。”既而碁果造门，左右给以敏中他适，碁迟留不言而去。俄顷，敏中跃出，连呼左右召碁，于是悉以实告。乃曰：“一第何门不致，奈轻负至交！”相与欢醉，负阳而寝。前人睹之，大怒而去。恳告于起，且云不可必矣。起曰：“我比只得白敏中，今当更取贺拔碁矣。”

误 放

包谊者，江东人也，有文辞。初与计偕，到京师后时，趁试不及。宗人祭酒佶怜之，馆于私第。谊多游佛寺，无何，唐突中书舍人刘太真，睹其色目，即举人也。命一介致问，谊勃然曰：“进士包谊素不相识，何劳要问？”太真甚衔之，以至专访其人于佶。佶闻谊所为，大怒而忌之，因诘责遣徙他舍，谊亦无作色。明年太真主文，志在致其永弃，故落杂文，俟终场明遣之。既而自悔之曰：“此子既忤我，从而报之，是为浅丈夫也必矣；但能永废其人，何必在此！”于是放入策。太真将放榜，先巡宅呈宰相。榜中有姓朱人及第，宰相以朱泚近大逆，未欲以此姓及第，亟遣易之。太真错愕趋出，不记他人，唯记谊尔。及谊谢恩，方悟己所恶也。因明言。乃知得丧非人力也，盖假手而已。

郑侍郎薰主文，误谓颜标乃鲁公之后。时徐方未宁，志在激劝忠烈，即以标为状元。谢恩日，从容问及庙院。标曰：“寒峻也，未尝有庙院。”薰始大悟，塞默而已。寻为无名子所嘲曰：“主司头脑太冬烘，错认颜标作鲁公。”

忧中有喜

公乘亿，魏人也，以辞赋著名。咸通十三年，垂三十举矣。尝大病，乡人误传已死，其妻自河北来迎丧。会亿送客至坡下，遇其妻。始，夫妻阔别积十余岁，亿时在马上见一妇人，粗纒跨驴，依稀与妻类，因睨之不已，妻亦如是。乃令人诘之，果亿也。亿与之相持而泣，路人皆异之。后旬日，登第矣。

为乡人轻视而得者

许棠，宣州泾县人，早修举业。乡人汪遵者，幼为小吏，洎棠应二十余举，遵犹在胥徒，然善为歌诗，而深自晦密。一旦辞役就贡，会棠送客至灞浐间，忽遇遵于途中，棠讯之曰：“汪都都者吏之呼也。何事至京？”遵对曰：“此来就贡。”棠怒曰：“小吏无礼！”而与棠同砚席，棠甚侮之，后遵成名五年，棠始及第。

以贤妻激劝而得者

彭伉，湛贲，俱袁州宜春人，伉妻即湛姨也。伉举进士擢第，湛犹为县吏。妻族为置贺宴，皆官人名士，伉居客之右，一座尽倾。湛至，命饭于后阁，湛无难色。其妻忿然责之曰：“男子不能自励，窘辱如此，复何为容！”湛感其言，孜孜学业，未数载一举登第。伉常侮之，时伉方跨长耳纵游于郊郭，忽有童驰报湛郎及第，伉失声而坠。故袁人谚曰：“湛郎及第，彭伉落驴。”

已落重收

顾非熊，况之子，滑稽好辩，陵轹气焰子弟，为众所怒。非熊既为所排，在举场三十年，屈声聒人耳。长庆中，陈商放榜，

上怪无非熊名，诏有司追榜放及第。时天下寒峻，皆知劝矣。诗人刘得仁贺诗曰：“愚为童稚时，已解念君诗，及得高科晚，须逢圣主知。”

元和九年韦贯之榜，殷尧藩杂文落矣。杨汉公尚书，乃贯之前榜门生，盛言尧藩之屈，贯之为之重收。或曰：李景让以太夫人有疾，报堂请暂省侍，路逢杨虞卿，恳称班图源之屈，因而得之也。

贞元中，李繆公先榜落矣。先是出试，杨员外於陵省宿归第，遇程于省司，询之所试，程探鞫中得赋稿示之，其破题曰：“德动天鉴，祥开日华。”於陵览之，谓程曰：“公今年须作状元。”翌日杂文无名，於陵深不平；乃于故策子末缮写，而斥其名氏，携之以诣主文，从容给之曰：“侍郎今者所试赋，奈何用旧题？”主文辞以非也。於陵曰：“不止题目，向有人赋次韵脚亦同。”主文大惊。於陵乃出程赋示之，主文赏叹不已。於陵曰：“当今场中若有此赋，侍郎何以待之？”主文曰：“无则已，有则非状元不可也。”於陵曰：“苟如此，侍郎已遗贤矣。乃李程所作。”亟命取程所纳，面对不差一字。主文因而致谢，於陵于是请擢为状元，前榜不复收矣，或曰出榜重收。

放老

天复元年，杜德祥榜，放曹松、王希羽、刘象、柯崇、郑希颜等及第。时上新平内难，闻放新进士，喜甚。诏选中有孤平屈人，宜令以名闻，特敕授官。故德祥以松等塞，诏各受正。制略曰：“念尔登科之际，当予反正之年，宜降异恩，各膺宠命。”松，舒州人也，学贾司仓为诗，此外无他能，时号松启事为送羊脚状。希羽，歙州人也，辞艺优博。松、希羽甲子皆七十余。

象，京兆人；崇、希颜，闽中人，皆以诗卷及第，亦皆年逾耳顺矣。时谓五老榜。

及第与长行拜官相次

杨敬之拜国子司业，次子戴，进士及第，长子三史登科，时号杨三喜。

崔昭矩，大顺中裴公下状元及第。翌日，兄昭纬登庸。王侗，丞相曾公损之子，侗及第，翌日损登庸。王侗过堂别见。

归黯亲迎拜席日，状元及第，榜下版巡脱白，期月无疾而卒。

别头及第

别头及第，始于上元二年钱令绪、郑人政、王悌、崔志恂等四人，亦谓之承优及第。

杨严等，会昌四年王起奏五人：杨知至、刑部尚书汝士之子。源重、故相牛僧孺之甥。郑朴、河东节度使崔元式女婿。杨严、监察御史发之弟。窦緘，故相易直之子。恩旨令送所试杂文付翰林重考覆，续奉进。止杨严一人，宜与及第，源重四人落下。时杨知至因以长句呈同年曰：“由来梁燕与冥鸿，不合翩翩向碧空。寒谷漫劳邹氏律，长天独遇宋都风。此时泣玉情虽异，他日衔环事亦同。三月春光正摇荡，无因得醉杏园中。”

及第后隐居

费冠卿，元和二年及第，以禄不及亲，永怀罔极之念，遂隐于九华。长庆中，殿中侍御史李行修举冠卿孝节，征拜右拾遗，不起。制曰：“前进士费冠卿，尝与计偕，以文中第，归不及

于荣养，恨每积于永怀，遂乃屏迹丘园，绝踪仕进，守其至性，十有五年。峻节无双，清飙自远。夫旌孝行，举逸人，所以厚风俗而敦名教也。宜承高奖，以儆薄夫。擢参近侍之荣，载仁移忠之效，可右拾遗。”

施肩吾，元和十年及第，以洪州之西山，乃十二真君羽化之地，灵迹具存，慕其真风，高蹈于此。尝赋《闲居遣兴诗一百韵》，大行于世。

皇甫颖，早以清操著称，乾符中及第，时四郊多垒，颖以垂堂之诫，绝意禄位，隐于鹿门别墅，寻以疾终。

入 道

戴叔伦，贞元中罢容管都督，上表请度为道士。

萧俛自左仆射表请度为道士。

蒋曙，中和初，自起居郎以弟兄因乱相离，遂屏迹丘园。因应天令节表请入道，从之。

顾况全家隐居茅山，竟莫知所止。其子非熊及第归庆，既莫知况宁否，亦隐于旧山。或闻有所遇长生之秘术也。

论曰：士之谋身，得之者以才，失之者惟命，达失二揆，宏道要枢，可谓勤于修己者与！苟昧于斯，系彼能否，临深履薄，歧路纷如，得之则恃己所长，失之则尤人不尽。干禄之子，能不慎诸！乃知命也者，足以引之而排觖望，不足倚之而图富贵。倚之则事怠，怠则智性昏；引之则感通，通则尤怨弭。故孔孟之言命，盖厄穷而已矣。有若立身慎行，与圣哲同辙者，则得丧语默，复何蚤芥乎！复何穹隆乎！然士有死而不忘者，恩与知而已矣。包子之误放，李翱之奏章，足以资笑谈，不足以彰事实。有功成身退，冥心希夷者，吾不得而齿矣。

唐摭言卷九

防慎不至

张岷妻，颜薨舍人犹女。岷有樊表兄者，来自江之南，告岷请叩薨求宰字。岷许之，而薨久不应，樊谓诳己，中心衔之颇切。一旦，谓岷曰：“弟卷轴不鄙，恶札可以佐弟。”岷欣然以十余轴授之，皆要切卷子，延引逼试，每轴头为札三两纸而授之，岷郁悒而已。

房珣，河南人，太尉之孙，咸通四年垂成而败。先是名第定矣，无何写录之际，仰泥落击翻砚瓦，污试纸。珣以中表重地，只荐珣一人，主司不获已须应之。珣既临曙，更请叩副试，主司不诺，遂罢。

李廷璧，乾符中试夜，于铺内偶获袄子半臂一对，廷璧起取衣之。同铺赏之曰：“此得非神授！”逡巡有一人擒捉，大呼云：“捉得偷衣贼也！”

误掇恶名

华京，建州人也，极有赋名。向游大梁，尝预公宴，因与监军使面熟。及至京师，时已登科，与同年连镳而行，逢其人于通衢，马上相揖，因之谤议喧然。后颇至沈弃，终太学博士。

刘纂者，高州刘舍人蜕之子也，嗣为文亦不恶。乾宁中寒栖京师，偶与一医工为邻，纂待之甚至，往往假贷于其人，其人

即上枢吴开府门徒。嗣薛王为大京兆，医工因为知柔诊脉，从容之际，言纂之穷且屈，知柔甚领览。会试官以解送等第禀于知柔，知柔谓纂是开府门人来嘱，斯必开府之意也，非解元不可。由是以纂居首送，纂亦不知其由。自是纂落数举，方悟。万计莫能雪之。

裴筠婚萧楚公女，言定未几，便擢进士。罗隐以一绝刺之，略曰：“细看月轮还有意，信知青桂近嫦娥。”

扬篆员外，乾符中佐永宁刘丞相淮南幕，因游江失足坠水，待遣人归宅取衣，久之而不至。公闻之，命以衣授篆。少顷衣至，甚华靡，问之，乃护戎所赐。时中贵李全华监扬州。公闻之无言。后除起居舍人，为同列谮，改授驾部员外郎，由是一生坎坷。

好知己恶及第

邵安石，连州人也。高湘侍郎南迁归阙，途次连江，安石以所业投献遇知，遂挈至辇下。湘主文，安石擢第，诗人章碣，赋《东都望幸诗》刺之：“懒修珠翠上高台，眉月连娟恨不开。纵使东巡也无益，君王自领美人来。”

郑隐者，其先闽人，徙居循阳，因而耕焉。少为律赋，辞格固寻常。咸康末，小魏公沆自阙下黜州佐，于时循人稀可与言者；隐贻谒之，沆一见甚慰意，自是日与之游。隐年少懒于事，因傲循官寮，由是犯众怒，故责其逋租，系之非所。沆闻大怒，以钱代隐输官，复延之上席。未几，沆以普恩还京，命隐偕行。隐禀性趋趋，沆之门吏家仆靡不恶之，往往呼为乞索儿，沆待之如一。行次江陵，隐狎游多不馆宿，左右争告，沆召隐征辩，隐以实对，沆又资以财帛，左右尤不测也。行至商颜，诏沆知

贡举。时在京骨肉，闻沆携隐，皆以书止之。沆不能舍，遂令就策试，然与诸亲约止于此耳。暨榜除之夕，沆巡廊自呼隐者三四，矍然顿气而言曰：“郑隐，崔沆不与了，却更有何人肯与之！”一举及第。然隐远人，素无关外名，足不迹先达之门，既及第而益孤。上过关宴，策蹇出京，槃桓淮浙间。中和末，郑续镇南海，辟为从事，诸同舍皆以无素知，闻隐自谓有科第志，无复答。既赴辟，同舍皆不睦，续不得已，致隐于外邑。居岁余，又不为宰君所礼。会续欲贡士，以幕内无名人，迎隐尸之。其宰君谓隐恨且久，仇之必矣，遂于饯送筵置鸩。隐大醉，吐血而卒。

崔元翰，为杨崖州炎所知，欲奏补阙，恳曰：“愿进士。”由此独步场中，然不晓呈试，先求题目为地。崔敖知之，旭日都堂始开，盛气白侍郎曰：“白云起封中赋，敖请退。”主司于帘中卒愕换之，是岁二崔俱捷。

好及第恶登科

许孟容进士及第，学究登科，时号锦袄子上着莎衣。蔡京与孟容同。

论曰：古人举事之所难者，大则赴汤火，次则临深履薄。李少卿又曰操空券，冒白刃，闻者靡不胆寒发竖，永为子孙之戒。噫，危矣！彼之得因我也，失亦因我也，殊不知三百年来，科第之设，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世。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之，其族绝矣。愧彼为裘之义，覩乎析薪之喻，方之汤、火、深、薄，空券、冒刃，危在彼矣。是知瓜李之嫌，蕙苴之谤，斯不可忘。若邵郑二子，单进求名之志先其类，虽顺坂之势可惜，而握苗之戒难忘。名既靡扬，得之不永。崔公胁制，

仁者所不为也。许、蔡二公所取者，道也，非为名也。莎锦之譬，谗浪而已。

敕 赐 及 第

韦保义，咸通中以兄在相位，应举不得，特敕赐及第，擢入内庭。

永宁刘相邺，字汉藩，咸通中自长春宫判官，召入内庭，特敕赐及第。中外贺絨极众，唯郢州李尚书种一章最著，乃福建韦尚书岫之辞也。于是韦佐郢幕，略曰：“用敕代榜，由官入名。仰温树之烟，何人折桂？溯甘泉之水，独我登龙。禁门而便是龙门，圣主而永为座主。”又曰：“三十浮名，每年皆有；九重知己，旷代所无。”相国深所嫌郁，盖指斥太中的也。

杜昇父宣猷终宛陵，昇有词藻，广明岁，苏导给事刺剑州，昇为军倅。驾幸西蜀，例得召见，特敕赐绋导入内。韦中令自翰长拜主文，昇时已拜小谏，抗表乞就试，从之。登第数日，有敕复前官，并服色。议者荣之。

秦韬玉，出入大阉田令孜之门。车驾幸蜀，韬玉已拜丞郎，判鹺。及小归公主文，韬玉准敕放及第，仍编入其年榜中。韬玉置书谢新人呼同年，略曰：“三条烛下，虽阻文闱；数仞墙边，幸同恩地。”

王彦昌，太原人，家世簪冕，推于鼎甲。广明岁，驾幸西蜀，恩赐及第，后为嗣薛王知柔判官。昭宗幸石门，时宰臣与学士不及随驾，知柔以京尹判鹺，权中书，事属近辅，表章继至，切于批答。知柔以彦昌名闻，遂命权知学士，居半载，出拜京尹。又左常侍大理卿，为本寺人吏所累，南迁。

表荐及第

乾宁中，驾幸三峰。殷文圭者，携梁王表荐及第，仍列于榜内。时杨令公行密镇维扬，奄有宣浙，扬汴榛梗久矣。文圭家池州之青阳，辞亲问道至行在，无何，随榜为吏部侍郎裴枢宣谕判官，至大梁以身事叩梁王，王乃上表荐之。文圭复拟饰非，遍投启事于公卿间，略曰：“于菟猎食，非求尺璧之珍；鸛鷖避风，不望洪钟之乐。”既擢第，由宋汴驰过，俄为多言者所发；梁王大怒，亟遣追捕，已不及矣。自是屡言措大率皆负心，常以文圭为证，白马之诛，靡不由此也。

何泽，韶阳曲江人也。父鼎，容管经略，有文称。泽乾宁中，随计至三峰行在，永乐崔公，即泽之同年丈人也；闻泽来举，乃以一绝振之曰：“四十九年前及第，同年唯有老夫存。今日殷勤访我子，稳将髻鬣上龙门。”时主文与夺未分，又会相庭有所阻，时崔相公胤恃权，即永乐犹子也。因之败于垂成。后漂泊关外，梁太祖受禅，泽假广南幕职入贡，敕赐及第。

恶得及第

于棷旧名韬玉，长兴相国兄子，贵主视之如己子，莫不委之家政，往往与于关节，由是众议喧然。广明初，崔厚侍郎榜，贵主力取鼎甲。榜除之夕，为设庭燎，仍为宴具，以候同年展敬。选内人美少者十余辈，执烛跨乘列于长兴西门。既而将入辨色，有朱衣吏驰报曰：“胡子郎君未及第。”胡子，棷小字。诸炬应声掷之于地。巢寇难后，于川中及第，依栖田令孜矣。或曰，棷及第非令孜力，后依其门耳。

高锠侍郎第一榜，裴思谦以仇中尉关节取状头，锠庭谴

之，思谦回顾厉声曰：“明年打脊取状头。”明年，锴戒门下不得受书题，思谦自怀士良一缄入贡院；既而易以紫衣，趋至阶下白锴曰：“军容有状，荐裴思谦秀才。”锴不得已，遂接之。书中与思谦求巍峨，锴曰：“状元已有人，此外可副军容意旨”，思谦曰：“卑吏面奉军容处分，裴秀才非状元请侍郎不放。”锴俛首良久曰：“然则略要见裴学士。”思谦曰：“卑吏便是。”思谦词貌堂堂，锴见之改容，不得已遂礼之矣。

黄郁，三衢人，早游田令孜门，擢进士第，历正郎金紫。李瑞，曲江人，亦受知于令孜，擢进士第，又为令孜宾佐，俱为孔鲁公所嫌。文德中，与郁俱陷刑网。

芳林十哲 今记得者八人

沈云翔，亚之弟也。

林缮改名绚，闽人，光化中守太常博士。

郑玘、刘业、唐珣、吴商叟。已上四人，未知其详。

秦韬玉，京兆人，父为左军军将。韬玉有词藻，亦工长短歌，有《贵公子行》曰：“阶前莎毯绿不卷，银龟喷香挽不断。乱花织锦柳捻线，妆点池台画屏展。主人功业传国初，六亲联络驰朝车。斗鸡走狗家世事，抱来皆佩黄金鱼。却笑书生把书卷，学得颜回忍饥面。”然慕柏耆为人，至于躁进，驾幸西蜀，为田令孜擢用；未期岁，官至丞郎，判盐铁，特赐及第。

郭薰者，不知何许人，与丞相于都尉，向为砚席之交。及琮居重地，复馆财赋，薰不能避讥嫌，而乐为半夜客。咸通十三年，赵骘主文，断意为薰致高等，骘甚挠阻，而拒之无名。会列圣忌辰，宰执以下于慈恩寺行香，忽有彩帖子千余，各方寸许，随风散漫，有若蜂蝶，其上题曰：“新及第进士郭薰。”公卿

览之，相顾赧然。因之主司得以黜去。

咸通中白云翔辈凡十人，今所记者有八，皆交通中贵，号芳林十哲。芳林，门名，由此入内故也。然皆有文字，盖礼所谓君子达其大者远者，小人知其近者小者，得之与失，乃不能纠别淑慝，有之矣。语其蛇豕之心者，岂其然乎？

四凶 今所记者三

陈磻叟者，父名岵，富有辞学，尤溺于内典。长庆中，尝注《维摩经》进上，有中旨令与好官。执政谓岵因内道场僧进经，颇抑挫之，止授少列而已。磻叟形质短小，长喙疏齿，尤富文学，自负王佐之才，大言骋辩，虽对接相公，旁若无人，复自料非名教之器，弱冠度为道士，隶名于昊天观。咸通中降圣之辰，二教论义，而黄衣屡奔，上小不怿，宣下令后辈新入内道场，有能折冲浮图者，许以自荐。磻叟摄衣奉诏，时释门为主论，自误引《涅槃经疏》。磻叟应声叱之曰：“皇帝山呼大庆，阿师口称献寿，而经引《涅槃》，犯大不敬！”初其僧谓磻叟不通佛书，既而错愕，殆至颠坠。自是连挫数辈，圣颜大悦，左右呼万岁。其日，帘前赐紫衣一袭。磻叟由是恣其轻侮，高流宿德多患之。潜闻上听云：“磻叟衣冠子弟，不愿在冠帔，颇思理一邑以自效耳。”于是中旨授至德县令。磻叟莅事未终考秩，抛官诣阙上封事，通义刘公引为羽翼，非时召对数刻，磻叟所陈，凡数十节，备究时病。复曰：“臣请破边城家，可以贍军一二年。”上问：“边城何人？”对曰：“宰相路岩亲吏。”既而大为岩恚怒。翌日，敕以磻叟诬罔上听，诋斥大臣，除名为民，流爱州。磻叟虽至颠蹶，辄不敢以其道自屈。素有重坠之疾，历聘藩后，率以肩舆造墀庑，所至无不仰止。及岩贬，磻叟得量移为邓州司

马。时属广明庚子之后，刘巨容起徐，将得襄阳，不能碯叟，待以巡属一州佐耳。碯叟沿汉南下，中途与巨容幕吏书云：“已出无礼之乡，渐及逍遥之境。”巨容得之大怒，遣步健十余辈，移牒潭鄂，追捕碯叟。时天下丧乱，无人为堤防。既而为卒伍所陵，全家溯汉至贾塹，后门三十余口，无噍类矣。

刘子振，蒲人也，颇富学业，而不知大体，尤好陵轹同道，诋讦公卿。不耻干索州县，稍不如意，立致寒暑，以至就试明庭，稠人广众，罕有与之谈者。居守刘公主文岁，患举子纳卷繁多，榜云纳卷不得过三轴。子振纳四十轴，因之大掇凶誉。子振非不自知，盖不能抑压耳。乾符中官为博士，三年释奠礼毕，令学官讲书，宰臣已下，皆与听焉。时子振讲《礼记》，《陆鸞》，《周易》。

李沼者，封川相犹子也，其妻乃董常侍禹之女也。大顺中，邠州节度使尚父王行瑜外族董氏，以舅事于禹，沼乐游行瑜之门，行瑜呼沼李郎。会与计偕，仆马生生之具，皆行瑜所致，沼负是大恣。未几，按甲来覲，讽天子诛大臣，缙绅间重足一迹，沼出入行瑜之门，颇有得色。及行瑜败，沼捕沼，沼亡命秦陇。

论曰：才者璞也，识者工也。良璞授于贱工，器之陋也；伟才任于鄙识，行之缺也。由是立身扬名，进德修业，苟昧乎识，未有一其藏者也。矧乃时之不来，命或多蹇。善恶蔽于反己，得失幸于尤人；岂不骤达终危，虽荣是辱！非夫克明躁静之本，洞究存亡之域，临财无苟得，临难无苟免，而能素身于坦夷者，未之有也。扬子云曰：治亦凤也。美才高识，其唯君子欤！

唐摭言卷十

载应不捷声价益振

太和二年，裴休等二十三人登制科。时刘蕡对策万余字，深究治乱之本，又多引《春秋》大义，虽公孙弘、董仲舒不能肩也。自休已下，靡不敛衽。然亦指斥贵幸，不顾忌讳，有司知而不取。时登科人李郃诣阙进疏，请以己之所得，易蕡之所失，疏奏留中。蕡期月之间，屈声播于天下。

乾符中，蒋凝应宏辞，为赋止及四韵，遂曳白而去。试官不之信，逼请所试，凝以实告。既而比之诸公，凝有得色，试官叹息久之。顷刻之间，播于人口。或称之曰：“白头花钿满面，不若徐妃半妆。”

贞元中，乐天应宏辞，试《汉高祖斩白蛇》赋，考落。盖赋有“知我者谓我斩白帝，不知我者谓我斩白蛇”也。然登科之人，赋并无闻，白公之赋，传于天下也。

论曰：无义而生，不若有义而死；邪曲而得，不若正直而失。虽抱屈于一时，竟垂誉于千载者，蕡得之矣。比夫天地无全功，圣人无全能者，白得之矣。麟肝凤髓，不登于俎者，其唯蒋君乎！

海叙不遇

宋济老于词场，举止可笑，尝试赋误落官韵，抚膺曰：“宋

五坦率矣！”由此大著。后礼部上甲乙名，明皇先问曰：“宋五坦率否？”或曰：“有客讥宋济曰，‘白袍何纷纷？’答曰，‘为朱袍紫袍纷纷耳！’”

张倬者，柬之孙也。尝举进士落第，捧《登科记》顶戴之曰：“此即千佛名经也。”

平曾谒华州李相固言不遇，因吟一绝而去曰：“老夫三日门前立，珠箔银屏昼不开。诗卷却抛书袋里，譬如闲看华山来。”

刘鲁风，江西投谒所知，颇为典谒所沮，因赋一绝曰：“万卷书生刘鲁风，烟波千里谒文翁。无钱乞与韩知客，名纸毛生不为通。”

罗隐，光化中犹佐两浙幕。同院沈嵩，得新榜封示隐，隐批一绝于纸尾曰：“黄土原边狡兔肥，矢如雷电马如飞。灞陵老将无功业，犹忆当时夜猎归。”

庄布谒皮日休不遇，因以长书疏之，大行于世。

温宪，先辈庭筠之子，光启中及第，寻为山南从事。辞人李巨川草荐表，盛述宪先人之屈。略曰：“蛾眉先妒，明妃为去国之人；猿臂自伤，李广乃不侯之将。”

卢汪门族，甲于天下，因官，家于荆南之塔桥，举进士二十余上不第，满朝称屈。尝赋一绝，颇为前达所推，曰：“惆怅兴亡系绮罗，世人犹自选青娥。越王解破夫差国，一个西施已太多。”晚年失意，因赋《酒胡子》长歌一篇甚著，叙曰：“二三子逆旅相遇，贯酒于旁舍，且无丝竹，以用娱宾友。兰陵掾淮南生探囊中得酒胡子，置于座上，拱而立令，曰巡觞之胡人，心俛仰旋转，所向者举杯。胡貌类人，亦有意趣，然而倾侧不定，缓急由人，不在酒胡也。作《酒胡歌》以诮之曰：“同心相遇思同欢，擎出酒胡当玉盘。盘中脆脆不自定，四座亲宾注意看。可亦

不在心，否亦不在面，徇俗随时自圆转。酒胡五藏属他人，十分亦是无情劝。尔不耕，亦不饥；尔不蚕，亦有衣。有眼不曾分黼黻，有口不能明是非。鼻何尖？眼何碧？仪形本非天地力。雕镌意匠若多端，翠帽朱衫巧装饰。长安斗酒十千酤，刘伶平生为酒徒。刘伶虚向酒中死，不得酒池中拍浮。酒胡一滴不入肠，空令酒胡名酒胡。”

罗隐，梁开平中累征夕郎不起，罗衮以小天侔大秋姚公使两浙，衮以诗赠隐曰：“平日时风好涕流，谗书虽盛一名休。寰区叹屈瞻天问，夷貊闻诗过海求。向夕便思青琐拜，近年寻伴赤松游。何当世祖从人望？早以公台命卓侯。”隐答曰：“昆仑水色九般流，饮即神仙憩即休。敢恨守株曾失意，始知缘木更难求。鸰原漫欲均余力，鹤发那堪问旧游！遥望北辰当上国，羨君归棹五诸侯。”

孙定，字志元，涪州大戎之族子，长于储。定数举矣，而储方欲就贡。或访于定，定谑曰：“十三郎仪表堂堂，好个军将，何须以科第为资？”储颇衔之。后储贵达，未尝言定之长。晚年丧志，放意杯酒。景福二年，下第游京，西出开远门，醉中走笔寄储诗曰：“行行血泪洒尘襟，事逐东流渭水深。愁跨蹇驴风尚紧，静投孤店日初沉。一枝犹挂东堂梦，千里空驰北巷心。明日悲歌又前去，满城烟树噪春禽。”定诗歌千余首，多委于兵火，竟无成而卒。

欧阳澥者，四门之孙也，薄有辞赋，出入场中仅二十年。善和韦中令在阁下，澥即行卷及门，凡十余载，未尝一面，而澥庆吊不亏。韦公虽不言，而心念其人。中和初，公随驾至西川命相，时澥寓居汉南，公访知行止，以私书令襄帅刘巨容俾澥计偕，巨容得书大喜，待以厚礼，首荐之外，资以千余缗，复大

燕于府幕。既而撰日遵路，无何，一夕心痛而卒。巨容因籍漈答书，既呈于公，公览之怆然，因曰：“十年不见，灼然不错！”

刘得仁，贵主之子。自开成至大中三朝，昆弟皆历贵仕，而得仁苦于诗，出入举场三十年，竟无所成。尝自述曰：“外家虽是帝，当路且无亲。”既终，诗人争为诗以吊之，唯供奉僧栖白擅名。诗曰：“忍苦为诗身到此，冰魂雪魄已难招。直教桂子落坟上，生得一枝冤始销。”

李洞，唐诸王孙也，尝游两川，慕贾阍仙为诗，铸铜像其仪，事之如神。洞为《终南山》诗二十韵，句有：“残阳高照蜀，败叶远浮泾。”复曰：“鬪竹烟岚冻，偷秋雨雹腥。远平丹凤阙，冷射五侯厅。”大约全篇得唱。又赠司空侍郎云：“马饥餐落叶，鹤病晒残阳。”又曰：“卷箔清溪月，敲松紫阁书。”又送僧云：“越讲迎骑象，蕃斋忤射雕。”复赠高仆射曰：“征南破虏汉功臣，提剑归来万里身。闲倚陵云金柱看，形容消瘦老于真。”复曰：“药杵声中捣残梦，茶铛影里煮孤灯。”复送人归日东云：“岛屿分诸国，星河共一天。”时人但谓其僻涩，而不能贵其奇峭，唯吴子华深知之。子华才力浩大，八面受敌，以八韵著称。游刃颇攻骚雅，尝以百篇示洞，洞曰：“大兄所示百篇中，有一联绝唱，《西昌新亭》曰：暖漾鱼遗子，晴游鹿引麋。”子华不怨所鄙，而喜所许。洞三榜裴公，第二榜策夜，帘献曰：“公道此时如不得，昭陵恸哭一生休。”寻卒蜀中。裴公无子，人谓屈洞之致也。

赵牧，不知何许人。大中、咸通中，教李长吉为短歌，可谓蹙金结绣，而无痕迹。《对酒》诗曰：“云翁耕扶桑，种黍养日乌。手授六十花甲子，循环落落如弄珠。长绳系日未是愚，有翁临镜捋白须。饥魂吊骨吟古书，冯唐八十无高车。人生如

云在须臾，何乃自苦七尺躯。裂衣换酒且为娱，劝君日饮一瓢，夜饮一壶。杞天崩，雷腾腾，桀非桀是何足凭。桐君桂父岂胜我，醉里白龙多上升。菖蒲花开鱼尾定，金丹始可延君命。”其余尤工轻巧，辞多不载。

崔櫓慕杜紫微为诗，而櫓才情丽而近荡，有《无机集》三百篇，尤能咏物。如《梅花》诗曰：“强半瘦因前夜雪，数枝愁向晚来天。”复曰：“初开已入雕梁画，未落先愁玉笛吹。”《山寺》诗曰：“云生柱础降龙地，露洗林峦放鹤天。”如此数篇，可谓丽矣。若《莲花》诗曰：“无人解把无尘袖，盛取残香尽日怜。”此颇形迹。复能为应用四六之文，辞亦深俚章句。

刘光远，不知何许人，慕李长吉为长短歌，尤能埋没意绪，竟不知其所终。

姚岩杰，梁国公元崇之裔孙。童丕聪悟绝伦，弱冠博通坟典，慕班固、司马迁为文，时称大儒。尝以诗酒放游江左，尤肆陵忽前达，旁若无人。乾符中，颜标典鄱阳，鞠场亭宇初构，岩杰纪其事，文成，粲然千余言。标欲刊去一两字，岩杰大怒。既而标以睚眦，已勒石，遂命覆碑于地，以牛车拽之磨去其文。岩杰以一篇纪之曰：“为报颜公识我么？我心唯只与天和。眼前俗物关情少，醉后青山入意多。田子莫嫌弹铗恨，宁生休唱饭牛歌。圣朝若为苍生计，也合公车到薜萝。”卢子发牧歙州，岩杰在婺源，先以著述寄肇。肇知其人性使酒，以手书褒美，赠之以束帛，辞以兵火之后，郡中凋弊，无以迎逢大贤。岩杰复以长笺激之，始谓以文友相遇，千载一时。肇不得已，辍所乘马，迎至郡斋，馆谷如公卿礼。既而日肆傲睨，轻视子发，子发尝以篇咏诧于岩杰曰：“明月照巴山。”岩杰笑曰：“明照天下，奈何独照巴山耶！”子发惭不得意。无何，会于江亭，时蒯

希逸在席，子发改令曰：“目前取一联象，令主曰：‘远望渔舟，不阔尺八。’”岩杰遽饮酒一器，凭栏呕哕；须臾，即席还肇令曰：“凭栏一吐，已觉空喉。”有集二十卷，目曰《象溪子》。中和末，豫章大乱，岩杰苦河鱼之疾，寓于逆旅，竟不知其所终。

周贺，少从浮图，法名清塞，遇姚合而反初。诗格清雅，与贾长江、无可上人齐名。岛《哭柏岩禅师》诗籍甚，及贺赋一篇，与岛不相上下。岛曰：“苔覆石床新，师曾占几春。写留行道影，焚却坐忘身。塔院关松雪，房廊露隙尘。自嫌双泪下，不是解空人。”贺曰：“林径西风急，松枝讲法余。冻须亡夜剃，遗偈病时书。地燥焚身后，堂空著影初。此时频下泪，曾省到吾庐。”

缪岛云，少从浮图，才力浩大，有李杜之风。其诗尤重奇险，至如：“四五片霞生绝壁，两三行雁过疏松。”复曰：“抛芥子降颠狒狒，折杨枝洒醉猩猩。”《庐山瀑布》曰：“白鸟远行树，玉虹孤饮潭。”皆复出前辈。开成中常游豫章。武宗朝准敕反初，名甚喧然。

胡玠，不知何许人，尝隐庐山，苦心于五七言。《桑落洲》一篇曰：“莫问桑田事，但看桑落洲。数家新住处，昔日大江流。古岸崩欲尽，平沙长未休。想应百年后，人世更悠悠。”又《月》诗云：“轮中别有物，后改云“桂根宁诗在”。光外更无空。”玠与李骞旧交；骞廉问江西，弓旌不至。

段维，或云忠烈之后，年及强仕，殊不知书，一旦自悟其非，闻中条山书生渊藪，因往请益。众以年长犹未发蒙，不与授经。或曰，以律诗百余篇，俾其讽诵。翌日维悉能强记，诸生异之。复授八韵一轴，维诵之如初，因授之《孝经》。自是未半载，维博览经籍，下笔成文，于是请下山求书粮。至蒲陕间，

遇一前资郡牧即世，请维志其墓。维立成数百言，有燕许风骨，厚获濡润。而乃性嗜煎饼，尝为文会，每个煎饼才熟，而维一韵赋成。咸通、乾符中，声名籍甚，竟无所成而卒。

剧燕，蒲坂人也，工为雅正诗。王重荣镇河中，燕投赠王曰：“祇向国门安四海，不离乡井拜三公。”重荣甚礼重。为人多纵，陵轹诸从事，竟为正平之祸。

李涛，长沙人也，篇咏甚著，如“水声长在耳，山色不离门”，又“扫地树留影，拂床琴有声”，又“落日长安道，秋槐满地花”，皆脍炙人口。温飞卿任太学博士，主秋试，涛与卫丹、张郃等诗赋，皆榜于都堂。

任涛，豫章筠川人也，诗名早著。有“露团沙鹤起，人卧钓船流”，他皆仿此。数举败于垂成。李常侍鹭廉察江西，特与放乡里之役，盲俗互有论列。鹭判曰：“江西境内，凡为诗得及涛者，即与放邑役，不止一任涛耳。”

罗虬辞藻富贍，与宗人隐、邺齐名。咸通、乾符中，时号三罗。广明庚子乱后，去从鄜州李孝恭。籍中有红儿者，善肉声，常为贰车属意。会贰车聘邻道，虬请红儿歌而赠之缯彩。孝恭以副车所贮，不令受所贶。虬怒拂衣而起，诘旦，手刃绝句百篇，号《比红》诗，大行于时。

周緘者，湖南人也，咸通初以辞赋擅名。緘尝为《角抵赋》，略曰：“前冲后敌，无非有力之人；左攫右拿，尽是用拳之手。”或非緘善角抵。

周繁，池州青阳人也。兄繇，以诗篇中第。繁工八韵，有飞卿之风。

何涓，湘南人也，业辞。尝为《潇湘赋》，天下传写。少游国学，同时潘纬者，以《古镜》诗著名，或曰：“潘纬十年吟古镜，

何涓一夜赋潇湘。”

章碣，不知何许人，或曰孝标之子。咸通末，以篇什著名。乾符中，高侍郎湘自长沙携邵安石至京及第，碣赋《东都望幸》以刺之。诗在好知己恶及第门。复为《焚书坑》诗曰：“竹帛烟销帝业虚，昔年曾是祖龙居。坑灰未冷关东乱，刘项从来不读书。”

来鹄，豫章人也，师韩、柳为文。大中末、咸通中，声价益籍甚。广明庚子之乱，鹄避地游荆襄，南返中和，客死于维扬。

闵廷言，豫章人也，文格高绝。咸通中，初与来鹄齐名。王棨尝谓同志曰：“闵生之文，酷似西汉。”有《渔腹志》一篇，棨尤所推伏。

张乔，池州九华人也，诗句清雅，夔无与伦。咸通末，京兆府解，李建州时为京兆参军主试，同时有许棠与乔，及俞坦之、剧燕、任涛、吴罕、张螟、周繇、郑谷、李栖远、温宪、李昌符，谓之十哲。其年府试《月中桂》诗，乔擅场。诗曰：“与月长洪濛，扶疏万古同。根非生下土，叶不坠秋风。每以圆时足，还随缺处空。影高群木外，香满一轮中。未种青霄日，应虚白兔宫。何当因羽化？细得问神功。”其年频以许棠在场席多年，以为首荐。乔与俞坦之复受许下薛能尚书深知，因以诗唁二子曰：“何事尽参差，惜哉吾子诗。日令销此道，天亦负明时。有路当重振，无门即不知。何曾见尧日，相与啜浇漓。”

谢廷浩，闽人也。大顺中，颇以辞赋著名，与徐夔不相上下，时号“锦绣堆”。

李巨川，字下已，姑臧人也，士族之鼎甲，工为燕许体文。广明庚子乱后，失身于人，佐兴元杨守亮幕。守亮，大阉复恭养子。守亮败，为华帅韩建所擒。建重其才，奏令掌书奏凡十余年，名振海内。乾宁中，驾幸三峰，巨川自使下侍御史，拜工

部郎中,稍迁考功郎,中谏议大夫。时建奏勒诸王放散殿;后都雪岐,下宋文通,皆巨川之谋也。上返正,转假礼部尚书,充黄州节度判官。上至华清宫,遣使赐建御容一轴,时巨川草谢表以示吴子华,其中有“彤云似盖以长随,紫气临关而不度”,子华吟味不已,因草篇与巨川对垒。略曰:“雾开万里,克谐披睹之心;掌拔一峰,兼助捧持之力。”天祐初,大驾幸岐,梁太祖自东平拥师迎驾至三峰,单骑出降。既而素忌巨川多谋,遣人害之。

陈象,袁州新喻人也,少为县吏,一旦愤激为文,有西汉风骨,著《贯子》十篇。南平王钟传镇豫章,以羔雁聘之,累迁行军司马,御史大夫。传薨,象复佐其子文政。为淮师攻陷,象被擒送维扬,戮之。象颇师黄老,讫至于此,莫知所自也。

汤笈,润州丹阳人也,工为应用,数举败于垂成。李巢在湖南,郑续镇广南,俱以书奏受惠。晚佐江西钟传,书檄阒委,未尝有倦色。传女适江夏杜洪之子,时及昏暝,有人走乞障车文,笈命小吏四人,各执纸笔,倚马待制,既而四本俱成。天祐中,逃难至临川,忧恚而卒。

陈岳,吉州庐陵人也,少以辞赋贡于春官氏,凡十上竟抱至冤。晚年从豫章钟传,复为同舍所譖,退居南郭,以坟典自娱。因之博览群籍,尝著书商较前史得失,尤长于班、史之业,评三传是非,著《春秋折衷论》三十卷,约《大唐实录》,撰《圣纪》一百二十卷。以所为述作,号《陈子正言》十五卷。其辞、赋、歌、诗,别有编帙。光化中,执政议以蒲帛征,传闻之,复辟为从事。后以谗黜,寻遘病而卒。

李凝古,给事中损之子,冲幼聪敏绝伦,工为燕许体文。中和中,从彭门时溥,溥令制露布进黄巢首级。凝古辞学精

敏，义理该通，凡数千言，冠绝一时，天下仰风。无何，溥奏诸将各领一麾，凝古获濡润而不之谢，溥因兹减薄。

韦庄奏请追赠不及第人近代者

孟郊，字东野，工古风，诗名播天下，与李观、韩退之为友。贞元十二年及第，佐徐州张建封幕卒，使下廷评，韩文公作《东野志》，谥曰贞曜先生。贾岛诗曰：“身歿声名在，多应万古传。寡妻无子息，破宅带林泉。冢近登山道，诗随过海船。故人相吊处，斜日下寒天。”庄云不及第，误也。

李贺，字长吉，唐诸王孙也，父璿肃，边上从事。贺年七岁，以长短之制，名动京华。时韩文公与皇甫湜览贺所业，奇之，而未知其人。因相谓曰：“若是古人，吾曹不知者；若是今人，岂有不知之理？”会有以璿肃行止言者，二公因连骑造门，请见其子。既而总角荷衣而出，二公不之信，贺就试一篇，承命欣然，操觚染翰，旁若无人。仍目曰《高轩过》，曰：“华裾织翠青如葱，金环压辔摇冬珑，马蹄隐耳声隆隆，入门下马气如虹。云是东京才子、文章钜公，二十八宿罗心胸，殿前作赋声磨空，笔补造化天无功，元精炯炯贯当中。庞眉书客感秋蓬，谁知死草生华风。我今垂翅负冥鸿，他日不羞蛇与龙。”二公大惊，以所乘马命连镳而还所居，亲为束发。年未弱冠，丁内艰，他日举进士，或谤贺不避家讳，文公特著《讳辨》一篇，不幸未登壮室而卒。

皇甫松，著《醉乡日月》三卷，自叙之矣。或曰，松，丞相奇章公表甥，然公不荐。因襄阳大水，遂为《大水辨》，极言诽谤。有“夜入真珠室，朝游瑇瑁宫”之句。公有爱姬名真珠。

李群玉，不知何许人，诗篇妍丽，才力遒健。咸通中，丞相

修行杨公为奥主，进诗三百篇，授麟台雒校。

陆龟蒙，字鲁望，三吴人也，幼而聪悟，文学之外，尤善谈笑，常体江谢赋事，名振江左。居于姑苏，藏书万余卷。诗篇清丽，与皮日休为唱和之友。有集十卷，号曰《松陵集》。中和初，遭疾而终。颜荛给事为文志其墓，吴子华奠文千余言，略曰：“大风吹海，海波沧涟，涵为子文，无隅无边。长松倚雪，枯枝半折，挺为子文，直上巅绝。风下霜晴，寒钟自声，发为子文，铿锵杳清。武陵深阨，川长昼白，间为子文，渺茫岑寂。豕突鲸狂，其来莫当。云沉鸟没，其去倏忽。膩若凝脂，软于无骨。霏漠漠，澹涓涓，春融冶，秋鲜妍，触即碎，潭下月，拭不灭，玉上烟。”

赵光远，丞相隐弟子，幼而聪悟。咸通、乾符中，以为气焰温、李，因之恃才不拘小节，常将领子弟，恣游侠斜，著《北里志》，颇述其事。

李甘，字和鼎，长庆四年及第，《登科记》已注矣。庄云不及第，误矣。

温庭皓，庭筠之弟，辞藻亚于兄，不第而卒。

刘得仁 陆逵 傅锡 平曾 贾岛 刘稚珪 顾邵孙吴人。 沈珮吴人。

顾蒙，宛陵人，博览经史，慕燕许刀尺，亦一时之杰；余力深究内典，繇是屡为浮图碑，仿欧阳率更笔法，酷似前人。庚子乱后，萍梗江浙间。无何，有美姬为润帅周宝奄有；蒙不能他去，而受其豢养，由此名价减薄。甲辰淮浙荒乱，避地至广州，人不能知，困于旅食，以至书《千字文》授于聋俗，以换斗筲之资。未几，遭疾而终。蒙颇穷《易》象，著《大顺图》三卷。

罗邛，余杭人也，家富于财，父则，为盐铁小吏，有子二人，

俱以文学干进，邺尤长七言诗。时宗人隐，亦以律韵著称，然隐才雄而麓疏，邺才清而绵致。咸通中，崔安潜侍郎廉问江西，志在弓旌，竟为幕吏所沮。既而俯就督邮，因兹举事阑珊，无成而卒。

方干，桐庐人也，幼有清才，为徐凝所器，诲之格律。干或有句云：“把得新诗草里论。”反语云“村里老”，谑凝而已。王大夫名与定保家讳一字同。廉问浙东，干造之，连跪三拜，因号方三拜。王公将荐之于朝，请吴子华为表草。无何公遭疾而卒，事不谐矣。

前件人俱无显遇，皆有奇才。丽句清辞，遍在时人之口；衔冤抱恨，竟为冥路之尘。但恐愤气未销，上冲穹昊，伏乞宣赐中书门下，追赠进士及第，各赠补阙、拾遗，见存明代。唯罗隐一人，亦乞特赐科名，录升三级，便以特敕显示优恩。俾使已升冤人，皆沾圣泽；后来学者，更厉文风。

论曰：工拙由人，得丧者命；非贤之咎，伊时之病。善不为名，而名随之；名不为禄，而禄从之。苟异于是，不汨，而小人之儒也尤人，君子之儒也反己。诗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唐摭言卷十一

反初及第

刘轲，慕孟轲为文，故以名焉。少为僧，止于豫章高安县南果园，复求黄老之术，隐于庐山，既而进士登第。文章与韩、柳齐名。

反初不第

张策，同文子也，自小从学浮图，法号藏机，粲名内道场为大德。广明庚子之乱，赵少师崇主文，策谓时事更变，求就贡籍，崇庭谴之。策不得已，复举博学宏辞，崇职受天官，复黜之，仍显扬其过。策后为梁太祖从事。天祐中，在翰林，太祖颇倚之，为谋府。策极力媒蘖，崇竟罹冤酷。

无官受黜

襄阳诗人孟浩然，开元中颇为王右丞所知。句有“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者，右丞吟咏之，常击节不已。维待诏金銮殿，一旦，召之商较风雅，忽遇上幸维所，浩然错愕伏床下，维不敢隐，因之奏闻。上欣然曰：“朕素闻其人。”因得诏见。上曰：“卿将得诗来耶？”浩然奏曰：“臣偶不赍所业。”上即命吟。浩然奉诏，拜舞念诗曰：“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上闻之怆然，曰：“朕未曾弃人，自是卿不求

进，奈何反有此作！”因命放归南山。终身不仕。

贾岛、字阆仙。元和中，元白尚轻浅，岛独变格入僻，以矫浮艳，虽行坐浸食，吟味不辍。尝跨驴张盖，横截天衢，时秋风正厉，黄叶可扫。岛忽吟曰“落叶满长安”，志重其冲口直致，求足一联，杳不可得，不知身之所从也。因之唐突大京兆刘栖楚，被系一夕而释之。又尝遇武宗皇帝于定水精舍，岛尤肆侮，上讶之。他日有中旨令与一官，谪去乃授长江县尉，稍迁普州司仓而卒。

开成中，温庭筠才名籍甚，然罕拘细行，以文为货，识者鄙之。无何，执政间复有恶奏庭筠搅扰场屋，黜随州县尉。时中书舍人裴坦当制，忸怩含毫久之。时有老吏在侧，因讯之升黜，对曰：“舍人合为责辞，何者？入策进士，与望州长马一齐资。”坦释然，故有“泽畔长沙”之比。庭筠之任，文士诗人争为辞送，唯纪唐夫得其尤。诗曰：“何事明时泣玉频，长安不见杏园春。凤皇诏下虽沾命，鸚鵡才高却累身。且饮绿醪销积恨，莫辞黄绶拂行尘。方城若比长沙远，犹隔千山与万津。”

荐举不捷

张祜，元和、长庆中，深为令狐文公所知。公镇天平日，自草荐表，令以新旧格诗三百篇随表进献。辞略曰：“凡制五言，包含六义，近多放诞，靡有宗师。前件人久在江湖，早工篇什，研机甚苦，搜象颇深，辈流所推，风格罕及。”云云。谨令录新旧格诗三百首，自光顺门进献，望请宣付中书门下。祜至京师，方属元江夏偃仰内庭，上因召问祜之辞藻上下，稹对曰：“张祜雕虫小巧，壮夫耻而不为者，或奖激之，恐变陛下风教。”上颌之，由是寂寞而归。祜以诗自悼，略曰：“贺知章口徒劳

说，孟浩然身更不疑。”

长沙日试万言王璘，辞学富赡，非积学所致。崔詹事廉问，特表荐之于朝。先是试之于使院，璘请书吏十人，皆给砚，璘衫绌扞腹，往来口授，十吏笔不停缀。首题《黄河赋》三千字，数刻而成；复为《鸟散余花落》诗三十首，援毫而就。时忽风雨暴至，数幅为回飙所卷，泥滓沾渍，不胜舒卷。璘曰：“勿取，但将纸来！”复纵笔一挥，斯须复十余篇矣。时未亭午，已构七千余言。詹事传语试官曰：“万言不在试限，请屈来饮酒。”《黄河赋》复有僻字百余，请璘对众朗宣，旁若无人。至京师时，路庶人方当钧轴，遣一介召之。璘意在沽激，曰：“请俟见帝。”岩闻之大怒，亟命奏废万言科。璘杖策而归，放旷于杯酒间，虽屠沽无间然矣。

已得复失

杨知至，会昌五年王仆射重奏五人：源重、杨知至、杨严、郑朴、窦絨，奉敕特放杨严，其余四人皆落。知至《感恩自吊》诗曰：“由来梁燕与冥鸿，不合翩翩向碧空。寒谷漫随邹氏律，长天独遇宋都风。当时泣玉情虽异，他日衔环事亦同。二月春光花澹荡，无因得醉杏园中。”

张渍，会昌五年陈商下状元及第，翰林覆落渍等八人，赵渭南贻渍诗曰：“莫向春风诉酒杯，谪仙真个是仙才。犹堪与世为祥瑞，曾到蓬山顶上来。”

以德报怨

裴垍举宏辞，崔枢考之落第。及垍为宰相，擢枢为礼部，笑谓枢曰：“聊以报德也。”

贾泳父脩有义声，泳落拓不拘细碎，常佐武臣倅晋州。昭宗幸蜀，三榜裴公，时为前主客员外，客游至郡，泳接之傲睨。公尝簪笏造泳，泳戎装一揖曰：“主公尚书邀放鷓子，勿怪如此！”倥偬而退，贄颇衔之。后公三主文柄，泳两举为公所黜，既而谓门人曰：“贾泳潦倒可哀，吾当报之以德。”遂放及第。

恶分疏

宋人许昼，闽人黄遵，遵尝宰滑州卫南，与昼声迹不疏。光化三年，二人俱近事，遵谤昼尝笞背矣。昼性卞急，时内翰吴融侍郎，西铨独孤损侍郎，皆尽知己，一旦昼造二君子自辨，因袒而视之。二公皆掩袂而入。昼、遵其年俱落。

光化中，苏拯与乡人陈涤同处。拯与考功苏郎中璞初叙宗党，璞故奉常涤之子也。拯既执贄，寻以启事温卷，因请陈涤缄封，涤遂误书己名，璞得之大怒。拯闻之，苍黄复致书谢过。吴子华闻之曰，此书应更欢也。

文德中，刘子长出镇浙西，行次江西。时陆威侍郎犹为郎吏，亦寓于此。进士褚载缄二轴投谒，误以子长之卷面贄于威。威览之，连有数字犯威家讳，威因拱而矍然。载错愕白以大误，寻以长笺致谢，略曰：“曹兴之图画虽精，终惭误笔；殷浩之矜持太过，翻达空函。”

怨怒 懣直附

李义山师令狐文公。大中中，赵公在内廷，重阳日义山谒不见，因以一篇纪于屏风而去。诗曰：“曾共山公把酒卮，霜天白菊正离披。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莫学汉臣栽苜蓿，还同楚客咏江蓠。郎君官贵施行马，东阁无因更

重窥。”

张曙，崔昭纬，中和初西川同举，相与诣日者问命。时曙自恃才名籍甚，人皆呼为将来状元，崔亦分居其下。无何，日者殊不顾曙，目崔曰：“将来万全高第。”曙有愠色。日者曰：“郎君亦及第，然须待崔家郎君拜相，当于此时过堂。”既而曙果以惨恤不终场，昭纬其年首冠。曙以篇什刺之曰：“千里江山陪骥尾，五更风水失龙鳞。昨夜浣花溪上雨，绿杨芳草属何人！”崔甚不平。会夜饮，崔以巨觥饮张，张推辞再三，崔曰：“但吃，却待我作宰相与你取状头。”张拂衣而去，因之大不叶。后七年，崔自内廷大拜，张后于三榜裴公下及第，果于崔公下过堂。

崔珏佐大魏公幕，与副车袁充常侍不叶，公俱荐之于朝。崔拜芸阁雠校，纵舟江浒。会有客以丝桐诣公，公善之，而欲振其名；命以乘马迎珏，共赏绝艺。珏应召而至，公从容为客请一篇，珏方怀怫郁，因以发泄所蓄，诗曰：“七条弦上五音寒，此艺知音自古难。唯有河南房次律，始终怜得董庭兰。”公大惭恚。

张楚与达奚侍郎书：“公横海殊量，干霄伟材，郁为能贤，特负公望，雄笔丽藻，独步当时，峻节清心，高迈流俗。其为御史也，则察视臧否，纠遏奸邪。其任郎官也，则弥纶旧章，发挥清议。其拜舍人也，则专掌纶綍，翱翔掖垣。其迁侍郎也，则综核才名，规模礼物。良由心照明镜，手握纯钩，龙门少登，鹏翼孤运，犹且谦能下士，贵不易交。顷辱音书，恍若会面，眷顾之重，宿昔不渝。执玩徘徊，緘藏反覆，伐木之诗重作，采葵之咏再兴，何慰如之！幸甚，幸甚！仆诚鄙陋，素乏异能，直守愚忠，每存然诺。背憎噂喅，少小不为；蓬蔕戚施，平生所耻。故

得从游君子，厕迹周行，欢会之间，常多企慕，聊因翰墨，辄写芘莛。公往在临淄，请仆为曹掾，喜奉颜色，得接徽猷。美景良辰，必然邀赏，斗酒肴肉，何曾暂忘！分若芝兰，坚逾胶漆。时范、穆二子，俱在属城，仆滥同人，见称四友。尝因醉后，遂论晚慕官资，众识许公荣阳，勃然不顾；公诚相期于下郡，咸及为荣。志气之间，悬殊久矣。今范郎中永逝，穆司直寻殂，唯仆尚存，得观荣贵。此畴昔之情一也。寻应制举，同赴洛阳。时是春寒，正值雨雪，俱乘款段，莫不艰辛。朝则齐镳，夜还连榻，行迈靡靡，中心摇摇。及次新乡，同为口号。公先曰：‘太行松雪，映出青天。’仆答曰：‘淇水烟波，半含春色。’向将百对，尽在一时，发则须酬，迟便有罚，并无所屈，斯可为欢。此畴昔之情二也。初到都下，同止客坊，早已酸寒，复加屯蹶。属公家豎逃逸，窃藏无遗；赖仆侨装未空，同爨斯在。殆过岁月，以尽有无，巷虽如穷，坐客常满，还复嘲谑，颇展欢娱。公咏仆以衣袖障尘，仆咏公以浆粥和酒。复有憨姬，提携破筐，频来扫除，共为笑弄。此畴昔之情三也。公授郑县，归迎板舆；仆已罢官，时为贫士。于焉贯酒，犹出荒郊，候得轩车，便成野酌。留连数日，款曲襟怀，旋怆分离，远行追送。他乡旅寓，掺袂凄然，虽限山川，常怀梦想。此畴昔之情四也。公在畿甸，仆尉长安，多陪府庭，是称联吏。数游魏十四华馆，频诣武七芳筵。婉变心期，绸缪燕语，应接无暇，取与非他。车公若无悒然不乐，黄生未见鄙吝偏形。此畴昔之情五也。公迁侍御，仆忝起居，执法记言，连行供奉，举目相见，为欢益深。灿烂玉除之前，馥郁香炉之下。仰戴空极，尽睹朝仪，若在钧天，如临元圃。此畴昔之情六也。仆转郎署，先在祠曹；公自台端，俯临礼部。昔称同舍，今则同厅。退朝每得陪行，就食

寻常接坐。攀由鸿鹄，倚是蒹葭，咫尺余光，环回末职，官连两载，事等一家。此畴昔之情七也。复考进士文策，同就侍郎厅房，信宿重阙，差池接席，倚摭之务，仰止弥高。于时贤郎幼年辞翰，公以本司恐谤，不议祁奚；仆闻善必惊，是敬王粲。骤请座主，超升甲科，今果飞腾，已迁京县。虽云报国，亦忝知人。此畴昔之情八也。凡人有一于此，犹有可论，况仆周旋若斯，足成深契。所以具申前好，用呈寸心；非欲称扬，故为繁冗。今公全德之际，愿交者多；昔公未达之前，欲相知者少。于多甚易，在少诚难。则公居甚易之时，下走处诚难之日，本以义分相许，明非势利相趋，早为相国所知，累迁官守。其在铨管也，用仆为京兆掾。其在台衡也，用仆为尚书郎。只字片言，曾蒙激赏，连谗被谤，备与辨明。察于危难之情，知在明教之地。后缘疏惰，自取播迁。顾三省而多惭，甘一黜而何赎！历司马长史，再佐任治中。万里山川，七周星岁，从闽适越，染瘴缠痾，比先支离，更加枯槁，尽作颁鬓，难为壮心。常情尚有咨嗟，故旧能无叹息！非辞坎壈，但愧揶揄。遍观昔人沈沦，多因推荐，其有超然却贵，自达十不二三。以管仲之贤，须逢鲍叔；以陈平之智，须遇无知；以诸葛之才，见称徐庶；以祢衡之俊，见藉孔融；如此之流，不可称数。其于樗散，必待吹嘘，如公顾眄生光，剪拂增价，岂忘朽株之事，而轻连茹之辞乎！即有言而莫从，未有不言而自致。世称王阳在位，贡禹弹冠，彼亦何哉？非敢望也。复恐傍人疏间，贝锦成章。仆既无负于他人，人岂有嫌于仆？愚之窃料，当谓不然，彼欲加诸，复难重尔！尝试大抵如之，或在苍黄，或于疑似，都由听授不至分明，便起猜嫌，俄成罅隙。廉蔺独能生觉，萧朱杳不深知。备出时谈，可为殷鉴。且今之从政，必也择人，若非文儒，只应吏道。

仆于藻翰，留意则下笔成章；仆于干蛊，专精则操刀必割。历官一十五任，入事三十余年。夫琢玉为器者，尚掩微瑕；偃木为轮者，犹藏小节。仆纵有短，身还有长。至如高班要津，听望已久；小郡偏州，常才为之。嗟乎，不与其间，益用惆怅！要欲知其某郡太守，以示子孙；未知生涯几何，竟当遂否？天不可问，人欲奚为！然则同时郎官及余亲故，自仆贬黜之后，亡者三十余人，皆负声华，岂无知己？不与年寿，相次歿于泉扃。有若范宣城等，就中深密，最与追从，亦思题篇，匪朝即夕，索然皆尽，非恻而谁！不奈吾侪多从鬼录，独求荣进，实愧无厌，向前借誉，于公是谬。自顷探释氏苦空之说，览庄生齐物之言，宠辱何殊，喜愠无别。希求速进者，未必以前有；永甘弃废者，未必以后无。倚伏难知，吉凶何定！朝荣暮落，始富终贫。范卷箒而后荣，邓赐钱而饿死。当黥而贵，折臂犹亨，翻覆何定！波澜飘飘，风雨任运推转，何必越性干祈？但以邺城最当官路，使命来往，宾客纵横，马少憩鞍，人当倒屣；俸禄供币，盖不足云，筋力渐衰，故难堪也。倘少乖阻，即起憾辞，诚兼济之义存，若屡空而理在。加以物务牵率，形役徒劳，幸有田园在于河内，控带泉石，交映林亭，密尔太行，尤丰药物。素书数千卷，足览古今；子侄五六人，薄闲诗赋。兼令佐酒，何处生愁？更引围棋，别成招隐。风来北牖，月出东岑，往往观鱼，时时梦蝶，唯开一径，懒问四邻。潘岳于是闲栖，梁竦由其罢叹。行将谢病，自此归耕。倘不遂微诚，明神是殛！远陈本末之事，庶体行藏之心。秋中渐凉，惟纳休谧！出处方异，会合无期，愿以加餐，匪唯长忆。不具。张楚白。”

任华懋直，上严大夫笈：“逸人姓任名华，是曾作芸省校书郎者，辄敢长揖，俾三尺之童，奉笈于御史大夫严公麾下：仆隐

居岩壑，积有岁年。销宦情于浮云，掷世事于流水。今者辍鱼钓，诣旌麾，非求荣，非求利，非求名，非求媚，是将观公俯仰，窥公浅深。何也？公若带骄贵之色，移夙昔之眷，自谓威足陵物，不能礼接于人，则公之浅深，于是见矣。公若务于招延，不隔卑贱，念半面之曩日，回青眼于片时，则公之厚德，未易量也。惟执事少留意焉！且君子成人之美，仆忝士君子之末，岂不敢成公之美事乎！是将投公药石之言，疗公膏肓之疾，未知雅意欲闻之乎？必欲闻之，则当先之以卑辞，申之以喜色，则膏肓之疾，不劳扁鹊而自愈矣。公其喜听之！何者？当今天下，有讥谏之士，咸皆不减于先侍郎矣。然失在于倨，阙在于怒，且《易》曰：‘谦谦君子，卑以自牧。’《论语》曰：‘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公之顷者，似不务此道，非恐乖于君子，亦应招怒于时人。祸患之机，怨仇之府，岂在利剑相击，拔戟相撞？其亦在于辞色相干，拜揖失节。则潘安仁以孙秀获罪，嵇叔夜为钟会所图，古来此类，盖非一也。公所明知之，又安可不以为深诫乎？必能遇士则诚于倨，抚下则宏以恕，是可以长守富贵，而无忧危，公成人之美在此而已矣。念之哉！任华一野客耳，用华言亦唯命，不用华言亦唯命，明日当拂衣而去矣，不知其他。”

华与京尹杜中丞书：“中丞阁下：仆常以为受人恩不易。何以言之？昔辟阳侯欲与朱建相知，建不与相见。无何，建母丧家贫，假借服具，而辟阳侯乃奉百金往税焉。及辟阳侯遭谗而竟获免者，建之力也。其后淮南王以诸吕之故诛辟阳侯，而建以曾往来，亦受其祸。是知相知之道，乃是祸福存立之门，固不易耳。仆到京辇，尝以孤介自处，终不能结金张之援，过卫霍之庐，苟或见招，辄以辞避。所以然者，以朱建自试。一

昨不意执事猥以文章见知，特于名公大臣，曲垂剪拂，由是以公为知己矣。亦尝造诣门馆，公相待甚厚，谈笑怡如。仆由是益知公懿德宏远，必能永保贞吉，而与人有终始之分。不然，何乃前日辄不自料而有祈丐于公哉？若道不合，虽以王侯之贵，亲御车相迎，或以千金为寿，仆终不顾。况肯策款段，崎岖傍人门庭，开强言乎！矧仆所求不多，公乃曰亦不易致，即当分减。然必若易致，则已自致矣，安能烦于公？且凡有济物之心，必能辍于己，方可以成济之道。公乃曰分减，岂辍己之义哉？况自蒙见许，已过旬日，客舍倾听，寂寥无声，公岂事繁遗忘耶？当不至遗忘。以为闲事耶？今明公位高望重，又居四方之地，若轻于信而薄于义，则四方无所取。唯公留意耳！任华顿首。”

华与庾中丞书：“中丞阁下：公久在西掖，声华满路，一昨迁拜中宪，台阁生风，甚善，甚善！华窃有所怪，请试言之。何者？华自去冬拜谒，偏承眷顾，幸辱以文章见许，以补袞相期，众君子闻之当信矣。华请陪李太仆诣阙庭，公乃谓太仆曰：‘任子文辞，可为卓绝，负冤已久，何不奏与太仆丞？’华也不才，皆非所望；然公之相待，何前紧而后慢若是耶？岂华才减于前日，而公之恩遇薄于兹辰。退思伏念，良增叹惋耳。况华尝以三数赋笔奉呈，展手札云：‘足下文格由来高妙，今所寄者尤更新奇。’公言之次，敢忘推荐，朝廷方以振举遗滞为务，在中丞今日，得非公言之次乎？当公言之次，曾不闻以片言见及公其意者，岂欲弃前日之信乎？华本野人，尝思渔钓，寻常杖策，归乎旧山，非有机心，致斯扣击？但以今之后进，咸属望于公，公其留意焉！不然，后进何望矣！任华顿首。”

华告辞京尹贾大夫书：“大夫阁下：昔侯嬴邀信陵君车骑

过屠门，而信陵为之执绥，此岂辱公子耶？乃所以成公子名耳。王生命廷尉结袜，廷尉俯偻从命无难色，此岂辱廷尉乎？亦以成廷尉之名耳。仆所邀明公枉车过陋巷者，岂徒欲成君之名而已哉？窃见天下有识之士，品藻当世人物，或以君之才望，美则美也，犹有所阙焉，其所阙者在于恃才傲物耳。仆感君国士之遇，故以国士报君，其所以报者，欲洗君恃才傲物之过，而补君之阙。宜其允迪忠告，惠然来思，而乃踌躇数日不我顾，意者，耻从卖醪博徒游者乎？观君似欲以富贵骄仆，乃不知仆欲以贫贱骄君，君何见之晚耶！抑又闻昔有鬻者，耻为平原君家美人所笑，乃诣平原君，请笑者头，平原君虽许之，终所不忍。居无何，宾客别去过半。君怪之，有一客对曰：‘以君不杀笑鬻者，谓君为爱色而贱士。’平原君大惊悔过，即日斩美人头，造鬻门者谢焉。宾客由是复来。今君犹惜马蹄不顾我，况有请美人头者，岂复得哉！仆亦恐君之门客于是乎解体，仆即解体者也。请从此辞。任华顿首。”

崔国辅上何都督履光书：“崔国辅谨上书于都督何公节下：昨有自府庭而退者，云君公垂责以为怠于奉上之礼，死罪，死罪！窃闻礼不妄说人，为近佞媚也；不好狎，自全仁义也。故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君臣上下，非礼勿定；宦学事师，非礼勿亲。所以君子恭敬撝节退让以明礼，修身践言合道以成礼。今人无礼，多涉于佞媚，不全于仁义；故以难进而易退，孜孜善行者为失礼，悲夫！古之有礼者则贵，今之有礼者则贱，虽然，君子终身不弃礼为苟容。《诗》云：‘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言善人不拘俗也。国辅常见君公有谋赞之能，明恤之量，敢以大雅之道，而事君公，殊不知君公凡徒见待。君公闻叔向乎？闻张良乎？夫叔向者不能言，退然不胜衣，为晋国之望。张良妇

人也，而懦夫下辈，宜君公不礼。萧曹为刀笔吏，碌碌无奇节；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屈原之忠贞逐于楚，张仪之利口鞭于梁；皆士之屯蒙，莫能自异。仆今日复何言哉！”

朱湾别湖州崔使君书：“湾闻蓬莱之山，藏杳冥之中行可到；贵人之门，无媒而通不可到；骊龙之珠，潜于潢澗之中或可识；贵人之颜，无因而前不可识。某自假道路问津主人，一身孤云，两度圆月；凡载请执事，三趋戟门。门人谓某曰：‘子私来耶？公来耶？’若言公，小子实非公；若言私，公庭无私，不得入。以兹交战彷徨于今。信知庭之与堂，不啻千里，况寄食漂母，夜眠渔舟。门如龙而难登，食如玉而难得。得如玉之粟，登如龙之门，如龙之门转深，如玉之粟转贵，实无机心，翻成机事。汉阴丈人闻之，岂不大笑！属溪上风便，囊中金贫，望甘棠而叹，自引分而退。”

论曰：夫子口无择言，身无择行。言之逊人，不以为谄；言之危人，不以为讦。盖言与行契，行由言立，故生人以来，未有如丘之圣者。儒有用言干进，几乎！若乃交道匪终，得言纪之者，时则有其人矣。

唐摭言卷十二

自 负

杜甫《莫相疑行》：“男儿生无所成头皓白，牙齿欲落真可惜。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辉赫。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往时文彩动人主，今日饥寒趋路旁。晚将末节契年少，当面输心背面笑。寄谢悠悠世上儿：莫争好恶莫相疑。”

甫献韦左丞：“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丈人试静听，贱子请具陈。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将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自谓颇挺生，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化淳。此意竟萧索，行歌非隐沦，骑驴三十年，旅食京华春。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主上顷见征，欷然欲求伸。青冥却垂翅，蹭蹬无纵鳞。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每于百僚上，猥诵佳句新。窃效贡公喜，难甘原宪贫。焉能心怏怏，只是走踈踈。今欲东入洛，即将西去秦。尚怜终南山，回望清渭滨。常拟报一餐，况怀辞大臣。白鸥波浩荡，万里谁能驯。”

崔仁师之孙崔湜并涤，及从兄莅，并有文翰，列居清要。每私宴之际，自比王谢之家，谓人曰：“吾之一门及出身历官，未尝不为第一。丈夫当先据要路以制人，岂能默默受制于

人!”故进取不已,而不能令终。

开元中,薛据自恃才名,于吏部参选,请受万年录事。流外官共见宰执诉云:“赤录事是某等清要官,今被进士欲夺,则某等色人无措手足矣!”遂罢。

郑起居仁表诗曰:“文章世上争开路,阅阅山东拄破天。”

张曙拾遗与杜荀鹤同年,尝醉中谑荀鹤曰:“杜十五公大荣!”荀鹤曰:“何荣?”曙曰:“与张五十郎同年,争不荣?”荀鹤应声答曰:“是公荣,小子争得荣?”曙笑曰:“何也?”荀鹤曰:“天下只知有杜荀鹤,阿没处知有张五十郎!”

卢延让业癖涩诗,吴翰林虽以赋卷擢第,然八面受敌,深知延让之能。延让始投贖,卷中有说诗一篇,断句云:“因知文赋易为下者之乎。”子华笑曰:“上门恶骂来!”

薛保逊好行巨编,自号“金刚杵”。太和中,贡士不下千余人,公卿之门,卷轴填委,率为闾媪脂烛之费,因之平易者曰:“若薛保逊卷,即所得倍于常也。”

刘允章侍郎主文年,榜南院曰:“进士纳卷,不得过三轴。”刘子振闻之,故纳四十轴。此条杂见卷九四凶门。

元次山《中兴颂》序云:“天宝十四年,安禄山陷洛阳,明年犯长安,天子幸蜀,太子即位于灵武,明年皇帝移军凤翔,其年复两京,上皇还京师。夫立圣德大业者,必有歌颂,若今歌颂圣德,刻诸金石,非老于文学,其谁宜为?”

卢肇初举,先达或问所来,肇曰:“某袁民也。”或曰:“袁州出举人耶?”肇曰:“袁州出举人,亦由沅江出龟甲,九肋者盖稀矣。”

王适侍御,元和初,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太直见黜。故韩文公志适墓云:“上初即位,以四科慕天下士,君笑曰:‘此

非吾时耶!’即提所作书缘路歌吟趋直言试,既至,对话惊众,不中第,益久困矣。”

薛能尚书题集后曰:“诗源何代失澄清?处处狂波污后生。常感道孤吟有泪,却缘风坏语无情。难甘恶少欺韩信,枉被诸侯杀祢衡。纵到缙山也无益,四方联络尽蛙声。”

王贞白寄郑谷郎中曰:“五百首新诗,缄封寄与谁?只凭夫子鉴,不要俗人知。火鼠重烧布,冰蚕乍吐丝。直须天上手,裁作领巾披。”

袁参上中书姚令公元崇书:“曹州布衣袁参顿首谨上梁公阁下:参将自托于君,长为君用,欲之乎?且参之托君,何以利君也?若使君常怀相印,不失通侯,寿客满堂,黄金横带,则参请以车轨所至,马首所及,而掩君之短,称君之长,使天下之人,不能议君矣。若使君当不测之时,遘不测之祸,身从吏讯,妻子满狱,则参请以翳翳之身,渺渺之命,伏死一剑,以白君冤,使酷杀之刑,不能陷君矣。若使君因缘谤书,不得见察,卒至免逐,为天下笑,则参以一寸之节,三寸之舌,抗义犯颜,解于阙庭,使逐臣之名,不能污君矣。君有盛忿之隙,睚眦之怨,朝廷之士,议欲侵君,则参请以直辞先挫其口,不尔,则更以眦血次污其衣,见陵之羞,不能丑君矣。若使君事至不可知,千秋万岁后,而君门阑卒有饥寒之虞,则参请解参之裘,推参之哺,勉勉不怠,终身奉之,使子孙之忧,不能累君矣。此五者,参之所以利君而自托也。君其可乎?夫人不易知,知人不易。参于君非有食客之旧,门生之恩,今便欲自托于君,长为君用,得无不知参意而疑参妄乎?然妄心实亦有之,何也?参行年已半春秋,客复数载,黄金尽,乌裘弊,唇齿落,不得成名,而亲之在堂,终莫有慰,日暮途远,不知所为。然独念非君无足依

者，故今敢以五利求市于君，冀君一顾见诚，使得慰亲恐惧。参闻言为必听者出，义为知己者行，丈夫雄心，能无感激？况今以亲亲之故，而祈德于君，使君欢然卒不见拒，尔后即参尚何面目遂得默然而已哉！本向时之言，终不负德。夫幽则有鬼，天则有神，鬼神之间，参所必有。如使参敢负于君者，则鬼神之灵共诛之。敬以自盟，惟君之惠信也。且君以伟才，四入为相，艰难情伪，君尽知之。至于进人亦多矣，然亦能有以参之五利而许君乎？参必愚侪鰕生，而自守取咎尔！则君之相士，何其备耶！至愚殆欲窥君之鉴矣。顿首，顿首。参今亦不敢盛称誉，上给于君，然窃自言之，正参亦非天下庸人也。今君若见相以义，则参之本图；若见相以才，则惟君所识。今幸君之力能必致参，顾此时坐而相弃，语曰：‘厚利可爱，盛时难再，失利后时，终必有悔。’君独不闻蒯人之泣乎？昔蒯人为商而卖冰于市，客有苦热者将买之，蒯人自以得时，欲邀客以数倍之利。客于是怒而去，俄而其冰亦散。故蒯人进且不得冰，二者俱亡，自泣而去。今君坐青云之中，平衡天下，天下之士，皆欲附矣。此亦君卖冰之秋，而士买冰之际。有利则合，岂宜失时！苟使君强自迟回至冰散，则君尚欲开口，其事焉得哉！愿少图之，无为蒯人之事也。参顿首。”

轻佻 戏谑嘲咏附

顾云，大顺中制同羊昭业等十人修史。云在江淮，遇高逢休谏议。时刘子长仆射，清名雅誉，充塞缙绅。其弟崇望，复在中书。云以逢休与子长旧交，将造门希致先容，逢休许之久矣。云临歧请书，逢休授之一函甚草创，云微有感，因潜启阅之，凡一辐，并不言云。但曰：“羊昭业等拟将一尺三寸汗脚，

踏他烧残龙尾；道懿宗皇帝虽薄德不任，被前件人罗织；执大政者亦大悠悠。”云吁叹而已。

李白戏赠杜甫曰：“长乐坡前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形容何瘦生？祇为从来学诗苦。”

郑光业中表间有同人试者，于时举子率皆以白纸糊案子面，昌图潜纪之曰：“新糊案子，其白如银，入试出试，千春万春。”光业弟兄共有一巨皮箱，凡同人投献，辞有可嗤者，即投其中，号曰“苦海”。昆季或从容用咨谐戏，即命二仆舁“苦海”于前，人阅一编，靡不极欢而罢。光业尝言及第之岁，策试夜，有一同人突入试铺，为吴语谓光业曰：“必先必先，可以相容否？”光业为辍半铺之地。其人复曰：“必先必先，谿仗取一杓水。”光业为取。其人再曰：“便干托煎一碗茶，得否？”光业欣然与之烹煎。居二日，光业状元及第，其人首贡一启，颇叙一宵之素。略曰：“既取水，更煎茶，当时之不识贵人，凡夫肉眼；今日之俄为后进，穷相骨头。”

罗隐谢裴廷翰诗卷云：“泽国佳人，唯妆半面；营丘辨士，或献空笼。”

贾岛不善程试，每自叠一辐，巡铺告人曰：“原夫之辈，乞一联，乞一联！”

薛保逊，大中朝尤肆轻佻，因之侵侮诸叔，故自起居舍人贬洗马而卒。其子昭纬，颇有父风，尝任祠部员外。时李系任小仪，王尧任小宾，正旦立仗班退，昭纬朗吟曰：“左金乌而右玉兔，天子旌旂。”尧遽请下句，昭纬应声答曰：“上李系而下王尧，小人行缀。”闻者靡不大哂。天复中，自台丞累贬登州司马，中书舍人颜尧当制，略曰：“陵轹诸父，代嗣其凶。”

咸通末，执政病举人仆马太盛，奏请进士举人许乘驴。郑

光业材质瑰伟，或嘲之曰：“今年敕下尽骑驴，短辔长鞦满九衢。清瘦儿郎犹自可，就中愁杀郑昌图。”

论曰：语云：当仁不让于师，颜氏子亦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苟得其道，自方于舜，不为之太过；苟失其道，五尺童子，能不鄙其妄欤！参以五利受售，不系能否，儒行缺矣。轻薄之徒，终丧厥德，旅葵之戒，人子其惟慎诸！

设奇沽誉

咸通中，郑愚自礼部侍郎镇南海。时崔魏公在荆南，愚著锦袄子半臂袖卷谒之，公大奇之。会夜饮更衣，宾从间窃谓公曰：“此应是有，惭不称耳！”既而复易红锦，尤加焕丽，众莫测矣。

王璘举日试万言科，崔詹事观察湖南，因遗之夹纈数匹。璘翌日以中单襜褕衣之以诣，崔公接之大惊矣。

酒失

崔櫓酒后失虔州陆郎中肱，以诗谢之曰：“醉时颠蹶醒时羞，曲蘖催人不自由。叵耐一双穷相眼，不堪花卉在前头。”

宋人卫元规，酒后忤宋州丁仆射，谢书略曰：“自兹囚酒星于天狱，焚醉目于秦坑。”人多讥之。

杜工部在蜀，醉后登严武之床，厉声问武曰：“公是严挺之子否？”武色变。甫复曰：“仆乃杜审言儿。”于是少解。

韩衮，咸通七年赵骛下状元及第，性好嗜酒。谢恩之际，赵公与之首宴。公屡赏欧阳琳文学，衮睨之曰：“明公何劳再三称一复姓汉！”公愕然为之彻席。自是从容不过三爵。及杏园开宴时，河中蒋相以故相守兵部尚书，其年子泳及第，相国

欣然来突，众皆荣之。衮厉声曰：“贤郎在座，两头著子女，相公来此得否？”相公错愕而去。及泳归，公庭责之曰：“席内有颠酒同年，不报我，岂人子耶！”自是同年莫敢与之欢醉矣。

史苙上李中丞书：“祸之将至，鬼神夺魄，岂有委身府幕，尘忝下僚，而擅犯威重，前后非一，中丞审苙岂非知礼之人？岂非感恩之人？自拜揖马尘，十有三载，杯酒歌咏，久蒙提携，未省竟有差失。中丞因赐赏鉴，辟书府，及陪接万里，星霜二年，正当策名之时，岂愿固有干触？此盖命之牵陷，一至于此，实非常情之所料也。岂非十二年间，东驰西走，肝胆涂地，竟无所成，鬓发颁白，幸逢推荐，恩命垂至，自貽颠危，昏昏薄言，罔知攸处，岂非命矣，岂非命矣！且初坐之时，每举一盏酒，未尝不三思其过，似觉体中有酒，亦哀请矜量；既对众宾复，不敢苦诉。俄而迷乱乍合，若怪魅以凭心神，事且不知，死亦宁悟！哀哉微命，有此舛剥！中丞纵宽以万死，苙亦无所施其面目。不即引决者，伏念累世单绪，一身早孤，中年未婚，晚乏儿息，封树何日，先灵靡安！痛此缠迫，乞哀残喘！今髡剪首发，自为毁责，期在粉骨，永知此过。中丞旋旆之日，愿随一卒，步走后尘，洗节布诚，以期他效。伏愿少垂旧惠，恋恋故人，无任忧悸感切之至！谨投书阁下，荒辞无叙，万不申一，仍凭押衙口哀谢，不宣。苙再拜。”

元相公在浙东时，宾府有薛书记，饮酒醉后，因争令掷注子，击伤相公犹子，遂出幕。醒来乃作十离诗上献府主：“驯扰朱门四五年，毛香足净主人怜。无端咬着亲情客，不得红丝毯上眠。”犬离主。“越管宣毫始称情，红笺纸上撒花琼。都缘用久锋头尽，不得羲之手里擎。”笔离毛。“雪耳红毛浅碧蹄，追风曾到日东西。为惊玉貌郎君坠，不得华轩更一嘶。”马离厩。

“陇西独自一孤身，飞去飞来上锦裯。都缘出语无方便，不得笼中更唤人。”鸚鵡离笼。“出入朱门未忍抛，主人常爱语交交。衔泥秽污珊瑚簟，不得梁间更垒巢。”燕离巢。“皎洁圆明内外通，清光似眼水精宫。都缘一点瑕相秽，不得终宵在掌中。”珠离掌。“戏跃莲池四五秋，常摇朱尾弄纶钩。无端摆断芙蓉朵，不得清波更一游。”鱼离池。“爪利如锋眼似铃，平原捉兔称高情。无端窜向青云外，不得君王手上擎。”鹰离主。“蓊郁新栽四五行，常将贞节负秋霜。为缘春笋钻墙破，不得垂阴覆玉堂。”竹离亭。“铸泻黄金镜始开，初生三五月徘徊。为遭无限尘蒙蔽，不得华堂上玉台。”镜离台。“马上同携今日杯，湖边还折去年梅。年年祇是人空老，处处何曾花不开。歌咏每添诗酒兴，醉酣还命管弦来。樽前百事皆依旧，点检唯无薛秀才。”元公诗。

论曰：萧琛以桃杖虎靴，邢绍以绛绵纠发，所务先设奇以动众，后务能以制人，振天下之大名，为一时之口实者也。郑公之服锦，王公之衣纈，得无意于彼乎？苟名实相远，则服之不衷，身之灾也。沉酗之失，圣人所戒，虽王佐之才，得以赎过，其如名教何！

唐摭言卷十三

敏 捷

王勳，绛州人，开耀中任中书舍人。先是五王同日出阁受册，有司忘载册文，百僚在列，方知阙礼。勳召小吏五人，各执笔，口授分写，一时俱毕。

开元中，李翰林应诏草《白莲花开序》及宫词十首。时方大醉，中贵人以冷水沃之稍醒，白于御前索笔一挥，文不加点。

温庭筠烛下未尝起草，但笼袖凭几，每赋一韵，一吟而已，故场中号为温八吟。

段维晚富辞藻，敏贍第一。常私试八韵，好吃煎饼，凡一个煎饼成，一韵粲然。此条杂见卷十海叙不遇门。

昭宗天复元年正旦，东内反正，既御楼，内翰维吴子华先至，上命于前跪草十余诏，简备精当，曾不顷刻。上大加赏激。

短李镇扬州，请章孝标赋《春雪》诗，命题于台盘上。孝标唯然，索笔一挥云：“六出飞花处处飘，黏窗拂砌上寒条。朱门到晚难盈尺，尽是三军喜气消。”

白中令镇荆南，杜蕴常侍廉问长沙，时从事卢发致聘焉。发酒酣傲睨，公少不怿。因改著词令曰：“十姓胡中第六胡，也曾金阙掌洪炉。少年从事夸门地，莫向樽前喜气麓。”卢答曰：“十姓胡中第六胡，文章官职胜崔卢。暂来关外分忧寄，不称宾筵语气麓。”公极欢而罢。

张祜客淮南，幕中赴宴，时杜紫微为支使，南座有属意之处，索骰子赌酒，牧微吟曰：“骰子逡巡里手拈，无因得见玉纤纤。”祜应声曰：“但知报道金钗落，仿佛还应露指尖。”

柳棠谒梓州杨尚书，汝士因赴社宴。杨公逼棠巨杯，棠坚不饮。杨公口占一篇曰：“文章谩道能吞凤，杯盏何曾解吃鱼？今日梓州陪社宴，定应遭著老尚书。”棠应声曰：“未向燕台逢厚礼，幸陪社会接余欢。一鱼吃了终无愧，鲲化为鹏也不难。”

柳公权，武宗朝在内庭，上尝怒一宫嫔久之，既而复召，谓公权曰：“朕怪此人，然若得学士一篇，当释然矣。”目御前有蜀笺数十幅，因命授之。公权略不伫思而成一绝曰：“不忿前时忤主恩，已甘寂寞守长门。今朝却得君王顾，重入椒房拭泪痕。”上大悦，赐锦彩二十匹，令宫人拜谢之。

山北沈侍郎主文年，特召温飞卿于帘前试之，为飞卿爱救人故也。适属翌日飞卿不乐，其日晚请开门先出，仍献启千余字。或曰潜救八人矣。

裴虔余，咸通末佐北门李公淮南幕，尝游江，舟子刺船，误为竹篙溅水湿近座之衣，公为之色变。庆余遽请彩笺纪一绝曰：“满额鹅黄金缕衣，翠翘浮动玉钗垂。从教水溅罗衣湿，知道巫山行雨归。”公览之极欢，命讴者传之矣。

韦蟾左丞，至长乐驿亭，见李汤给事题名，索笔纪之曰：“渭水秦山豁眼明，笑人何事寡诗情。祇应学得虞姬婿，书字才能记姓名。”

郑仁表起居，经过沧浪峡，憩于长亭，邮吏坚进一板，仁表走笔曰：“分陕东西路正长，行人名利火然汤。路旁著个沧浪峡，真是将闲搅撩忙。”

裴廷裕，乾宁中在内庭，文书敏捷，号为下水船。梁太祖

受禅，姚洎为学士，尝从容，上问及廷裕行止，洎对曰：“顷岁左迁，今闻旅寄衡水。”上曰：“颇知其人构思甚捷。”对曰：“向在翰林，号为下水船。”太祖应声谓洎曰：“卿便是上水船也。”洎微笑，深有惭色。议者以洎为急滩头上水船也。

矛 盾

令狐赵公镇维扬，处士张祐尝与狎讌。公因视祐改令曰：“上水船，风又急。帆下人，须好立。”祐应声答曰：“上水船，船底破，好看客，莫倚拖。”

沈亚之尝客游，为小辈所试曰：“某改令书俗各两句：伐木丁丁。鸟鸣嚶嚶，东行西行，遇饭遇羹。”亚之答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欺客打妇，不当喽啰。”

元和中长安有沙门，不记名氏。善病人文章，尤能捉语意相合处。张水部颇恚之，冥搜愈切，因得句曰：“长因送人处，忆得别家时。”径往夸扬，乃曰：“此应不合前辈意也！”僧微笑曰：“此有人道了也。”籍曰：“向有何人？”僧乃吟曰：“见他桃李树，思忆后园春。”籍因抚掌大笑。

张处士《忆柘枝》诗曰：“鸳鸯钿带抛何处？孔雀罗衫属阿谁？”白乐天呼为“问头。”祐矛楯之曰：“鄙薄问头之诮，所不敢逃；然明公亦有《目连经》，《长恨辞》云：‘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都不见。’此岂不是目连访母耶？”

章孝标及第后，寄淮南李相曰：或云寄白乐天。“及第全胜十改官，金鞍馱了出长安。马头渐入扬州郭，为报时人洗眼看。”绅亟以一绝答之曰：“假金方用真金镀，若是真金不镀金。十载长安得一第，何须空腹用高心！”

方干姿态山野，且更兔缺，然性好陵侮人。有龙丘李主簿

者，不知何许人，偶于知闻处见干而与之传杯酌。龙丘目有翳，改令以讥之曰：“干改令，诸人象令主：‘措大吃酒点盐，军将吃酒点酱。只见门外著篱，未见眼中安障。’”龙丘答曰：“措大吃酒点盐，下人吃酒点鲈。干嗜鲈。只见手臂着襴，未见口唇开袴！”一座大笑。

惜 名

李建州，尝游明州磁溪县西湖题诗。后黎卿为明州牧，李时为都官员外，托与打诗板，附行纲军将入京。蜀路有飞泉亭，亭中诗板百余，然非作者所为。后薛能佐李福于蜀，道过此，题云：“贾掾曾空去，题诗岂易哉！”悉打去诸板，唯留李端《巫山高》一篇而已。

韩文公作李元宾墓铭曰：“文高乎当世，行出乎古人。”或谓文公以观文止高乎当世。盖谓已高乎古人也。

李繆公，贞元中试《日五色赋》及第，最中的者赋头八字曰：“德动天鉴，祥开日华。”后出镇大梁，闻浩虚舟应宏辞复试此题，颇虑浩赋逾己，专驰一介取本。既至启缄，尚有忧色，及睹浩破题云：“丽日焜煌，中含瑞光。”程喜曰：“李程在里。”

裴令公居守东洛，夜宴半酣，公索联句，元白有得色。时公为破题，次至杨侍郎汝士，或曰非也。曰：“昔日兰亭无艳质，此时金谷有高人。”白知不能加，遽裂之曰：“笙歌鼎沸，勿作此冷淡生活！”元顾曰：“白乐天所谓能全其名者也。”

湖南日试万言王璘，与李群玉校书相遇于岳麓寺。群玉揖之曰：“公何许人？”璘曰：“日试万言王璘。”群玉待之甚浅，曰：“请与公联句可乎？”璘曰：“唯子之命。”群玉因破题而授之，不记其词。璘览之略不仁思，而继之曰：“芍药花开菩萨面，

椶桐叶散野叉头。”群玉知之，讯之他事矣。

论曰：构思明速，禀生知乎？用不以道，利口而已。矛盾相攻，其揆一也。惜名掩善，仁者所忌，尧舜其犹病诸。

无名子谤议

贞元中，刘忠州任大夫科选，多滥进，有无名子自云山东野客，移书于刘：“吏部足下：公总角之年，奇童入仕。有方朔之专对，无枚臯之敏才。佳句推长，竿妙入神，善谑称名字不正，过此以往，非仆所闻。徒以命偶良时，身居显职，方云好经术，重文章，卖此虚名，负其美称。今年圣上虚天官之署，委平衡之权，所期公有独见之明，清平为首。岂意公有专恣之幸，高下在心。且数年以来，皆无大集，一昨所试，四方毕臻。公但以搜索为功，纠讦为务，或有小过，必陷深文；既毁其发肤，又贬其官叙，使孝子亏全归之望，良臣绝没齿之怨。岂以省闕从容之司，甚于府县暴虐之政？所立严法，树威胁人，云奉德音，罔畏上下。使圣主失含宏之道，损宽仁之德，岂忠臣之节耶？主上居高拱穆清之中，足下每以烦碎之事，奏请无度，尘黷颇多。呈三接以示人，期一言以悟主。朝臣气慑，选士胆惊。内以承宠承荣，外以作威作福：岂良臣之体耶！且两京常调，五千余人，书判之流，亦有硕学之辈，莫不风趋洛邑，雾委咸京。其常袞之徒，令天下受屈。且袞以小道矫俗，以大言夸时，宏辞曾下登科，平判又不入等，徒以窃居翰苑，谬践掖垣，虽十年掌于王言，岂一句在于人口！以散铺不对为古，以率意不经为奇。作者见之痛心，后来闻之抚掌。奈何轻蔽天下之才，以自称为已高，以少取为公道！故郗至自伐称兵，处父尚云终丧其族。以兹偏见，求典礼闱，深骇物情，实乖时望。故

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夫圣人用心，异代同体。袞云亲奉密旨，令少取入等，岂圣人容众之意耶！为近臣而厚诬，干处士之横议，甚不可也！况杜亚薄知经籍，素懵文辞；李翰虽以辞藻擢第，不以书判擅名，不慎举人，自贻伊咎。又常袞谓所亲曰，昨者考判，以经语对经，以史对史，皆未点对，考为下等。先翰有常无名判云：‘卫侯之政由宁氏，鲁侯之令出季孙。’又常无欲云：‘在陵室而须开，阙夷盘而不可。’岂以经对史耶？又严迪云：‘下樊姬之车，曳郑崇之履。’岂以史对经耶？数十年之间，布众多之口，纵世人可罔，而先贤安可诬也？今信四竖子，取彼五幽人，且吉中孚判以‘大明御宇’为头，以‘敢告车轩’为尾，初类是颂，翻乃成箴。其问又‘金盘’对于‘玉府’，非惟问头不识，抑亦义理全乖，据此口嘲，堪入视缕。张载华以‘江皋’对‘灋洛’，朱邵南以‘养老’对‘乞言’，理目未通，对仍未识，并考入等，可哀也哉！王申则童子何知，裴通以因人见录，苟容私谒，岂谓公平？夫有西施之容，方可论于美丑；无太阿之利，安可议其断割？使五千之人，噤然腾口；四海之内，孰肯甘心！况宏辞大国光华，吏曹物色，公明立标榜令尽赴上都东京者，弃而不收，常袞大辱于国，岂以往来败绩，自丧秣陵之师；今日复仇，欲雪会稽之耻。虽擢须贾之发，袞不足以赎罪；负廉颇之荆，公不足以谢过。况所置科目，标在格文，尽无宏辞，固违明敕。欺天必有大咎，陵人必有不祥。足下以此持衡，实负明公；以此求相，实负苍生。况公为主司，自合参议，信袞等升降由己，取舍在心；使士子含冤不得申，结舌不得语，罔上若是，欺下如斯。岂以天德盖高，帝阍难叫；亦由宰臣守道，任公等弄权！呜呼，使朱云在朝，汲黯当位，则败不旋踵，安能保家？宰辅侍郎，非公等所望也！无名子长揖诗

曰：“三铨选客不须嗔，五个登科各有因。无识伯和怜吉獠，弄权虞候为王申。载华甲第归丞相，裴子门徒入舍人。莫怪邵南书判好，他家自有景监亲。”

颜标，咸通中郑薰下状元及第。先是徐寇作乱，薰志在激劝勋烈，谓标鲁公之后，故擢之巍峨。既而问及庙院，标曰：“寒素，京国无庙院。”薰始大悟，塞默久之。时有无名子嘲曰：“主司头脑太冬烘，错认颜标作鲁公。”

崔澹试《以至仁伐至不仁赋》，时黄巢方炽，因为无名子嘲曰：“主司何事厌吾皇，解把黄巢比武王。”此条杂见卷八误放门。

赵骛试《被袞以象天賦》，更放韩袞为状元。或为中贵语之曰：“侍郎既试《王者被袞以象天賦》，更放韩袞状元，得无意乎？”骛由是求出华州。

刘允章试《天下为家賦》，为拾遗杜裔休驳奏，允章辞穷，乃谓与裔休对。时允章出江夏，裔休寻亦改官。

光启中，蒋嶠以丹砂授善和韦中令。张鹄，吴人，有文而不贫。或刺之曰：“张鹄只消千驮绢，蒋嶠唯用一丸丹。”

论曰：飞书毁谤，自古有之，言之公，足以改过；不公，足以推命。睚眦仇之，无益于己。夫子之谓桓魋，孟子之称臧仓，其是之谓与？

唐摭言卷十四

主司称意

天宝十二载，礼部侍郎阳浚四榜，共放一百五十人，后除左丞。

至德二年，驾临岐山，右补阙兼礼部员外薛邕下二十一人。后至大历二年，拜礼部侍郎，联翩四榜，共放八十人。

贞元二年，礼部侍郎鲍防帖经后改京兆尹刑部侍郎。元和十一年，中书舍人权知贡举李逢吉下及第三十三人，试策后拜相，令礼部尚书王播署榜，其日午后放榜。

元和十五年闰正月十五日，太常少卿知贡举李建下二十九人，至二月二十九日，拜礼部侍郎。

天祐元年，杨涉行在陕州放榜，后大拜。

二年，张文蔚东洛放榜后大拜。

主司失意

大历十四年改元建中，礼部侍郎令狐峘下二十二人及第。时执政间有怒荐托不得，势拟倾覆。峘惶恐甚，因进其私书。上谓峘无良，放榜日窜逐，并不得与生徒相面。后十年，门人田敦为明州刺史，峘量移本州别驾，敦始陈谢恩之礼。

长庆元年二月十七日，侍郎钱徽下三十三人，三月二十三日重试落第十人，徽贬江州刺史。

会昌六年，陈商主文，以延英对见，辞不称旨，改授王起。

咸通四年，萧仿杂文榜中，数人有故，放榜后发觉，责授蕲州刺史主司。其年二月十三日得罪，贬蕲州刺史，五年五月量移虢略。中书舍人知制诰宇文瓚制敕：“朕体至公以御极，推至理以临人，举必任才，黜皆由过，二者之命，吾何敢私？中散大夫、守左散骑常侍、权知礼部贡举，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萧仿，早以艺文，洵升华显，清贞不磷，介洁无徒，居多正直之容，动有休嘉之称。近者擢司贡籍，期尽精研，既紊官常，颇兴物论，经询大义，去留或致其纷拿，榜挂先场，进退备闻其差互。且昧泉鱼之察，徒怀冰孽之忧，岂可尚列貂蝉，复延骑省？俾分郡牧，用示朝章。勿谓非恩，深宜自励！可守蕲州刺史，散官勋赐如故。仍驰驿赴任。”

萧仿蕲州刺史谢上兼知贡举败阙表：“臣某言：臣谬掌贡闱，果兹败失，上负圣奖，下乖人情，实省己以竞惭，每自咎而惶灼。犹赖陛下猥矜拙直，特贷刑书，不夺金章，仍付符竹。荷恩宥而感恋，奉严谴以奔驰，不驻羸骖，继持舟棹。臣二月十三日当日于宣政门外谢讫，便辞进发，今月一日到任上讫。臣诚惶诚惧，顿首顿首。臣性禀朴愚，材昧机变，皆为叨据，果窃显荣。一心唯知效忠，万虑未尝念失。是以顷升谏列，已因论事去官；后忝琐闱，亦缘举职统旆。身流岭外，望绝中朝，甘于此生，不到上国。伏遇陛下临御大宝，恭行孝思，询以旧臣，遍沾厚渥。臣远从海峤，首还阙廷，才拜丹墀，俄捧紫诏。任抡材于九品，位超冠于六曹。家与国而同归，官与职而俱盛。常思惕厉，粗免悔尤，已尘铨衡，复忝贡务。昨虽有过，今合具陈：臣伏以朝廷所大者，莫过文柄；士林所重者，无先辞科。推公过即怨藟并生，行应奉即语言皆息。为日虽久，近岁转难。

如臣孤微，岂合操劾！徒以副陛下振用，明时至公，是以不听嘱论，坚收沈滞，请托既绝，求瑕者多。臣昨选择，实不屈人，杂文之中，偶失详究。扇众口以腾毁，致朝典以指名，緘深息而一得敷陈，奉诏命而须乘邮传。罢远藩赴阙，还乡国而只及一年；自近侍谪官，历江山而又三千里。泣别骨肉，愁涉险艰。今则已达孤城，唯勤郡政，缉绥郭邑，训整里闾：必使狱绝冤人，巷无横事，峻法铃辖于狡吏，宽宏抚育于疲农，粗立微劳，用赎前过。伏乞陛下特开睿鉴，俯察愚衷。臣前后黜责，多因奉公，秉持直诚，常逢于党与，分使如此，时亦自嗟。写肝胆而上告明君，希衰残而得还帝里，岂望复升荣级，更被宠光？愿受代于蕲春，遂闲散于辇下。臣官为牧守，不同镇藩，谢上之后，他表无因。达天听而知在何时，备繁辞而并陈今日。驰魂执笔，流血拜章，形神虽处于遐陬，梦寐尚驰于班列。臣无任感恩，惶恐涕泣，望阙屏营之至！谨差军事押衙某奉表陈谢以闻。”

仿与浙东郑商绰大夫雪门生薛扶状：“某昨者出官之由，伏计尽得于邸吏，久不奉荣问，惶惧实深。某自守孤直，蒙大夫眷奖最深，辄欲披陈其事，略言首尾，冀当克副虚襟，鉴雪幽抱。伏以近年贡务，皆自阁下权知，某叨历清崇，不掌纶诰，去冬遽因铨衡，叨主文柄，珥貂载笔，忝幸实多。遂将匪石之心，冀伸藻镜之用，壅遏末俗，荡涤讹风，刈楚于庭，得人之举，而腾口易唱，长舌莫箝，吹毛岂惜其一言，指颊何啻于十手！既速官谤，皆由拙直。窃以常年主司，亲属尽得就试，某敕下后，榜示南院外内亲族，具有约勒，并请不下文书，敛怨之语，日已盈庭。复礼部旧吏云，当年例得明经一人，某面责其事，即严厘革。然皆阴蓄狡恨，求肆蠹言，致杂文之差互悉，群吏之构

成，失于考议，敢不引过？又常年榜帖，并他人主张，凡是旧知，先当垂翅。灵蛇在握，弃而不收；璞鼠韬怀，疑而或取。致使主司胁制于一时，遗恨遂流于他日。今春此辈亦有数人，皆朝夕相门，月旦自任，共相犄角，直索文书，某坚守不听，唯运独见。见在子弟无三举，门生旧知才数人，推公擢引。且既在门馆，日夕即与子弟不生，为轻小之徒，望风传说曰，笔削重事，闺门得专。某但不欺知白之诚，岂畏如簧之巧！顷年赴广州日，外生薛廷望，荐一李仲将外生薛扶秀才云，负文业，穷寄岭峤。到镇日，相见之后，果有辞藻；久与宴处，端厚日新。成名后，人传是蕃夷外亲，岭南巨富，发身财赂，委质科名。扶即薛谓近从兄弟班行，内外亲族绝多，岭表之时，寒苦可悯，曾与月给，虚说蕃商，憾此谤言，岂粗相近？况孔振是宣父胄绪，韩绶即文公令孙，苏蕲故奉常之后，雁序双高，而风埃久处，柳告是柳州之子，凤毛殊有，而名字陆沈。其余四面搜罗，皆有久居艺行之士，繁于简牍，不敢具载。某裁断自己，实无愧怀；敦朝廷厚风，去士林时态，此志惶挠，岂惮悔尤！今则公忠道消，奸邪计胜，众情犹有惋叹，深分却无悯嗟。何直道而遽不相容，岂正德而亦同浮议！久猜疑闷，莫喻尊崇，幸无大故之嫌，勿信小人之论。粗陈本末，希存旧知。临纸写诚，含毫增叹。特垂鉴宥，无轻弃遗，幸甚！”

乾宁二年，崔凝榜放，贬合州刺史。先是李涪附于中贵，既愤退黜，百计摧之。上亦深器涪文学，因之蕴怒，密旨令内人于门搜索怀挟，至于巾屨，靡有不至。

唐摭言卷十五

杂 记

高祖武德四年四月十一日，敕诸州学士及白丁，有明经及秀才、俊士，明于理体，为乡曲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取上等人，每年十月随物入贡。至五年十月，诸州共贡明经一百四十三人，秀才六人，俊士三十九人，进士三十人。十一月引见，敕付尚书省考试。十二月吏部奏付考功员外郎申世宁考试，秀才一人，俊士十四人，所试并通，敕放选与理入官；其下第人各赐绢五匹，充归粮，各勤修业。自是考功之试，永为常式。至开元二十四年，以员外郎李昂与举子矛盾失体，因以礼部侍郎专知。

贞观初放榜日，上私幸端门，见进士于榜下缀行而出，喜谓侍臣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进士榜头，竖黏黄纸四张，以毡笔淡墨袞转书曰“礼部贡院”四字，或曰：文皇顷以飞帛书之。或象阴注阳受之状。

进士旧例于都省考试。南院放榜，南院乃礼部主事受领文书于此，凡板样及诸色条流，多于此列之。张榜墙乃南院东墙也。别筑起一堵，高丈余，外有墉垣，未辨色，即自北院将榜就南院张挂之。元和六年，为监生郭东里决破棘篱篱在垣墙之下，南院正门外亦有之。圻裂文榜，因之后来多以虚榜自省门而出，正榜张亦稍晚。

开成二年，高侍郎锴主文，恩赐诗题曰《霓裳羽衣曲》。三年复前诗题为赋题，太学石经诗并辞，入贡院日面试。大中中，都尉郑尚书放榜，上以红笺笔札一名纸云“乡贡进士，李御名。”以赐鎬。

文贞公神道碑，太宗之文。时征将薨，太宗尝梦见，及觉，左右奏征卒。故曰：“俄于仿佛，忽睹形仪。”复曰：“高宗昔日得贤相于梦中，朕今此宵失良臣于觉后。”

高祖呼裴寂为裴三明皇呼宋济作宋五德宗呼陆贽为陆九。

高祖呼萧瑀为萧郎宣宗呼郑鎬为郑郎。

裴晋公下世，文宗赐御制一篇，置于灵座之上。

白乐天去世，大中皇帝以诗吊之曰：“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原作乡，据全唐诗改。一怆然。”

元和十三年，进士陈标，献诸先辈诗曰：“春官南院院墙东，晓色初分日色红。文字一千重马拥，喜欢三十二人同。眼前鱼变辞凡水，心逐莺飞出瑞风。莫怪云泥从此别，总曾惆怅去年中。”

令狐赵公，大中初在内庭，恩泽无二。尝便殿召对，夜艾方罢，宣赐金莲花送归院。院使已下，谓是驾来，皆鞠躬阶下。俄传吟曰：“学士归院！”莫不惊异。金莲花，烛柄耳，唯至尊方有之。

韦澳、孙宏，大中时同在翰林。盛暑，上在太液池中宣二学士。既赴召，中贵人颇以絺绤为讶，初殊未悟。及就坐，但觉寒气逼人，熟视有龙皮在侧。寻宣赐银饼，馅食之甚美，既

而醉以醇酎。二公因兹苦河鱼者数夕。上窃知笑曰：“卿不禁事，朕日进十数，未当有损。”银饼馅，皆乳酪膏腴所制也。

王源中，文宗时为翰林承旨学士。暇日与诸昆季蹴鞠于太平里第，球子击起，误中源中之额，薄有所损。俄有急召，比至，上讶之，源中具以上闻。上曰：“卿大雍睦！”遂赐酒两盘，每盘贮十金碗，每碗容一升许，宣令并碗赐之。源中饮之无余，略无醉态。

白乐天以正卿致仕，时裴晋公保厘夜宴诸致仕官，乐天独有诗曰：“九烛台前十二姝，主人留醉任欢娱。飘飘舞袖双飞蝶，宛转歌喉一索珠。坐久欲醒还酩酊，夜深临散更踟蹰。南山宾客东山妓，此会人间曾有无？”

长庆中，赵相宗儒为太常卿，赞郊庙之礼，罢相三十余年，年七十六，众论其精健。有常侍李益笑曰：“仆为东府试官所送进士。”

开成中，户部杨侍郎汝士。检校尚书镇东川，白乐天即尚书妹婿。时乐天以太子少傅分洛，戏代内子贺兄嫂曰：“刘纲与妇共升仙，弄玉随夫亦上天。何似沙哥沙哥，汝士小字。领崔嫂，碧油幢引向东川！”又曰：“金花银碗饶兄用，罽画罗裙尽嫂裁。觅得黔娄为妹婿，可能空寄蜀茶来！”

李石相公镇荆，崔魏公在宾席；未几公擢拜翰林，明年登相位，时石犹在镇。故贺书曰：“宾筵初起，曾陪樽俎之欢；将幕未移，已在陶钧之下。”此李鸞之词也。时为节度巡官。

薛能尚书镇彭门，时溥、刘巨容、周岌俱在麾下。未数岁，溥镇徐，巨容镇襄，岌镇许，俱假端揆。故能诗曰：“旧将已为三仆射，病身犹是六尚书。”

崔安潜镇西川，李鋌为小将。广明初，驾幸西蜀，鋌乃蜀

帅带平章事。安潜乃具寮耳；曾趋走，人皆美之。

庾承宣主文，后六七年方衣金紫，时门生李石，先于内庭恩锡矣。承宣拜命之初，石以所服紫袍金鱼拜献座主。

令狐赵公在相位，马举为泽潞小将，因奏事到宅。会公有一门僧善气色，偶窥之，谓公曰：“适有一军将参见相公，是何人？”以举名语之。僧曰：“窃视此人，他日当与相公为方面交代。”公曰：“此边方小将，纵有军功，不过塞垣一镇，奈何以老夫交代？”僧曰：“相公第更召与语，贫道为细看。”公然之。既去，僧曰：“今日看更亲切，并恐是扬汴。”公于是稍接之矣。咸通元年，公镇维扬，举破庞勋有功。先是上面许成功与卿扬州，既而难于爽信，即除举淮南行军司马。公闻之，即处分所司，排比迎新使。群下皆曰：“此一行军耳！”公乃以其事白之，果如所卜。

光化二年，赵光逢放柳璨及第。光逢后三年不迁，时璨自内庭大拜，光逢始以左丞征入。未几，璨坐罪诛死，光逢膺大用，居重地十余岁，七表乞骸，守司空致仕。居二年，复征拜上相。

韦承贻咸光中策试，夜潜纪长句于都堂西南隅曰：“褒衣博带满尘埃，独上都堂纳试回。蓬巷几时闻吉语，棘篱何日免重来？三条烛尽钟初动，九转丸成鼎未开。残月渐低人扰扰，不知谁是谪仙才？白莲千朵照廊明，一片升平雅颂声。才唱第三条烛尽，南宫风景画难成。”光化初，几为圯墁者有所废，杨洞见而勉之，遂留之如故。

赵渭南嘏尝有诗曰：“早晚粗酬身事了，水边归去一闲人。”果渭南一尉耳。嘏尝家于浙西，有美姬，嘏甚溺惑。洎计偕，以其母所阻，遂不携去。会中元为鹤林之游，浙帅不知姓名。

窥之，遂为其人奄有。明年嘏及第，因以一绝箴之曰：“寂寞堂前日又曛，阳台去作不归云。当时闻说沙吒利，今日青娥属使君。”浙帅不自安，遣一介归之于嘏。嘏时方出关，途次横水驿，见兜舁人马甚盛，偶讯其左右，对曰：“浙西尚书差送新及第赵先辈娘子入京。”姬在舁中亦认嘏，嘏下马揭帘视之，姬抱嘏恸哭而卒。遂葬于横水之阳。

条流进士

咸通中，上以进士车服僭差，不许乘马。时场中不减千人，虽势可热身，亦皆跨长耳。或嘲之曰：“今年敕下尽骑驴，短轡长鞦满九衢。清瘦儿郎犹自可，就中愁杀郑昌图。”相国魁梧甚，故有此句。此条已见卷十二轻佻门。

闽中进士

薛令之，闽中长溪人，神龙二年及第，累迁左庶子。时开元东宫官僚清淡，令之以诗自悼，复纪于公署曰：“朝旭上团团，照见先生盘。盘中何所有？苜蓿长阑干。余涩匙难馆，羹稀箸易宽。何以谋朝夕？何由保岁寒？”上因幸东宫览之，索笔判之曰：“啄木嘴距长，凤皇羽毛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因此谢病东归。诏以长溪岁赋资之，令之计月而受，余无所取。

欧阳詹卒，韩文公为哀辞序云：“德宗初即位，宰相常袞，为福建观察使，治其地。袞以文辞进。乡县小民有能读书作文辞者，亲与之为主客之礼，观游宴飧，必召与之，时未几，皆化翕然。于时詹独秀出，袞加敬爱，诸生皆推服。闽越之人举进士，繇詹始也。詹死于国子四门助教，陇西李翱为传，韩愈

作哀辞。”

贤 仆 夫

萧颖士性异常严酷，有一仆事之十余载，颖士每以箠楚百余，不堪其苦。人或激之择木。其仆曰：“我非不能他从，迟留者，乃爱其才耳！”

武公干常事蒯希逸十余岁，异常勤干。洎希逸擢第，干辞以亲在乞归就养，公坚留不住。公既嘉其忠孝，以诗送之，略曰：“山险不曾离马后，酒醒长见在床前。”时人醵绢赠行，皆有继和。寻本末未得。

卢钧仆夫已具宴集门，及钧孙肃仆夫并同前。

李元宾与弟书云，赖一仆佣债，以资日给。其文颇勤勤叙之，而不记姓名。

李敬者，本夏侯谯公之佣也。公久厄塞名场，敬寒苦备历，或为其类所引曰：“当今北面官人，入则内贵，出则使臣，到所在打风打雨。你何不从之？而孜孜事一个穷措大，有何长进！纵不然，堂头官人，此辈谓堂吏为官人。丰衣足食，所往无不克。”敬赧然曰：“我使头及第后，还拟作西川留后官。”众官大笑。时谯公于壁后闻其言。凡十余岁，公自中书出镇成都，临行有以邸吏托者，一无所诺；至镇，用敬知进奏，既而鞅掌极矣。向之笑者，率多投之矣。

旧 话

一曰闻多见少，迹静心勤。省闲游，事知己也。卷头有眼，投谒必其地也。肚里没嗔。得失算命，群居用和。二曰貌谨气和，见面少，闻名多。古人有言，见多成丑之谓也。凡后进游历前达之门，或虑进趋揖

让,偶有蹶失,则虽有烜赫之文,终负生疏之诮。故文艺既至,第要投谒庆吊及时,不必孜孜求见也。如其深知已下岁寒之契,师友则不然也。三曰上等举人,应同人举;推公共也。中等举人,应丞郎举;计通塞也。下等举人,应宰相举。

切 忌

就门生手里索及第 求僧道荐属姑息 对人前说中表在重位 夸解作客 爱享后进酒食

没 用 处

天宝二年,吏部侍郎宋遥、苗晋卿等主试,禄山请重试,制举人第一等人十无二。御史中丞张倚之子奭,手持试纸,竟日不下一字,时人谓之拽帛。

高涣者,锴之子也,久举不第。或谑之曰:“一百二十个蜚螂,推一个屎块不上。”盖高氏三榜,每榜四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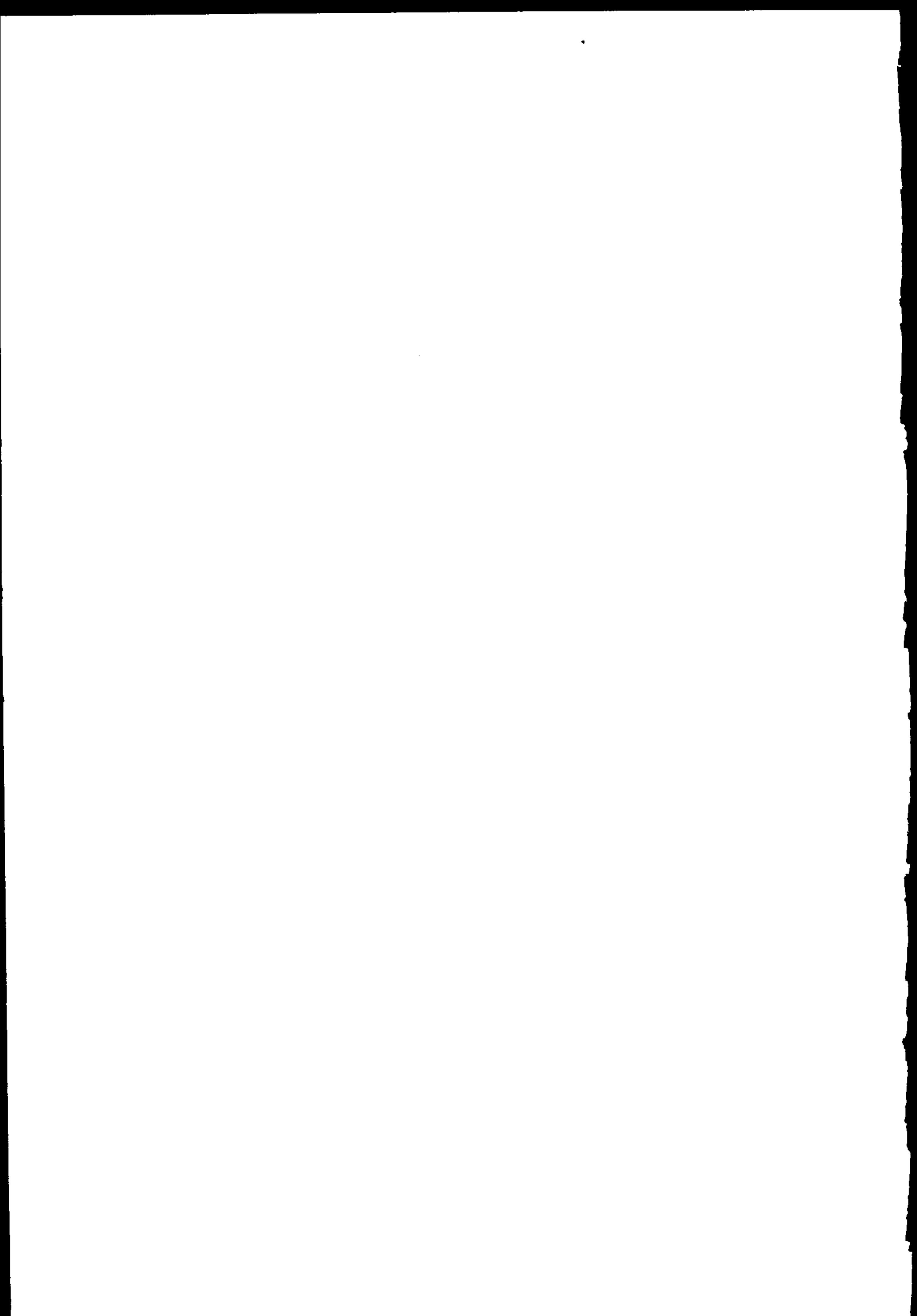
薛昭俭,昭纬之兄也。咸通末数举不第,先达每接之,即问曰:“贤弟早晚应举?”昭俭知难而退。

论曰:七情十义,靡不宗于仁而祖于礼者,矧乃四科之本,文不居先;三益之门,德常在首,又何片言小善,辨口利辞,垂于简编,侔于粉缋者也!或曰:不然,夫人顶天踵地,惟呼最灵。有德者未必无文,其上也文不胜德,其次也德不胜文,有若文德具美,含元不耀者,其唯圣人乎!奈何近世薄徒,自为岸谷,以含毫舐墨为末事,以察言守分为名流,泊乎评品是非,商较今古,竟不能措一辞,发一论者,能无愧于心乎!故仆虽题亲咏折冲樽俎者皆列于门目,斯所以旌表瞻敏,而矛盾榛芜也。亦由辱以马鞞,而俟之莺谷,知我者当免咎与!若乃先达

所传，臧否人物，虽不研究根本，皆可著鉴行藏，莫匪正言，足方周谚。其有迹处皂隶，而行同君子者，苟遗而不书，则取舍之道，贱贤而贵愚；忠孝之本，先华而后实，七十子之徒，其臣于季孟者，亦其类而已。

开元天宝遗事

[五代]王仁裕 撰
丁如明 校点



校点说明

《开元天宝遗事》，五代王仁裕(880—956)撰。仁裕字德辇，天水人。少不知书，以狗马弹射为乐，年二十五始就学，以文辞知名秦陇间。后随唐废帝于军中，凡传谕檄文、书函、诏令，多出其手。与和凝等以文章知名于五代。工诗文，通晓音律，尝集其平生所作诗万余首为百卷，号《西江集》，今佚。新旧《五代史》有传。是书共一百五十九条，记宫中琐闻杂事，尤留意宫内外风俗习尚。如七月七日乞巧、红丝结褵、金钱卜、斗花、秋千、灵鹊报喜等，均有记载；唐明皇、杨贵妃、其他王公贵族淫靡之风，亦多涉略。故尤为后世戏曲小说家、掌故家所重。唯是书多采摭民间传闻，未能详核史实，故疏失舛误之处，亦所不免。洪迈《容斋随笔》摘其谬误者四事，良有以也。《开元天宝遗事》，宋《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清《补五代史艺文志》均有著录。传世刻本有：明张氏建业铜活字本、《顾氏文房小说》本，均二卷；《续百川学海》本、《说郛》本、《唐人说荟》本等，均一卷。今以《顾氏文房小说》本为底本，参校《五朝小说大观》本、《唐代丛书》本，错讹径予改正，异文择善而从，不出校记。

目 录

开元天宝遗事卷上 (1716)

开元 (1716)

玉有太平字 步辇召学士 赐箸表直 截镫留鞭 惭颜厚
如甲 七宝山座 痴贤 蜂蝶相随 扫雪迎宾 梦虎之妖
记事珠 游仙枕 随蝶所幸 记恶碑 自暖杯 辟寒犀
传书鸽 牵红丝娶妇 豪友 唤铁 鸚鵡告事 瑞炭
敲冰煮茗 物外之游 花妖

天宝上 (1721)

花上金铃 七宝砚炉 妖烛 梦玉燕投怀 馋灯 助娇花
照病镜 助情花 眼色媚人 警恶刀 梦中有孕 金笼
蟋蟀 烛奴 醒醉草 盆池鱼 看花马 香肌暖手 金衣
公子 花茵 销恨花 醉舆 妓围 风流藪泽 依冰山
禽拥行车 镜影成相字 知更雀 枯松再生 颠饮 选婿
窗 四方神事 立有祸福 移春槛 冰山辟暑 戏掷金钱
射团

开元天宝遗事卷下 (1729)

天宝下 (1729)

探官 撤去灯烛 刀枪自鸣 富窟 床畔香童 龙皮扇
梦笔头生花 醒酒花 蛛丝才巧 夜明杖 郡神迎路 县
妖破胆 泥金帖子 喜信 被底鸳鸯 半仙之戏 相风旌
占雨石 向火乞儿 结棚避暑 冰箸 鸡声断爱 占风
铎 山猿报时 游盖飘青云 红冰 投钱赌寝 精神顿生
口案 言刑 销魂桥 逐恶如驱蚊蚋 歇马杯 吹火照
书 金牌断酒 文阵雄帅 射飞毛 泪妆 索斗鸡 肉阵
传书燕 灯婢 解语花 油幕 斗花 裙幄 凤炭 文

帅 乞巧楼 吸花露 含玉咽津 红汗 金函 击鉴救月
歌直千金 肉腰刀 隔障歌 楼车载乐 狷子乱局 决
云儿 长汤十六所 锦雁 夜明枕 金鸡障 百枝灯树
千炬烛围 有脚阳春 粲花之论 醉圣 灵鹊报喜 走丸
之辩 探春 冰兽赠王公 嚼麝之谈 醉语 暖玉鞍 百
宝栏 四香阁 任人如市瓜 雪刺满头 忍字 风流阵
望月台 竹义 美人呵笔

开元天宝遗事卷上

开 元

玉有太平字

开元元年，内中因雨过，地润微裂，至夜有光。宿卫者记其所，晓乃奏之。上令凿其地，得宝玉一片，如拍板样，上有古篆“天下太平”字。百僚称贺，收之内库。

步辇召学士

明皇在便殿，甚思姚元崇论时务。七月十五日，苦雨不止，泥泞盈尺。上令侍御者抬步辇召学士来。时元崇为翰林学士，中外荣之。自古急贤待士，帝王如此者，未之有也。

赐箸表直

宋璟为宰相，朝野人心归美焉。时春御宴，帝以所用金箸令内臣赐璟。虽受所赐，莫知其由，未敢陈谢。帝曰：“所赐之物，非赐汝金，盖赐卿之箸，表卿之直也。”璟遂下殿拜谢。

截镜留鞭

姚元崇初牧荆州，三年，受代日，阖境民吏泣拥马首，遮道

不使去，所乘之马鞭箠，民皆截留之，以表瞻恋。新牧具其事奏之，褒诏美焉。就赐中金一千两。

惭颜厚如甲

进士杨光远，惟多矫饰，不识忌讳，游谒王公之门，干索权豪之族，未尝自足；稍有不从，便多诽谤，常遭有势者挞辱，略无改悔。时人多鄙之，皆云杨光远惭颜厚如十重铁甲也。

七宝山座

明皇于勤政楼，以七宝装成山座，高七尺，召诸学士讲议经旨及时务，胜者得升焉。惟张九龄论辩风生，升此座，余人不可阶也。时论美之。

痴 贤

右拾遗张方回，精神不爽，时人呼为痴汉子。每朝政有失，便抗疏论之，精彩昂然，进不惧死。明皇常谓：“右拾遗张方回，忠贤人也。”

蜂蝶相随

都中名姬楚莲香者，国色无双，时贵门子弟争相诣之。莲香每出处之间，则蜂蝶相随，盖慕其香也。

扫雪迎宾

巨豪王元宝，每至冬月大雪之际，令仆夫自本家坊巷口扫雪为径路，躬亲立于坊巷前，迎揖宾客，就本家具酒炙宴乐之，为暖寒之会。

梦虎之妖

周象者，好畋猎，后为汾阳令，忽梦一乳虎相逼，惊而睡觉，因兹染疾。后有僧海宁者，因过象门，谓邻叟曰：“此居有妖气，久则不可救也。”邻叟遂闻于象，象召僧令视之。僧曰：“当与君禳之。”遂择日设坛，持剑禹步诵咒，自大门而入，至于寝所，绕患人数遍而叱之。忽于床下作一虎声，家人悉惊奔散，周象亦不觉投床下，伏死于地。僧以水噀之，须臾如故。

记事珠

开元中，张说为宰相。有人惠说一珠，绀色有光，名曰记事珠。或有阙忘之事，则以手持弄此珠，便觉心神开悟，事无巨细，涣然明晓，一无所忘。说秘而至宝也。

游仙枕

龟兹国进奉枕一枚，其色如码瑙，温温如玉，其制作甚朴素。若枕之，则十洲三岛、四海五湖，尽在梦中所见。帝因立名为游仙枕。后赐与杨国忠。

随蝶所幸

开元末，明皇每至春时旦暮，宴于宫中，使嫔妃辈争插艳花，帝亲捉粉蝶放之，随蝶所止幸之。后因杨妃专宠，遂不复此戏也。

记恶碑

卢奂累任大郡，皆显治声，所至之处，畏如神明。或有无

良恶迹之人，必行严断，仍以所犯之罪，刻石立本人门首，再犯处于极刑。民间畏惧，绝无犯法者。明皇知其能官，赐中金五千两，玺诏褒谕焉。故民间呼其石为记恶碑。

自暖杯

内库有一酒杯，青色而有纹如乱丝，其薄如纸，于杯足上有缕金字，名曰自暖杯。上令取酒注之，温温然有气相次如沸汤，遂收于内藏。

辟寒犀

开元二年冬至，交趾国进犀一株，色黄如金；使者请以金盘置于殿中，温温然有暖气袭人。上问其故，使者对曰：“此辟寒犀也。顷自隋文帝时，本国曾进一株，直至今日。”上甚悦，厚赐之。

传书鸽

张九龄少年时，家养群鸽，每与亲知书信往来，只以书系鸽足上，依所教之处飞往投之。九龄目之为飞奴。时人无不爱讶。

牵红丝娶妇

郭元振少时，美风姿，有才艺，宰相张嘉贞欲纳为婿。元振曰：“知公门下有女五人，未知孰陋。事不可仓卒，更待付之。”张曰：“吾女各有姿色，即不知谁是匹偶。以子风骨奇秀，非常人也，吾欲令五女各持一丝，幔前使子取便牵之，得者为婿。”元振欣然从命。遂牵一红丝线，得第三女，大有姿色，后

果然随夫贵达也。

豪 友

长安富民王元宝、杨崇义、郭万金等，国中巨豪也，各以延纳四方多士，竞于供送。朝之名寮往往出于门下，每科场文士集于数家，时人目之为豪友。

唤 铁

太白山有隐士郭休，字退夫，有运气绝粒之术。于山中建茅屋百余间，有白云亭、炼丹洞、注易亭、修真亭、朝玄坛、集神阁。每于白云亭与宾客看山禽野兽，即以槌击一铁片子，其声清响，山中鸟兽闻之，集于亭下，呼为唤铁。

鸚鵡告事

长安城中有豪民杨崇义者，家富数世，服玩之属，僭于王公。崇义妻刘氏，有国色，与邻舍儿李昇私通，情甚于夫，遂有意欲害崇义。忽一日，醉归寝于室中，刘氏与李昇同谋而害之，埋于枯井中。其时仆妾辈并无所觉，惟有鸚鵡一只在堂前架上。洎杀崇义之后，其妻却令童仆四散寻觅其夫，遂经府陈词，言其夫不归，窃虑为人所害。府县官吏，日夜捕贼，涉疑之人及童仆辈，经拷捶者百数人，莫究其弊。后来县官等再诣崇义家检校，其架上鸚鵡，忽然声屈，县官遂取于臂上，因问其故。鸚鵡曰：“杀家主者刘氏、李昇也。”官吏等遂执缚刘氏及捕李昇下狱，备招情款。府尹具事案奏闻，明皇叹讶久之。其刘氏、李昇依刑处死，封鸚鵡为绿衣使者，付后宫养喂。张说后为《绿衣使者传》，好事者传之。

瑞 炭

西凉国进炭百条，各长尺余。其炭青色，坚硬如铁，名之曰瑞炭。烧于炉中，无焰而有光，每条可烧十日，其热气逼人而不可近也。

敲冰煮茗

逸人王休，居太白山下，日与僧道异人往还。每至冬时，取溪冰敲其精莹者煮建茗，共宾客饮之。

物外之游

王休高尚不亲势利，常与名僧数人，或跨驴，或骑牛，寻访山水，自谓结物外之游。

花 妖

初有木芍药，植于沉香亭前。其花一日忽开一枝两头，朝则深红，午则深碧，暮则深黄，夜则粉白，昼夜之内，香艳各异。帝谓左右曰：“此花木之妖，不足讶也。”

天 宝 上

花 上 金 铃

天宝初，宁王日侍，好声乐，风流蕴藉，诸王弗如也。至春时，于后园中纫红丝为绳，密缀金铃，系于花梢之上，每有鸟鹊翔集，则令园吏掣铃索以惊之，盖惜花之故也。诸宫皆效之。

七宝砚炉

内库中有七宝砚炉一所，曲尽其巧。每至冬寒砚冻，置于炉上，砚冰自消，不劳置火。冬月帝常用之。

妖 烛

宁王好声色，有人献烛百炬，似蜡而膩，似脂而硬，不知何物所造也。每至夜筵，宾妓间坐，酒酣作狂，其烛则昏昏然，如物所掩，罢则复明矣，莫测其怪也。

梦玉燕投怀

张说母梦有一玉燕自东南飞来，投入怀中而有孕，生说。果为宰相，其至贵之祥也。

饑 灯

南中有鱼，肉少而脂多，彼中人取鱼脂炼为油，或将照纺织机杼，则暗而不明；或使照筵宴、造饮食，则分外光明。时人号为饑鱼灯。

助 娇 花

御苑新有千叶桃花，帝亲折一枝插于妃子宝冠上，曰：“此个花尤能助娇态也。”

照 病 镜

叶法善有一铁镜，鉴物如水，人每有疾病，以镜照之，尽见脏腑中所滞之物，后以药疗之，竟至痊愈。

助情花

明皇正宠妃子，不视朝政。安禄山初承圣眷，因进助情花香百粒，大小如粳米而色红。每当寝处之际，则含香一粒，助情发兴，筋力不倦。帝秘之曰：“此亦汉之慎恤胶也。”

眼色媚人

念奴者，有姿色，善歌唱，未常一日离帝左右。每执板当席顾眄，帝谓妃子曰：“此女妖丽，眼色媚人。”每啖声歌喉，则声出于朝霞之上，虽钟鼓笙竽嘈杂而莫能遏。宫妓中帝之钟爱也。

警恶刀

贵妃父杨玄琰，少时尝有一刀，每出入于道涂间，多佩此刀。或前有恶兽、盗贼，则所佩之刀铿然有声，似警于人也。玄琰宝之。

梦中有孕

杨国忠出使于江浙，其妻思念至深，荏苒成疾。忽昼梦与国忠交，因而有孕，后生男名朏。洎至国忠使归，其妻具述梦中之事，国忠曰：“此盖夫妻相念情感所致。”时人无不讥诮也。

金笼蟋蟀

每至秋时，宫中妃妾辈，皆以小金笼捉蟋蟀闭于笼中，置之枕函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皆效之也。

烛 奴

申王亦务奢侈，盖时使之然。每夜宫中与诸王贵戚聚宴，以龙檀木雕成独发童子，衣以绿衣袍，系之束带，使执画烛，列立于宴席之侧，目为烛奴。诸宫贵戚之家皆效之。

醒 醉 草

兴庆池南岸，有草数丛，叶紫而心殷。有一人醉过于草傍，不觉失于酒态。后有醉者摘草嗅之，立然醒悟，故目为醒醉草。

盆 池 鱼

明皇以李林甫为相，后因召张九龄问可否，九龄曰：“宰相之职，四海具瞻，若任人不当，则国受其殃，只如林甫为相，然宠擢出宸衷，臣恐他日之后祸延宗社。”帝意不悦。忽一日，帝曲宴近臣于禁苑中，帝指示于九龄、林甫曰：“槛前盆池中所养鱼数头，鲜活可爱。”林甫曰：“赖陛下恩波所养。”九龄曰：“盆池之鱼犹陛下任人，他但能装景致助儿女之戏尔。”帝甚不悦。时人皆美九龄之忠直。

看 花 马

长安侠少，每至春时结朋联党，各置矮马，饰以锦鞞金鞞，并辔于花树下往来，使仆从执酒皿而随之，遇好囿则驻马而饮。

香 肌 暖 手

岐王少惑女色，每至冬寒手冷，不近于火，惟于妙妓怀中

揣其肌肤，称为暖手，当日如是。

金衣公子

明皇每于禁苑中见黄莺，常呼之为金衣公子。

花茵

学士许慎选，放旷不拘小节，多与亲友结宴于花圃中，未尝具帷幄、设坐具，使童仆辈聚落花铺于坐下。慎选曰：“吾自有花裯，何消坐具？”

销恨花

明皇于禁苑中，初有千叶桃盛开，帝与贵妃日逐宴于树下。帝曰：“不独萱草忘忧，此花亦能销恨。”

醉舆

申王每醉，即使宫妓将锦彩结一兜子，令宫妓辈抬昇归寢室。本宫呼曰醉舆。

妓围

申王每至冬月，有风雪苦寒之际，使宫妓密围于坐侧，以御寒气，自呼为妓围。

风流藪泽

长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藪泽。

依 冰 山

杨国忠权倾天下，四方之士，争诣其门。进士张彖者，陕州人也，力学有大名，志气高大，未尝低折于人。人有劝彖令修谒国忠，可图显荣，彖曰：“尔辈以谓杨公之势，倚靠如太山；以吾所见，乃冰山也。或皎日大明之际，则此山当误人尔。”后果如其言，时人美张生见几。后年，张生及第，释褐授华阴尉。时县令、太守，俱非其人，多行不法。张生有吏道，勤于政事，每申举一事，则太守、令尹抑而不从。张生曰：“大丈夫有凌霄盖世之志，而拘于下位，若立身于矮屋中，使人抬头不得。”遂拂衣长往，归遁于嵩山。

禽 拥 行 车

李元纁，开元初为好时令，赋役平允，不严而治，大有政声。迁润州司马，发离百里，士民号泣遮路，乌鹊之类飞拥行车。有诏褒美之。

镜 影 成 相 字

宋璟未第时，因于日中览镜，镜影忽成“相”字。璟因此自负，遂修相业，后如其志。

知 更 雀

裴耀卿勤于王事，夜看案牍，昼决狱讼。常养一雀，每夜至初更时有声，至五更则急鸣，耀卿呼为知更雀。又于厅前，有一大桐树，至晓则有群鸟翔集，以此为出厅之候，故呼为报晓鸟。时人美焉。

枯松再生

明皇遭禄山之乱，銮舆西幸，禁中枯松复生枝叶，葱蒨宛若新植者。后肃宗平内难，重兴唐祚。枯松再生，祥不诬矣。

颠饮

长安进士郑愚、刘参、郭保衡、王冲、张道隐等十数辈，不拘礼节，旁若无人。每春时，选妖妓三五人，乘小犊车，指名园曲沼，藉草裸形，去其中帽，叫笑喧呼，自谓之颠饮。

选婿窗

李林甫有女六人，各有姿色，雨露之家，求之不允。林甫厅事壁间，开一横窗，饰以杂宝，幔以绛纱。常日使六女戏于窗下，每有贵族子弟入谒，林甫即使女于窗中自选可意者事之。

四方神事

姚元崇为宰相，忧国如家，爱民如子，未尝私于喜怒，惟以忠孝为意。四方之民，皆画元崇之真神事焉，求之有福。

立有祸福

卢奂为陕州刺史，严毅之声闻于关内。玄宗幸京师、次陕城，顿知奂有神政，御笔赞于厅事曰：“专城之重，分陕之雄。仁虽惠爱，性实谦冲。亦既利物，存乎匪躬。斯为国宝，不队家风。”寻除兵部侍郎。陕州之民多有淫祀者，州之士民相语曰：“不须赛神明，不必求巫祝。尔莫犯卢公，立便有祸福。”

移 春 槛

杨国忠子弟，每春至之时，求名花异木植于槛中，以板为底，以木为轮，使人牵之自转。所至之处，槛在目前，而便即欣赏，目之为移春槛。

冰 山 辟 暑

杨氏子弟，每至伏中，取大冰使匠琢为山，周围于宴席间。座客虽酒酣而各有寒色，亦有挟纩者。其骄贵如此也。

戏 掷 金 钱

内庭嫔妃，每至春时，各于禁中结伴三人至五人，掷金钱为戏，盖孤闷无所遣也。

射 团

宫中每到端午节，造粉团角黍贮于金盘中，以小角造弓子，纤妙可爱。架箭射盘中粉团，中者得食，盖粉团滑腻而难射也。都中盛于此戏。

开元天宝遗事卷下

天 宝 下

探 官

都中每至正月十五日，造面茧，以官位帖子，卜官位高下，或赌筵宴，以为戏笑。

撤去灯烛

苏颋与李义对掌文诰，玄宗顾念之深也。八月十五夜，于禁中直宿，诸学士玩月，备文酒之宴。时长天无云，月色如昼，苏曰：“清光可爱，何用灯烛？”遂使撤去。

刀枪自鸣

武库中刀枪自鸣，识者以为不祥之兆。后果有禄山之乱、大驾西幸之应也。

富 窟

王元宝，都中巨豪也。常以金银叠为屋，壁上以红泥泥之。于宅中置一礼贤堂，以沉檀为轩槛，以砭砩甃地面，以锦文石为柱础，又以铜线穿钱甃于后园花径中，贵其泥雨不滑也。四方宾客，所至如归。故时人呼为王家富窟。

床畔香童

元宝好宾客，务于华侈，器玩服用，僭于王公，而四方之士尽归而仰焉。常于寝帐床前雕矮童二人，捧七宝博山炉，自暝焚香彻晓，其骄贵如此。

龙皮扇

元宝家有一皮扇子，制作甚质。每暑月宴客，即以此扇子置于坐前，使新水洒之，则飒然风生。巡酒之间，客有寒色，遂命撤去。明皇亦曾差中使去取看，爱而不受，帝曰：“此龙皮扇子也。”

梦笔头生花

李太白少时，梦所用之笔头上生花，后天才贍逸，名闻天下。

醒酒花

明皇与贵妃幸华清宫，因宿酒初醒，凭妃子肩同看木芍药。上亲折一枝，与妃子递嗅其艳，帝曰：“不惟萱草忘忧，此花香艳，尤能醒酒。”

蛛丝才巧

帝与贵妃，每至七月七日夜在华清宫游宴。时宫女辈陈瓜花酒饌列于庭中，求恩于牵牛、织女星也。又各捉蜘蛛闭于小合中，至晓开视蛛网稀密，以为得巧之候，密者言巧多，稀者言巧少。民间亦效之。

夜明杖

隐士郭休有一柱杖，色如朱染，叩之则有声。每出处遇夜，则此杖有光，可照十步之内。登危陟险，未尝足失，盖杖之力焉。

郡神迎路

张开为荆州刺史，至郡界，风雨暝晦，不辨面目，唯闻空中有殿喝之声相次，云中有衣紫披甲胄者十数人。开问其故，对曰：“某荆州内外所主之神，久仰使君令名，故相率迎引。”到任谒庙后，各致祭谢及建饰庙貌。自此政誉尤善也。

县妖破胆

李杲迁洛阳令，严刑峻法，民吏畏服。县之积弊，杲尽革之，逾月之中，县务清简。时有进士刘兼，赴举上都，舍于村邸。至夜中，闻户外街衢中有数人相语曰：“李令今古正人也，吾辈见其行事威猛，令人破胆，此中不可久居，宜迁于他邑，可求血食也。”兼讶其事，遂启门视之，寂无影响，方知乃邑之妖神也。兼遂书赞一首于村邸之壁云：“狡吏畏威，县妖破胆。好录政声，闻于御览。”后明皇旌其能，赐金百两及章服焉。

泥金帖子

新进士才及第，以泥金书帖子附家书中，用报登科之喜。至文宗朝，遂寝削此仪也。

喜信

新进士每及第，以泥金书帖子附于家书中，至乡曲亲戚，

例以声乐相庆,谓之喜信也。

被底鸳鸯

五月五日,明皇避暑游兴庆池,与妃子昼寝于水殿中。宫嫔辈凭栏倚槛,争看雌雄二鸂鶒戏于水中。帝时拥贵妃于绡帐内,谓宫嫔曰:“尔等爱水中鸂鶒,争如我被底鸳鸯?”

半仙之戏

天宝宫中,至寒食节,竞竖秋千,令宫嫔辈戏笑,以为宴乐。帝呼为半仙之戏,都中士民因而呼之。

相风旌

五王宫中,各于庭中竖长竿,挂五色旌于竿头。旌之四垂,缀以小金铃,有声,即使侍从者视旌之所向,可以知四方之风候也。

占雨石

学士苏颋有一锦纹花石,镂为笔架,尝置于砚席间,每天欲雨,即此石架津出如汗,逡巡而雨。颋以此常为雨候,固无差矣。

向火乞儿

张九龄见朝之文武僚属趋附杨国忠,争求富贵,惟九龄未尝及门,杨甚衔之。九龄常与识者议曰:“今时之朝彦,皆是向火乞儿,一旦火尽灰冷,暖气何在?当冻尸裂体,弃骨于沟壑中,祸不远矣。”果然因禄山之乱,附炎者皆罪累族灭,不可胜数。九龄之先见,信夫神智博达也!向火言附炎也。

结棚避暑

长安富家子刘逸、李闲、卫旷，家世巨豪，而好接待四方之士，疏财重义，有难必救，真慷慨之士，人皆归仰焉。每至暑伏中，各于林亭内植画柱，以锦绮结为凉棚，设坐具，召长安名妓间坐，递相延请，为避暑之会。时人无不爱羨也。

冰 箸

冬至日大雪，至午雪霁，有晴色，因寒，所结檐溜，皆为冰条。妃子使侍儿敲下二条看玩。帝自晚朝视政回，问妃子曰：“所玩何物耶？”妃子笑而答曰：“妾所玩者，冰箸也。”帝谓左右曰：“妃子聪惠，比象可爱也。”

鸡声断爱

长安名妓刘国容，有姿色，能吟诗，与进士郭昭述相爱，他人莫敢窥也。后昭述释褐，授天长簿，遂与国容相别。诘旦赴任，行至咸阳，国容使一女仆驰矮驹赍短书云：“欢寝方浓，恨鸡声之断爱；恩怜未洽，叹马足以无情。使我劳心，因君减食，再期后会，以结齐眉。”长安子弟多诵讽焉。

占 风 铎

岐王宫于竹林内悬碎玉片子，每夜闻玉片子相触之声即知有风，号为占风铎。

山 猿 报 时

商山隐士高太素，累征不起，在山中构道院二十余间。太

素起居清心亭下，皆茂林秀竹、奇花异卉。每至一时，即有猿一枚诣亭前，鞠躬而啼，不易其候。太素因目之为报时猿，其性度有如此。

游盖飘青云

长安春时，盛于游赏，园林树木无闲地，故学士苏颋《应制》云：“飞埃结红雾，游盖飘青云。”帝览之嘉赏焉。遂以御花亲插颋之巾上，时人荣之。

红 冰

杨贵妃初承恩召，与父母相别，泣涕登车。时天寒，泪结为红冰。

投 钱 赌 寝

明皇未得妃子，宫中嫔妃辈投金钱赌侍帝寝，以亲者为胜。召入妃子，遂罢此戏。

精 神 顿 生

明皇每朝政有阙，则虚怀纳谏，大开士路。早朝百辟趋班，帝见张九龄风威秀整，异于众僚，谓左右曰：“朕每见九龄，使我精神顿生。”

口 案

张九龄累历刑狱之司，无所不察。每有公事赴本司行勘，胥吏辈未敢讯劾，先取则于九龄。囚于前面分曲直，口撰案卷，囚无轻重，咸乐其罪。时人谓之张公口案。

言 刑

张燕公说，有宰辅之才，而多诡诈，复贪财贿。时人亦多之，亦污之。每中书议事，及众僚巡厅，或有所忤，立便叱骂，为众所嫌。故朝彦相谓曰：“张公之言，毒于极刑。”言好面辱人也。

销 魂 桥

长安东灞陵有桥，来迎去送皆至此桥，为离别之地，故人呼之销魂桥也。

逐恶如驱蚊蚋

袁光庭累典名藩，皆有异政。明皇谓宰辅曰：“袁光庭性逐恶如扇驱蚊蚋。”

歇 马 杯

长安自昭应县至都门，官道左右村店之民，当大路市酒，量钱数多少饮之，亦有施者与行人解之，故路人号为歇马杯。

吹 火 照 书

苏颋少不得父意，常与仆夫杂处，而好学不倦。每欲读书，又患无灯烛，常于马厩灶中，旋吹火光照书诵焉。其苦学如此。后至相位。

金 牌 断 酒

安禄山受帝眷爱，常与妃子同食，无所不至。帝恐外人以

酒毒之，遂赐金牌子，系于臂上。每有王公召宴，欲沃以巨觥，禄山即以牌示之，云准敕断酒。

文 阵 雄 帅

张九龄常览苏颋文卷，谓同僚曰：“苏生之俊贍无敌，真文阵之雄帅也。”

射 飞 毛

羽林将刘洪，喜骑射，常对御，使人于风中掷鹅毛，洪连箭射之，无有不中。帝赏叹厚赐焉。

泪 妆

宫中嫔妃辈，施素粉于两颊，相号为泪妆。识者以为不祥，后有禄山之乱。

索 斗 鸡

李林甫为性狼狡，不得士心，每有所行之事，多不协群议，而面无和气。国人谓林甫精神刚戾，常如索斗鸡。

肉 阵

杨国忠于冬月，常选婢妾肥大者，行列于前，令遮风。盖藉人之气相暖，故谓之肉阵。

传 书 燕

长安豪民郭行先，有女子绍兰，适巨商任宗，为贾于湘中，数年不归，复音信不达。绍兰目睹堂中有双燕戏于梁间，兰长

吁而语于燕曰：“我闻燕子自海东来，往复必经由于湘中。我婿离家不归数岁，蔑有音耗，生死存亡，弗可知也，欲凭尔附书投于我婿。”言讫泪下。燕子飞鸣上下，似有所诺。兰复问曰：“尔若相允，当泊我怀中。”燕遂飞于膝上。兰遂吟诗一首云：“我婿去重湖，临窗泣血书。殷勤凭燕翼，寄与薄情夫。”兰遂小书其字系于足上，燕遂飞鸣而去。任宗时在荆州，忽见一燕飞鸣于头上，宗讶视之，燕遂泊于肩上，见有一小封书系在足上。宗解而示之，乃妻所寄之诗。宗感而泣下，燕复飞鸣而去。宗次年归，首出诗示兰。后文士张说传其事，而好事者写之。

灯 婢

宁王宫中，每夜于帐前罗列木雕矮婢，饰以彩绘，各执华灯，自昏达旦，故目之为灯婢。

解 语 花

明皇秋八月，太液池有千叶白莲数枝盛开，帝与贵戚宴赏焉。左右皆叹羨。久之，帝指贵妃示于左右曰：“争如我解语花？”

油 幕

长安贵家子弟，每至春时，游宴供帐于园圃中，随行载以油幕，或遇阴雨，以幕覆之，尽欢而归。

斗 花

长安王士安，春时斗花，戴插以奇花多者为胜，皆用千金

市名花植于庭苑中，以备春时之斗也。

裙 幄

长安士女游春野步，遇名花则设席藉草，以红裙递相插挂，以为宴幄，其奢逸如此也。

凤 炭

杨国忠家，以炭屑用蜜捏塑成双凤，至冬月则燃于炉中，及先以白檀木铺于炉底，余灰不可参杂也。

文 帅

明皇常谓侍臣曰：“张九龄文章，自有唐名公皆弗如也。朕终身师之，不得其一二。此人真文场之元帅也。”

乞 巧 楼

宫中以锦结成楼殿，高百尺，上可以胜数十人，陈以瓜果酒炙，设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嫔妃各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之候。动清商之曲，宴乐达旦。士民之家皆效之。

吸 花 露

贵妃每宿酒初消，多苦肺热。尝凌晨独游后苑，傍花树，以手攀枝，口吸花露，藉其露液，润于肺也。

含 玉 咽 津

贵妃素有肉体，至夏苦热，常有肺渴，每日含一玉鱼儿于

口中，盖藉其凉津沃肺也。

红 汗

贵妃每至夏月，常衣轻绡，使侍儿交扇鼓风，犹不解其热。每有汗出，红腻而多香，或拭之于巾帕之上，其色如桃红也。

金 函

明皇忧勤国政，谏无不从。或有章疏规讽，则探其理道优长者贮于金函中，日置于右，时取读之，未尝懈怠也。

击 鉴 救 月

长安城中，每月蚀时，即士女取鉴，向月击之，满郭如是，盖云救月蚀也。

歌 直 千 金

宫妓永新者善歌，最受明皇宠爱，每对御奏歌，则丝竹之声莫能遏。帝常谓左右曰：“此女歌直千金。”

肉 腰 刀

李林甫妒贤嫉能，不协群议，每奏御之际，多所陷人，众谓林甫为肉腰刀。又云林甫尝以甘言诱人之过，潜于上前，时人皆言林甫甘言如蜜。朝中相谓曰：“李公虽面有笑容，而肚中铸剑也。”人日憎怨，异口同音。

隔 障 歌

宁王宫有乐妓宠姐者，美姿色，善讴唱。每宴外客，其诸

妓女尽在目前，惟宠姐客莫能见。饮欲半酣，词客李太白恃醉戏曰：“白久闻王有宠姐善歌，今酒肴醉饱，群公宴倦，王何吝此女示于众。”王笑谓左右曰：“设七宝花障，召宠姐于障后歌之。”白起谢曰：“虽不许见面，闻其声亦幸矣。”

楼车载乐

杨国忠子弟，恃后族之贵，极于奢侈。每春游之际，以大车结彩帛为楼，载女乐数十人，自私第声乐前引，出游园苑中。长安豪民贵族皆效之。

狝子乱局

一日，明皇与亲王棋，令贺怀智独奏琵琶，妃子立于局前观之。上欲输次，妃子将康国狝子放之，令于局上乱其输赢，上甚悦焉。

决云儿

申王有高丽赤鹰，岐王有北山黄鹞，上甚爱之，每弋猎必置之于驾前，帝目之为决云儿。

长汤十六所

华清宫中除供奉两汤外，而别更有长汤十六所，嫔御之类浴焉。

锦雁

奉御汤中以文瑶密石，中央有玉莲，汤泉涌以成池，又缝锦绣为凫雁于水中，帝与贵妃施钹镂小舟，戏玩于其间。

宫中退水，出于金沟，其中珠纓宝络流出街渠，贫民日有所得焉。

夜明枕

虢国夫人有夜明枕，设于堂中，光照一室，不假灯烛。

金鸡障

明皇每宴，使禄山坐于御侧，以金鸡障隔之。

百枝灯树

韩国夫人置百枝灯树，高八十尺，竖之高山上，元夜点之，百里皆见，光明夺月色也。

千炬烛围

杨国忠子弟，每至上元夜，各有千炬红烛围于左右。

有脚阳春

宋璟爱民恤物，朝野归美，时人咸谓璟为有脚阳春，言所至之处，如阳春煦物也。

梨花之论

李白有天才俊逸之誉，每与人谈论，皆成句读，如春葩丽藻，粲于齿牙之下，时人号曰李白梨花之论。

醉圣

李白嗜酒不拘小节，然沉酣中所撰文章，未尝错误，而与

不醉之人相对议事,皆不出太白所见,时人号为醉圣。

灵 鹊 报 喜

时人之家闻鹊声,皆为喜兆,故谓灵鹊报喜。

走 丸 之 辩

张九龄善谈论,每与宾客议论经旨,滔滔不竭如下坂走丸也,时人服其俊辩。

探 春

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后,各乘车跨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为探春之宴。

冰 兽 赠 王 公

杨国忠子弟,以奸媚结识朝士,每至伏日,取坚冰令工人镂为凤兽之形,或饰以金环彩带,置之雕盘中,送与王公大臣。惟张九龄不受此惠。

嚼 麝 之 谈

宁王骄贵,极于奢侈,每与宾客议论,先含嚼沉麝,方启口发谈,香气喷于席上。

醉 语

李林甫每与同僚议及公直之事,则如痴醉之人,未尝问答;或语及阿徇之事,则响应如流。张曲江常谓宾客曰:“李林甫议事如醉汉脑语也,不足可言。”

暖玉鞍

岐王有玉鞍一面，每至冬月则用之，虽天气严寒，则在此鞍上坐，如温火之气。

百宝栏

杨国忠初因贵妃专宠，上赐以木芍药数本，植于家，国忠以百宝妆饰栏楯，虽帝宫之内不可及也。

四香阁

国忠又用沉香为阁，檀香为栏，以麝香、乳香筛土和为泥饰壁。每于春时木芍药盛开之际，聚宾友于此阁上赏花焉，禁中沉香之亭远不侔此壮丽也。

任人如市瓜

明皇召诸学士宴于便殿，因酒酣顾谓李白曰：“我朝与天后之朝何如？”白曰：“天后朝政出多门，国由奸幸，任人之道，如小儿市瓜，不择香味，惟拣肥大者；我朝任人如淘沙取金，剖石采玉，皆得其精粹者。”明皇笑曰：“学士过有所饰。”

雪刺满头

宋璟《求致仕表》云：“臣窃禄簪裳，备员廊庙，霜毫生颌，雪刺满头，求退归耕，养慵岩穴，乐生尧世，死荷圣恩。”

忍字

光禄卿王守和，未尝与人有争，尝于案几间大书“忍”字，

至于帨幌之属，以绣画为之。明皇知其姓字，非时引对，问曰：“卿名守和，已知不争，好书‘忍’字，尤见用心。”奏曰：“臣闻坚而必断，刚则必折，万事之中，‘忍’字为上。”帝曰：“善。”赐帛以旌之。

风 流 阵

明皇与贵妃，每至酒酣，使妃子统宫妓百余人，帝统小中贵百余人，排两阵于掖庭中，目为风流阵。以霞被锦被张之，为旗帜攻击相斗，败者罚之巨觥以戏笑。时议以为不祥之兆，后果有禄山兵乱，天意人事不偶然也。

望 月 台

玄宗八月十五日夜与贵妃临太液池，凭栏望月不尽，帝意不快，遂敕令左右：于池西岸别筑百尺高台，与吾妃子来年望月。后经禄山之兵，不复置焉，惟有基址而已。

竹 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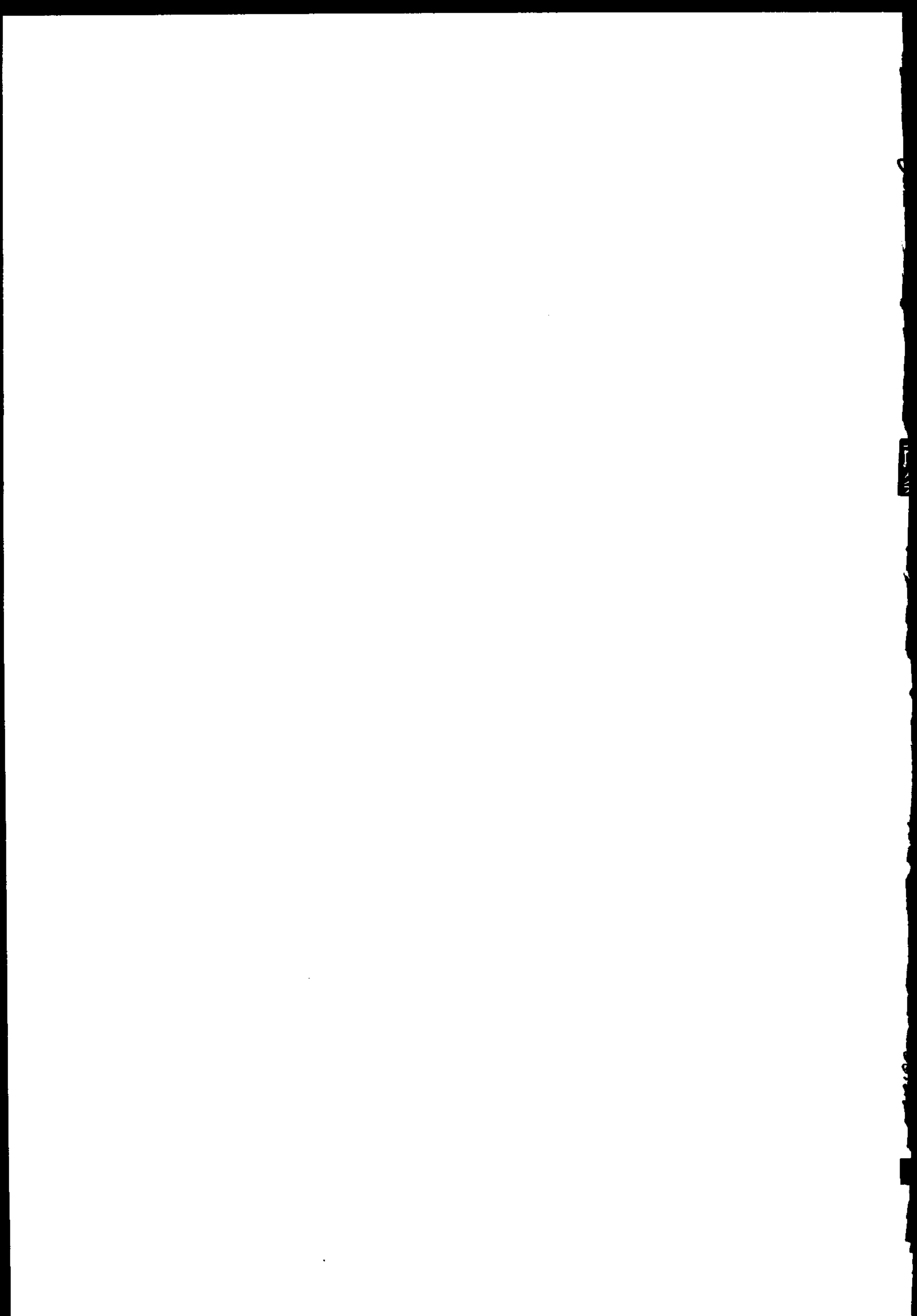
太液池岸有竹数十丛，牙笋未尝相离，密密如栽也。帝因与诸王闲步于竹间，帝谓诸王曰：“人世父子兄弟，尚有离心离意，此竹宗本不相疏，人有怀贰心生离间之意，睹此可以为鉴。”诸勳王皆唯唯，帝呼为竹义。

美 人 呵 笔

李白于便殿对明皇撰诏诰，时十月大寒，笔冻莫能书字。帝敕宫嫔十人，侍于李白左右，令各执牙笔呵之，遂取而书其诏。其受圣眷如此。

金 华 子

[五代]刘崇远 撰
阳羨生 校点



校点说明

《金华子》，五代时南唐刘崇远撰。刘自号金华子，河南（今河南省洛阳市）人。据《金华子》自序云，少年慕道，最嗜吟咏，中年后方出仕，历宰二邑，前后达二十余年。罢秩归京，任文林郎、大理司直，犹缀吟不断。《金华子》即著于此时。是书多记朝野异闻，虽意在有助于强国富民，张皇帝德，却颇杂神奇鬼怪之说；其中记述晚唐文学家事迹部分，对研究唐代文学较有参考价值。

《郡斋读书志》、《崇文总目》、《直斋书录解题》、《通志·艺文略》、《宋史·艺文志》均有《金华子》著录。原书已佚，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分上下两卷。《读画斋丛书》本即据《四库》本刻印，且刻入周广业之校注。周广业据《说郛》、《绀珠集》、《唐诗纪事》、《稽神录》等书补入五条，列于书后。然周广业所补亦不全，如《类说》、《资治通鉴考异》、《唐语林》中之《金华子》佚文均未能顾及（见周勋初《唐语林校证·附录》）；且所补五条亦多乖谬。1958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曾据《读画斋丛书》本校点出版，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现即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本为基础，用《四库》本、《唐语林》覆校、参校，改正错字与标点，不出校记，底本上原有校语则予保留；对于应补的佚文，暂且从阙。

目 录

自序	(1749)
卷上	(1750)
卷下	(1762)
补	(1773)
附	(1775)

自序

金华子者，河南刘生，少慕赤松子兄弟能释羈鞅于放牧间，读其书，想其人，恍若游于金华之境，因自号焉。生自童蒙岁便解爱人博学，暨乎鬓发焦秃，而无所成名。凡为文章，略知宗旨，最嗜吟咏，而所得亦不出流辈。年逾壮室，方莅官于畿甸，继宰二邑，共换二十余寒暑，惟知趑趄畏慎，不能磊落经济。罢秩归京，得留缀班。家贫窶，在阙三四年，甚窘困，稍暇犹缀吟不倦，纵情任兴，一联一句，亦时有合于清奇。顾于食玉燃桂，不无挠怀，才缓纾斯须，则啸傲自若。或遇盛友良会，闻人语话及兴亡理乱，犹耳聪意悦，未尝不周旋观察，冀或凑会警戒，庶几助于理道者，必慷慨反覆，至于逾晷不息。时皇上忧勤大宝，宵衣旰食，致治之切，无愧前代。命有司张皇公道，抡择材隽，科第取士，郁然复古。时有以春闈策问举子对义见示者，睹强国富民之论，古今得失之理，则愧惕雀息，往往汗流。何者？以坐遇明盛时，而抱名称不闻于世，何疾复甚于斯矣！因念为童时，侍立长者左右，或于冬宵漏永，秋阶月莹，尊年省睡，率皆话旧时经由，多至深夜不寐。始则承平事实，爰及乱离，于故基迹，或叹或泣，凄咽仆隶。自念髫髻之后，甚能记听，今虽稚齿变老，毫忘失忆，十可一二，犹存乎心耳。并成人游宦之后，其间耳目谙详，公私变易，知闻传载，可系铅槧者，渐恐年代浸远，知者已疏；更积新沉故，遗绝堪惜，宜编序者，即随而释之云尔。文林郎、大理司直，臣刘崇远撰。

金华子杂编卷上

我唐烈祖高皇帝，睿哲神明，顺天膺运。相羿祸浹，有仍之庆始隆；哀莽毒饫，铜马之尊是显。尧储复正，文庙重新。漉沉海之断纶，却成万目；拨伏灰之余简，在序九流。宗周而一仁风，依汉而杂霸道。浇漓顿革，习尚无虚。遂使武必韬铃，不空弓马；文先政理，乃播风骚。由是勋伐子孙，知弓裘之可重；闾阎童稚，识诗书之有望。不有所废，其何以兴？是知杨氏饬弊于前，乃自弊也；烈祖聿兴于后，固天兴乎！始天祐间，江表多故，洎及宁帖，人尚苟安。稽古之谈，几乎绝侣；横经之席，蔑尔无闻。及高皇初收金陵，首兴遗教，悬金为购坟典，职吏而写史籍。闻有藏书者，虽寒贱必优辞以假之；或有贽献者，虽浅近必丰厚以答之。时有以学王右军书一轴来献，因偿十余万，缙帛副焉。由是六经臻备，诸史条集，古书名画，辐凑絳帷。俊杰通儒，不远千里而家至户到，咸慕置书。经籍道开，文武并驾。暨升元受命，王业赫然，称明文武，莫我跂及，岂不以经营之大基有素乎？

王师範镇青州，以其祖父版籍旧地，凡本县令新到，必备仪注，躬往投刺；县令畏惧出迎，不许之。师範令二三客，将挟县令坐于厅上，命执事通曰：“百姓节度使王某。”参拜于庭中而出。县令惶惑，步随至府谢罪，加逊而遣之。从事多谏其非宜，请不行。师範曰：“以某之见则不然，将所以荷国恩而敬念先世，示子孙不忘于本故尔。”师範器宇英俊，短于宽恕，杀戮

过差,人知其必败。或曰:能用礼以正身,仗大顺而举事,反结仇衅,祸不旋踵,其故何哉?金华子曰:昔刘越石非不欲立殊勋于世,而十万之众,曾不假息。诚统之非才,然亦时运不可干也。时梁氏方炽,谓九鼎在己之掌握;天王穷迫,痛宰辅诛戮于道路。师範适当依附于勤王,诚宜鼓扇恩信,完结民力,宽而有众,才可合顺。而专任威刑,轻视民命,以一州之地,敌干鼎之豪;纵杀戮之心,救崩溃之势。抱薪扑燎,其可得乎?

陆翱,字楚臣,进士擢第。诗不甚高,而才调宛丽,有子弟之标格。未成名时,甚贫素,其《闲居即事》云:“衰柳欹闲苑,白门啼暮鸦。茅厨烟不动,书牖日空斜。老忆东山石,贫看南阮家。沉忧损神虑,萱草自开花。”《宴赵氏北楼》云:“殷勤赵公子,良夜竟相留。明月生东海,仙娥在北楼。酒阑珠露滴,歌迴石城秋。本为愁人设,愁人到晓愁。”题品物类亦绮美,鸚鵡、早莺、柳絮、燕子,当时甚播于人口。及第累年,无闻入召,一游东诸侯,获镪仅百万而已。竟无所成,卒于江南。长子希声,好学多艺,勤于读史,非寝食未尝释卷。中朝诸侯子弟好读史者,无及希声。昭宗朝登庸,辞疾不就,出游江外,获全危难。

段郎中成式,博学精敏,文章冠于一时。著书甚众,《酉阳杂俎》最传于世。牧庐陵日,常游山寺,读一碑文,不识其间两字,谓宾客曰:“此碑无用于世矣,成式读之不过,更何用乎?”客有以此两字遍谘字学之众,实无有识者,方验郎中之奥古绝伦焉。连牧江南,九江名山匡庐,缙云烂柯,庐陵麻姑,皆有吟咏。前进士许棠寄诗云:“十三年领郡,郡郡管仙山。”为庐陵顽民妄诉,逾年方明其清白,乃退隐于岷山。时温博士庭筠,方谪尉随县,廉帅徐太师商留为从事,与成式甚相善,以其古

学相遇，常送墨一铤与飞卿，往复致谢。递搜故事者九函，在禁集中。为其子安节娶飞卿女。安节仕至吏部郎中、沂王傅，善音律，著《乐府》行于世。

崔涓在杭州，其俗端午习竞渡于钱塘湖。每先数日即于湖泮排列舟舸，结络彩舰，东西延袤，皆高数丈，为湖亭之轩饰。忽于其夕，北风暴作，彩船汹涌，势莫可制。既明，皆逐风飘泊湖之南岸，执事者相顾莫之为计。须臾涓与官吏到湖亭，见其陈设，皆遥指于层波之外。大将愧惧，以彩舰联从，非人力堪制，无计取回。涓微笑曰：“竞渡船共有多少？令每一彩舫，系以三五只船，齐力一时鼓棹，倏忽而至，殊不为难。”观者叹骇，服其权智。涓之机捷率多如此。

崔涓，大夫屿之子，小宗伯澹之兄。涓性俊逸，健于记识。初典杭州，上事数日，唤都押衙，谓曰：“乍到郡中，未能忆诸走吏姓名，卒要呼唤，皆滞人颐指。居常当直将卒，都有几人？”对曰：“在衙当直，都有三百人。”乃各令以纸一幅，大书姓名，贴在胸襟前，逐人点过。自此一阅，逮及三考，未尝误唤一人者。

《柳氏旧闻》，唐宰相李德裕所著也。德裕以上元中史臣柳芳得罪窜黔中，时高力士亦徙巫州，因相与周旋。力士以芳尝司史，为芳言先时禁中事，皆所不能知；而芳亦以质疑者默识之，次其事，号曰《问高力士》。上令采访，故史氏取其书。今按其书已失不获。德裕之父，与芳子吏部郎中冕，贞元初俱为尚书郎。后谪官俱东出，道相与语，遂及高力士之说，乃编此为《次柳氏旧闻》，以备史官之说也。

宣宗以后，近代宰相堂判俊贍，无及路公岩者。杜尚书悛，邠公之弟，牧泗州，为庞勋所围，以孤城保全于巨贼之中。

高锡望牧滁州，婴城固守而死。岩判崔雍状引二子以证其事云：锡望守城而死，已有追荣；杜悛孤城获全，寻加殊奖。

杜邠公惊，暮年耽于燕会。案《绀珠集》作游宴。淮海之政，有狱市之誉，闻于上听，《绀珠集》作宣宗闻之。因除崔魏公铉替惊。上赋长韵诗送铉，其落句云：“今遣股肱亲养治，一方狱市获来苏。”淮南左都押衙傅希才案《绀珠集》此下有无才学三字。钱塘龚承麟本传，希下无“才”字。闻御制，因习来苏队舞以迎候，邠公悦之。《绀珠集》作以迎崔公，公颇衔之。案傅教舞以媚崔，则邠公不应悦，《绀珠集》作衙是也，否则邠当作崔。公自广陵致仕东洛，扬州军将因入奏经洛中，以故吏参焉。公问曰：“来苏健否？”军将不敢对。公曰：“傅希才也。”对曰：“健。”龚本《绀珠集》作来苏健否，谓傅希也，亦无“才”字，则此二“才”字皆衍文。

故事：南曹郎既闻除目，如偶然忽变改授他人，纵未领命，亦不复还省矣。南海端揆为主客员外时，有除翰林学士之命。既还省，吏忽报除目下，员外徐彦若除翰林学士。端揆以己未承旨，乃驾而将复治故厅。至省，省门子前曰：“员外已受报出省，不可更入南曹。”例举不敢避，遂退。彦若，公相之子，能驰誉清显，中尉杨复恭善之，故能变致中授耳。

令狐公绹，文公之子也。自翰林入相，最承恩渥。先是，上亲握庶政之后，即诏诸郡刺史，秩满不得赴别郡，须归阙朝对后，方许之任。绹以随、房邻州，许其便即之任。上览谢表，因问绹曰：“此人缘何得便之任？”对曰：“缘地近授守，庶其便于迎送。”上曰：“朕以比来二千石多因循官业，莫念治民，故令其到京，亲问所施設，理道优劣，国家将在明行升黜以苏我赤子耳。德音即行，岂又逾越？宰相可谓有权。”绹尝以过承恩顾，故擅移授。及闻上言，时方严凝，而流汗浹洽，重裘皆透。

令狐补阙澹与中书舍人澄,皆有才藻。令狐之文彩,世有称焉。自楚及澄,三代皆擅美于紫薇。

崔涓弟澹,容止清秀,擢登第,累登朝列,崔魏公辟为从事。清瘦明白,犹若鹭鹭,古之所谓玉而冠者不妄也。先是,中朝流品相率为朋甲,以名德清重之最者为其首。咸通之际,推李公都为大龙甲头,沙汰名士,以经纬其伍。涓、澹,亲昆仲也。澹即预于品目,以涓之俊逸,目为麓率,不许齿焉。多方敬接,冀时昵附,而甲中之士,恭默莫肯应对,避之如蝥螬焉。

崔起居雍,甲族之子。少高令闻,举进士擢第之后,蔼然清名喧于时,与郑顛同为流品所重。举子公车得游历其门馆者,则登第必然矣。时人相语为“崔郑世界”,虽古之龙门,莫之加也。

故池州李常侍宽,桂林大夫,即常侍之兄。同营别墅于金陵,甲第之盛,冠于邑下,人皆号为“土墙李家宅”。

宣宗尝亲试神童李穀于便殿。穀年数岁,聪慧详敏,对问机悟,上甚悦之。因赐解褐官绢二匹,香一合子,以彰异渥。上之俭德皆此类也。

宣宗临御逾于一纪,而忧勤之道,始终一致。但天下虽宁,水旱间有。大中之间,越、洪、潭、青、广等道数梗,以上之恭俭明德,始无异心。方隅诸将,虽失统驭,而恩诏慰抚,不日安辑,舆论谓上为小太宗。

王尚书式,仆射起之子,朝廷儒宗,最见重于武宗。常自誉于上曰:“读书则五行皆下,为文则七步成章。”而式颇有武干,善用兵,累总戎平裘甫等。温璋失利于徐州,朝廷以彭门频年逐帅,乃自河阳移式领河阳全军赴任焉。驻军境外,优游缓进。徐州将士自王智兴后,矫矫难制。其银刀都父子相承,

每日三百人守衙，皆露刃立于两廊夹幕之下，稍不如意，相顾笑议于饮食之间，一夫号呼，众卒率和。节使多儒，素懦怯，闻乱则后门逃遁而获免焉。如是殆有年矣。暨闻式到近境，先遣衙队三百人远接。式褙衣坐胡床，受参既毕，乃问其逐帅之罪，命皆斩于帐前，不留一人。

崔魏公镇淮海九载，法令一设，无复更改。出入严整，未尝轻易仪注，常列引马军将，少亦不下二百蹄。民康物阜，军府晏然。天祐末，故老犹存，喜论其余爱，或戏之为九年老。

崔雍为起居郎，出守和州，遇庞勋悖乱，贼兵攻和，雍弃城奔浙右，为路岩所构，竟坐此见害。雍与兄朗、序、福昆仲八人，皆升籍进士，列甲乙科，尝号为“点头崔家”。始，雍之擢第也，其伯父昆仲率贺，会饮中堂。既醉而寝，忽梦游历于公署间，有绿衣者命坐于厅事中，设酒馔甚备。既而醉饱，不敢承命，其人坚请不已。雍乃请曰：“愿以此肉，召从人尽之。”绿衣曰：“不可，须先辈自尽。”既寤，甚恶之。及和州失律，投于连帅，裴公璩奏之，锁縻于思过院。雍忧患且闷，乃召狱直军将话其事。不日敕至，果如梦焉。

初周侍中宝之在军，困于刍粟之备。有仆忘其姓名，恒力负至，不令有乏。如是绵历星纪，未尝辞倦。及其达也，举之隶诸卫，使主厩庾，以谨厚尤见委任。既卒数年矣，或一夕梦来报马料尽。公甲午生，甚恶之，遂病疴而薨。

李景让尚书，少孤贫。夫人某氏，性严重明断，近代贵族母氏之贤，无及之也。孀居东洛，诸子尚幼，家本清素，日用尤乏。尝值霖雨且久，其宅院内古墙夜坍塌。童仆修筑次，忽见一槽船，实以散钱，婢仆等当困窳之际，喜其有获，相率奔告于堂上。太夫人闻之，诫童仆曰：“切未得辄取，候吾来视之而后

发。”既到，命取酒酌之曰：“吾闻不勤而获禄，犹为身灾，士君子所慎者。非义之得也，吾何堪焉？若天实以先君余庆，悯及未亡人，当令此诸孤学问成立，他日为俸钱贲吾门，此未敢覲。”乃令函掩如故。其后诸子景让、景温、景庄皆进士擢第，并有重名，位至方岳。景让最刚正，奏弹无所避。为御史大夫，宰相宅有看街楼子，皆幃之，《说郭》作皆封泥之。惧其纠劾也。

以上见《说郭》，从《说郭》校。案《绀珠集》作看街楼阁皆泥之，畏其纠弹也。其摘目亦曰泥楼。然终以强毅为时所忌。旧俗除亚相者，百日内若别有人登庸，《绀珠集》作大拜。谓之辱台。而景让未十旬，蒋公伸入相，景让除西川节度，赴任不逾年，乃请老归于洛下，终身不复再起。太夫人孀居之岁，才未中年，贞干严肃，姻族敬惮，训厉诸子，言动以礼，虽及宦达之后，稍怠于辞旨，则槩楚无舍。先是景让除浙西节度使，已而忽问曰：“取何日进发？”偶然忘思虑，便云拟取某日。太夫人曰：“若此日吾或有事，去未得如何？”景让惶惧，方悟失对。太夫人曰：“官职贵达，不用老母得也。”命童仆折去巾绶，挞于堂下。景让时已斑白，而高堂严厉，常若履冰，缙绅之流，健羨莫及。其后在浙西日，左都押衙因应对乖礼，怒挞而毙之。既而三军汹汹，将致翻城。太夫人乃候其受衙之际，出坐厅中，叱景让立于阶下曰：“天子以方岳命汝镇抚，安得轻弄刑政！苟致一方非宁，不唯上负圣君，而令垂暮老母，衔羞而死，且使老妇何面目见汝先大夫于地下？”言切语正，左右感咽。乃命坐于庭中，将挞其背，宾僚将校毕至，拜泣乞之。移时不许，大将以下，呜咽感谢之。于是军伍帖然无复异议矣。景庄累举不捷，太夫人闻其点额，即答其兄，中表皆劝。如是累岁，连受庭责，终不荐托。亲知切请之，则曰：“朝廷知是李景让弟，非是冒取一名者，自合放及第

耳。”既而宰相果谓春官：“今年李景庄须放及第，可悯那老儿一年遭一顿杖。”是岁景庄登第矣。

李赵公绅再镇广陵，宁修《紺珠集》作郑修。犹幕江淮。修永贞二年相公权德舆门生，洎武宗朝，逾四十载。赵国虽事威严，而亦以修宿老敬之。修列筵以迎府公，公不拒焉。既而出家乐侑之，伶人赵万金前献口号以讥之曰：《紺珠集》作舞者年老伶人孙子多，献口号曰。“相公经文复经武，常侍好今兼好古。经武，经字元作继，兼元作又，今从《紺珠集》。昔日曾闻阿舞婆，《紺珠集》作昔人曾闻阿武婆。如今亲见阿婆舞。”赵公輾然久之。

杜审权以庙堂出镇浙西，清重恭宽，虽左右僮仆，希见其语。在翰苑最久，常侍从亲密，性习慎厚故也。在任三载，自上任坐于东厅，洎于罢去，未尝他处。虽重臣经历，亦不逾中门。雍容之度，丹青莫及。时邠公先达，人谓之老杜相公；审权，人谓之小杜相公也。

王尚书式初为京兆少尹，好纵情酣饮，京师号为“王邓子”。性复放率，不拘小节。长安坊巷中有拦街铺设，中夜乐神，迟明未已。式因过之，驻马寓目。舞者喜贺主人，持杯跪于马前曰：“主人多福，感得达官来顾，味稍美，敢拜寿觞。”式笑取而饮，愧领而去。行百余步，乃回辔复谓之曰：“向者酒甚不恶，可更一杯。”复据鞍引满巨钟而去。其放率多如此。

高燕公骈，云南之功，闻于四海。晚节妖乱，嗤笑婢子之口。呜呼！怒邻不义，幸灾不仁，亡不旋踵，已则甚之。虽自取也，然若有天道，岂不足以垂戒乎？

周侍中宝与高中令骈，起家神策打球军将，而击拂之妙，天下知名。李相国公领盐铁，在江南，驻泊润州万花楼观春。时酒乐方作，乃使人传语曰：“在京国久闻相公盛名，如何得一

见？”宝乃辄辍乐命马，不换公服，驰骤于彩场中。都凭城楼下瞰，见其怀挟星弹，挥击应手，称叹者久之，曰：“若今日之所睹，即从来之闻，犹未尽此之善也。”

周侍中宝初在军中，性强毅，阉官之门，莫肯折节。逮将中年，犹处下位。或自愤悱，独以领球子供奉者前后凡三十六度，遂挂圣意，迁金吾第二番将军。寻迁对御仗第一筹，丧其一目。授泾原节度，移镇浙东，与燕公对境。高骈在军中时，以兄呼宝；及总元戎，意遂轻少。兼以对境微衅，憎爱日寻，渐积为仇讎矣。

韩藩端公，大中二年封仆射敖门生也，与崔瑄大夫同年而相善。瑄廉问宛陵，请藩为副使。时幕府诸从事率多后进子弟，以藩年齿高暮，凡游从观会，莫肯从狎。藩不平之。一日，诸郎府移厨看花，而藩为之幕长，方盛服厅中，俟其来报。移时莫之召，藩乃入谒。瑄见藩至，甚讶其不赴会，藩便言不知，瑄乃与藩携手往焉。既至彼，瑄则让其失礼于首厅。宾从初端揖竦听，俄而判官孔振裘攘袂厉声曰：“韩三十五老大汉，向同年觅得一副使，而更学斗唇合舌。”瑄掀髯而起，僎席遂散。

李瞻、王祝继牧常州，皆以名重朝廷，于本郡道不修支郡礼。初李给事多不顺从廉使，犹刚正于可否。其王给事则强愎为己任，周侍中宝皆隐忍之。瞻罢秩退隐茅山，则免黄巢之难。祝刚讦北土，遂罹王珙之害。金华子曰：祸福无门，惟人所召，诚不谬乎！

生附子之毒能杀人，人固知之矣。而医工或劝人服者，惟生黑豆和合，可以纾患。句曲茅山出乌头，道流水煮为丸，饷遗知闻。愚频见服者逾月而后毒作，则痰吐昏迷，亟疗方止。

愚外表老丈中与韩端公是舅甥者云：目见藩自宣州罢职，退居于钟山爱敬寺。忽有道流劝服补益药，以生附子数两，以硫黄为丸。藩服之数月，乃方似觉有力。常日数服，忽一日鼻出鲜血，顷之，耳目口鼻百毛穴中一齐流血，莫可制之。藩身貌瑰伟，既疲委顿，簟席流液，须臾侍疾骨肉，鞋袜皆如绯染，自辰及巳午，唯皮骨存焉。洗泽莫及，但以血肉举骨就木而已。金华子曰：吁！不知附子之毒，遽若此之甚也！岂韩公运数会于此也？《礼》曰：医不三世，不服其药。以斯而言，可以明君子进药之审也。夫肉面，养身之恒物也，冷暖苟差，犹能灾人，而况金石灵草乎？蕴粹精之神明，倘非九转之制，孰可轻脱驾驭乎？处天地间，飞动微物尽能顾惜身命，况于达明之士也！何乃苟利纵欲，劫掠为功，由彼兵火，自贻不戢之祸，冀无自焚也，不亦远乎？

王昭辅尝话故钟陵平江西时，见一王处士善筮，自云授《易》于至人，纤巨如见。钟陵幕中有杨推官，常因休暇，会同同人小饮。时宾客未齐间，且于小厅弈棋握槊以仁俱至。俄而主人忽南面瞪目，神色沮丧，遽归堂前，使人传语宾客，托以不安，且罢此会。于是宾客皆散。昭辅方举进士，亦在坐中，使人独命入。谓曰：“闻秀才与王处士有宗盟分，今欲奉浼持一金往请卜一卦可乎？”王遂函金往过之。既布卦，曰：“卦甚异，可速报之，冤家亟来索，七日当至，宜决行计。”问：“宜禱禳乎？”曰：“至冤得请于天，讵可改乎？”昭辅复命。时杨方危坐以俟其返，既闻所筮，乃曰：“斯人信名卜矣。”问昭辅曰：“向来觉辞色改常否？”曰：“众皆睹之。”杨乃自述：“十五年前，高燕公在淮南日，任江扬宰，有弟收拾一风声妇人为歌姬在舍。一旦，方治晨妆，为诸女姊骄族来恼，其嫂甚怒，逼逐之，出于中

门。其旦某入府，遇放衙归早，忽见不衣裙独在中门外，疑忌其素非廉人；时弟又不在，大怒之，责其点污家风，遽索杖背笞之二十。家人急以药物蹶灌之，沉闷不苏，经中夕而死，尔后绝无影响。适来忽见蹶履自南廊纵步而前，刻期曰：‘我上诉于天，已得伸雪，七日内当来取尔命矣。’此固无可奈何，然验王生之卜，于前事不诬。”果七日而卒。

杜紫薇牧，位终中书舍人，自作墓志云：生平好读书，为人亦不出人。曹公曰：“吾读兵书战策、孙武深矣。”因注其书十三篇，可为上穷天时，下极人事，无以加也，后有知之者矣。典吴兴日，梦人告之曰：“尔位当至郎中。”复问其次，曰：“礼部。”再问，曰：“中书舍人，终于典郡耳。”又夜寝不寐，有人即告曰：“尔改名毕。”又梦书片纸：“皎皎白驹，在彼空谷。”傍有人曰：“非空也，过隙也。”逾月而卒。《紺珠集》作未几卒。临终留诗海其二子曹师、晦辞。柅柅德祥。等云：“万物有好丑，各以姿状论。唯人则不尔，不学与学论。学非采其花，要自抉其根。孝友与诚实，而不妄尔言。根本既深实，柯叶自滋繁。念尔无忽此，期以庆吾门。”晦辞终淮南节度判官；德祥昭宗朝为礼部侍郎，知贡举，甚有声望。

杜晦辞，牧之子，自南曹郎为赵公隐从事于朱方。元作西方，今从《说郛》校。王郢之叛，赵相国以抚御失宜致仕，晦辞罢职。时北门李相国在淮南，辟为判官，晦辞以恩门休戚，辞不受命，退隐于阳羨别业，时论多之。永宁刘相国镇淮南，又辟为节度判官，方始应召。狂于美色，有父遗风。赴淮南之召，路经常州，李瞻给事方为郡守。晦辞于祖席忽顾营妓朱娘言别，掩袂大哭。瞻曰：“此风声妇人，员外如要，但言之，何用形迹？”乃以步辇随而遗之。晦辞自饮筵散，不及换衣，便步归舟

中，以告其内。内子性仁和，闻之无难色，遂履而迎之。其喜于适愿也如是。

金华子杂编卷下

琅邪王氏与太原同出于周琅邪之族，世尝有“锥头”之名。今太原王氏子弟多事争炫，称是己族，其实非也。太原贵盛之中，自有“钺镂”之号。而崔氏博陵与清河，亦上下其望族。博陵三房，大房第二房虽长，今其子孙，即皆拜三房子弟为伯叔者，盖第三房婚嫁多达官也。姑臧李氏亦然，其第三房皆倨受大房二房之礼。清河崔氏亦小房最专清美之称。崔程即清河小房，世居楚州宝应县，号“八宝崔家”。宝应本安宜县，崔氏曾取八宝以献，敕改名焉。程之姊，北门李相国蔚之夫人。蔚乃姑臧小房也，判盐铁，程为扬州院官，举吴尧卿，巧于图利，一时之便，蔚以为得人，竟乱管榷之政。程累牧数郡，皆无政声。小杜相公闻程诸女有德，致书为其子让能取焉。初辞之，私谓人曰：“崔氏之门著一杜郎，其何堪矣！”而相国坚请不已。程不能免，乃于宝应诸院间取一弟侄，以应命而适之。其后让能显达，封国夫人，而程之女竟无闻焉。

蔡州伯父院诸兄皆少孤。洎南海子长擢第之日，伯母安定胡氏已年尊矣。诘早童仆捷至，穆氏长阿姨入贺北堂，伯母方起，未离寝榻。问安之后，虑惊尊情，不敢遽闻，但嬉笑于前。久之，忽问曰：“小娘今日何喜色之甚耶？”对曰：“亦只缘有事甚喜。”伯母怡然久之，曰：“我知也，是郎将及第耶！”言訖满目泫然，左右因之不觉皆流涕。吁！长仁之念周，而永慕之情至，诚非淳挚也不能感物。

李郢诗调美丽，亦有子弟标格，郑尚书颢门生也。居于杭州，疏于驰竞，终于员外郎。初将赴举，闻邻氏女有容德，求娶之。遇同人争娶之，女家无以为辞，乃曰：“备一千缗，先到即许之。”两家具钱，同日皆往。复曰：“请各赋一篇，以定胜负。”负者乃甘退，女竟适郢。初及第回江南，经苏州，遇亲知方作牧，邀同赴茶山，郢辞以决意春归，为妻作生日。亲知不放，与之胡琴焦桐方物等，令且寄代归意。郢为寄内曰：“谢家生日好风烟，柳暖花香二月天。金凤对翘双翡翠，蜀琴新上七丝弦。鸳鸯交颈期千载，琴瑟和谐愿百年。应恨客程归未得，绿窗红泪冷涓涓。”兄子咸通初来牧余杭，郢时入访犹子，留宿虚白堂云：“阙月斜明虚白堂，寒蛩唧唧树苍苍。江风彻曙不得睡，《绀珠集》作不成寐。二十五声秋点长。”

张祜诗名闻于海外。居润州之丹阳，尝作侠客传，盖祜得隐侠术，所以托词自叙也。崇远犹忆往岁赴恩门，请承乏丹阳，因得追寻往迹。而祜之故居，堦垣废址，依然东郭长河之隅。常讯于庐里，则乱前故老犹存，颇能记忆旧事，说祜之行止，亦不异从前所闻。问其隐侠，则云：不睹他异，唯邑人往售物于府城，每抵晚归时，犹见祜巾褐杖履相玩酒市，已则劲步出郭，夜回县下，及过祜门，则又先归矣。如此恒常不以为怪。从县至府七十里，其迢递而蹶履速，人莫测焉。

韦楚老少有诗名，相国李公宗闵之门生也。自左拾遗辞官东归，寄居金陵。常跨驴策杖经阆中过，布袍貌古，群稚随而笑之，即以杖指画厉声曰：“上不属天，下不属地，中不累人，可畏韦楚老。”引群儿令笑，因吟咏而去。

龟直中纹，名曰千里。其近首横纹之第一级，左右有斜理，皆接于千里者，龟王之纹也，今取常龟验之，莫有也。以上

元缺，今从《说郛》补。徐太尉彦若之赴东南，将渡小海，亲随军将息，忽于浅濑中得一小琉璃瓶子，大如婴儿之拳。其内有一小龟子，长可一寸，往来旋转其间，略无暂已。瓶口极小，不知所入之由也，因取而藏之。其夕，《紺珠集》作夜半。忽觉船一舷压重，及晓视之，《说郛》作起而视之。即有众龟层叠乘船而上。其人大惧，以将涉海，虑蹈不虞，因取所藏之瓶子，祝而投于海中，众龟遂散。既而话于海船之胡人。胡人曰：“此所谓龟宝也。希世之灵物，惜其遇而不能得，盖薄福之人不胜也。苟或得而藏于家，何虑宝藏之不丰哉！”胡人叹惋不已。

淮南，巨镇之最，人物富庶，凡所制作，率精巧，乐部俳優，尤有机捷者。虽魏公德重缙绅，观其谐谑，亦颇为之开颐。尝行宴之暇，与国夫人卢氏，偶坐于堂，公忽微笑不已。夫人讶而讯之，曰：“此中有乐人孙子，多出言吐气，甚令人笑。”夫人承命，轴帘召之。孙子既至，抚掌大笑而言曰：“大人两个，更不著别人。”风貌闲雅，举止可笑，参拜引辟，献辞敏悟。夫人称善，因厚赐之。

王师範性甚孝友，而执法不渝。其舅柴某，酒醉毆杀美人张氏，为其父诣州诉冤。师範以舅氏之故，不以部民目之，呼之为父，冀其可厚赂和解，勉谕重叠。其父确然曰：“骨肉至冤，唯在相公裁断尔。”曰：“若必如是，即国法，予安敢乱之！”柴竟伏法。其母恚之，然亦不敢少责。至今青州犹印卖王公判事。

中朝盛时，名重之贤，指顾即能置人羽翼。朱庆余之赴举也，张水部一为其发卷于司文，遂登第也。光德相国崇望举进士，因朔望起居郑太师从说，闾者已呈刺，适遇裴侍郎后至，先入从容，公乃命屈刘秀才以入。相国以主司在前，不敢升进坐

隅，拜于副阶之上。郑公乃降而揖焉。亟乃趋出，郑公伫立于阶所目之。候其掩映门屏，方回步言曰：“大好及第举人。”裴公亦赞叹。明年列于门生矣。

李节，得道之士，通三礼学甚精。少工欧阳率更书，自称东山道士。杖策孤迈，居止无定。每历诸子之家，才止厅事，少时遂去，儿妻泣留，蔑之顾也。率多游于市井之间，纵饮酒肆，稍稍于肋肋后取碎黄白物，鬻换酒价，资镗时竭，即不知所在。人皆窃伺踪迹，莫之得也。或浹旬又见鄜里中。少年之徒多从而学书，必惬意者，方许之教。尝于衢路间，忽见士人，节谓之曰：“速将二千钱来，二十日内教你欧书取成。”人敬从之，果无谬矣。得钱随手与人。又善射法，兖州节度使王庶人闻之，迎而就试焉。节曰：“当于隙所置一物，但略言，节可中也。”王公乃以常所使小仆于球场内，以箬笼覆之，谓节曰：“西望射之可中矣。”节曰：“不识此奴可射乎？”王公笑而许之，未深信。既一发箭，使往覘之，奴已贯心而毙矣。王公大惊，惋无及。欲从之学，节曰：“不可，公今日得，明日即反矣。”王内恶之，而不敢言。既而命同出猎，节遂亡归山东。忽一旦遍请知闻告别，翌日而卒。葬于城南平地，垒石为椁。累年有猎者，兔鹰随走入于墓穴中。猎者窥之，见其衣冠俨然而寝，即戏之曰：“三礼健否？”以草杖掀之，乃空衣焉，方验其尸解矣。

朱冲和五经及第，恃其强敏，好干忤人，所在伺察瑕隙，生情争讼。自江南采巨木，送于台省，卒不能运，系紮既久，则又卤莽舍之，如此数四。人号为“宦途恶少”。

黄巢本王仙芝贼中判官。仙芝既死，贼众戴之为首，遂日盛。横行中原，竟陷京洛，数年方灭。金华子曰：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于君也，善则归服，恶则离贰。始盗贼

聚于曹濮，皆承平之蒸民也。官吏刻剥于赋敛，水旱不恤其病馁，父母妻子，求养无计。初则窥夺谷粟，以救死命。党与既成，则连衡同恶，跨山压海，东逾梁宋，南穷高广。列岳无城壁之险，重关无百二之固。蟒喙嘘天，翠华狼狽而西幸；豺牙烁日，齐民肝脑以涂地。酆镐凌夷，往而不返矣。世之清平也，搢绅之士，率多矜恃儒雅，高心世禄，靡念文武之本，群尚轻薄之风。莅官行法，何尝及治？由是大纲不维，小漏忘补，失民有素，上下相蒙。百六之运既遭，翻飞之变是作。愚家自京洛沦陷，遂河海播迁，此流寓江南之所自也。

刘邺本事贩鬻。王氏既承昭皇密诏，会诸道将伐朱氏，乃遣邺偷取兖州。邺乃诈为回图军将，于兖州置邸院，日雇佣夫数百，诣青州，潜遣健卒，伪白衣，逐晨就役，夜即留寓于密室。如是数月间，得敢死之士千余人。又于大竹内藏兵仗入，监门皆不留意。既而迎晓突入州，据其甲仗库。时兖州节度使姓张，统师伐河北。邺既入据子城，甲兵精锐，城内人皆束手，莫敢旅拒。加以州将素无恩信于众，邺谕以将为顺举，戢御严明，鸡犬无挠，军庶悦伏。青州益师又至，兼招诱武勇，不日众逾数万。张氏家族在州，供备逾于其旧。张帅有母，邺端简候问，备晨昏之敬，加以容止重厚，见者畏而敬之。俄而张帅闻变，回师围城。张母登陴，呼其子而语之曰：“我今虽在城内，与汝隔绝，而刘司空晨夕端笏问我起居，其余燕雀莫敢喧杂，汝切不可无礼于他。”由是张顿兵缓攻青州，听命于梁。围解，邺乃归降梁。梁太祖得邺大喜，累用征伐，皆获殊勋。平魏府后，遂为梁氏元帅，威名显于北朝矣。

咸通中，有司天历生姓吴，在监三十年，请老还江南。后叙优劳，授官江南郡之掾曹，辞不赴任，归隐建邺旧里。有寓

居卢苻宝者，亦名士也，尝问之曰：“近年以来，相坐多不满四人，非三台星有灾乎？”曰：“非三台也。”“紫薇星受灾乎？”曰：“此十余年内，数或可备，苟或有之，即其家不免大祸。”后路公岩、于公琮、王公铎、韦公保衡、杨公收、刘公邺、卢公携相次登于台座，其后皆不免。惟于公琮赖长公主保护，获全于遣中耳。

卢公携入相三日，堂判：福建观察使播等九人，上官之时，众词疑惑；王回、崔程、郎幼复等三人，到任之后，政事乖张，并勒停见任。天下为之岌岌。黄巢势盛，遣使乞郢州节度使，敕下许之。携谓妖乱之徒，若许则侥倖得志。及潼关不守，銮驾将西幸，为小黄门数十人诣宅拥门诟责之，遂置堊而毙。黄巢既入京，斫其棺焉。

郑俛为江淮留后，金帛山叠，而性鄙嗇。每朝炊报熟，即纳于库，逐时量给，絨锁严密。忽一日早辰，其妻少弟至妆阁问其姊起居，姊方治妆未毕，家人备夫人晨饌于侧。姊顾谓其弟曰：“我未及餐，尔可且点心。”止于水饭数匙。复备夫人点心，俛诟曰：“适已给了，何得又请？”告以某舅餐却。俛不得已付之曰：“怎么人家夫人娘子，吃得如许多饭食？”

朱冲和常游杭州，临安监吏有姓朱者，兄呼冲和，颇邀迎止宿，情甚厚。冲和深感之，来监中访同姓，因出入。邻司稍熟，亦不防备。一日，邻房吏偶以私历一道，置在案间。冲和窥之，皆盗分官钱，约数千百万，候其他适，遂取之怀袖而去。吏人既失此历，知为冲和所制，一监之人无不罹重辟矣。众情危惧，共请主人，愿以白金十笏赎之。冲和既闻，念苟不许之，则宗人亦当不免，乃曰：“若他人故难，以久受弟之殊分，则无不可也。”众人常谮其禀性刚执，倘一问不允，则无复摇动。初

令往探，若卜大敌，及闻其许成，咸私制贺，五百两银，不时齐足。冲和既见，乃取银并历同封而还之，并续绝句：“三千里内布干戈，累得鲸鲵入网罗。今日宝刀无杀气，只缘君处受恩多。”然终以恶名为人所构，竟不免焉。

以恩地为恩府，始于唐马戴。戴，大中初为掌书记于太原李司空幕，以正言被斥，贬朗州龙阳尉。戴著书自痛不得尽忠于恩府，而动天下之浮议。

许棠《绀珠集》作许党，晚年登第。常言于人曰：“往者未成事，年渐衰暮，行倦达官门下，身疲且重，上马极难。自喜一第以来，筋骨轻健，揽辔升降，犹愈于少年时。”则知一名能疗身心之疾，真人世孤进之还丹也。

苗绅贬南中，崔相国彦昭，其故人也，见而悯焉，呼绅至第而慰勉曰：“苗十大是屈人。”再三言之。绅叹久淹屈，既闻时宰之抚谕，莫胜其喜。及还家，其子迎于门，绅笑语其子曰：“今日见崔相国，悯我如此。”遂坐于厅，高诵其言曰：“苗十大是屈人。”喜笑一声而卒。悲夫！

顾况著作集中云：山中樵人时见长松之上，悬挂巨钟。再寻其钟，杳无蹊径。其所在即贵溪、弋阳封疆之间。愚宰上饶日，有玉山县民秀频来说：本邑怀玉山内樵苏人往往见之，长松森罗，泉石幽丽，前望若有宫苑，林树掩映。松门之上，有巨藤横亘，挂大钟，可长丈余，去地又若十丈。有采樵人瞩目望于上下，徘徊竟日。将去，即密记道路远近，明日与亲识同往，则莫记所在。时樵采则忽遇之，又非向时所在，钟与松门则无异状云。旬月前，邻舍之人见之，不诳也。由是知逋公之记不谬哉。

常有新安人说：本邑深山中有一水，居人食此水者，率皆

长寿,尽有二百岁者,乡人谓仙源。疑或有花木灵草常堕水中,使之然也。亦不知是仙人浸灌芝朮,泉流连绵不远乎?余功及物犹能镇驻也。是知名山巨岳,无不间有灵异之境。信州灵山,虽不齿于岳镇盛名中,而古仙胜迹亦甚可数。其状秀拔,诸峰矗列,亦有水源,居人多长寿。县之人吏,时有父母过百岁鬓发不衰者。

溯、密间有一僧,常行井廛间,举止无定,如狂如风。邸店之家或有爱惜宝货,若来就觅,即与之,虽是贵物,亦不敢拒。旦若舍之,暮必获十倍之利,由是人多爱敬,无不迎之。往往直入人家云:“贫道爱吃脂葱杂面饅飪,速即煮来。”人家见之,莫不延接。及方就食将半,忽舍起四顾,忽见粪土或干驴粪,即手捧投于碗内,自搥其口言曰:“更敢贪嗜美食否?”则食尽而去。然所历之处,必寻有异事。其后河水瀑溢,州城沉者数版,州人恐惧,皆登陴危坐,立于城上。水益涨,顷刻去女墙头数寸,城人号哭,数十万众,命在须臾。此僧忽大呼而来曰:“可惜了一城人命,须与救取。”于是自城上投身洪波中,躯质以沉,巨浪随陷五尺。及日晚,城壁皆露。明旦,大水益涸。州人感僧之力,共追痛,相率出城,沿流涕泣而寻其尸。忽于城西河水中小洲之上,见其端然而坐,方袍俨然。大众欢呼云:“和尚在。”就问,则已溺死矣。乃以輦舆舁起赴近岸,数百之众,莫可举动。又其洲上淤泥,不可起塔庙,相顾计议未决。经宿,其涂泥涌高数尺,地变黄土,坚若山阜。就建巨塔,至今在焉。

曹拈休,莫详其州里,有妻孥居扁舟中,往来宣、池、金陵。每于山中两钱买柴,赴江下一钱价卖与人,自云吃利不尽。善符乡野牛瘴,即以片纸书云:“曹拈休,拣残牛。”与牛主,令归

贴于牛群之大者角上，无不立愈。性嗜鲙，持网者携鲙以候，既见，即问其来意。渔人曰：“业网于圖山，每岁夏先得鲙一头，献于府主，例获一千文。今冀早获取赏，故来相投。”受而许之。乃以符一道付之。适去未久，复有一人亦携鲙来，告如前。沉吟久之，复授一符令去。既而先得符者果得鲙鱼，遂奔赴府主。至厅门，忽遇宾客，迟回未将上次。其后得符亦贡一头来到，乃同将上，皆获一缗焉。此人灵异甚多，已见于沈汾侍御所著《续仙传》，遗落数件，故复叙之也。

咸通中，金陵秦淮中有小民，棹扁舟业以淘河者。偶获一古镜，可径七八寸，方拂拭，则清明莹澈，皎洁鉴人，心腑洞然。见者大惊悸，遂棹舟出江口，以镜投于大江中。既投而后悔之，方诉于人，闻者皆知是轩辕所铸之一矣。吾闻希世神物，咸宝藏于天府，川渎之灵，密司其职。归藏氏所传，固阴祇之多护，何乃复奋发于泥滓间，而又不得令识者一睹。岂上古之至宝，时亦示显晦于人哉？而隐见有数，俾特出愚者之手，必其无能滞留于凡目耶！

杨琢常说：在淄青日，见一百姓家燕巢，累年添接，竟逾三尺。其燕哺雏既飞，忽一旦有诸野禽飞入庭除，俄而渐聚梁栋之上，栖息无空隙，不复畏人。厨人馈食于堂，手中盘馔，皆被众禽搏撮，莫可驱赶。其家老人，罔测灾祥，顾之甚闷。忽以杖击破燕巢，随手有白凤雏长数尺，自巢而堕，未及于地，即掀然出户，望西南冲天而去。诸禽亦应时散逝，须臾□□。予往岁宰于晋陵，琢时为县丞，云皆目之所睹。“掀然”下元有“飞去”二字，无“出户”至此一段，今从《说郛》补。又有人家燕巢生一赤凤子，腾跃飞去。《紺珠集》：又一燕窠，中有赤光，毁之，赤凤子长尺许，鳞甲皆具，少顷腾而飞去。案此当即下赤龙子节文，而误以龙为凤也，《说郛》无之。

《志怪篇》曰：凡藏诸宝亡不知处者，以铜盘盛井华水，赴所失处，掘地照之，见人影者，物在下也。杨琢云：北海县中门前，有一处地形微高，若小堆阜隐起。洪遵泉志引，作隐起若小堆阜。如是积有岁华，人莫敢铲凿。有一县宰，乃特令平之。既去数尺土，即得小铁钱散实其下，《紺珠集》作得五铢钱取不尽。如是渐广，众力运取，仅深尺余。泉志作深丈余。东西袤延，西面际乃得一记云：《紺珠集》作一石记云。“此是海眼，故铸铁以镇压之。”量其数不可胜计，又不明叙时代，其钱大小如五铢。阖县惧悚，虑致灾变，乃备祭酹，却以所取钱，皆填筑如故。其后亦无他祥。

杨琢云：有一人家燕巢中，忽然赤焰光芒，而隐隐有声，若鸣鼓地中，日夜不辍。夜后，厢巡呵喝于外，责其不戢灯烛。既入其舍视之，不见有火，才出门外，元脱“责其”以下二十字，从《说郭》补。望之则又光焰亘天。居旬日间，元讹“闻”。人渐声传，日或聚众其家。老父惧，偶以拄杖探燕巢中，即有小赤龙子，长尺余元脱“赤”字“子”字。坠下，鳞甲炳焕。老父惊惧，速以茵褥藉之。焚香祷谢未毕，既而见一火龙，长丈余，自檐庑而入，光如列炬，元脱“光”“列”字。烁人瞻视。一家骇震，窜伏稽顙。徐拥其子，入自寢室，穴其屋腾天《说郭》作腾空。而去，亦不损物。句元脱。然其家不数年隳败焉。此段，《说郭》接前白凤雏下。

杨琢云：胶东属郡有隐士，莫详其姓氏乡里。布袍单衣行乞于酒市，日希一大醉而已。既醺酣，即以手握衫袖，霞举掉臂而行曰：“吉留馨，吉留馨。”《紺珠集》作常舞于市，称曰：吉风留馨。市中群儿随绕噪拥，咸谓之“吉留馨秀才”。城西有古传舍，郡非冲要，使命稀到，常寄宿于驿廊土榻之上。苇簟一重，每醉而归，先以冷水连洗，令湿透，然后就枕，寒暑有变，兹固无改也。虽风霜如割，单臬之衣服覆身，人往候之，热气傍蒸于人。

驿之门者皆识其非常人，每酤酒数升，置于床前，及常为水沃盥，以候其入。见酒即饮罄而后寝，如是经历累年。忽一旦往道斋大会中，白日上升矣。《紺珠集》作后于市中，白日乘云而去。

僧守亮，受业上元古瓦官寺，学行无所闻，而好言《周易》中《彖》《象》。赞皇李公之镇浙右，以南朝众寺方袍且多，其中必有妙通《易》道者，因帖下诸寺，令择一人，送至府中。瓦官网首见亮，因戏谓之曰：“大夫取一解《易》僧，吾师常时爱说《易》，可能去否？”亮闻之，遂请行。既至，赞皇初见仪容村野，未之加敬。及与论《易》道，亮乃分条析理，出没幽赜。凡欲质疑，亮乃敷衍，出人意表。

长安闾里中小儿，常以纤草刺地穴间，共邀胜负，戏以手抚地曰：“颠当出来。”既见草动，则钓出赤色小虫子，形如蜘蛛。北人见之寻常，固不介意；南人偶见，因而异之者。盖江南小儿亦谓之钓骆驼，其虫子之背有若驼峰然也。缙绅会同时有以此质疑，众默然。客有前明经刘寡辞曰：“此《尔雅》所谓王蛛蛴，景纯之注可校焉。”证之于书皆信，众皆叹服。

补

高宗、太祖之兴也，革隋之失，乃定民之赋租，务从优减，税纳逾数，皆系枉法。兵兴之后，因乱政经，天下骚扰，盗贼荐起。六合岌岌，世无完城，非以失民心之所致哉！乾符中，所在犹皆平宁，故老童孺，多未识兵器。州郡间或忽有遗火，沿烧不数舍，而士庶惊挠，奔迫狂骇，逾时不息，惋叹之音，谓极于罹毒也。不数年后，大浸滔天，九有无复息肩，遗贼反覆，偷安兵革，则向来之荼苦，犹甘荠焉。案《说郛》所载六条，皆小有异同，而此其首条也。本书无之，今补录于此。

李宽为常侍，有门下者姓卢，善相。或问：“李公如何？”曰：“据其面部所无者：无子、无宅、无冢。”公有数子，皆先公卒。有宅，未尝还乡居。死于池州，乘舟归，舟破沉其骨。案《绀珠集》载《金华子》十三条，亦小有异同，而是条则本书所阙。《绀珠集》每条各有标目，是条在“二十五声秋点长”后，“孤进还丹”前，目曰“面部三无”，今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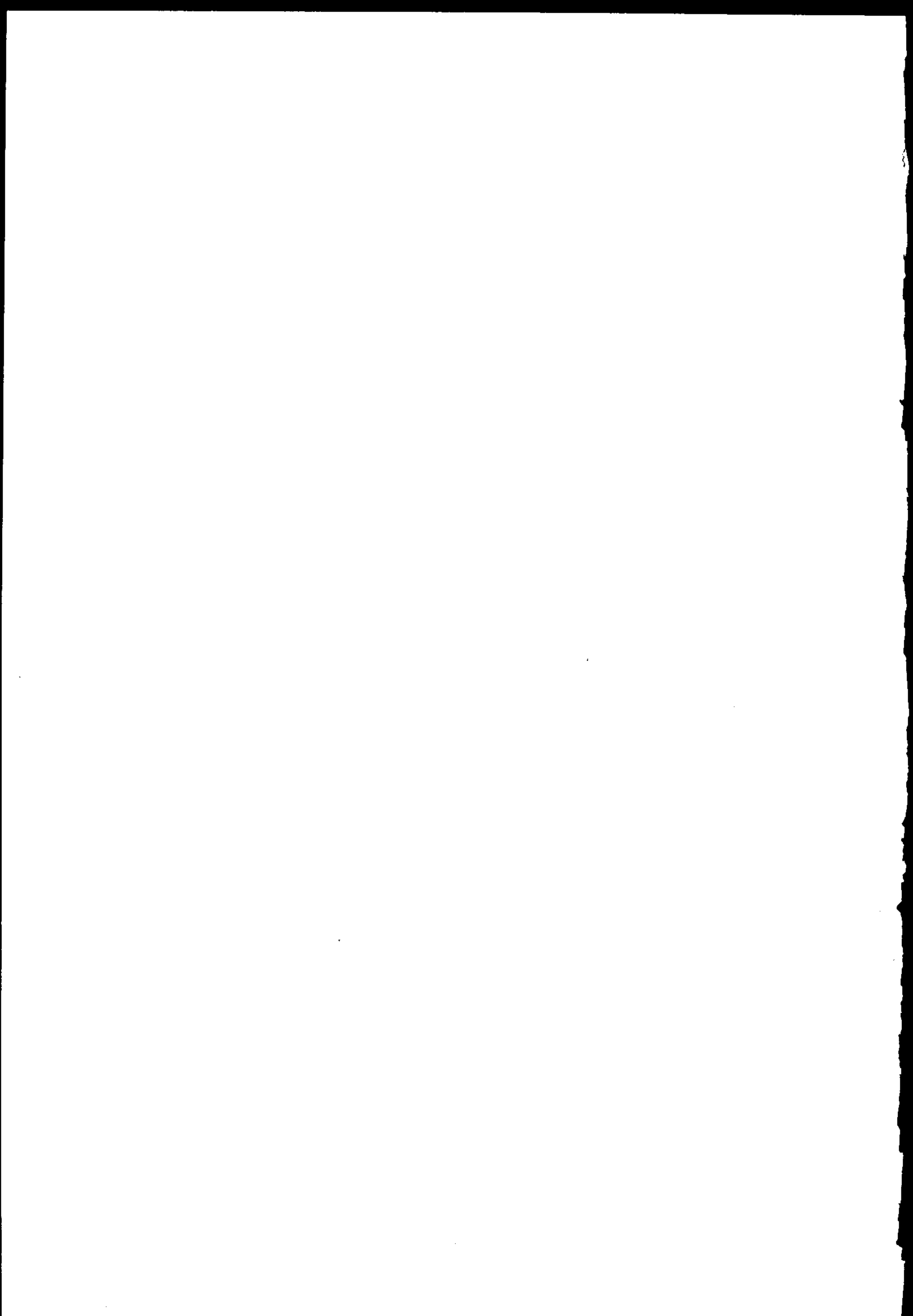
马戴，大中初，掌书记于太原李司空幕，以正言被斥，贬龙阳尉。行道舆，咏以自伤。其《方城怀古》云：“申胥任向秦庭哭，靳尚终贻楚国羞。”《新春闻赦》云：“道在猜谗息，仁深疾苦除。尧聪能下渴，九衢林马树，千门识车辙。秦台破心胆，黥阵惊毛发。子固屈一鸣，余固宜三刖。”又曰：“丹散束飞来，喃喃送君札。呼儿旋供衫，走马空踏袜。手把一枝物，桂花香带雪。喜极至无言，笑余翻不悦。”又《送迟诗》云：“手捻金仆姑，

腰悬玉辘轳。爬头峰北正好去，系取可汗钳作奴。六宫虽念相如赋，其那防边重武夫！”原注：聪能下渴，必有脱字。广业案：道在上，应脱一句。○按新春闻赦《全唐诗》作：“道在猜谗息，仁深疾苦除。尧聪能下听，汤网本来疏。”

孟迟，陈商门生，为浙西掌书记，以谗罢。至淮南，崔相公奏掌书记。后以诗寄浙右幕中曰：“由来恶舌驷难追，自古无媒谤所归。句践岂能容范蠡，李斯何暇救韩非？巨拳岂为鸡挥肋，强弩那因鼠发机？惭愧故人同鲍叔，此心江柳尚依依。”案计敏夫《唐诗纪事》载《金华子》二条，戴贬龙阳尉，已见前恩府条，余并本书所阙。

附

徐铉《稽神录》拾遗云：金乡徐明府，有道术。河南刘崇远，崇龟从弟也。有妹为尼，居楚州。常有一客尼寓宿，忽病劳瘦甚，且死，其姊省之。众共见病者身中有气如飞虫，入其姊衣中，遂不见。病者死，姊亦病，俄著刘氏举院皆病，病者辄死。崇远求于明府，徐曰：“尔有别业在金陵，可致金陵绢一匹，吾为尔疗之。”如言送绢讫。翌日，刘氏梦一道士执简而至，以简遍抚其身，身中白气腾腾上如炊。既寤，遂轻爽能食，异于常日。顷之，徐封绢而至曰：“置绢席下，寝其上即差矣。”如其言，遂愈。已而神其绢，乃画持简道士，如所梦者。案是条，疑鼎臣从《金华子》摘录者，姑附于末。



中朝故事

[五代]尉迟偓 撰
恒 鹤 校点



校点说明

关于《中朝故事》，《四库全书总目》综述最为简赅：“《中朝故事》二卷，南唐尉迟偓撰。偓，履贯未详。书首旧题‘朝议郎守给事中修国史骁骑尉赐金鱼袋臣偓奉旨纂进’。盖李氏有国时，偓为史官，承命所作。李昇自以为出太宗之后，承唐统绪，故称长安为中朝也。其书皆记唐宣、懿、昭、哀四朝旧闻，上卷多君臣事迹及朝廷制度，下卷则杂录神异怪幻之事。”除后半部分载异人异事骇人耳目，纯为小说体外，前半之实录则大抵严谨，后人修史时亦往往采录。“每岁上巳日，许宫女于兴庆宫内大同殿前与骨肉相见”条，写成千上万亲戚只能一年一度探望入宫女子，悲欢离合形同探监，令人想见有唐宫女制度之严酷。“古者五行官守皆不失其职”条，载李德裕托亲知顺道取金山下扬子江中冷水，亲知醉酒忘却，取建业石城下水，李德裕饮而能辨其汲地事，后被明人移花接木铺张敷衍，改编成《王安石三难苏学士》相关内容而收入《警世通言》，可觐此故事之流变。书中有些记载或许失实，如记昭宗一条云：“改天复元年。十一月，朱全忠领兵入河中。四月冬节，上又为凤翔兵士拥幸政城。”据《新唐书·昭宗纪》载：“天复元年二月，朱全忠陷河中。”时间不合。“四月冬节”云云亦不可解。《旧唐书》昭宗本纪载：“天复元年四月，全忠欲迁都洛阳，茂贞欲迎驾凤翔，各有挟天子令诸侯之意。”或与此事有关，疑其文字有脱讹。要之瑕不掩瑜，所载颇有史料价值。

《中朝故事》向有一卷本与二卷本之分，然究其内容则相

同,仅分卷有异。一卷本有江阴缪氏云自在龕抄本、南陵徐氏丛书本、《历代小史》、《唐代丛书》初集等本。《四库全书》二卷本与徐氏丛书、《历代小史》本条目相同,而以“古有豢龙氏”条起为下卷而已。今即以徐氏丛书本为校点底本,校以其他各本,酌予增改。为避烦琐,一律不出校记。

中朝故事

大中皇帝多微行坊曲间，跨驴重戴，纵目四顾，往往及暮方归大内。近臣多谏：“陛下不合频出。”上曰：“吾要采访民间风俗事。只如明皇帝未平内难已前，在藩邸间出游城南韦杜之曲，间行村落之舍，遇王璠闲话，果赞成大事。吾是以要访人物焉。”一日，到天街中，道旁见一人，状若军将，坐槐树下石上。见上来，遽起鞠躬而立，上诘之，云：“姓赵，淮南人也。”问之，云：“闻杜惊相公出镇淮南，欲往谒耳。”上曰：“旧识邪？”对云：“非旧识，始往投诚。”上曰：“公闻杜公何如人也？”对曰：“杜是累朝元老。圣上英明，复委用之，非偶然也。”上悦之，诘曰：“怀中何有？”“乃一牍，述行止也。”上留之，戒曰：“但留邸中伺候，杜公必来奉召。”翌日，上以状授邠公，乃批云：“授淮南别敕押衙。”终身获厚禄焉。其人感遇，人皆称之。

宣宗即宪皇少子也，皇昆即穆宗也。穆宗，敬宗之后。文宗、武宗相次即位，宣皇皆叔父也。武宗初登极，深忌焉。一日，会鞠于禁苑间，武宗召上，遥睹瞬目于中官，仇士良跃马向前曰：“适有旨，王可下马。”士良命中官舆出军中，奏云：“落马，已不救矣。”寻请为僧，游行江表间。会昌末，中人请还京，遂即位。

僖宗皇帝以咸通三年降诞，十四年七月十九日即位，年十二。左军护军田令孜辅翊于朝，僖宗呼为阿父。朝纲由己，人无敢言。每入对扬，皆自备两牙盘果食，便对御前从容良久而

退,以为常式。数年后,扈从幸蜀,转恣眦睚,杀害孔多。及翠华还京,不敢侍从。时令孜见陈敬瑄为西川节度,乃求为监军而殂。

昭宗皇帝即僖皇弟也,咸通八年丁亥岁降生,文德元年三月即位,春秋二十二。体貌端明,人望伟如也。虽运钟艰险,智量过人。每与侍臣言论,商较时政,曾无厌倦。乾宁三年,凤翔李茂贞与朝臣有隙,将欲构乱,干犯神京。上乃顺动,欲幸太原。行止渭北,华州韩建迎归郡中。上郁郁不乐,时登城西齐云眺望。明年秋,制《菩萨蛮》词二首曰:“登楼遥望秦宫殿,茫茫只见双飞燕。渭水一条流,千山与万丘。远烟笼碧树,陌上行人去。何处是英雄,迎奴归故宫?”又一曰:“飘飘且在三峰下,秋风往往堪沾洒。肠断忆仙宫,朦胧烟雾中。

思梦时时睡,不语常如醉。早晚是归期,穹苍知不知?”上戊午年还京,庚申岁以中官多凶恶,欲去其用事者。十一月五日,为左军军容刘季述,右军王仲仙,枢密使王彦範、薛齐偓拥禁兵唤诸道进奏官伪上表请上颐养逊位,扶上出东内,册德皇监国。上明年正月一日反正,诛四辈,改天复元年。十一月,朱全忠领兵入河中。四月冬节,上又为凤翔兵士拥幸政城,朱全忠将兵迎驾围逼。时涉三载,癸亥岁正月二十三日,驾出朱全忠寨中,乃还辇轂。甲子岁全忠迎上幸洛,四月改天祐元年。八月十一日,乃行篡逆,寰海莫不冤痛也。

京兆尹有生杀之柄,然而清要之官多轻薄之,目为所由之司。京国士子进士成名后,便列清途,屈指以期大用。故事:若登廊庙,须曾扬历于字人。遂假途于长安、万年之邑,或驾在东洛,亦为河南、洛阳之宰。数月之后,必迁居阁下,京尹不可侔也。两县令初欲莅事,须谒谢京尹,皆异常待之。庭前铺

置茵褥，府史引一人投刺于尹前，云某邑令某姓名，赞两拜而已。大尹降西廊迎之，从容便就饭，会府中遂为体例。

咸通中，中书侍郎平章事刘瞻以清俭自守，忠正佐时。懿皇以同昌公主薨谢，怒其医官韩宗绍等，繫于霜台，并亲属二三百人散系大理，内外忧惧。瞻上疏切谏。时路岩、韦保衡恃宠忌之，出瞻为荆南节度使，中外咸不平之。翰林承旨郑畋为制词，略曰：“早以文学，叠中殊科。风稜甚高，恭慎无玷。而又僻于廉洁，不尚浮华。安数亩之居，乃非己有；却四方之贿，唯畏人知”云云。韦、路大怒，贬畋为梧州刺史。取十道图检，见驩州去京万里，乃谪瞻为驩州司户参军。舍人李庾行诰词，驳责深焉，将欲加害。时遇懿皇厌代，僖皇初立，用元臣萧仿佐佑大政。仿举瞻自代。又幽州节度使张公素上疏理之，韦、路意乃止焉。俄而路岩出为益帅，保衡又离相位，召瞻为康州刺史，再授虢州。瞻旋至湘江，韦保衡南窜，相遇于江中，瞻家人齐登舟外诟骂之。保衡约束家人，无辞以对。至贺州驿内伏法，乃是数年前杀杨收阁子中榻上也。瞻至湖南，李庾方典是郡，出迎于江次竹牌亭置酒。瞻唱《竹枝词》送李庾：蹑履过沟，竹枝恨渠深女儿。庾慑怒，乃上酒于瞻。瞻命庾酬唱，庾云：“不晓词间音律。”瞻投杯曰：“君应只解为制词也！”是夕，庾饮鸩而卒。瞻至京，俄入中书。时宰相刘邺先与韦、路相熟，深有忧色。方判盐铁，乃于院中置会召瞻，饮中真毒而薨。邺寻授淮南节度使。僖皇于麟德殿置宴，伶人有词曰：“刘公出典扬州，庶事必应大治，民瘼康泰矣。”诸伶人皆倡和曰：“此真最药王菩萨也。”人皆哂之。路岩即贬儋州百姓，至江陵，籍没家产不知纪极。有蚊幘一领，轻密如碧烟，人疑其蛟绡也。及新州，伏法。

咸通中，辅相崔彦昭，兵部侍郎王凝，乃外表兄弟也。凝大中元年进士及第。来年彦昭犹下第，因访凝。凝褻衣见之，崔甚恚。凝又戏之曰：“君却好应明年经举也。”彦昭忿怒而出。三年乃登第。懿皇朝多自夏官侍郎判盐铁即秉钧轴，一旦凝拜是官，决意入相。彦昭陷之。后数月之间，盐铁中有隳坏，凝罢职。朝廷以彦昭为之，半载而入相。彦昭母乃命多制鞋履，谓侍婢曰：“王氏妹必与王侍郎同窜逐，吾要伴小妹同行也。”彦昭闻之，泣拜其母，谢曰：“必无此事。”王凝竟免其责也。

古者五行官守皆不失其职，声香色味俱能别之。赞皇公李德裕，博达之士也。居廊庙日，有亲知奉使于京口，李曰：“还日金山下扬子江中冷水与取一壶来。”其人举棹日醉而忘之，泛舟上石城下方忆及，汲一瓶于江中，归京献之。李公饮后叹讶非常曰：“江表水味有异于顷岁矣。此水颇似建业石城下水。”其人谢过，不敢隐也。有亲知授舒州牧，李谓之曰：“到彼郡日，天柱峰茶可惠三数角。”其人献之数十斤，李不受，退还。明年罢郡，用意精求，获数角投之。赞皇阅之而受曰：“此茶可消酒肉毒。”乃命烹一瓯，沃于肉食，以银合闭之。诘旦开视，其肉已化为水矣。众服其广识也。

旧说：海中有派水贯于新罗国，色清而甘，或彼国怠于进奉中华，则彼水浊而无味。又岭南荔枝，明皇幸蜀后，江南之人使罕及此果下，彼中不稔。乾符中，僖皇在蜀，洞庭柑橘、东都嘉庆李、睦仁柿，亦味醋而涩。

北省官往日遗补每上疏谏诤，多谢罪立誓词，右补阙与左拾遗结状。故中朝士人重右补阙、左拾遗也。

前朝宰相罕有不左降者，唯徐商持致公直，数十年不曾有

累。其子齐国公彦若，亦以忠于上和于众，竟无贬谪之祸。

卢耽自进士登科后，出将入相四十九年，不曾称前衔，皆从此任受于彼。

宰相堂饭，常人多不敢食。郑延昌在相位，一日本厅欲食次，其弟延济来，遂与之同食。延济手擎博饩，食及数口，碗自手中坠地，遂中风痹，一夕而卒。

太常卿初上，寺内以雅乐全作而呈之。少卿初上，以半呈之。

播绅子弟皆怯于尚公主。盖以帝戚强盛，公主自置群僚，以至庄宅库舆尽多主吏，宅中各有院落，聚会不同。公主多亲戚聚宴，或出盘游，驸马不得与之相见，凡出入间婢仆不敢顾盼。公主则恣行所为，往往数朝不一相见。唯于琮相国所尚广德公主，则贤和不同，乃懿皇亲妹。于琮遭韦、路所逐，同到昭州。于公累起，被中宫赐药酒。公主诟骂，夺而掷之。常持于公手执公腰带而坐。凡所经历，州郡官吏不敢参迎，道途肩舁，门相对而行。果寻被诏却还辇毂，授太子少傅，次除右仆射，所谓公主之力也。

宫苑之间，八节游从固多名目。每岁樱桃熟时，两军各择日排宴祇候行幸，谓之行从，盛陈歌乐以止。尽日倡优百戏水陆无不具陈，在处堆积樱桃以充看玩也。

同州有长春宫，其间园林繁茂，花木无所不有，芳菲长如三春节矣。中书政事堂后有五房，堂候官共十五人，每岁都酿醪钱十五万贯。秋间于坊曲税四区大宅，鳞次相列，取便修装，遍栽花药。至牡丹开日，请四相到其中，并家人亲戚，日迎达官，至暮娱乐，教坊声妓无不来者。恩赐酒食亦无虚日。中官驱高车大马而至，以取金帛优赏，花落而罢。

京辇自黄巢退后，修葺残毁之处。镇州王家有一儿，俗号王酒胡，居于上都。巨有钱物，纳钱三十万贯，助修朱雀门。上又诏重修安国寺，毕，亲降车辇以设大斋。乃十二撞新钟，舍钱一万贯。令诸大臣各取意击之。上曰：“有人能舍钱一千贯文者，却打一槌。”斋罢，王酒胡半醉入来，径上钟楼连打一百下，便于西市运钱十万贯入寺。

韩建丧母，寻访松楸之地。有术士云：“只有一穴，可置大段钱物，亦乃不久而散。若华州境内，即莫加于此也。”建乃于兹葬母。明年，大驾来幸，三峰四海之人罔不辐凑，建乃广收商税，二载之后，有见钱九百万贯。后三年，尽为朱全忠所有。

两军所置街巡，禁止军中凶暴。若乃百姓为盗，即属京兆府并两县捕贼司。军人百姓不相参杂，天下亦如此。

天街两畔槐树，俗号为槐衙。曲池江畔多柳，亦号为柳衙。意谓其成行列如排衙也。

每岁上巳日，许宫女于兴庆宫内大同殿前与骨肉相见，纵其问讯。家眷更相赠遗，一日之内，人有千万。有初到亲戚便相见者，有及暮而呼唤姓第不至者，涕泣而入。岁岁如此。

华清宫汤泉内，天宝中刻石为座，及作芙蓉。仆闻说到今犹在，屋木亦有全者。

骊山多飞禽，名阿滥堆。明皇帝御玉笛，采其声翻为曲子名焉。左右皆传唱之，播于远近，人竞以笛效吹。故词人张祐诗曰：“红树萧萧阁半开，玉皇曾幸此宫来。至今风俗骊山下，村笛犹吹《阿滥堆》。”

古有豢龙氏，长安有豢龙户。观水即知龙色目，有无悉知之。懿皇朝，龙户上言：“龙池中走失两条。”往关东寻访数十日，东都魏王池中见之。取而归阙，经华州。时李讷为华州刺

史，讷父名建，杓直，与白居易相善。讷为人正直，闻得龙来，大以为虚妄，命就公府视之。则于一小瓶子中，倒于盆内，乃二细鳅鱼也。讷怒目曰：“何以为验？”其人对曰：“验非难也。”请于地中凿一穴，阔一尺已来，注水其间，收鳅投水内。鱼到水中，相趁旋转，尾触穴四隅，随触而陷，水亦暴涨。逡巡，穴已阔数尺。其人谂讷云：“恐穴更广，即难制也。”遂搦入瓶中。讷方奇之，厚赠钱帛，携归辇下。

徐彦若弟彦枢，大中末，遇京国中元夜，观灯于坊曲间。夜深，有一人前揖徐公，因同行。谓徐公曰：“君贵人也。他年贤兄必为辅弼之官。若近十年，即须请退，去京五千里外方免难也。不尔，当有祸患。”行及一小巷口，其人曰：“某在此巷内居，别日请相访。”遂分路而去。经旬日，彦枢行及其巷，乃访之，并无人居。行十步余，有一小神祠，外路已穷矣。于是谒其神，见土偶宛是夜中所睹者，含笑相视。彦枢记之。光化末，彦枢官至左谏议大夫，兄方居宰辅，遂话于兄。时四方皆为豪杰所据，唯有广南是嗣薛王知柔为节度使，彦若遂请出广州。昭皇授以节钺而去，果免患难。

宣皇朝有术士董元素，自江南来，人言能役使鬼神。上闻之，召见，状貌甚异。帝谓左右曰：“斯人不可测也。”留于翰林中宿。泊夜，召与语曰：“闻公颇有神术，今南中柑橘正熟，卿能致之否？”元素对曰：“此小事。”请安一合于御榻前。数刻间，有微风入幕，元素乃启其合，柑子满其中。奏曰：“此江陵枝江县柑子也，远处取恐迟。”上尝之，甚惊叹，谓之曰：“卿要物应不难也！”元素曰：“若非奉天命，臣何敢自取？自取，必有阴谴。”明日，上命一内家小儿以银笛吹之，夜上高树，宣元素从容闻其声。上曰：“近有此怪，卿为朕逐之，可否？”元素笑

曰：“此小儿耳。”乃书一符飞之，顷刻乃不闻其声。明日唤小儿询之，云：“方吹次，似有人于口中拨去，黑中无计求也。”上又以十余片令怀上树，踵前吹之，宣元素听。元素吐气少许，其声遂绝。上再三怪之，明日唤问，乃是被风吹落宫墙外，无由到树上。又令人于后苑作一地穴如屋，点烛于其间，入数人鸣鼓，白元素曰：“又有此妖，卿可逐之。”复飞符，良久乃不闻其声。翌日，上责穴中人，曰：“方击鼓次，奉中使宣旨不用击也。”其夕又穴鸣之，戒曰：“任闻宣传，不可止也。”复不闻声。上明日问其由，奏曰：“昨日陛下亲到穴止约，臣遂不敢违命。”上曰：“今夕更为，纵是我来，亦不可止也。”复不闻声。隔日奏曰：“有一赤龙入穴，人皆惊走，所以然也。”宣皇骇之，异常敬重。前后异术不可尽记，赐赀孔多。半年后坚辞归江南，乃放去，不知其终。

李思齐者，常著绿戴席帽于京辇，状貌若二十许人。每阅市场，登酒肆，逢人即与相善。令狐楚闻之，召至宅，语言非常人。楚子绚侍立，睹之亦觉其异。云：“在昊天观安下。”明日，楚令人觅之，无踪。咸通中，绚为淮南节度使，已逾三十年矣。门吏于市肆见思齐貌若当时，惊而白绚。绚亦惊，使邀之，拜为丈人。谓绚曰：“何衰老如是？”绚复再拜，留宿府中，不住，云：“在紫极宫安下。”去而不复来。有人复一见在酒楼上，绚又令访之，竟不来，莫知所去。

段文昌贞元中在西川，为南康王韦皋宾从。皋薨后，遭刘辟，遂为外邑佐官。高崇文收复剑南，召居旧职，文昌再三谢之。崇文曰：“君非久在卑位也。”指己座下椅子谓之曰：“此椅子犹不足与君坐。”遽请归阙。行至兴元一山寺中，有老僧指庭前梅树曰：“君去日既逢梅脸绽，来时应见杏花开。”及抵京

华，屡迁爵秩。数年后，拜益州节度使。经兴元，至往日僧院，睹庭中杏花方盛，访其僧已卒。文昌追思之，感怆，为之设斋而去。文昌孙安节为人厚重，言未尝虚发。每云：“天复中避乱出京，至商山中逆旅，见一老妇人，无一半头，坐床心缉麻，运手甚熟。其儿妇在侧，言广明庚子岁巢寇入京，为贼所伤，自鼻一半已上并随刃去。有人以药封裹之，时不死两日，亦如往者。后微动手足，眷属以米饮灌口中，久而无恙，今已二十余年矣。人间有此异事。”安节又云：“长安多凶宅，无人敢居。街东有宅，堂中有一青面，如靛色，双目若火，其面满五间堂屋中，人呼为大青面。街西有宅，龟头厅中亦有青面，可以一间屋中，人呼为小青面。安节少年，因冷节与侪类数人筑气球，落于此宅中。斟酌不远，于壁隙见在细草内，安节与众穿壁入去取球。数步间，试窥厅中，果见其面满屋下，泛眼视诸人。乃一时奔出，莫敢取其球也。”

咸通中有幻术者，不知其姓名，于坊曲为戏。挈一小儿，年十岁已来。有刀截下头，卧于地上，以头安置之，遂乞钱，云：“活此儿子。”众竞与之。乃叱一声，其儿便走起。明日又如此，聚人千万。钱多后，叱儿不起。其人乃谢诸看人云：“某乍到京国，未获参拜所。有高手在此，致此小术不行，且望纵之，某当拜为师父。”言讫，叱其小儿，不起。俄有巡吏执之，言：“汝杀人，须赴公府。”其人曰：“千万人中某固难逃窜。然某更有异术，请且观之，就法亦不晚。”乃于一函内取一瓜子，以刀划开臂上，陷瓜子于其中。又设法起其儿子，无效。斯须露其臂，已生一小甜瓜子在臂上。乃曰：“某不欲杀人，愿高手放斯小儿起，实为幸矣。”复叱之，不兴。其人嗟叹曰：“不免杀人也。”以刀削其甜瓜落，喝一声，小儿乃起如故。众中有一僧

头，欷然堕地。乃收拾戏具，并小儿入布囊中，结于背上。仰面吐气一道，如匹练上冲空中，忽引手攀缘而上，丈余而没，遂失所在。其僧竟身首异处焉。

西明寺中有僧名德真，过海欲往新罗。舟至海中山岛畔避风，与同舟一道流行。其岛屿间见泉水一泓，中有赤鲤一头。道士取之不得，乃念咒禹步获之。僧云：“海中异物，不可拘也。”道士曰：“海神吾无惧。”僧苦求免之，投于波内，乃往海东。明年僧还京，复寓西明寺，乃能卜射，言事无不中者。由是谒请如市，一二年间，获缙不知其数。一旦有客诣之，见小柏木神堂内幡花填其中。客以手扞其中，得一小儿，长数寸，朱衣朱冠，眉目如画，状似欲语。忽脱手，飞去空中而不见。其僧叹惋久之，乃诟骂逐其客。客惧，走避之。经月，闻其僧言其事皆无凭也。

王鲧者，凝之兄也，多异术。有相知多智，为使往宣州推事，谓鲧曰：“有何饯行相赠？”鲧出一小囊，其间如弹丸，不知何物也。谓之曰：“可长结在身边，无忘也。”既到宣州，推事月余日，昼寝于驿厅内。睡中转身为弹子所隐，胁下痛极，因跃下床，就外观之。屋梁忽折，落于榻上，枕席有声，震惊驿内，使人免兹难也。康骞著《剧谈录》，亦载鲧有异术。

中书令韦昭度方秉机衡，中外趋附者千万。忽有老僧来谒。昭度方在道院独坐，睹其僧，颇异之。僧曰：“令公祸将及矣！能随贫道去否？特来相迎耳。”昭度恍然失色，亦甚惧焉，白僧曰：“某当权已久，深虑祸生，甚欲远行。然略须辞别家眷。”其僧不许。昭度须请入焉。及至堂中，长幼聚哭云：“无信妄说！”拽其衣裾。移时昭度脱身趋道院，已失其僧矣。询诸阍吏，无有见者。两月间遂遇难，与表弟李璣同破家也。

代说郑畋是鬼胎，其母卒后，与其父亚再合而生畋。初，亚未达，旅游诸处，留其妻并一婢在山观中女冠院侧。及归，妻已卒。询其婢，婢曰：“娘子将欲产卧之夕，闻空中有语曰：‘汝须出观外，无触污吾清境。不然，吾当杀汝。’妻祝曰：‘某妇人也，出无所归，愿圣者怜悯。’及五更分娠后乃殒绝。观内道众为殓于墙外野田中矣。”亚以钱酒往酹之。是夜梦妻曰：“某命未尽，合与君生贵子。无何，为触污道院，为神灵所杀。从此向南十里有一僧院，其间只有一僧，年可五十来。此奇士也，君可往求之。僧必拒讳，但再三哀鸣祈之，当得再奉箕帚也。”及寤，不以为信。次夕，又再梦之，语如初。亚于是趋其院，果见彼桑门，初谒之，亦喜。亚遂告之，殊不管顾，曰：“我即凡人也，偶出家耳，岂能主幽冥之间事乎？”亚复恳之。僧怒，以拄杖驱击。亚甘其辱，连日不去，夕亦不寝。僧乃许之，曰：“汝既心坚若此，俟吾寻访之。”乃坐入定，半夜后起谓亚曰：“事谐矣。天曙但先归，吾当送来。”亚其夕归观，三更中闻外户人语。即引妻来，言：“本身已惫坏，此即魂也，善相保守。”嘱之而去。其事宛如平生，但恶明处。三二年间乃生畋。又数岁，妻乃辞去，言：“年数已尽，合当决去。”涕泗而别，俄不知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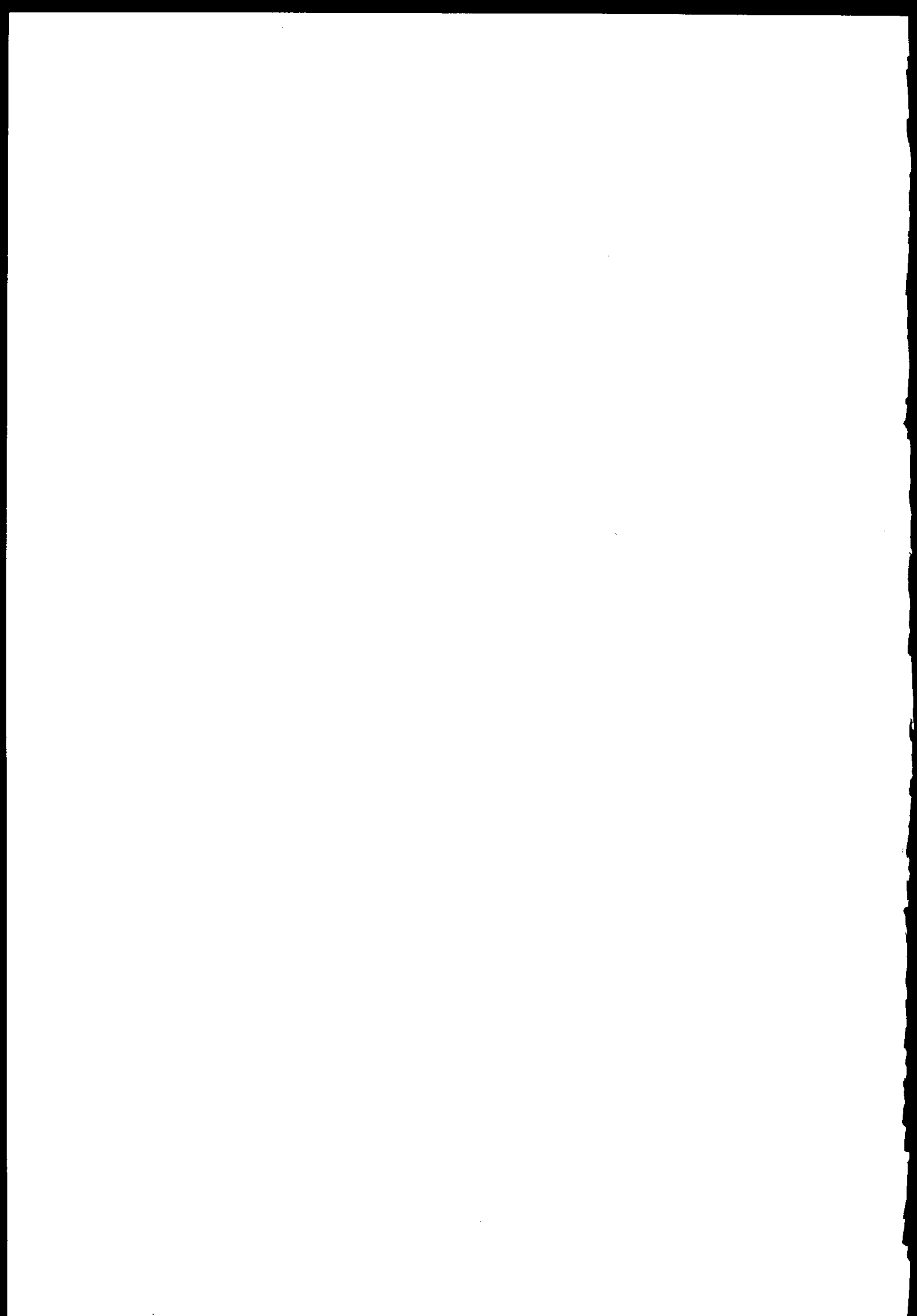
咸通初，有布衣囊，忘记其名，到京辇，云黔巫。间来王公之第，以羊挺炭三十斤，自出小锯并小刀斧，剪裁其炭，叠成二楼，数刻乃成。散药末于上，下用火烧之。药引火势，斯须即通彻二楼，光明赫然，望其檐宇窗户、雕楹刻桷并阑槛，罔不周备。又有飞桥连接二楼，有人物男女若来往其上。移时后，炭渐飞扬成灰，方无所睹。懿皇闻之，召入宫禁。久而不知所之。

李琮为湖南观察使，渔者献鲤鱼一头，长数尺。琮命家人烹之，鱼腹得印一面，文曰衡山县印。琮令厅吏索衡山县近文书，看其印篆分明。乃遣召衡山令，使携印来。及到，阅之，果然新铸也。琮屏人诘之，宰邑者伏罪，首曰：“旧印为恶人窃去，某与主吏并忧刑戮，所以潜命工匠为之。今则唯俟死命也。”琮悯之，为秘其事，碎新印，令赍旧印归县，罕有知之者。

邠公杜琮，人臣福寿，少有其伦。日常五餐以为常式，一日之费皆至万钱。夜间亦是一食。暮年有医工谏曰：“相公不宜夜食，恐脏腑壅滞以致疾。”琮笑曰：“吾六十余年如此矣，有何患哉！”京西有客见人牧羊遍满山陇，不知几千万口。客诘之：“自何而来？”答曰：“来自鄜夏，供相公食耳。”指顾之际，转瞬恍然，并无所睹。乃知神灵所授也。

北梦琐言

[五代]孙光宪 著
林艾园 校点



校点说明

《北梦琐言》著者孙光宪(?—968),字孟文,自号葆光子,陵州贵平(今四川仁寿)人。唐末为陵州判官。后唐明宗天成初,避地江陵,因梁震荐,为荆南高季兴掌书记。历事从海、保融、继冲三世,累官荆南节度副使、检校秘书少监兼御史大夫。宋建隆四年(963),力劝高继冲以三州之地降宋,得宋太祖嘉许,授黄州刺史。乾德六年,被荐为学士,未及召而卒。光宪博通经史,尤勤学,聚书数千卷,或自抄写,孜孜雠校,老而不废。自负才学,有史才,著述甚丰。尤擅曲子词,其词清疏秀朗。

《北梦琐言》作于江陵为官期间,记述晚唐、五代间政治遗闻、士大夫言行、文学家轶事及社会风俗人情。内容广泛,涉及皇室、宰辅、酷吏、藩镇、科举、门阀诸问题及文人遭遇、僧道兴替等。写作态度谨严,白云:“每聆一事,未敢孤信,三复参校,然始濡毫。”所载史实,较为翔实可信。

此书自序及《宋史·荆南高氏世家》、《崇文总目》、《直斋书录解题》、《述古堂书目》皆云三十卷,然《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郡斋读书志》、《四库全书总目》等均言为二十卷,则此书自元代以后已有散佚。近人缪荃孙以二十卷本为基础,又从《太平广记》中辑出佚文四卷,收入《云自在龕丛书》中。1959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即以缪荃孙本为底本,逸文部分用《太平广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校订,断句出版。我在1980年,用中华上编本作底本,参阅商氏《稗海》本、卢见曾

《雅雨堂丛书》本、浙江图书馆藏文澜阁《四库全书》丁氏补抄本、上海图书馆藏吴氏拜经楼旧抄本，并校对了缪氏《云自在龕丛书》本，纠正误排，用新式标点排印出版。书后附各书目著录及序跋。现即据是本改成横排简体出版。按照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要求，1981年版新加的校语、按语酌情删节，条目编号、书后附录均予删去。

目 录

序 (1803)

卷第一 (1804)

宣宗称进士 李太尉英俊 郑光免税 再兴释教 郑氏
女庐墓 日本国王子棋 驳杜预 李太尉抑白少傅 牛
僧孺奇士 令狐滈预拔文解 刘三复记三生事 秃角犀
魏文贞公笏

卷第二 (1810)

皮日休献书 宰相怙权温庭筠附 骆山人告王庭凑 授
任致寇 高骈开海路王审知开海附 放孤寒三人及第科松
荫花事附 文宗重王起

卷第三 (1815)

卢肇为进士状元 戏改毕诚相名 段相踏金莲夏侯相附
李固言相国为柳表所误 杜邠公不恤亲戚 李光颜太师
选佳婿 王文公叉手睡司空图附 河中饒刘相瞻 李氏瑞
槐赵令公橘枣附 高太尉决礼佛僧 王中令铎拒黄巢 路
侍中巾裹 李勋尚书发愤赵观文附 郑愚尚书锦半臂 韦
宙相足谷翁 李当尚书竹笼崔珏二子附 吴行鲁温洩器厉
图南附 崔侍中省刑狱 刘蛻山人不祭先祖 杜审权斥冯
涓 不肖子三变 薛保逊轻薄 陈会螳螂赋 刘仆射荔
枝图 赵大夫号无字碑张策附

卷第四 (1826)

赵令公红拂子 薛氏子具军仪 孙僮相通简 柳玘大夫

赏牟磨 孙揆尚书锯解刘知俊附 崔允相腋文 诸重德
好尚 毕舅知分蜀杨会附 杨蔚使君三典洋源 妖人伪
称陈仆射 哭麻刘舍人事 蔡京尚书拔顾氏昆弟 陆扈
相六月及第卢光启附 吴融侍郎文笔 破天荒解 成令
公为蛇绕身 张濬相破贼 薛澄州弄笏罗九皋附 西岳
神毙张篋 柳婢讥盖巨源 赵师儒与柳大夫唱和 祖系
图进士榜 温李齐名 崔氏女失身为周宝妻末山尼卢氏女
附 崔禹昌不识牛 张曙戏杜荀鹤

卷第五 (1838)

令狐公密状木团头附 李远讥曹唐 中书蕃人事 徐相
讥成中令 韦尚书鉴卢相 薛逢赏王助 陈陶癖书 阳
朔山水 淮浙解纷诏 吴融天幸 沈蒋人物 张濬乐朋
龟与田军容中外事 薛少师拒中外事 杨晟义母安师建
附 成令公和州载 韦太尉伐西川 章鲁封不幸 裴氏
再行归登尚书附 闭门避蛮王先主附 高太尉机诈 张道
古题墓 叙巢居子 罗衮不就西川辟 李频黄匪躬附 高
测启事韩昭附 符载侯翻归隐赵蕤附

卷第六 (1850)

吴湘事刘汉弘附 裴相生于于阆国事双峰禅师文如海道士附
韦氏女配刘谦事 田布尚书事 李太尉请修狄梁公庙
事 同昌公主事 侯昌业表 李常侍遇道术 陆相公劝
酒事 朱进士酒狂东皋子刘虚白附 裴郑立襄王事 田军
容檄韦太尉 朱李骤进 李群玉轻薄事韦沆李璩附 以歌
词自娱蜀相韦庄晋相和凝附 刘蛻奏令狐相 陆龟蒙追赠
薛许州附 颜给事墓铭 李磻行状梁补阙附 白太傅墓铭
卢郑二相附 内官改创职事宴给事附 罗顾升降方干附
李琪书树叶 杜荀鹤入翰林平曾贾岛附 乐工关小红石梁
附 孙内子萧惟香附

卷第七 (1862)

孟浩然赵嘏以诗失意 郑紫相诗李程附 来鹏诗沈光杨敬之附 李学士赋讖刘昌美勾伟附 卢诗三遇 李浣行文卷皮日休庄布附 郑准集军书 郑准讥陈咏 王超笺奏石钦若许存附 李商隐草进剑表蜀庾传昌顾云附 高崇文相国咏雪 洞庭湖诗李洞包贺卢延让顾况附 高蟾以诗策名胡曾罗隐附 韦杜气概李频附 梁震无禄 夏侯生说刘仆射事 曹相梦剃度 玄德感 刘道济幽窗梦

卷第八 (1873)

李太尉与段少常书 孙仆射酌酒裴迪附 三朝士以名取戏 张仁龟阴责 裴相国及第后进业 侯泳忤豆卢相 卢沆遇宣宗私行贾岛附 顾非熊再生 张曙起小悼 张昶尚书无忌讳 荆十三娘义侠事 李当尚书亡女魂

卷第九 (1879)

孟弘微躁妄 杨收相报杨玄价 刘山甫题天王 韦宰相功德验陈微附 刺血写经僧 成令公掷杯玳事 白莲女惑苏昌远 柳鹏举诱五弦妓 云芳子魂事李茵 乌灵崇 高燕公神笔 鱼玄机徐月英附 李氏女 冯藻慕名 李涪尚书改切韵 穆李非命 王给事刚鲠 裴杨操尚 出腹不生养卢侍郎 张兴师决门僧

卷第十 (1888)

狄右丞鄙著紫僧僧鸾附 张翱轻傲李坚白蒋贻恭附 刘李愚甥 李鹏遇桑道茂 孔侍郎借油衣 前贤戏调 京兆府鸦挽铃 天帝召棋客 新赵意医 疗疑病 非意致祸 崔枢食龙子 薛准阴诛 崔雍食子肉李绍苏循附 王迪车碾事 杜孺休种青莲花 严军容猫犬怪 窦家酒炙地 李昌符咏婢仆 钟大夫知命丹效

卷第十一 (1899)

张直方誉裴休 薛侍郎纸裹鹞子 进士团所由倒罚崔状元 程贺为崔亚持服 高太尉骈请留蛮宰相 夏侯相以术而殂 张金吾威势取术 蔡旼虚诞何法成附 申屠别驾术祸 宗小子药妖 李璧尚书戮律僧 崔元亮降云鹤 赵驾仙梁威仪附 关三郎入关 希慕求进 垂血泪 心疾不妨文章李氏子附

卷第十二 (1906)

卢藩神俊 杨收不学仙 张氏子教壁鱼 柳大夫不受润笔李德阳附 杨寅疑相术李嵩附 杨鏐偶大姑神史光泽附 柳氏子幞头脚许承杰李思益附 铁补阙贞澹 张林多戏 沈尚书非命刘建封附 王潜司徒烧纸钱秦威仪附 崔从事为庙神赐药李氏土地神附 张璟为灵庙草奏 浚水神正直 甄杜氏山冈事鲜于仲通唐氏严氏附 鼠狼智

卷第十三 (1915)

草贼号令公 王重荣逐两帅 郑文公报恩 韩简听书李茂贞附 孟方立陈桑梓礼罗虬附 雷电救王镕 李全忠芦生三节 张建章泛海遇仙

卷第十四 (1920)

李茂贞胁尹杀宰相 三镇拥兵杀二相 儒将成败 外藩从事于东一作本省外事 韩建始终 孔纬惜盐铁印 神告 罗弘信子绍威附 燕王刘仁恭异梦

卷第十五 (1926)

披褐至殿门 朱全忠迎驾于凤翔 韩建卖李巨川 天子赐勋臣诗 朱令公为昭宗拢马 昭宗遇弑 请杀德王 谋害衣冠 诬何太后 为堂叔母侍疾 秦宗权诉不反 李摩云掷钵从事

卷第十六 (1931)

以酒致祸 蜀使洪饮 朱瑾杀兄 马景设诈 朱延寿妻

王烈女 木星入斗 木中异文 薛贻矩画赞 春磨寨
梁祖脱难 梁祖梦丁会 殿栋折坠 梁祖围枣强事 仇
殷召课

卷第十七 (1937)

梁祖为佣保 梁祖张夫人 朱邪先代 亲王拜蕃侯 李
习吉溺黄河 周式抗梁祖 宦官阴谋 晋王上源驿遇难
刘郭忠于旧主 驳昭宗谥号 晋世子入觐赐鹞鹑酒器
邺王偷江东诗 魏博衙军 缚驴戴旗

卷第十八 (1944)

杨千郎 娠子能语 明宗不伐 明宗独见 庄宗诸弟遇
害 刘皇后答父 明宗诛诸凶 韩伊二妃夏夫人附 无
官酬勋 明宗命相 明宗睿相 明宗恶贪吏 诛不孝
安重海枉杀任圜

卷第十九 (1950)

玉界尺 周玄豹 老益贪 解玄龟进诗 击碎舍利 崔
协对扬 降龙大师 鱼目为舍利 姚洪忠烈夏鲁奇附
座主门生同入翰林 戏萧希甫 明宗奖冯道 明宗戒秦
王 诙谐所累 明宗不乐进马张虔钊附 康澄章疏 明
宗讽孟鹤 戮丁延徽

卷第二十 (1956)

见马抚髀 受贿曲法 因事纳谏 秦王轻佻 沈徽曲江
吟温颔附 姜志认父 王氏子知前生 舒溥三斥三遇
杜何博士高讽附 韦巽彪钝周仁矩附 中令忍欲王彦章附
何见鬼 孙卯斋 冯见鬼 休公真率

逸文卷第一 (1963)

杨云外飞空蹶虚 向隐射覆 强绅望气 彭钉筋相术
郑山古授黄承真阴符 马处谦谈命奇验 黄万户神术
僧怀濬书吉凶 马希声谋杀沈申 韦承皋修黄白术 王

宗黯诬杀裴垣 公乘通投生为驴 武穆王巡边遇怪 二
顾死无坟墓 杨鼎夫是盐里人 牛希济梦异 蜀后主王
衍拜唐 章孝子割股炼指 许宗裔决狱雪冤 陈敬瑄
大度

逸文卷第二 (1973)

王建戒部下骄暴 许存斩三王 王俳优巨力 周归祐屡
遭重创不死 许寂遇剑侠杜光庭齐己附 丁秀才奇术致物
韩定辞诗中僻典 赵大饼 陈涤误书 高季昌推崇梁
王 胡恬授马处谦星诀 醋泥医火烧疮甚验 僧惠照梦
相国寺中铁塔 蜀王先主礼僧 蜀王先主亲骑军 赵生
王舍人颜云迂诞

逸文卷第三 (1980)

路德延放恣 东西川人轻薄 薛韦轻高氏
卢程以氏族傲物 蜀王先主遭轻薄 孙光宪异梦 托梦
区分财产 郑起空宅梦异 于世尊妖妄 大慈寺佛光
大轮咒术 崔从事梦神赐药 计氏江涨遇救 马希声暴
卒 土偶避位 璧山神 江侏 庙神开穴口江水 李矩
冤狱 陶福暴疾 僧彦脩恍惚见秦王 蜀先主掷骰子
僧彦先犯隐秽 母猪龙湫 雷公箬

逸文卷第四 (1989)

电取乖龙 僧子朗祈雨 金银化烟 赵廷隐家莲花 毒
菌 烧畚毙龙 钓鱼见龙 湫龙会亲 盐井中龙 捕鱼
获龙 乖龙入口 误杀安天龙 斗龙 武休潭蛟 伐蛟
周雄毙虎 捕鹿 捕猴 犬逐狐 张蚤子神 神山大
蛇 唐庄宗出猎毙大蛇 毒蛇遇制 鹤捕蛇 南人采龟
溺 砂俘 高季昌论唐庄宗 王氏女

北梦琐言序

唐自广明乱离，秘籍亡散，武宗已后，寂寞无闻，朝野遗芳，莫得传播。仆生自岷峨，官于荆郢，咸京故事，每愧面墙，游处之间，专于博访。顷逢故凤翔杨玘少尹，多话秦中平时旧说，常记于心。他日渚宫见元澄中允，款狎笑语，多符其说。元公谓旧族一二子弟曰：“诸贤生在长安，闻事不迨富春，此则存好问之所宏益也。”厥后每聆一事，未敢孤信，三复参校，然始濡毫。非但垂之空言，亦欲因事劝戒。三纪收拾筐篋，爰因公退，咸取编连。先以唐朝达贤一言一行列于谈次，其有事类相近，自唐至后唐、梁、蜀、江南诸国所得闻知者，皆附其末，凡纂得事成三十卷。《禹贡》云“云土梦作义”，《传》有“畋于江南之梦”，鄙从事于荆江之北，题曰《北梦琐言》，琐细形言，大即可知也。虽非经纬之作，庶勉后进子孙，俾希仰前事，亦丝麻中菅蒯也。通方者幸勿多诮焉。

北梦琐言卷第一

宣宗称进士

唐宣宗皇帝，好儒雅，每直殿学士从容，未尝不论前代兴亡。颇留心贡举，尝于殿柱上自题曰：“乡贡进士李某。”或宰臣出镇，赋诗以赠之，词皆清丽。凡对宰臣言政事，即终日忘倦。洎僖宗皇帝，好蹴球、斗鸡为乐。自以能于步打，谓俳優石野猪曰：“朕若作步打进士，亦合得一状元。”野猪对曰：“或遇尧、舜、禹、汤作礼部侍郎，陛下不免且落第。”帝笑而已。原其所好优劣，即圣政可知也。

李太尉英俊

太尉李德裕，幼神俊，宪宗赏之，坐于膝上。父吉甫，每以敏辩夸于同列。武相元衡召之，谓曰：“吾子在家，所嗜何书？”意欲探其志也。德裕不应。翌日，元衡具告吉甫，因戏曰：“公诚涉大痴耳！”吉甫归以责之，德裕曰：“武公身为帝弼，不问理国调阴阳，而问所嗜书。书者，成均礼部之职也。其言不当，所以不应。”吉甫复告，元衡大惭。由是振名。

郑光免税

宣宗舅郑光，敕赐云阳、鄠县两庄，皆令免税。宰臣奏恐非宜，诏曰：“朕以光元舅，欲优异之，初不细思，是免其赋。尔

等每于匡救，必尽公忠。亲戚之间，人所难议，苟非爱我，岂尽嘉言！庶事能如斯，天下何忧不治？有始有卒，当共守之。”寻罢。葆光子同寮尝买一庄，喜其无税，乃谓曰：“天下庄产，未有不征。”同寮以私券见拒，尔后子孙为县宰定税，求祈不暇。国舅尚尔，庶寮胡为！

再兴释教

武宗嗣位，宣宗居皇叔之行，密游外方，或止江南名山，多识高道僧人。初听政，谓宰相曰：“佛者虽异方之教，深助理本，所可存而勿论，不欲过毁，以伤令德。”乃遣下诏，会昌中灵山古迹招提弃废之地，并令复之，委长吏择僧之高行者居之，唯出家者不得妄度也。懿宗即位，唯以崇佛为事。相国萧仿、裴坦时为常侍、谏议，上疏极谏，其略云：“臣等闻玄祖之道，用慈俭为先；素王之风，以仁义是首。相沿百世，作则千年，至圣至明，不可易也。如佛者，生于天竺，去彼王宫，割爱中之至难，取灭后之殊胜，名归象外，理出尘中，非为帝王所能慕也。”广引无益有损之义，文多不录，文理婉顺，与韩愈元和中上请除佛骨表不异也。懿皇虽听览称奖，竟不能止。末年迎佛骨，才至京师，俄而晏驾。识者谓大丧之兆也。

郑氏女庐墓

唐大中年，兖州奏：“先差赴庆州行营押官郑神佐阵没，其室女年二十四，先亡父未行营已前，许嫁右骁雄军健李玄庆，未受财礼。阿郑知父神佐阵没，遂与李玄庆休亲，截发往庆州北怀安镇，收亡父遗骸，到兖州瑕丘县进贤乡，与亡母合葬讫，便于茔内筑庐。”识者曰：“女子适边，取父遗骸合葬，烈而且

孝，诚可嘉也。庐墓习于近俗，国不能禁，非也。”广引礼经而证之。

日本国王子棋

唐宣宗朝，日本国王子入贡，善围棋。帝令待诏顾师言与之对手。王子出本国如楸玉局、冷暖玉棋子。盖玉之苍者，如楸玉色，其冷暖者，言冬暖夏凉，人或过说，非也。王子至三十三下，师言惧辱君命，汗手死心，始敢落指。王子亦凝目缩臂数四，竟伏不胜，回谓礼宾曰：“此第几手？”答曰：“其第三手也。”王子愿见第一手，礼宾曰：“胜第三，可见第二；胜第二，可见第一。”王子抚局叹曰：“小国之一，不及大国之三！”此夷人也，犹不可轻，况中国之士乎！葆光子曰：“蜀简州刺史安重霸黠货无厌，部民有油客子者，姓邓，能棋，其力粗贍。安辄召与对敌，只令立侍。每落一子，俾其退立于西北牖下，俟我算路，然后进之。终日不下十数子而已。邓生倦立且饥，殆不可堪。次日又召，或有讽邓生曰：‘此侯好赂，本不为棋，何不献效而自求退？’邓生然之，以中金十铤获免。良可笑也。”

驳 杜 预

大中时，工部尚书陈商，立《汉文帝废丧议》，立《春秋左传学议》，以孔圣修经，褒贬善恶，类例分明，法家流也；左丘明为鲁史，载述时政，惜忠贤之泯灭，恐善恶之失坠，以日系月，修其职官，本非扶助圣言，缘饰经旨，盖太史氏之流也。举其《春秋》，则明白而有实；合之《左氏》，则丛杂而无征。杜元凯曾不思夫子所以为经，当与《诗》、《书》、《周易》等列，丘明所以为史，当与司马迁、班固等列，取二义乖刺不侔之语，参而贯之，

故微旨有所未周，琬章有所未一。文多不载。又睹吴郡陆龟蒙，亦引啖助、赵匡为证，正与陈工部义同。葆光子同寮王公贞範，精于《春秋》，有驳正元凯之谬，条绪甚多，人咸讶之，独鄙夫尝以陈、陆、啖、赵之论窃然之。非苟合也，唯义所在。

李太尉抑白少傅

白少傅居易，文章冠世，不跻大位。先是，刘禹锡大和中为宾客时，李太尉德裕同分司东都，禹锡谒于德裕曰：“近曾得白居易文集否？”德裕曰：“累有相示，别令收贮，然未一披，今日为吾子览之。”及取看，盈其箱笥，没于尘坌，既启之而复卷之，谓禹锡曰：“吾于此人，不足久矣，其文章精绝，何必览焉！但恐回吾之心，所以不欲观览。”其见抑也如此。衣冠之士，并皆忌之，咸曰：“有学士才，非宰臣器。”识者于其答制中见经纶之用，为时所排，比贾谊在汉文之朝，不为卿相知，人皆惜之。葆光子曰：“李卫公之抑忌白少傅，举类而知也。初，文宗命德裕论朝中朋党，首以杨虞卿、牛僧孺为言。杨、牛，即白公密友也。其不引翼，义在于斯。非抑文章也，虑其朋比而掣肘也。”

牛僧孺奇士

相国牛僧孺，字思黯，或言牛仙客之后。居宛、叶之间，少单贫，力学，有倜傥之志。唐永贞中，擢进士第，时与同辈过政事堂，宰相谓曰：“扫厅奉候。”僧孺独出曰：“不敢。”众耸异之。元和初，登制科，历省郎、中书舍人、御史、中书门下平章事、扬州建州两镇、东都留守、左仆射。先是，撰《周秦行记》，李德裕切言短之。大中初卒，未赐谥。后白敏中入相，乃奏定谥曰“简”，白居易曰“文”。葆光子曰：“僧孺登庸，在德裕之先，又

非忌才所能掩抑。今以牛之才术，比李之功勋，自然知其臧否也。且《周秦行记》，非所宜言，德裕著论而罪之，正人览《记》而骇之，勿谓卫公掩贤妒善，牛相不罹大祸，亦幸而免！”

令狐滈预拔文解

唐大中末，相国令狐绹罢相。其子滈应进士举，在父未罢相前，预拔文解及第。谏议大夫崔瑄上疏，述滈弄父权，势倾天下。以举人文卷须十月前送纳，岂可父身尚居于枢务，男私拔其解名，干挠主司，侮弄文法，恐奸欺得路，孤直杜门云云。请下御史台推勘。疏留中不出。葆光子曰：“令狐公在大中之初，倾陷李太尉，唯以附会李绅而杀吴湘，又擅改元和史，又言赂遗阉宦。殊不似德裕立功于国，自俭立身，掩其小瑕，忘其大美。洎身居岩庙，别无所长，谏官上章，可见之矣。与朱崖之终始，殆难比焉。”

刘三复记三生事

唐大和中，李德裕镇浙西，有刘三复者，少贫，苦学有才思。时中人赍御书至，以赐德裕。德裕试其所为，谓曰：“子可为我草表，能立就，一作‘构。’或归以创之？”三复曰：“文理贵中，不贵其速。”德裕以为当言。三复又请曰：“渔歌樵唱，皆传公述作，愿以文集见示。”德裕出数轴与之。三复乃体而为表，德裕嘉之，因遣诣阙求试。果登第，历任台阁。三复能记三生事，云曾为马，马常患渴，望驿而嘶，伤其蹄则心连痛。后三复乘马过硤确之地，必为缓辔，辙有石，必去之。其家不施门限，虑伤马蹄也。其子邺，敕赐及第，登廊庙，上表雪德裕，以朱崖神槎归葬洛中，报先恩也。士大夫美之。

秃角犀

杜邠公棕，司徒佑之孙，父曰从郁，历遗补畿令。棕尚宪宗岐阳公主，累居大镇，复居廊庙。无他才，未尝延接寒素，甘食窃位而已。有朝士贻书于棕曰：“公以硕大敦庞之德，生于文明之运。矢厥谟猷，出入隆显。”极言讥之，文多不录。时人号为“秃角犀”。凡莅藩镇，未尝断狱，系囚死而不问，宜其责之。呜呼！处高位而妨贤，享厚禄以丰己，无功于国，无德于民，富贵而终，斯又何人也！子孙不享，何莫由斯！

魏文贞公笏

唐文宗皇帝谓宰相曰：“太宗得魏徵，采拾阙遗，弼成圣政。今我得魏謩，于疑似之间，必极匡谏。虽不敢希及贞观之政，庶几处无过之地。今授謩右补阙。”委舍人善为之词。又问謩曰：“卿家有何图书？”謩曰：“家书悉无，唯有文贞公笏在。”文宗令进来。郑覃在侧曰：“在人不在笏。”文宗曰：“卿浑未晓，但甘棠之义，非要笏也。”

北梦琐言卷第二

皮日休献书

咸通中，进士皮日休进书两通，其一请以《孟子》为学科，其略云：“臣闻圣人之道，不过乎经；经之降者，不过乎史；史之降者，不过乎子；子不异道者，《孟子》也。舍是而诸子者，必斥乎经史，为圣人之贼也。”云云。文多不载。请废庄、列之书，以《孟子》为主。有能通其义者，其科选请同明经也。其二请以韩文公愈配飨太学，其略曰：“臣闻圣人之道，不过乎求用。用于生前，则一时可知也；用于死后，则万世可知也。”云云。又云：孟子、荀卿翼辅孔道，以至于文中子，文中子之道旷矣，其几于室授者，唯韩愈焉。蹴及杨、墨，蹂践释、老，故得孔道炳然如日星焉。吾唐以来，一人而已。苟不得在二十一贤之数，则典礼未为备也。日休先字逸少，后字袭美，襄阳竟陵人也。业文，隐鹿门山，号醉吟先生，窃比大圣。榜未及第，礼部侍郎郑愚以其貌不扬，戏之曰：“子之才学甚富，如一目何？”休对曰：“侍郎不可以一目废二目。”谓不以人废言也，举子咸推伏之。官至国子博士，寓苏州，与陆龟蒙为文友，著《文薮》十卷，《皮子》三卷，人多传之。黄寇中遇害，其子为钱尚父吴越相。

宰相怙权 温庭筠附

宣宗时，相国令狐绹最受恩遇而怙权，尤忌胜己。以其子

漉不解而第，为张云、刘蛻、崔瑄叠上疏疏之，宣宗优容，絢出镇维扬，上表诉子之冤，其略云：“一从先帝，久次中书，得臣恩者谓臣好，不得臣恩者谓臣弱。臣非美酒美肉，安能啖众人之口？”时以执己之短，取消于人。或云曾以故事访于温岐，对以其事出《南华》。且曰：“非僻书也。”或冀相公燮理之暇，时宜览古。絢益怒之，乃奏岐有才无行，不宜与第。会宣宗私行，为温岐所忤，乃授方城尉。所以岐诗云：“因知此恨人多积，悔读《南华》第二篇。”又李商隐，絢父楚之故吏也，殊不展分。商隐憾之，因题厅阁，落句云：“郎君官重施行马，东阁无因许再窥。”亦怒之，官止使下员外也。江东罗隐亦受知于絢，毕竟无成。有诗哭相国云：“深恩无以报，底事是柴荆！”以三才子怨望，即知絢之遗贤也。

骆山人告王庭凑

唐田弘正之领镇州，三军杀之而立王庭凑，即王武俊支属也。庭凑生于别墅，尝有鸠数十只，朝集庭树，暮集檐下，有里人骆德播异之。及长，骍胁，善《阴符》、《鬼谷》之书。历军职，得士心。曾使河阳回，在中路，以酒困寝于路隅。忽有一人荷策而过，熟视之，曰：“贵当列土，非常人也。”仆者寤，以告庭凑。庭凑驰数里及之，致敬而问。自云：“济源骆山人也，向见君鼻中之气，左如龙而右如虎。龙虎气交，王在今秋。子孙相继，满一百年。”又云：“家之庭合有大树，树及于堂，是其兆也。”是年，果为三军扶立为留后。归别墅，而庭树婆娑，暗北舍矣。墅西飞龙山神，庭凑往祭之，将及祠百步，有人具冠冕，折腰于庭凑。及入庙，神乃侧坐。至今面东起宇尚存焉。庭凑清俭公正，忠于朝廷，勤于军民，子孙世嗣为镇帅。至朱梁

时,王镕封赵王,为部将张文礼灭之。

授任致寇

唐马植相公,曾镇安南,安抚军民,怀柔蛮僚,废珠池,尚俭素。李琢后镇是邦,用法大酷,军城远出而属南蛮,六七年间,劳动兵役。咸通七年,高骈收复之。先是,荆、徐间征役拒蛮,人甚苦之。有举子闻许卒二千没于蛮乡,有诗刺曰:“南荒不择吏,致我交趾覆。联绵三四年,致我交趾辱。儒者斗则退,武者兵益黠。军容满天下,战将多金玉。刮得齐民疮,分为猛士禄。雄雄许昌师,忠武冠其族。去为万骑风,住为一川肉。时有践卒回,千门万户哭。哀声动闾里,怨气成山谷。谁能听鼓声,不忍看金镞。念此堪泪流,悠悠颍川绿。”吟此诗,有以见一作知。失于授任,为国家生事,《大东》之苦,斯其类乎!

高骈开海路 王审知开海附

安南高骈奏开本州海路。初,交趾以北,距南海有水路,多覆巨舟。骈往视之,乃有横石隐隐然在水中。因奏请开凿,以通南海之利。其表略云:“人牵利楫,石限横津。才登一去之舟,便作九泉之计。”时有诏听之,乃召工者,啖以厚利,竟削其石。交、广之利,民至今赖以济焉。或言骈以术假雷电以开之,未知其详。葆光子尝闻闽王王审知患海畔石碣为舟楫之梗,一夜,梦吴安王即伍子胥也。许以开导,乃命判官刘山甫躬往祈祭。三奠才毕,风雷勃兴,山甫凭高观焉,见海中有黄物,可长千百丈,奋跃攻击。凡三日,晴霁,见石港通畅,便于泛涉。于时录奏,赐名甘棠港。即渤海假神之力,又何怪焉?

亦号此地为“天威路”，实神功也。

放孤寒三人及第 科松荫花事附

咸通中，礼部侍郎高湜知举。榜内孤贫者公乘億，赋诗三
一作“二”。百首，人多书于屋壁。许棠有《洞庭》诗，尤工，诗人
谓之“许洞庭”。最奇者有聂夷中，河南中都人，少贫苦，精于
古体，有《公子家》诗云：“种花于西园，花发青楼道。花下一禾
生，去之为恶草。”又《咏田家》诗云：“父耕原上田，子斲山下
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仓。”又云：“锄禾当日午，汗滴禾下
土。谁念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又云：“二月卖新丝，五月糶新
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为光明烛。不
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所谓言近意远，合三百篇之旨也。盛
得三人，见湜之公道也。葆光子尝有同寮，示我调举时诗卷，
内一句云：“科松为荫花。”因讥之曰：“贾浪仙云：‘空庭唯有
竹，闲地拟栽松。’吾子与贾生，春兰秋菊也。”他日赴达官牡丹
宴，栏中有两松对植，立命斧斫之，以其荫花。此侯席上，于愚
有得色，默不敢答，亦可知也。

文宗重王起

王文懿公起，三任节镇，扬历省寺，赠守太尉。文宗颇重
之，曾为诗，写于太子之笏以扬之，又画仪形于便殿。师友目
之曰“当代仲尼”。虽历外镇，家无余财。知其甚贫，诏以仙韶
院乐官逐月俸钱五百贯给之。起昧于理家，俸入其家，尽为仆
妾所有，老年寒馁，故加给焉。于时识者以起不能陈逊，而与
伶人分俸，利其苟得，此为短也。葆光子曰：“士人之家，唯耻
货殖。至于荷畚执耒，灌园鬻蔬，未有禄以代耕，岂空器而为

养，安可忘甘苦不迨晨昏？今之世禄器薄，不能撙节，稍丰则饫其狗彘，少歉则困彼妻孥，而云安贫，吾无所取。唯衣与食，所谓切身，傥德望名品，未若王相国者，得不思俭而足用乎！”

北梦琐言卷第三

卢肇为进士状元

唐相国李太尉德裕，抑退浮薄，奖拔孤寒。于时朝贵朋党，掌武破之，由是结怨。而绝于附会，门无宾客，唯进士卢肇，宜春人，有奇才，每谒见，许脱衫从容。旧例，礼部放榜，先禀朝廷，恐有亲属言荐。会昌三年，王相国起知举，先白掌武，乃曰：“某不荐人，然奉贺今年榜中得一状元也。”起未喻其旨，复遣亲吏于相门侦问，吏曰：“相公于举子中，独有卢肇，久接从容。”起相曰：“果在此也。”其年卢肇为状头及第。时论曰：“卢虽受知于掌武，无妨主司之公道也。”

戏改毕诚相名

唐相毕诚，吴乡人，词学器度，冠于侪流。擢进士，未遂其志，尝谒一受知朝士者，希为改名，以期亨达。此朝士讥其鹺贾之子，请改为“诚”字，相国忻然，受而谢之。竟以此名登第，致位台辅。前之朝士，惭悔交集也。

段相踏金莲 夏侯相附

唐段相文昌，家寓江陵，少以贫窶修进，常患口食不给，每听曾口寺斋钟动，辄诣谒餐，为寺僧所厌，自此乃斋后扣钟，冀其晚届而不逮食也。后入登台座，连出大镇，拜荆南节度，有

诗《题曾口寺》云：“曾遇阁黎饭后钟。”盖为此也。富贵后，打金莲花盆，盛水濯足。徐相商致书规之，邹平曰：“人生几何，要酬平生不足也。”夏侯孜相国未偶，伶俜风尘，蹇驴无故坠井，每及朝士之门，舍逆旅之馆，多有齟齬，时人号曰“不利市秀才”。后登将相。何先塞而后通也？或云：“王播相公未遇，题扬州佛寺诗。”及荆南人云：“是段相。”亦两存之。

李固言相国为柳表所误

唐李固言，生于凤翔庄墅，雅一作“惟”。性长厚，未习参谒。始应进士举，舍于亲表柳氏京第，诸柳昆仲，率多戏谑，以相国不谙人事，俾习趋揖之仪，俟其罄折，密于乌巾上帖文字云：“此处有屋僦赁。”相国不觉，及出，朝士见而笑之。许孟容守常侍，朝中鄙此官，号曰“貂郤”，固不能为人延誉也。相国始以所业求知，谋于诸柳，诸柳与导行卷去处，先令投谒许常侍，相国果诣骑省，高阳公惭谢曰：“某官绪极闲冷，不足发君子声采。”虽然，已藏之于心。又睹乌巾上文字，知其朴质。无何，来年许公知礼闱，李相国居状头及第。是知柳氏之戏侮，足致陇西之速遇也。

杜邠公不恤亲戚

杜邠公惊，位极人臣，富贵无比。尝与同列言：“平生不称意有三，其一，为澧州刺史；其二，贬司农卿；其三，自西川移镇广陵，舟次瞿塘，左右为骇浪所惊，呼唤不暇，渴甚，自泼汤茶吃也。”镇荆州日，诸院姊妹多在渚宫寄寓，贫困尤甚，相国未尝拯济，至于节腊，一无沾遗。有乘肩輿至衙门诟骂者，亦不省问之。凡莅方镇，不理狱讼，在凤翔泊西川，系囚毕政，无轻

无重，任其殍殍。人有从剑门拾得裹漆器文书，乃成都具狱案牘。略不垂愍，斯又何心哉！未尝荐贤，时号“秃角犀。”

李光颜太师选佳婿

李太师光颜，以大勋康国，品位穹崇。爱女未聘，幕僚谓其必选佳婿，因从容语次，盛誉一郑秀才词学门阀，人韵风流异常，冀太师以子妻之。他日又言之，太师谢幕僚曰：“李光颜，一健儿也。遭遇多一作君。难，偶立微功，岂可妄求名族，以掇流言乎？某已选得一佳婿，诸贤未见。”乃召一客司小将，指之曰：“此即某女之匹也。”超三五阶军职，厚与金帛而已。从事许当曰：“李太师建定难之勋，怀弓藏之虑。武宁保境，止务图存。而欲结援名家，非其志也。与夫必娶高、国，求婚王、谢，何其远哉？”王特尚书与太师宅重叠姻戚，常语之。

王文公叉手睡 司空图附

王文公凝，清修重德，冠绝当时，每就寢息，必叉手而卧，虑梦寐中见先灵也。食博饪面，不过十八片。曾典绛州，于时司空图侍郎方应进士举，自别墅到郡谒见后，更不访亲知，阍吏遽申司空秀才出郭矣；或入郭访亲知，即不造郡斋。琅琊知之，谓其专敬，愈重之。及知举日，司空一捷，列第四人登科。同年讶其名姓甚暗，成事太速。有鄙薄者，号为“司徒空”。琅琊知有此说，因召一榜门生开筵，宣言于众曰：“某叨忝文柄，今年榜帖，全为司空先辈一人而已。”由是声采益振。尔后为御史分司，旧相卢公携访之，乃留诗曰：“氏族司空贵，官班御史雄；老夫如且在，未可叹途穷。”其为名德所重也如此。

河中饒刘相瞻

唐相国刘公瞻，其先人讳景，本连州人，少为汉南郑司徒掌笈札，因题商山驿侧泉石，荥阳奇之。勉以进修，俾前驿换麻衣，执贄之后致解荐，擢进士第，历台省。瞻相孤贫有艺，虽登科第，不预急流。任大理评事日，饘粥不给。尝于安国寺相识僧处谒餐，留所业文数轴，置在僧几。致仕刘军容玄冀游寺，见此文卷，甚奇之，怜其贫窶，厚有济恤。又知其连州一作“山”人，朝无强援，谓僧曰：“某虽闲废，能为此人致宰相。”尔后授河中少尹，幕寮有贵族浮薄者蔑视之。一旦有命征入，蒲尹张筵而祖之，浮薄幕客呼相国为“尹公”，曰：“归朝作何官职？”相国对曰：“得路即作宰相。”此郎大笑之，在席亦有异其言者。自是以水部员外知制诰，相次入翰林，以至大拜也。王屋匡一上人细话之。

李氏瑞槐 赵令公樗枣附

唐相国李公福，河中永乐有宅，庭槐一本抽三枝，直过当舍屋脊，一枝不及。相国同堂昆弟三人，曰石、曰程，皆登宰执，唯福一人，历镇使相而已。近者石晋朝赵令公莹家，庭有樗枣树，婆娑异常，四远俱见。有望气者，诣其邻里问人，云“此家合有登宰辅者。”里叟曰：“无之。然赵令先德小字‘相之儿’，得非此应乎？”术士曰：“王气方盛，不在身，当其子孙尔。”后中令由太原判官大拜，出将入相，则前言果效矣。凡士之宦达，非止一途，或以才升，或以命遇，则盛衰之气，亦随人而效之。向者槐枣异常，岂非王气先集耶。不然，何荣茂挺特拔耸之如是也？陇西事得于李载仁大夫；天水事得于长阳宰康张，甚详悉也。

高太尉决礼佛僧

唐渤海王太尉高公骈镇蜀日，因巡边至资中郡，舍于刺史衙。对郡山顶有开元佛寺，是夜黄昏，僧徒礼赞，螺呗间作。渤海命军候悉擒械之，来晨笞背斥逐。召将吏而谓之曰：“僧徒礼念，亦无罪过。但以此寺十年后，当有秃丁数千作乱，我故以是厌之。”其后土人皆髡发执兵，号大髡小髡，据此寺为寨，陵胁州将，果叶渤海之言。时称骈好妖术，斯亦或然之验与！得于资中处士王迢。

王中令铎拒黄巢

唐王中令铎，重德名家，位望崇显，率由文雅，然非定乱之才，镇渚宫为都统，以御黄巢。寇兵渐近，先是，赴镇以姬妾自随，其内未行，本以妒忌，忽报夫人离京在道，中令谓从事曰：“黄巢渐以南来，夫人又自北至，旦夕情味，何以安处？”幕寮戏曰：“不如降黄巢。”公亦大笑之。洎荆州失守，复把潼关。黄巢差人传语云：“令公儒生，非是我敌，请自退避，无辱锋刃。”于是弃关，随僖皇播迁于蜀。再授都统，收复京都，大勋不成，竟罹非命。时议曰：“黄巢过江，高太尉不能拒捍，岂王中令儒儒所能应变乎？”落都统后有诗，其要云：“敕一作‘黜’。诏已闻来阙下，檄书犹未遍军前。”亦志在其中也。黄巢起广州，自号义军百万都统，上表先陈犯阙之意，其词云：“倘便归降，必有升奖。”朝廷耻笑。

路侍中巾裹

唐路侍中岩，风貌之美，为世所闻。镇成都日，委执政于孔目吏边咸，日以妓乐自随，宴于江津，都人士女怀掷果之羨，

虽卫玠、潘岳，不足为比。善巾裹，蜀人见必效之，后乃翦纱巾之脚，以异于众也。间巷有袷服修容者，人必讥之曰：“尔非路侍中耶！”尝过鬻豚之肆，见侏豕者谓屠者曰：“此豚端正，路侍中不如。”用之比方，良可笑也。以官妓行云等十人侍宴，移镇渚宫日，于合江亭离筵赠行云等《感恩多》词，有“离魂何处断？烟雨江南岸。”至今播于倡楼也。

李勋尚书发愤 赵观文附

薛能尚书镇郢州，见举进士者必加异礼。李勋尚书先德为衙前将校，八座方为客司小子弟，亦负文藻，潜慕进修，因舍归田里。未逾岁，服麻衣，执所业于元戎。左右具白其行止，不请引见。元戎曰：“此子慕善，才与不才，安可拒之？某今自见其人质清秀，复览其文卷，深器重之。”乃出邮巡职牒一通，与八座先德，俾罢职司闲居，恐妨令子修进。尔后果策名第，扬历清显，出为郢州节度也。八座事，得之王屋山僧匡一，甚详。近代进士赵观文、桂州小军杜状元及第，乃才举也。

郑愚尚书锦半臂

唐郑愚尚书，广州人，雄才奥学，擢进士第，扬历清显，声称烜然。而性本好华，以锦为半臂。崔魏公铉镇荆南，荥阳除广南节制，经过，魏公以常礼延遇。荥阳举进士时，未尝以文章及魏公门，此日于客次换麻衣，先贽所业，魏公览其卷首，寻已，赏叹至三四，不觉曰：“真销得锦半臂也。”又以魏公故相，合具军仪廷参，不得已而受之。魏公曰：“文武之道，备见之矣。”其钦服形于辞色也。或曰：“荥阳因醉眠，左右见一白猪。”盖杜征南蛇吐之类。

韦宙相足谷翁

唐相国韦公宙，善治生。江陵府东有别业，良田美产，最号膏腴，而积稻如坻，皆为滞穗。咸通初，除广州节度使，懿宗以番禺珠翠之地，垂贪泉之戒。京兆从容奏对曰：“江陵庄积谷尚有七千堆，固无所贪。”懿皇曰：“此可谓之‘足谷翁’也。”

李当尚书竹笼 崔珏二子附

唐李当尚书镇南梁日，境内多有朝士庄产，子孙侨寓其间，而不肖者相效为非。前政以其各有阶缘，弗克禁止，闾巷苦之。八座严明有断，处分宽织篋笼，召其尤者，诘其家世谱第、在朝姻亲，乃曰：“郎君籍如是地望，作如此行止，无乃辱于存亡乎？今日所惩，贤亲眷闻之，必赏老夫。勉旃！”遽命盛以竹笼，沉于汉江。由是其儆惕息，各务戢敛也。崔珏侍御家寄荆州，二子凶恶，节度使刘都尉判之曰：“崔氏二男，荆南三害。”不免行刑也。

吴行鲁温溲器 厉图南附

唐吴行鲁尚书，彭州人。少年事内官西门军容，小心畏慎，每夜常温溲器以奉之，深得中尉之意。或一日为洗足，中尉以脚下文理示之曰：“如此文理，争教不作十军容使？”行鲁拜曰：“此亦无凭，某亦有之，何为常执厮仆之役？”乃脱屣呈之。中尉嗟叹，谓曰：“汝但忠孝，我终为汝成之。”尔后假以军职，除彭州刺史，卢耽相公表为西川行军司马。御蛮有功，历东西川、山南三镇节旄。除西川制云：“为命代之英雄，作人中之祥瑞。”讥之也。厉图南为西川副使，随府罢职。行鲁欲延

辟之，图南素薄行鲁，闻之大笑曰：“不能剪头刺面，而趋侍健儿乎！”自使院乘马，不归私第，直出北郭。家人遽结束而追之。张云起居为成都少尹，常出轻言，为行鲁酖杀之。

崔侍中省刑狱

唐崔侍中安潜，崇奉释氏，鲜茹荤血；唯于刑辟，常自躬亲，虽僧人犯罪，未尝屈法。于厅事前虑囚，必温颜恤恻，以尽其情。有大辟者，俾先示以判语，赐以酒食，而付于法。镇西川三年，唯多蔬食。宴诸司，以面及蒟蒻之类染作颜色，用象豚肩、羊臠、脍炙之属，皆逼真也。时人比于梁武。而频于宅使堂前弄傀儡子，军人百姓穿宅观看，一无禁止。而中壺预政，以玷盛德，惜哉！

刘蛻山人不祭先祖

唐刘舍人蛻，桐庐人。早以文学应进士举，其先德戒之曰：“任汝进取，穷之与达，不望于汝。吾若没后，慎勿祭祀。”乃乘扁舟以渔钓自娱，竟不知其所适。不审是隐者，为复是渔师，莫晓其端倪也。紫微历登华贯，出典商於，霜露之思，于是乎止。临终亦戒其子如先考之命。蜀礼部尚书纂，即其息也，尝与同列言之。君子曰：“名教之家，重于丧祭。刘氏先德，是何人斯？苟同隐逸之流，何伤菽水之礼？紫微以儒而进，爵比通侯，遵乃父之绪言，紊先王之旧制，以时一作“报本”。之敬，能便废乎？大彭通人，抑有其说，时未喻也。”

杜审权斥冯涓

大中四年，进士冯涓登第，榜中文誉最高。是岁，新罗国

起楼，厚赉金帛，奏请撰记，时人荣之。初除京兆府参军，恩地即杜相审权也。杜有江西之拜，制书未行，先召长乐公密话，垂延辟之命，欲以南昌笈奏任之，戒令勿泄。长乐公拜谢，辞出宅，速鞭而归。于通衢遇友人郑资，见其喜形于色，驻马息诘。长乐遽以恩地之辟告之。荥阳寻捧刺诣京兆门谒贺，具言得于冯先辈也。京兆嗟愤，而鄙其浅露。洎制下开幕，冯不预焉，心绪忧疑，莫知所以。廉车发日，自霸桥乘肩舆，门生咸在，长乐拜别，京兆公长揖冯曰：“勉旃！”由是器浮之誉，遍于搢绅，竟不通显。中间有涉交通中贵，愈招清议，官止祠部郎中、眉州刺史。仕蜀，至御史大夫。

不肖子三变

唐咸通中，荆州有书生号“唐五经”者，学识精博，实曰鸿儒，旨趣甚高，人所师仰，聚徒五百辈，以束修自给。优游卒岁，有西河、济南之风，幕寮多与之游。常谓人曰：“不肖子弟有三变，第一变为蝗虫，谓鬻庄而食也；第二变为蠹鱼，谓鬻书而食也；第三变为大虫，谓卖奴婢而食也。”三食之辈，何代无之？

薛保逊轻薄

薛保逊，名家子。恃才与地，凡所评品，士子以之升降，时号为浮薄。相国夏侯孜一作“公”。尤恶之。其堂弟因名保厚以异之，由是不睦。内子卢氏，与其良人操尚略同。因季父薛监来省，卢新妇出参，俟其去后，命水涤门闾。薛监知而大怒，经宰相疏之，保逊因谪授澧州司马，凡七年不代。夏侯孜一作“公”。出镇，魏相蕃登庸，方有征拜，而殁于郡。愚曾睹薛文数

幅,其一云:“钱交亲于灞上,止逆旅氏,见数物象人。诘之,口辄动,皆云江、淮、岭表州县官也。呜呼,天之生民,为此辈笞撻!”又《观优》云:“绯胡折窄,莽转而出,众人皆笑,唯保逊不会。”其轻物皆此类也。卢虔灌罢夔州,以其为姊妹夫,径至澧州慰省。回至邮亭,回望而笑曰:“岂意薛保逊一旦接军事李判官,打《杨柳枝》乎!”澧州老军将周蕩,旧曾服事,备言之。

陈会螳螂赋

蜀之士子,莫不酤酒,慕相如涤器之风也。陈会郎中,家以当垆为业,为不扫街,官吏殴之。其母甚贤,勉以修进,不许归乡,以成名为期。每岁糒粮纸笔,衣服仆马,皆自成都赍致。郎中业八韵,唯《螳螂赋》大行。大和元年及第,李相固言览报状,处分厢界,收下酒旆,阖其户,家人犹拒之,逡巡贺登第,乃圣善奖训之力也。后为白中令子婿,西川副使,连典彭、汉两郡而终。

刘仆射荔枝图

唐刘仆射崇龟,以清俭自居,甚招物论。尝召同列餐苦菜,餽饌,朝士有知其矫,乃潜问小苍头曰:“仆射晨餐何物?”苍头曰:“泼生吃了也。”朝士闻而哂之。及镇番禺,效吴隐之为人,京国亲知贫乏者颺俟濡救,但画荔枝图,自作赋以遗之。后薨于岭表,扶护灵柩,经渚宫,家人鬻海珍珠翠于市,时人讥之。

赵大夫号无字碑 张策附

唐赵大夫崇,凝重清介,门无杂宾。慕王濛、刘真长之风也,标格清峻,不为文章,号曰“无字碑”。每遇转官,旧例各举

一人自代。亚台未尝举人，云“朝中无可代己也”。世亦以此少之。梁相张策尝为僧，返俗应举，亚台鄙之。或曰：“刘轲、蔡京，得非僧乎？”亚台曰：“刘、蔡辈虽作僧，未为人知，翻然贡艺，有何不可？张策衣冠子弟，无故出家，不能参禅访道，抗迹尘外。乃于御帘前进诗，希望恩泽，如此行止，岂掩人口。某十度知举，十度斥之。”清河公乃东依梁主而求际会，盖为天水拒弃，竟为梁相也。

北梦琐言卷第四

赵令公红拂子

唐襄州赵康凝令公，世勋嗣袭，人质甚伟，酷好修容，前后垂镜，以整冠栉。往往以家讳刑人。相国崔公胤出镇湖南，由岷首，赵令逢迎开宴，崔相从容而规之曰：“闻令公以文字刑人，甚无谓也。闻名心矍，但有颦蹙，岂可笞责及人耶？”俄而近侍以红拂子于乌巾上拂之，相国又曰：“此尤不可也。”陪寮俛首而已。天水其后汉南失守，已而奔吴，路由夏口，杜洪念公郊迓，以主座逊之，遽尸其位。其不识去就，皆此类也，竟罹祸于淮甸，宜乎。

薛氏子具军仪

唐薛尚书能，以文章自负，累出戎镇，常郁郁叹息。因有诗谢淮南寄天柱茶，其落句云：“麓官乞与真抛却，赖有诗名合得尝。”意以节将为麓官也。镇许昌日，幕吏咸集，令其子具橐鞬，参诸幕客。幕客怪惊，八座曰：“俾渠消灾。”时人以为轻薄也。盖不得本分官，矫此以见志，非轻薄乎？

孙偓相通简

唐相国孙公偓，宽裕通简，不事矫异。常语于亲友曰：“凡人许己，务在得中，但士行无亏，不必太苦。以我之长，彰

彼之短，以我之清，彰彼之浊，幸勿为之。”后谪居衡山，情抱坦然，不以放逐而怀戚戚。每对客座，而厮仆辈纷诟殴曳，仆于面前。相国凝然，似无所睹，谓客曰：“若以怒心逢彼，即方寸自挠矣。”其性度皆此类也。相国曾乘轺至蜀，诣杜光庭先生受策，乃曰：“尝遇至人，话及时事，每有高栖之约。”尔后虽登台辅，竟出官于南岳。有诗寄杜先生，其要句云：“蜀国信难遇，楚乡心更愁。我行同范蠡，师举效浮丘。他日相逢处，多应在十洲。”唐末朝达罹穀水、白马驿之祸，唯相国获免焉。

柳玘大夫赏车磨

唐柳大夫玘，直清重德，中外惮之。谪授泸州郡守，先诣东川庭参，具橐鞬。元戎顾相彦朗坚却之。亚台曰：“朝廷本用见责，此乃军府旧仪。”顾公不得已而受之。赴任路由渝州，有牟磨秀才者，即都校牟居厚之子，文采不高，执所业谒见。亚台奖饰甚勤，甥侄从行，以为牟子卷轴，不消见遇。亚台曰：“巴蜀多故，土豪崛起，斯乃押衙之子，独能慕善，苟不诱进，渠即退志。以吾称之，人必荣之，由此减三五员草贼，不亦善乎？”子弟窃笑而服之。

孙揆尚书锯解 刘知俊附

唐末，朝廷围太原不克，以宰相张濬为都统，华帅韩建为副使，泽潞孙揆尚书以本道兵会伐。军容使杨复恭与张相不叶，逗挠其师，因而自溃。由是贬张相为绣州牧。孙尚书为太原所执，诟骂元戎李公克用，以狗猪代之。李公大怒，俾以锯解。虽加苦楚，而锯齿不行。八座乃谓曰：“死狗猪，解人须用

板夹,然后可得行,汝何以知之!”由此施板而锯,方行未绝间,骂声不歇。何乃壮而不怖,斯则君子之儒,必有勇也。近者刘知俊自梁奔秦,自秦奔蜀,骁暴之声,天下咸闻焉。蜀先主坐其惨酷而诛之,受戮日,章皇万端,乞命不暇,行刑者嗟而笑之。比孙帅,何勇怯之不侔也。孙揆尚书少年不慧,涕泪狼籍,蒙然而已。十五岁适然一变,非唯时俊,乃烈士也。

崔允相腋文

唐崔相国慎猷廉察浙西日,有瓦棺寺持《法华经》僧为门徒。或有术士言相国面上气色有贵子,问其妊娠之所,在夫人洎妾媵间,皆无所见。相国徐思之,乃召曾侍更衣官妓而示术士,曰:“果在此也。”及载诞日,腋下文,相次分明,即瓦棺僧名也。因命其小字缙郎。年七岁,尚不食肉。一日,有僧请见,乃掌其颊谓曰:“既爱官爵,何不食肉?”自此方味荤血,即相国胤也。崔事,一说云是终南山僧,两存之。

诸重德好尚

唐朱崖李太尉与同列款曲,或有征其所好者,掌武曰:“喜见未闻言、新书策。”崔魏公铉好食新饊头,以为珍美。从事开筵,先一夕前,必到使院索新煮饊头也。杜幽公每早食饊饭干脯,崔侍中安潜好看斗牛。虽各有所美,而非近利。与夫牙筹金埒,钱癖谷堆,不亦远乎!

毕舅知分 蜀杨会附

唐毕相诚,家本寒微,其渭阳为太湖县伍伯,伍伯,即今号杂职行杖者。相国耻之,俾罢此役,为除一官。累遣致意,竟不承

命。特除选人杨载宰此邑，参辞，特于私第延坐与语，期为落此猥籍，津送入京。杨令到任，具达台旨。伍伯曰：“某下贱人也，岂有外甥为宰相耶？”杨令坚勉之，乃曰：“某每岁公税，享六十缗事例钱。苟无败阙，终身优渥。不审相公欲为致何官职？”杨令具以闻，相国叹赏，亦然其说，竟不夺其志也。近者蜀相庾公传素，与其从弟凝绩，曾宰蜀州唐兴县。郎吏有杨会者，庾氏之昆弟深念之，洎迭秉蜀政，为杨会除长马以酬之。杨会曰：“某之吏役，远近皆知，忝冒为官，宁掩人口？岂可将数千家供待，而博一虚名长马乎？”虽强假军职，除授检校官，竟不舍县役，亦毕舅之次也。

杨蔚使君三典洋源

唐杨蔚使君典洋州，道者陈休复每到州，多止于紫极宫。弘农甚思一见，而颖川辄便他适。乃谓道士曰：“此度更来，便须申报。”或一日再至，遽令申白。俄而州将拥旆而至，方遂披揖。弘农曰：“向风久矣，幸获祇奉，敢以将来禄算为请，勿迓造次。”颖川呼人为卿，乃谓州牧曰：“卿三为刺史。”了更无言。州牧不怍，以其曾典两郡，至此三也。自是常以见任为终焉之所。尔后秩满无恙，不喻其言。无何又授此州，亦终考限。罢后又除是郡，凡三任，竟殁于是邦。三为刺史之说，果在于此乎？杨公季弟玘为愚话之。

妖人伪称陈仆射

唐军容使田令孜擅权，有回天之力。尝致书于许昌，为其兄陈敬瑄求兵马使职，节将崔侍中安潜不允。尔后崔公移镇西川，敬瑄与杨师立、牛勣、罗元杲以打球争三川，敬瑄获头

筹，制授右蜀节旄以代崔公。中外惊骇。报状云，陈仆射之命，莫知谁何。青城县弥勒会妖人弥勒会，北中金刚禅也。窥此声势，乃伪作陈仆射行李，云山东盗起，车驾必谋幸蜀，先以陈公走马赴任。乃树一魁妖，共翼佐之。军府未喻，亦差迎候。至近驿，有指挥索白马四匹，察事者觉其非常，乃羈縻之。未供承间，而真陈仆射亦连辔而至，其妖人等悉擒缚，而俟命颍川，俾隐而诛之。识者曰：“陈仆射由阉官之力，无涓尘之效。盗处方镇，始为妖物所凭，终以自贻诛灭，非不幸也。”

哭麻刘舍人事

唐李相璣，高才奥学，冠绝群彦，为朋党所排。洎登岩廊，似涉由径，虽然，亦才授也。制下之日，刘舍人崇鲁抱麻而哭之。李相斥其祖祢，条上其事，具表论之。又以彭城先德受贿饮酖，乃作《鸚鵡杯赋》，丑词讦切，人为寒心。朝士有识者阅其表曰：“何必多言，但云倒策侧龟于君前有诛，彭城子何所逃刑。”时以为然。

蔡京尚书拔顾氏昆弟

唐蔡京尚书为天德军使，衙前小将顾彦朗、彦晖知使宅市买。八座有知人之鉴，或一日，俾其子叔向已下，备酒饌于山亭，召二顾赐宴。八座俄亦即席，约令勿起。二顾惶惑，莫喻其意。八座勉之曰：“公弟兄俱有封侯之相，善自保爱，他年愿以子孙相依。”因迁其职级。洎黄寇犯阙，顾彦朗领本军同立收复功，除东川，加使相。蔡叔向兄弟往依之，请叔向为节度副使，仍以丈人行拜之，军府大事皆谘谋焉。大顾薨，其弟彦晖嗣之，亦至使相。

陆扈相六月及第 卢光启附

唐陆扈相举进士，属僖宗再幸梁、洋，随驾至行在。于时奔避劳止，又时当六月而相国策名，尔后在翰林，暑月苦于蒸溽。同列戏之曰：“今日好造榜天。”以其进取非时也。然相国文才重德，名冠一时。朝中陆氏三人，号曰“三陆”，即相国洎希声及威三人也。卢相光启，先人伏刑。尔后弟兄修饰赴举，因谓亲知曰：“此乃开荒也。”然其立性周谨，进取多涂。著《初举子》一卷。即进取诸事，皆此类也。策名后，扬历台省，受知于租庸张濬。清河出征并、汾，卢每致书疏，凡一事别为一幅，朝士至今效之。盖八行重叠别纸，自公始也。唐末举人，不问士行文艺，但勤于请谒，号曰“精切”，亦楷法于范阳公尔。其族弟汝弼，尝为张相出征判官，传檄四方。其略云：“致赤子之流离，自朱邪之版荡。”自谓人曰：“天生朱邪赤子，供我之笔也。”俊迈亦有族昆之风。

吴融侍郎文笔

唐吴融侍郎策名后，曾依相国太尉韦公昭度，以文笔求知。每起草先呈，皆不称旨。吴乃祈掌武亲密，俾达其诚。且曰：“某幸得齿在宾次，唯以文字受眷。虽愧荒拙，敢不著力。未闻愜当，反甚忧惧。”掌武笑曰：“吴校书诚是艺士，每有见请，自是吴家文字，非干老夫。”由是改之，果愜上公之意也。散版出官，寓于江陵，为僧贯休撰诗序，以唐来唯元、白、休师而已。又《祭陆龟蒙文》，即云：“海内文章，止鲁望而已。”自相矛盾，于时不免识者所讥。

破天荒解

唐荆州衣冠藪泽，每岁解送举人，多不成名，号曰“天荒解”。刘蛻舍人以荆解及第，号为“破天荒”。尔来余知古、关图、常修，皆荆州之居人也。率有高文，连登上科。关即衙前将校之子也，及第归乡，都押已下，为其张筵。乃指盘上酱瓿戏老校曰：“要校卒为者。”其人以醋樽进之曰：“此亦校卒为者也。”席人大噱。关图妻，即常修妹，才思妇也，有《祭夫文》行于世。

成令公为蛇绕身

唐荆州成令公泖，领蔡州军戍江陵，为节度使张瓚谋害之，遂弃本都，奔于秭归。一夜，为巨蛇绕身，几至于殒。乃曰：“苟有所负，死生唯命。”逡巡蛇亦亡去。尔后招辑户口，训练士卒，沿流而镇渚宫。寻授节旄，抚绥凋残，励精为理。初年居民唯一十七家，末年至万户，勤王奉国，通商务农，有足称焉，朝廷号“北韩南郭”。韩即华州韩建，成令初姓郭，后归本姓。有孔目官贺隐者，亦返俗僧也，端贞俭约，始为腹心，凡有阙政，赖其规赞。自贺隐物故，率由胸襟，加以骋辩陵人，又多矜伐，为识者所鄙。妇翁竺知章，乃饼匠也，言多不逊，又元子微过，皆手刃之，竟无系嗣。楼船之役，幕僚结舌，终致鄂渚之败，惜哉！

张濬相破贼

唐黄巢犯阙，僖宗幸蜀，张相国濬白身未有名第，时在河中永乐庄居。里有一道人，或麻衣，或羽帔，不可亲狎。一日，

张在村路前行，后有唤“张三十四郎，驾前待尔破贼。”回顾，乃是此道人。相国曰：“某一布衣耳，何阶缘而能破贼乎？”道人勉其入蜀，适遇相国圣善疾苦，未果南行。道者乃遗两粒丹曰：“服此可十年无恙。”相国得药奉亲，所疾痊愈。后历登台辅，道者亦不复见。破贼之说，何其验哉？

薛澄州弄笏 罗九皋附

唐薛澄州昭纬，即保逊之子也，恃才傲物，亦有父风。每入朝省，弄笏而行，旁若无人。好唱《浣溪纱》词。知举后，有一门生辞归乡里，临岐献规曰：“侍郎重德，某乃受恩。尔后请不弄笏与唱《浣溪纱》，即某幸也。”时人谓之至言。有小吏常学其行步揖逊，公知之，乃召谓曰：“试于庭前，学得似则恕尔罪。”于是下帘拥姬妾而观，小吏安详傲然，举动酷似，笑而舍之。路侍中岩在西蜀，尝夏日纳凉于球场厅中，使院小吏罗九皋巾裹步履，有似裴条郎中。大貂遥见，促召衫带，逼视方知其非。因答之。

西岳神毙张篋

唐张策早为僧，败道归俗，后为梁相。先在华山云台观修业，观侧有庄。其弟篋亦轻易道教，因脱袈服，挂于天尊臂上，云借此公为我掌之。须臾精神恍惚，似遭殴击，痛叫狼狽，或顿或起，如有人拖曳之状，归至别业而卒。斯人也，必党于释氏。而轻侮道尊。人之无礼，自贻阴殒，非不幸也。与嘉州崔使君开尹真君石函事同。开石函，为冥官所录，夺算，见《宣室志》。李载仁郎中目睹，为愚话之。

柳婢讥盖巨源

唐柳仆射仲郢镇郾城，有一婢失意，将婢于成都鬻之。盖巨源使君乃西川大校，累典雄郡，宅在苦竹溪。女伶具以柳婢言导，盖公欲之，乃取归其家，女工之具悉随之，日夕赏其巧技。或一日，盖公临街窥窗，柳婢在侍。通衢有鬻绫罗者从窗下过，召婢就宅。盖公于束缣内选择边幅，舒卷揲之，第其厚薄，酬酢可否。柳婢失声而仆，似中风恙，命扶之而去，一无言语，但令舆还女伶家，翌日而瘳。诘其所苦，青衣曰：“某虽贱人，曾为柳家细婢，死则死矣，安能事卖绢牙郎乎？”蜀都闻之，皆嗟叹也。清族之家，率由礼门，盖公暴贵，未知士风，为婢仆所讥，宜矣哉！

赵师儒与柳大夫唱和

唐柳玘大夫之任泸州，泝舟经马骁镇。土豪赵师儒率乡兵数千，凭高立寨，刑讼生杀，得以自专，本道署以军职。闻五马经过，乃棹扁舟，被褐衫，把杖子迎接。参状云：“百姓赵师儒。”亚台以其有职，非隶属邑，怪而辞之。师儒曰：“巴蜀乱离，某怀集乡人拒他盗，非敢僭幸，妄徼戎职。”亚台欣而接之，乃驻旌旆，馆于寨中，供亿丰备，钦礼弥勤。师儒亦有诗句，皆陈素心，亚台悉为和之。睹其清俭，不觉嗟叹曰：“我他年若登廊庙，必为斯人而致节察。”盖赏其知分任真也。

祖系图进士榜

禅门有《祖系图》，得佛心印者，皆次列之；进士有《登科记》，怀将相才者，咸编缀之。而名实相违，玉石混杂，疑误后

人，良可怪也。唐进士宇文翊，虽士族子，无文藻，酷爱上科。有女及笄，真国色也，朝之令子弟求之不得。时窦璠年逾耳顺，方谋继室，其兄谏议，叵有气焰，能为人致登第。翊嫁一作“媾”。女与璠，璠为言之元昆，果有所获。相国韦公说，即其中表，甚鄙之。因滑台杜尚书宅遭火，几燕神枢，家人云：“老鼠尾曳火入库内，因而延燎。”京兆谓宇文曰：“鱼将化龙，雷为烧尾。近日老鼠亦有烧尾之事。”用以讥之。葆光子尝试一僧，备谄谬妄，一旦拥徒说法，自言出世，安知他日不预《祖系》乎？是则宇文翊登科，后人何以知之，悲夫！

温李齐名

温庭云字飞卿，或云作“筠”字，旧名岐，与李商隐齐名，时号曰“温李”。才思艳丽，工于小赋，每入试，押官韵作赋，凡八叉手而八韵成。多为邻铺假手，号曰“救数人”也。而士行有缺，缙绅薄之。李义山谓曰：“近得一联句云：‘远比召公，三十六年宰辅。’未得偶句。”温曰：“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书。’”宣宗尝赋诗，上句有“金步摇”，未能对。遣未第进士对之，庭云乃以“玉条脱”续也。宣宗赏焉。又药名有“白头翁”，温以“苍耳子”为对，他皆此类也。宣宗爱唱《菩萨蛮》词。令狐相国假其新撰密进之，戒令勿他泄，而遽言于人，由是疏之。温亦有言云：“中书堂内坐将军。”讥相国无学也。宣皇好微行，遇于逆旅，温不识龙颜，傲然而诘之曰：“公非司马、长史之流？”帝曰：“非也。”又谓曰：“得非大参、簿、尉之类？”帝曰：“非也。”谪为方城县尉，其制词曰：“孔门以德行为先，文章为末。尔既德行无取，文章何以补焉？徒负不羁之才，罕有适时之用。”云云。竟流落而死也。杜幽公自西川除淮海，温庭云诣

韦曲杜氏林亭，留诗云：“卓氏垆前金线柳，隋家堤畔锦帆风，贪为两地行霖雨，不见池莲照水红。”幽公闻之，遗绢一千匹。吴兴沈徽云：“温舅曾于江淮为亲表檟楚，由是改名焉。”庭云又每岁举场，多借举人为其假手，一作“多为举人假手”。沈询侍郎知举，别施铺席授庭云，不与诸公邻比。翌日，帘前谓庭云曰：“向来策名者，皆是文赋托于学士，某今岁场中并无假托学士。勉旃！”因遣之，由是不得意也。

崔氏女失身为周宝妻 末山尼卢氏女附

浙西周宝侍中博陵崔夫人，乃乾符中时相之姊妹也。少为女道士，或云寡而冠帔，自幽独焉。大貂素以豪侠闻，知崔有容色，乃逾垣而窃之，宗族亦莫知其存没。尔后周除浙右，其内亦至国号，乃具车马，偕归崔门，曰：“昔者官职卑下，未敢先言，此际叨尘，亦不相辱。”相国不得已而容之。此事凤翔杨少尹说之甚详。近代江南钟令内子，乃卢肇员外之女也，乱离失身，弟兄有在班行者耻之，乃曰：“小娘子何不自杀，而偶非丈夫也。”《仙传》有徐仙姑居南岳魏夫人坛，群僧调之，乃自颠仆。此乃修道而灵官所卫也已。末山尼开堂说法，禅师邓隐峰，有道者也，试其所守，中夜挟刃入禅堂，欲行强暴，尼惮死矢志。隐峰取去衲服，集众僧以晓之，其徒立散。王蜀先主部将张勍暴横，鞭人之胸。典眉州，有一少尼，姿容明悟，讲《无量寿经》。张欲逼辱，以死拒之，不肯破戒，因而詈骂，张乃折其齿，与其父同沉于蟆颐津也。崔氏女、末山尼以畏懦而苟全；徐仙姑用道力而止暴；讲经尼以守戒而陨命。是知女子修道，亦似一段障难，而况冶容诲淫者哉！孙荣舍人著《北里志》，叙朝贤子弟平康狎游之事，其旨似言卢相携之室女，失身于外甥郑氏子，遂以妻之，杀家人而灭口。是知平康

之游，亦何伤于年少之流哉？

崔禹昌不识牛

唐世梁太祖未建国前，崔禹昌擢进士第，有别业在汴州管内。禹昌敏俊善接对，初到夷门，希梁祖意，请陈桑梓礼，梁祖甚喜。以其不相轻薄，甚蒙管领，常预宾次，或陪褻戏。梁祖以其有庄墅，必藉牛，乃问曰：“庄中有牛否？”禹昌曰：“不识得有牛。”意是无牛，以时俗语“不识得有”对之。梁祖大怒曰：“岂有人不识牛，谓我是村夫即识牛，渠则不识。如此轻薄，何由可奈！”几至不测，后有人言，方渐释怒。

张曙戏杜荀鹤

唐右补阙张曙，吏部侍郎褻之子，祜之侄。文章秀丽，精神敏俊，甚有时称。所生母常戴玉天尊，黄巢乱离，莫知存没。或有于枯骸中头上见有玉天尊，以曙未访遗骸，不合进取，以此阻之。后于裴贻侍郎下擢进士第，官至右补阙。曾戏同年杜荀鹤曰：“杜十四仁贤大荣幸，得与张五十郎同年。”荀鹤答曰：“张五十郎大荣幸，得与荀鹤同年。天下只闻杜荀鹤名字，岂知张五十郎耶？”彼此大哈。是知虚名不足定人优劣，曙有《击瓿赋》，其警句云：“董双成青琐鸾惊，啄开珠网；穆天子红韁马解，踏破琼田。”又有《鄂郊赋》，叙长安乱离，亦《哀江南》、《悲甘陵》之比，区区之荀鹤，不足拟伦。

北梦琐言卷第五

令狐公密状 木团头附

唐大和中，阉官恣横，因甘露事，王涯等皆罹其祸，竟未昭雪。宣宗即位，深抑其权，末年尝授旨于宰相令狐公，公欲尽诛之，虑其冤，乃密奏榜子曰：“但有罪莫舍，有阙莫填，自然无遗类矣。”后为宦者所见，于是南北司益相水火。洎昭宗末，崔侍中得行其志，然而玉石俱焚也已。乾符后，宫娥皆以木团头，自是四方效之，唯内官各自出样，匠人曰：“斫军容头、特进头。”至是果验也。

李远讥曹唐

唐进士曹唐《游仙诗》，才情缥缈，岳阳李远员外每吟其诗而思其人。一日，曹往谒之，李倒屣而迎。曹生仪质充伟，李戏之曰：“昔者未睹标仪，将谓可乘鸾鹤，此际拜见，安知壮水牛亦恐不胜其载。”时人闻而笑之。世谓浑诗远赋，不如不做，言其无才藻，鄙其无教化也。

中书蕃人事

李肇《国史补》云：“贞元末，有郎官四人，自行军司马赐紫而登粉署，省中谑之为四君子也。”唐自大中至咸通，白中令入拜相，次毕相诚、曹相确、罗相劭，权使相也，继升岩廊，崔相慎

猷曰：“可以归矣，近日中书尽是蕃人。”盖以毕、白、曹、罗为蕃姓也。始，蒋伸相登庸，李景逊尚书西川览报状而叹曰：“不能伏事斯人也。”遽托疾离镇，有诗曰：“成都十万户，抛若一鸿毛。”亦博陵之比也。近代吴融侍郎，乃赵崇大夫门生，即世日，天水叹曰：“本以毕、白待之，何乃乖于所望！”歎其不大拜，而亦讥当时也。

徐相讥成中令

唐乾宁中，荆南成令公洎曾为僧，盗据渚宫，寻即真命。末年骋辨，每事标特。初以澧、郎旧在巡属，为土豪雷满所据，奏请割隶。相国徐公彦若在中书，不为处置，由是衔之。相国出镇番禺，路由渚宫，成令虽加接延，而常怏怏。僦后更席而坐，诡辩锋起。相国曰：“令公位尊方面，自比桓、文。雷满者，偏州一伙草贼耳，令公不能加兵，而怨朝廷乎？”成公赧焉而屈。东海文雅高谈，听之轰轰，成令虽甚敬惮，犹以岭外黄茅瘴患者发落而戏曰：“黄茅瘴望相公保重。”相国曰：“南海黄茅瘴，不死成和尚。”盖讥成令曾为僧也，终席惭耻之。

韦尚书鉴卢相

唐大中初，卢携举进士，风貌不扬，语亦不正，呼“携”为“彗”，平声。盖短舌也。韦氏昆弟皆轻侮之，独韦岫尚书加钦，谓其昆弟曰：“卢虽人物甚陋，观其文章有首尾，斯人也，以是卜之，他日必为大用乎！”尔后卢果策名，竟登廊庙，奖拔京兆，至福建观察使。向时轻薄诸弟，率不展分。所谓以貌失人者，其韦诸季乎！

薛逢赏王助

唐大中初，绵州魏城县人王助举进士，有奇文，蜀自李白、陈子昂后，继之者乃此侯也。尝撰魏城县道观碑，词华典贍。于时薛逢牧绵州，见而赏之，以其邑子延遇，因改名助，字次安，壮其文类王勃也。自幼妇刊建，薛使君列衔于碑阴，以光其文。虽兵乱焚荡，而螭首岿然。好事者经过，皆税驾而览之。助后以瞽废，无闻于世，赖河东公振发增价，而子孙荣之。其子朴仕蜀，至翰林学士。

陈陶癖书

大中年，洪州处士陈陶者，有逸才，歌诗中似负神仙之术，或露王霸之说，虽文章之士，亦未足凭，而以诗见志，乃宣父之遗训也。其诗句云：“江湖水深浅，不足掉鲸尾。”又云：“饮冰狼子瘦，思日鷓鴣寒。”又云：“中原不是无麟凤，自是皇家结网疏。”又云：“一鼎雄雌金液火，十年寒暑鹿霓衣。寄与东流任斑鬓，向隅终守铁梭飞。”诸如此例，不可殫记。著《癖书》十卷，闻其名而未尝见之。或云：“《癖书》是钟离从事陈岳所著。”今两存之。

阳朔山水

王赞侍郎，中朝名士。有弘农杨遽者，曾到岭外，见阳朔、荔浦山水，谈不容口。以阶缘，尝得接琅琊从容，不觉形于言曰：“侍郎曾见阳朔、荔浦山水乎？”琅琊曰：“某未曾打人屑绽齿落，安得而见？”因之大笑。杨宰俄而选求彼邑，挈家南去。亦州县官中一高士也。

淮浙解纷诏

唐僖宗皇帝蒙尘于蜀，朝士未集，阙人掌诰。乐朋龟、侯翮辈虽居翰林，而排难解纷之才，非所长也。高太尉镇淮海，拥兵不进，与浙西周宝不睦，表章递奏，各述短长。朝廷欲降诏和之，学士草词，殊不惬旨。前进士李端有壮笔，军容田令孜知之，召而与语，授以毫翰。李仍请酒，饮数杯，诏书一笔而成，文藻之外，乃奇辩也，深称上旨。除行在知制诰，官至省郎。旧说李绅相镇淮海，奏荐副使章服，累表不允。有一举人候谒，绅相知其文词，请撰一表，其略云：“当道地管八州，军雄千乘，副使著绿，不称其宜。”相国大喜，果以此章而获恩命也。李太尉破昭义，自草诏意而宣付翰林。至如郑文公自草高太尉诏，皆务集事，非侵局夺美也。

吴融天幸

钱尚父始杀董昌，奄有两浙，得行其志，士人耻之。吴侍郎，越州萧山县人，举进士，场中甚有声采。屡遭维繫，不遂观光，乃脱身西上。将及苏台界，回顾有紫绶者二人追之，吴谓必遭笼罩。须臾，紫绶者殊不相顾，促遽前去，至一津渡，唤船命吴共济。比达岸，杳然失之。由是获免。尔后策名升朝。是知分定者，必有神明助之。

沈蒋人物

沈询侍郎，清粹端美，神仙中人也。制除山北节旄，京城诵曹唐《游仙诗》云：“玉诏新除沈侍郎，便分茅土领东方。不知今夜游何处？侍从皆骑白凤凰。”即风姿可知也。蒋凝侍郎

亦有人物，每到朝士家，人以为祥瑞，号“水月观音”。前代潘安仁、卫叔宝何以加此？唐末朝士中有人物者，时号“玉筍班”。沈询子仁伟，官至丞郎，人物酷似先德，所谓世济其美。又外郎班者桀不杂，亦号“玉筍班”也。

张濬乐朋龟与田军容中外事

旧例，士子不与内官交游。十军军容田令孜擅回天之力，僖皇播迁，行至洋源，百官未集，阙人掌诰。乐朋龟侍郎亦及行在，因谒中尉，仍请中外，由是荐之充翰林学士。张濬相自处士除起居郎，亦出子方之门，皆申中外之敬。泊车驾到蜀，朝士毕集。一日，中尉为宰相开筵，学士泊张起居同预焉。张公耻于对众设拜，乃先谒中尉，便施谢酒之敬，中尉讶之。俄而宾主即席，坐定，中尉白诸相曰：“某与起居，清浊异流，曾蒙中外，既虑玷辱，何惮改更？今日猥地谢酒，即又不可。”张公惭惧交集，自此甚为群彦薄之。乐公举进士，初陈启事谒李昭侍郎自媒云：“别于九经、书史，及《老》、《庄》泊八都赋外，著八百卷书。请垂比试。”诚有学问也。然于制诰不甚简当，时人或未可之。

薛少师拒中外事

唐薛廷珪少师，右族名流，仕于衰世。梁太祖兵力日强，朝廷倾动，渐自尊大，天下惧之。孤卿为四镇官告使，夷门客将刘翰先来类会，恐申中外，孤卿佯言不会，谓谒者曰：“某无德，安敢辄受令公拜。”竟不为屈。泊受禅之后，勉事于梁，而太祖优容之，寿考而终也。中间奉命册蜀先主为司徒，馆中旧疾发动，蜀人送当医人杨仆射，俾攻疗之。孤卿致书感谢，其

书末请借肩輿，归京寻医。蜀主讶之，乃曰：“幸有方药，何不俟愈而行？”坚请且驻行轩，公谓客将曰：“夜来问此医官。殊不识字，安可以性命委之乎？”竟不服药而北归。后唐相国韦公说，仕梁为中书舍人，倅輶于钱塘。先是，钱尚父自据一方，每要姑息。梁主以河北、关西，悉为勍敌，又频失利于淮海，甚藉两浙牵掎之，其次又资贡赋，凡命使臣远泛沧溟，一则希其丰遗，二则惧不周旋，悉皆拜之。钱公亦自尊大，唯京兆公长揖而已，既不辱命，识者异之，竟有岩廊之拜也。

杨晟义母 安师建附

唐杨晟始事凤翔节度李昌符，累立军功，因而疑之，潜欲加害。昌符爱妾周氏愍其无辜，密告之，由是亡去而获免也。后为驾前五十四军都指挥使，除威胜军节度使，建节于彭州。抚绥士民，延敬宾客泊僧道辈，各得其所，厚于礼敬，人甚怀之。李昌符之败，因令求访周氏。既至，以义母事之。周氏自以少年，复有美色，恐有好合之请。弘农告誓天地，终不以非礼偶之。每旦未视事前，必伸问安之礼，虽厄在重围，未尝废也。新理之所，兵力未完，遽为王蜀先主攻围，保守孤城，救兵不至，凡十日而为西川所破而害焉。有马步使安师建者，杨氏之腹心也，城克执之。蜀先主知其忠烈，冀为其用，欲宽之。师建曰：“某受杨司徒提拔，不敢惜死。”先主叹一作“嗟”。赏而行戮，为设祭而葬之。

成令公和州载

唐天祐中，淮师围武昌不解，杜洪令公乞师于梁王。梁王与荆方睦，乃讽成中令帅兵救之，于是禀奉霸主欲亲征，乃以

巡属五州事力，造巨舰一艘，三年而成，号曰“和州载”。舰上列厅事泊司局，有若衙府之制。又有“齐山”、“截海”之名，其于华壮，即可知也。饰非拒谏，断自己意，幕寮俯仰，不措一词，唯孔目官杨厚赞成之。舟次破军山下，为吴师纵燎而焚之，中令溺死，兵士溃散。先是，改名曰“泖”，泖字，即水内也，水内之死，岂非前兆乎！湖南及郎州军入江陵，俘载军人百姓、职掌伎巧、僧道伶官，并归长沙。改“泖”之名，“和州”之说，盖前定也。

韦太尉伐西川

唐陈敬瑄据成都府拒命，韦太尉昭度充招讨使，率东川兵以伐之。王蜀先主时为草贼，剽掠诸县，乃拥手下兵投掌武，署为衙内指挥使，资其爪牙也。因奏请割西川数州，就临邛建节以授之。蜀主卑谦多智，事韦公甚谨。掌武量其事势，终不能驾御。况军旅之事，又非所长。每欲攻城，请戎服临阵，虑矢石所及，不敢近前，掌武曰：“军人安敢无礼？”东川都显有唐吃人者，呼而戒之曰：“人肉何如猪羊？”乃赐一缗，俾充肉价，他皆仿此。重围二年，蜀城已困，不日将下，一旦门外喧哗，以军粮阙乏，兵士擒曳掌武亲吏骆别驾名志者，齧而啖之。由是惧罹其祸，遽托疾，以西川牌印付蜀主而归朝。虽曰不武，斯亦用智自免也。

章鲁封不幸

屯难之世，君子遭遇不幸，往往有之。唐进士章鲁封，与罗隐齐名，皆浙中人，频举不第，声采甚著。钱尚父土豪崛起，号钱塘八都。泊破董昌，奄有杭、越，于是章、罗二士，罹其笼

罩。然其出于草莱，未谙事体，重县宰而轻郎官，尝曰：“某人非才，只可作郎官，不堪作县令。”即可知也。以章鲁封为表奏孔目官，章拒而见笞，差罗隐宰钱塘，皆畏死稟命也。章、罗以之为耻，钱公用之为荣，玉石俱焚，吁！可惜也。或云章鲁封后典苏州，著《章子》三卷行于世。罗隐为中朝所重，钱公寻倍加敬，官至给事中，享寿考温饱而卒。

裴氏再行 归登尚书附

唐裴司徒璩，性靳嗇，廉问江西日，凡什器图障，皆新其制，闭屋藏贮，未尝施用，每有宴会，即于朝士家借之。在番禺时，钟爱一女，选荥阳郑进士以婿之。才过礼期，遽属秋荐，不免随计，无何到京，寻报物故。五教念女及婿，不胜悲痛，而郑偶笑之。盖夫妇之爱未深，不解思虑，非有他故也。大凡士族女郎，无改醮之礼，五教念女早寡，不能忘情，乃召门生故吏而告之，因别适人。乱伦再醮，自河东始也。元祯一作“颀”。少监、苏涯中丞、赐紫杨玘少尹与五教亲吏别驾说皆同。归登尚书每浴，皆屏左右，自于浴斛中坐移时，或有窥者，见一巨龟吹水也。性甚鄙嗇，尝烂一羊脾，旋割旋啖，封其残者。一旦内子于封处割食，八座不见元封，大怒其内。由是没身不食肉，斯亦愈于和峤之流也。

闭门避蛮 王先主附

西川自唐刘辟构逆后，久无干戈，人不习战。每岁诸道差兵屯戍大渡河，蛮旗才举，望风而溃。咸通中，长驱直抵府城，居人有扃户而拒之，蛮亦不敢扣门也。尝有一蛮，迷路入广都县村墅，里人相率数百辈叫噪而逐之，蛮一回顾，却走如堵墙

崩焉。自昼及暝，终不能擒致，其怯懦如此。王蜀先主时，云南寇蜀，蜀军勇锐欲吞之，俘擒啖食，不以为敌，与向前之兵，百倍其勇也。

高太尉机诈

咸通中，南蛮围西川，朝廷命太尉渤海高公骈自天平军移镇成都。戎车未届，乃先以帛书军号其上，仍画一符于邮亭递之，以壮军声。蛮酋怨交趾之败，望风而遁。先是府无罗郭，南寇才临，遂成煨烬，士民无久安之计。渤海规画地势，图版筑焉。虑畚鍤将施，亭堠有警，乃命门僧景山此僧多为掌武决策，人谓是庞勋漏网而变名也。奉使入南诏，宣言躬自巡边。自下手筑城日举烽，直至大渡河，凡九十三日，楼橹矗然，旌旆竟不行，而驃信誓粟不暇。兵以诈胜，斯之谓也。

张道古题墓

唐天复中，张道古，沧州蒲台县人，擢进士第，拜左补阙，文学甚富，介僻不群。因上《五危二乱表》，左授施掾，尔后入蜀。先是，所陈《二乱疏》云：“只今刘备、孙权，已生于世矣。”惧为蜀主所憾，无路栖托。泊逢开创，诚思征召，为幕寮排揆，卒不齿录，竟罹非命也。尝自筮，遇凶卦，预造一穴，题表云：“唐左补阙张道古墓。”后果遇害而瘞之。人有获其上蜀主书遗稿，极言幕寮掩其才学，不为延誉，又非违时变，盘桓取祸之流也。补阙深于象象，著书号《易题》数卷，行于世。

叙巢居子

唐贞元中，秣归人覃正夫顷栖庐岳，帅符载征召为文，竟

汨没于巴巫也。或有以其文数篇示愚，辞韵挺特，风调凜然，真得武都之刀尺也。号《巢居子》，有二十卷。愚因致书于归州之衙校李玩，俾搜访之。书未达前三日，里人有家藏全集者，适遇延熹而煨烬之。嗟乎！鄙于覃生，异时也，苟得缮写流布，振彼声光，而焚如之酷，何不幸之甚也！

罗袞不就西川辟 李频黄匪躬附

唐罗员外袞，成都临邛人，应进士举，文学优赡，操尚甚高。唐大顺中策名，不归故乡。时属丧乱，朝廷多故，契阔兵难，备历饥寒。蜀先主致书于翰林令狐学士、吴侍郎，选书记一员，欲以桂阳应聘，外郎谓知己曰：“誓拥马通衢，服弊布衣，以俟外朝，无复西归，为鲁国东家丘也。”竟通朝籍，终于梁礼部员外郎也。蜀人有志者，唯外郎乎！扬子云二息亡，遗体葬于蜀，与夫延陵季子，何相远哉？近代李频、黄匪躬，皆岭表人，频即遗其糟糠，别婚士族。黄即三十年不返乡里，于时妻母俱在，又何心乎？

高测启事 韩昭附

唐高测，彭州人，聪明博识，文翰纵横，至于天文历数，琴棋书画，长笛胡琴，率皆精巧。乃梁朝朱异之流。尝谒高燕公上启事，自序其要云：“读书万卷，饮酒百杯。”燕公曰：“万卷书不易征诘，百杯酒得以奉试。”乃饮以酒，果如所言。僖皇帝幸蜀，因进所著书。除秘校，卒于威胜军节度判官也。韩昭，仕王氏至礼部尚书、文思殿吴钞本作“丽文殿”。大学士。粗有文章，至于琴棋书算射法，悉皆涉猎。以此承恩于后主。时有朝士李台嘏曰：“韩八座事艺如拆袜线，无一条长。”时人韪之。

符载侯翱归隐 赵蕤附

唐武都符载，字厚之，本蜀人，有奇才。始与杨衡、宋济栖青城山以习业。杨衡擢进士第，宋济先死无成，唯符公以王霸自许，耻于常调怀会之望。韦南康镇蜀，辟为支使，虽曰受知，尚多偃蹇。韦公于二十四化设醮，请撰斋词。于时陪饮于摩河之池，符公离席盥漱，命使院小吏十二人捧砚，人分两题，绕步池滨，各授口占，其敏速如此。刘辟时为金吾仓曹参军，依栖韦公，特与撰真赞，其词云：“矫矫化初，气杰文雄。灵螭出水，秋鹞乘风。行义则固，辅仁乃通。他年良覿，麟阁之中。”洎京兆变故，彭城知留务，起雄据之意，符为其所縻，凡有代奏，愈更恭顺。刘辟之败也，幕寮多罹其祸。唯符生以笺奏草稿一篋呈高崇文相公，长揖东下，栖于庐山，即前之真赞，可谓有先鉴也。居浔阳二林间，优游卒岁。南昌军奏请为副倅，授奉礼郎，不赴。命小童持一幅上于襄阳，乞百万钱买山。四方交辟，羔雁盈于山门。草堂中以女妓二十人娱侍，声名藉甚。于时守道循常者，号曰“凶人”。曾览符公全集，其文简举清便，入其堂奥者，唯建平子覃正夫乎！宋济虽有词学，其文冗泛，非符之流。湛贲卒于彭山宰，墓铭即宋文也。唐光启中，成都人侯翱，风仪端秀，有若冰壶。以拔萃出身，为邠宁从事。僖皇播迁，擢拜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内试数题目，其词立就，旧族朝士，潜推服之。僖宗归阙，除郡不赴。归隐导江别墅，号“卧龙馆”。王蜀先主图霸，屈致幕府。先俾节度判官冯涓候一作“侯”。其可否，冯有文章大名，除眉州刺史，田令孜拒朝命，不放之任，羁寓成都，为侯公軫恤，甚德之。其辟书，即冯涓极笔也。侯有谢书上王先主，其自负云：“可以行修笺表，坐了檄书。”其先人，蜀之小将也。赵蕤

者，梓州盐亭县人也，博学韬铃，长于经世。夫妇俱有节操，不受交辟。撰《长短经》十卷，王霸之道，见行于世。

北梦琐言卷第六

吴湘事 刘汉弘附

唐李绅性刚直，在中书与李卫公相善，为朋党者切齿。镇淮海日，吴湘为江都尉，时有零落衣冠颜氏女，寄寓广陵，有容色，相国欲纳之，吴湘强委禽焉，于是大怒，因其婚娶聘财反甚丰，乃罗织执勘，准其俸料之外，有陈设之具，坐赃，奏而杀之，愆无礼也。宣宗初在民间，备知其屈。登极后，与二李不叶者，导而进状诉冤。卫公以此出官朱厓，路由澧州，谓寄寓朝士曰：“李二十误我也。”马植曾为卫公所忌，出为外任。吴湘之事，鞠于宪台，扶风时为中宪，得行其志焉。吴湘乃澧州人，颜寻归澧阳，孀独而终。旧说浙东理难，十分公事，绅相晓得五六，唯刘汉弘晓得七分，其他廉使及三四而已。盖公之才，已难得也。

裴相生于于阗国事 双峰禅师文如海道士附

唐裴相公休，留心释氏，精于禅律。师圭峰密禅师，得达摩顿门。密师注《法界观》、《禅论》，皆相国撰序。常被毳衲，于歌妓院持钵乞食。自言曰：“不为俗情所染，可以说法为人。”每自发愿：“愿世世为国王，弘护佛法。”后于阗国王生一子，手文有相国姓字，闻于中朝，其子弟欲迎之彼国，敕旨不允也。双峰禅师聚徒千人，谈玄之盛，无能及也，一旦惑于民女而败道焉。是知淫为大罚，信矣。相国李公蔚始与师善，为致

一宰而已。道士文如海注《庄子》，文词浩博，恳求一尉，与夫汤惠休、廖广宣旨趣共卑也，惜哉！

韦氏女配刘谦事

丞相韦公宙出镇南海，有小将刘谦者，职级甚卑，气宇殊异，乃以从犹女妻之。其内以非我族类，虑招物议，讽诸幕寮，请谏止之。丞相曰：“此人非常流也，他日吾子孙或可依之。”谦以军功拜封州刺史，韦夫人生子曰隐、曰岩。隐为广帅，岩嗣之，奄有岭表四府之地，自建号曰汉，改名葵，在位经二纪而终，次子嗣。即京兆知人之鉴非谬也。

田布尚书事

唐通义相国崔魏公铉之镇淮扬也，卢丞相耽罢浙西，张郎中铎罢常州，俱过维扬谒魏公。公以暇日，与二客私款。方弈，有持状报女巫与田布尚书偕至，泊逆旅某亭者。公以神之至也，甚异之。俄而复曰：“显验与他巫异，请改舍于都候之廨署。”公乃趣召巫者至，至乃与神遇，拜曰：“谢相公。”公曰：“何谢？”神曰：“布有不肖子，黷货无厌，郡事不治，当犯大辟，赖相公阴德免焉。使布之家庙血食不绝者，公之恩也。”公矍然曰：“异哉！某之为相也，未尝以机密损益于家人。忽一日，夏州节度使奏银州刺史田铔犯赃罪，私造铠甲，以易市边马布帛。帝赫然怒曰：‘赃罪自别议，且委以边州，所宜防盗，以甲资敌，非反而何？’命中书以法论，将尽赤其族。翌日，从容谓上曰：‘铔赃罪，自有宪章。然是弘正之孙，田布之子，弘正首以河朔请一作“诣”。朝覲，奉吏员，布亦继父之款。布会征淮口，继以忠孝，伏剑而死。今若行法论罪，以固边圉，未若因事弘贷，激

劝忠烈。’上意乃解，止黜授远郡司马。而某未尝一出口于亲戚私昵，已将忘之。今神之言，正是其事。”乃命廊下表而见焉。公谓之曰：“君以义烈而死，奈何区区为愚妇人所使乎？”神恍然曰：“某常负此姬八十万钱，今方忍耻而偿之，乃宿债尔。”公与二客及监军使幕下，共偿其未足，代付之日，神乃辞去，自后言事不验。梁相国李公琪传其事，且曰：“嗟乎，英特之士，负一女子之债，死且如是，而况于负国之大债乎？窃君之禄而不报，盗君之柄而不忠，岂其未得闻于斯论耶？而崔相国出入将相殆三十年也，宜哉！”

李太尉请修狄梁公庙事

李德裕太尉，未出学院，盛有词藻，而不乐应举。吉甫相俾亲表勉之，掌武曰：“好骡马不入行。”由是以品子叙官也。吉甫相与武相元衡同列，事多不叶，每退，公词色不怿，掌武启白曰：“此出之何难？”乃请修狄梁公庙，于是武相渐求出镇，智计已闻于早成矣。愚曾览太尉《三朝献替录》，真可谓英才。竟罹朋党，亦独秀之所致也。

同昌公主事

宣宗希冀遐龄，无储嗣，宰臣多有忤旨者。懿宗藩邸，常怀危栗，后郭美人诞育一女，未逾月卒，适值懿皇伤忧之际，皇女忽言得活。登极后，钟爱之，封同昌公主，降韦保衡，恩泽无比。因有疾，汤药不效而殒，医官韩宗昭、康守商等数家皆族诛。刘相国瞻上谏，懿皇不听。懿皇尝幸左军，见观音像陷地四尺，问左右，对曰：“陛下中国之天子，菩萨即边地之道人。”上悦之。寇入京，郭妃不及奔赴行在，乞食于都城，时人乃嗟

之。同昌公主奢华事，见苏鹞《杜阳杂编》。

侯昌业表

唐自广明后，阉人擅权，置南北废置使。军容田令孜有回天之力，中外侧目。而王仙芝、黄巢剽掠江、淮，朝廷忧之。左拾遗侯昌业上疏，极言时病，留中不出，命于仗内戮之。后有传侯昌业疏词不合事体，其末云：“请开揭谛道场，以消兵厉。”似为庸僧伪作也。必若侯昌业以此识见犯上，宜其死也。

李常侍遇道术

陇西李涪常侍，福相之子，质气古淡。一作“泊”。光化中，与诸朝士避地梁川，小貂日游邻寺，以散郁陶。寺僧有爽公者，因与小貂相识。每晨他出，或赴斋请，苟小貂在寺，即不扃锁其房，请其宴息。久而弥笃，乃曰：“李常侍在寺，争忍阖扉乎？”或一口，从容谓小貂曰：“世有黄白之术，信乎，好之乎？”貂曰：“某虽未尝留心，安敢不信，又安敢辄好？”僧曰：“贫道之每拂曙出寺，为修功德因缘也。仰常侍德，岂敢秘惜。”小貂辞逊再三，竟得其术。尔后最受三峰朝相、四入崔相恩知，每遇二公载诞之辰，乃献银药孟子。此外虽家屡空，终不自奉，亦不传于子孙。遂平宰李璩，乃嫡孙也，尝为愚话之。广成杜光庭先生常云：“未有不修道而希得仙术，苟得之必致祸矣。唯名行谨洁者，往往得之。”即李貂之谓也。

陆相公劝酒事 朱进士酒狂东皋子刘虚白附

陆相扈出典夷陵时，有士子修谒，相国与之从容，因命酒劝此子。辞曰：“天性不饮酒。”相国曰：“诚如所言，已校五分

矣。”盖平生悔吝若有十分，不为酒困，自然减半也。朱秀才，遂宁府人，虔余，举进士，有《杨贵妃别明皇赋》最佳。然狂于酒，陇州防御使鞏咸，乃蜀将也，朱生以乡人下第，谒之。鞏亦使酒，新铸一剑，乃曰：“如何得一汉试之。”朱便引颈，俄而身首异处，惜哉，死非其所！即陆公之戏，诚哉善言也。东皋子王勣，字无功，有《杜康庙碑》、《醉乡记》，备言酒德。竟陵人刘虚白擢进士第，嗜酒，有诗云：“知道醉乡无户税，任他荒却下丹田。”世之嗜酒者，苟为孔门之徒，得无违告诫乎？

裴郑立襄王事

唐僖宗再幸梁、洋，朱玫立襄王，宰相萧遘、裴澈、郑匡图等同奉之。洎破伪主，而僖皇反正，裴、郑等皆罹大辟。始，具兵卫四围，矛槊森然，裴相犹戏曰：“天子之墙数仞也。”萧遘相就河中赐毒，握之在手，自以主上旧恩，希贬降。久而毒烂其手，竟饮之而终。

田军容檄韦太尉

唐太尉韦公昭度，旧族名人，位非忝窃。而沙门僧澈承恩，为人潜结中禁，京兆与一二时相，皆因之大拜。悟达国师知玄。乃澈之师也，尝鄙之。诸相在西川行在，每谒悟达，皆申跪礼，国师揖之，请于僧澈处吃茶。后掌武伐成都，田军容致檄书曰：“伏以太尉相国，顷因和尚，方始登庸。在中书则开铺卖官，居翰林则借人把笔。”盖谓此也。

朱李骤进

唐李师望，乃诸宗属也，自负才术，欲以方面为己任。因

旅游邛蜀，备知南蛮之勇怯，遂上书希割西川数州，于临邛郡建定边军节度，诏旨允之。乃自凤翔少尹擢领此任。于时西川大将，嫉其分裂巡属，乃阴通一作“致意”南诏。于是蛮军为近界乡豪所导，侵軼蜀川。元戎窦滂不能遏截，师望亦寻受贬，黜陇西。又云：“因任华阳捕贼。”光化中，朱朴自《毛诗》博士登庸，恃其口辩，可以立致太平。由藩邸引导，闻于昭宗，遂有此拜。对扬之日，面陈时事数条，每言臣必为陛下致之。洎操大柄，无以施展，自是恩泽日衰，中外腾沸。内宴日，俳优穆刀陵作念经行者，至御前曰：“若是朱相，即是非相。”翌日出官。时人曰：“拔士为相，自古有也。君子不耻其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况唐末丧乱，天下阻兵，虽负奇才，不能谋画。而朱公一儒生，以区区辩给，欲整其乱，祇自取辱焉。涓缕未申，勅敌已至，勤教乐童吹笙箫，甚为识者所责也。

李群玉轻薄事 韦沆李璩附

唐李群玉校书，字文山，澧州人。有诗名，散逸不乐应举，亲友强之，一上而已。尝受知于相国河东裴公休，为其延誉，因进诗，授弘文馆校书，终于荆、襄间。然多狎酒徒，疑其为张祜之流。李少逢善夷谪官澧阳，备知其行止，因为纪之，乃清介高节之人，非轻率之士，疑为同人所谤。或曰，曾为荆之幕下，假书题谒澧吏艾使君，李谓艾侯曰：“小子困甚，幸使君痛救之。”以戏其姓之癖也。州将以其轻脱，所济不厚也。又近年京兆韦沆者，衣纓旧族，亦攻古文，流落不偶，而没于世。陇西李璩，乃福相之曾孙也，常宰襄州乐乡县。京兆侨于是邑，常来干扰，李亦祇奉不厌。一旦谓李宰曰：“客有相勉，且求一邑，以救饥寒。室人闻之大怒曰，人唤郎为长官即得，唤我作

长官夫人即不可。”陇西闻而鄙薄，亦笑亦怒也。

以歌词自娱 蜀相韦庄晋相和凝附

先是，李远以曾有诗云：“人事三杯酒，流年一局棋。”唐宣宗以其非牧人之才，不与郡守，宰相为言，然始俞允。又云：“长日惟消一局棋”，两存之。蜀相韦庄应举时，遇黄寇犯阙，著《秦妇吟》一篇，内一联云：“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尔后公卿亦多垂讶，庄乃讳之。时人号“《秦妇吟》秀才”。他日撰家戒，内不许垂《秦妇吟》障子，以此止谤，亦无及也。晋相和凝，少年时好为曲子词，布于汴、洛。洎入相，专托人收拾焚毁不暇。然相国厚重有德，终为艳词玷之。契丹入夷门，号为“曲子相公”。所谓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士君子得不戒之乎！

刘蛻奏令狐相

宣宗以政事委相国令狐公，君臣道契，人无间然。刘舍人每讦其短，密奏之，宣宗留中。但以其事规于相国，而不言其人姓名。其间以丞相子不拔解就试，疏略云：“号曰无解进士，其实有耳未闻。”云云。又以子弟纳财贿，疏云：“白日之下，见金而不见人。”云云。丞相憾之，乃俾一人，为其书吏，谨事之。紫微托以腹心，都不疑虑，乃为一经业举人致名第，受赂十万，为此吏所告，由是贬之。君子曰：“彭城公将欲律人，先须洁己。安有自负赃污，而发人之短乎？宜其不跻大位也。”先是，令狐相自以单族，每欲繁其宗党，与崔、卢抗衡，凡是富家，率皆引进，皇籍有不得官者，欲进状请改姓令狐，时以此少之。

陆龟蒙追赠 薛许州附

唐吴郡陆龟蒙，字鲁望，旧名族也。其父宾虞，进士甲科，浙东从事侍御史，家于苏台。龟蒙幼精六籍，弱冠攻文，与颜尧、皮日休、罗隐、吴融为益友。性高洁，家贫，思养亲之禄，与张博为吴兴、庐江二郡倅。著《吴兴实录》四十卷，《松陵集》十卷，《笠泽丛书》五卷。丞相李公蔚、卢公携景重之。罗给事寄陆龟蒙诗云：“龙楼李丞相，昔岁仰高文。黄阁今无主，青山竟不焚。”盖尝有征聘之意。唐末以左拾遗授之，诏下之日，疾终。光化三年，赠右补阙，吴侍郎融传貽史，右补阙韦庄撰诔文，相国陆希声撰碑文，给事中颜尧书，皮日休博士为诗。皮寇死浙中。方干诗名著于吴中，陆未许之。一旦顿作诗五十首，装为方干新制，时辈吟赏降仰，陆谓曰：此乃下官效方干之作也。方诗在模范中尔，句奇意精，识者亦然之。薛许州能，以诗道为己任，还刘德仁卷有诗云：“百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终。”讥刘不能变态，乃陆之比也。

颜给事墓铭

颜给事尧，谪官没于湖外。尝自草墓志，性躁急不能容物。其志词云：“寓于东吴，与吴郡陆龟蒙为诗文之交，一纪无渝。龟蒙卒，为其就木至穴，情礼不缺。其后即故谏议大夫高公丞之、故丞相陆公扈二君，于尧至死不变。其余面交，皆如携手过市，见利即解携而去，莫我知也。复有吏部尚书薛公贻矩、兵部侍郎于公兢、中书舍人郑公撰三君子者，余今日已前不变，不知异日见余骨肉孤幼，复如何哉！”

李彥行狀 梁補闕附

司空圖侍郎撰李公彥行狀，以公有出倫之才，為時輩妒忌，罹于非橫。其平生著文，有《百家著諸心要文集》三十卷，《品流志》五卷，《易之心要》三卷，注《論語》一部，《明無為》上下二一作三。篇，《義說》一篇。倉卒之辰，焚于賊火，時人無所聞也，惜哉！《陽春白雪》，世人寡和，豈虛言也！葆光子曰：“唐代韓愈、柳宗元，洎李翱、李觀、皇甫湜數君子之文，陵軼荀、孟，糠秕顏、謝。其所宗仰者，唯梁浩補闕而已，乃諸人之龜鑑。而梁之聲采寂寂，豈《陽春白雪》之流乎！是知俗譽喧喧者，宜鑒其濫吹也。”

白太傅墓銘 盧鄭二相附

白太傅與元相國友善，以詩道著名，時號“元白”。其集內有詩挽元相云：“相看掩淚俱無語，別後傷心事豈知？想得咸陽原上樹，已抽三丈白楊枝。”洎自撰墓志云與彭城劉夢得為詩友，殊不言元公，時人疑其隙終也。鄭文公畋，與盧相携親表也，閤閱相齊，詞學相均。同在中書，因公事不叶，揮霍間言語相擠詬，不覺硯瓦翻泼。謂宰相斗擊，亦不然也，竟以此出官矣。

內官改創職事 竇給事附

古者，閤官擅權專制者多矣，其間不無忠孝，亦存簡編。唐自安、史已來，兵難荐臻，天子播越，親衛戎柄，皆付大閤。魚朝恩、竇文場乃其魁也。爾后置左右軍、十二衛，觀軍容、處置、樞密、宣徽四院使，擬于四相也。十六宮使，皆宦者為之，

分卿寺之职，以权为班行备员而已。供奉官紫绶入侍，后军容使杨复恭俾其襴笏宣导，自弘农改作也。严遵美，内褐之最良也。尝典戎，唐末致仕，居蜀郡，鄙叟庸夫，时得亲狎。其子仕蜀，至阁门使，曾为一僧致紫袈裟，僧来感谢，书记所谢之语于掌中。方属炎天，手汗模糊，文字莫辨，折腰一作“行膝”。而趋，汗流喘乏，只云：“伏以军容。”寂无所道，抵掌视之良久，云：“貌寝人微，凡事无能。”严公曰：“不敢。”退而大诃。严公物故，蜀朝册赠命，给事中窦雍坚不承命。虽偏霸之世，亦不苟且，士人多之。

罗顾升降 方干附

唐罗给事隐、顾博士云俱受知于相国令狐公。顾虽鹺商之子，而风韵详整；罗亦钱塘人，乡音乖刺。相国子弟。每有宴会，顾独与之，丰韵谈谐，莫辨其寒素之士也。顾文赋为时所称，而切于成名，尝有启事，陈于所知，只望丙科尽处，竟列名于尾株之前也。令狐召学士话于梁震先辈，愚于梁公处闻之。罗既频不得意，未免怨望，竟为贵子弟所排，契阔东归。黄寇事平，朝贤议欲召之。韦贻范沮之曰：“某曾与之同舟而载，虽未相识，舟人告云：‘此有朝官。’罗曰：‘是何朝官！我脚夹笔，亦可以敌得数辈。’必若登科通籍，吾徒为秕糠也。”由是不果召。诗人方干，亦吴人也。王龟大夫重之。既延入内，乃连下两拜，亚相安详以答之，未起间，方又致一拜，时号“方三拜”也。

李琪书树叶

梁李相国琪，唐末以文学策名，仕至御史。昭宗播迁，衣冠荡析，因与弘农杨玠藏迹于荆、楚间。杨即溯蜀。琪相盘桓

于夷道之清江，自晦其迹，号“华原李长官”。其堂兄光符宰宜都，尝厌薄之。琪相寂寞，每临流跋石，摘树叶而试草制词，吁嗟快怏，而投于水中。梁祖受禅，征入拜翰林学士。寻登廊庙，尔后宜都之子彬，羈旅渚宫，因省相国，乃数厥父之所短而遣之矣。

杜荀鹤入翰林 平曾贾岛附

唐杜荀鹤尝游梁。献太祖诗三十章，皆易晓也，因厚遇之。洎受禅，拜翰林学士，五日而卒。朱崖李太尉奖拔寒俊，至于掌诰，率用子弟，乃曰：“以其谙练故事，以济缓急也。”如京兆者，一篇一咏而已，经国大手，非其所能，幸而殁逝，免貽伊耻也。制贬平曾、贾岛，以其僻涩之才，无所采用，皆此类也。

乐工关小红 石濂附

唐昭宗劫迁，百官荡析，名娼伎儿，皆为强诸侯有之。供奉弹琵琶乐工号关别驾小红者，小名也。梁太祖求之，既至，谓曰：“尔解弹《羊不采桑》乎？”关伶俯而奏之，及出，又为亲近者俾其弹而送酒，由是失意，不久而殁。复有琵琶石濂者，号“石司马”。自言早为相国令狐公见赏，俾与诸子涣、沔连水边作名也。乱后入蜀，不隶乐籍，多游诸大官家，皆以宾客待之。一日，会军校数员饮酒作欢，石濂以胡琴擅场，在坐非知音者，喧哗语笑，殊不倾听。濂乃扑槽而诟曰：“某曾为中朝宰相供奉，今日与健儿弹而不蒙我听，何其苦哉！”于时识者亦叹讶之。丧乱以来，冠履颠倒，不幸之事，何可胜道，岂独贱伶云乎哉！

孙 内 子 萧惟香附

唐乐安孙氏，进士孟昌期之内子，善为诗。一旦并焚其集，以为才思非妇人之事，自是专以妇道内治。孙有代夫《赠人白蜡烛诗》曰：“景胜银缸香比兰，一作“自古清香胜蕙兰”。一条白玉逼人寒。他时紫禁春风夜，醉草天书仔细看。”又《闻琴诗》曰：“玉指朱弦轧后清，湘妃愁怨最难听。初疑飒飒凉风动，又似萧萧暮雨零。近若流泉来碧嶂，远如玄鹤下青冥。夜深弹罢堪惆怅，雾湿丛兰月满庭。”又代《谢崔家郎君酒诗》曰：“谢将清酒寄愁人，澄澈甘香气味真。好是绿窗明月夜，一杯摇荡满怀春。”又台州盘墩。村有一妇人萧惟香，有才思，未嫁。于所居窗下与进士王玄宴相对，因奔琅琊。复淫冶不禁，王舍于逆旅而去。遂私接行客，托身无所，自经而死。店有数百首诗，所谓才思非妇人之事，诚然也哉！闻于刘山甫。

北梦琐言卷第七

孟浩然赵嘏以诗失意

唐襄阳孟浩然，与李太白交游。玄宗征李入翰林，孟以故人之分，有弹冠之望。久无消息，乃入京谒之。一日，玄宗召李入对，因从容说及孟浩然。李奏曰：“臣故人也，见在臣私第。”上令急召赐对，俾口进佳句。孟浩然诵诗曰：“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上意不悦，乃曰：“未曾见浩然进书、朝廷退黜。何不云‘气蒸云梦泽，波动岳阳城’”？缘是不降恩泽，终于布衣而已。宣宗索赵嘏诗：其卷首有《题秦皇诗》，其略云：“徒知六国随斤斧，莫有群儒定是非。”上不悦。或云：“孟郊、王维于翰林。”今两存之。

郑綮相诗 李程附

唐相国郑綮，虽有诗名，本无廊庙之望。尝典庐州，吴王杨行密为本州步奏官，因有遗阙而笞责之，然其儒儒清慎，弘农常重之。昭宗时，吴雄据淮海，朝廷务行姑息，因盛言郑公之德，由是登庸，中外惊骇。于时皇纲已紊，四方多故，相国既无施展，事必依违。太原兵至渭北，天子震恐，渴于攘却之术，相国奏对，请于文宣王谥号中加一“哲”字，其不究时病，率此类也。同列以其忝窃，每讥侮之。相国乃题诗于中书壁上，其词曰：“侧坡蛆昆仑，蚊子竞来拖，一朝白雨下，无钝无喽啰。”

商本作“娄罗”。意者以时运将衰，纵有才智，亦不能康济，当有玉石俱焚之虑也。时亦然之。相国《题老僧诗》云：“日照西山雪，老僧门未开。冻瓶粘柱础，宿火焰炉灰。童子病归去，鹿麀寒入来。”常云：此诗属对，可以称衡，重轻不偏也。或曰：“相国近有新诗否？”对曰：“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此处何以得之？”盖言平生苦心也。李程以《日五色赋》擢第，为河南尹日，试举人，有浩虚舟卷中行《日五色赋》，程相大惊，虑掩其美，伸览之次，服其才丽。至末韵“侵晚水以芒动，俯寒山而秀发。”程相大哈曰：“李程赋且在，瑞日何为到夜秀发？”由是浩赋不能陵迈。

来 鹏 诗 沈光杨敬之附

唐进士来鹏，诗思清丽，福建韦尚书岫爱其才，曾欲以子妻之，而后不果。尔后游蜀，夏课卷中有诗云：“一夜绿荷风翦破，赚他秋雨不成珠。”识者以为不祥，是岁不随秋赋，而卒于通议郎。前进士沈光有《洞庭乐赋》，韦八座岫谓朝贤曰：“此赋乃一片宫商也。”后辟为闽从事。弘农杨敬之撰《华山赋》，朱崖李太尉每置座右，行坐讽之，其略云：“见若咫尺，田千亩矣。见若环堵，城千雉矣。见若杯水，池百里矣。见若蚁垤，室九层矣。醯鸡往来，周东西矣。螻蛄纷纭，强秦去矣。蜂巢联联，构阿房矣。俄而复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咸阳矣。累累茧栗，祖龙藏矣。其千载改更兴怀，悲愁辛苦，循其上矣。”杨氏华阴之茂族，冠盖甚远。此乃寄意于华山而言世事，实雄才也。

李学士赋讖 刘昌美勾伟附

唐乾宁中，刘昌美典夔州。时属夏潦，峡涨湍险，俚俗云：

“滟滪大如马，瞿塘不可下。”于是行旅辍棹，而候水平去焉。有朝官李堯学士，挈家自蜀沿流，将之江陵。郡牧以水势正恶，且望少驻，以图利涉。陇西匆遽，殆为人所促召，坚请东下，不能止之。才鼓行橈，长揖而别，州将目送之际，盘涡呀裂，破其船而倒，李一作“卓”。一家溺死焉。或云：“一行船次，共一百二十人皆溺死。”唯奶姬一人，隔夜为骇浪推送江岸而苏。先是，永安监灶户陈小奴掉空船下瞿塘，见崖下有一人，裹四缝帽，穿白缺衫，皂义襴青裤，执铁蒺藜，问李公之行迈，自云迎候。其奶姬苏后，亦说于刺史，云李学士至一官署，上厅事，朱门白壁，寮吏参贺。又闻云：“此行无奶姬名。”遂送出水滨。于时具以其事奏闻，自后以瞿塘为水府，春秋祭之。初，陇西文赋中有《金钗坠井赋》，至是讖焉。世传云，人之正直，死为冥官。道书云，酆都阴府官属，乃人间有德者卿相为之，亦号阴仙。近代朱崖李太尉、张读侍郎小说，咸有判冥之说。刘昌美两典夔州，云安县僧玄悟，曾有蜀川将校王尚书者，舍己俸三百千以修观音堂，此像有灵矣。乃剩三十千入己。一旦物故，经七日，邻于腐坏，忽然再苏，灌汤药以辅之，言曰：初至一官曹，见刘行军即昌美也。说云：“何乃侵用功德钱？以旧曾相识放归，须还此钱。”玄悟乃戒门人鬻衣钵而偿之，寻复卒也。西川孔目官勾伟，于其辈最号廉直，绵竹县民王氏子病困入冥，因复还魂，见冥官谓曰：“我即勾孔目也，家在成都西市，曾负人钱三万未偿，汝今归去，为我言于家人也。”王生后访勾氏子，仍以债主姓名言之，果为酬还。

卢诗三遇

唐卢延让业诗，二十五举，方登一第。卷中有句云：“狐冲

官道过，狗触店门开。”租庸张濬一作“相”。亲见此事，每称赏之。又有“饿猫临鼠穴，馋犬舐鱼砧”之句，为成中令洎见赏。又有“栗爆烧毡破，猫跳触鼎翻”句，为王先王建所赏，尝谓人曰：“平生投谒公卿，不意得力于猫儿狗子也。”人闻而笑之。卢尝有诗云：“不同文赋易，为是者之乎。”后入翰林，阁笔而已。同列戏之曰：“不同文赋易，为是者之乎。”竟以不称职，数日而罢也。

李流行文卷 皮日休庄布附

唐晋相李洎，礪相之子也，文学渊奥，迥出辈流。于时公相之子弟，无能及者。应举时，文卷行《明易先生书》，又有《答明易先生书》，朝士览之，不测涯涘，即其他文章可知也。然恃才躁进，竟罹非祸。尔后礪相追雪，赠太子太师，谥曰文，司空图撰行状。洎赠礼部员外郎。先是，刘崇鲁舍人撰礪相麻，因而贬黜。礪以大彭先世，因贖仰药，撰《鸚鵡杯赋》。李洎酬词云：“玉犬吠天关，彩童哭仙吏。一封红篆书，为奏尘寰事。八极鳌柱倾，四溟龙鬣沸。长庚冷有芒，文曲淡无气。乌轮不再中，黄沙瘞腥鬼。请帝命真官，临云启金匱。方与清华宫，重正紫极位。旷古雨露恩，安得借一作“惜”。沾施。生人血欲尽，櫂枪无饱意。”甚有文义焉。又皮日休曾谒归融尚书不见，因撰《夹蛇龟赋》，讥其不出头也。而归氏子亦撰《皮鞞鞋赋》，递相谤诮。皮生后为湖南军卒，亦甚傲诞，自号“间气布衣”。庄布以长书责之，行于世也。

郑准集军书

唐荊阳郑准，以文笔依荊州成中令。常欲比肩陈、阮，自

集其所作为三卷，号《刘表军书》。虽有胸襟，而辞体不雅，至祝朝贵书，云中书令舍人曰草麻，通事舍人曰奏可。又贺襄州赵令嗣袭，其书云：“不沐浴佩玉，而石祁兆；不登山取符，而无恤封。”是于庆贺中显言其庶贱也，邻道之敬，其若是乎。应举日，诗卷《题水牛》曰：“护犊横身立，逢人揭尾跳。”朝士以为大笑。

郑准讥陈咏

唐前朝进士陈咏，眉州青神人，有诗名，善弈棋。昭宗劫迁，驻蹕陕郊，是岁策名归蜀，韦书记庄以诗贺之。又有乡人拓善者，属和韦诗，其略云：“让德已闻多士伏，沽名还得世人闻。”讥其比涤器当垆也。谬称冯副使涓诗，以涓多谐戏故也。或云蜀之拓善者作此诗，假冯公之名也。颖川尝以诗道自负，谒荆幕郑准，准亦自负雄笔，谓颖川曰：“今日多故，不暇操染，有三数处回缄，祈为假手。”颖川自旦及暮，起草不就，盖欲以高之。其诗卷首有一对语云：“隔岸水牛浮鼻渡，傍溪沙鸟点头行。”京兆杜光庭先生谓曰：“先辈佳句甚多，何必以此为卷首？”颖川曰：“曾为朝贵见赏，所以刻于首章。”都是假誉求售使然也。

王超笺奏 石钦若许存附

唐末凤翔判官王超，推奉李茂贞，挟曹马之势，笺奏文檄，恣意翱翔。王蜀先主初下成都，冯涓节制判掌其奏笺。岁久转厅，以掌记辟韦庄郎中，于权变之间，未甚愜旨。阆州人王保晦有文才而无体式，然其切露直致，易为晓悟。加以凤翔用王超笺奏，超以一本旧族，思偶风云，每遇飞章，言伪而辩，蜀

先主爱之，以二王书题表稿示长乐公。公乃致书逊谢，倍加赞赏，其要曰：“有眼未见，有耳未闻。”盖讥其阻兵恃强，失事君去就。王超后为兴元留后，遇害。有《凤鸣集》三十卷行于世。后又有名石钦若者，体效其笔，为刘知俊判官，随轩降蜀，不能谦退远害，宾主争露锋颖，竟同诛之。阅其缄题表章行行然，宜其见忌而取祸也。许存初背荆州成中令降蜀，先主有意杀之，亲吏柳修业劝其谦静。每立大功而皆托疾，由是获免于先主之世。即彭城之旧寮，不若高阳之小吏矣。王超全集三十卷，今只见三卷。闻于卢卿宏也。

李商隐草进剑表 蜀庾传昌顾云附

李商隐员外依彭阳令狐公楚，以笺奏受知。相国危急，有宝剑，尝为君上所赐，将进之。命李起草，不愜其旨。因口占云：“前件剑，武库神兵，先皇特一作“所”。赐。既不合将归一作“于”。泉下，又不宜留在人间。”时人服其简当。彭阳之子绚，继有韦平之拜，似疏陇西，未尝展分。重阳日，义山诣宅，于厅事上留题，其略云：“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郎君官重施行马，东阁无因许再窥。”相国睹之，惭怅而已。乃扃闭此厅，终身不处也。蜀中庾传昌舍人，始为永和府判官，文才敏贍，伤于冗杂。因候相国张公，有故未及见，庾怒而归，草一启事，仅数千字，授于谒者，拂袖而去。他日，张相谓朝士曰：“庾舍人见示长笺，不可多得。虽然，曾闻其草角觝牒词，动乃数幅。”讥其无简当体要之用也。黄筮擅场，星辰备位，顾云博士为高燕公草斋词云：“天静则星辰可摘。”奇险之句，施于至敬，可乎？唐末乱离，渴于救时之术，孔相国纬，每朝士上封事，不暇周览，但曰：“古今存亡，某知之矣。未审所陈利害，其

要如何？”盖鄙其不达变也。国子司业于晦。曾上崔相国公胤启事数千字，上至尧、舜，下及隋、唐，一兴一替，历历可纪。其末散漫，殊非简略。所以儒生中通变者鲜矣。裴晋公临终，进先帝所赐玉带表文，与令狐公事颇同，未知孰是？旧朝士多云，李义山草《进剑表》，令狐公曰：“今日不暇多云。”信口占之。

高崇文相国咏雪

唐高相国崇文，本蓟州将校也，因讨刘辟有功，授西川节度使。一旦大雪，诸从事吟赏有诗，渤海遽至饮席笑曰：“诸君自为乐，殊不见顾鄙夫。鄙夫虽武人，亦有一诗。”乃口占云：“崇文崇武不崇文，提戈出塞号将军。那个髀儿射落雁，渤海鄙言。多呼人为“髀儿”。白毛空里落纷纷。”其诗著题，皆谓北齐敖曹之比也。太尉骈，即其曾孙也，镇蜀日，以蛮貊侵暴，乃筑罗城，城四十里，朝廷虽加恩赏，亦疑其固护。或一日闻奏乐声，知有改移，乃题《风筝》寄意曰：“夜静弦声响碧空，宫商信任往来风。依稀似曲才堪听，又被移将别调中。”旬日报到，移镇渚宫。

洞庭湖诗 李洞包贺卢延让顾况附

湘江北流至岳阳，达蜀江。夏潦后，蜀涨势高，遏住湘波，让而退溢为洞庭湖，凡阔数百里。而君山宛在水中，秋水归壑，此山复居于陆，唯一条湘川而已。海为桑田，于斯验也。前辈许棠《过洞庭诗》，最为首出，尔后无继斯作。诗僧齐己驻锡巴陵，欲吟一诗，竟未得意。有都押衙者，蔡姓而忘其名，戏谓己公曰：“题洞庭者，某诗绝矣，诸人幸勿措词。”己公坚请口札，押衙抑扬朗吟曰：“可怜洞庭湖，恰是三冬无髭须。”以其不

成湖也。诸僧大笑之。进士李洞慕贾岛，欲铸而顶戴，尝念“贾岛佛”，而其诗体又僻于贾。复有包贺者，多为龌鄙之句，至于“苦竹笋抽青橛子，石榴树挂小瓶儿。”又云“雾是山巾子，船为水鞞鞋。”又云“棹摇船掠鬓，风动竹捶胸。”虽好事托以成之，亦空穴来风之义也。卢延让哭边将诗曰：“自是硃砂发，非干炮石伤。牒多身上职，盎大背边疮。”人谓此是“打脊诗”也。世传逸诗云：“窗下有时留客宿，室中无事伴僧眠。”号曰“自落便宜诗”。顾况著作披道服在茅山，有一秀才行吟曰：“驻马上山阿。”久思不得，顾曰：“何不道‘风来屎气多’？”秀才云：“贤莫无礼。”顾曰：“是况。”其人惭惕而退。仆早岁尝和南越诗云：“晓厨烹淡菜，春杼织橦花。”牛翰林览而绝倒，莫喻其旨。牛公曰：“吾子只知名，安知淡菜非雅物也。”后方晓之。学吟之流，得不以斯为戒也。

高蟾以诗策名 胡曾罗隐附

进士高蟾，诗思虽清，务为奇险，意疏理寡，实风雅之罪人。薛许州谓人曰：“倘见此公，欲赠其掌。”然而落第诗曰：“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春一作“东”。风怨未开。”盖守寒素之分，无躁竞之心，公卿间许之。先是胡曾有诗曰：“翰苑何时休嫁女，文章早晚罢生儿。上林新桂年年发，不许平人折一枝。”罗隐亦多怨刺，当路子弟忌之，由是渤海策名也。愚尝览《李贺歌诗》篇，慕其才逸奇险，虽然尝疑其无理，未敢言于时辈。或于奇章公集中，《奇章集》，牛僧孺给事中。见杜紫薇牧有言长吉若使“稍加其理，即奴仆命骚人可也。”是知通论合符，不相远也。

韦杜气概 李频附

杜荀鹤曾得一联诗云：“旧衣灰絮絮，新酒竹筍筍。”时韦相国说右司员外郎，寄寓荆州，或语于韦公，曰：“我道‘印将金锁锁，帘用玉钩钩。’”即京兆大拜气概，诗中已见之矣。或有述李频诗于钱尚父曰：“只将五字句，用破一生心。”尚父曰：“可惜此心，何所不用，而破于诗句，苦哉！”

梁震无禄

唐荆南节判司空董，与京兆杜无隐，即滑台杜悛常侍之子，洎蜀人梁震，俱称进士，谒成中令，欲希荐送。有薛少尹者，自蜀沿流至渚宫，三贤尝访之。一日，薛亚尹谓司空曰：“阁下与京兆，勿议求名，必无所遂。杜亦不寿。唯大贤忽为人縶维，官至朱紫。如梁秀才者，此举必捷，然登第后，一命不沾也。”后皆如其言。梁公却思归蜀，重到渚宫。江路梗纷，未及西溯，淮师寇江陵，渤海王邀致府衙，俾草檄书，欲辟于府幕，坚以不仕为志，渤海竟诺之。二纪依栖，竟麻衣也。薛尹之言果验耶。

夏侯生说刘仆射事

广南刘仆射崇龟，常有台辅之望，必谓罢镇，便期直上。罗浮处士夏侯生有道，彭城重之，因问将来之事。夏生言其不入相，发后三千里，有不测之事。洎归阙，至中路得疾而薨。刘山甫亦蒙夏生言，示五年行止，事无不验。盖饮啄之有分也。

曹相梦剃度

唐曹相国确判计，亦有台辅之望。或梦剃度为僧，心甚恶之。有一士占梦多验，相国召之，具以所梦语一作“话”。之。此人曰：“前贺侍郎，旦夕必登庸。出家者号剃度也。”无何，杜相出镇江西，而相国大拜也。

玄 德 感

福建道以海口黄碕岸横石巉峭，常为舟楫之患。闽王琅琊王审知思欲制置，惮于力役。乾宁中，因梦金甲神自称吴安王，许助开凿。及觉，话于宾寮，因命判官刘山甫躬往设一作“致”。祭，具述所梦之事。三奠未终，海内灵怪具见。山甫乃憩于僧院，凭高观之。风雷暴兴，见一物，非鱼非龙，鳞黄鬣赤，凡三日，风雷止霁，已别开一港，甚便行旅。当时录奏，赐号“甘棠港”。闽从事刘山甫，乃中朝旧族也，著《金溪闲谈》十二卷，具载其事。愚尝略得披览，而其本偶亡，绝无人收得，海隅迢递，莫可搜访。今之所集，云“闻于刘山甫”，即其事也，十不记其三四，惜哉！

刘道济幽窗梦

光化中，有文士刘道济，止于天台山国清寺。梦见一女子，引生入窗下，有侧柏树葵花，遂为伉俪。后频于梦中相遇，自不晓其故。无何，于明州奉化县古寺内，见有一窗侧柏葵花，宛是梦中所游。有一客官人，寄寓于此室，女有美才，贫而未聘，近中心疾，而生所遇，乃女之魂也。盖女子及笄，不有所归，岂非父兄之过哉。又有彭城刘生，梦入一倡妇家，与诸辈

狎饮。尔后但梦，便及彼处。自疑非梦，所遇之姬，芳香常袭衣，盖心邪所致。闻于刘山甫也。

北梦琐言卷第八

李太尉与段少常书

唐李太尉德裕，左降至朱崖，著四十九论，叙平生所志。尝遗段少常成式书曰：“自到崖州，幸且顽健。居人多养鸡，往往飞入官舍，今且作祝鸡翁尔。谨状。”吉甫相典忠州，溯流之任，行次秭归，地名云居台，在江中，掌武诞于此处，小名台郎，以其地而命名也。

孙仆射酹酒 裴迪附

唐孙会宗仆射，即偃相大王父也。宅中集内外亲表开宴，有一甥侄闻朝官后至，及中门，见绯衣官人，衣襟前皆是酒污，咄咄而出，不相识。泊即席，说与主人，咸讶无此官。沉思之，乃是行酒时，于阶上酹酒，草草倾泼也。自此每酹酒，侧身恭跪，一酹而已，自孙氏始也。今人三酹，非也。有裴迪者，赞相之堂弟，无文学，于荆南投笔事赵司徒，为虞总小将，对客侧身一酹。赵公未喻朝贤间风规，极怪之，笞七下。何不幸也！

三朝士以名取戏

唐张昺尚书，朝望既高，号为流品。与韦相保衡有分，韦言于同列，以其名“昺”，昺训袒衣也，又《诗》云：“载衣之昺”，昺即小儿裸衣，乃绷带也。方欲因事改之。未几，韦相

流贬，竟不大拜。韦尝问立名之由，杨以少孤，为无学问亲表所误也。后唐姚相名洎，善谈吐，仍多辩捷。表兄弟崔沂侍郎戏之曰：“洎训肉汁，胡为名？”洎无以酬之。然洎亦训至。虽然，古人以名贻诮者多矣，妨事者有焉。至如仙客、仙童、齐丘、用砺、希敦、人过，亦无取焉。其复名须依义训，唯单名易讳者善矣。杨公生五子，彝宪、文蔚知名，文蔚后登庸也。

张仁龟阴责

唐张杨尚书典晋州，外贮所爱营妓，生一子。其内子苏氏号尘外，妒忌，不敢取归。乃与所善张处士为子，居江淮间，常致书题问其存亡，资以钱帛。及渐成长，教其读书。有人告以非处士之子，尔父在朝官高。因窃其父与处士缄札，不告而遁归京国。杨公已薨。至宅门，童仆无有识者，但云江淮郎君，兄弟皆愕然。其嫡母苏夫人泣而谓诸子曰：“诚有此子，吾知之矣。我少年无端，致其父子死生永隔，我罪多矣。”家眷聚泣，取入宅，齿诸兄弟之列，名仁龟。有文，性好学修词，应进士举及第，历侍御史。因奉使江浙，于候馆自经而死，莫知所为。先是，张处士怅恨而终，必有冥诉，罹此祸也。柱史为杨钜侍郎爱婿也。

裴相国及第后进业

唐相国裴公坦，大和八年，李汉侍郎下及第。自以举业未精，遽此叨忝，未尝曲谢座主，辞归鄠县别墅，三年肄业不入城。岁时，恩地唯启状而已，至于同年，邻于谢绝，掩关勤苦，文格乃变。然始到京，重献恩门文章，词采典丽，举朝称之，后

至大拜，为时名相也。夫世之干禄，先资名第，既得之后，鲜不替懈。自非笃于文学，省顾宾实者，安能及斯。裴公庙堂之期，有以见进德之无斲也。

侯泳忤豆卢相

唐咸通中，举子侯泳有声采，亦士流也，而阙于恭慎。豆卢瑑罢相守仆射，乘间诣僧院，放仆乘他适，而于僧宇独坐，皤然一叟也。泳自外入门，殊不顾揖，傲岸据榻，谓叟曰：“大参、长史乎？”叟曰：“非也。”又问曰：“令录乎？”亦曰：“非也。”“远州刺史乎？”亦曰：“稍高。”又曰：“少卿监乎？”答曰：“更向上。”侯生矍然不安处，疑是丞郎，匆遽而出。至门，见仆御肩舆旋至，方知是豆卢公也。归去后，自咎悚惕，贡一长笺首过。赖先曾有卷及门，揆路通入，泳乃自陈乖疏，公亦逊谢，恕其不相识也。留而命酒，凡劝十盃，乃小愆也。仍云：“虽不奉讶，然凡事更宜在意。”侯生仍惭灼无以自容。先是，豆卢家昆弟饮清酒而已，侯氏盛饌而饮，此日每饮一杯，回首摘席经咀之，几不济，所谓雅责也。

卢沆遇宣宗私行 贾岛附

唐陕州廉使卢沆，在举场甚有时称。曾于浚水逆旅遇宣宗皇帝微行，意其贵人，敛身回避。帝揖与相见，沆乃自称进士卢沆。帝请诗卷袖之，乘驴而去。他日，对大臣语及卢沆，令主司擢第。沆不自安，恐僭冒之辱。宰臣问沆，与主上有何阶缘？沆乃具陈因由，时亦不讶，以其文章非叨忝也。沆后自廉察入朝知举，遇黄寇犯阙，不及终场。赵崇大夫戏之曰：“出腹不生养主司也。”初，卢家未尝知举，卢相携耻之，拔为主文，

竟不果也。贾岛遇宣宗微行，问秀才名，对曰：“贾岛。”帝曰：“久闻诗名。”岛曰：“何以知之？”后言于宰臣，与平曾相次谪授长江尉，所谓不识贵人也。

顾非熊再生

唐著作郎顾况，字逋翁，好轻侮朝士，贬在江外，多与僧道交游。时居茅山，暮年有一子，即非熊前身也，一旦暴亡。况追悼哀切，所不忍言，乃吟曰：“老人丧爱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时别。”非熊在冥间闻之，甚悲忆，遂以情告冥官，皆悯之，遂商量却令生于况家。三岁能言冥间闻父苦吟，却求再生之事历历然。长成应举，擢进士第，或有朝士问，即垂泣而言之。王定保《摭言》云：“人传况父子皆有所遇，不知何适。”由此而言，信有之矣。

张曙起小悼

唐张祜侍郎，朝望甚高，有爱姬早逝，悼念不已。因入朝未回，其犹子右补阙曙，才俊风流，因增大阮之悲，乃制《浣溪纱》，其词曰：“枕障薰炉隔绣帏，二年终日两相思，好风明月始应知。天上人间何处去？旧欢新梦觉来时，黄昏微雨画帘垂。”置于几上。大阮朝退，凭几无聊，忽睹此诗，不觉哀恸，乃曰：“必是阿灰所作。”阿灰，即中谏小字也。然于风教，似亦不可，以其叔侄年颜相似，恕之可耳。谚曰：“小舅小叔，相追相逐。”谑戏固不免也。

张昺尚书无忌讳

唐张昺尚书，恃才直道外，仍有至性。及第后归东都，一

日，仿佛见其亡亲，谓曰：“去得也。”遂办装入京，果登朝籍，不爽阴告也。东都柏坡有庄，而多高大屋宇，中庭有土堆若冢，人言其下时有乐声，本主鬻之不售。八座不信，以善价买之，遽令发掘，其下乃麦曲耳。以之和泥，涂一院墙屋，不假他求。是知妖由人兴，向使疑误神怪，则有物凭焉，必为村巫酒食之资也。正直之人，其可欺乎？

荆十三娘义侠事

进士赵中行，家于温州，以豪侠为事。至苏州，旅止支山禅院僧房。有一女商荆十三娘，为亡夫设大祥斋，因慕赵，遂同载归扬州。赵以气义耗荆之财，殊不介意。其友人李正郎弟三十九，爱一妓，为其父母夺与诸葛殷，李怅恨不已。时诸葛殷与吕用之幻惑高太尉，恣行威福，李惧祸，饮泣而已。偶话于荆娘，荆娘亦愤惋，谓李三十九郎曰：“此小事，我能为郎报仇。但请过江，于润州北固山六月六日正午时待我。”李亦依之。至期，荆氏以囊盛妓，兼致妓之父母首归于李。后与赵进士同入浙中，不知所止。

李当尚书亡女魂

唐李当尚书镇兴元，褒城县有处士陈休复者，号陈七子，狎于博徒，行止非常。八座以其妖诞械之。而市井之间，又有一休复。无何，殒于狴牢，遽睹腐败，辖司申而瘞之。尔后宛在褒城，八座惊异，不敢寻问。一旦爱女暴亡，其内子追悼成疾，无以救疗。幕客有白八座曰：“陈处士真道者，必有少君之术，能祈之乎？”八座然之，因敬信延召。陈生曰：“此小事尔，于初夜帷堂设灯炬，画作一门，请夫人帘下屏气。”至夜分，亡

者自画门入堂中行数遭。夫人悞忆，失声而哭，亡魂倏而灭矣。然后戒勉，令其抑割，八座由是益敬之。

北梦琐言卷第九

孟弘微躁妄

唐孟弘微郎中，诞妄不拘。宣宗朝，因次对，曰：“陛下何以不知有臣，不以文字召用？”上怒曰：“卿何人斯，朕耳全不知有卿？”翌日，上谓宰臣曰：“此人躁妄，欲求翰林学士，大容易哉！”于是宰臣归中书贬其官，示小惩也。又尝忿狷，挤其弟落井，外议喧然。乃致书告亲友曰：“悬身井半，风言沸腾。尺水丈波，古今常事。”与郑讽邻居，讽为南海从事，因墙颓，中郎一作“郎中”。夹入墙界五六尺。一作“丈”。知宅者有状请退其所侵，判其状曰：“海隅从事，少有生还。地势尖斜，打墙夹入。”平生操履，率皆如是，不遭摈弃，幸矣！

杨相报杨玄价

唐杨相国收，贬死岭外。于时郑愚尚书镇南海，忽一日，客将报云：“杨相公在客次，欲见郑尚书。”八座惊骇，以弘农近有后命，安得此来？乃接延之。杨相国曰：“某为军容使杨玄价所潜，不幸遭害。今已得请于上帝，赐阴兵以复仇。欲托尚书宴犒，兼借钱十万缗。”荥阳诺之，唯钱辞以军府事多，许其半。杨相曰：“非铜钱也，烧时幸勿著地。”荥阳曰：“若此，则固得遵副。”从容间，长揖而灭。荥阳令于北郊具酒馔素钱以祭之。杨相犹子有典寿阳者，见相国乘白马，臂朱弓，拈彤矢，有

朱衣天吏控马，谓之曰：“上帝许我仇杀杨玄价，我射著其脚，必死也。”俄而杨中尉暴染脚疾而殁。蜀毛文锡司徒先德前潮一作“湖”。牧龟范，曾趋事郑尚书，熟详其事。愚于毛氏子闻之。

刘山甫题天王

唐彭城刘山甫，中朝士族也。其先宦于岭外，侍从北归，泊船于青草湖。登岸见有北方毗沙门天王，因诣之，见庙宇摧颓，香灯不续。山甫少年而有才思，元随张处权请郎君咏之，乃题诗曰：“坏墙风雨几经春，草色盈庭一座尘。自是神明无感应，盛衰何得却由人。”是夜，梦为天王所责，白云：“我非天王，南岳神也。主张此地，汝何相侮？”俄而惊觉，而风浪斗起，倒橈绝缆，沈溺在即。遽起悔过，令撤诗牌然后已。山甫自序。

韦宰相功德验 陈微附

蜀路白卫岭，多虎豹噬人，有选人京兆韦，忘其名。唐光化中，调授巴南宰，常念《金刚经》，赴任至泥溪，遇一女人著绯衣，挈二子偕行，同登此山。前路岭头行人，相驻叫噪，见此女人，乃赤狸大虫也。逡巡与韦分路而去，韦终不觉，盖持经之力也。成都府广都县人陈微，自少年常诵《金刚经》，与胥姓马者有隙，一旦事故亡匿。马生扬言欲追捕之。陈乃砺一匕首，行坐相随，傥遇马生，必能刺之，誓不受其执录。一作“僂”字。或一日，行于村路蓊荟间，马胥伏而掩之，陈抽刀一挥，马生仰倒，由是获脱。至前方悟手之所挥乃刀鞘，及归所匿处，刀刃宛在，本不偕行，马胥亦无所伤，何其

异也。

刺血写经僧

唐咸通中，西川僧法进刺血写经，聚众教化寺，所司申报高燕公，判云：“断臂既是凶人，刺血必非善事。贝多叶上，不许尘埃；俗子身中，岂堪腥腻。宜令出境，无得惑人。与一绳递出东界。”所司不喻绳绞，赐钱一千，送出东郭，幸而误免。后卒于荆州玉泉寺。

成令公掷杯玦事

荆州成令公泐，唐天复中，准诏统军救援江夏，舟楫之盛，近代罕闻。已决行期，不听谏诤，师次公安，县寺有二金刚神，土人号曰“二圣”，亦甚有灵。中令舣舟而谒之，炷香虔诚，冥祷胜负，以求杯玦阴阳之兆。凡三十掷皆不吉。乃谓所信孔目官杨师厚曰：“卦之不吉，如之何？”师厚对曰：“令公数年造船，旌旗已启，中路而退，将何面目回见军民？”于是不得已而进，竟有破阵之败，身死家破，非偶然也。向使杨子察人之情，幸其意息，一言而止，则成氏灭亡，未可知也。

白莲女惑苏昌远

唐中和中，有士人苏昌远，居苏台属邑，有小庄去官道十里。吴中水乡，率多荷芰。一日，忽见一女郎，素衣红脸，容质绝丽，阅其明悟，若神仙中人，自是与之相狎，以庄为幽会之所。苏生惑之既甚，尝以玉环赠之，结系殷勤。或一日，见槛前白莲花开，敷荣殊异，俯而玩之，见花房中有物，细视之，乃

所赠玉环也。因折之，其妖遂绝。鬼神无形，必凭于物，精气所附，非菡萏之能哉！闻于刘山甫。

柳鹏举诱五弦妓

唐龙纪中，有士人柳鹏举，游杭州。避雨于伍相庙，见一女子抱五弦，云是钱大夫家女仆。鹏举悦之，遂诱而奔，藏于舟中，为厢吏所捕，其女仆自缢而死。或一日，却到柳处，柳亦知其物故，惊讶其来。女仆具道其情，因以魂偶，一作“谒”。经时而去。见刘山甫《闲谈》中。

云芳子魂事李茵

僖宗幸蜀年，有进士李茵，襄州人，奔窜南山民家，见一宫娥，自云宫中侍书家云芳子，有才思，与李同行诣蜀。具述宫中之事，兼曾有诗书红叶上，流出御沟中，即此姬也。行及绵州，逢内官田大夫识之，乃曰：“书家何得在此？”逼令上马，与之前去。李甚快悵，无可一作“以”。奈何。宫娥与李情爱至深，至前驿，自缢而死。其魂追及李生，具道忆恋之意。迨数年，李茵病瘠，有道士言其面有邪气，云芳子自陈人鬼殊途，告辞而去。闻于刘山甫。

白灵崇

唐文德中，小京官张，忘其名。寓苏台。子弟少年，时在丈人陆评事院往来，为一美人所悦。来往多时，久而心疑之，寻病瘠。遇开元观吴道士守元，曰：“子有不祥之气。”授以一符，果一冥器婢子，背书“红英”字，在空舍柱穴中。因焚之，其妖乃绝。闻于刘山甫。

高燕公神笔

淮海小将姓朱，忘其名。有女未嫁，为鬼物所祟，常呼“韩郎”。往来如生人，唯不见形。奉外舅姑礼，自云天朝神。朱以异事，不敢隐秘，乃告府主高燕公。公唯书名，俾朱归帖于女房门上，其邪来见，咨嗟言别而去。闻于刘山甫。

鱼玄机 徐月英附

唐女道鱼玄机，字蕙兰，甚有才思。咸通中，为李亿补阙执箕帚，后爱衰下山，隶咸宜观为女道士，有怨李公诗曰：“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又云：“蕙兰销歇归春浦，杨柳东西伴客舟。”自是纵怀，乃娼妇也。竟以杀侍婢为京兆尹温璋杀之，有集行于世。江淮间有徐月英，名娼也。其送人诗云：“惆怅人间事久违，两人同去一人归。生憎平望亭前水，忍照鸳鸯相背飞。”一本又有云：“枕前泪与阶前雨，隔个闲窗滴到明。”亦有诗集。金陵徐氏诸公子宠一营妓，卒乃焚之，月英送葬，谓徐公曰：“此娘平生风流，没亦带焰。”时号美戏也。唐末有《北里志》，其间即孙尚书储数贤平康狎游之事，或云孙棨舍人所撰。

李氏女

唐广明中，黄巢犯阙，大驾幸蜀，衣冠荡析，寇盗纵横。有西班李将军女，奔波随人，迤迳达兴元，骨肉分散，无所依托。适值凤翔奏将军董司马者，乃晦其门阀，以身托之。而性甚明敏，善于承奉，得至于蜀。寻访亲眷，知在行朝，始谓董生曰：“丧乱之中，女弱不能自济，幸蒙提挈，以至于此。失身之事，非不幸也。人各有偶，难为偕老，请自此辞。”董生惊愕，遂下

其山矣。识者谓女子之智，亦足称也。见刘山甫《闲谈》。

冯藻慕名

唐冯藻，常侍肃之子，涓之叔父，世有科名。小貂文采不高，酷爱名第，已十五举。有相识道士谓曰：“先辈某曾入静观之，此生无名第，但有官职也。”亦未之信。更应十举，已二十五举矣。姻亲劝令罢举，且谋官职。藻曰：“譬如一生无成，更誓五举。”亦无成，遂三十举方就仕，历官卿监峡牧，终于骑省。何浮名之引人，而轻禄仕之如是也？

李涪尚书改切韵

唐李涪尚书，福相之子，以《开元礼》及第，亦一作“不”。为小文，好著述。朝廷重其博学，礼乐之事咨稟之，时人号为“周礼库”，盖籍于旧典也。广明以前，《切韵》多用吴音，而清、青之字，不必分用。涪改《切韵》，一有“其上声”。全刊吴音。当方进而闻于宰相，金许之。无何，巢寇犯阙，因而寝止。于今无人敢以声韵措怀也。然曾见《韵铨》，鄙驳《切韵》，改正吴音，亦甚核当，不知八座于此，又何規制也？惜哉！古之制字卷纸题名姓，号曰名纸。大中年，薛保逊为举场头角，人皆体效，方作门状。洎后仍以所怀，列于启事，随启诣公相门，号为门状、门启，虽繁于名纸，各便于时也。书云“谨祇候起居郎某官”，即是“起居”在前，“某官”在后，至今颠倒，无人改更矣。有朝廷改之，亦美事也。

穆李非命

唐监察李航，福相之子，美茂洽畅，播于时流。黄巢后，扶

侍圣善，归东都别墅。与御史穆延晦同行，宿于虢州公馆。翌日，修谒郡牧张存，即王珙下部将也，谓典客曰：“我受穆家恩命，今穆侍御经过，必须展分报答也。”典客诣馆话于穆生，因修状谒谢。张公大怒，且曰：“此言得自何人？”具以典谒为对，乃斩谒者。穆生惊怪，失意归馆，寻遣人就而害之。李监察不喻，方抱忧惶，俄亦遇害，将以灭口。于时李公绕圣善所憩之床，无以求活，竟同非命。他日兄弟诉冤，梦航谓骨肉间曰：“张存已得请于上帝，不日即死。”果为珙所诛。葆光子尝读李肇《国史补》曰：“李公沂曾放死囚，他日道次遇之，其人感恩，延归其家，与妻议所酬之物。妻嫌数少，此人曰：‘酬物少，不如杀之。’李公急走，遇侠士方免此祸。”常以为虚诞，今张存翻害穆、李，即《史补》之说，信非虚诞也，怪哉！

王给事刚鯁

唐王祝给事，名家子，以刚鯁自任，仍以所尚垂训子孙，嫌人柔弱。一作“懦”。又素有物力，殖利极丰。黄寇前尝典常州，京国乱离，盘旋江湖，甚有时望。急诏征回，归装极厚，水陆分载。行至甘棠，王珙帅于是邦，不式王命，凶暴众闻。以夕拜将来必居廊庙，延奉勤至。夕拜鄙其武人，殊不降接。珙乃于内厅盛张宴席，备列珍玩，帘下妓乐齐列，其内子亦映帘共拱立。乃敛容向夕拜曰：“某虽武夫，叨忝旄钺。今日多幸，获遇轩盖经过。苟不弃末宗，愿居子侄之列，即荣幸也。”夕拜不允，坚抗再三，珙勃然作色曰：“给事王程有限，不敢淹留。”俄而罢宴，处分两辖，速请王给事离馆，暗授意旨，并令害之。一家上下，悉投黄河，获其囊三四百笼，以舟行没溺闻奏。朝廷多故，舍而不问。夕拜有一子，此际行至襄州，亦无故投井而

卒。虽陕帅狂暴，亦未喻天意也。葆光子曰：“刚有立事，时有用舍。以柔济刚，不爽权变。当衰乱之世，须适时之宜。王公僥受其致敬，庸何伤哉？但却其赂即善也。履尾灭族，悲夫！”

裴杨操尚

唐杨收、段文昌皆以孤进贵为宰相，率爱奢侈。杨相女适裴坦长子，嫁资丰厚，什器多用金银。坦尚俭，闻之不乐。一日，与国号及儿女辈到新妇院，台上用碟盛果实，坦欣然，视碟子内，乃卧鱼犀。坦盛怒，遽推倒茶台，拂袖而出，乃曰：“破我家也。”他日收相果以纳赂，竟至不令，宜哉。

出腹不生养卢侍郎

卢氏衣冠第一，历代未尝知举。乾符中，卢携在中书，歉宗人无掌文柄，乃擢群从陕虢观察使卢渥知礼闈。是岁十二月，黄巢犯阙，僖皇播迁，举子星散。迨收复京都，裴贻连知三举，渥有羨色。赵崇大夫戏之曰：“阁下所谓出腹不生养主司也。”一本无“养”字。

张兴师决门僧

唐相国张濬二子，一曰义师，即小字也，本名格，为蜀相；一曰兴师，忘其名。后号李将军，名俨，与父达军机于淮海，亦遇害也。格与兴师，昆弟俊迈，而尚矫譎，皆有父风。兴师幼年出宅门，见其门僧，忘其名。传相国处分，七笞之。其僧解后，莫知何罪。俄而相国召僧，坐安，见其词色不悻，因问之。僧以郎君传相国处分见怪，未知罪名。相国惊骇惭谢，以儿子狂骇，幸师慈悲。回至堂前，唤兴师怒责之，且曰：“汝见僧何

罪，而敢造次。”对曰：“今日虽无罪过，想其向来隐恶不少，是以答之。”相国不觉失笑。

此卷第十九条，载陕虢观察使卢渥，与八卷陕州廉使卢沆事同，疑沆、渥自是一人。孙氏偶不照而重出耳。

北梦琐言卷第十

狄右丞鄙著紫僧 僧鸾附

唐狄归昌右丞，爱与僧游，每诵前辈诗云：“因过竹院逢僧话，略得浮生半日闲。”其有服紫袈裟者，乃疏之。郑谷郎中亦爱僧，用比蜀茶，乃曰：“蜀茶与僧，未必皆美，不欲舍之。”僧鸾有逸才而不拘检，早岁称卿御，谒薛氏能尚书于嘉州。八座以其颠率，难为举子，乃俾出家，自于百尺大像前披剃，不肯师于常僧也。后入京，为文章供奉，赐紫柳玘大夫甚爱其才，租庸张相亦曾加敬，盛言其可大用。由是反初，号鲜于凤，修刺谒柳公，公鄙之不接。又谒张相，张相亦拒之。于是失望，而为李铤江西判官，后为西班小将军，竟于黄州遇害。

张翱轻傲 李坚白蒋贻恭附

唐乾宁中，宿州刺史陈璠，以军旅出身，擅行威断。进士张翱恃才傲物，席上调璠宠妓张小泰，怒而揖起，付吏责其无礼，状云：“有张翱兮寓止淮阴，来绮席兮放恣胸襟。”璠益怒云：“据此分析，合吃几下？”翱云：“只此两句，合吃乎三下五下；切求一笑，宜费乎千金万金。”金鞭响背，十三长逝。惜其恃才而取祸也。出刘山甫《闲谈》，词多不载。蜀绵州刺史李，忘其名。时号“嗑咀”。以军功致郡符，好宾客，有酒徒李坚白

者，麓有文笔，李侯谓曰：“足下何以名为坚白？”对曰：“莫要改为士元，亮君雄是权耶？”又有蒋貽恭者，好嘲咏，频以痛遭横楚，竟不能改。蜀中士子好著袜头袴，蒋谓之曰：“仁贤既裹将仕郎头，为何作散子将脚。”他皆类此。蒋生虽嗜嘲咏，然谈笑儒雅，凡遭讥刺，皆轻薄之徒，以此缙绅中少恶之。近闻官至令佐而卒，斯亦幸矣。

刘李愚甥

唐刘瞻相公，有清德大名，与弟阿初皆得道，已入仙传。先婚李氏，生一子，即刘赞也。相国薨后，赞且孤幼，性甚懵一作“鲁”。钝，教其读书，终不记忆。其舅即李殷衡侍郎也，以刘氏之门一作“子”。不可无后，常加楚箠，终不长进。李夫人慈念，不忍苦之，叹其宿分也。一旦不告他适，无以访寻。圣善忆念，泪如纆縻，莫审其存亡。数年方归，子母团聚，且曰：“因入嵩山，遇一白衣叟，谓曰：‘与汝开心，将来必保聪明。’”自是日诵一卷，兼有文藻。擢进士第，梁时登朝，充崇政院学士，预时俊之流。其渭阳李侍郎充使番禺，为越王刘氏所縻，为广相而薨。仆与刘赞犹子恣通熟，自言家世，合有一人得道矣，即白衣叟，其仿佛乎。

李鹏遇桑道茂

唐盛唐县令李鹏遇桑道茂，曰：“长官只此一邑而已。贤郎二人，大者位极人臣，次者殆于数镇，子孙百氏。”后如其言。长男名石，出将入相，子孙两世及第，至今无间。次即讳福，扬历七镇，终于使相。凡八男，三人及第，至尚书、给谏、郡牧，见有诸孙皆朱紫，不坠士风。何先见之妙如是？

孔侍郎借油衣

唐孔拯侍郎作遗补时，朝回遇雨，不赍油衣，乃避雨于坊叟之庑下。滂注愈甚，已过食时，民家意其朝饥，延入厅事。俄有一叟，乌帽纱巾而出，迎候甚恭。因备酒馔，一一精珍，乃公侯家不若也。孔公惭谢之，且借油衣。叟曰：“某寒不出，热不出，风不出，雨不出，未尝置油衣。然已令铺上取去，可以供借也。”孔公赏羨，不觉顿忘宦情。他日说于僚友，为大隐之美也，古之富者，拟于封君，《洪范》五福，一曰富，先贤以无事当贵，岂斯人之徒耶？复有一丞郎，马上内逼，急诣一空宅，径登溷轩，斯乃大优穆刀绫空屋也，优忽至，丞郎惭谢之。优曰：“侍郎他日内逼，但请光访。”人闻之，莫不绝倒。

前贤戏调

唐裴晋公度，风貌不扬，自撰真赞云：“尔身不长，尔貌不扬。胡为而将？胡为而相？”幕下从事，逊以美之，且曰：“明公以内相为优。”公笑曰：“诸贤好信谦也。”幕僚皆悚而退。李洸者，渤海人，昆仲皆有文章。洸因旅次至江村，宿于民家，见覆斗上安锡佛一躯，洸诡词以赞之。民曰：“偶未庆赞，为去僧院地远尔。”洸曰：“何必须僧，只我而已。”民信之，明发随分具斋餐炷香虔诚，洸俯仰朗称曰：“锡镏佛子，柔软世尊。斗上庄严，为有十升功德。”念摩诃波若波罗蜜。又赵磷员外为裴坦相汉南从事，磷甚陋，裴公戏之曰：“赵公本不丑，孩抱时，乳母怜惜，往往抚弄云：‘作丑子，作丑子。’因此一定。”赵公大哈。薛侍郎昭纬气貌昏浊，杜紫微唇厚，温庭筠号“温钟馗”，一作“夔”。不称才名也。薛侍郎未登第前，就肆买鞋，鞋主曰：“秀

士脚第几？”对曰：“与昭纬作脚来，未曾与立行第也。”杜德祥侍郎昆弟力困，要举息利钱济急用，召同坊富民到宅，且问曰：“子本对是几钱？”其人拂袖而出。又孔昭纬拜官，教坊优伶继至，各求利市，石野猪独先行到，公有所赐，谓曰：“宅中甚阙，不得厚致。若有诸野猪，幸勿言也。”复有一伶继来，公索其笛，唤近阶，指笛窍问之曰：“何者是《浣溪纱》孔子？”伶大笑之。又道士陈子霄登华山上，偶有颠仆，宇文翰郎中致书戏之曰：“不知上得不得，且怪玄之又玄。”斯皆清贤雅戏，以之群居，又何伤也。

京兆府鸦挽铃

唐温璋为京兆尹，勇于杀戮，京邑惮之。一日，闻挽铃声，俾看架下，不见有人。凡三度挽掣，乃见鸦一只。尹曰：“是必有人探其雏而诉冤也。”命吏随鸦所在捕之。其鸦盘旋，引吏至城外树间，果有人探其雏，尚憩树下。吏乃执之送府，以禽鸟诉冤，事异于常，乃毙捕雏者而报之。

天帝召棋客

唐僖宗朝，翰林待诏滑能，棋品甚高，少逢敌手。有一张小子，年可十四，来谒觅棋，请饶一路。滑生棋思甚迟，沈吟良久，方下一子。张生随手应之，都不介意，仍于庭际取适，候滑生更下，又随手著应之。一旦黄寇犯阙，僖宗幸蜀。滑以待诏供职，谋赴行在，欲取金州路入，办装挈家将行。张生曰：“不必前迈，某非棋客，天帝命我取公著棋，请指挥家事。”滑生惊愕，妻子啜泣，奄然而逝。他日京都共和也。昔颜回、卜商为地下修文郎，又李长吉为帝召撰乐府，岂斯类耶？所言天帝

者，非北极天皇大帝也。按《真诰》，又非北方玄天黑帝道君。此鬼都北帝，又号鬼帝，世人有大功德者，北帝得以辟请，四明公之流是也。召棋之命，乃酆宫帝君乎？与《真诰》仿佛，故梗概而言之。

新赵意医

医者意也，古人有不因切脉，随知病源者，必愈之矣。唐崔魏公铉镇渚宫，有富商船居，中夜暴亡。迨晓，气犹未绝。邻房有武陵医士。梁新闻之，乃与诊视，曰：“此乃食毒也，三两日得非外食耶？”仆夫曰：“主公少出船，亦不食于他人。”梁新曰：“寻常嗜食何物？”仆夫曰：“好食竹鸡，每年不下数百只。近买竹鸡，并将充饌。”梁新曰：“竹鸡吃半夏，必是半夏毒也。”命捣姜搥汁，折齿而灌之，由是方苏。崔魏公闻而异之，召到衙，安慰称奖，资以仆马钱帛入京，致书朝士，声名大振，仕至尚医奉御。有一朝士诣之，梁奉御曰：“何不早见示？风疾已深矣，请速归处置家事，委顺而已。”朝士闻而惶遽告退，策马而归。时有郾州马医赵鄂者，新到京都，于通衢自榜姓名，云攻医术士。此朝士下马告之，赵鄂亦言疾已危，与梁生所说同矣。谓曰：“只有一法，请官人剩吃消梨，不限多少时，咀齧不及，搥汁而饮，或希万一。”此朝士又策马归，以书简质消梨，马上旋齧。到家旬日，唯吃消梨，顿觉爽朗，其恙不作。却访赵生感谢，又访梁奉御，具言得赵生教也。梁公惊异，且曰：“大国必有一人相继者。”遂召赵生，资以仆马钱帛，广为延誉，官至太仆卿。

疗疑病

元颀博士话唐时中表间有一妇人，从夫南中效官，曾误

食一虫，常疑之，由是成疾，频疗不愈。京城医者，忘其姓名。知其所患，乃请主人姨奶中谨密者一人，预戒之曰：“今以药吐泻，但以盘盂盛之。当吐之时，但言有一小虾蟆走去，然切勿令娘子知之是诳语也。”其奶仆遵之，此疾永除。又说有一少年，眼中常见一小镜子。医工赵卿诊之，与少年期，来晨以鱼脍奉候。少年及期赴之，延于阁子内，且令从容，俟客退后，方得攀接。俄而设台子，止施一瓿芥醋，更无他味，卿亦未出。迨禺中久候不至，少年饥甚，且闻醋香，不免轻啜之，逡巡又啜之，觉胸中豁然，眼花不见，因竭瓿啜之。赵卿探知，方出，少年以啜醋惭谢，卿曰：“郎君先因吃脍太多，非酱醋不快。又有鱼鳞在胸中，所以眼花。适来所备酱醋，只欲郎君因饥以啜之，果愈此疾。烹鲜之会，乃权诳也，请退谋餐。”他妙多斯类，非庸医所及也。凡欲以仓扁之术求食者，得不勉之哉。

非意致祸

唐时杜彦林为朝官，一日，马惊蹶倒，踏镫既深，抽脚不出，为马拖行，一步一踏，以至于卒。古人云：“乘船走马，去死一分。”是知跨御常宜介意也。杜相审权弟延美，亦登朝序，乘马入门，为门楣所轧，项颈低曲，俾脰前引，肩高于顶，乃一生之疾也。荆州文献王好马，不惜千金，没世不遇。周先帝命内臣李廷玉赐马与南平王，且问所好何马。乃曰：“良马千万无一，若骏者即可得而选。苟要坐下坦一作“且”。稳，免劳控制，唯骗庶儿也。既免蹄啮，不假衔枚，两军列阵，万骑如一。苟未经骗，乱气狡愤，介胄在身，与马争力，罄控不暇，安能左旋右抽，舍辔挥兵乎？”自是江南蜀马，往往学骗，甚便乘跨。是

知蹠躩者夸于目，驯柔者便于身。此一作“比”。君子之难逢，假剪剔者，抑其次也哉。

崔枢食龙子

唐崔枢为小朝官，家人于井中汲得一鱼，枢本好鲜食，意是厨人治鱼，误落井中，乃令烹而啖之。忽梦为冥官领过，读判云：“人间小臣，辄食龙子，所有官爵并削除。”后一年卒。枢甚有声，不躋显位，误有所食，岂命也夫！

薛准阴诛

唐薛准官至员外郎，丧乱后，不养继母，盘桓江淮间，道门寄榻。游江南，至吉州阁皂观，遇修黄箓斋道士升坛行法事，准亦就列，忽失声痛叫云中箭，速请笔砚，口占一诗曰：“盖国深恩不易酬，又离继母出他州。谁知天怒无因息，积恶终身乞命休。”顷便卒。天复辛酉年事。斯人也，必有隐慝而致阴诛。古者史籍，皆以至孝继母，闻于列传。盖以常人难行，而已能行，即亲母可知也。岂可以继母而同行路哉！薛死仓卒，可用垂戒也。

崔雍食子肉 李绍苏循附

唐咸通中，庞勋反于徐州。时崔雍典和州，为勋所陷，执到彭门，雍善谈笑，逊词以从之，冀纾其祸。勋亦见待甚厚。其子少俊，饮博击拂，自得亲近，更无阻猜。雍以失节于贼，以门户为忧，谓其子曰：“汝善狎之，或得方便，能割刃乎？人皆有死，但得其所，吾复何恨？”其子承命，密怀利刃。忽色变身战。勋疑讶，因搜怀袖，得匕首焉，乃令烹之。翌日，召雍赴

饮，一作“饭”。既彻，问雍曰：“肉美乎。”对曰：“以味珍且饱。”勋曰：“此即贤郎肉也。”亦命杀之。后黄巢入广州，执节度使李偁，随军至荆州，令偁草表，述其所怀。偁曰：“某骨肉满朝，世受国恩，腕即可断，表终不为。”寻于江津害之。唐末，苏循尚书谄一作“谄”。媚苟且，梁太祖鄙之。他日至并门谒晋王，时张承业方以匡复为意，而循忽献晋王画敕笔一对，承业愈鄙薄之。与夫雍、偁为人，视苏循诚远矣。

王迪车辗事

王迪舍人，早负才业，未卜骞翔。一日，谒宰相杜太尉，于宅门十字通衢，街路稍狭，有二牛车东西交至，迪马夹在其间，马惊仆而卧，为车辙辗靴鼻逾寸而不伤脚指。三日后入拜翰林，虽幸而免，亦神助也。

杜孺休种青莲花

唐韩文公愈之甥，有种花之异，闻于小说。杜给事孺休典湖州，有染户家池生青莲花，刺史收莲子，归京种于池沼，或变为红莲。因异，驿致书问。染工曰：“我家有三世治靛瓮，常以莲子浸于瓮底，俟经岁年，然后种之，若以所种青莲花子为种，即为红矣。盖还本质，又何足怪？”乃以所浸莲子寄奉之。道士田匡图亲看此花，为愚话之。愚见今一作“人”。以鸡粪和土培芍药花丛，其淡红者悉成深红，染者所言，益信矣哉。蜀王先主将晏驾，其年峨嵋山娑罗花悉开白花。又荆州文献王未薨前数年，沟港城隍悉开白莲花，一则染以气类，一则表于凶兆，斯又何哉？

严军容猫犬怪

唐左军容使严遵美，于阉宦中仁人也。自言北司为供奉官，袴衫给事，无秉简入侍之仪。又云枢密使廨署，三间屋书柜而已，亦无视事厅堂。状后贴黄，指挥公事，乃是杨复恭夺宰相权也。自是常思退休，一旦发狂，手足舞蹈，家人咸讶。旁有一猫一犬，猫谓犬曰：“军容改常也，颠发也。”犬曰：“莫管他，从他。”俄而舞定，自惊自笑，且异猫犬之言。遇昭宗播迁凤翔，乃求致仕梁川。蜀军收降兴元，因徙于剑南，依王先主，优待甚异，于青城山下，卜别墅以居之，年过八十而终。其忠正谦约，与西门季玄为季孟也。于时诛宦官，唯西川不奉诏，由是脱祸。家有《北司治乱记》八卷，备载阉宦忠佞好恶。尝闻此传，偶未得见。即巷伯之流，未必俱邪，良由南班轻忌太过，以致参商，盖邦国之不幸也。先是，路岩相自成都移镇渚宫，所乘马忽作人语，且曰：“芦荻花，此花开后路无家。”不久及祸。然畜类之语，岂有物凭之乎？石言于晋，殆斯比也。

窦家酒炙地

唐崇贤窦公家，罕有名第，璟仆射先人，不善治生，事力甚困。京城内有隙地一段，与大阉相邻，阉贵欲之。然其地止值五六百千而已，窦公欣然以此地奉之，殊不言地价，乃曰：“将军所便，不敢奉违，某有故欲往江淮上，希三两处护戎緘题。”其阉喜而致书，凡获三千缗，由是幸济。东市有隙地一片，洼下淳污，乃以廉值市之，俾奶妪将煎饼盘就彼诱儿童，若抛砖瓦中一纸标，得一个饼。儿童奔走抛砖瓦博煎饼，不久，十分

填其六七，乃以好土填之，起一店，停波斯，日获一缗。他皆效此，由是致富，延客朝士。时皆谓之轻薄，号为酒炙地。亦能为人求名第，酒食聚人，亦希利之一端也。窦回、窦雍，无文艺而取名，盖饮啖之力也。得于元中凡数贤。《御史台记》说裴明礼买宅事与窦氏同，疑窦效裴之为也。

李昌符咏婢仆

唐咸通中，前进士李昌符有诗名，久不登第，常岁卷轴，急于装修。因出一奇，乃作婢仆诗五十首，于公卿间行之，有诗云：“春娘爱上酒家楼，不怕归迟总不留。推道那家娘子卧，且留教住待梳头。”又云：“不论秋菊与春花，个个能嚙空肚茶。无事莫教频入库，一名闲物要娑娑。”诸篇皆中婢仆之讳。浹旬，京城盛传其诗篇，为奶妪辈怪骂腾沸，尽要搥其面。是年登第。与夫桃杖、虎靴，事虽不同，用奇即无异也。

钟大夫知命丹效

唐广南节度使下元随军将钟大夫，忘其名。晚年流落，旅寓一作“于”。陵州，多止佛寺。有仁寿县主簿欧阳衍，愍其衰老，常延待之。三伏间患腹疾，卧于欧阳之家，逾月不食。欧主簿虑其旦夕溘然，欲陈牒州衙，希取钟公一状，以明行止。钟公曰：“病即病矣，死即未也。既此奉烦，何妨申报。”于是闻于官中，尔后疾愈。葆光子时为郡倅，钟公惠然来访，因问所苦之由。乃曰：“曾在湘潭，遇干戈不进，与同行商人数辈，就岳麓寺设斋。寺僧有新合知命丹者，且云服此药后，要退即饮海藻汤。或大期将至，即肋下微痛，此丹自下，便须指挥家事，以俟终焉。遂各奉一缗，吞一丸。他日入蜀，至乐温县，遇同

服丹者商人寄寓乐温，得与话旧，且说所服之药大效。无何，此公来报肋下痛，不日其药果下，急区分家事，后凡二十日卒。某方神其药，用海藻汤下之，香水沐浴却吞之。昨来所苦，药且未下，所以知未死。”兼出药相示。然钟公面色红润，强饮啖，似得药力也。他日不知其所终。以其知命丹有验，故记之。成都觉性院，有僧合此药卖之，人多服也。

北梦琐言卷第十一

张直方誉裴休

唐金吾大将军张直方，西班倜傥勋臣也。好接宾客，歌妓丝竹，甲于他族。与裴相国休相对，相国始麻衣就试，执金慕其风采，裴因造谒，执金款待异礼。他日朝中盛称裴秀才文艺，朝贤讶之，相国恐涉杂交，不遑安处，自是不敢更历其门，执金频召不往。或曰：“裴秀才方谋进取，虑致物誉，非是偃蹇。”一日，又召，传语曰：“若不妨及，即更奉荐。”裴益悚惕。

薛侍郎纸裹鸱子

唐薛昭纬侍郎，恃才与地，邻于傲物。常以宰辅自许，切于大拜。于时梁太祖已兼四镇，兵力渐大，有问鼎之心，速于传禅。薛公衔命梁国，一作“园”。梁祖令客将约回，乃谓谒者曰：“大君有命。无容却回。”速辔前迈，既至夷门，梁祖不获已而出迎接，见薛公标韵词辩，方始改观。自是宴接，莫不款曲。一日，梁祖话及鹰鸱，薛公祇对，盛言鸱鸟之俊。梁祖欣然，谓其亦曾放弄。归馆后传语送鸱子一头。薛生致书感谢，仍对来人戒僮仆曰：“令公所赐，真一作“直”。须爱惜，可以纸裹安鞞袋中。”来人失笑，闻于使衙。

进士团所由倒罚崔状元

唐进士崔昭矩为状元，有进士团所由，动静举罚。一日，所由疏失，状元笞之。逡巡，所由谢伏一作“杖”。于阶前，对诸进士曰：“崔十五郎不合于同年前面，瞋决所由，请罚若干。”博陵无言以对。

程贺为崔亚持服

唐崔亚郎中典眉州，程贺以乡役差充厅子，其弟在州，曾为小书吏。崔公见贺风味有似儒生，因诘之曰：“尔公读书乎？”贺降阶对曰：“薄涉艺文。”崔公指一物，俾其赋咏，雅有意思，处分令归。选日装写所业执贽，甚称奖之，俾称进士。依崔之门，更无他岐，凡二十五举及第。每入京，馆于博陵之第，常感提拔之恩。亚卒之日，贺为崔公縗服三年，人皆美之。

高太尉骈请留蛮宰相

唐南蛮侵轶西川，苦无亭障，自咸通已后，剑南苦之。牛丛尚书作镇，为蛮寇凭陵，无以抗拒。高公自东平移镇成都，蛮酋犹傅蜀城。掌武先选骁锐救急，人背神符一道，蛮觇知之，望风而遁。尔后僖宗幸蜀，深疑作梗，乃许降公主。蛮王以连姻大国，喜幸逾常，因命宰相赵隆眉、杨奇鲲、段义宗来朝行在，且迎公主。高太尉自淮海飞章云：“南蛮心膂，唯此数人，请止而鸩之。”迄僖宗还京，南方无虞，用高公之策也。杨奇鲲辈皆有词藻，途中诗云：“风里浪花吹又白，雨中岚色洗还青。江鸥聚处窗前见，林猿啼时枕上听。此际自然无限趣，王程不敢暂留停。”词甚清美也。

夏侯相以术而殁

唐相国夏侯公孜，富贵后，得彭、素之术，甚有所益。出镇蒲中，悦一娼妓，不能承奉，以致尾间之泄，因而致卒。有夏侯长官者，本反初僧也，曾依相国门庭，乱离后，挈家寄于凤州山谷，寻亦物故，惟寡妻幼子而已。夏姬献此术于节使满存相公，大获濡济。其子名籍，学吟诗，入西川依托勋臣，为幕下从事，时人号为“夏侯驴子”，乃世济其鄙猥也。仆闻之于强山人甚详，亦尝与籍相识。籍子婿罗峤，与仆相知，亦多蓄姬妾，疑其染夏氏之风。然夏侯长官者，得非相国之师乎？

张金吾威势取术

唐金吾大将军张直方，一旦开筵，命朝士看干水银，点制不谬，众皆叹羨，以谓清河曾遇至人。良久，张公大笑曰：“已非所能，有自来矣。顷任桂府团练使，逢一道士，蕴此利术，就而求之，终不可得。乃令健卒缚于山中，以死胁之。道士惊怕，但言药即多献，术则不传，唯死而已。由是得药，纵其他适。今日奉呈，唯成丹也，非己能也。”

蔡旼虚诞 何法成附

唐高骈镇成都，甚好方术。有处士蔡旼者，以黄白干之，取瓦一片，研丹一粒，半涂入火，烧成半截紫磨金。乃奇事也。蔡生自负，人皆敬之，以为地仙。燕公求之不得，久而乖露，乃是得药于人，眩惑卖弄，为元戎笞杀之。王先主时，有何法成者，小人也，以卖符药为业。其妻微有容色，居在北禅院侧。左院有毳衲者，因与法成相识，出入其家，令卖药银，就其家饮

啖而已。法成以其内子饵之，而求其法，此僧秘惜，迁延未传。乃令其妻冶容而接之，法成自外还家掩缚，欲报巡吏。此僧惊惧，因谬授其法，并成药数两，释缚而窜。法成闻此术，以致发狂，大言于人，夸解利术。未久闻于蜀后主，召入苑中，与补军职。然不尽僧法，他日药尽，遽属更变，伶俜而已，偶免谬妄之诛也。彭韬光者，与何生切邻，兼得其事，为余话之。

申屠别驾术祸

高骈镇维扬，有申屠别驾怀至术，为吕用之潜毁，一旦作窜。燕公命吏赍长限牒所在寻捕，至襄州禅院中遇之，擒得申生，寄襄狱絏维。申生告狱吏，要见督邮韦公。吏以告之，韦遽面见，屏人曰：“某身上有化金药，欲献元戎刘公巨容可乎？”韦审之，遂非时入谒，因得道达，点甄瓦半叶以呈之。刘公叹讶，乃虚以叛狱而匿之。僖皇在蜀，降天使至岷山，即田令孜弟也。刘公乘醉将药金夸衒于中使。中使回，闻于田中尉。洎刘司空朝覲行在，与申生偕往，藏隐此人，不令他适。田军容衒之，于导江庄加害，刘、申皆不幸也。有一子号申司马，居朗州，尚存点汞药在身，荆南节判司空董太监得申生四粒药，点四汞奉一百千，以慰好奇之心也。王蜀时，有一士著绿布衫，常在街衢，仍栖逆旅。巡使萧怀武欲求其术，坚确不与，遂于马院打杀之。盖不能任持所致也。

宗小子药妖

唐世长安有宗小子者，解黄白术，唯在平康狎游，与西川节度使陈敬瑄微时游处，因色失欢。他日陈公遭遇，出镇成都。京国乱离，僖皇幸蜀，宗生避地，亦到锦江。然畏颖川知

之，遂旅游资中郡，销声敛迹，惟恐人知。寓应真观，修一炉大丹未竟，宗生解六壬，每旦运式，看一日吉凶。无何失声，便谋他适，走至内江县，颍川差人吏就所在害之。所修药道士收得，传致数家，皆不利人，莫知何也。

李璧尚书戮律僧

唐李璧尚书出镇东川，有律僧忘其名。临坛度人，四方受具者，奔走师仰。檀施云集，由是鞅掌，嗜欲之心炽焉。一旦发露前后女童为尼者呈身之物，殆一百四十五人。八座戮之。葆光子尝见同僚王行军说：“幽州有坛长，近八十岁，即都校之元昆也。每归俗家，以其衰老，令小青扶侍，因而及乱，遂要反初，以青为偶。乃谓偶曰：‘平生不谓有此欢畅，悔知之晚也。’军府怪而笑之。”仆有门徒僧，不欲斥其名，经论甚博，未有乖露。他日预临坛之列，尼辈参请，号曰“依止”。自是丑声盈耳，亦不以为耻。呜呼！如来制戒，为入道之门。苟非其人，反为聚淫丛藪。信乎道不虚行也。

崔元亮降云鹤 赵驾仙梁威仪附

唐崔元亮，曾典眉州，每公退，具简履以朝太上，焚修精至，不舍昼夜。尝于州衙开黄箓道场，为民祈水旱疾疫，而已散斋之晨，必降祥云鸾鹤，州民咸睹。亮典湖州，修斋，亦降仙鹤，太白为赞。至今眉州每岁设黄箓斋，凡执一作“职”。事军校及茶酒厮役祇承，皆知斋法次第。道士罗昭然寿一百一十三岁，预崔牧之斋席，跨驴出街，坠驴而脚在镫内，因拖曳而死也。又王蜀时，玉局观道士赵驾仙、上官道士，忘其名。住青城山修斋，入坛行法事。其厮仆卧而惊魇，问师何在。人问之，乃曰：“适

见四人著绯，自天而下，曳二道士于坛前，鞭背二十。”问者止之令勿言。比赵驾仙与上官道士相次患发背而毙。又有何景冲作道门威仪，好食蒜，上坛行法事，时有蒜气。后于青城修斋，度江船覆溺死。斯盖罔道不恭，为天罚也。成中令镇荆南，请道士梁威仪行法事，俯伏奏章，顿首存想，因之不起，乃醉睡也。成公斥之，毁废道场。斯亦何、赵之流也。大约荆、湘僧道赴斋，皆恣洪饮，俚人不以为非。欲求降鉴，安可得也？

关三郎入关

唐咸通乱离后，坊巷讹言关三郎鬼兵入城，家家恐悚。罹其患者，令人寒热战栗，亦无大苦。弘农杨玘挈家自骆谷路入洋源，行及秦岭，回望京师，乃曰：“此处应免关三郎相随也。”语未终，一时股栗，斯又何哉？夫丧乱之间，阴厉旁作，心既疑矣，邪亦随之。关妖之说，正谓是也。愚幼年曾省故里，传有一夷迷鬼魔人，间巷夜聚以避之。凡有窗隙，悉皆涂塞。其鬼忽来，即扑人惊魔，须臾而止。

希慕求进

唐自大中后，进士尤盛。封定乡、丁茂珪场中头角，举子与其交者，必先登第，而二公各二十举方成名，何进退之相悬也。先是，李都、崔雍、孙瑄、郑嵎四君子，蒙其盼睐者，因是进升。故曰：“欲得命通，问瑄、嵎、都、雍。”葆光子曰：“士无华腴寒素，虽瑰意琦行，奥学雄文，苟不资发扬，无以昭播。是则希颜慕蔺，驰骋利名者不能免也。”

垂 血 泪

唐进士殷保晦，妻封夫人，皆中朝士族也。殷公历官台省，始举进士时，文卷皆内子为之，动合规式，中外皆知。良人倜傥疏放，善与人交，未尝以文章为意。黄寇犯阙，夫妻遭难。初，封夫人就刃，殷公失声，双血被面。其从母为尼，亲见其祸，泣言于姻亲。愚于殷之中表闻之，方信古人云：“泪尽继之以血。”哀痛之极也。

心疾不妨文章 李氏子附

唐世刘崇望弟兄五人，内四人皆登进士第，仕至将相丞郎。其元昆崇彝不及第，官至省郎。生五男，每院各与一人为后。崇彝留一男，少有才思，一旦心疾，唯染翰草制诰，褒贬朝中卿相，咸摭其实。骨肉间惧闻于外，旋取烬之，宛为掌诰之美，竟废于时。鄙夫蜀乡，与前简刺李咏使君有分。陇右有一子，年十四，掌握管草词，指挥天曹地府阴隙之事，落翰如飞。家君忧惧，亦苦戒之。此子乃曰：“但为我父，勿预我事。”他日坠井而死。心为灵台，既婴风恙，而才思伦序，斯又何哉？

北梦琐言卷第十二

卢藩神俊

唐卢尚书藩，以文学登进士第，以英雄自许，历数镇，薨于灵武连帅。恩赐吊祭，内臣厚希例贐，其家事力不充，未办归装，而天使所求无厌，家人苦之。亲表中有官人，于灵前告曰：“家贫如此，将何遵副！尚书平生奇杰，岂无威灵及此宦者乎？”俄而馆中天使中恶，以至于卒。是知精魂强俊者，可不畏之哉！八座从孙，尚在江陵，尝闻此说，故纪之以儆贪货者。

杨收不学仙

唐相国杨收，江州人，祖为本州都押衙，父直，为兰溪县主簿。生四子，发、嘏、收、严，皆登进士第。收即大拜，发以下皆至丞郎。发以春为义，其房子以祝，以乘为名；嘏以夏为义，其房子以𩇛古鼎反。为名；收以秋为义，其房子以钜、鳞、鑣、鑑为名；严以冬为义，其房子以注、涉、洞为名。尽有文学，登高第，号曰修竹杨家，与静恭诸杨，比于华盛。收相少年于庐山修业，一日，寻幽至深隐之地，遇一道者，谓曰：“子若学道，即有仙分。必若作官，位至三公，终焉有祸。能从我学道乎？”收持疑，坚进取之心，忽道人之语。他日虽登廊庙，竟罹南荒之殛，悲夫！薛泽补阙，乃杨氏之女孙婿，尝语之。

张氏子教壁鱼

唐张昺尚书有五子，文蔚、彝宪、济美、仁龟皆有名第，至宰辅丞郎。内一子，忘其名。少年闻说壁鱼入道经函中，因蠹食“神仙”字，身有五色，人能取壁鱼吞之，以致神仙而上升。张子惑之，乃书“神仙”字，碎翦实于瓶中，捉壁鱼以投之，冀其蠹蚀，亦欲吞之，遂成心疾。每一发作，竟月不食，言语麓秽，都无所避。其家扃闭而守之，俟其发愈，一切如常，而倍餐啜，一月食料，须品味而饫之。多年方谢世。是知心，灵物也，一伤神气，善犹不可，况为恶乎？即刘闢吞人，张子吞神仙，善恶不同，其伤一也。

柳大夫不受润笔 李德阳附

唐柳大夫玘，清廉耿介，不以利回。家世得笔法，盖公权少师之遗妙也。责授泸州牧，礼参东川元戎顾彦朗相公。适遇降德政碑，顾欲濡染，以光刊刻。亚台曰：“恶札固无所吝，若以润笔先一作“见”。赐，即不敢闻命。”相国钦之，书讫，竟不干渎也。梁世兖州有下猛和尚，聚徒说法，檀施云集，时号“金刚禅”也。他日物故，建塔树碑。庐岳道士李德阳善欧书，下猛之徒，请书碑志，许奉一千缗。德阳不允，乃曰：“若以一醉相酬，得以施展。千缗之遗，非所望也。”终不肯书。斯亦近代一高人也。

杨寅疑相术 李嵩附

唐十军军容使开府严遵美门客杨寅，善袁、许之术，于京城西畿，逢一李生，亦唐之疏属，隆准龙颜，垂手过膝，杨生异

之，说于中尉。由是时一作“暗”。有资遗之，意其必致非常。黄寇犯阙，僖宗一作“皇”。幸蜀，李生为士民挟持，入京升含元殿，不逾浹旬，寻亦遇害。岂大人之相，只为一升殿乎？莫可知之。杨生叹嗟，不复言知人之鉴也。王蜀先主时，有道士李嵩，亦唐之宗室，生于徐州，而游于三蜀，词辩敏捷，粗有文章。因栖阳平观，为妖人扶持，上有紫气，乃聚众举事。将举而败，妖辈星散，而嵩独罹其祸焉。其适长裕者，临邛之大儒也，与嵩相善，不信嵩之造妖，良由躯干国姓，为群凶所凭。所以多事之秋，灭迹匿端，无为绿林之嚆矢也。先是，李嵩有书，召玉局观杨德辉赴斋。有老道崔无教，自言患聋，有道而托算术，往往预知吉凶。德辉问曰：“将欲北行何如？”崔令画地作字，弘农乃书“北千”两字。崔公以千插北成“乖”字，曰：“去即乖耳。”杨生不果去，而李嵩斋日就擒，道士多罹其祸。杨之幸免，由崔之力也。

杨钁偶大姑神 史光泽附

唐杨钁，收相之子，少年为江西推巡，优游外幕也。属秋祭，请祀大姑神。西江中有两山孤拔，号大者为大孤，小者为小孤。朱崖李太尉有《小孤山赋》寄意焉。后人语讹，作姑姊之“姑”，创祠山上，塑像艳丽。而风涛甚恶，行旅惮之，每岁本府命从事躬祭，钁预于此行。钁悦大姑偶容，有言谿浪。祭毕回舟，而见空中云雾有一女子，容质甚丽，俯就杨公，呼为杨郎，逊词云：“家姊多幸，蒙杨郎采顾，便希回桡以成礼也。故来奉迎。”弘农惊怪，乃曰：“前言戏之耳。”小姑曰：“家姊本无意辄慕君子，而杨郎先自发言。苟或中辍，恐不利于君。”弘农忧惶，遂然诺之，恳希一作“布”。从容一月，处理家事。小姑亦

许之。杨生归，指挥讫，仓卒而卒，似有鬼神来迎也。薛泽补阙与龔姻懿，常言此事甚详。近者故登州节判史在德郎中子光泽，甚聪俊，方修举业，自别墅归，乘醉入太山庙，谓神曰：“与神作第三儿得否？”自是归家，精神恍惚，似有见召，逾月而殂也。呜呼！幽明道隔，人鬼路殊，以身许之，自贻伊戚。将来可为鉴戒也。

柳氏子幞头脚 许承杰李思益附

仆尝览《柳氏训序》，见其家法整肃，乃士流之最也。柳玘出官泸州郡，泊牵复，沿路染疾，至东川通泉县求医。幕中有昆弟或云璞相，或云名珮。之子省之，亚台回面，且云不识。家人曰：“是某院郎君。”坚云不识，莫喻尊旨。良久，老仆忖之，得非郎君幞头脚乎？固宜见怪。但垂之而入，必不见阻。比郎君垂下翘翘之尾，果接抚之。其纯厚皆此类也。仆亲家柳坤，即亚台疏房也，侨寓阳安郡，伯仲相率省焉。亚台先问读书否？修文否？苟不如是，须学作官。我之先人，修文成名，皆作官业，幸勿弃分阴也。泸州郡有柳大夫所造公廨，家具皆牢实麓重，传及数政，莫知于今存否？蜀朝东川节度许存太师，有功勋臣也。其子承杰，即故黔使君禧实之子，随母嫁许，然其骄贵僭越，少有伦比。作都头，军籍只一百二十有七人，是音声伎术。出即同节使行李，凡从行之物，一切奢大，骑碧暖座，垂鱼纷错。每修书题，印章微有浸渍，即必改换，书吏苦之。流辈以为话端，皆推茂刺顾复为首。许公他日有会，乃谓顾曰：“阁下何太谈谤？”顾乃分疏，因指同席数人为证。顾无以对，逡巡乃曰：“三哥不用草草，碧暖座为众所知。至于鱼袋上铸蓬莱山，非我唱扬。”席上愈笑，方知鱼袋更僭也。刺茂州，入蕃落，为蕃酋害

之。西川卫前军将李思益者，所著衣服，莫非华焕纤丽。蜀先主左右羨而怪之，先主曰：“李思益一副衣裳，大有所费。是要为我光扬军府，仰与江货场勾当，俾其作衣装也。”先主又于作院见匠人裹小朵帽子，前如鹰嘴，后露脑枕，怪而截其嘴也。又登楼见行人戴褴褛席帽，云破普没反。头烂额，是何好事？然自务俭素，爱净洁，皆此类也。蜀朝有小朝士裴璨，俸薄且闲，或劝求宰一邑，裴曰：“今之畿县，非有仙骨何以得？”见其爱羨，即可知也。每云：“黄寇之后，所失已多。唯袜头裤穿靴，不传旧时也。”仆同院司空监云：“木围裹头，于事最便。何必油拭火熨，日日劳烦？此一事不请师古。”又嫌以银棱瓷器，托里碗碟，徒费功夫。又曰：“措大暮年，方婚少女，一生之事，遗丑可知。自非铁石为心，未有不貽他说。戒之慎之。”因述柳氏幞头，引起数事，岂资谈笑，亦足小愆也。

铁补阙贞澹

唐乾宁中，补阙杨貽德，华族科名，德孤道直，不容于时，请告华阴。方属京国扰攘，乃谋南来，藏迹于江陵，闾巷僦居，不露行止。旅舍无烟，藜藿不给，未尝陨获。于时成中令延接朝客，士有依刘之言。弘农韬藏，不及门宇。一旦堂帖追回，成令惊讶，以为闻听不至，阙申情礼。兼以入翰苑秉钧轴期之，补阙曰：“人之官职，又非妄图。令公过饰，何当奖遇。今宰相何必要某，至于垂搜罗之命，他日不过作南中一刺史尔，此际必有奉扰。”中令赠三百缗，只受三十缗，办装所剩，一作“残”。却纳朝廷，号为“铁补阙”。未久，除道州牧，却经江陵。告成令求十人散从官衣装，五十千行资，他无所要，成令甚重之。他日栖南岳，与玄泰布衲、遁希禅师同居车箱源双泉。归

本长老得祖印于杨公，既歿，家人亦终，似得悬解之道也。本公得禅道于三贤，乃郑起先辈为愚话之。

张林多戏

唐张林，本土子，擢进士第，官至台侍御。为诗小巧，多采景于园林亭沼间，至如“菱叶乍翻人采后，荇花初没舸行时。”他皆此类。受眷于崔相昭纬，或谒相庭，崔公曰：“何以久不拜见？”林曰：“为饭瓮子热发。”崔讶饭瓮不康之语，林曰：“数日来水米不入，非不康耶？”又寒月遗以衣襦，问其所需。乃曰：“一衫向下，便是张林。”相国大笑，终始优遇也。葆光子曰：“东方朔以恢谐自容，娄君卿以唇舌取适，非徒然也，皆有意焉。今世希酒炙之徒，托公侯之势，取容苟媚，过于优旃，自非厚德严正之人，未有不为此辈调笑也。”

沈尚书非命 刘建封附

唐沈询，侍郎亚之之子也。昆弟二人，一人忘其名。乘舸泛河，为惊湍激船撈梁板漂递，沈子亦漂而死。询镇潞州，宠婢，夫人甚妒，因配与家人归秦。其婢旦夕只在左右，归秦恚恨，伺隙剗刃于询，果罹凶手。杀归秦以充祭，亦无及也。唐天复中，湖南节度使刘建封淫其牵拢官陈忘其名。之妇。陈为同列所戏，耻而发怒，伺便心蒺藜击杀之。马氏有其位，于今禁蒺藜，盖惩彭城之遭罹也。淫为大罚，昔贤垂戒，作人君父，得不以子祸、奴祸取鉴哉！

王潜司徒烧纸钱 秦威仪附

唐王潜司徒，与武相元衡有分。武公仓卒遭罹，潜常于四

时蒸纸钱以奉之。王后镇荆南，有染户许琛。一旦暴卒，翌日却活。乃具榜子诣衙，云要见司徒。乃通入，于阶前问之。琛曰：“初被使人追摄，至一衙府，未见王，且领至判官厅。见一官人凭几曰：‘此人错来，自是鹰坊许琛，不干汝事。’即发遣回，谓许琛曰：‘司徒安否？我即武相公也。大有门生故吏，鲜有念旧于身后者。唯司徒不忘，每岁常以纸钱见遗，深感恩德。然所赐纸钱多穿不得，司徒事多，检点不至，仰为我诣衙具导此意。’”王公闻之，悲泣惭讶，而鹰坊许琛果亦物故。自此选好纸剪钱以奉之。此事与杨收相于郑愚尚书处借钱事同。又南岳道士秦保言威仪，勤于焚修者，曾白真君云：“上仙何以须纸钱？有所未喻。”夜梦真人曰：“纸钱即冥吏所籍，我又何须？”由是岳中亦信之。

崔从事为庙神赐药 李氏土地神附

闽从事崔员外，忘其名。正直检身，幕寮所重。奉使湖湘，复命在道，逢寇贼，悉遭杀戮，唯外郎于仓惶中，忽有人引路获免。驱驰远路，复患痼疾，行迈之次，难求药饵。途次延平津庙，梦为庙神赐药三丸服之，惊觉顿愈。此亦鬼神辅德也。彭城刘山甫自云：外祖李公敬彝郎中，宅在东都毓财坊，土地最灵。家人张行周事之有应，未大水前，预梦告张求饮食。至其日，率其类遏水头，并不冲圮李宅。异事也。

张璟为灵庙草奏

庐山书生张璟，乾宁中，以所业之桂州，欲谒连帅张相。至衡州犬鼻滩，损船上岸，寝于江庙，为庙神所责。生以素业对之，神为改容，延坐从容，云有巫立仁者，罪合族诛。庙神为

其分理，一作“疏”。奏于岳神，无人作奏。璟为草之。既奏蒙允，神喜，以白金十饼为赠。刘山甫与廖鹞校书亲见璟，说其事甚详也。

浚水神正直

唐黄寇奔冲，有小朝士裴，忘其名。移挈妻子，南趋汉中。才发京都，其室女路次暴亡，兵难挥霍，不暇藏殓，其为悲悼，即可知也。行即洛谷，夜闻其女有言，不见其形。父母怪而诘之。女曰：“我为浚水神之子强暴，诱我归其家。厥父责怒，以妄杀生人，遽行笞责。兼逊谢抚慰，差人送来。缘夕旦未有托，且欲随大人南行。”俾拔茅为苞，致于箱笥之中，庶以魂识依止。饮食语言，不异于常。尔后白于严慈，云已有生处，悲咽告辞去。夫鬼神之事，世所难言。素浚之灵，有义方之训，所谓聪明正直之流也。

塹杜氏山冈事 鲜于仲通唐氏严氏附

古有宅墓之书，世人多尚其事，识者犹或非之。杜公正伦与京兆宗派不同，常蒙轻远，衔之。洎公宦达后，因事塹断杜陵山脉，由是诸杜数代不振。鲜于仲通兄弟，阆州新井县人，崛起俱登将坛。望气者以其祖先坟上有异气，降敕塹断之，裔孙有鲜于岳者，幼年寝处，席底有一小蛇，盖新出卵者。家人见之，以为奇事。此侯及壮，常有自负之色，历官终于普州安岳县令，不免风尘。其徒戏之曰“鲜于蛇”也。唐峰，亦阆州人，有坟莹在茂贤草市。峰因负贩，与一术人偕行，经其先莹，术士曰：“此坟莹子孙合至公相。”峰谓曰：“此即家坟陇也。”士曰：“若是君家，恐不胜福也。子孙合为贼盗，皆不令

终。”峰志之，尔后遭遇蜀先主开国，峰亦典郡，其二子道袭官，皆至节将。三人典郡，竟如术士之言，何其验也。严司空震，梓州盐亭县人，所居枕釜戴山，但有鹿鸣，即严氏一人必殒。或一日，有亲表对坐，闻鹿鸣，其表曰：“釜戴山中鹿又鸣。”严曰：“此际多应到表兄。”其表兄遽对曰：“表兄不是严家子，合是三兄与四兄。”不日严氏子一人果亡，是何异也。

鼠 狼 智

相国张公文蔚，庄在东都北坡。庄内有鼠狼穴，养四子为蛇所吞。鼠狼雄雌情切，乃于穴外坩土，恰容蛇头，俟其出穴。果入所坩处出头，度其回转不及，当腰啮断，而劈蛇腹，衔出四子，尚有气，置于穴外，衔豆叶嚼而傅之，皆活。何微物而有情、有智若是乎？最灵者人，胡不思也？

北梦琐言卷第十三

草贼号令公

王中令铎落都统，除滑州节度使，寻罢镇。以河北安静，于杨全玖有旧，避地浮阳，与其都统幕客十来人从行，皆朝中士子。及过魏，乐彦楨礼之甚至。铎之行李甚侈，从客侍姬，有辇下升平之故态。彦楨有子曰从训，素无赖，爱其车马姬妾，以问其父之幕客李山甫。山甫以咸通中数举不第，尤私愤于中朝贵达，因劝从训图之。俟铎至甘陵，以轻骑数百，尽掠其橐装姬仆而还，铎与宾客皆遇害。及奏朝廷云：“得贝州报，某日杀却一人，姓王，名令公。”其凶诞也如此。彦楨父子，寻为乱军所杀。得非琅琊公诉于上帝乎？

王重荣逐两帅

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始为牙将，黄巢犯阙，元戎李都奉伪，畏重荣党附者多，因荐为副使。一日，忽谓都曰：“凡人受恩，只可私报，不可以公徇。令公助贼陷一邦，于国不忠，而又日加箕敛，众口纷然，倏忽变生，何以遏也？”遽命斩其伪使，都无以对，因以军印授重荣而去。及都至行在，朝廷又以前京兆尹窦滂间路至河中代都为帅，重荣迎之。滂前为京兆尹，有惨酷之名，时谓之“堕叠”。及至，翌日集军校于庭，谓曰：“天子命重臣作镇将，遏贼冲，安可轻议斥逐，令北门出乎？且为恶者必一两人而

已,尔等可言之。”滔不知军校皆重荣之亲党也,众皆不对。重荣乃自屏肃佩剑,历阶而上,谓滔曰:“为恶者非我而谁?”召滔之仆吏控马及阶,请依李都前例,速去之。滔不敢仰视,乃跃马复由北门而出。重荣破黄巢有功,正授节制,封郡王,与田令孜结怨,他日为部将常行儒杀之。时号“铁条”,以其刚也。

郑文公报恩

郑文公畋,字台文。父亚,曾任桂管观察使。畋生于桂州,小字桂儿。时西门思恭为监军,有诏征赴阙。亚饯于北郊,自以衰年,因以畋托之曰:“他日愿以桂儿为念,九泉之下,不敢忘之。”言讫,泫然流涕。思恭志之。及为神策军中尉,亚已卒,思恭使人召畋,馆之于第,年未及冠,甚爱之,如甥侄,因选师友教导之。畋后官至将相。黄巢之入长安,西门思恭逃难于终南山,畋以家财厚募有勇者,访而获之,以归岐下,温清侍膳,有如父焉。思恭终于畋所,畋葬于凤翔西冈,松柏皆手植之。未几,畋亦卒,葬近西门之坟,百官皆造二陇以吊之,无不堕泪,咸伏其义也。

韩简听书 李茂贞附

魏博节度使韩简,性庸质,每对文士,不晓其说,心常耻之。乃召一孝廉,令讲《论语》。及讲至《为政》篇,明日谓诸从事曰:“仆近知古人淳朴,年至三十,方能行立。”外有闻者,无不绝倒。秦王李茂贞请三传王利甫讲《春秋》。利甫古僻性狷,然演经义文,亹亹堪听。茂贞连月听之不倦。利甫后寄褐于道门,改名昼,卒于洛中也。武臣未必轻儒,但未睹通儒,多逢鄙薄之辈,沮其学善也,惜哉。

孟方立陈桑梓礼 罗虬附

昭义军节度使孟方立，邢州平乡人也，少以勇力隶于本军为裨将。广明中，潞帅高浚攻诸葛爽于河阳，方立出天井关为前锋。时浚为大将刘广所逐，广忌方立，留戍于关。后广为潞人所杀，三军乃以方立为帅。因有首邱之思，遂移军于邢州，用法平正，人皆附之。始拜坟墓于乡里，诣县令里所，陈桑梓之敬，有识者赏焉。侄迁嗣为潞帅，降太原。葆光子曰：“罗虬累举不第，务于躁进，因罢举依于宦官，典台州，昼锦也。常以展墓，勉谒邑宰，横笏傲然。宰曰：‘某虽尘吏，不达事体，然使君岂不看松柏下人乎？’讥其无桑梓之敬，曾武人之不若也。虬有俊才，尝见雕阴官妓《比红儿》诗，他无闻也。”

雷电救王镒

景福中，幽州帅李匡威率兵救镇州，军次博水。会军乱，推其弟匡侔充留后，诸军皆散。乃以书报弟，付之军政，南欲赴阙。泊于陆泽，镇州赵王王镒以匡威救难失国，因请税驾于常山府郭。以中离变，会匡威有幕客李贞抱自阙回，与匡威相遇，同登寺楼，观镇州山川之美，有爱恋之意。乃谋托亲忌，王镒既造之，逼以兵仗，同诣理所。乃入自子城东门，门内有镒亲骑营中之卒，忽掩其外关，复于阙垣中有一人识是王镒，遽挟于马上，肩之而去。匡威格斗移时，与贞抱俱死。镒年十六七，疏瘦，当与匡威并辔之时，雷电忽起，雨雹交下，而屋瓦皆飞，拔大木数株。明日，镒但觉项偏痛，乃因有力者所挟，不胜其苦故也。访之，则曰：“墨君和。”鼓刀之士也。天意冥数，信然。镒自脱此难，更在位三十余年，不有神明扶持，何以获免？

李全忠芦生三节

唐乾符末，范阳人李全忠少通《春秋》。好鬼谷子之学。曾为棣州司马，忽有芦一枝，生于所居之室，盈尺三节焉。心以为异，以告别驾张建章。建章积书千卷，博古之士也，乃曰：“昔者蒲洪以池中蒲生九节为瑞，乃姓蒲，后子孙昌盛。芦者茅也，合生陂泽之间，而生于室，非其常也。君后必有分茅之贵。三节者，传节钺三人。公可志之。”全忠后事李可举为戎校，诸将逐可举而立全忠，累加至检校太尉，临戎甚有威政。全忠死，子匡威嗣，匡威为三军所逐，弟匡侑为太原所攻，挈家赴阙，至沧州景城，为卢彦威所害。先是匡威少年好勇，不拘小节，自布素中以饮博为事，渔阳士子多忌之。曾一日，与诸游侠辈钓于桑乾赤栏桥之侧，自以酒祷曰：“吾若有幽州节制分，则获一大鱼。”果钓得鱼长三尺，人甚异焉。有马郁者，少负文艺，匡威曾问其年，郁曰：“弱冠后，两周星。”傲形于色。后匡威继父为侯，首召马郁问曰：“子今弱冠后几周星岁？”郁但顿颡谢罪。匡威曰：“好子之事，吾平生所爱也，何惧之有？”因署以府职。其阔达多如此类，故人多附之。葆光子尝见范阳熟人说：李匡侑妻张氏，国色也。其兄匡威为帅，强淫之。匡侑按剑而俟，夜深妻回，出步辇，为其夫杀之。匡威羞见其弟及将校，或言欲将兵救援镇州，既出城，三军立匡侑为帅。匡威遂称欲归朝覲，行次常山，又有劫质王镒之事。匡侑移牒王镒，往复指陈，终不及淫秽之事，讳国恶也。

张建章泛海遇仙

张建章为幽州行军司马，后历郡守。尤好经史，聚书至万

卷,所居有书楼,但以披阅清净为事。经涉之地,无不理焉。曾赍府戎命往渤海,遇风涛,乃泊其船。忽有青衣泛一叶舟而至,谓建章曰:“奉大仙命请大夫。”建章乃应之,至一大岛,见楼台岿然,中有女仙处之,侍翼甚盛,器食皆建章故乡之常味也。食毕告退,女仙谓建章曰:“子不欺暗室,所谓君子人也。忽患风涛之苦,吾令此青衣往来导之。”及还,风涛寂然,往来皆无所惧。又回至西岸,经太宗《征辽碑》,半在水中。建章则以帛包麦屑,置于水中,摸而读之,不欠一字,其笃学也如此。蓟门之人,皆能说之。于时亦闻于朝廷,葆光子曾遇蓟门军校姓孙,忘其名。细话张大夫遇水仙,蒙遗鲛绡,自赍而进,好事者为之立传,今亳州太清宫道士有收得其本者,且曰:“明宗皇帝有事郊丘,建章乡人掌东序之宝,其言国玺外唯有二物,其一即建章所进鲛绡,篋而贮之,轴之如帛,以红线三道札之。亦云夏天清暑展开,可以满室凜然。”迩来变更,莫知何在。

北梦琐言卷第十四

李茂贞胁尹杀宰相

凤翔李茂贞跋扈至甚，昭宗谓宰相杜让能曰：“《春秋》之义，叛而必诛。安有旬服之间，显违朝旨而悖慢如此？我若不讨，四方其谓我何？”让能奏曰：“艰难已来，行贞元故事，姑息戎臣久矣。根牢蔓炽，附之者众，一旦难骤革之。又京师去岐咫尺，人心易以危惧，设有陵犯，损威愈甚。愿陛下稍解雷霆而熟计之。”帝曰：“政刑弛紊，诏令不出都门，不欲孱孱守恬而坐。”因除宰相徐彦若镇凤翔，以茂贞为兴元尹，以嗣覃王率禁军送彦若，或茂贞迁延不受代，即以兵攻之。军旅所决，一委让能。让能恳谏不从，王师果败。或云此举乃让能报私怨也。茂贞先以长书与让能，继上表，仍拥兵至临皋驿，请诛宰相。帝遂斩枢密使李周曈以徇，乃贬让能，仍诏送至军前。茂贞具礼出迎，至驿，复表请行朝典，让能奏曰：“晁错之辜，谬及于臣，今若归罪于臣，可纾国难。”帝不得已，贬让能雷州司户参军，遣中使害于驿内。识者以让能临难无苟免，亦得其死也。后追赠太尉，其子晓，貌如削玉，有制造之才，仕梁至宰相。凤历年，洛都有变，为乱军误害，时皆叹惜之。

三镇拥兵杀二相

唐乾宁二年，邠州王行瑜会李茂贞、韩建入覲，决谋废立。

帝既睹三帅齐至，必有异谋，乃御楼见之，谓曰：“卿等不召而来，欲有何意？”茂贞等汗流浹背，不能对，但云：“南北司紊乱朝政。”因疏韦昭度讨西川失谋；李磻麻下，为刘崇龟所哭，陛下不合违众用之。及令宦官诏害昭度已下，三帅乃还镇，内外冤之。初，王行瑜跋扈，朝廷欲加尚书令，昭度力止之曰：“太宗以此官总政而登大位，后郭子仪以六朝立功，虽有其名，终身退让，今行瑜安可轻授焉！”因请加尚父。至是为行瑜所憾，遽罹此害，后追赠太师。李磻字景望，拜相麻出，为刘崇龟抱而哭泣，改授太子少傅。乃上十表及《纳谏》五篇，以求自雪，后竟登庸，且讪崇龟之恶。时同列崔昭纬与韦昭度及磻素不相协，王行瑜专制朝廷，以判官崔铤入阙奏事，与昭纬关通，因托铤致意，由是行瑜率三镇胁君，磻亦遇害。其子浚，有高才，同日害之。磻著书百卷，号“李书楼”，后追赠司徒。太原李克用破王行瑜后，崔昭纬贬而赐死，昭皇切齿，下诏捕崔铤，亦冤报之一事也。

儒将成败

古者文武一体，出将入相，近代裴行俭、郭元振、裴度、韦皋是也。然而时有夷险，不可一概而论。王铎初镇荆南，黄巢入寇，望风而遁。他日将兵捍潼关，黄巢令人传语云：“相公儒生，且非我敌，无污我锋刃，自取败亡也。”后到成都行朝，拜诸道都统。高骈上表，目之为败军之将，正谓是也。谏议大夫郑宝曾献书以规，其旨云：“未知令公以何人为牙爪，何士参帷幄？当今大盗移国，群雄奋戈，幕下非旧族子弟、白面郎君雍容谈笑之秋也。”尔后罢军权，镇滑台，竟有贝州之祸。郑文公曠首倡中兴，传檄讨贼，杀戮黄寇，镇静关畿，一旦部校李昌言

胁而逐之，尚不能固位。至如越州崔璆、湖南崔瑾、福建韦岫、郢州蔡崇、徐方支祥、许昌薛能、河中李都、窦滔、凤翔徐彦若，狼狈恐惧，求免不暇。唯张濬大言，自方管、葛，以无谋之韩建，倅用刚之孙揆，出征大鹵，自貽败亡。尔后朱朴踵为大言，骤居相位，亦曾上表请破凤翔。所谓以羊将狼，投卵击石，幸而不用，何过望哉！客有谓葆光子曰：“儒将诚则有之，唐自大中已来，以兵为戏者久矣。廊庙之上，耻言韬略，以鬻鞬为凶物，以铃匱为凶言。就有如卢藩、薛能者，目为龕才。一旦宇内尘惊，闾左飏起，遽以褒衣博带，令押燕颌虎头，适足以取笑耳！则韦昭度之惮王建，濬之伐太原是也。”

外藩从事于东 一作本省外事

河东节度副使李习吉，“习”，《五代史》作“袭”。尝应举不第，为李都河中从事。都失守，习吉自昭义游太原，辟为从事。习吉好学，有笔述，虽马上军前，手不释卷。太原所发笺奏军书，皆习吉所为也。因从李克用至渭南，令其入奏。帝重其文章，授谏议大夫，使上事北省以荣之，竟归太原，复其戎职。庄宗即位，追赠礼部尚书。梁太祖每览太原书檄，遥景重之，曰：“我何不得此人也？陈琳、阮瑀，亦不是过。”

韩建始终

韩建两随李茂贞迫胁君上，杀戮辅相。昭宗出居，本幸鄜時，建恳迎奉，请至华下，供亿之劳，具在《勤王录》。而杀害郟王等八人以孤君上，抑其罪也。近代史臣驳论《勤王录》数条，且曰：“韩建不遇时可也，而云堤防道路，拱卫乘輿，欲盖而彰，则禁固之意可知也。又与诸道书云语诏书征赴行在，妄也。”

又曾无纠率诸侯，述保大定功之志也。”以为唐运陵替，皆有一作“由”。历数，自黄巢既戮，蔡贼生焉。宗权灭后，而朱玫、王行瑜继之。才舍茂贞，而有韩建。所谓一莽虽死，十莽复生，何天意不祐乎！竟为朱温宰相。蜀先主闻之笑曰：“韩建非豹变之才，与朱温作相宜也。”葆光子曰：“华州韩建，荆渚成汭，勤王奉国，识有可嘉。于时号为‘北韩南郭’，郭即成令冒称也。士大夫可以依赖也。古者奉霸主，尊本朝，德义小亏，诸侯不至，葵丘之会是也。成、韩位居王辅，荷宠于唐，朱公有无君之心，露问鼎之意，建等不能效臧洪泣血，纠率同盟，亦可以结约亲邻，共张声势。而乃助桀作孽，画匹成蛇，舍我善邻，陈诚伪室。华阴失守，既无力以枝梧，鄂渚丧师，乃无名而陷没。非忠非义，吾所谓二公始终谬也。向使成令睦汉南诸侯，结淮甸雄援，汴人篡逆，亦恐未暇。推之天命，即吾不知，考之人谋，固无所取。惜哉！”

孔纬惜盐铁印

孔纬在中书，朱全忠并有数镇，兵力强盛，表请盐铁印。诏下宰相议之，纬力争不从，谓其下邸吏曰：“朱公若收盐铁印，非兴兵不可。”全忠寻止。后韩建讨太原不利，为张濬所误，贬之。它日，昭宗欲再攻凤翔，以问纬。纬曰：“凤翔天子西门，若自去窟穴，受制一面，即大事去矣。”昭宗曰：“卿是朕贤臣，殊未达时事。”纬曰：“陛下以臣为贤，是谤臣也。臣若贤，肯立于陛下之朝？”因称疾，以太子太师致仕，卒于华下。

神告罗弘信 子绍威附

中和中，魏博帅罗弘信，初为本军步射小校，掌牧圉之事。

曾宿于魏州观音院门外，其地有神祠，俗号曰“白须翁”。巫有宋迁者，忽诣弘信谓曰：“夜来神忽有语，君不久为此地主。”弘信怒曰：“欲危我耶？”他日复以此言来告弘信，弘信因令密之。不期岁，果有军变，推弘信为帅。弘信状貌丰伟，多力善射，虽声名未振，众已服之。累加至太尉，封临淮王。弘信卒，子绍威继之，与梁祖通欢结亲，情分甚至。先是，本府有牙军八千人，丰其衣粮，动要姑息，时人云：“长安天子，魏府牙军。”主使频遭斥逐，由此益骄。绍威不平，有意翦灭。因与汴人计会，诈令役夫肩笼内藏器甲，扬言汴帅葬罗氏之女。绍威密令人于兵仗库断弓弦共甲襻，夜会汴人，擐甲持戈，攻杀牙军。牙军觉之，排闥入库，而弓甲无所施勇也。全营杀尽，仍破其家。人谓牙军久盛，宜其死矣。绍威虽豁素心，而纪纲无有，渐为梁祖陵制，竭其帑藏以奉之。忽患脚疮，痛不可忍，意其牙军为祟，乃谓亲吏曰：“聚六州四十三县铁，打一个错不成也。”绍威卒，其子周翰继之，俄而移镇滑台，罗氏失去其国矣。

燕王刘仁恭异梦

刘仁恭微时，曾梦佛旛于手指飞出，或占之曰：“君年四十九，必有旌幢之贵。”后如其说，果为幽帅。自破太原军于安塞城后，士兵精强，孩视邻道。发管内丁壮，号三十万，南取邺中，图袁、曹之霸。先下甘陵，无少长悉坑之。初治甘陵，城下有鸛鹤数头，飞下幄帐内，逐之复来。仁恭恶之。竟为魏军、汴军夹攻，大败之，杀其名将单可及，仁恭单马而遁。于时军败于内黄，尔后汴帅攻燕，亦败于唐河。他日命使聘汴，汴帅开宴，俳优戏医病人以讥之，且问病状“内黄以何药可瘥？”其

聘使谓汴帅曰：“内黄可以唐河水浸之必愈。”宾主大笑，赏使乎之美也。

北梦琐言卷第十五

披褐至殿门

天复元年，凤翔李茂贞请入觐奏事，朝廷允之，盖军容使韩全海与之交结。昭宗御安福楼，茂贞涕泣陈匡救之言。时崔胤密奏曰：“此奸人也，未足为信，陛下宜宽怀待之。”翌日，宴于寿春殿，茂贞肩舆，衣驼褐，入金鸾门，易服赴宴。咸以为前代跋扈，未有此也。时韩全海深相交结，崔胤惧之，自此亦结朱全忠，竟致汴州迎驾，与凤翔连兵，劫迁入洛之始。识者以王子带召戎，崔胤比之。先是，茂贞入阙，焚烧京城。是宴也，俳优安辔新号茂贞为“火龙子”，茂贞惭惕俯首。宴罢有言：“他日须斩此优”，辔新闻之，因请假往凤翔，茂贞遥见，诟之曰：“此优穷也，胡为敢来？”辔新对曰：“只要起居，不为求救。”茂贞曰：“贫俭如斯，胡不求乞？”安曰：“近日京中但卖麸炭，可以取济，何在求乞？”茂贞大笑，而厚赐赦之也。

朱全忠迎驾于凤翔

军容使韩全海以驾幸凤翔，李茂贞比怀挟帝以令诸侯之意，惧朱全忠之盛也。西川王公建亦有此虑。乃结汴州同起军，助其迎驾。汴军傅城，川军乃攻兴元，其帅王万洪以无救援，遂降成都，由是山南十四州并为蜀有，方变谋却助凤翔。于时命掌书记韦庄奉使至军前，朱公大怒。自此与西川失欢，

而汴帅军罢。

韩建卖李巨川

李巨川有笔述，历举不第。先以仕伪襄王，与唐彦谦俱贬于山南，襄帅杨守亮优待之。山南失守，随致仕杨军容复恭，与守亮同奔，北投太原。导行者引出华州，复恭为韩建挫辱，极骂为奴，以短褐蒙之，毙于枯木。守亮槛送至京，斩于独柳树，京城百姓莫不沾涕。此即南山“一丈黑”，本姓訾，黄巢时，多救护导引朝士令趋行在，人有逃黄巢而投附，皆济之，由是人多感激也。巨川为韩建副使，朱令公军次于华，用张濬计，先取韩建，其幕客张策携印率副使李巨川同诣辕门请降，朱公谓曰：“车驾西幸，皆公所教也。”建曰：“某不识字，凡朝廷章奏，邻道书檄，皆巨川为之。”因斩之。识者谓韩建无行，求解怒于朱公，遂为所卖，时人冤之。巨川有子慎仪，仕后唐为翰林学士。唯张策本与张濬有分，携印而降，叶濬之谋。后仕至梁相，朱公既得韩建，以兄呼之。寻奏移许昌，梁凤历初，亦遇害也。

天子赐勋臣诗

德宗皇帝好为诗，以赐容州戴叔伦。文宗、宣宗皆以诗赐大臣。昭宗驻蹕华州，以歌辞赐韩建，以诗及《杨柳枝》辞赐朱全忠。所赐一也，或以敬，或以惮，受其赐者，得不求其义焉。

朱令公为昭宗拢马

汴帅朱公再围凤翔，与茂贞军战于虢县西槐林驿，大败岐军，横尸不绝，鲍气闻于十里。昭宗遂杀宦官韩全海已下二十

二人首宣示，茂贞亦斩其义子继筠首以送。于是车驾还宫，朱令俯首马前请罪，涕泣拢帝马行千步，帝为之动容。至京师，以宰相崔胤判六军。乃下诏诛宦官第五可范已下七百一十人，又凤翔驾前宰相卢光启等一百余人，并赐自尽。天复三年，汴人拥兵杀宰相崔胤、京兆尹郑元规，劫迁车驾，移都东洛。既入华州，百姓呼万岁，帝泣谓百姓曰：“百姓勿唱万岁，朕弗原本作“无”，据商本校改。能与尔等为主也。”沿路有《思帝乡》之词，乃曰：“纔干山头冻杀雀，何不飞去生处乐？况我此行悠悠，未知落在何所？”言讫，泫然流涕。行至陕府，内宴。皇后自捧玉盆以赐全忠，内人唱歌，全忠将饮酒，韩建蹶其足。全忠惧，辞醉而退。至穀水而杀内人可证及随驾五百人，自是帝孤立矣。

昭宗遇弑

昭宗迁都至洛，左右并是汴人，虽有尊名，乃是虚器，如在笼槛，郁郁不乐。朱全忠以诸侯尽有匡复之志，虑帝有奔幸之谋。时护驾朱友谅等聚兵殿庭，诉以衣食不足，帝方劳谕，友谅引兵升殿，帝颠仆入内，军士蹶而追之。帝叱曰：“反耶？”友谅曰：“臣非敢无礼，奉元帅之令。”帝奔入御厨，以庖人之刀斩数辈，竟为乱兵所害。内人李渐荣、裴正一闻弑帝，投刃而死。又以朱友谅、氏叔琮扇动军情，诛朱友谅、氏叔琮，以成济之罪归之。友谅等临刑诉天曰：“天若有知，他日亦当如我。”后全忠即位，为子友珪所弑，竟如其言。

请杀德王

辉王嗣位，社宴德王裕已下诸王子孙，并密为全忠所害。

德王，帝之兄，曾册皇太子。刘季述等废昭宗，册为皇帝。季述等伏诛，令归少阳院。全忠以德王眉目疏秀，春秋渐盛。全忠恶之，请崔胤密启云：“太子曾窃宝位，大义灭亲。”昭宗不纳。一日，驾幸福先寺，谓枢密使蒋玄晖曰：“德王，吾之爱子，何故频令吾废之，又欲杀之？”言讫泪下，因啮其中指血流。全忠闻之。宴罢，尽杀之。

谋害衣冠

辉王即位，天祐中，朱全忠以旧朝达官尚在班列，将谋篡夺，先俾翦除，凡在周行，次第贬降。旧相裴枢、独孤损、崔远、陆扈、王溥，大夫赵崇、王赞等，于滑州白马驿赐自尽。时宰相臣柳璨性阴狡贪权，恶枢等在己之上，与全忠腹心枢密使蒋玄晖、太常卿张廷范密友交结而害枢等。俄而廷范辕裂，玄晖与柳璨，及弟瑶、瑊相继伏诛。先是，故相张濬一家并害，而弃尸黄河。朱公谋主李振累应进士举不第，尤愤朝贵，时谓朱全忠曰：“此清流辈，宜投于黄河。永为浊流。”全忠笑而从之。尔朱荣河阴之戮衣冠，不是过也。俄而辉王禅位，封济阴王，于曹州遇鸩而崩。唐祚自此灭矣。

诬何太后

朱全忠先以蒋玄晖为枢密使，伺帝动静。积庆何太后以昭宗见害之后，常恐不保旦夕，曾使宫人阿秋面召玄晖属戒，所乞它日传禅之后，保全子母性命。言发，无不涕零。先是，全忠速要传禅，召玄晖到汴州，责以太迟。玄晖以传禅先须封国，授九锡之命，俟次第行之。全忠怒曰：“我不要九锡，看作天子否？”玄晖归奔洛阳，与宰相商量，为赵殷衡诬潜，云与太

后交通，欲延唐祚。乃令殷衡逼杀太后及宫人，而诛蒋玄晖，时人冤之。赵殷衡后改姓孔名循，亦莫知其实是何姓。仕后唐明宗为宣徽使，出为许昌、沧州两镇，时人知其狡谲倾险，莫不惮之。

为堂叔母侍疾

唐天祐三年，拾遗充史馆修撰崔瑒进状，以堂叔母在孟州济源私庄，抱疾加甚，无兄弟奉养，无强近告投。兼以年将七十，地绝百里，阙视药膳，不遑晓夕，遂乞假躬往侍疾。敕旨依允。时人义之。或曰：“避祸而享义名者，亦智也。”

秦宗权诉不反

黄巢破后，蔡州秦宗权继为反逆，兵力强锐，又复称僭，山东诸郡苦之，十年之间，屠脍生聚。汴帅朱全忠尽节御之，宗权为部将申丛擒而折足囚缚，朱全忠具表槛送至京，京兆尹孙揆率府县吏阅之，宗权即槛中举首曰：“宗权非反也，大尹哀之。”观者因以为笑。

李摩云掷钵从事

李罕之，河阳人也。少为桑门无赖，所至不容，曾乞食于滑州酸枣县，自旦至晡，无与之者，掷钵于地，毁僧衣，投河阳诸葛爽为卒，罕之即僧号，便以为名。素多力，或与人相殴，殴其左颊，右颊血流。爽寻署为小校，每遣讨贼，无不擒之。蒲、绛之北有摩云山，设堡栅于上，号摩云寨，前后不能攻取，时罕之下焉，自此号“李摩云”。累历郡侯、河南尹、节将，官至侍中。卒于汴州，荆南成汭之流也。自唐至梁□下缺。

北梦琐言卷第十六

以酒致祸

梁祖图霸之初，寿州刺史江彦温以郡归我，乃遣亲吏张从晦劳其勤。而从晦无赖，酒酣，有饮徒何藏耀者与之偕，甚昵，每事误禀从晦，致命于郡。彦温大张乐邀不至，乃与藏耀食于主将家，彦温果疑恐曰：“汴王谋我矣。不然，何使者之如是也。”乃杀其主将，连诛数十人，而以状白其事。既而又疑惧曰：“诉其腹心，亡我族矣。”乃自缢而死。梁祖大怒，按其事，腰斩从晦，留藏耀，列其贲，械斩于寿春市。葆光子曰：“后唐明宗皇帝时，董璋据东川，将有跋扈之心。于时遣客省使李仁矩出使梓潼。仁矩比节使下小校，骤居内职，性好狎邪。元戎张筵，托以寒热，召之不至，乃与营妓曲宴。璋闻甚怒，索马诣馆，遽欲害之。仁矩鞞足端简门迎，璋怒稍解。他日作叛，两川举兵，并由仁矩献谋于安重海之所致也。”

蜀使洪饮

梁太祖初兼四镇，先主遣押衙潘岬持聘。岬饮酒一石不乱，每攀宴饮，礼容益庄，梁祖爱之。饮酣，梁祖曰：“押衙能饮一盘器物乎？”岬曰：“不敢。”乃簇在席器皿，次第注酌，岬并饮之。岬愈温克，梁祖谓其归馆，多应倾泻困卧，俾人侦之。岬簪筍箠冠子，秤所得酒器，涤而藏之。他日，又遣押衙郑项持

聘，梁祖问以剑阁道路，项极言危峻。梁祖曰：“贤主人可以过得？”项对曰：“若不上闻，恐误令公军机。”梁祖大笑，此亦近代使令之美者也。

朱瑾杀兄

朱瑾之据兖州，梁祖攻之未克，其从父兄齐州刺史琼先降，与琼同诣壁下以晓之。瑾乃遣都虞候胡规出献款曰：“兄已降，愿贷瑾不死，请以镇委吏。”既而启延寿门，陈牌印于笥曰：“兄来，请先奉此。”梁祖命琼受之，葛从周疑诈，选勇士孙少迪等仗剑以取。琼曰：“彼力屈，不足疑。”琼进前受印籥，瑾单马曰：“兄独来密语耳。”始相及，瑾令骁卒董怀进勾曳琼坠马，乃发所匿刃杀琼，勾戟突出牵入之。须臾，城上鼓噪，掷琼首于埤也。我军失色，梁祖哀恻久之，斩军谋徐厚，署琼弟玘为齐州防御使，恩礼殊厚。瑾竟弃城投扬州。

马景设诈

梁祖宿兵岐下，以迎昭宗，敌垒尚坚，旦思班退。亲从指挥使高季昌抗言曰：“天下雄杰窥此举者一载矣，今奸党已窘，更少俟之。”季昌乃密募人入岐为告事者。有骑卒马景应命，因朱友伦总骑军且至，将大出兵逐。景请其时给骏驷，杂所出队中。十许里，跃马西逸，叩岐闾，以军怨东遁为告。且言列寨留卒尚万，俟夕将逝，宜速掩之。当落我机内矣。然是往也，决无生理，愿录其妻孥。梁祖凄然止其行，景固请，乃徇之。明日军出，诸寨屏匿如无人，不十里，果风骑却走，岐人纳之。不失厥料，岐军启两扉悉众来。我师宿已秣马饱士，中军

一鼓，百营俱进，大破岐军，十不存三四焉。李茂贞丧胆，昭宗降诏还京，始遂奉迎矣。功归高公，而马景妻孥倍加轸恤。且解扬以守正为忠，不顾其身也。马景以死命行诈，非图身也，人之难事，唯景有之。

朱延寿妻王烈女

宣州田颀、寿州朱延寿将举军以背杨行密，请杜荀鹤持笈诣淮都。俄而事泄，行密悉兵攻宛陵，延寿飞骑以赴，俱为淮军所杀。延寿之将行也，其室王氏勉延寿曰：“愿日致一介，以宁所怀。”一日，介不至。王氏曰：“事可知矣。”乃部分家僮，悉授兵器，遽阖州中之扉。而捕骑已至，不得入。遂集家僮、私阜帑，发百燎，庐舍州廨焚之。既而稽首上告曰：“妾誓不以皎然之躯，为仇者所辱。”乃投火而死，古之烈女，无以过也。

木星入斗

唐乾符中，荆州节度使晋公王铎，后为诸道都统。时木星入南斗，数夕不退。晋公观之，问诸知星者吉凶安在？咸曰：“金火土犯斗即为灾，唯木当应为福耳。”咸或然之。时有术士边冈洞晓天文，精通历数，谓晋公曰：“唯斗帝王之宫宿，唯木为福神，当以帝王占之。然则非福于今，必当有验于后，未敢言之。”它日，晋公屏左右密问冈，曰：“木星入斗，帝王之兆，木在斗中，朱字也。”识者言唐世尝有绯衣之讖，或言将来革运，或姓裴，或姓牛，以为“裴”字为绯衣，“牛”字著人即“朱”也。所以裴晋公度、牛相国僧孺每罹此谤。李卫公斥《周秦行纪》，乃斯事也。安知钟于殭山之朱乎？

木中异文

梁开平中，潞州军前李思安奏：“壶关县庶穰乡人因伐树倒，分为两片，内有六字，皆如左书，曰‘天四十载石进’。”乃图其状以献。仍付史馆。尔后唐庄宗皇帝自晋王登位，以为应之。中间石氏自并门受国，称晋朝，湖南马希范解释此字表闻焉。

薛贻矩画赞

梁相国薛贻矩，名家子，擢进士第，在唐至御史大夫。先是，南班官忌与北司交通。天复中，翦戮阉官，贻矩尝与韩全海等作写真赞，悉纪于内侍省屋壁间，坐是谪官。它日赍唐帝命禅于梁，仕至宰相。

春磨寨

黄巢自长安遁归，与其众屯于陈、蔡间澗河，下寨连络，号“八山营”。于时蔡州秦宗权惧巢，以城降之。时既饥乏，野无所掠，唯捕人为食。肉尽继之以骨，或碓捣，或硃磨，咸用充饥。天军四合，巢军不利，其党骇散，频为雷电大雨淹浸其营，乃与妻孥昆弟奔于太山狼虎谷，为外甥林言斩首送徐州时溥，下裨将李师锐，函首送成都行在也。

梁祖脱难

梁祖亲征郢州，军次卫南。时筑新垒土工毕，因登眺其上，见飞鸟止于峻堞之间而噪，其声甚厉。副使李璠曰：“是鸟也，将有不如意之事。”其前军朱友裕为朱瑄掩扑，拔军南

去,我军不知,因北行。遇朱瑄军来迎,梁祖策马南走,入村落间,为贼所迫,前有沟坑,颇极深广。匆遽之际,忽见沟内蜀黍秆积以为道,正在马前,遂腾跃而过,因获免焉。副使李璠、都将高行思为贼所杀。张归宇为殿骑,援戈力战,仅得生还,被十四五箭。乃知卫南之乌,先见之验也。

梁祖梦丁会

丁会为昭义节帅,常惧梁祖雄猜,疑忌功臣。忽谓敬翔曰:“吾梦丁会在前祇候,吾将乘马欲出,圉人以马就台,忽为丁会跨之以出。时梦中怒,叱喝数声,因惊觉,甚恶之。”是月,丁会举潞州军民归河东矣。

殿栋折坠

梁祖末年,多行诛戮。一夕,寝殿大栋忽坠于御榻之上。初,闻土落于寝帐上,乃惊觉。久之,又闻有小木坠于帐顶间,遂惺然下床。未出殿门,其栋乃坠。迟明,召诸王近臣令观之,夜来惊危,几不相见,由是君臣相泣。又曰:“惊忧之时,如有人引头于寝阁门内云:‘里面莫有人否?’所以匆忙奔起,得非宫殿神乎?”它日,又游于大内西九曲池,泛鹤舟于池上。舟忽倾侧,上堕于池中。宫嫔并内侍从官并跃入池,扶策登岸,移时方安。尔后发痼疾,竟罹其子郢王友珪弑逆之祸。舟倾栋折,非佳事也。

梁祖围枣强事

梁祖末年,用军不利,河北数镇,不顺其命。一旦躁挠,坚要亲征。师次深州界,遂令杨师厚分兵攻枣强县,半浹旬方拔

其垒。是邑也，池湟坚牢，人心犷悍，昼夜攻击，以至疲竭。既陷之日，无少长皆屠之。时有一百姓来投军中，李周彝收于部伍间，乃谓周彝曰：“请一剑，愿先登以收其城。”未许间，忽然抽茶担子挥击周彝，头上中担，几仆于地。左右乃擒之，元是枣强城中遣来令诈降，本意欲窥算梁军招讨使杨师厚，斯人不能辨，误中周彝。是知河朔之民，勇劲如此。

仇殷召课

梁司天监仇殷，术数精妙，每见吉凶，不敢明言。稍关逆耳，秘而不说，往往罚俸。盖惧梁祖之好杀也。梁自昭义失守，符道昭就擒，柏乡不利，王景仁大败，皆为太原节使嗣晋王李存勖之所挫也。方怀子孙之忧，唯柏乡狼狈，亦自咎云：“违犯天道，不取仇殷之言也。”

北梦琐言卷第十七

梁祖为佣兵

梁祖，宋州碭山县午沟里人。本名温，赐名全忠，建国后，改名晃。家世为儒，祖信，父诚，皆以教授为业。诚早卒，有三子俱幼，母王氏携养寄于同县人刘崇家。昆弟之中，唯温狡猾无行。崇母抚养之，崇弟兄尝加谴杖。一日，偷崇家釜而窜，为崇追回，崇母遮护，以免朴责。善逐走鹿，往往及而获之。又崇母常见其有龙蛇之异。它日，与仲兄存入黄巢中作贼，伯兄晃与母王氏尚依刘家。温既辞去，不知存亡。及温领镇于汴，盛饰舆马，使人迎母于崇家。王氏皇恐，辞避深藏，不之信。谓人曰：“朱三落拓无行，何处作贼送死，焉能自致富贵？汴帅非吾子也。”使者具陈离乡去里之由，归国立功之事，王氏方泣而信。是日，与崇母并迎归汴，温盛礼郊迎，人士改观。崇以旧恩，位至列卿，为商州刺史。王氏以温贵，封晋国太夫人。仲兄存于贼中为矢石所中而卒。温致酒于母，欢甚，语及家事，谓母曰：“朱五经辛苦业儒，不登一命，今有子为节度使，无忝先人矣。”母不怿，良久，谓温曰：“汝致身及此，信谓英特，行义未必如先人。朱二与汝同入贼军，身死蛮徼，孤男稚女，艰食无告，汝未有恤孤之心。英特即有，诸无取也。”温垂涕谢罪，即令召诸兄子皆至汴，友宁、友伦皆立军功，位至方镇。

梁祖张夫人

梁祖魏国夫人张氏，砀山富室女，父蕤，曾为宋州刺史。温时闻张有姿色，私心倾慕，有丽华之叹。及温在同州，得张于兵间，因以妇礼纳之。温以其宿款，深加敬异。张贤明有礼，温虽虎狼其心，亦所景伏。每谋军国计，必先延访，或已出师，中途有所不可，张氏一介请旋，如期而至。其信重如此。初收兖、郓，得朱瑾妻，温告之云：“彼既无依，寓于辎车。”张氏遣人召之，瑾妻再拜，张氏答拜泣下，谓之曰：“兖、郓与司空，同姓之国，昆仲之间，以小故寻干戈，致吾妣如此。设不幸汴州失守，妾亦似吾妣之今日也。”又泣下，乃度为尼，张恒给其费。张既卒，继宠者非人。及僭号后，大纵朋淫，骨肉聚麀，帷薄荒秽，以致友珪之祸，起于妇人。始能以柔婉之德，制豺虎之心，如张氏者，不亦贤乎？

朱邪先代

河东李克用，其先回纥部人，世为蕃中大酋，受唐朝官职。太宗于北方沙陁磧立沙陁府，以招集降户。后克用祖朱邪执宜与其父曾依吐蕃。背吐蕃归朝，德宗于盐州置阴山府，以执宜为都督。后迁于神武川黄花堆之别墅，即今应州是也。执宜生赤心，以讨徐州庞勋功，赐国姓并名，号李国昌。懿宗问其先世所出，云本陇西金城人，依寓吐蕃。帝曰：“我先与汝同乡里。”敕令编籍郑王房。始为云州大同军节度，次授鄜延、振武、代北三节度，其侄克让为羽林将军，其子克用最闻名，以破黄巢功，为太原节度使。子存勖，平梁、蜀，奄有中原，追尊执宜号懿祖、国昌号献祖、克用号太祖皇帝。太祖在妊十三月，

载诞之夕，母后甚危，令族人市药于雁门，遇神人，教以率部人被介持旄，击钲鼓，跃马大躁，环所居三周而止，果如所教而生。是日，虹光烛室，白气充庭，井水暴溢。及能言，喜道军旅。年十二三，能连射双鸟，至于树叶针锋马鞭，皆能中之。曾于新城北以酒酌毗沙门天王塑像，请与仆交谈。天王被甲持矛，隐隐出于壁间。或所居帐内，时如火聚；或有龙形，人皆异之。尝随献祖征庞勋，临阵出没如神，号为“飞虎子”。眇一目，时号“独眼龙”，功业磊落，不可尽述。或云“睛邪”，非眇也。

亲王拜蕃侯

唐乾宁中，凤翔李茂贞、华州韩建、邠州王行瑜拥兵胁君，诛戮宰辅，焚烧宫阙。初，帝西幸凤翔，昭宗出居石门莎城，太原克用领蕃汉马步入京，三镇大惧。是年破邠州，斩王行瑜。昭宗嘉奖倚赖，命延王丕、丹王允赓诏赐李公衣服。兼令二亲王设拜，以兄事之。近古未有也。仍封晋王以宠之。延王才识过人，聪悟辩慧，在晋阳留宴累月，每献酬乐作，必为晋王起舞，后为韩建所杀。

李习吉溺黄河

太原李克用自渭北班师，次河西县，王珂于冰上构浮航，公渡浮航，马足陷桥。李习吉从，马辄坠河，习吉抱冰，舟人拯之获免。王珂惧，公谓曰：“公之于吾，非机桥者，何嫌之有？李谏议有闻于时，则不吾知也。”置酒笑乐而罢。习吉，右相林甫之后，应举不第。黄巢后，游于河东，摄榆次令，李公辟为掌记，笈檄之捷，无出其右。梁祖每读河东书檄，嘉叹其才，顾敬翔曰：“李公计绝一隅，何幸有此人？如鄙人之智算，得习吉之

才笔，如虎之傅翼也。”其见重如此。

周式抗梁祖

梁祖陷邢州，进军攻王镕于常山。赵之宾佐有周式者，性慷慨，有口才，谓王镕曰：“事急矣，速决所向。式愿为行人。”即出见之，梁祖曰：“王公朋附并、汾，违盟爽信，弊赋已及于此，期于无舍。”式曰：“明公为唐室之桓、文，当以礼义而成霸业。王氏今降心纳质，愿修旧好，明公乃欲穷兵黩武，残灭同盟，天下其谓公何？”梁祖笑引式袂谓之曰：“与公戏耳。”镕即送牛酒币货数万犒汴军，仍令其子入质于汴，因而解围。近代之鲁仲连也。

宦官阴谋

唐昭宗以宦官怙权，骄恣难制，常有诛翦之意。宰相崔胤嫉忌尤甚，上敕胤，凡有密奏，当进囊封，勿于便殿启奏。以是宦者不之察，韩全海等乃访京城美妇人数十以进，求宫中阴事。天子不之悟，胤谋渐泄，中官以重赂甘言，请藩臣以为城社，视崔胤皆裂。时因伏腊宴聚，则相向流涕，辞旨诀别。会汴人寇同、华，知崔胤之谋，于是韩全海引禁军，陈兵仗，逼帝幸凤翔。它日，崔胤与梁祖叶谋以诛阉宦，未久，祸亦及之，致族绝灭。识者归罪于崔胤。先是，其季父安潜尝谓亲知曰：“灭吾族者，必缙儿也。”缙儿即胤小字，河东晋王李克用闻胤所为，谓宾友曰：“助贼为虐者，其崔胤乎！破国亡家，必在此人也。”

晋王上源驿遇难

晋王李克用妻刘夫人，常随军行，至于军机，多所弘益。

先是，汴州上源驿之变，晋王愤恨，欲回军攻之。夫人曰：“公为国讨贼，而以杯酒私忿，必若攻城，即曲在于我，不如回师，自有朝廷可以论列。”于是班退。天复中，周德威为汴军所败，三军溃散，汴军乘我，晋王危惧，与周德威议，欲出保云州。刘夫人曰：“妾闻王欲弃城而入外藩，谁为此画？”曰：“存信辈所言。”夫人曰：“存信本北方牧羊儿也，焉顾成败？王常笑王行瑜弃城失势，被人屠割，今复欲效之何也？王顷岁避难达鞞，几遭陷害，赖遇朝廷多事，方得复归。今一旦出城，便有不测之变，焉能远及北藩？”晋王止行，居数日，亡散之士复集，军城安定，夫人之力也。

刘邽忠于旧主

王师範之镇青州，以部将刘邽窃据兖州。先是，汴将葛从周镇于是邦，因出征，刘邽将图兖也，诈为茶商，苞苴铠甲，大起店肆，剖巨木藏兵仗而入。窃发之日，得其徒千人，据其府舍，升堂拜从周之母，仍以礼待其妻子，子弟职掌、妻孥供亿如常。俄而从周攻其城，梯榦云合，邽以板輿请从周母登城，谕从周曰：“刘将军待我不异于儿，新妇已下，并不失所。”从周在城下歔歔，即时退舍。及青州兵败，师範纳款，梁祖遣使谕邽，邽曰：“臣知王公修好，与梁国通盟。但臣本受王公之命，保有州城，一旦见其势穷，擅命不顾，非尽心于所事也。仆俟王公之命，俯首非晚。”至是师範谕之，方以城归。梁祖多其义，超擢非次，官至方镇，为梁之名将。

驳昭宗谥号

昭宗先谥圣穆景文孝皇帝，庙号昭宗。起居郎苏楷等驳

议,请改为恭灵庄闵皇帝,庙号襄宗。苏楷者,礼部尚书苏循之子,乾宁二年应进士。楷人才寝陋,兼无德行,昭宗恶其滥进,率先黜落,由是怨望,专幸邦国之灾。其父循,奸邪附会,无誉于时,故希旨苟进,梁祖识其险谲,滋不悦,时为敬翔、李振所鄙。梁祖建号,诏曰:“苏楷、高贻休、萧闻礼,皆人才寝陋,不可坐污班行,并停见任,放归田里。苏循可令致仕。”河朔人士,目苏楷为衣冠土梟。

晋世子入覲赐鸛鹑酒器

庄宗年十一,从晋王讨王行瑜,初令入覲献捷,昭宗一见,骇异之,曰:“此子有奇表。”乃抚其背曰:“我儿将来之国栋,勿忘忠孝于吾家。”乃赐鸛鹑酒卮、翡翠盘。十三读《春秋》,略知大义。骑射绝伦,其心豁如,采录善言,听纳容物,殆刘聪之比也。又云,昭宗曰:“此子可亚其父。”时人号曰“亚子”。

邺王偷江东诗

邺王罗绍威喜文学,好儒士,每命幕客作四方书檄,小不称旨,坏裂抵弃,自劈笺起草,下笔成文。又癖于七言诗。江东有罗隐,为钱镠客,绍威申南阮之敬,隐以所著文章诗赋酬寄,绍威大倾慕之,乃目其所为诗集曰《偷江东》。今邺中人士,多有讽诵。

魏博衙军

魏博富雄,列侯专地,唐朝三百年,唯姑息之。罗绍威愤衙军制己,密闻梁祖,表里应接算杀之。杨师厚后入魏城,揖出罗周翰,因而代之。师厚卒,梁以贺德伦领镇,分其土宇,创

立相贝为节镇，灭其力用。三军作乱，胁持德伦，背梁归晋。其状词云：“屈原哀郢，本非怨望之人；乐毅辞燕，且异倾邪之行。”晋王览状，拥兵亲临，先数张彦胁主虐民罪而斩之，便以张彦亲军五百人带甲持仗，环马而行。晋王宽衣缓带，略无猜间，众心大服。它日资魏博兵力称健，竟平河南也。衙军自罗绍威杀戮后，又迫胁贺德伦，复拥兵持赵在礼，天成初，赴行在，于时又杀三千家，乃世袭凶恶也。

缚 驴 戴 旗

晋王之入魏博，梁将刘邺先屯洹水，寂若无人。因令觐之，云城上有旗帜来往。晋王曰：“刘邺一步一计，未可轻进。”更令审探，早缚刍为人，插旗于上，以驴负之，循堞而行，故旗帜婴城不息。问城中羸老者，曰：“军去已二日矣。”果趋黄泽，欲寇太原。以霖潦不克进，其计谋如是。

北梦琐言卷第十八

杨千郎

庄宗异母弟存义，即郭崇韬女婿，伏诛。先是，郭崇韬即诛之后，朝野骇惋，议论纷然。庄宗令阍人察访外事，言存义于诸将坐上，诉郭氏之无罪，其言怨望。又于妖术人杨千郎家饮酒聚会，攘臂而泣。杨千郎者，魏州贱民，自言得墨子术于妇翁，能役使阴物，帽下召食物果实之类。又蒲博必胜，人有拳握之物，以法必取。又说炼丹干汞，易人形，破肩镬。贵要间神奇之，官至尚书郎，赐紫，其妻出入宫禁，承恩用事。皇弟存义常朋淫于其家，至是与存义同罹其祸。

娠子能语

后唐明宗皇帝微时，随蕃将李存信巡边，宿于雁门逆旅。逆旅媪方娠，帝至，媪慢不时具食。腹中儿语谓母曰：“天子至，宜速具食。”声闻于外，媪异之，遽起亲奉庖爨，敬事尤谨。帝以媪前倨后恭诘之，曰：“公贵不可言也。”问其故，具道娠子腹语事。帝曰：“老妪逊言，惧吾辱耳。”后果如其言。

明宗不伐

明宗始在军中，居常唯治兵仗，不事生产。雄武谦和，临财尤廉，家财屡空，处之晏如也。太祖欲试以诚，召于泉府，命

恣意取之，所取不过束帛数缗而已。所得赐与，必分部下。战胜凯还，侪类自伐，帝徐言曰：“人战以口，我战以手。”众皆心服其能。

明宗独见

庄宗晏驾，明宗皇帝为将相推举，霍彦威、孔循上言，唐运已衰，请改国号。明宗谓藩邸近侍曰：“何为改正朔？”左右奏曰：“先帝以锡氏宗属，为唐雪冤仇，为昭宗皇帝后，国号唐。今朝之旧人不欲殿下称唐，请更名号耳。”明宗泣下曰：“吾十三事献祖，洎太祖至先帝，冒刃血战，为唐室雪冤，身编宗属。武皇功业，即吾功业也，先帝天下，即吾天下也。兄亡弟绍，于意何嫌？运之衰隆，吾当身受。”于是不改正朔，人服帝之独见也。

庄宗诸弟遇害

赵在礼作乱，诸将拥明宗入阙。未到间，从马直郭从谦攻兴教门，帝母弟存渥从上战，及宫车晏驾，存渥与刘皇后同奔太原，至风谷，为部下所杀。刘皇后欲出家为尼，旋亦杀之。存霸先除北京留守，亦自河中至太原，兵众请杀存霸，以安人心，符彦超不能禁。时存霸已剪发，衣僧衣，谒彦超，愿为山僧，竟不免也。存纪、存确匿于南山民家，人有以报安重海，重海曰：“主上已下诏寻访，帝之仁德，必不加害，不如密旨杀之。”果并命于民家。后明宗闻之，切让重海，伤惜久之。

刘皇后答父

庄宗刘皇后，魏州成安人，家世寒微。太祖攻魏州，取成安，得后，时年五六岁，归晋阳宫，为太后侍者，教吹笙。及笄，

姿色绝众，声伎亦所长。太后赐庄宗，为韩国夫人侍者，后诞皇子继岌，宠待日隆。它日，成安人刘叟诣邺宫见上，称夫人之父，有内臣刘建丰认之，即昔日黄须丈人，后之父也。刘氏方与嫡夫人争宠，皆以门族夸尚。刘氏耻为寒家，白庄宗曰：“妾去乡之时，妾父死于乱兵，是时环尸而哭，妾固无父，是何田舍翁，诈伪及此！”乃于宫门笞之，其实后即叟之长女也。庄宗好俳优，宫中暇日，自负蓍囊药篋，令继岌破帽相随，似后父刘叟以医卜为业也。后方昼眠，岌造其卧内，自称刘衙推访女。后大恚，笞继岌。然为太后不礼，复以韩夫人居正，无以发明。大臣希旨，请册刘氏为皇后。议者以后出于寒贱，好兴利聚财，初在邺都，令人设法稗贩，所鬻樵苏果茹，亦以皇后为名。正位之后，凡贡奉先入后宫，唯写佛经施尼师，它无所赐。阙下诸军困乏，以至妻子饿殍，宰相请出内库俵给，后将出妆具银盆两口，皇子满喜等三人，令鬻以贍军。一旦作乱，亡国灭族，与夫褒姒、妲己无异也。先是，庄宗自为俳优，名曰“李天下”，杂于涂粉优杂之间，时为诸优朴扶搯搭，竟为鬻妇恩伶之倾玷，有国者得不以为前鉴！刘后以囊盛金合犀带四，欲于太原造寺为尼，沿路复通皇弟存渥，同簣而寝，明宗闻其秽，即令自杀。

明宗诛诸凶

明宗即位之初，诛租庸使孔谦、归德军节度使元行钦、邓州节度温韬、太子少保段凝、汴州曲务辛廷蔚、李继宣等。孔谦者，魏州孔目吏。庄宗图霸，以供馈兵食，谦有力焉。既为租庸使，曲事嬖幸，夺宰相权，专以聚敛为意，剥削万端，以犯众怒伏诛。元行钦为庄宗爱将，出入宫禁，曾无间隔，害明宗

之子从璟，以是伏诛。段凝事梁，以奸佞进身至节将，末年绾军权，束手归朝。温韬凶恶，发掘西京陵寝，庄宗中兴，不寘其罪，厚赂伶官阉人，与段凝皆赐国姓，或拥旄钺，明宗采众议而诛之。辛廷蔚，开封尹王瓚之牙将也，朱友贞时，廷蔚依瓚势，曲法乱政，汴人恶之。李继宣，汴将孟审澄之子，亡命归庄宗，刘皇后蓄为子，时宫掖之间，秽声流闻。此四凶，帝在藩邸时，恶其为人，故皆诛之。庄宗皇帝为唐雪耻，号为中兴，而温韬毁发诸帝寝陵，宜加大辟，而赐国姓，付节旄，由是知中兴之说谬矣。

韩伊二妃 夏夫人附

庄宗皇帝嫡夫人韩氏，后为淑妃，伊氏为德妃。契丹入中原，石氏乞降。宰相冯道尊册契丹主，大张宴席。其国母后妃列坐同宴，王嫱、蔡姬之比也。夫人夏氏最承恩宠，后嫁契丹突欲，名李赞华，所谓东丹王，即阿保机长子。先归朝，后除滑州节度使，性酷毒，侍婢微过，即以刀割火灼。夏氏少长宫掖，不忍其凶，求离婚，归河阳节度夏鲁奇家，今为尼也。

无官酬勋

乱离以来，官爵过滥，封王作辅，狗尾续貂。天成初，桂州节度观察使马尔，即湖南马殷之弟，本无功德，品秩已高，制词云：“尔名尊四辅，位冠三师。既非品秩升迁，难以井田增益。”此要语也。议者以名器假人至此，贾谊所以长叹息也。

明宗命相

明宗入纂，安重海用事，取谋于孔循，旧相豆卢革、韦说出

官。孔循不欲以河朔人入相，极荐崔协，而任圜力争之，云：“崔协者，少识文字，时人呼为‘无字碑’。有李琪者，学际天人，奕代轩冕，论才校艺，可敌时辈百人。谗夫巧沮，忌害其能，必舍李琪而相崔协，如弃苏合之丸，取蛭蛭之转也。”重海笑而止。然以孔循故，终相之。帝曰：“冯书记先帝判官，与物无竞，可以相矣。”由是道与协并命而舍李琪，识者惜之。

明宗睿相

明宗遣皇子从荣出镇邺都，或一日，上谓安重海曰：“从荣左右，有诈宣朕令旨不接儒生，儒生多懦，恐钝志相染。朕方知之，颇骇其事。今此皇子方幼，出临大藩，故选儒雅，赖其裨佐。今闻此奸险，岂朕之所望也。”鞠其言者，将戮之。重海曰：“若遽行刑，又虑宾从闻后，稍难安处，且望严戒。”遂止。

明宗恶贪吏

明宗皇帝尤恶贪货，邓州留后陶玘为内乡县令成归仁所论税外科配，贬岚州司马，掌书记王惟吉夺历任告敕，配绥州长流百姓；亳州刺史李邺以赃秽赐自尽；面戒汝州刺史苕苕，为其贪暴。汴州仓吏犯赃，内有史彦珣，旧将之子，又是驸马石敬瑭亲戚，王建立奏之，希免死。上曰：“王法无私，岂可徇亲。”由是皆就戮。

诛不孝

缙氏县令裴彦文，事母不谨，诛之。襄邑人周威，父为人所杀，不雪父冤，有状和解。明宗降敕赐死。

安重诲枉杀任圜

任圜昆弟五人，曰圜、圆、图、回、团，雍穆有裕，风采俱异。圜美姿容，有口辨，负筹略。平蜀后，除黔南，不行。天成初，入相，简拔贤俊，杜绝幸门，忧国如家，切于功名。而安重诲忌之，常会于私第，有妓善歌，重诲求之不得，嫌隙渐深。俄罢三司，除太子太保，归磁州致仕。因朱守殷作乱，立遣人称制害之。受命之日，神气不挠，中外冤痛。清泰中，赠右仆射。

北梦琐言卷第十九

玉 界 尺

太傅致仕赵光逢，仕唐及梁，薨于天成中，文学德行，风神秀异，号曰“玉界尺”。扬历台省，入翰林御史中丞，梁时同平章事。时以两登廊庙，四退丘园，百行五常，不欺暗室，缙绅仰之。

周 玄 豹

周玄豹，燕人，少为僧。其师有知人之鉴，从游十年，不惮辛苦，遂传其秘。还乡归俗，卢澄为道士，与同志三人谒之。玄豹退谓人曰：“适二君子明年花发，俱为故人。唯彼道士，它年甚贵。”来岁，二人果睹零落，卢果登庸。后归晋阳，张承业犹重之，言事多中，承业俾明宗易衣列于诸校之下，以它人请之，曰：“此非也。”玄豹指明宗于末缀，曰：“骨法非常，此为内衙太保乎？”或问前程，唯云末后为镇帅。明宗夏皇后方事巾栉，有时忤旨，大犯愆楚。玄豹曰：“此人有藩侯夫人之相，当生贵子。”其言果验。凡言吉凶，莫不神中，事多不载。明宗自镇帅入纂，谓侍臣曰：“周玄豹昔曾言朕事，诸有征。可诏北京，津置赴阙。”赵凤曰：“袁、许之事，玄豹所长。若诏至辇下，即争问吉凶，恐近于妖惑。”乃令就赐金帛，官至光禄卿，年八十而终。又闻尝与蜀高祖预说符命嗣主，至于云龙将相，其言无不符验。果异

乎哉!

老 益 贪

礼部尚书崔贻孙，年过八十，求进不休。囊橐之资，素有贮积，性好干人，喜得小惠。左降之后，二子争财，甘旨医药，咸不供侍。书责其子曰：“生有明君真宰，死有天曹地府。无为一老朽，岂放尔邪！”为缙绅之笑端。

解玄龟进诗

道士解玄龟，本西蜀节将下军校。明宗入纂，言自西来，对于便殿，诗歌圣德，自称太白山正一道士。上表乞西都留守、兼三川制置使，要修西京宫阙。上谓侍臣曰：“此老耄自远来朝，所期别有异见，乃为身名甚切，堪笑也。”时号“知白先生”，赐紫。斯乃狂妄人也。

击 碎 舍 利

天成中，有僧于西国取经回，得一佛牙，舍利十粒，行以呈上。进其牙，大如拳，褐溃皴裂。赵凤言于执政曰：“曾闻佛牙锤锻不坏，请试之。”随斧而碎。时宫中已施数千，闻毁碎，方遂揜弃之云云。此僧号智明，幽州人，仆尝识之。

崔 协 对 扬

明宗问宰相冯道，卢质近日吃酒否？对曰：“质曾到臣居，亦饮数爵，臣劝不令过度。事亦如酒，过即患生。”崔协强言于坐曰：“臣闻‘食医心镜’酒极好，不假药饵，足以安心神。”左右见其肤浅，不觉哂之。

降龙大师

五台山僧诚慧，其徒号为“降龙大师”。镇州大水，坏其南城，诚慧曰：“彼无信心，吾使一小龙警之。”自言能役使毒龙故也。同光初到阙，权贵皆拜之，唯郭崇韬知其为人，终不设拜。京师旱，迎至洛下祈雨，数旬无征应。或以焚燎为闻，惧而潜去，至寺惭恚而终。建塔号“法雨大师”，何其谬也。

鱼目为舍利

泽州僧洪密请舍利塔，洪密以禅宗谜语鼓扇愚俗，白云身出舍利。曾至太原，豪民迎请，妇人罗拜。洪密既辞，妇人于其所坐之处，拾得百粒，人验之，皆枯鱼之目也。将辞，云山中要千数番麓毡，半日获五百番。其惑人如此。

姚洪忠烈 夏鲁奇附

阆州守御指挥使姚洪，梁时经事董璋。璋将书□频诱，洪以大义拒之。城陷被擒，璋责之，洪大骂璋曰：“老贼孤恩背主，吾于尔何恩，而云相负？尔为李七郎奴，扫马粪，得一脔残炙，感恩无尽。今天子付以茅土，结党反噬，尔本奴才，即无耻。吾忠义之士，不忍为也。”璋怒，令十人持刀割其肤，然镬于前，自取啖食。洪至死大骂不已，明宗闻之泣下。置洪二子于近卫，给赐颇优。于时夏鲁奇守遂州，城破，自刎而死，并为忠烈也。

座主门生同入翰林

封舜卿，梁时知贡举。后门生郑致雍同受命入翰林为学

士，致雍有俊才，舜卿才思拙涩，及试五题，不胜困弊，因托致雍秉笔。当时议者以为座主辱门生。同光初，致仕。

戏萧希甫

萧希甫，进士及第，有文才口辨，多机数。梁时不得意，弃母妻渡河，易姓名为“皇甫教书”。庄宗即位于魏州，征希甫知制造。庄宗平汴、洛，希甫奉诏，宣慰青、齐，方知其母死妻嫁，乃持服于魏州。时议者戏引李陵书云：“老母终堂，生妻去室。”后为谏议大夫。性褊忿，躁于进取，疏宰相豆卢革、韦说，~~又以其言~~责授岚州司马。至于贬死。又以致言于上，

明宗奖冯道

明宗谓侍臣曰：“冯道纯俭，顷在德胜寨，所居一茅庵，与从人同器而食，卧则刍稿一束，其心晏如。及以父忧退归乡里，自耕耘樵采，与农夫杂处，不以素贵介怀，真士大夫也。”

明宗戒秦王

明宗戒秦王从荣曰：“吾少钟丧乱，马上取功名，不暇留心经籍。在藩邸时，见判官论说经义，虽不深达其旨，大约令人开悟。今朝廷有正人端士，可亲附之，庶几有益。吾见先皇在藩时，爱自作歌诗。将家子文非素习，未能尽妙，讽于人口，恐被诸儒窃笑。吾老矣，不能勉强于此，唯书义尚欲耳里频闻。”时从荣方聚杂进士浮薄之子，以歌诗吟咏为事，上道此言规讽之。或一日，秦王进诗，上说于佻优敬新磨，敬新磨赞美，而曰：“勿讶秦王诗好，他阿爷平生爱作诗。”上大笑。

诙谐所累

宰相冯道，形神庸陋，一旦为丞相，士人多窃笑之。刘岳与任赞偶语，见道行而复顾。赞曰：“新相回顾何也？”岳曰：“定是忘持《兔园册》来。”道之乡人在朝者，闻之告道，道因授岳秘书监，任赞授散骑常侍。北中村墅多以《兔园册》教童蒙，以是讥之。然《兔园册》乃徐庾文体，非鄙朴之谈。但家藏一本，人多贱之也。

明宗不乐进马 张虔钊附

泾原帅李金全，累历藩镇，所在掊敛。非时进马，上问其为治如何，金全以进马为事。虽黽勉受之，圣旨不怿。张虔钊多贪，镇沧州日，因亢旱民饥，发廩赈之方上闻，帝甚嘉奖。它日秋成，倍斗征敛。常言自觉言行相违，然每见财，不能自止，朝论鄙之。虔钊好与禅衲谜语，自云知道，心与口背，唯利是求，只以饭僧，更希福利。议者以渠于佛上希利，愚之甚也。后叛入蜀，取人产业，黠货无厌，蜀民怨之。或说在蜀问一禅僧云：“如何是舍利？”对曰：“垂置僦居，即得舍利。”清河惭笑而已。

康澄章疏

大理少卿康澄，长兴中上疏，其要云：“是知国家有不足惧者五，深可畏者六。”敕旨褒称之，议者曰：“虽孙伏伽、岑文本章疏，而澄可与易地而处矣。”

明宗讽孟鹄

孟鹄自三司勾押官历许州节度使，上曰：“鹄掌三司几年，

得至方镇？”枢密使范延光奏对。上曰：“鹄实干事人，以此至方镇。争不勉旃！”上心知其由径忝冒，故以此讽也。

戮丁延徽

供奉官丁延徽，巧事权贵，人多拥护，监仓犯赃，合处极法。侍卫使张从宾方便救之，上曰：“食我厚禄，偷我仓储，期于决死。苏秦说吾不得，非但卿言。”竟处死。

北梦琐言卷第二十

见马抚髀

上问范延光见管马数，对曰：“见管马军三万五千。”上抚髀叹曰：“朕从戎四十年，太祖在太原时，骑军不过七千。先皇帝与汴军校战，自始至终，马数才万。今有铁马三万五千，不能使九州混一，是吾养卒练士将帅之不至也。老者马将奈何？”延光以马数多，国力虚耗为言，上亦然之。

受赂曲法

镇州士人刘方遇，家财数十万。方遇妻田氏早卒，田之妹为尼，常出入方遇家，方遇使尼长发为继室。有田令遵者，方遇之妻弟也，善货殖，方遇以所积财，令令遵兴殖也。方遇有子年幼，二女皆嫁。方遇疾卒，子幼不能督家业。方遇妻及二女以家财素为令遵兴殖，乃聚族合谋，请以令遵姓刘，为方遇继嗣，即令鬻券人安美为亲族请嗣，券书既定，乃遣令遵服斩衰居丧。而二女初立令遵时，先邀每月供财二万，及后求取无厌。而石、李二女夫教二女诣本府论诉，云令遵冒姓，夺父家财。令遵下狱，石、李二夫族与本府要吏亲党，上至府帅、判官、行军司马、随使都押衙，各受方遇二女赂钱数千缗。而以令遵与姊及书券安美，同情共盗，俱弃市。人知其冤。府帅李从敏令妻来朝，惧事发，令内地弥缝。侍御史赵都嫉恶论奏，

明宗惊怒。下镇州。委副使符蒙按问，果得事实。自亲吏高知柔，及判官、行军司马，及通货僧人、妇人皆弃市。惟从敏初欲削官停任，中宫哀祈，竟罚一季俸，议者以受赂曲法杀人，而八议之所不及，失刑也。安重海诛后，王贵妃用事故也。

因事纳谏

冯道对：“太子食，有邪蒿，师傅以其名邪，令去之，况人事乎！”上退，问群臣“邪蒿”之义。范延光对：“无名之役，不急之务，且宜罢之。”自安重海伏诛，而宦者孟汉琼连宫掖之势，居中用事，人皆惮之。因宰臣奏对，延光等深言“邪蒿、春冰、虎尾”之戒，欲惊悟上意也。上圣体乖和，冯道对寝膳之间，动思调卫。因指御前果实曰：“如食桃不康，翌日见李而思戒可也。”初，上因御李，暴得风虚之疾。冯道不敢斥言，因奏事讽悟上意。

秦王轻佻

秦王从荣之为元帅，轻佻浅露，狎近浮薄。列坐将帅，而与判官论诗。未跻大位，而许人祸福。由是中外忌惮，竟及诛败。上闻从荣伏诛，悲骇几落御榻，气绝复苏者再。由是不豫转增，以至晏驾。自云：“我今日自作刘窟头也。”

沈徽曲江吟 温颔附

吴兴沈徽，乃温庭筠诸甥也。尝言其舅善鼓琴吹笛，亦云有弦即弹，有孔即吹，不独柯亭、爨桐也。制《曲江吟》十调，善杂画，每理发则思来，辄罢栉而缀文也。有温颔者，乃飞卿之孙，宪之子。仕蜀，官至常侍，无它能，唯以隐僻绘事为克绍也。中间出官，旋游临邛，欲以此献于州牧，为谒者拒之。然

温氏之先貌陋，时号“钟馗”，颞之子郢，魁形克肖其祖，亦以奸秽而流之。

姜志认父

姜志，许昌人，自小乱离，失其父母，尔后仕蜀，至武信军节度使。先是，厩中圉人姜春者，事之多年，频罹鞭扑。一旦告老于国夫人，请免马厩之役，而丐食于道路。夫人愍之，诘其乡贯姻亲，兼云有一子，随军入川，莫知存亡。其小字、身上记验，一一述之。果志之父也。洎父子相认，悲号殒绝。志乃授父杖，俾笞其背，以偿昔日所误之事。举国嗟叹之，此事川蜀皆知。

王氏子知前生

唐四方馆主王郢尚书，自西京乱离，挈家入蜀，沿嘉陵江下至利州百堂寺前。其弟年七岁，忽云：“我曾有经一卷，藏在此寺石龕内。”因令家人相随访获之，木梳亦存。寺僧曰：“此我童子也。”较其所夭之年，与王氏之子所生之岁，果验也。其前生父母尚存。及长仕蜀，官至令录数任，即王郢。近闻歿于雅斜，往往灵语说事如平生。又言我为阴官云云，即记前生不诬也。

舒溥三斥三遇

舒溥者，万州人，粗解书记，事前恩州刺史李希玄，往广州谒嗣薛王，归装甚丰。于时蜀兵部毛文晏侍郎，宣徽宋光葆开府，前陵州王洪使君，皆未宦达，舒子窃资而奉之。尔后三人继登显秩，而恃此阶缘，多行无礼于恩牧，因笞而遣之。始依陵州王洪，奏授井研令，寻为王公所鄙。次依宋开府，亦以不

恭见弃，转荐于嘉牧顾珣。珣承奉贵近，误奏为团练判官，赐绯，转员外郎。未久失意，复疏之，俾其入贡，仍假一表，希除畿邑，实要斥远之。邸吏知意，表竟不行，淹留经年，乃诣堂陈状，只望本分入贡之恩泽。朝廷以其北面因依，莫测本末，优与拟议，转检校工部郎中。所谓三斥三遇也。愚尝览吴武陵为李吉甫相所误致及第，因类而附之。

杜何博士 高讽附

杜何博士，相国驸马棕之子。仕蜀至五转，无它才俊，止以贵公子享俸禄而已。耻其官卑，诣执政陈启，自述门阀，其末云：“昔年入贡，仕在花树韦吏部先德之前；即韦庄相也。今日通班，在新津冯长官小男之后。”即少常锐也。执政愍而慰之。有高讽者，自云太尉诸孙，羁旅三川，而多忤物。每叹求官不遂，遍告人曰：“何不还我罗城来？”盖以掌武所筑，蜀人安之。其疏阔皆如此也。

韦巽炅钝 周仁矩附

韦巽，太尉昭度之子也，炅懦蒙钝，率由婢姬。仕蜀，先主以其事旧，优容之，以至卿监。或为同列所讥云：“三公门前出死狗。”巽曰：“死狗门前出三公。”又能酬酢也。周仁矩者，即蜀相庠之子，为驸马都尉，有才藻而庸劣。国亡后，与贫丐者为伍，俾一人先道爵里于市肆酒坊之间，人有哀者，日获三二百钱，与其徒饮啖而已。成都人皆嗟叹之。

中令忍欲 王彦章附

唐凤翔李暉令公，收蜀充馈运使，于蜀城东门外下营。魏

王与郭侍中入居蜀宫，玉帛子女，它人无复见矣。中令寂寞无以遣，适颖川陈昭符仕蜀，累剖竹符，早在岐山，微有阶缘，而得候谒，因求一美人以献之。有萧夫人者，乃蜀先主之宠爱也，曾赐与凤翔归降指挥使王胡，忘其名。赐名丞弇。王胡乃岐王赐姓，连“彦”字，卒后，萧氏寡而无子，其容态明悟，国人具闻。陈致媒氏，诱之而献。抱衾之夕，中令于窗隙中窥之，叹其妍妙，乃诘所来。左右方以王胡为对，中令止之曰：“王胡背恩投蜀，诚不可容。然其向来，吾之子侄矣。此事不可。”遽令约回。时有知者，皆重中令少年而忍欲复礼，诚贵达人难事，颖川每为愚话之。周彦章本姓王，以军功为金吾卫使。后主采选宫妓，王有女甚美，因命内人欲选入宫。王乃按剑曰：“某是先皇令与周氏作义男，本姓王，为众所闻也。岂有王氏女而事王氏乎？”因召左右小军将无妇者，以女衣襟结之，便为夫妻。尔后国变，王乃领兵于大安楼前，胁后主诛君侧韩昭等，即其事也。

何 见 鬼

王蜀时，阆州人何奎，不知何术而言事甚效，既非卜相，人号“何见鬼”。蜀之近贵咸神之。鬻银之肆有患白癞者，传于两世矣。何见之谓曰：“尔所苦，我知之矣。我为嫁媾，少环钏钗篦之属，尔能致之乎？即所苦立愈矣。”白癞者欣然许之。因谓曰：“尔家必有它人旧功德，或供养之具存焉。亡者之魂无依，故遣为此祟。但去之，必瘳也。”患者归视功德堂内，本无它物，忖思久之。老母曰：“佛前纱窗，乃重围时它人之物，曾取而置之，得非此乎？”遽令撤去，仍修斋忏，其疾遂痊。竟受其环钏之赠。何生未遇，不汲汲于官宦。末年祈于大官，自

布衣除兴元少尹，金紫，兼妻邑号，子亦赐绯。不之任，便归阆州而卒，预知死期也。虽术数通神，而名器逾分，识者知后主之政，悉此类也。

孙 卯 斋

嘉州夹江县人孙雄，人号“孙卯斋”，其言事亦何奎之流。伪蜀主归命时，内官宋愈昭将军数员，旧与孙相善，亦神其术。将赴洛都，咸问其将来升沈。孙俯首曰：“诸官记之，此去无灾无福。但行及野狐泉，已来税驾处。曰，孙雄非圣人耶，此际新旧使头皆不见矣！”诸官皆疑之。尔后量其行迈，合在咸京左右，后主罹伪诏之祸，庄宗遇邺都之变。所谓新旧使头皆不得见之验也。愚同席备见说，故记之。

冯 见 鬼

遂宁有冯见鬼，忘其名。似有所睹，知人吉凶。颍川陈绚为武信军留后，而刘令公知俊交替，摭其旧事，叠有奏论。冯生谓颍川曰：“府主虽号元戎，前无旌节所引，殆不久乎？幸勿忧也。”未逾岁而彭城伏诛。有官人林泳者，本闽人也，尝谓僚友曰：“安有生人而终日见鬼乎？无听其妖。”冯闻之甚不平。或一日，对众谓之曰：“阁下为官，多不克终，盖曾杀一女人为祟，以公禄寿未尽，莫致其便。我能言其姓名，公信之乎？”于是惭惧，言诚于冯生，许为解其冤也。它皆类此。

休 公 真 率

沙门贯休，钟离人也。风骚之外，精于笔札，举止真率，诚高人也。然不晓时事，往往诋讦朝贤，它亦不知己之是耶非

耶。荆州成中令问其笔法非耶，休公曰：“此事须登坛而授，非草草而言。”成令衔之，乃遽于黔中因病以《鹤诗》寄意曰：“见说气清邪不入，不知尔病自何来？”以诗见意也。冯涓大夫有大名于人间，沦落于蜀，自比杜工部，意谓它人无出其右。休公初至蜀，先谒韦书记庄，而长乐公后至，遂与相见，欣然抚掌曰：“我与你阿叔有分。”长乐怒而拂袖。它日谒之，竟不逢迎，乃曰：“此阿师似我礼拜也。”自是频投刺字，终为阍者所拒。休公谓韦公曰：“我得为渠入蜀，何意见怪？”道门杜先生。亦以此疏之。国清寺律僧尝许具蒿脯，未得间。姜侍中宅有斋，律僧先在焉，休公次至，未揖主人大貌，乃拍手谓律僧曰：“乃蒿饼子何在？”其他皆此类。通衢徒步，行嚼果子，未尝跨马。时人甚重之，异乎广宣、栖白之流也。

《北梦琐言》二十卷，富春孙光宪纂集唐末、后梁、后唐、石晋时事。此书乃武林忻悦学家藏陕刊旧本，今归成芥庵夏隐君。中间刊误舛讹，如日曰、纂纂、欢叹、虽难、关阙、祸福等字，可以意改，余不敢强，以俟别本订之。至正二十四年，岁次甲辰，五月七日写起，至二十七日庚寅辍卷。华亭在家道人孙道明识于泗北村居映雪斋，时年六十又八也。连日梅雨，时西南二乡，皆成巨浸，丰年未卜，今日喜晴，聊书记耳。

丙辰五月，侍疾于家，因假琴川书屋所藏吴方山钞本核过，吴本元缺第二十卷，此本不知从何得也。二十六日小暑节，叶石君识。

北梦琐言逸文卷第一

杨云外飞空蹶虚

唐乾宁中，云安县汉城宫道士杨云外，常以酒自晦，而行止异常。前进士钱若愚甚敬之，一旦斋沐，诣其山观，宿于道斋。翌日，虔诚敛衽而白之曰：“师丈，小子凡鄙，神仙之事，虽聆其说，果有之乎？”杨曰：“有之，我即其人也。若示以飞空蹶虚，履水蹈火，即日有千万人就我，不亦烦褻乎？”因腾跃上升，冉冉在空中，良久而下。若愚稽顙，自是信有神仙矣。《广记》四十。

向隐射覆

唐天复中，成纳镇江陵，监军使张特进元随温克修司药库，在坊郭税舍止焉。张之门人向隐北邻。隐攻历算，仍精射覆，无不中也。一日白张曰：“特进、副监、小判官已下，皆带灾色，何也？”张曰：“人之年运不同，岂有一时受灾？吾不信矣。”于时城中多犬吠，隐谓克修曰：“司马元戎某年失守，此地化为丘墟，子其志之。”他日，复谓克修曰：“此地更变，且无定主。五年后，东北上有人依稀国亲，一镇此邦，二十年不动。子志之。”他日又曰：“东北来者二十年后，更有一人五行不管。此程更远，但请记之。”温以为凭虚，殊不介意。复谓温曰：“子他时婚娶无男，但生一队女也。到老却作医人。”后果密敕诛北司，张特进与副监、小判官同日就戮，方验其事。成纳鄂渚失

律不还，江陵为朗人雷满所据，襄州举军夺之，以赵匡明为留后。大梁伐襄州，匡明弃城出奔，为梁将贺瓌所据。而威望不著，朗蛮侵凌，不敢出城，自固而已。梁主署武信王高季昌自颍州刺史为荆南兵马留后。下车日，拥数骑至沙头，朗军畏惧，稍稍而退。先是，武信王赐姓朱，后复本姓，果符国亲之说。克修失主，流落渚宫，收得名方，仍善修合，卖药自给，亦便行医。娶妇后，唯生数女。尽如向言。唐明宗天成二年丁亥，天军围江陵，军府怀忧，温克修上城白文献王，具道此。文献未之全信，温以前事累验，必不我欺，俄而朝廷抽军。来年，武信薨，凡二十一年；而文献嗣位，亦二十一年。迨至南平王，即此程更远，果在兹乎！《广记》七十九。

强 绅 望 气

唐凤州东谷有山人强绅，妙于三戒，尤精云气。属王氏初并秦凤，张黄于通衢。强公指而谓孙光宪曰：“更十年，天子数员。”又曰：“并汾而来，悠悠梁蜀，后何为哉！”于时蜀兵初攻岐山，谓其旦夕屠之。强曰：“秦王久思妄动，非四海之主。虽然，死于牖下，乃其分也。蜀人终不能克秦，而秦川亦成丘墟矣。”尔后大鹵与王凤翔不羈，秦王令终，王氏绝祚，果叶强生言。有鹿卢跻术，自云：“老夫耄矣，无人可传。”其书藏在深隐处古杉树中，因与孙光宪偕诣，开树皮，发蜡缄，取出一通绢书，选吉辰以授。为强姬止之，谓孙少年也，虑致发狂，俾服膺三年，方议可否。《广记》八十。

彭 钉 筋 相 术

唐彭、濮间，有相者彭克明，号“彭钉筋”，言事多验，人以

其必中,是有“钉筋”之名。九陇村民唐氏子,家富谷食,彭谓曰:“唐郎即世,不挂一缕。”唐氏曰:“我家粗有田陇,衣食且丰,可能裸露而终哉?”后一日,江水泛涨,潭上有一兔,在水中央。唐谓必致之,乃脱衣泅水,无何,为迅波漂没而卒。所谓一缕不挂也。其他皆此类,繁而不载。同上。

郑山古授黄承真阴符

伪蜀王先主时,有军校黄承真,就粮于广汉绵竹县,遇一叟曰郑山古,谓黄曰:“此国于五行中少金气,有‘剥金’之号,曰‘金炀鬼’。此年蜀宫大火,至甲申、乙酉,则杀人无数。我授汝秘术,诣朝堂陈之,俛行吾教以穰镇,庶几减于杀伐。救活之功,道家所重,延生试于我而取之。然三陈此术,如不允行,则子亦不免,盖泄于阴机也。子能从我乎?”黄亦好奇,乃曰:“苟稟至言,死生以之。”乃赍秘文诣蜀,三上不达,乃呕血而死。其大火与乙酉亡国杀戮之事果验。孙光宪与承真相识,窃得窥其秘纬,题云《黄帝阴符》,与今《阴符》不同,凡五六千言。黄云受于郑叟,一画一点,皆以五行属配。通畅蹻蹻,实奇书也。然汉代数贤,生于绵竹,妙于讖记之学,所云郑叟,岂黄扶之流乎。同上。

马处谦谈命奇验

伪王蜀叶逢,少明悟,以词笔求知。常与孙光宪偕诣术士马处谦,问命通塞,马曰:“四十已后,方可图之,未间,苟或先得,于寿不永。”于时州府交辟,以多故参差,不成其事。后充湖南通判官,未除官之前,梦见乘船赴任,江上候吏,旁午而至,迎入石窟。觉后,话于广成先生杜光庭次,忽报敕下,授检校水部

员外郎。广成曰：“昨宵之梦，岂小川之谓乎？”自是解维，覆舟于犍为郡青衣滩而死。即处谦之生知，叶逢之凶梦，何其效哉？光宪自蜀沿流，一夕梦叶生云：“子于青衣，亦不得免。”觉而异之。泊发嘉州，取阳山路，乘小舟，以避青衣之险。无何篙折，为迅流吸入青衣，幸而获济。岂鬼神尚能相戏哉！同上。

黄万户神术

伪王蜀时，巫山高唐观道士黄万户，本巴东万户村民，学白虎七变术，又云学六丁法于道士张君。常持一铁鞭疗疾，不以财物介怀。然好与乡人争讼，州县不之重也。戎州刺史文思谔亦有戏术，曾剪纸鱼投于盆内而活，万户投符化獭而食之。其铁鞭为文思谔收之，归至涪州亡其鞭，而却归黄矣。有杨希古，欲传其术，坐未安，忽云：“子家中已有丧移。”不果传。俄得家讣母亡。又蜀先主召入宫，列示诸子，俾认储后。万户乃指后主。其术他皆仿此。唯一女，为巫山民妻，有男传授秘诀。将卒，戒家人勿殓，经七八日再活，不久却殒也。青城县旧有马和尚，宴坐三十五年，道德甚高。万户将卒，谓家人曰：“青城马和尚来，我遂长逝也。”是年，马师亦迁化。同上。

僧怀濬书吉凶

秭归郡草圣僧怀濬者，不知何处人。唐乾宁初到彼，知来藏往，皆有神验。爱草书，或经、或释、或老，至于歌诗鄙琐之言，靡不集其笔端。与之语，即阿唯而已，里人以神圣待之。刺史于公以其惑众，系而诘之。乃以诗代通状曰：“家在闽川西复西，其中岁岁有莺啼。如今不在莺啼处，莺在旧时啼处啼。”又诘之，复有诗曰：“家住闽川东复东，其中岁岁有花红。

而今不在花红处，花在旧时红处红。”郡牧异而释之。详其诗意，似在海中，得非杯渡之流乎？行旅经过，必维舟而礼谒，告其吉凶，唯书三五行，终不明言，事往果验。荆南大校周崇宾谒之，书字遗之曰：“付皇都勘。”尔后入贡，因王师南讨，遂繫于南府，竟就戮也。押衙孙道能谒之，书字曰：“付竹林寺。”其年物故，营葬乃古竹林寺基也。皇甫铉知州，乃画一人荷校，一女子在旁。后为娶民家女遭讼，錮身入府。波斯穆昭嗣幼好药术，随其父谒之，乃画一道士乘云把葫芦，书云：“指挥使高牒衙推。”穆生后以医药有效，南平王高从海与巾裹，摄府衙推。王师伐荆州，师寄南平王诗云：“马头渐入扬州路，亲眷应须洗眼看。”是岁输诚淮海，获解重围。其他不可殫记。或一日，题庭前芭蕉叶上云：“今日还债，幸州县无更勘穷。”来日为人所害，尸首宛然，刺史高公为荼毗之。《广记》九十八。

马希声谋杀沈申

湖南帅马希声，在位多纵率。有贾客沈申者，常来往番禺间，广主优待之，令如北中求宝带。申于洛汴间市得玉带一，乃奇货也。回由湘潭，希声窃知之。召申诣衙，赐以酒食，抵夜送还店，预戒军巡，以犯夜戮之。湘人俱闻，莫不嗟悯。尔后常见此客为祟，或在屋脊，或据栏槛，不常厥处。未久，希声暴卒，其弟希范嗣立，以玉带还广人。《广记》一百二十四。

韦承皋修黄白术

韦承皋者，伪蜀时将校也。有待诏僧名行真，居蜀州长平山。尝于本州龙兴寺构木塔，凡十三级，费钱银万计，寻为天火所焚，第三次营构方能就。人谓其有黄白之术也。及承皋

典眉州，召行真至郡。郡有卢敬芝司马者，以殖货为业，承奉尝谓之曰：“某顷军中，与行真同火幕，遇一韦处士，授以作金术。适来鄙夫老矣，故召行真，同修旧药，药成，当得分惠。谓吾子罢商贾之业可乎？”卢敬诺。药垂成，韦牧坐罪贬茂州参军。临行，卢送至蟆颐津，韦牧沈药鼎于江中，谓卢生曰：“吾罪矣。先是授术韦处士者，吾害之而灭口。今日之事，药成而祸及，其有神理乎？”蜀国更变，以拒魏王之师，诛死。同上。

王宗黯诬杀裴垣

伪蜀宁江节度使王宗黯生日，部下属县，皆率醪财货以为贺礼。巫山令裴垣以编户羸贫，独无庆献。宗黯大怒，召裴至，诬以他事，生沉滟濒堆水中。三日尸不流，宗黯遣人命挽而下，经宿逆水复上，卓立波面，正视衙门。宗黯颇不自安，神识烦挠，竟得疾暴卒。同上。

公乘通投生为驴

渚宫有民公乘通者，平生隐慝，人或难知。死后，湖南民家生一黑驴驹，白毛作“荆南公乘通”字，其子孙闻之怀耻，竟不能寻赎，江陵人皆知之。《广记》一百三十四。

武穆王巡边遇怪

湖南武穆王巡边，回舟至洞庭宜春江口，暴风忽至，波如连山。乃见波中恢诡譎怪，蛟螭出没，云雾昏蒙，有如武夫执戈戟者，有文吏具襜简者，有如捧盘盂者，或绯或绿，倏闪睚眦，莫知何物。左右大骇，衣服器皿悉投之。舟人欲以姬妾为请，王不听。移时风定，仅获存焉。后数年，武穆王薨于位。

《广记》一百四十五。

二顾死无坟墓

东川顾彦朗，以蔡叔向为副使，感微时之恩，虽为戎倖而尝加敬。其弟彦晖嗣袭，酷好洁净，尝嫌人臭，左右熏香而备给使，幕寮皆中朝子弟，亦涉轻薄。韦太尉昭度收复蜀城，以彦晖为招讨副使。在军中，每旦率幕官同谒掌武，而蜀先主预焉，共轻忽之，虽昭度亦嫌其不恭。彦晖袭兄位，尔后为蜀主所破，手刃一家，郎官温术等毙焉。先是，蔡叔向职居元寮，乃顾氏之心膂，与所辟朝士，优游尊俎，不相侔矣。小顾既是尊崇，嫌其掣肘。王先主因其隙，宣言以间之，且曰：“拈却蔡中丞，看尔得否？”由是叔向辞职闲居，王乃举军而伐之。在蜀，有术士朱洽者，常谓人曰：“二顾虽位尊方镇，生无第宅，死无坟墓。”人莫谕之，或曰：“二顾自天德军小将，际会立功，便除东川，弟兄迭据。大顾相薨，遗命焚骸，归葬丰州，会多事未果。至小顾狼狈之日，送终之礼又阙焉。”即朱氏言，于斯验矣。《广记》一百五十八。

杨鼎夫是盐里人

进士杨鼎夫，富于词学，为时所称。顷岁，会游青城山，过皂江，同舟者约五十余人。至于中流，遇暴风飘荡，其船抵巨石，倾覆于洪涛间。同济之流，尽沉没底，独鼎夫似有物扶助，既达岸，亦困顿矣。遽有老人以杖接引，且笑云：“元是盐里人，本非水中物。”鼎夫未及致谢，旋失老人所之，因作诗以记。后归成都，话与知己，终莫究“盐里人”之义。后为权臣安思谦幕吏，判榷盐院事，遇疾暴亡。男文则，以属分料盐百余斤裹

束,将上蜀郊营葬。至是“盐里”之词方验。鼎夫旧记诗曰:“青城山峭皂江寒,欲度当时作等闲。棹逆狂风趋近岸,舟逢怪石碎前湾。手携弱杖仓皇处,命出洪涛顷刻间。今日深恩无以报,令人羞记雀衔环。”同上。

牛希济梦异

蜀御史中丞牛希济,文学繁赡,超于时辈。自云早年未出学院,以词科可以俯拾。或梦一人介金曰:“郎君分无科名,四十五已上,方有官禄。”觉而异之。旋遇丧乱,流寓于蜀,依季父也。大阮即给事中峤也。仍以气直嗜酒,为季父所责。旅寄巴南,旋聆开国,不预劝进,又以时辈所排,十年不调。为先主所知,召对,除起居郎,累加至宪长。是知向者之梦,何其神也。同上。

蜀后主王衍拜唐

伪蜀后主王衍,以唐袭宅建上清宫。于老君尊像殿中,列唐朝十八帝真容,备法驾谒之。识者以为拜唐,乃归命之先兆也。先是,司天监胡秀林进历,移闰在丙戌年正月。有向隐者,亦进历,用《宣明》法,闰乙酉年十二月。既有异同,彼此纷诉。仍于界上取唐国历日,近臣曰:“宜用唐国闰月也。”因更改闰十二月。街衢卖历者云:“只有一月也。”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国灭。胡秀林是唐朝司天少监,仕蜀,别造《永昌正象历》,推步之妙,天下一人。然移闰之事不爽,历议常人不可轻知之。《广记》一百六十三。

章孝子割股炼指

章孝子名全益,东蜀涪城人。少孤,为兄全启养育。母

疾，全启割股肉以馈，其疾果瘳也。他日，全启出游，殁于逆旅。全益感天伦之恩，制斩缞之服。又以全启割肉啖母，遂以火炼指，以申至痛。仍以银字写《法华经》一部，日夕讽诵，仍通大义。后于成都府楼巷，舍于其间，旁有丹灶，不蓄童仆，块然一室。鬻丹得钱，数及两金，即刻一像。今华亭禅院，即居士高楼之所。人谓有黄白之术。尝言于道友曰：“点水银一两，止一两银价。若丸作三百粒，每粒百钱，乃三十千矣，其利溥哉。”但所鬻之丹亦神矣。居士到蜀之后，制土偶于丹灶之侧，以代执热之用，护惜不毁，殆四十年。大顺中物故，年至九十八。寺僧写真于壁，节度判官、前眉州刺史冯涓撰赞以美之。《广记》一百六十八。

许宗裔决狱雪冤

蜀之将帅，鲜不好货。有许宗裔者，分符杖钺，独守廉隅。尝典剑州，民有致寇者，箠下认识暴客，待晓告巡，其贼不禁拷捶，远首其罪。囚而送州，宗裔引虑，縲囚纷诉，且言丝钩紈乃是家物，与被劫主递有词说。宗裔促命两家繰丝车，又各赍紈紈卷，问胎心复用何物。一云杏核，一云瓦子。因令相退下紈线，见杏核，与囚款同。仍以丝钩安车，量其轻重大小，亦是囚家本物。即被劫者有妄认之过，巡捕吏伏拷决之辜，指顾之间，为雪冤枉，乃良吏也。《广记》一百七十二。

陈敬瑄大度

陈太师敬瑄，虽滥升重位，而颇有伟量。自镇西川日，乃委政事于幕客，委军旅于护戎。日食蒸犬一头，酒一壶，一月六设曲宴，即自有平生酒徒五人狎昵，焦菜一碗，破三十千。

常有告设吏偷钱，拂其牒而不省。营妓玉儿者，太师赐之卮酒，拒而不饮。乃误倾泼于太师，污头面，遽起更衣，左右惊忧，立候玉儿为齏粉，更衣出，却坐，又以酒赐之。玉儿请罪，笑而恕之。其宽裕率皆此类。《广记》一百七十七。

北梦琐言逸文卷第二

王建戒部下骄暴

伪蜀先主王建，始攻围成都，三年未下。其纪纲之仆，有无赖轻生勇悍者百辈，人莫敌也。建尝以美言啖之曰：“西川号为锦花城，一旦收克，玉帛子女，恣我儿辈快活也。”他日，陈敬瑄、田令孜以城降，翌日赴府，预戒骄暴诸子曰：“我与尔累年战斗，出死入生，来日便是我一家也。入城之后，但管富贵，即不得恣横。我适来差张勅作斩斫马步使，责办于渠，汝辈不得辄犯，若把到我面前，足可矜恕，或被当下斩却，非我能救。”诸子闻戒，各务戢敛。然张勅胸上打人，推叠通衢，莫有敢犯。识者以建能戒能惜，不陷人于刑，仁恕之比也。《广记》一百九十。

许存斩三王

邛黎之间有浅蛮焉，世袭王号曰刘王、杨王、郝王。岁支西川衣赐三千分，俾其侦云南动静，云南亦资其觐成都盈虚，持两端而求利也。每元戎下车，即率界上酋长诣府庭，号曰参元戎，上闻自谓威惠所致，其未参间，潜禀于都押衙，且俟可否。或元戎慰抚大将间，稍至乖方，即教其纷纭。时帅臣多是文儒，不欲生事，以是都押衙赖之，亦要姑息，蛮贗凭陵，若无亭障，抑此之由也。王建始镇蜀，绝其旧赐，斩都押衙山行章以令之。邛峡之南，不立一堠，不戍一卒，十年不敢犯境。末年

命大将许存征蛮，为三王泄漏军机，于是召三王而斩之，时号因断也。昔日之患三王，非不知也，时不利也。故曰有非常之功，许公之谓也。先是，唐咸通中，有天竺三藏僧经过成都，晓五天胡语，通大、小乘经律论。以北天竺与云南接境，欲假途而还。为蜀察事者识之，繫于成都府，具得所记朝廷次第文字，盖曾入内道场也。是知外国来廷者，安知非奸细乎？同上。

王俳優巨力

唐乾符中，绵竹王俳優者，有巨力。每遇府中飨军宴客，先呈百戏，王生腰背一船，船中载十二人，舞《河传》一曲，略无困乏。《广记》一百九十二。

周归祐屡遭重创不死

燕之旧将周归祐，蓟门更变之际，以剑拄心，刃自背出而不死，奔于梁，为骑将之先锋焉。十五年夹河百战，通中之疮，往往遇之。后唐庄宗入洛，为仇者于猎场席地俾坐，满挽而射，贯腋而出。创愈无恙，仕至郡牧节度留后，竟死于牖下。同上。

许寂遇剑侠 杜光庭齐己附

蜀许寂，少年栖四明山，学《易》于晋征君。一旦有夫妇偕诣山居，携一壶酒。寂诘之，云今日离剡县。寂曰：“道路甚遥，安得一日及此？”颇亦异之。然夫甚少，而妇容色过之，状貌毅然而寡默。其夕，以壶觞命许同酌，此丈夫出一拍板，遍以铜钉钉之，乃抗声高歌，悉是说剑之意。俄自臂间抽出两物，展而喝之，即两口剑跃起，在寂头上盘旋交击，寂甚惊骇。

寻而收匣之，饮毕就寝，迨晓乃空榻也。至日中，复有一头陀僧来寻此夫妇。寂具道之，僧曰：“我亦其人也，道士能学之乎？”时寂按道服也。寂辞曰：“少尚玄学，不愿为此。”其僧傲然而笑，乃取寂净水拭脚，徘徊间不见。尔后再于华阴遇之，始知其侠也。杜光庭自京入蜀，宿于梓潼厅，有一僧继至，县宰周某与之有旧，乃云：“今日自兴元来。”杜异之，明发，僧遂前去。宰谓杜曰：“此僧乃鹿卢躄。”亦侠之类也。诗僧齐己于浣山松下，亲遇一僧，于头指甲下抽出两口剑，跳跃凌空而去。《广记》一百九十六。

丁秀才奇术致物

朗州道士罗少微，顷在茅山紫阳观寄泊。有丁秀才者，亦同寓于观中，举动风味，无异常人。然不汲汲于仕进，盘桓数年，观主亦善遇之。冬之夜，霰雪方甚，二三道士围炉，有肥羴美酝之羨。丁曰：“致之何难？”时以为戏，俄见开户奋袂而去。至夜分，蒙雪而回，提一银榼酒，熟羊一足，云浙帅厨中物。由是惊讶欢笑，掷剑而舞，腾跃而去，莫知所往，唯银榼存焉。观主以状闻于县官，诗僧贯休《侠客诗》云：“黄昏风雨黑如磐，别我不知何处去？”得非江淮间曾聆此事而构思也？同上。

韩定辞诗中僻典

唐韩定辞为镇州王镕书记，聘燕帅刘仁恭，舍于宾馆，命试幕客马彧延接。马有诗赠韩曰：“燧林芳草绵绵思，尽日相携陟丽谯。别后巉嵒山上望，羨君时复见王乔。”彧诗虽清秀，然意在征其学问，韩亦于座上酬之曰：“崇霞台上神仙客，学辨痴龙艺最多。盛德好将银笔述，丽词堪与雪儿歌。”座内诸宾，

靡不钦讶称妙句，然亦疑其银笔之僻也。他日，或复持燕帅之命，答聘常山，亦命定辞接于公馆。时有妓转转者，韩之所眷也，每当酒席，或频目之，韩曰：“昔爱晋文公分季隗于赵衰，孙伯符辍小乔于公瑾。盖以色可奉名人，但虑倡姬不胜贤者之顾，愿垂一咏，俾得奉之。”或援笔，文不停缀，作转转之赋，其文甚美，咸钦其敏妙，遂传于远近。或从容问韩以“雪儿”、“银笔”之事，韩曰：昔梁元帝为湘东王时，好学著书，常记录忠臣义士及文章之美者。笔有三品，或以金银雕饰，或用斑竹为管。忠孝全者用金管书之，德行清粹者用银笔书之，文章赡丽者以斑竹书之。故湘东之誉，振于江表。雪儿者，李密之爱姬，能歌舞，每见宾僚文章有奇丽入意者，即付雪儿叶音律以歌之。又问“痴龙”出自何处？定辞曰：洛下有洞穴，曾有人误堕于穴中，因行数里，渐见明旷，见有宫殿人物凡九处，又见有大羊，羊髯有珠，人取而食之，不知何所，后出以问张华，曰：此地仙九馆也。大羊者，名曰“痴龙”耳。定辞复问或：“巘嵒之山，当在何处？”或曰：“此隋君之故事，何谦光而下问？”由是两相悦服，结交而去。《广记》二百。

赵大饼

王蜀时，有赵雄武者，众号“赵大饼”，累典名郡，为一时之富豪。严洁奉身，精于饮馔。居常不使膳夫，六局之中，各有二婢执役，当厨者十五余辈，皆著窄袖鲜洁衣装，事一餐，邀一客，必水陆俱备。虽王侯之家，不得相仿焉。有能造大饼，每三斗面擀一枚，大于数间屋。或大内宴聚，或豪家有广筵，多于众宾内献一枚，裁剖用之，皆有余矣。虽亲密懿分，莫知擀造之法，以此得大饼之号。《广记》二百三十四。

陈涤误书

唐光化中,苏拯与乡人陈涤同处。拯与考功郎中苏璞初叙宗党,璞,故奉常涤之子也。拯既执贄,寻以启事温卷,因令陈涤缄封,涤遂误书己名。璞得之大怒,拯闻之,仓皇复致书谢过。吴子华闻之曰:“此书应误也。”《广记》二百四十二。

高季昌推崇梁王

□□□□□□董掌奏记,府主褊急。□□□□□□□□□□
□□诣梁园劝梁太祖,□□□□□□□□□□官入中原授大理,
□□□□□□□□季昌怒曰:“天下皆知四镇令公必作天子,
□□□偃仰乎?”诟怒而起。久之,召孔目官王仁厚谓曰:“我
□□□□书记所见甚长,且广南、湖南,与梁王齐肩,所以
□□□□使。我乃梁王将校,安可辄同两处?差都押衙可
□□□□董且召宴饮,迎而谓曰:“集性急,请一切勿言。”仍遗
衣段数十匹以安之。董虽稟受,莫知喜怒之由。他日闻说,自
□□我本无此见,诚出司徒之意,都校充使,于礼合仪。所遗
衣段,乃谬恩也。《广记》二百四十四。

胡恬授马处谦星诀

扶风马处谦病瞽,厥父俾其学《易》,以求衣食。尝于安陆鬻筮自给,有一人谒筮,谓马生曰:“子之筮未臻其妙,我有秘法,子能从我学之乎?”马生乃随往,郡境有陶仙观,受星算之诀。凡一十七行,因请其爵里。乃云胡其姓而恬其名。诫之曰:“子有官禄,终至五十二岁。幸勿道我行止于王侯之门。”马生得诀,言事甚验。赵匡明弃荆入蜀,因随至成都。王先主

尝令杜光庭先生密问享寿几何？对曰：“主上受元阳之气，四斤八两。”果七十二而崩。四斤八两，即七十二两也。马生官至中郎金紫，亦五十二而殒。《广记》二百十五。

醋泥医火烧疮甚验

火烧疮无出醋泥，甚验。孙光宪尝家人作煎饼，一婢抱玄子拥炉，不觉落火炭之上。遽以醋泥傅之，至晓不痛，亦无瘢痕。是知俗说不厌多闻。《广记》二百二十。

僧惠照梦相国寺中铁塔

唐天祐中，太原僧惠照因梦镇州南三十里废相国寺中埋铁塔，特往访之。至界上，为元戎王中令镕所知，延在衙署供养。衙将任友义虑是邻道谍人，或致不测，恳要诘而逐之。元戎始疑，惠具以寻塔为对。遽差于府南三十里访之，果得相国寺古基，掘其殿砌之前，得铁塔，上刻三千人姓名，悉是见在常山将校亲军，唯任友义一人无名。乃知冥数前定，刻斯塔者，何神异哉。《广记》一百一。

蜀王先主礼僧

伪蜀王先主未开国前，西域僧至蜀，蜀人瞻敬，如见释迦。舍于大慈三学院，蜀主复谒，坐于厅，倾都士女就院，不令止之。妇女列次礼拜，俳优王舍城飘言曰：“女弟子勤苦礼拜，愿后身面孔，一切似和尚。”蜀主大笑。《广记》二百五十二。

蜀王先主亲骑军

伪蜀王先主起自利、阆，号亲骑军，皆拳勇之士。四百人

北梦琐言逸文卷第三

路德延放恣

河中判官路德延，相国岩之侄，岳之子，时谓才俊。擢进士第，西平王朱友谦幕寮，放恣凌傲，主公容之。友谦背梁，乞于晋阳。并使初至，礼遇方谨，路公筵上言语及之。友谦忧愤，因投德延于黄河，以纾祸也。先是，纪纲之仆近判官入谒幕次，遂有请易舍之说。盖义兄弟同处，不欲闻郎官秽谈也。路子得非其人耶？《广记》二百六十四。

东西川人轻薄

蜀东、西川之人，常互相轻薄。西川人言：“梓州者，乃我东门之草市也，岂得与我为耦哉？”节度柳仲郢闻之，为幕客曰：“吾立朝三十年，清华备历，今日始得与西川作市令。”闻者皆笑之。故世言东、西两川人多轻薄。《广记》二百六十五。

薛韦轻高氏

江陵高季昌，唐末为荆州留后。时宰相韦说、郑珣，舅甥姻娅也，朱梁太祖时，皆得制方面。高氏以贵公子任行军司马，常以歌筵酒馔款待数公。日常宴聚，求取无恒，皆优待之。后庄宗过河，奄有中原，天下震惧。高王单骑入覲，韦、郑二公继登台席，中朝士族子弟多不达时变，复存旧态。薛泽除补

阙，韦荆除《春秋》博士，皆赐绯，咸有德色，匆匆办装，即俟归朝，视行军蔑如也。李载仁，韦说之甥，除秘书郎。刘洗，郑珏之妹夫也，除《毛诗》博士，赐绯。尔后韦屡督李入京，高氏欲津置之。载仁迁延，自以先德遗戒，不欲依舅氏，但不能显言，竟不离高氏门馆。刘洗无他才望，性嗜酒，口受新命，殊无行意，日于高氏情敬不衰，然则美酝肥羜之所引也。无何，以疾终。高氏贍给孤遗，颇亦周至。未间，洛下有变，明宗入统，南方强侯，人要姑息，韦、郑二相皆罢去，韦、薛尚跼荆楚。明年，保勳嗣袭，辟李为掌记。他日，录其长息为子婿，第三子皆奏官，一门朱紫辘如也。刘洗三子，迭加任遇，三孙女适高氏子弟，向三十年，享其禄食，亦足称也。韦荆州幕而卒，薛泽摄宰而终，岂自掇乎，亦命也夫！《广记》二百六十六。

卢程以氏族傲物

卢程擢进士第，为庄皇帝河东判官，建国后命相。无他才业，唯以氏族傲物。任圜常以公事入谒，程乌纱隐几，谓圜曰：“公是虫豸，辄来唐突。”圜惭愕，骤告庄宗，大怒，俾杀之，为卢质解救获免。自是出中书，时人切齿焉。江陵在唐世，号衣冠薮泽，人言琵琶多于饭甑，措大多于鲫鱼。有邑宰卢生，每于枝江县差船入府，舟子常苦之。一旦王仙芝兵火，卢生为船人挑其筋，系于船舷，放流而死。大凡无艺子弟，率以门阀轻薄，广明之乱，遭罹甚多，咸自致也。同上。

蜀王先主遭轻薄

韦昭度招讨陈敬瑄时，蜀帅顾彦晖为副，王先主为都指挥使。三府各署幕寮，皆是朝达子弟，视王先主蔑如也。先主侍

从，髡发行疹，黥面札腕，如一部鬼神。其辈以先主兢肃，顾公详缓，一时失笑而散。先主归营，左右以此为言，亦自大笑。他日克鄴城，轻薄幕寮皆害之。同上。

孙光宪异梦

荆南节度使高保融有疾，幕吏孙光宪梦在渚宫池与同僚偶坐，而保融在西厅独处，唯姬妾侍焉。俄而高公弟保勳见召上桥，授以笔研，令光宪指搦发军，仍遣厅头二三子障蔽光宪，不欲保融遥见。逡巡有具囊鞬将校，列行俟命。次见掌节吏严光楚鞞而前趋，手捧两黑物，其一则如黑漆靴而光，其一即寻常靴也。谓光宪曰：“某曾失墨两挺，蒙王黜责，今果寻获也。”良久梦觉。翌日，说于同僚。逾月而保融卒，节院将严光楚具帖子取处分倒节，光宪请行军司马王甲判之。墨者阴黑之物，节而且黑，近于凶象，即向之所梦倒双节之谓也。《广记》二百七十九。

托梦区分财产

湘湖有大校周蔼者，居常与同门生姻好最厚。每以时人不能理命，致不肖子争财纷诟，列于讼庭，慨以为鉴。乃相约曰：“吾徒他年，勿遵其辙，倘有不讳，先须区分，俾其不露丑恶，贻责后人也。”他日同门生奉职襄邸，一夕，周校梦见挥涕告诉曰：“姨夫姨夫，某前言已乖，今为异物矣。昨在通衢，急风所中，已至不救。但念家事，今且归来，略要处理。”周校忽然惊觉，通夕不寐。迟明，抵其家说之，家人亦梦，不旬日凶问至矣。自是传灵语、均财产，戒子辞妻，言善意勤，殆一月而去，不复再来。《广记》二百八十一。

郑起空宅梦异

进士郑起谒荆州节度高从海，馆于空宅。其夕，梦一人告诉曰：“孔目官严光楚无礼。”意甚不平。比夕又梦。起异其事，召严而说之。严命巫祝祈谢，靡所不至，莫知其由。明年，郑生随计，严光楚爱其宅有少竹径，多方而致之。才迁居，不日以罪笞而停职，竟不知其故。同上。

于世尊妖妄

遂州巡属村民姓于号世尊者，与一女，皆逆知人之吉凶，数州敬奉，舍财山积。鑿凿崖壁，列为佛像，所费莫知纪极。节度许公存以其妖妄，召至府衙，俾其射覆。不中，乃械而杀之，一无神变。于其所居得五色文麻绠，以牛载仅百馱，钱帛即可知也。每夜会，自作阿弥陀佛，宫殿池沼，一如西方。男女俱集，念佛而已。斯亦下愚之流，岂术神耶，将有物凭之耶？《广记》二百八十九。

大慈寺佛光

高燕公镇蜀日，大慈寺僧申报堂佛光见。燕公判曰：“付马步使捉佛光过。”所司密察之，诱其童子，具云：“僧辈以镜承隙日中影，闪于佛上。”由此乖露，擒而罪之。同上。

大轮咒术

释教五部持念中，有大轮咒术，以之救病，亦不甚效。然其摄人精魂，率皆狂走，或登屋梁，或啮瓷碗。闾阎敬奉，殆似神圣。此辈由是广获金帛。陵州贵平县牛鞞村民有周达者，

贩鬻此术，一旦沸油煎其阴，以充供养，观者如堵，或惊或笑。初自忘痛，寻以致殂也。中间僧昭浦说，朗州有僧号周大悲者。行此咒术，一旦炼阴而毙。与愚所见，何姓氏恰同，而其事无殊也？盖小人用道欺天，残形自罚，以其事同，因而录之。同上。

崔从事梦神赐药

福建崔从事，忘其名，正直检身，幕府所重。奉使湖湘复命，在道遇贼，同行皆死，惟崔仓皇中忽有人引路获免。中途复患痼疾，求药无所，途次延平津庙，梦为庙神赐药三丸服之，惊觉顿愈。彭城刘山甫白云，外祖李敬彝为郎中，宅在东都毓材坊，土地最灵，家人张行周事之有应。未大水前，预梦告张求饮食。至其日，率其类遏水头，并不冲圮李宅。同上。

计氏江涨遇救

青城县岷江暴涨，漂垫民居。县民关承湍妻计氏，有孩提子在怀抱，乃上木柜，为骇浪推漾大江。唯见赤帻佩刀者泊朱衣秉筒者安存之，令泊县溉植。乃随流泛泛，至县溉，为舟子迎拯而出，子母无恙。《广记》三百十三。

马希声暴卒

湖南马希声嗣父位，连年亢旱，祈祷不应。乃封闭南岳司天王庙及境内神祠，竟亦不雨。其兄希振入谏之，饮酒至中夜而退。闻堂前喧噪，连召希振复入，见希声倒立于阶下，衣裳不披，其首已碎。令亲信舆上，以帛蒙首。翌日发丧，以弟希范嗣位。先是，大将周达自南岳回，见江上云雾中拥执希声而

去,秘不敢言。夕有物如黑幕突入空堂,即时而卒。同上。

土偶避位

唐清泰主,乃晋高祖之妇兄也。明宗始为太原将帅,二主军职未高,因击鞠入赵襄子庙,俱见土偶避位而立,甚讶之。潜亦自负。及明宗功高,常危惧,二主曰:“赵襄子终能致神邪。”尔后二主迭享大位。《广记》三百十四。

璧山神

合州有璧山神,乡人祭必以太牢,不尔致祸。州里惧之,每岁烹宰,不知纪极。蜀僧善晓,早为州县官,苦于调选,乃剃削为沙门,坚持戒律。云水参礼,行经此庙,乃曰:“天地郊社,荐享有仪,斯鬼何得僭于天地!牛者稼穡之资,尔淫其祀,无乃过乎!”乃命斧击碎土偶数躯,残一偶,而僧亦力困,稍苏其气,方次击之,庙祝祈僧曰:“此一神从来蔬食。”由是存之。军州惊愕,申闻本道,而僧端然无恙。斯以正理责之,神亦不敢加祸也。《广记》三百十五。

江 伧

江河边多伧鬼,往往呼人姓名,应之者必溺,乃死魂者诱之也。李载仁尝维舟于枝江县曲浦中,月色皎然,忽见一姬、一男子出水面四顾,失声云:“此有生人。”遽驰水面,若履平地,登岸而去。当阳令苏洵居江陵,尝夜归,月明中,见一美人被发,所著裙裾,殆似水湿,洵戏云:“非江伧耶?”妇人怒曰:“唤我作鬼!”奔而逐之。洵走,遇更巡方止。见妇却返所来之路。《广记》三百五十二。

庙神开穴口江水

汉江北邓州界，地名穴口，本无镇戍。有小河，南流入于汉，久为沙壅，水道甚隘。前江陵令刘璩，丙子岁，往彼州访亲知，至穴口，宿旧知韩氏家，家人曰：“邻村张家新妇，卒来三日，适来却活。”主人蹙往省之，至夜，韩家人归云：“张妇为侧近庙神召去，见其中外亲眷亡者咸在焉，为庙神造军顿，无人作饼，故令召来。见厅上门外，将士列坐，言开穴口江水，士卒踏沙，手皆血流。供顿毕，乃放回。”乡里未之信，不久，沙壅相次摧垫，江路乃通。同上。

李矩冤狱

成纳镇荆州，有垫江县令崔令，与主簿李矩不协，邻于水火。一旦群贼劫县，杀崔令。贼过后，矩入宅检校，有一厅子方避贼，见矩，以为与贼通。明日言镇将，众咸知矩与崔失欢，颇疑之，执送忠州。推问不伏，遂解送江陵，禁右厢狱。厢吏速于具狱，推吏常某言于判官范某曰：“李矩诋谰，须考究之。”范固不许，常竟锻炼以成之。矩临刑，戒家人多烧纸笔，讼于地下。才一月，常某暴亡。后李矩主簿见身，范见矩至曰：“某受判官深恩，非敢造次，但冥府只要为证耳。”及妻子以诚祈之，乞容旬月，区分家事。虽无痛苦，饮食如常，但困惫，逾月而卒。同上。

陶福暴疾

蜀将陶福，少年无赖，偷狗屠牛。后立功至郡守，屯戍兴元府之西县。暴得疾，急命从人朱军将诣府迎医李令藹。令

葛与朱军将连骑驰往。至夜，抵西县近郭诸葛亮庙前，见秉炬三对前道，拥一人步行，荷校繫缚，众人相从，后有陶亲叟抱衣裘而随之。令葛先未识陶福，朱军将指谓令葛曰：“此是我家太尉，胡为如此？”逡巡恐悚，亦疑是鬼。晓至其营，已闻家人哭声，向来执录，乃福之魂也。同上。

僧彦脩恍惚见秦王

草书僧文英大师彦脩，始在洛都，明宗世子秦王从荣复厚遇之。后有故，南居江陵西湖曾口寺。一日，恍惚忽见秦王拥二十骑。诣寺访彦脩，彦脩问大王何以此来。恰未对，倏而不见。彦脩方访于人，不旬日，秦王遇害。《广记》三百五十三。

蜀先主掷骰子

唐僖宗皇帝播迁汉中，蜀先主建为禁军都头，与其侪于僧院掷骰子，六只次第相重，自么至六，人共骇之。他日霸蜀，因幸兴元，访当时僧院。其僧尚在，问以旧事，此僧具以骰子为对。先主大悦，厚赐之。《广记》三百七十四。

僧彦先犯隐秽

青城宝园山僧彦先，尝有隐慝，离山往蜀州，宿于中路天王院，暴卒。被人追摄，诣一官曹，未领见王，先见判官，诘其所犯。彦先抵讳之，判官乃取一猪脚与彦先，彦先推辞不及，俛俛受之。乃是一镜，照之，见自身在镜中，从前愆过猥褻，一切历然。彦先惭惧，莫知所措，判官安存，戒而遣之。洎再生，遍与人说，然不言所犯隐秽之事。《广记》三百八十五。

母猪龙湫

邛州临汉县内有湫，往往人见牝豕出入，号曰母猪龙湫。唐天复四年，蜀城大旱，使俾守宰躬往灵迹求雨。于时县长具牢醴，命邑宰偕往祭之。三奠迨终，乃张筵于湫上，以神胙客，坐于烈日，铺席以湫为上，每酒巡至湫，则捧觞以献。俟雨沾足，方撤此筵。歌吹方酣，忽见湫上黑气如云，氛氲直上，狂电烨然，玄云陡暗，雨雹立至。令长与寮吏鼓舞去盖，蒙湿而归。翌日，此一境雨足，他邑依然赤地。夫人之至诚，龙畜亦能感动，享德济旱，勿谓不智。《广记》四百二十三。

雷公箒

巴、蜀间，于高山顶或洁地建天公坛，祈水旱。盖开元中上帝所降仪法，以示人也。其坛或羊牛所犯，及预斋者饮酒食肉，多为震死。新繁人王堯因往别业，村民烹豚待之，有一自天公斋回，乃即席食肉。王谓曰：“尔不惧雷霆耶？”曰：“我与雷为兄弟，何惧之有？”王异之，乃诘其所谓，曰：“我受《雷公箒》，与雷同职。”因取其箒验之，果如其说。仍有数卷，或画壮夫以拳叉地为井，号“拳叉井”；或画一士负薪栢，号“一谷柴”；或以七手撮山簸之，号“七山簸”。江陵东村李道士舍亦有此箒。或云：“《三洞法箒》外，有一百二法，为天师子嗣师所禁。唯许救物，苟邪用，必上帝考责阴诛也。”《广记》三百九十五。

北梦琐言逸文卷第四

电取乖龙

伪蜀王氏彭王傅陈绚，尝为邛州临溪令。县署编竹为藩而涂之，署久，泥忽墜落，唯露其竹。侍婢秉炬而照，一物蟠于竹节中，文彩烂然，小蛇也。俄而雷声隐隐，绚疑其乖龙，惧罹震厄。乃易衣炷香，抗声祈于雷曰：“苟取龙，幸无急遽。”虽狂电若昼，自初夜迨四更，隐隐不发。既发一声，俄然开霁，向物已失。人无震惊，有若雷神佑乎恳祷。《广记》三百九十五。

僧子朗祈雨

伪蜀王氏梁州天旱，祈祷无验。僧子朗诣州，云能致雨。乃具十石瓮贮水，僧坐其中，水灭于顶者凡三日。雨足，州将王宗俦异礼之，檀越云集，后莫知所适。僧令谒他日于兴州见之，因问其术，曰：“此闭气耳，习之一月就。本法于湫潭中作观，与龙相系，龙为定力所制，必致惊动，因而致雨。然不如瓮中为之，保无他害。”《广记》三百九十六。

金银化烟

巴、巫间民，多积黄金，每有聚会，即于席上罗列三品，以夸尚之。云安民有李仁表者，施泽金台盘，以此相高。乱离之后，州将皆武人，竞以贪虐。蜀将张彦典忠州，暴恶尤甚，将校

苦之，因而作叛，连及党与数千家，张攫其金银，莫知纪极。后于蜀中私第，别构一室，以贮其金。忽一旦，屋外有火烟频起，骇入验之，乃无延燕之处，由是疑焉。及开篋视之，悉已空矣。即向时火烟，乃金化矣。《广记》四百一。

赵廷隐家莲花

伪蜀主当僭位，诸勋贵功臣竞起甲第，独伪中令赵廷隐起南宅北宅，千梁万拱，其诸奢丽，莫之与俦。后枕江渚，池中有二岛屿，遂甃石循池，四岸皆种垂杨，或间杂木芙蓉，池中种藕。每至秋夏，花开鱼跃，柳阴之下，有士子执卷者、垂纶者、执如意者、执麈尾者、谭诗论道者。一旦，岸之隈有莲一茎，上分两岐开二朵，其时谓之太平无事之秋，士女拖香肆艳，看者甚众。赵廷隐画图以进，蜀主叹赏。其时歌者、咏者不少。无何，禁苑中有莲一茎，岐分三朵，蜀主开筵宴，召群臣赏之。是时词臣已下皆贡诗，当时有好事者图以绘事，至今传之。《广记》四百九。

毒 菌

江夏汉阳县出毒菌，号茹间，非茅搜也，每岁供进。县司常令人于田野间候之，苟有此菌，即立表示人，不敢从下风而过，避其气也。采之日，以竹竿芟倒，遽舍竿于地，毒气入竹，一时爆裂。直候毒歇，仍以榉柳皮蒙手以取，用毡包之，亦榉柳皮重裹，县宰封印而进。其赍致役夫，倍给其直，为其道路多为毒熏，以致头痛也。张康随侍其父宰汉阳，备言之。人有为野菌所毒而笑者，煎鱼椹汁服之即愈，僧光远说也。《广记》四百十三。

烧畚毙龙

大江之南，芦荻之间，往往烧起龙。唐天复中，澧州叶源村民邓氏子烧畚，柴草积于天井，山中穴也。火势既盛，龙突出腾在半空，紫带为火所燎，风力益壮，狂焰弥炽，摆之不落，竟以仆地而毙，长亘数百步。村民徙居而避之。朱梁末，辰州民向氏因烧起一龙，四面风雷急雨，不能扑灭，寻为煨烬，而角不化，莹白如玉。向氏宝而藏之，湖南行军高郁酬其价而强取。于时术士曰：“高司马其祸乎，安用不祥之物以速之！”俄而被诛。《广记》四百二十三。

钓鱼见龙

李宣宰阳县，县左有潭，传有龙居，而鳞物尤美。李之子惰学，爱钓术，日往潭上。一旦龙见，满潭水发，如舒锦被，李子褫魄，委竿而走。盖钓术多以煎燕为饵，果发龙之嗜欲也。《广记》四百二十四。

湫龙会亲

彭州濛阳县界，地名清流，有一湫，乡俗云：“此湫龙与西山慈母池龙为婚，每岁一会。”新繁人王睿，乃博物者，多所辨正，尝鄙之。秋雨后经过此湫，乃遇西边雷雨冥晦，狂风拔树。王睿繫马障树而避，须臾，雷电之势，止于湫上，倏然而霁，天无纤云。诘彼居人，正符前说也。云安县西有小汤溪，土俗云此溪龙与云安溪龙为亲，此乃不经之谈也。或一日，风雷自小汤溪循蜀江中而下，至云安县，云物回薄入溪中，疾电狂霆诚可畏，有柳毅洞庭之事，与此相符。小汤之事自目睹。同上。

盐井中龙

王蜀时，夔州大昌盐井水中往往有龙，或白或黄，鳞鬣光明，搅之不动，唯沮沫而已。彼人不以为异。近者秭归永济井卤槽亦有龙蟠，与大昌者无异，识者曰：“龙之为灵瑞也，负图以升天，今乃见于卤中，岂能云行雨施乎？”云安县汉成宫绝顶，有天池深七八丈，其中有物如蜥蜴，长咫尺，五色备具，跃于水面，象小龙也。有高遇者为刺史，诣宫设醮，忽浮出。或问监官李德符曰：“是何祥也。”符曰：“某自生长于此，且未常见汉成池中之物。高既无善政，谄佛佞神，亦已至矣，安可定其是非也。”夷陵清江有狼山潭，其中有龙，土豪李务求祷而事之，往见锦衾覆水，或浮出大木，横塞水面，号为龙巢。遂州高栋溪潭，每岁龙见，一如狼山之事。同上。

捕鱼获龙

王蜀时，梓州有张温者，好捕鱼。曾作客馆镇将，夏中携宾观鱼，偶游近龙潭之下，热甚，志不快，自入水，举网获一鱼，长尺许，鬣鳞如金，拨刺不已，俯岸人皆异之。逡巡晦暝，风雨骤作，温惶骇奔走数里，依然烈日。或曰：“所获金鱼即潭龙也。”是知龙为鱼服，自贻其患，苟无风雨之变，亦难逃鼎俎矣。龙潭取鱼，亦宜戒慎。《广记》四百二十五。

乖龙入口

世言乖龙苦于行雨，而多窜匿，为雷神捕之，或在古木及楹柱之内，若旷野之间，无处逃匿，即入牛角或牧童之身，往往为此物所累而震死也。蜀邸有青将郭彦郎者，行舟峡江，至罗

云溉。方食而卧，心神恍惚如梦，见一黄衣人曰：“莫错。”而于口中探得一物而去，觉来但觉咽喉中痛。于时篙工辈但见船上雷电晦暝，震声甚厉，斯则乖龙入口也。南山宣律师，乖龙入中时节，又非虚说。所以孔圣之言：“迅雷风烈，必变。”可不敬之乎！同上。

误杀安天龙

后唐同光中，沧州民有子母苦于科徭，流移近界塾店。上恨音。路逢白蛇，其子以绳系蛇项，约而行，无何摆其头落。须臾，一片白云起，雷电暴作，撮将此子上天空中，为雷火烧杀坠地。而背有大书，人莫之识。忽有一人云：“何不以青物蒙之，即识其字？”遂以青裙被之，有识字读之曰：“此人杀害安天龙，为天神所诛。”葆光子曰：“龙，神物也。况有安天之号，必能变化无方，岂有一竖子绳系而殒之？遽致天神之罚，斯又何哉？”同上。

斗 龙

石晋时，常山帅安重荣将谋干纪，其管界与邢台连接，斗杀一龙。乡豪有曹宽者见之，取其双角，前有一物如帘，文如乱锦，人莫知之。曹宽经年为寇所杀，壬寅年，讨镇州，诛安重荣也。葆光子读《北史》，见陆法和在梁时，将兵拒侯景将任约于江上曰：“彼龙睡不动，吾军之龙甚自踊跃。”遂击之大败，而擒任约。是则军阵之上，龙必先斗。常山龙死，得非王师大捷，重荣授首乎？黄巢败于陈州，李克用脱梁王之难，皆大雨震雷之助。同上。

武休潭蛟

王蜀先主时，修斜谷阁道，凤州衙将白忘其名。掌其事焉。至武休潭，见一妇人浮水而来。意其溺者，命仆夫钩至岸滨，忽化为大蛇，没于潭中。白公以为不祥，因而致疾。愚为诵岑参《招北客赋》云：“瞿塘之东，下有千岁老蛟，化为妇人，炫服靓妆，游于水滨。”白公闻之，方悟蛟也，厥疾寻瘳。又内官宋愈昭自言于柳州江岸，为二三女人所招，里民叫而止之。亦蛟也。岑《赋》所言，斯足为证。同上。

伐蛟

《月令》：“季秋伐蛟取鼃。”以明蛟可伐而龙不可触也。蛟之为物，不识其形状，非有鳞鬣四足乎。或曰：“虯螭蛟蜃，状如蛇也。”南僧说蛟之形如马蟻，即水蛭也。涎沫腥黏，掉尾缠人而噬其血。蜀人号为“马绊蛇”，头如猫鼠，有一点白。汉州古城潭内马绊蛇，往往害人，乡里募勇者伐之，身涂药，游泳于潭底。蛟乃跃于沙汭，蟠蛇力困，里人喧噪以助，竟毙之。同上。

周雄毙虎

唐大顺、景福已后，蜀路剑、利之间，白卫岭石筒溪虎暴尤甚，号“税人场”。商旅结伴而行，军人带甲列队而过，亦遭攫搏。时递铺卒有周雄者，膂力心胆，有异于常。日夜行役，不肯规避。仍持托权利剑，前后于税人场连毙数虎，行旅赖之。西川书记常庄作长语以赏之，蜀帅补军职以壮之。凡死于虎、溺于水之鬼号为侏，须得一人代之，虽闻泛言，往往而有。先

是，西川监军使鱼全谿特进自京搬家，憩于汉源驿，其孀嫂方税驾，遂严妆倚驿门而看，为虎攫去，虽驱夺得之，已伤钩爪也。仆尝行次白卫岭，时属炎蒸，夜凉而进，一马二仆，与他人三五辈偕行，或前或后，而民家豚犬，交横道路。山林依然，居人如昔，虎豹之属，又复何之？景福、乾宁之时，三川兵革，虎豹昼行，任土贡输，梗于前迈，西川奏章，多取巫峡，大虫作暴，得非系国家之盛衰乎！《广记》四百三十二。

捕 鹿

江陵松滋枝江村射鹿者，率以淘河乌胫骨为管，以鹿心上脂膜作簧，吹作鹿声，有大号小号呦呦之异。或作麀鹿声，则麀鹿毕集，盖为牝声所诱。人得彀矢而注之。南中多鹿，每一牝管牝百头，至春羸瘦，盖游牝多也。及夏则唯食菖蒲一味，却肥。当角解之时，其茸甚痛，猎人逢之，其鹿不敢逸走，伏而不动。猎者以绳系其茸，截而取之，先以其血来啖，然后毙鹿。何其苦也欤！夫狝麀孔雀，以有用贾害，良可愍之。《广记》四百四十三。

捕 猴

猕猴见僧，即必围绕，状如供养。戎、泸彝僚，亦啖此物，但于野外石上踟趺而坐，以物蒙首，有如坐禅，则必相悦而来。驯扰之，逡巡众去，唯留一个，伴假僧偶坐。僧以斧击，将归充食。他日更要，亦如前法击之，然众竟不之觉。又被人以其害稼，乃致酒糟盆盛，措于野径，仍削木棒。可长一二尺者三五十条于侧边。其猴啖糟醉后，拈棒相击，脚手损折，由此并获。是知嗜酒者，得不鉴斯兽之贾害乎！《广记》四百四十六。

犬 逐 狐

江南无野狐，江北无鸛鹄，旧说也。晋天福甲辰岁，公安县沧渚村民辛家犬逐一妇人，登木而坠，为犬啮死，乃老狐也，尾长七八尺。则正首之妖，江南不谓无也，但稀有耳。蜀中彭、汉、邛、蜀绝无，唯山郡往往而有，里人号为野犬。更有黄腰、尾长、头黑，腰间焦黄，或于村落鸣，则有不祥事。《广记》四百五十五。

张 蚤 子 神

梓潼县张蚤子神，乃五丁拔蛇之所也。或云嵩州张生所养之蛇，因而祠，时人谓为张蚤子。其神甚灵，伪蜀王建世子名元膺，聪明博达，骑射绝伦，牙齿常露，多以袖掩口，左右不敢仰视。蛇眼而黑色，凶恶鄙褻，通夜不寐，竟以作逆伏诛。就诛之夕，梓潼庙祝亟为蚤子所责，言我久在川，今始方归，何以致庙宇荒秽如是耶？由是蜀人乃知元膺为庙蛇之精矣。《广记》四百五十八。

神 山 大 蛇

孙光宪曾行次叙谷，宿于神山，见岭上板屋中，以木根为巨虺，前列香镫，因诘店叟：“彼何神也？”叟曰：“光化中，杨守亮镇褒日，有一蛇横此岭路，高七八尺，莫知其首尾，四面小蛇翼之无数，每一拖身，即林木摧折，殆旬半方过尽，阻绝行旅，因聚草焚燎路隅，虑其遗毒，然后方行。明年杨伏诛。”《广记》四百五十九。

唐 庄 宗 出 猎 毙 大 蛇

太原属邑有清水池，本府祈祷雨泽及投龙之所也。后唐

庄宗未过河南时，就郡捕猎，就池卓帐，为憩宿之所。忽见巨蛇数头自洞穴中出，皆入池中。良久，有一蛇红白色，遥见可围四尺以来，其长称是。猎卒齐彀弩连发，射之而毙，四山火光，池中鱼鳖咸死，浮在水上。猎夫辈共剖剥食之，其肉甚美。庄宗寻知之，于时谄事者以为克梁之兆。有五台僧曰：“吾王宜速过河决战，将来梁祚其能久乎？”此亦断白蛇之类也。同上。

毒蛇遇制

恒州井陘县丰隆山西北长谷中，有毒蛇据之，能伤人，里民莫敢至其所。采药人靳四翁入北山，忽闻风雨声，乃上一孤石望之。见一条白蛇从东而来，可长三丈，急上一树，蟠在西南枝上，垂头而歇。须臾，有一物如盘许大，似虾蟆，色如烟熏，褐土色，四足而跳，至蛇蟠树下仰视，蛇垂头而死。自是蛇妖不作。前澧州有鸱鹞雏为蛇所吞，有物如虾蟆，吐白气直冲，坠而致死。得非靳老所见之物乎？凡毒物必有能制者，殆天意也。同上。

鹤捕蛇

南方有鹤食蛇，每遇巨石，知其下有蛇，即于石前，如道士禹步，其石防然而转，因得而啖。里人学其法者，伺其养雏，缘树以篋束缚其巢，鹤必作法而解之，乃铺沙树底，俾足迹所印而仿学之。《广记》四百六十三。

南人采龟溺

南人采龟溺，以其性妒而与蛇交，或雌蛇至，有相趁斗噬，

力小致毙者。采时取雄龟置瓷碗及小盘中，于龟后以镜照之，既见镜中，龟即淫发而失溺。又以纸炷火上熳热，点其尻，亦致失溺。然不及镜照也。得于道士陈钊。又海上人云，龙生三卵，一为吉吊也，其吉吊上岸与鹿交，或于水边遗精，流槎遇之，黏裹木枝如蒲桃焉。色微青黄，复似灰色，号紫稍花。益阳道，别有方说。《广记》四百七十二。

砂 俘

陈藏器本草云：“砂俘，又云倒行拘子，蜀人号曰俘郁。旋干土为孔，常睡不动。取致枕中，令夫妻相悦。”愚有亲表曾得此物，未尝试验。愚始游成都，止于逆旅，与卖草药李山人相熟，见蜀城少年往往欣然而访李生，仍以善价酬。因诘之，曰：“媚药。”征其所用，乃砂俘。与陈氏所说，信不虚语。李生亦秘其所传之法，人不可得也。武陵山出媚草，无赖者以银换之。有因其术而男女发狂，罹祸非细也。《广记》四百七十九。

高季昌论唐庄宗

后唐庄宗过河，荆渚高季昌谓其门客梁震曰：“某事梁祖，仅获自免，龙德已来，止求安活。我今入覲，亦要尝之，彼若经营四方，必不縻我。若移入他镇，可为子孙之福，此行决矣。”既自阙回，谓震曰：“新主百战，方得河南，对勋臣夸手钞《春秋》，又竖指云：‘我于指头上得天下。’则功在一人，臣佐何有？且游猎旬日不回，中外情何以堪，吾高枕无忧。”乃筑西面罗城，拒敌之具。不三年，庄宗不守，英雄之料，顷刻不差，宜乎貽厥子孙。《广记》五百。

王氏女

王蜀黔南节度使王保义，有女适荆南高从海之子保节。未行前，翫寄羽服。性聪敏，善弹琵琶，因梦异人，频授乐曲。所授之人，其形或道或俗，其衣或紫或黄。有一夕而传数曲，有一听而便记者，其声清越，与常异，类于仙家紫云之亚也。乃曰：此曲谱请元昆制序，刊石于甲寅之方。其兄即荆南推官王少监贞範也，为制序刊石。所传曲，有道调宫、玉宸宫、夷则宫、神林宫、蕤宾宫、无射宫、玄宗宫、黄钟宫、散水宫、仲吕宫。商调，独指泛清商、好仙商、侧商、红绡商、风抹商、玉仙商。角调，双调角、醉吟角、大吕角、南吕角、中吕角、高大殖角、蕤宾角。羽调，凤吟羽、背风香、背南羽、背平羽、应圣羽、玉宫羽、玉宸羽、风香调、大吕调。其曲名一同人世，有凉州、伊州、胡渭州、甘州、绿腰、莫鞞、项盆乐、安公子、水牯子、阿滥泛之属。凡二百以上曲。所异者，征调中有湘妃怨、哭颜回。常时胡琴不弹徵调也。王适高氏，数年而亡，得非谪坠之人乎？孙光宪子妇即王氏之侄也。记得一两曲，尝闻弹之，亦异事也。林按：据人文本《广记》卷二百五增。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 (上册) - 上海古籍出版社编

作者 = B E X P

S S 号 =

加密地址 =

下载位置 = <http://hn4.5read.com/300-42/disk/bq/ebq06/01/!00001.pdg>

封面
版权
前言

出版说明

上册

朝野僉载 & [唐] 张 s e p e r a t o r

隋唐嘉话 & [唐] 刘 ?

教坊记 & [唐] 崔令钦

龙城录 & [唐] 柳宗元

唐国史补 & [唐] 李 肇

大唐新语 & [唐] 刘 肃

玄怪录 & [唐] 牛僧孺

续玄怪录 & [唐] 李复言

次柳氏旧闻 & [唐] 李德裕

博异志 & [唐] 谷神子

纂异记 & [唐] 李 玫

甘泽谣 & [唐] 袁 郊

酉阳杂俎 & [唐] 段成式

刘宾客嘉话录 & [唐] 韦 绚

因话录 & [唐] 赵 璘

大唐传载 & [唐] 佚 名

独异志 & [唐] 李 冗

明皇杂录 & [唐] 郑处诲

下册

宣室志 & [唐] 张 读

传奇 & [唐] 裴 铏

尚书故实 & [唐] 李 绰

三水小牋 & [唐] 皇甫枚

松窗杂录 & [唐] 李 濬

开天传信记 & [唐] 郑 綮

本事诗 & [唐] 孟 棨

云溪友议 & [唐] 范 摅

唐阙史 & [唐] 高彦休

杜阳杂编 & [唐] 苏 鹗

北里志 & [唐] 孙 棨

玉泉子 & [唐] 阙 名

幽闲鼓吹 & [唐] 张 固

剧谈录 & [唐] 康 骈

录异记 & [五代] 杜光庭

桂苑丛谈 & [五代] 严子休

唐摭言 & [五代] 王定保

开元天宝遗事 & [五代] 王仁裕

金华子 & [五代] 刘崇远

中朝故事 & [五代] 尉迟偓
北梦琐言 & [五代] 孙光宪